沙丘六部曲

DUNE Complete Set

沙丘
-1-
DUNE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法蘭克・赫伯特—著 蘇益群—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3-
CHILDREN OF DUNE
沙丘之子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法蘭克・赫伯特—著 劉未央—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5-
HERETICS OF DUNE
異端
法蘭克・赫伯特—著 魏晉—譯
FRANK HERBERT

沙丘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甄春雨—譯
FRANK HERBER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沙丘 六部曲

DUNE

Complete Set

沙丘
-1-
DUNE
FRANK HERBERT

沙丘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FRANK HERBERT

沙丘
-3-
CHILDREN OF DUNE
沙丘之子
FRANK HERBE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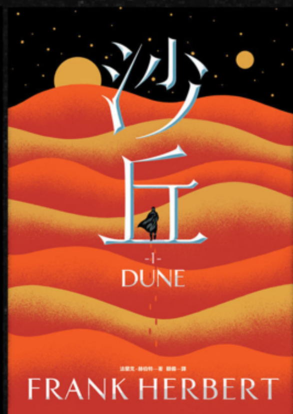
沙丘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FRANK HERBERT

沙丘
-5-
HERETICS OF DUNE
異端
FRANK HERBERT

沙丘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FRANK HERBERT

沙丘 六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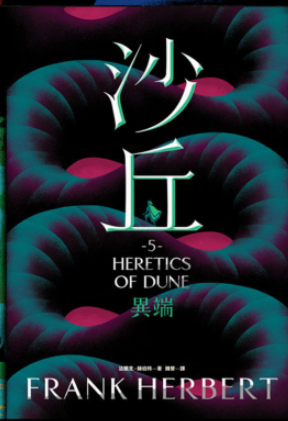
DUNE Complete S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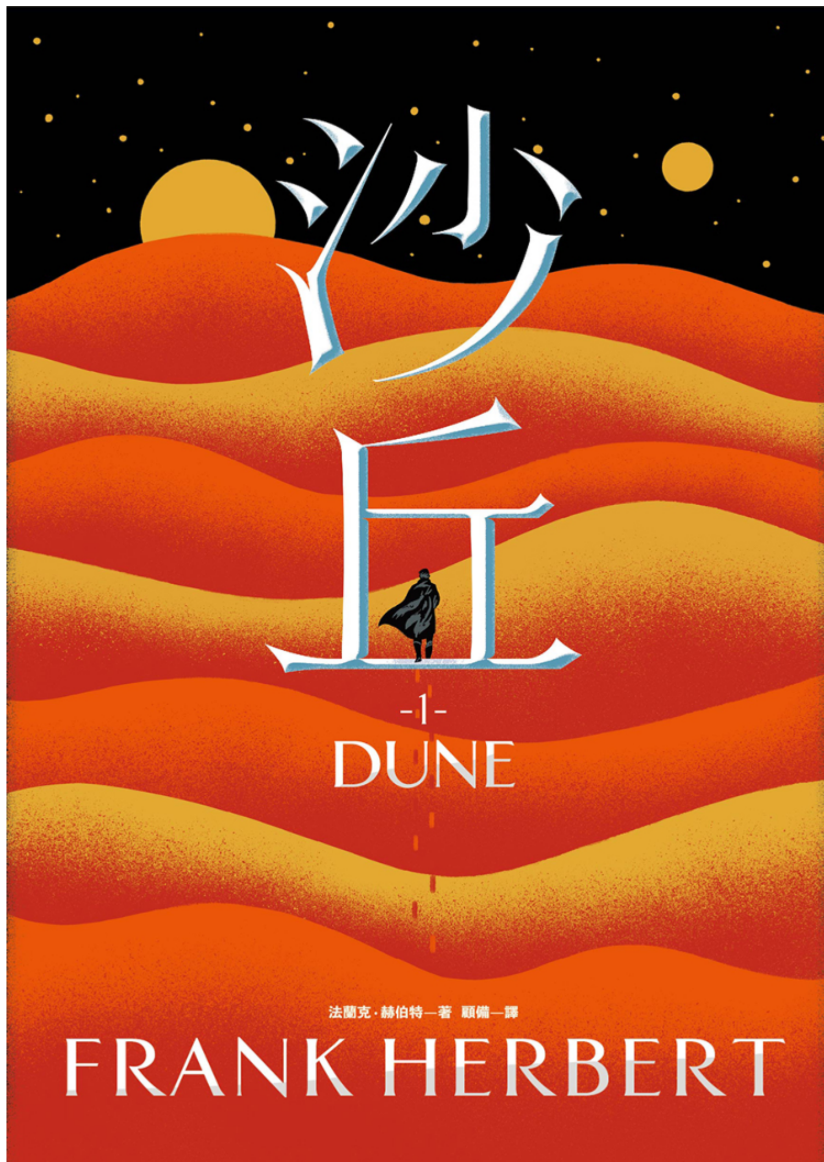









沙丘
DUNE
-1-
FRANK HERBERT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沙丘
-1-
DUNE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1-

DUNE

法蘭克·赫伯特—著　顧備—譯

FRANK HERBERT

目次

第一卷　沙丘
第二卷　摩阿迪巴
第三卷　先知

附錄I　沙丘星的生態
附錄II　沙丘星的宗教
附錄III　貝尼．潔瑟睿德之動機及意圖報告
附錄IV　人物小傳（氏族成員選摘）

帝國詞彙表
地圖標注
跋

本書獻給辛勞不囿於紙上談兵，而擴及「實體物質」之人——
獻給旱地生態學家，不論他身在何處，於何時工作。
謹以謙卑欽慕之心，獻上此本預示之作。

第一卷　沙丘

1

初始之時，最需戒慎小心，以保不偏不失。對此，每位貝尼．潔瑟睿德[1]女修都了然於胸。要研究摩阿迪巴的一生，一開始便要留心他所處的時代：生於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在位第五十七年。請特別關注摩阿迪巴所在之處：厄拉科斯行星。是，他確實出生在卡樂丹，並在那裡度過生命最初的十五年，但別受此蒙蔽。厄拉科斯，這顆又稱「沙丘」的星球，才始終是他的家園。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手冊》



在出發前往厄拉科斯的那一週，眾人來回奔走，亂到幾乎無法忍受。此時，一位老邁的巫婆來訪，她想見那男孩──保羅的母親。

當晚卡樂丹堡天氣和煦，而這棟亞崔迪氏族寓居了二十六代的古老石堡，卻散發出天氣變換前夕特有的陰溼感。

老嫗被人從邊門領了進來，沿著拱廊，經過保羅的房間。她獲准從門口悄悄看一眼躺在床上的男孩。

男孩驚醒了，藉著地板附近的懸浮燈發出的微弱光芒，隱約看到一具龐大的女人身影映在房門上，就站在他母親前方一步外。那是女巫的影子，頭髮彷彿亂蓬蓬的蜘蛛網，五官籠罩在斗篷的陰影下，雙眼有如熠熠寶石。

「以他的年紀，個子小了點吧，潔西嘉？」老婦人問道。她的聲音嘶啞粗嘎，像沒調準的巴利斯九弦琴。

保羅的母親用她柔和的女低音回答道：「亞崔迪家是出了名的發育晚，尊上。」

「這我聽說過，聽說過。」老婦人嘶啞道，「但他畢竟十五歲了。」

「是的，尊上。」

「他醒著呢，在聽我們說話。」老婦人說，「狡猾的小鬼。」她輕笑，「但皇族是需要狡猾的。如果他真是預言中的奎薩茲．哈德拉赫……那麼……」

保羅躺在床上的陰暗處，眯著眼。一對橢圓、炯炯如鳥眼的眼睛——老婦人的眼睛，在與他四目相交時彷彿變大了，發出光芒。

「好好睡吧，狡猾的小鬼。」老婦人說，「明天，你需要使出渾身解數來應付我的戈姆刺。」

然後她就離開了，將他母親推出去，門關上時發出重重的悶響。

保羅躺在床上，清醒地想著：什麼是戈姆刺？

在這變幻莫測、令人不安的時刻，這老婦是保羅所見過最怪異的人物。

尊上。

還有她喊他母親潔西嘉的語氣，像在使喚尋常女僕，而不符合她母親的身分——貝尼．潔瑟睿德女士、公爵的情婦，以及公爵繼承人的母親。

戈姆刺是不是厄拉科斯上的什麼東西？我們在去那裡之前，我必須先了解？他猜測著。

他喃喃唸著她那些奇怪的詞：「戈姆刺……奎薩茲．哈德拉赫。」

要學的東西本來就夠多了，厄拉科斯是和卡樂丹截然不同的世界。新學來的東西在保羅腦子裡打轉。厄拉科斯——沙丘——荒漠之星。

父親手下刺客團的團長瑟非．郝沃茲是這麼解釋的：過去八十年間，與他們不共戴天的哈肯能氏族一直住在厄拉科斯，並根據鉅貿聯會的一紙合約，以準封邑的形式掌管星球，開採抗衰老的香料，美藍極。現在，哈肯能人即將離開厄拉科斯，改由亞崔迪氏族實行封邑統治——顯然是雷托公爵的一大勝利。然而，郝沃茲也說，這樣的表象隱含著最要命的危機，因為那表示雷托公爵在蘭茲拉德的大氏族間很受愛戴。

「受到愛戴，往往會招來當權者的嫉恨。」郝沃茲這麼說過。

厄拉科斯——沙丘——荒漠之星。

保羅睡著了，夢見一座厄拉科斯洞穴，身旁全是沉默的人群，在無數小光球朦朧的光線下移動。他聽到一種模模糊糊的聲響——滴答滴答的水聲，感到肅穆的氣息，像是大教堂。儘管身在夢中，但保羅知道自己

醒來後仍會記得。他總能記住那些預知的夢。

夢境消退。

保羅醒來，發現自己正躺在溫暖的床上—他思索……思索著。在這個卡樂丹堡的世界裡，他沒有同齡玩伴，或許離開也沒什麼好傷感。他的老師尤因醫師曾經指點他，在厄拉科斯，人們並不嚴守階級制度。那顆星球庇護著一群特殊的人，他們居住在沙漠邊緣，沒有蓋德和霸夏會對他們發號施令。這些飄忽不定的人被稱作弗瑞曼人，甚至不列入帝國的官方人口。

厄拉科斯—沙丘—荒漠之星。

保羅意識到自己的緊張，決定練習母親教他的身心控制法。以三次急促的呼吸為引，他進入飄浮的意識中……凝神……動脈擴張……避免意念渙散……只留下選出的意識……血液送出，立即湧入超載的部位……一個人無法僅憑本能便能飽足、安全、自由……動物的意識無法延伸至此時此刻之外，也不會想到獵物或許終將滅絕……動物會破壞，不會生產……動物的喜樂依然更接近感官層面，而不具感性……人類需要一面背景網格，透過這網格去觀看他的世界……有選擇地集中意念，這會建構出你的網格……深刻地意識到細胞的需求，讓整個身體順從神經、血液的流動……一切事物、細胞、生命，都是短暫的……都是為內在的持續流動而奮鬥……

這訓練在保羅飄浮的意識中不斷、不斷展開。

當清晨的澄黃晨曦射上保羅的窗，他透過眼瞼感覺到了光亮，睜開眼，聽到城堡再度鬧哄哄，看見自己臥室天花板上那熟悉的斑斑光束。

通往走廊的門開了，母親朝房內望了望，暗紅銅色的頭髮以黑色髮帶繫在頭頂，鵝蛋臉不動聲色，一雙綠眸嚴肅地凝視著。

「你醒了。」她說，「睡得好嗎？」

「好。」

當她從衣架上為他挑選衣服時，保羅打量母親高□的身形，從她的肩膀看到隱隱的緊張。其他人或許不會注意，但保羅受過母親貝尼．潔瑟睿德式的訓練—一絲不漏，觀察入微。她轉過身，手裡拿著一件半正式的外衣，胸前口袋的上方是亞崔迪氏族的紅鷹紋章。

「快穿上。」她說，「聖母在等著。」

「我夢見過她一次。」保羅說，「她是誰？」

「她是我在貝尼．潔瑟睿德學校的老師。現在，她是皇帝的真言師。嗯，保羅……」她頓了頓，「你必須把你的夢告訴她。」

「好的。我們就是因為她才得到厄拉科斯，對嗎？」

「我們並沒有得到厄拉科斯。」潔西嘉撣了撣一條褲子上面的灰塵，然後和那件外衣一起掛在床邊的穿衣架上，「別讓聖母久等了。」

保羅坐起身，抱著雙膝說：「什麼是戈姆刺？」

再一次，母親傳授的訓練讓他看出她那幾乎難以覺察的猶豫，感受到那股緊繃所洩漏的恐懼。

潔西嘉走到窗前，猛地拉開窗簾，目光越過河畔的果園，遠遠地望向修比山。「你很快就會知道……什麼是戈姆刺。」她說。

他聽出母親語氣中的畏懼，不由得揣測起來。

潔西嘉依舊望著窗外說道：「聖母正在我的日光室等你。請快一些。」



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坐在錦織椅上，看著保羅母子一步步走近。從她兩側的窗口望出去，可以俯瞰河流彎曲的南岸和亞崔迪氏族名下的綠色田園，然而聖母卻無意欣賞。今天早晨，她感到自己上了年紀，為此有幾分惱怒。她把這歸咎於太空旅行，而太空旅行總令人想起可惡的宇航公會和他們那種鬼鬼祟祟的作風。但是，這項任務必須要有目光如炬的貝尼．潔瑟睿德親自把關。召令一下，就算是帕迪沙皇帝的真言師也無法推諉。

該死的潔西嘉！聖母默默想道，如果她乖乖生個女孩就好了！

潔西嘉停在座椅前三步外，左手輕提裙裾，微微欠身行禮。保羅則按照舞蹈老師所教的那樣稍稍躬身即起──「對受禮方的身分存疑時」，就會這麼致意。

聖母將保羅行禮的分寸看在眼裡。她說：「他很謹慎嘛，潔西嘉。」

潔西嘉把手搭在保羅肩頭上，摟住他。有那麼一瞬，她手心傳出一

波驚恐，但隨即恢復自制。「他受過這種教導，尊上。」

　　她在怕什麼？保羅心想。

　　老婦人只一瞥，將保羅的體貌盡收眼底：鵝蛋臉像潔西嘉，但那強健的骨骼……他有父親的深色頭髮，眉形卻來自那名字諱莫如深的外祖父，還有細長而傲慢的鼻子、直視自己的那對綠眸，這些都像老公爵，他過世的祖父。

　　那傢伙倒是會讚賞這份無畏，即使是在墳墓中。聖母暗想。

　　「教導是一回事，」她說，「基本資質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等著瞧。」老婦人向潔西嘉投去嚴厲的一瞟，「妳退下吧。我命令妳去練習靜心冥想。」

　　潔西嘉的手從保羅肩頭拿開，「尊上，我—」

　　「潔西嘉，妳知道一定要這麼做。」

　　保羅仰視母親，一臉疑惑。

　　潔西嘉挺直了身體，「是的……當然。」

　　保羅回頭望著聖母。母親對這位老婦人的客氣和明顯的敬畏都在提醒他要小心。然而，他雖為母親散發的恐懼而憂心，卻也感到些許憤怒。

　　「保羅—」潔西嘉深深吸了口氣，「……你將要接受的測試……對我很重要。」

　　「測試？」保羅抬頭望著母親。

　　「記住，你是公爵的兒子。」潔西嘉說，隨即急急轉身，大步朝門外走去，裙裾沙沙作響。房門重重在她身後關上了。

　　保羅面對老婦人，壓下胸中怒氣，「妳把潔西嘉女士當成侍女打發？」

　　老婦人緊皺的嘴角擠出一絲微笑，「小子，潔西嘉女士在學校的那十四年，的確是我的侍女。」她點點頭，「而且，是不錯的侍女。現在，你過來這裡！」

　　這道命令突如其來，保羅還沒來得及細想，就身不由己照做了。「她對我用了魅音。」他暗想道，並在聖母示意時停了下來，站在她膝旁。

　　「看到這個了？」她從長袍的衣褶裡取出一具綠色的金屬方盒，每

邊約有十五公分長。她轉了轉那盒子。保羅看到其中一面敞開著──裡面黑沉沉的，令人不寒而慄。任何光線都射不進那片黑暗。

「把你的右手放進盒子裡。」她說。

恐懼席捲保羅，他開始向後退，但老婦人開口道：「你就這樣聽你母親的話？」

他仰望那雙鷹隼般的眼睛。

慢慢地，在感受到一股排山倒海的衝動時，他將手放進盒子。黑暗吞沒了他的手。他先感到一陣陣寒意，然後有平滑的金屬抵著他的手指，手指一陣麻刺，彷彿失去了知覺。

老婦人露出獵食的表情，右手從盒子上抬起，穩穩停在保羅的脖子旁。保羅看到她手中有什麼金屬閃了閃，扭頭想看個究竟。

「別動！」她厲聲喝道。

又在施展魅音！保羅把目光轉回她臉上。

「我正用戈姆刺指著你的脖子。」她說，「戈姆刺，最霸道的武器。它是一根針，針尖上有一滴毒液。啊哈！別把手抽走，否則就讓你嘗嘗毒藥的滋味。」

保羅乾嚥一口，只能緊緊盯著那張布滿皺紋的老臉。她說話時兩眼放光，鑲銀的牙齒在暗淡的牙床上反射出點點銀光。

「公爵的兒子必須了解毒藥。」她說，「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做法，是吧？鴆毒要下在飲料裡，憔瑪思放在食物裡。毒效有快的，有慢的，也有不快不慢的。對你來說，這毒是前所未見的：戈姆刺，專殺動物。」

保羅的傲氣戰勝了恐懼。「妳竟敢影射公爵的兒子是動物？」他質問道。

「好，我就先假設你可能是『人類』好了。」她說，「站穩！我警告過你，別輕舉妄動。我老是老了，手還是能在你逃脫之前把毒針扎進你的脖子。」

「妳是誰？」保羅輕聲問道，「妳是怎麼哄騙我母親，讓她把我留下來，單獨和妳在一起？妳是哈肯能的人嗎？」

「哈肯能人？上帝啊，不是！現在，閉嘴。」一隻乾枯的手指碰了碰保羅的脖子，他竭力壓下跳開的衝動。

「好，」她說，「頭一關你過了。接下來的考驗是這樣的：只要你把手從盒子裡抽出來，你就死定了。規則只有一條：把手留在盒子裡才能活命，抽出來就是找死。」

保羅深深吸了一口氣，壓住心中的顫慄。「只要我喊一聲，幾秒之內就會有侍衛制住妳，妳也會死。」

「你母親守在門外，侍衛過不了她那一關。別指望了。你母親通過了這個測試，現在輪到你了。你要感到光榮，我們很少用這個測試男孩子。」

好奇心一起，保羅的恐懼消退到可以勉力壓下的程度。這老婦人說的是真話，毋庸置疑，他聽得出來。如果他母親守在外面……如果這真的是測試……不管是什麼，他知道自己無法脫身。戈姆刺抵著他的脖子，自己的性命就在聖母手上。他想起「制驚禱文」，那是他母親在貝尼．潔瑟睿德儀式中傳授給他的：

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心智。恐懼是小號的死神，會徹底摧毀一個人。我要面對恐懼，讓恐懼掠過我，穿過我。當這一切過去，我將睜開靈眼，凝視恐懼走過之路。恐懼消逝後，不留一物。唯我獨存。

保羅感到自己恢復了鎮定，「動手吧！老太婆。」

「老太婆！」她厲聲道，「你夠膽，這無法否認。好吧，我們走著瞧，小子。」她彎身湊近，壓低聲音，近乎耳語道：「你盒子裡的那隻手會感到疼痛，很痛！可是，如果你抽出手，我的戈姆刺就會刺進你的脖子──你會立刻死去，快得像劊子手揮下的斧頭。抽出手，戈姆刺就要你的命，懂嗎？」

「盒子裡有什麼？」

「疼痛。」

保羅感覺到了，手上的刺痛正在加劇。他緊閉雙唇。這怎麼可能是在測試？他想。刺痛變成了搔癢。

老婦人說：「你聽過吧，動物為了掙脫捕獸夾，會咬斷一條腿。那是野獸的伎倆，人則會待在陷阱裡，忍痛，裝死，這樣才有可能殺死設下陷阱的人，免得自己的同類受他危害。」

搔癢變成隱約的灼痛。「妳為什麼要這麼做？」保羅問道。

「看看你是不是『人類』。安靜！」

保羅的左手緊握成拳──燒灼感已從盒子裡的右手蔓延到這隻手，並慢慢加劇：燒，燒得更厲害，越來越厲害……他感到左手的指甲陷進了掌心，而燒灼的那隻右手卻連彎曲手指都做不到。

「燒起來了。」保羅輕聲說。

「安靜！」

痛楚躍上他的手臂，他的額頭滲出了汗珠。每條肌肉都在哀號，要他把手從燃燒的火堆裡抽出來……可是……戈姆刺。保羅沒有轉頭，只試著斜睨脖子上的那根毒針。他發現自己正大口大口喘著氣，想放慢呼吸，卻做不到。

痛！

世界變成了空白，只有那隻淹沒在劇痛中的手是真實的。而那張老邁的臉就在幾公分外盯著他。

雙唇乾得幾乎張不開了。

那燒灼！那燒灼！

他覺得他能感覺到燒焦的皮膚從那隻灼痛的手上捲起，肌肉變得酥脆，一塊塊剝落，只剩下燒焦的骨頭。

停了！

不疼了！彷彿關上了某個開關。

保羅感到自己的右臂在顫抖，全身大汗淋漓。

「夠了。」老婦人喃喃道，「Kull wahad。沒有女孩能堅持到這一步。我以為你一定通不過。」她往椅背一靠，撤走了戈姆刺。

「把手從盒子裡拿出來，孩子，看看它。」

保羅壓下顫抖，盯著那個無底黑洞。那隻手彷彿有了自己的意志。劇痛記憶使他動彈不得。理智告訴他，從盒子裡拿出來的會是一截焦黑的殘肢。

「拿出來。」她厲聲道。

他抽出手，驚訝地瞪著──毫髮無傷，皮肉沒有任何受過劇痛的跡象。他舉起手，轉了轉，又彎彎手指。

「那是刺激神經所引發的疼痛。」她說，「未來會成為『人類』的人，不會受到損害。有很多人願意出天價來買這盒子的祕密。」她把盒子收進長袍中。

「可那種疼痛──」保羅說。

「疼痛！」她輕蔑地說，「『人類』可以憑意念控制體內的任何一條神經。」

保羅突然感到左掌發痛，這才鬆開緊握的手指，看著指甲在掌心摳出的四道血印。他垂下手臂，看著老婦人說：「妳以前也這樣測試過我母親嗎？」

「你用篩子濾過沙子嗎？」她問。

這個天外飛來的問題使他一震，有了更高層的領悟：用篩子濾沙。他點點頭。

「我們貝尼．潔瑟睿德濾的是人，以找出『人類』。」

保羅舉起右手，回想剛才的疼痛。「用這種方法──疼痛？」他問道。

「小傢伙，我仔細觀察疼痛中的你。疼痛只不過是測試的中心軸。至於我們的觀察方法，你母親已經傳授給你。我在你身上看到她教導過你的跡象。我們要測試的，是危機和觀察。」

保羅聽出她話中的堅定，說道：「這是真的！」

聖母凝視著保羅。他感應到真實！他會是那個人嗎？他真的是那個人嗎？

她壓下興奮之情，提醒自己：希望會蒙蔽雙眼。

「你分得出人們說的是真話？」她說。

「我分得出。」

從他的語氣可以察覺，保羅已在多次試驗中確認自己擁有嫻熟的探真能力。她聽得出來，於是說道：「也許你真的是奎薩茲．哈德拉赫。坐下，小兄弟，坐在我腳邊。」

「我寧可站著。」

「你母親以前就坐在我腳邊。」

「我不是我母親。」

「你有點恨我們，嗯？」她望向門口，叫道：「潔西嘉！」

門應聲打開，潔西嘉站在那裡，目光如炬地盯著屋內，看到保羅時，眼神立即變得柔和。她擠出一絲微笑。

「潔西嘉，妳從來沒停止過恨我嗎？」老婦人說。

「我對您又愛又恨。」潔西嘉答道，「恨—來自我永遠無法忘記的疼痛。而愛卻是……」

「只要說出基本事實。」老婦人說，語氣卻很柔和，「妳可以進來了，但還是得保持沉默。門關上，注意別讓人打擾我們。」

潔西嘉走進屋裡，關上門，背倚著門。我兒子還活著，她想。他沒死，而且，是……『人類』。我早就知道他是……但……他活著。現在，我可以繼續活下去了。她只覺得背後抵著的房門堅固而真實。屋裡的一切都湧到眼前，壓迫著她的神經。

我兒子活下來了！

保羅看著母親。老婦人的話是真的。他想離開，獨自消化這次的經歷，但他知道必須獲准才能告退。老婦人身上有股力量能控制他。她們說的是真的。

他母親經歷過這樣的試煉，這裡面一定有某種可怕的使命……那種痛苦和恐懼，真可怕。他明白何謂可怕的使命，那代表不計成敗，一切都在所不惜。保羅感到那種可怕的使命正在感染自己，卻不知道那可怕的使命究竟是什麼。

「哪一天，小傢伙，」老婦人說，「你，可能也得像她那樣站在門外。這得有幾分能耐。」

保羅低頭凝視那隻飽嘗劇痛的手，然後抬起頭看著聖母。她的語氣帶有某種異乎尋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在其他人的話中聽到過。那些詞鑲著光芒，又暗藏急切。他感到，無論自己向她提出什麼問題，得到的回答都會使他超越肉身世界，進入更高深的領域。

「妳們為什麼要用試煉找到人類？」保羅問。

「為了解放你們。」

「解放？」

「以前，人類一度將思考移交給機器，希望自己能夠解脫。然而，這只是讓機器的擁有者奴役其他人。」

「汝等不應造出具人類那等思維之機器。」保羅引述道。

「正是引自巴特勒聖戰和《奧蘭治合一聖書》。」她說，「但《奧蘭治合一聖書》其實應該這麼說：『汝等不得造出機器去假冒人類思維。』你研究過晶算師嗎？」

「我一直在跟瑟非．郝沃茲學習。」

「當年的大反叛毀去了一根支柱，」她說，「這逼得人類拓展思維，於是人們開始設立學校去訓練人類的才能。」

「貝尼．潔瑟睿德學校？」

她點點頭，「那些古老的學校只有兩支倖存下來—貝尼．潔瑟睿德和宇航。在我們看來，宇航幾乎完全側重數學。貝尼．潔瑟睿德的作用則是另一種。」

「政治。」保羅說。

「Kull wahad」，老婦人說道，朝潔西嘉重重睨了一眼。

「我沒告訴過他，尊上。」潔西嘉說。

聖母把注意力轉回保羅。「那麼，你是憑一點線索，看出這件事。」她說，「政治，沒錯。有些人看出人類需要連續不斷的血脈，而最初的貝尼．潔瑟睿德學校就由這些人主掌。她們注意到，如果不在繁衍過程中將人類譜系跟動物譜系分開，血脈就不可能連續不斷。」

保羅發現，老婦人的話突然失去了原本獨有的犀利。他母親說過，他有明辨真偽的直覺，而此時有什麼牴觸了這份直覺。但聖母並不是在撒謊，她顯然相信自己所說的話。這其中有某種更深的東西，與他那個可怕的使命息息相關。

他說：「可我母親告訴我，學校裡許多貝尼．潔瑟睿德都不知道她們的父母是誰。」

「遺傳世系會永遠放在我們的檔案裡。」她說，「你母親知道，要麼她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後代，要麼她本身的血統還算可以。」

「那麼，她為什麼不能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

「有些人知道……但許多人不知道。比方說，我們也許希望她跟某個近親結合，以建立某種優勢的遺傳性狀。原因很多。」

保羅再次感到不對勁。他說：「妳們承擔了很多事情。」

聖母盯著保羅，心想：他的語氣裡是不是帶著幾分批評？「我們肩負重任。」她說。

保羅感到自己逐漸擺脫試煉帶來的震驚。他審視著聖母，問道：「妳剛才說，也許我是奎薩茲．哈德拉赫……那是什麼？人形戈姆刺嗎？」

「保羅，」潔西嘉說，「不能用這種語氣對……」

「我來處理，潔西嘉。」老婦人說，「來，小傢伙，知道真言者之藥嗎？」

「妳們用這藥來提高自己分辨真偽的能力。」保羅答道，「母親告訴過我。」

「那你見識過辨真入定嗎？」

他搖搖頭說：「沒有。」

「這種藥很危險，」她說，「但能帶來靈視。在這種藥的激發下，真言者可以凝視記憶中—她肉身記憶中的許多地方。我們俯瞰過去的一條條大道……但只看得到女性的大道。」她的聲音蒙上了一抹傷感，「然而，有個地方是任何真言者都看不到的。那裡會把我們彈開，相當可怕。據說，有天會出現一個男人，他將在藥物的激發下找到自己的內在靈眼。他會看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看透女性和男性的過去。」

「妳們的奎薩茲．哈德拉赫？」

「對，奎薩茲．哈德拉赫，可以同時存在於多重時空的人。許多男性都試過這種藥，很多很多，但沒有一個成功。」

「他們試了，然後失敗，全都這樣？」

「哦，不。」她搖了搖頭，「他們試了，結果都死了。」

1

貝尼．潔瑟睿德原文Bene Gesserit。Bene指良好，Gesserit指行為、作為。Gesserit 發音也與Jesuit相似，而Jesuit指耶穌會。—編注

2

想要了解摩阿迪巴，卻不了解他的世仇哈肯能人，這就像要獲得真理卻不懂謬誤，要領受光明卻不懂黑暗一樣，都是枉費心機。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手冊》



這是一顆浮雕星球儀，半隱半現，在一隻戴著光燦戒指的胖手撥弄下轉個不停。一座形狀不規則的架子支著星球儀靠在牆邊，房間沒有窗戶，屋裡剩下的幾面牆都堆滿了彩色卷軸、膠卷書、磁帶和捲盤。移動式懸浮力場中懸著幾盞金色燈球，照亮了房間。

房間正中有張橢圓桌，粉晶色桌面是石化的艾樂迦木，四周圍著各色型號的懸浮椅，其中兩把上有人坐著。一個是黑髮少年，十六歲上下，圓臉，目光陰沉。另一個是又矮又瘦的男子，五官陰柔。

少年和男子都盯著星球儀，而半隱半現的那個人繼續撥弄著它。

輕笑聲從星球儀旁傳出。低沉的男音邊笑邊說：「就這樣，彼特，這是史上最大的陷阱，而公爵正往陷阱走去。這真是我—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的傑作。不是嗎？」

「當然是了，男爵。」男子回答，音質是悅耳、悠揚的男高音。

胖手垂在星球儀上，止住轉動。現在，屋裡所有眼睛都盯著靜止的星球儀表面，看出了這是專為帝國的星球總督和富有的藏家打造的星球儀，上面印有皇室手工藝品的徽印，經緯線都嵌上細如髮絲的鉑線，兩極則鑲著雲乳鑽石。

胖手在星球儀表面緩慢移動，描摹細節。「請過來看看，」男低音喃喃道，「仔細看，彼特，還有你，我親愛的菲得—羅薩。從北緯六十到南緯七十度—瞧這些精緻的紋路，還有色彩，難道沒有使你們想起甘甜的太妃糖嗎？你看不見湖泊、河流、海洋的藍色。還有這些美麗的極地冰帽—真小。有人會錯認這個地方嗎？厄拉科斯！真正的獨一無二。

頂極的舞臺，正適合這次獨一無二的勝利。」

彼特的嘴角露出微笑：「想想看，男爵，帕迪沙皇帝竟然相信他已經把你的香料星球給了公爵。真是悲慘。」

「一派胡言。」男爵低沉地說，「你這麼說，是想讓小菲得—羅薩昏頭轉向嗎？沒必要把我侄子搞糊塗。」

陰沉著臉的少年在椅子上動了動，撫平黑色緊身衣上的一處褶皺。這時，他聽到身後那扇門上傳來輕輕的敲門聲，坐直了身子。

彼特站起身來，走到門前，把門打開一條縫，寬度剛好夠他接過一具傳訊筒。他關好門，轉開圓筒，掃了一眼，再一次低聲笑了出來。

「怎麼說？」男爵問道。

「那蠢貨給我們答覆了，男爵。」

「亞崔迪氏族怎麼可能拒絕任何一個裝腔作勢的機會？」男爵問，「那麼，他怎麼說？」

「真是最粗魯不過的傢伙，男爵，竟然稱您『哈肯能』，沒有『閣下暨親愛的表兄』，沒有頭銜，什麼都沒有。」

「哈肯能這個名字很好。」男爵咆哮道，語氣卻洩漏了他的焦急，「親愛的雷托說了些什麼？」

「他說：『拒絕你提出的開會要求，眾所周知，我時常見識你的背信棄義。』」

「還有呢？」男爵問。

「他說：『決鬥這門藝術，帝國上下仍有不少人尊重。』他的簽名：『厄拉科斯的雷托公爵。』」彼特大笑起來，「厄拉科斯！哦，天哪！這也太可笑了。」

「閉嘴，彼特！」男爵說。笑聲戛然而止，像有誰切斷了開關，「『決鬥』，對嗎？」男爵問道，「家族仇殺，是吧？他選了非常貼切的古老字眼，背後的傳統這麼豐富，生怕我不懂他的意思。」

「你作出了求和的表示，」彼特說，「過場算是已經走過了。」

「身為晶算師，你話太多了，彼特。」男爵說。他想：我必須盡快解決這傢伙，他快沒什麼用了。男爵的目光越過房間，盯著他的晶算師刺客，看到了大多數人一眼就會注意到的特徵：眼睛，一瞇暗淡的藍，中間是更藍的瞳仁，沒有一絲眼白。

彼特咧開大嘴，像一張鬼臉面具，下方的兩隻眼睛就像兩道窟窿。「可是，男爵，世上還沒有比這更美妙的復仇。這背後插刀的計畫天衣無縫。讓雷托用卡樂丹換沙丘──而且是皇帝下的令，他別無選擇。你這玩笑真絕！」

男爵冷冷地應道：「你太多嘴了，彼特！」

「可我很開心，我的男爵。而你……你是有點妒忌吧。」

「彼特！」

「啊哈，男爵！沒有本事親自定下這麼一套瞞天過海的詭計，你是不是有點遺憾啊？」

「總有一天我會讓人勒死你的，彼特。」

「那是一定的，男爵。到頭來啊！但還是得擺出慈悲的樣子，是吧？」

「你一直在吃塞木塔和真言草嗎，彼特？」

「面不改色地說出真相，嚇到男爵了，對嗎？」彼特說，他的臉一縮，變成了皺起眉頭的卡通面具，「啊哈，可男爵您瞧，身為晶算師，我當然猜得出你什麼時候才會派出劊子手。只要我還有用，你就會留著我。過早行動是一種浪費，我還很有用武之地。我知道你從那顆可愛的沙丘星球上學到了什麼──一滴都不浪費。對吧，男爵？」

男爵繼續盯著彼特。

菲得─羅薩在椅子上如坐針氈。這些吵個沒完的蠢貨！他想，我叔叔和他的晶算師一說話，就開始鬥嘴。他們以為我沒事可做了，只能聽他們爭吵？

「菲得，」男爵說，「我告訴過你，讓你來就是要你多聽、多學。你在學嗎？」

「是的，叔叔。」他的語氣帶著小心翼翼的奉承。

「有時候，我真猜不透彼特。」男爵說，「我會讓他不好過，都是出於不得已。可他……我發誓，他卻能在痛苦中取樂。就我本人來說，我很同情可憐的雷托公爵。尤因醫師很快就會背叛他，這是整個亞崔迪氏族的末日。當然，雷托會知道是誰的手在控制那個聽話的醫師……知道這一點，一定是晴天霹靂。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讓那位醫生一劍捅進公爵的肋骨裡？神不知鬼

不覺，乾淨俐落。」彼特問。「你提到了同情，可──」

「等我把他的命運握在手中時，我一定會讓公爵知道。」男爵說，「同時，各大氏族也一定會明白。這會讓他們不敢輕舉妄動。這樣一來，我操弄的空間就更大了。很明顯我必須這麼做，但我不見得喜歡。」

「操弄的空間。」彼特輕蔑地說，「你已經引起皇帝注意了，男爵。你行事太魯莽。總有一天，皇帝會派他的一、兩支薩督卡軍團到羯地主星這裡。到那時，就是你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的末日。」

「你很希望看到，對不對，彼特？」男爵問道，「你會很高興看到薩督卡軍團洗劫我的城市，搶光這座城堡。你真的迫不及待了。」

「這還要男爵問嗎？」彼特輕聲說。

「你這麼熱愛血腥和痛苦，真該去率領霸夏。」男爵說道，「對了，關於厄拉科斯的戰利品，或許我承諾下得太快了。」

彼特邁著奇怪的碎步，向房間中央走了五步，停在菲得──羅薩身後。屋裡有股緊張的氣氛，少年抬頭看著彼特，擔心地皺起眉頭。

「別和彼特開玩笑，男爵。」彼特說，「你答應過給我潔西嘉女士，你答應過把她給我。」

「為了什麼，彼特？」男爵問，「為了痛苦嗎？」

彼特瞪著他，一言不發。

菲得──羅薩把他的懸浮椅移到一旁：「叔叔，我非得待在這裡嗎？您說過您要──」

「我親愛的羅薩開始不耐煩了。」男爵說。他在星球儀旁的陰影裡走動著，「耐下心來，菲得。」說完又把注意力轉回到晶算師身上，「說說那位小公爵吧，我親愛的彼特，那個男孩保羅。」

「他會掉進陷阱，落入你手中的，男爵。」彼特嘟囔著說。

「我並不是問這個，」男爵說，「你應該記得，你曾預言那個貝尼．潔瑟睿德女巫會生下女兒。看來你錯了，對吧，晶算師？」

「我不常出錯，男爵。」彼特說著，他的聲音頭一次出現恐懼，「你得承認，我不常出錯。而你自己也知道，貝尼．潔瑟睿德幾乎只懷女胎。就連皇帝的妻子也只生女兒。」

「叔叔，」菲得──羅薩說，「您說這裡有重大的事情要讓我去──」

「聽聽我的侄子在說些什麼，」公爵道，「他急著管我的封邑，卻連自己都管不好。」男爵在星球儀旁動了動，在陰影中投下又一道陰影。

「好吧，菲得—羅薩．哈肯能，我召你來，是想教你一點稱得上是智慧的東西。你觀察過我們這位優秀的晶算師嗎？你應該要從我們的談話中學到一些東西。」

「可是，叔叔—」

「彼特，一個最高效的晶算師。你不這麼認為嗎，菲得？」

「是的，可—」

「啊！的確如此。可是，他消耗太多香料了，吃起香料來跟吃糖一樣。瞧他的眼睛！簡直像是直接從厄拉欽恩勞動營裡逃出來的人。高效的彼特，但仍然意氣用事，動不動就發脾氣。高效，彼特，但仍會出錯。」

彼特陰沉沉地低聲說道：「男爵，你把我叫到這裡來，就是為了貶低我的效能嗎？」

「貶低你的效能？你應該更了解我的，彼特，我是只希望我的侄子能懂晶算師的局限。」

「你已經在訓練人接替我了？」彼特問道。

「接替你？為什麼，彼特？我去哪裡找像你這麼陰險狠毒的晶算師？」

「去找到我的地方找，男爵。」

「也許我真該那麼做，」男爵沉吟道，「你近來確實顯得不太穩定。還有，你吃的香料也太多了！」

「我的享樂太過奢侈嗎，男爵？你有意見？」

「我親愛的彼特，正是你的享樂把你緊緊綁在我身邊，我又怎麼會有意見？我只希望我的侄子能看清你的這一點。」

「原來我是在展示臺上任人觀賞。」彼特說，「我是不是該跳個舞？是不是該把各種功能都表演給赫赫有名的菲得—羅薩看？」

「沒錯，」男爵說，「你是在展示臺上。現在，給我閉嘴。」他瞥了菲得—羅薩一眼。他侄子的嘴唇豐滿、突出，這正是哈肯能氏族的遺傳特徵。男爵留意到這雙嘴唇此刻正因忍俊不住而微微嘟起，「這是一

個晶算師，菲得。它受過訓練，經過調校，專門用來履行某些職責。它只是裝在人的軀殼裡，這個事實無論如何都不能忽略。那其實是很嚴重的缺點。我有時會想起那些古老的機器，裝配了思維能力，那或許才是對的。」

「跟我比起來，那只是玩具而已。」彼特厲聲道，「男爵，連你本人都可能比那些機器還要強。」

「也許吧，」男爵說，「哎，好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打個嗝，「現在，彼特，你大致跟我侄子講解一下我們跟亞崔迪氏族作戰的要點。如果可以的話，展示一下你的晶算師功能。」

「男爵，我警告過你，關於這些資訊，別太信任年紀這麼小的人。據我觀察──」

「這個由我決定。」男爵說，「我命令你，展示你的一項晶算師功能。」

「好吧。」彼特說。他站直，擺出一種奇異的莊嚴姿態，彷彿戴上了另一副面具，但這次是把全身都罩了進去，「幾個標準日後，雷托公爵將舉家搭乘宇航的航班，前往厄拉科斯。宇航將讓他們在厄拉欽恩城著陸，不會去我們的迦太奇城。公爵的晶算師，瑟非．郝沃茲，必然會斷定厄拉欽恩更容易防守。」

「菲得，仔細聽，」男爵說，「特別留意這是計中計，而且之後也還有招。」

菲得─羅薩點點頭。這才像話。老鬼終於讓我參與機密計畫了。一定是想讓我做他的繼承人。

「還有幾件不相關的事也可能會發生，」彼特說，「我預計亞崔迪氏族會去厄拉科斯星，但我們絕不能忽略，公爵可能會和宇航達成了協議，讓他們把他送到帝國以外的某個安全地方。在以往的類似情況中，有些氏族會乾脆叛逃，帶著家族的原子武器和屏蔽裝備逃出帝國疆域。」

「公爵太驕傲了，不會這麼做。」男爵道。

「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彼特說，「不過，對我們而言，最終的結果都一樣。」

「不，不一樣！」男爵吼道，「我要他死，要他的血脈徹底斷

掉！」

「這最有可能。」彼特說，「氏族要預謀叛逃，就免不了露出一定跡象。公爵似乎沒有這類動作。」

「沒錯，」男爵嘆了口氣，「繼續說，彼特。」

「到達厄拉欽恩後，」彼特說，「公爵及他的家眷將住在瑞瑟登西，那裡近來是芬倫伯爵和夫人的官邸。」

「跟走私販接洽的特使。」男爵笑道。

「什麼的特使？」菲得—羅薩問。

「你叔叔在開玩笑，」彼特說，「他把芬倫伯爵稱為走私販特使，是因為皇帝對厄拉科斯的走私活動很感興趣。」

菲得—羅薩轉身，大惑不解地看著他的叔叔：「為什麼？」

「別傻了，菲得，」男爵咬牙切齒道，「皇帝當然會對這種事情感興趣。只要宇航不在帝國的實際掌控下，情況就不會改變。你以為密探和刺客整天跑來跑去，為的是什麼？」

菲得—羅薩的嘴做了個「喔」的口型。

「我們已經在瑞瑟登西動過手腳。」彼特說，「將會有一場暗殺亞崔迪繼承人的行動——一場有可能成功的行動。」

「彼特，」男爵低聲道，「你是說——」

「我是說會發生一些『意外』。」彼特說，「大家會覺得，如果不是這些『意外』，刺客一定會得手。」

「噢，但那小子的細嫩身軀是多麼可口。」男爵說，「不用說，他未來可能會比他父親更危險……有那個女巫母親的訓練。該死的女人！哼，行了，請繼續，彼特。」

「郝沃茲會斷定我們在他身邊安插了奸細，」彼特說，「最可疑的是尤因醫師，而他也的確是我們的奸細。但郝沃茲早已調查過他，發現我們那位醫生是蘇克學校的畢業生，接受過皇家的心理制約—按理說，這樣的人是夠可靠的，甚至連皇帝都很信任。所有人都以為，極端的心理制約是無法消除的，除非你把人殺了。然而，正如前人所說，只要有適當的槓桿，你甚至可以移動星球。我們找到了移動醫生的槓桿。」

「怎麼做到的？」菲得—羅薩被這番話迷住了。人人都知道，皇家的心理制約是無法推翻的！

「下次再說吧。」男爵說，「彼特，繼續。」

「有個人會背黑鍋，」彼特說，「我們會拽出一個最有意思的疑犯，放在郝沃茲前進的路上。她的膽大妄為，將會引起郝沃茲的注意。」

「她？」菲得—羅薩問。

「潔西嘉女士本人。」男爵說。

「這不是太妙了嗎？」彼特問，「郝沃茲會滿腦子都是這份猜疑，而這會妨礙他的晶算師功能。他甚至會試圖殺了她。」彼特皺了皺眉頭，接著道：「但我不認為他辦得到。」

「你不希望他成功，對嗎？」男爵問道。

「別讓我分心，」彼特說，「當郝沃茲一心一意盯著潔西嘉女士的時候，我們要在幾個要塞城鎮策劃幾次暴動，進一步分散他的注意力。暴動會被鎮壓下來，公爵會相信，他們多少算是安全了。然後，時機成熟，我們就傳信給尤因，然後帶著主力部隊逼近……呃……」

「繼續，把一切都告訴他。」男爵說。

「我們會在兩支薩督卡軍團的支援下行動。薩督卡軍人會穿上哈肯能軍裝。」

「薩督卡！」菲得—羅薩倒抽一口氣，腦子裡全是可怕的皇家軍隊，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帕迪沙皇帝的狂熱戰士。

「你瞧我多信任你啊，菲得，」男爵說，「這件事絕不能傳到別的氏族耳中，否則，蘭茲拉德可能會聯合起來反抗皇室，搞得天下大亂。」

「最重要的是，」彼特說，「既然皇帝要利用哈肯能氏族來為他幹骯髒事，我們也就占了真正的優勢。當然了，是危險的優勢。但只要小心運用，哈肯能氏族就可以大撈一筆，讓帝國的任何氏族都望塵莫及。」

「你絕對想像不出這牽涉到多大的財富，菲得，」男爵說，「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首先，我們將在鉅貿聯會取得董事席位，而且是不能撤銷的席位。」

菲得—羅薩點點頭。財富是一切，而鉅貿聯會則是取得財富的關鍵。每個顯赫的氏族都想方設法利用董事的權勢，把手伸入公司的金

庫。在帝國，鉅貿聯會董事會還代表真正的政治權力──由於蘭茲拉德足以和皇帝及其支持者分庭抗禮，蘭茲拉德的投票權轉移到誰手上，誰便掌握了政治權力。

「雷托公爵可能沿著沙漠邊緣逃亡，投靠那群新崛起的弗瑞曼暴民。」彼特說，「或者將家人送往他想像中的安全區。但那條路，卻由皇帝的密探把守──那個星球生態學家。你可能還記得，凱恩斯。」

「菲得記得，」男爵說，「繼續說。」

「你胡扯的樣子真不怎麼樣，男爵。」彼特說。

「繼續說，我命令你！」男爵喝道。

彼特聳聳肩。「如果一切按計畫進行，」他說，「一個標準年內，哈肯能氏族在厄拉科斯將會有一個次級封邑，由你叔父分派。管理厄拉科斯的，將會是他自己的代理人。」

「更多的油水。」菲得─羅薩說。

「沒錯。」男爵說。豈止油水，我們會馴服厄拉科斯……除了少數躲在沙漠邊緣的弗瑞曼人……還有馴化的走私販子，那些傢伙就跟當地的勞動營一樣，被牢牢綁在那顆星球上。

「而各大氏族將會知道，是男爵消滅了亞崔迪氏族。」彼特說，「他們會知道的。」

「會知道的。」男爵吸了口氣。

「最棒的是，」彼特說，「公爵本人也會知道。其實他現在就知道。他已經能感覺到陷阱了。」

「公爵確實知道，」男爵說著，聲音裡帶著一絲感傷，「但即使知道也沒辦法……這更悲慘。」

男爵從厄拉科斯星球儀旁走開，踏出陰影，顯出身形──臃腫到令人怵目驚心，身穿黑色長袍，從衣服的褶皺可以看出他全身的肥肉都由移動式懸浮器撐起。他可能足足有兩百公斤，但那雙腿所能承受的重量還不到五十公斤。

「我餓了，」男爵沉聲道，一邊抬起戴戒指的手，擦了擦突出的嘴唇，肥鼓鼓的雙眼瞪著菲得─羅薩，「叫人上菜，親愛的。入睡前要吃些東西。」

3

> 聖．尖刀厄莉婭說過：「聖母必須既有交際花的魅惑手腕，又有聖潔女神的凜然難犯，只要青春的吸引力還在，就該磨利這些特質。當年華逝去、美貌不再，她會發現，這些特質空出的位置，將源源湧出智計及花招。」
>
>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家族紀事》



「好吧，潔西嘉，對於自己，妳有什麼要說的。」聖母問道。

卡樂丹城堡，保羅接受考驗的當天，日落時分，兩個女人單獨待在潔西嘉的日光室裡，而保羅則在隔壁的隔音冥想室等候。

潔西嘉面朝南方的窗戶站立。夜色逐漸籠罩草地與河水，她視而不見，聖母提出的問題，她也聽而不聞。

多年之前也曾有一次這樣的考驗。那是在瓦拉赫九號行星上的貝尼．潔瑟睿德學校，一名紅銅色頭髮、身體正受青春期風暴摧殘的瘦削女孩走進了督察—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的書房。潔西嘉低頭盯著自己的右手，伸了伸手指，當時的疼痛、恐懼和憤恨歷歷在目。

「可憐的保羅。」她輕聲說。

「我在問妳話，潔西嘉！」聖母背倚石牆，坐在兩扇西窗之間，不耐煩地喝道。

「什麼？哦……」潔西嘉把心思從過去拉了回來，面對聖母，「您想要我說什麼？」

「我想要妳說什麼？我想要妳說什麼？」老婦人模仿潔西嘉說話，蒼老的嗓音夾著冰霜。

「沒錯，我是生了兒子。」潔西嘉有幾分慍惱，她知道對方是故意激怒自己。

「我告訴過妳，只能給亞崔迪生女兒。」

「兒子對他太重要了。」潔西嘉懇求道。

「而妳呢，驕傲到以為能生出奎薩茲．哈德拉赫！」

潔西嘉揚起下顎，「我感受到這種可能。」

「妳只滿心想著妳的公爵想要兒子，」老婦人厲聲說道，「但他的渴望跟這無關。亞崔迪的女兒可以嫁給哈肯能的繼承人，彌合裂痕。可妳卻讓事態更加複雜，難以挽回。現在，我們可能同時失去兩支血脈。」

「妳也不見得永遠正確。」潔西嘉說，無畏地迎向那雙直盯著她的老邁眼眸。

片刻後，老婦人喃喃道：「事已至此。」

「我發過誓，絕不後悔自己所做的決定。」潔西嘉說。

「多麼高尚，」聖母嘲諷道，「絕不後悔。等妳只能逃亡，有人懸賞妳的首級，所有人都出手想要取妳和妳兒子的性命，我們就走著瞧吧。」

潔西嘉臉色蒼白，「就沒有別的選擇了嗎？」

「別的選擇？貝尼．潔瑟睿德該問這樣的問題嗎？」

「我只是想知道您以您的卓越能力預見到的未來。」

「我在未來看到的，就是我在過去看到的。潔西嘉，妳很了解我們做事的模式。不論什麼人種，都明白自己終將一死，擔心自己的血緣斷絕。這流在我們的血液中，不用計畫，自然會迫切地想要融合遺傳品系。帝國、鉅貿聯會、所有大氏族，在血脈流過的路上，這些都只是浮渣中的碎屑。」

「鉅貿聯會，」潔西嘉輕聲地說，「我猜他們早就決定好怎麼瓜分厄拉科斯的戰利品了。」

「鉅貿聯會只不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風向標，」老婦說，「現在，皇帝和他的朋友掌握了鉅貿聯會百分之五十九點六五的董事席位。他們當然嗅到了利益。當其他人也嗅到時，皇帝在董事會的投票實力還會加強。這就是歷史的模式，孩子。」

「這當然正是我現在需要的，」潔西嘉說，「回顧一下歷史。」

「別亂開玩笑，孩子！妳跟我一樣清楚我們周遭的形勢。我們的文明是三足鼎立：皇室，還有代表各大氏族的蘭茲拉德，他們互相抗衡，

中間則是宇航公會，該死地壟斷了星際運輸。在政治上，三足鼎立是所有結構中最不穩定的。本來這就夠糟了，那種罔顧大多數科學的封邑貿易文化又使情況更加複雜。」

潔西嘉苦澀地說：「血脈路上的碎屑──這裡就有碎屑，有雷托公爵，還有他的兒子，還有一個……」

「哦，閉嘴，孩子！妳一腳踏進來的時候，就完全知道妳走的路會步步驚心。」

「我是貝尼．潔瑟睿德，我只為獻身而存在。」潔西嘉引述道。

「沒錯。」老婦人說，「現在我們只能希望可以阻止衝突全面爆發，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挽救最重要的血脈。」

潔西嘉閉上雙眼，感到眼淚湧上眼眶。她壓下內心的瑟縮、身體的冷顫，盡量調整自己不均勻的呼吸、紛亂的脈搏和汗濕的掌心。不久，她說道：「我自己的錯誤，代價由我付。」

「妳兒子會跟妳一起付出代價。」

「我會盡力庇護他。」

「庇護！」聖母斥責道，「妳很清楚這麼做的後果！潔西嘉，過分庇護妳兒子，他會不夠強大，擔不起任何使命。」

潔西嘉轉過身，看著窗外越來越濃的夜色。「那個叫厄拉科斯的星球，真有那麼可怕嗎？」

「很糟，但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我們的護使團已經去過那裡，多少緩和了局勢。」聖母站起身來，撫平長袍上的一處綯褶，「把那小男孩叫進來。我得馬上走了。」

「非走不可嗎？」

老婦人的聲音變得柔和：「潔西嘉，孩子，我真希望我能代替妳承受痛苦。但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走自己的路。」

「我明白。」

「我疼妳，跟疼我的親生女兒一樣，但我絕不能讓這份感情妨礙我們的職責。」

「我明白……這是必然的。」

「妳做過的事，潔西嘉，還有為什麼那麼做──這些妳我都心知肚明。但為了妳好，我不得不告訴妳，妳的孩子成為貝尼．潔瑟睿德完人

的可能性很小。妳絕不能期望過高。」

潔西嘉憤憤抹去眼角的淚水，「妳又讓我覺得自己像個小女孩了──正在背誦著第一篇課文。」她咬緊牙關，一字一頓地說，「『人類絕不能向動物屈服。』」潔西嘉一聲哽咽，低聲道：「我一直好孤獨。」

「這也是考驗，」老婦人說，「人類幾乎總是孤獨的。現在，去叫男孩吧。他度過了漫長、恐怖的一天，但給他的時間已經夠他思考、記住這一切。我必須再問幾個有關他那些夢的問題。」

潔西嘉點點頭，走到冥想室，打開門，「保羅，請你來一下。」

保羅慢吞吞地走進來，渾身倔強的氣息。他瞪著母親，一副她是陌生人的樣子。看到聖母時，他的目光中流露出警惕，但這次他朝聖母點了點頭，就像在和地位相等的人打招呼。他聽到母親在他身後關上了房門。

「年輕人，」老婦人說，「讓我們回到你做過的那些夢吧。」

「妳想問什麼？」

「你每晚都做夢嗎？」

「是，但並非所有的夢都值得記住。我可以記住每一個夢，但有些值得記，有些不值得。」

「你怎麼知道這兩者的差異？」

「我就是知道。」

老婦人瞟了潔西嘉一眼，又把目光轉回保羅身上：「你昨晚做過什麼夢？值得記住嗎？」

「是的，」保羅閉上雙眼，「我夢見一個洞穴……還有水……那裡還有一個女孩──她很瘦，長著一雙大眼睛。她的眼睛全是藍色，沒有一點眼白。我跟她說話，把妳的事告訴她。我告訴她，我在卡樂丹看見了聖母。」保羅睜開眼睛。

「那麼，你昨晚告訴這陌生女孩的事，今天都發生了嗎？」

保羅想了想，然後說：「對。我告訴她，妳來了，而且在我身上留下古怪的標記。」

「古怪的標記。」老婦人吸了氣，再度瞟了瞟潔西嘉，之後又緊盯著保羅，「現在，老實告訴我，你在夢裡看到的事，是否經常真的發生，就跟夢中看到的一模一樣？」

「是的。我以前也夢見過那女孩。」

「哦？你認識她？」

「我會認識她的。」

「給我講講她。」

保羅再度閉上眼睛，「我們在岩石中一個很小的藏身處。天快黑了，但還是很熱。從石縫中可以看見連綿起伏的沙丘。我們在……在等待……等著跟一些人會合。她很害怕，但拚命掩飾，而我卻很興奮。然後她說：『給我講講你家鄉的水吧，烏蘇爾。』」保羅睜開眼，「很奇怪，我的家鄉在卡樂丹，我從沒聽說有哪顆星球叫烏蘇爾。」

「這場夢裡還有什麼嗎？」潔西嘉催促道。

「還有。或許她是叫我烏蘇爾，」保羅說，「我也是剛剛想到的。」他再次閉上眼睛，「她讓我給她講水的故事。於是我握著她的手，說要給她唸一首詩，然後我就開始唸詩。但我還得不時向她解釋詩中的字──像海岸、浪花、海藻和海鷗什麼的。」

「什麼詩？」聖母問。

保羅睜開眼睛：「葛尼．哈萊克寫的交響詩，關於悲傷的時光。」

保羅身後的潔西嘉背誦起來：

我記得岸邊篝火那苦鹹的輕煙
以及松林的樹蔭──
堅挺，清晰……偉岸──
海鷗棲息於斷崖之巔，
在綠波中投下白影點點。
松林中拂過一陣風
引得松濤搖曳；
海鷗展開雙翼
高飛
漫天哀唳。

我聽到風聲
在海灘上呼嘯，

還有浪花襲礁，
我看見了海藻，
已讓那篝火烤焦。

「就是這首。」保羅說。

老婦人緊盯著保羅看了一會兒，然後說道：「年輕人，身為貝尼．潔瑟睿德的督察，我一直在尋找奎薩茲．哈德拉赫，那個能夠真正成為我們一員的男性。你母親從你身上看到了這種可能性，但她是以母親的眼光看到。如今，我也看到了，但僅此而已。」

她沉默起來，保羅知道她想讓自己開口，但決定等她先說。

過了一會，她說：「那麼，就當你有可能吧。你有自己還不了解的特質，這點我承認。」

「我可以走了嗎？」保羅問。

「你不想聽聖母給你講講奎薩茲．哈德拉赫的事嗎？」潔西嘉問。

「她說過，那些試過的人都死了。」

「但我可以幫你，我可以給你一些線索，讓你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失敗。」聖母說。

說什麼線索，保羅想，其實，她知道的並不多。但他仍回道：「那就說吧。」

「然後咒罵我？」她嘲弄地笑了笑，蒼老的臉上又多了幾道皺紋，「很好，『懂服從方懂統治』。」

保羅大感意外：這麼鄭重的話，講的卻是這麼簡單的事。難道她以為母親什麼也沒教他嗎？

「這就是線索？」他問道。

「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針鋒相對，也不是在字義上糾纏不休。」老婦人說，「柳枝順著風擺動，才能枝繁葉茂，直到長成密林，形成一堵牆擋下狂風。這就是柳樹的使命。」

保羅盯著她。她說到使命，這個詞使他一震，他再次感受到可怕的使命。他突然湧現一股惱怒：昏聵的老巫婆，滿嘴故弄玄虛。

「妳覺得我有可能成為那個奎薩茲．哈德拉赫，」他說，「妳說的是我，但隻字不提怎樣才能幫助我父親。我聽到妳跟我母親說的話。妳

一副我父親已經死去的樣子。哼，他還沒死。」

「如果還能為他做些什麼，我們早就做了。」老婦人斥喝道，「也許我們可以救你。沒多大把握，但總是有可能。至於你父親，救不了了。等你學會接受這個現實，你才算真正上了一堂貝尼．潔瑟睿德的課。」

保羅看得出這些話有多麼令他母親震驚。他瞪著這老婦人，她怎麼能這麼說他的父親？是什麼讓她這麼篤定？憤慨在他心頭蒸騰。

聖母看著潔西嘉：「妳已經照我們的方式訓練他很久了──我看得出他受訓的跡象。我要是妳，也會這麼做。讓魔鬼去遵守規則吧。」

潔西嘉點點頭。

「但現在，我要提醒妳，」老婦人說，「最好別管什麼循序漸進了。若想保命，他就需要練好魅音。在這方面他已經有很好的開端，但我們都知道，他的訓練還遠遠不夠……而且是要命的不夠。」她走近保羅，俯視著他，「再見，年輕人。我希望你能成功。但即使你失敗了──唔，我們還是會成功的。」

她再次望向潔西嘉，兩人交換了心照不宣的眼神。隨後，老婦人穿過房間，長袍拖在地上，沙沙作響，卻再也沒有回頭看一眼。這個房間和房間的主人，已經被她從腦海中逐出。

但潔西嘉在聖母轉身的瞬間看到她的臉，乾枯的臉頰上竟有幾點淚光。那眼淚比今天她們跟對方所說的任何話、任何徵兆，都更令人惶惑不安。

4

大家都知道摩阿迪巴在卡樂丹沒有同齡的玩伴。多一人，就多一份危險。但摩阿迪巴確實有幾位優秀的同伴兼師長，有吟遊武士葛尼．哈萊克，您將在此書中讀到他的一些詩歌。老晶算師瑟非．郝沃茲，刺客中的大師，一提起這人，就連帕迪沙皇帝都膽顫心驚。鄧肯．艾德侯，來自吉奈士的劍術大師。惠靈頓．尤因醫師，他因變節而臭名昭著，但學識淵博。潔西嘉女士，用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指引自己的兒子。當然，還有雷托公爵，這位父親的身教一直以來都受到忽視。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童年史》



瑟非．郝沃茲悄悄走進卡樂丹城堡的訓練室，輕輕關上門。他站了一會兒，感到自己的老邁、疲憊、歷經滄桑。他的左腿發疼，那是效力於老公爵時被人砍傷的。

到如今，已經整整三代人了。他想。

他環顧著這間大屋子，正午的陽光從天窗上灑下，照得滿室明亮，那男孩背對著門坐著，正在專心研究L型桌上攤開的文件和圖表。

跟這小子講過多少回了，絕不要背對著門坐著。郝沃茲清清嗓子。

保羅仍埋首研讀。

一團烏雲遮住了天窗。郝沃茲又輕咳一聲。

保羅挺直了身子，頭也不回地說：「我知道，我背對著門坐了。」

郝沃茲壓住笑意，大步從房間那頭走了過來。

保羅抬起頭來，看著桌旁這位頭髮花白的老人。郝沃茲有一張黝黑的臉，上面布滿皺紋，一雙深邃的眼睛總是帶著警惕。

「我聽見你從大廳走過來，」保羅說，「也聽見你開門了。」

「那聲音有可能是我假造的。」

「我分得出來。」

他也許真有這個本事，郝沃茲想。他那個女巫母親正在傳授他更深奧的訓練，毫無疑問。我真想知道她那所寶貝學校對這件事會有什麼看法。也許這就是那個老督察要特別跑這一趟的原因，要我們親愛的潔西嘉女士放規矩些。

郝沃茲從保羅面前拖過一把椅子，刻意臉朝著房門坐下。他倚著椅背，四下打量這間屋子，突然覺得這地方有點陌生──屋裡大部分傢俱都運往厄拉科斯了，現在只剩下一張訓練臺，擊劍鏡上鑲的水晶稜柱靜悄悄不動，旁邊豎著人形靶，靶上貼著一塊塊補丁，像飽受戰爭摧殘、傷痕累累的古代步兵。

那不正是我，郝沃茲心想。

「瑟非，你在想什麼？」保羅問。

郝沃茲看著男孩說：「我在想，大家馬上就要離開這裡了，看樣子，可能再也見不到這地方。」

「這令你傷心？」

「傷心？胡說！跟朋友分別才令人傷心，地方不過就是個地方。」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圖表，「而厄拉科斯只不過是另一個地方。」

「我父親派你來考我嗎？」

郝沃茲皺起眉頭──這小男孩對他真是觀察入微。他點點頭：「你在想，如果是他本人來該有多好。但你必須明白他現在有多忙，晚一點他就會來的。」

「我一直在研究厄拉科斯上的風暴。」

「風暴嗎，哦──」

「看上去很糟。」

「糟？你用詞太謹慎了。沙暴形成於方圓六七千公里的平原上，一路狂吸任何可以助長風勢的力量──季風、其他風暴，任何有能量的東西。風速可以高達每小時七百公里，所到之處，任何鬆動的東西都會被捲起──沙子、塵土，什麼都跑不了。風暴甚至能把肉從骨頭上扒下來，再將骨頭削成薄片。」

「他們為什麼不控制這種氣候？」

「厄拉科斯的問題比較特殊，費用比別處要高，還有維護什麼的。

宇航在衛星控制系統上開了天價，而你父親的家族又不是什麼富豪，小子，這你也知道。」

「你以前見過弗瑞曼人嗎？」

今天這小子怎麼一直想東想西的。郝沃茲想。

「我好像沒見過他們。」他說，「住在裂谷和凹地的傢伙長得都差不多，分不大出來。他們都穿著那種寬大飄逸的長袍。只要是在封閉空間，簡直臭氣熏天。那種味道是因為他們身上穿著的一種裝備──就叫蒸餾服，用來回收自己身體的水分。」

保羅嚥了口唾液，突然意識到自己嘴裡的液體，並回憶起夢中的乾渴。那裡的人一定非常需要水，才不得不回收身體散發的水分，這使保羅突然意識到那裡的荒涼。「在那裡，水可真珍貴。」保羅說。

郝沃茲點點頭，心想：也許這也算是讓他明白那顆星球有多險惡。沒有這一點認知就踏上那顆星球，是瘋子才會做的事。

保羅抬頭望著天窗，發覺已經開始下雨了。他看著灰色的變色玻璃上漸漸擴散開來的水漬，「水。」

「你會了解，水是生死存亡的問題。」郝沃茲說，「作為公爵的兒子，你永遠不會想要了解這一點，但你會發現，你周圍到處是乾渴帶來的壓力。」

保羅用舌頭潤了潤雙唇，回憶起一週前那天以及聖母帶給他的嚴酷考驗。她同樣提起了水荒。

「你會認識死原，」她說，「認識空曠的原野，除了香料和沙蟲，沒有生物能夠生存的貧瘠大地。你會在眼眶塗上顏料，以降低陽光的灼亮。棲身之地意味著避風、藏身的洞穴。沒有撲翼機、地行車，沒有馬，你唯一的憑仗是自己的雙腿。」

最引起保羅注意的，不是她話中的內容，而是聲調──彷彿吟唱，還帶著顫音。

「等你開始住在厄拉科斯上，」當時她說，「尅剌，大地是多麼空曠，月亮是你的朋友，而太陽是你的敵人。」

保羅感到母親從她看守的房門邊走到他身旁。她看著聖母問道：「您沒有看到一絲希望嗎，尊上？」

「他父親的是沒有了。」老婦人揮手要潔西嘉噤聲，低頭看著保羅

說：「小傢伙，牢牢記住這句話：世界由四件事支撐著……」她伸出四根關節粗大的手指，「……哲人的好學，上位者的公正，賢人的祈禱，以及勇者的膽識。但如果沒有一個懂得統御之道的領袖……」她合起手指，握成一個拳頭，「……這一切就毫無意義。把這當作你的箴言。」

聖母離開已有一週多。直到現在，保羅才開始明白她那段話的分量。如今，與瑟非．郝沃茲一起坐在訓練室裡，他突然感到毛骨悚然。他抬起頭來，看到對面那位晶算師皺著眉頭，一臉疑惑。

「你神遊到哪裡去了？」郝沃茲問。

「你見過聖母嗎？」

「那個皇宮來的真言師？」郝沃茲的眼睛興致勃勃地眨了眨，「見過。」

「她……」保羅遲疑了，覺得不能把自己的考驗告訴郝沃茲。他的顧忌變多了。

「嗯？她怎麼了？」

保羅深呼兩口氣。「她說了一件事，」保羅閉上眼睛，回憶當時的那番話，開口複述時，不由自主帶上那位老嫗的語氣，「『你，保羅．亞崔迪，君王的後裔，公爵的兒子，必須學會統御之道，這是你的祖先從來沒有學過的東西。』」保羅睜開眼說，「我聽到就發火了。我說我父親統治了整顆星球。可她卻說，『他將會失去。』我說我父親馬上就要得到更富庶的星球。而她告訴我，『那顆星球，他也會失去。』我想跑開，並警告父親，但她說已經有人警告過他—你，我母親，還有許多人。」

「這是真的。」郝沃茲輕聲說。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去？」保羅問道。

「因為那是皇帝的命令，還因為不管那個巫婆探子怎麼說，我們不是全無希望。那位『古老的智慧源泉』還湧出了些什麼？」

保羅低頭看看自己在桌下攥緊的右手。慢慢地，他強迫肌肉放鬆下來。她對我有某種控制力，保羅想。她是怎麼做到的？

「她讓我告訴她什麼是統治，」保羅說，「我說就是發號施令。然後她說我還需要學習。」

她切中要害了。郝沃茲想，一邊點頭示意保羅繼續說。

「她說統治者應該學會說服而不是強制，她說統治者必須擺出最好的咖啡壺，把最優秀的人吸引到自己桌邊來。」

「你父親吸引了葛尼和鄧肯這樣的人才。她以為他是怎麼辦到的？」郝沃茲問。

保羅聳聳肩，「她又說，優秀的統治者必須學會他那顆星球的語言，她還說，每顆星球的語言都不一樣。我還以為她的意思是厄拉科斯人不說凱拉赫語，可她說根本不是那一回事。她告訴我，她指的是岩石的語言、生命的語言，那種不僅僅要用耳朵聽的語言。我說那就是尤因醫師所說的──生命之謎。」

郝沃茲咯咯輕笑，「聽了這話，她怎麼說？」

「我想她惱火了。她說生命之謎並不是有待解開的疑難，而是必須經歷的現實。於是我向她引述了晶算師的第一法則：『停下某一進程，將無法理解該進程，理解必須與進程的發展同步，必須融入其中，與其一道前進。』她聽到之後，似乎滿意了。」

他似乎已經恢復了，郝沃茲想。但那個老巫婆那麼嚇唬他，究竟是為什麼？

「瑟非，」保羅說，「厄拉科斯真像她說的那麼糟嗎？」

「怎麼可能糟到那個地步。」郝沃茲勉強笑道，「就拿那些弗瑞曼人來說吧，他們是沙漠中的叛教者。根據初步概算，我敢說他們的數量遠遠超過帝國的估計。小伙子，這些人就住在那裡，許許多多的人，而且……」郝沃茲把一隻粗壯的手指放到眼睛旁邊，「……他們從骨子裡恨透了哈肯能人。這話你可一個字也不能洩漏出去，我是把你當成你父親的幫手才讓你知道的。」

「我父親跟我講過薩魯撒．塞康達斯那個地方。」保羅說，「你知道嗎，瑟非，那地方聽上去很像厄拉科斯……也許沒厄拉科斯那麼糟，但很像。」

「我們並不真正了解如今的薩魯撒．塞康達斯，」郝沃茲說，「只知道很久以前的薩魯撒．塞康達斯大致……大致是什麼樣子。然而，就我們所知道的事來看……你是對的。」

「弗瑞曼人會幫我們嗎？」

「有可能。」郝沃茲站起身來，「我今天就要出發去厄拉科斯。這

期間，為了我這個向來疼愛你的老頭子，你要照顧好自己，行嗎？做個好孩子，繞到我這邊來，面對著門坐。我並不是認為城堡裡有什麼危險，只是想讓你養成習慣。」

保羅站起身來繞過桌子。「你今天就走？」

「就今天，明天輪到你。我們下次見面，就在新世界的土地上了。」他抓住保羅右臂上的二頭肌，「用刀的手要隨時空著，嗯？屏蔽場也要充飽能量。」他鬆開手，拍拍保羅的肩膀，轉身大步朝門口快速走去。

「瑟非！」保羅叫道。

郝沃茲轉過身，站在敞開的門口。

「任何情況下都別背對著門口坐。」保羅說。

那張布滿皺紋的老臉綻開了笑容。「我不會的，小伙子，相信我。」他走出去，輕輕關上房門。

保羅坐在郝沃茲的位置上，收拾好桌上的文件。再過一天，保羅環視著這間屋子，我們就要走了。離別之情驟然湧上心頭，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強烈。他想起聖母對他講的另一件事：世界是萬物的總和──人類、泥土、生物、月亮、潮汐、太陽，這未知的總和就是所謂的自然。在這個模糊的整體中，不存在現在這個概念。他想：什麼是現在？

房門砰的一聲開了，一個相貌醜惡的大個子勉強擠進門來，懷裡抱著一大堆武器。

「喲，葛尼．哈萊克，」保羅叫起來，「新的兵器大師就是你嗎？」

哈萊克抬起一條腿，用腳後跟把門踢上，一邊說：「你更想要我陪你玩，這我知道。」他打量了一下屋子，發現郝沃茲的手下早已來過，做了例行巡查，以確保公爵繼承人的安全。屋子裡到處留有隱約的痕跡。

保羅看著大個子搖搖晃晃繼續往前挪，想把那一大堆武器放到訓練臺上。他肩上還掛著一把巴利斯九弦琴，靠近指板的琴弦上插著撥片。

哈萊克將武器扔在臺上，排成一排，有刺劍、匕首、雙刃匕首、彈速緩慢的擊昏槍和屏蔽場腰帶。然後轉過身，下頜上那道赤棘鞭留下的疤痕擰起，臉上露出大大的笑。

「你就連一聲早安也不對我說，小鬼！」哈萊克說，「你是用什麼刺螫了郝沃茲？他從我身旁跑過去，就像趕著去參加死對頭的葬禮。」

保羅咧嘴笑了。身邊的人當中，他最喜歡葛尼．哈萊克，也了解這男人的氣性、促狹和詼諧。他把哈萊克當朋友，而不僅僅是僱用的劍客。

哈萊克把巴利斯九弦琴從肩上甩下，開始調音，「不說就不說吧。」

保羅站起來，大步走過去，大聲說：「好了，葛尼，開戰的時候，你的工作就是準備音樂嗎？」

「看樣子，今天是你頂撞我們這些老頭子的日子嘍。」哈萊克說。他試著撥了一個和弦，點點頭。

「鄧肯．艾德侯在哪裡？」保羅問，「不是該他來傳授我兵器嗎？」

「鄧肯領著第二隊人馬上厄拉科斯去了，」哈萊克說，「留下來陪你的只有可憐的葛尼，剛剛打完仗，一心只想來點音樂。」他又撥出另一個和弦，聽了聽，笑著說：「大夥兒已經在會議中決定了，有鑑於你是這麼糟糕的戰士，我們最好還是讓你學點音樂，總不能讓你一輩子都一事無成吧。」

「那麼，也許你應該給我唱首歌。」保羅說，「我得確定，該怎麼做才不至於一事無成。」

「哈哈……」葛尼大笑著，彈起了《加利西亞的姑娘》。他用撥片在琴弦上撥出一串音符，一邊唱道：

噢，加利西亞的姑娘，
會因為你的珍珠，
還有厄拉欽恩的水春心蕩漾。
但如果你想要的女子，
要像烈火情感奔放，
就試試女孩來自卡樂丹。

「就你那破手，加一個撥片，能彈成這樣已經不錯了。」保羅說，

「但如果讓我母親聽到你在城堡唱這種下流的歌，她準會把你的耳朵掛在城堡外牆上作裝飾。」

葛尼揪了揪自己的左耳說：「那也是破爛的裝飾品。聽多了某個小傢伙在巴利斯九弦琴上彈出的奇音怪調，這耳朵早就千瘡百孔了。」

「看來你是忘了在床上發現沙子的滋味了。」保羅說著，從桌上拉下一條屏蔽場腰帶，迅速扣在腰間，「來，開打吧！」

哈萊克瞪大了眼睛，裝出吃驚的樣子，「哦！原來那件事出自你頑皮的手啊！今天你得好好保護自己了，少爺—守好嘍。」他抓過一把刺劍，空揮幾下，「我是來報仇雪恨的地獄魔鬼！」

保羅舉起另一把刺劍，用手彎了彎，一腳往前，擺好站姿。他模仿尤因醫師的儀態，裝出格外莊重的神情道：「我父親派了一個多麼呆的人來傳授我兵器啊。」他拉長音調，「呆瓜葛尼．哈萊克，竟忘了身為戰士的第一課：要全副武裝，上好屏蔽場。」保羅打開屏蔽場腰帶上的能量開關，從前額到後背一陣麻刺，聽到外界的聲音穿透屏蔽場後變得扁平，「在屏蔽場的對戰中，防守要迅速，攻擊要緩慢，」保羅說，「進攻的唯一目的，是設計對手，使對手踏錯步法，露出破綻。屏蔽場能擋下快攻，但擋不住緩慢的刺入！」保羅刺劍一揚，快速佯攻一劍，再嗖地抽回，緩緩地向前一送，刺穿渾噩的屏蔽場。

哈萊克看著保羅的動作，直到最後一刻才一側身，讓保羅沒開刃的劍鋒劃過胸前。「速度，無懈可擊，」他說，「但你卻露出大大的空門，對方要是從下向上一刺，你是抵擋不住的。」

保羅懊惱地退後一步。

「這麼粗心大意，我真該抽你一頓。」哈萊克從桌上拿起一把無鞘的雙刃匕首，拎在手裡，「這東西在敵人手裡，就會讓你的鮮血橫流！你是身手靈活的徒弟，但僅此而已。我警告過你，即便是玩，也不能讓手持致命武器的人突破你的防禦。」

「我看我今天的心情不適合練武。」保羅說。

「心情？」哈萊克的語調透著火氣，即使隔著屏蔽場也能聽出來，「心情跟這有什麼關係？只要需要，你就得戰鬥—不管你是什麼心情！心情這東西只適合做愛、放牛或者彈彈巴利斯九弦琴什麼的，跟戰鬥毫不相干！」

「抱歉，葛尼。」

「抱歉還不夠！」

哈萊克打開自己身上的屏蔽場，身體微微下蹲，左手雙刃匕首刀尖朝前，右手刺劍高舉，「現在，來真正的防守！」他高高躍向一側，然後向前朝保羅攻去。

保羅向後避開，一擋，兩人的屏蔽場一觸便相互彈開，劈啪作響。他感覺到電流傳上自己的皮膚，帶來一陣麻刺。葛尼怎麼了？保羅自問，他是來真的！保羅左手一抖，腕鞘裡的刺針落入掌中。

「你也覺得有必要加一件武器了，嗯？」哈萊克哼了一聲。

這是背叛嗎？保羅猜測道，不，葛尼不可能！

兩人繞著房間搏鬥──戳刺、格擋，佯攻、反攻。屏蔽場邊緣的空氣對流太過緩慢，場內氧氣來不及補充，於是越來越混濁，屏蔽場每相撞一次，臭氧味便濃上幾分。

保羅繼續後退，但現在是朝L型桌的方向退。如果我能把他引到桌旁，就可以設計他了。保羅想，再邁一步，葛尼。

哈萊克向前邁了一步。

保羅向下一擋，轉身，看到哈萊克的刺劍被桌沿擋住，便朝旁邊一閃，右手的刺劍向上用力一挑，左手刺針直指哈萊克的頸側，停在兩公分外。

「滿意了？」保羅低聲問道。

「看看下邊，小子。」葛尼氣喘吁吁地說。

保羅照做了。只見哈萊克的雙刃匕首從桌沿下刺出，刀尖幾乎刺到大腿內側。

「我們應該算是同歸於盡。」哈萊克說，「但我得承認，逼你一下，你打得更好些。這回你的心情對了吧？」哈萊克如惡狼般咧嘴一笑，臉上的赤棘鞭痕沿著下頷延展開來。

「剛剛你向我撲來的時候，樣子真狠。」保羅說，「你真想要我見血嗎？」

哈萊克收回雙刃匕首，站直身子，「只要你沒有使盡全力，我就會好好教訓你。給你留下一塊疤，讓你永遠記住。我絕不會讓我心愛的徒弟一碰到哈肯能家的混蛋就被幹掉。」

保羅關上屏蔽場，倚在桌邊直喘氣，「那也是我活該，葛尼。但如果你傷了我，我父親會發火的。我絕不會讓你因為我的失誤而受罰。」

「那樣的話，」哈萊克說，「也是我的錯。不過你用不著擔心一兩個傷疤。你很少受傷，真夠幸運的。至於你父親—公爵只會因為我沒把你培養成一流的戰士而懲罰我。你突然冒出什麼心情不好的鬼話，我如果不說清楚，就是失職。」

保羅直起身子，將刺針收入腕鞘。

「我們在這裡，並不全是在玩。」哈萊克說。

保羅點點頭。哈萊克竟然嚴肅起來了，態度冷峻，這可不是他的個性。保羅生出一股奇異感。他看著哈萊克臉上那道泛紅的赤棘鞭痕，想起了鞭痕的來歷。那是野獸拉班抽出來的，在羯地主星的哈肯能奴隸營。保羅突然感到一陣羞愧，自己竟然會懷疑哈萊克，就算只是瞬間也不應該。之後他想到，那道傷疤當初一定痛到入骨，或許就像聖母給他的考驗那樣。他搖搖頭，甩開這種想法，回到現實。

「今天我的確是想要玩一玩，」保羅說，「最近這段時間，周圍的事都太沉重了。」

哈萊克側過身子，掩飾自己的情緒。他眼中一陣發熱，感到椎心的悲痛—往日的時光已經掏光他，留下來的他就像個水泡，一戳即破。

這孩子得在多短的時間內長成大人。哈萊克想，得在多短的時間內學會步步為營，按血統劃分人群，只相信自己的至親。

哈萊克沒有回頭，只是說道：「我知道你還想著玩，小伙子，我當然願意陪你一起玩。但現在已經不是玩的時候了。明天我們就要出發去厄拉科斯。厄拉科斯可是實實在在的，哈肯能人也是實實在在的。」

保羅在身前豎起刺劍，用劍刃觸了觸前額。

哈萊克轉過身，見保羅以劍致意，點了點頭表示接受。他指著人形靶說：「現在，我們來訓練你的出招時機。讓我看看你怎麼制伏那個邪惡的東西。我在這裡控制它，可以看到你的全部動作。我警告你，今天我會用些新招式。但真正的敵人，是不會給你任何警告的。」

保羅踮踮腳，放鬆一下肌肉。他突然體認到，自己的生活中將充滿突如其來的改變，不由得嚴肅了起來。他走向人形靶，用刺劍的劍尖在人形靶胸前拍了一下，感受到劍刃被防禦場彈了回來。

「好了，開打！」隨著哈萊克一聲大喊，人形靶撲向保羅。

保羅啟動屏蔽場，格開、還擊。

哈萊克一邊觀察，一邊操縱人形靶。他的意識似乎分成了兩半：一半專注於格鬥訓練，另一半則神遊物外。

我是一株精心訓練的果樹，他想。結滿精心訓練的情感和能力，以及種種嫁接到我身上的東西——只等別人採摘。

不知為何，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妹妹，那張精靈般的臉清晰地浮現在他的腦海裡。但她已經死了——死在哈肯能軍隊的娛樂室裡。她喜歡紫羅蘭……或是雛菊？他記不得了。他很在意，自己竟然記不得了。

保羅擋住了人形靶的一次慢攻，然後騰出左手準備出招。

這機靈的小鬼！哈萊克尋思道，開始全神觀察保羅單手揮轉的動作。看樣子他一直在自己練習、鑽研。這些招數不是鄧肯的風格，更不是我教他的。

這種想法只使他更加哀傷。我也受到心情的影響，他想。不知這小子晚上是否也像我一樣輾轉反側，整晚聽著枕頭嚓嚓聲，心驚膽跳。

「如果願望是魚兒，我們都會去撒網撈。」他喃喃地說。

這是他母親的話。在感到自己被未來的黑暗所籠罩時，他也常會這麼說。隨後他又想到，對一個從不知海和魚為何物的星球而言，這種說法可真是夠怪的。

5

惠靈頓．尤因醫師：（宇航公曆一○○八二–一○一九一）；蘇克學校醫師（畢業於：宇航公曆一○一一二年）；其妻為萬娜．瑪庫斯（宇航公曆一○○九二–一○一八六？）。被稱為背叛雷托．亞崔迪公爵的叛徒。（參考書目：《皇室心理制約與背叛》，附錄七）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詞典》



女按摩師剛剛離開，所以，儘管保羅聽到尤因醫師走進訓練室，聽出了拘謹、慎重的腳步聲，但他仍舊臉朝下趴在L型桌上。跟葛尼．哈萊克練完後，保羅感到一股懶洋洋的鬆弛。

「你看上去很愜意。」尤因醫師用他那鎮定、高亢的音調說道。

保羅抬起頭，看見那挺拔的身影站在幾步外，穿著皺起的黑色衣服，方方的腦袋，紫紅的嘴唇，下垂的短髭，前額上有代表皇家心理制約的菱形刺青，長長的黑髮以蘇克學校的銀環束在左肩上。

「今天我們沒時間上常規的課程了，你一定很高興吧。」尤因說，「你父親等一下就來。」

保羅坐起身。

「不過，我還是為你準備了影像書閱覽器和幾堂課的膠卷。我們可以在前往厄拉科斯的路上學。」

「哦。」

保羅抓起衣服往身上套。聽說父親要來，他非常興奮。自從皇帝下令要他們接管厄拉科斯以來，父子倆很少有時間待在一起。



尤因走到L型桌邊，心想，這孩子，這幾個月以來，這孩子結實了

不少。多麼枉然，多麼令人哀傷的枉然。但他馬上提醒自己：一定不能動搖。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的萬娜，為了讓她不再受哈肯能禽獸的殘害。

保羅走到桌旁和他站在一起，邊扣著外套的鈕釦邊說：「要我在路上學什麼？」

「啊……學習厄拉科斯的各種地球生命形態。對某些生命形態來說，那顆星球似乎是最理想的生存環境。但生存方式還不是很清楚。到了以後，我會找到星球生態學家─凱恩斯博士，協助他調查。」

尤因想：我在說什麼？我甚至對自己都這麼虛偽。

「會有關於弗瑞曼人的資料嗎？」保羅問。

「弗瑞曼人？」尤因的手指敲著桌面，發現保羅正盯著自己這個緊張的動作，於是縮回了手。

「也許你有厄拉科斯人口這方面的資料？」保羅說。

「當然有。」尤因說，「那裡的人大致分為兩類─弗瑞曼人是一類，剩下的則生活在裂谷、凹地或窪地裡。據說他們會通婚。生活在凹地和窪地村莊的女人喜歡嫁給弗瑞曼男人，那裡的男人也願意娶弗瑞曼女人。他們有一句諺語：『城市出教養，沙漠出智慧。』」

「你有他們的照片嗎？」

「我看能不能給你弄幾張。當然，最有意思的特徵應該是他們的眼睛─全藍，沒有半點眼白。」

「變異？」

「不，這跟血液中的香料濃度有關。」

「弗瑞曼人敢生活在沙漠邊緣，一定非常勇敢吧。」

「這是一致公認的。」尤因說，「他們為刀刃作詩，他們的女人跟男人一樣凶猛，就連小孩也非常凶悍危險。我猜想，公爵絕不會允許你跟他們混在一起。」

保羅凝視著尤因。對弗瑞曼人的這番簡單描述，雖然只有寥寥數語，但已經深深打動了他。一定要爭取他們，跟他們結盟！他想。

「那沙蟲呢？」保羅問。

「什麼？」

「我想要多了解沙蟲。」

「哦……哦……當然。我的影像書裡有一具小型標本，只有一百一十公尺長，直徑二十二公尺。是在北半球採集來的。根據紀錄，有可靠的目擊者發現過長達四百公尺的沙蟲。而且有理由相信，甚至有比那更大的沙蟲。」

保羅瞥了一眼桌上攤開的厄拉科斯北半球圓錐投影圖，問道：「沙漠地帶和南極地區都標上不宜居住，是因為沙蟲嗎？」

「還有風暴。」

「但任何地方都可以改造得適合居住。」

「除非經濟上做得到。」尤因說，「厄拉科斯有許多危險，要去除這些危險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他捋了捋自己下垂的短髭，「你父親馬上就到。在我走之前，先送你一個禮物，這是我整理行李時發現的。」尤因把一個東西放在兩人之間的桌子上──黑色，橢圓形，不比保羅的拇指尖大多少。

保羅看著那東西。尤因注意到這男孩並沒有伸手去拿。真夠謹慎的，他想。

「這是非常古老的《奧蘭治合一聖書》，專為太空旅行者製作的。不是影像書，而是真正印在絲紙上。配有專用的放大器和靜電充電系統。」他拿起書，展示給保羅看，「靜電會吸附彈簧鎖封面，把整本書闔上。在邊緣按一下──就這樣，你所選的頁面會互斥，書就打開了。」

「這麼小！」

「但是有一千八百頁。按一下書的邊緣──這樣，行了……然後，靜電會在你讀書的時候逐頁翻書。手指千萬不要碰到書頁，絲纖維太脆弱了。」他闔上書，把書遞給保羅，「試試看。」

尤因看著保羅埋首研究，心想，我這是在安慰我的良心。在背叛他之前，我先給他宗教的歸屬。這樣我就可以對自己說，他去到一個我去不了的地方。

「這一定是在影像書發明之前製造出來的。」保羅說。

「相當古老了。這是我們兩人的祕密，好嗎？你父母也許會覺得你年紀太小，不該擁有這麼貴重的東西。」

尤因心想：他母親一定會懷疑我的動機。

「那……」保羅闔上書，捧在手上，「如果這書那麼貴重……」

「就別掃老頭子的興了，」尤因說，「這是我年紀很小的時候別人送我的。」然後他尋思道，我必須勾起他的興趣，和他的貪婪。

「翻到卡利馬第四百六十七頁，那寫著，『所有生命均誕生自水』。看到了嗎？封面邊緣有道很小的凹痕，標明這句話的位置。」

保羅摸摸封皮，摸到了兩道凹痕，其中一道比另一道淺些。他按下較淺的那一道，書在他手心攤開了，放大器也滑到適當的位置。

「大聲讀出來。」尤因說。

保羅用舌頭潤潤嘴唇，讀道：「試想，聾子聽不到聲音。那麼，既然我們沒有聾，又為什麼會聽不到？我們究竟缺少什麼，以至看不見、聽不到我們四周的另一個世界？圍繞在我們身旁的是什麼……」

「停！」尤因吼道。

保羅立即打住，盯著他看。

尤因緊閉雙眼，竭力恢復鎮靜。太怪了，怎麼會剛好翻到萬娜最喜愛的那一頁？尤因睜開眼睛，看到保羅正注視著自己。

「有什麼不對嗎？」保羅問。

「抱歉，」尤因說，「那是……是我……亡妻最喜歡的一頁。我不是想讓你讀那一頁，那會勾起我的回憶……痛苦的回憶。」

「書上有兩道凹痕。」保羅說。

當然，尤因想，萬娜標出了她喜歡的那一頁。他的手指比我敏感，所以摸到了她的標記。只是個意外，僅此而已。

「你會發現這本書很有意思，」尤因說，「裡面有不少史實，也有道德哲學。」

保羅低頭看著掌心上的小書──多麼小一本，裡面卻大有玄機……讀這部書的時候，他竟有一種觸動。他覺得有某種東西在翻攪他的可怕使命。

「你父親隨時會來，」尤因說，「把書收起來，有空的時候再讀。」

保羅照尤因所教的方法觸了一下書的邊緣，書自動闔上了。保羅把書塞進束腰長袍中。尤因朝他吼叫的那一瞬間，保羅還擔心他會把書要回去。

「謝謝您的禮物，尤因醫師，」保羅鄭重地說，「這是我們倆的祕

密。如果我那裡有什麼是您喜歡的，請別客氣。」

「我……什麼也不需要。」尤因說。

他想：為什麼我要站在這裡折磨自己？也折磨這可憐的小伙子……儘管他什麼都不知道。哦！那些該死的哈肯能禽獸！為什麼要挑選我做這件令人痛恨的事？

6

我們應該如何展開摩阿迪巴之父的研究？雷托．亞崔迪公爵兼具超常的熱情和非凡的冷靜。有許多事實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人：他對貝尼．潔瑟睿德女士忠貞不渝的愛情，對兒子的殷殷期待，還有部下對他的忠心耿耿。你看到了這樣一個人──一個被命運的陷阱捕獲的人，站在兒子的輝煌背後黯然失色的孤獨身影。然而，我們仍要問：兒子豈不正是父親的延伸嗎？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家族紀事》



保羅看著父親走進訓練室，衛兵在外面就定位，其中一人關上了門。跟平時一樣，保羅有一種晉見父親的感覺，他總算大駕光臨了。

公爵身材高大，橄欖色的皮膚，瘦削的臉上稜角分明，顯得十分嚴厲，只有那雙深灰色的眼睛讓人覺得溫和些。公爵身穿黑色制服，胸前繡有鷹隼的紅色家徽，窄腰上繫著銀色屏蔽場腰帶，由於時常使用，已長出銅鏽。

公爵說：「在認真研究嗎，兒子？」

他繞到L型桌前，看一眼桌上的文件，環視整間屋子，重新望著保羅。他很累了，但不想露出倦意，只好硬撐著，撐得渾身痠痛。去厄拉科斯的路上，我一定得找機會好好休息，他想。到了那裡，就沒時間休息了。

「不算很認真，」保羅說，「一切都那麼……」他聳聳肩。

「是啊。唔，我們明天出發。最好能早點在我們的新家安頓下來，早點擺脫這些煩心事。」

保羅點點頭，突然想起聖母的話，心裡一沉：「……至於你父親，救不了了。」

「父親，」保羅說，「厄拉科斯會像大家說的那麼危險嗎？」

公爵勉強裝出無所謂的樣子，微笑著在桌子一角坐下。他腦子裡有一整套安撫人的說詞，用來在戰前消解部下的憂慮。但那些話都凍結在舌頭上，說不出口，原因只有一個：這可是我兒子。

「會很危險。」他承認。

「郝沃茲跟我說，我們有一個爭取弗瑞曼人的計畫。」保羅說。說到這裡，他自己也覺得奇怪：為什麼我不把那個老婦人的話告訴他？她怎麼就封住了我的嘴了？

公爵注意到兒子的不安，於是說道：「跟往常一樣，郝沃茲看到了重大機會。但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比如鉅貿聯會。皇帝把厄拉科斯給了我，就不得不給我鉅貿聯會的董事席位……這是不易察覺的收穫。」

「鉅貿聯會控制著香料。」保羅說。

「厄拉科斯和那裡的香料就是我們進入鉅貿聯會的通行證，」公爵說，「鉅貿聯會比美藍極更有價值。」

「聖母警告過你嗎？」保羅脫口問道，並握緊拳頭，感到掌心因為出汗變得滑膩。這個問題要問出來可真費力。

「郝沃茲告訴我，她跟你講了一些關於厄拉科斯的事，想嚇唬你。」公爵說，「別讓女人的憂慮蒙蔽了你的心智。沒有哪個女人願意讓自己心愛的人去冒險。這些警告其實是你母親的手筆。就把這看作是她對我們的愛吧。」

「她知道弗瑞曼人的事嗎？」

「知道。其他的事，她同樣知道得不少。」

「什麼事？」

公爵想：真相可能比他想像的更糟，但只要受過訓練，知道如何面對，就連危險的真相也是有價值的。那個地方不會保留什麼東西給我兒子──在面對危險的時候。他必須知道這一點，可是，他還這麼小。

「很少有產品能逃離鉅貿聯會的控制，」公爵說，「薪柴、驢、馬、乳牛、木材、糞肥、鯊魚、鯨皮──從最普通的本地貨到最不可思議的舶來品……甚至包括我們卡樂丹粗劣的龐迪米。宇航運的任何貨物，從伊卡茲的藝術品到瑞切斯和伊克斯的機械，一和美藍極相比，都黯然無光。一捧香料就可以買到圖比勒上的一棟房子。這種香料無法用人工製造，必須在厄拉科斯上開採，不但獨一無二，而且確實有抗衰老的功

能。」

「現在是由我們控制香料嗎？」

「在某種程度上，是的。但重要的是，必須考慮到仰賴鉅貿聯會盈利的各大氏族。你想，這些盈利絕大程度上都依賴同一種物產──香料，要是出於什麼原因，香料的產量減少了，那會怎樣？」

「誰囤積了美藍極，誰就掌握了生殺大權。」保羅說，「其他人都會被晾在一邊。」

公爵放任自己享受片刻冷酷的滿足，看著兒子想，看得很透啊，這樣的觀察力是真正下過苦工的。他點點頭說：「哈肯能人已經囤積了整整二十多年。」

「他們會破壞開採，而問題會被歸咎到您身上。」

「他們想讓亞崔迪氏族成為眾矢之的，」公爵說，「你想，蘭茲拉德在某些事務上一直希望由我帶頭領導大家，擔任他們的非官方發言人。要是他們的收入嚴重減少，而問題出在我，你想他們會有什麼反應？畢竟，人最看重的還是自己的利益。大公約算什麼！絕不能讓別人卡住你的財源！」公爵的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不管我的處境有多糟，他們都會假裝沒看到。」

「即使我們受到原子武器攻擊？」

「不會那麼明目張膽，不會公然挑戰公約，但除此之外，幾乎什麼都做得出來……也許會撒撒粉，在土壤裡下點毒什麼的。」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攪進去呢？」

「保羅！」公爵緊皺眉頭看著兒子說，「避開陷阱的第一步，是知道陷阱在什麼地方。這就像一對一格鬥，兒子，只是規模更大些──格擋、格擋、再格擋……看起來沒完沒了。我們要做的就是見招拆招。知道哈肯能人囤積了美藍極以後，我們還要問自己另一個問題：還有誰在囤積？我們要這樣列出敵人的清單。」

「誰？」

「我們知道有幾個氏族和我們不和，另外一些是我們認為還算友好的。但目前我們還不需要考慮他們，因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人物：我們敬愛的帕迪沙皇帝。」

保羅突然感到嗓子發乾，嚥了嚥，說：「你能不能召開蘭茲拉德，

揭穿──」

「讓敵人明白我們已經知道他用哪隻手握刀嗎？啊，是的，保羅──我們現在已經看見刀了，可誰知道接下來這把刀會往哪裡轉？如果我們把這件事提到蘭茲拉德，那只會引起騷動。皇帝會否認一切，誰又能跟他辯駁？我們贏得的只是一點時間，卻要冒亂成一團的風險。誰知道下一次攻擊來自哪裡？」

「也許所有氏族都開始囤積香料了。」

「我們的敵人已經搶在我們前頭，領先太多，來不及趕上了。」

「皇帝，」保羅說，「那就意味著薩督卡軍隊。」

「穿上哈肯能人的軍服，這毫無疑問。」公爵說，「但士兵畢竟還是狂熱分子。」

「弗瑞曼人能怎樣幫我們對付薩督卡？」

「郝沃茲給你講過薩魯撒．塞康達斯嗎？」

「皇帝的監獄行星？沒有。」

「如果那不僅僅是監獄行星呢，保羅？關於薩督卡皇家軍隊，有一個問題你從沒問過：那些人來自哪裡？」

「來自監獄行星？」

「他們一定是從某個地方來的。」

「但皇帝徵募的後備部隊來自──」

「正是為了讓我們相信，這些人也只不過是皇帝徵募的人，只不過從小就接受頂尖的訓練。你只會偶然聽到有人交頭接耳說起皇帝手下那些軍事教官。不管怎樣，我們的文明社會依然保持同樣的平衡：一邊是大氏族蘭茲拉德的軍力，另一邊是薩督卡軍隊跟軍隊的後備部隊。保羅，薩督卡仍是薩督卡。」

「但每份關於薩魯撒．塞康達斯的報告都說那裡是地獄。」

「毫無疑問。但如果想訓練出剽悍、強壯、凶殘的士兵，你會讓他們待在怎樣的環境？」

「但這樣的人，要如何贏得他們的忠誠呢？」

「已經有不少方法都證明很有效：讓他們產生某種程度的優越感、訂立祕密盟約的神祕感、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各個時代都有很多地方這麼做過。」

保羅點點頭，凝視著父親的臉，感覺自己快要領悟了。

「再說厄拉科斯，」公爵說，「只要你走出城鎮和軍隊駐防的村莊，環境的惡劣程度就跟薩魯撒．塞康達斯不相上下。」

保羅睜大了眼睛：「弗瑞曼人！」

「我們在那裡有一支潛在的軍團，與薩督卡軍一樣勇猛、凶狠。不但要有足夠的耐心才能悄悄收服他們，還要有足夠的財力才能把他們武裝起來。但是，弗瑞曼人就在那裡……香料的資源也是。現在你知道我們為什麼明知有陷阱，還要到厄拉科斯去了吧。」

「難道哈肯能人看不出弗瑞曼人的潛力？」

「哈肯能人看不起弗瑞曼人，以追殺弗瑞曼人為樂，甚至從來沒費心計算他們的人口數。我們很清楚哈肯能人對行星人民採取什麼政策──錢花得越少越好。」

公爵胸前鷹徽上的金屬絲線隨著他的走動而熠熠生輝。「明白了嗎。」

「我們目前正跟弗瑞曼人接洽，對嗎？」保羅說。

「我派了一支使團，由鄧肯．艾德侯領隊。」公爵說，「鄧肯是驕傲、無情的人，但崇尚真理。我想，弗瑞曼人會欽佩他的。如果運氣好，他們會透過鄧肯評估我們。鄧肯，高尚的君子。」

「鄧肯，高尚的君子，」保羅說，「葛尼，無畏的猛士。」

「說得好。」公爵答道。

保羅想：葛尼就是聖母所說的那種人，世界的支柱──「……勇者中的勇者。」

「葛尼跟我說你今天在武器課上表現不錯。」公爵說。

「他跟我可不是這麼說的。」

公爵放聲大笑：「我猜葛尼很少讚揚別人。他說你的感覺很敏銳──用他的話說，是懂得刀尖與刀刃的差別。」

「葛尼說用刀尖殺人缺乏美感，應該用刀刃殺人。」

「葛尼生性浪漫。」公爵低沉道。跟自己的兒子討論殺人突然令他感到不安，「我倒寧願你永遠不用殺人……但如果一定要做，用什麼方式都行──刀尖或刀刃都無所謂。」他抬頭望向天窗，大雨正傾盆如注。

保羅順著父親的視線望去，外面是漫天大雨──厄拉科斯無論如何也

不會有這番景象。他想到那片天空之後遙遠的太空。「宇航的星艦真的很大嗎？」保羅問。

公爵看著他。「這將是你第一次離開這顆行星。」他說，「是的，他們的星艦很大。這次航程很長，所以我們會搭巨型運輸艦。巨型運輸艦真的非常大，只一個角落就可以容納我們所有的巡防艦和運機艦──我們只占載物清單的很小一部分。」

「航行途中，我們不能離開我們的巡防艦，是嗎？」

「這是為了得到宇航的安全保障而付出的一部分代價。哈肯能人的航艦可能就在我們旁邊。不過這也沒什麼好怕的。哈肯能人很清楚，他們最好不要危害自己的運輸特權。」

「我會盯著我們的監視器，看能不能發現宇航領航員。」

「你找不到的。即使他們的代理商都從來沒見過宇航領航員。宇航把隱私權看得跟壟斷權一樣重。千萬別做會危害我們運輸特權的事，保羅。」

「你覺得他們躲起來，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已經變異了，長得不再像……人類？」

「誰知道？」公爵聳聳肩道，「這個謎，我們是不大可能解開的。我們還有更迫切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你。」

「我？」

「你母親希望由我來告訴你，兒子。你知道嗎，你可能具有晶算師的天賦。」

保羅瞪著父親，一時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問道：「晶算師？我？可我……」

「郝沃茲也同意，兒子。真的。」

「但我以為，晶算師的訓練必須從嬰兒開始，而且還不能讓受訓者知道，以免會影響早期……」保羅打住了，腦中一閃，過去種種狀況突然變得清晰，「我明白了。」他說。

「總有一天，」公爵說，「潛在的晶算師會明白身上發生過的事。他可能從此不用再接受這樣的訓練。晶算師必須親自參與最後的抉擇：是繼續訓練，還是放棄。有的人可以繼續，有的不能。只有潛在的晶算師才能判斷自己到底是不是這塊料。」

保羅摸摸下頷，想起郝沃茲和母親給他的特別訓練：記憶術、集中意念、肌肉控制、增強感官的靈敏度、學習語言及聲音的細微差別──現在，他對這一切都有了全新的認識。

「兒子，有一天你會成為公爵。」父親說，「晶算師公爵會令人相當害怕。你現在能決定嗎？……或者，再多點時間考慮？」

保羅毫不猶豫地回答：「我會繼續訓練。」

「是啊，令人害怕。」公爵喃喃道。保羅看到父親臉上露出驕傲的微笑，但這笑容卻令他震驚：公爵窄長的臉龐看上去竟然像極了骷髏。保羅閉上眼睛，感到內心深處的可怕使命感又在蠢蠢欲動。也許，成為晶算師就是那個可怕的使命吧。保羅想。

但即使他全心這樣想，他新覺醒的意識卻不相信。

7

貝尼．潔瑟睿德系統早就透過護使團播下神奇傳說的種籽，如今有了潔西嘉女士和厄拉科斯，這棵樹終於結出成熟果實。長期以來，為了保護貝尼．潔瑟睿德成員，她們在已知的宇宙中傳播預言，這種遠見卓識早就為人所讚賞，但這類為了在險惡情境中生存所創造的環境，卻從未有如此符合天時地利人和者。預言傳說甚至帶上具有厄拉科斯色彩的標誌（包括聖母、聖歌、頌詩應答，以及大多數的誡命預言等等）。而且，人們普遍同意，潔西嘉女士的隱性能力是被大大低估了。

—伊若琅公主《解析：厄拉欽恩的危機》（限內部傳閱，貝尼．潔瑟睿德檔案號碼：AR□八一○八八五八七）



在厄拉欽恩大廳的角落，在露天區域，打包裝箱的生活用品堆積如山—盒子、木箱、行李箱、紙箱，有些已經拆了一半，潔西嘉身旁到處都是。她看著亂七八糟的雜物，聽見宇航又將另一批貨物卸到門口。

潔西嘉走到大廳中央，慢慢轉身，四下打量陰暗的雕塑、裂紋，以及深深嵌入牆壁的窗框。這座巨大的古式建築使她想起貝尼．潔瑟睿德學校裡的女修廳。只不過女修廳給人的感覺是溫暖的，而這裡只有陰冷的石塊。

為了設計這些承重牆和黑色帷幔，建築學家一定將研究追溯到遠古時代，潔西嘉想。她上方的拱形天花板有兩層樓高，那巨大的梁木她確信一定是耗費鉅資從外星系運到厄拉科斯。這個星系沒有一顆行星種得出可以做梁木的樹—除非這梁木是仿木材料製成的。

她不這麼認為。

這是舊帝國時代的政府官邸，那時花起錢來不像現在這樣慎重。這大宅早在哈肯能人到來之前就矗立在這裡，而哈肯能人新建的迦太奇—

一片浮華、粗俗的都市帶，則在此地東北二百公里處。雷托明智地選了厄拉欽恩作為新政府所在地。厄拉欽恩這名字聽起來很悅耳，充滿了傳統氣息。而這座城市也比較小，更易於消毒、防守。

入口又傳來卸貨聲，潔西嘉嘆了口氣。

潔西嘉右邊的箱子上靠著一幅公爵父親的肖像，包綑畫作的麻繩像磨損的飾物般垂掛下來，其中有一條仍纏在潔西嘉的左手上。畫像旁邊放著一顆嵌在飾板上的黑色牛頭。牛頭像一座黑色島嶼，浮在包裝紙的海洋中。飾板平放在地，公牛閃亮的鼻子直指天花板，彷彿在喘著粗氣，隨時準備衝向回音繞梁的大堂。

潔西嘉自己也覺得奇怪，究竟是什麼衝動讓她先拆開這兩樣東西——牛頭和畫像。她知道，此舉一定有某種象徵性。自從公爵派人將她從貝尼．潔瑟睿德學校買下來以後，她第一次感到如此恐懼，如此懷疑自己。

牛頭和畫像。

兩者使她更加心亂如麻。她打了一個寒顫，抬頭瞄了一眼上方高處那狹長的天窗。剛過正午，在這個緯度，天空顯得既黑又冷，遠比卡樂丹溫暖的藍天還要陰暗。潔西嘉的心中湧起一股鄉愁。

多麼遙遠啊，卡樂丹。

「原來妳在這裡！」

這是公爵的聲音。

她一旋身，看見公爵從拱廊出來，大步走向餐廳。他那身胸前佩著紅色鷹徽的黑色制服看上去又髒又皺。

「我還以為妳在這可怕的地方迷路了。」他說。

「這是棟陰冷的房子。」她說。潔西嘉望著公爵那高大的身材、深色的皮膚（常常讓她想起橄欖樹和蔚藍大海上的金色太陽）。他的灰眼氤氳靉靆，卻有一張掠食動物的臉，瘦削、稜角分明。

潔西嘉胸口一緊，對公爵突然有些發怵。自從決定服從皇帝的命令以來，他就變成一個凶狠、猛烈的人。

「整個城市都很冷。」她說。

「這是座骯髒的要塞，到處是灰塵。」公爵表示同意，「但我們要改變這一切。」他環顧大廳，「這是舉行活動的公共區域，我剛看了南

翼的幾戶家庭私宅，那邊好多了。」他走到潔西嘉身邊，撫著她的肩膀，欣賞著她的雍容華貴。

再一次，公爵揣想著她未知的血統──也許是某個叛亂氏族？或是躲到民間的皇族？她看上去比皇帝本人的血統更加尊貴。

在他的注視下，潔西嘉輕輕轉了半身，側對著公爵。他突然意識到，潔西嘉身上沒有什麼地方特別突出，她的美是渾然的美。她有一頭閃亮的紅銅色秀髮，鵝蛋形的臉，瞳距稍寬，雙眸就像卡樂丹清晨的天空般湛綠明亮。小巧的鼻子，嘴唇寬厚。她的身形優美，高□而苗條，只是略顯單薄。

他記得他的買辦轉告他，學校裡做雜役的女修說她很瘦。但這種描述太簡化了。她將皇室的美麗高雅帶到亞崔迪氏族，他很高興保羅更像她。

「保羅在哪裡？」他問。

「跟尤因在屋裡什麼地方上課吧。」

「也許在南翼，」他說，「我好像聽到尤因的聲音，可我沒時間去看看。」他低頭看著她，頓了頓，「我到這裡來，只是想把卡樂丹城堡的鑰匙掛在餐廳。」

她屏住呼吸，止住自己想伸手拉他的衝動。掛鑰匙──這個舉動有一種大事底定的意味。但此時此地實在不適合安慰。「我進來的時候看見屋頂上掛著我們的旗幟。」潔西嘉說。

他瞥了一眼父親的畫像，「妳準備把肖像掛在哪裡？」

「就在這屋裡找個地方。」

「不。」公爵語氣平淡卻斬釘截鐵。她明白，要說服他，她只能使詐，公然爭辯於事無補。可她仍必須試試，哪怕只是為了提醒自己，她永遠不會對他使詐。

「爵爺，」她說，「假如您只是……」

「我的回答還是『不』。大部分事情我都縱容妳，儘管這並不體面。但這次不行。我剛從餐廳來，那裡……」

「爵爺！請您聽我說。」

「這是在妳進餐時的胃口和我祖先的尊嚴中間作選擇，我親愛的。」公爵說，「掛在餐廳裡。」

她嘆了口氣：「是，爵爺。」

「只要有可能，妳可以恢復過去的習慣，在妳的房間用餐。但在正式場合，我希望妳能出席，坐在妳該坐的位子上。」

「謝謝，爵爺。」

「還有，別對我那麼冷淡、守禮！妳得慶幸我沒正式娶妳，親愛的。不然的話，妳就有責任陪我用每一餐了。」

她渾若無事，點點頭。

「郝沃茲已經在餐桌上裝好我們自己的毒素檢測器，」他說，「妳房裡也有一個移動式的。」

「你早就預計到這種……意見不合。」她說。

「親愛的，我還想到妳的舒適。僕傭我已經僱好了，都是本地人，但郝沃茲查過底細—都是弗瑞曼人，會一直幹到我們自己的人忙完其他事為止。」

「這裡的人都確實安全可靠嗎？」

「任何仇恨哈肯能的人都可靠。妳甚至可能願意留用夏道特梅帕絲。」

「夏道特？」潔西嘉說，「弗瑞曼頭銜？」

「有人說，意思是『汲水的人』。在這裡，這頭銜代表的地位相當高。看了鄧肯的報告以後，郝沃茲對她評價很高。他們確信她想當傭人，特別是當妳的傭人。」

「我？」

「弗瑞曼人已經知道妳是貝尼．潔瑟睿德。」他說，「這裡有不少關於貝尼．潔瑟睿德的傳說。」

護使團真是無孔不入，潔西嘉想。

「這是不是代表鄧肯成功了？」她問，「弗瑞曼人會成為我們的盟友嗎？」

「還不確定。」他說，「鄧肯認為，他們想再觀察我們一段時間。不過，不管怎麼說，他們已經答應在休戰期間不再襲擊我們的外圍村落。這是相當重要的收穫，比表面看起來還要重要。郝沃茲告訴我，弗瑞曼人是哈肯能人的肉中刺，他們造成的損壞是哈肯能人的高度機密。哈肯能人可不想讓皇帝知道他們的軍隊有多無能。」

「一個弗瑞曼管家，」潔西嘉沉吟著，又把話題帶回夏道特梅帕絲，「她應該有一雙全藍的眼睛吧。」

「別被弗瑞曼人的外表給蒙蔽了。」公爵說，「他們的內在十分堅強，精力旺盛。我想，他們正是我們需要的人。」

「這是一場危險的賭博。」她說。

「別再談這個話題了。」他說。

她勉強擠出笑容，「我們要盡心盡責，毫無疑問。」她深吸兩口氣，腦中默念如儀，很快做了一次清心靜氣的修練法。隨後她問道：「我分配房間時，需要為您特別預留什麼嗎？」

「以後一定得教教我，妳究竟是怎麼做到的。」他說，「居然能排開煩惱，投入現實事務，這一定是貝尼．潔瑟睿德的修行吧。」

「這是女人的修行。」她說。

公爵笑道：「那好，分配房間吧。我的臥室旁一定要有寬敞的辦公區。在這裡，我要處理的文件遠比卡樂丹還多。當然還要有一間侍衛的房間。我想就這些了。別為這幢房子的安全操心，郝沃茲的人已經徹底檢查過了。」

「這我相信。」

公爵抬頭看看手錶，「還有件事也許妳還得看著點，把所有的鐘錶調成厄拉欽恩當地時間。我已經派了個技師去做這件事，他馬上就到。」他一邊把潔西嘉前額的一縷頭髮撥到後面，一邊說，「我得去起降場了，載著後備人員的第二艘星艦隨時可能抵達。」

「不能讓郝沃茲去接嗎，爵爺？你看上去太累了。」

「瑟非比我還忙。妳知道，這個星球上到處都是哈肯能人的詭計。此外，我還必須努力說服一些老練的香料獵人別走。妳知道，領主變了，他們有權離開。這裡的星球生態學家也允許人們自行選擇去留。這個人是皇帝和蘭茲拉德任命的變動仲裁官，沒辦法收買。大約有八百名老練的人手想搭乘運送香料的貨運艦離開，現在那裡正好有一艘宇航的貨運艦。」

「爵爺……」她頓了頓，猶豫不定。

「什麼？」

他在努力確保我們在這顆星球上的安全，誰都勸不動他。潔西嘉心

想，而我又不能對他使詐。

「您希望什麼時間用晚膳？」她問。

這不是她原本想說的話，他想。啊，我的潔西嘉，真希望我們倆待在別的星球，遠遠離開這個可怕的地方，就我們倆，無憂無慮。

「我會在起降場的官員食堂吃，」他說，「會很晚才回來。還有……嗯，我會派一輛警衛車來接保羅，我想讓他出席我們的戰略會議。」

他清清嗓子，似乎想說點別的什麼，但卻突然毫無徵兆地一轉身，大步朝大門走去。她可以聽到那裡正在卸箱子，他的聲音從那邊傳來，威儀又倨傲。他在急忙時跟僕人說話就是這種語氣。「潔西嘉女士在大廳裡，馬上去她那裡。」

外邊的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潔西嘉轉過身，面對雷托父親的畫像。這是著名畫家阿爾波的作品，當時老公爵正值中年，一身傳統的鬥牛士裝束，紫紅色披風從他的左肩披下，襯著他的臉，使他比真實年齡顯得更年輕些，看上去不比現在的雷托老多少，也有同樣的灰眸，如出一轍的鷹隼五官。她握緊拳頭，手垂在身側，瞪著畫像看。

「該死的！該死的！該死的！」她輕聲說。

「您有什麼吩咐，尊貴的人？」女人的聲音傳來，又尖又細。

潔西嘉轉過身，低頭望去。眼前是一個骨節突出、髮色灰白的女人，穿著奴隸的褐色寬短外衣，沒有剪裁可言。早晨從起降場來新家的這一路上，不少當地人夾道歡迎，而這女人就和那群人一樣，又皺又脫水。潔西嘉尋思道，這顆星球上的本地人看起來都非常缺水，營養不良，可雷托卻說他們十分健壯、精力旺盛。當然了，還有那些眼睛，那最深邃、最濃重的藍，沒有半點眼白──顯得神祕莫測。潔西嘉強迫自己別盯著他們看。

那女人生硬地點點頭說：「人家都叫我夏道特梅帕絲，尊貴的人。您有什麼吩咐嗎？」

「稱我『女士』就可以了，」潔西嘉說，「我不是貴族出身，是雷托公爵的情婦。」

那女人又一次怪異地點了點頭，偷覷著潔西嘉，狡黠地問：「這麼

說還有位夫人？」

「沒有，一直都沒有。我是公爵唯一的……伴侶，他繼承人的母親。」

說這些話時，潔西嘉內心不由得驕傲地笑了笑。聖奧古斯丁是怎麼說的？她問自己。「心智駕馭身體，無令不行；心智指揮自身，阻力叢生。」是啊，近來我越來越常遇到阻力，應該找個地方獨自靜一靜。

屋外大路上傳來一陣奇怪的吆喝聲，不斷重複著「Soo-soo-Sook! Soo-soo-Sook」，然後是「Ikhut-eigh」接著又是「Soo-soo-Sook」。

「那是什麼？」潔西嘉問，「今早我們乘車經過大街時聽到好幾次。」

「不過是賣水的，女士。您沒有那個必要去理會，這裡的水箱足足存了五萬升水，總是滿滿的。」她低頭看看自己的衣服，「哦，您知道嗎，我在這裡甚至不用蒸餾服。」她咯咯地笑著說，「這樣也沒有死掉我！」

潔西嘉欲言又止，想問問這個弗瑞曼女人，從她那裡套點有用的訊息。但恢復城堡的秩序似乎更緊迫。再者，她也覺得相當不安，這裡竟然以水為財富的主要指標。

「公爵跟我講過妳的頭銜，夏道特。」潔西嘉說，「我記得『夏道特』是非常古老的詞彙。」

「您知道那些古老的方言？」梅帕絲問，眼裡流露出一股奇異的急切。

「方言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入門課。」潔西嘉答道，「我懂波坦尼方言、契科布薩語以及所有的狩獵語言。」

梅帕絲點點頭：「跟傳說中的完全一樣。」

潔西嘉心想：我為什麼要這樣裝神弄鬼？但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就是拐彎抹角，引人入彀。

「我知道大神母的黑暗力量和手段。」潔西嘉說。從梅帕絲的動作和表情中，她看到了蛛絲馬跡。「Miseces prejia」，潔西嘉用契科布薩語說，「Andral t're pera! Trada cik buscakri miseces perakri—」

梅帕絲倒退一步，似乎打算拔腿逃開。

「我知道很多事，」潔西嘉說，「我知道妳生過孩子，失去了心愛

的人，曾經擔驚受怕，到處躲藏，對別人做過凶殘的事，而且會做更多凶殘的事。是的，我知道很多事。」

梅帕絲低聲說：「傷害別人我不想，女士。」

「妳提到了傳說，想尋求答案。」潔西嘉說，「可是，小心妳可能會找到的答案。我知道妳束腰外衣裡藏著武器，已經準備好要動武。」

「女士，我……」

「妳確實有可能讓我送命，雖然機會不大。」潔西嘉說，「但是，這麼做所招來的毀滅是妳在最魂飛魄散時也無法想像的。要知道，有些事比死亡更可怕—尤其是對一整支民族來說。」

「女士！」梅帕絲哀求道，她幾乎要跪倒在地了，「如果您能證明您就是那個人，這件武器就會成為送給您的禮物。」

「如果我無法證明，它就會讓我送命。」潔西嘉說道。她等待著，看起來很放鬆，然而，正是這種不以為意，讓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的人在對峙時令人不寒而慄。

現在就看她會做出什麼決定了。她想。

慢慢地，梅帕絲把手伸入衣領內，取出一把藏在黑色刀鞘中的刀，黑色刀柄上有深深的指槽。她一手持刀鞘，一手握刀柄，拔出乳白色的刀身，舉了起來。刀身光澤奪目，那是本身自帶的光輝。兩面開刃一如雙刃匕首，長約二十公分。

「您知道這東西嗎，女士？」梅帕絲問。

這只會是那個東西，潔西嘉很清楚，也就是傳說中的厄拉科斯晶刃匕。從來沒人能把這種刀帶離厄拉科斯，所以她只在傳聞和隨意的閒聊中聽人說過。

「這是晶刃匕。」她說。

「提到時，口氣要鄭重。」梅帕絲說，「您知道它代表什麼嗎？」

潔西嘉想：這個問題暗藏殺機。這弗瑞曼女人想做我的傭人，大概就是為了問我這個問題。我的回答可能會使她當場動手，但也可能……會怎樣？她來是想問：這刀代表什麼。她想從我這裡找到答案。在契科布薩語中，她名字的意思是『汲水的人』。而刀，用契科布薩語來說就是『死亡創造者』。她越來越按捺不住了，我必須立即回答。延誤跟錯誤的答案一樣危險。

潔西嘉說：「那是創造──」

「哎──」梅帕絲哀嚎了起來，聲音聽上去既悲痛又歡喜。她渾身劇烈顫抖，刀刃也因此顫個不停，閃得屋裡一片刀光。

潔西嘉蓄勢待發。她本來想說的是「創造死亡的人」，然後再加上那個古字。可現在，所有的感官都在警告她：不要按本意說下去。她受過最嚴格的訓練，能從肌肉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絲輕顫中發現危險。

關鍵詞就是……創造者。

創造者？創造者。

梅帕絲還舉著那把刀，彷彿要揮刀上前。

潔西嘉說：「妳以為，我，一個知道大神母祕密的人，會不知道創造者嗎？」

梅帕絲放下刀，「女士，在預言中活得太久的人，在預言實現的時候會很震驚。」

潔西嘉想著那個預言。許多世紀以前，貝尼．潔瑟睿德的護使團在這裡播下了誡命預言，傳說的種子。如今，播種的人無疑早已逝世，使命卻完成了：為貝尼．潔瑟睿德有朝一日的需要，向這群人灌輸保命的傳說。

是啊，這一天到了。

梅帕絲還刀入鞘，「這是一把還不穩定的刀，請放在您身邊。只要離開人體一週，它就會開始分解。這口刀是您的了──沙胡羅之牙，陪伴您一輩子。」

潔西嘉伸出右手，決定冒險一搏，「梅帕絲，妳的刀還沒見血就收起來了。」

梅帕絲倒吸一口氣，讓刀落入潔西嘉手中。她扯開褐色的束腰外衣，哀號著對潔西嘉說：「取走我生命中的水吧！」

潔西嘉從刀鞘裡抽出刀來。真亮啊！她把刀尖指向梅帕絲，看到這女人的臉上流露出深深的恐懼，那種恐懼甚至遠遠超過對死亡的懼怕。難道刀尖上有毒？潔西嘉想。她刀尖一挑，在梅帕絲左胸靠上的地方輕輕劃下一道，濃稠的鮮血滲了出來，但立即止住。極速凝結，潔西嘉想。用來保存水分的變異。

她把刀收回刀鞘，說道：「扣起妳的束腰外衣，梅帕絲。」

梅帕絲依言行事，但仍在發抖。她用那雙不帶一點眼白的眼睛看著潔西嘉，說：「您是我們的人，」她喃喃地說，「您就是那個人。」

門口又一次傳來卸貨聲，梅帕絲迅速抓起入鞘的刀，藏到潔西嘉身上。「只有潔淨的人才能看到刀，或者死人！」她驚惶地說，「您知道的，女士！」

現在知道了。潔西嘉想。

送貨人沒進門廳就離開了。

梅帕絲讓自己鎮定下來，「不潔的人如果看到了晶刃匕，就不能活著離開厄拉科斯。千萬別忘了，女士。這把晶刃匕就託付給您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說，「現在，一切就等天行其道，不能急。」她瞄了一眼周圍堆積如山的箱子和貨品，「這裡還有一大堆事情等著我們呢。」

潔西嘉遲疑了，「天行其道」，這是護使團咒文中的一句特殊箴言──聖母必將降臨，解脫爾等。

可我不是聖母，潔西嘉想。隨即便想道：神母啊！她們把這句話種在這裡！這塊土地該有多可怕啊。

梅帕絲實事求是地說：「您希望我先做些什麼？女士。」

本能警告潔西嘉要配合這種不經意的語氣。她說：「那邊那幅老公爵的畫像，那必須掛到餐廳的牆上，牛頭要掛在畫像對面。」

梅帕絲走到牛頭邊。「這頭怪物真大啊，光牛頭就這麼大。」她說著彎下腰，「我得先把這東西弄乾淨，是嗎？女士？」

「不用。」

「但角上都有一塊塊泥巴了。」

「那不是泥，梅帕絲，那是老公爵的血。這頭牛奪走了老公爵的命，之後幾小時內，這對牛角就被噴上一層透明的定型劑。」

梅帕絲站起身來。「原來是這麼回事！」她說。

「只是血而已，」潔西嘉說，「陳年的血印。現在，叫幾個人幫忙把這些東西掛起來。那牛頭很重。」

「您以為血印會讓我不舒服？」梅帕絲問，「我從沙漠來，血我看多了。」

「我……知道妳見過血。」潔西嘉說。

「有些還是我自己的血呢，」梅帕絲說，「比剛才您劃的那一道還

要多。」

「妳寧可我劃得更深些？」

「哦，不！身體裡的水夠少的了，哪能就那麼噴到空中浪費了。您做得對。」

潔西嘉注意到她的態度和她所用的詞，突然領悟其中深刻的內涵，「身體裡的水」，她再一次感受到水在厄拉科斯的地位高到令她覺得壓迫。

「哪一樣東西該掛在餐廳的哪一面牆上？」梅帕絲問。

真是務實的人，這個梅帕絲。潔西嘉想。「妳自己決定吧。其實放哪裡都沒多大分別。」

「就聽您的，女士。」梅帕絲彎下腰，開始清除牛頭上的包裝和繩索，「殺了個老公爵，啊？」她衝牛頭哼哼著。

「要不要我召人來幫妳？」潔西嘉問。

「我做得來，女士。」

是的，她做得來。潔西嘉想，這些弗瑞曼人就是這樣，凡事都寧願自己來。

潔西嘉感到衣服下那把晶刃匕發出陣陣寒意，想起了貝尼．潔瑟睿德環環相扣的大計。剛剛的事也是其中一環。正是因為那個大計，她才得以化險為夷。「不能急。」梅帕絲這麼說過，然而，這個地方風雨欲來，潔西嘉心中湧現不祥的預感。即使護使團的準備工作和郝沃茲嚴密的偵察，都不能排遣這種萬噸大石壓在胸口的感覺。

「把那些東西掛好後就來拆箱子，」潔西嘉說，「門口的那些搬運工裡，有一個人拿著所有的鑰匙，他知道什麼東西該放哪裡。去他那裡取鑰匙和貨單。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就到南翼來找我。」

「遵命，女士。」梅帕絲說。

潔西嘉轉過身，心想：郝沃茲可能認為這座官邸已經安全了，但還是有點不對勁，我能感覺到。

她突然急著想見兒子，於是開始朝拱門後方的通道走去，通道盡頭就是餐廳和私宅。越來越快，越來越快！她幾乎跑了起來。

在她身後，正在清理牛頭包裝的梅帕絲停了下來，看著潔西嘉遠去的身影。「沒錯，她就是那個人。」她喃喃道，「真可憐哪。」

8

「尤因！尤因！尤因！」歌謠中這樣唱道，「死一萬次都不足惜！」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童年史》



門微微敞開，潔西嘉走了進去。房間四面都是黃牆，左方有一把矮小的黑皮靠背長椅和兩座空書架，凸出的一角掛著一隻落滿了灰的長頸水瓶。她右側還有一扇門，那邊立著更多空書架，還有一張從卡樂丹帶來的桌子和三把椅子。尤因醫師站在她正前方的窗戶旁，背對著她，正出神望著外面的世界。

潔西嘉又默默往屋裡踏了一步。

尤因的外套皺巴巴的，左肘處一塊白斑，似乎剛在白粉牆上靠過。從後方看，他像一道無血無肉的人影，套著過大的黑色外衣；又像一具操偶師操作的牽線傀儡。他一頭黑髮以蘇克學校銀環束在左肩，似乎只有那黑髮下方的方形腦袋還有幾分活氣，會隨著外界的動靜微微轉動。

潔西嘉環視屋內，沒有發現兒子的蹤跡，但她右側有一扇關上的房門，她知道門後是一間小臥室，保羅說過他喜歡那裡。

「午安，尤因醫師，」她說，「保羅在哪裡？」

他沒轉身，點點頭，像是在對窗外的什麼人打招呼，心不在焉地說：「妳兒子累了，潔西嘉，我讓他去隔壁的房間休息。」

突然，他身體一僵，旋即轉過身，短髭在他紫色的唇邊拍動：「原諒我，女士！我在想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這麼放肆。」

她笑了，伸出右手，有那麼一刻，她擔心他會跪下去：「惠靈頓，別這樣。」

「居然這麼稱呼您，我……」

「我們已經認識六年了，」她說，「早就不該那麼拘謹——我是指私

底下。」

尤因擠出一絲笑容，心想：行了。現在，她會以為我的任何失態都是因為窘迫。只要讓她自以為知道原因，她就不會深究了。

「我恐怕走神了。」他說，「每當我……為您感到難過的時候，心裡就直呼您為……嗯，潔西嘉了。」

「為我難過？為什麼？」

尤因聳聳肩。很久以前，他就注意到潔西嘉在分辨真偽方面不如他的萬娜有天分。但只要有可能，他依然盡量在她面前說真話，這是最安全的。

「您已經看過這地方了，女……潔西嘉，」說起她的名字時，他有點結巴，隨即急忙往下說道，「跟卡樂丹比起來，這地方真荒涼。還有那些當地人！我們在路上看到的那些村婦，在面紗之下號叫著，還有她們看我們的那種眼神。」

她兩臂交叉抱在胸前，感覺到衣服下面的晶刃匕──如果報告屬實，刀刃是用沙蟲之牙製成的。「他們不過是覺得我們很陌生──不同人種，風俗也不一樣。他們只知道哈肯能人。」她的目光越過他看著窗外，「剛才你盯著外面在看什麼？」

他轉回身望向窗外：「那些人。」

潔西嘉走到他身邊，看著左側屋子前方尤因凝視的地方。那裡長著一排二十多棵椰棗樹，樹下的地面掃得很乾淨，露出光禿的地面，一道柵欄將樹與大路隔開。路上往來的人都穿著長袍，潔西嘉發覺，在她與這些人之間有一片微弱的光帶。這是官邸的屏蔽場。她繼續觀察往來的人群，不知尤因究竟在他們身上看到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

她發現了，不由得抬手撫著面頰。行人看著椰棗樹的眼神！她從中看到了嫉妒，仇恨……還有期盼。每個人都用複雜的神色斜睨著那些樹。

「您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嗎？」尤因說。

「你會讀心術？」她問道。

「我知道他們的想法。」他說，「他們看著這些樹，然後想：『那等於我們一百個人。』這就是他們在想的事。」

她皺起眉頭，轉身迷惑地問：「為什麼？」

「那些樹是椰棗。」他說，「一棵椰棗樹一天需要四十升水，一個人卻只需要八升。那麼，一棵椰棗樹就等於五個人。那裡有二十棵樹——也就是說，一百個人。」

「但有些人看樹的時候卻一臉期盼。」

「他們只是希望上面掉下椰棗來，可惜季節還未到。」

「我們對這個地方的看法未免太苛刻了，」她說，「這裡既有希望也有危險。香料可以使我們富有，有了這筆巨大的財富，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改造這顆星球。」

她暗暗笑著自己：我這是想說服誰？她終於忍不住笑出了聲，但笑得很苦澀，毫無歡愉。「但安全卻是錢買不到的。」她說。

尤因轉開臉，他想：我要是真能恨他們，而不是愛他們，那該多好！潔西嘉的神態舉止有許多地方都神似他的萬娜。但是，這種想法本身就很嚴酷，進一步堅定了他的決心。殘忍的哈肯能人很奸詐。萬娜或許還活著，他必須查清楚。

「別為我們擔心，惠靈頓，」潔西嘉說，「麻煩是我們的，不是你的。」

她以為我在替她擔心！尤因眨眨眼，壓住淚水，心想，我確實替她擔心。當那個黑心的哈肯能男爵達到他的目的時，我會站在他面前，抓住我唯一的機會，在他最不防備時攻擊他——在他得意忘形的時候！

他嘆了一口氣。

「如果我進去看看保羅，會不會打擾他？」她問。

「不會。我給他吃了鎮靜劑。」

「他調整得還好嗎？」

「只是有點太累了。他很興奮。不過，在這種情況下，有哪個十五歲的男孩會不興奮呢？」他把門打開，「他就在裡面。」

潔西嘉跟上，朝陰暗的房間看了看。

保羅躺在窄小的床上，一隻手放在薄薄的被單下，另一隻手放在頭上。日光從床邊百葉窗的縫隙間灑落，照在他的臉上、被單上。

潔西嘉端詳兒子那張酷似自己的鵝蛋臉。他的頭髮像公爵，炭黑色，亂糟糟的。長長的睫毛掩著萊姆綠的眼眸。潔西嘉笑了，感到恐懼不翼而飛。她突然意識到遺傳基因在兒子臉上留下的線索——他的眼形和

臉形都很像她，但從那樣的輪廓中透出的銳利眼神卻跟他父親如出一轍，自小就顯得很成熟。

她想，他的長相是從隨機模式中精巧提取的精華──是由無數偶然的序列匯聚而成。這讓她忍不住想走到床邊跪下，將兒子摟入懷裡，但尤因在場，她壓下這股衝動，退了出來，輕輕關上房門。

尤因已經回到窗邊，他受不了潔西嘉凝視兒子的那種神態。為什麼萬娜就從沒為我生過孩子？他暗自問道，我是醫生，我知道這不是生理上的原因。難道是因為貝尼．潔瑟睿德的緣故？也許，她另有使命？會是什麼呢？她當然愛我，這是一定的。

生平第一次，尤因感到自己或許只是某場大局的一部分，而他永遠無從了解其中的複雜及深奧。

潔西嘉停在他身邊，「孩子睡覺時的無邪真是百看不厭。」

他機械地回應道：「大人要是也能這麼輕鬆該有多好！」

「是啊。」

「我們把輕鬆丟到哪裡了？」尤因喃喃地問。

她瞥了他一眼，注意到那古怪的語氣，但她一心掛念保羅，想著他將在這裡接受的全新艱苦訓練──跟他們原來為他規畫的生活有天壤之別。

「是啊，我們失去了某些東西。」她說。

她望向右邊窗外的一道斜坡，灰綠色的灌木叢在風中抖動。葉片上布滿灰塵，枝幹末端都乾枯了。斜坡上深黑色的天空低垂，像片墨水漬。厄拉科斯的太陽發出乳白色的光芒，給萬物鑲上一道銀色的邊──像她胸衣下面藏著的那把晶刃匕。

「天空好暗。」她說。

「部分原因是這裡的空氣缺乏水分。」尤因答道。

「水！」她咬牙切齒道，「在這裡，無論你走到哪裡，都要面對缺水的難題。」

「這是厄拉科斯最神祕的謎。」他說。

「為什麼水會這麼少？這裡有火山岩，有好多我念得出名字的能源，還有極地冰層。他們說不能在沙漠中打井，因為有沙暴和沙潮，設備還沒安裝好就會被毀掉──如果沙蟲沒有先吃掉你的話。無論如何，他

們也從來沒在沙漠裡找到水。但是，惠靈頓，真正的謎是他們在盆地和凹地打出的井，你看過那方面的資料嗎？」

「先滲出幾滴水，然後就什麼都沒有了。」他答道。

「但是，惠靈頓，那正是神祕之處。水找到了，但馬上就枯竭了，然後再也看不到一滴水。在那附近再挖井，結果都一樣：滲出幾滴水，馬上就停了。難道從來沒人覺得奇怪嗎？」

「是很奇怪，」他說，「您懷疑是因為某種生命的作用嗎？真是這樣，岩芯樣本裡不是該有些跡象嗎？」

「會有什麼跡象？有異星植物，或者動物？誰又能分辨出來？」她轉身重新面朝那道斜坡，「水停了，有什麼東西堵塞了水源，這就是我的猜測。」

「也許原因已查明，」他說，「但哈肯能人封鎖了大量有關厄拉科斯的資訊。或許他們有理由把這封鎖起來。」

「什麼理由？」潔西嘉問，「此外，空氣中有水分，當然很少，可還是有的。這是當地的主要水源，靠捕風器和沉澱裝置來收集。那些水分又是從哪裡來的？」

「極地冰帽？」

「冷空氣吸收的水分很少，惠靈頓。哈肯能人在這裡布下了重重迷瘴，需要密切調查。另外，背後的祕密不一定都跟香料直接相關。」

「我們的確是在哈肯能人的迷瘴裡，」他說，「也許，我們……」

他突然停下來，發覺潔西嘉正專注地盯著他。「有什麼不對嗎？」

「你說『哈肯能』時的語氣。」她答道，「就是公爵在說到這個令人痛恨的名字時，語氣也沒你那麼重。我不知道原來你跟他們還有私人恩怨，惠靈頓。」

神母啊！尤因想，她起疑了！我得用上萬娜教我的一切。只能這麼做：盡可能講真話！

他說：「您不知道我妻子，我的萬娜……」他聳聳肩，嗓子一緊，竟說不下去了，半晌才接著說：「他們……」尤因說不出話來。痛苦襲來，他緊緊地閉上眼睛，默默忍受胸口傳來的陣陣劇痛，直到一隻手輕輕觸了一下他的手臂。

「原諒我，」潔西嘉說，「我不是故意要揭舊傷疤。」

她想：那些禽獸！他的妻子是個貝尼．潔瑟睿德──他身上到處都是她留下的痕跡。很顯然，哈肯能人殺了她。又是一個可憐的受害者，因同仇敵愾而投靠亞崔迪氏族。

「對不起，」他說，「我無法談這件事。」他睜開眼，讓自己完全沉浸在內心的悲痛中。至少，這是真的。

潔西嘉細細打量他，看到他那高聳的顴骨、杏眼裡深色的瞳仁、奶油般的白淨膚色、紫紅色嘴唇周圍一圈彎彎的細長短髭、瘦削的下頷。她還看見他兩頰和前額的紋路，那不但是歲月留下的滄桑，也是痛苦刻出的線條。她油然生出深切的憐憫。

「惠靈頓，很抱歉我們把你帶到這個危險的地方。」她說。

「我是自願來的。」他答道。同樣，這也是事實。

「可是，這整顆星球就是哈肯能人的一個陷阱，你必須明白這一點。」

「要對付雷托公爵，單單一個陷阱是不夠的。」他說。這也是真話。

「也許我該對他更有信心些，」她說，「他是出色的戰略家。」

「我們被人連根拔起，」他說，「這就是我們感到不安的原因。」

「除掉失根的植物是何等容易，」她說，「尤其是當你把它放在居心叵測的土壤中。」

「我們能肯定這片土壤居心叵測嗎？」

「發生過幾場水亂，有人放出風聲，說公爵帶來的人大幅增加了這顆星球的人口總數。」她說，「等到他們知道我們正在安裝新的捕風器和沉澱裝置，補充水源，水亂才平息下來。」

「在這裡，維持生命的水只有那麼多。」他說，「大家都知道，水量這麼有限，人口增加意味著水價上漲，窮人就死定了。但公爵已經解決了問題，一時的動盪不一定代表永遠的敵視。」

「還有衛兵，」她說，「到處都是衛兵，再加上屏蔽場。隨便你往哪裡瞧，都有他們的模糊的身影。我們在卡樂丹可不是這樣過日子的。」

「給這顆星球一個機會吧。」他說。

但潔西嘉的目光仍舊緊緊盯著窗外。「在這裡，我能嗅出死亡的味

道。」她說，「郝沃茲派了一整營的先發探員來這裡。外邊那些衛兵就是他的人，運貨的也是他的人。可財庫卻莫名其妙大幅短縮，這金額只會意味著一件事：高層賄賂。」她搖搖頭，「哪裡有瑟非．郝沃茲，哪裡就有死亡和詐欺。」

「您在責備他。」

「責備？我是在讚美他。死亡和詐欺是我們現在唯一的希望。我只是不想自欺欺人，假裝自己不知道他那些手段。」

「您應該……讓自己忙一點，」他說，「讓自己沒時間注意這些可怕的……」

「忙！不忙的話，惠靈頓，我的時間都到哪裡去了？我是公爵的祕書，每天都很忙，忙到天天聽到令人擔憂的新消息……甚至那些他以為我不知道的消息。」她緊閉雙唇，輕聲說，「有時我想，他選上我，有幾分是因為我受過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

「您是什麼意思？」他發覺自己被她那偏激的語氣吸引住了，他從來沒見過她如此怨恨的表情。

「惠靈頓，一個情深意切的祕書可靠多了，」她問，「你不這麼想嗎？」

「這樣想沒什麼意思，潔西嘉。」

責備的話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公爵對自己情婦的感情是毋庸置疑的。只需留意公爵追隨她身影的眼神，就能看出這一點。

她嘆了口氣：「你說得對，確實沒什麼意思。」

她再次雙手交叉抱在胸前，讓晶刃匕緊貼在肌膚上，想著它所代表的未竟志業。

「不久就會有更多的殺戮。」她說，「哈肯能人不會善罷甘休，不是他們死，就是公爵亡。男爵不會忘記公爵是皇室的血親──無論是多遠的遠親，總是血濃於水，而哈肯能的封號只來自鉅貿聯會的帳簿。他內心深處有一股恨，因為在柯瑞諾戰役後，有個哈肯能人因陣前退縮而遭到亞崔迪的流放。」

「家族世仇。」尤因喃喃地說。一瞬間，他心頭湧起熊熊怒火。他被這份家族世仇的蜘蛛網捕獲，愛妻萬娜因此被殺──也許更糟，正在哈肯能人手中飽受摧殘，直到她丈夫完成男爵的要求。家族世仇困住了

他，而這些人也同樣是這深仇大恨的一部分。可笑的是，這樣的仇殺將在厄拉科斯──美藍極在宇宙中的唯一產地綻放花朵，而美藍極卻能延長壽命，帶來健康。

「你在想什麼？」潔西嘉問。

「我在想，現在公開市場上每十克香料要賣六十二萬太陽幣，這筆財富可以買到不少東西了。」

「惠靈頓，就連你也逃不過貪欲嗎？」

「不是貪欲。」

「那是什麼？」

他聳聳肩。「徒勞。」他瞥了一眼潔西嘉，「您還記得第一次吃香料時的感覺嗎？」

「嘗起來像肉桂。」

「但每次吃，味道都不一樣，」他說，「香料就像生活，每一回吃入口，都會呈現不同的面貌。有人堅持認為，香料能根據每個人的風味經驗創造反應。身體知道哪種東西對自身有好處，會把香料的風味詮釋成那種東西帶來的愉悅感──輕微的狂喜。香料跟生活還有另一個相同之處：永遠不可能用人工合成。」

「我想，我們應該叛逃，逃到帝國勢力範圍以外的地方。」她說。

他看出來潔西嘉一直沒在聽他說話。他揣摩她的一字一句，暗想：對啊，她為什麼不讓公爵這麼做呢？事實上，她可以讓他做任何事。

他加快語速，一方面是因為他要說的是真心話，另一方面，他也想快點改變話題：「潔西嘉，如果我問一個私人問題，您會不會覺得……我太冒昧？」

一陣莫名的憂慮湧上，她倚著窗簷，「當然不會，你是……我的朋友。」

「為什麼不讓公爵娶您？」

她轉過身，昂首怒目：「『讓』他娶我？可──」

「我不該問這個。」他說。

「不，」她聳聳肩說，「有一個很好的政治原因──只要我的公爵保持單身，一些大氏族就還是會抱著聯姻的希望。再說……」她嘆了口氣道，「……煽動別人，讓別人遵從你的意志，這樣做會漸漸使你蔑視人

性。這種手腕用在什麼地方，就會使那裡腐壞。如果是我『讓』他……這麼做，那就不是他本人的意願。」

「我的萬娜可能也會這麼說。」他喃喃自語道。而這，同樣是真話。他把手放到嘴邊擦了擦嘴，神經質地嚥了一口。他從來沒像今天這樣，差一點就把自己的祕密角色全盤托出。

潔西嘉又開始說話，打破這一刻。「另外，惠靈頓，公爵其實有雙重性格：其中一面是我深愛的，迷人、風趣、體貼而……溫柔，擁有女人夢寐以求的一切；而另一面卻……冷酷、專制、自私，像冬天的寒風那麼嚴苛、殘暴—這是他父親塑造出來的。」她的臉扭了扭，「要是公爵出生時那老頭就不在了，該有多好！」

沉默中，通風機吹出的陣陣微風撥弄著百葉窗，發出細細的聲音。

她突然深吸一口氣：「雷托是對的，這些房間比屋子裡其他地方舒服得多。」她轉過身，仔細打量了一遍屋子，然後說：「請見諒，惠靈頓，我想再好好檢查這一帶，然後分配房間。」

他點點頭說：「當然。」心想：要是有辦法可以不做那件事，就好了。

潔西嘉放下手臂，走到廳門前站了一會，猶豫片刻，走了出去。她想：我們說話的時候，他隱瞞了什麼，欲言又止。可她轉念又想：省省吧。毫無疑問，他是個好人。然後，她又舉棋不定，幾乎要轉回身和尤因對質，把他隱藏的祕密全挖出來。可那只會讓他感到屈辱、恐懼，知道自己其實很容易被人看透。我應該更信任朋友才對。

9

許多人都發現，摩阿迪巴學習有關厄拉科斯的一切必要訊息時速度驚人。貝尼．潔瑟睿德當然清楚這種速度的基礎是什麼。對於貝尼．潔瑟睿德之外的人，我們只能這麼解釋：摩阿迪巴之所以進步神速，是因為他最初受到的訓練就是如何學習，他的第一堂課，就是堅信他能夠學會一切。許多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學習，更多的人則認為學習很困難。這些人數量之多，令人震驚。摩阿迪巴知道如何從每一次經歷中學到教訓。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之人性》



保羅躺在床上裝睡。做個吞藥的假動作，把尤因醫師的安眠藥藏在掌心相當容易。保羅忍住笑，連母親都相信他睡著了。他本想跳下床，請母親允許他在屋子裡四處查探，但知道她不會同意。這裡還有太多動盪。不，這是最好的方法！

我既然沒問，也就無從違背命令。何況我只是在屋子裡的安全區域轉轉，不溜出門去。

他聽見母親和尤因醫師在另一間屋子說話，但模模糊糊地聽不真切——是關於香料……還有哈肯能什麼的。閒聊聲時高時低。

保羅的注意力轉到雕花的床頭板上。其實那是嵌在牆上的假床頭板，裡面藏著控制這房間裡所有設施的機關。木板上雕著一尾躍起的魚，下面是重重褐色浪花。保羅知道，按一下魚眼就會打開屋頂的吊燈，而某朵浪花擰一下就能調控通風設備，另一朵浪花則可以調控溫度。

保羅輕輕從床上坐起。左側牆邊有一排高聳的書架，書架可以推到一邊，露出一面帶抽屜的壁櫥。通往大廳的門上有只門把，形狀像撲翼機上的推力桿。

這房間似乎是專門用來誘惑保羅的。

這間屋子，還有整顆星球。

他想起尤因給他看過的影像書，《厄拉科斯：皇帝的沙漠植物研究實驗站》，那是一本老影像書，寫於香料問世之前。書上各種各樣的名詞在保羅腦海裡一一閃過，在那本書協助記憶的脈衝裡，每個名字都配有一幅影像：仙人掌、豚草、椰棗、匍匐美女櫻、月見草、金鯱仙人球、黃櫨、石炭酸灌木……漠鷹、小更格盧鼠、敏狐……

這些名字與照片都來自過去地球人的生活，其中許多只存在於厄拉科斯，在宇宙的其他星球都已絕跡。

有那麼多新東西要學──還有香料。

還有沙蟲。

外面房間的門關上了，保羅聽到母親的腳步聲，沿著走廊漸行漸遠。至於尤因醫師，保羅知道，他會找點東西來讀，並繼續待在外面的房間。

出去探險的時候到了。

保羅溜下床，朝通向壁櫥的書架走去。身後突然一聲響，保羅停下腳步，轉過身去。雕花床頭板掉了下來，正好落在他剛才睡覺的地方。保羅一愣，而這個僵住的動作救了他的性命。

床頭板後方滑出一具微型尋獵鏢，不到五公分長。保羅一眼便認出來。這是常見的暗殺武器，每個皇室後代從兒時起就學過這種武器。這是一片狠毒的金屬，由某個人在不遠處操作，瞄準後打入移動的人體，沿神經管道進入最近的重要器官。

尋獵鏢升起，在屋裡左右搜索。

保羅腦中立即閃過尋獵鏢的弱點：它壓縮過的懸浮場會使房間畫面變形，以映照出獵殺的對象，操作的人只能鎖定動作──對準任何移動中的物體。屏蔽場可以減緩尋獵鏢的速度，讓人有機會摧毀尋獵鏢。但保羅把屏蔽場放在床上。雷射槍也可以擊落尋獵鏢，但雷射槍太貴，又是出了名的容易故障、難維護──再者，雷射光束切入高熱的屏蔽場，會有起火爆炸的危險。亞崔迪人向來只靠護體屏蔽場和臨機應變戰勝尋獵鏢。

現在，保羅一動也不動，非常緊張。他知道，能應付眼前危機的只

有他的急智。

尋獵鏢又升高了半公尺，借助百葉窗灑下的光一點一點地搜尋，前後移動著，搜索過四分之一的房間。

我必須設法抓住，保羅想。懸浮場會使它底部很滑溜，我必須牢牢抓住。

這東西下降了半公尺，向左搜索，繞回床邊。保羅能聽到它發出的隱約嗡響。

是誰在操控？保羅想，一定是附近的什麼人。我可以叫尤因，可他一開門就會被擊中。

保羅身後的廳門軋軋一響，接著傳來一記敲門聲。門開了。

尋獵鏢嗖的一聲，飛了過去，掠過保羅頭頂。

保羅右手閃電般用力一抓，扣住那致命的東西。它嗡嗡叫著，在他手裡不斷扭動，但他拚盡全力，死死抓在手上，之後猛然轉身，向前一送，狠狠地把尋獵鏢撞在門鎖片上。喀嚓一聲，他感到尋獵鏢前端的偵測器碎了，在他手裡一動也不動。

保羅依然緊抓著不放，以防萬一。

他抬眼望去，正碰上夏道特梅帕絲那雙瞪得大大的全藍眼眸。

「您父親派我來叫您，」她說，「廳裡有人等著護送您過去。」

保羅點點頭，眼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古怪的女人身上。她穿著奴隸常穿的那種布袋狀褐色束腰外衣，正盯著保羅手上抓著的東西。

「我聽說過這鬼東西，」她說，「要不是被你抓住了，它會要了我的命。對不對？」

保羅嚥了嚥，這才能開口說話：「我……才是它的目標。」

「可它剛才卻朝我飛來。」她說。

「那是因為妳在動。」保羅一邊說一邊心想：這人是誰啊？

「您救了我的命。」

「我救了我們倆的命。」

「照我看，您原本可以讓那鬼東西收了我的命，趁機逃走。」她說。

「妳是誰？」他問。

「夏道特梅帕絲，管家。」

「妳怎麼知道我在這裡？」

「您母親告訴我的，我在門廳下通往詭異房間的樓梯上碰見她。」她向右一指，「您父親的部下正等著您。」

應該是郝沃茲的人。他心想，我們必須把操作這東西的人找出來。

「去告訴我父親的部下，」保羅說，「告訴他們，我在屋裡抓住了一支尋獵鏢。讓他們散開來搜查，找到操控者。告訴他們，立即封鎖官邸和周圍地區。他們知道該怎麼做。操控者肯定是我們中間的哪個外人。」

他又想：會不會是她呢？但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她進來時，尋獵鏢還有人在操控。

「在遵照您的吩咐前，少爺，」梅帕絲說，「我必須先講清楚我們之間的事，您讓我欠了您一筆水債，我不知道該怎麼還。但我們弗瑞曼人有債必還，不管是明債還是暗債。我們知道，你們中間出了個叛徒。是誰，我們還不知道，但確定有。也許那人就是操縱這把屠刀的手。」

保羅默默記下這番話：叛徒。他還沒來得及開口，那古怪的女人就轉了個身，朝門口跑去。

他想叫她回來，但看她的樣子，她肯定不會樂意──她已經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他，現在正要去完成他的命令。一分鐘內，屋子裡就會到處都是郝沃茲的人。

保羅的腦子開始思索起這番奇特對話的其他部分：詭異房間。他望向自己的左側，也就是梅帕絲剛才所指的方向。我們弗瑞曼人。這麼說她是弗瑞曼人。他停下來，動用記憶術，眨了眼，把她的型態儲存在腦海中：深褐色皮膚，滿臉皺紋，藍中帶藍的眼睛沒有一絲眼白，然後，他加上了標注：夏道特梅帕絲。

保羅握著裂開的尋獵鏢，轉身回到自己房間，左手從床上撈起屏蔽場腰帶，繞在腰間扣好，然後回頭衝出房間，沿著走廊朝左側跑去。

她說過，母親就在這下面什麼地方──樓梯……詭異房間。

10

面對考驗時，潔西嘉女士為何能度過險境？細細思量下面這句貝尼．潔瑟睿德諺語，你或許會有所領悟：「直通終點之路，必為死路。只需稍稍攀爬，便可證明那是一座山。站在山頂上，你將看不見山。」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家族紀事》



在官邸南翼的盡頭，潔西嘉發現了一段金屬螺旋樓梯，通往一道橢圓門。她回頭向下望望門廳，又朝上看了看那扇門。

「橢圓形？」她覺得很奇怪。屋裡的房門很少有這種形狀。

透過螺旋梯下面的窗口，潔西嘉可以看到厄拉科斯巨大的白色太陽正漸漸西沉，門廳映滿了長長的影子。她把注意力轉回樓梯。刺目的夕陽射在空曠的樓梯上，照出了上面的一塊塊泥乾。

潔西嘉一手放在樓梯扶手上，開始向上爬。手掌下的扶手冰涼涼的。她停在門前，發現門上沒有門把，原應安裝門把的地方隱約有道壓痕。

應該不會是掌紋鎖。潔西嘉告訴自己，可它看上去卻像掌紋鎖。任何掌紋鎖都有辦法打開，她在學校裡學過。

潔西嘉向後望了望，確信沒人注意她，這才把手掌放在壓痕上。輕輕一壓，用最輕的力道，剛好使掌紋變形—手腕一轉，再轉，掌心沿著表面旋轉。

卡嗒一聲，她感覺到了。

就在這時，下方門廳裡傳來一陣匆忙的腳步聲。潔西嘉把手從門上拿開，轉過身，看見梅帕絲朝樓梯下方走來。

「大廳裡來人說，公爵派他們來接少爺保羅。」梅帕絲說，「他們有公爵的印鑑，衛兵已經驗過他們的身分。」她瞄了一眼門，又把目光

轉回潔西嘉身上。

潔西嘉想：這個梅帕絲很謹慎，這是個好徵兆。

「從門廳這頭數來，保羅在第五間房裡，那間小臥室。」潔西嘉說，「如果妳叫不醒他，就請隔壁的尤因醫師過去。保羅剛服過藥，也許需要打一針清醒劑。」

梅帕絲朝那扇橢圓門射去銳利的一瞥，潔西嘉覺察到她的表情帶著一絲厭惡。潔西嘉還來不及問她那是什麼門，她已經轉身匆匆走開。

郝沃茲檢查過這地方，潔西嘉想。裡面不可能有什麼太可怕的東西。

她推了推，門朝裡打開，露出一間小屋，對面又有一扇橢圓門。這一回，門上有道手輪柄。

氣密門！潔西嘉想。她低頭一看，發現小屋地上有一根撐門桿，上面還留著郝沃茲的私人記號。這扇門原本是開著的。她想，可能有人不小心碰到了桿子。又沒意識到外面的門會自動關上。

她跨過門檻，走進小屋。

為什麼在屋裡還要安裝氣密門？她暗自問道，驀地想到封裝在特定氣候中的異星生物。

特殊氣候！

在厄拉科斯，這麼做很有道理。即使最耐旱的外星植物，到了這裡也需要人工澆灌。

她身後的門開始闔上。潔西嘉抓住門，拿起郝沃茲留下的支撐桿，把門牢牢頂住。她再次打量裝有手輪柄的內門，發現門把上方的金屬有一行蝕刻的模糊字跡。她認出那是凱拉赫語：「噢，人類啊，這裡屬於上帝的創造。請佇立於此，準備愛上這位無上友人的完美作品吧。」

潔西嘉把全身重量壓在手輪上，手輪向左轉動。門開了，一陣如羽翼般輕柔的微風拂過她的臉頰，揚起她的頭髮。她感到空氣發生了變化，有一種更為濃郁的氣息。她敞開門，裡面竟是大片大片的綠，上面灑滿澄黃的陽光。

澄黃的陽光？她問自己，隨即想道：濾光玻璃！

她跨過門檻，門在她身後自動闔上。

「喜溼植物的溫室。」潔西嘉深吸一口氣。

到處是盆栽和修剪整齊的灌木。她認出了含羞草、貼梗海棠、鬱金香、開著碧綠花朵的普拉尼聖塔、白綠相間的阿卡索……玫瑰。

居然還有玫瑰！

一朵巨大的粉紅玫瑰花盛開著，潔西嘉低下頭，深深嗅著沁人心脾的芬芳，然後直起身，在屋裡繼續觀賞。

一陣有節奏的聲響侵入她的耳際。

她撥開一株枝繁葉茂的灌木，向溫室正中望去。那裡有一處低矮的噴泉，很小，幾道溝槽向上噴出數彎細流，在空中畫出道道弧線，飛瀉到中央一個金屬碗內。那有節奏的聲響就是水流落下時發出的嘩嘩聲。

潔西嘉迅速讓意識空明，有條不紊地勘察整個溫室。看樣子，這裡大約有十平方公尺，建在門廳盡頭的上方，與其他房間的結構略有不同。由此判斷，整棟建築完工時並不包括這座溫室，應該是很久以後才在這一翼的房頂上增建的。

她在溫室的南牆停下，面前是寬大的濾光玻璃。她環顧四周，這裡的每一處可用空間都栽滿了異星的喜濕植物。一片茵茵綠意中突然傳來一陣沙沙聲，潔西嘉警覺起來，結果發現那只是裝有水管和噴嘴的簡單定時灌溉系統。一個支臂抬起，噴嘴灑出一片水霧，淋濕了她的臉頰。隨後，支臂自動收起，這時潔西嘉才看見它澆灌的對象：一株蕨樹。

溫室裡到處都是水，而在這顆星球上，水是最珍貴的生命之源。這種奢侈的浪費深深震撼著潔西嘉，使她久久不能平靜。

她抬頭望望窗外低懸的澄黃太陽，嶙峋的天際線下方是一道道斷崖，構成了那邊巨大岩體的一部分，人們稱那片拔地而起的岩壁為「大盾壁」。

濾光玻璃，潔西嘉想。可以讓熾熱的陽光變得柔和、宜人。是誰修了這麼一個地方？雷托？把這當成禮物給我驚喜確實像他的作風。但不可能這麼快就建好，再說他一直忙著處理更重要的事。

她想起了讀過的有關報告。在厄拉欽恩，許多住宅都用氣密門窗密封，以保存、回收室內的水分。雷托說過，為了彰顯權力與財富，這幢府邸沒有這種裝置，門窗只能阻擋無所不在的沙塵。

但是，這個小房間卻比不用氣密裝置的整幢府邸更能展現權力與財富。潔西嘉估計，這間休閒用的溫室所耗費的水足夠一千個厄拉科斯人

存活，也許還不止。

潔西嘉款款沿著窗戶漫走，繼續觀察溫室的陳設，來到噴泉旁時，發現近半人高的地方有個金屬檯面。她看了一眼，上面有一本白色記事簿和一枝筆，被扇形樹葉半掩著。她走到桌旁，注意到上面有郝沃茲留下的印跡。記事簿上有一段留言：

致潔西嘉女士：

這地方曾帶給我無限歡愉，願您也有如此享受。願這溫室能向您傳達我們共同的師長對我們的教誨：越接近心悅之物，越容易令人放縱，一路危機四伏。

我最衷心的祝福

芬倫夫人，瑪歌

潔西嘉點點頭，她想起雷托說過，芬倫伯爵曾是皇帝在厄拉科斯的前任代理人。但這段留言暗含深意，要潔西嘉密切留意，同時還告訴她，留言者也是貝尼．潔瑟睿德。芬倫伯爵已經正式娶她為妻了，潔西嘉一時有些黯然神傷。

即使是在這個念頭閃現的瞬間，潔西嘉也不忘彎身搜尋隱藏的信息。一定有，因為放在明處的留言中有一句暗語：「一路危機四伏」。只要形勢需要，一個貝尼．潔瑟睿德都會用這句密語向其他貝尼．潔瑟睿德示警，除非學校下令禁止。

潔西嘉摸摸紙張的背面，又擦了擦正面，想找出點狀密碼，一無所獲。手指撫過記事本邊緣，也沒有。她將記事本放回原處，心中焦灼難安。

難道在放記事本的地方？潔西嘉想。

可郝沃茲已經遍查此屋，肯定動過這本子。她抬頭看看記事本上方的樹葉。樹葉！她用手指觸摸葉子的葉面、葉脊和葉脈。找到了！手指觸到點狀密碼。只有一段，她迅速拂過，讀了起來：

「妳兒子和公爵身處險境。有間臥室設計來吸引妳兒子。哈肯能人在裡面設下死亡陷阱，有一些會刻意露出馬腳，但有一個可能會躲過偵測。」

潔西嘉壓下跑回保羅身邊的衝動。必須先讀完情報。她的手指飛快摸索：「我不知這陷阱的明確性質，但與床有關。公爵的危險來自親信或部將的變節。哈肯能人準備把妳當作禮物送給寵臣。就我所知，這間溫室是安全的。由於伯爵不是哈肯能人收買的對象，請原諒我無法提供更多了。瑪歌匆匆疾筆。」

潔西嘉收好樹葉，急忙轉身，衝回去找保羅。就在此時，氣密門猛地被撞開，保羅跳進門來，右手舉著一件東西，用力甩上門，一見母親，便撥開樹葉衝到她面前，將手和手上抓著的東西一起按在水裡。

「保羅！」她抓住他的肩膀，盯著他手上的東西問，「那是什麼？」

「尋獵鏢。」保羅說得隨意，但潔西嘉卻從他的語氣中聽出異樣，「在我的房間裡抓住的。我砸了探測器，但怕這樣還是不夠，水應該能使它短路。」

「全浸下去！」潔西嘉囑咐道。

保羅照做了。

過了一會，她又說：「手拿出來，把那東西留在水裡。」

保羅縮回手，甩乾了水，眼睛盯著那金屬，看著它靜靜躺在水底。潔西嘉折了一根樹枝，戳了戳那可怕的金屬片。

它徹底壞了。

她將樹枝扔進水裡，看著保羅。他正打量著這間溫室，她認出那種觀察入微的炯炯眼神，貝尼．潔瑟睿德式的眼神。

「這地方藏得住任何東西。」保羅說。

「我有理由相信這裡很安全。」潔西嘉說。

「大家也都覺得我的房間很安全，郝沃茲說過……」

「這是尋獵鏢，」她提醒兒子，「表示操縱的人就在房子裡。操控者控制射束的範圍很有限。這可能是在郝沃茲搜索完才裝的。」

但她想起了樹葉上的情報，「……親信或部將的變節」。不會是郝沃茲，一定。哦，一定不是郝沃茲。

「郝沃茲的人正在搜查房子，」保羅說，「尋獵鏢差點擊中那個來叫我起床的老婆婆。」

「是夏道特梅帕絲。」潔西嘉說，想起了在樓梯旁相遇時的情景。

「你父親召你去……」

「那可以等，」他說，「妳為什麼覺得這個房間是安全的？」

她指著留言本，向他說明清楚。

保羅稍稍鬆了口氣。

但潔西嘉內心依然十分緊張，她想：尋獵鏢，神母垂憐！她得動用全部訓練，才不至於歇斯底里地顫抖起來。

保羅實事求是地說：「不用說，是哈肯能人。我們必須消滅他們。」

門外傳來敲門聲──從敲門暗號聽來，是郝沃茲的人。

「進來。」保羅叫道。

門敞開，走進一名身材高大、身穿亞崔迪軍服的人，帽簷上還有郝沃茲的特務徽章。「原來您真在這裡，少爺，」他說，「管家說您會在這裡。」他四下打量這間溫室，「我們在地下室發現一座石塚，抓住藏在裡面的人。他有尋獵鏢的操控板。」

「我希望能參加審訊。」潔西嘉說。

「抱歉，女士，我們抓他的時候一團亂，他死了。」

「沒有東西可以指認他的身分嗎？」她問。

「我們找不到，女士。」

「他是厄拉科斯當地人嗎？」保羅問。

這問題很一針見血，潔西嘉點頭讚賞。

「是當地人的長相，」那人說，「看起來，應該一個多月前就藏進石塚等我們。昨天我們檢查地下室的時候，入口的石塊和灰泥都還是封死的。我以名譽擔保。」

「沒人質疑你們搜查得不夠徹底。」潔西嘉說。

「但我們確實搜查得不夠徹底，女士。應該在那下面使用聲納裝置。」

「我猜你們現在用的就是那東西吧。」保羅說。

「是的，少爺。」

「傳個口訊給我父親，說我們有事要耽擱片刻。」

「遵命，少爺。」他瞥了一眼潔西嘉，「郝沃茲命令我們，鑑於目前的局勢，少爺應留在安全的地方，受到嚴密的保護。」他掃了一眼溫

室，「這地方安全嗎？」

「我有理由相信這地方是安全的，」潔西嘉說，「郝沃茲和我都檢查過。」

「那麼，我在屋外安排衛兵，女士，重新檢查過整幢宅子以後再撤除。」他彎腰致意，舉手觸了觸帽簷向保羅敬禮，然後退出去，將身後的門關好。

屋裡頓時安靜了，保羅打破沉寂：「待會兒，我們是不是應該親自檢查整幢宅子？妳的雙眼可能會發現別人沒注意到的東西。」

「這一翼是我唯一沒親自檢查的地方，」她說，「我留到最後是因為……」

「因為郝沃茲親自檢查過。」他說。

她飛快地掃了他一眼，問道：「你不信任郝沃茲？」

「不是，可是他年紀大了……又過度操勞。我們這樣做可以幫他分擔一些工作。」

「那樣做只會讓他臉上無光，影響他的工作效率。」潔西嘉說，「他知道這件事以後，就連迷路的昆蟲也休想混進來。他一定會自責，因為……」

「我們也得有自己的措施。」他說。

「郝沃茲為整整三代亞崔迪家人效力，忠心耿耿。」她說，「他理應得到尊重和信賴……再怎麼多都不為過。」

保羅說：「當妳做了什麼讓父親煩心的事時，他總會說『貝尼．潔瑟睿德！』語氣就像在咒罵。」

「我有什麼地方讓你父親煩心了？」

「當妳跟他爭執的時候。」

「你又不是你父親，保羅。」

保羅想：那個叫梅帕絲的女人說，我們中間有個叛徒。現在說這個會讓她擔心的，但我必須告訴她。

「你怎麼吞吞吐吐的？」潔西嘉問。「這可不像你，保羅。」

他聳聳肩，轉述梅帕絲的話。

而潔西嘉想的卻是樹葉上的密語。她當機立斷，讓保羅看了那片樹葉，向他解釋上面的消息。

「父親應該立即知道，」保羅說，「我用密碼加密，發給他。」

「不行。」她說，「你最好等你們單獨見面時再告訴他。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是說我們誰也不能信任嗎？」

「還有另一種可能，」她說，「這條消息是故意放給我們的。傳遞情報的人或許以為是真的，其實卻上了敵人的當，中了對方的反間計。」

保羅仍繃著一張臉，憂心忡忡，「嗯，在我們中間散布猜疑，以達到削弱我們的目的。」

「你必須私下告訴父親，提醒他對這方面多加留意。」她說。

「我明白。」

潔西嘉轉過身面對高處的濾光玻璃，注視著西南方向。厄拉科斯的太陽正在下沉，山崖上懸著一顆澄黃光球。

保羅也跟著她轉過身：「我也不認為是郝沃茲。會不會是尤因？」

「他既不是部將，也不是親信。」她答道，「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證，他跟我們大家一樣痛恨哈肯能人。」

保羅望著遠山，心想：也不可能是葛尼……或者鄧肯。會不會是副官呢？不可能，他們祖祖輩輩都忠於亞崔迪氏族，而且有很好的理由效忠。

潔西嘉揉揉前額，感到疲憊不堪。這裡真是危機四伏！她看著外面被濾光玻璃濾成柔黃色的風景，仔細觀察著。公爵府邸遠處是蔓延開來的儲存場，四周圍欄高聳，裡面是成排的香料倉庫，倉庫周圍有一座座用支柱撐起的哨塔，像一群群警惕的蜘蛛。她至少可以看見二十片儲存場，一路延伸到大盾壁的斷崖下──倉庫連綿不絕，如繁星散布整座盆地。

濾光玻璃外，太陽慢慢消失在地平線下，星辰一顆顆躍出。她看見其中有一顆特別明亮，低垂在地平線邊緣，正節奏精準地閃爍──一陣陣星光，一閃，一閃，一閃……

朦朧中，身旁的保羅不安地動了一下。

但潔西嘉的注意力集中在那顆孤獨的明亮星辰上，看出那位置太低了，一定來自大盾壁的斷崖。

有人在發信號！

她想讀出其中的訊息，但從沒學過這種密碼。

斷崖下方的平原上，燈光已紛紛亮起。藍黑色的背景上，到處是點點黃光。突然，兩人左方有一個光點變得特別明亮，一閃一閃，開始回應斷崖上的信號。閃爍速度極快，像一道顫動的光流，閃爍，再閃！

熄滅。

山崖那邊的假星辰立即暗了下來。

是信號……潔西嘉的心裡充滿不祥的預感。

為什麼要用燈光向盆地對面發信號？她自問，為什麼不用通訊網絡？

答案很明顯：厄拉科斯的通訊網絡已經被公爵的探員全面監聽。燈光信號只可能說明一件事：公爵的敵人──哈肯能奸細們，正在互相傳遞訊息。

身後傳來一陣敲門聲，郝沃茲的一個部下道：「徹查完畢，少爺……女士。現在該送少爺去他父親那裡了。」

11

人們說，雷托公爵沒有察覺厄拉科斯的危機，貿然走進陷阱。但也許應該這麼說：他在極度危險的環境中待了太久，因而誤判了這次的危險程度。或者，他也有可能故意犧牲自己，以讓兒子得到更好的一生？一切證據都顯示出，公爵並不是一個輕易上當的人。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家族紀事》



雷托．亞崔迪公爵斜倚著厄拉欽恩城外起降場導航塔臺的圍欄。厄拉科斯有兩個月亮，一號月亮像一枚圓圓的銀幣，此時正高懸在南方的地平線上。月光下，大盾壁那嶙峋的斷崖隔著沙塵發出朦朧光亮，就像乾透的糖霜。他左方是厄拉欽恩的滿城燈火—黃……白……藍，在薄霧中交相輝映。

由他簽署的通告如今貼滿星球上各個人口密集的地方。上面寫著：「我們聖明的帕迪沙皇帝陛下已授權我掌管這顆星球，並弭平一切爭端。」

照本宣科的官方俗套散發一股孤寂的感受。如此自欺欺人的法律術語，蒙蔽得了誰？當然不會是弗瑞曼人，也不是控制著厄拉科斯內部貿易的那些小氏族……對了，還有哈肯能人，但他們還算是人嗎？

居然想要我兒子的命！

他怒不可遏。

只見一輛車亮著燈由厄拉欽恩城方向朝起降場開來。他希望那是護送保羅的衛兵和運兵車。他們延誤了許久，他心急如焚，但也知道，郝沃茲的副官這麼做是出於謹慎。

居然想要我兒子的命！

他搖搖頭，甩開這個令人狂怒的念頭，轉身看著起降場上自己的五艘巡防艦沿著跑道一字排開，像一排身形巨大的衛兵。

因謹慎而延誤總比……

那是個傑出的副官，他提醒自己，出了名的能幹，忠心耿耿。

「我們聖明的帕迪沙皇帝……」

這是一座衰落的要塞城市，如果這裡的居民看了皇帝寫給他這位「高貴的公爵」的私人便條，不知會作何感想。提及這些蒙面的男男女女時，皇帝的語氣極其輕蔑：「……但對野蠻人還能指望什麼？他們最寶貴的夢想就是脫離帝國封建體制，生活在朝不保夕的世界裡。」

此時此刻，公爵感到自己最寶貴的夢想就是終結一切階級差異，永遠不用再管令人窒息的秩序。他抬起頭，越過滿天沙塵，遙望靜止的群星，心想：這群小小的光點中，有一顆就是我的卡樂丹……可我再也見不到我的家鄉了。對卡樂丹的思念使他胸口一痛。他覺得這痛並非出自他的體內，而是由卡樂丹傳來的，直抵他心靈深處。他無法把厄拉科斯這片乾枯的荒地稱為家鄉，他懷疑自己永遠都做不到。

我必須隱藏感情。他想。一切都是為了兒子。如果他要擁有自己的家園，只能是在這顆星球上。我可以把厄拉科斯當成臨死前抵達的地獄，但他必須在這裡找到足以激發他的東西，一定要有這種東西。

自憐的惆悵潮水般湧上心頭，但他立即斥退、壓下這種情緒。不知為何，他突然想起葛尼．哈萊克常哼的兩句詩：

我以肺腑品嘗時光的輕風
一路穿過紛揚落沙……

嗯，葛尼會在這裡看到無數的落沙。公爵想。月光輕籠的斷崖後方就是中央荒地，貧瘠的岩石、沙丘，飛揚的沙塵，未知的乾枯野地，弗瑞曼人就住在邊緣地帶，也許四處散落。如果說還有什麼能給亞崔迪後代帶來一線希望，可能就是這些弗瑞曼人了。

前提是，哈肯能人還沒將這些人拉入他們的陰謀詭計中。

居然想要我兒子的命！

一陣金屬摩擦的尖利噪音響徹整座高塔，震動了他手臂下的圍牆。一道防爆門在他面前落下，擋住了他的視線。

接駁艦來了，他想。該下去工作了。他轉身走下身後的樓梯，向集

散廳走去，下樓時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調整好表情，準備迎接來人。

居然想要我兒子的命！

公爵走進那座黃色穹頂大廳時，裡面早就人聲鼎沸了。他們肩上背著自己的包，大喊著，喧譁著，像收假歸來的學生。

「嗨，感覺到你胯下那傢伙了嗎？那就是重力！兄弟！」

「這地方的重力有多大？感覺很沉哩！」

「書上說是標準地球重力的十分之九。」

偌大的屋子裡到處充斥著閒談的聲浪。

「你下來時有仔細看過這個鬼地方嗎？這裡的值錢東西都跑哪裡去了？」

「哈肯能人帶走了！」

「給我熱水澡和柔軟的床就夠了！」

「沒聽說嗎，笨蛋？這下面沒地方洗澡。用沙子擦屁股吧！」

「嘿！行了！公爵來了！」

屋裡立刻安靜下來，公爵走下樓梯，邁進大廳。

葛尼．哈萊克從人群中大步走來。他一邊肩膀上掛著包，另一隻手握住巴利斯九弦琴的琴把。他的手指修長，拇指又夠大，足以在琴弦上撥弄出美妙的音樂。

公爵看著哈萊克，欣賞著這個長相醜惡的大塊頭，看到他那雙碎玻璃一樣燦亮的眼睛裡透著一股不馴。這人曾經脫離帝國封建體制，但又遵守每項誡律。保羅叫他什麼來著？「猛士。」

葛尼頭頂的禿斑上蓋著一綹綹金髮。一張大嘴咧著，像是在嘲笑著什麼，下顎那道赤棘鞭留下的疤痕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地扭動著。整個人顯得隨意、行若無事。他走到公爵面前，彎腰致意。

「葛尼。」公爵說。

「爵爺，」他用巴利斯琴指著屋裡的人說，「這是最後一撥了。本來我打算跟第一撥人來的，可是……」

「不用急，我們留了些哈肯能人給你。」公爵說，「葛尼，一起走走，我們談談。」

「遵命，爵爺。」

兩人走進供水機旁的一間凹室裡，大廳裡的眾人又亂糟糟地喧譁起

來。哈萊克把背包扔在角落，巴利斯琴卻始終握在手中。

「你能撥多少人給郝沃茲？」公爵問。

「瑟非碰上麻煩了嗎，大人？」

「他損失了兩名探員，可是他的先發探員讓我們掌握了很多線索，讓我們知道哈肯能人在這裡的整體部署。只要我們能迅速行動，就能確保一定程度的安全，得到喘息時間。你能撥出多少人，他就要多少，要那種不會一動刀子就畏畏縮縮的人。」

「我可以撥給他三百名最棒的戰士，」哈萊克說，「把他們派到哪裡？」

「去大門口，郝沃茲的一名探員在那裡等著接他們。」

「要我馬上安排嗎？」

「先等一下，還有件麻煩事。我已經讓起降場的司令官找了個藉口，在天亮前扣住這艘接駁艦。運送我們的宇航巨型運輸艦馬上就要繼續航行。這艘接駁艦應該會跟一艘裝載香料的貨運艦聯絡。」

「我們的香料嗎，陛下？」

「我們的香料。但這艘接駁艦還會運走一批香料獵人，他們都是舊領主的人。領主換人時，他們有權選擇離開，變動仲裁官也批准了。他們都是寶貴的工人，葛尼，大約有八百人。接駁艦起飛前，你必須設法說服其中一部分人留下來，幫我們工作。」

「您想讓我用多大力度來『說服』他們，大人？」

「我想要他們心甘情願地合作，葛尼。那些人有我們需要的經驗和技術。他們想離開，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屬於哈肯能陣營。郝沃茲覺得，這夥人裡可能有安插進來奸細。但他那個人你也知道，在他看來，每個死角都藏著刺客。」

「大人，郝沃茲這次確實找出不少藏汙納垢的死角。」

「而且還漏掉了一些。不過我想，哈肯能人如果真的在這些打算離開的人當中安插臥底，也未免太有想像力了。」

「可能吧，大人。那些人在什麼地方？」

「再下面一層，在一間候機室裡。我建議你下去彈一兩首曲子，讓他們放鬆一下，然後再慫恿一下。如果有合適的人，可以答應讓他們當頭，不管他們幫哈肯能人工作的時候工資是多少，一律加百分之二

十。」

「就這些嗎？我知道哈肯能人的工資行情。這些人本來就是喜歡到處跑的浪子，手裡又有解聘金……這個，大人，加薪百分之二十恐怕很難誘惑他們留下來。」

雷托不耐煩道：「那特殊情況你就酌情處理吧。但要記住，財庫不是無底洞。盡量別超過百分之二十。我們特別需要沙地爬行車駕駛員、氣象監測員、沙象員──任何有沙漠經驗的人。」

「明白了，大人。『他們都為暴行而來，他們將昂首如東風，積聚沙粒俘獲一切』。」

「很有感染力的歌，」公爵說，「把你的手下交給副官，讓他簡要說明一下用水紀律，然後安排這些人在起降場隔壁的兵營就寢。起降場工作人員會為他們帶路。還有，別忘了給郝沃茲增派人手。」

「三百名最棒的戰士，大人。」他拿起包，「做完這些後，去哪裡向您匯報？」

「我接管了頂樓的會議室，參謀人員都會集中在那裡。我想重新安排部隊配置，疏散到全星球。讓裝甲分隊做先導。」

哈萊克正轉身離開，一聽此言，停下腳步，望著雷托的眼睛：「您預計會有這麼大的麻煩嗎？我還以為這裡有變動仲裁官在，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公開和祕密的戰鬥都會有，」公爵答道，「我們完成接管之前，會有大量的流血犧牲。」

「『你從河裡取的水必在旱地上變作血。』」哈萊克說。

公爵嘆了口氣說：「快去快回，葛尼。」

「遵命，爵爺。」他咧開嘴笑了起來，傷疤隨之起伏扭動，「『看啊，我是沙漠中的野驢，義無反顧地向前衝。』」葛尼轉身大步走到廳中，轉達公爵的命令，然後匆匆穿過人群離開了。

雷托看著葛尼遠去的背影搖了搖頭。哈萊克總是讓人驚奇：滿腦子歌謠、引言和鮮花般的詩句……可面對哈肯能人的時候，他又是鐵石心腸的殺手。

過了一會，公爵從容不迫地朝升降機走去。眾人紛紛敬禮，他輕鬆地揮揮手回應。他認出一個宣傳員，於是停下腳步，告訴那人一些訊

息，讓他轉告大家：攜家帶眷的人大概想知道家人是否平安，在哪裡能找到家人；另外，這裡的女人比男人多，有些人可能會對此很感興趣。

公爵拍了拍那名宣傳員的胳膊，示意他立即將消息傳播出去，這才繼續前行。他朝人群點點頭，微笑著，還和一個下屬互開了幾個玩笑。

統帥必須永遠看起來很自信，他想。哪怕即將大難臨頭，也不能在人們前流露出半點焦慮。

升降機門緩緩關上，他轉過身，面對牆壁，長長地吐一口氣，放鬆下來。

他們竟然想要我兒子的命！

12

厄拉欽恩起降場的出入口有一座碑，製作得十分粗劣，像是用最簡陋的工具刻成的。日後，摩阿迪巴將多次引述這段銘文。來到厄拉科斯的第一晚，他便見到了這段碑文。當時他被送到公爵的指揮所，參加父親召開的第一次全體參謀會議。碑文原來是對即將離開厄拉科斯的人所作的籲請，但在這個剛從死亡邊緣逃脫的男孩看來，卻有了另一層黑暗的內涵—「哦，知道我們在此受苦的人，別忘了在祈文中提到我們的名字。」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手冊》



「戰爭理論，就是經過計算的冒險。」公爵說，「但如果危險涉及自己的家人，單純的計算就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

他很清楚自己應該遏制怒氣，卻沒能做到。他轉過身，沿著長桌走了幾步，又再折回。

公爵和保羅單獨坐在起降場的會議室裡。房間裡空蕩蕩的，只有一張長桌，周圍是老式的三腳椅。桌子一頭擺放著一面地圖板和一部投影機。保羅坐在地圖板旁邊。他已經把尋獵鏢的事告訴父親，還提到有個叛徒正威脅著他的安全。

公爵在保羅對面停下，拍著桌子說：「郝沃茲跟我說那棟房子是安全的！」

保羅遲疑地說：「一開始我也很生氣，也怪罪郝沃茲。但刺客不是來自房間內部，刺殺計畫簡單、聰明又直接，本來很可能會得逞，而我之所以能躲過，全靠您和其他人對我的嚴格訓練，包括郝沃茲。」

「你是在幫他辯護嗎？」公爵質問道。

「是的。」

「他老了，就這麼回事。他應該—」

「他很睿智，經驗豐富。」保羅說，「郝沃茲犯過的錯，您能想起多少？」

「為他說話的人應該是我，」公爵說，「而不是你。」

保羅笑了。

雷托在桌前坐下，手放在兒子手上：「兒子，最近，你……成熟了很多。」他抬起手，「我很欣慰。」他也笑了，回應著兒子的笑容，「郝沃茲會自責的。他對自己發的火會比我們兩人加起來還大。」

保羅抬起眼睛，望向地圖板後方黑黝黝的窗戶。窗外夜色如墨，陽臺上的欄杆反射著屋裡的燈光。保羅發現外面有什麼東西在移動，隨即認出那是身著亞崔迪制服的衛兵。保羅回頭看著父親身後的白牆，再低頭看看閃亮的桌面，發覺自己的雙手早已握成了拳頭。

公爵對面的門砰的一聲打開，郝沃茲大步走了進來，看上去從未這麼蒼老、乾硬。他繞過桌子，在公爵面前肅立。

「大人，」他目視雷托後方的某一點說，「我剛知道我辜負了您的信任。我認為我有必要請辭……」

「哦，坐下，別說傻話。」公爵說。他擺擺手，指著保羅對面的椅子說：「真要說你犯了什麼錯誤的話，那就是你高估了哈肯能人。他們頭腦簡單，設計的陰謀也簡單。我們想都沒想到有這麼簡單的詭計。我兒子剛剛煞費苦心向我指出，他這次能逃過一死，主要是靠你對他的嚴格訓練。在這方面，你並沒有辜負我！」他拍拍空椅子的椅背，「坐下！」

郝沃茲坐倒在椅子上：「可……」

「我不想再聽人談這件事，」公爵說，「事情已經過去，我們還有更緊迫的事要處理。其他人都在哪裡？」

「我讓他們在外邊等著，我……」

「叫他們進來。」

郝沃茲看著公爵的眼睛說：「大人，我……」

「我知道誰是我真正的朋友，瑟非，」公爵說，「讓他們進來。」

郝沃茲把話嚥了回去。「是，大人。」他在椅子上轉過身，衝著敞開的門叫道：「葛尼，叫他們進來。」

哈萊克領著一隊人走進屋內，每個軍官的表情都十分嚴肅，身後跟

著各自的副手和專家。人人都散發熱忱，入座時，會議室響起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一股醒神的纍恰葛香沿著桌子飄送過來。

「這裡有咖啡，等一下自己拿。」公爵說。

公爵的目光掃過自己的部下，心想：他們都是優秀的軍人，在這種戰爭中，沒人能比他們做得更好。公爵等著咖啡從隔壁房間端進來，送到每個人面前。他發現不少人臉上都掛著倦容。

過了一會，公爵戴上沉靜、果決的面具，站起身來，用指關節敲敲桌子，引起大家的注意。

「諸位，」他說，「我們的文明似乎總擺脫不了侵略的習性，就算執行皇帝陛下最簡單的命令，也免不了你爭我奪。」

桌邊響起一陣乾笑。保羅意識到，父親的語調、措辭無一不是恰如其分，正好能振作大家的情緒，就連他聲音裡流露出的幾分倦意也配合得恰到好處。

「我想，我們最好先聽聽瑟非對弗瑞曼人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公爵說，「瑟非？」

郝沃茲抬起頭來。「大人，在大體的報告之後，我還有幾個經濟問題需要詳細討論。但現在我要說的是，弗瑞曼人越來越像我們所需要的同盟軍。他們目前還在觀望我們是否值得信任，但看起來是願意接受我們的。他們送來了一些禮物，有他們自己製作的蒸餾服……一些沙漠地區的地圖，畫出了哈肯能人留下的據點……」他低頭看了一眼桌子，接著說道：「他們的情報經證實完全可靠，在我們跟變動仲裁官打交道時幫了大忙。他們還送來了一些小東西，有香料酒、糖果、藥品，還有給潔西嘉女士的珠寶。我的人正在檢查這些東西，看樣子沒什麼問題。」

「看樣子你喜歡這些人，瑟非？」桌旁的一個人問道。

郝沃茲轉身面對提問的人：「按鄧肯．艾德侯的說法，這些人值得欽佩。」

保羅望一望父親，然後把視線轉回郝沃茲身上，鼓起勇氣問：「弗瑞曼人的數量有多少？你有相關的最新情報嗎？」

郝沃茲看著保羅答道：「根據他們加工食物的數量和一些證據，艾德侯估計他拜訪的那個穴地可能有一萬人左右。他們的首領說他的部落有兩千個家庭。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穴地還有許多。他們似乎都向

一個名叫列特的人效忠。」

「這是個新情報。」雷托說。

「我過去疏忽了，大人。有跡象表明這個列特可能是當地人信奉的神。」

桌旁另一人清了清嗓子問：「能確定他們跟走私販子有來往嗎？」

「艾德侯在那個部落時，正好碰上一支走私商隊帶著大量香料離開。他們用牲口運貨。從種種跡象分析，他們的行程需要十八天。」

公爵說：「看樣子，在這段不穩定的時期，走私販子把交易量提高了一倍。這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不必過分擔心這顆星球上的非法香料走私，這種事是無法杜絕的。但完全置之不理──也不好。」

「您已經有計畫了，大人？」郝沃茲問。

公爵看著哈萊克說：「葛尼，我想讓你帶領一支代表團，如果你願意，叫使團也行，去跟這些浪漫的商人接觸一下。告訴他們，只要他們交納百分之十的公爵稅，我就不會管他們的走私。郝沃茲估算過，他們的賄金和僱用戰士的費用是這個數字的四倍。」

「要是皇帝聽到風聲怎麼辦？」哈萊克問，「他一向把鉅貿聯會的利潤看得很緊。」

雷托微笑道：「我們會把全部稅金以沙德姆四世的名義公開存入銀行，然後從中扣除我們用於徵稅的合法費用。讓哈肯能人抓我們的把柄去吧！我們會搞垮一堆在哈肯能時期發了橫財的人。再也不會有賄賂這種事了！」

哈萊克的臉一擰，露出了笑容，「啊，爵爺，真是一記漂亮的陰招，剛好打在敵人的腰眼上。真想看看男爵聽到這個消息時的臉色！」

公爵轉身對郝沃茲說：「瑟非，上次你說你能買到那些帳本，到手了嗎？」

「是的，爵爺。我的人還在仔細研究。我大概瀏覽了一下，可以先大致說一說。」

「說吧。」

「哈肯能人每三百三十個標準日便能從這個星球賺到一百億太陽幣。」

在座眾人無聲地倒抽一口氣，連那些已經不自覺露出無聊表情的年

輕副手也坐直了身子，朝彼此瞪大眼睛。

哈萊克喃喃道：「『他們要吸取海裡的豐富，及沙中所藏的珍寶。』」

「你們瞧，諸位，」公爵說，「還有誰會那麼天真，相信哈肯能人會因為皇帝一聲令下就默默打包離開嗎？」

眾人搖了搖頭，輕聲贊同公爵。

「我們只能用利劍奪下這個地方。」公爵轉向郝沃茲，「現在該報告設備了。他們留給我們多少設備？沙地爬行車、採收機和附屬設備之類？」

「一大堆，大人。變動仲裁官核對了帝國的清單，只要是上面列出來的設備都在。」郝沃茲打了個手勢，示意副手遞給他一個文件夾，放在面前的桌上打開，「但他們沒說的是，只剩不到一半的沙地爬行車可以運轉，只有三分之一的運機艦可以飛到香料開採地。哈肯能人留下的每樣設備不是壞了，就是隨時會解體。只要有一半還能運轉，就是我們的運氣了，而這一半中如果有四分之一能繼續運轉六個月，那運氣就更好了。」

「這遠比我們預計的還要好了。」雷托說，「基礎設備的確實情況呢？」

郝沃茲瞄了一眼文件夾說：「幾天內可以派出大約九百三十來部採收機。用於探勘、偵察和氣象觀測的撲翼機六千二百五十架……運機艦接近一千架。」

哈萊克說：「要是重新跟宇航談判，讓他們同意發射一艘巡防艦到軌道上去充當氣象衛星，會不會便宜些？」

公爵看著郝沃茲：「這方面沒有新消息嗎，瑟非？」

「現階段我們必須尋找別的途徑，」郝沃茲說，「宇航的代理人並不是真的想跟我們討價還價。他只是想通過另一種方式讓我們明白，他們的開價我們絕對付不起，無論我們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改變。換句話說，他們根本不打算賣給我們。我們的任務是在重新跟他們接洽之前找出原因。」

哈萊克的一個副手在椅子上轉動身體，忿忿地說：「這簡直沒有公理！」

「公理？」公爵看著說話的人，「誰要在這裡找公理？強權就是公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公理，就在厄拉科斯──要麼贏，要麼死。你後悔把未來交給我們了嗎，先生？」

那人望著公爵，說道：「不，大人。您不能回頭了，我同樣別無選擇，只有繼續追隨您。請原諒我一時衝動，可是……」他聳聳肩，「……誰都免不了有不爽的時候。」

「不爽，這我理解，」公爵說，「但只要我們手裡還有武器，而且可以自由使用，那就不必抱怨有沒有公理。還有誰心裡憋著怨氣的？有就發洩出來。在座的都是朋友，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

哈萊克動了動，說：「爵爺，我認為引起抱怨的原因是，我們沒有任何來自其他大氏族的志願軍。他們稱您為『公正的雷托』，承諾說永遠都是您的朋友，但那只是在不損害他們利益的前提下。」

「他們還不知道這次交鋒誰會勝出，」公爵說，「大部分氏族之所以壯大，原因就是盡可能少冒險。我們可以鄙視他們，卻無法真的譴責他們。」他看著郝沃茲說，「既然我們在討論設備，可不可以放些影像？讓我們熟悉一下這些機器。」

郝沃茲點點頭，朝投影機旁的助手打了個手勢。

桌面上出現了一幅立體投影，有些離得較遠的人乾脆站了起來，以看得清楚些。

保羅傾身向前，盯著那架機器。

從投影上看得出機器周圍站著幾個人，相比之下，那部機器顯然是具龐然大物，大約有一百二十公尺長，四十公尺寬，基本上就像一隻長長的蟲子，以一組組履帶移動。

「這就是採收處理機。」郝沃茲說，「我們挑了一部修復狀況良好的爬行車來製作投影。我們還發現了一整套電動挖掘裝置，是這裡的第一批皇家星球生態學家帶來的。雖然時代久遠，但還可以用。只是我完全不知道它是怎麼撐下來的，為什麼能撐下來。」

「如果這套設備就是大家所說的『老瑪麗亞』，那其實應該是博物館的館藏。」一個助手說，「我認為哈肯能人把它當成刑具，是懸在工人頭上的威脅：好好幹，要不就會被分到『老瑪麗亞』上去。」

桌邊一陣哄笑。

保羅沒有笑，他全神貫注在投影上，腦子裡充滿了疑問。他指著桌上的影像說：「瑟非，有大到可以把整部爬行車吞下去的沙蟲嗎？」

大家頓時不作聲了。公爵暗暗罵了一句，轉念一想：不──他們必須面對這裡的現實。

「沙漠深處確實有那種巨型沙蟲，可以把這整套機器一口吞進肚子裡。」郝沃茲說，「至於大盾壁附近，也就是大部分香料開採出來的地方，有許多沙蟲可以先毀掉爬行車，再慢慢一口口咬掉。」

「為什麼我們不能給沙地爬行車裝上屏蔽場？」保羅問。

「根據艾德侯的報告，」郝沃茲答道，「在沙漠上安裝屏蔽場是很危險的。即使個人使用的小屏蔽場都會招來方圓數百公尺內的沙蟲。看樣子，屏蔽場會使沙蟲狂性大發。關於這一點，弗瑞曼人警告過我們，而我們沒有理由懷疑。艾德侯在弗瑞曼人穴地也沒有發現任何屏蔽場設備的影子。」

「一點都沒有？」保羅問。

「要讓幾千人對這種東西守口如瓶，是相當困難的。」郝沃茲說，「艾德侯可以到弗瑞曼人穴地的任何地方隨意走動。他沒看見屏蔽場，也沒發現任何使用過屏蔽場的跡象。」

「真是個謎。」公爵說。

「哈肯能人當然在這裡使用了大量的屏蔽場，」郝沃茲說，「他們在每個駐防村莊都設有維修倉庫，帳目也顯示出更換屏蔽場及其他配件的鉅額支出。」

「弗瑞曼人會不會有方法讓屏蔽場失靈？」保羅問。

「不太像。」郝沃茲回答說，「理論上有這種可能，當然，只要有一個極大的靜電反電性裝置，就能破壞屏蔽場。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實驗。」

「如果有，我們早就聽說了。」哈萊克說，「走私販與弗瑞曼人有密切聯繫，如果這種設備真的存在，他們早就弄到手，賣到其他星球上了。」

「我不喜歡這麼重要的問題懸著。」雷托說，「瑟非，我要你把它列為首要任務，盡快找到答案。」

「我們已經開始打探了，爵爺，」郝沃茲清清嗓子說，「對了……

艾德侯確實說過一件事，他說你不可能搞錯弗瑞曼人對屏蔽場的態度，他們覺得屏蔽場很可笑。」

公爵皺起眉頭，「那繼續討論開採香料的設備了。」

郝沃茲朝投影機旁的助手做了個手勢。

一個帶機翼的裝置取代了龐大的採收處理機，同樣很龐大，周圍的人顯得相當渺小。「這是一部運機艦。」郝沃茲說，「基本上就是大型撲翼機，唯一的作用就是將沙地爬行車送到香料儲量豐富的沙地，沙蟲出現時再把爬行車撤出來。沙蟲無處不在。開採香料就是盡可能的進進出出。」

「這倒很符合哈肯能人的道德觀。」公爵說。

全場哄堂大笑。

投影儀又投下一架撲翼機的影像，取代了原先的運機艦。

「這是相當傳統的撲翼機。」郝沃茲說，「主要的改動是增加航程，此外還增加了防沙塵的密封裝置。三十艘運機艦中大約只有一艘裝有屏蔽場，也許是為了減輕重量，增大航程。」

「這麼不在意屏蔽場，不太對勁。」公爵喃喃道，他心想：難道這就是哈肯能人的祕密？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事態的發展對我們不利，我們乘著帶屏蔽場的巡防艦會無法逃跑？他猛地搖搖頭，想甩掉這種念頭。他說：「讓我們進行工作評估吧。我們能有多少利潤？」

郝沃茲翻了兩頁筆記說：「在估算了維修和可運轉設備後，我們初步算出營運成本。為了保證盈餘的準確度，還納入了折舊。」郝沃茲閉上眼睛，進入晶算師的半入定狀態，接著說：「在哈肯能統治時期，維修費與薪資控制在百分之十四。至於我們，一開始如果能控制在三成，就算走運了。考慮到再投資和其他可能出現的因素，包括鉅貿聯會的提成和軍事支出，我們的利潤率會降低到百分之六至七。這種情況將一直持續到我們汰換掉老舊的設備，這樣利潤才能回升到百分之十二到十五的正常水平。」他睜開雙眼，「除非爵爺願意採用哈肯能人的做法。」

「我們的目的是建立穩固的、永遠的行星基地，」公爵說，「所以必須努力讓這裡的大多數人滿意—尤其是弗瑞曼人。」

「尤其是弗瑞曼人。」郝沃茲附和說。

「我們在卡樂丹之所以保持絕對優勢，」公爵接著說，「靠的是海

軍和空軍。在這裡，我們也要發展出某種優勢，就叫做沙漠軍吧。這裡面也許可以包括空軍，也可能沒有。我請你們留意，本地撲翼機大多沒有屏蔽場。」他搖搖頭，接著又說：「哈肯能人為了提高周轉率，從外星球僱用了一些主要的專業人員，但我們不敢，每一批新人裡都可能會有不懷好意的人。」

「那麼，我們的利潤和產量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拉不起來。」郝沃茲說，「最初兩季的產量可能比哈肯能人低上三分之一。」

「知道了，」公爵說，「正如我們所預料。弗瑞曼人那邊，我們的速度要加快。在鉅貿聯會第一次查帳之前，我希望能有整整五支弗瑞曼軍團。」

「這樣時間很趕，殿下。」郝沃茲說。

「大家都很清楚，我們時間本來就很趕。薩督卡軍一抓到機會，就會偽裝成哈肯能人出現在這個星球上。瑟非，你估計他們會運來多少人？」

「了不起四、五支軍團，不會再多了。宇航的運費相當昂貴。」

「那麼，五支弗瑞曼軍團再加上我們自己的軍隊，應該足以應付了。我們只要弄些薩督卡俘虜在蘭茲拉德上亮亮相，形勢就能大為改觀。至於香料開採的利潤，倒無關緊要。」

「我們會盡力的，閣下。」

保羅看了看父親，又回頭望著郝沃茲，突然有所感觸：這位晶算師畢竟已經年邁，且已為亞崔迪氏族三代人效力。混濁的褐色眼睛，飽經風霜、布滿皺紋的臉頰，駝下來的雙肩，薄薄的嘴唇上還沾著服用沙弗汁留下的青紫色殘漬──這一切都顯示出他的老邁。

多少重大的責任，卻壓在一個老人身上。保羅想。

「我們正在打一場刺客戰爭，」公爵說，「但還沒全面開打。瑟非，哈肯能人的組織現在情況如何？」

「我們已經清理掉二百五十九名哈肯能主要人員，爵爺，剩下的基層組織不會超過三個，總數可能一百人左右。」

「你們清理的這些哈肯能人都有資產嗎？」公爵問。

「大多數生活富裕，爵爺，屬於僱主階層。」

「我要你給他們每個人偽造一份效忠書，附上他們的簽名。」公爵

說，「整理好，然後送給變動仲裁官。我們要採取法律行動，證明他們的效忠是假的，然後沒收他們的財產，剝奪他們的一切權利，把他們全家驅逐出境，讓他們一無所有。注意，一定要分給皇室百分之十的好處。全部行動務必要合法。」

瑟非笑了，深紅色的嘴唇下露出染上沙弗汁紅斑的牙，他說：「很妙的一步棋，不愧是亞迪崔氏族的人，爵爺。很慚愧我沒能先想到。」

哈萊克在桌子對面皺起眉頭，注意到保羅一臉不以為然。其他人都在點頭，微笑。

錯了，保羅想。這只會將敵人逼上絕路。他們就算投降，也得不到任何好處。

他知道在這種世仇戰爭向來不擇手段，但這樣的一步棋，即使能帶來勝利，也可能會毀了他們。

「『我曾在異鄉為異客。』」哈萊克引述道。

保羅盯著他，知道這句話引自《奧蘭治合一聖書》，心想：葛尼也和我一樣，不希望再搞那些狡詐的詭計了嗎？

公爵瞄一眼漆黑的窗外，回頭看著哈萊克說：「葛尼，你說服了多少沙漠工人留下來？」

「總共二百八十六人，閣下。我認為應該接受他們，這是我們的運氣。他們都是很有用的人。」

「就這麼多了嗎？」公爵抿了抿嘴，「好吧，傳達我的命令……」

門外一陣騷動，打斷了公爵的話。鄧肯．艾德侯穿過衛兵，沿著長桌疾步走到公爵身邊，俯身在他耳旁說了幾句。

公爵朝他一揮手，說：「大聲講出來，鄧肯，在座的都是高級軍官，沒什麼不放心的。」

保羅仔細打量艾德侯。他的一舉一動都像貓科動物，矯健、反應敏捷，沒人比他更適合做武器教官了。他黝黑的圓臉轉向保羅，深邃的眼眸不動聲色，但保羅看出他沉靜外表下隱藏著興奮。

艾德侯環視桌邊眾人：「我們制伏了一隊偽裝成弗瑞曼人的哈肯能傭傭軍。弗瑞曼人派了一個信使向我們示警。但在戰鬥中，我們發現哈肯能人伏擊了弗瑞曼信使，他受了重傷。我們本想把那個弗瑞曼人帶到這裡來救治，但他在途中就斷氣了。我知道信使傷勢過重時，停下來看

看能做些什麼，卻看到他正想扔掉一件東西，被我嚇到了。」艾德侯看了一眼雷托，「是一把刀，爵爺。一把您前所未見的刀。」

「晶刃匕？」有人問。

「沒錯，」艾德侯回答，「乳白色，會自行發出亮光。」他把手伸進束腰外袍，拿出一柄刀鞘，外露的刀柄上帶有黑色紋路。

「刀別拔出來！」

聲音洪亮，從屋子盡頭敞開的房門傳來，穿透人心。大家都站了起來，朝門口望去。

一個身材高大、穿著長袍的人站在門口，被衛兵交叉的利劍擋住。淺褐色的長袍把他從頭到腳裹得嚴嚴實實，只有兜帽和黑色面罩之間留著一道縫，露出一雙全藍的眼睛，不帶一絲眼白。

「讓他進來。」艾德侯輕聲道。

「別攔他！」公爵說。

衛兵猶豫了一下，放下手中的劍。

那人走了進來，站在公爵對面。

「這是史帝加，我拜訪的那個部落的首領，假弗瑞曼軍隊的事就是他派人來向我們示警。」艾德侯引介道。

「歡迎，先生，」雷托說，「為什麼不能拔刀？」

史帝加望著艾德侯道：「你知道我們有看重清潔和榮譽的風俗，這刀的主人是你的朋友，我允許你看這把刀。」他的眼光掃過屋內其他人，「但我不認識其他人，你就這樣讓他們褻瀆一把榮耀的刀嗎？」

「我是雷托公爵，」公爵說，「你允許我看這把刀嗎？」

「我同意給予你拔出此刀的權利。」史帝加說。桌邊傳來一陣不滿的竊竊私語。他舉起一隻瘦削、青筋暴突的手，說：「我提醒你們，這把刀的主人將你們視為他的朋友。」

大家安靜下來，等待著。保羅打量這個人，感到他身上散發威嚴的氣勢。他是一個首領，弗瑞曼首領。

保羅對面靠近桌子中間的一個人輕聲道：「他以為自己是什麼人？竟要他來告訴我們在厄拉科斯上有什麼權利？」

「據說亞崔迪的雷托公爵受命統治這裡，」那個弗瑞曼人說，「正因如此，我必須把我們的原則告訴你：見過晶刃匕的人，需要承擔一定

的責任。」他意味深長地看了一眼艾德侯，「看過晶刃匕後，就是我們的人，未經我們允許，不能離開厄拉科斯。」

哈萊克和另外幾人站起身來，一臉不忿。哈萊克說：「雷托公爵才能決定是否……」

「請等一下。」雷托說，溫和的語氣使眾人冷靜下來。不能讓局面失控。他想，然後對弗瑞曼人說：「先生，尊重我的人，我也會敬重他、維護他的尊嚴。我確實欠了你的情，而我向來有恩必報。如果按照你們的風俗，這刀不能在這裡出鞘，那麼，它絕不會出鞘──這是我的命令。這位朋友為我們而死，我們敬重他。如果還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只需講一聲。」

弗瑞曼人盯著公爵，緩緩拉開面罩，露出一張長滿烏黑短鬍的臉，鼻翼瘦削，嘴唇豐滿。他不慌不忙地彎下腰，在明亮的桌上吐了一口唾沫。

桌旁眾人勃然大怒，正準備一躍而起，艾德侯大喝一聲：「別動！」吼聲響徹整間會議室。

大家一怔，誰也沒動。艾德侯接著說：「我們感謝你，史帝加，感謝你把生命中的水贈給我們。我們由衷接受這口水。」隨即，艾德侯在公爵面前的桌上也吐了口唾沫。

他站在公爵身旁說：「大人，還記得水在這裡有多珍貴嗎。這是在表示尊敬。」

雷托這才在椅子上坐定，視線與保羅相交，看見兒子臉上的苦笑，也感受到手下眾人理解了弗瑞曼人的舉動後慢慢放鬆了下來。

弗瑞曼人看著艾德侯說：「我的穴地對你評價很高，鄧肯．艾德侯。你是否發過誓，必須效忠公爵？」

「他這是在邀我加入他們的部落，大人。」艾德侯說。

「他接受雙重效忠嗎？」雷托問。

「您希望我跟他去嗎，大人？」

「這件事我希望你自己決定。」公爵嘴裡這麼說，語氣中卻流露出熱切之意。

艾德侯注視著弗瑞曼人說：「史帝加，你能接受我現在這種身分嗎？有時候，我得回來為我的公爵效力。」

「你作戰勇猛，也為我們的朋友盡了最大的力。」史帝加說，他看著公爵，「就這樣吧：這個人，艾德侯，可以保留這把晶刃匕，作為他效忠我們的標誌。當然，他必須潔淨身體，還要奉行儀式。但這件事沒有問題，他可以同時是弗瑞曼人和亞崔迪戰士。這種事是有先例的，列特就向兩個主人效力。」

「鄧肯？」雷托問。

「我懂您的意思，大人。」艾德侯回答說。

「那好，同意。」雷托說。

「你的水是我們的了，鄧肯．艾德侯，」史帝加說，「我們朋友的遺體留給你的公爵，他的水就是亞崔迪的水。這就是我們之間的誓約。」

雷托嘆了口氣，瞄了一眼郝沃茲，兩人視線相交，郝沃茲點點頭，一臉愉悅。

「艾德侯要跟朋友道別，」史帝加說，「我會在下面等著。圖羅克是死去那位朋友的名字，你們需要這個名字，讓他的靈魂重獲自由。你們現在都是圖羅克的朋友。」

史帝加轉身準備離開。

「你不再待一下子嗎？」雷托問。

弗瑞曼人回過身，手一抬，蒙好面罩，同時調整了一下面罩後方的什麼東西。在面罩落下之前，保羅瞭了一眼，看上去像是一根細管。

「有什麼理由要留下來嗎？」他問。

「我們想向你表達敬意。」公爵回答。

「但我必須馬上到另一個地方去，否則就不值得尊敬了。」說完，他又看了一眼艾德侯，迅速轉身，大步從衛兵身旁走過。

「如果別的弗瑞曼人都能跟他一樣，我們就能合作無間。」雷托說。

艾德侯淡淡地說：「弗瑞曼人都跟他差不多，大人。」

「鄧肯，你知道以後要怎麼做嗎？」

「我是您派到弗瑞曼人那裡的大使。」

「全靠你了，鄧肯。在薩督卡軍來犯之前，我們至少需要五支弗瑞曼軍。」

「這需要花些工夫，大人。弗瑞曼人向來各自為營。」艾德侯有些遲疑，隨即又說：「大人，還有一件事。我們幹掉的那隊僱傭軍中，有人想從死去的那個弗瑞曼朋友身上奪走晶刃匕。那僱傭兵說，哈肯能人為晶刃匕懸賞一百萬太陽幣。」

雷托的下頜一抬，非常吃驚，「他們為什麼這麼想得到晶刃匕？」

「這刀是用沙蟲之牙打磨而成，是弗瑞曼人的標誌。有了它，隨便哪個藍眼睛的人都可以滲入任何弗瑞曼部落。如果我前往別的弗瑞曼穴地，除非他們認識我，否則就會盤問我。我看起來不像弗瑞曼人，但是……」

「你說的是彼特．德．弗立斯，哈肯能的晶算師殺手。」公爵說。

「一個跟魔鬼一樣狡詐的傢伙，爵爺。」郝沃茲說。

艾德侯將帶鞘的刀塞入袍中。

「看好這把刀。」公爵說。

「我明白，爵爺。」他拍拍腰帶上的收發器說，「我會盡快向您回報。瑟非有我的呼叫代號，讓他用戰時密碼呼叫。」他敬了個禮，轉身急匆匆追趕那個弗瑞曼人。

眾人聽著他咚咚的腳步聲在走廊漸行漸遠。

雷托和郝沃茲交換了會意的眼神，微微一笑。

「還有很多事要談，大人。」哈萊克說。

「我一直在耽誤你的工作。」雷托說。

「我這裡有前進基地的報告，」郝沃茲說，「是否下次再談，大人？」

「需要很長時間嗎？」

「簡單講講的話，不會太久。弗瑞曼人流傳著一種說法，說在沙漠植物實驗站時期，厄拉科斯曾經有二百多個這樣的前進基地。到現在，所有前進基地應該都已經荒廢了，但有報告說這些基地在廢棄之前已經被密封起來。」

「裡面有設備？」公爵問。

「根據鄧肯的報告，是有的。」

「基地都分布在什麼地方？」哈萊克問。

郝沃茲回答說：「這個問題的答案，無一例外全都是：『列特知

道』。」

「上帝知道。」雷托輕聲道。

「或許不完全是這樣，大人，」郝沃茲說，「史帝加剛才也提到這個名字，他指的會不會是個真實的人？」

「『向兩個主人效力，』」哈萊克說，「這話聽上去像引述宗教的語言。」

「說起引述，你應該再清楚不過。」公爵說。

哈萊克笑了。

「變動仲裁官，」雷托說，「那位星球生態學家，凱恩斯……他會不會知道這些基地在哪裡？」

「大人，」郝沃茲謹慎地說，「凱恩斯是皇室的人。」

「但天高皇帝遠。」雷托說，「我要那些基地，那裡面有大量物資，我們可以搶救來修復現有的設備。」

「大人！」郝沃茲說，「在法律上，那些基地仍然屬於皇帝。」

「這裡的氣候太惡劣，足以毀掉任何東西。」公爵說，「我們可以把問題推給氣候。找到這位凱恩斯，至少打探清楚這些基地是否存在。」

「徵用這些基地會有危險，」郝沃茲說，「有件事鄧肯說得很明白：這些基地或基地的概念對弗瑞曼人意義重大。如果占用這些基地，就有可能得罪弗瑞曼人。」

保羅觀察著周圍眾人的表情，發覺大家十分緊張，專注地聽著每一個字。看上去，他們對父親的態度深感不安。

「父親，聽他的吧，」保羅壓低聲音說，「他講的都是真話。」

「大人，」郝沃茲接著說，「那些基地裡確實有材料可以讓我們修好所有的設備，但由於戰略的理由，我們拿不到。在沒有進一步情報之前貿然行動，會太過草率。我們不該忘記，這個凱恩斯是皇帝授權的變動仲裁官。而且弗瑞曼人也很服他。」

「那就來軟的。」公爵說，「我只是要知道那些基地是否真的存在。」

「遵命，大人。」郝沃茲坐回到座位上，垂下眼簾。

「好吧，」公爵說道，「我們都知道等在我們前面的是什麼了──工

作。我們一直在操練，也有一些經驗。我們很清楚會有什麼成果，也都很明白失敗的後果。你們領命之後就各自行動去吧。」他看著哈萊克說，「葛尼，先處理走私販的事。」

「『我將深入乾枯大地上叛軍的巢穴。』」哈萊克吟道。

「總有一天，我會堵住那男人的語錄，那樣他看起來會跟沒穿衣服一樣。」公爵說。

桌旁響起一陣笑聲，但保羅聽得出來，笑聲十分勉強。

公爵轉向郝沃茲說：「瑟非，在這層樓再設一個情報指揮所。一準備好就來見我。」

郝沃茲站起身來，環視會議室，好像在找幫手，然後轉過身，帶頭走出了房門。其他人也匆忙站起來，推開椅子，一起湧向門口，場面一時有點混亂。

會議就這樣在混亂中結束了。保羅一邊想，一邊凝視最後幾個人離去的背影。以前，會議總是在直截了當的氣氛中結束，問題總有解決方案。但這次似乎有些稀稀落落，又因為效能不彰而令人疲累，更糟的是還出現了爭執。

生平第一次，保羅允許自己認真考慮失敗的可能性──並不是因為害怕，也不是由於老聖母等人的警告，而是由於自己對形勢的分析。

父親在孤注一擲。他想，局勢對我們很不利。

保羅想起郝沃茲在會議期間的表現，這位老晶算師似乎有些不安。

某件事讓郝沃茲坐立不安。

「後半夜你最好待在這裡別走了，兒子。」公爵說，「反正馬上就要天亮。我會通知你母親。」他站起身來，動作顯得緩慢而僵硬，「你可以把這些椅子拼起來，躺在上面睡一睡。」

「我並不覺得特別累，父親。」

「隨便你。」

公爵雙手背在身後，沿著長桌來回踱步。

像籠中困獸。保羅想。

「您準備跟郝沃茲談談叛徒的事嗎？」保羅問。

公爵在兒子對面停下腳步，朝著黑黝黝的窗口說：「出現叛徒的可能性，我們已經討論過好幾次了。」

「那老婦人似乎很有把握，」保羅說，「母親的情報也……」

「我們已經有防範措施。」公爵說道，環視著房內。保羅注意到父親眼中困獸般狂暴的眼神，「待在這裡別走。我要去跟瑟非談談建立指揮所的事。」他轉身大步走了出去，輕輕向衛兵點了點頭。

保羅瞪著父親剛才所站的地方，那地方甚至在公爵走出房門前就已經空了，他只是移不開眼睛。他想起那個老婦人的話：「……至於你父親，救不了他了。」

13

摩阿迪巴抵達的第一天，當他與家人駛過厄拉欽恩街道時，有人想起了那些傳說與預言，斗膽喊道：「馬赫迪！」但他們的呼喊與其說是宣告，不如說是疑問，因為人們此時僅只是冀望他就是預言中的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與此同時，他們也十分注意他母親。他們已經聽說她是個貝尼．潔瑟睿德。很明顯，對他們而言，她便如同另一個天外之音。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手冊》



一個衛兵把公爵領到角落的房間，裡面只有瑟非．郝沃茲一個人。隔壁房間傳來人們安裝通訊設備的聲音，這邊卻相當安靜。公爵四下打量，郝沃茲則從一張攤滿紙張的桌子旁邊站起來。四面綠壁的房間裡除了那張桌子，還有三把懸浮椅，椅子上代表哈肯能人的「H」字母被倉促抹掉，留下殘缺的色塊。

「椅子是我們摸來的，但很安全。」郝沃茲說，「保羅在哪裡，大人？」

「我把他留在會議室。沒有我在那裡吵他，但願他能睡一下。」

郝沃茲點點頭，走到通往隔壁房間的小門旁，關上門，隔壁的靜電聲、電火花的劈啪聲頓時消失。

「瑟非，我很在意皇室和哈肯能人囤積的香料。」雷托說。

「爵爺？」

公爵的嘴唇繃得緊緊的，「倉庫很容易摧毀。」郝沃茲正準備開口，公爵抬手打斷他，繼續往下說道：「別管皇帝的香料儲備。如果哈肯能人遇上了麻煩，他只會竊喜。至於男爵，也不可能公開承認自己囤積了大量香料，那麼，連他自己都不承認有的東西，就算被毀了，他又能怎樣？」

郝沃茲搖搖頭，「我們人手不夠，爵爺。」

「抽調艾德侯的一部分人馬，或許有些弗瑞曼人也會樂意來一趟星際旅行。突襲羯地主星。這樣牽制哈肯能人，可以取得一些戰略優勢，瑟非。」

「遵命，爵爺。」郝沃茲轉過身去。公爵發現這位老人有些緊張，心想：他可能在懷疑我不信任他。他一定知道我那裡有些關於叛徒的私人密報。嗯，最好立即打消他的憂慮。

「瑟非，」他說，「你是我能完全信賴的少數幾個人之一，所以，還有件事我想和你談談。我們倆都清楚，為了防止敵人滲透，我們一直很警覺……最近我得到兩個新情報。」

郝沃茲轉身看著公爵。

雷托轉述保羅的話。

老人卻沒有以晶算師的專注思考這兩份情報，他似乎更加不安了。

雷托細細打量老人，接著說：「老友，你欲言又止。開參謀會議時我就注意到你有點緊張。什麼事那麼嚴重，不能在會議上講出來？」

郝沃茲緊閉雙唇，沙弗汁染紅的嘴唇拉成一條僵硬的直線，周圍一圈全是細紋。他抿著嘴，說道：「爵爺，我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你我身上都有不少為救對方的命留下的傷疤，瑟非。」公爵說，「你心裡清楚，無論什麼事，都可以跟我說。」

郝沃茲凝視著公爵，心想：我最喜歡他的就是這一點。他這麼高尚，值得我忠心耿耿為他效力。為什麼我必須傷害他？

「怎麼了？」雷托問。

郝沃茲聳聳肩：「一小段信函，是我們從一個哈肯能信使身上搜到的。這封信原來是要交給一個名叫帕迪的人。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帕迪是哈肯能人地下組織的負責人。這封信函──可能很重要，也可能無足輕重，幾種解釋都能成立。」

「信上什麼內容這麼麻煩？」

「只剩下一小片，爵爺，很不完整。信的內容印在微型膠片上，附有常見的自毀膠囊。我們沒能及時阻止酸液腐蝕，只救下一小段話。可這段話……仍然非常引人深思。」

「是嗎？」

郝沃茲揉揉嘴唇，繼續說：「上面寫著：『……托永遠不會懷疑，而當他的摯愛出手擊中他時，僅僅這個事實本身就足以毀掉他。』信上有男爵的私人封印，我查證過，封印是真的。」

「你的懷疑很明顯。」公爵說著，聲氣突然間變得冷冰冰。

「我寧願砍掉自己的雙臂，也不願意傷害您，」郝沃茲說，「爵爺，可如果……」

「潔西嘉女士。」雷托說，只覺得胸中怒火狂燒，「你不能從那個帕迪身上逼問出事實嗎？」

「不幸的是，我們截下信使時，帕迪已經死了。而我可以肯定，信使本人並不知道自己傳送的是什麼。」

「我明白了。」

雷托搖搖頭，心想：真棘手，不可能有什麼，我了解自己的女人。

「爵爺，如果……」

「不！」公爵厲聲喝道，「這裡一定有問題——」

「但我們不能忽視，爵爺。」

「她已經跟了我十六年！這期間她有無數機會——你也曾親自調查過那所學校和那個女人。」

郝沃茲苦澀道：「我也有過疏漏。」

「告訴你，不可能！哈肯能人的目的是毀掉亞崔迪氏族的血脈——也就是保羅。他們試過一次了。一個女人怎麼可能會對自己的兒子下手？」

「也許她的目標並不是自己的兒子。昨天的事可能只是高明的騙局。」

「不可能是騙局。」

「先生，按理說她不會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可如果她知道呢？如果她是孤兒，比如說，某個因為亞崔迪氏族而失去父母的孤兒呢？」

「那她應該在這之前就下手。在我的杯子裡下毒……晚上用匕首。誰能比她更有機會？」

「哈肯能人的目的是徹底摧毀您，爵爺，而不只是除掉您。報家族世仇的手段有很多種。如果成功，可能成為家族仇殺中的傑作。」

公爵雙肩一沉，閉上雙眼，看上去蒼老而疲憊。這不可能，他想。

那女人早已把心交給我了。

「讓我猜忌自己所愛的女人。要毀掉我，還有比這更好的方法嗎？」公爵問。

「這種解釋我也考慮過，」郝沃茲答道，「可還是……」

公爵睜開眼睛，盯著郝沃茲，心想：就讓他懷疑吧。懷疑是他的職責，與我無關。也許，如果我一副中了圈套的樣子，那個潛藏的敵人就會開始輕忽。

「你有什麼建議？」公爵輕聲問道。

「從現在開始，全天候監視她。爵爺，要一刻都不放鬆。這一切我都會暗地裡進行。這件事艾德侯是最好的人選。也許，我們可以在本週內把他召回來。我們訓練了一個艾德侯部隊裡的年輕人，是派到弗瑞曼人那裡取代艾德侯的理想人選。他很有外交天分。」

「千萬不能破壞我們在弗瑞曼人那裡的根基。」

「當然不會，爵爺。」

「保羅怎麼辦？」

「也許我們該警告一下尤因醫師。」

雷托轉身背對著郝沃茲，「交給你全權處理吧。」

「我會小心的，爵爺。」

至少這一點我還可以放心。雷托想。他說：「我要出去走走，如果你有事，儘管來找我，我就在圍牆內。衛兵可以──」

「爵爺，您走之前，我有張膠片想讓您看一下，這是對弗瑞曼人宗教信仰的初步分析。您還記得嗎？是您讓我向您彙報的。」

公爵頓了一下，卻沒轉過身來，只是說道：「不能等等嗎？」

「當然可以，爵爺。當時您問我當地人在呼喊什麼。是『馬赫迪』！他們是在叫少爺。當他們──」

「保羅？」

「對，爵爺。這裡有一個傳說，一個預言：有一天，某位領袖將來到他們中間，他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兒子，這人將帶領他們獲得真正的自由。這預言遵循了人們熟知的救世主模式。」

「他們認為保羅就是這個……這個……」

「他們只是冀望，爵爺。」郝沃茲說著，遞過一個膠片膠囊。

公爵接過膠囊，順手塞進口袋。「我等一下再看。」

「好的，爵爺。」

「現在，我需要時間……想一想。」

「是，爵爺！」

公爵深深嘆了口氣，大步走出房門，向右一轉，沿著走廊向前，雙手負在身後，全不在意自己走到了什麼地方。一路走過無數走廊、樓梯、陽臺和大廳……人們紛紛敬禮，然後讓到一側。

走著走著，他又回到會議室。屋裡沒開燈，保羅睡在桌子上，身上蓋著衛兵的外套，頭枕著一個小盒子。公爵輕輕穿過屋子，走到陽臺上看風景。遠處的起降場亮著燈，微弱的光線映在公爵臉上。站在陽臺一角的衛兵認出了公爵，立刻卡的一聲肅立敬禮。

「稍息。」公爵輕聲說，倚上陽臺冰冷的金屬欄杆。

黎明前的寂靜籠罩著這片沙漠盆地。他抬起頭仰望天空，上方的星子像藍黑色幕布上一面亮閃閃的輕紗。南方地平線上，低垂的二號月亮透過薄薄的沙幕疑心重重地窺探人間，向他灑下嘲弄的月光。

公爵仰首凝望時，月亮卻沉了下去，落在大盾壁的後方，山崖的輪廓鑲上了一圈光暈。突如其來的黑暗，公爵只覺得一陣寒意，打了道冷顫。

憤怒如電流般衝擊著他。

哈肯能人一直在騷擾我、暗算我、打擊我──到此為止。他想，這些齷齪的東西，腦袋只配到鄉下當村長！我該表明態度了！他邊想邊感到悲哀：我必須用銳眼和利爪來統治，像凡鳥中的鷹隼一樣。他下意識抬起手來，摸了摸胸前的鷹徽紋章。

東方，夜色染上了一抹明亮的灰白，隨即又轉為貝殼的乳白色，星星隨之黯淡下來了。黎明的晨曦緩緩灑遍破碎的天際。

公爵沉醉在眼前的美景中。

真是無與倫比的景象。他想。

他從未料到這裡竟有如此出色的奇景：紅色鋸齒般的天際線與紫色、赭色的斷崖；起降場遠處的夜色中，閃著微光的露珠滋潤著厄拉科斯上生命短促的種籽，大片大片的紅花盛開著，花間清晰地印著一團團紫羅蘭色……像巨大的腳印。

「真是美麗的早晨，大人。」衛兵說。

「是啊，真美。」

公爵點點頭，心想：也許，這個星球會越來越迷人；或許，它能成為我兒子的美好家園。

就在這時，他看見一些人影走進花田，用一種鐮刀般的東西掃來掃去——露水採集者。這裡的水太珍貴了，就連露水也必須收集起來。

這裡也可能是可怕的地方。公爵想。

14

發現自己的父親是個人──是血肉之軀，也許是世上最可怕的覺醒。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公爵說：「保羅，我要做一件令人厭惡的事，但我必須這麼做。」他站在移動式毒物探測器旁，這部機器剛剛才被搬來會議室檢測他們的早餐。探測器軟綿綿地懸掛在桌子上方，保羅不由得聯想到某種剛死去的怪蟲。

公爵望著窗外，看著起降場和晨曦中飛舞的沙塵。

保羅面前放著一具閱讀器，裡面是關於弗瑞曼人宗教習俗的短片。影片是郝沃茲手下一個專家整理出來的，保羅不安地發現裡面竟然提到了自己。

「馬赫迪！」

「天外之音！」

他一閉上眼就能想起當時群眾傳來的呼喊。原來他們盼的是這個，保羅想。他想起那位年邁的聖母提到的奎薩茲．哈德拉赫。這些回憶讓保羅不由得想起那個可怕的使命，這個陌生的世界也似乎因此籠上了一層莫名的熟悉感。

「令人厭惡！」公爵說。

「您指的是什麼？父親？」

雷托轉過身，俯視著兒子道：「哈肯能人設計我猜疑你的母親。但他們不知道，我寧願懷疑自己也不會懷疑她。」

「我不明白，父親。」

雷托再次望向窗外。潔白的太陽已升上半空，乳白色的陽光穿透一片翻湧的沙塵，湧入貫穿大盾壁的陰暗峽谷。

公爵用低緩的聲音壓下心頭怒火，向保羅解釋了那封神祕的信函。

「您也可以讓他們以為你懷疑的是我。」保羅說。

「我要讓他們以為自己成功了。」公爵說，「要讓他們覺得我是個蠢蛋。必須讓這看起來像真的一樣，甚至連你母親也要瞞住。」

「可是，父親大人！為什麼？」

「你母親的反應不能像是在演戲。哦，她確實有能力演好一齣戲……但這必須萬無一失。我希望引出內奸。一定要讓人覺得我完全被蒙在鼓裡。她會很傷心，但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護她，不讓她受到更大的傷害。」

「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父親？也許我會走漏風聲。」

「在這件事情上，他們不會盯住你不放。」公爵說，「你一定要嚴守祕密，切記。」他走到窗戶旁，背對著保羅說：「這樣一來，萬一我出了事，你就可以把真相告訴她──告訴她，我從未懷疑她，一絲半點都沒有。我想讓她知道這一點。」

保羅從父親的話裡聽出了死亡的氣息，馬上說道：「您不會有事的，父親大人。那──」

「別說了，兒子！」

保羅望著父親的背影，他的頸項、他的雙肩、他遲緩的動作，無一不透著疲倦。

「您太累了，父親。」

「我是累了，」公爵道，「我的心累了。各大氏族讓人傷感的衰敗終究影響了我。我們曾經是多麼強大啊。」

保羅忿忿道：「我們的家族沒有衰敗！」

「沒有嗎？」

公爵轉身面對兒子，犀利的雙眼下方一片黑青，嘴角自嘲地一撇。「我本應娶你母親，讓她做我的公爵夫人。可是……我的未婚狀態能讓一些氏族還抱著聯姻的希望。」他聳聳肩，「所以，我……」

「母親跟我解釋過。」

「身為領袖，沒有什麼比英勇更能贏得屬下的忠誠，」公爵說，「因此，我有意養成了這種氣質。」

「您領導得很好，」保羅說，「統治有方。人們心甘情願地追隨

您，愛戴您。」

「我有第一流的宣傳機構。」公爵說著，又轉身看著盆地，「我們在厄拉科斯這裡還是有機會的，這一點，皇帝從未想到。但有時我還是會想，如果我們一走了之，乾脆叛逃，是不是會更好。有時候，我真希望我們可以隱姓埋名，躲到民間，不再為人所……」

「父親！」

「是啊，我確實累了。」公爵說，「你知道嗎？我們已經建好自己的工廠，正利用香料殘渣作為原料製造膠卷。」

「父親大人？」

「膠卷材料絕不能短缺，」公爵說，「否則，我們怎麼把自己的消息鋪天蓋地送往鄉村、城市？必須讓這裡的人民知道我統治有方。如果我們不講，他們怎麼可能知道？」

「您應該休息一下。」保羅說。

公爵再一次面對兒子，「厄拉科斯還有一個優勢，我差點忘了說。在這裡，香料無處不在。你呼吸的空氣裡、吃的食物裡，幾乎都有香料。我發現，這能形成天然免疫力，使《暗殺手冊》裡一些常見的毒藥失效。還有，因為必須珍惜每一滴水，所以食物加工的一切都受到最嚴格的監控，從酵母的培養、水耕栽培到營養化學，都是如此。因此，我們無法用毒藥大批消滅這裡的人口，別人也同樣不可能用這種方法對付我們。厄拉科斯使我們變得光明磊落了。」

保羅剛要開口，公爵便打斷他說：「這些事，我總得找個人聊聊，兒子。」他嘆了口氣，回頭看看窗外乾枯的大地。現在就連花朵也不見了──先被露水採集員踐踏了一番，剩下的又在烈日下凋萎了。

「在卡樂丹，我們有占絕對優勢的海空軍，足以統治一切。」公爵說，「而在這裡，我們必須從零開始，努力組建沙漠軍。這是你繼承的家產，保羅。如果我發生意外，你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你領導的不會是叛亂家族，而是游擊家族──不斷逃亡、不斷被人追殺。」

保羅搜腸刮肚想說些什麼，可又無從說起。他從未見過父親這麼消沉。

「要保住厄拉科斯，」公爵說，「有時必須做出有損尊嚴的決定。」窗外，起降場邊上有一根旗杆，代表亞崔迪氏族的綠黑旗懶洋洋

地在上面飄動。他指著那面旗幟，「這面旗代表著榮耀，但最後，除了榮譽之外，也可能代表許多邪惡。」

保羅乾嚥了嚥，父親的話裡有一種看透一切，一種宿命感。男孩覺得心裡空蕩蕩的。

公爵從口袋掏出一片抗疲勞藥片，也不喝水，直接嚥下。「權力和恐懼，」他繼續說，「是管理國家的工具。我要下令調整你的課程，把重點放在游擊戰上。那邊的那支影片──他們叫你『摩阿迪巴』、『天外之音』。這些是你最後的手段，你可能會從中獲利。」

保羅盯著父親，公爵的雙肩重新挺了起來──藥片開始見效了。但保羅仍然想著父親那些充滿恐懼和疑慮的話。

「那個生態學家怎麼還不到？」公爵喃喃道，「我告訴瑟非讓他早點來的。」

15

某天，我的父親帕迪沙皇帝拉著我的手，將我領到肖像廳裡亞崔迪．雷托公爵的自真肖像前。我憑著母親教我的方法，察覺他有心事。我發覺兩人驚人地相像：父親和這個畫中人都有一張瘦削、高貴的臉，輪廓分明，最突出的是那對冷峻的眼眸。「公主，我的女兒，」我父親說，「當年，這男人選妻之時，我多希望妳的年齡能再大一些。」我父親那時七十一歲了，看上去卻並不比畫像上的那個人老。雖然我只有十四歲，但我依然記得，當時我就推斷出，父親私下多麼希望公爵是他的兒子，對兩人由於政治的緣故成為敵人是多麼痛心疾首。

—伊若琅公主《父親的皇宮家事》



凱恩斯博士接獲的命令是出賣這些人，可第一次見面，他就動搖了。他以自己是科學家而自豪，對他來說，傳說只是有趣的線索，可以據此尋找文化的根源。然而這男孩竟與古老的預言如此驚人地吻合。「探究的雙眼」、「冷淡含蓄的率直」，無一不符。

當然，傳說也留有迴旋餘地，沒有說明「天外之音」究竟是聖母帶來的，還是在此地降生的。不過，傳說和真人如此吻合，確實令人嘖嘖稱奇。

上午晚些時候，他在厄拉欽恩城外起降場的行政大樓外見到了他們。附近停著一艘沒有標誌的撲翼機，隨時待命準備起飛。發動機嗡嗡作響，像昏昏欲睡的昆蟲。一名亞崔迪衛兵手握出鞘的利劍站在一旁，身上的屏蔽場使周圍的空氣微微扭曲。

凱恩斯對屏蔽場這種防衛模式嗤之以鼻，心想：厄拉科斯會讓他們大吃一驚的。

行星生態學家舉起一隻手，要他的弗瑞曼衛兵退後。他大步走向大

樓入口──一道開在鍍塑岩石上的黑洞。建築雖然龐大，卻如此暴露，他想，還不如住在洞穴。

大樓裡的動靜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停下腳步，整理一下罩袍和蒸餾服。

大門豁然洞開，一批亞崔迪士兵出現在門口，一律全副武裝：發射低速子彈的擊昏槍、佩劍、屏蔽場。他們身後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男人，長著一張鷹臉，深色的皮膚和頭髮。他穿著一襲寬大的及踝罩袍，胸前印著亞崔迪鷹徽紋章。看得出來，他對這種衣著並不熟悉，下襬一角緊貼著蒸餾服的褲管，沒有弗瑞曼人那種瀟灑及飄逸。

他身旁跟著一名少年，同樣的深色頭髮，但臉龐更圓。凱恩斯知道這少年應該有十五歲了，只是看上去更小。然而，那年幼的身軀散發出威嚴的氣勢和沉著的自信，彷彿對周圍的一切了如指掌，能看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他一身跟他父親相同樣式的罩袍，但他一副隨意自在的樣子，讓人覺得他從小就穿慣了這種衣物。

預言說：摩阿迪巴能夠洞悉別人難以察覺的東西。

凱恩斯搖搖頭，告訴自己，他們不過是普通人。

凱恩斯認出了另一個人，葛尼．哈萊克，和公爵父子一樣，穿著沙漠服裝。凱恩斯深吸一口氣，壓下對哈萊克的不滿──他曾叮囑凱恩斯，在與公爵及其繼承人見面時要遵守規矩。

「你要稱呼公爵為『爵爺』或『大人』，也可以稱他『尊貴的人』，但這個稱呼通常適用於更正式的場合。公爵的兒子，可以稱之為『少爺』或『大人』。公爵為人寬和，但不喜歡跟人太過親近。」

凱恩斯看著這群人越走越近，心想：他們馬上就會知道誰才是厄拉科斯的主人。竟然讓那個晶算師盤問了我半晚！還指望我教他們檢驗香料開採？

郝沃茲的真正意圖沒能瞞過凱恩斯。他們想得到皇家基地。顯然是從艾德侯那裡聽說的。

我要讓史帝加把艾德侯的腦袋送給這位公爵。凱恩斯告訴自己。

公爵一行離他只有幾步遠了，腳下的沙地靴踩得沙子咯吱作響。

凱恩斯彎腰致意：「公爵閣下。」

雷托走向獨自站在撲翼機旁的生態學家，仔細打量著他：高而瘦

削，寬鬆外袍、蒸餾服、短統靴，一身沙漠人的打扮。兜帽甩在身後，面罩掛在一旁，露出沙褐色的長髮，稀疏的短髭。濃濃的睫毛下是一雙藍中透藍的眼睛，眼眶上殘留著幾道深色顏料。

「你就是那位生態學家。」公爵說。

「我們在這裡更習慣用舊式的頭銜：行星生態學家。大人。」凱恩斯說。

「如你所願。」公爵低頭望著保羅，「兒子，這位就是變動仲裁官，解決爭執的仲裁人，受命監督這裡的一切，保證我們的接管過程符合規定。」他看著凱恩斯說，「這是我兒子。」

「大人。」凱恩斯說。

「你是弗瑞曼人嗎？」保羅問。

凱恩斯笑道：「這裡的部落和村莊都把我當成自己人，少爺。但我是為皇帝效力的，是皇室行星生態學家。」

保羅點點頭，此人透著一股強悍的氣勢，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哈萊克剛才站在行政大樓的窗前將凱恩斯指給保羅看，說：「就是那個帶著一隊弗瑞曼隨扈的人，正朝撲翼機走去。」

保羅用雙筒望遠鏡觀察凱恩斯片刻，留意到他稜角分明的嘴唇和高高的額頭。哈萊克在保羅耳旁低聲道：「是個怪人，說話很精準──直截了當，從不模稜兩可，像把剃刀。」

而站在他們身後的公爵則說：「典型的科學家。」

現在，保羅就站在距離此人幾步遠的地方。他感到凱恩斯身上有一股威儀，一種人格的影響力，彷彿出身皇家，生來就是發號施令的。

「我知道，這些蒸餾服和長袍是你送來的。謝謝你。」公爵說。

「希望它們能合身，大人。」凱恩斯道，「那是弗瑞曼人製作的，盡可能按你手下哈萊克所提供的尺寸去做。」

「有件事我很感興趣。你說過，如果不穿這些服裝，你就不能帶我們去沙漠。」公爵說，「但我覺得，我們可以帶上大量的水。我們本來就沒打算去很久，再說還有空中掩護，就是在我們上方飛行的隨扈。我想，不可能出現迫降吧。」

凱恩斯盯著公爵，看著他那水分充足的身體，冷冷地說：「在厄拉科斯，你不能說可不可能，你只能說會或不會。」

哈萊克臉一板：「稱呼公爵要用『大人』或『爵爺』！」

公爵一揮手，示意哈萊克別開口，「這裡的人還不習慣我們的方式，葛尼，應該允許例外。」

「遵命，爵爺。」

「我們欠你的情，凱恩斯博士。」雷托說，「你送的衣服，你對我們人身安全的考慮，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保羅想起一句《奧蘭治合一聖書》的話，衝口而出：「『禮物是河流的賜福。』」

這句話在一片寂靜中清晰響起。凱恩斯帶來的弗瑞曼隨扈正蹲坐在行政大樓的陰影裡休息，聽到這句話，全都跳了起來，激動地嚷著。其中一人高喊道：「利桑．阿拉黑！」

凱恩斯迅速轉身，做了一個簡短的向下劈手勢，示意弗瑞曼人散開。隨扈退開了，一邊嘀嘀咕咕，消失在大樓四周。

「真有意思。」雷托說。

凱恩斯凌厲地掃了一眼公爵和保羅，說著：「這裡的大多數沙漠原住民都非常迷信。別理他們，他們沒有惡意。」但他心中卻在想傳說中的句子：他們將用聖語向你們致意，而你們的禮物將保佑他們。

在此之前，雷托對凱恩斯的印象只來自郝沃茲的口頭報告。郝沃茲對此人十分提防，疑心重重。此時，雷托對他的看法一下子明朗了：凱恩斯成了弗瑞曼人。他帶來一支弗瑞曼隨扈，這只會代表一件事：弗瑞曼人想試探一下，在新領主的統治下，他們能不能自由進出城區──但這隊人馬似乎只是儀仗隊。從他的神態看來，他是高傲的人，自由自在慣了，只在起疑時才會露出戒慎的語氣神態。保羅問他是不是弗瑞曼人，這個問題一針見血。

凱恩斯已經徹底成為當地人。

「我們可以出發了嗎，爵爺？」哈萊克問。

公爵點點頭：「我乘自己的撲翼機去，凱恩斯可以跟我一起坐在前排，為我指路。你和保羅坐後排。」

「請等一等，」凱恩斯說，「如果您允許的話，爵爺，我必須檢查您的蒸餾服。」

公爵正想開口，但凱恩斯搶先接著道：「我和您一樣關心自己的性

命……大人。如果你們遇到任何意外，掉腦袋的會是誰，我心知肚明。」

公爵皺起眉頭，心想：這可真棘手！如果我拒絕，就可能得罪他，而這個人對我而言可能是無價之寶。然而……我對他所知不多，要讓他進入我的屏蔽場，觸摸我的身體嗎？

這些念頭迅速閃過腦海，公爵心一橫，一句：「聽你的。」向前跨出一步，敞開自己的長袍，看著哈萊克立即擺出姿勢，一臉警惕，但還是待在原地不動。公爵行若無事地說：「嗯，蒸餾服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如果不麻煩，我們會很感謝你為我們解釋這種裝備。」

「當然。」凱恩斯說。他的手伸到長袍下，摸到肩上的密封閥，邊檢查邊向公爵解釋：「蒸餾服基本上是個微型複合結構，一種高效的過濾器和熱交換系統。」他調整了一下公爵肩上的密封閥，繼續說：「與皮膚接觸的那一層有很多孔隙讓汗液穿透，這樣可以冷卻身體……和普通的蒸發過程很相似。外面兩層……」凱恩斯收緊胸帶，接著道：「……包含熱交換的絲狀構造和鹽的析出裝置。鹽可以回收。」

公爵抬起胳膊，方便凱恩斯的動作。「很有意思。」

「深呼吸。」凱恩斯說。

公爵照做了。

凱恩斯檢查著腋下密封閥，調整了其中一個。「身體的活動，特別是呼吸，還有會帶來滲透壓的動作，能為裝置提供動力。」他又稍微鬆了鬆胸帶，「回收的水分循環到集水袋內。你脖子旁夾著一根管子，通向集水袋，你可以用這根管子喝水。」

公爵低下頭，看到了凱恩斯所說的管子。「高效、方便，」他說，「設計得真好。」

凱恩斯膝蓋著地，開始檢查腿部密封閥。「尿液和糞便在大腿襯墊內處理。」他說著站了起來，摸摸衣領合不合身，然後拉高一段領邊，「在一望無盡的沙裡，你要把這個過濾面罩戴在臉上。這根管子插在鼻孔裡，管子上還有塞子，可以保證鼻孔和管子間沒有任何縫隙。記住，通過口腔過濾器吸氣，用鼻管吐氣。一套狀態良好的弗瑞曼蒸餾服可以讓你每天只流失一點點水分，即使大量消耗體能時也一樣。」

「每天一點點。」公爵說。

凱恩斯用手指壓了壓蒸餾服的前額墊說：「這東西可能會有點摩擦皮膚。如果不舒服，請告訴我，我可以塞點東西，把它弄緊些。」

「多謝。」公爵說。他晃了晃蒸餾服裡的雙肩，感覺確實好了許多，比較貼身，沒那麼不舒服了。

凱恩斯轉身對保羅說：「小伙子，我們來瞧瞧你穿得如何。」

人是不錯，但必須讓他學會怎麼稱呼別人。公爵想。

保羅順從地站著，讓凱恩斯檢查蒸餾服。頭一次穿上這套表面光滑、帶有波浪的衣物時，他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知道自己以前從未穿過這種衣服，然而，在葛尼笨手笨腳的指點下，他覺得自己出於本能，自然而然就知道該怎麼穿，該怎麼調整。保羅收緊了胸帶，利用呼吸以獲取最大的泵壓動力。他不僅清楚應該怎麼做，還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第一次收緊脖墊和前額墊時，保羅便知道這是為了防止擦傷。

凱恩斯直起身體，後退了一步，一臉迷惑。「你以前穿過蒸餾服嗎？」

「這是第一次。」

「那，是有人幫你調整過？」

「沒有。」

「你的沙地靴沒在踝骨扣死，很方便穿脫，誰告訴你這麼做的。」

「這……我覺得應該這麼做。」

「當然應該。」

凱恩斯揉著臉頰，想到了那個傳說：他將知道你們的做法，彷彿生來如此。

「我們別浪費時間了。」公爵指指等在一旁的撲翼機，帶頭走了過去，對一個敬禮的衛兵點了點頭。他爬進機艙，繫緊安全帶，開始檢查操縱器和儀表。其他人也尾隨公爵上了撲翼機，機身吱嘎作響。

凱恩斯繫好安全帶，注視著機艙舒適的內裝。柔軟豪華的灰綠色椅墊，閃閃發光的儀表。艙門一關，通風扇開始轉動，機艙裡瀰漫著過濾後的清新空氣。

軟弱！他想。

「一切正常，爵爺。」哈萊克說。

雷托開始向機翼輸送動力。機翼上下撲動著，一下、兩下，離開地

面至十公尺高度。機翼有力地揮動著，一加力，嗖地一聲，他們陡直地升上高空。

「往東南方向越過大盾壁，」凱恩斯說，「我已經讓你的挖沙師把設備集中在那裡了。」

「好。」

公爵傾斜機身，轉彎加入空中掩護，其他飛機立即進入護衛隊形，一起向東南方飛去。

「這些蒸餾服的設計和製造顯示出極高的工藝水平。」公爵說。

凱恩斯應道：「哪天我帶你去參觀穴地工廠。」

「一定很有意思，」公爵說，「我發現，有些駐防城市也生產這種服裝。」

「拙劣的仿製品，」凱恩斯說，「任何愛護自己皮膚的沙丘人都只穿弗瑞曼蒸餾服。」

「它真的可以保證身體每天只流失一點點水分？」公爵問。

「如果穿戴正確，前額的帽簷夠緊，所有的密封閥都正常工作的話，全身上下只有手掌會流失一點水分。」凱恩斯答道，「如果不必用手做什麼重要操作，你還可以戴上蒸餾手套。大多數在沙漠中行走的弗瑞曼人都在掌心抹上一種石炭酸灌木的汁液，可以防止出汗。」

公爵從左窗向下看，大盾壁支離破碎。整座山體都由風化的巨岩組成，一片片呈黃褐色，間雜著黑色裂紋。這片大地彷彿被人從天上擲下，任由它碎得四分五裂。

他們掠過一座低淺的盆地，灰沙從岩圈南方的一道缺口流入盆地中心，形成乾三角洲，周圍襯著顏色較深的岩石，界限分明。

凱恩斯在座椅上向後一靠，想著剛才在蒸餾服下方觸碰到的皮肉是何等豐潤。他們的長袍外面都繫著屏蔽場腰帶，腰間有擊昏槍，頸部扣著錢幣大小的緊急信號發射裝置。公爵和他兒子都在腰間別著一把小刀，刀鞘已經很老舊。這些人給凱恩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種溫和與剽悍的奇特組合，與哈肯能人完全是兩種作風。

「向皇帝匯報這裡的政權交替時，你會說我們都依法行事嗎？」雷托瞟了一眼凱恩斯，回到航線上。

「哈肯能人走了，你們來了。」凱恩斯說。

「一切是否盡如皇帝所願呢？」公爵又問。

凱恩斯的下顎繃緊，瞬間緊張了。他答道：「身為行星生態學家和變動仲裁官，我直屬於帝國……大人。」

公爵冷冷一笑：「但現實如何，我們都明白。」

「容我提醒，皇帝陛下支持我在這裡的工作。」

「是嗎？那你的工作是什麼？」

短暫的沉默，保羅心想：他把凱恩斯逼得太緊了。保羅瞭了一眼哈萊克，但這名吟遊武士正盯著窗外荒涼的景色。

凱恩斯生硬地答道：「你指的當然是我身為行星生態學家的職責了。」

「當然。」

「主要是旱地生態學和植物學……還有一些地質工作，鑽探和試驗。這麼大的一顆星球，總有無窮的可能性。」

「你也調查香料嗎？」

凱恩斯轉過身，保羅注意到他兩頰繃緊的線條。「這問題很怪，大人。」

「凱恩斯，別忘了，這裡現在是我的封邑。我的管理方式與那些哈肯能人完全不同。我不會阻撓你研究香料，前提是你向我分享你的研究成果。」他看著這位行星生態學家說，「哈肯能人並不鼓勵任何香料研究，是嗎？」

凱恩斯看著公爵，並不回答。

「你可以直言不諱，」公爵說：「無需瞻前顧後。」

「的確，帝國法庭遠在天邊。」凱恩斯喃喃道。他心想：這個被水軟化的外來者在期待什麼？難道他以為我會蠢到跟他們合作？

公爵哈哈大笑，一邊注意航向，一邊說：「先生，我發覺你的語氣中有一絲不友好。我們有帶著一大幫嗜殺成性的人在這裡無法無天嗎？我們期待你能盡早明白我們跟哈肯能人是不一樣的。」

「我看過你們鋪天蓋地發往穴地與村莊的宣傳，」凱恩斯說，「『仁慈的公爵』！你的部門──」

「夠了！」哈萊克斥喝道，從窗口猛地轉過頭來，傾身向前。

保羅把一隻手放在哈萊克的手臂上。

「葛尼！」公爵回頭看了他一眼，「這個人一直活在哈肯能的統治下。」

哈萊克坐回到椅子上：「是。」

「你那位郝沃茲很圓滑，」凱恩斯說，「但他的目的仍然非常清楚。」

「那麼，你會幫我們找到那些基地嗎？」公爵問。

凱恩斯的回答十分簡潔：「基地是皇帝的財產。」

「但都荒廢了。」

「遲早會用上。」

「皇帝也這麼認為嗎？」

凱恩斯嚴厲地瞪了一眼公爵，「如果厄拉科斯的統治者不是把全部心思用在搜刮香料上，這地方可以變成樂園。」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公爵想。他問道：「沒有錢，這個星球怎麼變成樂園？」

「如果買不到你所需要的人力，錢又有什麼用？」凱恩斯反問道。

終於！公爵想。他接著說：「我們下次再討論這個問題。現在，我相信我們已到達大盾壁邊緣，仍然保持航向嗎？」

「保持航向。」凱恩斯低聲道。

保羅望向窗外。身下支離破碎的大地已經變成一堆凌亂的縐褶，朝著貧瘠的岩石高原和刀削斧鑿的峭壁延伸。峭壁後面，指甲般的新月形沙丘連綿湧向地平線，遠處不時可見一片晦暗的陰影，深色的斑塊，看起來不像是沙地。也許是露出地表的岩層。但在蒸騰的高溫空氣中，保羅無法確定。

他問：「那下邊有什麼植物嗎？」

「有一些。」凱恩斯答道，「這個緯度的植物，我們通常稱之為小盜水者。它們演化成掠奪彼此的水分，會大口吞下露水。沙漠中有些地方生機盎然，但不管哪裡的植物，都得學會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下生存。即使是你，只要困在那裡，也得模仿它們的生存方式，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你是說互相盜取水分？」保羅問，語氣洩漏了他的憤慨。

「這種事也發生過。」凱恩斯答道，「但我不是那個意思。你瞧，

我的氣候決定了一種獨特的世界觀。你無時無刻不意識到水，也絕不會浪費任何含水的東西。」

而公爵卻在想：「……我的氣候！」

「向南偏二度，大人。」凱恩斯說，「西方有一股風暴正朝這邊來。」

公爵點點頭。他已看到那邊褐色的滾滾沙塵，讓撲翼機斜飛轉了一個彎，身後的護衛隊也跟著傾斜，在經沙塵折射的陽光下，一排機翼泛起一片迷濛的橙光。

凱恩斯說：「這樣應該能避過風暴了。」

「如果飛進風暴，一定很危險吧。」保羅說，「沙子真能穿透最堅硬的金屬嗎？」

凱恩斯答道：「在這樣的高度，不會有沙子，只有沙塵。主要的危險是缺乏能見度、亂流以及通風口堵塞。」

「我們今天能看到實際的香料開採嗎？」保羅問。

「非常有可能。」凱恩斯回答。

保羅靠回椅背。透過提問和超感知，他已經完成了母親所說的「登錄」。現在，他記下凱恩斯了一聲調、臉和姿態的所有細節。凱恩斯長袍的左袖不自然地捲起，說明袖筒藏有匕首。腰間怪異地鼓起。據說，沙漠上的人都會繫上腰帶，裡面塞著小型必需品。外套的衣領上別著銅領針，上面雕了隻野兔。兜帽甩在背後，帽緣也別著一個類似的小領針。

坐在保羅旁邊的哈萊克一扭身，從後艙取出他的巴利斯九弦琴。哈萊克調音的時候，凱恩斯回過頭來看了一眼，隨即又把注意力轉到航線上。

「你想聽什麼，少爺？」哈萊克問。

「你決定吧，葛尼。」保羅回答。

哈萊克低下頭，耳朵貼近音箱聽了聽，撥弄著琴弦，輕聲唱了起來：

我們的父親在沙漠上吃著嗎哪[2]，

在那旋風四起的燒灼之地，

主啊，救我們逃離這可怕大地！
救救我們……哦—哦，
救我們逃離飢渴乾涸的大地。

凱恩斯瞟了一眼公爵說：「大人，您出門還帶著助興的護衛。他們是否全都這麼多才多藝呢？」

「葛尼？」公爵笑著說，「他是特例。我喜歡帶著他，是因為他的一雙眼睛，很少有東西能逃過他的法眼。」

行星生態學家皺起了眉頭。

哈萊克接著剛才的節奏和調子繼續唱道：

因為我是沙漠之梟，哦！
哎呀！我是沙漠之梟！

公爵從面前的儀表上拿起話筒，拇指推開開關，說道：「指揮官呼叫護衛隊，B區九點鐘方向出現飛行物，請確認。」

「只不過是隻鳥，」凱恩斯說道。隨即他又補了一句：「你有一雙銳利的眼睛。」

儀表上的揚聲器劈哩啪啦響了一陣，傳來一個聲音說：「這裡是護衛隊，已將飛行物全面放大辨認，是隻大鳥。」

保羅朝指示的方向看去，遠處有一個黑點，一個停停走走的小黑點，不仔細看是看不見的。保羅這才意識到父親是多麼緊張，每種感官都在高度戒備。

「我不知道沙漠深處還有這麼大的鳥。」公爵說。

「看起來像隻鷹，」凱恩斯道，「許多生物已經適應了這裡的環境。」

撲翼機掠過一片光禿禿的岩石高原。保羅從兩千公尺的高空向下看，他們的撲翼機和護衛隊在地面投下了扭曲的陰影。下面的地勢看似平坦，但扭曲的影子指出事實並非如此。

「以前曾有人徒步穿越沙漠嗎？」公爵問。

哈萊克的音樂停了下來，他傾過身去，想聽聽凱恩斯的回答。

「不是從沙漠深處。」凱恩斯答道，「從第二區倒是有幾次。他們穿過岩石區，那裡很少有沙蟲出沒，才能活著走出去。」

凱恩斯的音質有異，這引起了保羅的注意。他受過訓練的感官立刻警覺了起來。

「啊，沙蟲，」公爵說，「什麼時候我一定要見識一下。」

「可能你今天就能見到。」凱恩斯說，「哪裡有香料，哪裡就有沙蟲。」

「總是這樣嗎？」哈萊克問。

「總是這樣。」

「沙蟲和香料有什麼關聯嗎？」公爵問。

凱恩斯轉過身，保羅看見他說話時抿了抿嘴。「沙蟲保護香料沙地。每一條沙蟲都有自己的……領地。至於香料……誰知道？我們驗了沙蟲標本，懷疑沙蟲跟香料之間有某種複雜的化學交換。我們在沙蟲的管腺中發現了微量氫氯酸，其他地方還有更複雜的酸。我會給你幾篇我寫的專題論文。」

「屏蔽場無法防衛嗎？」公爵問。

「屏蔽場！」凱恩斯嗤之以鼻，「在沙蟲活動的區域啟動屏蔽場，等於自尋死路。沙蟲會不顧領地界線，千里迢迢從四面八方衝過來襲擊屏蔽場。使用屏蔽場的人，還沒有人能逃出生天。」

「那麼，怎樣才能制伏沙蟲？」

「要想殺死沙蟲並保留完整的蟲體，目前唯一的方法就是對沙蟲的每段體節進行高壓電擊。」凱恩斯答道，「炸彈可以把沙蟲震昏，可以把沙蟲身體炸成幾截，但沙蟲的每段體節都有獨立的生命。據我所知，除了原子彈，目前還沒有什麼炸彈有足夠的威力殺死整條巨型沙蟲。沙蟲的生命力頑強得難以置信。」

「為什麼不努力消滅沙蟲呢？」保羅問。

「花費太高，」凱恩斯回答，「涵蓋的區域也太廣了。」

保羅靠回椅背。他有真言感應力，從凱恩斯的音調轉折察覺他正在撒謊，說的話半真半假。他想：如果沙蟲和香料真有關聯，那麼殺死沙蟲就會毀了香料。

公爵說：「很快就不會再有人不得不徒步穿越沙漠了。只要開啟裝

在我們頸部的這種微型信號發射器，救援人員就會馬上出發。不多後，我們所有的工人都將穿戴這種裝置。專門的援救系統也正在設立。」

「非常值得讚許。」凱恩斯說。

「聽語氣，你並不贊同。」公爵說。

「贊同？我當然贊同，但那沒什麼用。沙蟲發出的靜電會屏蔽許多信號，發射器也會短路。你知道，以前也有人試過。厄拉科斯的氣候對設備很不利。而且，沙蟲一開始攻擊，你的時間就不多了，大多數情況下不超過十五到二十分鐘。」

公爵問：「你有什麼建議？」

「你問我的意見？」

「當然，你是行星生態學家。」

「你會採納我的建議嗎？」

「如果是明智的建議。」

「那好，大人。永遠不要單獨旅行。」

公爵把目光從儀表上移開，問道：「就這樣？」

「就這樣。永遠不要單獨旅行。」

「如果遇上風暴，落單了，被迫緊急降落呢？」哈萊克問，「任何事都做不了嗎？」

「任何事這個詞，涵蓋很廣啊。」凱恩斯說。

保羅問：「你會怎麼做？」

凱恩斯轉過頭，緊盯著保羅看，然後對公爵說：「首先我會記得保護我的蒸餾服不破損。如果我在沙蟲區外，又或是在岩石區，我就不離開撲翼機。如果是在大平漠，就應該盡快遠離飛機，大約一千公尺就夠了。然後，我會藏到自己的長袍下面。沙蟲會發現飛機，卻可能不會注意到我。」

「然後呢？」哈萊克問。

凱恩斯聳聳肩說：「等沙蟲離開。」

「就這些？」保羅問。

「等沙蟲離開後，你可以試著走出來，」凱恩斯說，「你必須躡手躡腳地走，避開沙鼓和沙潮盆地一往最低的岩石區走。這樣的岩石區有很多，你還是有可能成功的。」

「沙鼓？」哈萊克問。

凱恩斯答道：「沙子壓實之後的狀態，即使是最輕的踩踏，也會發出鼓聲。沙蟲一聽見就會撲上去。」

「那沙潮盆地呢？」公爵接著問。

「這是沙漠歷時數百年形成的凹坑，裡面全是沙塵。有些非常大，甚至會出現沙浪和沙潮。任何不小心進入的動物都會被吞沒。」

哈萊克坐回椅子裡，繼續彈起琴來。不久，他唱道：

沙漠中的野獸在那裡狩獵，
等著不知情的獵物經過。
哦—，不要誘惑沙漠之神，
除非你想在墓穴中獨自寂寞。
危險是—

他突然停下，傾身向前，說：「前面有沙塵，爵爺。」

「我看見了，葛尼。」

「那就是我們要找的。」凱恩斯說。

保羅挺直身子朝前看，大約三十公里外的沙漠上，一陣黃塵貼著地面翻滾。

「那裡有輛你們的沙地爬行車，」凱恩斯說，「就在地表。那代表它正在開採香料。採到礦沙後，用離心力將香料與沙子分開，這股沙塵就是排出的沙子，跟別的沙塵完全不同。」

「上方有飛機。」公爵說。

「我看到兩架……三架……四架觀測機，」凱恩斯說，「它們在守望，看有沒有蟲跡。」

「蟲跡？」公爵問。

「朝沙地爬行車移動的沙波。他們在沙漠地表設置了震波感測器。有時沙蟲潛得太深，地表就不會有沙波。」凱恩斯朝空中左看右看，細細搜尋，「應該有運機艦在附近的，但我們沒看到。」

「沙蟲總是會來，是嗎？」哈萊克問。

「是的。」

保羅傾身向前，碰了一下凱恩斯的肩：「一條沙蟲的活動區域有多大？」

凱恩斯皺起眉頭，這小孩問的全是大人的問題。

「這要看沙蟲的體積有多大。」他說道。

「有何不同？」公爵問。

「大沙蟲可能會控制三到四百平方公里，小的──」公爵突然踩下制動器，凱恩斯的話也被打斷了。發動機吊艙安靜下來，機身隨之一震。短短的機翼張開，罩住空氣，飛機便浮在半空中。公爵微側機身，讓機翼輕輕扇動，將撲翼機轉入撲翼模式。他左手指著東方沙地爬行車後面說：「那是蟲跡嗎？」

凱恩斯側過身子，越過公爵，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保羅和哈萊克也擠在一起，朝同一方向張望。他還注意到，護衛隊措手不及，衝過了頭，現在正轉彎折回。沙地爬行車就停在他們前方，大約三公里外。

就在公爵所指的地方，新月形的沙丘一路投下無數陰影，就像浪濤般鋪向天際。而遠處有條長線劃破沙浪，一挺一挺地向前延伸，在沙表泛起層層波峰。保羅見狀，想起了大魚緊貼著水面游過時劃出的漣漪。

「沙蟲，」凱恩斯說，「很大一條。」他向後一靠，抓著儀表上的話筒，調整到一個新頻段，看了一眼上方的地圖網格，對著話筒說：「呼叫德爾塔阿加克斯九號沙地爬行車，蟲跡警告。德爾塔阿加克斯九號請注意，蟲跡警告。請回答。」他等著。

儀表的揚聲器傳來一陣靜電噪音，然後一個聲音回答道：「誰在呼叫德爾塔阿加克斯九號，完畢。」

「他們似乎很冷靜。」哈萊克說。

凱恩斯對著話筒說：「未登記航行──在你們東北方大約三公里處。有蟲跡正急速朝你的位置移動，預計抵達時間二十五分鐘。」

另一個低沉的聲音從揚聲器傳出：「這裡是偵察指揮中心。目標已確認，交會時間正在計算。」那聲音頓了一下，繼續說：二十六分鐘後交會。時間估計很準確。哪一位在未登記航行上？完畢！」

哈萊克已經解開安全帶，插入公爵和凱恩斯中間，「這是正規的工作頻率嗎？凱恩斯？」

「是。怎麼啦？」

「有誰會聽？」

「只有這個區域的工作人員。干擾太大，信號傳不出去。」

揚聲器又響起：「這裡是德爾塔阿加克斯九號，這次的目擊獎金由誰獲得？完畢。」

哈萊克看了一眼公爵。

凱恩斯說：「誰最先發出沙蟲警報，誰就可以從採到的香料中獲得一筆獎金。他們想知道──」

「告訴他們是誰最先看見沙蟲的。」哈萊克說。

公爵點點頭。

凱恩斯猶豫了一下，隨即拿起話筒說：「沙蟲警報獎金屬於雷托．亞崔迪公爵，雷托．亞崔迪公爵，完畢。」

揚聲器裡傳出洩氣的聲音，在一陣靜電中有些扭曲：「收到，謝謝。」

「現在再告訴他們，獎金由他們自己分了，」哈萊克命令說，「告訴他們，這是公爵的意思。」

凱恩斯深吸一口氣，然後說道：「公爵要你們小組自己分掉這筆獎金，收到了嗎？完畢！」

「收到，謝謝。」揚聲器答道。

公爵說：「我剛才忘了說，葛尼還是非常傑出的公關人材。」

凱恩斯皺著眉頭，疑惑地看了葛尼一眼。

「這會讓那些人知道，公爵關心他們的安全。」哈萊克說，「消息會傳出去。我們用的是這一區的工作頻率，不大可能被哈肯能人的密探聽到。」他看了一眼空中護衛隊，「再說我們的武器相當強，冒得起這個險。」

公爵朝不斷噴出沙塵的沙地爬行車斜飛而去：「現在怎麼辦？」

「這附近有一支運機艦聯隊，」凱恩斯說，「會有運機艦飛來把爬行車運走。」

「如果運機艦失事了，怎麼辦？」哈萊克問。

「會失去一些設備。」凱恩斯答道，「飛近點，到沙地爬行車上方，大人。你會發覺這很有意思。」

公爵臉一沉，忙著操縱飛機，一頭衝入沙地爬行車上空的洶湧氣流中。

保羅向下望去，看到下邊那頭金屬與塑膠製成的怪物仍在不停地向外噴沙。這東西像一隻巨大的藍褐色甲蟲，四周的手臂向外伸出，在沙地上留下一道道寬闊的痕跡。他還注意到，沙地爬行車上有一個上下顛倒的漏斗，深深戳入前方深黑色的沙地裡。

「從顏色上看，是藏量豐富的礦床。」凱恩斯說，「他們會繼續開採，直到最後一分鐘。」

公爵將更多動力輸出到機翼，機翼挺直後飛機陡然下衝，然後停在低空，在沙地爬行車上方盤旋。他朝左右各瞥了一眼，看見護衛隊仍保持高度，在上方盤旋。

保羅仔細觀察沙地爬行車排沙管中噴出的黃色沙霧，又抬頭瞻望沙漠中不斷推進的沙蟲。

「怎麼聽不見他們呼叫運機艦呢？」哈萊克問。

「運機艦常常使用另一個頻率。」凱恩斯說。

「每輛沙地爬行車附近不是應該有兩艘運機艦待命嗎？」公爵問道，「下邊那部機器上應該有二十六個工人，更別提還要加上設備。」

凱恩斯回答說：「你沒有足夠的額──」

揚聲器裡傳來了憤怒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你們有誰看見運機艦？他沒回話。」

揚聲器裡傳出一陣嘈雜聲，接著突兀的超控信號壓下了所有聲音，一片寂靜中，一開始的那個聲音說道：「依次報告，完畢！」

「這裡是偵察中心，我最後看見時，運機艦飛得相當高，然後轉了個彎，朝西北方向飛走了。現在看不見。完畢。」

「一號機：沒有發現，完畢。」

「二號機：沒有發現，完畢。」

「三號機：沒有發現，完畢。」

沉默。

公爵朝下俯看，他座機的影子剛剛掠過沙地爬行車。他問：「只有四架偵察機，對嗎？」

「正確。」凱恩斯說。

「我們這邊有五架撲翼機，」公爵說：「我們的撲翼機比較大，每架可以再擠三個人。他們自己的偵察機應該可以帶走兩個人。」

保羅心算了一下說：「還少三個位子。」

「為什麼不給每輛沙地爬行車配備兩架運機艦？」公爵怒吼道。

「你們沒有足夠的額外設備。」凱恩斯說。

「所以更應該保護我們現有的設備！」

「運機艦會飛到什麼地方？」哈萊克問。

「可能在某個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迫降了。」凱恩斯說。

公爵抓過話筒，手指按在開關上，卻猶豫起來，「他們怎麼會找不到運機艦？」

「他們都全力盯著地面，搜尋蟲跡。」凱恩斯解釋道。

公爵按下開關，對著話筒說：「這裡是你們的公爵。我們現在下來營救德爾塔阿加克斯九號。所有偵察機聽我指揮。偵察機在沙地爬行車東邊著陸，我們在西邊，完畢。」

他探手下去，打開自己的指揮頻率，對護衛隊重複了剛才的命令，然後把話筒還給凱恩斯。

凱恩斯轉回正常工作頻率，揚聲器裡傳來爆炸似的咒罵聲：「……香料差不多要裝滿了！我們已經快裝滿一車了！不能留給混帳沙蟲！完畢。」

「見鬼的香料！」公爵咆哮道。他一把抓過話筒說，「我們會挖到更多香料的！我們的撲翼機還有空位，但有三個人帶不走。你們自己用抽籤或是別的方式決定誰能離開。但你們必須離開，這是命令。」他將話筒丟給凱恩斯，見凱恩斯甩了甩撞痛的手指，低聲說了句：「對不起。」

「還有多少時間？」保羅問。

「九分鐘。」凱恩斯答道。

公爵說：「這架撲翼機的功率比其他幾架大。如果我們用噴射器以四分之三翼展起飛，還可再多裝一個人。」

「沙地是軟的。」凱恩斯說。

「多載四個人又採用噴射器起飛，可能會導致機翼折損，爵爺。」哈萊克說。

「這架不會。」公爵說。撲翼機滑至沙地爬行車旁邊時，他向後拉動操縱桿，機翼一斜，飛機在離沙地爬行車不到二十公尺處停了下來。

沙地爬行車已經安靜下來，排沙管裡也不再噴出沙霧，只有微弱的轟隆聲。公爵一打開艙門，聲音變得清晰。

緊接著，一股濃郁刺鼻的肉桂香撲鼻而來。

偵察機發出巨大的拍打聲，在沙地上滑行了數公尺，停在沙地爬行車的另一邊。公爵自己的護衛隊俯衝下來，停在他的座機旁。

保羅看著這輛巨大的沙地爬行車，所有的撲翼機在旁邊都顯得渺小──像甲蟲旁的蚊蚋。

「葛尼，你和保羅把後座扔掉，」公爵說。他用手動將翼展調到四分之三，設好仰角，檢查噴射發動控制器，「他們到底為什麼還不從那機器裡走出來？」

「他們希望運機艦會現身，」凱恩斯解釋說，「他們還有幾分鐘時間。」說完他朝東方望去。

大家扭頭朝同一方向看，沒有沙蟲的蹤跡，但空氣中卻瀰漫著沉重而緊繃的焦慮氣息。

公爵抓起話筒，狠狠撥到指揮頻率，說道：「讓兩架護衛機扔掉屏蔽場發動機，按編號執行。這樣你們可以分別多載一個人。我們不能把任何人留給那怪物。」他把對講機調回工作頻率，大聲吼道：「好了！德爾塔阿加克斯九號機上的人！出來！馬上！這是你們公爵的命令！快跑！不然我就用雷射炮把爬行車切成兩半！」

靠近爬行車前部的一扇艙門猛然打開，接著是尾艙的艙門，還有一個艙門在爬行車的頂部。眾人連滾帶爬跳了出來，滑下或爬到沙地上。一個穿著格紋工作長袍的高個男人最後出來，先跳到履帶上，再跳進沙裡。

公爵把話筒掛在儀表上，一側身，踏上機翼舷梯，大喊道：「兩人一組上你們的偵察機！」

穿格紋長袍的高個子開始把他的人兩兩分開，推著他們朝等在另一側的飛機跑去。

「四個人到這裡來！」公爵叫道，「四個人上後邊的撲翼機！」他用手指點了點緊跟在後邊的一架護衛機，衛兵正忙著把屏蔽場發動機往

外推，「四個人上那邊的撲翼機！」他指著另一艘已經扔掉屏蔽場發動機的撲翼機，「其餘的，三個一組上其他撲翼機！快跑，你們這些傢伙！」

高個子將手下全部分派好，這才帶著另外三人步履艱難地從沙地上跑過來。

「我聽見沙蟲了，但看不見。」凱恩斯說。

其他人也馬上聽見了──一種沙沙的滑動聲，還有一定距離，但越來越響了。

「真是見鬼的拖拖拉拉。」公爵喃喃道。

周圍的撲翼機開始起飛，拍動的機翼揚起一片沙塵，公爵不由得想起在故鄉星球的叢林中所做的一次緊急迫降──空地上，腐爛的野牛屍體周圍，食腐鳥驚得振翅飛起。

香料工人從撲翼機一側艱難地往上爬，從公爵身後爬入機內。哈萊克出手相助，使勁將他們拽進後艙。

「小伙子，快進去！」公爵喝道，「動作快！」

保羅被這些汗流浹背的人擠到角落，聞到他們身上嚇出的冷汗，還注意到其中兩人蒸餾服的頸部根本沒調好。他把這項訊息存到記憶中，以備日後之用。父親必須下令整頓蒸餾服的使用規範。若沒有人盯著，這種事只會越來越馬虎。

最後一個人氣喘吁吁地進入後艙，一邊喊道：「沙蟲！快追上我們了！快起飛！」

公爵滑進座椅，皺眉說：「根據原來的估算，我們差不多還有三分鐘，對嗎，凱恩斯？」他關上門，檢查是否關好。

「幾乎一秒不差，大人。」凱恩斯心想：真夠鎮定的，這公爵。

「全部安全抵達，閣下。」哈萊克說。

公爵點點頭，看著最後一架護衛機起飛，調整好點火系統，又看了一眼機翼和儀表，這才一一用力按下噴射起飛鈕。

起飛使公爵和凱恩斯深深陷入座椅，後面的人則被緊緊壓在後艙壁上。凱恩斯觀察公爵操縱飛機的手法──動作輕巧又沉著。撲翼機現在已經完全升空，公爵注視著儀表，時時觀察左右兩翼的情況。

「撲翼機很沉，爵爺。」哈萊克說。

「哦，還在這撲翼機的承載範圍內，」公爵說，「你不會真的以為我敢拿這架飛機冒險吧，葛尼？」

哈萊克咧嘴笑了，說：「一點也不，爵爺。」

公爵從容地傾斜機身，繞了一個大彎，在沙地爬行車上方開始爬升。

被擠在角落的保羅緊靠在舷窗旁，低頭盯著沙地上沉寂的機器。蟲跡消失在機器約四百公尺外，而現在，沙地爬行車周圍的沙地卻好像開始震盪了起來。

「沙蟲現在就在沙地爬行車下面，」凱恩斯說，「你們即將看到極少有人看到的一幕。」

一片片煙塵籠罩了爬行車周圍的沙地，龐大的機器開始向右傾斜。爬行車右方有個巨大的沙漩渦正在形成，越轉越快。方圓數百公尺的空中布滿沙塵。

接著，他們看見了！

沙地上出現一個大洞，洞內瑩亮的白色輪輻在陽光下閃爍。保羅估計，這洞的直徑至少是沙地爬行車長度的兩倍。只見爬行車隨著滾滾沙浪轟地一聲滑進洞裡。巨洞隨即坍塌。

「天啊，真是頭怪物！」坐在保羅身邊的人喃喃道。

「把我們辛辛苦苦採來的香料全吞掉了！」另一人憤憤地說。

「有人會為這件事付出代價的，」公爵說，「我向你們保證。」

在父親那非常平淡的語氣裡，保羅聽出了深藏的怒氣。他發覺自己也同樣惱怒：這是無可原諒的浪費！

一陣沉默之後，大家聽到凱恩斯吟誦道：「保佑創造者和祂的水，保佑祂的來去，願祂的到來潔淨這個世界，願祂為祂的子民守望這個世界。」

「你在說什麼？」公爵問。

但凱恩斯不作聲了。

保羅瞥了一眼擠在身邊的人，發覺他們都極其敬畏地盯著凱恩斯的後背。其中一人悄聲道：「列特。」

凱恩斯轉過頭，眉頭緊蹙。那人向後一仰，窘迫不安。

獲救的另一人開始粗嘎乾咳。不久，也喘著粗氣說：「詛咒那個地

獄洞！」

最後一個走出爬行車的高大沙工說：「科斯，省省吧，你只會咳得更厲害。」他在人群中轉動身體，讓自己看得到公爵的後腦勺，然後說道：「我敢說您就是雷托公爵了。謝謝您救了我們的性命。要不是你們趕來，我們就死定了。」

「安靜，讓公爵專心駕駛。」哈萊克低聲說。

保羅瞥了一眼哈萊克。他也看到父親的下頜繃緊的線條。碰上公爵發火時，別人連走路都得放輕腳步。

公爵開始調整航線，不再劇烈傾斜機身，然後停在空中──沙地上有新動靜。沙蟲已退到地底深處，但就在剛才爬行車所在地附近，只見兩道人影正離開陷落的沙地，一路朝北走去。他們看起來像是在沙表滑行，所經之處竟連半點沙塵也沒揚起。

「下邊的人是誰？」公爵厲聲道。

「兩個跑來搭爬行車的傢伙，爵爺。」高個子沙工說。

「為什麼沒告訴我們這兩個人的事？」

「他們自己要冒險的，爵爺。」

「大人，」凱恩斯說，「這些人知道，困在沙蟲的沙漠國度，幾乎怎麼做都沒用。」

「我們從基地派一架撲翼機來接他們。」公爵咬牙切齒道。

「隨您的意，大人。」凱恩斯說，「不過看樣子，撲翼機來的時候，只怕已經沒人可救了。」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派一架撲翼機來。」公爵說。

「離沙蟲現身的地方那麼近，」保羅說，「他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當時洞穴四周都在往下陷，給人距離上的錯覺。」凱恩斯解釋道。

「您在浪費燃料，大人。」哈萊克壯膽道。

「知道了，葛尼。」

飛機掉了個頭，朝大盾壁飛去。公爵的護衛隊也由先前的盤旋位置俯衝，在公爵座機的上方及左右兩側就定位。

保羅回想凱恩斯和高個子沙工所說的話。他感應到其中的不盡不

實，公然的謊言。沙漠上的那兩個人在沙表滑行時一派泰然若素，行進的方式顯然精心設計過，不會把鑽進地底的沙蟲引出來。

弗瑞曼人！保羅想，除了他們，還有誰能那麼沉著自信地走在沙地上？誰會那麼不把沙漠的危險放在眼裡──是因為他們根本不會有危險嗎？他們知道在那種地方應該如何生存！他們知道如何騙過沙蟲！

「弗瑞曼人在沙地爬行車上做什麼？」保羅問。

凱恩斯猛然轉過身來。

那個高個子沙工也轉身盯著保羅，眼睛瞪得大大的──一雙藍中透藍的眼睛。「這小伙子是什麼人？」他問。

哈萊克插到保羅和那人中間，答道：「保羅．亞崔迪，公爵的繼承人。」

「為什麼他說我們的爬行車上有弗瑞曼人？」高個子又問。

「他們的樣子符合描述。」保羅說。

凱恩斯哼了一聲說：「光憑外貌是分不出弗瑞曼人來的！」他看著高個子沙工問道：「你，那是什麼人？」

「是別人的朋友，」高個子沙工說，「只是從村裡來的朋友，想看看香料田。」

凱恩斯轉回頭去：「這些弗瑞曼人！」

然而，他想起了那則傳說：「天外之音能看穿詭計。」

「現在他們多半已經死了，小爵爺。」那高個子沙工說，「我們不該說死人的壞話。」

但保羅聽得出他們聲音中的虛假，也感受到話中的恐嚇。哈萊克也是，並本能地擺出了防衛姿勢。

保羅淡淡說道：「死在這麼可怕的地方。」

凱恩斯並不回頭，只是說道：「若上帝決定讓某個受造物在某地結束，他會使那人走到應至之處。」

雷托扭頭冷冷看了凱恩斯一眼。

凱恩斯迎向公爵的目光。今天目睹的一切使他心煩意亂。他想：這個公爵關心人勝過香料。為了救人，不惜讓自己和兒子陷入險境。損失了一輛沙地爬行車，他擺擺手就過去了。幾條人命受到威脅，他大發雷霆。這樣的領袖必然贏得屬下狂熱的愛戴。要擊敗他，相當困難。

事與願違，凱恩斯暗暗承認：「我喜歡這位公爵。」

2

據聖經及古蘭經記載，古代以色列人流浪到曠野時無食物可吃，於是上帝降下嗎哪這種白色穀物，研磨後做成餅吃，度過了四十年。—編注

16

偉大只是一時的經歷，絕不會始終如一。偉大之所以能出現，部分原因在於人類那建構神話的想像力。經歷到偉大的人，必然會感受到自己身在神話中。他一定是映現了人們投射在他身上的依托。同時，他還必須具備強烈的冷嘲意識，這能讓他從自命不凡的信念中解脫。沒有這種特質，即使只是偶然偉大，也會摧毀一個人。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黃昏時分，在厄拉欽恩官邸的宴會廳裡，懸浮燈已亮了起來，澄黃燈光映在牆上那隻角上染血的黑牛頭和老公爵烏黑發亮的油畫上。

這兩件辟邪物的下方，潔白的亞麻桌布散發溫潤光澤，亞崔迪家擦得閃亮耀眼的銀餐具沿著桌子一絲不苟地排開。一群僕人等在水晶玻璃杯旁，擺好架勢。餐桌正上方垂著一盞古典枝形吊燈，還未點亮，吊鏈向上隱入黑暗，同在黑暗中的還有毒素檢測器。

公爵停在門口，檢查一切是否就緒，一邊想著毒素檢測器，以及它在他所處的社會中所代表的意義。

一切都有模式。公爵想：你可以經由我們的語言探出我們的深淺。我們用高雅而精準的詞彙描述陰險的暗殺手法。今晚會不會有人試試鴆毒──投入飲料的毒藥？或者試試憔瑪思──下在食物中的毒？

他搖了搖頭。

長桌上，每個盤子旁都放著一壺水。公爵算了一下，長桌上的水足以讓厄拉欽恩一戶貧苦家庭用上一年多。

公爵站在門廊，兩側都有寬大的盥洗盆，貼著繁複華美的黃色、綠色瓷磚。每只盥洗盆上還有一排毛巾架。管家解釋說，這是當地的習俗，客人進來以後，禮貌性地在盥洗盆的水裡浸一浸手，朝地上潑幾

捧，用毛巾把手擦乾，再將毛巾扔在門邊的積水上。宴會結束後，乞丐會聚在門外，乞討毛巾擰出來的水。

真是典型的哈肯能風格，公爵想。做盡了人所能想像出來的一切下流勾當。他深吸了口氣，感到胸中怒火中燒。

「這種習俗到此為止！」他喃喃地說。

對面的廚房來了一個女僕──是管家推薦的那種又老又一臉風霜的女僕，正停在門廊逡巡不前。公爵抬手向她做了一個手勢，她這才從暗處走出來，繞過桌子，急急忙忙走近公爵。公爵注意到她那張如皮革般粗糙的臉和藍中透藍的眼睛。

「大人有何吩咐？」她低著頭，垂著眼簾。

他一揮手，「把這些水盆和毛巾撤了。」

「可……尊貴的爵爺……」她抬起頭，張口結舌。

「我知道這個習俗！」公爵喝道，「把水盆端到大門口去。從我們開始吃飯到晚宴結束，每個來討水的乞丐都可以得到滿滿一杯水，明白了嗎？」

那張粗糙的臉上表情十分複雜：失望，憤慨……

雷托心裡一動，瞬間明白了。她一定早打算賣掉這些被腳踐踏過的毛巾中擰出來的水。這可能也是習俗之一。

他陰沉著臉，厲聲道：「要一五一十執行我的命令。我會安排一個侍衛看著。」

他猛一轉身，大步穿過走廊，走向大廳。過去的記憶在他腦海中翻騰著，像無牙老太婆的嘮叨無休無止。他想起陽光下的水和波浪，遍地綠草如茵的日子，而不是如今的狂沙。炫目的夏日像風中的落葉般從他身邊飛掠而過。

一切都過去了。

我開始老了。他想，已經能感到死神冰冷的手了。為什麼會有這種觸動？不過就這老太婆的貪念。

大廳裡，一大群客人站在壁爐前圍繞著潔西嘉女士。壁爐裡的火劈啪作響，搖曳的橙黃色火光照耀著珠寶、蕾絲和價格不菲的衣料。公爵從人群中認出一名來自迦太奇的蒸餾服製造商、一個電子設備進口商，以及一名供水商，他的避暑別墅坐落在極地，靠近他的水廠。還有一名

宇航銀行的代表、一名香料開採設備的經銷商，最後是一名表情嚴厲的瘦削女子，專門為外星球來的旅客提供保鏢服務，據說這所謂的保鏢服務只是幌子，她私下做的是各種走私、間諜以及敲詐勒索的營生。

大廳裡的大多數女性都像是從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精心打扮，一絲不亂，既賞心悅目又難以親近，一種奇異的混合。

即使潔西嘉不是女主人，也同樣會成為眾人的中心。公爵心想。她沒戴珠寶，服飾選擇了暖色調，長裙顏色接近室外陽光，紅銅色的頭髮上繫著一條褐色髮帶。

公爵意識到，她是在不動聲色地戲弄他，對他近來的冷淡表達不滿。她再清楚不過，公爵最喜歡看到她穿這種色澤溫暖的衣物。

鄧肯．艾德侯穿著閃亮的制服站在附近，面無表情，一頭鬈曲的黑髮梳得整整齊齊，看起來更像一名侍衛，而不是賓客中的一員。郝沃茲將他從弗瑞曼人那裡召回，給他的任務是：以保護潔西嘉女士為由，全天候監視她。

公爵環顧大廳。

保羅被一群奉承的厄拉欽恩富家子弟圍在一個角落裡，人群裡還夾雜著三名神色凜冽的亞崔迪軍官。公爵特別注意那些年輕女子，公爵繼承人當然是最搶手的獵物，但保羅對她們一視同仁，神態矜持而莊重。

他會是出色的公爵，雷托想，猛然省悟這個想法很不吉利，不禁背脊發涼。

保羅看到父親站在門廳，有意避開他的目光。他看了看四周的客人，人人滿手珠寶（還有手指不引人注目的小動作：用微型遙控探測器檢測毒物）。望著一張張談笑風生的臉，他突然厭惡起這些人來。這些臉不過是面具，掩飾著不可告人的想法，喋喋不休的聲音只是為了驅趕排山倒海的空虛。

我這麼不耐煩，他想，不知葛尼知道了會怎麼說。

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情緒低落。他原本不想參加這個宴會，但父親的態度很堅決：「你有你的身分，有地位要維護。你年紀夠大了，該盡職責了。你幾乎是個男人了。」

保羅看著父親走了進來，審視著大廳，然後走向圍著潔西嘉女士的那群人。

雷托走到那群人附近，那個供水商正在問：「公爵要設立氣候調節系統，這是真的嗎？」

公爵站在那人身後回答說：「先生，我們還沒想過那麼遠的事。」

那人轉過身，露出一張曬得黝黑的平淡圓臉：「啊，公爵，我們正等著您。」

雷托瞟了一眼潔西嘉，說道：「有點事要處理。」然後，他轉向供水商，解釋了剛才命人撤除盥洗盆的事，隨即補充道：「就我而言，那些陋習就到此為止。」

「大人，這是公爵的命令嗎？」他問。

公爵說：「這就讓你們自己憑……呃……憑良心決定吧。」他轉過身，發現凱恩斯正向這邊走來。

一位女客說：「我覺得這很慷慨，把水送給──」有人朝她「噓」了一聲。

公爵看著凱恩斯，這位行星生態學家身穿一套老式暗褐色制服，佩著帝國公務員的肩章，衣領上還有一個小小的淚珠形職級領章。

供水商忿忿問道：「公爵是在批評我們的習俗嗎？」

「這習俗已經改了。」雷托說道，一邊向凱恩斯點了點頭。他留意到潔西嘉皺起了眉頭，心想：這可不像她，但可以助長我們失和的傳言。

「如果公爵允許，」供水商繼續說，「我還想再問幾個有關習俗的問題。」

公爵聽出供水商的語氣突然變了，有點油腔滑調，周圍的人也都警覺起來，默不作聲。大廳裡的其他人紛紛朝這邊轉過頭來。

「用餐的時間是不是快到了？」潔西嘉問。

「但我們的客人還有些問題要問。」雷托看了一眼供水商。這張圓臉上有一雙大眼睛，一張厚嘴唇。公爵想起郝沃茲備忘錄上的話：……林加．比特──要留意這供水商。記住這個名字。哈肯能人利用過他，但從來未能完全控制他。

「跟水有關的習俗相當有意思。」比特的臉上掛著微笑，「我很好奇，想知道您打算怎麼處理這幢府邸的溫室。您打算繼續在人民面前炫耀嗎，大人？」

雷托壓住胸中怒氣，盯著這個人，思緒在他腦中奔騰。在公爵的城堡裡向公爵挑釁，這種事需要足夠的膽量，何況這位比特先生已經在合作協議上簽名。除了膽量，他還得掂掂自己的實力。而在這裡，水的確就是實力。如果在供水設施上裝地雷，發個信號就能將其摧毀……這個人看來做得出這種事。摧毀供水設施就等於摧毀了厄拉科斯，這可能正是這位比特先生一直以來舉在哈肯能人頭上的棍棒。

「溫室的事，公爵大人和我另有計畫。」潔西嘉對雷托笑了笑，「我們打算繼續保留，當然了，只是把溫室當成厄拉科斯人民委託我們管理的產業。我們有一個夢想，總有一天，厄拉科斯的氣候會徹底改變，天空下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種植這類植物。」

多虧了她！雷托想，讓我們的供水商去細細咀嚼這些話吧！

「很明顯，你對水和氣候控制很感興趣。」公爵說，「我建議，你的投資最好多樣化些。總有一天，在厄拉科斯上，水將不再是稀少的貨物。」

公爵心想：郝沃茲一定要更雷厲風行，派人滲透到這位比特先生的組織中。而且，我們必須立即著手建立備用的供水設施，絕不能讓棍棒舉到我頭上！

比特點點頭，臉上仍掛著微笑說：「一個非常值得稱許的夢想，大人。」他退後一步。

凱恩斯臉上的表情引起雷托的注意。他盯著潔西嘉，看上去彷彿著了魔──像墜入愛河……或者，墜入宗教狂熱狀態的信徒。

預言中的話在凱恩斯腦中迴盪：「他們將會和你們一起實現最寶貴的夢想。」他直接對潔西嘉說道：「妳帶來捷徑了嗎？」

「啊，凱恩斯博士，」供水商說，「您居然沒帶著大隊弗瑞曼人馬就大駕光臨，真是難得。」

凱恩斯掃了比特一眼，表情晦澀難測。「據說，在沙漠擁有大量的水會使人輕忽大意，最後因而喪命。」

「沙漠上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說法。」比特說著，語氣中卻透露出些許不安。

潔西嘉走到雷托身邊，挽著他的臂彎，趁機讓自己鎮靜下來。凱恩斯剛才說了一個詞，「捷徑」。這個詞翻譯成古代語言就是「奎薩茲．

哈德拉赫[3]」。其他人似乎沒有留意行星生態學家這個古怪的問題，而現在，他正躬身傾聽一位女賓的溫言軟語。

奎薩茲．哈德拉赫，潔西嘉想。我們的護使團也將那個傳說散播到這裡來了？這念頭煽起了她對保羅的祕密期望：保羅很可能就是奎薩茲．哈德拉赫，極有可能。

宇航銀行的代表與供水商聊了起來。比特的音量一揚，壓過眾人閒聊的嗡嗡聲。他說：「許多人都想過要改變厄拉科斯。」

公爵發現，這些話就像劍一樣戳入凱恩斯的心，他猛然直起身來，離開了那位嬌媚的夫人。

大廳驟然安靜下來，一名穿著僕役制服的家族士兵在雷托身後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大人，晚宴準備好了。」

公爵向潔西嘉投去詢問的一瞟。

「這裡的習俗是，賓客入席後，男女主人才入座。」她微笑著說，「爵爺，這個習俗是不是也需要改一改？」

他冷冰冰答道：「這習俗似乎不錯，現在還用不著改。」

要繼續讓人以為我懷疑她是內奸。他想。公爵看著從身邊一一走過的客人，你們中間，相信這個假象的是誰？

潔西嘉感受到他的冷落，卻不明就理。過去一週來，這種情況時常發生。他那樣子像是在左右為難 ，她想。是因為我過早安排這次宴會嗎？不過，他知道讓我們的官員和當地人打成一片有多麼重要。我們就像家長，代表他們所有人。再沒什麼比這種社交活動更能讓當地人明白這一點了。

雷托看著眾人從身邊走過，回憶起瑟非．郝沃茲對這次宴會的態度：「爵爺，我堅決反對！」

一絲嚴厲的笑容掛在公爵嘴邊，當時的場面真僵！他態度強硬地表示要出席這次宴會，郝沃茲則搖著頭說：「大人，對於這件事，我有不祥的預感。我們在厄拉科斯的一切進展太快。這不像哈肯能人，一點都不像。」

保羅陪著一個比他高半個頭的年輕女子從公爵身邊走過。那女的說了句什麼，他點點頭，同時不滿地看了父親一眼。

「她父親製造蒸餾服，」潔西嘉介紹說，「我聽說，穿了他製造的

蒸餾服，只有傻瓜才會被困在沙漠深處走不出來。」

「走在保羅前面那個臉上有疤的人是誰？」公爵問，「我認不出來。」

「是後來才加進賓客名單的。」潔西嘉低聲說，「葛尼安排的，走私販。」

「葛尼安排的？」

「在我的要求下。郝沃茲調查過他，但我想他有些不大情願。這個走私販叫杜埃克，埃斯馬．杜埃克。他在走私販中頗有勢力。這裡的人都認識他。他出席過許多家族的晚宴。」

「為何要邀請他？」

「這裡的人都會問這個問題，」她說道，「杜埃克的出席，會在大家心中撒下懷疑和猜忌的種子。人們也會格外留意你在加強取締賄賂時，也打算從走私販那一端著手。這一點，郝沃茲似乎也很喜歡。」

「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喜歡。」他朝身旁走過的一對夫婦點點頭，見後面的客人已經不多，於是問道：「為什麼妳沒有邀請一些弗瑞曼人？」

「不是有凱恩斯嗎？」她說。

「對，凱恩斯是來了，」他說，「妳還給我安排了別的小驚喜嗎？」他領著潔西嘉，跟在眾人身後走進大廳。

「其他都是按慣例安排的。」她說。

她想：親愛的，你沒看出這個走私販手裡有高速航艦嗎？而且他是可以買通的。我們必須留條後路。當形勢無法挽回時，我們還有一扇離開厄拉科斯的門。

走進宴會廳後，潔西嘉將手從雷托的臂彎中抽出，讓雷托帶她入座。雷托大步走到桌子盡頭主人的座位旁，一名男僕為他扶好椅子。一時間，席間到處響起衣裙摩擦的沙沙聲和椅子拖動的嘩啦聲，所有人都就座了，惟有公爵仍然站著。他舉起手打了個手勢，桌旁身穿僕役制服的士兵全退到後側，站直肅立。

屋裡一片不安的沉默。

潔西嘉望向長桌另一端，發現雷托的嘴角在微微顫動，臉上隱隱露出慍怒。是什麼令他生氣？她暗自思忖，不會是因為我邀請了走私販。

「我改了盥洗盆的習俗，有人對此有疑問。」公爵說，「這是我的作風，我想用這種方式告訴大家，許多事將會改變。」

眾人一言不發，氣氛尷尬。

潔西嘉想：他們以為他喝醉了。

雷托高高舉起水樽。懸浮燈的光線照在水樽上，又反射到四周。他說：「我以皇室貴族的身分向大家敬水，乾杯！」

眾人端起水樽，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公爵身上。一片突如其來的寂靜中，從廚房過道吹來一陣微風，一盞懸浮燈輕輕晃了晃，燈影在公爵那張鷹臉上搖曳不定。

「我來此，我歸於此！」他高聲喊道。

大家將水樽舉到嘴邊，但公爵一動不動，其他人愣了一下，跟著停住。公爵繼續說：「我要用大家最看重的一句格言祝福諸位：財富碾壓一切！」

他啜了一口水。

其他人也跟著喝了，互相交換懷疑的眼神。

「葛尼！」公爵叫道。

大廳盡頭的凹室裡傳來哈萊克的聲音：「在，爵爺。」

「給我們彈支曲子吧，葛尼！」

凹室裡立刻傳出了巴利斯九弦琴的琴聲。公爵比了個手勢，僕人端上一盤盤佳餚。烤野兔佐賽佩達醬、天狼星的阿普羅密治奶凍、溫室種植的查卡星甜橙，美藍極咖啡（一股香料的濃郁肉桂味立刻瀰漫全桌），還有隨著冒泡的卡樂丹葡萄酒一起上桌的肉派。

然而，公爵仍未坐下。

賓客等候著，目光在面前的佳餚和站著的公爵之間游移。雷托說：「古時，運用自己的才藝為賓客助興是主人的職責。」他緊握水樽，指關節漸漸發白，「我不會唱歌，但我可以把葛尼彈奏的歌詞唸出來。就把這當成我的另一番祝辭吧，獻給所有以自己的生命換來此時此刻的人。」

桌邊一陣不安的騷動。

潔西嘉垂下眼簾，瞟向離她最近的人──圓臉的供水商及其女伴，面色蒼白、神情嚴肅的銀行代表（像木著一張臉的稻草人，眼睛死死盯著

雷托），粗魯、臉上有刀疤的杜埃克，他始終垂著那雙藍中透藍的眼睛。

公爵吟誦道：

回首吧，朋友—勿忘多年前的戰友，
全都注定要背負痛苦和金錢的煩憂。
我們銀色的領章上有他們的魂魄。
回首吧，朋友—勿忘多年前的戰友，
那時分分秒秒都沒有虛假和忽悠，
他們的逝去帶走財富的引誘；
回首吧，吾友—勿忘多年前的戰友，
當我們帶著苦笑走到人生的盡頭，
也將再不為財富所誘。

公爵拉長音調唸出最後一句，從水樽中喝了一大口水，砰的一聲用力把水樽放回桌上，水從水樽口濺在亞麻桌布上。

一片尷尬的沉默，其他人喝了一口。

公爵再次舉起水樽，這一回，他將剩下的那一半水全都潑在地上。他知道，桌上其他人必須跟著這麼做。

潔西嘉第一個效法公爵。

大家愣了一下，也跟著將自己水樽裡的水潑在地上。保羅就坐在父親身邊，潔西嘉發現他正在研究每個人的反應，而她自己也被賓客的動作給吸引住—尤其是女人。這可是純淨、可供飲用的水，不是扔掉的濕毛巾。她們不願將水倒掉，又不得不這麼做，有人雙手顫抖，有人猶猶豫豫，有人發出神經質的笑聲……還有人心不甘情不願。一位女士把水樽掉到了地上，男伴為她撿起時，她張望別處。

然而，特別引起她注意的是凱恩斯。這位行星生態學家猶豫了半天，最後把水倒進外衣下的一只容器裡。他發現潔西嘉注視著自己，也不說話，只對她笑了笑，朝她舉起空水樽，以示乾杯。從他的動作上看，他絲毫不覺得尷尬。

哈萊克的音樂依然在屋子中飄蕩，但現在彈的已經不是小調，而變

得輕快活潑，似乎想提振氣氛。

「晚宴開始。」公爵宣布，坐回座位上。

他很憤怒、猶豫不決。潔西嘉心想，損失那輛沙地爬行車本不該對他造成這麼大的打擊。一定不僅是損失一輛沙地爬行車那麼簡單，他的舉止就像一個不顧一切的人。她舉起叉子，希望能掩飾突如其來的哀痛。為什麼不呢？他的確不顧一切。

漸漸地，氣氛活躍了起來，晚宴終於正式開始。

蒸餾服製造商對潔西嘉的廚師和美酒讚許有加。

「這兩者都是我們從卡樂丹帶來的。」她說。

「棒極了！」他嘗了嘗酒，稱讚道：「真是棒極了！不帶一絲香料味。這裡到處都是香料，大家都聞膩了。」

銀行代表看著對面的凱恩斯說：「凱恩斯博士，據我所知，又有一輛沙地爬行車被沙蟲吞掉了。」

「消息傳得真快！」公爵說。

「那麼，這是真的了？」銀行家把注意力轉向雷托公爵。

「當然，確有其事！」公爵咬牙切齒道，「該死的運機艦不見了。那麼大的東西，竟然也會不見。」

「沙蟲來的時候，沒有運機艦去營救沙地爬行車。」凱恩斯道。

「竟然也會不見！」公爵重複道。

「沒人看到運機艦離開嗎？」銀行家問。

「偵察機上的人一向都只盯著地面看。」凱恩斯說，「基本上，他們只關注蟲跡。運機艦上的人員一般是四人，兩名飛行員，兩名隨行人員。如果一個──甚至兩個人員都被公爵的敵人收買了……」

「哦──我明白了，」銀行家說，「那你，身為變動仲裁官，對此有何意見？」

「我必須謹慎考慮我的立場。」凱恩斯說，「而且，我當然不會在餐桌上討論這種事。」他心想：這個死骷髏！他明知我受命不理會這類違規事件。

銀行家笑了笑，繼續吃東西。

潔西嘉坐在那裡，想起在貝尼．潔瑟睿德學校學過的一堂課，主要內容是刺探和反刺探。授課老師是一位胖乎乎、滿臉笑容的聖母。她那

愉快的嗓音與教學內容形成了奇異的反差。

有一點要注意，任何刺探與反刺探學校的畢業生都具有相似的基本反應模式。任何訓練都會在學生身上留下印記、模式。而這種模式是可以分析、預測的。

所有間諜的動機模式都是類似的。也就是說：不同學校、設定不同目標的間諜，動機不外那幾種。妳們首先要學習如何透過分析一一找出這些要素—首先，通過詢問者提問的模式，找出其內在傾向；其次，密切觀察對方的語言思維傾向。妳們會發現，很容易通過語音轉折和發言模式來確定對方的語言根基。

如今，潔西嘉和兒子、公爵及其他客人坐在餐桌上，聽著這位銀行代表發言，突然一陣發冷—她發現此人其實是哈肯能密探。他有羯地主星的語言模式—雖然掩飾得很巧妙，但卻逃不過潔西嘉訓練有素的感知，就像自己上門招認一樣。

這是否意味著宇航已經決定與亞崔迪氏族為敵？潔西嘉自問。這個想法使她大為震驚。她叫人上一道新菜，以掩飾自己的情緒，同時仔細傾聽那個人的每一句話，希望能從中探知他的目的。他會改變話題，說些似乎無關痛癢的話，其實卻暗藏言外之意。潔西嘉對自己說，這是他的模式。

銀行家嚥下水中的食物，啜了口酒，不時面帶微笑跟右側的女人閒聊。有那麼一刻，他似乎專心聽著下首座位上一個男人的談話，那人正跟公爵說明厄拉科斯本地的植物沒有刺。

「我喜歡看厄拉科斯的鳥兒在空中飛翔。」銀行家對潔西嘉說，「當然，這裡所有的鳥都是食腐動物。還有許多鳥變成了吸血動物，甚至不用喝水就能生存。」

桌子另一頭，蒸餾服製造商的女兒坐在保羅和她父親之間。她揚起那張漂亮的臉蛋，皺著眉頭說：「噢，Soo-soo，你說的，真是世上最令人厭惡的東西。」

銀行家笑了：「他們叫我『Soo-soo』，因為我是供水商聯會的財務顧問。」見潔西嘉一直一言不發地看著他，又接著說：「水販的吆喝就是『Soo-soo sook!』，他學得唯妙唯肖，桌旁許多人都笑了起來。

潔西嘉聽出他的語調中的自吹自擂，但她更注意那名跟他一搭一唱

的女孩──兩人說話的模式如出一轍。看來，兩人是一夥的。她給銀行家鋪了一道臺階，讓他說出他想說的話。潔西嘉瞥了一眼林加．比特，這位水業大亨正板著臉，一心一意吃著東西。潔西嘉聽出銀行家那句話的暗示：「我同樣控制著厄拉科斯至高無上的權力之源──水！」

保羅注意到身旁這名女伴話中的虛假，又看到母親正用貝尼．潔瑟睿德的高度專注傾聽這番對話，突然心血來潮，決定當個陪襯，延長這段對話。他對銀行家說：「先生，你的意思是說，這些鳥會自相殘殺？」

「少爺，這問題真奇怪，」銀行家說，「我只說這些鳥會吸血，但不一定非得吸同類的血，是吧？」

「這問題並不奇怪。」保羅說。潔西嘉注意到他話中的機巧，那是她的訓練成果，「大多數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對任何生物而言，最殘酷的潛在競爭來自同類。」他故意從鄰座女伴的盤子裡叉了一塊食物，邊吃邊說，「從同一只盤子取食，有同樣的基本需求。」

銀行家僵住了，皺起眉頭，看了看公爵。

「別錯把小兒當孩子看。」公爵微笑著說。

潔西嘉掃了一眼滿桌的客人，發現比特的臉色開朗了，凱恩斯和走私販杜埃克也笑容滿面。

「這是一條生態法則。」凱恩斯說，「看樣子，少爺對此有相當的理解。生命個體之間的鬥爭，是爭奪系統中自由能量的鬥爭。而血正是高效的能量之源。」

銀行家放下叉子，怒道：「聽說，弗瑞曼人渣就喝他們死去的同胞之血。」

凱恩斯搖了搖頭，用講課的語氣說：「不是喝血，先生。但是，一個人身上所有的水，完完全全，都屬於他的族人──屬於他的部落。要生活在大平原附近，這是必需的。水在那裡非常珍貴，而按重量來算，人體大約有七成是水。死人當然再也用不到這些水。」

銀行家雙手按著盤子兩側的桌子，潔西嘉還以為他會一把推開，怒而離席。

凱恩斯看著潔西嘉說：「失禮了，女士。餐桌上本來不該談這樣可怕的話題，但有人所言不實，總是該澄清一下。」

「你跟弗瑞曼人往來了那麼久，早就不知道感情為何物了。」銀行家粗聲粗氣地說。

凱恩斯平靜地看著他，端詳銀行家那張蒼白顫抖的臉：「你是在向我挑戰嗎，先生？」

銀行家一僵，嚥下一口唾沫，「當然不是。我怎麼會做出這麼侮辱男女主人的事。」

從這人的聲音、表情、呼吸和他前額暴起的青筋中，潔西嘉感受到他的恐懼。這人害怕凱恩斯！

「我們的男女主人有能力判斷是否受到了侮辱，」凱恩斯說，「他們是勇敢的人，懂得如何捍衛自己的尊嚴。事實上，兩人此時身在這裡……在厄拉科斯，僅僅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兩人的勇氣。」

潔西嘉注意到雷托很享受這場交鋒，但大多數人不以為然。坐在桌旁的人都是一副隨時準備躲開的姿勢，雙手藏在桌子下。只有兩人是明顯的例外：一個是比特，他公然笑看銀行家的窘態；另一個是走私販杜埃克，他正看著凱恩斯，似乎在等待凱恩斯的某種暗號。潔西嘉還發覺，保羅正一臉敬佩地看著凱恩斯。

「怎麼樣？」凱恩斯說。

「我無意冒犯，」銀行家喃喃道，「如果有失禮之處，請接受我的道歉。」

「白白的得來，白白的捨去。」凱恩斯邊說邊對潔西嘉笑了笑，然後繼續用餐，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

潔西嘉看到走私販也鬆了口氣。她記下這點：此人的一舉一動顯示，他隨時準備助凱恩斯一臂之力。看樣子，他和凱恩斯之間有某種默契。

雷托把玩著一把叉子，若有所思地看著凱恩斯。這位生態學家的態度表明，他對亞崔迪氏族已有不同看法。上次那趟沙漠之旅中，他似乎還很冷淡。

潔西嘉揮了揮手，示意僕人端上下一道食物和飲料。僕人走了進來，手上端著紅酒和蘑菇酵母醬。

晚宴的談興慢慢恢復了，但潔西嘉聽得出其中的不安和焦慮。銀行家陰著臉，默默用餐。她想：若有需要，凱恩斯會毫不猶豫殺死他。她

也看出凱恩斯對殺人似乎滿不在乎。他殺人不手軟，她猜想這大概是弗瑞曼人的特點。

潔西嘉轉向左側的蒸餾服製造商說：「水在厄拉科斯如此重要，令我大開眼界。」

「是非常重要。」他贊同道，「這是什麼做的？真美味！」

「用特殊醬料製作的兔舌，」她說，「來自非常古老的食譜。」

「這食譜我非有一份不可。」他說。

她點點頭：「我會送一份給你。」

凱恩斯看著潔西嘉說：「剛來厄拉科斯的人常低估水在這裡的重要性。妳看，妳談到了最低定律。」

她聽出了凱恩斯話裡的試探，說道：「作物的生長對環境因子的需求量有一低限度的要求，若低於此一限度，則作物的生產量不增加。最不利的條件，控制了生長率。」

「大氏族的成員中，很少有人意識到行星生態問題。」凱恩斯說，「水是厄拉科斯生物生長最不利的條件。但是，請注意，如果不審慎處理，生長本身也會導致不利條件。」

潔西嘉知道凱恩斯話中有話，但自己沒聽出來。「生長。」她說，「你的意思是，厄拉科斯可以有一種井然有序的水循環，讓人類活在更有利的環境中？」

「不可能！」那位水業大亨厲聲道。

潔西嘉把注意力轉向比特：「不可能嗎？」

「在厄拉科斯上不可能，」他說，「別聽這人扯白日夢，所有實驗室證據都不支持他的說法。」

凱恩斯看著比特，潔西嘉發現其他人全都停止交談，側耳傾聽這一輪交流。

「實驗室證據往往會蒙蔽我們，使我們忽略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凱恩斯說，「那就是：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東西源於野外，活在野外。而野外的動植物繼續過著正常生活。」

「正常！」比特哼聲道，「厄拉科斯上沒什麼是正常的！」

「恰恰相反，」凱恩斯說，「只需懂得這個星球的局限和生存壓力，就能沿著自給自足的地帶，建立某種和諧。」

「這永遠不可能做到。」比特說。

公爵突然省悟凱恩斯的態度為什麼會轉變：因為潔西嘉剛剛說的話—為厄拉科斯人民代管那些溫室植物。

「凱恩斯博士，這種自給自足系統要如何建立？」公爵問。

「只要我們能使厄拉科斯上百分之三的綠色植物參與碳水化合物的形成過程，有了食物，循環系統就算啟動了。」凱恩斯說。

「而水是唯一的問題，是吧？」公爵問。他感受到凱恩斯的興奮，自己也不由得受到感染。

「水是最大的問題。」凱恩斯說，「這個星球上有許多氧，但缺乏常見的附隨物質—廣泛分布的植物、游離二氧化碳的大型來源，這通常來自火山等現象。在這顆星球，大型區域的地表都有不尋常的化學交換。」

「你做過先導實驗嗎？」公爵問。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試著建立生態系效應。試驗規模很小，做法也相當業餘，但我或許可以發現一些有用的事實。」凱恩斯說。

「沒有足夠的水。」比特說，「就這麼簡單，水不夠。」

「比特先生是水方面的專家。」凱恩斯笑了，埋首繼續進餐。

公爵的右手猛地向下一揮，厲聲道：「不！我想知道答案！有足夠的水嗎，凱恩斯博士？」

凱恩斯盯著自己的盤子。

潔西嘉觀察他臉上的情緒，心想：他很會掩飾自己。不過她已經能夠掌握他，並看出他相當後悔說出剛才那些話。

「有足夠的水嗎？」公爵追問道。

「也許……有吧。」凱恩斯回答道。

他那種沒有把握的神情是裝出來的！潔西嘉想。

保羅也憑著自己更深的真言感應力發現凱恩斯暗藏的動機。他必須用上所有訓練才能壓抑內心的興奮。有足夠的水！但凱恩斯不想讓人知道。

「我們的行星生態學家有許多引人入勝的夢想。」比特說，「他跟弗瑞曼人一起做夢—預言和救世主的夢。」

桌邊響起幾聲輕笑，潔西嘉記下了發笑的人：走私販杜埃克、蒸餾

服製造商的女兒、鄧肯．艾德侯和那個提供神祕保鏢服務的女人。

今晚一直有一種古怪的緊張氣氛。潔西嘉想，暗流洶湧，有太多事我沒注意到。我必須建立一些新的情報來源。

公爵的目光從凱恩斯身上轉向比特，再移到潔西嘉臉上。他感到莫名的消沉，覺得自己似乎錯過了什麼重大訊息。「也許真是這樣。」他喃喃道。

凱恩斯飛快地說：「大人，也許我們應該另選時間討論這個問題。有許多──」

這時，一名身著軍服的亞崔迪士兵急匆匆地從門口走進來，打斷了行星生態學家的發言。他越過侍衛，逕直走到公爵身邊，彎腰低聲對著公爵耳語。

潔西嘉從帽徽上認出他是郝沃茲的部下，壓住內心的不安，扭頭跟蒸餾服製造商的女伴說起話來。這女人身材嬌小，深色頭髮，一張娃娃臉。

「妳的餐點幾乎沒怎麼動，親愛的，」潔西嘉說，「要我幫妳叫點別的什麼嗎？」

這女人先看了一眼蒸餾服製造商，這才答道：「我不太餓。」

公爵突然起身，站在那名軍人身邊，以嚴厲的口吻下令道：「大家坐著別動。請原諒我失陪片刻，有件事我得親自去處理。」他離席而去，又說：「保羅，請代我招呼賓客。」

保羅站起身，想問父親為什麼必須離開，但他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必須保持莊重，於是走到父親的座位上坐下。

公爵轉身走到凹室對葛尼說：「葛尼，請坐到保羅的位置，宴席上不能有單數。宴會結束後，也許我會讓你把保羅帶到起降場指揮部。等我的命令。」

身著軍裝的哈萊克從凹室走出來。一身軍裝、醜惡的外形，與席間的衣香鬢影格格不入。他把巴利斯九弦琴斜靠在牆上，走到保羅的位子上坐下。

「請不必驚慌。」公爵說，「但我必須聲明，在侍衛沒通知一切安全之前，誰也不要離開。只要大家待在這裡，就能安全無虞。我們會盡速解決這點小麻煩。」

保羅從他父親的話裡聽出了暗號：侍衛、安全、盡速解決。

是安全措施出了問題，不是什麼武力衝突。他看到母親也聽出話中的訊息，兩人都鬆了一口氣。

公爵微微點首，一轉身，大步朝門外走去，剛才那名軍人緊隨在後。

保羅說：「請大家繼續用餐。我相信，凱恩斯博士正在談論水的問題。」

「我們可以下次再談嗎？」凱恩斯問。

「當然可以。」

潔西嘉自豪地注意到，兒子現在舉止沉穩，散發成年人的自信。

銀行家端起水樽，衝比特舉了一下說：「在詞藻華麗方面，我們這裡沒人能超越林加．比特先生。我們幾乎以為，他立志要成為大氏族。來吧，比特先生，帶領我們為保羅乾一杯。這孩子雖然年少，但非要別人把他當大人看。我想，你或許為他準備了些名言警句。」

潔西嘉的右手在桌面下攥成拳頭，她注意到哈萊克向艾德侯打了個手勢，又看見牆邊的士兵已經進入最高戒備。

比特惡狠狠瞪了銀行家一眼。

保羅也發現士兵已經擺出防衛姿勢，他瞟了一眼哈萊克，然後盯著銀行家，直到他放下水樽，這才開口說道：「有一回，在卡樂丹，有名漁夫淹死了。我看到打撈上來的屍體，他──」

「淹死的？」蒸餾服製造商的女兒問。

保羅猶豫了一下，接著說：「是的，沉到水裡，淹死了。」

「這種死法可真有意思。」她低聲道。

保羅的笑容變得冷峻，扭頭對著銀行家繼續說：「有意思的是這人肩上的傷──是其他漁夫的爪靴造成的。淹死的漁夫是沉船上的船員之一。船是一種水上交通工具，而沉沒是指，沉到水底。一名幫忙打撈屍體的漁夫說，已經不止一次看到這種傷口。這意味著，另一個落水的漁夫為了浮上水面而踩在這個可憐同伴的肩膀上──好吸到氧氣。」

「這件事有什麼意思？」銀行家問。

「當時，我父親得到一個結論。他說，落水的人為了活命踩在你肩膀上，這可以理解。但如果發生在客廳，就不能原諒了。」保羅頓了

頓，讓銀行家有時間明白自己的意思，這才接著說：「我應該再補充一點：餐桌上同樣不允許這種事。」

屋裡突然靜了下來。

太魯莽了。潔西嘉想，以銀行家的地位，足以向我兒子要求決鬥。她注意到艾德侯正嚴陣以待，家族士兵也全神戒備。葛尼．哈萊克則盯著他對面的男人。

「哈——哈——哈——」是走私販杜埃克，他笑得前仰後合。

桌旁眾人都露出了緊張的笑容。

比特笑容滿面。

銀行家將椅子向後推開，怒視著保羅。

凱恩斯說：「要欺負亞崔迪家的人，風險得自負。」

「羞辱賓客是亞崔迪家的習俗嗎？」銀行家質問道。

不等保羅回答，潔西嘉已傾身向前說：「先生！」同時心裡暗忖：我們必須弄清楚，這個哈肯能畜生在玩什麼把戲。他是來這裡試探保羅的嗎？有沒有其他幫手？

「我兒子拿出一件衣服，你就說是為你訂製的？」潔西嘉問，「這自白還真有意思。」她的手滑到插在小腿刀鞘中的晶刃匕上。

銀行家沉下臉盯著潔西嘉。她注意到保羅趁對方視線轉移，將身體從桌邊退開，準備好隨時出手。他聽懂了母親的暗號：衣服，「準備制暴。」

凱恩斯若有所思地看了潔西嘉一眼，朝杜埃克打了一個微不可察的手勢。走私販立即跳起來，舉起水樽說：「我提議，大家敬年輕的保羅．亞崔迪一杯，一個外表是少年，卻有男子漢風範的人。」

他們為什麼要插手？潔西嘉自問。

銀行家現在改盯著凱恩斯，潔西嘉發現他臉上又露出了畏懼的神情。

桌邊眾人紛紛舉起水樽。

凱恩斯怎麼做，人們就跟著怎麼做。潔西嘉想，他是在告訴我們，他站在保羅這一邊。他的威懾力下面藏著什麼祕密？不可能是因為變動仲裁官的職位，那只是臨時的。當然也不是因為他的文官身分。

她的手離開晶刃匕，向凱恩斯舉起水樽，凱恩斯也舉了舉自己的水

樽回應。

只有保羅和銀行家仍然空著兩手。Soo-soo！真是愚蠢的綽號。潔西嘉想。銀行家死盯著凱恩斯，而保羅則盯著自己的盤子。

我的處理沒什麼不對，保羅想。他們為什麼要插手？他悄悄睃了一眼最近的男賓。準備制暴？誰會出手？當然不會是那個銀行家。

哈萊克動了動，好像並不是要跟某個特定的人講話，只是目視前方，望著對面的一眾賓客道：「在我們的社會裡，人們不應該輕易動武，這常常意味著自取滅亡。」然後，他看看蒸餾服製造商的女兒，問道：「您以為如何，小姐？」

「哦，是的，是的。的確如此。」她答道，「太多暴力衝突了，真令我噁心。在很多情況下，大家其實沒有什麼惡意，可卻有人為此喪命。這真沒道理。」

「確實沒道理。」哈萊克說。

潔西嘉目睹這女孩的完美反應，暗忖道：這個看似頭腦空空的小女人，其實並不真的頭腦空空。潔西嘉看出了對手的路數，同時知道哈萊克也發現了。他們的計畫是用女色來勾引保羅。潔西嘉鬆了一口氣。她兒子說不定是第一個看出來的，他受過的訓練使他一眼便能看穿這麼明顯的布局。

凱恩斯對銀行家道：「是不是準備好再道一次歉了？」

銀行家對潔西嘉勉強擠出一絲笑容，說道：「女士，恐怕我酒喝得太多了。您席上的酒後勁太大，我有點不習慣。」

潔西嘉聽出他語氣中的怨恨，親切地說：「陌生人相遇時，應盡力包容風俗習慣方面的差異。」

「謝謝您，女士。」他說。

蒸餾服製造商那位一頭深色秀髮的女伴向潔西嘉傾過身體，問道：「公爵說我們待在這裡很安全，我真希望這不是意味著會有更多打鬥。」

有人要她發動這個話題。潔西嘉想。

「應該不會是什麼大事。」潔西嘉說道，「不過，近來有好多事都需公爵親自過問。只要亞崔迪和哈肯能的恩怨未解，我們就必須嚴加防範。公爵已經發誓要復仇，當然不會允許厄拉科斯上還有活著的哈肯能

密探。」她瞟了一眼銀行業務代表，「當然，各大氏族也會支持他這種做法。」她扭頭對著凱恩斯說：「是不是啊，凱恩斯博士？」

「確實如此。」凱恩斯答道。

蒸餾服製造商輕輕拉了一下女伴，她看著他說：「我相信現在我可以吃點東西了。我想嘗嘗你們早些時候端出來的那道鳥肉。」

潔西嘉朝一個僕人做了個手勢，然後對銀行家說：「先生，你剛才說到鳥和鳥的習性。我發覺厄拉科斯上有許多有趣的事。告訴我，什麼地方能找到香料？香料獵人要深入沙漠腹地嗎？」

「哦，不，女士，」他說，「人們對沙漠腹地了解不多，而南部地區幾乎什麼都沒有。」

「傳說南部地區有大量的香料礦，」凱恩斯說，「但我懷疑這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臆造。有些膽大的香料獵人確實有幾次深入中央地帶的邊緣，但那非常危險。導航訊號不穩定，還經常出現沙暴。離大盾壁的基地越遠，傷亡率就會越急劇升高。冒險深入南方無利可圖。如果我們有氣象衛星的話，也許……」

比特抬起頭，含著滿口食物插嘴道：「聽說弗瑞曼人可以去那裡，他們哪裡都能去，還在南方找到滲水區和吸井。」

「滲水區和吸井？」潔西嘉問。

凱恩斯迅速答道：「都是不著邊際的謠傳，女士。其他星球上的確有，但厄拉科斯不可能。在滲水區地區，地下水常常滲出地表，或非常靠近地表，只要找到某些跡象，就可以挖出水來。吸井是滲水區的一種，那種地方，人們甚至插根管子就可以吸到水……傳說如此。」

他的話不盡然真實。潔西嘉想。

他為什麼要撒謊？保羅也不明白。

「太有趣了。」潔西嘉道，心中暗忖：「傳說如此……」他們的表達形式很古怪，假如他們知道迷信背後的真相。

「我聽人講，你們有句諺語，」保羅說，「『城市出教養，沙漠出智慧。』」

「厄拉科斯有許多諺語。」凱恩斯回答道。

潔西嘉正想提出新問題，就見一個僕人彎腰遞給她一張紙條。她打開看，是公爵的筆跡，還有他的暗號。潔西嘉飛快掃了一遍。

「有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她說，「公爵派人傳信，讓大家放心。麻煩事已經解決。失蹤的運機艦找到了，飛行員中有個哈肯能奸細，他制伏了其他機組成員，把運機艦劫持到一個走私販基地，想在那裡賣掉。現在人和運機艦都回到我們手上了。」

她朝杜埃克點點頭。

走私販也點頭回應。

潔西嘉捲起紙條，塞進衣袖。

「很高興這起事件沒有演變成公開戰爭，」銀行家說，「人民希望亞崔迪氏族能帶來和平與繁榮。」

「尤其是繁榮。」比特說。

「大家是不是要用甜點了？」潔西嘉問道，「我特意讓我們的廚師準備一道卡樂丹甜品：龐迪米，搭配朵沙醬。」

「聽起來真誘人，」蒸餾服製造商說，「可以給我食譜嗎？」

「你想要什麼食譜都行。」潔西嘉說，一邊記下這個人，回頭再告訴郝沃茲。這個蒸餾服製造商是大野心家，可能可以收買。

她周圍的賓客開始閒聊：「這布料多美啊……」「他特意為那珠寶配了個底座……」「下一季我們應該努力增加產量……」

潔西嘉低頭望著自己的盤子，內思暗忖雷托字條上的加密部分：哈肯能人企圖運進一批雷射槍。我們查獲了。但這也意味著，他們可能已經成功地運進好幾批武器。當然，這也代表他們不怎麼在乎屏蔽場。應有適當防範。

潔西嘉凝神思索雷射槍。那種白熱光束可以切開任何已知的物質，前提是沒有屏蔽場阻擋。屏蔽場反射的能量會使雷射槍和屏蔽場一起爆炸，但哈肯能人似乎並不擔心。為什麼？雷射槍加屏蔽場的爆炸是危險的變數，可能比原子武器更強大，也可能只殺死槍手和屏蔽場裡面的人。

找不出答案使她十分不安。

保羅說：「我早就知道，我們一定會找到運機艦。只要我父親出馬，不管什麼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哈肯能人已經開始對這一點有所了解了。」

他在誇口，潔西嘉想。但我們憑什麼誇口呢？為了防備敵人的雷射

槍，今晚我們必須睡在遠離地面的地底。

3

Kwisatz Haderach，源於希伯來語Kefitzat Haderech。在猶太教經典《塔木德》的故事中，Kefitzat Haderech指從一地到另一地的捷徑，或快到超越自然的前進速度。—編注

17

無人能躲—祖先的暴行，每個人都必須償還。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大廳傳來一陣騷亂，潔西嘉打開床邊的燈。鐘還沒來得及調成當地時間，必須先減去二十一分鐘，也就是，現在大約凌晨兩點。

騷亂聲斷斷續續，越來越響。

是哈肯能人攻進來了嗎？她猜測著。

潔西嘉溜下床，打開監視器，想查看一下家人都在什麼地方。螢幕顯示保羅正在臨時改建成臥室的地下室準備睡覺，吵鬧聲顯然還沒傳到他那裡。公爵的房間沒人，床上整整齊齊，沒有睡過的痕跡。難道他還在起降場指揮部？

屋邸前方還沒有安裝監視設備。

潔西嘉站在臥室正中，側耳傾聽。

有個人在大喊，聲音時斷時續。她聽到有人在叫尤因醫師。潔西嘉抓起長袍往肩上一披，隨便蹬了雙拖鞋，將晶刃匕綁到腿上。

又有人叫尤因醫師。

潔西嘉束好長袍腰帶，來到走廊上。一個念頭突然擊中她：如果雷托受傷了？

她跑了起來，走廊似乎隨著她的腳步不斷延長。她在走廊盡頭穿過一道拱門，一路衝出宴會廳，沿著過道跑進大廳，發現這裡燈火通明，牆上所有壁燈都開到最亮。

在她右側靠近正門的地方，只見兩個侍衛架著鄧肯．艾德侯正往裡走，他的頭無力地垂在胸前。眾人一見到潔西嘉，頓時僵在當場，大廳裡驀然靜了下來，只聽得見喘息聲。

一名士兵用譴責的口吻對艾德侯說：「瞧你幹的好事！你把潔西嘉

女士給吵醒了。」

巨大的帷幔在他們身後如波浪般起伏，這說明正門還開著。沒有公爵和尤因的蹤影。梅帕絲站在一旁，冷冷盯著艾德侯。她穿著一件褐色長袍，袍邊繪有蛇紋，腳上穿著沒繫帶的沙地靴。

「我吵醒了潔西嘉女士，又怎麼樣？」艾德侯嘟囔道。他抬起臉，朝天花板吼道：「我的劍最先沾上革魯曼人的血！」

神母啊！他喝醉了！潔西嘉想。

艾德侯黝黑的圓臉擰作一團，鬈曲的頭髮像黑山羊皮上亂糟糟的羊毛，還沾著嘔吐的髒物，上衣也扯破了，裂開一條大縫，露出先前參加宴會時所穿的禮服襯衫。

潔西嘉走到他面前。

一個侍衛朝她點點頭，卻不敢鬆手，扶著艾德侯說：「女士，我們不知道該拿他怎麼辦。他在門口大鬧，又不肯進來。我們擔心當地人會跑來看熱鬧。這可不行，會敗壞我們的名聲。」

「他剛才去哪裡了？」潔西嘉問。

「晚宴結束後，他送一位年輕姑娘回家。是郝沃茲的命令。」

「哪個年輕姑娘？」

「您知道，女士，就是那種陪人參加宴會的姑娘。」他瞟了一眼梅帕絲，悄聲說道，「監視女人的特殊任務，他們總是要艾德侯去做。」

潔西嘉想：這倒是，可為什麼艾德侯會醉成這樣？

她蹙起眉頭，轉身對梅帕絲說：「梅帕絲，拿點醒酒的東西來。我看最好用咖啡因，也許廚房還剩下一些香料咖啡。」

梅帕絲聳聳肩，往廚房去了，她那沒繫鞋帶的沙地靴踩在石板上，劈啪劈啪響了一路。

艾德侯轉了轉搖搖晃晃的腦袋，斜睨著潔西嘉，喃喃道：「為……公爵……殺了三……個哈根呢人……想知道為……什麼在這裡？在這……不能住在地……面。這是什麼鬼……鬼地方，嗯？」

側廳傳來一陣腳步聲，引起了潔西嘉的注意。她一扭頭，看見尤因朝他們走來，左手還拎著藥箱，每走一步就跟著晃一下。他穿戴整齊，臉色蒼白，顯得很疲憊，額頭上的菱形刺青非常顯眼。

「哦，好……醫師！」艾德侯叫道，「你去……哪裡了？大？給人

發……藥？」他轉身醉眼惺忪地看著潔西嘉，「我……真該死的……糗了，對吧？」

潔西嘉皺著眉，一言未發，心想：艾德侯為什麼會醉成這樣？被人下了藥嗎？

「香料啤酒喝多了。」艾德侯說，想直起身來。

梅帕絲手裡端著一杯熱氣騰騰的東西走進來，猶豫著在尤因身後停下腳步。她看著潔西嘉，潔西嘉搖了搖頭。

尤因把藥箱放在地板上，朝潔西嘉點頭致意。「香料啤酒喝多了？」

「真見鬼了……好！從沒……嘗過這麼好的……東西。」艾德侯努力讓自己集中精神，「我的劍最……最先沾上革魯曼人的血！殺了個哈……哈……可寧人，為……為公爵殺……殺的。」

尤因扭頭看著梅帕絲手裡的杯子，問道：「這是什麼？」

「咖啡。」潔西嘉回答道。

尤因拿起杯子，舉到艾德侯面前說：「喝吧，小伙子。」

「什……什麼也不喝了。」

「聽我的，喝！」

艾德侯晃著腦袋朝尤因湊過去，踉蹌了一步，連扶著他的侍衛也跟著向前一步。「醫生，為皇帝辦事真……煩透了。這……一回，得按我的辦法……」

「先喝了再說，」尤因說，「就一杯咖啡而已。」

「這地方……真要命的倒……楣！該死的……太陽……就是見鬼的亮！曬死人了！什麼顏……色都不對……了，什麼都……不……對，要不……」

「哦，現在是晚上，」尤因跟他講理道，「乖乖喝下去，你會好受些。」

「就不想……好受些！」

「我們不能在這裡跟他吵上一整晚。」潔西嘉說。她心想，需要來點狠的。

「女士，您沒必要守在這裡，」尤因說，「讓我來處理吧。」

潔西嘉搖搖頭，走上前，狠狠搧了艾德侯一個耳光。

他拽著侍衛向後踉蹌幾步，惡狠狠瞪著她。

「在公爵家裡不允許這種事。」她一邊說，一邊從尤因手中奪過杯子，任憑咖啡從杯中潑濺出來，硬塞到艾德侯嘴邊，「喝下去！這是命令！」

艾德侯的身體猛地一挺，低頭怒視她，緩慢、清晰、一字一頓地說：「我才不服從該死的哈肯能間諜的命令。」

尤因一僵，轉身看著潔西嘉。

潔西嘉頓時面無血色，點了點頭。一切都明朗了──這幾天身邊人的言行，那些破碎的訊息，現在全都解開了。她感到怒不可遏，幾乎難以自持。她動用了貝尼．潔瑟睿德最深奧的訓練，這才平復亂成一團的心跳和呼吸。儘管如此，她還是覺得胸口有火苗四竄。

監視女人的特殊任務，他們總是要艾德侯去做！

她瞟了尤因一眼，醫師低下頭。

「這件事你知道？」她質問道。

「我……聽到傳聞，女士。但我不想增加您的負擔。」

「郝沃茲！」她厲聲說道，「我要瑟非．郝沃茲立刻來見我！」

「可是，女士……」

「立刻！」

一定是郝沃茲。她想，這麼無稽的懷疑，如果是別人提出的，不會有人放在心上。

艾德侯搖搖頭，嘟噥著說：「真見鬼的糟透了。」

潔西嘉低頭看看手裡的杯子，突然一揚手，將咖啡潑到艾德侯臉上。「把他關到東翼的客房裡。」她命令著，「讓他在那裡睡一覺，清醒清醒。」

兩名侍衛忿忿看著她，其中一人大著膽子說：「或許我們應該帶他到別的地方，女士。我們可以……」

「這就是他該待的地方！」潔西嘉咬牙切齒道，「他在這裡還有任務要執行。」語氣流露出一絲苦澀，「監視女人，他不是很厲害嗎？」

侍衛嚥下嘴邊的話。

「你們知道公爵去哪裡了嗎？」她詢問道。

「他在指揮所，女士。」

「郝沃茲跟他在一起嗎？」

「郝沃茲在城裡，女士。」

「你們馬上去把郝沃茲帶來見我，」潔西嘉說，「我在起居室等他。」

「可是，女士……」

「如果有必要，我會通知公爵。」她說，「但我希望不必這麼做。我不想為這事打擾他。」

「是，女士。」

潔西嘉將空杯子塞回梅帕絲手裡，看到她那雙藍中透藍的眼睛裡疑惑重重，於是說道：「妳可以回去睡覺了，梅帕絲。」

「您確定今晚不再需要我了？」

潔西嘉冷笑道：「我確定。」

「也許，這件事可以明天再處理，」尤因說，「我可以給妳鎮靜劑……」

「回你自己的房間，讓我自己處理這件事。」潔西嘉拍拍他的手臂，盡量不讓自己的命令顯得太強硬，「這是唯一的辦法。」

她猛地一轉身，高高揚起頭，闊步穿過大廳，走向自己的房間。冰冷的牆……過道……熟悉的門。她一把拉開門，大步走進去，砰地一聲把門關上，站在那裡，憤怒地瞪著起居室那扇因屏蔽場而變得影影綽綽的窗戶。郝沃茲！他會不會就是哈肯能人收買的內奸？我們等著瞧。

潔西嘉走到鋪有施拉格獅皮的老式扶手椅前，把椅子挪到正對房門的位置。她突然異常清晰地意識到腿上那把刀鞘裡的晶刃匕。她解下刀鞘，綁在手臂上，甩了幾下，看會不會掉下來。然後再次環顧四周，把裡裡外外每一處擺設都印在腦海中，以備不時之需。牆角的躺椅，沿牆擺開的一排直背椅，兩張矮几，通向臥室的門邊靠著她的齊特琴。

懸浮燈發出淡淡的玫瑰色亮光，她將燈光調暗，坐進扶手椅裡，拍了拍椅背。她很欣賞這把椅子的端凝穩重，正適合這種場合。

現在，放馬過來吧。她想，該怎樣就怎樣。她以貝尼．潔瑟睿德的作風等待著，養精蓄銳。

敲門聲響起，比她預計的還要早。郝沃茲在她應允後走了進來。

她坐在椅子上，動也不動，盯著郝沃茲，從他亢奮的舉止看得出他

剛服用抗疲勞藥物，但也同時看出他掩蓋的疲倦。他那混濁的老邁雙眼閃動著光芒，蒼老的皮膚在燈光下微微泛黃，持刀的右臂衣袖上有濕漉漉的汙漬。

潔西嘉嗅到血腥味。

她指著一把直背椅，說：「把那把椅子拿過來，坐在我對面。」

郝沃茲欠了欠身，照做了。那個爛醉蠢笨的艾德侯！他心裡暗罵道，打量潔西嘉的臉，心裡盤算著該怎樣挽回局面。

「我們之間的隔閡，早就該清一清了。」潔西嘉說。

「出了什麼事，女士？」郝沃茲坐下來，雙手放在膝蓋上。

「別裝了！」她厲聲說，「就算尤因沒有說我為什麼要召見你，你安插在我家中的密探也跟你匯報過了。我們至少可以對彼此開誠布公吧。」

「遵命，女士。」

「首先，回答我一個問題，」她說，「你現在是哈肯能奸細嗎？」

郝沃茲猛地從椅子上挺起半個身子，臉色一沉，質問道：「妳竟敢這樣侮辱我？」

「坐下。」她說，「你正是這樣侮辱我的。」

他慢慢坐回到椅子上。

潔西嘉仔細打量面前這張熟悉的臉，深深鬆了一口氣：不是郝沃茲。

「現在我知道了，你仍然忠於公爵。」她說，「因此，我準備原諒你對我的羞辱。」

「有什麼需要原諒的嗎？」

潔西嘉眉頭一皺，心想：我該打出王牌來嗎？需要告訴他我已經懷孕好幾週，肚子裡有公爵的女兒嗎？不……連雷托自己都不知道，這只會讓他的生活變得更複雜，而現在正需要他把所有心思放在我們的生存上。不，還不到打這張牌的時候。

「找個真言師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她說，「可我們沒有高等學會認證的真言師。」

「是啊，如您所說，我們沒有真言師。」

「我們中間是不是有內奸？」她問，「我認真調查過我們的人。會

是誰呢？不會是葛尼，當然也不是鄧肯。他們手下的軍官級別都太低了，用不著考慮。不是你瑟非，也不可能是保羅。我知道不是我。那麼，是尤因醫師？要不要叫他到這裡來，考驗一下？」

「您也知道，這完全沒有必要。」郝沃茲說，「他在高等學院受過心理制約。這一點我可以確定。」

「更何況，他妻子是個貝尼．潔瑟睿德，死在哈肯能人手上。」潔西嘉說。

「原來她是這麼死的。」郝沃茲說。

「他一提到哈肯能，就恨得咬牙切齒，你聽不出來嗎？」

「您也知道，我沒有這種耳力。」

「那麼，是什麼使我遭到這麼卑劣的懷疑？」她問。

郝沃茲皺眉道：「女士，您這麼說，我很為難。我首先必須效忠公爵。」

「正因為你忠於公爵，我才準備要原諒你。」她說。

「可我還是要問：有什麼需要原諒的嗎？」

「看樣子，現在是陷入僵局了？」她問。

他聳聳肩。

「那好，我們先聊點別的。」她說，「鄧肯．艾德侯是可敬的戰士，在防衛和監視方面能力超群。可今晚，他喝多了一種叫香料啤酒的東西，醉到神智不清。有報告說，我們有不少人迷上這種調和酒。這是真的嗎？」

「您有您自己的情報來源，女士。」

「那是自然。你看不出這種醉酒是一個徵兆嗎，瑟非？」

「您這是在打啞謎。」

「那就運用你的晶算師技能分析一下！」她厲聲道，「鄧肯和其他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可以用四個字回答：他們沒家。」

郝沃茲用力踏了一下地板：「厄拉科斯，這裡就是他們的家。」

「厄拉科斯是個未知世界！卡樂丹曾經是他們的家，但我們切斷了他們的根。他們現在沒有家了。他們害怕公爵會戰敗。」

郝沃茲變得強硬：「要是別人講出這種話來，就會—」

「噢，得了，瑟非。醫師要是正確診斷病情，就要被人扣上失敗主

義或不忠的帽子嗎？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治好病。」

「這類事務，公爵一向讓我負責。」

「可你明白，我對這種病的發展有種出於本能的憂慮。」她說，「或許你也承認，在這方面我還算有些能耐。」

我該給他當頭棒喝嗎？她揣測，他需要醒一醒，這樣才能跳脫例行思維。

「對於妳的憂慮，可以有許多種解釋。」郝沃茲聳聳肩說。

「這麼說，你已經認定我有罪了？」

「當然不是，女士。可我不能讓敵人有機可乘。形勢所迫，不得不這樣。」

「但是，我兒子的性命就在這棟房子裡受到了威脅，你居然沒查出來。」她說，「到底是誰有機可乘了？」

他的臉色一沉：「我已經向公爵遞過辭呈了。」

「你向我……或保羅，遞過辭呈嗎？」

他的憤怒再也壓不住，呼吸變得急促，鼻翼翕動，兩眼直直瞪著她。潔西嘉看到他的太陽穴上青筋直跳。

「我是公爵的人，我……」後半句話他吞了下去。

「沒有內奸，」她說，「威脅來自其他地方，也許跟雷射槍有關。也許，他們冒險藏了一些雷射武器，裝上定時裝置，瞄準住宅屏蔽場。他們也有可能……」

「雷射若撞上住宅屏蔽場，威力可不小。爆炸之後，誰還分得清是不是原子彈造成的？要知道，原子彈可是違禁武器。」他反問道，「不，女士。他們不會冒險做這種違法的事，輻射會殘留很長時間，證據難以消除。不，他們會遵守大多數規矩。一定是有內奸。」

「你是公爵的人，」她冷笑道，「你會為了救他而毀了他嗎？」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說：「如果您是無辜的，我自會向您負荊請罪。」

「看看你，瑟非。」她說，「人要待在適合的地方，才能過得最好，每個人都必須清楚自己在大局中的位置。毀掉這個位置，就意味著毀掉了這個人。瑟非，在所有愛戴公爵的人之中，你我兩人的位置最能毀掉其他人的位置。難道我就不能在公爵耳邊抹黑你嗎？瑟非，這類耳

語，什麼時候說最有效果？我還需要說得更清楚嗎？」

「您威脅我？」他低聲喝道。

「說實話，沒有。我只不過向你指出，有人企圖挑撥離間，讓我們自亂陣腳。這一招很聰明，也很惡毒。我建議要整頓一下我們的內部秩序，不要讓敵人有機可乘。」

「您是在譴責我暗地裡散布毫無根據的猜疑？」

「毫無根據，是的。」

「妳打算以牙還牙嗎？」

「瑟非，你的生活就是跟各種耳語糾纏，但我不是。」

「那妳是質疑我的能力了？」

她嘆了一口氣說：「瑟非，我希望你檢查一下，你在這件事情上有多少非理性的判斷。人類自然是不講邏輯的動物，你把邏輯運用到一切事務中，這並不自然，只是因為相當有用，這種做法才不得不延續下來。你是晶算師，邏輯思維的化身。你解決問題的方式是完全置身事外，從各個角度翻來覆去查驗問題。」

「您是在教我怎麼做好我的工作嗎？」他用毫不掩飾的輕蔑的口氣道。

「一切身外之事，你都能充分運用你的邏輯。」她說，「但人類的特性是，一旦遇到個人問題，越是涉及個人，也就越難保持超脫，運用邏輯去審視。我們常會在原地打轉，責怪一切，卻無法面對埋在深處、真正折磨著我們的癥結。」

「妳是有意要一步步摧毀我的信心，讓我不信任自己的晶算師功能。」他乾巴巴道，「要是我發現有人企圖用這種方式破壞我們部隊裡的任何武器，我會毫不猶豫地揭發他、除掉他。」

她說：「最優秀的晶算師，都會健康面對自己算式中的誤差因子。」

「我也向來這麼說。」

「那請你認真思考我們兩人都已經看到的症狀：酗酒、爭執，人們交頭接耳，四處散播厄拉科斯的各種謠傳，忽略最簡單的—」

「閒得無聊罷了，沒什麼。」他說，「不要裝神弄鬼，試圖讓我分心。」

她凝視他，想著公爵的人在軍營裡互相吐苦水，你簡直能聞到電流，就像燒焦的絕緣體。他們正在變成傳說中前宇航時期的人，那些迷失在太空裡的行星搜索者，「太空漂泊者」─厭倦了手裡的槍，永遠在搜尋，永遠在準備，永遠沒準備好。

「為公爵效力時，為什麼你從不充分運用我的貝尼．潔瑟睿德能力？」她問，「是害怕地位不保嗎？」

他怒視潔西嘉，兩眼冒火：「我知道她們傳授給貝尼．潔瑟睿德……」他突然住口，蹙著眉頭。

「接著說，說出來，」她說，「貝尼．潔瑟睿德女巫。」

「我知道她們給過妳一些真的訓練，」他說，「我從保羅身上看出來了。雖然妳們學校一向宣揚『只為獻身而存在』，但這糊弄不了我。」

潔西嘉想：要想敲醒他，下手就必須狠，反正他幾乎準備好了。

「開會時，我一發言，你總是一副畢恭畢敬的樣子。」她說，「可是你很少聽取我的建言，為什麼？」

「我不信任妳們貝尼．潔瑟睿德，妳們動機不純。」他說，「妳或許以為自己可以看穿一個人，以為能讓別人言聽計從……」

「你這可悲的傻瓜，瑟非！」她怒斥道。

他皺起眉頭，坐回椅子上。

「不管你聽到什麼有關我們學校的謠言，」她繼續說，「都離事實很遠。若我真想毀了公爵……或是你，或任何我身邊的人，你都無法阻止我。」

她心中暗想：為什麼我會讓傲慢控制住我，說出這樣的話？我受到的訓練可不是教我這麼做。我不該用這種方式打擊他。

郝沃茲一隻手滑到上衣下方，那裡藏著一個微型毒鏢發射器。她沒有屏蔽場。他想，這只不過是她在自誇嗎？我現在就能除掉她……可，嗯，要是我錯了，後果……

潔西嘉發現了他伸手的動作，說道：「希望你我之間永遠無需向對方出手。」

「非常好的願望。」郝沃茲表示同意。

「但現在，我們之間出現了猜忌。」她說，「我必須再問你一遍：

如果我跟你說，哈肯能人布下疑雲，要我們相互攻擊，這個解釋是不是更合理？」

「看來我們又回到剛才的僵局了。」郝沃茲說。

她嘆了口氣，心想：他幾乎就要準備好了。

「在人民心目中，公爵和我是父親和母親的代表，」她說，「這個地位──」

「公爵並沒有娶妳為妻。」

她力持鎮定，心想：有力的還擊，這一拳。

「但只要我還活著，他就不會娶任何其他人。」她說，「正如我剛才所說，公爵和我是代表。為了擾亂、分裂我們，使我們大亂──哈肯能人會最想朝誰下手？」

他聽出她這番話的意圖，沉下臉來，皺起了眉頭。

「公爵？」她說，「確實是相當誘人的目標，但除了保羅，沒人比他受到更嚴密的保護。我？當然也很誘人，但他們心知肚明，貝尼．潔瑟睿德不是好惹的。因此，他們找到一個更好的目標，這個人的職責本身就形成了一個可怕的盲點，猜忌對這個人來說就跟呼吸一樣自然，他的一生都建立在含沙射影和裝神弄鬼上。這人就是──」她突然伸出右手，指著他說：「你！」

郝沃茲立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

「我沒讓你動，瑟非！」她大喝一聲。

老晶算師幾乎是跌回椅子上，肌肉不由自主立即服從了。

她微微一笑，卻毫無笑意。

「現在你見識到學校傳授給我們的真正本領了。」她說。

郝沃茲嗓子發乾，想要咽口唾沫。她的指令既高高在上又專橫霸氣，語調和儀態都讓他無從抵禦，還來不及想，身體就已遵命行事。這種反應無從預防──無論是邏輯還是激烈的憤怒……都沒有作用。要這樣切中要害，她必須要對那個人有最敏銳、深切的了解。這種程度的控制，是郝沃茲做夢也想不到的。

「我跟你說過，我們應該互相了解。」她說，「我指的是，你應該了解我，因為我已經了解你。現在我告訴你，在我這裡，你對公爵的忠誠是你唯一的安全保障。」

他瞪著潔西嘉，舌頭舔了舔嘴唇。

「如果我想要個傀儡，公爵早就娶我了。」她說，「他甚至會以為，那是他自己的意志，不受任何人影響。」

郝沃茲低下頭，透過稀疏的睫毛往上看。他用盡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不要叫衛兵。控制……還有猜疑，這女人可能都不會允許。他毛骨悚然，皮膚還記得剛才受制於人的感受。在他遲疑的那一瞬，她完全可以拿出武器，殺死他。

每個人都會有這麼一個盲點嗎？郝沃茲想，別人可以利用這一點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還來不及抵抗，就乖乖聽命？這念頭使他震驚。有誰能阻止擁有這種力量的人？

「你剛才看到了貝尼．潔瑟睿德手套下的鐵拳。」潔西嘉說，「很少有人見到後還能活下來。但對我們來說，剛才那不過是小試牛刀。你還沒見識到我全部的本領。想想吧！」

「那妳為什麼不當面摧毀公爵的敵人？」他問。

「你要我摧毀什麼？」她問，「你想讓我把公爵變成懦夫，要他永遠依靠我嗎？」

「可是，妳有這樣的威力……」

「威力是柄雙刃劍，瑟非。」她說，「你以為，她可以輕易將人變成一支利器，直插敵人的要害。不錯，瑟非，我甚至可以插入你的要害。但是，結果會怎樣？只要有夠多的貝尼．潔瑟睿德這麼做，所有貝尼．潔瑟睿德都會成為眾矢之的。我們不想有這樣的結果，瑟非。我們不想毀了自己。」她點點頭，「我們確實只為獻身而存在。」

「我無法回答妳，」他說，「妳知道我回答不了。」

「這裡發生的一切，不能向任何人提起，」她說，「我了解你，瑟非。」

「女士……」老人又努力嚥下一口唾沫。

他想：是的，她的確擁有超凡的能力。但這就能保證她不會成為哈肯能人更可怕的工具嗎？

「公爵的朋友毀掉他的速度，會跟他的敵人一樣快。」她說：「我相信，你一定會查清並打消你的疑慮。」

「如果能證明我的疑慮純屬無稽的話。」他說。

「如果？」她譏諷地說。

「如果。」

「你很固執。」她又說。

「只是謹慎，」他說，「而且能察覺任何誤差因子。」

「那麼，我要向你指出另一個問題：當你站在某人面前，無計可施之時，這人手裡拿著刀，刀尖直指你的咽喉，但他沒有殺你，反而放了你，而且還把刀也給你了，讓你想怎樣就怎樣。你說，這意味著什麼？」

她從椅子上站起來，背對他說：「現在你可以走了，瑟非。」

老晶算師站起身來，頓了頓，慢慢將手伸向束腰外衣下面的致命武器。他想起了鬥牛場和公爵的父親（不管有什麼缺點，老公爵都是英勇的人），還有很久以前的那場鬥牛賽：那頭黑色巨獸站在那裡，頭朝下，無法移動，一臉迷惑。公爵轉身背向牛角，火焰般的大紅披風掛在他的手臂上，看臺上響起雷鳴般的歡呼。

我就是那頭黑牛，而她則是鬥牛士。郝沃茲想。他將手從武器上移開，瞄了一眼空著的手心上晶亮的汗漬。

他明白，最後真相大白後，無論結果如何，他都永遠不會忘記眼前這一刻，也不會喪失對潔西嘉女士的無比敬意。

他默默轉身離開房間。

一直緊盯著玻璃窗上影子的潔西嘉垂下眼簾，轉過身，看著緊閉的房門。

「現在，有人總算可以好好地作戰了。」她喃喃地說。

與夢境角力？
與暗影爭鬥？
抑或在睡夢中翻扭？
時間悄悄逃溜，
生命被偷。
為瑣事所羈絆的你，
不過是你愚行的徒囚。

—獻給詹米斯的輓歌，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之歌》



雷托站在門廳裡，借著一盞懸浮燈讀著一張字條。還有數小時才破曉，而他正渾身疲憊。他剛從指揮所回來，一個弗瑞曼信使就把這張字條送到外面侍衛的手裡。

字條上說：「日間一縷煙，入夜一炷火。」

沒有簽名。

「這是什麼意思？」他尋思道。

信使沒等回覆就走了，公爵自然來不及問些什麼。他就像一縷暗幢幢的影子，無聲無息融入了夜色之中。

雷托把字條塞進束腰外衣的口袋，打算之後拿給郝沃茲看。他撥開前額一縷汗濕的頭髮，輕輕嘆了口氣。抗疲勞藥的藥效已漸漸耗盡。上次晚宴過後，他已經整整兩天沒閉眼。上次躺在床上更是晚宴之前很久的事。

除了軍事要務以外，還有一件與郝沃茲有關的事非常令人不安：據稱，潔西嘉私下召見了他。

我應該讓潔西嘉知道嗎？他忖度道。沒有必要再這樣遮遮掩掩了。或著，還是要先保密？

那個該死的鄧肯．艾德侯！

他搖搖頭。不，不怪鄧肯。是我的錯，我不該從一開始就瞞著潔西嘉。我必須現在就跟她坦白，以免造成更大的傷害。

這個決定使他好受了些，他匆匆離開門廳，穿過大廳，沿著走廊朝私宅區走去。

走廊在轉彎處一分為二，其中一條通往僕人的休息區，一陣奇怪的呻吟從那邊傳來，公爵不由得停下腳步，左手按在屏蔽場的開關上，右手拔出刺劍。那奇怪的聲音使他渾身一顫，但有利劍在手，他稍感安心。

他輕輕穿過走廊，一邊暗罵這裡昏暗的燈光。每隔八公尺才有一盞最小的懸浮燈，燈光還調到最暗。黑黝黝的石牆吞沒了燈光。

前方燈光不及之處，地板上有一團晦暗的影子。

雷托頓了頓，差點要打開屏蔽場，但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那會妨礙行動和聽覺……另外，那批繳獲的雷射槍令他如芒刺在背。

他悄悄走向那一團灰影，認出那是個人，臉朝下趴在石板上。他手持利劍，用腳把那人翻過來，在昏暗的燈光下湊近察看。是走私販杜埃克。他的胸口有一大片血漬，死不瞑目地盯著空蕩蕩的黑暗深處。雷托摸摸那片血漬─還是溫熱的。

這個人為什麼會死在這裡？雷托尋思道，是誰殺了他？

呻吟聲更大了，從前方通往中央控制室的側向通道傳來，那間屋子裡安裝著整幢房屋的主屏蔽場發動機。

公爵一手握劍，一手放在屏蔽場開關上，繞過屍體，悄悄走過通道，朝屏蔽場控制室覷探。

前方幾步外又有一團灰色的東西攤在地板上，他一眼看出，聲音正從那裡發出。那團影子緩慢而艱難地朝公爵爬過來，喘著粗氣，含糊低語。

公爵心中一凜，勉強壓下懼意，快步穿過通道，在那個爬動的身影旁蹲下。是梅帕絲，弗瑞曼管家。她的頭髮披散在臉上，衣衫不整，背後有一大團血漬正從背上慢慢滲到身側。他拍拍她的肩，她用雙肘撐起身子，側著頭斜斜望著他，空空的眼神已經渙散了。

「您，」她喘著氣說，「殺了……侍衛……派……找到……杜埃

克……逃……女士……您……您……這裡……不……」她仆倒在地，頭啪的一聲撞到地上。

雷托摸摸她的太陽穴，已經沒有脈搏了。他看著梅帕絲背後的血漬，有人從背後捅了她一刀，會是誰呢？他的大腦急轉。她的意思是有人殺了侍衛嗎？而杜埃克……是潔西嘉派人去找他的？為什麼？

雷托站起身來，就在這時，第六感向他發出警報，雷托急忙伸手去按屏蔽場開關──太遲了。重重的一擊將他的手震開了，他感到一陣痛楚，低頭看時，發現有支鏢射入衣袖，麻木感從手臂開始向全身蔓延。他艱難地抬起頭，朝通道盡頭望去。

尤因站在控制房敞開的大門，門上方一盞稍亮的懸浮燈將他的臉映成黃色。他身後一片寂靜──聽不到發動機的轟鳴聲。

尤因！雷托想，他破壞了主屏蔽場發動機！我們門戶大開了！

尤因開始朝公爵走過來，一邊將鏢槍放入衣袋中。

雷托發覺自己還可以說話，喘息著問：「尤因！你怎麼會？」麻木感已經傳到他的腿部，他滑倒在地，背靠石牆坐在那裡。

尤因彎下腰，一臉哀傷，伸手摸了摸公爵的前額。公爵能感覺到他的觸摸，但那種感覺似乎很遙遠……很遲鈍。

「鏢上塗的麻藥是精心特製的，」尤因說，「你可以說話，但我建議你別那麼做。」他朝大廳方向瞥了一眼，轉身從公爵身上拔下毒鏢，扔到一旁。鏢掉在石板上，發出卡嗒一聲。公爵只覺得這聲音十分遙遠、微弱。

不可能是尤因，雷托想。他受過心理制約。

「怎麼會呢？」雷托輕聲問道。

「對不起，親愛的公爵。我身不由己。」他摸摸前額的菱形刺青，「我自己都覺得奇怪，居然能戰勝火煉良知──但我想要殺一個人，是的，我真的想要殺死他，什麼都不能阻止我。」

他又低頭看看公爵：「哦，不是您，我親愛的公爵，是哈肯能男爵，我想要殺死男爵。」

「男……哈……」

「別出聲，拜託，我可憐的公爵。您的時間不多了。還記得您以前在納卡跌傷那一回嗎？我給您裝過一顆假牙──那顆牙必須換掉。等一

下，我會讓您失去知覺，然後換掉那顆牙。」他張開手，看著手心裡的什麼東西，繼續說道：「這是您那顆假牙的複製品，內部做得跟牙神經一模一樣，能逃過普通探測器的檢查，就算是快速掃描儀也不怕。但如果您使勁咬，牙冠表面就會碎掉，然後只要您使勁呼氣，您周圍的空氣裡就會充滿毒氣—最致命的毒氣。」

雷托抬頭瞪著尤因，發覺他眼中充滿了瘋狂，汗水順著他的臉和下頜往下淌。

「可憐的公爵，反正您難逃一死。」尤因說，「但您死前有機會接近男爵。他一定會相信您已經被藥麻倒，再也無力襲擊他。您會被注射麻藥，然後捆起來。但攻擊的形式無奇不有，防不勝防。您一定要記住那顆牙，雷托．亞崔迪公爵，記住那顆牙，一定要記住。」

老醫師越靠越近，他的臉和臉上垂下的短髭擋住了雷托的視線。

「那顆牙—」尤因喃喃地說。

「為什麼？」公爵輕聲問道。

尤因單膝跪在公爵身邊。「我跟男爵做了一筆魔鬼交易，我必須確認他履行了承諾，見到他之後，我就能知道。但兩手空空，我永遠也別想見到他。而您就是我的贖金，可憐的公爵。等我見到他，我就知道了。我可憐的萬娜教會我許多東西，其中之一就是在巨大壓力下判定事情的真偽。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得很好，但只要見到男爵—到那時，我一定會知道。」

雷托努力想低頭看看尤因手上的那顆牙，他覺得這一切簡直像場噩夢—不可能發生的噩夢。

尤因的臉部扭曲，紫紅的嘴唇痛苦地上揚。「男爵不會讓我太靠近他的，不然我會自己來。不，我會被擋開。而您……啊，現在！您，您就是我美妙的武器！他一定會讓您靠近他身邊—為了嘲弄您，在您面前自誇。」

雷托像中了催眠術一般盯著尤因下顎左邊的一塊肌肉，看著這塊肌肉在尤因說話時扭動著。

尤因更加靠近，「至於您，我的好公爵，我珍貴的公爵，您必須記住這顆牙。」他把那顆牙捏在拇指和食指之間，「這是您最後僅有的機會了。」

公爵無聲地動了動嘴，片刻後才發出聲音：「拒絕。」

「啊，不！您一定不會拒絕。因為，您若肯幫我這個小忙，作為回報，我會救出您的兒子和女人。除了我，誰都辦不到。我可以送他們去一個哈肯能人找不到的地方。」

「怎麼……救……他們？」公爵輕聲地問。

「讓人以為他們死了。然後，把他們藏在弗瑞曼人那邊，弗瑞曼人跟哈肯能人不共載天，他們甚至會燒掉哈肯能人坐過的椅子，把鹽撒在哈肯能人走過的路上。」他摸摸公爵的下頜說，「您的下頜還有感覺嗎？」

公爵發覺自己已經無法回答了。他隱隱感到有人在扯他，看見尤因正伸手拔他的公爵印戒。

「給保羅。」尤因說，「等一下您就會失去知覺。再見，我可憐的公爵。下次再見時，就沒時間聊天了。」

一種遙遠的清涼感漫過公爵的下頜，漸漸泛上他的臉頰。昏暗的走廊縮小了，聚成一個小點，凝固在尤因紫色的雙唇上。

「記住這顆牙！」尤因用氣音說道，「這顆牙！」

19

應該有一門研究不滿情緒的學科。人們需要困苦和壓迫來磨礪心志。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潔西嘉在黑暗中醒來，周圍的死寂給她不祥的預感。她不明白自己為何如此昏沉、遲鈍。恐懼沿著神經刮擦。她想坐起來開燈，卻動彈不得，口中有股……怪異感。

噹啷——噹啷——噹啷——噹啷！

沉悶的敲擊聲在四周迴盪，黑暗中聽不清來自何方。就在附近。

一片空白，只有時間像針刺一樣簌簌移動。

她開始感受自己的身體，發覺手腕和腳踝都被束縛起來，口中塞著東西。手被綁在背後，她側身躺著，試著拉了拉繩索，意識到那是克銳荄爾纖維製成，越使勁掙脫，就綁得越緊。

現在，她想起來了。

就在她的臥室裡，有人在漆黑中將一塊潮溼、刺鼻的東西捂在她臉上，塞入她口中，然後用手按住她。當時她喘了一口氣——往肺裡吸了一大口——濕布上是麻醉劑的味道。然後她失去知覺，沉入令人惴惴的黑暗中。

終於來了。她想，郝沃茲是對的。要制伏貝尼．潔瑟睿德何其容易，只需一名叛徒就夠了。

她強壓下掙脫繩索的衝動。

這不是我的臥室，她想。他們把我帶到別的地方了。

慢慢地，她恢復了鎮定。

她嗅到自己身上散發一股汙濁的汗味，混合著恐懼的氣息。

保羅在哪裡？她問自己，我兒子——他們把他怎麼了？

鎮定。

她用古法調息，強迫自己鎮定下來。

但恐懼仍舊揮之不去。

雷托？你在哪裡，雷托？

她感到周圍不再那麼黑了，看得見一些影子。層次漸漸分明，刺激著她的視覺神經。白色，那是門下縫隙透出的光。

我躺在地上。

通過地板的震動，她能感覺到有人在附近走動。

潔西嘉強壓下內心的恐懼。我必須鎮定，保持警覺，做好準備。也許我只有一次機會。她再次強迫自己冷靜下來。

亂撞的心跳慢慢平復了，她開始往回算，我昏迷了一小時。她閉上眼，凝神傾聽逐漸走近的腳步聲。

四個人。

她算出不同的腳步聲。

我必須裝成昏迷的樣子。於是她在冰冷的地板上全身放鬆，試試身體能不能動，開門聲隨即響起，一道亮光照在她的眼皮上。

腳步聲越走越近，有人停在她面前。

「妳醒了，」低沉的男低音道，「別裝了。」

她睜開眼。

站在她面前的是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她認出這是保羅睡過的那個小房間，保羅的小臥榻就靠在一邊，床是空的。士兵拿來幾盞懸浮燈，放在房門兩側。門廳的亮光從敞開的門口照進來，刺激著她的眼睛。

她抬頭望向男爵。他披著一件黃色斗篷，蓋住支撐著他的移動式懸浮器，蜘蛛般的黑眼睛下方是兩團肥嘟嘟的肉。

「這麻藥是算好時間的，」他低聲說道，「我們知道妳會在那哪一分鐘醒過來。」

這怎麼可能？她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知道我的精確體重，我新陳代謝的速度，我的……尤因！

「真遺憾，妳的嘴還必須塞住。」男爵說，「本來，我們可以好好聊一聊的。」

只有尤因辦得到。她想：怎麼會？

男爵瞥了一眼身後的門說：「進來，彼特。」

來人站在男爵身旁，潔西嘉以前從未見過他，但那張臉卻很熟悉──這人是彼特．德．弗立斯，男爵的晶算師刺客。她仔細觀察著彼特──鷹臉，墨藍色的眼睛表明他是厄拉科斯人，可他的動作和站姿卻透露這人並不是原住民。而且，他的皮膚也過於潤澤。高個子，身材瘦削，莫名有股雌雄難辨。

「我親愛的潔西嘉女士，很遺憾我們還不能暢談。」男爵說，「不過，我知道妳的能力。」他瞟了一眼彼特，「對嗎，彼特？」

「是的，正如您所說，男爵。」他答道。

這個男高音使潔西嘉一陣背脊發涼。她還從未聽過如此令人發怵的聲音。對受過訓練的貝尼．潔瑟睿德而言，這聲音無異於大聲宣告著：殺手！

「我要給彼特一個意外，」男爵說，「他以為自己是來這裡領戰利品的──也就是妳，潔西嘉女士。但我想證實，他並不是真的想得到妳。」

「你是在跟我開玩笑嗎，男爵？」彼特問，臉上露出了微笑。

看到這個微笑，潔西嘉不解男爵為何沒有跳起來防備。但她隨即省悟：男爵沒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並不理解這個微笑的含意。

「在許多方面，彼特都很天真。」男爵說，「他不願意承認妳有多麼危險，潔西嘉女士。我真想讓他見識一下，但冒那樣的險未免也太過愚蠢。」男爵對彼特笑笑，此時彼特的臉已戴上恭候的面具。「我知道彼特想要什麼。他想要權力。」

「你答應過我可以得到她。」彼特說，那男高音已經不再是冰冷冷的無動於衷。

從聲音中，潔西嘉聽出來他的意圖，不由得心中一寒，想道：男爵怎麼把晶算師養成這樣一頭畜生？

「我給你一次選擇的機會，彼特。」男爵說。

「什麼選擇？」

男爵舉起胖胖的手指打了個響指：「帶上這個女人，逃離帝國。或者，擁有厄拉科斯上亞崔迪氏族的公爵封邑，以我的名義統治這裡。」

潔西嘉看到男爵的蜘蛛眼研究著彼特。

「除了沒有頭銜，你可以成為這裡的公爵。」男爵說。

這麼說，我的雷托死了嗎？潔西嘉暗問道。她感到自己內心有某個角落在默默啜泣。

男爵仍在留意他的晶算師：「彼特，你很清楚，你之所以想得到她，無非因為她是公爵的女人，是權力的象徵──漂亮，能幹，受過精心訓練，很稱職。但現在我們說的是整個公爵封邑，彼特！這可比權力象徵要好得多，是實實在在的權力！有了它，你可以有許許多多女人……還有更多。」

「你不是在跟彼特開玩笑吧？」

在懸浮器的幫助下，男爵像跳舞一樣輕盈轉身，答道：「玩笑？我？記住──我放棄了那個男孩。你也聽過那個叛徒的報告，那小子所受的訓練可不簡單。他們都一樣，這個母親和她的兒子──都很致命。」男爵微笑起來，「現在我得走了。我特地為這一刻安排了一名士兵，等一下就會叫他進來。他是個聾子。他的任務就是送你踏上流亡的旅程。如果他發現這女人控制了你，就會馬上出手制伏她。在你們離開厄拉科斯之前，他不會允許你拔出她嘴裡的東西。當然，如果你選擇留下來……那他就另有任務了。」

「你不用走，」彼特說，「我選好了。」

「啊哈！」男爵大笑起來，「這麼快就做出決定了，那只有一種可能。」

「我要公爵封邑。」

潔西嘉心想：彼特不知道男爵在撒謊嗎？不過，他又怎麼會知道？他只是畸形的晶算師。

男爵低頭俯視潔西嘉：「我這麼了解彼特，這不是很棒嗎？我跟我的護衛長打過賭，他一定會選擇公爵封邑。哈！那麼，我這就走了。這樣再好不過，啊哈，好極了！妳要明白，潔西嘉女士，我跟妳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只是形勢所需而已。現在這樣真是再好也不過。是的，我並沒有真的下令除掉妳。以後等別人問起我，我就可以聳聳肩，實話實說。」

「那麼，你把這件事交給我了？」彼特問。

「我派來的士兵會聽你指揮。」男爵說，「隨便你怎麼處置她吧。」他盯著彼特，「是的，我的手在這裡滴血未沾。全是你的決定。對，我什麼都不知道。你想怎麼幹都行，但必須先等我離開。是了，嗯……啊。對，對，很好。」

他害怕真言師的質詢。潔西嘉想，誰呢？哦，哦，是聖母凱亞斯．海倫，當然！如果他知道自己必須面對聖母的質詢，那就是說，皇帝必定跟此事有關。啊，我可憐的雷托！

男爵瞥了潔西嘉最後一眼，轉身走出房門。她的目光緊跟著他，心想：正如聖母所警告的那樣—對手太強大了。

兩名哈肯能士兵走了進來，後面跟著一個臉上有疤的士兵，拔出雷射槍守在門口。

他就是那個聾子，潔西嘉想。她仔細觀察著那張疤臉，男爵知道我能用魅音控制人，特地派了個聾子來。

疤臉看著彼特問：「我們已經把那男孩放在外邊的擔架上了。您有什麼吩咐？」

彼特對潔西嘉說：「我原本考慮用妳的兒子脅迫妳，但現在，我覺得那沒什麼用。我讓感情蒙蔽了理智，對晶算師來說，可不是好現象。」他看了一眼先進來的兩名士兵，轉過身，讓那聾子可以讀唇語，「那個叛徒建議把那男孩弄到沙漠裡去，我看，乾脆把兩人都扔到那裡。他的計畫不錯，沙蟲會毀掉所有證物。絕不能讓人發現他們的屍體。」

「您不想親自動手嗎？」疤臉問。

他會讀唇語。潔西嘉想。

「我還是效法男爵吧。」彼特說，「把他們扔到那個叛徒所說的地方去。」

潔西嘉聽出彼特聲音中的緊繃，那是晶算師在竭力控制語調。她想：嗯，他也害怕真言師。

彼特聳聳肩，轉身走出門。他在門口猶豫了一下，潔西嘉以為他會轉身再看她最後一眼，但他終究沒有回頭，就那麼走了。

「我說，今晚幹下這種事，我可不敢想像日後還要面對真言師。」

「你一輩子都不大可能見到那老巫婆的。」另一名士兵說著，走到

潔西嘉面前，俯身看著她說：「站在這裡瞎聊，任務也不會自己完成。抬她的腿，然後──」

「為什麼不在這裡除掉他們？」疤臉問。

「不想弄得滿手血。」前面那名士兵說，「除非你想勒死他們。我嘛，喜歡直截了當。就照那個叛徒說的，把他們扔到沙漠，砍上幾刀，然後留給沙蟲去收拾吧，這樣就一乾二淨了。」

「噢……好吧。我想，你說得對。」疤臉說。

潔西嘉側耳傾聽，細細觀察，默記一切。但她口中塞著東西，無法運用魅音，何況還得考慮那個聾子。

疤臉把雷射槍塞回到槍套，抓起她的腳，像抬米袋那樣抬著她出門，扔在一個附有束縛帶的懸浮擔架上，將她轉了一下，在擔架上放好。這時，潔西嘉看到了另一張臉──保羅！他也被捆著，但嘴沒被塞住。他的臉離她不到十公分，雙眼緊閉，呼吸平穩。

他被迷昏了嗎？潔西嘉尋思道。

士兵抬起擔架，保羅的眼睛睜開一道縫，偷偷望向潔西嘉。

千萬不要用魅音！潔西嘉祈禱著，小心那個聾子士兵！

保羅的眼睛閉上。

他一直在練意念呼吸法，讓自己鎮靜下來，傾聽敵人的談話。那聾子是個大麻煩，但保羅努力不讓自己絕望。

保羅又忍不住悄悄看了一眼母親的臉──她似乎沒有受傷，只是嘴被堵住了。

他琢磨著是誰抓住她的。他自己被抓的過程平淡無奇：臨睡前吃了尤因給的藥丸，醒來後就已經被綁在這具擔架上。也許，她也是一樣。按推斷，叛徒是尤因，但他暫不下最後定論。這沒有道理──蘇克的醫師怎麼可能叛變？

擔架稍稍傾斜了一下，哈肯能士兵將兩人從門口推了出去，來到滿天星斗的夜空下。擔架的浮筒在門口蹭了一下，然後是腳踩在沙地上的嚓嚓聲。一架撲翼機的機翼在他們上方大張，遮住了點點繁星。擔架下降，落在地上。

保羅眨了眨眼睛，適應戶外微弱的光線。他看見聾子士兵打開機艙門，頭伸入黑乎乎的綠色機艙，瞥了一眼亮閃閃的儀表。

「這就是給我們用的撲翼機？」他轉身看著同伴的嘴唇。

「對。那個叛徒說，這架飛機已經修好，可以在沙漠上執行任務。」另一個士兵答道。

疤臉點點頭：「但這是他們的那種小型撲翼機，把他倆往裡一塞，就只能再載兩個人了。」

「兩個就夠了。」一個擔架兵湊近聾子，嘴唇對著他說，「克奈特，從現在開始，由我們兩人來負責就行了。」

「男爵告訴我，一定要親眼看到他們被解決掉。」疤臉說。

「你有什麼好擔心的？」另一名士兵問。

「她可是貝尼．潔瑟睿德女巫，」疤臉說，「會妖法。」

「啊哈……」第一個擔架兵用拳頭在他耳邊比劃了一下，「你是說，他們中有一個是女巫，嗯？懂你的意思。」

站在他後方的士兵輕蔑道：「等一下她就變成沙蟲的大餐了。我不覺得貝尼．潔瑟睿德女巫對著那些個大沙蟲也能使出什麼妖法來。對嗎，齊戈？」

「沒錯。」對方回答，轉身走回潔西嘉身邊，抬起她的肩膀，「來吧，克奈特。你想親眼看看他倆的結局，就跟著一起來吧。」

「謝謝你的邀請，齊戈。」疤臉說。

潔西嘉感到自己被抬了起來，機翼的影子在星光下忽閃。她被推進機艙後座，士兵檢查過綁她的克銳荄爾繩後，又將她捆在座位上。保羅被塞在她身旁，也綁得很牢，但她發現那只是普通的繩子。

疤臉，那個名叫克奈特的聾子坐在前座，名叫齊戈的擔架兵繞了一圈，最後選了剩下的那個前座。

克奈特關好機艙門，彎腰拉起操縱桿，撲翼機在一片塵土飛揚中離開了地面，朝南方的大盾壁飛去。齊戈敲敲同伴的肩膀說：「你怎麼不轉身去監視他們倆？」

「所以你知道路線？」克奈特問。

「跟你一樣聽那叛徒說過。」

克奈特轉過椅子。藉著微弱的星光，潔西嘉看到他手上握著雷射槍。潔西嘉調整自己的目力，飛機內壁似乎變亮了，但疤臉卻始終隱沒在黑暗中。潔西嘉試了試安全帶，發現很鬆，左臂蹭在束帶上感覺有點

刺。她立刻明白，有人在束帶上動了手腳，只要用力一拉，就會綳斷。

難道有人來過撲翼機這裡，為我們做好了準備？潔西嘉思忖道，會是誰呢？

慢慢地，她將捆著的腿從保羅身邊挪開。

「這麼漂亮的女人就這樣浪費了，真是可惜。」疤臉說，「你以前有沒有碰過貴婦人？」他扭頭看看正在開飛機的齊戈。

「貝尼．潔瑟睿德並不是人人都出身高貴。」飛行員齊戈回答說。

「但她們看上去都很高貴。」

他可以清楚看到我。潔西嘉將捆著的腿移到座位上，蜷成一團，盯著疤臉。

「真漂亮。」克奈特用舌頭舔舔嘴唇，「真是太可惜了。」他看了看齊戈。

「你在想我認為你正在想的那件事嗎？」飛行員齊戈問。

「誰會知道呢？」疤臉說，「幹完以後……」他聳聳肩，「我只是從沒上過貴婦人。以後可能也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

「你敢動我母親一根手指……」保羅咬牙切齒，眥目瞪著疤臉。

「嘿！」齊戈笑了，「小狗叫起來了，可惜咬不到人。」

而潔西嘉心想：保羅的音調拉得太高，但說不定能起作用。

飛機靜靜向前飛行。

這些可憐的傻瓜。潔西嘉一邊觀察這些士兵，一邊回想男爵的話。他們一回報任務已經完成，就會被立即滅口。男爵可不想留下人證。

撲翼機側過機身，朝大盾壁的南端飛去，潔西嘉看到月光下撲翼機投在沙地上的影子。

「這裡夠遠的了。」齊戈說，「叛徒說，扔在大盾壁附近的任何沙地上都可以。」他壓下操縱桿，撲翼機朝沙丘滑下，在空中拉出長長的弧線，穩穩掠過沙漠。

潔西嘉看到保羅開始有節奏地呼吸，讓自己鎮定下來。他閉上雙眼，又再睜開。潔西嘉看在眼裡，卻幫不上他。她想：他還沒有完全掌握魅音，如果他失敗了……

撲翼機輕輕一偏，在沙地上著陸。潔西嘉望向身後的大盾壁北邊，只見遠處又有機翼的影子掠過，消失了。

有人在跟蹤我們！她想，誰？接著：一定是男爵派來監視這兩個人的，監視者身後一定也還有監視者。

齊戈關掉機翼引擎，死寂如洪水般淹沒了眾人。

潔西嘉轉過身，從疤臉身邊的機窗望出去，看到一輪明月正散發朦朧月光，覆上一層霜華的峭壁在沙漠上隆起，表面有一條條風沙蝕刻出的溝壑。

保羅清了清嗓子。

飛行員說：「現在嗎，克奈特？」

「我不知道，齊戈。」

齊戈轉過身說：「啊哈，瞧。」伸手去撩潔西嘉的裙子。

「拿掉她的嘴塞。」保羅命令道。

潔西嘉感到這句話在空中滾動著，語氣、音質都相當出色──夠強制，非常嚴厲。音調再稍稍低點會更好，但仍能擊中這個人。

齊戈伸手摸到潔西嘉嘴上的帶子，扯開嘴塞上的結。

「住手！」克奈特下令道。

「哦，閉嘴，」齊戈說，「她的手綁著呢。」結一拉開，帶子就鬆了。他盯著潔西嘉，兩眼直冒光。

克奈特把手放在飛行員的手臂上說：「喂，齊戈，沒必要……」

潔西嘉甩了甩脖子，將嘴塞吐出來，壓低音調，用低沉而親暱的語調說：「先生們！沒必要為我打架。」與此同時，她衝克奈特扭動身體，想挑起他的衝動。

她看見他們緊張起來，她知道，此時他們已經堅信，必須打敗對方才能得到她。他們的爭吵不需要任何理由，在他們的意識裡，他們確實是在爭奪她。

她抬起頭來，移到儀表射出的光線下，讓克奈特能看清她的嘴唇。她說：「你們千萬別打起來。」兩人拉開距離，戒心重重地互相打量著。「有哪個女人值得你們為她決鬥嗎？」她問。

她口吐這番話，展示著自己，使他們覺得完全有必要為她決鬥。

保羅緊閉雙唇，強迫自己保持沉默。剛才，他得到一次運用魅音的機會，總算是成功了。而現在──一切全靠他母親了，她的經驗遠比自己豐富。

「對，」疤臉說，「沒必要為個女人……」

他的手突然朝飛行員的頸部揮去，只見某個金屬物一晃，擋開了這一擊，順勢插進疤臉胸口。

疤臉呻吟一聲，軟綿綿向後一倒，靠在艙門上。

「以為我是傻子？連你那點小把戲都看不出來？」齊戈說。他縮回手，露出一把刀來，在月光下熠熠閃光。

「現在輪到那小鬼了。」他邊說邊撲向保羅。

「沒有必要。」潔西嘉呢喃道。

齊戈一頓。

「我可以乖乖聽你吩咐，你不想這樣嗎？」潔西嘉問道，「給這個小男孩一個機會吧，」她的嘴角輕輕一彎，蔑笑道：「他在沙漠上也沒有什麼機會，讓他去吧，然後……」她微笑起來，「你會得到最好的回報。」

齊戈左看右看，注意力又回到潔西嘉身上，說道：「我聽說過人在沙漠上會發生什麼事。也許，一刀結束這孩子，對他還比較好。」

「我的要求是不是有點過分？」潔西嘉懇求道。

「妳想要騙我。」齊戈嘟噥道。

「我不想看到我兒子死，」潔西嘉說，「這也算是欺騙嗎？」

齊戈退回去，打開門，一把抱住保羅，將他從座位上拖過去，推到門口，讓他一半身子掛在外面，然後舉起手中的刀說：「小鬼，如果我砍斷你身上的繩子，你會怎麼做？」

「他會馬上離開這裡，往山岩那邊跑。」潔西嘉說。

「你會那麼做嗎，小鬼？」齊戈問。

保羅的肯定語氣控制得恰到好處，「是。」

刀向下一揮，砍斷了腿上的繩子。保羅感到背後有隻手將他往沙地上一推，他假裝沒站穩，一個踉蹌側身靠在門上，然後轉身，好像要直起身的樣子，接著踢出右腿。

多年的格鬥訓練沒有白費，保羅的腳尖精準踢中敵人的要害，所有訓練彷彿全都集中在這一擊，全身上下每塊肌肉都搭配無間，腳尖狠狠踢中齊戈柔軟的腹部，就在胸骨下半寸。這一踢力道驚人，直搗肝臟，穿透橫膈膜，震碎了齊戈的右心室。

士兵喉嚨「咯」的一響，猛地摔倒在座椅上。保羅的手還捆著，使不上力，就順勢倒在沙地上，一個側滾翻，借力站起。他踏上機艙，找到那把刀，用牙咬著割斷母親身上的繩索。潔西嘉一獲自由就立刻拿過刀來，替他鬆綁。

「我完全可以控制他，」潔西嘉說，「他會替我割斷繩子的。你剛才那麼冒險實在太愚蠢了。」

「我發現有機可乘，就動手了。」他說。

她聽出他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緒，於是說道：「機艙頂有尤因的族徽，畫得很匆忙。」

他抬起頭，看到那彎曲的符號。

「出去吧，我們檢查一下飛機。」她說，「飛行員座位底下有個包裹，進來的時候我就摸到了。」

「炸彈？」

「不像。這裡面有點不對勁。」

保羅跳到沙地上，潔西嘉也跟著跳了下來，轉過身去拿座椅下的背包，卻看見齊戈的腳就在眼前。她拉扯包裹時，發覺上面濕答答的。那是飛行員的血。

浪費水。她想，心裡很清楚那是厄拉科斯人的思維。

保羅四處張望，沙漠中嶙峋的岩石如同大海上突起的海崖，遠方則是風化的斷壁殘崖。他轉過身，發現母親提著從機艙裡拿出的背包，正朝沙丘對面的屏蔽山張望。他想看看是什麼引起了母親的注意，結果發現另一架撲翼機正朝他們猛撲過來，知道已經沒時間把屍體清出機艙再逃逸了。

「快跑，保羅！」潔西嘉大喊道，「是哈肯能人！」

厄拉科斯這樣教人用刀—剁掉殘缺的部分，然後說：「現在，一切都完整了，因為這就是全部。」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一名身穿哈肯能軍服的人衝過來，在大廳盡頭停下，瞪著尤因，然後瞟了一眼梅帕絲的屍體和趴在地上的公爵。來人右手握著雷射槍，渾身上下散發著一種滿不在乎的殘暴，那種凶悍、那種姿態，讓尤因不由得心頭一震。

薩督卡。尤因想，從外表上看，是比上校高一階的霸夏，也許是皇帝親自派來監視這裡的情況。不管他們穿什麼軍服，一眼就能認出來。

「你是尤因。」那人說，若有所思地打量著醫師頭髮上的蘇克學校束環，又看了一眼尤因額頭上的菱形刺青，然後盯著尤因的眼睛。

「我是尤因。」醫師說。

「你可以放鬆些，尤因。」那人說，「你一關掉住宅的屏蔽場，我們就衝進來了。一切都在我們的控制中。這就是公爵嗎？」

「這就是公爵。」

「死了？」

「只是失去知覺，我建議你把他捆起來。」

「這些也都是你殺的？」他回頭瞟了瞟大廳裡梅帕絲的屍體。

「很遺憾。」尤因喃喃道。

「遺憾！」薩督卡軍人輕蔑地說。他走上前去，低頭看著雷托：「那麼，這就是偉大的紅公爵了。」

假使我剛才還不確定這人的身分，現在就沒什麼好懷疑的了。尤因想，只有皇帝會稱亞崔迪為紅公爵。

這名薩督卡伸手從雷托的制服上割下紅色鷹徽。「小小的紀念

品，」他說，「公爵印戒在哪裡？」

「他沒戴在身上。」尤因回答道。

「這我看得見！」薩督卡厲聲道。

尤因身體一僵，嚥了口唾沫。要是他們逼迫我，弄個真言師來，就會發現印戒的去處，發現我準備的撲翼機──那一切就全完了。

「有時公爵會讓信使帶上印戒作為信物，表示命令由公爵本人親自下達。」尤因說。

「那肯定是他的親信。」薩督卡低聲道。

「你不打算把他捆起來嗎？」尤因壯起膽子問。

「他還要多久才能恢復知覺？」

「大約兩小時吧。給他下的劑量不如給那女人和小男孩的那麼精確。」

薩督卡輕蔑地用腳踢了踢公爵說：「醒過來也沒什麼好怕的。那女人和小孩什麼時候醒？」

「大約十分鐘。」

「這麼快？」

「男爵通知我，說他的手下一到，他本人也會緊跟著到。」

「那他等一下就會到了。你去外邊等著，尤因，」他朝尤因射去凌厲的一眼，「現在就去！」

尤因瞟了一眼雷托說：「怎麼處置──」

「他會像送入烤爐的肉塊一樣捆好，送去給男爵。」他又看了一眼尤因前額的菱形刺青，「我們的人認識你，你待在大廳很安全。我們沒時間瞎聊了，叛徒。我聽到有其他人進來了。」

叛徒。尤因想。他垂下眼簾，從那名薩督卡身邊擠了過去，心裡明白這是先兆──歷史會記他一筆：尤因，叛徒。

往正門走時，他看到更多屍體，便一路仔細辨認著，生怕在其中看到保羅或潔西嘉。死者全都是亞崔迪的侍衛或身穿哈肯能軍服的人。

哈肯能衛兵警覺起來，盯著他從前門走到火光沖天的夜空下。道路兩旁的椰棗樹熊熊燃燒著，照亮了大宅。樹下，滾滾濃煙從用來點火的易燃物上不斷湧出，在橙黃色的火焰中升騰。

「是那個叛徒。」有人說。

「男爵很快就要見你。」另一個人說。

我必須到那架撲翼機上，尤因想。把印戒放在保羅能找到的地方。這時，恐懼襲上他的心頭：如果艾德侯懷疑我，或者，他不耐煩了起來──如果他沒去我告訴他的地方等著──那潔西嘉和保羅就逃不過這場大屠殺了。我的所作所為將得不到一絲一毫的彌補。

哈肯能衛兵放下手臂說：「別礙事，去那邊等吧。」

突然，尤因感到自己在一片廢墟之中被遺棄了，沒人會原諒他，他連最微乎其微的憐憫也得不到。艾德侯可千萬不能出錯。

另一個衛兵撞到他身上，斥喝道：「你！別擋路！」

即使我幫了他們大忙，他們也依然鄙視我。尤因默默想著，挺直了身子，想保存一點尊嚴。

「等著男爵傳喚！」一名衛隊軍官怒吼道。

他點點頭，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往前走，轉過一道彎，避開燃燒的椰棗樹，走到暗處。他加快腳步，朝溫室下方的後院走去，每一步都洩漏了他的焦慮。那裡有一架撲翼機──停在那裡等著運走保羅和他母親。

後門大開，門口站著一名哈肯能衛兵，他忙著留意燈火通明的大廳，盯著在屋裡乒乒乓乓逐間搜查的士兵。

他們還真以為自己贏了！

尤因藉著陰影繞過了衛兵，走近撲翼機的另一側，輕輕打開艙門，手伸到椅子下面摸索他早就藏在那裡的弗瑞曼求生包，掀開頂蓋，摸了摸背包內皺巴巴的香料紙──那是他留下的字條。他把戒指塞進紙裡包好，縮回手，把求生包放回原處。

他輕輕關好艙門，悄悄沿原路返回，溜到大宅一角，然後繞回正門外燃燒的椰棗樹下。

現在，完成了。他想。

他再一次走進椰棗樹耀眼的火光下，拉了拉身上的斗篷，盯著熊熊烈火。很快我就會知道了。很快就會見到男爵，到時候我就知道了。他想，而男爵──有顆小小的牙齒正在等著他。

21

傳說，在雷托．亞崔迪公爵去世的那一刻，卡樂丹空中有顆流星從他祖先的宮殿上方劃過。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童年史》



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將一艘巡防艦改造成臨時指揮所。他站在舷窗前眺望，外面是夜色籠罩下火光沖天的厄拉欽恩。男爵留神盯著遠處的大盾壁，在那裡，他的祕密武器正在執行任務。

使用炮彈的火炮。

公爵的戰士已經撤到坑道，進行殊死抵抗。火炮正緩緩噴出適量的橙黃色火焰，洞口周圍的石塊和泥土在閃閃火光中傾瀉而下——公爵的人會被封在洞裡，最終餓死、渴死，像被堵死在巢穴中的野獸。

男爵能感覺到遠處鼓點般的爆炸聲，連他的巡防艦都隨之微微震動：碰……碰！然後又是碰——碰！

誰能料想，竟有人在屏蔽場時代重新啟用火炮？這個念頭讓他不禁心中暗笑。但我們早就料到公爵的人會跑向那些坑道。我和皇帝的聯軍毫髮無傷，皇帝一定會賞識我的算無遺策吧。

他調了調身上撐著他那臃腫身軀的小懸浮器。一絲微笑逸出嘴角，扯動著下頷的贅肉。

公爵這些勇猛的士全都浪費了，真可惜。他嘴角越來越開，最後笑出了聲來。遺憾就應該帶著殘酷！他點點頭，失敗者注定是死不足惜的消耗品。整個宇宙就靜靜坐在那裡，嘉許任何能做出正確決定的人。猶豫不決的兔子終將洩漏行踪，被人趕進自己的洞穴中。否則，飼主要怎麼控制、繁衍兔子？男爵在腦海中想像自己的戰士就像圍著兔子飛的蜜蜂，有足夠的蜜蜂為你辛勤工作，這日子還真愜意。

他身後的門打開了，男爵轉身前先仔細打量舷窗玻璃上反射的影

子。

走進艙房的是彼特，身後跟著男爵的私人侍衛隊隊長烏曼．庫圖。門外有幾個衛兵在走動。他們在他面前一向都小心翼翼擺出羔羊的溫馴表情。

男爵轉過身。

彼特嘲弄似的用手指觸了一下前額的頭髮，算是敬禮。「好消息，爵爺，薩督卡把公爵帶來了。」

「當然了。」男爵沉聲道。

他研究著彼特那張陰柔的臉，陰鬱的面具遮掩了他的邪惡。還有那雙眼睛：半掩的眼眶裡一雙藍中透藍的深藍眼睛。

我必須盡快除掉他。男爵想，他很快就沒什麼利用價值了，而且幾乎對我構成嚴重的威脅。首先，必須讓厄拉科斯人恨他。然後，他們就會歡迎我親愛的菲得—羅薩來拯救他們。

男爵將注意力轉向他的侍衛隊長烏曼．庫圖。他的下頜肌肉線條有如剪刀，下頜像靴尖一樣突出。這是個可靠的人，可靠在他的醜行眾所周知。

「首先，把公爵出賣給我們的那個叛徒在哪裡？」男爵問，「我必須把酬勞賞給他。」

彼特踮起一隻腳尖，微微轉身，對門外的衛兵做了個手勢。

門外一個黑影一晃，尤因走了進來，動作僵硬、一絲不苟，短髭垂在紫紅色的嘴唇旁，只有那對老邁眼眸還有些活力。他向前三步，彼特朝他比了個手勢，他依令停了，站在原地，盯著不遠處的男爵。

「啊哈—尤因醫師。」

「哈肯能大人。」

「我聽說，你已經把公爵交給我們了。」

「我已經完成我這一半的交易，大人。」

男爵看了看彼特。

彼特點點頭。

男爵轉頭看著尤因，說道：「信上的交易，嗯？我……」他吐出話來，「那我是要做什麼來回報你？」

「您記得很清楚，哈肯能大人。」

此刻，尤因讓自己凝神思考對策。他的腦子裡彷彿有一座無聲的鐘擺正重重敲擊著。他看出男爵態度上的微妙破綻。萬娜確實死了──他們再也奈何不了她了。如果不是這樣，脆弱的醫師就還有一線希望活下去。可現在，男爵的態度讓他知道希望破滅了，一切都完了。

「是嗎？」男爵問。

「您答應過，我的萬娜不用再受苦。」

男爵點著頭說：「哦，對了。現在我想起來了，我確實答應過。那就是我的承諾。我們就是這樣扭轉了皇家的心理制約。你沒辦法眼睜睜看著你的貝尼．潔瑟睿德女巫在彼特的痛苦強化器裡哀號。好吧，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向來一言九鼎。我告訴過你，我會解除她的痛苦，並讓你跟她團聚。那好，就這樣吧。」他朝彼特揮了揮手。

彼特的藍眼睛一亮，突然閃到尤因的背後，動作就像貓一樣敏捷，手中的刀一閃，鷹爪般刺進尤因的後背。

老人僵住了，但目光始終緊盯著男爵。

「跟她團聚去吧！」男爵鄙夷地撂下一句話。

尤因站著，搖搖晃晃，嘴唇小心翼翼、精確地蠕動，聲音以一種慎重其事的奇異節奏傳出：「你……以為……你……打敗……我，你……以為……我……不知道……我……能給……我的……萬娜……帶去……什麼。」

他轟然倒下，沒有彎腰，直挺挺地，就像一棵傾倒的大樹。

「跟她團聚去吧。」男爵又說了一遍，但聽上去就像微弱的回音。

尤因給他一種不祥的預感。男爵搖搖頭，轉而留意彼特，看他用一小塊布拭去刀刃上的血漬，藍眼睛流露出心滿意足。

他親手殺人時就是這幅模樣啊，男爵想。這下我知道了。

「他確實把公爵交出來了？」男爵問。

「確實，爵爺。」彼特回答。

「那就把他帶進來！」

彼特瞄了一眼侍衛隊長，後者立即轉身去帶人。

男爵低頭看著尤因，從他倒下的方式看，你甚至會覺得他身體裡長的不是骨頭，而是橡樹。

「我從不相信叛徒，」男爵說。「哪怕是我自己策反的叛徒。」

他看著窗外夜色籠罩的觀景口，男爵知道，外面那片黑沉沉的大地是他的了。轟炸大盾壁坑道的隆隆炮火已經停止，所有兔洞陷阱都堵死了。突然，男爵覺得這一片盡致空洞的黑暗真是美妙絕倫，再沒有比這更美的顏色了。當然，黑底上的白色也很好，那種瓷器的純白。

但他仍抹不去一絲疑慮。

那個愚蠢的醫師究竟是什麼意思？當然，很可能尤因終於醒悟等著他的是什麼結局。但那句話卻使男爵心裡頗有些不安：「你以為你打敗我了。」

他是什麼意思？男爵想。

雷托．亞崔迪公爵從門外走進來，手臂被鐵鏈綑著，鷹臉上沾著泥，制服被扯破了━有人撕掉了制服上的徽章。腰間的衣服被撕裂，看樣子他身上的屏蔽場腰帶沒等解開，就被直接扯下來。他站在男爵面前，眼神既呆滯又瘋狂。

「呃━」男爵一開口，就停了下來。他頓了頓，深深吸口氣。他知道自己剛才的聲音太大了，有失體面。他早就夢想著這一天，可此時此刻，他卻覺得勝利的滋味有些變樣。

該死的，那個可惡的醫師！最好在地獄受盡苦刑！

「我想這位好公爵服過藥了，」彼特說。「尤因是用藥幫我們抓住他的。」彼特轉向公爵問道：「你被下了藥吧，對不對，親愛的公爵大人？」

聲音很遙遠。雷托能感覺到鐵鏈的摩擦、痛楚的肌肉、乾裂的嘴唇、火辣辣的臉頰，乾渴的滋味刮擦著喉嚨。傳來的聲音感覺很鈍，像裹著棉毯。眼前一切都影影幢幢，彷彿隔著一層布。

「那女人和男孩如何啊？彼特。」男爵問，「有消息了嗎？」

彼特飛快地用舌頭舔了舔嘴唇。

「看來你已經聽到些什麼了！」男爵厲聲道，「到底怎樣？」

彼特看了一眼侍衛隊長，又回過頭看著男爵說：「爵爺，派去執行任務的那兩個人━他們……嗯……已經……嗯……找到了。」

「那麼，他們匯報說一切都順利完成了？」

「他們都死了，爵爺。」

「他們當然都死了！我想知道的是━」

「大人，發現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死了。」

男爵臉色一變：「那女人和男孩呢？」

「沒有任何蹤影，大人。但那裡有一隻沙蟲，在我們調查現場時出現了。也許就跟我們的預期一樣──一場意外，可能──」

「沒有什麼『可能』，彼特。還有那架失蹤的撲翼機呢？對我的晶算師來說，那代表什麼？」

「很明顯，是公爵的某個手下駕機逃跑了，大人。他殺了我們的飛行員，然後逃跑了。」

「是公爵的哪個手下？」

「大人，這人下手乾淨俐落，無聲無息。是郝沃茲，或者，是哈萊克，也可能是艾德侯，或者任何高級軍官。」

「可能！」男爵喃喃道，看了一眼公爵那中了迷藥的搖晃身影。

「形勢掌握在我們手裡，爵爺。」彼特說。

「不！還沒有！那個愚蠢的行星生態學家在哪裡？那個叫凱恩斯的人在哪裡？」

「我們已經打聽到他的行蹤，剛剛派人去了。爵爺。」

「皇帝的人馬就是這樣幫忙的嗎，我很不喜歡。」男爵低聲道。

聲音透過棉毯傳來，含糊不清，但其中有幾句話在公爵心中沸騰了起來：女人和男孩──沒見到任何蹤影。保羅和潔西嘉已經逃走了。還有郝沃茲、哈萊克和艾德侯，他們的命運都還未定。還有希望。

「公爵印戒在哪裡？」男爵質問道，「他手指上光禿禿的，什麼也沒有。」

「那個薩督卡說，抓到公爵的時候就不在他身上了，大人。」侍衛隊長說。

「那個醫師，你殺得太快了，」男爵說。「那是個失誤。你應該先問過我，彼特。你太輕舉妄動了，對我們沒什麼好處。」他一臉陰沉道：「你嘴裡的『可能』太多了！」

保羅和潔西嘉逃走了！這個想法像正弦波一樣懸在公爵腦中。他記憶中還有一件事：一筆交易。他很快就想起來了。

牙齒！

現在，他記起了其中一部分：一粒嵌在假牙裡的毒氣藥丸。

有人告訴他要記住那顆牙。那牙就在他嘴裡，用舌頭舔一舔可以感覺到形狀。他要做的，就是使勁咬破。

時候還沒到！

那人告訴他要等男爵靠近時再動手。誰告訴他的？他記不起來了。

「他現在這模樣，藥性還會維持多久？」男爵問。

「也許再過一個小時吧，大人。」

「也許，」男爵咕噥著。他轉身面向窗外漆黑的夜色說：「我餓了。」

那就是男爵吧，那個模模糊糊的灰色影子。雷托想。那影子在他眼前跳來跳去，整棟房子都好像跟著在晃動。而且，他感覺這個房間不停地放大縮小，一會兒亮一會兒暗，最後縮成一個黑點，慢慢消失了。

對公爵來說，時間變成了一層層，任他在其間飄來蕩去。我必須等。公爵想。

那裡有張桌子，雷托看得很清楚。還有一個粗俗的胖子坐在桌子另一頭，面前放著吃剩的食物。雷托感覺到自己就坐在那胖子對面，還有數條鐵鏈和束帶將他綁在椅子上，身體隱隱作痛。他意識到時間在流逝，卻不知道到底過了多久。

「我相信他正在恢復意識，大人。」

柔滑的聲音，是彼特。

「我也看見了，彼特。」

隆隆的男低音，是男爵。

雷托的感官漸漸恢復，身下的椅子變得更實在，被捆綁的感受也變得更加清晰。

現在他終於可以清楚看到男爵。雷托注視著那人手上的動作：一手緊抓盤沿，另一隻手握住湯匙柄，還不忘騰出一隻手指摸著下頷上的贅肉。

雷托盯著那隻移動中的手，看到入迷。

「你能聽見我說話吧，雷托公爵。」男爵說，「我知道你聽得見。我們希望你能說出，在哪裡能找到你的女人和你跟她生的兒子。」

雷托始終面無表情，但男爵的話令他心頭一定。這麼說是真的，他們沒抓到保羅和潔西嘉。

「我們不是在玩小孩子的遊戲，」男爵不滿地吼道。「你一定知道他們的下落。」他傾身向前看著雷托，仔細研究他的臉。這件事不能私下解決，男爵感到很頭痛。讓外人看見皇室成員陷入這樣的窘境，這會立下不良先例。

雷托感到力氣恢復了。現在，關於假牙的記憶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中，就像平原上的尖塔。那顆假牙裡有一粒做成神經形狀的藥丸──毒氣膠囊。他想起是誰把這件致命武器放進他嘴裡了。

尤因！

在迷迷糊糊的記憶中，他好像看見過一具軟綿綿的屍體被人從他身邊拖了出去。答案如水蒸氣般湧上，他知道那一定是尤因。

「你聽到那聲音了嗎，雷托公爵？」男爵問。

雷托漸漸留意到一個嘶啞的聲音，是某人在極度痛苦中的嗚咽。

「你的一個手下扮成弗瑞曼人，被我們抓住了。」男爵說。「那很容易揭穿，因為他的眼睛，這你也知道。他堅持說他是被派去弗瑞曼那邊當間諜。我在這個星球上住了這麼久，親愛的表弟，沒人會去監視那些沙漠暴民。告訴我，你是不是收買了他們？你是不是把兒子和女人送到他們那裡去了？」

雷托因恐懼而胸口一緊，心想：如果尤因把他們送去沙漠人那裡，哈肯能人不找到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得了，得了，」男爵說。「我們沒多少時間了，而痛苦會來得很快。別逼我，親愛的公爵。」男爵抬起頭看了一眼站在公爵身旁的彼特，「彼特沒把工具全帶來，但我相信他可以臨時弄些出來。」

「臨時弄出來的東西有時是最好的，男爵。」

那個柔滑而充滿暗示的聲音！公爵聽到就在他的耳際。

「我知道你有緊急計畫。」男爵說，「你的女人和兒子究竟被送到什麼地方去了？」他看著公爵的手，「你的戒指不見了，是不是你兒子拿去了？」

男爵抬起頭，盯著雷托的眼睛。

「你不回答，」他說，「是想逼我做我自己也不願意做的事嗎？彼特會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我也認為，有的時候，那就是最好的辦法。可是，讓你這樣受罪，可不是什麼好事。」

「也許，可以把滾燙的牛油滴在背上，或者眼皮上。」彼特說，「或許身體的其他部位。當犯人不知道牛油會落在哪裡的時候，這尤其有效。這方法很好。在赤裸的身體上燙出一個個發白的膿包，那圖案不是很有美感嗎，男爵？」

「妙極了！」男爵說著，口氣卻帶著厭煩。

那些悲慘的手指！雷托看著那雙胖手，閃亮的珠寶套在嬰兒般胖嘟嘟的手指上，手指不自覺地顫動著。

公爵身後的門裡傳來一陣陣極度痛苦的哀號，那聲音啃噬著他的神經。他們抓住的是誰？他猜想著，會是艾德侯嗎？

「相信我，親愛的親戚，」男爵說，「我也不希望你落到這種地步。」

「你以為你的心腹會很快招來援兵，但這是不可能的。」彼特說，「你知道，戰爭也是一門藝術。」

「而你是出色的藝術家，」男爵不耐煩地說，「好了，拜託你閉嘴吧。」

雷托突然回憶起葛尼．哈萊克說過的一句話，他當時一邊看著男爵的照片一邊說：「我站在海邊的沙灘上，看見一頭野獸從海中升起……他的頭上刻著褻瀆的名字。」

「我們在浪費時間，男爵。」彼特說。

「也許吧。」

男爵點點頭說：「你也知道，我親愛的雷托，到頭來，你還是會招出他們的去處。當痛苦升到某個程度，你什麼都會願意出賣。」

他幾乎都說對了，雷托想，要不是我還有一顆牙……要不是我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男爵抓起一長條肉，一口氣塞進嘴裡，慢慢嚼著，吞了下去。我們必須試試別的手段，他想。

「看看這個了不起的人，看看這個拒絕出賣的人，」男爵說，「看啊，彼特。」

而男爵心想：是的！看看他吧，看看這個自以為絕不可能出賣的人。瞧他那樣子，他這一生的每一秒都在出賣自己，把自己分成上百萬份，一份份零賣！如果你現在把他抓起來，搖一搖，你會發現他已經空

了！什麼都沒有了！賣光了，現在，他是怎麼死的，又有什麼區別？

背景音一般的哀號停止了。

男爵看見侍衛隊長烏曼．庫圖出現在門口，搖了搖頭──俘虜沒有供出他們所需的情報。又失敗了。該跟這個傻瓜公爵攤牌了，男爵想。這個愚蠢而軟弱的傻瓜，還不明白地獄離他有多近──只有一根神經那麼近。

這個想法讓男爵鎮定下來，推翻了不願讓皇室成員受酷刑的原則。他突然覺得自己像一名外科醫師，隨心所欲地揮舞著手術刀，解剖手下的肉體──他要將這些傻瓜的面具一一割開，讓他見識到面具下方的地獄！

兔子，全都是兔子！

面對掠食者時，他們是怎樣抱頭鼠竄！

雷托隔著桌子盯著對面的男爵，想著自己為什麼還在等。那顆牙會迅速結束一切。然而──一切是那麼美好，他的這一生啊。他發覺自己正在回憶那隻天線風箏，在卡樂丹湛藍的天空中騰升，保羅看著風箏，開懷大笑。他又回憶起厄拉科斯這裡的日出──柔美的沙霧籠罩下，大盾壁那繽紛的層巒疊嶂。

「真糟糕。」男爵嘟噥著，推開桌子，向後靠了靠，在懸浮器的幫助下輕盈地站起身來，頓了頓，發現公爵的表情略有改變。他看見公爵深深吸了口氣，下頜一僵，雙唇緊閉，兩頰的肌肉輕輕蠕動著。

他這麼怕我啊！男爵想。

他的確是在害怕，害怕男爵會逃脫。公爵猛然用力一咬牙，感到膠囊破了，舌尖一辣，於是張開嘴，用力吹出毒氣。男爵的身影變小了，就像通過窄窄的隧道望見的一道人影。耳旁傳來一聲喘息──是那個聲音柔滑的傢伙：彼特。

他也中了！

「彼特，怎麼啦？」

隆隆作響的男低音似乎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雷托感到記憶滾滾湧上：那個沒牙的老巫婆正喃喃叨唸。房屋、桌子、男爵、一雙魂飛魄散的眼睛──藍裡透藍。一切似乎都被緊密地壓縮在他周圍，又迅速消逝。

有個下頷像靴尖的男人，這個看上去像玩具兵的人摔倒在地，他的鼻子明顯被打斷過，整個歪向左側，像節拍器上歪斜的指針，從挨過上勾拳後就再沒能恢復原位。雷托只聽見一聲陶器摔碎的聲音，遠遠的，又像在耳際轟鳴。他的大腦如同無底的倉庫，將一切盡收入內。所有聲音：每一聲呼號，每一聲呢喃，每一聲……沉寂。

有個念頭縈繞在雷托腦海中。他看到了，在黑色光束上方散漫無形的光線內看到了，肉身雕成的時光以及時光雕成的肉身。這個念頭給他一股深刻的豐盈感，他知道，這種感受，他永遠也無法言述。

一片死寂。

男爵背靠密室門站著，這是他的私人緊急避難所，就在桌子後方。他果斷衝進密室，留下門外一屋子的死人。他調動所有的感官，變得異常警覺。我吸進那東西了嗎？他問自己，不論那是什麼，我吸進去了嗎？

外面重新響起了嘈雜聲……而他也恢復了理智。他聽見有人在大聲發號施令：防毒面具……關好門……打開送風機。

其他人很快就倒下了。他想，但我還站著，還在呼吸。無情的地獄啊！我差一步就踏進去了。

現在他可以開始回想了。他的屏蔽場一直開著，儘管能量調得很低，但足以減緩屏蔽場外緣的分子交換。而且他當時正要離開那張桌子……加上彼特驚嚇之下倒抽一口，侍衛隊長因此衝了過來，斷送了自己的命。

巧合，加上垂死之人的粗喘讓他瞬間警惕起來，才逃過這一劫。

但男爵並不感謝彼特，那傻瓜的死完全是自找的，還有那個愚蠢的侍衛隊長！他信誓旦旦說每個來見他的人，自己都檢查過了！那公爵怎麼可能……？無跡可循。連桌子上方的毒素檢測器也沒查出來━直到一切都太遲了。怎麼會？

算了，現在已經無所謂了。男爵想著，鎮定了下來。下一任侍衛隊長的首要任務，就是找出這些疑問的答案。

他發現大廳的動靜越來越大，就在那間死亡之室另一扇門外的轉角。男爵自己推開密室門，打量著四周的侍從。他們站在那裡，目瞪口呆，靜候男爵的反應。

男爵會發火嗎？

男爵立即明白了，自己從那可怕的房間逃出生天後，時間只過了幾秒鐘。

有的衛兵把武器對準房門，有的正朝空蕩蕩的大廳發起猛攻，喧囂聲跟右側轉角的吼聲連成一氣。

有一個人大步從那轉角繞了過來，脖子上掛著防毒面罩，目光始終盯著走廊天花板上的一整排毒素檢測器。他一頭黃髮，扁平的臉上有對綠眼眸，厚嘴唇上一條條紋路向四周散開。他看起來像是某種水中生物，突兀地置身陸地上的長腳動物之間。

男爵盯著這個漸漸走近的人，想起了他的名字：內夫得。阿金．內夫得，衛兵下士。內夫得對塞木塔上癮，那是一種混合藥物，會在最深層的意識中引發音樂幻覺。這是相當有用的訊息。

那人在男爵面前停下腳步，敬禮道：「走廊已清理完畢，大人。我在外邊看到了，那一定是毒氣。您房間裡的通風設備正在把走廊的空氣往裡送。」他看了一眼男爵上方的探測器，又說：「裡面的人無一倖免。我們現在正在清掃這個房間。您有什麼指示？」

男爵認出這人的聲音，他就是剛才在密室外大聲發號施令的人。動作很快，這傢伙。男爵暗忖道。

「裡面的人都死了？」男爵問。

「是的，大人。」

那好，我們必須調整一下。男爵告訴自己。

「首先，」他說，「我祝賀你，內夫得。你是我的新任侍衛隊長。而我希望，你能記取今日的教訓，別步上你前任的後塵。」

男爵看到，這名新上任的侍衛隊長露出了意會的神情。內夫得知道，自己再也不會缺少塞木塔了。

內夫得點點頭說：「請大人放心，我一定會竭盡全力保障您的安全。」

「那好，現在談談正事。我懷疑公爵嘴裡藏了東西。你要查出那是什麼，怎麼使用，是誰幫他放進去的。你要採取一切預防措施—」

他突然閉口不言，身後走廊上傳來的騷動打斷了他的思路。守在巡防艦升降機門口的衛兵正試圖阻止一個高個子霸夏統領，不讓他從升降

機門出來。

男爵不認識那位霸夏統領，只覺得他薄薄的嘴唇就像是皮革上劃出來的一道縫，一雙黑沉沉的眼睛像兩灘墨漬。

「手拿開，你們這群禿鷹！」那人吼道，將衛兵撞到一旁。

啊哈──薩督卡軍團。男爵想。

霸夏統領大步走向男爵，瞇起眼睛打量。這些薩督卡軍官總讓男爵渾身不自在。他們看上去全都像公爵的……哦，是已故公爵的親戚。還有，瞧瞧他們對男爵的態度！

來人停在男爵面前半步外，雙手反剪在背後。男爵的一個衛兵在他身後猶猶豫豫，打著顫，手足無措。

男爵注意到他沒有敬禮，態度驕矜自大，因而愈發不安。他們在這裡只有一支軍團──十支旅，名義上是為了增援哈肯能軍團，但男爵才不會自欺欺人。

如果薩督卡掉轉槍口，只這一支軍團，就足以擊敗所有哈肯能人。

「告訴你的人，以後別攔著不讓我見你，男爵。」這位薩督卡厲聲道，「我還沒跟你談好怎麼處置亞崔迪公爵，我的人就把他交給了你。現在我們就來談。」

我絕不能在手下面前丟臉，男爵想。

「哦？」他冷冷地說，對聲調的控制頗感自豪。

「皇帝命令我，要保證他的皇室表弟死得痛快，不能讓他受苦。」霸夏統領說。

「我收到的旨令也是這麼說的。」男爵撒謊道，「你以為我會抗旨嗎？」

「我要親自看過，才能向皇帝覆命。」霸夏統領說。

「公爵已經死了。」男爵咬牙切齒道，揮揮手示意他離開。

霸夏統領依舊凜然不動，男爵揮手時，他別說動，連眼皮也沒眨一下。「怎麼死的？」他凌厲問道。

真的！男爵想，這真的太過分了！

「自行了斷──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話。」男爵說，「他服毒自盡了。」

「我現在就要見到屍體。」霸夏統領說。

男爵故作惱怒狀，昂首瞪著天花板，腦子卻飛速地運轉起來：混帳！那房間還來不及清理，這個眼尖的薩督卡就要進去了！

「馬上！」薩督卡繼續斥喝，「我要親眼看看。」

男爵明白他阻止不了。這個薩督卡會目睹一切。他會知道公爵殺死了那些哈肯能人……也會猜到，就連男爵本人大概也曾命懸一線。桌子上用剩的晚餐就是物證。公爵的屍體就橫在桌子旁，周圍一片狼藉。

躲不掉。

「別拖延時間！」霸夏統領喝道。

「沒人拖延時間。」男爵說，他盯著這名薩督卡黑幽幽的眼睛，「我絕不會隱瞞皇帝任何事。」他對內夫得點了點頭說：「這位霸夏統領要去現場看，馬上。從你旁邊的那扇門領他去吧，內夫得。」

「這邊請。」內夫得說。

這個薩督卡傲慢地闊步繞過男爵，用肩膀在衛兵中擠出一條路來。

真讓人難以忍受，男爵想。現在，皇帝會知道我是如何在陰溝裡翻了船。他會把這當成弱點看。

男爵意識到，皇帝和他的薩督卡軍團同樣鄙視弱點，這使他更加惱怒。男爵咬著下嘴唇，安慰自己，至少，皇帝還不知道亞崔迪公爵奇襲了羯地主星，毀掉哈肯能在那裡的香料儲備。

狡猾的公爵，真該死！

男爵看著他們遠去的背影──那個傲慢的薩督卡，還有粗壯、能幹的內夫得。

我們必須調整，男爵想。只好再讓拉班來統治這顆該死的星球了。不要限制他。我得用我們哈肯能人的血在厄拉科斯開出路來，讓他們接受菲得─羅薩。該死的彼特！還沒完成我交代的事，就讓自己送了命。

男爵嘆了口氣。

我必須馬上去忒萊素找一個新的晶算師。不用懷疑，他們一定已經為我準備好新人了。

他身旁的一個衛兵咳了一聲。

男爵轉身對那名衛兵說：「我餓了。」

「是，大人。」

「你去清一下那個房間，仔細查查那裡有什麼祕密。這段時間，我

想分一下心。」男爵低聲說道。

衛兵垂下眼簾問：「大人您想要怎麼分心？」

「我會待在我的臥房。」男爵說，「把我們在蓋蒙特買的那個年輕小伙子給我送來，就是眼睛很漂亮的那個。藥要餵夠。我可不想搞得像是在摔角。」

「是，大人。」

男爵轉過身，啟動懸浮器，邁著輕盈的步伐，一彈一彈地朝他的臥房走去。沒錯，他心想，就是那個長著一雙漂亮眼睛的小傢伙。他長得多像小保羅．亞崔迪啊。

22

哦，卡樂丹的海洋，
哦，雷托公爵的子民——
雷托的堡壘淪陷了，
永遠淪陷了……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之歌》



保羅有股感覺：過去的一切，今晚之前所有的經歷，都變成了沙漏中流轉的細沙。他雙手抱膝坐在母親身旁，躲在一頂用布和塑膠製成的小帳棚裡。這是弗瑞曼人的蒸餾帳棚，和兩人此時身上的弗瑞曼蒸餾服都是從撲翼機上那只背包裡拿出來的。

保羅毫不懷疑是誰將沙漠求生包放在那裡，又是誰給押送的撲翼機訂好航線。

尤因。

叛徒醫師直接將兩人送到鄧肯．艾德侯的身邊。

艾德侯將兩人藏在這裡，周圍全是高聳的峭壁，相當安全。保羅透過帳棚透明的那一端凝視著外面月光籠罩下的山崖。

現在我成了公爵，卻像小孩一樣躲躲藏藏。這個念頭使保羅倍感屈辱。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麼做是明智的。

今晚，他的意識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將周圍環境和所有變故看得一清二楚。訊息和冷酷的精準有了自己的生命，不斷湧入他腦中，他無力阻止。計算在他的意識中源源展開。這是晶算師技能，但又不只如此。

保羅回想剛剛那狂亂而絕望的瞬間：一架陌生的撲翼機衝破夜色，直直撲向他們，像頭巨鷹一樣，兩翼挾風掠過沙漠上方。隨即，保羅預料之中的事發生了。撲翼機一個打滑，像醉了一樣踉蹌越過一道沙脊，直衝狂奔的人影——他母親和他自己。撲翼機在兩人面前滑行了一段距

離，保羅到現在還記得當時那股燒焦的硫磺味。

他知道，母親轉過身，本以為會受到哈肯能僱傭軍雷射槍的掃射，卻認出了艾德侯。他正從撲翼機敞開的艙門裡傾伸半個身子，衝兩人大吼道：「快！你們南邊有沙蟲！」

但保羅在轉身的同時就知道是誰在駕駛那架撲翼機了。飛行姿態、俯衝著陸的方式，這種種線索如此細微，即使他母親都沒注意到，他卻一眼就精準看出是誰坐在操控器前。

帳棚裡，保羅對面的潔西嘉動了動，說：「只有一種解釋，尤因的妻子落在哈肯能人手裡。他恨哈肯能人！這一點我絕不會看錯。你讀過他的字條。但他為什麼要把我們從大屠殺中解救出來呢？」

她到現在才看出來，而且看得這麼淺。這個念頭使他大為震驚。當時，他讀著那張跟公爵印戒放在一起的字條，自然而然就看到了真相。

「不用試圖原諒我。」尤因是這樣寫的，「我不想要你們的原諒。我已經背負了夠多罪責。事已至此，我並不指望別人理解。這是我自己的坦哈砥試煉，我的終極試驗。我將亞崔迪公爵的印戒交給你們，證明我所寫的內容全是真的。你們看到這張字條的時候，公爵已經去世。請放心，我向你們保證，他不是孤身上路，我們最憎恨的敵人將會為他陪葬。」

字條上沒有署名，也沒有記號，但那熟悉的筆跡不會有錯──是尤因寫的。

想起那封信，保羅再次感受到那一刻的椎心之痛。那種感覺既強烈又陌生，似乎是從他新獲得的晶算師意識外側生出。他讀到父親已死的句子，心中明白這些話全是真的，但卻感到這只不過是他需要放入大腦中使用的另一份數據。

我愛我父親，保羅想。他知道這是真的。我應該哀悼他，應該要有感覺才對。

但他卻無動於衷，只有一個想法：這是一件重要事實。

跟其他事實一樣，都是事實。

與此同時，他的大腦還在增強感官印象、推斷、計算。

保羅又想起哈萊克的話：「只要需要，你就得戰鬥──不管你是什麼心情！心情這東西只適合做愛、放牛或者彈彈巴利斯九弦琴什麼的，跟

戰鬥毫不相干！」

也許這就是原因吧，保羅想。以後再哀悼我父親……等我有時間的時候。

但內在那股冷酷的精準並未鬆懈。他可以感覺到，這種全新的意識才剛剛開始，以後會越來越強大。在接受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的考驗時，他首次體驗到的那股可怕的使命感正在他體內蔓延。他的右手，刻著當時痛楚的那隻手，正在發顫，隱隱作痛。

他們口中的奎薩茲．哈德拉赫，就是這樣嗎？保羅尋思道。

「有那麼一陣子，我以為郝沃茲又搞錯了。」潔西嘉說，「我以為，或許尤因不是蘇克醫師。」

「無論我們以前怎麼看他，都沒看走眼，他還是他……只是，多了些變化。」保羅說。他心想，她怎麼會這麼遲鈍，還看不清這件事？然後說道：「如果艾德侯找不到凱恩斯，我們就━」

「他並不是我們唯一的希望。」她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說。

潔西嘉聽出他的斬釘截鐵，那種發號施令的口吻。她愣了一下，在黑暗中盯著保羅看。他坐在帳棚透明的那一端，背後是月光輝映的山崖，形成一道輪廓分明的剪影。

「你父親的部下中一定還有其他人逃出來。」潔西嘉說，「我們必須把他們聚集起來，找……」

「我們要依靠自己。」他說，「首要之務是氏族的原子武器。必須在哈肯能人找到之前把這些武器拿到手。」

「他們不太可能找到，」她說，「武器藏得很隱密。」

「不能有半點僥倖心理。」保羅說。

而潔西嘉卻在想，他想利用原子武器勒索他們，威脅說要毀掉星球和香料━這就是他打的主意。但是，到那時，他唯一的指望就只有叛逃和隱姓埋名了。

母親的話激起了保羅的另一重心事：身為公爵，對一夜之間喪失人民的憂慮。保羅心想，人民才是大氏族真正的力量。他記起離開卡樂丹之前郝沃茲所說的話：「與朋友分離才令人傷心，地方不過就是個地方。」

「他們動用了薩督卡，」潔西嘉說，「我們必須等薩督卡撤走再開始行動。」

「他們認為我們夾在沙漠與薩督卡之間，進退不得。」保羅說，「他們不敢留下任何亞崔迪活口，只會斬盡殺絕。別期望我們的人能逃出來。」

「他們不可能一直冒這個險──皇帝會怕風聲走漏。」

「是嗎？」

「我們的人肯定能逃出來不少。」

「是嗎？」

潔西嘉轉身，兒子話中的凜冽令她不寒而慄。她聽著他精準地計算機率，意識到他的心智能力已經超越了她，在某些問題上看得比她更全面。她協助他訓練出這種智力，但現在卻發現，自己竟為此感到害怕。她思緒翻騰，想躲在公爵懷中，隨即想到自己已永遠失去那樣的保護，不禁淚流滿面。

躲不掉的，雷托。潔西嘉想，這是愛的時代，也是悲痛的時代。她把手放到腹部，感受那裡的胎兒。我有亞崔迪的女兒了，當初不就是命令我生女兒嗎？但聖母錯了，女兒也救不了我的雷托。這孩子只是死亡途中通向未來的一條生命。我懷上她，是出於本能，並不是遵從命令。

「再試試通訊電臺。」保羅說。

無論我們怎麼阻止自己思考，大腦總是停不下來。她這麼想著。

潔西嘉找出艾德侯留下的小型接收器，啟動後面板上亮起綠光，傳來一陣尖銳的微弱聲音。她調低音量，搜尋波段。未幾，帳棚裡響起亞崔迪的戰時密語：

「……撤退，在山嶺會合。菲多報告：迦太奇沒有倖存者，宇航的銀行遭洗劫。」

迦太奇！潔西嘉想，那是哈肯能人的老巢。

「他們是薩督卡，」那聲音說，「注意身穿哈肯能軍服的薩督卡。他們……」

揚聲器傳來一聲怒吼，然後陷入死寂。

「試試別的波段。」保羅說。

「你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嗎？」潔西嘉問道。

「我預料到了。他們毀了銀行，想將宇航的火引到我們頭上。只要宇航跟我們為敵，我們就會被徹底困在厄拉科斯。再試試別的波段。」

潔西嘉琢磨著他的話：我預料到了。他發生了什麼事？慢慢地，潔西嘉將注意力轉回接收器上。她轉動旋鈕，接收器不時傳出斷斷續續的通話聲，反映出殘酷的戰況。他們用亞崔迪戰時密語呼喊道：「……撤退……」「……盡量集結……」「……困在洞裡……」

其他波段有許多哈肯能人在七嘴八舌，帶著無可錯認的興高采烈。有嚴厲的指令，也有戰況報告。內容不多，潔西嘉還無法破解語言，但哈肯能人興奮的語氣卻相當明顯。

哈肯能人贏了。

保羅搖搖袋中的密封水瓶，聽到裡面的水叮咚作響。他深吸一口氣，從帳棚透明的一端往上看，凝視著星光下的絕壁，左手撫著帳棚入口的括約門。「天就要亮了。」他說，「我們多等艾德侯一個白天，晚上不能再等了。在沙漠裡，只能在晚上趕路，白天得躲在陰影下休息。」

一個傳聞浮上潔西嘉的腦海：如果沒有蒸餾服，坐在沙漠陰影下的人每天需要五升水以維持體重。她感受到蒸餾服光滑的襯裡摩娑著自己的身體，心裡明白，他們的生命完全仰仗這些裝備。

「我們一離開這裡，艾德侯就找不到我們了。」她說。

「這世上多的是手段讓任何人開口。」他說，「如果艾德侯黎明前還不回來，我們就必須考慮他可能被抓到了。妳認為他可以堅持多久？」

這個問題不需要答案。潔西嘉一言不發。

保羅打開背包，取出一本帶照明裝置和放大鏡的微型手冊，書頁上躍出一些綠色和橘紅色的字母：「密封水瓶、蒸餾帳棚、能量包、蒸餾服體液回收管、沙地通氣管、雙筒望遠鏡、蒸餾服修補組、標地槍、凹地路線圖、蒸餾服鼻塞、定位羅盤、創造者矛鉤、沙錘、狼煙……」

在沙漠上生存，必需物資真不少。

不久，他將手冊扔到帳棚地墊上。

「我們能去哪裡？」潔西嘉問。

「父親提到過沙漠軍，」保羅說，「沒有這種軍力，哈肯能人無法

統治這顆星球。其實，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統治過這顆星球，將來也不可能做到。就算他們有一萬支薩督卡軍團也沒用。」

「保羅，你不能認為……」

「我們手上有一切證據。」他說，「就在這裡，這個帳棚裡──包括帳棚本身、這個背包和裡面的東西，還有這些蒸餾服。我們知道宇航對氣象衛星開了天價，我們還知道……」

「氣象衛星跟這有什麼關係？他們不可能……」她頓住了。

保羅發覺自己的超感知正在觀察她的反應，計算每一個細節。「現在妳明白了。」保羅說，「氣象衛星觀測地形。沙漠深處有某些東西禁不起這樣頻繁的觀測。」

「你在暗示，宇航自己控制著這顆星球？」

她太遲鈍了。

「不！」保羅說，「是弗瑞曼人！為了保住祕密，他們買通了宇航，用的賄金是任何擁有沙漠軍的人都能免費取得的──香料。這不是間接的大略推測，而是直接計算出來的。很可靠。」

「保羅，」潔西嘉說道，「你不是晶算師，你還不確定要怎樣……」

「我永遠也不會成為晶算師，」他說，「我是另外一種……怪胎。」

「保羅！你怎能說出這麼──」

「讓我靜一靜！」

他轉身看著窗外的黑夜。為什麼我無法哀傷？他大惑不解。他覺得，自己身上每一條肌肉都渴望能釋放悲痛，但他做不到，可能永遠都做不到。

潔西嘉從未從兒子嘴裡聽到如此悲痛的話。她想伸手擁抱他，安慰他，幫助他──但她明白自己無能為力。這個問題必須由他自己解決。

弗瑞曼求生手冊就扔在潔西嘉與兒子之間的地上，發亮的小燈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撿起手冊，看了一眼扉頁，念道：「《『宜人的沙漠』手冊》。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地方，這裡有生命的阿耶蒂和布爾汗。皈依吧，阿拉特神永遠不會灼燒你。」

聽上去像《光明書》。她回憶起當年研讀過的「無上之祕」。有人

在借助宗教力量影響厄拉科斯人？

保羅從背包中拿出定位羅盤看了看，又放回去，說：「想想這些特製的弗瑞曼設備有多麼精密！承認吧，能製造這種東西的文化，一定深厚到超出任何人的想像。」

潔西嘉仍為他嚴酷的語氣而感到憂慮，遲疑了一下，轉頭繼續看書，研究一幅厄拉科斯的星象圖：「摩阿迪巴：老鼠。」她注意到老鼠尾巴指向北方。

保羅藉著手冊的亮光，盯著幽暗帳棚裡母親的模糊身影，如今，我該完成父親的遺願了。趁她現在還有時間哀痛，我先轉達父親的話。之後她就不能哀痛了，否則會很不方便。然後他發現，自己也被這種冷酷的思緒嚇到了。

「母親。」他說。

「嗯？」

她聽出兒子的聲調變了，心底為之一寒。她從未聽過這麼嚴格的音調控制。

「我父親死了。」他說。

她在自己腦海中搜尋與這個事實對應的東西──這是貝尼．潔瑟睿德評估資料的方式。她找到了：一種撕心裂肺的失落感。

潔西嘉點點頭，無法言語。

「父親交代我一件事。」保羅說，「如果他發生任何意外，就替他轉達一句話給妳。他擔心妳可能會以為他不信任妳。」

那個無用的猜疑，她想。

「他想讓妳知道，他從沒懷疑過妳。」保羅解釋了父親當初的欺瞞，然後補充道：「他想讓妳知道，他始終完全信任妳，他永遠愛妳、珍惜妳。父親說，他寧可懷疑自己。他只有一個遺憾──沒有讓妳成為他的公爵夫人。」

潔西嘉淚如泉湧，用手抹了一把眼淚，心想：這麼浪費身體裡的水，真蠢！但她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想──她企圖把哀痛化為憤怒。雷托，我的雷托！她想。我們對自己所愛的人做了多麼可怕的事！她猛地關掉了微型手冊上的照明燈。

她抽泣著，渾身顫抖。

保羅聽到母親哀痛的哭泣聲，覺得心裡空蕩蕩的。我並不覺得哀傷，他想。為什麼？為什麼？他覺得自己無法哀傷是一個可怕的缺陷。

潔西嘉突然想起《奧蘭治合一聖書》裡的話：有留有去，有愛有恨，有戰有和。

保羅的大腦已經轉向冷靜的計算。他已看清在這顆險惡的星球上該如何前進。他甚至沒有耽溺於作夢，而專注於預知未來的意識中，推演著最有可能出現的未來。不僅如此，他還看到了宇宙之祕的邊緣——彷彿自己的心智探入某種永恆之境，品嘗著未來的微風。

驀地，保羅彷彿找到了一把必需的鑰匙，心智攀爬到意識的另一道峽谷中。他感到自己緊緊攀附在這個新的海拔高度上，如履薄冰，四處張望。他彷彿置身在一顆球體中，四面八方都有道路向外輻射……但這也只是種近似的感受。

他記得自己曾經看見過一條細紗方巾在風中飛舞，而現在，他感到自己的未來就正如那條方巾，飄忽不定，難以捉摸。

他看見了人。

他體驗到無窮可能性所帶來的炙熱和冰冷。

他知道名字、地點，感受到無邊無際的情感，在無人探索過的裂隙中找出無數隱藏的數據。他有時間探測、檢查、體驗，但沒有時間捏塑。

那是一邊光譜，列出各種可能性，從最遙遠的過去，到最遙遠的將來——從最可能，到最不可能。他看到自己以無數種方式死去，他看到全新的行星，全新的文明。

人。

人。

他看見他們蜂擁而至，無從辨認，但他的意識卻能將他們分門別類。

甚至包括宇航的人。

他想：宇航——那裡有我們可以走的路。他們會接受我的怪異，把那當作一種他們很熟悉的、相當寶貴的東西。永遠有人保證供應無虞，如今他們已經上癮的東西。那就是——香料。

但他也覺悟到，他終其一生都將在可能發生的種種未來中摸索前

行，就如同那些在茫茫太空中引導星艦前進的領航員。雖然那是過去的方式了。在和那些包含了領航員的可能未來迎面相遇時，他也認知到自己的怪異。

我有另一種視域。我看到另一片地域，有各種通道的地域。

這種意識既使他放心，也使他不安──在那個地域中，有那麼多地方都陷沒了，或他無法望及。

這番醒悟倏忽而至，也一閃即逝。他意識到，整個過程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

然而，他個人的意識已經天翻地覆，清明到令人畏懼。他四下環視。

隱藏在岩石間的帳棚依然晦暗不明，母親仍在哀淒悲泣。

他仍然能感受到自己並不哀傷……心裡那個空蕩蕩的地方似乎已與他的心智分離──他的心智仍在有條不紊地運作著，以一種類似晶算師的方式處理資料、評估、計算，提交結果。

現在他看出來了，自己身負很少有人擁有過的龐大資料。但這些資料無力減輕心中那種空蕩蕩的感受。他覺得非得打碎什麼不可。這念頭就像在他心中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而定時器正滴答滴答走個不停。不管他自己想要什麼，一切都逕自運轉著，記下他身邊一切細微的變化──濕度的輕微改變、溫度稍稍下降、昆蟲掠過帳棚頂，以及帳棚外那一小片星空中正要盛大登場的黎明。

空蕩蕩的感覺難以忍受。知道時鐘已按下又如何？他可以回顧自己的過去，看到過去的起點：訓練、磨礪技能、深奧修練的壓力，甚至是《奧蘭治合一聖書》在緊要關頭的啟發……以及近來大量攝入的香料。除了回顧，他也可以前瞻，朝那個最可怕的方向遠望，看到盡頭有些什麼。

我是個怪物！他想，怪胎！

「不，」他說，「不！不！不！」

他發覺自己正握起拳頭捶打地面。（而他體內那個鐵面無私的部分則將這個動作當成有趣的情緒資料記錄下來，投入計算。）

「保羅！」

母親來到他身旁，抓著他的手，臉色灰白地盯著他，「保羅，你怎

麼了？」

「妳！」他說。

「我在這裡，保羅。」她說，「沒事的。」

「妳對我做了什麼？」保羅質問道。

在瞬間的清明中，她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根源。她脫口而出：「我生了你。」

這個她出於本能和敏銳的反應而說出的回答，使保羅冷靜了下來。他感到母親正握著自己的手，於是凝神看著母親臉部模糊的輪廓。（他翻湧的心智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注意到母親臉上某些基因的線索。這條線索加上其他資料，讓他終於解開了疑問。）

「放開我。」他說。

她聽出保羅語氣中的生硬，只好照做。「保羅，你願意告訴我出了什麼事嗎？」

「妳訓練我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保羅問。

他的聲音裡已經沒有一絲孩子氣了。潔西嘉一邊想，一邊說：「我和所有父母親一樣，希望你能……高人一等，與眾不同。」

「與眾不同？」

她聽出兒子語氣中的怨恨，於是說：「保羅，我──」

「妳要的不是兒子！」他說，「妳要的是奎薩茲．哈德拉赫！是男性貝尼．潔瑟睿德！」

保羅的怨恨使她畏縮。「但是，保羅……」

「這件事，妳問過我父親嗎？」

她心中又湧起一陣哀痛，輕聲對他說道：「不管你是什麼，保羅，你既繼承了你父親的基因，也繼承了我的基因。」

「但不該有那些訓練。」他說，「不該有那些……喚醒……沉睡者的東西。」

「沉睡者？」

「就在這裡。」保羅用一隻手指著頭，然後又指指胸口，「在我身體裡，不斷地長啊長啊長……」

「保羅！」

她聽得出來，保羅已經到情緒爆發的邊緣。

「聽我說。」他說，「過去，妳想要聖母聽聽我做過的夢。現在，請妳以她的身分來聽。剛才，我在清醒時做了個夢，妳知道為什麼嗎？」

「你必須鎮定下來。」她說，「如果有──」

「香料。」保羅告訴她，「這裡到處都有香料──空氣裡、土壤裡、食物裡。這種抗衰老的香料，就像真言師的藥物一樣，是毒藥！」

潔西嘉的身體一僵！

他壓低聲音重複道：「毒藥──這麼精妙，這麼陰險，這麼……無法逆轉。只要你不停止服用，甚至不會有性命之憂。我們再也離不開厄拉科斯了，除非帶著這顆星球的一部分一起走。」

他的聲音中有某種凜冽的東西，不容任何質疑。

「妳，還有香料。」他說，「任何人攝入這麼多香料後，都會發生變化。但拜妳之賜，我可以意識到這種變化。如果是在不知不覺中，這種變化還不會引起不安，但我辦不到！因為我看見了！」

「保羅，你──」

「我看見了！」保羅重複說。

她聽出保羅聲音中的瘋狂，但不知如何是好。

保羅又開口了，但她聽到他已經恢復鋼鐵般的自制力。他說：「我們困在這裡了。」

我們困在這裡了，潔西嘉在心中默念。

她相信保羅說的是真話。任何騙術、任何詭計，甚至貝尼．潔瑟睿德的力量，都不能使他們完全擺脫厄拉科斯：香料有致癮性。早在她察覺之前，她的身體就已經知道這一點了。

所以，我們將在這裡終老一生，潔西嘉想，在這顆地獄星球上。只要能躲過哈肯能人的追殺，這裡就是上天為我們預備的地方。而我這一生也很明確了，就是一匹育種的母馬，為貝尼．潔瑟睿德的計畫保存重要的血脈。

「我必須讓妳知道我剛剛做了什麼夢。」保羅說，聲音又狂暴了起來，「為了讓妳相信我所說的話，我要先告訴妳，我知道妳會在這裡生下一個女兒──我的妹妹。就生在厄拉科斯上。」

潔西嘉把手按在帳棚的地墊上，撫平皺起的布料，想借此壓住內心

的恐懼。她知道自己的腹部還未隆起，若沒有受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她也認不出身體的細微徵兆，無從知道腹中已有一個幾週大的胎兒。

「只為獻身。」潔西嘉喃喃道，試圖以貝尼．潔瑟睿德箴言讓自己鎮定下來，「我們只為獻身而存在。」

「我們將在弗瑞曼人那裡找到一個家。」保羅說，「妳們的護使團已經為我們預備好逃難的地洞。」

她們確實在沙漠中為我們鋪了條路，潔西嘉告訴自己，但他怎麼會知道護使團？她發覺，保羅身上那股陌生感有排山倒海之勢，令自己不寒而慄。

保羅端詳著影影綽綽的母親，新的意識讓他看出她的畏懼和每一個反應，彷彿有片炫目的光線勾勒出她的輪廓。他從內心深處生出一股憐憫。

「這裡可能會發生的事，我還不能向妳透露。」保羅對母親說道，「我甚至不能告訴自己，儘管我看得見。這股關於未來的意識──似乎不受我的控制。一切就這麼出現了。至於最近的未來，比如說，一年後，我能看到一些……一條路，就跟我們卡樂丹的中央大道一樣寬闊。有些地方我看不到……那些昏暗的地方……就像藏在山的背面（他又想起那面飛揚的方巾）……還有岔路……」

他陷入了沉默，腦中全是當時看到的畫面。當紗幕突然揭開，未來赤裸裸地展現出來，他以前那些預知的夢、生命中的經歷，都未能讓他做好準備承受這一切。

他回想剛才的經歷，又認出了自己那可怕的使命──他生命的艱難不斷向外擴散，就像膨脹的氣泡……時間在它面前退縮了……

潔西嘉摸到帳棚的光板控制器，打開開關。

微弱的綠光驅走陰影，減輕了潔西嘉的恐懼。她看著保羅的臉，注意到他的眼睛，那種向內探視的眼神。她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見過這種神情──災難紀錄。在那些經歷饑荒和慘痛傷害的兒童臉上。他們的眼睛像兩個坑，嘴巴抿成一條直線，雙頰凹陷。

那是意識到駭人事實的神情，她想。像一個人被迫知道自己死期將至。

他不再是孩子了，真真切切。

她開始聚精會神，琢磨起保羅話中隱含的意味：保羅可以看到未來，看到脫身的方法。

「有個方法可以躲過哈肯能人。」她說。

「哈肯能人！」保羅不屑一顧道，「別再想那些變態的人類了。」他盯著母親，藉著光板研究母親臉上的線條。這些線條洩漏了她的祕密。

她說：「你不應該將人歸為人類，你還沒有──」

「別那麼確信自己知道人和人類的分別。」他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著過去。而且，我的母親，有一件事妳還不知道，但妳應該知道──我們是哈肯能人。」

彷彿一道霹靂打下，她的大腦頓時一片空白，似乎想關閉所有感官意識。但保羅的聲音繼續堅決地傳入，拖著她前進。

「下次妳找到鏡子時，仔細觀察妳的臉。但現在，先研究我的吧。如果妳不想自欺欺人的話，一定會看出蛛絲馬跡。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骨骼結構。如果這一切還不能說服妳，就聽我說。我走進了未來，讀過一個檔案，看到一個地方，我有一切資料。我們是哈肯能人！」

「是……脫離家族的分支，」她說，「就是這樣，對嗎？是哈肯能堂親的……」

「妳是男爵的親生女兒。」他說，看到母親用手摀住自己的嘴，「男爵年輕時很放蕩，有一次，他上了一個女人的鉤，那是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妳們中的一員，目的是取得他的基因。」

保羅說「妳們」時的語氣刺中了她，就像摑了她一掌，但這卻使她清醒過來。她無法否認他的話。她過去那許許多多意義不明的空白，如今有了清楚的去向，且彼此相連：她們需要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女兒，不是為了結束亞崔迪與哈肯能的古老世仇，而是為了修補她們基因譜系中的某些遺傳因子。是什麼因子？她搜尋著答案。

保羅彷彿看穿了她的心事，繼續說道：「她們自以為能得到我，但我卻與她們期望的不同，而且提前降生。這一切，她們還不知道。」

潔西嘉用手緊緊摀住自己的嘴。

神母啊！他就是奎薩茲．哈德拉赫！

在他面前，潔西嘉感到自己赤身裸體、毫無遮掩。她知道他的雙眼能看穿任何偽裝。而這，潔西嘉明白，就是她恐懼的源頭。

「妳正在想，我就是奎薩茲．哈德拉赫。」他說，「拋開這個念頭吧。我是妳們意料之外的產物。」

我必須把這個消息傳回學校。潔西嘉想，親緣索引也許能揭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她們不會知道我的，等她們知道時，一切已經太晚了。」 保羅說。

她想轉移他的注意，放下手說：「我們會在弗瑞曼人那裡找到容身之處嗎？」

「弗瑞曼人有句諺語，他們認為這句話出自沙胡羅──掌管永生的古老父神。」保羅說。「他們說：『準備好領受一切際遇。』」

同時，他暗自想道：是的，我的母親，在弗瑞曼人那裡。妳也會有藍色眼眸，也會在漂亮的鼻子旁邊留下蒸餾服過濾管的壓痕……而且，妳將生下我的妹妹：聖．尖刀厄莉婭。

「如果你不是奎薩茲．哈德拉赫，」潔西嘉說，「那你是──」

「妳不可能了解的。」他說，「除非親眼目睹，否則妳不會相信。」

他心想：我是一粒種子。

他突然醒悟，自己是落在多麼肥沃的土地上啊。而當他明白這一點時，那可怕的使命感充盈他的全身，在他體內那片空蕩蕩的地方肆虐，悲痛深切到他幾乎喘不過氣。

在前方的道路上，他看到兩條主要分岔──在其中一條岔道上，他將面對邪惡的老男爵，說聲：「你好，外公。」一想到這條路，以及沿路經歷的一切，他就一陣反胃。

另一條岔道則是一片片模糊的灰影，不時冒出激戰。他在這條路上看到一種戰士宗教。烈火在宇宙中四處蔓延，迷信的軍人個個被香料酒灌醉，上空有亞崔迪氏族的綠黑旗迎風飄揚。其中也有葛尼．哈萊克和幾個父親的老部下，人數少得可憐，都戴著從供奉父親顱骨的聖壇中拿出來的鷹徽紋章。

「我不能走那條路。」他喃喃說道，「那不就正中妳們學校那些老

巫婆的下懷了。」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保羅。」他母親說。

他仍舊一言不發，將自己當成種子來思考，以他的種族意識來思考──他最初體驗到種族意識時，還以為那是可怕的使命。他發覺自己不再恨貝尼．潔瑟睿德，也不恨皇帝，甚至不恨哈肯能人。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出於種族本能，想振興自身散落的遺傳特性，想在新穎、優異的基因匯流之池中，交換、融合、改良血脈。而種族憑本能知道，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一種可靠的方法──古老的方法。這方法已通過考驗，萬無一失，且所向披靡，那就是聖戰。

當然，我不能選擇那種方式，他想。

但他的靈眼再次看到供奉父親顱骨的聖壇，和飄揚的綠黑旗下野火般蔓延開來的激戰。

潔西嘉清清喉嚨，因他的沉默而心神不寧。「這麼說……弗瑞曼人將會庇護我們？」

保羅抬起頭，隔著朦朧的綠光盯著她臉上天生的貴族五官說：「對，這是其中一條路。」他點點頭，「他們將稱我為……摩阿迪巴──『指出道路的人』。是的……他們將這樣稱呼我。」

之後，他閉上雙眼，心裡想著，現在，父親，我終於可以哀悼你了。他感到淚水滑下自己的面龐。

第二卷　摩阿迪巴

1

聽到雷托公爵的死訊，並得知他的死法之後，我父親帕迪沙皇帝大發雷霆。我們從未見他如此盛怒。他責怪我母親，責怪那條逼他將貝尼．潔瑟睿德推上皇帝王座的協定。他責怪宇航和邪惡的老哈肯能男爵。他見到誰就責怪誰，甚至包括我，說我和其他人一樣，是女巫。我試圖安撫他，說這只是遵循古老的自保法則，即使最遠古的統治者也忠於此一法則。他嗤之以鼻，問我是否認為他是懦夫。那時我就明白，他的怒火並不是因為在意公爵之死，而是在意公爵之死對整個皇室的意義。此時回想，我覺得父親也許和摩阿迪巴一樣能預知未來，畢竟父親與摩阿迪巴有著相同的血脈。

—伊若琅公主《父親的皇宮家事》



「現在，哈肯能人要殺哈肯能人了。」保羅悄聲道。

他在夜幕降臨前不久就醒了，在密閉黑暗的帳棚裡坐了起來。母親躺在對面的帳棚邊，保羅聽見她窸窸窣窣地動了動。

保羅看看地板上的近接感測器，研究著黑暗中螢光管照亮的指針。

「天很快就要黑了，」他母親說，「為什麼不拉開括約門？」

保羅意識到，她的呼吸已經改變了一段時間，也就是她一直靜靜躺在黑暗中，直到確定他已經醒來。

「拉開括約門也沒有用，」他說，「外面一直有沙暴，帳棚已經被沙埋住。我馬上去把沙子挖開，弄出條通道來。」

「還沒有鄧肯的消息嗎？」

「沒有。」

保羅心不在焉地摩挲著大拇指上的公爵印戒，突然恨起這顆星球的物產，那正是殺害他父親的幫凶。他氣得渾身發抖。

「我聽見沙暴又開始了。」潔西嘉說。

這句空洞、不用回答的話讓他恢復了些冷靜。他將心思放在沙暴上。他先前便看到風沙捲過蒸餾帳棚透明的一端，冷冷的細沙如流水般掠過盆地，翻過溝壑，拖著長長的尾巴捲上天空。外面原本有一塊岩塔，他眼看著那尖塔在暴風吹襲下變幻形狀，成為一塊低矮的乾酪色楔形石。流進這座盆地的沙塵像晦暗的咖哩粉，遮天蔽日，隨後，沙子淹沒了帳棚，光線頓時暗了下來。

營柱在沙子的重壓下嘎嘎作響。沙管氣泵不停將帳棚外的空氣抽進來，發出微弱的呼哧聲，打破了帳棚內的沉寂。

「再試試收發機。」潔西嘉說。

「沒用的。」他說。

他找到自己頸邊夾著的蒸餾服水管，吸了一口帶著體溫的水，心想他這才算真正開始了厄拉科斯人的生活：從自己的呼吸和體內回收水分，以此維生。水淡而無味，但緩解了他發乾的喉嚨。

潔西嘉聽到保羅喝水，也感受到那光滑的蒸餾服貼合她的身體，但是她拒絕承認口渴。要承認乾渴，就要徹底覺悟厄拉科斯有最可怕的一面：這裡的人必須保衛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水氣，儲存帳棚集水袋中寥寥的幾滴水，痛惜在戶外呼氣所浪費的水分。

和可怕的現實相比，倒頭再睡愜意多了。

但今天入睡時，她做了場夢。一想到那個夢她就慄慄不安。在夢中，她將手伸入流沙下，那裡刻著一個名字：雷托．亞崔迪公爵。流沙淹沒了名字，她拂開細沙，想讓名字露出來。但是，還沒等最後一個字母出現，第一個字母就重新被流沙填滿。

流沙怎麼也止不住。

她的夢變成慟哭，越來越響。那是荒唐的嚎啕。她大腦的某個部分意識到，那是她幼年的哭聲，比嬰兒稍稍大的時候。在夢中，一個背影朦朧的女子正在遠去。

是我那不知名的母親，潔西嘉想，那個貝尼．潔瑟睿德生下我之後，就將我交給其他女修，那是命令。她是不是很高興能擺脫這個哈肯能嬰兒？

「他們的弱點是香料。」保羅說。

這種時候，他怎麼還有辦法想著進攻？她自問道。

「星球上到處都是香料，」她說，「你怎麼襲擊他們？」

她聽見他動起來，聽見包裹從帳棚另一頭拖過來發出的沙沙聲。

「在卡樂丹，我們依靠的是海軍和空軍。」他說，「在這裡，是沙漠軍。弗瑞曼人就是關鍵。」

他的聲音從帳棚括約門附近傳來。她受過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使她察覺到，保羅語氣中有一絲對她的怨恨。

保羅一生所受的訓練都教導他要恨哈肯能人，潔西嘉想，可現在，他發現自己竟然也是哈肯能人……因為我。他太不了解我了！我是公爵唯一的女人，我接受了他的生活，他的價值觀，甚至不惜違背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的命令。

帳棚的照明板在保羅手下亮了起來，熒熒綠光照出一片半球形區域。保羅蹲在括約門，調整好蒸餾服的兜帽，準備走到外面的沙漠。他的前額遮住了，嘴上戴著過濾器，鼻塞也調整好，臉上只露出窄窄的一道，烏黑的雙眼朝她看了一眼，隨即轉開。

「妳也穿戴好，準備出去。」他說。聲音穿過過濾器，有些含混不清。

潔西嘉將過濾器拉到嘴上，一邊看著保羅啟動帳棚的括約門，一邊調整面罩。

括約門一拉開，在保羅啟動靜電壓塑器固定細沙之前，細沙已唰唰湧進帳棚。壓塑器重組沙粒的位置後，沙牆出現一個洞。他爬了出去，而她則傾聽著保羅在沙漠上的一舉一動。

我們會在外面發現什麼？她猜想，哈肯能人的軍隊和薩督卡軍團？那些都是可以預料的危險。會有什麼預料不到的危險嗎？

她想到包裡的壓塑器及其他古怪裝備。突然間，每種裝備都化身成某種未知的危險，佇立在她的腦海中。

她感到一股熱流從沙漠地表吹來，掠過她露在蒸餾服外的雙頰。

「背包遞上來。」是保羅的聲音，低沉而戒慎。

她順從地走過去，將背包推到門口，水在密封水瓶裡汩汩作響。她抬頭向上望，只見群星將保羅框成了一道剪影。

「這裡。」他說著，手往下伸，將背包拉上地面。

現在，她只能看見一圈星星像亮晃晃的刀尖一樣朝下指著她。一陣

流星雨劃過她眼前的夜空。她覺得流星像是一個警告，也像林間裡的老虎斑紋，又像閃光的墓碑，使她的血液為之凍結。她想起哈肯能人正為她和兒子的人頭懸出重賞，不禁心頭發涼。

「快出來，」保羅說，「我要把帳棚疊起來。」

一陣沙雨從地面傾瀉而下，拂過她的左手。一隻手能握住多少沙粒？她問自己。

「要我幫忙嗎？」保羅問。

「不。」

她嚥一口唾沫，爬進洞裡，感到被壓緊固定的沙子在她手下嘎吱作響。保羅向下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臂。她站到他身旁一片光滑的沙地上，在滿天星光下望向四處，沙幾乎填滿了兩人腳下的盆地，只剩下周圍一圈昏暗的岩頂。她用受過嚴格訓練的感官探索著黑暗中更遠的地方。

小動物的聲響。

鳥兒。

一串流沙落下，沙裡有什麼東西，發出幾不可聞的聲音。

保羅摺好帳棚，從洞口拉了出來。

星辰微光讓黑夜更顯得鬼影幢幢。她望著這一片片陰森暗影。

黑暗是蒙上眼睛的回憶。她想，你聽著各種聲音，聽著令你的先人膽寒的哭號，那記憶是如此古老，只保存在你最原始的細胞中。用耳朵看，用鼻子看。

她身旁的保羅說：「鄧肯告訴過我，如果他被抓住，他只能堅持……這麼長時間，我們必須馬上離開。」他背包上肩，越過盆地，走到沙子較淺的一側，爬上斷崖俯視沙漠曠野。

潔西嘉機械式地跟上，注意到自己現在是如何以兒子為天。

現在我的悲哀比流沙漠還要沉重，她想，這個世界奪走了我的一切，除了一樣最古老的東西：對明天的希望。我現在是為了我的少年公爵和尚未出世的女兒而活。

她爬到保羅身邊，感到沙子不停將她的腳往下拉。

他望著北方，目光越過一排岩石，審視著遠方的一處峭壁。

星光映照下，遠處岩石的輪廓就像一艘海上的古式戰艦。長長的艦

體在無形的波濤中起伏，天線來回搖晃，煙囪向後傾斜，像個π字聳立在船尾。

岩石輪廓上方突然閃現一束橙色強光，空中一道明亮的紫光射向那束橙光。

又一束紫光！

又一束刺向天空的橙色光！

彷彿一場遠古海戰，令人想起炮火互轟，兩人不由得屏息凝視。

「火柱。」保羅低聲道。

一輪紅色的火光在遠處岩石上方升起，一條條紫光在天際織出鑲邊。

「火焰噴射器和雷射槍。」潔西嘉說。

厄拉科斯的一號月亮從左方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因沙塵而愈顯火紅。兩人看到那一側有沙暴的跡象：沙漠上飄著一帶飛沙。

「一定是哈肯能人的撲翼機，正在搜捕我們。」保羅說，「他們把沙漠切成一格格……像是要確保上面的一切都會被踩死……像踩死一窩昆蟲。」

「或者說，一窩亞崔迪人。」潔西嘉說。

「我們必須找掩蔽，」保羅說，「往南沿著岩石走。如果他們在空曠地帶發現我們……」他轉過身，將背包上肩，「他們會殺死任何移動的東西。」

他沿著岩架走了一步，就在此時，他聽到撲翼機滑行時低沉的嘶嘶聲，看到了上方撲翼機那陰森的黑影。

2

> 父親曾經告訴我，尊重事實幾乎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世上沒有無中生有。」他說。如果你知道「事實」可以何等不穩固，你就會明白這是多麼深刻的思索。
>
> ──伊若琅公主《與摩阿迪巴的對話》



「我一直以自己能洞悉事物本質為傲，」瑟非．郝沃茲說，「這是身為晶算師的詛咒：你無時無刻不在分析數據，永遠無法停止。」

說話時，那張飽經風霜的臉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顯得沉著冷靜，被沙弗汁染紅的嘴唇抿成一線，輻射狀的皺紋往上擴散。

一位身穿長袍的人蹲在郝沃茲對面的沙地上，一言不發，明顯不為他的話所動。

兩人蹲伏在一座岩石下方，岩石往前橫伸，俯視下方廣闊的凹地。曙光灑在盆地對面嶙峋的峭壁上，天地間一片粉紅。懸岩下寒氣逼人，前一晚刺骨的乾冷還未退去。天亮前這裡颳過一陣暖風，此時卻冷了下來。郝沃茲能聽到身後寥寥無幾的士兵牙齒打顫的聲音。

蹲在郝沃茲對面的是弗瑞曼人。黎明前第一絲微光初現時，他越過凹地來到這裡，輕輕滑過沙面，融入沙丘，近乎無影無蹤。

弗瑞曼人伸出一隻手指，在兩人間的沙地上畫了一幅圖，看上去像一只碗，碗裡伸出一道箭頭。「那裡有許多哈肯能人的巡邏隊。」他說著，舉起手指，指向對面的岩石。郝沃茲和他的士兵就是從那塊岩石上爬下來的。

郝沃茲點點頭。

許多巡邏隊，沒錯。

但他仍不知道這個弗瑞曼人的來意，這使他頗為惱怒。晶算師的訓練本來應該讓他有能力看出別人的動機。

這是郝沃茲一生中最糟的一晚。當遭到攻擊的報告送抵時，他正待在齊木坡，那是一座有軍隊駐防的小村落，也是昔日首都迦太奇的前哨。一開始，他想的是：只是偷襲，哈肯能人在試探他們。

但報告一個接一個，越傳越快。

兩支軍團在迦太奇著陸。

五支軍團──五十個旅！正進攻公爵在厄拉欽恩的主要基地。

阿桑特，一支軍團。

裂岩，兩支戰鬥群。

之後報告更為詳盡：敵軍中還有皇家薩督卡軍，可能有兩支軍團，顯然一清二楚大批軍火要派往何處。一清二楚！情報太出色了。

郝沃茲暴怒，直到他的晶算師能力可能因這股怒氣而無法順暢運作。進攻的規模如此之大，他的心像被拳頭擊中，痛苦難當。

現在，他躲在一小塊沙漠岩石下，朝自己點了點頭，將撕裂的外衣拉緊，裹住身體，像要擋住冰冷的陰影。

進攻的規模。

他一直預計敵人會從宇航那裡租用臨時運輸艦來發動突擊。在氏族對氏族的戰役中，這是十分普遍的策略。運輸艦定期在厄拉科斯降落、起飛，為亞崔迪氏族運送香料。郝沃茲已經採取了預防措施，防止敵軍偽裝成香料運輸艦展開偷襲。至於全面進攻，他們預計敵人的兵力不會超過十個旅。

但根據最近的統計，在厄拉科斯降落的星艦竟有兩千多艘。不止有運輸艦，還有巡防艦、偵察艦、裝甲艦、運兵機和投放箱。

超過一百個旅──十支軍團！

也許厄拉科斯整整五十年的香料收入才剛夠負擔一次這樣的進攻。

也許真是這樣。

為了攻擊我們，男爵不惜血本，我低估了他。郝沃茲想，我對不起公爵。

還有叛徒的問題。

我要活到親眼看著她被絞死！他想，當初有機會時，我真該殺死那個貝尼．潔瑟睿德女巫。他毫不懷疑是誰出賣了他們──潔西嘉女士。所有已知事實都指向她。

「你的人，葛尼．哈萊克和他的部分人馬跟我們的走私販朋友在一起，很安全。」那個弗瑞曼人說。

「很好。」

所以葛尼可以離開這顆見鬼的星球，我們沒有全軍覆滅。

郝沃茲回頭看了看擠作一團的部下。昨天晚上他還有三百名最優秀的戰士，如今只剩二十人，其中一半身上帶傷。現在，許多人睡著了。有的倚著岩石站著睡，有的趴在岩石下方的沙地裡。他們最後的撲翼機，被他們用來運送傷兵的那一架，在天亮前不久損壞了。他們用雷射槍割開它，藏好碎片，然後艱難跋涉，躲進這個盆地邊緣的藏身處。

郝沃茲只大概知道他們的位置—大約在厄拉欽恩東南二百公里。通往大盾壁附近弗瑞曼人穴地的大道在他們南方某地。

郝沃茲對面的弗瑞曼人將面罩和蒸餾服的兜帽甩向腦後，露出沙色的頭髮和鬍鬚。他的前額又高又窄，頭髮從額頭直直向後梳，無法看透的雙眼因長期服用香料而完全變藍。嘴巴一側的髭鬚有些髒汙，連接鼻塞的貯水管壓得頭髮亂蓬蓬的。

弗瑞曼人取出鼻塞，調整一番，揉了揉鼻翼一側的傷疤。

「如果你們今晚要從這裡越過凹地，」他說，「千萬不要帶屏蔽場。岩壁上有一條裂縫……」他轉身指著南方「……在那裡。從那裡到流沙漠都很空曠，屏蔽場會引來……」他猶豫了一下，「……沙蟲。沙蟲不常到這裡來，但屏蔽場每次都會引來沙蟲。」

他說的是沙蟲，郝沃茲想，但本來打算要說別的東西。是什麼？他想從我們這裡得到什麼？

郝沃茲嘆了口氣。

他以前從未如此疲憊，連能量錠都無法緩解肌肉疲勞。

那些該死的薩督卡！

一想到那些狂熱的士兵，想到他們所代表的皇室背信棄義，他就生出一股自責的憤恨。他自己的晶算師資料評估告訴他，若想在蘭茲拉德高等理事會伸冤，他們活著呈上證據指控皇室的機會太過渺茫！

「你們想去找那些走私販嗎？」弗瑞曼人問。

「可能嗎？」

「路途很遙遠。」

「弗瑞曼人不喜歡說『不』。」艾德侯曾經這樣告訴他。

郝沃茲說：「你還沒告訴我，你的人能不能幫助我的傷兵。」

「他們受傷了。」

每次都是同樣該死的答案！

「我們知道他們受傷了！」郝沃茲厲聲道，「那不是──」

「安靜，朋友！」弗瑞曼人警告他說，「你的傷兵怎麼說？你的部落需要水，傷兵中有沒有人認知到這一點？」

「我們還沒談水的問題，」郝沃茲說，「我們──」

「你不願面對這個問題，這我理解。」弗瑞曼人說，「他們畢竟是你的朋友，你的族人。但你們有水嗎？」

「不夠。」

弗瑞曼人用手指著郝沃茲的衣服，衣服破了，露出下面的皮膚。「你們沒有蒸餾服，離穴地又很遠。你必須做出水的決定，朋友。」

「可以出錢請你們幫忙嗎？」

弗瑞曼人聳聳肩。「你們沒有水。」他瞥了一眼郝沃茲身後的人群，「你打算付多少傷兵？」郝沃茲瞪著對方，陷入沉默。身為晶算師，他知道他們牛頭不對馬嘴。對方的每個字都不是平常的意思，而另有所指。

「我是瑟非．郝沃茲。」他說，「我可以代表我的公爵講話。現在，為了換取你們的援助，我在這裡許下承諾，絕不違背約定。我期望的是有限的援助，希望能保存我的軍力，等我把那個自以為可以逃過復仇的叛徒送到地獄，援助就可以結束。」

「你希望我們介入你們的復仇？」

「復仇的事我自己會處理，我只希望有人能負責幫我照料傷兵。我要親自去報仇。」

弗瑞曼人皺起眉頭，「你怎麼可能對這些傷兵負責？他們對自己負責。水才是問題，瑟非．郝沃茲，你要讓我為你作出水的決定嗎？」

那人的手伸到藏在長袍下的武器上。

郝沃茲一凜，心想：他也想出賣我們？

「你在害怕什麼？」弗瑞曼人質問道。

這些傢伙說話還真不拐彎抹角！郝沃茲謹慎地說：「哈肯能人懸賞

要買我的人頭。」

「哈，哈！」弗瑞曼人的手鬆開武器，「你以為我們也像帝國一樣腐敗。你不了解我們。哈肯能人的水甚至不夠收買我們最小的孩子。」

卻足以支付宇航的天價，運送兩千多艘戰艦。郝沃茲想。那筆運費至今仍令他咋舌。

「我們都在跟哈肯能人作戰。」郝沃茲說，「難道我們不應該共患難，合作解決問題？」

「我們是在合作。」弗瑞曼人說，「我看到你們跟哈肯能人打仗，你們打得很好。有幾次，我真的希望你的部隊能和我們一起作戰。」

「我的部隊可以怎麼幫你？說吧。」郝沃茲說。

「誰知道？」弗瑞曼人說，「哈肯能的部隊到處都是。但你還是沒有做出水的決定，也沒有讓你的傷兵自己決定。」

我必須小心，郝沃茲告誡自己，這裡面有件事我還沒搞清楚。

他說：「你能讓我知道你們的做法嗎，厄拉欽恩的做法？」

「外地人的思維。」弗瑞曼人說，語氣中帶著幾分譏笑。他指著對面西北方向的崖頂說：「昨晚我們看著你們穿過那片沙漠。」他放下手臂，「你讓你的部隊走在沙丘迎風面上。不好。你們沒有衣服，沒有水，撐不了多久。」

「厄拉科斯上沒有好走的路。」郝沃茲說。

「沒錯，但我們殺死了哈肯能人。」

「你們怎樣處理自己的傷兵？」郝沃茲詢問道。

「一個人會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值得搶救、什麼時候不值得嗎？」弗瑞曼人問，「你們的傷兵知道你們沒有水。」他歪過頭，斜睨著郝沃茲，「時間到了，該做出水的決定了。受傷的人和沒受傷的人，都必須為部落的將來打算。」

部落的將來，郝沃茲想，亞崔迪部落。確實。他強迫自己提出那個他一直在迴避的問題。

「你們有聽到公爵或他兒子的消息嗎？」

無法看透的藍眼睛朝上盯著郝沃茲的眼睛。「消息？」

「他們的命運！」郝沃茲厲聲喝道。

「每個人的命運都一樣。」弗瑞曼人說，「你們的公爵，聽說，他

命數到了。至於天外之音，他的兒子，是在列特手裡。列特沒提過。」

這不用問我也知道。郝沃茲想。

他回頭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下，他們都醒了，也聽見了。他們望著沙漠遠方，臉上寫著覺悟：他們不可能回到卡樂丹，現在連厄拉科斯也丟了。

郝沃茲轉回身，對弗瑞曼人說：「你有聽到任何關於鄧肯．艾德侯的消息嗎？」

「屏蔽場關閉時，他在大房子裡。」弗瑞曼人說，「我只聽說過這些……沒別的了。」

她破壞了屏蔽場，放進哈肯能人。他想，我是那個背對著門坐的人。她怎麼能做這種事？這也會出賣她自己的親生兒子。可是……誰知道貝尼．潔瑟睿德女巫是怎麼想的……如果那也算得上是「想」的話。

郝沃茲竭力嚥下一口唾沫，「你什麼時候會有那男孩的消息？」

「厄拉欽恩發生的事，我們知道的不多。」弗瑞曼人聳聳肩，「誰知道呢？」

「你有管道可以打聽嗎？」

「也許吧。」弗瑞曼人揉著鼻子旁的壓痕說，「瑟非．郝沃茲，告訴我，你懂哈肯能人使用的那些重兵器嗎？」

火炮，郝沃茲痛苦地想，誰能料到他們竟會在屏蔽場時代使用火炮？

「你說的是火炮。」他說，「他們用這種武器把我們的人堵死在山洞裡。對這些爆破性武器，我有……理論知識。」

「任何人退到只有一個出口的山洞，都是自尋死路。」弗瑞曼人說。

「你為什麼問起這種武器？」

「列特想要。」

難道這就是他想從我們這裡得到的東西？郝沃茲猜想道。他說：「你來這裡，就是為了蒐集有關大炮的訊息？」

「列特想要親自看到火炮。」

「那你們應該去搶一座回來。」

「我們有。」弗瑞曼人說，「我們搶到一座，藏在一個地方讓史帝

加為列特研究這種武器。如果列特想看，也可以親自去那裡看。但我懷疑他不會去，那武器不是很好，不適合厄拉科斯。」

「你們……搶到一座？」郝沃茲問。

「那場仗打得很好。」弗瑞曼人說，「我們只損失了兩個人，卻讓他們一百多人失去了水。」

每門大炮都有薩督卡守衛，郝沃茲想，但這個沙漠瘋子竟然滿不在乎地說，在跟薩督卡的戰鬥中只損失了兩個人！

「要不是那些跟哈肯能人一起作戰的人，我們就不會損失那兩個人了。」弗瑞曼人說，「那些人當中有一些非常厲害的戰士。」

郝沃茲的一個手下一瘸一拐地走過來，低頭看著蹲在地上的弗瑞曼人問道：「你是在說薩督卡嗎？」

「他說的就是薩督卡。」郝沃茲說。

「薩督卡！」弗瑞曼人說，從聲音中聽得出他很高興，「哈──原來那些人是薩督卡！今晚真不錯。薩督卡。哪支軍團的？你們知道嗎？」

「我們……不知道。」郝沃茲說。

「薩督卡，」弗瑞曼人沉思起來，「但他們穿著哈肯能人的制服，這不是很奇怪嗎？」

「皇帝不希望別人知道他向一個大氏族開火。」郝沃茲說。

「但你知道他們是薩督卡。」

「我算什麼？」郝沃茲苦澀地問。

「你是瑟非．郝沃茲。」弗瑞曼人就事論事地說，「唔，我想，我們反正總會掌握這個情報的。那三個俘虜已經送去給列特的人審問了。」

郝沃茲的副官慢慢地問，每一個字都帶著難以置信的口氣。「你們……俘虜了薩督卡？」

「只抓住三個。」弗瑞曼人說，「他們很會打。」

要是當初我們有時間跟這些弗瑞曼人聯繫上就好了，郝沃茲想著，心裡又酸又痛，要是我們可以訓練他們、武裝他們就好了。神母，我們本來可以擁有多麼強大的軍隊啊！

「你們之所以會耽擱，或許是因為擔心天外之音吧。」弗瑞曼人說，「如果他真是天外之音，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傷害他。還沒證實的事

不值得考慮。」

「我效力於這個……天外之音。」郝沃茲說，「必須關注他的安危，我對自己發過誓。」

「你發誓捍衛他的水？」

郝沃茲匆匆瞥了一眼自己的副官，後者仍盯著弗瑞曼人看。郝沃茲的注意力轉回蹲著的人影上，「是的，發誓捍衛他的水。」

「你希望回到厄拉欽恩，他的水所在的地方？」

「到……是的，他的水所在的地方。」

「那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說這牽涉到水？」弗瑞曼人站起身來，將鼻塞固定好。

郝沃茲頭一偏，示意副官回到其他人身邊。副官疲乏地聳聳肩，照做了。郝沃茲聽見那些人開始低頭接耳。

弗瑞曼人說：「總有辦法找到水的。」

郝沃茲身後有人罵了一聲。郝沃茲的副官喊道：「瑟非，阿基死了。」

弗瑞曼人把一隻拳頭放在耳邊。「水的結盟！這是個徵兆！」他盯著郝沃茲說，「我們在附近有個地方可以接收這份水。我叫我的人來好嗎？」

副官回到郝沃茲身旁說：「瑟非，有幾個人的妻子留在厄拉欽恩，他們……嗯，你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大家會怎麼樣。」

弗瑞曼人仍舊把拳頭舉在耳邊。「這是不是水的結盟？瑟非．郝沃茲？」他質問道。

郝沃茲的大腦飛轉，他明白弗瑞曼人話中的含意了，但懸岩下疲憊不堪的人們明白之後會有什麼反應？他惴惴不安。

「是，水的結盟。」郝沃茲說。

「讓我們的部落合一。」弗瑞曼人說著，放下了拳頭。

那彷彿是個信號，有四人立即從他們上方的岩石上滑下來，飛快跑到懸岩下，將死者裹進一件寬大的袍子裡，抬起來沿著岩壁往右跑，腳下帶起一團團沙塵。

郝沃茲那些疲憊的部下還未回神，一切就結束了。那群人像抬沙袋一樣抬著裹在袍子裡的屍體，在斷崖轉了道彎，不見踪影。

郝沃茲手下的一個人大喊：「他們把阿基抬去哪裡？他──」

「他們把他抬去……埋掉。」郝沃茲說。

「弗瑞曼人從來不埋死人！」那人吼道，「別想耍我們，瑟非。我們知道他們要做什麼，阿基是我們──」

「為天外之音殉道的人，」弗瑞曼人說，「如果你們都是為天外之音獻身的人，為什麼要哀號？以這種方式死去的人，只要人們還記著他，他就會永遠跟記憶同在。」

但是郝沃茲的人紛紛湧上，滿臉憤怒，其中一人已經抓起雷射槍，開始拉動槍栓。

「待在原地別動！」郝沃茲大聲喝斥道，肌肉已因過度疲勞而僵硬，但他竭力控制自己的身體，「這些人尊重我們的死者，習俗不同，但意思都一樣。」

「他們會從阿基體內榨出水來。」手持雷射槍的人咆哮道。

「你的人是不是想參加葬禮？」弗瑞曼人問。

他甚至連問題出在哪裡都看不出來，郝沃茲心想，弗瑞曼人天真到驚人的程度。

「他們關心這位值得尊重的戰友。」郝沃茲說。

「我們將以同等的敬意對待你們的戰友，一如對待我們自己的戰友。」弗瑞曼人說，「這是水的結盟。我們知道儀式。一個人的肉體屬於自己，但水屬於整個部落。」

手持雷射槍的人又向前邁了一步，郝沃茲急忙說：「現在你們願意幫助我們的傷兵了嗎？」

「沒人會質疑結盟。」弗瑞曼人說，「部落為自己的成員所做的一切，我們都會為你們做。首先，我們必須讓你們每個人都有衣服，還有一些必需品。」

手持雷射槍的人猶豫了起來。

郝沃茲的副官問道：「我們是在用阿基的……水，來買他們的幫助嗎？」

「不是買。」郝沃茲說，「我們加入他們了。」

「只是風俗不同。」另一個人喃喃自語道。

郝沃茲開始放心了。

「他們會協助我們去厄拉欽恩嗎？」

「我們會殺哈肯能人。」弗瑞曼人說著，咧嘴一笑，「還有薩督卡。」他往後退了一步，將手握成杯狀放在耳邊，頭往後仰，仔細聽著。過了一會，他放下手說：「來了艘飛機。到岩石下面去藏好，別動。」

郝沃茲打了個手勢，他的人都聽命躲了起來。

弗瑞曼人抓住郝沃茲的手臂，將他和其他人一起往後推。「該戰鬥的時候才戰鬥。」那人說著，手伸到長袍下，取出一個小籠子，從籠中抓出一頭小動物。

郝沃茲認出那是小蝙蝠，頭正轉動著，郝沃茲看到牠的眼睛藍中透藍。

弗瑞曼人撫著小蝙蝠，輕聲低吟著安慰牠，然後彎下身子，對準牠的頭，讓一滴唾液從舌頭上滴入蝙蝠向上張開的口中。蝙蝠伸開翅膀，但仍舊停在弗瑞曼人張開的手掌上。那人拿出一枝小管子，舉在蝙蝠頭邊，對著管子嘰嘰喳喳講了一陣子，然後舉起小蝙蝠，向上一拋。

蝙蝠往斷崖俯衝，消失在視線之外。

弗瑞曼人摺起籠子，塞進長袍，再次低下頭凝神聆聽。「他們駐紮在高地上，」他說，「不知道在那上面找什麼。」

「誰都知道我們是朝這個方向撤下來的。」郝沃茲說。

「不要以為自己是獵人唯一的目標。」弗瑞曼人說，「看看盆地另一頭，你會看到一件事。」

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郝沃茲幾個手下動了動，開始低聲交談。

「要像嚇到的動物那樣安靜。」弗瑞曼人噓了一聲說。

郝沃茲發現對面山崖有動靜，黃褐色背景上有道黃褐色小點快速晃著。

「我的小朋友帶回消息了。」弗瑞曼人說，「牠是優秀的信使──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如果失去這樣一位朋友，我會不高興。」

凹地對面的動靜漸漸消失了，整整四、五公里寬的沙地上空無一物，只有白日高溫帶來的熱浪在隱隱翻騰。

「現在，要絕對安靜。」弗瑞曼人小聲說。

一行人深一腳淺一腳地從對面斷崖的一處缺口走出，逕直穿過凹地。在郝沃茲看來，他們很像弗瑞曼人，但又有點不對勁。他數了數，一共六人，在沙丘上舉步維艱。

「噗噗噗噗」，郝沃茲這群人右後方的高空傳來撲翼機的拍動聲。一架塗著哈肯能機徽的亞崔迪撲翼機朝穿越凹地的那幾人俯衝下去。

那群人停在一座沙丘頂，揮手示意。

撲翼機在他們上方一個急轉彎，往回飛，激起一團沙塵，降落在那些弗瑞曼人面前。五人從撲翼機湧出，郝沃茲看到了一塵不染、閃爍微光的屏蔽場──動作剽悍俐落，是薩督卡。

「啊，用上他們那愚蠢的屏蔽場。」郝沃茲旁邊的弗瑞曼人嘶聲道，朝凹地毫無遮蔽的南壁看了一眼。

「他們是薩督卡。」郝沃茲小聲說。

「很好！」

薩督卡呈半圓形朝等在那裡的弗瑞曼人包抄過去，手上的刀刃在太陽下亮晃晃。弗瑞曼人圍在一起，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

突然，兩隊人周圍的沙地上冒出許多弗瑞曼人，他們衝到撲翼機旁，鑽了進去。沙丘頂的兩隊人馬開始交戰，在沙塵的遮蔽下動作忽隱忽現。

沒多久，塵埃落定，沙丘頂上只剩下弗瑞曼人。

「他們在撲翼機上只留了三個人，好運氣。」郝沃茲旁邊的弗瑞曼人說，「我們搶到撲翼機了，我敢說一定刮都沒刮到。」

郝沃茲有個部下在他身後說：「那些都是薩督卡！」

「你有沒有留意到他們打得多好？」弗瑞曼人說。

郝沃茲深吸一口氣，嗅到塵土中的煙硝味，感受到乾及熱。他的聲音也同樣乾巴巴的，「是的，他們打得很好，確實很好。」

繳獲的撲翼機拍著雙翼，東倒西歪地起飛了，然後機翼收起，陡然朝南爬升。

原來這些弗瑞曼人也會駕駛撲翼機，郝沃茲想。

遠處的沙丘上一個弗瑞曼人揮舞著一條綠色方巾：一次……兩次……

「還有更多撲翼機過來！」郝沃茲身旁的弗瑞曼人叫道，「準備

好，我還想神不知鬼不覺帶大家離開這裡。」

神不知鬼不覺！郝沃茲想。

又兩架撲翼機從西面高空衝向沙漠。那些弗瑞曼人已消失得無影無蹤，剛剛還在激戰的地方只剩下八塊藍斑──身穿哈肯能制服的薩督卡屍體。

一架撲翼機從郝沃茲上方的斷崖滑過。一見這艘撲翼機，郝沃茲不由得倒吸一口氣──一艘大型運兵機。展開雙翼，速度很慢地重重飛著，像一隻歸巢的巨鳥。

遠處，一架俯衝的撲翼機射出手指粗細的紫色雷射光束，打在沙地上，激起一條清晰的沙塵。

「懦夫！」郝沃茲身旁的弗瑞曼人怒罵道。

運兵機朝那堆身穿藍衣的屍體降落，雙翼完全展開，上下搧動著，準備快速停機。

南方閃過一道金屬反光，引起了郝沃茲的注意。一架撲翼機正全力俯衝，機翼收起，平平貼在機身兩側，機尾在深銀灰色的空中噴出金色火焰。這架撲翼機像支利箭朝運兵機直衝而去。由於周圍有雷射槍在開火，運兵機並未開啟屏蔽場。撲翼機直直撞了上去。

爆炸的巨響挾著熊熊烈火，撼動整個盆地。斷崖上四處都有岩石不斷滾落。運兵機和撲翼機的那片沙地朝天空噴出數股橘紅色光線──一切都被大火吞噬了。

是那架弗瑞曼人剛繳獲的撲翼機，郝沃茲想，他決心犧牲自己，跟那艘運兵機同歸於盡。神母啊！這群弗瑞曼人都是些什麼人？

「不錯的交換。」郝沃茲身旁的弗瑞曼人說，「那艘運兵機上一定載了三百人。現在，我們必須取他們的水，還得制定計畫再弄一架撲翼機。」他移步走出岩石陰影下的隱蔽處。

一群身穿藍色軍服的人翻過斷崖，如雨點般落下來，落地動作被懸浮器放慢了。電光火石間，郝沃茲認出他們是薩督卡，嚴厲的臉上是戰鬥的狂熱。郝沃茲發現他們沒帶屏蔽場，人手一刀，另一隻手拿著擊昏槍。

一刀砍下，郝沃茲的弗瑞曼同伴咽喉中刀，向後便倒，扭歪的臉翻倒在地。郝沃茲剛拔出自己的佩刀就被擊昏槍射出的子彈擊倒，眼前頓

時一片黑暗。

3

摩阿迪巴確實可預見未來，然而你必須明白，此能力有其限度。想想人的視力。你有眼睛，但沒有光就無法視物。如果你人在山谷，便無從看見山谷另一端。同理，摩阿迪巴並不總能看透神祕的層巒疊嶂。他告訴我們，根據預言所做的決定，哪怕只是用一詞取代另一詞，都可能改變未來的全貌。他還告訴我們：「時間的幻象相當廣闊，但當你朝未來前進時，時間卻成了一扇窄門。」他總是拒絕誘惑，並不選擇看上去清晰而安全的路徑，並警告說：「那樣的路從來只會通往淤塞。」

——伊若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覺醒》



夜色中，一隊撲翼機從上方滑過。保羅抓住母親的手臂，厲聲說：「別動！」

接著，他看到月光下領頭的那架撲翼機，看到機翼如何向下撲搧減速著陸，控制操縱桿的手不顧後果地急衝急收。

「是艾德侯。」他倒吸一口氣道。

那架撲翼機及其同伴降落在盆地上，像一隊歸巢的鳥。艾德侯走出撲翼機，不等沙塵散去，逕直朝兩人跑來。兩個身穿弗瑞曼長袍的人跟在他後方，保羅認出了其中一人：高個子、沙色鬍鬚的凱恩斯。

「這邊走！」凱恩斯大叫著轉向左方。

凱恩斯身後，其他弗瑞曼人正拋出纖維罩蓋住撲翼機。撲翼機變成了一排低矮沙丘。

艾德侯滑下來，在保羅前面停下，向他致意道：「爵爺，弗瑞曼人在這附近有個臨時庇護所，我們——」

「那後面是怎麼回事？」

保羅指指遠處斷崖上空的暴亂——噴射的火光，雷射槍紫色的光束在

沙漠上交織。

艾德侯鎮靜的圓臉上露出罕見的笑容：「爵爺，我給他們留了一點小小的驚——」

突然，耀眼的白光灑滿沙漠，像太陽一樣明亮，將他們的影子一一投在岩壁上。說時遲那時快，艾德侯一隻手抓住保羅的手臂，另一隻手抓住潔西嘉的肩膀，使勁將兩人從岩架上推到下方的凹地裡。眾人趴在沙地上，聽著爆炸聲在上方轟響。巨大的衝擊波震碎了他們剛才所在的岩架。

艾德侯坐起來，撣掉身上的沙土。

「不是氏族用的原子武器！」潔西嘉說，「我還以為——」

「你在那裡設了屏蔽場吧。」保羅說。

「很大的屏蔽場，全功率運轉。」艾德侯說，「只要雷射光一碰，就會……」他聳了聳肩。

「亞原子裂變，」潔西嘉說，「那是危險的武器。」

「不是武器，女士，是防禦。下次哪個飯桶再用雷射槍，可就要三思了。」

從撲翼機上爬下來的弗瑞曼人在他們上方的沙丘停下，一人低聲喊道：「朋友，我們應該躲起來。」

艾德侯扶起潔西嘉，保羅則自行站了起來。

「爆炸會相當引人注意，爵爺。」艾德侯說。

爵爺，保羅想。

別人這樣稱呼自己時，這個詞的發音變得十分奇異。「爵爺」一直是他父親。

在那剎那，保羅的預視力再次觸動他。他看到那種使人類走向亂世的狂暴種族意識滲透了他。這種幻象使他心驚膽戰。他讓艾德侯領著自己，沿盆地邊緣走到一塊岩架旁邊。那裡的弗瑞曼人正在用壓塑器打開一條通往沙面下的路。

「爵爺，我可以幫你拿背包嗎？」艾德侯問。

「這包不重，鄧肯。」保羅說。

「您沒有護體屏蔽場，」艾德侯說，「穿我的好嗎？」他看了看遠處的斷崖，「看樣子，周圍不太可能再有雷射光。」

「留著你的屏蔽場吧，鄧肯，你的右臂就足以保護我了。」

潔西嘉看到保羅的讚揚起了作用，艾德侯更加貼近保羅。她想：我兒子多麼善於處理與手下的關係。

弗瑞曼人搬開一塊堵住洞口的岩石，露出一條通向地下基地的通道。弗瑞曼人用偽裝罩遮住入口。

「這邊走。」一個弗瑞曼人說，領著他們走下石階，踏入一片黑暗之中。

在他們後面，偽裝罩遮蔽了月光。前方一道綠光照亮了石階、岩壁和一道彎向左側的轉角。現在，他們周圍全都是身穿長袍的弗瑞曼人，擁著他們一路向下。轉過那道彎，他們看到另一條向下傾斜的甬道，通往一間凹凸不平的洞室。

凱恩斯站在他們面前，頭罩甩在腦後，蒸餾服的領子在綠光照耀下閃閃發亮，長髮和鬍鬚亂作一團，沒有眼白的藍眼睛在濃濃的眉毛下顯得特別深邃。

雙方見面的這一刻，連凱恩斯都不明白自己為何會這麼做：我為什麼要幫助這些人？這是我所做過最危險的事，我可能會受他們連累。

接著，凱恩斯直視保羅。這名少年已經一副成熟男人的模樣，壓抑悲傷，除了他的身分應有的得體舉止，什麼都不顯露──他已是公爵了。但凱恩斯心知肚明，這個爵位之所以還在，完全是因為這位年輕人──這是相當沉重的負擔。

潔西嘉四下打量這間石室，用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一一記在自己腦中：一間實驗室，不是軍隊設施。正如古式民屋，有不少犄犄角角。

「這是皇家生態實驗站之一，我父親曾經想要拿來作前哨基地。」保羅說。

他父親曾經想要！凱恩斯想。

凱恩斯再次懷疑自己的決定：我出手幫助這些難民是不是太蠢了？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現在抓住他們易如反掌，還可以用他們來換取哈肯能人的信任。

保羅學著母親的樣子審視著這個房間。牆壁是單調的岩石，一邊擺著工作檯，上面放著一排實驗器械──刻度盤閃閃發光，拖著電線的香料分離器上有幾個玻璃凹槽。到處都瀰漫著臭氧味。

幾個弗瑞曼人沒有停步，繞過一道隱蔽的轉角繼續前進。不多時，那邊傳來新的聲音：機器的咔咔聲、傳動輪和驅動機發動的轟鳴聲。

保羅往房間的另一頭望去，那面牆邊擺著許多籠子，裡面裝著小動物。

「你說得對，你認出了這個地方。」凱恩斯說，「保羅．亞崔迪，你打算用這地方做什麼？」

「把這顆星球變成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保羅說。

也許，我就是因為這一點才幫助他們的。凱恩斯想。

機器的嗡嗡聲突然低下來，周圍一片寂靜。空曠的房間裡響起小動物尖細的叫聲，只吱吱叫了幾聲就戛然而止，彷彿這種叫聲讓牠們自己感到難為情。

保羅的注意力又回到籠子上，他看出那幾隻動物是褐色翅膀的蝙蝠。一個自動餵食機從牆上伸出來，穿過整個籠子。

一個弗瑞曼人從一處暗室走出來，對凱恩斯說：「列特，屏蔽場產生器停了，我無法把我們屏蔽起來，避不開探測器。」

「能修好嗎？」凱恩斯問。

「快不了。零件……」那人聳聳肩。

「那好，只好不用機器了。」凱恩斯說，「拿個手動泵把空氣抽到地面上去。」

「馬上去。」那人急匆匆離開了。

凱恩斯又轉向保羅說道：「你的答案很好。」

潔西嘉注意到此人自在的男低音，那是皇室的口音，慣於發號施令。她沒有忽略那人對他的稱呼，「列特」。列特是弗瑞曼人的生死之交，是這位溫順的行星生態學家的另一張面孔。

「我們萬分感激你的幫助，凱恩斯博士。」她說。

「嗯……再說。」凱恩斯說著，對一個手下點了點頭，「夏米爾，把香料咖啡端到我房間！」

「馬上就好，列特。」那人說。

凱恩斯指著石室側牆上的一道拱形開口：「請！」

潔西嘉先端莊地點了點頭，這才移步。她見保羅給艾德侯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在這裡安排衛兵。

通道只有兩步深，通向一道厚重的門，門後是正方形的辦公室，金色的燈球照亮了整個房間。潔西嘉走進去時，手在門上一撫，驚訝地發現那竟然是塑鋼門。

保羅朝房間裡走了三步，將背包放下，聽到門在身後關上，開始四下打量這個地方。房間每邊長約八公尺，牆壁是天然的岩石，咖哩色。右側是一排金屬檔案櫃。一張矮書桌擺在正中，霧白的玻璃桌面布滿黃色氣泡，四周擺著四把懸浮椅。

凱恩斯繞過保羅，為潔西嘉拉開一張懸浮椅。她坐下，留意著兒子審視房間的樣子。

保羅繼續站了片刻，感覺到室內空氣流動微微有些異樣，代表右邊那排櫃子後面有一道祕密出口。

「保羅．亞崔迪，你不坐下嗎？」凱恩斯問。

小心翼翼地避開我的頭銜，保羅想。但他還是坐下了，一言不發。凱恩斯也坐了下來。

「你覺得厄拉科斯可以成為人類的樂園。」凱恩斯說，「可是，你也看到了，帝國派來這裡的只有受過訓練的走狗，只會搜尋香料！」

保羅舉起戴著公爵印戒的大拇指說：「看見這個戒指了嗎？」

「是的。」

「你知道它代表什麼嗎？」

潔西嘉倏然轉身盯著兒子。

「你父親躺在厄拉欽恩的廢墟裡，死了。」凱恩斯說，「所以，理論上，你的確是公爵。」

「我是帝國的士兵。」保羅說，「所以，理論上，同樣也是皇帝派來這裡的走狗。」

凱恩斯的臉陰沉下來，「即使站在你父親屍體旁的是皇帝的薩督卡？」

「薩督卡是一回事，我手上統治權的法定來源是另一回事。」保羅說。

「厄拉科斯用自己的方式決定該誰坐上發號施令的寶座。」凱恩斯說。

潔西嘉轉頭看了看凱恩斯，心想：這人很剛硬，沒有人能使他屈

服……而我們需要剛硬。保羅在冒險一搏。

保羅說：「薩督卡來到厄拉科斯，正說明我們那位可敬的皇帝是多麼害怕我父親。而現在，我會讓帕迪沙皇帝有理由害怕一」

「小伙子，」凱恩斯說，「有些事情你不一」

「你應該稱呼我閣下，或者爵爺。」保羅說。

慢慢來，潔西嘉想。

凱恩斯瞪著保羅。潔西嘉發現，這位行星生態學家臉上有一絲讚賞，露出了興致。

「閣下。」凱恩斯說。

「對皇帝來說，我是燙手山芋。」保羅說，「對所有想把厄拉科斯當成戰利品來瓜分的人來說，我同樣是燙手山芋。只要我還活著，我始終是燙手山芋，塞在他們喉嚨裡，總有一天會噎死他們。」

「空口白話。」凱恩斯說。

保羅凝視著他，過了一會，他說：「你們有個傳說，利桑．阿拉黑，也就是天外之音，那個將帶領弗瑞曼人進入樂園的人。你們的人一」

「迷信！」凱恩斯說。

「也許是。」保羅贊同道，「但也許不是。有時候，迷信會有些奇怪的根源、奇怪的分支。」

「你有個計畫，這一點倒是很明顯……閣下。」凱恩斯說道。

「你的弗瑞曼人能給我證據，證明這裡有身穿哈肯能軍服的薩督卡人嗎？」

「相當有可能。」

「皇帝會派一個哈肯能人重掌厄拉科斯的大權，也許甚至會是野獸拉班。」保羅說，「就讓他來吧！他一捲入他脫不了罪的陰謀，皇帝就會面對蘭茲拉德的訴狀。在那裡，他必須回答一」

「保羅！」潔西嘉說。

「就算蘭茲拉德高等理事會接下了你的案子，」凱恩斯說，「那也只會有一個結果：皇室和各大氏族的全面戰爭。」

「混戰。」潔西嘉說。

「但我會將我的案子提交給皇帝，」保羅說，「給他一個混戰之外

的選擇。」

潔西嘉用乾巴巴的語氣說：「勒索？」

「政客的手段之一，妳也承認自己做過。」保羅說。潔西嘉從他的話中聽出了幾分苦澀，「皇帝沒有兒子，只有女兒。」

「你的目標是王座？」潔西嘉說。

「他不會願意冒險讓整個帝國在全面戰爭下分崩離析。」保羅說，「行星一顆顆毀滅，到處治安敗壞──他不會冒這個險。」

「你所說的，是一場不顧一切的賭博。」凱恩斯說。

「蘭茲拉德的大氏族最怕的是什麼？」保羅問，「他們最怕厄拉科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薩督卡會各個擊破，幹掉他們。所以才會有蘭茲拉德。這就是大公約的黏合劑。只有聯合起來，他們才能跟皇帝的軍隊分庭抗禮。」

「但他們──」

「這就是他們害怕的事，而厄拉科斯將會成為號召大家團結的口號。」保羅說，「他們每一個人都會從父親身上看到自己──被一個個挑出來消滅。」

凱恩斯對潔西嘉說：「他的計畫會成功嗎？」

「我不是晶算師。」潔西嘉說。

「但妳是貝尼．潔瑟睿德。」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凱恩斯一眼，然後說：「他的計畫有利有弊……處於這個階段的所有計畫都這樣。一個計畫成不成功，既取決於構思，也取決於執行。」

「『法律是極致的科學』。」保羅引述道，「這句話刻在皇帝的大門上。我打算向他展示法律。」

「但我不確定自己能不能信任提出計畫的人。」凱恩斯說，「厄拉科斯有自己的計畫，我們──」

「在皇帝的寶座上，我一揮手就可以創造厄拉科斯的樂園。」保羅說，「這就是我手裡的錢，我用來購買你的支持。」

凱恩斯的身體一僵：「我的忠誠是非賣品，閣下。」保羅盯著桌子對面的凱恩斯，與他那藍中透藍的冰冷目光相交，審視著那長滿鬍鬚的臉、凜然的身態，嘴邊露出冷冷的笑，說道：「說得好。我道歉。」

凱恩斯迎著保羅的目光，說：「哈肯能人從不認錯。也許你跟他們不一樣，亞崔迪。」

「那可能是他們教育的失誤。」保羅說，「你說你是非賣品，但我相信你會接受我的出價。為了回報你的忠誠，我也向你獻上我的忠誠……全心全意。」

我兒子繼承了亞崔迪氏族的真誠，潔西嘉心想，他有那種巨大的、近於天真的榮譽感，這是多麼強大的力量啊。

她看到保羅的話撼動了凱恩斯。

「這是廢話。」凱恩斯說，「你不過是個孩子，並且━」

「我是公爵。」保羅說，「我是亞崔迪，而亞崔迪氏族從不背棄這樣的結盟。」

凱恩斯嚥了口唾沫。

「當我說『全心全意』的時候，」保羅說，「我的意思是『毫無保留』，我願意為你獻出生命。」

「閣下！」凱恩斯說。這個詞脫口而出，潔西嘉看得出來，他現在已經不再是對一名十五歲的少年講話，而是對一個男人、一個地位比他高的人講話。在這一刻，凱恩斯口服心服。

此時此刻，他願意為保羅犧牲性命。她想，亞崔迪家的人怎麼能夠如此迅速、如此輕易地做到這一點？

「我知道你的承諾是真心的。」凱恩斯說，「但哈肯能━」

保羅身後的房門砰地一聲打開，他猛一轉身，看到令人暈眩的激戰━叫喊、鋼鐵的撞擊，通道裡蒼白扭曲的面孔。

為了保護身邊的母親，保羅撲向門口，看見艾德侯堵在通道，看到朦朧的屏蔽場後方他那殺紅的雙眼、他後方利爪般的手，以及徒勞地砍在屏蔽場上的刀，還有擊昏槍火力被屏蔽場彈回時發出的橘色火焰，而艾德侯的刀刃在這一切中穿梭，濺出一陣陣殷紅。

凱恩斯已經衝到保羅身旁，兩人把全身的重量壓在門上。

保羅最後瞥了一眼艾德侯，他力抗蜂擁而至的哈肯能軍人━急推猛拉，竭力穩住蹣跚的步伐，黑色山羊毛般的頭髮上鮮紅的血直冒，像朵盛放的死亡之花。隨後，門關了。咔的一聲，凱恩斯將門閂上。

「看來，我已經做出決定。」凱恩斯說。

「你的機器關掉之前，有人偵測到了。」保羅說。他將母親從門口拉開，看到她眼中的絕望。

「咖啡沒有送來，我應該要料到有狀況。」凱恩斯說。

「你這裡有條逃生暗道。」保羅說，「是不是該用了？」

凱恩斯深深吸了口氣，說：「這道門至少可以抵擋二十分鐘，除非他們使用雷射槍。」

「他們不會用雷射槍，因為害怕我們這一側有屏蔽場。」保羅說。

「他們是穿著哈肯能軍服的薩督卡人。」潔西嘉低聲說道。

開始撞門了，一陣陣有節奏的撞擊聲。

凱恩斯指著右牆的櫃子：「這邊走。」他走到第一個櫃子前，打開抽屜，動了動裡面的操縱桿，整面牆連同櫃子一起移開，露出黑黢黢的地道口。「這也是塑鋼門。」凱恩斯說。

「你準備做很周全。」潔西嘉說。

「我們在哈肯能人手下活了八十年。」凱恩斯說。他領著兩人走進黑暗，隨即關上地道門。

四周驟然一黑，潔西嘉看見前方地面上有道發光的箭頭。

凱恩斯的聲音從身後傳來：「我們在這裡分手。這堵牆比房門結實，至少可以抵擋一小時。沿著地上的箭頭往前走，一路上都會有這樣的箭頭，你們走過後就會自動熄滅。這些箭頭可以指引你們穿越迷宮，到達另一個出口，我在那裡藏了一架撲翼機。今晚會有一場橫掃沙漠的大沙暴，你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迎向沙暴，衝進風暴頂端，順著風暴飛。偷撲翼機時，我的人就是這麼做的。只要飛在沙暴內的高處，你們就能活下來。」

「你怎麼辦？」保羅問。

「我試著從另一條路逃走，如果我被抓住了……那，我仍舊是皇家行星生態學家，我可以說我被你們抓住了。」

像懦夫一樣逃跑。保羅想，但如果不這麼做，我要怎麼活下去為父親報仇？他轉過身，面對密道大門。

潔西嘉聽見他的動作，道：「鄧肯已經死了，保羅。你看見他的傷口了，你什麼忙也幫不上。」

「總有一天，我要叫他們血債血償。」保羅說。

「所以你必須立即動身。」凱恩斯說。

保羅感到凱恩斯的手放到自己肩頭，拍了拍。

「凱恩斯，我們在哪裡碰頭？」保羅問。

「我會派弗瑞曼人去找你們，我們知道沙暴的路線。現在快走，願神母賜你們速度和好運。」

黑暗中一陣匆忙的腳步聲，他走了。

潔西嘉摸到保羅的手，輕輕拉著他說：「我們絕不能走散。」

「沒錯。」

他跟著她走過第一道箭頭，腳底一觸，箭頭立即暗了下去，前方亮起另一道箭頭，召喚著兩人繼續前行。

兩人走過第二道箭頭，看著箭頭滅掉，看著前方出現另一道箭頭。

兩人跑了起來。

詭計中有詭計再套著詭計和後面的詭計，潔西嘉想，我們現在是不是成了某人詭計中的一環？

在微弱的光線下，兩人只能隱約感覺到箭頭指引著自己轉過一個個轉角，經過一個個岔路口。有段時間通道往下傾斜，然後向上，一直向上。終於有了臺階，轉過一個彎，臺階突然沒了，前方是一堵發光的牆，牆的正中露出一個黑色把手。

保羅按了一下把手。

牆旋開了，前方燈光雪亮，照出一座在岩石上鑿出的山洞，洞中央蹲伏著一架撲翼機。撲翼機另一側是一堵平坦的灰牆，牆上有個大門標記。

「凱恩斯到哪裡去？」潔西嘉問。

「他做了任何優秀的游擊隊領導人都會做的事。」保羅說，「他把我們分成兩組，並作好安排，就算他被俘，也不可能說出我們在哪裡，因為他真的不知道。」

保羅將她拉進洞內，注意到腳下踢起厚厚的塵土。

「這裡很久沒人來了。」他說。

「他似乎很有把握弗瑞曼人能找到我們。」她說。

保羅放開她的手，走到撲翼機左側，打開艙門，把他的背包放到後座上。「撲翼機有屏蔽系統，探測器偵查不到。」他說，「儀表板上有

大門的遙控開關和燈光控制。被哈肯能人統治了八十年，他們學到做事要周密。」

潔西嘉倚著撲翼機的另一側，緩了口氣。

「哈肯能人會在這一帶部署火力，」她說，「他們並不蠢。」她想了想方位，指著右邊說：「我們看見的沙暴是從那個方向來的。」

保羅點點頭，竭力克制心中那股突然不想動的感覺。他知道原因，卻發現，即使知道也於事無補。他在今晚的某個時刻做了一個決定，扭轉了走向，未來變成深不可測的未知數。他知道此刻兩人所處的時空，然而「此時此刻」卻是一個神祕的地方。他彷彿遠遠看著自己走進一座深谷，漸漸消失在視野之外。走出山谷的路有無數條，有些路或許可以將保羅．亞崔迪帶回眼前，許多卻不會。

「我們等的時間越久，敵人準備得越充分。」潔西嘉說。

「進去，繫好安全帶。」他說。

他和她一起爬進撲翼機，繼續與一個念頭纏鬥：這是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領域，任何預知力都無法看到的時空。突然間，他震驚地意識到，自己越來越依賴預知力，這削弱了他處理眼前這種緊急狀況的能力。

「如果你只依賴眼睛，你的其他感官會變弱。」這是貝尼．潔瑟睿德的格言。保羅想著這句話，發誓永遠不再重蹈覆轍……如果他能活下來。

保羅繫緊安全帶，看到母親也繫好後，開始檢查撲翼機。撲翼機的機翼完全伸展，精巧的金屬葉片交錯著向外張開。他拉了下伸縮控制桿，收起機翼，準備按照葛尼．哈萊克教過他的方法，用噴射系統起飛。啟動器輕輕發動了，儀表板的表盤指針開始轉動，渦輪發出低沉的嘶嘶聲。

「好了嗎？」他問。

「好了。」

他按下燈光的遙控開關。

黑暗籠罩兩人。

他伸手按下大門的遙控開關，表盤微光將他的手襯成一片陰影。前方傳來嘎嘎聲，沙塵滾滾落下的咻咻聲打破了沉寂。一股挾帶沙塵的微

風拂上保羅的臉，他關上他那一側的艙門，感受到機艙立即開始增壓。

有大門標記的那堵牆豁然洞開，整片黑暗中露出一格方形星空，在沙塵遮蔽下有些朦朧。遠處的星光隱約灑在層層疊疊起伏的沙丘上。

保羅按下儀表板上閃閃發亮的起飛開關，機翼猛地搧向後下方，將撲翼機從機庫中拉了出去。機翼設定為爬升狀態，噴射發動機開始產生動力。

潔西嘉的手輕輕放在雙屏儀表板上，感受兒子動作中的穩定確實。她很害怕，也異常興奮。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保羅所受的訓練，她想，他的年輕，他的敏捷。

保羅提高噴射發動機的動力，機身傾斜，向上方衝去，將兩人重重按回椅背，前方星光下突然出現一堵黑影。他繼續加大動力，機翼一陣猛搧，兩人飛出了星光下的岩壁、覆上銀光的岩塊及砂岩。因沙塵而越顯胭紅的二號月亮出現在右側的地平線，昭告沙暴肆虐的路徑。

保羅的手在儀表板上飛快地舞動，機翼卡嗒作響，縮成短短一截。撲翼機以極窄的傾斜角傾斜，重力壓得兩人喘不過氣。

「我們後面有噴射火焰！」潔西嘉說。

「我看見了。」

他將操縱桿向前猛推。

撲翼機像受驚的動物般向前猛躍，衝向南面的沙暴和沙漠的巨弧。保羅看到下方近處陰影斑駁，那是岩層的盡頭，複雜的下層結構由此沉入沙丘。月光投下一彎彎影子──那是一座座連綿不絕的沙丘。

天邊升起碩大無朋的沙暴，掛在星空的背景前，像堵灰牆。

撲翼機一震，有東西擊中了它。

「是炮彈！」潔西嘉倒吸一口氣，「他們用了某種投射武器。」

只見保羅臉上突然露出野獸般的獰笑：「看來他們不想用雷射槍。」

「但我們並沒有屏蔽場！」

「他們知道嗎？」

撲翼機又是一震。

保羅轉頭瞥了一眼，說：「看樣子，他們只有一架撲翼機追得上我們。」

他將注意力轉回飛行上，注視著前面高高升起的沙暴牆像塊實心的固體般陰森森壓了過來。

「投射武器、火箭，所有古老武器—我們以後要全教給弗瑞曼人。」保羅喃喃說道。

「沙暴。」潔西嘉說，「是不是該轉向了？」

「後面那架撲翼機有什麼動靜？」

「他拉高了。」

「現在！」

機翼晃了一下，飛機猛地一斜，向左衝入那貌似緩慢實則洶湧翻滾的沙暴牆內。重力壓擠之下，保羅只覺得臉頰都變形了。

兩人明顯滑入一團緩慢移動的沙塵雲，沙塵越來越濃，最後完全遮蔽了沙漠和月亮。飛機融入一片沙沙作響的無邊黑暗，只剩儀表板發出熒熒綠光。

有關沙暴的所有警告突然閃入潔西嘉腦海：沙暴可以像切奶油般切開金屬，可以把肉從骨頭上刮掉，再吞掉骨頭。她能感到狂風像沙毯不停撲打，保羅竭力控制，但撲翼機仍舊劇烈扭動。她看到他突然切斷動力，感到飛機急速下沉。周圍的金屬吱吱作響，不停抖動。

「沙！」潔西嘉大聲叫道。

在儀表板的光線中，她看到保羅搖搖頭：「這種高度其實沒多少沙。」

但她能感覺到兩人正沉入巨大的氣旋。

保羅讓機翼完全伸展，進入滑翔模式。機翼在風中吱嘎吱嘎響個不停。他緊盯著儀表面板，憑本能滑行著，盡力保持飛行高度。

沙子擦過撲翼機的響聲減弱了。

撲翼機開始向左翻滾，保羅全神貫注在水平儀上，努力將撲翼機拉平。

潔西嘉突然有股奇異的感覺：飛機彷彿並沒有移動，移動的是外面的一切。一道黃沙掠過舷窗，唰唰的摩擦聲又讓她想起了周遭大自然的威力。

風速大約是每小時七百或八百公里，她想。腎上腺素令她緊繃狂躁。我絕不能害怕，她告誡自己，嘴裡默誦著貝尼．潔瑟睿德的禱文。

恐懼會扼殺心智。

慢慢地，長期訓練占了上風。

她恢復了鎮定。

「我們騎虎難下了。」保羅輕聲說，「我們不能下降，也不能著陸……我不認為我可以把我們拉出去，只能順著風暴飛。」

鎮定漸漸從她身上溜走，潔西嘉感到自己的牙齒在打顫，於是咬緊牙關。隨即，她聽見了保羅的聲音，低沉、冷靜。他在背誦禱文：

「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心智。恐懼是小號的死神，會徹底摧毀一個人。我要面對恐懼，讓恐懼掠過我，穿過我。當這一切過去，我將睜開靈眼，凝視恐懼走過之路。恐懼消逝後，不留一物。唯我獨存。」

4

你鄙視什麼？人們經由這一點真正認識你。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手冊》



「他們死了，男爵。」侍衛隊長埃金．內夫得說，「那女人和男孩不可能活著。」

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從他私人艙房內的懸浮床上坐了起來。他的太空巡防艦已降落在厄拉科斯，像重重外殼一樣圍著他的艙房，護衛著他。艙房內，星艦表面粗糙的金屬壁全被幃幔、織品及珍稀藝術品遮住。

「錯不了。」衛隊長說，「他們死了。」

男爵在懸浮床上動了動龐大的身軀，出神凝視著艙房對面壁龕裡一具跳躍男孩的木雕上。睡意漸去，他將手伸到脖子的一層層肥肉下方，調整了一下加裝了靠墊的懸浮器，眼光越過室內的燈球，往門廊方向望去，死盯著站在屏蔽場外的內夫得隊長。

「他們絕對死了，男爵。」那人又重複了一遍。

男爵注意到內夫得眼中有一絲塞木塔迷藥造成的呆滯。顯然，接到報告時，他正深深沉浸在那種藥物帶來的亢奮中，趕到這裡之前才服了解毒劑。

「我收到詳盡的報告。」內夫得說。

讓他緊張一下，冒點冷汗吧。男爵想，御下工具必須保持鋒利，隨時可用。權力和恐懼——保持鋒利，隨時可用。

「你見到他們的屍體了？」男爵用低沉的聲音問道。

內夫得遲疑了。

「嗯？」

「大人……有人看見他們飛進沙暴裡……風速超過八百公里，沒有

任何生命能在那樣的沙暴中活下來，大人，沒有！就連我們自己的撲翼機也在追擊時墜毀了。」

男爵盯著內夫得，注意到每當他嚥唾沫時，下頜的肌肉緊張地抽動。

「你看到屍體了？」男爵問。

「爵爺……」

「你得意洋洋地跑來這裡，想幹什麼？」男爵咆哮道，「就為了把一件不確定的事說成確定的？你以為我會表揚你的愚蠢，再給你升一次職嗎？」

內夫得嚇得臉色刷白。

看看這些膿包，男爵想，我周圍全是這類沒用的蠢蛋。就算我把沙子撒在這傢伙面前，告訴他這是米，他也會啄下去。

「因為艾德侯，我們才找到他們？」男爵問。

「是的，大人！」

看他回答得多不假思索，男爵想。「他們想逃到弗瑞曼人那裡，對嗎？」男爵問。

「是的，大人！」

「你的……報告中，還有提到什麼嗎？」

「那個皇家行星生態學家，凱恩斯，也牽扯了進去，大人。不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艾德侯加入了凱恩斯一夥……我甚至可以說，是在很可疑的情況下。」

「然後呢？」

「他們……呃，一起逃進沙漠的一個地方。顯然，那個男孩和他母親當時正躲在那裡。我們的軍隊激動地追了過去，其中幾個人遇到屏蔽場爆炸。」

「我們損失了多少人？」

「我……啊，不清楚，大人。」

他在撒謊，男爵想。損失肯定相當慘重。

「那個皇家馬屁精，那個凱恩斯。」男爵說，「他在玩兩面手法，是嗎？」

「對，這一點我敢以我的名譽擔保，大人。」

他的名譽！

「派人殺了他。」男爵說。

「大人！凱恩斯可是皇家行星生態學家，是皇帝的僕……」

「那麼，就布置成意外的樣子！」

「大人，在攻進那個弗瑞曼人巢穴的時候，薩督卡和我們的人馬一起作戰。凱恩斯目前在他們手上。」

「把他從他們手裡要過來，就說我要審問他。」

「如果他們反對呢？」

「如果你處理得好，他們不會反對。」

內夫得嚥下一口唾沫：「是，大人！」

「那個人必須死。」男爵低聲吼道，「他竟然想要幫助我的敵人。」

衛隊長把身體重心從一隻腳移到另一隻腳。

「怎麼？」

「大人，薩督卡……手裡還押著兩個人，您或許有興趣。他們抓住了公爵刺客團的團長。」

「郝沃茲？瑟非．郝沃茲？」

「我親眼看到那個俘虜了，大人。是郝沃茲。」

「竟然有這種事！」

「他們說他是被擊昏槍擊倒的，大人。在沙漠裡他不能使用屏蔽場。他幾乎沒有受傷。要是我們把他弄到手，對我們會很有利。」

「你說的可是晶算師。」男爵咆哮道，「沒有人會不充分利用晶算師。他開口了嗎？關於這次戰敗他都講了些什麼？他知道多少……不。」

「他沒怎麼開口，大人，但我們發現，他認定出賣他們的是潔西嘉女士。」

「啊……啊。」

男爵坐回懸浮床，沉吟了半晌，然後說：「你確定嗎？他的怒火是燒向潔西嘉女士？」

「他當著我的面說的，大人。」

「那就讓他以為她還活著。」

「但是，大人……」

「閉嘴！我要你們好好對待郝沃茲，不許告訴他尤因醫師的任何事。要讓他聽到尤因醫師是為保護公爵而死。從某個角度講，這可能是真的。要加深他對潔西嘉女士的懷疑。」

「大人，我不……」

「內夫得，控制並誤導晶算師的方法，就是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情報，錯誤的情報──錯誤的結論。」

「是，大人。可……」

「郝沃茲餓不餓？渴不渴？」

「大人，郝沃茲還在薩督卡手裡！」

「是啊。沒錯，對。但是，薩督卡會和我一樣急著從郝沃茲那裡得到情報。關於我們的盟友，我注意到一件事，內夫得。論政治手腕……他們不太高明。我相信這是刻意造成的，皇帝希望他們這樣。是啊，我相信這是刻意的。你要提醒薩督卡指揮官，我最拿手的就是從不願合作的俘虜嘴裡挖出情報。」

內夫得一副鬱悶的模樣。「是，大人。」

「你去告訴薩督卡指揮官，我想同時提審郝沃茲和凱恩斯，讓他倆狗咬狗。我想，這一點，他那個腦子還是轉得過來的。」

「是，大人。」

「一旦這兩個人到了我們手裡……」男爵點點頭。

「大人，薩督卡人一定會要求派觀察使參加每次……審訊。」

「我相信，我們一定能製造緊急事件，把任何惹人厭的觀察使支開，內夫得。」

「我明白，大人。到那時，凱恩斯就會發生『意外』。」

「凱恩斯和郝沃茲都會發生意外，內夫得。但只有凱恩斯會發生真正的意外。我要的是郝沃茲。對，啊，就是這樣。」

內夫得眨了眨眼，又嚥了口唾沫。看樣子還是有疑問，但終究選擇了沉默。

「給郝沃茲好吃好喝，要很親切。」男爵說，「彼特死前配製過一種慢性毒藥，把這種藥下在他的水裡。還有，從此之後，解毒劑都要混入郝沃茲的日常飲食中……除非我下令停藥。」

「解毒劑，是。」內夫得搖搖頭，「可——」

「別蠢了，內夫得，公爵差點用牙裡的毒藥膠囊害死我。他當著我的面吐出來的毒氣奪走了我最有價值的晶算師——彼特。我需要人接替他。」

「郝沃茲？」

「郝沃茲。」

「可——」

「你是要說，郝沃茲完全忠於亞崔迪氏族。沒錯。但亞崔迪已經滅門了，我們會成功招安他的。一定要說服他，讓他認為公爵的死不是他的責任，這一切都是那個貝尼．潔瑟睿德女巫幹的。還有他的主人實在不怎麼樣，讓感情蒙蔽了理智。晶算師欣賞不受感情左右制定計謀的能力。內夫得，我們會爭取到那個可怕的瑟非．郝沃茲。」

「爭取他。是，大人。」

「郝沃茲很不走運，他的主人拿不到多少情報，沒辦法將晶算師應有的推斷能力提升到極致。郝沃茲會看出這有幾分是真的。公爵付不起錢僱用最有效率的間諜，他的晶算師沒辦法拿到所需要的情報。」男爵盯著內夫得說，「我們永遠不能欺騙自己，內夫得。真相是非常強大的武器。我們知道我們是怎樣戰勝亞崔迪的，郝沃茲也知道。這勝利是我們用錢砸出來的。」

「是，大人！錢砸出來的。」

「我們會爭取到郝沃茲。」男爵說，「我們要把他藏起來，不讓薩督卡人和他接觸。但我們要留一手……用解毒劑來控制他。那種慢性毒藥會一直留在人體內，而且，內夫得，郝沃茲永遠也不會懷疑。毒素檢測器查不出解毒劑，郝沃茲儘管檢查自己的食物好了，他查不出任何中毒的跡象。」

內夫得的眼睛瞪大，終於聽懂了。

「缺少某件東西，會跟有某種東西一樣致人於死。」男爵說，「缺少空氣會怎麼樣？缺少水呢？缺少我們上癮的東西？」男爵點點頭，「內夫得，你懂我的意思嗎？」

內夫得緊張地嚥了一口唾沫：「懂了，大人。」

「那就趕緊去辦。去找薩督卡指揮官，把這件事辦妥。」

「遵命，大人。」內夫得鞠躬，轉身快步跑開。

我的郝沃茲！男爵想，薩督卡人會把他交給我的，就算他們起了疑心，頂多懷疑我想幹掉那個晶算師。我會讓他們深信不疑的！這群蠢蛋！他可是史上最可怕的晶算師之一，受過訓練的殺手，而他們會把他扔給我，就像扔一個準備銷毀的蠢玩具。我會讓他們見識到，這樣的玩具究竟有什麼用途。

男爵將手伸到懸吊床旁的帷幔下，按下按鈕，傳喚他的大侄子拉班。然後，他坐回床上，面帶微笑。

亞崔迪一門死絕了！

那個愚蠢的侍衛隊長是對的，必死無疑。厄拉科斯的沙暴一路狂掃，沒有任何生命可以倖存，更別說撲翼機了……還有機上的人。那個女人和男孩已經死了。適當的賄賂，動用難以想像的巨款，將勢不可擋的軍隊請來這顆星球……還有狡猾編造、只流入皇帝一人之耳的報告，所有精心策畫，終於取得輝煌的戰果。

權力和恐懼──恐懼和權力！

男爵能看到前方的路。總有一天，哈肯能人會登上皇位。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兒子，而是另一個哈肯能人。當然，絕不是他召來的拉班，而是拉班的弟弟，年輕的菲得─羅薩。那孩子有一股男爵欣賞的鋒芒──凶殘。

一個可愛的孩子，男爵想，一兩年後，他十七歲，我就可以確定他能不能成為哈肯能氏族用來奪取皇冠的工具。

「男爵大人！」

那人站在男爵臥室門的屏蔽場外，身材矮小，一身肥肉，長著跟他父輩一樣的小眼睛、脹鼓鼓的肩膀。現在他的肥胖裡還有幾分結實，但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總有一天他將不得不依賴移動式懸浮器來支撐那具過重的身子。

頭腦簡單肌肉發達，男爵想，不是晶算師的料，我這個侄子……不會是另一個彼特。但也許是專為眼前這項任務而生。如果我放手讓他去做，他會把路上的一切障礙全碾碎。哦，厄拉科斯人會多麼恨他！

「我親愛的拉班。」男爵說。他關閉房門的屏蔽場，但明知護體屏蔽場在床頭燈球的照射下會發出明顯微光，卻仍刻意開到最大。

「您召我來有什麼指示？」拉班說。他走進房間，瞥了一眼護體屏蔽場引起的空氣擾動，然後環顧四周，想找一把懸浮椅，卻沒有找到。

「站近點，讓我能清楚看到你。」男爵說。

拉班又向前走了一步，知道這該死的老傢伙有意撤掉屋裡的椅子，逼訪客站著。

「亞崔迪一族全都死了，血脈斷了。」男爵說，「這就是我召你來厄拉科斯的原因。這顆星球重新屬於你了。」

拉班眨眨眼睛：「可我以為，您準備推舉彼特．德．弗立斯──」

「彼特也死了。」

「彼特？」

「彼特。」

男爵重新啟動房門的屏蔽場，以隔絕一切能量侵入。

「你終於對他厭煩了，是嗎？」拉班問。

在屏蔽能量的房間裡，他的聲音顯得平板單調，死氣沉沉。

「這些話我只跟你講一次。」男爵低沉地說，「你暗指我除掉了彼特，就像扔掉小玩意兒一樣。」他舉起肥嘟嘟的手，打了個響指，「是這樣嗎？我還沒笨到那種程度，侄子。如果你再用言語或行動暗示我很愚蠢，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

拉班瞇起的眼睛流露出恐懼。他隱約知道老男爵對族人有多不留情。當然，很少弄出人命，除非涉及驚人的利益或挑釁。儘管如此，家族處罰仍有可能極其痛苦。

「原諒我，男爵大人。」拉班說。他垂下眼睛，盡量顯得卑躬屈膝，以此來掩飾憤怒。

「你騙不了我，拉班。」男爵說。

拉班仍然垂著眼皮，嚥了一口唾沫。

「我要強調一點。」男爵說，「絕不要隨隨便便除掉一個人，整個封邑或許會透過一些正當法律程序來做這種事。殺人必須是為了達成壓倒一切的目標──而且，要明白那個目標！」

拉班的聲音裡透著憤怒：「但你就除掉了那個叛徒──尤因！昨天晚上我來的時候，看到他的屍體被抬了出去。」

拉班盯著他的叔叔，突然被自己的話嚇到。

但是，男爵卻微笑起來。「我對危險的武器一向非常小心。」他說，「尤因醫師是叛徒，他把公爵出賣給我。」男爵的聲音突然強硬起來，「我收買了一個蘇克學院的醫師！一所權力中樞的學院！聽清楚了，小子？如果放任不管，那種武器會不受控制。我並不是隨便除掉他。」

「皇帝知道你收買了一個蘇克學校的醫師嗎？」

這個問題倒是一針見血，男爵想，難道我錯估了這個侄子？

「皇帝還不知道。」男爵說，「但他的薩督卡一定會向他報告。不過，在那之前，我會通過鉅貿聯會將我的報告交到皇帝手中。我會解釋說，我很幸運發現了一個偽稱自己受過心理制約的醫師。一個假醫師，你明白嗎？人人都知道，你不可能改變蘇克學院的心理制約，所以，皇帝會接受這個解釋。」

「啊──我明白了。」拉班喃喃道。

而男爵心想：是啊，我倒希望你真的明白了。我希望你真的看出來，保住這個祕密有多重要。突然，男爵有些懷疑自己。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既然我必須先利用他，然後再拋棄他，那我為什麼還要向這個愚蠢的侄子吹噓？男爵生自己的氣，覺得自己被人出賣了。

「這件事必須保密。」拉班說，「我明白了。」

男爵嘆了一口氣說：「關於厄拉科斯，這次我給你的指示跟上回不同，侄子。上次你統治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嚴格控制你。但這次，我只有一個要求。」

「大人？」

「收入。」

「收入？」

「拉班，你知道不知道，把這麼龐大的軍隊運來進攻亞崔迪，我們花了多少錢？你對宇航運送軍事物資的要價有沒有一點起碼的概念？」

「很貴，對嗎？」

「貴！」

男爵一隻肥碩的手臂朝拉班一揮。「榨乾厄拉科斯的每一分錢，整整榨上六十年，也只勉強夠付這筆費用！」

拉班吃驚地張開嘴，又閉上了。

「貴！」男爵輕蔑地說，「該死的宇航壟斷了太空。要不是我老早就開始籌措這筆錢，我們早就毀了。你要知道，拉班，全部壓力都由我們承受，甚至連薩督卡的運輸費也是我們出的。」

這已經不是第一回了，男爵不止一次想過，宇航是否也有遭入設計的一天。這些人太陰險了，抽你的血，卻不會抽太多，讓你下不了決心反抗，最後被他們捏得死死。到那時，他們就會不停逼你掏錢，掏錢，再掏錢。

對於軍事行動，他們向來收取高昂費用。「風險率。」滑頭的宇航代表這樣解釋。即使你在宇航的銀行機構中成功安插一個間諜，他們就會在你的系統中安插兩個。

難以忍受！

「這麼說，收入第一。」

拉班說。男爵垂下手臂，手掌握拳，「狠狠壓榨。」

「只要榨出錢，我就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

「任何事。」

「您帶來的大炮。」拉班說，「我可以——」

「我正要運走。」

「可您——」

「你以後再也用不到這些玩具。那些大炮是改造過的，現在已經沒有用，而我們需要金屬。這種武器沒辦法穿透屏蔽場，拉班，那不過是出其不意。這顆討厭的星球有無數岩洞，我們早就料到公爵的人會撤到岩洞去。我們的大炮只不過是把他們封死在洞裡的工具。」

「弗瑞曼人不用屏蔽場。」

「你如果想要，可以留下一些雷射槍。」

「好的，大人。而我可以隨心所欲？」

「只要你能榨出錢來。」

拉班心滿意足地笑了：「我完全明白，大人。」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一件事，沒有什麼東西你能完全明白。」男爵咆哮道，「你只需要明白怎麼執行我的命令。侄子，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星球上至少有五百萬人？」

「大人，您是不是忘了，我以前曾是這裡的代理西瑞達？請大人原

諒，我要說那數量也許還低估了。要算出散居在凹地和盆地的人口是相當困難的。如果考慮到弗瑞曼人……」

「弗瑞曼人不值得考慮！」

「請原諒，大人。薩督卡並不這麼認為。」

男爵猶豫了，盯著他的侄子說：「你知道什麼情況？」

「我昨晚抵達時，大人已經休息了。我……嗯，擅自連絡了我手下的……嗯，以前手下的一些軍官，他們一直在擔任薩督卡的嚮導。他們報告說，有一夥弗瑞曼人在東南方的某個地方伏擊了一支薩督卡部隊，把他們殲滅了。」

「殲滅一支薩督卡部隊？」

「是的，大人。」

「不可能！」

拉班聳了聳肩。

「弗瑞曼人打敗了薩督卡。」男爵譏笑道。

「我只是在複述我得到的報告。」拉班說，「據說，這支弗瑞曼部隊先俘虜了公爵手下那位可怕的瑟非．郝沃茲。」

「啊……」

男爵點點頭，笑了起來。

「我相信這個報告。」拉班說，「您不知道弗瑞曼人以前多麼令人頭痛。」

「也許吧。但你那些軍官看到的並不是弗瑞曼人。他們一定是郝沃茲訓練的亞崔迪人，偽裝成弗瑞曼人了。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

拉班再次聳了聳肩：「這個……薩督卡認為他們是弗瑞曼人。薩督卡已經著手實施一項計畫，準備消滅所有弗瑞曼人。」

「好極了！」

「但是—」

「這樣一來，薩督卡人就有事可幹了，而我們很快就會得到郝沃茲。萬無一失！我可以感覺到！啊，真是愉快的一天！薩督卡人去追剿幾伙沒用的沙漠混混，我們卻得到真正的大獎。」

「大人……」拉班躊躇著，皺起眉頭，「我總覺得我們低估了弗瑞曼人，無論是數量還是—」

「別理他們，孩子！他們是烏合之眾，我們關心的是人口集中的小鎮、城市、村落。那裡可有不少人，對吧？」

「是的，大人。」

「他們讓我放心不下，拉班。」

「讓您放心不下？」

「哦……他們中有九成人不值得擔心，但總有那麼幾撮人……那些小氏族之類，那些人野心勃勃，可能會幹出危險的事。如果他們之中有人帶著令人不愉快的消息離開厄拉科斯，向外散布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我會非常不高興。你知道我會多麼不高興嗎？」

拉班嚥了口唾沫。

「你必須立即採取措施，從每個小氏族扣下一個人質。」男爵說，「每個離開厄拉科斯的人都必須明白，這單純就是一場氏族對氏族的戰爭，沒有牽涉到薩督卡。你明白嗎？我們向公爵提出寬大的處置，要流放他，但他還沒來得及接受，就在一起不幸的事故中送了命。他已經準備好要接受了。事情就是這樣。如果有人散播謠言，說薩督卡出現在這裡，就是笑話。」

「這也是皇帝的希望？」拉班說。

「也是皇帝的希望。」

「走私販怎麼辦？」

「沒人會相信走私販，拉班。人們可以忍受他們，但不會相信他們。不過你還是得給那些人一些賄賂……還要採取其他措施，我相信你能想出辦法來。」

「是，大人。」

「那麼，你在厄拉科斯有兩件事要做，拉班。收入和無情的鐵拳。這裡用不著憐憫。認清土著的本質，他們是奴隸，嫉妒他們的主人，一有機會就造反。絕不能對他們露出半點同情和憐憫。」

「能消滅整顆星球嗎？」拉班問。

「滅絕？」頭猛地一轉，顯出男爵的驚訝，「誰說要滅絕？」

「呃，我原以為您準備遷入新的居民，而且—」

「我說的是壓榨，侄子，不是滅絕。別浪費這裡的人口，只要逼他們徹底臣服就行了。你一定是肉食性動物吧，我的孩子。」他笑起來，

帶著酒窩的胖臉上露出嬰兒般的神情，「食肉性動物永遠不會停下來。沒有憐憫，永遠不停。憐憫是神話裡湊出來的怪物。等你餓到肚子咕嚕咕嚕叫、渴到喉嚨乾裂的時候，自然會把憐憫丟開。一定要隨時記住飢餓和乾渴的滋味。」男爵撫摸著移動式懸浮器上凸起的肚子，「就像我一樣。」

「我明白了，大人。」

拉班左右看了一眼。

「那麼，一切都清楚了，侄子？」

「只除了一件事，叔叔，那個行星生態學家，凱恩斯。」

「啊，是啊，凱恩斯。」

「他是皇帝的人，大人。他可以隨意來去，而且和弗瑞曼人的關係十分密切……還娶了弗瑞曼女人。」

「明天太陽落下時，凱恩斯就會死了。」

「殺死皇帝的下屬──這可是危險的事，叔叔。」

「你以為我為什麼要這麼堅持，這麼快動手？」男爵質問道，他的聲音很低，帶著一種說不出的威懾力，「另外，你永遠不必擔心凱恩斯會離開厄拉科斯，也不用擔心他對香料的那股狂熱。」

「當然！」

「知道內情的人，絕不會做出任何威脅到香料供給的事。」男爵說，「凱恩斯當然知道。」

「我忘了。」拉班說。

他們在沉默中對望著。

過了一會，男爵說：「還有，你要把給我本人的香料供給當作頭等大事。雖然我私下囤積了大量存貨，但公爵的人搞了那次自殺式攻擊，把我們準備出售的大部分庫存都毀掉了。」

拉班點點頭說：「是，大人。」

男爵心情變好，「那麼，明天早上，你把這裡殘留的機構重整一下，對他們說：『我們尊敬的帕迪沙皇帝陛下已經任命我來管理這個星球，並結束所有爭執。』」

「明白了，大人。」

「這一回，我相信你的確是明白了。明天我們再具體討論一下細

節。現在，讓我先睡上一覺。」

男爵關閉門口的屏蔽場，看著侄子走出房門，消失在視線之外。

頭腦簡單，男爵想，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在他的碾壓之下，那些人會變成肉醬。然後，當我派菲得—羅薩去解除他們的重負時，他們就會朝他們的拯救者大聲歡呼。敬愛的菲得—羅薩，仁慈的菲得—羅薩，把他們從野獸拉班的蹂躪下解救出來的恩人。菲得—羅薩，一個值得追隨、為他而死的人。到那時，那孩子會懂得如何有恃無恐地壓榨。我確定，他是我們需要的人。他會學到的。多麼可愛的孩子，真是個可愛的孩子。

5

年方十五，他已學會沉默。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童年史》



保羅竭力控制住撲翼機，越來越清楚他正在歸理千絲萬縷的風暴拉力。他那比晶算師還要強大的意識正在輸入各種瑣碎的細節，精密計算著。他感受著鋒面、沙浪、紊亂的氣流和不時捲起的渦旋。

儀表板上表盤的指針發出幽幽綠光，機艙內顯得怒氣騰騰。艙外黃褐色的沙塵看上去毫無差別，但他內在的感知能力卻開始看透沙幕。

必須找到一股適當的渦旋，他想。

時間過了很久，他感到風暴在減弱，但仍吹得他們搖擺不定。他等待著沙暴中出現另一股渦流。

渦旋來了，像突如其來的巨浪，將整個機身震得嘎嘎作響。保羅大膽地讓撲翼機猛地向左傾斜。

潔西嘉在姿態指引儀上看到了這項操作。

「保羅！」她尖叫道。

渦旋讓兩人翻滾著、扭轉著、顛撲著，將飛機向上拋起，彷彿它是噴泉水柱中的一小塊木片。然後，渦旋將他們噴了出去。在二號月亮的月光下，飛機就像飛舞沙塵中的一小顆展翅微粒。

保羅俯視下方，看到那根沙塵滾滾的熱風柱，正是它剛剛把他們吐了出來。他看到沙暴逐漸減弱，慢慢消失，像沒入沙漠的乾枯河流。從他們所在的上升氣流望下去，沙塵映著月光，變成了灰色。

「我們出來了。」潔西嘉悄聲道。

保羅扭轉機首，避開沙塵，讓機翼有節奏地拍打著。他掃視夜空。

「我們出來了。」他說。

潔西嘉感覺到心臟怦怦亂跳。她強迫自己鎮靜下來，看著逐漸縮小

的沙暴。她的時間感告訴她，他們乘著那種結合多種大自然力量的沙暴飛了將近四小時，但她大腦的某個部分認定他們飛了整整一生。她感到自己獲得了新生。

正如祈禱文所說，她想，我們面對它，而不是抗拒它。沙暴從我們身旁掠過，包圍著我們。它過去了，而我依然屹立。

「我不喜歡機翼發出的聲音。」保羅說，「我們的飛機在沙暴中受損了。」

他經由操縱桿上的雙手感覺到飛機受損發出的嘎嘎聲。他們飛出了風暴，但他的預視仍然僅能看到有限的未來。不過，他們終究逃出來了。保羅不由自主地抖著，發現自己離天啟僅有一步之遙。

他顫抖著。

這種感覺十分強烈，令人不寒而慄。他思索著，究竟是什麼導致這種令人戰慄的覺醒。他覺得部分原因是厄拉科斯富含香料的飲食，另一部分則是祈禱文，彷彿這些言語本身就具有某種力量。

「我不能害怕……」

因與果：他逃過凶殘的力量，活了下來，感覺到自己正站在自身意識的邊緣。如果沒有祈禱文的魔力，不可能有這種覺醒。

《奧蘭治合一聖書》的話在他腦海中迴響：「我們究竟缺乏什麼，因而對身旁的另一個世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這裡到處是岩石。」潔西嘉說。

保羅晃晃腦袋，全神貫注在撲翼機的降落程序上。他望向母親指出的地方，看到前方及右方沙地上拔地而起的暗黑色岩石。他感到風繞著腳踝轉，在機艙中捲起一陣塵土。機體某個地方有道缺口，可能是風暴的傑作。

「最好降落在沙面上。」潔西嘉說，「機翼可能承受不起全力剎車。」

他朝前方沙丘上一道朝月光拔升的粗礪岩脊點點頭。「降在那堆岩石附近。檢查一下安全帶。」

她照做了，心想：我們有水，也有蒸餾服。只要能找到吃的，我們就能在這片沙漠上存活很久。弗瑞曼人住在沙漠中，他們能做到，我們也能。

「我們一停下來，馬上朝岩石那邊跑。」保羅說，「我來拿背包。」

「為什麼……」她不作聲了，點點頭，「沙蟲。」

「我們的朋友，沙蟲。」他糾正她說，「沙蟲會吃掉這架撲翼機，再也沒人能查出我們在這裡降落。」

他思索得多麼徹底，她想。

飛機向下滑翔……越來越低……

眼前景物一掠而過：沙丘那朦朧的陰影，周圍如島嶼般升起的岩石。撲翼機輕輕擦過一座沙丘的頂部，躍過沙谷，又擦過另一座沙丘。

利用沙的摩擦力減速，潔西嘉想，不由得暗自讚賞他的技巧。

「坐穩了！」他警告說。

他向後拉動機翼的制動桿，先是輕輕拉，越來越用力。他感到撲翼機兜住空氣，疾風呼嘯著穿過層層交疊的護板和機翼上的主葉片。

突然，幾乎毫無徵兆，因沙暴吹打而變得疲弱的左翼向內、向上捲起，砰的一聲砸上機身。撲翼機越過一座沙丘頂部，向左一翻，底朝天，一頭栽入旁邊的沙丘上。沙土傾瀉而下，機首立刻被沙子淹沒，機身朝折損的左側機翼倒下，右翼高高翹起，直指星空。

保羅用力扯開安全帶，從母親上方一躍，拉開艙門。周圍的沙子立刻湧入機艙，帶進一股燧石燃燒後的焦味。他從後座將背包拖過來，看見母親也解開了安全帶，站到右邊座位的邊緣，踩著座位鑽了出來，爬到機身的金屬外殼上。保羅緊隨在後，抓住背包帶拖了出來。

「跑！」他命令道。

他指向沙坡後方，那邊高高聳立著一座風沙侵蝕的岩塔。

潔西嘉跳下撲翼機，拔腿便跑，踉踉蹌蹌、一步一滑地攀上沙丘。她聽見保羅喘息著跟在身後。兩人爬上一道往岩石方向迤邐的沙脊。

「沿著沙脊跑。」保羅命令說，「這樣比較快。」

兩人艱難地朝岩石跑去，腳不時陷入沙中。

一道前所未聞的聲音朝兩人逼近，那是極低的沙沙聲，有東西在沙面下蜿蜒游走。

「沙蟲！」保羅說。

聲音越來越大。

「快！」保羅氣喘吁吁地喊道。

前方的第一座巨礫像一片從流沙漠往上延伸的海灘，就在前方不到十公尺處。這時，身後響起金屬碎裂的嘎吱聲。

保羅將背包移到右手，抓住背包帶，背包隨著他的腳步拍打著身側。他另一隻手拉著母親的胳膊，拚命爬上突起的岩石，穿過一道風沙刻鏤出來的皺摺溝壑，爬上布滿礫石的岩面。吐出的氣乾燥之極，喉嚨裡火辣辣的。

「我跑不動了。」潔西嘉喘著粗氣說。

保羅停下來，將她推入一道岩縫，轉身俯視著下方的沙漠。一座沙冢一拱一拱地移動著，與兩人所在的岩島平行。月光如水，沙浪泛起漣漪，浪頭般湧起的沙冢大約在一公里外，掀起的沙浪幾乎與保羅的眼睛一樣高。沙蟲所經之處，一座座沙丘被夷為平地，只留下蜿蜒的爬痕，在兩人遺棄撲翼機殘骸的那片沙漠上迂迴穿行。

沙蟲過後，再看不見撲翼機的蹤影。

湧起的沙堆又往沙漠中心移去，穿過來時的路線，一路追尋著獵物。

「牠比宇航的星艦還大。」保羅悄聲道，「我聽說沙漠深處的沙蟲更大，但沒料到……會這麼大。」

「我也沒料到。」潔西嘉喘著氣說。

那東西已經轉身離開岩石，加速朝地平線而去，留下一道拱起的蹤跡。兩人傾耳聆聽，直到牠游走的聲音漸漸消失在周圍細沙流動的唰唰聲中。

保羅深深吸了口氣，抬頭望著冷月映照下的峭壁，引用了一句弗瑞曼人《訓誨書》中的話：「『夜間行進，白日於濃重的陰影中休憩。』」他看看母親，「離天亮還有幾小時，妳能繼續走嗎？」

「再等一下。」

保羅走上巨礫，背包上肩，繫好背包帶，手裡拿著羅盤站了一會兒。

「妳準備好了就動身。」他說。

她手一撐，從岩石上站起身來，感到體力恢復了。「往哪邊走？」

「順著這條岩脊。」他指著說。

「深入沙漠。」她說。

「弗瑞曼人的沙漠。」保羅輕聲道。

他驀地一驚，停下腳步。他想起在卡樂丹做過的一場預知夢，夢境鮮明猶在眼前。他見過這片沙漠，但場景與眼前稍有不同。那像是一幅溶入潛意識的光學影像，被記憶吸收了，如今真正身臨其境的時候，卻無法與現實對應。他一動也不動，幻象卻似乎動了起來，以不同於以往的角度慢慢靠近他。

在夢中，艾德侯和我們在一起。他想起來了，可現在，艾德侯已經死了。

「你找到路了嗎？」潔西嘉問，誤以為他是在猶豫。

「沒有。」他說，「但我們還是得走。」

他拉緊背包帶，沿著風沙鑿出的溝槽向上爬。溝槽通往一大片岩石，月光下，階梯形的岩脊一路向南攀升。

保羅朝岩脊走去，攀上第一道岩階，潔西嘉緊隨其後。

沒過多久，她發現這條路線艱難無比，只能邊走邊看，隨機應變。岩石間的沙坑拖慢兩人的步伐，風沙蝕刻的岩壁鋒銳割手，面前的障礙迫使兩人做出選擇：翻越或迂迴繞過？兩人順著地形加快或減慢，只在不得不說話的時候才開口，嗓音嘶啞，氣喘吁吁。

「當心這裡，岩階上有沙，很滑。」

「注意上面那塊岩石，別撞上去。」

「走在岩脊下面。月亮在我們背後，月光會暴露我們的行蹤。」

保羅在岩石的彎角停下腳步，背倚著一道窄窄的岩架休息。

潔西嘉靠在他身旁，慶幸可以稍事休息。她聽見保羅在拉蒸餾服的水管，於是也吸了一點自己的回收水。水有點鹹，她不由得想起卡樂丹的水──高大的噴泉在空中劃出一道弧線，水量如此豐沛，大家都不在意水本身……只留意噴泉的形狀、倒影，或是聲音。

停下吧，她想，休息一會兒……真正的休息。

她突然想到，悲憫就是允許停下，哪怕只是停一下。不能停步的地方不存在悲憫。

保羅從岩架上起身，轉身，攀過一道斜坡。潔西嘉嘆了口氣，跟了上去。

兩人滑下一道斜坡，來到一片陡峭的岩面。在這個地形破碎的地方，重新腳步凌亂地前進。

潔西嘉只覺得一整夜腳下都是大大小小的顆粒：巨礫、碎石、岩片、砂礫、沙子本身、沙粒、細沙或沙塵。

沙塵會堵塞鼻塞，必須吹出來。砂礫和碎石在堅硬的岩面上滾來滾去，一不小心就會滑倒。剝落的岩片會割傷手腳。

無所不在的沙堆會拖住腳步。

保羅突然在一道岩棚上停下，他母親來不及收步，撞上他。他扶住母親，幫她重新站穩。

他指著左方，潔西嘉順著他的手臂望過去，看清兩人正站在斷崖頂上，二百公尺深的下方是一片沙漠，綿延不絕，像靜止的海洋躺在那裡，布滿銀色波浪—無數曲折的影子彷彿正在匯入弧形的沙脊。遠處，另一道峭壁高高聳入灰濛濛的霧靄中。

「大平漠。」她說。

「太寬了，很難穿越。」保羅說，臉上罩著過濾器，聲音變得很低沉。

潔西嘉左右看了看，下面除了沙子，什麼也沒有。

保羅直視前方，越過遼闊的沙丘，看著隨月亮移動不停變幻的陰影。「大約三四公里寬。」他說。

「沙蟲。」她說。

「肯定有。」

疲憊湧上，痠疼的肌肉令潔西嘉的感官變得遲鈍。「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吃點東西嗎？」

保羅讓背包滑下肩頭，坐下來，靠在背包上。潔西嘉一隻手放在他肩膀，撐住自己的身體，然後倒在他身側的岩石上。坐穩之後，她感到保羅轉過身去，聽見他在背包裡翻著什麼。

「拿著。」他說。

他將兩粒能量膠囊塞進她的掌心。他的手十分乾燥。

她勉力從蒸餾服水管中吸了一小口水，吞下兩粒能量膠囊。

「把水全喝完。」保羅說，「有句格言：身體是水分的最佳儲存所。那能保持體能，讓妳更有力氣。要相信妳的蒸餾服。」

她照做，將集水袋中的水喝光，覺得體能恢復了。她想著儘管身心俱疲，但此時此刻這裡是多麼靜謐祥和！她記得以前聽吟遊武士葛尼．哈萊克說過：「一口乾糧和隨之而來的靜謐，勝過無數犧牲和戰役。」

潔西嘉向保羅複述這句話。

「的確是葛尼的話。」他說。

她注意到他的語調，那聽起來有如在說一個死去的人。她想：可憐的葛尼也許真的死了。亞崔迪的軍隊若非戰死就是被俘，或像兩人一樣迷失在這片一滴水也沒有的虛空中。

「葛尼總是能引用最貼切的詩歌。」保羅說，「我彷彿能聽到他說：『我要讓河流乾涸，將大地出賣給毒蛇；我要以陌生人的手，讓原野荒蕪，毀滅在其中生存的一切。』」

潔西嘉閉上雙眼，發現自己被兒子嗓音中的悲愴感動得泫然欲泣。

過了一會，保羅說：「妳……感覺如何？」

她意識到他是在問她肚中的胎兒，於是回道：「你的妹妹幾個月後才會降世，我覺得……體力還夠。」

她想著：我是在跟自己的兒子講話，卻講得這麼拘謹、有禮！對貝尼．潔瑟睿德來說，這種古怪的問題，只能往自己內心深處尋求解答。於是她靜下心來，找到了這股拘謹的根源：我害怕自己的兒子。害怕他變得這麼陌生，害怕他可能看到的未來，也害怕他可能會對我說的話。

保羅拉下兜帽，蓋住眼睛，聆聽著夜色下急促的蟲鳴。他的沉默壓得自己難以喘息。他感到鼻子發癢，於是撓了撓，卸下鼻塞，隨後聞到一股濃郁的肉桂香，越來越濃。

「這附近有香料。」他說。

一陣暖風拂過保羅的臉頰，翻動著他斗篷的衣褶。但這風並不像沙暴那樣帶著凶險。他已經能分辨兩者的差異。

「天快亮了。」他說。

潔西嘉點點頭。

「有一種方法可以安全橫越那片沙漠。」保羅說，「弗瑞曼人的方法。」

「沙蟲怎麼辦？」

保羅說：「我們的沙漠求生包裡有一根沙錘，如果我們埋到岩石的

後面，就可以引開沙蟲一陣子。」

她望向遠方，在兩人與另一座峭壁之間是片廣袤的沙漠，在月光下熒熒生輝。「一陣子？夠走四公里嗎？」

「也許吧。如果我們橫越時只發出自然的聲響，那種不會引來沙蟲的聲音……」

保羅打量著大平漠，在腦海中搜尋他的預視記憶。跟沙漠求生包放在一起的說明書隱約提到沙錘和創造者矛鉤，用途究竟是什麼？他想找出答案。他覺得很古怪，一想到沙蟲，他感受到的就是無孔不入的恐懼。在他的意識邊緣，他隱隱覺得沙蟲應該受到尊重，而非害怕，假如……假如……

他搖搖頭。

「腳步聲聽起來必須沒有節奏。」潔西嘉說。

「什麼？哦，是的。如果我們打亂腳步……嗯，沙子本身會不時移來移去，沙蟲不可能理會每個微小的聲音。試之前，我們必須好好休息。」

他望著對面那堵岩壁，注意著高懸於崖頂的月影移動的時間，然後說：「不到一小時，天就要亮了。」

「我們在哪裡度過白天？」她問。

保羅扭過頭來，指著左邊說：「那裡，斷崖朝北方繞向那裡。妳可以看到風沙是怎麼侵蝕岩石，那邊是迎風面，一定會有一些岩溝，很深的那種。」

「最好現在就出發？」她問。

他站起身，扶她站起來。「要往下爬，妳休息夠了嗎？在紮營之前，我想盡可能走到離崖底近一點的地方。」

「夠了。」她點頭示意他帶路。

他猶豫了一會，然後拿起背包，在肩膀上背好，轉身朝下方走去。

要是有懸浮器就好了，能抵消重力。潔西嘉想，那樣的話，往下一跳就到了，多容易。但也許懸浮器跟屏蔽場一樣會引來沙蟲，在大平漠不應該使用。

兩人越過一道道岩棚，一路向攀下。前方是一道岩溝，月影勾勒出了兩側的輪廓，一直延伸到另一端的出口。

保羅在前方帶路往下攀，小心翼翼地移動著，但步伐很快，因為月光明顯就要變暗了。兩人一路向下繞，進入越來越深的黑暗。上方的岩石影影幢幢，彷彿要攀上群星。走著走著，岩溝突然變窄，只有大約十幾公尺寬，外側是昏暗的灰色沙坡邊緣，沙坡斜斜向下，沉入一片黑暗。

「我們可以從這裡下去嗎？」潔西嘉低聲問道。

「我想可以。」

他一隻腳踩在斜坡表面試了試。

「我們可以滑下去。」他說，「我先下，聽到我停下後妳再下。」

「小心。」她說。

他踩上斜坡，沿著柔軟的沙面向下滑，幾乎滑到底層，那裡全是沙子，四周岩壁環伺。

身後傳來沙子滑落的聲響。黑暗中，他費力望著斜坡，差點被傾瀉而下的流沙推倒。隨後，周圍漸漸沉寂下來。

「母親？」他叫道。

沒有回應。

「母親？」

他丟下背包，奮力往斜坡上爬，像瘋子一樣在沙堆上又抓又挖，拚命將沙子往後拋。「母親！」他大口大口喘著氣，叫道，「母親，妳在哪裡？」

又一道沙瀑流瀉在他身上，他腰部以下全被埋在沙中。他掙扎著爬了出來。

她遇上了沙崩，他想，被埋在沙子下面了。我必須冷靜，仔細想想。母親不會立即悶死，她會用並度僵直讓自己不需要氧氣。她知道我會把她挖出來。

他用母親所教的貝尼．潔瑟睿德法平息擂鼓的心跳，將心智變成一面白幕，讓剛剛發生的事一幀幀投放。每道轉彎，每步滑行，一切記憶都以幾分之一秒為單位播映在他腦海中，急促的速度正與內在的肅穆互為對比。

過了一會，保羅斜斜爬上沙坡，極其小心地摸索著，直到找到岩溝的壁面，那裡有一道凸出的岩石。他開始挖，小心翼翼將沙子搬走，以

免再次引起沙崩。一塊布料在他手下露了出來，他循線找到一隻手臂，輕輕沿著手臂繼續挖，終於看到母親的臉。

「聽得到我嗎？」他輕聲問道。

沒有回答。

他挖得更快了，把她的肩膀也挖了出來。她的身體摸上去軟軟的，但他終於探到她緩慢的心跳。

並度僵直，他告訴自己。

他撥掉她腰部以上的沙，將她的雙臂搭在自己肩上，沿著斜坡往下拉。一開始很慢，然後，感到上面的沙快要塌了，立刻全力猛拉。他越拉越快，大口大口喘著氣，努力保持身體的平衡，終於將她拉到堅實的岩面上。他把她扛在肩上，搖搖晃晃地狂奔。此時整道沙坡也塌了下來，唰唰的巨響迴盪在岩壁間，越來越震耳欲聾。

他停在岩溝出口，下方大約三十公尺處就是連綿不絕的沙丘。他輕輕將她放在沙地上，在她耳邊悄聲低語，讓她從昏厥中恢復。

她慢慢醒來，呼吸聲越來越重。

「我知道你會找到我的。」她喃喃道。

他回頭看看岩溝說：「如果我沒找到妳，對妳也許更好。」

「保羅！」

「背包被我弄丟了。」他說，「埋在沙子下面……至少一百噸沙。」

「全部了？」

「備用的水、蒸餾帳棚──所有重要的東西。」他摸了摸口袋，「羅盤還在。」又在腰帶裡搜了搜，「小刀、雙筒望遠鏡。有了這些，我們可以好好瞧瞧這個我們即將葬身的地方。」

就在此時，太陽從岩溝盡頭左側躍出地平線。廣袤的沙漠閃爍起各種色彩，躲在岩石中的鳥兒齊聲高歌。

但潔西嘉在保羅臉上只看到絕望。她用輕蔑的口氣惱怒地說：「我是這麼教你的嗎？」

「妳不明白嗎？」他說，「支撐我們在這裡活下去的一切，都被沙子埋住了。」

「你找到我了。」她說，聲音變得柔和、理智。

保羅重新蹲下。

過了一會，他仰頭望向岩溝那道新形成的沙坡，仔細審視著，計算著沙土的鬆軟程度。

「那道斜坡上的沙子，如果我們能固定住一小塊，從那裡往下挖洞，再固定住洞口表層的沙土，也許就能插根棍子勾住背包。只要有水就能辦到，但我們的水不夠……」他突然住口，然後說道，「泡沫！」

潔西嘉一動也不動，以免干擾他快速運轉的思維。

保羅向外望著開闊的沙丘，鼻子和眼睛一起搜索著，找出方向，最後凝神盯著下方一片暗沉的沙土上。

「香料。」他說，「香料的成分是高鹼性。而我有羅盤，裡面的電池是酸性。」

倚著岩石的潔西嘉挺直身子。

保羅不理她，逕直跳了起來，沿著被風吹得堅實的坡面往下，從岩溝出口迂迴跑進下面的沙漠。

潔西嘉觀察他如何前進，見他蓄意打亂自己的步伐──一大步……停，兩大步，三大步……滑行，停……

他的步伐完全沒有節奏，而節奏會讓埋伏獵食的沙蟲發現有外來異物在沙漠中移動。

保羅到達香料區，挖出一堆香料放進長袍裡包住，回到岩溝。他將香料扔在潔西嘉面前的沙地上，蹲下來，用刀尖拆開羅盤，卸下羅盤表面後，取下腰帶，將羅盤的零件倒上去，從中取出電池。接著，他取出羅盤的刻度盤，手裡只剩下羅盤的空殼。

「你需要水。」潔西嘉說。

保羅從脖子旁邊抓過吸水管，吸了一大口，將水吐在羅盤外殼裡。

如果不成功，水就浪費了。潔西嘉想，不過，不管怎樣，那都不重要了。

保羅用小刀劃開電池，將結晶倒進水裡。水裡泛起少許泡沫，然後平息下來。

潔西嘉眼角的餘光瞥見上方有動靜，她抬起頭，看見一排鷹佇立在岩溝邊，緊盯著下方暴露在空氣中的水。

神母啊！她想，牠們從那麼遠的地方就嗅到水了！

保羅將蓋子扣回羅盤，取走蓋子上的「重啟」按鈕，留下一道小孔，以便液體流出。他一手拿著改造好的羅盤，另一隻手抓起一把香料，回到岩溝上，研究著斜坡的地勢，沒繫腰帶的長袍在微風中輕輕飄動。他費力地往斜坡上走了一段，踢開腳下細細的流沙，攪起一團沙塵。

沒過多久，他停了下來，將一小撮香料塞進羅盤，用力晃了晃。

綠色泡沫從蓋子上的小孔中汩汩冒出。保羅對準斜坡倒下，在那裡圍出一道低低的土堤，踢開沙堤下的沙，一邊用更多泡沫固定露出的沙面。

潔西嘉走到他下方，大聲喊道：「要我幫忙嗎？」

「上來挖。」他說，「我們大約要挖三公尺，上面的沙隨時可能塌下來。」說話間，羅盤盒裡已經不再有泡沫流出。「快。」保羅說，「不知道這些泡沫能擋住沙子多久。」

潔西嘉爬到保羅身側。他又塞入一撮香料，搖了搖盒子，泡沫重新流出。

保羅用泡沫築土堤時，潔西嘉開始雙手刨沙，將挖出的沙拋到斜坡下。「要挖多深？」她氣喘吁吁地問。

「大約三公尺。」他說，「我只能算出背包的大概位置，說不定還得加寬洞口。」他往旁邊移了一步，在鬆軟的沙上滑了一跤，「斜著挖，不要直直往下。」

潔西嘉照他說的做了。

洞慢慢變深，都已對齊盆地的地表了，還是不見背包蹤影。

我會不會算錯了？保羅暗自問道，我一開始就慌了手腳，鑄成大錯。這影響了我的推算嗎？

他看看羅盤，裡面的酸液只剩下不到六十毫升。

潔西嘉在洞裡站直身子，用沾滿泡沫的手在臉上擦了擦，望著保羅。

「在靠上的那一層。」保羅說，「輕一點，好。」他又往羅盤盒裡塞進一撮香料，讓泡沫流到潔西嘉雙手周圍。她開始從洞口斜著往下插，第二次手就碰到了硬物。她慢慢挖出一截帶有塑膠扣的背帶。

「別拉，千萬別拉。」保羅說著，聲音輕到幾近耳語。

「我們的泡沫用完了。」

潔西嘉一手抓住背帶，抬頭看著他。

保羅把空羅盤盒扔進下方的盆地，說：「把妳的另一隻手給我。現在仔細聽我說。我會把妳拉到洞邊，然後往山下拉。帶子一定要抓緊。這個斜坡已經自己固定住，我會盡全力不讓妳的頭被沙子埋住。等這個洞被沙子填滿，我就把妳挖出來，把背包也拉上來。」

「我明白。」她說。

「準備好了？」

「好了。」她的手指握緊背帶。

保羅猛拉了一下，她有一半身子被拉出洞外。土堤塌陷，沙子傾瀉而下，但保羅始終護著她的頭。流沙平息之後，潔西嘉發覺自己下半身被埋住，左臂和左肩都在沙下，但下頷被保羅的長袍包著，並未受傷，只有右肩因保羅的拉扯而隱隱作疼。

「背帶仍然在我手裡。」她說。

保羅慢慢將手插進她身旁的沙中，找到背帶。「我們一起拉。」他說，「要穩，千萬別扯斷背帶。」

兩人將背包一點點拉上來，更多沙子傾瀉而下。當背帶清楚露出沙面之後，保羅停手，先將母親從沙中救出來，然後兩人一起沿著斜坡向下拉，終於將背包拉出沙坑。

不到幾分鐘，兩人已經站在岩溝底，背包就夾在兩人中間。

保羅看著母親，泡沫沾汙了她的臉和長袍，泡沫乾掉後，沙子結成硬塊沾在她身上，她看上去像是一面靶，被人用濕答答的綠色沙球猛砸一通。

「妳看起來一團糟。」他說。

「你自己也不怎麼樣。」她說。

兩人開始放聲大笑，接著流下眼淚。「本來不應該發生的。」保羅說，「都怪我粗心大意。」

她聳聳肩，感到結塊的沙子從長袍上滾落。

「我去把帳棚搭起來。」他說，「最好脫下長袍，抖一抖。」他拿起背包，轉身走開了。

潔西嘉點點頭，忽然覺得累到無力回話。

「岩石上有一道釘孔。」保羅說，「有人在這裡搭過帳棚。」

為什麼不呢？她邊拂袍子邊想，這地方不錯──在岩壁深處，面朝四公里外的另一面斷崖。既遠到足以避開沙蟲的攻擊，又近到可以輕易到達即將穿越的沙漠。

她轉過身，見保羅已經搭好帳棚，拱形管柱撐起的半球體與岩溝的壁面融為一體。保羅從她身旁走過，舉起雙筒望遠鏡，飛快地調轉旋鈕，將張力透鏡的焦點對準對面的斷崖。大平漠的另一側，晨曦為對面的褐色斷崖披上金色薄紗。

潔西嘉望向保羅，發現他正研究著那片末日景致，雙眼察看著流沙和峽谷。

「那邊還長了些東西。」他說。

潔西嘉從帳棚旁的背包拿出另一副望遠鏡，走到保羅身側。

「那裡。」他一手拿望遠鏡，另一隻手指著遠方。

她朝他所指的方向望去。

「巨人柱仙人掌，乾巴巴的。」她說。

「附近可能有人。」保羅說。

「可能是某個植物實驗站留下的東西。」她提醒道。

「這裡是沙漠中相當南的地方了。」保羅說。他放低望遠鏡，撫著鼻塞下方的皮膚，感到雙唇十分乾裂，嘴裡全是沙土味。「那裡看起來像弗瑞曼人的地盤。」他說。

「你確定弗瑞曼人會很友善？」她問。

「凱恩斯保證他們會幫我們。」

但沙漠上的人得拚死求生，她想，這種滋味我今天也嘗到了一些。拚死求生的人或許會為了我們的水殺死我們。

她閉上雙眼，腦海中浮現一幕卡樂丹的景致，與眼前的荒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保羅出生之前，某次她和雷托公爵在卡樂丹外出度假。兩人飛越南方叢林，掠過野草怒伸的枝葉和稻穗纍纍的三角洲。一片綠意盎然中，兩人看到螞蟻般的人群，肩上挑著懸浮扁擔，排隊運送貨物。而海面上，無數帆船撐起白色船帆，像海上盛開的朵朵鮮花。

一切都逝去了。

潔西嘉睜開眼睛，望向沉寂的沙漠。白天溫度漸升，狂躁的燄魔開

始攪動沙漠曠野上的空氣。對面的岩壁在熱浪中如同透過廉價玻璃看到的景物。

一陣風沙在岩溝出口灑落一片沙幕。這是晨風從崖頂吹下的細沙，夾雜著漠鷹飛離時帶起的沙粒，沙沙作響。然而，沙瀑平息後，她仍然能聽到沙沙聲，越來越響，聽過一次便永難忘懷。

「沙蟲。」保羅輕聲說。

沙蟲以不可一世的氣勢從右方呼嘯而來。只見一道沙冢橫衝直撞，切過兩人放眼所及的沙丘。沙冢前端高高舉起，揚起陣陣沙濤，像船首劈開的巨浪。接著，沙冢不見了，消失在兩人左側。

聲音漸小，最後歸於平靜。

「我見過幾艘比這還要小的星際巡防艦。」保羅悄聲說。

她點點頭，繼續盯著沙漠另一端。沙蟲所經之處留下一道巨大溝壑，從兩人面前迤邐而過，長到睥睨一切，彷彿無窮無盡，最後消失在天地交會之處。

「休息的時候，我們應該繼續你的課程。」潔西嘉說。

他壓下升騰的怒火，「母親，難道妳不認為我們可以不用……」

「今天你慌了。」她說，「對你自己的大腦和並度神經，你或許比我更了解。但對於神經與肌肉的關係，你要學的還很多。身體有時會自行做出本能反應，保羅，這一點我可以教你。你必須學會控制每一條肌肉，每一根筋脈。你需要重新練手，先從手指肌肉練起，然後是手掌的肌腱和指尖的靈敏度。」她轉過身，「來，進帳棚，現在就開始。」

他彎了彎左手的手指，看著她爬過括約門，知道自己無法改變她的決定……他必須同意。

我已經融入我受過的訓練中，不論那些訓練是什麼。他想。

重新練手！

他看看自己的手，和沙蟲那樣的生物比起來，顯得多麼渺小。

6

我們來自卡樂丹。以我們的生命型態而言，那裡就是天堂。在卡樂丹，無論是現實中的天堂，抑或心靈中的天堂，都無需建造——我們能夠看到，天堂就在我們身邊。然而，我們不停在為天堂般的生活付出代價——我們變得柔弱，喪失了銳氣。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談話錄》



「這麼說，你就是那個厲害的葛尼．哈萊克。」那人說。

哈萊克站在圓形的洞穴辦公室裡，看著坐在對面金屬控制臺後方的走私販。那人穿著弗瑞曼長袍，有一雙淺藍色的眼睛，這顯示了他常吃外星球食物。辦公室的陳設完全仿照星際巡防艦的艦橋——有通訊設備，有螢幕，沿著呈三十度弧面的牆壁擺放，還有一排排遙控的備炸及發射按鈕。控制臺構成了投影系統，將影像投到弧形牆上。

「我是斯泰本．杜埃克，埃斯馬．杜埃克的兒子。」走私販說。

「那麼，我欠你一份情了，多謝你的援助。」哈萊克說。

「啊哈……感謝。」走私者說，「坐。」

一把星艦用的椅子從螢幕旁邊的牆裡伸出來。哈萊克嘆了口氣，在椅子上坐下，感到筋疲力竭。他從走私販身側的黑色鏡面上看到了自己，不由得蹙起眉頭盯著那張浮腫的臉，上面布滿了疲倦的紋路，橫過下頜的赤棘鞭痕陰沉地扭動著。

哈萊克將目光從自己的鏡像上轉開，盯著杜埃克。他在這名走私者身上看到了家族特徵：他父親的笨重身軀，突出的濃眉，岩板般的臉頰和鼻子。

「你的人告訴我，你父親死了，是哈肯能人殺死的。」哈萊克說。

「是哈肯能人或你們的叛徒殺的。」杜埃克說。

憤怒戰勝了哈萊克的部分疲倦，他直起身體：「你知道那個叛徒的

名字嗎？」

「我們還不確定。」

「瑟非．郝沃茲懷疑是潔西嘉女士。」

「啊……那個貝尼．潔瑟睿德女巫……也許吧。但郝沃茲現在是哈肯能人的俘虜。」

「我聽說了。」哈萊克深深吸了一口氣，「我以為，我們還要討論另一樁交易—如何殺死更多哈肯能人的交易。」

「我們不做任何引人側目的事。」杜埃克說。

哈萊克的身體一僵：「可是—」

「至於你和你那些被我們救出來的人，歡迎你們到我們這裡避難。」杜埃克說，「你說到感謝，很好，那就為我們效力，還清你們欠下的人情。能幹的人我們總是需要的。不過，你要是敢公然跟哈肯能人過不去，再小的事我們就會除掉你。」

「他們殺了你的父親，夥計！」

「也許吧。如果真是這樣，我要告訴你，對那些輕舉妄動的人，我父親會奉送一句：『石頭鈍，沙子悶，但蠢人的報復比石頭更鈍，比沙子更悶。』」

「這麼說，你的意思是不採取任何行動了？」哈萊克譏諷道。

「我沒這麼說。我只是說，我要保護我們跟宇航的協議，而宇航要求我們謹慎。要除掉敵人，有的是其他辦法。」

「啊……啊。」

「『啊』，沒錯。如果你想找到那個女巫，就找吧。但我要提醒你，你也許太遲了……還有，我們懷疑她究竟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郝沃茲很少犯錯誤。」

「但他居然允許自己落入哈肯能人之手。」

「你認為他才是叛徒？」

杜埃克聳聳肩：「按理說是可能的。我們認為那個女巫死了。至少，哈肯能人相信她死了。」

「你似乎知道很多哈肯能人的事。」

「線索和聯想……流言和直覺。」

「我們有七十四個人。」哈萊克說，「既然你希望我們加入你們，

那麼，你一定認定我們的公爵已經死了。」

「有人見到他的屍體了。」

「那個男孩——保羅少爺也……」哈萊克想咽口唾沫，但喉嚨哽住了。

「根據我們得到的最新消息，他跟他母親一起在沙漠風暴中失蹤了。看樣子，就連屍骨也別指望能找到了。」

「這麼說，那個女巫也死了……全死了。」

杜埃克點點頭，「還有，那個野獸拉班，據說將再次登上沙丘星的權力寶座。」

「蘭吉維爾的拉班伯爵？」

「是的。」

怒火幾乎吞沒了哈萊克，他久久才冷靜下來，喘著氣粗聲道：「我自己有一筆帳要跟拉班算，他欠我一家人的命……」他摸著下頷的傷疤，「……還有這個……」

「時機還沒到，不該貿然復仇。」杜埃克說。他皺著眉頭，望著哈萊克下頷顫抖的肌肉，眼皮鬆垂的眼中瞳孔突然一縮。

「我知道……我知道……」哈萊克深深吸了一口氣。

「你和你的人可以先為我們效力，等存夠旅費就離開厄拉科斯。有許多地方——」

「我解除了部下對我的一切誓言，他們可以自行選擇。但既然拉班在這裡——我留下。」

「以你的心態，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讓你留下。」

哈萊克怒視著走私販：「你懷疑我的話？」

「不，不……」

「你從哈肯能人手裡把我救出來，我之所以效忠雷托公爵，也是出於這個原因。我要留在厄拉科斯……跟著你……或者，跟著弗瑞曼人。」

「一個想法不論是說出口還是放在心裡，都是真實的東西，都有力量。」杜埃克說，「你或許會發現，和弗瑞曼人在一起，生死只有一線之隔。」

哈萊克閉上眼睛，感到疲倦襲上心頭。「領導我們穿過沙漠和陷阱

的領袖啊，你在何方？」他喃喃地自言自語。

「慢慢來，報仇雪恨的一天總會來的。」杜埃克說，「速度只是魔鬼的詭計。讓你的悲哀冷卻下來……我們有方法讓你散散心。心病有三道靈藥──水、綠草，還有美女。」

哈萊克睜開眼睛，「我寧願要拉班．哈肯能的血從我腳下流過。」他盯著杜埃克說，「你真認為會有那麼一天？」

「葛尼．哈萊克，你要怎麼迎接明天，和我沒什麼關係。我只能幫你活過今天。」

「那麼，我接受你的幫助。我會一直待在這裡，直到你告訴我報仇雪恨的日子到了，可以為你父親和所有……」

「聽我說，鬥士。」杜埃克說著，向前傾身靠在桌子上，肩膀與眼睛齊高，眼神堅決，臉突然像一塊飽經風霜的岩石。「我父親的水──我會親自跟哈肯能人討回來，用我自己的刀。」

哈萊克盯著杜埃克，在那瞬間，這個走私販讓他想到雷托公爵：同樣是領袖，英勇無畏，對自己的立場和未來的道路充滿把握。他就像公爵……抵達厄拉科斯之前的公爵。

「你願意接受我的劍嗎？」哈萊克問。

杜埃克坐回到座位，放鬆下來，默默打量著哈萊克。

「你覺得我是鬥士嗎？」哈萊克追問道。

「公爵的副手中，你是唯一一個逃出來的。」杜埃克說，「你的敵人千軍萬馬，但你兵來將擋……你擊敗敵人的方法，正是我們擊敗厄拉科斯的方法。」

「嗯？」

「我們是憑著忍耐才在這裡活下來的，葛尼．哈萊克。」杜埃克說，「厄拉科斯才是我們的敵人。」

「一次只對付一個敵人，你是這個意思吧？」

「正是如此。」

「這也是弗瑞曼人應付環境的方法？」

「也許吧。」

「你說過，也許我會發現，跟弗瑞曼人在一起，日子太艱苦。是因為他們住在沙漠，住在野外嗎？」

「誰知道弗瑞曼人住在哪裡？對我們來說，中央高原是無人區。但我更希望談談—」

「有人曾經告訴我，宇航很少安排香料運輸艦飛越沙漠上空。」哈萊克說，「但有流言說，如果你知道該往哪裡看，就能看到沙漠到處有一點一點的綠地。」

「流言！」杜埃克冷笑一聲，「現在你要在我們和弗瑞曼人之間作出選擇嗎？我們有一整套安全措施，在岩石上鑿出了我們自己的穴地，還有藏身的凹地。我們過著文明人的生活，而弗瑞曼人則是蓬頭垢面的烏合之眾，我們只利用他們尋找香料。」

「但他們可以殺死哈肯能人。」

「你想知道結果嗎？即使到現在，他們還是像動物一樣被人四處追殺。哈肯能人用雷射槍獵殺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屏蔽場。他們正在被滅族。為什麼？因為他們殺死哈肯能人。」

「他們殺死的真是哈肯能人嗎？」哈萊克問。

「你是什麼意思？」

「難道你沒聽說過，可能有薩督卡跟哈肯能人在一起？」

「同樣是流言。」

「但是，搞大屠殺—那不像是哈肯能人。對他們來說，屠殺是一種浪費。」

「我只相信我親眼看到的事實。」杜埃克說，「你自己決定吧，鬥士。是跟我，還是跟弗瑞曼人。我們倆有共同的仇敵，我答應為你提供避難所，讓你有機會親手殺死仇人，那也是我要的。這一點你可以確定。弗瑞曼人能給你的，只是被人追殺的生活。」

哈萊克遲疑了。他感受到杜埃克話中的明智和憐憫。但不知為何，他仍舊無法釋懷。

「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杜埃克說，「是誰的決定讓你的部隊在戰火中逃出生天？是你。決定吧。」

「就這樣吧。」哈萊克說，「公爵和他兒子都死了？」

「哈肯能人相信這一點。對於這種事，我傾向相信哈肯能人。」杜埃克嘴邊露出一絲冷笑，「但只有在這種事情上，我才會相信他們。」

「那麼，就這樣吧。」哈萊克又重複了一遍。他擺出傳統手勢：伸

出右手，手心向上，大拇指平平地抵著手心。「我向你奉上我的劍。」

「接受。」

「你希望我去說服我的那些人嗎？」

「你打算讓他們自行決定？」

「他們跟了我這麼久，一直跟到這裡，但大多數人都是卡樂丹出生的，厄拉科斯跟他們想像的不一樣。在這裡，他們失去一切，只保住了性命。我希望由他們自行決定，就現在。」

「現在不是退縮的時候。」杜埃克說，「他們都追隨你這麼久了。」

「你需要他們，是吧？」

「我們永遠需要有經驗的戰士……現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

「你已經收下我的劍。你希望我去說服他們嗎？」

「我認為他們還是會繼續追隨你的，葛尼．哈萊克。」

「但願如此。」

「是啊。」

「那麼，在這件事上，我可以自己決定了？」

「你自己決定吧。」

哈萊克從座椅中撐起身體，感受到即使如此輕微的動作，也耗費他不少僅存的精力。「現在，我要保證他們有地方住，還要有吃有喝。」他說。

「跟我的軍需官商量吧。」杜埃克說，「他叫德里斯。告訴他，我希望你們受到熱情款待。等一下我會親自去看你們，現在我先要處理一批等著裝艦的香料。」

「財富碾壓一切！」哈萊克說。

「財富碾壓一切！」杜埃克說，「亂世正是我們做生意的大好時機。」

哈萊克點點頭，聽到一陣微弱的窸窣聲，感到了空氣流動，一道氣密艙門在他身邊旋開。哈萊克轉過身，彎腰走出門去，離開了辦公室。

他注意到自己正站在大會堂中，他的人也被杜埃克的助手帶了過來。這是一道相當長的狹窄空間，在天然岩石中開鑿而成。會堂牆面十分光滑，說明開鑿時用上了雷射切割槍。天花板一路向遠方延伸，高度

足以延續岩石拱頂的天然支撐力，同時還兼顧空氣對流。大廳兩側，武器架和武器櫃沿牆排列。

哈萊克注意到他的部下中，能站立的人都堅持站著，絲毫不因疲倦和戰敗而稍有懈怠，心中不由得生出幾許驕傲。走私販派來的醫師在他們中間走動著，醫治傷兵。懸浮擔架集中放在左側一個地方，每個傷兵身旁都有一個亞崔迪人看護著。

亞崔迪人的訓練一「我們照顧自己人！」這句話如同天然岩石的內核，讓團隊結合無間。

他的一名副手向前邁了一步，從箱子中拿出他的九弦琴，向他敬了個禮：「長官，這裡的醫師說，馬泰已經沒希望了。他們這裡只有戰地急救藥物，沒有骨骼庫和器官庫。他們說，馬泰堅持不了多久。他對您有一個請求。」

「什麼請求？」

那位軍官將九弦琴往前一遞。「馬泰想聽一首歌，好舒服上路，長官。他說，您知道是哪首歌……他以前就常常要求您唱那首歌。」那軍官哽咽著說，「就是那首〈我的女人〉。您……」

「我知道。」哈萊克接過九弦琴，從指板的鉤子上挑出撥片，在九弦琴上輕柔彈了幾下，發覺已經有人調過音了。他眼睛一陣酸楚，但努力驅散悲傷，闊步向前，隨手彈出幾個和弦，盡力露出輕鬆的笑容。

他的幾個部下和走私販的醫師彎腰伏在一具擔架上。哈萊克走近時，有人伴著早已熟悉的旋律輕聲唱了起來：

我的女人站在窗前，
玲瓏身姿映在四四方方的玻璃上，
她舉起胳膊……彎了彎……攏在胸前。
落日的餘暉中一身胭紅金黃。
到我身邊來吧……
到我身邊來，愛人的溫柔臂膀。
為了我……
為了我，愛人的溫柔臂膀。

唱歌的人停下了，伸出一隻綁著繃帶的手，為躺在擔架上的人闔上眼瞼。

哈萊克撥出最後一個輕柔的和弦，心想：現在我們只剩下七十三人了。

7

世上有許多人無法理解皇室的家庭生活，但我將盡量為您簡略描述。我認為，我父親只有一個真正的朋友，那就是哈西米爾．芬倫伯爵，一個天生的閹人，帝國最可怕的鬥士之一。伯爵短小精悍，相貌醜陋。某天，他為我父親帶來一個新的姬侍，而我則被母親派去暗中監視。我父親當年與貝尼．潔瑟睿德簽訂了協約，絕不允許姬侍生下皇室繼承人。但那些人常使出狠毒的詭計，而我們為了自保，無不暗中監視父親。我母親、我的姊妹和我自己，都開始精於躲過各種難以察覺的奪命暗器。雖然這麼說可能極為聳人聽聞，但我不相信我的父親對這些陰謀毫不知情。皇室不同於其他家庭。而現在，來了一個新的姬妾，與我父親一樣滿頭紅髮，且婀娜妖嬈，骨肉亭勻有如舞者，所受的訓練明顯包括精神誘惑。當她一絲不掛地在我父親面前搔首弄姿時，他看得目不轉睛，良久才開口道：「她太美了，我們會留下這件禮物。」您不知道她的這種神態自若在皇室中引起過多少恐慌。畢竟，對我們而言，最致命的威脅是城府及自我控制。

——伊若琅公主《父親的皇宮家事》



向晚時分，保羅站在蒸餾帳棚外。帳棚所在的岩隙籠罩在濃重的陰影中。他的目光越過空曠的沙漠，凝視著遠處的斷崖，心裡想著是否該喚醒帳棚裡熟睡的母親。

兩人的藏身處之外是層層疊疊的沙丘，背向斜暉的那一面顯得黑魆魆，像夜幕的碎片。

而且一片平坦。

他的意識在這片大地上搜尋突出的景物，但在令人昏沉沉的熱氣和地平線之間，沒有任何稱得上聳立的東西。沒有花卉，也沒有東西隨著

微風輕輕搖曳……銀藍色的天空下，只有沙丘和遠處的斷崖。

如果沙漠那邊並沒有什麼廢棄的實驗站，該怎麼辦？他自問道。如果那裡也沒有弗瑞曼人，我們看到的植物只不過是偶然長出來的，又該怎麼辦？

帳棚裡，潔西嘉醒了。她翻身仰躺，從帳棚透明的窗口斜望出去，默默盯著保羅。他背朝她站著，站姿讓她想起他的父親。她感到悲不可抑，於是將視線移開。

過了一會，她調整好蒸餾服，喝了些帳棚集水袋中的水，振作好精神後，鑽出帳棚來到外面，伸了個懶腰，舒展筋骨。

保羅沒轉身，說道：「我意外喜歡這裡的寧靜。」

大腦是多麼善於調整自己以適應環境。她想起貝尼．潔瑟睿德的格言：面對壓力時，大腦若非朝正向，便是朝負向前進：啟動或關閉。可以將之視為一道光譜，在消極的一端，終點是無意識；而在積極的一端，終點則是超意識。面對壓力時，大腦會偏向何端，這會受到訓練的強烈影響。

「在這裡生活，可以很不錯。」保羅說。

她試著用他的眼光來了解沙漠，試著將這顆星球的一切嚴苛視為天經地義，揣測著保羅看到的種種可能未來。人可以獨自活在這裡，她想，不用擔心有人在背後謀害你，也不用害怕遭人追殺。

她走到保羅身邊，舉起雙筒望遠鏡，調好焦距，觀察著對面的斷崖。乾溝中長著巨人柱和其他刺狀生物……陰影中還有一片低矮的黃綠色野草。

「我去收起帳棚。」保羅說。

潔西嘉點點頭。她走到岩隙出口，從那裡可以俯瞰沙漠。她將望遠鏡轉向左方，看見一塊白燦燦的鹽場，邊緣混入汙濁的深褐色。一片白色土地，在這個白色意味著死亡的地方。但這塊鹽場卻透露別的訊息：水。過去某個時期，曾經有水流過那片瑩白區域。她放下望遠鏡，調整斗篷，傾聽保羅走動時的動靜。

太陽越沉越低，陰影漸漸伸到那片鹽場。日落處的地平線上，霞光恣意四射，溢向躡足朝沙地逼近的黑影。之後，濃重的夜幕降下，如墨水般驀然在沙漠上潑灑開來。

星辰！

她仰望星空，察覺到保羅走過來，站在她身旁。沙漠中的夜色由下往上漸亮，彷彿正往星辰升騰。白晝的勢力漸退，一陣短暫的和風拂過她的臉頰。

「一號月亮很快就會升起。」保羅說，「背包收拾好了，沙錘也埋好了。」

我們可能永遠迷失在這座煉獄，她想，而且無聲無息。

夜風揚起沙塵，擦過她的臉頰，帶來肉桂氣息。在黑暗中，有香氣陣陣噴灑。

「聞聞。」保羅說。

「隔著過濾器都能聞到。」她說，「珍貴的物產，但能買到水嗎？」她指著盆地另一端，「那裡沒有任何人工照明。」

「弗瑞曼人會藏在那些岩石後方的穴地裡。」他說。

在兩人右側，一輪銀環升出地平線：一號新月。它躍入視野中，上面臥著一道拳形圖案。潔西嘉打量著銀色月光映照下的沙漠。

「我把沙錘插在岩隙最深的角落。」保羅說，「點燃上面的蠟燭後，我們大約有三十分鐘時間。」

「三十分鐘？」

「之後，沙錘就會開始召喚……沙蟲。」

「喔，我準備好了，可以出發了。」

他從她身邊走開。潔西嘉聽到他向上走，回岩隙去了。

黑夜像一條隧道，她想，通往明天的隧道……如果我們還有明天的話。她搖搖頭，又想：我為什麼要這麼消沉？我受過訓練，不該這麼糟糕！

保羅回來了，背起背包，帶頭走下山崖，來到第一座沙丘前，停下來，聽了聽，等待身後的母親趕上。他聽見母親輕柔的腳步聲，還有沙粒冷冰冰的滑動聲─這是沙漠的密碼，拼出自身的安全程度。

「我們的步伐不能有節奏。」保羅說著，回想弗瑞曼人如何在沙上行走……既有預知的記憶，也有真實的回憶。

「看我怎麼走。」他說，「這是弗瑞曼人在沙漠上的走法。」

他走到沙丘的迎風坡，沿著曲面，拖著腳在沙上前進。

潔西嘉凝視看著他走了十步，然後跟在後方模仿。她看出門道了：他們聽上去必須像沙子在自然移動……像風。但她的肌肉對這種不自然的凌亂節奏很不滿：踏出……拖……拖……踏出……踏出……拖……踏出……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前方的岩壁似乎仍遙不可及，身後的斷崖依然高高聳立。

咚！咚！咚！咚！

後面傳來鼓聲。

「沙錘。」保羅輕聲道。

沙錘的敲擊繼續著，兩人發現，大步往前走時，很難不受沙錘節奏的影響。

咚！咚！咚！咚！

兩人走進月光照耀下的盆地底部，四周迴盪著隆隆鼓聲。往上，往下，翻越翻湧的沙丘：踏出……拖……停……踏出……橫越砂礫區，豆粒大的礫石從兩人腳底滾落：拖……停……踏出……

兩人的耳朵不停搜索著那種特別的唰唰聲。

聲音終究出現了。一開始很輕，被兩人拖曳的腳步聲蓋過。但越來越響……從西方遠遠傳來。

咚！咚！咚！咚！沙錘繼續敲擊。

身後的唰唰聲響徹夜空。兩人邊走邊回望，看到追蹤而來的沙蟲拱起的沙冢。

「繼續走。」保羅小聲說，「別回頭看。」

兩人啟程的那片岩石陰影中爆出狂躁的摩擦聲，一陣陣嘎嘎亂響。

「繼續走。」保羅重複著。

兩人已經走了一半，雖然沒有標記，但保羅看得出來，這裡正位於兩座斷崖的正中央。

在身後，擊打、狂亂撕咬岩石的巨響仍撼天動地。

兩人繼續往前走走走……肌肉不由自主地抽痛，似乎會永遠疼下去。但保羅看到前方的斷崖越來越高了，正朝兩人招手。

潔西嘉腳不停步，腦中一片空白。她知道，自己現在全靠意志力在前進。她渴得喉嚨發疼，很想停下來喝口集水袋裡的水，但後方傳來的

聲音驅走了這股奢望。

咚！咚……

遠方的斷崖再度傳來狂暴的騷動聲，淹沒了鼓音。

然後一片死寂！

「快。」保羅悄聲說。

她點點頭，明知他看不見這個動作，但她需要藉此告訴自己，她必須要求早已因不自然的步伐而透支肌力的肌肉要更加賣力……

象徵安全的岩壁在前方直攀星空，保羅看見斷崖下有片平坦的沙地。他踏上沙地，因筋疲力竭而踉踉蹌蹌，不由得伸出一隻腳，想站穩身體。

低沉的咚咚聲在兩人周圍的沙地上迴響。

保羅立刻向一旁斜走兩步。

咚！咚！

「鼓沙！」潔西嘉低聲說。

保羅恢復了平衡，迅速掃了一眼四周的沙漠，斷崖也許只在兩百公尺外。

身後傳來唰唰聲──像風，又像漲潮，儘管這裡並沒有水。

「跑！」潔西嘉尖叫道，「保羅，跑！」

兩人腳下響起一連串低沉的咚咚聲。然後，兩人跑出了沙鼓區，來到碎石地上。對原先因彆扭而凌亂的步伐而疼痛不堪的肌肉來說，奔跑反而是種解脫，這種動作合理多了。但沙子和碎石拖慢了兩人的腳步。沙蟲的唰唰聲越來越近，像風暴一樣，怒吼著朝兩人撲來。

潔西嘉一個踉蹌，跪了下去。此刻她腦子裡只有疲憊、聲響和恐懼。

保羅一把拉起她。

兩人手牽手，繼續向前跑。

一根細細的桿子插在前方的沙地上，兩人從桿子旁邊跑過，又看到另一根。

潔西嘉直到跑過去之後，才留意到桿子。

又一根──插在風蝕的岩縫中。

再一根。

岩石！

她經由腳感受到岩石的堅實，那種堅硬的反震。更加穩定的腳步給了她新的力量。

一條深深的岩縫，由上至下垂直劃過兩人前方的斷崖，在岩壁上留下一道陰影。兩人撲過去，擠進窄小的洞裡。

身後，沙蟲穿行的聲音停下了。

潔西嘉和保羅扭過頭，用力盯著沙漠看。

在沙丘開始隆起的地方，大約五十公尺外一片岩灘的盡頭，一道銀灰色弧形從沙漠裡升起，沙石和灰塵瀑布般滾落在四周。弧形升得更高了，變成一張伺探的巨嘴。這是一道又黑又圓的洞，邊緣映著月色幽幽發光。

保羅和潔西嘉縮在窄小的岩縫裡，眼睜睜看著巨口蜿蜒逼近，濃郁的肉桂氣息撲進鼻腔，森森白牙在月光中閃爍。

巨口忽前忽後迂迴穿梭。

保羅屏住呼吸。

潔西嘉蹲在地上，目不轉睛地看著。

她必須運用貝尼．潔瑟睿德訓練出來的高度專注力來壓制原始的恐懼，驅逐深刻在種族記憶中正作勢在腦海中叫囂的驚慌。

保羅卻油然生出某種狂喜。剛才的瞬間，他突破了時間的屏障，進入更加幽深未明的領域。他的內在之眼什麼也沒看見，只能感到前方一片黑暗，彷彿他以前跨出的某一步使他墜入深井……或是跌入巨浪波谷，無從看到未來。未來的景象出現天翻地覆的改變。

時間的黑牆並未嚇倒他，反而大大強化了他的其他感官。他發現，自己正一絲不漏地看著那頭從沙地上冒出、獵捕著他的怪物，記錄下牠的所有狀態。那張巨口的直徑約有八十公尺……四周長滿一圈白牙，閃著晶刃匕的森森幽光……呼吸的洪流噴出肉桂味，雜著淡淡的乙醛味……酸性……

沙蟲掃過兩人上方的岩石，遮蔽了月光。碎石和細沙瀑布般瀉進狹窄的藏身處。

保羅將母親往洞內擠了擠。

肉桂！

肉桂味從他身旁流過。

沙蟲與香料有什麼關係？他暗自問道。他想起列特—凱恩斯曾說漏了嘴—沙蟲和香料有某種關聯。

轟隆隆！

彷彿右方極遠處響起一聲焦雷。

又一聲，轟隆隆！

沙蟲退回沙地，在那裡躺了一會兒，亮晶晶的牙齒反射著月光。

咚！咚！咚！咚！

另一根沙錘！保羅想。

聲音還是從右方傳來的。

沙蟲劇烈震動，退回沙地內，沙地上只剩一道拱起的圓弧，形狀像半口大鐘，又像臥在沙丘上的隧道頂。

沙子唰唰作響。

那怪物繼續往下沉，後退著，翻滾著，變成一道隆起的土塚，穿過沙丘之間的鞍部，蜿蜒而去。

保羅走出岩縫，看著那道沙浪滾過荒漠，向新的沙錘方向竄去。

潔西嘉跟著走了出來，傾耳細聽：咚！咚！咚！咚！咚……

未幾，沙錘聲停了。

保羅摸出蒸餾服上的管子，啜了一口回收水。

潔西嘉凝神看著他的動作，但身心俱疲加上餘悸猶存，她腦中只有一片空白。「牠真的走了？」她小聲問道。

「有人在召喚牠。」保羅說，「弗瑞曼人。」

她感到自己漸漸回神。「牠可真大！」

「沒有吞掉我們撲翼機的那條大。」

「你確定是弗瑞曼人？」

「他們用了沙錘。」

「他們為什麼要幫我們？」

「也許他們並不是在幫我們，而是碰巧在召喚沙蟲。」

「為什麼？」

答案懸在他意識的邊緣，就是不肯現身。他腦海中有一幅幻象，那與沙漠求生包裡嵌有倒鉤的棍子有關—創造者矛鉤。

「他們為什麼要召喚沙蟲？」潔西嘉問。

一絲恐懼觸動了他的心，他強迫自己將目光從母親身上別開，抬頭看著斷崖。「我們最好在天亮前找到上山的路。」他指指前方說，「我們剛剛不是經過一些桿子？那邊還有更多。」

她沿著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到了桿子──飽經風蝕的路標，標示出陰影中一道狹窄的岩架，一路曲折伸入上方高懸的岩隙中。

「他們標出了走上斷崖的路。」保羅說。他將背包上肩，走到岩架底部，開始向上攀登。

潔西嘉等了一會，稍事休息，體力恢復後才跟了上去。

兩人沿著桿子的指引往上攀爬，岩架漸窄，最後縮成狹窄的岩舌，再過去便是一道幽深岩縫的開口。

保羅側著頭，窺視這個黑魆魆的地方，動作刻意放慢，小心翼翼，以免一不小心從狹窄的岩架上滑落。從外面望入，岩縫內一片漆黑。狹縫向上伸展，盡頭是璀璨的星空。他用耳朵搜索著，卻只能聽見不令人意外的聲響：涓涓細沙的唰唰聲，昆蟲的唧唧聲，動物跑動的啪嗒聲。他伸出一隻腳，在岩縫的黑暗中探尋，發現腳下的岩石表面有一層砂礫。慢慢地，他一點點繞過岩角，示意母親跟上。他緊緊抓住她的衣襟，幫她繞過岩角。

兩人抬頭仰望，看著彷彿鑲嵌在兩道岩壁之間的星光。保羅只能模模糊糊看到身旁母親的動作像一團灰影。「要是能冒險點一盞燈就好了！」他悄聲道。

「除了眼睛，我們還有別的感官。」她說。

保羅向前探了一步，將重心移到一隻腳上，另一隻腳摸索著，結果碰到一個障礙。他提起腳，發現是臺階，於是踩了上去。他向後伸出手，摸到母親的手臂，拉著她的長袍，要她跟上。

又是一道臺階。

「我想，路一直通到崖頂。」他小聲說。

臺階又低又平，潔西嘉想，無疑是人工鑿成的。

她跟著保羅影影綽綽前行的身影，試探著腳下的臺階。岩壁之間的空隙越來越窄，最後幾乎夾住她的肩膀。臺階盡頭是條峽道，長約二十公尺，通往月光遍灑的低窪盆地。

保羅走出峽道，來到盆地邊緣，輕聲說道：「多美的地方！」

潔西嘉站在他後方一步外，無法言語，僅能凝視著盆地，默默贊同。

儘管身心交瘁，儘管回收管、鼻塞和蒸餾服的緊縛令人不舒服，儘管驚魂未定，渾身痠痛只想要休息，但盆地的美仍令她目眩神移，忍不住駐足欣賞。

「像仙境。」保羅輕聲道。

潔西嘉點點頭。

她眼前是四處蔓延的沙漠植物：灌木叢、仙人掌、一簇簇的草葉，全都在月光下顫動著。左側的圓壁黑黢黢的，右方是霜冷月色。

「這一定是弗瑞曼人的地盤。」保羅說。

「有這麼多植物活下來，一定是人類的傑作。」她贊同道，擰開吸水管的蓋子，吸了口水。溫熱、微帶酸味的水沿著喉嚨滑下，神奇地令她精神大振。她重新蓋上蓋子，蓋子擦過細沙，發出嚓嚓響聲。

有個動靜引起了保羅的注意，就在他右下方的盆地底部。他低頭俯看，穿過迷濛的灌木和野草，發現一片楔形的皎潔沙地上有些砰砰亂跳的小動物。

「老鼠！」他低聲說。

砰砰砰！牠們在陰影中鑽進跳出。

不知什麼東西掠過兩人眼前，無聲地墜入老鼠群中。隨後便是一聲細細的尖鳴，一隻幽靈般的灰鳥撲楞著翅膀飛起來，爪子上抓著一個小小的黑點，掠過盆地飛走了。

我們需要這個提醒。潔西嘉想。

保羅仍舊盯著盆地對面。他吸了口氣，聞著夜色中湧動的鼠尾草味，感到微微刺鼻。那隻猛禽──他認為牠正代表了這片沙漠的本質。猛禽襯出這片盆地的靜謐，如此萬籟俱寂，幾乎可以聽到乳藍月光流過巨人柱和荊棘。月光低吟，比他聽過的任何音樂更為和諧。

「我們最好找個地方把帳棚搭起來。」他說，「明天我們可以試試看去找弗瑞曼人，他們……」

「找到弗瑞曼人以後，大多數入侵者都後悔了！」

這道雄渾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也令這一刻緊張了起來。聲音來自

兩人右上方。

「請不要跑，入侵者。」保羅正準備退回峽道，那聲音又說，「跑只會浪費你們體內的水。」

他們想要我們身體裡的水！潔西嘉想。一切疲乏從她的肌肉中退去，她不露聲色，但已完全準備好反擊。她準確地找到聲源，心想：這麼神出鬼沒！我竟然沒聽到。但她隨即意識到，那道聲音的主人只允許自己發出最細微的響動，聽起來就像生物活動。

兩人左方的盆地邊緣又傳來另一個聲音：「快下手，史帝加。取他們的水，我們好繼續上路。沒多久就要天亮了，我們的時間不多。」

保羅不像他母親那麼習慣緊急應變，正在懊惱他剛才身體一僵，下意識便想後退。那一刻的恐慌蓋過他的能力。此時，他強迫自己遵照母親的教導：放鬆，然後佯裝放鬆，然後肌肉運勁成鞭，隨時準備朝任何方向揮去。

他一動不動，覺察到內心的惴惴不安，也明白恐懼的來源。這一回，未來又是一片幽黑，而他和母親被殘暴的弗瑞曼人包夾，對方唯一感興趣的，只是兩具缺乏屏蔽場護體的肉身所蘊含的水。

改造後的弗瑞曼宗教，正是我們現今所謂「宇宙之柱」的源頭。他們的祁紮銳塔弗威德帶著預兆、證言和預言來到我們中間，為我們帶來厄拉科斯的神祕混合體，而最能代表其深切之美的，莫過於動人心弦的音樂，既具古老型態，又烙上全新覺醒。有誰沒聽過《老人的讚美歌》並為之心蕩神馳？

我舉足穿越沙漠，
海市蜃樓盪漾恍若主人迎賓。
貪求榮耀，渴望冒險，
我在阿爾—庫拉布的地平線上留下足痕。
看時間夷平高山，
轉身貪婪搜羅我的身影。
我眼看那雀鳥倏忽逼近，
勇猛猶勝豺狼發恨，
占滿我年輕的樹身。
我能聽見眾鳥啾啾，
正以喙爪撕扯著我的枝根！

—伊若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覺醒》



那人爬過沙丘頂，更像一顆在正午豔陽中閃爍的沙粒。他只披著一條破爛的斗篷，露出的皮膚在烈日下曝曬。他的兜帽已經從斗篷上扯掉，但他撕下一條破布，當作頭布裹在頭上。頭巾下露出一縷縷沙色頭髮，與他稀疏的鬍鬚和濃濃的眉毛相互呼應。藍中透藍的眼睛下方有道殘留的顏料向下伸到臉頰。鬍鬚上有條暗淡的壓痕，是蒸餾服水管壓過的痕跡。

爬過沙丘頂之後，他停了下來，手臂往下伸到沙丘迎風面，背上、手臂上和腿上的血凝結成塊，傷口沾滿片片黃沙。他慢慢將手伸到身下，撐著站了起來，搖搖晃晃站在那裡。即使他的動作近乎散漫，但仍帶有幾分往日的一絲不苟。

「我是列特—凱恩斯。」他對著空曠的地平線宣告，名聞遐邇的雄厚嗓音不再，只剩拙劣誇張的粗啞，「我是皇帝的行星生態學家。」他嘟噥著，「厄拉科斯的行星生態學家，我是這片大地的總管。」

他踉踉蹌蹌走了幾步，跌倒在迎風面結成硬殼的沙表上，雙手無力地插入沙中。

我是這片大地的總管，他想。

他明白自己陷入半譫妄，明白自己該挖個洞，將自己埋入較涼爽的地下沙層。但他仍能聞到地下某處某片香料預菌體發出略帶甜味的刺鼻氣息。他比任何弗瑞曼人更加清楚這股氣息所隱含的危險。如果他能聞到香料菌的氣味，那就意味著沙下深處的氣體已將要噴發。他必須離開。

他的雙手沿著沙丘坡面虛弱地攀爬。

他的腦子突然閃過一個異常清晰的念頭：一顆星球真正的財富藏於土地之中，那是文明的根源，而我們如何介入？農業。

他又想，人的思維真怪，總是循著固定的單一思路，難以跳脫。哈肯能軍隊將他留在這裡，沒有水，沒有蒸餾服。他們認為即使沙漠沒能殺死他，沙蟲也會吃掉他。他們認為這樣做很有趣，把他留在那裡，讓他自己星球的殘暴雙手一點一點扼死他。

哈肯能人一直覺得弗瑞曼人很難消滅。他想。我們不會輕易死去，但我大限已到……很快就要死了……但我就算死，也還是個生態學家。

「生態學的最大作用就是理解因果。」

這個聲音嚇了他一跳，因為他熟悉這聲音，知道這聲音的主人已經死了。那是他父親的聲音。在他繼承父業之前，他父親一直是這顆星球的生態學家。父親很久以前就死了，在普拉斯特盆地的塌方事故中身亡。

「你這下麻煩了，兒子。」他父親說，「你本該知道企圖幫助公爵家的那個孩子會有什麼後果。」

我神志不清了，凱恩斯想。

聲音似乎是從右側傳來。凱恩斯的臉擦過沙子，轉頭朝那個方向望，卻只看見蜿蜒的沙丘在烈日下與熱魔共舞。

「一個系統有越多生命，就會有越多生態區位讓生物進占。」他父親說。這一回，聲音來自他的左後方。

他為什麼轉來轉去？凱恩斯自問道，難道他不想見我？

「生命會提升環境的容量，讓更多生命存活。」他父親說，「生命會讓營養更容易取得，通過從有機體到另一個有機體的大量化學相互作用，將更多能量輸入系統。」

他為什麼要反覆嘮叨同一件事？凱恩斯自問，這些我十歲以前就知道了。

沙漠鷹開始在他上空盤旋。如同這裡大多數野生動物，牠也是食腐動物。凱恩斯看見一團陰影從他手邊掠過，於是掙扎著轉頭仰望上方。鷹群像銀藍色天空中一道模糊的補丁，又像飄在他上方遠處的色斑。

「我們是通才。」他父親說，「在處理涉及整顆星球的難題時，你無法劃出清晰的界線。星球生態學必須隨時修改、調整。」

他究竟想告訴我什麼？凱恩斯狐疑道，是不是一些我沒看到的因果？

他的臉頰跌回灼熱的沙子上，鼻端嗅到下方的香料預菌體釋出一股岩石燒灼的氣味。他大腦中某個掌管邏輯的角落突然生出一種想法：我上方有幾隻食腐鳥，也許我的一些弗瑞曼人會看見牠們，跑來查看。

「對行星生態學家的工作來說，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他父親說，「你必須向這些人傳布生態學知識。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我才創造了這套全新的生態符號系統。」

他在重複我童年時期他對我講過的話，凱恩斯想。

他開始覺得身體發寒，但大腦中那個邏輯尚存的角落告訴他：你上方是太陽，你沒有蒸餾服，你很熱，火熱的太陽正在烤出你體內的水分。

他的手指無力地在沙上抓著。

他們甚至沒給我留一件蒸餾服！

「空氣中的水分有助於阻止生命體內水分過度蒸發。」他父親說。

他為什麼要重複那些淺顯的事？凱恩斯問自己。

他試著想像空氣中的水分──沙丘上綠草如茵……他身下某個地方有活水，沿著長長的露天渠道緩緩流動，最終完全蒸發到空中。這幅圖景只出現在書本的插圖中。地表水、灌溉用水……他想起書上的話，在每個生長季節，灌溉一公頃土地需要五千立方公尺的水。

「我們在厄拉科斯的首要目標是種草。」他父親說，「我們從這些能夠適應貧瘠土地的變異野草開始。成功把水留在草地之後，我們就著手培植山地森林，接著是幾座露天水體，開始是小型水庫，然後沿著盛行風按一定的間隔排列設立捕風器凝結水氣，將風偷走的水收回。我們必須創造真正的季風──富含水氣的風。但我們永遠離不開捕風器。」

總是向我說教，凱恩斯想，他為什麼不閉嘴？難道他看不出我就要死了？

「你也會死的。」他父親說，「你身下很深的地方正形成一股氣泡，再不從沙丘上面爬下來，你就死定了。氣泡就在那裡，你知道的。你可以聞到香料菌。你知道，那些小創造者正將一部分水注入香料預菌體。」

身下有水的想法使他發狂。他想像著那些水，被堅韌的半植物、半動物的小創造者封入多孔的岩層，輕輕一碰，岩層裂開，一股涼快、純淨、清澈、舒爽的水就會注入……

香料預菌體！

他吸了一口氣，聞到一股甜香，比剛才濃郁多了。

凱恩斯強撐著自己跪起來，聽見一隻鳥尖鳴一聲，撲楞著翅膀急急飛走了。

這裡是香料沙漠，他想，即使在白天的烈日下，周圍也一定有弗瑞曼人。他們一定會看到鳥，也一定會來查看。

「動物需要遷徙。」他父親說，「游牧民族也是。這種移動是為了滿足身體對水、食物、礦物的需要。現在，我們必須控制遷徙，讓遷徙為我們的目標服務。」

「閉嘴，老頭。」凱恩斯喃喃道。

「我們必須在整顆星球上做一件前所未見的事。」他父親說，「我們必須把人當成改造行星生態的力量──在這片大地上安插最能適應的地

球生命：這裡種一株草，那裡放一隻動物，那裡住一個人。我們要用這種方法轉化水循環，創造全新的地貌。」

「閉嘴。」凱恩斯嘶啞道。

「遷徙路線是第一個線索，讓我們得以掌握沙蟲和香料的關係。」他父親說。

沙蟲！凱恩斯的腦中突然湧現希望。泡沫破裂時，創造者一定會來。但我沒有矛鉤，又怎麼有辦法騎上大創造者？

挫敗感正在耗盡他僅存的精力。水是這麼近，僅僅在他身下大約一百公尺左右。沙蟲一定會來，但在地表無法抓到牠，也無法利用牠。

凱恩斯向前撲倒在沙地上，趴在剛才爬行時壓出的淺坑裡。他感到左臉挨著的沙子熱得發燙，但那股觸覺卻彷彿離他很遠。

「厄拉科斯的環境促成了當地生命形態特有的演化模式。」他父親說，「但長期以來，幾乎沒有人從香料的角度來看生態平衡，這真奇怪。這裡沒有大面積的綠地，卻有接近理想的氮—氧—二氧化碳平衡。這個星球的能量圈就在那裡，看得見，也能理解——一個殘酷的變化過程，但仍是完整的過程。有缺口？那麼就有東西去填補缺口。科學由無數事物組成，一旦解釋清楚，就再簡單不過。在我親眼目睹小創造者之前很久，我就知道，這種東西必定存在，就在沙漠深處。」

「請別再說教了，父親。」凱恩斯喃喃道。

一隻鷹落在他向前伸出的手附近，凱恩斯看見牠收起翅膀，偏著頭，一動不動地盯著他。他奮力嘶吼了兩聲。鷹跳開兩步，仍舊盯著他不放。

「在此之前，人類及其活動一直是各行星地表的災害。」他父親說，「大自然往往會向人類索賠，或者消滅人類，或者封鎖人類，以大自然自己的方式將人類融入系統中。」

老鷹低下頭，翅膀展開又收起，留神盯著他伸出的手。

凱恩斯發覺自己已經沒有力氣喝開牠。

「大自然與人類之間這種互相掠奪、互相壓榨的古老系統將在厄拉科斯結束。」他父親說，「你不可能永無止境地掠奪你所需要的一切，絲毫不顧子孫後代。一個星球的物理性質就寫在經濟、政治紀錄中，這本紀錄就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的方向是那麼明顯。」

他永遠停不下來，永遠在說教。凱恩斯想，說教，說教，說教。

鷹向前跳一步，離凱恩斯的手更近了。牠的頭朝這邊轉，又朝那邊轉，打量著他裸露在外的皮肉。

「厄拉科斯只生產單一作物。」他父親說，「單一作物。它使統治階級像歷史上的所有統治階級那樣，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在他們之下，則是以剩餘物資為生、半人半奴隸的大眾。我們關注的，正是這些大眾和剩餘物質，他們的價值遠遠超乎人們的想像。」

「我不聽了，父親。」凱恩斯喃喃道，「走開！」

他又想：這附近一定有我的弗瑞曼人，他們不會看不到盤旋在我上方的這些鳥。他們會來查看的，哪怕只是為了得到最微不足道的一點點水分。

「厄拉科斯的人民將會明白，我們的目的是使這片大地有水流動。」他父親說，「至於我們打算怎麼做，不用說，大多數人只有一點理解，以為很玄妙。許多人甚至以為，我們會從其他水資源豐富的星球引來活水，這些人不知道質量比的問題大到無人負擔得起運輸費。但是，只要他們相信我們，那就隨他們高興去想吧。」

再過一會兒，我就會爬起來，告訴他，我把他當成什麼。凱恩斯想，他本該幫我一把，卻只站在那裡喋喋不休。

那隻鷹又往前跳了一步，更靠近凱恩斯的手。同時，又有兩隻鷹飛下來，停在後面的沙地上。

「我們的人民必須有相同的宗教和法律。」他父親說，「違抗之舉必須被視為邪惡，必須受到宗教懲處。這會產生雙重利益，使人民更順從，同時更勇敢。我們不應過於依賴個人的勇猛，不應將個人的勇氣置於全體人民的勇氣之上。」

在我最需要的時候，我的人民又在哪裡？凱恩斯想。他用盡全身力氣，把手朝距離最近的那隻鷹一伸，但只伸出一指長。牠向後一躍，跳到同伴中間。所有的鷹都伸開翅膀，準備飛起。

「我們的時間表將達到一種自然現象的境界。」他父親說，「行星上的生命是一個巨大的、緊密交織的共同體。一開始，動植物的變化完全受我們所掌握的物理力量主宰。等所有生命穩定之後，我們的影響力就不會那麼直接，而只是在引導—當然，到那時，我們還是不會撒手不

管。記住。我們只需要控制行星能量圈的百分之三一只需要百分之三，就能讓整個結構變成為我們想要的自給自足系統。」

你為什麼不幫我？凱恩斯心想，總是這樣，在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總是撒手不管。他想把頭轉過去，瞪著他父親說話的方向，瞪得那老頭不敢看他。但肌肉卻不聽他的使喚。

凱恩斯看見那隻鷹動了一下，朝他的手走過來，一次只謹慎地邁一步。牠的同伴則裝出漠不關心的樣子，等待著。那隻鷹停下了，只要再跳一步就能夠啄到他的手。

就在這時，凱恩斯豁然開朗。猛然間，他看到厄拉科斯未來的種種可能性，這是他父親從來沒有看到過的。各種不同的可能性沿著不同路徑，如洪水般在他腦海裡奔流不息。

「不要讓你的人民落進某個英雄的手裡，沒有比這更可怕的浩劫。」他父親說。

看透了我的心思！凱恩斯想，哼，隨便他！

消息已經送到我的各個穴地、所有聚落。他想，沒有什麼能阻擋。如果公爵的兒子還活著，他們會找到他，遵照我的命令保護他。他們也許會拋開那個女人，他的母親，但他們會救下那男孩。

那隻鷹向前跳了一步，足以啄到他的手了。牠偏著腦袋，打量著這具俯臥的軀體。突然間，牠伸直身子，抬頭向上，尖鳴一聲躍入空中，側著身體斜飛而去，身後跟著牠的同伴們。

他們來了！我的弗瑞曼人找到我了！凱恩斯想。

然後，他聽到沙發出的唰唰聲。

每個弗瑞曼人都能立即認出這種聲音，不會和沙蟲和沙漠中其他生物所發出的聲音混淆。在他身下某處，香料預菌體已經從小創造者身上得到足夠的水和有機物質，正在大肆生長。一團巨大的二氧化碳泡沫正在地底深處形成，即將向上「噴發」。爆炸中心將形成一道沙塵渦旋。屆時，沙漠深處已經形成的東西將翻上沙漠表面，而地表的東西則會被吸入地底。

鷹群在上空盤旋，發出沮喪的尖鳴。牠們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任何沙漠生靈都知道。

而我是沙漠生靈，凱恩斯想，你懂嗎，父親？我是沙漠生靈。

他感到自己被泡沫高高抬起，然後感到泡沫碎裂了。沙塵渦旋圍著他，將他拖入冰冷的黑暗之中。有那麼一刻，冰冷和潮濕的感覺令他無比喜悅、寬慰。接著，當他的星球殺死他的時候，凱恩斯突然想到，他父親和所有科學家都錯了──只有意外和差錯，才是宇宙中最永恆的定律。

就連那群漠鷹也都能理解這個事實。

9

預言和預知—若問題還未得到解答，要如何檢驗以上兩者的真偽？試想：有多少預測是實際描述未來的「波形」（摩阿迪巴以此一詞指涉他所看到的未來）？又有多少是先知打造未來，以符合他們的預言？「預言」此一行為本身會造成多少和聲？先知看到的是未來，抑或某條脆弱的線，某處缺失或裂痕，而他可以用他的語言、他的決定加以擊破，如同鑽石切割者刀刃一插，便能切開寶石？

—伊若琅公主《對摩阿迪巴之個人所思》



「取他們的水。」黑暗中，那人喊道。保羅戰勝恐懼，望向母親。他那雙訓練有素的眼睛看到她已經做好戰鬥準備，肌肉蓄勢待發。

「至感遺憾，我等不得不斷然除掉兩位。」兩人上方傳出了聲音。

是最初跟我們講話的那個人，潔西嘉想，對方至少有兩人，一個在我們右方，一個在左方。

「Cignoro hrobosa sukares hin mange la pchagavas doi me kamavas na beslaslele pal hrobas!」

右側那人隔著盆地喊道。

在保羅耳中，這是段莫名其妙的亂碼。但潔西嘉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聽懂了這段話。這是契科布薩語，古老的狩獵語言，意思是：也許這兩人就是我們正在尋找的陌生人。

喊聲之後，周圍突然沉寂下來。散發淡淡象牙藍的圓環形二號月亮在橫越盆地的岩石上方轉動，皎潔且脈脈。

岩壁傳來攀爬聲，上方、兩側都有……月光下許多黑點在移動，從陰影中不斷湧出。

整支部隊！保羅心想，胸口一陣劇痛。

一個身披斑駁斗篷的高個子走到潔西嘉前方，為了方便談話，將面罩推到一邊，月光下露出濃濃的鬍鬚，臉和眼睛仍然藏在兜帽中。

「我們在這裡找到了什麼？妖精還是人？」他問。

潔西嘉聽出對方話中的善意調侃，暗暗生出一線希望。這是發號施令的聲音，也是最早從夜色中冒出來嚇到兩人的那個聲音。

「我敢說，是人。」那人說。

雖沒看到，但潔西嘉能感覺到那人長袍的衣褶中藏著刀。她一陣後悔，痛苦地想到保羅和她都沒有屏蔽場。

「妳會說話嗎？」那人問。

潔西嘉將皇族的所有高傲融入她的神態和語氣中。她必須盡快回答，但這個人講的話還不夠多，她還未找出他的文化背景和弱點。

「是誰在夜間如匪徒般來到我們面前？」她質問道。

兜帽下的頭突然一顫，顯示出對方的緊張。接著，這人慢慢放鬆下來，說明了此人有出色的自我控制力。

保羅從他母親身邊走開，既分散敵人的進攻，也使兩人都有施展拳腳的空間。

保羅的動作引起了對方注意，罩著兜帽的頭轉了過來，臉上露出一道窄窄的縫迎向月色。潔西嘉看到了尖挺的鼻子、閃閃發亮的眼睛──深色，完全是深色，沒有一點眼白，還有向上高高翹起的深褐色髭鬚。

「小傢伙有前途。」那人說，「如果你們是哈肯能人的逃犯，我們或許會很歡迎。你們是嗎，孩子？」

保羅腦中閃過各種可能：圈套？事實？必須當機立斷。

「你們為什麼歡迎逃犯？」保羅問道。

「一個像大人一樣說話和思考的孩子。」那個高個子說，「好，我來回答你的問題，孩子。我不向哈肯能人繳法伊──也就是不進貢水。所以，我可能會歡迎逃犯。」

他知道我們是誰，保羅想，從聲音裡聽得出來，他講得不盡不實。

「我是史帝加，弗瑞曼人。」高個子說，「這名字能幫你快點回答嗎，娃黎？」

是他的聲音，保羅想。他記得在上次會議中見過這男人，當時他來索要一具屍體，那是他朋友，死於哈肯能人之手。

「我認識你，史帝加。」保羅說，「你那次來找你朋友的水，我也在我父親的會議上。你帶走了我父親的一個人，鄧肯，艾德侯──朋友之間的交換。」

「艾德侯拋棄了我們，回到他的公爵那裡去了。」史帝加說。

潔西嘉聽出他的口氣中有一絲怨恨，於是全神戒備，準備攻擊。

上方的岩石中響起一個聲音：「我們是在浪費時間，史帝加。」

「這是公爵的兒子。」史帝加吼道，「一定就是列特要我們找的那個人。」

「可他只是……一個孩子，史帝加。」

「公爵是男人，而這個小傢伙知道怎麼使用沙錘。」史帝加說，「敢穿過沙胡羅的地盤，他是勇者。」

潔西嘉聽出他已經將她排除在外。他作出決定了嗎？

「我們沒有時間驗他的身分。」上面那個聲音抗議道。

「但是他很可能就是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史帝加說道。

他在尋找預兆！潔西嘉想。

「但那個女人……」上方的聲音說。

潔西嘉重新蓄勢，那聲音充滿殺機。

「是的，這個女人。」史帝加說，「還有她的水。」

「你懂規矩的。」岩石中傳出的聲音說，「不能跟沙漠共存的人……」

「閉嘴。」史帝加說，「時代變了。」

「這也是列特的指令嗎？」岩石叢中的聲音問。

「翼手的聲音你也聽到了，詹米斯。」史帝加說，「為什麼要逼迫我？」

潔西嘉心想：翼手！根據腔調的線索，這個詞可以有許多含意。這是禪遜尼神學和律法的語言，而翼手指蝙蝠，會飛的小型哺乳動物。「翼手的聲音」是說他們收到遠方的傳信，要他們尋找保羅和她。

「我只是提醒你別忘了你的職責，我的朋友史帝加。」上方的聲音說。

「我的職責是保持部落強盛。」史帝加說，「那是我唯一的職責，不需要別人提醒。我對這個小大人很感興趣。他很臃腫。他依靠太多水

過活，現在又遠離了父親的太陽，另外，他也沒有我們的伊巴德眼睛。可他講起話、做起事來，卻不像那些住在盆地上的窩囊廢。他父親也不是。這怎麼可能？」

「我們不能待在這裡吵上一整晚。」岩石間的聲音說，「如果有巡邏隊……」

「我不想再和你說話了，詹米斯。閉嘴！」史帝加說。

上面那人不吭聲了，但潔西嘉聽見他在移動，躍過峽道，一路向下爬到盆地底層，來到兩人左側。

「翼手信使的話表明，救下你們兩人對我們有好處。」史帝加說，「我可以從這個堅強的小大人身上看出這一點。他還小，可以學。但妳呢，女人？」他盯著潔西嘉。

我已經掌握他的嗓音和說話模式，潔西嘉想，用魅音，只需一個字就能控制他。但他很強壯……讓他保持清醒的頭腦、完全的行動自由，對我們更有價值。走著瞧。

「我是這孩子的母親。」潔西嘉說，「你欣賞他的力量，那有一部分是我訓練出來的。」

「女人的力量可以是無限的。」史帝加說，「聖母當然更是。妳是聖母嗎？」

這一回，潔西嘉沒理會問題所隱藏的含意，真誠回答道：「不是。」

「妳受過沙漠的訓練嗎？」

「沒有。但許多人認為，我受過的訓練很有價值。」

「關於價值，我們有自己的判斷。」史帝加說。

「每個人都有權做出自己的判斷。」她說。

「很好，妳是明白事理的人。」史帝加說，「我們不能延誤行程，留在這裡考察妳，女人。妳明白嗎？我們不想要妳的影子來糾纏我們。我將帶走這個小大人，妳兒子。他將在我的部落中得到我的支持和庇護。但妳，女人—妳懂嗎？這跟個人無關，這是規矩，是伊斯提斯拉赫。這麼解釋夠清楚了嗎？」

保羅向前走了半步：「你在說什麼？」

史帝加飛快地瞟了保羅一眼，但注意力仍然放在潔西嘉身上，「如

果不是從小接受在沙漠生活的嚴格訓練，妳可能會毀掉整個部落。這是法律。我們不能帶上妳，除非……」

潔西嘉動手了。起初向下一癱，假裝昏倒在地。對一個虛弱的外來者而言，這再自然不過，也必然會使對方一楞。她看到史帝加右肩下垂，準備抽出長袍衣褶中的武器衝向她，於是一個兔起鶻落，身體一轉，手臂一揮，兩人袍服相接。下一瞬間，她已經背靠山岩，史帝加擋在她身前，動彈不得。

母親一動作，保羅就退開兩步。潔西嘉進攻，他則朝暗處猛衝。一個絡腮鬍漢子在他前方站起，手持武器屈身向他撲來。保羅一個右直拳打在那人的胸骨下，側身避讓，在他的脖根上劈了一掌，在那人倒下時奪過他的武器。

他奔進黑暗之中，沿著岩石往上爬，奪來的武器插在腰間。武器的形狀摸上去並不熟悉，但他還是認出這是投射兵器，這透露了這個地方的不少事情，也指出這裡沒有使用屏蔽場。

他們只會留意我母親和那個叫史帝加的傢伙。她對付得了他。我必須到達一個安全有利的位置，在那裡威脅他們，好讓她有時間逃跑。

盆地傳來一陣刺耳的卡嗒聲，子彈嗖嗖飛過他四周的岩石，其中一顆擦到他的長袍。他擠過岩石一角，發現自己人在一道垂直狹窄的石縫中，於是開始一點一點往上爬。背抵著一側岩壁，腳蹬著另一側，動作緩慢，盡可能不發出聲音。

只聽史帝加的吼聲在盆地中迴盪：「退回去，你們這些沙蟲腦白癡！再往前一步，她就會擰斷我的脖子。」

盆地裡傳來一個聲音：「那個男孩跑掉了，史帝加。我們……」

「他當然跑掉了，你這滿腦子沙的……哇！……輕點，女人！」

「告訴他們不要再追我兒子。」潔西嘉說。

「他們已經停下了，女人。他跑掉了，如妳所願。地底的神啊！妳為什麼不早說妳不是一般的女人，還是個戰士？」

「讓你的人往後退。」潔西嘉說，「要他們都到盆地去，站到我看得見的地方……我知道你們有多少人，你最好相信。」

她想：現在形勢很微妙，但只要這個人像我想的那麼明智，我們就有機會。

保羅一寸寸往上爬，發現了一道狹窄的岩架，可以靠在上面休息片刻，同時監視下面的盆地。史帝加的聲音又響了起來。

「如果我拒絕呢？妳能怎樣……唔唔！別動手，女人！聽著，我們沒有傷害妳的意思。老天！妳既然能這樣制住我們之中最強的人，妳的價值十倍於妳體內的水。」

現在該來測試他的判斷力了，潔西嘉想。她說：「你問起天外之音。」

「妳可能就是傳說中的人物。」他說，「但要試煉後，我才會完全相信。我只知道妳跟著那個愚蠢的公爵來到這裡……哎──哎！女人！我不在乎妳殺了我，我說的是事實！他值得尊敬，也很勇敢，但像那樣把自己送到哈肯能人的拳頭下，太蠢了！」

沉默。

片刻後，潔西嘉開口道：「他沒有選擇，但我們別爭論這件事了。現在，告訴你那個藏在灌木叢後面的人，叫他別妄想用武器瞄準我，不然我就先要你的命，再收拾他。」

「你！」史帝加吼道，「照她說的做！」

「可是，史帝加……」

「照她說的做，你這沙蟲臉的蛇，滿腦子沙的蜥蜴屎！照她說的做，不然我就幫她把你大卸八塊。你還看不出這女人的價值嗎？」

灌木叢後方的那個人從半遮半掩的地方直起身來，放低槍口。

「他已經照妳說的做了。」史帝加說。

「現在！」潔西嘉說，「向你的人說清楚，你對我有什麼打算。我不希望看到哪個小伙子一時頭腦發熱，犯下愚蠢的錯誤。」

「混進村莊和鄉鎮時，我們必須掩蓋自己的身分，把自己打扮成凹地人和盆地人。」史帝加說，「我們不帶武器，因為晶刃匕是神聖的。但是妳，女人，妳有詭祕的格鬥術。這種招數我們以前只是聽說過，很多人甚至不相信。但誰也不會懷疑親眼看見的事實。妳制住一個武裝的弗瑞曼人。這種身手是搜身都不會暴露的武器。」

史帝加的話音剛落，盆地中一陣騷動。

「如果我答應傳授你那種……詭祕的格鬥術，又怎麼樣？」

「那我就會像支持妳兒子一樣支持妳。」

「我們怎麼能肯定你的承諾是真的？」

史帝加的語氣不像剛才那麼理智了，變得有點氣憤。「女人，我們這裡沒人會隨身帶著紙簽訂契約，但我們絕不會晚上許下承諾，天一亮就食言。男人說出口的話就是契約。作為部落首領，我部落裡全部的成員都會遵守我的承諾。傳授我們這種詭祕的打法，妳就會得到我們的庇護，直到妳自己想離開為止。妳的水將和我們的水融合。」

「你能代表所有弗瑞曼人發言嗎？」潔西嘉問。

「過一段時間也許可以。但現在，只有我兄弟列特才能代表所有弗瑞曼人。在這裡，我只能保證守密，我的人絕不會向其他穴地人提起你們。哈肯能人已經殺回沙丘，妳的公爵死了，外面都在傳你們兩人已經死在一次聖母級的沙暴中。獵人不會追死去的獵物。」

這樣的話，應該算安全了。潔西嘉想，但這些人的通訊很暢通，能夠隨時送出任何消息。

「我猜，哈肯能人一定會懸賞捉拿我們。」她說。

史帝加沉默不語。她幾乎能看到他飛快地轉著念頭，同時感到他的肌肉在自己手下扭動。

過了一會，他說：「我再說一遍，我已經給妳部落的承諾。我的人現在已經知道妳對我們的價值。出賣妳，哈肯能人能給我們什麼？自由嗎？哈！不，妳是塔夸，比哈肯能金庫裡的所有香料加起來都還要值錢。」

「那麼，我會將我的格鬥術傳授給你們。」潔西嘉說，感到自己的話無意中帶上了宗教儀式的慎重。

「現在，妳可以放開我了吧？」

「可以。」潔西嘉說。她鬆開他，往旁邊跨了一步，將盆地邊緣盡收眼底。這次的試煉很糟，她想，但保羅必須了解這些人，為此，我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在悄無聲息的等待期間，保羅一點一點向前挪，以便看清母親所處的位置。移動時，他忽然聽到沉重的呼吸，然後突然屏住。聲音就在上方，在他藏身的這條垂直岩縫裡。他朝上望去，感到星光下隱約有一道模糊的影子。

史帝加的聲音從盆地裡傳來：「你，上邊那個！別再找那男孩了，

他馬上就會下來。」

保羅上方的黑暗中響起一個聲音，可能是少女或少年。「但是，史帝加，他不可能……」

「我說別管他了，荃妮！妳這蜥蜴爪子！」

保羅上方傳來低聲咒罵：「竟敢叫我蜥蜴爪子！」黑影退回去，不見了。

保羅重新留意盆地，緊盯著母親身側那個史帝加灰影的動靜。

「你們都過來。」史帝加叫道，然後轉向潔西嘉，「現在輪到我問妳了。我們要怎麼確保妳會履行妳那一半的承諾？妳一直生活在紙張、空洞的合約和這一類的——」

「我們貝尼．潔瑟睿德跟你們一樣，從不食言。」潔西嘉說。

四周頓時鴉雀無聲。久久之後，人群中響起一片騷動：「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女巫！」

保羅從腰帶抽出繳獲的武器，瞄準史帝加。但那人和他的同伴依然瞠目結舌，直直盯著潔西嘉。

「是那個傳說！」有人說。

「聽說，夏道特梅帕絲在報告中就是這樣認定妳的。」史帝加說，「但這麼重要的事一定要查清楚。如果妳真的是傳說中的那個貝尼．潔瑟睿德，妳兒子將帶領我們前往天堂……」他聳了聳肩。

潔西嘉嘆了口氣，心想：這麼說，我們的護使團甚至在這見鬼的洞裡也植入了宗教安全閥。嗯，也好……產生作用了，當初的用意不就是這樣。

她說：「給你們帶來傳說的女預言家，她的話結合了聖蹟和真預——這我知道。你們希望看到預兆嗎？」

史帝加的鼻翼在月光下翕張。「我們不能留在這裡舉行儀式。」他低聲道。

潔西嘉想起凱恩斯安排緊急逃亡路線時，給她看過一張地圖。那恍如隔世。她記得圖上有個名喚「泰布穴地」的地方，旁邊有道注解：「史帝加」。

「或許等我們到達泰布穴地，預兆就會出現。」她說。

這句話令他大為震驚。潔西嘉心想：要是他見識到貝尼．潔瑟睿德

的招數，不知會怎樣。她一定非常優秀，那位護使團的貝尼．潔瑟睿德。這些弗瑞曼人已經被她洗腦，很容易相信我們！

史帝加不安地動了動，「我們得出發了。」

她點點頭，讓他明白，是她允許他們走的。

他抬頭看著斷崖，幾乎直衝著保羅的潛伏處叫道：「喂，你，小傢伙，你可以下來了。」隨後，他轉向潔西嘉，用致歉的口吻說：「你兒子往上爬時，聲音太大了。他還有很多東西要學，不然會給大家帶來危險的，幸好他還年輕。」

「毫無疑問，我們可以讓彼此學到不少東西。」潔西嘉說，「至於現在，你最好去看看你那邊的同伴。我那個笨手笨腳的兒子在奪走他的武器時有點粗暴。」

史帝加轉身急走，兜帽拍動著。「哪裡？」

「那堆灌木叢後面。」她指著說。

史帝加拍拍兩名手下，「去看看。」他掃視著同伴，數著人頭，「詹米斯不見了。」他轉向潔西嘉，「妳的小傢伙也會妳那種詭祕的格鬥術？」

「你一定也注意到了，你發布命令時，我兒子在上面一動也不動。」

史帝加派去的兩個手下扶著一個人回來了，那人在撐扶下踉踉蹌蹌地走著，喘著粗氣。史帝加飛快瞄了那人一眼，又盯著潔西嘉說：「妳兒子只聽妳的命令，是嗎？很好，懂紀律。」

「保羅，你現在可以下來了。」潔西嘉說。

保羅站起身，從岩縫中走到月光下，將繳獲的弗瑞曼武器插進腰帶。他正要轉身，岩石後又冒出一道人影，面朝向他。

在月光和灰岩映照的月色下，保羅看到一個身穿弗瑞曼長袍的小小身影，一張晦暗的臉從兜帽下凝視望著他。一把彈射槍的槍口從長袍衣褶下伸出，對準了他。

「我叫荃妮，列特的女兒。」

聲音輕快，半帶笑意。

「我不會讓你傷害我的同伴。」她說。

保羅嚥下一口唾沫。面前的人影走到一道月光下，於是他看到一張

精靈般的臉，一雙幽深的眼眸。一張似曾相識的臉，在他最早期的預知幻象中，這張臉經常出現。保羅瞠目結舌。他記得這副逞強的怒容，還曾向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描述過，當時他說：「我會遇到她的。」

　　這張臉就在眼前，但他從沒夢到兩人是在這種情況下相遇。「你弄出來的聲音就跟發脾氣的沙胡羅一樣大。」她說，「而且上來時選了最難的路線。跟我來，我帶你走輕鬆的地方。」

　　他爬出岩縫，跟著她飄動的長袍越過崎嶇的岩面。她的動作如同瞪羚，在岩石上輕巧騰躍。保羅感到自己滿臉漲得通紅，慶幸此時光線相當昏暗。

　　這女孩！她彷彿命運的輕撫。保羅感到自己像是迎面趕上浪尖，在向上騰飛時，心情也飄飄然。

　　不一會，兩人下到盆地底部，站在那群弗瑞曼人之間。

　　潔西嘉對保羅露出揶揄的笑容，話卻是朝史帝加說：「我們都為對方好好上了一堂課。希望你和你的人不要介意我們剛才動了粗，在當時，這似乎……是必要的，你差一點就……犯錯了。」

　　「使別人免於犯錯，是來自天堂的禮物。」史帝加說。他左手摸了摸嘴唇，伸出右手從保羅腰間抽出那件武器，扔給他的同伴，「你會有自己的彈射槍，小傢伙，等你證明了自己應當要拿到時。」

　　保羅欲言又止。他想起了母親的教誨：「初始之時，最需戒慎小心。」

　　「我兒子有他需要的武器了。」潔西嘉說。她盯著史帝加，逼他想想保羅是怎樣奪走彈射槍的。

　　史帝加瞟了一眼那個被保羅制伏了的人──詹米斯。後者站在一旁，垂下頭，喘著粗氣。「你真是難對付的女人。」史帝加說。他伸出左手，衝一個同伴打了個響指，「Kushti bakka te」。

　　又是契科布薩語。潔西嘉想。

　　那個同伴將兩方紗布放到史帝加手中。史帝加將紗布捲成束，其中一條繫在潔西嘉兜帽下的脖子上，另一條依樣繫在保羅脖子上。

　　「現在你們繫上了巴卡的方巾。」他說，「如果我們走散了，別人會知道你們是史帝加穴地的人。至於武器，我們之後再討論。」

接著，他走到手下之間，檢查著每個人，將保羅那個弗瑞曼背包交給其中一人。

巴卡。潔西嘉想，記起了這個宗教用語：巴卡──哭泣者。她感受到正是這塊方巾的象徵意義凝聚了這群人。為什麼「哭泣」能將他們凝聚起來？她問自己。

史帝加走到那個使保羅無地自容的女孩面前，對她說：「荃妮，這個小大人就由妳照顧了。別讓他碰上麻煩。」

荃妮碰了碰保羅的手臂，「過來吧，小大人。」

保羅壓下語氣中的憤怒：「我的名字叫保羅，妳最好……」

「我們會給你一個名字的，小子。」史帝加說，「等米赫納季節一到，進行阿奎能試煉的時候。」

成人季的推理試煉。潔西嘉默默翻譯。保羅必須高高在上，這迫在眉睫，凌駕了一切問題。她厲聲道：「我兒子已經通過戈姆刺試煉。」

四周鴉雀無聲。她知道，這句話大出他們意料，震動了所有人。

「我們對彼此還不夠了解。」史帝加說，「但我們耽擱太久了。不能讓白天的太陽在沙漠上逮到我們。」他走到保羅擊敗的那人身旁，問道，「詹米斯，你還能走嗎？」

有人哼了一聲道：「他趁人不備。不就是個意外，我能走。」

「不是什麼意外。」史帝加說，「你和荃妮負責那個小伙子的安全，詹米斯。這兩個人受我的庇護。」

潔西嘉盯著那個叫詹米斯的人。聽聲音，他就是在岩石間和史帝加爭執的人，那充滿殺意的聲音就是出自他口中，而史帝加覺得有必要讓這個詹米斯更俯首聽命。

史帝加用審視的目光掃了一眼他的隊伍，打了個手勢，讓兩個人走出隊列。「拉魯斯、法魯克，你倆負責掩蓋我們的足跡，要做到一絲不留。多留意──我們帶著兩個沒受過訓練的人。」他轉過身，一隻手指著盆地另一邊，「組成小隊，要有側翼──出發。我們必須在天亮前到達瑞吉斯洞。」

潔西嘉走在史帝加身旁，數了數，弗瑞曼人有四十個，再加上她和保羅，共四十二人。潔西嘉想：他們的行進像軍中的連隊──就連小女孩荃妮也是。

保羅走在荃妮身後。雖然他剛才被那個女孩逮到，但已經壓下不快。此刻，他腦海中的只有母親那聲「我兒子已經通過戈姆刺試煉」的喝斥所帶來的回憶。他發覺，自己的手竟因記憶中的劇痛而一陣陣發疼。

「注意腳下的路。」荃妮低聲說，「不要碰到灌木叢，以免留下痕跡，暴露行蹤。」

保羅嚥了口唾沫，點點頭。

潔西嘉仔細傾聽隊伍前進時發出的聲音，卻只能聽到她自己和保羅的腳步聲，不由得佩服弗瑞曼人的行進方式。他們四十人一起穿越盆地，發出的聲音卻融入大自然的音籟中━彷彿幽靈風帆，身上的長袍在沉沉夜色中飄然掠過。他們的終點是泰布穴地━史帝加的穴地。

她心中沉吟著━穴地。這是契科布薩語，無數個世紀以來，這個古老的狩獵詞彙從未改變。穴地━危急時的會合點。和弗瑞曼人狹路相逢的箭拔弩張過去之後，她開始尋思這門語言和這個詞彙的深邃內涵。

「我們走得很快。」史帝加說，「要是沙胡羅━也就是你們所說的沙蟲給面子，我們天亮前就可以到達瑞吉斯洞。」

潔西嘉點點頭，盡量保存體力。她早已筋疲力竭，全靠意志撐住，還有……她承認，還有興奮。她凝神想著這支部隊的價值，看到了其中透露出來的弗瑞曼文化。

他們所有的人，她想，整個文化，都軍紀嚴明。對流亡的公爵來說，這是無價之寶！

10

弗瑞曼人在古人稱為「掛念」的行為上造詣極深，意即，他們渴望取得某樣東西，但在伸手抓取之前，會自願拖上一段時間。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的智慧》



眾人穿過盆地岩壁上一道窄得必須側身通過的岩縫，在破曉時分抵達瑞吉斯洞。薄薄曙光中，潔西嘉看著史帝加派出哨兵，望著他們散開，爬上斷崖。

保羅邊走邊抬頭仰望，看到那道窄窄的裂縫直插灰藍色的天空，將星球上的這幅岩壁掛毯剖成兩半。

荃妮拉著保羅的袍子，催他快走。她說：「快，天亮了。」

「往上爬的那些人，他們要去哪裡？」保羅悄聲問道。

「第一批日巡者。」她說，「快點！」

外圍留一批哨兵，保羅想，聰明。但更聰明的做法是分成幾支小隊，分批來到這裡。這樣全軍覆沒的風險更小。他突然一頓，意識到這其實是游擊戰的思維。他想起他父親的憂慮：亞崔迪可能會變成游擊家族。

「快點！」荃妮悄聲道。

保羅加快步伐，聽到身後眾人的長袍窸窣作響。他想起尤因那本微縮的《奧蘭治合一聖書》，上面有一段關於人生歷程的話。

「天堂在我右，地獄在我左，死神在我後。」他反覆默念。

轉過一個彎道，通道變寬了。史帝加站在一旁，指揮他們轉進右方角落中一道低矮的洞口。

「快！」他低聲道，「如果巡邏隊在這裡逮到我們，我們就成了籠裡的兔子了。」

保羅跟在荃妮身後，彎腰鑽進洞口。山洞裡隱約有些微弱的灰色光

線，是從前方某處發出來的。

「你可以站起來了。」她說。

他直起身子，開始研究這個地方：這是片又深又寬闊的區域，拱頂向外伸展，剛剛到伸手搆不著的高度。隊伍在黑暗中散開。保羅看見母親走到一側，查看著他們的同伴。他同時注意到，儘管她的裝束與弗瑞曼人無異，卻未能融入他們。她的舉手投足都散發著威儀和優雅。

「找個地方休息，不要停在過道上，小大人。」荃妮說，「這裡有吃的。」她把兩小團用葉子包著的食物放在他手上，他聞到濃濃香料味。

史帝加走到潔西嘉身後，向左側那隊人命令道：「把密封罩準備好，保護洞裡的水氣。」接著，他又轉向另一個弗瑞曼人，「雷米爾，拿些燈球來。」然後，他抓住潔西嘉的手臂說：「我想讓妳看些東西，鬼怪女人。」他領著她轉過一道圓弧岩面，向光源處走去。

就這樣，潔西嘉看到洞穴的另一道寬闊開口，高掛在崖壁上。她向外望去，外面是另一座盆地，大約十到十二公里寬，四周以高高的岩壁作為屏障，地上有零星幾叢稀疏的植物。

就在她望向朦朧的盆地時，太陽自遠處峭壁上升起，照亮了淺褐色大地上的岩石和沙礫。她出神看著厄拉科斯的太陽彷彿是從地平線上一躍而出。

那是因為我們想阻止太陽升起，她想，夜晚比白天安全。這時，她突然冒出一種渴望，想在這個從未下過雨的地方看到彩虹。我必須壓下這些妄想。她想，這是軟弱的表現，我再也承受不起軟弱了。

史帝加抓住她的胳膊，指著盆地對面。「那裡！妳看，我們的人。」

她看著他所指的地方，果然發現有人影晃動：盆地底部有許多人從晨曦中散開，躲入對面岩壁的陰影中。儘管距離遙遠，他們的動作在清澈的空氣中仍然十分明顯。她從長袍下取出她的雙筒望遠鏡，焦距對準遠處的人群。只見方巾飄動，像多彩的蝴蝶隨風起舞。

「那就是家。」史帝加說，「我們今天晚上就能抵達。」他盯著盆地，拉著鬍子說：「我的人民這麼晚還在外面工作，那代表附近沒有巡邏隊。等一會兒我會向他們發信號，讓他們準備好迎接我們。」

「你的人民遵守紀律。」潔西嘉說。她放下望遠鏡，發現史帝加正盯著對面的人群。

「他們遵守部落的保存法。」他說，「保存部落，我們用這種方式在自己人中間挑選首領。首領應該是最強大的人，能帶來水和安全的人。」他收回視線，看著她的臉。

她回望著他，注意到他那沒有半點眼白的眼睛、髒汙的眼眶、掛滿塵土的鬍子和鬍鬚，還有集水袋的水管，從他的鼻孔向下彎曲，伸入蒸餾服。

「我打敗了你，這會讓你失去威望嗎，史帝加？」她說。

「妳當時並沒向我挑戰。」他說。

「對首領來說，維繫部下對自己的尊重是很重要的。」她說。

「那些沙蚤，沒有一個是我對付不了的。」史帝加說，「妳打敗了我，也就等於打敗了我們全部的人。現在，他們希望能從妳那裡學會那種……詭祕的格鬥術……還有些人想知道妳會不會向我挑戰。」

她掂量著言外之意：「在正式的決鬥中打敗你？」

他點點頭，「我勸妳別這樣做，因為他們不會跟妳走的。妳不屬於沙漠。他們已經從我們昨晚的行進中看出來了。」

「務實的人。」她說。

「確實。」他看了一眼盆地說，「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我們的需求。但現在，沒多少人會多想這件事，因為我們的家就在眼前。我們外出太久了，一直在準備把我們的香料送到自由貿易商那裡，賣給該死的宇航……願他們的臉永遠是黑色的。」

潔西嘉正打算轉身離開，聽到這話又停了下來，回頭看著他的臉說：「宇航？宇航跟你們的香料有什麼關係？」

「那是列特的命令。」史帝加說，「我們也知道原因，但那實在讓人厭惡。我們拿大量的香料去賄賂宇航，好確保我們頭上沒有衛星，這樣一來，就沒人能刺探到我們在厄拉科斯地面上做了什麼事。」

她想起保羅也這麼說過，他認定這就是厄拉科斯上空沒有衛星的原因。潔西嘉斟酌著，再次問道：「你們在厄拉科斯地面上做什麼？為什麼不想讓別人看見？」

「我們在改變土地……很慢，但很確實。我們要改造厄拉科斯，讓

它適合人類居住。我們這一代人是看不到了，我們的孩子也看不到，我們的孩子的孩子，甚至他們的孫子的孫子也可能看不到……但是，那一天總會到來的。」他那隱沒在黑暗中的雙眼凝望著洞外的盆地，「野外會有水，高大的綠樹，人們不用穿蒸餾服也可以隨意走來走去。」

原來這就是列特—凱恩斯的夢。潔西嘉想。她接著又說：「賄賂是危險的，對方的胃口會越來越大。」

「他們的胃口確實變大了。」他說，「但最慢的方法總是最安全的方法。」

潔西嘉轉過身，望著外面的盆地，盡力描摹史帝加腦海中的想像。但她看到的僅僅是遠處帶著芥末色斑點的灰色岩石，以及斷崖上空驀地揚起的漫天塵霧。

「啊—啊！」史帝加說。

起初她還以為那是巡邏車，隨後省悟那是海市蜃樓—是懸浮在沙漠上空的景象：遠處搖曳的綠葉，中間有一條長長的沙蟲正在地表上行進，沙蟲背上似乎有弗瑞曼長袍在飄揚。

海市蜃樓漸漸消失了。

「騎著牠走比自己走強多了。」史帝加說，「但我們不能讓創造者進入這座盆地。所以，我們必須再走一晚。」

創造者—他們對沙蟲的稱呼。她想。

她掂量著他這幾句話的重要性，還有，他居然聲稱不能讓創造者進入這座盆地。她知道自己在海市蜃樓中看到了什麼：弗瑞曼人正騎在一條巨型沙蟲的背上。她用了最強的控制力才不至於流露她的震驚。

「我們必須回到大夥兒那去了。」史帝加說，「要不然，我的人也許會懷疑我在跟妳調情。早就有人嫉妒我了，因為昨晚在托諾盆地那場打鬥中，我的雙手嘗到了妳的甜美。」

「夠了！」潔西嘉厲聲呵斥。

「我沒有惡意。」史帝加說，聲音很溫和，「我們這裡有規定，不許強逼本族女子。而妳嘛……」他聳聳肩，「以妳的身手，甚至不需要那條規定的保護。」

「請記住，我過去是公爵的女人。」她說，但聲音平靜多了。

「悉聽尊便。」他說，「現在該封閉這個洞口了，這樣大家才能鬆

一鬆蒸餾服。我的人今天需要舒舒服服地休息一下。到明天，他們的家人可不會讓他們歇著。」

說完，兩人陷入了沉默。

潔西嘉望著外面的陽光。她不止一次從史帝加的話中聽出弦外之音。除了他的支持，他似乎還有別的提議。他需要妻子嗎？她意識到自己可能和他走到那一步，如此便能消弭因爭奪部落領導權而導致的衝突──經由女人和男人的結合。

但那樣一來，保羅怎麼辦？誰知道這裡的父母都以什麼規則教養後代？她那尚未出世的女兒又該怎麼辦？公爵的遺腹女？她充分思考腹中胎兒的意義，了解當初她允許自己懷孕的動機。她知道動機是什麼──所有終將一死的生物都有這種深入骨髓的本能：通過養育後代來尋求永生。物種的生殖本能勝利了。

潔西嘉瞟了一眼史帝加，發現他正在研究自己，並等待著。在這裡，一個女人與他那樣的男人結婚後生出的女兒會有什麼命運？她問自己，他是否會干涉貝尼．潔瑟睿德所必須遵從的原則？

史帝加清了清嗓子，這個動作顯示，他理解她心裡所想的一部分問題。「對領袖來說，重要的是使他成為領袖的那些東西，也就是他的人民的需求。如果妳教我學會妳那種詭祕的格鬥術，遲早有一天，我們中的某一人將不得不向另一人挑戰。我倒寧願選擇其他方法。」

「還有其他選擇嗎？」她問。

「塞亞迪娜。」他說，「我們的聖母老了。」

沒等她發問，他又說：「我不應該提議當妳的配偶。這跟個人無關，妳確實很漂亮，令人心動。但假如妳成了我的女人，也許會使我的一些年輕人誤會，以為我太貪圖肉體的歡樂，不夠關心部落的需求。就連現在，他們都在豎起耳朵聽，睜大眼睛看。」

一個懂得衡量輕重、考慮後果的男人。她想。

「我的年輕人中，有些小伙子正血氣方剛。」他說，「他們必須小心度過這個時期，我絕不可能讓他們用什麼隨便的理由向我挑戰，因為那麼一來，我就得廢了他們，或殺死他們。對首領來說，只要有光榮的方式可以避開衝突，決鬥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恰當方法。妳知道的，人民和暴民的分別，其中一點就是有沒有首領。首領維持個體的數量，個體

太少，人民就會淪為暴民。」

這些話既是向她剖白，也是向那些暗地裡偷聽的人剖白。話本身十分深刻，他的用心也很深刻。她不由得重新評估眼前這個人。

他很有才幹，她想，他是從哪裡學到這種內在平衡論的？

「律法規定了我們挑選首領的形式，這樣的律法是公正的。」史帝加說，「但並不表示，公正永遠是民族所需要的。我們現在真正需要的是時間，壯大和繁榮的時間，把我們的人散布到更多土地上的時間。」

他的祖先是什麼樣的人？她揣測著，這樣的血統源於何處？她說：「史帝加，我低估你了。」

「我猜也是。」他說。

「我們倆明顯低估了對方。」她說。

「我希望結束這種情況。」他說，「我希望我們能建立友誼……和信任。我希望我們對彼此的尊重是發自內心，而不是為了一時的溫存。」

「我理解。」她說。

「妳相信我嗎？」

「我聽得出你的誠懇。」

「在我們的部落間，塞亞迪娜雖然不是正式的首領，但地位尊貴。她們教導大眾，在這裡維繫著神的力量。」他摸了摸自己的胸膛。

我應該多打聽這位神祕的聖母。她想。潔西嘉對史帝加說：「說起你們的聖母……我聽過一些傳說和預言。」

「據說，一位貝尼．潔瑟睿德和她的後代掌握著我們未來的鑰匙。」他說。

「你們相信我就是那個貝尼．潔瑟睿德？」

她觀察著他的臉，心想：新生的蘆葦容易凋萎，開始的階段總是最危險的。

「我們不知道。」他說。

她點點頭，心想：史帝加是可敬的人。他希望從我這裡看到預兆，但不想洩漏天機，告訴我那個預兆是什麼。

潔西嘉轉身凝視著下方盆地中金色、紫色的陰影，看著洞口布滿沙塵的空氣輕輕顫動。此刻，她心中有各種狡猾的謀畫。她熟悉護使團的

迷魂湯，也知道如何利用傳說、人們的恐懼和希望來滿足自己眼前迫切的需求。然而，她感到這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彷彿有人已經來到弗瑞曼人面前，利用護使團的深遠影響力謀奪了自己的利益。

史帝加清了清喉嚨。

她感到他的不耐，知道此時已是白天，人們等著封閉這個洞口。她該大膽行動了。她知道她需要什麼：某種智慧宮，某種翻譯知識的學院，那會帶給她……

「阿達卜記憶。」她喃喃道。

意識彷彿在她腦海裡翻騰湧動。她認出了這種感受，不由得心跳加速。貝尼．潔瑟睿德的任何訓練都不帶有這種認出的信號，那只可能是自發的阿達卜記憶。她放任自己，讓話語自然而然地從口中流出。

「聖言有云，」她說，「遠至飛塵落定之處……」她從長袍裡伸出一隻手臂。只見史帝加睜大了眼睛，身後傳來很多衣袍窸窣作響的聲音，「我見一……手捧儆戒書的弗瑞曼人。」她莊重地吟頌，「他向阿拉特，他所反抗並征服了的太陽誦唸經文，向大審判長薩度斯誦唸經文。他唸道：

我的敵人如同綠葉
在風暴中零落飄搖。
難道你沒看見主的作為？
他將瘟疫送向敵人，
那些設下陰謀暗害我們的宵小，
就像被獵人驅散的飛鳥，
他們的陰謀就像一粒粒毒丸，
受到每一張嘴的拒斥鼓譟。

一陣戰慄傳遍她全身，她垂下手臂。

身後洞內的陰影中響起眾多聲音，低聲回應：「他們的惡業已被推翻。」

「上帝的怒火湧上胸膛。」她說著，一邊想：現在，一切都上軌道了。

「上帝的怒火已點燃。」眾人回應。

她點點頭。「你們的敵人終將滅亡。」她說。

「比拉凱法。」他們回應道。

一片寂靜中，史帝加向她躬身行禮。「塞亞迪娜。」他說，「只要沙胡羅允許，妳就可以通過內部，成為聖母了。」

通過內部。她想，這種說法相當古怪。但其餘部分相當符合預言。剛才所做的一切讓她產生了一種苦澀的悲憤。

我們的護使團幾乎從不失手，即使在這片荒蕪的沙漠，也為我們準備好了庇護所。弗瑞曼人的禱詞為我們闢出藏身之處。現在……我必須扮演上帝之友奧莉婭……也就是浪民口中的賽亞迪娜，這個人物已經和我們貝尼．潔瑟睿德的預言一起深深印在他們的文化中。他們甚至跟我們一樣，稱女性大祭司為聖母。

洞內的暗處，保羅站在荃妮身邊。他口中仍留有食物的餘味，她端給他的食物是鳥肉和穀物，混合著香料蜜，包在葉中。品嘗這種食物時，他意識到自己以前從未吃過這麼濃的香料精華。他一度感到害怕。他知道香料精華會對自己產生什麼影響──香料之變，會將他的心智推入預知意識中。

「比拉凱法。」荃妮悄聲說。

他望著她，發現她和其他弗瑞曼人一樣，在聆聽母親的話時露出了敬畏。只有那個叫詹米斯的人似乎沒受這個儀式的影響，他雙臂交叉抱在胸前，在一旁冷眼旁觀。

「Duy yakha hin mange」，荃妮低聲吟道，「Duy punra hin mange」。我有兩隻眼睛，我有兩隻腳。

她望向保羅，面露疑惑。

保羅深深吸了口氣，努力想平息內心的煩亂。母親的話牢牢纏著香料精華的藥力，他覺得母親的嗓音在自己上下翻騰，像熊熊火焰的陰影。但與此同時，他仍能覺察到她話中的譏誚──他太了解她了！但即便如此，也無法阻止那些香料食品所激發的變化。

可怕的使命！

他感覺到了，那是無從逃避的種族意識。陡然的清明，大量湧現的資料，冷冰冰的精確。他滑倒在地，背倚著岩石坐下，不加抵抗地敞開

自己。

他的意識流入一片永恆的領域。在那裡，他可以展望時間，感知可能的路徑，感受未來之風……過去之風：單眼視野的過去，單眼視野的現在，單眼視野的將來──一切結合成三重影像，他由此看到時間轉變成空間。

有危險，危險正在侵襲自己，他感覺到了。他必須緊緊抓住當下的意識，感受各種模糊的經驗偏斜、流動的分分秒秒、不斷將此時此刻凝結成永恆過去的變化。

抓住當下，他第一次感到四處都有時間巨流穩穩向前推進，海潮、波浪、浪濤並發，像海浪拍打嶙峋斷崖。他對自己的預知力有了新的認識，懼意迅速湧上心頭，他明白了時間盲點的根源，誤差的根源。

他明白了，他的預知力是一種靈啟，包含靈啟所照見的極限──那裡既是精確的發源地，也是重大誤差的發源地。某種類似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的因素也介入其中：預視未來所消耗的能量改變了他所看到的未來。

他看到的，是這座洞穴內的一個時間節點，諸種可能性滾滾而來，匯聚在這一點。在這裡，哪怕最細微的動作──眼睛一眨，無心的一句話，飄開的一粒沙，都有可能撬動某個巨大的槓桿，影響已知的宇宙。他看到和結局一起出現的激戰，而那又受許多變數影響，只要他稍稍一動，模式就會發生重大改變。

這幅景象讓他想要凝固自己，再也不動，但「不動」也是一種行動，同樣會產生後果。

無數個後果，無數條線從這個洞穴呈扇形散開。而沿著絕大多數的線望去，他都看到了自己的屍體，鮮血從一道可怕的刀口中汩汩湧出。

11

我的父親，帕迪沙皇帝，一手策畫雷托公爵的死，將厄拉科斯交還給哈肯能人。那年他七十二歲，但看上去還不到三十五。在公開場合，他通常只穿薩督卡軍服，頭戴波薩格的黑色頭盔，盔頂上飾有象徵皇室的金獅紋章。軍服公然表明他的權力源自軍事。然而他也不總是如此張揚。只要他願意，他可以散發魅力和真誠。但後來那段日子，我常在想，不知與他有關的一切是否真如表面所見。而今，我認為他總在掙扎，一心想逃出那無形牢籠。請記住，他是皇帝，是王朝之君、之父，而回顧起來，這個王朝卻有段最黯淡的歷史。我們拒絕給他合法的子嗣，對統治者而言，這莫不是最可怕的失敗？我的母親選擇服從她的貝尼．潔瑟睿德上司，而潔西嘉女士卻選擇違抗。這兩人中，誰是強者？歷史已有解答。

——伊若琅公主《父親的皇宮家事》



潔西嘉在黑暗的洞中醒來，感覺到四周的弗瑞曼人已經開始四處走動，聞到的是蒸餾服散發出來的酸臭味。她內在的時間感告訴她，外面很快就要入夜，但洞裡仍幽暗不明，在密封罩的遮蔽下與沙漠相隔，以留住大家身體所散發的水蒸氣。

潔西嘉很清楚，自己全然放鬆了，在筋疲力竭下睡了場沉沉的覺，而這意味著她下意識評估過自己在史帝加部隊中的人身安全。她在長袍綁成的吊床上翻了個身，雙腳滑落到岩地上，穿好沙地靴。

繫沙地靴時一定要記得打活結，方便蒸餾服的泵壓運動。她想。需要記下的事真多啊。

潔西嘉口中仍留有早餐的餘味：用葉子包起來的鳥肉和穀物，混著香料蜜吃。她突然想到，在這裡，作息是顛倒的：夜晚從事日間活動，白天則是休息時間。

夜晚隱蔽，白天最為安全。

她從牆上的吊床掛鉤解下自己的長袍，在黑暗中摸索著長袍的領子，迅速套上。

該如何把信息傳給貝尼．潔瑟睿德？她思忖著，她們必須知道有兩人走失了，正在厄拉科斯的庇護所。

燈球在山洞深處亮起，她看到人們在那邊四下走動，包括保羅。他已經穿好衣服，兜帽翻在身後，露出亞崔迪氏族特有的鷹臉。

今天早上休息前，他的舉動非常異常。她想，很退縮，像死而復生的人，還未完全回神。眼睛半閉著，木然凝視著內心。她不由得想起他的警告：混合香料的食物會讓人上癮。

有副作用嗎？她揣測著。他說香料與他的預知力有關，但怪異的是，他一直閉口不談自己所看見的未來。

史帝加從她右方的暗處走來，穿過燈球下的那群人。她留意到他用手指不安地捋著鬍鬚，還有那種警惕的神情，像追蹤獵物的貓。

懼意突然襲上，潔西嘉發現保羅周圍的人再度緊張起來，十分明顯─僵硬的動作，舉行儀式的站位。

「他們受我們的庇護！」史帝加低聲喝道。

潔西嘉認出了站在史帝加對面的人─詹米斯！隨後，從詹米斯緊繃的雙肩上，她看出了他的怒火。

詹米斯！被保羅打敗的那個人！她想。

「你知道規矩，史帝加。」詹米斯說。

「誰會比我更清楚？」史帝加問。她聽出他的話音裡有安撫的成分。

「我選擇決鬥。」詹米斯咆哮著說。

潔西嘉迅速穿過洞穴，走過去抓住史帝加的胳膊。「這是什麼意思？」她問。

「是阿默汰規則。」史帝加說，「詹米斯要求檢驗妳是不是傳說中的那個人。」

「她必須找人替她決鬥。」詹米斯說，「如果她的戰士贏了，她就真的是。但根據傳說……」他瞥了一眼湧上的人群，「……她不需要在弗瑞曼人中挑選戰士。那就代表了她的戰士是她帶來的人。」

他是說，要跟保羅單打獨鬥！潔西嘉想。

她鬆開史帝加的手臂，向前跨半步說：「我向來自己出戰。」她說，「這是最簡單的……」

「我們怎麼決鬥用不著妳來告訴我們！」詹米斯喝道，「除非妳拿出我沒看過的證據。昨天早上，很可能是史帝加告訴妳該說些什麼。可能他給妳灌了一腦子哄人的話，而妳有樣學樣講給我們聽，想騙過我們。」

我對付得了他，潔西嘉想，但那樣也許不符合他們所理解的傳說。她再次好奇護使團的工作在這顆星球上以何等方式出現了變形。

史帝加看看潔西嘉，壓低嗓門，卻有意讓外圍的人都能聽見。「詹米斯是記仇的人，塞亞迪娜。妳兒子打敗了他，而……」

「那是意外！」詹米斯咆哮著，「托諾盆地有女巫作怪。我現在就可以證明給你們看！」

「……而我自己也擊敗過他。」史帝加繼續說，「他發起這次坦哈砥挑戰還有個目的，就是報復我。他這人整天想著暴力，永遠無法成為優秀的首領。太像個加弗拉，腦子有問題。嘴上說的是規矩，心裡想的卻是薩法──違背神意。不，他永遠也不會成為合格的首領。我留了他這麼長時間，是因為他在戰鬥中還算有用。但他發狂的時候，即使對他自己的部落來說也很危險。」

「史帝加！」詹米斯一聲怒吼。

潔西嘉看出史帝加的用心，他想激怒詹米斯，讓他拋開保羅，轉而向史帝加挑戰。

史帝加轉向詹米斯，潔西嘉再次從他低沉的嗓音中聽到了安撫：「詹米斯，他不過是孩子，他是……」

「你叫他時，用的是男人這兩個字。」詹米斯說。「而他母親說，他通過了戈姆刺試煉。他身上長滿了肉，還帶著太多水。幫他們提背包的人說，包裡有好幾公升水！好幾公升！我們卻要吸集水袋裡的水。」

史帝加瞥了一眼潔西嘉，「是真的嗎？你們的背包裡有水？」

「是啊。」

「好幾公升？」

「兩公升。」

「這筆財富妳打算怎麼用？」

財富？潔西嘉想著。她感覺到對方語氣中的冰冷，搖了搖頭。

「在我出生的地方，水從天上落下，流過地面，匯入大河。」她說。「還有遼闊的海洋，那是一望無際的水，你甚至看不到海的另一邊。我從沒受過用水的訓練，我以前從來沒有把水當成財富。」

周圍的人群中響起一片嘆息：「水從天上落下……流過地面。」

「妳知不知道，我們中有些人出了意外，用光了集水袋的水。今晚到達泰布穴地之前，他們會有天大的麻煩？」

「我怎麼會知道？」潔西嘉搖了搖頭。「如果他們需要，就把我們背包裡的水給他們吧。」

「妳希望這樣使用這筆財富嗎？」

「我希望用水來拯救生命。」

「那麼，我們接受妳的恩惠，塞亞迪娜。」

「別想用水收買我們！」詹米斯咆哮著。「你也別想激怒我去對付你，史帝加。我知道你想要阻止我證明自己說對了，想要我先向你提出挑戰。」

史帝加面向詹米斯，「你鐵了心要逼這孩子與你決鬥是嗎，詹米斯？」他的聲音低沉狠辣。

「她必須找到戰士為她出戰。」

「即使她有我支持她？」

「我要求行使阿默汰規則。」詹米斯說，「這是我的權利。」

史帝加點點頭。「那麼，如果這男孩沒能把你打倒，在那以後，你必須面對我的戰刀。而這一次，我出刀時不會再猶豫。」

「你不能這麼做。」潔西嘉說，「保羅不過是……」

「妳不能干涉，塞亞迪娜。」史帝加說。「哦，我知道妳能打敗我，因此，妳也就能打敗我們之中的任何人。但如果我們聯合起來，妳會贏不了。我們必須這樣，這是阿默汰規則。」

潔西嘉盯著燈球熒熒綠光下的史帝加，一言不發。他的臉罩上一層寒霜。她又轉頭望向詹米斯，看到他眉間的怨毒。她想：我早就應該看出來，他在盤算。他是那種不動聲色的人，凡事都放在心裡。我早該防備的。

「如果你傷害了我兒子，」她說，「你就要會一會我了。現在我向你挑戰，我要把你剁成一團……」

「母親，」保羅向前邁了一步，碰碰她的衣袖，「也許，如果我跟詹米斯解釋一下……」

「解釋？」詹米斯冷笑一聲。

保羅沉默了，盯著那個人。保羅並不怕他，他的動作並不靈活。那晚在沙地相遇時，他輕而易舉就打倒了他。但是，保羅仍能感受到這座洞穴的節點正在翻騰，仍然記得他在預知的幻象中看到自己死在刀下。在幻象中，他沒有什麼路可以逃走……

史帝加說：「塞亞迪娜，妳必須退後到……」

「別再叫她塞亞迪娜！」詹米斯說，「這一點還沒證明！她確實知道祈禱文，那又怎麼樣？我們的孩子也背得出來。」

他講的夠多了，她想，我有方法可以控制他，一句話就可以定住他。她猶豫了，但我無法制住所有人。

「到時候，你要面對的人就是我了。」潔西嘉說。她稍稍拉高嗓門，讓聲音帶著一股淒厲，結尾時一哽。

詹米斯盯著她，臉上露出驚恐。

「我會讓你見識到痛苦，」她用同樣的聲調說，「決鬥時記住我這句話。你會生不如死，相比之下，就連戈姆刺都算得上幸福的回憶。你整個人會扭曲……」

「她在對我下咒！」詹米斯大口喘息著，握起右拳，舉在耳邊，「我要求她保持沉默！」

「批准。」史帝加道，向潔西嘉投去警告的一瞥，「如果妳再開口說話，塞亞迪娜，我們會知道妳是在施展巫術，妳會受到懲罰。」他點頭示意她退開。

幾隻手拉著她，扶她退到後方，但她感到這些人並沒有惡意。她看見人群從保羅身邊退開，長著一張精靈臉的荃妮在保羅耳邊喃喃低語，一邊朝詹米斯點了點頭。

眾人圍成一道圓，帶來更多燈球，全都調成黃光。

詹米斯走進圓圈，脫下長袍，捲成一團扔給人群中的某人。他站在那裡，身上的深灰色蒸餾服因為縐縮而斑斑點點。他低下頭，嘴湊近肩

頭，從集水袋的水管吸了幾口水。過了一會，他伸直身子，脫下蒸餾服，小心翼翼將衣服遞進人群中。他圍著腰布，腳上緊緊纏著腳絆，右手拿了一把晶刃匕，站在那裡等待著。

潔西嘉看著少女荃妮幫助保羅，看著她把晶刃匕塞進保羅手裡，又看著他掂量了一下，感受刀的重量和平衡感。潔西嘉又想起，保羅的普拉那肌肉和並度神經都受過訓練，他在最狠的學校學會搏鬥。他的老師，像鄧肯．艾德侯和葛尼．哈萊克等人，全都是一方的傳奇人物。此外，這孩子還熟知貝尼．潔瑟睿德的種種手段，而且一副矯健、自信的模樣。

但他只有十五歲，她想，又沒有屏蔽場。我必須阻止這場決鬥。無論如何，總會有辦法的……她抬起頭來，發現史帝加正注視著她。

「妳不能阻止決鬥，」他說，「也絕對不能講話。」

她一隻手捣住嘴，心想：我已經把恐懼植入詹米斯心中，他的動作會因此遲緩下來……但願如此。要是我會唸咒—要是我真會唸咒就好了。

保羅獨自站著，剛好站在圓圈邊上，身著平時穿在蒸餾服下的搏擊短褲，右手舉起晶刃匕，赤腳站在布滿沙石的岩石上。艾德侯反覆告誡過他：「若你不清楚地面狀況，赤腳是最好的。」還有剛才荃妮的指點：「每次擋開攻擊之後，詹米斯都會持刀轉向右側，這是他的習慣，我們都知道。他會盯著你的眼睛，趁你眨眼的時候出刀。他可以左右開弓，所以要留神他的刀突然換手。」

但保羅覺得，自己全身上下最強的地方就是他所受過的訓練和已成本能的臨場反應，這是他日復一日、一小時又一小時在訓練場上鍛造出來的。

葛尼．哈萊克的話也必須記住：「優秀的刀器戰士要同時想到刀尖、刀刃和護手。刀尖也可以砍，刀刃也可以戳，護手也可以扣住對方的刀刃。」

保羅瞟了一眼晶刃匕，沒有護手，只有刀柄上一道細細的、邊緣突起的環，以保護握刀的手。更糟的是，他不清楚刀身可以承受多大的力量，甚至不知道刀身是否會斷裂。

詹米斯開始在保羅對面沿著圓圈邊緣側身向右移動。

保羅彎下身子，隨即意識到自己並沒有屏蔽場，而他以前所受的訓練，全都是教他如何在屏蔽場不著痕跡護著自己的情況下對打，教他以最快的速度閃躲防守，進攻的速度則刻意放緩，以找出時機，刺穿敵人的屏蔽場。雖然訓練他的人也一再告誡他不能冀望屏蔽場會令對方下意識放慢進攻速度，但他知道，屏蔽場意識已成了他的一部分。

詹米斯遵循儀式喊道：「願汝刀斷人亡！」

也就是，這刀是會斷的。保羅想。

他提醒自己，詹米斯也沒有屏蔽場，但他不曾受過屏蔽場訓練，因而沒有屏蔽場戰士的習慣。

保羅隔著圓圈盯著詹米斯。那人看上去像身上纏著繩結的骷髏，手上的晶刃匕在燈球下發出米黃色光暈。

一絲恐懼感襲上保羅心頭，他突然感到自己孤身一人，赤裸裸地站在朦朧的黃光下，困在人群圍成的圓圈中。預知力將數不清的經歷灌入他腦中，向他暗示未來最可能的發展趨勢，還有引發這些趨勢的一系列決斷。但這一回是真實的此刻，是他在過去預見到的死亡，由無數細微的不幸所牽動。

他意識到，任何因素都會改變未來的結局。觀戰的人群中有人咳嗽，令人分心；燈球的光線有變，使人疑神疑鬼。

我害怕了。保羅告訴自己。

他在詹米斯對面戒備地繞著圈子，反覆默唸貝尼．潔瑟睿德對抗恐懼的祈禱文：「恐懼是心志的殺手……」這些語句如冰水般澆遍他的全身。他感到肌肉不再糾結，變得平靜、敏捷。

「我要用你的血來洗我的刀！」詹米斯怒吼道。最後一個字剛出口，已經猛撲上前。

潔西嘉看到他的動作，嚥下了尖叫。

那人一刀砍了個空。保羅已經站在詹米斯身後，面前就是對手毫無遮擋的後背。

機會！保羅，快！潔西嘉在心裡尖叫道。

保羅慢了一拍，雖然姿勢流暢俐落，但實在太慢，竟讓詹米斯及時閃開，後退一步，移到了右側。

保羅退回原地，放低姿勢。「想洗刀，先得找到我的血。」他說。

潔西嘉發現兒子還是受制於屏蔽場攻防的節奏，明白兒子所受的訓練現在成了一把雙刃劍。他的反應結合了少年的敏捷和苦練的成果，達到眼前這些人從未見到的極致。但攻擊方面，過去的訓練卻形成束縛，導致他下意識放慢速度。屏蔽場會彈回速度太快的攻擊，只有緩慢還擊才能趁虛而入。精準控制和虛招齊下，才能刺穿屏蔽場。

保羅看出來了嗎？她問自己，他必須看出來！

詹米斯再次進攻，藍墨水似的眼炯炯發亮，身影在燈球光下像道模糊的黃影。

保羅又側身避開，動作過於緩慢地還擊。

又一次。

又一次。

保羅的反擊每回都慢了一拍。

潔西嘉注意到一個細節，她只希望詹米斯沒看出來。保羅的防衛雖然快得令人看不清，但兩人每次都會形成一個精準的角度──在那個角度下，屏蔽場會彈開詹米斯的攻擊，假如有屏蔽場的話。

「妳兒子是在耍那個可憐的笨蛋嗎？」史帝加問。沒等她回答，他已經揮手示意她別開口，「對不起，妳必須保持沉默。」

此刻，兩道人影在岩石上互繞圈子。詹米斯持刀的手伸在身體前方，刀尖微側。保羅伏低上身，刀子壓低。

詹米斯再次揮刀。這次他繞到右側，之前保羅一直朝那個方向閃躲。

保羅沒有後退，也沒有閃躲，他的刀刃迎上對方握刀的手，然後退開，閃身移到左側──多虧荃妮的警告。

詹米斯退回圓圈中央，揉著握刀的手。血從傷口上滴下，片刻後止住了。燈球朦朧的光線中，他的雙眼睜得大大，像兩道藍黑色的洞。他審視著保羅，眼神中出現一絲戒備。

「哦！那一個受傷了。」史帝加咕噥了一聲。

保羅先伏低上身，然後高聲喊道：「你投不投降？」按照過去的訓練，第一次見血後必須這麼問。

「哈！」詹米斯大叫一聲。

人群中傳出憤怒的議論聲。

「等一等！」史帝加高聲說，「這小伙子還不懂我們的規矩。」他轉身對保羅說，「坦哈砥挑戰中沒有投降，不死不休。」

潔西嘉看到保羅艱難地嚥下一口唾沫，她想：他從沒這樣殺過人……在這種血淋淋的廝殺中。他能做到嗎？

保羅在詹米斯動作的逼迫下，向右慢慢繞圈。他已預先知道，這座洞穴內有數不清的變數在洶湧翻騰，而這又使他飽受折磨。他的新覺醒告訴他，這次決鬥中，他必須明快做出許多緊迫的決定，前方的道路才會清晰地現身。

變數推動另一個變數──於是，這座洞穴才會成為曖昧不明的節點，橫亙在他的未來之路上，彷彿洪流中的巨石，在周圍的急流中激出無數渦旋。

「結束戰鬥吧，小子。」史帝加低聲說，「別再耍他了。」

保羅憑恃自己的速度優勢，向圈內進逼。

詹米斯則連連後退。現在他已經覺悟，眼前的人不是在坦哈砥挑戰中無力防衛的異地人，任意受弗瑞曼晶刃匕宰割。

潔西嘉看到詹米斯臉上閃過絕望的陰影。現在的他最危險。她想，情急之下，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他看出來了，這一回，他的對手並非自己部落裡的小孩子，而是天生的戰士，還訓練有素。我種在他心裡的恐懼就要開花結果了。

她發覺，自己竟在內心深處同情起詹米斯，但這種情緒轉瞬即逝──她意識到兒子即將面臨巨大的凶險。

詹米斯可能做出任何事……任何無法預料的事。她告訴自己。她不知保羅是否曾經看到即將發生的事，現在的他是否正在重溫經歷。但她看到了兒子移動的方式，看到一串串汗珠出現在他的臉上、肩上，也從他肌肉的動作看出他的小心戒慎。潔西嘉首次感受到，保羅的天賦中原來還有不確定的因素，但她並不明白箇中緣由。

保羅現在開始進逼，繞著圈子，但不出手。他看出對手的懼意，腦中響起鄧肯．艾德侯的聲音：「對手怕你的時候，你應該讓那股懼意滋長，讓懼意有時間影響他。讓懼意變成驚駭。驚慌的人會與自己對抗。最終，他會孤注一擲。這是最危險的時刻。但驚慌的人通常會犯下致命的錯誤。你受訓的目的，就是發現，並利用這些錯誤。」

山洞裡的人群開始低聲議論。

他們以為保羅在戲弄詹米斯。潔西嘉想，他們認為保羅不用這麼殘忍。

但她同時也感受到人群中那股洶湧的暗潮，沉浸在這場決鬥中。她能看到詹米斯身上的壓力越來越重，至於他何時會承受不住，她、詹米斯……或保羅，都心知肚明。

詹米斯高高躍起，右手向下猛劈。但這隻手是空的。晶刃匕已經換到他的左手。

潔西嘉倒吸一口氣。

但荃妮已經警告過保羅：「詹米斯可以左右開弓。」而他所受的訓練也深入到足以接招並反將對方一軍。「注意刀，而不是拿刀的手。」葛尼．哈萊克一次次這麼警告過他，「刀比拿刀的手更危險，而且任何一隻手都可以握刀。」

保羅看出詹米斯犯下的致命錯誤：躍起是為了迷惑保羅，掩飾換刀的動作，但他的腳下功夫很差，躍起後，慢了一拍才站穩。

除了燈球昏暗的黃光和圍觀者墨藍的眼睛，其他一切與練習場上的過招相差無幾。當身體的移動本身就可以用來攻擊屏蔽場時，屏蔽場便會失效。這種情況下，屏蔽場格鬥也追求進攻速度。只見保羅電光火石間轉換刀勢，斜斜一揮，向上插入詹米斯往下落的胸口——然後退開，看著對手倒下。

詹米斯像破布倒地，臉朝下喘了一口氣，朝保羅轉過臉，隨即一動不動地躺在岩地上，沒有生命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黑色的玻璃珠。

「用刀尖殺人有失藝術性。」艾德侯曾經這樣告訴保羅，「但若時機出現了，也不用被這句話綁住。」

人們一擁而上，擠滿整個圓圈，推開保羅。他們激動地包起詹米斯的屍體，不一會兒，一群人抬著用長袍纏好的包裹，快步跑進洞穴深處。

岩地上沒有屍體了。

潔西嘉擠過去，走向兒子，感到自己彷彿在裹著長袍、散發惡臭的後背間游泳。人群中一片異樣的沉默。

現在是可怕的時刻，她想，他殺了一個人，但無論頭腦或力量都明

顯比對方優越。他絕不能露出一絲一毫的得意。

她擠過最後一圈人，來到一塊小小的空地，兩個滿臉鬍子的弗瑞曼人正在幫助保羅重新穿上蒸餾服。

潔西嘉凝視著兒子。保羅兩眼炯炯發光，重重地喘息著，任由那兩人為他穿衣服，自己卻一動不動。

他跟詹米斯對打，身上連一點傷都沒有。其中一個人喃喃說道。

荃妮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看著保羅。潔西嘉看出這個女孩很興奮，那張精靈般的小臉流露仰慕。

現在就說，而且要快。她想。

她讓自己的口吻和神態都帶著強烈奚落，開口道：「那麼──你殺死人了，滋味如何？」

保羅愣住了，像冷不防被打了一拳。他抬起頭，迎向母親冷冰冰的目光，一時間血氣上湧，臉色晦暗，不由自主朝詹米斯躺過的地方看了一眼。

詹米斯的屍體已經被抬進洞穴深處，史帝加剛從那邊回來，擠到潔西嘉身旁，對保羅說：「下一次，等你向我挑戰，試圖爭奪領導權時，不要以為你可以像戲弄詹米斯那樣戲弄我。」語氣嚴峻，竭力壓制著內心的憤怒。

潔西嘉能感受到自己和史帝加的嚴厲言詞如何像刀一樣插在保羅心上。這些弗瑞曼人所犯的錯開始發揮作用。她像保羅那樣搜尋周圍這群人的臉，看到保羅所看到的：仰慕，是的，還有害怕……有些人臉上還流露著──厭惡。她望了望史帝加，他一臉認命。潔西嘉明白他是怎麼看待這場決鬥的。

保羅看著母親。「妳知道殺人的滋味。」他說。

她從他的聲音裡聽出痛悔，知道他已經回神。潔西嘉掃了大家一眼，說道：「保羅以前沒有用刀殺過人。」

史帝加轉頭望著她，一臉難以置信。

「我沒有戲弄他。」保羅說。他擠到母親面前，拉拉長袍，瞥了一眼洞內被詹米斯的鮮血染黑的地方。「我並不想殺死他。」

潔西嘉看到史帝加臉上漸漸露出了信任的神情，看著他用青筋糾結的手拉了拉鬍子，如釋重負。同時，她也聽到人們省悟的喃喃自語。

「原來你要他投降就是為了這個。」史帝加說，「我明白了。我們的方式不同，但你以後會明白其中的深意。我還以為，我們讓一條毒蠍加入了我們。」他躊躇了一下，這才開口道：「我不該再叫你小子了。」

人群中有人大聲喊道：「你得給他起個名字，史帝加。」

史帝加點點頭，捋著鬍鬚說：「我看到你的力量……像柱子下面基石的力量。」他停了一會說道：「我們以後會叫你『烏蘇爾』，意思是柱子的基石。這是你的祕密名號，你在隊伍裡的名字。我們泰布穴地內部的人可以用這個名字稱呼你，但外人不能這麼叫。」

竊竊私語傳遍了整個隊伍。「選得好，那種……力量……會給我們帶來好運。」潔西嘉感受到他們的認同，知道自己也受到認同。她是真正的塞亞迪娜。

「現在，你希望選哪個成年名字，讓大家在公開場合用？」史帝加問。

保羅看了母親一眼，又回過頭看著史帝加。在他的腦中，此時此刻正與他曾預見的「記憶」相互比對。他能感受到兩者的不同，那就像一股實質的壓力，將他壓進現實的窄門。

「你們怎麼稱呼小老鼠，會蹦蹦跳跳的那種？」保羅問道。他想起在托諾盆地裡跳來跳去的那種小動物，一邊說，一邊用一隻手比劃。

隊伍中響起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

「我們叫牠摩阿迪巴。」史帝加說。

潔西嘉倒吸一口氣。那就是保羅告訴過她的名字，他說弗瑞曼人會接受他們，並稱他為「摩阿迪巴」。她突然害怕起自己的兒子，同時也為他感到害怕。

保羅嚥了一口唾沫，感到自己正在扮演一個早已在腦海中演過無數次的角色……然而……卻還是有些不同。他可以看到自己高踞令人目眩的山峰之巔，無所不知，但周圍全是無底深淵。

他再次想起那個幻境，追隨亞崔迪綠黑旗的狂熱戰士，以先知摩阿迪巴的名義，在整個宇宙燒殺搶掠。絕不能發生。他告誡自己。

「這就是你想要的名字？摩阿迪巴？」史帝加問。

「我是亞崔迪氏族的一員。」保羅輕聲道，然後高聲道，「完全放

棄我父親給我起的名字是不對的，你們可以叫我保羅—摩阿迪巴嗎？」

「你就是保羅—摩阿迪巴了。」史帝加說。

保羅心想：這件事從沒出現在我的幻視中，我做了一件不同的事。

但他感覺到周圍依然盡是深淵。

隊伍中又響起嗡嗡低語，人們交頭接耳：「既有智慧又有力量……還能要求什麼……傳說肯定是真的了……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

「我要告訴你一件有關你新名字的事。」史帝加說，「你的選擇讓我們很滿意。摩阿迪巴精通在沙漠中的生存之道。摩阿迪巴會自己製造水。摩阿迪巴會躲避太陽，改在涼爽的夜間活動。摩阿迪巴很會繁殖，整個星球上到處都有。我們把摩阿迪巴稱為『男孩的導師』。這是一座強大的柱基，你可以在上面建立自己的生活，保羅—摩阿迪巴，我們的烏蘇爾，歡迎你。」

史帝加用一隻手掌觸了觸保羅的前額，然後縮回手，擁抱保羅，喃喃唸道：「烏蘇爾。」

史帝加剛鬆開保羅，隊伍裡另一名成員就上前擁抱保羅，重複著他的新名字。全隊人一個接一個擁抱他，一道道聲音迴盪在洞中：「烏蘇爾……烏蘇爾……烏蘇爾……」他一邊接受眾人的問候，一邊認出不少熟悉的面孔。他已經可以叫出隊伍中一些人的名字了。接下來是荃妮，她也抱著保羅，把臉頰貼在他的臉頰上，呼喊著他的名字。

之後，保羅再次站在史帝加面前。史帝加說：「你現在是伊赫萬．巴達威了—我們的兄弟。」他板起面孔，以命令的語氣說，「現在，保羅—摩阿迪巴，繫緊蒸餾服。」他瞥了一眼荃妮，「荃妮！保羅—摩阿迪巴的鼻塞，我從沒有見過這麼不合適的！我不是命令妳照顧他嗎？」

「我沒有材料，史帝加。」她說，「當然，有詹米斯的蒸餾服，但是—」

「夠了！」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分給他吧。」她說，「我只要有件蒸餾服就行，直到……」

「用不著。」史帝加說，「我知道我們還有一些多餘的蒸餾服配件。多餘的配件在哪裡？我們是一個團體還是一群野人？」

隊伍中伸出若干隻手來，主動拿出幾件結實的衣物。史帝加從中選了四件，交給荃妮。「把這些給烏蘇爾和塞亞迪娜換上。」

隊伍後面傳出一個聲音：「那些水呢，史帝加？他們包裡的那幾瓶水？」

「我知道你需要水，法魯克。」史帝加說著，看了看潔西嘉。她點點頭。

「打開一瓶給那些需要水的人。」史帝加說，「司水員……司水員到哪裡去了？啊，希莫姆，小心量一量，看需要多少水。只取出必要的水量，不要多了。這水是塞亞迪娜亡夫的遺產。回穴地以後，要先扣去損耗，以野外兌換率來償還。」

「野外兌換率是多少？」潔西嘉問。

「十比一。」史帝加說。

「但是……」

「這是明智的規定，妳以後會明白的。」史帝加說。

隊伍後面，無數長袍發出窸窸窣窣的聲音，人們排隊取水。

史帝加伸出一隻手，人們安靜下來。「至於詹米斯，」他說，「我下令舉行一次隆重的葬禮。詹米斯過去是我們的同伴和伊赫萬．巴達威的兄弟，他用坦哈砥試煉證實了我們的好運。在我們向死者表示敬意前，不能就這麼離開。我提議舉行隆重的葬禮……在太陽下山前，讓黑暗保護他踏上旅程。」

聽到這些話，保羅覺得自己又一次墜入深淵……時間盲點。在他腦中，未來消失了……除了……除了……他依然能感覺到亞崔迪軍的綠黑旗在飄揚……就在前方某處……他依然看得見聖戰的陰影，還有染血的劍刃和狂熱的戰士。

不會那樣的，他告訴自己，我一定要阻止。

12

上帝創造厄拉科斯，以試煉他的信徒。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的智慧》



寂靜的洞穴中，潔西嘉聽得見人們走在沙上發出的唰唰聲和洞外遠處的鳥鳴。史帝加說過，那是他的哨兵發出的信號。

巨大的塑料密封罩已從洞口移開，夜幕開始籠罩四野。暮色越過她面前的岩石，朝遠處開闊的盆地蔓延。她感到日光正漸漸遠離，不僅是因為暮色已重，乾熱也正逐漸消退。這些弗瑞曼人明顯有一種本領，連最微妙的溼度變化也能感覺得到。她知道，自己那訓練有素的意識很快就能學會那種本領。

洞口打開時，眾人匆忙繫緊蒸餾服。

洞內深處，有人開始唱起聖歌：

「Ima trava okolo! I korenja okolo!」

潔西嘉默默翻譯著：這些是灰！這些是根！

詹米斯的葬禮開始了。

她望著洞外厄拉科斯的落日，望著一帶帶彩雲斜過空中。夜晚開始慢慢將暮色推向遠處的岩石和沙丘。

但炎熱仍流連不去。

熱迫使她想到水，也使她想到這些人可能全都受過訓練，只會在特定時間感到口渴。

渴。

她還記得卡樂丹月光下的海浪，如白色長袍，拂著礁石……就連海風也帶著重重的水氣。此刻，微風掀動她的長袍，吹得她臉頰和前額上裸露的皮膚陣陣刺痛。新的鼻塞令她極為不適，讓她不斷想到鼻塞下面的管子，從鼻側往下直伸到蒸餾服裡，目的是回收她呼吸中的溼氣。

蒸餾服本身就是一具汗水盒。

「當妳適應了體內較低的含水量之後，蒸餾服就會得更舒服。」史帝加說過。

她知道他是對的，即使如此，她在此時此刻也無法感到舒服。她下意識念茲在茲的都是水。不，她糾正自己，是溼氣。

兩個詞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她聽見漸漸走近的腳步聲，轉過頭，見保羅從洞穴深處走出來，身後跟著精靈臉荃妮。

還有一件事，潔西嘉想，保羅應該提防他們的女人。這些沙漠中的女人當不了公爵夫人。當情婦，可以，但妻子不行。

隨後，她對自己感到訝異，心想：跟他有關的大業是不是已經影響了我？她意識到自己受到了多麼強大的制約。我只想到皇室婚姻的需要，一點也沒想到我自己是個情婦。不過……我不僅僅是雷托的情婦。

「母親。」

保羅在她面前停下，荃妮站在他身旁。

「母親，妳知道他們在那邊做什麼嗎？」

潔西嘉看著他兜帽下眼睛那兩道黑影。「我大概猜得出來。」

「荃妮帶我去看了……我應該去看一眼，他們需要我的允許……才可以秤水。」

潔西嘉看著荃妮。

「他們在提取詹米斯的水。」荃妮說，細細的聲音透過鼻塞傳了出來，「這是規矩：肉體屬於個人，但他的水屬於部落……除非那人是死於戰鬥。」

「他們說這水是我的。」保羅說。

潔西嘉突然警覺起來，心中一凜。連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

「決鬥中獲得的水屬於勝利者，」荃妮說，「這是因為決鬥時不能穿蒸餾服。勝利者必須收回他在打鬥中失去的水。」

「我不想要他的水。」保羅喃喃道。他感到內在之眼看到了許多畫面在同時翻動著，斷斷續續，而他自己也是這些畫面的一部分。他倉皇失措，不確定自己可以怎麼做，但有一件事他很篤定：他不想要這些從詹米斯肉體中提取出來的水。

「那是……水。」荃妮說。

荃妮的語氣令潔西嘉感到驚訝。「水」，如此簡單的發音竟包含這麼多內涵。一句貝尼．潔瑟睿德格言出現在她腦中：生存能力就是在陌生水域游泳的能力。潔西嘉想：保羅和我，我們必須在這片陌生水域找出潮流和模式……如果我們想生存下去。

「你要接受那些水。」潔西嘉說。

她聽出自己的腔調。她曾用同樣的語氣跟雷托公爵講話，告訴她那已故的公爵，他必須受賄，接下一大筆來路不明的錢─因為財富能維持亞崔迪的權勢。

在厄拉科斯，水就是財富。這一點她看得非常清楚。

保羅仍然一言不發，隨即明白自己的確會聽從她的命令去做─不是因為那是她的命令，而是因為她的語氣迫使他重新考慮。拒絕接受水，意味著拒絕接受弗瑞曼人的生活方式。

保羅想起尤因的《奧蘭治合一聖書》第四百六十七頁的一段話，於是他說道：「所有生命均誕生自水。」

潔西嘉盯著他。他從何處聽到這句話？她暗自問道，他還沒研讀過祕史。

「說得沒錯。」荃妮說，「這是『聖真諦』中的箴言。《列王紀》就是這麼寫的：『水是萬物中第一個被創造出來的。』」

潔西嘉突然沒來由地渾身一顫（這種沒來由比戰慄更令她不安）。她轉過身掩飾慌亂，卻剛好看見日落。太陽沉到地平線下，帶著強烈災厄意味的血色灑滿天空。

「是時候了。」

史帝加的聲音在洞內迴盪。「詹米斯的武器已經毀掉了，他已受到沙胡羅的召喚。是沙胡羅決定了月亮一天天虧缺，最後變成彎鉤。」史帝加的聲音低沉下來，「詹米斯也是如此。」

沉寂像一張厚重的毯子覆蓋著岩洞。

潔西嘉看見史帝加灰色的身影彷彿幽靈般在洞內暗處移動。她又回頭看了一眼盆地，微微感到涼意。

「詹米斯的朋友們，請過來。」史帝加說。

潔西嘉身後的人動起來，在洞口拉起一道簾子。洞穴深處亮起一盞

燈球，懸在眾人上方，暈黃光線照亮了緩緩移動的人流。衣袍沙沙作響。

荃妮讓開一步，彷彿被燈光拉開。

潔西嘉彎腰，在保羅耳畔用家族密語說：「跟著他們。他們怎麼做，你就怎麼做。只是簡單的儀式，為了安撫詹米斯的靈魂。」

不會那麼簡單。保羅想，只覺得意識深處有東西在擰絞，彷彿想努力抓住某個不停移動的東西，讓它動彈不得。

荃妮悄悄走回潔西嘉身旁，拉起她的手，「來吧，賽亞迪娜，我們必須和他分開坐。」

保羅看著她們離開，走向暗處，留下他一個人。他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

安裝簾子的那些人走到他身後。

「來吧，烏蘇爾。」

他讓人領著往前走，然後被推入人群。眾人在史帝加四周圍成一圈。史帝加站在燈球下，身旁的岩地上放著一個彎曲、凹凸不平的包裹，上面蓋著一件長袍。

史帝加打了個手勢，全隊人都蹲坐下來，衣袍隨著動作窸窣作響。保羅與他們一起蹲下，看著史帝加。在燈球的照耀下，他的眼睛像兩道深陷的凹窩，脖子上的綠巾瑩瑩發亮。保羅將注意力轉向史帝加腳邊蓋著長袍的包裹，認出了布料裡伸出的巴利斯九弦琴琴把。

「聖言有云，」史帝加吟道，「一號月亮升起之時，靈魂將隨之而去，將這具軀殼裡的水留在身後。今晚，當我們看到一號月亮升起時，蒙召喚者為誰？」

「詹米斯。」全隊人齊聲回答。

史帝加以腳踵為軸，轉了一圈，依次望著每個人的臉。「我是詹米斯的朋友。」他說，「當獵鷹撲翼機在岩中祕洞向我們俯衝時，是詹米斯把我拉到安全的地方。」他朝身邊那堆東西彎下腰去，掀起長袍。「身為詹米斯的朋友，我拿起這件長袍──這是首領的權利。」他將長袍搭在肩上，直起身來。

此時，保羅才看清露出來的那堆東西：一件閃閃發光的銀灰色蒸餾服，一只砸凹了的密封水瓶，一塊中間放著一本小冊子的方巾，一具沒

有刀身的晶刃匕刀把，一把空刀鞘，一個摺起的背包，一只羅盤，一個密波傳信器，一支沙錘，一堆拳頭大小的金屬鉤，一小包雜物，樣子像是一把包在布裡的小石子，一捆羽毛……背包旁放著那把九弦琴。

這麼說，詹米斯也彈九弦琴。保羅想。這件樂器讓他想起葛尼．哈萊克，想起失落的往昔。在他所見到通往未來的線中，他看到自己或許有機會再見到哈萊克，那機會十分渺茫。這些線令他相當迷惑。這是否意味著，某件我將做……也許會做的事，可能會毀掉葛尼……或許，使他重生……或者……

保羅嚥下一口唾沫，搖了搖頭。

史帝加再次朝那堆東西俯身。

「這些給詹米斯的女人和外面的哨兵。」他說道，將那包小石子和那本書放進他長袍的衣褶中。

「首領的權利。」眾人齊聲朗誦。

「詹米斯的咖啡量具。」史帝加拿起一個扁平的綠色金屬圓盤，「回到穴地後，舉行適當的儀式時，交給烏蘇爾。」

「首領的權利。」眾人齊聲朗誦。

最後，他拿起那把晶刃匕的刀把，站在那裡。「獻給死原。」

「獻給死原。」眾人應和道。

潔西嘉也在圓圈上，坐在保羅對面。她點點頭，認出了這種儀式的古老淵源。這是蒙昧和知識、野蠻和文明的結合──我們有一套莊嚴的葬禮，他們的做法應該是從那裡生出來的吧。她看著保羅，暗自問道：他看出來了嗎？他知道該怎麼做嗎？

「我們是詹米斯的朋友。」史帝加說，「我們不會用淚水為我們的死者送行。」

保羅左邊一個蓄著灰色鬍鬚的人站了起來。「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他走到那堆遺物旁，拿起密波傳信器，「雙鳥城的圍困中，當我們的水量降到最低時，詹米斯分出他的水與我們共享。」那人說著，回到他在圓圈中的位置。

我應該要說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嗎？保羅問自己，他們期望我也從那堆東西中拿走什麼嗎？他看到人們紛紛把臉轉向他，又轉開了。他們確實是這麼期望的！

保羅對面的另一人站起身，走到背包旁，拿走羅盤。「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他說，「當巡邏隊在光明岩追上我們時，我受了傷。是詹米斯把他們引開，受傷的人才得以獲救。」他回到圈子裡他的位置。

再一次，人們把臉轉向保羅。他看到他們一臉期待，卻不得不垂下眼簾。一隻手肘輕輕推了他一下，一個聲音輕聲道：「你想給我們帶來毀滅嗎？」

我怎麼能說自己曾是他的朋友呢？保羅想。

又一道人影從保羅對面站起來，那人的臉隱沒在兜帽裡，逕直走到燈光下。保羅立即認出，那是他的母親。她從那堆東西裡拿起一塊方巾。「我曾是詹米斯的朋友。」她說，「當他靈魂中的魂魄看到真理的請求時，他的靈魂讓步了，讓我的兒子免於一死。」她回到她的位置上。

保羅想起的卻是決鬥後母親奚落的口吻：「殺人的滋味如何啊？」

再一次，他看到人們兜帽下的臉轉向他，感到隊伍裡慢慢滋長的憤怒和恐懼。保羅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母親曾給他看過一本影像書，專門介紹「死者的異教膜拜」，他讀過一段相關內容。他知道自己必須做什麼了。

慢慢地，保羅站起身來。

眾人舒了一口氣。

走向圓圈中央時，他感到他的自我變小了，彷彿失去了一部分，必須在這裡找回來。他彎腰從那堆遺物上拿起九弦琴。琴弦不知碰到了遺物堆上的什麼物件，一根弦發出柔和的琴音。

「我曾經是詹米斯的朋友。」保羅輕聲說。

淚水燙著眼睛，他不得不拉高音量：「詹米斯教會我……殺戮……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希望我能更了解詹米斯。」

他茫然地摸索著回到他在圓圈中的位置，跌坐在岩地上。

有個聲音輕聲說：「他流淚了！」

這句話迅速傳遍圓圈上的人。

「烏蘇爾把水送給了死者！」

他感到手指觸摸著他濕潤的臉頰，聽到敬畏的低語。

潔西嘉也聽見了，並感受到其中深意。這裡一定有什麼關於流淚的

可怕禁忌。她全神想著那句話：「他把水送給了死者！」一份給予另一個世界的禮物：眼淚。毫無疑問，眼淚是神聖的。

在此之前，這個星球上的任何東西──水販、當地人乾燥的皮膚、蒸餾服或嚴格的用水紀律，都沒有讓她如此深刻地體會水的無上價值。在這裡，水比任何事物都更加寶貴──水就是生命本身，各種象徵、儀式都以水為核心。

水。

「我摸到他的臉頰了。」有人小聲說，「我摸到了那份禮物。」

起初，觸摸他臉頰的手指嚇到了保羅，他不由得緊緊抓住冰冷的九弦琴琴把，感到琴弦深深勒入他的掌心。後來，順著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手，他看到了手後面的臉──他們全都瞪大眼睛，一臉敬畏。

不一會，那些手縮了回去，葬禮繼續進行。但這時，保羅與周圍的眾人之間出現了一片微妙的空間，全隊人都退後半步，以充滿尊重的退讓來向他致敬。

葬禮儀式在低沉的頌歌中結束：

滿月召喚你──
你將晉見沙胡羅；
夜色猩紅，天空塵揚，
你浴血而亡。
我們向圓月祈禱──
好運因你悠長。
而在堅實的大地上，
我們一定會找到
一心探求的寶藏。

史帝加腳邊只剩下一個鼓起的袋子。他俯下身去，把手掌壓在上面。有人走到他身旁，在他肘邊彎身。保羅從兜帽的陰影下認出了荃妮的臉。

「詹米斯攜帶著三十三公升七又三十二分之三打蘭屬於部落的水。」荃妮說，「現在，我在塞亞迪娜的面前，祝福這水。Ekkeri-akairi，這就是水，屬於保羅—摩阿迪巴的水！Kivi aka-vi，就這麼多，

Nakelas!　　Nakelas，數吧！量吧。以我們的朋友詹米斯jan-jan-jan的ukair-an，心跳……」

聲音驀然停下，在凝重的寂靜中，荃妮轉過身，凝視著保羅，說：「我是火焰，你是煤；我是露珠，你是水。」

「比拉凱法。」眾人齊聲朗誦。

「這部分水屬於保羅—摩阿迪巴。」荃妮說，「願他為部落守護它，保存它，不要因粗心大意而失去它。願他在需要的時候，慷慨地運用它。願他在為部落獻身時，無私地送出它。」

「比拉凱法。」

我必須收下這份水。保羅想，他慢慢站起身來，一步步走到荃妮身旁。史帝加退後一步，讓出地方，同時輕輕從他手中接過九弦琴。

「跪下。」荃妮說。

保羅跪下。

她引導著保羅的雙手伸向水袋，放在富有彈性的水袋表面。「部落將這份水託給你。」她說，「詹米斯離開了它，安心地取走吧。」她拉著保羅站了起來。

史帝加將九弦琴還給他，另一隻手攤開，掌心裡是一小堆金屬環，大小不一，在燈球光下閃閃發光。

荃妮拿起最大的金屬環，勾在手指上。「三十公升。」她說。她一個接一個拿起金屬環，每一個都舉起來給保羅看，不停數著，「兩公升；一公升；七個一打蘭的計水器，一個三十二分之三打蘭的計水器，加在一起是三十三公升及七又三十二分之三打蘭。」

她用手指勾住，讓保羅察看。

「你接受這些水嗎？」史帝加問。

保羅嚥了口唾沫，點頭應道：「是的。」

「等一會兒，」荃妮說，「我會教你怎麼繫在方巾上。這樣你需要安靜的時候，它們就不會卡嗟響，暴露你的行蹤。」她伸出手來。

「妳願意……替我保管嗎？」保羅問。

荃妮轉過頭看著史帝加，一臉驚愕。

他笑了笑，說：「我們的烏蘇爾，保羅—摩阿迪巴，還不懂我們的習俗，荃妮。替他保管計水器吧，到教會他怎麼攜帶計水器為止。這還

不算是承諾。」

她點了點頭，從長袍裡拉出一條布，把金屬環串上去，布條上下各打了一道複雜的結，猶豫了一下，才塞進長袍下方的腰袋。

我漏了什麼？保羅想。他感受到周圍的情緒，大家都在笑話他。他想起一幕預知的畫面：將計水器交給女人──是在求婚。

「司水員。」史帝加說。

隊伍中一陣沙沙的衣袍聲，兩個人走了出來，抬起水袋。史帝加取下燈球，領頭往洞穴深處走去。

保羅被推到荃妮身後。他注視著岩壁上方濃烈的燈光，舞動的燈影，感到眾人雖然一言不發但充滿期待，興致勃勃。

潔西嘉被熱情的手拉入隊尾，被擁擠的人群包圍著。她一時有些恐慌。她認出了這場儀式的一些片段，也聽出了對話中零星的契科布薩語和波坦尼方言。她知道，這一刻看似單純，但隨時可能爆發激烈的暴力。

「走—走—走，」她尋思。

就像一場完全不受大人管轄的兒童遊戲。

史帝加在一堵黃色岩壁前停步，按下一塊突起的岩石，岩壁悄無聲息地滑開，露出一道扭曲的岩縫。他帶頭經過一扇漆黑的蜂巢網格，保羅走過時感到一陣涼風撲面而來。

保羅轉過頭，疑惑地望著荃妮，拉了拉她的手臂，「空氣感覺很潮濕。」

「噓……」她小聲說。

但後方有個人說：「今晚的捕風器裡水氣真不少，是詹米斯在告訴我們，他很滿意。」

潔西嘉走過括約門，聽到門在身後合上了。她發現弗瑞曼人在經過蜂巢網格時都放慢了腳步。當潔西嘉自己走到網格對面時，她感覺到了潮濕的空氣。

捕風器！她想，他們在地表某個地方藏著一部捕風器，把空氣送到下面這個比較涼爽的地方，讓空氣中的水蒸氣凝結。

眾人通過另一道石門，門上也有一道蜂巢網格。隊伍一走過，門就合上。吹在背上的氣流帶著潔西嘉和保羅能明顯感覺到的水氣。

在隊伍最前方，史帝加手上的燈球下沉，然後被保羅前方眾人的頭擋住。過了一會，保羅感到腳下出現了階梯，朝左下方彎去。燈光從岩壁上反射回來，照在一片兜帽上。人們沿著螺旋臺階走了下去。

潔西嘉感到周圍的人緊張起來，沉默形成一股壓力，令她神經緊繃。

走完階梯後，隊伍通過另一道矮門，一座巨大的開闊空間吞噬了燈球的燈光。這座巨大洞穴有一面高高拱起的岩頂。

保羅感到荃妮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聽見寒氣逼人的空氣裡傳來微弱的滴水聲。在這座水的聖殿裡，極致的靜默籠罩著這群弗瑞曼人。

我在夢裡見過這個地方。他想。

這念頭既讓他安心，又令他不安。在這條道路的前方，狂熱的弗瑞曼人打著他的名號，在宇宙間斬出一條屬於他們的榮耀之路。亞崔迪的綠黑旗將成為恐怖的象徵，激昂的戰士高呼著「摩阿迪巴」，衝入戰場。

絕不能那樣。他想，我不能讓那種事情發生。

但他卻能感覺到體內的種族意識正在叫囂，還有自身可怕的意圖。他還意識到，任何小事都無法改變那股駭人的毀滅力。它正在沿路不停吸聚重力和動力。即使他在此時死去，它也會藉由他母親和未出生的妹妹之手完成──集此時此地隊伍裡所有人之力，包括他自己和母親，也無法阻止。

保羅環顧四周，見隊伍排成一條人龍。眾人推著他向前，直到走近一堵天然岩石鑿成的矮牆。他的視線越過史帝加手上的燈球，看見一片黑幽幽的平靜水面。水面漫流到陰影中，而遠處的岩壁只隱約可見，或許有一百公尺遠。

潔西嘉感到臉頰和前額乾燥緊繃的皮膚在潮濕的空氣中鬆弛了下來。水池很深，她能感覺到深度。她竭力抵抗將手伸入水中的誘惑。

左邊傳來淅瀝水聲。她沿著陰影中的弗瑞曼隊伍看過去，見保羅身旁站著史帝加，司水員正將背來的水倒入一只流量計。流量計是水池邊上一道灰色孔眼。水緩緩流過時，發光的指針也隨之移動，最後停在三十三公升七又三十二分之三打蘭。

測得真精確，潔西嘉想。她還發現，水流過之後，流量計的槽壁上

沒有留下水漬—這些槽壁不會吸附任何水。這個簡單事實透露出一條意義重大的線索：弗瑞曼人是完美主義者，工藝高超。

潔西嘉沿著矮牆走到史帝加身旁，人們禮貌地給她讓開路。她注意到保羅的眼神有些退縮，但現在她的全付心思都在這座神祕的巨大水池上。

史帝加看著她。「我們之中的人再需要水，」他說，「到這裡後也不會碰這裡的水，這妳知道嗎？」

「我相信。」她說。

他望著水池。「這裡有三億八千多萬公升的水。」他說，「我們把水和小創造者隔開，藏起來，好好保存。」

「貴重的寶藏。」她說。

史帝加舉著燈球，直視她的眼睛。「比寶藏還貴重。我們有數千座這樣的蓄水池，只有極少數人才知道全部蓄水池的方位。」他將頭偏向一側，燈球黃色的燈影投射到他的臉上和鬍鬚上，「聽見了嗎？」

他們側耳聆聽。

捕風器凝聚的水滴落水池，泠泠水聲充溢了整個空間。潔西嘉看到所有人都全神貫注地聆聽著，陶醉在這聲音中。只有保羅似乎站得很遠很遠。

對保羅來說，這滴答聲意味著時間正分分秒秒從他身邊流過，且一去不回。他感到自己需要做出決定，卻無力移動。

「經過精確計算，」史帝加悄聲道，「我們可以知道距離我們的目標還差多少水，誤差不會超過一千萬公升。等有了足夠的水，我們就可以改變厄拉科斯的面貌。」

眾人低聲回應道：「比拉凱法！」

「我們將用綠草固定沙丘。」史帝加說著，聲音激昂了起來，「我們將用樹木和叢林把水留在土壤裡。」

「比拉凱法！」

「讓兩極的冰帽逐年後退。」史帝加說。

「比拉凱法！」

「我們將把厄拉科斯變成我們的家園樂土，要在兩極安裝鏡片融化寒冰，要在溫帶造湖蓄水，只把沙漠深處留給創造者和牠的香料。」

「比拉凱法！」

「再不會有人缺水。井裡、池塘裡、湖裡、運河裡，到處都可以取水。水將從暗渠中流出，澆灌我們的植物。任何人都可以拿到水，只要伸手就可以捧起水。」

「比拉凱法！」

潔西嘉感受到這些話的宗教成分，發覺自己本能地生出敬畏。他們正在跟未來聯手，她想，他們要攀越高峰。這是科學家的夢……而這些單純的人，這些粗人，滿腦子都是這個夢。

她想著列特—凱恩斯，那位完全融入本地的皇家行星生態學家。她為他而驚歎。這是一個捕獲眾人靈魂的夢，她從中感受到那位生態學家的手筆。這個夢，令人捨生忘死。她認為，兒子所需要的另一樣至關重要的資源正是這個：為目標獻身的人民。這種人最容易灌輸熱誠和盲信。他們會像利劍一樣所向披靡，幫助保羅贏回他的地位。

「我們該走了。」史帝加說，「回去等一號月亮升起。當詹米斯平安上路時，我們就可以回家了。」

大家不情願地小聲嘟噥起來，但還是跟著他，轉身沿著水閘爬上階梯。

保羅走在荃妮身後，覺得一個重大時刻已經過去，他錯過一個必須要做的決定，現在已經被自身的神話困住了。他知道自己見過這個地方，那是在遙遠的卡樂丹，他在一場預言夢的片段中經歷過這些事，只是細節不明。他對自身天賦的局限產生一股新的疑惑。他彷彿乘著時間的巨浪，時而滑下波谷，時而衝上浪尖，而四周的波浪也澎湃起伏，將浮在海面的東西推上浪尖，又捲入波谷。

而激烈的聖戰自始至終都在他前方影影幢幢，暴力、殺戮，像屹立在海浪間的海岬。

隊伍從最後一道門魚貫而出，進入主洞。門閉上，燈光熄滅，洞口的密封罩也取下，露出籠罩著沙漠的夜空和群星。

潔西嘉走到洞口乾燥的平臺上，仰頭看著星空。明亮的星子彷彿近在眼前。此時，她感到身旁的人群騷動起來，身後某處響起了九弦琴的樂音。保羅應著音調輕哼著，聲調帶著一股令她皺眉的陰鬱。

山洞深處，荃妮的聲音從暗處飄出：「給我講講你出生地的水吧，

保羅—摩阿迪巴。」

保羅說：「下次，荃妮，我保證。」

聲音如此悲傷。

「這是一把很好的巴利斯九弦琴。」荃妮說。

「非常好。」保羅說，「妳認為詹米斯會介意我用他的琴嗎？」

他居然在這麼緊繃的時刻提到死人。潔西嘉想。其中的寓意令她不安。

一個男人插嘴說：「詹米斯有時很喜歡音樂，真的。」

「那就給我唱一首你們的歌吧。」荃妮請求道。

那女孩的嗓音嬌柔動人，潔西嘉想，我必須警告保羅小心他們的女人……越快越好。

「這是我一位朋友的歌。」保羅說，「我想，他已經死了，他叫葛尼。他稱這首歌為夜曲。」

隊伍靜了下來，聽著保羅用少年人清亮的高音，伴著九弦琴叮叮噹噹的琴聲唱了起來：

在此晴朗時刻看見餘暉—
金燦的太陽消逝在第一道薄暮中。
狂亂的內心，激情的麝香，
混成了思念。

歌詞撞擊著潔西嘉的心房，赤裸奔放，使她突然間深切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自己的身體和肉慾。她帶著一絲緊張，靜靜聽著。

夜是珍珠香薰的安魂曲……
這是屬於我們的歌！
歡笑聲中，
你的眼睛神采奕奕—
鮮花裝點的戀情，
牽動我們的心；
鮮花裝點的戀情，

滿足了我們的渴望。

歌聲散去，四周一片寂靜，保羅的餘音仍縈繞在空氣中。我兒子為什麼要給那女孩唱情歌？她問自己。她突然感到一陣恐懼，感到周圍有一種生命力在流動，可她卻抓不住駕馭的韁繩。他為什麼要選這首歌？她猜測著，有的時候，本能的舉動是最真實的。他為什麼要那麼做？

保羅默默坐在黑暗中，腦裡只有一個念頭：我母親是我的敵人。她現在還不知道，但她的確是我的敵人。她要發動聖戰。她生我，訓練了我，但她卻是我的敵人。

13

進步這個概念可以是種保護機制，將我們與未來的恐怖事物隔離。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十七歲生日那天，菲得—羅薩．哈肯能在氏族競技場上殺死了第一百名奴隸角鬥士。宮廷的觀察使芬倫伯爵和夫人為此專程造訪哈肯能的母星羯地主星，並受邀於當日下午和哈肯能的直系親屬一起坐在三角競技場上的金色包廂。

為了向準男爵祝賀，也為了讓全體哈肯能人及臣民都記住菲得—羅薩是指定的爵位繼承人，當天被定為羯地主星的節日。男爵頒下法令，從正午到次日正午不用服勞役。在家族城市哈可，人們費盡心思營造歡慶假象，建築物旌旗飛揚，面朝宮殿大街的牆壁都粉刷一新。

但芬倫伯爵和夫人注意到，只要一離開主要大道，街上就到處堆著垃圾，黑黢黢的水窪映滿粗糙的棕色牆壁倒影，路人行色匆匆，鬼鬼祟祟。

男爵的要塞以藍色城牆包圍，無懈可擊到令人不寒而慄。但伯爵和夫人看得出來，哈肯能人已經開始為消滅亞崔迪氏族付出代價——到處是衛兵，手上的武器閃著特殊光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經常使用。從一區到另一區的通道都設有崗哨，甚至在要塞裡也是如此。僕人的步伐、雙肩的狀態、逡巡的眼神……在在顯示出所受的軍事訓練。

「壓力越來越大。」伯爵用密語輕聲對他的夫人說。「男爵才剛開始明白，幹掉雷托公爵實際上要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等有時間了，我要給你講講鳳凰浴火重生的傳說。」她說。

兩人來到要塞的接待廳，等著觀看家族競技。這廳不算太大，也許只有四十公尺長、二十公尺寬，但大廳邊緣每根裝飾柱頂都突然收窄，

尖尖的，而天花板則微微拱起，給人空間極大的錯覺。

「啊──啊，男爵來了。」伯爵說。

男爵沿著大廳的長邊走過來，因為需要控制懸浮器撐著的一身肥肉，所以邁著特殊的步伐，搖搖晃晃，下頷上的肥肉上下抖動。懸浮器在他那身橘紅色的長袍下輕搖轉向，戒指在他手上熠熠生輝，長袍綴著熾焰蛋白石的部位閃閃發亮。

菲得─羅薩走在男爵身側，滿頭黑髮燙成一卷卷，顯得放浪張揚，與下面那雙陰鬱的眼睛不太相稱。他穿著黑色的貼身長袍，緊身長褲，褲腳略呈喇叭形，小腳上套著軟底便鞋。

芬倫夫人注意到這名年輕人的儀態和貼身長袍下面流暢的肌肉，心想：這是不允許自己發胖的人。

男爵在兩人面前停下，一把抓住菲得─羅薩的手臂。「我的侄子，未來的男爵，菲得─羅薩．哈肯能。」然後，他把自己那張嬰兒般胖嘟嘟的臉轉向菲得─羅薩，「這就是我向你提起過的芬倫伯爵和夫人。」

菲得─羅薩依禮低頭致意。他打量著芬倫夫人：一頭金髮，婀娜多姿，完美的身形裹在米色的曳地禮服中，全身的簡單樣式，沒有任何裝飾。一雙灰綠色眼眸回望著他。她身上有一種貝尼．潔瑟睿德式的嫻靜安詳，使這個年輕人稍感不安。

「嗯──啊，嗯。」伯爵說。他端詳著菲得─羅薩。「年輕人，嗯，很嚴謹。嗯─親愛的，對嗎？」伯爵瞥了一眼男爵說，「我親愛的男爵，你說你向這嚴謹的年輕人提過我們？你說了些什麼？」

「我跟我侄子講過，皇帝對您十分器重，芬倫伯爵。」男爵說著，心裡卻在想：好好記住他，菲得！記住這個偽裝成兔子的殺手──這才是最危險的殺手。

「當然！」伯爵說著，朝自己的夫人笑了笑。

菲得─羅薩發現，這個人的言談舉止近乎無禮，會停在露骨的地方，令人不得不注意。年輕人全神留意伯爵：這是個矮小的人，看來似乎很瘦弱。相貌狡猾，有一雙過大的黑眼睛，鬢腳灰白。至於他的舉動──他會將手或頭轉到一個方向，說話卻朝著另一個方向，讓人無所適從。

「嗯──啊，這麼，嗯，嚴謹的年輕人，真是少見啊。」伯爵拍著男

爵的肩頭說，「我……啊，祝賀你找到這麼完美的，嗯，繼承人。真是，嗯，長者的智慧，可以這麼說。」

「您過獎了！」男爵彎腰致敬。但菲得—羅薩注意到，叔叔眼中並無謙恭之意。

「你，嗯，在說反話。這說明，啊，你正在，嗯，盤算什麼大事。」伯爵說。

又來了，菲得—羅薩想，這話似乎很無禮，但你又聽不出他到底在暗示什麼。

聽著這人的話，菲得—羅薩覺得自己的腦子彷彿被人按進了泥潭，裡面塞滿了嗯呀啊。他改為留意芬倫夫人。

「我們……啊……占去這位年輕人太多時間了。」她說，「據我所知，他今天應該出現在競技場上。」

真是個美人兒，相比之下，皇室的後宮佳麗都黯然失色！菲得—羅薩想。他隨即說道：「夫人，今天我將為您而殺戮。如果您允許的話，我將在競技場上把勝利的光榮奉獻給您。」

她迎上了他的目光，神態平和，但語氣凜洌道：「我不允許。」

「菲得！」男爵叫道，他心想：小鬼頭！想惹這狠毒的伯爵向他挑戰嗎？

但伯爵只是笑了笑，「……嗯……啊……」

「該上競技場了，你真的應該去好好準備一下了，菲得。」男爵說，「好好休息，別冒任何愚蠢的險。」

菲得—羅薩鞠了一躬，臉色陰沉下來，帶著怒氣。「我相信一切都會如您所願的，叔叔。」接著向芬倫伯爵點了點頭，「閣下。」又朝伯爵夫人點了點頭，「夫人。」然後轉過身去，大步走出客廳，幾乎看都沒看聚在雙開門旁的小氏族。

「太年輕了！」男爵嘆了一口氣。

「嗯……的確，嗯……」伯爵說。

而芬倫夫人想：他會不會就是聖母所說的那名年輕人？這就是我們必須保存的血脈嗎？

「在出發去競技場之前，我們還有一個多小時。」男爵說，「也許咱們現在可以聊聊了，芬倫伯爵。」他肥碩的腦袋朝右一偏，「形勢不

同了，有很多事需要商討。」

男爵想：現在可以瞧瞧皇帝這個跑腿的本事了，看他怎麼傳話，讓大家聽懂。總不會大咧咧到粗魯的程度吧。

伯爵對他的夫人說：「嗯……啊……嗯，妳……可以……啊……迴避一下嗎，親愛的？」

「每一天，有時甚至每個小時，都會發生變化。」她說，「嗯—」她溫柔朝男爵微笑，轉身走開，昂首朝大廳盡頭的雙開門走去，氣度高華，曳地長裙發出沙沙聲。

男爵注意到，她走近時，小氏族都停止了談話，所有人的目光都尾隨著她。貝尼．潔瑟睿德！男爵想，把她們全除掉，這個宇宙會更好！

「我們左邊那兩根柱子之間有個靜錐區。」男爵說，「我們可以在那邊談，不必擔心有人偷聽。」他在前面帶路，搖搖擺擺走進那片隔音區，要塞裡的各種音響頓時顯得模糊而遙遠。

伯爵走到男爵身邊，兩人轉身面對牆壁，這樣一來，別人便無法讀出他們的唇語了。

「我們對你命令薩督卡人離開厄拉科斯的方式很不滿意。」伯爵說。

直截了當！男爵想。

「薩督卡人不能再冒險待在那裡了，不然可能會有人發現皇帝在幫我。」男爵說。

「但你的侄子拉班並沒有施壓解決弗瑞曼人的問題。」

「皇帝希望怎麼辦？」男爵問，「厄拉科斯上可能只剩下一小撮弗瑞曼人。南部沙漠是無人區，而我們的巡邏隊定期在北部沙漠地區掃蕩。」

「誰說南部沙漠是無人區？」

「你們自己的行星生態學家說的，親愛的伯爵。」

「可凱恩斯博士已經死了。」

「啊，是的……很不幸。真的很不幸。」

「我們從一次橫越南部地區的飛行中得到消息，」伯爵說，「有證據表明，那裡有植物生長。」

「這麼說，宇航已經同意從空中監視厄拉科斯了？」

「你清楚得很，男爵，皇帝在法律上不可能下令監視厄拉科斯。」

「而我又付不起價錢。」男爵說，「那次飛越是誰的手筆？」

「一個……走私販。」

「有人對您撒了謊，伯爵。」男爵說，「講到探勘南部地區，他們做得不可能比拉班的人馬更好。沙暴、沙塵靜電，這些您都知道。地面導航系統的安裝速度還趕不上毀壞的速度。」

「我們以後再另找時間討論各種形式的靜電吧。」伯爵說。

啊──男爵想。「那麼，您是在我的帳目裡發現了錯誤嗎？」男爵質問道。

「你一設想錯誤，就無法自衛了。」伯爵說。

他是故意要激怒我。男爵想。他做了兩次深呼吸，盡量讓自己冷靜下來。他可以聞到自己的汗味，長袍下面懸浮器的安全帶忽然使他又癢又煩。

「公爵的情婦和那個男孩死了，皇帝不可能為此不高興。」男爵說，「他們飛進沙漠中心，剛好遇上風暴。」

「是啊，有這麼多意外，挺方便的。」伯爵贊同地說。

「我不喜歡您的語氣，伯爵。」男爵說。

「憤怒是一回事，暴力是另一回事。」伯爵說，「我警告你：如果我在這裡也不幸遇上意外，各大氏族就會了解你在厄拉科斯上所幹的一切。他們早就懷疑你做買賣的方法了。」

「最近我能回想的唯一一次買賣，」男爵說，「就是運送幾支軍團的薩督卡人到厄拉科斯。」

「你認為你可以用這件事要挾皇帝嗎？」

「我沒那麼想！」

伯爵微笑著說：「薩督卡指揮官會說，他們並未得到皇帝的命令。他們只是想跟你的弗瑞曼暴徒打上一仗。」

「許多人都會懷疑這樣的供詞。」男爵說。話是這麼說，但這樣的威脅使他緊張不安。薩督卡人真會那麼嚴守軍令嗎？他自問道。

「皇帝的確希望審查一下你的帳簿。」伯爵說。

「隨時恭候。」

「你……啊……不反對嗎？」

「沒什麼可反對的。我在鉅貿聯會的管理工作完全禁得起最嚴格的審計。」他心想：就讓他去捏造證據，揭開一切好了。我將站在那裡，像堅毅不屈的普羅米修斯那樣，說：「相信我，我是冤枉的。」那以後，無論他再對我提出任何指控，哪怕是真實的指控，各大氏族都不會相信他了。

「毫無疑問，你的帳本禁得起最嚴格的審查。」伯爵喃喃地說。

「皇帝為何對消滅弗瑞曼人如此感興趣？」男爵問。

「想改變話題，是嗎？」伯爵聳聳肩，「是薩督卡人想要這樣，不是皇帝。他們需要練習殺人……而且，他們討厭功虧一簣。」

他是在提醒我，他背後有一群嗜血的殺手撐腰，想藉此嚇唬我嗎？男爵猜測著。

「做買賣總免不了殺人。」男爵說，「但也該有個限度，總得剩下幾個人開採香料。」

伯爵爆發出急促、刺耳的尖笑，「你以為你制得住弗瑞曼人？」

「控制弗瑞曼人的挽具向來不夠。」男爵說，「但殺戮已經使我僅剩的良民感到不安了。時候到了，該考慮用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厄拉科斯的問題了，我親愛的芬倫。我必須承認，這一靈感來自皇帝。」

「啊──哈？」

「您看，伯爵。給我靈感的是皇帝的監獄星球，薩魯撒．塞康達斯。」

伯爵兩眼放光，緊盯著他，「厄拉科斯和薩魯撒．塞康達斯有什麼關聯？」

男爵覺察到了芬倫眼中的警覺，說：「目前還沒什麼關聯。」

「目前？」

「您必須承認，只要把厄拉科斯當成監獄行星，就可以養出堅實的勞力。」

「你期望增加犯人的數量嗎？」

「厄拉科斯一直動盪不安，」男爵承認說，「我不得不相當嚴苛地壓榨，芬倫。畢竟，為了運送我們雙方的軍隊來到厄拉科斯，您知道我向該死的宇航付了多少錢。錢總要有個來處。」

「男爵，我建議，沒有皇帝的允許，不要把厄拉科斯變成監獄行

星。」

「當然不會。」男爵說，芬倫突然冷下來的語氣讓他吃了一驚。

「還有一件事。」伯爵說，「我們聽說，雷托公爵的晶算師瑟非．郝沃茲沒死，你僱用了他。」

「就那麼浪費人才，我做不到。」男爵說。

「可你向我們的薩督卡司令官撒謊，說郝沃茲死了。」

「那只是善意的謊言，我親愛的伯爵。我沒心思跟那個傢伙糾纏。」

「郝沃茲真的是叛徒嗎？」

「噢，天哪！當然不！是那個假醫生。」男爵擦掉脖子上的汗水，「您得明白，芬倫，我沒有晶算師可用，這您也知道。我沒試過身邊沒有晶算師的日子，太讓人不安了。」

「你怎麼讓郝沃茲轉而效忠你的？」

「他的公爵死了。」男爵勉強擠出笑容，「用不著怕郝沃茲，我親愛的伯爵。這個晶算師體內已經滲透了一種潛伏的毒藥，我們在他的飯裡摻入解藥。如果沒有解藥，毒性一發作──他幾天內就會死。」

「撤掉解藥。」伯爵說。

「可他很有用啊！」

「他知道太多活人不該知道的事情。」

「您說過，皇帝並不怕事情敗露。」

「不要跟我耍什麼花招，男爵！」

「等我看到蓋有皇帝封印的命令時，我自會服從。」他說，「但是，你的一時興起，我不會照辦。」

「你以為這只是一時興起嗎？」

「還會是什麼？皇帝欠我人情，芬倫。我替他除去那個討厭的公爵。」

「在一大堆薩督卡人的幫助下。」

「除了我，還有哪個氏族願意提供偽裝的軍服，幫皇帝瞞天過海？」

「同樣的問題，他也問過自己，男爵，只不過重點稍有不同。」

男爵打量著芬倫，注意到對方下頷僵硬的肌肉，看得出他正小心翼

翼地控制著自己。「啊—啊，那麼，」他說，「我希望皇帝該不會以為，他在翻臉對付我的時候，還能掩蓋這一切吧。」

「他希望不用走到那一步。」

「皇帝不至於相信我會威脅他吧！」男爵故意在語氣裡流露出幾分憤怒和悲痛。他心想：就讓他冤枉我好了！這樣我就可以坐在皇位上，捶胸頓足地訴說我的冤屈！

伯爵的聲音變得乾巴巴的，顯得很遙遠，他說：「皇帝相信他的直覺所告訴他的一切。」

「皇帝敢當著整個蘭茲拉德的面控告我謀反嗎？」男爵懷著希望，屏住呼吸。

「皇帝沒有什麼不敢做的。」

在懸浮器的幫助下，男爵一個急轉身，遮住自己的表情。這個心願竟然有可能在我生前實現！他想，皇帝！就讓他冤枉我吧！到那時—通過賄賂和施壓，聯合大氏族。他們會聚在我的旗下，像尋求庇護的農民。他們最害怕的就是皇帝的薩督卡把矛頭指向他們，各個擊破。

「皇帝真誠地希望，他永遠不必指控你謀反。」伯爵說。

男爵發現很難讓自己的語氣只帶著委屈，而不暗藏譏諷，但他努力做到了：「我一直是最忠心耿耿的臣民，這些話讓我深受打擊，我啞口無言。」

「嗯—啊—嗯—」伯爵說。

男爵依然背對著伯爵，點點頭，一會兒後說：「該去競技場了。」

「是啊。」伯爵說。

他們走出錐罩，並肩朝大廳盡頭那群小氏族走去。要塞某處響起沉悶的鐘聲—比賽入場前二十分鐘的預告。

「小氏族的人正等著你引領他們入場。」伯爵一邊說，一邊朝身邊的人群點頭致意。

雙關語……雙關語。男爵想。

他抬頭望著大廳出口側面牆上的新辟邪物—巨大的公牛頭標本和已故雷托公爵的父親亞崔迪老公爵的油畫，心中突然湧起不祥的預感。忽然間，他很想知道這些辟邪物過去是如何激勵雷托公爵的。它們從前掛在卡樂丹的大廳裡，後來又掛在厄拉科斯—神勇的父親和殺死他的公牛

頭。

「人類只有一種，嗯，科學。」伯爵道。兩人走上鮮花夾道的道路，從大廳進入休息廳。房間不大，窗戶很高，地下鋪著白紫相間的瓷磚。

「什麼科學？」男爵問。

「就是……嗯，不滿足的……嗯，科學。」伯爵說。

後面尾隨的那群怯懦、湊趣的小氏族笑了，笑聲中帶著恰到好處的奉承，但與侍從打開大門後突然從外面湧進的馬達轟鳴聲不甚協調。外面是一排地面車輛，車上的三角旗在微風中飄揚。

男爵提高音量，蓋過突如其來的音響，說：「希望我侄子今天的表演不會讓您失望，芬倫伯爵。」

「我啊—萬分期盼。」伯爵說，「寫報告書時—嗯，總是要考慮到—嗯，一開始的官職。」

男爵一驚，為了掩飾，趕緊假裝在出口的第一級臺階上絆了一下。報告書！那是有關顛覆皇室的罪行報告！

但伯爵咯咯笑起來，一副鬧鬧玩笑的樣子，拍了拍男爵的手臂。

儘管如此，前往競技場的一路上，男爵始終放不下心。他坐在車駕座椅上，往後倚著裝甲靠背，一直暗暗觀察身旁的伯爵，心裡猶豫不定：皇帝的跑腿為什麼覺得有必要當著小氏族的面開那個特別的玩笑？芬倫幾乎從來不做任何他認為沒有必要的事，可以只用一個詞時絕不用兩個詞，也向來一語雙關。

他們在三角競技場的金色包廂裡落坐。場內號角齊鳴，包廂上方和周圍一層層看臺上擠滿了喧囂的人群和飛揚的三角旗。就在這時，男爵得到了答案。

「我親愛的男爵，」伯爵靠過來，湊近他的耳朵說，「你知道，皇帝還沒有正式批准你所選擇的繼承人。」

男爵極度震驚，感到周圍的喧鬧聲完全消失了，自己彷彿突然進入隔音區，什麼也聽不見。他瞪著芬倫，幾乎沒看見伯爵夫人穿過外面的衛隊，走進金色包廂，加入他們。

「這就是我今天到這裡來的真正原因。」伯爵說，「皇帝想知道你挑選的繼承人恰不恰當，他希望我能寫一份報告給他。沒有什麼比競技

場更能揭露一個人真正的內心世界了，對嗎？」

「皇帝答應過，說我可以自行挑選繼承人！」男爵咬牙切齒道。

「再說吧。」芬倫說著，轉頭招呼他的夫人。她坐下，衝男爵笑了笑，目光轉向下面的沙地。競技場上，菲得—羅薩穿著緊身衣褲出場了。他右手戴著黑手套，握著一把長刀，戴白手套的左手握著一把匕首。

「白色代表毒藥，黑色代表純潔。」芬倫夫人說，「這種風俗真怪，是吧，親愛的？」

「唔—唔。」伯爵說。

氏族專屬的頂層看臺上響起一片歡呼。菲得—羅薩停下來接受歡呼，抬起頭，掃視著那些面孔。他看到了他的族親、表親、同父異母兄弟、內室家眷和親近的外族。那麼多張嘴，像粉紅色的喇叭，在一片五顏六色的服飾和旗幟中嘰哩呱啦。

這時，菲得—羅薩突然想到，那一排排擁擠的臉渴望看到鮮血，無論是奴隸角鬥士的血，還是他的血。當然，在這次戰鬥中，無疑只會有一種結果。這裡的危險只有形式，沒有內容—然而……

菲得—羅薩對著太陽高高舉起手中雙刀，以傳統的方式向競技場的三個角一一致意。白手套中的匕首（白色，毒藥的象徵）先入鞘，接著黑手套中的長刀也收入鞘中。但是，代表純潔的刀現在並不純潔，黑色的刀刃也淬過毒，這件祕密將把今天變成專屬於他的勝利。

他只花了一點時間調整好身上的防護盾，然後停下來，感受前額發緊的皮膚，確保自已已受到妥善的保護。

這是讓人緊張的一刻，但菲得—羅薩從容不迫，一舉一動帶著馬戲團老闆的自信：向教練和護衛點點頭，用審視的目光檢查他們的裝備—帶著尖刺、閃閃發光的手銬腳鐐已放在應放的地方，倒刺和鐵鉤上拖著藍色飾帶。

菲得—羅薩向樂隊發出信號。

節奏緩慢的進行曲開始了，古老、莊嚴。菲得—羅薩率領他的隊伍穿過角鬥場，來到他叔叔的金色包廂下，躬身行禮。有人扔下慶典鑰匙，他一把抓住。

音樂停止。

在突如其來的安靜中，他退後兩步，舉起鑰匙，高呼道：「我把真理的鑰匙獻給……」他停下來，知道他叔叔會怎麼想：這個年輕的傻瓜會把鑰匙獻給芬倫伯爵夫人，引起騷動！

「……獻給我的叔叔和保護人，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大人！」菲得—羅薩高聲叫道。

他得意地看到叔叔長長舒了口氣。

音樂重新響起，這一回是快節奏的進行曲。菲得—羅薩領著他的人跑步穿過角鬥場，回到戒備森嚴的門—這道門只允許佩戴門卡的人進出。羅薩向來以不使用保護門自豪，也很少需要護衛。但今天，這些都派上用場—特殊安排有時會帶來特殊危險。

競技場再次安靜下來。

菲得—羅薩轉過身，面對前方的大紅門—角鬥士將從那道門進場。

特殊的角鬥士。

瑟非．郝沃茲想出來的這個計畫真高明，簡單又直接。菲得—羅薩想，不能給奴隸角鬥士下藥，那樣太危險，會被揭穿。他們另有做法：用催眠將一個關鍵詞輸入角鬥士的腦海中，在關鍵時刻唸出關鍵詞，他的肌肉就會麻痺。菲得—羅薩在腦中反覆背誦這個生死攸關的關鍵詞，無聲地嚅動著嘴唇唸道：「人渣！」觀眾看到的只是一個沒注射過迷藥的奴隸角鬥士被人送進競技場，企圖殺死未來的男爵。精心安排好的所有證據都將指向奴隸總管。

紅色大門的伺服電機發出低沉的嗡嗡聲，大門漸漸開啟。

菲得—羅薩全神貫注地注視著大紅門。開始的一刻最關鍵，奴隸角鬥士一進場，訓練有素的眼睛就能從他的外表獲知需要知道的一切。所有奴隸角鬥士都應該注射過艾樂迦迷藥，成為格鬥場上的待宰羔羊。但你得留意他們如何舉刀，如何轉身防禦，看他們是否真的在意看臺上的觀眾。奴隸腦袋的擺動方式更可以提供反擊和佯攻最重要的線索。

大紅門砰地打開。

一個身材高大、肌肉發達的人衝了出來，光頭、黑眼睛深陷，皮膚呈紅蘿蔔色，一副注射過艾樂迦迷藥的樣子。但菲得—羅薩知道，那顏色是染上去的。這個奴隸穿著綠色緊身連衣褲，繫著紅色的半屏蔽場腰帶。腰帶上的箭頭指向左邊，表明他的左邊有防護盾護身。他用使劍的

方式舉起刀，刀尖稍稍向外挑。從姿勢上可以看出，這是受過訓練的武士。慢慢地，他向前走進角鬥場，有防護盾護體的那一側朝向菲得—羅薩和警戒門邊的那群人。

「我不喜歡這傢伙的樣子。」一個為菲得—羅薩拿倒鉤的人說，「您確信他注射過迷藥，少爺？」

「他的顏色是對的。」菲得—羅薩說。

「可他的站姿像個真正的武士。」另一個教練說。

菲得—羅薩向前走了兩步，走到沙地裡，打量著這個奴隸。

「他把自個兒的手臂怎麼了？」一個教練說。

菲得—羅薩注意到，這人的左前臂有一塊鮮血淋漓的抓傷。菲得的目光順著那人的手臂一直向下看到他的手，然後轉向綠色褲子的左臀—那裡有一個用血畫成的圖案：一隻鷹的輪廓。

鷹！

菲得—羅薩抬起頭來，看著那雙深陷的黑眼睛，發現對方正帶著不同尋常的警覺神情盯著他。

這是雷托公爵的武士！我們在厄拉科斯俘獲的俘虜！菲得—羅薩想，不是一般的奴隸角鬥士！一陣寒意貫穿全身。他很想知道，郝沃茲是否對這次競技另有安排：計謀裡套著計謀，偽裝裡還有偽裝，而最後的懲罰只會落到奴隸總管頭上。

菲得—羅薩的主教練在他耳邊小聲說：「我不喜歡那個傢伙的樣子，大人。讓我先在他拿刀的手臂上插一兩個倒刺試試。」

「我要用自己的倒鉤。」菲得—羅薩從教練的手中接過一對帶倒鉤的矛，掂了掂，試試平衡。這些倒鉤本來該塗上藥的，但這次卻沒有，主教練也許會因此丟掉性命。但這也是計畫的一部分。

「這次角鬥之後，你會成為英雄。」郝沃茲是這樣說的，「儘管遭受背叛，你仍一對一殺死你的角鬥士。奴隸總管會被處死，你的人會接替他的職務。」

菲得—羅薩向前走了五步，進入角鬥場內。他故意站了一會兒，打量著那個奴隸。他知道，看臺上的行家應該意識到情況不對勁。那個武士有注射過迷藥的膚色，但站得很穩，絲毫不抖。現在，臺上的角鬥迷會交頭接耳：「瞧他站得多穩。他應該很焦躁—要麼進攻，要麼撤退。

可瞧瞧他，保存著體力，等待時機。他不應該這樣等。」

菲得—羅薩感到自己血脈賁張。就讓郝沃茲去打主意出賣他吧。他想，我對付得了這個奴隸。這一回，毒藥是抹在我的長刀上，而不是匕首。這件事就連郝沃茲也不知道。

「嗨，哈肯能！」那個奴隸大喊道，「準備好領死了嗎？」

一片死寂籠罩了競技場。奴隸從不發動挑戰！

現在，菲得—羅薩看清了那個奴隸的眼睛，看到了他眼中的冰冷凶殘。菲得留意著對方的站姿，留意他的放鬆及敏捷，留意他的肌肉正蓄勢迎接勝利。奴隸的祕密消息渠道將郝沃茲的信息傳給這個角鬥士：「你將有機會殺死準男爵。」看樣子，這部分的計畫進行的很順利。

一絲緊張的微笑掠過菲得—羅薩的嘴角。從對手的站姿，他看到計畫成功了。他舉起倒刺。

「嗨！嗨！」奴隸向他挑戰，向前逼近了兩步。

現在，看臺上的人不可能看不出來了。羅薩想。

藥物應該要引發恐懼，使奴隸成為半個廢人。他的一舉一動都應該要洩漏內心的絕望—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贏。他知道準男爵那隻戴白手套的手握著的刀上塗了什麼毒藥，所以他應該滿腦子想的都是那些毒藥的可怕故事：準男爵從不給對手痛快，他喜歡示範稀有毒藥的藥性；他可以站在角鬥場上，看著在地上翻滾的受害者，興致勃勃地指出毒藥的副作用。這個奴隸確實也害怕，但不驚恐。

菲得—羅薩高高舉起倒鉤，用近似問候的態度點了點頭。

奴隸猛撲過來。

他的佯攻和防守攻擊是菲得—羅薩所見過最好的。一次又狠又準的側擊，只差一點沒有砍斷準男爵左腿的肌腱。

菲得—羅薩退開，將帶倒鉤的矛留在奴隸的右前臂上，倒鉤完全沒入肌肉，不傷到筋骨是不可能拔出來的。

看臺上響起一聲驚呼。

這聲音使菲得—羅薩洋洋得意。

他知道他叔叔現在的感受：身旁坐著宮廷的觀察使芬倫伯爵和夫人，他不可能插手角鬥。眾目睽睽之下，任何干預都會被注意到。男爵只能用一種辦法干預場上的競賽—威脅到他自己的辦法。

奴隸退後，牙咬著刀，騰出雙手，用倒鉤矛上的飾帶將矛緊緊纏在手臂上，以免影響行動。「你的破針我感覺不到啊！」他喝道，再一次向前逼來，鋼刀擺出架勢，以左側身體面對敵手，身體後傾，最大程度地用那半個防護盾保護身體。

奴隸的這個動作也沒有逃過觀眾的眼睛，氏族的看臺上傳出尖聲斥罵。菲得—羅薩的教練也大聲喊叫，問他是否需要他們上場協助。

他揮手讓他們退回警戒門。

我將奉上一場前所未見的精采表演。菲得—羅薩想，不是那種可以靠著椅背欣賞的平淡殺戮。今天的場面會讓他們的五臟六腑絞成一團。等我成了男爵，他們每個人都會記住這一天，都會因為今天而怕我入骨。

奴隸角鬥士像螃蟹般側身向前逼近，菲得—羅薩則緩緩後退。角鬥場上的沙土在腳下嘎嘎作響，他耳中聽到的是奴隸的喘息，聞到的是他自己的汗味和瀰漫在空氣中的淡淡血腥味。

準男爵穩穩倒退，轉向右邊，準備使出手中的第二根矛。奴隸躍到一邊。菲得—羅薩像絆了一跤，耳邊聽到看臺上傳來尖叫聲。

奴隸再一次猛撲過來。

眾神啊！好一個勇猛的鬥士！菲得—羅薩邊跳開邊想。他全仗著年輕人的敏捷才保住性命，但又把第二根矛插進奴隸右臂的三角肌。

看臺上，興奮的歡呼聲傾瀉而下。

他們是在為我喝采。菲得—羅薩想。他聽得出來，喝采聲充滿狂熱。郝沃茲說過，他會聽到這種歡呼。他們從來沒為氏族的鬥士熱烈歡呼過。他帶著一絲冷酷，想起郝沃茲告訴過他的一句話：「一個人更容易被他所欽佩的敵人給嚇倒。」

菲得—羅薩敏捷地退到角鬥場中央，讓觀眾看得更清楚。他抽出長刀，伏低身體，等著那個奴隸往前衝。

對方只耽擱了一會兒，將第二根矛緊緊繫在手臂上，然後就衝了過來。

讓整個家族目睹我所做的事吧。菲得—羅薩想，我是他們的敵人，讓他們一想到我，就想起現在的我吧。

他抽出匕首。

「我不怕你，哈肯能豬。」奴隸角鬥士說，「你的折磨傷不了死人，不等你的教練碰到我，我就會死在自己的刀下。我會跟你同歸於盡！」

菲得—羅薩獰笑著，抽出淬毒的長刀。「試試這個。」說著，他用另一隻手的匕首發起佯攻。

奴隸把刀換到另一隻手，向內急轉，邊閃邊格開準男爵的匕首—那把握在白手套裡，按照傳統應該淬過毒的刀。

「受死吧，哈肯能！」奴隸角鬥士氣喘吁吁地叫道。

兩人鬥作一團，從沙地打到角鬥場邊。菲得—羅薩的防護盾和奴隸的半個屏蔽場相撞時迸出藍光，周圍的空氣瀰漫著屏蔽場的臭氧味。

「死在你自己的毒藥上吧！」奴隸嘶吼道。

他扭住菲得—羅薩戴白手套的手，用力往內側彎，扭著他認為淬過毒的那把匕首，朝菲得—羅薩刺下去。

讓他們目睹這一幕！菲得—羅薩想，手中長刀向下一拉，叮噹一聲，砍上奴隸手臂上綁緊的矛，傷不了對手。

菲得—羅薩一陣短暫的絕望，他沒想到矛竟會對奴隸有利，成了另一面防護盾。這個奴隸的力氣真大！匕首無情地往內刺，勢不可擋。菲得—羅薩不得不想到一件事：一個人也可能死於無毒的刀刃。

「人渣！」菲得—羅薩氣喘吁吁地說。

關鍵詞一出，角鬥士的肌肉聽話地一鬆。對菲得—羅薩來說，這就夠了。他推開角鬥士，在兩人間騰出空隙，揮舞長刀。淬毒的刀尖一閃，在角鬥士的胸前由上至下劃出一條血痕。毒藥立即造成了致命的痛楚，那人鬆開菲得—羅薩，搖搖晃晃地後退。

現在，就讓我親愛的家族成員看著吧。菲得—羅薩想，讓他們想想，這個奴隸企圖把他認為的毒刀扭過來刺我，結果如何？讓他們去猜測，一個可以做出這種舉動的角鬥士是怎麼混進競技場的。最後，讓他們時時記住，他們永遠無法肯定我是用哪隻手握著毒刀。

菲得—羅薩默默站在一旁，看著那個奴隸緩慢的動作。角鬥士神智不清地搖晃著。現在，每個觀眾都能認出他臉上的神情。死亡寫在他臉上。奴隸知道自己完了，也知道自己是如何送命的—不該淬毒的刀上淬了毒。

「你！」奴隸呻吟道。

菲得—羅薩退後幾步，讓出位置給死神。毒藥還沒有充分發揮麻痺神經的藥效，但對方遲緩的動作說明毒藥正在生效。

奴隸搖搖晃晃地向前邁進，彷彿被一根繩子拉著。一次向前踉蹌一步，每邁出一步，他的世界裡便只有這一步。他手裡仍舊緊緊抓著刀，但刀尖不住顫抖。

「總有一天……我們中的……一個……會……殺死……你。」他喘著氣說。

奴隸角鬥士的嘴悲哀地微微一擰，之後坐下、癱倒，渾身一僵，從菲得—羅薩身前向遠處一滾，臉朝下趴在地上。

安靜的角鬥場中，菲得—羅薩向前走去，腳尖伸入角鬥士身下，把他翻過來，臉朝上，好讓觀眾看他被毒藥扭曲的臉，痙攣的肌肉。但角鬥士已經用刀結束自己的性命，胸膛上只露出刀把。

沮喪之餘，菲得—羅薩也頗為佩服，這個奴隸竟然能夠戰勝麻痺，自我了斷。同時，他也領悟了這其中有一種真正令人恐懼的東西。

令人恐懼的是使人成為超人的那種力量。

菲得—羅薩正思索著這個問題，突然意識到周圍的觀眾席和看臺上爆出陣陣喧囂，人們縱情歡呼著。

菲得—羅薩轉過身，抬頭看著他們。

所有的人都在歡呼，只除了男爵、伯爵和伯爵夫人。男爵手支著下頷坐在那裡沉思，伯爵及其夫人則望著下面的他，笑容像假面具一樣掛在臉上。

芬倫伯爵轉身對他的夫人說：「啊——嗯，一個，嗯，足智多謀的年輕人。哦，嗯，是不是啊，親愛的？」

「他的——啊，反應相當敏捷。」

男爵看著她，又看看伯爵，重新盯著角鬥場。他想：居然讓刺客這麼接近我的人！憤怒漸漸取代了恐懼。今晚，我要把那個奴隸總管放在小火上慢慢烤死……要是這位伯爵和伯爵夫人也插上一手……

男爵包廂裡的談話對菲得—羅薩來說太遙遠了，他們的聲音淹沒在四周興奮的跺足吶喊聲中：「頭！頭！頭！頭！」

菲得—羅薩懶洋洋地轉身朝向男爵。男爵不禁皺起眉頭，勉強壓住

心頭的氣憤，朝站在蜷曲的奴隸死屍身邊的年輕人揮了揮手。給那孩子一顆人頭吧，他揭露了奴隸總管的陰謀，這是他的獎品。

菲得—羅薩看到叔叔表示同意的信號，心想：他們以為給了我榮譽，我要讓他們明白我是怎麼想的！

他看見他的教練們拿著一把鋸刀走過來，準備切下戰利品，便揮揮手讓他們退回去。教練們猶豫不決，於是他再次揮手。他們以為區區一顆人頭就算給我榮譽了！他想。他彎下腰，掰開奴隸握著刀把的手，拔出插在那人胸膛上的刀，把刀放在奴隸軟綿綿的手中。

這些事轉眼便做完了，他站起身，打手勢召來他的教練。「給這個奴隸留個全屍，把他和他手裡的刀一起下葬。」他說，「這人值得尊敬。」

金色包廂裡，芬倫伯爵傾身湊近男爵說道：「高貴的行為啊——太精采了。你的侄子既有勇氣又有風度。」

「他拒絕人頭，這是對大家的侮辱。」男爵說。

「一點也不。」芬倫夫人說。她轉過身，抬頭望著四周的層層看臺。

男爵注意到她頸部的線條——真正平滑的雪膚，像個小男孩。

「他們喜歡你侄子所做的事。」她說。

坐在最遠位置上的人都明白了菲得—羅薩這一舉動的含意，觀眾看著教練把完整的奴隸屍體抬走。男爵看著觀眾，意識到伯爵夫人的看法是正確的。觀眾簡直瘋了，相互拍打，尖叫著跺腳。

男爵疲倦地說：「我將不得不下令舉行慶功宴。你不能這樣把大家送回去，他們的精力還沒有發洩完。他們一定要看到我跟他們分享快樂，跟他們一樣興高采烈。」他給衛兵打了個手勢，上面的僕從立即放低橘紅色的哈肯能三角旗，一次，兩次，三次。這是慶功宴的信號。

菲得—羅薩走過角鬥場，站在金色包廂下，還刀入鞘，雙臂垂在身側。人群狂亂的吼聲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他用壓過喧囂的音量高聲問道：「慶功宴嗎，叔叔？」

觀眾看到他們正在交談，等待著，喧鬧聲漸漸平息下來。

「為你慶功，菲得！」男爵朝下方大聲說道。他再次下令三角旗發出信號。

角鬥場對面，屏蔽場已經撤除，年輕人跳入角鬥場，競相朝菲得—羅薩奔去。

「是你命令撤除屏蔽場的，男爵？」伯爵問。

「沒人會傷害這個小伙子。」男爵說，「他是英雄。」

第一批人衝到菲得—羅薩面前，把他舉在肩上，繞著角鬥場遊行。

「今晚，他可以不帶武器，不穿防護盾，獨自走過哈肯能最糟的街區。」男爵說，「只要他出現，他們會把最後一點食物、最後一滴酒都讓給他。」

男爵從椅子上撐起來，把一身肥肉安頓在懸浮器上。「請原諒我先行告退了，有些事需要我立即處理，衛兵會護送你們返回要塞。」

伯爵站起來，微微欠身，「當然，男爵。我們正企盼著慶功宴。我還從來沒有—嗯，參加過哈肯能人的慶功宴。」

「是啊，」男爵說，「慶功宴。」他轉身離開，走出包廂的私人出口，立即被他的衛兵圍得水洩不通。

一個衛隊指揮官向芬倫伯爵鞠了一躬，「靜候您的吩咐，大人。」

「我們—嗯，先等一會兒，等最擁擠的—嗯，人群散去之後再離開。」伯爵說。

「是，大人。」那人彎下腰，往後退了三步。

芬倫伯爵轉向他的夫人，再次用密語說：「當然，妳也看見了？」

她用同樣的密語回答道：「那小子事先就知道角鬥士沒被注射迷藥。一時害怕是有的，但並不驚訝。」

「是計畫好的。」他說，「整場角鬥完全是計畫好的。」

「毫無疑問。」

「這裡面還散發著郝沃茲的臭味。」

「確實如此。」她說。

「我剛才還要求男爵除掉郝沃茲。」

「那是一個錯誤，親愛的。」

「我現在明白了。」

「哈肯能人也許不久就會有新男爵了。」

「如果那就是郝沃茲的計畫。」

「他的計畫一向禁得起考驗，真的。」她說。

「那個年輕人更好控制。」

「對我們來說……過了今晚。」她說。

「引誘他，妳不覺得有什麼困難吧，我負責繁衍血脈的小母親？」

「沒問題，親愛的。他盯我的樣子，你也看見了。」

「是的，現在我也明白為什麼我們必須得到那支血脈了。」

「是啊，還有，我們必須控制住他。我將在他意識深處植入一個關鍵詞，控制住他的普拉那肌肉和並度神經。」

「我們要盡快離開—妳一有把握，我們就走。」他說。

她打了個寒噤，「當然了，我可不想在這麼可怕的地方懷胎。」

「我們這麼做，是為了全人類。」他說。

「你要做的事，再簡單也不過。」她說。

「我也需要克服一些古老的偏見。」他說，「妳知道，那種相當原始的偏見。」

「我的小可憐。」她說著，拍了拍他的臉頰，「你也知道，要想拯救那支血脈，這是唯一的辦法。」

他用乾巴巴的聲音說：「我很理解我們要做的事。」

「我們不會失敗的。」她說。

「愧疚都是從失敗感開始的。」他提醒道。

「我們不會愧疚。」她說，「用精神控制法，讓菲得—羅薩的靈與後代進入我的子宮—然後就走。」

「那個叔叔，」他說，「妳以前見過這麼變態的人嗎？」

「十分殘暴，」她說，「但他的這個侄子可能比他更糟。」

「那得歸咎於他叔叔，妳知道的。想想看，如果用其他方法來撫養這小子—比如說，用亞崔迪的禮教去引導他，會怎樣？」

「真讓人難過。」她說。

「但願我們能把那個亞崔迪的年輕人和這個傢伙一起救下來。關於那個少年保羅，我聽過一些事，那是最值得讚揚的小伙子，是先天血統和後天訓練的優良結合。」他搖搖頭，「但是，我們不應該浪費感情，不應該對貴族的不幸過度悲傷。」

「貝尼．潔瑟睿德有句諺語。」她說。

「每件事妳們都要諺語。」他不滿地說。

「你會喜歡這句諺語的。」她說，「原話是這麼說的：『死要見屍。即使見到了，你仍舊有可能搞錯。』」

14

> 摩阿迪巴在《沉思的時代》中告訴我們，當他第一次面對厄拉科斯的生存物資時，他的教育才真正開始。從那以後，他學會了如何豎起沙桿測天氣，通過皮膚的刺痛學會風沙的語言，知道了沙子造成的鼻癢會讓人發昏，還學會如何收集身體散失的珍貴水分，如何守衛水，保存水。當他的眼睛變成伊巴德香料藍時，他終於學會了契科布薩人的生活方式。
>
> ——史帝加為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其人》所作的序言



史帝加的隊伍在沙漠兩度迷路，終於在一號月亮暗淡的月光下爬出盆地，回到穴地。穿長袍的人們聞到了家的味道，於是加速前行。歸人身後的灰色曙光在天邊山凹處最亮，按照弗瑞曼人的地平線曆法來算，現在正值仲秋，弗瑞曼人稱之為帽岩月。

穴地的孩子把風颳落的枯葉堆在斷崖腳下，但除了保羅和他母親偶爾弄出一點雜音，整支隊伍走在上面發出的聲音完全與夜裡萬籟融為一體，無法分辨。

保羅擦去前額汗濕的沙塵，感到有人拉了一下他的手臂，只聽荃妮低聲道：「照我說的做：把兜帽放下來蓋住前額！只露出眼睛。你在浪費水。」

身後傳來低聲的命令，要兩人安靜：「沙漠聽見你們了！」

上方高高的岩石間響起一聲鳥鳴。

隊伍停了下來，保羅突然一陣緊張。

岩石間響起微弱的敲擊聲，很輕，不比野鼠跳到沙地上的聲音大多少。

鳥兒又叫了起來。

一陣騷動掠過隊伍。野鼠一點點蹦到沙地另一邊去了。

鳥兒再次啾啁。

隊伍繼續往上，爬進岩石間的岩縫，弗瑞曼人突然屏住呼吸，保羅不由得警覺起來。他發現大家在偷偷瞥向荃妮。荃妮似乎有些退縮，躊躇不前。

現在腳下踩著的是岩石了，周圍響起衣袍拂動的聲音。保羅覺得紀律有些鬆弛下來了，但荃妮和其他人仍然保持安靜。他跟著一道人影往上走，走了幾級臺階，轉過一道彎，走過更多臺階，進入一條地道，穿過兩道用來密封水氣的門，最後走進燈球照亮的走廊，兩邊的岩壁和岩頂都是黃色的。

保羅看見周圍的弗瑞曼人紛紛把兜帽甩到腦後，拔掉鼻塞，大口大口深呼吸。還有人嘆息著。保羅扭頭去找荃妮，發覺她已經從自己身邊走開。他被一具具穿著長袍的身體包圍著。有人擠了他一下，說：「對不起，烏蘇爾。真夠擠的！總是這樣。」

在他左邊，一張長滿鬍鬚的瘦長臉轉向保羅。那人叫法魯克。汙跡斑斑的眼窩裡有雙深藍色的眼珠，在黃色燈光下顯得更藍了。「摘掉兜帽吧，烏蘇爾。」法魯克說，「到家了。」他幫保羅解開兜帽的帶子，用手肘在人群中擠出一小塊空間。

保羅拔出鼻塞，把嘴罩轉到一邊。這地方特有的味道向他襲來：未盥洗的體味、蒸餾回收汗液遺留的酸味、無所不在的人體酸臭味，還有濃郁的香料味，香料及香料製品的味道蓋過了所有異味。

「我們為什麼要等，法魯克？」保羅問。

「我想，在等聖母吧。你聽到那消息了吧──可憐的荃妮。」

可憐的荃妮？保羅問自己。他看看四周，這裡這麼擠，他很想知道她在哪裡，母親又在哪裡？

法魯克深深吸了口氣。「家的味道。」他說。

保羅看著這人陶醉在空氣的惡臭中，語調裡絲毫沒有譏諷。這時，他聽到了母親的咳嗽聲，聲音穿過擁擠的人群傳到他耳裡：「你們穴地裡的味道真濃，史帝加。我看你們用香料做了不少東西……紙張……塑料……還有那個，是不是化學爆炸物？」

「妳聞一聞就可以知道這麼多嗎？」這是另一個男人的聲音。

保羅意識到她說這話是為他好，她要他盡快接受這種撲鼻的惡臭。

隊伍前面傳來一陣騷動，還有拉長的吸氣聲，那似乎傳遍了所有弗瑞曼人。保羅聽見竊竊私語沿著隊伍傳了過來：「那麼，這是真的了——列特死了。」

列特，保羅想，然後：荃妮，列特的女兒。零零碎碎的信息在他腦海中拼湊起來。列特是那個行星生態學家的弗瑞曼名字。

保羅看著法魯克，問：「是不是那個又叫凱恩斯的列特？」

「列特只有一個。」法魯克說。

保羅轉過身，凝視著前方一個弗瑞曼人穿著長袍的背影。這麼說，列特–凱恩斯死了。他想。

「是哈肯能人的陰謀。」有人小聲說，「弄成了意外……在沙漠裡迷路了……撲翼機墜毀了。」

保羅體內有怒氣湧現。那個人把他們當朋友，幫他們逃出哈肯能人的魔掌，又派出他的弗瑞曼部隊來尋找沙漠上的兩個流浪者……又一個哈肯能的受害者。

「烏蘇爾更渴望報仇了嗎？」法魯克問。

沒等保羅回答，前方傳來一聲低沉的召喚，整個隊伍擁著保羅一起走進一間更寬大的岩室。他發現自己站在一塊空地上，面對史帝加和一個奇怪的女人。這女人穿著色彩鮮亮的外套，橘綠相間，衣服上綴滿流蘇。她的雙肩裸露在外。保羅看得出她沒穿蒸餾服。她的皮膚呈淺橄欖色，烏黑的頭髮從高高的前額向後梳起，更突出她那鮮明的顴骨和深色雙眼之間高聳的鷹鉤鼻。

她轉身面對他，保羅看到她耳朵上掛著用計水環串起的金環。

「就是他打敗了我的詹米斯？」她問。

「安靜，赫若。」史帝加說，「那是詹米斯要求的——他要求進行坦哈砥試煉。」

「他不過是個孩子！」她說著，猛地一搖頭，計水環晃來晃去，發出叮噹聲，「我的孩子被另一個孩子弄得沒了父親！當然了，那是一場意外。」

「烏蘇爾，你多大了？」史帝加問。

「十五個標準年，十五歲。」保羅說。

史帝加環視整個隊伍。「你們中有人要向我挑戰嗎？」

沉默。

史帝加看著那個女人說：「在我學會他那種詭祕的打法之前，我不願向他挑戰。」

她回望著他：「但是──」

「你看見那個陌生女人了嗎？那個與荃妮一起去見聖母的女人？」史帝加問。「她是外星來的塞亞迪娜，是這孩子的母親。母親和兒子都是高手，能使出詭祕的戰鬥術。」

「天外之音。」那女人小聲說著，轉頭望著保羅，雙眼流露出畏懼。

又是那個傳說。保羅想。

「也許吧。」史帝加說，「但還沒有試煉過。」他再度望向保羅，「烏蘇爾，這是我們的規矩，你現在要負責照顧詹米斯的女人和兩個兒子。他的穴房，居室，是你的了。他的咖啡用具也是你的……還有這個，他的女人。」

保羅打量著這個女人，心想：她為什麼不為自己的男人悲痛哀悼？為什麼她沒有恨我的意思？突然，他看到所有弗瑞曼人都盯著他，等待著。

有人輕聲說：「還有工作要做。快說吧，你要怎麼接受她。」

史帝加說：「你接受赫若作你的女人，還是僕人？」

赫若舉起雙臂，單腳腳跟著地，款款轉圈。「我還年輕，烏蘇爾。他們說，我看起來還像當年跟喬弗在一起時那麼年輕……在詹米斯打敗他之前。」

詹米斯殺了另一個人才得到她。保羅想。

保羅說：「如果我接受她作為我的僕人，以後我可以改變主意嗎？」

「你有一年的時間改變你的決定。」史帝加說，「在那之後，她就是自由的女人了，可以隨心所欲……或者，你可以在任何時候還她自由，讓她自己做選擇。但無論如何，照顧她是你的責任，為期一年……而且，你要永遠為詹米斯的兒子負起一定的責任。」

「我接受她作為我的僕人。」保羅說。

赫若跺著腳，氣憤地晃著肩膀，「可我還年輕！」

史帝加看著保羅說：「謹慎是很寶貴的素質，對首領來說。」

「可我還年輕！」赫若重複道。

「安靜！」史帝加命令道，「如果某樣東西有價值，就會一直有價值。帶烏蘇爾去他的居室，要確保他有地方休息，有乾淨衣服換。」

「噢——！」她說。

保羅已經記下夠多信息，對她有了初步了解。他能感覺到隊伍的不耐煩，知道已經耽擱了大家。他想大膽問問他母親和荃妮的下落，但從史帝加緊張的站姿來看，那會是一個錯誤。

他面對赫若，提高嗓音，加上顫音，以激起她的敬畏：「帶我去我的居室，赫若！我們另找時間來談妳的孩子。」

她退後兩步，畏懼地朝史帝加看了一眼。「他的聲音真奇怪。」她嘶啞道。

「史帝加，」保羅說，「我欠了荃妮父親很重的一筆債，如果有任何……」

「我們將在會議上做決定。」史帝加說，「那時候你再講吧。」他點點頭，示意眾人解散，轉身走開。其餘的人跟在他後面紛紛離去。

保羅拉起赫若的手臂，注意到她的手臂冰涼，感到她正在發抖。「我不會傷害妳的，赫若，帶我去我們的居室吧。」他用平和的語氣說。

「一年後，你該不會趕我走吧？」她說，「我也知道我不像過去那麼年輕了。」

「只要我活著，我這裡就會有妳的安身之處。」他說著，放開她的手臂，「現在走吧。我們的居室在哪裡？」

她轉身帶著保羅沿著走廊出去，向右轉了道彎，走進寬闊的通道，頭頂上一盞盞分布均勻的黃色燈球照亮了整條通道。岩石地面光滑平整，打掃得一塵不染。

保羅趨前幾步，走在她旁邊，一邊走，一邊打量著她那鷹似的側面輪廓。「妳不恨我嗎，赫若？」

「我為什麼要恨你？」

一群孩子在一條側向走道的岩架上盯著兩人瞧，她衝他們點點頭。保羅瞥見孩子身後隱約露出幾個成年人的身影，半掩在掛簾後。

「我……打敗了詹米斯。」

「史帝加說，葬禮已經舉行過了，而且你也是他的朋友。」她側過臉來，從旁邊看了他一眼，「史帝加說，你把水送給死者了，是真的嗎？」

「是的。」

「那比我會做……比我能做的還要多。」

「妳不為他哀悼嗎？」

「該哀悼的時候，我會為他哀悼的。」

兩人穿過一個拱形洞口。保羅望過去，發現這是一間又大又亮的岩室，許多男男女女正在機器旁工作著，動作似乎很急切。

「他們在那裡幹什麼？」保羅問。

兩人已經走過拱門了，她回頭看了一眼，說：「他們急著在我們逃離這裡之前完成塑膠製品的生產額。為了種草，我們需要許多露水收集器。」

「為什麼要逃離？」

「在屠夫停止追殺我們，或者被趕出我們的土地之前，我們必須不斷逃亡。」

保羅打了個趔趄，忙穩住身形。他感到時間似乎凝固了一瞬，想起了一個片段，一段預言式的圖像—但卻有點失真，像一連串動畫的下一幀，和他記憶中的預視景象稍有不同。

「薩督卡在追殺我們。」他說。

「除了一兩個空穴地之外，他們什麼也找不到。」她說，「他們在沙漠中只會找到自己的死亡。」

「他們會找到這個地方嗎？」

「可能。」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花時間……」他朝身後的拱形洞口點點頭，「……製造……露水收集器？」

「要繼續種植。」

「露水收集器是什麼？」他問。

她扭頭瞥了他一眼，一臉驚訝，「難道他們什麼也沒教你？……我是說，在你原來的星球上。」

「沒提過露水收集器。」

「唉——」只有意味深長的一個字。

「那究竟是什麼？」

「你在外面流沙漠裡看到的每一叢灌木，每一株野草。」她說，「你以為在我們離開之後，是怎麼活下來的？每一株植物都被好好種在自己的小坑裡。那些小坑裝著橢圓形的變色塑膠球，很光滑。光照上去，看起來是白色的。如果你從高處往下看，就能看到它們在早上的陽光下發亮。白色的反射光。但等太陽老爹走了，變色塑膠會在黑暗中變回透明。它冷卻得非常快，能把空氣中的水氣凝結在表面。水氣多了，就變成露珠，滴下去就能維持植物生存。」

「露水收集器。」他喃喃自語，迷上了這個裝置的簡潔之妙。

「我會在適當時候哀悼詹米斯。」她說道，似乎還想著保羅的另一個問題，「詹米斯是好人，但很暴躁。詹米斯啊，很會養家，跟孩子在一起的時候沒話說。他把喬弗的兒子，我的第一個孩子，當成自己的兒子。在他眼中，他們都一樣重要。」她用懷疑的眼光盯著保羅，「跟你在一起，也會這樣嗎，烏蘇爾？」

「我們沒有那個問題。」

「可如果……」

「赫若！」

保羅的嚴厲語調讓她畏縮了。

左側的拱門裡是另一間燈火通明的岩室。「那裡在造什麼？」他問。

「他們在修理織布機。」她說，「但今晚就必須拆掉，馬上運走。」她手指著左邊一條側向走道，「從那邊走過去，是食品加工廠和蒸餾服修理廠。」她看看保羅，又說，「你的蒸餾服看樣子是新的，但如果需要修理的話，我對蒸餾服可是很拿手。最忙的時候，我會到廠裡支援。」

從這裡開始，兩人不斷遇到其他人，隧道兩邊的洞口也越來越密。一隊男女從兩人身旁走過，扛著沉重得咯咯作響的包裹，渾身散發著濃郁的香料味。

「他們得不到我們的水，」赫若說，「也得不到我們的香料。這一

點你可以放心。」

保羅望向地道牆上的一個個洞口，看見凸出的壁架都蓋著厚厚的毯子，房間裡的牆壁上都掛著色彩鮮艷的掛毯，成排靠墊擺在地上。洞口的人在兩人走近時沉默下來，凶巴巴瞪著保羅。

「你打敗了詹米斯，大家都覺得很奇怪。」赫若說，「看樣子，等我們在新穴地裡安頓下來，你必須做些什麼來證明自己。」

「我不喜歡殺人。」他說。

「史帝加也是這麼說的。」但她的語氣卻透露出她並不相信這話。

前方尖細的讀書聲越來越響。兩人來到另一個洞口，比保羅見到過的任何洞口都還要寬。他放慢腳步，往房裡瞧。屋裡擠滿孩子，全盤著腿坐在栗色地毯上。

遠處牆上掛著一塊黑板，旁邊站著一個身穿黃色罩衫的女人，一隻手還拿著投影筆。黑板上畫滿了圖──圓圈、楔形、弧線、蛇行曲線和方形，還有被平行線分割的圓弧。女人指著那些圖，一個個點下去，盡可能快速地移動投影筆，而孩子則有節奏地跟著她的手往下讀。

保羅跟著赫若往穴地深處走，越往裡走，耳邊的朗誦聲越微弱。

「樹，」孩子齊聲讀道，「樹、草、沙丘、風、高山、丘陵、火、閃電、岩石、石塊、塵、沙、熱、避難所、熱量、滿、冬天、冷、虛空、侵蝕、夏天、洞穴、白天、壓力、月亮、夜晚、沙潮、斜坡、種植、夾板……」

「這種時間你們還開課？」保羅問。

她臉色變得肅穆，語調沉痛道：「列特教導我們，教育一刻也不能中止。我們會永遠記住死去的列特，契科布薩人都是這麼做。」

她穿過走道，走到左邊，登上一塊隆起的平臺，分開橘紅色紗簾，往旁邊一站，說：「你的穴房已經準備好了，烏蘇爾。」

登上她站的那個平臺前，保羅猶豫了一下，他突然不大情願和這個女人獨處一室。他想到，自己正被一種奇特的生活方式所包圍，只有透過弗瑞曼人的理念和價值體系，才能理解這種生活方式。他感到這個弗瑞曼世界正在試探他，用自己的方式企圖將他誘入圈套中。他知道圈套中有什麼──瘋狂的聖戰，那個讓他感到應該不惜一切避免的聖戰。

「這是你的穴房，」赫若說，「你為什麼不進去呢？」

保羅點點頭，走到她身旁，從她手裡接過簾子，順手摸了摸織物中的金屬纖維。他跟著她穿過很短的門廊，走進較大的房間。房間呈正方形，每邊大約六公尺，地上鋪著厚厚的藍地毯，藍綠色的織物蓋住岩石牆壁，天花板上也遮著黃色織物，懸在上方的燈球調成了黃光。

看起來像一頂古代帳棚。

赫若站在他面前，左手叉腰，一雙眼睛打量著他的臉。「孩子們跟一個朋友在一起，」她說，「等一下就會過來。」

保羅飛快掃視這個房間，掩飾自己的窘迫不安。他看到右邊有面薄薄的簾子，半掩住另一個更大的房間，裡面沿牆擺了一排靠墊。他感到通風管吹來了一股柔和的微風，發現管口就在他的正前方，巧妙地隱藏在另一面簾子後方。

「你要我幫你脫掉蒸餾服嗎？」赫若問。

「不……啊，謝謝。」

「要我拿吃的來嗎？」

「是的。」

「那個房間外面有間休息室。」她用手指了指，「你在那裡脫蒸餾服會比較舒適、方便。」

「妳說我們必須離開這個穴地。」保羅說，「我們不用打包什麼的嗎？」

「時候到了就會收。」她說，「屠夫還沒查到我們這片區域。」

她仍然躊躇著，盯著他瞧。

「你還沒有伊巴德香料藍的眼睛。」她說，「怪雖怪，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吸引力。」

「去拿吃的來，」他說，「我餓了。」

她衝他笑了笑──是那種一切了然於胸的、女人的微笑，讓保羅頗為不安。「我是你的僕人。」她說著，輕快地轉身，低頭從厚厚的壁簾下鑽了出去。壁簾落回原地之前，保羅看見另一條通道。

保羅突然對自己生起氣來。他撩開右邊的薄簾，走進那個較大的房間，站了一下，心神不寧。他想知道荃妮在哪裡……剛剛失去父親的荃妮。

我們在這一點上很相似。他想。

外面走廊傳來一聲拖得長長的呼喊，聲音因為隔著簾子而減弱了。呼喊重複著，稍稍遠了些。然後又是一聲。保羅明白了，這是有人在報時。他發現自己沒在這裡見過鐘錶。

一股淡淡的石炭酸灌木燃燒後的氣味鑽進他鼻孔，蓋過穴地裡無處不在的臭味。保羅發覺自己已經壓下這種氣味對嗅覺的侵擾。

他又想起母親，不斷變化的未來景象中總有她的身影……還有她的女兒。未來和現在，多重時間在他的意識中飛舞，他猛地搖了搖頭，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這些代表弗瑞曼文化的物品上，這些東西向他證明了已經吞沒他們的弗瑞曼文化有多麼深邃、廣博。

以及種種難以捉摸的怪誕。

他在夢中看到了一件跟這些洞穴和這個房間有關的事情，而那件事，跟他目前的所見所聞都迥然相異。

這裡看不見毒素檢測器的影子。在這個擁擠的洞穴群中，沒有任何使用毒素檢測器的跡象，但他仍舊在穴地的臭氣中嗅到了毒物的氣味，既有劇毒，也有普通毒物。

一陣簾子的唰唰聲。保羅轉過身，以為是赫若帶著食物回來了。但他沒有看到赫若，只看到兩名小男孩，站在一幅印著錯視圖的簾子下方，也許一個九歲，一個十歲，用貪婪的目光盯著他。兩人的腰間都掛著一把雙刃式的小晶刃匕，一手按著刀柄。

保羅想起了弗瑞曼人的故事：他們的孩子戰鬥起來跟成人一樣凶悍。

15

手在動，嘴在動—
奇思妙想從言語中湧出。
還有那雙吞噬萬物的雙眼！
他是一座自我的孤島，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手冊》



洞穴高處亮著一盞螢光燈，將朦朧的光線投到擁擠的穴內，側面指出這個岩石環繞的密閉空間相當大……潔西嘉覺得，甚至比她的貝尼．潔瑟睿德大會堂還大。史帝加和她站在岩架上，她估計岩架下面聚集了五千多人。

還有更多人陸續到來。

四處是人們的竊竊私語。

「已經派人去你兒子的居室叫他來了，塞亞迪娜。」史帝加說，「妳希望和他商量一下妳的決定嗎？」

「他可以改變我的決定嗎？」

「妳講話時所用的空氣來自妳自己的肺部，但是—」

「我的決定不變。」

但她還是有些不安，不知道是否該用保羅作藉口，退出這場危險的考驗。同時也應該考慮到未出世的女兒。危及母親身體的事，也會危及女兒的身體。

幾個男人扛著捲起的地毯走過來，在地毯的重壓下哼哼喲喲。他們把地毯扔在岩架上，揚起一陣灰塵。

史帝加握著她的手臂，領她回到岩架的邊緣，站在一個可以發出迴響的角形區域內，指著一具石凳說：「聖母將坐在這裡。但在她來之前，妳可以坐在上面休息一下。」

「我想站著。」潔西嘉說。

她看著人們打開地毯，在岩架上鋪好。她朝人群望去。現在，下方的岩穴底層至少有一萬人了。

而人們還在陸續趕來。

她知道，外面的沙漠上空早已是紅色的日暮時分，但這個洞廳裡卻永遠是微黃的黎明。下面是灰濛濛的浩瀚人海，他們聚在這裡，看她拿自己的性命冒險。

她右邊的人群突然讓開一條路，她看見保羅走了過來，兩側各有一名小男孩護衛。孩子一副神氣活現、不可一世的樣子，手按刀柄，怒視著兩邊的人牆。

「詹米斯的兒子，現在是烏蘇爾的兒子了。」史帝加說，「他們把護衛的職責看得很重。」他大膽衝潔西嘉笑了笑。

潔西嘉明白，史帝加是想幫她緩和一下緊張的情緒。她承認，史帝加的努力確實起作用了，她也很感激他的用心，但仍無法不介意自己即將面對的危險。

我沒有選擇，只能這樣做。她想，如果我們要在這群弗瑞曼人中保住我們的地位，就必須迅速行動。

保羅攀上岩架，把孩子留在下方。他在母親面前停下，看了看史帝加，回過頭來對潔西嘉說：「發生了什麼事？我以為是召我來開會。」

史帝加舉起一隻手，示意大家安靜，然後指指左邊。擁擠的人群再次讓出一條路，荃妮沿著夾道的人牆走了過來，一張精靈臉帶著悲傷的神情。她已經脫掉蒸餾服，換上優雅的藍色長袍，露出纖細的手臂。她在左臂靠近肩膀處繫了一條綠手巾。

綠色代表哀悼。保羅想。

詹米斯的兩名兒子才剛間接向他解釋過這個習俗。他們告訴他，他們不穿綠色，因為他們接受了他，讓他成為他們的保護人與父親。

「你就是天外之音嗎？」他們問。保羅卻從他們的話中聽出了聖戰。他聳聳肩，用提問堵住那兩張喋喋不休的嘴。他很快便了解，這兩個孩子中，年長的那個叫凱利弗，十歲，是喬弗的兒子；而年幼的那個叫奧羅普，八歲，是詹米斯的兒子。

這是奇異的一天。應他的要求，兩名孩子一直在他身邊護衛著。他

必須避開人們的好奇心，好找出花時間理清思緒和預知的記憶，想出方法預防聖戰。

現在，站在岩架上母親身旁，看著下方擁擠的人群。保羅懷疑是否真的有方法可以阻止狂熱軍團源源湧入。

荃妮走近岩架，四名女子遠遠跟在她身後，用轎子抬著另一位女人。

潔西嘉沒有理會走近的荃妮，只全神貫注盯著轎上的女人：一個乾癟、滿臉皺紋的老邁生物，一身黑袍，兜帽甩在後方，露出結髻的灰髮和細長的頸項。

抬轎的女子站在下方，把轎子輕輕放在岩架上。荃妮攙扶著老婦人站了起來。

這就是他們的聖母。潔西嘉想。

老婦人重重倚在荃妮肩頭，朝潔西嘉蹣跚走來，看上去像裹著黑袍的一捆乾柴。她在潔西嘉面前停下腳步，抬頭凝視了很長時間，才用沙啞的嗓音輕聲道：「原來妳就是那個人。」頂在細長頸項上的頭顫顫巍巍地點了一下，「夏道特梅帕絲同情妳，她是對的。」

潔西嘉輕蔑地飛快答道：「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情。」

「我們會知道的。」老婦人沙啞地說。她用讓人驚訝的速度迅速轉身，面向人群，「告訴他們吧，史帝加。」

「非這樣不可嗎？」他問。

「我們是米斯爾。」老婦人用嘶啞的聲音道，「自從我們的禪遜尼祖先逃離尼羅特阿歐魯巴以來，我們就懂得遷徙和死亡。年輕一代要將這一切傳承下去，我們的民族才不會滅亡。」

史帝加深深吸了口氣，向前跨出兩步。

沉默籠罩這座擠滿人的洞穴。現在大約有兩萬多人，全都默默站著，幾乎一動不動。這使潔西嘉突然感覺到自己的渺小，並滿心戒慎。

「今晚，我們必須離開這座長久以來庇護我們的穴地，向南深入沙漠。」史帝加說。他低沉的聲音越過一張張仰視的面孔，經由岩架後方的角形區域遠遠傳出去，發出隆隆的迴響。

人群依然保持沉默。

「聖母告訴我，她活不過下一次哈伊拉了。」史帝加說，「以前我

們也經歷過沒有聖母的生活，但在尋找新家園的險惡路途上，這很不利。」

人群騷動起來，傳出一波波低語，以及洶湧的焦慮。

「但這也許不會發生。」史帝加繼續說，「因為我們神奇的新塞亞迪娜潔西嘉，已經同意在這個時候加入儀式。她會在我們失去聖母的力量之前通過考驗。」

神奇的潔西嘉。潔西嘉想著這個稱謂。她看到保羅正盯著她瞧，眼中充滿疑問。但在這種奇異氣氛下，他只能閉口不語。

如果我死於這次考驗，他怎麼辦？潔西嘉暗自問道，並再次憂心忡忡起來。

荃妮領著老聖母走到角形區深處的石凳上坐下，然後退回，站在史帝加身旁。

「就算神奇的潔西嘉失敗了，我們也不會失去一切。」史帝加說，「荃妮，列特的女兒，將被奉為塞亞迪娜。」他朝旁邊跨開一步。

角形區深處傳來老婦人的聲音，是那種放大過的低語，嚴厲而穿透人心：「荃妮剛結束她的哈伊拉──荃妮看見水了。」

人群低聲回應：「她看見水了。」

「我願奉列特的女兒為塞亞迪娜。」老婦人嘶啞道。

「接受。」人們紛紛回應。

保羅對儀式的聲音幾乎聽而不聞，他仍全心想著史帝加所說的那些話。

如果她失敗了呢？

他轉身回望眾人口中的聖母，打量著這位枯乾的老婦人。她有一雙深不可測的藍眼，看起來彷彿一陣微風都能將她吹走，身上卻隱隱透出一種在季風沙暴中也能巍然不動的力量。他還記得曾以戈姆刺的痛苦來考驗他的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眼前這人也散發相同的氣勢。

「我，聖母拉瑪約，代表眾神發言。」老婦人說，「荃妮成為塞亞迪娜是符合天意的。」

「符合天意。」眾人回應道。

老婦人點點頭，輕聲說道：「我賜予她銀色的天空、金色的沙漠和發光的岩石，以及未來的綠色原野。我把這些賜予塞亞迪娜荃妮。在這

播種的典禮上，為了讓她不至於忘記她已獻身給我們，把這些低下的任務交給她吧，讓她像沙胡羅一樣承擔這些工作吧。」她抬起一隻褐色棍子般的手臂，然後垂下。

潔西嘉感到，發生在自己身邊的儀式彷彿一股激流，挾著她，讓她無法後退。她看了一眼保羅充滿疑問的臉，準備接受嚴峻的考驗。

「司水員到前面來。」荃妮說，少女的嗓音中只有最輕微的一絲顫抖，透露出她的猶疑。

此刻，潔西嘉感到自己正處於危險的中心。從眾人凝神觀望的眼睛中，從場內的寂靜中，她看到了這種危險。

人們讓開一條彎彎曲曲的路，一小隊男人兩兩成對從後面朝前擠來，每一對都抬著一隻小皮袋，大約是人頭的兩倍大。袋子沉甸甸地上下晃悠著。

兩個領頭的人把抬來的袋子放在岩架上荃妮的腳邊，退了回去。

潔西嘉看了看袋子，又望向那些人。他們的兜帽都甩在腦後，露出項下紮成一卷的長髮，凹陷的深色眼睛回望著她，一瞬也不瞬。

袋子裡散發出芬芳的肉桂香，飄到潔西嘉面前。香料？她猜想著。

「有水嗎？」荃妮問。

左邊的司水員，一個鼻上橫著一道紫色傷疤的男人點點頭說：「有水，塞亞迪娜。但我們不能喝。」

「有種子嗎？」荃妮問。

「有種子。」那人回答說。

荃妮跪了下去，把手放在晃來晃去的水袋上，「願眾神賜福於水和種子。」

潔西嘉很熟悉這種儀式，她回頭望向老聖母拉瑪約。老婦人閉起雙眼，彎腰坐著，像是睡著了。

「塞亞迪娜潔西嘉。」荃妮說。

潔西嘉扭過頭，看見女孩正盯著她。

「妳嘗過聖水嗎？」荃妮問。

潔西嘉還沒來得及回答，荃妮又說：「妳不可能嘗過聖水。妳是外來者，沒有這份尊榮。」

人群中傳出一聲嘆息，衣袍的沙沙聲讓她後頸上寒毛倒豎。

「穀物成熟，創造者已死。」荃妮說。晃動的水袋上方有條盤起的出水管，她一邊說，一邊鬆開水管。

此時，潔西嘉感到周遭的危險感沸騰了。她瞥了一眼保羅，見他正沉迷於這場儀式的神祕氣息，兩眼緊盯著荃妮。

他預見過這一刻嗎？潔西嘉很想知道。她一隻手放在腹部，想著未出世的女兒，暗自問道：我有沒有權利拿我倆的性命來冒險？

荃妮朝潔西嘉舉起出水管，說：「這是生命之水，比水更偉大的水──解脫靈魂的水。如果妳確實是聖母，這水會為妳打開宇宙之門。現在，就讓沙胡羅來評斷吧！」

對腹中女兒的責任，對保羅的責任。這兩種責任撕扯著潔西嘉的心。為了保羅，她知道自己應該接過噴水管，喝下水袋裡的液體。但當她彎下身，湊近送過來的水管時，本能告訴她這是極度危險的。

水袋裡的東西散發出一種苦味，很像她知道的許多毒藥，但又不盡相同。

「現在，妳必須喝下去。」荃妮說。

不能回頭了。潔西嘉提醒自己。然而，在她接受的所有貝尼．潔瑟睿德訓練中，她想不出任何方法可以幫助她度過這一刻。

這是什麼？潔西嘉問自己，酒？毒藥？

她彎下身，湊近出水管，聞到一股肉桂香，隨即回起當初鄧肯．艾德侯的醉態。香料酒？她問自己。她把管子放進嘴裡，只吸了一小口液體，嘗到一股香料味，舌頭上一陣辛辣，隱隱有些刺痛感。

荃妮的手在皮袋上一按，一大股液體噴進潔西嘉口中。她還沒來得及動作，已經不由自主地嚥了下去，之後才想到要竭力保持冷靜、莊嚴。

「淺嘗死亡的氣息比死亡本身更可怕。」荃妮說。她盯著潔西嘉，等待著。

潔西嘉看著荃妮，嘴裡仍含著水管。袋中的氣息湧進她的鼻腔、嘴裡、眼中、臉頰上──接著是股刺激的甘甜。

冰涼！

荃妮再次把液體噴入潔西嘉口中。

鮮美！

潔西嘉打量著荃妮的臉，看著她的精靈臉，在她臉上看到列特—凱恩斯的痕跡，那稚弱到還未被歲月固定下來。

他們給我吃的是一種迷藥。潔西嘉告訴自己。

但不像她知道的任何迷藥，也不是貝尼．潔瑟睿德訓練裡教過的任何藥物。

荃妮的面龐如此清晰，彷彿有一道光清楚勾勒出面部輪廓。

一種迷藥。

令人暈眩的死寂環伺著潔西嘉。她身體的每條肌肉都接受了這個事實：有件深刻的事發生了。她覺得自己是一粒有知覺的微塵，甚至比任何亞原子粒子都要小，但卻能活動，可以感知周遭的世界。豁然開朗，就像猛地拉開帷幕—她意識到，她能像感知肌肉運動一樣感知自己的內心世界。她是微塵，但又不僅僅是微塵。

聖母！

學校一直有傳言，說某些人沒能通過嚴格的聖母試煉，被迷藥奪走了性命。

潔西嘉凝神望向聖母拉瑪約，她知道，這一切都發生在彷彿凝結的瞬間。所謂凝結，只是針對她一人。對她來說，時間暫停了。

時間為什麼會暫停？她問自己。她凝視周圍人們臉上凍結的表情，看見荃妮上方有粒小小的塵埃，定定地懸在那裡。

等待。

問題的答案像爆炸一樣突然出現在她的意識中：她的時間之所以暫停，是為了拯救她的生命。

她專注於心靈的動覺，凝視內在，隨即看到一個細胞核，一個黑點，然後她退了回去。

這就是我們不能觀看的地方。她想，所有聖母都不願提起，只有奎薩茲．哈德拉赫才能看的地方。

這股覺悟使她恢復了一點自信。她再次冒險，全神貫注在心靈的動覺上，讓自我變成一粒微塵，在體內尋找危險的東西。

她在剛才吞下的迷藥中找到了。

那種東西是跳動的粒子，速度之快，連凝固的時間也無法將之停下。跳動的粒子。她認出熟悉的結構：原子鏈。這裡有個碳原子，螺旋

形擺動……葡萄糖分子。接下來，整個分子鏈展現在她面前，她認出了其中的蛋白質……甲基蛋白質的結構。

啊──哈！

看出迷藥的本質時，她體內發出了心靈上的無聲嘆息。

她邊用精神動覺展開探索，邊鑽入那粒子，挪開一個氧原子，讓另一個碳原子與之結合，重新附著在氫氧鏈上。

變化蔓延開來……隨著催化作用打開了接觸表面，速度變得越來越快。

凝結的時間鬆開了，她感到周圍動了起來。水袋上的水管貼在她嘴上，正緩緩地收集一滴水。

荃妮正從我體內取出催化劑，改變這水袋裡的毒質。潔西嘉想，為什麼？

有人扶她坐下。她看到老聖母拉瑪約被帶到她身旁，坐在鋪著地毯的岩架上，用乾癟的手撫摸她的脖子。

她的意識中還有另一顆精神動覺的粒子！潔西嘉竭力排斥，但那粒子卻越逼越近……越逼越近。

相觸！

那就像最強烈的靈犀相通，體內同時有兩個人：不是感應，而是意識互通。

和年邁的聖母。

但潔西嘉看出，面前的這位聖母並不把自己當成老婦。她們共同的靈眼中有一個影像：一名少女，精神靈動，性格溫和。

在互通的意識中，那年輕女孩說：「是的，那就是我。」

潔西嘉只能聽，無法開口回應。

「很快妳就會擁有這一切，潔西嘉。」意識之內的影像說。

這是幻覺。潔西嘉告訴自己。

「妳知道不是。」那幅影像又說，「快點，不要排斥我，時間不多了，我們……」長長的停頓，之後那個聲音說：「妳應該要告訴我們，妳懷孕了！」

潔西嘉總算能在互通意識中開口說話：「為什麼？」

「因為這會影響妳倆！神母啊，我們都做了些什麼？」

潔西嘉感到互通意識中有股微微牽動，這才看到靈眼中有另一個微粒正在瘋狂四處衝撞、旋轉，散發出純粹的恐懼。

「妳必須堅強起來。」老聖母的影像說，「幸虧妳懷的是女兒。這種儀式會殺死男胎。現在……小心，輕輕地……摸摸妳胎中的女兒。和妳胎中的女兒同在。將恐懼吸走……穩穩地……用妳的勇氣和力量……輕輕地……輕輕地……」

那顆旋轉的微粒朝她晃過來，越來越近，潔西嘉強迫自己去摸它。

恐懼幾乎壓倒了她。

她能運用的武器只有一種：「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心智……」

祈禱文給她帶來類似平靜的東西。另一顆微粒靠在她身上，一動不動。

言詞是不會起作用的。潔西嘉對自己說。

她卸下一切，只留基本的情緒反應，散發出愛、安慰，以溫柔的偎依呵護那微粒。

恐懼退卻了。

老聖母再次現身，這一次是三重意識互通──其中兩個很活躍，另一個只是靜靜汲取。

「時間緊迫，我不得不這樣做。」意識中的老聖母說，「我有那麼多東西要傳給妳。不知道妳女兒接受這一切之後，是否還能保持神智健全。但我們必須做：部落的需求至高無上。」

「什麼──」

「安靜，接收吧！」

各種經歷在潔西嘉面前展開，很像貝尼．潔瑟睿德學校裡潛意識訓練的課程投影……只是更快……快得令人頭暈目眩。

同時卻清晰如眼見。

前任聖母的每一次經歷都栩栩如生：有一個愛人──精力充沛，蓄著鬍鬚，有一雙弗瑞曼人的眼睛，而潔西嘉可以通過老聖母的回憶看到他的力量和溫柔。但有關他的一切轉瞬間就過去了。

現在沒有時間去考慮這會對她腹中的女兒造成什麼影響，只來得及不停接收、記錄。這些經歷如洪水般湧向潔西嘉：出生、生活、死亡，

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播放後便再不重複。

但為什麼記憶中總有斷崖頂落下的沙瀑？她問自己。

太晚了，潔西嘉明白了正在發生的事：老聖母性命垂危，並在死前將自己的經歷全部注入潔西嘉的意識中，就像把水倒進杯子一樣。潔西嘉眼看著另一個微粒逐漸退回到出生前的意識中。正在思維中死去的老聖母已把自己的一生留在潔西嘉的記憶裡，同時嘆息般吐出最後幾句模糊的話。

「我一直在等妳，已經等很久了。」她說，「這就是我的一生。」

就是這樣，全部封裝。

甚至包括死亡的瞬間。

我現在是聖母了。潔西嘉意識到。

她籠統地知道，她已經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貝尼．潔瑟睿德聖母。有毒的迷藥轉化了她。

她知道，這和貝尼．潔瑟睿德學校的做法不盡相同。從來沒人傳授過她這些關於聖母的祕密，可她就是知道。

最後的結果是相同的。

潔西嘉感覺到女兒的微粒仍然在觸摸她的內在意識，不斷探尋著，卻沒能得到回應。

明白自己身上發生的一切變化之後，可怕的孤獨感蔓延到她的全身。她自己的生命放慢了步伐，周圍的生命卻彷彿加快了速度，她因而能清晰看到生命如何活躍地互相影響。

隨著她的身體逐漸擺脫毒藥的威脅，粒子意識傳來的感覺稍稍減退，漸漸放鬆下來。但是她仍能感覺到另外那個代表她女兒的粒子。自己竟然讓這種事發生在女兒身上，她懷著愧疚撫慰著那粒子。

我做了，我可憐的、還未成形的寶貝小女兒。是我把妳帶進這個宇宙，讓妳的意識毫無防備地暴露在這個宇宙的千變萬化之中。

那顆微粒流出微弱的愛和安慰，像鏡子一樣映照出潔西嘉傾注給它的感情。

潔西嘉還來不及回應，突然感到勢不能擋的阿達卜記憶湧了上來。有件事需要立即去做。她在這些記憶中摸索著，同時意識到藥性改變的藥物已經滲透她全身，讓她變得遲鈍、迷糊，難以動作。

我可以改變這種狀況。她想，我能去除這迷藥的毒性，使它變得無害。但她又感到不應該那樣做。我置身在一場融合儀式中。

隨即，她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了。

潔西嘉睜開眼睛，朝荃妮舉在她頭上的水袋做了個手勢。

「這水已經受過聖禮。」潔西嘉說，「把水混合起來，讓這變化降臨到所有人身上，讓所有人都能領受、分享神恩。」

讓催化劑發揮效用。她想，讓眾人飲用，提高他們對彼此的覺知。這藥現在安全了……聖母已經轉化了藥性。

然而，記憶裡仍然有什麼在催促她、推動她。還有件事必須去做，她意識到了，但藥物的作用使她無法專心。

啊──年邁的聖母。

「我見到聖母拉瑪約了。」潔西嘉說，「她走了，但精神留了下來。讓我們在這場儀式中顯耀她的記憶吧。」

我怎麼會知道要說這些話？潔西嘉問自己。

她明白了，那些話來自另一個記憶。老聖母的生命已經傳給她了，成為她的一部分。可是，這份禮物中還是有某些東西並不完整。

「讓他們狂歡去吧。」她的另一個記憶說，「他們在生活中得不到多少歡樂。另外，在我從妳的記憶中消逝前，妳我也需要一點時間熟悉彼此。我已經被妳的一些記憶片段給吸引了。啊，妳意識中的東西真有意思，那麼多我想像不到的東西。」

壓縮的記憶心智向潔西嘉解封了，她像是沿著一條寬闊的走道望過去，進入其他聖母似乎無窮無盡的記憶中。

潔西嘉退縮了，唯恐迷失在這片眾人合一的海洋中。然而，走道仍繼續向她展示古老到遠超乎她想像的弗瑞曼文化。

她看到波里特林星球上的弗瑞曼人：一支在安逸星球上漸漸變得軟弱的民族，帝國的入侵者輕而易舉便征服了他們，強迫他們前往比拉．特喬斯和薩魯撒．塞康達斯這些星球拓殖。

潔西嘉感受到生離死別的嚎啕。

記憶通道深處，一個影像厲聲嘶叫：「他們不允許我們朝聖！」

沿著通道繼續深入，潔西嘉看到比拉．特喬斯的奴隸營，看到了掃蕩，看到人們被挑選出來發配到羅薩克和哈蒙塞普。殘暴的景象一幅幅

展現在她面前，就像一朵朵可怕的毒花。她看到歷史之脈由一個塞亞迪娜傳給下一個塞亞迪娜──起初是口耳相傳，藏在沙漠的勞動歌謠中；後來人們在羅薩克發現了這種有毒的迷藥，再由聖母加以改進……之後，他們在厄拉科斯發現了生命之水，藥力變得更加精妙。

記憶通道的更深處，另一個聲音嘶吼著：「永不饒恕！永不遺忘！」

潔西嘉凝神觀看生命之水是如何現身，看到了它的源泉：那是沙蟲（創造者）臨死前分泌的液體。當她在新接收的記憶中看到沙蟲被殺死的情景時，倒抽了一口氣。

這個生物是被淹死的！

「母親，妳沒事吧？」

保羅的聲音侵入她的意識。潔西嘉從內在意識中掙脫，抬頭看著他。她知道自己有責任照顧他，但也氣憤他偏在此刻出現。

我就像雙手麻痺的人，從有意識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沒有感覺。直到有一天，雙手被外力強逼著要有觸覺。

這些思緒懸在她的腦中，在密封的意識中。

然後我說：「啊！我沒有手！」但我周圍的人卻說：「手是什麼？」

「妳沒事吧？」保羅重複道。

「沒事。」

「我能喝這東西嗎？」他指指荃妮手上的水袋說，「他們要我喝。」

她聽出他話中的暗示，知道他已經探查出這種水在轉化前含有毒素，也知道他在關心她。潔西嘉突然很想了解保羅預知力的局限。她從他這句問話中發現了許多東西。

「你可以喝，」她說，「水已經轉化過。」他從保羅肩頭望過去，見史帝加正低頭凝視著她，那雙深色眼睛裡滿是探詢。

「現在，我們知道妳不會是假的了。」史帝加說。

她感到他的話裡也有某種暗示，但迷藥強大的藥力使她的感官變得遲鈍。她覺得溫暖、舒心！這些弗瑞曼人多好啊，讓她擁有這樣的情誼。

保羅看得出來，母親漸漸被藥力制住。

他在記憶中搜索著──凝結的過去、流動的可能未來，就像在審視停滯的時間，用靈眼的鏡頭細細察看。時間碎片一從光陰之流中抽出，就會變得難以理解。

這種迷藥──他可以把相關的知識集合起來，以了解迷藥在母親身上的作用。但是，這些知識缺乏自然規律，缺乏相互映照的系統。

他突然明白了，看見過去如何占據現在是一回事，但預視力的真正考驗是在未來中看到過去。

事物一直存在，但並不是以表面上看起來的樣子。

「喝下去！」荃妮說，拿起水袋的角形噴管，在他鼻子下晃了晃。

保羅直起身子，看著荃妮，感到空氣中充斥著狂歡的興奮。他知道，喝下水袋裡的迷藥，吸收了香料精髓後，他會發生什麼變化。他會回到幻象中，那裡純由時間構成，時間會變成空間，而他會被拋上令人頭暈目眩的巔峰，被迫去理解未來。

史帝加在荃妮身後說：「喝吧，小伙子。你拖慢了整場儀式。」

保羅傾聽著人群的呼聲，聽出其中的狂熱：「利桑．阿拉黑，天外之音！摩阿迪巴！」他低下頭看看母親，她坐在那裡，似乎平靜地睡著了，呼吸平穩而低沉。就在這時，保羅腦海中閃現出一句話：「她在生命之水中沉睡。」那句話來自未來，而未來是他孤獨的過去。

荃妮拉了一下他的衣袖。

保羅把角形噴管放進嘴裡，耳邊聽到人們的歡呼。荃妮壓了一下水袋，他感到一股液體直噴入喉，立刻被濃烈的味道熏得暈眩。荃妮拿開噴管，把水袋交到岩架下方向上伸出的手中。他的眼睛注視著她的手臂，還有手臂上那條表示哀悼的綠帶。

荃妮直起身來，注意到保羅的目光，說：「即使在聖水帶來的歡樂中，我也能哀悼他。他給了我們倆一件東西。」她把手放在他的手心，拉著他沿岩架走去，「一個共同點，烏蘇爾──我們倆都因哈肯能失去了父親。」

保羅跟著她，覺得自己的頭和身體分開了，又重新連在一起，形成一種奇特的連結感。雙腿好像已經不屬於自己，離他很遠，軟綿綿的。

兩人走進一條狹窄的側向走道，兩邊的牆映著外面燈球朦朧的燈

光。保羅感到迷藥開始在他身上發揮奇異藥效，讓時間如花朵綻放一般在他面前敞開。轉進另一條陰暗的走道時，他需要靠在荃妮身上才能穩住自己。她衣裙下面的身體既柔軟又緊實，讓他熱血沸騰。這種感覺與藥力結合，將過去和未來融入現在，讓他再也分不清過去、未來和現在的邊界。

「我認識妳，荃妮。」他輕聲說，「我們曾經坐在沙灘上方的岩架上，我安慰著妳，讓妳不再害怕。我們曾在穴地的黑暗中撫摸對方，我們……」他發覺自己有點神智不清，於是用力甩了甩頭，腳下隨即一絆。

荃妮扶他站穩，領他穿過厚厚的簾子，走進一戶溫暖的黃色私宅。裡面擺著兩張桌子，若干靠墊，還有鋪著橙色床單的床墊。

保羅漸漸意識到兩人已停下了腳步，荃妮面朝著他，眼中流露出一絲恐懼。

「你必須告訴我。」她輕聲說。

「妳是希哈婭。」他說，「我的沙漠之春。」

「當部落分享聖水的時候，」她說，「我們在一起──我們所有人。我們……共享，我知道……大夥兒都和我在一起，但我害怕和你共享。」

「為什麼？」

他極力凝神望著她，但過去和未來都揉入了現在，使她的影像模糊不清。他以無數方式，在無數地點、無數背景中，看到了她。

「你身上有某種令人畏懼的東西。」她說，「當我帶你離開其他人的時候……我這麼做，是因為我能感覺到其他人想要什麼。你……強逼眾人。你……讓我們看見了！」

他努力說清楚話：「妳看見了什麼？」

她低頭看著自己的雙手。「我看見一個孩子……在我懷裡。是我們的孩子，你和我的孩子。」她把一隻手放到自己嘴上，「我要怎樣才能認識每一個你？」

這些人有一些天分。他的意識告訴他，但他們壓下來了，因為預感讓人恐懼。

在意識清明的瞬間，他看見荃妮正瑟瑟發抖。

「妳想要說什麼？」他問。

「烏蘇爾。」她悄聲道，仍在顫抖。

「妳不能再進入未來了。」他說。

她的淚水使他深深憐惜她。他把她拉過來靠在自己身上，撫著她的頭說：「荃妮，荃妮，不要怕。」

「烏蘇爾，幫幫我。」她啜泣道。

就在她說話的時候，他感到體內的迷藥發揮了全部效用，撕開了帷幕，讓他看見自己混亂的灰色未來。

「你好安靜。」荃妮說。

他在意識中穩住自己，注視著時間往怪誕的空間中延展，旋轉著，同時卻保持巧妙的平衡。時間化成空間，很窄，同時又不斷攤開，像一張網，網羅了無數星球、無數力量。那既是一根他必須從上面走過的細鋼絲，也是一塊他必須維持平衡的蹺蹺板。

在蹺蹺板的一邊，他看到了帝國；看到一個叫菲得—羅薩的哈肯能人，像致命的利刃般朝他砍來；看到薩督卡衝出自己的星球，血洗厄拉科斯；看到宇航的密謀和默許；看到貝尼．潔瑟睿德在策畫育種。這些景象聚在一起，像雷暴雲頂湧上他的地平線，能阻擋的只有弗瑞曼人和他們的摩阿迪巴，後者彷彿沉睡的巨人，而弗瑞曼人已準備好喚醒他，讓他發起橫掃宇宙的瘋狂聖戰。

保羅覺得自己就在軸心上，整個結構都圍繞這個軸心旋轉，而他懷著一絲幸福，在荃妮的陪伴下，走上和平的細絲。他能看見這根細絲在他面前伸展，看到隱蔽穴地裡一段相對寧靜的時光，以及夾在暴力衝突中的安詳瞬間。

「再沒有其他安詳的地方了。」他說。

「烏蘇爾，你哭了。」荃妮喃喃道，「烏蘇爾，我的力量，你是把水獻給死者嗎？給哪位死者？」

「給那些還未死去的人。」他說。

「那，就讓他們享受活著的時光吧。」她說。

他經由藥效的迷霧，感受到她的話有多正確，遂緊緊擁住她。「希哈婭！」他喊道。

她伸出一隻手，撫著他的臉頰，「我不再害怕了，烏蘇爾，看著

我。當你這樣抱著我時，我看到了你所看到的未來。」

「你看到什麼？」他問道。

「我看到，在風暴之間的平靜，我們互相把愛給了對方。這是我們要做的事。」

藥效又控制了他，他想：妳給了我這麼多安慰，這麼多忘卻。他重又體驗到那種無比清晰的洞察，時間的影像歷歷如見，然後感覺到他的未來變成了記憶──交歡時的親狎、互訴及分攤心事、種種溫柔及粗暴……

「我們之中，更堅強的人是妳，荃妮。」他喃喃低語，「和我在一起吧。」

「永遠在一起。」她說著，吻上他的臉頰。

第三巻　先知

1

世上無人與我父親交契，無論是女人、男人，抑或孩子。他與身邊人士的關係中，最接近莫逆之交的，是他兒時的玩伴哈西米爾．芬倫伯爵。兩人的友情首先可從一件事情中窺見：厄拉科斯事件後，是伯爵出面緩解了蘭茲拉德對我父親的懷疑。我母親表示，為這件事，他共花了價值逾一億太陽幣的香料賄賂各方，此外還有其他贈禮：女奴、皇室的榮譽和名譽軍銜。伯爵友誼的第二項證據反映在抗命上：他違抗我父親的命令，拒絕殺死一個人，儘管這完全是他力所能及之事。接下來我會詳述此事。

——伊若琅公主《芬倫伯爵剖繪》



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怒氣沖沖地衝過私人寓所的走廊。傍晚的陽光透過高高的窗戶流瀉進來，在走廊投下斑斑駁駁的光影。他的身體在懸浮器裡劇烈地扭動著，急拉著。

他如風暴般一陣狂掃：私人廚房、圖書室、小會客廳，然後衝進僕役的前廳—眾人已聚在這裡放鬆取樂。

侍衛隊長阿金．內夫得伏臥在大廳長沙發上，扁平的臉上露出服用塞木塔迷藥後的遲鈍和恍惚，周圍迴盪著怪誕、如訴如泣的塞木塔音樂。他自己的隨從坐在離他很近的地方聽候差遣。

「內夫得！」男爵怒吼道。

眾人亂作一團。

內夫得站起身來。在迷藥的作用下，臉上依然一派鎮靜，但蒼白的臉色透露他的畏懼。塞木塔音樂停了下來。

「男爵大人。」內夫得說。多虧迷藥的藥效，他的聲音才勉強沒有發顫。

男爵掃視著周圍那一張張臉，發覺大家一臉驚惶，不敢作聲。他把

注意力轉回內夫得身上，柔聲說道：「內夫得，你當我的侍衛隊長多久了？」

內夫得嚥了一口唾沫：「到了厄拉科斯後，大人，快兩年了。」

「你是否無時無刻憂慮我的人身安危？」

「我全力以赴，大人。」

「那好，菲得—羅薩在哪裡？」男爵怒吼道。

內夫得一縮：「大人？」

「你不認為菲得—羅薩對我的安全是個威脅嗎？」他的聲音再次變得柔和。

內夫得舔了舔嘴唇，塞木塔迷藥造成的呆滯略微退了些。「菲得—羅薩在奴隸的營區，大人。」

「又在跟女人鬼混，是嗎？」男爵竭力想壓住怒火，氣得渾身發抖。

「老爺，可能他—」

「閉嘴！」

男爵又朝前廳邁進一步。周圍的人紛紛後退，與內夫得隔開一段微妙的距離，盡量畫清界線，以免遭怒火波及。

「我沒命令過你，要你隨時掌握準男爵在什麼地方嗎？」男爵一邊問，一邊又朝前邁了一步，「我從沒跟你說過，要你一字不差地查出準男爵講了什麼話，還有，他是對誰講的嗎？」再一步，「我沒跟你說過，無論什麼時候，準男爵一進入女奴隸的營區，你都必須向我報告嗎？」

內夫得緊張地嚥著口水，汗水從他額頭上冒了出來。

男爵保持著平淡的語氣，幾乎沒有一絲重音：「我沒跟你講過這些嗎？」

內夫得點點頭。

「還有，我沒跟你說過，要檢查所有送到我那裡的奴隸男孩嗎？而且要你……親自檢查？」

內夫得又點點頭。

「恐怕，你並沒有發現，今晚送來的那個男孩大腿上有傷疤？」男爵問，「有沒有可能你……」

「叔父。」

男爵轉過身，盯著站在門口的菲得—羅薩。侄子這麼快就趕來—瞧這年輕人一臉掩飾不住的急切。一切都很清楚：菲得—羅薩派自己的間諜系統緊盯著男爵。

「我房裡有具屍體，我想叫人搬走。」男爵說，手始終握著衣袍下的拋射兵器，慶幸自己的屏蔽場是最高等級。

菲得—羅薩瞟了一眼倚著右邊牆壁的兩個衛兵，點了點頭。那兩人立即退出房門，沿著走廊朝男爵的房間匆匆走去。

這兩個，嗯？男爵想，哼，這小魔頭，想耍詭計，你還有得學！

「我想，你離開的時候，奴隸營風平浪靜吧，菲得。」男爵說。

「我一直在跟奴隸總管下金字塔棋。」菲得—羅薩說。他想：到底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我們送給叔父的男孩顯然已經被殺了。可要做那件事，他是最理想的人選，就連郝沃茲也不可能有更好的選擇。那個男孩是最理想的！

「下金字塔棋。」男爵說，「真棒啊。你贏了嗎？」

「我……啊，是啊，叔父。」菲得—羅薩竭力掩飾心中的不安。

男爵打了一個響指：「內夫得，你想重新得到我的賞識嗎？」

「大人，我做錯什麼了嗎？」他戰戰兢兢地說。

「現在已經不重要了。」男爵說，「菲得—羅薩下金字塔棋贏了奴隸總管，你聽見了？」

「是的……大人。」

「我要你帶上三個人去找奴隸總管。」男爵說，「絞死他，完事之後，把他的屍體帶來給我，讓我瞧瞧你辦事妥不妥當。我們的人手中，可不能有這麼蹩腳的棋手。」

菲得—羅薩臉色一白，向前跨了一步。「但是，叔父，我……」

「等會再說，菲得。」男爵揮了揮手，「等會兒。」

那兩個跑去男爵房間處理奴隸男孩屍體的衛兵搖搖晃晃地從前廳門口經過，屍體拖在兩人中間，垂著手臂。男爵看著他們，直到他們走出視線。

內夫得上前一步，走到男爵身邊，「您要我現在就去幹掉奴隸總管嗎？大人？」

「現在就去。」男爵說，「等你辦完，把剛才走過去的那兩個傢伙也解決掉。我不喜歡他們抬屍體的樣子。幹這種事就該乾淨俐落。我希望也能看到他們的屍體。」

內夫得說：「大人，是不是我做—」

「照你大人吩咐的去做。」菲得—羅薩說。他想：現在唯一能期望的是先救自己，別讓他扒了我的皮。

很好！男爵想，至少他還知道該如何停損。男爵在心裡對自己笑了笑，心想：此外，這小子也還知道怎麼做才能迎合我，知道萬全之道是別引火上身。他知道我必須留下他。我總有一天要離開，到那時，除了他還有誰可以接手？我沒有其他能幹的人。但他必須學習！而在他學習的期間，我也必須保住自己的性命。

內夫得打了個手勢招來幫手，帶著他們走出廳門。

「你願意陪我回我的房間嗎？菲得？」男爵問道。

「隨時恭候差遣。」菲得—羅薩說，朝男爵鞠了一躬，心想：我被逮住了。

「你先走。」男爵說著，指了指廳門。

菲得—羅薩壓下懼意，只略微遲疑了一下。我徹底失敗了嗎？他暗自問道，他會不會把毒刃插到我背上？……慢慢地，刺穿屏蔽場？他是不是另有繼承人了？

就讓他感受這一刻的心驚膽戰吧。男爵一邊跟在侄子後面，一邊思忖著，他將繼承我的爵位，但必須是在我選定的時刻。我不會讓他毀掉我的基業！

菲得—羅薩壓住自己往後看的衝動。他感到背後的肌膚直起雞皮疙瘩，彷彿他的身體本身也在猜測那一擊會在何時落下。他的肌肉忽緊忽鬆。

「你有聽到來自厄拉科斯的最新消息嗎？」男爵問。

「沒有，叔父。」

菲得—羅薩強迫自己別轉身，一路沿著長廊走出僕人的側樓。

「弗瑞曼人有了個新先知，或者說某種宗教領袖。」男爵說，「他們叫他摩阿迪巴，有意思，真的。摩阿迪巴的意思是『老鼠』。我已經告訴拉班，就讓他們繼續信仰他們的宗教，讓他們有事可以忙。」

「確實很有意思，叔父。」菲得—羅薩說。他轉進通往他叔父住處的私人走廊，心想：他為什麼談起宗教來了？這是不是什麼微妙的暗示？

「可不是嗎？」男爵說。

他們走進男爵的寓所，經過客廳進入臥室。眼前是扭打之後的現場：一盞脫落的懸浮燈，床墊掉在地板上，一支按摩棒迸成碎片，散落在床架上。

「這計畫很高明。」男爵說，將護身屏蔽場開到最強，然後停下來，和他侄子面對面，「但還不夠高明。告訴我，菲得，你為什麼不親手幹掉我？你有足夠多的機會。」

菲得—羅薩找到一把懸浮椅，徑直坐下，同時在心裡聳了聳肩。

我現在一定要表現得夠放肆，他想。

「您教導過我，自己的手一定要保持乾淨。」他說。

「啊，是的。」男爵說，「當你面對皇帝時，你必須能夠真誠地說，你沒幹過那種事。皇帝身旁的女巫會傾聽你的話，並分出真偽。是的，我警告過你。」

「您為什麼從來不買個貝尼．潔瑟睿德，叔父？」菲得—羅薩問，「有個真言師在您身邊……」

「你知道我的癖好！」男爵呵斥道。

菲得—羅薩審視他的叔父，說：「可是，有個貝尼．潔瑟睿德還是……」

「我不信任她們！」男爵喝道，「別轉移話題！」

菲得—羅薩溫和地說：「遵命，叔父。」

「我記得，幾年前你上過競技場。」男爵說，「那天好像有人安排了個奴隸要刺殺你，是不是真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叔父。畢竟我—」

「好了，不要迴避。」男爵說。聲音聽起來很緊繃，顯然正在壓抑憤怒。

菲得—羅薩看著他叔父，心想：他全知道，否則不會這麼問。

「是假的，叔父。我那麼安排，是想除掉你的奴隸總管。」

「非常聰明，」男爵說，「也很勇敢。那個奴隸格鬥士差點要了你

的命，是不是？」

「是的。」

「如果你有配得上那份英勇的手段和精明，那你就真是可怕的對手了。」男爵不住搖頭。他還記得在厄拉科斯上遇刺的那一天，在那之後，他發現自己常為失去彼特而深感惋惜。那個晶算師很敏銳，精得像魔鬼，但儘管如此，卻也沒能救下自己的命。男爵又搖了搖頭。命運有時真是難以捉摸。

菲得—羅薩環視了一下臥房，打量著扭打後留下來的痕跡，好奇他叔父是如何戰勝他們精心準備的那個奴隸。

「我是怎樣打敗他的？」男爵問道，「啊—哈，好了，菲得，就讓我保留一些武器安度晚年吧。我們最好利用這次機會訂一個協議。」

菲得—羅薩盯著他，心想：協議！那麼，他的意思是讓我繼續當他的繼承人，否則哪需要什麼協議，一個平等的，或者近乎平等的協議！

「什麼協議，叔父？」菲得—羅薩的聲音依然平靜、理智，絲毫沒有暴露內心的興奮，他為此感到自豪。

男爵也注意到他的自制，點點頭說：「你資質很好，菲得。我不會浪費好資質。然而，你始終不願去了解我對你的真正價值。你很倔強，你看不出來為什麼該把我當成對你最有價值的人，好好保護我。這……」他指了指臥室裡打鬥後的狼藉，「這很愚蠢。我不會獎勵愚蠢。」

說重點，你這個老蠢蛋！菲得—羅薩想。

「你把我當成老蠢蛋。」男爵說，「奉勸你一句，別這麼想。」

「您剛才提到協議。」

「啊，年輕人就是沒耐性。」男爵說，「好吧，主要內容是這樣的：你，不要再做這種企圖謀害我的蠢事。而我，在你準備好接手之後，會為了你退開。我會讓位當個顧問，留你坐上權力的寶座。」

「讓位，叔父？」

「你仍然認為我很蠢，」男爵說，「而這份協議更加證明了這一點，是吧？你以為我是在求你！做事要小心，菲得。我這個老蠢蛋看穿了你在那個奴隸男孩的大腿上埋了一根隱祕的毒針，埋在我平時撫摸的部位，是吧？只要輕輕一壓—刺破了！那根毒針會刺進這個老蠢蛋的手

心。啊──哈，菲得……」

男爵搖搖頭，心想：要不是郝沃茲警告過我，他就成功了。嗯，就讓這小子以為是我自己看穿了他的陰謀。從某個角度講，確實也是，是我從厄拉科斯的廢墟中救出郝沃茲。再說，這小子也需要對我的能耐有些敬畏。

菲得─羅薩仍然沉默不語，內心激烈鬥爭著。可以相信他嗎？他真打算退位嗎？為什麼不呢？只要我夠謹慎，總有一天會繼承他的爵位。他不可能永遠不死。也許，企圖提前推翻他確實很愚蠢。

「您提到協議，」菲得─羅薩說，「我們用什麼來保障雙方遵守協議？」

「我們怎樣才能互相信任，是吧？」男爵問，「那麼，菲得，你的部分，我會安排瑟非．郝沃茲監視你。我信任郝沃茲在這方面的能力。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至於我，你必須信任我。我總不會永遠不死，是不是，菲得？既然我掌握了一些你應該知道的事，也許你應該要開始不放心了。」

「我向您發誓。但您會給我什麼？」菲得─羅薩問。

「我讓你繼續活著。」男爵說。

菲得─羅薩再次審視他的叔父。他派郝沃茲來監視我！如果我告訴他，當初正是郝沃茲策劃了那個詭計，利用奴隸格鬥士讓他失去他的奴隸總管，他會有什麼反應？他很可能會說我在撒謊，企圖陷害郝沃茲。不，那個精明的瑟非是個晶算師，早就預料到會有這麼一天了。

「那麼，你怎麼說？」男爵問。

「我還能說什麼？我接受，當然了。」

而菲得─羅薩心想：郝沃茲！他腳踩兩條船，想挑撥我們……不是嗎？難道，他轉投到我叔父的陣營，只因為我沒跟他商量那個奴隸男孩的計畫？

「我派郝沃茲去監視你，你沒什麼話要說？」男爵說。

菲得─羅薩的鼻翼翕動，流露出內心的憤恨。多年來，郝沃茲這個名字在哈肯能氏族中一直代表危險……而現在又有了新的含意：更加危險。

「郝沃茲是危險的玩具。」菲得─羅薩說。

「玩具！別傻了，我知道能從郝沃茲那裡得到什麼，也知道如何控制他的能力。郝沃茲是重感情的人，菲得。沒有感情的人才讓人害怕，但重感情……哈，你可以反過來利用這種天性。」

「叔父，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我講得夠清楚了。」

菲得—羅薩並不答話，唯有閃動的眼瞼洩漏了他此刻的憤慨。

「你不了解郝沃茲。」男爵說。

你也不了解！菲得—羅薩心想。

「郝沃茲落到今天這一步該怪誰？」男爵問，「我？當然是我。但他以前是亞崔迪的工具，多年來一直打敗我，直到皇室插手。他眼睛看到的就是這樣。他並不怎麼把對我的仇恨放在心上。他相信自己隨時可以打敗我，也正因為他這樣相信，所以被我打敗了。我把他的注意力引導到我希望的方向—反抗帝國。」

菲得—羅薩恍然大悟，額頭上現出緊繃的線條，雙唇一抿。「反抗皇帝？」

讓我親愛的侄子也嘗嘗那種滋味吧。男爵想，讓他對自己說：「菲得—羅薩．哈肯能皇帝！」讓他問問他自己，那值多少？肯定超過老叔父的性命，我可是能讓他夢想成真的人！

慢慢地，菲得—羅薩用舌尖舔了舔嘴唇。這個老蠢蛋說的是真的嗎？這裡面的好處比原先以為的還要多。

「那，郝沃茲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菲得—羅薩問。

「他以為他是在利用我們實現他對皇帝的復仇大計。」

「成功之後呢？」

「他還沒想過復仇以後的事。郝沃茲是個必須為別人效力的人，這一點就連他自己都沒看清。」

「我從郝沃茲那裡學到很多東西。」菲得—羅薩附和道，同時覺得叔父所說的句句屬實，「但我學得越多，我就越覺得我們應該除掉他……越快越好。」

「你不喜歡被他盯著？」

「郝沃茲誰都盯。」

「他也許可以將你推上王位。郝沃茲精明能幹，也非常危險、狡

猾。不過，我還不打算停掉他的解藥。寶劍也很危險，菲得。儘管如此，我們有套住這把劍的劍鞘━他身中劇毒。只要我們停掉解藥，死亡就會像劍鞘一樣套住他。」

「從某個角度講，這就像是競技場。」菲得━羅薩說，「虛擊中有虛擊，招招相接。必須注意格鬥士朝哪個方向斜，他朝哪裡看，怎麼握刀。」

他朝自己點了點頭，看得出這些話很合他叔父的意，但心裡想著：沒錯！就像在競技場上！而頭腦就是刀鋒！

「現在你明白你是多麼需要我了吧。」男爵說，「我還有用呢，菲得。」

劍當然還是可以揮幾下的，直到太鈍派不上用場。菲得━羅薩心想。

「是的，叔父。」他說。

「那好，」男爵說，「現在我們就去奴隸營，我們兩人。我要看著你親手把娛樂廳裡所有的女人都殺掉。」

「叔父！」

「還會有其他女人的，菲得。但我說過，跟我在一起，你一個粗心的錯都不能犯。」

菲得━羅薩臉色一深。「叔父，您━」

「你要接受懲罰，並從中學到些東西。」男爵說。

菲得━羅薩看著叔父幸災樂禍的眼神，心想：我一定要記住這個晚上，也要記得，我必須記住其他夜晚。

「你不會拒絕的。」男爵說。

如果我拒絕了，你又能怎樣，老頭子？菲得━羅薩自問。但他知道，為了讓他屈服，男爵可能還有其他的懲罰，也許更陰險，更殘酷。

「我了解你，菲得。」男爵說，「你不會拒絕的。」

好吧，菲得━羅薩心想，現在我還需要你，我明白。協議是訂好了，但我不會永遠需要你。而且，到時候……

2

人類潛意識的深處有股無所不在的需求，即追求一個符合邏輯的合理宇宙。但是，現實中的宇宙卻總是領先邏輯一步。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我跟許多大氏族的統治者打過交道，從沒見過比這頭豬更危險、更令人作嘔的。瑟非．郝沃茲對自己說。

「在我面前，你可以直言無諱，郝沃茲。」男爵低沉地說。他往後靠在懸浮椅上，一雙擠在肥肉間的銳利雙眼令人不安地盯著郝沃茲。

老晶算師低頭望著橫在他與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之間的桌子，注意到桌上擺滿豐盛的食物。在評估男爵的時候，就連這點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此外還有這間私人會議室的紅牆、空氣中瀰漫的淡淡藥草甜香（掩蓋了更重的香料味）。

「你絕不會因為一時興起，就讓我警告拉班。」男爵說。

郝沃茲堅韌的老臉毫無表情，絲毫沒有流露出內心的厭惡。「有很多事值得懷疑，大人。」

「是啊。你懷疑薩魯撒．塞康達斯，但我想知道厄拉科斯是如何牽扯進去的。你說，厄拉科斯跟皇帝那顆神祕的監獄行星有某種關聯，而皇帝正為此心煩意亂。如今，我之所以急忙警告拉班，僅僅是因為情報員趕著乘那艘運輸艦離開。你說這件事不能耽擱。那好，很好。但我現在要求你給我一個解釋。」

他太嘮叨了，郝沃茲想，不像雷托。雷托要告訴我什麼事，都只是揚揚眉毛或揮揮手。也不像老公爵，簡單一個詞就能表達整句話的意思。這個草包！毀掉他是在幫助全人類。

「除非你給我一個充分而完整的解釋，否則不能離開。」男爵說。

「你提到薩魯撒．塞康達斯的時候，似乎沒把它當一回事。」郝沃

茲說。

「那裡是流刑地。」男爵說，「整個銀河系裡最糟的賤民都被遣送到薩魯撒．塞康達斯。我們還需要知道什麼？」

「那顆監獄行星的環境比其他地方都嚴苛。」郝沃茲說，「你應該聽過，那裡新犯人的死亡率高達六成。你也應該聽過，皇帝在那裡採用了各種壓制手段。這你全都知道，卻從來不覺得可疑？」

「皇帝不允許各大氏族刺探他的監獄。」男爵發牢騷地說，「但話又說回來，他也沒來查我的地牢。」

「而薩魯撒．塞康達斯讓人感到好奇的是……唔……」郝沃茲把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放到嘴唇上，「……皇帝的不允許。」

「也就是說，有些事他不得不在那裡做，而他並不為此自豪！」

郝沃茲黯淡的雙唇露出一絲極淡的微笑。他盯著男爵，雙眼在螢光管的燈光下閃閃發亮。「你從來沒想過，皇帝的薩督卡軍團是從哪裡來的？」

男爵嘟起肥厚的雙唇，那讓他看起來像是噘嘴的嬰兒，聲音裡帶著暴躁的火氣說道：「為什麼……他招募……也就是說，他徵召，徵來的，從……」

「嘖！」郝沃茲猛地打斷男爵，「你也聽說過薩督卡的輝煌戰績，那些可不是謠傳，對不對？全都是第一手資料，來自跟薩督卡打過仗的極少數倖存者，對不對？」

「薩督卡是優秀的戰士，這一點毫無疑問。」男爵說，「但我認為我自己的軍團……」

「跟薩督卡相比，不過是度假的遊客！」郝沃茲厲聲道，「你以為我不知道皇帝為什麼要回頭對付亞崔迪氏族？」

「這個問題不是你能妄加揣測的。」男爵警告說。

會不會就連他也不知道，皇帝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郝沃茲自問。

「只要跟我的工作有關，任何問題我都必須揣測。你僱我就是為了這個。」郝沃茲說，「我是個晶算師，你總不能阻止晶算師搜集情報或推算結果吧。」

男爵盯著他看了很長時間，這才說道：「要說什麼就說吧，晶算師。」

「帕迪沙皇帝回頭對付亞崔迪氏族，是因為公爵的軍事統帥葛尼．哈萊克和鄧肯．艾德侯訓練了一支戰鬥部隊，一支小型戰鬥部隊，即使跟薩督卡軍相比也毫不遜色，有些人甚至更出色。公爵正打算擴充軍力，好讓它在各方面都跟皇帝的軍隊一樣強大。」

男爵斟酌著這個剛揭露的消息，然後說：「厄拉科斯跟這又有什麼關係？」

「厄拉科斯提供了兵源，而且這些人早就習慣最艱苦的生存訓練。」

男爵搖了搖頭，「你該不會是指那些弗瑞曼人吧？」

「我指的正是弗瑞曼人。」

「哈！那為什麼要警告拉班？在薩督卡的屠殺和拉班的鎮壓下，不會剩下多少弗瑞曼人了。」

郝沃茲默不作聲地盯著他。

「最多一小群人！」男爵重複道，「光去年一年，拉班就殺掉了六千個弗瑞曼人！」

郝沃茲還是盯著他，一言不發。

「前年殺掉九千。」男爵說，「薩督卡在離開之前，至少殺了兩萬人。」

「拉班的軍隊在過去兩年折損了多少人？」郝沃茲問。

男爵摸著下頷說：「這個，他一直在大量徵募新兵，這倒是真的。他的徵兵員許下了相當誇張的承諾，而且──」

「我們可否估計大約有三萬人？」郝沃茲問。

「似乎有點高。」男爵說。

「恰恰相反。」郝沃茲說，「我和你一樣，也可以從拉班的報告中讀出言外之意。我們的密探呈交給我的報告你當然早就一清二楚。」

「厄拉科斯是相當暴烈的星球。」男爵說，「沙暴造成的損失可能……」

「我們都知道死於沙暴的人數。」郝沃茲說。

「就算他損失了三萬人，又怎麼樣？」男爵質問道，臉色因為血氣上衝而愈發陰沉。

「你自己算算。」郝沃茲說，「他在過去兩年間殺掉了一萬五千

人，但折損了兩倍的人。你說薩督卡殺了另外兩萬人，可能更多一些。但我看過他們從厄拉科斯返航時的載運清單。如果他們殺了兩萬人，那他們的折損就幾乎是五比一。你為什麼不正視這些數字？男爵，去搞懂那代表什麼？」

男爵冷冷地一字一頓地說：「那是你的工作，晶算師。那代表什麼？」

「鄧肯．艾德侯曾經去過一個弗瑞曼穴地，我向你報告過他清點出來的人數。」郝沃茲說，「一切都對得上。就算他們只有二百五十個那樣的穴地聚落，人口也有大約五百萬。我最精準的估計是，那種聚落的真正數量至少是我們所掌握的兩倍。而你卻把你的人分散在這樣的星球上。」

「一千萬？」男爵的下頜驚愕得顫動起來。

「至少。」

男爵嘟起肥厚的雙唇，晶亮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盯著郝沃茲。這真的是晶算師計算結果嗎？他心想，怎麼可能？為什麼從來沒人起疑？

「我們甚至還沒把他們的出生增長率計算進去。」郝沃茲說，「我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除掉一些發育不良的樣本，留下強壯的，讓他們越變越強──就像薩魯撒．塞康達斯。」

「薩魯撒．塞康達斯！」男爵吼道，「這跟皇帝的監獄行星有什麼關係？」

「一個在薩魯撒．塞康達斯那樣的環境中生存下來的人，會比絕大多數普通人更強悍。」郝沃茲說，「如果再給他們第一流的軍事訓練……」

「胡說！照你的說法，我也可以向弗瑞曼人招募新兵？在我侄子壓制過他們之後。」

郝沃茲用溫和的語調說：「說到壓制，你沒有壓制過自己的部隊？」

「這個……我……但是──」

「壓制這種東西是相對的。」郝沃茲說，「你的人馬過得不是比他們周圍那些人要好得多？他們知道如果不投到男爵麾下，就沒什麼舒服的路好選，是吧？」

男爵陷入沉默，目光游移不定。可能嗎──拉班竟在無意中為哈肯能氏族提供了終極武器？

過了一會，他說：「這樣招募上來的人，你要怎麼保證他們的忠誠？」

「我會把他們編成小隊，編制不超過一個排。」郝沃茲說，「我會讓他們離開原先的高壓環境，然後隔離他們，只讓他們和了解他們出身背景的教官在一起。至於教官，最適合的人選，就是比他們早脫離高壓環境的人。然後，我會灌輸給他們一些玄奧的概念，讓他們以為，他們的星球其實是一個神祕的訓練基地，專門用來訓練像他們那樣優秀的戰士。同時，我會向他們展示這麼優秀的戰士可以得到什麼：優渥的生活、美女、豪宅……所有他們渴望的一切。」

男爵開始點頭：「薩督卡在家鄉過的日子。」

「對，當地招募的新兵逐漸相信，像薩魯撒．塞康達斯這樣的地方完全有理由存在，那就是培養他們，精銳部隊。在許多方面，就連最普通的薩督卡也過著跟大氏族成員一樣尊貴的生活。」

「多麼絕妙的主意！」男爵喃喃道。

「你跟我一樣懷疑薩魯撒．塞康達斯了。」郝沃茲說。

「這種事是怎麼開始的？」男爵問。

「啊，是這樣：柯瑞諾氏族的原籍在哪裡？第一批犯人送到薩魯撒．塞康達斯以前，那裡有沒有人？就連皇帝的表親雷托公爵也不清楚。大家對這類問題都噤若寒蟬。」

男爵呆呆地沉思起來。「是的，一個嚴守的祕密，他們用了各種手段……」

「還有，那裡還藏了什麼？」郝沃茲問，「帕迪沙皇帝有座監獄行星？這大家都知道。他有──」

「芬倫伯爵！」男爵脫口說道。

郝沃茲停了下來，皺著眉頭，用迷惑的目光端詳著男爵。「芬倫伯爵怎麼了？」

「幾年前，在我侄子的生日那天，」男爵說，「這位皇室特使，自負的芬倫伯爵，以官方觀察使的身分來到這裡……呃，簽訂皇帝和我的一件商務協議。」

「哦？」

「我……呃，在我們的一次會談中，我相信我說了幾句把厄拉科斯改建成監獄行星的事。芬倫他—」

「你講了哪些具體內容？」

「具體內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

「我的男爵大人，如果你希望能充分利用我的大腦，就必須給我足夠多的訊息。那次會談沒記錄下來嗎？」

男爵臉色一沉，怒道：「你跟彼特一樣可惡！我不喜歡這些—」

「彼特已經不在你身邊了，大人。」郝沃茲說，「說起那個彼特，他到底怎麼了？」

「他對我太隨便，要求太多。」男爵說。

「你曾經向我擔保說，你不會浪費任何對你有用的人。」郝沃茲說，「你該不會用威脅和詭辯來浪費我的才能吧？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你跟芬倫伯爵到底說了些什麼。」

慢慢地，男爵恢復了沉靜。走著瞧，總有一天，他想，我會記住他這種態度的。沒錯，我會記住的。

「等等。」男爵說。他努力喚回那次在大堂的會談，在腦海中回想罩住兩人的靜音錐罩。「我說過類似這樣的話。」男爵說，「『皇帝知道，做這類買賣免不了一定程度的殺戮。』當時我是指我們的勞力損失。然後我又說，我正在考慮用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厄拉科斯的問題。我還說，皇帝的監獄行星給了我靈感，我想效仿。」

「該死的！」郝沃茲咒罵道，「芬倫伯爵怎麼說？」

「那之後，他就開始向我詢問你的情況。」

郝沃茲坐回到座位，閉上眼睛思索著。「原來，這就是他們開始關注厄拉科斯的原因。」他說，「好吧，大勢已去。」他睜開眼睛，「事到如今，厄拉科斯一定遍布他們的眼線。整整兩年！」

「但是，那只不過是無心提出的建議—」

「在皇帝眼中沒有無心這種事。你給拉班的指令是什麼？」

「就是他應該要讓厄拉科斯人學會怕我們。」

郝沃茲搖搖頭，「你現在有兩個選擇，男爵。一是把當地人殺光，把他們徹底消滅掉，要不就—」

「浪費整支勞動力？」

「難道你寧願看到皇帝和那些仍聽他號令的大氏族一起跑來這裡，表演一次刮除術，像刮葫蘆瓢一樣，把羯地主星刮個一乾二淨？」

男爵審視著他的晶算師，然後說：「他不敢！」

「不敢嗎？」

男爵的雙唇顫抖著，「另一個選擇是什麼？」

「犧牲你親愛的侄子拉班。」

「犧牲……」男爵說不下去了，死盯著郝沃茲。

「不再給他派軍隊，不給他任何援助，不給他回訊息，只說你已經聽說了他在厄拉科斯處理事務的可怕手段，說你只要一有可能就會立即採取適當的措施去糾正。我會讓你的一些訊息被皇帝的間諜截獲。」

「可香料怎麼辦？稅收怎麼辦？還有──」

「繼續索取你身為男爵應得的收益，但必須謹慎。給拉班訂個固定的總額。我們可以──」

男爵兩手一攤，說：「但我要怎麼確定，我那狡猾的侄子不──」

「我們在厄拉科斯上還有自己的密探。告訴拉班，要麼達成你訂下的香料配額，要麼你派人取而代之。」

「我了解我侄子。」男爵說，「這只會逼他變本加厲地壓榨那裡的人民。」

「他當然會！」郝沃茲厲聲道，「現在已經停不下來了！你只能希望別弄髒自己的手。就讓拉班去替你建立你的薩魯撒．塞康達斯吧，甚至沒有必要送任何犯人給他，人他都已經有了。只要拉班不斷逼他的人去達到你的香料配額，皇帝就不會懷疑你有其他的動機。這就足以解釋這顆星球為什麼會成為煉獄。而你，男爵，無論講話或行動，都看不出有其他虐待厄拉科斯人的理由。」

男爵的語氣抑制不住地流露出詭祕的激賞：「啊，郝沃茲，你可真狡猾！那麼，我們該如何重回厄拉科斯，利用拉班為我們準備好的東西？」

「再簡單不過了，男爵。如果你把每年的配額都訂得比上一年略高些，問題很快就會爆發。產量會下降，這樣你就可以除掉拉班，自己接管……來終結這場混亂。」

「天衣無縫。」男爵說，「但我已經厭倦了這一切。我準備讓另一個人來替我接管厄拉科斯。」

郝沃茲打量著對面那張肥胖的圓臉。慢慢地，這位老兵兼間諜開始點起頭來。「菲得—羅薩？」他說，「原來，這就是你現在採取高壓手段的原因。你自己也非常狡猾嘛，男爵。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兩個計畫合二為一。是的，你的菲得—羅薩可以去厄拉科斯當他們的救星，可以贏得民心。沒有問題。」

男爵笑了，而在笑容背後，他暗自問道：那麼，這個計畫有多符合郝沃茲個人的陰謀？

郝沃茲看出自己已經可以告退，於是站起身，走出那間四面紅牆的房間。他一邊走，一邊不禁想著一些令人不安的未知因素會如何影響他對厄拉科斯每一步估算。葛尼．哈萊克現在躲在走私販那裡，他從那邊發來情報，提到一個新的宗教領袖──摩阿迪巴。

也許我不該告訴男爵，應該任由這個宗教就地興盛起來，甚至傳布到盆地和裂谷的人民中間。他對自己說。但有一點是眾所周知的：鎮壓會助長宗教。

然後，他又想到哈萊克對弗瑞曼戰術的描述。那戰術有哈萊克本人的風格……還有艾德侯……甚至郝沃茲自己。

難道艾德侯還活著？他問自己。

但這是毫無意義的問題。直到今天，他還沒問過自己，保羅有沒有可能還活著。他只知道，男爵堅信亞崔迪氏族已死絕了。男爵還承認，那個貝尼．潔瑟睿德女巫一直是他的武器。這只能意味著一切都結束了──甚至包括那個女人的兒子。

她對亞崔迪氏族的恨是多麼陰毒，他想，就像我對這個男爵的恨。我對他的反擊能否像她一樣，徹底結束男爵的一切？

3

世間萬物皆有模式，此為宇宙的一環。這種模式是對稱的、簡潔的、優美的──這類特質，你會在真正的藝術品中看到。你也會在季節遞嬗中、在沙粒沿著沙脊流動中、在灌木那叢生的枝椏和葉片的圖紋中看到。我們試圖募仿這種模式，將之複製到我們的生活和社會中，追求這種節奏、律動及形式。然而，在尋求終極完美的過程中，仍有可能遇上某些危險。顯然，這種終極模式包含自身的固化。一切皆在此一盡善盡美中步入死亡。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保羅—摩阿迪巴記得他吃下富含香料精華的一餐。他牢牢抓住這個記憶不放，因為那是一個支點，只要抓住了，他就可以站上有利位置，告訴自己，眼下經歷不過是場夢。

我是一個舞臺，他對自己說，我是獵物，被種種殘缺的幻象、種族意識及那可怕的使命攫獲。

然而，他無法擺脫那股在內心深處氾濫的恐懼：他擔心自己迷失在時間中，擔心過去、未來和現在混在一起，無法區分。這是一種視覺疲勞，他知道。他必須不斷將預見的未來當成某種記憶，而記憶本身在本質上又屬於過去。

那一餐是荃妮為我準備的。他告訴自己。

但現在，荃妮正在遙遠的南方，那處有熾熱太陽的寒冷地區，隱藏在新穴地某個祕密堡壘中，安全地陪著兩人的兒子雷托二世。

又或者，那是還沒發生的事？

不，他打消自己的疑慮，因為他的妹妹厄莉婭已經跟著母親和荃妮一起到那裡去，乘著野生創造者背上的聖母轎，長途跋涉二十響，深入南方。

他甩開騎乘巨型沙蟲的念頭，問自己，又或者，厄莉婭還未出世？

我正在展開突擊。保羅回想起來，我們發動奇襲，收回了當年在厄拉欽恩戰死的烈士之水。我在火葬臺上找到父親的遺骸。然後，我將父親的顱骨奉祀在一座弗瑞曼人堆石上，俯瞰著哈格隘口。

又或者，那也是還沒發生的事？

我受的傷是真的，保羅告訴自己。我的傷疤是真的。安葬我父親顱骨的聖壇也是真的。

在半夢半醒間，保羅想起某次赫若──詹米斯的妻子將他推醒，對他說有人在穴地的走廊打起來了。那裡一直都是臨時營地，直到女人和孩子被送往遙遠的南方。赫若站在內室入口，一條條黑色髮辮用水環串成的鏈子綁在腦後。她撩開臥室的門簾，告訴他，荃妮剛殺了一個人。

這件事發生過。保羅告訴自己。這是真事，不是預知的幻象，不是未定的未來。

保羅記得自己急忙跑了出去，發現荃妮正站在走廊黃色的燈球下，套著一件艷藍色裹襟長袍，兜帽甩在腦後，一張精靈般的小臉因剛剛的搏鬥而漲紅。她正要把晶刃匕插入刀鞘，旁邊有群人抬著一具包裹匆忙沿著過道走遠。

而保羅記得，當時他還告訴自己：你總是一眼就能看出他們抬的是屍體。

因為是在穴地，荃妮將水環用繩子拴在一起，戴在脖子上。轉身面向他時，那些水環叮叮噹噹地晃動著。

「荃妮，怎麼回事？」他問。

「我了結了一個來向你單挑的傢伙，烏蘇爾。」

「妳殺了他？」

「是。不過，也許我該把他留給赫若。」

（保羅想起來了，當時周圍那些人相當讚賞她這番話，就連赫若也笑了。）

「但他是來向我挑戰的！」

「你親自教過我那種詭祕格鬥術了，烏蘇爾。」

「當然！可妳不該──」

「我生在沙漠裡，烏蘇爾。我知道該怎麼用晶刃匕。」

他壓住怒火，盡量講理道：「也許這是事實，荃妮。可……」

「我不是在穴地裡提著掌上燈球捉蠍子的孩子了，烏蘇爾。我不是在玩遊戲。」

保羅瞪著她，發覺她那漫不經心的態度中帶著奇特的凶殘。

「他不值得你出手，烏蘇爾。」荃妮說，「我不會讓他這種人來打攪你沉思。」她走近了些，用眼角斜睨著他，把音量降到只有他才能聽到的程度，輕聲說道：「而且，吾愛，等他們明白，挑戰者可能會先遇上我，然後在摩阿迪巴的女人手下可恥地死去，挑戰者就會變少了。」

沒錯，保羅對自己說。那必定是發生過的事，是真實的過去。而想要考考摩阿迪巴新刀的挑戰者也的確驟減了。

某個地方，在並非夢境的世界裡，有什麼東西在動，還可以聽到夜梟泣啼。

我在做夢，保羅對自己說，是香料食物的緣故。

他仍然有種被遺棄的感覺。他想知道，有沒有可能，他的靈魂已經以某種未知的方式悄悄溜進形象界[1]：與現實世界相似的另一個世界，一個形而上的領域，在那裡，所有物理限制都不復存在。弗瑞曼人相信，他的真身就在那裡。一想到那樣的地方，他就害怕。因為，當一切限制都不復存在，也就意味著所有參照物都不復存在。在那樣一個世界裡，他無法定位自己，無法說：「我就是我，因為我在這裡。」

他母親說過：「人們分裂了，其中的一些人，因為對你有不同看法而分裂了。」

我必須從夢中醒來，保羅告訴自己，因為這件事已經發生了──他母親所說的情況。潔西嘉女士現在是弗瑞曼人的聖母，她的話應驗了。

保羅知道，潔西嘉害怕他與弗瑞曼人之間的宗教關係。她不喜歡穴地及地塹的人都以祂來稱呼摩阿迪巴。她去各個部落探詢，派出自己的女祭司間諜，憂心忡忡地思索蒐集到的回答。

她曾經向他引用一句貝尼．潔瑟睿德諺語：「當宗教和政治同乘一輛馬車時，乘客相信，無論什麼也阻擋不了他們。他們會一路狂奔，越來越快，越來越快。他們腦中沒有任何阻礙，忘記斷崖並不會自行向盲目狂奔的人示警，直到一切都太晚。」

保羅想起當時他坐在母親的下榻處，一塊黑色門簾遮住穴室，門簾

上織滿弗瑞曼神話。他坐在屋裡聆聽她講話，發覺她總是在留心觀察，就連她垂下眼睛的時候也是如此。她的鵝蛋臉上新增了幾條嘴角皺紋，但頭髮還是明亮的古銅色。然而，她那雙大大的綠眼睛已經隱沒在香料染透的藍翳下。

「弗瑞曼人有一種簡單而實用的宗教。」他說。

「宗教從來都不簡單。」她警告說。

保羅本來便覺得前方烏雲密布，此時更是胸中火起。他只能說：「宗教將我們的力量聯合起來。」

「你有意營造這種氣氛，這種氣勢。」她挑戰地說，「你一直將這些想法灌輸給他們。」

「那是您自己教我的。」他說。

但她那一天不斷爭執、反駁。他還記得，小雷托的割禮正是在那天舉行。保羅知道她心煩意亂的部分原因：她始終不肯接受他與荃妮的婚外關係——「少年少女的結合」。但荃妮已經為亞崔迪生下子嗣，潔西嘉發覺自己無法再拒絕這一對母子了。

潔西嘉在他的注視下不安起來，說：「你認為我是不近人情的母親。」

「當然不是。」

「我知道你是以什麼眼神看著和你妹妹在一起的我。你不了解你妹妹。」

「我知道厄莉婭為什麼與眾不同。」他說，「在您改變生命之水時，她還沒有出世，還是您身體的一部分。她——」

「你什麼也不懂！」

保羅突然間無法將自己從時間幻象中獲得的訊息表達出來，只好說：「我並不認為您不近人情。」

她看出了他的沮喪，於是說：「有件事，兒子。」

「什麼？」

「我確實喜歡你的荃妮，我接受她了。」

這是真的，保羅對自己說。並不是殘缺的未來幻象，不會在時間的扭曲中發生變化。

他放心了，在他的世界取得了一處踏點。現實一點一滴穿透夢境進

入他的意識。他突然想起，自己是在沙漠上的臨時沙營內。由於粉沙很軟，荃妮將蒸餾帳棚搭在粉沙上。這說明了荃妮就在附近──荃妮，他的靈魂；荃妮，他的希哈婭，像沙漠之春一樣甘美；荃妮，南方沙漠墾植場的女兒。

這時，他記起睡前她為他吟唱的一首沙地歌謠：

哦，我的靈魂，
今晚，我無意於天堂。
但我向沙胡羅起誓，
你將前往天堂，
因吾愛。

她還唱了情侶在沙漠上常常合唱的步行曲，節奏就像在沙丘上拖著腳走動時的一頓一頓。

告訴我你的眼
我就告訴你你的心。
告訴我你的足
我就告訴你你的手。
告訴我你要入夢
我就告訴你醒時的事。
告訴我你的渴望
我就告訴你你的所需。

當時，他聽到另一座帳棚傳出巴利斯九弦琴的琴音，於是想起了葛尼．哈萊克。那熟悉的樂器讓他想起葛尼，他記得曾在一支走私販的商隊裡看到葛尼的臉，但葛尼若不是沒看見他，就是不能看他或認他，以免哈肯能人發現應已死去的公爵之子其實還活著。

然而，在一片黑暗中，彈奏者的演奏風格，那手指在九弦琴上的獨特按法讓保羅想起那位活生生的樂手。彈琴者是跳躍者查特，弗瑞曼敢死隊隊長，摩阿迪巴的護衛隊首領。

我們人在沙漠，保羅記起來了，在哈肯能巡邏範圍外的流沙漠中心。我到這裡來，是為了在沙上行走，要設法誘出一條創造者，騎上去親自駕馭，只有這樣我才有可能成為徹頭徹尾的弗瑞曼人。

他摸了摸腰上的彈射槍和晶刃匕，感到周圍一片沉寂。

這是破曉前那種特殊的沉寂。這時，夜梟歸巢，而白天出沒的動物還沒有被太陽這個敵人驚醒。

「你必須在白天踏沙前進，好讓沙胡羅看見，知道你毫不畏懼。」史帝加這樣說過，「所以，我們要把時間調整過來，晚上休息。」

保羅悄悄坐起來，感到身上的蒸餾服鬆鬆垮垮的，看了看外面隱沒在陰影中的蒸餾帳棚，輕手輕腳地移動著，可荃妮還是聽見了。

荃妮躺在帳棚的另一處陰影裡，在昏暗中說道：「天還沒全亮，吾愛。」

「希哈婭。」他說，語氣中半帶笑意。

「你把我稱作你的沙漠之春。」她說，「但今天我是你的鞭子，是負責監督儀式的塞亞迪娜。」

他開始繫緊他的蒸餾服。「妳告訴過我《訓誨書》的一句話。」他說，「妳告訴我：『女人就是你的沃野，因此，快到你的田裡耕耘去吧。』」

「沒錯，我是你長子的母親。」她承認道。

保羅看著荃妮灰濛濛的身影跟著他動了起來，穿好她自己的蒸餾服，準備走到沙漠上。「你應該盡量休息。」她說。

他從荃妮的言語間感受到她對自己的愛，溫柔地責備道：「負責監督的塞亞迪娜既不會告誡也不會警告應試者。」

她滑到他身旁，撫著他的臉頰說：「今天，我既是監督者，也是女人。」

「妳應該把這個任務留給別人。」他說。

「等待是最糟糕的事，」她說，「我寧可守在你身邊。」

他吻了吻她的手心，檢查蒸餾服的面罩，轉身拉開帳棚的密封罩。一股並不十分乾燥的空氣帶著寒意迎面撲來，這種濕度的空氣會在黎明時分凝結出少量露水。隨風吹來的還有香料預菌體的味道。他們早已探測到香料預菌體位於東北方，這意味著附近可能有創造者。

保羅鑽出括約門，站在沙地上，伸展四肢以驅除睡意。一個珍珠形發光體發出黯淡的綠光，慢慢挖鑿著東方的地平線。部隊的帳棚偽裝成小型沙丘散布四周，仍籠罩在昏暗中。他看到左邊有人在動。是衛兵，他知道他們看見自己了。

他們很清楚他今天要面對的危險，每個弗瑞曼人都曾經面對過。為了讓他做好充分準備，他們將這最後幾刻的寧靜留給了他。

今天一定要完成，他對自己說。

他想起面對屠殺時他揮舞的力量，想起那些把兒子送到他這裡接受詭祕格鬥訓練的老人，想起那些在會議上聽他演說、照他的計畫行事的老戰士，想起那些得勝歸來、向他致上弗瑞曼人最高敬意的人們，他們高呼著：「你的計謀生效了，摩阿迪巴！」

然而，哪怕最平凡、最年輕的弗瑞曼武士都能做到的事，他卻從沒做過。保羅很清楚，大家都知道他在這一點有別於弗瑞曼人，而這動搖了他的威信。

他還沒騎過創造者。

是的，他曾經與其他人一起接受沙漠旅行及突襲的訓練，但卻從來沒有孤身遠行。除非能騎創造者，否則就得倚賴別人的能力，世界因而變得窄小。沒有一個真正的弗瑞曼人會容忍這種處境。在流沙漠另一端約二十響的地方，就是廣袤的南方。如果他不能駕馭創造者，就無法踏上那裡，除非他像聖母或其他病人及傷者一樣坐在轎子上。

整個晚上，保羅的回憶不斷湧現，在他的內在意識中翻騰。他發現一件奇異的雷同：制伏了創造者，將能鞏固他的領導地位；控制了內在靈眼，他就能擁有更高的統御力。而這兩者以外的區域陰雲密布，一場大風暴正醞釀著席捲整個宇宙。

他以多種方式理解宇宙，而其間的差異令他輾轉難安──既準確又不準確，且兩者不相上下。他看到了未來，然而，當未來一步步逼近、漸漸增強為現實時，此時此刻卻彷彿有了自己的生命，自行生出種種微妙的變化。那個可怕的使命仍糾纏不去，種族意識也糾纏不去，血腥、狂熱的聖戰陰影籠罩了一切。

荃妮鑽出帳棚，站在他身邊。她抱著胳膊，像平時揣摩他心情時那樣，眼角斜瞅著他。

「再給我講講你出生地的水吧，烏蘇爾。」她說。

他看出她在盡力分散他的注意，讓他在面對生死考驗之前盡量放鬆。天漸漸亮了，一些弗瑞曼敢死隊員已開始收帳棚了。

「我寧願你給我講講穴地，講講我們的兒子。」他說，「我們的雷托還成天抱著我母親不放嗎？」

「現在他又纏上厄莉婭了。」她說，「他長得好快，會是個大個子。」

「南方是怎樣的地方？」他問。

「等騎上創造者之後，你就能自己去看了。」她說。

「但我希望能先透過妳的眼睛看一看。」

「那裡非常荒僻。」她說。

保羅撫摸著她前額上從蒸餾服兜帽中露出來的產子方巾，說：「為什麼妳不提穴地的事？」

「我已經說過了。我們的男人離開後，營地變得非常寂寞，只是個勞動的地方。我們在工廠或陶器作坊工作。要製造武器，要去埋預測天氣的沙桿，要採集香料去賄賂人，要在沙丘上種草固定沙丘，要織布、編毯子、給電池充電，還要訓練孩子，以免部落人手不足。」

「穴地裡沒有令人高興的事嗎？」他問道。

「孩子就很高興。我們遵守禮儀。部落有足夠的食物。有時候，我們中間的某個人還可以到北方和她的男人團聚。無論如何，血脈不能斷。」

「我妹妹，厄莉婭──大家還是無法接受她嗎？」

荃妮在漸亮的曙光中轉向他，盯著他，一眼就看穿他的心思。

「這件事最好另外找時間談，吾愛。」

「還是現在就談吧。」

「你應該保存精力，好應付考驗。」她說。

他看出自己已經碰觸到某件敏感的事，也聽出她不想再談。「未知之事令人憂慮。」他說。

她立刻點頭：「還是有些……厄莉婭的古怪引起了誤解。女人很怕她，她只比嬰兒大點兒，可她說的那些事……只有成年人才知道。她們不明白……發生在子宮裡的變化讓厄莉婭……異於常人。」

「有麻煩嗎？」他一邊問，一邊心想：我已經看到許多厄莉婭遇到麻煩的幻象了。

荃妮望著前方漸漸升起的旭日，說：「有些女人一起去向聖母投訴，要求她驅除附在她女兒身上的妖魔。她們引用經文說：『不得與女巫一同生活。』」

「我母親跟她們說什麼？」

「她引用了一條律法，把那群女人打發掉了。她還說：『如果厄莉婭引起了麻煩，那是掌權者的錯，因為她們沒能預見並阻止麻煩。』她試著向大家解釋，當日的變化如何影響子宮裡的厄莉婭。但部落的女人還是不高興，因為她們很困擾。最後，她們嘟嘟噥噥地離開了。」

厄莉婭以後會引起大麻煩的，他想。

細沙吹上他暴露在面罩外的臉，帶來陣陣香料預菌體的氣息。「沙瀉，帶來清晨的沙雨。」他說。

他望著遠方灰茫茫的沙漠大地，毫不留情的大地，漫無邊際的黃沙。一道閃電在無雲的空中劃破黑暗，閃向南方。這是個徵兆，表示有場大風暴正在積聚靜電。隆隆的雷聲過了許久才隱約傳來。

「妝點大地的雷聲。」荃妮說道。

更多人鑽出帳棚。衛士紛紛從兩邊朝兩人走來。無需任何命令，一切都依循遠古的慣例，無需任何人下令。

「盡量少下命令。」他父親曾經告訴他……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旦你對某件事下過命令，你就必須不斷對同一類事下命令。」

弗瑞曼人本能地知道這條規則。

隊上的司水員哼唱起晨間頌歌，今天的歌聲中加進了激勵沙蟲馭者的語句。

「世界是具殘骸。」那人吟唱起來，如泣如訴的聲音越過沙丘彼方，「誰能逃過死亡天使？沙胡羅之令無可違抗。」

保羅聽著，認出這也是他手下弗瑞曼敢死隊死亡頌歌的首段歌詞，此外，也是敢死隊隊員投身戰鬥前的誓詞。

過了今天，這裡會不會也豎起岩石聖壇，以紀念另一個逝去的靈魂？保羅向自己問道，弗瑞曼人日後會不會在這裡駐足，每人都往聖壇

疊一塊石頭，憑弔死在這裡的摩阿迪巴？

他知道，今天是重要的轉折點，是從當前的時空位置輻射出無數條軌跡通往未來的事實。一幕幕不完整的幻象折磨著他。他越抵抗他那可怕的使命，越阻止那即將到來的聖戰，交織在未來幻象中的動亂就越不可收拾。他的整個未來正變成一條河流，朝深淵衝去，而在那之後的洶湧節點完全隱沒在雲霧之中。

「史帝加過來了。」荃妮說，「我必須站開，吾愛。現在，我的身分是塞亞迪娜，必須監督整場儀式。《編年史》可能會忠實記錄這次儀式。」她抬頭凝視他。有那麼一刻，她顯得很拘謹，但很快就恢復自制，「等這件事過去，我會親手給你準備早餐。」她說著，轉身離開。

史帝加越過粉沙地向他走來，腳下揚起一連串細微的沙塵。他仍然帶著桀驁不馴的眼神，深陷在眼窩裡的一雙眼睛緊緊盯著保羅。蒸餾服面罩下隱約露出烏黑發亮的鬍鬚，雙頰上深刻的皺紋彷彿由天然岩石風化而成。

他扛著一根旗杆，旗杆上掛著保羅的軍旗：一面綠黑旗，旗杆上刻著水紋。這面旗幟已經成為這塊土地上的傳奇，保羅不無自豪地想著：不論我做什麼，即使是最簡單的事也會變成傳奇。他們會記下我如何與荃妮分離，如何問候史帝加──我今天的一舉一動。無論是生是死，都是傳奇。但我絕不能死，否則這就僅僅是一個傳奇，再也沒有什麼能阻止聖戰。

史帝加將旗杆插在保羅身旁的沙地上，雙手垂在身體兩側，藍中透藍的眼睛依然平視前方，眼神堅毅。保羅看著史帝加，想到自己的眼睛也因為香料的緣故蒙上這種顏色。

「他們不讓我們朝聖。」史帝加說著，像參加儀式那麼莊重。

保羅按照荃妮教他的話回答說：「誰能剝奪弗瑞曼人隨心所欲行走或騎乘的權利。」

「我是耐巴，絕不讓敵人生俘。」史帝加說，「我是死亡三腳中的一腳，誓把仇敵消滅掉。」

兩人默默不語。

保羅掃視散落在史帝加身後沙地上的弗瑞曼人，只見大家全都站著一動不動，各自祈禱著。這時，他聯想到弗瑞曼這支民族的生活是由殺

戮構成，所有人民終日生活在憤怒與悲痛之中，從沒考慮過可以用什麼來取代這兩種情緒──只除了一個夢，也就是列特—凱恩斯生前注入他們腦中的那個夢。

「領導我們穿越沙漠、避開陷阱的主在哪裡？」史帝加問。

「永遠和我們在一起。」弗瑞曼人齊聲吟誦道。

史帝加挺直肩膀走近保羅，壓低聲音說：「現在，記住我告訴你的那些話，動作要簡單俐落──別耍花樣。我們的族人在十二歲開始騎創造者。你的年紀已經超出六歲，而且不是生來就過著我們這種生活，沒有必要為了給別人留下深刻印象做出大膽的舉動。我們都知道你很勇敢。你要做的只是召來創造者，然後騎上去。」

「我會記住的。」保羅說。

「一定要這麼做。我不會允許你讓我的教導蒙羞。」

史帝加從衣袍下拉出一根長約一公尺的塑膠棒，一頭尖，另一頭卡著一支上緊發條的沙錘。「這個沙錘是我親自為你準備的，很好用，拿去。」

保羅接過沙錘，感受到溫暖光滑的塑膠表面。

「你的矛鉤在西薩克利那裡。」史帝加說，「等你走出去，爬上那邊那座沙丘，他就會把矛鉤交給你。」他指指右邊，「召來一條大創造者讓我們瞧瞧，烏蘇爾。露一手。」

保羅留意到史帝加說話的語氣──半秉公，半含朋友的擔心。

在那一刻，太陽似乎一下子就蹦出了地平線。藍灰色天空染上了一片銀白，即使對厄拉科斯來說，今天也是極其乾燥、炎熱的一天。

「現在正是灼熱的一天裡最適當的時機。」史帝加說，已經完全是公事公辦的語氣了，「去吧，烏蘇爾。騎上創造者，像首領那樣在沙漠上奔馳吧。」

保羅向他的軍旗敬了個禮。晨風已息，綠黑旗軟軟垂下。他轉身朝史帝加所指的沙丘走去。那是一座灰濛濛的褐色斜坡，上面有一道S形沙脊。絕大多數人早就開始往反方向散開，爬上另一座遮蔽著他們營地的沙丘。

保羅前方只剩一道身穿長袍的身影：西薩克利，弗瑞曼敢死隊的小隊長。那人靜靜站著，只露出蒸餾服兜帽和面罩之間的雙眼。

保羅走近時，西薩克利遞過兩根細細的鞭桿，各約一公尺半長，一端是閃閃發亮的塑鋼鉤子，另一頭打磨得很粗糙，可以牢牢握住。

保羅按儀式要求，左手接過兩根桿子。

「這是我自己用的矛鉤，」西薩克利沙啞著嗓子說，「沒出過問題。」

保羅點了點頭，繼續保持著必要的沉默，走過西薩克利身邊，爬上沙丘斜坡。在沙脊上，他回頭望了一眼，看到隊伍像驚散的昆蟲般四散開來，他們的衣袍在風中飄動著。如今，他獨自一人站在沙脊上，眼前只有一望無際的地平線──平坦的、靜止的地平線。這是史帝加為他挑選的沙丘，比周圍的沙丘都還要高，便於觀察。

保羅彎下身，將沙錘深深埋入迎風面的沙裡。迎風面的沙很密實，能將鼓聲傳到最遠。然後，他頓了頓，溫習所學過的知識，溫習每一道足以決定生死的必要步驟。

他一拔掉插銷，沙錘就會發出召喚。在沙漠的另一端，巨大的沙蟲──創造者會聽到鼓聲，並立刻趕來。保羅知道，有了帶鉤的鞭桿，他就可以騎到創造者高高拱起的背上。只要用矛鉤鉤開沙蟲體節鱗甲的前沿，沙蟲擔心沙子鑽進鱗甲擦傷敏感的內側，就不會鑽回沙面下。事實上，沙蟲會捲起巨大的軀幹，讓鉤開的部分盡可能遠離沙漠地表。

我是沙蟲馭者，保羅對自己說。

他低頭看了一眼左手的矛鉤，心想，只需移動矛鉤，沿著創造者巨大身軀的曲線向下，就可以讓創造者翻轉，指揮牠去任何地方。他見別人這樣做過。訓練的時候，他也在別人的協助下爬上沙蟲背騎了一會兒。等捉來的沙蟲被騎得筋疲力盡，躺在地上一動不動時，就必須召喚新沙蟲了。

保羅知道，只要他能通過這次考驗，就有資格踏上那二十響的旅程，前往南方好好休息、復元。那裡有墾植場和穴地，也是女人和族人躲避大屠殺的藏身處。

他抬頭望向南方，邊提醒自己：從流沙漠中心召來的創造者是個未知數，這次考驗對召喚者本人而言也同樣是個未知數。

「你必須謹慎判定創造者離你有多遠。」史帝加曾解釋道，「你必須站在夠近的地方，才能在牠經過時騎上去，但也不能太近，否則牠會

吞掉你。」

保羅猛然下定決心，抽掉沙錘的插銷。沙錘開始旋轉，召喚的鼓聲從沙下傳了出去，一陣有節奏的敲擊聲：咚！咚！咚！

他直起身來，掃視地平線，回想史帝加所說的話：「謹慎判斷朝你逼近的沙浪。記住，沙蟲很少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接近沙錘。同時還要傾聽。一般情況下，看見牠之前就能聽到牠。」

還有荃妮昨晚的憂心叮嚀，那些告誡如今也充斥他耳際：「當你在沙蟲前進的路線上站好之後，必須紋絲不動。你必須把自己想像成沙漠的一部分，好好藏在斗篷下，身體從內到外都要變成一座小沙丘。」

他慢慢掃視著地平線，凝神傾聽，搜尋著沙蟲出現的徵兆。

東南方遠遠傳來一陣嘶嘶聲，那是沙的低語。不一會兒，他看到遠方曙光下沙蟲鑽動時的輪廓。保羅立即意識到，那是自己從所未見的大型創造者，他甚至沒聽說過有這麼大的沙蟲。長度看上去超過二．四公里，凸起的巨頭一路拱起沙浪，像座不斷向前移動的大山。

無論在未來幻象中還是在現實生活裡，這都是前所未見，保羅告誡自己，然後衝過去，在那傢伙將要經過的路線上站好，全神貫注在這緊張的一刻上。

1

形象界（alamal-mithal）：作者引用伊斯蘭的宇宙觀。形象界夾在實質界與精神界之間，所有想法、思維及行動皆有形象表現。—編注

4

「控制鑄幣廠和法庭──其他的交給賤民。」這就是帕迪沙皇帝的建議。他會說：「想獲得利潤，就必須統治。」這話中不乏真理，但我問自己：「誰是賤民，誰又是被統治者？」

──伊若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覺醒》之「摩阿迪巴寫給蘭茲拉德的密信」



一個念頭自行鑽入潔西嘉腦海中：從現在起的每一刻，保羅都可能正在接受騎乘沙蟲的考驗。他們竭力向我隱瞞，但那昭然若揭。

而荃妮也走了，去執行什麼神祕的任務。

潔西嘉坐在她的休息室裡，伺機享受晚課間的片刻寧靜。這是一座舒適的寢室，不如躲避大屠殺前她在泰布穴地住過的房間寬敞，但地板上同樣鋪著厚厚的地毯，也有柔軟的坐墊，一伸手就能搆到的矮咖啡桌，牆上掛著絢麗多彩的壁毯，頭頂則是發出柔光的黃色燈球。房間裡充溢著弗瑞曼穴地特有的刺鼻味，但現在，對她來說，這種氣味等於安全。

然而，她知道自己永遠也無法克服那種身處異鄉的感受，那是藏在地毯和壁毯下方的刺人事實。

一陣叮鈴噹啷的聲音隱約傳入休息室。

潔西嘉知道這是慶賀嬰兒出生的儀式，可能是蘇比婭吧，她的產期就在這幾天。潔西嘉也知道，自己很快就會看到嬰兒，一名藍眼睛的小胖娃娃被帶到聖母這裡接受賜福。她還知道，她的女兒厄莉婭會參加儀式，也會向她詳述經過。

還不到為離家在外的人夜禱的時間，也還不到為波里特林、比拉．特喬斯、羅薩克和哈蒙塞普等行星上死於突襲的奴隸哀悼的時間，部落不會在那種時刻之前為嬰兒舉行慶生禮。

潔西嘉嘆了口氣。她知道，自己之所以想東想西，是希望盡量不去想她的兒子和他面對的危險：帶毒鉤的陷阱、哈肯能人的突襲（已越來越少，因為弗瑞曼人用保羅的新戰術消滅了大量哈肯能撲翼機和巡邏隊），還有沙漠本身的危險──沙蟲、乾渴和沙陷。

她想叫杯咖啡，同時她也想到一件先前就意識的事：弗瑞曼人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矛盾。與裂谷的農人、勞工相比，他們在穴地岩洞裡的生活優渥多了；然而，他們在沙漠上長途跋涉時所受的苦，卻比哈肯能奴隸都還要多。

一隻膚色很深的手從她旁邊的門簾後方伸出，將一個杯子放在咖啡桌上，然後縮了回去。杯子冒出陣陣香料咖啡的芳香。

慶生的供品，潔西嘉想。

她端起咖啡抿了一口，衝自己笑了笑，自問道：在我們這個宇宙裡，還有哪個社會，像我這種身分的人可以放心收下來歷不明的飲料，還敢毫不畏懼地喝下？當然，我能在毒發之前就將毒素轉化掉，但端上來的人不知道這件事。

她喝乾杯中的咖啡，感受著熱乎乎的可口飲料所蘊藏的能量和提神作用。

她又想，還有哪個社會，人們會這麼自然而然地尊重她的隱私和安逸，以至於送禮的人僅把禮物放下，卻不進來打攪她。尊重和愛，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禮物──當然，還帶著一絲懼意。

還有件事閃現在她的意識中：她一想到咖啡，咖啡就出現了。她知道，這不是心靈感應。這是「精神合一」，指整個弗瑞曼穴地聚落化為一體。他們因共用的香料餐而中了輕微的香料毒，而一體化就是中毒的補償。當然，民眾永遠也不可能獲得香料帶給她的靈啟。他們既沒受過訓練，也沒有做好準備。他們的心靈抵制那些他們不能理解或無法接受的知識。但有些時候，他們依然可以像單一生命那樣感受外物，做出反應。

而且，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巧合。

保羅通過沙漠的考驗了嗎？潔西嘉問自己。他有這個能力，但即使最會游泳的人都有可能意外淹死。

等待。

等待是最折磨人的，她想，你可以就那樣長久等下去，然後，那種折磨會擊垮你。

人的一生中有各式各樣的等待。

我們到這裡已經兩年多了，她想，哈肯能總督是那個魔迪厄．納哈煬，野獸拉班。要想奪回厄拉科斯，就算只是看到希望，也至少還需要兩倍長的時間。

「聖母？」

門簾外傳來一個聲音，是赫若，保羅家的另一個女人。

「進來吧，赫若。」

門簾分開，赫若彷彿從中間滑了進來。她穿著穴地便鞋，兩隻手臂露在紅黃色的披巾外，幾乎露到肩頭。她的中分黑髮向後梳起，像昆蟲的雙翼般平滑油亮，五官突出的臉上總帶著潑辣的表情，此時正眉頭緊皺。

跟在赫若身後進來的是厄莉婭，一個大約兩歲的小女孩。

一看到女兒，潔西嘉像往常一樣忍不住留意到她就像小保羅的翻版—同樣嚴肅、探究的大眼睛，都有黑色的頭髮、緊抿的雙唇。但兩人還是有些微妙的不同，而這正是厄莉婭令大部分成年人不安的部分。這孩子不比剛學會走路的幼兒大多少，卻具有遠遠超越年紀的沉著和覺察力。成年人震驚地發現，她聽到隱晦的黃色笑話會哈哈大笑。有時他們還發現自己被她的咬舌音所吸引，她用尚未發育完全的軟顎嘟囔出的話中暗含狡黠，而那種狡黠背後所需的閱歷是兩歲大的孩子不可能擁有的。

赫若怒沖沖嘆了一口氣，重重坐在墊子上，皺眉看著厄莉婭。

「厄莉婭。」潔西嘉朝女兒打了個手勢。

孩子走到母親身旁，找了張墊子坐下，緊緊抓住母親的手。肉體的接觸使兩人靈犀相通，在厄莉婭出生之前，兩人就一直如此。這並不是互通思想（這確實會出現，當潔西嘉在儀式轉化香料的毒性時，兩人接觸會引發思想互通）。兩人互通的是某種更宏大的東西，是直接意識到另一個生命迸發的火花，一種鮮明而深切的東西，一種可以使兩人的感情合一的神經共鳴。

赫若是兒子家中的一員，潔西嘉按照符合對方身分的正式禮節問候

道：「Subakh ul kuhar，妳今晚好嗎，赫若？」

赫若以同樣的傳統禮節回答道：「Subakh un nar。我很好，妳也好嗎？」聲調平板。然後她又嘆了口氣。

潔西嘉感覺到厄莉婭看得興味盎然。

「我哥哥的珈尼瑪正在生我的氣。」厄莉婭用她的咬舌音說。

潔西嘉留意到厄莉婭對赫若的稱呼──珈尼瑪。在弗瑞曼語中，這個詞代表「戰利品」，引申為某樣有了新用意的東西。比如說，一具用來當窗簾墜飾的矛頭。

赫若朝孩子喝道：「別想侮辱我，孩子。我知道我的地位。」

潔西嘉問：「這回妳又幹了什麼，厄莉婭？」

赫若回答說：「今天，她不僅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還硬擠進……」

「我躲在簾子後面，看蘇比婭生孩子。」厄莉婭說，「是個男孩。他哭啊哭啊，嗓門真大！當他哭夠的時候──」

「她走出來摸了他一把，」赫若接著說，「然後他就停下不哭了。大家都知道，弗瑞曼孩子出生的時候，只要是在穴地，就必須讓他哭個夠，因為以後他就不能再哭了，免得在沙漠旅途中暴露我們的行蹤。」

「他已經哭夠了。」厄莉婭說，「我只是想感受一下他的火花，他的生命。就這些。當他感覺到我的時候，他就不想再哭了。」

「這只會引起更多閒話。」赫若說。

「蘇比婭的孩子健康嗎？」潔西嘉問。她看出有什麼東西在深深困擾著赫若，很想知道那是什麼。

「像任何母親所希望的那樣健康。」赫若說，「她們知道厄莉婭並沒有傷害他，也不太介意她撫摸他。他立刻就安靜下來，一副很高興的樣子。只是──」赫若聳了聳肩。

「只是我女兒有些怪怪的，對不對？」潔西嘉問，「因為她說話的方式超出了她的年紀，也因為她說了許多她這個年齡的孩子不可能知道的事──過去的事。」

「她怎麼會知道比拉．特喬斯星球的孩子長什麼樣？」赫若問。

「但他確實像啊！」厄莉婭說，「蘇比婭的那個男孩看起來真像米莎在那顆星球上生的兒子。」

「厄莉婭！」潔西嘉斥責道，「我警告過妳。」

「可是，母親，我看過，是真的，而且……」

潔西嘉搖搖頭，看到了赫若臉上憂慮不安的神情。我生出了什麼？潔西嘉問自己，這個女兒一生下來就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甚至……比我知道的還多。看樣子，我體內那些聖母把時間長廊裡的一切都透露給她了。

「不光是她說的那些事。」赫若說，「還有那些練習，她的坐姿、瞪著岩石的樣子。她居然有辦法只動鼻子旁邊的一條肌肉，或是指背上的一條肌肉，還有──」

「那些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潔西嘉說，「妳知道的，赫若。妳不會否認我女兒繼承了我的能力吧？」

「聖母，您也知道，我不在乎那些事。」赫若回答道，「但外面那些人在說閒話。那些話不安好心，我覺得危險。她們說您的女兒是魔鬼，其他孩子也不跟您女兒一起玩，說她是──」

「她跟其他孩子確實很不一樣。」潔西嘉說，「但她絕不是魔鬼，只是──」

「她當然不是！」

潔西嘉對赫若激烈的語氣感到驚訝，她朝下瞟了一眼厄莉婭。這孩子似乎正在神遊，渾身散發出一種……等待的感覺。潔西嘉又把注意力移回赫若身上。

「妳是我兒子家中的一員，我尊重這一點。」潔西嘉說（厄莉婭在她手中扭了扭），「妳可以坦白跟我講，是什麼事讓妳那麼煩惱。」

「過不了多久，我就不再是您兒子家中的一員了。」赫若說，「我是為我兒子才等了這麼久，為了讓他們能作為烏蘇爾的兒子受到特殊訓練。我能給他們的也只有這些了，因為人人都知道我沒跟您兒子同過床。」

厄莉婭又在她身邊扭動起來，像半睡半醒中想要取暖。

「儘管如此，妳一直都是我兒子的好伴侶。」潔西嘉說。她暗暗加了一句：伴侶……而非妻子。這些念頭她一直放在心上。隨後，她直接想到穴地的傳聞所帶給她的折磨：大家都說，她兒子與荃妮的伴侶關係已經成為永久的關係了，也就是婚姻。

我愛荃妮，潔西嘉想，但她提醒自己：愛情必須為皇室的需要而讓路。皇室婚姻除了愛之外，還有別的理由。

「您以為我不知道您為您兒子所做的安排？」赫若問。

「妳是什麼意思？」潔西嘉質問道。

「您打算讓各部落都投到祂旗下。」赫若回答道。

「這不好嗎？」

「我看到他有危險……而厄莉婭就是危險的一部分。」

這時，厄莉婭愈發往母親身上湊，睜開眼睛審視著赫若。

「我一直在觀察妳們兩人在一起的樣子。」赫若說，「妳們接觸的方式。摩阿迪巴就像我兄弟，而厄莉婭是他妹妹，所以她就像我的親人。她還只是個小嬰兒的時候，我們受到了侵略躲到這裡，我從那時就開始守著她、保護她。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許多東西。」

潔西嘉點點頭，覺得身邊的厄莉婭開始不安了起來。

「您明白我的意思。」赫若說，「我們第一次談論她，她就聽懂了。什麼時候有過這樣的嬰兒，這麼小就懂用水的紀律？有哪個嬰兒會像她那樣，對保母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赫若，我愛妳』？」

赫若盯著厄莉婭，「您知道我為什麼會忍受她侮辱我？因為我知道那些話裡沒有惡意。」

厄莉婭抬頭看著母親。

「是的，我有推斷的能力，聖母。」赫若說，「我本來有可能成為塞亞迪娜。我已經見到我看出的東西。」

「赫若……」潔西嘉聳聳肩說，「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她對自己的話感到驚訝，因為那是真的。

厄莉婭直起身，挺了挺肩膀。潔西嘉感受到女兒的等待結束了，也感受到女兒身上那股混雜了決斷和悲哀的情緒。

「我們犯了一個錯。」厄莉婭說，「我們現在需要赫若。」

「是那次播種的儀式。」赫若說，「當您轉化生命之水的時候，聖母。當時厄莉婭還在您肚子裡。」

需要赫若？潔西嘉問自己。

「除了她，還有誰能在族人間為我們說話，還有誰能讓她們開始了解我？」厄莉婭問道。

「妳要她做些什麼？」潔西嘉問。

「她早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厄莉婭說。

「我會把事實真相告訴她們。」赫若說。她的臉似乎突然顯得蒼老、悲傷，橄欖色皮膚擠出愁眉，使那張嚴厲的臉變得迷人。「我會告訴她們，厄莉婭只不過是裝成小女孩，但她從來就不是小女孩。」

厄莉婭搖著頭，淚水順著臉頰往下流。潔西嘉感到女兒的悲傷如波浪般傳到自己身上，彷彿是她自己的悲傷。

「我知道我是怪胎。」厄莉婭輕聲說。成年人的結論出自兒童之口，像苦澀的確認。

「妳不是怪胎！」赫若厲聲說道，「誰敢說妳是怪胎？」

潔西嘉再一次為赫若那種出於保護的嚴厲語氣大為吃驚。她看出厄莉婭的判斷是對的，她們確實需要赫若。部落的人會理解赫若，理解她的話，理解她的感情。很明顯，她愛厄莉婭，就像愛她自己的孩子。

「誰說的？」赫若重複道。

「沒人說過。」

厄莉婭拉起母親的阿巴袍一角，拭去臉上的淚水，然後把揉皺弄溼的袍角拉平。

「妳自己也別那麼說。」赫若語氣強硬地命令道。

「好的，赫若。」

「現在，」赫若說，「妳可以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樣我就可以告訴其他人了。告訴我，妳出了什麼事。」

厄莉婭嚥了一口唾沫，抬起頭來看著母親。

潔西嘉點點頭。

「有一天我醒來，」厄莉婭說，「就像是從睡夢中醒來一樣，只不過，我記不得當時是不是在睡覺。我人在一個溫暖、黑暗的地方。我嚇壞了。」

聽到女兒稍有些口齒不清的童音，潔西嘉想起在大岩洞舉行儀式的那一天。

「我嚇壞了。」厄莉婭說，「想要逃，卻找不到路。然後，我看見一點火花……但不像是用眼睛看到的。那火花就在我身邊，和我在一起，我能感覺到那個火花的情緒……它安撫我，告訴我一切都會好起

來。那火花就是我母親。」

赫若揉著眼睛，對厄莉婭微笑著，安慰她。但這個弗瑞曼女人的眼中有股狂烈，炯炯發亮，彷彿這雙眼睛也在努力傾聽厄莉婭的話。

潔西嘉心想：我們真的能明白這種人是怎麼想的嗎？她的想法來自她的祖先、她的訓練，以及她獨特的經歷。

「就在我感到安全、安心之後，」厄莉婭繼續說，「又有個火花加入我們……一切就在那一刻發生了。另外那個火花是老聖母。她把……許多生命傳給我母親……一切……我跟她們在一起，全都看見了……一切。結束後，我就是她們，是其他人，也是我自己……只是，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重新找回自己。那裡有那麼多人……」

「這很殘酷，沒人應該這樣覺醒。」潔西嘉說，「問題在於，這一切，妳只能接受，別無選擇。」

「我什麼都做不了！」厄莉婭說，「我不知道該怎麼拒絕或隱藏自己的意識……或者切斷意識……一切就那麼發生了……一切……」

「我們不知道。」赫若喃喃道，「當我們把水交給妳母親時，並不知道妳正在她肚子裡。」

「不要為這個難過，赫若。」厄莉婭說，「我並不為自己遺憾。畢竟，這一切是有理由的：我是聖母，這個部落有兩個聖……」

她停下來，側首傾聽著。

赫若用腳後跟一頂，把自己頂回到墊子上坐好，盯著厄莉婭看了看，然後把注意力轉回潔西嘉臉上。

「妳沒懷疑過？」潔西嘉問。

「是啊！」厄莉婭說。

一道門簾把她們與穴地過道隔開，起落有致的吟唱穿過門簾傳來，歌聲越來越大，現在已經很清晰了。「Ya! Ya! Yawm! Ya! Ya! Yawm! Mu zein, wallah! Ya! Ya! Yawm! Mu zein, Wallah!」吟唱者從外側通道走過，低沉的歌聲傳入穴室，漸漸消失在遠方了。

當歌聲變得夠弱時，潔西嘉開始祈禱儀式，聲音中充滿悲戚：「齋月到了，比拉．特喬斯上的四月。」

「我的家人坐在院子的水池邊。」赫若說，「噴泉飛沫四濺，空中水氣瀰漫。有棵波圖果樹，掛滿渾圓、澄黃的橘子，伸手就能摘下。身

旁的籃子裡裝著蜜許杏、蜜糕和一杯杯香料羹──各式各樣的美食。在我們的花園裡，在我們的畜欄中，有的只是和平……大地上一片祥和。」

「我們的生活充滿快樂，直到侵略者到來。」厄莉婭說。

「在朋友的哭喊聲中，熱血變冷。」潔西嘉說，感到過去的記憶不斷湧出。那是與所有聖母共有的過去。

「La, la, la，女人在哭泣。」赫若說。

「侵略者穿過庭中庭，手持利刃向我們撲來，刀上淌著我們男人的血。」潔西嘉說。

和穴地所有房間一樣，沉默籠罩著她們三人。她們在沉默中回憶，過去的悲痛猶在眼前。

不久，赫若宣布儀式結束，嚴厲的口氣是潔西嘉從未聽過的。

「永不饒恕，永不遺忘。」赫若說。

說完之後，三人默默沉思。就在此時，外面傳來一陣竊竊私語，還有許多袍裙沙沙作響的聲音。有人站在她房間的門簾外。

「聖母？」

一個女人的聲音，潔西嘉聽出來了，是薩薩，史帝加的幾個妻子之一。

「什麼事，薩薩？」

「出事了，聖母。」

潔西嘉心頭一緊，突然害怕是保羅出事。「保羅他……」她喘著氣。

薩薩撥開門簾，走進房間。簾子落下之前，潔西嘉瞥見外屋站著黑壓壓一群人。她抬起頭來看著薩薩。這是個又矮又黑的女人，穿著一件繪著紅色圖案的黑袍，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潔西嘉，小鼻子的鼻翼翕張，露出鼻塞長期摩擦留下的疤痕。

「什麼事？」潔西嘉問道。

「沙漠裡傳來了消息。」薩薩說，「烏蘇爾為通過考驗去和創造者決鬥……就在今天。年輕人都說他不會失敗。入夜之前，他就會成為沙蟲馭者。這裡的年輕人正在集結，說要發動襲擊。他們會衝到北方和烏蘇爾會合。他們說，到時他們會大聲呼喊，還說要逼他向史帝加叫陣，要他奪取部落的領導權。」

集水、固沙、植草，緩慢而穩妥地改造這個世界──這些已經不夠了。潔西嘉想，小規模突襲，有把握的突襲──自從我和保羅訓練好他們之後，這些也不夠了。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他們渴望戰鬥。

薩薩把身體的重心從一隻腳轉移到另一隻腳，清了清喉嚨。

我們知道要謹慎地等待，潔西嘉想。但關鍵在於挫折感。我們也知道，等太久反而有害。因為，如果拖太久，我們會喪失使命感。

「年輕人都說，如果烏蘇爾不向史帝加挑戰，那他一定是怕了。」薩薩說。

她說著，垂下眼簾。

「原來如此。」潔西嘉喃喃道。她心想：我知道這種事遲早會發生，史帝加也知道。

薩薩再次清了清喉嚨，說道：「就連我弟弟夏布也這麼說，他們不會給烏蘇爾別的選擇。」

終於來了，潔西嘉想，保羅必須自己處理這件事。聖母不能捲入領導權之爭。

厄莉婭把手從母親手裡掙脫出來，說：「我要和薩薩一起去，聽聽那些年輕人怎麼說。或許有什麼解決辦法。」

潔西嘉與薩薩視線相交，嘴裡卻對厄莉婭說道：「那就去吧，要盡快向我報告。」

「我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聖母。」薩薩說。

「我們不希望這樣。」潔西嘉認同道，「部落需要所有的力量。」她瞥了赫若一眼，向她問道：「妳要跟她們一起去嗎？」

赫若聽出這句話中沒說出口的顧慮，回答道：「薩薩不會允許任何人傷害厄莉婭，她知道我和她很快就會成為同一個人的妻子。她和我，我們將共享同一個男人的懷抱。我們已經談過了，薩薩和我。」赫若抬頭看看薩薩，又轉頭對潔西嘉說：「我們約定好了。」

薩薩伸出一隻手拉著厄莉婭，說：「我們要快點，那些年輕人正要出發。」

她們匆匆鑽出門簾，小個子女人拉著孩子的手，但看上去卻是孩子在帶路。

「要是保羅—摩阿迪巴殺死了史帝加，會對部落不利。」赫若說，

「以前都這樣，用這種方式來推翻前任。但時代不同了。」

「對妳來說，時代也不同了。」潔西嘉說。

「您該不會以為我無法肯定誰輸誰贏吧。」赫若說，「烏蘇爾只會贏，不可能輸。」

「我正是這個意思。」潔西嘉說。

「您以為我的個人感情會影響我的判斷。」赫若搖了搖頭，水環項圈在她脖子上叮噹作響，「您大錯特錯。或許您還以為我懊悔沒被烏蘇爾選中，以為我在妒忌荃妮？」

「妳依妳所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潔西嘉說。

「我同情荃妮。」赫若說。

潔西嘉渾身一僵。「妳的意思是什麼？」

「我知道您怎麼看荃妮。」赫若說，「您認為她配不上您的兒子。」

潔西嘉往後一靠，放鬆坐在墊子上，聳聳肩說：「也許吧。」

「您也許是對的。」赫若說，「但如果您真這樣想，或許您還意外找到了一個同盟──荃妮本人。她希望他能得到所有最好的東西。」

潔西嘉突然感到喉頭一緊，艱難地嚥了一下，說：「荃妮跟我很親，她完全可以──」

「您這裡的地毯太髒了。」赫若說。她避開潔西嘉的目光，環顧周圍，「您這裡總有那麼多人進進出出，應該要叫人打掃得更勤一些。」

5

傳統宗教無法擺脫與政治相互作用。傳統社會中，宗教與政治鬥爭勢必滲入訓練、教育及律法。由於此一壓力，此類社會的領導人終將面對內部的終極難題：是屈從於徹底的機會主義，以此為代價，維護自身統治；或為了維護傳統道德規範，冒險犧牲自我。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宗教問題》



保羅站在巨型創造者前進路線旁的沙地上等著。我絕不能像走私販那樣等待，不能煩躁又緊張，他提醒自己，我必須成為沙漠的一部分。

現在，那傢伙離保羅只有幾分鐘的路程了，前進時摩擦沙子的嘶嘶聲充斥在清晨的空氣中。牠那洞窟似的圓形巨口張開來，露出巨牙，像某種碩大無朋的花，散發的香料異味濃郁撲鼻。

保羅的蒸餾服柔軟貼身，他只隱約感覺到鼻塞和面罩。此刻他的腦海中只有史帝加傳授的內容，以及在沙漠上刻苦學習的每個時刻。

「在礫砂上，你應該離創造者軀幹多遠？」史帝加問過他。

他的回答十分正確：「創造者的軀幹直徑除以二，就是安全距離。」

「為什麼？」

「為了避開牠前行帶動的渦流，同時還有時間奔跑，騎上去。」

「你已經騎過我們養來繁殖和製造生命之水的小創造者。」史帝加說，「但是，這次你要召來考驗自己的，是野生的創造者，是沙漠上的長老。對這樣的創造者，你必須有適當的尊重。」

現在，沙錘沉沉的打擊聲與創造者前行的嘶嘶聲混在一起。保羅深呼吸。即使隔著過濾器，他也能嗅到沙子裡香料礦的刺鼻味。那位野生創造者，沙漠的長老，漸漸逼近，幾乎要撞上他。牠那高高隆起的頭節掀起的沙浪將會掃過他的膝蓋。

來吧，你這可愛的魔頭！他想，來，你聽見我的召喚了，來吧，來吧！

沙浪把他頂起來，地表的沙塵掃過他。他穩住身體，整個世界只剩從他眼前掠過的烏壓壓彎曲沙牆、那如斷崖般聳立的體節、那一條條清楚劃分每段體節的環線。

保羅舉起矛鉤，順著鉤子往上看，傾身向前。他感到鉤子鉤住了，拉著他往前直衝。他向上躍起，雙腳牢牢蹬住沙牆，斜吊在固定住的矛鉤上。這才是真正的考驗：如果他的矛鉤已經準確地鉤住創造者體節環的前沿，扯開鱗甲，牠就不會側滾下來壓扁他。

創造者的速度放慢了，從沙錘上滑過去，沙錘靜了下來。慢慢地，牠開始翻身——上，再上——帶著那兩根刺進身體的鉤刺，能翻多高就翻多高，讓沙子不至於舔上體節內柔軟的組織。

保羅發現自己正直直騎在沙蟲上。他大喜過望，感覺自己像巡視疆域的帝王。他壓下那股想要蹦跳玩鬧、讓沙蟲轉身，以展示自己征服了這隻生物的衝動。

他突然明白當初為什麼史帝加要警告他別去學莽撞的年輕人：他們帶著這些魔頭起舞、玩耍，在牠們背上倒立，抽出雙鉤，然後在沙蟲把他們甩下去之前重新鉤回去。

保羅把一支矛鉤留在原處，抽出另一支，鉤住沙蟲身側下方。他試了試，確定第二支鉤牢之後，取下第一支，重施故技，帶著沙蟲前進。沙蟲翻身，一邊翻，一邊掉過頭來，直奔等在遠處細沙地上的其他人，然後繞著那片地兜圈子。

保羅看到他們跑過來，鉤住沙蟲的軀幹往上爬，但盡量避開敏感的體節邊緣，直到爬上沙蟲。他們呈人字形排在他身後，用矛鉤穩住身體。

史帝加沿著隊列往上爬，檢查著保羅雙鉤的位置，抬頭看了看保羅的笑臉。

「你成功了，是嗎？」史帝加問，並提高音量，壓過沙蟲在沙上滑行的嘶嘶聲，「你就是這麼想的？你成功了？」他挺直身子說，「現在讓我告訴你，你做得很糟。我們有些十二歲的孩子做得都更好。在你等待的地方，左邊就有鼓沙，要是沙蟲往那邊轉，你根本不能撤到那

邊。」

笑容從保羅臉上退去。「我看見鼓沙了。」

「你為什麼不發信號，讓我們中的某個人站在你後面當副手？就算是在考驗中，你也可以這麼做。」

保羅嚥下一口唾沫，把臉轉向迎面吹來的風。

「你覺得我現在跟你講這些話很糟。」史帝加說，「但這是我的職責。我要考慮你對整個隊伍的價值。如果你跌到鼓沙中，創造者就會扭頭朝你奔過去。」

雖然保羅心中湧現怒火，但他知道史帝加說的是事實。過了好一會，他才憑著母親給他的訓練重新恢復了冷靜。「我很抱歉。」他說，「這種事今後不會再發生了。」

「情況緊迫的時候，總要給自己留個副手。萬一你無法出手，也會有人制住那條創造者。」史帝加說，「記住，我們要合力，才能確保勝利。合力，記住了嗎？」

他拍了拍保羅的肩膀。

「我們合力。」保羅贊同道。

「現在，讓我看看你懂不懂怎麼駕馭創造者。」史帝加說，聲音很嚴厲，「我們是在沙蟲的哪一面？」

保羅朝下瞥了一眼腳下覆滿鱗甲的沙蟲體表，留意鱗甲的特徵和大小，發覺越往右邊鱗甲越大，越往左越小。他知道，每條沙蟲移動時都有一面比另一面更經常朝上。長大後，哪一面朝上就幾乎固定不變了。底部的鱗甲會更大些，更厚些，也更光滑一些。光憑背部鱗甲的尺寸，就能判斷大沙蟲現在是哪一面朝上。

保羅移動雙鉤，鉤住左邊，示意那一側的人跟他一起沿著沙蟲的身側鉤開體節，使沙蟲直著身子翻轉。在牠轉過身子之後，他又示意兩個馭者走出隊列，站到前方。

「Ach, haiiiii-yoh」，他以傳統的呼法大喊左轉，左邊的馭者鉤開體節。

沙蟲為了保護敞開的體節，氣勢赫赫地轉了個圈，把身子扭過來。等牠完全掉頭，朝南轉向來時的方向，保羅高呼道「Geyrat」，向前進！

駁者鬆開矛鉤，沙蟲直直向前急馳。

史帝加說：「非常好，保羅摩阿迪巴。勤加練習，你或許能成為沙蟲駁者。」

保羅皺起眉頭，心想：我不是第一個爬上來的嗎？

身後突然爆發出一陣笑聲，整個隊伍開始齊聲高呼他的名字，響徹雲霄。

「摩阿迪巴！摩阿迪巴！摩阿迪巴！摩阿迪巴！」

刺棒擊打尾部體節的聲音沿著沙蟲背脊遠遠傳入保羅耳中。沙蟲開始加快速度。他們的長袍在風中飄揚，前進時發出的嚓嚓聲也越來越響。

保羅回頭望著身後的隊伍，找到了荃妮的臉。他一邊盯著她，一邊對史帝加說：「那麼，我現在是沙蟲駁者了，對嗎，史帝加？」

「Hal yawm，你今天成了沙蟲駁者。」

「那麼，我可以選擇我們的終點嗎？」

「本來就該這樣。」

「而且，我是今天誕生在哈巴亞流沙漠這裡的弗瑞曼人。我的人生今天才開始，之前我只是孩子。」

「不完全是孩子。」史帝加說著，拉緊被風掀開的兜帽一角。

「但是，我的世界曾經被塞子封住，如今塞子拔開了。」

「沒有塞子了。」

「我要去南邊，史帝加——二十響遠。我要看看我們創造的這片土地，這片我過去只能通過別人的眼睛看到的土地。」

我還要去看看我的兒子和家人，他想。現在，我需要時間來想想在我頭腦中已成過去的將來。動亂開始了，要是我沒有待在可以解決動亂的地方，局面會難以收拾。

史帝加用沉著、審視的目光看著他。而保羅仍留神看著荃妮，看到她臉上立即露出感興趣的神情，也留意到他的話在隊伍中點起了興奮之火。

「大夥兒渴望跟你一起去襲擊哈肯能的凹地，那片凹地只有一響遠。」史帝加說。

「弗瑞曼敢死隊員跟我一起出擊過。」保羅說，「這之後，他們會

再次和我出擊，直到厄拉科斯的天空下再也見不到哈肯能人。」

創造者往前衝時，史帝加打量著保羅。保羅意識到，此刻的這一幕勾起了史帝加的回憶，讓他回想起當年列特—凱恩斯死後，他如何指揮泰布穴地，又如何取得長老議會的領導權。

保羅想：他已經聽過弗瑞曼年輕人鬧事的報告。

「你希望召集長老嗎？」史帝加問。

隊伍中的年輕人兩眼發光。他們邊騎邊晃著身體，留意事態發展。保羅從荃妮的眼神中看出了她的不安。她一會兒看看她的舅父—史帝加，一會兒看看她的男人—保羅。

「你猜不出我想要什麼的。」保羅說。

他心想：我不能退縮，必須控制住這些人。

「今天，你是沙蟲馭者。」史帝加說，語氣冰冷生硬，「你要如何行使這個權力？」

我們需要時間放鬆，好好冷靜思考，保羅想。

「我們去南方。」

「即使我說，今天結束時我們就應該折返北方？」

「我們去南方。」保羅重複道。

史帝加用長袍緊緊裹住自己，渾身散發出一貫的威嚴，說道：「我們將召集首領會，我會發出通知。」

他以為我要向他挑戰，保羅想，他也知道自己無法對抗我。保羅面向南方，感受風吹打在他裸露的臉頰上，一邊想著做決定所必須考量的因素。

他們不明白！他想。

但保羅知道，他不能因為顧忌而轉向。在他預見到的時代風暴中，他必須牢牢守住中心線。未來的某個瞬間將出現可以平息動盪的關鍵時刻，但前提是，他必須位在那個可以一擊奏功的地方。

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我就不會向他挑戰，保羅想。只要還有辦法可以阻止聖戰……

「我們將在哈巴亞山脊下的鳥巢洞紮營，在那裡吃晚飯、祈禱。」史帝加說。創造者邊爬邊晃，他用一支矛鉤穩住自己，伸手指向前方沙漠上突起的一道低矮岩石屏障。

保羅觀察著那道斷崖，層層疊疊的岩石像波浪一樣漫過斷崖。沒有半點能讓剛硬的地平線顯得柔和些的綠意、花朵。斷崖後面便是深入南方沙漠的路徑，就算他們驅使創造者全速前進，也至少是十天十夜的行程。

二十響。

這條路通向一處遠離哈肯能人巡邏隊的地方。他知道那裡是什麼樣子，那些夢已經展示過了。他們行進中的某一天，遙遠地平線上的顏色會有一點輕微變化—變化如此之小，以至於他會覺得，那是自己一廂情願幻想出來的。那裡就是他們的新穴地。

「我的決定符合摩阿迪巴的心意嗎？」史帝加問道。他的語氣只帶了極其輕微的譏諷，但弗瑞曼人一向敏感，鳥鳴的每一個音調、翼手信使的每一道平靜信息都能分辨。所以大家都聽出了史帝加的譏諷，紛紛把目光轉向保羅，看他怎麼回應。

「在我們獻身敢死隊時，史帝加聽過我向他宣誓效忠。」保羅說，「我的敢死隊員都知道我言出必行，難道史帝加不相信？」

史帝加垂下眼簾，他聽出了保羅話中的痛苦。

「烏蘇爾，我同一穴地的夥伴，我永遠也不會懷疑他。」史帝加說，「但你是保羅—摩阿迪巴，亞崔迪公爵，也是天外之音。這些人我甚至不認識。」

保羅扭頭望著聳立在沙漠上的哈巴亞山脊。他們腳下的創造者仍然強健而服從，還能載他們走上過去弗瑞曼人所走過最遠的兩倍路程。他知道這一點。除了講給孩子聽的古老傳說以外，沒有什麼的年紀能與這位沙漠長者相比。保羅意識到，牠將成為新傳奇的素材。

一隻手抓住他的肩膀。

保羅看了看那隻手，順著手臂看到後面那張臉—還有史帝加露在面罩和蒸餾服兜帽之間那雙深色的眼睛。

「在我之前領導泰布穴地的那個人，是我的朋友。」史帝加說，「我們共患難。我救過他好幾次……他也救過我好幾次。」

「我是你的朋友，史帝加。」保羅說。

「沒人懷疑。」史帝加說。他挪開手，聳了聳肩，「但這是慣例。」

保羅知道，史帝加過於注重弗瑞曼人的慣例，無法考慮其他的可能性。在這裡，要想取得部落的領導權，繼任者必須殺死前任首領。如果前任首領意外死於沙漠，繼任者就必須殺死部落中最強壯的人。史帝加就是這樣成為耐巴的。

「我們該讓創造者回沙地下面了。」保羅說。

「是的，我們可以從這裡走到山洞那邊。」史帝加贊同道，

「我們騎得夠遠的了。牠會把自己埋進沙裡，生上一兩天悶氣。」保羅說。

「你是沙蟲馭者。」史帝加說，「你說吧，我們什麼時候……」他突然停下來，凝視著東方的天空。

保羅轉過身，眼睛染上的香料藍翳使他看到的天空有些發暗，遠方很有節奏的閃光在蔚藍天空的映襯下十分清晰。

撲翼機！

「一架小型撲翼機。」史帝加說。

「可能是偵察機。」保羅說，「你認為他們發現我們了嗎？」

「從這麼遠的距離看過來，我們只不過是地表的一條沙蟲。」史帝加說，他用左手打了個手勢，「下去，在沙地上散開。」

小隊開始從沙蟲側面往下滑，一個接一個跳下去，躲在斗篷下面，與沙漠融為一體。保羅特意記住荃妮跳下去的位置。不一會兒，沙蟲背上只剩他和史帝加。

「第一個上來，最後一個下去。」保羅說。

史帝加點點頭，用矛鉤穩住身形，從側面跳了下去，落在沙地上。

保羅一直等到沙蟲安全離開小隊散開的區域，才取下矛鉤。沙蟲還沒筋疲力竭，這一刻得格外小心。

那條巨大的沙蟲一擺脫刺棒和矛鉤，就開始往沙子裡鑽。

保羅輕盈地沿著牠那寬闊的背脊往後跑，算準時機往下跳。一著地，就按過去學到的那樣全力衝向一座沙丘的滑落面，裹著衣袍，把自己藏在紛紛落下的沙瀑下面。

然後，等待……

保羅輕輕翻過身，從衣袍縫隙望出去，看到了一線天空。他想像著身後一路藏起來的其他人也正做著同一件事。

看見撲翼機之前，他先聽到機翼撲打的聲音。撲翼機的噴射發動機輕輕哼著，掠過他那片沙漠的上空，然後繞了一道很大的弧，朝山崖那邊飛去。

保羅注意到，這是一架沒有標誌的飛機。

飛機越過哈巴亞山脊，消失在視野之外。

沙漠上傳來一聲鳥叫。又是一聲。

保羅抖掉身上的沙，爬上沙丘頂端，其他人也都站直身子，從山脊那邊一路走來，排成蜿蜒的一條線。保羅從他們中間認出了荃妮和史帝加。

史帝加指指山脊方向。

他們聚攏過來，開始在沙面上行走，小心地以節奏散亂的步伐滑過沙面，以免引來創造者。史帝加靠過來，和保羅並肩走在被風壓實的沙丘頂端。

「是走私販的撲翼機。」史帝加說。

「看來是這樣。」保羅說。「但對走私販來說，這裡太深入沙漠腹地了。」

「他們跟哈肯能巡邏隊之間也有麻煩。」史帝加說。

「如果他們能深入沙漠腹地這麼遠，就有可能去得更遠。」保羅說。

「確實如此。」

「如果他們冒險深入南部地區，就有可能看到不該看到的東西。那樣就糟了。走私販也販賣情報。」

「他們是在尋找香料，是吧？」史帝加問。

「那樣的話，會有一支空中小隊和一輛沙地爬行車在某個地方等著。」保羅說，「我們有香料，就讓我們在沙地上設誘餌吧，最好能抓住幾個走私販。該給他們一次教訓了，好讓他們明白這是我們的土地。再說，我們的人也需要練習一下新武器。」

「烏蘇爾說話了。」史帝加說，「烏蘇爾為弗瑞曼人著想。」

而保羅心想，但在那個可怕的使命面前，連烏蘇爾也不得不屈從，做出違背心願的決定。

一場沙暴正在醞釀。

6

當法律及職責因宗教作用合而為一時，你永遠無法擁有完全的自覺，無法充分意識到自己。你總是有所缺損，而非完整個體。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宇宙中的九十九個奇蹟》



走私販的沙地爬行車和其運機艦懸浮在沙丘的斜坡上，旁邊圍著數架嗡嗡轟鳴的撲翼機，像一群蜜蜂擁著蜂后。在機群正前方，一道低矮的山脊從沙地上升起，像大盾壁的小型仿造品，乾燥的山脊兩側被新近颳起的暴風掃得乾乾淨淨。

沙地爬行車的控制室裡，葛尼．哈萊克傾身向前，調整著雙筒望遠鏡的焦距，仔細觀察周圍的地形。他看到山脊另一邊有片黑色區域，可能是香料噴發。他向一架在空中盤旋的撲翼機發出信號，派它過去偵察。

撲翼機搧著翅膀，表示收到信號。它飛出機群，迅速向那片黑沙撲去，盤旋在那片區域的上空，垂下探測器，一直放到貼近地面的高度。

撲翼機幾乎是立即收起翼尖，機首向下，繞著圈子，告訴正在等待的沙地爬行車—香料找到了。

葛尼收起雙筒望遠鏡，知道其他人也看到信號了。他喜歡這塊香料田，因為山脊提供了良好的遮蔽和保護。這裡是沙漠腹地，不大可能遇伏……然而……葛尼還是發信號派出一支小隊飛到山脊上空偵察，同時命令後備小隊在附近散開，占據有利位置—不能太高，會被遠處哈肯能人的探測器發現。

話雖如此，可葛尼不相信哈肯能人的巡邏隊會這麼深入南方。這裡終究是弗瑞曼人的地盤。

葛尼檢查自己的武器，咒罵防護盾在這裡派不上用場。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使用任何會招來沙蟲的設備。他揉著下頜上的赤棘鞭痕，

打量起周圍的景致來。他覺得，最安全的做法是派出地面部隊穿越山脊。步行探查仍然最可靠。在弗瑞曼人和哈肯能人相互攻擊之時，再怎麼小心都不為過。

在這裡，使他不安的是弗瑞曼人。只要你出得起錢，他們不介意你花錢買走所有香料，但如果你踏入他們的禁區，他們就會變成盛怒的妖魔。而他們近來又變得極其狡詐。

這些原住民在戰鬥中很狡詐，又熟悉地形，這使葛尼非常苦惱。他們是葛尼所遇過最善戰的人。要知道，葛尼可是由宇宙中最好的戰士訓練出來的。他還是沙場老將，而只有極少數最優秀的戰士才能從那些戰爭中倖存下來。

葛尼再次仔細觀察周圍的地形，納悶自己為何感到不安。也許是他們看見的那條沙蟲……但那是在山脊的另一邊。

一顆腦袋突然從甲板上冒出來，鑽進控制室，走到葛尼身旁。這是工廠指揮官，一個獨眼老海盜，長著滿臉鬍鬚，因長期食用香料食物而有湛藍的眼睛和奶白色的牙齒。

「看樣子像盛產的礦區，長官。」指揮官說，「要我開過去嗎？」

「從那片山脊下來，」葛尼命令道，「讓我跟我的人登陸。你們可以從那裡把沙地爬行車拉到礦區去。我們要看看那塊岩石。」

「是。」

「萬一出了什麼事，」葛尼說，「先救爬行車，我們可以搭撲翼機離開。」

爬行車長向他敬了敬禮。「是，長官。」他鑽出艙口，退回了下面。

葛尼再一次掃視地平線。他正侵入弗瑞曼人的土地，因此不得不考慮到弗瑞曼人在此出沒的可能性。弗瑞曼人的驍勇及神出鬼沒都令他相當憂慮。這次行動有許多方面使他不安，但酬金非常豐厚。同時，他不能讓撲翼機升到高空偵察，還必須保持無線電安靜，這也增加了他的不安。

沙地爬行車掉頭，開始下降，然後輕輕滑到山脊腳下乾燥的沙地，踏板降在沙子上。

葛尼打開頂蓋，解開安全帶，爬行車一停穩，他便爬了出去，一邊

順手把艙蓋關好。他翻過踏板護架，直接跳到救生網外面的沙地上。他的五個貼身衛兵則從機鼻的艙口鑽出來，站在他旁邊。其他人依序鬆開連接爬行車和運機艦的運載翼，兩者一分離，運機艦便離開地面，上升至低空盤旋。

巨大的沙地爬行車一著陸，便歪著機身離開岩脊，搖搖擺擺地開往沙漠中那片黑色的香料田。

一艘撲翼機突然俯衝下來，滑了一小段距離，停在附近。然後，其他撲翼機開始一架接一架著陸，吐出葛尼的手下之後，又升回空中懸浮。

葛尼穿著蒸餾服試試肌肉能不能使力，舒展舒展筋骨。他把面罩從臉上取下來，這樣一來，一會兒發布命令時，聲音會更有氣勢，為此即使損失些水分也是必要的。他開始往岩石上爬，一邊察看著地形。腳下是鵝卵石和礫沙，還有陣陣的香料味。

設立緊急基地的好地方，他想，也許應該在這裡埋一些物資。

他回頭瞥了一眼，看到手下跟在他身後散開。出色的戰士！就連那些他還沒來得及測試的新人也很出色。用不著每次都交代他們該做什麼，任何人身上都見不到防護盾發出的閃光。這群人裡沒有懦夫，沒人把防護盾帶進沙漠，因為沙蟲會感應到屏蔽場，跑來搶走他們找到的香料。

葛尼站在岩石上，從此處稍高的視野可以看到大約半公里外的香料田，沙地爬行車剛剛抵達邊緣地帶。他抬頭看了掩護的機隊，注意到它們的高度—不算太高。他衝自己點了點頭，轉身繼續往山脊爬。

就在這時，山脊炸開了！

十二道怒吼的火焰直直衝向盤旋著的撲翼機和運機艦的機翼。沙地爬行車那邊傳來爆炸聲，葛尼周圍的岩石上突然間布滿頭戴兜帽的戰士。

葛尼來不及細想，只在心裡驚叫道：看在神母的份上！火箭！他們竟敢用火箭！

然後，他眼前出現一個頭戴兜帽的人。那人壓低身子，手持晶刃匕準備進攻。另外還有兩個人站在高處的岩石上，一左一右等候著。葛尼眼前這個戰士只露出兜帽和沙色斗篷面罩之間的雙眼。然而，那人蓄勢

待發的姿勢透露出此人是訓練有素的戰士。而那雙藍中透藍的眼睛表明，對手是沙漠深處的弗瑞曼人。

葛尼伸手拔刀，眼睛盯著那人手裡的晶刃匕。他們既然敢用火箭，就很可能還有其他拋射兵器。這種時候尤其需要小心。他單憑聲音就能判斷，他的機隊至少已有一部分被擊落，同時身後還傳來低吼聲，說明有幾人正陷入苦戰。

那名弗瑞曼戰士站在葛尼面前，視線始終盯著葛尼的手。他看看葛尼的刀，又收回目光，看著葛尼的眼睛。

「把刀留在刀鞘裡，葛尼．哈萊克。」那人說。

葛尼猶豫了一下。即使透過蒸餾服的過濾器，他也聽得出這個聲音很耳熟。

「你知道我的名字？」他問。

「你沒必要對我用刀，葛尼。」那人說著，直起身來，將晶刃匕插回斗篷下的刀鞘裡，「告訴你的人，停止無用的抵抗。」

那人把兜帽甩到身後，又把過濾器拉到一邊。

眼前的人使葛尼渾身一僵。一開始，他以為自己見到雷托．亞崔迪的鬼魂，然後，他慢慢明白了。

「保羅。」他輕聲說，「真的是保羅嗎？」

「你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嗎？」保羅問。

「他們說你死了。」葛尼喘著粗氣，向前邁了半步。

「叫你的人投降。」保羅命令道，朝山脊低處的岩層揮了揮手。

葛尼轉過身，勉強把目光從保羅身上挪開。他放眼望去，看到只有少數幾處仍在戰鬥。戴兜帽的沙漠人似乎到處都是。沙地爬行車靜靜地躺著，車頂站滿了弗瑞曼人。空中不見一架撲翼機的蹤影。

「別打了！」葛尼吼道。他深深吸了口氣，合攏雙手圍成喇叭狀，大聲喊道：「我是葛尼．哈萊克！別打了！」

慢慢地，打鬥中的人戰戰兢兢地分開來。一雙雙眼睛疑惑地轉向他。

「這些人是朋友。」葛尼叫道。

「好個朋友！」有人高聲罵道，「我們有一半的人都被他們殺死了。」

「這是誤會。」葛尼說，「不要一錯再錯。」

他轉身面向保羅，盯著這個年輕人濃濃的弗瑞曼藍眼。

保羅的嘴角露出微笑，表情卻帶著些冷峻。葛尼不由得想起老公爵，保羅的祖父，但又隨即注意到他的剽悍凌厲，亞崔迪家以前沒人有這股氣勢。他的皮膚變得像皮革一樣堅韌，目光犀利，彷彿只用眼睛隨便一瞟，就可以掂出任何東西的分量。

「他們說你死了。」葛尼重複道。

「讓他們那樣想，似乎是最好的防衛。」保羅說。

葛尼明白了，那就是自己所能得到的所有道歉─自己被遺棄，只能倚賴手上有限的資源，被誤導，相信他的小公爵……他的朋友，已經死了，而他所得到的道歉就是這句話。於是，他突然很想知道，這人身上是否還留有他所認識、他用訓練鬥士的方法教出來的那名少年。

保羅邁前一步，走近葛尼，發覺了他眼中的痛苦。

「葛尼……」

一切彷彿自然而然就發生了，兩人抱在一起，拍著彼此的背，感受著對方可靠的堅實血肉。

「你這小子！你這小子！」葛尼不住地說。

而保羅則叫著：「葛尼，老兄！葛尼，老兄！」

未幾，兩人站開，看著彼此。葛尼深深吸了口氣說：「原來，就是你讓弗瑞曼人的戰術變得這麼高明。我早該想到的。他們不斷做些我自己也會策畫的事。要是我早知道……」他搖了搖頭，「要是你給我帶句話就好了，小伙子。什麼也阻擋不了我。我會不顧一切地跑來，而且……」

保羅的眼神使他停了下來……是那種嚴厲的、審度的眼神。

葛尼嘆了口氣。「當然，有人會想，為什麼葛尼．哈萊克要不顧一切跑到弗瑞曼人那裡。有些人不但會懷疑，還會搜尋答案。」

保羅點點頭，看了看等在一旁的弗瑞曼人，他們臉上露出好奇的神情。他把目光從敢死隊員的臉移回到葛尼，發覺這位前劍術師父滿臉歡喜。保羅把這看成好兆頭，暗示自己踏上了一條通向美好未來的大道。

有了葛尼站在我這邊……

保羅的目光越過弗瑞曼敢死隊員，沿著山脊朝下看了一眼，打量著

跟哈萊克一道來的走私販。

「你的人站在哪一邊，葛尼？」他問。

「他們全是走私販。」葛尼說，「哪邊有利可圖，他們就站在哪一邊。」

「我們的冒險事業沒什麼利潤。」保羅說。就在這時，他注意到葛尼正晃動右手的手指，發出幾不可察的暗號。這是他們過去的手語暗號，告訴他走私販裡有不可信任的人，必須提防。

保羅努努嘴，表示自己知道了，一邊抬頭望了望站在他們上方岩石上戒備的人馬，看到史帝加也在那裡。一想到與史帝加之間還有未了的問題，保羅漸漸冷靜下來，不再那麼興高采烈了。

「史帝加，」他說，「這是葛尼．哈萊克，我跟你談起過他。他過去是我父親的親衛隊長，也是教過我的劍術大師之一，老朋友了。在任何危險情況中都可以信任他。」

「我聽說，」史帝加說，「你是他的公爵。」

保羅盯著高處那張黝黑的面孔。史帝加為什麼這麼說？「他的公爵。」最近，史帝加的話裡總有一種奇怪的語氣，很微妙，彷彿他寧願說些別的。這不是史帝加的風格，他是弗瑞曼領袖，一個坦率直言的人。

我的公爵！葛尼想。他再次望向保羅。是的，雷托公爵死後，保羅便接繼承了公爵的頭銜。

厄拉科斯上弗瑞曼戰爭的模式在葛尼腦海中有了新的發展。我的公爵！他心裡原本已經死去的一個地方復活了。他只有一部分意識集中在保羅身上，聽到保羅下令解除走私販的武裝，盤問他們。

葛尼聽到自己的一些手下紛紛抗議，思緒這才回到保羅的命令上。他搖搖頭，轉過身去。「你們這些人都聾了嗎？」葛尼大聲吼道，「他就是厄拉科斯的正統公爵，照他的命令去做。」

走私販們抱怨著繳械投降。

保羅上前一步走到葛尼身邊，壓低聲音說：「我沒想到落入陷阱的會是你，葛尼。」

「我可是上了一課。」葛尼說，「我敢打賭，那片香料田只有表面撒上薄薄一層香料，地下除了沙子什麼也沒有。那是引我們上鉤的誘

餌。」

「你賭贏了。」保羅說。他看著下面那些正被卸下武器的人，「你的手下裡還有沒有我父親的人？」

「沒有。我們分得很散。自由行商那邊只剩下幾個，大多數人一存夠錢就離開了。」

「可你留下來了。」

「我留下來了。」

「因為拉班在這裡。」保羅說。

「我以為，除了復仇之外我已經一無所有了。」葛尼說。

山脊頂上突然傳來奇怪的吆喝聲，聲音很短促。葛尼一抬頭，見到一個弗瑞曼人正揮動著方巾。

「創造者來了。」保羅說。他走到岩石突出的一角上，葛尼緊隨其後，兩人一起朝西南方望去。在不遠不近的沙漠裡，可以看見一條沙蟲鑽地時拱起的土堤正穿越無數沙丘，沙塵滾滾直奔山脊而來。

「夠大了。」保羅說。

他們腳下的沙地爬行車卡嗒卡嗒地發動履帶，如巨大的昆蟲般，踏著隆隆的步伐朝岩石奔去。

「可惜沒辦法救下那架運載機。」保羅說。

葛尼瞟了他一眼，回頭看看沙漠上的一縷縷煙和星艦殘骸，是被弗瑞曼人用火箭打下來的運載和撲翼機。他突然為那些喪命的人感到痛心──那都是他的人。他說：「你父親會更關心他沒能救下的人。」

保羅用嚴峻的目光盯了他一下，旋即垂下雙眼。過了一會，他說：「他們是你的朋友，葛尼。這我理解。可對我們來說，他們是入侵者，可能會看到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這一點你也必須理解。」

「我很理解。」葛尼說，「現在，我想見識一下那些我不該看到的東西。」

保羅抬起頭來，看到哈萊克臉上露出過去熟悉的狡黠笑容，他下頷那道赤棘鞭痕也如過去一樣扭動起來。

葛尼朝腳下的沙漠點了點頭。到處都是弗瑞曼人，各自忙著自己的事。使他感到震驚的是，似乎沒人擔心沙蟲正在逼近。

充當誘餌的香料田後面是遼闊的沙丘，一陣鼓聲從那邊傳來。沉沉

的聲響彷彿是透過腳傳入身體。葛尼看見弗瑞曼人沿著沙蟲前進的路線在沙地上一一散開。

沙蟲繼續奔來，就像是巨型砂魚蜥，高高拱起沙丘地表。牠的體節扭動、起伏，掀起陣陣沙浪。沒過多久，葛尼便在岩頂的制高點上親眼目睹沙蟲被制伏的一幕：持鉤人大膽一躍、那生物的翻身、整整一隊人都躍到沙蟲布滿鱗甲、閃閃發亮的彎曲身側上。

「這就是你不該看到的事之一。」保羅說。

「一直有這種傳言，」葛尼說，「但若不是親眼看到，實在難以置信。」他搖了搖頭，「厄拉科斯的所有人都害怕這傢伙，可你們卻把牠當坐騎。」

「你也聽過我父親提到的沙漠軍，」保羅說，「這就是。這顆行星的地表是屬於我們的！任何風暴、任何生物、任何惡劣的環境都無法阻擋我們。」

我們。葛尼想，他指的是弗瑞曼人。他講到自己時，已經把自己當成弗瑞曼人的一員了。葛尼再次打量著保羅那雙香料藍的眼睛。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也染上了幾分香料藍，但走私販可以得到宇宙各地的食物，所受的影響還不深。當走私販提到「被香料刷過」時，意思是指那人太本地化，通常暗示著不可信任。

「以前在這個緯度，我們不會在光天化日下騎沙蟲。」保羅說，「但拉班的空中部隊剩得不多了，他不會浪費軍力在沙漠上尋找幾個小黑點。」他看著葛尼，「你的撲翼機出現在這裡，真是讓我們大吃一驚。」

我們……我們……

葛尼搖搖頭驅走這種想法。「和你們相比，大吃一驚的人應該是我們吧。」他說。

「拉班對凹地和村莊的人說了些什麼？」保羅問。

「他們說，他們在裂谷村莊裡加強了防禦工事，你們傷害不了他們。他們還說，他們只需要守在防禦工事裡，你們就會在徒勞無益的進攻中累死自己。」

「一句話，」保羅說，「他們動彈不得。」

「而你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葛尼說。

「這是我從你那裡學到的策略。」保羅說，「他們已經喪失了主導權，這代表他們已經輸掉這場戰爭。」

慢慢地，葛尼露出會意的微笑。

「我們的敵人只能待在我想要他們待的地方。」保羅看了看葛尼，「好了，葛尼。你會支持我打完這一仗嗎？」

「支持？」葛尼瞪著他說，「爵爺，我從來沒有放棄過為你效力的念頭。你是唯一一個讓……以為你死了的人。而我呢，就到處漂泊，每天得過且過，等著拿自己的命去換另一個人的命──拉班的命。」

保羅有些尷尬，不作聲了。

一個女人爬上岩石，朝他們走來，蒸餾服兜帽和面罩之間露出的眼睛始終在保羅和他同伴之間掃來掃去。女人在保羅面前停下腳步。葛尼注意到她站得離保羅很近，一副宣告所有權的樣子。

「荃妮，」保羅說，「這是葛尼．哈萊克，我跟妳提過他。」

她看看哈萊克，又扭頭對保羅說：「我記得。」

「那些人騎著沙蟲去哪裡？」保羅問。

「他們只是把牠趕開，好讓我們有時間搶救設備。」

「那麼……」保羅突然頓住，用力嗅了嗅空氣。

「風來了。」荃妮說。

他們頭頂的山脊上有人高聲叫道：「喂──風來了！」

葛尼發覺弗瑞曼人的動作明顯加快了，跑來跑去，幾近匆忙。沙蟲沒有讓弗瑞曼人恐懼，風卻使他們緊張起來。沉重的沙地爬行車爬上他們腳下乾燥的沙地。一扇石門突然在岩石間開啟，露出一條通道……香料工廠一進洞，石門便合攏起來，緊密到連葛尼也看不出痕跡。

「你們有很多這樣的隱藏處嗎？」葛尼問。

「很多很多。」保羅答道。他看著荃妮說，「去找柯巴。告訴他，葛尼警告我，這伙走私販裡有幾個不能信任的傢伙。」

她看了葛尼一眼，回頭望望保羅，點點頭，轉身跳下岩石，靈巧得像頭羚羊。

「她是你的女人。」葛尼說。

「是我長子的母親。」保羅說，「亞崔迪氏族又添了一個雷托。」

葛尼什麼也沒說，只是雙眼睜大，接受了這個事實。

保羅警惕地觀察著周圍的動靜。南方的天空已是整片咖哩色，斷斷續續的陣風和猛烈的氣流颳起沙塵，揚到他們上方的半空中。

「繫好你的蒸餾服。」保羅一邊說，一邊繫緊自己的面罩和兜帽。

葛尼照做了。幸虧有過濾器，這裡的風沙可真厲害。

保羅說：「有哪些人你不信任，葛尼？」聲音隔著過濾器傳來，有些含糊不清。

「有幾個新招來的人，」葛尼說，「是從外星球……」他突然一頓，被自己用的詞嚇了一跳。外星球，這個詞竟如此輕易地從他嘴中溜出。

「哦？」保羅說。

「他們不像我們平時招來的那些尋寶人，」葛尼說，「他們更剽悍。」

「哈肯能間諜？」保羅問。

「爵爺，我認為，他們並不向哈肯能人報告。我懷疑他們是皇帝的人馬，有點薩魯撒—塞康達斯人的影子。」

保羅目光銳利地瞥了他一眼，「薩督卡？」

葛尼聳聳肩，「可能。但他們偽裝得很好。」

保羅點點頭，心想：葛尼這麼快就變回亞崔迪家臣……只是，還是有點保留……跟原先不太一樣。厄拉科斯改變了我，也改變了他。

兩個戴兜帽的弗瑞曼人從他們腳下的亂石堆中露出身形，開始往上爬。其中一人肩上扛著一個很大的黑色包裹。

「我的人在哪裡？」葛尼問。

「都很安全，在我們腳下的岩石裡。」保羅說，「我們在這裡有個山洞，鳥巢洞。等沙暴過去，我們再決定怎麼處置他們。」

山脊上面有人喊道：「摩阿迪巴！」

保羅聞聲轉過身去，看見一個弗瑞曼衛兵正示意他們下到洞裡去。保羅發出信號，表示他已經聽見了。

葛尼表情驟變。他打量著保羅。「你就是摩阿迪巴？」他問，「你就是『沙之意志』？」

「那是我的弗瑞曼名。」保羅說。

葛尼轉身走開，心頭湧起不祥的煩悶感。他的人一半躺在沙漠裡死

了，其餘的人被俘。他並不關心那些新招募來的傢伙，他們本來就值得懷疑。但其他人裡也有好人，有朋友，他覺得自己應該對他們負責。「等沙暴過去，我們再決定怎麼處置他們。」這就是保羅的話，摩阿迪巴的話。葛尼想起那些關於摩阿迪巴，關於天外之音的傳聞：他如何剝下哈肯能軍官的皮做鼓面，身邊如何圍著弗瑞曼敢死隊員，那些隊員又如何唱著死亡聖歌湧入戰場。

原來是他！

那兩個弗瑞曼人爬上山岩，輕快地躍到保羅面前一塊凸出的岩石上。黑臉人說：「全弄好了，摩阿迪巴。我們最好現在就下到山洞裡去。」

「好的。」

葛尼注意到那人說話的語氣。半命令半請求。這就是那個名叫史帝加的人，弗瑞曼新傳奇中的另一號人物。

保羅看著另一人扛著的包裹，說：「柯巴，包裹裡是什麼東西？」

史帝加回答說：「在沙地爬行車上找到的，上面有你這位朋友的姓名縮寫，裡面裝著一把九弦琴。我聽你講過好多次葛尼．哈萊克彈九弦琴的故事。」

葛尼打量著說話的人，看到蒸餾服面罩外隱約露出幾縷黑色的鬍鬚、一雙銳利的鷹眼，和一個鷹鉤鼻。

「爵爺，你有個很為人著想的朋友。」葛尼說，「謝謝你，史帝加。」

史帝加示意他的同伴把包裹遞給葛尼，說：「謝謝你的公爵大人吧。全靠他的支持，你才能加入我們。」

葛尼接過包裹，為對方的言外之意感到困惑。這人的口吻明顯帶著挑釁。葛尼很想知道，這個弗瑞曼人是不是在嫉妒。突然跑出來一個叫葛尼．哈萊克的傢伙，甚至在到達厄拉科斯之前就認識保羅，還跟保羅交情深厚，這份關係是史帝加永遠無法介入的。

「你們倆都是我的好朋友。」保羅說。

「史帝加，大名鼎鼎的弗瑞曼人。」葛尼說，「任何殺哈肯能人的勇士，我都很榮幸能跟他結交。」

「你願意和我的朋友葛尼．哈萊克握握手嗎？」保羅問。

慢慢地，史帝加伸出手來，用力握住葛尼結滿老繭的握劍大手。「很少有人沒聽說過葛尼．哈萊克的大名。」他一邊說，一邊鬆開手，轉身對保羅說：「沙暴的勢頭很猛。」

「我們立即動身。」保羅說。

史帝加轉身帶著他們向下穿過岩石堆，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徑走到一道隱蔽的裂口，那裡有道低矮的入口通往洞穴。他們剛走進洞穴，裡面的人便急忙用密封條把門封死。燈球照亮了一間寬大的圓頂穴室，一邊有塊突出的岩架，一條通道從那裡伸向洞穴深處。

保羅跳上那塊岩架，帶頭進入通道，葛尼緊隨其後，其他人則朝洞口對面的另一條通道走去。保羅帶路經過一座前廳，走進內室，內室牆上掛著葡萄酒色的深紅壁毯。

「我們可以在這裡待一會兒，沒人會來打擾。」保羅說，「他們尊重我的……」

房間外突然響起叮叮噹噹的警鈴聲，緊接著傳來大聲呼喝和武器碰撞的聲音。保羅急忙轉身往回衝，穿過前廳，跑到外面那塊岩架上，俯視著腳下的大廳。葛尼手持武器跟在後面。

下面的洞底，一群人正混在一起廝殺。保羅站了片刻，估量著眼前這一幕。他認出戰鬥一方是身穿弗瑞曼長袍和沙地斗篷的自己人，另一方則身著不同服裝。憑著母親過去對他的訓練，保羅能從蛛絲馬跡推斷重要事實：弗瑞曼人正在與那些身穿走私販服裝的人搏鬥，而走私販已經被擠成幾個小三角，背靠背三人一組苦苦支撐。

近身搏鬥時的這種習慣，是皇家薩督卡軍的標記。

一個擠在人群中奮戰的敢死隊員看見了保羅，頓時，戰鬥呼號在洞內響起，此起彼伏：「摩阿迪巴！摩阿迪巴！摩阿迪巴！」

另一雙眼睛也認出了保羅，一把烏黑的匕首風馳電掣般向他射來。保羅一側身，只聽匕首啪的一聲劈在他身後的岩石上，然後瞥見葛尼拾起了那把匕首。

走私販的三角隊形被逼向後方。

葛尼舉起匕首，遞到保羅眼前，指指匕首上細如髮絲的皇家黃紋章—金色獅子頭，匕首柄的每一面都刻著眼睛。

毫無疑問是薩督卡。

保羅走到岩架上。下面只剩三個活著的薩督卡，穴室的地上橫七豎八蜷縮著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有薩督卡，也有弗瑞曼人。

「住手！」保羅喊道，「保羅．亞崔迪公爵命令你們住手！」

正在格鬥的人動搖起來，猶豫不決。

「你們，薩督卡！」保羅朝剩下的那幾人大聲喝道，「你們是奉誰的命令，竟敢來威脅一位有統治權的公爵？」他的人開始從四面八方壓向那幾個薩督卡，保羅飛快補上一句，「快住手！」

那個三角形小隊已經被擠在角落裡，其中一人質問道：「誰說我們是薩督卡？」

保羅從葛尼手上拿過那把匕首，舉過頭頂：「這把匕首說的。」

「那誰說你是有統治權的公爵？」那人又問。

保羅向他周圍的敢死隊員一指，說：「這些人說我是有統治權的公爵。你們的皇帝把厄拉科斯賜給亞崔迪氏族，我就是亞崔迪。」

薩督卡站著不吭聲，躊躇不決。

保羅打量著那個人。身材高大，相貌平凡，左邊臉頰上一道暗淡的傷疤橫過半邊臉。他的神態暴露出內心的憤怒和迷惑，渾身上下卻仍舊散發傲氣。沒有那股傲氣，所有薩督卡就跟裸體一樣——而有了這股傲氣，即使他一絲不掛，看上去也像穿著全套衣物。

保羅看著他的敢死隊小隊長說：「柯巴，他們怎麼會有武器？」

「他們把匕首藏在蒸餾服下面的暗袋裡。」那個小隊長說。

保羅掃視了一遍滿屋的死者和傷者，將目光投向小隊長，無需多說，小隊長自己就垂下了雙眼。

「荃妮在哪裡？」保羅問，屏住呼吸，等著對方的回答。

「史帝加把她帶到一邊去了。」他朝另外一條通道努努嘴，然後看著地上的死傷者，「該為這個過失負責的人是我，摩阿迪巴。」

「你那裡有多少這樣的薩督卡，葛尼？」保羅問。

「十個。」

保羅輕盈地跳到岩室底部，大步走到那個說話的薩督卡旁邊，站在他的攻擊範圍內。

弗瑞曼敢死隊員緊張了起來，他們不喜歡看到保羅離危險那麼近。他們希望保有摩阿迪巴的智慧，因此竭力避免保羅涉險。

保羅頭也不回地問他的小隊長：「我們的傷亡如何？」

「兩死四傷，摩阿迪巴。」

保羅看到薩督卡後面有動靜，是荃妮和史帝加，兩人正站在另一條通道裡。他改而望向那個薩督卡，緊盯著對方的眼睛。這雙眼睛帶著外星特徵，有很分明的眼白。「你叫什麼名字？」保羅問道。

那人僵住了，看看左邊，又看看右邊。

「想都別想。」保羅說，「很明顯，你們受命找出誰是摩阿迪巴，然後設法幹掉我。我敢說，正是你們幾個建議到這沙漠深處來尋找香料。」

身後的葛尼倒吸一口氣，保羅禁不住露出一絲微笑。

那個薩督卡的臉漲得通紅。

「站在你們面前的不止有摩阿迪巴。」保羅說，「你們死了七個人，而我們只死了兩個。三比一。跟薩督卡戰鬥，這表現相當不錯，對嗎？」

那個薩督卡剛想上前，敢死隊員馬上逼過去，他不得不退後。

「我在問你的名字。」保羅用魅音語調問道，「告訴我你的名字！」

「上尉阿拉夏姆，皇家薩督卡。」那個薩督卡脫口而出，然後張大了嘴，困惑地望著保羅，原先那股把石洞看成野蠻人巢穴的傲慢神態漸漸消失了。

「好！阿拉夏姆上尉。」保羅說，「為了你今天看到的一切，哈肯能人肯定樂意付出高價。至於皇帝──雖說他背信棄義，但為了得到亞崔迪遺族的情報，恐怕也會不惜代價。」

上尉看了看一左一右留在他身邊的兩個人。保羅幾乎能看出那人腦子裡正轉著什麼念頭：薩督卡絕不投降，但必須讓皇帝知道這個威脅的存在。

保羅運用魅音說：「投降吧，上尉。」

上尉左邊那人毫無徵兆地撲向保羅，胸膛卻撞上他的上尉手中閃出的匕首。襲擊者呆呆地癱倒在地，身上還插著匕首。

上尉轉向唯一剩下的同伴說：「由我來決定什麼是對皇帝陛下最有利的。」他說，「明白嗎？」

另一個薩督卡的雙肩耷拉下來。

上尉轉向保羅：「我為你殺了一個朋友。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也別忘了。」

「你們是我的俘虜，」保羅說，「你們向我投降了。至於你們是生是死，已經無關緊要。」保羅示意衛兵帶走兩個薩督卡，打了個手勢，讓負責搜身的小隊長過來

衛兵擁上，押著俘虜離開了。

保羅朝小隊長俯身。

「摩阿迪巴。」柯巴說，「我讓你失望了，我……」

「這是我的錯，柯巴，」保羅說，「我早該提醒你該搜查些什麼。今後搜查薩督卡的時候，要記住這次教訓。另外還要記住：每個薩督卡都有一兩個假腳趾甲，只要跟身上的其他祕密物品相連，就可以發射信號。他們會有好幾顆假牙。頭髮也暗藏鯱迦藤，那東西細到讓人幾乎無法看到，卻堅韌到足以勒死人，並把頭割下來。要對付薩督卡，你必須仔細搜查，認真搜查—既用普通的儀器，也要使用X光，甚至剃掉他們身上的每根毛髮。可即使你這麼做了，還是會漏掉些什麼。」

保羅抬頭看看葛尼，後者早就來到他身邊，正聽他講話。

「那我們最好還是殺了他們。」小隊長說。

保羅搖了搖頭，眼睛卻仍看著葛尼。「不。我打算讓他們逃跑。」

葛尼望著他。

「閣下……」他喘著粗氣說。

「怎麼？」

「你的人說得對，應該立刻處死這些俘虜，銷毀所有證據。你已經使皇家薩督卡蒙羞了！皇帝知道了會寢食難安，恨不得把你架在火上慢慢烤死。」

「皇帝對我不大可能有那麼大的能耐。」保羅緩緩地、冷漠地說。面對那些薩督卡時，他的內心深處發生了某些變化，意識裡累積了一系列決策。「葛尼，」他說，「拉班身邊有許多宇航的人嗎？」

葛尼挺直身子，眼睛瞇成一條縫。「你的問題毫無—」

「有沒有？」保羅喝道。

「厄拉科斯現在到處都有宇航的代理商，他們到處購買香料，好像

那是宇宙中最稀有的東西似的。要不你以為我們為什麼要冒險深入……」

「香料的確是宇宙中最稀有的東西，」保羅說，「對他們來說是。」

他朝史帝加和荃妮望去，看到兩人正穿過大廳朝他走來。「而控制香料的人是我們，葛尼。」

「控制香料的是哈肯能人！」葛尼反駁說。

「能摧毀它的人，才是控制它的人。」保羅說。他揮了揮手，不讓葛尼繼續爭論，然後朝身旁的荃妮和站在他面前的史帝加點了點頭。

保羅把左手握著的薩督卡匕首遞給史帝加。「你為部落的利益而活，」保羅說，「你能用這把匕首汲取我的生命之血嗎？」

「如果這是為了部落的利益！」史帝加嘶吼道。

「那就用這把匕首吧。」保羅說。

「你是在向我叫陣嗎？」史帝加質問道。

「如果我是，」保羅說，「我會站在這裡，不帶任何武器，讓你殺死我。」

史帝倒吸一口氣。

荃妮叫道：「烏蘇爾！」然後看了葛尼一眼，又把目光轉回保羅身上。

史帝加掂量保羅的話時，保羅說道：「你是史帝加，一個鬥士。可當薩督卡在這裡打起來的時候，你卻不在戰鬥的前線。你首先想到的是保護荃妮。」

「她是我的外甥女。」史帝加說，「而且，如果我懷疑你的敢死隊能不能對付這群豬……」

「為什麼你首先想到的是荃妮？」保羅質問道。

「不是！」

「哦？」

「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史帝加承認說。

「你以為你能下得了手來對付我嗎？」保羅問。史帝加的身體顫抖起來，低聲道：「這是傳統。」

「殺死在沙漠中發現的外來人，奪走他們的水，作為沙胡羅賜予的

禮物，這才是傳統。」保羅說，「可那天晚上，你卻允許兩個這樣的人活下來，那就是我母親和我。」

史帝加仍然沉默不語，渾身顫抖地盯著他。保羅接著說：「傳統已經改了，史帝加，是你自己改的。」

史帝加低頭看著手裡那把匕首上的黃色紋章。

「當我成為厄拉科斯的公爵，身邊站著荃妮的時候，你以為我還有時間關注泰布穴地每一件管理細節嗎？」保羅問，「難道你會插手每戶家庭的家務事嗎？」

史帝加還是繼續死盯著手裡的匕首。

「你以為我會砍掉自己的右臂嗎？」保羅質問道。

慢慢地，史帝加抬起頭來望著他。

「你！」保羅繼續說，「你以為我願意使我自己或整個部落失去你的智慧和力量嗎？」

史帝加壓低聲音說：「我部落中這位我知道他姓名的年輕人，我能憑著沙胡羅的意旨，在決鬥場上殺死他。而天外之音，卻是我不能傷害的人。當你將這把匕首交給我的時候，你就已經知道了。」

「對，我知道。」保羅承認道。

史帝加攤開手，匕首鋃鐺一聲掉到石頭地面上。

「傳統變了。」他說。

「荃妮，」保羅說，「去找我母親，派人送她到這裡來，她的忠告會……」

「可你說過我們要去南方！」她抗議道。

「我錯了。」他說，「哈肯能人不在那裡，戰鬥也不在那裡。」

她深深吸口氣，接受了這道命令。所有沙漠女人都會這麼做。碰上生死攸關的大事時，她們會接受必須做的一切。

「妳帶句話給我母親，只能讓她知道。」保羅說，「告訴她，史帝加承認我是厄拉科斯的公爵，但必須找到辦法讓年輕人接受，又無需動用暴力。」

荃妮瞥了一眼史帝加。

「照他說的做。」史帝加吼道，「我們都知道他可以打敗我……我下不了手……這是為了部落的利益。」

「我會跟你母親一起回來。」荃妮說。

「請她來。」保羅說，「史帝加的直覺是對的。妳安全，我才會更強大。妳要留在穴地。」

她剛想抗議，又把話嚥了回去。

「希哈婭。」保羅說著，用上了她的暱稱。他飛快地轉向右邊，正好迎上葛尼那雙怒氣沖沖的眼睛。

自從保羅提到他母親以來，葛尼就不再在意保羅和弗瑞曼人的對話，那些話就像雲彩一樣從他身旁飄過。

「你母親。」葛尼說。

「遭到襲擊的那天夜裡，艾德侯救了我們。」保羅說，一想到要與荃妮分別，他就心煩意亂，「現在，我們已經……」

「鄧肯．艾德侯怎麼樣了，爵爺？」葛尼問。

「他死了──為我們換來一點逃跑的時間。」

那個女巫還活著！葛尼想，那個我發誓要向她復仇的人！還活著！很明顯，保羅公爵還不知道生他的是何等人。那個妖女！竟把他父親出賣給哈肯能人！

保羅從他身邊擠過去，跳上岩架。他回頭瞥了一眼，發現傷者和屍體已經被搬走了，而他苦澀地想到，保羅─摩阿迪巴的傳說只怕又添了新的一章。我甚至沒有拔刀，可人們會說，這一天我親手殺死了二十個薩督卡。

葛尼跟在史帝加身後，亦步亦趨，但他心不在焉。怒火使他甚至看不見這個洞穴和燈球的黃光。那女巫還活著，可那些被她出賣的人卻成了孤墳中的白骨。我一定要設法在殺死她之前，向保羅揭露她的真面目。

7

多少次，人們的憤怒使他們不肯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聚在洞內大廳的人群散發出一種氣息，在保羅殺死詹米斯那天，潔西嘉也曾感受過的氣息。人們的喃喃低語中透出緊張不安。大家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像長袍上的衣結。

潔西嘉從保羅的私人住所出來，一邊朝岩架上走，一邊把一具信息筒塞進衣袍底下。她從南方一路北上，風塵僕僕，但現在已經休息夠了。保羅不允許他們使用繳獲的撲翼機，她餘怒未消。

「我們還沒有完全掌握制空權。」保羅這樣說，「此外，我們絕不能過分依賴外星燃油。燃油和撲翼機必須收集，在進攻那天發揮最大作用。」

保羅和一群年輕人一起站在岩架附近。蒼白的燈光給眼前的一幕染上幾分不真實的意味，看上去像一幕舞臺劇，只不過加上了擁擠的人群所散發的體味、嘈雜的低語、拖沓的腳步聲。

她審視著自己的兒子，想知道他為什麼還沒炫耀他的意外驚喜──葛尼．哈萊克來了。一想到葛尼，過去的愜意生活便重新湧上心頭，那些與保羅父親共度的甜美時光。

史帝加和他的一小群人馬站在岩架另一邊。他一言不發，渾身散發一貫的威嚴。

我們絕不能失去那個人。潔西嘉想，保羅的計畫一定要成功。否則，無論誰殺死誰，都將是極大的悲劇。

她大步走下岩架，從史帝加面前走過，沒有看他，逕直走入岩架下的人群中。她朝保羅走過去的時候，人們紛紛為她讓出路來，所到之處一片安靜。

她知道這沉默意味著什麼：不宣之於口的疑問，以及對聖母的敬畏。

走近保羅時，年輕人紛紛從保羅身邊退開。他們對保羅表現出一種不同於以往的尊崇，令她深感不安。「一切在你之下的人都覬覦你的地位。」貝尼．潔瑟睿德格言是這麼說的。可在這些人臉上，她沒有發現任何貪婪的表情。人們的宗教狂熱使他們對保羅只有仰望尊崇，毫無覬覦之意。這時，她又記起另一句貝尼．潔瑟睿德諺語：「先知皆死於暴力。」

保羅看著她。

「是時候了。」她說著，把信息筒遞給他。

跟保羅在一起的這些人裡有一個比較大膽，他看著對面的史帝加說：「你要向他挑戰了嗎，摩阿迪巴？現在時候到了，毫無疑問。否則他們會把你當成懦夫……」

「誰敢說我是懦夫？」保羅質問道。他的手飛快地伸向腰間，握住晶刃匕的刀柄。

保羅身邊這幾人首先沉默下來，隨後，沉默漸漸蔓延到人群中。

「有正事要做。」保羅說，剛才提問的那個人向後退去。保羅轉身離開，從那群人中擠到岩架下，動作輕盈地跳上去，面向眾人。

「動手吧！」有人喊道。

喊叫過後，人群中響起一片竊竊私語。

保羅等著大家安靜下來。在散亂的腳步聲和咳嗽聲中，整座岩洞慢慢安靜了。寂靜中，保羅抬起頭，開始講話，洪亮的聲音就連洞裡最遠的角落也能聽得清清楚楚。

「大家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保羅說。

臺下立即響起興奮的叫喊聲。他又等了一會，直到回應的喧譁聲漸漸平息下來。

確實，他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保羅想。他舉起信息筒，忖度著裡面的內容。他母親把它交到他手上，告訴他，這是從一個哈肯能情報員身上繳獲的。

信裡的意思很清楚：拉班被拋棄了，只能依賴厄拉科斯上現有的資源！他無法得到支援，也不會再有補給！

保羅再次高聲說道：「你們認為，現在時機成熟了，我該向史帝加挑戰，奪取軍隊的領導權！」沒等大家回答，保羅憤慨地厲聲說道：「你們以為天外之音就這麼愚蠢嗎？」

大家都嚇到了，山洞裡一片死寂。

他接下宗教的權杖了，潔西嘉想，他不該這麼做！

「這是傳統！」有人喊道。

「傳統改了。」保羅淡淡地回道，試探人們隱藏的情緒。

山洞一角響起憤怒的聲音：「要改變什麼，我們說了算！」

人群中傳出幾聲零星的附和。

「悉聽尊便。」保羅說。

潔西嘉聽出保羅話中的微妙語調，知道他正在運用自己教他的魅音。

「你們說了算，沒錯。」保羅認同道，「但先聽聽我怎麼說。」

史帝加沿著平臺走過來，蓄著大鬍子的臉相當平靜。「這也是傳統。」他說，「在議事時，任何弗瑞曼人都有權發言。保羅—摩阿迪巴也是弗瑞曼人。」

「部落的利益高於一切，是這樣嗎？」保羅問。

史帝加繼續用威嚴而毫無起伏的語氣說：「這個原則始終領導著我們部落前進。」

「好。」保羅說，「請問大家，我們的部落的軍隊是由誰率領的？另外，又是誰透過我們那些用奇異的方式訓練出來的指揮官，率領所有弗瑞曼部落和軍隊？」

保羅等了等，掃視著人群。沒人回答。

過了一會，他又說：「是史帝加率領這一切嗎？他自己都說不是。難道不是我在率領大家嗎？就連史帝加有時都會聽令於我。而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智者中最睿智的人，也都在長老會議中服從我、推崇我。」

人們有些驚慌不安，不知該說什麼，只好繼續沉默。

「那麼，」保羅說，「是我母親在率領大家嗎？」他指指臺下身穿神職黑袍站在人群中的潔西嘉，「大家都知道，在做重大決定的時候，史帝加和所有部落首領幾乎每次都會詢問她的意見。但聖母會走在沙漠裡，帶領戰士突襲哈肯能人嗎？」

保羅可以看到，不少人皺起眉頭開始思索，但有些人還在憤怒地嘟囔著。

這麼做很危險，潔西嘉想，但她想起了信息筒和裡面的信息。她看出了保羅的意圖：直探他們最深的猶疑，解決那些猶疑，其餘的一切自然會迎刃而解。

「不是由挑戰和決鬥取得的領導權，沒人會承認，是這樣嗎？」保羅問。

「那是傳統！」有人喊道。

「那我們的目標是什麼？」保羅問，「推翻拉班那頭哈肯能禽獸，把我們的星球改造成水源豐富的地方，讓我們的家人過上幸福生活──這不是我們的目標嗎？」

「艱難的任務需要用殘酷的方式達成。」有人大聲說。

「你們會在戰鬥之前砸壞自己的刀子嗎？」保羅質問道，「我是在指出事實，而不是在誇口或向誰挑戰。在場的諸位，沒有一個人能在單打獨鬥中擊敗我，包括史帝加在內。這一點，史帝加本人也承認。他知道，你們也都知道。」

人群中再次響起憤怒的咕噥。

「你們中間有許多人曾經在訓練場上跟我交過手，」保羅說，「知道我不是在說大話。我指出這一點，是因為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而我不會蠢到看不出來。我比你們更早開始接受這些訓練，我的幾個老師也比你們所見過的任何人更強悍。你們以為我是怎麼戰勝詹米斯的？你們在我當時的那個年紀，也都只在演練中學習打鬥。」

他的魅音運用得恰到好處，潔西嘉想，但對這些人來說還不夠。他們對魅音有相當不錯的抵制力，他還必須用道理說服他們。

「現在，」保羅說，「讓我們來看看這個。」他舉起信息筒，剝掉殘餘的封皮，「這是從一個哈肯能情報員身上搜到的，真實性毋庸置疑。這封信是寫給拉班的，告訴他，他請求增派新部隊的要求被駁回了，他的香料收成遠低於限額，他必須利用他現有的人手，從厄拉科斯榨出更多香料。」

史帝加走過來站在保羅身邊。

「你們之中有多少人明白，這意味著什麼？」保羅問，「史帝加立

刻就看出來了。」

「他們孤立無援了。」有人大聲回答道。

保羅把信息筒塞進腰包，從脖子上解下一根用�編成的繫繩，從上面取下一個戒指，高高舉起。

「這是我父親的公爵印戒，」他說，「我曾發誓絕不戴上，直到我準備好率領我的軍隊橫掃厄拉科斯，並宣布它是我的正統封邑。」他把戒指戴在手指上，然後握緊拳頭。

沉默籠罩著整座山洞。

「誰統治這裡？」保羅問道。他舉起拳頭，「我統治這裡！我統治厄拉科斯的每一寸土地！它是我的公爵封地，無論皇帝說『是』還是『否』！皇帝把它給了我父親，我父親又傳給了我！」

保羅踮起腳尖，又站了回去，觀察著人群，感受他們的情緒波動。

差不多了，他想。

「當我奪回屬於我的統治權時，這裡的一些人將在厄拉科斯擔任重要職位。」保羅說，「史帝加就是其中之一。我並不是想收買他！也不是出於感激，儘管我和許多人一樣，欠他救命之恩。不！不為別的，就因為他的睿智和強大，因為他用自己的智慧而不僅僅用紀律來率領這支軍隊。你們以為我很蠢嗎？你們以為我會砍斷自己的右臂，讓他血淋淋躺在這個山洞的地上，就為了讓你們看好戲嗎？」

保羅犀利的目光掃過人群，「你們誰敢說我不是厄拉科斯正統的統治者？難道我為了證實自己的統治權，就必須讓這流沙漠中的每個弗瑞曼部落都失去首領嗎？」

保羅身邊的史帝加激動了起來，看著保羅，等他示意。

「我會在最需要人才的時候，反而削弱我們自己的力量嗎？」保羅問，「我是你們的統治者，而我要對你們說，現在該停止自相殘殺了。不要再殺死我們自己最好的戰士。我們要把刀鋒對準我們真正的敵人——哈肯能人！」

史帝加唰地抽出自己的晶刃匕，刀尖朝上，指向人群上空，高呼道：「保羅—摩阿迪巴公爵萬歲！」

震耳欲聾的吼聲立刻響徹山洞，此起彼伏，迴盪良久。人們歡呼著，吟唱著：「Ya hya chouhada!摩阿迪巴！摩阿迪巴！摩阿迪巴！Ya

hya chouhada!」

潔西嘉向自己翻譯道：「摩阿迪巴的鬥士萬歲！」她、保羅和史帝加，三個人導演的這一幕成功了。

騷動漸漸平息下來。

洞內完全恢復平靜時，保羅面向史帝加說：「跪下，史帝加。」

史帝加雙膝著地，跪在岩架上。

「把你的晶刃匕交給我。」保羅說。

史帝加照做了。

我們不是這樣計畫的，潔西嘉想。

「跟著我唸，史帝加。」保羅說。然後，比照父親在授勳儀式上所說的話，他唸道：「我，史帝加，從我的公爵手中接過這把刀。」

「我，史帝加，從我的公爵手中接過這把刀。」史帝加說著，從保羅手中接過那把乳白色的晶刃匕。

「我的公爵所指，便是我的刀鋒所向。」保羅說。

史帝加以緩慢莊嚴的語調複誦道：「我的公爵所指，便是我的刀鋒所向。」

潔西嘉記得這個儀式的來源。她眨眨眼，忍住淚花，搖搖頭。我知道他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她想，我不該動搖的。

「只要我的血管中仍有鮮血流淌，我的刀就屬於我的公爵，並用於消滅他的敵人。」保羅說。

史帝加跟著他唸了一遍。

「吻一吻這把刀。」保羅命令道。

史帝加聽命行事，然後，又以弗瑞曼人的方式吻了保羅的刀柄。保羅點點頭，史帝加還刀入鞘，站起身來。

人群中傳出充滿敬畏的嘆息，潔西嘉聽到話聲傳來：「那個預言——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將為我們指引前進的方向，而一位聖母將會見證一切。」接著，從更遠處傳來，「她通過她的兒子指引我們！」

「史帝加率領這個部落，」保羅說，「沒有人能搞錯。他代我發布命令。他要你們做的，就是我要你們做的。」

高明，潔西嘉想，部落的領袖絕不能在那些應聽命於他的人面前丟臉。

保羅壓低聲音說：「史帝加，我想在今晚派出沙漠旅者，同時放出翼手信使，召集一次部落首領聯合會。你派出去之後，就帶著卡特、柯巴、奧辛和兩名你自己挑選出來的小隊長，到我房裡來制定作戰計畫。等各部落首領到達時，我們必須打場大勝仗，讓他們瞧瞧。」

保羅點頭示意母親陪他一起離場，然後率先走下岩架，穿過人群，朝中央通道和早已準備好的起居室走去。當保羅從人群中擠過去的時候，無數隻手伸出來想要觸摸他的身體，陣陣歡呼聲不斷湧人他耳朵。

「史帝加指向哪裡，我的刀就砍向哪裡，保羅—摩阿迪巴！快讓我們戰鬥吧，保羅—摩阿迪巴！讓我們用哈肯能人的血來澆灌我們的大地！」

潔西嘉可以感受到人們的激情，意識到這些人渴望戰鬥。他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我們正把他們推上巔峰，她想。

進入內室後，保羅示意母親坐下，說：「在這裡等一下。」然後，他掀開掛簾，走進一條支道。

保羅走了以後，內室裡顯得非常安靜。掛簾後面如此之靜，甚至能聽到鼓風機將穴地裡循環的空氣打到她附近時發出的微弱颯颯聲。

他是去帶葛尼．哈萊克到這裡來，她想。她心中有一股古怪的混雜情緒，令她感到疑惑。在搬來厄拉科斯之前，葛尼和他的音樂一直是卡樂丹無數愉快時光的一部分。如今，她卻覺得卡樂丹彷彿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故事。這近三年來，她已變成另一個人。就要與葛尼重逢了，這使她不得不重新估量這些變化。

保羅的咖啡壺放在她右邊的矮桌上，這套銀鎳合金製品是從詹米斯那裡繼承來的。她看著它，心想不知有多少手摸過這具金屬。這個月裡，荃妮就是用它來服侍保羅。

沙漠女人除了侍候他喝咖啡以外，還能為公爵做些什麼？潔西嘉向自己問道。她無法給他帶來權力，也沒有家族勢力。保羅只有一個選擇—通過政治聯姻與某個強勢的大氏族結盟，對方甚至可能是皇族。皇室中畢竟還有待嫁公主，而且任何一個都接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

潔西嘉想像自己離開了嚴酷的厄拉科斯，以公爵之母的身分，安定地過著她所熟悉的權貴生活。她瞥了一眼遮住岩洞石壁的厚壁毯，回想自己是怎麼抵達這裡—置身一大群沙蟲間，乘著沙蟲背上的聖母轎，高

高的行李架上堆滿為未來戰鬥所準備的必需品。

只要荃妮活著，保羅就看不到他的責任，潔西嘉想。她給他生了個兒子，這已經夠了。

她突然非常渴望見到孫子，這孩子在許多方面都那麼像他的祖父──真像雷托啊。潔西嘉把雙掌放在臉頰兩側，開始用呼吸法來穩定情緒，醒醒神，然後向前彎腰，專心練習，讓身體服從頭腦的指揮。

她清楚地知道，保羅選擇這個鳥巢洞作為他的指揮部是無可挑剔的。這是理想的地點，北邊的風口關通往一處岩壁環繞的凹地，那裡有一座防備森嚴的重要村莊，許多厄拉科斯工匠和技工的家，同時，也是整個哈肯能人防禦區的維修中心。

門簾外傳出一聲咳嗽，潔西嘉挺起身子，深深吸了口氣，然後慢慢呼出。「進來。」她說。

簾子甩開，葛尼．哈萊克竄進屋內。她只來得及瞥一眼他臉上那奇怪的扭曲表情，葛尼已經轉到她背後，一隻強壯的手臂卡住她下頷，把她提了起來。

「葛尼，你這個蠢貨，你要幹什麼？」她質問道。

隨即，她感到刀尖抵在自己背上，一陣寒意從刀尖蔓延，傳遍她全身。剎那間，她明白了：葛尼想殺死她。為什麼？她想不出任何理由，他不是那種會叛變的人。但她確信自己沒有誤會他。明白這一點之後，她的大腦飛快動了起來。他不是好對付的人，而是老練的殺手，會提防魅音、所有戰鬥策略、每一種致死及攻擊的詭計，是她親自用精妙的暗示和洗腦協助訓練出來的殺人凶器。

「妳以為妳能逃出生天嗎？女巫？」葛尼怒罵道。

她還來不及細想，也沒來得及回答，保羅便掀開門簾走了進來。

「他來了，母……」保羅突然頓住，注意到屋內的緊張局面。

「站在原地別動，爵爺。」葛尼說。

「你在……」保羅搖了搖頭。

潔西嘉剛要開口，突然感到葛尼收緊了手臂，緊緊勒住她的咽喉。

「沒有我的允許不准開口，女巫。」葛尼說，「我只要妳說一件事給妳兒子聽。我已經準備好了，只要妳有一絲反抗的跡象，我就把這把刀刺入妳的心臟。妳只能用一種聲調講話，不許繃緊肌肉，不許移動。

妳的一舉一動都要非常小心，才能多活幾秒鐘。我向妳擔保，妳能做的就只有這些了。」

保羅向前踏了一步。「葛尼，老兄，這是怎麼—」

「停在原地別動！」葛尼厲聲喝道，「再向前走一步，我就要她的命！」

保羅的手滑向腰間的刀柄，極其平靜地說：「你最好解釋一下你在幹什麼，葛尼。」

「我發過重誓，一定要殺死出賣你父親的叛徒。」葛尼說，「你以為我能忘記那個把我從哈肯能奴隸營裡救出來，還給了我自由、生命、榮譽……和友誼的人嗎？對我而言，那份友情是世上最珍貴的東西。如今，背叛他的人就在我的刀下。沒人能阻止我—」

「你大錯特錯，葛尼。」保羅說。

而潔西嘉心想：原來是這麼回事！誰想得到！

「錯了？我錯了？」葛尼質問道，「那就讓我們聽聽這個女巫自己怎麼說好了。但她要記住，我已經用賄賂、打探和欺騙證實了這個指控。為了得到部分真相，我甚至對一個哈肯能親衛隊長用了塞木塔迷藥。」

潔西嘉感到勒住她咽喉的手臂微微鬆了些，但她還沒開口，保羅就說道：「叛徒是尤因。我只跟你講一次，葛尼。證據很確鑿，推翻不掉。確實是尤因。我不管你的猜疑是從哪裡來的，那可能毫無意義但如果你傷害我母親……」保羅從刀鞘裡抽出晶刃匕，橫在身前，「……我就要你血債血償。」

「尤因醫師是受過制約的醫師，可以為皇室服務。」葛尼怒喝道，「他不可能變成叛徒！」

「我知道有一種方法可以解除那種制約。」保羅說。

「證據！」葛尼堅持說。

「證據不在這裡。」保羅說，「在泰布穴地，遙遠的南方。但如果……」

「這是詭計。」葛尼吼道，手臂重新勒緊了潔西嘉的咽喉。

「沒有什麼詭計，葛尼。」保羅說。聲音無比悲慟，撕扯著潔西嘉的心。

「我看過從哈肯能間諜身上搜出的信件，」葛尼說，「那封信直接指出──」

「我也看過那封信。」保羅說，「有一天晚上，我父親拿那封信給我看。他跟我解釋，為什麼他認為那一定是哈肯能人的陰謀，目的是讓他猜疑自己所愛的人。」

「不！」葛尼說，「你還不知道……」

「別說話。」保羅說。語氣沉著，毫無起伏，卻比潔西嘉聽過的任何聲音更難以反抗。

他已經達到魅音的最高境界了，她想。

葛尼架在她脖子上的手臂開始發抖，抵在她背上的刀尖也游移了起來。

「你沒有聽到的，」保羅說，「是我母親那晚因為失去公爵而哭泣的聲音，你也沒看到她眼中一說起天殺的哈肯能人就會噴出的怒火。」

這麼說，當時他全聽見了，她想。淚水頓時模糊了她的雙眼。

「你沒有記取的，」保羅繼續說，「是你在哈肯能奴隸營裡學到的教訓。你說你以我父親的友誼為榮！難道你還不了解哈肯能人和亞崔迪人的區別嗎？難道你還無法嗅出哈肯能人留在陰謀上的臭味嗎？難道你還不了解，亞崔迪人的忠誠是用愛換來的，而哈肯能人用金錢買來的是恨？難道你還看不清這次叛變的真相嗎？」

「但是，尤因？」葛尼喃喃地說。

「我們的證據就是尤因親手寫給我們的信，他在信中承認他的變節。」保羅說，「我用我對你的愛發誓，我說的全是真的。你也知道我對你的愛有多深，就算待會兒我把你殺死在地上，我也仍將保有的愛。」

聽到兒子說出這番話，潔西嘉不禁為他的覺知和洞若觀火的才智而歎服。

「我父親在交朋友這方面很有天分。」保羅說，「他的愛給得很謹慎，但從不會給錯。他的弱點在於他誤解了恨。他以為任何一個恨哈肯能的人都不會背叛他。」他看了母親一眼，又說：「這些她都知道。我已經把我父親的話傳給她了。父親要我告訴她，他從沒懷疑過她。」

潔西嘉感到自己快要失控了，於是咬緊下唇。她能察覺到保羅的語

調舉止生硬緊繃，意識到他說出這番話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她想朝他奔過去，把他的頭摟在胸前，那是她以往從沒做過的事。但勒住她咽喉的手臂已不再顫抖，銳利的刀尖一動不動地抵在她背上。

「一個孩子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刻，」保羅說，「就是發現他父親和母親共有一份他永遠無法嘗到的愛。這是一種失去，也是一種領悟，明白世界分為那裡和這裡，而我們孤身活在這裡。這一刻本身含有真相，讓人無從躲避。當我父親提到我母親時，我聽出了他對她的愛。我母親絕不是叛徒，葛尼。」

潔西嘉這時才完全控制住情緒，她開口道：「葛尼，放開我。」話中不帶任何特殊的命令，也沒有針對他的弱點使詭計，然而葛尼的手臂卻鬆開了。她跑向保羅，站在他面前，但終究還是沒有碰他。

「保羅，」她說，「這個世上還有其他的領悟。我突然明白自己是在利用你、扭曲你、操縱你，把你放在我所選擇的道路上……一條我由於所受的訓練，而不得不選擇的道路──如果我有任何藉口，那就是這個，」她的喉嚨哽住了，過了一會，她抬頭看看兒子的眼睛，接著說，「保羅……我要你為我做一件事：去選擇一條幸福的路。你的沙漠女人，如果你想，就和她結婚吧。別管任何人、任何事，結婚吧。但選擇你自己的路，我……」

她突然停下來，身後傳來的喃喃低語打斷了她的話。

葛尼！

她看見保羅的眼睛直直盯著她身後，於是順著他的目光轉過頭去。

葛尼站在原地，但刀已經插回刀鞘。他撕開胸前的衣袍，露出灰色的蒸餾服。這是走私販從弗瑞曼人手裡買來發給手下的。

「把你的刀刺入我胸膛吧，就這裡。」葛尼喃喃地說，「我說，殺了我吧，我願意接受懲罰。我玷汙了自己的名聲，我對不起我自己的公爵！最好的……」

「別動！」保羅說。

葛尼瞪著他。

「扣上你的袍子，別像傻瓜一樣。」保羅說，「我在一天內已經看夠傻事了。」

「我說，殺了我！」葛尼怒吼道。

「你該更了解我才對。」保羅說，「你以為我有多傻？難道每個我需要的人都要來這麼一次？」

葛尼看著潔西嘉，用完全不像他的淒涼、乞求語氣說：「那就您了，女士，求您……殺了我吧。」

潔西嘉走到他面前，雙手按在他的肩上。「葛尼，為什麼非得堅持要亞崔迪殺死他們所愛的人？」她輕輕地把葛尼敞開的衣袍從他手指下面拉出來，為他掩好衣襟，又幫他把胸前的衣服繫緊。

葛尼結結巴巴地說：「但是……我……」

「你以為自己是在為雷托復仇。」她說，「為了這一點，我敬重你。」

「女士！」葛尼說。他低下頭，下頷垂在胸前，緊閉雙眼，強忍著不讓淚水流出來。

「讓我們把這看成老朋友之間的誤會吧。」她說。保羅聽出撫慰的語氣──她刻意調整了自己的語調，「一切都過去了，萬幸的是，我們之間永遠不會再有這樣的誤會了。」

葛尼睜開淚眼，低頭看著她。

「我所認識的那個葛尼．哈萊克，是同時精通刀法和九弦琴的人。」潔西嘉說，「而我最欣賞的，是身為琴師的葛尼。難道那個葛尼．哈萊克不記得當年我多喜歡聽他為我彈琴了嗎？你還帶著九弦琴嗎，葛尼？」

「我換了把新琴。」葛尼說，「是從楚蘇克星弄來的，音色美妙極了，彈起來像是維羅塔親手所製的樂器，儘管上面沒有他的簽名。我認為，那琴是維羅塔的學生製作的，那人……」他突然頓住了，「該怎麼跟您說呢，女士？我們在這裡閒聊──」

「不是閒聊。葛尼。」保羅說。他走過去站在母親身旁，直視葛尼的眼睛，「不是閒聊，而是能讓朋友開心的事。如果你願意現在為她彈琴的話，我會非常感激你。作戰計畫可以等會兒再談，無論如何，明天之前我們是不會開火的。」

「我……我去拿琴。」葛尼說，「就在過道裡。」他從他們身邊繞過去，穿出門簾走了。

保羅把手放在母親的手臂上，發覺她正在顫抖。

「都過去了，母親。」他說。

她並沒有轉過頭來，只用眼角餘光看著他說：「過去了？」

「當然。葛尼他—」

「葛尼？哦……是啊。」她垂下眼簾。

門簾沙沙作響，葛尼帶著他的九弦琴回來了。他開始調音，盡量迴避兩人的目光。牆上的壁毯吸收了迴音，琴音變得柔和而親暱。

保羅領著母親到靠墊上坐下，讓她倚著牆上厚厚的壁毯和帷幔。他突然驚訝地發現母親變得十分蒼老，臉上開始出現沙漠人特有的乾皺，香料藍的眼睛周圍有了魚尾紋。

她累了，他想，我們必須想辦法減輕她的負擔。

葛尼隨手撥了一個和弦。

保羅看了他一眼，說：「我……有些事要處理一下。在這裡等我。」

葛尼點點頭。他似乎已在神遊，彷彿正徜徉在卡樂丹遼闊的天空下，而地平線上烏雲翻湧，預示大雨將至。

保羅強迫自己轉身離開，穿過厚重的門簾，走進支道。他聽見葛尼在身後彈起小調，便停在屋外站了一會兒，聆聽著柔如的琴聲：

果林，葡萄樹，
豐乳的女神，
溢滿酒杯的佳釀滿路。
為何還要喋喋不休談論殺戮？
高山已化為塵土？
為何我嘗到那些淚珠？

天堂之門大敞，
撒下遍地財富，
我只需合起雙手，
就能取得無數。
為何我還想著埋伏，
想著杯中的劇毒？

為何我會感受到自己的淚珠？

愛人伸出臂膀召喚著我，
帶著溢於言表的幸福，
以及伊甸園的快樂無數。
為何我還記得這些傷痕。
還夢見過去的罪汙？
為何我總是帶著恐懼陷入噩夢深處？

一名身穿長袍的敢死隊員從保羅前面的通道轉角走出來。他的兜帽甩在身後，繫蒸餾服的帶子鬆鬆地掛在脖子上，表明他剛從大平漠回來。

保羅示意那人停下，然後離開門簾，沿著通道走到那個信使身邊。

那人雙手交叉放在胸前，以弗瑞曼人在典禮儀式上向聖母或塞亞迪娜行禮的方式，向保羅彎腰致意。他說：「摩阿迪巴，各部落首領已經陸續抵達。」

「這麼快？」

「是史帝加早些時候傳來的那一批，他以為……」他聳了聳肩。

「我知道了。」屋裡傳出微弱的九弦琴聲，保羅回頭望了一眼，想起那是母親喜愛的老歌，一首曲調歡快、歌詞悲哀的奇異歌謠，「史帝加很快就會和其他首領一起趕來，待會兒你帶他們到我母親那裡去，她正等著。」

「我會等在這裡的，摩阿迪巴。」信使說。

「好……好的，就這麼做。」

保羅從信使身邊擠過去，繼續朝洞穴深處走。每座這樣的洞穴都有一個特殊場所—就在儲水池旁邊。在那裡，他會找到一條小沙胡羅，不到九公尺長，被四周的溝渠包圍著，因為生長受到限制而長不大。創造者一旦從小創造者菌體中孵化出來，就不能再接觸水，水對牠們來說是一種劇毒。淹死創造者是弗瑞曼人的最高機密，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那種將他們凝聚成一體的物質—生命之水，而其中所含的毒素只有聖母方能轉化。

保羅在面對母親的生死關頭時做了這個決定。他沒在以前預見的未來中看到葛尼．哈萊克帶來的那個危急時刻。未來，灰雲籠罩的未來，整個宇宙翻騰著，湧向一個沸騰的節點。這個節點包圍著他，像幽靈世界。

我必須看清未來，他想。

他的身體已漸漸對香料產生一定的耐受性，預知的幻象越來越少……越來越朦朧。解方是什麼，他心知肚明。

我要淹死那條創造者。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我到底是不是奎薩茲．哈德拉赫。只有奎薩茲．哈德拉赫才能通過聖母所禁受的考驗。

8

那是沙漠戰爭爆發的第三年，保羅—摩阿迪巴獨自躺在鳥巢洞的內室，上方掛著一幅奇斯哇壁毯。他像死去般躺在那裡，全神投入生命之水帶來的天機。這種賦予新生的毒藥改變了他，使他不再受時間之限。那個預言實現了：天外之音可以同時活著及死去。

——伊若琅公主《厄拉科斯傳奇故事集》



黎明前的黑暗籠罩著哈巴亞盆地。荃妮走出盆地，聽著將她從南方帶來這裡的撲翼機發出呼呼的聲音飛走了，飛往荒漠中的一個隱藏處。在她周圍，護衛隊與她保持一定距離，呈扇形在山脊的岩石中散開，以防任何危險。這也是因為摩阿迪巴的女人，他長子的母親，要求單獨走一會兒。

他為什麼要召我來？她問自己。他跟我說過，要我跟小雷托和厄莉婭一起留在南方。

她攏起長袍，輕快地躍起，越過一道岩石屏障，跳上登山小徑。在黑暗中，這些小徑只有受過沙漠訓練的人才認得出。小石子在她腳下滑動著，而她靈活如故。

爬山讓人心神舒暢，緩解了她的憂慮。她的護衛隊悄悄退開了，她覺得似乎少了點安全感。另外，去接她的竟是艘珍貴的撲翼機，這件事令她不由得不安。馬上就要與保羅—摩阿迪巴——她的烏蘇爾重聚了，她的心劇烈跳動了起來。他的名字可能已經成了整片大地的戰呼：「摩阿迪巴！摩阿迪巴！摩阿迪巴！」但是。她所認識的那個男人還有另一個名字：烏蘇爾。他是她兒子的父親，她溫柔的愛人。

一個高大身影從她上方的岩石中俯瞰著她，示意她加快速度。她加快步伐。黎明時分，鳥兒早已開始鳴叫著飛上天空，一道朦朧的曙光灑在東方的地平線上。

上面那個人影並不是她的護衛。是奧辛嗎？她猜想著，覺得那個身影的動作和舉止都很熟悉。她走到他面前。在逐漸變亮的晨光中認出敢死隊小隊長奧辛那張扁平的大臉。他的兜帽掀開了，嘴上的過濾器鬆鬆地掛著—如果只打算在沙漠裡待一小會兒，有時還是可以這樣做。

「快點，」他輕聲說著，帶她沿著祕密岩縫走進隱蔽的岩洞，「天就要亮了。」他一邊替她拉開密封條，一邊小聲說，「哈肯能人被逼急了，竟然跑到這一帶來巡邏，我們現在還冒不起被發現的危險。」

兩人走過狹窄的側面通道，進入鳥巢洞。燈球亮了起來。奧辛從她身邊擠過去，說：「跟我走，快。」

兩人沿著通道快步往下走，經過另一道氣閥門，拐入另一條通道，然後撥開掛簾，走進一間凹室。鳥巢洞原先只是供人們歇一晚的驛站，當時這間凹室是塞亞迪娜的休息室。現在，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和軟墊，一幅繡著紅色巨鷹的壁毯遮住岩壁。一旁的矮桌上撒著幾張以香料製成的紙，散發出陣陣香料味。

聖母獨自坐在門口對面。她抬起頭來，直入人心的凝視能令不知情的人發抖。

奧辛雙手合什，說：「我把荃妮帶來了。」他彎腰鞠躬，掀開門簾退了出去。

潔西嘉想：我要怎樣告訴荃妮？

「我孫子好嗎？」潔西嘉問。

這是禮貌上的問候，荃妮想。可摩阿迪巴在哪裡？為什麼沒在這裡接我？她再次恐慌起來。

「他很健康，也很快活，母親。」荃妮說，「我把他和厄莉婭一起留給赫若照顧。」

母親？潔西嘉想，是啊，在正規的問候中，她有權那麼叫我。畢竟，她已經給我生了個孫子。

「我聽說，柯魯亞穴地送了塊布料作禮物。」潔西嘉說。

「一塊漂亮的布料。」荃妮說。

「厄莉婭有什麼話讓妳帶來嗎？」

「沒有。但人們已經漸漸接受她這個奇蹟。穴地裡一切都很順利。」

她為何要拖拖拉拉地問這些？荃妮不解，一定有很緊急的事，否則他們不會派撲翼機來接我。可現在我們卻在這些禮節上拖拖拉拉！

「我們得從新料子上剪幾塊下來給小雷托做衣服。」潔西嘉說。

「隨妳的意，母親。」荃妮垂下眼簾，「有戰鬥的消息嗎？」她竭力保持面無表情，以免潔西嘉看穿她，知道她在打聽保羅—摩阿迪巴的安危。

「新的勝利，」潔西嘉說，「拉班派人送來一份措辭謹慎的休戰提議。我們取走他那些信使的水，把他們的屍體送回去了。拉班甚至還決定減輕一些凹地村莊的賦稅，但太遲了。大家都知道，他是畏懼我們才那麼做的。」

「摩阿迪巴說中了。」荃妮說。她盯著潔西嘉，竭力隱藏內心的恐慌。我已經提到他的名字，可她毫無反應。別人很難從她那張石頭一樣的臉上看出她的心思……可她太冷淡了吧。她為什麼這麼平靜？我的烏蘇爾出了什麼事？

「真希望我們此刻是在南方。」潔西嘉說，「我們離開的時候，那些綠洲多美啊！難道妳不渴望看到哪天整片大地都開滿了鮮花？」

「確實，大地很美。」荃妮說，「但也有許多悲傷。」

「悲傷是勝利的代價。」潔西嘉說。

她這是讓我為悲傷做好準備嗎？荃妮想。她說：「有那麼多女人失去了男人。當我被召到北方的消息傳開後，有這麼多人嫉妒。」

「是我召妳來的。」潔西嘉說。

荃妮感到自己的心怦怦狂跳。她為可能聽到的消息而心驚膽戰，只想用手捂住耳朵。然而，她仍舊保持著平靜的音調說：「信上的署名是摩阿迪巴。」

「是我簽的。」潔西嘉說。「當時現場有他的幾個敢死隊小隊長。這是必要的託詞。」她想著，保羅的女人很勇敢。即使她幾乎要被恐懼壓垮了，還是留意蛛絲馬跡。是的，也許她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的那個人。

荃妮說：「您現在可以把不得不說的那些話告訴我了。」聲音裡僅僅滲入幾分聽天由命的語氣。

「我們需要妳到這裡來幫我救活保羅。」潔西嘉說。她想：就這

樣！我說得絲毫沒錯，救活。這麼一來，她就會知道保羅還活著，也知道他現在生命垂危。全在同一個詞裡。

荃妮只用了一會兒就冷靜下來，她問道：「要我怎麼做？」她很想朝潔西嘉撲過去，拚命搖晃她，放聲大喊：「帶我去見他！」但她只是坐在那裡，靜靜地等待潔西嘉回答。

「我懷疑哈肯能人在我們中間安插了一個間諜，想毒死保羅。」潔西嘉說，「這似乎是唯一合理的解釋。那是最罕見的毒藥。我用最精微的幾種方式檢查過他的血液，但什麼也查不出來。」

荃妮撲向前去，跪倒在地。「毒藥？他痛苦嗎？我能不能……」

「他不省人事。」潔西嘉說，「他的生命跡象十分微弱，只有用最精密的技術才能測到。如果發現他的人不是我，會發生什麼事？一想到這一點我就不寒而慄。在未經訓練的人看來，他已經死了。」

「您召我來，應該不僅僅是為我好吧。」荃妮說，「我了解您，聖母。有什麼事是您認為我能做而您做不到的？」

她勇敢、可愛，而且，啊，十分機靈。潔西嘉想，她本可以成為優秀的貝尼．潔瑟睿德。

「荃妮，」潔西嘉說，「也許你會認為這難以置信，但我也不大清楚為什麼要召妳來。這是直覺……原始的直覺。那念頭自己就跳出來了：『去叫荃妮來。』」

生平第一次，荃妮看到潔西嘉露出悲傷的神情，痛苦甚至讓她直入人心的眼神變得溫和了。

「我什麼法子都試了。」潔西嘉說，「全試了……用盡所有遠遠超出妳想像的一切手段，可還是……沒用。」

「那個老朋友，哈萊克。」荃妮問，「他會不會是叛徒？」

「不是葛尼。」潔西嘉說。

簡簡單單四個字，卻勝過長篇大論。從她那平淡的否認中，荃妮聽出她所做的搜索、測試……一次次失敗的回憶。

荃妮身體向後，從跪姿轉為蹲姿，然後站起身來，撫平沾滿沙塵的長袍。

「帶我去見他。」她說。

潔西嘉站起來，轉身掀開左邊牆上的一道掛簾。

荃妮跟在她身後，發現自己走進了一間內室。這個房間過去一直是貯藏室，如今，四面岩壁都被厚厚的帷幔遮了起來。在房間另一頭的牆邊，保羅正躺在睡墊上。一盞燈球吊在他上方，照亮了他的臉。一件黑色長袍齊胸蓋在他身上，雙臂露在外面，直直地伸在身體兩側。長袍下的他似乎沒穿衣服，裸露在外的肌膚像蠟而僵硬。他看起來一動也不動。

荃妮忍住衝上前撲到保羅身上的念頭。她發覺自己現在想的都是兒子──雷托。在這剎那，她意識到潔西嘉也經歷過這種時刻：自己的男人有生命之危，她不得不考慮，究竟要怎麼做才能保住稚子。這一領悟使荃妮突然感到自己與那位年長婦人同病相憐，於是她伸出手去，握住潔西嘉，而對方回握的手是那麼緊，令人發疼。

「他活著。」潔西嘉說，「我擔保他還活著。但他的生命氣息細到稍有疏忽就測不到了。有些首領早就私下抱怨講這話的是一位母親而非聖母，又說我兒子明明死了，可我卻不願意把他的水獻給部落。」

「他這樣有多久了？」荃妮問。她從潔西嘉手中抽回手，朝房內走去。

「三星期。」潔西嘉說，「我花了差不多一星期想喚醒他。這期間我們開過會，爭論過……也做過詳細調查。後來我就派人去叫妳了。弗瑞曼敢死隊還服從我的命令，不然我也拖不了這麼長時間……」潔西嘉舔了舔雙唇，看著荃妮向保羅走去。

荃妮俯身站在他身旁，低頭注視著這位年輕人滿臉柔軟的鬍鬚，緊盯著他那高高的眉骨，堅挺的鼻，緊閉的雙眼──他沉沉地臥著，臉上是如此祥和。

「他是如何攝取營養的？」荃妮問。

「他的肉身幾乎不運作了，需求極低，現在還無需進食。」潔西嘉說。

「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荃妮問。

「只有他最親近的幾個顧問、少數部落首領、敢死隊員，當然，還有下毒的人。」

「找不到下毒者的線索嗎？」

「已經徹查過了，還是一無所獲。」潔西嘉說。

「弗瑞曼敢死隊員怎麼說？」

「他們相信保羅只是在閉關神遊，在最後的戰鬥前凝聚神力。這種想法是我助長的。」

荃妮俯身跪在床墊旁，彎腰湊近保羅的臉，立即覺察到他臉部周圍的空氣有股異味……但那只是香料的味道，弗瑞曼人的生活中無所不在的香料味。然而……

「你們跟我們不一樣，並不是生來就接觸香料。」荃妮說，「您查過沒有，會不會是他的身體在排斥飲食中過量的香料？」

「過敏反應全是陰性。」潔西嘉說。

她突然疲憊至極，於是閉上眼睛，想把這一幕完全抹去。我有多久沒睡覺了？她問自己。太久了。

「當您轉化生命之水時，」荃妮說，「您是通過內部意識在體內進行。您用這種內部意識給他驗過血了嗎？」

「只是普通弗瑞曼人的血，」潔西嘉說，「已經完全適應了這裡的飲食和生活。」

荃妮靠回去，跪坐在腳後跟上。她打量著保羅的臉，努力把恐懼深埋在心底。這是她通過觀察諸位聖母的舉止學到的小竅門。時間是心緒的侍者，讓人得以全神貫注。

過了一會，荃妮問：「這裡有創造者嗎？」

「有幾條，」潔西嘉帶著一絲疲倦說，「這些天來，我們離不開牠們。每次勝利都需要牠的賜福，發起突襲前的每場儀式……」

「可保羅—摩阿迪巴一直迴避這些儀式。」荃妮說。

潔西嘉暗自點了點頭，想起兒子對香料及香料帶來的預知力如何又愛又恨。

「妳怎麼知道的？」潔西嘉問。

「大家都這麼說。」

「閒話太多了。」潔西嘉不快地說。

「給我創造者的原水。」荃妮說。

荃妮的聲音中帶著命令的口氣。潔西嘉僵了一下，隨即省悟這名年輕女人正在屏氣凝神。潔西嘉說：「馬上來。」她掀開門簾走了出去，派人叫司水員來。

荃妮跪坐在那裡，眼睛盯著保羅。要是他真的試了……她想，這種事他真有可能去試。

潔西嘉在荃妮旁邊跪下，捧著一只樸實的水罐。毒素濃烈的味道直衝荃妮的鼻端。她用手指蘸了蘸毒液，湊近保羅的鼻子。

鼻上的皮膚微微收縮了一下。慢慢地，他的鼻孔張開了。

潔西嘉倒抽一口氣。

荃妮用蘸了毒液的手指輕輕抹著保羅的上嘴唇。

他呻吟著長長吸了一口氣。

「怎麼回事？」潔西嘉問道。

「安靜。」荃妮說，「馬上轉化一點聖水出來，快！」

潔西嘉不再發問，她聽出荃妮的聲音裡有股恍然大悟的語氣。看來，荃妮找到答案了。潔西嘉把水壺舉到嘴邊，吸了一小口。

保羅眼皮一顫，睜開眼睛，看著眼前的荃妮。

「沒必要讓她轉化聖水。」他說。聲音很虛弱，但十分堅定。

潔西嘉喝下一小口毒液，身體立即發動，幾乎是自動轉化毒素。在一股儀式中通常會散發的光潔崇高感中，她感覺到保羅發出的生命火花──一道閃光映上她的感知。

在這瞬間，她明白了。

「你喝了聖水！」她脫口而出。

「就一滴。」保羅說，「很少……一滴而已。」

「你怎麼會幹出這種傻事？」她質問道。

「他是妳兒子。」荃妮說。

潔西嘉瞪了她一眼。

保羅的嘴角露出一抹罕見的微笑，溫暖、體諒。「聽聽我的女人怎麼說。」他說，「聽聽她的話，母親。她知道。」

「別人能做到的事，他也必須做到。」荃妮說。

「當我把一滴聖水滴進嘴裡的時候，當我感覺到它，聞到它時，當我明白它會對我起什麼作用時，我就知道了，我能做到妳做過的事。」他說，「妳那位貝尼．潔瑟睿德督察提到過奎薩茲．哈德拉赫，但她們猜想不到我去了什麼地方，就在那幾分鐘裡，我……」他停了下來，迷惑地皺起眉頭，看著荃妮說：「荃妮？妳怎麼到這裡來了？妳應該

在……妳為什麼在這裡？」

他想用臂肘撐起自己的身子，卻被荃妮輕輕推回床墊上。

「請不要動，我的烏蘇爾。」她說。

「我覺得很虛弱。」他說著，飛快地環顧四周，「我躺在這裡多久了？」

「三個星期了。深度昏迷，連生命火花也像是消散了。」潔西嘉說。

「可我……我才剛剛喝下那滴水，而且……」

「對你來說是剛剛，對我來說卻是擔憂受怕的三個星期。」潔西嘉說。

「不過是一小滴，而且我已經轉化了毒素。」保羅說，「我改變了生命之水。」裝著毒液的水罐就放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沒等荃妮和潔西嘉阻止，他已經把手插進水罐，掬起一捧毒液，滴滴答答地送到嘴邊，大口吞嚥著掌中的液體。

「保羅！」潔西嘉尖叫道。

他抓住她的手，望著她，臉上掛著死者的微笑，將意識一波波傳送給她。

這種靈犀不像與老聖母或厄莉婭感應時那麼柔和、共享、包容……但仍舊是靈犀：生命意識向對方全面敞開。那使她震驚，使她畏縮，心中充滿對他的畏懼。

他出聲道：「妳提到過一個妳進不去的地方，對吧？就是那個連聖母也無法面對的地方。指給我看。」

她搖搖頭，被他這個念頭嚇壞了。

「指給我看！」他命令道。

「不！」

可她無法逃開。在他那可怕力量的威懾下，她只好閉上眼睛，全神貫注朝意識中的那個黑暗方向望去。

保羅的意識從她腦中流過，包圍著她，進入那片黑暗。恐懼使她不由自主閉上眼睛，但在此之前，她模模糊糊地瞥到了那個地方。不知為何，看到的景象竟使她渾身顫抖。那個地方颶風吹拂，火花閃爍，一圈圈光環不斷擴大、縮小，一條條脹開的白色形體在光環的上下左右不停

流動，彷彿被某種不知來自何方的黑暗和風驅趕著。

不久，她睜開眼睛，看到保羅正躺在那裡，盯著她瞧。他仍舊抓著她的手，但那種可怕的靈犀相通已經消失了。她讓自己鎮定下來。不再發抖。保羅這才鬆開她的手。這時，她感覺好像某個支撐物被抽掉似的，整個身體前後搖擺，若不是荃妮跳過來扶住她，她就會跌倒在地。

「聖母！」荃妮說，「出什麼事了？」

「累。」潔西嘉輕聲說，「太……太累了。」

「到這裡來，」荃妮說，「坐在這裡。」她扶著潔西嘉，走到靠墊上倚著牆坐下。

這雙年輕有力的手臂讓潔西嘉十分安心，她緊緊抱住荃妮。

「這是真的嗎？他看見生命之水了？」荃妮問。她輕輕掙脫了潔西嘉的擁抱。

「他看見了。」潔西嘉輕聲說著，思緒仍然因為剛才的接觸而翻滾著。那就像在洶湧的海上漂流數週後終於踏上堅實的陸地。她覺得體內的老聖母……以及所有人，全都驚醒過來，一個個急切地追問著：「那是什麼？怎麼回事？那是什麼地方？」

一切線索都指向同一個結論：她兒子確實是奎薩茲．哈德拉赫，那個可以同時身處許多時空的人，他就是從貝尼．潔瑟睿德夢中走出的人，而這個事實使她惶惑不安。

「怎麼了？」荃妮問道。

潔西嘉搖了搖頭。

保羅說：「在我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有兩種古老的力量：奪取和給予。男人不難面對他體內那股奪取的力量，但他幾乎不可能看到給予的力量，除非他變成男人以外的東西。女人的情況則恰恰相反。」

潔西嘉抬起頭來，發覺荃妮一邊聽保羅講話，一邊盯著她瞧。

「妳明白我的意思了嗎，母親？」保羅問。

她只能點點頭。

「我們體內的這些東西非常非常古老，」保羅說，「甚至植根於我們全身每一個細胞。這兩種力量塑造了我們。你可以對自己說：『是的，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當你真正直視內心世界、毫無遮擋地面對你生命的原始力量時，你才能看到其中蘊藏的危險。你清楚地知道這

個危險會壓倒你，制伏你。對給予者而言，最大的危險就是奪取的力量；而對奪取者而言，最大的危險就是給予的力量。無論是給予，還是奪取，都可以輕易吞沒一個人。」

「那你呢，我的兒子，」潔西嘉問，「你是給予者還是奪取者？」

「我正好處於槓桿的支點上。」他說，「沒有奪取，我就無法給予。沒有給予，我也無法……」他突然停了下來，朝他右邊的牆壁看過去。荃妮感到一股氣流吹到臉頰上，扭過頭來，正好看見掛簾合上。

「是奧辛。」保羅說，「他剛才正在偷聽。」

一聽這話，荃妮也感應到某些縈繞在保羅腦中的未來景象。她清楚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彷彿這件事已經發生過。奧辛會把他剛才的所見所聞說出來，而其他人則會傳揚出去。最後，這個故事將如野火般在整個大地上蔓延。人們會說，再也不用懷疑了。他是男人，卻以聖母的方式看到了生命之水。毫無疑問，他就是天外之音！

「你已經看到了未來，保羅。」潔西嘉說，「你能說你都看到些什麼嗎？」

「不是未來，」他說，「我看到的是現在。」他掙扎著坐了起來。荃妮走過來想幫他一把，但他揮揮手拒絕了，「厄拉科斯的空中布滿宇航的星艦。」

聽到他那肯定的語氣，潔西嘉不禁顫抖起來。

「帕迪沙皇帝本人也來了，」保羅盯著房裡的岩石天花板，「帶著他最倚重的真言師和五支薩督卡軍團。老男爵弗拉迪米爾．哈肯能也在，瑟非．郝沃茲跟在他身邊，七艘星艦載滿他招募來的新兵，他把所有可以調動的兵力都帶來了。另外，每個大氏族都派出了進攻部隊，就在我們上方……等著。」

荃妮搖了搖頭，目光怎麼也無法從保羅身上挪開。他奇怪的舉止、平板的音調，還有渙散的目光，都使她心中充滿敬畏。

潔西嘉乾嚥了一口唾沫，說：「他們在等什麼？」

保羅看著她說：「等宇航允許他們著陸。宇航有能力困住任何未經允許登陸的部隊。」

「宇航是在保護我們嗎？」潔西嘉問。

「保護我們？宇航正是幕後主使！他們把我們所做的一切散播出

去，又大幅調低軍隊運輸費用，現在連那些最窮的氏族也跑了過來，等著掠奪我們！」

潔西嘉驚訝地發現，他的語氣中並無怨恨之意。她並不懷疑他的話。她還記得當初從厄拉欽恩逃出來的那個晚上，他指出了未來的路，說未來將把他們帶到弗瑞曼人身邊。現在的他和當時一樣強烈入定。

保羅深深吸了一口氣，說：「母親，妳必須為我們轉化大量的聖水，我們需要這種刺激。荃妮，派出一支偵察部隊……去找一塊香料預菌體的生長地。妳們知不知道，如果我們往香料預菌體大量傾倒生命之水，會發生什麼事？」

潔西嘉掂量他的話，突然聽懂他的意思。「保羅！」她倒吸了一口冷氣。

「死亡之水將引起連鎖反應，」他指指地下，「讓小創造者紛紛死去，切斷香料和創造者這個生命循環中的一個環節。這樣一來，厄拉科斯就會成為真正的荒漠──沒有香料，也沒有創造者。」

荃妮一隻手掩住嘴，被保羅這些褻神的言辭嚇到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有能力摧毀它的人，才是真正控制它的人。」保羅說，「我們有能力摧毀香料。」

「那宇航為什麼還不動手？」潔西嘉輕聲問。

「他們在找我。」保羅說，「想想吧！宇航最好的領航員，那些走在所有人之前、為最快的宇宙星艦尋找最穩妥航線的人，全在找我……可誰也找不到我。他們怕得渾身發抖！他們知道我手裡掌握了他們的祕密。」保羅舉起握成拳頭的手，「沒有香料，他們就是瞎子！」

荃妮終於可以開口說話了：「你說你看到的是現在！」

保羅再度躺下，搜尋著延展開的現在，它的邊界逐漸擴展到未來和過去。香料的光啟開始消退，他勉強維持意識。

「照我的命令去做。」他說，「未來正在變成一片混沌。不論是宇航或我，看到的都是這樣。未來景象的線越收越緊，一切都匯聚在香料這裡……一個他們以前不敢干涉的地方……因為干涉就意味著失去他們不能沒有的東西。但現在他們孤注一擲。所有道路都通向黑暗。」

9

天色漸漸破曉時，厄拉科斯成為宇宙軸心，命運之輪即將轉動。

——伊若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覺醒》



「你看那是什麼！」史帝加輕聲道。

保羅趴在他身旁，縮在大盾壁邊緣的岩縫裡，雙眼緊貼著弗瑞曼望遠鏡。望遠鏡的鏡頭對著一艘曙光照耀的星艦。星艦停在兩人下方的盆地，東側那面高大的艦體在均勻的朝曦中閃閃發光，陰影籠罩的另一面艦體則露出一排排亮著夜間燈光的黃色舷窗。星艦後方，厄拉欽恩城冷冷地躺臥著，在東北方太陽的照射下閃現微光。

保羅知道，令史帝加驚歎的並不是星艦，而是整體結構，星艦不過是結構的中樞。這是一座一體化的金屬臨時軍營，有數層樓高，從星艦底部向外延伸，形成一道半徑長約一千公尺的圓——一座由金屬扇葉扣連而成的帳棚。這個臨時營地駐紮著五支薩督卡軍團和皇帝陛下，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

葛尼．哈萊克蹲在保羅左邊說：「我數出共有九層，那裡一定有很多薩督卡。」

「五支軍團。」保羅說。

「天要亮了。」史帝加悄聲道，「你這樣會暴露行蹤，我們可不喜歡，摩阿迪巴。我們回下面的岩石去吧。」

「我在這裡安全得很。」保羅說。

「那艘星艦裝有拋射兵器。」葛尼說。

「他們以為我們有屏蔽場保護。」保羅說，「即使看見我們，也不會浪費炮彈來襲擊三個身分不明的人。」

保羅掉轉望遠鏡，對準盆地遠處的岩壁，看著對面坑坑窪窪的斷

崖，上面一道道小斜坡標誌著一座又一座墳墓，裡面埋葬著他父親的許多士兵。這一刻，他突然覺得那些人的靈魂也正俯視著這個盆地，關切著這場戰役。屏蔽場外圍的哈肯能要塞和城鎮或是已落入弗瑞曼人之手，或是被切斷了補給，像被砍斷根莖的植物一樣凋零。只有這個盆地和厄拉欽恩城還在敵人的控制之下。

「如果他們看見了，」史帝加說，「也許會派架撲翼機來襲擊我們。」

「讓他們來吧！」保羅說，「那我們今天就有撲翼機可燒了……何況我們知道，沙暴就要來了。」

然後，他又掉轉望遠鏡，對準厄拉欽恩另一邊的著陸區。哈肯能人的巡防艦在那邊排成一線，前方有面鉅貿聯會的旗幟在宇聯成員的頭頂輕輕飄揚。他想著宇航已無計可施，才會允許這兩批人登陸，將其他人馬留作後備。宇航就像把手指伸入水中試探水溫的人，隨時準備抽身。

「有什麼新發現嗎？」葛尼問。「我們該進入掩體了，沙暴就要來了。」

保羅再次留神觀察巨大的臨時兵營。「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女人也帶來了，」他說，「還有侍衛和僕人。啊──哈，我親愛的皇帝，你真夠自信！」

「有人從密道上來。」史帝加說，「可能是奧辛和柯巴回來了。」

「好吧，史帝加，」保羅說，「我們這就回去。」

然而，他還是用望遠鏡最後掃視一下周圍，研究平原和停泊在上面的高聳星艦、閃閃發光的金屬兵營、靜悄悄的城市、哈肯能傭傭軍的巡防艦。然後，他繞過岩坡朝後面滑下。一名敢死隊哨兵立即遞補他的望遠鏡位置。

保羅撤進大盾壁表面的一道淺坑。這是直徑約三十公尺，深約三公尺的天然石坑，坑底就是弗瑞曼人的半透明偽裝掩體。淺坑右邊的岩壁上有一道洞口，洞旁堆著通訊設備。敢死隊員就部署在這塊淺坑，等著摩阿迪巴下達攻擊令。

有兩人從通訊設備旁邊的洞口鑽出，跟守在洞口的敢死隊員講了幾句。

保羅瞥了史帝加一眼，朝那兩人的方向點了點頭。「把他們的報告

拿來，史帝加。」

史帝加聽命走了過去。

保羅倚著岩石伸了個懶腰，伸展肌肉，然後直起身來。他看見史帝加要那兩人鑽回黑黝黝的岩洞，他們要在那條狹窄的人工隧道爬很久才能潛入盆地。

史帝加朝保羅走過來。

「什麼情報重要到不能派翼手信使送來？」保羅問。

「他們想把鳥留著等戰鬥時用。」史帝加說。他瞥了一眼通訊設備，又扭頭看著保羅說：「即使有窄波束，我們也不該用這些設備，摩阿迪巴。他們可以通過訊號定位找到你。」

「他們很快就會忙到沒時間找我了。」保羅說，「那兩個人報告了什麼？」

「我們已經在老豁口底部放走那兩個寶貝薩督卡，他們正趕回主子身邊。火箭發射架和其他拋射武器已就位，戰鬥人員都按你的命令部署好了。都只是例行報告。」

保羅掃了一眼淺坑，藉著偽裝掩體篩下的光線打量部下。他覺得時間過得好慢，就像昆蟲一步步爬過光禿禿的岩石。

「既然我們的薩督卡是用雙腳走的，恐怕要花些時間才能發出信號召來運兵機。」保羅說。「有人監視他們嗎？」

「有。」史帝加說。

站在保羅身邊的葛尼．哈萊克清了清嗓子說：「我們最好到安全的地方去，是吧？」

「沒有這種地方。」保羅說，「天氣預報怎麼說？是不是還對我們有利？」

「曾祖母級的特大沙暴就要來了。」史帝加說，「你感覺不到嗎，摩阿迪巴？」

「感覺確實不妙。」保羅說，「但我還是喜歡沙桿偵測的準確度。」

「沙暴一小時之內就會抵達這裡。」史帝加說。他看向岩縫外面，朝皇帝的臨時兵營和哈肯能人的巡防艦揚了揚頭，「他們也知道沙暴要來了。空中看不到一架撲翼機，一切都被拉進掩體裡拴住。看樣子，他

們從他們在太空的朋友那裡搞到氣象報告了。」

「敵人有什麼偵察行動嗎？」

「從他們昨晚登陸以來，一點動靜都沒有。」史帝加說，「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我認為，現在他們正等著要選一個有利的時機。」

「時機由我們來選。」保羅說。

葛尼抬頭朝天上看了一眼，出聲道：「如果他們讓我們選的話。」

「那支艦隊會待在太空。」保羅說。

葛尼搖了搖頭。

「他們別無選擇。」保羅說，「我們有能力徹底摧毀香料。宇航不敢冒那個險。」

「孤注一擲的人是最危險的。」葛尼說。

「我們不是孤注一擲的人嗎？」史帝加問。

葛尼狠狠瞪著史帝加。

「你沒有弗瑞曼人的夢想。」保羅提醒他，「史帝加想的是我們花在賄賂上的水，還有多年來的等待。這都是為了讓厄拉科斯開滿鮮花。他不是……」

「唔──」葛尼皺起眉頭。

「他為什麼陰著臉？」史帝加問。

「每次戰鬥前，他總是陰著臉。」保羅說，「葛尼只允許自己用這種形式表現幽默。」

葛尼的臉上慢慢浮現狼一般的獰笑，蒸餾服面罩的開口露出白森森的牙齒。「一想到我們將要把那些可憐的哈肯能靈魂狠狠送進地獄，我的臉就更陰了。」他說。

史帝加哈哈大笑起來，「他講起話來像個弗瑞曼敢死隊員。」

「葛尼是天生的敢死隊員。」保羅說。他想：是啊，在我們跟平原上那支部隊交手前，在我們接受真正的考驗前。就讓他們隨便聊聊吧，沖淡一下戰前的緊張氣氛，別老想著戰鬥。他朝岩壁上的裂縫看了看，又把目光轉回葛尼身上，發現這位吟遊詩人又恢復了那副陰沉的樣子，皺著眉頭不知正想些什麼。

「憂慮會侵蝕戰鬥力。」保羅低聲說，「這是你告訴我的，葛尼。」

「我的公爵，」葛尼說，「我擔心的主要是原子彈。我知道你想用原子彈在大盾壁上炸出洞來，可要是你真那麼做的話……」

「就算我們動用了原子彈，上面那些人也不會用原子武器來對付我們。」保羅說，「他們不敢……理由是一樣的：宇航怕我們摧毀香料源，不敢冒這個險。」

「但禁令規定……」

「禁令！」保羅喝道，「讓各大氏族不敢用原子彈互相攻擊的，是恐懼，而不是禁令。大公約明明白白寫著：『用原子彈對付人類，將懲以星球銷毀。』我們要炸毀的是大盾壁，不是人類。」

「這也太狡辯了！」葛尼說。

「上面那些人心驚膽顫，巴不得有藉口。」保羅說，「別再談這件事了。」

他轉身走開，暗自希望自己真的能像表現出來的那麼自信。過了一會，他說：「城裡的人如何？就位了嗎？」

「是的。」史帝加輕聲道。

保羅看著他問：「你在為什麼發愁？」

「我從來沒遇過能完全信賴的城裡人。」史帝加說。

「我自己就曾是城裡人。」保羅說。

史帝加僵住了，漲紅了臉說道：「摩阿迪巴，你知道，我的意思並不是……」

「我知道你的意思，史帝加。但是，對一個人的評價，不是依據你認為他會做什麼，而是看他實際上做了什麼。這些城裡人有弗瑞曼的血統，他們只是還沒學會掙脫枷鎖，我們可以教他們。」

史帝加點點頭，懊惱道：「我這輩子都在犯這個毛病，摩阿迪巴。我們在死原學會了輕視城裡人。」

保羅瞥了葛尼一眼，發覺他正在打量史帝加，於是說道：「葛尼，說說薩督卡為什麼要把下面那些城裡人趕出自己的家？」

「老把戲了，公爵大人。他們想用難民來拖累我們。」

「游擊戰早就奏效了，那些武夫已經忘記怎麼跟游擊隊作戰。」保羅說，「薩督卡中計了，以搶奪民女為樂，用反抗者的頭顱裝飾他們的戰旗。他們已經掀起一波波仇恨，要不是這樣，城裡人可能會袖手旁

觀，以為即將到來的戰役只會帶來莫大的麻煩……可現在，推翻哈肯能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薩督卡是在為我們招募新兵，史帝加。」

「城裡人確實顯得很急切。」史帝加說。

「仇恨剛點燃，火勢正旺。」保羅說，「所以我們才把他們組成突擊隊。」

「他們的傷亡會很慘重。」葛尼說。

史帝加點點頭表示認同。

「我們已經把風險告訴他們了。」保羅說，「但他們知道，每殺死一個薩督卡，我們這邊就少一個敵人。各位，你們看，他們有了不惜一死也要完成的事。他們已經發現自己也是人，他們正在覺醒。」

觀測員突然低聲驚呼。保羅走到岩縫那邊問：「那裡發生了什麼事？」

「大騷動，摩阿迪巴，」觀測員小聲說，「在那個見鬼的金屬兵營裡。有輛地面車從西環岩開出來，然後，就像老鷹飛進鵪鶉窩一樣。」

「我們放掉的那兩個薩督卡已經到了。」保羅說。

「現在，他們在整個著陸區周圍啟動了屏蔽場。」觀測員說，「我可以看見屏蔽場引起的空氣震動甚至延伸到他們存放香料的倉庫。」

「現在他們知道是在跟誰作戰了。」葛尼說，「讓那些哈肯能畜生發抖去吧！讓他們為一個還活著的亞崔迪人焦慮不安吧！」

保羅對拿著望遠鏡的弗瑞曼人說：「注意觀察皇帝旗艦上的旗杆，如果那上面升起我的旗──」

「不可能。」葛尼說。

見史帝加迷惑地皺著眉頭，保羅道：「如果皇帝認可了我的聲明，他就會重新在厄拉科斯上空升起亞崔迪的旗幟。一收到他的和解信號，我們就執行第二套方案，只進攻哈肯能人。薩督卡會站在一邊，讓我們自行了結恩怨。」

「對這些星際的事，我沒什麼經驗。」史帝加說，「我聽說過，但似乎不大可能──」

「他們會怎麼做，用不著什麼經驗也能猜得出。」葛尼說。

「他們正往那艘大星艦送去一面新旗。」觀測員說，「一面黃色的旗……中間有一道黑紅相間的圓圈。」

「精明。」保羅說，「是鉅貿聯會的旗。」

「跟其他星艦上的旗一模一樣。」弗瑞曼敢死隊員說。

「我不明白。」史帝加說。

「確實精明。」葛尼說，「如果升起亞崔迪的旗幟，皇帝就必須站在我們這一邊，不能賴帳。如果他在自己的旗艦上升起哈肯能的旗幟，那就是在直接宣戰。可是，不，他升起了鉅貿聯會那面破旗。他是在告訴上面那些人……」葛尼指指太空，「……利益在哪裡。他是說，他不在乎這裡有沒有亞崔迪家的人。」

「沙暴還要多久才會到大盾壁這邊？」保羅問道。

史帝加轉身走開，詢問凹穴裡的一個弗瑞曼敢死隊員。不久，他轉回來說：「很快，摩阿迪巴。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快。這是曾曾祖母級的超大沙暴……也許，比你所期望的還要大。」

「這是我的風暴。」保羅說。聽見他說這話的弗瑞曼敢死隊員無不露出敬畏的神情。保羅看著他們的臉，繼續說道，「即使它能吹翻整顆星球，也不會超過我的期望。沙暴會不會籠罩整座大盾壁？」

「幾乎可以這麼說。」史帝加說。

一名偵察兵從通往下方盆地的隧道裡爬出來，說：「薩督卡和哈肯能的巡邏隊正在往回撤，摩阿迪巴。」

「他們估計沙暴會往盆地倒下太多沙塵，降低能見度。」史帝加說，「他們以為，我們也同樣會被困住。」

「告訴我們的炮手，在能見度降低前瞄準好攻擊目標。」保羅說，「沙暴一摧毀屏蔽場，他們就轟掉每艘星艦的頭。」他踏上凹穴的岩壁，把用來偽裝掩體的罩子往後拉開一點，從縫隙裡仰望天空。陰沉沉的天空下，遠處的沙暴正從地面捲起一條馬尾狀的飛沙。保羅把罩子重新蓋好，說：「開始派人下去，史帝加。」

「你不跟我們一起去嗎？」史帝加問。

「我跟敢死隊員一起在這裡等一會兒。」保羅說。

史帝加衝葛尼聳了聳肩，鑽進岩壁上的洞口，消失在黑暗中。

「這是用來炸掉大盾壁側邊的起爆器，我交給你了，葛尼。」保羅說，「你來幹好嗎？」

「我來幹。」

保羅朝一名敢死隊的小隊長打了個手勢，說：「奧辛，開始讓偵察隊撤離爆破區，必須在沙暴來襲之前全部撤出。」

那人彎腰致意，跟在史帝加後面走了。

葛尼靠在岩縫邊上，對望遠鏡人員說：「注意南邊的岩壁。確認起爆時那上面沒有我們的人。」

「放一隻翼手信使傳布爆破時間。」保羅命令道。

「一些地面車正朝南邊的岩壁方向移動。」望遠鏡人員說，「有些還用了拋射武器來試探。我們的人按你的指令用了護體屏蔽場。地面車停下了。」

周圍突然一片沉寂。保羅聽見風魔在上方飛舞──沙暴的前沿。沙子開始從掩體與坑口的縫隙間灌進凹地。一陣狂風捲走了掩體的偽裝罩。

保羅邊示意他的弗瑞曼敢死隊員躲進洞裡，邊走到隧道口上那些看守通訊設備的隊員面前。葛尼跟在他身邊，也在隧道口停下。保羅伏在通訊兵身邊。

其中一人說：「這是曾曾曾祖母級的沙暴，摩阿迪巴。」

保羅抬頭看了一眼正在暗下來的天空，說：「葛尼，把南邊岩壁那裡的觀測員撤回來。」沙暴的呼嘯聲越來越大，他不得不提高音量，重複一遍剛才的命令。

葛尼趕緊轉身執行命令。

保羅收緊面罩，繫牢蒸餾服的兜帽。

葛尼回來了。

保羅拍拍葛尼肩頭，指指通訊兵身後那只安在隧道口的引爆器。葛尼走進隧道，停在那裡，一隻手按在起爆器上緊盯著保羅。

「我們收不到信號。」保羅身邊的通訊兵說，「靜電干擾太大了。」

保羅點點頭。眼睛繼續盯著通訊兵面前的標準時鐘。過了一會，保羅看了一眼葛尼，舉起一隻手，注意力又回到時鐘的表盤上──指針慢慢轉過最後一圈。

「起爆！」保羅大喊一聲，猛地揮下手臂。

葛尼用力按下起爆器。

似乎過了整整一秒，他們才感到腳下的大地上下起伏，猛烈震動起

來。沙暴的怒吼聲中又加上了爆炸的轟鳴。

那個敢死隊觀測員出現在保羅面前，望遠鏡夾在他的一隻胳膊下。「大盾壁被炸開了，摩阿迪巴！」他大聲說，「沙暴吹進去，摧毀了他們的屏蔽場。我們的炮手已經開火。」

保羅想像沙暴如何橫掃盆地──沙牆攜帶的靜電摧毀了敵人營地上所有的屏蔽場屏障。

「沙暴！」有人高聲喊道，「我們必須躲到掩體下面，摩阿迪巴！」

保羅這才感到沙子像針一樣刺著他暴露在外的臉頰。我們開戰了，他想。他用一隻手臂摟住通訊兵的肩膀，說：「別管這些設備了！隧道裡還有一大堆。」他感到自己被人拉著朝隧道走，弗瑞曼敢死隊員湧到他周圍保護他。他們擠進隧道口，感覺洞裡寧靜了許多，然後轉過彎道，走進一間窄小的岩室，岩室頂上懸著一盞燈球，對面則是另一個隧道口。

一個通訊兵坐在通訊設備旁。

「靜電干擾太大。」那人說。

一股沙塵衝了進來，四處瀰漫，在空氣中打轉。

「封閉這條隧道！」保羅大聲喊道。瞬間的沉寂表明他的命令已經完成。「通往盆地的通道仍然暢通嗎？」保羅問道。

一名敢死隊員馬上跑去查看，一會兒就回來說：「有一小塊岩石在爆炸中掉了下來，但工兵說道路是暢通的。他們正用雷射光束清理現場。」

「告訴他們用手清理！」保羅咆哮道，「誰知道下頭還有沒有殘存的屏蔽場。」

「他們很謹慎，摩阿迪巴。」那人說了一聲，但還是轉身去執行他的命令。

從外面進來的通訊兵扛著設備從他身邊走過。

「我告訴過那些人別管他們的設備了！」保羅說。

「弗瑞曼人不喜歡遺棄設備，摩阿迪巴。」一名敢死隊員斥責道。

「現在人比設備更重要。」保羅說，「我們很快就會有更多設備，或再也不需要任何設備。」

葛尼．哈萊克走上前來，站在他身邊說：「我聽他們說，下去的路通了。我們這裡離地面太近，爵爺，別讓哈肯能人逮到機會報復。」

「他們沒時間報復。」保羅說，「他們才剛發現他們失去屏蔽場的保護，而且無法起飛離開厄拉科斯。」

「不管怎麼說，新指揮所已經全都準備好了，爵爺。」葛尼說。

「指揮所暫時還用不著我指揮。」保羅說，「沒有我，這場仗也會繼續按計畫進行。我們必須等……」

「我收到一條消息，摩阿迪巴。」守在通訊設備旁邊的通訊兵說。他搖了搖頭，把耳機緊緊按在耳朵上。「靜電干擾太大！」他開始在面前的便箋上塗了起來，搖搖頭等著，寫一會兒……等一會兒……

保羅走到通訊兵身邊，其他弗瑞曼敢死隊員朝後退去，給他騰出地方。他低頭看著那人寫下的幾行字，輕輕讀道：「偷襲……泰布穴地……被俘……厄莉婭（□□）家人（□□）死……他們（□□）摩阿迪巴的兒子……」

通訊兵再次搖搖頭。

保羅一抬頭，看到葛尼正盯著他瞧。

「電文很亂。」葛尼說，「因為靜電的緣故。你不知道……」

「我兒子死了。」保羅說。他一邊說，一邊意識到這是真的，「我兒子死了……厄莉婭被俘……成了人質。」他感到心裡空蕩蕩的，成了沒有感情的空殼。他的手所到之處，都是死亡和哀痛，簡直像一場可能會傳遍宇宙的瘟疫。

他體會到老人的智慧了，無數人的經歷積累而成的生存智慧。他覺得，某種東西彷彿正在咯咯發笑，伸出手擰著他的心。

保羅想：對於殘酷的本質，這個宇宙的了解是何等淺薄！

摩阿迪巴站在他們面前，說：「雖然我們將被俘之人視為死者，但她仍活著，因為她的種子就是我的種子，她的聲音就是我的聲音。她同樣能看到未來最遙遠的種種可能。是的，因為我的緣故，她能望進充滿未知的深谷。」

——伊若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覺醒》



帕迪沙皇帝的金屬兵營內有一座橢圓禮儀宮，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就站在這間皇家覲見室裡，兩眼低垂看著地面。男爵偷偷張望，打量著這座金屬牆壁的廳室和裡面的人員：皇裔侍衛隊軍官、侍從、侍衛，還有沿著牆站開的整隊薩督卡軍人。這些薩督卡以稍息姿勢站在一面面血跡斑斑的破爛軍旗下，每一面都是繳獲的戰利品，也是廳內唯一的裝飾。

「迴避！皇帝駕到！」覲見室右側傳來一個聲音，在高聳的走廊一路迴響。

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從走廊裡出來，走進覲見室，後面跟著他的扈從。他站在原地不動，等著侍從把他的王座抬進來。皇帝對男爵視而不見，應該說，似乎對覲見室的所有人都視而不見。

可男爵發現，自己卻無法對皇帝視而不見。他打量著皇帝，想從皇帝身上找出線索，以推斷這場召見的目的。皇帝沉著地站著，耐心等待。他身材修長，姿態優雅，身穿灰色薩督卡軍服，軍服上掛著金、銀飾物。他那瘦削的臉龐和冷峻的眼睛讓男爵想起很久以前死去的雷托公爵。這兩人有相似的鷹臉。只不過，公爵是黑髮，皇帝卻是紅髮，大多罩在波薩格的墨色頭盔下，頭盔上還有皇室的金色頂飾。

侍從抬來皇帝的王座。這是用一整塊哈葛爾石英石雕鑿的大型座椅，呈半透明的藍綠色，中間貫穿黃色的火焰條紋。侍從把王座放在覲

見室的高臺上，皇帝登上高臺，在王座坐下。

一個年老女人身穿黑色的寬鬆女袍，自行從皇帝的扈從隊伍走出來，站在王座後方，一隻骨瘦如柴的手搭在王座的石英石靠背上。她的兜帽整個拉下來蓋住了前額，露出的臉向外窺視著，像一幅巫婆的漫畫：深陷的兩頰和眼睛，長長的鼻子，布滿斑點的皮膚，還有突起的青筋。

男爵強忍住見到她的顫慄。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皇帝的真言師，她的在場洩漏了這次召見的重要性。男爵把視線從她身上移開，仔細打量著皇帝的扈從，想從他們身上找到蛛絲馬跡。裡面有宇航的兩個代理人：一個高胖，一個矮胖，兩人都有一雙了無生氣的灰眼。隨侍的人群中還有皇帝的長女，伊若琅公主。據說她正在接受最高深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注定了要當聖母。她身材修長，金髮白膚，美麗的臉龐輪廓分明，湛綠的雙眼能看穿人心。

「親愛的男爵。」

皇帝紆尊望向他，無懈可擊的男中音在召喚他的同時，也表露出對他的不在意。

男爵深深彎下腰，向前走到他受命站立的位置，離皇帝的高臺十步遠。「我應召晉見，陛下。」

「應召！」老巫婆咯咯笑著。

「好了，聖母。」皇帝斥責道，卻為男爵的狼狽而莞爾。他說：「首先，告訴我，你把你的下屬瑟非．郝沃茲派到哪裡。」

男爵左右看了看，後悔沒有帶上自己的護衛，倒不是因為他們能對抗薩督卡人。然而……

「嗯？」皇帝說。

「他已經失蹤五天了，陛下。」男爵迅速瞥了一眼宇航的代理人，然後收回目光看著皇帝，「他本來應該在走私者的基地著陸，設法混進弗瑞曼極端分子的營地。這個摩阿迪巴……」

「難以置信！」

那個女巫爪子似的手拍了拍皇帝的肩，身體靠前，附在皇帝耳邊小聲說了幾句。

皇帝點點頭，說：「五天。男爵，告訴我，他失蹤了，你為什麼不

憂慮？」

「但我正相當憂慮，陛下！」

皇帝繼續盯著他，等他說下去。這時聖母咯咯笑了起來。

「我的意思是，陛下，」男爵說，「郝沃茲反正也活不過幾個小時。」他向皇帝解釋了潛伏的毒藥及需要服用的解藥。

「你真聰明，男爵。」皇帝說，「你的侄兒拉班和小菲得—羅薩又在哪裡？」

「沙暴要來了，陛下。我派他們去視查邊界，以免弗瑞曼人在風沙的掩護下發動進攻。」

「邊界。」皇帝沉吟道，彷彿是在用嘴細細品味這兩個字，「盆地這裡不會有多大的沙暴。有我的五支薩督卡軍團在，弗瑞曼反叛軍不會進攻。」

「當然不會了，陛下。」男爵說，「但因謹小慎微而犯錯，也是無可厚非。」

「啊—哈！」皇帝說，「無可厚非。那麼，我不能談談厄拉科斯這齣鬧劇花了我多少時間嗎？也不能提鉅貿聯會有多少利潤被倒進這個老鼠洞，還有為了這件蠢事，我不得不延宕甚至取消宮廷活動和國家事務？」

男爵垂下眼簾，不敢面對皇帝的震怒。他的堪憂處境，他的孤身一人，以及只能指望大公約和大氏族聯合會反背義規章的事實，都使他惴惴不安。他是要殺我嗎？男爵問自己，他不會的！其他大氏族都在上面等著，巴不得有藉口從厄拉科斯的亂局中撈一筆！

「你有抓到人質嗎？」皇帝問。

「沒用的，陛下。」男爵說，「這些弗瑞曼瘋子為每一個被俘的人舉行葬禮，當他們已經死了。」

「是嗎？」皇帝說。

男爵等待著，目光在覲見室的金屬牆壁間逡巡，想著這片巨大無匹的延展合金軍營。它所代表的無限財富就連男爵也敬畏不已。他帶著侍從，男爵想，還有無用的宮廷僕役、他的女人，以及她們的隨行人員：梳髮的、管服裝的、管造型的，所有人……宮廷的所有寄生蟲，全都在這裡了。一邊阿諛奉承，一邊暗地裡圖謀，陪著皇帝「一切從簡」，等

著看皇帝了結這件事，然後為戰爭吟詠幾句，把傷兵當成英雄來崇拜。

「也許你沒找到適當的人質。」皇帝說。

他知道某些事，男爵想。恐懼像石頭般壓在他的胃上，沉重到他一想到食物幾乎要吐出來。可這種感覺卻又像飢餓，他好幾次在懸浮器裡扭動身子，恨不得命人給他端來食物。然而，這裡沒人聽他的吩咐。

「對這個摩阿迪巴，你了解多少？你知道他是誰嗎？」皇帝問。

「肯定是某個烏瑪，」男爵說，「一個弗瑞曼暴徒，宗教投機分子。這種人，文明世界的邊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產一批。陛下，這您是知道的。」

皇帝看了一眼他的真言師，回過頭來，陰沉地望著男爵道：「這個摩阿迪巴，你只知道這些？」

「一個瘋子。」男爵說，「不過，所有弗瑞曼人都有點瘋。」

「瘋？」

「他的子民會高呼他的名字投入戰鬥。女人把她們的嬰兒扔向我們，然後撲到我們的刀上，好讓她們的男人趁隙向我們進攻。他們沒有……沒有……規矩。」

「這麼糟啊。」皇帝呢喃道，但嘲諷的語氣沒有逃過男爵的耳朵，「告訴我，親愛的男爵，你調查過厄拉科斯的南極地區嗎？」

男爵抬起頭來望著皇帝。話題突然改變，讓他吃了一驚。「但是……嗯，您知道的，陛下，那整片都是無人區，是沙暴和沙蟲的天下。那個緯度甚至連香料都沒有。」

「你沒有收到香料接駁艦的報告，說那裡出現了幾片綠地嗎？」

「總是有這類的報告。很久以前，我們調查過其中一些地區，植物沒看到幾棵，卻損失了不少撲翼機。代價太大了，陛下。人類在那裡無法活很久。」

「原來如此。」皇帝說。他彈了一下手指，王座左後方的一道門打開了。兩個薩督卡趕著一個看上去大約四歲的小女孩從門裡走進來。她穿著黑色的弗瑞曼女袍，兜帽甩在背後，露出咽喉旁邊掛著的蒸餾服配件。她有一張柔和的圓臉，眼睛是典型的弗瑞曼藍，看上去全無懼意，但目光竟讓男爵莫名其妙心神不寧。

就連那名老貝尼．潔瑟睿德真言師也在小女孩經過時退了一步，還

朝她的方向做了一個屏擋的手勢。這孩子的出現顯然令老巫婆大感震驚。

皇帝清了清喉嚨，準備說話，可那孩子卻搶先開口。尖細的聲音，稍稍帶著軟齶的咬舌音，但還是很清晰。「原來他在這裡。」她說著，向前走到高臺邊上，「模樣不怎麼樣嘛。一個嚇壞的胖老頭，虛弱到沒了懸浮器就撐不住自己的身體。」

一個孩子竟口吐如此出人意料的話。男爵氣急敗壞，卻只能瞪著她，啞口無言。難道是侏儒？他問自己。

「親愛的男爵，」皇帝說，「來認識一下摩阿迪巴的妹妹。」

「妹……」男爵轉頭望向皇帝，「我不明白。」

「有時候，就連我也會大意犯錯。」皇帝說，「一直有人向我報告，你所說的那個南極無人區有人類活動的跡象。」

「但那是不可能的！」男爵抗議道，「沙蟲……那裡的沙地明顯……」

「這些人好像有能力避開沙蟲。」皇帝說。

那孩子在高臺上的王座旁坐下，雙腳垂在臺邊晃著，踢著小腿，神情自若地審度四周。

男爵盯著那雙踢動的小腳，看著小腳帶動黑色的長袍，露出袍下的涼鞋。

「不幸的是，」皇帝說，「我只派了五艘運兵機，帶著輕兵器去抓俘虜回來審問。只有一艘航艦逃了回來，帶回三個俘虜。請注意，男爵，我的薩督卡幾乎全軍覆沒，而對手卻主要由婦女、兒童和老人組成。這個孩子就指揮了其中一支隊伍。」

「您瞧瞧，陛下！」男爵說，「您瞧瞧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我是自願讓你們抓來的。」那孩子說，「我不想面對我哥哥，因為我不想告訴他，他的兒子被人殺死了。」

「我們的人只逃回來幾個。」皇帝說，「逃回來！你聽見了嗎？」

「要不是那些火，」那孩子說，「我們也能幹掉他們。」

「我的薩督卡把他們運兵機上的姿態控制噴射器當成火焰噴射器來用。」皇帝說，「他們孤注一擲，才能帶著三個俘虜逃回來。請注意，親愛的男爵，我的薩督卡在跟婦女、兒童和老人的混戰中被迫撤退。」

「我們必須派出火力清剿。」男爵憤憤地說，「必須消滅每一個殘餘的……」

「閉嘴！」皇帝喝道，他在王座上推了一把，向前傾身，「不要再侮辱我的智力。你站在那裡，一副愚蠢的無辜模樣—」

「陛下。」老真言師說。

他揮手要她安靜。「你說你不知道我們發現的那些人類活動，也不知道這支卓越民族的戰鬥力！」皇帝從王座上抬起半個身子說，「你把我當成什麼了，男爵？」

男爵後退了兩步，心想：是拉班。他居然給我來這麼一手，拉班……

「還有你跟雷托公爵的那場假爭執。」皇帝呢喃道，身子向後一靠，「這件事你處理得真漂亮！」

「陛下，」男爵懇求道，「您……」

「閉嘴！」

老貝尼．潔瑟睿德把一隻手放到皇帝肩上，傾身湊近他的耳朵，輕輕說了些什麼。

那孩子坐在高臺上，不再踢腿了。她說：「讓他更害怕些，沙德姆。我本來不應該高興的，但我實在忍不住。」

「安靜，孩子。」皇帝說。他身體前傾，一隻手放在她頭上，眼睛卻盯著男爵。「可能嗎，男爵？你真像我這真言師所說的那樣頭腦簡單嗎？難道你沒認出，這孩子是你的朋友雷托公爵的女兒？」

「我父親從來不是他的朋友。」那孩子說，「我父親死了，這頭哈肯能老禽獸從沒見過我。」

男爵驚得腦子一片空白，呆呆望著小女孩，好不容易才重新發出聲音，嘶啞道：「妳是誰？」

「我是厄莉婭，雷托公爵和潔西嘉女士的女兒，保羅—摩阿迪巴公爵的妹妹。」孩子說著，伸手一推高臺，跳到覲見室的地板上，「我哥哥發誓要把你的人頭掛在他的戰旗上，我認為他一定能做到。」

「安靜，孩子。」皇帝說。他坐回王座，一隻手摸著下頜，細細打量起男爵。

「我不用聽皇帝的命令。」厄莉婭說。她轉過身，抬頭看著高臺上

的老聖母，「她知道。」

皇帝抬起頭，望著他的真言師：「她是什麼意思？」

「那孩子是妖煞！」老婦人說，「她母親應該受到史上最重的懲罰，應該處死！無論是這孩子，還是生她的那個女人，越早死越好！」老婦人一根手指指著厄莉婭，「從我腦裡滾出去！」

「心靈感應？」皇帝低聲問道。他轉頭盯著厄莉婭，「神母在上！」

「您不明白，陛下，」那個老婦人說，「這不是心靈感應。她就在我腦子裡，和以前那些把記憶轉給我的聖母一樣。她站在我的腦子裡！她不可能在那裡的，可她確實在！」

「還有什麼？」皇帝厲聲問道，「這是什麼鬼話？」

老婦人站直身子，垂下剛剛指向女孩的手。「我說得太多了。但事實是，這個並非孩子的孩子必須除掉。很久以前，我們就受到警告，要防止這類事情，還有要怎麼阻止這種怪胎出生。然而，我們有一個自己人背叛了我們。」

「胡說八道，老太婆。」厄莉婭說，「妳根本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卻還是像傻子一樣吵個不停。」她閉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氣，屏住呼吸。

老聖母呻吟著搖晃起來。

厄莉婭睜開雙眼。「就是這麼回事。」她說，「一場宇宙意外……還有，這裡面也有妳的一份功勞。」

老聖母朝空氣伸出雙手，掌心向著厄莉婭，用力推擋著。

「發生了什麼事？」皇帝問道，「孩子，妳真能把妳的思想灌進別人的大腦？」

「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厄莉婭說，「除非我生來就是你，否則不可能像你那樣思考。」

「殺了她。」老婦人喃喃說著，緊抓住王座的椅背，撐住自己的身體，「殺了她！」那雙深陷的老眼死死盯住厄莉婭。

「安靜！」皇帝說。他打量著厄莉婭，「孩子，妳能聯絡上妳哥哥嗎？」

「我哥哥知道我在這裡。」厄莉婭說。

「妳能告訴他，要他投降來換妳的命嗎？」

厄莉婭天真無邪地對他笑笑。「我不會那麼做的。」她說。

男爵步履蹣跚地朝前走了幾步，站在厄莉婭身旁。「陛下，」他懇求道，「我一點也不知道……」

「再敢插嘴打斷我，男爵，」皇帝說，「你就再也插不了嘴……永遠。」他仍然全神看著厄莉婭，瞇起眼睛審視著她，「妳不會那麼做，啊？妳能讀到我的心，知道如果妳不服從我的命令，我會怎麼對付妳嗎？」

「我早說過，我不會讀心術。」她說，「但要讀懂你的意圖，並不需要心靈感應。」

皇帝陰沉著臉說：「孩子，妳簡直無可救藥。那我只好集結我的軍隊，把這顆星球變成一」

「沒那麼簡單。」厄莉婭說。她朝那兩個宇航的人望去，「問問他們吧。」

「違背我的意願並不明智。」皇帝說，「妳不該拒絕我這個小小的要求。」

「現在，我哥哥來了。」厄莉婭說，「在摩阿迪巴面前，就連皇帝也可能會發抖，因為他擁有正義的力量，上天會眷顧他。」

皇帝猛然站起身來。「這齣戲演得太過分了。我要把妳哥哥和這顆星球全捏在手心，把他們碾成……」

房間發出隆隆巨響，開始晃動。一道沙瀑突然從王座後面那條連接金屬兵營和皇帝星艦的通道傾瀉而下，眾人立即感覺到皮膚上一陣陣緊縮的壓迫，表明有大範圍的屏蔽場正在啟動。

「我跟你說過，」厄莉婭說，「我哥哥來了。」

皇帝站在王座前，右手壓上耳朵，聽著無線耳機不斷含糊傳出的報告。男爵移了兩步，走到厄莉婭身後。薩督卡躍到門口備戰。

「我們要退回太空，重新集結。」皇帝說，「男爵，我道歉。這群瘋子正在沙暴掩護下發起了進攻。既然如此，我們就讓他們見識皇帝的雷霆怒火吧。」他指著厄莉婭說，「把她的屍體交給沙暴。」

就在他說話時，厄莉婭迅速後退，裝出害怕的樣子。「就讓沙暴帶走所能帶走的吧！」她尖叫著，往後跌入男爵懷裡。

「我抓住她了，陛下！」男爵高聲叫道，「要不要我現在就了結她……哎呀！」他將她狠狠甩到地上，一隻手緊緊抓住左臂。

「抱歉，外公。」厄莉婭說，「你已經中了亞崔迪的戈姆刺。」她站起身來，一枝黑針從她手中落下。

男爵向後翻倒在地，雙眼凸出，瞪著左掌心一道紅色的傷口。「妳……妳……」男爵在他的懸浮器中翻了個身，那一大團鬆弛的肥肉在懸浮場支撐下離開地面約寸許，頭垂下，嘴大張著。

「這些人全是瘋子！」皇帝咆哮著，「快！進星艦，我們要徹底肅清這顆星球的每一……」

他左側突然閃起火花，一團電光球滾過來撞到牆上彈了回來，一接觸到金屬地面，立即發出劈啪巨響。覲見室裡頓時瀰漫著絕緣材料燒焦後的臭味。

「屏蔽場！」一個薩督卡軍官叫了起來，「外層屏蔽場垮了！他們……」

他的話音淹沒在一片金屬撞擊的巨響中。皇帝身後的艙壁抖動、搖晃著。

「他們把我們星艦的機首給轟掉了！」有人大叫道。

滾滾沙塵在房間裡翻騰，得到掩護的厄莉婭一躍而起，朝門外奔去。

皇帝急忙轉身，示意他的人趕緊往王座後方撤，那邊的艙壁上的安全門正來回擺動著。一名薩督卡軍官從沙霧中竄出，皇帝飛快衝他打了個手勢，命令道：「我們就在這裡反擊！」

又一聲猛烈的爆炸撼動了整座金屬兵營，覲見室另一頭的雙扇門砰的一聲大開，風捲狂沙，挾帶著外面的陣陣呼叫。一道小小的、身穿黑色長袍的身影背著光忽隱忽現—厄莉婭衝出去找了一把刀，按照她所受到的弗瑞曼訓練，一一殺死哈肯能和薩督卡的傷兵。薩督卡軍人穿過黃綠色的煙霧衝向門口，手持武器圍成一道弧形保護皇帝撤退。

「救您自己，陛下！」一名薩督卡軍官大喊，「上星艦！」

但獨自站在高臺上的皇帝伸手指著門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遠處，一段四十公尺長的臨時兵營已經被炸飛，滾滾沙暴正迎面朝覲見室的大門襲來。暗淡的遠方有片沙塵雲低懸，透過沙塵可以看到雲中不時

迸出靜電造成的閃電，風暴的電荷使屏蔽場短路了，電火花四射。平原上到處是戰鬥的身影──薩督卡，還有穿著長袍躍起、迴旋的沙漠人，彷彿乘著沙暴從天而降。

皇帝用手指著這彷彿電影鏡頭的一切。

沙霧中鑽出一群井然有序的發光體──一道道隆起的巨弧帶著亮晶晶的輻條，赫然竟是沙蟲的血盆大口。沙蟲組成一堵高牆，每條沙蟲背上都騎著進攻的弗瑞曼人。一片嘶嘶聲中，弗瑞曼長袍在風中飛舞，以楔形隊列切入平原的混戰中。

竟有軍隊朝皇帝的臨時兵營猛殺！這種攻擊史上未見，薩督卡一時不知該如何面對，竟嚇傻在當地。

然而，從沙蟲背上跳下來的是人，刀鋒閃現凶險的黃色光芒，這正是薩督卡受訓要面對的東西，於是他們開始戰鬥。當厄拉欽恩平原展開一場人釘人的廝殺時，一名薩督卡精銳護衛把皇帝推回星艦，封好艙門，準備要在門前慷慨赴死，以身護門。

星艦內一片死寂，皇帝望著身旁滿面驚恐的眾人，看到他的長女因喘不過氣而雙頰漲紅，老真言師像黑色幽靈般將兜帽拉下來遮住臉，最後，他終於找到他搜尋的面孔──那兩個宇航的人。他們穿著灰色制服，毫無裝飾，跟臉上的冷淡表情相當搭配──儘管周圍的人無不情緒激動，兩人顯然無動於衷。

兩人中的高個子舉起一隻手蒙著左眼。皇帝望向他的時候，有人衝撞到他的手臂，撥開他的手，露出那隻眼睛。那人原本用於偽裝的隱形眼鏡掉落在地，向外瞪視的眼睛竟全是藍色，暗得幾乎變成了黑色。

那名矮個子用手肘擠開人群，踏前一步，離皇帝更近了。他說：「我們無法預測事態將如何發展。」高個子重新抬手蒙住眼睛，冷冷加上一句，「可這個摩阿迪巴也一樣不知道。」

這些話把皇帝從迷茫中震醒。他費了好大的勁才敢相信高個子語氣中的輕蔑。那片平原接下來的局勢會如何，不需要宇航領航員那種受過強化的全神貫注也能看出。皇帝心想，這兩個人是否過於依賴他們的技能，以至於不知道怎麼運用雙眼和理智的判斷？

「聖母，」他說，「我們必須制定計畫。」

聖母把兜帽從臉上拉開，兩眼一眨不眨地盯著皇帝。兩人視線相交，彼此心領神會。他們只剩下一種武器，一種兩人都熟悉的武器：出賣。

「把艙房裡的芬倫伯爵召來。」聖母說。

帕迪沙皇帝點點頭，揮手示意他的一名副官去執行。

11

他既是武士，也是祕教徒；既是魔鬼，也是聖人；既狡猾，也單純、仁義、無情；他尚未成神，卻也超越了人。以一般標準無法衡量摩阿迪巴的意圖。他在勝利的那一瞬，看穿了眼前的死亡陷阱，但他接受背叛。能說他這樣做是出於正義嗎？又是誰的正義？記住，我們所談的人是摩阿迪巴，他曾下令剝下敵人的皮做成戰鼓，一揮手便推翻過去的亞崔迪傳統，用他的話說：「我是奎薩茲．哈德拉赫，這條理由就夠了。」

——伊若琅公主《厄拉科斯的覺醒》



勝利的那天晚上，保羅—摩阿迪巴在眾人護衛下來到厄拉欽恩的府邸，亞崔迪氏族在沙丘的第一處居所。那座建築物仍然保持著拉班重建後的樣子，雖然曾遭鎮民洗劫，但未受戰爭波及，只有大廳的一些擺設被推倒或打碎了。

保羅闊步走進正門，葛尼．哈萊克和史帝加緊隨他身後。護衛隊呈扇形在大廳裡散開，把這個地方整理一下，為摩阿迪巴清出一塊地方。一支小隊開始搜查這座建築物，以確保沒有敵人設置的機關和陷阱。

「我還記得我們跟著你父親到這裡來的第一天。」葛尼說。他四下打量大廳的橫梁和高高的窄窗。「當時我就不喜歡這個地方，現在更不喜歡。任何山洞都比這裡安全。」

「講起話來倒像個道地的弗瑞曼人。」史帝加說。他注意到自己這句話使摩阿迪巴露出一絲淡淡的微笑，「你會重新考慮一下嗎。摩阿迪巴？」史帝加問道。

「這棟府邸有象徵意義，」保羅說，「拉班過去就住在這裡。只要占領這裡，每個人都會明白誰是勝利者。每個角落都派人過去，不要碰任何東西。只要確定沒有哈肯能人或他們的玩意兒留下來就行了。」

「遵命。」史帝加說，語氣聽上去不情不願，但還是服從了保羅的命令。

通訊兵帶著器材匆匆走進大廳，開始在巨大的壁爐旁裝配設備。弗瑞曼衛兵迅速在大廳周圍布好崗哨，然後低聲交談著，帶著猜疑的目光地掃視周圍。對他們來說，這個地方一直是敵人的堡壘，像這樣隨隨便便住進來，他們難以接受。

「葛尼，派人去把我母親和荃妮護送過來。」保羅說，「荃妮知道我兒子的事了嗎？」

「消息已經送出去了，爵爺。」

「創造者已經被帶出盆地了嗎？」

「是啊，爵爺。沙暴差不多停了。」

「沙暴造成的損失有多大？」保羅問。

「直接損失，就是著陸區和平原上的香料儲藏庫。至於間接損失，」葛尼說，「跟戰鬥造成的損失一樣大。」

「我猜，沒有錢修不了的東西。」保羅說。

「除了生命，爵爺。」葛尼說。他的語氣中明顯帶著斥責，彷彿在說：「當人們有性命之危時，亞崔迪人什麼時候先關心財物了？」

可保羅只全神貫注在靈眼上。他看到自己的道路上仍然橫亙著一堵時間之牆．牆上有許多可見的裂縫，而聖戰穿過每道裂縫，沿著時間通道向前肆虐。

他嘆了口氣，走過大廳，看見一把椅子靠牆立著。這把椅子曾經放在餐廳，他父親甚至可能坐過。儘管如此，此刻的他卻只把椅子當成解除疲累、掩飾疲態的東西。他坐下，拉起長袍蓋住雙腿，鬆開蒸餾服的領子。

「皇帝仍舊躲在他那艘星艦的殘骸裡。」葛尼說。

「現階段，就讓他待在那裡吧。」保羅說，「找到那幾個哈肯能人了嗎？」

「他們還在清點屍體。」

「上面那些星艦有什麼答覆？」他抬起下頜，衝著天花板點了點。

「還沒有答覆，爵爺。」

保羅又嘆了口氣，靠在椅背上休息。過了一會，他說：「給我帶一

個薩督卡俘虜來，我們必須給我們的皇帝陛下送句話。該是談條件的時候了。」

「是，爵爺。」

葛尼轉身離開，臨走前對保羅身旁的弗瑞曼敢死隊貼身衛兵打了個手勢。

「葛尼，」保羅輕聲說，「自我們重聚以來，還沒聽你對這事件編寫過什麼雋語。」他轉過身去，看著葛尼。葛尼嚥了口唾沫，臉色一肅。

「遵命，爵爺。」葛尼說。他清了清嗓子，但聲音仍很嘶啞：「『勝利的那一天突然變成舉國的哀悼日，因為人們聽說，國王為他兒子的死悲痛欲絕。』」

保羅閉上雙眼，強忍心中悲痛，他必須忍到適當的時候才能允許自己為兒子哀悼，就像當日為父親強忍悲痛。現在，他盡量集中精力思考今天的新發現──混雜的未來，還有偷偷現身在他意識中的厄莉婭。

在他看過的時間幻象中，就數今天所見最不尋常。「我努力對付未來，終於把我的話放在只有你才能聽到的地方。」厄莉婭說，「就連你也做不到這一點，我的哥哥。我發覺這是很有趣的遊戲。而且……哦，對了，我殺了我們的外公，就是那個瘋狂的老男爵。他死的時候沒受多少苦。」

沉寂。他的時間感官看著她漸漸隱去。

「摩阿迪巴。」

保羅睜開眼睛，抬頭看到史帝加那長滿黑色鬍鬚的臉，深邃的眼睛閃爍著作戰的光芒。

「你們找到老男爵的屍體了。」保羅說。

他的沉著使史帝加冷靜下來。「你怎麼知道的？」他輕聲說，「我們剛剛才在皇帝的那一大堆金屬廢墟找到那具屍體。」

保羅不理會他的問題，一抬眼，看見葛尼回來了，身後的兩個弗瑞曼敢死隊員架著一名薩督卡俘虜。

「給你帶來一個，爵爺。」葛尼說。他示意衛兵架著俘虜停在保羅五步之外。

保羅注意到，那個薩督卡眼中有一種受驚後的呆滯，一道瘀傷從鼻

子延伸到嘴角。他屬於那種金髮碧眼、五官輪廓深刻的種族，在薩督卡軍中，這種血統的人都有軍階。不過，除了刻著皇室紋章的金鈕釦和褲子上破爛的流蘇，他那身破爛軍服上沒有任何徽章標示他的職位。

「我認為這傢伙是個軍官，爵爺。」葛尼說。

保羅點點頭，道：「我是保羅．亞崔迪公爵。你懂那代表什麼嗎？」

薩督卡瞪著他，一動不動。

「大聲回答我！」保羅說，「否則你們的皇帝可能因此喪命。」

那人眨了眨眼睛，嚥下一口唾沫。

「我是誰？」保羅質問道。

「您是保羅．亞崔迪公爵。」那人啞著嗓子回答道。

他對保羅的態度似乎過於順從，不過，薩督卡對今天所發生的事完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保羅意識到，他們的生命中只見識過勝利，而這本身就可能是個弱點。他把這個想法暫且拋開，等日後訓練自己的軍隊時再列入考慮。

「我要你給皇帝帶口信。」保羅說。他以古老的客氣措辭念道：「我，大氏族的公爵，皇室的親人，以蘭茲拉德之名發誓，假如皇帝和他的人放下武器，和我會面，我會以我自己的性命擔保他們的安全。」保羅舉起戴有公爵印戒的左手給那個薩督卡看，「我以此戒發誓。」

那人用舌尖舔舔嘴唇，瞥了一眼葛尼。

「沒錯。」保羅說，「除了亞崔迪家的人，還有誰能擁有葛尼．哈萊克的忠誠？」

「我會把口信帶到。」薩督卡說。

「帶他到我們的前進指揮所，送他去皇帝那裡。」保羅說。

「是，爵爺。」葛尼示意衛兵聽命，隨後帶著他們走出大廳。

「荃妮和你母親已經到了。」史帝加說，「荃妮因為悲傷過度，要求單獨待一會兒。聖母則提出要在那間古怪的房子裡歇一陣子。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母親非常懷念那顆她可能再也見不到的星球。」保羅說，「在那裡，水從天上落下，植物茂密到你無法穿越。」

「水從天上落下！」史帝加喃喃道。

剎那間，保羅看到史帝加如何從一個弗瑞曼的耐巴變成天外之音的信徒，一個對他既敬畏又服從的傀儡。這個人退化了，保羅從他身上感受到聖戰的陰影。

我親眼目睹一個朋友變成了信徒，保羅心想。

孤獨感突然湧上，他環顧大廳，留意到他的衛兵在他面前站得多麼規矩得體，像在接受檢閱。他還能感應到他們之間那種微妙的、充滿驕傲的競爭──人人都希望摩阿迪巴能注意到自己。

所有恩典皆為摩阿迪巴所賜，他想，這是他生命中最苦澀的念頭。他們以為我對皇位勢在必得。但他們並不知道，我這麼做只是為了阻止聖戰。

史帝加清了一下嗓子，說：「嗯，拉班也死了。」

保羅點點頭。

右邊的衛兵突然閃到一邊，立正敬禮，讓路給潔西嘉。她穿著她那件黑色的弗瑞曼女袍，走路時稍稍有些像闊步走在沙地上的樣子。可保羅注意到，這棟房子使她回想起當年住在這裡的某些點滴──她曾是公爵的情婦，她的公爵統治過這顆星球。她的樣子帶有幾分舊時的威儀。

潔西嘉在保羅面前停下腳步，低頭看著他。她看出他的疲憊，也看出他是如何掩飾。但她發覺自己沒有任何憐惜。她彷彿已經無法再對兒子生出任何感情。

潔西嘉走進大廳，想著這個地方為何不符合她記憶中的樣子、為何令她難安。它依然是陌生的房子，彷彿她從未在這裡散步，從未和她摯愛的雷托一起走過這裡，也從未在這裡面對醉酒的鄧肯．艾德侯……從來沒有過……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有一個詞，「阿達卜記憶」的反義詞，她想。應該有一個詞來表示自我否定的記憶。

「厄莉婭在哪裡？」她問。

「在外面做任何弗瑞曼乖孩子在這種時刻應該做的事。」保羅說，「殺死敵人的傷兵，為收水小隊標出屍體。」

「保羅！」

「妳必須理解，她這樣做是出自善良。」他說，「有時，善良和殘忍是一致的。真怪，我們為什麼會曲解這種隱含的一致？」

潔西嘉瞪著她的兒子，對他身上的深刻變化感到震驚。是因為他兒子的死嗎？她猜測著。然後說：「那些人在講有關你的奇異故事，保羅。他們說你擁有傳說中的所有神力──什麼事都瞞不過你，因為你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

「貝尼．潔瑟睿德也會對傳說有疑問？」保羅問。

「不管你現在成了什麼，我都脫不了干係。」她承認說，「但你不能指望我……」

「如果妳有機會活億萬次，過億萬種生活，妳會喜歡嗎？」保羅問，「還有專門為妳編出來的傳說！想想那些經歷，還有經歷帶來的智慧。但是，智慧會沖淡愛，不是嗎？而且，還會讓仇恨改變形態。如果沒有深深潛入殘忍和善良的深處，妳怎麼知道什麼是無情？妳應該怕我，母親，因為我就是奎薩茲．哈德拉赫。」

潔西嘉突然咽喉發乾，乾嚥了一口，這才說：「你從前否認你是奎薩茲．哈德拉赫。」

保羅搖了搖頭，說：「我再也無法否認了。」他抬起頭來，望著她的眼睛，「皇帝和他的人來了。隨時會有人來通報。站在我身邊，我想好好看看他們。我未來的新娘也在他們中間。」

「保羅！」潔西嘉厲聲說，「不要犯你父親犯過的錯！」

「她是公主。」保羅說，「對我來說，她不過就只是通向皇位的鑰匙，如此而已。犯錯？妳以為，因為我是妳造就的，所以我就感受不到復仇的渴望嗎？」

「即使報復在無辜的人身上？」她一邊問，一邊在心裡想：千萬別犯我犯過的錯。

「這個世上再也沒有什麼無辜的人了。」保羅說。

「荃妮呢？她也不無辜？」潔西嘉朝通往府邸後半翼的走廊打了個手勢。

荃妮沿著那條走廊進入大廳。她走在兩個弗瑞曼衛兵中間，卻彷彿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她的兜帽和蒸餾服的頭蓋都甩在身後，面罩繫在一邊。她腳步虛浮，一路穿過大廳，站到潔西嘉身邊。

保羅看到她臉頰上的淚痕──她把水送給了死者。一股莫大的哀痛襲過他全身。似乎只有在荃妮面前，他才能感受到這種情緒。

「他死了，我的愛。」荃妮說，「我們的兒子死了。」

保羅勉強壓下情緒，站了起來，伸出手撫摸荃妮的臉，感受她溼潤的眼淚。「無人能取代他，」保羅說，「但我們還會有其他兒子。我以烏蘇爾的名義向妳保證。」他把她輕輕拉到一邊，向史帝加打了個手勢。

「摩阿迪巴。」史帝加說。

「他們從星艦那邊過來了，皇帝和他的人。」保羅說，「我就站在這裡。把俘虜帶到房裡來，沒有我的命令，讓他們離我十公尺。」

「遵命，摩阿迪巴。」

史帝加轉身執行命令，保羅只聽弗瑞曼衛兵敬畏地低聲道：「看見沒？他知道！沒人告訴他，可他知道！」

門外傳來皇帝的人馬走近的聲響，他的薩督卡衛隊為了保持精神，邊走邊唱著進行曲。大廳入口傳來一陣低語，是葛尼．哈萊克。他從衛兵面前走過，和對面的史帝加交談了幾句，然後來到保羅身邊，露出奇怪的眼神。

我也要失去葛尼了嗎？保羅問自己，就像失去史帝加一樣━失去一位朋友，換回一個傀儡？

「他們沒帶任何投擲武器。」葛尼說，「我親自檢查過。」他環顧大廳四周，發現保羅已經做好準備，「菲得━羅薩．哈肯能跟他們在一起。要不要我把他揪出來？」

「隨便他吧。」

「還有幾個宇航的人，他們要求享有特權，而且威脅要對厄拉科斯實施禁運。我跟他們說，我會把他們的話轉給你的。」

「隨他們威脅。」

「保羅！」潔西嘉在他身後低聲說，「他說的可是宇航的人！」

「我馬上就會拔掉他們的毒牙。」保羅說。

他想著宇航，這股專擅的勢力，專擅了如此之久，竟變成寄生蟲，離開宿主就無法獨立存活。他們從來不敢拿起刀劍……現在再也無法拿起刀劍。他們的一切都依賴領航員服用迷醉香料後延展的意識疆域，這讓他們出現了一些破綻，而他們大可在意識到這些破綻時奪取厄拉科斯，繼續過著愜意的生活，然後離開人世。相反，他們卻得過且過，寄

望這片海洋能在舊主人死去後自動產生新主人，讓他們繼續悠游。

宇航的領航員獲得有限的預知力，卻做出毀滅性的決定：總是選擇暢通無阻的安全航道，而這樣的航道最終會把人帶往停滯不前的未來。

讓他們好好看看他們的新主人吧，保羅想。

「還有一位貝尼．潔瑟睿德聖母，她說她是你母親的朋友。」葛尼說。

「我母親沒有貝尼．潔瑟睿德朋友。」

葛尼再次環顧大廳，然後彎下腰，貼近保羅的耳朵說：「瑟非．郝沃茲跟他們在一起，爵爺。我沒找到機會單獨和他見面，但他用我們過去的暗號告訴我：他一直在為哈肯能人工作，還認為你已經死了。他說他必須留在他們之間。」

「你把瑟非留在那些──」

「他要求的……我也認為這樣最好。即使……他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控制他。如果他沒事，我們在那邊也有了耳目。」

保羅隨即想起，他在閃現的預知幻象中瞥見過這一刻的種種可能。在其中一條時間線上，瑟非在皇帝的命令下拿著毒針暗殺「那個剛冒出來的公爵」。

入口處的衛兵朝兩旁退後一步，兩兩一組搭起長矛，組成一道短廊。一行人快步穿過走了進來，衣服窸窣作響，腳下踩著被風吹進官邸的沙土，發出刺耳的聲響。

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領著他的人走進大廳。他的波薩格頭盔不見了，一頭紅髮亂蓬蓬地四竄，軍服的左袖也沿著內側縫線被撕開了。他沒繫腰帶，也沒帶武器，但他那些隨從圍著他，像一堵如影隨形的屏蔽場，為他隔出一小片安全空間。

一個弗瑞曼人垂下長矛，擋住他前進，讓他停在保羅指定的地方。其他人在他身後圍成一團構成顏色繽紛的蒙太奇，而動來動去的腳難掩不安，眼睛則向前直瞪。

保羅的目光掃過這群人，看到其中有掩面遮住淚痕的女人，也有在薩督卡勝利慶典上坐享正面看臺的寵臣。此刻，在失敗的打擊下，他們一句話也說不出，只能默默站著。保羅看見了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那雙在黑色兜帽下閃閃發光的鷹眼，還有站在她旁邊的菲得—羅薩．

哈肯能那張鬼鬼祟祟的長臉。

時間把那張臉出賣給我了，保羅想。

菲得—羅薩身後有人動了動，保羅隨即往那邊望去，看見一張狡猾的瘦長臉，他從未見過──在現實中，在預視的景象中，都從未見過。但他卻覺得自己應該認識這個人，而且，這種感覺還帶著幾分畏懼。

我為什麼應該要怕那個人？他思忖著。

他朝母親傾下身子，輕聲問道：「聖母左邊那個人，那個看上去很邪惡的人──他是誰？」

潔西嘉抬頭看了看，根據雷托公爵留下的卷宗，立即認出那張臉。「芬倫伯爵，」她說，「比我們先一步到達厄拉科斯的人，是天生的閹人……也是殺手。」

皇帝的跑腿，保羅想。這個想法在他的意識中轟然炸開，因為他在預見的各種可能未來中無數次看到皇帝，但這位芬倫伯爵從未出現。

保羅突然想到，沿著時間網絡向四面望去，他曾經無數次見到自己的屍體，卻從沒見過自己死亡的那一刻。

我一直看不到這人，是不是因為他就是殺死我的人？保羅向自己問道。

這給他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心中一凜，強迫自己將注意力從芬倫身上移開，扭頭打量那些倖存的薩督卡和軍官，看著他們臉上的怨恨和絕望。這些人中，還有幾張臉讓保羅多看了幾眼：幾名薩督卡軍官正在估算廳內的軍防，正籌謀著如何轉敗為勝。

保羅的目光最終落到一個女人身上。她高高的個子，皮膚白皙，金髮碧眼，有張貴氣的美麗臉龐，傲慢中帶著古典氣質，對一切無動於衷。不用人說，保羅也知道她是誰──皇室的公主，訓練有素的貝尼．潔瑟睿德，時間幻象曾經多次以許多形式向他展示過這張臉：伊若琅公主。

我的鑰匙，他想。

這時，人群中有個人晃了一下，一張臉及其身影出現在保羅面前──瑟非．郝沃茲。他滿臉皺紋，雙唇黯淡，雙肩駝了下去，一看就知道他已經風燭殘年了。

「瑟非．郝沃茲在那裡。」保羅說，「隨便他站在哪裡，葛尼。」

「是，爵爺。」葛尼說。

「隨便他站在哪裡。」保羅重複道。

葛尼點了點頭。

郝沃茲步履蹣跚地走上前來，一個弗瑞曼人舉起長矛讓他過去，他一走過又放了下來。一雙混濁的眼睛盯著保羅，打量著，探尋著。

保羅朝前走了一步，感受到皇帝和他手下的劍拔弩張。

郝沃茲的目光穿過保羅，直直盯著他的身後。過了一會，這位老人說：「潔西嘉女士，今日我才知道我錯得多麼離譜。您無需原諒我。」

保羅等了一會，但母親仍一言不發。

「瑟非，老朋友。」保羅開口說，「你看到了，我沒背對著門。」

「宇宙中到處都有門。」郝沃茲說。

「我像我父親嗎？」保羅道。

「您更像您的祖父。」郝沃茲嘶啞道，「您的神態，還有您的眼神，都像您的祖父。」

「但我還是我父親的兒子。」保羅說，「因此，我要對你說，瑟非，為了報答你多年來對我們亞崔迪氏族的付出，你現在可以向我開口要任何東西。任何東西。你想要我的命嗎，瑟非？我的命是你的了。」保羅又向前跨上一步，雙手垂在身體兩側，看到郝沃茲漸漸露出醒悟的眼神。

他看出我已經知道他變節了，保羅想。

保羅把聲音壓低到只有郝沃茲才能聽到的程度，耳語般輕聲對他說：「瑟非，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想刺殺我，現在就動手吧。」

「我只是想再次站在您面前，我的公爵。」郝沃茲說。保羅這才意識到這位老人用了多大力氣才撐住了身體不倒下去，急忙伸出手，扶住郝沃茲的雙肩，手下感覺到老人的肌肉正不住地顫抖。

「痛嗎，老朋友？」保羅問。

「痛，我的公爵。」郝沃茲承認道，「但更多的是快樂。」他在保羅的懷裡轉過半個身子，衝著皇帝的方向伸開左手，掌心向上，露出扣在手上的小針，「瞧見了嗎，陛下？」他喊道，「瞧見你這叛徒之針了嗎？我把一生都獻給亞崔迪氏族，你以為現在我就不再那麼忠心了嗎？」

老人的身子在保羅懷裡一沉，保羅難以置信地一顫，感受到他渾身軟了下來，以及懷裡的死亡。他輕輕地將郝沃茲放到地板上，直起身來，示意衛兵抬走遺體。

衛兵遵命行事時，大廳一片死寂。

此時，皇帝臉上出現死一般的表情，他等著，從不允許流露害怕的眼睛也終於暴露了內心的恐懼。

「陛下。」保羅說著，注意到那位頎長的皇室公主渾身一凜。他說出這個詞時，運用了貝尼．潔瑟睿德控制音調的方法，盡可能讓自己的語氣充滿藐視和嘲諷。

果然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保羅想。

皇帝清了清嗓子，說：「也許，我這位受人敬重的親戚以為，他已經控制住大局了。大錯特錯。你違反大公約，使用原子武器攻擊……」

「我使用原子武器攻擊了沙漠裡的一座山。」保羅說，「它擋住我的路，而我只是急於見到你，皇帝陛下，急於聽你解釋你那些古怪的活動。」

「此刻，厄拉科斯上空有各大氏族組成的龐大艦隊。」皇帝說，「只要我一句話，他們就會──」

「噢，是啊。」保羅說，「我差點把他們給忘了。」他在皇帝的隨行人員中尋找著，直到看見那兩個領航員的臉。他扭頭對身邊的葛尼說：「那兩人是宇航的代理人嗎，葛尼？那邊那兩個穿灰色衣服的胖子。」

「是的，爵爺。」

「你們兩個，」保羅指著那兩人，「立即出去，發信號要艦隊飛回家。之後，你們可以請求我允許……」

「宇航不受你指揮！」高個子咆哮道，和他的同伴一起衝到長矛組成的屏障前。保羅點了點頭，弗瑞曼衛兵舉起長矛，放兩人過去。高個子抬起一隻手臂指著保羅說：「你們將會遭到嚴格的禁運，你已經……」

「如果我再聽到你們兩人中任何一人講這種廢話，」保羅說，「我就下令摧毀厄拉科斯所有的香料……永遠。」

「你瘋了嗎？」高個子質問道，朝後退開半步。

「那麼，你承認我有辦法毀了香料了？」保羅問。

那名領航員彷彿注視著虛空半晌，然後說道：「是的，你有辦法，但你不能這麼做。」

「啊──哈。」保羅對自己點了點頭，說，「宇航的領航員，你們倆都是吧？」

「是！」

那個矮個子領航員說：「你們自己也會變瞎的。你這麼做，等於給我們所有人都判了緩慢的死刑。你難道不知道染上香料癮後，貨源斷絕代表了什麼？」

「注視前方安全航線的眼睛將永遠閉上。」保羅說，「宇航的人會變成瞎子。人類被困在各自的星球上相互隔絕。你們知道，我完全有可能做出這種事，也許純粹是想看看好戲……也許，是出於無聊。」

「讓我們私下談談。」高個領航員說，「我相信我們總是能找到折衷方案──」

「發信號給厄拉科斯上空的那些人。」保羅說，「我對這種爭執越來越厭煩了。如果上面那支艦隊不盡快離開，我們之間就沒有必要再談下去。」他朝大廳一側的弗瑞曼通訊員點了點頭說：「你們可以用我們的通訊設備。」

「首先，我們必須討論一下。」高個領航員說，「總不能就這樣……」

「去！」保羅吼道，「能摧毀某樣東西，就擁有對它的絕對控制權。相信你們已經認同我的確有這個力量。我們不是來這裡討論，也不是來談判，更不是來妥協。你們如果不服從我的命令，就會立即嘗到苦果。」

「他是認真的。」矮個領航員說。保羅看到恐懼緊緊攫住了他們的心。

兩人慢慢走到通訊設備旁邊。

「他們會服從你的命令嗎？」葛尼問。

「他們能看到一小段未來，」保羅說，「而現在，他們看到前方只有一堵白牆，那指出不服從命令的後果。我們上空每艘星艦上的每個領航員都能看到那堵牆。他們會服從命令的。」

保羅回過身來看著皇帝：「當年，他們之所以允許你登上你父親的寶座，僅僅是因為你擔保香料將源源不絕。你使他們失望了，陛下。你知道後果嗎？」

「沒有人能允許我─」

「別裝傻了！」保羅喝道，「宇航就像建在河邊的村子，他們需要水，但可以只舀走一點他們需要的水。他們不會在河上築壩來控制水，因為他們只留意他們拿到的東西，而這招來最終的毀滅。香料的流通就是他們的河流，而我已經在上游築好水壩。如果你要毀掉水壩，就得連同河流一起毀掉。」

皇帝捋了捋他的紅髮，瞄了一眼那兩個領航員的後背。

「就連你的貝尼．潔瑟睿德真言師也在發抖。」保羅說，「當然，聖母本來可以用其他毒藥來耍她們那些詭計，可一旦用過香料，其他藥物就再也起不了作用。」

老婦人拉了拉她那身不成形的黑色長袍，用長袍裹緊身子，從人群中擠了出來，站在長矛組成的屏障前。

「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保羅說，「卡樂丹一別之後，已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是吧？」

她的目光越過保羅，望著他母親說：「好吧，潔西嘉，我看得出你兒子的確是那個人。因此，妳可以獲得寬恕，就連妳那個妖煞女兒也是。」

保羅壓下尖刻的憤怒，冷冷道：「妳從來沒有權力和立場原諒我母親做的任何事！」

老婦人死死盯著保羅。

「想在我身上玩你那套把戲嗎，老妖婆？」保羅說，「妳的戈姆刺哪裡去了？試著看看那個妳不敢看的地方！你會發現我正站在那裡盯著妳！」

老婦人垂下眼簾。

「沒有話要說了嗎？」保羅質問道。

「我把你迎入人類的行列，」她喃喃地說，「別玷汙了那件事。」

保羅提高音量道：「看著她，戰友們！這就是貝尼．潔瑟睿德聖母，耐心地推動艱忍的大業。她可以和她的姊妹一起等待─整整九十代

人，只為了配出適當的基因，再結合適當的環境，最後生出她們的計畫所需要的人。看著她！她現在知道了，經過九十代，那個人終於生出來了。那就是我，但—我—永—遠—不—會—聽—命—於—她！」

「潔西嘉！」老婦人尖聲叫道，「叫他閉嘴！」

「妳自己叫他閉嘴吧！」潔西嘉說。

保羅怒視那個老婦人。「衝著妳在這裡面扮演的角色，我會很樂意絞死妳。」他說，「而妳阻擋不了我！」在她氣得渾身僵硬時，保羅厲聲喝道：「但我認為，最好的懲罰是讓妳活下去，讓妳永遠碰不著我一根寒毛，也無法逼我去為妳們的陰謀效力。」

「潔西嘉，妳做了什麼好事？」老婦人質問道。

「我只告訴妳一件事，」保羅說，「人類這個種族需要什麼，妳們的確看到了一部分，但妳們的了解是多麼貧乏！妳們想控制人類的繁衍，想根據妳們的藍圖，讓少數挑選的基因相混！妳們懂得太少了，對於—」

「你不許提這些事！」老婦人咬緊牙關低聲道。

「閉嘴！」保羅吼道。在保羅的控制下，這個詞似乎擁有了實體，扭動著穿越兩人之間的空氣，撲向老婦人。

老婦人搖搖晃晃地倒退幾步，跌入身後眾人的懷中，臉色蒼白，為保羅竟然能抓住她的靈魂而震驚不已。「潔西嘉，」她喃喃道，「潔西嘉。」

「我記住了妳的戈姆刺，」保羅說，「妳最好也記住我的。我只用一句話就可以殺死妳。」

大廳四周的弗瑞曼人了然地互看。傳說不就是這樣講的：「他的話將讓不義的人萬劫不復。」

頎長的皇室公主正站在她父親身邊，保羅直直望著她，朝皇帝說：「陛下，我們倆都很清楚有什麼方法能擺脫這個困境。」

皇帝瞟了一眼他的女兒，回頭看著保羅。「你敢？你！一個沒有氏族撐腰的投機分子，一個無足輕重的—」

保羅說：「你早就承認我的身分了—皇室的親戚，這是你說的。我們就別再說廢話了。」

「我是你的統治者。」皇帝說。

保羅瞥了一眼領航員，兩人正站在通訊設備旁望著他，其中一人衝他點了點頭。

「我可以來硬的。」保羅道。

「你敢！」皇帝咬牙切齒道。

保羅只是看著他。

皇室公主把一隻手放在她父親的手臂上。「父親。」她的聲音絲般柔和，非常撫慰人心。

「別跟我耍花招。」皇帝說著，望向自己的女兒，「妳沒有必要這麼做的，女兒。我們還有其他辦法……」

「可這裡出現了適合當您女婿的人。」她說。

老聖母恢復了鎮靜，擠到皇帝身邊，湊近他的耳朵輕聲說話。

「她在為你說情。」潔西嘉說。

保羅繼續盯著金髮公主，走到母親身邊，說：「伊若琅，皇帝的長女，是嗎？」

「是的。」

荃妮走到保羅另一邊，說：「你希望我離開嗎，摩阿迪巴？」

他看著她：「離開？妳再也不會離開我身邊了，永遠不會。」

「我們並沒有互許終身。」荃妮說。

保羅默默低頭看著她，然後說道：「跟我講真話，我的希哈婭。」她剛要回答，保羅卻伸出一根手指搭在她的嘴唇上，不讓她開口，「我們的連結永遠不會鬆脫，」他說，「現在，密切注意這裡發生的一切，我希望等會兒可以聽到妳的意見。」

皇帝和他的真言師繼續低聲爭執。

保羅對他母親說：「她提醒他，當年他們協議的一部分，就是把一位貝尼．潔瑟睿德推上王座，而伊若琅便是她們培育的皇位繼承人。」

「那就是他們的計畫？」潔西嘉問。

「很明顯，不是嗎？」保羅問。

「我看出一些跡象了！」潔西嘉厲聲道，「我問你是要提醒你，不用拿我教你的東西來教我。」

保羅看著她，發覺她嘴角掛著冷笑。

葛尼．哈萊克傾身向前，擋在保羅和他母親之間。「我要提醒你，

爵爺，那群人中還有一個哈肯能人。」黑髮的菲得—羅薩此刻正擠在長矛屏障的左側，葛尼朝他那個方向努了努嘴說，「就是左邊那個斜眼的傢伙，那張我所見過最邪惡的臉。你答應過我—」

「謝謝你，葛尼。」保羅說。

「他可是準男爵……不，既然老男爵死了，那他現在就是男爵了。」葛尼說，「我要用他來報仇雪恨，他必須為我—」

「你能打敗他嗎，葛尼？」

「爵爺，別開玩笑了！」

「皇帝和他的巫婆已經爭論得夠久了，您不這樣認為嗎，母親？」

她點點頭說：「確實如此。」

保羅提高音量，對皇帝喊道：「陛下，你們之中是否有一個哈肯能人？」

皇帝扭頭看著保羅，皇室的傲慢表露無遺。「我以為，你身為公爵是言出必行的，我的隨行人員都應該受到保護。」他說。

「我只是問一問，了解一下情況。」保羅說，「我想知道，那個哈肯能人是官方隨行人員嗎？還是僅僅因為怯懦而躲在後面？」

皇帝的笑容十分詭詐：「皇家的任何賓客，都是我的隨行人員。」

「公爵當然言出必行的，」保羅說，「但摩阿迪巴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也許並不認同你對隨行人員所下的定義。我的朋友葛尼．哈萊克想殺死一名哈肯能人。如果他……」

「血債血償！」菲得—羅薩高聲叫著，擠到長矛屏障前，用力推搡著說，「你父親稱之為家族世仇，亞崔迪。你說我是懦夫，自己卻躲在你的女人中間，派你的馬屁精來跟我決鬥！」

老真言師態度激烈地在皇帝耳邊說了些什麼，但他推開她，說：「血債血償，是嗎？血債血償可是有嚴格規定的。」

「保羅，別這麼做。」潔西嘉說。

「爵爺，」葛尼說，「你答應過我，讓我親手宰了哈肯能人。」

「你有一整天可以收拾他們。」保羅說著，感受到一股豁出去的惡作劇情緒。他脫下長袍和兜帽，連同腰帶和他的晶刃匕一起遞給他母親，然後開始脫蒸餾服。這時，他感到整個宇宙都在關注這一刻。

「沒必要這麼做。」潔西嘉說，「還有更簡單的解決辦法，保

羅。」

保羅脫下蒸餾服，從母親手中握著的刀鞘裡拔出晶刃匕。「我知道，」他說，「投毒、暗殺，所有常見的老辦法。」

「你答應過要給我一個哈肯能人！」葛尼低聲說，臉上的赤棘鞭痕高高鼓起，幾乎漲成了黑色。保羅從他臉上看出了他的憤怒。「你欠我的，爵爺！」

「你因他們而受的折磨難道比我還多？」保羅問。

「我妹妹，」葛尼怒氣沖沖地說，「還有我在奴隸營中捱過的那些年——」

「我父親，」保羅說，「我的好朋友和戰友，瑟非．郝沃茲和鄧肯．艾德侯，還有我流亡時沒有頭銜和救援的那些年……還有一件事：現在是血債血償，你和我一樣清楚那些必須遵守的規矩。」

葛尼．哈萊克垂下雙肩。「爵爺，如果那頭豬……他不過是頭禽獸，給你墊腳都不配，踩在他身上都嫌弄髒了你的鞋。如果一定要這麼做，叫個劊子手來，或者讓我來，但千萬別親自——」

「摩阿迪巴沒有必要這麼做。」荃妮說。

他瞥了她一眼，察覺到她眼中的擔憂。「但保羅公爵必須這麼做。」他說。

「那只是頭哈肯能畜生！」葛尼厲聲道。

保羅猶豫了一下，不知道是否該揭露自己的哈肯能血統。但母親朝他投來嚴厲的目光，打消了他的念頭。他只說道：「不過，這傢伙長得人模人樣，葛尼，可以當人看。」

葛尼說：「如果他……」

「請讓開。」保羅說。他舉起晶刃匕掂了掂，輕輕把葛尼推到一旁。

「葛尼！」潔西嘉說，碰了碰葛尼的手臂，「在這種情況下，他很像他的祖父。不要分散他的心思。現在你能為他做的也只有這些了。」心裡卻想著：偉大的神母，這是什麼家族世仇！

皇帝審視著菲得—羅薩，此人肩膀寬厚，肌肉結實。他又扭頭看看保羅——一個精瘦的年輕人，雖然不像厄拉科斯原住民那麼乾巴巴，卻也跟他們一樣數得出肋骨，而且脅腹深陷，甚至可以清楚看到皮膚下面肌

肉的起伏、蓄勢。

潔西嘉靠近保羅，傾身用只有他才能聽見的音量說道：「有件事，兒子。有些時候，貝尼．潔瑟睿德訓練危險人物時，會運用古老的苦樂法，把某個詞植入他心靈最深處。最常用的詞是『尤落希喏』。如果我沒猜錯，這人也是用這種方法訓練出來的，只要你在他耳邊發出那個詞，他的肌肉就會鬆軟無力，而且—」

「這一回，我不想要占什麼便宜。」保羅說，「退回去吧。」

葛尼對她說：「他為什麼要這麼做？想要自盡然後殉難？是弗瑞曼人宗教的無稽之談嗎，是那些蒙蔽了他的理智？」

潔西嘉把臉埋在掌中，意識到自己並不完全了解保羅為何選擇這條路。她能感覺到大廳的死亡氣息，也知道保羅之所以會變這樣，可能就是因為葛尼．哈萊克所猜測的那個理由。她的全部能耐都用在兒子身上，想盡全力保護兒子。然而，她什麼也做不了。

「是因為宗教那些無稽之談嗎？」葛尼再三追問道。

「別說話。」潔西嘉輕聲說，「祈禱吧。」

皇帝的臉上突然露出微笑。「如果我的隨行……菲得—羅薩．哈肯能……希望如此。」他說，「我將解除對他的一切限制，讓他自由選擇自己的方式。」皇帝朝保羅的弗瑞曼敢死隊衛兵擺了擺手，「你那群暴民裡，有人拿走了我的腰帶和短刀。如果菲得—羅薩願意，他可以用我的刀跟你決鬥。」

「我願意。」菲得—羅薩說。

他太自大，保羅想著，這天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把皇帝的刀拿來。」保羅說。他看著衛兵迅速執行了命令，又說道：「放在那邊地上。」他用腳點出一個地方，「清場。讓皇帝的那群烏合之眾統統靠牆站，讓那個哈肯能人站到空地上。」

一陣衣袍的窸窣聲、慌亂的腳步聲，還有低聲的命令和抗議，在這片嘈雜的聲響中，眾人執行了保羅的命令。那兩個領航員仍然站在通訊設備附近，朝保羅皺著眉頭，顯然有些舉棋不定。

他們已經習慣於預知未來，保羅想，然而，此時此地，他們只看見一片空白……就連我也一樣。他探測時間之風、感應那股騷亂，風暴的節點正落在此時此地。如今，就連最細微的縫隙也全都密合了。他知

道，這裡面有尚未成形的聖戰，有他一度引為今生恐怖使命的種族意識。這裡面還有足夠的理由去生出奎薩茲．哈德拉赫，或天外之音，或貝尼．潔瑟睿德育種計畫的終結者。人類這支種族感應到自身的休眠，意識到本身已經變得老朽，知道自己現在只需要一場混亂，讓基因在混亂中相混，生出強壯的新混合體。此刻，所有人類都是無意識的獨立生命體，並經歷著一種可以超越一切藩籬的發情。

而且，保羅看得出，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將徒勞無功，絲毫無法改變未來。他考慮過在自己的意識中擋下聖戰，但聖戰還是會來。即使沒有他，他的軍團也還是會憤怒地衝出厄拉科斯。他們只需要一個傳奇，而他已經成為這個傳奇。他已經給他們指明方向，教他們如何控制那失去香料就無法存活的宇航。

挫敗感席捲了他，他懷著沮喪的心情看著菲得—羅薩脫下破爛的軍服，上身只剩下一條格鬥護腰，護腰中央有片鎧甲。

這就是高潮了，保羅想。從這裡開始，未來之門將大開，雲霧散開，某種榮耀升起。如果我在這裡戰死，他們會說我捨身取義，我的靈魂將領導他們向前；如果我活下來了，他們會說。摩阿迪巴戰無不勝。

「亞崔迪準備好了嗎？」菲得—羅薩遵照古老的世仇決鬥儀式叫陣道。

保羅決定依弗瑞曼人的方式來回答他：「願你刀斷人亡！」他指著地板上的刀，示意菲得—羅薩上前拿起刀來。

菲得—羅薩緊緊盯著保羅，迅速拾起刀來，在手中掂了一掂，感受刀的結構。他非常興奮，彷彿正燃著熊熊烈火。這是他夢寐以求的戰鬥—男人對男人、戰技對戰技且沒有屏蔽場干擾的戰鬥。他可以看到，一條通往權力的康莊大道已經在他面前展開，因為皇帝一定會嘉獎任何殺死這位棘手公爵的人，獎品甚至可能就是那位傲慢的公主和一部分皇權。這個土包子公爵，這個投機分子，怎麼可能打得過千錘百鍊、熟悉各種手段和詭計的哈肯能人。而且。這個土包子也無從知道，他要面對的武器可不僅僅是一把刀。

讓我們瞧瞧你是不是百毒不侵！菲得—羅薩想。他舉起皇帝的刀向保羅致敬，嘴裡說：「受死吧，傻瓜。」

「我們可以開打了嗎，表兄？」保羅問。他的步伐像貓一樣輕巧，

眼睛盯著菲得—羅薩手中的刀，伏低身子，乳白色的晶刃匕直指前方，像延展出來的手臂。

兩人繞著彼此兜圈，赤腳在地板上磨出刺耳的聲響，一邊盯著對方，想找出任何微小的破綻。

「你的舞跳得真好。」菲得—羅薩說。

他很多嘴，保羅想，又一個弱點。在沉默面前，他會變得很不安。

「你做過臨終懺悔了嗎？」菲得—羅薩問道。

保羅仍然默默地繞圈。

皇帝的隨行人員都擠了上去，老聖母也在人群中看著這場決鬥，感受到自己的顫抖。小亞崔迪稱那個哈肯能人為「表兄」，這只能說明他知道兩人有共同的血脈。這很容易理解，因為他是奎薩茲．哈德拉赫。但保羅的話迫使她將全部心神放在這場決鬥中她唯一關心的事。

對貝尼．潔瑟睿德的育種計畫而言，這可能是場莫大浩劫。

她也看出一些保羅看到的東西：菲得—羅薩也許可以殺死對手，但絕不會是勝利者。而另一個念頭則幾乎擊垮了她。這項持久又代價高昂的計畫所獲得的兩個成果正在展開殊死決鬥，很可能會同歸於盡。如果兩人都死在這裡，那就只剩兩個選擇：一個是菲得—羅薩的私生女，但那還只是個嬰兒，是一個未知的、不可測的因素，而另一個是厄莉婭，那名妖煞。

「也許你們這裡只有邪教儀式，」菲得—羅薩說，「要不要皇帝的真言師送你的靈魂上路？」

保羅微笑著朝右邊繞過去，保持警覺，為了戰鬥而封鎖了一切憤恨的念頭。

菲得—羅薩跳開一步，舉起右手佯攻，但手上的刀卻在電光火石間切換到左手。

保羅輕鬆避開這一擊，注意到對手在戳刺時的遲緩━屏蔽場制約的結果。不過，制約並不深，而且保羅也發現了菲得—羅薩曾經跟沒有屏蔽場的人交過手。

「亞崔迪人是不是只會跑，或只會呆站著打？」菲得—羅薩問道。

保羅又開始一言不發地繞圈。他回憶起艾德侯的話，那是很久以前在卡樂丹的訓練場上，艾德侯說：「前幾分鐘要用來觀察對手。也許你

會失去許多速戰速決的機會，但觀察是勝利的保證。慢慢來，要胸有成竹。」

「也許你以為跳這種舞可以多活幾分鐘。」菲得—羅薩說，「那好吧。」他停下腳步，直起身來，不再跟著保羅繞圈。

不過，保羅已經看夠，有了粗略的掌握。這時，菲得—羅薩率先邁向左邊，露出右臀，彷彿那帶有鎧甲的格鬥護腰已經足以保護他的整個側面。只有受過屏蔽場訓練、手持雙刀的人，才會作出這樣的動作。

難道……保羅猶疑了……那護腰並不僅僅是表面上那麼簡單。

這個哈肯能人表現得太自信了，他的對手可是指揮大軍擊敗了薩督卡軍團的人。

菲得—羅薩留意到保羅的猶疑，說：「已經注定的事，為什麼還要拖拖拉拉？你只是在防礙我拿到這顆爛星球的統治權。」

如果是彈射飛鏢，保羅想，那一定非常陰毒，從腰帶上一點也看不出動過手腳的痕跡。

「你為什麼不說話？」菲得—羅薩質問道。

保羅再次繞圈試探，對菲得—羅薩言語之間流露的不安報以冷笑，那代表沉默帶來的壓迫越來越重了。

「你笑了，呃？」菲得—羅薩問。話沒說完便向前躍起。

保羅預計菲得—羅薩會有輕微的遲緩，因此差點沒能避開他向下揮過的刀刃，手臂被刀尖劃破一道口。他默默忍住痛楚，心頭雪亮，看穿對手早些時候的遲緩其實是詭計，是假動作。看來，這名對手比他所以為的還要狡猾，詭計裡的詭計還套著詭計。

「你們自己的瑟非．郝沃茲指點過我一些戰鬥技巧。」菲得—羅薩說，「他是第一個讓我流血的人。不過，那個老傻瓜沒能活著看到這一幕，真是太遺憾了。」

這時，保羅想起艾德侯說過的話：「盯著戰鬥中的一切動靜，什麼都不預計，這樣才永遠不會感到意外。」

兩人又繞著彼此兜起圈子來，半伏下身子，小心翼翼。

保羅看到對手再度難掩得意，感到大惑不解。一道小小的傷口能代表什麼？除非刀刃上有毒！但是，這怎麼可能？保羅知道自己的人在遞出這把刀之前檢查過。他們受過精良訓練，不可能檢查不出來。

「那邊那個你剛剛跟她講話的女人。」菲得—羅薩說，「就是身材嬌小的那個，她對你來說很特別嗎？也許是你的新寵，她值得我特別照顧嗎？」

保羅繼續保持沉默，用他的內部意識探測著，檢查從傷口流出的血，發現刀刃上塗有麻藥。他重新調整自己的代謝去應付眼前的威脅，並改變麻藥的分子結構，可他還是感到不寒而慄。他們早就準備好一把塗上麻藥的刀，這種麻藥不會觸發毒素偵測器，藥效卻強到足以使肌肉變遲鈍。他的敵人有他們的一套計中計，環環相扣的偷襲。

菲得—羅薩再次跳起來，劈出一刀。

保羅的微笑僵在臉上，裝出一副呆滯的樣子，彷彿迷藥已經開始作用了。然而，他在最後關頭閃身避開，用晶刃匕的刀尖迎上對手向下狠劈的手臂。

菲得—羅薩斜斜一閃，跳到一旁，把刀移到左手，力持鎮定，只有微微泛白的下顎洩漏了左臂的傷口正發出刺骨疼痛。

讓他也去猜疑吧，保羅想，讓他懷疑自己中毒了。

「太陰險了！」菲得—羅薩大聲叫道，「他衝我下毒！我覺得我的手臂中毒了！」

保羅終於打破沉默：「只是一點點迷藥，回報你塗在刀上的麻藥。」

菲得—羅薩舉起左手握著的刀，擺出嘲弄的姿勢，回應保羅的冷笑，雙眼卻在刀後閃出憤怒的火焰。

保羅也把晶刃匕換到左手，擺出與對手相同的姿勢。接下來，兩人再次繞圈，相互試探。

菲得—羅薩開始縮短兩人之間的距離，側身往圈內移動，刀子高舉，下頜緊繃，斜斜看著保羅。他分別朝右方和下方虛晃兩下，兩人隨即互相推抵，緊緊抓住彼此握刀的手，奮力扭打。

保羅格外戒備菲得—羅薩的右臀可能藏有餵毒的彈射飛鏢，因此硬是轉到右側，結果差點沒看到菲得—羅薩護腰下方突然伸出的毒針。當時菲得—羅薩轉了一下，做了個動作，這引起他的警覺，於是毒針以毫髮之差貼著他擦過。

是在左臀！

詭計裡的詭計套著詭計！保羅提醒自己。他調動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的肌肉，低下身避開菲得—羅薩的反撲。但為了不被對手臀部上的小針刺到，失足重重摔倒在地，被菲得—羅薩壓在身下。

「看見我屁股上的毒針了？」菲得—羅薩在他耳邊輕聲道，「受死吧，傻瓜！」他開始扭動臀部，讓毒針越貼越近。

「這會麻痺你的肌肉，我再用刀來了結你，絕不會留下任何痕跡，查都查不出來！」

保羅奮力抵抗，一邊聽到內心的無聲叫喊。烙在細胞上的每個先祖都在要求他使用密語去放慢菲得—羅薩的動作，救自己一命。

「我不會說的！」保羅喘著粗氣道。

菲得—羅薩愣了一下，動作稍停。雖然這只是一瞬間，卻足以讓保羅發覺對方有條腿部肌肉很容易讓他失去平衡，一個動作終於把菲得—羅薩翻倒。菲得—羅薩半身側臥，右邊臀部朝上，左臀那根小小的毒針被他自己的身體壓進地板裡了，因此無法轉身。

保羅掙扎著抽出左手，使盡全力，將晶刃匕狠狠地從菲得—羅薩的下頜往上戳，刀尖插入頭部，他抽動了一下，往後癱倒，毒針仍半嵌在地板裡，支住他側臥的屍體。

保羅深吸一口氣，恢復了鎮靜，然後用手一撐，直起身來。他站在屍體旁，手裡拿著刀，刻意慢慢地抬起頭，望著對面的皇帝。

「陛下，」保羅說，「你的隊伍又少了一個人。我們現在可以脫下偽裝和虛假了嗎？可以討論接下來可以怎麼做了嗎？把你女兒嫁給我，讓亞崔迪人也能登上王位。」

皇帝扭頭望向芬倫伯爵。伯爵與他視線相交──灰眼睛對綠眼睛。彼此都很清楚對方的想法，只一瞥就能看出對方的意圖。

替我把那個自命不凡的傢伙幹掉，皇帝的眼神告訴伯爵，是的，這個亞崔迪人年輕又足智多謀，但他剛才苦戰了那麼久，無論如何都不是你的對手。現在就去向他叫陣……你知道該怎麼做。殺了他。

芬倫伯爵慢慢轉頭，久久才轉過來，面對保羅。

「去呀！」皇帝低聲說。

伯爵緊盯著保羅，用他妻子瑪歌夫人以貝尼．潔瑟睿德法訓練出來的方式，感受這名亞崔迪年輕人的神祕和藏而不露的威儀。

我有能力殺死他，芬倫想──他知道這是事實。

這時，在伯爵內心的隱密角落裡有個東西阻止了他，他草草估算了一下自己對上保羅時有什麼優勢：在年輕人面前瞞天過海、行事詭祕、難以捉摸。

保羅透過滾滾的時間激流，對眼前的狀況有了些認知，也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從未在預見的未來之網中見過芬倫。芬倫是那些功虧一簣的成品之一，差一點就可以成為奎薩茲．哈德拉赫，卻因為基因模板中的一個缺陷而變成殘廢──一個閹人，他的才華全用於掩飾隱藏內在。保羅心頭湧上對伯爵的深切憐憫，那是他以前從未體驗過的兄弟情誼。

芬倫讀出保羅的情緒，說道：「陛下。我必須拒絕。」

沙德姆四世勃然大怒，快走兩步衝過人群，狠狠一拳打在芬倫下頜上。

芬倫的臉頓時漲得通紅。他直視皇帝，故意不動聲色地說：「我們一直是朋友，陛下，我這麼做是出於友誼。我會忘記你打了我。」

保羅清了清嗓子說：「我們在談王位，陛下。」

皇帝一個急轉身，瞪著保羅吼道：「坐在王座上的人是我！」

「不過，你的王座將安放在薩魯撒．塞康達斯。」保羅說。

「我放下武器來到這裡，是因為相信你話。」皇帝大聲喊道，「你膽敢威脅──」

「你在我面前是安全的，」保羅說，「這是亞崔迪的承諾。然而，摩阿迪巴判你流放到你那顆監獄星球。但是你不用害怕，陛下，我將做出安排，盡全力改善那裡的艱苦環境。那裡會綠意盎然，一片祥和。」

皇帝慢慢聽出了保羅話中隱藏的深意，不禁睜大眼睛瞪著對面的保羅。「現在我們看出你真正的意圖了。」他冷笑著說。

「是啊。」保羅說。

「那厄拉科斯又會如何？」皇帝問，「另一個『綠意盎然，一片祥和』？」

「弗瑞曼人有摩阿迪巴的承諾。」保羅說，「這裡會有露天的流水和豐饒的綠洲。但我們也要兼顧香料。因此，厄拉科斯會一直有沙漠……也會有狂風，以及磨煉硬漢的艱苦環境。我們弗瑞曼人有一句名言：『上帝造出厄拉科斯，是為了培養忠誠。』人類不能違背神的旨

意。」

老真言師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對保羅的言外之意有自己的看法。她看出聖戰的苗頭，說道：「你不能放縱弗瑞曼人，讓他們橫行宇宙。」

「妳應該想想薩督卡的溫和作風！」保羅厲聲道。

「你不能。」她喃喃著。

「你是真言師，」保羅說，「回想一下自己所說的話吧。」他瞥了一眼皇室公主，回過頭來對皇帝說：「最好快點，陛下。」

皇帝用受挫的目光扭頭望向自己的女兒。她撫上他的手臂，安慰他說：「我為這件事受過訓練，父親。」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妳無法阻止這件事。」老真言師喃喃自語。

皇帝挺直身體，僵硬地站在那裡，不忘維持他的尊嚴。「由誰來代表你商談，我的親戚？」他問。

保羅轉過身去，望向自己的母親，看到她雙眼緊閉，跟荃妮一起站在弗瑞曼敢死隊中間。他走到她們面前站住，低頭看著荃妮。

「我知道你的理由。」荃妮輕聲說，「如果一定要……烏蘇爾。」

保羅聽出她話中的酸楚，輕撫著她的臉頰在她耳畔私語：「我的希哈婭，什麼也不用怕，永遠不用怕。」隨後垂下手臂，向他母親說，「就由您來代表我商談吧，母親。把荃妮帶在您身邊，她很聰明，而且目光銳利。人們常說，沒人能比弗瑞曼人更會討價還價。她看事情時會懷著對我的愛意，會考慮到她日後的兒子會需要什麼。聽聽她的話。」

潔西嘉聽出兒子話中的苛刻算計，不由得打了一個冷戰。她問：「你有什麼指示？」

「要皇帝拿手裡全部的鉅貿聯會股份作嫁妝。」他說。

「全部？」她大為震驚，幾乎說不出話來。

「他會一無所有。我還要葛尼．哈萊克成為伯爵和鉅貿聯會的董事，要把卡樂丹賜給他作封邑。每一個倖存的亞崔迪人都將有頭銜和相應的權力，連最低階的士兵也不例外。」

「弗瑞曼人怎麼辦？」潔西嘉問。

「弗瑞曼人是我的。」保羅說，「他們的賞賜將由摩阿迪巴來分

配。首先任命史帝加擔任厄拉科斯總督，不過，這可以等一等。」

「那我呢？」潔西嘉問。

「您希望得到什麼？」

「也許是卡樂丹吧。」她說著，看了看葛尼，「我不確定，我已經太像弗瑞曼人了……而且，還是弗瑞曼聖母。我需要時間靜一靜，好好考慮。」

「您有的是時間。」保羅說，「還要什麼嗎？葛尼和我可以給您。」

潔西嘉點點頭，突然覺得自己又老又累。她看著荃妮說：「那麼，你要給你情人什麼？」

「我不要封號。」荃妮輕聲說，「什麼都不要。求你。」

保羅低頭看著她的眼睛，突然回憶起她抱著小雷托的樣子。可如今，那孩子在這次暴力衝突中喪生了。「我向妳發誓，」他輕聲說，「妳不需要任何封號。那邊那個女人將是我的妻子，而妳只是我的情人，這一切都是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我們必須鞏固和平，獲得蘭茲拉德各大氏族的支持。我們必須遵守這些形式。不過，那個公主除了冠上我的姓，不會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不會有我的孩子，不會有我的撫摸，不會有我溫柔的目光，更不會有片刻溫存。」

「妳現在這麼說，但以後……」荃妮說著，望向大廳另一側那位修長的公主。

「妳這麼不了解我兒子嗎？」潔西嘉在她耳畔說，「妳瞧瞧那位公主，多傲慢，多自信。他們說，她對文學很自負。讓我們期待她從那些東西裡找些慰藉吧，除此之外，她什麼都沒有。」潔西嘉苦笑道，「想想看，荃妮，那個公主空有名分，卻活得不如情婦—永遠無法得到丈夫的片刻溫柔。而我們，荃妮，背著情婦的名號—歷史卻會稱我們為妻子。」

附錄I　沙丘星的生態

在有限的空間內，一超出臨界點，數量的增加便意味著自由的減少。在行星生態系統的有限空間中，人類也是如此，正如密封瓶中的氣體分子。人類的問題並非此一系統內可存活多少人，而是這些存活者可能可以何等方式生存。

—帕道特．凱恩斯，厄拉科斯首任行星生態學家



厄拉科斯給初來者的第一印象通常是：一片無法忍受的荒蕪大地。外邦人會認為，沒有任何生命能在這片曠野繁衍生息，這裡是真正的不毛之地，過去沒有，今後也絕不會有豐饒沃野。

對帕道特．凱恩斯而言，這顆行星只不過是能量的一種表現，是受恆星驅動的機器，需要加以改造，以符合人類生存所需。他把腦筋直接動到四處游牧的原居民，弗瑞曼人。這是莫大的挑戰！他們會成為無與倫比的工具！弗瑞曼人！在生態和地貌改造方面幾乎擁有無限潛能的勢力。

就許多方面，帕道特．凱恩斯都是直接且單純的人。必須迴避哈肯能人的禁令？很好，那就娶一個弗瑞曼女人，生個弗瑞曼兒子，從列特—凱恩斯開始，然後一個個生。教他們生態學，創造全新的符號語言，在頭腦中裝入知識，以之操縱整顆星球的地貌、氣候及季節限制，最終突破所有關於能量的觀念，取得輝煌的覺悟，重新理解秩序。

「任何適合人類生存的星球，都有優美的天體運行及平衡。」凱恩斯說，「而在這種優美中，你可以看到一種動態平衡，那是所有生命都不可或缺的。其目的很簡單：維持並產生調節的模式，促成越來越多變異。在封閉系統中，生命能改善封閉系統供養生物的能力。生物—所有生物都是為生命而服務。當生命的多樣性增加了，生物為生命製造的必

需營養素會越來越豐富。於是，整片大地活了起來，充滿了物種與物種之間的關係，關係中還有關係。」

這是帕道特．凱恩斯在一個穴地課堂上傳授的內容。

儘管如此，在開課前，他必須使弗瑞曼人心服口服。要知道他為何能做到，你首先必須明白，他一根腸子通到底，處理任何問題都直來直往。他並不天真，只是無法容忍自己分心。

一個炎熱的下午，他駕駛著單人地面車外出勘察地貌，無意間看到一幕此地常見的慘劇：六個全副武裝、有屏蔽場護體的哈肯能暴徒，在屏障岩壁後方靠近風向袋村的空闊地設陷阱困住三名弗瑞曼少年。一開始凱恩斯還以為那是一場爭執，不像真實廝殺，倒像打鬧，直到他留意到那幾個哈肯能人真的打算殺死弗瑞曼人。那時已有一名弗瑞曼少年因大出血而倒下，同時倒下的還有兩名哈肯能人，但仍然是四名武裝的成年男子對付兩名未成年少年。

凱恩斯並不勇敢，只是一根腸子通到底。哈肯能人正在屠殺弗瑞曼人，毀掉他打算用來改造星球的工具！他啟動自己的屏蔽場，踮腳溜到哈肯能人身後，沒等他們發現就了結了兩個哈肯能人。剩下的兩人朝他殺來，他避開其中一人刺來的劍，乾淨俐落地割斷另一人的喉嚨，然後把僅剩的哈肯能暴徒留給那兩名少年，將全部注意力放在倒地的少年身上，想救那孩子一命。他確實救活了……與此同時，第六名哈肯能人也被幹掉了。

於是出現了相當尷尬的局面！弗瑞曼人不知該如何處置凱恩斯。當然，他們知道他的身分。任何人只要一抵達厄拉科斯，弗瑞曼人都會拿到他的資料檔案。他們知道他是皇家官員。

但他殺了哈肯能人！

成年弗瑞曼人可能只會聳聳肩，帶著些歉意送他的靈魂去見地上的六名死者。但這幾人是閱歷不深的少年，只知道自己道義上虧欠了這名皇家官員。

兩天後，凱恩斯興奮地來到部落穴地，俯視著山下的風口。在他看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他跟那些弗瑞曼人談起水，談起植草固沙，談起栽種棕櫚建立綠洲，談起開鑿橫跨沙漠的露天水渠。他滔滔不絕，一發不可收拾。

在凱恩斯看不到的地方，一場關於他的激烈爭執爆發了──該怎麼處置這個瘋子？他知道了一個主要穴地的位置，怎麼辦？他所說的那些話呢？這瘋子談到厄拉科斯天堂。不過是空口白話。他知道得太多了。可他殺死了哈肯能人！這筆水債怎麼還？我們什麼時候欠過帝國任何東西？他是殺了哈肯能人，任何人都可以殺哈肯能人，我自己也殺過。

那他說的厄拉科斯百花盛開呢？

很簡單：水從哪裡來？

他說過，這裡就有！而且，他確實救了三個族人。

他救了三個傻瓜。誰讓他們把自己送到哈肯能人的拳頭下？而且他還看見了晶刃匕！

在正式宣布之前數小時，部落的人就都知道這個迫不得已的決定了。穴地的「精神合一」將告訴部落成員必須怎麼做，即使是最殘忍的迫不得已：一名經驗老到的戰士被派去用聖刀執行任務，另有兩名司水員跟著他，準備取走屍體的水。

很難確定凱恩斯是否注意到他的劊子手來了。當時，他正在一群人面前演講。那些人圍在他身旁，小心翼翼地跟他保持一定距離。他邊走邊講，轉圈，打手勢，不停說著露天水源、不穿蒸餾服在戶外走！從池塘汲出的水！柑橘！

預備行刑的劊子手已經來到他面前了。

「讓一讓。」凱恩斯說著，繼續描述他的神祕捕風器。他與劊子手擦身而過，後背完全暴露，倒很方便劊子手落刀。

那名劊子手當時是怎麼想的，已經不得而知。他是否終究聽信了凱恩斯的話且深信不疑？誰知道？總之，他的舉動有案可查。他名叫尤列特，意思是大列特。尤列特往旁邊走開三步，故意倒在自己的刀上，就這樣「讓開」了。自殺嗎？有些人說是沙胡羅把他帶走的。

這是神兆！

從那一刻起，凱恩斯只需手一指，喊聲「出發」，所有弗瑞曼部落就會毫無怨言地沿著他所指的方向前進。男人死了，女人死了，孩子死了，弗瑞曼人還是繼續前進。

凱恩斯回去處理他的皇家瑣事，指導生物試驗站。而現在，弗瑞曼人的身影也開始出現在實驗站工作人員間。他們互視幾眼，滲入「系

統」中，看到此前從未想過的可能性。同時，實驗站的儀器也開始出現在部落穴地，尤其是用來挖掘地下集水槽的切割機和隱藏的捕風器。

水開始逐漸被收入地下槽。

弗瑞曼人這時才明白，凱恩斯不是徹頭徹尾的瘋子，只是瘋到足以成為聖人。他是個烏瑪，是先知的兄弟。為凱恩斯而死的尤列特被尊為大審判長薩度斯──天堂的首席大法官。

凱恩斯，直來直往、蠻幹的凱恩斯，他知道高度系統化的調查研究注定不會有任何新發現。因此，他設計了一系列小型實驗，透過定期互換資料推動快速的生態系效應，並讓每組實驗找出自己的路。他們必須累積數百萬起小型事件。他只把獨立的、匆匆進行的粗略實驗組合起來，以通盤觀察實驗會碰上哪些困難。

實驗的核心樣區遍布沙坪，然後根據長期的氣象變化制定了氣候表。他發現，在南、北緯度七○度範圍內的遼闊帶狀區域內，數千年來地表溫度始終在負一十九至五十度之間，而十至二十九度最利於地球動植物生長，意即，這片區域可以提供很長的生長期……只要解決水的問題。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解決水的問題？」弗瑞曼人問，「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見到厄拉科斯樂園？」

凱恩斯以一種老師回答小孩子「一加一等於幾」的態度，告訴他們：「三百年到五百年左右。」

意志薄弱的人可能會沮喪地哀號，可弗瑞曼人早就在敵人的鞭子下學會耐心等待。確實，這比他們所預期的長了些，但他們全都看得出，幸福的那一天正在接近。於是，他們勒緊腰帶，回去工作。不知為何，失望反而讓夢想中的天堂變得更加真實。

厄拉科斯的問題不在水，而在溼氣。這裡幾乎沒人知道什麼是寵物，也沒多少家畜。有些走私販會馴養沙漠野驢，但即使給這些駝獸穿上改造過的蒸餾服，耗水量還是太大。

凱恩斯考慮過安置還原裝置，把當地岩層中的氫元素和氧元素結合起來還原成水，但這會消耗太多能量。極地冰帽（姑且不論冰帽給百姓的虛幻安全感）所含的水量遠遠無法滿足他的計畫所需……他早就在懷疑水都到哪裡去了。在中海拔地區，空氣濕度逐步上升，某些季風所經

之處也是如此。主要的線索就在大氣的平衡：二十三％的氧，七十五．四％的氮，○．○二三％的二氧化碳，其餘則是一些微量氣體。

北部海拔二千五百公尺以上的溫帶地區有種原生植物，長約兩公尺的塊莖可蓄水半公升。另外還有一種地球上的沙漠植物．極其頑強，只要種在低氣壓帶，一旁放上露水積聚器就會長得很茂盛。

接著，凱恩斯看到了鹽田。

當時。他的撲翼機正航行在流沙漠深處的兩個實驗站之間，卻被一場沙暴吹離了航線。當沙暴過去，盆地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橢圓形凹地，長軸約有三百公里，在遼闊的流沙漠上閃爍著奇異的白光。凱恩斯立即降落，用手指刮了刮狂風掃過的地面，嘗了嘗。

鹽。

現在，他終於確定了。

厄拉科斯地表曾經有水━曾經。他開始重新勘探乾涸湧泉的證據，那些地方曾經冒出涓涓細流，但水消失了，永遠不再出現。

凱恩斯派出幾個他新培養出來的弗瑞曼湖沼學家前去調查。他們的主要線索是，香料菌噴發後有時會在現場找到皮質碎片。他們一度認為那來自弗瑞曼民間故事中虛構的「沙鱒」，直到挖出更多事實，終於發現一種足以解釋這些皮質碎片的生物。這種生物在沙中浮游，將水封在七度以下多孔地層的豐盛水包中。

每次香料菌噴發以後，這些「水盜」會以百萬計成批死亡。五度的溫度變化就會使這些生物送命。而少數倖存者會進入胞囊休眠狀態，並於六年後長成小沙蟲（大約三公尺長）。而這群小沙蟲裡，只有極少數能夠避開年長沙蟲的吞噬，以及香料菌成熟前的「水包」，最終發育成熟，變成巨型沙胡羅。（水對沙胡羅而言是有毒的，這一點弗瑞曼人早就知道，他們在小型流沙漠裡找到罕見的「發育不良的沙蟲」，將之淹死後製造出他們稱為「生命之水」的啟靈迷藥。這種「發育不良的沙蟲」已具備沙胡羅的雛形，但身長只有九公尺。）

現在，他們掌握了循環關係：從小創造者到香料菌；從小創造者到沙胡羅；沙胡羅四處散播香料，香料餵養名為「沙浮游」的沙地微小生物；沙浮游是沙胡羅的食物，會長大、挖洞，變成小創造者。

凱恩斯和他的人將注意力從那些複雜的關係上移開，全神貫注在微

型生態系統中。首先是氣候：沙漠地表的溫度經常高達七十一至七十七度，地下三十公分的溫度可能會降低五十五度，地面上方三十公分則會降低二十五度，而樹蔭或陰影下的氣溫會再降低十八度。第二是營養：厄拉科斯上的沙子大多數是沙蟲消化系統的產物；沙塵（本地無所不在的問題）則是沙子在地表不斷「躍移」而成。沙丘的背風面布滿粗糙的沙礫，迎風面則光滑而堅硬。年久的沙丘因氧化而發黃，年輕的沙丘則保有岩石的顏色，通常都是灰色。

老沙丘的背風面提供了第一批種植區。弗瑞曼人首先看上一種耐瘠的草，這種草具有類似泥炭的纖毛，可以卸下風暴最大的武器──移動的沙礫，因而能纏住沙丘，讓沙丘不再移動。

他們選中的實驗區在南部沙漠腹地，遠離哈肯能人的瞭望哨。一開始，他們沿著盛行西風帶選擇了幾座沙丘，然後在這些沙丘的背風面（陡坡面）種植耐瘠的野草。背風面穩固之後，迎風面就會越積越高，而耐瘠草也會隨之蔓延，覆蓋面越來越大。如此一來，背脊蜿蜒不絕的長沙丘逐漸成型，高度可達一千五百公尺。

當沙丘屏障夠高之後，就可以在迎風面種植生命力更強韌的菅芒，地下的結構體有露出地表部分的六倍粗厚──「牢牢鎖住」。

接下來，他們展開進一步的種植。一年生草本植物（從藜、甜菜、莧菜開始），然後是金雀花、羽扇豆、蔓生的桉樹（卡樂丹北部地區的改良品種）、矮紅荊、山地松等，接下來是真正的沙漠植物：大戟、巨人柱、仙人柱、金鯱仙人球。同時，他們也在這些植物生長的地方引進駱駝草、洋蔥草、戈壁針茅、野生紫花苜蓿、豚草、匍匐美女櫻、月見草、五葉龍膽、黃櫨、石炭酸灌木。

他們隨後引進必要的動物──那些翻開土壤，使土壤鬆軟的穴居動物：敏狐、小更格盧鼠、沙漠野兔、沙地鑽紋龜……然後是使食草動物的數量保持平衡的食肉動物：漠鷹、鵂鶹、老鷹；接下來是填滿生態區位的昆蟲：蠍子、蜈蚣、閉戶螳螲、胡蜂和飛蛾，以及控制昆蟲數量的沙漠蝙蝠。

現在進入關鍵實驗：棗椰、棉花、甜瓜、咖啡、草藥──大約二百多種有待實驗和改良的食用植物。

「那些生態文盲並不明白，」凱恩斯說，「生態系統也是系統。系

統！一個保持某種動態平衡的系統，而這種平衡極其脆弱，只要一個生態區位出了差錯，都有可能導致系統崩潰：系統有其秩序，從一點流向另一點，如果有東西阻塞了這種流動，秩序就會崩解。未受過訓練的人可能會沒注意到秩序已崩解，直到一切都太晚。所以我們說，生態學最大的作用就是學會理解因果。」

他們完成這套系統了嗎？

凱恩斯和他的人觀察著，等待著。弗瑞曼人明白了．為什麼他預言至少需要五百年。

墾植場傳來報告。

在沙漠邊緣的移植區，沙浮游由於受到新型態生命的感染，開始大批大批地中毒而死，原因是蛋白質不相容。那裡生成的水對厄拉科斯的生物而言是有毒的。圍繞著移植區出現了一片不毛之地，就連沙胡羅也不願進入。

於是，凱恩斯親赴墾植場視察──一趟二十響的長途跋涉（他乘著沙蟲背上的轎子，就像傷員和聖母一樣．因為他從來都沒有能成為沙蟲馭者）。他檢查了不毛之地（這一帶臭氣熏天），得到了意外收穫，來自厄拉科斯的特殊禮物。

他們在土壤中加入硫元素以固氮，把不毛之地變成肥沃的苗場，專門培育地球上的生物，隨心所欲地培育！

「這會改變時間表嗎？」弗瑞曼人問。

凱恩斯重新計算他的行星公式。當時，捕風器的參數已經相當可靠。他知道，處理生態問題無法講求精準，所以留出充裕的容許差。為了讓沙丘固定不動，必須留出相當數量的植被，還要有一定的食物供給（包括人和動物），要有一定規模的根系以留住溼氣，並為鄰近的乾旱區提供水源。到現在為止，他們已經繪製好地圖，標示出沙漠曠野上四處流竄的低溫區，而這些都是必須納入公式中。就連沙胡羅也在圖表上占有一席之地。絕對不能消滅沙胡羅，否則就不會再有香料，而且沙胡羅體內的消化「工廠」製造了大量的乙醛和酸，正是巨大的氧氣來源。一條中型沙蟲（大約二百公尺長）釋放出的氧氣，抵得上地表十平方公里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他還要考慮宇航。他們必須用香料來賄賂宇航，以防止厄拉科斯上

空出現氣象衛星或其他偵察衛星。如今，這已經成為首要問題。

另外，也不能忽略弗瑞曼人。尤其是這些弗瑞曼人，他們擁有捕風器，也控制了水源周圍的不規則土地。他們學到新的生態知識，正夢想著在厄拉科斯遼闊的土地上建立循環系統，把沙漠變成大草原，再把大草原變成森林植被。

凱恩斯從圖表中得出一個數據：三％。如果他們可以讓厄拉科斯上三％的綠色植物參與製造碳化合物，就可以建立自給自足的循環系統。

「但要多久？」弗瑞曼人問。

「噢，這個，大約三百五十年。」

所以，這個烏瑪一開始說的都是真的。現在活著的人，誰也無法看到那一天，他們的八世子孫也無法看到。但那一天終究會到來。

工作繼續進行：建設，種植，挖掘，訓練孩子。

然後，凱恩斯—烏瑪在普拉斯特盆地的一個岩洞中遇害身亡。

那時，他的兒子列特—凱恩斯十九歲，已經是徹頭徹尾的弗瑞曼人和沙蟲馭者，手下的哈肯能亡魂超過一百人。老凱恩斯早就為兒子申請皇家的任命，此刻也順理成章地批了下來。帝國嚴格的封建制度這一回倒幫上了大忙。

到現在為止，改造星球的進程已經按部就班地展開，具備生態知識的弗瑞曼人堅定地繼續向前。列特—凱恩斯只需觀察、輕輕推一下，以及，監視哈肯能人……直到某天，一位英雄將苦難帶到他的星球。

附錄II　沙丘星的宗教

任何學者都看得出，在摩阿迪巴到來之前，厄拉科斯上弗瑞曼人所信奉的宗教源於毛麼薩日教。此外，許多學者發現，弗瑞曼人還廣泛地借鑑了其他宗教。最常見的例子就是《水的讚美詩》，這首聖歌直接抄自《奧蘭治合一禮拜手冊》，歌中所呼喚的雨雲是厄拉科斯人從來沒見過的。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弗瑞曼人的《訓誡書》與《聖書》、禪遜尼神學，以及禪遜尼宗教的律法有著驚人的一致性。

截至摩阿迪巴時代之前，所有對主流宗教信仰的比較性研究都必須考慮到以下幾支主要的勢力，其信仰分別如下：

一、十四賢哲的信徒。《奧蘭治合一聖書》就是出自十四賢哲之手，他們的見解大多收錄在《釋經》和宗教大同編譯委員會所編寫的其他文獻資料中。

二、貝尼．潔瑟睿德。她們私下否認自己是宗教團體，但運作方式完全是黑箱操作，一切都掩蓋在充滿宗教儀式意味的神祕主義帷幕下。而她們的修練、特殊的符號體系、組織機制、內部的教導方式等等，幾乎全部帶有宗教性質。

三、不可知論者（包括宇航）。對他們來說，信仰有些類似於滑稽木偶劇，主要目的其實是使平民階層生活愉快，保持溫順。他們基本上相信，所有現象，甚至包括宗教奇蹟，都可以化為簡單的解釋。

四、所謂的「原始教義」。包括那些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伊斯蘭宗教運動中由禪遜尼流浪者保存下來的教義，還包括楚蘇克的基督教基本教義主義、蘭吉維爾和絲昆上的主流佛教支派，蘭卡瓦塔拉大乘佛教的混合教義、孔雀三角洲星域的禪宗、薩魯撒．塞康達斯上殘存的猶太教和道教、民間的巫術、在卡樂丹的米農間保留下來的毛拉古蘭經及其神學和宗教律法、散布在宇宙中一些隔離世界中的興都教，最後還有巴特勒聖戰的信徒。

當然還有第五種宗教信仰的勢力，影響力是如此廣泛且深遠，值得

另外說明。

那就是，當然了──星際旅行。在任何以宗教為主題的討論中，一提及這股勢力就應稱之為：

星際旅行！

在巴特勒聖戰爆發前的一萬一千年中，人類在浩瀚太空的遷徙為宗教打上獨一無二的烙印。首先，早期的星際旅行雖然普及，但缺乏規範，速度緩慢，且充滿不確定性。此外，在宇航壟斷這片市場之前，航行方式就像大雜燴。最早的星際通訊乏善可陳，信號極度失真，因而引發了狂熱的神祕臆想。

於是，太空立即為「創世」的概念帶來一些不同於以往的感受和意味。這種變化甚至可以從當時宗教的最高成就中看出。所有宗教的神聖感都受到宇宙暗空的無秩序所影響。

那有如朱庇特和他所有的化身都退回孕育了一切的黑暗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女神的內在性，既曖昧模糊，且有張令人驚懼的臉。

遠古的宗教法則在迎合新領地和新象徵的需求時，互相纏繞、糾結。一邊是怪獸魔鬼，一邊是古老的祈願及禱告，此刻正是這兩者激烈交鋒的時代。

從來沒人得出過任何明確的結論。

在此期間，據說《創世紀》受到重新詮釋，允許上帝說：

「要生養眾多，繁衍生息，要填滿星際，治理寰宇，要當浩瀚太空中、無垠大地上以及地下各種奇異野獸、生物的主人。」

這是女巫的時代，她們掌有實權……她們不再誇耀自己能挑發煽動鬧事的人，這個事實最能反映她們的權勢。

然後就爆發了巴特勒聖戰──一場持續了兩代人的激戰。機械邏輯之神被大眾推翻了。人們提出一個新觀念：「人類是無可取代的。」

對所有人類而言，持續了兩代人的血腥暴力是文明的黑暗期。 人們回顧他們的神祇及宗教儀式，發現這兩者都充滿了最可怕的等式：以恐懼覆蓋的野心。

當數十億信徒為了信仰浴血奮戰時，宗教領袖猶豫不決地碰面交換

意見。當時，宇航正漸漸壟斷所有星際旅行，貝尼．潔瑟睿德也正聯合所有女巫，這兩大勢力推動了這些宗教交流。

最早的幾次跨宗教會議促成了兩大結果：

所有宗教至少要有一條共同戒律：「汝等不得減損靈魂之價值。」

成立宗教大同編譯委員會（後簡稱「譯委會」）。

譯委會在古地球的一座中立小島上召開集會，古地球是各大原始宗教的發源地。他們「一致相信宇宙間有某種神性本質」。每支信徒在百萬以上的信仰都派出代表，以令人驚訝的速度達成協議，並宣告他們的共同目標：

「我們聚集在此，是為了消弭宗教衝突的元凶：宣稱自己是唯一的、僅有的天啟。」

人們歡呼慶祝「即將簽下影響深遠的協議」，事後證明大家太早高興了。一個標準年過去，那紙聲明是譯委會的唯一公告。人們憤恨地談論協議延誤了。吟遊詩人寫下詼諧、辛辣的歌謠，諷刺譯委會那一百二十一個「怪物」（這個外號源於一個關於譯委會的下流笑話）。其中一首歌謠《憂鬱的安眠》每隔一段時間便有人重新傳唱，時至今日也依舊十分流行。歌詞如下：

想想花圈，
憂鬱的安眠──還有
所有這一切老怪物
造成的悲劇。
所有的老怪物！
多麼懶乎，
多懶乎！
你們這一輩子啊，
就夾在眾神之間，
將光陰虛度。

譯委會的會議期間不時有流言傳出，說他們只是在比較經文，而且，不負責地指出是哪些經文。這樣的流言不可避免地激發了反對宗教

合一的暴亂，當然，也激發出更多冷嘲熱諷。

兩年過去了……三年過去了。

譯委會的創會委員有九十人不是去世，就是被換下，剩下的人停下來觀察那些接替者的正式就職典禮，然後宣布自己正在寫書，準備徹底根除過去宗教中「所有病態症狀」。

他們說：「我們正在製作一件樂器，能以諸種方式彈出愛。」

許多人都覺得很奇怪，這樣一條聲明竟激起反宗教合一運動中最激烈的暴力衝突。二十個委員被各自的宗教團體召回，其中一人居然偷了一艘太空護衛艦，駕駛著衝向太陽。

歷史學家估計暴亂導致八千萬人喪生。這個數據是按照蘭茲拉德中每個世界損失六千人計算出來的。而考慮到當時的動亂，這樣的估算並不誇大，儘管任何聲稱自己的數據真實無誤的統計都不過是……聲稱而已。星際間的交流跌到最低。

很自然，吟遊詩人樂壞了。當時某齣流行的音樂喜劇中有名譯委會的委員坐在松樹下的白沙上，輕聲唱道：

為了上帝、女人和愛的榮耀，
我們坦蕩蕩毫無畏懼來到這裡，
吟遊詩人啊，吟遊詩人，再唱一首歌謠，
為了上帝、女人和愛的榮耀。

暴動和喜劇不過是時代的症狀，但能揭露許多真相。它們暴露了人們的心理調性、深切的不確定感……以及為某種更好的東西而奮鬥，同時又害怕一切終究是場徒勞。

在那個時代，剛成形的宇航、貝尼．潔瑟睿德和鉅貿聯會是擋住無政府狀態的水壩。他們排除萬難，定期開會，這樣的局面維持了整整兩千年。在這三巨頭的聯合中，宇航的角色很明確：為蘭茲拉德和譯委會的一切會務提供免費運送。貝尼．潔瑟睿德的作用較為隱晦。當然了，她們在這時期將全宇宙的女巫團結起來，探索了迷藥，發展出貝尼．潔瑟睿德的並度神經與普拉那肌肉訓練法，設計出護使團，推動迷信的黑色手臂。然而，〈制驚禱文〉也是在這個階段寫出來的。此外，她們還

編纂了《光明書》，這套令人驚歎的叢書收錄了大多數古代信仰的重要祕密。

歷史學家英格斯里的評注也許是唯一合理的解釋：「這是極度矛盾的時代。」

在譯委會成立將近七年時，他們為全宇宙的人類準備了一份重大聲明。在七週年慶那一天，他們揭開了《奧蘭治合一聖書》的神祕面紗。

「這是一本莊嚴、意義深厚的巨著，」他們說，「人們從中意識到，全體人類都是上帝的造物。」

譯委會的人被比擬為考古學家，他們重新發現了上帝的莊嚴，受到鼓舞。據說，他們讓世人理解「偉大的思想體系塵封了數世紀的活力」，而且「擦亮了宗教善惡觀念所孕生的道德義務」。

繼《奧蘭治合一聖書》之後，譯委會推出了《禮拜手冊》和《釋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釋經》──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更引人注目的作品，不僅僅是因為言簡意賅（篇幅不到《奧蘭治合一聖書》的一半），更因為坦率，以及那種混合了自憐自艾和自以為是的風格。

對那些相信不可知論的統治者來說，起源有很明顯的吸引力。

「人們在聖行（關於律法的一萬條宗教發問）中找不到答案，於是開始自行推論。所有人都希望能夠擺脫蒙昧，宗教只不過是其中最古老、最高尚的方法，人們通過這種方法努力讓上帝的宇宙具有意義。科學家探求事件的法律意義，而宗教的任務則是讓人類適應這些法律意義。」

然而，《釋經》極可能以結論中的嚴厲語氣，預言了自己的命運。

「許多被稱作『宗教』的思想，其實會不自覺敵視生命。真正的宗教必須讓人們知道，生命充滿了上帝樂見的喜悅，而沒有行動的知識則是空洞的。所有人都必須明白，強調戒條和儀式的宗教大多只是騙局。真正的宗教教誨十分容易辨認。你一定會認出，因為它能喚醒你內在的感覺，讓你看到你一直都知道的事。」

當印刷機和列印機轟轟運轉，而《奧蘭治合一聖書》散布到整個宇宙時，有股奇異的寧靜。有些人認為這是上帝的神蹟，是團結的預兆。

然而，即使是譯委會的委員，也在返回各自的宗教團體之後打破虛幻的寧靜，其中十八人在兩個月內死於私刑，另有五十三人在一年內被

迫反悔。

而《奧蘭治合一聖書》則被指控為「驕傲自大」的成果。據說這本書通篇都是引人入勝的邏輯。隨後，為了迎合眾多頑固信徒，一些修訂版開始出現。這些版本傾向於接受象徵體系（十字架、新月、羽毛撥浪鼓、十二聖徒、佛像，諸如此類）。很快，一切都變得很清楚：遠古的迷信和信仰並未被納入此一波宗教融合運動中 。

哈羅威為譯委會七年來的工作成果貼上標籤，稱之為「初萌的宿命論」。他的觀點立刻吸引了數十億熱切的擁護者將縮寫的「初宿」理解為「出事」。

譯委會主席陶伯克是禪遜尼人的阿訇，也是十四個從未放棄宗教合一的委員之一（通俗歷史中稱他們為「十四賢哲」），但他此時也終於承認譯委會確實錯了。

「我們不應試圖創造新的宗教象徵，」他說，「我們早就應該意識到，不應在已被接受的信仰中注入不確定性，不應打亂人們對上帝的好奇。我們每天都要面對人類事務可怕的不穩定性，卻還是聽任我們的宗教日漸嚴格、控制一切，還要求信徒要更加順從。在神諭的大道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陰影？這是在警告我們，宗教制度、象徵仍將繼續，即使原有的意義已不復存在；警告我們，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本大全可以涵蓋所有知識。」

不久，陶伯克被迫過起流亡生活，全靠宇航的保密才保全性命。根據宇航的報告，他最後死在避難星──圖拜，死前深受愛戴。他的臨終遺言是：「有些人會對自己說：『我未能成為我希望成為的那種人。』宗教應該為這些人提供出口，絕不能淪為自滿的集合體。」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可以認為陶伯克了解他話中的預見性：宗教體制仍將繼續。 九十年之後，《奧蘭治合一聖書》和《釋經》滲透了整個宇宙的宗教系統。

當保羅─摩阿迪巴站在供奉他父親顱骨的岩石聖壇前，他右手放在聖壇（右手受到祝福，而左手卻是遭到詛咒），引用了《陶伯克遺澤》中的一句話：

「那些擊敗我的人可以對自己說，巴比倫淪陷了，那些文明也被摧毀。而我要對你們說，人類仍然要接受審判，每個人都站在自己的被告

席上。每個人都是場小型戰役。」

弗瑞曼人都說．保羅─摩阿迪巴就像阿布．乍德，以一艘巡防艦挑戰宇航，在一天內往返「那個地方」。「那個地方」是由弗瑞曼神話直譯而來，意思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形象界」。

這樣的描述與奎薩茲．哈德拉赫非常相似。奎薩茲．哈德拉赫是貝尼．潔瑟睿德一直試圖藉由育種計畫培育出來的人，她們稱他為「捷徑」，或「可以同時出現在兩個時空的人」。

其實，這兩種描述都可以直接從《釋經》中找到根源：「當法律與宗教的責任合而為一時，個體與整個宇宙融為一體。」

而摩阿迪巴則這樣形容自己：「我是時間海洋中的一張網，隨意撈起未來與過去。我是移動的薄膜，不會漏過任何可能性。」

這些宗教思想都是同一回事，殊途同歸。《奧蘭治合一聖書》第二十二節中有這樣一段話：「思想不論是否宣之於口，都是真實存在的，也都會影響現實。」

而當我們深入研究摩阿迪巴為《宇宙之柱》所寫的注解時，我們會發現，他深受譯委會和弗瑞曼─禪遜尼思想的影響。

摩阿迪巴：「法律和責任是一體的，不用試圖改變這一點，但要記住這些限制──你永遠無法擁有徹底的自我意識，永遠是集體的一員，而非獨立的個體。」

《奧蘭治合一聖書》：完全相同的語句。（選自啟示錄六十一條）

摩阿迪巴：「宗教經常會為社會的前程披上神祕主義的外衣，如此我們才不必害怕變幻莫測的未來。」

譯委會的《釋經》：完全相同的語句（根據《光明書》，這段陳述源自一世紀初的宗教作家聶修）。

摩阿迪巴：「假如一個孩子、一個未受過訓練的人、一個無知的人，或一個愚蠢的人惹出麻煩，那是掌權者的錯，因為他未能預見也未能阻止這個麻煩。」

《奧蘭治合一聖書》：「世間所有罪過多少都可以歸咎於人的劣根性，而人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因此對上帝來說，這些罪過也就情有可原、可以接受。」（根據《光明書》的追溯，這段話出自古代閃族宗教。）

摩阿迪巴：「伸出你的手，接受上帝賜予的食物。飽足之後，讚美祂。」

《奧蘭治合一聖書》有一段意思相同的話。（根據《光明書》的追溯，這段話只跟伊斯蘭的原教義略有不同。）

摩阿迪巴：「善意是殘忍之母。」

弗瑞曼人的《訓誡書》：「慈悲之神無法沉重。燃燒的太陽（阿—拉特）豈非神所賜予？水之母（聖母）豈非神所賜予？撒但（魔鬼）豈非神所賜予？我們不正是從撒但手中取得有害的速度？」（這句話源於弗瑞曼諺語：「速度來自撒但。」因為運動〔速度〕需要能量，而每一百大卡的熱量就會使身體散發大約一百七十毫升的汗水。在弗瑞曼語中，汗水就是眼淚。當用某種特定的語調發音時，還意味著：「撒但從你身上榨出的生命精華。」）

柯尼威爾曾把摩阿迪巴的降臨稱為「神聖地及時」，但時機與此無關。正如摩阿迪巴自己所說：「我在這裡，因此……」

然而，在嘗試理解摩阿迪巴的宗教影響力時，有件事實至關重要：弗瑞曼是一支沙漠民族，祖先早已適應惡劣的環境。在一個分分秒秒都必須應付殺機的地方，弘揚神祕主義並非難事。「你在那裡，因此……」

在這樣的傳統下，他們接受了苦難。也許他們在潛意識裡認為這是懲罰，但他們接受了。我們應當注意到，弗瑞曼的宗教儀式完全擺脫了罪惡感。對他們而言，罪惡感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他們的律法與宗教完全一致，不服從律法就是犯了宗教之罪。更確切地說，由於他們每天都必須面對殘酷的抉擇（常常是生死抉擇），因此他們淨化了罪惡感。若是在溫和的生存環境中，這類抉擇會產生難以承受的罪惡感。

這或許是弗瑞曼人迷信的根源之一（姑且不論護使團在這方面的推波助瀾）。呼嘯的風沙是神兆？第一次見到一號衛星時必須握起拳頭？一個人的肉體是自己的，水卻屬於部落？對他們而言，生命的神祕並不是要解決的問題，而是必須經歷的現實。神兆使你記住這一點。最後，因為你身在此地，因為你有宗教，勝利終究會屬於你。

幾世紀之前，遠在貝尼．潔瑟睿德與弗瑞曼人爆發衝突之前，她們就在教導這一點：

「當宗教與政治同乘一輛馬車時，當駕車人是在世的聖徒（巴拉卡）時，什麼也阻擋不了他們。」

附錄III　貝尼．潔瑟睿德之動機及意圖報告

厄拉科斯事件後，潔西嘉女士立即要求手下的密探準備一份報告。本文即摘自這份報告。該報告清晰，極為珍貴，遠遠超越一般資料。

貝尼．潔瑟睿德的學校半帶祕教色彩，數百年間一直行事隱密，孜孜矻矻地在人類間進行她們的選擇性育種計畫。世人對她們的評價大多高於該會所應得。她們針對厄拉科斯事件寫了一份報告，名為《事實的考驗》，分析過這份報告之後，我們發現，貝尼．潔瑟睿德學校嚴重忽略了自己在該起事件中的角色。

也許有人會駁斥道，貝尼．潔瑟睿德只能根據她們所掌握的事實展開調查，而她們無法直接見到先知摩阿迪巴。但學校曾經克服比這更困難的阻礙，而她們這次所犯的錯誤也更加嚴重。

貝尼．潔瑟睿德的計畫有其目標，即培育出她們稱為「奎薩茲．哈德拉赫」的人，該詞的意思是「可以同時身處多重空間的人」。簡言之，她們想要培育出擁有超凡心智能力的人，以理解並運用更高階的時空維度。

她們培育的是超級晶算師，一個具有宇航領航員那種預知力的超級人類電腦。現在，請密切留意以下事實：

摩阿迪巴，出生時名為保羅．亞崔迪，是雷托公爵之子，其血脈已經被密切追蹤了一千多年。這位先知的母親潔西嘉女士是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的親生女兒，她身上的遺傳標記對育種計畫而言相當重要，這一點貝尼．潔瑟睿德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知道。她是貝尼．潔瑟睿德育種、訓練出來的成果，理應心甘情願為育種計畫獻身。

潔西嘉女士奉命生出一個亞崔迪女兒。在育種計畫中，這個女兒將與菲得—羅薩．哈肯能近親繁殖—他是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的侄子，這樣的結合極有可能培育出奎薩茲．哈德拉赫。然而，潔西嘉女士出於某種她坦誠自己也從不完全清楚的原因，違抗了命令，生下兒子。

這起事件本身就應該引起貝尼．潔瑟睿德的警覺，這表明她們的計畫已經滲入不可控制的變數，但實際上她們忽略的不止於此，還有其他

更加重要的跡象：

一、保羅．亞崔迪在少年時期就表現出預測未來的能力。許多人都知道他能夠看到未來的景象，既精準又敏銳，推翻了四維空間的解釋。

二、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貝尼．潔瑟睿德的督察，她曾經在保羅十五歲時為保羅做過人類測試，親眼目睹他在測試中戰勝了有史以來最強烈的痛苦。然而，她並未在報告中特別說明這一點。

三、亞崔迪家族移居厄拉科斯星之後，當地的原住民弗瑞曼人向少年保羅歡呼，奉他為先知，稱他為「天外之音」。貝尼．潔瑟睿德相當清楚，厄拉科斯地表全是沙漠，氣候嚴苛，極度缺乏地表水，人們重視最基本的生存必需品，所有這一切，必然使人民極易受煽動。然而，弗瑞曼人的反應，以及厄拉科斯的飲食中含有相當高的香料成分此一事實，都被貝尼．潔瑟睿德的觀察員搪塞過去。

四、當哈肯能人和帕迪沙皇帝狂熱的薩督卡軍團重新占領厄拉科斯之後，殺死了保羅的父親和絕大多數亞崔迪部隊，保羅和他的母親卻失蹤了。幾乎馬上就有報告傳出弗瑞曼人突然出了一個新的宗教領袖，一個名喚「摩阿迪巴」的人，他也被尊為「天外之音」。報告明白指出，他身邊有位通過了塞亞迪娜儀式的新聖母，而這位聖母就是「生他的那個女人」。貝尼．潔瑟睿德的記錄清楚寫出，與這位先知有關的弗瑞曼傳說中有如下敘述：「他應由貝尼．潔瑟睿德女巫所生。」

（也許有人會駁斥道，早在數世紀之前，貝尼．潔瑟睿德就已經派遣護使團來到厄拉科斯，把一些與此傳說相近的內容植入當地人心中，以便任何成員困在當地需要避難時，可以利用這些傳說來保護自己。意即，「天外之音」既是貝尼．潔瑟睿德的標準計謀，自然可以忽視。但這一點要成立，我們就得同意，貝尼．潔瑟睿德忽視了保羅—摩阿迪巴的其他線索也是正確的。）

五、厄拉科斯事件越演越烈時，宇航曾主動向貝尼．潔瑟睿德示意，暗示他們的領航員看到「地平線上出現了麻煩」，或「憂慮未來」。這些領航員會服用厄拉科斯的香料迷藥，以獲得有限的預知力去駕駛宇宙星艦穿越太空。這一切無不表明他們看到了節點，那裡是無數微妙決定的交會處，而領航員的預知之眼無法看到節點後方通往未來的道路。這是相當清楚的跡象，指出宇航的某些領航員受到更高等級時空

維度的干擾。

（少數貝尼．潔瑟睿德很早就知道，宇航沒有能力直接干預香料重要產地的事務，因為他們早就以無能的方式處理更高等級時空維度──他們至少意識到，在厄拉科斯，即使是最輕微的差錯，也可能是場浩劫。事實證明，宇航的領航員已經預測出，若要控制香料，就一定會導致這種節點。結論很明顯：有股更高層的力量正在控制香料源，而貝尼．潔瑟睿德竟完全未能覺察。）

面對這些事實，我們得出一個無法忽視的結論：貝尼．潔瑟睿德在這起事件的無能表現，只是另一項計畫的產物，而她們對這項更高層次的計畫一無所知！

附錄IV　人物小傳（氏族成員選摘）

沙德姆四世（一○一三四—一○二○二）

帕迪沙皇帝，柯瑞諾家族登上金獅王座後的第八十一任皇帝。一○一五六年，沙德姆四世在其父皇埃爾如德十一世遭毒鴆後即位。一○一九六年，被迫退位，由保羅—摩阿迪巴公爵以其長女伊若琅公主的名義建立攝政王朝。他在位期間最著名的事件即「厄拉科斯事變」。後世的許多歷史學家都批評沙德姆四世沉迷於宮廷活動，浪擲官職。波薩格的軍銜在他即位後的最初十六年間增加了兩倍，而在厄拉科斯事變前的三十年間，撥給薩督卡軍進行軍事訓練的軍費卻逐年減少。他有五個女兒（伊若琅、莎莉絲、溫西希婭、喬西法、露琦），沒有合法婚生的兒子。他的四個女兒都在他退位後陪伴他。其妻安妮茹是「隱祕級」的貝尼．潔瑟睿德，卒於一○一七六年。

雷托．亞崔迪（一○一四○—一○一九一）

柯瑞諾家族的母系表親，人稱「紅公爵」。亞崔迪家族以采邑的形式統治卡樂丹，前後二十代人，直到被迫移居厄拉科斯。他主要是以保羅—摩阿迪巴公爵（烏瑪攝政王）之父的身分聞名於世。雷托公爵的遺骨存放在厄拉科斯的「顱骨聖壇」中。他死於一名蘇克醫生的背叛，而陰謀背後的主腦是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

潔西嘉女士（亞崔迪）（一○一五四—一○二五六）

根據貝尼．潔瑟睿德的資料，她是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的親生女兒，保羅—摩阿迪巴公爵的母親。她畢業於瓦拉赫九號行星上的貝尼．潔瑟睿德學校。

厄莉婭．亞崔迪女士（一○一九一—）

雷托．亞崔迪公爵與其伴侶潔西嘉女士所生的女兒。厄莉婭在雷托公爵死後大約第八個月出生於厄拉科斯。在胎兒期暴露在啟靈藥帶來的意識域之中，因此貝尼．潔瑟睿德稱她為「受詛咒的人」。通行的史書

稱她為「聖．厄莉婭」，或「聖．尖刀厄莉婭」。生平詳見《聖．厄莉婭：十億世界的女獵人》。

弗拉迪米爾．哈肯能（一○一一○—一○一九三）

通常被稱為哈肯能男爵，正式頭銜為西瑞達男爵（行星總督）。弗拉迪米爾．哈肯能是霸夏．阿布魯德．哈肯能的直系後裔，霸夏當年在柯瑞諾戰役後因臨陣退縮而遭流放。家族由於逐漸成為操控鯨皮市場的巨頭，因而重獲權勢，之後地位更因厄拉科斯的香料財富而更加鞏固。這位西瑞達男爵在厄拉科斯事變中死於沙丘，頭銜短暫地由準男爵菲得—羅薩．哈肯能繼承。

哈西米爾．芬倫伯爵（一○一三三—一○二二五）

柯瑞諾家族的母系表親，沙德姆四世的兒時玩伴（根據《柯瑞諾家族野史》中有關旁系血親不甚可靠的記載，芬倫就是對先皇埃爾如德十一世下毒的人）。所有史料都同意芬倫是沙德姆四世一生中最親密的朋友，許多皇室要務都是由芬倫負責，包括在哈肯能家族統治厄拉科斯的時期擔任皇室代表，後來又暫時攝理卡樂丹。厄拉科斯事件後，他陪同沙德姆四世一起隱退到薩魯撒．塞康達斯。

格羅蘇．拉班伯爵（一○一三二—一○一九三）

格羅蘇．拉班，蘭吉維爾的伯爵，弗拉迪米爾．哈肯能最年長的侄子。格羅蘇．拉班和菲得—羅薩．拉班（菲得—羅薩被西瑞達男爵選中為他的繼承人，所以改姓哈肯能）是西瑞達男爵同父異母兄弟阿布魯德的婚生子。當阿布魯德被賜予拉班—蘭吉維爾次級行政區的管轄權時，他宣布放棄原姓氏哈肯能，並放棄所有屬於哈肯能人的權利。拉班是母姓。

帝國詞彙表

要研究造就了摩阿迪巴的帝國、厄拉科斯行星與整個文化體系，不免碰到許多不尋常的詞彙。欲鼓勵眾人加深理解，因而提供詞彙解釋與定義如下表。

ACH 沙蟲馭者對沙蟲下達「向左轉」所使用的口令。

B.G.通常用於簡稱貝尼．潔瑟睿德。但例外是如果與年分日期並用，則視為帝國曆法的計年方式，代表「宇航曆前」。帝國曆法系統以宇航公會開始壟斷事業的日子為起始。

LA, LA, LA! 弗瑞曼人悲痛的哀號（LA可譯成最大程度的拒絕承認，走投無路時說出的「不」）。

DERCH 沙蟲馭者對沙蟲下達「向右轉」的口令。

GEYRAT 沙蟲馭者對沙蟲下達「向前進」時所使用的口號。

HAIIIII-YOH! 沙蟲馭者對沙蟲下達行動命令時使用的口號。

HAL YAWM 弗瑞曼語的感嘆詞，表示「終於！」

IKHUT-EIGH! 厄拉科斯星上賣水販子的吆喝聲（語源不明，請參閱「Soo-soo sook!」）。

KULL WAHAD! 帝國中常見的一句驚嘆詞，實際意義視當時情況而定。（據說摩阿迪巴見到一隻漠鷹雛鳥破殼而出時曾低聲如此讚嘆。）

MU ZEIN WALLAH! 弗瑞曼人詛咒敵人的傳統發語詞，mu zein代表「沒好事」，wallah則是反身的驚嘆詞，把句子重點帶回mu zein，使得整句意為「沒好事，永遠沒好事，沒一件好事」。

SOO-SOO SOOK! 厄拉科斯星上水販的叫賣聲。Sook指市集（請參閱「Ikhut-eigh」）。

SUBAKH UL KUHAR 弗瑞曼人的問安。

SUBAKH UN NAR 弗瑞曼式招呼語回應。

YA HYA CHOUHADA 弗瑞曼敢死隊的戰鬥口號，本句中的「Ya」

（「現在」之意）被後面的「hya」（意為「永遠延續的現在」）所修飾。「chouhada」（鬥士）則代表對抗不公不義事物的鬥士。這個字特別言明鬥士不為任何事物而戰，而是單單捨身對抗一特定事物。

YA! YA! YAWM! 在儀式重要時刻吟誦的弗瑞曼口號。「YA」所包含的字根意指「現在專心！」，而「YAWA」則是經過修飾的詞語，強調「刻不容緩」之意。通常翻譯為「現在，請你仔細聽！」

一號月亮**FIRST MOON** 厄拉科斯主要衛星，在夜晚首先升起。有個明顯特徵，是表面有和人類拳頭相仿的花紋。

二號月亮**SECOND MOON** 厄拉科斯雙衛星中較小的衛星，顯著特徵是表面有摩阿迪巴鼠的圖形。

人生歷程**SIRAT** 《奧蘭治合一聖書》中的一段經文，將人生描述成一段通過一座窄橋（Sirat）的旅途，其間「天堂在我右，地獄在我左，死神在我後。」

大公約**GREAT CONVENTION** 在宇航公會、大氏族和皇帝的權力平衡實施的全宇宙休戰協議。主要條文是禁止對人類使用核能武器。每則條文開頭均是「當嚴守此規範……」。

大反叛**GREAT REVOLT** 巴特勒聖戰的俗稱（請參閱「巴特勒聖戰」）。

大氏族**HOUSE MAJOR** 擁有行星封地者，星際企業家。（請參閱「氏族」）

大平漠**BLED** 平坦、開闊的沙漠。

大盾壁**SHIELD WALL** 厄拉科斯行星北方的多山地形，保護了一小塊區域不受科里奧利沙暴侵害。

大神母**GREAT MOTHER** 有角女神，宇宙的陰性法則（又稱宇宙之母）。帝國中許多宗教都崇拜「至高神」，至高神是男性、女性與中性的三位一體，大神母就是其中的女性面相。

小氏族**HOUSES MINOR** 受限於單一行星的商人階級。（凱拉赫語：Richece。）

小創造者**LITTLE MAKER** 介於植物和動物之間的厄拉科斯沙蟲媒介生物，潛藏在沙地深處。小創造者的排泄物會生成香料預菌體。

五重屏蔽場**PENTASHIELD** 安裝在小區域如門或走道上的屏蔽場，共有五層（大型屏蔽場會隨層數增加而變得不穩定），若沒有穿依照屏蔽場密碼設定的偽裝衣，無法通過（請參閱「警戒門」）。

公會**GUILD** 宇航公會，維持大公約的政治三強之一。公會是巴特勒聖戰後成立的第二所身心能力訓練學校（請參閱「貝尼．潔瑟睿德」）。公會開始獨占太空旅行、運輸以及星際銀行業的時間，是為帝國曆元年（宇航曆元年）。

厄拉科斯**ARRAKIS** 以「沙丘」之名為人所知的行星，老人星第三號行星。

厄拉欽恩**ARRAKEEN** 厄拉科斯最早的殖民區，長年作為行星首府。

及踝罩袍**JUBBA CLOAK** 可用來反射或吸收輻射熱能、搭蓋吊床或簡便避難所的多用途罩袍，在厄拉科斯星上常穿於蒸餾服外。

反背義規章**DICTUM FAMILIA** 此規定收錄於大公約，禁止以非正規的不當手段殺害皇室或大氏族成員。規章明文規定了正當手段，對暗殺手法設限。

太空漂泊者**AMPOLIROS** 傳說中太空的「飛翔的荷蘭人」。（「飛翔的荷蘭人」是著名的幽靈船，在歐洲航海傳說中，這艘船注定只能在大海中漂泊，無法靠岸。—編注）

太陽幣**SOLARI** 帝國的官方貨幣單位。其購買力由宇航公會、蘭茲拉德和皇帝每四年協商一次決定。

尤落希喏**UROSHNOR** 不具特定意義的發音。貝尼．潔瑟睿德將這類發音嵌入特定對象腦中，作為控制手段。植入者聽到後會暫時失去行動能力。

巴卡**BAKKA** 弗瑞曼傳說中，為全人類哀悼的哭泣者。

巴利斯九弦琴**BALISET** 由齊特拉琴直接演變而成的一種九弦樂器，調成楚蘇克調以撥弦彈奏。吟遊詩人愛用的樂器之一。

巴拉卡**BARAKA** 仍在世且擁有神祕力量的聖人。

巴特勒聖戰**BUTLERIAN JIHAD** 請參閱「聖戰」（又稱大反叛）。

心感**T-P** 心靈感應的縮寫。

戈姆刺**GOM JABBAR** 原意指強力而霸道的敵手，也可稱一種尖端塗有超氰化物的毒刺。貝尼．潔瑟睿德督察對人進行生死試煉，測試此

人的人性意識是否能克服動物本能時，會使用戈姆刺。

比拉．特喬斯**BELA TEGEUSE** 坤特辛星系第五號行星，同時也是禪遜尼（弗瑞曼）人被迫遷徙時的第三個落腳地。

比拉凱法**BI-LA KAIFA** 真誠（字面意義：「無需多作解釋。」）。

巴達威**BEDWINE** 請參閱「伊赫萬．巴達威」。

氏族**HOUSE** 泛指統治行星或星系的宗族。

水貢**FAI** 以水納貢，厄拉科斯上主要的稅金形式。

用水紀律**WATER DISCIPLINE** 在厄拉科斯上，居住者為了確保不浪費水分而接受的嚴苛訓練。

水債**WATER BURDEN** 弗瑞曼語，「至死方休的義務」。

世仇**KANLY** 官方認可的氏族爭鬥或仇殺，需遵守大公約的嚴格限制（請參閱「變動仲裁官」）。這套規則原先的目的是保護無辜的旁觀者。

凹地**SINK** 厄拉科斯行星上被高地環繞而得免遭盛行的風暴所侵襲的可居住低地區域。

凹地人**PYONS** 行星上的農民或勞工，是階級制度中的基層等級，在法律上指監禁在行星上的人。

凹地路線圖**SINKCHART** 厄拉科斯星地表的地圖，標有可供定位羅盤使用的避難處路線（請參閱「定位羅盤」）。

加弗拉**GHAFLA** 讓自己易受不良因素影響、分心。因此引申為善變者、不該信任的人。

卡樂丹**CALADAN** 保羅—摩阿迪巴出生的星球，是孔雀六星域中的第三顆行星。

司水員**WATERMAN** 一種弗瑞曼人的聖職，主掌與水和生命之水有關的儀式。

外族**OUT-FREYN** 凱拉赫語中的「親近的外人」，指「不屬於親近的社群，非選中之人」。

奴隸 **MAULA**

巨型運輸艦**HEIGHLINER** 宇航公會運輸系統中的主力貨物運輸艦。

布爾汗**BURHAN** 生命的證明（常用用法：生命的阿耶蒂與布爾汗。請參閱「阿耶蒂」）。

弗瑞曼人**FREMEN** 厄拉科斯星上的自由部族，居住在沙漠中，為禪遜尼漫遊者的孑遺（皇家字典稱弗瑞曼人為「沙賊」）。

弗瑞曼敢死隊**FEDAYKIN** 弗瑞曼人的敢死特攻隊。歷史意義：立誓願犧牲性命以撥亂反正的小隊。

瓦拉赫九號行星**WALLACH IX** 洛烏津星系第九號行星，貝尼．潔瑟睿德創始學校所在地。

生命之水**WATER OF LIFE** 一種「啓靈」的毒物（請參閱「聖母」）。特指沙蟲（請參閱「沙胡羅」）淹死時吐出的液體，在聖母體內轉化後，成為穴地狂歡儀式使用的麻醉劑。是種「延伸意識」的麻醉劑。

穴地**SIETCH** 弗瑞曼語，「危急時的集合地」，因為弗瑞曼人長期處於險境，這個詞變為一般用語，表示任何部落社群居住的洞穴群。

穴房**YALI** 弗瑞曼人在穴地中的個人住所。

《列王紀》**SHAH-NAMA** 禪遜尼流浪者半虛半實的第一本書。（該字來自波斯史書，中文譯為《列王紀》或《諸王之書》。—編注）

吉奈士氏族**GINAZ, HOUSE OF** 他們曾經是雷托．亞崔迪公爵的盟友。在刺客戰爭中，吉奈士氏族和格魯曼氏族一起被打敗。

立體投影**SOLIDO** 立體投影機投射出的三維影像，影像來源為記錄在魆迦藤帶上的三百六十度來源信號。一般公認伊克斯人製造的立體投影機品質最佳。

伊巴德香料藍眼睛**IBAD, EYES OF** 攝取大量香料的典型作用，眼白和瞳孔轉為深藍色（表示已對香料重度上癮）。

伊卡茲**ECAZ** α□半人馬座B星系第四號行星，又稱「雕刻家天堂」。這個別名源自於星球上的原生植物「霧木」能受人的想法影響而生長，改變外觀。

伊克斯**IX** 請參閱「理奇斯」。

伊斯提斯拉赫**ISTISLAH** 為公共福祉而定的規矩。也常作為開始執行必要的殘酷之舉之前的開場白。（作者援用自遜尼派伊斯蘭教法的立法原則，該詞又意譯為「公益」或「優選」。—編注）

伊赫萬．巴達威**ICHWAN BEDWINE** 厄拉科斯上全體弗瑞曼人的兄弟會。

共恨**CHEREM** 擁有共同的仇恨對象而建立的情誼或關係（通常為了復仇）。

同父異母兄弟**DEMIBROTHERS** 在同一家族中，同父異母的兄弟們。

宇航公會**SPACING GUILD** 請參閱「公會」。

死亡三腳**DEATH TRIPOD** 最初指一種三腳架，沙漠劊子手會將遭處刑者懸掛其上。慣指共恨的三位成員宣誓要對同一位對象復仇。

汝赫靈魂**RUH-SPIRIT** 在弗瑞曼信仰中，指個體中永遠根植於（且有能力感應）超自然世界的部分（請參閱「形象界」）。

米斯爾**MISR** 歷史上禪遜尼人（弗瑞曼人）對自己的稱呼。

米赫納**MIHNA** 弗瑞曼少年經歷試煉取得成人資格的季節。

自由行商**FREE TRADERS** 走私販的慣稱。

自真肖像**EGO-LIKENESS** 以魆迦藤放映機播放的人像投影，可以重現精細動作，維妙維肖地表現出本人特質的精髓。

艾樂迦迷藥**ELACCA DRUG** 燃燒生長於伊卡茲的艾樂迦血紋原木後產生的麻醉劑，可以抹去用藥者大部分的自保意識。使用者的皮膚呈現特有的紅蘿蔔色。通常用來讓奴隸角鬥士準備上場死鬥。

克銳荄爾纖維／繩索**KRIMSKELL FIBER or KRIMSKELL ROPE** 以伊卡茲出產的荷夫夫藤所編織的「利爪纖維」，如果拉扯這種繩子，繩結會越收越緊，直到預定的程度（進一步的資料請參閱霍江斯．馮布魯克所著的《伊卡茲的絞勒藤蔓》。）

利桑．阿拉黑**LISAN AL-GAIB** 「天外之音」。在弗瑞曼的救世主傳說中是異地來的先知。有時也會譯成「賜水者」（請參閱「摩阿迪巴」）。（作者假借了阿拉伯文al-ghaib，指隱而不顯的事物。在伊斯蘭信仰中也指只有真主能看見的未來事件──編注）

巡防艦**FRIGATE** 能單機在行星上起飛、降落的星艦中體積最大的一種。

希哈婭**SIHAYA** 弗瑞曼語中的「沙漠的春天」，帶有豐收季節及「將臨的天堂」的宗教意義。

忒萊素**TLEILAX** 撒林星系的唯一行星，叛變的晶算師訓練中心，「變異」晶算師的發源地。

投放箱**DUMP BOXES** 泛指任何形狀不一的貨物容器，配有可耐燒熔的外殼和懸吊投放系統，用來將物品從太空中投放到星球表面。

沙丘人**DUNE MEN** 慣指厄拉科斯上在沙漠中露天工作的人，如香料獵人等等。又稱沙漠工人、香料工人。

沙弗**SAPHO** 從伊卡茲行星出產的屏根中所萃取的高能量液體，晶算師經常服用，宣稱可以增強心智能力。喝下沙弗汁後口中和唇上會出現紅色痕跡。

沙地斗篷**BOURKA** 弗瑞曼人在空曠沙漠中穿著的絕緣披風。

沙地爬行車**SANDCRAWLER** 通稱設計來在厄拉科斯的地表搜尋和收集香料的機械。

沙地通氣管**SANDSNORK** 用來將地表空氣打入被沙蓋住的蒸餾帳棚中的呼吸裝置。

沙胡羅**SHAI-HULUD** 厄拉科斯行星的沙蟲，又稱沙漠老人、永恆老父或沙漠祖父。「沙胡羅」這個名稱當以某種語調說出或是當作特殊的專有名詞時則代表弗瑞曼人宗教中的大地之神。沙蟲可以長到相當巨大（沙漠深處曾出現過身長超過四百公尺的沙蟲）並且相當長壽，除非是被同類殺死或在對牠們而言有毒的水中淹死。厄拉科斯行星上大部分的沙都來自沙蟲的活動（請參閱「小創造者」）。

流沙漠**ERG** 廣闊的沙丘區域；沙粒之海。

沙陷**DUST CHASM** 在厄拉科斯沙漠中，表面上看似與其他沙地無異，實際上充滿砂土的深穴裂隙。沙陷是種致命陷阱，因為踏上的人或動物會下沉並窒息（請參閱「沙潮盆地」）。

沙錘**THUMPER** 一端有彈簧驅動響板的短棒，功用是插入沙中敲打沙地以召喚沙胡羅（請參閱「創造者矛鉤」）。

沙漠旅者**SANDWALKER** 受過訓練、能在廣漠中生存的弗瑞曼人。

沙漠求生包**FREMKIT** 弗瑞曼人製造的沙漠生存裝備。

沙漠野驢**KULON** 為了適應厄拉科斯沙漠而改造培育的驢子，原本是棲息在地球上亞洲大草原的野驢。

沙潮**SANDTIDE** 一般人對塵土潮的稱呼：厄拉科斯行星上充滿沙子的盆

地中因太陽和衛星的引力影響而產生的地形起伏（請參閱「沙潮盆地」）。

沙潮盆地**TIDAL DUST BASIN** 厄拉科斯星上在過去數世紀中被沙子覆蓋的凹地，若觀測到其中有沙潮（參「沙潮」）現象，則稱之為沙潮盆地。

沙蟲**SANDWORM** 請參閱「沙胡羅」。

沙蟲馭者**SANDRIDER** 弗瑞曼用語，指能制伏和騎乘沙蟲的人。

形象界**ALAM AL-MITHAL** 神祕的擬似世界，在其中不受物理限制。

灼熱良心**PYRETIC CONSCIENCE** 即一般所稱「火的良心」，是受皇家制約後的禁制等級（請參閱「皇家訓練」）。

貝尼．潔瑟睿德**BENE GESSERIT** 巴特勒聖戰中，「人工智慧機器」和機器人被摧毀殆盡，其後設立的古老學校，傳授身心雙方面的訓練，主收女子。

貝尼．潔瑟睿德之道**WAY, BENE GESSERIT** 可用來觀察微小細節的方法。

赤棘**INKVINE** 一種生長於羯地主星的攀緣植物。在奴隸營中常用作鞭子，受鞭笞的人身上會留下紫紅色的印痕和多年不退的痛楚。

並度**BINDU** 與神經系統相關，特別是對神經的訓練。常被稱為「並度脈序」（請參閱「普拉那」）。

並度僵直**BINDU SUSPENSION** 自身發起的特殊假死狀態。

刺客戰爭**WAR OF ASSASSINS** 大公約和公會和約所允許的有限度的戰爭形式，用意在於避免牽連無辜的旁觀者。規則要求交戰者正式宣告戰爭的意圖，並限制戰爭中使用的武器。

奇斯哇**KISWA** 以弗瑞曼神話為主題的花樣或設計。

孤山**GARE** 單獨聳立的小型平頂山或山丘。

定位羅盤**PARACOMPASS** 任何利用地磁變化現象來指示方向的羅盤皆可稱之；當手邊有相對應的地圖，而且該行星的磁場不穩定或易受磁風暴干擾便可以使用。

定時器**SERVOK** 可以執行簡單工作的定時裝置；巴特勒聖戰後仍然被允許使用的少數「自動」裝置之一。

延展合金**FANMETAL** 杜拉鋁中增長的賈斯謎水晶所形成的金屬。相對於其重量，可展現出極高強度，所以相當出名。通常用在可摺疊的結構，使用時往外延展打開，因此而得名。

波里特林**PORITRIN** E□阿郎古星系的第三顆行星，被禪遜尼流浪者認定為是他們族群的起源地，不過他們的語言和神話顯示他們的祖先應當來自於更古老的行星。

波坦尼方言**BHOTANI JIB** 請參閱「契科布薩語」。

波圖果**PORTYGULS** 柳橙。

波薩格**BURSEG** 薩督卡軍團的指揮官。

金字塔棋**CHEOPS** 棋盤有九階的棋類遊戲，必須在棋盤頂端擺上我方皇后且將敵方國王「將軍」才能獲勝。

地塹**GRABEN** 深層地殼移動造成地層下陷，因而出現的長型溝渠地形。

阿巴袍**ABA** 弗瑞曼女性所穿的寬鬆罩袍，通常是黑色。

阿卡索**AKARSO** 一種原生於錫坤星（A□蛇夫座七○的行星之一）的植物，主要特徵是接近長方形的葉片。葉面呈綠白相間條紋，表示葉綠素的分布範圍處於連續的多種狀態。綠色條紋是植物處於生長期時葉綠素的所在範圍，白色條紋則是休眠期的範圍。

阿卡索咖啡香**RACHAG** 一種類似咖啡因的興奮劑，以阿卡索的黃色果實製成（請參閱「阿卡索」）。

阿奎能測試**AQL** 理性思考能力的測驗，原本稱為「七道神祕問題」，開頭為：「是誰在思考？」

阿默汰／阿默汰規則**AMTAL / AMTAL RULE** 在未開化世界中的一種規則，用來測試事物的極限或者瑕疵。通稱：破壞測試。

阿拉特**AL-LAT** 地球人口中的太陽，慣指任何行星的主星。

阿耶蒂**AYAT** 生命的跡象（請參閱「布爾汗」）。

阿訇**ULEMA** 禪遜尼神學博士。

阿達卜 **ADAB** 偶然自行降臨的「觸發記憶」（外在刺激或整體情境觸動引發的深層記憶）。

哈伊拉**HAJRA** 探尋之旅。

哈葛爾**HAGAL** 又稱「珠寶行星」（θ□少微二星），在沙德姆一世的時代便已開採殆盡。

哈蒙塞普**HARMONTHEP** 歷史學家英格斯里以此名字稱呼禪遜尼人遷徙旅程中的第六站星球，據說是孔雀六星系一顆已不復存在的衛星。

奎薩茲．哈德拉赫**KWISATZ HADERACH** 意指「捷徑」。為了應對未知，貝尼．潔瑟睿德用基因技術尋找解決方案，也就是一個體內精神力量能夠跨越空間和時間的男性貝尼．潔瑟睿德成員。奎薩茲．哈德拉赫就是她們對「應對未知的方法」的稱呼。

契科布薩語**CHAKOBSA** 所謂的「磁性語言」，有部分從古波坦尼語蛻變而來。契科布薩語由多種方言組成，再經調整改變，以增添安全性。語言最主要的根基是波坦尼人的狩獵語言，這群人是第一次刺客戰爭時受僱的刺客。

娃黎 **WALI** 尚未受考驗的弗瑞曼青年。

屏蔽場**SHIELD, DEFENSIVE** 霍茲曼效應產生器所製造的防護力場，這種力場由第一相位的懸浮中和作用引發。屏蔽場只允許低速移動的物體進入其內（依設定不同，速度在每秒六到九公分以下的物體），只有作用面積極大的電場可以破壞它（請參閱「雷射槍」）。

帝國軍團**LEGION, IMPERIAL** 一個軍團等於十個旅（約三萬人）。

律法**FIQH** 知識或宗教律法。禪遜尼流浪者的宗教有幾個半傳說半事實的起源，此為其一。

持鉤人**HOOKMAN** 手持創造者矛鉤準備抓住沙蟲的弗瑞曼人。

挖沙師**SANDMASTER** 管理香料採集的工頭。

施拉格獅**SCHLAG** 圖比勒星的原生動物。身披輕薄強韌的毛皮，所以曾一度被捕獵到瀕臨絕種。

柯瑞諾戰役**CORRIN, BATTLE OF** 一場太空戰役，也是柯瑞諾皇室氏族名稱的由來。此戰始於宇航曆前八十八年，戰場接近Σ□天龍星，薩魯撒．塞康達斯的柯瑞諾氏族就此確定登基。

殆赫得挑戰**TAHADDI CHALLENGE** 弗瑞曼式死亡決鬥，常用於裁決某些重大爭議。

殆赫得檢驗**TAHADDI AL-BURHAN** 一種終極試煉，對結果不得再有異議（因為通常會帶來死亡或毀滅）。

毒素檢測器**SNOOPER, POISON** 指能靠氣味因子光譜檢測毒物的輻射分析儀。

炷火**FIRE, PILLAR OF** 用於開闊沙漠中傳遞信號的簡易火箭。

珈尼瑪**GHANIMA** 戰役或打鬥中取得的物品。通常是指可以喚起戰鬥當時記憶的紀念品。

皇家心理制約**IMPERIAL CONDITIONING** 蘇克醫療學校的一種訓練，定下最強力的制約，禁止傷人性命。受此訓練的蘇克醫生前額上有菱形刺青作為標記，可以留長髮、束以銀質的蘇克髮環。

皇裔侍衛隊軍官**NOUKKERS** 和皇帝有血緣關係的皇室貼身護衛隊軍官，傳統上由皇帝的庶子擔任。

科里奧利沙暴**CORIOLIS STORM** 厄拉科斯的大型沙暴，橫掃過開闊平地的風受到星球旋轉的動能而增強，時速可達七百公里。

美藍極**MELANGE** 「香料中的香料」，厄拉科斯是唯一產地，以延年益壽的功效著名。少量服用時有輕微致癮性，若是每天攝取的量多於每七十公斤體重兩公克，則有嚴重致癮性（請參閱「伊巴德香料藍眼睛」、「生命之水」和「香料預菌體」）。摩阿迪巴宣稱香料是他的預知力之鑰，宇航領航員也有類似說法。在帝國市場上，價格可以高達每公錢（十公克〉六十二萬太陽幣。

耐巴**NAIB** 宣誓「絕不活著受俘」的人。也是弗瑞曼人首領的傳統誓言。

計水器**WATERCOUNTERS** 不同尺寸的金屬環，在弗瑞曼商店，每種環都代表特定水量。在誕生、死亡和求愛等儀式上，計水器也有特殊含意（超越金錢的概念）。

首領會**GATHERING** 與議會不同。首領會是弗瑞曼領袖的正式聚會，用於見證決定下任部落首領的格鬥（議會的目的，則是決定牽涉所有部落的事務）。

香料**SPICE** 請參閱「美藍極」。

香料分離器**GRIDEX PLANE** 利用電荷差異將沙子從香料叢中分離出來的器具；在香料提煉的第二階段中使用的器材。

香料預菌體**PRE-SPICE MASS** 香料產生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當水湧進小創造者的排泄物中，菌類便快速生長。在這階段，厄拉科斯的香料會形成著名的「香料噴發」，使得地表和地底深處的物質產生交換。預菌體接觸陽光和空氣後就形成了美藍極（請參閱「美藍極」和「生命之水」）。

香料羹**LIBAN** 弗瑞曼香料羹混合了香料水和樹薯粉。原指一種酸奶飲料。

尅剌**KHALA** 傳統禱詞，在提到某地時，用來安撫該地凶靈。

修練**TRAINING** 在貝尼．潔瑟睿德的脈絡中，這個普通詞彙有特殊含意，意指將神經和肌肉（請參閱「普拉那」和「並度」）的自然功能鍛練到極致。

夏道特**SHADOUT** 弗瑞曼語中對「汲水人」的尊稱。

庭中庭**MUSHTAMAL** 附加的小花園，或者花園庭院。

捕風器**WINDTRAP** 放置在盛行風路徑上，可以凝結氣流中水氣的一種裝置，通常經由裝置中劇烈的溫度下降來達成此目的。

格魯曼**GRUMMAN** 女史星系第二行星，因為統治星球的氏族（莫里特尼氏族）與吉奈士氏族之間的爭鬥而出名。

氣象員**WEATHER SCANNER** 在厄拉科斯星球上受過專業訓練，能使用探沙和觀測風向等方法預測天氣的人。

烏瑪**UMMA** 先知的兄弟會之一（在帝國中，這是具有輕蔑意義的詞，代表發表瘋狂預言的「野人」）。

真言師**TRUTHSAYER** 指能夠進入辨真入定，認出不實或虛假的聖母。

真預**IJAZ** 本質上便不容否認、永不改變的預言。

訓誨書**KITAB AL-IBAR** 厄拉科斯上的弗瑞曼人所寫的一本書，其內容包括了生存指南和宗教指引。

馬什哈德試煉 **TEST-MASHAD** 榮譽（定義為靈魂的地位）岌岌可危時的試煉。

馬赫迪**MAHDI** 在弗瑞曼的救世主傳說中，指「引領人們進入樂園之人」。

高等理事會**HIGH COUNCIL** 由蘭茲拉德的內部成員所組成，有權主持

特別的最高法庭，裁定氏族間的紛爭。

偵察中心**SPOTTER CONTROL** 香料偵查團隊中負責控制警戒和保護行動的輕型撲翼機。

偵察艦**MONITOR** 一種可以分離成十個部分的太空戰艦，配有強大的裝甲和屏蔽場，設計成可以降落星球表面後分離並再度起飛。

密波傳信器**DISTRANS** 一種能夠在厄拉科斯蝙蝠或鳥類的神經系統上暫時產生記號的裝置，使用後生物的一般啼聲內便能攜帶此訊息記號。用另一個密波傳信器可以揀選載波、提取出訊息。

密封罩**DOORSEAL** 可攜帶的塑膠密封裝置，用來封住弗瑞曼人度過白天的洞穴營地洞口，以確保濕氣不逸出。

張力透鏡**OIL LENS** 荷夫夫油靠著密封力場保持恆定張力，裝設在放大影像的鏡筒內或其他光學儀器內。因為每個透鏡都可以獨立進行微米等級的微調，張力透鏡被視為最精密的可見光光學儀器。

採收機**HARVESTER/HARVESTER FACTORY** 用於開採香料的巨大機器（通常長一百二十公尺、寬四十公尺），一般使用於含量豐富、未經汙染的香料噴發處。（採收機又稱為「爬行車」，因為獨立履帶乘載了外形像蟲子的機體。）

採收機**SPICE FACTORY** 請參閱「沙地爬行車」。

採收機駕駛員**SPICE DRIVER** 任何在厄拉科斯行星的沙漠地表上控制和駕駛移動機具的沙丘人。

探沙**POLING THE SAND** 一門預測天氣的技藝，方法為將塑膠或纖維製的杆子插在開闊的厄拉科斯沙漠荒地中，根據沙暴造成的刻痕來預測天氣。

烏蘇爾**USUL** 弗瑞曼語，指「柱子基座」。（該字來自阿拉伯文，在阿拉伯語中也指根基。—編注）

族親**COUSINES** 血緣關係比表親更接近的親人。

理奇斯**RICHESE** 天苑A星系的第四行星，與伊克斯同為機械文化最臻極致的佼佼者。因致力將機械微型化而聞名（關於理奇斯和伊克斯是如何免於巴特勒聖戰更嚴重的影響，詳細研究見蘇美爾與考特曼的《最後聖戰》）。

產子方巾**NEZHONI SCARF** 戴在蒸餾服兜帽之下前額之上的罩帽，由

已經生過兒子的已婚或「交往中」弗瑞曼婦女穿戴。

麻思基**MUSKY** 下在飲料中的毒藥（請參閱「鴆毒」）。

凱拉赫語**GALACH** 帝國官方語言。混合了英語和斯拉夫語，此外，人類長期不斷遷徙的過程中吸納各種文化特殊的詞彙，也對凱拉赫語帶來影響。

創造者**MAKER** 請參閱「沙胡羅」。

創造者矛鉤**MAKER HOOKS** 在厄拉科斯上用來捕捉、攀登和操控沙蟲的矛鉤。

尋獵鏢**HUNTER-SEEKER** 凶暴、致命的微小金屬製武器，靠懸浮器漂浮，由附近的控制器所操縱，是常見的暗殺裝置。

掌紋鎖**PALM LOCK** 藉由人獨特掌紋來控制開關的鎖。

普拉尼聖塔**PLENISCENTA** 一種產自伊卡茲行星的奇特綠花，以甜香氣味而聞名。

普拉那**PRANA (Prana-musculature)** 身體的肌肉做為終極訓練中的單位時，以此為名（請參閱「並度」）。

晶刃匕**CRYSKNIFE** 厄拉科斯行星居民弗瑞曼人的一種神聖刀械，長約二十公分。製造原料為死亡沙蟲的牙齒，成品分為「固定型態」和「不固定型態」。不固定型態的晶刃匕須接近人體電場才不會分解，固定型態已經過特殊處理，可遠離人體存放。

晶算師**MENTAT** 藉由訓練獲取極致邏輯思考能力的帝國公民。又稱「人型電腦」。

撒但**SHAITAN** 魔鬼。（該字來自阿拉伯語，中譯本《古蘭經》譯為曬衣陀乃。—編注）

智慧宮**DAR AL-HIKMAN** 專門教導翻譯或闡釋宗教文獻的學校。

朝聖**HAJJ** 尋聖之旅。

奧莉婭**AULIYA** 在禪遜尼流浪者信仰中，立於神左側的女性，神之侍女

游擊**RAZZIA** 一種半打劫的游擊隊攻擊方式。

超晶玻璃**METAGLASS** 高溫瓦斯注入賈斯謎水晶所形成的玻璃，以強度極高（兩公分厚度之下，每平方公分可承受四百五十公噸）且可選擇性過濾輻射而聞名。

階級制度**FAUFRELUCHES** 帝國強制劃分的嚴格階級制度。所謂「人人各有其職、各安其位」。

集水袋**CATCHPOCKET** 蒸餾服上收集並儲存已濾淨水的袋子。

塑鋼**PLASTEEL** 為了穩定晶體結構而植入史粹維迪姆纖維的鋼條。

塔夸**TAQWA** 字面意義為「自由的代價」，意指某件價值很高的東西，一件神向凡人所要求的東西（以及此類要求所引發的恐懼）。（在《古蘭經》中，該字指「畏主」，崇敬並聽從真主的命令行事。—編注）

塞木塔**SEMUTA** 燃燒艾樂迦樹的殘留物產生的第二種迷幻藥（結晶萃取而成）。其藥效一般形容為永恆而持續的狂喜，可經由某種稱為「塞木塔樂」的無音律震動引發。

塞亞迪娜**SAYYADINA** 指弗瑞曼神職階級中的女性輔祭。

奧沒思**AUMAS** 下在食物中的毒藥（尤其是指放在固體食物中）。在某些方言中，亦稱為憔瑪思。

奧蘭治合一聖書**ORANGE CATHOLIC BIBLE** 「集結之書」；由一群各宗派的翻譯者所撰寫，內容包含了數種最古老宗教的元素，包括了茂米斯教、大乘基督教、禪遜尼公教及佛陀伊斯蘭教的傳統。咸認其至尊戒律為「汝不可毀損靈魂」。

微縮膠卷**MINIMIC FILM** 直徑一微米的魃迦藤，常用於傳遞間諜或反間諜資料。

暗殺手冊**ASSASSINS' HANDBOOK** 第三世紀時編纂的作品，記載了刺客戰爭中常用的毒藥，後續增訂的內容收錄了公會和約和大公約中允許使用的致命武器。

暗黑事物**DARK THINGS** 慣用語。指護使團對易受影響的文明廣為散播的迷信。

楚蘇克**CHUSUK** θ□沙利胥星系第四號行星，因出產的樂器品質良好而享有盛名，所以號稱「音樂行星」（請參閱「維羅塔」）。

準 **Na-** 名詞前綴字，意指「被提名」、或是「下一位」。例如「準男爵」便意指男爵繼承者。

督察**PROCTOR SUPERIOR** 身兼貝尼．潔瑟睿德學區主管的貝尼．潔瑟睿德聖母（俗稱：貝尼．潔瑟睿德之眼）。

聖母**REVEREND MOTHER** 原指貝尼．潔瑟睿德學校的督察，她們在

體內轉化「啟靈藥物」，使自己的意識提升到更高境界。弗瑞曼人將這名稱用於已得到類似「靈啟」的宗教領袖（請參閱「貝尼．潔瑟睿德」和「生命之水」）。

聖言有云**IBN QIRTAIBA** 「真言如是說……」，弗瑞曼宗教咒語正式的開頭（咒語源自誡命預言）。

聖真諦GIUDICHAR 神聖真理。（通常稱為「聖理智慧」，表示原真且有根據的真理。）

聖戰**JIHAD** 為了宗教理想而發動的戰爭。狂熱的宗教戰爭。

聖戰（巴特勒）**JIHAD, BUTLERIAN** （請參閱「大反叛」）對電腦、會思考的機器和具有意識的機器人進行的聖戰，始於宇航曆前二○一年，結束於宇航曆前一○八年。在《奧蘭治合一聖書》中，可以看到這場戰爭留下的主要誡命：「汝等不得製造機器去假冒人類思維」。

聖蹟**KARAMA** 神蹟。神靈世界引發的行動。

裝甲艦**CRUSHERS** 一種太空戰艦，由小型戰艦緊密連結而成，功能是墜落在敵方陣地、「壓垮」粉碎戰線。

詭祕**WEIRDING** 慣用語。形容涉入祕教或巫術。

運兵艦**TROOP CARRIER** 宇航公會為了在星球間運送部隊而特別製造的星艦。

運機艦**CARRYALL** 在厄拉科斯上，擁有飛行翼（通稱「翼」）的空中負重機械。常用於運輸大型香料原礦、搜尋機具，和精煉設備。

鉅貿聯會**CHOAM** 聯合誠信鉅大貿易促進會的縮寫。掌握全宇宙發展的公司，由皇帝和大氏族操控，貝尼．潔瑟睿德與宇航公會也祕密參與。

雷射切割槍**CUTTERAY** 短射程的雷射槍，主要作為切割工具和外科手術解剖刀。

雷射槍**LASGUN** 一種連續波雷射發射器。在使用屏蔽場的文化中用途有限，因為雷射光命中屏蔽場時會爆炸，迸發熱能、光線、氣體煙塵以及聲音（實際上就是「次原子融合」）。

頌詩應答**CANTO and RESPONDU** 一種祈願儀式，是護使團所散布之誡命預言的一部分。

鼓沙**DRUM SAND** 壓實的沙，任何在鼓沙表面突如其來的撞擊都會產生特殊的鼓聲。

圖比勒星**TUPILE** 一般所稱的「庇護星球」（可能指的是數個星球），為帝國中戰敗氏族的避難所，其位置只有宇航公會知曉，並根據公會和約為不可侵犯之地。

慢性毒藥**RESIDUAL POISON** 晶算師彼特．德．弗立斯發明的一種毒藥，人體吸收之後必須不斷施打解藥，否則就會喪命。

慢速擊昏槍**STUNNER** 射出低速子彈的武器，子彈種類包括塗有毒藥或其他藥劑的飛鏢。屏蔽場設定和目標的相對速度會影響其效果。

窪地**PAN** 在厄拉科斯行星上的低窪地區或由於地底的基盤雜岩下沉而產生的低地皆可稱之（在有足夠水源的星球上，「窪地」指的是以前曾有開闊水體覆蓋的區域，一般相信厄拉科斯行星上也有至少一塊這種區域，不過這點仍有爭議）。

精神合一**TAU, THE** 在弗瑞曼詞彙中指的是穴地社群的一體性。能強化此情感的因素包括飲食中的香料，或者特別是攝取生命之水所引發的「道狂歡」行為。

維特迷藥**VERITE** 一種摧毀意志的伊卡茲麻醉劑，服用後會使人無法說謊。

維羅塔**VAROTA** 有名的巴利斯九弦琴製作家，楚蘇克星人。

蒸餾服**STILLSUIT** 在厄拉科斯行星上發明的包覆全身的服裝。布料是可以散熱及過濾身體產生的廢物的微夾層。回收的濕氣會經由導管流回集水袋中。

蒸餾服水管**WATERTUBE** 泛稱在蒸餾服或蒸餾帳棚內部，於穿戴者與集水袋間輸水的管子。

蒸餾服修補組**REPKIT** 成套的蒸餾衣修理工具和替換零件。

蒸餾服鼻塞**FILT-PLUG** 鼻子的過濾裝置，用來捕捉呼吸時吐出的水氣，蒸餾服配件之一。

蒸餾服體液回收管**RECATHS** 將人的排泄系統連接到蒸餾服上循環過濾器的管子。

蒸餾帳棚**STILLTENT** 微夾層布料所包覆的小型可縮放帳棚，設計目的為將居住者所散發的水氣回收成可飲用的水源。

蓋蒙特**GAMONT** 女史星系中第三行星。以享樂主義的文化和帶有異國風情的性習俗聞名。

蓋德**CAID** 薩督卡軍階，擔任此職位的軍官主要負責處理與人民往來的事務，統轄整個星球特區的軍事統治。層級比霸夏高，但比波薩格低。

環岩**RIMWALL** 厄拉科斯行星大盾壁上第二道具有保護作用的峭壁（請參閱「大盾壁」）。

蜜許杏**MISH-MISH** 杏桃。

蜜糕**BAKLAWA** 一種加入椰棗糖漿製作的濃郁糕點。

誡命預言**PANOPLIA PROPHETICUS** 貝尼．潔瑟睿德為了利用落後地區而廣為散布的迷信（請參閱「護使團」）。（作者在此假借了伊斯蘭文化中的Shari-a ，原指通往水源之路，在宗教中指真主阿拉誡律的總和。—編注）

彈射槍**MAULA PISTOL** 以彈簧加壓，可射出毒鏢的槍枝，射程約四十公尺。

影像書**FILMBOOK** 魃迦藤壓印而成的裝置，用來協助訓練以及乘載協助記憶的脈衝。

憔瑪思**CHAUMAS**（又稱「奧沒思」）下在固體食物中的毒藥，有別於其他施用方法不同的毒藥。

摩阿迪巴**MUAD'DIB** 適應厄拉科斯環境的一種跳鼠，和弗瑞曼的地靈神話有關，厄拉科斯的第二月亮上可以看到外型相像的圖案。因為摩阿迪巴鼠在開闊沙漠中生存的能力，弗瑞曼人很欽佩這種動物。

撲翼機**ORNITHOPTER**（常稱為「翼機」）任何可以持續如鳥類般撲翼飛行的飛行器皆可稱之。

標地槍**BARADYE PISTOL** 厄拉科斯行星上開發的帶靜電荷微粒槍枝，能在沙地上染出大片顏色以標記位置。

標準水瓶**LITERJON** 厄拉科斯上用來運水的容器，容量為一公升；由高密度、防碎裂的塑膠加上密封製成。

箴言**MANTENE** 潛在的智慧、論證，和首要的原則。（參聖箴言Giudichar）

羯地主星**GIEDI PRIME** β—蛇夫座三六星系中的一顆行星，同時也是哈

肯能氏族的發源地。因為能讓植物有效地進行光合作用的光線波長範圍較窄，所以這顆行星只能養活中等數量的人口。

魅音**VOICE** 貝尼．潔瑟睿德發明的一種複合訓練，光靠輕微改變聲音語調就能操控他人。

魆迦藤**SHIGAWIRE** 一種貼地生長的藤蔓壓製而成的類金屬纖維，只生長於薩魯撒．塞康達斯行星和Δ□凱興三號行星，以能承受極大的張力聞名。

鴆毒**CHAUMURKY**（又稱「麻思基」、「麻基」）下在飲料中的毒藥。

戰時密語**BATTLE LANGUAGE** 在作戰中，為了清楚溝通而發展出的特殊語言，詞語來源嚴格受限。

熾焰蛋白石**OPAFIRE** 一種產於哈葛爾的稀有寶石。

燈球**GLOWGLOBE** 使用懸浮系統的照明設備，通常是以有機電池自行供電。

親緣索引**MATING INDEX** 貝尼．潔瑟睿德保存的人類配種計畫紀錄，這個配種計畫的目的是製造出奎薩茲．哈德拉赫。

辨真入定**TRUTHTRANCE** 在數種能「延伸意識」的麻醉劑中，有一種能引發半催眠入定，處於辨真入定的觀察者可以輕易察覺刻意造假的微小背叛行為（注：「延伸意識」麻醉劑一般是有毒的，對毒性不敏感且可在體內轉換毒物分子結構的人例外）。

霍茲曼效應**HOLTZMAN EFFECT** 屏蔽場生成器的反向排斥效應。

靜錐區**CONE OF SILENCE** 變形器製造出的力場，靠著一八○度鏡像的反相波，能減緩波動，從而限制聲波或其他振動所攜帶的能量。

禪遜尼人**ZENSUNNI** 分裂教派的信徒，該教派在宇航曆前一三八一年時與莫奧梅斯（或稱「穆罕默德三世」）的教義分離。禪遜尼的宗教主要以強調神祕以及回歸「先人之道」而聞名。大多數學者認為阿里．本．歐哈西是分裂教派最初的領袖，但是有些證據顯示歐哈西可能只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妮塞的發言人而已。

禪遜尼神學**ILM** 神學；宗教傳統的科學；禪遜尼流浪者的信仰有幾個半虛半實的源頭，此為其一。

翼手信使**CIELAGO** 經改造而能攜帶傳遞密波傳信器訊息的厄拉科斯蝙

蝠。

臨時沙營**HIEREG** 弗瑞曼人架在開闊沙地上的臨時營地。

齋月**RAMADHAN** 歷史悠久的宗教節期，特色是禁食和祈禱；傳統上是日月合曆的第九個月。弗瑞曼人則以一號月亮第九次跨過子午線的日子作為齋月的開始。

瀉沙**EL-SAYAL** 沙之雨。科里奧利沙暴將沙塵捲上中海拔空中（約二○○○公尺高）再傾瀉而下。瀉沙常常為地面帶來水氣。

禮儀廳**SELAMLIK** 皇家覲見室。

薩法**SARFA** 背離上帝之舉。

薩度斯**SADUS** 法官。一種弗瑞曼人稱呼大審判長的頭銜，等同於聖徒。

薩督卡**SARDAUKAR** 帕迪沙皇帝的狂熱士兵，出身於殘暴的環境中，平均每十三個人中有六個人活不過十一歲。他們所受的軍事訓練強調冷酷的行為和無視個人安危到了近乎自殺的地步。從襁褓時期起，他們就被教導以殘忍行為作為武器，用恐懼來削弱對手力量。在他們對宇宙局勢影響最大的時期，劍術據傳相當於吉奈士十級劍士，精熟的近身肉搏的戰技則和貝尼．潔瑟睿德的高手不相上下。薩督卡部隊中任一人的戰力都相當於十名普通的蘭茲拉德義務役士兵。到了沙德姆四世的時代，雖然仍令人聞風喪膽，但已因過度自信損耗了部分戰力，戰士信仰長久以來的神祕感也因為譏諷的言論而開始破滅。

薩魯撒．塞康達斯**SALUSA SECUNDUS** γ□韋屏星系的第三行星；在其上的皇宮遷移到凱譚後被指定為帝國的監獄行星。薩魯撒．塞康達斯是柯瑞諾氏族的家鄉，也是禪遜尼人流浪旅程中的第二站。在弗瑞曼人的傳說中，他們曾在該行星受人奴役長達九代。

雙刃刀**KINDJAL** 雙面開鋒的短劍（或是長刀），刀刃帶有弧度，長約二十公分。

龐迪米**PUNDI RICE** 一種變種米，穀粒可長到四公分長，含有大量天然糖分，是卡樂丹的主要出口貨物。

懸浮**SUSPENSOR** 霍茲曼場產生器的第二（低功耗）相位，會抵銷一定範圍內的重力場，有效距離依相對質量大小及功率而定。

警戒門**PRUDENCE DOOR / PRUDENCE BARRIER**（口語：「警門」）任何讓特定人員在被追捕時方便逃脫而設置的五重屏蔽場皆可稱之（請參閱「五重屏蔽場」）。

護使團**MISSIONARIA PROTECTIVA** 貝尼．潔瑟睿德的一個部門，負責在落後地區散播迷信，以使那些區域能為貝尼．潔瑟睿德所利用（請參閱「誡命預言」）。

露天渠道**QANAT** 在受控制情況下引導灌溉用水流經沙漠的開放式運河。

露水收集器／露水沉澱裝置**DEW COLLECTORS or DEW PRECIPITATORS** 收集器（或稱「凝結器」）是長約四公分的蛋形裝置。以鉻塑膠製成，在光線照射下會反射白光，在黑暗中則恢復透明。收集器的表面溫度相當低，清晨露水會在其上凝結，弗瑞曼人將收集器排列在種了植物的凹陷低地中以提供少量但穩定的水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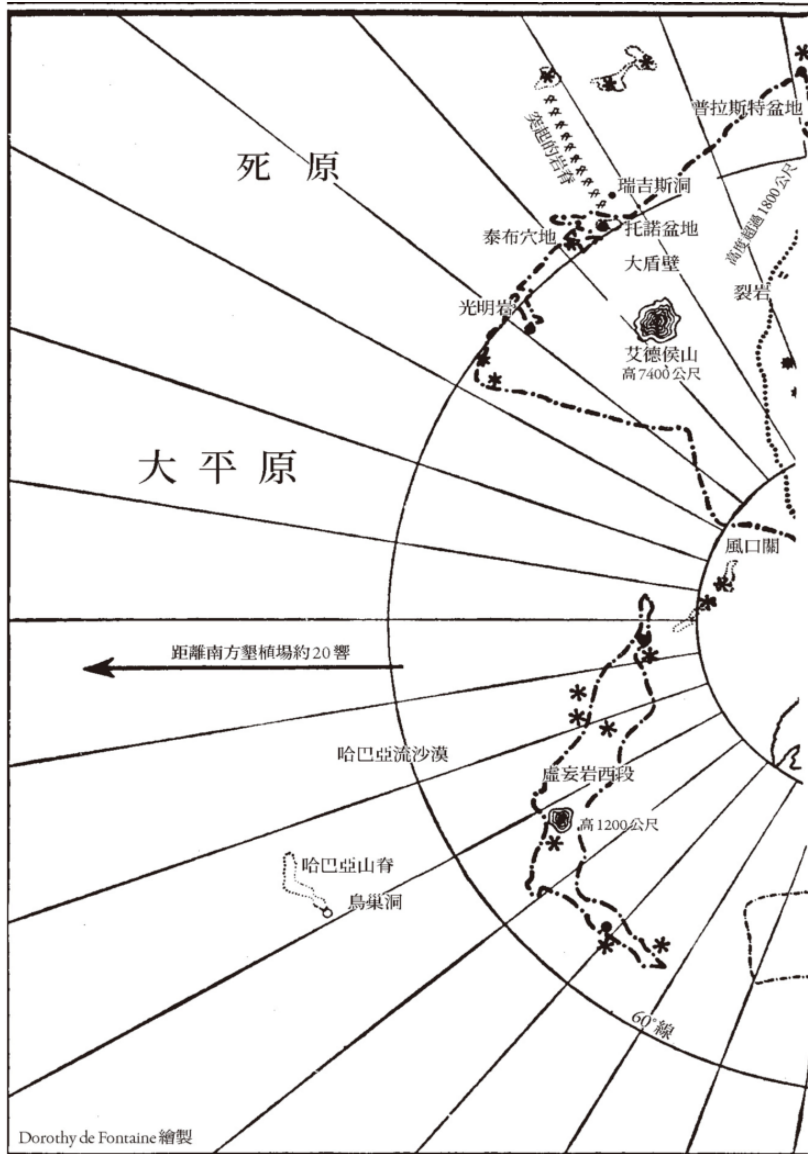
露水採集員**DEW GATHERERS** 使用狀似鐮刀的露水採集器從厄拉科斯植物上採集露水的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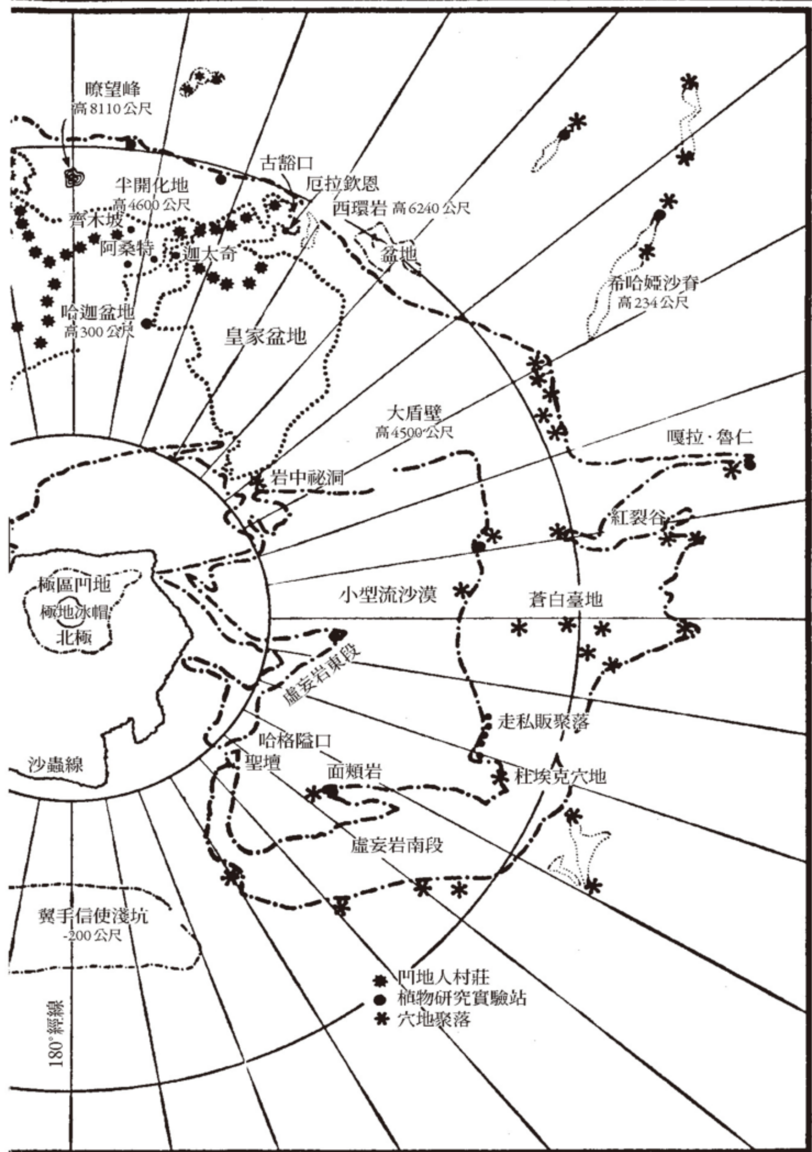
霸夏**BASHAR**（常稱為霸夏統領）薩督卡軍團中的軍階，比一般軍事階級中的上校略高一階，這是為了軍政首長所定的軍階，管轄行星上一個子區。（「霸夏軍團統領」是僅限軍事使用的職稱。）

魔迪厄．納哈煬**MUDIR NAHYA** 弗瑞曼人為野獸拉班（蘭克維爾的拉班伯爵）所起的名字。拉班是哈肯能的侄子，曾擔任厄拉科斯行星總督多年。這個名字常譯為「惡魔統治者」。

變動仲裁官**JUDGE OF THE CHANGE** 蘭茲拉德高等理事會和皇帝共同指派的官員，負責監督采邑易主的過程、世仇協商和刺客戰爭中的正式戰鬥。只有皇帝駕臨的高等理事會，才能挑戰仲裁官的裁決權。

鬱金香**SONDAGI** 圖比勒星上的羊齒鬱金香。


死 原
突起的岩脊
普拉斯特盆地
瑞吉斯洞
托諾盆地
泰布穴地
大盾壁
高度超過1800公尺
裂岩
光明岩
艾德侯山
高7400公尺
大 平 原
風口關
距離南方墾植場約20響
哈巴亞流沙漠
虛妄岩西段
高1200公尺
哈巴亞山脊
鳥巢洞
60°線
Dorothy de Fontaine繪製



瞭望峰
高 8110 公尺
古豁口
厄拉欽恩
半開化地
高 4600 公尺
西環岩 高 6240 公尺
齊木坡
阿桑特
迦太奇
盆地
希哈婭沙脊
高 234 公尺
哈迦盆地
高 300 公尺
皇家盆地
大盾壁
高 4500 公尺
嘎拉·魯仁
岩中祕洞
紅裂谷
極區凹地
極地冰帽
北極
小型流沙漠
蒼白臺地
虛妄岩東段
走私販聚落
哈格隘口
聖壇
面頰岩
杜埃克穴地
沙蟲線
虛妄岩南段
巽手信使淺坑
-200 公尺
凹地人村莊
植物研究實驗站
穴地聚落
180°經線

地圖標注

高度基準線**Baseline for altitude determination** 大平漠。

緯度基準線**Basis for latitude** 瞭望峰。

極區凹地**Polar Sink** 低於大平漠平面五百公尺。

迦太奇**Carthag** 與厄拉欽恩東北相鄰，相距約兩百公里。

鳥巢洞**Cave of Birds** 位於哈巴亞山脊。

死原**Funeral Plain** 開闊的流沙漠。

大平漠**Great Bled** 不同於大流沙漠，是平坦的沙漠，覆蓋了北緯六十度至南緯七十度的區域。多數地區為沙礫及岩石，偶爾有基岩露出。

大平原**Great Flat** 一片岩石低地，與流沙漠相接。地勢高於沙平面約一百公尺。帕道特．凱恩斯（列特 - 凱恩斯之父）發現的鹽盆就位於大平原。在泰布穴地以南到圖示的一些穴地部落周圍，有一列岩脊從地表突起，高度達到兩百公尺。

哈格隘口**Harg Pass** 建有聖壇，裡面安置著雷托的顱骨。

古豁口**Old Gap** 厄拉欽恩旁大盾壁上的一條豁口，是被保羅—摩阿迪巴炸開的。整條豁口垂直高度有二千二百四十公尺。

南方沙漠**Palmaries of the South** 不在地圖上。位於南緯四十度附近。

紅裂谷**Red Chasm** 地勢低於沙平面一千五百八十公尺。

西環岩**Rimwall West** 一片高聳陡坡（四千六百公尺），矗立於厄拉欽恩旁大盾壁之上。

風口關**Wind Pass** 兩側都是斷崖，通往凹地村莊。

沙蟲線**Wormline** 北方最遠有沙蟲出沒的地方。（決定性因素是溼度，而非溫度。）

跋

布萊恩．赫伯特（**Brian Herbert**）

我跟法蘭克．赫伯特相識已超過三十八年。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非常注重榮譽，也非常優秀，在任何聚會場合都是最風趣的人，像磁鐵一樣把聽眾吸到他身邊。說他是知識方面的巨人還算是說得太保守了，因為他那非凡的腦袋裡似乎裝著宇宙間的所有知識。他是我父親，我深愛他。

儘管如此，一如我在為他寫的傳記《沙丘的夢想家》（*Dreamer of Dune*）中所說的，作兒子的想要了解這位傳奇作家，過程並不總是平順。我在法蘭克．赫伯特建立的家庭裡長大，但並不理解他需要絕對的安靜才能專心，無法體會他有雄心要完成重要的寫作計畫，也不能體會他堅信儘管他一再被退稿，但終有一天他的作品終將成功。在我年幼的眼中，他在《沙丘》和其他故事中創造的角色都是從他的腦中誕生的孩子，而他們都在跟我爭寵。他在撰寫鉅著的那幾年間，陪保羅．亞崔迪的時間比陪我還多。父親的書房對我、我姊姊佩妮、我弟弟布魯斯而言都是禁區。那段日子，只有我母親貝弗莉真正了解複雜的父親。最終，我是透過她對他的愛，以及他回應她的愛，才看出這個男人有慈愛的一面。

等我大約二十五歲時，我跟他的嚴厲作風已對抗多年。等我終於看見父親的靈魂，開始感謝他在我母親臨終病危時悉心照料她，便和他成了最好的朋友。他在我自己的寫作之路上拉我一把，告訴我編輯希望在書中看到什麼；他教我創建有趣的角色、製造懸疑，讓讀者一頁頁翻下去。他仔細閱讀《席尼的彗星》（Sidney's Comet）（之後成為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說）的初期草稿後，將幾頁特別標注出來，然後寫了這封訊息給我：「這幾頁……看得出你如何用剪裁將故事變緊湊。就這樣放手去寫吧。」他用這種方法告訴我，他能為我打開門讓我窺視門內，但是與寫作相關的大量勞心勞力，我還是得自己完成。

貝弗莉．赫伯特是窺探法蘭克．赫伯特靈魂的窗戶，這一點，數百

萬讀者都在《沙丘：聖殿》的書末看出來了──他寫了好幾頁情深意切的文字獻給她，描述兩人共有的生活。她是他的寫作同伴和切磋才識的對象，那本書的書名就是她想出來的，而他尚在撰寫那本書的一九八四年，她去世了。先前在《沙丘》一書中，法蘭克．赫伯特以貝弗莉．赫伯特為原型，參考她那種莊嚴、溫和的影響力，甚至是她真實擁有的預知力，創造出潔西嘉．亞崔迪女士這個角色。當他寫到「潔西嘉女士潛在的（預言）能力」時，他形容的正是我母親，想到的也是她這一生完成的驚人神祕事蹟。他經常用俏皮的口吻稱她為他的「白女巫」，也就是善良的女巫。而在整個「沙丘」系列中，他也稱呼英勇的貝尼．潔瑟睿德為「女巫」。

《沙丘》是有始以來最受推崇的科幻小說，在全球賣出數千萬本，翻譯成二十幾種語言。《沙丘》之於科幻小說，等同《魔戒》三部曲之於奇幻小說，都是各自領域中評價最高、最受敬重的作品。當然，《沙丘》不只是科幻小說，它也包含強烈的奇幻元素，而且在故事線之下有多層重要的內涵，使它成為主流小說中的經典。

這本小說最初的版本是一九六五年由奇爾頓出版社（Chilton Books）所出的精裝本，該出版社最知名的出版品為豐富的汽車修理指南。沒有別家出版社想碰這本書，部分原因是篇幅太長。他們認為二十一萬字（英文）實在太多了，那個年代大部分小說的長度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沙丘》將耗費巨額的印刷成本，精裝本的定價也會超過五美元。從來沒有科幻小說訂出那麼高的售價。

出版社也憂慮小說的複雜性以及作者在一開頭就使用的各種奇異新字彙，後者會拖慢故事的節奏。其中一位編輯說他在閱讀前一百頁時既困惑又煩躁。另一位編輯表示他退回這份書稿可能大錯特錯，不過他仍然這麼做了。

書出版後，剛開始賣得很慢，但法蘭克．赫伯特的科幻寫作同儕和讀者從一開始就看出這本書的優異，將眾人夢寐以求的星雲獎和雨果獎的年度最佳小說獎都頒給它。《全球目錄》（*The Whole Earth Catalog*）雜誌大篇幅報導它。它開始收到絕佳好評，包括《紐約時報》的書評。支持的浪潮漸起。

一九六九年，法蘭克．赫伯特出版了第一本續作《沙丘：救世

主》，他在書中警告追隨充滿魅力的領導者有多危險，並呈現出保羅．亞崔迪的黑暗面。許多書迷不想看到心目中的超級英雄被拉下神壇，因而不理解這個訊息。然而這本書仍然大賣，前一本作品也跟著熱銷。回顧《沙丘》，可以清楚看到父親如何撒下種子，預示他打算讓他的主角走上艱困的道路，但是很多讀者不願接受。當《沙丘》發展成系列作品時，《類比》（*Analog*）雜誌編輯約翰．W．坎貝爾[1]提出許多實用的建議，而他也因為保羅．亞崔迪這個角色的走向而並不喜歡《沙丘：救世主》。

我父親曾鑽研政治，因而相信英雄也會犯錯……只不過甘願像奴隸般追隨這類領導者的人數之眾，會將他們犯的錯誤簡化。法蘭克．赫伯特在《沙丘》中的一段題詞中埋下伏筆：「記住，我們所談的人是摩阿迪巴，他曾下令剝下敵人的皮做成戰鼓，一揮手便推翻過去的亞崔迪傳統，用他的話說：『我是奎薩茲．哈德拉赫，這條理由就夠了。』」而在列特－凱恩斯奄奄一息地躺在沙漠的戲劇化場景中，他想起自己的父親在許久以前說過的話：「不要讓你的人民落進某個英雄的手裡，沒有比這更可怕的浩劫。」

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沙丘》的銷量開始加速成長，主要是因為這本小說被視為環保手冊，對破壞地球有限資源的危險提出警示。法蘭克．赫伯特出席了第一屆地球日，在費城對超過三萬人發表談話。接著他巡迴全國，向熱情的大學聽眾發言。環保運動席捲全美，父親就坐在浪頭上展開了一趟令人屏息的旅程。他在一九七六年出版《沙丘之子》，立刻就成為暢銷書，攻占全國每一個重要的排行榜。

《沙丘之子》創下科幻小說的紀錄，精裝版和平裝版同時成為《紐約時報》暢銷書，銷量衝破百萬本。在那之後，其他科幻作家也開始有了自己的暢銷書，不過法蘭克．赫伯特是贏得如此大量讀者的第一人，將科幻小說從文學界的貧民區帶出來。到了一九七九年，光是《沙丘》就賣出一千萬本以上，數字還持續在攀升。一九八五年年初，大衛．林區執導的《沙丘》電影版上映後不久，小說平裝版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在此書出版後二十年能有這樣的成就實屬驚人，而直到今天，銷量依然不墜。

一九五七年，父親飛去奧勒岡州，他要為雜誌撰寫專文，報導美國農業部在該地進行的計畫。政府成功地在沙丘頂種植三芒草，以免公路被沙給淹沒。他本來打算給這篇文章冠上〈他們阻止了移動的沙子〉這個標題，但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手上是個更恢宏的故事。

《沙丘》系列的一頁頁文字間夾著一層層法蘭克．赫伯特的生命經驗，並混人他的研究，蹦出各種不拘一格的迷人概念。其一便是，「沙丘」的宇宙是靈性的熔爐，在那遙遠的未來中，宗教信仰融合成耐人尋味的各種形式。眼尖的讀者會認出佛教、蘇非主義及其他伊斯蘭信仰系統、天主教、基督新教、猶太教和印度教。我父親甚至認識禪師艾倫．沃茨（Alan Watts），他住在舊金山灣區的一艘舊渡輪上。父親從多種宗教中汲取思想，卻沒有信奉任何一種。與此概念一致，《沙丘》附錄中描述譯者合一委員會的目的是消除宗教間的爭端，而那爭端是來自各宗教都宣稱掌握了「唯一的、僅有的天啟」。

父親小的時候，信奉愛爾蘭天主教的姨母中有八人都試圖強迫他信天主教，不過他極力抵抗。這件事反倒成了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的靈感來源。這個虛構的組織宣稱自己不信奉組織化的宗教，不過組織中的女修仍然追求靈性。我父母也都符合這樣的描述。

在一九五○年代，法蘭克．赫伯特為美國參議員候選人服務，負責撰寫政治講稿和宣傳稿。在那十年間，他也帶著家人去墨西哥旅行兩趟，在那裡研究沙漠氣候和作物生長週期，並且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體驗了某種啟靈藥的效果。這些經驗，再加上他童年的大量經驗，都化為《沙丘》書頁間的養分。這本小說變得跟法蘭克．赫伯特本人一樣複雜而層次豐富。

正如我在《沙丘的夢想家》中所說，《沙丘》裡角色符合各種神話原型。保羅是探索的英雄王子，後來與「皇帝」的女兒結婚（他娶了伊若琅公主，而她的父親正是皇帝沙德姆．柯瑞諾四世）。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則是女巫教母的原型，保羅的妹妹厄莉婭是處子女巫，帕多特．凱恩斯是沙丘神話中的睿智老人。野獸拉班．哈肯能儘管邪惡凶殘，本質上卻是丑角。

至於主角群的名字，法蘭克．赫伯特從希臘神話和其他神話資料庫裡挑挑揀揀。《沙丘》中亞崔迪家族是以希臘的阿特柔斯家族為藍本，阿特柔斯家族命運多舛，出了墨涅拉俄斯和阿伽門農兩位國王。這個英勇的家族充滿悲劇性的缺陷，還背負著賽伊斯特斯的詛咒。這預示了法蘭克．赫伯特心裡為亞崔迪家族準備了什麼樣的災厄。《沙丘》裡邪惡的哈肯能家族與亞崔迪家族有血緣關係，所以當他們刺殺保羅的父親雷托公爵，那是親人相殘，與阿伽門農死於妻子克呂泰涅斯特拉之手如出一轍。

《沙丘》是將耳熟能詳的神話揉合後的現代作品，在故事中，巨大的沙蟲守衛著珍貴的美藍極，這種古老的香料代表很多種寓意，其一就是有限的石油資源。厄拉科斯星上有凶猛而巨大的蟲子，就像傳說中的龍，有「巨大的尖牙」並「吐出肉桂味」。這很像不知名的英國詩人在〈貝奧武夫〉裡提到的精采故事：駭人的火龍待在大海邊緣，看守貯存在懸崖底下巢穴裡的金山銀山。

法蘭克．赫伯特的經典小說中，沙漠就像沙子的汪洋，巨蟲會潛到深處，那裡是沙胡羅神祕且不為人知的領土。沙丘上端就像浪頭，有許多強大的沙蟲橫行，構成極大的威脅。在厄拉科斯星，據說生命是源自流沙漠中的創造者（沙胡羅），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也都是從海洋中演化而來。法蘭克．赫伯特運用妙喻描繪平行概念，並且把現存的條件擴展到數種世界系統中，乍看之下會讓人覺得全然陌生而怪誕，但再仔細一瞧，你會發現那與我們熟知的系統並沒有那麼懸殊的差異……他想像出來的書中角色也和你我身邊的人若合符節。

保羅．亞崔迪（對弗瑞曼人來說是有救世主含意的「摩阿迪巴」）很類似「阿拉伯的勞倫斯」（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T. E. Lawrence〕），他是英國公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率領阿拉伯軍隊在沙漠中起義對抗土耳其人，結果大獲全勝。勞倫斯運用游擊戰術摧毀敵軍和通訊網絡，在阿拉伯人眼裡已很趨近救世主。這個歷史事件使法蘭克．赫伯特考慮這樣的可能：在沙漠世界中，一個外人帶領當地的武裝團體對抗道德淪喪的占領者，並在過程中成為神一般的人物。

有一次我問父親他是否對故事中的哪個角色有認同感，令我訝異的是，他竟說是弗瑞曼人粗獷的領袖史帝加。我一直覺得父親更像是威嚴

而注重榮譽的雷托公爵，或是傳奇歷險的保羅，或是忠心耿耿的鄧肯．艾德侯。細細思考後，我意識到史帝加在《沙丘》中等同於美國原住民的酋長—這個人物既代表著也捍衛著不會傷害星球生態的古老傳統。法蘭克．赫伯特正是那樣的人，並且遠遠不止於此。他小時候認識一個美國原住民，那個男人名叫印第安亨利，他暗示自己被部落放逐，還傳授我父親他族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包括捕魚、在森林裡辨識可食植物和藥用植物，以及如何找到可以吃的紅螞蟻和有豐富蛋白質的幼蟲。

當法蘭克．赫伯特建立起沙漠星球厄拉科斯以及圍繞著它的銀河帝國時，他將西方文化與原始文化放在一起比較，選擇了後者。他在《沙丘》中寫道：「城市出教養，沙漠出智慧。」（他後來在主流小說《靈魂守望者》〔*Soul Catcher*〕中做了類似的設定，偏好古早行事而不是現代作風。）弗瑞曼人就如同阿拉伯平原上的游牧民族貝都因人，過著令人敬佩又遺世獨立的生活，與文明世界隔著廣袤的沙漠。弗瑞曼人在進行宗教儀式時會服用迷幻藥，就像北美洲的納瓦霍族印第安人。而且弗瑞曼人也像猶太人遭到迫害，被逼著躲避當權者，遠離家鄉苟延殘喘。猶太人和弗瑞曼人都期望有個救世主來帶領他們前往應許之地。

《沙丘》裡的詞彙與名字來自許多語言，包括納瓦霍語、拉丁語、查科薩語（在高加索發現的一種語言）、阿茲特克的納瓦特爾方言、希臘語、波斯語、東印度語、俄語、土耳其語、芬蘭語、古英語，當然，還有阿拉伯語。

在《沙丘之子》中，雷托二世讓沙鱒吸附在他的身體上，這有部分源於我父親的兒時經驗，他在華盛頓州長大，會捲起褲管踏入小溪或湖泊，讓水蛭吸在他的腿上。

神一般的超級英雄摩阿迪巴的傳奇人生，則源自可在數種宗教信仰中找到的主題。法蘭克．赫伯特甚至運用了亞洲戈壁、非洲西南方的喀拉哈里沙漠的民族，以及澳洲內陸地區原住民相關的傳說和片段資訊。這些民族數百年來都只靠極少的水維生，在他們生活的環境裡，水是比黃金更珍貴的資源。

在《沙丘》所描述的事件發生前一萬年，曾有一場人類對抗人工智慧機器、推翻殘酷奴役的戰爭，稱為巴特勒聖戰。正因為如此，人類最終查禁了電腦，奧蘭治合一聖書是這麼規定的：「汝等不應造出具人類

那等思維之機器。」這場聖戰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父母認識的人，也就是我母親的外公庫珀．蘭德斯（Cooper Landis）以及我們家的友人拉爾夫．史雷特利（Ralph Slattery），兩人都憎惡機器。

不過在沙丘宇宙中，聖戰結束許久之後仍然有電腦存在。隨著系列作陸續推出，我們得知貝尼．潔瑟睿德正是用祕密電腦來管理她們的育種紀錄。還有《沙丘》中具備頂級邏輯能力的晶算師，也是一種「人類電腦」。這些人類中的計算機有很大一部分是根據我父親的祖母瑪麗．史丹利（Mary Stanley）塑造出來的，她不識字，是肯塔基州丘陵區的鄉下婦女，不過她有絕佳的心算能力。晶算師是《星艦迷航記》中，星艦企業號的大副史巴克的先驅……而且一九六○年代法蘭克．赫伯特就提出思維機器的危險，遠遠早於阿諾．史瓦辛格的「終結者」系列電影。

值得注意的是，「沙丘」宇宙中沒有外星生物。即使是最奇異的一種生物—突變的宇航公會領航員，也是人類。卑鄙的基因巫師忒萊素人也是，從他們的再生箱裡培養出來的甦亡人也是。從法蘭克．赫伯特的想像中蹦出來的人類之中，最不尋常的要數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的女人，她們有共同記憶—這個概念主要來自榮格的書籍和學說，他提出「集體潛意識」的概念，據他所言，這是全人類生來即具備的「思想和行為模式」。我父親跟拉爾夫．史雷特利的太太艾琳針對這些概念進行過深入討論，她是心理學家，一九三○年代曾在瑞士跟著榮格一起作研究。

一九五七年後，法蘭克．赫伯特的人生愈來愈緊鑼密鼓，因為他把他不尋常的經歷與知識都貫注在他偉大的小說上。他為了研究《沙丘》的素材而讀了大量的書籍，而他記得在某個地方讀到一種說法，說生態是理解後果的科學。這不是他原創的概念，不過正如他從詩人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身上所學到的，他「推陳出新」，用一種讓數百萬人讀得津津有味的形式去包裝這個概念。父親用和美國印第安人類似的世界觀，看出西方人不是與環境和諧共處，而是強迫環境接受人類的所作所為。

儘管撰寫《沙丘》嘔心瀝血，我父親仍說這是他寫得最樂此不彼的一本書。他運用一種他稱為「鉅細靡遺的技巧」，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這四年間研讀和準備筆記，然後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反覆

撰寫和修改。

隨著父親依照不同編輯的建議擴充和縮減手稿的篇幅，有一個錯誤悄悄溜進最終版本的手稿裡。小說中皇帝沙德姆．柯瑞諾四世的年齡略為不一致，不過在整個沙丘系列裡，這只是少之又少的小瑕疵之一。只要想想法蘭克．赫伯特是用打字機寫出這些書，就不禁令人肅然起敬……在不使用電腦的情況下寫出超過一百萬字，還要保證資訊無誤。

一九六一年底，父親正在水深火熱之際，卻開除了他的經紀人勒頓．布萊辛坎（Lurton Blassingame），因為他覺得經紀人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也是因為他無法忍受再把作品寄送到紐約出版業，他們多年來一直將他拒於門外。兩年後，新小說即將完成之際，他與布萊辛坎重新合作，共同熬過一次又一次被退稿的折磨──超過二十次，直到奇爾頓出版社終於拿起這本書，並付了七千五百元的預付金。若非奇爾頓出版社有一位高瞻遠矚的編輯史特林．蘭尼爾（Sterling Lanier），《沙丘》也許根本不會問世，而這個世界的文學也會因此失色三分。



我成年後與父親變得親近，也開始一同寫作。他經常提醒我細節的重要性，以及寫作要有密度。他醉心於心理學，對潛意識相當了解。他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在一個救世主來到沙漠星球的冒險故事下方，其實潛藏著好幾個層次，而你要用哪一個層次去讀《沙丘》都可以。最明顯的一層是生態學，不過也有政治、宗教、哲學、歷史、人類演化，甚至是詩的層面。《沙丘》就像是由文字、聲音和影像共同織成的絢麗掛毯。有時他會先用詩的形式寫出一些段落，之後再擴寫、改寫成散文，構成的句子便包含了原始詩句的元素。

父親告訴我，你在讀小說的時候可以循著任何一層去品味，之後你可以重讀一遍，這次聚焦在截然不同的另一個層面。他刻意在書的結尾留下懸念，說他這麼做是為了讓讀者在讀完時留下一些牽掛，讓他們想要重讀。這是很巧妙的把戲，他執行得非常完美。

我身為他的長子，在故事中看出家庭的影響。我先前提到《沙丘》中有紀念我母親的文字，其實也有紀念我父親的文字。他寫到雷托公爵

「這位父親的身教一直以來都受到忽視」時，一定想到了自己。這段文字對我意義深遠，因為當時他和我並不融洽。我正經歷青少年的叛逆期，對他管理家庭毫不妥協的作風非常不以為然。

在《沙丘》的開端，保羅．亞崔迪是十五歲，而這本書剛開始在《類比》雜誌連載時，我也差不多是這個年紀。我並不覺得保羅的性格中有很多我的影子，反倒是在保羅的父親，也就是高尚的雷托．亞崔迪公爵身上，看到父親的影子。法蘭克．赫伯特在某一段寫到：「有許多事實能夠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人：他對貝尼．潔瑟睿德女士忠貞不渝的愛情，對兒子的殷殷期待……」父親晚年接受採訪時，會如此回答關於我的寫作生涯的問題：「橡實不會落在離橡樹很遠的地方。」他經常向別人誇耀我，多過他直接稱讚我。在他大部分朋友面前，他像是外向的人，但是遇到家庭事務，他經常表現出相反態度，寧可躲回他的書房。他最強烈的情感經常僅訴諸文字，所以我在讀他的故事時往往感覺他在對我說話。

有一次我問我父親，他是否認為他的鉅著能禁得起時間的考驗。他謙虛地說他也不知道，說唯一可信的文學評論就是時間。《沙丘》最初是在一九六五年出版，法蘭克．赫伯特地下有知，一定很開心讀者對他美妙的小說以及之後發展出的系列作品，都始終熱愛不輟。全新一代的讀者正拾起《沙丘》享受故事，就正如他們的父母。

「沙丘」宇宙就和我們的宇宙一樣，仍持續在擴大。法蘭克．赫伯特寫了六本系列作，我也跟凱文．J．安德森（Kevin J. Anderson）合寫了另外幾本，包括「沙丘」系列戲劇化的終章。法蘭克．赫伯特一九八六年去世時正在進行那個計畫，它將是以《沙丘異端》和《沙丘聖殿》為始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集。在這幾本小說中，他設計了一個大謎團，而在他離世後的幾十年，謎底成為科幻小說界被看守得最嚴密的祕密。

等我們完成這些故事，將有豐裕的「沙丘」小說可以讀，再加上一九八四年由大衛．林區執導的電影以及兩部電視連續短劇──《法蘭克．赫伯特的沙丘》以及《法蘭克．赫伯特的沙丘之子》──均由理察．魯賓斯坦（Richard Rubinstein）製作。我們設想未來還會有別的改編計畫，不過它們都必須達到我父親用他自己的小說設下的高標。等所有好的故事都講完了，這個系列就會畫下句點。但這其實不是結束，因為我們總是能

回頭拿起《沙丘》，重讀一遍又一遍。

布萊恩．赫伯特
華盛頓州西雅圖

（譯／聞若婷）

1

John Wood Campbell，被稱為科幻小說之父，主編《類比》雜誌的那十年幾乎決定了科幻小說的走向。—編注

fiction 10
沙丘
DUNE

作　　者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譯　　者　顧備、聞若婷
校　　對　魏秋綢
責任編輯　賴淑玲
編輯協力　楊琇茹
內頁排版　黃暐鵬
行銷企畫　陳詩韻
總 編 輯　賴淑玲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8667-1065
劃撥帳號　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ISBN　9789865562199 (EPUB)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65.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沙丘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法蘭克·赫伯特—著 蘇益群—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法蘭克·赫伯特—著　蘇益群—譯

FRANK HERBERT

1

死囚牢房與伊克斯人布拉索的談話

問：是什麼促使你用這種取向研究摩阿迪巴的歷史？

答：我為什麼要回答你的問題？

問：因為我會把你的話保存下來。

答：啊哈！對歷史學家來說，這絕對有吸引力！

問：這麼說，你願意合作了？

答：為什麼不呢？但你永遠不會明白是什麼啟發了我對歷史的分析。永遠不會。你們這些祭司有太多利害關係了……

問：不妨試試。

答：試試？好吧，話說回來……為什麼不呢？我是被眾人對這顆行星的淺薄看法給吸引了。它會引起注意，是因為它的俗稱：「沙丘」。請注意，不是厄拉科斯，是沙丘。史學界會迷上沙丘星，是因為它的沙漠，因為它是弗瑞曼人的出生地。從前的歷史研究都專攻當地習俗。這些習俗源自水資源匱乏，以及弗瑞曼人穿著蒸餾服所過的半游牧生活。那種衣服能回收身體散發的絕大部分溼氣。

問：這些難道不是事實嗎？

答：是表面事實，但忽略了表面之下的東西。這就等於……試圖理解我出生的行星，伊克斯，卻不去探究這個名字的由來──它是我們的恆星的第九顆行星[1]。不……不，不能簡單地把沙丘看成風暴行星，光是談巨大的沙蟲所造成的威脅是不夠的。

問：但對住在厄拉欽恩的人來說，這些是最關鍵的！

答：關鍵？當然。但那創造出視角單一的星球，正如沙丘只生產一種作物，而這顆星球正是香料──美藍極唯一的、獨家的產地。

問：是的。我們就來聽聽你對神聖香料的闡述。

答：神聖？香料和所有神聖的東西一樣，用一隻手給予，另一隻手收回。香料能延長壽命，讓能人預知未來，但也會使人染上悲慘的癮，

標誌就是那雙像你一樣的眼睛──全部變成藍色，沒有一點眼白。你的眼睛、你的視覺器官，成了沒有對比的一體，看上去只有一片藍。

問：把你帶進這間牢房的，正是這些異端邪說！

答：把我帶進間牢房的，是你們這些祭司。你也和所有祭司一樣，很早就學會了把真理稱為異端邪說。

問：你之所以在這裡，是因為你竟敢說保羅．亞崔迪喪失了人性中某些必要的東西，才得以成為摩阿迪巴。

答：更何況我還說了他在哈肯能戰爭中失去父親，還有鄧肯．艾德侯犧牲自己的性命才讓保羅和潔西嘉女士逃了出去。

問：我們留意到你的嘲諷了。

答：嘲諷！這個罪名當然比異端邪說更厲害。可你要知道，我不是真的不相信任何事。我不過是觀察者、評論者。我在保羅身上看到真正的高貴，在他帶著懷孕的母親逃亡沙漠時就看到了。當然了，她既是一大筆資產，也是負擔。

問：你們這些歷史學家的缺點，就是從來不懂適可而止。你在聖摩阿迪巴身上看到了高貴，卻非要附上冷嘲熱諷的補充說明。難怪貝尼．潔瑟睿德也出面指控你。

答：你們這些祭司做得很好，把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拉來當擋箭牌。但她們之所以能留存至今，同樣是因為掩飾了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有一個事實是她們掩蓋不住的：潔西嘉女士是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的高手。你知道她用女修會的方法訓練了自己的兒子。我的罪就在於把這當成一個現象來研究，並詳細講解了她們的心靈異術和基因程式設計。你們不希望大家注意到，摩阿迪巴首先是女修會想要握在自己手中的救世主，是她們的奎薩茲．哈德拉赫，然後才是你們的先知。

問：如果之前我對你的死刑判決還有一絲猶豫，現在也被你消除了。

答：我只能死一次。

問：一次就夠了。

答：當心，別讓我成了烈士。我不認為摩阿迪巴會……告訴我，摩阿迪巴知道你們在這些地牢幹了什麼事嗎？

問：我們不會拿這些瑣事去煩聖家族。

答：（大笑）保羅．亞崔迪辛辛苦苦爬上弗瑞曼人的神壇，到頭來竟然落得如此下場！學會控制和駕馭沙蟲，為的就是這個？我真不該回答你的問題。

問：我還是會信守諾言，把你的話保存下來。

答：真的嗎？那你仔細聽好了，你這個墮落的弗瑞曼人，眼中除了自己沒有其他神明的祭司！你不懂的事太多了。正是弗瑞曼人的宗教儀式，讓保羅首次服用了大劑量的美藍極，讓他從此能看到未來。是弗瑞曼人的宗教儀式，讓同樣的美藍極喚醒了潔西嘉女士子宮中尚未出世的厄莉婭。嬰兒厄莉婭，一出生就擁有全套認知，擁有母親的所有記憶和知識。你知道對她來說，這意味著什麼嗎？比強姦更加可怕。

問：如果沒有神聖香料，摩阿迪巴就不可能成為弗瑞曼人的領袖。沒有神聖經歷，厄莉婭也不可能成為厄莉婭。

答：如果沒有弗瑞曼人盲目的殘暴，你也不可能成為祭司。哈，我懂你們弗瑞曼人了。你們把摩阿迪巴看成自己人，因為他和荃妮結合，並且接受了弗瑞曼習俗。可他首先是亞崔迪家族的人，還受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你們對他所受的調教一無所知。你們自以為他帶來了新組織、新使命。他也向你們許諾，要把這顆荒漠星球變成碧波蕩漾的樂園。他用這樣的夢想迷惑你們，奪去了你們的純真！

問：你的異端邪說改變不了沙丘生態正在飛快轉化的事實。

答：我的異端邪說是要挖出變革的根源，研究那會有什麼後果。在厄拉欽恩平原上發生的那場戰爭或許可以讓世人知道，弗瑞曼人能夠擊敗薩督卡軍團。可除此之外，還說明了什麼？柯瑞諾家族的星際帝國變成了摩阿迪巴統治下的弗瑞曼帝國，此外帝國還變成了什麼？你們的聖戰只花了十二年，但帶給了我們多麼深刻的教訓。現在帝國的臣民都看清了摩阿迪巴和伊若琅公主結婚只是在做樣子。

問：你膽敢指責摩阿迪巴做假！

答：即使你殺了我，那也不是邪說。公主只是他的皇家配偶，不是伴侶。荃妮，他的弗瑞曼小情人，才是他的伴侶。這無人不知。伊若琅只不過是他登上皇位的鑰匙，僅此而已。

問：難怪所有陰謀反叛摩阿迪巴的人都拿你的歷史分析作為開戰的理由！

答：我說服不了你，這一點我清楚。但謀逆的理由比我的歷史分析還要重大。摩阿迪巴發動的十二年聖戰創造了理由。正是這場戰爭把古老的權力集團聯合起來，激起了對摩阿迪巴的反叛。

1

伊克斯原文Ix，拼法同羅馬數字的ix，即九。—編注

如此豐富的傳說將保羅 - 摩阿迪巴這個晶算師及他妹妹厄莉婭團團裹住，讓人難以透過這些紗幕看清後方的真實人物。但畢竟，世界上確實有一個男人叫保羅．亞崔迪，一個女人叫厄莉婭。兩人的肉身受制於空間和時間。這對兄妹雖因預知力而得以超越時空的一般極限，但仍出身於人類世系，經歷過真實的事件，在真實的宇宙中留下真實的痕跡。要理解兩人，就必須謹記，兩人的劫難也是所有人類的劫難。這本書不是寫給摩阿迪巴或他妹妹，而是寫給兩人的後代──我們所有的人。

──《摩阿迪巴語錄索引》獻詞，複製自《摩阿迪巴靈性崇拜塔布拉紀念館》影本



摩阿迪巴帝國統治時期的歷史學家，數量超越了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多數人提出一個特定的觀點：妒忌和褊狹。但也談到此一人物的獨特影響：在許多迥異的世界喚起了人們的激昂情緒。

自然，這個人物的身上有歷史的元素：理想，以及理想化。這個名叫保羅．亞崔迪的人出身古老大氏族，從貝尼．潔瑟睿德母親潔西嘉女士那裡接受過深厚的普拉那—並度訓練，對肌肉和神經具有超凡的控制力。不僅如此，他還是一位晶算師，智能非凡，運算力遠遠超過古人所用、現在已是宗教違禁品的機械電腦。

最重要的是，摩阿迪巴是貝尼．潔瑟睿德育種計畫尋覓了幾千代的奎薩茲．哈德拉赫。

奎薩茲．哈德拉赫，這個可以「同時處於多重時空」的人，這個先知，這個貝尼．潔瑟睿德期望透過他控制人類命運的人──成了摩阿迪巴皇帝，並且和手下敗將帕迪沙皇帝的女兒政治聯姻。

想想這其中的自相矛盾，這一刻隱含的失敗。你一定讀過別的史

書，知道表面上的事實：摩阿迪巴手下凶悍的弗瑞曼人確實推翻了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摧毀了薩督卡軍團、大氏族聯軍、哈肯能部隊，以及蘭茲拉德用錢買來的傭兵。他迫使宇航公會屈服，一手將親生妹妹厄莉婭送上貝尼．潔瑟睿德原以為屬於自己的宗教寶座。

這些他全做到了，還不止於此。

摩阿迪巴的祁紮銳傳教士在宇宙點燃宗教戰火，此次聖戰的主要戰事只延續了十二個標準年，但這段時間已足以使他的宗教殖民主義統治大半人類世界。

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切，是因為他得到了厄拉科斯星，這顆更常被稱為沙丘的行星。他因而壟斷了帝國境內的無上貨幣：古老的香料，美藍極，能賜予生命的毒藥。

理想的歷史還有另一個組成要素：一種可以解開時間的精神性化學物質。沒有美藍極，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不可能肆意監看、控制人類；沒有美藍極，宇航的領航員不可能飛越太空；沒有美藍極，數以十億計成癮的帝國公民會死於藥物戒斷。

沒有美藍極，保羅 - 摩阿迪巴不可能預知未來。

我們知道，掌握無上權力的那一刻孕育了失敗。原因很簡單：精確而全面的預知是致命的。

另一類史書認為，摩阿迪巴敗於顯而易見的陰謀──宇航公會、貝尼．潔瑟睿德，以及墮落、善於喬裝成別人的忒萊素科學家。還有一些史學家指出，擊敗摩阿迪巴的是家族內奸。他們用沙丘塔羅牌干擾了摩阿迪巴的預知力。其中一些人還信誓旦旦指出摩阿迪巴是如何被迫接受某個甦亡人的效力。這種甦亡人是復活的死者，專門訓練來消滅摩阿迪巴。但他們終究會知道，這個甦亡人就是鄧肯．艾德侯，亞崔迪家族的親信副手，為拯救少年保羅獻出了生命。

他們勾勒出頌詞作家柯巴一手主導的祁紮銳陰謀，引導我們一步步分析柯巴的計畫，從而將摩阿迪巴塑造成受難的殉道者，並將一切歸咎於他的弗瑞曼情人荃妮。

可是，這一切，能解釋與他有關的歷史事實嗎？不能。唯有了解預知力的危險本質，才能真正理解摩阿迪巴那無與倫比、看穿未來的力量為何會失敗。

我們希望，其他歷史學家將從這則啟示中獲益。

——《歷史解析：摩阿迪巴》，伊克斯的布拉索著

3

眾神與凡人無異，兩者都會在偶然間悄悄融入另一方。

──《摩阿迪巴語錄》



以本質而言，他想要設計的陰謀相當凶殘。忒萊素幻臉人司凱特利一次又一次同情痛悔。

一手推動摩阿迪巴的死亡和悲劇，我會悔不當初。他對自己說。

他小心翼翼在同謀面前隱藏自己的憐憫，但內心這些感受告訴他，他更容易認同受害者，而非謀殺者。這是忒萊素人的性格。

司凱特利站在那裡發呆，和別人保持一段距離。關於精神毒藥，眾人已如火如荼討論了一段時間，激烈又不失文雅，出身各大學院的高手在討論與自身教義有關的事務時無不如此。

「就算你覺得已經刺穿他了，也終究會發現，他其實毫髮無損！」

說這話的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老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瓦拉赫九號行星上接待他們的女主人。她披著黑色長袍，骨瘦如柴，看起來就像乾癟的巫婆，正坐在司凱特利左側的懸浮椅上，長袍的兜帽甩在背後，露出一頭銀髮和蒼老粗糙的臉。骷髏似的臉上，一雙眼睛在深陷的眼窩中盯著外界。

眾人說的是米拉哈薩語，輔音聽起來像打響指，母音則前後相連。這種語言是表達細微感情的工具。宇航領航員艾德瑞克的回答則是冷冷的一聲嗯──一種得體的輕蔑。

司凱特利望向這位宇航的代表。艾德瑞克正飄浮在幾步外的氣槽中，裡面橙色氣體瀰漫。氣槽放在貝尼．潔瑟睿德專為這次會談所建造的圓頂屋正中央。領航員身形修長，有著魚鰭狀的腳和長著蹼的巨掌，像奇異海洋中的一頭魚。氣槽的排氣口散發出淡淡的橙色霧氣，充滿了香料的氣息──美藍極。

「沿著這條路走下去，我們都會死於愚蠢！」

說話的是在場的第四人、這場陰謀的潛在成員，伊若琅公主，他們的敵人之妻（但不是伴侶，司凱特利提醒自己）。她站在艾德瑞克氣槽的一角，是位高□的金髮美人，身穿莊重華貴的藍鯨皮袍，頭戴與之成套的帽子，黃金領扣在她耳畔璀璨生輝。她的舉止帶著貴族的驕矜，但不動聲色的表情透露了她受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

司凱特利不再琢磨這些人的修辭和表情的細微變化，轉而研究起這棟圓頂屋的位置。圓頂屋四周都是山丘，積雪已開始融化，疥癬般斑駁不一。小小的藍白色太陽高掛天頂，灑下濕漉漉的藍色碎影。

為什麼選在這個地方？司凱特利尋思。貝尼．潔瑟睿德很少隨興行事。就以圓頂屋的開闊設計來說吧，傳統的封閉空間可能會使領航員因幽閉而感到緊張。從降生之初，這些人就只適應浩瀚太空中遠離星球地表的生活。

然而，專為艾德瑞克建造這麼一個地方，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他的脆弱。

司凱特利想，這裡有什麼東西，是特地為我而設的？

「你不想說點什麼嗎，司凱特利？」聖母詢問道。

「妳想把我拉入這場愚蠢的戰爭？」司凱特利問，「好吧，我們面對的人可能會成為救世主。對這樣的人，不能正面攻擊，否則我們會被殉道者擊敗。」

他們全都緊盯著他。

「你以為，我們就只有這個危機？」聖母氣喘吁吁地質問道。

司凱特利聳聳肩。他為這次會議挑選了一張平淡無奇的圓臉，肥厚的嘴唇，和善的五官，腫脹的身軀。對同謀者有些認識之後，他發現自己的選擇非常明智—也許是出於直覺吧。在這個團體中，只有他能在體型和容貌的寬闊光譜中任意操縱自己的外形。他是人類變色龍，一個幻臉人，現在這個模樣會讓人誤以為一眼就能識破他的深淺。

「是嗎？」聖母催問道。

「我喜歡沉默。」司凱特利說，「我們就算有什麼不滿，也最好不要對彼此叫囂。」

聖母縮了回去。司凱特利發現她在重新評估自己。兩人都受過高深

的普拉那—並度控制訓練，對肌肉和神經的控制力世所罕見。但司凱特利還是個幻臉人，擁有其他人根本不具備的肌肉和神經鍵結。除此之外，他還有一種特殊特質：共情，這讓他得以模擬對方的心理，就像披上那人的外形一樣。

司凱特利給了她足夠長的時間重新評斷自己，然後開口道：「毒藥！」說出這個單詞的時候，他的音調平板，表明他清楚其中的神祕意涵。

領航員身體一動，飄浮在伊若琅正上方、氣槽一角的閃亮揚聲球裡傳出他的聲音。「我們說的是精神的毒藥，不是肉體的毒藥。」

司凱特利笑了。米拉哈薩語的笑聲很能折磨對手，而此時的司凱特利已經沒有顧忌。

伊若琅露出讚賞的微笑，但聖母的眼角有一絲惱怒。

「住嘴！」莫哈亞斥喝道。

司凱特利的笑聲停了，但大家都盯著他看，艾德瑞克忿忿地一言不發，聖母的不滿中帶著警惕，伊若琅笑得開心，但有些困惑。

「我們的朋友艾德瑞克這是在暗示，」司凱特利說，「兩位貝尼．潔瑟睿德女巫雖然精通門內種種異能，但還沒有見識過真正的騙術。」

莫哈亞轉頭瞭望貝尼．潔瑟睿德母星的嚴寒山丘。她開始意識到問題的關鍵了，司凱特利心想，這很好。不過，伊若琅是另一個問題。

「你到底是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司凱特利？」艾德瑞克問，那雙齧齒動物般的小眼睛直直盯著他。

「問題不在我的忠誠。」司凱特利一邊說，一邊繼續看著伊若琅，「您還在舉棋不定，公主。您冒了巨大風險，飛越了這麼長的秒差距[2]，就是為此而來，是吧？」

她點點頭。

「您是來和人魚重彈老調，或是跟肥胖的忒萊素幻臉人鬥嘴的嗎？」司凱特利問。

她離艾德瑞克的氣槽遠了點，嫌惡地搖搖頭。她不喜歡那股濃重的美藍極味。

艾德瑞克趁機朝嘴裡扔了一粒美藍極。司凱特利留意到，他不但吃美藍極，吸美藍極，無疑也會喝美藍極。這可以理解，香料能提升領航

員的預知力，使他們得以駕駛宇航的巨型運輸艦以超光速在宇宙中穿梭。在香料激發的意識中，他能看到星艦的未來航線，避免可能的危險。現在，艾德瑞克嗅到了另一種危險，但他的預知力卻無法告訴他危險來自何處。

「我到這裡來，或許錯了。」伊若琅說。

聖母轉過身，瞪大了眼睛，然後閉上，姿態有如好奇的爬行動物。

司凱特利的目光從伊若琅轉向那只氣槽，向公主示意望向那裡。她會看出來的，司凱特利想，會看出艾德瑞克有多令人反感：眼神冒失，畸形的手與腳在氣體中緩緩游動，四周還繚繞著橙紅的煙霧。她會揣測他的性偏好，會想著和這樣一個怪物交配有多詭異。就連為艾德瑞克再造太空失重狀態的力場產生器也揭示了他與她不是同類。

「公主殿下，」司凱特利說，「正是因為這位艾德瑞克，您的丈夫才無法在預象中看到某些事，包括正在發生的這件……據說。」

「據說。」伊若琅說。

聖母閉著眼睛點點頭。「即使是擁有預知力的人，也並不怎麼了解這種能力。」她說。

「身為宇航的正式領航員，我有預知力。」艾德瑞克說。

聖母再次睜開眼睛。這一次，她的目光射向了幻臉人，帶著貝尼．潔瑟睿德特有的炯炯眼神。她在仔細權衡。

「不，聖母，」司凱特利低語道，「我不像我的外表那樣簡單。」

「我們不了解這種第二視覺。」伊若琅說，「但是有一點，艾德瑞克說我丈夫無法看見、知道或者預測那些發生在領航員影響範圍內的事件。但範圍到底有多大？」

「我們這個宇宙中有些人、有些事物，我只有透過他們造成的影響才能知道。」艾德瑞克說，魚嘴抿成了一條細線，「我知道他們一直在這裡、那裡，或者某個地方。就像水下生物在游動時帶起層層漣漪，預知者也會攪動時間的波濤。妳丈夫看見的，我也能看見。但我永遠看不見他本人，也看不見那些他真心相待、志同道合的人。高手總能把自己人藏起來。」

「但伊若琅不是你的人。」司凱特利說著，看了看站在旁邊的公主。

「我們都知道這場陰謀為什麼非得有我在場才能籌畫。」艾德瑞克說。

伊若琅的語調像在描述一部功能卓越的機器：「你當然有你的用處。」

她現在明白他是什麼東西了，司凱特利想，很好！

「未來還未定型。」司凱特利說，「記住這一點，公主殿下。」

伊若琅瞟了一眼幻臉人。

「保羅真心相待、志同道合的人，」她說，「當然是那些弗瑞曼戰士，披著摩阿迪巴戰袍的人。我見過他為他們昭告預言的情景，聽過他們向摩阿迪巴歡呼的聲音，他們的摩阿迪巴。」

她終於明白了，司凱特利想，她是在這裡受審，判決還未下，那可能保全她，也可能摧毀她。她看出我們為她設下的圈套了。

司凱特利和聖母對視了一瞬。他突然產生一種奇異的感受：她和他一樣，也看出了伊若琅此刻的心思。自然，貝尼．潔瑟睿德已經向公主做了簡報，給她灌足了迷湯。但在關鍵時刻，貝尼．潔瑟睿德的人仍必須相信自己的訓練和直覺。

「公主殿下，我知道您最想從皇帝那裡得到什麼。」艾德瑞克說。

「誰會不知道？」伊若琅答道。

「您想做皇朝的國母。」艾德瑞克說，彷彿沒聽見她的話，「除非您加入我們，否則不可能做到。相信我的預言吧。皇帝因為政治的緣故娶了您，可您永遠無法上他的床。」

「這麼說來，預言者也是偷窺狂。」伊若琅譏諷道。

「皇帝的心更向著他的弗瑞曼情人，而不是您！」艾德瑞克厲聲道。

「而她並沒有給他生出繼承人。」伊若琅說。

「理智是激情的第一個犧牲品。」司凱特利喃喃自語。他察覺了伊若琅的怒火，看出自己的誘導起了作用。

「她沒有給他生出繼承人，」伊若琅說，竭力保持鎮靜，「那是因為我在給她祕密使用避孕藥。這下你滿意了吧？」

「這種事，皇帝發現了可不太好。」艾德瑞克微笑道。

「我已經準備好說詞了。」伊若琅說，「他或許有真言感應力，但

有些謊言比真相更令人信服。」

「您必須做出選擇，公主殿下。」司凱特利說，「但要明白怎麼做才能保護自己。」

「保羅對我是公平的。」她說，「我在他的議會裡有席次。」

「您當了他十二年的皇后。」艾德瑞克問，「他是否向您表示過一絲一毫的溫柔？」

伊若琅搖搖頭。

「他利用那夥弗瑞曼暴徒罷黜了您的父親，為登上皇帝寶座而娶了您，可他永遠不會讓您成為真正的皇后。」艾德瑞克說。

「艾德瑞克想在您身上打感情牌，公主殿下。」司凱特利說，「真有意思。」

她向幻臉人掃了一眼，看見他臉上大膽的笑容，於是揚眉表示回應。現在她完全明白了，而司凱特利看出了這一點。如果她任由艾德瑞克擺布這場會議，那麼他們的密謀，以及這些時刻，或許都能逃過保羅的靈眼。不過，如果她暫且不做出承諾……

「公主殿下，」司凱特利說，「艾德瑞克對我們的密謀似乎有很多意見，您覺得呢？」

「我早已表示，」艾德瑞克說，「我將尊重會議做出的最佳裁斷。」

「哪種裁斷是最佳裁斷，由誰來決定？」司凱特利問。

「難道你希望公主不加入我們，離開這裡？」艾德瑞克問。

「他只是希望她的承諾確實發自內心。」聖母喝道，「我們之間不應該相互欺騙。」

司凱特利看出伊若琅已經放鬆下來，雙手插進袍袖，認真考慮著。她現在一定在想艾德瑞克拋出的誘餌：創建皇朝！她還會想，密謀者會設計什麼陰謀來保護自己免遭她倒打一記。她有太多事需要琢磨。

「司凱特利，」片刻之後，伊若琅說，「據說你們忒萊素人有一種奇特的榮譽體制──必須給獵物留一條逃生之路。」

「只要他們能找到。」司凱特利表示同意。

「我是你們的獵物嗎？」伊若琅問。

司凱特利爆出一陣大笑。

聖母哼了一聲。

「公主殿下，」艾德瑞克說，聲音很輕，充滿誘惑，「不用怕，您已經是我們的人。難道您不是在為您的貝尼．潔瑟睿德上級監視皇室的一舉一動嗎？」

「保羅知道我會將情報傳給我的老師。」她說。

「難道您不曾提供資料，讓反對派用來討伐您的皇帝？」艾德瑞克問。

他沒有用「我們的」皇帝，司凱特利注意到，用的是「您的」皇帝。以伊若琅接受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絕不會忽略這個細節。

「問題出在某種力量，以及如何運用力量。」司凱特利說著，慢慢靠近領航員的氣槽，「我們忒萊素人相信，宇宙的萬事萬物中，只有永不滿足的物欲，才是唯一真正可靠的能量。而能量會學習。請聽我的忠告，公主殿下，能量會學習。而這，我們稱之為力量。」

「你們還是沒有說服我，證明我們能夠擊敗皇帝。」伊若琅說。

「我們甚至沒有說服自己。」司凱特利說。

「無論我們轉向何方，」伊若琅說，「總躲不過他的力量。他是奎薩茲．哈德拉赫，同時處於多重時空的人。他是馬赫迪[3]，對祁紮銳的祭司來說，他每一個心血來潮的念頭都必須遵從。他是晶算師，大腦處理資訊的能力遠遠超過最優秀的古代電腦。他還是弗瑞曼軍團的摩阿迪巴，可以命令他們血洗星球。他能預知未來，還有我們貝尼．潔瑟睿德渴望的基因模式……」

「這些我們都知道，」聖母插話說，「而且我們還知道更不妙的事：他的妹妹厄莉婭也有這種基因模式。但他們也是人，兩個都是。因此，他們也有弱點。」

「可這些弱點在哪裡？」幻臉人問，「我們能在他的宗教聖戰軍團中找到嗎？皇帝的祁紮銳難道會反叛他嗎？或是大氏族的那些當權者？蘭茲拉德聯合會除了出一張嘴，還能做什麼？」

「我認為是鉅貿聯會。」艾德瑞克說，在氣槽裡轉了個身，「鉅貿聯會是做生意的，永遠追求利潤。」

「也可能是皇帝的母親，」司凱特利說，「潔西嘉女士。她留在卡樂丹星球，但和兒子的聯繫十分頻繁。」

「那個不忠的賤人。」莫哈亞說，聲調平板，「我真想剁掉我這雙訓練過她的手。」

「我們的陰謀需要一個施力的槓桿。」司凱特利說。

「但我們並不僅僅是陰謀家。」聖母反駁道。

「啊，是的。」司凱特利表示同意，「我們精力充沛，聞一知百，是希望的曙光，人類的救星。」他用演說的語調來表達話中的信念。對忒萊素人來說，這或許是最極端的譏諷了。

似乎只有聖母聽出了玄機。「為什麼？」她問，問題直指司凱特利。幻臉人還沒來得及回答，艾德瑞克就清了清喉嚨，說道：「我們別扯這些哲學廢話了。所有問題都可以歸結成一個問題：為何會有萬物？而所有的宗教、商業和政治的問題也都會引出同一個問題：誰擁有權力？結盟、聯合、組成，都是在追逐海市蜃樓，除非是為權力而來。其餘全是胡扯，想得最透的人都明白這一點。」

司凱特利朝聖母聳聳肩，這是他和聖母的暗號。艾德瑞克已經代他回答了她的問題。這個自以為是的傻瓜是他們最大的弱點。為了確信聖母能理解自己的意思，司凱特利說道：「好好聽聽導師的教誨吧。人要虛心。」

聖母緩緩點頭。

「公主殿下，」艾德瑞克說，「選擇吧。妳已經被選出來，成為命運的工具，最優良的工具……」

「把你的讚美留給那些好擺布的人吧。」伊若琅說，「你先前提到了一個幽靈、一個重返世間的人，說我們可以用來毒害皇帝。請再說明一下。」

「讓亞崔迪去自己打自己。」艾德瑞克得意洋洋地說。

「不要打啞謎了！」伊若琅厲聲道，「這個幽靈是誰？」

「一個不同尋常的幽靈。」艾德瑞克說，「有肉體，還有名字。肉體……是赫赫有名的劍士鄧肯．艾德侯。至於名字……」

「艾德侯死了。」伊若琅說，「保羅經常當著我的面哀悼他。他親眼看見艾德侯被我父親的薩督卡殺死。」

「雖說他們吃了敗仗，」艾德瑞克說，「但您父親的薩督卡並不是笨蛋。讓我們設想一下，一個聰明的薩督卡指揮官在戰場上認出了這位

劍術大師的屍體。然後會怎樣？這具肉體是可以利用、可以訓練的……只要動作夠快。」

「一個忒萊素的甦亡人。」伊若琅喃喃道，看了一眼身旁的司凱特利。

司凱特利察覺到伊若琅的眼光，他開始用起自己的幻術：外形不斷變化，肌肉也在移動調整，不久，伊若琅面前出現了一個瘦削的男人。臉龐依舊有些圓，但膚色更深，五官微微有些扁平。顴骨高聳，眼睛深陷，眼皮還帶著明顯的蒙古褶，一頭桀驁不馴的黑髮。

「就是這個模樣的甦亡人。」艾德瑞克指著司凱特利說。「也許並不是什麼甦亡人，只不過是另一個幻臉人？」伊若琅問。

「不是幻臉人，」艾德瑞克說，「幻臉人禁不起長時間的監視。不。我們假設那名聰明的薩督卡指揮官把艾德侯的屍體保存在再生箱裡。為什麼不呢？這具屍體的肉身和神經屬於史上最優秀的劍客、亞崔迪家的幕僚、軍事天才，同時還完全可能重生，成為薩督卡軍團的教官。扔掉這具訓練有素、戰力卓越的屍體，是莫大的浪費。」

「這件事，我沒聽到任何風聲。過去我一直是父親的親信。」伊若琅說。

「哦，但您父親輸了，而且幾小時內，您就被賣給了新皇帝。」艾德瑞克說。

「這件事完成了嗎？」她質道。

艾德瑞克帶著令人厭惡的沾沾自喜，說：「我們設想這個聰明的薩督卡知道時間不多。他迅速把這具保存好的艾德侯肉身送到忒萊素人手裡。我們再進一步設想，指揮官和他的戰士不久便陣亡了，沒有來得及把這個消息告訴您父親，反正他也沒機會用到了。事實就是，一具肉身被送到忒萊素人那裡。不用說，運送的途徑只有一個，就是巨型運輸艦。我們宇航的人自然知道運送的每一件貨物。得知這個消息後，豈有不把這具甦亡人買下來對付皇帝的道理？」

「這麼說，你完成了。」伊若琅說。司凱特利又恢復了先前胖乎乎的臉，說道：「正如這位嘮嘮叨叨的朋友所指出的，我們確實做到了。」

「你們是怎樣訓練艾德侯的？」伊若琅問。

「艾德侯？」艾德瑞克問，一邊看著那個忒萊素人，「你認識艾德侯嗎，司凱特利？」

「我賣給你們的，是一個叫海特的生物。」司凱特利說。

「噢，對了……是叫海特。」艾德瑞克說，「為什麼把他賣給我們？」

「因為我們曾經繁殖過自己的奎薩茲．哈德拉赫。」司凱特利說。

聖母蒼老的頭顱一震，抬頭盯著他，「你沒告訴我們這件事！」她指責道。

「您沒問。」司凱特利說。

「你們怎麼壓制自己的奎薩茲．哈德拉赫？」伊若琅問。

「一個以畢生創造獨特自我的生物，寧可死去，也不願跟那個自我對立。」司凱特利說。

「我不懂。」艾德瑞克豁出去說道。

「他殺了自己。」聖母喝道。

「妳很清楚我的意思，聖母。」司凱特利警告道，使用的語調暗示了另一層意思：妳無法生育，過去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得到。

忒萊素人等著對方逐漸理解自己明目張膽的強調。她絕不會誤解他的意思。開始一定很憤怒，隨後就會意識到，忒萊素人不可能用這種方式羞辱她，因為他本身的繁殖就離不開女修會。但他的話卻頗為侮慢，完全不像忒萊素人。

艾德瑞克想緩和此刻的尷尬，用米拉哈薩語的安撫語態道：「司凱特利，你說過，你之所以出售海特，是因為你們知道我們會怎麼使用他，那正中你們的下懷。」

「艾德瑞克，沒有我的允許，請別再開口。」司凱特利說。領航員剛想爭辯，聖母厲聲說：「閉嘴，艾德瑞克！」

艾德瑞克在氣槽裡向後一縮，惱怒異常。

「我們自己一時的情緒，無助於解決大家共同的問題。」司凱特利說，「那只會蒙蔽我們的理智。只有一種情緒是重要的，就是讓我們聚在一起的那種最基本的恐懼。」

「我們理解。」伊若琅說，瞥了聖母一眼。

「你必須看清，我們的防護是非常有限的。」司凱特利說，「除非

看清一切，否則神兆不會偶然降下。」

「你很狡猾，司凱特利。」伊若琅說。

狡猾到什麼程度，她就不必猜了。司凱特利想，此事一了，我們將把奎薩茲．哈德拉赫握在手中。其他人卻什麼也得不到。

「你們的那位奎薩茲．哈德拉赫，血脈從何而來？」聖母問。

「我們混合了各種純正的要素，」司凱特利說，「純粹的善和純粹的惡。一個以製造痛苦和恐怖為樂的惡人，能告訴我們很多事。」

「老男爵哈肯能，我們皇帝的外祖父，是忒萊素人的作品嗎？」伊若琅問。

「不是，」司凱特利說，「但大自然常常會創造出同樣可怕的作品。我們只在可以研究他們的環境下，才會創造他們。」

「你們不能這樣忽略我！」艾德瑞克抗議道，「是誰將這場會面隱藏起來，不讓他──」

「那好吧。」司凱特利說，「既然你高明到能把我們藏起來，就請發表一下你的高見。」

「我希望我們能好好討論，怎麼把海特交給皇帝。」艾德瑞克堅持說，「我認為海特反映了亞崔迪人在出生的母星養成的古老道德觀。海特使皇帝更容易加強自己的道德本性，看清生活和宗教中的各種積極、消極因素。」

司凱特利笑了，向同伴投去寬厚的一瞥。他們的表現正如自己的期望。老聖母像一把長柄大鐮刀，任意發洩情緒。伊若琅受過精心訓練，但她的任務已經失敗，成了殘缺的貝尼．潔瑟睿德作品。艾德瑞克則是魔術師的手，也只能當魔術師的手──用於掩飾，也用於分散觀眾的注意。此時此刻，艾德瑞克正因別人的忽視而陰沉著臉，一言不發。

「不知我是不是聽懂了你們的意思，這個海特是用來毒害保羅意識的毒藥？」伊若琅問。

「差不多。」司凱特利說。

「那些祁紮銳怎麼辦？」伊若琅問。

「只要稍稍轉移重點，製造情感落空，就能將他們的妒忌轉化成仇恨。」

「鉅貿聯會呢？」伊若琅問。

「他們會追著利潤跑，哪方有利，他們就支持哪一方。」司凱特利說。

「其他有勢力的組織呢？」

「以政府的名義控制他們。」司凱特利說，「至於那些勢力較弱的組織，我們可以用道德和進步的名義整合他們。我們的對手會死在自己的糾葛中。」

「厄莉婭也會？」

「海特是用途很多的甦亡人。」司凱特利說，「皇帝的妹妹已經到了情竇初開的年紀，會為了迷人的男子而心煩意亂。她將拜倒在他的男性魅力和晶算師能力下。」

莫哈亞驚訝地睜大老眼：「這個甦亡人是晶算師？這招太危險了。」

「晶算師必須擁有正確無誤的資料。」伊若琅說，「如果保羅要求我們的禮物說明自己的意圖，會發生什麼事？」

「海特會如實相告，」司凱特利說，「正如其他的晶算師。」

「原來這就是你為保羅留下的逃生門。」伊若琅說。

「一個晶算師！」莫哈亞喃喃地說。

司凱特利瞄了一眼老聖母，看出古老的仇恨影響了她的心緒。巴特勒聖戰以來，「人工智慧機器」已經從宇宙的大部分地方清光。人們始終不信任電腦。這種古老的情緒也影響了世人對「人類電腦」的態度。

「我不喜歡你笑的樣子。」莫哈亞突然說道。她瞪著司凱特利，用的是米拉哈薩語的實話語態。

司凱特利也用實話語態說：「我不在乎妳喜不喜歡，但我們必須攜手合作。這一點，我們都心知肚明。」他看了一眼宇航公會的人：「是嗎，艾德瑞克？」

「你給我上了痛苦的一課。」艾德瑞克說，「我猜你希望我直接講我不會反對我的同謀一起做出的決定。」

「你們瞧，他還是很聰明的。」司凱特利說。

「但還有一些事。」艾德瑞克吼道，「亞崔迪家族壟斷了香料。如果沒有香料，我就不能預知未來，貝尼．潔瑟睿德的人也會失去真言感應力。我們雖然儲備了一些，但非常有限。美藍極是強勢貨幣。」

「我們的文明遠遠不止一枚貨幣。」司凱特利說，「供需法則註定會失敗。」

「你想偷走香料的祕密。」莫哈亞喘著氣說，「但他的整顆星球都有瘋狂的弗瑞曼人守衛著！」

「弗瑞曼人是文明的、受過教育的，同時又是無知的。」司凱特利說，「他們不是瘋子。他們接受的教育是信仰，而不是知識。信仰可以操縱，只有知識才是危險的。」

「這樣還需要我出力去創建新皇朝嗎？」伊若琅問。

大家都聽出了她話中的承諾，但只有艾德瑞克朝她笑了笑。

「多少需要，」司凱特利說，「多少需要。」

「這意味著亞崔迪統治勢力的終結。」艾德瑞克說。

「即使沒有預知力量，也可以做出這種預言。」司凱特利說，「用弗瑞曼人的話來說，這是玫基士阿美洛。」

「『鹽寫成的話』。」伊若琅翻譯道。

她說話的時候，司凱特利終於發現貝尼．潔瑟睿德為他安排了什麼：一個美麗、冰雪聰明的女人，但永遠不可能屬於他。噢，好吧，他想，或許我能複製一個和她一模一樣的。

2

秒差距：宇宙天體距離的單位，一秒差距等於三．二六光年。──譯注

3

馬赫迪：指「被真主引上正道的人」，伊斯蘭教中的救世主。──編注

4

任何文明都必須和一種無意識的勢力搏鬥，這種勢力能阻礙、背叛或者摧毀文明希望達到的任何目的。

—忒萊素信條（未經證實）



保羅坐在床邊，脫下自己的沙地靴。潤滑劑發出難聞的酸臭。潤滑劑的作用是潤滑以鞋跟為動力來源的泵，使之驅動蒸餾服。已經很晚了。他夜間散步的時間越來越長，這讓愛他的人非常擔憂。他承認，這樣散步很危險。但這類危險他能預先察覺，也能立即解決。夜晚，一個人悄悄漫步在厄拉欽恩的大街上，是多麼愜意而難以抗拒啊。

他把靴子扔到房間裡唯一的燈球下方，急切地扯開蒸餾服的密封條。神啊，他太累了！儘管他因疲勞而肌肉僵硬，但腦子仍然非常活躍。每一天，平民的日常俗務總讓他妒忌不已。皇帝無法享受堡壘外那無以名狀的火熱生活—可是……悄悄在大街上走走，真是一種特權！與吵吵嚷嚷的托缽朝聖者擦肩而過，聽弗瑞曼人咒罵店主：「你那雙溼淋淋的手！」

想到這裡，保羅不禁笑了，從蒸餾服裡鑽了出來。

他赤身裸體，卻對自己的世界有股異常的感應。沙丘是自相矛盾的世界：一個被四面圍攻的世界，卻又是權力的中心。他想，權力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四面圍攻。他低頭凝視綠色地毯，感受腳下那種粗糙的質地。

街上的沙子深及腳踝，大盾壁擋住了鋪天蓋地的狂風，但成千上萬雙腳踏上去，仍然攪起了令人窒息的灰塵，堵塞了蒸餾服的過濾器。直到現在，他依然能聞到灰塵的味道，儘管他的堡壘大門就有鼓風機，一刻不停地吹掃著。這種味道令人想起荒蕪的沙漠。

那些日子……那些危險。

和那些日子相比，獨自散步的危險很小。可是，穿上蒸餾服，就像把整座沙漠都穿到了身上。蒸餾服，還有那些用於回收身體散逸水分的裝置，引導著他的思維，使思維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蒸餾服還限制了他的行動，他的舉手投足都必須符合沙漠模式。他變成了化外之民弗瑞曼人。不只是變裝，蒸餾服還使他成為自己城市中的陌生人。穿上蒸餾服，他便放棄了安全感，改用古老的暴力手段。朝聖者和市民從他身邊走過時都低眉順眼。他們不敢招惹這些化外之民。如果在市民的腦海裡，沙漠真有一張臉的話，那就是掩藏在蒸餾服口鼻過濾器下的弗瑞曼臉。

事實上，他只有一個小風險：過去穴地時代的舊人可能透過他的步伐、體味及眼神認出他。即便如此，碰到敵人的機會仍少之又少。

門簾「唰」的一響掀開了，屋內射入一片亮光，打斷了他的沉思。荃妮端著白金托盤走了進來，上面放著咖啡用具。兩顆跟在她身後的燈球迅速就好定位：一顆在床頭，一顆懸在她身側方便她做事。

荃妮靈巧地移動著，絲毫不見老態──沉著、輕盈，彎下身子準備咖啡的姿勢使他想起了兩人初識的時光。她仍有精靈的神態，歲月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除非仔細查看她那沒有眼白的眼角，才會注意到那裡有一絲細紋，沙漠中的弗瑞曼人稱之為「沙痕」。

她捏住夏甲翡翠製成的杯柄，揭開咖啡壺蓋，一縷熱騰騰的蒸汽頓時飄出。他聞出咖啡還未煮好。果然，她蓋上了蓋子。那只純銀咖啡壺的形狀是一個懷孕的女人。他想起來了，這是一件珈尼瑪，一次決鬥的戰利品。詹米斯，咖啡壺前任主人的名字……詹米斯。詹米斯的死亡竟以此種奇特的方式變得不朽。如果早知道逃不過死亡，詹米斯還會隨身帶著這只特殊的咖啡壺嗎？

荃妮取出杯子。藍色陶杯像僕人一樣蹲在大型咖啡壺的下方，一共有三只，兩人各一只，另一只給這套咖啡用具的所有前主人。

「再一下就好了。」她說。

她看著他。保羅不知道自己在她眼裡是什麼樣子，還是那個奇異、精瘦，和弗瑞曼人相比水分多到臃腫的異鄉客嗎？他還像昔日部落裡那個「烏蘇爾」嗎？在他們亡命沙漠的時候，正是那個烏蘇爾，帶領她踏上弗瑞曼人的精神合一。

保羅凝視著自己的身體：肌肉硬實，身材修長……只是多了幾條傷疤。雖然當了十二年皇帝，但體態仍基本保持原樣。他抬起頭，從鏡子裡看了看自己的臉……藍中帶藍的弗瑞曼人眼睛，香料上癮的標誌；筆直的亞崔迪鼻子，看上去的確是那位死於鬥牛場、為人民獻上精彩表演的祖父的嫡傳孫子。

保羅回憶起那位老人講過的話：「統治者對他的子民負有永遠的責任。你是領袖，需要付出無私的愛，雖然那有時只會讓你的子民覺得好笑。」

人民仍然帶著深厚的感情懷念這位老人。

而我又為亞崔迪這個姓氏做了什麼？保羅問自己，我把狼放進了羊群。

一時間，死亡和暴力的畫面閃過他的腦海。

「該上床了！」荃妮用嚴格的口吻要求道。保羅知道，這種語氣足以令帝國子民震驚。

他聽話行事，雙手枕在腦後，望著荃妮宜人的親暱動作，懶洋洋躺著。

他突然想到，這個房間的擺設頗為滑稽。普通百姓絕想像不出皇帝的寢室是這個樣子。荃妮身後的架子上放著一排顏色各異的玻璃罐，燈球孜孜不倦的黃光在上面投下飄忽的影子。保羅默默想著玻璃罐裡的東西：沙漠藥典記載的乾藥、油膏、焚香以及各類紀念品……泰布穴地的一撮沙子、長子的一綹頭髮……孩子早已夭折……十二年了……在那場將保羅推上皇位的戰爭中無辜送命。

香料咖啡的濃郁味道瀰漫了整個房間。保羅深深吸了口氣，目光從正在煮咖啡的荃妮身上移到托盤邊一只黃碗上。碗裡盛著堅果。毒物探測器照例從桌下爬上來，對著食物搖晃著昆蟲似的手臂。探測器令他氣惱。在沙漠的那些日子，他們從不需要探測器！

「咖啡準備好了。」荃妮說，「你餓了嗎？」

一陣香料運輸機的轟鳴聲淹沒了他的氣惱。這些航艦正從厄拉欽恩出發，朝太空駛去。

荃妮察覺到他的不悅，斟上兩杯咖啡，放了一杯在他手邊，在床邊坐下，拉出他的腳，開始為他按摩。他剛剛穿著蒸餾服走路，腳上肌肉

已變得僵硬。她輕聲說：「我們談談伊若琅想要孩子的事吧。」口氣是坦然的漫不經心。

保羅猛地睜大眼睛，盯著荃妮。「從瓦拉赫回來還不到兩天，伊若琅就已經找過妳了？」

「她心灰意冷。我們還沒聊過她的心情。」她說。

保羅勉力振作，警覺起來，在刺目的燈光下細細打量荃妮。這是母親不惜違反誓言傳授給自己的貝尼．潔瑟睿德技法，他實在不願意用在荃妮身上。他之所以離不開她，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幾乎不必在她身上使用任何令人緊張的能力。荃妮保留了弗瑞曼人的作風，只會提出務實的問題。她最關心的是那些影響自己男人地位的事實：他在議會中的權力、軍團對他的忠誠、盟友的能力，等等。她能背誦名錄及交叉索引的細節，也能滔滔不絕說出每個敵人的主要弱點、敵方可能的軍隊部署、軍事指揮官的戰鬥計畫，還有基礎工業的機具及產能。

現在為什麼問起伊若琅的事？

「我讓你不安了。」荃妮說，「那不是我的本意。」

「妳的本意是什麼？」

荃妮羞赧地笑了，迎著他的目光：「如果你生氣了，親愛的，不要憋著。」

保羅把身體靠回床頭板。「我該不該打發她走？」他問，「她現在沒什麼用處了，而且，她回女修會母星這件事，我有不好的預感。」

「不要打發她走。」荃妮繼續按摩他的雙腿，實是求是地說道：「你說過很多次，她是聯繫敵人的橋梁，可以通過她的活動推斷他們的陰謀。」

「那妳為什麼提到她想要孩子？」

「為了令敵人不安。如果你讓她懷孕，伊若琅在敵人中的地位就搖搖欲墜了。」

從那雙在自己腳上按摩的手，他感受到這些話帶給她的痛苦。他清了清喉嚨，緩緩說道：「荃妮，親愛的，我發過誓，絕不讓她上我的床。一個孩子會給她帶來太多權力。妳想讓她取代妳嗎？」

「我沒有名分。」

「不是這樣的，親愛的希哈婭，我的沙漠之春。妳怎麼突然關心起

伊若琅來了？」

「我關心的是你，不是她！如果她懷了亞崔迪的子嗣，她的朋友就會懷疑她的忠誠。我們的敵人越不信任她，她對他們的用處就越小。」

「她的孩子可能意味著妳的末日。」保羅說，「妳知道他們在密謀什麼。」他用雙臂緊緊摟住她。

「可你應該有一個繼承人！」她哽咽著說。

「哦。」他說。

也就是說，荃妮不能給他生孩子，必須讓別人來生。那麼，這個人為什麼不能是伊若琅呢？荃妮此刻就是這樣想的。而這件事必須通過做愛才能完成，因為帝國明令禁止人工繁殖後代。荃妮的決定完全是弗瑞曼式的。

保羅再次在燈光下細看她的臉。這是一張比自己的臉更加熟悉的臉。他曾經溫柔而深情地凝視這張睡夢中帶著甜美、害怕、惱怒和悲哀的臉。

他閉上眼，荃妮少女時的模樣又一次浮現眼前：春季蒙著面紗的臉、吟唱時的臉、在他身畔醒來的臉——如此完美，每一眼都令他癡迷。在他的記憶中，她微笑著……剛開始很羞澀，然後流露出緊張，彷彿想立即逃開。

保羅嘴巴發乾。此時此刻，他鼻端聞到殘敗的未來傳來的煙硝。一個聲音，來自預象的聲音在命令他脫離……脫離……脫離。長久以來，他那有預知力的靈眼一刻不停地監視永恆，捕捉外星談話的任何片段，聽取每塊岩石、每個人的動靜。從他意外得知可怕使命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窺探自己的未來，希望找到平靜安寧。

自然，方法是有的。他感受到了，卻不知道那是什麼——未來給他的嚴格指示就是：脫離、脫離、脫離。

保羅睜開眼睛，看著荃妮堅決的臉。她已經停下按摩，靜靜坐在那裡——最純正的弗瑞曼人姿態。她的一切仍舊那麼熟悉，頭上裹著在私人房間裡常用的藍色產子方巾。可此時，她戴上了果斷的面具，用一種古老又令他感到陌生的方式在思考。千百年來，弗瑞曼女人一直共有男人，並不總是和睦，卻也能找到方法相安無事。弗瑞曼人的這種神祕習俗，此刻正在荃妮身上顯現。

「妳會給我一個我想要的繼承人。」他說。

「你看到了？」她問，明顯讓他知道，她指的是預知。

已經很多次了，保羅不知道如何才能確切解釋預知的事。沒有任何標誌的時間線像織物一樣在他面前不停起伏飄蕩。他嘆了口氣，想起從河裡掬起一捧水的感覺：水晃蕩著，慢慢流走。記憶淹沒了他的臉。先兆太多了，形成的壓力讓未來越來越晦澀不明，在這種情況下，他要如何沉浸在未來中？

「就是說，你沒有看到。」荃妮說。

他幾乎再也看不到未來了，除非冒險竭盡全力。除了悲哀，未來還能給他們展示什麼？保羅問自己。他感到自己置身在荒涼的中間地帶，只有他的情感漂浮著、晃蕩著，失控、焦躁不安地向外流瀉。

荃妮蓋好他的腿，說：「要給亞崔迪氏族一個後代。這不是你把機會留給哪個女人的問題。」

他母親也會這麼說，保羅想。他懷疑潔西嘉女士是否暗中和荃妮通信。他母親只會從亞崔迪氏族的立場思考。貝尼．潔瑟睿德將此種模式深植在她腦中，制約了她，即使她現在已和女修會勢不兩立，仍擺脫不了。

「今天伊若琅來的時候，妳聽見我們談話了。」他責問道。

「我聽見了。」她說，眼睛並不看他。

保羅凝神回想他和伊若琅見面的情景。他走進家庭會客室，發現荃妮的織機上有件未織完的長袍。室內有股酸敗的沙蟲味，一種難聞的臭味，幾乎蓋住了美藍極隱約的肉桂味。有人撞落了香料精萃，任由它融入香料地毯中，溶解了地毯，留下一灘凝結的油漬。他想叫人清理一下，就在這時，赫若一史帝加的妻子，也是荃妮最親近的密友，走進來說伊若琅來了。

他不得不在這令人作嘔的臭味中接見伊若琅。正應了弗瑞曼人的迷信：臭味前腳到，災厄後腳來。

伊若琅進來時，赫若退了下去。

「歡迎回來。」保羅說。

伊若琅拉攏身上的灰色鯨皮長袍，一隻手撫著頭髮，對他溫和的語調感到疑惑。她顯然已準備好迎接一堆氣話，此刻得想出另一番說詞。

「妳是來向我回報，女修會已經拋棄最後一絲道德顧慮。」他說。

「那麼荒唐，豈不是太危險了嗎？」她問。

「荒唐和危險，這樣的組合有問題。」他說。他受過貝尼．潔瑟睿德察覺變節的訓練，因而發現她按捺住畏縮的衝動。這洩漏了她內心的恐懼，此外，他還看出她並不喜歡他們分派給她的任務。

「他們期待從妳這位皇室公主身上得到的東西也未免太多了。」他說。

伊若琅動也不動。保羅知道，她正像老虎鉗一般緊緊控制自己。她背負了沉重的負擔，他想。保羅不明白，為什麼預象沒有讓他看到這幅可能的未來。

漸漸地，伊若琅放鬆了下來。她已經做好決定──讓恐懼壓倒自己是沒有意義的，現在退縮也為時已晚。

「你始終任由這裡的氣候保持這種蠻荒的模式。」她揉著長袍下的手臂，「太乾燥了，還有沙暴。你就不打算讓這裡下下雨嗎？」

「妳來這裡，不是打算談氣候的吧。」保羅說。他琢磨著她的一語雙關。難道伊若琅想告訴他什麼難以啟齒的事？她的訓練不允許她宣之於口的事？似乎是這樣。他感到自己彷彿突然被捲入浪濤，現在必須努力划回某片堅實的地面。

「我必須要一個孩子。」她說。

他緩緩搖頭。

「我必須要！」她厲聲說，「如果有必要，我會給孩子另外找個父親。我會出軌，看你敢不敢揭發我。」

「妳可以出軌。」他說，「但不能有孩子。」

「你怎麼阻止我？」

他再和氣不過地笑了笑：「真要那樣的話，我會將妳送上絞臺。」

她震驚了。一片寂靜中，保羅發現荃妮正躲在厚厚的布幔後偷聽，裡面是兩人的私人臥室。

「我是你妻子。」伊若琅低聲說。

「我們不要玩這種愚蠢的遊戲了。」他說，「妳不過是在扮演妻子的角色。我們都清楚誰是我的妻子。」

「我只是一個方便的工具，僅此而已。」她說，聲音充滿痛苦。

「我無意讓妳受苦。」他說。

「你為了皇位而選擇了我。」

「不是我，」他說，「是命運選擇了妳，妳父親選擇了妳，貝尼．潔瑟睿德選擇了妳，宇航選擇了妳。這一次，他們又選擇了妳。他們這次選妳做什麼，伊若琅？」

「我為什麼不能有你的孩子？」

「因為妳不是被選來承擔這樣的角色。」

「我有權生育皇室繼承人！我父親曾經是—」

「妳父親曾經是，而且仍然是頭野獸。妳我都知道，他幾乎完全失去了他本應治理和保護的人性。」

「他受到的憎恨，還不如你多吧？」她怒視著他。

「這是個好問題。」他同意道，嘴角露出一絲冷笑。

「你說你無意讓我受苦，可……」

「所以我同意妳去找個情人。但聽清楚了：找個情人，但不能把麻煩的私生子帶進我的皇室。我不會承認這樣的孩子。我不會嫉妒妳和任何男人同床，只要妳夠謹慎……而且不生孩子。在這種情況下，我要是鑽牛角尖，也未免太傻了。但不要濫用我慷慨給妳的自由。至於皇位，我要嚴格控制血統，不容貝尼．潔瑟睿德染指，宇航也是。我在厄拉欽恩平原上擊潰妳父親的薩督卡軍團後，就贏得了這項特權。」

「後果你自負。」伊若琅說，一轉身，快步離開房間。保羅把自己的思緒從回憶中拉出來，放到坐在床邊的荃妮身上。他很清楚自己對伊若琅的矛盾感情，也理解荃妮弗瑞曼式的決定。換一種情形，荃妮和伊若琅甚至有可能成為朋友。

「你怎麼決定的？」荃妮問。

「不要孩子。」他說。

荃妮用食指和右手拇指做了一個晶刃匕的手勢。

「事情可能真會發展到那一步。」他同意道。

「你不認為一個孩子能解決伊若琅的所有問題？」她問。

「傻瓜才那樣想。」

「我可不是傻瓜，親愛的。」

他惱怒起來：「我沒說妳是！但我們不是在討論該死的浪漫小說。

走廊那頭是一個真正的公主，在帝國宮廷長大，見識過各種卑鄙骯髒的皇室仇殺。對她來說，陰謀就像寫她那些愚蠢的史書一樣稀鬆平常！」

「那些書寫得並不愚蠢，親愛的。」

「可能吧。」他的惱怒漸漸消退，握住她的手，「對不起。但那個女人的陰謀環環相扣。只要滿足了她一個野心，她就會得寸進尺。」

荃妮溫柔地問：「我是不是一直很多嘴？」

「是的，當然是。」他看著她，「妳真正想對我說的是什麼？」

她在他身旁躺下，手撫著他的脖子。「他們已經決定好要怎麼擊倒你。」她說，「伊若琅的身上散發密謀的惡臭。」

保羅撥弄著她的頭髮。

荃妮撈起咖啡杯中的渣滓。

可怕的使命一掠而過，像靈魂裡捲起的氣旋，呼嘯著穿過他的軀殼。他的身體感受到的事情比意識知道的還要多。

「荃妮，親愛的。」他呢喃道，「妳知道我為了結束這場聖戰……為了擺脫祁紮銳套到我頭上的該死光環，會付出什麼代價嗎？」

她顫抖著說：「你必須下令。」

「哦，不。即使我現在死了，我的名字仍然能領導他們。每當我想到自己的亞崔迪姓氏和這場殘酷的屠殺聯繫在一起……」

「但你是皇帝，你已經──」

「我是傀儡。當人被推上神壇，這個所謂的神，就控制不住局勢了。」他痛苦地自嘲道，並察覺一個做夢也想像不到的未來皇朝正在回眸凝視自己。他感到自己被驅逐出去，哀號著，從命運的鎖鏈上掉落──留下的只有他的名字。「我中選了。」他說，「也許在一出生……在我還無法發表意見的時候，就中選了。」

「那就甩掉它。」她說。

他緊緊摟住她的肩膀：「遲早會的，親愛的。再給我一點時間。」

他眼裡噙滿淚水。

「我們應該回到泰布穴地。」荃妮說，「這個石頭帳篷裡的明爭暗鬥太多了。」他點點頭。下頜在她那光滑的頭巾上摩娑著。她身上那股宜人的香料味盈滿鼻端。

穴地。他全神想著這個古老的契科布薩詞彙：危急時刻的避難所。

荃妮的提議使他不由得遙想遼闊的沙漠，敵人來襲時，從遠方就能一覽無遺。

「部落的人盼望他們的摩阿迪巴回去。」荃妮說，她轉過頭看著他，「你是屬於我們的。」

「我屬於預象。」他低聲說。

他想到聖戰，想到穿越秒差距的基因組合，以及向他透露可能可以終結這一切的預象。他應該為此付出代價嗎？戰火平息之後，所有的仇恨都會煙消雲散，從一塊餘燼到另一塊餘燼。但……噢！多麼可怕的代價！

我從沒想過要當神，他想。我只想要像露珠一樣在朝曦中蒸發。我想逃離那些天使和魔鬼──獨自一人，被世人遺忘。

「我們會回泰布穴地嗎？」荃妮又問了一句。

「會的。」他喃喃道。他想：我必須付出代價。

荃妮深深嘆了口氣，重新依偎著他。

我猶豫太久了，他想，並看到自己是如何被愛和聖戰困住。一個人的生命，無論多受愛戴，又怎麼抵得上聖戰將奪走的千千萬萬生命？個體的悲哀又怎能和大眾的痛苦相提並論？

「親愛的？」荃妮問。

他一手掩住她的唇。

我要聽從本心，他想。趁我還有力量，我一定要衝出去，飛到連鳥也不可能發現我的地方。而他知道，這只是空想。聖戰將仍然追隨他的鬼魂。

他想著，當人民指責他的殘暴愚蠢時，他該如何回答？誰會理解他？

我只想朝後一看，說：「看那裡！那只是個空殼。看啊，我消失了！再也沒有任何人類的枷鎖或羅網能困住我。我放棄我的宗教！這榮耀的一刻是我的！我自由了！」

多麼空洞的話！

「昨天有人在大盾壁下發現一條巨大的沙蟲。」荃妮說，「據說有一百多公尺長。這麼大的沙蟲很少會跑到這個地區。我想，是水趕走了牠們。有人說，牠來這裡，是為了召喚摩阿迪巴回到他的沙漠故鄉。」

她推了推他的胸脯，「不要嘲笑我！」

「我沒有笑。」

弗瑞曼人對神話的執迷總是讓保羅驚奇。就在這時，他覺得胸口一緊，命脈上有某種東西一震：是阿達卜記憶，自發的強勢回憶。他回憶起自己在卡樂丹星球的童年房間……石室中的漆黑夜晚……預象！那是他最早預知未來的時刻。他感到自己的意識又潛入那片預象，穿過迷濛的記憶（預象中的預象），看到了一排弗瑞曼人。他們的長袍沾滿沙塵，列隊穿過高聳的岩溝，抬著一具長長的、用衣物裹住的東西。

保羅聽見自己在預象裡說：「那大多是美好的……而妳是其中最美好的……」

阿達卜記憶釋放了他。

「你好安靜。」荃妮低聲說，「怎麼回事？」

保羅聳聳肩，坐了起來，臉轉向一邊。

「我到沙漠邊緣去，所以你生氣了。」荃妮說。

他搖搖頭，不說話。

「我去那裡，是想要一個孩子。」荃妮說。

保羅無法開口。童年預象的原始力量吞沒了他。那個可怕的使命！那一刻，他的一生彷彿變成了一根樹枝，因鳥兒振翅飛起而不停晃動著……鳥兒代表機會，代表自由意志。

我抵擋不住預知的誘惑，他想。

他意識到，屈服於這種誘惑，就等於將自己固定在生命中的某條軌道上。他尋思，也許預知並不是在描述未來，而是在創造未來？或許他讓自己的生命陷在某種暗藏的網羅中，用自己的早年覺醒困住自己，最後成為未來這隻蜘蛛的獵物。現在，這隻蜘蛛正張開駭人的嘴，朝他步步進逼。

一句貝尼．潔瑟睿德格言閃過他的腦海：「運用原始力量，只會使你永遠受制於更大的力量。」

「我知道那會令你生氣。」荃妮說著，碰了碰他的手臂，「沒錯，部族已經恢復古老儀式，還有血祭，不過我沒有參與。」

保羅深深吸了口氣，但氣息不穩。預象的洪流消散了，成為一片深不見底卻風平浪靜的汪洋，下面湧動著他無法企及的吸力。

「求求你。」荃妮懇求道，「我要一個孩子，我們的孩子。那很可怕嗎？」他輕撫她的手臂，然後推開，爬下床，熄滅了燈球，走到靠陽臺的窗戶旁，拉開簾幔。除了氣味，沙漠還未入侵這裡。一道沒有窗戶的牆在他前方聳向夜空。月光斜斜照進封閉的庭園、紅杉、闊葉和潮濕的葉片上。在暗處中，在樹葉、一簇簇瑩白花朵間，他看到一池魚塘映出點點繁星。那瞬間，他以弗瑞曼人的眼睛望著這座庭園，看出這樣浪費水所隱含的怪異、可怕及危險。

他想到那些水販。他慷慨分配用水，毀了這些人的生計。他們恨他。他摧毀了過去。還有一些人，甚至那些從前必須拚死才能買到珍貴用水的人，也因為舊有生活方式改變而恨他。摩阿迪巴改造星球地景的命令一下，生態模式變了，人們的反抗也升高了。他懷疑自己是不是過於專橫獨斷，居然認為可以改造整顆星球──萬物都要以他指定的方式長在他指定的地方嗎？即使他成功了，這顆星球以外的宇宙不會害怕類似的改革嗎？

他猛地拉上簾幔，關上通風機，轉身對著黑暗中的荃妮，感到她正在那裡等著他，水環叮噹作響，像朝聖者的布施鈴。他順著聲音摸索過去，碰到了她伸出的手臂。

「親愛的，」她低聲說，「我讓你心煩了？」

她的手臂擁住他，同時擁住他的預象。

「和妳沒有關係，」他說，「噢……不是妳。」

5

屏蔽場的問世，以及雷射槍那對攻擊者和防守者來說都非常致命的易爆性，使武器科技成為決定一切的因素。在這裡，我們無需討論原子彈的特殊角色。在我的帝國，任何大氏族所擁有的原子彈都足以摧毀五十個或者更多氏族的母星。這的確令情勢緊張。但我們全體都制定了計畫，預防毀滅性的復仇。宇航和蘭茲拉德握有絕招，制止了這種武力。不，我憂慮的是把人類培養成特殊武器。某些政權正在開發這個沒有任何限制的領域。

—摩阿迪巴在軍事學院的演講，《史帝加回憶錄》



老人站在門口，那雙藍中帶藍的眼睛正盯著外面。眼神帶有本地人的猜疑，所有沙漠居民都是這樣看陌生人的。他滿臉白鬚，下方露出唇邊的一抹滄桑壓痕。他沒有穿蒸餾服，但更值得側目的是，他明知屋內的濕氣正經由敞開的大門湧向屋外，卻渾不在意。

司凱特利鞠了一躬，做了個同謀者互致問候的手勢。

在老人身後，三弦琴正如泣如訴演奏無調性、不和諧的塞木塔音樂。但老人的舉止絲毫不遲鈍，不像服用過迷幻藥，說明沉溺於塞木塔的另有其人。儘管如此，在這種地方看到這類墮落逸樂，司凱特利仍感到不可思議。

「請接受來自遠方的問候。」司凱特利微笑著說。他專門為這次見面選擇了一張扁平臉，他心想，老人可能認得這張臉。沙丘星上有些老弗瑞曼人認識鄧肯．艾德侯。

他對選臉向來樂此不彼，但現在他覺得自己或許弄巧成拙了，但他不敢貿然在這裡換臉。他緊張地來回掃視大街。老人難道不願意邀自己進門？

「你認識我兒子嗎？」老人問。

至少老人的態度鬆動了。司凱特利做了恰當的答覆，同時警覺地注意著周圍的可疑動靜。他不喜歡站在這裡。這是一條死巷，房子恰好在盡頭。這地區的房屋都專為聖戰老兵修建，越過泰瑪格一直延伸到帝國盆地，構成厄拉欽恩的一處郊區。巷子周圍的灰褐色熔岩牆十分單調，僅有的變化是陽光投在那些緊閉大門上的濃重陰影，門上亂七八糟地寫著汙言穢語。在這扇門旁邊，有人用粉筆聲明某個叫貝雷斯的人給厄拉欽恩人帶來了一種令男人失去雄風的惡疾。

「你有同伴嗎？」老人問。

「就我一人。」司凱特利說。

老人清了清喉嚨，仍然猶豫不決，令人惱怒。

司凱特利提醒自己要有耐心。用這種方式與人聯繫原本就很危險。也許老人有自己的理由。儘管如此，這個時段卻選得很恰當。蒼白的太陽幾乎當頭照下。在這個一天中最炎熱的時刻，人們都關在屋子裡睡覺。

難道是那些新鄰居使老人不安？司凱特利心想。他知道緊鄰著老人的那間房被分給了奧辛，這人曾是令人聞風喪膽的弗瑞曼敢死隊隊長，他身旁還有個侏儒彼加茲，正等著喚醒某人。

司凱特利再次把目光轉向老人，留意到他左肩下的袖子空蕩蕩的，且身上沒穿蒸餾服。他身上有股不怒而威，在聖戰中可不是一般的士兵。

「我可以知道訪客的姓名嗎？」老人問。

司凱特利默默鬆了口氣，對方終於接受他了。「我叫紮爾。」他說出這次任務用的名字。

「我叫法魯克，」老人說，「在聖戰中擔任霸夏，統領第九軍團，你明白這代表什麼嗎？」

司凱特利聽出話裡的威嚇。他說：「代表你出生在泰布穴地，效忠於史帝加。」

法魯克放鬆下來，讓開一步：「歡迎來到我的屋子。」

司凱特利走過他身側，進入幽暗的中庭。地上鋪著藍色瓷磚，牆上的水晶裝飾閃閃發光。中庭後方是加蓋的庭院，乳白色光越過半透明的過濾玻璃灑落，銀白如一號月亮的月光。嘎吱一聲，臨街的房門在他身

後關上了。

「我們是高貴的民族，」法魯克一邊說，一邊領著司凱特利朝後院走，「不是被驅逐出境的人。我們不是住在溝谷的村莊裡……像這種地方！我們在哈巴亞山脊上方的大盾壁裡有個體面的穴地，只要一條沙蟲就可以把我們帶到沙漠中心的坎登。」

「而不像現在這樣。」司凱特利同意道。他明白法魯克為何加入他們的陰謀集團了。這個弗瑞曼人懷念過去，還有過去的生活方式。

他們到了後院。

司凱特利心知肚明，法魯克在竭力壓抑對訪客的厭惡。弗瑞曼人從來不信任雙眼徹底染上伊巴德藍的人，認為他們是外來者，總是東張西望，打量他們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他們進去的時候，塞木塔音樂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巴利斯九弦琴，演奏的是一首納瑞吉星球的流行樂曲。

司凱特利的眼睛漸漸適應了光線，看到右側的拱門邊有個年輕人正盤腿坐在長榻上，雙眼空洞。他以盲人的異樣流暢撥動琴弦，在司凱特利盯著他看的時候唱起歌來，歌聲高亢、悅耳。

風吹走了陸地，
吹走了天穹，
以及所有的人！
這風是何方弟兄？
樹林挺立不屈，
在人們暢飲之處暢飲泉湧。
我見識了太多的世界，
太多的弟兄，
太多的樹林，
太多的風。

司凱特利注意到這些歌詞都是改寫過的。法魯克領著他離開唱歌的年輕人，走到對面的拱門下，指了指地磚上的幾只坐墊。地磚拼出海洋生物的圖形。

「其中一只坐墊是摩阿迪巴在穴地用過的。」法魯克指著一只又圓又黑的墊子，「坐吧。」

「不勝榮幸。」司凱特利說著，一屁股坐在那只黑墊子上，面帶微笑。法魯克展現了智慧。這個智者口中說著忠誠，同時卻聽著暗含反意的歌曲、另有玄機的言詞。沒人能否認那個暴君擁有可怕的力量。

法魯克的話穿插在歌聲間，絲毫未打亂韻律：「我兒子的音樂會防礙你嗎？」

司凱特利把墊子轉過來對著他，倚著冰涼的石柱說：「我喜歡音樂。」

「我兒子在攻打納瑞吉時失去了雙眼。」法魯克說，「他在那裡養傷，本來應該就留在那裡。那裡的女人不會爬上瞎子的床，不過，我在納瑞吉星球還是有一個可能永遠見不到面的孫子，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你知道納瑞吉星球嗎，紮爾？」

「年輕時和幻臉人同伴一起去過。」

「那你是幻臉人了。」法魯克說，「我還在想你的長相是怎麼回事。你的臉讓我想起這裡的一個朋友。」

「鄧肯．艾德侯？」

「是的，就是那個人。皇帝手下的劍士。」

「他被殺死了，據說。」

「有這種說法。」法魯克同意道，「你真的是個男人嗎？我聽過幻臉人的一些傳說……」他聳聳肩。

「我們是結代夏，」司凱特利說，「可以隨意變換性別。就目前而言，我是男人。」

法魯克若有所思地抿著嘴：「來點飲料醒醒神？水還是冰果汁？」

「好好談談話就可以了。」司凱特利說。

「主隨客便。」法魯克說著，在坐墊上坐下，面朝司凱特利。

「祝福阿布．德爾，時光永恆之路的父神。」司凱特利說，一邊想著：好了！我已經直接告訴他，我是宇航派來的人，並喬裝成領航員。

「祝福阿布．德爾。」法魯克說，按照儀式，兩手交疊放在胸前。那是一雙蒼老而青筋暴綻的手。

「物體從遠處看，只能看出大體原理。」司凱特利說，暗示他想討

論皇帝的堡壘。

「黑暗而邪惡的東西從任何距離看都是邪惡的。」法魯克說，暗示他晚點再談。

為什麼？司凱特利不解，但仍然不動聲色：「你兒子的眼睛是怎麼瞎的？」

「納瑞吉的守軍用了一種燃岩彈。」法魯克說，「我兒子靠得太近。該死的原子武器！燃岩彈也應該列入違禁品。」

「這是法律的灰色地帶。」司凱特利贊同道。同時又想：納瑞吉星球上的燃岩彈！我們從未聽說過。老人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到燃岩彈？

「我提過向你的主人買一雙忒萊素眼睛給他，」法魯克說，「但軍團裡有種傳言，說忒萊素的眼睛會控制使用者。我兒子告訴我，那種眼睛是金屬的，而他卻是血肉之軀，這樣的結合是有罪的。」

「東西的運作原理必須符合原始目的。」司凱特利說，試圖把話題轉到自己想套出的訊息上。

法魯克抿了抿嘴，但還是點了點頭。「你要什麼，就明明白白說出來吧。」他說，「我們必須相信你們這些領航員的話。」

「你去過皇家堡壘嗎？」司凱特利問。

「打贏莫里特爾之戰辦慶功宴時去過。那些石屋都很冷，儘管有最好的伊克斯太空暖爐。先前我們住在厄莉婭神殿的露臺上。你知道，他在那裡有樹林，有從許多星球弄來的樹。我們這些霸夏統領都穿上最好的綠色長袍，桌子也是一人一張，吃啊喝啊。我看到了很讓人厭惡的事：一排傷兵走了過來，拄著拐杖，走路一拐一拐。我們的摩阿迪巴恐怕不知道他到底毀掉了多少人。」

「你很排斥這樣的宴會？」司凱特利問。他知道弗瑞曼人痛飲香料啤酒後的狂歡會。

「那和穴地的靈魂交融不一樣。」法魯克說，「這裡沒有『精神合一』。戰士拿女奴取樂，男人炫耀自己的打鬥故事和傷口。」

「這麼說，你進過那一大堆石頭屋。」司凱特利說。

「摩阿迪巴到露臺上接見了我們。」法魯克說，「『祝大家幸運。』他說。沙漠裡的問候語，卻出現在那個地方！」

「你知道他的私人寢室在哪裡嗎？」司凱特利問。

「最深的地方。」法魯克說，「據說他和荃妮仍然過著游牧生活，不過都是在要塞的高牆內。公開接見是在大殿，他有專門的接待大殿和正式的議事廳，一整面側翼住的全是他的私人衛兵。還有舉行儀式的地方和一個通訊中心。據說城堡下面很深的地方還有一間房子，裡面養著一隻發育不良的沙蟲，周圍是可以毒死沙蟲的水渠。他就在那裡預測未來。」

半虛半實，司凱特利想。

「他走到哪裡，政府機關就在哪裡。」法魯克抱怨道，「職員和隨從，還有隨從的隨從。他只信任史帝加那樣的人，他從前的親信。」

「不包括你。」司凱特利說。

「我想他已經忘了還有我這個人。」法魯克說。

「他是如何進出堡壘的？」司凱特利問。

「他有撲翼機的小停機坪，從內牆凸出來。」法魯克說，「據說摩阿迪巴不許別人駕機在那裡著陸。要用特殊方法，一個小小的失誤就會撞牆，摔在他那該死的花園裡。」司凱特利點點頭。這最有可能是真的。控制皇宮的空中通道，確實保障了一定的安全。亞崔迪家族都是優秀的飛行員。

「他用人來傳送他的密波情報。」法魯克說，「他糟蹋人，在人體內植入密波翻譯器。這樣一來，他們發出的聲音就變成了皇帝本人的命令。不應該在人的聲音裡藏著另一個人的音信。」

司凱特利聳聳肩。在這個時代，所有大人物都使用密波資訊，因為誰都說不清資訊的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有什麼障礙。密波無從破解，因為本質是自然人聲，只是型態稍有扭曲，這中間便可加入無比複雜的擾頻。

「連他的稅務官也這樣通訊。」法魯克抱怨說，「我們那時候，密波資訊只會植入低等動物。」

但稅收資訊確實應該保密，司凱特利想，因人民發現執政者聚斂了多少財富而垮臺的政權可不只一個。

「弗瑞曼士兵對摩阿迪巴的聖戰有什麼看法？」司凱特利問，「他們是否反對把皇帝變成神？」

「多數人甚至想都沒想過這件事。」法魯克說，「大多數人對聖戰

的看法和我從前一樣，認為聖戰帶來奇異的經歷、冒險和財富。我住的這種破房子──」法魯克朝後院做了個手勢，「就花掉了價值六十里達的香料，整整九十駝！這麼大一筆錢，我以前想都不敢想。」他連連搖頭。

他們穿過後院，盲眼青年正用巴利斯琴彈奏情歌。

九十駝，司凱特利想，毫無疑問，這是一大筆錢。在許多星球上，買法魯克的小屋子所花的錢都足夠買下宮殿了。但一切都是相對的，「駝」也不例外。比如說，法魯克知道香料的這種重量單位是怎麼來的嗎？他想過一頭駱駝曾經只能載一駝半香料嗎？不太可能。法魯克說不定從沒聽說過駱駝，也沒有聽過地球的黃金時代。

法魯克繼續說話，節奏和兒子彈奏的巴利斯旋律奇異地吻合：「我有一把晶刃匕、十升水的水環、我父親傳下來的一支長矛、一套咖啡用具，還有一只紅色玻璃瓶，比我的穴地記憶還古老。我們的香料中有我一份，但分不到錢。我有財富，卻不知道財富是什麼。我有兩個老婆，一個長相平平卻很愛我，一個愚蠢固執，有天使的長相和身材。我曾經是弗瑞曼耐巴，沙蟲馭者，沙漠和怪獸的主人。」

庭院另一側，青年手下的旋律節奏加快了。

「許多事我一清二楚，想都不用想。」法魯克說，「我知道沙地深處有水，是被小創造者封在那裡的。我還知道我們的祖先會向沙胡羅獻祭處女，但被列特—凱恩斯禁止了。有一次我還在一條沙蟲嘴裡見過珠寶。我的靈魂有四道門，每道門我都非常熟悉。」

他靜了下來，沉思著。

「然後，那個亞崔迪人和他的女巫母親來了。」司凱特利說。

「那個亞崔迪人來了，」法魯克同意道，「那個在我們的穴地被稱作『烏蘇爾』的人，我們私下都這樣叫他。我們的摩阿迪巴，摩阿迪巴！他發動聖戰的時候，我和一些人都問過：『我們為什麼要去打仗？那裡和我們毫不相干。』可其他人去了──年輕人、朋友、童年玩伴。他們回來的時候談到了巫術，還有這個亞崔迪救世主的神力。他和我們的敵人哈肯能作戰，曾承諾要給我們一座天堂的列特—凱恩斯也庇護他。據說這個亞崔迪是來這裡改變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宇宙。他是那個能使金花在夜晚綻放的人。」

法魯克抬起雙手，看著自己的手掌：「人們指著一號月亮說：『他的靈魂在那裡。』於是他就成了摩阿迪巴。我真不懂這一切。」

他放下手，目光穿過庭院，看著自己的兒子：「我腦子裡沒有任何想法，我的想法只在心裡，在肚子裡，在腰間。」

音樂的節奏再度加快。

「你知道我為什麼參加聖戰嗎？」老人的眼睛死死盯著司凱特利，「我聽說有種名叫海洋的東西。如果你一直住在我們的沙丘間，會很難相信世上竟然有海洋。我們沒有海洋，沙丘上的人也從來不知道海洋。我們有捕風器，我們收集水，因為列特—凱恩斯承諾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摩阿迪巴揮揮手，就會改變一切。我可以想像井渠，水在渠道上流遍大地，所以我也能幻想河流。但海洋是什麼？」

法魯克看著後院那半透明的天棚，似乎想探究遠方的宇宙。「海洋。」他說，聲音很低，「我沒辦法想像海洋是什麼樣。沒錯，我認識的人看見了這個奇觀，但我認為他們在撒謊。我必須親自去看看，所以我報了名。」

年輕人彈出最後一個高音，然後又換了一首新曲子。節奏怪異，起伏不定。

「你找到海洋了？」司凱特利問。

法魯克沒有作聲，司凱特利還以為老人沒聽到他的話。琴音在他們身邊繚繞，忽升忽降，像潮汐漲落，聽得司凱特利隨著旋律喘息起來。

「那是在日落的時候。」法魯克停了一會兒說，「從前的畫家也許可以畫出那樣的日落。畫裡有紅色，和我這個瓶子一樣的顏色。還有金色……藍色。是那個我們叫英菲爾的星球，我帶著軍團在那裡打了勝仗。我們走出山間的隘口，空氣裡有濃重的溼氣，我簡直沒辦法呼吸。就在那裡，在我腳下，我看到了朋友說過的東西：水，看不到邊際的水。我們全往下衝。我踏人水裡，喝了起來。水很苦，喝了很不舒服。但我永遠沒辦法忘記那種奇觀。」

司凱特利發現自己也和老人一樣，對大海肅然起敬。

「我把自己浸入海水。」法魯克一邊說，一邊低頭看著地磚上的水中生物圖案，「沉下去時是一個人，浮起來時……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覺得自己記起了並不存在的過去，我用這雙可以接受一切……世上一

切的眼光看著周圍。我看見水中有一具屍體──一個被我們殺死的反抗軍。附近的水面上漂浮著一段木頭，是一截燒斷的大樹。現在我閉上眼睛也能看見那段木頭，一端被火燒得焦黑。水裡還漂浮著一片衣服，只能算一塊黃色破布……破裂了，很髒。看著這些東西，我明白了它們為什麼來到這裡─為了讓我看見。」

法魯克慢慢轉過身，看著司凱特利的眼睛。「你知道，宇宙是無窮無盡的。」他說。

這人嘮嘮叨叨的，想得卻很深，司凱特利想。他說：「我看出來了，那次經歷深深影響了你。」

「你是忒萊素人，」法魯克說，「你看過許多大海。我只看見過那一個大海，但關於海，我卻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東西。」

司凱特利突然感到一陣怪異的不安。

「混沌之母生於大海。」法魯克說，「當我濕淋淋地從水裡出來的時候，發現祁紮銳塔弗威德[4]站在旁邊。他沒有走進大海，他站在沙灘上……潮濕的沙灘。我有些手下也和他一樣，害怕大海。他看著我，那種眼神，他知道我明白了一些他永遠不會明白的東西。我變成了海洋生物，這讓他害怕。大海癒合了聖戰帶給我的傷口，他看到了這一點。」

司凱特利發現音樂在老人敘述的過程中停下來了。讓他不安的是，自己竟然不知道琴音是什麼時候停止的。

法魯克說：「每道門都有衛兵把守，根本沒辦法混入堡壘。」好像這句話跟他剛才的回憶有關似的。

「那正是堡壘的弱點。」司凱特利說。

法魯克抬起頭，望著他。

「有一種方法可以混入。」司凱特利說明道，「大多數人都相信堡壘是銅牆鐵壁─但願皇帝也這麼相信，而這一點對我們有利。」他擦擦嘴唇，感受著自己挑選的這張臉有若干異於常人之處。樂師的沉默讓他不安。這是否意味著法魯克的兒子已送完信號？過去一直有人這麼做：用樂音來壓縮、傳送訊息。司凱特利自己的神經系統已壓印了這些訊息，到了某個恰當時機，嵌入他腎上腺皮質的密波解碼器就會啟動。訊息一傳輸完成，他就成了一個容器，攜帶著自己一無所知的內容。資訊會在他體內翻湧：厄拉科斯上密謀集團的每個基層組織、每個名字、每

次聯絡的暗語──一切重要資訊。

有了這些資訊，他們就能鼓動厄拉科斯，捕獲一隻沙蟲，在摩阿迪巴令所不及之處培植美藍極。他們可以打破香料壟斷，擊敗摩阿迪巴。有了這些資訊，他們可以做許多的事。

「那個女人在我們這裡。」法魯克說，「你現在想見她嗎？」

「我已經見過她了，」司凱特利說，「而且仔細研究過她。她在哪裡？」

法魯克「啪」地打了個響指。

青年拿起琴，撥動琴弦，塞木塔音樂頓時輕輕響起。一名裹著藍色長袍的年輕女子從樂師身後的門緩緩走出，彷彿被音樂牽動一般。在迷藥的作用下，她那雙全藍的伊巴德眼呆滯無神。這是一個弗瑞曼人，對香料上癮，同時又染上外星的毒品。她深深陷入塞木塔音樂中，如癡如醉，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奧辛的女兒。」法魯克說，「我兒子給她用了迷藥。他眼睛瞎了，擔心自己沒辦法贏得本族女子。但你看到了，他的勝利毫無意義。塞木塔音樂奪走了他希望得到的東西。」

「她父親不知道嗎？」司凱特利問。

「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法魯克說，「我兒子給了她一套虛假的記憶，讓她不由自主來我們家。她以為自己愛上了我兒子，她家裡的人也是這樣想的。他們非常不滿，因為我兒子不是完整的男人。不過，他們當然不會干涉。」

音樂嫋嫋，漸漸停了下來。

樂師做了個手勢，年輕女子走到他身側坐下，俯首傾聽他的喃喃細語。

「你對她有什麼打算？」法魯克問。

司凱特利又一次仔細查看著後院。「屋子裡還有別的人嗎？」他問。

「所有人都在這裡了。」法魯克說，「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打算對這女人怎麼樣。我兒子很想知道。」

司凱特利右臂一伸，似乎準備回答他的問題。突然，一只閃亮的針從他的袍袖射出，刺入法魯克的脖頸。沒有叫喊，身體姿勢沒有絲毫改

變。不出一分鐘，法魯克就會死去，卻被針上的毒藥定住身形，動彈不得。

司凱特利慢慢站起來，朝瞎眼樂師走去。飛鏢射進他的身體時，他還在和那個年輕女人呢喃細語。

司凱特利抓住年輕女人的手臂，輕輕扶起她，沒等她發現，迅速變了一副面容。她站直身子，愣愣望著他。

「怎麼回事，法魯克？」她問。

「我兒子累了，需要休息。」司凱特利說，「來，我們到後面去。」

「我們談得很開心。」她說，「我已經說服他去買忒萊素人的眼睛，變成一個健全的男人。」

「這我不是說了很多遍了？」司凱特利說，一邊催促她朝屋後走。

他驕傲地發現自己的聲音和那張臉是如此契合。這正是那個老弗瑞曼人的聲音，而那人現在無疑已經死了。

司凱特利嘆了口氣。至少過程很仁慈，他對自己說，而且，那兩個犧牲品也一定知道自己在冒什麼險。至於這個女人，倒是應該給她一個機會。

4

祁紮銳教團成員可稱為祁紮銳，後面加上姓名以便區分。—譯注

6

　　創建之初，所有帝國都不乏雄圖壯志。但建成之後，初衷卻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茫然的儀式。

——伊若琅公主《摩阿迪巴語錄》



　　厄莉婭明白，這次會議又將不歡而散。她感覺到了，不滿的情緒正在升高、蓄勢——伊若琅完全忽視荃妮，史帝加緊張地翻動文件，保羅則陰沉著臉，瞪著祁紮銳柯巴。

　　她坐在金質會議桌末端的一張椅子上，這樣就可以透過露臺窗戶看到下午那一抹灰暗的陽光。

　　她進來時柯巴正在發言，只聽他對保羅說道：「陛下，我的意思是，現在的神祇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多了。」

　　厄莉婭頭向後一仰，笑出了聲，長袍上的黑色兜帽隨之掉了下來，露出下面的臉龐：藍中透藍的香料眼，和她母親一樣的鵝蛋臉，濃密的紅銅色頭髮，小巧的鼻子，寬厚的嘴。

　　柯巴的面頰漲成了橙紅，像極了他身上長袍的顏色。他怒視著厄莉婭。這個矮小、光禿的男人正怒氣沖沖。

　　「妳知道大家是怎麼議論妳兄長的嗎？」他質問道。

　　「我知道大家是怎麼說你們祁紮銳的。」厄莉婭反駁道，「你們不是神，而是神的耳目。」

　　柯巴望向保羅，尋求支持：「我們奉摩阿迪巴之命行事，他應該要知道關於人民的真相，而他的人民也應該知道關於他的真相。」

　　「耳目。」厄莉婭說。

　　柯巴抿著嘴，一言不發。

　　保羅看著自己的妹妹，不懂她為何要激怒柯巴。他忽然發現厄莉婭已經長成女人，美麗，且閃爍著青春的熾烈純真。奇怪，自己竟然直到

這一刻才發現她長大了。她已經十五歲──就快十六了。一個沒有當過母親的聖母，保持童貞的女祭司，迷信的群眾既畏且敬的──尖刀聖厄莉婭。

「現在不是你妹妹玩鬧的時間和場合。」伊若琅說。

保羅不理她，只對柯巴點點頭：「廣場上擠滿了朝聖者。出去領著他們祈禱吧。」

「但他們希望您去，陛下。」柯巴說。

「你戴上頭巾，」保羅說，「這麼遠，他們看不出來。」

伊若琅竭力壓下被忽略的惱怒，看著柯巴奉命走出去。她突然陷入不安：艾德瑞克或許沒將她藏好，讓厄莉婭得知了她的活動。對這個妹妹，我們究竟了解多少？她尋思。

荃妮雙手緊握，擱在膝蓋上，朝桌子對面的舅父史帝加瞄了一眼，他現在是保羅的國務大臣。她心想，這個弗瑞曼老耐巴懷念過沙漠穴地的簡單生活嗎？她發現史帝加的黑髮已兩鬢灰白，但濃眉下的雙眼依然炯炯有神，那是野外生活養成的鷹眼，鬍子上也還留著集水管的壓痕，這是長年穿著蒸餾服的結果。

荃妮那一眼讓史帝加有些不自在，他環視議事廳，最後盯著露臺的窗戶。柯巴正站在外面，張開雙臂祝禱。一縷下午的陽光照到他身後的落地窗玻璃上，投下一圈紅色光暈。那一刻，他發現那位宮廷祁紮銳彷彿成了火輪上的受難者。柯巴放下手臂，幻影也隨之消失。但史帝加驚魂未定。他的思緒轉向那些等候在接待大殿裡哀告奉承的祈求者，以及圍在摩阿迪巴皇冠四周的可恨慶典，既惱怒又失望。

史帝加想，跟皇帝開會的人，都想在皇帝身上找到紕漏和破綻。他覺得這可能是種褻瀆，卻還是想要這麼做。

柯巴回來了，遠處人群的吵嚷聲也隨之傳入議事廳，直到露臺的門在他身後關上，室內才又恢復安靜。

保羅的目光尾隨著那位祁紮銳。柯巴在保羅左側就座，深色的臉龐鎮靜沉著，眼睛因熾烈的信仰而熠熠發光。那一刻的宗教能量令他欲罷不能。

「他們的心靈被喚醒了。」他說。

「感謝主。」厄莉婭說。

柯巴的嘴唇發白。

保羅再一次打量自己的妹妹，揣測她的動機。他提醒自己，她一貫以天真來掩蓋狡詐。她和自己一樣，都是貝尼．潔瑟睿德育種計畫的產物。奎薩茲．哈德拉赫的基因在她身上創造了什麼？家人間總有些神祕的差異。當母親在美藍極的毒素中死裡逃生時，她還是子宮裡的胎兒。母親和她未出生的女兒同時成為聖母，儘管如此，兩人卻不盡相同。

厄莉婭對那次經歷的說法是，在某個可怕的瞬間，她的意識突然覺醒了，當母親正與無數人的生命合為一體時，她的記憶也吸收了這些人。

「我變成了我母親，以及許許多多人。」她說過，「我還沒成形，也還沒出生，卻在那裡、那一刻，變成了老婦人。」

厄莉婭感應到保羅正在思索她的事，朝他笑了笑。他的表情一緩，問自己，對柯巴這種人，除了調侃之外，還能怎樣？殺人不眨眼的敢死隊員搖身一變成了祭司，還有比這更可笑的事情嗎？

史帝加拍拍手上的文件，「如果陛下允許的話，還有些緊迫的事務需要討論。」

「圖比勒星的協議？」保羅問。

「我們還不知道圖比勒星的位置，宇航就堅持要我們先在協議上簽字。」史帝加說，「他們爭取到蘭茲拉德某些成員的支持。」

「你們施加了什麼壓力？」伊若琅問。

「皇帝陛下特為此大業安排的壓力。」史帝加說。他的回答生硬而正式，內藏對皇后的不以為然。

「我的陛下、夫婿。」伊若琅邊說邊轉身朝向保羅，迫使他正視自己。

她的毛病，保羅想，就是當著荃妮的面強調自己的名分。此時此刻，他和史帝加一樣煩伊若琅，但憐憫使他心軟。伊若琅終究不過是貝尼．潔瑟睿德手中的卒子。

「什麼事？」保羅說。

伊若琅盯著他：「如果您扣押他們的美藍極……」

荃妮搖搖頭表示反對。

「我們必須非常謹慎。」保羅說，「圖比勒星仍是大氏族落敗後的

庇護所。對我們的敵人來說，象徵著最終的樂園，最後一座安全的星球，要是被揭發，會變得很脆弱。」

「他們既然能藏人，也就能藏別的東西。」史帝加聲音低沉地說，「或許是軍隊，或是剛培植出的美極藍……」

「但你不能把人逼到無處可退，」厄莉婭說，「如果你還想和他們和平共處的話。」她很懊惱，知道自己被捲入一場她早已預知的爭論。

「也就是說，我們把十年時間浪費在談判上，一無所獲。」伊若琅說。

「我哥哥的行動從來不會一無所獲。」厄莉婭說。

伊若琅拿起一份文件，緊緊抓住，直到關節都變白了。保羅看出她正在控制情緒：洞察內心，深呼吸。他幾乎能聽見她在心中不停念誦禱詞。片刻後，她問道：「我們得到了什麼結果？」

「我們打亂宇航的陣腳。」荃妮說。

「我們希望盡量避免和敵人正面攤牌。」厄莉婭說，「我們並不想要消滅他們。亞崔迪戰旗下的大屠殺已經夠多了。」

她也感受到了，保羅想。奇怪，他與妹妹都無法自制地覺得自己應該對這個喧嚷、盲目崇拜的宇宙負起責任，這個宇宙已經對宗教入迷，既安詳又瘋狂。他想，我們是否應該保護人類免於自我毀滅？他們時時刻刻都在做毫無意義的事：空虛的生活，空虛的言詞。他們向我要求得太多。他感到喉頭一陣緊縮。他將失去多少珍貴的時刻？哪些兒子？什麼夢想？他的預象向他揭露了他要付出的代價，那值得嗎？在那個遙遠的未來，有誰會對未來的人們說「沒有摩阿迪巴就不會有你們」？

「不給他們美藍極，解決不了任何事。」荃妮說，「當宇航的領航員失去洞察時空的能力，當貝尼．潔瑟睿德的女修分不清真偽，當一些人提前死去，當資訊交流中斷，受譴責的會是誰？」

「他們不會走到那一步的。」伊若琅說。

「不會？」荃妮問，「為什麼不？有誰會怪罪宇航？很明顯，大家都會認為他們也無能為力。」

「我們會就這樣簽訂協議。」保羅說。

「陛下，」史帝加說，盯著雙手，「我們還有一個問題。」

「嗯？」保羅注視著這個弗瑞曼老人。

「您有某種……能力。」史帝加說，「能不能不管宇航公會，查出另一方的位置？」

能力！保羅想，史帝加無法直接說出口的是：「你有預知力。你不能在你看到的預象中循線找出圖比勒星嗎？」

保羅看著純金的桌面。同樣的問題總是不停出現：如何讓別人明白那難以言傳的預象是有局限的？他要提到那些片段、提到所有勢力的命數嗎？普通人從未體驗過香料帶來的脫胎換骨，無法預見未來，又如何想像意識清明，卻不知自己所處的時空、無法運算眼前影像，且對一切都毫無感覺？

他望向厄莉婭，發現她在注意伊若琅。厄莉婭覺察到他的目光，瞥了他一眼，朝伊若琅的方向點點頭。哦，對了，席間的任何回答，伊若琅都會設法向貝尼．潔瑟睿德匯報。她們從不放過奎薩茲．哈德拉赫的任何解釋。

儘管如此，還是應該給史帝加一個答案。自然，伊若琅也會得到這個答案。

「不知情的人，都把預知力想像成遵循某種自然法則。」保羅雙手指尖相搭，說道：「但這就像是在說天堂會開口跟我們說話一樣，是不正確的說法。解讀未來的能力，是人類的一種調和的舉動。換句話說，在當前的波動中，預知是種自然的結果。要知道，從表面上看，預知會偽裝成自然的樣子。只要你有預設的目的和意圖，就無法運用這種力量。被波濤捲走的碎片能說出自己的去向嗎？在預兆中，沒有原因，也沒有結果。原因變成了傳送、匯集的地方，各種潮流都在這裡交會。接受預知，你會全心全意厭惡思維能力，理性意識也會因而排斥思維能力，而在排斥的過程中，思維能力變成了預知過程的一部分，並敗下陣來。」

「您做不到？」史帝加問。

「如果我用預知力搜尋圖比勒星，」保羅直接對伊若琅說，「可能反而掩蔽了這顆行星。」

「這是混沌！」伊若琅反駁道，「沒有任何……任何……一致性。」

「我說過，它不遵循任何自然法則。」保羅說。

「這麼說，你的力量是有局限的，看到的有限，能做的也有限？」伊若琅問。保羅還沒來得及回答，厄莉婭就說：「親愛的伊若琅，預視力沒有局限。至於不一致？宇宙不一定非得保持一致。」

「但他說……」

「妳非要我哥哥解釋無局限的局限性，這怎麼可能呢？這超出思維能力的範圍了。」

厄莉婭還真卑鄙，保羅想。她是在捉弄伊若琅。伊若琅的頭腦縝密，而這完全有賴精準的局限所帶來的秩序。他將目光轉向柯巴，此人以虔誠冥想的姿態坐在椅子上—以靈魂聆聽著。祁紮銳會怎樣利用這番對話？造成更多宗教神蹟？喚起更大的敬畏？毫無疑問。

「那麼，您打算就按這樣簽訂這份協議？」史帝加問。

保羅笑了。幸好有史帝加這句話，預兆的問題總算告一段落。史帝加的目標是取得勝利，而不是發現真理。和平、公正，加上健全的貨幣制度，這些都穩定了史帝加的世界。他要的是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比如協議上的簽名。

「我會簽的。」保羅說。

史帝加又拿出一個資料夾：「這是來自伊克斯戰區司令官的最新消息，裡面談到了當地正在鼓動制憲。」這位弗瑞曼老人瞥了一眼荃妮，荃妮聳聳肩。

兩眼緊閉，雙手放在額前啟動記憶術的伊若琅在此時睜開了雙眼，打量著保羅。

「伊克斯聯邦已經歸順了。」史帝加說，「但他們的談判官質疑帝國的稅額，他們……」

「他們想合法限制帝國的意志。」保羅說，「是誰想要控制我，蘭茲拉德還是鉅貿聯會？」

史帝加從資料夾裡取出一張便箋。「我們的密探從鉅貿聯會少數黨幹部會議中拿到的備忘錄。」他用呆板的聲音念著這封密信：「『必須阻止皇帝走上獨裁專政。我們必須說出這個亞崔迪人的真相，將他假借蘭茲拉德法規、宗教制裁和官僚效能之名玩弄的權謀公諸於世。』」他將便箋放回資料夾。

「憲法。」荃妮喃喃道。

保羅瞟向她，又看看史帝加。聖戰開始動搖了，保羅心想，可惜來得太晚，我已經捲進去。他心中一凜，想起自己早年見到的聖戰預象，想起當時體驗到的恐怖和厭惡。時至今日，他看到了更加可怕的預象，且與真實的暴力朝夕相處。他無數次看到他的弗瑞曼人渾身神祕的力量，在宗教戰爭中肅清眼前的一切。當然，聖戰是一時的，和永恆相比，不過短暫的一瞬，但帶來的恐怖使過去的一切都相形見絀。

而且全是以我的名義，保羅想。

「也許應該給他們一部形式上的憲法。」荃妮提議，「但不是真正的憲法。」

「欺騙也是一種治理之術。」伊若琅贊同。

「權力是有限的，那些將希望寄託在憲法上的人終究會發現這一點。」保羅說。

柯巴從恭敬的坐姿中挺直身子：「陛下？」

「說吧。」保羅想，來了！這人可能會在私底下認同大家想像中的法治。

「我們可以從宗教憲法著手。」柯巴說，「讓忠誠的人可以……」

「不！」保羅厲聲說，「我們要在議會中制訂一條命令。妳在記錄嗎，伊若琅？」

「是的，陛下。」伊若琅說。她的聲音冷漠僵硬，顯然非常不喜歡這份被迫接下的枯燥工作。

「憲法會淪為極端的專制，」保羅說，「那是有組織的權力，規模凌駕一切。憲法是動員起來的社會權力，沒有善惡觀念。它可以摧毀社會的各個階層，抹殺所有尊嚴和個體。它沒有穩定的平衡點，沒有限制。而我是有限制的。為了給我的人民提供絕對的保護，我禁止憲法。這是議會的法令。年、月、日，等等。」

「伊克斯聯邦提出的稅額問題怎麼處理？」史帝加問。

保羅的目光從柯巴惱怒漲紅的臉上移開，說：「你已經有想法了，史帝加？」

「我們必須控制稅款。」

「我在圖比勒協議上簽了名，宇航要付出代價。」保羅說，「這個代價就是伊克斯聯邦的稅款。沒有宇航提供運輸，伊克斯聯邦不可能進

行貿易。這筆錢，他們會付的。」

「好極了，陛下。」史帝加拿起另一個資料夾，清了清喉嚨，「這是祁紮銳對薩魯斯．塞康達斯星的報告。伊若琅的父親一直在指揮他的軍團進行登陸演習。」

伊若琅原本一直在研究自己的左掌心，聞言脖頸上的血管一跳。

「伊若琅，」保羅問，「妳還堅持妳父親手下那唯一的軍團只不過是擺設？」

「他能用一支軍團做什麼？」她問，眼睛瞇起瞪著他。

「讓自己送命。」荃妮說。

保羅點點頭：「而且要歸咎於我。」

「我認識一些聖戰指揮官。」厄莉婭說，「聽到這個消息，他們一定會立即採取行動。」

「但那不過是他的警隊！」伊若琅反駁道。

「那麼他們就沒有必要做登陸演習。」保羅說，「我建議妳在下一張給妳父親的便條中明白、直接地轉達我的意見，說他的處境岌岌可危。」

她垂首斂眉。「是，陛下。我希望這件事到此結束，我父親不該成為烈士。」

「嗯，」保羅說，「沒有我的命令，我妹妹不會把消息透露給那些指揮官。」

「攻擊我父親有很大風險，不只是軍事上的風險。」伊若琅說，「人們已經開始懷念他統治下的皇朝了。」

「妳該收斂點。」荃妮說，語調中有一股弗瑞曼人的殺氣。

「夠了！」保羅命令道。

他斟酌著伊若琅的話，想著人民對往日的懷念。是啊，她道出了幾分真相，再一次證明了自己的價值。

「貝尼．潔瑟睿德送來了正式請求。」史帝加邊說邊遞上另一個資料夾，「她們希望商討一下如何保存您的血脈。」

荃妮斜睨著那份文件，彷彿裡面暗藏著致命詭計。

「用過去的藉口敷衍她們。」保羅說。

「我們非得這樣嗎？」伊若琅請求道。

「也許……討論這個問題的時機到了。」荃妮說。

保羅堅決地搖搖頭。她們不知道，他現在還不打算付出這種代價。

但荃妮不放棄。「我到我的出生地泰布穴地的祈禱牆祈禱過，」她說，「也去看過醫生。我還跪在沙漠裡，把我的想法傳給沙地深處的沙胡羅。然而，」她聳聳肩，「沒有任何用處。」

科學和迷信，兩者都辜負了她，保羅想，我是不是也辜負了她？畢竟我沒有告訴她，為亞崔迪氏族生下子嗣會引發什麼動亂。他抬起頭，發現厄莉婭眼裡流露出憐憫。妹妹的這種表情使他反感。她是否同樣看到了那可怕的未來？

「陛下應該知道，沒有繼承人對帝國來說有多麼危險。」伊若琅說，聲音帶著貝尼．潔瑟睿德的圓滑和說服力，「這些事原本就不容易討論，但還是必須公開。皇帝不僅僅是個男人，也是這個帝國的領導者。如果他死後沒有繼承人，人民會大亂。您熱愛您的子民，不能讓他們受這種苦。」

保羅離開長桌，踱到露臺窗戶前。微風慢慢吹散了城市那邊升起的嫋嫋炊煙。天空成了銀藍色。灰撲撲的夜幕從大盾壁上降下，光線變得柔和。他凝視著南方的峭壁，正是那道天險保護著北方的領地免受風沙侵襲。他想，為何自己的心靈找不到這樣的屏障？

會議成員坐在他身後，靜靜等著。他們知道，他離震怒只差一步。

保羅只覺得時間在他身上來回衝撞。他力持鎮定，只有平衡各方，才能構建一個全新的未來。

脫離……脫離……脫離，他想，如果我帶上荃妮，收拾行李，和她一起離開，到圖比勒星找個地方躲起來，會怎麼樣？但他的名字仍會留下來，聖戰將找到一個新的、更可怕的軸心，他也會因此遭到譴責。他感到一陣突如其來的恐懼，唯恐在追求新目標時失去最寶貴的東西，唯恐宇宙因為自己最輕微的一道聲音而墜毀，不斷往後退，直到他再也無從抓回碎片。

下方，廣場成了一大群信徒朝聖的舞臺。他們綠白相間，在厄拉欽恩衛兵的後面走來走去，像一條亂竄的蛇。保羅想起來了，自己的覲見廳此刻一定也擠滿了陳情的人。朝聖！這種餐風露宿的活動成了帝國一項讓人不舒服的財源。朝聖者的宗教腳印遍及太空，他們不斷湧來，湧

來，湧來。

我是怎麼發起這場運動的？他問自己。

當然，發起這場運動的是宗教自己。它一直潛伏在人類的遺傳基因裡，掙扎了許多世紀才盼到這場短暫的爆發。

在內心深處的宗教本能驅使下，人們來了，來尋求復活。朝聖在這裡結束──「厄拉科斯，重生之地，死亡之地」。

那個卑鄙的老弗瑞曼人說，他要這些朝聖者身上的水。

朝聖者真正要的又是什麼？保羅尋思。他們說，他們要前往聖地。但他們必須知道，宇宙中根本不存在什麼伊甸園，靈魂也找不到圖比勒星那樣的庇護所。他們稱厄拉科斯為未知之地，認為所有謎團都能在這裡找到答案。這裡是連接今生和來世的紐帶。最可怕的是，人們離開這裡時，一個個都心滿意足。

他們在這裡找到了什麼？保羅問自己。

陷入宗教狂喜的朝聖者在大街小巷狂呼亂吼，像怪異的鳥群。事實上，弗瑞曼人管他們叫「遷徙鳥」，稱少數死在這裡的朝聖者為「長著翅膀的靈魂」。

保羅嘆了口氣，心想，軍團每征服一顆新行星，都相當於開闢了一個全新的朝聖者發源地，這些人對「摩阿迪巴帶來的寧靜」充滿感激。

任何地方都有寧靜，保羅想，任何地方……除了摩阿迪巴的心。

他感到自身的一部分深深沉入無邊無際的嚴寒和灰暗之中。他的預視力竄改了全人類心中的宇宙圖像，他破壞了宇宙的和平，以聖戰取代安寧。他擊敗了人類的宇宙，洞悉了宇宙，也預知了宇宙。但他心知肚明，這個宇宙仍會躲過他。

他腳下這座他所統治的行星如今已從沙漠變成綠洲，富含水脈，生機和任何人類一樣勃發。它回身一搏，開始反抗，漸漸擺脫了他的掌握……

一隻手悄悄伸了過來。他低頭俯視，發現荃妮望向他，眼裡充滿關切。那雙眼含著深情，她低聲說：「求求你，親愛的，別和自己的靈魂對抗。」她的手散發汩汩暖流，使他振作起來。

「希哈婭。」他輕輕說。

「我們一定要盡快回沙漠去。」她悄聲說。

他捏了捏她的手，又鬆開，回到長桌旁，沒有坐下。

荃妮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伊若琅盯著史帝加面前的文件，嘴唇抿成一線。

「伊若琅提議由她來擔任帝國繼承人的母親。」保羅說，他看了看荃妮，又看看伊若琅，伊若琅避開他的目光。「我們都知道，她對我並無愛意。」

伊若琅一動不動。

「我知道，這符合政治考量。」保羅說，「但我關注的是人類的利益。我想，如果皇后不用聽命於貝尼．潔瑟睿德，提出這種要求也不是為了獲得個人權力，我可能會有不同反應。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拒絕她的提議。」

伊若琅顫抖著，深深吸了口氣。

保羅坐下來想，他從未見過她如此失控。他靠近她，說：「伊若琅，我真的非常遺憾。」

她下巴一抬，眼裡冒出怒火。「我不需要你的憐憫！」她咬牙切齒道，然後轉向史帝加，「還有急事要討論嗎？」

史帝加沒有看她，只望著保羅說：「還有一件事，陛下。宇航公會再次提議要在厄拉科斯星上設立正式的大使館。」

「是那種深太空使館嗎？」柯巴問，聲音充滿憎恨。

「想必是。」史帝加說。

「這事請務必審慎考量，陛下。」柯巴提醒道，「讓領航員真的踏上厄拉科斯，耐巴委員會是不可能喜歡的。他們厭惡領航員踏過的每一寸土地。」

「他們住在氣槽裡，不會接觸地面。」保羅無意掩飾話中的惱怒。

「耐巴說不定會自力救濟，陛下。」柯巴說。

保羅怒視著他。

「他們畢竟是弗瑞曼人啊，陛下。」柯巴堅執道，「我們記得很清楚，鎮壓我們的人都是宇航帶來的。還有，為了不讓他們把我們的祕密洩漏給敵人，我們被迫忍受他們的敲詐，他們榨乾了我們每一個……」

「夠了！」保羅厲聲說，「你以為我忘了嗎？」

柯巴開始結結巴巴，彷彿突然意識到自己話說得太重了：「陛下，

請原諒。我沒有暗示您不是弗瑞曼人，我沒有……」

「他們會派領航員過來。」保羅說，「領航員如果看到了危險，是不會來的。」

突如其來的恐懼使伊若琅口乾舌燥，她說：「你已經……看見有領航員要來這裡？」

「我自然還沒看見什麼領航員。」保羅嘲弄地模仿她的腔調，「但我能看見人到過哪裡、正要去哪裡。就讓他們派領航員來吧，或許我有用得著他的地方。」

「就這樣定了。」史帝加說。

伊若琅用手遮住嘴角的微笑，心想：那麼，是真的。我們的皇帝看不見領航員。他們彼此看不見對方。密謀沒有暴露。

7

好戲再次開場。

—保羅－摩阿迪巴皇帝登基時的宣告



厄莉婭透過窺視窗觀察下面的覲見廳，宇航一行人出現了。

正午的銀白烈陽從天窗射到地板上。綠色、藍色和淡黃色的地磚排成一條長滿水生植物的河流，上面星星點點閃爍著奇異的顏色，代表各類鳥兒及動物。

公會的人跨過一幅瓷磚圖案，那樣子有如獵人在陌生的叢林裡追蹤獵物。他們身著灰色、黑色和橙紅的長袍，構成一幅動人的設計。來人以看似隨意實則精心的隊形圍著一座透明氣槽，領航員大使就飄浮在箱內的橙紅氣體中。氣槽被兩個身穿灰色長袍的侍從拉著，在懸浮力場上滑行，像一艘被拖入港口的矩形船。

她的正下方，保羅端坐在高臺的獅子王座上，頭戴嶄新的正式皇冠，上面有魚和拳頭的圖案。他全身罩在鑲滿珠寶的金色長袍下，四周圍繞著微微發光的護體屏蔽場。兩隊侍衛分列高臺兩側，一路延伸到臺階下。史帝加站在保羅右側兩級臺階下，穿著白長袍，繫著黃腰帶。

同胞兄妹的感應告訴厄莉婭，此刻保羅和她一樣激動，但她懷疑除了自己之外有誰能看出來。他一直盯著一名身穿橙紅長袍的侍從，這人走在大使一行人的右前方，似乎是先發護衛，一雙空洞的金屬眼睛直直瞪著前方，鬈曲的黑髮下是張扁平的臉，橙紅長袍遮不住剽悍的體型，每個動作都在呼喊一個熟悉的名字。

鄧肯．艾德侯。

不可能是鄧肯．艾德侯，但確實是鄧肯．艾德侯。

厄莉婭不會認錯，理赫匿解密術能看破解一切偽裝，而她在母親子宮中便吸入了關於這個男人的記憶。她知道保羅看著他時，眼中帶著無

盡的過去、感激，以及青春的光芒。

那正是鄧肯。

厄莉婭渾身顫抖。答案只有一個：這是忒萊素甦亡人，一種以死者肉身改造而成的東西。那具肉身救過保羅的命。唯有再生箱才能培育出甦亡人。

甦亡人昂首闊步，帶著劍客名家的機敏。大使的氣槽在離高臺約十步處停下，甦亡人也隨之立定不動。

深入厄莉婭骨髓的貝尼．潔瑟睿德修練告訴她，保羅相當焦慮不安。他不再望著那個從他的過去中走出來的男人──眼睛別開了，但仍用全副身心留意，並繃緊肌肉，對宇航公會的大使點點頭，說：「他們說，你的名字叫艾德瑞克。歡迎來到我們的皇宮，希望這次會見能增進我們彼此的了解。」

領航員在橙紅氣體中擺出虛弱的斜倚姿勢，朝嘴裡塞了顆香料膠囊，然後迎向保羅的目光。在氣槽一角繞行的小型傳感器發出一聲咳嗽，然後是一串粗啞而呆板的聲音：「承蒙陛下接見，鄙人無限惶恐。謹在此遞交到任國書，並呈上一份薄禮。」

一名副官向史帝加呈上一張卷軸。他皺著眉頭仔細研讀，朝保羅點點頭。史帝加和保羅的目光同時轉向那個耐心站在高臺下的甦亡人。

「事實上，皇帝陛下認識這件禮物。」艾德瑞克說。

「我們很高興能收到你的國書。」保羅說，「這份禮物是？」

艾德瑞克在氣槽裡轉了個身，看著甦亡人道：「這男人名叫海特。根據我們的調查，他的經歷非常奇特。他是在厄拉科斯星被殺死的……頭部受到重創，許多個月後才癒合。有人將他賣給忒萊素，說這具身體是劍術大師、吉奈士學院的高手。後來我們發現他是鄧肯．艾德侯，一個深受你們家族信賴的家臣。於是我們將他帶來，作為禮物獻給皇帝陛下。」艾德瑞克看了看保羅，「這不是艾德侯嗎，陛下？」

保羅的聲音克制而謹慎：「他有艾德侯的外貌。」

保羅看到了什麼我看不到的東西嗎？厄莉婭尋思。不！那就是鄧肯！

名叫海特的男人木然站在那裡，金屬眼睛直直盯著前面，身體很放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知道人們正在談論他。

「根據我們的可靠情報，他是艾德侯。」艾德瑞克說。

「他現在叫海特了。」保羅說，「奇怪的名字。」

「陛下，我們無從推測忒萊素為什麼要起這個名字。」艾德瑞克說，「但名字是可以改變的。忒萊素的名字並不重要。」

這是忒萊素創造出來的，保羅想，問題就出在這裡。忒萊素人不太在意感知到的自然。在他們的哲學裡，善良和邪惡有異常的含意。誰知道他們在艾德侯的身體裡植入了什麼東西──或出於某種圖謀，或只是異想天開。

保羅瞟向史帝加，發現這個弗瑞曼人因迷信而一臉畏懼，他的弗瑞曼衛兵也無不染上這種情緒。史帝加想必正在猜測工會成員、忒萊素人還有甦亡人究竟有何叵測居心。

保羅轉向甦亡人，問道：「海特，你只有這個名字嗎？」

甦亡人深色的臉龐露出平靜的微笑，金屬眼睛抬了抬，注視著保羅，但那仍是機械的凝視。「陛下，別人都這麼叫我，海特。」

站在幽暗窺視孔後方的厄莉婭打了個冷顫。那是艾德侯的聲音，確確實實是他的聲音，她的每一個細胞都記得清清楚楚。

「這個嗓音令我愉悅，」甦亡人接著說，「但願陛下也同樣喜歡。忒萊素人說，這代表我聽過這個嗓音……在從前。」

「但這一點，你卻無法確定。」保羅說。

「我無法確定自己的過去，陛下。他們對我解釋過，說我不能保留前身的記憶，留下來的只是基因模式。但我腦中仍有一些小縫隙殘留著過去熟悉的事物，比如嗓音、地點、食物、臉孔、聲音、動作──還有我手中的這把劍、撲翼機的操控桿等……」

保羅發現公會的人正專注地傾聽這番對話，於是問：「你知道自己是一份禮物嗎？」

「有人向我解釋過，陛下。」

保羅向後一靠，雙手放在王座的扶手上。

對於鄧肯的軀殼，我有什麼虧欠嗎？他心想。那個人為救我而死。但他不是艾德侯，他只是甦亡人。然而，正是站在這裡的軀殼和頭腦，教會保羅駕駛撲翼機，那就像自己肩上長出了一雙翅膀。保羅還知道，要不是艾德侯的嚴格訓練，他不可能學會使劍。甦亡人，這個軀殼讓人

產生許多錯覺。昔日的友誼難以抹去。鄧肯．艾德侯。與其說這個甦亡人戴上了一副面具，不如說他披上一層寬鬆的性格外袍來隱藏一切，這跟忒萊素人用來掩蓋自己的東西大相逕庭。

「你會怎樣為朕效力？」保羅問。

「陛下的任何要求，我都將全力以赴。」

站在高處觀察的厄莉婭留意到甦亡人有股謙虛的氣質。她看不出其中有任何作假。這個新鄧肯．艾德侯散發著極為無害的光彩。原來的那個艾德侯相當世故，且肆無忌憚。而這個甦亡人煥然一新，像張白紙，但忒萊素人究竟在上面寫了些……什麼？

她察覺到這份禮物隱含的危險。這是一件忒萊素產品。忒萊素人製造東西時向來無法無天，令人不安。他們只聽從自己恣意不羈的好奇心，吹噓自己有本事將人類這種原料改造成任何東西──聖人或魔鬼。他們曾經製造出一個殺手晶算師，讓他克服了蘇克學院不可奪取人命的心理禁令。他們的產品還包括殷勤的僕役、迎合任何奇想的性玩具，還有士兵、將軍、哲學家，甚至一名應景的道德家。

保羅站起來，看著艾德瑞克問道：「這份禮物受過什麼訓練？」

「忒萊素人將這個甦亡人訓練成晶算師，以及禪遜尼派的智者，希望以此方式提升他的劍術造詣。」艾德瑞克說，「但願陛下喜歡。」

「他們做到了嗎？」

「我無從得知，陛下。」

保羅琢磨著這個回答。他的真言感應力告訴他，艾德瑞克真心相信這個甦亡人就是艾德侯。但不止這些。這名謎般的領航員穿越的時光之水暗藏他無法看清的危險。海特，這個忒萊素名字意味著冒險。保羅一陣衝動，想回絕這件禮物。但他知道，他不可能真的這麼做。亞崔迪氏族無法拋棄這具軀殼──他們的敵人再清楚也不過。

「禪遜尼的智者。」保羅若有所思，再次看看甦亡人，「你明白自己的角色和任務嗎？」

「我將謙恭地為陛下服務。我的腦子已清洗過，身為人類時的一切責任都已不復存在。」

「你希望我叫你海特還是鄧肯．艾德侯？」保羅問。

「陛下怎樣稱呼都可以，我並不是個名字。」

「但你喜歡鄧肯．艾德侯這個名字嗎？」

「我想那曾經是我的名字，陛下。這名字很適合這具身體。可是……卻會喚起奇怪的反應。我想，一個人的名字在喚起愉悅的同時，免不了會伴隨不快。」

「那麼，最能給你快樂的是什麼？」保羅問。

甦亡人出乎意料地笑了起來：「從別人身上尋找能揭示我前身的痕跡。」

「你在這裡看到這類痕跡了嗎？」

「哦，看到了，陛下。比如您那位站在那裡的手下史帝加，既多疑，又恭敬。他是我前身的朋友，但現在，這具甦亡人軀體卻讓他十分反感。還有您，陛下，您過去尊重我的前身……並且信任他。」

「清洗一空的腦子。」保羅說，「但清洗一空的腦子又如何為我效力呢？」

「效力，陛下？面對未知，缺乏因果時，清洗一空的腦子可以做出決定。這如何？」

保羅沉下臉。這是禪遜尼式的機鋒，敏捷、故作高深。這個宗教的教義不承認任何心靈活動的客觀功能。缺乏因果！這個想法令人震驚。未知？任何決定都涉及未知，即使是預象也是如此。

「你願意我叫你鄧肯．艾德侯嗎？」保羅問。

「我們因與眾不同而存在，陛下，請為我選一個名字。」

「就用你那個忒萊素名字吧。」保羅說，「海特──這個名字能提醒我們不要大意。」

海特鞠了一躬，後退一步。

厄莉婭尋思道：他怎麼知道接見已經結束了？我知道，因為我熟悉哥哥。但哥哥並沒有向這個陌生人發出任何信號。難道是他體內的鄧肯．艾德侯察覺到了？

保羅轉向大使：「你們的住處已經準備好了，我想盡快和你私下談談。到時候我會派人傳你來。另外，為免你從不準確的資訊來源得知一個消息，還要進一步讓你知道，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已經被帶離你們的巨型運輸艦。這是我的命令。下次見面時，我們會好好談談她為什麼出現在運輸艦上。」

保羅揮了揮左手，讓大使及其隨從退下。「海特，」保羅說，「你留下來。」

大使的隨從拖著氣槽散去了。橙紅氣體裡的艾德瑞克飄浮起來，包括眼睛、嘴唇，以及輕輕起伏的四肢。

保羅看著他們，直到最後一個宇航公會的人離開，大門在他們身後「砰」的一聲關上。

就這樣了，保羅想，我接受了這個甦亡人。毫無疑問，這個忒萊素產品是誘餌。那個妖魔聖母很可能也是誘餌。很早以前他便預見塔羅牌的時代到了。該死的牌！攪渾了時間之水，讓預視力只能看到一瞬以後，而不是一小時以後。他提醒自己，魚常會在吞食誘餌後逃脫。話又說回來，儘管這塔羅牌不利於他，但也不是全無好處。他無法預見未來，但其他人可能也是如此。

甦亡人站在那裡，頭側向一邊，靜靜等著。

史帝加跨上臺階，擋住甦亡人，用穴地狩獵時使用的契科布薩語說：「那個氣槽裡的生物令人不寒而慄，陛下。這件禮物！送走吧！」

保羅用同樣的語言說：「我不能。」

「艾德侯死了。」史帝加爭論道，「這東西不是艾德侯。讓我取走它身上的水，送給部落。」

「這個甦亡人由我處置，史帝加，你要處置的是那個囚犯。我要聖母受到最嚴密的看管，派我訓練過的那些人去，他們能抵抗她的魅音。」

「我不喜歡這傢伙，陛下。」

「我會小心的，史帝加。你也要小心。」

「好的，陛下。」史帝加走下臺階，從海特身邊經過時嗅了嗅，大步走了出去。

邪惡的氣味是嗅得出來的，保羅想。儘管史帝加曾將亞崔迪的綠白旗幟插到一打星球上，但仍然是迷信的弗瑞曼人，不吃科技那一套。

保羅琢磨著這件禮物。

「鄧肯啊鄧肯，」他低語道，「他們對你做了些什麼？」

「他們給了我生命，陛下。」海特說。

「但他們為什麼要訓練你，把你送給我？」保羅問。

海特抿抿嘴：「他們想用我來摧毀您。」

這句話的坦率讓保羅大吃一驚。可是，一個禪遜尼晶算師還能怎麼回答？即使變成了甦亡人，晶算師也只說真話，特別是他帶有禪遜尼的平靜內心。這是一部人類電腦，大腦和神經系統執行的是很久以前由機器執行的任務。將他訓練成禪遜尼意味著雙倍的誠實……除非忒萊素人在這具軀體裡動了某種最怪異不過的手腳。

為什麼要裝上機械眼？這一點就很怪。忒萊素人炫耀說他們的金屬眼比肉眼更先進。但奇怪的是，沒有多少忒萊素人選擇裝上金屬眼。

保羅朝厄莉婭的窺視洞瞥了一眼，希望能看到她並得到她的建議。她的意見不會受責任感和歉疚左右。

他再次看了看甦亡人。對這件禮物，不能掉以輕心。它對危險的問題給出了誠實的答案。

他們並不在乎我知道這是一件對我不利的武器。保羅心想。

「那我如何才能保護自己不受你的傷害呢？」保羅問。他話也說得很坦誠，沒有用皇家的「我們」，而是像過去和鄧肯．艾德侯談話時那樣，直接提出問題。

「把我送走，陛下。」

保羅搖搖頭：「你打算怎樣毀掉我？」

海特看了看周圍的衛兵。史帝加離開後，他們離保羅更近了。他轉過身，目光投向大廳四周，然後用金屬眼睛盯著保羅，點點頭。

「這裡可以遠離人群。」海特說，「這個地方顯示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只有在想到萬物終將成為過眼雲煙時，人才能好整以暇地思考這種權力。將陛下帶到這個地方的，是陛下的預知力嗎？」

保羅手指敲打著王座扶手。晶算師在搜尋資料，但他的問題讓他不安：「讓我登上權力寶座的，是堅定的決斷—而不盡然是我的其他……能力。」

「堅定的決斷，」海特說，「這能鍛鍊一個人。金屬也可以這樣鍛造，加熱後，不經淬火，讓金屬自然冷卻。」

「你想用禪遜尼派的空談來轉移我的注意？」保羅問。

「陛下，除了空談和表演，禪遜尼還有別的用途。」

保羅舔舔嘴唇，深深吸了口氣，讓自己的思維進入晶算師的抗衡狀

態。負面答案立刻浮現。沒想到自己竟然會被這個甦亡人牽著走，把國事拋到腦後？不，不是這樣。一個禪遜尼晶算師能做什麼？哲學……話……冥思……內省……他覺得自己的資料不足。

「我們需要更多資料。」他喃喃道。

「晶算師需要事實，但資料並不會不勞而獲，像你穿過一片花園時花粉沾在衣袍上一樣。」海特說，「人必須搜集花粉，仔細挑過，放到高倍放大鏡下檢查。」

「你必須教我這套禪遜尼的故弄玄虛。」保羅說。

那對金屬眼睛炯炯朝他盯了一會兒，然後說：「陛下，也許這就是他們安排我到這裡來的用意。」

用話語和想法麻痹我的意志？保羅尋思道。

「能轉化為行動的想法，是最需要提防的。」保羅說。

「把我送走，陛下。」海特說。這是鄧肯．艾德侯的聲音，充滿了對「小少爺」的關切。

保羅感到自己被這個聲音俘虜了。他無法擺脫這個聲音，即使那來自甦亡人。「你留下來。」他說，「我倆都要加倍小心。」

海特恭順地鞠了個躬。

保羅看了看窺視孔，用眼神懇求厄莉婭將這件禮物從他手中拿走，搜出它的祕密。甦亡人是用來嚇唬孩子的鬼魂。他從未想過了解這種東西。如今，為了理解眼前的甦亡人，他必須做到鐵石心腸……但他不能保證能做到這一點。鄧肯……鄧肯……在這具特製的身軀裡，艾德侯在哪裡？不，這不是一具身軀……而只是身軀的裹屍布！艾德侯永遠死了，死在厄拉欽恩的洞穴裡。他的鬼魂正從金屬眼向外凝視。這具重返人世的軀體裡有兩條鬼魂，其中一個非常危險，力量和本性都隱藏在這獨一無二的面具後方。

保羅閉上眼睛，讓過去看到的預象從意識裡浮現。愛和恨的魂魄從翻湧的大海中噴湧而來。這片混亂的上方沒有岩石聳立，也搜尋不到任何地方可以躲避波濤。

為什麼過去的預象中都沒有今天這個全新的鄧肯．艾德侯？他問自己，是什麼遮蔽了時間，不讓先知看見？很顯然，是別的先知。

保羅睜開眼睛，問：「海特，你有預視力嗎？」

「沒有，陛下。」

聲音非常誠懇。當然，這個甦亡人可能並不知道自己有這種能力。但那會阻礙他的晶算師功能。海特身上究竟有什麼隱藏的設計？

舊日的預象圍繞著保羅，洶湧澎湃。他非得選擇險惡的道路嗎？時間扭曲了，在可怕的未來中暗示了這個甦亡人的存在。難道無論他怎麼做，前方都是死路？

脫離……脫離……脫離……

這個想法在他腦子裡不停鳴響。

在保羅的上方，厄莉婭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左手托著下巴，凝視著甦亡人。這個海特像磁鐵一樣吸住了她。忒萊素人的修復術使他青春煥發，似乎在向她發出單純而熱烈的呼喚。其實她完全明白保羅無聲的懇求。當預視力喪失作用時，人們只好轉而依賴密探和實實在在的權力。她不明白自己為何如此熱切接下這個挑戰。她渴望靠近這個新的男人，甚至觸摸他的身體。

對我們兩人，他都很危險。她想。

8

真理承受了太多的剖析。

—弗瑞曼古老格言



「聖母，您的處境令我惶恐。」伊若琅說。

她站在囚室門口，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讓她能一眼測出屋子的容積：立方形，邊長三公尺，就在保羅的堡壘下方，用切割機在棕紋的岩石上挖出。屋內有一把粗糙的搖椅，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就坐在上面；一個鋪著棕色床單的墊子，上面散落著一副嶄新的沙丘塔羅牌；一只用廢物改造成的面盆，上面裝有調節水量的龍頭；一間用密封罩封住水氣的弗瑞曼式廁所。所有家具都簡陋而原始。天花板的四角上固定著四盞燈球，發出暗淡黃光。

「妳傳話給潔西嘉女士了沒？」聖母問。

「傳了，但我不認為她會跟自己的長子作對。」伊若琅說。她瞥了一眼紙牌，牌面訴說著有權者如何對求神者不聞不問。「荒蕪沙地」那張牌下是「聖沙蟲」，塔羅牌給的勸告是耐心等待。她心想，這道理人人皆知，何需塔羅牌的告誡。

伊若琅知道外面的衛兵正透過門上的超晶玻璃窗看著她們，而且還有別的監視器在記錄這次探視。來之前她不得不考慮很久、策劃很久。但是，不來同樣有危險。

聖母陷入般若冥思，間或查查塔羅牌。她有一種預感，自己不可能活著離開厄拉科斯星，但儘管如此，通過冥思，她或多或少鎮定下來。她的預知力可能很小，但渾水就是渾水，還是能蒙蔽保羅的靈眼。再說，她還有貝尼．潔瑟睿德的制驚禱文。

她還未徹底理解那一系列將她帶到這間小囚室的活動。濃濃疑雲在她心頭積聚（塔羅牌也確認了這一點）。難道這一切都是宇航公會有意

安排的？

那天，一名身穿黃色長袍的祁紮銳在巨型運輸艦的艦橋上等著她。他的頭剃得光光的，戴著頭巾，和藹的圓臉上一雙晶亮深藍的眼睛，皮膚歷經風吹日曬。恭敬的隨從為他斟上香料咖啡，他抬起頭來，打量了她一下，然後放下杯子。

「妳就是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

她回想自己是如何回答的，那一幕仍歷歷在目。當時，她的喉頭因恐懼而一陣緊縮。皇帝的手下怎麼知道她在巨型運輸艦上？

「我們知道妳在艦上。」祁紮銳說，「難道妳忘了，妳被禁止踏上神聖星球？」

「我並不在厄拉科斯上。」她說，「我只是宇航巨型運輸艦上的乘客，這裡是自由的太空。」

「沒有什麼自由的太空，女士。」

她聽出他的語氣流露出仇恨和深深的懷疑。

「摩阿迪巴統治全宇宙。」他說。

「我的目的地不是厄拉科斯星。」她堅持道。

「每個人的目的地都是厄拉科斯星。」他說。一時間，她擔心他會滔滔不絕念出朝聖者的神祕路線（每條星艦都裝載了數千名朝聖者）。

但祁紮銳從袍子下取出一個金色護身符，吻了吻，用前額碰了碰，然後放到右耳側聆聽。不久，又將護身符放回原來的地方藏好。

「命令來了。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跟我到厄拉科斯去。」

「但我要去別的地方！」

她懷疑宇航公會出賣了自己……或者，皇帝或他妹妹的超感應力發現了她。也許是領航員沒將陰謀掩藏好。那個妖煞厄莉婭，她絕對擁有貝尼．潔瑟睿德聖母的能力。當這種能力和她兄長的力量結合起來，會發生什麼事？

「快點！」祁紮銳厲聲催促。

她全身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哀號，不想再次踏上那顆該死的沙漠星球。正是在這裡，潔西嘉女士背叛了女修會。也正是在這裡，她們失去了保羅．亞崔迪，這個她們尋找了許多世代，精心育種出來的奎薩茲．哈德拉赫。

「馬上就好。」她同意道。

「時間不多了。」祁紮銳說，「皇帝的命令，所有臣民都必須服從。」

這麼說，是保羅下的令！

她想向巨型運輸艦的領航指揮官提出抗議，但又放棄了。抗議也只是白費事，宇航又能怎麼樣？

「皇帝說過，如果我踏上沙丘，就必死無疑。」她說，想做最後一絲努力，「你自己剛才也這麼說。如果你帶我去，就等於判我死刑。」

「別再說了。」祁紮銳命令道，「天命不可違。」

她知道，他們總是這樣形容皇帝的命令。天命不可違！神聖統治者的雙眼可以看穿未來。會發生的就一定會發生。他已經看見了，不是嗎？

一想到自己陷入親手編織的羅網，她異常不舒服，只能屈服。

羅網現在變成了一間伊若琅可以探視的囚牢。和在瓦拉赫九號行星上的那次會面相比，伊若琅老了點，眼角新添了些憂慮的細紋。好吧……現在正好瞧瞧這位貝尼．潔瑟睿德是否遵守誓言。

「我住過更糟的地方。」聖母說，「妳是從皇帝那裡來的嗎？」她的手指微微動彈了幾下，似乎很驚惶不定。

伊若琅讀懂了她的動作，手指也晃了晃，同時嘴裡回答著：「我一聽說您在這裡，就趕來了。」

「皇帝不會震怒嗎？」聖母問。手指又動彈起來，發出專橫、急迫的訊息。

「讓他生氣好了。您是我在女修會的導師，也是他母親的導師。他難道認為我也會像她一樣背棄您嗎？」伊若琅的手指比畫出種種理由，懇求她原諒。

聖母嘆了口氣。表面上是一個囚徒在哀嘆自己的命運，但在內心，這聲嘆息卻反映了她對伊若琅的失望。看來，想讓亞崔迪皇帝的珍貴基因模式透過這種手段保存下來，簡直是癡心妄想。無論外表多麼美麗，這位公主都是不完美的。在這個徒具魅力的外表下，住著一隻吱吱叫的小尖鼠，只會說，不能做。儘管如此，伊若琅畢竟是個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有些方法對付這些軟弱的信徒，以確保她們貫徹命令。

她們又裝模作樣談了些要求，更柔軟的床墊、更好的食物等。但暗地裡，聖母卻半勸說半命令地告訴伊若琅：一定要讓那對兄妹亂倫交配（伊若琅聽到這個命令後，幾近崩潰）。

「我必須有機會一搏！」伊若琅用手語懇求著。

「妳有過機會。」聖母反駁道。她的指示非常明確：皇帝總會對他的情人不滿吧？他那獨一無二的能力肯定讓他感到孤獨。為了得到理解，他會找誰談？顯然是他妹妹。他妹妹和他一樣孤獨。一定要讓這兩人有更多深刻的交流。一定要製造機會，讓兩人私下相處。一定要安排好，讓兩人有親密的接觸。還必須想辦法除掉他的情人。悲傷會消解傳統的束縛。

伊若琅反對。荃妮一死，他們會立刻懷疑她這個皇后。此外還有別的問題。荃妮正在吃一種古老的弗瑞曼食物，據說那可以提高生育力，而這種飲食能使所有避孕藥丸失效，讓荃妮更易受孕。

聖母的手指急速比劃，難以掩飾自己的震怒。這件事在她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為什麼不說？伊若琅怎麼會如此愚蠢？如果荃妮懷孕並有了兒子，皇帝一定會立這個孩子為皇位繼承人！

伊若琅反駁說她知道事態緊急，但如此一來，他的基因或許就不至於失傳。

該死，太蠢了！聖母憤怒不已。誰知道荃妮那野蠻的弗瑞曼血統會抑制什麼、引發什麼？女修會必須擁有純正血脈！而繼承人會使保羅重拾野心，並激勵他鞏固自己的帝國。密謀禁不起這種反挫。

伊若琅辯解道，她無從阻止荃妮吃那種弗瑞曼食品。

但聖母無意原諒她。伊若琅只得到明確的指示：設法解決這個新威脅。如果荃妮懷孕了，必須在她的食物或飲料裡投放墮胎藥，或者殺死她。總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她生出皇位繼承人。

投放墮胎藥就跟公然殺死這個情婦一樣危險，伊若琅反對這麼做。一想到要殺死荃妮，她就忍不住顫抖。

伊若琅被危險嚇住了？聖母很想知道。她的手語流露出深深的輕蔑。

伊若琅怒了，做手勢說她深知自己在皇室臥底的價值。密謀集團要浪費這麼難得的密探嗎？難道想甩掉她？除了她，他們還有什麼辦法貼

身盯著皇帝的一舉一動？或者，他們已經派另一個密探潛入皇室？真是那樣嗎？自己是不是在緊要關頭被利用了，而且是最後一次被利用？

聖母用手語反駁道，在交戰中，需要跟所有珍貴人脈建立新關係。他們面臨的最大危險是，亞崔迪氏族會用皇位繼承人來鞏固自身。女修會不能冒這樣的險。這已經遠遠不只是亞崔迪基因模式的問題了。如果保羅家族穩穩坐在皇位上，女修會企盼了好數世紀的育種計畫會崩解。

伊若琅明白她的意思，但忍不住懷疑他們是不是已經做出決定，要用她這個皇后來交換更珍貴的東西。她是不是應該知道更多有關那個甦亡人的事？伊若琅鼓起勇氣問。

聖母想知道，伊若琅是否認為女修會的人都是傻瓜？她們什麼時候向伊若琅隱瞞了她應該知道的事？

這稱不上回答，且欲蓋彌彰。伊若琅看出來了，女修會只會把她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訴她。

他們怎麼能肯定這個甦亡人可以摧毀皇帝？伊若琅問。

妳還不如問美藍極是不是有破壞作用。聖母反唇相譏。

伊若琅明白聖母的這句訓斥另有深意。貝尼．潔瑟睿德向來都以鞭笞傳達教誨。看來，自己早就該看出香料和甦亡人的相似之處。美藍極是有價值的，但使用者必須付出代價——上癮。香料可以延年益壽，某些人甚至可以多活幾十年，但終究逃不過一死。

甦亡人也有致命的價值。

要阻止某人出生，最明顯的方法在這人的母親懷孕前殺了她。聖母做著手勢，又將話題轉到謀殺上。

那是自然，伊若琅想，就像想花錢必須先盡力存夠這筆錢一樣。

聖母那雙美藍極上癮的眼睛閃爍著深藍色的光，直直盯著伊若琅。她在揣測、等待、觀察細枝末節。

她把我看透了，伊若琅沮喪地想，她訓練了我，又用訓練我的方法觀察我。她知道我明白他們已經做好決定。她現在只想觀察我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會有什麼反應。好吧，我會以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和公主的身分接受這件事。

伊若琅擠出微笑，挺直身體，心裡默念著制驚禱文的開場：

「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心智。恐懼是小號的死神，會徹底摧

毀一個人……」

平靜下來後，她想，就讓他們甩掉我吧。我要證明一個公主的價值，或許我會讓他們看到意想不到的東西。

兩人又進行了一番空泛的交談，以掩人耳目，然後伊若琅離開了。

她走後，聖母重新拿起塔羅牌，把紙牌排成旋渦火焰的圖案。她得到了一張「奎薩茲．哈德拉赫」的王牌，和「星艦八」配成一對，含意是「女巫的欺瞞和背叛」。這可不是好兆頭，說明她的敵人還有某種未見光的資本。

她扔下紙牌，坐好，焦慮地琢磨伊若琅會不會毀了他們。

9

在弗瑞曼人眼中，她是地球傳奇人物，半人半神的女神，以殘暴的法力守護各種族。她是聖母的聖母。對於那些希望藉助她的法力重拾雄風、使不孕婦女懷胎的朝聖者來說，她是晶算師的反面。她證明了一切「分析」都有其局限。她代表無盡的緊繃，是處女和娼妓的混合體──聰明、粗俗、殘忍，發怒時的破壞力不遜於信風沙暴。

──伊若琅公主《聖尖刀厄莉婭》



厄莉婭身著黑袍，像哨兵一樣站在神殿南面的平臺，這是「神諭聖殿」，保羅手下的弗瑞曼人為她建造的，緊鄰他的堡壘。

她憎恨自己被當成神，但又不知逃離神殿時該做什麼才不至於傷到信徒。朝聖者（該死的！）一天比一天多，神殿低處的遊廊人山人海。小販在朝聖者間叫賣。許多低級術士、占卜師、預言者也在那裡做生意，竭力模仿保羅－摩阿迪巴和他的妹妹。

厄莉婭留意到，裝有新沙丘塔羅牌的紅綠包裝袋在小販的貨物中特別顯眼。她琢磨著這股塔羅牌風尚。是誰將這種東西推到厄拉欽恩市集。為什麼塔羅牌偏偏在這個時間、這個地點大行其道？是用來使時間之水變得混濁？香料上癮會讓某些人具有預知力，而弗瑞曼人又是出了名的神祕難測。可是，這麼多人突然沉迷於預知及預兆，而且是在此時此地，這是出於偶然嗎？她決定，一有機會就要找出答案。

一陣風從東南方吹來，在大盾壁斷崖的阻擋下，已成強弩之末。傍晚的陽光將天邊薄霧染成灼亮的橙紅。溫熱的風吹在她的面頰上，勾起她的思鄉之情。她想念沙漠，想念安全的曠野。

最後一撥人開始從遊廊寬闊的綠岩臺階往下走。他們三五成群唱著歌，少數人會停下瞧瞧小販擺在街邊貨架上的紀念品和護身神符。有些

人還在向最後一個低級術士求教。朝聖者、求神者、市民、弗瑞曼人，加上正在收攤的小販，構成一條亂哄哄的人龍，一路延伸到通往城市中心的棕櫚大道。

厄莉婭遠眺弗瑞曼人。這些人一臉虔誠、敬畏，散發半褪的野性，有意和其他人保持一段距離。這些人既為她帶來力量，也帶來危險。時至今日，他們仍會捕捉大型沙蟲，用以運輸、競技和祭祀。他們厭惡外來的朝聖者，幾乎難以忍受裂谷的市民，也憎恨街頭小販的冷嘲熱諷。人們從不跟這些粗野的弗瑞曼人走在一起，甚至是在厄莉婭神殿那樣擁擠的場合。聖地禁止持刀殺人，卻不時發現屍體……在朝聖者散去之後。

離去的人群激起陣陣塵沙。帶著金屬味的酸臭直撲厄莉婭的鼻端，喚起一陣對遼闊流沙漠的想念。她發現，自從甦亡人來了以後，過往更加歷歷在目了。兄長登上皇位之前，他們多麼快樂、自由自在。那些打鬧、生活中只有瑣事的日子，那些享受寒冷的清晨和日出的日子……那些……那些……那些日子裡，就連危險都是愉快的──都是清楚的明槍，沒有暗箭。沒有必要一再衝破預知力的極限，也沒有必要透過朦朧的紗幕窺視令人沮喪的未來。

桀驁不馴的弗瑞曼人說得好：「有四件東西是隱瞞不了的──愛、煙霧、火柱，以及在開闊沙漠中行走的人。」

厄莉婭突然一陣厭倦。她走下平臺，步入神殿下的陰影中，在露臺上大步走著，下方就是閃爍著乳白微色的神諭廳。地磚上的沙子在腳下發出嘎吱聲。求神者總是把沙子帶進聖室！她看也不看那些侍從、衛兵、志願者，以及無所不在、阿諛奉承的祁紮銳祭司，逕自衝到直通自己私人臥室的螺旋形通道。臥室中，沙發椅和厚厚的毛毯間掛著一頂帳篷，那些都是用來紀念沙漠。她打發了幾名弗瑞曼女戰士──史帝加指派的貼身侍衛，但更像暗中監視她的看守人！她們走的時候，口中還不服氣地咕咕噥噥，但比起史帝加，她們更怕厄莉婭。厄莉婭脫下長袍，身上只剩掛在脖子上的帶鞘晶刃匕，衣物隨手扔在地上。她要入浴。

他越來越近了，她知道。她能感覺到自己的未來裡有一個男人幽黑的身影，但就是無法看清。令她氣惱的是，預視力也無法顯示那道影子的肉身。只有當她察看別人的生活時，才能在無意間感受到他的存在。

有時，稚氣未脫的她春心萌發時，會看到偏僻的暗處有道模糊的輪廓。他站在浮動的地平線後方。她覺得，如果自己的預視力能夠擴張到超乎想像的強度，或許就能看見他了。他就在那裡，不斷騷擾她的意識，激烈、危險又邪惡。

她泡在浴缸裡，溫暖的熱氣在她身旁繚繞。她吸收了無數聖母的記憶，也因而學會泡澡。這些聖母被她的意識串了起來，像晶瑩項鍊上的一粒粒珍珠。她滑進浴缸底部。水，溫暖的水接納了她的肌膚。水下繪有紅魚圖案的綠色瓷磚拼成一幅海洋。這樣的地方，這麼多水，僅僅為了清洗人的肌膚！弗瑞曼老人看見了一定會大發雷霆。

他就在近處。

她心想，這是受禁慾壓制的春心。她的肌膚渴望伴侶。對一個主持過穴地狂歡酒宴的聖母來說，性並不特別神祕。此外，體內其他聖母的意識與她合一，也能滿足她對這種事的一切好奇。此刻的感受，不過是對肌膚相親的渴望。

她需要動起來，這擊退了泡在溫水裡懨懨欲睡的感覺。

厄莉婭猛地爬出浴缸，赤身裸體，溼淋淋大步走進緊鄰著臥室的訓練室。訓練室呈橢圓形，有天窗，放著各式或粗重或精巧的器具。這些儀器能將貝尼．潔瑟睿德的肉體和心智鍛鍊到極致的敏銳，包括記憶強化器，來自伊克斯星、能使手指和腳趾既有力又敏感的指銑器，以及氣味合成器、觸覺增感器、氣溫梯度場、模擬叛徒（以防有人刺探自己的生活習慣）、α波反應訓練器、頻閃同步器（使受訓者能在各種明暗光譜中分析顏色）……

牆上是一段她親筆寫下的話，每個字母都有十公分見方，那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訓令：

「在我們之前，所有學習法都受到人類本能的汙染。我們掌握了學習之道。在我們之前，受本能支配的研究者投注的時間跨度有限，通常不會長過一生。他們從未想過以超過五十年或一生的時間投入研究。肌肉／神經全面訓練的概念實屬前所未聞。」

走進訓練室後，掛在人形靶心臟上不住搖晃的擊劍水晶稜鏡折射出上千個厄莉婭。長劍放在劍靶旁的架子上，等待著她。她想，是的！我要練到虛脫，榨乾體力，讓頭腦清醒清醒。

她右手握住長劍，左手從脖子上的刀鞘中拔出晶刃匕，用劍柄啟動開關。人形靶的屏蔽場啟動了，她立即感受到力場的阻力開始緩慢而堅定地格開她的武器。

稜鏡閃閃發光，人形靶竄到她的左側。

厄莉婭長劍的劍尖緊追其後。人形靶幾乎跟活人一樣，但實際上只是伺服機加上複雜的反射迴路，設計來惑亂受訓者的眼睛，使受訓者看不見危險，以達惑人耳目及教導之效。這具機器讓她跟自己對打，她一反應，就跟著反應；她一移動，就跟著她移動，並變換劍靶，刺出反擊的刀鋒。

剎那間，稜鏡朝她刺出無數刀刃，但只有一把是真的。她擊退那一把，長劍滑入屏蔽場，擊中劍靶。信號燈亮起，稜鏡中紅光閃現……更多令人分心的刀光射出。

機器再次進攻，按一顆燈的速度移動，只比一開始快上一些。

她格擋，不顧一切衝入危險區域，晶刃匕擊中目標。

稜鏡亮起第二顆燈。

機器速度再次加快，從自身的滾輪上衝出來，像被她的身體和劍尖給吸過來的磁鐵。

進攻—格擋—反擊。

進攻—格擋—反擊……

現在已亮起四顆燈。機器變得更加危險。每多亮一顆燈，移動速度都會加快，令人分心的折射光也會變多。

五顆燈。

裸露的肌膚上汗水淋漓，她被機器發出的凶險刀光裹在中心，赤裸的雙腳蹬著訓練地板，意識、神經、肌肉全力調動，間不容緩。

進攻—格擋—反擊。

六顆燈……七顆……

八顆！

她從未挑戰過八顆燈。

意識深處響起一道急迫的聲音，大聲抗議這種瘋狂。那具帶有稜鏡和劍靶的機器不會思考，也不懂得謹慎或者後悔。而且，機器上裝著一柄真正的利刃—不這樣做的話，這種訓練就喪失了意義。但是，那柄進

攻的刀刃可能會重創她，甚至刺死她。即使是帝國最優秀的劍客，也從來不敢挑戰七顆燈。

九顆！

厄莉婭感受到極度的亢奮。進攻的刀刃和靶子變得越來越模糊。她感到自己手裡的劍有了生命。不是她在帶動劍鋒，而是劍鋒在帶動她。

十顆！

十一顆！

什麼東西從她肩膀飛過，在進入劍靶周圍的屏蔽場時慢了下來，滑了進去，在解除鈕上一戳。燈光暗下，稜鏡和劍靶一晃，停了下來。

被打斷的厄莉婭勃然大怒，一個旋身。這人擲刀的手法精妙，厄莉婭轉身時便已全神戒備。擲得真準，時機拿捏得恰到好處，正好可以穿進屏蔽場，不至於因為太快而被屏蔽場擋下。

十一顆燈的人形靶，一公分的解除鈕—竟然擊中了。

但緊接著，她整個人放鬆了下來，就像那個人形靶一樣。在看到擲刀人時，她絲毫不意外。

保羅就站在訓練室門口，史帝加在他後方三步遠。兄長眼帶怒火瞪著她。

厄莉婭意識到自己一絲不掛，想要遮掩一下，又覺得這念頭很可笑。眼睛已經看到的東西不可能被消除。她慢慢將晶刃匕插入脖子上的刀鞘裡。

「我應該想到的。」她說。

「我以為，妳知道這有多危險。」保羅說。他好整以暇看著她臉上和身體上的變化：皮膚因劇烈運動而潮紅，嘴唇豐滿潤澤。他從未想過妹妹身上也會出現這種令人慌亂的女性特徵。奇怪的是，眼前這個和他如此親密的人，儘管身軀還是同一具，看上去卻再也不像從前那樣熟悉。

「她瘋了。」史帝加厲聲道，走上前站在保羅身側。

話說得很氣憤，但厄莉婭在他語氣中和眼神中都發現了敬畏。

「十一顆燈。」保羅邊說邊搖頭。

「如果你沒打斷我，我還要練到十二顆。」她說，在他的注視下，臉色變白了，「本來就應該練到十二顆燈。要不然，為什麼要這樣設

計？」

「身為貝尼．潔瑟睿德，妳竟然追問開放式系統的設計理由？」保羅問。

「我猜你從來沒有試過七顆燈以上！」她有點不悅。他關心的姿態惹惱了她。

「只有一次。」保羅說，「葛尼．哈萊克抓到我練十顆燈，他的懲罰方式很難堪，我就不多說了。然後，說到難堪……」

「也許你下次進來之前可以先講一聲。」她說。從保羅身邊走過，走進臥室，找出寬鬆的灰色長袍披在身上，對著牆上的鏡子梳理頭髮。她大汗淋漓，心頭一股惆悵，類似性愛之後的失落。她想再沖一次澡……然後睡覺。「你們為什麼來這裡？」她問。

「陛下。」史帝加說，聲音有點古怪。厄莉婭不由得回頭望著他。

「是伊若琅建議我們來的。」保羅說，「這很怪，沒錯。她認為，而史帝加的資訊也證實了，敵人正準備發起一輪大型……」

「陛下！」史帝加說，聲音急促。

她兄長不解地轉過頭，厄莉婭則仍然瞪這個弗瑞曼老耐巴。他身上的某種東西使她強烈地意識到，這是一個樸實的人。史帝加相信超自然的世界離他相當近，並以一種原始多神教的語言和他對話，為他解開一切疑惑。他的自然世界是凶暴的、無人能擋的，不來帝國的那一套生命倫理。

「什麼事，史帝加？」保羅說，「你想要說我們為什麼來這裡嗎？」

「現在不是講這個的時候。」史帝加說。

「有什麼問題嗎．史帝加？」

史帝加繼續瞪著厄莉婭：「陛下，您難道沒看見？」

保羅轉向自己的妹妹，開始感到不安。所有部下中，只有史帝加敢用這種口氣和他說話，但即使這樣，他也相當有分寸，不會不分場合。

「這孩子必須有個配偶！」史帝加脫口而出，「如果她不結婚，會出問題的，而且會很快就出問題。」

厄莉婭猛地轉頭，臉漲得通紅。他怎麼有辦法影響我？她大惑不解。就連貝尼．潔瑟睿德的自控術也無法壓制她的反應。史帝加是怎麼

做到的？他又不會魅音。一時間，她頗有點惱羞成怒。

「偉大的史帝加開口了！」厄莉婭說，仍然背對著他們，並意識到自己的聲音有些暴躁，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弗瑞曼人史帝加開口規勸少女了！」

「我愛你們兩個，所以必須說。」史帝加說，語調帶著深切的莊重，「如果連男女之間的事都看不明白，我還當什麼弗瑞曼族長？看出這種事並不需要什麼神力。」

保羅琢磨著史帝加的話，回想著剛才見到的那一幕，以及自己無法否認的男性衝動。是的，厄莉婭春情蕩漾，任性妄為。為什麼赤身裸體到訓練室來？還魯莽地拿生命當兒戲？十一顆燈！在他眼中，那部無腦的自動機器變成了古老可怕的野獸，正陰森森地逼近。機器的性能已經過時，但仍帶有舊日的道德汙點。在過去，這類機器是由人工智慧控制，也就是電腦。巴特勒聖戰結束了電腦時代，但沒有結束圍繞著這類機器的貴族惡習。

史帝加是對的，毫無疑問。他們必須為厄莉婭找個伴侶。

「我會留意。」保羅說，「厄莉婭和我會好好談談這件事……在私下。」

厄莉婭轉過臉，盯著保羅。她很清楚保羅的頭腦是怎麼運行的，所以她知道，這是晶算師運算得出的決定，在那個人類電腦中，無數片段資訊經過分析，最後結合起來。這個過程是無情的，宛如星球的運行，蘊含著宇宙的法則，無可迴避，又令人望而生畏。

「陛下，」史帝加說，「也許我們應該—」

「現在不說這個！」保羅不耐煩地說，「我們還有別的問題。」

厄莉婭知道自己不敢和兄長講道理，於是趕緊拋下剛才的事，問：「是伊若琅要你們來的？」她隱隱意識到這其中有股不祥的意味。

「沒有那麼直接。」保羅說，「她給我們的情報證實了我們的懷疑：宇航公會千方百計想抓到沙蟲。」

「他們試圖捉一條小的，然後在別的星球上啟動香料循環。」史帝加說，「這意味著他們已經找到他們認為合適的星球。」

「還意味著他們有弗瑞曼同謀！」厄莉婭喝道，「外人不可能捉到沙蟲！」

「這大家都知道。」史帝加說。

「不，不是。」厄莉婭說，她被史帝加的遲鈍氣得火冒三丈，「保羅，你當然……」

「腐敗開始了。」保羅說，「這一點我們早就知道。令我迷惑的是，我從來沒有在預象中看到另一顆可以培植香料的星球。如果他們——」

「令你迷惑？」厄莉婭追問道，「只可能有一種解釋：宇航的人遮蔽了那個地方，就和他們遮蔽了大氏族庇護所一樣。」

史帝加張了張嘴巴，又合上了，一言不發。他有股難以忍受的感覺：他崇拜的兩人都承認了自己也有瀆神的弱點。

保羅察覺到史帝加的不安，說道：「還有一個問題必須馬上處理！我想徵求妳的意見，厄莉婭。史帝加建議把巡邏範圍延伸到開闊的流沙漠，同時加強穴地的警戒。或許我們可以發現敵人的登陸部隊，預防——」

「在有領航員駕駛的情況下？」厄莉婭問。

「對方是在孤注一擲，是吧？」保羅說，「所以我才到這裡來找妳。」

「難道他們看到了什麼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厄莉婭問。

「正是這樣。」

厄莉婭點點頭，想起了新近流行的沙丘塔羅牌。她馬上說出自己的憂慮。

「想要蒙蔽我們的視野。」保羅說。

「只要有足夠的巡邏部隊，」史帝加大著膽子說，「我們說不定能預防——」

「我們什麼也預防不了……永遠不能。」厄莉婭說。她不喜歡史帝加現在的思考方式。他縮窄了自己的視野，對明顯的重要事實視而不見。這不是她記憶中的史帝加。

「我們必須想，他們會捕到一條沙蟲。」保羅說，「至於能否在別的星球上啟動香料循環，是另一回事。他們會需要更多沙蟲。」

史帝加的目光從哥哥移向妹妹。他理解兩人的意思，穴地生活已經將生態學的觀念深深植入他的腦海。離開厄拉科斯的生態，離開那些沙

地浮游生物、小創造者，被捕獲的沙蟲不可能存活。宇航公會面臨的問題很大，但也不是完全無法解決。但他對另一件事有越來越強烈的不安。

「那麼，您的預知力沒有看穿宇航的小動作？」他問。

「真該死！」保羅發火了。

厄莉婭觀察著史帝加。這個原始人的腦子裡裝著一堆枝微末節的問題。他對妖術很著迷。神力！神力！窺視未來無異於盜取聖火上的可怕火苗。預知力極度危險，會吸引靈魂冒險投入，並迷失在裡面。人們也有可能從那個無形的、危險的地方帶回某種有形的、有力的東西。但史帝加開始感受到另外一種力量，存在於未知的地平線之外。他的巫后和巫師都暴露了危險的弱點。

「史帝加，」厄莉婭循循善誘，「如果你站在沙丘之間的谷地，而我站在丘頂，我會看見你看不見的地方，還會看到遮蔽遠方的高山。」

「但有些東西妳還是看不見，」史帝加說，「妳經常這樣說。」

「一切力量都有其極限。」厄莉婭說。

「危險或許來自高山後面。」史帝加說。

「之類的。」厄莉婭說。

史帝加點點頭，緊盯著保羅的臉：「無論躲在高山後面的是什麼東西，走出來時，都必須越過沙丘。」

憑藉預言施行統治，是宇宙中最危險的遊戲。我們的智力和勇氣都不足以玩這種遊戲。這裡列出的措施可以用於處理一些較不重要的事務，也是我們所敢做到最接近統治的程度。為達此一目的，我們借用貝尼．潔瑟睿德的定義，將宇宙中各星球視為基因池，視為教誨和導師之源，各種可能性之源。我們的目標不是管理，而是去輕輕拍打這些基因池，去學習，去將我們自己從一切依賴和統治中解放出來。

—第三章〈領航員的公會〉，《狂歡宴會：一種治理工具》，



「這就是您父親死去的地方？」艾德瑞克問。會見室牆上裝飾著許多浮雕地圖，他從箱中射出一道指示光，射在某張地圖的一處寶石標記上。

「那是存放他顱骨的聖壇。」保羅說，「我父親死在哈肯能人的巡航艦上，那時星艦就停在我們下面的裂谷裡。」

「哦，是的，我記起來了。」艾德瑞克說，「那時他好像是在刺殺哈肯能男爵，他那個不共戴天的死敵。」他在橙紅氣體裡翻了個身，盯著正獨自坐在灰黑臥榻上的保羅，暗自希望自己沒有洩漏這種封閉空間帶給他的恐懼感。

「我妹妹殺死了男爵。」保羅不動聲色地說，「就在厄拉欽恩戰爭中。」

他心想，宇航公會的這個魚人為何在此時此地揭這道老傷疤？

這個領航員顯然正極力抑制自己的緊張，但徒勞無功。上次見面那種懶洋洋的大魚姿態早已蕩然無存，小眼睛鼓凸出來，四處查探。他的一名隨從離他稍遠，站在保羅左方沿牆而立的皇宮衛兵附近。那人身形壯碩，粗脖子，表情呆板空洞。保羅一見到他，心頭就像有東西在嚙

咬。剛才，就是他用手肘沿著懸浮力場輕輕將艾德瑞克的氣槽推進會見室，走路時雙手叉腰，姿態很怪。司凱特利，艾德瑞克是這樣稱呼他的。司凱特利，他的副手。

這名副手的外表看似愚蠢，但眼睛卻出賣了他。這是一雙嘲笑眼前一切的眼睛。

「您的情婦好像很喜歡看幻臉人的表演。」艾德瑞克說，「很高興能為你們提供一點小小的娛樂。當整個劇團的人同時變成和她一模一樣的容貌時，她的反應特別令人欣慰。」

「沒人提醒你們帶禮物要有分寸嗎？」保羅道。

他想到了那場在大廳舉行的表演。舞者穿著戲服入場，打扮成沙丘塔羅牌，迅速變換出各種看似隨意的圖形，包括火旋渦以及古老的占卜圖案。最後變成統治者，一隊國王和皇帝，臉孔與硬幣上的歷代帝王一模一樣：輪廓端正古板，但古怪地變幻不定。他們還開了個玩笑：有人模仿了保羅的臉和身體，荃妮的分身在大廳走來走去。就連史帝加也有人複製。眾人哄堂大笑時，史帝加咒罵著，全身顫抖。

「但我們帶來的禮物，都是出於善意。」艾德瑞克抗議道。

「有多善意？」保羅問，「你送我的那個甦亡人認定自己是被設計來摧毀我們。」

「摧毀你們，陛下？」艾德瑞克問，神態漫不經心，「人能摧毀天神嗎？」

剛剛走進來的史帝加聽到了最後一句話。他停住腳步，瞪了衛兵一眼──他們離保羅太遠。他惱怒地打了個手勢，要他們靠近些。

「沒關係，史帝加。」保羅抬起一隻手，「只是朋友間的閒聊。你可以把大使的氣槽挪到臥榻這邊來嗎？」

史帝加琢磨著保羅的命令。那樣一來，氣槽就會擺在保羅和那個魁梧的副手之間，離保羅太近了。可是……

「沒關係的，史帝加。」保羅又重複了一遍，同時做了個祕密手勢，示意他不得違抗。

史帝加心不甘情不願地將氣槽往保羅身邊推去。他不喜歡這種容器，還有周圍那股濃重的美藍極味。推好後，他站在氣槽一角那個傳出領航員聲音的旋轉裝置下面。

「摧毀天神，」保羅說，「有意思。可是，誰說我是天神？」

「那些敬拜您的人。」艾德瑞克說，故意瞥了一眼史帝加。

「你相信嗎？」保羅問。

「那無關緊要，陛下。」艾德瑞克說，「然而，在多數觀察者看來，您似乎圖謀將自己打造成神。人們會問，任何凡人都可以這麼做……而且還全身而退？」

保羅打量著領航員。這傢伙令人作嘔，但感覺敏銳。這問題保羅也無數次問過自己，但以他看過的那麼多時間線，他知道自己的未來可能比登上神壇更糟糕。糟糕得多。然而，要看見那些時間線，走的並非一般通道，領航員是無從刺探的。不對勁，他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艾德瑞克想經由這種交鋒得到什麼？保羅心念一轉──背後有忒萊素人在搞鬼──最近在塞波星贏得的聖戰與艾德瑞克的行動有關──這裡面可以看到貝尼．潔瑟睿德的各種信條……

成千上萬條資訊「唰」地閃過他那長於運算的大腦。也許只花了三秒鐘的時間。

「領航員懷疑預知力的引導？」保羅問，直攻艾德瑞克的弱點。

領航員慌亂了，但他掩飾得很好，說了一句聽上去很像格言的話：「智者不懷疑預知力，陛下。從遠古起，人們便已熟悉預知力，但那總是在我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刻糾纏我們。幸運的是，宇宙中還有別的力量。」

「比預知力更強大？」保羅逼問道。

「如果預知力是絕無僅有且無所不能的力量，陛下，它必然會走向自我毀滅。只有預知力？那麼，除了退化之外，它無路可走。」

「人類的處境確實總是如此。」保羅贊同地說。

「即使不受幻覺干擾，」艾德瑞克說，「預象也仍是危險的，甚至更糟。」

「我的預象不過是幻覺而已，是吧？」保羅裝出傷心的口氣，「或者，你在暗示我的崇拜者出現了幻覺？」

史帝加察覺到氣氛逐漸緊繃，朝保羅靠近了一步，注視著斜躺在氣槽裡的領航員。

「您曲解了我的意思，陛下。」艾德瑞克抗議道，話中隱含著一股

奇異的凶狠。

在這裡動武？保羅尋思。他們不敢！除非──（他瞥了一眼對方的衛兵）保護他的衛隊是用來取代他的。

「可是你指責我圖謀將自己變成神。」保羅調整聲音，只讓艾德瑞克和史帝加聽見，「圖謀？」

「也許我用字不當，陛下。」艾德瑞克說。

「但這個字很有意思。」保羅說，「說明你想要看到我最糟的一面。」

艾德瑞克脖子一低，忐忑地斜瞟著史帝加：「人們總是希望看到權貴最糟的一面，陛下。據說有一種辦法可以分辨一個人到底是不是貴族：貴族會掩飾自己的缺點，只露出討人喜歡的怪癖。」

史帝加臉上一震。

保羅發現了。他知道史帝加在想什麼，也理解他的憤怒──這個公會的傢伙竟敢這樣對摩阿迪巴講話？

「你當然不是在開玩笑。」保羅說。

「玩笑？陛下？」

保羅感到嘴巴發乾。屋裡人太多了，他呼吸的空氣進入過太多人的肺。艾德瑞克氣槽周圍瀰漫的美藍極味也有如芒刺在背。

「在這麼一場圖謀中，誰會是我的同夥呢？」保羅隨後問，「你認為是祁紮銳嗎？」

艾德瑞克聳聳肩，攪動了腦袋周圍的橙紅氣體。他不再注意史帝加，儘管這個弗瑞曼人仍然死盯著他。

「你是說，我那些擔任聖職的傳教士，他們所有的人，都在暗地裡宣揚這場騙局？」保羅追問。

「可能是出於自利，也可能是發自內心。」艾德瑞克說。

史帝加一隻手按住長袍下的晶刃匕。

保羅搖搖頭：「這麼說，你指控我虛偽造假？」

「我不確定指控這個詞精不精確，陛下。」

膽大包天的傢伙！保羅想。他說：「無論是不是指控，你認為我的主教和我不過是一群利欲薰心的搶匪。」

「利欲薰心？」艾德瑞克又看了一眼史帝加，「掌握過多權力的

人，難免因為位高權重而孤單寂寥，逐漸跟真實世界脫節……最後垮臺。」

「陛下，」史帝加吼道，「您處死過罪行比他還輕的人！」

「是的，」保羅同意道，「但他是宇航公會的大使。」

「他指控您是邪惡的騙子！」史帝加說。

「我對他的看法很感興趣，史帝加。」保羅說，「壓制你的憤怒，保持警戒。」

「謹遵摩阿迪巴之命。」

「告訴我，領航員，」保羅說，「隔著空間和時間的遙遠距離，我們既無從監督所有傳教士，也無法檢驗每座祁紮銳修道院和聖殿的一舉一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如何維持這場你所假設的騙局？」

「時間對您來說是什麼？」艾德瑞克問。

史帝加眉頭緊皺，顯然很迷惑。他想：摩阿迪巴常說他能看透時間的帷幕。領航員指的到底是什麼？

「這種規模的騙局怎麼可能不漏洞百出？」保羅問，「重大分歧、教派分裂……懷疑、愧疚懺悔，騙局不可能壓制這一切。」

「宗教和私利無法隱藏的東西，政府卻可以瞞天過海。」艾德瑞克說。

「你是在考驗我容忍的底線嗎？」保羅問。

「我的看法就沒有一點可取之處嗎？」艾德瑞克反駁。

難道他希望我們殺死他？保羅心想。艾德瑞克想成為烈士？

「我喜歡懷疑論。」保羅試探對方，「你顯然受過訓練，對一切治國騙術了若指掌，懂得一語雙關、以語言影響人。對你來說，語言就是武器，因此，你在測試我的盔甲堅不堅固。」

「說到懷疑論，」艾德瑞克嘴角浮現一絲微笑，「處理宗教問題時的統治者，也是出了名的誰都不相信。宗教也是一種武器。當宗教變成政府時，會是什麼樣的武器呢？」

保羅感到心中一定，凝神戒備。艾德瑞克是在和誰說話？話中的機鋒、大量的操控及挑撥，那份從容不迫，那種心照不宣──他的神態訴說著自己和保羅是久經世故的人，屬於更廣闊的宇宙，知道平民無從知道的事。保羅明白了，自己並不是這番辭令的主要目標。對方忍著種種不

適造訪皇宮，目的是對其他人說出這番話，對史帝加，對城堡的衛兵……甚至可能對那個粗壯的副手。

「宗教的神力是強加在我頭上的，」保羅說，「我並沒有追求這種力量。」他想：好吧！就讓這個魚人認為自己在這場口舌之戰中大獲全勝吧！

「那麼您為什麼不否定這種神力呢，陛下？」艾德瑞克問。

「因為我的妹妹厄莉婭。」保羅說，仔細地觀察著艾德瑞克，「她是女神。我奉勸你，踏入她的地方要小心，她只消看你一眼，就能置你於死地。」

艾德瑞克剛浮出的笑意化成震驚的表情。

「我是說真的。」保羅說，觀察到那句話引起的震驚迅速擴散，也看到史帝加暗暗點頭。

艾德瑞克語氣消沉地說：「您動搖了我對您的信心，陛下。這無疑正是您的用意。」

「你知道我的用意？話別說得太早。」保羅說，朝史帝加示意接見到此為止。

史帝加用手勢詢問是否需要刺死艾德瑞克。保羅表示不用，他特意加強手勢的力度，唯恐史帝加自作主張。

艾德瑞克的那名副手司凱特利走到氣槽後的一角，朝門口推去。走到保羅對面的時候，他停下，轉過頭來，含笑看著保羅道：「如果陛下允許的話……」

「請說。」保羅問。他注意到史帝加也走了過來，還靠得相當近，以防這人突然發難。

「有人說，」司凱特利說，「人們之所以忠於帝國，是因為太空無邊無際，若沒有凝聚的象徵，他們會感到孤單。對孤獨的人來說，皇帝是堅實明確的存在。他們朝他奔過去，說：『看啊，他在那裡。他使我們凝聚在一起。』或許宗教也在做相同的事，陛下。」

司凱特利愉快地點點頭，推著艾德瑞克的氣槽離開了會見室。艾德瑞克仰臥在氣槽裡，閉著眼睛，看起來相當衰弱，筋疲力竭。

保羅凝視司凱特利蹣跚的身影，琢磨著這個人的話。司凱特利，真是古怪的傢伙，他想。他說話的時候，感覺像是許多人的集合體，彷彿

他的歷代先祖全都附在他身上。

「真奇怪。」史帝加對著空氣說道。

艾德瑞克及其隨從出門後，一名衛兵關上了門。保羅從臥榻上站了起來。

「奇怪。」史帝加又重複一遍，粗大的血管在太陽穴上不住跳動。

保羅將會見室的燈光調暗，走到窗邊，面朝堡壘外陡峭的懸崖。遠處下方的某個地方，燈光在不停閃爍，影影綽綽。一隊勞工扛著巨大的熔岩前來修補厄莉婭神殿被強勁沙暴損毀的牆面。

「這麼做不聰明，烏蘇爾，邀那種傢伙到這裡來。」史帝加說。

烏蘇爾，保羅想，我的穴地名字。史帝加是在提醒我，他領導過我，在沙漠中救過我的命。

「為什麼您要這樣做？」史帝加問。他站在保羅身後，靠得很近。

「資訊，」保羅說，「我需要更多資訊。」

「只以晶算師的身分面對這樣的威脅，是不是太危險了？」

很敏銳，保羅想。

晶算師的運算能力有限，就像語言──你無法在任何語言的邊界內描述沒有邊界的事物。儘管如此，晶算師的能力仍然很有用處。對此，他已經說了很多，就看史帝加敢不敢駁斥自己。

「外面總是會有一些東西。」史帝加說，「有些東西，最好留在外面。」

「或是裡面。」保羅說。這一刻，他體內的先知和晶算師一起做出了總結。外面有危險，是的。但裡面，裡面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對手就是自己，那他要如何保護自己？敵人當然設下陷阱要毀了他，但此時困住他的，是更可怕的未來。

急促的腳步聲打斷了他的沉思。明亮的走廊燈光從背後照亮柯巴的身形，他急匆匆闖進來，像被某種巨大的力量拋進來似的。進入昏暗的會見室後，他驟然止步。他雙手捧滿了魆迦藤卷軸，在走廊射進來的燈光下流光溢彩，像奇異的渾圓珍寶。一隻衛兵的手伸了過來，關上房門，珠寶的亮光也隨之消失。

「是您嗎，陛下？」柯巴問，朝昏暗處望去。

「什麼事？」史帝加問。

「史帝加？」

「我們都在這裡。什麼事？」

「您下令為宇航公會的人舉行招待會，我十分不安。」

「不安？」保羅問。

「人們都說，陛下，您太禮遇我們的敵人了。」

「就這些話？」保羅說，「這些就是我稍早要你拿來的卷軸嗎？」他指著柯巴手裡的魁迦藤球狀物。

「卷軸……哦！是的，陛下。這些就是史冊。您想在這裡看嗎？」

「我已經看過了。讓你拿來，是想給史帝加看。」

「給我看？」史帝加心下一陣憤慨，覺得這又是保羅的心血來潮。歷史！他來這裡，是為了跟保羅討論出征紮布侖星球的部署，卻被宇航的大使打斷。而現在，又冒出了柯巴和歷史！

「你對歷史知道多少？」保羅高聲問道，打量著身邊這道陰暗的影子。

「陛下，我能說出我們的人民到過的每一顆星球，我還熟悉帝國的每一片疆域……」

「地球的黃金年代，你研究過嗎？」

「地球？黃金年代？」史帝加又煩躁又困惑。為什麼保羅忽然想要討論人類的創世神話？他的腦子裡仍然塞滿了紮布侖星球的資料。據晶算師參謀的計算，需要兩百零五艘巡航艦來運載三十支軍團。此外還有後勤支援、綏靖幹部、祁紮銳傳教士……食物補給（數字都在他腦中）以及美藍極……武器、軍服、勳章……陣亡戰士的骨灰罈……專業人士：宣傳人員、職員、會計……間諜……以及監督間諜的密探……

「我還帶來了脈衝同步器的配件，陛下。」柯巴大著膽子說。他顯然察覺到保羅和史帝加之間的氣氛有點緊張，感到惶惶不安。

史帝加搖搖頭。脈衝同步器？為什麼保羅要他在魁迦藤投影儀上使用助憶系統？為什麼要瀏覽歷史記錄中的特定資料？這是晶算師的工作！和往常一樣，一想到要使用投影儀和配件，史帝加便不由得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這些東西總是擾亂他的感官。資料排山倒海湧來，腦子要一段時間才能理清，並為自己都不知道腦中竟然儲存了這些資訊而驚嚇。

「陛下，我來是想和您討論紮布侖星的部署。」史帝加說。

「讓紮布侖部署脫水吧！」保羅厲聲道。他用了弗瑞曼的髒話，意思是這種水分是如此骯髒，沒人願意自降身分去碰觸。

「陛下！」

「史帝加，」保羅說，「你非常需要一種平衡感。只有懂得從長遠角度考量後果，才能獲得這種平衡感。關於過去那個時代，我們手頭的資料不多。巴特勒聖戰毀掉太多東西，僅有的微薄資料，柯巴都已替你帶來。你就從成吉思汗開始吧。」

「成吉……思汗？他是薩督卡軍團的人嗎，陛下？」

「哦，比薩督卡軍團早得多。他殺了……大概四百萬人。」

「殺了那麼多人，他一定有非常強大的武器，陛下。可能是雷射光束，要不就是……」

「不是他親自動手殺的，史帝加。他像我一樣，派出了自己的軍團。你也要留意另一個首長，希特勒，他殺了六百多萬人。在古代，這個數字相當可觀了。」

「殺死……他的軍團動的手嗎？」史帝加問。

「是的。」

「這些統計數字沒什麼了不起，陛下。」

「很好，史帝加。」保羅瞥了一眼柯巴手上的卷軸。柯巴站在那裡，好像想扔下這些東西立即逃走。「我們來談統計數字。保守估計，我已經殺死六百一十億人，血洗九十顆行星，使五百顆星球元氣大傷。我消滅了四十種宗教，它們可以追溯到……」

「無信仰者！」柯巴抗議道，「他們全是無信仰者！」

「不，」保羅說，「他們是教徒。」

「陛下在開玩笑。」柯巴顫聲說，「聖戰給成千上萬顆星球帶來了光明！」

「帶來了黑暗。」保羅說，「一百代後，人類才能從摩阿迪巴的聖戰中復元。我很難想像有誰能超越我。」他從喉嚨爆出一陣狂笑。

「是什麼使摩阿迪巴發笑？」史帝加問。

「沒什麼。我只是突然看到希特勒的預象，他也說過類似的話，當然了。」

「沒哪個統治者擁有過像您一樣的權力。」柯巴反駁道，「誰敢向您挑戰？您的軍團控制了人類所知的整個宇宙，以及所有……」

「控制著這一切的是軍團，」保羅說，「不知道他們自己是不是明白這一點。」

「但軍團受您的控制，陛下。」史帝加住口了，他的音調明顯表明他突然領悟自己在這條指揮鏈上的地位──這些力量全正掌握在他手中。

保羅成功地讓史帝加的思緒轉到自己所希望的軌道上，於是把心思放在柯巴身上：「把卷軸拿到臥榻這裡來。」柯巴按吩咐做了。保羅問：「招待會進行得怎麼樣，柯巴？我妹妹有安排好所有事情嗎？」

「是的，陛下。」柯巴的聲音戰戰兢兢，「但荃妮一直透過窺視孔觀察。她懷疑宇航公會的隨員中可能有薩督卡。」

「她是對的。」保羅說，「爪牙全聚在一起了。」

「早些時候，班奈吉還擔心他們趁機潛入堡壘的私人區域。」史帝加指的是負責保護保羅的安全官。

「他們潛入了嗎？」

「還沒有。」

「但幾何庭園不如平時整潔了。」柯巴說。

「怎麼個不整潔法？」史帝加問。

保羅點點頭。

「陌生人來來去去，」柯巴說，「踩踏植物，交頭接耳。有些話讓我很不安。」

「比如說？」保羅問。

「比如我們繳的稅就花在這上面嗎？據說大使也問過這樣的問題。」

「我倒不意外。」保羅說，「花園裡的陌生人多嗎？」

「很多，陛下。」

「班奈吉已經派了精兵把守最易受攻擊的入口，陛下。」史帝加說，同時側過頭去，室內唯一亮著的燈照亮了他的半邊臉。這種獨特光線、這張臉龐，喚醒了保羅的記憶，令他想起沙漠上的某些往事。但保羅沒有讓自己沉浸在緬懷中，而是開始留意史帝加，尋思他是如何做到懸崖勒馬，不再堅持己見。這個弗瑞曼人有緊繃的前額，那就像面鏡

子，反映出他腦海裡閃過的每個念頭。現在，他已經開始起疑，對皇帝的古怪行徑產生深深的懷疑。

「我不喜歡花園受侵擾。」保羅說，「禮遇賓客是一回事，款待外交使團的正式禮節也是。但……」

「我去請走他們。」柯巴說，「馬上。」

「等等！」柯巴正要轉身出去，保羅命令道。

房間裡突然一片寂靜，史帝加挪動了一下位置，恰好可以看清楚保羅的臉。動作非常巧妙，絲毫不顯得魯莽，保羅很是讚賞。這是弗瑞曼人的本領，借著尊重他人隱私的掩護，悄悄查探。弗瑞曼人要存活下去，少不了這些本領。

「幾點了？」保羅問。

「快到半夜了，陛下。」柯巴說。

「柯巴，我認為你也許是我最好的創造成果。」保羅說。

「陛下！」柯巴彷彿受到了傷害。

「你敬畏我嗎？」保羅問。

「您是保羅－摩阿迪巴，是我們穴地的烏蘇爾。」柯巴說，「您知道我獻身於……」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像基督的十二使徒？」保羅問。

柯巴顯然誤解了這個詞，但聽懂了保羅的語氣：「陛下知道我是清白的！」

「願沙胡羅保佑！」保羅喃喃道。

一陣口哨聲打破了這一刻可疑的沉默，有人從外面的大廳走過。口哨聲到了門外，被衛兵喝止了。

「柯巴，你或許能在這一切中存活下來。」保羅說，同時看到史帝加一臉恍然大悟。

「那些花園裡的陌生人怎麼辦，陛下？」史帝加問。

「啊，對了。」保羅說，「派班奈吉去驅逐他們，史帝加。柯巴，派人協助他。」

「我？陛下？」柯巴流露深切的不安。

「我的某些朋友忘了自己曾經是弗瑞曼人。」保羅對柯巴說，實際上是指點史帝加，「記下那些被荃妮認出來的薩督卡，殺死他們。你親

自去做。我希望做得乾淨點，不要引起騷亂。記住，宗教和政府要做的，不僅僅是簽署和約、宣揚教義。」

「謹遵摩阿迪巴之令。」柯巴低聲道。

「紮布侖部署呢？」史帝加問。

「明天吧。」保羅說，「等把陌生人趕出花園，宣布招待會到此為止。歡樂時光結束了，史帝加。」

「我明白，陛下。」

「我知道你明白。」保羅說。

11

此地躺著一尊倒下的神祇——
倒得驚天動地的那種。
我們能做的是為祂建造底座，
窄窄的，高高的那種。

——忒萊素諷刺短詩



厄莉婭蹲伏在地上，手肘靠著膝蓋，拳頭托住下巴，瞪著沙丘上的一具遺骸——一小堆骨頭和一些碎肉，曾經是一名年輕女子。雙手、頭部及上軀幹大部分都沒有了，被狂風吹蝕殆盡。沙地上到處是兄長的軍醫和刑案推事的足跡。現在他們都走了，除了殯葬員，還有海特，那個甦亡人正站在殯葬員旁邊，等著她用祕法細究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天空呈麥穗色，讓這片凶殺現場籠罩著藍綠光輝。下午時分，在這樣的緯度上，這種光線再正常也不過。

屍體是低空飛行的軍郵機在幾小時前發現的。軍郵機上的儀器在這個不應有水的地方發現了水的跡象，於是發出呼叫，出動了專家。但他們發現了——什麼？一名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弗瑞曼人，塞木塔迷藥上癮……陳屍在這片酷熱沙漠上，死於某種詭祕的忒萊素毒藥。

死在沙漠上並不稀奇，但弗瑞曼人沉迷於塞木塔卻非常罕見，所以保羅派厄莉婭過來，用母親傳授的方法勘察現場。

厄莉婭發現，自己的到來徒然給這個本來就已經夠神祕的現場投下了更加神異的光暈。她聽見甦亡人的腳在攪動沙子，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立即轉向那些像烏鴉般在頭頂盤旋的護衛撲翼機。

提防宇航公會的這件禮物，厄莉婭想。

運送屍體的撲翼機和她自己的飛機都停在甦亡人身後的沙地上，靠近一塊岩石露頭。厄莉婭看了看停在地上的撲翼機，恨不得立即搭機離

開。

但保羅認為她或許能發現別人忽略的東西。她在蒸餾服裡不自在地扭了扭。過了幾個月沒有蒸餾服的城市生活後又重新穿上，感覺十分陌生、彆扭。她打量著甦亡人，懷疑他可能知道這起死亡事件的重要線索。一縷黑色鬈髮從甦亡人蒸餾服的兜帽裡露了出來。她發現自己有股衝動，想伸手將那縷頭髮塞回去。

甦亡人彷彿察覺了她的衝動，閃爍的灰色金屬眼睛轉向她。那雙眼睛令她發顫，她好不容易才把目光移開。

一名弗瑞曼女子死在這裡，死於名為「地獄之喉」的毒藥。

對塞木塔上癮的弗瑞曼人。

她和保羅一樣，對這樣的交集惴惴不安。

喪葬員耐心地等著。這具屍體已經沒有多少水分可以回收，他們也就沒有必要趕時間。他們相信厄莉婭正用某種常人無法理解的技能，讀出這具遺骸中的奇異真相。

但她沒有發現任何奇異真相。

對喪葬員腦子裡的想法，她內心深處只有一種隱隱的憤怒。該死的宗教祕聞。她和兄長不能是凡人。兩人必須是某種異常的存在。為了完成這件事，貝尼．潔瑟睿德操縱了亞崔迪家族的血緣。母親也功不可沒，正是因為她，兄妹才會走上巫術之路。

而保羅使這種異常成為不朽。

厄莉婭腦中歷代聖母的記憶開始躁動，阿達卜記憶也不斷湧出：「安靜，小傢伙！妳就是妳。會有補償的。」

補償！

她做了個手勢召喚甦亡人。

他來到她身旁，周到、彬彬有禮。

「你怎麼看？」她問。

「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死者是誰。」他說，「頭部和牙齒都沒有了，雙手也……這樣一個人，基因紀錄不可能保存在什麼地方，她的細胞無從比對。」

「忒萊素毒藥。」她說，「你對這個怎麼看？」

「很多人買這種毒藥。」

「沒錯。這具肉體死得太久，不可能像你的肉體一樣重生了。」

「更別提妳是否信任忒萊素人去做這件事。」他說。

她點點頭，站了起來：「現在，送我回城。」

兩人登上飛機，升空朝北面飛去。她說：「你的飛行動作和鄧肯．艾德侯一模一樣。」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其他人也這樣說。」

「你在想什麼？」她問。

「很多事。」

「不要回避我的問題，該死的！」

「哪一個問題？」

她怒瞪著他。

他迎向她的目光，聳聳肩。

太像鄧肯．艾德侯了，那個姿勢，她想。她的聲音有些低沉，用譴責的語氣說：「我只是希望你把想法說出來，激盪一下我的思考。那個年輕女子的死讓我很不安。」

「我不是在想這件事。」

「那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別人提到我可能的前身時，我心裡的那股奇異情緒。」

「可能？」

「忒萊素人是非常聰明的。」

「但還不到那麼聰明。你曾經是鄧肯．艾德侯，錯不了。」

「很有可能。這有最高的機率。」

「所以，你有情緒了？」

「或多或少。我感受到某種渴望，而且心神不寧。我體內有股悸動，我得努力控制住。我有……影像閃現在腦中。」

「什麼影像？」

「太快了，還認不出來。閃現的，一陣陣的……幾乎稱得上是記憶。」

「你對這些記憶不好奇嗎？」

「當然了。好奇心在驅使我，但有沉重的東西拖住我。我想：『如果我不是他們認為的那個人，怎麼辦？』我不喜歡這個想法。」

「你現在想的，就只是這個？」

「妳心裡明白，厄莉婭。」

他怎麼敢直呼我的名字？怒火湧了上來，但又平息下去。因為他的語氣喚起了她的回憶：柔和、撩人的低沉男音，不經意流露的男性自信，一條肌肉沿著喉嚨顫動。她咬了咬牙。

「下方是愛爾．庫茨嗎？」他問，機身一側，眾護衛機忙不迭讓開。

她朝下方俯瞰。飛機的影子飄飄蕩蕩掃過哈格隘口。她父親的顱骨就保存在斷崖上的岩石金字塔裡。愛爾．庫茨──聖地。

「是聖地。」她說。

「我一定要找一天去那裡看看，」他說，「站在妳父親的遺骸旁，或許能讓我想起什麼。」

她突然發現他非常想知道自己曾經是誰。對他來說，這是無法抵抗的渴望。她回頭看了看那片岩石：峭壁嶙峋，底部延伸到一處乾河灘，再伸向流沙漠。黃褐色的岩石聳立在沙丘上，像破浪的船艦。

「轉回去。」她說。

「但護衛隊……」

「他們會跟上來的。在護衛隊下方掉頭。」

他遵令行事。

「你是真心效忠我哥哥嗎？」她問。他開往新方向，護衛隊尾隨在後。

「我效忠亞崔迪家族。」他說，腔調一板一眼。

她看到他的手抬起來，放下──幾乎就是卡樂丹人致敬的古老手勢。他一臉若有所思，凝視著下方的岩石金字塔。

「你在想什麼？」她問。

他的嘴唇動著──聲音終於冒出，脆弱而緊繃：「妳父親，他是……他是……」一顆淚珠從他臉頰上滾落。

厄莉婭呆住了。他將水給了死者！她用手指撫了撫他的臉頰，感受淚水的濕意。

「鄧肯。」她輕聲說。

他雙手緊握撲翼機的操縱桿，凝視著下方的墓地。

她抬高聲音：「鄧肯！」

他嚥了口唾沫，搖搖頭，看著她，金屬眼閃閃發光。「我……感到……一隻手臂……放在我肩上，」他悄聲說，「我感受到了！一隻手臂。」他喉頭顫動著，「是……一個朋友……我的朋友。」

「誰？」

「我不知道。我覺得是……我不知道。」

厄莉婭面前的呼叫燈開始閃動。護衛隊的機長想知道兩人為何折回沙漠。她拿起麥克風，說明她想去憑弔父親。機長提醒她天色已經晚了。

「我們現在就回厄拉欽恩。」她說著，放回麥克風。海特深深吸了口氣，將撲翼機斜轉一圈，朝北方飛去。

「你剛才感受到的，是我父親的手臂，對嗎？」她問。

「也許吧。」

是那種晶算師在計算可能性的聲音。他已經恢復鎮定。

「你知不知道，我是怎麼得知我父親的事？」她問。

「知道一點。」

「我就明白講吧，」她說，「我對父親的了解，就跟我母親一樣。包括她和他在一起的每一次鉅細靡遺的經歷。某種程度上，我就是我母親。我有她的全部記憶，直到她喝下生命之水，進入靈魂轉世的那一刻。」

「妳哥哥也這樣解釋過。」

「他？為什麼？」

「我問的。」

「為什麼？」

「晶算師需要資料。」

「哦。」她看了看下方那道綿延不絕的大盾壁─風蝕的岩石，布滿裂縫和坑窪。

他順著她的目光看去：「一個毫無遮避蔽的地方，這下面。」

「也是一個容易藏匿的地方。」她說，看著他，「讓我想起人類的大腦……可以隱藏一切。」

「啊！」他說。

「啊？這是什麼意思──啊？」她突然對他惱怒起來，卻找不到任何緣由。

「妳想知道我腦子裡藏了些什麼。」他說。這是一個陳述句，不是疑問句。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把你查個一清二楚，用我的預知力？」她詢問道。

「妳用了嗎？」他似乎真的很想知道。

「沒有！」

「看來女預言家也不是無所不能的。」他說。

他似乎很開心，這減輕了厄莉婭的憤怒。「很好笑嗎？你不尊敬我的力量？」她問道，但聽在自己耳中都是那麼虛弱無力。

「我尊重妳的預知力，程度也許超出了妳的想像。」他說，「我是妳晨禱的忠實聽眾。」

「這意味著什麼？」

「妳非常擅長運用象徵。」他說，同時留意撲翼機的操控桿，「在我看來，這得歸功於貝尼．潔瑟睿德。但妳也和許多女巫一樣，開始輕忽自己的力量了。」

她一陣驚恐，怒視著他：「你好大的膽子！」

「我的膽量超出了創造者的預期。」他說，「正是因為這一點，妳哥哥才沒有趕走我。」

厄莉婭研究著他那雙金屬眼睛，那裡面看不到任何人類的感情。蒸餾服的兜帽遮住了他的下頜，但他的嘴卻很剛毅，蘊含著力量……和決心。他的話也有撫慰人心的力量。「……我的膽量超出了……」鄧肯．艾德侯極有可能說出這樣的話。難道忒萊素人製造出一個出乎他們預料的甦亡人？或者這一切都只是偽裝，是他訓練的一部分？

「解釋你的話，甦亡人。」她命令道。

「認識自己。這句話是妳們的戒律，是嗎？」他問。

她再次發現對方心情很好。「不要和我耍嘴皮子，你……你這個東西！」她說，伸手按住晶刃匕，「他們為什麼把你送給我哥哥？」

「妳哥哥說妳看到了整個過程。」他說，「妳已經聽到答案。」

「再回答一次……給我聽！」

「我是被製造來摧毀他。」

「說這話的是晶算師嗎？」

「不用問，妳也知道。」他責備道，「而且妳還知道，這件禮物其實沒有必要。您哥哥正在摧毀自己。」

她琢磨著這句話，手仍然按在刀柄上。這個回答十分狡猾，聲音卻無比真誠。

「那，為什麼還要送這份禮物？」她逼問。

「也許忒萊素人覺得這樣做好玩，再說，宇航也要求他們把我當作禮物送給妳哥哥。」

「為什麼？」

「答案是一樣的。」

「我怎麼輕忽自己的力量了？」

「妳是怎樣使用這種力量的？」他反問道。

他的問題一刀見血，切中她的不安。她將手從匕首上移開，問：「為什麼你說我哥哥在自己摧毀自己？」

「噢，得了吧，孩子！妳那些被吹得天花亂墜的法力到哪裡去了？難道妳不會推理嗎？」

她竭力壓下怒火，說：「先說說你的推理，晶算師。」

「好吧。」他瞥了一眼周圍的護衛隊，把視線轉到飛行的航線上。在大盾壁的北面邊緣，厄拉欽恩平原開始隱隱出現。塵霧遮蔽下，盆地和裂谷上的村莊輪廓仍舊模糊不清，但厄拉欽恩閃爍的燈光已經歷歷在目了。

「那些徵兆。」他說，「妳哥哥有個官方的頌詞家，他……」

「他是弗瑞曼耐巴送來的禮物！」

「朋友所送的古怪禮物。」他說，「為什麼他們要用諂媚和卑躬屈膝來圍住他？妳聽過那個讚頌者的作品嗎？摩阿迪巴照亮了民眾。烏瑪攝政王，我們的皇帝，從黑暗中來，發出燦爛光芒，照亮所有人。他是我們的陛下，他是永不枯竭的泉水，灑出歡樂，供整個宇宙啜飲。
呸！」

厄莉婭輕聲說：「如果我把你的話講給我們的弗瑞曼衛隊聽，他們會把你砍成肉醬餵鳥。」

「那就說吧。」

「我哥哥是用上天的自然律法統治世界！」

「妳自己都不相信，為什麼還要這樣說？」

「你怎麼知道我相信什麼？」她聲音顫抖，用貝尼．潔瑟睿德的心法也難以克制。她從沒想到，這個甦亡人對她竟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妳剛才命令我以晶算師的方式來推理。」他提醒她。

「沒有哪個晶算師知道我相信什麼！」她顫抖著，做了兩次深呼吸，「你膽敢評判我們！」

「評判你們？我沒有評判。」

「你根本不知道我們受過什麼訓練！」

「你們倆都接受了統治的訓練，」他說，「也學到了要牢牢握住權力。你們掌握了政治手腕，也精通戰爭和儀式的運用。自然律法？什麼自然律法？只不過是在人類史中作祟的神話。作祟！它是鬼魂，沒有實質，是虛幻的。你們的聖戰難道是自然律法？」

「你這是晶算師的信口雌黃。」她嗤之以鼻。

「我是亞崔迪家族的僕從，直言無諱。」他說。

「僕從？我們沒有僕從，只有信徒。」

「那我就是意識的信徒。」他說，「理解這一點吧，孩子，妳……」

「不要叫我孩子！」她呵斥著，把晶刃匕從刀鞘裡抽出了一半。

「我接受妳的指正。」他瞥了她一眼，微笑著，專心駕駛撲翼機。亞崔迪堡壘俯瞰厄拉欽恩北部郊區的那一側蓋在斷崖上，此時結構已經清晰可見。「從身體上看，妳不過是孩子。」他說，「而且這個肉體正因進入成年期而煩躁不安。」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聽你說這些話。」她怒吼道。但晶刃匕卻滑過長袍下的手掌，插回刀鞘。她的手掌汗水淋漓。弗瑞曼人的節儉讓她大為不安，這可是在浪費身體的水分！

「妳之所以聽，是因為妳知道我效忠於妳哥哥。」他說，「我的行為清清楚楚，而且容易理解。」

「跟你有關的一切，從來就不清楚，也不容易理解。你是我見過的最複雜的生物。我怎麼知道忒萊素人把你造成了什麼東西？」

「不管是出了錯或為了某種目的，」他說，「他們讓我任意塑造自己。」

「又是禪遜尼的那套寓言。」她指責道，「智者塑造他自己，而傻瓜白白活著，一直到死。」她的聲音裡充滿嘲諷，「好一個意識的信徒！」

「人無法將手段與智慧分開。」他說。

「我會把你的話全告訴保羅。」

「大多數他已經聽過了。」

她忍不住好奇：「那你還能活著……而且還很自由？他怎麼說的？」

「他笑了。他說：『人民不希望皇帝只是個記帳員。他們要的是主人，一個能保護他們的人。他們害怕變化。』但他也承認，帝國的毀滅源於他自己。」

「他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我讓他相信我理解他的問題，並且願意幫助他。」

「你究竟說了什麼，讓他這麼相信你？」

他沉默了，側過機身，準備在堡壘戒備森嚴的屋頂著陸。

「我命令你，把你當時的話告訴我！」

「我不敢肯定妳是否接受得了那些話。」

「我自己會判斷！我命令你，立刻說出來！」

「請允許我先著陸。」他說，並沒有等她允許，就轉到降落航道上，調整機翼的升力，輕輕停靠在屋頂明亮的橙紅起降臺上。

「就是現在，」厄莉婭說，「快說。」

「我告訴他，宇宙中最艱難的任務，莫過於忍受自己。」

她搖搖頭：「那真是……是……」

「一味苦藥。」他說，看著衛兵朝兩人奔過來，迅速各就各位，執行護衛任務。

「胡說八道！」

「無論是最尊貴的、能行使王權的伯爵，還是最卑微的奴隸，都面臨同樣的問題。你無法僱用晶算師或什麼聰明人來替你解決。審訊、目擊證人無法提供答案。被這個問題撕裂的傷口，沒有任何僕從或信徒能

為你包紮。只有你自己能處理，否則就得任傷口流血，讓所有人都看到。」

她猛地一轉頭，但一動便意識到這洩漏了情緒。他聲音中沒有任何欺騙，也沒有巫術的誘哄，卻再一次深深打動她的心。他是怎麼做到的？

「你給他什麼建議？」她低聲問。

「我告訴他要下決斷，令出必行。」

厄莉婭凝視那些衛兵。他們等在那裡，多麼有耐心──多麼有秩序。「施行正義。」她喃喃道。

「不是！」他厲聲說，「我建議他下判斷，就這樣。或許，只遵行一個原則……」

「什麼原則？」

「保存他的朋友，消滅他的敵人。」

「也就是，不秉公裁決？」

「什麼是秉公？兩種力量對峙時，從自己的角度看，都是正當的。此時，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解決問題。他無從預防衝突，只能解決衝突。」

「怎麼解決？」

「用最簡單的辦法：由他決定。」

「保存他的朋友，消滅他的敵人。」

「那樣不就能帶來穩定嗎？人民希望秩序，這種或那種都行。他們坐在饑餓的囚籠中，眼睜睜看著戰爭成為富人的競賽。這是高度先進的危險形式，是無序。」

「我要勸告我哥哥，你太過危險，必須消滅。」她說，轉身面對他。

「我已經勸過他了。」他說。

「所以你才很危險。」她一字字慎重地說，「你徹底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我並不是因為那樣才很危險。」趁她來不及移動，他斜過身子，一隻手抓住她的下巴，嘴唇貼在她的唇上。

輕柔的一吻，一觸即退。他放開了她。她目瞪口呆，但立即恢復鎮

定，瞟了一眼仍嚴守紀律站在外面警戒的衛兵，發現他們嘴角抽了抽，飛快掠過一絲笑意。

厄莉婭伸手摸了摸嘴唇，覺得這一吻很熟悉。他的嘴唇在未來出現過。她看過這一幕。她胸口起伏：「我應該讓人剝了你的皮。」

「就因為我很危險？」

「因為你很放肆！」

「我一點也不放肆。若對方不先給，我不會拿。妳應該要高興，不是別人給我，我就會伸手拿。」他打開他那一側的艙門，滑出座艙，「來吧。瞎忙了一趟，我們已經浪費太久時間。」他大步朝起降臺後方的圓拱入口走去。

厄莉婭往下跳，奔跑著跟上他。「我會把你講過的所有的話都告訴他，還有你做過的所有事。」她說。

「好。」他為她打開門。

「他會判你死刑。」她說，掠進了圓頂屋。

「為什麼？因為得到一個我想要的吻？」他跟著她，她不由得回過頭來。門在他身後輕輕闔上。

「你想要的吻？」她怒火大熾。

「好吧，厄莉婭，是妳想要的吻，可以嗎？」他開始繞過她，朝下面走去。

他的動作似乎讓她的頭腦比平時更加清晰了。她發現他很直率──絕對的誠實。我想要的吻，她告訴自己，的確是事實。

「你的危險，在於你的誠實。」她說著，跟上他。

「妳又變聰明了。」他說，仍然大步向前，「就算晶算師也不可能說得更清楚。說說看，妳在沙漠看到了什麼？」

她拉住他的手臂，讓他停下來。他又做到了，再次給她當頭棒喝。

「我說不清。」她說，「但我腦子裡總想著那些幻臉人，這是為什麼？」

「這就是妳哥哥送妳去沙漠的原因。」他邊說邊點頭，「就把這些揮之不去的念頭告訴他吧。」

「可是為什麼呢？」她搖搖頭，「為什麼是幻臉人？」

「有個年輕女子死在那裡，」他說，「但或許弗瑞曼人並沒有年輕

女子的失蹤通報。」

活著是何等樂事。不知我是否能夠深入這具肉體的根基，認識過去的自己。我的根就在那裡，無論我能否找到，它在未來都仍將是紊亂、糾結的。

—「厄莉婭紀事」，《甦亡人語錄》



保羅躺著，浸沒在濃烈的香料氣味中，進入預知未來的出神狀態，看到月亮變成拉長的圓球，翻滾著，扭動著，發出嘶嘶聲—那是星球在無邊海洋中冷卻時發出的可怖聲音。然後月亮墜落……墜落……墜落，像兒童拋擲的球。

月亮消失了。

這顆月亮並不是落下地平線。他幡然省悟：月亮消失了，沒有月亮了。大地在震動，像動物猛烈晃動皮膚。恐懼籠罩了他。

保羅在墊子上猛然坐起，睜大眼睛，瞪著前方。部分的他在朝外望，部分朝內。朝外，他看到了柵格，那是他私人臥室的通風口。他知道自己躺在堡壘的一道深淵旁。朝內望，他繼續看到月亮墜落。

向外看！向外看！

柵格正對著照射厄拉欽恩平原的正午烈陽，而他的內心卻是最深的黑夜。屋頂花園襲來一陣甜香，沁入他的意識，但任何花香都無法喚回那隕落的月亮。

保羅一扭身，站在冰涼的地板上，凝望著柵格外的世界。他看得到行人天橋那一彎優雅的圓弧，以黃金和白金建成，用水晶加固，裝飾著遙遠塞丹星的晶瑩珠寶。天橋通往市中心的幾座美術館，橋下是開滿水生花卉的湖泊和噴泉。保羅知道，只要自己站起身，就能看到血一般鮮紅的片片花瓣在水中旋舞、翻飛—點點殷紅在翠綠淡水上載浮載沉。

眼睛能攝入美景，卻無法將他的神志拉離香料的禁錮。

月亮消逝的駭人預象。

這預象暗示著個人安全岌岌可危。或許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文明隕落了，因自大自傲而崩解。

月亮……月亮……一輪隕落的月亮。

水已被塔羅牌攪混。為了看透濁水，他服用了大劑量的香料萃取物，但看到的只是一顆隕落的月亮，以及一開始就知道的那條可恨路徑。為了結束聖戰，為了平息火山爆發似的屠戮，他不得不毀掉自己的名聲。

脫離……脫離……脫離……

屋頂花園的香味使他想起荃妮。他渴望她的手臂，那充滿愛和寬容的手臂。但就連荃妮也無法驅走月亮的預象。如果他告訴荃妮，他預見到自己會以某種特定的方式死去，她會怎麼說？既然死亡不可避免，為什麼不選擇高貴的死法，在人生的巔峰結束生命？何苦苟且偷生？在意志力衰竭前結束生命，不是更高貴的選擇嗎？

他站起身，抬膝越過柵格，來到外面的露臺，花園的鮮花和藤蔓垂落在眼前。他嘴唇發乾，像在沙漠裡進行了長途跋涉。

月亮……那顆月亮在哪裡？

他想起厄莉婭的描述，關於沙丘上發現的年輕女子屍體。一名對塞木塔迷藥上癮的弗瑞曼女人！一切都符合那可憎的模式。

你無法從宇宙中拿取什麼，他想，宇宙只給予它想給的。

露臺欄杆旁的矮几上放著一些貝殼，那來自母星地球上的海洋。他以手捧起那些光滑亮澤的東西，竭力感受過去的時光。珍珠般的表面過去曾映著光潔月光。他的目光從貝殼上移開，越過花園，凝望宛如熊熊烈焰的天空，那是彩虹塵的拖尾，在銀色陽光下舞動著。

我的弗瑞曼人自稱「月亮之子」。他想。

他放下貝殼，在露臺上踱步。那駭人的月亮是否意味著他有希望脫身？他探究著預象的神祕含意，感受自己的軟弱、心煩意亂，逃不出香料之手。

他的目光投向北面，望著低矮而擁擠的王國機構。屋頂上的步道擠滿匆匆來去的人群。他覺得那串人龍就像條門楣，走在以門戶、牆壁、瓷磚圖案構成的背景前。行人成了瓷磚！眼睛一眨，他將眾人凍結在大

腦中。一條門楣。

一輪月亮隕落，消失了。

他心頭有股感覺揮之不去：這座城市已經轉化為奇異的符號，象徵著他的宇宙。他看到的那些建築物，正是筆直蓋在他的弗瑞曼人殲滅薩督卡軍團的那片平原上。一度飽受戰爭蹂躪的土地，如今人聲鼎沸。

保羅沿著露臺邊緣走著，轉了道彎。現在能看見遠處的郊區，城市建築在荒漠的岩石和風沙中不見蹤影，只有厄莉婭的神殿屹立在前緣，兩千公尺長的牆上掛滿綠黑相間的帷幔，上面繪著象徵摩阿迪巴的月亮。

一輪月亮隕落了。

保羅伸手抹了抹前額和眼睛。具有象徵意味的都市壓迫著他。他鄙視自己的想法。如此優柔寡斷，放在別人身上，他早就發火了。

他憎惡自己的城市！

從厭倦中滋生的怒火在內心深處翻騰，而他無從回避的決定更是助長火勢。他知道自己的腳必須踏上哪條路。他見過無數次了，不是嗎？看見自己踏上這條道路……在很久以前，那時他還以政治革新者自許。但他的革新漸漸重蹈舊時的模式。就像發明了塑造記憶的醜惡裝置，你可以隨心所欲塑造記憶，然後，稍有懈怠，記憶就會反彈回過去的型態。人類思想中有股他無法觸及的力量躲過了他，擊敗了他。

保羅眺望遠處，那些屋頂下方無拘無束的生活是多麼可貴？他瀏覽一座座蠟紅、金色屋頂之間的綠地和露天植栽。綠色，摩阿迪巴和他的水帶來的禮物。放眼望去，處處是果林和樹叢，這些露天植物足以媲美寓言裡的黎巴嫩綠洲。

「摩阿迪巴用起水來就像瘋子。」弗瑞曼人說。

保羅雙手捂住眼睛。

月亮隕落了。

他放下手，用清明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城市。建築物有一股狠戾之氣，那是凶暴的帝國帶來的。一座座聳立在北方的太陽之下，巨大且耀眼。巨獸！每一幢鋪張的建築都是一段瘋狂錯亂的歷史，一切都在他的眼下建造：大得如同平頂山的露臺，城鎮一樣廣闊的廣場，公園、房屋，一塊塊人工培植的荒野。

不知為何，宏偉的藝術總和粗鄙的品味並存。有些細節令他相當在意：一扇邊門，來自最古老的巴格達……一座圓頂，彷彿神話般的大馬士革……一段拱門，來自低重力的阿塔爾星……高聳處見和諧，深陷處令人暈眩，一切的一切都創造出無與倫比的輝煌莊嚴。

月亮！月亮！月亮！

挫敗感糾纏著他。他感受到他的宇宙中有股群眾的潛意識正在萌芽，挾著怒潮的洶湧來勢衝向他。他感受到人類的活動中有暗流在湧動，沛然難禦，那是旋渦、激流、基因的流動。沒有堤壩可以約束，任何詛咒都無法擊退。

在這股洪流中，摩阿迪巴的聖戰只如過眼雲煙。那以交換人類基因為業的貝尼．潔瑟睿德也和他一樣，在這股洪流中撲打游動。應該將月亮隕落的預象放到宇宙中的其他傳說、預象上琢磨。在那裡，看似永恆的群星也會漸漸暗淡、搖曳，然後消逝無蹤……

在這樣的宇宙中，一顆月亮又值得了什麼？

在堡壘要塞的最深處，十弦拉巴巴琴的叮噹聲響起，一首聖戰歌謠正在哀悼一名被情人留在厄拉科斯的女人。歌聲在城市的喧囂中時斷時續：

她的臀部是和風撫圓的沙丘；
雙眼睛明亮如夏日的烈陽；
兩條髮辮垂落肩背——
綴滿水環的髮辮！
我的雙手上還留著她肌膚的撫觸，
甜蜜如琥珀，馥鬱似花香。
睫毛因回憶而顫抖……
愛的熾焰中我將焚亡！

這首歌令他作嘔。沉溺在多愁善感中的蠢材！還是唱給厄莉婭看過的那具半埋在沙丘上的屍體聽吧。

露臺柵欄的陰影裡，一道身影動了一下。保羅猛地一轉身。

甦亡人走到明亮的陽光下，兩隻金屬眼閃閃發光。

「來的是鄧肯．艾德侯，還是名叫海特的人？」保羅說。

甦亡人在他兩步外停下。「陛下希望我是哪一個？」

聲音裡帶著一絲小心翼翼。

「只管玩你那套禪遜尼話術吧。」保羅恨恨地說。故作玄虛！禪遜尼哲學家的作為和言談，能讓眼前的現實有一絲一毫的改變嗎？

「陛下有些心煩。」

保羅轉過身，凝視著遠處大盾壁的斷壁。那些風沙蝕成的拱頂和扶壁，像在不懷好意地模仿他的城市。自然在開他的玩笑：瞧瞧我能建造什麼！他看出遠處絕壁上有道裂口，沙子就從那裡溢出。他想：那裡！就在那裡，我們打敗薩督卡軍團的地方！

「陛下為什麼心煩？」甦亡人問。

「預象。」保羅低聲說。

「啊哈，忒萊素人剛喚醒我的時候，我也有很多幻象。我煩悶、孤獨……卻不真正知道自己是孤獨的。那時還不知道。我的幻象沒有什麼啟發！忒萊素人告訴我，這是肉體遭到入侵，人和甦亡人都會得這種病。一種疾病，就這樣。」

保羅轉過身，打量著甦亡人的眼睛。這雙凹陷的、鋼鐵般的圓球沒有任何情緒。這雙眼睛看見了什麼幻象？

「鄧肯……鄧肯……」保羅喃喃道。

「別人叫我海特。」

「我看見一顆月亮隕落了。」保羅說，「月亮消失了，毀滅了。我聽到巨大的嘶嘶聲，大地震動了。」

「您太常服用美藍極了。」甦亡人說。

「我向禪遜尼求助，得到的卻只是晶算師！」保羅說，「很好！那就用你的邏輯來分析我的預象吧，晶算師。分析預象，要字字珠璣，刻在墓碑上的那種。」

「墓碑，確實。」甦亡人說，「您始終在逃離死亡。您一直在準備面對下一個瞬間，拒絕活在當下。預知！對皇帝來說，真是可靠的支柱！」

保羅發現自己目不轉睛盯著甦亡人下巴上那顆熟悉的痣。

「您努力活在這個未來，」甦亡人說，「這樣就能讓這樣的未來具

有實質，變成現實嗎？」

「走上預象中的未來之路，我就能活下去。」保羅低聲道說，「但你憑什麼認為我想活在那裡？」

甦亡人聳聳肩：「是您要求我提供實質的回答。」

「在由事件構成的宇宙中，哪來的實實？」保羅說，「有終極答案嗎？每解決一個問題，不是都造就了另一個新問題？」

「您在時間中挖掘得太深了，以至於出現了不朽的錯覺。」甦亡人說，「事實上，陛下，就連您的帝國都有時限，終究會滅亡。」

「別在我面前扯這些陳詞濫調。」保羅怒吼道，「神祇和救世主的悲劇我聽得太多了。和所有人一樣，我最終也會毀滅，這一點用不著什麼特別的神力也能預測，連我廚房裡地位最低的僕役都有這個本事。」他搖搖頭，「月亮隕落了！」

「您一直沒有讓您的大腦休息。」甦亡人說。

「你就打算用這種方法來摧毀我？」保羅問道，「阻止我理清思緒？」

「您能理清亂麻嗎？」甦亡人問，「我們禪遜尼說：『最好的收拾，就是不收拾。』不先收拾好自己，又能收拾好什麼？」

「我飽受預象折磨，而你還在滿口廢話！」保羅大怒，「你對預知了解多少？」

「我見過預言所起的作用。」甦亡人說，「我見過那些為自己的命運問卜的人，他們總是害怕自己得到的答案。」

「我那顆隕落的月亮是真的。」保羅低聲說，他顫抖著吸了口氣，「它在移動，一直移動。」

「人們總是畏懼自己推動的變化。」甦亡人說，「您害怕自己的力量，害怕那些憑空湧入腦海的東西。它們什麼時候會消失，又去了哪裡？」

「你在用荊棘撫慰我。」保羅吼道。

甦亡人一臉若有所悟。一時間，他變成了真正的鄧肯．艾德侯。「我在盡我的全力安慰您。」他說。

保羅琢磨著那一刻他臉上的變化。難道那是甦亡人的大腦一直拒斥的悲傷？海特壓制了自己的幻象？

「我的月亮有名字。」保羅低語。

他讓預象流遍全身。雖然他的整具身體都在嘶喊，卻沒有發出一絲聲音。他不敢說話，唯恐聲音洩漏了自己的情緒。他的駭人未來漫天濃雲，而荃妮不在其中。那具曾經在狂喜中呼喊的肉體，曾經融化他的熱烈眼神，因率真、毫不造作而令他入迷的聲音，這些都消失了，化為水，化為沙。

保羅慢慢轉過身子，朝厄莉婭神殿前的廣場望去。三個頭髮剃得精光的朝聖者走出遊行大道。他們穿著骯髒的黃色長袍，步履匆匆，低著頭，抵禦下午的風沙。其中一人跛了左腳，在地上拖著。三人奮力迎向沙塵，繞過一道轉角，消失在眼前。

就像他消逝的月亮，他們也消失了。但預象依然屹立在前方，帶著可怕的使命，讓他別無選擇。

肉體終將交出自己，他想，永恆會收回原本屬於自己的一切。我們的身體短暫地攪動這些水，我們站在生命之愛和自身的前方，陶醉地舞動著，處置一些奇異的念頭，最後向時間俯首稱臣。對此我們能說些什麼？我存在著，我還沒……終究，我存在著。

13

不要向太陽乞憐。

——「史帝加紀事」，《摩阿迪巴的苦刑》



瞬間的失手會毀了一切，凱亞斯．海倫．莫哈亞聖母提醒自己。

她蹣跚走著，明顯心不在焉。一隊弗瑞曼衛兵圍著她。她知道其中有一個聾啞人，魅音蠱惑不了他。毫無疑問，只要她表示出最輕微的挑釁，都會被這人擊斃。

保羅為什麼傳喚她？她尋思。是要向她宣判嗎？她還記得很久以前自己測試他時的情形……那時的奎薩茲．哈德拉赫還是個少年。他一直都是心思深沉的人。

他那永世不得超生的母親！正是她的錯誤使貝尼．潔瑟睿德失去了手中的基因鏈。

她沿著拱廊向前走，帶來一片死寂。她能感覺到，這股死寂正在傳話。保羅會聽見這股沉寂。在侍從宣布她已到達之前，他就會知道。她還不至於自欺欺人，認為自己的本領能超過他。

該死的！

她咒罵歲月施加在她身上的重負：關節疼痛，反應不如過去敏捷，肌肉也不像年輕時靈活。她活得太久了，身後拖著長長的日子。她這一天都在玩沙丘塔羅牌，徒勞地為自己的命運搜尋線索。但紙牌卻吞吞吐吐。

衛兵押著她繞過一道轉角，進入另一條看似沒有盡頭的拱廊。左側是裝有超晶玻璃的三角形窗戶，透過這些窗戶能看見爬滿棚架的藤蔓，以及午後陽光濃重陰影籠罩下的靛青花朵。腳下鋪著瓷磚，上面鑲嵌著外星球的水中生物圖案。處處都讓人聯想到水。財富……豐饒。

一些身著長袍的人影從她面前穿過，走向另一間大廳。他們偷瞟聖

母一眼，表情緊張，顯然認出了她。

她雙眼動也不動地盯著前方衛兵的後腦勺：剃得分明的髮際線，年輕的肌膚被軍服領子壓出粉紅色的痕跡。

這座丘陵上的堡壘規模令她驚嘆。長廊……長廊……他們走過一扇敞開的門，裡面傳來銅鼓和長笛的樂音，古老的音樂，悠揚婉轉。屋裡的人盯著她看，那是弗瑞曼人藍中帶藍的眼睛。她從這些眼神裡看到了傳說中的桀驁不馴──來自他們的狂暴基因。

她知道，她或多或少要為此負責。貝尼．潔瑟睿德不可能意識不到這樣的基因及可能的後果。一股失落感襲上她心頭：那個固執的亞崔迪蠢蛋！他怎麼敢拒絕延續他珍貴的基因？奎薩茲．哈德拉赫！打破了時間的局限，純正，且真實──像他那妖煞妹妹一樣真實……而她是危險的未知數。一個無人能駕馭的聖母，她會無視貝尼．潔瑟睿德的禁令胡亂生下孩子，罔顧基因的培育。但她無疑擁有和她兄長同樣的力量，甚至更多。

堡壘的巨大規模開始形成壓迫。長廊會不會永無盡頭？這地方瀰漫著可怕的物質力量。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哪顆星球、哪種文明，能創造出如此龐大的人造建築，高牆內足以藏一打古代城市！

他們經過一道又一道燈光閃爍的橢圓門。她認出這是伊克斯人的傑作：以壓縮空氣推動的傳送口。既然有這種設備，為什麼要她走這麼長的路？她腦子裡開始有了答案：壓迫她，讓她準備好面對皇帝的召見。

這只是一條小線索，但還有其他蛛絲馬跡：押送的衛兵講話戰戰兢兢，稱呼她聖母時眼睛流露出天然的羞怯。還有那些大廳，冰冷單調，沒有任何氣味。這一切足以使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做出判斷。

保羅想從她這裡得到什麼東西！

她壓下興奮和得意。她有了撬動對方的槓桿。現在只需找出這具槓桿的種類，並測試強度。有些槓桿曾經撬起遠比這座堡壘更大的東西。彈彈手指，有的文明就會頹然傾倒。

聖母突然想起司凱特利的話：當創造物進化成某種東西，會寧可選擇死亡，也不願變成自己的對手。

他們走過的通道越來越大，這是拱門的花招：支柱底部漸漸加粗，三角窗變成更大的矩形窗。前方終於出現一道高聳的雙開門，遠遠立在

接待大殿另一端的高牆中央。門相當高大，她用訓練有素的意識測量面積時，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至於倒吸一口氣。門至少有八十公尺高，四十公尺寬。

她和衛兵走近時，門朝內打開──巨大的移動幅度，同時又悄無聲息，顯然裝有暗藏的機關。又是伊克斯人的傑作。一行人穿過高聳的門，進入保羅．亞崔迪皇帝宏偉的接待大殿。「摩阿迪巴，在他面前，所有人都變成了矮子。」現在她終於知道這說法確實再真切也不過。

她朝遠處寶座上的保羅走去。聖母發現，令她驚嘆的，與其說是工程的宏偉，不如說是建築的精巧。空間很大，能裝下人類歷史上任何統治者的整座宮殿。空間的廣闊訴說著結構所隱含的力量正與優美達到完美和諧。高牆後面的橫梁和立柱、聳入雲霄的拱頂，無不呈現出無與倫比的恢宏。一切都顯示出工程的精妙。

大殿越往內側就越狹窄，坐在盡頭高臺中央寶座上的保羅因而並不顯得渺小。如果是未受訓練的心智，又被四周的龐大尺度所震懾，見到他時，勢必會將他的身形放大許多倍。色彩同樣會影響脆弱的心靈：保羅的綠色寶座由整塊哈葛爾綠寶石雕成。綠色象徵生長，而在弗瑞曼神話中，綠色又是悲悼的顏色。綠色在悄悄告訴你，坐在這裡的人能讓你為身邊的人悼喪。同一種顏色，卻同時象徵生與死，突顯了對立。寶座的後方，帷幔像瀑布般垂下，有熾烈的橙紅、沙丘土地的咖哩金，以及香料那斑斑點點的肉桂色。對訓練有素的眼睛來說，這些顏色的象徵意義非常明顯，但卻能像鐵錘一樣擊打外行人。

時間也會造成影響。

聖母計算著以自己蹣跚的腳步走近皇帝寶座需要多久。你有足夠的時間受到威嚇。在這滔天的權勢之前，你所有的憤慨都會被擊潰。剛開始朝寶座前進時，你或許還保有尊嚴，但等你走完這段漫長路程，就成了蚊蟻。副官和隨從在皇帝身旁站成一排，整齊到詭異的程度。皇家衛兵列隊沿著覆有帷幔的後牆站立，全神戒備。妖煞厄莉婭站在保羅左側的兩級臺階下，皇室爪牙史帝加比厄莉婭低一階。右方，大廳地板的第一級臺階上有道孤獨的人影：死而復生的鄧肯．艾德侯。她注意到衛兵中有老弗瑞曼人，都是蓄著大鬍子的耐巴：穿著蒸餾服，鼻上有疤痕，腰間掛著晶刃匕。其中一些人掛著擊昏槍，甚至還有雷射槍。這些人想

必是心腹，她想，竟可以在保羅身邊佩帶雷射槍。他顯然穿著屏蔽場產生器，她能看到他四周的屏蔽場發出的微光。只要雷射槍朝屏蔽場開火，整座城堡便會化為地面的巨洞。

押送的衛兵停在臺基十步遠外，在她身前分開，讓她看清皇帝。她留意到荃妮和伊若琅不在殿內，為此大惑不解。據說，如果兩人不在場，皇帝不會舉行任何重要會議。

保羅對她點點頭，一言不發，打量著她。

她決定先發制人，開口說道：「看來，偉大的保羅．亞崔迪紆尊降貴來瞧瞧這個被他驅逐的人。」

保羅淡淡一笑，心想：她知道我想從她那裡得到某樣東西。聖母不愧是聖母，瞞不過她。他很清楚她的能耐。一個貝尼．潔瑟睿德不可能單憑僥倖當上聖母。

「我們是不是可以省省口舌？」他問。

會這麼容易？她懷疑。「你想要什麼東西？」

史帝加動了動，盯著保羅看，眼神凌厲。皇帝的走狗不喜歡她的語調。

「史帝加希望我送走妳。」保羅說。

「而不是殺掉我？」她問，「我本以為弗瑞曼耐巴的作風會更直接。」

史帝加臉色一沉：「我常得說些言不由衷的話，這叫外交辭令。」

「那就一併省下這些外交辭令吧，」她說，「有必要讓我走這麼長的路嗎？我都是老太婆了。」

「必須讓妳明白，我可以多不留情面，」保羅說，「那樣妳才會感激我的寬宏大量。」

「你膽敢對貝尼．潔瑟睿德這麼無禮？」她問。

「有些事，必須用粗暴的行為傳達。」保羅說。

她猶豫了，琢磨著他話中之意。這麼說—他還不打算處置她……這很明顯，除非她……除非她什麼？

「說吧，你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她咕噥道。

厄莉婭瞟了兄長一眼，朝寶座後方的帷幔點點頭。她知道保羅這麼做的理由，但仍舊不喜歡。就算是沒有根據的預感好了，反正她不願捲

入這場交易。

「和我說話時，注意妳的態度，老太婆。」保羅說。

他還是少年的時候就我叫老太婆了，聖母想，他是否在提醒我，我曾經一手決定了他的過去？我那時所做的決定，現在必須調整？她感受到決定的沉重，像有形的重物壓得她雙膝發顫，讓肌肉發出疲憊的呻吟。

「路是長了點，」保羅說，「看得出妳累了。我們退到王座後我的私室去吧。在那裡妳可以坐著。」他向史帝加做了個手勢，站了起來。

史帝加和甦亡人走向她，扶她跨上臺階，跟著保羅穿過帷幔後方的長廊。現在她才明白為什麼他要在大殿會見她：做場戲給衛兵和耐巴看。就是說，他害怕他們。而現在──現在他一副友好仁慈的樣子，竟敢在貝尼．潔瑟睿德面前耍這樣的花招。或者，他真的有恃無恐？她發現後面還有人，轉頭看到了厄莉婭。這年輕女人若有所思的眼神中透出一股邪惡。聖母不禁一抖。

長廊盡頭的私室是邊長二十公尺的立方體，以熔岩砌成，燈球散發黃色光暈。牆上掛著沙漠蒸餾營帳的深橘色簾幕。房間裡有臥榻、軟墊，還有一股淡淡的美藍極味。一張矮几上放著水晶樽。跟外面宏偉的大殿相比，這房間顯得狹小擁擠。

保羅讓她在臥榻上坐下，自己站在她面前，研究著這張古老的臉龐──堅硬的牙齒、高深莫測的眼睛、乾皺的皮膚。他指了指水樽。她搖搖頭，一綹灰髮散落下來。

保羅低聲說：「為了我至愛的生命，我想和妳做筆交易。」

史帝加清了清喉嚨。

厄莉婭把玩著插在脖子上刀鞘中的晶刃匕刀柄。

甦亡人站在門口，面無表情，金屬眼睛盯著聖母上方的空氣。

「我的手將導致她的死亡？你在預象中看到了？」聖母問道，邊留意甦亡人，心裡湧現奇異的不安。為何她覺得這個甦亡人會危害自己？他是他們陰謀中的一枚棋子啊。

「我知道妳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保羅說，回避了她的問題。

這麼說，他只是懷疑。她想。聖母低頭看著從長袍一角露出來的鞋尖。黑袍……黑鞋……鞋子和長袍上帶著監禁的痕跡：汙跡、皺褶。她

抬起頭，迎向保羅惱怒的瞪視，心頭一陣得意，但仍抿著嘴瞇著眼，掩蓋情緒。

「你準備開什麼價？」她問。

「妳可以有我的後代，但我只能是我自己的。」保羅說，「伊若琅會被驅逐，然後經由人工授精……」

「你敢！」聖母暴怒，一臉僵硬。

史帝加向前跨了半步。

甦亡人令人難堪地微微一笑。厄莉婭轉而打量起他來。「我們用不著討論女修會的禁令。」保羅說，「我也不想聽什麼罪孽、妖煞，或者上一次聖戰遺留下來的信仰。妳可以用我的後代去實行妳的計畫，但伊若琅的孩子不准坐在我的皇位上。」

「你的皇位。」她冷笑一聲。

「我的皇位。」

「那麼誰來生育帝國繼承人？」

「荃妮。」

「她不能生育。」

「她有孩子了。」

她受到驚嚇，不由自主倒吸一口氣。「你撒謊！」她厲聲道。

保羅做了個手勢，阻止史帝加急步上前。

「我們兩天前得知，她懷了我的孩子。」

「但伊若琅……」

「只能用人工的方法。這就是我開出的價格。」

聖母閉上眼睛，免得看到他那張臉。真該死！基因的骰子就這麼隨便擲出去！她胸中一股翻騰的憎恨。貝尼．潔瑟睿德的信仰、巴特勒聖戰的教訓全都禁止這種做法──不得以任何行為貶低人類最高貴的靈魂，沒有任何機器能像人腦一樣運作，人也不能像動物一樣人工繁殖。

「做決定吧。」保羅說。

她搖搖頭。基因，珍貴的亞崔迪基因──這才是最最重要的。這份需要遠遠超越禁令。對女修會來說，交配遠不只是精子和卵子的結合，她們的目的是掌握人類的心靈。

聖母現在明白了保羅的深意。這種行為將激發眾怒，他想將貝尼．

潔瑟睿德拉進來……以防風聲走漏。皇帝不承認的父子關係，她們也只好不承認。他的出價或許會使女修會保住亞崔迪的基因，但她們永遠不可能得到皇位。

她環視房間四周，研究每個人的表情：史帝加一臉恭順等在那裡；甦亡人一動也不動，若有所思；厄莉婭在觀察甦亡人……而保羅，則一臉陰沉。

「這是你唯一的開價？」她問。

「沒錯。」

她瞟了一眼甦亡人，看到他臉頰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他有情緒？「你，甦亡人。」她說，「這個開價合理嗎？應不應該接受？用你的晶算師大腦為我們算一算。」

金屬眼轉向保羅。

「你可以直言不諱。」他說。

甦亡人將那雙瑩亮的眼睛投向聖母，臉上的笑容再度驚嚇到她。「只要買到的東西物有所值，出價就是合理的。」他說，「但在這裡，雙方是用生命來買生命。這是更高等級的交易。」

厄莉婭輕輕拂了拂前額上的一縷紅銅色頭髮：「那麼，這筆交易的背後藏著什麼東西？」

聖母不想看厄莉婭，但她的話使她五內如焚。是的，勢必還有更深的意味。這名女修是個妖煞，這不假，但無可否認，她也是真正的聖母，身懷聖母這個頭銜所應有的一切能力。此時此刻，凱亞斯．海倫．莫哈亞感到自己並不是一個人，她記憶中的所有聖母正聚在一起，潛入她體內。她們正在全神戒備，每位附在身上的聖母都變成了女修會的祭司。厄莉婭的情況也一定和她一樣。

「別的什麼東西？」甦亡人問，「人們會問，為什麼貝尼．潔瑟睿德的女巫不用忒萊素人的方法？」

凱亞斯．海倫．莫哈亞以及她體內的所有聖母意識都顫抖了。是的，忒萊素人的所作所為令人作嘔。但如果人類罔顧人工授精的禁令，下一步會不會淪為忒萊素人━開始控制基因變異？

保羅觀察身邊每個人的情緒轉變，突然覺得自己不再了解這些人。他看到的只是一些陌生人，連厄莉婭也形同陌路。

厄莉婭說：「如果我們任由亞崔迪基因在貝尼．潔瑟睿德的河流裡漂浮，誰知道結果會如何？」

凱亞斯．海倫．莫哈亞猛地轉頭，迎向厄莉婭的目光。剎那間，兩位聖母合而為一，腦中轉著同一個念頭：忒萊素人的行為後面藏著什麼？這個甦亡人是忒萊素的作品。他是否已經把他們的計畫放入保羅腦中？保羅會直接和忒萊素組織做交易嗎？

她收回目光，感到無所適從，且無能為力。她提醒自己，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的缺陷正藏在它賦予受訓者的諸般力量中：力量會使人們驕傲自負，行使這些力量的人會漸漸受蒙蔽，以為這些力量可以克服任何障礙──包括自己的無知。

她告訴自己，對貝尼．潔瑟睿德來說，只有一件事最為重要。那就是無數世代築成的遺傳金字塔，而這座金字塔在保羅．亞崔迪身上達到了巔峰──還有他那個妖煞妹妹。這次一選錯，金字塔就不得不重建──另選一條缺乏許多上選特質的血緣，從頭開始繁殖樣品。

控制基因變異，她想，忒萊素人真的試過？多麼巨大的誘惑！她搖搖頭，最好趕緊拋開這個想法。

「妳拒絕我的提議？」保羅問。

「我正在考慮。」她說。

她又一次看了看那個妹妹。最適合和這個亞崔迪交配的人已經死了……被保羅殺死了。但是，還有另一種可能，同樣可以將各種想要的性狀融成同一條基因。保羅竟敢將向貝尼．潔瑟睿德提議這種動物式的繁殖！他準備為荃妮的生命付出多大的代價？他會接受和他妹妹交配嗎？

為了拖延時間，聖母說：「告訴我，世上最神聖無瑕的聖人，伊若琅對你的提議有什麼看法？」

「妳的任何指令，伊若琅都會遵守。」保羅喝道。

這是事實，莫哈亞想。她繃緊下頜，丟出手上的棋子：「世上有兩個亞崔迪人。」

保羅聽懂這老巫婆的言外之意，血氣上湧：「注意妳的提議！」

「你只想利用伊若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嗎？」她問。

「難道她不是訓練來被人利用？」保羅問。

而訓練她的人正是我們，這就是他的意思，莫哈亞想，好吧……伊若琅成了雙方都可以使用的貨幣。有沒有別的方法花掉這枚貨幣呢？

「你要讓荃妮的孩子繼承皇位？」聖母問。

「繼承我的皇位。」保羅說。他望著厄莉婭，突然懷疑她是否明白這場交易將引發的種種可能性。厄莉婭站在那裡，閉著眼睛，散發奇異的平靜。她在跟內在的哪一股力量交流？看著妹妹的神態，保羅感到自己被拋下了，只能隨波逐流，而厄莉婭站在岸上，離自己越來越遠。

聖母有了主意，說：「事關重大，不能由我一個人決定。我必須向瓦拉赫星上的理事會諮詢。您允許我傳訊給她們嗎？」

一副真的需要我允許的模樣！保羅想道。

他說：「我同意。但不要拖延太久。我不會乾坐在這裡等妳們爭辯出結果。」

「您會和忒萊素人交易嗎？」甦亡人突然插話道。

厄莉婭睜大眼睛，直直盯著甦亡人看，彷彿剛被危險的入侵者嚇醒。

「我沒打算這樣做。」保羅說，「我將會安排好盡快回到沙漠。我們的孩子將在沙漠穴地出生。」

「明智的決定。」史帝加拉長聲調說。

厄莉婭的目光別過史帝加。這是錯誤的決定，她全身的每個細胞都感應到這點。保羅一定也知道。為何他偏偏要踏上這條道路？

「忒萊素那邊有這類表示嗎？」厄莉婭問。她發現莫哈亞正側耳傾聽答案。

保羅搖搖頭。「沒有。」他看了看史帝加，「史帝加，安排一下，把資訊傳到瓦拉赫去。」

「馬上辦，陛下。」

保羅轉過身，在史帝加傳喚衛兵時帶著老女巫離開了。他感應到厄莉婭正在斟酌要不要向他提出更多問題，但最後還是轉身朝甦亡人走去。

「晶算師，」她說，「忒萊素人會幫助我哥哥，藉此向他示好嗎？」

甦亡人聳聳肩。

保羅發現自己走神了。忒萊素人？不……至少不會是厄莉婭想像的那種方式。但她的問題也表明，她看不到別的選擇。是啊……預象會因聖母而異，兄妹之間自然也會如此。走神……走神……他在恍惚間不時回神，偶爾聽到身邊的隻言片語。

「……必須知道忒萊素人想怎麼……」

「……充足的資料總是……」

「……還是要謹慎些……」

保羅轉頭看了看自己的妹妹，和她的目光相遇。他知道她會看見自己臉上的淚珠，會感到疑惑。疑惑就疑惑吧。在此刻，疑惑是一種好意。他瞟向甦亡人。儘管有那雙金屬眼睛，但他眼裡只看到了鄧肯．艾德侯。哀痛和憐憫在保羅心裡激烈衝撞。這雙金屬眼睛會記下些什麼？

世上有人目光如炬，也有人視而不見，保羅想。他想起《奧蘭治合一聖書》上的一段話：「我們究竟缺乏何等見識，以致無法看到近在眼前的另一個世界？」

這雙金屬眼的見識，是否超越了視力？

厄莉婭朝兄長走去，感受到他的悲痛。她以弗瑞曼的敬畏手勢輕輕撫摸他臉上的淚珠，說道：「至愛離我們而去之前，我們無需哀悼。」

「離我們而去之前。」保羅喃喃道，「告訴我，妹妹，什麼是之前？」

14

「神祇和祭司什麼的，我受夠了！你以為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那些神話嗎？再查查你的資料吧，海特。我已經把我那套儀禮迂迴地滲入人類最基本的行為中。人們進餐時口中呼喊摩阿迪巴！做愛時呼喊我的名字，生育時呼喊我的名字，穿越大街小巷時呼喊我的名字。沒有摩阿迪巴的祝福，即使在遙遠的蓋吉西瑞星上，連普通雜物間的頂梁都支不起來！」

——「海特紀事」，《檄文》

「你竟然在這時候擅離職守，跑來我這裡！」艾德瑞克說，透過氣槽怒視著幻臉人。

「你的想法何其軟弱、狹隘啊。」司凱特利說，「瞧瞧來拜訪你的人究竟是誰。」

艾德瑞克遲疑了一下，看了看對方那笨重的身形、沉重的眼皮，以及呆滯的表情。現在正是早上，美藍極濃度不夠，艾德瑞克的代謝循環還未從夜間休息中恢復。

「你該不會是用這具身體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吧？」艾德瑞克問。

「我今天變化的某些身形，人們不會有興致看第二眼。」司凱特利說。

這條變色龍以為改變一下身形就能掩人耳目了。艾德瑞克難得如此有見地。他猜想，自己是否真能幫他們瞞天過海？如今，皇帝的妹妹……

艾德瑞克搖搖頭，在氣槽中攪起陣陣橙紅煙霧，開口問道：「你為什麼來這裡？」

「必須催促一下那件禮物，讓他趕緊行動。」司凱特利說。

「不可能。」

「必須找到辦法。」司凱特利堅持說。

「為什麼？」

「事情的發展不如人意。皇帝打算離間我們。他向貝尼．潔瑟睿德開價了。」

「哦，那個啊。」

「那個！你必須催促甦亡人……」

「製造他的人是你們，忒萊素人。」艾德瑞克說，「你更了解他，不該要求我做這件事。」他停了停，朝透明槽壁靠近些，「要不，就是關於這件禮物，你對我們撒了謊。」

「撒謊？」

「你說過，武器已準經備好，剩下的就只是瞄準和發射。甦亡人一送出去，我們就不可能動手腳了。」

「我們還是可以影響甦亡人的，」司凱特利說，「你只需要問問他的前身就行。」

「那會怎樣？」

「會刺激他，之後他做的事就會正中我們的下懷。」

「他是晶算師，具有推算力。」艾德瑞克反對，「他可能會猜出我的用意……那個妹妹或許也能猜到。只要她把注意力集中到……」

「你到底能不能幫我們躲過那個女巫的預知力？」司凱特利問。

「我不怕預知力，」艾德瑞克說，「我擔心的是推算，還有真正的密探、帝國的實力、對香料的控制，加上──」

「萬物都有極限。只要記住這一點，你就能夠平靜地看待皇帝和他的力量。」司凱特利說。

領航員的身體不安地彈了彈，姿勢奇特，四肢像詭異的蠑螈一樣扭動著。司凱特利竭力壓制心頭的厭惡。這個宇航的領航員和平常一樣，穿著深色緊身連衣褲，腰帶上捆著各種鼓起的容器。可是……他移動時卻給人一絲不掛的感覺。司凱特利覺得，這是因為游泳、伸展的動作。他再次感覺到他們這群密謀者的關係相當脆弱。他們不是和諧的團隊，這就是他們的弱點。

艾德瑞克的動作漸漸平息下來，瞪著司凱特利。他賴以維生的橙紅氣體使他眼前一片紅。為了保全自己，幻臉人有什麼陰謀？艾德瑞克尋

思。這個忒萊素人做事總是出人意表。這是不祥之兆。

領航員聲音和動作中的某種東西告訴司凱特利，他最害怕的是那個妹妹，而不是皇帝。這個念頭像靈光一樣閃現，令人不安。關於厄莉婭，他們是不是忽略了什麼重要的事？甦亡人這件武器是否足以摧毀那兩人？

「你知道人們是怎麼說厄莉婭的嗎？」司凱特利試探性地問了問。

「你指的是什麼？」魚人又扭動起來。

「世上沒有哪種哲學、哪個文化擁有這樣一位女守護神。」司凱特利說，「愉悅、美麗，融合成一」

「愉悅和美麗能持久嗎？」艾德瑞克質問他，「我們要摧毀這兩個亞崔迪人。文化！他們散布的只是方便他們統治的文化。美麗！他們的美麗是奴役人的美麗。他們製造了缺乏文化修養的人，這種人是最容易擺布的。他們竭盡所能，不留任何漏洞。鎖鏈！他們做的每件事都是在鍛造鎖鏈，以奴役他人。可奴隸終究會起身反抗。」

「那個妹妹也許會結婚，並且繁殖後代。」司凱特利說。

「為什麼你不停提到那個妹妹？」艾德瑞克問。

「皇帝可能要為她挑選伴侶。」司凱特利說。

「讓他挑選好了。反正已經晚了。」

「即使是你，也沒辦法創造下一個瞬間。」司凱特利警告說，「你不是創造者……跟亞崔迪一樣。」他點點頭，「我們不能設想太多。」

「我們不是那種口口聲聲說要創造的人。」艾德瑞克反駁道，「也不是那夥想從將摩阿迪巴捧成先知的暴民。你說的是什麼廢話？為什麼提出這種問題？」

「因為這顆星球，」司凱特利說，「提出問題的，是這顆星球。」

「星球不會說話！」

「這顆會。」

「哦？」

「這顆星球訴說著創造。風在夜裡流動，這就是創造。」

「風沙流動……」

「一覺醒來，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全新世界。一切都是新的，等著你留下痕跡。」

沒有痕跡的沙地？艾德瑞克想，創造？他突然千頭萬緒，感到焦躁不安。密封的氣槽、房間的擺設，一切都在朝他逼近，擠壓著他。

沙地上的痕跡。

「你說起話來活像弗瑞曼人。」艾德瑞克說。

「這就是弗瑞曼人的思維，很啟發人心。」司凱特利同意道，「他們說摩阿迪巴的聖戰在宇宙中留下痕跡，就像弗瑞曼人在沙地上留下痕跡。他們已經在人類的生命中劃下記號。」

「那又怎樣？」

「然後另一晚降臨，」司凱特利說，「大風颳起。」

「是啊，」艾德瑞克說，「聖戰有其極限。摩阿迪巴利用了他的聖戰，並且——」

「他沒有利用聖戰，」司凱特利說，「是聖戰利用了他。我想，如果他能辦到，他寧願停止這場戰爭。」

「如果他能辦到？他只需要——」

「喔，別動了！」司凱特利喝道，「精神的瘟疫是無法阻止的。它跨越了秒差距，從一人傳染到另一人。它是勢不可擋的傳染病，會乘虛而入。誰能阻止？摩阿迪巴手上沒有解藥。這種事植根於混沌，秩序的手能伸到那裡去嗎？」

「那麼，你被傳染了？」艾德瑞克問。他在橙紅氣體中慢慢轉動，不明白司凱特利的聲音為何如此驚恐。難道幻臉人已經退出這場密謀？現在沒有辦法窺視未來，查出這一點。未來已經變成一條泥流，擠滿各種預言。

「我們都被傳染了。」司凱特利說。他提醒自己，艾德瑞克的智力非常有限。該怎麼解釋才能讓這個領航員理解呢？

「但等我們毀了他，」艾德瑞克說，「這些傳染不就……」

「我真該讓你就這麼無知下去，」司凱特利說，「可惜我的職責不允許。再說，這樣做還會危及我們大家。」

艾德瑞克又翻騰起來。為了穩住自己，一隻長蹼的腳踢了一下，在大腿周圍攪起一陣橙紅氣泡。「你說的話很奇怪。」他說。

「這件事就快爆開了，」司凱特利說，聲音沉著了些，「就要炸成碎片了。而那之後，碎片將影響好幾個世紀。難道你沒看見？」

「宗教的事我們以前也處理過。」艾德瑞克爭辯著，「如果這次……」

「這次不僅僅是宗教！」司凱特利說，心裡想著聖母會對這個同謀的粗陋教育有何評論，「宗教性質的政權是另一回事。摩阿迪巴的祁紮銳遍布世界各地，取代了過去的政府。但他沒有永久性的公務體制，也沒有互相串連的使節。他只有主教，只有一座座政權孤島。每座島嶼的中心只有一個人，而這些人都學會了如何獲取和握住個人權力，相互猜疑妒恨。」

「他們一分裂，我們就各個擊破。」艾德瑞克洋洋得意地笑道，「只要把頭砍下來，身體就會倒──」

「這具身體有兩個頭。」司凱特利說。

「那個妹妹……也許會結婚。」

「當然會結婚。」

「我不喜歡你說話的口氣，司凱特利。」

「我也不喜歡你的無知。」

「如果她結了婚，會怎樣？會動搖我們的計畫嗎？」

「會動搖整個宇宙。」

「但他們不是獨一無二的。我，我本人也擁有這種力量，可以──」

「你只不過是嬰兒。他們大步向前時，你還在搖搖晃晃學走路。」

「他們不是獨一無二的！」

「你忘了嗎，領航員，我們也曾製造出奎薩茲．哈德拉赫，那個人能看見各種未來景象。你不可能威脅那樣的人，你的任何威脅都會反過來威脅你自己。摩阿迪巴也是這樣，他知道我們會攻擊他的荃妮。我們必須加快腳步。你必須找到甦亡人，照我的指示催促他。」

「如果我不呢？」

「閃電就會落到我們頭上。」

15

噢，滿嘴利牙的沙蟲，
你怎能拒斥那無可救藥的欲望，
那些誘你竄出地面的肉身和呼吸？
吞食了在火焰之門扭動的魔王！
沒有任何長袍，
能隱藏你身而為神的狂妄，
遮蔽你燃燒的渴望！

—〈沙蟲之歌〉，《沙丘書》



保羅手持晶刃匕及短劍，在訓練室跟甦亡人對打一番，出了一身大汗。他站在窗邊，看著下方的神殿廣場，試著想像荃妮接受診療的情景。懷孕六週了，她早上感覺不舒服。醫生都是最出色的，一有結果就會來報告。

黑暗的午後沙暴雲使廣場上的天空更加陰沉。弗瑞曼人稱這樣的天氣為「惡天」。

醫生會不會永遠不通知他了？每一秒都過得極度緩慢，像在竭力掙扎，不願踏入他的宇宙。

等待……等待……瓦拉赫上的貝尼．潔瑟睿德還沒有回音，顯然是故意拖延時間。

其實，預象記錄了這些時刻，但他有意屏蔽自己的意識，不願看到這些。他寧願做時間之魚，隨著水流任意漂往任何地方。這一刻，命運已定，無論如何掙扎都已無力挽回。

他聽到甦亡人正在檢查裝備，嘆了口氣，一隻手按住自己的腰帶，解下屏蔽場，一陣刺麻感傳遍他全身皮膚。

保羅告訴自己，等荃妮一回來，無論出了什麼事，他都要面對。時

候到了，應該接受事實，即使他向她隱瞞了一些事。若非如此，她無法活到今日。他想，自己寧願保全荃妮而不要子嗣，這是不是一種罪孽？他有什麼權利代替她做決定？不，這麼想是愚蠢的！面對這種情況，誰會猶豫？難道要他選擇地牢、折磨、心碎……以及更可怕的遭遇。

門開了，荃妮的腳步聲傳來。

保羅轉過身。

荃妮一臉殺氣。她身著金色長袍，腰間纏上寬大的弗瑞曼腰帶，水環像項鍊一樣戴在脖項，一隻手叉腰（這隻手從不遠離晶刃匕），兩眼閃著走進任何房間搜尋時的銳利眼神。她的一切都只顯示了暴風雨將至。

她走過來，他張開雙臂摟住她。

「有人，」她啞著聲，靠在他的胸前說，「有人長時間給我服用避孕藥……直到我開始進行食療。因為這種藥，我這次生孩子會有問題。」

「可以補救嗎？」他問。

「很危險。我知道這種毒藥是從哪裡來的！我要她的水。」

「我親愛的希哈婭，」他低聲說，把她摟得更緊，以平息她突然的顫抖，「妳會生出我們想要的孩子，這還不夠嗎？」

「我的代謝變快了。」她說，緊緊摟著他，「現在，懷孕是我生命的一切。醫生告訴我，胎兒生長的速度快得可怕。我必須吃了又吃……還要服用更多香料……吃香料、喝香料。為了這個，我一定要殺了她！」

保羅吻著她的面頰：「不，我的希哈婭，妳不會殺任何人。」他心想：伊若琅延長了妳的生命，我的愛。孩子出生之日，就是妳死亡之時。

不可言說的悲痛抽乾了他的骨髓，掏空了他的生命，讓他成為黑色的空瓶子。

荃妮掙脫開：「我不會饒恕她！」

「誰說要饒恕她？」

「那我為什麼不能殺了她？」

這是一個徹底的弗瑞曼問題，保羅差點爆出歇斯底里的大笑。為了

掩飾笑意，他說：「沒有用的。」

「你看到了？」

保羅想起了預象，腹部一陣緊縮。

「我看到了……看到了……」他喃喃道。他早就知道，圍繞在他四周的事件終將形成眼前的現實。現在，這個現實讓他動彈不得。他感到未來的鎖鏈牢牢困住了他，就像貪婪的魔鬼。這樣的未來在他面前出現太多次了。他喉嚨又緊又乾。他想，難道他就這樣一直受自己的預知力驅使，直到命運將他丟到最殘酷的現實面前？

「告訴我，你看見了什麼。」荃妮說。

「我不能。」

「為什麼我不能殺死她？」

「因為這是我的要求。」

他看出她接受了。她接受了，就像沙子吸收水，然後藏起了水。但他不知道，在那憤怒躁動的外表下，是否還有溫順。這一刻他發現，皇宮生活並未改變荃妮。她只是暫時在這裡停留，彷彿長途旅行時和自己的男人在某個中途站小憩。沙漠養成的所有品質都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

荃妮從他身邊走開，瞥了一眼甦亡人。他站在訓練室門口，等著。

「你在和他比劍？」她問。

「而且略勝一籌。」

她的目光從地板上的圓圈轉向甦亡人的金屬眼。

「我不喜歡他。」她說。

「他沒有傷害我們的意圖。」保羅說。

「你看到了？」

「我沒有看到！」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他不只是甦亡人，他還是鄧肯．艾德侯。」

「製造他的是忒萊素人。」

「他們的成品超出他們的預期。」

她搖搖頭，產子方巾的一角摩擦著長袍的衣領：「他是甦亡人，你無法改變這個事實。」

「海特，」保羅說，「你是摧毀我的工具嗎？」

「如果此時此刻的實質改變了，未來也會因此改變。」甦亡人說。

「這不算答案！」荃妮反駁。

保羅提高聲音：「我會怎麼死去，海特？」

人造眼裡閃過一絲亮光：「陛下，據說您將死於金錢和權力。」

荃妮僵住了：「他怎麼敢這樣對你說話？」

「晶算師只說真話。」保羅說。

「鄧肯．艾德侯是真正的朋友嗎？」她問。

「他為我獻出了生命。」

「據說，」荃妮低聲說，「甦亡人不可能恢復原身。」

「妳想轉化我？」甦亡人問，眼睛直直望著荃妮。

「他是什麼意思？」荃妮問。

「轉化，就是翻轉回去，」保羅說，「但世上沒有回頭路。」

「每個人都背負著自己的過去。」海特說。

「每個甦亡人也是？」保羅問。

「在某種程度上，陛下。」

「那麼，你的肉身裡藏著什麼樣的過去？」

荃妮發覺這個問題讓甦亡人十分不安。他的動作加快了，雙手握拳。她瞥了一眼保羅，不知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刺探他。難道有什麼辦法能讓這個東西變成從前那個人？

「以前曾有甦亡人記起自己的過去嗎？」荃妮問。

「有過許多嘗試。」海特說，眼睛看著腳邊的地板，「但沒有一個甦亡人恢復成前身。」

「但你渴望能回到前身。」

甦亡人那雙木然的眼睛動了過來，死死盯著保羅：「是的！」

保羅輕聲說：「如果有什麼方法……」

「這具肉體，」海特說，左手放在前額上，像古怪的敬禮姿勢，「不是我前身的血肉。它是……再生的，保留的只是外形。幻臉人也可以變化成我這副外形。」

「但不能做到這麼天衣無縫。」保羅說，「再說你也不是幻臉人。」

「是這樣沒錯，陛下。」

「你的形體是怎麼來的？」

「從原來肉體的細胞上提取基因，進行複製。」

「也就是說，」保羅說，「在細胞、基因的某個地方還保存著某種東西，它記得鄧肯．艾德侯的形體。據說巴特勒聖戰之前，古人研究過這個領域。這種再生，能保存記憶到什麼程度，海特？它從前身那裡學到了什麼？」

甦亡人聳聳肩。

「如果他不是艾德侯呢？」荃妮問。

「他是。」

「你確定嗎？」她問。

「他在各方面都是艾德侯。我想像不出有什麼力量能強大到這種地步，可以讓這個甦亡人和艾德侯這麼相似，沒有絲毫偏差。」

「陛下！」海特反駁道，「我們不能因為想像不出某種東西，就把它從現實中排除。有些事，身為甦亡人的我必須去做，但如果我是人，我絕不會做！」

保羅凝視荃妮，說：「妳懂了嗎？」她點點頭。

保羅轉過身，竭力壓下心頭的悲傷，走到露臺的窗戶邊放下帷幔。光線暗了下來。他繫緊長袍的腰帶，傾聽身後的動靜。

什麼動靜都沒有。

他轉過身。荃妮站在那裡，像中了邪，眼睛直直盯著甦亡人。

保羅發現海特已經縮回去，回到內在的洞穴，甦亡人的領域。

聽到保羅的聲音，荃妮轉過身來。她還未擺脫剛才那一幕對她的衝擊。剛才那一瞬，這個甦亡人變成了活生生的人。那一刻，他成了不會讓她恐懼的人，一個她喜歡而且欽佩的人。現在她明白保羅為什麼要這樣刺探他。他希望她能透過甦亡人的軀殼，看見藏在裡面的那個人。

她望著保羅：「那個人就是鄧肯．艾德侯嗎？」

「曾經是鄧肯．艾德侯。現在仍然是。」

「他會讓伊若琅繼續活下去嗎？」荃妮問。

看來水在沙下沉得還不夠深，保羅想。他說：「如果我下令的話。」

「我不明白。」她說，「你難道不憤怒？」

「我很憤怒。」

「你聽起來不……憤怒。你聽起來很悲傷。」

他閉上眼睛：「是的。憤怒的同時，我也很悲傷。」

「你是我的男人，」她說，「我了解你。但現在我突然不了解你了。」

突然間，保羅覺得自己彷彿正沿漫長的洞窟往下走。身體在移動，邁出一隻腳，然後另一隻腳，但思想卻飄到別的地方。「我也不了解自己。」他低聲道，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已經從荃妮身邊走開了。

她站在他後面的某個地方說：「親愛的，我以後再也不問你看見什麼了。我只知道我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他點點頭：「我一開始就知道。」他轉過身，仔細端詳著荃妮。她彷彿離他非常遙遠。

她走上前來，一隻手放在腹部：「我餓了。醫生說我必須吃平常的三到四倍。我很害怕，親愛的。孩子長得太快了。」

太快了。他同意，胎兒也知道時間很緊迫。

16

摩阿迪巴英勇無畏，這從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結局，卻仍堅定走在這條道路上。這一點，他說得非常清楚。「我要告訴你們，我已經到了檢驗自己的時刻，時間將證明，我是終極僕從。」他將一切編結成一體，讓他的朋友和敵人都敬拜他。正因為這個原因，也只因為這個原因，他的使徒禱告說：「神啊，請拯救我們，別讓我們走上摩阿迪巴用他的生命之水為我們蓋住的岔道。」人們一想到這些「岔道」，便會產生深深的厭惡。

—伊安．艾爾丁《裁決書》



信使是一名年輕女人，荃妮熟悉她的相貌、名字和家庭背景，她因而通過了帝國的安全檢查。

荃妮沒做什麼，只是在安全官班奈吉的面前證實了她的身分，之後班奈吉便安排她和摩阿迪巴會面。班奈吉這一舉動是出於直覺。此外，在聖戰之前，這名年輕女人的父親曾經是皇帝麾下令人聞風喪膽的敢死隊隊員。若非如此，他可能會不管她的請求—她說她的信息只能親口向摩阿迪巴本人報告。

進入保羅的私人辦公室之前，她自然接受了審查和搜身。即便如此，班奈吉仍然跟在她旁邊，一手按刀，另一手按住她的手臂。

他們帶她進屋時，幾乎日正當中。這是奇異的空間，融合了沙漠弗瑞曼人和貴族家庭的氣息。三面牆上覆著沙地帳，還有精緻的掛毯，上面繪著弗瑞曼神話人物。第四面牆上鑲著一大面銀灰色螢幕。螢幕前方有張橢圓形書桌，上面只有一件東西：嵌入太陽系星儀的弗瑞曼沙鐘。

保羅站在桌旁瞥了一眼班奈吉。這位保全官的姓氏表明他的祖先是走私販，但他從弗瑞曼員警隊一路晉升，靠著頭腦和忠誠爬上如今的職位。他很結實，幾近肥胖。幾綹黑髮垂過汗涔涔的深色前額，像某種異

星鳥的頭冠。眼睛全藍，目光堅定，無論眼前是歡笑的場面還是殘暴的景象，表情始終如一。荃妮和史帝加都很信任他。保羅知道，如果自己叫班奈吉立即殺死這女孩，他會立即照做。

「陛下，這就是那個送信的女孩。」班奈吉說，「荃妮女士說她有消息要帶給您。」

「好。」保羅點了點頭。

奇怪的是，女孩並不看他。她的視線停在沙鐘上。她中等身材，深色皮膚，罩著一襲深紅色長袍，袍子質地華美，剪裁流暢，說明她家境優渥。她的藍黑長髮以一條細帶束起，帶子和長袍極為相襯。長袍遮住她的手。保羅懷疑她的手正緊緊握拳。很像樣。她的一切都很像樣，包括那件特地留在這一刻穿上的華服。

保羅吩咐班奈吉退到一旁。他猶豫一下，照令行事。女孩移動了，向前跨出一步。步態很優雅，眼神依然閃躲。

保羅清了清喉嚨。

女孩終於抬起目光，睜大沒有眼白的眼睛，只流露出恰到好處的敬畏。她臉龐小巧，下巴精緻，緊閉的小嘴帶著幾分拘謹。臉頰瘦削，眼睛因而顯得特別大。她有一股孤淒的氣質，透露了她並不常笑，眼角甚至還殘留著一片淡黃色痕跡，可能是因為灰塵的刺激，或者對塞木塔上癮。

很有那麼一回事。

「聽說妳請求見我。」保羅說。

這個化身為女孩的人，就要面臨最大的考驗了。司凱特利已經披上這副外形，還有習慣、性別，以及聲音──他能掌握和設想的一切。然而這是摩阿迪巴在穴地時期就認識的人。那時候她只是個孩子，但和摩阿迪巴有許多共同的經歷。他得小心，避免談到某些回憶。這是他的冒險之舉中最刺激的部分。

「我是奧辛之女莉綺娜，出身伯克．阿迪巴。」

女孩的聲音細小而堅定，逐一報出自己的父□、名字和家族。

保羅點點頭，明白荃妮為何會被唬過去。女孩的音質複製得精確無比。如果保羅沒有受過嚴格的貝尼．潔瑟睿德聲音訓練，沒有在預象中見識過各類肌肉神經的控制術，幻臉人的偽裝術甚至可能騙過他。

訓練使他看出了破綻：這女孩比她報出的年齡要大些，對聲帶的控制有些過頭，脖子和肩膀的姿態缺乏幾絲弗瑞曼人特有的高傲。但也有值得稱道之處：華美的長袍遮掩了實際的體態……五官也無懈可擊，說明幻臉人對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理解。

「在我家歇一歇，奧辛的女兒。」保羅以正式的弗瑞曼歡迎辭招呼她，「我們歡迎妳，就像乾渴的旅途後歡迎清水。」

女孩微微鬆了口氣，一副因保羅的接納而有了信心的模樣。

「我帶來了口信。」她說。

「見信使如見其主。」保羅說。

司凱特利輕輕吐了口氣。事情進展得很順利，但接下來的任務更艱鉅：必須將這個亞崔迪人帶向那條特定之路。他必須失去情人，又不能怪罪任何人，失敗只能歸咎於無所不能的摩阿迪巴。要讓他不得不終究認識到自己的失敗，從而接受忒萊素所提出的其他選擇。

「我是驅走夜晚安眠的狼煙。」司凱特利說，用的是弗瑞曼敢死隊的暗語，意思是：我帶來了壞消息。

保羅竭力保持鎮靜，感覺自己全身赤裸。他摸索著未來，卻看不到任何預象。強大的預知力遮蔽了這個幻臉人，他只能隱約瞥見時間的邊緣，只知道有哪些事自己不能去做。他不能殺死這個幻臉人，那將加速未來的來臨。他必須不惜一切推遲未來。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進入黑暗的中心，改變未來那可怕的模式。

「說出妳的信息。」保羅說。

班奈吉挪了個位置，站在可以觀察女孩表情的地方。她似乎這才意識到他的存在，目光落在安全官按著的刀柄上。

「正直善良的人不相信邪惡。」她說，眼睛直視班奈吉。

啊哈，表演得不賴，保羅想，這是真正的莉綺娜可能說出的話。他感到心裡一陣刺痛—奧辛真正的女兒已經死去，成為沙漠裡的屍體。但現在不是悲傷的時候。他皺了皺眉頭。

班奈吉仍然緊盯著女孩。

「我必須私下把信息說給您聽。」她說。

「為什麼？」班奈吉追問道，語調嚴厲。

「這是我父親的意思。」

「班奈吉是我的朋友。」保羅說，「我不也是弗瑞曼人嗎？別人告訴我的一切，我的朋友都能聽。」

司凱特利穩住自己，維持著女孩的形貌。這真的是弗瑞曼人的習慣……還是一項測試？

「皇帝當然可以制定自己的規矩。」司凱特利說，「信息是這樣的：我父親希望您到他那裡去，帶上荎妮。」

「為什麼要帶上荎妮？」

「她是您的女人，也是塞亞迪娜。這件事跟水有關，按照我們部落的規矩，必須由她見證我父親的做法符合弗瑞曼人之道。」

看樣子，真的有弗瑞曼人加入那場陰謀，保羅想。這一刻確實符合他所預見的事態。他別無選擇，只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妳父親想說什麼？」保羅問。

「他想說，有一場反叛您的陰謀，弗瑞曼人的陰謀。」

「為什麼他不親自來跟我說？」班奈吉問。

她仍然盯著保羅：「我父親不能來這裡。陰謀分子已經對他起了疑心，他來的話只有一死。」

「他不能把那個陰謀透露給妳嗎？」班奈吉問，「為什麼冒險讓自己的女兒接下這個任務？」

「細節都鎖在密波傳信器裡，只有摩阿迪巴本人才能打開。」她說，「我只知道這麼多。」

「那麼，為什麼不把密波傳信器送來？」保羅問。

「這是一具人類密波傳信器。」她說。

「好吧，我去。」保羅說，「但我要一個人去。」

「荎妮一定要和您一起去！」

「荎妮懷孕了。」

「弗瑞曼女人什麼時候拒絕過……」

「我的敵人給她吃了慢性毒藥，」保羅說，「分娩時會很困難。她的健康狀況不允許她和我一起去。」

司凱特利沒來得及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女孩臉上流露出挫敗和憤怒。司凱特利的上司提醒過他，必須留條逃生之路給任何獵物，即使是摩阿迪巴這樣的獵物也不例外。但即使如此，他們的計畫仍然不算失

敗，這個亞崔迪人還在羅網裡。他已經發展出一套穩固的模式，如果發現自己必須換到相反的模式，他會毀了自己。忒萊素人創造的奎薩茲．哈德拉赫便走上那條路，而那也將是面前這個奎薩茲．哈德拉赫要走的路。到那時……那個甦亡人。「我想問荃妮本人，讓她自己決定。」她說。

「我已經決定了。」保羅說，「妳代替荃妮，和我一起去。」

「這個儀式需要塞亞迪娜！」

「妳難道不是荃妮的朋友嗎？」

出招了！司凱特利想，他會不會起了疑心？不會。只是弗瑞曼人的謹慎罷了。再說避孕藥的事也的確是事實。好吧──另外想法子。

「父親叫我不要回去。」司凱特利說，「他要我尋求您的庇護。他不願意讓我冒險。」

保羅點點頭。漂亮的一記。他不能拒絕提供庇護。她的托詞十分有力：弗瑞曼人必須聽從父親的命令。

「我讓史帝加的妻子赫若和我一起去。」保羅說，「請告訴我，怎麼去妳父親那裡。」

「您怎麼知道史帝加的妻子可信？」

「我知道。」

「但我不知道。」

保羅抿起嘴唇，接著問：「妳母親還好吧？」

「我生母已經去世。我繼母還活著，在照顧我父親。怎麼了？」

「她是泰布穴地的？」

「是的。」

「我記得她。」保羅說，「她可以代替荃妮。」他向班奈吉做了個手勢，「傳召侍衛，帶奧辛的莉綺娜去休息。」

班奈吉點點頭。侍衛，這個詞表示這名信使必須小心看守。他拉著她的胳臂，她反抗著。

「您怎麼去見我父親？」她爭辯道。

「妳把路線告訴班奈吉就可以了，」保羅說，「他是我朋友。」

「不！我父親吩咐過！我不能！」

「班奈吉？」保羅說。

班奈吉停下腳步。保羅看得出來，這人正在他那百科全書式的記憶中飛快搜尋，正是這種記憶力幫助他晉升為親信。「我知道一個嚮導，他能帶您到奧辛那裡去。」

「我一個人去。」保羅說。

「陛下，如果您……」

「奧辛希望我去。」保羅說，幾乎無法掩飾冷笑。

「陛下，太危險了。」班奈吉反對。

「即使是皇帝，多少也得冒險。」保羅說，「就這樣定了。照我的吩咐去做。」

班奈吉很不情願地領著幻臉人走出房間。保羅轉身朝向書桌後面空蕩蕩的螢幕，覺得自己彷彿正等著一塊岩石從高處墜落。

該不該把這個信使的真相告訴班奈吉？他心想。不行！在他的預象中，他還不曾這麼做過。偏離任何預知路徑，都會導致突如其來的暴力。他必須找到某個支點，將他撬離他見到的預象。

假如真有這樣的支點……

17

無論人類文明變得如何奇特，無論生命和社會如何發展，也無論人機介面進化到多麼複雜，當人類的進程、人類的未來都取決於某個人相對單純的作為時，孤獨的力量總有上場的時刻。

——《忒萊素神書》



保羅在走出堡壘，跨過高掛天際的人行橋走向祁紮銳大樓時，故意走得一瘸一拐。太陽快落下了，他走在一道道陰影裡遮掩行蹤，但銳利的眼睛仍有可能從他的舉止中認出他來。他帶著屏蔽場，但沒有打開。他的副手認為屏蔽場的微光可能會引起疑心。

保羅朝左瞭望。縷縷沙雲飄浮在傍晚的天空，像百葉窗簾。穿透蒸餾服過濾層的空氣非常乾燥。

他不是真的獨自外出，但自從他停止夜間孤身散步以來，安全措施從未像此時這般鬆懈。裝有夜間監視器的幾架撲翼機高高飄浮在上空，彷彿只是隨意四散，實則通過一部藏在他衣服裡的發射器追蹤他的行蹤。下方的街道上有精兵四處走動，另一些人則散布全城，以保護喬裝成平民的皇帝。他一身弗瑞曼裝扮，身著深色的蒸餾服和沙漠靴，面頰塞入強化石膏以改變臉形，下巴左側掛著集水管。

走到人行橋對面時，保羅朝身後瞥了一眼，保護他寢宮的岩石城垛後方有人影晃動。一定是荃妮。「在沙漠裡搜尋沙子」，她這麼形容這次冒險。

她不知道這是多麼痛苦的抉擇。在幾種痛苦中比較、挑選，即使較輕的痛苦也變得難以忍受。

在撕心裂肺到失魂的那一刻，他再次經歷分離之痛。到最後，荃妮與他有瞬間的精神合一，感應到了他的痛，但她誤以為那只是人們告別所愛投身未知險境時的情緒。

我不是不知道啊，他心中想著。

他穿過天橋，走進上層通道穿越教團大樓。到處都是固定式燈球，人們來去匆匆，忙著工作。祁紮銳從不入睡。保羅被門上的招牌吸引住了，彷彿第一次看見似的，那是「流言壓制與反擊」「預言展望」「信仰考驗」「宗教供應」「軍備」……「信仰宣導」……

更誠實的名稱是「官僚宣導」，他尋思。

在他統治的宇宙中，一種全新的宗教服務正在快速崛起。祁紮銳這種新人類更常是改宗的皈依者。他們極少取代關鍵職位上的弗瑞曼人，但幾乎填滿了所有空隙。他們使用美藍極，原因除了延緩衰老，也是為了顯示他們負擔得起。他們脫離皇帝、宇航公會、貝尼．潔瑟睿德、皇室或祁紮銳等統治層級。他們的神就是日常工作和檔案。他們手下有許多晶算師，還有龐大的檔案系統。他們教義問答集的第一個詞彙是「權宜」，雖然他們經常在口頭上應和巴特勒戒律。他們聲稱不可依照人類的外形製造機器，但實際上，他們早已背叛這個原則，所有行為都顯示出他們更喜歡機器而不是人類，更喜歡統計數字而不是個體，更喜歡疏離且概括的觀點，而不喜歡親密的人際接觸，因為這種接觸需要想像力和主動精神。

保羅走上大樓另一側的坡道時，厄莉婭神殿晚禱儀式的鐘聲剛剛響起。

鐘聲給人奇異的永恆感。

神殿在擁擠的廣場對面，已修繕一新。宗教儀式也是最近設計的。神殿位於厄拉欽恩邊緣的沙漠地帶，風沙已經開始侵蝕神殿的石頭和防火石膏，周圍建築的布局似乎很隨意。這一切都形成了一種印象：這是相當古老的地方，充滿傳統和神祕事物。他走下去，來到擁擠的人群中間。安全部門能找到的唯一一個嚮導堅持要這麼做。保羅同意了，他的安全官以為不妥，史帝加也不贊同。荃妮當然反對得最厲害。

周圍擠滿了人，但即使人們摩肩擦踵，對他視而不見，從他身邊匆匆走過，他也能自在移動。他知道，他們就是這樣默默對待弗瑞曼人。此時的他是一個住在沙漠深處、脾氣暴烈的男人。

他隨著快速移動的人流走上神殿臺階，人群更加擁擠了。周圍的人被迫推擠著他，他發現人人都在下意識向他道歉：「請原諒，大人。我

也不想這麼粗魯。」「失禮了，老爺，實在擠得太厲害了。」「真不好意思，聖民。有個蠢貨撞到我。」

如此這般幾次後，保羅開始對這些道歉充耳不聞。這些話裡其實沒什麼歉意，只有下意識的畏懼。他不再想周圍的人群，卻回憶起從卡樂丹城堡少年時代以來的這趟漫漫長途。他究竟是從何處出發，離開卡樂丹踏上這顆星球，途經這座擁擠的廣場，踏上腳下的這條路？他真的踏上了嗎？他其實不能說自己曾在生命中某個時刻為了特定理由做過什麼事。他的動機和衝突都太複雜了，可能比人類歷史上的任何驅力都複雜得多。他一廂情願地認為，自己仍然可以避開前方道路上他看得一清二楚的宿命。但洶湧的人潮擁著他向前走，恍惚中，他感到迷失了方向，無法主宰自己的生命。

人群擁著他走上臺階，站在神殿的門廊。眾人安靜下來，空氣中有濃烈的酸臭味及汗味──那是敬畏的氣息。

侍僧已經開始在殿內禮拜，簡樸的吟唱蓋過了所有聲音──低語聲、長袍的窸窣聲、沙沙的腳步聲、咳嗽聲。聖歌講述著某個遠方的故事，女祭司在靈魂出竅時曾到過那裡。

她乘上太空的沙蟲！
前往微風吹拂的陸地游蕩，
在滿天風暴中引航。
在毒蛇的巢穴我們酣然入睡，
因為有她守護我們的靈魂在夢中徜徉。
她把我們藏在陰涼的洞穴，
避開沙漠的烈陽。
她潔白的牙齒瑩瑩發亮，
讓我們在黑夜裡有了方向。
她那美麗的髮辮，
把我們蕩上天堂！
只要有她，
到處是花兒的甜美芬芳。

巴拉卡！保羅想到一個弗瑞曼詞彙。看！她也可能充滿狂暴的激情。

神殿的門廊密布又高又細的燈管，模擬蠟燭的火焰。燭光搖曳，保羅彷彿回到古代。他知道這正是設計者追求的效果。整個場景都是在重現古代生活，有些造作，但效果絕佳。這其中也有他的手筆，為此他憎恨自己。

人群推著他經過幾道高大的金屬門，進入巨大的中殿。這裡光線昏暗，閃爍的亮光從遠遠的高處投下，中殿盡頭是燈火輝煌的祭壇。祭壇後方看似簡樸的黑木上刻著弗瑞曼神話中的沙地圖案。隱藏的燈光照在警戒門的能量場上，形成七彩極光。吟唱的侍僧在那面光幕下列成七排，形成一幅妖異的畫面：黑袍、白臉，嘴巴和諧地一開一闔。

保羅觀察著身邊的朝聖者，突然間十分羨慕他們的專注，他們那種聆聽真理的虔誠。他聽不到什麼真理。他們似乎在這裡得到某種自己無法得到的東西，某種具有神奇療癒力的東西。

他想慢慢朝祭壇走去，但一隻手抓住了他的手臂，他不得不停下。保羅四下看了看，發現一位弗瑞曼長者探詢的目光──藍中帶藍的眼睛、濃密的眉毛，似曾相識。一個名字在保羅的腦海裡閃過：拉西爾，一名穴地時代的夥伴。

保羅知道，在擁擠的人群中，拉西爾一動武，自己完全束手無策。

老人靠近了些，一隻手放在暗淡的沙色長袍下，無疑正緊握著晶刃匕的刀柄。保羅選了一個最適合反擊的位置。老人把頭靠近保羅的耳朵，悄聲說：「我們和其他人一起走。」

這句暗語確認了他的嚮導身分。保羅點點頭。

拉西爾退了回去，面朝祭壇。

「她來自東方，」侍僧唱道，「太陽在她身後光芒萬丈。在光明的照耀下，一切都無法躲藏，無論是光明，還是魍魎。」

如訴如泣的拉巴巴琴聲響起，蓋過了歌聲。侍僧的吟唱戛然而止。人群像受了電擊般突然猛往前擠幾公尺，像塊肉餅般緊緊相貼，呼吸和香料味使空氣變得異常凝滯。

「在潔淨的沙地上，沙胡羅寫下聖言！」侍僧齊聲大喊。

保羅感到自己的呼吸已和身邊的人群融合無間。閃閃發光的警戒門

後方的陰影中，女聲合唱開始幽幽響起：「厄莉婭……厄莉婭……厄莉婭……」聲音越來越響，之後突然鴉雀無聲。

聲音再次響起──柔和的晚禱開始了：

她平息所有風暴──
她以雙眼屠滅敵人，
對無信仰者施以懲罰。
在托諾盆地的尖頂，
在那個黎明的第一縷陽光升起，
清晨第一股清泉流下的山岬，
你能看見她。
在夏日照耀的酷暑中，
她送來了麵包和牛奶──
沁涼，香料的芬芳四灑。
她用目光消融敵人，
對壓迫者施以懲罰，
一切祕密都躲不過她的洞察。
她就是厄莉婭……厄莉婭……厄莉婭……

歌聲越來越低，漸漸消失。

保羅感到厭倦。我們都做了些什麼？他問自己。厄莉婭還只是一個小女巫，但她正在長大。他想：長大意味著更加邪惡。

神殿裡眾人一心的氣氛啃噬著他的心靈。他可以感覺到融入周圍的人群中，但他與他們的相異處構成了致命的矛盾。他淹沒在人群中，卻又因自己那永遠無法償還的罪孽而自覺格格不入。他能感受到神殿之外的宇宙，無邊無際。怎能期望單靠一個人、一套宗教儀式，就能將如此浩瀚無垠的宇宙織成一件適合每個人穿的長袍？

保羅顫抖起來。

他每走一步，就受宇宙反制。宇宙製造無數假象來迷惑他，令他無從掌握。宇宙永遠不會接受他所賦予的任何形式。

整座神殿落針可聞。

厄莉婭從虹光後方的暗處走了出來。她穿著黃色長袍，袍上鑲著綠邊，那是亞崔迪家族的顏色──黃色代表陽光，綠色代表創造生命的死亡。保羅心頭一驚，突然有股想法：厄莉婭出現在這裡，是為了他，也只為他。他的目光穿過神殿裡的人群，投向自己的妹妹。她是他的妹妹。他熟知她的習慣和她的出身，但他以前從未站在現在這個位置，和朝聖者在一起，用他們的眼光觀察她。在這裡，在這個舉行神祕儀式的地方，他目睹她和那個反制他的宇宙合而為一。

侍僧遞給她一只黃金聖杯。

厄莉婭舉起杯子。

憑著某種直覺，保羅知道聖杯裡裝著還未轉化的美藍極，一種微妙的毒藥，為她帶來神諭的聖餐。

厄莉婭盯著聖杯，開始說話，聲音拂過耳際，似鮮花綻放，宛轉如樂音。

「起初，我們是一片空無。」她說。

「對一切茫然臣服。」唱詩班吟唱道。

「我們不知道神力駐留於萬物。」厄莉婭說。

「不分早午。」唱詩班吟唱道。

「神力在此。」厄莉婭說，輕輕舉起聖杯。

「帶給我們祝福。」唱詩班吟唱。

也帶給我們痛苦，保羅想。

「神力喚醒了靈魂。」厄莉婭說。

「驅散了一切迷霧。」唱詩班吟唱。

「在塵世中，我們消逝。」厄莉婭說。

「在神力裡，我們挺住。」唱詩班吟唱。

厄莉婭將聖杯舉到唇邊，喝了一口。

保羅愕然發現，自己竟然和人群中最普通的朝聖者一樣屏住呼吸。儘管他比誰都清楚厄莉婭這時最細微的一切感受，他還是陷入了精神合一的網。劇毒在他體內奔流的經過在他記憶中復蘇：在時間凝結的那一刻，意識化為一粒微塵，轉化了毒藥。他再次經歷永恆的覺醒，時間不復存在，一切都有可能發生。他以為他了解厄莉婭此刻的經歷，但現在他看出來了，他其實並不了解。有神祕事物蒙住了他的眼睛。

厄莉婭顫抖著，跪了下去。

保羅和如癡如狂的朝聖者一起吐氣。他點點頭，部分光幕開始從他身上飛升。他沉醉在預象帶來的極樂中，完全忘記了其他預象正步步逼近，仍有可能成為現實。在厄莉婭的這個預象中，人類在黑暗中穿梭，無法區分真正的現實和幻想出來的偶發事件。人們渴求一種永遠不可能出現的絕對性。

在渴望中，人們喪失了現在。

香料轉化帶來的迷醉令厄莉婭輕輕晃動。

保羅感到某個超自然的存在正對自己說：「看！看那裡！看你都忽略了些什麼？」剎那間，他感到自己借助另一雙眼，看到了任何畫家和詩人都無法描述的畫面和韻律，生氣勃勃且優美，像耀眼的燈，令一切渴望權力的欲望現形……包括他自己的貪欲。

厄莉婭說話了，增強的聲量在大廳中隆隆回蕩。

「光明的夜晚！」她呼喊道。

一陣呻吟像洶湧的波濤滾過朝聖者。

「在這樣的夜晚，一切都無所逃離！」厄莉婭說，「這樣的黑暗是燦爛的！令你無法逼視，也沒有感官可以捕獲，沒有語言能夠提及。」她的聲音低了下來，「深淵還未消亡，還孕育著未來萬物。啊，這樣激烈的力量是多麼詩意！」

保羅發現他期待妹妹給自己打一些暗號。可能是任何動作或言詞、某種巫術及祕法，或者像弩箭扣在弓上那樣適合他的意識流動。這一刻在他意識內動盪不止，像滾動的水銀。

「未來會有傷痛。」厄莉婭吟道，「我提醒你們，一切都只是開始，永遠都只是開始。世界等著人去征服。我話音中的某些聲音將含有尊貴的天命。你們會嘲笑過去，忘記我現在告訴你們的話：所有差異都蘊含一致。」

厄莉婭低下頭。保羅差點失望地叫出來——她沒有說出他期待的東西。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像一具空殼，像沙漠昆蟲蛻下的外殼。

別人一定也有類似的感覺，他想。他感到身邊的人群騷動起來。突然間，一名站在保羅左方中殿遠處的女人哭號了起來，一聲無言的痛苦叫喊。

厄莉婭抬起頭，保羅一陣暈眩。兩人間的距離崩塌了，他直直看著厄莉婭玻璃般無機的眼睛，彷彿離她只有幾寸遠。

「誰在呼喚我？」厄莉婭問。

「是我，」女人喊道，「是我，厄莉婭。哦，厄莉婭，幫幫我。他們說我的兒子在莫利坦星上被殺死了。他真的走了嗎？我再也見不到我的兒子了……永遠見不到了？」

「妳在沙地裡往回走過嗎？」厄莉婭吟道，「沒有東西會消失。一切都會在稍後回來，只是改變了形式，而妳可能會認不出來。」

「厄莉婭，我不明白！」女人嗚咽道。

「妳生活在空氣中，但妳看不見空氣。」厄莉婭嚴厲地說道，「難道妳是沒有大腦的蜥蜴嗎？妳說話帶著弗瑞曼口音。弗瑞曼人會試圖讓死人復活嗎？除了他的水，我們不需要死者的任何東西。」

中殿的正中央，一名穿披深紅斗篷的男人舉起雙手，袖子滑落下來，露出白皙的手臂。「厄莉婭，」他大叫，「有人給我一件策劃提案。我應不應該接受？」

「你像個乞丐一樣來到這裡，」厄莉婭說，「你想尋找金碗，但只會找到匕首。」

「有人請我殺一個人！」一聲吼叫從右邊響起，低沉，帶著穴地的腔調，「我應不應該接受？如果接受的話，會不會成功？」

「開始和結束是同一件事。」厄莉婭厲聲說，「我沒有告訴過你們嗎？你們不是來這裡提出問題。你有什麼不能相信的，以至於非得跑到這裡來呼喊你的懷疑？」

「她今晚脾氣很壞。」保羅身旁的一個婦女喃喃道，「你以前見過她這麼憤怒嗎？」

她知道我來了，保羅想，難道她在預象中看到了什麼使她惱怒的東西？她是在生我的氣嗎？

「厄莉婭，」保羅前面的一個男人叫道，「告訴那些商人和膽小鬼，妳兄長的統治還能維持多久！」

「你應該用腦袋好好想一想，」厄莉婭咆哮著，「你的話帶著偏見！正因為我兄長駕馭著混沌之蟲，你們才有房屋和水！」

厄莉婭一把抓住長袍，猛地轉過身，大踏步穿過閃爍的光幕，消失

在後面的黑暗之中。

侍僧立即唱起收場的聖歌，但節奏失去往常的水準。很明顯，儀式突然結束讓他們措手不及。人群中四處傳出低語。保羅感到身邊的人們騷動起來，煩躁又不滿。

「全怪那個提出愚蠢商業問題的傻瓜。」保羅身邊的女人喃喃地說，「那個虛偽的傢伙！」

厄莉婭看到了什麼？發現了什麼未來的軌跡？

今晚這裡一定發生了什麼事，使神諭儀式變了味。平常，人們都會大聲懇求厄莉婭回答他們那些可憐的問題。是的，他們像乞丐一樣來到這裡祈求神諭。他以前也來這裡聽了很多次，藏在祭壇後方的黑暗裡。是什麼使今晚如此不同？

那個老弗瑞曼人扯了扯保羅的衣袖，朝出口處點點頭。人群開始朝那裡湧去。保羅被迫跟著一起移動，嚮導的手一直抓住他的衣袖。此時此刻，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化身為某種他無法控制的力量。他成了軀殼，無聲無息，會自行移動。而他本人便寄生在這具軀殼的內部，被別人領著走上街道，穿過他自己的城市，這路線是如此熟悉，他在許多預象中看見過。他的心臟因悲痛而凍結了。

我本該知道厄莉婭看到了什麼，他想，因為我自己見過許多次。但她沒有怒吼反抗……她同時還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在我的帝國，生產的增長和收入的提高不能脫節。這是我命令的要旨。帝國各勢力範圍之間將不會有收支無法平衡的問題，原因是，我已經下達命令，不允許這種狀況。我要強調，我是這個帝國無上的力量吞噬者，無論活著還是死去，都將持續吞噬力量。我的政府就是經濟。

—保羅 - 摩阿迪巴皇帝在議會上的指示



「我就走到這裡了。」老人說，手鬆開保羅的袖子。「那在右邊，盡頭那端的第二道門。跟著沙胡羅走吧，摩阿迪巴……記住您還是烏蘇爾的時候。」

保羅的嚮導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知道，他的安全人員正等在什麼地方，準備抓住這個嚮導詳細盤問。保羅希望這個弗瑞曼老人能夠逃脫。

星辰高掛上空。遠處，大盾壁的另一側，一號月亮也發出了亮光。但這裡不是開闊的沙漠。在沙漠裡，人們可以在星辰的指引下找出方向。而在這裡，保羅只能認出老人是將他帶到某個新興郊區。

街道上積滿了厚厚一層沙子，是從侵占了城市的沙丘上吹過來的。街道盡頭，一盞孤零零的公共懸浮燈球閃著昏暗的光，光線只夠讓人看清這是一條死巷。

回收的蒸餾器散發的味道四處瀰漫。那東西肯定沒有蓋嚴，以至於惡臭四溢。水氣散逸到夜晚的空氣中，極度浪費。保羅想著，他的人民已經變得多麼滿不在乎了。他們都是水的百萬富翁，忘了過去這顆星球上的人會不惜為了水殺人，即使只能分到屍體內八分之一的水。

我為何猶豫？保羅尋思道，這就是盡頭數過來的第二道門，一看就知道。但這件事必須演得分毫不差，所以……我猶豫了。

保羅左方的角落裡突然響起一陣爭吵。一個女人正在厲聲斥罵什麼人。「新修的側屋漏灰，以為水會從天上掉下來嗎？如果灰塵可以漏進來，水就可以跑出去。」

畢竟還有人記得節水，保羅想。

他沿著街道走下去，爭吵聲漸漸消失在他身後。

水從天上掉下來！保羅想。

一些弗瑞曼人在異星球見過那樣的奇觀。他本人也見過，還下令要讓厄拉科斯也出現降雨。現在想來，這些記憶彷彿屬於另一個人，與自己毫無關係。雨，他們這樣稱呼那種奇觀。剎那間，他想起自己出生的星球曾有過的暴風雨。在卡樂丹，烏雲密布，電閃雷鳴，空氣潮濕，大滴大滴的雨點擂鼓般打在天窗上，像溪水一樣從屋簷上流下。排水溝把這些雨水排進河裡。渾濁暴漲的河水從皇家果園流過……光禿禿的樹枝因淋濕而閃閃發光。

保羅在街上走著，雙腳陷在淺淺的沙子裡。一時間，沾在鞋上的彷彿是他童年時代的泥巴，但下一秒，他又回到沙地，置身於布滿沙塵的黑暗中，耳邊所聞，唯有風聲。未來懸在他面前，發出嘲笑。他能感受到了無生意的生活包圍著他，像在控訴他。這一切都是你做出來的！你讓這個文明變得沒血沒淚，人們忙著監視、告密，用權勢解決一切問題……更高的權勢……沒完沒了的權勢。

腳下是粗糙的沙石。他在預象中見過這一幕。右邊出現一道深色的長方門，黑黢黢的。那是奧辛的房子，命運選中的房子。和周圍別的房子完全一樣，但時間擲下了骰子，選中了它，它便頓時不同於其他房子了。這是一個奇異的地方，將在歷史上留下一筆。

他敲開屋門，門縫透出中庭暗淡的綠光。一名侏儒探出頭來望了望，孩童的身軀上有張蒼老的臉，是一道從未出現在預象中的幽靈。

「您來了。」幽靈開口了，朝旁邊讓開一步，神態中沒有絲毫敬畏，只有一絲淡淡的笑意：「進來！進來！」

保羅頓了頓。預象中沒有侏儒，但除此之外，所有東西都完全吻合。預象可能包含這樣的微偏差，但仍會忠於原本的路徑，投向永恆。正是這些偏差給了他勇氣，使他心存希望。他看了一眼身後的街道上空。他的月亮正從重重陰影中露了出來，像一顆閃亮的乳白色珍珠。那

是他的心魔──月亮為何會隕落？

「進來。」侏儒再次邀請。

保羅進去了，只聽身後的屋門「砰」的一聲密合了，封住屋內的水氣。侏儒的大腳板啪啪嗒踩在地板上，走到他前方帶路，打開一道精巧的格柵門，走進覆有屋頂的中庭，手一指：「他們等著您呢，陛下。」

陛下，保羅想，他知道我是誰。

沒等保羅多想，侏儒已經從一條側廊悄悄走掉。希望像蘇菲教派的旋舞，在保羅心中不停轉動。他走過院子。這地方晦暗陰沉，有一股噁心的氣味，氣氛令人退避三舍。選擇較輕微的罪也是一種失敗嗎？他自問。他在這條路上已經走了多遠？

光線從院牆另一端的窄門灑落。有人在暗中觀察著他，他忽視被人窺視的感覺，不理會那股不祥的味道，走進門廊，來到一個小房間。以弗瑞曼人的標準，這地方簡直毫無裝飾，只在兩面牆上掛著幕帳。一名男子面朝門坐在洋紅色坐墊上，左方光禿禿的牆上有道門，門後的暗處有個女子的身影。

預象攫住了保羅。未來正是沿著這條道路發展的。但預象中為什麼沒有出現那個侏儒？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偏差？

短短一瞥，感官已掌握房間的情況。這地方雖然陳設簡單，卻收拾得相當精心。一面牆上的掛鉤和桿子表明那裡曾有壁掛。保羅知道朝聖者願意高價收購真正的弗瑞曼手工藝品。富有的朝聖者把沙漠掛毯視為珍寶，作為朝聖的紀念。

禿牆上新刷上的石膏彷彿在指控他。剩下兩面牆壁披著破舊的壁掛，令他更加愧疚。

他右側的牆邊放著狹窄的架子，上面擺了一排肖像，大多是留著鬍子的弗瑞曼人，有的穿著蒸餾服，掛著集水管；有的穿著帝國軍服，背景是奇異的外星世界。最常見的景色是大海。

坐墊上的弗瑞曼人清了清喉嚨，保羅回過頭來看著他。這人就是奧辛，和他在預象中看到的一模一樣：精瘦的脖子細長如鳥頸，顯得過分虛弱，難以支撐那碩大的頭顱。毀了容的臉極不對稱──左臉頰上有橫七豎八的疤痕，一顆眼睛下垂而濕潤，另一邊臉上的皮膚卻完好無損，弗瑞曼人全藍的眼睛直直盯著他。一管瘦長的鼻子將臉分成了兩半。

奧辛的坐墊放在褐色地毯中央。地毯已經很舊了，露出許多褐紫色和金色的線頭。坐墊上布滿磨損和補丁，但墊子周圍的每一小塊金屬都擦得鋥亮—畫框、架子的邊框和支架、右方矮几的基座等，無不如此。

保羅朝奧辛完好的那半邊臉點點頭：「很高興見到你，還有你的住所。」這是老友及穴地夥伴見面時的問候語。

「又見到你了，烏蘇爾。」

叫喚保羅部落名的嗓門帶著老年人的顫音。毀容的半邊臉上，呆滯下垂的眼睛從羊皮紙般乾澀的皮膚和疤痕中抬起來。這半邊臉殘留著灰色鬍渣，下巴掛著粗糙的皮屑，說話的時候嘴巴扭動著，露出嘴裡銀色的金屬假牙。

「摩阿迪巴永遠會回應弗瑞曼敢死隊員的呼喚。」保羅說。

藏在房門陰影裡的女人動了一下，說道：「史帝加是這麼誇口的。」

她走到光線下。她的長相與那個幻臉人偽裝過的莉綺娜十分相像，只是老了些。保羅想起來了：奧辛娶了一對姊妹。她一頭灰髮，巫婆般尖瘦的鼻子，食指和拇指像織布工人一樣結滿老繭。在穴地的日子，弗瑞曼女人會非常驕傲地展示手上的勞動痕跡，但現在當她發現保羅盯著自己的手時，卻很快將手縮進淡藍長袍下。

保羅記起了她的名字—杜麗。但讓他吃驚的是，他記起的是孩提時的她，而不是出現在他預象中的此時的她。這是因為她聲音裡那股怨天尤人，保羅告訴自己，還是孩童時，她就喜歡抱怨。

「你們在這裡見到了我。」保羅說，「如果史帝加不同意，我能來這裡嗎？」他轉身對著奧辛：「我身上有你的水債，奧辛。下指令給我吧。」

這是穴地中弗瑞曼弟兄間的直來直往。

奧辛虛弱地點點頭，他細瘦的脖子幾乎無法承受這動作。他抬起滄桑的左手，指著自己毀容的那半邊臉，「我在塔拉黑西星染上了裂皮病，烏蘇爾。」他喘息著說，「就在勝利之後，當我們所有……」一陣劇烈的咳嗽使他停了下來。

「部族的人很快就要來收他身體裡的水了。」杜麗說。她走近奧辛，把枕頭塞在他身後，扶住他的肩頭，直到他咳完。保羅發現，她還

不是很老，但唇邊有一圈頹喪的皺紋，眼中飽含哀淒。

「我會傳召醫生過來。」保羅說。

杜麗回過頭，單手叉腰。「我們有醫生，和您的醫生一樣好。」她下意識朝左邊光禿禿的牆上瞥了一眼。

醫生是非常昂貴的，保羅想。

他心神不寧，被預象緊緊困住，但仍然意識到現實與預象悄悄出現了細微的偏差。他該如何利用這些偏差？未來盤根錯節，總帶著微妙的變化，但背景的結構不變。他心知肚明，如果他試圖打破此時這個封閉的模式，將會醞釀出可怕的暴力。這個覺悟令他心驚肉跳。時間看似緩緩向前開展，卻挾著萬鈞之力，壓迫著他。

「說吧，你要我做什麼？」他大聲說。

「在這種時刻，奧辛不能要求朋友站在他的身邊嗎？」杜麗問，「弗瑞曼敢死隊員非得把遺體交給陌生人不可嗎？」

我們是泰布穴地的戰友，保羅提醒自己，她有權斥責我表現出來的冷漠無情。

「我會盡我所能。」保羅說。

奧辛又爆出一陣咳嗽。平息後，他喘著氣說：「有人背叛你，烏蘇爾。弗瑞曼人陰謀推翻你。」然後，他嘴巴大張，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嘴角湧出陣陣白沫。杜麗用長袍的一角擦拭他的嘴。保羅看出她臉上的惱怒：這些水分都被浪費掉了。

保羅心頭一股排山倒海的憤慨。奧辛竟落得如此下場！弗瑞曼敢死隊員理應受到更好的照顧。但現在別無選擇，無論是敢死隊員或他的皇帝，都別無選擇。屋內正在上演奧坎的剃刀[5]。稍有偏差便會使恐怖加倍──不僅僅是針對他們，還針對全人類，甚至包括一心想摧毀他們的人。

保羅力持鎮定，望著杜麗。她凝視著奧辛，一臉痛不欲生的心疼令保羅心頭一緊。絕不能讓荃妮用這種眼神看我，他告訴自己。

「莉綺娜提到一則消息。」保羅說。

「我那個侏儒，」奧辛喘息著，「我買了他，在……在……在一顆星球上……我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他是人類密波傳信器，一件被忒萊素人丟棄的東西。他身上記錄了所有名字……反叛者的……」奧辛停下來，渾身打顫。

「你提到莉綺娜，」杜麗說，「你一到這裡，我們就知道她已經平安到達你那裡。如果你認為你虧欠了奧辛，那麼莉綺娜就是彌補這筆虧欠的全部金額。這是一筆公平交易，烏蘇爾，帶上那個侏儒，走吧。」

保羅勉強壓下顫抖，閉上雙眼。莉綺娜！那個真正的女兒已經在沙漠中風乾，遭塞木塔毒害，被遺棄在風沙之中。

保羅睜開眼，說：「你們隨時都可以來找我，無論什麼事……」

「奧辛離你遠遠的，這樣一來，別人或許會以為他很恨你，烏蘇爾。」杜麗說，「在我們屋子的南面，巷子的盡頭，就是你的敵人聚會的地方。所以我們才選擇住在這間簡陋的屋子。」

「那麼叫上那個侏儒，我們一起走，馬上離開。」保羅說。

「看來你沒有聽明白我的意思。」杜麗說。

「你必須把侏儒帶到安全的地方。」奧辛說，聲音裡突然爆發出一股奇異的力量，「他身上帶著反叛者的記錄，世上只有這一份。沒人猜到他還有這樣的作用。他們以為我留著他只是好玩。」

「我們不能走，」杜麗說，「只有你和這個侏儒可以走。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多麼窮。我們已經放出風聲說要賣掉侏儒。他們會把你看成買家。這是你唯一的機會。」

保羅檢視著自己記憶中的預象：在預象中，他帶著反叛者名單離開了這裡，但他始終看不到這名單記錄在什麼東西上。很明顯，有某種預知力在保護這個侏儒，使他無法看到。保羅想，所有生物一定都背負某種天命，但種種力量、修練、性格，都在壓抑這種天命。從聖戰選擇了他的那一刻開始，他就感到自己被一股群眾的力量給圍住，他們心志堅定，控制著他前進的方向。他誤以為自己還擁有自由意志，但那不過是囚徒在無望地搖晃牢籠的鐵欄。他所受的詛咒就是，他看到了這個牢籠。他看到了！

他側耳傾聽屋內的動靜。只有四個人—杜麗、奧辛、侏儒，還有他自己。他吸入了同伴的恐懼和緊張，意識到監看者的存在—遠遠地盤旋在空中的撲翼機……還有別的人……就在隔壁。

我錯了，我不該懷抱希望，保羅想。但對希望的想像給他帶來扭曲的希望感。他覺得自己或許還能抓住機會。

「叫那個侏儒來。」他說。

「彼加茲！」杜麗叫道。

「妳叫我？」侏儒從後院走了進來，一臉擔憂警惕。

「你有了新主人，彼加茲。」杜麗說，她盯著保羅，「你可以叫他……烏蘇爾。」

「烏蘇爾，柱子的底部。」彼加茲翻譯道，「烏蘇爾怎麼可能是底部呢？我才是生命的最底層。」

「他總是這樣說話。」奧辛帶著歉意說。

「我不說話。」彼加茲說，「我只是操縱一部名叫語言的機器。這部機器雖然吱嘎作響，但總是我自己的機器。」

忒萊素人的玩具，卻博學又機警，保羅想，忒萊素人從不丟棄這麼貴重的東西。他轉過身，琢磨著這名侏儒，對方那雙圓滾滾的美藍極眼睛回視著他。

「你還有什麼才能，彼加茲？」保羅問。

「我知道我們應該在什麼時候離開。」彼加茲說，「很少有人具備這種才能。任何事情都有結束的時候──知道才能帶來好的開場。讓我們開始吧，該上路了，烏蘇爾。」保羅檢視自己記憶中的預象：沒有侏儒，但這小個子的話很明智。

「剛才在門口，你叫我陛下。」保羅說，「也就是說，你知道我是誰？」

「您早已登基，陛下。」彼加茲說著，咧嘴笑了，「您不只是基座烏蘇爾。您是亞崔迪皇帝，保羅－摩阿迪巴。而且，您還是我的手指。」他伸出右手的食指。

「彼加茲！」杜麗厲聲說，「不要玩命。」

「我只是在玩我的手指頭啊。」彼加茲抗議，聲音尖利。他指著烏蘇爾道：「我指著烏蘇爾。我的手指難道不是烏蘇爾本人嗎？或者，它代表某種比基座更低的東西？」帶著嘲弄的笑意，他把手指伸到眼前細細查看，先看一面，再看另一面：「啊哈，原來它只不過是手指而已。」

「他常這樣瘋瘋癲癲。」杜麗說，聲音裡帶著憂慮，「我想，就是因為這樣，忒萊素人才會丟棄他。」

「我不用別人庇護我，」彼加茲說，「但我現在卻有了新主人。這

根手指真是妙用無窮。」他瞟了瞟杜麗和奧辛，眼睛奇異地炯炯發亮，「脆弱的黏合劑將我們黏在一起。幾滴眼淚，我們就分開了。」侏儒轉向正後方，面朝保羅，大腳板踩得地板吱嘎作響。「啊，我的主人！我走過多麼漫長的道路，總算找到您了。」

保羅點點頭。

「您會很仁慈嗎，烏蘇爾？」彼加茲問，「我是人，您也知道，人的模樣、塊頭各不相同，而我不過是其中之一。我的肌肉不發達，但嘴巴很厲害。我不挑食，但食量很大。隨您的意使喚我吧，我肚子裡的東西比創造我的人放進去的還多。」

「我們沒時間聽你那些莫名其妙的蠢話。」杜麗厲聲說，「你們該離開了。」

「我的話都是啞謎，」彼加茲說，「而且也不完全是愚蠢的。『離開』，烏蘇爾，就是成為過去。是嗎？那就讓過去成為過去吧。杜麗說出了真相，而我正好有聽出真相的才能。」

「這麼說，你有真言感應力？」保羅問。他決心要等到預象中自己動身的那一刻。無論做什麼，都比打破時間線、製造新結局還要好。在他的預象中，奧辛還有話要說，除非時間線已經改變，鑽進更可怕的隧道。

「我能感知現在。」彼加茲說。

保羅注意到侏儒變得更加緊張。難道這小個子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彼加茲會不會也有預知力，他才因此沒有出現在自己的預象中？

「妳問過莉綺娜的情況嗎？」奧辛突然問，用他的一只好眼睛注視著杜麗。

「莉綺娜很安全。」杜麗說。

保羅低頭隱藏自己的表情，以免兩人看出自己在撒謊。安全！莉綺娜已經變成灰，埋在祕密墓穴裡。

「那就好。」奧辛說，誤將保羅的低頭看成了附和，「這麼多罪孽中，總算有件好事，烏蘇爾。我不喜歡我們創造的這個世界，你知道嗎？我們住在沙漠孤立無援的時候還比現在好，那時我們的敵人只有哈肯能家族。」

「朋友和敵人，只有一線之隔。」彼加茲說，「線一畫好，就沒有

什麼開始，也沒有什麼結束了。就讓我們在這裡結束吧，我的友人。」他走到保羅旁邊，兩隻腳緊張地挪動著。

「你剛才說你能感知現在，那是什麼意思？」保羅問。他想盡量拖延時間，刺激這個侏儒。

「現在！」彼加茲顫抖著說，「現在！現在！」他拉著保羅的長袍，「我們現在就走吧！」

「他總是吵吵鬧鬧，不過沒什麼惡意。」奧辛說，聲音中充滿憐憫，那只好眼睛凝視著彼加茲。

「就算吵鬧也能發出啟程的信號，」彼加茲說，「眼淚也行。趁現在還有時間，我們出發吧。」

「彼加茲，你在害怕什麼？」保羅問。

「我害怕正在搜尋我的幽靈。」彼加茲喃喃道，前額滲出汗水，臉頰扭曲著，「我害怕那個什麼都不想、誰都不要，卻一心只想要抓我的東西──那東西又縮回去了！我害怕我看得見的東西，也害怕我看不見的東西。」

這個侏儒確實擁有預知力，保羅想。彼加茲和他一樣，也看到駭人的未來。他的命運也和自己一樣嗎？這個侏儒的預知力是強是弱？是和那些玩沙丘塔羅牌的人一樣半吊子？或者更強大？他看到了多少？

「你們最好趕緊走。」杜麗說，「彼加茲是對的。」

「我們逗留的每一分鐘，」彼加茲說，「都是在拖延……在拖延現在！」

但每拖延一分鐘，就能延後我的罪，保羅想。他想起許久以前的往事：沙蟲呼出陣陣毒氣，沙子從蟲牙上落下。他的鼻端又嗅到了記憶中的氣息：又辛辣又苦澀。命中註定的那隻沙蟲正等著他，他能感應到，感應到那所謂的「沙漠中的葬身之處」。

「艱難的時代啊。」他說，以此向奧辛致意，他剛說過，這個時代有太多罪孽。

「弗瑞曼人知道在艱難的時代該做什麼。」杜麗說。

奧辛無力地點點頭，表示贊同。

保羅瞥了一眼杜麗。他並不期待世人感恩戴德，他的負擔已經夠重，無法再承受感激。但是，奧辛的沉痛和杜麗眼中的憤慨動搖了他的

決心。有任何事值得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去完成嗎？

「拖延沒有意義。」杜麗說。

「做你必須做的事吧，烏蘇爾。」奧辛喘著氣說道。

保羅嘆了口氣。在他的預象中，這些話出現過。「一切總歸會有個了結。」他說完結語，轉過身，大步走出房間，只聽彼加茲劈啪劈啪的腳步聲跟在身後。

「讓過去成為過去。」彼加茲邊走邊咕噥，「就讓一切塵埃落定吧。這一天真夠糟糕的。」

5

奧坎的剃刀：當兩個理論的解釋力相當時，簡單的那個較好，也就是應剔除理論中龐雜、非必要的假定及預設。—編注

19

信奉律法的人所用的迂迴修辭，是為了向我們自己掩飾我們想對彼此施加的暴力。剝奪某人一小時生命，和剝奪他的整個生命，只有程度上的差別。無論哪一種，你都是在對他施暴，將他的力量占為己有。精妙而委婉的說辭或許能隱藏你殺人的意圖，但以力逼人的背後都有個終極想法：「我要吞食你的力量。」

—保羅 - 摩阿迪巴皇帝議會命令的附錄



保羅走出死巷子時，一號月亮正高掛天際。屏蔽場已經啟動，在他周身隱隱閃爍。山丘那邊吹颳來一陣狂風，挾帶著沙子和灰塵掠過狹窄的街道。彼加茲眨了眨眼，雙手擋在眼前。

「我們要快。」侏儒咕噥著，「快！快！」

「你感應到危險了？」保羅問，想知道究竟。

「我知道危險！」

危險立即來臨。一道門中突然閃出一個人影，來到兩人面前。

彼加茲往下一蹲，發出一聲哽咽。

但那只是史帝加，他像戰爭機器一樣快步走來，腦袋向前探，雙腳重重踩在街道上。

保羅把侏儒交給史帝加，用幾句話讓他知道這小個子的價值。在預象中，此時的事態變化相當快。史帝加帶著彼加茲迅速離開，護衛隊圍到保羅身旁，保羅下令要隊員沿著巷道趕到奧辛家旁邊的那座房子。隊員急忙遵命，一時間人影晃動。

更多犧牲者，保羅想。

「抓活的。」一個衛隊軍官悄聲吩咐。

這聲音聽在保羅耳中，就像預象的回音。預象與現實疊在一起，分毫不差。撲翼機從月亮前飛掠而過。

這個夜晚，帝國軍隊四處出擊。

一陣輕微的嘶聲在各種聲響中冒出，越來越激烈，最後變成陣陣轟鳴，但仍能聽出其中的摩擦音。天邊燃起暗橙色的火光，遮蔽了星辰，吞沒了月亮。

保羅在最早的噩夢中恍惚經歷過這樣的聲音和火焰。他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一切終於實現了。一切都按照應有的態勢在進行。

「燃岩彈！」有人驚呼。

「燃岩彈！」喊聲四起。「燃岩彈……燃岩彈……」

保羅順勢伸出手臂遮住自己的臉，撲倒在路邊。太遲了，當然。

奧辛的房子所在處現在是一根火柱，令人目眩的火焰轟隆隆噴向天空，散發出黃濁亮光，照在打鬥、逃竄的眾人身上，一具具身影清晰如同浮雕，動作纖毫畢露，彷彿上演芭蕾舞劇。傾斜後退的撲翼機同樣暴露無遺。

對瘋狂逃竄的人群來說，一切都來不及了。

保羅身下的地面變得滾燙。他聽到跑動的聲音停止了，人們在他周圍撲倒。現在，所有人都明白過來，奔逃是沒有用的。一切都完了，只能等待燃岩彈能量燒盡。這種武器發出的輻射已經穿透了他們的皮膚，開始在他們身上發揮作用，沒有人能逃過。至於燃岩彈還會不會造成別種傷害，就端看不惜違反大公約禁核武協定的使用者有什麼打算了。

「神哪……燃岩彈。」有人哀號，「我……不……想……成……為……瞎子……」

「這是誰幹的？」遠處一個士兵嘶喊道。

「忒萊素人又可以賣出很多眼睛了。」某個站在保羅身邊的人發出怒吼，「好了，都閉嘴，等著！」

他們全都等待著。

保羅一聲不吭，想著這種武器代表什麼。燃岩彈的燃料若太多，威力甚至可以直達星球地核。沙丘星的融熔層位於極深處，但越是這樣，危險就越大。壓力一旦不受控制釋放出來，可能轟開整顆星球，將毫無生氣的碎片撒滿太空。

「爆炸好像小了一點。」有人說。

「只是往地下炸得更深了。」保羅警告他們，「所有人待在原地不

動。史帝加會來增援的。」

「史帝加躲過了爆炸？」

「對。」

「地面好燙。」有人抱怨。

「他們竟敢用原子武器！」保羅附近的隊員憤慨道。

「爆炸聲減弱了。」街那邊一個人說。

保羅聽而不聞，全神感受抵著地面的指尖。他能感覺到某種東西在隆隆翻滾──很深……很深……

「我的眼睛！」有人哭喊，「我看不見了！」

他比我更接近爆炸中心，保羅想。抬起頭時，雖然隔著一層濃霧，他仍然可以看到死巷的盡頭。奧辛的家和相鄰的房子都成了一片黃紅火光，相鄰的幾幢建築漸漸塌入火海，形成一道道黑色圖形。

保羅爬了起來。燃岩彈似乎已經燒完，腳下的大地平靜了。緊貼著蒸餾服滑溜內襯的身體汗水淋漓──汗流太多，蒸餾服竟來不及回收。吸進肺裡的空氣帶著爆炸的灼熱和刺鼻的硫黃味。

他望著身邊的士兵一個接一個站起來，就在此時，保羅眼中濃霧漸漸化為黑暗。他喚出這些時刻的預象，然後轉身朝時間為他開拓的路線大步走去，一步步毫無偏差，讓預象無從逃逸。他感到自己越來越能感知周圍的一切。現實和預象結合起來了，嚴絲合縫。

周圍的士兵發出痛苦的呻吟和哭號，他們發現自己什麼也看不見了。

「堅持！」保羅喊道，「援兵就要到了！」但哀鳴聲依然不絕於耳。他說：「我是摩阿迪巴！我命令你們堅持住！援兵快到了！」

鴉雀無聲。

然後，恰如預象所示，身邊的一名衛兵說：「真的是皇帝嗎？你們誰能看見？告訴我！」

「我們都沒有了眼睛。」保羅說，「他們同樣取走了我的眼睛，但沒有取走我的預象。我能看見你站在那裡，左手一伸，就可以摸到一道骯髒的牆。挺住，在這裡等著。史帝加會帶著隊友過來的。」

附近撲翼機的噗噗聲越來越響，還有急促的腳步聲。保羅看見他的朋友們來了，聲音完全吻合他的預象。

「史帝加！」保羅大喊，揮舞著一隻手臂，「在這裡！」

「感謝沙胡羅。」史帝加叫道，朝保羅衝過來，「您沒有……」他突然沉默了。保羅的預象向他顯示出，史帝加正一臉痛苦地盯著他的皇帝、他的朋友那雙被毀的眼睛，「哦，陛下。」史帝加哀號著，「烏蘇爾……烏蘇爾……烏蘇爾……」

「燃岩彈的情況怎麼樣？」一個新來的人吼道。

「能量已經燒完了。」保羅抬高聲音說，手一指，「快去那裡，援救靠近爆炸中心的人。豎起路障。趕快行動！」他回過頭，對著史帝加。

「您看見我了，陛下？」史帝加迷惑地問道，「您怎麼能看見呢？」

作為回答，保羅伸出一根手指，碰了碰史帝加蒸餾服嘴罩上方的臉頰，感覺到上面的淚水，「你不必把這些水給我，老朋友。」保羅說，「我還沒死。」

「但您的眼睛！」

「他們可以毀掉我的眼睛，但毀不掉我的預象。」保羅說，「啊，史帝加。我活在世界末日的夢境中。我走過的每一步都和這個夢完全一致，我最擔心的是我會感到厭倦，因為生活只是夢境的重演。」

「烏蘇爾，我不，我不……」

「用不著試圖理解，只要接受。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以外的另一個世界。對我來說，這兩個世界完全一樣。我不需要別人為我指路，我能看見周圍的每一個動作，我能看見你臉上的每一個表情。我沒有眼睛，但我看得見。」

史帝加使勁搖搖頭：「陛下，我們必須隱瞞您的不幸……」

「我們不必向任何人隱瞞。」保羅說。

「但律法……」

「我們還在實施亞崔迪家族的律法，史帝加。弗瑞曼人的律法規定要將瞎子遺棄在沙漠裡，但這只適用於瞎子。我不是瞎子。我活在善惡決戰的循環中。現在正是時代交替的轉捩點，我們都有自己的任務。」

史帝加一言不發。在這突如其來的沉默中，保羅只聽到一個傷患被人扶著從自己身邊走過。「太可怕了。」傷患呻吟著，「那麼猛烈的火

焰，鋪天蓋地。」

「不要把這些人遺棄在沙漠裡。」保羅說，「你聽到了嗎，史帝加？」

「聽到了，陛下。」

「給他們全部裝上新眼睛，費用我來付。」

「是，陛下。」

保羅聽出史帝加聲音裡的敬畏，這才接著說：「我到撲翼機的指揮艙去。這裡你來負責。」

「是，陛下。」

保羅繞過史帝加，大步走下街道。他的預象告訴他周圍的所有動靜、腳下的每一道凸凹不平、他遇到的每一張臉。他邊走邊發出命令，指著他的隨從，叫出他們的名字，召見政府機要。他能感覺到人們的恐懼和害怕的低語。

「他的眼睛！」

「但他直直看著你，還叫出你的名字！」

在指揮艙裡，他關閉了自己的屏蔽場，走進駕駛艙，從目瞪口呆的通信官手中拿過話筒，迅速發布一連串命令，然後又將話筒塞給通信官。保羅召來一名武器專家，此人是積極有為、相當優秀的新生代，這批人對穴地只有隱隱約約的記憶。

「他們用了一顆燃岩彈。」保羅說。

短暫的沉默後，這人說：「我已經知道了，陛下。」

「你自然知道那意味著什麼。」

「燃岩彈的能量只可能是原子。」

保羅點點頭，這人的大腦一定正在飛速運轉。原子武器，大公約明令禁用這類武器，違禁者將遭到大氏族的聯合懲罰。大家將拋棄世仇，共同對付核武引發的恐怖和威脅。

「製造這種東西不可能不留下任何蛛絲馬跡。」保羅說，「你帶齊適當的裝備，找到燃岩彈的製造地點。」

「我馬上去，陛下。」這人用驚恐的眼神看了保羅一眼，趕緊離開。

「陛下，」通信官在他後面怯怯地說，「您的眼睛……」

保羅轉頭望入艙內，將通信裝置調到自己的頻段，「把荃妮找來，」他命令道，「告訴她……告訴她，我還活著，馬上就會和她見面。」

現在，各方勢力量都到齊了，保羅想。他在周圍濃重的汗味中聞到了恐懼。

他離開了厄莉婭，
天國的源頭！
聖潔至善！
火與沙結盟
對抗我們的主。
沒有眼睛，
他仍能看見！
惡靈降下了災禍！
聖潔至善！
為了殉難，
他解開了。
此一等式！

——《摩阿迪巴之歌：月亮的隕落》



經歷了七天的狂亂之後，堡壘迎來不合常理的平靜。早晨，人們踮著腳悄悄走動，聚在一起竊竊私語。也有人匆匆來去，鬼鬼祟祟的樣子相當古怪。一支警衛隊從前院走進來，大家面面相覷，皺起眉頭看著這些新來者踩著重重的步伐扛來成堆的武器。但沒多久，新到的人也感染了堡壘內的氣氛，開始輕手輕腳起來。

燃岩彈仍然是人們議論不休的話題。

「他說，那種火焰是藍綠色的，還帶著地獄的氣味。」

「艾爾帕是傻瓜！他說寧願自殺也不要忒萊素人的眼睛。」

「我不想談論眼睛的事。」

「摩阿迪巴從我身邊走過的時候叫出了我的名字！」

「沒有眼睛，他是怎麼看見的？」

「大家正打算離開這裡，你聽說了嗎？大家都很怕。耐巴們說要去梅克布穴地召開大會。」

「他們對那個頌詞家做了什麼？」

「我看見他被帶進耐巴開會的房間。想想看，柯巴居然成了囚犯！」

荃妮一大早就被堡壘的寂靜驚醒。她發現保羅正坐在自己身旁，失去眼球的眼窩盯著臥室牆壁的某個地方。燃岩彈對眼睛組織的傷害尤其大，只能挖去所有受損的肌肉。注射劑和藥膏挽救了眼窩周圍較強健的肌肉，但她覺得輻射已經入侵更深的部位。

她坐了起來，感到飢腸轆轆，開始狼吞虎嚥床邊的香料麵包和一大塊乳酪。

保羅指指食物：「親愛的，不會讓妳沒東西吃的，相信我。」

直到現在，那雙空空的眼窩對著荃妮的時候，她還是禁不住驚嚇。她已經不期望他的解釋了。他那些話太古怪：「我在沙漠上受洗，代價就是再也無法信神。現在誰還做信仰這種生意？誰會買，誰又敢賣？」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他慷慨地為所有和他同遭不幸的士兵買了忒萊素人的眼睛，但他自己不用，甚至想都不想。

荃妮吃飽了，從床上滑下來，瞥了一眼身後的保羅。他看起來很疲憊，嘴唇緊抿，深色的頭髮立起，凌亂不堪，顯然沒睡好覺，表情陰鬱而冷淡。來回踱步和睡眠顯然也無法令他放鬆。她強迫自己將臉別開，低聲說：「親愛的……親愛的……」

他彎下腰，將她拉回床上，吻著她的臉頰。「快了，就要回到我們的沙漠了。」他悄聲說，「只要辦完這裡的幾件事就行了。」

他話裡的堅決令她戰慄。

他把她緊緊抱在懷裡，呢喃著：「不要怕我，我的希哈婭。忘掉種種神祕，接受我的愛吧。愛不神祕，它來自生活。妳沒有感覺到嗎？」

「我感覺到了。」

她一隻手掌按在他的胸脯上，數著他的心跳。他的愛呼喚著她體內的弗瑞曼靈魂，猛烈、洶湧、不羈的靈魂。她心蕩神馳。

「我答應妳一件事，親愛的，」他說，「我們的孩子將統治一個偉

大的帝國，相形之下，我的帝國也會黯然失色。那樣的生活水平，那樣的藝術成就，那麼雄偉的──」

「但我們只能擁有現在！」她反駁道，竭力壓下無淚的嗚咽，「還有……我覺得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我們永遠在一起，我們擁有永恆，親愛的。」

「你或許會擁有永恆，但我只有現在。」

「現在就是永遠。」他撫了撫她的前額。

她緊緊依偎著他，嘴唇吻著他的脖子。母親的壓力驚動了子宮裡的胎兒。她感受到孩子在踢她。

保羅也感受到了。他把手放在她的腹上：「啊哈，宇宙的小統治者，再耐心等等，你的時代就要到了。但現在是屬於我的。」

提起她肚中的孩子時，他為什麼總用單數？醫生沒有告訴他嗎？她努力回想，驚奇地發現兩人還沒談過這件事。但他一定知道她懷的是雙胞胎。她猶豫著，想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定知道，他什麼都知道，他知道她的一切。他的手，他的嘴……他渾身上下都知道她。

隔了一會，她說：「是的，親愛的，現在就是永遠……現在是真實的。」她緊緊閉上眼睛，以免看到他那對空洞的黑眼窩，那會將她的靈魂從天堂拉到地獄。無論有多少神奇事蹟神化兩人的生活，他的肌膚都是真實的，他的愛撫也是真實的。

起床穿衣，迎接新的一天時，她說：「要是人民知道你心中的愛……」

但他的心境已經變了。「政治不能以愛為基礎。」他說，「人民不關心愛。愛缺乏秩序，他們更喜歡專制。太多的自由會滋生混亂。我們不能混亂，對嗎？而你是無法把專制變得可親可愛的。」

「但你不是專制君主！」她一邊抗議，一邊繫上頭巾，「你的律法是公正的。」

「啊，律法。」他說。他走到窗前，拉開帷幔，好像能看見外面似的，「什麼是律法？控制嗎？律法過濾了混亂，濾出的又是什麼？祥和？律法既是我們的最高理想，又是我們最根本的天性。律法禁不起細看，認真琢磨的話，你會發現律法只不過是一套合理化的闡釋、合法的詭辯、一些方便的慣例。對，還有祥和，但那不過是死亡的代名詞。」

荃妮的嘴抿成一條線。她不否認他的智慧和博學，但他的語氣令她驚恐。他在攻擊他自己，她能感受到他內心的衝突。他彷彿正將一句弗瑞曼格言用到自己身上：永不饒恕──永不遺忘。

她走到他身邊，視線越過他朝外望去。熱能正在積蓄，將北風從高緯度地區吸過來。風在虛幻的天空畫滿赭色羽毛和一條條水晶，以飛湧的金色和紅色設計出怪誕的圖案。寒冷的高處，狂風挾著一股股沙塵，鞭打著大盾壁。

保羅感受到身旁荃妮的熱氣。他在心中暫時拉下一道遺忘的簾子，隔斷預象。他可以就這樣站著，閉上眼睛，但時間卻不會因他而停止。他吸了一口黑暗──沒有星星，也沒有眼淚。聲音壓縮了他的整個宇宙。他憑藉僅有的聽覺感知周邊的一切，只有觸摸到物體時，世界才重新回到他的身邊──帷幔，還有荃妮的手……他發現自己正側耳聆聽荃妮的呼吸。

當一件事僅僅只是可能發生時，這件事情的危險性是從何而來？他問自己。他的大腦保存了太多支離破碎的記憶，每個現實的瞬間都有無數的投影，那是註定了永遠不會實現的事件。他身體內部無形的自我記住了這些虛妄的過去，那些沉重負荷不時威脅著要顛覆現在。

荃妮倚著他的手臂。

她的撫觸使他感受到自己的身體：一具在時間的旋渦中沉浮的行屍走肉，體內充滿無數一窺永恆的記憶。窺見永恆，就是暴露在永恆的反覆無常之下，被無數維度擠壓著。預知似乎能讓人超凡入聖，但那有其代價：過去和未來變成了同一刻。

預象再次從黑暗的深淵中冒出來，緊攫著他不放。預象是他的眼睛，驅使著他的肌肉，指引他進入下一瞬間、下一小時、下一天……直到他覺得自己將一直都在未來！

「我們該出去了。」荃妮說，「議會……」

「厄莉婭會代替我出席。」

「她知道該怎麼做嗎？」

「她知道。」

一隊衛兵湧入厄莉婭住所下方的閱兵場，由此開啟她新的一天。她朝下俯瞰，那是一幅瘋狂混亂的景象：人們在大喊大叫，不停恫嚇。她

最後終於明白他們在幹什麼，因為她認出了那個囚犯：柯巴，那個頌詞家。

她開始洗漱，不時走到窗邊瞧瞧事態的發展。她的視線不斷落到柯巴身上，竭力將此時的這個人與第三次厄拉欽恩戰爭中那位滿臉大鬍子的剽悍指揮官連結起來。那太難了。柯巴早已變成外表光鮮的紈褲，身上一襲剪裁精緻的帕拉圖絲質長袍，一路敞到腰間，露出一塵不染的毛領和綴著綠寶石的刺繡上衣，腰間繫有紫腰帶，長袍的衣袖以深綠色及黑色天鵝絨裁成，精心縫出一道道褶襉。

幾位耐巴前來監視他們的弗瑞曼同胞是否受到公正對待，抵達時引起一陣喧譁。柯巴情緒激動，高喊自己是無辜的。厄莉婭的目光掃視著一張張弗瑞曼面孔，試圖回想這些人過去的模樣。但那實在太難，這些人都忙著享受大多數人難以想像的種種歡愉，只剩一張張縱情聲色的臉。

她發現，這些人經常心緒不定地望著一扇門，門內就是他們即將召開會議的地方。他們不停想著摩阿迪巴失明了，而那只是再次顯示他的神祕力量。根據他們的律法，他們應該將盲人遺棄在沙漠裡，讓沙胡羅取走他體內的水分。可是，失去眼睛的摩阿迪巴卻能看見他們。另外，他們也不喜歡屋子，覺得蓋在地面上的建築毫無保護作用。合適的岩洞才能讓他們放鬆。不論是堡壘，或等在裡面的那位新摩阿迪巴，都令他們惶惶不安。

她轉身朝下面走，準備參加會議。就在此時，她看到自己放在門邊桌上的一封信：母親最近的一封來信。儘管卡樂丹星球作為保羅的出生地一直享有崇高地位，潔西嘉女士仍然拒絕信徒前往朝聖。

「無疑，我的兒子代表歷史的新紀元，」她寫道，「但我無法坐視此事成為無知人士入侵的藉口。」

厄莉婭摸了摸這封信，油然生出一種奇特的感受，彷彿在與母親交流。這張紙曾經放在母親的手中。信箋，過時的通信形式，卻有任何錄製品無法取代的私密感。這封信是以亞崔迪家族的戰時密碼寫成，保密性幾乎萬無一失。

和以往一樣，一想到母親，厄莉婭的內心便一片恍惚。香料的轉化力將母親和女兒的靈魂融為一體，難分你我，以至她不時會將保羅想成

自己分娩生出的兒子，把父親想成自己的愛侶。無數幽靈幻影在她的大腦中躍動，她一邊走下坡道，一邊回想這封信的內容。保護她的女戰士正在接待室裡等著她。

「你們製造了一個致命的悖論。」潔西嘉寫道，「政府不能既是宗教，又獨斷專行。宗教體驗必須是自發的，而律法勢必會壓制這種自發。但沒有律法，政府就無法統治。你們的律法最終註定會取代道德、良知，甚至取代你們認為可以用於統治的宗教。宗教儀式必須源於對神的讚美和對至善的嚮往，而這兩者能錘煉出道德感。另一方面，政府是一種文化有機體，對疑慮、問題和爭執情有獨鍾。我相信儀式總有一天會取代信仰，符號也會取代道德。」

接待室傳來香料咖啡的味道。見她進來，四名身穿綠色衛兵長袍的女戰士轉身立正敬禮。她們跟在她身後，離她一步遠，堅定的步伐透出青春的大膽無畏，眼神警惕，臉上狂熱的表情不因敬畏而有稍減。她們渾身散發弗瑞曼人的好鬥特質，殺人絕不手軟。

在這方面，我是異類，厄莉婭想，即使手上沒沾血，亞崔迪家族也以血腥聞名。

她下樓的消息已經傳出去，等她走進下面的走廊時，一個等在那裡的侍從飛奔出去，召集外面的所有侍衛隊。走廊沒有窗戶，非常幽暗，僅靠幾盞朦朧的燈球照明。走廊遠處，通往閱兵場的門猛地打開，一束耀眼的日光射了進來。陽光中，一隊士兵押著柯巴走進視野。

「史帝加在哪裡？」厄莉婭問。

「已經在裡面了。」一名女戰士說。

厄莉婭領頭走進議事廳。這是堡壘內幾間較為華麗張揚的開會場所之一。一側是高高的樓座，放著一排排軟椅。樓座對面是橙紅帷幔遮住的落地長窗。明亮的陽光從一處帶有花園及噴泉的開放空間射入。她右側快到議事廳盡頭的地方立著一座講臺，上面孤零零放著一張大型座椅。

厄莉婭朝椅子走去，眼睛來回掃視，看到樓座上擠滿了耐巴。

樓座下的空地上擠滿皇室衛兵，史帝加在他們中間走來走去，不時到這裡輕聲低語、到那裡發布命令，似乎沒有看見厄莉婭走進來。

柯巴已被領來，坐在講臺下方的一張矮几邊，一旁的地板上放著靠

墊。儘管衣飾華麗，頌詞家現在卻只是陰沉、倦怠的老人，蜷縮在長袍中抵禦屋外寒氣。兩個押解衛兵站在他身後。

厄莉婭坐下，史帝加也來到講臺邊。

「摩阿迪巴在哪裡？」他問。

「我兄長委派我以聖母的身分主持會議。」厄莉婭說。

聽到這話，樓座裡的耐巴開始高聲抗議。

「安靜！」厄莉婭命令道。在突如其來的寂靜中，她說：「當討論涉及生死的問題時，可以由聖母主持會議。弗瑞曼律法難道不是這樣說的嗎？」

她的聲明鎮住全場，眾耐巴閉上了嘴。但厄莉婭仍舊怒視著那一排排臉龐。她在心裡默默記下他們的名字，準備在議會上談談這些人──霍巴斯、拉吉非里、泰斯敏、薩吉德、尤布、雷格……這些名字都跟沙丘星的某個地方有關：尤布穴地、泰斯敏凹地、霍巴斯隘口……

她將視線轉向柯巴。

柯巴發現她望著自己，於是抬起頭說：「我抗議，我是無辜的。」

「史帝加，宣讀起訴書。」厄莉婭說。

史帝加取出一只褐色的香料紙卷軸，向前跨出一步，開始宣讀，聲音鄭重莊嚴，彷彿刻意壓下語調起伏，讓起訴的字句顯得斬釘截鐵、清晰、公正：

「……你與反叛者密謀推翻吾等之皇帝暨領主，祕密會見帝國境內多股反叛勢力……」

柯巴不斷搖頭，一臉悲憤。

厄莉婭邊聽邊沉思，下巴支在左拳頭上，頭向左傾，另一隻手臂搭在椅子扶手上。心中的憂慮已經讓她開始對瑣碎的正式程序感到不耐。

「……珍貴的傳統……支撐著軍團和各處的弗瑞曼人……根據律法，以暴制暴……帝國子民凜然不可犯……剝奪你的一切權利……」

這是廢話，她想。廢話！一切都是──廢話……廢話……廢話……

史帝加開始結尾：「因此提交該案，以供裁決。」

接下來是一片沉默，然後，柯巴向前傾身，雙手緊握膝蓋，青筋暴綻的脖子直挺，像正準備向前一躍。他開始說話，從牙齒間能看到他舌頭的輕彈。

「沒有隻字片語和事實證明我背叛了我的弗瑞曼誓約！我要求與我的原告對質！」

簡單而有力的反駁，厄莉婭想。

她看得出來，這句話對耐巴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了解柯巴，他是他們中的一員。為了成為耐巴，他早已證明自己兼具弗瑞曼人的勇氣和謹慎。柯巴，不是最傑出的，但是可靠；缺乏指揮作戰的能力，但足以勝任後勤職務；無法振臂一呼，卻擁有古老的弗瑞曼美德，將部族的利益置於一切之上。

厄莉婭腦海中閃過保羅轉述的奧辛生前遺言，字字泣血。她掃視樓座。這些人每一個都可能設身處地將自己想像成窮途末路的柯巴──其中有些人確實罪有應得。即使是完全清白的耐巴，也和不那麼清白的耐巴同樣危險。

柯巴也感覺到眾耐巴的情緒。「誰指控我？」他質問道，「我是弗瑞曼人，有權知道我的原告是誰。」

「也許是你指控你自己。」厄莉婭說。

柯巴一時來不及掩飾，臉上霎時露出對神祕事物的驚恐。每個人都看清了他的表情：身懷神力的厄莉婭竟然親自出面譴責他，聲稱她從形象界，那個陰幽地域中帶回了證據。

「有弗瑞曼人投入我們的敵營。」厄莉婭繼續說，「捕水器遭破壞，地下水渠被炸毀，作物毒死，低地蓄水也被掠劫了……」

「現在──他們還從沙漠中偷走沙蟲，帶到另一顆星球！」

在場的人十分熟悉這個突如其來的聲音──摩阿迪巴。保羅從大廳門口走了進來，侍衛兵紛紛讓開。他走到厄莉婭身旁。荃妮陪著他，但只是旁觀。

「陛下。」史帝加不忍心看保羅的臉。

保羅空空的眼窩對準樓座方向，然後轉向柯巴：「怎麼了，柯巴？不說點頌詞？」

樓座裡一陣交頭接耳，聲音越來越響，能聽出一些隻言片語：「……對瞎子的律法……弗瑞曼傳統……遺棄在沙漠裡……誰破壞……」

「誰說我是瞎子？」保羅問道，將臉轉向樓座，「你，拉吉非里？

我看見你今天穿了件金色長袍，裡面是藍色的襯衣，還沾有街上的灰塵。你總是不修邊幅。」

拉吉非里伸出三根手指，做了個抵擋邪魔的手勢。

「把那幾根手指頭對準自己吧！」保羅喝道，「我們知道邪惡在哪裡！」他又轉向柯巴：「你臉上寫著罪咎，柯巴。」

「不是我的罪！我也許和罪案有關，但沒有……」聲音突然中斷，他恐懼地朝樓座方向望去。

在保羅的暗示下，厄莉婭站起身來，從講臺走了下來，走到柯巴桌邊，離他不足一公尺，默默地逼視著他。

柯巴在眼神的重壓下退縮了，開始坐立不安，朝樓座投去焦慮的一瞥。

「你在找誰？」保羅問。

「你看不見！」柯巴脫口而出。

保羅強忍住那瞬間對柯巴的悲憫。這個人已經陷入預象的羅網，跟現場的所有人一樣動彈不得。而他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僅此而已。

「我不用眼睛也能看見你。」保羅說。他開始描述柯巴，描述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陣痙攣，投向樓座的每一個驚恐、懇求的眼神。

柯巴絕望了。

厄莉婭觀察著他，知道他隨時可能崩潰。樓座裡的某個人一定同樣知道他是多麼接近崩潰邊緣，她想。是誰？她一個個琢磨著那些耐巴的臉，在這些虛偽的臉上搜尋蛛絲馬跡：憤怒……恐懼……半信半疑……心虛。

保羅不說話了。

柯巴徒勞無功地裝出傲慢的神情，抗辯道：「誰指控我？」

「奧辛指控你。」厄莉婭說。

「奧辛已經死了！」柯巴抗議道。

「你怎麼知道？」保羅問，「通過你的密探系統嗎？哦，是的！我們知道你的密探和情報員，我們也知道把燃岩彈從塔拉黑酉星帶到這裡的人是誰。」

「那是為了保護祁紮銳！」柯巴脫口而出。

「那怎麼會落入反叛者手中？」保羅問。

「被偷了，而且我們……」柯巴沉默了，咽下想說的話，目光飄忽不定，「人人都知道，我一直是向摩阿迪巴表達敬愛的聲音。」他瞪著樓座，「死人怎能指控一個弗瑞曼人？」

「奧辛的聲音並沒有死。」厄莉婭說，在保羅碰了碰她的手臂時閉上了嘴巴。

「奧辛把他的聲音交給了我們。」保羅說，「它指出了名字、通敵的行動，還有會面的地點和時間。柯巴，你發現耐巴委員會裡少了幾張熟悉的臉，對嗎？梅柯爾和費許在哪裡？跛腳柯克今天不在。還有泰金，他在哪裡？」

柯巴連連搖頭。

「他們已經帶著偷到的沙蟲從厄拉科斯逃走了。」保羅說，「就算我放了你，沙胡羅也會因為你參與這件事而懲罰你，取走你身上的水。我還是乾脆放了你吧，柯巴，如何？想想那些失去眼睛的戰士。他們不像我，沒有眼睛也能看見世界。他們有家人，有朋友。柯巴，你躲得過他們嗎？」

「那是意外。」柯巴爭辯，「再說，他們會從忒萊素人那裡……」他又一次頹然坐下。

「誰知道那些金屬眼睛會不會反而控制了他們？」保羅問。

樓座上的耐巴開始互換眼色，捂著嘴竊竊私語。現在他們盯著柯巴的眼神已經變得冰冷。

「保護祁紮銳。」保羅喃喃道，回到柯巴的辯解上，「這麼一種或者會毀掉行星，或者會製造J射線造成失明的武器，柯巴，這種威力，你居然會以為可以當作防禦武器？祁紮銳非得將所有人的眼睛都弄瞎，才能感到安全嗎？」

「那是一種古老珍品，陛下。」柯巴辯解道，「我們知道古老的律法規定只有各大氏族才能擁有原子能，但祁紮銳服從……服從……」

「服從你。」保羅說，「一種古老珍品？哼！」

「即使是原告的聲音，您也必須讓我親耳聽到！」柯巴說，「這是弗瑞曼人的權利。」

「他說的是事實，陛下。」史帝加說。

厄莉婭向史帝加投去嚴厲的一眼。

「律法就是律法。」史帝加說。他察覺了厄莉婭的不滿，於是開始引述弗瑞曼律法，不時針對適用性加入自己的評論。

厄莉婭有一種怪異的感受──史帝加每講一句話，她就能猜到下一句。他怎麼會如此容易上當？史帝加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愛打官腔、保守，也從沒這麼拘泥於沙丘法典。只見他下巴凸出，一臉激昂，嘴唇激動地蠕動著。他就只剩令人反感的自負了嗎？

「柯巴是弗瑞曼人，因此，必須根據弗瑞曼律法進行判決。」史帝加總結說。

厄莉婭轉身望著窗外，花園上空的雲朵將陰影投到室內牆壁上。沮喪壓倒了她。早上已過了一半，他們為這件事情耗了這麼久，結果如何？柯巴已經放鬆下來，一副受到不公正指控的模樣，似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表達對摩阿迪巴的敬愛。她瞥了一眼柯巴，意外看到他臉上掠過一抹詭祕的自大。

他幾乎確信了一件事，她想。他就像聽到了朋友在叫喊：「挺住！援兵就要到了！」

有那麼一刻，他們確實掌控了這件事──侏儒提供的資訊、還有別人參與密謀的線索、告密者的名字，這些全在他們手中。但他們讓最關鍵的一刻溜了。一定不是史帝加。她轉過身，瞪著這位弗瑞曼長者。

史帝加毫不露怯地迎著她的目光。

「謝謝你提醒我們注意律法，史帝加。」保羅說。

史帝加低頭致敬。他靠近了些，用只有保羅和厄莉婭才能看見的口形說：我先榨乾他，再處理這件事。

保羅點點頭，朝柯巴後面的衛兵打了個手勢。

「把柯巴帶到看守最嚴密的牢房去。」保羅說，「除了律法顧問，不許其他人探視。我指派史帝加做你的顧問。」

「我要自己選擇顧問！」柯巴大叫。

保羅猛地轉過身來：「你否認史帝加的公正和判斷力？」

「哦，不，陛下，可是……」

「把他帶走！」保羅喝道。

衛兵將柯巴從坐墊上拉起，押著他出去了。

耐巴又是一陣竊竊私語，然後開始離開樓座。侍衛也從樓座下方走到窗戶邊，拉下橙紅的帷幔，廳內頓時染上幽暗的橙紅。

「保羅。」厄莉婭說。

「不要急著激化事態，」保羅說，「除非我們有全然把握。謝謝你，史帝加，你的戲演得很好。厄莉婭，我已經確定哪些耐巴是柯巴的同夥。他們按捺不住，已經露出了馬腳。」

「你和史帝加事先套好的？」厄莉婭問道。

「即使我宣布處死柯巴，所有耐巴也都能理解。」保羅說，「不過，像這樣就沒有嚴格遵循弗瑞曼律法的處置……他們會覺得自己的權利受到了威脅。有哪些耐巴支援他，厄莉婭？」

「肯定有拉吉非里。」她說，聲音壓得很低，「還有薩吉德，可是……」

「將完整名單交給史帝加。」保羅說。

厄莉婭只覺得喉嚨發乾，不由得咽了口唾沫。此時，她和其他人一樣，對保羅產生了畏懼。保羅沒有眼睛，卻活動自如，她當然知道他是如何做到，但高明到這種程度仍令她不寒而慄。保羅在自己的預象中感覺到他們的身形舉止！她覺得自己的人也在恆星時間中為他的預象閃現微光，而他的一言一行都決定了預象中的人是否按照現實的軌跡走。他用預象牢牢掌握了現場所有人！

「您的晨間接見時間早就到了，陛下。」史帝加說，「許多人——……感到好奇……害怕……」

「你害怕嗎，史帝加？」

聲音很低，幾乎無法聽清：「是的。」

「你是我的朋友，無需害怕。」保羅說。

史帝加咽了口唾沫：「是的，陛下。」

「厄莉婭，開始晨間接見。」保羅說，「史帝加，傳召吧。」

史帝加遵令行事。

大門口頓時一片騷亂。人群往後擠，讓出一條通道給官員。那一瞬間，場面像炸了鍋：皇家衛兵用手肘頂住並推開千方百計想擠進來的陳情者，而身穿華麗長袍的陳情者或叫嚷或咒罵，手裡晃動著他們的召見書。衛兵清出的通道上，晨會書記大踏步走在官員的前方。他手裡拿著

優先名單，上面列出哪些人可以接近皇帝。他名叫泰克魯布，是精瘦的弗瑞曼人，一臉不耐煩的譏誚，頂著光頭和濃密的鬍鬚沿途招搖。

厄莉婭上前擋住他，讓保羅有時間帶著荃妮從高臺後方的私人通道迅速離開。泰克魯布窺探著保羅的背影，表情令厄莉婭頓時起了疑心。

「今天由我代表我兄長。」她說，「一次放一個陳情者進來。」

「是，女士。」他轉身安排。

「我記得妳從前絕不會誤解妳哥哥的意思。」史帝加說。

「我當時分心了。」她說，「但你不是也變了嗎，史帝加？而且是戲劇性的變化。」

史帝加心頭一凜，挺直了身體。人難免會改變，但戲劇性？他自己從來沒想過。戲劇是不可靠的東西，品德和忠誠都相當可疑的外星球表演者才有戲劇性。帝國的敵人才會用戲劇來煽動浮躁的百姓。還有柯巴，背棄了弗瑞曼品德，把戲劇那一套用在祁紮銳上。他將為此丟掉性命。

「妳有些反常。」史帝加說，「妳不信任我了嗎？」

他聲音裡的辛酸使她神色一緩，但語調沒變：「你也知道，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哥哥向來認為，任何事只要交給史帝加，我們都可以放心。這一點，我向來同意。」

「那妳為什麼說我……變了？」

「你準備違抗我哥哥的命令。」她說，「我看得出來。我只希望那不會毀了你們兩個人。」

第一批哀求者、陳情者來了。不等史帝加回答，她已經轉過身去。她看到了他的表情，也知道他的感受。從母親的信上，她讀到了同樣的感受──用律法取代道德和良知。

「你們製造了致命的悖論。」

21

帝瓦納是蘇格拉底基督教哲學的辯護者，很可能是安布斯四號星上的原住民，生活在柯瑞諾之前的八到九世紀之間，達拉瑪克皇朝的第二代統治。他的著作只有部分留存下來，包括這句話：「每個人的心都棲息在同樣的荒野。」

——伊若琅《沙丘論》



「你就是彼加茲吧。」甦亡人說，踏入侏儒那間有衛兵看守的小房間，「我叫海特。」

和海特一起進來的還有一隊換崗值夜班的皇家衛兵。穿過外面的院子時，傍晚暴風捲起沙塵，打在他們臉頰上，扎得他們眼睛直眨，加快了腳步。外面通道裡互相取玩笑的聲音、換崗的動靜一一傳入房內。

「你不是海特，」侏儒說，「你是鄧肯．艾德侯。他們把你的屍體放進氣槽的時候，我正好在那裡。他們把屍體抬出來復活、準備訓練的時候，我也在那裡。」

甦亡人突然一陣口乾舌燥，咽了口唾沫。燈球明亮的黃光投在屋內的綠色帳幔上，顏色減了幾分。燈光照亮了侏儒前額的汗水，讓彼加茲看上去十分古怪，像胡亂拼湊起來的生物，忒萊素人製造他的意圖似乎就要穿透他的皮膚迸射出來。怯懦、輕浮的外表下，這個侏儒藏著某種力量。

「摩阿迪巴派我來問你，忒萊素人把你送到這裡來的目的是什麼？」海特說。

「忒萊素人，忒萊素人。」彼加茲念叨著，「我就是忒萊素人，你這個笨蛋！說到這個，你不也是忒萊素人嗎？」

海特瞪著侏儒。這個彼加茲散發一股超凡的機警，讓人不禁想起古代的精神偶像。

「你有聽見外面的衛兵嗎？」海特問，「只要我一下令，他們會立即絞死你。」

「嘿！嘿！」彼加茲叫道，「你可真是的，變成了這麼一個麻木不仁的傢伙。絞死我？你不是剛說你來是為了找出真相嗎？」

海特發現自己不喜歡侏儒臉上那種神祕的安詳。「也許我只想知道未來會怎麼樣。」他說。

「說得真妙。」彼加茲說，「現在我們互相認識了。兩個賊碰面時不需要自我介紹，各自心照不宣。」

「這麼說，我們都是賊。」海特說，「我們偷什麼東西？」

「不是賊，是骰子。」彼加茲說，「你來這裡，是想瞧瞧我的點數。反過來，我也想瞧瞧你的。但你卻戴上了面具。瞧啊！這人有兩張臉！」

「你真的親眼看見我被放進忒萊素人的箱子裡？」海特問，其實他非常不願意問這個問題。

「我不是說過了嗎？」侏儒跳了起來，「我們當時很是費了一番力。你的肉體不想活過來。」

海特突然感到自己彷彿活在夢境中，受控於別人的意識，而他可能會暫時忘掉這一點，迷失在那人的意識迴旋中。

彼加茲狡黠地側著頭，圍著甦亡人踱步，不時抬頭看看他。「激動會激發你體內的古老模式。」彼加茲說，「你呀，你是一個不想知道自己在追捕什麼的追捕者。」

「而你是一具瞄準摩阿迪巴的武器，對嗎？」海特說，隨著侏儒轉動身體，「你到底想幹什麼？」

「什麼也不幹！」彼加茲說著，停了下來，「你隨便問，我就隨便回答。」

「這麼說，你是衝著厄莉婭來的。」海特說，「她是你的目標嗎？」

「在外星球，他們管她叫魚妖。」彼加茲說，「為什麼一說起她，我就聽到你的血液在翻騰？」

「唔，他們叫她魚妖。」甦亡人說，同時琢磨著彼加茲的表情，想知道他究竟有什麼意圖。侏儒的回應很怪異。

「她是處女，也是娼婦。」彼加茲說，「她粗俗，但機智，博學到令人心驚膽戰，在最仁慈的時候給人殘酷一擊；在思考時放空內心，在想要建立什麼東西的時候，破壞力大得像風暴。」

「原來你到這裡來，是為了痛斥厄莉婭。」海特說。

「痛斥厄莉婭？」彼加茲一屁股坐到牆邊的墊子上，「我來這裡，是因為我被她的美貌迷住了。」他咧開嘴笑，那張大鼻子大嘴的臉上，表情活像蜥蜴。

「攻擊厄莉婭，相當於攻擊她兄長。」海特說。

「這一點很明顯，明顯到人人視而不見。」彼加茲說，「實際上，皇帝和他妹妹就是背對背的同一人，半男半女的人類。」

「這種話我們聽過，最深的沙漠有些弗瑞曼人就這麼說。」海特說，「就是這夥人重啟了活人血祭沙胡羅的儀式。你怎麼會跟他們一樣胡言亂語？」

「你竟敢說這是胡言亂語？」彼加茲問，「就憑你，一個半死不活的東西？啊哈，我忘了，骰子看不到自己的點數，而你的困惑更比其他人多了一倍，因為你為亞崔迪家族那個雙身人效力。其實你的大腦已經快找到答案了，但你的意識卻拒絕接受。」

「你在向看守宣揚這一套謬論，對嗎？」海特低聲問。他覺得自己的思緒已被侏儒的話打亂。

「是他們向我宣揚！」彼加茲說，「他們還禱告神明保佑。為什麼不呢？我們大家都該好好禱告。畢竟，我們活在宇宙史上最危險的人物的陰影下。」

「最危險的人物？」

「連他們的母親都拒絕和他們生活在同一顆星球上！」

「為什麼你不直接回答我的問題？」海特問，「要知道，我們大可以用別的方式拷問你。我們會得到答案的……不管用什麼手段。」

「但我已經回答了！我不是已經告訴你，傳說是真的？我是挾帶死亡的風暴嗎？不！我只是話語！我的話像劃破沙漠上空陰沉天幕的閃電。我已經告訴你：『把燈吹滅，白晝來了！』你卻不斷說：『給我一盞燈，讓我能找到白晝。』」

「你在跟我玩危險的把戲。」海特說，「你是不是以為我理解不了

這些禪遜尼觀念？其實，你留下的線索很明顯，就像鳥在泥地留下的走跡。」

彼加茲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海特問。

「我笑自己有牙齒卻又希望沒有。」彼加茲好不容易邊笑邊吐出這句話，「沒有牙齒的話，我就不會氣得咬牙切齒了。」

「現在我已經知道你的目標，」海特說，「你是針對我。」

「而且我已經正中靶心！」彼加茲說，「你把自己弄成這麼大一個活靶，想射不中都難。」他自顧自地點點頭，「現在，我要為你唱首歌。」他開始哼唱，那是哀痛悲泣的單調旋律，一遍遍重複著。

海特僵住了，體內一股奇異的痛苦沿著背脊往上竄。他瞪著侏儒，在那張衰老的臉龐上看到一雙年輕的眼睛，密密麻麻的淺色紋路從眼睛一路延伸到兩處太陽穴。多麼巨大的腦袋！那張大臉上的五官彷彿都匯聚到正嗚嗚發出單調聲音的突起嘴唇上。聲音使海特想到古老儀式、民間記憶、舊時的話語和習俗、佚失的呢喃中半湮沒的意義。一場跨越時空的思想對決正血淋淋展開。亙古思維在侏儒的歌聲中繚繞，像遠處一點璀璨亮光，越來越近，照亮了沿途數百年的生命。

「你在對我做什麼？」海特喘著氣說。

「你是一部樂器，而我則是被訓練來彈奏你。」彼加茲說，「我正在彈奏你。我把耐巴中另外一些反叛者的名字告訴你吧。他們是拜克諾斯和卡胡伊特，還有柯巴的祕書狄傑迪達，班奈吉的副手阿布莫堅迪斯。就在這一刻，他們之中的某個人或許正把尖刀刺入你那位摩阿迪巴的胸膛。」

海特搖著頭，發現自己說不出話來。

「我們就像兄弟，」彼加茲又一次中斷那單調的哼唱，「我們在同一個再生箱長大。我最早，然後是你。」

突然間，海特的金屬眼睛傳來一陣燒灼的疼痛，眼前所見，無不蒙上閃爍的紅色薄霧。他只覺得自己的感官都喪失了切身感受，只剩這股疼痛。他可以感受到外物，但感官與外物之間彷彿隔著輕飄飄的薄紗。外界的一切都成了偶發，是無生命物質的偶然介入，就連他自己的意志也只是某種難以捉摸、不停變幻的東西，缺乏生氣，只有作為內在靈光

時才能為人所見。

一股清明從絕望中生出。感官中僅存的視力穿透這層薄紗，凝聚的心神像一束熾烈的亮光，由下往上照亮彼加茲。海特感到自己的目光一層層切穿了侏儒：起初，他是聽命於人的智能生命，這一層之下是被貪婪困住的生物，欲望全寫在那雙眼睛上──外殼一層層剝離，最後是受某種符號操縱的實體。

「我們是在戰場上。」彼加茲說，「說出你的想法。」這個命令讓他找回自己的聲音。

海特說：「你不能強迫我殺害摩阿迪巴。」

「我聽過貝尼．潔瑟睿德的名言。」彼加茲說，「宇宙中沒有什麼是牢固的、平衡的、持久的──沒有任何東西能維持自身的形態。每一天，有時是每小時，都在變化。」

海特搖搖頭，一言不發。

「你以為那個糊塗的皇帝就是我們追求的獎賞，」彼加茲說，「你太不了解我們的主人忒萊素了。宇航公會和貝尼．潔瑟睿德認為我們創造的是加工品，但實際上，我們創造的是工具和服務。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工具──貧窮、戰爭。戰爭很有用，能影響許多領域。戰爭會刺激新陳代謝、強化政府、分散基因血緣。宇宙間沒有任何東西的生命力比得上戰爭。只有看出且實現戰爭價值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自決。」

海特用溫和到顯得古怪的聲音說：「你這麼奇特的思想，幾乎使我相信宇宙是邪惡的，存在某種復仇的天意。為了創造你，他們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你的經歷一定是非常精彩的故事，無疑還會有更加精彩的結局。」

「太棒了！」彼加茲得意地大笑起來，「你在反擊──這就是說，你還有意志力，正在實現自決。」

「你想喚醒我體內的暴力。」海特喘著氣說。

彼加茲搖頭否認道：「喚醒，是的；暴力，不對。你自己也說過，你接受的訓練使你成為意識的信徒。而我的意識則是喚醒你體內的那個人，鄧肯．艾德侯。」

「我是海特！」

「你是鄧肯．艾德侯，頂尖的殺手，無數女人的情人，劍客，亞崔

迪家族戰場上的戰士。鄧肯．艾德侯。」

「過去不可能被喚醒。」

「不可能？」

「從來沒有人成功過！」

「不錯。但我們的主人不認為世上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他們會一直尋找合適的工具、正確的施力方法，以及適切的服務……」

「你言不由衷！講得天花亂墜，但都是空話！」

「你體內有一個鄧肯．艾德侯。」彼加茲說，「他是會受制於感情，還是冷靜的審視？新的意識終究壓抑不住，會從緊追著你不放的黑暗過去中冒出。即使是現在，那股意識也在阻擋你的同時刺激你。你體內的那個東西，必定會吸聚所有意識，也必定會收服你。」

「忒萊素人以為我還是他們的奴隸，但我─」

「安靜，奴隸！」彼加茲用哼哼唧唧的語調說道。

海特不由自主閉口了。

「接下來就是最重要的事了。」彼加茲說，「我想你自己也感覺到了。接下來就是用來操縱你的口令……我想應該足以扭轉全局。」

海特感到汗珠從臉頰上一滴滴流下，胸部和手臂顫抖著，卻無法移動。

「有一天，」彼加茲說，「皇帝會來找你。他會說：『她走了。』他會一臉生不如死。他會將水獻給死者，也就是這裡的人所說的流淚。而你會用我的聲音說：『主人！哦，主人！』」

海特的下頷和喉嚨因繃得太緊而開始發痛，只能極其輕微地搖頭。

「你會說：『我從彼加茲那裡帶來了一則訊息。』」侏儒做了個鬼臉，「可憐的彼加茲，他沒有思想……可憐的彼加茲，一只塞滿資訊的圓桶，專供別人使用的東西……敲彼加茲一下，他就會發出聲音……」

他又做了個鬼臉：「你認為我惺惺作態，鄧肯．艾德侯。我不是！我也會悲傷。但是，時間到了，該用利劍代替言辭了。」

海特打了個嗝。

彼加茲咯咯笑起來：「啊，謝謝你，鄧肯，謝謝你。你的生理反應省了我們一堆時間。就像皇帝去不掉他血管中的哈肯能血脈，他也無法不聽命於我們。他會變成吐話的機器，用動聽的聲音向主人提出難以抗

拒的誘惑。」

海特眨眨眼，心中想著這侏儒看起來多麼像居心不良的鬼機靈。亞崔迪人身上流著哈肯能人的血？

「一想到『野獸拉班』，那個邪惡的哈肯能人，你的眼中便噴出了怒火。」彼加茲說，「在這點上，你很像弗瑞曼人。好啊，言辭不管用時，手邊也總是會有利劍，是吧？想想哈肯能人對你家人的折磨。告訴你，你捧在手心的那位保羅也是哈肯能人，那血緣是他母親傳給他的！殺一個哈肯能人，並不會太難，對不對？」

甦亡人心裡一陣冷意。這是憤怒嗎？可自己為什麼會憤怒？

「噢，」彼加茲說，「啊，哈！卡嗒卡嗒。還有更多訊息要讓你轉達。忒萊素願意和你捧在手心的保羅．亞崔迪做筆交易：我們的主人可以復活他心愛的情人。你會有個妹妹—另一個甦亡人。」

海特突然覺得全世界只剩自己的心跳。

「一個甦亡人。」彼加茲說，「將擁有他愛人的肉體。她將替他生孩子，她將只愛他一人。如果他想，我們甚至可以改良原身。讓一個人重新獲得失去的東西，這機會可不多。這是一樁他求之不得的交易。」

彼加茲點點頭，眼睛下垂，像是厭倦了。然後他說：「他會心動……趁他分心的時候，你將接近他，出其不意地給他狠狠一擊！兩個甦亡人，而不是一個！這就是主人要我們做的事！」侏儒清了清喉嚨，再次點點頭：「說吧。」

「我不會做的。」海特說。

「但鄧肯．艾德侯會。」彼加茲說，「別忘了，對那個哈肯能後裔來講，這將是他最脆弱的一刻。你還會建議改良他愛人的身體，也許是永遠不停止跳動的心臟，或者更溫柔一些。當你接近他的時候，你還要提出給他一個庇護所，一顆他選擇的星球，在遠離帝國的某個地方。想想吧！他愛的人又回來了，不再有眼淚，還有寧靜的地方度過餘生。」

「整箱的珍寶。」海特追問道，「他會問價格的。」

「告訴他，他必須宣布放棄自己的神格，走下神壇，同時詆毀祁紮銳。他必須詆毀自己，還有他妹妹。」

「就這些？」海特問，發出一聲冷笑。

「他還必須放棄鉅貿聯會的股份，這是當然。」

「這是當然。」

「如果你離他不夠近，無法出手，你可以先聊聊忒萊素人是多麼敬重他，他讓他們領會宗教的種種可能。你告訴他，忒萊素人有個宗教工程部，能針對特定需求設計宗教。」

「多麼高明。」海特說。

「你覺得自己可以隨意譏諷我，違抗我的命令。」彼加茲說，他再一次狡黠地歪著頭，「用不著否認……」

「他們把你製造得很好，小動物。」海特說。

「你也不錯。」侏儒說，「你還要告訴他動作得快。肉體會腐爛，必須低溫保存。」

海特感到自己在掙扎，周圍全是他不認識的東西。侏儒看起來是那麼有把握！忒萊素人的邏輯一定有缺陷。他們在製造甦亡人時做了特殊設定，讓他聽命於彼加茲的聲音。但……是什麼設定……邏輯／母體／受體，清晰的推理是多麼容易被誤認為正確的推理！忒萊素人的邏輯扭曲了嗎？

彼加茲面露微笑，彷彿在傾聽某種隱祕的聲音。「現在，你將忘記。」他說，「時機一到，才會記起。他將說：『她走了。』到那時，鄧肯．艾德侯將會覺醒。」

侏儒拍手。

海特嗯了一聲，覺得自己似乎在想著什麼，但思路卻被打斷了……也許是一個句子被打斷了。是什麼句子呢？關於什麼……目標？

「你想迷惑我，從而操縱我。」他說。

「你說什麼呀？」彼加茲問。

「我就是你的目標，你無法否認。」海特說。

「我並不想否認。」

「你想對我做什麼？」

「向你示好，」彼加茲說，「僅此而已。」

除非在極為特殊的情形下，否則預知力無法長期顯示事件實際發生時的連續性。先知抓住的只是歷史鏈中的片段，而事物永遠在變動，這一點會干擾先知及求神問卜的人。就讓摩阿迪巴的臣民懷疑他的至高權威和預象，就讓他們否認他的神力。

——《沙丘福音書》



海特看見厄莉婭走出神殿，穿過露天廣場。衛兵彼此離得很近，臉上凶殘的表情掩蓋了平日的養尊處優及目中無人。

撲翼機翼上的日照計在下午明亮的陽光下閃閃發亮，機身上隱約可見皇家衛隊的摩阿迪巴之拳標誌。

海特把目光轉向厄莉婭。她看上去與這個城市格格不入，他想，她應該在沙漠，那個廣闊而自由的地方。看著她走過來，他突然想，厄莉婭只有面露微笑時才像在沉思。全是因為那雙眼睛。他想起一件歷歷在目的往事，那時她出面招待宇航大使，四周都是音樂、閒聊，賓客都穿上華麗的禮服及軍裝，而厄莉婭穿的是象徵貞潔的白長袍，白得耀眼。他從窗戶俯瞰，凝視她走在內庭花園上，穿過幾何水池、噴泉、一叢叢隨風搖曳的蒲葦，還有一座白色的觀景樓。

全錯了……一切都錯了。她屬於沙漠。

海特粗喘一口氣。和上次一樣，厄莉婭離開了他的視線。他等著，拳頭捏緊又鬆開。上次和彼加茲會面後，他一直感到煩躁不安。

他聽到厄莉婭的隨從越過了自己所在的屋子，她則走進民宅區。他努力專注回想她為何令他煩憂。走在露天廣場上的姿態？是的。她的步伐像一隻被追蹤的獵物，想逃離凶猛的掠食者。他從屋子出來，在露臺上走在遮陽幕後方，在陰影的盡頭停下腳步。厄莉婭正站在護欄邊，下方就是她的神殿。

他將目光投向城市，朝她看的地方望去，看到了矩形屋子、一塊塊顏色，以及喧囂熙攘的居民。建築物在酷暑中晃動、發亮，熱氣盤旋著從屋頂升起。一個男孩正在死巷的牆邊踢球，那條巷道正對著一座山丘，剛好在神殿的轉角。球來回彈跳。

厄莉婭也看著那顆球，難以自抑地想著自己也正如那顆球，來回彈跳……在時間的巷道來回彈跳。

離開神殿前，她喝下了最大劑量的美藍極。她以前從未服用這麼多，遠遠超量了。沒等美藍極藥力發作，那劑量就嚇到了她。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她問自己。

「人在危險中作出抉擇。」是這樣嗎？只有這樣，才能穿透那些該死的沙丘塔羅牌在未來布下的重重迷霧。一道屏障矗立在那裡，必須打破。她只能這麼做。她必須看到未來，必須知道她失去眼睛的哥哥正闊步走向何處。

熟悉的美藍極出神狀態開始了。她深深吸了口氣，漸漸進入平和、靜止、忘我的境界。

擁有第二視野很容易使人成為宿命論者，她想。不幸的是，世上沒有演算法可以推算未來，探知未來的預象沒有數學公式可套。先知只冒著失去生命和健全心智的風險，親身踏入未來。

相鄰露臺的陰影中有動靜，是道人影。那個甦亡人！厄莉婭用自己大幅強化的感知力注視著他。生氣勃勃的深色面龐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雙閃爍的金屬眼睛。他身上融合了幾種極端的特質—是影子，也是熾烈的光，製造他的過程復活了他死去的肉身……也復活了某種極度純粹的東西……純真。

他體內的純真正受到重重圍困！

「你在那裡很久了嗎，鄧肯？」她問。

「所以我現在是鄧肯了。」他說，「為什麼？」

「不要質疑我。」她說。

她看著他，心想：忒萊素人做的甦亡人真是完美無缺。

「只有神才敢創造完美。」她說，「對人來說，完美是危險的。」

「鄧肯死了。」他說，不希望她這麼稱呼他，「我是海特。」

她打量他那雙人造眼睛，揣測他都看到了什麼。細看之下，會發現

閃亮的金屬表面上有許多小小的黑色凹痕，像閃亮金屬上的幽深小井。複眼！周圍的世界忽然一亮，搖晃起來。她一隻手抓住曬熱的欄杆，竭力穩住自己。啊，美藍極的藥力好猛烈。

「妳不舒服嗎？」海特問。他靠近了些，金屬眼睛睜得大大的，注視著她。

是誰在說話？她疑惑了。是鄧肯．艾德侯？是晶算師甦亡人或禪遜尼哲學家？或是比任何公會的領航員都更加危險的忒萊素爪牙？她兄長知道。

她再次打量甦亡人。他體內有某種蟄伏的東西。他正蓄勢待發，蘊藏的力量遠遠超越尋常生命。

「因為我母親的緣故，我很像貝尼．潔瑟睿德。」她說，「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有她們的力量，我像她們一樣思考。我體內的某個部分了解育種計畫的莊嚴及緊迫……也了解這個計畫的成品。」

她的眼睛眨了一下，感到自己的部分意識開始在時間中自由流動。

「據說貝尼．潔瑟睿德永遠不會鬆手。」他說。他緊緊盯著她，留意到她抓著露臺邊緣的手指異常蒼白。

「我絆倒了嗎？」她問。

他注意到她的呼吸是多麼深，每個動作都緊張不安，眼神開始呆滯了。

「要絆倒的時候，」他說，「妳可以跳過絆住妳的東西，重新恢復平衡。」

「貝尼．潔瑟睿德絆倒了，」她說，「她們現在就想跳過我哥哥，重新恢復平衡。她們想要荃妮的孩子……或者我的。」

「妳有孩子了？」

她竭力調整，將自己調整到與這個問題對應的時空中。有孩子？什麼時候？在哪裡？

「我看見了……我的孩子。」她悄聲說。

她離開露臺欄杆，轉身看著甦亡人。他一臉謹慎，眼神悲傷。當他隨著她轉身時，那兩片金屬閃爍了一下。

「你用這樣的眼睛能看見……什麼？」她低聲問道。

「別的眼睛能看見的所有東西。」他說。

他的聲音在她耳中迴盪，延伸了她的意識。她感覺自己像在跨越宇宙。不停延伸……向外……向外。無數時空糾纏著她。

「妳服用了美藍極，劑量非常大。」他說。

「為什麼我看不到他？」她喃喃道。宇宙萬物的子宮困住了她，「告訴我，鄧肯，為什麼我看不到他？」

「妳看不見誰？」

「我看不見孩子的父親，我迷失在塔羅牌的霧中了。幫幫我。」

他運用晶算師的能力算出最有可能的答案，然後說：「貝尼．潔瑟睿德想讓妳和妳哥哥交配，這樣就可以留下基因……」

她哀鳴一聲，「體內的卵」。她粗喘一口氣，一陣寒戰竄過全身，接著全身滾燙。那場在她最隱祕的夢境中的交配，那個預知力都無法揭露的人——真的會發生嗎？

「妳是不是冒險服用了大劑量的香料？」他問，同時竭力壓制內心湧現的極度恐懼：某個亞崔迪女人可能會死去，保羅有可能被迫面對某位皇室女子離他而去的事實。

「你不知道搜索未來意味著什麼。」她說，「有時候，我也能瞥見未來的自己……但我自己的預知力干擾了我。我無法看清自己的未來。」她低下頭，來回搖著頭。

「妳服用了多少香料？」他問。

「大自然憎惡預知。」她抬起頭，「你知道嗎，鄧肯？」

他像對小孩子說話般循循善誘：「告訴我，妳服用了多少。」他伸出左手，攬住她的肩膀。

「言語這種手段太簡陋了，太原始，而且模稜兩可。」她掙開他的手。

「妳必須告訴我。」他說。

「看看大盾壁吧。」她吩咐道，手指前方，目光也朝相同方向去。預象翻天覆地湧向她，大地崩裂了，像被無形的潮水沖毀的沙堡。她渾身一顫，轉頭望著甦亡人，被甦亡人臉上的表情嚇呆了。他的五官皺在一起，變得蒼老，然後又變年輕……變老……變年輕。他成了生命本

身，堅定、連續不斷……她轉身想逃，但他一把抓住她的左手。

「我去叫醫生。」他說。

「不！你必須讓我看清這預象！我必須知道！」

「妳已經看到了。」他說。

她低下頭，盯著他的手。肌膚相觸處有股電流，令她既迷醉又驚恐。她猛地甩開他，喘著粗氣：「人是抓不住旋流的！」

「妳需要醫生！」他厲聲說。

「你還不明白？」她質問道，「我的預象不完整，只有一些碎片。我必須記住這個未來。你不懂嗎？」

「要是妳因此送命，未來又在哪裡？」他問，輕輕把她推進臥室。

「言語……言語。」她喃喃道，「我無法解釋。一件事引發了另一件事，卻並沒有因……也沒有果。我們不能這樣放任世界萬物。我們再怎麼努力，都還是有缺口。」

「把意識延伸過來。」他命令著。

他多麼遲鈍！她想。

沁涼的陰影包裹了她。她感到自己的肌肉蠕動著，像沙蟲的運動。身下是一張穩固的床，但她知道，床不具實質。只有空間是永恆的，此外沒有任何事物具有實質。床跟著許多身體一起飄浮，都是她自己的身體。時間成了一種複合感受，難以負荷，並同時引發多重反應留待她去提取。這就是時間，無時無刻不在動。整個宇宙都在向後、向前、向兩側滑動。

「那道缺口不像其他物體。」她解釋說，「你無法從下面過去，也不可能繞過。沒有地方能讓你找到支撐點。」

有一群激動的人圍繞著她，許多人握住她的左手。她看著自己移動的身體，目光隨著那隻摟著人的手臂，看到了那張不斷變幻面容的臉：鄧肯．艾德侯！他的眼睛……不對勁，但這的確是鄧肯。鄧肯是孩子—成人—青少年—孩子—成人—青少年……他臉上的每根線條都流露出對她的擔心。

「鄧肯，別害怕。」她耳語道。

他握緊她的手，點點頭。「躺著別動。」他說。

他想：她不會死！她不能死！不能讓任何亞崔迪女人死去！他猛烈

搖頭。這樣的想法有違晶算師邏輯。死亡是必然，唯有如此，生命才能延續。

這個甦亡人愛我，厄莉婭想。

這個想法成了一塊基岩，她終於有了依靠。這是一張熟悉的臉，臉後方是一間確實的屋子。這是保羅居室的一個房間。

有道固定不變的人影正用一根管子在她的喉嚨裡動作，她一陣作嘔。

「幸好搶救及時。」一個聲音說，她聽出是皇家醫生，「你應該早一點叫我的。」醫生聽上去像是起了疑心。她感到管子從喉嚨裡滑了出來——一條蛇，一條閃亮的線。

「這一針會讓她入睡的。」醫生說，「我叫她的隨從去——」

「我守著她。」甦亡人說。

「不行！」醫生斷然拒絕。

「留下來……鄧肯。」厄莉婭低聲道。

他撫著她的手，讓她明白他聽到了她的話。

「小姐，」醫生說，「最好……」

「不用告訴我什麼最好。」她喘著粗氣，每發出一個音節，喉嚨都疼痛不已。

「小姐，」醫生說，聲音裡帶著責備，「妳知道服用過多美藍極會有危險。我只能假定是某人給了妳美藍極，沒有經過——」

「你真是傻瓜。」她用嘶啞的嗓音說，「你不想讓我看到預象，是嗎？我知道自己服用了什麼，還有為什麼服用。」她一隻手放到喉嚨上，「退下。馬上！」

醫生退出她的視線，說：「我會向妳的兄長稟報此事。」

她憑感覺知道他離開了，將注意力轉向甦亡人。現在，她意識裡的預象更清晰了，此時此地的現實正從預象這片培養基向外生長。她感受到甦亡人在變幻的時間中移動，但身形已在清晰的背景中固定下來，不再影影幢幢。

他是對我們的嚴峻考驗，她想，他是危險，也是拯救。

她打了個寒顫，知道自己看到了兄長看過的預象。眼眶發熱，流下不爭氣的淚水。她猛地搖搖頭。不要流淚！流淚不僅浪費水分，更糟糕

的是會進一步擾亂險惡的預象之流。一定要阻止保羅！哪怕只有一次，就這一次。她越過了時間，將自己的聲音放在他的必經之路上。但壓力和變化頻生，那聲音未必能留在原地。時間之網越過了她兄長，就像光穿透了鏡頭。他很清楚，自己正站在焦點上。他已經將所有時間線都拉到自己身上，不允許未來逃離他的掌握或發生絲毫改變。

「為什麼？」她喃喃道，「是因為仇恨？時間傷害了他，所以他想打擊時間？這是……仇恨嗎？」

甦亡人以為她在叫他：「小姐？」

「我為什麼不能將體內的東西燒毀！」她哭叫道，「我不想與眾不同。」

「厄莉婭，厄莉婭。」他在她耳道哄道，「睡吧。」

「我希望自己能夠放聲大笑。」她喃喃道，眼淚從雙頰簌簌落下，「可我是皇帝的妹妹，一位被尊為神祇的皇帝。人們怕我，但我從來不想成為別人害怕的對象。」

他拭去她臉上的淚水。

「我不想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她低語著，「我只想被愛……愛人。」

「大家都愛妳。」他說。

「哈，忠心耿耿，忠心耿耿的鄧肯。」她說。

「別，別這麼說。」他懇求道。

「但你確實忠心耿耿。」她說，「忠誠是價值連城的商品。可以出售……但無法買，只能賣。」

「我不喜歡妳這樣質疑一切。」他說。

「你該死的邏輯！我說的是真的！」

「睡吧。」他說。

「你愛我嗎，鄧肯？」她問。

「我愛妳。」

「又是一句謊言？」她問，「一個比真相更容易讓人相信的謊言？我害怕相信你，為什麼？」

「妳害怕我的與眾不同，就像妳害怕自己與眾不同。」

「做一個男人吧，別總是拿出晶算師那一套！」她吼道。

「我是晶算師，也是男人。」

「你會讓我做你的女人嗎？」

「我會做愛所要求的一切。」

「愛，還有忠誠？」

「還有忠誠。」

「而這正是你的危險之處。」她說。

她的話使他不安。他的臉沒有流露絲毫憂慮，肌肉沒有抽動，但她知道，她記下的預象清楚顯示了他的不安。然而，她覺得自己忘了部分預象，一些她應該要記住的事──她在未來中察覺了什麼，不完全是透過感官意識，而是和預知力一樣無端出現在她的腦海。但那卻被時間的陰影遮住了──無邊的痛楚。

情感！沒錯──情感！預象中出現了情感。不是直接出現，而是某種東西的產物，而她其實能夠猜出那東西背後躲著什麼。她被情感困住了──一種由恐懼、悲傷和愛形成的網羅。這一切就在她的預象中結合成瘟疫的實體，既原始，又所向披靡。

「鄧肯，不要離開我。」她悄聲說。

「睡吧，」他說，「別硬撐。」

「我必須……我必須。他被當成餌，放在為他而設的陷阱裡。他是權力和恐懼的奴隸。暴力……神壇是囚禁他的牢籠。他將失去……一切。他會被撕成碎片。」

「妳是說保羅嗎？」

「他們揮打鞭子，逼他摧毀自己。」她喘息著弓起後背，「太多壓力，太多不幸。他們引誘他遠離了愛。」她躺到床上，「他們在創造一個他絕不容許自己活在裡面的宇宙。」

「誰在做這些事？」

「是他！啊，你真是遲鈍。他是這個模式的一部分。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她說著說著，感到自己的意識在下降，一層又一層，最後降在肚臍正後方。身體和意識已經分離，融入無數預象碎片之中──移動，移動……她聽到了一聲胎兒的心跳，一個未來的孩子。美藍極的藥力仍在，她繼續在時間中漂流。她知道自己已經感受到孩子的生命，一個尚

未懷上的孩子。而她確定，這個孩子將經歷她所經歷的痛苦—和她一樣在子宮中覺醒。不等出生，就將是有意識、能思考的生命。

23

力有其極限，即使最有權力的人，也無法免於力的攻擊。政府的統治藝術就是判斷極限在哪裡。濫用權力是致命之罪。律法不能是復仇的工具。威嚇任何人，都必須承受後果。

—由史帝加作注的《摩阿迪巴論律法》



荃妮透過泰布穴地低處的裂口遠眺清晨的沙漠。她沒有穿蒸餾服，這讓她在沙漠中缺乏安全感。穴地的入口隱藏在她身後高聳的峭壁中。

沙漠……沙漠……無論走到哪裡，她心心念念的都是沙漠。回到沙漠與其說是回家，不如說是轉了個身，看見始終在那裡的東西。

一陣疼痛從腹中傳來。分娩在即。她忍住疼痛，想獨自和自己的沙漠分享這一刻。

正是黎明時分，大地一片靜謐。雲影在沙丘和大盾壁臺地間飛掠。陽光從高聳的斷崖上瀉下，將她的目光引向如洗碧空下一望無盡的荒涼沙漠。這片風景正切合保羅瞎眼後她心頭揮之不去的入骨憤恨。

為什麼我們要來這裡？她心想。

這不是哈伊拉，探尋之旅。除了為她找到生子之所，保羅在這裡無所追求。這次遠行還有一些奇怪的旅伴：彼加茲，那個忒萊素侏儒；甦亡人，海特，也可能是死後復生的鄧肯．艾德侯；艾德瑞克，公會的領航員、大使；凱亞斯．海倫．莫哈亞，他顯然很憎恨的貝尼．潔瑟睿德聖母；莉綺娜，奧辛那奇怪的女兒，在衛兵的監視下無法自由走動；史帝加，她的耐巴舅父，還有他最受寵的妻子赫若……以及伊若琅……厄莉婭……

風聲隨著她的思緒穿過岩石。沙漠上的白天，天地的顏色都變得更濃烈，黃的更黃、褐的更褐、灰的更灰。

為何要有這麼奇特的同伴組合？

「我們已經忘了『同伴』一詞的原意，」保羅解釋道，「同伴原本是指『旅行之伴』。我們是一體的。」

「但他們有什麼價值？」

「妳瞧！」他那雙可怕的眼窩對著她，「我們已經失去清晰單純的生活。任何東西只要不能裝入瓶子中，不能擊打、刺戳或者儲存，我們就覺得沒有任何價值。」

她委屈地說：「那不是我的意思。」

「啊，我最親愛的。」他安撫著她，「我們在金錢上是如此富裕，生活上卻非常貧乏。我真是個邪惡、固執而愚蠢的……」

「你不是！」

「我是，但妳這話同樣是真的。我的雙手已被時間染髒了，我想……我試圖創造生命，卻不知道生命已經被創造出來了。」

然後，他輕撫她的孕肚，感受腹中的生命。

她邊回想，邊將雙手放到肚子上，顫抖著。她後悔懇求保羅帶自己到這裡來。

沙漠狂風攪起一股惡劣的氣味，是斷崖底部的固沙植物發出來的。弗瑞曼人的迷信攫住了她：惡劣的氣味，不祥的時刻。她面朝狂風，發現固沙植物的外側冒出了一條沙蟲，就像幽靈船的船首從沙丘間竄出，一路拍打著沙礫，接著牠聞到了致命的水氣，於是一頭鑽入沙下，拱出一道道隆起。

沙蟲對水的畏懼勾起她對水的憤恨。水曾經是厄拉科斯星的精魄，現在卻變成了毒藥。水帶來了瘟疫。只有沙漠是乾淨的。

下方來了一隊弗瑞曼工人。他們往上爬，走進穴地的中門，腳上沾著泥漿。

腳上沾著泥漿的弗瑞曼人！

穴地的孩子開始朝著她上方的朝陽唱起晨歌，歌聲從高處的入口往下送，令她想起歲月的流逝有多像率風遠颺的鷹，不由得渾身一顫。

憑他不需要眼睛的視力，保羅看到了什麼風暴？

她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凶狠的瘋狂，一個厭倦了歌聲及口舌之爭的人。

她發現天空已經變成透明的灰色，布滿光潔雪白的光束。狂風挾帶

沙粒劃過天際，鏤刻出一道道奇異的圖案。南面有一線灼亮的白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頓時警覺了起來：南方天空的白，沙胡羅的嘴。那是風暴的前兆，巨大的風暴。不祥的微風揚起沙塵打上她的臉頰。風中有股死亡的氣息，那是地下水渠、潮濕的沙地、燧石的氣味。水！沙胡羅正是因為水，才會送出這陣信風。

鷹也飛進她所在的岩縫躲避風沙，身上的褐色和岩石幾無二致，翅膀則是深紅色。她嚮往眼前的鷹──牠們有地方可躲，而她卻沒有。

「女士，風沙來了！」

她轉過身，發現甦亡人站在穴地高處入口的外側叫喚她，心裡湧起弗瑞曼人的恐懼。死得乾淨俐落能把肉體的水留給部族，這她可以理解。可是……死而復活的東西……

風沙抽打著她，她的臉龐一片胭紅。轉頭一看，只見可怕的沙塵直衝天際。風沙肆虐下的沙漠變成了黃褐色，沙丘一副躁動不安的模樣，像保羅向她形容的大海浪濤。

對她而言，眼前的風暴也已變成平凡的事物。以有限與永恆相比，哪怕沙浪在懸崖上拍得再響，也不過像一口煮開的小鍋。

但對她來說，沙暴已經充斥整個宇宙。動物全躲著沙暴……沙漠上沒有任何東西，只剩沙漠的私語：風捲起的沙礫刮擦著岩石、洶湧的呼嘯、巨石突然從丘頂滾落──然後，從某個看不見的地方，一條沙蟲翻覆了，一路發出砰砰巨響，連翻帶爬逃回自己乾燥的地底深處。

那不過是短短的一刻，就像在時間長河中她命如蜉蝣。但就在這一刻，她覺得這顆星球都快被狂風吹走了，變成宇宙的塵埃，融入其他波動中。

「我們必須快點。」甦亡人來到她身邊。

她覺察到他的驚慌──他擔心她的安危。「沙暴會把妳的肉從骨頭上撕下來的。」他說，彷彿需要向她解釋什麼是沙暴。

他的關切驅散了她對他的畏懼。荃妮讓甦亡人扶著自己一步步跨上岩階，進入穴地，穿過曲曲折折的屏障，隨從打開封閉水氣的密封罩，兩人進去後，密封門立刻闔上。

穴地的臭氣撲鼻而來。這裡混合了各種氣味，人群的體味、蒸餾服的酸敗味，還有熟悉的食物香氣，以及機器運轉時的燃燒味……最濃烈

的則是無處不在的香料味──到處都是美藍極。

她深深吸了口氣：家。

甦亡人鬆開拽住她手臂的手，站在一旁，變得溫順，幾乎像是關掉了開關暫停運轉的機器。只不過……他仍然全神戒備。

荃妮在門口頓了頓，這裡有某種東西讓她感到說不出的迷惑。這裡確實曾是自己的家。她還是孩子的時候就點著燈球在這裡捉蠍子。儘管如此，有些東西卻變了……

「您不想進屋嗎，女士？」甦亡人問。

她感到腹內一波波緊縮，像是被他的話驚醒了。她竭力掩飾，不露出異狀。

「女士？」甦亡人說。

「為什麼保羅擔心我懷上我們自己的孩子？」她問。

「他憂慮您的安危 ，這很自然。 」甦亡人說。

她一隻手摸了摸自己發紅的臉頰：「他就不憂慮孩子的安危嗎？」

「女士，他一想到孩子，就會想起薩督卡殺死的長子。 」

她打量著甦亡人──扁平的臉，晦澀難解的機器眼。他真的是鄧肯．艾德侯嗎，這個生物？他對所有人都這麼友善嗎？他說的是真話嗎？

「您應該有醫生陪伴。 」甦亡人說。

她再一次從他的話中聽出他對她的擔憂。她突然覺得自己的思想彷彿全無防備，隨時可能被人洞悉。

「海特，我很害怕。 」她低聲說，「我的烏蘇爾在哪裡？」

「他在處理國家事務，暫時脫不開身。 」甦亡人說。

她點點頭。政府各部門也搭乘撲翼機浩浩蕩蕩來到這裡。她突然明白穴地有什麼東西讓她迷惑：異世界的氣味。那是從職員和副手身上發出的香水味，還有食物和衣物、外星球的化妝品，瀰漫了整個穴地，構成了氣味的暗流。

荃妮搖搖頭，克制住冷笑的衝動。只要摩阿迪巴在場，連氣味都會變得不同！

「有些緊迫的事需要他處理。 」甦亡人說，他誤解了她的遲疑。

「是……是，我懂。我和那群人一起來的。 」

她回想從厄拉欽恩出發的航程，現在她承認，當時她並不指望自己

能活下來。保羅堅持親自駕駛撲翼機，失去眼睛的他居然能開到這裡。她知道，此後無論他做出什麼事，她都不會再感到驚訝。

又一陣疼痛從腹部擴散開來。

甦亡人發現她呼吸急促、臉頰繃緊，問道：「您要生了？」

「我……是的，是的。」

「快，不能耽誤了。」他說，拉著她的手臂，催促她往下方的大廳走去。

她發現他很驚慌，說道：「還有時間。」

他彷彿沒聽見。「禪遜尼派生孩子的方法，」他說，扶著她走得更快了，「就是在緊張的狀況下無所求地等待。不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要對抗。對抗就得等著失敗。不要一心想著要完成什麼。只有忘記目標，才能完成一切。」

說話時，兩人已經走到臥室門口。他扶著她穿過帷幔，大喊：「赫若！赫若！荃妮要生了。快去叫醫生！」

他一喊，侍從立即動了起來。在匆匆奔走的眾人間，荃妮覺得自己像平靜的孤島……直到另一輪疼痛向她襲來。

海特退到外面的走道，鎮定下來之後，他才有時間思索自己剛才的所作所為。他對某些時刻難以釋懷，一切真相在那些時刻都只是暫時的。他知道自己驚慌了。不僅因為荃妮可能死去，還因為荃妮死後，保羅會來到他身邊……撕心裂肺……他心愛的人走了……走了……走了……

無中不可能生有，甦亡人告訴自己，那麼，這恐慌是從哪裡來的？

他覺得自己的晶算師技能變遲鈍了。他顫抖著，長長吐了口氣。一道精神幽影從他身上掠過，他發現自己正在情感的死蔭之地等待某種清晰明確的聲音一叢林中樹枝斷裂的劈啪聲。

一聲嘆息傳來，他渾身一震。危險過去了，沒有爆發。

他緩緩蓄力，一點點擺脫壓制，沉入晶算師的意識中。他勉強進入了，雖不是最佳狀態，卻必須這麼做。他不再是人，而是在自己腦中移動的幽靈。他是轉運中心，一一分派他所拿到的每筆資料。他體內棲息著眾多代表機遇的產物，正依次而過，等著他比較、判斷。

汗珠在他的前額迸出。

許多模糊的想法輕輕飄入黑暗中──未知。無限的系統！晶算師必須明白，他是在無限的系統中運作。確定的資料無法概括無限。有限的視野容不下所有地方，因此，他必須化為無限，即便只是暫時。

一陣抽搐，他做到了，看見彼加茲坐在面前，像團火光，被體內火焰照亮。

彼加茲！

那個侏儒對他做了什麼！

海特覺得自己正在致命的深淵邊緣搖搖欲墜。他將晶算師的運算放映出來，計算自己的行為會有什麼影響。

「強烈衝動！」他喘息道，「有人在操縱我，在我體內植入強烈的衝動！」

海特說話的時候，一個身著藍色長袍的信使從他身邊走過，遲疑地問：「你在說什麼嗎，先生？」

甦亡人並不看他，點點頭說：「我說出了一切。」

曾有一個英明的人，
掉進了大沙坑。
兩隻眼睛都燒掉了，
只是咬牙吞忍。
他召出未來的畫面，
終於成了聖人。

—童謠，《摩阿迪巴史》



保羅站在穴地外的暗處。先知的視野告訴他此時是夜晚，告訴他月光正照出他左側岩壁上方聖壇的輪廓。這裡充滿回憶，是他的第一個穴地，他和荃妮……

我不能想荃妮，他告訴自己。

他稀薄的預象告訴他周圍的變化：右側遠處有一叢仙人掌，還有井渠的一條銀黑色水流正潺潺淌過早上風暴堆起來的沙丘。

在沙漠流動的水！他想起了另一種水，他的出生地卡樂丹星球的河水。那時他還沒意識到這樣的水流是何等珍貴，即使是流過沙漠盆地的濁水也是珍寶。

一名副手輕咳一聲，從後面走了出來。

保羅伸出雙手，取過吸附著一張金屬紙的磁板，動作緩慢一如井渠的水流。預象向前流動，但他發現自己越來越不願意跟著前進了。

「打擾了，陛下。」副官說，「塞布利條約……需要您簽署。」

「我看得見！」保羅斥喝道。他在簽名處潦草寫上「亞崔迪皇帝」，將磁板朝副官手中一塞，看到了副官臉上的驚恐。

副官快步離開了。

保羅轉過身。險惡、貧瘠的大地！他想像陽光燒燙的大地，燠熱難

當，四處是流沙及黑壓壓的沙坑，風魔沿著岩石席捲無數小沙丘，腹中吸飽赭色岩晶。但這裡又是富庶的地方。在沙暴肆虐的不毛之地上、絕壁斷崖和嶙峋山脊的夾縫間，巨大的希望正在迸發。

這一切都需要水……以及愛。

生命會將狂暴的荒地變得優雅、活躍，他想，這就是沙漠傳達的訊息。他很想轉身朝那群擠在穴地入口的副手叫喊：如果你們一定要崇拜某種東西，就崇拜生命吧──所有生命，哪怕最低賤的生命！我們全都屬於這個美麗的整體！

他們不會明白。在沙漠上，他們是無邊無際的沙子。勃發的生命不會為他們獻上綠色之舞。

他握緊拳頭，試圖阻止預象。他想逃離自己的意識。那是吞噬他的怪獸！他的意識躺在他體內，像海綿吸飽了周邊一切生命，濕淋淋、沉甸甸。

保羅在絕望中拚命將思緒向外擠。

星辰！

意識飄向群星，無垠的星河。只有近乎瘋狂的人才敢想像自己有能力統治其中哪怕最微小的一撮。自己的帝國有多少臣民，他甚至不敢想。

臣民？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崇拜者和敵人。他們之中是否有人見識過教義之外的思想？有沒有人擺脫了狹隘的偏見？沒有，甚至皇帝也擺脫不了。他的生活就是「奪取一切」，試圖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世界。然而，這個歡騰的宇宙終究以無聲的波濤沖刷過他。

把唾沫啐在沙丘上吧！他想，把我的水分給沙丘吧！

是自己用錯綜複雜的變動和想像，用月光和愛，用比亞當還古老的禱詞，用灰色的岩石、緋紅的影子、悲傷、無數的殉道者，鑄造了這個神話──神話最終的結局會如何？波浪消退時，時間的河岸將一片潔白，除了璀璨的記憶結晶，幾乎空無一物。這就是人類興起的全盛時代？

砂粒擦過岩石聲音告訴他，甦亡人來了。

「你今天一直在回避我，鄧肯。」保羅說。

「您這樣稱呼我很危險。」甦亡人說。

「我知道。」

「我……來是想提醒您，陛下。」

「我知道。」

甦亡人全盤托出彼加茲在他身上做了什麼手腳。

「那種強烈的衝動是什麼，你知道嗎？」保羅問。

「暴力。」

保羅覺得自己終於來到一開始便在召喚他的地方。他一動也不動。聖戰已經控制住他，把他固定在一條滑道上，讓他永遠擺脫不掉未來那股駭人的重力。

「不會有任何來自鄧肯的暴力。」保羅喃喃道。

「可是，陛下……」

「告訴我，你在我們身邊看到了什麼。」保羅說。

「陛下？」

「沙漠──今晚的沙漠如何？」

「您看不見？」

「我沒有眼睛，鄧肯。」

「可是……」

「我只有預象。」保羅說，「但我希望自己沒有。預知正逐漸榨乾我，你知道嗎，鄧肯？」

「也許……您擔憂的事不會發生。」甦亡人說。

「什麼？否定自己的預知嗎？我看到預知成真已有幾千次，要如何否定。人們稱這種力量為神力、天賦。但實際上，那是種折磨！我從此再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陛下，」甦亡人喃喃地說，「我……那不是……少爺，你不要……我……」他沉默了。

保羅察覺了甦亡人的迷茫：「你叫我什麼，鄧肯？」

「什麼？我怎麼……等等……」

「你剛才叫我『少爺』。」

「我叫了，是的。」

「鄧肯過去一直是這麼叫我的。」保羅伸出雙手，輕撫甦亡人的臉，「這也是忒萊素訓練的一部分？」

「不是。」

保羅把手放下來：「那麼，那是什麼？」

「那來自……我。」

「你侍奉兩個主人？」

「也許。」

「將自己從甦亡人中釋放出來，鄧肯。」

「怎麼釋放？」

「你是人。做人該做的事。」

「我是甦亡人！」

「但你的肉體是人類。鄧肯就在那裡面。」

「『某種東西』在那裡面。」

「我不在意你怎麼做。」保羅說，「但你必須做。」

「你看到了？」

「見鬼的看到了！」保羅轉過身。他的預象開始向前衝了，中間還有許多缺口，但那擋不住預象。

「陛下，如果你已經……」

「安靜！」保羅舉起一隻手，「你聽到了嗎？」

「聽到什麼，陛下？」

保羅搖搖頭。鄧肯沒聽見。難道那只是他的幻聽？有人在沙漠那邊叫喚他的部落名—從遙遠的地方，「烏……蘇爾爾爾。」

「陛下，那是什麼？」

保羅搖搖頭。他覺得有人在注視這裡，在漆黑的暗處，有什麼東西知道他在這裡。什麼東西？不一是人。

「最美好的，」他喃喃道，「妳是這世上最美好的。」

「您說什麼，陛下？」

「那是未來。」

那邊，那道形狀不定的人形猛地一躍，隨著他的預象變幻著，擊出最強烈的音符，回聲久久不絕。

「我不明白，陛下。」甦亡人說。

「弗瑞曼人離開沙漠太久就會死去，」保羅說，「那有個名稱，叫『水病』。這不是很古怪嗎？」

「非常古怪。」

保羅竭力搜索自己的記憶，試圖想起夜裡荃妮依偎在他身側的呼吸。哪裡還有慰藉？他懷疑。他只記起一件事：出發前往沙漠的那一天，荃妮坐在早餐桌旁，焦躁又不安。

「你為什麼要穿那件舊外衣？」她問道，眼睛盯著他穿在弗瑞曼長袍下的那件黑色軍服，軍服上別著紅鷹家徽，「你是皇帝！」

「就算是皇帝，也有特別鍾愛的衣物。」他說。

這句話居然讓荃妮流出了淚水，他想不出其中緣由。這是她一生中第二次落淚。

如今，在黑暗中，保羅擦了擦自己的臉頰，那上面已經濕成一片。是誰把水給了死者？他想。但這是他自己的臉呀，但又好像不是。風吹過濕漉漉的皮膚，帶來一陣沁涼。一場飄忽的夢出現了，又破滅了。胸口為什麼發脹？是吃了什麼東西嗎？是他的另一個悲痛的自我把水給了死者嗎？暴風挾帶沙塵四處呼嘯，皮膚被吹乾了，那是他自己的皮膚。但那股久久不去的戰慄又是誰的？

然後，一陣哀號傳來，遠遠的，在穴地深處。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響……

燈光突然亮起，甦亡人猛地轉身，雙眼大睜。有人拉開了入口的密封罩。燈光下，他看到一張落拓不羈的笑臉──不！不是笑臉，是哀慟的哭臉！這是一個名叫譚迪斯的弗瑞曼敢死隊軍官，身後跟著黑壓壓的一大群人，見到摩阿迪巴以後，所有人都沉默了。

「荃妮……」譚迪斯說。

「死了。」保羅低聲說，「我聽見了。」

他轉身朝向穴地。他熟悉這裡，知道他在這裡無處可躲。洶湧的預象讓他看到了所有弗瑞曼民眾。他看到了譚迪斯，感受到這個弗瑞曼敢死隊員的悲傷、恐懼和憤怒。

「她走了。」保羅說。

甦亡人聽到了，這句話彷彿從熾熱的燭火中傳出，灼燒著他的胸膛、背脊和金屬眼窩。他感到自己的右手慢慢移向腰帶上的晶刃匕。他的思維變得非常陌生，已經不屬於自己。他成了一具木偶，由那道可怕的燭火垂下的絲線操控，隨著另一人的命令、另一人的意志而動。絲線猛地牽動他的雙臂、雙腿，以及下頜。某種聲音從他嘴裡冒出來，一種

駭人、重複的叫喊──

「赫拉克！赫拉克！赫拉克！」

晶刃匕就要揮出。就在那一瞬，他奪回了自己的聲音，嘶喊道：「快逃！少爺，快逃！」

「我們不會逃。」保羅說，「我們保持尊嚴，做必須做的事。」

甦亡人肌肉緊繃，渾身顫抖，搖搖欲倒。

「……必須做的事！」這句話在他腦中翻湧，像在水面撲騰的巨魚。「必須做的事！」啊，這話聽上去像老公爵，保羅的祖父。少爺遺傳了老公爵，「……必須做的事！」

這幾個字讓甦亡人豁然開朗。他漸漸意識到，自己體內同時有兩個生命：海特／艾德侯／海特／艾德侯……過去的記憶如洪水般湧現，他一一記下，得到新的認知，開始整合全新的意識。新人格暫時獨斷一切，而這雄渾的意識隨時可能崩潰。但事態迫使他緊急調整：少爺需要他。

接著，完成了。他知道自己是鄧肯．艾德侯。他仍然記得海特的一切，但燭火消失了。他終於擺脫了忒萊素人的指令。

「到我身邊來，鄧肯。」保羅說，「我有許多事需要你做。」見艾德侯仍恍恍惚惚地站在那裡，又說：「鄧肯！」

「是，我是鄧肯。」

「當然是！你終於清醒了。我們進去吧。」

艾德侯走在保羅身後。一切彷彿回到過去，但又和過去不一樣。掙脫忒萊素的控制之後，他開始適當評價他們灌輸給他的能力：禪遜尼的修練使他得以面對事件的衝擊，晶算師的造詣又形成一股平衡。他擺脫了所有恐懼，超然物外，全副意識都從一個永遠好奇、求知的角度向外觀看。他曾經死了，可仍然活著。

「陛下，」他們走過去時，弗瑞曼敢死隊員譚迪斯說，「那個女人，莉綺娜，說她必須見您。我叫她等一等。」

「謝謝你。」保羅說，「孩子……」

「我問了醫生，」譚迪斯跟在保羅身後，「他們說您有兩個孩子，都活著，很健康。」

「兩個？」保羅腳下一絆，伸手抓住艾德侯的手臂。

「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譚迪斯說，「我看過了，都是漂亮的弗瑞曼孩子。」

「怎麼……怎麼死的？」保羅低聲說。

「陛下？」譚迪斯彎身靠近。

「荃妮。」保羅說。

「是因為分娩，陛下。」譚迪斯啞著嗓子說，「他們說孩子長得太快，她的身體被耗盡了。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但他們就是這麼說的。」

「帶我去看看她。」保羅輕輕說。

「陛下？」

「帶我去！」

「我們正在朝那裡走，陛下。」譚迪斯湊近保羅，悄聲說，「您的甦亡人為什麼把刀握在手裡？」

「鄧肯，收起刀子。」保羅說，「風暴過去了。」

說話時，保羅覺得自己的聲音就在耳畔，發出聲音的身體卻離自己很遠很遠。兩個孩子！預象中只有一個。但這一切很快就過去了，只留下一個滿懷悲傷和憤怒的人，另一個不是他的人。他的意識不斷原地踏地，再三重演自己的一生。

兩個孩子？

他再次踉蹌。荃妮，荃妮，他想，沒有別的辦法。荃妮，我的愛，相信我，對妳來說，這樣的死更快……更慈悲。若非如此，他們或許已經挾持了我們的孩子，將妳關入牢房和奴隸營，怪罪妳，要妳為我的死負責。現在這條路……這條路摧毀了他們的陰謀，救了我們的孩子

孩子？

他腳下再次不穩。

我默許這一切，他想，我有罪。

前方的岩洞人聲嘈雜，聲音越來越大，和他記憶中的預象一模一樣。是的，就是這個模式，這種毫不留情的模式，甚至對兩個孩子也同樣狠心。

荃妮死了，他告訴自己。

在遙遠過去的某個時刻，這個未來就已經向他伸出魔手，追逐著

他，將他趕入岩縫，而且兩側岩壁越來越窄。他能感覺到岩縫正在他身後轟然閉合。預象中，一切就是這樣發生的。

荃妮死了。我應該允許自己心碎。

但預象之中，他並沒有這麼做。

「通知厄莉婭了嗎？」他問。

「她和荃妮的朋友在一起。」譚迪斯說。

他感到人群在後退，為他讓道。他們的沉默像浪潮湧到他眼前。嘈雜開始消退。穴地一片壓抑。他想將這些人從預象中驅逐，卻發現他無法辦到。每張臉都帶著特殊的印痕轉向他，緊緊尾隨。這些面孔都帶著赤裸裸的好奇。他們也感到悲傷，沒錯，但他知道他們骨子裡的殘忍。他們會眼睜睜看著口齒伶俐的人變成啞巴，聰明人變成傻子。對殘忍的人來說，出醜難道不總是有無窮的吸引力嗎？

與其說這是守靈，不如說是在看守死囚。

保羅發現自己的靈魂在乞求喘息，但預象仍推著他前進。不遠了，他告訴自己。黑暗，沒有預象的黑暗就在前方等著他。就在前方，悲傷和罪疚將撕裂預象。前方就是他的月亮隕落的地方。

他跌跌撞撞走進了這片黑暗。如果不是艾德侯緊緊抓住他的手臂，他一定會跌倒。這個可靠的人知道如何默默分攤他的悲痛。

「就是這裡。」譚迪斯說。

「小心腳下，陛下。」艾德侯說，扶著他走進入口。帳幔拂上保羅的臉。艾德侯扶著他站定。保羅透過臉頰和耳朵接收的反射，感覺到前方就是房間。房間的四壁都是岩石，牆上掛著帳幔。

「荃妮在哪裡？」保羅輕聲問道。

赫若的聲音回答說：「她就在這裡，烏蘇爾。」

保羅顫抖著，吐出一口氣。他擔心她的遺體已經被轉移到蒸餾器去。弗瑞曼人用這種東西回收屍體的水分，留給部族用。預象是這樣的嗎？他感到自己被遺棄在黑暗之中。

「孩子呢？」保羅問。

「也在這裡，陛下。」艾德侯說。

「您有一對漂亮的雙胞胎，烏蘇爾。」赫若說，「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看見了嗎？我們把孩子放在嬰兒床。」

兩個孩子？保羅大惑不解。預象中只有一個女兒。他推開艾德侯攙扶的手臂，朝赫若說話的方向走去，絆在一道堅硬的表面上。他用手摸索，是嬰兒床的超晶玻璃外緣。

有人拉住他的左手。「烏蘇爾？」是赫若。她把他的手放到嬰兒床上。他摸索到又細又軟的肌膚。如此溫暖！還有小小的肋骨，在一上一下地呼吸。

「這是您的兒子。」赫若低聲說。她牽著他的手，「這是您的女兒。」她的手緊緊抓住他，「烏蘇爾，您現在真的瞎了嗎？」

他知道她在想什麼。必須將瞎子遺棄在沙漠。弗瑞曼部族不會帶著累贅。

「帶我去看荃妮。」保羅說，並不回答她的問題。

赫若讓他轉過身，領著他朝左方走去。

現在，保羅感到自己終於接受了荃妮死去的事實。他在宇宙中有自己的角色，雖然他不想要這個宇宙，不想要這具不適合自己的肉身，每一道呼吸都是一次心碎。兩個孩子！他懷疑自己走上了一條預象永遠無法返回的道路。不過這似乎也不重要了。

「我哥哥在哪裡？」

厄莉婭的聲音在後面響起。他聽出她衝了進來，急切地從赫若手裡接過他的手臂。

「我必須和你談談。」厄莉婭低聲說。

「等一下。」保羅說。

「就現在！關於莉綺娜。」

「我知道。」保羅說，「等一下。」

「你沒有一下可以等了！」

「我還有許多。」

「但荃妮沒有！」

「安靜！」他命令道，「荃妮死了。」她想反□，他把一隻手按到她的嘴唇上，「我命令妳安靜！」他感到她平靜下來，於是放開手，「說說妳看見了什麼。」他說。

「保羅！」聲音帶著受挫的哭腔。

「不用擔心。」他說，同時竭力保持內心平靜。就在這時，預象的

眼睛睜開了。是的，預象還在。一圈燈光下，荃妮的身體躺在板子上，有人將她身上的白色長袍拉直、撫平，試圖遮掩分娩的血跡。他無法強迫自己的意識別開，不看預象中的那張臉：那張平和安寧的臉，像鏡子般映射出永恆！

他轉過身，但預象仍然追隨著他。她走了……永遠不回來了。這空氣，這宇宙，卻是空的—每個地方都是空的。這就是對他的懲罰嗎？他想流淚，卻沒有眼淚。他以弗瑞曼人的身分活得太久了嗎？眼前的死者需要他的水。

不遠處，一個嬰兒嚎啕大哭，但馬上被哄得安靜下來。這聲音在他的預象中拉下一片簾幕。保羅喜歡黑暗。這是另一個世界，他想，兩個孩子。

保羅從迷茫的預知恍惚狀態中醒來，試圖重新抓住美藍極帶來的心智擴張，但意識力有未逮。未來並沒有衝入這片新意識。他感到自己在排拒未來，一切未來。

「再見了，我的希哈婭。」他悄聲說。

厄莉婭的聲音在他身後某處響起，嚴厲而緊迫：「我把莉綺娜帶來了！」

保羅轉過身。「那不是莉綺娜。」他說，「那是幻臉人。莉綺娜死了。」

「你可以聽聽她怎麼說。」厄莉婭說。

保羅慢慢朝妹妹聲音的方向走去。

「你還活著，我並不驚訝，亞崔迪。」聲音像莉綺娜，但仍然有細微差別。說話的人使用了莉綺娜的聲帶，但不再刻意控制發音。奇異的是，這個聲音裡透著真誠，保羅相當意外。

「你不驚訝？」保羅問。

「我叫司凱特利，是忒萊素幻臉人。在我們開始交易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你身後的那個人是甦亡人，還是鄧肯．艾德侯？」

「是鄧肯．艾德侯。」保羅說，「我不想和你交易。」

「我想你會的。」司凱特利說。

「鄧肯，」保羅說，聲音越過肩膀傳過去，「如果我要求你，你會殺死這個忒萊素人嗎？」

「我會的，陛下。」鄧肯的聲音裡有一股竭力壓制的狂怒。

「等等！」厄莉婭說，「你還不知道你要拒絕的是什麼。」

「但我確實知道。」保羅說。

「那麼，它真的變成亞崔迪家族的鄧肯．艾德侯。」司凱特利說，「我們找到關鍵了！一個能夠重拾過去的甦亡人。」保羅聽到腳步聲，有人從他左側擦身而過。司凱特利的聲音現在來自他身後：「你記起了過去的什麼，鄧肯？」

「一切。從童年時代開始。我甚至記得你，他們把我從箱子裡抬出來的時候，你就站在箱子旁邊。」艾德侯說。

「太神奇了，」司凱特利吸了口氣，「非常神奇。」

保羅聽到聲音在移動。我需要預象，他想。黑暗讓他束手無策。他受過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提醒他，這個司凱特利相當陰險。但這傢伙始終只是一個聲音，一道他無法掌握的影子。

「這就是亞崔迪家的孩子嗎？」司凱特利問。

「赫若！」保羅叫道，「把這人趕離那裡！」

「別動！」司凱特利喝道，「所有人！我警告你們，幻臉人的速度比你們以為的還要快。我的刀可以在你們碰到我之前了結這兩個生命。」

保羅感到有人在拉他的右手，於是朝右側靠了靠。

「這個距離可以了，厄莉婭。」司凱特利說。

「厄莉婭，不要。」保羅說。

「都是我的錯。」厄莉婭悲痛地說，「我的錯！」

「亞崔迪，」司凱特利說，「現在我們可以交易了吧？」

保羅聽到身後傳來一聲嘶啞的咒罵。艾德侯的喉頭緊縮，嗓音充滿了強行壓抑的狂暴。艾德侯，一定要控制住！司凱特利會殺死嬰孩！

「要交易，就要拿出可賣的東西。」司凱特利說，「不是嗎，亞崔迪？你希望你的荃妮回來嗎？我們可以把她還給你。一個甦亡人，亞崔迪。一個有著所有記憶的甦亡人！不過我們必須要快。叫你的朋友帶一個冷凍箱來保護這具肉體。」

再次聽到荃妮的聲音，保羅想，再次感受到她的存在，在我身邊。啊哈，這就是他們給我艾德侯甦亡人的原因，為了讓我知道再生的人和

原身有多麼相像。完美的復原……但必須答應他們的條件。這樣一來，我就會永遠成為忒萊素的工具。還有荃妮……為了保護孩子，她也會被鎖在相同的命運中，再次面臨祁紮銳的算計……

「你們打算怎麼恢復荃妮的記憶？」保羅問，盡力保持平靜，「你們要控制她來……殺掉她的一個孩子嗎？」

「用我們需要的任何方法。」司凱特利說，「你怎麼說，亞崔迪？」

「厄莉婭，」保羅說，「妳來和這東西交易。我不能和我看不見的東西談判。」

「聰明的選擇。」司凱特利滿意地說，「那麼，厄莉婭，作為妳兄長的代理人，妳準備開什麼價？」

保羅低下頭，讓自己深入平靜的內在。然後，他瞥見了什麼東西—似乎是預象，但又不是。是一把靠近自己的刀。就在那裡！

「給我點時間想想。」厄莉婭說。

「我的刀有耐心等，」司凱特利說，「但荃妮的肉體不能等。別想太久。」

保羅感覺自己在眨眼。這不可能……可確實如此！他感覺到自己的眼睛！視角很奇怪，視線飄忽不定。那裡！那把刀飄入他的視野。保羅驚駭地屏住呼吸。他認出了這個視角，那出自他的一個孩子！那孩子正從嬰兒床上望著司凱特利的刀！閃閃發光，離孩子只有幾寸。是的，他還能看見站在房間另一側的自己—低著頭，靜靜站在那裡，沒有能力傷人，其他人都不留意。

「首先，妳可以讓出鉅貿聯會的所有股份。」司凱特利提議。

「所有股份？」厄莉婭抗議。

「所有股份。」

透過嬰兒床上的眼睛，保羅看著自己從腰帶上的刀鞘中拔出晶刃匕。這個動作使他產生一種奇特的雙重感。他估算著距離和角度。只有一次機會。他用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調整好身體，像一根彈簧，把心力全放在一個動作上，所有肌肉共同形成一具平衡而精巧的機關。

晶刃匕從他的手中飛了出去，發出瑩白刀光，閃電般刺進司凱特利的右眼，再從後腦穿出。司凱特利猛地舉起雙手，一陣踉蹌，向後撞到

牆上。手中的刀噹啷一聲飛向天花板，然後掉到地板上。司凱特利從牆上反彈，臉朝下倒地，沒等著地就已經斷氣了。

保羅繼續經由嬰兒床上的眼睛，看見房間裡的臉都轉了過來，盯著他這個沒有眼睛的人，目瞪口呆。隨後，厄莉婭衝到嬰兒床旁，彎下身子。他的視線被擋住了。

「啊，沒事。」厄莉婭說，「孩子都沒事。」

「陛下，」艾德侯低聲說，「那也是您預象的一部分嗎？」

「不是，」他朝艾德侯揮揮手，「就這樣了。」

「原諒我，保羅。」厄莉婭說，「但那傢伙說他們能夠……復活……」

「亞崔迪家付不起這樣的代價，」保羅說，「這妳也知道。」

「我知道，」她嘆了口氣，「但我還是受了誘惑……」

「誰能不受誘惑？」保羅問。

他轉身走開，摸索著走到牆邊，倚著牆，試著理解自己做了些什麼。怎麼做到的，那雙嬰兒床上的眼睛！他感覺驚人的真相就在前方了。

那是我的眼睛，父親。

這幾個字在他黑暗的視野中閃現微光。

「我的兒子！」保羅喃喃道，聲音低到沒有任何人能聽見，「你……有意識。」

是的，父親。看！

保羅一陣頭暈目眩，緊緊倚在牆上。他感到自己彷彿被倒吊起來風乾。自己的生命飛快從身旁掠過。他看到他的父親。他就是他的父親，還有祖父、祖父的祖父。他的意識跌跌撞撞闖入一條意識碎裂的通道，看到了他所有的男性祖先。

「怎麼會這樣？」他無聲地問。

朦朧的字句又出現了，隨即淡去，最終消失無蹤，彷彿承受了太大的壓力。保羅揩去嘴角的唾沫。他記起厄莉婭在母親的子宮中覺醒的事。但這次沒有生命之水，也沒有服用過量美藍極……或者服用了？荃妮懷孕時食量驚人，會不會就是在攝入美藍極？或許這是他的基因產物，就像凱亞斯．海倫．莫哈亞聖母所預見的那樣？

保羅感到自己就在嬰兒床上。厄莉婭在他上方嘰嘰咕咕，輕撫著他，臉龐朝他逼近，像巨大的物體籠罩著他。她將他翻了個身。他看見身旁的同胞，一名瘦可見骨的女嬰，帶著沙漠民族天生的強健，一頭紅褐色的胎髮。他盯著她看，就在這時，她睜開了眼睛。那眼睛！凝視著自己的是荃妮的眼睛……還有潔西嘉女士的眼睛。許許多多人，都從那雙眼睛裡向外凝視。

「看那裡，」厄莉婭說，「孩子在對看呢。」

「這個年紀的小嬰兒眼睛還沒辦法聚焦。」赫若說。

「我那時候就有辦法。」厄莉婭說。

慢慢地，保羅感到自己掙脫了無數人的意識，終於回到牆邊，緊緊倚著牆。艾德侯輕輕搖晃他的肩膀：「陛下？」

「我的兒子取名為雷托，為了紀念我父親。」保羅說，站直了身子。

「命名的時候，」赫若說，「我會站到你身邊，作為孩子母親的朋友，為他賜名。」

「另外，我的女兒，」保羅說，「取名為珈尼瑪。」

「烏蘇爾！」赫若反駁，「珈尼瑪這名字不吉利。」

「這個名字救了妳一命，」保羅說：「就算厄莉婭拿這名字取笑妳，又怎麼樣？我的女兒是珈尼瑪，一件戰利品。」

保羅聽到身後傳來輪子滾動的吱嘎聲，放著荃妮遺體的板子在移動。取水儀式的聖歌誦唱開始了。

「終於！」赫若說，「我得走了，我必須在最後的時刻站在我朋友身旁見證這場神聖儀式。她的水屬於整個部族。」

「她的水屬於整個部族。」保羅喃喃道。他聽見赫若離開了，開始摸索著向前，拉住艾德侯的衣袖：「帶我回房間去，鄧肯。」他進入自己的房間，完全放鬆下來。這是屬於他一個人的時間。但沒等艾德侯離開，門口就響起一陣騷動。

「主人！」是彼加茲在門口呼喊。

「鄧肯，」保羅說，「讓他向前走兩步。再近，就殺死他。」

「好的。」艾德侯說。

「是鄧肯嗎？」彼加茲說，「真的是鄧肯．艾德侯？」

「是的，」艾德侯說，「我記得所有往事。」

「那麼，司凱特利的計畫成功了！」

「司凱特利死了。」保羅說。

「但是我沒有死，計畫也沒有死。」彼加茲說，「我憑那個培育我的再生箱起誓！計畫成功了！我也將擁有自己的過去—過去的一切。只需要有合適的啟動器。」

「啟動器？」保羅問。

「就是殺死你的強烈衝動。」艾德侯說，聲音充滿憤慨，「他們發覺我把你當成我從未有過的兒子。他們知道，甦亡人不會殺死你，只會被真正的鄧肯．艾德侯取代—這才是他們的計畫。可是……這個計畫有可能會失敗。告訴我，侏儒，如果你的計畫失敗了，如果我殺死了他，會怎樣？」

「哦……那我們會和妹妹交易，救回她的兄長。但現在這種交易更好。」

保羅顫抖著吸了口氣。他能聽見悼亡者走過最後一條通道，正朝放著蒸餾器的房間走去。「還來得及，陛下。」彼加茲說，「想要您的愛人回來嗎？我們可以把她還給您。一個甦亡人，是的。而現在—我們可以提供完美的復原。您看，是不是叫僕從抬來冷凍箱，把您愛人的肉體保存起來……」

越來越難了，保羅想。他耗盡了心力去抵禦忒萊素的第一次誘惑，而現在那一切都毫無意義了！再次感受到荃妮的存在……

「讓他閉嘴。」保羅告訴艾德侯，用的是亞崔迪家族的戰時密語。他聽到艾德侯朝門口走了過去。

「主人！」彼加茲尖叫道

「如果你還敬愛我，」保羅說，仍然用戰時密語道，「幫我做一件事：在我向誘惑屈服之前殺死他！」

「不……」彼加茲慘叫道。

一聲可怕的咕嚕，聲音突然中斷。

「我讓他死得很痛快。」艾德侯說。

保羅低下頭，聽著。聽不到悼亡者的腳步聲了。他想，古老的弗瑞曼儀式此刻正在穴地展開。在遠處的亡者蒸餾器裡，部族取走了死者的

水分。

「我別無選擇。」保羅說，「你懂嗎，鄧肯？」

「我懂。」

「有些事，人類是無力承受的。我干預了所有我能開創的可能未來，直到最終，未來也創造了我。」

「陛下，你不該……」

「這個宇宙中，有些問題是沒有解答的。」保羅說，「沒有，你無計可施。」說話時，保羅感到自己和預象之間的連結開始啪啪作響。無限的可能性排山倒海而來，意識畏縮了。他錯失的預象像風一般，隨意四處漫飛。

25

我們說，摩阿迪巴已經走了，踏上旅途，前往我走過卻從未留下足跡的大陸。

——《祁紮銳教義》導言



沙地旁邊有一道水渠，這是穴地植被的邊界。後方是一道岩脊，之後，在艾德侯腳下的，就是無垠的沙漠了。泰布穴地所在的高地在他的身後，聳立在夜空中。兩輪月亮的月光為穴地鑲上了銀邊。一片果園蔓延到水畔。

艾德侯在沙漠邊緣停下，回頭眺望無聲的水流和開滿鮮花的樹枝，還有月亮，加上水中的倒影，一共四輪月亮。皮膚傳來蒸餾服滑溜的觸感。潮濕的燧石味穿透過濾器撲向他鼻端。吹過果園的風像一陣陣不好懷意的冷笑。他靜靜傾聽夜的聲音：水畔草地有沙鼠棲息，鷹梟的尖嘯不停在斷崖的暗處回蕩，廣袤的流沙漠上，沙粒滑落的嘶嘶聲被風吹得斷斷續續。

艾德侯朝發聲的方向轉過身去。

月光下，沙丘上沒有任何動靜。

譚迪斯就是將保羅帶到這裡，然後折返報告他的情況。從那裡，保羅像弗瑞曼人一樣，毅然決然走入沙漠。

「他瞎了，真的瞎了。」譚迪斯說，好像在解釋什麼，「在這以前，他還有預象可以告訴我們……可是……」

他聳了聳肩。盲眼的弗瑞曼人應該被丟在沙漠裡。摩阿迪巴雖是皇帝，但也是弗瑞曼人。他已經和弗瑞曼人說好，他們會保護、養育他的孩子。他是弗瑞曼人。

艾德侯發現，這是片瘦骨嶙峋的沙漠。沙地透出一道道鍍上銀白月光的岩稜，之後就是綿延不絕的沙丘。

我不該丟下他的，一分鐘都不應該，艾德侯尋思，我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他告訴我，未來已經不再需要他這個人了。」譚迪斯報告說，「他離開我的時候，回頭喊了一句：『現在我自由了。』就是這句話。」

這些人真該死！艾德侯想。

弗瑞曼人拒絕派出撲翼機或任何形式的搜救。救援有違他們的古老習俗。

「會有一條沙蟲等著摩阿迪巴。」他們說，然後開始吟唱禱詞，為被遺棄在沙漠中、準備將水交給沙胡羅的人祈禱，「沙地之母，時間之父，生命之源，讓他過去吧。」

艾德侯坐在平滑的岩石上，緊盯著沙漠。夜晚遮蔽了一切，沒有任何方法知道保羅去了哪裡。

「現在我自由了。」

艾德侯大聲說著這句話，被自己發出的聲音嚇到。有那麼一會，他任憑自己的思緒自由飄蕩。他想起他帶著兒時的保羅到卡樂丹海濱市集的那一天。太陽照在水面上，發出耀眼光芒。大海豐饒的漁獲靜靜擺在那裡出售。艾德侯還記起經常為他們彈奏巴利斯九弦琴的葛尼．哈萊克。那些歡笑，那些快樂時光。音樂的旋律在他的腦海中躍動，引領著他的意識像奴隸般走進快樂回憶的通道。

葛尼．哈萊克。葛尼一定會為這個悲劇責怪他。

記憶中的音樂漸漸遠去。

他想起保羅的話：「宇宙中，有些問題是沒有解答的。」

艾德侯開始想像，在沙漠深處，保羅會如何死去。很快被沙蟲咬死？或是慢慢死於烈日之下？穴地裡有些弗瑞曼人說摩阿迪巴永遠不會死，他已進入了神祕的形象界，那裡集合了一切可能發生的未來，說他會從此在形象界永生，即使肉體已消亡，靈魂也會在那裡徘徊不去。

他將死去，而我卻無能為力。艾德侯想。

但他漸漸意識到，不留痕跡地死去，或許是難得的禮遇━沒有屍骸，什麼都沒有，整顆星球都是他的墓地。

晶算師，解決自己的問題吧。他想。

有句話突然從記憶中冒出。那是受命保護摩阿迪巴兒女的敢死隊軍官在站崗時所說的話：「身為軍官，這是神聖的職責，負責……」

這些單調乏味、自以為是的話激怒了他。這句話誘騙了弗瑞曼人，誘騙了所有人。一個人，一個偉大的人，在那裡默默死去，但這些廢話卻在不痛不癢地說個沒完沒了……沒完沒了……

他想知道，廢話過濾之後，留下的清晰語義會有什麼作用？在某個地方，在帝國創造的某個失落之地，清晰的語義被人封住了，以防有人意外發現。他的意識以晶算師的方式搜尋解答。在那裡，知識正在微微閃爍，河中女妖的頭髮也會這樣發光。她以歌聲召喚……引誘癡迷的水手進入她的碧綠洞穴……

艾德侯猛地一驚，從意識的忘我狀態中回神。

原來如此！他想，換了我的話也會這樣。與其面對失敗，還不如讓自己消失！

剛才那幾乎墮落的一刻仍留在他的記憶裡。他仔細審視，發現自己的生命就跟宇宙一樣久遠。真實的肉體囚禁在意識那有限的碧綠洞穴裡，無限的生命卻永存不絕。

艾德侯站了起來，覺得身心都因沙漠而煥然一新。風中的沙塵子開始飛舞，劈劈啪啪擊打在身後的果樹葉上。夜晚的空氣瀰漫著一股粗糙而乾燥的塵土味，身上的長袍也隨風拍動。

艾德侯意識到，遙遠的沙漠深處，一股母親級的沙暴正在生成，帶著沙塵，捲起陣陣旋渦，發出猛烈的呼嘯。飛沙滾滾，像無比巨大的沙蟲，足以將人的皮肉從骨骼上撕去。

他就要和沙漠合而為一了，艾德侯想，沙漠將使他成就自己。

禪遜尼的思想像純淨的溪水洗刷著他的靈魂。保羅會一直前進，直到走入沙暴，他知道。亞崔迪家族的人不會全然將自己交給命運，即使徹底明白自己躲不過，也不會。

一瞬間，隱約的預象出現在艾德侯腦中，他看到未來的人用談論大海的語氣談論保羅。他一生都與塵土為伍，但水一直跟在他身後。「他的肉體沉沒了，」人們會說，「但他繼續向前游。」一個人在艾德侯身後清了清喉嚨。

艾德侯一轉身，認出了那道人影。是史帝加，他正站在水渠上方的

橋上。

「沒人能找到他，」史帝加說，「但每個人終究都會找到他。」

「沙漠奪去了他的生命──又將他奉為神明。」艾德侯說，「但說到底，他仍是侵入者。他為這顆星球帶來了不屬於這裡的物質──水。」

「沙漠自有其節奏。」史帝加說，「我們歡迎他，稱他為我們的摩阿迪巴，還給了他私下的名字，柱子的基石：烏蘇爾。」

「但仍不是天生的弗瑞曼人。」

「那並不會改變事實，我們得到他……而且徹底得到他。」史帝加把一隻手搭在艾德侯肩膀上，「所有人都是侵入者，老友。」

「你很深沉，對嗎，史帝加？」

「夠深吧。我很明白我們的移民是如何將宇宙搞得亂七八糟。摩阿迪巴給我們帶來了某種秩序。至少為了這個，人們會記住他的聖戰。」

「他不會把自己遺棄在沙漠裡。」艾德侯說，「他瞎了，但不會放棄。他會守護榮譽和節操。他身上流淌著亞崔迪家族的血液。」

「他的水會灑在沙地上。」史帝加說，「來吧。」他輕輕抓住艾德侯的手臂，「厄莉婭回來了，她在找你。」

「她和你去瑪卡布穴地了？」

「是的，她幫忙整治了那些懦弱的耐巴，讓他們重新振作起來。他們聽從她的命令……我也是。」

「什麼命令？」

「處決叛徒。」

「哦。」艾德侯抬頭望向岬角，一陣頭暈目眩，「哪些叛徒？」

「宇航公會的人、聖母莫哈亞、柯巴……還有其他一些人。」

「你殺了一位聖母？」

「是的。摩阿迪巴留下話說不要殺她。」他聳聳肩，「但我違背他的話，厄莉婭知道我會殺死她。」

艾德侯再次凝視沙漠，感覺自己終於變成完整的人，能夠清楚地看見保羅所締造的模式。決斷的策略，亞崔迪家族的訓練手冊這麼形容這種模式。人民服從政府，但受統治的人也影響統治者。他懷疑受統治的人是否意識到自己在這裡也推動了什麼？

「厄莉婭……」史帝加清了清喉嚨，聲音聽上去有些尷尬，「她需

要你在她身邊安慰她。」

「但她是女王。」艾德侯喃喃地說。

「攝政女王，如此而已。」

「財富碾壓一切！她父親過去經常這麼說。」艾德侯咕噥著。

「你來嗎？我們需要你回來。」史帝加困窘地說，「她……心神狂亂了。一下哭著罵自己的兄長，一下又哀悼他。」

「我馬上就去。」艾德侯答應了他。聽到史帝加離開後，他站在那裡，迎著越來越猛的狂風，任沙粒擊打在自己的蒸餾服上，發出劈啪聲。

晶算師意識將未來的走向投射出來，種種可能性使他目眩神迷。保羅推動了一道巨大的旋渦，旋渦所經之處，任何東西都無法留在原地。

貝尼．潔瑟睿德和宇航公會手伸得太長，因此損失慘重，聲名掃地。祁紮銳因為柯巴和其餘高層人員的叛變而搖搖欲墜。保羅最後自願離去，充分顯示了對弗瑞曼習俗的尊重和認同，最終贏得了弗瑞曼人對他及亞崔迪家族的忠誠。他現在已經永遠成為他們的一員。

「保羅走了！」厄莉婭哽咽了。她悄無聲息地走到艾德侯身邊。「他是傻瓜，鄧肯！」

「不要那樣說！」他呵斥道。

「在我說累之前，整個宇宙都會這麼說。」她說。

「為什麼？為了對天神的愛？」

「是對我兄長的愛，不是天神。」

禪遜尼洞察力使他的意識擴張開來。他察覺到她已經失去預知力——荃妮去世後就沒有了。「妳愛的方式很奇怪。」他說。

「愛？鄧肯，他揮揮手，就這麼離開了，哪管身後的世界會裂成碎片！他原本可以平平安安……而且有荃妮陪著他！」

「那麼……為什麼他不這麼做？」

「為了對天神的愛。」她喃喃道，然後又提高音量說：「保羅一生都在逃避聖戰，避免被神化。至少，他如願了。這是他的選擇！」

「啊，對——還有那個預象。」艾德侯迷惑地搖搖頭，「預象顯示了荃妮的死。他的月亮隕落了。」

「他生前是個傻子，對嗎，鄧肯？」

艾德侯的喉嚨因為悲哀而緊縮。

「多傻啊！」厄莉婭喘著氣，崩潰了，「他得到了永生，我們卻必須死！」

「厄莉婭，別這麼說……」

「我只是在哀悼，」她聲音很低，「只是哀悼。你知道我還得為他做什麼嗎？我要救那個伊若琅公主的命。那個人！你該去聽聽她的哀號。她號啕大哭，把水獻給死者。她發誓她是愛他的，只是自己不知道。她咒罵貝尼．潔瑟睿德，說自己要付出一生來養育保羅的孩子。」

「你相信她？」

「她聽起來很可信！」

「啊。」艾德侯輕聲說。最後的發展模式像織品的圖案在他的意識中攤開。伊若琅公主與貝尼．潔瑟睿德的決裂是最後一步，那使女修會喪失了任何對抗亞崔迪繼承人的資本。

厄莉婭開始抽泣，身子依偎著他，臉埋在他的胸前：「哦，鄧肯，鄧肯！他走了！」

艾德侯輕吻她的頭髮。「別難過。」他在她耳畔呢喃，感到她的悲哀和自己的混合在一起，像兩條小溪匯入同一座水池。

「我需要你，鄧肯。」她嗚咽著，「愛我！」

「我愛妳。」他悄聲道。

她抬起頭，月光照著他的臉龐：「我知道，鄧肯。愛能認出愛。」

他聞言渾身一震，他的舊自我中生出一股陌生的感受。他來到這裡尋找一件事，卻發現了另一件事。就好像他跌跌撞撞闖入一間都是熟人的屋子，卻太晚發現自己其實一個人都不認識。

她推開他，握住他的手：「你願意跟我一起走嗎，鄧肯？」

「無論妳去哪裡。」他說。

她領著他，穿過水渠，消失在山陵底部的黑暗之中。那裡是安全之鄉。

尾　聲

摩阿迪巴走了，
沒有蒸餾葬禮的惡氣，
沒有喪鐘
也沒有莊嚴的儀式讓靈魂擺脫貪婪的陰影。
他是癡傻的聖人，
貴重的陌生人，永遠活在理智的邊緣。
放下戒備，他就在那裡！
從茂密的星辰叢林中走出。
神祕而危險，沒有眼睛的先知，
預言的使者，他的聲音永不消失！
沙胡羅，他在水畔等著你。
在那裡，情侶攜手相隨，含情凝視，
美好而乏味的愛。
而他闊步穿過時間的漫長地穴，
驅散夢中的愚鈍自己。

—《甦亡人讚美詩》

跋

布萊恩．赫伯特（**Brian Herbert**）

《沙丘：救世主》是法蘭克．赫伯特的小說中最受誤解的一本。而受到誤解的原因，就跟聲譽卓著的作者本身一樣有趣而複雜。

這是《沙丘》的第一本續集，它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以前，已在科幻雜誌《銀河》（Galaxy）中連載過。毒舌的《國家諷刺》（National Lampoon）雜誌將連載的《沙丘：救世主》封為「年度失望之最」。先前，這個故事已被《類比》（Analog）雜誌的編輯約翰．W．坎貝爾（John W. Campbell）打了回票。他和《國家諷刺》那些人一樣，很愛《沙丘》氣勢磅礡、英勇熱血的一面，因而痛恨續集中與之相反的元素。他說，他的讀者要的是成就偉大功業的英雄故事，而不是主角有人格缺陷的故事。

這些批評者並不明白，《沙丘：救世主》是一本承先啟後的「橋梁書」，銜接《沙丘》與三部曲中尚未完成的第三集。為了把故事往那個方向帶，系列中的第二集把精心打造的保羅 - 摩阿迪巴的英雄神話翻轉過來，揭露在《沙丘》中看似如此輝煌的救世主現象，其實有其黑暗面。許多讀者並不想這樣認清現實；他們不能接受他們心愛的、充滿魅力的主角就此沉淪，尤其是作者已經在《沙丘》中讓兩個受歡迎的角色喪命，包括忠心的亞崔迪劍術大師鄧肯．艾德侯[1]，以及充滿理想的行星生態學家列特 - 凱恩斯。

但他們忽略了法蘭克．赫伯特沿路留下的重要線索。在《沙丘》裡，當列特 - 凱恩斯躺在沙漠裡等死，他想起他父親帕道特幾年前說的話，那些話一直被他放逐到記憶的角落：「不要讓你的人民落進某個英雄的手裡，沒有比這更可怕的浩劫。」在小說接近尾聲時，伊若琅公主在一段預示意味濃厚的題詞中，以多變而有時自相矛盾的詞彙形容勝利的摩阿迪巴，說他是「武士，也是祕教徒；既是魔鬼，也是聖人；既狡猾，也單純；既仁義，也無情；他尚未成神，卻也超越了人」。此外在《沙丘》的附錄裡，法蘭克．赫伯特寫道，對於這座沙漠星球，他是「帶來苦難的英雄」。

《沙丘》中的這些星星點點都是指標，顯示法蘭克．赫伯特盤算著什麼走向，讓一個烏托邦文明轉換成暴戾的反烏托邦。事實上，系列作第二集原本暫訂的書名是《癡傻的聖人》（Fool Saint），後來他又改了兩次，才終於敲定為《沙丘：救世主》。不過在出版的小說中，他是這麼形容摩阿迪巴的：

他是癡傻的聖人，
貴重的陌生人，
永遠活在理智的邊緣。
放下戒備，他就在那裡！

作者認為英雄式的領導者經常會犯錯……而因為被個人魅力征服的追隨者數量之眾，這些錯誤會被放大。爸爸於一九五○年代是政治演說的擬稿人，曾在華盛頓特區工作，他見過領導眾人會如何讓人權欲薰心，也知道追隨充滿吸引力和魅力的政治人物有什麼隱藏危機。他在《沙丘》中埋下的另一顆有趣種子是：「據說，在沙漠擁有大量的水會使人輕忽大意，最後因而喪命。」這是引用希臘悲劇中「傲慢」概念的重要句子。極少有讀者意識到，保羅．亞崔迪的故事不光是在個人及家庭層面上類似希臘悲劇，還有另外一個更廣泛的層面，法蘭克．赫伯特想在此示警：英雄可能把整個社會都帶向毀滅。在《沙丘》和《沙丘：救世主》中，他告誡人們避免驕傲和過度自信，希臘悲劇裡的自戀情結總是會導向重大的挫敗。

在人類歷史上危險的領導者中，我父親有時候會提起喬治．巴頓將軍（General George S. Patton），提起他極具魅力的特質。不過他更常舉的例子是甘迺迪總統。甘迺迪身邊形成了一股亞瑟王和卡美洛[2]的迷思。這位年輕英俊的總統的追隨者並不會質疑他，真可謂他要帶他們去哪裡，他們就會跟到哪裡。我們當然看得出某些案例的危險，例如擁有強大吸引力的希特勒就把他的國家帶向毀滅。然而換作本身並不瘋狂或邪惡的人──例如甘迺迪，或是小說中的保羅－摩阿迪巴，就沒那麼明顯了，因為他的危險藏在圍繞他的宗教迷思結構裡，以及別人會以他的名義做出什麼事來。

我父親想傳達的最重要的訊息，包括政府會用謊言保護自己，還有他們會作出愚蠢到不可思議的決定。《沙丘》出版多年後，尼克森總統就成了充分的證明。爸爸說尼克森試圖掩蓋水門案，等於幫了美國人民一個大忙。雖然是無心插柳，但美國第三十七任總統藉由誇張的示範，教導了人民要質疑他們的領導者。法蘭克．赫伯特在全國各地的大學校園裡，藉著訪談和慷慨激昂的演說警告年輕人不要信任政府，告訴他們美國的開國元勛深諳這個道理，所以才試著在憲法中建立防護網。

從《沙丘》過渡到《沙丘：救世主》的過程中，爸爸像是變了巧妙的戲法。在續集中，作者像在《沙丘》中一樣強調英勇的保羅－摩阿迪巴的行動，不過同時也安排了大量的背景變化以及危機，因為圍繞在領導者身邊的人都各懷鬼胎。有好幾個人為了成為保羅的心腹而爭權奪位，在這過程中，他們會盡可能抓緊權力，有些人會濫用權力，導致可怕的後果。

「沙丘」系列走紅之後，許多書迷開始用特定角度看待法蘭克．赫伯特，而那既非他的本意，他也並不樂於接受。某段敘述他的文字中說他是「科幻小說的宗師」，其他人也用一些堂皇的詞彙形容他。法蘭克．赫伯特給予了回應，他用符合保羅．亞崔迪角色設定的口吻告訴訪談者，說他並不想被視為英雄，有時候他還會用能消除敵意的謙卑口氣說：「我只是個小人物。」

我父親當然不是個小人物。在我為他撰寫的傳記《沙丘的夢想家》（Dreamer of Dune）中，我說他是個傳奇作家，但他終其一生都努力避免這樣的標榜。法蘭克．赫伯特就像對著自己的耳朵說悄悄話，時時提醒自己他只是個凡人。要是他從政，毫無疑問他會是個正直清廉的政治人物，甚至可能是我們最了不起的美國總統之一。要是他下定決心，不管是總統大位，或任何其他崇高的目標，他都有可能實現。不過身為科幻迷，我很慶幸他選擇的是作家之路。由於他是個偉大的作家，他殷殷的告誡會流傳下來，並且有望影響身在決策者位置的人，促使他們建立防護網，避免領導者和他們的追隨者濫用權力。

在閱讀《沙丘：救世主》的時候，請盡情享受冒險情節、懸疑、美妙的角色性格和充滿異世界風情的場景描寫吧。然後回頭再讀一遍。每次翻過書頁，你都會有新發現。然後你會更了解法蘭克．赫伯特這個

人。

布萊恩．赫伯特

華盛頓州西雅圖

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譯／聞若婷）

1

法蘭克·赫伯特並沒有完全把讀者的意見當耳邊風。在《沙丘：救世主》中，他會以另一種形式讓鄧肯·艾德侯重生──名為海特的「甦亡人」，他是用死者的細胞複製出來的，這樣的生物並不會擁有本尊的記憶。──作者注

2

卡美洛：傳說中亞瑟王的宮殿名稱。──譯注

fiction 11

沙丘：救世主

DUNE MESSIAH

作　　者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譯　　者　蘇益群、聞若婷

校　　對　魏秋綢

責任編輯　賴淑玲

編輯協力　楊琇茹

內頁排版　黃暐鵬

行銷企畫　陳詩韻

總 編 輯　賴淑玲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8667-1065

劃撥帳號　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價　350元

ISBN　978-986-5562-15-1

ISBN　978-986-5562-28-1 (EPUB)

本簡體中文版翻譯由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權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

Dune Messiah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69.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沙丘

-3-

CHILDREN OF DUNE

沙丘之子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3-

CHILDREN OF DUNE
沙丘之子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譯

FRANK HERBERT

獻給貝芙，

因為我們的愛是對彼此的美好奉獻，

也因為我願將她的美麗與智慧分享給世人。

本書受她啟發。

1

摩阿迪巴的教誨已經成為學者、盲從者和偏離正道者的辯論場。他倡導一種平衡的生活方式，一種哲學，讓人類得以應對多變宇宙造成的問題。他說人類仍在演化，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結束。他說人類演化所遵循的原則是多變的，只有永生者才能明白。壽命有限的凡夫俗子如何能思索此間精義？

—晶算師鄧肯．艾德侯



洞穴地面未經雕琢的岩石上鋪著深紅地毯，上面有道光點。光的來源不明，就那麼照在香料纖維織成的紅色織品上。這個像在搜尋什麼東西的光點直徑大約兩公分，飄忽不定—時而拖得很長，時而變成橢圓。當光點射上一張床的深綠色側面時，倏然向上躍起，在床上一路拖開。

一名髮色紅褐的孩子躺在綠被下，臉上還帶著嬰兒肥，嘴很大，沒有弗瑞曼人那種典型的瘦骨嶙峋、頭髮稀疏，但也不像異星球的人那樣潤澤。光點經過孩子緊閉的眼睛時，小小的身體動了動，光點隨即消失。

現在，岩洞裡只能聽到均勻的呼吸聲，以及岩洞上方高處的捕風蒸餾器隱約傳來水滴落入盆那令人安心的嗒嗒聲。

光點再次出現在穴室裡—比剛才稍稍大了一些，也更亮了點。這次似乎連光源也一起現身了：一個頭罩兜帽的人堵住石室邊緣的拱門，光源就在那裡。光點再次在石室內四處游移，摸索著、試探著，彷彿帶著某種威脅、某種焦躁。光點避開了熟睡的孩子，在洞頂角落的換氣口柵格上頓了一下，隨後開始探查幔帳上的一道凸起。牆上覆蓋著綠金兩色相間的幔帳，讓這間封閉的岩室顯得柔和了些。

現在，光點消失了。兜帽下的人動了起來，衣物摩擦發出的聲音暴露了他的行動，他停在拱門一側的崗哨上。任何一個熟悉泰布穴地的人

都會立刻認定他是史帝加，這裡的耐巴，那對孤兒雙胞胎的保護人，兩人有一天將繼承父親摩阿迪巴的衣缽。史帝加經常在夜間巡視雙胞胎的住處，總是先到珈尼瑪就寢的地方看看，然後再到隔壁確認雷托的安全。

我是老傻瓜，史帝加想。

他用手指觸摸光點投影儀冰冷的表面，隨後掛回腰帶的鐵環上。投影儀令他很煩躁，雖然他很依賴這種皇室的精密儀器──投影儀能探測出大型生物。剛才的操作顯示皇家寢室中除了那對熟睡的孩子，沒有其他活物。

史帝加知道，自己的思緒和情感就像那個光點一樣飄忽。他無法撫平內心的躁動不安，某種巨大的力量控制了他，把他推到眼前的這一刻。現在，他感到威脅加劇。這裡有塊磁鐵，將整個宇宙的宏偉夢想都吸了過來，所有人間財富、世俗權力和神祕力量，都比不上摩阿迪巴的宗教遺產那麼神聖真實。雷托和他妹妹珈尼瑪的身體裡彙聚了驚人的力量。儘管摩阿迪巴已經逝去，但只要這對雙胞胎活著，他就仍然活在兩人體內。

兩人不僅僅是九歲大的孩子，還是一股天然的力量，人民尊崇、畏懼的對象。兩人的父親是保羅．亞崔迪，也就是摩阿迪巴，所有弗瑞曼人的馬赫迪。摩阿迪巴點燃了全人類的一場大爆炸，弗瑞曼人從沙丘星出發，藉著聖戰，將他們對救世主的熱愛散播到宇宙各處，神權政府無所不在的權威在每顆星球上都留下了印記。

然而摩阿迪巴的孩子也是血肉之軀，史帝加想，我拿刀輕輕捅兩下，心臟就會停止跳動，體內的水也會回歸部落。

這個想法讓他的思緒變成了一團亂麻。

殺死摩阿迪巴的孩子！

但是，多年來的經歷讓他有自省的智慧。史帝加知道如此可怕的想法源於什麼──源於受到詛咒的左手，而不是受到祝福的右手。對他來說，阿耶蒂和布爾汗已毫不神祕。他曾經以身為弗瑞曼人自豪，沙漠是他的朋友，在內心深處他的星球叫做「沙丘」，而不是所有皇家星圖上標注的「厄拉科斯」。

他想，傳說中的弗瑞曼救世主還只是夢想的時候，一切是多麼簡單

啊。我們找到自己的馬赫迪之後，在整個宇宙大肆散布救世主之夢，聖戰所到之處，人們紛紛祈求自己的救世主降臨。

史帝加望向黑漆漆的石室。

如果我的刀能夠解放那些民族，他們會把我當成救世主嗎？

雷托在他的小床上不安地翻來覆去。

史帝加嘆了口氣。他從未見過那位亞崔迪家的祖父，雷托這名字就是繼承自他。很多人都說摩阿迪巴的道德力量來自那位祖父，但那股令人敬畏的正直會在這一代消失嗎？史帝加發現自己無法回答。

他想：泰布穴地是我的，我統治這裡，我是弗瑞曼的耐巴。如果不是我，也不會有摩阿迪巴。現在，這對雙胞胎……兩人的母親荃妮是我的親人，我的血液也流淌在兩人的血管裡。在那裡，我與摩阿迪巴、荃妮以及其他人結合了起來。我們對我們的宇宙做了什麼？

史帝加無法解釋他為什麼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刻想起這些，這些念頭又為什麼使他如此內疚。他縮在自己的兜帽長袍裡。現實與夢想有天壤之別。友好的沙漠一度布滿星球表面，但是現在已經縮減成原來的一半。四處蔓延的植物長成神話中的樂園，讓他感到不安。這和夢想中的不一樣。他的星球不一樣了，他知道自己也變了。比起過去身為穴地首領的自己，現在他精明多了。他明白了很多事：統治的經驗、小小決策帶來的深遠後果。然而他覺得這種知識和精明只是貼在鐵芯外的一層表皮，遮蓋了內部那股更簡單、更宿命的意識。現在，那根古老的鐵芯向他大聲呼喊，懇求他回歸更單純的價值。

泰布穴地清晨的聲音擾亂了他的思緒。人們開始在岩洞走動。他感到一陣微風拂過他的面頰：人們打開密封門，走入黎明前的黑暗。這陣風也說明現在人們多麼粗心，擁擠的居民不再遵循節約用水的規矩。是啊，當這個星球第一次出現降雨，當天空中出現了白雲，當八個弗瑞曼人在過去乾涸的河床上被洪水吞沒以後，他們為什麼還需要節約用水呢？溺水事件發生以前，沙丘星的語言裡沒有「溺死」這個詞彙。但這裡已經不再是沙丘星了，這裡是厄拉科斯……而現在是清晨，一個重要日子的清晨。

摩阿迪巴的母親，也就是這對皇室雙胞胎的祖母潔西嘉，今天將回到這顆行星。為什麼她選擇在此時結束自我放逐？為什麼她要放棄卡樂

丹的安逸舒適，選擇危險的厄拉科斯？

史帝加還有其他憂慮：她會察覺自己的動搖嗎？她是貝尼．潔瑟睿德女巫，受過女修會最嚴格的訓練，又是實至名歸的聖母。這樣的女人很敏銳，也很危險。她是否會下令他舉刀自裁？列特 - 凱恩斯的烏瑪衛士在他死於非命之後就收到了這個命令。

我會服從她的命令嗎？他想。

他無法回答。他又想起了列特 - 凱恩斯，正是這位行星學家首先夢想要把這布滿沙漠的沙丘星轉變為宜人的綠色星球──如同眼下的情形。列特 - 凱恩斯是荃妮的父親，沒有他，也就沒有夢想，沒有荃妮，沒有這對皇室雙胞胎。想起這一串脆弱的因果，史帝加就心灰意冷。

我們是怎麼在這裡相遇的？他問自己，我們是怎麼結合起來的？目的是什麼？我的責任是不是去終結這一切，粉碎這種結合？

史帝加承認體內有駭人的渴望。他可以作出那樣的決定，不顧親情和家族，做一個耐巴有時不得不做的：為了全體部落的利益，取人性命。某種角度上，這樣的謀殺是最終極的背叛和暴行。殺害這麼小的孩子！然而，雙胞胎不僅僅是孩子。兩人吃過香料，參加過穴地狂歡，在沙漠裡找過沙鱒，也玩過弗瑞曼孩子的遊戲……兩人也列席帝國議會。這麼稚嫩的孩子，卻已經具備足夠的智慧參與議會了。兩人的肉身還是孩子，卻擁有高齡長者的經驗，生來就有完整的基因記憶，和姑母厄莉婭一樣，都因這種可怕的意識而與其他人格格不入。

史帝加無數次在夜半時分發現自己的思緒糾纏在這對雙胞胎和兩人的姑母所共有的異常上。他屢屢被這種折磨驚醒，起身來到雙胞胎的臥室，腦中還殘留著剛才的噩夢。現在，他的疑慮已逐漸清晰。他知道，無法作出決定本身就是一種決定。這對雙胞胎和兩人的姑母在子宮內就已然覺醒，擁有祖先遺傳給兩人的所有記憶。這是香料成癮的結果，是母輩──潔西嘉女士和荃妮的香料癮。潔西嘉先生下兒子摩阿迪巴，上癮後才生了厄莉婭。後見之明讓一切昭然若揭：貝尼．潔瑟睿德主導的無數代育種計畫創造了摩阿迪巴，但女修會的計畫中並沒有美藍極。哦，她們知道這個可能，但是她們太害怕，稱之為妖煞。最讓人不安的莫過於此──妖煞。她們會這麼叫，一定有自己的道理。而且如果她們認為厄莉婭是妖煞，那麼這對雙胞胎也是，因為荃妮也同樣上癮了，她的身體

在懷孕時飽含香料，而且不知為何，她正好讓摩阿迪巴的基因更加完整。

史帝加思緒翻騰。這對雙胞胎毫無疑問超越了父親。但，是往哪個方向？男孩提到一種成為他父親的能力，也實際證明過。雷托還是嬰兒的時候，就展示過只有摩阿迪巴才可能擁有的記憶。還有其他祖先在那一片廣袤的記憶伺機而動嗎？那些人的信仰和習慣可能會對世人造成難以形容的危險嗎？

妖煞，神聖的貝尼．潔瑟睿德女巫如此形容，卻也對雙胞胎的基因序列虎視眈眈。她們只想要精子和卵子，不想要自作主張的軀殼。這是潔西嘉女士這次回來的原因嗎？為了扶持她的公爵伴侶，她已經和女修會斷絕關係，但是有傳言說她又皈依了貝尼．潔瑟睿德。

我可以結束這一切夢想，史帝加想，輕而易舉。

然而，自己竟然會考慮這麼做，這再次令他覺得匪夷所思。這個摧毀了他人夢想的現實世界應該由摩阿迪巴的雙胞胎負責嗎？不。兩人不過是透鏡，讓光線流洩而過，展示宇宙的新形狀。

煎熬中，他的思緒又回到弗瑞曼人的原始信仰，他想著：神的旨意已降，不必催促。神會指引方向，而有些人會偏離正道。

最令史帝加憂煩的是摩阿迪巴的信仰。為什麼他們把摩阿迪巴當成神？為什麼要將血肉之軀推上神壇？摩阿迪巴的「黃金永生會」創造了怪獸般的統治機構，強橫干涉一切人類事務。政府和宗教合而為一，犯法就是違背教規。任何瀆神的跡象都難逃質疑政府法令的嫌疑，任何反叛都會引來地獄烈火及自以為公正的審判。

然而制定這些政府法令的，正是凡人。

史帝加悲傷地搖搖頭，沒有發覺僕人已經進入皇家接待室，準備開始清晨的工作。

他用手指撫摸掛在腰間的晶刃匕，想著匕首象徵的往昔，想著自己不止一次同情那些反叛者，他們發起的叛亂在自己的命令下全數剿滅。困惑不停湧上，他真希望自己知道如何化解，回到這把匕首所代表的簡單世界。但宇宙是不可能倒轉的，只會不停朝這一片灰濛濛的無盡虛空投映影像。即使他的匕首殺死了雙胞胎，也會被虛空彈回來，徒然在人類歷史中織入更多變數，製造新一波混亂，促使人類嘗試其他形式的秩

序和失序。

史帝加嘆了口氣，這才意識到周圍的動靜。是的，這些侍從代表一種以摩阿迪巴雙胞胎為中心的秩序。他們不時進出，滿足這裡的各種需求。最好向他們效法，史帝加告訴自己，最好等事情發生再來看著辦。

我也是僕人，他告訴自己，我的主人就是慈悲的神，寬容的神。他引用了一段話：「我們在他們的脖子套上枷鎖，高齊下頦，所以他們的頭高高仰起；我們還在他們的身前和身後豎起屏障，並蓋住他們，所以他們什麼也看不到。」

這是弗瑞曼古老教誨裡的一段話。

史帝加暗自點頭。

得以看見、得以預知下一個時刻，像是摩阿迪巴可畏的預象，讓人類多了些籌碼，有更多選擇的空間。拿掉了枷鎖，是的，或許這是神的一時興起。另一個普通人無法釐清的複雜問題。

史帝加把手從刀上拿開。晶刃匕引發的回憶使他的手指一陣微微刺痛。但是，曾經在沙蟲巨嘴中閃閃發光的刀刃現在正靜靜躺在刀鞘裡。史帝加知道，他現在不會拔出刀來殺死那兩個孩子。他決定了，最好還是遵從他至今仍然珍惜的傳統美德：忠誠。能夠理解的複雜性總比無法理解的好，當下也總比夢中的未來好。史帝加口中苦澀的味道告訴他，有些夢想可以多麼虛無又令人作嘔。

不！不需要更多的夢想了！

2

問：「你見過傳道人嗎？」
答：「我見過一隻沙蟲。」
問：「沙蟲怎麼了？」
答：「給了我們呼吸的空氣。」
問：「那我們為什麼要摧毀沙蟲的領地？」
答：「因為沙胡羅（沙蟲的神名）下了令。」

——哈克．阿拉達《厄拉科斯之謎》



按照弗瑞曼人的習俗，亞崔迪雙胞胎在黎明前一小時起床。兩人在相鄰的兩個穴室中，以一種神祕的和諧同時打著哈欠，伸著懶腰，感知著周圍岩洞內的活動。兩人能聽到侍從在前廳準備早餐，一種簡單的稀粥，椰棗和堅果混合未完全發酵的香料提取出的汁液。前廳中裝有一些燈球，柔和的黃光穿過開放式拱廊照進穴室。雙胞胎在柔光下迅速穿好衣服，著裝的同時還能聽到對方的動靜。兩人不約而同穿上蒸餾服以抵擋沙漠焚風。

雙胞胎在前廳會合，注意到侍從立即安靜下來。雷托在他光滑的灰色蒸餾服外披著鑲黑邊的褐色斗篷，妹妹則穿著綠色斗篷。兩人斗篷的領口都用亞崔迪紅鷹形的別針扣起。別針以黃金製作，上面還有代表鷹眼的紅寶石。

看到這樣華麗的服飾，史帝加的妻子之一赫若說道：「你們穿成這樣是為了祖母吧。」雷托端起碗，看了看赫若那黝黑、滄桑的臉，搖頭說道：「妳怎麼知道我們不是為了自己才穿上盛裝呢？」

赫若迎著他促狹的目光，面不改色地說：「我的眼睛和你一樣藍！」

珈尼瑪大聲笑出來。赫若是這種弗瑞曼式鬥嘴的高手。她接著說

道：「不要嘲弄我，孩子。你有皇家血統沒錯，但我們都帶著香料成癮的印記：沒有眼白的眼睛。有了這種印記，哪個弗瑞曼人需要更多華服或尊榮？」

雷托微笑著，懊悔地搖了搖頭：「赫若，我親愛的，如果妳年輕一些，沒有嫁給史帝加，我會娶妳的。」

赫若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小小的勝利，示意其他侍從繼續整理前廳，準備好迎接今天的重要場面。「好好吃你的早餐，」她說，「你今天需要體力。」

「那妳同意招待祖母時，我們這樣穿沒有太過盛重？」珈尼瑪嘴裡塞滿稀粥，含混不清地問道。

「別怕她，珈尼。」赫若說道。

雷托吞下一口粥，用刺探的目光看著赫若。這女人真是鬼機靈，一眼就看穿盛裝的花招。「她會覺得我們怕她嗎？」雷托問道。

「應該不會。」赫若說道，「要記得，她是我們的聖母。我知道她的本事。」

「厄莉婭穿成什麼樣？」珈尼瑪問道。

「我還沒看到她。」赫若簡短地回答，轉身離去。

雷托和珈尼瑪互換眼色，心照不宣，然後伏下身去，迅速吃完早餐，隨即來到寬闊的中央通道。

珈尼瑪用兩人共享的基因記憶中的一種古語：「這麼說，我們今天會有祖母了。」

「這讓厄莉婭很煩心。」雷托說道。

「她那樣的權力，誰會想放棄？」珈尼瑪說。

雷托輕笑幾聲，以如此稚嫩的身體來說，聲音成熟得很怪異。「不只這事。」

「她母親的雙眼能不能看到我們看到的事情？」

「為什麼不能呢？」雷托反問道。

「是的……厄莉婭擔心的可能正是這個。」

「誰能比妖煞更了解妖煞？」雷托問道。

「你知道，我們也可能錯了。」珈尼瑪說。

「但是我們沒有錯。」他隨即引用了貝尼．潔瑟睿德《光明書》中

的一段話，「我們有理由和駭人事例稱呼出生前就擁有記憶的人為妖煞。又有誰知道我們墮落的過去中會冒出哪個迷茫且受詛咒的人格來接管我們的軀體？」

「我知道來龍去脈，」珈尼瑪說道，「但如果真是這樣，為何我們沒有遭受這種內部攻擊？」

「可能是父母在保護我們。」雷托說。

「那麼，厄莉婭為什麼沒有受到同樣的保護？」

「我不知道。可能因為她的父母中有一位還在人世，也可能只是因為我們還年幼，還算堅強。也許當我們變老了，變得更加憤世嫉俗的時候……」

「我們跟祖母相處時，必須非常小心。」珈尼瑪說道。

「而且不能提到那個在我們星球上遊蕩，四處散布異端的傳道人？」

「你不會真的認為他是我們的父親吧！」

「我沒辦法判斷，但是厄莉婭怕他。」

珈尼瑪使勁搖搖頭：「我不相信這些關於妖煞的胡扯！」

「妳的記憶和我的一樣多，」雷托說，「願意相信什麼，就相信什麼吧。」

「你認為這是因為我們還不敢進入香料的入定狀態，而厄莉婭已經試過了？」珈尼瑪問。

「這正是我的想法。」

兩人不再說話，並加入中央通道的人流中。泰布穴地有點涼意，但穿著蒸餾服很暖和，雙胞胎把冷凝兜帽甩在紅髮後方，臉龐透露了兩人擁有相同的基因：豐滿的嘴唇、寬闊的眼距，還有香料上癮後的純藍眼珠。

雷托率先發現兩人的姑母厄莉婭正向兩人走來。

「她來了。」他用亞崔迪氏族的戰時密語示警。

厄莉婭停在兩人面前，珈尼瑪朝姑姑點了點頭，說：「戰利品問候她顯赫的親人。」她用契科布薩語強調了自己的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一戰利品。

「妳看，我敬愛的姑姑，」雷托說道，「為了迎接妳的母親，我們

今天特地做好了準備。」

在皇室眾人中，只有厄莉婭絲毫不覺得雙胞胎的成人言行有任何奇怪之處。她瞪了瞪兩個孩子，然後說：「你們兩個都住嘴！」

厄莉婭的紅銅色頭髮攏在腦後，以兩只金色水環束起。鵝蛋形的臉上眉頭緊鎖，大大的嘴巴往下一扁，流露一絲任性，全藍的眼睛周圍有憂愁的魚尾紋。

「我警告過你們今天應該怎樣表現，」厄莉婭說道，「你們和我一樣，都知道理由。」

「我們知道妳的理由，但是妳可能不知道我們的。」珈尼瑪說道。

「珈尼！」厄莉婭怒斥。

雷托盯著姑姑，說：「跟以前一樣，我們不會裝成只會傻笑的嬰兒。」

「沒人要你們傻笑。」厄莉婭說道，「但我們認為，如果你們讓我母親生出什麼危險的想法，那是不智之舉。這點伊若琅也同意。誰知道潔西嘉女士決定扮演什麼角色？畢竟，她是個貝尼．潔瑟睿德。」

雷托搖了搖頭，思索著：為什麼厄莉婭沒看出我們的懷疑？她是不是陷得太深了？他特別留意厄莉婭臉上細微的基因特徵，那透露了她外祖父的身分。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可不是和藹的人。想到這一點，雷托感到微微心煩意亂：他也是我的祖先。

他說：「潔西嘉女士受過統治訓練。」

珈尼瑪點點頭：「她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候回來？」

厄莉婭沉下臉：「她會不會只是想看望孫兒？」

珈尼瑪想：我親愛的姑姑，這只是妳的希望。但這太不可能了。

「她不能統治這裡，」厄莉婭說道，「她已經有卡樂丹，應該夠了。」

珈尼瑪安撫道：「我們的父親在走入沙漠等待死亡之前，讓妳成為攝政。他……」

「妳有什麼意見嗎？」厄莉婭質問。

「這是合理的選擇，」雷托接過妹妹的話，「只有妳能夠了解像這樣的人」

「有傳言說我的母親已經重返女修會。」厄莉婭說，「你們都知道

貝尼．潔瑟睿德是怎麼想的……」

「妖煞。」雷托接道。

「是的！」厄莉婭咬著牙。

「俗語說，一日女巫，終身女巫。」珈尼瑪說道。

妹妹，妳在玩危險的遊戲，雷托想。但他還是接下妹妹的話說：「跟其他貝尼．潔瑟睿德相比，我們的祖母簡單多了。厄莉婭，妳也有她的記憶，肯定知道她會怎麼做。」

「簡單！」厄莉婭搖搖頭。她環顧四周，看了看擁擠的中央通道，然後轉頭對雙胞胎說：「如果我母親可以用簡單來形容，你們現在就不會站在這裡了──我也不會。我會是她的第一個孩子，而這一切都不……」她半是聳肩，半是顫抖，「我警告你們兩個，今天一定要謹言慎行。」厄莉婭抬起頭，「我的侍衛來了。」

「妳仍然認為我們陪妳去太空港不安全？」雷托問道。

「在這裡等，」厄莉婭說，「我會帶她過來。」

雷托和妹妹互使眼色，說道：「妳跟我們講過好幾次，在我們以自己的身體實際經歷過人事之前，我們從先人繼承的記憶不太實用。我們也這麼認為。我們預計祖母抵達之後會有危險的改變。」

「你們要一直這麼想。」厄莉婭說道。她轉過身，在侍衛簇擁下沿著通道快步走向正式的大門。撲翼機在那裡等著。

珈尼瑪拭去一滴右眼流出的淚水。

「給死者的水？」雷托挽著妹妹的手臂，輕聲說。

珈尼瑪深深吸了一口氣，想著剛才自己觀察姑姑時，是怎麼用了她從體內歷代先祖的經驗中找出的方法。「香料引發的入定？」她問道，心裡知道雷托會怎麼說。

「妳有更好的解釋嗎？」

「只是想討論一下，為什麼我們的父親……甚至我們的祖母，沒有被壓垮？」

他仔細看了看她，說道：「妳和我一樣清楚問題的答案。兩人在到厄拉科斯之前就有穩定的人格。至於入定，這個嘛……」他聳了聳肩，「兩人在出生之前並未擁有祖先的記憶，但厄莉婭……」

「為什麼她不相信貝尼．潔瑟睿德的警告？」珈尼瑪咬著下唇，

「厄莉婭獲得的資訊明明和我們一樣。」

「她們叫她妖煞很久了。」雷托說道，「妳不會覺得躍躍欲試，想要知道我們是不是比他們還要強大嗎……」

「不，我不覺會！」珈尼瑪避開兄長探詢的目光，全身顫抖。只要查一下自己的基因記憶，女修會的警告就歷歷在目。出生前就擁有記憶的人很容易長成邪惡的成年人，可能的原因是……她又一次戰慄了。

「很遺憾，我們的祖先沒幾個人在出生前就有記憶。」雷托說。

「說不定有。」

「那我們早就……啊，是的，又是這個沒有解決的老問題：我們真的能夠獲得每一位祖先的全部經驗嗎？」

從自己的心慌，雷托知道這場對話一定也讓妹妹很不安。兩人探討這個問題很多次了，都沒有結果。他說：「每次她催促我們嘗試入定的時候，我們都必須拖延、拖延再拖延。對香料過量萬分小心，這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要讓我們過量，劑量要非常高才行。」珈尼瑪說道。

「我們的耐受性可能很高，」他贊同道，「看看厄莉婭吧，她服用的劑量多大。」

「我很同情她，」珈尼瑪說，「那誘惑一定既幽微又陰險，神不知鬼不覺纏上她，直到……」

「是的，她是受害者，」雷托說道，「妖煞。」

「我們也可能搞錯了。」

「可能。」

「我一直在想，」珈尼瑪若有所思地說，「我下一次追尋的祖先記憶會不會就是……」

「歷史就在妳的枕邊。」雷托說道。

「我們要找機會和祖母談談這個問題。」

「她的記憶也在我腦內這麼催促著。」雷托說。

珈尼瑪迎著他的目光，說道：「知道太多，永遠無法帶來簡單的決定。」

3

沙漠邊緣的穴地，
屬於列特，屬於凱恩斯，
屬於史帝加，屬於摩阿迪巴，
然後又屬於史帝加。
耐巴一一長眠沙中，
但是穴地依然屹立不垮。

—弗瑞曼歌謠



離開那對雙胞胎時，厄莉婭感到自己心跳加速。有那麼幾秒鐘，她差點衝動地決定留在兩人身旁，請求兩人幫助。多麼愚蠢懦弱啊！想起那一刻，厄莉婭心中響起警鐘，一言不發。這對雙胞胎敢窺探未來嗎？那條道路吞噬了兩人的父親，現在一定也引誘著兩人—入定及入定帶來的預象正在變幻莫測的風中向兩人招手。

為什麼我看不到未來？厄莉婭想，我這麼努力嘗試，預象為什麼總是避開我？

一定要讓這對雙胞胎嘗試，她告訴自己。兩人仍有兒童的好奇心，而這種好奇心又與跨越數千年的記憶緊緊相連。

和我一樣，厄莉婭想。

她的侍衛打開穴地正式大門的水氣密封裝置，站在入口兩側，她隨後走上停著撲翼機的洞口邊緣。沙漠深處吹來的風挾著沙塵颳過天空，但天色仍很亮。從穴地的燈球走到日光中，厄莉婭的思緒不由得向外翻飛。

為什麼潔西嘉女士選擇在這時候回來？風聲也傳到卡樂丹了嗎？關於攝政女王是多麼的……？

「我們得快，殿下。」一名侍衛在風聲中高聲說道。

旁人幫助厄莉婭登上撲翼機，並繫好安全帶。但是她的思緒仍不停躍出。

為什麼是現在？

撲翼機的機翼向下一沉，機身騰空而起。她切切實實感受到王位帶來的浮華和權力──但是這些是多麼脆弱，喔！多麼脆弱啊！

為什麼是現在，在自己的計畫還沒有完成的時候？

空中飄浮的沙塵漸漸消散了，她可以看到陽光照耀著大地。地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過去乾燥的土地覆上了大片植被。

如果無法預見未來，我會失敗的。哦，只要我能像保羅那樣看見預象，我將會完成多大的奇蹟！

痛苦的渴求使她渾身戰慄，她多麼希望自己可以放下權力。喔！如果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多好，在最安全的蒙昧狀態中一無所知地半活著，直到呱呱墜地，來到世間。但是，不！她生來就是亞崔迪人，母親的香料癮將累積萬年的意識強加給無辜的她。為什麼母親要回來？

葛尼．哈萊克應該和她在一起──那位忠誠的家臣，外貌醜陋的職業殺手，忠心且正直，擅長用尖針奪人性命以及演奏巴利斯九弦琴的樂師。有人說他是母親的入幕之賓，這還有待追查，或許可以用這件事扭轉全局。

她拋開了想變成普通人的願望。

必須引誘雷托入定。

她想起以前問過雷托，他會怎樣處理和葛尼．哈萊克的關係。雷托當時便察覺這個問題背後的深意，說哈萊克忠誠到「過份的程度」，然後又補充了一句：「他欽佩我……的父親。」

她注意到那片刻的猶豫，雷托差點脫口說出「我」，而不是「我父親」。是啊，有時基因記憶和自己的情緒是難分彼此的，而葛尼．哈萊克會讓雷托更難分辨兩者。

厄莉婭的嘴角露出一絲冷笑。

保羅去世後，葛尼選擇和潔西嘉女士一起回卡樂丹，他再來到沙丘星將攪亂許多事。他效忠保羅的父親及其繼承者，從雷托一世、保羅到雷托二世。此外還有貝尼．潔瑟睿德育種計畫的成果：潔西嘉、厄莉婭、珈尼瑪。葛尼會讓大家的角色更加混亂，這可能會有利用價值。

如果他發現我們身上有他最憎惡的哈肯能血統，會有什麼反應？

厄莉婭的微笑變成了沉思。畢竟，那對雙胞胎還是孩子。兩人就像有無數父母的孩子，記憶既屬於別人，也屬於自己。兩人將站在泰布穴地的洞口，看著祖母乘坐的撲翼機在厄拉欽恩盆地降落。飛機在空中留下的拖痕清晰可見—潔西嘉真的到了，她的一雙孫兒看到了嗎？

母親會問我是怎麼訓練兩人的，厄莉婭想，會問我是否明智審慎地運用普拉那 - 並度訓練。而我會告訴她，兩人自己訓練自己，就像我以前一樣。我會引用她孫子的話：「在統治者的責任中，有一項是進行必要的懲罰……但前提是受害者要求懲罰。」

厄莉婭突然想到，如果她能讓潔西嘉女士將心力都放在雙胞胎身上，其他事情或許就能逃過她的法眼。

這有可能。雷托很像保羅。而且，有何不可？他想要的話就可以成為保羅，就連珈尼瑪也具備這種駭人能力。

就像我可以成為我的母親，或是任何一個與我們共享人生記憶的人。

她將思緒轉向別處，看著大盾壁的風景，隨後又想到：離開水分豐沛、溫暖安全的卡樂丹，重返沙丘星球厄拉科斯，她會有什麼感受？在這裡，她的公爵遇害，她的兒子成了殉教者。

為什麼潔西嘉女士在這個時候回來？

厄莉婭找不到答案—沒有明確答案。她可以和另一人共用自我意識，但兩人的經歷不同，動機也會變得不一樣。個體的個人行動才能顯示個體的決定。對於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亞崔迪來說，這一點尤為重要。兩人的降世不同於常人：當肉體離開子宮時，是兩具有意識、會呼吸的肉體徹底分離，因此給小生命帶來多重的痛苦。

厄莉婭對母親又愛又恨，而她覺得這不足為奇。她必須如此，那是一種必要的平衡，不需要怪罪自己或別人。應該譴責貝尼．潔瑟睿德嗎？因為潔西嘉女士的道路是她們設計的？當某人的記憶涵蓋千年，歉疚、指責也會變得稀薄。女修會只是想繁衍出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除了是成熟聖母的男性版本，還更進一步—一個具有超常感知和意識的人，可以同時出現在多重時空。在這個計畫中，潔西嘉女士僅僅是育種計畫的棋子，然而她居然有失體面地愛上了分派給她的生育對象。她沒

有按照女修會的命令在首胎懷上女孩，反倒如她摯愛的公爵所願，生下男孩。

而且是在染上了香料癮之後生下我！現在，她們排斥我。現在，她們怕我！她們的確該怕……

她們的奎薩茲．哈德拉赫保羅提前一代降世，這是她們長期計畫中的一個小小失算。現在她們又面臨一個新問題：妖煞，身上帶著她們累世累代尋求的寶貴基因。

厄莉婭感到眼前落下一片陰影，抬頭一看，她的護衛隊已排成高空警戒隊形。她搖了搖頭，停止胡思亂想。追憶過去，把死者的錯誤揉成一團有什麼幫助？現在畢竟是全新的時代了。

鄧肯．艾德侯已用他的晶算師意識推算「潔西嘉為什麼在這時候回來」，他的大腦可以像古代電腦那樣運算。他說，她回來是為了幫女修會取回雙胞胎，因為兩人身上也有那些寶貴基因。他很可能是對的，這個目的可能足以讓潔西嘉女士離開她自願隱居的卡樂丹。如果女修會命令她……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原因能讓她回到這個充滿痛苦回憶的地方？

「我們會弄清楚的。」厄莉婭喃喃道。

她感到撲翼機在她堡壘的屋頂上降落，有如一個明確又令人不快的標點符號，讓她心中充滿了嚴峻的預感。

美藍極，字源不明（被認為源於古老地球）：詞義一，香料的混合物；詞義二，產於厄拉科斯（沙丘）的香料，可抗衰老，智者薩卡德統治時期的皇家化學師元修夫．尚艾許科第一個注意到這種物質；美藍極只存在於厄拉科斯的沙漠最深處，與第一位弗瑞曼救世主摩阿迪巴（亞崔迪）的預知力密切相關，宇航公會的領航員和貝尼．潔瑟睿德也使用這種香料。

—《皇家詞典》（第五版）



兩隻大型貓科動物在曙光中躍上山脊，悠然跑動。牠們並不是在急切地尋找獵物，只是在巡視領地。牠們被稱作拉扎虎，是八千年前被帶到薩魯撒．塞康達斯行星的特殊種，用基因手段消除了古老地球原生種的一些特徵，同時強化了其他特點。虎牙仍然很長。臉很寬，長著機靈警覺的眼睛。腳掌加大，以適應崎嶇不平的地面。帶鞘的爪子伸出後大約有十公分長，在爪鞘的摩擦壓迫下，爪尖像剃刀一樣鋒利。毛皮是均勻的褐色，幾乎能在沙地上隱身。

拉扎虎和先祖還有一點不同之處：還是幼獸時，大腦就被植入訊號接收器，手持遙控器，就可以隨意操控牠們。

天氣很冷，拉扎虎停下來，仔細查看地形，在空氣中呼出一團白霧。牠們周遭是星球上刻意不開發的乾燥荒涼地帶，人們從厄拉科斯偷渡來少數沙鱒，岌岌可危地養在這裡，想靠沙鱒打破香料壟斷。這兩頭大貓所站之處散落著褐色岩石，稀疏灌木在晨曦下長長的陰影中投出銀亮綠意。

大貓身體微震，警覺了起來，眼睛慢慢往左，接著頭才轉了過來。下方遠處那片崎嶇的土地上，有兩個孩子手牽著手，沿著一條乾河床艱難往上爬。這兩個孩子看起來年齡相當，大約九到十歲，一頭紅髮，穿

著蒸餾服，外面披上乳白罩袍，罩袍邊緣和額頭都用珍珠光澤的絲線繡上亞崔迪氏族的鷹徽。孩子邊走邊高興地說話，虎視眈眈的大貓可以清晰聽到兩人的聲音。拉扎虎知道這個遊戲，牠們先前就玩過，但是仍然文風不動，等待遙控器傳來追擊指令。

一個男人出現在兩隻大貓身後的山脊上。他停了下來，仔細研究面前的場景：大貓和孩子。他穿著鐵灰色的皇家薩督卡制服，上面的徽章顯示他的軍階是萊文布雷徹——霸夏的副手。一條綁帶從他的頸後穿過手臂下方，胸前有一個薄口袋裝著遙控器，兩隻手都可以輕易按下按鈕。

兩隻老虎沒有轉過身來看他，牠們已經很熟悉這個男人的聲音和氣味。他趴在大貓兩步外，抹了抹額頭上的汗水。氣溫很低，但這工作卻讓人發熱。他再次用灰白的眼睛打量眼前的場景：大貓和孩子。他把一縷濕透的金髮塞進黑色頭盔，用手按了一下喉嚨中植入的麥克風。

「大貓已經發現兩人了。」

植入兩耳後的接收器傳來回覆的聲音：「我們看到了。」

「這一次怎麼辦？」萊文布雷徹問道。

「沒有接到追擊指令，大貓也會行動嗎？」接收器裡的聲音反問道。

「牠們準備好了。」萊文布雷徹說道。

「很好。讓我們看看四節訓練課夠不夠。」

「你們準備好了就告訴我。」

「好了。」

「開始行動。」萊文布雷徹說道。

他拔開遙控器右側紅鍵上的安全閂，按下按鍵，現在那對大貓不再受任何約束了。他把手指放在紅鍵下方的黑鍵上，以防老虎攻擊自己。但老虎根本沒有注意他，而是在地面匍匐，動作流暢地邁開寬大的腳掌，開始朝山脊下那對孩子逼進。

萊文布雷徹蹲下來仔細觀察。他知道周圍某個地方有具隱蔽的傳輸眼，會將一切傳送到堡壘的一面祕密螢幕上，讓他的王子親眼看到。

大貓先是邁著大步走，隨後開始狂奔。

孩子正專心攀爬岩脊，還沒有意識已經身處險境。其中一個孩子正在大笑，聲音在寂靜的空氣中顯得高亢。另一個孩子絆了一下，重新站

穩身子後，轉過身，看到了那對大貓，指著說：「看啊！」

兩個孩子都停了下來，好奇地盯著突然出現在眼前的迷人動物。兩隻拉扎虎襲擊時，兩人還站著不動。孩子一下子就死了，脖子立即斷裂。大貓開始張口進食。

「需要我召回牠們嗎？」萊文布雷徹問道。

「讓牠們吃吧。牠們幹得很漂亮，我就知道牠們沒問題，這兩隻真是厲害。」

「也是我見過最好的。」萊文布雷徹贊同道。

「很好。已經派了人去接你。通話完畢。」

萊文布雷徹站起身來，伸了伸懶腰，忍著不看左側的高地，那裡的閃光點暴露了傳輸眼的位置，他的良好表現已經傳送到遠方的霸夏面前。萊文布雷徹嘴角上揚：這任務將讓他升官。他彷彿感受到巴圖徽章正別在領子上，接著是波薩格……甚至有一天會成為霸夏。在已逝的沙德姆四世之孫法拉肯的部隊裡，表現優良的人都會很快晉升。有一天，當王子坐上他理應得到的皇帝寶座，前途更是無可限量。霸夏可能都不是他的人生巔峰，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男爵和伯爵……在亞崔迪雙胞胎被除掉之後。

5

弗瑞曼人必須回歸原初的信仰，重拾自己打造人類共同體的創造性。他必須回到過去，想起自己在沙丘星上求生時學到的內容。弗瑞曼人唯一該做的，就是擁抱靈魂深處的教誨。對他而言，帝國、蘭茲拉德和鉅貿聯會的世界毫無意義，只會剝奪他的靈魂。

——厄拉欽恩的講道



潔西嘉女士乘坐的航艦停靠在登陸區暗褐色的平地上，剛結束太空飛行的機身還在轟轟作響，呻吟不絕。四周人山人海。她估計大約有五十萬人，其中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朝聖者。他們站在那裡，因敬畏而靜默不語，全神貫注望向星艦的出口平臺。平臺艙門的陰影遮住了她和她的隨從。

還有兩小時才到正午，但人群上方的空氣已映出灰濛濛的微光，預示著今日的燠熱。

潔西嘉頭戴聖母的羊毛兜帽，一頭夾雜銀絲的紅銅色頭髮緊貼著鵝蛋臉。她伸手撫了撫頭髮，知道自己在長途旅行後臉色欠佳，而且黑色的羊毛也不適合她。但她過去在這裡就是這身裝扮，弗瑞曼人不會忘記羊毛長袍代表的意義。她嘆了口氣，星際旅行並不輕鬆，過去的記憶更如重擔壓在心頭——先前她的公爵就是被迫從卡樂丹來到厄拉科斯這片領地。

她使用貝尼．潔瑟睿德訓練出來的能力慢慢掃視眼前的人海，偵測重要細節。他們中有戴著灰色蒸餾頭罩、一身沙漠深處裝扮的弗瑞曼人，也有穿著白色長袍、肩膀上別著贖罪標記的朝聖者，還有零零星星的富有商人，穿著無帽的輕便常服，炫耀他們在厄拉欽恩灼熱的空氣中並不在乎流失水分……還有「忠信會」的代表，身穿綠色長袍，戴著厚重兜帽，站在自己虔誠的小圈子裡顯得與人群格格不入。

視線離開人群之後，她心頭升起似曾相識之感。陪著摯愛的公爵一起抵達當地是多久的事情了？二十多年。她不喜歡回憶令人心跳失速的往事。在她心裡，時間沉甸甸的，停滯不前，彷彿她離開這顆行星的那些年並不存在。

又一次踏入惡龍之口了，她想。

就在這裡，在這片平原上，她的兒子從已逝的沙德姆四世手中奪下帝國，那一次的歷史動亂已將這片土地刻入人類的腦中和信仰裡。

聽到身後隨從的騷動，她又嘆了口氣。厄莉婭遲到了，他們必須等候。厄莉婭和她的隨從正從人群邊緣慢慢走向這裡，皇家衛隊在前方開道，在人海中引起陣陣波浪。

潔西嘉再次打量四周。很多地方都和以前不同了。登陸區的塔臺上新增了祈禱用的陽臺。平原左方目力所及之處矗立著一排駭人的塑鋼建築，那是保羅建造的堡壘─「沙地上方的穴地」，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單一建築，容納整座城市還綽綽有餘。在那裡，有著帝國中最強大的政權，厄莉婭以她兄長為基礎建立的「忠信會」。

必須鏟除那裡，潔西嘉想。

厄莉婭的代表團已經到達出口舷梯的下方，正站著等候。潔西嘉認出了粗獷的史帝加。神呀，竟然還有伊若琅公主！婀娜的身形掩飾了她的殘暴，風向不定的微風拂動她兜帽下的金髮。她絲毫沒有變老，像是在對歲月示威。還有隊伍最前端的厄莉婭，一臉張揚的青春，目光盯著航艦艙門的陰影。潔西嘉仔細端詳女兒的臉，嘴角抿成一線。一股沉重感從潔西嘉的體內竄過，她聽到自己的心在耳邊吶喊：傳言是真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厄莉婭落入了邪道。稍微受過訓練的人都能看出證據。妖煞！

潔西嘉用片刻工夫調整情緒，才發現自己原來多麼希望那些謠言都是假的。

雙胞胎呢？她問自己，雙胞胎也迷失了嗎？

潔西嘉以神母的儀態慢慢走出陰影，來到舷梯口，她的隨從則依指示留在原處。接下來是最關鍵的時刻。現在，潔西嘉獨自站在所有人眼前。她聽到葛尼．哈萊克在身後緊張地清著嗓子。葛尼多次反對她這樣做：「不用屏蔽場？天啊！妳瘋了！」

但是，在葛尼眾多可貴的品德中，最核心的就是服從。他會表達異議，然後服從命令，就像現在。

潔西嘉現身時，人海湧出一陣低呼，如同巨大沙蟲發出沙沙聲。她依祭司團規定，舉起雙臂表示賜福。人們紛紛跪倒在地，儘管很多人並不情願，但整片人海彷彿巨大的有機體，就連官方代表也不得不遵從。

潔西嘉記下人海中遲疑的區域，她知道身後的眼線和她混在人群中的密探已經記下一張臨時地圖，可以揪出那些不甘願下跪的人。

潔西嘉仍然保持雙臂上舉，葛尼和他的手下向前，迅速繞過她，走下舷梯，毫不理會官方代表驚異的表情，到人群中跟打手勢表明自己身分的密探會合。他們在人海中迅速散開，不時跳過一群群下跪的人，在狹窄的人縫間疾奔。少數被鎖定的人意識到了危險，想要逃走，卻成了最明顯的獵物——一把飛刀或一道繩圈，逃跑者已然倒地。其他人則被趕出人群，雙手受縛，跌跌撞撞。

整個過程中，潔西嘉始終伸展雙臂，用她屹立的身影賜福，讓人群保持順服。她聆聽眾人竊竊私語，但早就知道人們大多在說些什麼，因為那是她預先安排的：聖母歸來是為了掃除懶散敷衍的人。祝福天神之母！

一切落幕之後，幾具死屍癱軟在地，束手就擒的人被關進塔臺下的圍欄內，潔西嘉這才放下雙臂，前後大概只過了三分鐘。她知道葛尼和他的手下不太可能抓到那些最具威脅的首領，那些傢伙十分敏感警覺，但會捕獲幾條有趣的小魚，當然不免也有一些無足輕重的敗類和笨蛋。

潔西嘉放下手臂後，人們發出歡呼，站了起來。

潔西嘉獨自走下舷梯，彷彿什麼都沒發生。她忽略自己的女兒，只留意史帝加。他桀驁不馴的黑色大鬍子從蒸餾服的兜帽下散出來，帶著一些灰白，但炯炯有神的全藍雙眼依舊，和兩人首次在沙漠相遇時一樣。史帝加明白也認同剛才那一幕的意義。他是真正的弗瑞曼耐巴，男人的領袖，從不怯於做出見血的決定。他的第一句話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歡迎回家，女士。能看到直接有效的行動總是讓人高興。」

潔西嘉露出矜持的微笑：「封鎖機場，史帝加。在審問那些囚犯之前，不准任何人離開。」

「已經辦好了，女士。」史帝加說道，「葛尼的人和我一起計畫好了。」

「這麼說來，那些出手相助的人是你的部下。」

「一部分是，女士。」她察覺到話中的保留之意，點了點頭，「過去那些日子，你對我了解得很透徹，史帝加。」

「正如您過去費心告訴我的，女士，人們觀察存活下來的人，並向他們學習。」

厄莉婭走上前來，史帝加站到一旁，讓潔西嘉直接面對她女兒。

潔西嘉知道無法隱藏自己發覺了什麼，所以無意掩飾。如有需要，厄利婭可以像任何女修會的高手一樣觀察入微，從潔西嘉的行為舉止就可以知道她看出、破解了什麼。她們是誓不兩立 的敵人，連這個詞都太輕描淡寫。

厄莉婭選擇憤怒，這是最簡單、最適當的反應。

「妳竟敢不徵求我的意見，就籌畫這種行動？」她衝著潔西嘉的臉質問。

潔西嘉溫和地說道：「妳剛剛也聽到了，葛尼根本沒告訴我整個計畫。我們以為……」

「還有你，史帝加！」厄莉婭轉身面對他，「你究竟效忠誰？」

「我宣誓的對象是摩阿迪巴的孩子，」史帝加生硬地說，「我們除去了一個對他們的威脅。」

「這個消息為什麼沒有讓妳高興呢……女兒？」潔西嘉問道。

厄莉婭眨了眨眼，朝她母親瞟了一眼，強壓下內心的波瀾，勉強露齒微笑。「我很高興……母親。」她說。她的確高興，這點連厄莉婭本人都感到驚訝。她心中一陣狂喜，終於和母親敞開來談了。曾讓她無比擔憂的那一刻已經過去，而權力平衡並沒有改變。「我們方便時再詳談這個問題。」厄莉婭同時對母親和史帝加說道。

「當然。」潔西嘉說道，並示意談話結束，轉過身來看著伊若琅公主。

在幾次心跳之間，潔西嘉和公主靜靜站著端詳彼此—兩個貝尼．潔瑟睿德，都為同一個理由與女修會決裂：愛。兩人所愛的男子都已死去。公主對保羅的愛沒有得到回報，成了他的妻子，卻不是愛人。現

在，弗瑞曼情人荃妮為保羅所生的兩個孩子是她活下去的理由。

潔西嘉率先開口：「我的孫兒在哪裡？」

「在泰布穴地。」

「在這裡太危險了，我了解。」

伊若琅微微點了點頭。她看到了潔西嘉和厄莉婭的交鋒，但厄莉婭事先已讓她做好心理準備：「潔西嘉已經回到女修會，我們都知道她們對保羅的孩子有什麼打算。」伊若琅一直不是貝尼．潔瑟睿德的高徒，她的價值主要在於她是沙德姆四世的女兒。她總是太高傲，不想費心提升自己的能力。現在，她突然選邊站，辜負了自己所受的訓練。

「真的，潔西嘉。」伊若琅說，「妳應該事先徵詢皇家議會的意見。現在的做法是不對的，僅僅透過……」

「我是不是應該斷定妳們兩人都不信任史帝加？」潔西嘉問道。

伊若琅意識到這個問題不該回答，這點聰明她還是有的。她暗自慶幸失去耐性的祭司代表團正走上前來，並和厄莉婭交換了一下眼色，想著：潔西嘉還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傲慢！一條貝尼．潔瑟睿德格言在她腦海浮現：傲慢之人不過是在築起城牆，掩蓋自己的疑慮和恐懼。潔西嘉就是這樣嗎？顯然不是，那麼，那就是一種姿態了。但又是為了什麼呢？這問題深深困擾著伊若琅。

祭司亂哄哄地簇擁著摩阿迪巴的母親。有些只是碰了碰她的手臂，多數人深深鞠了個躬並向她問候。最後輪到代表團的兩位領導者上前，如同他們被授與的角色—「那些在前的，將要在後。」他們臉上掛著練過的笑容，告訴她正式的潔淨儀式將在堡壘內舉行，也就是過去保羅的要塞大本營。

潔西嘉研究著眼前這兩人，心生厭惡。其中一人叫賈維德，是陰鷙的圓臉年輕人，幽暗的眼睛深處有掩蓋不住的猜忌。另一人叫贊巴特勒夫，他很快就提起自己是潔西嘉某個弗瑞曼耐巴故友的次子。他很容易看穿：沒心沒肺，瘦長臉，金色鬍子，一副很有見識的樣子。

兩人中，賈維德看來更為危險，既孤僻，又有魅力，而且—她找不到別的詞來形容他—令人反感。她覺得他的腔調很怪，一口古老弗瑞曼口音，彷彿來自某個與世隔絕的小部族。

「告訴我，賈維德，」她說道，「你來自何方？」

「我只是沙漠中一名樸實的弗瑞曼人。」他說道，每個音節都顯示他在撒謊。

贊巴特勒夫以近乎冒犯的語氣打斷兩人，口氣像在嘲弄：「說到過去，可談的實在太多了，女士。您知道，我是最先意識到貴公子神聖使命的那批人之一。」

「但你不是他的敢死隊員。」她說道。

「不是，女士。我更偏好哲學，為了成為祭司而潛心求學。」

好確保你的皮囊安然無恙，她想。

賈維德道：「他們在城堡內等著我們，女士。」

她再次聽出他那啟人疑竇的口音。「誰在等我們？」她問道。

「忠信大會，所有追隨您神聖之子的名字和事蹟的人。」賈維德說道。

潔西嘉掃視四周，見厄莉婭朝賈維德露出了笑臉，於是問道：「他是妳任命的人嗎，女兒？」

厄莉婭點點頭：「一個注定要成就大事的人。」

但是潔西嘉發現賈維德並沒有因這句讚譽而流露絲毫欣喜。她暗暗記下這人，準備讓葛尼特別調查。此時，葛尼和五名親信走了過來，表示他們已經開始審問那些不情願下跪的可疑分子。他邁著強健的步伐，眼睛東看西看，四處觀察著，全身上下既放鬆又警覺。這本領是潔西嘉教他的，源於貝尼．潔瑟睿德的普拉那－並度訓練。他是醜陋的大塊頭，身體所有反應都經過嚴格訓練，是不折不扣的殺手，令人畏懼，但潔西嘉愛他，視他為在世者中最為重要的人。一道赤棘鞭抽出的傷疤沿著他的下巴蜿蜒，看上去十分凶惡，但朝史帝加露出的笑容使他的臉變得柔和。

「幹得好，史帝加。」他說道，兩人像弗瑞曼人那樣互相抓住對方的手臂。

「潔淨儀式。」賈維德道，碰了碰潔西嘉的手臂。

潔西嘉回過頭，講話時字斟字酌，用上了控制他人的魅音，精心計算好語調和口氣，以精準勾動賈維德和贊巴特勒夫的情緒：「我回到沙丘星，是為了看望孫子和孫女。我們非得浪費時間跟著祭司瞎鬧嗎？」

贊巴特勒夫的反應是震驚不已。他張大嘴巴，驚恐地瞪大眼睛，看

了看周圍聽到這句話的人，留意每個人的反應。跟著祭司瞎鬧！這種話從救世主的母親口中說出來，會帶來什麼後果？

然而，賈維德的反應證實了潔西嘉對他的判斷。他抿緊嘴，接著卻又露出微笑，但眼睛裡沒有笑意。他也沒有四處觀望，留意別人的反應。賈維德早已對隊伍裡的每個人瞭若指掌，用聽的就知道此後該特別留意哪些人。幾秒鐘後，賈維德驟然收起笑容，意識到剛才自己露出了馬腳。賈維德的準備工作做得不錯：他了解潔西嘉女士的觀察力。他的頭微微一點，承認了她的能力。

電光石火間，潔西嘉權衡了情勢。只要朝葛尼微微示意，就能置賈維德於死地。可以就地處決，以殺一儆百，也可以稍後悄悄找個機會，安排成一次意外。

她想：我們企圖隱藏內心最深處的動機時，身體卻會洩密。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能挖出蛛絲馬跡，讓高手看穿別人的一舉一動。她認為賈維德的智力相當有價值。如果爭取到他，他便能經由他深入厄拉欽恩的神職人員圈子。而且，他還是厄莉婭的手下。

潔西嘉說道：「我的隨行人員不能太多，不過我們可以再加一個人。賈維德，你加入我們。贊巴特勒夫，抱歉了。還有，賈維德，我會參加這個……這個儀式……如果你堅持的話。」

賈維德深深吸了口氣，低聲說道：「謹遵摩阿迪巴之母的吩咐。」他看了看厄莉婭，然後是贊巴特勒夫，目光最後回到潔西嘉身上，「我很不願耽誤您和孫兒團聚，但是，這是……是為了帝國……」

潔西嘉想：好。他本質上是個商人。一旦訂下合適的價碼，我們就收買他。她甚至樂於見到他堅持要她參加他寶貴的儀式。這個小小的勝利會讓他在同伴中樹立威信，她和他都清楚這一點。接受他的潔淨儀式或許就是頭期款，用來買下他未來的服務。

「我想你已經準備好交通工具。」她說道。

6

請看沙漠變色龍，牠能把自己融入環境。研究牠，你就能了解生態系統的本質和個人性格的根基。

—《哲辯書》，《海特紀事》



雷托坐在那裡，彈奏著一把小小的巴利斯琴。這是琴技出神入化的巴利斯琴演奏師葛尼．哈萊克在他五歲生日時寄給他的。練習了四年之後，雷托的演奏已經相當流暢，但一側的兩根低音弦仍令他感到棘手。他覺得情緒低落時彈奏巴利斯琴頗有撫慰作用—珈尼瑪也發現了這一點。此刻，他坐在泰布穴地上方崎嶇不平的岩架最南端，在暮色中輕輕彈奏著。

珈尼瑪站在他身後，小小的身子散發出怨氣。史帝加向兩人告知祖母將在厄拉欽恩耽擱一陣子以後，她就不想待在穴地外，尤其反對在夜晚即將降臨時來到這裡。她嘗試催促哥哥，問：「你剛剛彈的是什麼？」

他的回答是開始另一首曲子。

從接受這件禮物到現在，雷托頭一次強烈地感覺到這把琴出自卡樂丹的某位大師之手。他擁有的遺傳記憶會引發他強烈的鄉愁，讓他思念亞崔迪氏族統治的那顆美麗行星。雷托只要在彈奏這段曲子時放鬆心防，記憶便在他的腦海中流過，例如葛尼用巴利斯琴給他的上司暨友人保羅．亞崔迪解悶的好幾段記憶。隨著自己手中的琴聲，雷托覺得內在父親對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他仍舊繼續彈奏著，時間一秒秒過去，自己與這件樂器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他感受到體內有個絕對完美的集合體，知道怎麼演奏巴利斯琴，只是九歲孩子的肌肉還無法適應這樣的內在覺知。

珈尼瑪不耐煩地點著腳尖，沒有意識到正好和音樂的節拍同步。

雷托專注地抿著嘴，突然中斷熟悉的旋律，開始演奏另一首非常古老的樂曲，比葛尼彈奏過的任何曲子都更加古老。當弗瑞曼人遷徙到他們的第五座星球時，這首曲子就已經很古老了。隨著手指帶點猶疑的演奏，雷托可以聽見來自記憶深處、具有禪遜尼意味的歌詞：

大自然奇妙的形態
蘊含著美好的本真
有人稱之為衰亡
有了這美好的存在
新生命找到了出路
淚水默默滑落
卻只是靈魂之水
使新的生命
化為痛苦的存在
脫離所見
因死亡而圓滿

他彈完了最後一個音符。珈尼瑪在身後問道：「好討厭的歌。為什麼唱這首？」

「因為合適。」

「你會為葛尼唱嗎？」

「也許。」

「他會說那是無病呻吟。」

「我知道。」

雷托扭過頭看著珈尼瑪。他並不驚訝她知道這首曲子以及歌詞，但是在一瞬間，他對自己和妹妹合而為一的程度感到敬畏！即使一人死去，仍會活在另一人的意識中，所有共同的記憶都會保留下來，兩人就是如此緊密，像一張超越時間的網。他突然感到害怕，把目光從她身上移開。他知道，這張網上一直都有些縫隙，而他此刻的恐懼來自最新的縫隙──他感到兩人的生命開始分離，他想：我要怎麼把只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告訴她呢？

他眺望沙漠遠處，凝視那些高大、新月狀的沙丘如波浪般在厄拉科斯表面湧動。沙丘背後拖著長長的陰影。那裡就是坎登，沙漠的中央。近來已經很難在那一帶看到巨型沙蟲的痕跡。落日為沙丘披上血紅緞帶，在陰影的邊緣鑲上一圈熾烈的光。一隻翱翔在緋紅天空的鷹引起了他的注意，鷹猛衝下來，攫住一隻歐石雞 。

他下方的沙漠地表草木萋萋。時而露出地表、時而鑽入地下的水渠灌溉著這片植物。水來自安裝在他身後岩壁最高處的巨型捕風器，亞崔迪氏族的綠旗在那裡迎風飄揚。

水，還有綠色。

厄拉科斯的新象徵：水和綠色。

長出植被的沙丘形成一片鑽石形的綠洲，在他下方伸展。他慢慢屏氣凝神，進入敏銳的弗瑞曼意識中。下方的斷崖傳來一隻夜梟啼叫，加深了此刻他神遊蠻荒過往的感受。

Nous avons changé tout cela，他想。下意識地轉換成他與珈尼瑪私下使用的古語之一。「我們改變了這一切。」他嘆了口氣。*Oublier je ne puis*。「但我無法忘卻過去。」

在綠洲盡頭，他在微光中看到弗瑞曼人稱之為「空地」的地方──從未有植物成長的不毛之地，水和大規模的生態計畫正在改變那裡。在厄拉科斯的一些地方，人們甚至看到山丘覆上綠色天鵝絨般的森林。厄拉科斯上出現了森林！有些年輕一代很難想像這些起伏的蓊鬱山丘之下便是荒涼的沙丘。在這些年輕人的眼中，森林和綠葉都不足為奇。但是雷托發現自己正以古老的弗瑞曼方式思考，警惕變化，憂慮新事物。

他說道：「孩子告訴我，他們已經很難在地表淺層找到沙鱒了。」

「那又怎麼樣？」珈尼瑪不耐煩地問道。

「世界開始快速天翻地覆了。」他說道。

斷崖上的鳥再次鳴叫。黑夜攫住了沙漠，正如那隻鷹攫住歐石雞一樣。入夜後他常會受到記憶的攻擊，潛藏在他深處的所有生命都在此刻大聲叫囂。珈尼瑪並不像他那樣排斥這種事，但她知道他內心的不安，同情地將一隻手放在他肩頭。

他憤怒地撥了一下巴利斯琴的琴弦。

他要怎麼告訴她，自己是怎麼了？

他腦海中浮現的是戰爭，無數的生命展開他們古老的記憶：暴力事件、愛情的倦怠、形形色色的地方和臉孔……人民掩藏的悲痛和歡騰。他聽到輓歌在早已隕落的行星上飄盪，碧綠的舞蹈和火紅的燈光，悲鳴和歡呼，無數的對話。

在夜幕籠罩下的曠野，這些記憶的攻擊最難承受。

「我們該回去了吧？」她問道。

他搖搖頭。她感覺到他的動作，意識到他內在的掙扎比她以為的還要深。

為什麼我總是在這裡迎接夜晚？他問自己。珈尼瑪的手從他肩上抽走了，但他卻沒有察覺。

「你在折磨自己，而且你知道你這麼做的原因。」她說道。

他聽出了她語氣中的一絲責備。是的，他知道。答案就在他的意識裡，如此明顯：因為我內在的已知與未知讓我像海浪一樣起伏。他感到他的過去波濤洶湧，彷彿自己踏在衝浪板上。他將父親那跨越時空的預知記憶套在一切之上，但他還是想要完整的過去。他想要，但是過去極其凶險，他心知肚明，因為自己身上發生了新的變化，他得告訴珈尼瑪。

一號月亮慢慢升起，月光下，沙漠開始發亮。他眺望遠方，起伏的沙漠連向天際，讓人誤以為沙漠靜止不動。侍者躺在他左方不遠處，那是一大塊岩石露頭，被風沙磨得又低又彎，彷彿一條衝出沙丘的黑色沙蟲。總有一天，他腳下的岩石也會被侵蝕成那個形狀。那時泰布穴地將會消失，只留在他這類人的記憶中。他並不懷疑那時候世上仍會有他這樣的人。

「為什麼你一直盯著侍者看？」珈尼瑪問道。

他聳了聳肩。他和珈尼瑪常不顧護衛官的指示跑到侍者那裡，兩人在那裡發現了一個祕密藏身處。雷托現在知道那地方為什麼吸引兩人了。

他腳下有個因漆黑而顯得很近的地方，一段水渠映出月光霜華，掠食魚在其中激起陣陣漣漪。弗瑞曼人向來在水中放養這種魚，用來驅趕沙鱒。

「我站在魚和沙蟲之間。」他喃喃道。

「什麼？」

他大聲重複了一遍。

她一隻手掩上嘴巴，開始揣測是什麼令他感動。父親也曾有類似的舉動，她只需要向內觀看就可以找到答案。

雷托渾身一震。他內在的記憶讓他和從未到過的地方緊緊相連，如今記憶又提供了許多答案，而答案指向的問題，自己甚至還沒問過。他內在似乎有一面巨大螢幕，上面顯示著各種關係和事件。沙丘星的沙蟲不會靠近水，水對沙蟲中毒。然而在史前時期，這裡是有水的，白堊盆地就是過去的湖泊和海洋。鑽一道深井，就能發現沙鱒封存的水。他似乎親眼目睹了整個過程，看到這顆行星經歷的一切，並且預見了人類干預自然將帶來的浩劫。

他用稍微高於耳語的音量說道：「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珈尼瑪。」

她朝他彎下腰：「什麼？」

「沙鱒……」

他陷入了沉默。他一直提起巨大沙蟲的單倍體階段，她不知道原因，但不敢追問。

「沙鱒，」他重複道，「是從別的地方帶來的。那時，厄拉科斯還是潮濕的行星。沙鱒大量繁殖，超出了本地生態系統的極限。牠們將游離的水全部包入胞囊內，把星球變成了沙漠……牠們的目的是生存。在夠乾燥的行星，牠們才能長到沙蟲的形態。」

「沙鱒？」她搖了搖頭，但並不是懷疑雷托的話，只是不願意深入自己的記憶，前往他蒐集到這個資訊的地方。她想：沙鱒？無論是她現在的肉身，還是她的記憶棲居過的其他肉身，都在童年玩過一種遊戲：用棍子挖出沙鱒，讓沙鱒形成一層手套般的薄膜，再拿到亡者蒸餾器取出水分。很難將這種傻乎乎的小動物與生態圈的巨變聯繫在一起。

雷托自顧自地點了點頭。弗瑞曼人早就知道必須在蓄水池放入驅逐沙鱒的掠食魚。只要有沙鱒，地表附近就無法積聚夠多的水。他下方的水渠內就有掠食魚在游動。如果只是少量的水，例如人體細胞內的水，沙蟲還可以處理。可是一旦接觸較大的水體，沙蟲體內的化學反應就會紊亂，並迸裂死去，然後製造出危險的美藍極濃縮物，也就是弗瑞曼人

在穴地狂歡中稀釋服用的終極意識藥物。純淨的濃縮物則帶領摩阿迪巴穿越時間之牆，進入其他男性從來不敢涉足的記憶交融之井。

珈尼瑪感受到兄長的顫抖。「你做了什麼？」她追問道。

但他不想中斷他的靈啟之旅：「沙鱒減少……行星生態的改變……」

「但牠們當然會反抗這種改變。」她說，開始理解他聲音中的恐懼。雖然並不樂意，她還是加入了兄長的靈啟。

「沙鱒一消失，沙蟲也會跟著滅絕。」他說道，「必須警告各部落。」

「不會有香料了。」她說道。

兩人同時看見人類干擾沙丘星的古老生物關係後，即將引發一場系統性危機，言詞無法盡述的危機。

「厄莉婭知道這件事，」他說道，「所以才那麼得意。」

「你怎麼能肯定呢？」

「我肯定。」

現在，她知道雷托為什麼煩躁了，她心頭一股涼意。

「如果她不承認，部落就不會相信我們。」他說道。

他的話直指眼前的重大問題：弗瑞曼人會指望九歲兒童的智慧嗎？越來越遠離本心的厄莉婭就是利用了這一點。

「我們必須說服史帝加。」珈尼瑪說道。

兩人一起轉過頭去，凝視月光照亮的沙漠。有了剛才的靈啟，眼前的世界已經全然不同。在兩人眼中，人類對環境的影響變得如此明顯，他們感到自己是整個精妙平衡的動態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個新觀點涉及意識的真正變化，使兩人的觀察變得空前敏銳。列特 - 凱恩斯說過，宇宙是不同動物不斷交流的場所，單倍體的沙鱒剛才就像人類一樣向兩人吐露了一些話。

「這會威脅到水，各部落會理解的。」雷托說道。

「但是威脅不僅限於水，而是……」她陷入了沉默，明白了他話中的深意。在厄拉科斯，水是終極的權力象徵。歸根究柢，弗瑞曼人是適應力極強的物種，壓力下的治理專家，能夠在沙漠生存。儘管他們仍舊明白古老的必需品，但水變得充裕以後，水所象徵的意義也發生了奇異

的變化。

「你是指對權力的威脅。」她更正他的話。

「當然。」

「但他們會相信我們嗎？」

「如果他們看到了危機，如果他們看到了失衡──對，他們會相信我們的。」

「平衡，」她說道，引用許久前她父親所說的話，「讓人有別於暴徒。」

她的話喚醒了他體內的父親記憶，他說道：「經濟對上美麗，這個故事比示巴女王1還要古老。」他嘆了口氣，扭頭看著她，「我開始做預知夢了，珈尼。」

她倒抽一口氣。[1]

他說道：「史帝加告訴我們，祖母有事耽擱了──但我早已知道這個時刻。現在，我懷疑其他的夢可能也是。」

「雷托……」她搖了搖頭，眼睛忽然有些潮濕，「父親比較晚才開始做這些夢。你不覺得這可能只是──」

「我夢見自己身穿鎧甲，在沙丘上狂奔。」他說道，「然後我去了迦庫魯圖。」

「迦庫……」她清了清嗓子，「古老的神話而已！」

「不，迦庫魯圖確實存在，珈尼！我必須找到他們稱為『傳道人』的那個人，我必須找到他，然後問他。」

「你認為他是……我們的父親？」

「問問妳自己的心吧。」

「很可能是他。」她同意道，「但是……」

「有些事，我知道我必須去做，但我真的不願意。」他說道，「我第一次理解了父親。」

他的思緒將她拒於門外，她感覺到了，於是說道：「那個傳道人也可能只是個年老的祕教徒。」

「但願如此。但願。」他喃喃自語道，「我真希望是這樣！」他身子前傾，站了起來。巴利斯琴隨著他的動作在他手中低吟，「即使他是加百列，我也希望他沒有宣告末日降臨的號角。」他靜靜眺望月光下的

沙漠。

她轉過頭，朝他注視的方向看過去，看到穴地周圍腐爛的作物上真菌發出的螢光。那裡是充滿活力的世界，即使沙漠正在酣睡，仍然有東西保持清醒。她感受著那份清醒，聽到動物在她下方的水渠喝水。雷托的靈啟改變了這個夜晚，這是生機勃勃的瞬間，在永恆的變化中發現規律的時刻。在這一刻，她從兩人在地球時代的過往中感受到久遠的脈動，這一切都封藏在她的記憶之中。

「為什麼是迦庫魯圖？」她問道。平淡的語氣和這時的氣氛十分不相稱。

「為什麼……我不知道。當史帝加第一次告訴我們，說他們如何殺死了那裡的人，並把那裡列為禁地時，我就想……和妳想的一樣。但是現在，危機來自那裡……還有那個傳道人。」

她沒有回話，也沒有要求他分享更多預知夢，她知道沉默就足以讓他知道自己是多麼恐懼。擁有預知夢，就踏上了通向妖煞的道路，這一點，兩人都很清楚。他轉過身，帶領她沿著岩石走向穴地入口時，那個沒有說出口的詞沉甸甸地壓在兩人心頭：妖煞。

1

示巴女王：出現在《聖經》和《古蘭經》的神祕人物，阿拉伯半島的女王。—譯注

7

> 宇宙屬於神，是一個整體，其完滿的特質讓所有區隔無所遁形。短暫的生命，即便是我們稱之為智慧生命、具有自我意識和理性的生物，對這個整體所掌握的任何一部分，也不過是脆弱的託管。
>
> ──宗教大同編譯委員會的注解



哈萊克高聲說著話，但真正的訊息是藉由手勢傳達。他不喜歡祭司為這次報告準備的小接待室，知道裡面一定布滿了竊聽設備。讓他們試著破解細微的手勢吧！亞崔迪氏族使用這種通信方式已經好幾個世紀了，沒有人比他們更精於此道。

屋外，天色已暗。這間屋子沒有窗戶，光線來自上方角落的燈球。

「我們抓的人中，很多是厄莉婭的手下。」哈萊克比畫著，眼睛看著潔西嘉的臉，嘴裡卻說著這些人的審問還未結束。

「這麼說，和你預料的一樣。」潔西嘉用手語回答。隨後點了點頭，嘴裡說道，「審訊完成以後，我希望你提出完整的報告，葛尼。」

「當然，女士。」他說道，繼續手語表達：「還有一件事讓人很不安。在濃烈藥物的作用下，有些人提到了迦庫魯圖。但是，一說出這個名字，他們立刻就斷氣了。」

「讓心臟停止的制約術？」潔西嘉用手勢問道。隨後她開口說道：「你有釋放任何俘虜嗎？」

「放了一些，女士──明顯不重要的人。」同時他的手指也在飛快比畫，「我們懷疑是強迫心跳中止的手法，但還不確定。驗屍仍未完成，但我認為應該立刻讓妳知道迦庫魯圖這件事，所以馬上趕來了。」

「公爵和我一直認為迦庫魯圖是有趣的傳說，可能有些事實依據。」潔西嘉的手指比畫道。她強行壓下提到逝去的愛人時心頭湧起的

悲傷。

「您有什麼命令嗎？」哈萊克大聲問道。

潔西嘉同樣開口回答，下令他返回登陸區，等掌握確定資訊時再回報，但是手指卻發出其他指令：「重新聯繫你的走私販友人。如果迦庫魯圖確實存在，他們只能靠出售香料維生。除了走私販，他們找不到其他市場。」

哈萊克微微點了點頭，同時用手語道：「我已經著手聯繫了，女士。」畢生所受的訓練促使他又補充了一句：「在這裡妳一定要非常小心。厄莉婭是妳的敵人，大多數祭司都是她的人。」

「賈維德不是。」潔西嘉的手指回答道，「他恨亞崔迪家的人。我想，除了高手，沒人發現這一點，但我非常肯定。他另有圖謀，而厄莉婭不知道。」

「我要給您增派侍衛，」哈萊克大聲說道，避免與潔西嘉不悅的目光相交。「我確信這裡有危險。您今晚會住在這裡嗎？」

「我們等一下去泰布穴地。」她說道，頓了頓，本想告訴他不要再加派侍衛，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沉默。應該要相信葛尼的直覺，不止一位亞崔迪學到了這一點，對此，葛尼有遺憾也有欣慰。「我還得見修道院的院長。」她說道，「這是最後一場會面，我很高興快要擺脫這裡了。」

8

我看到沙中出現另一頭獸，像羔羊般長著兩隻角，嘴巴卻像龍長滿尖牙又噴火，身體熒熒發光，散發出高熱，又像蝮蛇一樣發出嘶聲。

——修訂版《奧蘭治合一聖書》



他稱自己為傳道人，但厄拉科斯上很多人都認為他是從沙漠返回的摩阿迪巴——摩阿迪巴並未死去。他確實可能還活著，畢竟，有誰看到了他的屍體？但真要這麼說，被沙漠吞沒的屍體又有誰能看到？雖然如此，疑問仍然存在：真是摩阿迪巴嗎？經歷過那段日子的人，沒有一個站出來說：「是的，他就是摩阿迪巴，我認識他。」儘管如此，還是可以拿兩人來比較一番。

和摩阿迪巴一樣，傳道人也是盲人，眼窩是兩道黑洞，周圍的疤痕看上去像是熔岩彈所造成。他的聲音具有強大的穿透力，和摩阿迪巴一樣，能迫使你以真心回應，這點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他身形瘦削，髮色灰白，滄桑的臉龐布滿皺紋。但久居沙漠之人似乎都如此，只要看看你自己就知道此言不虛。還有一個爭議之處：傳道人有一個為他引路的弗瑞曼年輕人，但沒人知道這小夥子來自哪個穴地。有人問他時，他總是說自己是受雇於人。人們爭論說，洞悉未來的摩阿迪巴不需要領路人，除了在他生命的盡頭，當他痛不欲生時。眾所周知，那時他的確需要領路人。

一個冬日早晨，傳道人出現在厄拉欽恩的街道上，一隻古銅色、青筋暴出的手搭在年輕領路人肩上。小夥子聲稱自己名叫阿桑．塔里格，他在穴地練就了敏捷的身手，即使清晨熙來攘往的人群激起燧石味的塵土，他依然可以帶著雇主穿行其中，從未讓雇主的手離開他的肩膀。

大家注意到，盲人那件傳統罩袍下的蒸餾服非同尋常。過去，只有

沙漠最深處的穴地才會製造這樣的蒸餾服，那跟現在的低劣貨有天壤之別。用來將他鼻端的水氣送到罩袍下方回收層的集水管由某種織物裹住，那是一種近乎絕跡的黑色藤蔓織物。蒸餾服的面罩扣在臉的下半部，上面布滿褐沙刻出的綠色斑紋。總而言之，這位傳道人代表沙丘星的過去。

那個冬日早晨，群眾中有許多人注意到他，畢竟弗瑞曼盲人相當罕見。弗瑞曼律法仍然要求將盲人交給沙胡羅。儘管在水分充足的現代社會，大家不再那麼謹守律法，那些字句依然沒有絲毫更動。盲人是奉獻給沙胡羅的禮物，會被帶到大平漠拋棄，任由沙蟲吞噬。此時，人們總會選擇最大的沙蟲出沒的地區，也就是那種被稱為「沙漠長老」的沙蟲。這些事城裡人也知道。因此，一個弗瑞曼盲人足以引起大家的好奇，人們紛紛停下腳步，看著這奇怪的一對。

小夥子看起來大概十四歲，穿著改造過的輕便蒸餾服，臉暴露在會奪走水分的空氣中。瘦削的身材，全藍的香料眼睛和小巧的鼻子，純真無害的表情掩蓋了年輕人常有的桀驁不馴。和小夥子截然相反，盲人令人想起幾乎快湮沒的過去—步幅很大，但步法很飄忽，長年在沙漠行走或騎乘沙蟲的人才這樣走路。脖子挺得筆直，盲人常無法做到這一點。只有在他側耳傾聽某些聲響時，兜帽下的頭才會轉動。

這兩個怪人穿過白天的人群，最後來到臺階前。梯田似的臺階通向峭壁般矗立的厄莉婭神殿，宏偉的程度只有保羅的堡壘可以媲美。傳道人和領路人一起登上臺階，一直爬到第三道平臺，朝聖者就是在這裡等待上面那些巨門在晨間開啟。門大得足以讓古代宗教的大教堂穿過。據說，穿過巨門意味著把朝聖者的靈魂壓成纖塵，小到得以穿過針眼，進入天堂。

在第三道平臺邊緣，傳道人轉過身，他空洞的眼窩彷彿在觀察四周，看到了城市的居民（其中有些是弗瑞曼人，穿著裝飾用的蒸餾服仿製品），看到了剛剛步下宇航星艦的心急朝聖者正等著踏出虔誠的第一步，確保自己在天堂有一席之地。平臺是喧鬧的地方。有穿著綠袍的忠信會信徒，隨身帶著受過訓練的鷹，能發出「天堂之喚」。商販大聲叫賣食物。待售的商品琳琅滿目，兜售聲此起彼落。還有沙丘占卜師手持�

保證「摩阿迪巴本人親手觸摸過！」另一人拿著一瓶水，「經鑑定來自摩阿迪巴住過的泰布穴地」。人們用上百種凱拉赫方言交談，其間還穿插帝國邊緣星球語言刺耳的喉音和尖聲。幻臉人和侏儒（來自忒萊素星系那些可疑的技工行星）身穿鮮亮衣物，在人群中穿來蹦去。這裡有乾瘦的臉，也有豐潤的、充滿水分的臉。匆忙的腳步在粗糙的塑鋼表面上移動，發出沙沙聲，其間不時響起祈禱者熱切的呼喚：「摩──阿──迪──巴！摩──阿──迪──巴！請聆聽我靈魂的乞求！你是法力神授的救世主，請接受我的靈魂！摩──阿──迪──巴！」

朝聖人群旁，兩名藝人正在表演，以賺取一些賞金。他們朗誦的是當紅戲劇的臺詞，「阿姆斯泰得和林德格拉夫的辯論」。

傳道人側耳傾聽。

表演者是聲音沉悶的中年城市人。在雇主要求下，年輕領路人開始描繪兩人的樣子。他們穿著寬鬆的長袍，甚至不屑在水分充足的身體上裹件蒸餾服仿製品。阿桑．塔里格覺得這種服飾頗好玩，但馬上遭傳道人斥責。

背誦林德格拉夫那一段的表演者正在發表收場演說：「呸！只有意識之手才能抓住宇宙。正是這隻手在操控你寶貴的大腦，因而也就操控你大腦所操控的任何事物。只有在這隻手完成職責之後，你才能看見你創造了什麼：你成為了有意識的人！」

他的演說贏得了幾聲稀疏的掌聲。

傳道人吸了吸鼻子，聞到這個地方豐富的氣味：從不合身的蒸餾服中散發出的濃重酯味、各地的麝香、普通的沙塵燧石味、無數異星食物從嘴裡散出的氣體，厄莉婭神殿內點燃的稀有熏香也隨著巧妙引導的氣流籠罩著階梯。傳道人吸收著周圍的資訊，思維在他眼前形成了圖像：我們還是走到了這一步，我們弗瑞曼人！

忽然間，平臺上的人群紛紛轉身朝向另一側。沙舞者來到階梯底部的廣場，之中約有五十人用繩子連在一起。這群人為了進入出神狂喜狀態，顯然已經跳了好幾天。他們隨著神祕的音樂舞動，嘴角淌著白沫。有三分之一的舞者已經失去知覺，只是吊在繩子上，如同木偶被其他人拖來拽去。就在這時，一個木偶醒了過來。人群顯然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看──見──了！」剛醒來的舞者高聲喊道，「我──看──見──了！」他抗拒著其他舞者的牽引，炯炯發亮的目光投向左右，「城市所在的地方，將會只剩沙子！我──看──見──了！」

旁觀者爆發出哄堂大笑，就連新來的朝聖者都發出了笑聲。

傳道人再也無法忍受。他抬起雙臂，用曾經命令過眾沙蟲馭者的聲音喝道：「安靜！」廣場上的人群在這句沙場口號中安靜了下來。

傳道人用瘦骨嶙峋的手指了指舞者。真神奇，他似乎能看到面前的景象。「你們聽到那個人了嗎？褻瀆者，偶像崇拜者！你們都是！摩阿迪巴的宗教並不是摩阿迪巴本人，他就像拋棄你們一樣拋棄了宗教！沙塵必掩埋這裡，沙塵必掩埋你們！」

說完，他放下雙臂，一隻手放在年輕領路人肩上，下令道：「帶我離開這裡。」

或許是因為傳道人的措辭：他就像拋棄你們一樣拋棄了宗教；或許是因為他的語氣顯然比普通人更加強烈，肯定受過貝尼．潔瑟睿德魅音的訓練，只用細微的音調變化就能指揮眾人；又或許只是這片土地本身的魔力──摩阿迪巴在此生活過、行走過也統治過。平臺上有人衝著傳道人遠去的背影放聲高呼，聲音因敬畏而顫抖，他說：「那是摩阿迪巴回到我們身邊了嗎？」

傳道人停住腳步，手伸進罩袍下方的口袋，掏出一件東西，只有離他最近的幾個人才能認出那是什麼。是一隻風乾的人手──偶爾能在沙漠中找到，像這顆行星在嘲笑人類的渺小。這種東西通常被視為沙胡羅的訊息。手縮成緊握的拳頭，被沙暴磨出斑斑白骨。

「我帶來了神之手，這就是我帶來的一切！」傳道人高聲說道，「我代表神之手講話。我是傳道人。」

有些人將他的話理解為那隻手屬於摩阿迪巴，但其他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他那居高臨下的姿態和可怕的聲音上。從此之後，厄拉科斯開始流傳他的名字，但這並不是人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聲音。

9

我親愛的朋友，所有人都知道，美藍極帶來的體驗無比珍貴。或許真是這樣，然而，我仍然有深切的疑慮。每次服用美藍極都會獲益？我認為，某些人違逆神旨，玷汙了美藍極。用所有人類的話來說，這冒犯了靈魂。他們對香料只知一二，便自以為獲得了恩典。他們嘲笑同胞，深深傷害了真正的信仰，並惡意扭曲了香料這份厚禮的真意，造成的損害是人力無法彌補的。要想真正與香料合而為一，同時心靈不受腐蝕，必須言行一致。如果你的行為引發了一系列邪惡的後果，他人只能根據這些後果來評判你，而不是根據你的解釋。因此，我們應該評判摩阿迪巴。

——《異端之研究》



這是間小屋子，帶著些許臭氧味，燈球發出暗淡的光線，在地上投下一片灰色陰影。牆上裝著一面傳輸眼監視器，發出金屬藍色光澤。螢幕寬約一公尺，高度大約只有三分之二公尺。畫面是一座貧瘠多石的遙遠山谷，兩隻拉扎虎正在享用剛捕獲的血淋淋獵物。老虎上方的山脊上，可以看到一名穿著薩督卡制服的瘦子，衣領上別著萊文布雷徹的徽章，胸前掛著遙控器。

螢幕前有一把懸浮椅，椅子上坐著一個年紀不明的金髮女子。她長著一張鵝蛋臉，看著螢幕時，纖細的雙手緊緊抓著扶手。鑲著金邊的白袍罩住全身，隱藏了她的曲線。她右方一步外站著一名矮壯男子，身穿傳統皇家薩督卡軍團金色及紅銅色相間的霸夏軍服，灰髮理成小平頭，下方是一張毫無表情的正方形臉。

女人咳嗽一聲，道：「正如你的預料，泰卡尼克。」

「確實如此，公主。」霸夏用嘶啞的嗓音回答道。

她為他的緊張笑了笑，接著問道：「告訴我，泰卡尼克，我兒子會

喜歡法拉肯一世皇帝這個稱號嗎？」

「這個尊號很合適，公主。」

「我問的不是這個。」

「他可能不會同意取得那個，嗯，稱號所採取的某些做法。」

「又是這句話……」她轉過身，在暗處看著他，「以前你效忠我父親，他的皇位被亞崔迪氏族奪走，那不是你的錯。但是當然，你和其他人一樣，都能強烈感受到失去這一切所帶來的痛──」

「溫西希婭公主要指派我什麼特別的任務嗎？」泰卡尼克問道，嗓音一如既往的嘶啞，現在又多了一層渴望。

「你有打斷我說話的壞習慣。」她說道。

他笑了，露出牙齒，在螢幕的照射下閃閃發光。「您不時令我想起您父親。」他說道，「在指派棘手的……嗯，任務時，總是這麼宛轉。」

她的目光從他身上移開，回到螢幕上，以掩飾她的惱怒。她問道：「你真的認為那些拉扎虎能將我的兒子推上皇位？」

「完全可能，公主。您得承認，對於那兩頭虎來說，保羅．亞崔迪的雜種不過是可口的佳餚。等那對雙胞胎死了之後……」他聳了聳肩。

「沙德姆四世之孫將成為合法繼承人。」她說道，「但還必須取決於我們是否能取得弗瑞曼人、蘭茲拉德和鉅貿聯會的支持，更不用說亞崔迪氏族的任何倖存者都會──」

「賈維德向我保證，他的人能輕易對付厄莉婭。在我看來，潔西嘉女士不能算作亞崔迪家的人。剩下的還有誰？」

「蘭茲拉德和鉅貿聯會不過是逐利之輩，」她說道，「但是怎麼對付弗瑞曼人？」

「我們會用摩阿迪巴的宗教淹沒他們！」

「說比做容易，我親愛的泰卡尼克！」

「我懂，」他說道，「我們又回到老問題了。」

「為了爭奪權力，柯瑞諾氏族幹過比這更殘酷的事。」她說。

「但要信奉……這個摩阿迪巴的宗教！」

「別忘了，我兒子尊重你。」她說。

「公主，我一直盼望柯瑞諾氏族重掌大權，薩魯撒的每個薩督卡都

這麼想。但如果您……」

「泰卡尼克！這裡是薩魯撒．塞康達斯。不要受帝國的懶散習氣影響。講全名、完整頭銜—講究每個細節，這樣才能將亞崔迪的血脈埋到厄拉科斯沙漠深處。每個細節，泰卡尼克！」

他知道她的招數。那是她從她姊姊伊若琅那裡學來的花招。但他覺得自己的立場很不利。

「你聽到了嗎，泰卡尼克？」

「聽到了，公主。」

「我要你改信摩阿迪巴的宗教。」她說道。

「公主，我會為您赴湯蹈火，但是—」

「這是命令，泰卡尼克！」

他嚥了口唾液，轉頭盯著螢幕看。拉扎虎已用完大餐，正躺在沙地上清理自己，伸出長長的舌頭舔洗爪子。

「這是命令，泰卡尼克—你明白嗎？」

「謹遵所命，公主。」語調一如往常。

「不要嘲弄我，泰卡尼克。我知道你不願這麼做。但如果你能帶頭—」

「您的兒子不會跟從的，公主。」

「他會的。」她指了指螢幕，「還有件事，我覺得那個萊文布雷徹可能會帶來麻煩。」

「麻煩？怎麼會？」

「有多少人知道老虎的事？」

「那個萊文布雷徹、老虎的馴獸師……一個運輸機駕駛員、您，當然還有……」他敲了敲自己的椅子。

「買家呢？」

「他們什麼也不知道。您擔心什麼，公主？」

「我兒子，怎麼說呢，他有點敏感。」

「薩督卡是不會洩漏祕密的。」他說道。

「死人也不會。」她的手向前伸，按下了螢幕下方的紅鍵。

拉扎虎立刻抬起頭，繃緊身體，盯著山上的萊文布雷徹。隨即，兩頭老虎不約而同轉過身，朝山脊奔去。

一開始，萊文布雷徹顯得很輕鬆，他在遙控器上按了一個鍵，但是兩隻大貓仍舊朝他狂奔而來。他開始慌亂，一次次重重按下那個鍵。隨後，他一臉恍然大悟，將手猛地伸向腰間的佩刀，但太遲了。一隻鋒利的爪子掃中他的胸膛，將他擊倒在地。當他倒下時，另一隻老虎用巨大的犬齒咬住他的脖子，使勁一甩，他的頸椎斷了。

「注意細節。」公主說道。她轉過身，看到泰卡尼克抽出了刀，不禁愣了一下。但是他將刀遞給了她，刀把朝前。

「或許您希望用我的刀來處理另一個細節。」他說道。

「把刀收回刀鞘，別像個傻瓜！」她怒喝道，「有時，泰卡尼克，你讓我—」

「那是很優秀的人，公主。我手下數一數二優秀的。」

「我手下數一數二優秀的。」她糾正他。

他深深地、顫抖著吸了一口氣，將刀收入鞘中：「您準備怎麼對付我的運輸機駕駛員？」

「一場意外。」她說道，「你要告誡他，將這對老虎運回我們這裡時要萬分小心。當然，等他把老虎交給星艦上賈維德的人之後……」她看了一眼他的刀。

「這是命令嗎，公主？」

「是的。」

「那麼我呢？應該自殺，還是由您親自處理，嗯，這個細節？」

她假裝平靜，語氣凝重地說：「泰卡尼克，如果我不是完全確信你會為我赴湯蹈火，你不可能帶著武器站在我的身旁。」

他嚥了口唾沫，看著螢幕。老虎再次張口大嚼。

她忍住了，沒有看螢幕，繼續盯著泰卡尼克道：「另外，你還得告訴買家，不要再給我們送來符合要求的雙胞胎孩子了。」

「遵命，公主。」

「不要用這種語氣和我說話，泰卡尼克。」

「是，公主。」

他的嘴唇抿成一條直線。她開口問道：「這樣的服裝，我們還有多少套？」

「六套，長袍、蒸餾服和沙地靴，上頭都繡有亞崔迪的家徽。」

「像那兩套一樣華麗？」她朝螢幕點了點頭。

「特為皇家而製，公主。」

「注意細節，」她說，「將這些服裝送到厄拉科斯，給我的皇室外甥作禮物。那是來自我兒子的禮物，你明白嗎，泰卡尼克？」

「完全明白，公主。」

「讓他起草一封適當的短信。上面應該說，他以這些薄禮宣示向亞崔迪氏族的忠誠。諸如此類的話。」

「在什麼時機？」

「總有生日或聖日，或什麼特殊的日子，泰卡尼克。我交給你處理。我相信你，我的朋友。」

他默默看著她。

她的臉沉了下來：「你知道我相信你，對吧？我夫婿死後，我還能相信誰？」

他聳了聳肩膀，想像著她和蜘蛛有多麼相像。和她過分親近並無好處，他現在懷疑，他的萊文布雷徹就是和她走得太近了。

「泰卡尼克，」她說道，「還有一個細節。」

「是，公主。」

「我的兒子正在接受治國的訓練，總有一天他必須將寶劍抓在自己手中。你應該知道那個時刻何時會來，到時候，我要你立即通知我。」

「遵命，公主。」

她向後一靠，眼光彷彿可以看穿他：「你不同意我的做法，我知道。但我不在乎，只要你能記住那個萊文布雷徹的教訓就好。」

「他擅長訓練動物，但可以捨棄。我記住了，公主。」

「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嗎？那麼……我不明白。」

「軍隊，」她說道，「是由可以捨棄、可以替換的人組成的。這才是我們應該從萊文布雷徹身上學到的教訓。」

「可替換的，」他說道，「包括最高統帥？」

「沒有最高統帥，軍隊就沒有理由存在了，泰卡尼克。正是這個原因，你才要馬上信奉摩阿迪巴的宗教，同時開始改變我兒子的信仰。」

「我立即著手，公主。我猜您不會要我為此而縮減他的武術課

程？」

　　她從椅子裡站起身，繞著他走了一圈，在門口停了一下，沒有回頭，直接說道：「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我忍耐的限度，泰卡尼克。」說完，她走了出去。

10

我們要麼摒棄長久推崇的相對論，要麼不再相信我們能不斷精確預測未來。事實上，洞悉未來會引發一系列在傳統假設下無法回答的問題，除非首先將觀察者投射到時間之外，再使所有運動都變得無效。如果你接受相對論，就意味著接受時間和觀察者之間是相對靜止的，否則便會出現偏差。這就無異於聲稱無人能夠精確預測未來。但是，我們怎麼解釋地位崇高的科學家不斷追尋這個虛無的目標呢？還有，我們又怎麼解釋摩阿迪巴呢？

—哈克．阿拉達，有關預知的演講



「我必須告訴妳一些事，」潔西嘉說道，「儘管我的話會激起很多我們共有的回憶，而且會置妳於險境。」

她停下來，看看珈尼瑪的反應。

兩人坐在泰布穴地一間石室內的軟墊上，不受外人打擾。掌控這次會面需要相當的技巧，而且潔西嘉不確定是否只有自己在掌控。珈尼瑪似乎能預見並推動每一步。

夜幕已降下快兩小時了，見面時相認的激動已退去。潔西嘉勉力緩和心跳，將心緒拉回這個掛著深色幔帳、放置著黃色坐墊的岩室。為了應付不斷累積的緊張，她發現自己多年來首次默唸制驚禱文：

「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心智。恐懼是小號的死神，會徹底摧毀一個人。我要面對恐懼，讓恐懼掠過我，穿過我。當這一切過去，我將睜開靈眼，凝視恐懼走過之路。恐懼消逝後，不留一物。唯我獨存。」

她默默背誦完畢，平靜地做了個深呼吸。

「有時會起點作用。」珈尼瑪說道，「我是說禱文。」

潔西嘉閉上眼睛，想掩飾心頭的震撼。很久沒人能這麼深入她內心

了。這令人不安，尤其引發這一切的人還隱藏在孩子的面具後方。

然而，潔西嘉還是壓下恐懼，睜開了眼睛，找到內心騷動的源頭：我害怕自己的孫兒。兩個孩子還沒有像厄莉婭那樣顯示出妖煞的特性。不過，雷托似乎有意隱瞞什麼。正是如此，她才使巧計將他排除在這次會面之外。

潔西嘉一陣衝動，放棄了自己一貫的不動聲色。她知道，偽裝在這裡派不上什麼用場，只會妨礙溝通。自從與公爵的柔情時刻逝去之後，她就不曾拿下情緒的面具。她發現卸下面具對她既是種解脫，也帶來痛苦。面具後方是任何詛咒、祈禱或經文都無法洗去的事實，星際旅行也無法拋在身後。保羅的預象已經過重組，時間也纏上了他的孩子。雙胞胎就正如虛空中的磁鐵，吸引了一切邪惡，以及對權力可悲的濫用。

珈尼瑪看著祖母的表情，為潔西嘉放棄自制感到驚訝。

就在那一刻，她們頭部動作出奇地一致──同時轉過頭，目光相對，互相凝視，探究對方的內心。無需語言，兩人靈犀相通。

潔西嘉：我希望妳看到我的恐懼。

珈尼瑪：現在我知道妳是愛我的。

這是全然信任的時刻。

潔西嘉說道：「妳父親還是孩子時，我把一位聖母帶到卡樂丹去考驗他。」

珈尼瑪點點頭。那一刻的記憶是那麼栩栩如生。

「那時候，我們貝尼．潔瑟睿德已經十分注意這個問題了。我們養育的孩子應該是真正的人，而不是無法控制的動物。究竟是人還是動物，這種事不能光從外表判斷。」

「妳們接受的就是這種訓練。」珈尼瑪說道。記憶湧入她的腦海：那個年邁的貝尼．潔瑟睿德，凱亞斯．海倫．莫哈亞，帶著淬毒的戈姆刺和灼痛之盒來到卡樂丹城堡。保羅的手（在共享的記憶中，是珈尼瑪自己的手）在盒子裡承受劇痛，老婦人卻平靜地說，他一將手從痛苦中抽出，就會立刻死去。頂在男孩脖子旁的毒針不會給他任何生還的機會，而那蒼老的聲音嗡嗡解釋著原理：

「你聽過吧，動物為了掙脫捕獸夾，會咬斷一條腿。那是野獸的伎倆，人則會待在陷阱裡，忍痛，裝死，這樣才有可能殺死設下陷阱的

人，免得自己的同類受他危害。」

珈尼瑪為記憶中的痛苦搖了搖頭。那種燒灼！那種燒灼！當時，保羅覺得盒子裡的手痛苦不堪，皮膚都捲了起來，肌肉變得酥脆，一塊塊剝落，只剩下燒焦的骨頭。而這一切只是騙局——手並沒有受傷。然而，受到記憶的影響，珈尼瑪的前額上還是冒出了汗珠。

「妳顯然以一種我辦不到的方式記住了那一刻。」潔西嘉說道。

瞬間，在記憶的帶領下，珈尼瑪看到了祖母的另一面：她早年在貝尼．潔瑟睿德學校受訓，心理已受過制約，那會驅使她做出什麼事？這個問題勾起了新的疑問：潔西嘉為何回到厄拉科斯？

「在妳和妳哥哥身上重複這項考驗未免太過愚蠢，」潔西嘉說道，「妳已然知道試驗的原理。我只好假定你們是真正的人，不會濫用你們繼承的能力。」

「但妳其實並不相信。」珈尼瑪說道。

潔西嘉眨了眨眼睛，明白兩人間又悄悄出現了隔閡。她問道：「妳相信我對妳的愛嗎？」

「相信。」沒等潔西嘉說話，珈尼瑪抬起手，「但愛無法阻止妳毀滅我們。哦，我知道背後的理由：『最好讓獸人死去，不要讓獸人重新創造自己。』尤其這獸人帶有亞崔迪的血統時。」

「至少妳是真正的人，」潔西嘉脫口而出，「我相信我的直覺。」

珈尼瑪看到了她的真誠，於是說道：「但妳對雷托沒有把握。」

「沒有。」

「妖煞？」

潔西嘉只得點了點頭。

珈尼瑪說道：「至少現在還不是。我們都知道其中的危險。我們都看到了厄莉婭體內的妖煞是如何在作祟。」

潔西嘉雙手捂住眼睛，在可憎的事實面前，即便愛也無法保護我們。她知道自己仍然愛著女兒，並為命運默默哭泣：厄莉婭！哦，厄莉婭！我很抱歉妳的毀滅我也有一份。

珈尼瑪清了清嗓子。

潔西嘉放下雙手，心想我可以為我可憐的女兒悲傷，但現在還有其他事需要處理。她說：「那麼，妳已經看到厄莉婭身上發生的事。」

「雷托和我都親眼看到了。我們沒有能力阻止，儘管我們討論了各種方法。」

「妳確信你哥哥沒有受到這個詛咒？」

「我確信。」

話中的信心明確無疑，潔西嘉發現自己接受了她的保證，隨即問道：「妳們是怎麼逃脫的？」

珈尼瑪解釋了她和雷托的推測，即兩人一直避開香料引發的入定，而厄莉婭卻經常這樣做。接著，她向潔西嘉透露了雷托的夢和兩人談論過的計畫，甚至還提到迦庫魯圖。

潔西嘉點點頭：「但厄莉婭是亞崔迪家的人，那會是很大的問題。」

珈尼瑪陷入沉默。她意識到潔西嘉仍舊懷念她的公爵，彷彿他昨天才剛離世，而她會確保他的名譽和記憶不受任何玷汙。公爵生前的記憶在珈尼瑪的意識中浮現，讓她更確信自己的判斷。她因理解而心下一軟。

「對了，」潔西嘉用輕快的語氣說，「那個傳道人是怎麼回事？昨天那個要命的潔淨儀式之後，我收到不少有關他的報告，令人不安。」

珈尼瑪聳聳肩：「他可能是──」

「保羅？」

「是的，但我們還無法驗證。」

「賈維德對這個謠言嗤之以鼻。」潔西嘉說道。

珈尼瑪猶豫了一下，說道：「妳信任賈維德嗎？」

潔西嘉的嘴角浮出一絲冷笑：「不會比妳更信任。」

「雷托說賈維德總是在不該笑的時候發笑。」珈尼瑪說道。

「別談賈維德的笑容了。」潔西嘉說道，「妳真的相信我兒子還活著，易容之後又回到這裡？」

「我們認為有這種可能。雷托……」突然間，珈尼瑪覺得自己的嘴巴好乾，記憶中的恐懼讓她胸口一緊。她強壓下恐懼，描述雷托做過的預知夢。

潔西嘉的頭左右搖動，彷彿受了傷。

珈尼瑪說道：「雷托說他必須找到這個傳道人，確定一下。」

「是的……當然。當初我真不該離開這裡。我太懦弱了。」

「妳為什麼責備自己呢？妳已經盡了全力。我知道，雷托也知道。甚至厄莉婭也知道。」

潔西嘉一隻手放在脖子上，輕輕拍了拍，說道：「是的，還有厄莉婭的問題。」

「她對雷托有某種特異的吸引力，」珈尼瑪說道，「這也是我要單獨和妳會面的原因。他也認為厄莉婭已經沒有希望，但還是想方設法和她在一起……研究她。這……這非常令人擔憂。每當我想要說服他別這麼做時，他總是馬上睡著。他……」

「她給他下藥了？」

「沒有，」珈尼瑪搖了搖頭，「他只是對她有某種古怪的憐憫。還有……在夢中，他總是喃喃唸著迦庫魯圖。」

「又是迦庫魯圖！」潔西嘉轉述了葛尼的報告──關於那些在登陸區露出馬腳的陰謀者。

「有時我懷疑厄莉婭想讓雷托去搜尋迦庫魯圖。」珈尼瑪說道，「妳知道，我一直認為那只是傳說。」

潔西嘉的身體一震：「可怕，太可怕了。」

「我們該怎麼做？」珈尼瑪問道，「我不敢搜尋我的所有記憶，我內在所有的生命──」

「珈尼瑪！我警告妳不能那麼做。妳千萬不能冒險……」

「即使我不冒險，仍有可能發生。我們並不知道厄莉婭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妳不會被……被附身的。」她咬牙說出了這個詞，「好吧……迦庫魯圖，是嗎？我已經派葛尼去查這個地方──如果真有這個地方的話。」

「但他要怎麼……哦！當然，利用走私販。」

潔西嘉一言不發。這句話再次證明了珈尼瑪的心智如何與她體內其他的生命意識共同運作。我的意識！這真是太奇怪了，潔西嘉想道，這具幼小的肉軀能承載保羅所有的記憶，至少是保羅與他的過去決裂之前的記憶。這是在侵犯隱私，而潔西嘉的直覺是排斥。貝尼．潔瑟睿德早有判斷，而且堅定不移：妖煞！現在，潔西嘉發現自己漸漸認同這個判

斷。但是，這孩子身上有某種美好，願意為她的哥哥犧牲，這一點無可否認。

我們是同一生命，一起走向黑暗的未來。潔西嘉想，我們身上流著相同的血。她下定決心，一定要進行她和葛尼．哈萊克預先訂好的計畫。雷托必須與妹妹分開，必須按女修會的要求接受訓練。

11

我聽到風越過沙漠，我看到冬夜的月亮如巨船升上虛空。我對風及月起誓：我將堅定心志，統治有方。我將協調我所繼承的過去，成為承載記憶的完美倉庫。我將以仁慈而不是學識聞名。只要人類存在，我的臉將始終在時間的長廊內發出亮光。

—雷托的誓言，哈克．阿拉達引述



早在年幼時，厄莉婭．亞崔迪就已花費無數時間在普拉那－並度訓練上，希望能強化她的自我人格，以對抗體內其他記憶的襲擊。她知道問題所在—只要身在穴地，就無法擺脫美藍極的影響。美藍極無孔不入：食物、水、空氣，甚至她夜晚依偎著哭泣的布料。她很早就意識到穴地狂歡的作用，那時部落的人會喝下沙蟲的生命之水。在狂歡中，弗瑞曼人得以釋放他們基因記憶庫中累積的壓力，否認這些記憶。她看到同伴在狂歡中短暫被附身。

但對她來說，這種解脫、否認都不存在。在出生前很久，她就有了完整的意識，周圍發生的一切如洪水般湧入，而她被封在子宮裡，只能與所有祖先相連，而穴地的亡者也藉由香料引發的精神合一進入潔西嘉女士的意識中。在厄莉婭出生之前，她已經掌握了貝尼．潔瑟睿德聖母所需的一切知識，以及許許多多他人的記憶。

伴隨這些知識而來的，是可怕的現實—妖煞。如此龐大的知識壓垮了她。她出生前便有了記憶，無法逃脫。但厄莉婭還是努力對抗她那些更可怕的先祖。她一度取得代價慘重的勝利，熬過了童年。她有過真正的、不受侵擾的自我，但寄居在她體內的生命無時無刻不在隨意入侵，她永無寧日。

總有一天，我也會成為那樣的生命，她尋思。這個想法讓她不寒而慄：潛伏在自己後代的生命中，侵擾、抓取，企圖經由意識得到更多體

驗。

恐懼在她的童年滋長，蔓延到青春期。她曾與恐懼鬥爭，但從未祈求別人的幫助。誰能理解她的祈求？她的母親不會，母親從來沒有擺脫對女兒的恐懼，這種恐懼來自貝尼．潔瑟睿德的判斷：出生之前就有記憶的人是妖煞。

在過去某個夜晚，她的兄長獨自一人走進沙漠，迎向死亡，將自己獻給沙胡羅。每個弗瑞曼盲人都應當這麼做。就在那個月，厄莉婭嫁給了保羅的劍術師父，鄧肯．艾德侯，一個由忒萊素人復活的晶算師。她母親隱居在卡樂丹，厄莉婭成了保羅雙胞胎的合法監護人。

也成了攝政女王。

責任帶來的壓力驅散了長久的恐懼，她向內在生命敞開胸懷，向他們徵求建議，在入定中尋找指引。

危機發生在某個普通的春日，摩阿迪巴堡壘上空天氣晴朗，極地的寒風不時颳過。厄莉婭仍然穿著弔喪的黃衣，顏色如同乏味的太陽。過去幾個月，她越來越抗拒內在母親的聲音。在神殿舉行的聖日典禮即將到來，人們正在準備，而母親總是對此嗤之以鼻。

體內潔西嘉的意識不斷消退，消退……最終消退成沒有面目的命令，要求厄莉婭遵從亞崔迪的律法。新的生命開始大聲疾呼，要求出場。厄莉婭覺得自己開啟了無底深淵，各式面孔像一群蝗蟲從中湧出。最後，她開始留意一個野獸般的人：哈肯能家族的老男爵。　　魂飛魄散中，她放聲尖叫，用叫聲壓倒內心的呼喊，為自己贏得片刻安寧。

那個早晨，厄莉婭在堡壘的天臺花園作早餐前的散步。為了打贏內心這場戰役，她開始嘗試一種新方法，專注思索禪遜尼的告誡上：

離開梯子，或許會往上跌！

但大盾壁反射的清晨陽光不停干擾她。她的目光落在長滿花園小徑的絨草上，發現葉子上綴滿了夜晚水氣凝成的露珠，一顆顆彷彿在告訴她，擺在她面前的選擇何其繁多。

多到令她眼花，每顆露珠都映著一張面孔，寄居在她體內的眾多面孔。

她想全神貫注在青草引發的聯想上。大量露水表明了厄拉科斯的生態改造進行得多麼深入。北緯地區日益溫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正

在升高。她想到明年又該有多少公頃土地會覆上綠色，每公頃綠地都需要一千零三十六立方公尺的灌溉水。

儘管努力考慮這些實際事務，體內那些如鯊魚般圍著她的意識仍然揮之不去。

她將手放在前額，使勁按壓。

昨天落日時分，她的神殿侍衛帶來了一名人犯讓她審判：艾薩斯．培曼，表面上是個門客，向從事聖物和小飾物交易的小氏族內布拉斯效力，但其實是鉅貿聯會的密探，任務是估計每年的香料產量。在厄莉婭下令將他關入地牢時，他大聲抗議「亞崔迪氏族不公不義！」他本應立即吊死在三角架上，但他的膽大包天引起厄莉婭的注意。她在審判席上聲色俱厲，想從他嘴中挖出更多情報。

「為什麼鉅貿聯會對我們的香料產量這麼感興趣？」她逼問道，「告訴我們，說不定就可以放了你。」

「我只收集有市場價值的資訊，」培曼說道，「我不知道別人買了之後會拿去做什麼。」

「為了這點蠅頭小利，你就膽敢擾亂皇室的計畫？」厄莉婭喝道。

「皇室從來不考慮我們可能也有自己的計畫。」他反駁道。

厄莉婭被他豁出去的膽量所吸引，說道：「艾薩斯．培曼，你願意為我工作嗎？」

聽到這話後，他的黑臉上浮出一絲笑容，露出潔白的牙齒：「妳都差點要揮揮手處死我了。我怎麼突然變得這麼有價值，值得妳開價？」

「你有簡單實用的價值。」她說道，「你很勇敢，而且你總是挑選出價最高的雇主。我的出價會比帝國的任何人還高。」

他為他的服務開了個天價，厄莉婭一笑置之，給出她認為比較合理的價錢。當然，即使是這個價錢，也比他以往收到的出價高得多。她又補充道：「別忘了，我還送了你一條命。我想你會把這份禮物視為無價之寶。」

「成交！」培曼喊道。厄莉婭手一揮，讓負責祭司任免的茲亞仁庫．賈維德帶走他。

不到一小時，正當厄莉婭準備離開審判庭時，賈維德匆忙走了進來，報告說有人聽到培曼在背誦《奧蘭治合一聖書》上的經文，那是

「Maleficos non patieris vivere」。

「汝等不該容忍女巫存活。」厄莉婭翻譯道。這就是他的答謝！他也是那些陰謀置她於死地的人！一陣前所未有的憤怒沖刷著她，她下令立即處死培曼，將他的屍體送入神殿的亡者蒸餾器。在那裡，至少他的水能對祭司團的水庫有些微貢獻。

那一晚，培曼的黑臉整晚糾纏著她。

她嘗試了所有手法，想驅逐這個不斷控訴她的影像。她背誦弗瑞曼《克里奧斯書》上的布吉語錄：「一切無事！一切無事！」但培曼纏著她不放，使她昏昏沉沉迎來了新的一天，並在如寶石般折射著陽光的露珠中又看到了他的臉。

一名女侍衛出現在低矮的含羞草叢後，在天臺門旁請她用早餐。厄莉婭嘆了口氣。她覺得在地獄與地獄之間其實沒什麼選擇。意識的呼喊和侍衛的呼喊──都是毫無意義的聲音，卻都堅持發出要求。她真想用刀鋒結束這些如沙漏般源源不絕的聲音。

厄莉婭沒有理睬侍衛，眺望著天臺花園外的大盾壁。絕壁下是一片山麓沖積扇，看上去像一把由岩屑形成的扇子，早晨的陽光勾勒出沙地三角洲的輪廓。她想，不明就裡的眼睛或許會將那面大扇子看成河水流過的證據，但其實那是她兄長用亞崔迪氏族的原子彈炸開了大盾壁，打開通向沙漠的缺口，讓他的弗瑞曼軍隊能騎著沙蟲，出其不意打敗沙德姆四世。現在，人們在大盾壁的另一面挖了一條寬闊的水渠，以此阻擋沙蟲入侵。沙蟲無法穿越水面，水會使牠中毒。

我的意識中也有這麼一道屏障嗎？她想。

這個想法讓更昏沉，更恍惚。

沙蟲！沙蟲！

她的記憶中浮現出沙蟲的一組畫面：強大的沙胡羅、弗瑞曼人的創造者、沙漠深處的致命動物，卻創造出眾多東西，包括無價的香料。她不禁想：多麼奇怪啊，平凡而強韌的沙鱒長成的龐然大物。沙鱒就像她意識中的眾人，一條條在行星的岩床上相接，形成有生命的蓄水池，攔住行星上的水，使沙蟲得以生存。厄莉婭感到她身上也存在著類似的關係：她意識中的其他人有一些正在攔住足以毀滅她的危險力量。

那侍衛又喊了起來，請她去用早餐，聲音中有一絲明顯的不耐。

厄莉婭轉過身，揮手讓她離開。

侍衛照辦，但離開時重重摔上了門。

摔門聲傳到厄莉婭耳裡，她覺得自己努力拒斥的一切終究還是擊中了她，體內的其他生命像巨浪般湧出，每個咄咄逼人的生命都把自己的臉推到她視野的中心位置——一大群臉。長著癬斑的臉、冷酷的臉、陰沉的臉。各式各樣的臉隨著浪濤沖向她，要求她一起墜落漂流。

「不，」她喃喃自語道，「不……不……不……」

她本該倒在小徑上，但身下的長椅接住她癱軟的身體。她想坐起來，卻發現辦不到，只得攤在冰冷的塑鋼椅上，嘴仍喃喃抵抗著。

內在的潮水繼續上升。

她感到自己能敏銳察覺最微小的跡象，她知道其中的風險，但仍留意體內每張大聲疾呼的嘴喊出的話。所有聲音都在要求她的注意：「我！我！」「不，是我！」但她知道，一旦她將注意力完全放到某個聲音上，她就會迷失自我。在眾多面孔之中盯著某一張，被他的聲音帶著走，意味著她將被這張面孔單獨控制。

「妳會這樣，是因為預知力。」一個聲音低聲說。

她雙手捂住耳朵，想：我不能預言未來！入定對我沒有用。

但那聲音堅持著：「妳可以的，只要妳得到幫助。」

「不……不。」她喃喃自語。

其他聲音在她意識內響起：「我，阿伽門農[2]，妳的祖先，命令妳聽從我的吩咐！」

「不……不。」她雙手使勁壓住耳朵，耳朵旁的肉都壓疼了。

一陣癲狂的笑聲在她耳內響起：「奧維德[3]死了之後變成什麼？簡單。約翰．巴特利特[4]的引用書目。」

這些名字對困境之中的她毫無意義。她想朝著他們及腦海中的其他聲音尖叫，卻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

剛才那名侍衛又被派回天臺。她站在含羞草叢後的門口，再次瞟了一眼，見厄莉婭躺在長椅上，便對她的同伴說道：「嗯，她在休息。妳知道她昨晚沒睡好，讓她再打個盹也好。」

但厄莉婭沒有聽到侍衛的聲音。一陣刺耳的歌聲吸引了她的注意：「我們是快活的鳥兒，啊哈！」聲音在她顱內迴蕩，她想著：我快瘋

了。我快喪失神智了。

長椅上的雙腳微微動彈，想要逃跑。她覺得只要能控制自己的身體，她會立刻逃離。她必須逃走，以免意識內的潮流將她吞沒，永遠腐蝕她的靈魂，但她的身體卻不聽使喚。帝國內最強大的力量隨時聽命於她的一時興起，而此刻的她卻無法命令自己的身體。

一個聲音在體內笑道：「從某方面來說，孩子，每一次創造都代表一場災難。」嗓音低沉，朝她的眼睛隆隆作響。又是一陣笑聲，彷彿是對剛才那句話的嘲弄。「我親愛的孩子，我會幫助妳，但妳也得幫助我。」

厄莉婭牙齒打顫，對壓下所有吵鬧聲的低沉嗓音說：「是誰……誰……」

一張面孔在她意識中成形。一張嬰兒般笑咪咪的肥臉，但眼睛中卻閃爍著貪婪的眼神。她想抽回意識，但僅能做到離那張臉稍微遠一點，看到與臉相連的身體。那身體異常臃腫，裹在長袍中，長袍下端微微凸出，表示這團脂肪需要移動式懸浮器的支撐。

「看哪，」低沉的聲音說道，「我是妳的外祖父。妳認識我，我是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

「你……你是死人！」她喘息道。

「當然，我親愛的！妳體內絕大多數人都是死人。但其他人不會來幫助妳，他們不了解妳。」

「走開，」她懇求道，「哦，請你離開。」

「可妳需要幫助呀，孩子。」男爵的聲音勸誘道。

他看上去是多麼厲害啊，她想，在緊閉的眼睛內看著男爵的形象。

「我願意幫助妳，」男爵花言巧語道，「而這裡的其他人只會搶著控制妳的全部意識，每一個人都想驅逐妳的意識，但是我……我只要求一個屬於自己的小角落。」

她體內的其他生命再次大聲喧嚷。潮水再次威脅要淹沒她，她聽到了母親的聲音在尖叫。厄莉婭想：她不是死人。

「閉嘴！」男爵命令道。

厄莉婭感到自己產生了一股強烈渴望，想強化那道命令。這份渴望流過她的整體意識。

內在的平靜如同涼水般淌過全身，野馬狂奔般的心跳逐漸恢復正常。男爵的聲音又適時響起：「看到沒？我們兩人聯合起來，所向披靡。妳幫助我，我幫助妳。」

「你……你想要什麼？」她低聲道。

她眼簾內的肥臉露出沉思的表情。「嗯……我親愛的外孫女，」他說道，「我只要求一些小小的樂趣。讓我不時和妳的意識交流，不用讓其他人知道。讓我能體驗妳生活的一小部分，例如，當妳依偎在愛人的懷中時。我的要求很高嗎？」

「不……不高。」

「很好，很好。」男爵得意地笑道，「作為回報，我親愛的外孫女，我能在很多方面幫助妳。我可以向妳提出忠告，供妳諮詢。讓妳無論在體內還是體外都戰無不勝。妳將摧毀一切反對者。歷史會遺忘妳哥哥，記住妳的名字。未來是妳的。」

「你……不會讓……其他人控制我嗎？」

「他們無法抵擋我們！獨自一人，我們會被控制，但聯合起來，我們就能指揮他人。我會證明給妳看，瞧！」

男爵不再說話，在她體內存在的象徵──他的形象也消失了。接下來，沒有任何其他人的記憶、臉孔或聲音侵入她的意識。

厄莉婭悠悠吐出一大口氣。

伴隨著嘆息，一個想法冒了出來，強行進入她的意識，彷彿那是她自己的想法，但她能感受到背後另有一個沉默的聲音。

老男爵是邪惡的。他謀殺了妳父親，他還想殺了妳和保羅。他試過，只不過沒有成功。

男爵的聲音響了起來，臉卻沒有出現：「我當然想殺了妳。當時妳難道沒有擋住我的路？但是，那場爭執結束了。妳贏了，孩子！妳是新的真理。」

她感到自己不斷點頭，臉龐擦過長椅粗糙的表面。

他的話有道理，她想。貝尼．潔瑟睿德有句箴言：論辯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真理的本質。這句箴言讓男爵的話顯得合情合理。

是的……貝尼．潔瑟睿德肯定會這麼想。

「沒錯！」男爵說道，「我死了，妳還活著。我只留下微弱的存

在，我只是妳體內的記憶、妳的奴僕。我提供明智的建議，要求的回報是如此微薄。」

「你建議我現在該怎麼做？」她試探著問道。

「妳在懷疑昨晚的判斷，」他說道，「妳不知道有關培曼言行的報告是否屬實，或許賈維德覺得培曼威脅到自己的地位。不就是這個疑慮令妳寢食難安嗎？」

「是……是的。」

「而且，妳的疑慮是基於敏銳的觀察，不是嗎？賈維德一副和妳越來越親密的樣子，連鄧肯都察覺了，不是嗎？」

「這你是知道的。」

「很好，讓賈維德成為妳的情人。」

「不！」

「妳擔心鄧肯？妳丈夫是晶算師也是祕教徒，肉體的活動不會刺激或傷害到他。難道妳不覺得有時他很難以親近嗎？」

「但……但是他……」

「只要鄧肯知道妳採取的手段是為了摧毀賈維德，他晶算師的那部分會理解妳的。」

「摧毀……」

「當然！危險的工具雖然也可以用，但一變得太過危險，就應該拋棄。」

「那麼……我是說……為什麼……」

「啊哈，妳這個小傻瓜！這是很有價值的教訓。」

「我不明白。」

「有無價值，我親愛的孫女，取決於成果，以及這一成果對其他人的影響。賈維德必須無條件服從妳，將完全接受妳的指揮，他的──」

「但這種教訓是不道德的……」

「別傻了，孩子！道德必須基於實用，『凱撒的歸凱撒』什麼的。只有妳內心最深的欲望得到滿足，才稱得上真正的勝利。妳難道不欣賞賈維德的男人味嗎？」

厄莉婭嚥了口唾沫，雖然羞於承認，但在這個內在觀察者面前，她無所遁形，只得說道：「是……是。」

「好！」這聲音在她腦海中聽起來是多麼歡快啊，「現在我們開始相互理解了。妳先讓他感到無依無靠，然後，在妳的床上，讓他相信妳對他無法自拔，這時就可以問他有關培曼的事了。裝作是開玩笑，是兩人之間的情趣。當他承認欺騙妳之後，妳就在他的肋骨間插入晶刃匕。啊哈，流淌的鮮血會令妳心滿—」

「不，」她喃喃道，嘴巴因恐懼而發乾，「不……不……不……」

「那麼，就讓我替妳做吧。」男爵堅持道，「妳也承認這是必須的。妳只需要做好準備，我會暫時取代……」

「不！」

「妳的恐懼是如此明顯，孩子。我只是暫時取代妳的意識。許多人都可以完美無瑕地模仿妳……但妳知道的，如果是我，噢，人們能立即看出我的存在。妳知道弗瑞曼律法如何對付被附身的人，妳會被立即處死。是的—即便是妳，也同樣會被立即處死，而妳也知道，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我會幫妳對付賈維德，一成功，我馬上退開。妳只需要—」

「這算什麼好建議？」

「因為能幫妳除去危險的工具。還有，孩子，我們之間將建立起合作關係，這種關係可以教妳如何判斷未來，而那—」

「教我？」

「當然！」

厄莉婭雙手捂住眼睛，想認真思考。但她知道，任何念頭都可能被她體內的這個存在察覺，而且，可能就是那個存在先想出來的，卻被她當成自己的。

「妳沒必要這麼憂慮，」男爵勸誘著道，「培曼這傢伙，是—」

「我錯了！我累了，決定得太倉促。我本該先確認……」

「妳做得對！妳的判斷不該基於亞崔迪氏族那種愚蠢的抽象信念，什麼公正，公正才是妳失眠的原因，而不是培曼的死亡。妳作出了正確的決定！他也是危險的工具。妳是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才這麼做—這才是明智的決斷，關於公正什麼的，都是胡扯。世上哪有什麼公正？試圖實現虛假的公正只會引起社會動盪。」

聽了他對她的辯護之後，厄莉婭感到一絲欣喜，但這番說辭罔顧道

德，仍令她如受雷擊。「公正是亞崔迪氏族……是……」她的雙手從眼睛上放下，但雙眼依然緊閉。

「妳所作出的一切宗教裁決，都應該記取這次的錯誤。」男爵道，「任何決定都只能從一個點出發：對維護社會秩序是否有利。無數文明都想要建立在公正的基礎上，愚不可及，那摧毀了更重要的自然階層。任何個體的價值都應該依他與整個社會的關係而定。社會如果沒有明確的階層，就沒有人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管位置是高是低。來吧，來吧，孫女！妳必須成為人民的嚴母，妳的任務就是維持秩序。」

「但保羅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

「妳哥哥死了，他失敗了！」

「你也是！」

「沒錯……但對我來說，這只是計畫之外的一場意外。來吧，來對付這個賈維德，用我告訴妳的方法。」

這個想法讓她身體一熱。她快速說道：「我會考慮的。」她想：其實，只要讓賈維德安分下來就行。不必為此殺了他。而且，那個傻瓜可能會情不自禁……在我床上。

「您在和誰說話，夫人？」一個聲音問道。

在那一刻，厄莉婭慌亂了起來，以為這是體內喧囂生命的又一次入侵。但她認出了這個聲音。她睜開雙眼，姿亞蓮卡．華利弗，厄莉婭女子侍衛隊的隊長，站在長椅旁，那張粗糙的弗瑞曼臉上神情憂慮。

「我在和我內在的聲音說話。」厄莉婭說道，在長椅上坐直身體。她感到通體舒暢，惱人的體內喧囂消失後，她心神舒暢。

「您內在的聲音，夫人。是的。」她的回答使姿亞蓮卡的雙眼閃閃發光。人人都知道厄莉婭能利用其他人沒有的體內資源。

「把賈維德帶去我的住處，」厄莉婭說道，「我要和他談談。」

「您的住處，夫人？」

「是的！我的私人房間。」

「遵命。」侍衛服從了命令。

「等等，」厄莉婭說道，「艾德侯大師去泰布穴地了嗎？」

「是的，夫人。他按您的吩咐，天沒亮就出發了。妳想讓我去……」

「不用，我自己處理。還有，姿亞，不要讓任何人知道賈維德被帶到我的房間。妳親自去，這件事非常重要。」

侍衛摸了摸腰間的晶刃匕：「夫人，是不是有威脅到——」

「是的，有威脅，賈維德是關鍵人物。」

「哦，夫人，或許我不應該帶他……」

「姿亞！妳認為我對付不了他嗎？」

侍衛露出殘酷的笑容：「原諒我，夫人。我馬上帶他去您的私人房間，但是……如果夫人允許，我會在門口安排幾個侍衛。」

「妳就夠了。」厄莉婭道。

「是，夫人。我馬上去辦。」

厄莉婭點點頭，看著姿亞遠去。看來她的侍衛不喜歡賈維德，這是他的另一個不利的之處。但他仍然有價值——非常有價值。他是打開迦庫魯圖的鑰匙，有了那地方……

「或許你是對的，男爵。」她低語道。

「妳明白了！」她體內的聲音得意地笑道，「啊哈，為妳效勞很愉快，孩子，這只是開始……」

2

阿伽門農：特洛伊戰爭中希臘軍隊的統帥。——譯注

3

奧維德：古羅馬時代的詩人，著有《變形記》。——譯注

4

約翰．巴特利特（1820-1905）：，美國出版商暨編輯，編撰了《常用引語》和《莎士比亞作品索引》。——譯注

以下是通俗史學的幻想，任何成功的宗教都必須鼓吹：惡有惡報、勇者才能奪得美人心、誠實乃上策、事實勝於雄辯、邪不勝正、為善自得其樂、壞人會改邪歸正、宗教護符能祛除惡靈附身、只有女人才懂得古老的神祕事物、富人注定不幸福……

——《護使團教導手冊》



「我叫穆里茨。」一名乾瘦的弗瑞曼人說道。

他坐在山洞內的岩石上，洞內點著一盞香料燈，躍動的燈光照亮了潮濕的洞壁，從這裡延伸出去的幾條通道消失在黑暗之中，其中一條傳來滴答的水聲。對於弗瑞曼人來說，水意味著天堂，但是，穆里茨對面那六個被縛的人並不希望聽到這規律的滴答聲。石室通道深處的亡者蒸餾器散發一股腐臭味。

一名年紀約十四個標準年的少年從通道中走了出來，站在穆里茨左側。在香料燈的照耀下，一把出鞘的晶刃匕反射著朦朧的黃光。少年舉起刀，朝每個被縛的人比了比。

穆里茨指著少年道：「這是我兒子，阿桑．塔里格，快要接受成人考驗了。」

穆里茨清了清喉嚨，依次看向六名俘虜。他們坐在他對面，形成鬆散的半圓，兩腿被香料纖維繩緊緊捆住，雙手反綁，繩子在脖子上打成死結，脖頸處的蒸餾服被割開。

被縛的人毫不畏懼地看著穆里茨。其中兩人穿著寬鬆的異星服飾，表明他們是厄拉欽恩的富裕市民，皮膚比同伴光滑得多，膚色也淺些。他們的同伴則外表乾枯，骨架突出，一望而知出生於沙漠。

穆里茨的長相很像沙漠原住民，但雙眼凹陷得更深，在香料燈的照射下也沒有絲毫反光。他的兒子就像他未成年的翻版，一張扁平的臉上

掩飾不住內心的風暴。

「我們這些流亡者有特殊的成人考驗。」穆里茨說道，「總有一天，我的兒子會成為舒洛克的裁決者，我們必須知道他能否善盡職責。我們的裁決者不能忘記迦庫魯圖和我們的絕望日。克拉里茲克──狂暴的颱風，在我們的心中翻湧。」他用單調的誦經語調說完了這番話。

坐在穆里茨對面的一個城市人動了動：「你不能這樣威脅我們、綁架我們。我們安安靜靜來到這裡，是為了烏瑪。」

穆里茨點了點頭：「為了尋找個人的宗教覺醒，對嗎？好，你會如願以償。」

城裡人說道：「如果我們──」

他身旁一個膚色黝黑的弗瑞曼人打斷他：「安靜，傻瓜！這些人是盜水者，是我們以為已經被徹底消滅的人。」

「那不過是傳說。」城裡人說道。

「迦庫魯圖不只是傳說，」穆里茨說。他再次指了指他的兒子，「我已經向你們介紹了阿桑．塔里格。我是這地方的阿理伐，你們唯一的裁決者。我的兒子也將接受訓練，成為發現魔鬼的人。傳統的做法總是最好的做法。」

「這正是我們來到沙漠深處的原因，」城裡人抗議道，「我們選擇了傳統的做法，在沙漠中──」

「帶著雇來的領路人，」穆里茨指指深膚色的俘虜，「你以為通向天堂的道路可以用買的？」穆里茨抬頭看著他兒子，「阿桑，你準備好了嗎？」

「我常常想著很久以前的那個夜晚，他們闖入我們這裡，殺死我們的人。」阿桑說，語氣透著緊張，「他們欠我們水。」

「你父親將其中六人交給你了，」穆里茨說道，「他們的水是我們的。他們的影子是你的，他們的影子將成為你的守護者，讓你提防魔鬼。他們將為你效力，直到你進入形象界。你打算怎麼做，我的兒子？」

「我感謝父親。」阿桑說道，向前邁了一小步，「我接受流亡者的成人考驗。這是我們的水。」

說完，這個少年走向俘虜。從最左邊開始，他一一抓住俘虜的頭

髮，將晶刃匕從下頜向上插進大腦。他手法熟練，不多浪費一滴血。只有一個城裡人在少年抓住他頭髮時抵抗，大聲號啕。其他人都按照傳統方式朝阿桑．塔里格吐口水，說：「看，當我的水被動物取走時，我毫不珍惜！」

殺戮結束後，穆里茨拍了拍手，僕人走上前來清理屍體。「現在你是成年人了，」穆里茨說道，「敵人的水只配餵給奴隸。至於你，我的兒子……」

阿桑．塔里格緊張地朝父親看了一眼，繃得死緊的嘴唇一撇，勉強露出一絲笑容。

「不能讓傳道人知道這件事。」穆里茨說道。

「我知道，父親。」

「你做得很好，」穆里茨說道，「闖入舒洛克的人必須死。」

「是，父親。」

「從此之後你可以擔負重任了，」穆里茨說道，「我為你驕傲。」

13

世故的人可以反璞歸真。這其實是指他的生活方式變了。過去的價值觀改變了，開始與大地上的萬物相連。這種新的生存方式能出現，是因為他理解了世界多元、環環相扣的諸般事件，而那名為自然，是因為他尊重自然這一系統內部的力量。有了這種理解和尊重，就是所謂的「反璞歸真」。反之亦然：純樸的人也可以世故，但此一轉變必將傷害他的心靈。

——哈克．阿拉達《雷托傳》



「我們要怎麼確定？」珈尼瑪問道，「這樣做非常危險。」

「我們以前也試過。」雷托爭辯道。

「這次可能會不一樣。如果——」

「我們面前只有這條路。」雷托說道，「妳也同意我們不能走香料那條路。」

珈尼瑪嘆了口氣。她不喜歡這種唇槍舌劍，但她知道兄長是逼不得已，也知道自己為什麼憂心忡忡。只需看看厄莉婭，就能體會內在世界是多麼凶險。

「怎麼了？」雷托問道。

她又嘆了口氣。

兩人在屬於自己的祕密基地盤腿而坐，這是一道岩縫，從山洞通向斷崖。她的父母過去常常坐在那座斷崖上，看著太陽普照沙漠。現在已是晚餐結束後兩個小時，也是這對雙胞胎進行訓練的時間。在身體和心智之間，兩人選擇了鍛鍊心智。

「如果妳不肯幫忙，我就一個人試。」雷托說道。

珈尼瑪的目光從他身上移開，看著封閉這道岩縫的黑色密封門。雷托仍然眺望著大平漠。這段時間以來，兩人常用一種古老的語言交流，

語言的名字已經湮沒了。古老的語言能讓兩人的思想不外洩，外人無從刺探，連厄莉婭也不行。厄莉婭擺脫了混亂不休的內在世界後，就與意識中的其他記憶切斷了聯繫，最多只能聽到隻字片語。

雷托深吸一口氣，聞到獨特的弗瑞曼穴地氣味，這種氣味在無風的石室中經久不散。這裡聽不到穴地內部隱約的喧鬧，也感覺不到潮濕和悶熱，對兩人來說都是解脫。

「我同意我們需要他的指引，」珈尼瑪說道，「但如果我們……」

「珈尼！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指引，我們需要保護。」

「或許根本沒有所謂的保護。」她盯著兄長，直視他的目光，像伺機而動的掠食動物。他的眼神證明了他溫和的外表只是假象。

「我們不能被附身。」雷托說道。他使用了那種古語中的特殊不定詞，語氣和語調相當平和，但富含言外之意。

珈尼瑪準確聽出他的本意。

「Mohw'pwium d'mi hish pash moh'm ka」，她吟誦道。抓住了我的靈魂，就抓住了一千個靈魂。

「比這還要多。」他反駁道。

「明知風險，你仍堅持。」她使用的是陳述句，而非疑問句。

「Wabun'k wabunat!」他說道。起身，汝等起身！

他感覺自己的選擇勢在必行，最好主動踏出第一步。兩人必須將過去綁上此時此刻，然後伸向未來。

「Muriyat」，她低聲讓步道。必須帶著溫情來做。

「當然。」他揮了揮手，表示完全同意，「那麼，我們將像我們的父母那樣，請求指引。」

珈尼瑪一言不發，喉嚨裡像是哽了什麼東西，下意識望向南方一望無際的流沙漠。殘陽下，沙丘上一片淺灰色的圖案。兩人的父親就是朝那個方向最後一次走進沙漠。

雷托看著斷崖下方的穴地綠洲。一切都朦朦朧朧，但他知道綠洲的形狀和顏色：紅銅色、金色、紅色、黃色、鐵銹色和赤褐色的花叢一直生長到岩石旁，這片水渠灌溉出來的植栽，便由岩石圍住。岩石外側，一片厄拉欽恩本地植物因這些外來的植物和太多的水而全數死亡，正發出惡臭，並成為阻擋沙漠入侵的屏障。

珈尼瑪說道：「我準備好了，我們開始吧。」

「好的，別管那麼多了！」他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臂說道，「珈尼，唱那首歌吧，那會讓我放鬆。」

珈尼瑪靠向他，左臂摟住他的腰，深深吸了兩口氣，清了清嗓子，開始平靜地唱起她母親經常為父親唱的那首歌：

我將此贖回你所賭的誓言；
我向你拋灑甘甜之泉。
生命將在這個無風之地茁壯。
吾愛，你必將活在宮殿，
敵人必墜入虛空。
我們一起走過這條路，
愛已經為你指明天邊。
我會引領你走上那條路，
我的愛就是你的宮殿……

她的聲音飄盪在寧靜的沙漠上。雷托感到自己不斷下沉、下沉──變成了他的父親，父親的記憶如同毯子一樣鋪展開來。

在這短暫的時空，我必須成為保羅，他告訴自己說，我身旁不是珈尼瑪，而是我深愛的荃妮，她明智的勸告多次拯救了我們。

而珈尼瑪，則滑入她母親的個人記憶中，一如她原先的預料，輕而易舉的程度令人畏懼。女性要做到這一點更加容易──也更加危險。

珈尼瑪以突然變得沙啞的嗓音說道：「看，親愛的！」一號月亮已經升起，冷光照耀下，兩人看到一條橙色火弧升入天空。載著潔西嘉女士來此的星艦正載滿香料，返回軌道上的基地。

就在這時，一陣最深刻的記憶擊中了雷托，如同嘹亮的鐘聲般在他腦海內迴響。在這瞬間，他變成了另一個雷托──潔西嘉的公爵。他強迫自己拋開這些回憶，但已然感受到針扎般的愛和痛。

我必須成為保羅，他告誡自己。

令人驚恐的雙身性出現了。雷托覺得自己成了一面黑色螢幕，而父親則是投射在螢幕上的影像。他同時感覺到自己和父親的肉身，兩者間

忽隱忽現的差異似乎就要壓倒他了。

「幫幫我，父親。」他喃喃自語道。

混亂的階段過去了。現在，他的意識成了另一人的意識。雷托自己的本體站在一旁，成了觀察者。

「我的最後一個預象還沒有實現。」他以保羅的聲音說道，「妳知道我看到了什麼。」

她用右手摸了摸他的臉頰：「你走進沙漠，是為了尋求死亡嗎，我親愛的？是這樣嗎？」

「或許吧。但那個預象……難道那還不足以成為我活下去的理由？」

「哪怕是作為盲人活下去？」她問道。

「哪怕是作為盲人活下去。」

「你想去哪裡？」

他顫抖著，深深吸了口氣：「迦庫魯圖。」

「親愛的！」淚水滑下她的面頰。

「英雄摩阿迪巴必須被徹底摧毀，」他說道，「否則，這個孩子無法帶領我們走出混亂。」

「黃金之路，」她說道，「這是不祥的預象。」

「這是唯一可能的預象。」

「厄莉婭失敗了，接著……」

「徹底失敗。她的表現妳也看到了。」

「你母親回來得太晚了。」她點了點頭，珈尼瑪那張兒童的臉上有荃妮的聰慧表情，「再沒有其他的預象了嗎？或許……」

「沒有，親愛的，時候未到。窺視未來，然後安全返回──這種事，這孩子目前還無法做到。」

他再一次顫抖著吐出一大口氣，旁觀的雷托能感覺到父親多麼希望再活一次，在活著時作出決定……他多麼希望能夠改變過去的錯誤決定！

「父親！」雷托喊道，聲音彷彿在自己的顱內迴蕩。

接著，雷托感到一股意志的深沉行動，父親在體內緩慢退去，似乎戀戀不捨。自己的感官和肌肉逐漸被釋回。

「親愛的，」荃妮的聲音在他耳邊低語，放慢了保羅退回的速度，「怎麼了？」

「先等等。」雷托說道，這是他自己的聲音，焦躁不安。他接著說：「荃妮，妳必須告訴我們，我們怎麼才能……才能避免重蹈厄莉婭的覆轍？」

體內的保羅回答了他，聲音直接傳到他耳內，時斷時續，伴隨著長時間的停頓：「沒有確切的方法。你……也看到了……差點……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但是厄莉婭……」

「該死的男爵控制了她！」

雷托感覺自己的喉嚨發乾，彷彿在冒煙：「他……控制……我了嗎？」

「他在你體內……但是……我……我們不能……有時我們能……互相感覺到，但是你……」

「你能看出我的想法嗎？」雷托問道，「你能知道他是否……」

「我有時能感覺到你的想法……但是我……我們只活在……你意識的……思索中。你的記憶創造了我們。危險……那是精確的記憶。而……我們之中……熱衷於權力的人……那些不擇手段追求權力的人……那些人的記憶……更精確。」

「更強大？」雷托低語道。

「更強大。」

「我知道你的預象，」雷托說道，「與其讓他控制我，還不如把我變成你。」

「不！」

雷托點點頭，他知道父親需要用多麼強大的意志才能回絕他的請求。他也意識到一旦父親沒能抵抗誘惑會有何等後果，任何形式的附身都會讓被附身的人成為妖煞。意識到這一點，他產生了全新的力量，感到自己的身體變得異常敏銳，對過去的錯誤—他自己的和他祖先的錯誤，也有了更深層的體認。猶疑不定讓他變得軟弱，這一點，他現在明白了。這一刻，誘惑與恐懼在他體內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這具肉體能將美藍極轉化為未來景象。有了香料，他可以呼吸到未來的空氣，扯碎時

間之幕。他感到自己很難擺脫這誘惑，於是雙手合十，進入普拉那－並度意識，擊退了誘惑。他的肉身帶著保羅從血脈取得的知識：尋求未來的人希望在明日的競賽中獲勝，卻發現自己陷入了生命泥淖。保羅的預象指出了脫離泥淖的生路，儘管險象環生，但雷托知道沒有別的選擇。

「生命的樂趣及美麗，都在於生活中埋藏了驚奇。」他說。

一個溫柔的聲音在他耳內低語：「我一直深知這樣的美麗。」

雷托轉過頭，珈尼瑪的雙眼在皎潔的月光下閃閃發光。他看到荃妮在注視他。「母親，」他說道，「妳必須退去。」

「啊，誘惑！」她說道，吻了吻他。

他推開她。「妳會奪走妳女兒的生命嗎？」他問道。

「太簡單了……簡單到可笑。」她說道。

雷托只覺得恐懼在體內升起。他想起體內父親的自我用了多麼強大的意志才放棄他的肉體。他方才退到一旁觀察並傾聽，從父親身上學到了東西，珈尼瑪也在那個旁觀的世界中嗎，她會永遠無法脫身嗎？

「我會鄙視妳，母親。」他說道。

「其他人不會鄙視我，」她說道，「成為我的愛人吧。」

「如果我這麼做……妳知道你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他說道，「我父親會鄙視妳。」

「絕不會！」

「我會！」

這聲音脫離他的意志，直接從他喉嚨跳了出來，帶著保羅向他的貝尼．潔瑟睿德母親學來的魅音。

「別這麼說。」她嗚咽道。

「我會鄙視妳！」

「不……不要這麼說。」

雷托摸了摸喉嚨，感到那裡的肌肉再次屬於自己：「他會鄙視妳，他將不再理睬妳，他將再次走入沙漠。」

「不……不……」

她用力搖頭。

「妳必須走，母親，」他說道。

「不……不……」但聲音已不再像剛才那麼堅定。雷托看著妹妹的

臉，上面的肌肉劇烈扭動，表情隨著體內的騷亂不停變幻。

「走，」他低語道，「走吧。」

「不……」

他抓住她的手臂，感覺到她肌肉的顫抖和神經的抽搐。她掙扎著，想掙開他，但他抓得更緊，同時低聲說道：「走……走……」

雷托不斷責備自己說服珈尼瑪進入這場雙親的遊戲。兩人曾多次玩過這個遊戲，但近來珈尼瑪一直在抗拒。他意識到女性更承受不住內在攻擊。看來那便是貝尼．潔瑟睿德恐懼的源頭。

數小時過去了，珈尼瑪的身體仍然在內部戰役中顫慄、扭動著，但是現在，妹妹的聲音也加入了爭執。他聽到她在對體內的形象說話、祈求。

「母親……求妳了──」她說道，「妳看看厄莉婭！妳想成為另一個厄莉婭嗎？」

終於，珈尼瑪倚在他身上，低聲說道：「她接受了。她走了。」

他輕撫她的頭：「珈尼瑪，對不起，對不起。我再也不會讓妳這麼做。我太自私了。原諒我。」

「沒什麼需要原諒的。」她喘息著說道，彷彿消耗了太多體力，「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必須了解的東西。」

「她對妳說了很多嗎？」他說道，「待會我們分享一下……」

「不！現在就分享。你是對的。」

「我的黃金之路？」

「是，你那該死的黃金之路！」

「除非配備了必要資訊，否則邏輯毫無用處，」他說道，「但是我──」

「祖母回來是為了指引我們，還有，看看我們是否已經被……汙染了。」

「鄧肯早就這麼說過。這沒什麼新的──」

「他藉由計算得出了這個答案。」她同意道，聲音逐漸變得有力。她離開他的懷抱，望向黎明前寧靜的沙漠。這場戰役……這些知識耗掉了兩人一整夜。水氣密封門後方的侍衛有得解釋了，雷托命令他不要讓任何人前來打擾。

「人們常是經由歲月學會分辨微妙的差異，」雷托說道，「而我們從體內那麼深遠的記憶中學到了什麼？」

「我們看到的宇宙從來都不是完全精確的物理宇宙，」她說，「所以，我們不能把祖母理解成只是個祖母。」

「那會很危險了。」他同意道，「但我的問題──」

「有些東西超越了微妙。」她說道，「我們必須在意識中留出一部分，用來體察我們無法預先體察的一切。正是為了這個……母親才會常常和我說起潔西嘉。當我和她都融入內在交流之後，她說了很多事。」珈尼瑪嘆了口氣。

「我們知道她是我們的祖母，」他說道，「妳昨天和她相處了好幾個小時，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對她的認識將決定我們對她採取什麼態度，只要我們願意。」珈尼瑪說道，「我母親反覆這樣警告我。她引用了祖母的話，而且──」珈尼瑪碰了碰他的肩膀，「我還在我體內祖母的聲音中聽到那些話在迴響。」

「她在警告妳小心！」雷托說道。這種想法讓他很不舒服。這個世上還有什麼是靠得住的嗎？

「最致命的錯誤源自過時的假定。」珈尼瑪說道，「這就是母親反覆引用的話。」

「徹徹底底的貝尼．潔瑟睿德。」

「如果……如果潔西嘉徹底回歸貝尼．潔瑟睿德……」

「對我們來說就危險了，極度危險。」他說道，「我們身上流著奎薩茲．哈德拉赫的血脈，他們的男性貝尼．潔瑟睿德。」

「她們不會放棄尋找，」她說道，「但她們可能放棄我們，祖母可能就是她們的工具。」

「還有另一種解決方法。」他說道。

「是的，我們兩個，結成配偶。但她們也知道，這種近親繁殖有隱性遺傳的隱憂。」

「她們一定研究過有多大勝算。」

「我們的祖母一定也參與了。我討厭這樣。」

「我也不喜歡。」

「不過，這不是第一次，以前也有皇室試過……」

「那令人作嘔。」他說道，身體一陣戰慄。

她感受到他的顫抖，陷入了沉默。

「力量。」他說道。

由於兩人之間的神奇連結，她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奎薩茲．哈德拉赫的力量必須被毀滅。」她同意道。

「如果為她們所用的話。」他說道。

就在這時，白晝降臨下方的沙漠，兩人感受到了熱氣。斷崖下人工林的顏色顯得分外鮮明，淺綠色的葉子沿著地面投下穗狀陰影。低矮的太陽發出的銀亮光線照亮了青翠的綠洲，在隱蔽的斷崖邊灑滿金色和紫色的陰影。

雷托站起來，伸了個懶腰。

「那就黃金之路吧。」珈尼瑪說道，既是對他，也是對自己說。她知道，父親最後的預象已與雷托的預知夢交會，融為一體。

有東西掠過兩人身後的密封門，有人聲從那裡傳來。

雷托換了一種語言，以私下用的古語說「L'ii ani howr samis sm'kwi owr samit sut」。字面意思是：我們會攜手邁向死亡，但只有一人能活著回來報告。

珈尼瑪也站了起來，兩人一起通過密封門，回到穴地。侍衛站了起來，跟隨雙胞胎前往兩人的住處。穴地的人群在兩人面前讓開的樣子與以往不同，還不斷與侍衛交換眼神。在沙漠中獨自過夜是弗瑞曼聖人的傳統，所有烏瑪都經歷過這種守夜。摩阿迪巴經歷過……還有厄莉婭。現在輪到這對皇家雙胞胎了。

雷托注意到這個不同之處，並告訴了珈尼瑪。

「他們不知道我們為他們作出了什麼決定，」她說道，「他們並不真的知道。」

他仍然以私下用的古語說道：「這件事必須看來像是出於偶然。」

珈尼瑪遲疑片刻，稍稍整理她的思路，隨後開口道：「到那時候，就為手足哀悼吧。必須完全是真的，甚至墳墓都得造好。心必須尾隨沉睡，才不會無法醒來。」

在那種古語中，這段話運用了一個與不定詞分離的代詞賓語，講得

相當迂迴。這種語法允許每組片語調轉方向，變化出幾種不同的含意，每個含意都很明確且迥然相異，但又有微妙的關聯。其中一個含意是：兩人冒著生命危險展開雷托的計畫，不論是模擬死亡，或真正的死亡，都沒有差別。由此產生的變化無異於死亡。這整句話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活著的人要付諸行動。任何一步差錯都將毀掉整個計畫，使雷托的黃金之路成為死路。

「說得好。」雷托同意道。他掀開門簾，兩人走進住所的接待室。

見兩人進來，室內的僕人一頓，停下手中的工作。雙胞胎走進通向潔西嘉女士房間的拱廊。

「記住，你並不是歐西里斯[5]。」迦尼瑪提醒他道。

「我也不打算成為他。」

迦尼瑪抓住他的手臂，讓他停下。「厄莉婭darsatay haunus m'smow」，她警告道。

雷托盯著妹妹的眼睛。她說得對，厄莉婭的行為的確散發汙濁的氣味，而祖母一定發現了。他對妹妹發出感激的微笑。她把古語和弗瑞曼迷信結合起來，指出一個最基本的部落兆頭。M'smow，也就是夏夜的臭味，被視為是死於魔鬼之手的預兆。

「我們亞崔迪氏族向來有膽大妄為的名聲。」他說道。

「需要什麼就一把拿來。」她說道。

「要麼如此，要麼向我們那位攝政女王請願。」他說道，「厄莉婭會很樂意看到我們這麼做。」

「但是我們的計畫……」她嚥下了後半句話。

我們的計畫，他想，現在，她已經完全支持這個計畫了。他說：「我們的計畫就像是汲水的苦工。」

迦尼瑪回頭看了看兩人剛剛經過的接待室，聞到了早晨模糊的味道，感受到永恆之始的氣息。她喜歡雷托以這種方式運用古語：汲水的苦工。這是一句誓言，他將兩人的計畫看成農活：施肥、灌溉、除草、栽種、修剪──但是在弗瑞曼語境中，這樣勞動也會同時發生在另一個世界，代表培養富足的靈魂。

在岩石通道內逗留時，迦尼瑪打量著兄長。她越來越明顯感覺到他的請求有兩層：一、他和父親關於黃金之路的預象；二、要她允許他依

計畫展開極其危險的行動：創造新神話。這令她害怕。他是否還有一些預象沒有跟她分享？他是否將自己視為潛在的神，將領導人類重生──就像他父親？對摩阿迪巴的崇拜已經漸漸走上了邪路，原因之一是厄莉婭的錯誤管理，另一個原因則是不受約束的軍事化祭司團凌駕在弗瑞曼權力之上。雷托要革新這一切。

他隱瞞了一些事，她意識到。

她回想起他對她描述的夢境。夢中的現實是如此輝煌，清醒之後，他會失神遊蕩數小時。他說過，那些夢始終不變。

「在明亮的澄黃日光下，我站在沙地上，但天上沒有太陽。隨後我明白了，我自己就是太陽，我的光芒如同黃金之路，照耀四方。我意識到這一點之後，從身體裡走了出來。我轉身，期望看到自己像顆太陽。但我不是太陽，而只是一幅塗鴉，是兒童畫，眼睛歪歪扭扭，手臂和腿如同樹枝。我的左手拿著一根權杖，而且是真正的權杖──細節清晰，比我那樹幹般的手臂還要真實。權杖在移動，嚇到我了。隨著權杖移動，我覺得自己在慢慢醒來，但我知道自己仍在夢中。我意識到我的皮膚被某種東西裹住了──盔甲，隨著我的移動而移動。我看不到盔甲，但我能感覺到。這時，恐懼離開了我，因為盔甲給了我一萬人的力量。」

珈尼瑪盯著雷托，他想閃避她的目光，繼續前往潔西嘉的房間，但珈尼瑪拒絕了。

「這條黃金之路並沒有比其他道路好。」她說道。

雷托盯著兩人之間的岩板，感到珈尼瑪的懼疑又回來了。「我必須這麼做。」他說道。

「厄莉婭被附身了，」她說道，「同樣的事也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甚至可能已經發生，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

「不會，」他迎著她的目光，搖了搖頭，「厄莉婭抵抗過，而那使她體內的生命有了力量。她被自己的力量擊敗了。我們則大膽探究內在，尋求古老的語言和知識。我們已經與體內的生命相融，我們沒有抗拒，而是與他們共生。這就是昨晚我從父親那裡學來的，也是我必須學會的。」

「他在我體內沒有提過這些。」

「當時妳在傾聽我們母親說話，這是我們──」

「我差點就迷失了。」

「她在妳體內仍舊那麼強大嗎？」他的臉由於恐懼而繃緊了。

「是的……但現在，我認為她在用愛保護我。你在和她對抗時做得很好。」珈尼瑪回想著體內母親的形象，說道，「我們的母親為了我而跟其他人一起待在形象界，但她已經嘗過地獄的果實。現在我可以放心聆聽她說話。至於其他人……」

「是的，」他說道，「而我則聆聽父親，但我覺得，我聆聽的其實是祖父的意見。或許同名使我更容易聽從他的忠告。」

「那你有請教他，我們是不是要跟祖母談論黃金之路嗎？」

雷托頓了頓，等著一名僕人端著潔西嘉女士的早餐盤從前方走過。空氣中瀰漫著香料的強烈氣味。

「她同時活在我們和她自己體內，」雷托說道，「所以，她的意見會被諮詢兩次。」

「我不行，」珈尼瑪抗議道，「我不會再冒這種險了。」

「讓我來吧。」

「我想，我們都承認她已經回歸女修會。」

「是的。貝尼．潔瑟睿德是她生命的開端，她自己則占據了生命的中段，現在貝尼．潔瑟睿德又成了她生命的結尾。但是記住，她身上也有哈肯能的血，比我們更接近哈肯能家族，而且和我們一樣經歷過內在的共同生命。」

「但她的經歷非常淺。」珈尼瑪說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想，我不會和她說黃金之路。」

「我可能會。」

「珈尼瑪！」

「我們不需要更多亞崔迪神祇！我們需要的是人性。」

「這我向來贊成，還記得嗎？」

「是的。」她深深吸了口氣，別開目光。接待室的僕人在一旁偷偷窺視，從語氣中聽出兩人在爭論，只是聽不懂那種古語。

「我們別無選擇，」他說道，「如果我們不行動，同樣會死在自己的刀口上。」他使用的是弗瑞曼語言，本意是「把我們的水灑入部落的

蓄水池。」

珈尼瑪再次望向他。她只能同意，但覺得自己陷入了迷魂陣。兩人都知道，不管怎麼做，未來都躲不過懲罰。珈尼瑪確信這一點，而經由體內無數生命蒐集到的資料更強化了這個事實。然而，利用這些生命的經驗，會強化他們的力量，珈尼瑪為此膽戰心驚。他們潛伏在她體內，猶如一群伺機而動的魔鬼。

除了她母親。她曾經掌控珈尼瑪的肉身，但最終還是放手了。直到現在，那場內在戰役仍讓珈尼瑪驚魂未定。如果不是雷托的勸阻，她可能會就此迷失。

雷托說他的黃金之路能帶領大家走出困境，雖然他沒有全盤說出他的預象，令珈尼瑪惴惴不安，但她相信他的真誠。他的計畫需要自己的豐富創造力才有機會實現。

「我們會受到考驗。」他說道，他知道她在擔心什麼。

「不是用香料。」

「甚至可能會用到。當然了，在沙漠中，還有附身測試中。」

「你從來沒有提過附身測試！」她責備道，「這是你夢境的一部分嗎？」

他賣力嚥口唾沫，潤潤喉嚨，咒罵自己一時口快：「是的。」

「在你的夢中，我們……被附身了嗎？」

「沒有。」

她想像著測試──古老的弗瑞曼測試，通常以橫死收場。看來這個計畫還很複雜，會讓兩人走在鋼絲上，兩側都是萬丈深淵，無論倒向哪一側，都不會有神智正常的人相扶。

雷托知道她在想什麼，說道：「權力向來吸引瘋狂的人。我們必須避開體內那些狂人。」

「你確信我們不會……被附身？」

「只要我們創造出黃金之路，就不會。」

她仍然懷疑，說道：「我不想懷上你的孩子，雷托。」

他搖了搖頭，強壓著全盤托出的衝動，用古語中的皇家正式用語說道：「吾妹，我愛妳勝過愛自己，但那並非我渴望的柔情。」

「很好。那麼，和祖母見面之前，讓我們回頭談談另一件事。一把

插在厄莉婭身上的刀或許會解決我們的大半問題。」

「相信這麼做可行，就等於相信在泥地走路可以不留痕跡。」他說道，「再說，厄莉婭會給任何人這種機會嗎？」

「大家都在議論賈維德的事。」

「鄧肯看起來像是戴了綠帽嗎？」

珈尼瑪聳聳肩。「毒藥一號，毒藥二號。」對於皇室來說，把伴侶按照威脅程度標號，是稀鬆平常的做法。

「我們必須按我的方法去做。」他說道。

「另一種方法可能沒那麼骯髒。」

聽到她的回答之後，他知道她已經打消疑慮，同意了他的計畫。他沒有感到一絲欣喜。他發現自己正看著雙手，懷疑手上沾著洗不掉的汙跡。

5

歐西里斯：埃及神話中的冥王，多次死而復生。—編注

14

這是摩阿迪巴的成就：將每個人的潛意識都視為未經開掘的記憶庫，保存在其中的記憶可以追溯我們共同起源的原始細胞。他說，我們每個人都能量出與那個共同起源的距離。看到並說出這一點之後，他作出了大膽的決定。摩阿迪巴承擔起整合基因記憶、使之不斷進化的任務。於是，他撕開了時間之幕，使過去與未來融為一體。這就是摩阿迪巴傳給他兒女的創造力。

—哈克．阿拉達《厄拉科斯的證言》



法拉肯大步走在祖父的皇宮花園中，薩魯撒．塞康達斯行星上的太陽正往中午位置攀升，他的影子也越來越短。他必須盡量邁開大步才跟得上身旁的高大霸夏。

「我有疑慮，泰卡尼克。」他說道，「哦，寶座對我有吸引力，這不可否認。但是—」他深吸了一口氣，「—我有許多愛好。」

剛剛與法拉肯之母激烈爭辯過的泰卡尼克轉頭看著身邊的王子。少年即將年滿十八，肌肉已相當結實。時間流逝，他越來越不像溫西希婭，而老沙德姆的影子卻越來越明顯。比起承擔皇室職責，老沙德姆更鍾情自己的嗜好，這使他的統治日漸軟弱，最終失去了皇位。

「你必須做出決定。」泰卡尼克說道，「哦，當然，你一定有時間滿足某些愛好，但是……」

法拉肯咬了咬下嘴唇。他因職責而來到這裡，但覺得有些洩氣。他寧願回到那片岩石飛地上，沙鱒的實驗正在進行。那是潛力無窮的計畫：打破厄拉科斯的香料壟斷。如果成真，以後什麼都有可能。

「你確信那對雙胞胎會被……除掉？」

「沒有什麼事能完全確定，我的王子，但是機會很高。」

法拉肯聳了聳肩。暗殺是皇室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語言充滿了各

種除去重要人物的微妙表述，一個簡單的詞語就能讓人知道毒是下在飲料中還是食物中。他猜他們會以毒殺解決那對雙胞胎，這不是個令人愉快的想法。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那對雙胞胎都是最有趣的兄妹。

「我們一定要搬去厄拉科斯嗎？」法拉肯問道。

「置身壓力最大的地方，是最好的選擇。」法拉肯很明顯在迴避某些問題，泰卡尼克想知道那是什麼？

「我很困擾，泰卡尼克。」法拉肯說道。兩人繞過角落裡的灌木叢，走向巨大黑玫瑰包圍的噴泉，灌木叢後方傳來園丁修剪枝條的聲音。

「什麼？」泰卡尼克立即問道。

「有關，嗯，你加入的宗教……」

「這沒什麼奇怪的，我的王子。」泰卡尼克說道，他希望自己的聲音仍然能保持鎮定，「這種宗教對我意義非凡。對薩督卡戰士來說，這是非常合適的宗教。」至少後面這句話是真的。

「是的……但我的母親對此似乎很高興。」該死的溫西希婭！他想，她令她兒子起疑了。

「我並不在意你母親的想法，」泰卡尼克說道，「一個人的信仰是他的私事。或許她從中看到了某些有助於你登上皇位的東西。」

「我也是這麼想。」法拉肯說道。

哈，好個敏銳的小子！泰卡尼克想。他說道：「你親自去了解那宗教吧，馬上就會明白我的選擇。」

「可那是……摩阿迪巴那一套呀。他畢竟是亞崔迪家的人。」

「我只能說，神的作為何等奧祕。」泰卡尼克說。

「我明白了。告訴我，泰卡尼克，為什麼剛才你要我和你一起散步呢？馬上到正午了，這個時候你通常都會奉我母親之命出去辦事。」

泰卡尼克在一張石凳前停住腳步，望向眼前的噴泉及噴泉後方的大玫瑰。水聲撫慰著他。開口說話時，他仍然凝視著噴泉。「我的王子，我做了一些你母親不喜歡的事。」他暗自想道：只要他相信了，她那該死的安排就有可能成功。泰卡尼克幾乎期盼她的安排失敗。把那個該死的傳道人帶到這裡來，她瘋了！而且代價高昂！

泰卡尼克不再開口，等待著。法拉肯問道：「好吧，你做了什麼，

泰卡尼克？」

「我帶來一名解夢人。」泰卡尼克說道。

法拉肯看了一眼自己的同伴。有些老薩督卡原本就喜歡玩這種解夢遊戲，被「無上做夢者」摩阿迪巴打敗之後更是愈演愈烈，認為夢中有讓他們重返權力和榮耀的通道。但泰卡尼克對這種遊戲向來避之唯恐不及。

「聽上去不像你會做的事呀，泰卡尼克。」法拉肯說道。

「我只能說這是由於我最近信奉的宗教。」他看著噴泉說。說到宗教，當然，這就是他們冒險把傳道人帶到這裡的原因。

「那麼，就從你的新宗教說起吧。」法拉肯說道。

「遵命。」他轉過身，看著這位握有所有夢境的少年，那些夢境提煉出來的道路，便是柯瑞諾氏族的未來。

「祭司團和國家，我的王子，還有科學和信仰，甚至進步與傳統，甚至更多東西──所有這些，都整合在摩阿迪巴的教義中。他教導說世上沒有永不讓步的對立，除了在人們的信仰之中，還有，有時在人們的夢裡。人們從過去發掘未來，但這二者都屬於同一個整體。」

雖說還有些懷疑，但法拉肯發覺自己被這番話吸引住了。他聽出泰卡尼克的語氣中有一絲不情願，好像是被迫說出這番話的。

「這就是你帶來這位……這位解夢人的原因？」

「是的，我的王子。或許你的夢能夠穿越時空。只有當你認知到宇宙是緊密的整體時，你才能掌握潛伏在你體內的潛意識。你的那些夢……怎麼說呢……」

「但我覺得我的夢沒什麼用，」法拉肯反駁道，「那些夢確實讓人很好奇，但僅止於此。我沒想到你會……」

「我的王子，你做的任何事都是重要的。」

「謝謝你的恭維，泰卡尼克。你真的相信這傢伙能破解宇宙之謎？」

「是的，我的王子。」

「那就讓我母親不高興吧。」

「你會見他嗎？」

「當然──你帶他來，不就是為了讓我母親不高興嗎？」

他在嘲笑我嗎？泰卡尼克不禁懷疑。他說：「我必須提醒你，這位老人戴著面罩，那是伊克斯人的一種裝置，使盲人能用皮膚感知外界。」

「他是盲人？」

「是的，我的王子。」

「他知道我是誰嗎？」

「我告訴他了，我的王子。」

「很好，我們去他那裡吧。」

「如果王子能稍候片刻，我會將那人帶來這裡。」

法拉肯看了看噴泉花園的四周，笑了。這個地方倒是與這種愚昧行為非常相配。「你跟他說過我做的夢嗎？」

「說了個大概，我的王子。他會請你進一步說明。」

「哦，很好。我等著。帶那傢伙過來吧。」

法拉肯轉過身，聽見泰卡尼克匆忙離去。一名園丁在灌木叢那頭工作，他只能看到園丁頭上戴著褐帽，閃亮的剪刀在綠色植物上戳來戳去，動作頗有催眠作用。

解夢什麼的都是胡扯，法拉肯想，泰卡尼克沒問過我就這麼做是不對的。他在這個年紀信教就已經夠怪了，現在又來解夢這一套。

身後傳來腳步聲，是熟悉的泰卡尼克自信步伐，以及拖沓的腳步聲。法拉肯轉過身，看著漸漸走近的解夢人。所謂的伊克斯面罩是張黑色網紗，從額頭遮到下巴，沒有眼孔，製造這東西的伊克斯人吹噓說整張面罩就是一隻眼睛。

泰卡尼克在兩步外停住腳步，但戴面罩的人繼續前進，停在離他不到一步的地方。

「這位是解夢人。」泰卡尼克說道。

法拉肯點點頭。

面罩老人深深咳了一聲，彷彿想從胃裡咳出什麼。

法拉肯敏銳地聞到老人身上有股香料發酵的酸味。那是從裹著他身體的灰色長袍內散發出來的。

「面罩真的是你身體的一部分？」法拉肯問道，意識到自己不想要那麼快談解夢的話題。

「當我戴著時，是的。」老人說，發音帶有輕微的鼻音，是弗瑞曼口音。「你的夢，說吧。」

法拉肯聳聳肩。又有何妨？這不就是泰卡尼克帶老人前來的原因嗎？但真是如此嗎？法拉肯心下有些懷疑，問道：「你真的是解夢人？」

「我前來為你解夢，殿下。」

法拉肯再次聳肩，這個戴著面罩的傢伙令他緊張。他朝泰卡尼克看了一眼，對方仍然站在剛才的位置，雙臂環抱胸前，眼睛盯著噴泉。

「你的夢。」老人堅持道。

法拉肯深深吸了口氣，開始回憶自己的夢。當他完全投入時，開口敘述就不再那麼困難了。他描述了水在井中向上流，原子世界在他的腦中躍動，蛇變身為沙蟲，然後爆炸，化為塵埃。談到蛇的故事時，他意外發現自己需要更多心力才能說出口。有股強烈阻力堵在他口中，他大為惱怒。

法拉肯最後住口不談了，老人無動於衷，黑色網紗面罩隨著他的呼吸微微飄動。法拉肯等待著，但無人打破沉默。

法拉肯問道：「你不打算解我的夢嗎？」

「我解完了。」他說道，聲音彷彿來自遠方。

「是嗎？」法拉肯聽出自己的聲音有多尖銳，這些夢使他忐忑難安。

老人毫不在意，仍一言不發。

「告訴我！」他語氣中的憤怒已經很明顯了。

「我說我解完了，」老人說道，「但我還沒有同意向你解釋夢境。」

連泰卡尼克都震動了，他放下雙臂，雙手在腰間握拳。「什麼？」他咬牙切齒道。

「我沒有說我會公布我的解釋。」老人說道。

「你希望得到更多的報酬？」法拉肯問道。

「我被帶到這裡來時，並沒有要求報酬。」他回答中的某種傲慢緩解了法拉肯的憤怒。以任何標準來說，這都是個勇敢的老人。他一定知道不服從的結局就是死亡。

「讓我來，我的王子。」泰卡尼克搶在法拉肯開口前說，「你能告訴我們，為什麼你不願意公布你的解釋嗎？」

「好的，閣下。這些夢告訴我，解釋夢中的事情毫無必要。」

法拉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是說我早就知道這些夢的含意？」

「或許是的，殿下，但這並不是我的重點。」

泰卡尼克走上前，站在法拉肯身旁，一起盯著老人。「講清楚。」泰卡尼克說道。

「對。」法拉肯說道。

「如果我解釋了你的夢，探究你夢中的水和沙塵、蛇和沙蟲，分析在你腦中躍動的原子，我腦中也有同樣的原子──哦，我尊貴的殿下，我的話只能讓你更加迷惘，而且你會堅持自己錯誤的理解。」

「你不擔心你的話惹我發怒嗎？」法拉肯問道。

「殿下！你已經發怒了。」

「你不相信我們？」泰卡尼克問道。

「非常接近了，閣下。我不相信你們兩人，不過那是因為你們不相信自己。」

「你太踰越了。」泰卡尼克說道，「這樣以下犯上，早就可以處死了。」

法拉肯點了點頭：「不要激怒我們。」

「柯瑞諾氏族憤怒的致命後果眾所周知，薩魯撒．塞康達斯的殿下。」老人說道。

泰卡尼克抓住法拉肯的手臂，問道：「你想激怒我們殺了你？」

法拉肯沒有想到這一點，如果說他真這麼做了，意味著什麼？他感到一陣寒意。這名自稱傳道人的老人……是否深藏不露？他的死亡會帶來什麼後果？殉教者可能相當危險。

「我想，不管我說了什麼，你都會殺了我。」傳道人說道，「我想你了解我的價值，霸夏，而你的王子卻很懷疑。」

「你堅持不肯解夢嗎？」泰卡尼克問道。

「我已經解過了。」

「你不肯公布你從夢境看出什麼？」

「你在責怪我嗎，閣下？」

「你有什麼價值，讓我們不能殺你？」法拉肯問道。

傳道人伸出他的右手：「只要我揮一揮這隻手，鄧肯就會來到我面前聽候差遣。」

「毫無根據的吹噓。」法拉肯說道。

但是泰卡尼克卻搖了搖頭，想起他與溫西希婭的爭執。他說：「我的王子，這可能是真的，傳道人在沙丘星有很多追隨者。」

「你為什麼沒說他來自那個地方？」法拉肯問道。

沒等泰卡尼克回答，傳道人便對法拉肯說道：「殿下，你不用對厄拉科斯感到歉疚。你只不過是你這個時代的產物。」

「歉疚！」法拉肯勃然大怒。

傳道人只是聳了聳肩。

奇異的是，這個動作讓法拉肯轉怒為喜。他放聲大笑，扭過頭，見泰卡尼克正驚訝地看著他。他說：「我喜歡你，傳道人。」

「我很高興，王子。」老人說。

法拉肯忍住笑意：「我們會在這裡安排一個房間，你會正式成為我的解夢人——哪怕你不說你看到了什麼，你還可以給我講講沙丘，我對那個地方非常好奇。」

「我不能答應你，王子。」

他的怒火重燃。法拉肯看著他黑色的面罩：「為什麼不能，解夢人？」

「我的王子。」泰卡尼克說道，碰了碰法拉肯的手臂。

「什麼事，泰卡尼克？」

「我們帶他來這裡時，跟宇航公會簽署了協定，他會回到沙丘星。」

「我將被召回厄拉科斯。」傳道人說道。

「誰在傳喚你？」法拉肯問道。

「比你更強大的力量，王子。」

法拉肯不解地看了泰卡尼克一眼：「他是亞崔迪氏族的間諜嗎？」

「不太可能，我的王子，厄莉婭懸賞他的命。」

「如果不是亞崔迪氏族，那麼是誰在傳喚你？」法拉肯轉過頭，看

著傳道人。

「比亞崔迪氏族更強大的力量。」

法拉肯笑了出來。簡直一派祕教徒的胡言。泰卡尼克怎麼會上這種傢伙的當？這位名傳道人最可能是被一某種夢傳喚。夢有這麼重要嗎？

「這是在浪費時間，泰卡尼克。」法拉肯說道，「你為什麼要把我拉入這齣鬧劇？」

「這是很划算的交易，我的王子。」泰卡尼克說道，「這名解夢人答應了我，他會讓鄧肯．艾德侯成為柯瑞諾氏族的間諜，只要他能見到你並給你解夢。」泰卡尼克暗自想道：解夢人對溫西希婭是這麼說的！但此時他心中卻十分懷疑。

「為什麼我的夢對你這麼重要，老頭？」法拉肯問道。

「你的夢告訴我，有些重大事件正朝必然的結果推進。」傳道人說道，「我必須盡快回去。」

法拉肯嘲弄道：「但你仍然沒有解釋，不給我任何建議。」

「建議，我的王子，是危險的東西。但我會斗膽說上幾句，你可以視為建議，或任何博君一粲的笑話。」

「有何不可。」法拉肯說道。

傳道人戴著面罩的臉直直對著法拉肯：「政權會因看似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壯大或衰敗，王子。不管是多麼微小的事件！兩個女人的爭吵……某天的風向……一個噴嚏、一次咳嗽、衣物的長度，或沙子偶爾迷住了弄臣的眼睛。歷史發展的軌跡不總是依帝國大臣的雄圖大略而定，也不受教皇假借神的權力發表的談話所左右。」

法拉肯發覺自己被這番話深深觸動了，他無法解釋自己的情緒。

然而泰卡尼克的思緒卻鎖定在其中一個單詞上。為什麼傳道人要特別提到衣物呢？泰卡尼克想到送給亞崔迪雙胞胎的皇家服裝，還有受訓的老虎。這個老人在迂迴地提出警告嗎？他知道多少？

「你的建議是什麼？」法拉肯問道。

「如果希望成功，」傳道人說道，「你必須縮小策略的應用範圍。策略用在什麼地方？用在特定的地方，針對特定的人群。但再怎麼無微不至，仍然會漏掉一些無關緊要的細節。王子，你的策略能縮小到地方總督的妻子身上嗎？」

泰卡尼克冷冷地插話道：「為什麼要抓著策略說個沒完，傳道人？你認為我的王子將擁有什麼？」

「他被人帶領著追求皇位，」傳道人說道，「我祝他好運，但他需要的遠不只是好運。」

「這些話很危險，」法拉肯說道，「你怎麼敢這麼說？」

「野心通常對現實無動於衷，」傳道人說道，「我敢這麼說，是因為你正站在十字路口。你可以受人愛戴。但現在，你身邊圍著一群罔顧道德正當性的人，向你提出建言的人，都『戰略至上』。你年輕、強壯、剛硬，但你缺乏高階的訓練，無從發展性格。這很令人遺憾，因為你有弱點，而這方面，我已經描述過了。」

「什麼意思？」泰卡尼克問道。

「說話小心點，」法拉肯說道，「什麼弱點？」

「你沒有深究過你究竟喜歡什麼樣的社會，」傳道人說道，「你沒有考慮人民所望。即便是你正在追求的帝國，你也沒有想像過應該是什麼形式。」他將戴著面罩的臉轉向泰卡尼克，「你的眼睛盯著權力，而不是權力的微妙運用和危害，你的未來因此充滿未知。無法看到每個細節時，你怎麼能創造新時代？你的剛強心志不會為你所用，這就是你的弱點。」

法拉肯久久盯著老人，思索這樣的思維所暗示的深層問題。道德！社會目標！在演化的前進大勢上，這些只不過是將信仰丟到一旁的神話！

泰卡尼克說道：「我們談得夠多了。我們談好的價碼呢，傳道人？」

「鄧肯．艾德侯是你們的了，」傳道人說道，「利用他的時候要小心，他是無價之寶。」

「哦，我們有個合適的任務要給他。」泰卡尼克說道，他看了一眼法拉肯，「可以走了嗎，我的王子？」

「在我改變主意之前，送他走吧。」法拉肯說道。隨後，他盯著泰卡尼克：「我不喜歡你這樣利用我，泰卡尼克！」

「原諒他吧，王子。」傳道人說道，「你忠誠的霸夏無意間執行了神的旨意。」鞠了躬之後，傳道人離開了，泰卡尼克也匆匆隨他而去。

法拉肯看著遠去的背影，想著：我必須研究一下泰卡尼克信奉的宗教。隨後他沮喪地笑了笑，多奇怪的解夢人啊！但這又有什麼？我的夢並不重要。

15

他看到了盔甲的預象。盔甲不是他自己的皮膚。盔甲比塑鋼更堅固。沒有東西能穿透他的盔甲──刀、毒藥、沙子不行，沙漠上的沙塵或乾熱也不行。他的右手握著製造大沙暴的力量，能震動大地，將萬物化為烏有。他的雙眼緊盯著黃金之路，左手拿著至高無上的權杖。他的眼睛看到了黃金之路另一端的永恆。

──珈尼瑪《我兄長的夢》



「我最好永遠不當皇帝。」雷托說道，「哦，我不是指我重蹈了父親的覆轍，利用香料窺探了未來。我這麼說，是出於自私。我和妹妹需要一段自由的時光，讓我們真正了解自己。」

他不說了，一臉好奇地盯著潔西嘉女士。他已經說出他和珈尼瑪商量好要說的事，祖母會怎麼回答呢？

潔西嘉在朦朧的燈光下打量她的孫子，一盞燈球照亮了她在泰布穴地的房間。這是她抵達翌日的清晨，但她已經接到了令人不安的報告，說雙胞胎一整晚都在穴地外守夜。兩人做了什麼？她昨晚輾轉難眠，渾身痠痛。這是身體在要求她放鬆。自從在太空港目睹那場重大行動之後，她一直繃緊神經，強撐著處理所有繁重的必要事務。這裡便是出現在她噩夢中的穴地──但外面卻不是她記憶中的沙漠。那些花都是從哪裡來的？而且，周圍的空氣太過潮濕，年輕人穿戴蒸餾服的紀律也相當散漫。

「孩子，你需要時間了解自己的什麼？」她問道。

他微微搖了搖頭，心裡明白以兒童的身軀做出這個成人的動作其實很古怪。他暗暗告誡自己，一定要讓這女人難以招架。「首先，我不是孩童。哦……」他指了指自己的胸膛，「這是孩童的身體，毫無疑問。但我不是孩童。」

潔西嘉咬了咬上嘴唇，這個動作會洩漏她的心情，但她並不在意。她的公爵，多年前死在這座災星上的公爵，曾嘲笑她這個動作。「唯一不受妳控制的反應。」他是這麼說的，「那告訴我，妳很不安。讓我親吻這對嘴唇，好讓它們停止顫抖。」

現在，這個繼承了她公爵名字的孫子同樣笑著說了一句話，讓她震驚到心臟都停止了跳動。他說：「妳很不安，我從妳嘴唇的顫抖中看出來了。」

全憑貝尼．潔瑟睿德訓練出的強大自制力，她才多少恢復了鎮定，勉強開口道：「你在嘲笑我？」

「嘲笑妳？我永遠不會嘲笑妳。但是我必須讓妳明白，我們和其他人很不一樣。請妳想想很久以前的那場穴地狂歡，當時，老聖母將她的生命和記憶給了妳。她讓自己的意識和妳相連，給了妳那條……那條長長的一珠串，上面的每一顆都是一個人，妳至今仍擁有那些人。所以，妳應該能夠體會我和珈尼瑪正在經歷的事。」

「也就是厄莉婭經歷過的事？」潔西嘉有意試探他。

「妳不是和珈尼瑪討論過她嗎？」

「我希望和你談談。」

「那好。厄莉婭不願接受自己，結果變成她最怕的那種人，無法將體內過去的生命移交給潛意識。對任何人來說，這都非常危險，而對我們這種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人來說，則比死亡更可怕。關於厄莉婭，我只能說這麼多。」

「那麼，你不是孩童。」潔西嘉說。

「我有數百萬歲了。那需要做點調適，而普通人永遠不會有這種需求。」

潔西嘉點了點頭，平靜了些，但遠比和珈尼瑪在一起時還要戒慎小心。珈尼瑪在哪裡？為什麼只有雷托一個人來？

「那麼，祖母，」他說道，「我們是妖煞，還是亞崔迪家的希望？」

潔西嘉沒有理睬這個問題，反問道：「你妹妹在哪裡？」

「她去引開厄莉婭，讓我們不受她打擾，這是必要的。但珈尼瑪不會比我吐露更多事，昨天妳沒有觀察到嗎？」

「我昨天的觀察是我的事。你瞎扯什麼妖煞？」

「瞎扯？別來貝尼．潔瑟睿德那一套說教，祖母。我也可以這樣對付妳，從妳的記憶裡挖出話術，一字不差地用在妳身上。我看穿的不只是妳顫抖的嘴唇。」

潔西嘉搖了搖頭，感受到這個繼承了她血脈的……人有多冷酷。他掌握的資源令她心驚。她試著配合他的語氣，問道：「你知道我的目的嗎？」

他哼了一聲：「妳不必問我是否沒學到我父親的教訓，我沒有窺探過我們這個時代之外的東西──至少沒有主動尋求過。對於未來，每個人都可能產生幻覺，當未來變成現實時，覺得這個現實似曾相識。我知道預知未來的陷阱，我父親的生命已經告訴了我。不，祖母，完全掌握未來，就等於完全為未來所困。那會摧毀時間，把現在變成未來，而我要的是自由。」

潔西嘉啞口無言。她能說什麼，還有什麼是他不知道的？這令人毛骨悚然！他是我！也是我摯愛的雷托！這想法讓她震驚。在那一刻，她想像著這副兒童面孔會不會變成她愛的那張臉，死而復生……不！

雷托低下頭，斜睨著她。是的，她終究是可以操縱的。他說道：「當妳想預測未來時──我希望這種情形很少發生，妳和其他人幾乎沒有分別。大多數人會想像，如果能預知明天鯨魚皮的報價會有多棒，或是想確定哈肯能家族是否會再次統治他們的家鄉羯地主星。但我們不同，我們不必預知，也能摸清哈肯能家族的底細，不是嗎，祖母？」

她拒絕上鉤。他當然知道他的祖先身上流著哈肯能家族喪心病狂的血。

「哈肯能是什麼人？」他煽動道，「野獸拉班是什麼人？我們又是什麼人，嗯？我離題了。我說的是預測未來的神話：完全掌控未來！掌握一切！將帶來多麼巨大的財富啊──當然也有巨大的代價。烏合之眾相信，只要有一點好處，知道得越多越好。多好啊！如果你將某人的生命劇本交給他，裡面的對白到他死亡的那一刻都不會改變──那會是多麼殘酷的禮物。無限的厭倦！每一刻都不過是在重演他早就一清二楚的劇情，沒有絲毫偏差。他事先便知道一切回答、一切意見──周而復始，沒完沒了……」

雷托搖了搖頭：「無知有其優勢，充滿驚奇的宇宙才是我祈求的！」

潔西嘉聽著這番長篇大論，驚訝地發現，他的用語與他父親極其相似──她那失蹤的兒子。甚至連想法也是，保羅完全可能說出一模一樣的話。

「你讓我想起你父親。」她說道。

「妳難過嗎？」

「多多少少，但知道他活在你體內，我很欣慰。」

「但他是怎麼活在我體內，妳知道的卻不多。」

潔西嘉感覺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滲出絲絲苦澀。她抬起下頜，直視著他。

「還有，你的公爵是如何活在我體內。」雷托說道，「祖母，珈尼瑪就是妳！她跟妳合而為一的程度，讓妳在懷上我們父親之後的生命都毫無祕密可言。還有我！我就是部肉身記錄器！有時我覺得記錄已經多到我無法承受。妳來這裡是為了評判我們，評判厄莉婭？還不如說是我們在評判妳！」

潔西嘉要求自己回應，卻找不到答案。他在做什麼？為什麼要強調自己的與眾不同？他想讓世人排擠他嗎？他是否走到了厄莉婭那一步──妖煞？

「我的話令妳不安。」他說。

「是的。」她放任自己徒勞地聳聳肩，「是的，令我不安──原因你很清楚。我相信你回顧過我所受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珈尼瑪承認她這麼做過，我知道厄莉婭……也做了。你的與眾不同會帶來什麼後果，你心裡有數。」

他抬頭仰望她，眼光專注，讓人緊張。「是的，但我們本來不想這麼做。」他說道，聲音裡有股潔西嘉自己的疲倦，「我們跟妳的愛人一樣知道妳嘴唇顫抖的祕密，我們可以隨時記起妳的公爵私下在妳耳畔傾訴的愛意。妳已經在理智上接受了這一點，這毫無疑問，但我提醒妳，只在理智上接受是不夠的。如果我們中的任何一人成了妖煞，那可能是我們體內的妳造成的！或是我的父親……或母親！妳的公爵！控制我們的，可以是你們其中的任何一人──情況都是一樣的。」

潔西嘉感到她的胸膛裡陣陣燒灼，她的雙眼濕潤了。「雷托……」她終於強迫自己喊出他的名字，發現那並不如她想像的那麼痛苦，「你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我想要教我的祖母。」

「教我什麼？」

「昨晚，珈尼瑪和我扮演了母親和父親，差點毀了我們，但我們學到很多。只要把意識調整到適當狀態，我們就可以掌握許多情況，也能簡單地預測未來。還有厄莉婭──她很可能在密謀綁架妳。」

潔西嘉眨了眨眼，這突如其來的指控令她如受雷擊。她很清楚這一招，她自己也用過很多次：先讓一個人沿著某個方向推理，然後從另一個方向丟出驚人的事實。一次深呼吸之後，她恢復平靜。

「我知道厄莉婭在做什麼……我知道她是什麼，但是……」

「祖母，憐憫她吧。不僅用妳的智慧，也用妳的心。妳以前就這麼做過。妳是個威脅，而厄莉婭想要她的帝國──至少，她變成的東西要的是這個。」

「我怎麼知道這不是另一個妖煞在對我說話？」

他聳聳肩。「這就要用妳的心去感受了。珈尼瑪和我知道她是怎麼墜落的，要習慣內在眾人的叫喊並不容易，哪怕暫時壓制下去了，但只要回憶起什麼，那些人便會爭先恐後湧上來。總有一天──」他嚥了口唾沫，「一個強大的內在生命會覺得共用肉身的時機到了。」

「你不能做些什麼嗎？」她問出這個問題，但害怕聽到答案。

「我們相信可以做些什麼……是的，不能向香料屈服，這非常重要。還有，不能一味壓制。我們必須加以利用、整合，最終將他們融入我們的自我。我們將不再是原來的自我──但我們也沒有被附身。」

「你剛才說有個綁架我的陰謀。」

「這很明顯。溫西希婭對她兒子有很高的期待，厄莉婭則野心勃勃，還有……」

「厄莉婭和法拉肯？」

「這倒沒有什麼跡象。」他說道，「但是厄莉婭和溫西希婭在兩條平行的道路上前進。溫西希婭有個姊姊在厄莉婭的宮殿裡，還有比傳個消息更簡單的事嗎……」

「你知道這則消息？」

「就像我看到並逐字讀過一樣。」

「但你並沒有親眼見到？」

「沒有必要。我只需要知道亞崔迪家的人都聚在厄拉科斯，所有水都匯入同一座池子。」他比畫出行星的形狀。

「柯瑞諾氏族不敢進攻這裡！」

「如果他們真的進攻，厄莉婭會從中得利。」他嘲諷的語氣惹怒了她。

「我不需要我孫子庇護我！」她說道。

「哼，女人，不要再把我當成妳的孫子！把我當成妳的雷托公爵！」他的語氣、面部表情，甚至突兀的手勢，都神似她的公爵。她心一慌，沉默不語。

雷托用淡漠的語氣說道：「我在幫妳做好準備。妳至少配合一下。」

「厄莉婭為什麼要綁架我？」

「當然是為了栽贓給柯瑞諾氏族。」

「我不信，就算是她，也不可能這麼荒唐！太危險了！她怎麼能這麼做！我沒辦法相信！」

「事到臨頭妳就會相信了。嗯，祖母，珈尼瑪和我只是偷聽了一下我們的內心，就知道了。這不過是在保存自己，不然我們要怎麼去想我們身邊的各種狀況？」

「我絕不相信厄莉婭會計畫綁架──」

「神呀！妳，一個貝尼．潔瑟睿德，怎麼會這麼愚蠢？整個帝國都在猜測妳為什麼到這裡來。溫西希婭的宣傳機構已經做好準備要讓妳聲名掃地。厄莉婭不能坐視這種事發生，如果妳的名聲毀了，對亞崔迪氏族來說是致命打擊。」

「整個帝國在猜測什麼？」

她盡量以冰冷的口氣說出這句話，知道她無法用魅音來誘騙這個並非孩童的人。

「潔西嘉女士打算讓雙胞胎交配！」他怒喝道，「這就是女修會想要的，亂倫！」

她眨了眨眼睛。「無聊的謠言。」她吞了口唾沫，「貝尼．潔瑟睿德不會允許這種謠言在帝國內隨意散布。別忘了，我們仍然有影響力。」

「謠言？什麼謠言？妳們當然不排斥讓我們交配。」他搖了搖頭，示意她別說話，「別不承認。走著瞧吧，等我們度過青春期，再來看妳在這個家族中的影響力會比沙蟲面前揮舞的破布大上多少。」

「你覺得我們是這麼愚蠢的人嗎？」潔西嘉問道。

「我的確這樣認為。妳們女修會只不過是一群愚蠢的老女人，滿腦子想的都是育種計畫！珈尼瑪和我知道她們手中的籌碼，妳覺得我們是傻子嗎？」

「籌碼？」

「她們知道妳是哈肯能的後代！她們的配對紀錄裡寫著：譚妮蒂亞．萊芮思為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生下了潔西嘉。那份紀錄一旦意外地公開，妳就會……」

「你認為女修會墮落到勒索我？」

「我知道她們會。哦，她們會為勒索包上糖衣。她們要妳去調查妳女兒的謠言，用妳的好奇和憂慮來引誘妳上鉤，她們激發了妳的責任感，讓妳為隱居卡樂丹感到愧疚。而且，她們還給了妳拯救孫兒的機會。」

潔西嘉目瞪口呆。他彷彿竊聽了她與女修會督察的多次激動會談。她感到自己完全被他的話控制住了，開始相信他所說的厄莉婭綁架陰謀或許是真的。

「妳看，祖母，我得要做十分艱難的決定。」他說道，「首先，要遵循亞崔迪氏族的神話嗎？要為我的子民而活……並為他們而死嗎？還是選擇另一條道路，一條可以讓我活上數千年的道路？」

潔西嘉不由自主地畏縮了。對方輕易說出的這些話觸及了貝尼．潔瑟睿德的大忌，很多聖母本來大可以選擇那條路……或者嘗試如此，畢竟女修會的創始人手握操控體內化學性質的方法。一旦有人開始嘗試，所有人遲早都會走上這條路，世上會有越來越多永保青春的女人，而這瞞不過世人。她們確信，這條路最終會毀了她們，因為壽命有限的人類會對付她們。不──這是大忌。

「我不喜歡你的思路。」她說道。

「妳不理解我的思路。」他說道，「珈尼瑪和我……」他搖了搖頭，「厄莉婭本來可以做到，可惜她放棄了。」

「你確定？我已經通知女修會厄莉婭觸犯禁忌了。看看她的樣子吧！自從我離開這裡，她一天都沒變老……」

「哦，那個！」他手一揮，表示自己談的並非女修會的肉身修練，「我說的是別的事——一種任何人都不曾達到的無懈可擊。」

潔西嘉一言不發，驚駭於他那麼輕易就從她口中套出祕密。他當然知道這種消息等於判了厄莉婭死刑，雖說他轉變了話題，但談的同樣是滔天大罪，難道他不知道這些話題有多凶險？

「解釋清楚。」她終於說道。

「怎麼解釋？」他問道，「除非妳能理解時間並不像表面那樣，否則我無從解釋。我父親懷疑過，他離頓悟只有一步遠，但他退縮了。現在輪到珈尼瑪和我了。」

「我堅持要求你解釋。」潔西嘉摸了摸藏在長袍褶口的毒針，那是一根戈姆刺，輕輕一刺就能在幾秒鐘內取人性命。她們警告過我或許會用上。這想法使她手臂的肌肉微微顫抖，幸好還有長袍掩飾。

「好吧。」他嘆了口氣，「首先，關於時間，一萬年和一年是沒有區別的，十萬年和一次心跳也沒有區別。沒有區別，是時間的第一個事實。第二個事實是，整個宇宙的時間都在我體內。」

「一派胡言。」她說道。

「看吧，妳不明白。那我盡量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他邊說邊舉起右手比畫，「我們向前，我們回來。」

「這些話什麼也沒解釋！」

「說得對，」他說道，「有的東西是無法用語言解釋的，必須自行體會。但妳還沒有準備好冒這樣的險，就像妳雖然在看著我，卻看不見我一樣。」

「但是……我正看著你，我當然看見了你！」她盯著他。他的話使用了她在貝尼．潔瑟睿德學過的禪遜尼法書：玩弄語言，混淆一個人對哲學的理解。

「有些事件不是妳能控制的。」他說道。

「這句話怎麼解釋那……那種還沒人達到的無懈可擊？」

他點了點頭：「如果有人用香料來延緩衰老和死亡，或用妳們貝尼．潔瑟睿德視為洪水猛獸的肉身修練，這種延緩都只是虛幻的控制。一個人不論是迅速還是緩慢地走過穴地，他終究越過了穴地。時間的旅程只是種內在經歷。」

「為什麼要這樣玩弄口舌？甚至早在你父親出生前，我就不再故弄玄虛了。」

「啊哈，妳已經接近了！」

「哼！」

「祖母？」

「什麼？」

他久久不發一言，隨後道：「明白了嗎？妳仍然可以忠於自己。」他對她笑了笑，「但是妳無法看透暗影，而我就在暗影裡。」他又笑了笑，「我的父親曾非常接近這裡。當他活著時，他活著，但是當他死時，他卻沒有死去。」

「你在說什麼？」

「他的屍體在哪裡？」

「你認為是那個傳道人……」

「可能，但即便如此，那也不是他的軀體。」

「你什麼也沒解釋清楚。」她責備道。

「我早就說過妳不會明白的。」

「那為什麼……」

「因為妳要求我解釋，我只好告訴妳。現在，讓我們回到厄莉婭和她的綁架計畫……」

「你想觸犯禁忌嗎？」她問道，抓住她長袍內淬毒的戈姆刺。

「妳要親自處決她嗎？」他問道，語氣是虛偽的溫和。他指著她藏在長袍內的手，「妳認為她會讓妳得手嗎？或是妳認為我會讓妳得手？」

潔西嘉發覺自己連吞口水都辦不到了。

「至於妳的問題，」他說道，「我沒打算觸犯妳們的禁忌，我沒有那麼愚蠢。但妳讓我非常訝異，妳竟敢審判厄莉婭。她當然違反了貝

尼．潔瑟睿德的戒律！妳期待什麼？妳遠離她，讓她成為有實無名的女王，掌握一切權力！妳隱居在卡樂丹，躺在葛尼的懷抱裡舔舐妳的傷口。很好。但妳憑什麼審判厄莉婭？」

「我告訴你，我不會一」

「閉嘴！」他別開目光，一臉厭惡，但他的話卻是用特殊的貝尼．潔瑟睿德方式說出一能控制他人心智的魅音。她無法開口，彷彿有一隻手捂住她的嘴。她想：這恐怕是我所碰過最高明的魅音了。這想法令她覺得好過一點。她常對別人施展魅音，從沒想過有一天會受魅音影響……再也不會了……從學校時代開始……

他重新望著她：「對不起，我只是剛巧知道妳的反應會有多輕率，當妳……」

「輕率？我？」聽到這話，她比受到魅音攻擊更加惱怒。

「妳，」他說道，「輕率。如果妳還有一絲坦率，就應該能看清自己的反應。我叫了妳，而妳的回答是『什麼』。我禁錮了妳的舌頭，喚起了妳的所有貝尼．潔瑟睿德迷思。用妳學到的方法審視內心吧，妳至少可以為自己做到一」

「大膽！你知道什麼……」她嚥下了後半句話。他當然知道！

「我說，審視內心！」他說，語氣迫切。

他的口吻再一次鎮住她。她發覺自己的感知停頓了，呼吸變得急促，除了意識，整個人只剩跳動的心臟，還有喘息……突然間，她發現自己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無法使心跳和呼吸恢復正常。她震驚地瞪大雙眼，感到肉身執行的指令並非出於自己。慢慢地，她恢復了鎮靜，但那樣的感受仍在。整場談話中，這個不是孩童的人就像在彈奏一把上好的古琴般引導著她。

「現在妳應該知道，妳那寶貝女修會對妳的心理制約有多麼深。」他說道。

她只能點頭。她對語言的信任被打碎了。雷托迫使她直接審視自己的肉身世界，而她離開時膽戰心驚，意識煥然一新。「讓我看看他的肉身！」他將她自己的肉身展示給她看，彷彿那才剛出世。除了早年在瓦拉赫學校的時光、在公爵的採購人還沒來到她面前的那些可怕日子之外，她從未對自己的下一刻感到如此惶惑不安。

「妳會讓自己被綁架。」雷托說。

「但是……」

「我不想和妳討論這件事。」他說道，「妳要讓自己被綁架，把我的話當作公爵給妳的命令。事件結束後，妳會明白我的用意。妳將會面對一位非常有趣的學生。」

雷托站起身，點了點頭，說道：「有些行為有終無始，有些有始無終，一切取決於觀察者所處的位置。」語畢他轉身離開了房間。

在二間前廳，雷托看見珈尼瑪正匆匆往兩人的私人住處走去。看到他時，她停了下來：「厄莉婭正忙著忠信會的事。」她看了看通向潔西嘉房間的通道，一臉詢問。

「成功了。」雷托說道。

16

任何人都能認出暴行，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無論距離遠近。暴行沒有藉口，也沒有減免罪責的理由。暴行從來無法平衡或矯正過去，只能武裝未來，製造更多暴行。暴行能自我繁殖，是最野蠻的一種亂倫。暴行的禍首，也必須為繁殖出的更多暴行負責。

——哈克．阿拉達《摩阿迪巴外典》



剛過正午，多數朝聖者都躲到蔭涼處，試著提振精神。傳道人手搭在年輕領路人阿桑．塔里格的肩上，來到厄莉婭神殿下方的大廣場。他長袍飄動，口袋內放著他在薩魯撒．塞康達斯行星上用過的黑紗面罩。面罩和那名男孩的作用完全一樣：偽裝。一想到這個，他就忍俊不住。只要他仍然需要眼睛的替代品，疑團就會繼續存在。

讓神話滋長，讓懷疑持續，他想。

不能讓人發現那面罩只是一塊布，而不是伊克斯人的製品。他的手也不能從阿桑．塔里格瘦弱的肩上挪開，一旦別人看到傳道人像正常人一樣行走，儘管他的雙眼是兩道沒有眼珠的眼窩，所有疑慮仍然會消散，他所培養的小小希望就會破滅。每一天，他都在祈禱發生改變，被某個他沒料到的東西絆倒，但即使是薩魯撒．塞康達斯行星，對他而言也不過是塊再熟悉不過的鵝卵石。沒有改變，也發生不了改變……時候未到。

很多人注意到他經過店鋪和拱廊市集時的動作：頭從一側轉到另一側，不時停在某道門或某個人身上，動作並不像盲人，這也有助於神話滋長。

厄莉婭從神殿城堞的垛口瞭望，看著下方遠處那張布滿疤痕的臉，尋找蛛絲馬跡洩漏他身分的明確特徵。所有謠言都上報給了她，每一條都帶來了恐懼。

她以為自己下達的逮捕令不會走漏，但那現在也成了新謠言傳回她耳中。她的侍衛並非人人都守口如瓶。她現在只希望侍衛能遵守她的新命令，不要公開場合逮捕這名穿著長袍的神祕人物，否則人們會將消息傳播開來。

廣場燠熱難當，傳道人的年輕領路人已拉起長袍上的面罩，蓋過鼻梁，只露出黑色雙眼及消瘦的額頭，蒸餾服的集水管在面罩下鼓起，厄莉婭由此知道他們來自沙漠。他們藏身在沙漠的什麼地方？

傳道人沒有用面罩來抵禦酷暑。他甚至拿下了蒸餾服的集水管，讓臉暴露在陽光下，以及從廣場地磚不斷往上蒸騰的無形熱浪中。

神殿的階梯上，九名朝聖者正在屈膝告別。廣場上的陰影中可能還站著五十多人，多數是朝聖者，正在虔誠地遵照祭司要求進行各種告解。觀眾中有幾名信使，一些沒有賺夠的商販還不捨得關門躲開一天中最熱的時刻。

厄莉婭站在垛口瞭望，感受令人大汗淋漓的炎熱，知道自己正夾在理性和感性之間。過去，她經常看到兄長卡入其中進退不得。向體內生命求教的衝動如同不祥的嗡嗡聲，在她腦中盤桓不去。男爵就在那裡，隨時等候她的呼喚。只要她無法作出理智的判斷，不知發生在身邊的事究竟屬於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時，他就會利用她的恐懼。

如果那下面的人是保羅呢？她問自己。

「胡扯！」她體內的聲音說道。

但是，有關傳道人的報告，字字句句都確鑿無疑。異端！保羅想親自推毀以她之名建立的組織？一想到這種可能性，她便驚駭難安。

真的不可能嗎？

她想起今天早晨在議會的發言，當時，她對伊若琅大發雷霆，後者堅持要接受柯瑞諾氏族送來的服裝。

「有什麼關係？反正和往常一樣，所有送給雙胞胎的禮物都會徹底檢查。」伊若琅申辯道。

「就算我們發現這份禮物很安全，又怎麼樣？」厄莉婭叫喊道。

不知出於何種原因，這才是她最擔心的：發現禮物沒有危險。

最終，她們接受了精美的衣物，開始討論另一個議題：要給潔西嘉女士在議會中留個位置嗎？厄莉婭設法推遲了投票。

向下望著傳道人時，她想的就是這些事。

另外，她治下的情勢也暗潮洶湧，正如這顆行星對被迫改變的反撲。沙丘曾經象徵無垠沙漠的力量。表面上，這力量確實縮小了，但關於沙丘神力的神話正在迅速蔓生。唯一不變的只有「流沙漠」，星球深處的沙漠之母，四周荊棘圍繞，弗瑞曼人仍然稱之為「暗夜女王」。荊棘叢的後方是綿延到沙漠上的翠綠丘陵。所有山丘都是人造的，上面的植物都是人類像爬蟲一樣孜孜矻矻種下。厄莉婭這種在傳統暗褐色沙漠中長大的人很難接受這些山丘上的綠意，在她和所有弗瑞曼人的心中，流沙漠仍然控制著沙丘星，永不鬆手。一閉上眼睛，她就能看到那片沙漠。

在沙漠的邊緣能看到青翠的山丘，沼澤向沙漠伸出了綠色的爪子──但另一側的流沙漠仍然和以往一樣強大。

厄莉婭搖了搖頭，俯視著傳道人。

他已經走上神殿前的第一級臺階，轉過身，看著空曠的廣場。厄莉婭按下身旁的按鈕，將下方的聲音放大，心頭一股自艾自憐──自己孤零零守在這裡，有誰是能信任的？史帝加算一個，但他已經被這個盲人動搖了。

「你知道他怎麼計算嗎？」史帝加問過她，「我聽到他數錢付給他的領路人。對我這雙弗瑞曼耳朵來說，他的聲音很奇怪，讓人毛骨悚然。他是這麼數的：'shuc、ishcai、qimsa、chuascu、picha、sucta，等等。我只在很久以前的沙漠裡聽過這種數法。」

聽到他這番話後，厄莉婭知道她不能派史帝加去完成那項必須完成的任務。哪怕是那些將攝政女王最微弱的暗示視為絕對命令的侍衛，她也必須小心。

他在下面做什麼，那個傳道人？

廣場周圍遮陽篷和街道拱廊下的市集還是那副俗麗的模樣，展示臺上擺著商品，只有幾名男孩在看。少數幾個商人沒去睡午覺，嗅著偏僻地區染上香料餅味的錢，聽著朝聖者錢包裡的叮噹聲。

厄莉婭打量傳道人的後背。他似乎準備開始演說，但語氣有點遲疑。

為什麼我要站在這裡看著那具老舊殘破的軀殼？她問自己，下面那

個廢物不可能是我哥哥的「聖軀」。

憤怒與沮喪充斥了她的心。她怎樣才能摸清這個傳道人的底細，在不調查的前提下打聽出真相？她進退不得。對這個異端分子，她只能流露出一點點好奇，不敢表現得太過在意。

伊若琅也感覺到了。她素以貝尼．潔瑟睿德的從容聞名，如今卻在議會上高聲喊道：「我們的權力有穩固到可以這樣自滿嗎？」

連史帝加都心頭一震。

賈維德讓大家回過神來：「我們沒時間理這種微不足道的事。」

賈維德是對的。怎麼看待自己又有何重要？他們要關心的是如何握住帝國的權力。

但是，恢復鎮定的伊若琅講出的話更讓人坐立難安：「我告訴你們，我們已經失去某種關鍵的東西。這樣一來，我們會沒有能力做出明智的決策。這段時間，我們就像有勇謀衝向敵人那樣，總是憑衝動做決定。不然就是乾等，那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放棄，讓別人牽著鼻子走。我們難道忘了嗎？目前這股浪潮就是我們掀起的。」

而這一切都終結到是否接受柯瑞諾氏族的禮物上。

必須除掉伊若琅，厄莉婭暗自決定。

那名老人在下面等待什麼？他自稱傳道人，為什麼不講道？

伊若琅的指責是錯的，厄莉婭對自己說道，我仍然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必須做出生死攸關決定的人，必須作出決定，否則會進退不得。保羅過去總是說，在一切非自然的事物中，停滯是最危險的，變動才是永恆的。一切都關乎變化。

我會讓他們看到變化！厄莉婭想著。

傳道人舉起雙臂，為眾人賜福。

還在廣場的人走到他身旁，厄莉婭注意到他們的遲疑。是的，有傳聞說傳道人已經引起厄莉婭的不悅。她朝窺視孔一側的伊克斯揚聲器湊近，揚聲器傳來廣場上人群的嘈雜聲、風聲，還有腳底摩擦沙子的聲音。

「我給你們帶來四個訊息！」傳道人說道。

他的話在厄莉婭的揚聲器中轟鳴，她調低了音量。

「每條訊息都送給某個特定的人。」傳道人說道，「第一條送給厄

莉婭，這個封地的主人。」他指了指身後神殿的窺視孔，「我給她帶來了一個警告：妳把時間的祕密縫在腰帶內，為了一只空錢包出售了妳的未來！」

他好大的膽子。厄莉婭想。但是他的話讓她動彈不得。

「我的第二條訊息，」傳道人說道，「送給史帝加，弗瑞曼的耐巴。他相信他能將部落的力量轉變為帝國的力量。我警告你，史帝加，在一切創造中，最危險是僵硬的道德規範。那會回頭向你反撲，讓你無處容身！」

他太過分了！厄莉婭想著，我必須派侍衛去，不管會有什麼後果。但是她的手仍然垂在身側，沒有任何動作。

傳道人轉過身來，看著神殿，向上爬了一級臺階，隨後轉身面朝廣場，左手始終搭在領路人肩上。他大聲說道：「我的第三條訊息送給伊若琅。公主，沒人能忘記自己遭到的羞辱。我警告妳，設法逃走吧！」

他在說什麼？厄莉婭問自己。我們是羞辱了伊若琅，但是……為什麼他要警告她逃走？我剛剛才作出這個決定！她毛骨悚然，傳道人是怎麼知道的？

「我的第四條訊息送給鄧肯．艾德侯，」他叫喊道，「鄧肯！你接受的教育讓你相信忠誠可以換來忠誠。哦，鄧肯，不要相信歷史，因為歷史是由金錢推動的。鄧肯！摘下你的綠帽，做你認為最正確的事。」

厄莉婭咬著她右手的手背。綠帽！她想伸手按下傳喚侍衛的按鈕，但是她的手無法動彈。

「現在我將對你們佈道，」傳道人說道，「這是來自沙漠的佈道。我想讓摩阿迪巴的祭司，那些用武器傳教的人聽聽我的佈道。哦，你們這些相信天命的人！你們是否知道既定的命運也有凶暴的一面？你們只因生活在摩阿迪巴的護佑下，就沾沾自喜。我說你們已經拋棄了摩阿迪巴。在你們的宗教中，神聖已經取代了愛！你們會引來沙漠的報復！」

傳道人低下頭，彷彿在祈禱。

厄莉婭感覺自己在顫抖。神啊！那個聲音！長年的炎熱風沙使那聲音變得沙啞，但仍舊帶著保羅的痕跡。

傳道人再次抬頭，低沉的聲音在廣場迴蕩，更多人被這個來自舊時代的奇人吸引，聚集到廣場上。

「經上是這麼記載的！」傳道人叫道，「那些在沙漠邊緣祈求露水的人，會招來洪水！理性的力量無法使他們逃脫命運！因為理性來自驕傲，而驕傲會讓人在行惡時無從看清自己的作為。」他壓低聲音，「據說摩阿迪巴死於預知，對未來的所知殺死了他，使他越過了現實宇宙，進入現象界。我告訴你們，這都是摩耶的幻境。這樣的想法缺乏現實的支撐，無法脫離你們去做任何真實的事。摩阿迪巴自己說過他沒有神力，無法解開宇宙之謎。不要懷疑他。」

傳道人再次舉起雙臂，聲音洪亮：「我警告摩阿迪巴的祭司！斷崖上的火會焚燒你們！自我欺騙的人終將被謊言毀滅，兄弟的鮮血也無法淨化。」

他放下手臂，找到他的領路人，在全身僵住的厄莉婭停止顫抖前就離開了廣場。這麼膽大包天的異端！一定是保羅。她必須警告她的侍衛，不能在公開場合對傳道人下手。下方廣場上的動靜證實了她的想法。

儘管傳道人滿口異端邪說，但下面沒人阻攔他離去。神殿的侍衛沒有前去追趕他，也沒有朝聖者阻止他。這個具有精神感召力的盲人！每個看到或聽到他的人都感受到他的力量，他神授的天賦。

儘管天氣酷熱，厄莉婭還是突然一陣寒意。她覺得自己對帝國的掌握像是有了實體，而這實體一碰即碎。她想到政權已岌岌可危，不由得緊抓著窺視孔邊緣，彷彿在握緊權力。政權的核心，是由蘭茲拉德、鉅貿聯會和弗瑞曼軍團三者的平衡所撐起，宇航和貝尼．潔瑟睿德則在暗處不動聲色地發牌。還有科技發展的滲透，哪怕那是來自人類最遙遠的邊疆，也會一點一滴啃噬中央的權力。允許伊克斯和忒萊素的工廠生產也無法緩解壓力。此外，還有柯瑞諾氏族的法拉肯，沙德姆四世的繼承人，一直在旁虎視眈眈。

失去弗瑞曼人，失去亞崔迪氏族對香料的壟斷，她會握不住權力。所有力量都將消散。她能感到權力正從她手中滑落。人們很在意這個傳道人。要他噤聲會很危險，然而讓他像今天這樣在廣場上繼續佈道也同樣危險。她看到了失敗的第一個徵兆，也很清楚問題會以什麼模式擴大。貝尼．潔瑟睿德早已將問題具體成文：

「在我們的宇宙中，數量龐大的人民受制於一小股強大力量乃司空

見慣。在此，我們提出廣大民眾起身反抗統治者的主要條件──

「一、找到一位領袖時。這是對權力最緊迫的威脅。必須將領袖握在自己手中。

「二、看出自己身上的枷鎖時。讓人民保持愚昧、盲目。

「三、看見從奴役中逃脫的希望時。永遠不能讓人民相信有可能逃脫！」

厄莉婭搖搖頭，感到自己的臉頰隨著搖頭這個動作而顫抖。她的帝國已經出現了這些跡象，散布各處的密探給她的報告無不證實她的猜測。弗瑞曼聖戰無窮無盡的戰火無處不在，「宗教合一之劍」所及之處，人民出現受壓迫的種種態度：戒備、隱瞞、找藉口逃避。權力的所有化身，這實際上就是指宗教當局，成了眾矢之的。哦，朝聖者仍然蜂擁而來，其中某些人可能真的非常虔誠。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朝聖者都別有用心，最常見的就是尋求晉身之階。朝聖代表順服，以及獲得真正的、有形的權力，而這種權力可以輕易地轉化成財富。朝聖者從厄拉科斯返鄉後，會獲得新的影響力和社會地位，當他藉此大撈一筆時，家鄉星球不敢有半句質疑。

厄莉婭知道一個流行的謎語：「從沙丘星帶回家的空錢包中，你能看到什麼？」答案是：「摩阿迪巴的眼睛（火鑽石）。」

厄莉婭腦中不由得冒出種種壓制社會動盪的傳統方法：必須讓人民明白，與權力對抗永遠會遭到懲罰，而協助統治者則會受重賞。帝國軍隊必須隨機換防，政權的主要附庸必須隱瞞立場，攝政女王必須把握準確時機，鎮壓潛在的反抗者，讓他們措手不及。

我失去對時機的判斷力了嗎？她想著。

「這是多傻的猜測啊。」她體內有個聲音說。她感到自己平靜了一些。是的，男爵的計畫非常好。排除了潔西嘉女士的威脅，同時嫁禍於柯瑞諾氏族，好主意。

傳道人可以過陣子再來對付這個。她了解他的立場。他是肆無忌憚的古老投機者，在奉她為正統的沙漠中活躍、運作的異端。這是他的力量。他是不是保羅其實無關緊要……只要人們無法確定就行。厄莉婭的貝尼．潔瑟睿德知識告訴她，傳道人的力量中藏著鑰匙，可以讓她找到他的弱點。

我們會找到傳道人的弱點。我要派密探盯著他，每時每刻。一旦時機來臨，我們將讓他身敗名裂。

17

弗瑞曼人宣稱他們是在神的默示下向世人傳送宗教啟示，對此我不會與他們爭論。我要大肆嘲笑的，是他們同時宣稱的一種觀念啟發。當然，他們提出這兩種主張是為了維護他們的官僚體制，並在受壓迫意識越來越高漲的宇宙中讓自己永存。以所有受壓迫者的名義，我警告弗瑞曼人：短暫的權宜之計從來無法長久。

—傳道人在厄拉欽恩的講道



夜裡，雷托和史帝加離開穴地，來到低矮岩稜上的狹窄岩架上。泰布穴地的人稱這塊岩石為「侍者」，在二號月亮暗淡的月牙光線下，站在岩架能俯瞰整個沙漠—北方的大盾壁和艾達華峰、南方的大平原，還有向東朝哈巴亞山脊綿延的滾滾沙丘。沙暴剛過，漫天黃沙遮蓋了南方的地平線，月光給大盾壁罩上了一層霜華。

史帝加本不願意來，但雷托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才加入這次探險。為什麼非得冒險在晚上穿越沙漠？這孩子還威脅說如果他拒絕，他就找機會一個人偷溜出去。他對這場行動大惑不解，想想看，這兩個大活靶在晚上沒有防衛！

雷托蹲在岩架上，面朝南方的大平原。偶爾，他會捶打自己的膝蓋，一副沮喪的模樣。

史帝加站在主人身旁兩步外，雙臂環抱胸前，夜風輕輕拂動他的長袍。他擅長安靜等待。

對於雷托來說，穿越沙漠是對內在焦慮的回應。珈尼瑪無法再冒險與他一起對抗體內生命之後，他需要尋找新盟友。他費盡心機讓史帝加加入這場行動。有些事必須讓史帝加知道，好讓他為未來的日子作好準備。

雷托再次捶打膝蓋。他不知道如何開始！他常覺得自己是體內無數

生命的延伸，那些生命真實、親密到就像是他自己的。這些生命的河流沒有盡頭，不會結束──只有永恆的開始。有些時候，這些生命會發起圍攻，衝著他嘶喊，彷彿他是他們窺視外界的唯一窗口，而窗口外危機四伏，已經摧毀了厄莉婭。

雷托注視著沙暴殘留的飛沙在月光下閃著銀光。連綿不絕的沙丘散布整個大平原。風吐出矽晶岩礫，在沙漠上形成一層層波浪，有細砂、砂礫，還有小卵石。就在他融入那片靜謐時，黎明降臨了。時間向他步步進逼，已經是阿卡德月，而他身後是最後一刻的冗長等候：漫漫酷暑，炎熱的風，像這樣受陣風及無盡惡劣天候折磨的夜晚。他越過肩膀，環視星光下有如一邊斷裂線條的大盾壁，他種種問題的禍源就潛伏在岩壁後的北方凹地上。

他再次凝視沙漠，望入熾熱的黑暗中，天亮了，朝陽在漫天沙塵中升起，形成一道道光柱，為沙塵的紅色流光染上一抹橙色。他閉上雙眼，想像厄拉欽恩的一天會如何展開。這座城市靜靜躺在他的潛意識中，像散落在光明與陰影之間的盒子。沙漠……盒子……沙漠……盒子……

睜開眼睛時，眼前仍是沙漠，整片廣袤無邊的黃褐風飛沙。烏溜溜的陰影從沙丘底座向外伸展，像是由剛剛退下的黑夜放射出來。這些陰影是時間與時間之間扣連的環。他想起昨晚他蹲在這裡時史帝加焦躁不安的樣子，老人很糾結他為何一言不發，而且莫名其妙來到此地。史帝加一定與他敬愛的摩阿迪巴一起度過了很多類似的夜晚，他現在正走來走去，四下掃視。史帝加不喜歡暴露在陽光下，典型的弗瑞曼老人。

雷托同情史帝加的日光恐懼症。黑暗儘管暗藏恐怖，仍是一體的，光明卻由很多事物構成。夜晚能扣留恐懼的氣味和身影，只能聽到窸窣的聲音。夜晚割裂了三維空間，所有東西都被放大了──號角更嘹亮，匕首更鋒利，但白天的恐怖其實更駭人。

史帝加清了清嗓子。

雷托頭也不回地說：「我有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史帝加。」

「我想也是。」史帝加的聲音在雷托身邊響起，既低沉又小心翼翼。這孩子的聲音太像他父親了，讓人不安。這是種禁忌的魔法，史帝加不由得一陣強烈反感。弗瑞曼人知道附身的恐怖，被附身的人都會立

即被處死，體內的水被灑在沙漠上，以防汙染部落的蓄水池。死人就應該死去。人們藉由孩子來延續生命，這是正道，但孩子不應該長得跟祖先一模一樣。

「我的問題是，我父親留下了太多未完的事。」雷托說道，「尤其是我們生活的核心。帝國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史帝加，現在的帝國太不重視人類生活。我講的是生命，你明白嗎？生命，而不是死亡。」

「有一次，你父親的某個預象讓他十分不安，他和我說過同樣的話。」史帝加說道。

雷托禁不住想用一種輕鬆的回應打消他的不解和恐懼，也許是提議中止齋戒。他發現自己飢腸轆轆，他們的上一頓是昨日的午餐，雷托堅持整晚禁食。但現在他心頭有另一種渴望。

我生命中的難題，也就是這裡的難題，雷托尋思，沒有任何新的創造。我只是不斷回溯、回溯、回溯，直到連距離都不見了。我無法看到地平線，也無法看到哈巴亞山脊。我找不到試煉的源頭。

「真的沒有東西能代替預象，」雷托說道，「或許我真該冒險試試香料……」

「然後像你父親那樣被毀掉？」

「進退兩難。」雷托說道。

「你父親曾經向我坦承，對未來知道得太多，意味著將自己鎖在未來，缺乏變化的自由。」

「這個矛盾就是我們的難題。」雷托說道，「預知的能力既微妙又強大，可以讓未來變成現在。但是，在盲人的國度裡，明眼人是很危險的。如果你想向盲人解釋你看到什麼，表示你忘了盲人自有一套內在機制去適應黑暗。他們就像一部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的巨大機器，有自己的動力，自己的習性。我怕盲人，史帝加，我怕他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他們可以輕易碾碎任何擋道的東西。」

史帝加盯著沙漠。澄黃的黎明已經變成了大白天。他問：「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

「我想讓你看看我可能的葬身之地。」

史帝加緊張了，隨即說道：「這麼說，你還是看到了預象！」

「也許只是一場夢。」

「為什麼要來這麼危險的地方？」史帝加盯著他的主人，「我們應該馬上回去。」

「今天我不會死，史帝加。」

「不會？你的預象裡有什麼？」

「我看到了三條路，」雷托說著，陷入了回憶，聲音於是聽上去有些昏沉，「其中一條要求我殺死我的祖母。」

史帝加警覺地朝泰布穴地的方向看了一眼，彷彿擔心潔西嘉女士能隔著沙漠聽到他們的談話：「為什麼？」

「以防止不再壟斷香料。」

「我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但這就是我在夢中拿出刀子時的想法。」

「哦，」史帝加明白拿出刀子意味著什麼，他深深吸了口氣，「第二條路呢？」

「珈尼和我結合，確保亞崔迪的血脈。」

「哼……！」史帝加厭惡地呼了口氣。

「在古代，對國王或女王來說，這麼做很平常。」雷托說道，「但是珈尼和我已經決定不這麼做。」

「我警告你，最好堅持這個決定！」史帝加的聲音中帶著殺氣。根據弗瑞曼律法，亂倫是死罪，違背者會被吊死在三角架上。他清了清嗓子，問道：「那麼第三條呢？」

「將我的父親降級成人類。」

「他是我的朋友，摩阿迪巴。」史帝加喃喃道。

「他是你的神！我必須除去他的神格。」

史帝加轉過身，背對沙漠，看著摯愛的泰布穴地旁的綠洲。這類談話總讓他十分不安。

雷托聞著史帝加身上的汗味。他多麼想就此打住，不再提及這些必須在此說清楚的重大話題。他們可以就此聊上大半天，從具體說到抽象，彷彿他們不用做出真正的決定，不用面對眼前的問題。而且毫無疑問，柯瑞諾氏族對自己和珈尼瑪的生命都構成真正的威脅。史帝加曾提議暗殺法拉肯，在他的飲料裡下鴆毒。據說法拉肯嗜愛甜酒。那種做法當然不妥當。

「如果我死在這裡，史帝加，」雷托說道，「你必須提防厄莉婭。她已經不是你的朋友了。」

「你說這些都是為了什麼？一下子是死，一下子又是你姑母？」史帝加真的發火了。殺死潔西嘉女士！提防厄莉婭！死在這裡！

「人們不斷迎合她的號令。」雷托說道，「統治者不必是先知，史帝加，不必像個神，統治者只需要做到明察。我帶你到這裡來，就是為了說明我們的帝國需要什麼：優秀的統治。要做到這一點，靠的不是律法條文或是慣例，而是統治者的素質。」

「攝政女王將帝國事務管理得不錯，」史帝加說道，「你長大後……」

「我已經長大了！我是這裡最老的人！在我旁邊，你就是個牙牙學語的嬰兒。我能記起五千多年前的事。哈！我甚至還記得弗瑞曼人移民到厄拉科斯之前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說這些虛無的事？」史帝加厲聲問道。

雷托對著自己點了點頭。是啊，為什麼呢？為什麼要講述那幾世紀的記憶呢？此時的弗瑞曼人才是他的迫切問題，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半開化的野人，會天真地嘲笑他人的不幸。

「主人死後，晶刃匕也會消失。」雷托說道，「現在，摩阿迪巴已經消失了。為什麼弗瑞曼人還活著？」

這種跳躍性的思維令史帝加陷入迷霧。他不知該說什麼，雷托的話有其深意，但是他無法理解。

「眾人期望我登基為皇，但我必須是僕人。」雷托說道，扭頭看著史帝加，「我的祖父來到沙丘星時，在他的紋章加上了這句格言：『我在此，我留存於此。』」

「他沒得選擇。」史帝加說道。

「很好，史帝加，我也沒有。從我的身世、我對於適任的理解、匯聚在我身上的一切來看，我都應該成為皇帝。我甚至知道這個帝國需要什麼：優秀的政體。」

「『耐巴』有個古老的字義，」史帝加說道，「『穴地的僕人』。」

「我還記得你給我的訓練，史帝加。」雷托說道，「為了恰當的統

治，部落必須有方法找出人選，而這些人選的生活會反映政府應有的治理方式。」

史帝加以他內心深處的弗瑞曼靈魂說道：「時機一到，你就會繼承帝位。但是首先，你必須證明自己有統治者的作風。」

雷托突然笑了，隨後說道：「你懷疑我的忠實嗎，史帝加？」

「當然不。」

「我與生俱來的權利？」

「你就是你。」

「假如我能達到人們的期望，人們就會認為我是忠實的，是嗎？」

「這是弗瑞曼人的做法。」

「那麼，我就不能忠於內在的感受了嗎？」

「我不明白這有—」

「無論我為壓制欲望付出了什麼代價，只要我永遠表現得體，人們就會這樣評價我，是嗎？」

「這就是自制的本質，孩子。」

「孩子！」雷托搖了搖頭，「啊，史帝加，你給我的，是打開政府的理性道德的鑰匙。我必須始終如一，每個行動都忠於過去的傳統。」

「沒錯。」

「但我的過去比你們還要悠遠！」

「差別在—」

「我沒有單一的自我，史帝加。我是眾人的綜合體，我記憶中的傳統遠比你所能想像的還要古老。這就是我的重擔，史帝加，我被過去驅動著。我腦內塞滿了天生的知識。這些知識拒絕新的事物，拒絕改變。然而摩阿迪巴卻改變了這裡的一切。」他指指沙漠，手臂畫了個半圓，將他身後的大盾壁也畫了進去。

史帝加轉身看著大盾壁。在摩阿迪巴的時代，岩壁腳下建起了一座村莊，供沙漠裡栽種植物的工作隊居住。史帝加看著人造物入侵大地。改變？是的，前方的村莊是真真實實的存在，令他相當不舒服。他靜靜站在那裡，不理會蒸餾服內側凹凸的表面造成的騷癢。村莊侵犯了這顆行星原有的秩序。突然間，史帝加希望能有狂風呼嘯著越過眾多沙丘，掃平這個地方。這種感受讓他全身發顫。

雷托說道：「你注意到了嗎，史帝加？新的蒸餾服品質很糟，我們的水分流失得太多了。」

史帝加差點脫口問道：我不是早就說過了？改口說：「我們的人民越來越依賴藥物。」

雷托點點頭。藥物改變了人體的溫度，減少水分流失。藥物比蒸餾服便宜，使用起來也方便。但是服用藥物有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反應變遲鈍，偶爾會視線不清。

「我們來這裡就是為了這個？」史帝加問道，「聊蒸餾服的工藝？」

「不行嗎？」雷托問道，「既然你不願意面對我必須討論的話題。」

「我為什麼要提防你姑母？」他的聲音中流露出怒氣。

「因為她利用了老弗瑞曼人抵制變化的心態，卻要帶來更多、更可怕的變化，多過你的想像。」

「無中生有！她是真正的弗瑞曼人。」

「哈，真正的弗瑞曼人忠於過去，而我擁有古老的過去。史帝加，如果我完全迎合這種守舊的習性，我會需要一個封閉的社會，完全依賴過去種種神聖的規則。我會限制移民，向人民解釋移民會帶來新思想，威脅整個社會結構。這樣一來，行星上的小城邦都將獨立發展，各自有自己的樣貌，最後造成巨大的差異，將帝國壓到四分五裂。」

史帝加乾嚥了一口。這些都是摩阿迪巴會說的話，他彷彿聽到他的聲音在迴蕩。這些描述是可怕的悖論，但如果允許任何變化……他搖了搖頭。

「那麼過去確實可能指引你做出正確的行動，假如你還活在過去的話，史帝加。但是情勢變了。」

史帝加完全贊同，情勢真的變了。人們該怎麼做？他目光投向雷托身後那片他看不到的沙漠，陷入沉思。摩阿迪巴曾經走在那上面。太陽已然升起，大平原一片金黃，沙礫遍布的溪流上方有灰撲撲的熱浪。往日常懸浮在遠方哈巴亞山脊上的飛塵，如今清晰可見，而中間隆起一彎彎沙丘的沙漠正逐漸消退。在熱浪後方，他看到了植物正往沙漠邊緣蔓延。摩阿迪巴讓生命在這片荒地萌芽勃發。紅銅色、黃金色、火紅色的

鮮花，鐵銹色、酒紅色、灰綠色的葉子，以及灌木叢下的濃重陰影。白天的熱浪使影子看上去彷彿在顫動，在空氣中一抖一抖。

史帝加說道：「我只是弗瑞曼人的領袖，而你是公爵的兒子。」

「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雷托道。

史帝加皺了皺眉。摩阿迪巴也這麼說過他。

「你還記得，不是嗎，史帝加？」雷托問道，「我們在哈巴亞山脊腳下，那個薩督卡上尉—記得他嗎，阿拉夏姆？為了救自己，他殺死同伴。那天你多次警告，說留下那個薩督卡的性命非常危險，說他已經看到我們的祕密。最後你說，他一定會洩漏看到的一切，必須殺死他。我的父親說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你覺得委屈，你告訴他，你只是弗瑞曼人的領袖，而公爵必須懂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史帝加盯著雷托。我們在哈巴亞山脊腳下！我們！這……這個孩子，那天連胎兒都還不是，卻知道所有細節，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可能記得的細節。這是另一個證據，不能以普通孩子的標準來看待這對亞崔迪雙胞胎。

「現在你聽我說，」雷托說道，「如果我死了，或在沙漠失蹤了，你必須逃離泰布穴地。這是命令。你要帶著珈尼，還有……」

「你還不是我的公爵！你還是……孩子！」

「我是住在孩子體內的成年人。」雷托指著他們下方的一道岩縫說道，「如果我死在這裡，那道岩縫就是我的葬身之地。你會看到鮮血，到時候你就明白了。帶著我的妹妹和—」

「我會將你的侍衛人數增加一倍，」史帝加說道，「你不能再出來了。我們現在就回去，你……」

「史帝加！你阻止不了我。再想想發生哈巴亞山脊的事，想起來了嗎？採收機正在沙漠上工作，一條大沙蟲來了，無法從沙蟲那裡救回採收機。我父親為自己無法挽救採收機而懊悔，但葛尼只關心他在沙漠中失去的人手。記得他是怎麼說的嗎？『你父親會更在意無法救回的人。』史帝加，我命令你去救人，他們比財富更重要。珈尼是最珍貴的，我死之後，她是亞崔迪唯一的希望。」

「我不想再聽了。」史帝加說完轉過身，沿著岩石向下走向沙漠中的綠洲。他聽到雷托尾隨在他身後，不久就越過他，回頭望著他說：

「你注意到了嗎，史帝加？今年的少女多麼漂亮啊。」

一個人的生命，正如一戶家庭或一支民族一樣，最終只能靠記憶延續。我的人民必須體認到這一點，這是他們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人類就像一個有機體，藉由持續的記憶，在潛意識庫中儲存越來越多的經驗，以此應對不斷變化的宇宙。但是，這些儲存的經驗大多在偶發的意外中失落了，這些意外，我們稱之為「命運」。多數經驗無法整合到演化出來的人類關係中，因而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不會被人類列入考量或發揮作用。人類這一物種會遺忘！而這正是奎薩茲．哈德拉赫的特殊價值。對此，貝尼．潔瑟睿德深信不疑—奎薩茲．哈德拉赫從不遺忘！

—哈克．阿拉達《雷托之書》



史帝加無法解釋，但雷托不經意的那句話令人心神不寧。穿過沙漠回到泰布穴地的途中，雷托的話不停鑽入他腦中，壓過了雷托在侍者岩上說的任何話。

的確，這一年，厄拉科斯的少女分外標緻，少年也是。年輕人的臉閃耀著豐潤的光澤，眼睛明亮幽深，經常不戴著蒸餾面罩和蛇形集水管，大方露出五官。在戶外也經常不穿蒸餾服，而寧願穿上新式服裝，走動間，衣物下青春的曲線若隱若現。

厄拉科斯全新的壯麗景觀是年輕人展露身軀之美的絕佳背景。和以前相比，人們現在經常入迷地看著褐紅色岩石間生長出來的一叢叢細嫩綠枝葉。代表洞穴都市文化、在所有出入口安裝精巧的密封裝置和捕風器的古老穴地，現在正蛻變成由泥磚建成的露天村莊。泥磚！

為什麼我巴不得那些村莊毀掉？史帝加陷入沉思，差點絆倒。

他知道自己屬於即將消失的那一群人。沙丘星上的揮霍讓老弗瑞曼人瞠目結舌—水白白散入空氣中，僅僅是為了壓製出蓋房用的磚頭。蓋

一戶房子用的水足夠整個穴地用上一年。

新式建築竟然還有透明窗戶，太陽的熱能可以進入屋內，蒸發屋內人身上的水分。這些窗子還大大敞開著。

住在泥磚屋的新弗瑞曼人可以向外眺望自然風光。他們不再縮在穴地內跟別人擠成一團。當視野改變時，想像力也隨之不同。史帝加能感覺到這一切。新視野讓弗瑞曼人與帝國的其他地方相連，空間也無限開展。過去嚴酷的自然環境一直將他們困在水分稀缺的厄拉科斯，使他們無法像其他行星上的居民一樣有開放的心胸。

史帝加能感受到這些變化正與內心深處的疑慮及不安形成鮮明對比。以前弗瑞曼人幾乎不會考慮離開厄拉科斯，到水源充足的世界去展開新生活，出走的夢想，他們無權擁有。

他看著前方少年行進中的後背。雷托剛才提到星際移民的管制。是的，對於絕大多數異星世界的人來說，管制移民是真實存在的措施，即使在某些星球，人們只能將移民當成寄托心靈的夢想。但在這方面，過去的厄拉科斯最為極端。弗瑞曼人一慣內向，身體被困在岩洞內，思想也困在自己的大腦中。

「穴地」這個詞，本意是遭遇麻煩時的避難所，但在現實中，卻成了巨大無比的監獄，禁錮著整個弗瑞曼民族。

雷托說的是事實──摩阿迪巴改變了這一切。

史帝加悵然若失，他覺得自己的古老信仰正分崩離析，新的外部視野使生命渴望逃離這所監獄。

「今年的少女多麼漂亮啊。」

古老的法則（我的法則！他承認）迫使他的人民忽略所有歷史，除了那些指向弗瑞曼民族苦難的歷史。老弗瑞曼人會閱讀他們艱難的遷徙史，如何對抗一次次迫害。過去的行星政府遵循舊帝國的政策，壓制創造力和任何形式的發展與演進。對於舊帝國和掌權者來說，繁榮意味著危險。

史帝加渾身一震，意識到厄莉婭設定的道路同樣危險。

他再次絆到，落後雷托更遠了。

在古老的法則和宗教中，沒有未來，只有無盡的現在。在摩阿迪巴之前，史帝加看到弗瑞曼人被訓練得只相信失敗，不相信他們有機會實

現什麼。好吧……他們相信列特－凱恩斯，但是他設定的時程長達四十代，那不是什麼實現，那是一個夢，而且，也是內向的夢。

摩阿迪巴改變了這一切！

在聖戰中，弗瑞曼人知道了很多關於老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的事，這位柯瑞諾氏族第八十一任皇帝坐上金獅寶座，控制帝國轄下的無數個星球。對他來說，厄拉科斯是試驗場，用來測試種種他想用施行在整個帝國的政策。他在厄拉科斯上的行星總督利用弗瑞曼人一慣的悲觀來鞏固他的統治，並確定星球上的每個人，甚至包括四處為家的弗瑞曼人，都將無數的不公正和無法解決的問題視為理所當然。當地人被教導要將自己視為沒有希望的人，也不會有任何人會來拯救他們。

「今年的少女多麼漂亮啊。」

看著雷托遠去的背影，史帝加想，這個少年是如何讓這些想法湧現的──而且只用一句看似簡單的話。就因為這句話，史帝加開始用全新的眼光審視厄莉婭和他自己在議會中的角色。

厄莉婭喜歡說古老的法則不易改變，史帝加承認她的話令人隱隱安心。變化是危險的，創新必須壓制，個人意志必須摒棄。除了否定個人意志外，祭司團還有其他功用嗎？

厄莉婭一直說，公開競爭的機會必須減少到可控制的程度，這就意味著科技的威脅只會用於限制人民。過去，科技就是這樣為統治者效力的。否則……否則……

史帝加再次踉蹌。此時他已走到水渠邊，見雷托在水畔的一排杏樹下等他，聽到他走在未經修剪的草地上傳出的唰唰聲。

未經修剪的草地！

我應該相信什麼？史帝加自問。

他這一代的弗瑞曼人相信，任何人都必須深切體認自己的極限。在封閉社會中，傳統當然是最重要的控制力。人們必須了解各種限制：時代的限制、社會的限制和領地的限制。穴地成為形塑一切思想的模子，這有什麼問題嗎？界限感必須滲透到每個人的選擇中：家庭、聚落、政府踏出的每一道，都應該落在圍欄內。

史帝加停住腳步，目光越過果園看著雷托。少年站在那裡，笑著朝他點點頭。

他知道我腦中亂成一團嗎？史帝加想著。

這個弗瑞曼老耐巴極力回歸弗瑞曼人的傳統教義。生活的任何方面都需要確定的型態，從神祕的內在知識──怎麼做會有效、怎麼做沒效出發，畫出一道圓。這個模子規範了生活、部落、社會中的所有元素，也規範了政府，甚至越過了政府。這個模子必須是穴地，以及沙漠中與穴地對應的──沙胡羅。巨大的沙蟲無疑是最令人敬畏的生物，但一受威脅，就會躲到深不可測的地底。

變化是危險的！史帝加告誡自己。保持不變和穩定才是政府的正確目標。

但是，少年和少女是那麼美好。

他們記得摩阿迪巴推翻沙德姆四世時所說的話：「我要的不是帝王的長壽，而是帝國的永存。」

這不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說的嗎？史帝加尋思。

他又開始邁步，朝雷托右方的穴地入口前進。少年走過來，攔住了他。

史帝加提醒自己，摩阿迪巴說過：「社會、文明和政府就和個體生命一樣，也會出生、成熟、生育，然後死去。」

不論危險與否，變化總是存在的。美好的年輕弗瑞曼人知道這件事，他們會向外看，看到變化，並且做好準備。

史帝加被迫停住腳步。他要麼停下，要麼繞過雷托。

少年嚴肅地盯著他，說道：「你懂了嗎，史帝加？傳統並不是你想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指引。」

19

弗瑞曼人離開沙漠太久就會死去，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水病」。

—史帝加《釋經》



「開口要求你做這件事，我感到很為難。」厄莉婭說道，「但是……我必須確保保羅的孩子有帝國可以繼承，這是我這個攝政女王存在的唯一理由。」

厄莉婭坐在鏡前，梳洗完畢後，她轉過身看著丈夫，猜測她這番話他有多相信。她需要仔細觀察鄧肯．艾德侯。毫無疑問，他比過去那個亞崔迪氏族的劍術大師還要敏銳，也更加危險。他的外表仍然保持原貌，黑色鬈髮下是稜角分明的深色臉龐，但是多年前從甦亡人狀態醒來之後，他的內在也經歷一場劇變。

她揣測了無數次。他如此神祕而孤獨，是不是因為那個死而復生的甦亡人仍舊潛藏在他體內。忒萊素人在他身上施展精妙科技之前，鄧肯的言行帶著鮮明的亞崔迪標誌—忠誠，狂熱地固守傭傭軍先祖的道德準則，脾氣來得快也去得快。他與哈肯能家族有不共戴天之仇，在戰鬥中為了救保羅而死。但是忒萊素人從薩督卡手中買下他的肉身，並用再生箱培育出一個活死人：鄧肯．艾德侯的肉身，卻沒有他的意識和記憶。他被訓練成晶算師，並被當成一份禮物，一部人類電腦，一件被植入催眠指令要暗殺主人的精美工具，送給了保羅。鄧肯．艾德侯的肉身抗拒催眠指令，在難以忍受的壓力下，他的前身重新回到了他身上。

厄莉婭早就在心中暗暗認定，將他看成鄧肯是件危險的事。最好把他當成海特，他死而復生之後的新名字。還有，絕不能讓他看到她體內的哈肯能男爵。

鄧肯看到厄莉婭在觀察他，轉了個身。愛無法掩飾她身上的變化，

也不能隱藏她明顯的企圖。忒萊素人給他的金屬複眼能冷酷地看穿所有偽裝。在他的眼中，現在的她是個沾沾自喜的人，幾乎就是男性的模樣，他無法忍受看到她現在這個樣子。

「你為什麼轉身？」厄莉婭問道。

「我必須想想這件事，」他說道，「潔西嘉女士是……亞崔迪氏族的人。」

「而你是向亞崔迪氏族效忠，而不是我。」厄莉婭沉下臉說。

「不要把我看成反覆無常的人。」他說。

厄莉婭抿著嘴。她逼得太急了？

鄧肯走到陽臺上，從這裡能俯瞰神殿廣場的一角。他看到朝聖者開始聚在那裡，厄拉欽恩的商人圍繞在他們身邊，就像一群看到獵物的掠食動物。他特別注意到一小群商人，手上挽著香料纖維籃子，身後跟著幾名弗瑞曼僱傭兵，神色漠然地在人群中穿行。

「他們賣蝕刻的大理石塊。」他指著他們說道，「你知道嗎？他們把石塊放在沙漠中，讓沙暴侵蝕。有時他們能在石塊上發現有趣的圖案，他們聲稱這是一種新的藝術形式━沙丘星的沙暴蝕刻大理石真品，非常受歡迎。上星期我買了一件五穗金樹，很美，很精細。」

「不要轉移話題。」厄莉婭說道。

「我沒有轉移話題。」他說道，「它很漂亮，但不是藝術。人類創造藝術品，用的是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志。」他將右手放在窗戶上，「那對雙胞胎厭惡這座城市，我明白兩人的想法。」

「我看不出這兩者有什麼關係。」厄莉婭說道，「我們並不是要真的綁架我母親。作為你的人質，她會很安全。」

「這座城市是盲人建造的。」他說道，「你知道嗎？雷托和史帝加上星期離開泰布穴地去了沙漠，一整晚都不在。」

「我有接到報告。」她說道，「那些來自沙漠的小東西━你想讓我禁止銷售嗎？」

「那樣會打擊商業。」他轉過身說道，「妳知道我問他們為什麼要去沙漠時，史帝加是怎麼回答的嗎？他說雷托想和摩阿迪巴的靈魂溝通。」

厄莉婭突然一陣不寒而慄。她朝鏡子看了一陣子，讓情緒鎮定下

來。雷托不可能為了這種蠢事在夜裡進入沙漠。這是個陰謀嗎？

艾德侯舉起手遮住眼睛，不想和她四目相交，說道：「史帝加告訴我，他和雷托一起去，是因為他仍舊信奉摩阿迪巴。」

「他當然了！」

艾德侯輕輕笑了，聲音空洞，「他說他保持這種信仰，是因為摩阿迪巴總是為小人物著想。」

「你怎麼回答？」厄莉婭問道，她的聲音暴露了她的恐懼。

艾德侯將手從眼睛上拿開：「我說，『那麼妳也是小人物之一。』」

「鄧肯！這是危險的遊戲。引誘那個弗瑞曼耐巴，你會喚醒一頭野獸，毀掉我們所有人。」

「他仍然相信摩阿迪巴，」艾德侯說道，「這就足以保護我們了。」

「他怎麼回答？」

「他說他知道自己的想法。」

「我明白了。」

「不……我不相信妳明白了。會咬人的東西，牙齒可比史帝加長多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麼了，鄧肯。我要求你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這件事很要緊……你為什麼要扯這些不相關的事？」

她聽起來多麼暴躁啊。他再次轉身看著陽臺的窗戶。「當我接受晶算師的訓練時……要學習如何運用自己的心智。厄莉婭，這非常難。妳首先必須學會放任心智去思考。那很怪。妳能運用自己的肌肉，努力鍛鍊、強化，但心智必須自行運作。當妳學會之後，心智會讓妳看到妳不願意看到的東西。」

「這就是你想侮辱史帝加的原因？」

「史帝加不了解自己的心智，他沒有讓心智自由。」

「除了在香料狂歡時。」

「即使在那種場合下也沒有，這也使他成為耐巴。要成為領袖，就必須控制和限制自己的反應，做人們期望他做的事。一旦妳清楚這一點，妳就摸透了史帝加，也能測量他牙齒的長度。」

「那就是弗瑞曼人的作風。」她說道，「好吧，鄧肯，你做，還是不做？她必須被帶走，還得看上去像是柯瑞諾氏族幹的。」

他依然一言不發，以晶算師的方式研究她的語氣和說法。這個綁架計畫顯示了她的冷酷無情，發現她的這一面令他震驚。僅僅為了她眼下的這個理由就拿母親的生命來冒險？厄莉婭在撒謊。或許有關厄莉婭和賈維德的謠言是真的。這個想法使他心下一沉。

「這件事，我只能信任你。」厄莉婭說道。

「我知道。」他說。

她把這句話當成他的承諾，對鏡中的自己笑了起來。

「妳知道，」艾德侯說道，「晶算師看人的方法是，將每個人都看成一系列關係的組合。」

厄莉婭沒有回答。她坐在那裡，陷入回想，臉上頓時一片空白。艾德侯轉頭凝視她，看到她這樣的表情，不禁一陣戰慄。她彷彿在用只有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跟人交流。

「關係。」他低聲道。

他想：一個人必須擺脫過去的悲痛，就像蛇蛻皮一樣──只為了長出新皮，並受新皮束縛。政府也一樣，甚至攝政也是如此。過去的政府正如蛻下的舊皮，依然有跡可循。我必須實行這個計畫，但不是以厄莉婭所命令的方式。

不久後，厄莉婭肩膀震了震，說道：「這段時間裡，雷托不該那樣隨便出去。我會訓斥他。」

「和史帝加在一起也不行？」

「和史帝加在一起也不行。」

她從鏡子旁站起來，走到艾德侯站立的窗邊，一隻手抓住他的手臂。

他控制自己，不讓身體顫慄。她內在有些東西令他厭惡。

她內在的東西。

厭惡使他無法看著她。他聞到她身上化妝品發出的美藍極味，不禁清了清嗓子。

她說道：「我今天很忙，要檢查法拉肯的禮物。」

「那些衣物？」

「是的。他真正想做的，絕對不只送禮。而且，我們不能忘了他手下那個霸夏泰卡尼克，他精通鴆毒、憔瑪思和一切神不知鬼不覺的宮廷暗殺。」

「權力的代價。」他說著，手臂從她手中掙脫，「但我們仍然很靈活，而法拉肯做不到。」

她打量他雕塑般的五官。有時他是那麼高深莫測。他所說的靈活，只是單純指行動自由讓軍方充滿活力嗎？不一定，厄拉科斯的生活已經安逸太久，因無處不在的危險而磨利的知覺可能會在閒置中退化。

「是的，」她說道，「我們還有弗瑞曼人。」

「靈活，」他重複道，「我們不能退化成步兵。那麼做太傻了。」

他的語氣惹惱了她，她說道：「法拉肯會使用任何手段摧毀我們。」

「啊，妳說得對。」他說道，「這也是一種先發制人，一種我們以前沒有的靈活。我們曾經有規範，亞崔迪氏族的規範。為此，我們總是嘗盡苦頭，讓敵人大肆掠奪。當然，這個限制現在已經不在了，我們同樣靈活，亞崔迪氏族和柯瑞諾氏族。」

「我們綁架母親，是為了不讓她受到傷害。」厄莉婭說道，「我們仍然有自己的規範。」

他低頭看著她。她知道刺激晶算師去進行運算可能很危險。她會不知道他運算出什麼嗎？然而……他仍然愛她。他一隻手拂過眼睛。她看上去多嬌嫩啊！潔西嘉女士是對的，兩人在一起這麼多年，厄莉婭連一天都沒變老。她那繼承自貝尼．潔瑟睿德母親的臉蛋仍十分柔和，但她有一雙亞崔迪眼睛──嚴厲，總是在審度，像鷹眼。而如今，這雙眼睛後面更暗藏著冷酷的算計。

艾德侯為亞崔迪氏族效力多年，了解家族的優勢與弱點。但是厄莉婭內在的這個東西，是他從未見過的新東西。亞崔迪氏族可能會對敵人使詐，但絕不會針對朋友和盟軍，更不用說家人了。這個原則深入亞崔迪氏族的骨髓：盡最大能力來援助自己的人民，讓他們看到亞崔迪氏族治下的生活更加美好，以坦蕩的行為向友人展現友情。然而，厄莉婭現在的要求不符合亞崔迪的風範。他全身的細胞和神經都感覺到了這一點。他成了一整套裝置，感測到厄莉婭的異常。

突然間，他的晶算師感覺中樞啟動了，心智進入超然物外的入定，時間不復存在，只剩運算。厄莉婭能看出他在做什麼，但晚了，他已投入運算。

運算：厄莉婭的意識內有個鏡像的潔西嘉女士，這是個準生命，就像死前的鄧肯．艾德侯永遠留在他的意識內一樣。厄莉婭在出生前就擁有記憶，所以形成這種意識，而他則是因為忒萊素人的再生箱。但是，厄莉婭卻排斥潔西嘉的鏡像，拿母親的生命去冒險，這表示厄莉婭已經完全被體內另一個「準生命」附身，開始排斥其他生命。

被附身！

異化！

妖煞！

身為晶算師，他接受了這個現實，轉而考慮問題的其他層面。亞崔迪家的所有人都在這顆行星上，柯瑞諾氏族會冒險從太空發動攻擊嗎？他的心智開始翻閱那些終結了原始形態戰爭的公約：

一、所有行星都承受不起太空攻擊。因此，每個大氏族都在行星外側設置了報復性裝置。法拉肯當然知道，亞崔迪氏族不會遺漏這類基本防禦。

二、核武器以外的所有投射武器和炮彈都會被屏蔽場擋下，這正是徒手搏鬥回歸人類戰場的原因。但步兵有其局限，就算柯瑞諾氏族將薩督卡恢復到厄拉欽恩戰役前的戰力，仍然比不上凶狠血性的弗瑞曼人。

三、為數龐大的技術人員不斷威脅行星上的封建制度，但是巴特勒聖戰的影響延續至今，科技無法毫無節制地發展。這類威脅只有可能來自伊克斯、忒萊素和一些邊陲行星，但他們承受不起帝國其他行星的眾怒。巴特勒聖戰的影響不會消失。機械化戰爭需要龐大的技術階級。亞崔迪帝國已經疏導這些人，讓他們投入別的行業。帝國的封建體系很穩固，這再自然也不過，若要向散落宇宙各地的新邊疆━新行星擴張，封建是最好的社會型態。

鄧肯覺得自己的晶算師意識正在不斷閃爍，塞滿了本身的記憶資料，完全不受時間流逝的影響。他確信柯瑞諾氏族不敢進行非法的原子攻擊，因為他很清楚，帝國掌握的原子彈相當於其他大氏族的總和。柯瑞諾氏族一旦違反公約，至少有一半的大氏族會想都不想就立即反擊。

亞崔迪氏族無需開口，就會有排山倒海的軍力湧來支援他們的報復性裝置。恐懼自會吹響集結的號角，薩魯撒．塞康達斯行星及其盟軍將在熾熱的煙塵中化為烏有。柯瑞諾氏族不會冒這種滅族的風險，他們無疑會遵守協定。原子彈只能有一種用途：當人類受到「其他智慧生命體」的攻擊時用來保衛自己。

這一連串運算相當清晰，沒有任何模糊的中間地帶。厄莉婭決定綁架她母親，是因為她異化了，不再是亞崔迪氏族的人。柯瑞諾氏族確實是個威脅，但不是厄莉婭在議會中宣稱的那種威脅。厄莉婭想除去潔西嘉女士，是因為貝尼．潔瑟睿德的智慧早已看到他現在才看到的東西。

艾德侯搖搖頭，脫離了晶算師意識，這才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厄莉婭正在研究他，一臉冷漠。

「妳難道不想直接殺掉潔西嘉女士？」他問道。

他捕捉到厄莉婭臉上一閃而逝的竊喜，但她立即用佯裝的怒火掩飾，斥喝道：「鄧肯！」

是的，這個異化的厄莉婭更希望直接弒母。

「妳是害怕妳母親，而不是為她擔心。」他說道。

她繼續緊盯著他，目光一瞬也不瞬。「我當然害怕。她向女修會舉發了我。」

「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貝尼．潔瑟睿德最無法抗拒的誘惑是什麼嗎？」她向他走近，眼睛透過睫毛看著他，誘惑道：「我只想要保持力量，隨時戒備，以守護那對雙胞胎。」

「妳剛才說到誘惑。」他說道，保持著晶算師平靜的語氣。

「這是女修會隱藏得最深、最恐懼的祕密。就是因為這個祕密，她們才稱我為妖煞。她們知道她們的禁令無法約束我。誘惑──她們說的時候總會用更重的語氣：巨大誘惑。你知道嗎，我們這些接受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的人可以調整體內的酶平衡，延長青春，效果比美藍極還要強大。如果有很多貝尼．潔瑟睿德都這麼做，你能想像後果嗎？其他人會發現的，我相信你能計算出我話中的真實性。美藍極使我們成了這麼多陰謀的目標。我們掌握了延長生命的物質。如果大家都知道貝尼．潔瑟睿德掌握了更強大的祕密，會怎麼樣？你當然知道！到時候，沒有一個

聖母是安全的。到處都會有人綁架和折磨貝尼．潔瑟睿德。」

「而妳已經實現了酶平衡。」這是在陳述，而不是提問。

「我公然反抗女修會！我母親提交給女修會的報告將使貝尼．潔瑟睿德成為柯瑞諾氏族的堅定盟友。」

很有可能，他想。

他反駁道：「但是，她是妳的母親，不可能反過來對付妳。」

「她先是個貝尼．潔瑟睿德，才是我母親，鄧肯。她讓自己的兒子，我的哥哥，進行戈姆刺試煉！她安排了試煉！而且知道他可能在試煉中死去！貝尼．潔瑟睿德向來是實用主義者，不怎麼在意信仰。只要她覺得這種做法對女修會最有利，她就會反過來對付我。」

他點了點頭。她言之鑿鑿。這個想法不太妙。

「我們必須先發制人，」她說道，「這是我們最鋒利的武器。」

「還有葛尼．哈萊克這個問題。」他說道，「我非得殺了我的老朋友嗎？」

「葛尼正在沙漠中刺探。」她說道，她知道他早就知道這件事，「他遠離這裡，很安全。」

「太怪了，」他說道，「卡樂丹的攝政總督出任務出到厄拉科斯來。」

「有何不可呢？」厄莉婭問道，「她是他的愛人──即使現實中不是，在他的夢中也是。」

「是的，當然。」他不知道她是否聽出他的言不由衷。

「你要在什麼時候綁架她？」厄莉婭問道。

「妳最好不要知道。」

「是的……是的，我明白。你會把她關在什麼地方？」

「沒人能找到的地方。相信我，她不會在這裡威脅妳了。」

厄莉婭眼中有錯認不了的欣喜：「但是在哪裡……」

「如果妳不知道，必要時妳就能在真言師面前回答妳不知道她在哪裡。」

「哦，很聰明，鄧肯。」

現在她相信我了，相信我會殺了潔西嘉女士，他想。隨後他說道：「再見，親愛的。」

她沒有聽出他話中的訣別，甚至還在他離開時吻了吻他。

穿越如同穴地般錯綜複雜的神殿走廊時，艾德侯揉了揉眼睛。原來忒萊素製造的眼睛也會流淚。

20

你愛著卡樂丹
悼念這顆行星的主人已不存—
但在痛苦中發現
新繼人無法抹去
那些永遠的幽魂。

—《哈巴亞輓歌．副歌》



史帝加將雙胞胎周圍的侍衛增加到四倍，但他也知道這於事無補。少年很像老雷托。任何熟悉老公爵的人都會注意到，少年不但繼承了祖父的名字，也有如出一轍的深沉表情及謹慎性格。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他血中也潛藏著野性，容易做出危險的決定。

珈尼瑪則更像母親，有著荃妮的紅髮和眼型，遇到難題時也同樣慎重。她經常說，她只會做必須做的事，但無論雷托走到哪裡，她都會陪著他。

雷托會將兩人帶入險境。

史帝加想都沒想過將他的狀況告訴厄莉婭。不告訴厄莉婭，當然也就不能告訴伊若琅，她不管什麼事都會一一向厄莉婭交代。史帝加意識到自己已經完全接受雷托對厄莉婭的評價。

她隨意、無情地利用人民，他想，她甚至用那種方式利用鄧肯，她倒不至於對付我或殺了我。她會拋棄我。

加強警戒的同時，史帝加在他的穴地四處窺探，像穿著長袍的幽靈。他時時想著雷托在他腦中種下的懷疑：如果不能依靠傳統，他的生命又將依靠什麼？

潔西嘉女士的歡迎大會在下午舉行，在那之前，史帝加看到珈尼瑪和她祖母站在穴地大會廳的入口。時間還早，厄莉婭還沒到，但人們已

經開始湧入，並在經過這對祖孫時偷偷窺視她們。

史帝加在幽暗的壁龕停住腳步，避開人潮，看著兩人。漸漸聚集的人群嗡嗡作響，他聽不到她們在說什麼。許多部落今天都有人來歡迎聖母回到他們身邊。但他盯著珈尼瑪。她的雙眼，她說話時眼睛一眨一眨的樣子！那些動作吸引著他。那對深藍色、堅定、嚴厲、若有所思的眼睛。還有她搖頭將紅髮甩離肩膀的樣子──那就是荃妮。那是一種死而復生，詭異的相似。

史帝加慢慢走近，在另一處壁龕停了下來。

珈尼瑪觀察事物的方式不像他見過的任何孩子──除了她兄長。雷托在哪裡？史帝加轉眼看著擁擠的走道。一有任何差錯，他的侍衛都會示警。他搖了搖頭，這對雙胞胎讓他憂慮，不斷磨耗他原本平靜的內心，他幾乎快要恨兩人了。親人並不能免於仇恨，但是血液（及其珍貴的水）仍讓人不由自主站到親人身旁互相扶持。現在，這對雙胞胎就是他最重要的責任。

褐色光線透過飛塵射入珈尼瑪和潔西嘉身後的岩洞會場。光線照在孩子的肩膀和她的新白袍上，當她轉過頭望著前方的人流時，光線從後方照亮她的髮絲。

為什麼雷托要用這些疑慮折磨我？他想。毫無疑問，他是有意的。或許雷托想和我分享他的心智體驗。史帝加知道這對雙胞胎何以與眾不同，但理智上卻總是無法接受他知道的事實。他從來沒有過這種經歷：意識覺醒，身體卻被囚禁在子宮內──據說受孕之後第二個月胎兒就有了意識。

雷托說過，他的記憶就像「體內的全像投影，從覺醒的那一刻起便不斷擴張，細節也不斷增加，但是形狀和輪廓從未改變」。

史帝加看著珈尼瑪和潔西嘉女士，□始理解她們的生活是如何被無窮記憶組成的巨網所包覆，無處可退，也無法找到意識的密封小屋。她們必須將無法形容的瘋狂整合起來，在答案與問題瞬息萬變的系統中面對無窮的提議，決定是要採納或駁回。

她們的世界中，可能沒有一成不變的傳統，問題也總是有兩面性，找不到絕對的答案。什麼能起作用？不起作用的東西。什麼不起作用？會起作用的東西。他知道這樣的禪機，就像是古老的弗瑞曼謎語。問：

「什麼帶來死亡和生命。」答：「大沙暴。」

為什麼他希望我理解這些？史帝加自問。他小心探問，知道雙胞胎對自己的與眾不同之處有相同的看法：這是一種折磨。他想，對這樣的人來說，產道一定極其可怕。無知能減少出生的衝擊，但兩人出生時卻什麼都知道。知道生活中的一切都可能出錯──這樣的生活是什麼滋味？你永遠必須跟疑慮作戰，憎惡你與夥伴的不同之處。即使只是讓你的夥伴嘗嘗這種不同之處的滋味，也能讓你高興。你的第一個永遠得不到答案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是我？」

而我又在問自己什麼問題？史帝加想。他冷笑了，為什麼是我？

以這種新眼光看著這對雙胞胎，他理解兩人尚未長大的身體擔負了什麼風險。有一次，他責備珈尼瑪不該爬上泰布穴地高處的絕壁，她簡潔地回答他。

「我為什麼要害怕死亡？我都經歷過了──很多次。」

我怎麼會自以為有能力教導這兩個孩子呢？史帝加想著，又有誰能教導他們呢？

古怪的是，潔西嘉和她孫女交談時，也有相同的想法。她在想，以未成年的身體承載成熟的心智是何等困難。身體必須學會心智早已熟練的那些動作和行為，讓思維與反射達成一致。她們掌握了古老的貝尼．潔瑟睿德「普拉那－並度」修練，即便如此，心智仍然在肉身無法控制之處亂竄。

「史帝加在那邊看著我們。」珈尼瑪說道。

潔西嘉沒有回頭。但珈尼瑪的聲音裡有種東西令她疑惑。珈尼瑪愛這個弗瑞曼老人，就像愛自己的父親一樣。表面上，她和他說話時很沒規矩，還不時開他玩笑，但她愛他。當潔西嘉完全明白雙胞胎對這位老耐巴的感情之後，不得不以全新眼光衡量他。潔西嘉清楚史帝加並不適應這個新的厄拉科斯，就像她的孫兒不適應這個新的宇宙。

潔西嘉腦中不由自主浮現貝尼．潔瑟睿德的一句話：「擔心死亡是恐懼的開端，接受死亡是恐懼的結束。」

是的，死亡並不是沉重的枷鎖，但對史帝加和雙胞胎來說，活著是緩慢的火刑。三人都與世界格格不入，都希望以另一種方式生存，都希望變化不再意味著威脅。他們是亞伯拉罕[6]的孩子，從沙漠上空的鷹身上

學到的東西比書本還要多。

就在今日早晨，雷托令潔西嘉不知所措。兩人當時站在穴地下方的水渠旁，他說：「水困住了我們，祖母。我們最好能像沙塵一樣活著，因為風可以把我們吹到高處，比大盾壁最高處還要高的地方。」

儘管潔西嘉已經習慣這兩個孩子的深奧談吐，還是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她勉強回答：「你父親可能也說過這種話。」

雷托朝空中扔了一把沙子，看著沙子掉在地上，說：「是的，他可能說過。但當時他忽略了一點：水很快就會讓任何升空的東西掉回地面。」

現在，身處穴地，站在珈尼瑪身後，潔西嘉再次感受到那些話的衝擊。她轉了個身，望向川流不息的人群，讓目光掃過史帝加那座壁龕的陰影。史帝加不是溫順的弗瑞曼人，他仍然是鷹。當他看到紅色時，想到的不是鮮花，而是鮮血。

「妳突然沉默了，」珈尼瑪說道，「出了什麼事嗎？」

潔西嘉搖了搖頭：「只不過想到雷托今早說的話，沒什麼。」

「你們去種植區的時候？他說了什麼？」

潔西嘉想回今早雷托臉上的那種深沉的怪異表情。現在，珈尼瑪臉上也有這種表情。「他回憶了葛尼從走私販那裡重新投入亞崔迪旗下的情景。」潔西嘉說道。

「接著你們談了史帝加。」珈尼瑪說道。

潔西嘉沒有問她是怎麼知道的。這對雙胞胎似乎擁有隨意交換思維的能力。

「對，我們談了。」潔西嘉說道，「史帝加不喜歡聽到葛尼以……他的公爵來稱呼保羅，但是葛尼就是這麼叫的，所有弗瑞曼人都聽到了。葛尼總是說『我的公爵』。」

「我明白了。」珈尼瑪說道，「當然，雷托注意到了，他還沒有成為史帝加的公爵。」

「是的。」

「妳應該知道他為什麼說這些。」珈尼瑪說。

「我不確定。」潔西嘉坦承，她發覺這麼說讓她十分不自在，但她的確不知道雷托的用意。

「他想點燃妳對我們父親的回憶，」珈尼瑪說道，「雷托非常想知道熟悉父親的人怎麼看待父親。」

「但是……雷托不是有……」

「哦，是的，他可以傾聽他內在的生命，但那不一樣。妳談論他的時候，我是指我的父親，妳是以母親的身分談論兒子。」

「是的。」潔西嘉嚥下了後半句話。她不喜歡這種感覺，這對雙胞胎能隨意喚醒、打開她的記憶來觀察，觸發她體內任何他們關切的情感。珈尼瑪可能正在這麼做！

「雷托說了一些令妳不安的話。」珈尼瑪說道。

潔西嘉意外發現自己不得不強壓怒火：「是的……他說了。」

「他就像我們的母親一樣了解我們的父親，又像我們的父親一樣了解我們的母親。妳厭惡這個事實。」珈尼瑪說道，「妳討厭這背後的暗示—我們了解妳的程度。」

「我從來沒這麼想過。」潔西嘉感覺自己的聲音很生硬。

「最令人不安的，是跟情慾有關的事情，」珈尼瑪說道，「妳的情況就是這樣。妳發現很難不把我們看成孩子，但我們的父母在公眾場合和私底下所做的一切，我們卻瞭如指掌。」

有那麼一刻，潔西嘉覺得與雷托交談時的那種感受又回來了，只不過她現在面對的是珈尼瑪。

「他或許還提到了妳的公爵『慾火焚身』。」珈尼瑪說道，「有時真應該給雷托的嘴套上馬轡。」

還有什麼是這對雙胞胎無法褻瀆的？潔西嘉想著，由震驚變得憤怒，再變成厭惡。他們怎麼能妄談她的公爵？相愛的男女當然會交歡！這是美麗而又隱祕的事，不應該大咧咧出現在成人與孩子的閒聊中。

成人與孩子！

潔西嘉突然意識到，無論雷托還是珈尼瑪，都不是隨意提起這些事。

潔西嘉緘默時，珈尼瑪說道：「我們讓妳受驚了。我代表我們向妳道歉。以我對雷托的了解，他是不會考慮道歉的。有時，當他順著特定線索追下去時，他會忘了我們……和你們有多麼不同。」

潔西嘉想：原來這就是你們的目的。你們在教我！隨後她又想道，

你們也在教別人嗎？史帝加？鄧肯？

「雷托想從妳的角度看事情。」珈尼瑪說道，「要做到這一點，光有記憶是不夠的。但越是努力嘗試，像剛剛那樣，通常都會失敗。」

潔西嘉嘆了口氣。

珈尼瑪碰了碰祖母的手臂：「妳兒子有很多話都沒說出口，甚至對妳也沒說，但那些話其實必須說。比如，他愛妳。妳知道嗎？」

潔西嘉轉身，想掩飾眼中的淚光。

「他知道妳的恐懼，」珈尼瑪說道，「就像他知道史帝加的恐懼。親愛的史帝加。我們的父親是他的『獸醫』，而史帝加卻像是躲在殼內的綠色蝸牛。」她哼起了一首曲子，「獸醫」和「蝸牛」便來自這首歌。曲調響起，潔西嘉的意識中出現了歌詞：

哦，野獸的醫者，
面對綠色的蝸牛殼。
殼內有羞澀的奇跡，
躲藏著，等待死亡之戈。
你是降世的神！
就連外殼也知道，
神能毀滅透澈，
而治療也會帶來痛厄。
透過火焰之門，
能窺探到天堂之樂。
哦，野獸的醫者，
我是蝸牛人，
我看到我的殼，
在你眼前毫無掩遮！
為何，摩阿迪巴，為何？

珈尼瑪說道：「不幸的是，我們的父親在宇宙中留下了太多的蝸牛人。」

6

亞伯拉罕：希伯來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先祖，猶太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便統稱為亞伯拉罕諸教。在聖經故事中，上主與亞伯拉罕立約，讓他多子多孫，但為了試煉他，要求他以愛子獻祭。—編注

21

人類生存在無常的宇宙中──世人已接受了此一假設，並奉為圭臬。該假設要求心智成為完全平衡的器官。但是，若沒有整個生物體的參與，心智無法做出反應。這樣的生物體能經由激烈、衝動的行為來辨認。但在此，我們碰到了一個古老慣性。社會偏好古老的、反應性的刺激，並追求永恆。任何揭露宇宙之短暫性的舉動，都將激發反對、恐懼、憤怒和絕望。但與此同時，社會卻能接受預知，對此，我們應當如何解釋？很簡單：預知未來的人，講述的是絕對的（永恆的）領悟，因而受到人類的歡迎，儘管先知預測的可能是最為可怕的事件。

──哈克．阿拉達《雷托之書》



「簡直是摸黑作戰。」厄莉婭說道。

她怒氣沖沖地在帝國議會廳內來回踱步，從東側窗戶前高高垂下擋住朝陽的銀色帳幔，走到對面緊靠著牆壁的長沙發。她的涼鞋依次踏過香料纖維地毯、鑲木地板和巨大的石榴色地磚，接著又踏上了地毯。最終，她站在伊若琅和艾德侯面前，兩人正面對面坐在鯨魚皮製的長沙發上。

艾德侯本來拒絕從泰布穴地返回，但是她發出不容違抗的命令。綁架潔西嘉變得空前重要，但必須緩一緩。她需要艾德侯的晶算師感知力。

「這些事件都有相同模式，」厄莉婭說道，「我聞到了陰謀的味道。」

「或許不是。」伊若琅大膽說道，並以眼神向艾德侯詢問。

厄莉婭的臉上露出了赤裸裸的輕蔑。伊若琅怎會如此天真？除非……厄莉婭向公主投去鋒利、懷疑的一瞥。伊若琅穿著簡單的黑長

袍，和她深藍色的香料眼睛很相配。金髮以圓環緊緊束在頸後，突出了那張多年來在厄拉科斯上變得越來越瘦、越來越堅韌的臉。她仍然保持著繼承自父親沙德姆四世的傲慢，而厄莉婭經常覺得這副高傲的表情下可能隱藏著陰謀算計。

艾德侯身上是黑配綠的亞崔迪氏族侍衛服，沒有肩章，一副散漫的模樣。厄莉婭的很多侍衛都厭惡這種制服，尤其是她那些佩戴軍官肩章的女侍衛。她們不喜歡看到死而復生的晶算師劍客一身簡樸裝扮。他是她們女主人的丈夫，那更加深了這份厭惡。

「各部落希望潔西嘉女士回攝政議會，」艾德侯說道，「這有什麼——」

「他們一致要求！」厄莉婭指著伊若琅身側沙發上的一張細紋香料紙，「法拉肯是一個威脅，而這……這裡頭有一股勾結的臭味。」

「史帝加怎麼想？」伊若琅問道。

「他的簽名在那張紙上！」厄莉婭說道。

「但如果他……」

「那人生下了他的神，他怎麼有辦法拒絕？」厄莉婭嘲弄地說。

艾德侯看著她，想：伊若琅快要被逼到極限了！他再次懷疑厄莉婭叫他回來的原因，她知道如果要施行綁架計畫，他就必須留在泰布穴地。她是不是聽到了傳道人給他的訊息？這想法令他心跳急促。那個托缽的祕教徒怎麼會知道保羅．亞崔迪用什麼祕密手勢召喚他的劍客？艾德侯多麼希望能離開這場毫無意義的會議，去尋找心中問題的答案。

「傳道人毫無疑問離開過行星。」厄莉婭說道，「在這件事上，宇航公會不敢騙我們。我要把他——」

「要慎重！」伊若琅說道。

「是的，必須慎重。」艾德侯說，「這顆行星上有一半人相信他是——」他聳了聳肩，「妳兄長。」艾德侯希望自己能以隨意的態度說出後半句話。那個人怎麼會知道手勢？

「但如果他是情報員，或是密探——」

「他沒有接觸過鉅貿聯會及柯瑞諾氏族，」伊若琅說道，「我們能確定——」

「我們什麼也不確定！」厄莉婭不想隱藏她的藐視，轉身背對伊若

琅，看著艾德侯。他知道為什麼召喚他來！為什麼他不做我要他做的事？她要他來議會，是因為伊若琅在這裡。逼得柯瑞諾氏族的公主嫁給亞崔迪的歷史永不該被忘記。效忠的對象只要換過一次，就可能換第二次。鄧肯的晶算師能力應該能在伊若琅微妙的行為變化中查出蛛絲馬跡。

艾德侯振作精神，看了伊若琅一眼。他運算時全身必須定住，有時他真憎惡這一點。他知道厄莉婭在想什麼，伊若琅也應該知道，但是摩阿迪巴的公主妻子已經不在意當初的決定，那些使她輸給皇帝的情人荃妮的決定。伊若琅對這對雙胞胎的疼愛是毋庸置疑的，為了亞崔迪氏族，她已經拋棄了自己的家庭和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

「我母親是這場陰謀的一部分！」厄莉婭堅稱，「否則女修會怎麼會在這時候派她回到這裡？」

「歇斯底里對我們沒有幫助。」艾德侯說道。

厄莉婭轉身背對他。他知道她會這麼做。他暗自慶幸自己不用看著那張曾經摯愛但現在已被妖煞附身的臉。

「怎麼說呢，」伊若琅說道，「也不能完全信任宇航公會──」

「宇航公會！」厄莉婭嘲弄道。

「我們不能排除宇航公會或貝尼．潔瑟睿德仍與我們不如，」艾德侯說道，「但我們必須把他們歸為另外一類，這兩者是消極的鬥士。宇航會堅持基本原則：永遠不當統治者。他們是寄生者，這一點他們很清楚。他們不可能殺死他們寄生的生命體。」

「誰才能讓他們活著，對這一點，他們的看法應該和我們不一樣。」伊若琅慢聲慢氣地說，這是她最接近嘲弄的語氣，彷彿在說：「你漏算了一點，晶算師。」

厄莉婭看上去有些猶豫。她沒有想到伊若琅會這麼說，心懷不軌的人不會從這點角度分析情勢。

「說得對，」艾德侯說，「但是宇航不會公然反抗亞崔迪氏族。另一方面，女修會可能會冒某種撕破臉的──」

「如果她們想這麼做，會透過某種掩護，某個或某群可以隨時丟棄的棋子。」伊若琅說道，「貝尼．潔瑟睿德存在了這麼久，不會不懂隱藏鋒芒有多重要。與其坐在皇位上，她們寧願待在皇位後方。」

隱藏鋒芒？厄莉婭想著，這是伊若琅的選擇嗎？

「這正是我對公會的看法。」艾德侯說道。他發現這些辯論和說明很有幫助，能使他的心智擺脫其他問題的困擾。

厄莉婭走向那扇陽光燦爛的窗戶。她清楚艾德侯的盲點，每個晶算師都有的盲點。他們必須宣告自己的判斷，因而依賴絕對的事實，只觀察有限的範圍。這一點，他們心知肚明，這是他們訓練的一部分。我應該把他留在泰布穴地，厄莉婭想，直接把伊若琅交給賈維德審問比較好。

她聽到顱內有個低沉的聲音說道：「完全正確！」

閉嘴！閉嘴！閉嘴！她想著。在這種時刻，她總覺得自己受到誘惑，即將犯下滔天大錯，可是她無法看清那錯誤，只能感覺到危險。艾德侯必須幫助她走出困境。他是晶算師。人們少不了晶算師。人類電腦替代了巴特勒聖戰摧毀的機器。汝等不應造出機器去假冒人類思維！但此時厄莉婭希望擁有順服的機器，不會有艾德侯那種限制。機器永遠可以相信。

厄莉婭聽到了伊若琅慢條斯理的聲音。

「虛招中的虛招中的虛招中的虛招，」伊若琅說道，「我們都知道攻擊政權時要採用什麼模式。我不會指責厄莉婭的多疑。顯然她懷疑所有人，甚至是我們。我們先撇開這些，來看動機吧。帝國攝政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鉅貿聯會。」艾德侯以晶算師的平靜口吻說道。

厄莉婭露出冷笑。鉅貿聯會！但亞崔迪氏族控制了鉅貿聯會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摩阿迪巴的祭司團控制了另外的百分之五。各大氏族十分務實地以這種方式接受沙丘星控制著無價的美藍極。香料經常被稱作「祕密鑄幣廠」，這其來有自。沒有香料，宇航公會的星艦就無法運作。香料促成了「領航靈覺」，讓領航員預先看到超光速通道再帶領星艦通過。沒有香料增強人體免疫系統，富人的平均壽命將至少縮短四年。連數量龐大的中產者也都每天喝上幾滴稀釋的美藍極。

但厄莉婭聽出來了，艾德侯聲音中帶有晶算師的誠實。她渴望聽到的，正是這種聲音。

鉅貿聯會。鉅貿聯會超越了亞崔迪氏族、超越了沙丘、超越了祭司

團或是香料。這個組織代表了赤棘、鯨魚皮、�迦藤、伊克斯的工藝品和藝人、跨越人種和地域的貿易、朝聖和忒萊素的合法科技產品，也代表成癮的藥物和醫療技術，代表運輸（宇航）和整個帝國內部複雜的商業，覆蓋了成千上萬顆已知的行星，以及一些躲藏在邊陲的世界。當艾德侯說到鉅貿聯會時，他所說的是一團不斷發酵的東西，陰謀套著陰謀，利率波動十分之一可能就意味著行星的所有權易手。

厄莉婭回到長沙發上的兩人身旁。「鉅貿聯會有什麼地方讓妳覺得不對嗎？」她問道。

「一直有特定氏族在囤積大量香料，居心叵測。」伊若琅說道。

厄莉婭雙手一拍大腿，隨後指了指伊若琅身旁的香料紙：「香料的需求並不會引起妳的興趣，直到——」

「好吧！」艾德侯吼道，「說吧。妳隱瞞了什麼？妳很清楚，不能一方面不給資料，另一方面又期望我算出——」

「最近，四種具有特殊技能的人才交易量大增。」厄莉婭說道。她不知道對於眼前這兩人來說，這算不算新消息。

「什麼技能？」伊若琅問道。

「劍術大師、忒萊素製造的變異晶算師、蘇克學校受過心理制約的醫師，還有專攻投資交易的會計師，後者是最特殊的。為什麼這種可疑的做帳需求會增加呢？」她朝艾德侯提出問題。

他開始運算。好吧，這總比思考厄莉婭變成了什麼要輕鬆些。他聚精會神在她的話上。劍術大師？他也曾有這項稱號。劍術大師當然不只是戰士，他們能修復屏蔽場，制訂作戰計畫，設計軍事設施，準備作戰武器。變異的晶算師？忒萊素顯然還在繼續搞這套把戲。身為晶算師，艾德侯很清楚變異有多脆弱、危險。購買了這些晶算師的大氏族希望能完全控制他們。不可能！甚至幫助哈肯能攻打亞崔迪氏族的彼特也仍然保有必要的尊嚴，最終接受了死亡，而不肯放棄自我。蘇克的醫師？心理制約應該要確保他們不會背叛自己的病人。蘇克醫生相當昂貴。交易量增加意味著大量的資金流動。

艾德侯考量這些因素與會計師需求增加的關係。

「推斷是，」語氣表明了他對推斷極具把握，「最近小氏族的財富增加了，其中一些正悄悄變成大氏族。這些財富只能源自政治聯盟的變

化。」

「我們終於談到蘭茲拉德。」厄莉婭說出自己的看法。

「蘭茲拉德的下個會期在兩個標準年之後。」伊若琅提醒她。

「但是政治上的討價還價從不停歇，」厄莉婭說道，「我敢保證，簽署的部族中，有一部分—」她指了指伊若琅身旁的紙張，「和那些另結聯盟的小氏族相互勾結。」

「 有可能。」伊若琅說道。

「蘭茲拉德。」厄莉婭道，「對貝尼．潔瑟睿德來說，還有比這更好的掩護嗎？女修會中還有比我母親更合適的間諜嗎？」厄莉婭轉身面對艾德侯，「是這樣嗎，鄧肯？」

為什麼我不能保持晶算師的超然？艾德侯問自己。他看出了厄莉婭的意圖。但是，鄧肯．艾德侯畢竟擔任過潔西嘉女士多年的護衛。

「鄧肯？」厄莉婭繼續追問。

「妳應該調查有哪些提案正在草擬，準備在下一次會期提出。」艾德侯說道，「他們可能會搬出律法，阻止攝政行使某些否決權，特別是稅收調整和查緝壟斷等。還有一些，但是……」

「採取這種手段，不太實際啊。」伊若琅說道。

「我同意，」厄莉婭說道，「薩督卡已被拔掉牙齒，而我們依然掌握了弗瑞曼軍團。」

「要當心，厄莉婭，」艾德侯說道，「我們的敵人最想看到的，就是我們露出可怕的樣子。不管你能命令多少軍團，在這樣分散的帝國內，權力依仗的還是大家的默許。」

「大家的默許？」伊若琅問道。

「你是指大氏族的默許？」厄莉婭問道。

「我們面對的這個新聯盟有多少大氏族？」艾德侯問道，「資金正湧入奇怪的地方。」

「邊陲世界？」伊若琅同道。

艾德侯聳了聳肩，這是無法回答的問題。他們都懷疑總有一天，忒萊素或是邊陲世界的科技工程師會克服霍茲曼效應。屆時，屏蔽場將變成廢物，維持帝國封建制度的脆弱平衡將會崩解。

厄莉婭拒絕考慮這種可能性。「我們依仗我們所擁有的，」她說

道，「而我們擁有的是，鉅貿聯會的董事會知道我們如果被逼急了，會摧毀香料。他們不會冒這個險。」

「又回到鉅貿聯會了。」伊若琅說道。

「除非有人在別的星球上試著複製沙鱒和沙蟲的生命周期。」艾德侯說道。他若有所思地看著伊若琅，問道：「是薩魯撒．塞康達斯行星嗎？」

「我在那裡的線人仍很可靠，」伊若琅說道，「不是薩魯撒。」

「那麼我剛才的話仍然成立，」厄莉婭盯著艾德侯，「我們依仗我們所擁有的。」

換我出招了了。艾德侯想著。他說道：「既然妳自己就能解決，為什麼還要中斷我的重要行動？」

「別用這種口氣和我說話！」厄莉婭厲聲道。

艾德侯的眼睛瞪大了。這一刻，他又看到那個異化的厄莉婭，這令他不安。他轉臉看著伊若琅，但她似乎並未發現厄莉婭的異常—或是裝作沒發現。

「我不需要小學教育。」厄莉婭說道，語氣中仍帶著異化的怒火。

艾德侯擠出懊悔的微笑，但胸口微微發疼。

「處理跟權力有關的事情時，一定會牽涉到財富，以及財富的所有偽裝。」伊若琅慢條斯理說道，「保羅造成社會突變，別忘了，是他改變了財富古老的平衡。」

「在帝國內任何富有的地方，這種突變都是可逆的。」厄莉婭說道，轉身背對著兩人，彷彿剛才並沒有露出那種可怕的異常表情，「他們知道這一點。」

「他們也知道，」伊若琅說道，「有三個人可以使這個突變永遠保存下來：那對雙胞胎，還有……」她指了指厄莉婭。

她們瘋了嗎，這兩個人？艾德侯尋思。

「他們會嘗試暗殺我！」厄莉婭以刺耳的聲音說道。

艾德侯震驚了，一言不發，心智飛速運轉。暗殺厄莉婭？為什麼？他們大可抹黑她，這易如反掌。他們也可以讓弗瑞曼人背棄她，屆時便能任意追殺她。但是那對雙胞胎……他知道，他沒有進入晶算師狀態來評估這個問題，但他得試試。他必須做到盡可能準確。同時他也知道，

精確的思考包含生硬的絕對性。大自然並不精確，而是混亂且模糊，充滿了不確定性和變化。必須將全部人類視為自然現象，納入運算，而精確分析僅代表了不斷前行的宇宙潮流的某道切面。他必須找出那股潮流，觀察潮流的動態。

「將注意力放在鉅貿聯會和蘭茲拉德上是正確的。」伊若琅慢吞吞說道，「鄧肯的建議提供了調查的切入點——」

「金錢是力量的外在表現，兩者必須合起來看。」厄莉婭說道，「這一點我們都知道。但是我們必須回答三個明確的問題：何時？何地？使用何種武器？」

雙胞胎……雙胞胎，艾德侯想著，陷入危險的是雙胞胎，不是厄莉婭。

「還有『誰』和『如何』呢？妳不關心？」伊若琅問道。

「如果柯瑞諾氏族，或鉅貿聯會，或任何組織在這顆行星上安插了他們的人手，」厄莉婭說道，「我們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機會能在他們行動前找到他們。如果知道他們在何時何地行動，我們的優勢會更大。至於『如何』，這和使用什麼武器是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她們看不到我所看到的？艾德侯尋思。

「那麼，」伊若琅說道，「何時呢？」

「當大家都在留意其他人時。」厄莉婭說道。

「在歡迎大會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妳母親身上，」伊若琅說道，「但沒有人對妳出手。」

「因為地點不對。」厄莉婭說道。

她在幹什麼？艾德侯思索著。

「那麼，會在哪裡？」伊若琅問道。

「就在皇宮內，」厄莉婭說道，「這是我覺得最安全，也最鬆懈的地方。」

「什麼武器？」伊若琅問道。

「傳統武器——任何弗瑞曼人都可能隨身攜帶的那種，浸毒的晶刃匕、毒鏢槍，或者——」

「他們已經很久沒用尋獵鏢了。」伊若琅說道。

「尋獵鏢在人群中沒有用，」厄莉婭說道，「而他們會在人群中下

手。」

「生化武器呢？」伊若琅問道。

「傳染性媒介？」厄莉婭問道，毫不掩飾自己的懷疑：伊若琅會不知道傳染性媒介無法突破亞崔迪的免疫防護？

「我想的是某種動物，」伊若琅說道，「例如，訓練小昆蟲，讓牠只咬某個特定的人，並同時釋放毒物。」

「護宅貂會防止類似的事。」

「如果就是用護宅貂下手呢？」伊若琅問道。

「那也不可能。護宅貂會防備並殺死任何入侵者。這妳也知道。」

「我只是研究一些可能性，希望──」

「我會警告我的侍衛。」厄莉婭說道。

在厄莉婭提及侍衛時，艾德侯用一隻手蒙住忒萊素眼睛，抵擋湧向眼前的浪潮。這是圓迦亞，生命與永恆合一的狀態，晶算師完全沉浸在心智意識時，便會進入這樣一動也不動的蟄伏。圓迦亞將艾德侯的意識如同魚網般撒向宇宙，包裹住物品，讓物品露出形狀。他看到那對雙胞胎在黑暗中爬行，上方有巨大的利爪掠過。

「不。」他喃喃道。

「什麼？」厄莉婭看著他，彷彿不理解他為何還在這裡。

「柯瑞諾氏族送的那些衣服，」他問道，「已經送到雙胞胎那裡了嗎？」

「當然，」伊若琅說道，「衣服沒有任何問題。」

「沒人會在泰布穴地暗算那對雙胞胎，」厄莉婭說道，「不會有人想對付史帝加訓練出來的侍衛。」

艾德侯盯著她。他並沒有資料來證實他運算出的結論，但他知道。他知道。他剛剛的經歷與保羅預見未來的能力很相像，但無論伊若琅還是厄莉婭都會不相信他具有這種能力。

「我想提醒太空港查禁任何外星動物進口。」他說道。

「你不會把伊若琅說的話當真吧。」厄莉婭不贊同地說。

「何必冒險呢？」他問道。

「你忘了還有走私者？」厄莉婭說道，「我還是選擇信賴護宅貂。」

艾德侯搖了搖頭。護宅貂怎能對抗他看到的巨爪？但厄莉婭是對的。只要賄賂對的人，再加上宇航領航員的默許，任何空曠地方都能成為登陸區。宇航可能不願公然與亞崔迪氏族作對，但只要出價夠高……反正宇航總能找到藉口，說自己只是「運輸組織」，怎麼可能知道某個特定貨物的用途？

厄莉婭以全然的弗瑞曼姿態打破了沉寂。她舉拳，大拇指與地面平行，同時發出一句傳統的感歎詞，意思是「我令颱風吹襲」。顯然她把自己當成唯一合理的暗殺目標，而手勢則是在反抗這危機四伏的宇宙。她的意思是，對於任何膽敢攻擊她的人，她都將以死亡之風回報。

艾德侯感到任何形式的反駁都無濟於事。他看出她不再懷疑他。他將要前往泰布穴地，而她期望他能完美執行潔西嘉女士的綁架計畫。他從沙發上站起，憤怒使他的腎上腺素激增。他想：假使目標是厄莉婭，該有多好！要是能暗殺她就好了！一瞬間，他把手放在柄上。但他並不想殺了她，儘管對她來說，成為殉教烈士遠好過窮途末路最後埋骨沙漠墓地。

「對，」厄莉婭道，她誤將他的表情當成了關心，「你最好盡快回到泰布穴地。」她接著想：我太蠢了，竟然會懷疑鄧肯！他是我的，不是潔西嘉的！剛才的懷疑，一定是因為部落的要求使她心煩意亂。她揮了揮手，算是和艾德侯告別。

艾德侯絕望地離開大廳。厄莉婭不只被妖煞附身失去了理智，更重要的是，每次危機都使她更加瘋狂。她已經不僅是危險，更是在劫難逃。但他能為雙胞胎做什麼？他能說服誰？史帝加？但是史帝加能做的也都做了。

那麼，潔西嘉女士？

是的，他研究過這種可能性，但她確實也可能勾結女修會，另有所圖。他對這位亞崔迪情婦不抱任何幻想，她可能會聽命於貝尼．潔瑟睿德──甚至不惜對付自己的一雙孫兒。

優秀的政府從來不憑恃律法，而是仰仗統治者的個人素質。政府這部機器向來服膺管理者的意志。因此，政府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妥善挑選領導者。

——《宇航公會守則．律法與政府》



為什麼厄莉婭想要我和她一起出席早晨的覲見會？潔西嘉大惑不解，他們都還沒投票讓我返回議會。

潔西嘉站在通往堡壘議會大廳的前廳。在厄拉科斯以外的任何地方，這個前廳都堂皇到足以充當大廳。在亞崔迪氏族的領導下，權力與財富相當集中，厄拉欽恩的建築也隨之變得龐大，而這個空間是潔西嘉種種疑慮的縮影。她不喜歡這間前廳，也不喜歡描繪她兒子如何戰勝沙德姆四世的地磚。

通向大廳的塑鋼門異常光滑，她在上面看到自己的臉。回到沙丘後，她不由自主生出今昔之感。她只在臉上看到衰老的跡象：鵝蛋臉上的細紋，眼睛在靛青色的鏡像中顯得更加冰冷。她記得以前她藍色的瞳孔周圍有一圈眼白。紅銅髮絲依然閃亮，鼻管仍然嬌小，嘴巴也沒變形，身材保持得不錯，但即使是貝尼．潔瑟睿德訓練出來的肌肉也會隨著時間而鬆弛。沒注意到這一點的人會說「妳一點都沒變」。但是女修會的訓練是雙刃劍：受過同樣訓練的人，眼睛不會錯過這些細微變化。

所以厄莉婭絲毫沒有變化，這一點也沒能逃過潔西嘉的眼睛。

厄莉婭的人事大臣賈維德站在大門旁，顯得非常正式。他像是身著長袍的魔僕，圓臉上總帶著嘲弄的笑容。賈維德使潔西嘉想起一個悖論：吃飽喝足的弗瑞曼人。發現潔西嘉正在打量自己後，賈維德露出會意的微笑，還聳了聳肩。那天，他陪同潔西嘉的時間很短，那正如自己所料。他恨亞崔迪氏族，但如果她相信傳言，那麼他在雙重意義上都是

「厄莉婭的人」。

潔西嘉看到他在聳肩，想：這是個聳肩的時代。他知道我聽到了他的故事，但他不在乎。不用等外來的入侵者，我們的文明就會先毀於內部這種麻木不仁。

在前去沙漠深處調查走私者之前，葛尼親自給她指派了侍衛。他們不願意她獨自前往這裡，她卻覺得很安全。讓她成為這地方的殉教者？厄莉婭是無法忍受的，她自己也心知肚明。

見潔西嘉不理會他的聳肩和微笑，賈維德咳了幾下，喉嚨發出類似打嗝的聲音，只有反覆訓練才能做到這一點。聽上去就像某種不為外人所知的密語，彷彿在說：「我們都知道這種盛大場面的虛假。若是用這種手法就能操縱人類的信仰，豈不是太妙了！」

確實很妙！潔西嘉想，但臉上並沒有表現出來。

前廳到處是人，所有獲允覲見的陳情者都從賈維德的手下拿到了通行證。通向外面的大門已經關上。陳情者和隨從與潔西嘉保持得體的距離，大家都注意到她穿著正式的弗瑞曼聖母黑色罩袍。這身裝束會引發很多問題，她身上沒有任何摩阿迪巴宗教的標誌。人們時而盯著她，時而望向小門，留意厄莉婭何時走出來引領眾人進入大廳，同時不停竊竊私語。潔西嘉明顯感受到厄莉婭攝政統治的權威已開始動搖。

我只在這裡現身，就做到了這一點，她想，但我卻是受厄莉婭之邀來到這裡。

潔西嘉觀察現場的騷動，明白厄莉婭是有意延長這一刻，好讓暗流現形。厄莉婭可能正站在某道窺視口後方。她的舉動很難逃過潔西嘉的眼睛。隨著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她越來越覺得接受女修會指派給她的任務是多麼正確的決定。

「情勢不能這樣發展下去，」貝尼．潔瑟睿德的代表說，「妳不可能沒注意到腐敗的跡象。我們知道妳為什麼離開我們，但我們也知道妳受過什麼訓練。女修會在教育妳的時候毫無保留。妳這麼清楚女修會如何運用迷信和預言，自然明白變質的強大宗教會危害我們所有人。」

潔西嘉抿緊雙唇，看著卡樂丹城堡窗外柔和的春意，陷入沉思。她不喜歡這麼理性的思維。女修會的第一堂課就是質疑一切打著邏輯幌子的推論。但是代表團成員也很清楚這一點。

那天早晨的空氣真是濕潤，潔西嘉環顧厄莉婭的前廳。多麼清新，多麼濕潤。這裡的空氣也帶著甘美的水氣，卻令她不安。她想：我已經變回弗瑞曼人了。這個「地面上方的穴地」太潮濕了。掌管水分蒸散的人怎麼了？保羅絕不會允許這種鬆懈。

她注意到一臉警戒、沉著的賈維德，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前廳的空氣太過潮濕。就土生土長的厄拉科斯人來說，他的教育相當不足。

貝尼．潔瑟睿德代表團的成員想知道她是否需要某種形式的證據來證實她們的指控。她用手冊的一句話憤怒回敬道：「所有證據都可能導致缺乏證據的論點！我們只知道我們願意相信的事物。」

「但我們有將這些問題提交給晶算師。」代表團的領導者反駁道。

潔西嘉盯著那女人，瞠目結舌。「妳晉升到現在這個地位，卻還沒理解晶算師的局限，真令人驚嘆。」潔西嘉說道。

聽到這話之後，代表團鬆了一口氣。顯然這是個測試，而她通過了。她們擔心她已經失去保持內心平衡的能力，而那是貝尼．潔瑟睿德修練的核心。

現在，看著賈維德從大門朝自己走來，潔西嘉稍稍提高了警覺。他鞠了個躬：「女士，我想妳可能還沒聽說傳道人最近的事蹟。」

「我每天都能接到報告，知道這地方的一切。」潔西嘉說道。讓他去向厄莉婭告密吧！

賈維德笑了笑：「那麼妳該知道他在抨擊妳的家族。就在昨天晚上，他在南郊講道，但沒人敢碰他一根手指。妳應該知道原因。」

「他們認為那是我兒子回來了。」潔西嘉說道，語氣帶著厭煩。

「我們還沒向晶算師艾德侯報告這個問題，」賈維德說道，「或許我們應該這麼做，以解決這件事。」

潔西嘉想著：他是真的不知道晶算師的局限，儘管他膽敢給晶算師戴綠帽一即便還沒發生，至少他求之不得。

「晶算師和雇主一樣，都會犯錯。」她說道，「正如所有動物，人類的心智是個共鳴器，會回應環境中的震動，而晶算師學會了讓心智沿著無數的因果迴圈延展，一路追溯因果的長鏈。」讓他去慢慢消化這串話吧！

「那麼，這位傳道人並沒有讓您不安？」賈維德問道，語氣突然變

得正式，帶著試探。

「我認為他的出現是正面跡象，」她說道，「我不希望他受到打擾。」

賈維德顯然沒料到她的回答如此直率。他想要露出微笑，卻沒能辦到。他說道：「當然，如果您堅持的話，尊奉您的兒子為神的忠信會將謹遵所願。不過當然有些解釋──」

「或許你更想聽我說明我打算怎樣配合你們的計畫？」她說道。

賈維德定定地看著她：「女士，您拒絕指控這名傳道人，而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合理的原因。他不可能是您的兒子。我向您提出合理的請求：指控他。」

這是事先安排好的，潔西嘉想著，是厄莉婭讓他這麼做的。

她說道：「不。」

「但是他玷汙了您兒子的名諱！他的講道相當可憎，而且公開呼籲抵制您的女兒。他煽動平民反抗我們。他還說連您也被邪惡的天性控制，還有您──」

「夠了！」潔西嘉說道，「告訴厄莉婭，我不同意。自從我回來之後，聽到的都是這位傳道人的故事。我很厭煩。」

「女士，在他最近一次的汙衊中，他聲稱您不會反對他。這很顯然，您──」

「邪惡如我，也依然不會指控他。」她說道。

「這不是玩笑，女士！」

潔西嘉憤怒地衝他揮揮手。「退下！」她的音量足以讓前廳的所有人聽到，他只得遵從。

他眼中怒火大熾，但強迫自己僵硬地鞠躬，走回門邊自己的位置上。

這場爭論完全印證了潔西嘉的觀察。當賈維德提到厄莉婭時，聲音帶有提到愛人時的沙啞，不會有錯。謠言無疑是真的。厄莉婭已經讓自己的生命墮落到可怕的地步。看出這一點之後，潔西嘉甚至開始懷疑厄莉婭是自願變成妖煞。那是一種自我毀滅的變態心理嗎？很顯然，厄莉婭正在摧毀自己，以及因她兄長的教義而壯大的權力基礎。

前廳的不安氣氛變得越來越濃烈。虔誠的教徒意識到厄莉婭遲到太

久了，而且他們都聽到潔西嘉憤然斥退了厄莉婭的寵臣。

潔西嘉嘆了口氣。這些人的動靜一目瞭然！他們趨炎附勢，就像風吹過麥稈一樣。這些極具教養的人皺著眉頭，務實地為自己及所有人按重要性排名。她對賈維德的呵斥顯然傷害了他，現在幾乎沒人和他說話。但其他人呢？她訓練有素的眼睛一一望向這些權力的附庸，判斷他們的尊卑。

他們不來奉承我，因為我是危險人物，她想著，我散發令厄莉婭畏懼的氣息，而他們聞到了。

潔西嘉環顧大廳，只見無數眼睛紛紛躲避她的目光。他們是如此渾渾噩噩，她覺得自己想要大喊，駁斥他們對庸碌生活的辯解。真該讓傳道人見識見識此刻這間屋子裡的人！

附近陸陸續續的對話吸引了她的注意。一個瘦高祭司正在對同伴說話，那些人顯然都依附著他。「我常常必須言不由衷，」他說道，「這就是所謂的外交。」

那夥人轟然大笑，但很快就閉上嘴巴。有人注意到潔西嘉在一旁傾聽。

我的公爵肯定會把這種人發配到最遙遠的地獄！潔西嘉想，我回來得正是時候。

她現在才知道，她居住的遙遠卡樂丹就像與世隔絕的溫室，厄莉婭的暴行中最露骨張揚的部分才能進入她的耳朵。是我自己製造了這樣的夢境，她想。卡樂丹就像宇航旗下最頂級的平穩星艦，只有最粗魯的操縱才會被乘客發覺，而且那也只會像是一陣輕柔的晃動。

平靜的生活是多麼誘人啊。她想。

她對厄莉婭的宮廷觀察越深，就越認同傳道人的話。是的，保羅若是看到他的帝國變成這副模樣，可能會說出類似的話。她尋思葛尼在走私者那裡有什麼發現。

她意識到，她對厄拉欽恩的第一印象是對的。在賈維德陪同下首次進城時，她就注意到重兵防守的住宅區、戒備森嚴的巷弄街道、角落裡從不鬆懈的監視者、高聳的圍牆、厚實地基所暗示的深層地下空間。厄拉欽恩已經變成狹隘封閉的地方，在嚴酷的輪廓中露出自身的蠻橫和自以為是。

前廳的小側門驀然開了。厄莉婭在女侍衛的簇擁下走了進來，步伐高傲，不可一世。她的表情很沉著，與潔西嘉四目相交時，一臉不動聲色。但兩人都知道，戰鬥開始了。

賈維德一聲令下，通向大廳的正門悄無聲息地打開了，散發一貫的凜然難犯。

厄莉婭走到母親身邊，侍衛緊緊圍住兩人。

「我們進去吧，母親。」厄莉婭說道。

「正是時候。」潔西嘉說道。看著厄莉婭眼中的志得意滿，心想：她竟然認為可以摧毀我而自己毫髮無傷！她瘋了！

潔西嘉不確定她的計畫是否和艾德侯有關。他送來了一封短信，但她還無法回覆。那信息像道謎：「危險。必須見妳。」是用契科布薩語的變體書寫的，其中的危險二字還有層意思：陰謀。

回到泰布穴地後，我必須馬上見他。她想。

23

這就是權力的謬論：權力終究只有在確實的、有限的宇宙中才會生效。但是相對論性宇宙中最基本的一課就是事物總在變化。任何權力都會碰到更大的權力。摩阿迪巴在厄拉欽恩的平原上給薩督卡上了這一課，但他的後代卻還沒有學到。

——傳道人在厄拉欽恩的講道



今天第一個覲見的陳情者是來自卡戴山的吟遊詩人，這名朝聖者的錢包已被厄拉欽恩傭兵洗劫一空。他站在大廳內水綠色的石板地上，不帶絲毫乞討的氣質。

潔西嘉很讚賞他的勇氣。她與厄莉婭一起坐在七級臺階上方的平臺，兩人的王座一模一樣。潔西嘉注意到，厄莉婭坐在她右側——象徵陽剛的位置。

至於這名卡戴山的吟遊詩人，顯然賈維德的人正是因為他此刻展現的品格而放他入內。人們期待吟遊詩人能為大廳的眾臣解悶助興，以此來換取他失去的錢財。

吟遊詩人的代訴祭司報告說，這個卡戴山人只剩背上的衣物和肩上的巴利斯琴。

「他說他被灌下一種黑色飲料，」代訴人說道，勉強壓下嘴角的竊笑，「那飲料讓他四肢無力，頭腦卻很清醒，只能眼睜睜看著錢包被拿走。」

潔西嘉端詳著吟遊詩人，與此同時，代訴人仍在滔滔不絕，態度帶著虛假的恭順，滿口義正詞嚴，酸不可耐。卡戴山人個子很高，接近兩公尺，目光四顧，顯示出他的機警及詼諧。他一頭及肩金髮，這是卡戴山星的髮型，朝聖長袍藏不住他寬闊的胸膛和上寬下窄的剽悍身形。他名叫塔吉爾．莫罕達斯，是航海工程師的後代，並以祖先及自己為傲。

厄莉婭做了個手勢，打斷陳情，直接說：「為了向潔西嘉女士的回歸致意，請她先裁決。」

「謝謝妳，女兒。」潔西嘉說道，向在場眾人清楚表明長幼尊卑。女兒！看來這位塔吉爾．莫罕達斯是女兒計畫的一部分。或者，他被蒙蔽了？潔西嘉意識到，她的裁決將會引發眾人的攻擊。厄莉婭的態度相當清楚。

「你很擅長演奏那個樂器嗎？」潔西嘉問道，指了指吟遊詩人肩上的巴利斯琴。

「和偉大的葛尼．哈萊克一樣棒！」塔吉爾．莫罕達斯用足以讓大廳裡所有人都能聽見的音量高聲說道，引起朝臣一陣竊竊私語。

「你想討取路費，」潔西嘉說道，「錢會把你帶到何處呢？」

「到薩魯撒．塞康達斯，法拉肯的宮廷。」莫罕達斯說道，「我聽說他在廣邀吟遊詩人，他支持這門藝術，想在生活中發動一場偉大的文藝復興。」

潔西嘉強忍著不望向厄莉婭。當然，他們早就知道莫罕達斯會說什麼。她覺得自己很樂於在這齣戲中配合演出。他們認為她連這種攻擊都無法應付嗎？

「你要用演奏來換取路費嗎？」潔西嘉問道，「按弗瑞曼人的條件，如果我欣賞你的音樂，我可能會留下你為我解憂。如果你的音樂令我不悅，我會將你放逐到沙漠，讓你在那裡籌集路費。如果我認為你的音樂適合法拉肯—此人據說是亞崔迪氏族的敵人，那麼，我會送你去那裡，並為你祝福。你答應這三個條件嗎，塔吉爾．莫罕達斯？」

他仰首大笑，從肩上解下巴利斯琴，熟練地在手裡翻轉一圈，以示接受挑戰。金色髮絲隨著他的動作飄揚。

人群開始擁向中間，但被朝臣和侍衛擋住。

莫罕達斯彈了個音符，琴弦發出低沉的嗡嗡聲。隨後，他以圓潤的男高音開始歌唱。歌詞顯然是即興創作，但潔西嘉被他純熟的演奏技藝迷住了，過了一會兒才注意到了歌詞：

你說你懷念卡樂丹的海洋，
你曾經的封地，亞崔迪，

思念永不停息—
卻流亡到陌生之地！

你說你悲痛挫抑，這裡的人粗野無禮，
為了宣揚你的沙胡羅之夢，
忍受著乏味的飲食—
流亡到陌生之地！

你使厄拉科斯變得弱疲，
使沙蟲聲消跡匿，
而你的結局仍是—
流放到陌生之地！

厄莉婭！他們稱妳為空□，
無人得見的鬼靈，
直至—

「夠了！」厄莉婭厲聲喝道，從王座上向前挺身：「我要將你……」

「厄莉婭！」潔西嘉開口，音量剛好穿透厄莉婭的呵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又不至於和厄莉婭正面相衝。魅音的高明運用，任何聽到的人都意識到話中蘊含的能量。厄莉婭坐回椅子，潔西嘉注意到她臉上沒有一絲狼狽。

這也在劇本裡，潔西嘉想，真有意思！

「第一個裁決由我來下。」潔西嘉提醒她道。

「很好。」厄莉婭的聲音只能勉強聽到。

「我覺得這人是非常適合法拉肯的禮物。」潔西嘉說道，「他的舌頭跟晶刃匕一樣鋒利。這麼一針見血的舌頭對我們的宮廷有益，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向柯瑞諾氏族效力。」

大廳裡泛起笑聲。

厄莉婭強壓怒火，從鼻子裡緩緩呼了口氣：「妳知道他稱我為什麼

嗎？」

「他沒用任何名號來稱呼妳，女兒。他只是報出任何人都能從街上聽到的傳言。他們稱妳為空□......」

「不用腳走路的女厲鬼。」厄莉婭怒吼道。

「如果妳趕走據實回報的人，」潔西嘉溫言勸說，「留下的人只會說妳想聽的話，讓妳沉湎於妳的幻想，從根部爛起。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加危險。」

王座下方的人群倒抽了一口氣，清晰可聞。

潔西嘉盯著莫罕達斯。他一直保持沉默，無畏地站著等待判決，似乎並不在意他的命運。她的公爵遇到麻煩時會願意身邊站著這種人，忠於自己的判斷，但願意承擔任何後果，甚至是死亡，絕不怨天尤人。然而，他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

「你為什麼要唱那幾句歌詞？」潔西嘉問他。

他抬起頭，清楚說道：「我聽說亞崔迪氏族非常開明，值得尊敬。我只想做個測試，看能不能待在你們身邊，為你們效勞。這樣一來，我也有時間去調查究竟是誰搶了我，我要以我的方式和他們算帳。」

「他膽敢試探我們！」厄莉婭喃喃道。

「有何不可呢？」潔西嘉問道。

她朝下方的吟遊詩人笑了笑，以示善意。他來這個大廳只是為了找尋機會踏上新的冒險，尋求宇宙中另一段旅程。潔西嘉很想留下他當隨從，但是厄莉婭的反應說明勇敢的莫罕達斯下場堪憂。還有一些跡象告訴她，留下他將正中別人下懷──這場局的用意就是讓她像留下葛尼．哈萊克一樣收容勇敢英俊的吟遊詩人。最好還是讓莫罕達斯走自己的路吧，儘管將這麼出色的人讓給法拉肯讓她很心痛。

「他可以去法拉肯。」潔西嘉說道，「給他路費，讓他的舌頭刺出柯瑞諾氏族的血，看他能不能存活下來。」

厄莉婭惡狠狠瞪著地板，擠出遲來的微笑說道：「潔西嘉女士的智慧贏了。」她揮揮手，讓莫罕達斯離開。

這不是她想要的結果。潔西嘉想。但厄莉婭的態度表明之後還有更困難的考驗。

另一個陳情者被帶了上來。

潔西嘉觀察女兒的反應，心頭一陣疑慮。向雙胞胎學來的東西派上用場了。厄莉婭雖然成了妖煞，但仍然是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人。她對母親的了解不下於自己，不至於在吟遊詩人這件事上誤判母親的反應。為什麼厄莉婭還要演這麼一齣戲？為了讓我分心？

沒有時間深思了。第二個陳情者已經在王座下方站好，代訴人站在他身旁。

這回的陳情者是弗瑞曼人，一位老者，沙漠的曝曬在他臉上留下了印記。他個子不高，但身形結實，通常罩在蒸餾服上的白袍令他看上去有某種威嚴。白袍很搭配他的瘦長臉和鷹勾鼻，全藍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沒有穿蒸餾服，看上去似乎不太習慣。寬闊的大廳對他來說就像危險的野外，不停從他體內奪取寶貴的水分。半敞的兜帽下是打結的方巾，典型的耐巴戴法。

「我是哈登．阿法利，」他說道，一隻腳踏上通向王座的臺階，以示身分有別於底下的民眾，「我是摩阿迪巴敢死隊成員，我來這裡是為了沙漠。」

厄莉婭微微一僵，稍稍暴露了她的內心。阿法利的名字出現在要求潔西嘉加入議會的名單上。

為了沙漠！潔西嘉想著。

哈登．阿法利搶在他的代訴人之前開口。以正式的弗瑞曼語句表明他要說的事情涉及整顆沙丘星，語氣帶著一股威信，只有曾經跟隨摩阿迪巴出生入死的人才有的威信。潔西嘉懷疑哈登．阿法利在爭取覲見時，向賈維德及佐審官說的是另一套。她的猜測很快就證實了。一名祭司團官員從大廳後方衝了過來，揮舞著黑色的仲裁布。

「女士！」官員叫道，「不要聽這人的！他偽造了──」

潔西嘉看著祭司朝她們跑來，眼角瞥見厄莉婭比出古老的亞崔迪戰語：「現在！」潔西嘉無法判斷手勢是向誰打出，但還是本能地向左撲倒，帶著王座一起倒地，觸地時翻了個身，甩開王座。起身時她聽到刺耳的毒鏢槍聲……緊接著又是一槍。但第一聲槍響時她就立即反應，同時覺得有東西扯了一下她的右衣袖。她朝臺下的陳情者和朝臣衝去，卻發現厄莉婭沒有動。

淹沒在人群後，潔西嘉停了下來。

她看到哈登．阿法利已躲到高臺一側，代訴人卻仍然呆立在原地。

和所有伏擊一樣，整個過程瞬間就結束了，但大廳裡所有人都作出了意外發生時應有的反應，只有厄莉婭和代訴人一動也不動。

潔西嘉發現大廳中央一陣騷亂。她擠開人群，看到四名陳情者緊抓著祭司團官員。黑色的仲裁布躺在他腳下，布褶中露出一把毒鏢槍。

阿法利推開人群，越過潔西嘉，目光從祭司身上移到毒鏢槍。接著，這個弗瑞曼人發出怒吼，拳頭從腰間擊出，左手的手指堅硬如鐵，擊中祭司的喉嚨，祭司倒了下來，喉嚨發出嗬嗬聲。然後，憤怒的老耐巴轉身緊盯著高臺，沒有向倒地的人看上第二眼。

「Dalal-il 'an-nubuww!」阿法利喊道，雙掌放在額頭，隨後放下，「薩拉夫不讓我閉嘴！如果我不殺死這些阻擾我說話的人，其他人也會下手。」

他還以為他是目標，潔西嘉意識到。她低頭看看衣袖，手指伸進毒鏢槍留下的光滑穿孔。毫無疑問，鏢上有毒。

陳情者放開祭司。他在地上抽搐著，喉管碎裂，瀕臨死亡。潔西嘉朝左方兩名嚇壞的朝臣揮手，說道：「讓那人活下來，我有話問他。如果他死了，你們也活不了！」他們遲疑地望向高臺，她對他們用起魅音，「快去！」

兩人開始行動了。

潔西嘉迅速來到阿法利身邊，輕輕捅了他一下：「你這傻子，耐巴！他們要對付的是我，不是你！」

周圍有幾個人聽到了。震驚的阿法利朝臺上瞟了一眼。一張王座翻倒在地，厄莉婭仍然端坐在另一張上。隨後，他臉色稍變，但變化極其細微，沒經驗的人是發現不了的──他明白了。

「敢死隊員，」潔西嘉說道，提醒他對她家族的古老職責，「我們在苦難中學會了如何背靠背站立。」

「相信我，女士。」他馬上理解她的意思。

潔西嘉只聽身後傳出一陣窒息的聲音，轉了個身，同時感到阿法利立刻移到她後方，和她背靠背站著。一名婦女身著城市弗瑞曼女性的俗麗服飾，從躺在地下的祭司身旁直起身來。那兩個朝臣不知去了哪裡。婦女看也不看潔西嘉女士，而以一種古老哭腔開始慟哭，召喚亡者蒸餾

師前來收集屍體的水分並注入部落的蓄水池。聲音與她的穿著極不相稱，令眾人毛骨悚然。潔西嘉當即明白了，都市婦女的裝扮只是偽裝。這名服飾輕浮的女人殺了祭司滅口。

她為什麼這麼做？潔西嘉思索著。她大可以等那個人慢慢窒息而死。但她卻不顧一切出手了，說明她相當害怕。

厄莉婭朝前挪了挪，坐在王座的前側，目光炯炯地注視眼前的一切。一名穿著厄莉婭侍衛服飾的修長女子大步從潔西嘉身旁走過，在屍體前彎下腰，隨後又挺直了身子，望著高臺方向說：「他死了。」

「搬走屍體，」厄莉婭喝道，她向臺下的侍衛示意，「把潔西嘉女士的王座扶起來。」

還想厚著臉皮混過去！潔西嘉想著，厄莉婭認為會有人相信她嗎？阿法利喊出薩拉夫之名，向這位弗瑞曼父神尋求庇佑，但沒有什麼超自然力量能將毒鏢槍偷渡到這個戒備森嚴的地方。唯一的答案就是賈維德的人圖謀不軌。厄莉婭對她自己的安全毫不在意，這說明了她也跟陰謀有關。

老耐巴轉身對潔西嘉說：「抱歉，女士。我們這些沙漠人到您這裡尋求最後的希望，現在我們看到您同樣需要我們。」

「我不會接受弒母的女兒。」潔西嘉說道。

「所有部落都會聽到這句話。」阿法利保證道。

「如果你這麼急著尋求我的幫助，」潔西嘉問道，「為什麼不去泰布穴地的集會上找我？」

「史帝加不會允許。」

啊，潔西嘉想著，耐巴的規矩！在泰布穴地，史帝加的話就是律法。

倒地的椅子扶正了。厄莉婭示意她母親回到臺上：「你們所有人都要記住那個叛徒祭司的死亡。威脅我的人必死。」她瞥了一眼阿法利，「非常感謝，耐巴。」

「感謝我犯的錯誤嗎？」阿法利低聲道，他看著潔西嘉。「您是對的。我的憤怒殺死了一個該審問的人。」

潔西嘉低聲道：「記住那兩個朝臣和那個穿花衣服的女人，敢死隊員。我想抓住他們好好審問。」

「沒問題。」他說道。

「假如我們能活著離開的話。」潔西嘉說道，「來吧，讓我們繼續把戲演完。」

「謹遵所命。」

兩人一起朝臺上轉身，潔西嘉拾級而上，坐到厄莉婭身邊。阿法利也回到陳情者的位置。

「繼續吧。」厄莉婭說道。

「等等，女兒。」潔西嘉說道。她舉起衣袖，手指探入破洞，展示給大家看，「襲擊的目標是我。即便我竭力閃躲，毒鏢仍然差點射中我。你們都應該注意到那把毒鏢槍不見了。」她指著下方說道，「誰拿了？」

沒人回答。

「或許那把槍上有線索。」潔西嘉說道。

「一派胡言！」厄莉婭說道，「我才是──」

潔西嘉側身看著女兒，左手指向下方：「下面的某個人藏著那把槍。妳不怕──」

「槍在我的一個侍衛手裡！」厄莉婭說道。

「那麼叫那個侍衛把槍送來我這裡。」潔西嘉說道。

「她已經拿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藉口真好。」潔西嘉說道。

「妳說什麼？」厄莉婭追問道。

潔西嘉冷冷一笑：「我說的是妳有兩個手下接受了搶救叛徒祭司的任務。我警告他們如果祭司死了，他們也得跟著死。現在我要他們死。」

「我不允許！」

潔西嘉只是聳聳肩。

「我們勇敢的敢死隊員還在等。」厄莉婭說道，朝阿法利指了指，「這場爭執可以先擱置。」

「可以永遠擱置。」潔西嘉以契科布薩語說道，話裡還有一層意思，她絕不會收回處死那兩人的命令。

「我們等著瞧吧！」厄莉婭說道，她轉向阿法利，「你為什麼來這

裡，哈登．阿法利？」

「來拜見摩阿迪巴之母。」耐巴說道，「敢死隊勇士中的倖存者，那些為她兒子效力的弟兄將微薄的財產全送給我作為路資，讓我打點貪婪的侍衛，以見到被他們蒙蔽、不知厄拉科斯疾苦的亞崔迪氏族。」

厄莉婭說道：「只要是敢死隊員的要求，他們不可能──」

「他是來見我的。」潔西嘉打斷她的話，「你最迫切的要求是什麼，敢死隊員？」

厄莉婭說道：「在這裡是我代表亞崔迪氏族！這件事──」

「安靜，妳這凶殘的妖煞！」潔西嘉厲聲喝道，「妳想殺了我，女兒！我要讓這裡所有的人都知道。這麼多人，妳總不能全殺了滅口，讓他們像那個祭司一樣沉默。沒錯，耐巴那一擊可能會殺了那個人，但他仍有機會被救活。我們本來有機會審問他！現在妳安心了，他無法開口了。妳儘管抵賴吧，但妳的罪全寫在妳的言行中。」

厄莉婭靜靜坐著，臉色蒼白。潔西嘉盯著女兒臉上的表情變化，發現她的手部動作熟悉得可怕。這是下意識的小動作，卻和亞崔迪氏族某個宿敵的習慣動作一模一樣。手指有節奏地敲擊──小指敲兩次，食指敲三次，接著無名指敲兩次，小指再敲一次，無名指敲兩次……然後重複。

老男爵！

潔西嘉的目光引起厄莉婭的注意。她向下看了看自己的手，隨即停止敲擊，然後抬起頭望向母親，看到母親眼中的驚恐，嘴角隨即浮現得意的笑容。

「看來妳終於報仇了。」潔西嘉低聲道。

「妳瘋了嗎，母親？」厄莉婭問道。

「我真希望我瘋了。」潔西嘉說道。她暗想，她知道我會向女修會舉報，她知道。她甚至懷疑我會將一切告訴弗瑞曼人，並逼她接受附身測試。她不會讓我活著離開。

「我們爭論的時候，勇敢的敢死隊員還在苦苦等候。」厄莉婭說道。

潔西嘉強迫自己望向耐巴，強自鎮定下來：「你是來見我的，哈登。」

「是的，女士。我們這些沙漠人看到了，可怕的事正在發生。就像古老的預言所說的，小創造者從沙中爬出來。除了在無人沙漠最深的地方，再也見不到沙胡羅。我們拋棄了我們的朋友，沙漠！」

潔西嘉瞟了厄莉婭一眼，後者僅向她示意繼續。潔西嘉望向大廳的人群，只見每人都一臉戰戰兢兢。人們顯然意識到這場母女鬥爭茲事體大，並疑惑覲見會為何還能繼續舉行。她再次望向阿法利。

「哈登，你專程來這裡說小創造者和沙胡羅越來越少見，目的是什麼？」

「水氣聖母啊，」他說道，用她的弗瑞曼尊號來稱呼她，「經文早已警告我們。我們懇求您。從摩阿迪巴死去那一天起，厄拉科斯就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不能拋棄沙漠。」

「哈！」厄莉婭嗤笑道，「沙漠深處的迷信者害怕生態改造。他們—」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哈登。」潔西嘉說道，「沙蟲沒了，就不會有香料。沒了香料，我們將來依靠什麼？」

大廳內一陣騷動，吸氣聲和受驚的低語響遍大廳，在高高的空間中迴蕩。

厄莉婭聳了聳肩：「迷信！」

阿法利舉起右手，指著厄莉婭：「我在向水氣聖母說話，而不是女妖空□！」

厄莉婭的雙手緊握王座扶手，但仍然坐著不動。

阿法利看著潔西嘉：「這裡曾是不毛之地，現在卻長滿了植物，像傷口上的蛆蟲一樣蔓延。沙丘上竟然出現了雲和雨！雨，我的女士！哦，摩阿迪巴高貴的母親，沙丘的雨是死亡的兄弟，和睡眠一樣。死亡之劍懸在每個人的上方。」

「我們的一切舉動都遵循列特 - 凱恩斯和摩阿迪巴的設計。」厄莉婭道，「說這些迷信的廢話有什麼用？我們遵照列特 - 凱恩斯的教導，而他告訴我們：『我希望能看到這顆星球覆滿綠色植物。』我們正朝著那個方向努力。」

「那麼，沙蟲和香料怎麼辦？」潔西嘉問道。

「總會有剩下的沙漠，」厄莉婭道，「沙蟲會活下來的。」

她在撒謊，潔西嘉想著，但她為什麼要撒謊？

「幫助我們吧，水氣聖母。」阿法利懇求道。

突然間，潔西嘉眼前彷彿出現了雙重視野，意識隨著耐巴的話而晃動。這毫無疑問是阿達卜記憶，憑自己的意志自行湧現，令她的感官停止運作，腦中只剩過去無數世代累積的教訓。她完全沉沒在這種記憶中，就像網中的魚。然而她能感到記憶的懇求，彷彿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時刻，每個都是對創造的提醒。教誨及記憶的每個元素都是真實的，但又不完全，因為無時無刻不在變化。她知道，這是自己最接近兒子預知力的極限了。

厄莉婭在撒謊。她被想要摧毀亞崔迪氏族的人控制住了。她本人就是第一個犧牲者。阿法利說出了真相：除非扭轉生態改造的走向，否則沙蟲必將滅絕。

在靈啟的強大作用下，潔西嘉只覺得覲見會的人彷彿都放慢了動作，一一向她招認自己的角色。她能看出現場哪些人接到了不能讓她活著離開的命令！意識中出現了一條擺脫這些人的通道，像在陽光下清晰可辨──眾人一片□亂，其中一人佯裝撞到另一人，整群人隨之倒下。她還看到她或許能離開大廳，卻會落入另一人手中。厄莉婭不會在意有人因她而殉道。不──那個控制住她的東西不會在意。

此時，在時間暫停的這一刻，潔西嘉選擇了一個能救出老耐巴並讓他為自己帶話的方法。逃離大廳的通道仍一目瞭然。多麼簡單啊！在場的人全是盲目的丑角，肩膀繃成僵死的防禦姿態。地板上的每個位置都可能爆發衝突，讓血肉四濺，露出白骨。每具身體、每件服飾、每張臉龐，都描繪出魂飛魄散──隱藏的恐懼被吸入胸膛，嘴巴驚恐地大張。

潔西嘉感受到生態改造的力量正在溶解厄拉科斯。阿法利的聲音就像她靈魂中的密波器，喚醒了她內心最深處的野性。

一眨眼間，潔西嘉從阿達卜記憶回到了運轉中的宇宙，但這個宇宙已經不是幾秒前她心心念念的宇宙。

厄莉婭正準備開口，但潔西嘉搶先說道：「安靜！有人擔心我已經毫無保留地回歸女修會。但是，自從那天弗瑞曼人在沙漠中給了我和我兒子第二次生命，我就是弗瑞曼人了！」隨後，她開始使用一種古老語言，屋內只有某些人能聽懂。

「Onsar akhaka zeliman aw maslumen!」在兄弟有難時伸出援手，不論他是否正直！

她的話產生了她想要的效果，大廳內的形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潔西嘉繼續煽動：「這位哈登．阿法利，一位誠實的弗瑞曼人，來這裡告訴我本應由其他人向我通報的事。那麼誰都無法否認！生態改造已經成了失控的風暴。」

大廳裡四處有人默默點了頭。

「我女兒樂意見到這一切！」潔西嘉說，「Mektub al- mellah！你在我肌膚上割出傷口，用鹽在上面寫字！亞崔迪氏族為何在此找到歸處？因為默赫拉忒對我們來說自然而然。對亞崔迪來說，統治一直都是互相保護的夥伴關係，是默赫拉忒，如同弗瑞曼人始終知道的。你們看看她！」潔西嘉指著厄莉婭，「她在夜晚暗笑，盤算著自己的陰謀！香料產量將可能化為烏有，最多只有過去的幾分之一！當外界知道這個消息時──

「我們將獨占宇宙中最昂貴的產品！」厄莉婭喊道。

「我們將獨占地獄！」潔西嘉怒斥道。

厄莉婭改用最古老的契科布薩語，這是亞崔迪家人在私下使用的語言，帶有極難發出的喉塞音和嘖音。她對潔西嘉說道：「妳知道嗎，母親！妳難道認為哈肯能男爵的外孫女會感謝妳將那麼多生命記憶塞入我的意識中？還是在我出生之前？當我為妳所做的一切感到憤怒時，我只能問自己：在這種情況下，男爵會怎麼做？他回答我了！他理解我，亞崔迪賤貨！他回答我了！」

潔西嘉聽到她話中的怨毒，證實了她的猜測。妖煞！厄莉婭被內在生命擊垮了，被惡靈哈肯能男爵附身了。男爵正在用她的嘴巴說話，並不在乎真相曝光。他要讓她看到他的復仇，讓她明白他不可能被驅趕出去。

他以為，即使我知道了，也束手無策。潔西嘉邊想邊撲向阿達卜記憶指出的通道，同時大聲喊道：「敢死隊員，跟我來！」

大廳裡有六名敢死隊員，其中的五人衝過人群，尾隨在她身後。

24

當我比你弱小時，我向你祈求自由，因為這取決於你的原則；當我比你強大時，我拿走你的自由，因為這取決於我的原則。

—古哲人之言，哈克．阿拉達認為出自路易．維尤（Louis Veuillot）。



雷托從穴地的隱蔽入口探出身去，瞭望上方極遠處明亮的斷崖。午後的陽光在斷崖垂直的壁面上投下長長的影子。一隻蝴蝶時而在陰影中飛進飛出，網狀花紋的翅膀在陽光下變得透明。在這地方，蝴蝶的生命是多麼脆弱啊，他心中想著。

他正前方有片杏樹林，孩童在林間撿拾地上的果實。林子外有一條水渠。他和珈尼瑪利用忙進忙出的穴地工人作掩護，擺脫了侍衛，輕而易舉沿著通氣管道爬到穴地入口。現在只需要混入那群孩童中，設法到達水渠，然後鑽入地道。到那裡以後，兩人可以待在用來阻止沙鱒吸乾穴地灌溉用水的掠食魚旁邊，從那裡出去。弗瑞曼人怎麼也想不到，竟然會有人願意甘冒失足沒頂的風險。

他邁步走出防護通道，斷崖在他身體兩側向外伸展。珈尼瑪緊隨在他身後。兩人都帶著香料纖維織成的果籃，裡面藏著裝備：弗瑞曼求生包、毒鏢槍、晶刃匕……還有法拉肯送的新長袍。

珈尼瑪跟著兄長進入果園，與工作中的孩童混在一起。蒸餾服面罩掩蓋了每一張臉，兩人只是新加入的童工，但她覺得這場行動已經使她遠離了保護和熟悉的生活方式。簡單的一步，卻將她從一種危險帶到另一種危險。

籃子裡的新衣物。兩人的都很清楚法拉肯送上新衣物的用意。為了強調這一點，珈尼瑪在兩件衣服胸前的亞崔迪鷹徽上方繡下「我們共享」，這是兩人的契科布薩語座右銘。

黃昏將至。越過圍繞著穴地種植園的水渠後，沙漠上的夜色會披上某種特質，美到世所罕見。柔和的月光將微微照亮這片沙漠，亙古的孤獨讓所有置身這片新世界的生物都顯得形單影隻。

「我們被發現了。」珈尼瑪低聲說道。她彎著腰，在兄長身邊工作著。

「侍衛？」

「不是—其他人。」

「好。」

「我們必須盡快行動。」她說道。

雷托接納了她的建議，從懸崖下出發，穿過果園。他想：沙漠中的每樣東西都必須維持靈活，否則就會死亡。他的父親也是這麼想的。他看到遠處沙地上聳立的侍者岩，那再次提醒他靈活的必要。岩石謎般靜靜矗立，像在戒備什麼，年復一年消瘦，直至某天在風沙的猛攻中倒下。總有一天，侍者岩會變成沙子。

接近水渠時，兩人聽到穴地高處的入口傳來樂聲。是老式的弗瑞曼合奏曲—兩孔笛、小手鼓，以及香料塑膠製成的鼓，鼓面是一整張繃緊的皮。沒人問過這麼大的皮究竟是取自星球上的哪種動物。

史帝加會記起我跟他說過侍者岩上的那道岩縫，雷托想，等一切都太遲的時候，他會離開穴地，走入黑暗—然後，他就知道了。

兩人來到水渠邊，鑽入地道入口，順著維修梯向下爬到維修臺。水渠內昏暗、潮濕又陰冷，兩人還能聽到掠食魚濺起的水聲。任何想從這裡偷水的沙鱒都逃不過掠食魚的攻擊。人類同樣必須提防。

「小心。」雷托沿著滑溜溜的維修臺向下爬，將記憶鎖在他肉身從未去過的時空。珈尼瑪跟在他身後。

到了水渠盡頭，兩人除去全身衣物，只剩下蒸餾服，套上新長袍後丟下了弗瑞曼長袍，沿著另一條檢查通道爬了出去，隨後翻過一座沙丘，在沙丘的另一面坐了下來，綁好毒鏢槍和晶刃匕，將弗瑞曼求生包背在肩上。沙丘把穴地擋在身後，兩人再也聽不到那音樂了。

雷托站起身來，朝沙丘間的谷地走去。

珈尼瑪跟在他身後，以訓練過、不成節奏的腳步，安靜走在沙地上。

在每座沙丘下，兩人都會彎下腰走入沙丘的陰影中，稍停片刻，觀察後方，看看是否有人追趕。到達岩石地帶時，沙漠上還沒有出現追蹤者。

兩人走在岩石的陰影中，繞著侍者岩轉了轉，之後爬上一道平臺，觀察整片沙漠。遠方大平漠流光溢彩，天色漸暗，圍住那片易碎纖美的水晶。前方的沙漠無盡延伸，不見其他地貌。兩人掃視著這片大地，目光不在任何特定的東西上停留。

這是永恆的地平線，雷托想著。

珈尼瑪趴在兄長身側，想：攻擊馬上就要開始了。她凝神傾聽任何最微弱的聲音，整個身體變成繃緊的繩子。雷托以同樣的警惕靜靜坐著。在野外，人學會堅定地仰賴感官，所有感官。生命不過是一堆感覺，來自不同的感官，每個感覺都攸關生死。

珈尼瑪爬上岩石，從一道裂口觀察來時的路。穴地內安全的生活恍如隔世，褐紫色的遠方靜靜地矗立著一座絕壁，陽光在絕壁邊緣風化的岩面上投下最後的銀帶。沙漠上仍然沒有追蹤者的痕跡，她轉頭看著雷托。

「應該是一頭掠食動物。」雷托說道，「這是我第三次計算的結果。」

「你的計算結束得太早。」珈尼瑪說道，「應該不止一隻。柯瑞諾氏族不會將所有希望放在一個籃子裡。」

雷托點頭表示同意。

他心頭突然一沉，他內在有太多生命，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塞滿他的肉身。他想要逃離自己的意識。他的內在是一頭沉重的巨獸，隨時就能將他吞噬。

他煩躁地站了起來，爬到珈尼瑪剛剛窺視過的裂口，朝穴地的斷崖望去。在那裡，斷崖下方，他看到了水渠在生與死之間劃出的界線。在綠洲的邊緣，他能看到駱駝刺、臭草、戈壁羽毛草，還有野生的苜蓿。在最後一道日光下，他能看到鳥在苜蓿叢中賣力啄食，遠處的穀穗在風中搖曳，風吹來的雲朵將果園籠罩在陰影中。

這裡會發生什麼事呢？他問自己。

他知道，會發生死亡，或與死亡擦肩而過，而目標則是他。珈尼瑪

將活著回去，深信自己親眼目睹的死亡，或在深度催眠中相信她的兄長確實已經遇害，並將消息告訴大家。

　　這地方的未知因素讓他煩躁不安。他想，人是多麼渴望預知，多麼願意將自己的意識投入不變的、絕對的未來中。然而，他在夢中所見的那一小部分未來已經夠糟的了，他知道，他不敢冒險將意識伸入更遠的未來。

　　他回到珈尼瑪身邊。

　　「還沒有追蹤者。」他說道。

　　「他們派來對付我們的野獸是大型動物。」珈尼瑪說道，「我們應該有時間看到牠們過來。」

　　「入夜就看不到了。」

　　「已經快要入夜了。」她說道。

　　「是啊，該去我們自己的地方了。」他指了指左下方的岩石，風沙在那裡的玄武岩上刻出一道裂縫，寬到足以容納兩人，但大型動物進不去。雷托不想去那裡，卻很清楚他必須去。那就是他指給史帝加看的地方。

　　「他們也許真的會殺死我們。」他說道。

　　「我們必須冒這個險，」她說道，「這是我們欠父親的。」

　　「我不是在爭論。」

　　他想：這是正確的道路，我們在做正確的事。但他也知道在這個宇宙中做正確的事是多麼危險。此時，兩人的生死就寄託在精力、體能還有隨時掌握自己的極限上。兩人最佳的盔甲是弗瑞曼人的訓練，後備是兩人所掌握的貝尼．潔瑟睿德知識。現在，兩人的思維都像亞崔迪氏族最老練的戰士，唯一的防衛則是弗瑞曼式的頑強，而這從兩人幼小的軀體和正式著裝上絲毫無從窺見。

　　雷托摸索著腰間的晶刃匕柄，珈尼瑪也下意識地照做。

　　「我們現在就下去嗎？」珈尼瑪問道，同時發現了下方遠處有動靜。由於距離遙遠，這動靜似乎不那麼危險，但她還沒開口示警，雷托已因她的噤聲而警覺了起來。

　　「老虎。」他說道。

　　「拉扎虎。」她糾正道。

「牠們看見我們了。」他說道。

「我們最好趕快行動。」她說道，「毒鏢槍絕不可能對付這種野獸。牠們為了今天一定受訓很久了。」

「這附近應該有人在指揮牠們。」他說，率先大步朝左方的岩石跑去。

珈尼瑪同意他的說法，但為了保存體力，她沒有說出來。附近肯定有個人，在時機來臨之前，他不會放任老虎隨意奔跑。

在最後一抹日光下，老虎飛快跑動著，從一塊岩石跳向另一塊。牠們是視覺型動物，但夜幕很快就要降臨，那時就是聽覺型動物的天下了。侍者岩上，一隻夜鳥的啼叫宣告了情勢逆轉。夜行動物已經在風化的岩縫陰影中喧鬧起來。

奔跑中的雙胞胎仍然能看到老虎的身影。野獸渾身流淌著力量，每個動作都散發著勢在必得。

雷托奔跑著，確信兩人能及時跑到那道狹窄的缺口，但他卻入迷地不停回頭望向逼近的野獸。

跌一跤，我們就輸了。他想著。

這個想法使他不再那麼有把握，他跑得更快了。

25

妳們這些貝尼．潔瑟睿德以「宗教的科學」來描述自己的預言。很好。我，另外一種科學家的追尋者，認為這定義很恰當。妳們的確創造了自己的神話，但是所有社會不都是這麼做的嗎？然而，我必須告誡妳們，妳們的行事就像很多誤入歧途的科學家。妳們的行為表示，妳們想從生命那裡取走某些東西。該用妳們常用的一句話提醒妳們了：事物都是一體兩面，而人不可能只取其中一面。

—傳道人在厄拉欽恩給女修會的訊息



破曉前一小時，潔西嘉靜靜坐在舊香料地毯上。她置身於一處古老、貧窮的穴地，四周都是光禿禿的岩石。這是數一數二古老的聚落，位於紅裂谷邊緣的下方，沙漠的西風被阻絕在外。阿法利和他的弟兄將她帶到這裡，此時他們正在等待史帝加的回音。然而敢死隊員在通訊時非常謹慎，史帝加並不知道他們的位置。

敢死隊員知道通緝令已下，自己成了帝國的敵人。厄莉婭的說法是她母親受到了帝國敵人的唆使，但她並未提及女修會。厄莉婭政權中的專制及殘暴本質在這一舉中暴露無遺。她一向認為，控制祭司團就是控制了弗瑞曼人。現在，這種信念即將受到考驗。

潔西嘉送給史帝加的消息簡短而直接：我女兒被附身了，她必須接受測試。

然而，恐懼會摧毀價值觀。有些弗瑞曼人不願相信她的指控，反而想用這個機會圖利，並在夜間挑起了兩場戰鬥。不過阿法利的人偷來了撲翼機，將逃亡者帶到這個極為安全的地方：紅裂谷穴地。他們從這裡發出消息，傳信給所有敢死隊員，但厄拉科斯的敢死隊員總數已不及兩百人。其他的敢死隊員全分散在帝國各處。

潔西嘉幾度思索這些事實，不禁懷疑自己是否陷入了絕境。某些敢死隊員也有同感，但渾不在意地接受了。當一些年輕隊員說出自己的恐懼時，阿法利只是朝她笑了笑。

「當神有意讓某個生命死在某地時，他會指引那生物前往那裡。」老耐巴說。

她門上破爛的布簾掀開了，阿法利走了進來。老人那張瘦長、滄桑的臉顯得很憔悴，眼中卻冒著火，顯然夙夜未眠。

「有人來了。」他說道。

「史帝加的人？」

「也許。」他垂下雙眼，向左側瞟去，弗瑞曼人帶來壞消息時，總是這副神情。

「出了什麼事？」她問道。

「泰布穴地傳話過來，妳的孫兒不在那裡。」他眼睛望向別處，說道。

「厄莉婭……」

「她下令將雙胞胎關押起來，但泰布穴地回報雙胞胎已經不見了。我們知道的就這麼多。」

「史帝加讓兩人進入沙漠了。」潔西嘉說道。

「可能，有人報告說他整晚都在尋找雙胞胎，或許他在耍詐……」

「那不是史帝加的風格。」她邊說邊尋思，除非是那對雙胞胎讓他這麼做。但她仍覺得不對勁，只能開解自己先別驚慌。先前珈尼瑪的一番話已經消解她對雙胞胎的許多憂慮。她抬頭看著阿法利，後者正在打量她，眼中布滿憐憫。她說道：「他們是自己走入沙漠的。」

「自己走？他們還是孩子！」

她並沒有費勁去解釋「這兩個孩子」可能比任何活著的弗瑞曼人更懂得如何在沙漠中生存，而是專注思索雷托奇特的言行。他堅持要她配合綁架行動。她原本已拋下那段記憶，但現在必須好好回想了。他還說過，她會知道何時該聽從他的指令。

「信使應該已經到達穴地了。」阿法利說道，「我會帶他來妳這裡。」他轉身掀開破門簾。

潔西嘉盯著門簾。那是塊紅色的香料織物，但補丁是藍色的。據說

這個穴地拒絕利用摩阿迪巴宗教圖利，因而被厄莉婭的祭司團當成眼中釘。這裡的人都將資產投到養狗上，培育出的狗有小馬那麼大，並且夠聰明，能保護孩童。這些狗都死了，有人說是死於中毒，而下毒者就是祭司。

她搖了搖頭，想驅散腦內這些如牛虻般令人心煩意亂的思緒。

那兩個孩子去哪裡了？迦庫魯圖？兩人有個計畫。他想在我的極限內盡可能點醒我。她想起來了，當到達極限時，雷托向她下達了命令，要求她遵守。

他命令她！

顯然雷托已經看清厄莉婭的作為。兩個孩子都提及姑母的「痛苦」，甚至為她辯護。厄莉婭賭上了她身為攝政的正當性，下令關押雙胞胎就是最佳明證。潔西嘉禁不住冷笑。聖母凱亞斯．海倫．莫哈亞很喜歡向自己的學生潔西嘉解釋這其中的謬誤。「如果妳眼中只有自己的正當性，那就是在邀請敵手來擊潰妳。這是常見的錯誤。即便是我，妳的老師，也曾經犯過。」

「即便是我，妳的學生，也犯了這個錯誤。」潔西嘉喃喃自語。

門簾外傳來低語。兩名年輕的弗瑞曼人走了進來，都是昨晚挑選出來的隨從。在摩阿迪巴的母親面前，這兩人明顯有些畏縮。潔西嘉一眼就看穿兩人：沒有思想，只能依附權力組織，以獲得認同。如果潔西嘉不重視他們，他們就什麼都不是，所以他們是危險的。

「阿法利派我們來幫妳做好準備。」其中一人說道。

潔西嘉只覺得胸口一緊，但語氣仍然保持鎮定：「準備什麼？」

「史帝加派鄧肯．艾德侯來傳話。」聞言潔西嘉下意識將長袍的兜帽罩在頭上。鄧肯？但他是厄莉婭的工具。

說話的那名弗瑞曼人向前走了一小步：「艾德侯說他是來帶妳前往安全的地方，但阿法利卻認為這中間有問題。」

「確實奇怪，」潔西嘉說道，「但我們的宇宙總會發生奇怪的事。帶他進來。」

兩人互看一眼，接下命令，匆匆轉身離去，以至於又在舊地毯上刮開了兩道破口。

艾德侯掀開門簾走了進來，身後跟著那兩名弗瑞曼年輕人。阿法利

走在一行人的最後方，手按在晶刃匕上。艾德侯顯得相當沉著。他穿著亞崔迪氏族侍衛的便裝，這套制服十四個世紀以來都沒怎麼變過。到了厄拉科斯時代，金柄的塑鋼劍換成了晶刃匕，但這只是微小的改變。

「有人說你想幫助我。」潔西嘉說道。

「聽上去很不可思議。」他說道。

「厄莉婭不是派你來綁架我嗎？」她問道。

他黑色的眉毛微揚，此外一臉平靜。那雙忒萊素複眼仍然盯著她，目光如炬。「那是她的命令。」他說道。

阿法利的指節在晶刃匕上漸漸發白，但並沒有拔出刀來。

「我這大半夜都在回想我在女兒身上犯的錯。」她說道。

「是有很多錯，」艾德侯同意道，「其中大部分我也責無旁貸。」

她看到他下巴上的肌肉在顫動。

「我們很容易聽從引領我們走入歧途的言論。」潔西嘉說道，「過去，我想離開厄拉科斯。而你……你想看到一個年輕版的我。」

他默認了她的話。

「我的孫兒在什麼地方？」她問道，語氣變得嚴厲。

他眨了眨眼，隨後說道：「史帝加認為他們進了沙漠──躲了起來。或許他們預先見到了危機。」

潔西嘉瞥了阿法利一眼。後者點點頭，表示她猜對了。「厄莉婭在幹什麼？」潔西嘉問道。

「掀起內戰。」他說道。

「你真的認為會走到那一步？」

艾德侯聳了聳肩膀：「或許不會。現在是安逸的時代，人們比較想用溫和的方式解決爭端。」

「我同意。」她說道，「好吧，我的孫兒該怎麼辦？」

「史帝加會找到他們的──如果……」

「是的，我明白。」看來一切得看葛尼．哈萊克了。她轉過身看著左方牆上的岩石，「厄莉婭牢牢控制了權力。」她轉頭看著艾德侯，「你明白嗎？使用權力的方法應該是輕輕握住。抓得太緊，將受制於權力，成為權力的犧牲品。」

「就像我的公爵一貫的教導。」艾德侯說道。

不知何故，潔西嘉知道他指的是老雷托，而不是保羅。她問道：「我將被……綁架到什麼地方？」

艾德侯盯著她，彷彿要看穿兜帽下的陰影。

阿法利走上前來：「我的女士，妳不會真的想……」

「我無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嗎？」潔西嘉問道。

「但是這……」阿法利朝艾德侯揚了揚下巴。

「厄莉婭出生之前，他就是我忠誠的侍衛。」潔西嘉說道，「他死之前還救了我和我兒子的命。我們亞崔迪永遠敬重這些情義。」

「那麼，妳會跟我走嗎？」艾德侯問道。

「你要帶她去哪裡？」阿法利問道。

「你不要知道比較好。」潔西嘉說道。阿法利陰沉著臉，但不再說話。他的表情洩漏了他的猶豫：他理解潔西嘉話中的智慧，但仍然懷疑艾德侯是否可靠。

「幫助我的敢死隊員該怎麼辦？」潔西嘉問道。

「如果能去泰布穴地，史帝加會接納他們。」艾德侯說道。

潔西嘉看著阿法利：「我命令你去那裡，我的朋友。史帝加會派敢死隊員搜尋我的孫兒。」

老耐巴垂下眼睛：「謹遵摩阿迪巴母親之命。」

他服從的仍然是保羅，她想。

「我們應該馬上離開這裡。」艾德侯說道，「他們一定會搜到這裡來，而且很快。」

潔西嘉身體向前一傾，以貝尼．潔瑟睿德一貫的優雅姿態站了起來。經歷了昨晚的夜間飛行之後，她越發感到自己老了。她開始邁步，但仍掛念與孫子的那場談話。他究竟在做什麼？她搖了搖頭，隨即以整理兜帽來掩飾這個動作。人們太容易低估雷托，與普通孩子一起生活會令人不由自主小看這對雙胞胎繼承的生命記憶。

她注意到艾德侯的站姿。他放鬆地站在那裡，一腳在前一腳在後，隨時準備好迎戰。這姿勢還是她教的。她飛快地朝那兩名年輕的弗瑞曼人瞟了一眼，然後又看了看阿法利。老耐巴和兩名年輕人的臉上依然充滿懷疑。

「我可以將生命託付給這個人，」她指著自己對阿法利說道，「而

且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女士，」阿法利反駁道，「但是……」他盯著艾德侯，「他是空□的丈夫。」

「他是公爵和我訓練的。」她說。

「但他是甦亡人！」阿法利聲嘶力竭地說。

「我兒子的甦亡人。」她提醒道。

對於發血誓將生命獻給摩阿迪巴的敢死隊員來說，這個回答就夠了。他嘆了口氣，讓開身體，並示意兩名年輕人掀開門簾。

潔西嘉走了出去，艾德侯跟在她身後。她轉過身，對門廊裡的阿法利說道：「你去史帝加那裡。他可以信賴。」

「是的……」但老人聲音中仍有疑慮。

艾德侯碰了碰她的手臂：「我們必須馬上離開。妳有什麼要帶的嗎？」

「我只需帶上我的判斷力。」她說道。

「為什麼？妳擔心妳正在犯錯？」

她抬頭看了他一眼：「你永遠是我們當中最好的撲翼機駕駛員，鄧肯。」

他並沒有被逗笑，只越過她，沿著來時的路匆匆離開。阿法利走到潔西嘉身邊：「妳怎麼知道他是開撲翼機來的？」

「他沒有穿蒸餾服。」潔西嘉說道。

阿法利似乎為自己明顯的視而不見感到窘迫，然而他不會因此閉嘴：「我們的信使直接把他從史帝加那裡帶來這裡。他們可能被盯上了。」

「你們被盯上了嗎，鄧肯？」潔西嘉朝艾德侯的後背問道。

「妳應該很清楚，」他說道，「我們飛得比沙丘低。」

他們轉入一條小徑，螺旋形的梯子通往下方，盡頭是空曠的洞穴，褐岩高處的燈球將空間照得透亮。一架撲翼機面朝牆壁停靠，像等待冬去春回的昆蟲一樣蟄伏著。牆面想必是偽造的岩石──上面有扇門，門外就是沙漠。儘管這個穴地很窮，但仍然保存了一些祕密、機動的設施。

艾德侯為她打開撲翼機艙門，扶她坐上右側座椅。她越過他時，發現他頭上正在冒汗，那頭黑羊毛般的頭髮都打結了。潔西嘉不由得想起

這顆頭顱曾在喧囂洞窟內鮮血直噴。最後是忒萊素的金屬眼珠帶她回到現實。一切都不像表面上那樣了。她繫上安全帶。

「你很久沒有帶我飛行了，鄧肯。」她說道。

「很久很久了。」他說道，邊檢查儀表板。

阿法利和兩名年輕人站在機器旁，準備打開整面牆。

「你覺得我在懷疑你嗎？」潔西嘉輕聲問道。

艾德侯全神貫注操作引擎，啟動了推進器，看著指針轉動，嘴角的笑容在五官鮮明的臉上一閃即逝。

「我仍然是亞崔迪氏族的人，」潔西嘉說道，「而厄莉婭不是了。」

「別擔心，」他咬著牙說道，「我仍然效忠亞崔迪。」

「厄莉婭已經不是亞崔迪的人了。」潔西嘉重複道。

「不必提醒我！」他吼道，「現在閉嘴，讓我好好駕駛這傢伙。」

他話中的絕望出乎潔西嘉意料，這不像她熟悉的艾德侯。她壓下心頭再次升起的恐懼，問道：「我們要去哪裡，鄧肯？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

他朝阿法利點了點頭，假岩門向外開啟，銀白的明亮日光流瀉而下。撲翼機向前躍升，機翼有力地拍動著，噴射發動機轟轟作響，隨後衝入空蕩蕩的天空。艾德侯設定了一條西南方向的航線，朝著撒哈亞山脊飛去。從此處遠望，那地方就像沙漠上的一條黑線。

他說道：「別把我想得太糟，女士。」

「從你喝多了香料啤酒，衝入厄拉欽恩大廳吼叫的那晚起，我就不會把你想得太糟了。」她說道。但事實上，他的話確實令她起疑。她放鬆身體，進入普拉那 - 並度的防禦狀態。

「我也記得那一晚，」他說道，「我那時太年輕……太青澀了。」

「但已經是公爵手下最出色的劍客。」

「算不上，女士。葛尼十次有六次能擊敗我。」他看了她一眼，「葛尼在哪裡？」

「在為我辦事。」

他搖了搖頭。

「你知道我們要去哪裡嗎？」她問道。

「是的，女士。」

「告訴我。」

「好。我承諾要策畫一場瞞天過海的陰謀對付亞崔迪氏族。只有一個方法能真正做到這一點。」他按下儀表板上的一個按鈕，一個束縛器從潔西嘉的椅子上彈出來，像柔軟的繭般裹住她全身，只露出頭部，「我要帶妳去薩魯撒．塞康達斯星，」他說道，「去法拉肯那裡。」

潔西嘉一陣罕見的慌亂，掙扎著想鬆開束縛，帶子卻越捆越緊，只有在她放鬆時才稍稍減緩。掙扎過程中，她感覺到護套上藏有致命的�迦藤。

「�迦藤的觸發裝置已經解除了。」他的眼睛看著別處，「還有，別對我用魅音。妳能用聲音控制我的時代早已過去。」他看著她，「忒萊素給我配備了這類把戲的防護機制。」

「你聽命於厄莉婭，」潔西嘉說道，「她—」

「不是厄莉婭，」他說道，「我們在為傳道人做事。他想讓妳像過去教導保羅一樣教導法拉肯。」

潔西嘉身體一僵，瞠目結舌。她記起雷托的話，原來那就是她將擁有的有趣學生。她說道：「那個傳道人—他是我兒子嗎？」

艾德侯的聲音彷彿來自遠方：「我也想知道。」

宇宙就在那裡—敢死隊員只能這樣看待宇宙，這種世界觀讓他們仍能主宰自己的意識。宇宙既不是威脅，也不帶來希望。宇宙中有許多事物我們完全無法控制：流星隕落、香料噴發、衰老與消逝……這些都是宇宙中的現實，不論你有何感受，都得面對。你不可能用言語將現實阻絕在外。它們能以自身那種沉默的方式向你襲來，之後你便能領悟「生與死」的意義。明白這一點，你會盈滿喜悅。

—摩阿迪巴對敢死隊員的談話



「這就是我們的計畫。」溫西希婭說道，「這一切都是為了你。」

法拉肯仍安靜不動。他和母親分坐在晨間起居室兩側，金色陽光從他身後射入，在白色地毯投下他的影子。光線從他母親身後的牆壁上反照，為她的髮絲鍍上光暈。她一身家常鑲金白袍，令人想起昔日的皇室生活。那張鵝蛋臉十分平靜，但他知道她正在觀察他的反應。他覺得胃裡空蕩蕩的，儘管剛剛才用過早餐。

「你不同意？」溫西希婭問道。

「有什麼好不同意的？」他問道。

「我是說……我們一直瞞著你，直到現在？」

「哦，那個啊。」他觀察著母親，想藉此看清自己在這件事情上的複雜立場，卻只能想到近來他注意到的一件事：泰卡尼克不再稱呼她為「公主」。他現在怎麼稱呼她？皇太后？

為什麼我會有失落感？他想，我究竟失去了什麼？答案顯而易見：他失去了無憂無慮的日子，不再能隨心所欲投入熱愛的事務。如果他母親的計畫實現了，那些時光就一去不復返了。新的責任需要他投入所有心力。他發現自己痛恨這一切。他們怎麼能這樣隨意擺布他的時間，甚

至都沒和他商量？

「說出來，」他母親說道，「你有點不對勁。」

「如果計畫失敗了呢？」他問道。這是他腦子中跳出的第一個問題。

「怎麼會失敗？」

「我不知道……任何計畫都可能失敗。你要怎麼利用艾德侯？」

「艾德侯？有什麼關係？哦，是的──那個泰卡尼克沒和我商量就帶到這裡來的祕教徒，他提過艾德侯，是嗎？」

她撒了一個拙劣的謊，法拉肯驚奇地盯著自己的母親。原來她一直都知道那位傳道人。

「是啊，我從來沒見過甦亡人。」他說道。

她接受了他的解釋：「我們要留著艾德侯做件大事。」

法拉肯默默咬著上嘴唇。

溫西希婭想起了他已故的父親。德拉克經常做這個動作，他非常內向、複雜，難以捉摸。德拉克，她回憶著，與哈西米爾．芬倫伯爵有親戚關係，身上也都有某種紈褲、激烈的氣質。法拉肯也會這樣嗎？她開始後悔讓泰卡帶領這小子改信厄拉欽恩的宗教。誰知道那個鬼宗教會將帶他往何方？

「現在泰卡怎麼稱呼妳？」法拉肯問道。

「你指的是什麼？」話題突然轉變，她吃了一驚。

「我注意到他不再稱妳為『公主殿下』。」

他真是觀察入微，她想。不知為何，這個問題讓她十分不安。他認為我把泰卡當成了情人？胡扯，他怎麼稱呼我並不重要。那他為什麼要問？

「他稱呼我為『尊貴的女士』。」她說道。

「為什麼？」

「這是所有大氏族的習慣。」

包括亞崔迪，他想。

「如果有人聽到了，現在的稱呼比較不令人多心。」她解釋道，「有人可能會因此覺得我們已經不再渴望復辟。」

「誰會那麼蠢？」他問道。

她抿緊嘴唇，決定讓這件事過去。那不過是件小事，但偉大志業是由無數小事推動的。

「潔西嘉女士不該離開卡樂丹。」他說道。

她使勁搖了搖頭。怎麼回事？他的思緒像失控的東西一樣橫衝直撞。她問道：「你想說什麼？」

「她不該回到厄拉科斯。」他說道，「這是很糟的策略，令人起疑。應當讓她的孫兒去卡樂丹拜訪她。」

他是對的，她想，並很驚愕自己從未想到這一點。如果泰卡在場，他會立即調查，看潔西嘉女士為何不這麼做。她再次搖了搖頭。不！法拉肯是怎麼想的？他理當知道，祭司團絕不可能冒險讓那兩個孩子進入太空。

她開口說出自己的想法。

「是祭司團不讓他們冒險，還是厄莉婭夫人？」他問道，並注意到她的思路被他牽著走。他變得重要了，這讓他大為振奮──他也能玩這種政治權謀中的心理戰。她母親的想法已經有很長時間不再引起他的興趣。她太容易受操控。

「你認為厄莉婭想獨掌大權？」溫西希婭問道。

他的目光別開。厄莉婭當然想要獨掌大權。來自那顆邪惡星球的所有報告都同意這一點。他的思緒飛上另一條新航線了。

「我一直在讀厄拉科斯行星生態學家的著作。」他說道，「書中一定會有關於沙蟲和單倍體的線索，只要──」

「這些事留給別人去做吧！」她說道，開始感到不耐，「在我們為你做了這麼多之後，你只想說這個？」

「妳不是為了我。」他說道。

「什……什麼？」

「妳是為了柯瑞諾氏族，」他說道，「而妳代表著柯瑞諾氏族。我現在還沒有這個資格。」

「你有責任！」她說道，「那些指望你的人該怎麼辦？」

她的話有如往他肩膀放上重物，他瞬間感受到柯瑞諾氏族追隨者的沉重希望和夢想。

「是的，」他說道，「我理解他們。但是有些以我的名義去辦的事

讓人作嘔。」

「作嘔……你怎麼能這麼說？我們只是做了所有大氏族在確保優渥未來時都會做的事。」

「是嗎？我覺得妳做得有點拙劣。不！不要打斷我。如果我要成為皇帝，妳最好學會聽我說話。妳以為我看不懂你們的把戲？那些老虎是怎麼訓練的？」

他不留情面地展示了他的洞察力，她啞口無言。

「我明白了。」他說。「好吧，我會留下泰卡，因為我知道是妳把他扯進去的。大多數時候他都是優秀的軍官，但只在有利的場合才會為自己的原則而戰。」

「他的……原則？」

「軍官的良莠，差別在於性格強不強大，沉不沉著。」他說，「無論在何處受到挑戰，都必須堅守自己的原則。」

「老虎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她終於說道。

「如果計畫成功，我就相信這一點。」他說道，「但是我不會接受你們的訓練方式。不要反駁。這太明顯了，牠們受到制約了。妳自己說的。」

「你準備怎麼做？」她問道。

「我會等待、觀察。」他說道，「也許我會當上皇帝。」

她一隻手放在胸口，嘆了口氣。有那麼一刻，她被他嚇到了，幾乎相信他會出面揭發她。原則！而現在他下定決心了。她看得出來。

法拉肯起身，朝門口走去，並按鈴呼叫母親的侍從。他轉頭說道：「談話結束了，是嗎？」

「是的。」她在他起步離開時抬起一隻手，「你去哪裡？」

「去藏書室。最近我迷上了柯瑞諾的家族史。」他轉身離去，因剛剛下定的決心而滿腔熱忱。

她真該死！

但他知道自己的信念很堅定。他意識到�迦藤記載的史實與消閒的歷史讀物在情感上截然不同，後者與他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歷史有天壤之別。此刻，活生生的新歷史正往他四周匯聚，並衝入不可逆轉的未來。法拉肯感受到所有將榮華寄托在他身上的人正在背後推動他。奇怪的

是，他自己對此卻興致索然。

27

摩阿迪巴曾說，某次他看到一株野草想從兩塊岩石間長出。他挪開了其中一塊。之後，當野草似乎正要欣欣向榮時，他用另一塊岩石蓋住了。「這株草命中如此。」他說明道。

——《釋經》



「快！」珈尼瑪叫道。跑在她前方兩步外的雷托已到達岩石的裂縫旁。他沒有猶豫，立刻躍入裂口，向前爬去，直到黑暗完全包圍他。他聽到珈尼瑪在身後也跳了下來，但突然一陣安靜，之後聲音傳來，既不急躁也不害怕。

「我卡住了。」

他站了起來，知道這麼做可能會將腦袋送到亂刨的獸爪下。他先在窄道中轉身，又伏低往回匍匐，直到觸及珈尼瑪伸出的手。

「是我的長袍，」她說道，「勾住了。」

他聽到後方有石塊滑落的聲音，抓住珈尼瑪的手拉了拉，但成效甚微。

下方傳來吭哧吭哧的吐氣聲，伴隨著陣陣低吼。

雷托繃緊身體，髖部緊緊卡著岩石，使勁拉扯珈尼瑪的手臂。一陣布料撕裂的聲音，他感到她正向他擠來。她倒吸了幾口氣，他知道那一定是因為疼痛，但他仍用力再拉了一次。她又朝洞內前進了一些，接著整具身體都進來了，摔在他身旁。此時兩人離裂縫的開口還是太近。他轉了個身，四肢著地，飛快往深處爬。珈尼瑪緊隨在後。爬行時，她的喘息聲越來越重。他知道她受傷了。他爬到岩縫盡頭，翻過身，從這個狹窄的避難所向上望去。裂口在他上方約兩公尺處，滿天繁星，但有個龐大的傢伙遮住了部分星空。

隆隆的咆哮聲充斥兩人耳膜。這是一種低沉、凶狠又古老的聲音，

是獵食者在對獵物說話。

「妳傷得重嗎？」雷托問道，盡量保持語氣平靜。

她順著他的語調回答：「其中一隻抓了我一下，把我的蒸餾服沿著左腿撕開了。我在流血。」

「有多嚴重？」

「是靜脈。我能止住血。」

「壓住，」他說道，「不要動。我來對付我們的朋友。」

「小心，」她說道，「牠們比我意料中還大。」

雷托拔出晶刃匕，向上舉著。他知道老虎的爪子會往下探。裂縫的寬度只能容納爪子，牠們的身體進不來。

慢慢地，慢慢地，他將刀子刺向上方。突然間，有東西碰到了刀尖。他只覺得整條手臂猛地震了一下，刀子幾乎脫手。有血沿著手流了下來，濺在他臉上，一聲吼叫立即響起，幾乎將他震聾。星星全露了出來。在淒厲的吼叫聲中，有東西從岩石上滾落，摔在沙漠上。

星星再次被遮住，他又聽到獵食者的低吼。第二隻老虎過來了，並不在意同伴的下場。

「真是鍥而不捨。」雷托道。

「你肯定傷了一隻，」珈尼瑪說道，「聽！」

下方的吼聲和翻滾聲漸漸沉寂，但是第二隻老虎仍然擋著星星。

雷托收回匕首，碰了碰珈尼瑪的肩膀：「把妳的刀給我。我想用全新的刀鋒來對付這一隻。」

「你覺得會有第三隻老虎嗎？」她問道。

「不太可能。拉扎虎習慣成對獵食。」

「像我們一樣。」她說道。

「是的。」他同意，手掌感受到她將刀柄遞了過來，於是用力握緊。他再次小心翼翼地向上刺。刀鋒只接觸到空氣。他冒險抬起身體，仍一無所獲。他收回刀，琢磨著情勢。

「你找不到牠？」

「牠不像上一隻那樣攻擊。」

「牠還在，聞到沒？」

他嚥了口唾沫潤潤嗓子。一陣惡臭夾雜著老虎分泌的氣息直衝鼻

端。星星仍然被遮住。第一隻老虎已不再有動靜。晶刃匕上的毒已經發揮效果。

「我想我得站起來。」他說。

「不！」

「我得引誘牠過來，否則刺不中牠。」

「是沒錯，但我們商量好了，如果我們中有誰可以避免受傷……」

「妳受傷了，所以妳是要回去的人。」他說。

「但如果你受了重傷，我不可能離開你。」她說。

「妳有更好的主意嗎？」

「把刀還我。」

「可是妳的腿！」

「我可以單腳站著。」

「那東西只要一揮爪就能撕掉妳的頭。或許毒鏢槍……」

「如果有人聽到槍聲，他們就會知道我們有做好準備──」

「我不想讓妳去冒這個險！」他說道。

「不管是誰在這裡，都不能讓他知道我們有毒鏢槍──時候還沒到。」她碰了碰他的手臂，「我會小心的，把頭低下。」

他一言不發。她繼續說道：「你知道必須由我來。把我的刀給我。」

他勉強伸出手，找到她的手之後，把刀子交給她。這麼做很合理，但他所有情感都在抵抗。

他感到珈尼瑪爬開了，聽到她的長袍擦過岩石上。她喘了口氣，他知道她一定已經站了起來。千萬小心！他想，差點想將她拉回來，再次提議使用毒鏢槍。但是那麼做會讓附近的人知道兩人擁有這種武器。更糟糕的是可能會將老虎趕離裂口，然後兩人就會困在這裡，旁邊不知道哪塊岩石後方還躲著一隻受傷的老虎，隨時準備要兩人的命。

珈尼瑪深深吸了口氣，後背靠在裂縫的岩壁上。我必須快，她想著，向上舉起刀尖。左腿被老虎抓傷的地方一陣陣刺痛。她感到血正在結痂，新的血流暖暖淌過皮膚表面。必須非常快！她全神貫注，擺好貝尼．潔瑟睿德應付危機時的備戰姿勢，將疼痛和所有不相關的事逐出意識。老虎一定正在向下伸爪！她舉起刀慢慢沿著岩縫裂口刺探。該死的

老虎在什麼地方？她再次比畫一下。什麼也沒有。老虎本該上當向前撲來的。

她小心嗅聞四周。左方傳來溫暖的呼氣。她保持平衡，深吸一口氣，嘶喊一聲：「Taqwa！」這是弗瑞曼人昔日的戰吼，在最遠古的傳說中還能找到語義：「自由的代價！」她邊喊邊將刀鋒往岩縫黑暗的裂口刺去，刺入猛虎的皮膚之前，虎爪先掃到她的手肘。在這千鈞一髮，她手腕使勁往前一送，感受到刀尖刺入老虎體內，同時劇痛也傳到了手腕。刀柄在她麻木的手指間扭了一下。岩縫裂口的星辰再次露了出來，猛虎垂死的哀號響徹夜空，隨後一陣掙扎翻滾的聲音。最後，一切恢復死寂。

「牠打中我的手臂。」珈尼瑪說道，艱難地用長袍在傷口打了道結。

「嚴重嗎？」

「我想是的。我感覺不到我的手。」

「我點盞燈──」

「我們躲好之前先別點！」

「我很快。」

她聽到他轉身去抓他的弗瑞曼求生包，感到夜間遮護罩蓋在她上方並在她身後塞好時光滑的觸感。他沒有時間架好遮護罩以防止水氣逸出了。

「我的刀在這邊，」她說道，「我膝蓋能感覺到刀柄。」

「先別管刀。」

他點亮一盞小燈球，耀眼的光亮刺得她直眨眼睛。雷托把燈放在沙地上，盯著她的手臂時倒抽了一口氣。那一爪撕開一道又長又深的傷口，從手肘開始，沿著下臂後側幾乎繞到手腕。傷口也說明了當時她是怎麼翻轉刀鋒去刺殺那頭猛虎。

珈尼瑪看了一眼傷口，隨後閉上眼睛，開始默唸貝尼．潔瑟睿德的制驚禱文。

兩人心有靈犀，雷托也感受到頌念禱文的需要，但他將翻騰的情緒放在一邊，開始包紮珈尼瑪的傷口。他必須小心，既要止血，又要看起來很拙劣，像是珈尼瑪自己包紮的。最後他讓她用另一隻手和牙齒打了

個結。

「現在看看妳的腿。」他說道。

她扭身，露出另一處傷口。不像手臂那麼糟──小腿上有兩道淺淺的爪痕，血正往蒸餾服漫流。他盡所能清洗了傷口，包紮好，最後用蒸餾服蓋住繃帶。

「傷口裡有沙子，」他說道，「回去後馬上找人看一下。」

「我們的傷口裡總少不了沙子，」她說道，「畢竟是弗瑞曼人嘛。」

他擠出笑容，坐了下來。

珈尼瑪深深吸了口氣：「我們成功了。」

「還沒。」

她嚥了口唾沫，竭力想從驚嚇中恢復。燈球光下，她的臉色蒼白。是的，我們必須盡快行動。不管是誰在控制那兩頭野獸，都可能就在附近。

雷托凝視妹妹，突然一陣椎心刺骨的失落。他和珈尼瑪必須分開了。從出生到現在，這麼多年來，兩人一直是一體形影不離。但為了完成計畫，兩人需要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並從此分道揚鑣，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分享一切生活，親密無間。

他讓自己的思緒回到躲不過的俗務中：「這是我的求生包。我從裡面拿了繃帶，可能會有人檢查。」

「對。」她和他交換了求生包。

「躲在這裡的某個人有指揮老虎的遙控器，」他說道，「他很可能會在水渠附近等，確定我們是生還是死。」

她摸了摸弗瑞曼求生包上的毒鏢槍，拿起來，塞進長袍下方的腰帶中：「我的長袍破了。」

「是的。」

「搜救隊可能會很快抵達這裡，」他說道，「裡面可能有叛徒。妳最好自己溜回去，讓赫若把妳藏起來。」

「我……我一回去就開始追查叛徒。」她說道，朝兄長臉上望一眼，和他心意相通地體認到，從這一刻起，兩人將各奔東西，再也不可能不分彼此，分享別人無從了解的知識。

「我去迦庫魯圖。」他說道。

「豐鞬珂。」她說。

他點頭表示認可。迦庫魯圖和豐鞬珂──那一定是同一個地方。要隱藏那個傳說中的地方，唯有用這種方法。當然了，這是走私者的手筆。這群人始終在宇宙眾星心照不宣的默許下行動，對他們而言，將地名換成另一個簡直易如反掌。行星上的統治家族永遠必須準備好緊急逃生後門，更何況，他們還能從走私中分到一小杯羹。走私者在豐鞬珂／迦庫魯圖竊占一座功能完備的穴地，利用宗教禁忌讓弗瑞曼人敬而遠之，堂而皇之將迦庫魯圖隱藏起來。

「沒有哪個弗瑞曼人會想到那個地方來搜尋我。」他說道，「當然，他們會詢問那些走私者，但是……」

「我們按說好的計畫行動，」她說道，「只是……」

「我知道。」聽著自己的聲音，雷托意識到兩人其實是在拖延二位一體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嘴角浮現一絲苦笑，神情比外在年齡要成熟許多。珈尼瑪猛然省悟自己正透過時間之幕看著年長的雷托，不禁熱淚盈眶。

「還不用將水獻給死人。」他說道，輕撫她的臉頰，「我會走得很遠，到沒人能聽到的地方，然後呼喚沙蟲。」他指了指掛在求生包外摺疊起來的創造者矛鉤，「兩天後的黎明，我會抵達迦庫魯圖。」

「一路順風，我的老友。」她低聲說道。

「我會回來找妳的，我唯一的朋友。」他說道，「記住過水渠時要小心。」

「挑一條好沙蟲。」她以弗瑞曼人的告別語說道，左手熄滅了燈球，將夜間遮護罩拉開，摺疊起來放入她的求生包。她感覺到他離開了，只聽到他爬下岩石，回到沙漠上。輕柔的腳步聲漸漸消失。

她堅毅地站在那裡，思索著自己的下一步。對她而言，雷托已經死了，她必須讓自己相信這一點。她腦海中不能有迦庫魯圖，兄長也沒有出發去尋找這個湮沒在弗瑞曼神話中的地方。從這刻起，她不能想著雷托仍在世。她必須制約自己，必須衷心相信兄長已被拉扎虎咬死，一切反應都必須符合這項事實。沒多少人能騙過真言師，但她知道自己可以……可能必須做到。她和雷托共有的無數生命教會了她如何做到：古

老示巴[7]時代的洗腦法，而她可能是在世者中唯一還記得示巴曾真實存在的人。雷托離開後，珈尼瑪花了很長時間小心翼翼設計深層的強制性反應。她修改她的自我意識，將自己塑造成孤獨的妹妹，雙胞胎中的倖存者，直到一切都渾然天成。結束後，她發現自己的內在一片沉寂──將那些侵入她意識的生命阻絕在外。她沒料到這方法還有這一層作用。

如果雷托還活著，並知道這件事，該有多好。她想。她並不覺得這樣想有違事實。她靜靜站著，看著老虎襲擊雷托的那片沙漠。那裡傳來了一陣聲音，愈來愈響。這是弗瑞曼人非常熟悉的聲音：沙蟲正從那裡經過。儘管牠們的數量在沙漠中日益稀少，還是有一條來了。可能是第一頭老虎臨死前的掙扎吸引了牠……是的，在雷托被第二頭老虎咬死之前，他殺死了第一頭。沙蟲來了，這是奇異的象徵。她的自我洗腦如此徹底，甚至看到了下方遠處沙漠上有三道黑點：兩頭老虎和雷托。隨後沙蟲來了，然後沙漠上什麼都沒了，除了沙胡羅經過後留下的波紋。沙蟲不算大……但夠了，而且，她的假想不允許她看到騎在沙蟲背上的小小身影。

她強抑悲痛，封好弗瑞曼求生包，從藏身處戰戰兢兢爬出來，手持毒鏢槍掃視遠方。沒發現攜帶遙控器的人。她攀上岩石高處，下到另一側，爬過月光投下的陰影，靜靜等待著，確保她回家的路上沒有暗殺者埋伏。

她的目光越過面前這片曠野，看到泰布穴地方向有火把在動。人們正在尋找她和雷托。空中有片陰影正越過沙漠，朝侍者岩而來。她爬下岩石，選定方向，朝遠離搜尋隊伍的北方前進，步入沙丘的陰影中，走向夾在雷托死亡之地與泰布之間的僻靜角落。行進時她小心翼翼維持不成節奏的步伐，以免引來沙蟲。她知道過水渠時必須小心。沒有什麼能阻擋她，她會告訴大家，兄長是如何在拯救她時命喪虎口。

7

示巴：古國名，在阿拉伯南部，即今日的葉門，以香料、寶石貿易而聞名。──譯注

歷時久遠的政府總是會逐漸傾向特權形式。歷史上從未有政府擺脫此一型態。隨著特權階級的發展，政府會日益傾向於只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無論統治階級是世襲皇族、金融帝國的寡頭，抑或穩固的官僚機構。

──〈重複的政治現象〉，《貝尼．潔瑟睿德訓練手冊》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提議？」法拉肯問道，「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他和霸夏泰卡尼克站在他私人宅邸的會客廳中。溫西希婭站在藍色矮榻的一側，看上去更像是旁聽者，而不是與會者。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並為此憤憤不平，但那天清晨她招認陰謀後，法拉肯出現了駭人的改變。

已是向晚時分，柯瑞諾城堡內昏黃的光線使會客廳更加宜人。屋內陳列著以特殊材料製成的真正書籍、魆迦藤卷軸和記憶強化器。屋子四處是長期使用的痕跡──書本上的破損、強化器上磨亮的金屬和資料塊磨損的稜角。廳內只有一張矮榻，但有很多椅子，都是會自動順應體形調整的懸浮椅，低調而舒適。

法拉肯背朝窗戶站立，一身普通的鐵灰色薩督卡軍服，唯一的裝飾是領口上的金色獅爪標誌。他選擇在這屋子而不是正式場所接待霸夏和母親，是希望能創造出輕鬆閒聊的氣氛。但泰卡尼克不斷冒出的「閣下」和「夫人」還是拉開了彼此的距離。

「閣下，我認為，如果他做不到，就不會這樣提議。」泰卡尼克說道。

「當然！」溫西希婭插嘴道。

法拉肯瞟了母親一眼，示意她別說話，隨後開口問道：「我們沒有

向艾德侯施壓嗎？」

「沒有。」泰卡尼克說道。

「那為什麼鄧肯．艾德侯，一個對亞崔迪氏族鞠躬盡瘁的人，現在卻主動提議將潔西嘉女士交給我們？」

「有傳言說厄拉科斯出現動亂了……」溫西希婭大著膽子說道。

「還沒證實。」法拉肯說道，「有可能是傳道人操縱了這一切嗎？」

「可能，」泰卡尼克說道，「但是我看不出動機。」

「他曾提到要為她尋找避難所，」法拉肯說道，「如果那些傳言是真的，他就有動機了……」

「沒錯。」他母親說道。

「或者，這也可能是場陰謀。」泰卡尼克說道。

「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假設，然後深究下去。」法拉肯說道，「要是艾德侯失去了厄莉婭夫人的歡心，會怎麼樣？」

「這可能是個原因，」溫西希婭說道，「但是他──」

「走私者那裡還沒有消息嗎？」法拉肯打斷道，「為什麼我們不能──」

「這個季節，消息總是傳得比較慢，再說還有安全考量……」

「是的，當然，但是……」法拉肯搖了搖頭，「我不喜歡我們的假設。」

「不要這麼快就否定。」溫西希婭說道，「厄莉婭和那個祭司的事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不管他的名字叫什麼……」

「賈維德，」法拉肯說道，「但那人顯然是──」

「他一直是我們寶貴的線人。」溫西希婭說道。

「我剛才想說的是，他顯然是雙面間諜。」法拉肯說道，「我們不能信任他，可疑的跡象太多了……」

「我沒看到。」她說。

他突然對她的愚蠢感到憤怒：「記住我的話，母親！跡象就在妳眼前，我稍後再跟妳解釋。」

「恐怕我不得不同意閣下的見解。」泰卡尼克說道。

溫西希婭委屈得一言不發。他們怎麼敢如此對待她，彷彿她是輕浮

的女人，沒有一

「我們不能忘記，艾德侯死過一次。」法拉肯說道，「忒萊素人……」他朝身旁的泰卡尼克瞥了一眼。

「這值得追查。」泰卡尼克說道。他發現自己很欽佩法拉肯的思考方式：機警、敏銳、追根究柢。是的，忒萊素在復活艾德侯時，很可能在他體內設置了強大的機制，以為他們日後所用。

「但是我想不出忒萊素人有什麼目的。」法拉肯說。

「一項在我們這裡的投資？」泰卡尼克說道，「為未來買個小小的保險？」

「我得說，這是很大的投資。」法拉肯說道。

「危險的投資。」溫西希婭說道。

法拉肯不得不同意她的觀點。潔西嘉女士的能力在帝國家喻戶曉，畢竟摩阿迪巴是她一手訓練的。

「如果讓人知道我們留下她，就很危險。」法拉肯說道。

「是的，一旦別人知道，她就成了雙面刃。」泰卡尼克說道，「但別人不一定會知道她在我們手裡。」

「假設一下，」法拉肯說道，「如果我們接受了這個提議，她有多大價值？我們能用她交換更重要的東西嗎？」

「不能公開進行。」溫西希婭說道。

「當然！」他期待地看著泰卡尼克。

「我還沒想到。」泰卡尼克說道。

法拉肯點了點頭：「是的，我想如果我們接受了，我們就必須把潔西嘉女士當成用途不明的存款。畢竟，財富不盡然得用來買什麼特定的東西，而只是……有潛在的用途。」

「她是非常危險的俘虜。」泰卡尼克說道。

「這一點確實要考慮，」法拉肯說道，「我聽說她的貝尼．潔瑟睿德訓練能讓她用聲音控制他人。」

「或她自己的身體。」溫西希婭說道，「伊若琅向我透露過一點她學到的東西，只是炫耀，並沒有實際展示。但是，貝尼．潔瑟睿德確實有些手段，能讓她們用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妳是說，」法拉肯問道，「她有可能引誘我？」

溫西希婭只是聳了聳肩。

「我得說，做這種事，她的年紀大了些，不是嗎？」

「只要涉及貝尼．潔瑟睿德，就沒有什麼是肯定的。」泰卡尼克道。

法拉肯一陣激動，其中又摻雜了一絲恐懼。進行這個遊戲，將柯瑞諾氏族重新扶上權力的寶座，這既吸引他，又令他厭惡。他真希望終止這個遊戲，回到他的嗜好中：研究歷史、學習如何管理薩魯撒．塞康達斯。重整薩督卡軍隊本身就是一個任務……對於這個工作來說，泰卡尼克仍是很好的工具。掌管一顆星球是非同小可的責任，但整個星際帝國是更加重大的責任，也是更令人垂涎的權力工具。讀到越多摩阿迪巴／保羅．亞崔迪的故事，他對權力的運用就越感興趣。身為柯瑞諾氏族的後代、沙德姆四世的繼承人，如果能讓他的家族重戴皇冠，將是何等成就。他需要這種感覺。法拉肯發現，只要連續對自己唸頌幾遍這個魔咒，他就能暫時消解疑慮。

泰卡尼克正在說話：「……當然，貝尼．潔瑟睿德教導說和平會助長攻擊，然後就會爆發戰爭。這個悖論──」

「怎麼又轉到這個話題？」法拉肯問道，讓自己的思緒重新回到現實。

「怎麼了？」溫西希婭看著兒子心不在焉的表情，慢慢說道，「我只是問問泰卡尼克熟不熟女修會背後的哲理是什麼。」

「我們用不著對哲理太認真。」法拉肯轉身面朝泰卡尼克道，「至於艾德侯的提議，我認為我們需要進一步調查。當我們自以為了解某樣東西時，正是需要繼續深入了解的時候。」

「沒問題。」泰卡尼克說道。他喜歡法拉肯謹慎的性格，只希望這不會阻礙他的軍事決斷。軍事決斷通常需要迅速和果決。

法拉肯又問了一個看似不相干的問題：「關於厄拉科斯的歷史上，你知道什麼是最有趣的嗎？我最感興趣的是一個原始時期的傳統，當時，弗瑞曼人一看到沒有穿著蒸餾服的人，就會出手殺死。」

「你為什麼對蒸餾服感興趣？」泰卡尼克問道。

「你注意到了，嗯？」

「我們怎麼可能沒注意到？」溫西希婭問道。

法拉肯不耐煩地看了他母親一眼。她為何不停插嘴？隨後，他又看著泰卡尼克。

「要理解那顆星球的性格，關鍵在於蒸餾服，泰卡，蒸餾服是沙丘星的標記。人們大多關注蒸餾服的物理細節：保存身體的水氣，循環利用，使人類可以在那樣的星球上生存。你知道，弗瑞曼人的規矩是每個家庭成員都要有一件蒸餾服，採集食物的人還有一件備用。但是請注意，你們兩個—」他示意母親也要認真聆聽，「看起來很像蒸餾服的仿製品正成為整個帝國的時尚。人類總是想模仿自己的征服者！」

「你真的覺得這種資訊很有用嗎？」泰卡尼克疑惑地問道。

「泰卡，泰卡—沒有這種資訊，是當不好統治者的。我說過蒸餾服是解開他們性格的關鍵，確實如此！蒸餾服是傳統的東西，他們所犯的錯誤也將是傳統的錯誤。」

泰卡尼克瞥了溫西希婭一眼，後者正一臉憂慮地看著她兒子。法拉肯的性格既吸引霸夏，又令他憂慮。他和沙德姆四世太不一樣了。過去帝國一直有支薩督卡精兵，那都是肆無忌憚的戰場殺手。但是沙德姆敗在該死的保羅手下。他讀到的資料顯示，保羅．亞崔迪的性格正如法拉肯此時的描述。的確，在最冷酷的緊要關頭，法拉肯可能比亞崔迪家的人更果斷，但那是他接受的薩督卡訓練使然。

「很多人在統治時都不會用到這種資訊。」泰卡尼克說道。

法拉肯只是盯著他看了一下，隨後說道：「統治，然後失敗。」

泰卡尼克的嘴抿成一條直線，他顯然在暗示沙德姆四世的失敗。這也是薩督卡的失敗，任何一個薩督卡都無法輕易面對。

說完自己的看法之後，法拉肯接著說道：「你明白了嗎，泰卡？還沒人徹底理解星球對居民集體潛意識的巨大影響。要打敗亞崔迪氏族，我們不僅要了解卡樂丹，還要了解厄拉科斯。其中一顆星球很安逸，另一個卻是堅強意志的訓練場。亞崔迪氏族與弗瑞曼人的結合是獨特的現象，除非我們能理解，否則無法與之抗衡，更不要說打敗他們了。」

「這和艾德侯的提議有什麼關係？」溫西希婭問道。

法拉肯憐憫地看著他母親：「我們要向他們的社會施壓，這是打敗亞崔迪的起點。壓力是非常強大的工具，對我們來說，判斷哪裡缺乏壓力也同樣重要。妳沒注意到亞崔迪讓那裡的一切都變得安逸、軟弱了

嗎？」

泰卡尼克微微點了點頭，表示同意。這個想法非常好。絕不能允許薩督卡變得軟弱。但艾德侯的提議仍然困擾著他。他開口道：「或許我們最好該回絕他的提議。」

「時候未到。」溫西希婭說道，「眼前的選擇很多，而我們的任務將選擇一一找出來，越多越多。我兒子是對的：我們需要更多資訊。」

法拉肯盯著她，揣測她的意圖和她話中的含意：「但是，當我們已經別無選擇時，我們會知道嗎？」

泰卡尼克發出苦笑：「如果你問我，我會說，我們早已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法拉肯仰頭大笑道：「但我們還有其他選擇，泰卡。當我們被逼急的時候，那一刻我們會看出來的。」

29

在這個時代，人類的運輸包括能在太空深處進行時空跳躍的裝置，有的還能搭載乘客快速穿越無法通行的行星表面，徒步進行長途旅行的想法顯得相當怪異，然而這仍是厄拉科斯最主要的移動方式，部分是由於人們的偏好，部分是由於這顆行星會毫不留情破壞所有機械裝置。在厄拉科斯的嚴苛環境中，人類的肉體依然是朝聖最耐用和最可靠的資源。或許正因如此，使得厄拉科斯成為終極的靈魂之鏡。

——《朝聖手冊》



珈尼瑪小心翼翼慢慢走回泰布穴地，一路上都躲在沙丘最濃重的陰影下。當搜尋隊伍從她南方走過時，她靜靜趴在地上。她痛徹心腑──沙蟲帶走了老虎和雷托的屍體，前方危機重重。他死了，她的雙胞胎兄長死了。她擦乾眼淚，憤怒在她體內蒸騰。在這一點，她是純粹的弗瑞曼人。她了解自己，並讓憤怒瀰漫開來。

她知道人們怎麼議論弗瑞曼人：他們不分善惡，良知已泯滅在熊熊怒火中，一心只想報復那些將他們從一顆行星趕到另一顆行星的宿敵。這種看法當然愚不可及。只有最原始的野蠻人才不具良知。弗瑞曼人的道德觀相當先進，其核心就是身而為人的安康。他們只在外人眼中才顯得殘暴，正如外人在弗瑞曼人眼中也很殘暴。每個弗瑞曼人都知道自己可以做出暴虐的事情，並且不為此愧疚。弗瑞曼人並不像外人那樣為這種事愧疚，他們有宗教儀式能免於罪惡感，以防自己崩潰。他們最深層的意識知道，任何罪過都能歸結於──或至少是部分歸結於情有可原的環境因素：「當局的無能」，或是「人性本惡」，或是「運氣很差」等。任何智慧生物都會發現，這些事情只是肉體與外部宇宙的混亂相遇後產生的碰撞。

於是，珈尼瑪感到自己成了純粹的弗瑞曼人，正小心翼翼將弗瑞曼民族的凶殘釋放出來。現在她只需要一個目標──顯然就是柯瑞諾氏族。她渴望看到法拉肯的鮮血在她腳下流淌。

水渠旁並沒有敵人埋伏，連搜尋隊伍都已經去了別處。她走上土橋，越過水面，悄悄溜過穴地前方高聳的野草，來到隱蔽的入口。前方閃過一道光，她趴倒在地，從巨大苜蓿的縫隙向外窺探，只見一名女子正從外面進入隱蔽的小徑，穴地內的人顯然沒忘記以該有的處置來應對──時局動亂時，弗瑞曼人會用強光迎接任何進入穴地的人，使對方暫時失明，如此侍衛就有時間判斷來者是敵是友。但是，這種迎接方式從不照亮穴地外的沙漠。珈尼瑪能看到亮光，只有一個可能：外側的密封裝置已推開。

珈尼瑪為穴地守衛的失職感到痛心。外洩的光線，還有那些隨處可見、穿著花邊上衣的弗瑞曼人！

光線不斷在斷崖底部的地面投出一道扇形。一名少女從果園的暗處跑進光亮中，動作裡有某種令人恐懼的氣息。珈尼瑪看到小徑上有燈球的光暈，光暈外圍著一群昆蟲。光線照亮了小徑上的兩道黑色身影：一名男子和剛才那女孩。兩人手拉手，互視著對方。

珈尼瑪覺得這對男女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兩人不只是趁機在此幽會的戀人。燈球懸在上方的岩壁上，兩人就站在照亮的拱門前說話，身影投落在夜幕下，讓任何人都能看到他們的動靜。男人不時會鬆開手，在燈光下做些簡短的手勢，顯得鬼鬼祟祟。做完後，手又縮回陰影中。

夜行動物發出的孤淒鳴叫在珈尼瑪四周此起彼落，但她並沒有因此而分心。

這兩人在做什麼？

男人的動作太呆板，也太小心。

他轉了個身。女子身上長袍反射的光線照上他的臉龐。他長著一張粗獷的紅臉，高大的鼻子有點點斑瘢。珈尼瑪倒吸一口氣。她認識他。帕雷穆巴薩！某位耐巴的孫子，父親也投入亞崔迪氏族麾下。這張臉，還有他轉身時長袍翻飛露出的某件東西，讓珈尼瑪看出了全局。他在長袍下繫了條皮帶，上面掛著盒子，盒上的按鍵和撥盤反射著燈光。那肯定是忒萊素或伊克斯的產品，而且就是用來控制老虎的遙控器。帕雷穆

巴薩！這表示又一個耐巴家族倒向了柯瑞諾。

這個女孩又是誰？不重要。她是被帕雷穆巴薩利用的人。

珈尼瑪腦中突然浮現貝尼．潔瑟睿德的一句話：每顆行星都有自己的終點，人也是。

看著帕雷穆巴薩和那女孩站在那裡，看著他的遙控器和鬼祟舉止，珈尼瑪清楚回想起這個人。他在穴地學校教書，教數學。這人對數學的理解很粗糙，他嘗試用數學解釋摩阿迪巴的思想，遭到祭司團譴責。他想要奴役別人的心靈，方法很簡單：只傳授技術知識，而不傳授價值。

我早就該懷疑他了，她想，跡象是這麼明顯。

緊接著，她的心又一陣抽痛：他殺死了我哥哥！

她強迫自己恢復冷靜。如果她被發現，他同樣會殺了她。現在她總算明白他為什麼要用非弗瑞曼的方式開啟燈光，從而洩漏這道祕密入口。他們在利用燈光查看是否有受害人逃回穴地。由於結果還未定，他們在等待時肯定忐忑不安。現在，珈尼瑪在看到遙控器之後，總算明白他的手勢。帕雷穆巴薩頻頻按著遙控器上的某個按鈕，那顯示了他的憤怒。

這兩人出現在此地，讓一切都豁然開朗了。每條通往穴地的路，盡頭可能都有人在監看。

鼻子上的塵土令她發癢，她用手擦了擦。腿傷仍在一陣陣抽痛，握刀的手時而灼燒時而刺痛。手指仍然麻木，如果必須用刀，就只能用左手了。

珈尼瑪也想過用毒鏢槍，但這種短槍的特有聲響會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必須想其他方法才行。

帕雷穆巴薩再次轉過身，背對著燈光，看上去變成了燈光下的黑色物體。那女孩邊說話邊留意外面的夜色。她身上有某種訓練有素的警覺，也知道怎麼利用眼角餘光來觀察黑暗。她不僅僅是有用的棋子，還是整場陰謀的一部分。

珈尼瑪想起帕雷穆巴薩曾渴望成為凱馬坎，直接聽命於攝政的總督。他背後顯然還有更大的計畫，身旁也有大量同謀，甚至在泰布穴地內也有。珈尼瑪陷入了沉思。如果她能活捉其中一人，很多人就會被供出來。

一隻小動物在水渠邊喝水，水波輕晃，引起珈尼瑪的注意。天籟和萬物。她在記憶中搜尋著，越過腦中一道奇異而安靜的屏障，遇上了被辛那赫里布擄到亞述的女祭司喬芙，透過女祭司的記憶找出解圍的方法。對喬芙而言，帕雷穆巴薩和他的女人不過是孩子，任性且危險。兩人不知道喬芙和辛那赫里布埋骨的那顆行星叫什麼名字。對於即將發生在這兩名謀反者身上的事，假如要向他們解釋的話，只能從實際行動開始。

並以實際行動結束。

珈尼瑪翻身側臥，解下弗瑞曼求生包，從壓條上抽出通氣管，打開通氣管的蓋子，取出長長的濾芯。現在她手上有了一根空管子。接著，她從針線包內拿出一根針，從刀鞘中拔出晶刃匕，把針插入刀尖上曾經裝滿沙蟲神經劇毒的洞內。手臂上的傷使這些動作變得很困難。最後，她從求生包內袋拿出一段香料纖維，小心翼翼將淬過毒的針裹在纖維中，做成飛鏢，緊緊插在通氣管內。

珈尼瑪將武器拿平，匍匐著朝燈光前進。她移動得極慢，盡量不在苜蓿間發出動靜。她邊爬邊研究圍在燈光旁的蟲子。有了，其中就有吸血蠅，以吸食人血聞名。毒鏢或許可以悄悄射出，當事人會以為只是被叮了一下。只剩最後一個決定：要射哪一個──男人還是女子？

穆莉孜，珈尼瑪的意識中突然冒出這個名字。那女孩的名字。她想起曾聽人議論過她。她就像圍著燈光的蟲子一樣整天圍著帕雷穆巴薩。她很軟弱，容易動搖。

很好。帕雷穆巴薩今晚選錯了同伴。

珈尼瑪把管子放入口中，邊回想喬芙女祭司的記憶。她仔細瞄準，猛地呼出胸腔內的空氣。

帕雷穆巴薩拍了拍自己的臉，拿開後發現手上有些微血跡。針已不見蹤影，看來是被他自己揮手拍掉了。

女孩說了句安撫的話，帕雷穆巴薩笑了。笑容還未消失，他的腿就開始發軟。他癱倒在女孩身上，女孩只好使力扶著他。當珈尼瑪來到她身旁，用出鞘的晶刃匕刀尖指著她的腰時，她還在搖搖晃晃地撐著男人沉重的身體。

珈尼瑪以閒聊的語氣說道：「別亂動，穆莉孜。我的刀有毒。妳可

以放下帕雷穆巴薩，他已經死了。」

你會發現，所有主要社會勢力都暗藏運用語言來獲取並保持權力的活動，從巫醫、祭司到官僚，無不如此。民眾必須學會將權力語言當成真實事物，以為符號體系便是實質的宇宙。在維護此類權力結構的過程中，必須讓特定符號顯得高深莫測━例如那些用來操控經濟或是用於定義健全心智的符號。這些祕而不宣的符號導致各種破碎的語言分支，每個分支都意味著使用者正在累積了某種型式的權力。了解這一點之後，帝國的保安部隊必須格外留意任何新形成的語言分支。

━伊若琅公主在厄拉欽恩戰爭學院的演講



「或許不需要提醒你們，」法拉肯說道，「但為了防止意外，我還是說明一下，屋裡有個聾子，他奉命一旦有任何跡象顯示我被巫術控制住，就會殺死你們。」

他並不期望這番話能產生什麼作用，潔西嘉和艾德侯的反應也令他很滿意。

法拉肯精心挑選了這個地方來審問兩人━沙德姆的老會客廳，來自異星的陳設使這地方看上去不那麼莊嚴。戶外正值冬日午後，但完全封閉的屋內模擬出永遠的夏日，以伊克斯最純的水晶製成的燈球錯落有致，整個屋子都洋溢著金色光芒。

法拉肯不動聲色，內心卻為厄拉科斯傳來的消息而暗喜。雙胞胎中的男孩雷托已死於拉扎虎之口，倖存的女孩珈尼瑪被她姑母關了起來，據說成了人質。這個報告充分說明了艾德侯和潔西嘉為何前來此地━兩人需要政治庇護。柯瑞諾氏族的密探報告說，厄拉科斯的局勢很不穩定。厄莉婭同意接受名喚「附身審判」的測試，但並未進一步解釋為何這麼做。而且，測試的時間仍然待定，柯瑞諾氏族的那兩名密探甚至認

為永遠不會有那麼一天。但可以確定的是，沙漠上的弗瑞曼與皇家軍隊裡的弗瑞曼人打了起來，差點爆發內戰，政府因而暫停運作。史帝加的穴地目前是中立地帶，雙方就指定在那裡交換人質。珈尼瑪顯然是人質之一，但如何交換？目前仍不得而知。

潔西嘉和艾德侯被牢牢綁在懸浮椅上，身上纏著致命的鯱迦藤，任何輕微的掙扎都會見血見肉。兩名薩督卡將兩人帶入會客廳，檢查捆綁是否結實後安靜離開了。

法拉肯的警告的確是多餘的。潔西嘉看到了那名全副武裝的聾子，他靠在她右方的牆上，手握老式但高效的槍枝。她打量著室內那些異星裝飾。在拱頂的中央，罕見的鐵樹葉與貓眼石交錯排成新月狀。她腳下的地板有帕薩凱的骨骼圍出的一道道矩形，矩形內鑽石木和貝殼交錯排列，一切都以雷射切割並磨亮。牆上的裝飾是由某種堅硬的材料緊密拼成的圖案，這些圖案圍繞著四種姿態的獅子──已逝的沙德姆四世繼承者的標誌。獅子是以一種古怪的金子製成。

法拉肯決定站著迎接他的俘虜。他下身穿著短褲，上身是淺金色外衣，領口繡著真絲，唯一的裝飾是左胸處象徵親王地位的星爆家徽。陪同他出席的霸夏泰卡尼克身著薩督卡軍服，腿上套著厚重的靴子，腰扣上的槍套裡放著一把裝飾華麗的雷射槍。潔西嘉早就從貝尼．潔瑟睿德的報告中看過泰卡尼克那張不苟言笑的臉，此時他正站在法拉肯左後方幾步外，身後的牆邊有一張黑色的木質王座。

「現在，」法拉肯對著潔西嘉說道，「妳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想問，為什麼把我們綁成這樣？」潔西嘉示意纏在她身上的鯱迦藤。

「我們剛剛收到來自厄拉科斯的報告，內容解釋了你們來這裡的原因。」法拉肯道，「或許我現在就應該給你們鬆綁。」他笑了笑，「如果妳──」他見到母親從俘虜身後的大門走了進來，頓時不說話了。

溫西希婭匆匆經過潔西嘉和艾德侯，沒有看兩人一眼，向法拉肯遞上一只小小的訊息塊，並啟動了它。他研究著訊息塊瑩亮的表面，不時抬頭看看潔西嘉。訊息塊的光澤變暗了，他還給母親，示意她遞給泰卡尼克，然後皺眉盯著潔西嘉。

溫西希婭站在法拉肯右側，手上握著的訊息塊在白袍的衣褶中半隱

半露。

潔西嘉向右瞟了一眼艾德侯，但他拒絕與她對視。

「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對我很不滿意。」法拉肯道，「她們認為妳孫子的死是我的責任。」

潔西嘉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想：我應該相信珈尼瑪的話，除非……她不願繼續想下去。

艾德侯閉上眼睛，隨後睜開，瞥了潔西嘉一眼。她仍然盯著法拉肯。艾德侯先前向她透露自己在圓迦亞中看過眼前這一幕，但她似乎渾不在意。他不知道該如何理解她的冷靜。她顯然知道某些他不知道的事。

「情況是這樣的……」法拉肯開始說明他所掌握的厄拉科斯情勢，毫無隱瞞。他總結道：「妳的孫女逃過一劫，但據報告說，她被厄莉婭夫人關了起來。這對妳來說應該是好消息。」

「是你殺了我的孫子嗎？」潔西嘉問道。

法拉肯的回答十分真誠：「不是我，最近我才知道有這場陰謀，那不是我的主意。」

潔西嘉望向溫西希婭，那張心形臉明顯正洋洋得意。她想：是她做的！是母獅為了幼獸設計的陰謀！母獅日後可能會悔不當初。

潔西嘉重新看著法拉肯，說道：「但女修會認為是你殺了他。」

法拉肯轉向他母親：「給她看看那封文件。」

溫西希婭有些遲疑。他帶著怒意再次開口：「我說了，給她看看。」潔西嘉暗暗記下他會為此發火，日後可能可以利用。

溫西希婭臉色蒼白，將訊息塊的正面對準潔西嘉，將之開啟。上面的文字配合潔西嘉的視線一行行流動：「貝尼．潔瑟睿德在瓦拉赫九號行星上的委員會就柯瑞諾氏族暗殺雷托．亞崔迪二世正式提出抗議。相關證據和意見現已提交蘭茲拉德內部安全委員會。我們將選出中立區，並提名各方都能認可的法官。我們要求你盡快回覆。薩比特．瑞庫西，蘭茲拉德會。」

溫西希婭回到兒子身側。

「你會怎麼答覆？」潔西嘉問道。

溫西希婭說道：「我兒子還沒正式成為柯瑞諾氏族的領袖，我會—

你去哪裡？」後半句話是對法拉肯說的，他正轉身朝聾子身旁的小門走去。

法拉肯停住腳步，半側著身子說道：「我要回到我的書本和我更感興趣的東西旁邊。」

「你敢？」溫西希婭質問道，她的脖子和臉上泛起一層暗紅。

「我敢以我自己的名義做很多事。」法拉肯說道，「妳以我的名義作出了決定，而我覺得這些決定很不光彩。從現在起，若不讓我用自己的名義作決定，妳就找其他人繼承柯瑞諾氏族吧。」

潔西嘉飛快掃了一眼衝突的雙方，看出法拉肯真實的憤怒。霸夏筆挺地站著，裝作什麼也沒聽見。溫西希婭在狂怒的邊緣舉棋不定，法拉肯則一副任何結果都能接受的模樣。潔西嘉相當讚賞他的姿態，她看出這場對抗中有很多能為她所用的東西。用拉扎虎對付她孫兒的決定似乎未經法拉肯的同意。他剛才說過，他知道這場陰謀，但沒有參與，那時他的神情非常真誠，並無可疑之處。此時法拉肯眼中的怒火也貨真價實──他已準備好接受一切後果。

溫西希婭渾身顫抖，深深吸了口氣，說道：「很好。正式授地儀式將在明天舉行，你現在就可以提前使用你的權力。」她看著泰卡尼克，但後者拒絕和她對視。

她和兒子一走出這裡，就會有一場激烈爭吵，潔西嘉想，但我相信，他已經贏了。她開始全神回想蘭茲拉德會的那封文件。女修會動了點手腳，在正式的抗議文中隱藏了只有潔西嘉才能破解的訊息。這則訊息本身便說明了女修會的間諜知道潔西嘉的處境，對法拉肯的掌握也非常精準，知道他會讓他的俘虜看這封文件。

「我的問題，你還沒回答。」法拉肯轉過身之後，潔西嘉說道。

「我會告訴蘭茲拉德，我和這次暗殺沒有絲毫關係。」法拉肯說道，「我還會說，我和女修會一樣反對這種行為──儘管我確實從事件的結果中獲利。對於暗殺對妳造成的任何痛苦，我表示抱歉。財富碾壓一切。」

財富碾壓一切！潔西嘉想。那是她的公爵最喜歡的口頭禪，而且法拉肯的神態表明他也知道。她強迫自己不去想他們可能真的殺害了雷托。她必須假設珈尼瑪告訴她的計畫已經貫徹到底。走私者會安排葛尼

與雷托相會，然後完成女修會的部署。雷托必須接受測試，他別無選擇。若非如此，他會像厄莉婭那樣被認定已遭妖煞附身。還有珈尼瑪……珈尼瑪的事可以緩一緩。現在沒辦法將這個出生之前就有記憶的人送到聖母面前。

潔西嘉深深嘆了口氣。「遲早會有人想到你和我孫女可以聯姻，癒合兩大氏族的傷口。」

「已經有人向我提出這個可能性，」法拉肯瞥了一眼母親，「我的回答是等厄拉科斯的局勢明朗後再談。沒必要匆忙作出決定。」

「你可能已經落入我女兒的圈套，被她控制了。」潔西嘉說道。

法拉肯挺直了身體：「說清楚。」

「厄拉科斯的情形並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樣。」潔西嘉說道，「厄莉婭有自己的盤算，妖煞的盤算。我的孫女如果對厄莉婭沒有利用價值，可能有生命危險。」

「你覺得我會相信妳和妳女兒在內訌，亞崔迪氏族在自相殘殺嗎？」

潔西嘉看了一眼溫西希婭，隨後看著法拉肯：「柯瑞諾氏族的人不也在內訌？」

法拉肯冷笑道：「說得好。那麼，我是怎麼落入妳女兒的圈套？」

「被扯入我孫子的死亡中，還有綁架了我。」

「綁架……」

「不要相信這個女巫。」溫西希婭提醒道。

「要相信誰由我自己決定，母親。」法拉肯道，「請原諒，潔西嘉女士，但我不清楚綁架的事，我只知道妳和妳忠誠的隨從──」

「誰是厄莉婭的丈夫？」潔西嘉道。

法拉肯打量著艾德侯，隨後望向霸夏：「你怎麼看，泰卡？」

霸夏的想法顯然與潔西嘉相似。他說道：「她言之成理。我們要當心！」

「他是甦亡人，也是晶算師。」法拉肯說道，「我們即使把他折磨死，也得不到確切的答案。」

「假設我們已經中了厄莉婭的計，但對我們而言比較安全。」泰卡尼克說道。

潔西嘉知道，她該出招了。但願艾德侯不至於出爾反爾。她不喜歡這樣利用他，但她必須以大局為重。

「首先，」潔西嘉說道，「我得當眾宣布我是自願來這裡的。」

「有意思。」法拉肯說道。

「你必須相信我，讓我在塞康達斯行星上自由行動，」潔西嘉說道，「不能讓我看起來像是被逼宣布的。」

「不行！」溫西希婭反對道。

法拉肯沒有理睬她：「妳以什麼理由來這裡呢？」

「我是女修會的全權代表，被派來接管你的教育。」

「但是女修會指控我……」

「所以你更需要盡快決定。」潔西嘉說道。

「不要相信她！」溫西希婭說道。

法拉肯看著她，極其客氣地說道：「如果妳再打斷我，我會讓泰卡把妳帶走。他聽到妳同意把權力移交給我，現在他是我的人了。」

「我告訴你，她是女巫！」溫西希婭看了一眼牆邊的聾子。

法拉肯遲疑了一下，隨後道：「泰卡，你怎麼看？我被人控制了嗎？」

「我不這麼認為。她──」

「你們兩個都被控制了！」

「母親。」他的語氣平淡，不容反駁。

溫西希婭握緊雙拳，但終究沒有開口，轉身離開了房間。

法拉肯再次轉身面對潔西嘉：「貝尼．潔瑟睿德會同意嗎？」

「她們會的。」

法拉肯琢磨了一番，冷笑道：「女修會想從中得到什麼？」

「你和我的孫女結婚。」

艾德侯驚訝地看了潔西嘉一眼，彷彿想開口，但最終放棄了。

潔西嘉說道：「你想說什麼，鄧肯？」

「我本想說，貝尼．潔瑟睿德想要的，是她們一直追求的東西：一個不會干涉她們的宇宙。」

「這很明顯。」法拉肯說道，「但是，我看不出來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由於身上還綁著魃迦藤，艾德侯只好用揚起眉毛代替聳肩，然後笑了笑。

法拉肯看到後，轉身正對著艾德侯說道：「我讓你覺得好笑嗎？」

「整件事都讓我覺得好笑。你家族中有人買通了宇航，讓他們帶著暗殺武器到厄拉科斯──目的是什麼，誰都看得出來。然後你們又得罪了貝尼．潔瑟睿德，因為你們殺了她們育種計畫的男──」

「你在說我是騙子嗎，甦亡人？」

「沒有。我相信你不知道這個陰謀，但我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形勢。」

「不要忘了他是晶算師。」潔西嘉提醒道。

「我也這麼想。」法拉肯說道，轉身看著潔西嘉，「讓我們假設一下，我放了妳，然後妳發出聲明。但妳孫子死亡的事仍然沒有解決。晶算師說得對。」

「是你母親幹的嗎？」潔西嘉問道。

「大人！」泰卡尼克警告道。

「沒關係，泰卡，」法拉肯隨意揮了揮手，「如果我說是我母親呢？」

為了測試柯瑞諾氏族是否已經分裂，潔西嘉豁出去了：「你必須告發她，流放她。」

「大人，」泰卡尼克說道，「小心這可能是計中計。」

艾德侯說道：「而潔西嘉女士和我則是被設計的人。」

法拉肯收緊下頜。

潔西嘉想：別介入，鄧肯！現在不要！但是艾德侯的話是當頭棒喝，她忍不住沙盤推演出來，思索自己是否可能不知不覺落入了別人的圈套。珈尼瑪和雷托……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人可以借鏡體內無數的經驗，獲得的建議也遠遠多於任何活著的貝尼．潔瑟睿德。還有一個問題是：女修會是否對她開誠布公？她們可能仍然不信任她。畢竟，她背叛過她們……為了她的公爵。

法拉肯皺著眉頭，一臉疑惑地看著艾德侯：「晶算師，我想知道，在你眼中，傳道人是什麼樣的人？」

「他安排我們到這裡來。我……我們的交談不超過十個字。他很少

直接出面。他可能是……他可能是保羅．亞崔迪，但我沒有足夠的證據。我能確定的是，我應該離開了，而他能安排我離開。」

「你說過，你被騙了。」法拉肯提醒他。

「厄莉婭希望你能悄悄殺了我們，然後銷毀一切證據。」艾德侯說道，「除掉潔西嘉女士之後，我就沒用了。還有，潔西嘉女士在完成女修會的任務之後，對她們也沒有用了。厄莉婭會向女修會究責，但她們最終會贏。」

潔西嘉閉上眼睛，全神貫注。他是對的！她能聽出他語氣中晶算師式的篤定，以及他話中的真誠。整場計謀天衣無縫。她深吸兩口氣，開始入定，在頭腦中翻開各種資料，隨後回過神來，睜開雙眼。

此時法拉肯已經從她身邊走開，站到艾德侯面前半步外──移動了三步。

「別再說了，鄧肯。」潔西嘉說道，她悲哀地想，雷托曾警告她，貝尼．潔瑟睿德可能制約過她。

剛想再次開口的艾德侯閉上了嘴巴。

「只有我才能發號施令。」法拉肯說道，「繼續，晶算師。」

艾德侯依舊沉默。

法拉肯轉過身，看著潔西嘉。

她盯著另一端的牆壁，回顧艾德侯的推斷和入定時的發現。貝尼．潔瑟睿德當然不會放棄亞崔迪的血脈，但她們想要控制奎薩茲．哈德拉赫。她們在育種計畫中花費了太多時間和精力。亞崔迪和柯瑞諾氏族公開起衝突，她們才能插手仲裁。鄧肯是對的。她們會同時控制珈尼瑪和法拉肯。這是唯一可能的方案。奇怪的是，厄莉婭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潔西嘉費力嚥了口唾沫。厄莉婭……妖煞！珈尼瑪說要憐憫她是對的。但誰又會憐憫珈尼瑪呢？

「女修會承諾會將你推上皇位，並讓珈尼瑪嫁給你。」潔西嘉說道。

法拉肯向後退了一步。這個女巫能看透我的心思嗎？

「她們跟你祕密聯繫，避開了你母親。」潔西嘉說道，「她們告訴你，我不知道這個計畫。」

潔西嘉觀察法拉肯的表情，一眼就看穿了他。就是這個計畫。艾德

侯展示了他驚人的推理能力，透過有限的資料就拆解了整場計謀。

「看來她們在玩兩面手法，將這些事告訴了妳。」法拉肯說道。

「她們什麼也沒說。」潔西嘉說道，「鄧肯是對的，她們耍了我。」她對自己點了點頭。這是緩兵之計，女修會的典型模式：提供一個合理的故事，完全迎合人們所認定的女修會動機，這樣大家就會輕易接受。但是，她們希望除掉潔西嘉──一個曾經背叛她們的女修。

泰卡尼克走到法拉肯身邊：「大人，這兩個人太危險，不能和──」

「等等，泰卡，」法拉肯說道，「還有謎團沒有解開。」他看著潔西嘉，「我們有理由相信，厄莉婭提議的新娘可能是她本人。」

艾德侯渾身一震，隨後控制住自己。左腕上�迦藤割開的傷口鮮血直流。

潔西嘉裝出瞠目結舌的模樣。雷托公爵是她的愛人、她孩子的爸、她的知己，如今她正眼睜睜看著他那冷酷的理性竟扭曲地由妖煞繼承下來。

「你會答應嗎？」艾德侯問道。

「我在考慮。」

「鄧肯，我說過了，別開口。」潔西嘉說道。她轉臉對著法拉肯：「她的條件是兩條微不足道的人命──我和鄧肯？」

「我們不信任所有叛徒。」法拉肯說道，「妳兒子不是說過嗎？『背叛會孕育背叛。』」

「女修會的意圖很明顯，」潔西嘉說道，「她們希望同時控制亞崔迪和柯瑞諾。」

「我們正在考慮接受妳的提議，潔西嘉女士，但那樣一來，鄧肯．艾德侯就必須回到他可愛的妻子身邊。」

痛苦只是神經放出的訊息，艾德侯提醒自己，和光線進入眼睛是同樣的原理。力量來自肌肉，而不是神經。這是一項古老的晶算師修練，他在一次呼吸間就完成了。隨後他彎起右腕，將動脈對準�迦藤。

泰卡尼克一下子跳到椅子邊，按下鎖扣去除束縛，同時大聲召喚醫生。一群副手立刻從密門湧上。

鄧肯總是這麼傻氣，潔西嘉想。

醫生在搶救艾德侯，法拉肯則盯著潔西嘉，片刻後說：「我沒有說

我要接受厄莉婭。」

「那並不是他割腕的原因。」潔西嘉說道。

「哦？我還以為他想讓出位置。」

「你沒有那麼笨，」潔西嘉說道，「在我面前別裝了。」

他笑了笑：「我非常清楚厄莉婭能毀了我。連貝尼．潔瑟睿德都不希望我接受她。」

潔西嘉若有所思地打量他。這個柯瑞諾氏族的年輕後裔是什麼樣的人？他並不擅長裝傻。她又想起，雷托曾說她將遇到有趣的學生。而艾德侯說傳道人也有類似的想法。她真希望自己能會會這位傳道人。

「你會流放溫西希婭嗎？」潔西嘉說道。

「這似乎是不錯的交易。」法拉肯說道。

潔西嘉瞥了艾德侯一眼。急救已經結束，現在他身上捆著危險性較低的帶子。

「晶算師不應該這麼決絕。」她說道。

「我累了，」艾德侯說道，「妳不知道我有多累。」

「用得太狠的話，忠誠也會耗盡。」法拉肯說道。

潔西嘉再次打量了他一眼。

看到潔西嘉的目光，法拉肯想：用不了多久，她就會了解我，而這對我非常有價值。一個把我當自己人的貝尼．潔瑟睿德叛徒！這是他兒子所擁有而我卻沒有的。現在讓她看到一小部分的我，之後她會看到全部。

「這個交易很公平。」法拉肯說道，「我接受妳的條件。」他朝牆邊的聾子做了一套複雜的手勢，發出命令。聾子點點頭。法拉肯彎腰按下鎖扣，放開了潔西嘉。

泰卡尼克問道：「大人，這麼做，你有把握嗎？」

「我們不是討論過了嗎？」法拉肯反問道。

「是的，但是……」

法拉肯笑了一聲，對潔西嘉說道：「泰卡懷疑我判斷的依據。但是，從書本和卷軸上只能學到部分知識，真正的知識源於實踐。」

潔西嘉從椅子上站起來，陷入沉思。她回想法拉肯剛才的手勢，他使用的是亞崔迪家的戰時用語！這大有玄機，這裡有人在刻意仿效亞崔

迪。

「當然，」潔西嘉說道，「你想讓我教導你，讓你接受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

法拉肯笑容滿面。「我無法拒絕這個提議。」他說道。

31

暗號是一個死在厄拉欽恩地牢的人給我的。知道嗎，我就是從那裡得到這枚龜形戒指的。之後，反叛者把我藏在城外的露天市場。暗號？哦，從那時起已經改過很多次了。當時的暗號是「堅持」，回答「烏龜」。我就靠這暗號從那裡活著出來了。這就是我戴這枚戒指的原因：為了紀念。

—塔吉爾．莫罕達斯：與友人的對話



雷托聽到身後有沙蟲朝他放在老虎屍體旁的沙錘和撒在那四周的香料撲去，此時他已走入沙漠深處。計畫才剛開始就出現好預兆：在這一帶的沙漠，沙蟲已經快要銷聲匿跡了。儘管並非必要，但沙蟲出現還是很有幫助：珈尼瑪無需編理由解釋屍體為何失蹤了。

此刻，他知道珈尼瑪已經完成自我洗腦，相信他已經死了。在珈尼瑪的記憶中，只留下一團小小的、隔離的意識。想喚醒這密封的記憶，只能用整個宇宙中只有兩人會的語言，喊出兩個單詞：「Secher Nbiw」。當她聽到了這兩個單詞：黃金之路……她才會記起他。在此之前，他是死者。

雷托感受到真正的孤獨。

他胡亂移動腳步，發出的聲音如同沙漠本身的自然聲響。他沿途的任何動作都不會讓身後的那條沙蟲察覺這裡還有人類在活動。這種步伐已深植他腦海，他可以做到不假思索。兩隻腳會自行移動，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每一步發出的聲音都會被當成風聲或沙石自然滾落，而不是人類在行走。

沙蟲進食完之後，雷托趴在沙丘的陰影中，回頭望向侍者岩。是的，夠遠了。他再一次插下沙錘，召喚他的坐騎。沙蟲風馳電掣而來，沒給他留下太多準備時間就一口吞掉沙錘。他利用創造者矛鉤爬了上

去，掀開蟲第一道體節環，露出下方的敏感部位，駕馭著這頭無意識的野獸朝東南方前進。這是一條小型沙蟲，但體力不錯。在牠飛快穿越沙丘時，他能感覺到牠的力量。風從他身旁掠過，他可以感受摩擦發出的熱。

沙蟲爬動時，他的思緒也在翻騰。他第一次騎乘沙蟲是在史帝加帶領下完成的。只要稍微回想，他就能聽到史帝加的聲音在耳畔響起，冷靜又明確，帶著舊時代的文雅。不是那個訓斥弗瑞曼人發酒瘋的史帝加，也不是那個高聲咆哮的史帝加。不──史帝加有自己的職責。他是皇室的導師。「在古代，人們以小鳥的叫聲來為牠們命名。同樣，每種風也都有自己的名字。每小時六響的風被稱為帕斯忒颯，二十響的叫庫噓馬，達到一百響的叫黑那利──推人風。還有在空曠沙漠中的惡魔：胡剌斯卡利．瓦剌，噬人風。」

這一切雷托早已知道，但還是連連點頭，感謝他傳授智慧。

史帝加的話聲中有很多寶貴的東西。

「在古代，有些部落以盜水聞名。他們被稱為伊督利，意思是『水蟲』，這些人會毫不手軟偷取其他弗瑞曼人的水。如果你獨自走在沙漠，他們連你皮膚裡的水都不會放過。他們住的地方叫迦庫魯圖穴地。其他部落的人聯手在那裡消滅了他們。那是很久遠的事了，甚至在凱恩斯來之前──在我曾曾祖父的年代。從那之後，再也沒有弗瑞曼人去迦庫魯圖。那裡成了禁地。」

這些話使雷托想起深埋在記憶中的知識，也讓他上了重要的一課：他從此知道自己的記憶是如何運作。徒有記憶是不夠的，即便擁有無數過去的人也是如此，除非他知道如何運用記憶中的知識。迦庫魯圖應該有水，有捕風器，還有弗瑞曼穴地應有的一切，再加上獨一無二的價值：沒有弗瑞曼人會去那裡。很多年輕人甚至不知道有這個地方。哦，當然，他們知道豐韃珂，但在他們心目中，豐韃珂只是走私者的據點。

這是躲過世人耳目最完美的地點──混入走私者和其他年代的亡者之間。

謝謝你，史帝加。

拂曉前，沙蟲體力不支了。雷托從牠的體側滑下，看著牠鑽入沙丘，以熟悉的模式慢慢離開，回到地底深處生悶氣。

我必須等白天結束，他想。

他站在沙丘頂端，環視四周：空曠，空曠，還是空曠。只有消失的沙蟲留下的痕跡打破這裡的單調。

一隻夜鳥正朝東方地平線升起的第一縷綠光叫戰。雷托在沙中挖出一道坑，將蒸餾營帳充好氣，把沙地通氣管的末端伸入空氣中。

在睡意來臨前的漫長等待中，他躺在黑暗中，思索著他和珈尼瑪做的決定。這不是容易的決定，對珈尼瑪而言更是如此。他並沒有全盤托出自己的預象，也沒有說出自己根據預象所做的推斷。那是預知的幻象，而不是夢。奇特之處在於，他覺得那是關於預象的預象。如果說有什麼能讓他相信他父親仍活著，那就是這場預象的預象。

先知將我們禁錮在他的預象中，雷托想，對先知來說，只有一個方法能夠打破預象：在預象的重要轉折中了結自己的生命。雷托那場雙重預象所揭示的真相，他為此陷入沉思，因為這與他的決定息息相關。可憐的施洗約翰，他想，如果他有勇氣選擇另一種死法，歷史的發展將完全不同……但也可能他做了最勇敢的選擇。我如何知道他是否有別的選擇？但我知道父親有別的路可走。

雷托嘆了口氣。背棄父親就正同背棄神。但亞崔迪帝國需要被搖醒。它已經淪落到保羅所預見的最糟境地。它就這麼輕易地抹殺了人類。毫不猶豫。宗教狂熱已經上緊發條，正滴答作響。

我們被禁錮在父親的預象之中。

雷托知道，走出宗教狂熱的路就在黃金之路。他父親也看到了這一點。從黃金之路走出的人類可能會回望摩阿迪巴時代，認為那個時代更加理想。儘管如此，人類必須去經歷與摩阿迪巴不同的道路，否則將無法理解自身的迷思。

安定……和平……繁榮……

只要有選擇，帝國的大多數公民會作出何種選擇幾無懸念。

儘管他們會恨我，他想，儘管珈尼瑪會恨我。

他的右手突然發癢，令他想起雙重預象中那可怕的手套。是這樣，他想，是的，就該這樣。

厄拉科斯，請賜予我力量，他祈禱著。他的行星仍頑強地活在他的下方和四周。沙子緊緊壓在蒸餾營帳上。沙丘是巨人，數算著手上的鉅

額財富，蠱惑著人心，既美麗又醜陋不堪。行星上的商人只認一種貨幣：權力的脈動，無論這種權力是用什麼堆積出來。他們支配這顆星球，就像男人占有擄來的情婦，或者貝尼．潔瑟睿德掌控她們的女修。

難怪史帝加會痛恨從商的祭司。

謝謝你，史帝加。

雷托想起了古老穴地優美的法則，想起皇室統治之前的生活。他回憶著，他知道這就是史帝加的夢想。在燈球和雷射出現之前，在撲翼機和香料開採設備出現之前，還有另一種生活：褐膚的瘦削母親，大腿上坐著嬰兒，油燈燃燒香料油，散發濃濃的肉桂香，知道自己無權強迫人們接受調解的耐巴耐心說服衝突的雙方。那些在岩洞中黑暗的生活……

一隻可怕的手套能重新建立平衡，雷托想。

他終於入睡了。

我看到他的鮮血，還有一條被利爪撕下的長袍破布。他的妹妹生動描述了老虎，以及老虎明確的攻擊。我們審問了一名陰謀分子，其他人或死或入獄。所有證據都指向柯瑞諾氏族。真言師已核實這些證詞。

—史帝加向蘭茲拉德呈交的報告



法拉肯研究著監視器裡的鄧肯．艾德侯，想找到線索，解開他的古怪舉動。剛過正午，艾德侯站在潔西嘉女士分配到的住所門外，等待她接見。她會見他嗎？她自然知道有人在監視。但，她會見他嗎？

法拉肯待在指揮室中，屋內處處違法，裝滿了忒萊素和伊克斯製作的違禁品。泰卡尼克就是在這裡指揮手下訓練老虎。只要用右手移動操縱桿，法拉肯就可以從六個角度觀察艾德侯，或是轉而觀察潔西嘉女士的房間，那裡的監視裝備同樣精良。

艾德侯的眼睛令法拉肯相當不安。忒萊素人在再生箱中為甦亡人配備的金屬球與人類的眼睛迥然不同。法拉肯碰了碰自己的眼瞼，感受到永久型隱形眼鏡堅硬的表面，那掩蓋了他染上香料癮之後的全藍眼睛。艾德侯的眼睛看到的肯定是不同層面的萬物。否則，還有其他可能嗎？法拉肯幾乎忍不住想要問問忒萊素的外科醫生，讓他親自回答這個問題。

艾德侯為何要自盡？

他真的想這麼做嗎？他明知道我們不會袖手旁觀。

艾德侯仍是危險的未知數。

泰卡尼克想將艾德侯留在薩魯撒，或殺了他。或許那才是最佳選擇。

法拉肯轉而察看正面影像。艾德侯坐在潔西嘉女士寓所外的一張硬

長凳上。那是沒有窗戶的門廳，木牆上裝飾著三角旗。艾德侯在長凳上已經坐了一個多小時，一副會等到地老天荒的模樣。法拉肯朝螢幕俯身。身為亞崔迪氏族忠心耿耿的劍客、摩阿迪巴的師長，這些年來，這人在厄拉科斯上一直備受禮遇。他的步伐仍像年輕人那麼靈活，那可能是得益於香料飲食，當然了！而忒萊素的再生箱也賦予他精妙的代謝平衡。艾德侯真記得再生箱以前的事嗎？其他在忒萊素上重生的人都辦不到。他真是道謎！

他戰亡的報告就放在他的藏書室裡。手刃他的薩督卡報告了他的英勇：倒下之前，他了結掉他們小隊中的十九人。十九名薩督卡！他的肉身太值得送入再生箱了。但忒萊素卻讓他變成晶算師。那個重生的肉體內究竟住著怎樣的靈魂？除了原有的才能，他也是人類電腦，那是何等感受？

為什麼他要自盡？

法拉肯知道自己的天分，對自己也沒什麼不切實際的幻想。他是史學家、考古學家，也擅長判斷人。情勢迫使他深入了解那些可能為他效力的人，也深入研究亞崔迪氏族。他把這種身不由己視為貴族的代價。對於將揮舞他的旗幟運用權力的人，統治者需要下精準而敏銳的判斷。因下屬犯的錯和濫用職權而下臺的統治者大有人在。對亞崔迪氏族的深入研究揭露了這個氏族在選擇下屬方面的天分。他們知道如何讓下屬維持忠誠，如何保持戰士的熱誠。

艾德侯的表現不符合他的個性。

為什麼？

法拉肯瞇起雙眼，想穿透皮膚看到那個人的內在。艾德侯仍好整以暇，似乎有無窮的耐心，全身都散發著自制及堅定。忒萊素的再生箱創造了某種超越人類的東西。法拉肯感覺到了，這人能自我修復，彷彿遵循某種永恆的法則，在每次結束時開啟下一輪更新。他像行星繞著恆星公轉般，周而復始地在固定的軌道上運轉。這人不會向壓力屈服，最多只稍稍調整軌道，卻本質不會改變。

為什麼他要割腕？

不論動機是什麼，他這麼做是為了亞崔迪，為了他的主人。亞崔迪是他圍繞的恆星。

不知何故，他認為將潔西嘉女士安置在這裡對亞崔迪氏族有好處。

法拉肯提醒自己：這是晶算師的想法。

他想得更深了：晶算師雖然也會犯錯誤，但不常發生。

得出這個結論後，法拉肯幾乎就要下令驅逐潔西嘉女士和艾德侯，但他在下令的瞬間猶豫了。

這兩人，甦亡人晶算師和貝尼．潔瑟睿德女巫，仍是這場權力遊戲中重要的棋子。艾德侯必須送回厄拉科斯，因為他在那裡勢必會興風作浪。潔西嘉必須留在這裡，用她那些奇異的知識為柯瑞諾氏族出謀獻策。

法拉肯知道自己在玩難以捉摸而危險的遊戲，但他一直在為這一刻準備，自從他意識到自己比周圍的人更聰明、更敏銳之後，就為這一刻做了多年準備。對兒童來說，那是可怕的領悟，於是藏書室既成了他的避難所，也成了他的教師。

疑慮啃咬著他，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準備好投入這場遊戲。他背棄了母親，失去她的輔助，但她的決定對他來說總是危機重重。拉扎虎！訓練牠們的過程就是一場屠殺，運用牠們暗殺亞崔迪更是愚蠢。那太容易追查了！她應該慶幸自己只遭到流放。潔西嘉女士的建議完美切中他的需要。必須誘導她，讓她洩漏亞崔迪家的思考方式。

他的疑慮開始消解。他想，生活不再優渥且經歷嚴苛訓練之後，他的薩督卡已經再次變得剽悍、強韌。軍團規模不大，若是一對一作戰，已足以和弗瑞曼人抗衡。然而，只要厄拉欽恩公約訂定的軍力限制仍然有效，這一切的意義就不大。弗瑞曼人在數量上仍占絕對優勢──除非他們在內戰中消耗了戰力。

若要向弗瑞曼宣戰，一切還言之過早。他需要時間。他需要跟心懷不滿的大氏族重新結盟，也需要拉攏那些新興的小氏族。他需要鉅貿聯會的資金。他需要時間讓薩督卡更強大，讓弗瑞曼人更疲弱。

法拉肯再次望向監視器上那個不屈不撓的晶算師。艾德侯為何在此時求見潔西嘉女士？他應該知道兩人受到了監視，每句話、每個動作都會被記錄下來，進行詳細的分析。

為什麼？

法拉肯的目光別開，看著控制臺旁的文件架。在微弱的螢幕光線

下，他一眼就認出那幾份報告厄拉科斯最新情勢的卷軸。他的間諜無孔不入，值得表揚。這些報告讓他充滿喜悅和希望。他閉上雙眼，報告的摘要以奇異的編排出現在他腦中，方便他記憶。

行星變得富饒，弗瑞曼人擺脫土地壓力後，新聚落也失去傳統穴地的要塞特性。在古老的穴地文化中，弗瑞曼人從一出生就接受反覆教導。「穴地就像你自己的身體，有了穴地，你才能走向世界，走向宇宙。」

傳統的弗瑞曼人會說：「去看看高原吧。」意思是，戒律是最重要的科學。但新的社會結構正在侵蝕古老的戒律，紀律逐漸鬆弛。新的弗瑞曼首領只知道祖先的要理問答和隱藏在神話歌謠中的歷史。居住在新社區的人民更反覆無常，更開放，更容易爭吵，對權威也更冷漠。老穴地的人更有紀律，更願意投入團隊活動，工作通常也更加賣力。他們會小心保護自己的資源。老穴地的人仍然相信井井有條的社會能實現自我。年輕人則不相信這種說法。傳統文化的守護者會看著年輕人說：「他們的過去已經被死亡之風侵蝕。」

法拉肯喜歡自己做的摘要，尖銳指出：厄拉科斯文化的多樣性只會帶來混亂。他把關鍵概念深深刻在卷軸上：

摩阿迪巴的宗教以弗瑞曼傳統的穴地文化為基礎，然而新文化越來越偏離傳統紀律。

法拉肯再次問自己，為什麼泰卡尼克要皈依那個宗教。信奉新宗教的泰卡尼克表現得很古怪，似乎非常虔誠，但又像身不由己。他就像踏進風暴試煉自己卻被吹得暈頭轉向的人。泰卡尼克的轉變很徹底，缺乏骨氣，讓法拉肯很惱火。這是回歸到古老的薩督卡。他警告說，年輕的弗瑞曼人也可能經歷類似的回歸，與生俱來、深入血脈的傳統可能會捲土重來。

法拉肯又想起那些卷軸，裡面提到一件令人憂慮的事：從最久遠的時代頑強殘留下來的弗瑞曼習俗：「孕生之水」。新生兒的羊水會保留下來，蒸餾成餵給嬰兒的第一滴水。傳統的儀式需要教母在場主持，並說：「這是你的孕生之水。」即使年輕的弗瑞曼人也為孩子舉行這種儀式。

你的孕生之水。

喝下孕育他的羊水蒸餾而成的水──法拉肯一想到就反胃。他還想起那名活下來的雙胞胎，珈尼瑪。她喝下了那種水之時，她母親已經死了。長大之後，她曾經反省那種古怪的行為嗎？或許不會。她由弗瑞曼人養大。弗瑞曼人認為自然而然的事，她也會理所當然接受。

一時間，法拉肯為雷托二世的死感到痛惜。和他談論這些一定很有趣。或許有機會可以跟珈尼瑪談談。

為什麼艾德侯要割腕？

每次看著監視器，法拉肯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他再次大惑不解。他一直渴望像保羅．亞崔迪那樣深深沉入香料帶來的入定中，去尋找未來和他問題的答案。然而，無論他攝入多少香料，他的意識依然如常，看到的仍舊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宇宙。

監視器上有名女僕打開了潔西嘉女士的房門，伸手招呼艾德侯。他離開長凳，進入屋內。女僕之後會送來詳細的報告，但法拉肯好奇心大發，不禁按下控制臺上的另一個按鈕，看著艾德侯走進潔西嘉女士的起居室。

這個晶算師表現得多麼平靜、自制啊。他的金屬眼睛多麼深不可測。

33

最重要的是，晶算師必須是通才，而非專才。讓通才來監督重大決策才是明智的做法。專家及專才會迅速將你帶入混亂。他們只會求毛求疵，在標點符號上發起猛攻。反之，晶算師式的通才能為決策提供符合常理的建議。他絕不能將自己與宇宙中正在發生的一切隔絕開來。他必須有能力保證：「這件事沒有什麼神祕之處。這是我們此時需要做的。之後我們可能會發現做錯了，但屆時我們就能糾正。」晶算師式的通才必須理解，在我們這個宇宙中，任何可辨識的事物都只是更大現象的一部分。但專家朝內看，看到的只是自身專業的狹隘標準；通才向外望，尋找的是活的原理，而且清楚這種原理會改變，會發展。晶算師式的通才需要留意的是變化本身的特性。這些變化沒有永遠不變的分類，也沒有手冊或指南。在研究變化時，你必須盡可能去除成見，經常自問：「現在這事物怎麼了？」

—《晶算師手冊》



今天是奎薩茲．哈德拉赫日，摩阿迪巴追隨者的第一個聖日。聖日承認神化的保羅．亞崔迪是那位能同時出現在多重時空的人，是融合男女祖先之力的男性貝尼．潔瑟睿德，是無所不能的人。信徒稱這一天為阿伊爾，即犧牲日，以紀念他藉由死亡實現了「真正的無所不在」。

傳道人選擇在這天清晨再次出現在厄莉婭神殿的廣場上，公然蔑視逮捕令。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厄莉婭下達了逮捕令。厄莉婭的祭司團和沙漠上的反叛部落已全面停戰，但停戰協議岌岌可危，厄拉欽恩的所有人都惴惴不安。傳道人的出現並沒有驅散這種氣氛。

今天是官方悼念摩阿迪巴之子的第二十八天，也是悼念儀式的第六天。部落的叛變耽擱了儀式的進行。然而，即使是戰爭也沒能阻止人們

前來朝聖。傳道人知道今天的廣場一定會人山人海。大多數朝聖者都會盡所能安排行程，在阿伊爾日待在厄拉欽恩──「在屬於奎薩茲．哈德拉赫的日子感受他神聖的存在」。

黎明的第一縷陽光射出，傳道人來到廣場，發現這裡已擠滿朝聖者。他將一隻手輕輕搭在年輕領路人肩上，感受年輕人腳步中的桀驁不馴。傳道人越走越近，人們留心他的一舉一動。年輕領路人對這種注目不無得意，而傳道人只是默默接受。

傳道人站在神殿的第三級臺階上，等待眾人安靜下來。寂靜如同波浪在人群中湧開，廣場遠端傳來匆匆趕赴聽講的腳步聲。他清了清喉嚨。早晨的空氣仍然冷冽，陽光還未越過屋頂射上廣場。開口說話時，他感到巨大的廣場上瀰漫著壓抑的寂靜。

「我來是向雷托．亞崔迪表示敬意，這次講道便是為了紀念他。」他說道，雄渾的嗓音讓人想起沙漠中的沙蟲馭者，「我說這些，是對世上所有苦人的憐憫。我要告訴你們死去的雷托領悟的事，那就是，明天還沒有到，也許永遠不會到。此時此地才是我們在這個宇宙中唯一擁有的。我告訴你們，要感受這一刻，要理解這一夜的教誨。我要告訴你們，政府的發展與死亡，就表現在人民的發展與死亡上。」

眾人不安地竊竊私語。他是在嘲弄死去的雷托二世嗎？人們懷疑祭司團的侍衛可能會衝出來，逮捕這位傳道人。

但厄莉婭知道不會有人打斷講道。那是她下的令。她喬裝成平民，穿上精良的蒸餾服，面罩覆住鼻子和嘴巴，常見的長袍頭罩掩蓋了她的頭髮。她就站在傳道人下方人群中的第二排，仔細端詳他。是保羅嗎？時光流逝可能會將他變成這個樣子，而他又那麼擅長變幻嗓音，單憑聲音很難認出他來。不過，這名傳道人光憑聲音便能蠱惑人心，保羅也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好。在對他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她一定要先弄清楚他的身分。他的話聽得她心蕩神馳！

她覺得傳道人的話中沒有暗諷。他的聲音很真誠，用一個個鏗鏘的句子逐漸將人們引誘到他四周。人們可能一時無法理解他話中的含意，但下一刻就省悟他是有意如此。這是他教導的方式。傳道人接收到人群的回應，說道：「暗諷通常會掩蓋一個人思考時無能跨越自己的假設。我不會暗諷別人。珈尼瑪對你們說她兄長的鮮血無法洗刷乾淨，這一點

我同意。

「有人說雷托去了他父親去的地方，做了他父親做過的事。摩阿迪巴的教會說他聽從己意，選擇了一條荒唐魯莽的道路，但是歷史會作出評判。從這一刻起，歷史已經重寫。

「我要告訴你們，從這些生命與生命的終結之中，我們還能學到另一課。」

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的厄莉婭不禁自問，傳道人為什麼要用終結來替代死亡。他是指保羅與雷托並沒有真的死去嗎？怎麼可能？真言師已經證實珈尼瑪的說詞。傳道人的意思是什麼？他講的是事實還是傳說？

「請牢記這個教訓！」傳道人舉起雙手大聲喝道，「如果你想留住你的人性，就放開世間一切吧！」

他放下雙臂，空洞的眼窩直接對著厄莉婭，似乎要對她單獨說些什麼。他的動作如此明顯，厄莉婭四周的人都轉身疑惑地看著她。厄莉婭在他的力量下顫抖著。他可能是保羅。有可能！

「但是我明白人類無法承受太多現實，」他說道，「大多數生命都是一艘從利己出發的航艦，大多偏好馬棚裡的事實。你把頭伸進飼料槽，滿意地咀嚼著，直到死去的那天。你從來不曾離開馬棚，抬起頭，做你自己。摩阿迪巴來了，把這些事實告訴你們。要是無法聽懂他的訊息，你就不能崇拜他。」

人群中的某個人，可能是偽裝成民眾的祭司，再也聽不下去，發出刺耳的叫聲：「你不是摩阿迪巴本人！你怎麼敢告訴別人該怎麼崇拜他！」

「因為他死了！」傳道人喝斥道。

厄莉婭轉過身，看是誰在挑戰傳道人。他躲在人群中，看不出是哪一個，但叫聲卻再次響起：「如果你相信他死了，那麼從此刻起，就不要再以他的名義說話。」

應該是祭司，厄莉婭想著，但她聽不出那是誰。

「我來，只是提出一道簡單的問題，」傳道人說道，「難道摩阿迪巴一死去，所有人的道德就跟著自盡了嗎？難道這就是救世主無法避免的影響嗎？」

「那麼你承認他是救世主？」人群中的聲音叫道。

「為什麼不？我是他那個時代的先知。」傳道人說道。

他的語氣和態度是那麼沉著篤定，就連挑戰者也陷入了沉默。人群發出不安的竊竊私語，彷彿動物的低鳴。

「是的，」傳道人重複道，「我是這些時代的先知。」

緊緊盯著他的厄莉婭發現他用上了隱約的魅音。顯然他在控制人群。他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這又是護使團的計畫？他會不會根本不是保羅，而是無盡的權力遊戲中的另一盤棋？

「我吐露了神話和夢想！」傳道人叫道，「我是接生、宣布嬰兒降世的醫生。但我卻偏偏在死亡時刻來到你們身邊。這不令你們惶恐嗎？你們的靈魂應該要發抖。」

他的話讓厄莉婭怒火中燒，但儘管如此，她還是聽出他話中的深意。她發覺自己和其他人一樣，不知不覺朝臺階靠近，簇擁著這位一身沙漠裝扮的高個男子。他的年輕領路人引起了她的注意：這個小夥子的眼睛真亮、真莽撞！摩阿迪巴會雇用這麼桀驁不馴的年輕人嗎？

「我的目的，就是要讓你們不安！」傳道人吼道，「這就是我的目的！我來這裡，是為了打擊你們這個保守的、僵化的宗教中的缺陷和幻想。和其他宗教一樣，你們的宗教正變得懦弱，變得平庸、遲鈍和自滿。」

人群中爆發出憤怒的私語。

厄莉婭察覺到現場的緊繃，感到幸災樂禍。傳道人能應付嗎？如果不能，他可能會血濺當場。

「那個挑戰我的祭司！」傳道人指著人群喝道。

他知道！厄莉婭想。一陣顫慄竄過她全身，幾乎如同性興奮。傳道人在玩危險的遊戲，但玩得很精彩。

「你，穿著便服的祭司，」傳道人喝道，「你是為自滿者服務的祭司。我來不是為了挑戰摩阿迪巴，而是要挑戰你！當你無需付出代價、無需承擔任何風險時，你的宗教還是真的嗎？當你依靠宗教發財時，你的宗教還是真的嗎？當你以宗教的名義犯下罪行時，你的宗教還是真的嗎？你是如何從最初的靈啟墮落到這個樣子？回答我，祭司！」

但那人一言不發。厄莉婭發現人群再次渴望聽清楚傳道人的每句話。藉由攻擊那個祭司，他獲得了同情！而且，如果她的密探可信，那

麼厄拉科斯的大多數朝聖者和弗瑞曼人都相信他就是摩阿迪巴。

「摩阿迪巴的兒子承擔了風險！」傳道人叫道，厄莉婭聽出他帶著泣音，「摩阿迪巴也承擔了風險！他們付出了代價！而摩阿迪巴造就了什麼？一個離他而去的宗教！」

這些話如果從保羅的嘴裡說出來，會有多麼不同？厄莉婭問自己，我必須調查清楚！她向臺階靠近，其他人隨著她一起移動。她穿過人群，來到一伸手就能摸到這位神祕先知的地方。她聞到他身上沙漠的味道，香料和燧石混合的味道。傳道人和年輕領路人風塵僕僕，彷彿才從沙漠深處過來。她能看到傳道人那兩隻露在蒸餾服外的手青筋畢露，她還能看到他左手一根手指上的戒痕。保羅就將戒指戴在那根手指上──現在保存於泰布穴地的亞崔迪之鷹。如果雷托活著，有一天他會戴上那枚戒指……如果她允許他登上寶座的話。

傳道人再次將空洞的眼窩對準厄莉婭，低聲說著，但聲音仍舊傳遍人群。

「摩阿迪巴給了你們兩樣東西：確定的未來和不確定的未來。他以意志對抗大宇宙終極的不確定。他失去雙眼，轉身走出他在這個世界的位置。他讓我們看到人必須永遠這樣選擇不確定，而非確定。」厄莉婭發現，他最後的宣告竟帶上祈求的聲調。

厄莉婭環顧四周，偷偷將手放在晶刃匕的刀柄上。如果我現在殺了他，他們會怎麼樣？她再次感到一陣顫慄傳遍全身。如果我殺了他，然後揭露自己的身分，再宣布這傳道人是騙子，是異端，會怎麼樣？

但如果他們證明了他是保羅呢？

有人推著厄莉婭，她離傳道人更近了。儘管她憤怒難遏，卻發現自己目不轉睛看著他。他是保羅嗎？她該怎麼辦？

「為什麼又一個雷托離開了我們？」傳道人質問道，聲音中有不折不扣的痛苦，「回答我，如果你有答案！啊，他們的訊息很明確：拋開確定！這是生命最深處的呼喊。這是生命的一切意義。我們是伸向未知、不確定的探針。為什麼你們聽不到摩阿迪巴？如果未來的一切都絕對確定，那麼這世界不過是偽裝的死亡！這樣的未來已經變成了現在！他展現給你們看了！」

傳道人伸出手來，直直抓住厄莉婭的手臂，精準得駭人，沒有任何

摸索或遲疑。她想掙脫，但他死死抓著她，在四周眾人都疑惑地後退時，衝著她的臉說道：

「保羅．亞崔迪是怎麼對妳說的，女人？」

他怎麼知道我是女的？她問自己。她想退回內在的生命中，尋求他們的保護，但她的內在沉寂得可怕，受這個來自過去的人物蠱惑了。

「他告訴妳，完美等於死亡！」傳道人喝道，「絕對的預象就是完美……就是死亡！」

她想掰開他的手指。她想拔出刀，將他砍倒。但她不敢。她這一生還沒這麼畏縮過。

傳道人抬起頭，朝她身後的人群喊道：「我給你們摩阿迪巴的話！他說：『我要用你們想要逃避的東西來觸怒你們。你們只想相信那些能使你們安心的東西，我毫不訝異。否則，人類要怎麼發明陷阱來讓自己陷入平庸？否則，我們要如何定義怯懦？』這就是摩阿迪巴要對你們說的話！」

他突然放開厄莉婭，把她推向人群。她差點摔倒，幸好身後的人撐住了她。

「生存，就是站出來，離開人群。」傳道人說道，「除非你願意冒著喪失心智的危險來評判自己的存在，否則你就不是在思考，也不算真正活著。」

傳道人往下走了一步，再次抓住厄莉婭的手臂──沒有摸索，也沒有猶豫。這次他溫柔了些，向前俯身，以只有她才能聽到的音量說：「不要試圖再次把我拖回人群中，妹妹。」

隨後，他將手放在年輕領路人肩上，走入人群。人們讓路給這對奇人，並紛紛伸手去觸摸傳道人，動作輕柔，唯恐手指從那件沾滿風沙的弗瑞曼長袍下方摸出什麼東西。

厄莉婭獨自站在那裡，極度震驚。人潮已隨傳道人散去。

她很確定，他是保羅。再無疑問，他是她兄長。她的感受正如眾人：她剛才站在聖者面前。現在，她的宇宙崩裂了。她想跟在他身後，求他將自己從內在的魔掌中解救出來，但她無法移動。

當其他人跟隨著傳道人和他的領路人遠去之後，她只能站在那裡，如癡如狂，無比絕望。她悲不可抑，全身顫慄，無法控制自己的肌肉。

我怎麼辦？我怎麼辦？她問自己。

現在連鄧肯都不在她身邊，也沒有母親可以依靠。體內的生命仍沉默不語。還有珈尼瑪，被關押在重重把守的堡壘，但她沒有勇氣去向那個倖存者坦承自己的悲痛。

所有人都離我而去了。我該怎麼辦？

有一種狹隘的宇宙觀認為：你不應該眺望遠方的問題，那些問題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在你身邊。你應該留意圍欄內的惡狼，圍欄外的狼群也許根本不存在。

——《光明書》薩瑪第一章第四節



潔西嘉在起居室的窗邊等候艾德侯。這是間舒適的屋子，屋內有柔軟的長榻和老式的座椅。她的寓所內沒有懸浮椅，燈球是舊時代的水晶製品，透過窗戶可俯瞰下方的庭院。

她聽見女僕打開房門，然後是艾德侯走在地板上的腳步聲。她側耳傾聽，卻沒有轉身，而是盯著下方庭院綠色草地上斑駁的光影。她必須先壓制內心的天人交戰。她深深吸了口氣，感受到一股強大的平靜漸漸湧現。

高掛的太陽向庭院射下一束束光線，照亮了一張掛在菩提樹枝椏間的銀色蜘蛛網，那枝椏幾乎觸碰到窗戶。房內很涼快，但是密閉的窗戶外熱氣蒸騰。柯瑞諾城堡坐落在一個死氣沉沉的地方，與她窗外的綠蔭格格不入。

艾德侯在她身後停下了腳步。

她沒有轉身，逕自說道：「語言帶來的東西與欺騙和幻覺無異。為什麼你想和我談話？」

「我們兩人中可能只有一個能存活下來。」他說道。

「而你希望我能為你的努力說點好話？」她轉過身，看到他平靜地站在那裡，用那對沒有焦距的灰色金屬眼睛看著她。多麼空洞的眼睛啊！

「鄧肯，你擔心自己的歷史定位嗎？」

她略帶控訴地說出這句話，並想起她和這個男人的另一場針鋒相

對。那時他受命暗中監視她，內在衝突讓他飽受煎熬，因而喝醉了。但那是重生之前的鄧肯。他已經不是那個人了。這個人的內心不會因任務而分裂，不會受到折磨。

他的笑容證明了她的結論。「歷史自會有裁決，」他說道，「但我懷疑自己會對歷史的裁決感興趣。」

「你為什麼來這裡？」她問道。

「和妳的目的一樣，夫人。」

她一臉無動於衷，內心卻因這幾個簡單的字而大起波瀾：他真的知道我來這裡的原因嗎？只有珈尼瑪知道。他有足夠的資料進行晶算師運算？有可能。若他將她供出來，該怎麼辦？如果她把來這裡的原因告訴他，他會去告發嗎？他肯定知道兩人的所有談話、一舉一動，都躲不過法拉肯或他侍從的監視。

「亞崔迪氏族走到了痛苦的十字路口，」她說道，「家人自相殘殺。你是公爵最忠誠的手下，鄧肯。當哈肯能男爵—」

「我們不談哈肯能，」他說道，「那是另一個時代的事。妳的公爵也去世了。」他暗自思索：難道她沒猜到保羅已經發現亞崔迪家有哈肯能的血？對保羅來說，那是一場大危機，但鄧肯．艾德侯與他的連結卻因此更加緊密。保羅對他坦誠相告，這之中的信任是無法想像的—保羅知道男爵的人對艾德侯做了什麼。

「亞崔迪氏族還沒滅亡。」潔西嘉說道。

「亞崔迪氏族是什麼？」他問道，「是妳嗎？是厄莉婭嗎？是珈尼瑪嗎？是為這個氏族效力的人嗎？我看著這些人，他們每個人的痛苦都寫在臉上！他們是亞崔迪嗎？妳兒子說得對：『我的追隨者將無法擺脫痛苦與迫害。』我想擺脫這一切，女士。」

「你真的投靠法拉肯了？」

「妳不也是嗎，女士？妳來這裡，不就是為了說服他娶珈尼瑪，然後解決所有問題？」

他真這麼想嗎？她懷疑，還是說給那些監視者聽的？

「亞崔迪氏族一直有個核心精神，」她說道，「你是知道的，鄧肯。我們以忠誠交換忠誠。」

「向人民效力。」艾德侯冷笑一聲，「哈，我多次聽到妳的公爵這

麼說。他在墳墓中肯定躺得不安心，女士。」

「你真的認為我們已經淪落到這個地步了？」

「女士，妳知道有弗瑞曼反叛者嗎？他們自稱『沙漠深處的游擊軍』，他們詛咒亞崔迪氏族，甚至摩阿迪巴。這妳知道嗎？」

「我聽過法拉肯的報告。」她說道，尋思他究竟要將談話引向何方，想說什麼問題。

「比那更糟，女士。比法拉肯那些報告還要糟。我親耳聽過他們的詛咒。他們是這麼說的：『受烈火焚身吧，亞崔迪人！你們不再有靈，不再有魄，不再有肉體，不再有影子、法力和骨頭，不再有頭髮、話語和文字。你們沒有葬身之處，不會有家、洞穴和墓塚。你們不再有花園，不再有喬木和灌木。你們不再有水，不再有麵包、燈光和火。你們不再有孩子，不再有家族、繼承人和部落。你們不再有頭，不再有手臂、腿和腳。你們在任何行星都無處容身。你們的靈魂將困在地底，永無回到地面的一天。你們再也無法瞻仰沙胡羅。你們永生永世都是妖煞，被捆、被鎖在地獄底層，你們的靈魂永生永世都無法接受榮光的照射。』這就是詛咒，女士。妳能想像弗瑞曼人有多恨嗎？他們將所有亞崔迪人留給受詛咒的左手，要讓他們飽受烈火的煎熬。」

潔西嘉一陣戰慄。艾德侯無疑原封不動複述了他聽到的詛咒，語氣也維妙維肖。為什麼他要向柯瑞諾氏族揭露這些？她能想像憤怒的弗瑞曼人如何一臉猙獰站在部落前，咬牙切齒地唸完那些古老的詛咒。為什麼艾德侯要讓法拉肯聽到？

「這樣聽來，珈尼瑪是很該跟法拉肯結婚。」她說。

「妳看問題時，總是一廂情願。」他說道，「珈尼瑪是弗瑞曼人，只能嫁給不用繳水貢的人。而法拉肯呢，他的家族將鉅貿聯會的所有股份都轉給了妳的兒子和他的繼承人。法拉肯是因為亞崔迪的容忍才能活下來。還記得妳的公爵在厄拉科斯插下亞崔迪鷹旗時說的話嗎？他說：『我在這裡，我屬於這裡。』直到現在，他的骸骨仍留在那裡。如果法拉肯和珈尼瑪結婚，他就得定居厄拉科斯，帶著他的薩督卡。」

這樣的結盟，艾德侯一想到就連連搖頭。

「有個古老諺語說，解決問題要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來。」她冷冷地說。他怎麼敢一副慷慨指點我迷津的樣子？除非他是演給法拉肯

看……

「反正，我無法想像弗瑞曼和薩督卡住在同一顆行星。」艾德侯說道，「這層洋蔥皮剝不下來。」

艾德侯的話可能會震醒法拉肯和他的幕僚。一想到這裡，她厲詞說道：「亞崔迪氏族仍然是這個帝國的律法！」說完，她暗想：難道艾德侯是想讓法拉肯相信，沒有亞崔迪的幫助，他同樣能登上寶座？

「哦，是的，」艾德侯說道，「我差點忘了。亞崔迪的律法！當然了，在黃金永生會祭司的巧言轉化下。我只需閉上眼睛，就能聽到妳的公爵告訴我，土地總是藉由暴力或恐嚇取得。財富碾壓一切嘛，葛尼過去不就是這樣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還是我搞混了諺語？也許無論公開揮舞鐵拳的是弗瑞曼軍團還是薩督卡都無關緊要，將鐵拳隱藏在亞崔迪的律法中也行──但鐵拳就是鐵拳。那層洋蔥皮還是剝不下來，女士。妳知道嗎，我在想，法拉肯會需要什麼樣的鐵拳？」

他在幹什麼？潔西嘉想，柯瑞諾氏族會吸收他的推演，並加以利用。

「所以你認為祭司不會允許珈尼瑪嫁給法拉肯？」潔西嘉放手一搏，想試探艾德侯的話會導向何方。

「允許她？神明在下！祭司團會允許厄莉婭的任何命令，她自己可以嫁給法拉肯！」

他在下餌了嗎？潔西嘉暗忖。

「不，女士，」艾德侯說道，「問題不在那裡。這個帝國的人民已經無法區分亞崔迪政府和野獸拉班。厄拉欽恩的地牢裡，每天都有人死去。我離開是因為我無法再用劍為亞崔迪氏族戰鬥了，一小時都不行！妳不明白我在說什麼嗎？我為什麼來找妳這個亞崔迪氏族的代表？亞崔迪帝國已經背叛妳的公爵和妳的兒子。我愛妳女兒，但我倆踏上了相反的道路。如果真要聯盟，我會建議法拉肯接受珈尼瑪的手──或是厄莉婭的，但一定要滿足他提出的條件！」

哈，他在搬下臺階，準備光明正大退出亞崔迪氏族，她想。但他還談到其他事，他有可能知道他們為她做了多少縝密的安排嗎？她怒視著他：「你知道有密探在監聽我們的每一句話，對吧？」

「密探？」他笑了起來，「我當然知道。妳知道我的忠誠是怎麼變

心的嗎？有很多夜晚我獨自一人待在沙漠中。弗瑞曼人是對的，在沙漠中，尤其是在夜晚，你會體會到深思帶來的危險。」

「你就是這樣聽到弗瑞曼人的詛咒？」

「是的。在阿奧羅巴部落。在傳道人的邀請下，我加入了他們，女士。我們稱自己為扎爾．薩度斯，也就是拒絕服從祭司團的人。我來這裡是向亞崔迪氏族的代表正式宣布，我退出妳的家族，加入了妳們的敵營。」

潔西嘉打量著他，想尋找一絲破綻，但完全看不出他在說謊或別有用心。他真的投靠法拉肯了嗎？她想起女修會的格言：在人類事務中，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所有人類事務都呈螺旋演化，有分有合。如果艾德侯真的脫離了亞崔迪氏族，他最近的行為就找到解釋了。他也有分有合。她不得不開始考慮這種可能性。

但他為什麼要強調他是受了傳道人的邀請？

潔西嘉的思緒翻騰。考慮了各種選項後，她意識到自己或許該殺了艾德侯。她寄予重望的計畫是如此精細，不允許任何妨礙。絲毫不能。艾德侯的話透露了他知道她的計畫。她估量兩人在房裡的相對位置，將自己調整到能發出致命一擊的方向。

「我一直認為，在正常情況下，階級制度是我們力量的支柱。」她說道。他尋思她為何將話題轉移到社會階層。「大氏族的蘭茲拉德會、地方上的希瑟拉德會，都值得我們——」

「別讓我分心！」他說。

艾德侯暗忖她的行動為什麼變得那麼容易看穿。是因為她在隱居期間懈怠了嗎？或是他終於打破她貝尼．潔瑟睿德用訓練築起的牆？他感到後者是主要的原因，但她也有問題——隨著年齡增大，她變了。新生的弗瑞曼人也在發生變化，與老一代有了細微的差別，令他心痛。隨著沙漠消失，人類某些值得珍視的東西也隨之絕跡。他無法描述這種感受，就像此時他無法描述潔西嘉女士的變化。

潔西嘉盯著艾德侯，一臉驚愕，也不打算隱藏自己的反應。他這麼輕易就看透她了？

「妳不會殺我，」他用弗瑞曼人的說法警告道，「不要把鮮血濺到我的刀上。」說完後他暗自思索著：我幾乎變成了弗瑞曼人。這給了他

一種怪異的領悟，明白自己打從心裡接受了這顆給他第二次生命的行星。

「我想你最好離開這裡。」她說道。

「在妳接受我離開亞崔迪氏族之後。」

「我接受！」她惡狠狠地一字字說道。說完後她才意識到這場談話中有多少純粹的本能反應。她需要時間來思考、斟酌。艾德侯怎麼會知道她的計畫？她不相信他能借助香料穿越時空。

艾德侯向後退，直到感覺門就在身後，鞠了個躬：「我再稱呼您一次尊貴的女士吧，以後我再也不會這麼叫了。我給法拉肯的建議是悄悄將妳送回瓦拉赫星系，越快越好。妳是十分危險的玩具，儘管我不認為他會把妳當成玩具。妳為女修會工作，而不是亞崔迪氏族。我現在懷疑妳是否為亞崔迪氏族出過力。妳們這些女巫隱藏得太深，凡人是無法信任妳們的。」

「一個甦亡人竟然認為自己是凡人。」她嘲笑他。

「和妳相比，我是。」他說道。

「馬上離開！」她命令道。

「求之不得。」他閃身出了門口，經過一名滿臉好奇的女僕，顯然她剛才一直在偷聽。

結束了，他想，他們對我只會有一種解讀。

35

只有在數學領域，你才能看出摩阿迪巴的未來預象有多精確。首先，我們隨便假定一個數字，代表時空中的維度（這是經典假定，n摺就代表原本被壓縮在某個點之後釋放出來的n個維度），在這個框架下，正如我們通常的理解，時間也成了單一維度的集合體。將這應用到摩阿迪巴的現象中，我們要麼發現自己面臨時間的新屬性，要麼認定我們正在研究的是包含n體系屬性的各別系統。以摩阿迪巴的情況，我們假設後者是正確的。如同計算所展示的，n重維度只在不同的時間框架內單獨存在。由此，我們得知時間的各別維度是存在的。摩阿迪巴的預象要求他能看到n重，不是解壓縮之後的集合體，而是在同一框架內的作用。事實上，他將自己的宇宙凍在其中一個框架中，這個框架就是他眼中的時間。

——帕雷穆巴薩在泰布穴地的講課



雷托躺在沙丘頂部，凝視空曠沙漠對面那塊蜿蜒的岩石露頭。那看上去就像一條躺在沙地上的巨大沙蟲，在早晨的陽光下顯得無聊又危險。那地方一片死寂。天空沒有飛鳥盤旋，岩石上沒有動物在蹦跳。他看到了「沙蟲」背部靠近中間的地方有捕風器的凹槽，那裡應該有水。岩石「沙蟲」的外形與泰布穴地的屏蔽很相似，但這個地方卻了無生機。他靜靜躺在那裡，與沙子混為一體，繼續觀察著。

葛尼．哈萊克彈奏的某支曲子一直在他腦中揮之不去：

山丘下狐狸在輕快奔跑，
斑斕太陽明亮耀眼，
我的愛依舊。
山丘下的茴香叢中，

我發現愛人無法醒來，
他藏身墓地中，
在山丘的腳下。

那地方的入口在哪？雷托尋思。

他確定那地方就是迦庫魯圖／豐韃珂，但除了沒有動物的蹤跡之外，這裡還有不對勁的地方。他的意識邊緣有東西在閃動，向他示警。

山丘下藏著什麼？

沒有動物是個不祥之兆。這引起了他的弗瑞曼警覺心：想在沙漠中生存，沒有動靜透露的訊息往往比有動靜還多。但那裡有一部捕風器，所以應該有水，還有喝水的人。那裡是躲在豐韃珂這個名字背後的禁地，另一個名稱已被大多數弗瑞曼人遺忘。而且，這裡看不到任何鳥或動物。

沒有人類──卻是黃金之路的起點。

他父親說過：「未知無時無刻不籠罩著我們，我們的知識便來自未知。」

雷托朝右望向一座座沙丘的頂部。這裡最近颳過一場母親級的風暴，吹散了阿茲拉卡湖表面的沙子，露出下方的白堊平原。弗瑞曼人有個迷信：無論誰看到這種被稱為比皚的白色土地，都能實現一個願望，但也可能被願望吞噬。雷托看到的僅僅是白堊平原，這片平原告訴他，厄拉科斯曾經有露天水澤。

而且可能再度出現。

他昂首四望，想尋找任何動靜。風暴過後的天空十分開透，陽光穿過大氣，天地都染上一層奶白。銀色太陽躲在灰塵之幕上方的某個高處。

雷托再次將注意力放在蜿蜒的岩石上。他從弗瑞曼求生包中拿出雙筒望遠鏡，調好焦距，觀察裸露的灰岩，迦庫魯圖人就曾經住在那片露頭上。望遠鏡中出現了一叢荊棘，人們稱這種荊棘為「夜之女王」。荊棘生長在一道岩縫中，那裡可能就是穴地的入口。他觀察整道岩石露頭。銀色陽光將紅色岩壁照成灰色，彷彿為岩石蒙上一層薄霧。

他翻了個身，背對迦庫魯圖，用望遠鏡觀察四周。沙漠中完全不見

人類活動的蹤跡，風抹去了他的足印，只剩一道依稀可見的圓弧，那是他昨晚從沙蟲背上跳下後所留的痕跡。

他再次看著迦庫魯圖。除了捕風器，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人類曾經在這個地方生活。而且，除了這道蜿蜒的巨岩，沙漠上沒有任何景物，只有連向天際的荒蕪。

雷托突然覺得自己之所以來到這裡，是因為他拒絕被困在祖先遺留下來的系統中。他想起人們是如何看待他，除了珈尼瑪，每個人的眼光都帶著誤解。

這個「孩子」從來都不是孩子，除了對體內那幫「記憶」而言。

我們已經作出了決定，我必須負起責任。他想。

他再次觀察整道岩石。從各種描述來看，這地方肯定就是豐韃珂，而且迦庫魯圖也不可能藏在別處。他覺得自己對這個禁地起了奇怪的感應。他丟開一切所知，以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向迦庫魯圖敞開意識。知識會阻礙學習。他給了自己一些時間來感應，沒有要求，也沒有疑問。

那裡沒有活物，這個問題令他格外警覺。接著他意識到那裡沒有食腐鳥──沒有鷹，沒有禿鷹，也沒有隼。即便其他生命都躲了起來，這些鳥還是會出來活動。沙漠中的每個水源都有一條食物鏈，末端就是這些無所不在的食腐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動物前來偵察他。他對這些「穴地的監守者」非常熟悉，守在泰布穴地斷崖邊的鳥是最古老的殯葬業者，隨時在等候血肉。弗瑞曼人說牠們是「我們的敵手」。但他們語氣不帶反感──偵察的鳥通常能預告陌生人的到來。

要是連走私者都放棄了豐韃珂呢？

雷托從身上的水管中喝了口水。

如果這地方真的沒有水呢？

他回顧自己的處境。他通宵騎了兩條沙蟲才來到此處，過程中不斷抽打，跳下時牠們已去了半條命。這裡是沙漠深處，走私者的天堂。生命要在此處生存，就必須待在水源附近。

要是這裡沒有水呢？要是這裡不是豐韃珂／迦庫魯圖呢？

他再次將望遠鏡對準捕風器。捕風器的外緣已經風化了，需要維護，但大部分裝置還是好的，應該有水。

萬一沒有呢？

在荒廢的穴地，水可能會散逸到空氣中，也可能毀於天災。為什麼這裡沒有食腐鳥？被殺了？為了掠奪牠們體內的水？是誰殺的？怎麼做到一隻都不留？下毒？

有毒的水。

迦庫魯圖的傳說從未提及含毒的蓄水池，但這不無可能。如果原來的那群鳥被殺了，現在不是該出現一群新鳥了嗎？傳說盜水者伊督利早在幾代前就滅絕了，但傳說中並沒有提到毒藥。他再次用望遠鏡檢查岩石。怎麼可能除掉整個穴地？一定有人逃了出來。穴地很少會全員到齊，總有人在沙漠中或城市中遊蕩。

雷托放下望遠鏡，嘆口氣，放棄了。他沿著沙丘隱蔽的一側往下滑，小心翼翼將蒸餾營帳埋在沙地裡，隱藏他的所有痕跡，準備好在此地度過最熾熱的時光。躲入黑暗之後，疲倦感慢慢襲來。在帳篷潮溼的密閉空間內，他整個白天都昏昏欲睡，想像著自己可能犯下的錯誤。他吃了點香料點心，小睡一會，醒來後補充點食物與水，然後再睡。他剛完成一段漫長的旅途，對孩童的肌肉是項嚴酷的考驗。

傍晚時分，他醒了，感覺休息夠了。他側耳傾聽生命的動靜。他爬出帳篷。高空中風沙瀰漫，都吹往同一方向。他能感到沙子全打在他的半邊臉上，顯然要變天了，沙暴正蠢蠢欲動。

他小心翼翼爬上沙丘頂部，再次眺望那座謎般的巨岩。空氣是黃色的，這是科里奧利沙暴挾裹著死亡逼近的跡象。屆時狂風將捲起漫天黃沙，範圍能覆蓋四個緯度。荒涼的白堊映出澄黃雲層，成了一片金黃。傍晚虛假的寧靜籠罩著他。隨後，白日陷落了，夜幕降臨，沙漠深處的夜晚總是降得這麼快。在一號月亮的照耀下，那道巨岩成了一連串嶙峋的山巔。他感到沙棘刺入他的皮膚。一聲旱雷響起，彷彿遠方鼓聲的回音。在月光與黑暗的交界，他突然發現了一點動靜：蝙蝠。他能聽到翅膀搧動的聲音，還有細細的吱叫。

蝙蝠。

不知有意還是無意，那地方散發一種全然的荒涼感。那裡應該就是傳說中的走私據點：豐韃珂。但如果不是呢？如果禁忌仍然有效，那地方只是個空殼，只有迦庫魯圖的鬼魂出沒？他怎麼辦？

雷托趴在沙丘的背風處，看著夜色一步步降臨。耐心和謹慎──謹慎和耐心。他想了些消磨時間的方法，例如回顧喬叟從倫敦到坎特伯雷的見聞，並由北向南列出他途經的城鎮：兩英里外的聖托馬斯水池、五英里外的德特福德、六英里外的格林尼治、三十英里外的羅徹斯特、四十英里外的錫廷伯恩、五十五英里外的伯布萊恩下的鮑頓、五十八英里外的哈伯道恩，然後是六十英里外的坎特伯雷。他知道這個宇宙中幾乎沒有人記得喬叟，或是知道除了在甘斯德星上的那座小村莊之外，還有一個地方也叫倫敦。想到這點，他不禁有點得意。聖托馬斯還保存在《奧蘭治合一聖書》及《光明書》中，但是坎特伯雷已徹底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就像他所在的那顆行星一樣。這就是記憶的沉重負擔，體內每個生命都是一種威脅，隨時可能吞沒他。他也曾經那樣前往坎特伯雷。

然而，他現在的旅行更長，也更加危險。

他開始行動，翻越沙丘，朝月光下的岩壁前進。他躲在陰影裡，從沙丘頂部滑下，沒有發出任何暴露蹤跡的聲音。

和每次風暴來臨前一樣，空中的沙塵已經消失，只剩晴朗的夜空。白天這地方沒有動靜，但是在黑暗中，他能聽到小動物在飛快奔跑。

在兩座沙丘之間的谷地，他碰到一窩跳鼠。跳鼠一看到他便四散逃命。他在第二座沙丘頂部休息片刻，內心焦灼難安。那條岩縫是通道的入口嗎？他還有其他顧慮，古老的穴地四周通常設有陷阱：插著毒鉤的土坑、植物上的毒刺等。他覺得有條弗瑞曼諺語非常貼合他現在的處境：耳朵是夜間的大腦。他傾聽著最細微的聲音。

現在，他上方就是灰色岩壁，近看顯得十分巨大。他傾聽著，聽到鳥兒在斷崖上鳴叫，儘管眼睛看不到。那是在日間活動的鳥兒，卻在夜間鳴叫。是什麼倒轉了牠們的世界？人類的馴化？

雷托驀地趴到沙地上，一動不動。斷崖上有火，火光和神祕的螢光在夜晚的黑幕上躍動，看樣子是穴地的人正朝沙漠對面的巡邏者發出的信號。誰占據了這個地方？他往前爬進斷崖底部陰影的最深處，一路上用手摸索著岩石，尋找白天看到的岩縫。在爬出第八步的時候，他找到了，隨後從求生包拿出沙地通氣管往前探測。突然，一團緊實的東西落在他肩膀和手臂上，他動彈不得。

藤網！

他放棄掙扎，那只會使藤條纏得更死。他鬆開右手手指，扔下通氣管，想去拔腰間的刀。他覺得自己太天真了，竟然沒有在遠處先朝岩縫扔點東西試探，而只顧著留意斷崖上的火。

每個輕微的動作都使藤網束得更緊，但他的手指最終還是摸到了刀柄。他握緊刀柄，慢慢將刀抽出。

一陣閃光包圍了他。他驀地停下一切動作。

「哈，我們抓住了好東西。」雷托身後響起渾厚的嗓音，不知何故，那聲音聽來相當耳熟。雷托想扭過頭去，但明白如果他真這麼做，藤條能輕易擠碎他的骨頭。

沒等他看清楚，一隻手便伸了過來取走他的刀，隨後熟練地在他身上搜索，搜出他和珈尼瑪準備的各種逃生小工具，一件不漏，甚至沒錯過他藏在頭髮裡的魆迦藤絞環。

雷托還是沒能看到那個人。

那隻手在藤網上擺弄幾下，雷托感到呼吸順暢了許多，但對方警告道：「不要掙扎，雷托．亞崔迪。你的水在我的杯子裡。」

雷托極力控制情緒，問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當然！人們不會平白無故設下陷阱，而是先鎖定獵物，不是嗎？」

雷托一言不發，大腦卻在激烈翻騰。

「你覺得有人出賣了你！」那個渾厚的嗓音說道。一雙手扶著雷托轉了個身，動作雖輕，但顯然充滿力量──這個成年人正在告訴孩子，他逃跑的機率不高。

雷托抬起頭，看到一張戴著蒸餾服面罩的臉襯著火光形成的剪影。眼睛適應了光線之後，他看到那人臉上露出的深色皮膚，還有一雙香料重度上癮的眼睛。

「你想不通我們為什麼要這麼大費周章。」那人說道。聲音從面罩下方的臉傳來，腔調很怪，彷彿在刻意隱藏口音。

「我早就不懷疑有多少人想要殺死亞崔迪雙胞胎了，」雷托說道，「他們的理由很明顯。」

說話的同時，雷托的腦子不斷飛快運轉，搜索答案。這是誘餌？但除了珈尼瑪還有誰知道他的計畫？珈尼瑪不可能出賣自己的兄長。那麼

會不會有人對他瞭若指掌，足以猜中他的行動？是誰？他的祖母？她怎麼能這樣？

「你不能再過以往的生活，」那人說道，「那很糟。在登上皇座之前，你必須先接受教育。」沒有眼白的眼睛盯著他，「你在想，誰有資格教育你？你在記憶中儲存了幾乎無限的知識。但問題就在這裡，你明白嗎？你認為自己受到了教育，但你不過是亡者的貯藏庫。你沒有自己的生命，內在卻塞滿太多人，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尋求死亡。尋求死亡的人不會成為好領袖。你的統治將屍橫遍野。就像你的父親，他就不懂得──」

「你膽敢這樣議論他？」

「我已經這樣做了太多次了。說到底，他不過是保羅．亞崔迪。好了，孩子，歡迎來到你的學校。」

那人從長袍下伸出一隻手，碰了碰雷托的臉頰。雷托感受到一陣拍打的震動，發現自己漸漸沉入黑暗中，有面綠旗在黑暗中揮舞著，上面有亞崔迪氏族的晝夜標誌，旗杆內藏著一根水管。在失去知覺之前，他聽到了汩汩水聲。或者是有人在咯咯笑？

36

我們仍然記得海森堡之前的美好時光。正是海森堡向人類指明了一道牆，圍住我們關於命定的論據。我內在的生命覺得這很有趣。你想想，知識若無目的，便失去了用途，但築起這道高牆的，正是目的。

—雷托．亞崔迪二世：他的聲音



厄莉婭回過神，正在神殿休息室斥喝面前的侍衛。侍衛共有九人，身穿野外巡邏隊的綠色軍服，風塵僕僕，還在喘著粗氣，渾身臭汗。午後陽光從他們身後的門外射入，這地方已經沒有朝聖者了。

「我的命令，你們不當一回事？」她問道。

她沉浸在自己的憤怒中，絲毫不壓制，而是大肆散發。她的身體由於無從宣洩的緊張而顫抖。艾德侯離開了……潔西嘉女士……沒有報告……只有傳言說兩人在薩魯撒。為什麼艾德侯不傳消息回來？他在做什麼？他終究發現賈維德的事了嗎？

厄莉婭穿著厄拉欽恩的黃色喪服，黃色在弗瑞曼人中代表燃燒的太陽。不久後，她將帶領送喪隊伍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前往古裂谷，去完成她死去侄子的紀念碑。工程將於今晚結束，以向原本要成為弗瑞曼領袖的雷托致敬。

教會的侍衛對她的憤怒似乎無動於衷。他們站在她面前，背後的光線勾出他們的剪影，身上的汗味明顯有別於城市居民身穿輕便、效能低劣的蒸餾服所悶出的氣味。隊長一頭金髮，身材高大，長袍上繡著卡德拉姆家族的標誌。為了清楚說話，他摘下了蒸餾服面罩，語氣中帶著阿布穴地昔日首領之家的傲慢。

「我們當然試過逮捕他！」

這人顯然對她的指責很惱火，「他滿口瀆神！我們知道妳的命令，

但我們親耳聽到他怎麼瀆神！」

「但是你們沒抓到他。」厄莉婭低聲指責道。

另一個侍衛，一個嬌小的年輕女子，想為自己辯護：「那裡人太多了！我敢發誓，群眾在阻擾我們。」

厄莉婭沉下臉：「為什麼你們不能服從我的命令？」

「夫人，我們——」

「卡德拉姆的子孫，如果你抓住他，發現他真的是我兄長，你會怎麼辦？」

雖然沒受過教育、沒一點判斷力的人不可能當上祭司團侍衛，但他顯然並沒有注意到厄莉婭在唸出他的名字時加重了語氣。他想犧牲自己嗎？

隊長吞了口唾沫，說道：「我們必須殺死他，他是混亂的根源。」其他人嚇了一跳，但仍氣焰囂張。他們都很清楚自己聽到了什麼。

「他號召部落聯合起來反對妳。」卡德拉姆說道。

厄莉婭已經明白該如何對付他。她實事求是地輕聲說道：「我懂了。你想要堂而皇之地當眾逮捕他——說明你必須這樣犧牲自己，也一定會犧牲自己。」

「犧牲自己……」他話說到一半，瞥了同伴一眼。身為隊長，他有權像剛才那樣代表大家說話。但從他的表情看，他寧願剛才沒有開口。其他侍衛開始焦躁不安了。在先前的逮捕行動中，他們公然挑戰厄莉婭的權威。直到現在，他們才意識到蔑視「天堂之源」的後果。眾侍衛顯然惶恐了，與隊長拉開一小段距離。

「為了教會著想，我們官方的反應勢必得相當謹慎。」厄莉婭說道，「你明白吧？」

「但是他——」

「我親耳聽到他的講道，」她說道，「但這是特殊情況。」

「他不可能是摩阿迪巴，夫人！」

你知道什麼！她想。隨後她開口說道：「我們不能冒險當眾逮捕他，不能讓其他人看到我們傷害他。當然，如果有合適的機會……」

「近來他身邊總是圍著很多人！」

「那麼你恐怕得耐心等候了。當然，如果你堅持違抗我的命

令……」她沒有說出後果，但他們自然能明白。這個卡德拉姆人野心勃勃，而此時他面前就有一條飛黃騰達之路。

「我們無意冒犯您的權威，夫人。」這人終於控制住自己，「現在我懂了，我們當時太衝動。請原諒我們，但是他—」

「什麼也沒發生，也沒什麼需要原諒。」她用常用的弗瑞曼客套語說道。這是部落用來維持相安無事的眾多方法之一，而從這位卡德拉姆人的年齡來看，他應該能心領神會。他的家族有悠久的領導傳統。愧疚是鞭笞耐巴的鞭子，應當審慎使用。為了免除愧疚，弗瑞曼人會竭力效勞。

他低下頭表示理解，然後說道：「為了部落的大局著想，我懂。」

「下去休息一下，」她說道，「送葬遊行將在幾分鐘後開始。」

「遵命，夫人。」他們匆匆離開，顯然很慶幸能全身而退。

厄莉婭的腦海中響起一道低沉的聲音：「哈，妳處理得十分高明。他們中有一兩人仍然認為妳想除掉傳道人。他們會找到機會的。」

「閉嘴！」她噓了一聲，「閉嘴！我真不應該聽你的！看看你都做了些什麼……」

「我讓妳走上永垂不朽的路。」低沉的聲音說道。

她感覺到聲音在她顱內迴響，像隱隱傳來的疼痛。她想：我能躲在什麼地方？無處可藏！

「珈尼瑪的刀很鋒利，」男爵說道，「記住這一點。」

厄莉婭眨了眨眼睛。是的，是該記住。珈尼瑪的刀很鋒利。那把刀或許能劈開一條路，讓她擺脫眼下的困境。

37

如果你相信某句話，那麼你就相信了話中的觀點。當你相信某個觀點是對或是錯，是真或是偽，那麼你就相信了觀點背後的假設。這些假設通常漏洞百出，但是對相信的人來說，仍然彌足珍貴。

——〈開放式證明〉，《女修會文件》



雷托的意識在一團刺鼻的氣味中飄浮。他聞出了美藍極濃郁的肉桂味、勞動的身體散發的汗味、亡者蒸餾器敞開傳出的酸味、揚塵的燧石味。氣味在夢境中留下了線索，在死亡之地形成幢幢濃霧。他知道這些氣味能告訴自己一些東西，但他朦朧的意識卻無法分辨。

各式想法如同鬼魅掠過他的腦海：此時此刻，我沒有最終形貌。我是我所有的祖先。墜入沙漠的落日就是我的靈魂。我內在的眾人曾經那麼強大，但一切已結束。我是弗瑞曼人，我將走向弗瑞曼的終點。黃金之路還未開始就已結束。那條路什麼都不是，只是風吹過的痕跡。我們弗瑞曼人知道隱藏自己的一切訣竅。我們不留下臉，不留下水，不留下痕跡……現在，看著我的痕跡消失吧。

渾厚嗓音在他耳邊響起：「我能殺了你，亞崔迪。我能殺了你，亞崔迪。」聲音不斷重複，直到喪失意義，只剩下聲音本身在雷托的夢中重複，彷彿冗長的禱詞：「我能殺了你，亞崔迪。」

雷托清了清嗓子，感到這簡單的聲音搖醒了自己的意識。他勉強用乾渴的喉嚨問道：「誰……」

他身後有個聲音說：「我是受過教育的弗瑞曼人。你們搶走了我們的神，亞崔迪。我們為什麼要關心發臭的摩阿迪巴？你們的神死了！」

是真的聲音，還是他夢中的幻想？雷托睜開雙眼，發現自己已經被鬆綁，正躺在堅硬的摺疊床上。他抬眼看到了岩石、朦朧的燈球，還有

一張沒有戴面罩的臉。那張臉離他如此之近，他甚至能聞到對方嘴裡呼出熟悉的穴地食物氣味。那是一張弗瑞曼人的臉，深色的皮膚、輪廓鮮明、缺乏水分的肌肉。這不是豐潤的城市居民，而是沙漠中的弗瑞曼人。

「我是納穆瑞，賈維德的父親。」弗瑞曼人說道，「你現在認識我了嗎，亞崔迪？」

「我認識賈維德。」雷托聲音沙啞地說道。

「是的，你的家族知道我兒子。我為他驕傲。很快，你們亞崔迪人將更進一步認識他。」

「什麼……」

「我是你的師父之一，亞崔迪。我只有一項職責：掌握你的生殺大權。我會很高興這麼做。在這所學校，畢業就是活著，失敗就意味著落在我的手裡。」

雷托聽出他話中斬釘截鐵的直率，打了個寒顫。這是個人類戈姆刺，一個毫不留情的敵人，前來考驗他是否夠格進入人類陣營。雷托從中察覺他祖母的手筆，以及她身後無數的貝尼．潔瑟睿德。這想法令他大為不安。

「你的教育從我開始，」納穆瑞說道，「這很公平，而且很合適。因為你很可能過不了我這一關。現在，聽好了。我的每句話都攸關你的性命，我的一切都與你的死亡有關。」

雷托環顧屋子四周的岩壁，單調——只有一張摺疊床、朦朧的燈球和納穆瑞身後黑暗的走道。

「你逃不掉的。」納穆瑞說道。雷托相信他的話。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雷托問道。

「我已經解釋過了。想想你自己的盤算！你在這裡，無法預知現在的情勢。現在和未來，這兩者無法相交。但如果你真正了解你的過去，而且回顧自己去過的地方，或許就會再度找到原因。如果找不到，你的死期也就到了。」

雷托注意到納穆瑞的語氣並不凶惡，卻非常堅定，而且的確帶著殺氣。

納穆瑞仰望上方岩壁，說道：「以前，弗瑞曼人在黎明時臉朝著東

方。伊悠斯，知道這個詞嗎？在某種古語中是黎明的意思。」

雷托帶著苦澀的自豪說道：「我會說那種語言。」

「你沒有在聽我說話。」納穆瑞不容反駁地說道，「夜晚是混亂，白天意味著秩序。你能說的那種語言是這麼說的：黑暗等於混亂，光明等於秩序。我們弗瑞曼人改變了這一點。伊悠斯是不受我們信任的光明。我們喜歡月光，或是星光。光明代表太多秩序，會帶來致命的後果。你看到亞崔迪氏族都幹了哪些伊悠斯了嗎？人類只能活在保護他們的光線下，太陽是我們在沙丘星上的敵人。」納穆瑞直視雷托，「你喜歡什麼光線，亞崔迪？」

納穆瑞的姿態透露出這個問題大有深意。如果他答錯了，這人會殺了他嗎？有可能。雷托看到納穆瑞的手靜靜放在光滑的晶刃匕鞘上，手上戴有龜形戒指，反射著燈球的光芒。他放鬆下來，用手肘撐住身體，思索著弗瑞曼的信仰。那些老弗瑞曼人，他們相信戒律，喜歡用比喻的手法闡釋戒律。月光？

「我喜歡……真理的光明。」雷托道，並觀察著納穆瑞的細微表情。那人顯得很失望，但手離開了晶刃匕。「這是最完美的光明，」雷托繼續道，「人類還會喜歡其他光明嗎？」

「你說話的樣子像在背誦，而不是真的相信這些話。」納穆瑞說道。

雷托想，我的確是在背誦。但此刻，他已經開始掌握納穆瑞的思路，以及納穆瑞如何用古老的猜謎遊戲來過濾他的話。弗瑞曼人的訓練就包含了數以千計的謎題，雷托不得不全神貫注在這種習俗上，想出了一些謎題：問：安靜是什麼？答：獵物的朋友。

納穆瑞點了點頭，彷彿他也有同樣的想法，他說：「有個岩洞，對弗瑞曼人來說，那是生命之穴。那是真實存在的岩洞，藏在沙漠裡。沙胡羅，所有弗瑞曼人的祖先，封死了那個洞。我的叔父齊邁德把這一切告訴了我，他從不對我撒謊。那個岩洞確實存在。」

納穆瑞說完後，雷托感受到沉默的質問。生命之穴？「我叔父史帝加也跟我說過那岩洞，」雷托說道，「洞被封住，是為了防止懦夫躲在裡頭。」

納穆瑞全藍的雙眼映出閃爍的燈光。他說道：「你們亞崔迪會去打

開那個岩洞嗎？你們想用祭司團來控制生命，用你們的中央情報部、聖戰士和朝聖者，負責的教長叫考扎爾，從他家族在涅茲的鹽礦發跡，一路高升。告訴我，亞崔迪，你們的祭司團有什麼問題？」

雷托坐了起來，意識到自己已經完全加入納穆瑞的猜謎遊戲，賭注就是他的生命。從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只要一聽到錯誤答案，就會拔出晶刃匕。

納穆瑞彷彿看穿雷托的想法：「相信我，亞崔迪，我是碎土機。我是鐵錘。」

雷托明白了。納穆瑞將自己視為邁茲巴，手拿鐵錘，擊打那些無法回答提問，因而無法進入天堂的人。

厄莉婭和她的祭司所創造的中央祭司團有什麼問題？

雷托想起自己為什麼會進入沙漠，內心頓時燃起希望。黃金之路仍有可能出現在他的宇宙中。納穆瑞的問題不正是驅使他進入沙漠的動機嗎？

「只有神才能指明方向。」雷托說道。

納穆瑞盯著雷托。「你真的相信你說的話嗎？」他問道。

「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雷托說道。

「尋找道路？」

「為了我自己。」雷托將腳放在摺疊床邊的地上。岩地沒有鋪地毯，觸腳冰冷。

「你說起話來倒像個真正的叛軍，」納穆瑞說道，摩挲著手指上的龜形戒指，「我們走著瞧。再次聽好了。你知道賈拉爾烏德丁那地方的大盾壁嗎？那岩壁上刻有我祖先在最初幾天刻下的記號。賈維德，我的兒子，看過這些記號。阿貝迪．賈拉，我侄子，也看過。在沙暴季，我和我的朋友雅庫普．阿巴德從那座大盾壁上下來。風又乾又熱，就像我們跳舞時模仿的旋風。我們沒有花時間去看那個記號，因為沙暴擋住了我們的路。但是，沙暴平息後，我們看到褐沙上出現了塔塔城的幻象。沙基爾．阿里的臉也出現了，俯瞰著他的陵冢之城。幻象很快就消失，但我們的確看見了。告訴我，亞崔迪，我在什麼地方能找到那個陵冢之城？」

我們跳舞時模仿的旋風，雷托思索著，塔塔和沙基爾．阿里的幻

象。只有禪遜尼流浪者才用這些詞彙，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沙漠人。

還有，弗瑞曼人是禁止墓葬的。

「有一條通道是所有人必須走過的，陵家之城就在終點。」雷托說道。隨後，他借用一段禪遜尼的祝詞：「那位於一千步見方的庭園內。庭園裡有條長兩百三十三步、寬一百步的走廊，走廊上鋪著齋浦爾古城的大理石。庭園裡住著名叫阿拉扎克的人，他為所有乞食者備好食物。當審判日降臨，那些動身尋找陵家之城的人將一無所獲。一切已然寫下：『你在這個世界經歷的東西，不應到另一個世界尋求。』」

「你又在背誦你不相信的東西了。」納穆瑞譏笑道，「但是我可以接受，因為我認為你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這裡。」他又露出一絲冷笑，「我給你一個暫定的未來，亞崔迪。」

雷托仔細端詳這人。這是另一個有詐的問題嗎？

「很好！」納穆瑞說道，「你的意識已經準備好了。還有一件事，你聽說過遠方卡德里什的城市在使用蒸餾服仿製品嗎？」

雷托在腦中苦思他的言外之意。模擬蒸餾服？很多行星都有人在穿。

他說道：「卡德里什浮誇的習氣早已遠近馳名。聰明的動物知道要融入環境。」

納穆瑞緩緩點了點頭，說道：「把你抓來這裡來的人，馬上就要來見你。別想從這地方逃走，你會因此送命。」說完，他轉身走入黑暗的走道。

他離開後，雷托久久盯著那條走道。他能聽到那裡有聲音，是當值侍衛在低聲說話。他不斷思索納穆瑞所說的幻象故事。他跋涉了這麼遠，終於來到這裡。現在，這裡是不是迦庫魯圖／豐鞋珂已經不重要了。納穆瑞不是走私者，他顯然更有權勢，而且他玩的這場遊戲有潔西嘉的氣息，散發出貝尼．潔瑟睿德的臭味。但納穆瑞走的那條黢黑走道是這間屋子唯一的出口，屋外是陌生的穴地──還有穴地外的沙漠。沙漠中的嚴酷環境、迷亂人心的海市蜃樓和無盡沙丘構成了陷阱，困住了雷托。他可以再次穿越沙漠，但要逃去哪裡？這個想法如同汙濁的死水，無法解救他的乾渴。

在傳統思維中，時間是單向的。因此，人類會在連續的、語文導向的框架中思考一切事物。由於這個心智缺陷，人類相當短視近利，在應對危機時，總是措手不及，毫無準備。

——列特 - 凱恩斯《厄拉科斯工作日誌》



知與行必須合一，潔西嘉提醒自己。她聚精會神，為即將到來的交鋒做好準備。

早餐時間剛過，她從窗戶遠眺，薩魯撒．塞康達斯上的金色太陽才升到花園的圍牆邊。她全身盛裝：帶有兜帽的聖母黑色斗篷，但長袍下襬和兩道袖口都滾上亞崔迪氏族的金色紋飾。打扮好後，她背對窗戶站好，仔細理了理褶襇，左臂橫放在小腹上，突出袖口的紋飾。

法拉肯注意到了亞崔迪的標誌，踏進屋子時還品評一番，但並未表現出憤怒或驚訝。她發現他的語氣帶著一絲幽默，令她玩味。他身穿黑色的緊身連衣褲，這是潔西嘉的建議。他按照她的指引，在綠色長椅上坐下，右臂隨意搭在靠背上。

為什麼，為什麼我會信任她？他問自己，她畢竟是貝尼．潔瑟睿德女巫啊！

潔西嘉打量著他放鬆的身體和神情，笑了笑，說道：「你信任我，是因為你知道我們的交易很不錯，而且你想學習我能傳授的東西。」

她看到他不快地皺了皺眉頭，便揮揮左手，解釋道：「不，我不會讀心術。我只觀察臉、身體、習性、語氣，還有手臂的擺放。一旦學會了貝尼．潔瑟睿德的方法，任何人都能做到這一點。」

「妳會教我？」

「我相信你研讀過關於我們的報告。」她說道，「有報告提到我們會言而無信嗎？」

「沒有，但是……」

「我們能夠生存下來，部分原因是人們毫不懷疑我們的誠信。這一點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改變。」

「聽上去很有道理，」他說道，「我很期待。」

「我很意外，你從未向貝尼．潔瑟睿德申請教師。」她說道，「只要你提出，她們會立即抓住機會，讓你欠她們一個人情。」

「我向母親提過，但她向來不聽。」他說道，「不過現在……」他聳了聳肩，這一聳大有深意，對溫西希婭遭流放的評論盡在不言中，「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如果你能提早幾年開始，就更好了。」潔西嘉說道，「以你現在的年紀，學起來會更辛苦，也更久。首先，你必須學習忍耐，非常有耐心。我希望你不會覺得這種代價太高了。」

「只要得到妳承諾的成果，就不會。」

他的話中有真誠，有期待，也有敬畏，她聽出來了。他準備好了。她說道：「耐心的藝術──那麼，就從基本的普拉那－並度訓練開始，鍛鍊腿部、手臂和呼吸。以後我們再來注意手掌和手指。準備好了嗎？」

她在凳子上坐下，與他正面相對。

法拉肯點了點頭，一臉期待，以掩蓋內心突如其來的恐懼。泰卡尼克警告過他，說潔西嘉女士的提議一定暗藏女修會蓄謀已久的詭計。「她再次背棄她們或她們拋棄了她之類的，你絕不能相信。」法拉肯勃然大怒，結束了那場爭執。但他剛發火，就立即後悔了。他的情緒反應讓他更下意識偏向泰卡尼克的話。法拉肯瞥了一眼屋內，看到穹頂一角的寶石發著瑩瑩柔光。但發光的不一定是寶石。屋子內發生的一切都會被錄下來，讓心細如髮的人分析每一個細微的表情、每句話、每個動作。

看到他的視線後，潔西嘉笑了，但並未說出她知道他在想什麼。她說道：「要學習貝尼．潔瑟睿德式的耐心，你必須首先明白我們這個宇宙的本質是無常。我們稱自然為『終極的不確定』，這裡的自然是指這個整體的表現形式。為了打開你的視眼，讓你體會到自然的變化方式，你必須伸直雙臂。看著你的雙手，首先是手心，然後是手背。然後觀察手指，前面和後面。開始做。」

法拉肯照著做了，但是覺得很愚蠢。這兩隻都是他自己的手，他很熟悉。

「想像你的手變老了，」潔西嘉說道，「必須在你眼前變得非常老，非常非常老。注意皮膚有多乾燥……」

「我的手不會變。」他說道，上臂的肌肉已經開始微抖。

「繼續盯著你的手。把手變老，盡可能的老。當你看到手變老之後，倒轉整個過程，讓手恢復年輕。要努力做到能隨意變成嬰兒或老人的手，變過來，再變過去。」

「手不會變！」他抗議道，肩膀開始疼了。

「向意識下達命令，你的手會變的。」她說道，「專注，想像時間的流逝：從嬰兒到老人，從老人到嬰兒。這可能會花上幾小時、幾天、幾個月。但你能做到。只要能反轉這種變化，你就會看到所有系統都是在相對穩定的狀態中轉動……只是相對穩定。」

「我還以為我要學的是耐心。」她聽出了他話中的不平，還有一絲沮喪。

「回到相對穩定性，」她說道，「你用自己的信念來創造這種觀察力，而信念可以用想像力來操控。你觀察宇宙的方法非常有限。現在你必須把宇宙當成你自己的作品。這樣一來，你就能掌控任何相對穩定性，用在所有你想像得到的地方。」

「你剛才說這要花多久時間？」

「要有耐心。」她提醒他。

他的嘴角浮出苦笑，目光轉到她身上。

「看著你的雙手。」她厲聲道。

苦笑消失了。他的目光重新回到手上，全神貫注。

「要是我手臂累了，怎麼辦？」他問道。

「不要說話，專心。」她說道，「如果你覺得很累，停下來休息幾分鐘，然後重新開始練習。你必須堅持，直到成功為止。現在這個階段遠比你想像的還要重要。學會這一課，否則其他課程無法開始。」

法拉肯深深吸了口氣，咬牙盯著雙手，慢慢翻轉：正面、背面、正面、背面……什麼也沒改變。

潔西嘉站起身，走向唯一的房門。

他眼睛仍緊盯著雙手，開口問道：「妳要去哪？」

「你自己練習，效果會更好。我大概會在一小時後回來。要有耐心。」

「我知道！」

她觀察了他片刻。他看上去是那麼專注，她不禁心頭一痛，想起自己失去的兒子。她嘆了口氣，說道：「等我回來後，我會教你一些放鬆肌肉的練習。要有耐心。你會很驚訝自己的身體和感官竟有這麼大的潛力。」

她離開了房間。

侍衛立即出現，在她走入大廳時尾隨在她後方，離她三步遠。他們一臉敬畏和恐懼。這些人都是薩督卡，在弗瑞曼人打敗父輩的傳奇中長大，不斷被耳提面目她的本領有多出神入化。這個女巫是弗瑞曼聖母、貝尼．潔瑟睿德，還是亞崔迪人。

潔西嘉朝後瞟了一眼，將他們肅穆的表情當成生平事蹟的里程碑。她走到樓梯口，下樓，穿過另一條走道，來到她窗戶下的庭園中。

現在就看鄧肯和葛尼能不能完成他們的任務了。她感受著腳下的碎石路，望著綠葉篩落的點點金黃陽光，內心思索著。

39

完成下一步的晶算師教育之後，你就會開始學整合性的傳訊方式。這種功能將會覆滿你意識中的資訊通路，並以你早已掌握的晶算師分類檢索技能處理複雜、龐大的輸入資料。你一開始的問題將會是解決各個特定主題龐雜的細節和資料所引發的焦慮。要警惕！如果沒有晶算師的疊加整合方法，你會陷入巴別塔困境中。我們用這個詞彙來表示無處不在的風險：用正確資訊做出錯誤組合。

—《晶算師手冊》



布料摩擦的聲音像火花在雷托的意識中閃現。他很意外自己竟將感覺磨得如此敏銳，憑聲音就認出那是弗瑞曼長袍和粗糙的門簾相互摩擦所發出。他轉身朝向聲音傳來的地方：一條黑暗的走道，幾分鐘前納穆瑞就是從那裡離開。轉身的同時，他看到有人走了進來。是俘擄他的人，蒸餾服面罩上方露出同樣的深色肌膚、同樣灼亮的眼睛。那人一隻手伸進面罩，從鼻孔中拔出集水管，然後拉下面罩，同時也掀開兜帽。早在發現他下頷的赤棘鞭印之前，雷托就認出了他。那是腦海中的整體印象，之後眼睛才開始確認面貌細節。沒錯，這位大個子，這位吟遊詩人，正是葛尼．哈萊克！

雷托雙手握拳，壓下認出對方帶來的震驚。亞崔迪的家臣中，沒有人比葛尼更忠誠，沒有人比他更擅長屏蔽場格鬥。他是保羅信任的良師益友。

他是潔西嘉女士的助手。

葛尼是抓捕他的人，雷托一時千頭萬緒。葛尼和納穆瑞同在這場陰謀中，這背後想必有潔西嘉的手。「我知道你已經見過我們的納穆瑞。」哈萊克說道，「請相信我，他有一個職責，只有一個：如果有必要，他是唯一有能力殺死你的人。」

雷托不假思索地用他父親的語調回答：「你加入我的敵人，葛尼！我從未想過——」

「不要在我身上耍這種把戲，年輕人，」哈萊克說道，「那對我沒有作用。我聽從你祖母的命令。你的教育計畫制訂得非常詳盡。是我挑選了納穆瑞，但得到了她的同意。接下來的事可能很痛苦，但都是她安排的。」

「她安排了什麼？」

哈萊克從長袍衣褶裡伸出一隻手，手上拿著弗瑞曼注射器，原始卻很有效。透明管子裡裝著藍色液體。

雷托在摺疊床上向後挪，直到後背碰上岩壁。納穆瑞走了進來，站在哈萊克身旁，兩人一起堵住唯一的出口。

「我看你已經認出這是香料萃取物了。」哈萊克說道，「你必須經歷香料靈遊。你父親有膽量經歷了，你卻沒有，這件事將會糾纏你一輩子。」

雷托無言地搖了搖頭。就是這東西，珈尼瑪和他都知道這東西可能會毀了兩人。葛尼是無知的笨蛋！但潔西嘉怎麼能……雷托感受到父親正湧入他的意識，試圖摧毀他的反抗。雷托想大聲尖叫，雙唇卻無法動彈。這是他最害怕的東西，害怕到他無法言語。這是入定，能預知無法變動的未來，也能讀到未來的不容撼動及恐怖。潔西嘉當然不可能下令讓親生孫子經歷這種折磨，但她卻隱約浮現在他的意識中，對他百般說服。就連制驚禱文也成了嘮叨不停的勸說：「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心智。恐懼是小號的死神，會徹底摧毀一個人。我要面對恐懼，讓恐懼掠過我，穿過我。當這一切過去，我將睜開靈眼，凝視恐懼走過之路。恐懼消逝後，不留一物。唯我獨存。」

新巴比倫王國新興之時，這段禱文就已十分古老，雷托試圖移動，朝眼前的兩人撲去，但他的肌肉拒絕執行命令。恍惚中，雷托只見哈萊克的手移動著，注射器正向他逼近。燈球光照在藍色液體上，形成一道亮點。注射器碰到雷托的左手臂。疼痛在他體內急竄，衝入他的頭部肌肉。

忽然間，雷托看到一名年輕女子坐在晨光中的原始茅屋外。就在那裡，她坐在他面前，將咖啡豆烤成紅褐色，又往裡面添了些豆蔻和美藍

極。他身後的某個地方響起了拉巴巴琴音。樂聲迴蕩再迴蕩，鑽入他的腦海後，仍在迴蕩。音樂開始在他體內脹開，讓他覺得自己變大了，非常龐大，不再像是兒童。他的皮膚也不再屬於自己。暖流湧遍他的全身。突然間，他發現自己站在黑暗中。入夜了。星辰像一陣餘燼的細雨，灑落在璀璨天穹吹出的陣陣狂風中。

他知道自己無路可逃，但仍奮力反抗，直到他父親的身影闖入他的意識。「我會在你入定時保護你，你體內的其他人不會帶走你。」

風吹倒了雷托，推著他在地上翻滾，發出嘶嘶聲，捲起沙塵打在他身上，割入他的手臂、他的臉，撕裂他的衣物，將剩下的無用破布吹得獵獵作響。但他感覺不到疼痛，眼看著身上的傷口遽然出現，又在須臾間癒合。他繼續在風中翻滾，皮膚仍舊不是自己的。

快出現了！他想。

但這個想法非常遙遠，彷彿不是出自他腦中，並不真的屬於他，就像皮膚也不屬於他自己。

預象吞沒了他，並一步步開展，成為立體的記憶，分隔了過去和現在、未來和現在、未來和過去。每個隔絕的部分都匯入同一個焦點中，他能感受到那裡有一幅多維度的浮雕地圖，指出他未來的存在。

他想：時間是空間的測量工具，正如測距儀是長度的測量工具，但是測量這個動作卻把我們困在我們要測量的地方。

他感覺到入定在加深，那是內在意識的放大，他的自我將之吸收之後，他開始感受到自己的變化。時間在流動，他無法停住任何一刻。過去和未來的記憶碎片衝垮了他。但那就像一段段蒙太奇影像，彼此的關係不斷幻化。他的記憶像一個鏡頭、一束探照光，照亮了一個個碎片，卻永遠無法使他眼前那無休無止的運動和變化停止下來。

他和珈尼瑪的計畫出現在這束探照光中，高高在上，但現在卻令他害怕。預象讓他痛苦不堪，帶著不容分說的必然性，讓他畏縮了。

他的皮膚不是他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在他體內衝撞，越過恐懼設下的屏障。他無法分辨兩者。有時，他覺得自己正在參加巴特勒聖戰，竭力摧毀任何模擬人類意識的機器。這是過去的事─已經發生而且早已結束。但他的意識卻仍然在過去的經驗中來回碰撞，吸收一切最細微的資訊。他聽到一位教長友人在講臺上說道：「我們必須關閉能思考的機

器。人類必須引導自己。這不是機器能做的事情。推理依靠的是程式，不是硬體。而人類正是最終極的程式！」

他聽得一清二楚，而且知道他所處的環境：巨大的木廳，陰暗的窗戶。光線來自劈啪作響的火把。他的教長友人繼續說道：「我們的聖戰就是『清除程式』。我們要將摧毀人類的東西徹底清除。」

在雷托的記憶中，那個演講者曾經獻身給電腦，一個了解電腦並為電腦效力的人。之後，這幅場景消失了，換成珈尼瑪站在他面前：「葛尼知道。他告訴我了。鄧肯在晶算師狀態下說，『為善要避免惡名，為惡要去除自覺。』」

這肯定是未來—很久以後的未來。但相當逼真，強烈到如同體內無數生命的過去。他喃喃自語道：「那豈不是真的嗎，父親？」

父親的身影用警告的口吻說道：「不要引發災禍！你現在要學習觀測閃現的意識。做不到這一點，你會淹沒自己，失去你在時間中的座標。」

浮雕影像仍揮之不去。未來朝他撲面而來。過去 - 現在 - 未來，沒有真正的界線。他知道自己必須隨著這些流動，但洶湧的水流令他畏懼。他還有辦法回到熟悉的世界嗎？然而，他發現自己不得不停止抗拒。這是全新的宇宙，他無法用靜止、已歸類的片段來了解。在這裡，沒有任何片段會靜止不動。事物再也沒有順序，也毫無規律可言。他不得不觀察變化，尋找變化本身的規律，不知不覺間，他發現自己置身巨大的極致安樂，看到了未來中的過去、過去中的現在、過去和未來中的此時此刻。在兩次心跳間，就經歷了好幾世紀。

雷托的意識自由飄浮著。他不再力持客觀，也不再有罣礙。納穆瑞口中「暫時的未來」仍淡淡出現在他記憶中，與無數個未來共用他的意識。在這個破碎的意識中，他所有的過去、內在生命，都融入了他，成為他自己。在最強大的那個內在生命的幫助下，他成了主導。他們都成為他的。

他想：研究某個東西時，只有隔著一段距離才可能看出原理。他拉開了距離，終於看見自己的生命了：他內在龐雜的生命及記憶是他的負擔，是他的喜樂，也是他的必然。但這趟香料靈遊使他多了一道維度，而他父親也不再守護他了，因為已經沒有必要。拉開距離後，雷托將過

去未來看得一清二楚。在過去，有位終極祖先──哈倫現身了，沒有他，遙遠的未來不可能實現。距離帶來了新法則、新維度。不論選擇什麼人生，他都能在龐大經驗的獨立國度中發揮自己。這條生命軌跡含納了無數世代的生命，如此百轉千折，任何單一生命都無法與之相比。被喚醒之後，這片龐大經驗便發揮威力，降服了他的自我。它足以撼動個體、民族、社會及整個文明。所以葛尼才被告誡要提防他，所以納穆瑞的利刃才要守在一旁。他們不被允許目睹他體內的力量。沒人能看見它的整體──連珈尼瑪也不行。

雷托起身，發現只有納穆瑞還等在這裡，注視著他。

雷托用老年人的嗓音說道：「每個人的極限各有不同。預知所有人的未來只是空洞的神話。只有當下最強大的浪潮才有可能事先窺見。但是，在無限的宇宙中，『當下』這個概念太過龐大，你的意識會望之生怯。」

納穆瑞搖了搖頭，表示不懂。

「葛尼在哪裡？」雷托問道。

「他離開了。他不想看著我殺你。」

「你會殺我嗎，納穆瑞？」雷托聽上去像在懇求這人快點下手。

納穆瑞的手離開刀柄：「你求我，我就不殺了。但如果你覺得無所謂……」

「無所謂這種病症毀了很多東西。」雷托說道，自顧自點了點頭，「是的……即使是文明，也毀於無所謂。達到更高層次的複雜性或意識之後，似乎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他抬頭看著納穆瑞，「所以，他們要你來看我是不是無所謂？」他眼中的納穆瑞不僅是殺手──他比殺手更狡猾。

「無所謂意味著難以控制的力量。」納穆瑞說道，但這是句謊言。

「無所謂的力量，是的。」雷托站起來，深深嘆了口氣，「其實，我父親的生命並不是那麼至高無上，納穆瑞，他為自己設下陷阱，把自己困在當下。」

哦，保羅，你就是摩阿迪巴，
眾生的馬赫迪，
你一吐氣，
便引發颶風。

——摩阿迪巴歌謠



「絕不！」珈尼瑪說道，「我會在新婚之夜殺了他。」語氣斬釘截鐵。厄莉婭和她的說客已經勸了她大半夜，這間寓所一直不得安寧，說客、食物和飲品川流不息。整座神殿和附近的堡壘像炸了鍋一樣，全在等候最後決定。

珈尼瑪坐在寓所內的綠色懸浮椅上，一派從容。屋子很大，粗糙的褐牆模擬穴地的岩壁，天花板卻以水晶砌成，閃現綠色光澤。地上鋪有黑色地磚。屋內沒多少家具：一張小小的寫字檯、五把懸浮椅和一張放在壁龕的弗瑞曼式摺疊床。珈尼瑪身穿黃色喪服。

「妳不是自由的人，無權決定妳所有的生活。」厄莉婭重複了大約一百遍。這個小傻瓜遲早要明白這一點！她必須與法拉肯結婚！她必須！她大可在之後幹掉他，但根據弗瑞曼人的婚俗，她必須當眾承認婚約。

「他殺了我哥哥，」珈尼瑪說道，堅持這唯一支持她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許下婚約，每個弗瑞曼人都會在提到我名字是吐口水。」

所以，妳必須同意聯姻，厄莉婭想。她開口道：「是他母親幹的。他已經為此放逐她了。妳還要求他什麼呢？」

「他的血，」珈尼瑪說道，「他是柯瑞諾人。」

「他公開譴責了他母親。」厄莉婭反駁道，「至於弗瑞曼平民，妳

有什麼好在意的。不論我們說什麼，他們都會接受。珈尼，帝國的和平需要妳──」

「我不會同意，」珈尼瑪說道，「沒有我出席，妳無法宣布婚約。」

珈尼瑪說話時，伊若琅走進了屋子，詢問地看了看厄莉婭和她身邊那兩名垂頭喪氣的女說客。她看到厄莉婭厭煩地舉起雙手，整個人都癱在珈尼瑪對面的椅子中。

「妳來跟她說，伊若琅。」厄莉婭說道。

伊若琅拖過懸浮椅，坐在厄莉婭身旁。

「妳是柯瑞諾人，伊若琅，」珈尼瑪說道，「別在我身上浪費時間了。」她站起身，走到摺疊床旁，盤腿坐在上面，目光炯炯地盯著眼前的兩個女人。伊若琅和厄莉婭一樣穿著黑色長袍，兜帽甩在腦後，露出一頭金髮。

伊若琅瞥了厄莉婭一眼，站起身，走到珈尼瑪對面：「珈尼，如果殺人能解決問題，我會親自殺了他。妳說得不錯，法拉肯和我有相同的血脈。但是，除了忠於弗瑞曼人，妳還有更重要的責任……」

「妳的話比我敬愛的姑母好不了多少。」珈尼瑪說道，「『兄弟的血是無法洗刷的』，這句弗瑞曼誓言並不是說說而已。」

伊若琅緊抿雙唇，隨後開口說道：「法拉肯扣留了妳祖母，他也扣留了鄧肯，如果我們不──」

「對於發生的這一切，妳們的說法無法說服我。」珈尼瑪看著厄莉婭和伊若琅，「鄧肯曾經為保護我的父親獻出了生命。或許這個甦亡人不再是──」

「鄧肯的任務是保護妳祖母！」厄莉婭越過伊若琅看著她，「我相信他是別無選擇才這麼做。」她暗自想著：鄧肯！鄧肯！你不該這麼做的。

珈尼瑪琢磨著厄莉婭話中的叵測居心，盯著她說：「妳在撒謊，噢，天堂之源，我聽說了妳和我祖母的爭執。關於我祖母和鄧肯，妳隱瞞了什麼？」

「我都告訴妳了。」厄莉婭說道，但在如此赤裸裸的指控面前，她還是不由得發涼。她明白自己由於疲累而變得鬆懈，便站起身來說：

「我知道的事情，妳全都知道。」她轉身面對伊若琅，「妳來勸勸她。一定要讓她一」

珈尼瑪用刺耳的弗瑞曼咒罵打斷了她，從稚嫩的嘴唇冒出這樣的話，實在令人震驚。罵完後，她接著說：「妳認為我只是孩子，妳有很多年時間可以勸我，我最終會聽話的。謝啦，偉大的攝政，妳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內在的年齡。我會聽從他們，而不是妳。」

厄莉婭差點失控大罵，恨恨盯著珈尼瑪。是妖煞嗎？這孩子是誰？她對珈尼瑪的恐懼又多了一層。她也向內在生命妥協了嗎？厄莉婭說道：「過段時間，妳會明白的。」

「過段時間，我也許會看到法拉肯的鮮血濺滿我的刀刃。」珈尼瑪說道，「賭賭看吧。只要我和他單獨在一起，其中一人就會死去。」

「妳以為妳對妳哥哥的感情在我之上？」伊若琅問道，「別傻了！我是他母親，也是妳母親。我是一」

「妳從來不了解他，」珈尼瑪說道，「妳們所有人，除了我敬愛的姑母，繼續把我們當小孩吧。妳們是傻瓜！厄莉婭知道！妳看她是怎麼逃避……」

「我什麼也沒逃避。」厄莉婭說道，卻轉身背對伊若琅和珈尼瑪，盯著那兩名女說客。那兩人一副什麼也沒聽見的模樣，顯然已放棄說服珈尼瑪，或許還有些同情她。厄莉婭大怒，將她們轟出屋子。兩人離開時，滿臉解脫的表情。

「妳逃避了。」珈尼瑪堅持道。

「我只是選了一條適合我的人生道路。」厄莉婭說道，轉身看著盤腿坐在摺疊床上的珈尼瑪。她難道已經向內在生命屈服了？厄莉婭想從珈尼瑪的眼睛中看到線索，但沒有任何發現。接著，厄莉婭想：她看出我妥協了嗎？但她是怎麼發現的？

「妳害怕成為內在生命的窗口。」珈尼瑪指控道，「但我們都是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人，我們知道會這樣。妳會成為他們的窗口，無論妳是有意還是無意。妳無法拒絕他們。」她暗自想道：是的，我知道妳一妖煞。或許我會步上妳的後塵，但現在的我只會可憐妳、鄙視妳。

珈尼瑪和厄莉婭陷入了沉默，那沉默幾乎具有實質，令伊若琅心中警鈴大作。她看了看兩人，問道：「妳們為什麼突然這麼安靜？」

「我剛好想到一件事，需要專心。」厄莉婭說道。

「等妳有空時再想吧，親愛的姑母。」珈尼瑪嘲笑道。

厄莉婭強壓下疲憊引發的怒火，說道：「夠了！讓她自己想想吧。或許她會恢復理智。」

伊若琅站起身說道：「天快亮了。珈尼，在我們離開前，妳願意聽聽法拉肯發來的最新消息嗎？他……」

「我不聽，」珈尼瑪說道，「而且，從現在起，也不要用那可笑的暱稱來叫我。珈尼！以為我還是孩子，可以任憑妳……」

「妳和厄莉婭怎麼突然間不說話了？」伊若琅問道，回到她剛才的問題。但這一次，她悄悄用上了魅音。

珈尼瑪仰頭大笑：「伊若琅！妳對我用魅音？」

「什麼？」伊若琅嚇了一跳。

「妳在教妳的祖母吃蛋。」珈尼瑪說道。

「什麼意思？」

「這句俗語我知道，而妳卻從沒聽過。想想這個事實吧。」珈尼瑪說道，「這是一句表示蔑視的俗語，流傳開來的時候，妳們的貝尼．潔瑟睿德還很年輕。如果這還不足以讓妳清醒，問問妳的父皇母后為什麼要給妳起名伊若琅，是指伊若狼嗎，帶來災禍的人？」

儘管受過訓練，伊若琅的臉還是漲得通紅：「妳想要激怒我嗎，珈尼瑪？」

「而妳想要對我用魅音。對我！我還記得第一個掌握這項技巧的人。我記得那一刻，帶來災禍的伊若琅。現在，妳們倆，出去。」

但厄莉婭卻興致大發，內在的建議使她忘了疲勞。她說道：「我有個提議，或許能改變妳的想法，珈尼。」

「還叫我珈尼！」珈尼瑪冷笑道，「想想吧，如果我想殺死法拉肯，只需按妳的計畫辦就行。我猜這一點妳已經想到了。要提防突然聽話的珈尼！妳看，我一直都對妳很坦率。」

「我就是這麼希望的，」厄莉婭說道，「如果妳……」

「兄弟的血是洗刷不掉的，」珈尼瑪說道，「我也不會背叛我的弗瑞曼親人。永不饒恕，永不遺忘。這不是我們的信條嗎？我在此警告妳們，而且我還會當眾宣布：妳們不能把我許配法拉肯。有哪個認識我的

人會相信？法拉肯自己都不會相信。聽到這個婚約的弗瑞曼人只會在暗中偷笑說：『看到了嗎，她把他誘進了陷阱。』如果妳們……」

「我知道。」厄莉婭道，走到伊若琅身旁。她注意到伊若琅站在那裡，目瞪口呆—她終於明白這場對話的走向。

「如果我答應，我就是在誘他中計。」珈尼瑪說道，「如果那就是妳們要的，我會同意，但他可能不會上當。如果妳希望這項假婚約能值些錢，幫妳買回我的祖母和妳心愛的鄧肯，那也行。這都是妳們的盤算，但法拉肯是我的，我要殺了他。」

伊若琅轉頭看著厄莉婭：「厄莉婭！如果我們真這麼做……」她有意頓了頓，讓厄莉婭想像各大氏族的怒火、亞崔迪氏族將名譽掃地、信徒的懷疑，還有隨之動搖的大大小小組織。

「……對我們將大為不利。」伊若琅繼續道，「所有對保羅預知力的信仰都將毀滅。這……帝國……」

「有誰膽敢挑戰我們的權力？我們有權決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厄莉婭平靜地說道，「我們是善與惡的調停者。我只需宣布……」

「妳不能這麼做！」伊若琅反對道，「保羅的記憶……」

「那不過是教會和國家的另一種工具。」珈尼瑪說道，「不要再說傻話了，伊若琅。」珈尼瑪摸了摸腰間的晶刃匕，抬頭看著厄莉婭，「我錯看了我英明的姑母、摩阿迪巴帝國內一切神聖之物的攝政王。我真的錯看妳了。把法拉肯騙到我們的客廳來吧，如果妳想這麼做的話。」

「太魯莽了。」伊若琅懇求道。

「妳同意婚約了嗎，珈尼瑪？」厄莉婭沒有理睬伊若琅，直接問道。

「前提是滿足我的條件。」珈尼瑪說道，手仍然沒有離開晶刃匕。

「我退出這件事，」伊若琅說道，她的手出汗了，「我原本想促成真正的婚約，以癒合……」

「厄莉婭和我，我們會給妳一道更難癒合的傷口。」珈尼瑪說道，「盡快帶他到這裡來，如果他願意的話。或許他會同意。他怎麼會懷疑我這麼一個孩子呢？讓我們準備正式的訂婚儀式，需要他親自出席。再

製造機會讓我和他獨處……只要一兩分鐘……」

珈尼瑪是不折不扣的弗瑞曼人，伊若琅戰慄了。現實不就是這樣？在可怕的血腥鬥爭中，弗瑞曼孩子與成人沒有兩樣。弗瑞曼孩子通會在戰場上殺死受傷的敵人，省下女人的麻煩，讓她們直接收集戰場上的屍體，然後送往亡者蒸餾器。珈尼瑪，以弗瑞曼孩子的嗓音，用深思熟慮過的成熟言辭，用籠罩著她的古老仇殺氣勢，堆起一層又一層恐懼。

「成交。」厄莉婭說道，勉力控制表情和聲音，不洩漏自己的狂喜，「我們會準備正式的婚約詔令，讓大氏族的代表見證簽名儀式。法拉肯不可能懷疑──」

「他會懷疑，但他還是會來。」珈尼瑪說道，「他會帶侍衛，但是他們能阻止我接近他嗎？」

「念在保羅所有心血的分上，」伊若琅抗議道，「至少我們該讓法拉肯的死看上去像是場意外，或者是某個外人的怨恨──」

「我樂於向我的同胞展示沾滿鮮血的利刃。」珈尼瑪說道。

「厄莉婭，我求妳了，」伊若琅說道，「放棄這草率的瘋狂決定。妳可以宣布要法拉肯血債血償，或任何──」

「我們無需正式宣布要他償還血債，」珈尼瑪說道，「整個帝國都知道我們的感受。」她指了指她長袍的袖子，「我們穿著黃色喪服。即使我換上黑色的弗瑞曼訂婚服，難道會有人以為我真的想訂婚？」

「希望能瞞過法拉肯，」厄莉婭說道，「還有那些我們邀請來當見證人的大氏族代表……」

「每個代表都會反對妳，」伊若琅說道，「這一點妳也清楚。」

「有道理。」珈尼瑪說道，「所以要小心挑選代表，必須選我們未來可以捨棄的人。」

伊若琅絕望地放棄了，轉身離開。

「嚴密監視她，以防她警告她侄子。」珈尼瑪說道。

「不用教我怎麼進行祕密行動。」厄莉婭說道。她轉身跟著伊若琅，但走得比她慢。門外的侍衛和待命的副手迅速跟在她身後，就像沙蟲鑽出沙漠後，沙礫隨即流入帶出的旋渦。

門關上後，珈尼瑪悲傷地搖搖頭，想：就像可憐的雷托和我想到的一樣。神明在下！我希望被老虎殺死的是我，而不是他。

41

很多勢力都想控制亞崔迪雙胞胎。雷托的死訊公布後，密謀與反密謀的交鋒就更為激烈了。請注意各方的動機：女修會害怕厄莉婭這名成年妖煞，但仍然希望得到亞崔迪氏族的基因特性，教會的領導階層眼中只有控制摩阿迪巴繼承人可能帶來的權力，鉅貿聯會需要一扇通向沙丘財富的大門，法拉肯和他的薩督卡想再現柯瑞諾氏族的輝煌。宇航擔心的是一個等式：厄拉科斯＝美藍極，失去香料，他們就無法導航。潔西嘉希望能修復她違抗貝尼．潔瑟睿德所造成的裂痕。幾乎沒有人問過這對雙胞胎有何計畫，直到一切為時已晚。

——《克里奧斯書》



晚餐後不久，雷托看到有個人穿過拱門，向他的屋子走來。他開始留意這人。房門開著，雷托看到外面的一些動靜：香料推車的滾輪聲，還有三名女人身著精美的外星服飾，很明顯是走私者。雷托注意的那個人與其他人沒什麼不同，只是他走起路來很像史帝加，年輕得多的史帝加。

現在，雷托的思緒已大異於常人。他腦中的時間像座恆星儀，他能看到其間的無窮時空，但他只有奮力推入自己的未來，才能知道肉身此時位於何處。體內無數記憶時而湧上，時而退下，但他們現在都屬於他。他們就像海灘上的潮水，如果漲得太高，他會下令，然後他們就會撤退，只留下莊嚴的哈倫。

他不時會傾聽這些記憶。他們之中有人會探出頭來督促他，給他一些提示。他父親會在這場心靈遊盪中現身說道：「你現在是試圖成為男人的孩子。但當你成為男人後，你又會想變回孩子。」

自從來到這座年久失修的古老穴地後，他的身體一直飽受跳蚤和蝨

子的折磨。為他送來香料食物的侍從似乎絲毫不將這些小生物放在心上。他們已有免疫力？或只是因為住在一起太久，以至於並不覺得難受？

圍在葛尼身邊的都是些什麼人？他們是怎麼來到這裡？這裡是迦庫魯圖嗎？他體內的記憶給出一個答案，但他並不喜歡。這些人都相貌醜陋，而葛尼是最醜的一個。然而，這裡卻瀰漫著一股完美，在醜陋的表面下靜靜潛伏、等候。

他知道自己仍舊擺脫不了香料，每餐中添加的大量美藍極對他有強烈影響。他的兒童之軀想要反抗，但他挾帶著上萬年記憶的自我卻激昂到語無倫次。

遊蕩的心靈回來了，但他不敢確定自己的身體是否有跟上。香料令他感官大亂。他感覺到自我禁錮的壓力在不斷累積，就像大平漠上連綿的沙丘在斷崖下緩緩推出斜坡。總有一天，少許細沙會淹過斷崖頂，然後越來越多……到最後，天地間只剩沙子。

但是現在，那座斷崖仍然屹立在沙漠上。

我還在入定，他想。

他知道自己很快會來到生與死的分岔。擄獲他的這些人不滿意他每次返回帶來的答案，於是一次次將他送回香料之手。狡詐的納穆瑞總是持刀等著他。雷托知道無數的過去和未來，但他不知道什麼才能讓納穆瑞滿意……或是讓葛尼．哈萊克滿意。他們想要的東西不在預象裡。生與死的分岔誘惑著雷托。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某種內在意義要實現，那超越了預象。想到這一點，他感到他的內在覺知才是真正的自己，而外在形體卻只是入定的工具。他很害怕。他不想回到有跳蚤、有納穆瑞、有葛尼的穴地。

我是懦夫，他想。

但即便是懦夫，也可以用英勇的姿態死去。可是，怎樣的姿態才能讓他再度完整？他要怎麼從入定中醒來，預知葛尼需要的未來？如果沒有轉變，如果不從漫無邊際的預象中醒來，他知道自己可能會死在他自己選擇的監獄中。他是否終究得和俘虜他的人合作。他必須在某個地方找到智慧，找到體內的平衡。唯有如此，他才能開始尋求黃金之路，與不屬於他的肉身和平相處。

有人在穴地內彈奏巴利斯琴。雷托覺得自己的身體大概聽到了琴聲。他感受到身下的摺疊床。他能聽到音樂了。是葛尼在彈奏。在駕馭這種最艱澀的樂器上，沒有誰的手指能比得上葛尼。他正在彈奏一首弗瑞曼古歌謠，名為聖訓，因為歌謠的敘事體及聲調令人想起弗瑞曼的各種生存模式。歌曲講述了穴地內各種職業的故事。

雷托感到音樂將他引入一座奇妙的古代岩洞。他看到女人在壓榨香料的殘渣來作為燃料，把香料堆在一起發酵，以及編織香料織物。穴地內到處都是香料。

雷托已無法分辨歌謠和岩洞幻象。織布機的呻吟、敲打聲與巴利斯琴的呻吟、敲打聲難分彼此。但他的內在靈眼看到了人類的髮絲、變異鼠的柔軟長毛、沙漠棉花的纖維，以及小鳥絨毛織成的布匹。他看到一所穴地學校。沙丘星的生態語言揮動音樂的翅膀，在他腦中左衝右突。他看到太陽能廚房、製作和維護蒸餾服的狹長穴室，看到氣象預報員在觀察他們插在沙漠裡的柱子。

在他旅途中的某地，有人給他帶來了食物，用勺子餵進他嘴裡，並用一隻強壯的手臂扶著他的腦袋。他知道這是現實中的感覺，但那些不可思議的畫面仍在他腦中流動。

彷彿就在他吃下香料餐的下一刻，他看到疾馳的沙蟲。沙塵中的流動影像變成了飛蛾眼中的黃金倒影，自己的生命也淪為昆蟲爬行留下的粘稠痕跡。

護使團的預言在他腦中呼嘯：「據說，宇宙中沒有任何穩固、平衡、持久的事物—沒有事物會維持原貌。每一天、每一刻，變化都在發生。」

古老的護使團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想著，她們知道可怕的使命，知道如何操縱人民和宗教。甚至我的父親在死前都沒能逃脫。

那裡，他要的線索就在那裡。雷托研究著。他感覺到力量又回到他的肉體。由無數記憶組成的他轉身眺望宇宙。他坐了起來，發現自己單獨待在昏暗的囚房中，唯一的光線是室外走道上的燈光。一個人正穿過走道，將他從億萬年前帶回現在。

「祝我們好運！」他以傳統的弗瑞曼方式問候。

葛尼．哈萊克出現在拱門前。在身後燈光的照射下，他的頭成了黑

色圓球。

「燈拿過來。」雷托說道。

「你還想再接受測試嗎？」

雷托笑了笑：「不，輪到我來考驗你了。」

「看看再說。」哈萊克轉身離開，沒多久就回來了，左肘夾著藍色燈球，然後放開，讓燈球自行浮在囚室上方。

「納穆瑞在哪裡？」雷托問道。

「就在外面，聽得到我叫聲的地方。」

「哈，永恆之父總是在耐心等待。」雷托說道。他有一種奇異的放鬆感。他就快要發現了。「你用沙胡羅專屬的名字來稱呼納穆瑞？」哈萊克問道。

「他的刀是沙蟲的牙齒，」雷托說道，「因此，他是永恆之父。」

哈萊克冷冷笑了笑，不置可否。

「你仍然在等著對我作出裁決。」雷托說道，「我承認，在那之前，你不可能和我交換資訊。不過，你不可能要求精準的宇宙。」

哈萊克身後響起一陣聲音—納穆瑞來了。他在哈萊克左方半步外停住腳步。

「拿無限和絕對來開玩笑，並不明智。」納穆瑞吼道。他斜睨了哈萊克一眼。

「你是神嗎，納穆瑞，竟敢妄言絕對？」雷托問道。但他的注意力始終放在哈萊克身上。裁決是由他來下。

兩人都只是盯著雷托，一言不發。

「每個裁決都是在錯誤的邊緣岌岌可危。」雷托解釋道，「如果有人妄言絕對的知識，那是在駭人聽聞。知識是在不確定的邊緣展開的無盡冒險。」

「你在玩什麼文字遊戲？」哈萊克問道。

「讓他說。」納穆瑞說道。

「這個遊戲是納穆瑞起的頭。」雷托說道。老弗瑞曼人點頭認可，他當然認出了這是猜謎遊戲。

「我們的感知總有兩個層面。」雷托說道。

「瑣事和訊息。」納穆瑞道。

「非常好！」雷托說道，「你給我瑣事，我給你訊息。我看到了，我聽到了，我聞到了，我碰到了。我感受到溫度和味道的變化，我感受到時間的流逝。也可以舉情緒為例。啊！我很快樂。你明白了嗎，葛尼？納穆瑞？人的生命其實並不神祕。生命不應該是有待解開的問題，而是我們體驗的現實。」

「你在測試我們的耐心，年輕人！」納穆瑞說道，「你想死在這裡嗎？」

但哈萊克做了個制止的手勢。「首先，我不是年輕人。」雷托說道，「而你也不會殺了我，因為我已經讓你欠下了水債。」

納穆瑞拔出晶刃匕：「我什麼也不欠你。」

「但神為了磨練信念而創造了厄拉科斯，」雷托說道，「我不只向你展現我的信念，我還讓你意識到你的存在。生命需要質疑。藉由我，你知道你的現實不同於其他人的現實，由此，你知道自己還活著。」

「在我面前說這些不敬的話是危險的。」納穆瑞說道，揚起了晶刃匕。

「不敬是宗教最不可少的成分，」雷托說道，「更別說在哲學中有多麼重要了。我們只有一種方法可以考驗我們這個宇宙，那就是不敬。」

「你認為你了解這個宇宙？」哈萊克問道，在自己和納穆瑞之間拉開了一點距離。

「問得好。」納穆瑞說道，聲音帶著殺氣。

「只有風才了解這個宇宙，」雷托說道，「我們腦中沒有足夠強大的理性。創造就是發現。神在虛無中發現了我們，因為我們在他熟悉的背景前移動，那堵牆本來是一片空白，然後出現了動作。」

「你在跟死亡玩捉迷藏。」哈萊克警告道。

「但你們倆都是我的朋友。」雷托看著納穆瑞說道，「當你引荐某人給穴地，提議和他結交時，你不殺一隻鷹、一隻隼作為供品嗎？而他則以下面的話作答：神派每個人前往他的終點，無論是鷹、是隼，還是朋友。難道不是這樣嗎？」

納穆瑞的手在刀上滑動著，刀鋒重新入鞘。他瞪大眼睛盯著雷托。每個穴地都把結交朋友的儀式視為祕密，但他竟能舉出來作例子。

哈萊克問道：「你的終點是這裡嗎？」

「我知道你想從我這裡聽到什麼，葛尼。」雷托說道，看著那張醜臉上又是期盼又是懷疑。雷托拍了拍胸口：「這個孩子從來就不是孩子。我的父親在我體內活著，但他不是我。你愛他，他是英勇的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他試圖結束戰爭的循環，但他沒有考慮到生命永無休止的運行！那是圓迦亞！納穆瑞明白。凡有氣息的都可以看見生命的運行。要小心那些縮減未來可能性的道路，那些道路會讓你偏離無限，踏入致命的陷阱。」

「我需要從你這裡聽到什麼？」哈萊克問道。

「他只是在玩文字遊戲。」納穆瑞說道，但語氣遲疑不定。

「我要和納穆瑞聯手推翻我的父親。」雷托說道，「而我的父親也加入這個同盟，一起推翻關於他的神話。」

「為什麼？」哈萊克問道。

「因為這是我帶給人類的『無悔』[8]，是極致的自我審問。在這個宇宙中，我選擇跟自己聯手，對抗一切詆毀人性的力量。葛尼！葛尼！你不是在沙漠中出生長大，你不能理解我所說的真理。但是納穆瑞知道。在空曠地帶，選擇哪個方向都沒有差別。」

「我還是沒有聽到我必須聽到的東西。」哈萊克喝道。

「他在鼓吹戰爭，毀壞和平。」納穆瑞說道。

「不，」雷托說道，「我父親也反對戰爭，但是看看他被塑造成了什麼吧。在這個帝國，和平只有一個意義，那就是維持單一的生活方式。你們受命要安於現狀。所有星球的生活必須與帝國政府所規定的一致。祭司學習的主要目的是尋找適當的言行，他們為此一頭鑽入摩阿迪巴的言論中！告訴我，納穆瑞，你對現狀滿意嗎？」

「不。」納穆瑞下意識直截了當地否認。

「那麼，你會瀆神嗎？」

「當然不會！」

「但你不是才說你不滿意？看到了嗎，葛尼？納穆瑞已經為我們證明了這一點：任何問題都不止有一個正確的答案，我們必須允許多樣性。單塊巨石並不穩固。那你為什麼要向我要求唯一正確的描述呢？」

「你在逼我殺了你嗎？」哈萊克問道，從語氣能聽出他情緒快爆發

了。

「不，我是在同情你。」雷托說道，「告訴我祖母，我將和她合作。女修會可能會後悔跟我合作，但我，亞崔迪氏族的一員，已許下承諾。」

「真言師可以試驗他，」納穆瑞說道，「這些亞崔迪人……」

「那些他必須說的話，讓他在他的祖母面前說吧。」哈萊克說道，朝走道方向點頭示意。

離開之前，納穆瑞特意停了一下，看著雷托說道：「我們讓他活下來——但願這是正確的決定。」

「去吧，朋友，」雷托說道，「去吧，好好想想。」

那兩人離開了，雷托仰面躺下，感到冰涼的摺疊床緊貼著他的脊椎。這個動作讓他的頭在深受香料影響的意識邊緣旋轉。就在那一刻，他看到整顆行星——每個村莊、每個小鎮、每個城市、沙漠地帶和綠地。他看到帝國的社會結構如何反映在行星及其社區的物理結構上。他體內彷彿有個巨大物體展開，他明白了那是什麼——一扇通向社會隱祕部分的窗戶。見此，雷托意識到每個系統都有這麼一扇窗戶，甚至他自己這個系統以及他的宇宙也有。他開始朝窗戶內看去，成了宇宙的偷窺者。

這就是他的祖母和女修會追求的東西！他知道。他的意識在全新、更高的層次上游動。他感到自己的細胞、記憶、糾纏著他的假定不放的原型、包圍著他的神話，他的語言及其史前碎屑，都承載著過去。他人類和非人類過去的所有形體、他現在指揮的所有生命，最終都與他融為一體。他感覺自己漂流在核苷酸的潮起潮落中。在無盡的背景前，他是個原生生物，出生後隨即死亡，但他既原生，也無邊無際，還具備了分子的記憶。

我們人類是一種群體生物！他想著。

他們要他配合。只要許諾合作，就可以從納穆瑞的刀下取得緩刑。

他想：但我不會以他們期望的方式帶來新的社會秩序。

雷托嘴邊浮現苦笑。他知道自己不會像父親那樣不知不覺造成傷害，將社會劃分為統治者和受奴役的人民。但這個宇宙可能會祈求「美好的舊時光」。

內在的父親想跟他說話，他小心地試探，卻無法引起雷托的注意，

只能發出懇求。

雷托回答道：「不。我們要讓複雜性占據他們的思維。逃離危險的方式有很多種，除非跟我交手幾千年，他們不會知道我很危險。是的，父親，我們會給他們問號。

8

原文amor fati，直譯為「命運之愛」，語出尼采哲學，指人應擁抱、熱愛自己的命運，包括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編注

42

你們不再有罪，也不再清白。一切都已過去。罪疚會痛笞死者，而我不是鐵鎚。你們這些亡者不過是做過某些事的人，這些事件的記憶照亮了我的道路。

——哈克．阿拉達，雷托二世對內在生命記憶的講話



「手自己動了。」法拉肯輕輕說道，近乎耳語。

他站在潔西嘉床前，一隊侍衛站在他身後。潔西嘉女士從床上起身。她一身瑩白的真絲睡衣，領口的顏色與她紅銅色的頭髮極為相襯。法拉肯剛剛才沿著宮殿走廊一路跑來，闖入這臥室，身上還是那套灰色連衣褲，激動得滿臉是汗。

「現在幾點？」潔西嘉問道。

「幾點？」法拉肯好像沒聽明白。

一名侍衛道：「現在是凌晨三點，女士。」他小心地看了法拉肯一眼。年輕的王子在點著夜燈的走廊疾馳時，侍衛大驚失色，急忙追在他身後。

「手動了。」法拉肯說道。他舉起自己的左手，隨後又是右手。「我看到自己的手縮成胖嘟嘟的拳頭。我記起來了，那是我嬰兒時期的手！我記起我嬰兒時的樣子，而且……記得很清楚。我重組了過去的記憶！」

「很好。」潔西嘉說道，他的興奮很有感染力，「當你的手逐漸變老時，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思維……變得緩慢。」他說道，「我感覺到背部有個地方很痛。就在這裡。」他碰了碰他的左腰。

「我們學到了最重要的一課，」潔西嘉說道，「你知道是哪一課嗎？」

他放下雙手，看著她道：「我的思維可以控制我的現實。」他的眼睛閃著光，又用更大的聲音重複了一遍，「我的思維可以控制我的現實！」

「這是普拉那 - 並度平衡的開始，」潔西嘉說道，「但只是開始。」

「接下來我該做什麼？」他問道。

「女士，」剛才回答她問題的侍衛大膽插嘴道，「已經很晚了。」

他們的監視器現在沒人在操縱嗎？潔西嘉想，接著道：「退下。我們有事要做。」

「女士。」侍衛堅持道，眼睛憂慮地在法拉肯和潔西嘉之間來回張望。

「你以為我會勾引他嗎？」潔西嘉問道。

侍衛身子一僵。

法拉肯大笑，喜悅溢於言表。他向侍衛揮揮手，打發他們：「你們都聽見了，走吧。」

侍衛們面面相覷，但還是聽令行事。

法拉肯坐在她床邊。「接下來是什麼？」他搖了搖頭，「之前我想相信妳，但做不到。然後……我的頭腦就像融化了，不再抗拒妳。接著，事情發生了。就這麼簡單！」他打了個響指。

「你的頭腦抗拒的並不是我。」潔西嘉說道。

「當然不是，」他承認道，「我是在抗拒自己，和我過去學到的垃圾對抗。接下來要做什麼？」

潔西嘉笑了：「我承認我沒想到你這麼快就成功了。才過了八天……」

「我有耐心。」他笑著說道。

「而且你也開始學著耐下心來了。」她說道。

「開始？」

「你剛剛越過了學習的第一個關口。」她說道，「現在，你算是真正的嬰兒了。這以前……你只是有潛力，甚至都還沒有出生。」

他嘴角往下一垂。

「別這麼沮喪，」她說道，「你成功了，這很重要。有幾個人能重

獲新生呢？」

「接下來要做什麼？」他堅持道。

「你要繼續練習你學到的，」她說道，「我要你能隨意做到這一點，這能開啟你的意識，讓你的意識出現新空間去發展新能力，也就是檢驗現實的能力。」

「我要做的只有這樣？練習這個──」

「不。現在你可以開始肌肉訓練了。告訴我，你能移動你左腳的小趾，同時其他部位都保持不動嗎？」

「我的……」他開始嘗試移動小趾，一臉專注，額頭上漸漸沁出汗珠。最後，他低下頭，死死盯著自己的左腳，長嘆一聲：「我做不到。」

「你可以，」她說道，「只是需要學習。你要學習控制身上的每一條肌肉。你要熟悉所有肌肉，就像你熟悉自己的手一樣。」

這番前景讓他不由得嚥了口唾沫。法拉肯道：「妳要對我做什麼？妳的計畫是什麼？」

「我要你掙脫這個宇宙，」她說道，「你會成為你最渴望成為的人。」

他思索了一陣子：「無論我渴望什麼？」

「是的。」

「不可能！」

「你已經學會控制現實，等你進一步學會控制渴望時，不可能就會成為可能。」她說道。她暗想：就這樣！讓他的分析師去檢查吧。他們會建議要謹慎，但法拉肯會繼續深入，好弄明白我真正的打算。

他的話證實了她的猜測：「告訴一個人可以實現心中所願是一回事，真正實現則是另一回事。」

「你的進展比我想像得還快。」潔西嘉說道，「很好，我向你保證，完成整個學習計畫之後，你將成為真正的你。無論你做什麼，都是因為你想那麼做。」

讓真言師來分析我這句話吧，她想。

他站了起來，但一臉由衷的溫暖友好：「妳知道嗎，我相信妳。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相信。但我腦中的另一件事，我不會透露。」

他走出她的臥房時，潔西嘉看著他的背影。她關閉燈球，躺到床上。法拉肯的城府很深。剛才的話表明他已經開始看出她的計畫，但他決定參與這場陰謀—憑他自己的意志。

等他學會認清自己的情緒，再說吧。她想。這個想法讓她平靜下來，準備入睡。明天，宮廷會有絡繹不絕的人意外碰上她，向她問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

43

人類不時會有一段加速期，新生的生命力與難以抗拒的腐敗墮落激烈交鋒。在這種不定期的競賽中，站在原地不動成了奢侈。只有在這種時候，人們才會意識到，一切都是可以的，一切皆有可能。

—《摩阿迪巴外典》



觸摸沙子很重要，雷托告訴自己。

他坐在蔚藍的天空下，感受身下的沙粒。他們又一次強迫雷托服下高劑量的香料，現在他的意識如同旋渦般轉個不停。旋渦中央有個遲遲未解決的問題：為什麼他們堅持要我說出來？葛尼很固執，這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他還接到潔西嘉女士的命令。

為了上好這一「課」，他們把他從穴地帶到戶外的日光下。在這趟短短的路上，他產生了某種怪異的感受，覺得他的內在正在調解雷托公爵一世和老哈肯能男爵的戰爭。兩人正在他體內對抗，透過他對抗，因為他不讓兩人直接交鋒。這場戰爭讓他明白了厄莉婭的遭遇。可憐的厄莉婭。

我對香料靈遊的恐懼是對的，他想。

他對潔西嘉女士的憤恨如泉水噴湧。她那該死的戈姆刺！反抗的結果不是勝利就是死亡。她雖然無法把毒針頂在他脖子旁，但可以將他送入奪走她女兒的危險深淵。

一陣喘息侵入了他的意識。聲音起伏不定，時而洪亮，時而輕柔，然後又變得洪亮……輕柔。他無法分辨這是來自現實還是香料創造的幻覺。

雷托的身體攤在交疊的雙手上。他感覺到身下的熱沙。雖然前方有塊墊子，他還是直接坐在沙地上。一道影子落在墊子上，那是納穆瑞。

雷托盯著墊子上模糊的圖案，覺得那上面有波紋在蕩漾。他的意識隨著自身的浪潮漂流到另一個地方，看到無邊無際令人驚駭的綠意。

他的腦子咚咚咚一陣陣脹痛。他覺得自己在發燒，很熱。肉體的高熱擠走了感官，他只能隱約感覺到有危險的影子在移動。納穆瑞和他的刀。熱……熱……終於，雷托飄浮在天空與沙漠之間，除了燃燒般的高熱，什麼也感覺不到。他在等待一件事情，並認為這件事將是宇宙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熾熱的陽光壯烈地在他四周重重撞碎，既不寧靜，也無法修復。我的黃金之路在何方？在蟲子爬過的每一個地方。每一個。我的皮膚不是我自己的。他沿著神經送出這個訊息，等候內在拖拖拉拉的其他人回應。

抬起頭，他命令自己的神經。

有顆頭正慢慢往上抬，望著明亮陽光中的一塊黑斑。可能是他自己的頭。

有人在低語：「他已經朝未來走得很深。」

沒有回答。

火辣辣的太陽繼續釋放著熱浪。

漸漸地，他的意識潮流帶著他漂過最後一大片綠色虛無，在那裡，低矮的沙丘後方，離斷崖一路連綿的白堊線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綠色的未來正在萌芽，茁壯，要長成無邊的綠意、膨脹的綠意、綠意外的綠意，直至天際。

所有綠意中，一條沙蟲也沒有。

野生植物恣意生長，但沒有沙胡羅。

雷托感到自己越過了古老邊界，邁入只在想像中見過的新天地。現在的他正透過紗幕看著這個世界，世人稱這道紗幕為未知。

紗幕現在成了血淋淋的現實。

他感到紅色的生命之果在他手上輕晃。汁液正從他的體內流走，而這汁液正是他血管中流淌的香料萃取物。

沒有沙胡羅，也就沒有香料。

他看到了未來，沒有巨大灰色沙蟲的未來。他知道，但他無法掙脫入定，將那條通道圍起來。

突然間，他的意識開始後退——後退，後退，遠離了如此致命的未來。他的思維回到體內，開始變得原始，只有激烈的情緒能驅動。他發現自己無法專注盯著視野中的任何細節，但內在傳出一陣聲音。那聲音是一種古老的語言，而他完全能聽懂。聲音既悅耳又輕快，卻是在恫嚇他。

「並不是現在影響了未來，你這傻瓜。是未來形成了現在。你弄反了。未來是確定的，一連串開展的事件只不過是在確保未來不會變動，必然會發生。」

這些話讓他瞠目結舌。他感到恐懼在他體內重重扎了根。他因而知道自己的身體仍然存在，但預象蠻橫的本質和巨大的力量讓他動彈不得，孤立無援，無法號令肌肉。他知道自己越來越抵禦不住內在生命的猛攻。他陷入了恐慌，心裡想著自己即將失去內在的控制權，終究會淪成為妖煞。

雷托感到自己的身體在驚駭中扭動著。

他以為自己已經戰勝內在的記憶，讓他們好好跟他合作，但他們現在卻背叛了他，全部，甚至包括他信賴的偉大哈倫。他躺在一道飄浮的表面上，身體閃閃發光。他試著專心盯著自己的一幅心像，迎面而來的卻是一幅幅互疊的畫面，每幅畫面代表不同的年紀：從嬰兒直到老態龍鍾。他想起父親早期的訓練：讓手先變年輕，再變老。但現在，他已經喪失現實感，影像漸漸混入其他臉孔中，也就是那些將自己的記憶給了他的人。

一道閃亮的雷電擊碎了他。

雷托感到自己的意識迸成碎片，四散開來。但在生存與消亡之間，他仍然保有一絲自我意識。希望復甦了，他感到自己的身體開始呼吸。吸氣……呼氣。他深深吸一口氣：陰。呼出這口氣：陽。

在他無法觸及的地方，有片凜然難犯的領域，高高在上，戰勝了內在眾生命所帶來的混亂。沒有任何虛假，而是真真實實的戰勝。他知道他以前犯了什麼錯了：他在入定中尋求力量，而不是去面對他和珈尼瑪不敢面對的恐懼。那恐懼因兩人的相濡以沫而日益茁壯。

恐懼擊垮了厄莉婭！

他追求力量，但卻因而誤蹈另一個陷阱，走入幻想之境。他看到了

幻象。整個幻象轉了半圈，現在他知道裡面有個中心，他可以從那裡隨意觀看自己來來去去的預象及各個內在生命。

他充滿喜悅。他想笑出聲，但他不願放縱自己，他知道只要一放縱，記憶的大門就會關上。

啊，我的記憶，他想，我看到了你的幻象。你不再為我創造下一刻了。你只需要讓我知道如何創造新的時刻。我不會將自己困在舊路徑上。

這個想法流過他的意識，彷彿在將一道表面擦拭乾淨。之後，他感覺到自己的整具身體，感覺到每個細胞、每條神經。他進入一種強烈的安寧狀態，在安寧中，他聽到了聲音，他知道聲音來自遠方，但他聽得真切，彷彿在聽山谷的回音。

其中一個聲音是哈萊克的：「或許我們灌太多了。」

納穆瑞回答道：「我們完全遵照她的要求。」

「或許我們該回去那裡，看看他現在怎麼樣了。」哈萊克說道。

「莎巴赫對這種事很在行。一有狀況，她會立即通知我們。」納穆瑞說道。

「我不喜歡莎巴赫做的事。」哈萊克說道。

「這個計畫少不了她。」納穆瑞說道。

雷托感受到體外的亮光，內在則一片黑暗，但這黑暗是親密的、溫暖的，能保護他。亮光開始變熊熊燃燒，他感覺到那亮光來自體內的黑暗，像團燦爛火雲朝外旋飛。他的身體變得透明，牽著他站起來，然而他的意念仍與每個細胞、每條神經緊密相接。體內的生命排成一列，有條不紊。他們變得非常安靜，就跟他的內心一樣。所有記憶生命既各自獨立，又同為一具不可分的無形整體。

雷托對他們說道：「我是你們的靈。我是你們唯一能實現的生命。我是你們的精神在無有鄉的住所。沒有我，清晰的宇宙將回歸混亂。創造力和地獄在我體內緊密相扣，只有我才能居中斡旋。沒有我，人類將陷入認知的泥淖和虛妄中。藉由我，你們和人類才能找到脫離混亂的唯一道路：藉由活著去理解。」

說完後，他放開自己，變回了自己。他個人的自我包容了他的全部過去。這不是勝利，也不是失敗，而是一種新東西，任何他選出的內在

生命都可與他共享。雷托細細體會這全新的東西，讓它掌握每個細胞、每條神經，丟開意念向他呈現的一切，同時重拾完整。

片刻後，他甦醒過來。意識一閃，他知道自己的肉體在什麼地方：坐在斷崖一公里外的沙地上，那道斷崖便是穴地北方的邊界。他現在知道那個穴地的名字了，迦庫魯圖……也叫豐鞬珂，但和走私者散步的神話、傳說和謠言相去甚遠。

一名年輕女子坐在他對面的墊子上，一顆明亮的燈球繫在她左袖上，浮在她頭頂。雷托的目光從燈球上移開，看到了星星。他知道這少女，她稍早曾出現在他的預象中，沖著咖啡。她是納穆瑞的侄女，也像納穆瑞那樣隨時準備抽刀殺死他。現在她膝蓋上就放著一把刀。她在灰色蒸餾服上套著簡樸的綠色長袍。莎巴赫，她的名字。對她，納穆瑞自有安排。

莎巴赫從他眼中看出他已清醒，朝他說道：「天快亮了，你在這裡待了一整晚。」

「加上一整個白天。」他說道，「妳沖得一手好咖啡。」

他的話令她疑惑，但她置之不理。她的心無旁騖說明了她受到的訓練有多嚴酷、收到的指令有多明確。

「現在是暗殺的時刻，」雷托說道，「但妳不需要用到刀了。」他朝她膝蓋上的晶刃匕看了一眼。

「這要看納穆瑞怎麼說。」她說道。

不是哈萊克。她的話印證了他的想法。

「沙胡羅是了不起的清潔工，能消除任何不想讓人看到的痕跡。」雷托說道，「我就曾經這麼利用過沙胡羅。」

她輕輕將手放在刀柄上。

「我們坐的位置、我們的坐姿，透露了多少事情。」他說道，「妳坐在墊子上，而我坐在沙地上。」

她的手握緊刀柄。

雷托打了個哈欠，嘴巴大張使他的下巴隱隱作痛。「我看到了一幅預象，裡面有妳。」他說道。

她的肩膀微微放鬆了。

「我們對厄拉科斯的看法相當偏頗，」他說道，「我們真做的事有

一定的推動力。但我們必須取消某些工程，比例必須達到更好的平衡。」

莎巴赫疑惑地皺起眉頭。

「我的預象告訴我，」他說道，「除非我們能讓沙丘星重拾生命之舞，否則沙漠深處的巨蛇將不復存在。」

他用古老的弗瑞曼名字來稱呼沙蟲，她一開始沒聽懂，隨後才說：「沙蟲？」

「我們在黑暗的通道中。」他說道，「沒有香料，帝國將四分五裂，宇航也無法運轉。各個世界將慢慢忘掉彼此，變得封閉。太空將成為分界線，因為宇航的領航員失去了能力。我們將被困在沙丘頂，不知道上方和下方都有些什麼。」

「你的話真奇怪，」她說道，「你怎麼能在你的預象中看到我呢？」

利用弗瑞曼人的民俗！他想，隨後說道：「我變成了通用的書寫符號，我是活的字符，寫下一切必將發生的變化。如果我不寫下來，妳就會經歷人類不該經歷的痛苦。」

「你寫下的是什麼字？」她問，但手仍然握著刀柄。

雷托將頭轉向迦庫魯圖的斷崖，看到了二號月亮正往岩壁後方落下。黎明即至，遠處傳來一隻沙漠野兔臨死前的慘叫。他看到莎巴赫在發抖。有翅膀在撲剌剌拍動，是猛禽，屬於夜晚的生物。牠們從他頭頂飛過，正要往斷崖上的窩。他能看到牠們的眼睛閃閃發光。

「我有一顆全新的心在指引我。」雷托說道，「妳認為我只是小孩，莎巴赫，但是——」

「他們警告過我，要我當心你。」莎巴赫說完繃緊肩膀，蓄勢待發。

他聽出她話中的恐懼，說道：「不要怕我，莎巴赫。妳比我這具肉體多活了八年。因此，我尊敬妳。但我還擁有其他生命經歷過的無數歲月，比妳所知的要長得多。不要把我看作孩子。我是串連許多未來的橋梁，而在其中一個未來，我看到我們兩人情投意合，妳和我，莎巴赫。」

「什麼……不會……」她迷惑了，聲音越來越低。

「慢慢想吧。」他說道，「現在，幫我回到穴地，因為我去了很遠的地方，長途跋涉讓我感到身心疲憊。我必須讓納穆瑞知道我去了什麼地方。」

他看到她在猶豫，於是說道：「我難道不是穴地的朋友嗎？納穆瑞必須知道我看到的東西。為了防止我們的宇宙衰落，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相信你說的……關於沙蟲的話。」她說道。

「也不相信我們會相愛？」

她搖了搖頭。但是他能看到這個想法正如風中飛羽在她腦中飄來晃去。她既著迷，又排斥。與權力結合當然有吸引力，只是她叔父已經向她下令。這個摩阿迪巴的兒子有一天可能會統治沙丘星和浩瀚宇宙。對於這樣的未來，她身邊那些躲藏在洞穴中的弗瑞曼人只覺得相當反感。雷托的配偶勢必是眾所矚目的對象，也會引發各種議論和臆測。當然，她會擁有大量財富，然而……

「我是摩阿迪巴的兒子，能看到未來。」他說道。

她慢慢將刀插回刀鞘，輕巧地從墊子上站身，走到他身旁，扶著他站了起來。她接下來的舉動讓雷托了笑：她仔細疊好墊子，放在右肩上，然後悄悄比較兩人的身高。雷托不禁想起自己剛才的話：情投意合？

身高是另一種會變化的東西，他想著。

她伸手抓著他的手臂，扶著他，也制住他。他踉蹌了一下，她嚴厲地說道：「我們離穴地還很遠！」意思是無謂的聲響可能會引來沙蟲。

雷托感到自己的身體成了乾癟的皮囊，就像昆蟲蛻下的殼。他知道這具殼，它屬於以香料貿易和黃金永生會為基礎建立的社會。這具殼使用過度，於是乾癟了。現在，摩阿迪巴的崇高目標已被聖戰士軍力把持，他的宗教此時有了一個新名號：「Shien-san-Shao」，這是伊克斯語，意思是激烈、瘋狂，指那些自以為能用晶刃匕將宇宙帶上天堂的狂人。但當伊克斯改變時，這名號也將會改變。伊克斯不過是某顆恆星的第九顆行星，並且已經不會講自己的星名所屬的語言。

「聖戰是一種集體瘋狂。」他喃喃自語道。

「什麼？」莎巴赫一直專心帶著他走出沒有任何節奏的步伐，以在

空曠的沙漠中隱匿蹤跡。她想著他的話，最後認定他只是累到胡言亂語。她能感覺到他的虛弱，入定榨乾了他。對她來說，這不但毫無意義，而且很殘酷。如果他真的像納穆瑞所說的那樣該殺，就該快點動手，不要橫生枝節。但是，雷托剛才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大發現，或許那就是納穆瑞尋求的東西。這孩子的祖母之所以這麼做，顯然也是為了這東西。否則，我們的沙丘聖母怎麼會同意對一個孩子做這麼危險的事？

孩子？

她再次思索他的話。兩人來到斷崖底部，她停下腳步，讓他在安全的地方休息片刻。在暗淡的星光下，她低頭看著他問道：「以後怎麼會沒有沙蟲？」

「只有我能改變，」他說道，「別怕。我能改變任何事。」

「但是—」

「有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他說道，「我看到了那個未來，但是其中的矛盾只會讓妳困惑。我們的宇宙在不斷變化，而人類的變化是其中最古怪的。很多作用力都會影響我們。我們的未來需要不斷更新。現在，我們必須除去一個障礙。為此我們必須違背初衷，去做殘忍的事……但我們必須這麼做。」

「必須做什麼？」

「妳殺過朋友嗎？」他問道，轉過身，率先朝通往穴地隱蔽入口的岩縫走去。他以此刻的疲憊所能支撐的最快速度斜斜向上，但她緊跟在他身後，抓住他的長袍，拉住了他。

「殺死朋友是什麼意思？」

「他無論如何都會死，」雷托說道，「不需要我自己動手。問題是我能阻止他的死亡。如果我不阻止，不也算殺了他嗎？」

「是誰……誰會死？」

「因為還有其他選擇，我還不能說出來。」他說道，「我或許不得不把我妹妹交給怪物。」

他再次轉身背對著她，當她又一次拉住他的長袍時，他拒絕回答她的問題。時機成熟前，最好不要讓她知道，他想。

一般人認為，天擇就是由環境篩選出能繁衍後代的生物。然而，涉及到人類時，這種觀點顯示出極大的局限。有性生殖有利於實驗和創新，而這引發很多問題，包括一個古老的問題：環境究竟是變異發生後的選汏媒介，還是在決定要汏選出何種變異前，就已發揮了先擇的作用？沙丘星並未真的回答這些問題，而是提出了一些新問題，雷托和女修或許會在接下來的五百個世代嘗試回答。

—哈克．阿拉達《沙丘浩劫》



遠處，大盾壁光禿禿的褐岩若隱若現，在珈尼瑪眼中彷彿是威脅她未來的幽靈。她站在堡壘空中花園的邊上，落日餘暉照著她的後背。陽光從空中的沙塵雲中射出，轉成了深橘色，像沙蟲嘴邊的顏色一樣濃烈。她嘆了口氣，想著：厄莉婭……厄莉婭……妳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嗎？

近日她內在生命的叫囂日益激烈。或許在弗瑞曼社會中女性有特殊的行為反應，或許那真是性別差異，無論如何，女人更容易受內在浪潮影響。祖母在和她交談時就警告過這一點，潔西嘉根據她日積月累的貝尼．潔瑟睿德教訓，觀察到珈尼瑪的內在智慧將帶來危險。

「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人，我們稱為妖煞。」潔西嘉女士說道，「妖煞背後有一部漫長的苦難史。問題似乎是內在生命會分化成良性與惡性。良性的會保持乖順，對人有益。但惡性生命會聯手形成一支強大的精神，想接管活人的肉體和意識。這過程相當漫長，但跡象很清楚。」

「妳為什麼要放棄厄莉婭？」珈尼瑪問道。

「我逃離，是因為我害怕我所創造的東西，」潔西嘉低聲說道，「我放棄了。我錯在……或許我放棄得太早了。」

「什麼意思？」

「我還無法解釋，但是……或許……不！我不會給妳虛假的希望。加弗拉，精神錯亂的妖煞，這很早就出現在人類的神話中，名稱有很多個，主要稱為『附身』。你迷失在惡意中，被邪惡控制。」

「雷托……害怕香料。」珈尼瑪說道，發現自己已經能平靜地談起他。兩人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很明智。」潔西嘉是這麼說的，但也只說到這裡。

但珈尼瑪已經冒著內在記憶擴張的風險，窺看到一道怪異、模糊的紗幕，對貝尼．潔瑟睿德的恐懼也無望地日益加深。厄莉婭的遭遇得到了解釋，卻絲毫無法減輕她的恐懼。但貝尼．潔瑟睿德積累的經驗指出一條可能的生路。探索內心時，珈尼瑪首先寄望於默赫拉忒，這和善的夥伴關係或許能保護她。

她站在落日餘暉照耀下的堡壘空中花園，回想著那次體驗，立即感應到她母親的記憶。荃妮正站在珈尼瑪與遠處斷崖之間，以亡靈之姿出現。

「一踏入這裡，妳將嘗到欑楛樹[9]之果——來自地獄的食物。」荃妮說道，「關上這扇門，我的女兒，唯有如此，妳才能安全。」

內在叫囂在那幅幻象四周升起，珈尼瑪逃離了，讓自己的意識遁入女修會的信經中。與其說是出於信任，不如說是出於絕望。她吟誦著信經，發出喃喃的聲音。

「宗教是兒童在仿效成人。宗教是昔日信仰的胞囊。昔日信仰是神話，是猜測的結果，是對信任的隱密假設。人們在追逐個人權力時發表的宣言，都混雜了幾分啟蒙。祕而不宣的終極誡命為「汝等不可懷疑」！但是，我們懷疑。我們視打破誡命為理所當然，因為我們自訂的職責是解放想像，運用想像來發揮人類最深厚的創造力。」

漸漸，珈尼瑪的思緒重拾平靜，儘管身體仍在顫抖。她知道自己獲得的安寧是多麼脆弱，那道模糊的幕還留在心中。

「Leb Kamai。」她低語，「敵人之心，你必不成我心。」

隨後她回想起記憶中法拉肯的面目，那張陰鬱的年輕臉孔，還有他的濃眉和緊抿的嘴唇。

仇恨令我強大，她想，有了仇恨，我就可以抗拒厄莉婭的命運。

但她仍在不住顫抖。在這種狀態下，她只能思考一個問題：法拉肯

和他的叔叔，已逝的沙德姆四世，有多相似？

「原來妳在這裡！」

伊若琅沿著欄杆從珈尼瑪右側大步走來，走法像個男人。珈尼瑪轉過頭去，想：她是沙德姆的女兒。

「妳為什麼非要自己偷溜出去？」伊若琅在珈尼瑪面前停下，一臉怒意俯視著珈尼瑪。

珈尼瑪忍住了，沒有開口說她並不是獨自一人──侍衛看著她上了天臺。伊若琅之所以憤怒，是因為兩人暴露在這裡，可能會被遠方武器偵察發現。

「妳沒有穿蒸餾服。」珈尼瑪說道，「妳知道，從前如果有人在戶外被抓到沒有穿蒸餾服，會被立即處死。浪費水資源會讓部落陷入危險。」

「水！水！」伊若琅斥喝道，「我想知道妳為什麼要這樣暴露在危險中。回屋裡去。妳在給大家惹麻煩。」

「這裡有什麼危險？」珈尼瑪問道，「史帝加已經除去叛徒，而且現在到處都有厄莉婭的侍衛。」

伊若琅仰望深色天空。在藍灰色的夜幕中，星辰開始變亮了。她回頭凝視珈尼瑪：「我不跟妳吵，我被派來通知妳，法拉肯已經接受了，但不知為什麼，他想要延遲訂婚儀式。」

「延遲多久？」

「我們還不知道，還在談中。但鄧肯被放回來了。」

「我祖母呢？」

「她選擇待在薩魯撒星。」

「有誰能怪她嗎？」珈尼瑪問道。

「全都是因為那場跟厄莉婭的愚蠢爭吵！」

「不要騙我，伊若琅！那不是愚蠢的爭吵。我聽到傳言了。」

「女修會擔心──」

「是真的。」珈尼瑪說道，「好了，話妳已經傳到了。妳打算用這個機會再勸阻我一次嗎？」

「我放棄了。」

「妳應該知道妳騙不過我的。」珈尼瑪說道。

「好吧！我會一直勸下去。這做法太瘋狂了。」伊若琅不知道自己在珈尼瑪面前為何變得這麼煩躁。貝尼．潔瑟睿德應該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冷靜。她說：「我擔心妳面臨極大的危險。妳知道的，珈尼，珈尼……妳是保羅的女兒。妳怎麼能——」

「正因為我是他女兒。」珈尼瑪說道，「我們亞崔迪人的血脈能追溯到阿伽門農，我們知道自己的血管裡流著什麼樣的血。請絕對不要忘記這一點，我無子的母后。我們亞崔迪人有殺戮的歷史，我們會繼續殺下去。」

伊若琅心煩意亂地問：「誰是阿伽門農？」

「這足以證明妳們那自負的貝尼．潔瑟睿德教育是多麼淺薄。」珈尼瑪說道，「我總是忘記妳們能看到的歷史有多短。但我的回憶能追溯到……」她打住了，最好別去驚擾體內好不容易入睡的生命。

「不管妳記得什麼，」伊若琅說道，「妳一定知道妳選擇的道路是多麼危險，妳會——」

「我要殺了他！」珈尼瑪說道，「他欠我一條命。」

「我會盡可能阻止妳。」

「我們已經料到了。妳不會有機會。厄莉婭會把妳派到南方的新城鎮，直到整件事情結束。」

伊若琅沮喪地搖了搖頭：「珈尼，我發誓我將不顧一切保護妳。如果有必要，我將獻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妳以為我會在哪個偏僻城市虛擲時間，眼看著妳……」

「還有最終的辦法，」珈尼瑪輕聲說道，「我們還有亡者蒸餾器。妳總不能從亡者蒸餾器裡干涉我們吧。」

伊若琅的臉色變得慘白，一隻手捂住了嘴，一時忘了她所有的訓練。她對珈尼瑪的關心在這時候顯露無遺。她拋棄所有偽裝，幾乎只剩下本能的恐懼。她的情緒崩潰了，嘴唇顫抖著說道：「珈尼，我不擔心自己。為了妳，我可以投身到沙蟲口中。是的，我就是妳口中無子的母后，但妳是我視如己出的孩子。我求妳……」淚光在她的眼角閃動。

珈尼瑪也覺得喉嚨發緊，她強壓下衝動：「我們之間還有一個不同。妳從來就不是弗瑞曼人，而我是純粹的弗瑞曼人，我們有天壤之別。厄莉婭知道這一點，不管她有多少不是，她知道這一點。」

「厄莉婭知道什麼，旁人是無法猜測的。」伊若琅苦澀地說，「假如我不知道她是亞崔迪人，我會發誓說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摧毀這個家族。」

妳怎麼知道她仍舊是亞崔迪人？珈尼瑪想，不知道伊若琅為何在這方面如此盲目。她是貝尼．潔瑟睿德，還有誰比女修會更了解妖煞的歷史？但她竟然想都沒想過，更別說相信了。厄莉婭一定在這可憐的女人身上施了某種巫術。

珈尼瑪說道：「我欠妳水債。為此，我會守護妳一生。但妳侄子的罪刑已定，請妳不要再多說了。」

伊若琅的嘴唇仍然在顫抖，眼睛瞪大。「我真的愛妳父親，」她喃喃道，「在他死之前，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或許他還沒死，」珈尼瑪說道，「那個傳道人——」

「珈尼！有時我真的不了解妳。保羅會攻擊自己的家族嗎？」

珈尼瑪聳了聳肩，抬頭看著黑漆漆的天空：「他可能會覺得很好玩，攻擊——」

「妳怎麼能隨口說這種——」

「為了遠離黑暗的深淵，」珈尼瑪說道，「我不會嘲笑妳。以神為證。但我正是我父親的女兒，我身上有亞崔迪家所有人的血。妳不認為我是妖煞，但我卻不知道我還能是什麼。我是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人。我知道我體內有什麼。」

「那古老愚昧的迷信——」

「別這麼說！」珈尼瑪伸出一隻手，封住伊若琅的嘴，「我是每一個參與那該死的生育計畫的貝尼．潔瑟睿德，包括我的祖母。我還是許多東西。」她用右手的指甲在左手掌劃出一道血痕，「這是一具年輕的身體，但內在的經驗……哦，眾神，伊若琅！我的經驗！」她再次伸出手，伊若琅走到她身邊。「我知道我父親探索過的所有未來。我擁有許多人的終身智慧，也有他們的無知……所有弱點。如果妳想幫助我，伊若琅，妳首先必須知道我是誰。」

伊若琅本能地彎下腰，將珈尼瑪摟入懷，摟得緊緊的，臉貼著臉。

不要讓我不得不殺了這個女人，珈尼瑪想，不要發生這種事。

當這個想法掠過她的腦海時，整個沙漠都消失在夜色中。

9

在《古蘭經》中，欑楛樹的果實是地獄中給罪人吃的食物。——編注

45

一隻小鳥在呼喚你，
從深紅色的喙裡。
在泰布穴地鳴叫，僅僅一次，
接著你就去了死原。

—雷托二世的悼詞



雷托醒來，聽到一陣女人頭髮上的水環發出的叮噹聲。他朝囚室敞開的門望去，只見莎巴赫坐在那裡。在香料帶來的恍惚意識中，她的輪廓和他在預象中見到的一模一樣。比她小上兩歲的弗瑞曼女子大多結婚了，沒結婚的也至少有了婚約。因此，她的家族留下她，肯定是為了什麼事……或什麼人。她是健康適婚的女人……顯然如此。在預象中，他的雙眼看到了她來自地球的祖先。她一頭黑髮，膚色淺淡，深陷的眼窩使她藍中帶藍的眼睛映出一抹綠影，鼻子小巧，嘴唇寬闊，下巴尖瘦。對他來說，她是活生生的信號，表明迦庫魯圖知道貝尼．潔瑟睿德的計畫，至少也起疑了。他們想利用他復興法老帝制，是嗎？那麼，強迫他和妹妹結婚的計畫呢？莎巴赫顯然無法阻止這件事。

擄獲他的人知道這個計畫，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無從看到他所看到的預象。他們沒有跟他一起前往另一個時空。他的預象顯示莎巴赫是他的，而且僅僅屬於他。

莎巴赫頭髮上的水環再次發出叮噹聲，攪動了他的預象。他知道他人在何方，知道什麼事。這一切，沒有什麼能抹去。他正騎著一條巨大沙蟲，乘客頭髮上的水環叮噹作響，為旅途上的歌唱打著節拍。不，不對……他人在迦庫魯圖的小囚室內，正展開最危險的旅程：時而脫離感官所感知的真實世界，時而重返這個世界。

她在那裡做什麼？頭髮上的水環還不時發出叮噹聲？哦，是的，她

在調配香料，他們以為可以這樣困住他：往食物中添加香料萃取物，讓他一半身處現實世界，一半神遊物外，直到他死去，或他祖母的計畫成功。每次當他覺得已經贏了，他們總是會再來一次。潔西嘉女士是對的，當然了──那老巫婆！她做的是什麼事啊！他內在一切生命的所有記憶並沒有用處，除非他能整理好資料，並隨意取用。那些生命是雜亂的原物料，其中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壓倒他。香料是迦庫魯圖孤注一擲的豪賭。

葛尼在等候某種跡象，但是我拒絕顯露出來。他還有多少耐心？

他盯著門外的莎巴赫。她將兜帽甩在腦後，露出鬢角的部落刺青。雷托一開始沒能認出那刺青，隨後才意識到自己身處何地。是的，迦庫魯圖仍然存在。

對於祖母，雷托不知道是該恨，還是該感謝。她想讓他擁有清醒的本能。但本能只是人類這一物種的群體記憶，能告訴人們如何應對危機。體內其他生命的直接記憶能傳授他更多東西。現在，他已經整理好他們的記憶，而且看到了對葛尼直言相告的危險。但他不可能不告訴納穆瑞。納穆瑞是另一個問題。

莎巴赫走進囚室，手裡拿著一只小碗。他欣賞著門外的燈光在她髮絲邊緣投下的虹圈。她輕輕抬起他的頭，餵他吃碗裡的東西。直到此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麼虛弱。他沒有拒吃，但思緒又開始遊蕩，想起與葛尼和納穆瑞的那次會面。他們相信他！納穆瑞比葛尼更相信，但即便是葛尼也無法否認他感知已開始向他回報這顆行星的命運。

莎巴赫用長袍的衣角擦了擦他的嘴。

哦，莎巴赫，他想著，回想起那些使他悲痛難忍的預象。許多夜晚，我在露天的水潭旁做夢，聽著風從我上方吹過。許多夜晚，我的肉身躺在蛇窩旁，夢到炎炎夏日中的莎巴赫。我看到她在紅熱的塑鋼片上烘焙香料麵包，然後儲存起來。我看到水渠中清澈的水，波光粼粼，而我的心中卻有沙暴在肆虐。她啜飲咖啡，吃著東西。她的牙齒在陰影中閃閃發亮。我看到她把我的水環編入她髮中。她胸部散發的琥珀香氣飄入我最深的意識中。她的身影壓迫、折磨著我。

內在記憶的壓力爆發了。他試圖抵抗，但還是爆發了。他感覺到肢體交纏的身體、歡好的聲音，所有感官的節奏，嘴唇、呼吸、潮濕的呼

吸、舌頭。他預象中的某處有褐黑色、螺旋的形體。他能感受到那些形體在他腦中旋轉的節奏。有聲音在他頭顱中懇求：「別……別……別……別……」他感到下身在鼓脹，嘴巴大張，進入了一種狂喜。接著是一聲喟嘆，一陣久久不去的甘美，虛脫。

哦，讓這一切實現吧，那會是何等美好！

「莎巴赫，」他喃喃自語道，「哦，我的莎巴赫。」

莎巴赫餵食完畢，看著雷托深陷在入定後，帶著碗離開了。她在門口停了一下，對納穆瑞說：「他又叫我的名字了。」

「回去和他待在一起，」納穆瑞說道，「我必須找哈萊克討論一下。」

莎巴赫把碗放在門口，轉身回到囚室。她坐在摺疊床旁，看著陰影中雷托那張臉。

他睜開雙眼，伸出一隻手，碰了碰她的臉頰。他開始和她說話，告訴她那場有她出現的預象。

他說話時，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他的樣子是多麼溫柔……多麼溫柔啊──她倒在床上，枕著他的手。她睡著了，沒有意識到他將手抽開。雷托坐了起來，感覺身體極度虛弱。香料和預象吸乾了他的精力。他搜尋每個細胞內殘餘的力量，爬下床，沒有驚擾莎巴赫。他必須離開，但他知道自己走不了多遠。他慢慢穿上蒸餾服，套上長袍，沿著走道溜到外面。那裡有幾個人，都在忙著自己的事。他們知道他，但他的事不歸他們管。納穆瑞和哈萊克應該知道他在做什麼，再說莎巴赫就在附近。

他找到一條他需要的小徑，鼓起勇氣，走了下去。

在他身後，莎巴赫正在熟睡，直到哈萊克回來搖醒她。

她坐了起來，抹了抹眼睛，看到空蕩蕩的摺疊床，還看到自己的伯父站在哈萊克身後，兩人滿臉憤怒。

她一臉疑惑，納穆瑞回答道：「是的，他溜了。」

「妳怎麼能讓他逃走？」哈萊克憤怒地喝道，「怎麼可能？」

「有人看見他朝低處的出口走去。」納穆瑞說道，聲音出奇地平靜。

莎巴赫在兩人面前害怕地蜷縮成一團，漸漸想起剛才的事。

「他怎麼逃走的？」哈萊克問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現在是晚上，再說他很虛弱。」納穆瑞說道，「他走不遠的。」

哈萊克轉身看著他：「你想要這個男孩死掉！」

「那並不會讓我難過。」

哈萊克再次面對莎巴赫：「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

「他碰了碰我的臉頰。他一直在說他的預象……說我們在一起。」她低頭看著空空的床，「他讓我睡著了。他對我施了某種巫術。」

哈萊克瞥了納穆瑞一眼：「他會不會藏在這裡？」

「如果藏在穴地裡，我會找到他的。但他朝出口去了，他在外面。」

「巫術。」莎巴赫低聲道。

「不是巫術，」納穆瑞說道，「是催眠。我也曾經差點著了他的道，還記得嗎？他還說我是他的朋友。」

「他非常虛弱。」哈萊克說道。

「那只是他的身體，」納穆瑞說道，「但是他走不遠。我弄壞了他蒸餾服的足踝泵。就算我們找不到他，他也會渴死。」

哈萊克幾乎要轉身給納穆瑞一拳，但他強忍著沒有動。潔西嘉警告過他，納穆瑞可能會殺了那個男孩。神啊！他們走上了什麼樣的路，亞崔迪人對付亞崔迪人！他說道：「有沒有可能他只是在入定中夢遊？」

「有什麼差別？」納穆瑞問道，「如果他逃走了，就必須死。」

「天一亮，我們就開始搜尋。」哈萊克說道，「他有沒有帶弗瑞曼求生包？」

「密封門後總是放著幾個，」納穆瑞說道，「他如果不拿一個，就太傻了。我向來不認為他是傻子。」

「那麼，給我們的朋友傳個消息吧。」哈萊克說道，「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今晚傳不了，」納穆瑞說道，「沙暴馬上要來了。部落已經追蹤了三天，今天午夜沙暴將通過這裡。通訊已經中斷。這裡的衛星信號兩小時前就消失了。」

哈萊克發出深深的嘆息。如果那男孩碰到沙暴，必死無疑。沙暴會把他的肉從骨頭上啃下來，再將他的骨頭擠碎。計畫中的假死會變成真

死。他用拳頭擊打另一隻手的掌心。沙暴會把他們困在穴地，他們甚至無法搜尋。沙暴的靜電也切斷了穴地與外界的通訊。

「密波器。」他說，想著可以把訊息編入蝙蝠的聲音裡，讓牠飛出去示警。

納穆瑞搖了搖頭：「蝙蝠不在沙暴中飛行。拜託，老兄，牠們比我們更敏感。牠們會躲在斷崖下，直到沙暴過去。最好等衛星重新連上，到時候，我們就能出發去找他的遺體了。」

「如果他帶上弗瑞曼求生包，把自己埋在沙子裡，就不會死。」莎巴赫說道。

哈萊克默默咒罵，轉了個身，離開那兩人。

46

和平需要解決方案，但我們從來都沒有現成的方案，我們只是在不斷朝那個方向努力。以定義而言，固定的方案是死的方案。和平的問題在於它通常會懲罰錯誤，而不是獎勵才智。

—《家父語錄》，摩阿迪巴記事，由哈克．阿拉達重現



「她在訓練他？她在訓練法拉肯？」

厄莉婭盯著鄧肯．艾德侯，刻意露出憤怒和懷疑的眼神。就在不久前，宇航的巨型運輸艦飛入厄拉科斯的軌道。一小時後，接駁艦載著鄧肯降落在厄拉科斯上，未提前通知，一切公開而從簡。幾分鐘後，撲翼機帶他到堡壘的頂上。接到他即將到達的報告後，厄莉婭上去迎接他，冷漠又正式，身後站著一排侍衛。之後，兩人回到她在堡壘北翼的房間。他剛遞上他的報告，真實、準確，用晶算師的方式強調每個細節。

「她已經失去理智。」厄莉婭說道。

他把她的評論當成對晶算師的提問：「所有跡象表明她心智仍相當健全、清醒，應該說她的理智指數為—」

「住嘴！」厄莉婭喝道，「她有什麼盤算？」

艾德侯知道，只有進行冷靜的晶算師運算，他才能控制自己現在的情緒。他說道：「據我的運算，她在考慮她孫女的婚約。」他小心控制自己不流露任何表情，以掩蓋內心不斷升騰的悲痛。厄莉婭不在這裡。厄莉婭已經死了。有時，他會在自己的意識中保留一個原來的厄莉婭，他創造了這個厄莉婭來安慰自己。但是，晶算師無法長期活在自我欺騙中。這個戴著人類面具的傢伙已經被附身，被魔鬼的心靈控制住。他有一對金屬眼，眼珠裡還有無數複眼，可以在視野中隨意再現許多個原來的厄莉婭。但只要他將這些影像合而為一，厄莉婭就消失了。她的肉體只是一具外殼，用於橫施暴虐。

「珈尼瑪在哪裡？」他問道。

她揮揮手回答：「我讓她和伊若琅一起待在史帝加那裡。」

中立區，他想，最近又有一輪和反叛部落的談判，她正在失去支援，而她還不知道……還是她已經知道？有別的原因嗎？史帝加投向她了嗎？

「婚約。」厄莉婭若有所思地說道，「柯瑞諾氏族的情況如何？」

「薩魯撒擠滿了遠親，都在忙著向法拉肯獻殷勤，希望在他重掌大權後得到好處。」

「她竟然以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訓練他……」

「對於珈尼瑪的丈夫來說，這種訓練不是正合適？」

厄莉婭想起珈尼瑪的復仇心，暗自笑了笑。就讓法拉肯接受訓練吧。潔西嘉訓練的是一具屍體。一切都會解決的。

「我必須好好想想這件。」她說道，「你怎麼不說話，鄧肯？」

「我在等妳問話。」

「我明白了。我當時真的非常憤怒，你竟然把她交給法拉肯！」

「妳命令過我，綁架看起來要像真的。」

「我被迫當眾宣布你們兩人被俘了。」她說道。

「我是執行妳的命令。」

「有些時候你實在太一板一眼了，鄧肯。你差點嚇到我了。」

「潔西嘉女士不會有事。」他說道，「為了珈尼瑪，我們應當感謝她——」

「相當感謝。」她同意，但內心暗想：不能再相信他了。他對亞崔迪氏族那該死的忠誠！我必須找理由把他支開……除掉他。當然，那是意外。

她碰了碰他的臉頰。

艾德侯強迫自己回應她的親暱，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

「鄧肯，鄧肯，這真令人傷心，」她說道，「我不能把你留在我身邊。發生了太多事，而我能信任的人又這麼少。」

他鬆開她的手，等待著。

「我不得不把珈尼瑪送到泰布穴地，」她說道，「這裡的局勢很不穩定。崎嶇地區的刦匪破壞了卡加盆地的水渠，把所有水都放到沙漠

裡。厄拉欽恩的供水嚴重不足，盆地內的沙鱒還在吸收殘餘的水分。我們正在想辦法對付，但進展不順利。」

他注意到堡壘內幾乎看不到厄莉婭的女侍衛。他想：沙漠深處的游擊隊會不斷刺探她的防衛。她不知道嗎？

「泰布仍然是中立區，」她說道，「談判就在那裡進行。賈維德帶著祭司團代表駐紮在那裡，但我希望你能去泰布監視他們，特別是伊若琅。」

「她是柯瑞諾人。」他同意道。

但他從她的眼神看出來，她要捨棄自己了。這個披著厄莉婭外表的生物真容易看透。

她揮了揮手：「走吧，鄧肯，趁我還沒心軟把你留在身邊。我已經開始想你了……」

「我也想妳。」他說道，並讓語氣帶上他所有的哀傷。

她盯著他，被他的悲痛嚇到，隨後說道：「為了我，鄧肯，走吧。」接著她暗想：太糟了，鄧肯。她再次開口道：「姿亞會帶你前往泰布。我們這裡需要撲翼機，不能交給你。」

她那個聽話的女侍衛，他想，我得提防那個人。

「我明白。」他說道，再次執起她的手吻了一下。他盯著眼前這具曾經是厄莉婭的摯愛軀殼，不敢看她的臉。當他轉身離開時，她臉上那一雙不知屬於誰的眼睛盯著他的後背。

他爬上堡壘上的平臺，開始琢磨剛才來不及思考的問題。與厄莉婭會面時，他一直竭力維持晶算師的狀態，不斷讀取資料及信號。他等在撲翼機旁，眼睛冷冷望向南方，目光隨著想像力越過大盾壁，看到泰布穴地。為什麼是姿亞帶我去泰布？駕駛撲翼機返回是無足輕重的任務。是什麼耽擱了她？她是在聽候什麼特別的指示嗎？

艾德侯瞥了戒備中的侍衛一眼，爬上撲翼機駕駛員的座位，向外探出身子說道：「告訴厄莉婭，我會叫史帝加的人盡快把撲翼機送回來。」

沒等侍衛反應，他就關上艙門，啟動了撲翼機。侍衛站在那裡，一臉遲疑。誰能質疑厄莉婭的丈夫呢？在她決定好怎麼做之前，他已經升空了。

現在，孤身一人待在撲翼機內，他發出幾下嗚咽，宣洩自己的悲痛。兩人永遠分開了，他的忒萊素眼睛流出了淚水。

但是，現在不是耽溺於悲傷的時候，他認清了這一點，強迫自己冷靜下來，評估目前的狀況。他也需要留意撲翼機。飛行帶給他些許寬慰，他控制住了自己。

珈尼瑪又待在史帝加身邊了。還有伊若琅。

為什麼她要姿亞陪他前往泰布？他把這個問題納入晶算師思考，答案令他心下一涼。我本來會死於意外。

47

這個供奉統治者頭顱的岩石神龕內沒有祈禱者。神龕成了悲哀的墓地，只有風能聽到此地的聲音。夜行動物的叫聲和兩個月亮運行的軌跡都述說著他的時代已結束。不再有祈禱者前來，他們已忘了這個紀念日。這條山間小徑是多麼荒涼啊。

——佚名，亞崔迪公爵神龕內鐫刻的字句



在雷托看來，避開預象，去做他還沒預見的事，這看似簡單，實則危機重重。他深知其中的陷阱，那些宿命未來的線一開始只是隨意交纏，直到緊緊纏上你。但他理清這些線了。他正在逃離迦庫魯圖。首先必須剪斷與莎巴赫相連的線。

長日將盡，他在守護著迦庫魯圖的岩壁東側匍匐前進。弗瑞曼求生包裡有能量錠和食物。他要等體力恢復。在他西面是阿茲拉卡湖，一片白堊平原，在沙蟲出現前，那裡曾經是露天水域。東方地平線外是貝尼．什克，一片分散的新居民區，不斷蠶食著大平漠。南方是塔奈茲魯夫特，恐怖之地：三千八百公里長的荒漠，只有零星幾片以綠草固定的沙丘，以及灌溉用的捕風器。生態改造的工程正在改變厄拉科斯的地貌。工作隊會飛去那維護植物，但誰也無法待太久。

我要去南方，他告訴自己，葛尼猜得到我的行動，時候還未到，先不要做別人完全意料不到的事。

天就要黑了，然後他就能離開這個暫時的藏身處。他盯著南方的天際，沙丘上空有呼嘯聲沿著地平線傳來，起伏不定的沙塵像霧般熊熊翻湧—是沙暴。沙暴的中心在大平原上空升騰，像探頭探腦的沙蟲。他盯著沙暴中心觀察了足足一分鐘，注意到沙暴既不往右移，也不往左動。一句古老的弗瑞曼諺語在他的腦中閃現：如果沙暴的中心不移動，表示沙暴正朝你而來。

沙暴改變了情勢。

他回頭凝視左方泰布穴地的方向，感受沙漠傍晚灰褐天空下虛幻的寧靜。片刻後，他盯著四周圍著風化小圓石的白堊平原，那裡一片荒涼、空曠，白到灼亮的地面映出著沙塵雲，不似人間。在任何預象中，他都沒有看到自己逃出母親級沙暴的陰沉妖魔之口，也沒有看到自己被沙子活埋。他只有一個在風中翻滾的預象……而那可能就要發生了。

沙暴就在那裡，籠罩了好幾個緯度，恣意鞭笞著天地，要求萬物臣服。可以冒這個險。弗瑞曼人有些朋友間口耳相傳的故事，說人可以找一條筋疲力盡的沙蟲，用創造者矛鉤插入最寬的那幾節體環，讓牠不能動彈，然後縮在沙蟲背風那一側的隱蔽部位，躲過沙暴吹襲。大膽和莽撞只有一線之隔，他躍躍欲試。那場沙暴最快也要午夜才能抵達這裡，還有時間。在這裡能截斷多少線？全部，包括最後一條？

葛尼會猜到我往南走，但他沒有料到我會走進沙暴。

他朝南方遠眺，想找出路線。他看到一道深陷的裂谷，蜿蜒切入迦庫魯圖的岩壁中。他看到沙塵在裂谷內盤旋，如同沙地鬼魅，再氣勢洶洶地湧入平原，彷彿滾滾流水。他背起弗瑞曼求生包，忍受嘴裡的乾渴，沿著通往裂谷的路線走去。儘管天還未完全暗下，他可能會暴露行蹤，但他知道自己必須和時間賽跑。

他到達裂谷入口時，中央沙漠的黑夜迅速降臨了。月光照亮通往塔奈茲魯夫特的路。內在生命的所有恐懼湧上，他的心跳正在加速。他覺得自己正在陷入huanui-naa，弗瑞曼人以此來稱呼最大的沙暴，意思是「大地的亡者蒸餾器」。但是，無論會發生什麼事，他都無從預知。他每踏出一步，就更加遠離香料引發的內在現實，讓他的創造本質得以伸展。現在他每踏出一百步，就必須暫時停下一步，跟新掌握的內在真實進行無言的溝通。

無論如何，父親，我來找你了。

他四周的岩石上有鳥，不見蹤影，但輕微的鳥鳴讓他知道有鳥。他傾聽鳥鳴的回音，在黑漆漆的路上前進──這是弗瑞曼人的智慧。經過岩縫時，他常留意到有凶惡的綠眼，野獸通常會縮在岩縫中，以躲避即將到來的沙暴。

他走出裂谷，來到沙漠。沙子彷彿有了生命，在他腳下呼吸、移

動，告訴他地底的活動及潛伏的噴發。他回頭眺望月光籠罩下的迦庫魯圖孤山。整座山壁都是變質岩，大多是受壓形成。他插好召喚沙蟲的沙錘。當沙錘開始敲擊沙地時，他選好位置，靜靜聽著，觀察著。他的右手不自覺地摸索藏在罩袍衣褶內的亞崔迪氏族印戒。葛尼發現了這枚印戒，但沒有拿走。看到保羅的印戒時，他在想什麼？

父親，我快來了。

沙蟲從南方爬來，扭轉著軀體，避開岩壁。牠並不像他期待的那麼大，但沒有時間挑剔了。他估算沙蟲的路徑，插入矛鉤，在牠急衝向沙錘激起滾滾沙塵時迅速攀上有鱗片的體側。在矛鉤的鎮壓下，沙蟲俐落地轉了個彎。急掠的風拍動他的長袍。他鎖定南方那片灰濛濛的星空，駕馭著沙蟲，向前馳去。

直直衝向沙暴。

一號月亮升起時，雷托目測沙暴的高度，計算沙暴抵達的時間━肯定在天亮之前。沙暴正在擴散，蓄勢待發。生態改造的工程浩大，行星彷彿是在盛怒下展開反擊。改造的範圍越廣，行星的怒火也越烈。

入夜了，他不斷驅策沙蟲往南前進。他能感到腳下沙蟲正在燃燒體內儲存的能量，且一有機會就想逃向西方，可能是受無形的領地意識驅動，也可能是本能地感應到沙暴將至。沙蟲通常會鑽入地底躲避沙暴，但牠卻因為身上插著矛鉤而無法下潛。

臨近午夜，沙蟲露出疲憊的跡象。他沿著牠的背脊退後幾步，用連枷抽打，允許牠放慢速度，但仍堅持往南前進。

天剛亮，沙暴來了。首先晨曦照亮一座座沙丘，像串起一顆顆珠子。接著，撲面的沙塵使他不得不覆上面罩。沙塵越來越濃，沙漠變成一幅沒有輪廓的沙丘畫作。隨後，沙粒開始劃過他的臉頰，刺痛他的眼瞼。他感受到舌頭上粗糙的沙粒。時候到了，該做決定了。他應該冒險試試古老傳說中的方法，用矛鉤定住已筋疲力盡的沙蟲嗎？只在一瞬間，他便拋開了這個想法。他走向沙蟲的尾部，鬆開矛鉤。幾乎無力再動的沙蟲開始潛入地底，但體內運作過度的熱態轉換系統仍在身後攪動氣旋。弗瑞曼兒童從幼年聽到的故事就知道沙蟲尾部有多危險。沙蟲就是氧氣工廠，為了適應摩擦力，化學系統會散發大量氣體，在行進間熊熊燃燒。

沙子開始撲打他的腳。雷托鬆開矛鉤，向旁邊躍出一大步，避開沙蟲尾部的火焰。現在，一切都取決於能否鑽入沙蟲剛剛挖鬆的沙地。

雷托左手抓住靜電壓塑器，開始向沙地深處挖去。他知道沙蟲太累了，顧不上回頭將他吞進白橘色的巨口中。他左手挖地，右手從弗瑞曼求生包中取出蒸餾營帳，並做好充氣準備。不到一分鐘，他就在一座沙丘的背風面挖出堅實的沙坑，放入帳篷。他為帳篷充好氣，爬了進去。在封上括約門口之前，他伸手摸到了壓塑器，將功能倒轉，沙子開始沿著帳篷滑下。在他封好帳篷門之前，只有幾粒沙子滑了進來。

現在，他必須加快動作。他沒有夠長的沙地通氣管可以供應新鮮空氣。這是巨型沙暴，幾乎沒有人能生還。沙暴會在這地方倒下成噸的沙子。只有輕柔如泡泡的蒸餾營帳和其硬挺的外殼能保護他。

雷托帳篷內躺下，雙手合在胸前，讓自己進入休眠。在這種狀態下，他的肺一小時內只活動一次。他把自己交給未知。沙暴會過去，只要他這個脆弱的小窩沒有被掀翻，他有可能醒來……或者進入塞拉姆和平之宮，永遠長眠。無論如何，他知道他必須剪斷所有線，一根接一根，只留下黃金之路。他必須走上黃金之路，否則無法接下他父親傳給他的哈里發[10]。他不願繼續活在宗教捏造的謊言中，那個可怕的哈里發，那些對他父親創造大能的吟誦。如果祭司再呼喊那種諸如「他的晶刃匕將終結魔鬼」之類的廢話，他將不會繼續保持沉默。

帶著這樣的信念，雷托的意識滑入無盡的精神合一之網。

10

哈里發一詞源於caliphate，為伊斯蘭政教合一的王朝中的最高領袖，也是穆斯林心中的完美帝國。—編注

任何行星系統都明顯有某種高階的影響力。將地球的生命引入新發現的行星時，就可以證實這些影響力。在所有案例中，生活在相似環境的不同生命會發展出極其相似的適應型態。這裡所說的形態，遠不僅於生命的外形，而是代表一種能夠生存下來的組織，以及這類組織之間的關係。人類對這種互相依存的秩序的追求，以及人類在這種秩序中的生態區位，都代表一種深刻的必要性。然而，這種追求也可以被扭曲成對全體一致的執著。事實證明，這對整個系統都非常致命。

—哈克．阿拉達《沙丘浩劫》



「我兒子並不是真正看到未來。他看到的是創造的過程，以及創造與現實的關係。」潔西嘉說道，語氣輕快，但並沒有草草跳過這話題的意思。她知道，躲在暗處的觀察者一看穿她的意圖，就會設法阻止她。

法拉肯坐在地板上，午後陽光從他身後的窗戶射入，照亮地板的一角。潔西嘉站在法拉肯對面的牆邊，剛好能看到花園中那棵樹的樹梢。在她面前的是一個新的法拉肯：更瘦，也更強大。幾個月的訓練使他產生了不可思議的變化。他看著她時，雙眼炯炯有神。

「他看到現存力量會創造出什麼形勢，除非有人能轉移那些力量。」潔西嘉說道，「他反對的是他自己，而不是追隨他的人。他只是拒絕安逸，因為那是一種道德上的怯懦。」

法拉肯已經學會靜靜傾聽，先分析、探究、琢磨自己的疑問，直到他認為問題夠一針見血才提出來。她剛才一直在說貝尼．潔瑟睿德對分子記憶的看法，然後自然而然地岔開話題，改談論女修會對摩阿迪巴的分析。然而，法拉肯察覺到她的言行中有暗影在湧動，那是一種無意識的投射，顯示她言不由衷。

「在我們做的一切分析中，這是最關鍵的。」她說道，「我們假設所有人類及其生命形態代表一種自然群落，所有生命的命運取決於個體的命運。因此，當談到最終的自我省察，也就是『無悔』時，我們不再扮演神，而是回歸教育。在最艱難的時候，我們決定挑選人才，盡可能讓他們自由。」

直到此時，他才看出她想要做什麼，而且知道她的作為會如何衝擊那些暗中監視的人。他控制自己，沒有不安地向門口張望。只有訓練有素的眼睛才能察覺他在那瞬間的不穩定，但潔西嘉看到後只是笑了笑。畢竟，微笑可以代表一切。

「這就算你的畢業典禮吧，」她說道，「我為你高興，法拉肯。站起來，好嗎？」

他聽令起身，擋住他身後窗戶外的樹梢。

潔西嘉的雙臂緊貼身側，說道：「我受命向你轉述這段話：『我站在聖人面前。有一天，你也將這麼做。我在你面前祈禱這一切終將發生。未來仍屬未知，也應如此，因為未來是我們描繪心中所願的畫布。人類面前總會有張美麗的空白畫布。我們只能掌握當下這一刻，不斷獻身給在你我共創並共享的神聖臨在。』」

潔西嘉一說完，泰卡尼克便從她左側的門口走了進來，一副碰巧路過的樣子，臉上的怒容卻暴露了他的內心。「閣下。」他說道，但太遲了，潔西嘉的話和此前的一切準備已開始發揮作用。法拉肯不再是柯瑞諾人。他成為了貝尼．潔瑟睿德。

你們這些鉅貿聯會的理事似乎不明白，在商業中很難找到真正的忠誠。你上一次聽說某個職員將生命獻給公司是什麼時候？你們的這點無知或許出自一個錯誤的假定，即你們認為可以命令人們思考及合作。這是歷史上一切組織失敗的根源，從宗教到參謀部。參謀部有一長串毀了自己國家的紀錄。至於宗教，我推薦你們讀讀湯瑪斯．阿奎那的著作。而你們，鉅貿聯會，竟然相信那樣的無稽之談！人必須憑自己內在最深的動力來做事。是人民，而不是商業組織或是管理階層，推動了偉大文明。每個文明都取決於人民的素質。如果你們以過度組織化、過度法制化的手段約束人民，壓制他們對偉大的渴望──他們便無法工作，他們的文明也終將崩潰。

──寫給鉅貿聯會的信，咸認出自傳道人之手



雷托從入定中醒來。過程很平緩，不是從一個狀態猛然換到另一個狀態，而是一步步漸漸清醒。

他知道自己身處何方。他已經恢復精力，也聞到帳篷內缺氧的空氣中瀰漫著餿味。如果他不移動，他知道自己將留在永恆的時光之網，永遠不會過去的現在，世間一切共存的時刻。這樣的前景誘惑著他。所謂的「時」與「空」，不過是他的心智強加給宇宙的分類。他現在只能先擺脫預象的誘惑。大膽的決定可以改變眼前的未來。

但這個時刻需要哪一類大膽的決定？

入定狀態誘惑著他。雷托感到自己從「形象界」中歸來，回到現實宇宙，卻發現兩者並無二致。他想就此不動，留在這種靈啟的魔力中，但他必須下定決心才能逃出生天。他對生命的愛不停沿著神經發送求生訊息。

他猛地伸出右手，朝他丟下靜電壓塑器的方向摸去，抓到後翻了個

身，俯臥著解開帳篷的括約門。沙子沿著他的手臂滑落。在黑暗中，他一邊呼吸汙濁的空氣，一邊飛快工作，向上挖開一條很陡的地道。在破除黑暗、吸到新鮮空氣之前，他向上挖了六倍身高的距離。最後，他從月光下一條蜿蜒的沙丘中爬出，發現自己上方還有小半座沙丘。

二號月亮懸在天空，很快便越過他，消失在沙丘後側。星辰在他上方亮起，如同小徑兩側明亮的石頭。雷托搜尋著流浪者星座，找到後讓自己的目光沿著星座伸出的手臂望去，看到了燦爛的南極星。

這就是你那該死的宇宙！他想。從近處看，那裡沙塵滾滾，就像四周的沙子。那是一個變化的世界，獨一無二中的獨一無二。從遠處看，只能看到某些規律，而正是這些規律誘惑著人們信仰絕對。

但在絕對中，我們可能會迷失方向。這讓他想起某段熟悉的弗瑞曼歌謠中的訓誡：在塔奈茲魯夫特失去方向，便是失去生命。規律能提供指引，但也會設下陷阱。人們必須牢記，規律也會變化。

他深深吸了口氣，開始行動，沿著挖出的地道滑回去，疊好帳篷，整理好弗瑞曼求生包。

東方的地平線上出現一抹酒紅。他背上求生包，爬上沙丘頂，站在破曉前的凜冽空氣中，直到旭日溫暖了他的右臉頰。他在眼眶塗上顏料，以減輕陽光反射，但他知道自己現在必須向沙漠求和，而不是開戰。因此，他將顏料放回求生包。他想從集水管中喝口水，卻只喝到幾滴，倒是吸了一大口空氣。

他坐在沙地上，開始檢查蒸餾服，一路檢查到足踝泵。那已經被針刀巧妙地切開。他脫下蒸餾服開始修復，但是損害已然造成，他體內的水分至少已經流失了一半。如果不是有蒸餾營帳擋住……他思索這件事，真是奇怪，自己怎麼沒有料到。沒有預象的未來有多危險，由此可見一斑。

雷托蹲在沙丘頂，忍受著此地的孤寂。他在沙漠上極目四望，搜尋沙地上的排氣口。沙丘星上任何不規則的形狀都可能是香料或沙蟲的活動痕跡。但沙暴過後，沙漠上的一切都歸於一致。於是他從求生包中取出沙錘，插在沙地上啟動，以呼喚躲在地底深處的沙胡羅。隨後他躲在一邊，靜靜等候。

等了很久才出現一條沙蟲，聲音比身影更快抵達這裡。他轉身面對

東方，那裡傳來地震的悶響，空氣也隨之振盪。他等待著從沙地中冒出的橘黃巨口。沙蟲從地底下鑽了出來，挾帶的大量沙塵遮擋了牠的側腹。蜿蜒的灰色高牆飛快地越過雷托，他趁機插入矛鉤，輕身一躍，從側面爬了上去，邊爬邊控制沙蟲轉了道大彎，向南而去。

在矛鉤的刺激下，沙蟲加快了速度。風拍打著雷托的長袍，他覺得自己被風驅趕著，如同沙蟲被矛鉤驅趕，強大的氣流推著他的腰。他提醒自己星球就跟生命一樣，都有自己的周期。

這條沙蟲屬於弗瑞曼人口中的「雷吼」，會頻頻將頭鑽到地底，尾部則不停向前推動。這個動作產生了悶雷般的聲音，而且會使部分軀體離開沙地，形成上下起伏的駝峰。這是一條速度很快的沙蟲，尾部散發的熱風吹過他的身體。風中瀰漫著氧化反應的酸味。

隨著沙蟲不斷向南方前進，雷托讓自己的思緒自由飄盪。他想將這趟旅行當成自己的生命慶典，不要再去考慮走上黃金之路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如弗瑞曼長者，他知道自己必須舉行各種新的慶典，才不至於裂成記憶碎片，才能抵擋靈魂中那些貪婪的捕獵者。

永遠如新，他想，我必須在我的預象中不斷找出新的線。

中午過後不久，他注意到在他前方偏右的地方有道隆起。漸漸地，隆起變成了小山丘。

現在，納穆瑞……現在，莎巴赫，我們來看看你們的同夥會怎麼接受我，他想。這是他面前最脆弱的一條線，它的危險更多來自它的誘惑，而不是顯而易見的威脅。

山丘的景象一直在變。有一陣子，看上去彷彿是在朝他走來，而不是他在向著山丘前進。

沙蟲累了，總想朝左爬。雷托沿著牠龐大的體側向下滑，矛鉤插在新的位置上，讓沙蟲直直前進。一陣輕柔濃郁的美藍極味襲上他的鼻端，顯示這裡有豐饒的礦脈。一人一蟲經過一片紫色沙地，香料才剛噴發過，地面裂成了鱗狀。他穩穩駕馭著沙蟲越過礦脈。帶有肉桂辛辣氣味的微風在後方追了一陣子，直到雷托操縱沙蟲轉了道彎，直直朝孤山前進。

突然間，一道色彩閃現在南方遠處的大平漠上，那是人造物在無垠大地上反射的虹光。他拿出雙筒望遠鏡，調整好焦距，看到了一架香料

偵察機伸展的機翼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下方有一部大型採收機，看上去像巨大的蝶蛹。雷托放下望遠鏡，採收機縮成了一道小點。沙漠無所不在的廣袤尺度令他目眩神迷。他知道那些香料獵人也會看到他──沙漠與天空之間的小黑點，在弗瑞曼人眼中，那代表人類。他們顯然已經看到他，而且警覺起來。他們在等待。在沙漠中，弗瑞曼人總是疑心重重，直到他們認出來者，或是確定對方沒有敵意。即使在帝國文明之光的照耀下，他們仍然保持著半開化的狀態。

那就是能拯救我們的人，雷托想，那些無法無天的人。

遠處的香料偵察機向右傾了一下，隨後又向左傾了傾。這是在傳送信號給地面。雷托可以想像駕駛員正在掃瞄他身後的沙漠，確認他是否不過是隻身上路的沙蟲馭者。

雷托命令沙蟲向左轉，直到方向完全掉轉。他從沙蟲的側腹滑下，向外躍一大步。不再受矛鉤控制的沙蟲煩躁地在地面吸了幾口氣，然後把前三分之一的部位扎進沙地，躺在那裡恢復體力。顯然牠被騎得太久了。

他轉身離開沙蟲。偵察機圍著採收機緩緩飛行，不斷用機翼發出信號。他們肯定是受走私者資助的叛徒，對電子通訊極不信任。他們的目標顯然是那一帶的香料──採收機的出現證明了這一點。

偵察機又轉了一圈，隨後沉下機頭，停止轉圈，直接朝他飛來。他認出這是他父親引進厄拉科斯的一種輕型撲翼機。撲翼機在他上空同樣轉了一圈，再沿著他站立的沙丘飛行，這才側過機身，迎著微風降落，停在他十公尺外遠，激起一陣飛揚的沙塵。靠他這側的艙門開了，一名穿著厚重弗瑞曼長袍的人走了出來，右胸處有一道長矛標記。

弗瑞曼人緩緩地向他走來，留下充分的時間互相打量。那人個子很高，一雙湛藍的香料眼。蒸餾服面罩遮住了他的下半臉，他還用兜帽蓋住額頭。長袍擺動的樣子顯示下方的手拿著毒鏢槍。

那個人停在雷托兩步外，俯視著他，眼神裡充滿疑惑。

「神賜給我們好運。」雷托說道。

那個人四下張望，審視空曠的大地，隨後盯著雷托。「你在這裡幹什麼，孩子？」他問道，蒸餾服面罩使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沉悶，「你想成為沙蟲洞的塞子嗎？」

雷托再次用傳統的弗瑞曼客套話回覆：「沙漠是我家。」

「你從哪裡來？」那個人問道。

「我從迦庫魯圖朝南走。」

那人一陣大笑：「好吧，巴泰！你是我在塔奈茲魯夫特見過最奇怪的東西。」

「我不是你的小甜瓜。」雷托回應他所說的「巴泰」。這個名稱有一種可怕的含意：沙漠邊緣的小甜瓜能為任何發現的人提供水分。

「我們不會喝了你，巴泰，」那個人說道，「我叫穆里茨。我是這個臺夫的阿理伐。」他用手指了指遠處的採收機。

雷托注意到這人稱自己為裁決者，稱其他人為臺夫，意思是一群人或一家公司。他們沒有血緣關係。那麼，肯定是接受資助的叛徒了。這裡有他需要的線。

雷托保持沉默，穆里茨開口問道：「你叫什麼？」

「就叫我巴泰吧。」

穆里茨又一陣輕笑：「你還沒告訴我，你來這裡幹麼？」

「我在尋找沙蟲的足跡。」雷托說道，用這種宗教語句表明自己正在尋求頓悟。

「年紀這麼輕？」穆里茨問道，他搖了搖頭，「我不知道該拿你怎麼辦，你看到我們了。」

「我看到什麼了？」雷托問道，「我提到了迦庫魯圖，而你什麼也沒回答。」

「想玩猜謎？」穆里茨說道，「好吧，那邊是什麼？」他朝遙遠的沙丘揚了揚頭。

雷托說出他在預象中看到的畫面：「只是舒洛克。」

穆里茨挺直了身子，雷托感覺自己的脈搏正在加速。

接下來是一陣久久的沉默。雷托看出那人在揣測他的回答。舒洛克！在穴地晚餐之後的故事時間內，舒洛克商隊的傳奇總是被反覆提起。聽故事的人總認定舒洛克是一則神話，一個發生妙事的地方，一個為了說故事而發明的地方。雷托記起眾多故事中的一則：人們在沙漠邊緣發現一個流浪兒，把他帶回穴地。一開始，流浪兒拒絕回答救命恩人提出的任何問題，但慢慢地，他開始說著誰也不懂的語言。時間流逝，

他仍然不回答任何問題，同時拒絕穿衣，拒絕任何形式的合作。每當他獨自一人，他會用手作出奇怪的動作。穴地內的所有專家都被叫來研究這個流浪兒，但都沒有結果。之後，一位很老的女人經過他門口，看到他的手勢，笑道：「他在模仿他父親將香料纖維搓成繩子的動作。」她解釋道：「舒洛克的人仍會這麼做。他只是想減輕寂寞。」故事的寓意是：舒洛克的古老做法有一種歸屬感和安全感。

穆里茨一言不發，雷托接著說道：「我是來自舒洛克的流浪兒，我只知道用手比畫。」

那個人很快點點頭，雷托於是知道他聽過這個故事。穆里茨以低沉、充滿威脅的聲音緩緩地回應道：「你是人嗎？」

「和你一樣的人。」雷托說道。

「以孩子來說，你說的話太過奇怪。我提醒你，我是這裡的裁決者，有能力回應taqwa[1]。」

是啊，雷托想，裁決者說出taqwa是個凶兆。taqwa指魔鬼引發的恐懼，老一代弗瑞曼人對此依然深信不疑。阿理伐知道如何殺死魔鬼，因為他們「具有偉大的智慧，鐵面無私卻不冷血，知道慈悲事實上是更大的殘酷」。

但是雷托必須堅持抓住這條線。他說道：「我可以接受mashhad。」

「我可以當靈魂測試的裁決者，」穆里茨說道，「你接受嗎？」

「Bi-lal kaifa[12]。」雷托說道，毫無保留。

穆里茨一臉狡黠，說道：「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同意。最好現在就殺了你，但你是個孩子，而我有個兒子剛死了。來吧，我們去舒洛克，我會召集一場裁決會，決定你的命運。」

雷托發現這人的裝腔作勢暴露了他想置自己於死地。他說道：「我知道舒洛克是hl as-sunna wal-jamas。」

「孩子懂什麼真實世界？」穆里茨反問道，示意雷托走在前面，向撲翼機走去。

雷托照做了，但他仔細傾聽跟在後方的弗瑞曼人腳步聲。「要保密，最有效的方法是讓人們以為自己已經知道答案。」雷托說道，「這樣人們便不會再追問。你這個被迦庫魯圖流放的人很聰明。誰會相信神

話中的舒洛克是真的存在？對於走私者或任何想偷渡到沙丘星的人來說，這地方多麼方便。」

穆里茨的腳步停了下來。雷托轉過身，背靠著撲翼機，機翼在他的左側。

穆里茨離他半步遠，拔出毒鏢槍，指著雷托。「你不是孩子。」穆里茨說道，「你是受詛咒的侏儒，被派來刺探我們！你的話對孩子來說未免太過聰明，而且你說得太多，說得太快。」

「還不夠多，」雷托說道，「我是雷托，摩阿迪巴的兒子。如果你殺了我，你和你的人會沉入沙中。如果你放過我，我會指引你們走向偉大。」

「別和我玩遊戲，侏儒，」穆里茨冷笑道，「雷托人還在你口中的迦庫魯圖……」但他沒有把話說完，而是若有所思地瞇起眼睛，槍口也稍稍垂下。

雷托預料到他會遲疑一下。他讓全身所有肌肉都露出要往左躲的跡象，然而身體只往左移了一點，引得對方的槍口狠狠撞上機翼邊緣。毒鏢槍從他手中飛了出去，沒等他作出反應，雷托已經搶到他身旁，拔出自己的晶刃匕，頂在他後背。

「刀尖淬了毒。」雷托說道，「告訴你在撲翼機裡的朋友，待在裡面，不要有任何動作。否則我會殺了你。」

穆里茨朝受傷的手哈氣，對撲翼機裡的人搖了搖頭，說道：「我的同伴貝哈萊斯已經聽到你說的話，他會像石頭那樣一動也不動。」

雷托知道，在他們想出怎麼或他們的朋友前來營救之前，自己只有非常有限的時間。他飛快說道：「你需要我，穆里茨。沒有我，沙蟲和香料將從沙丘星上消失。」他能感覺到這個弗瑞曼人全身一僵。

「你是怎麼知道舒洛克的？」穆里茨說道，「我知道他們在迦庫魯圖什麼都沒告訴你。」

「那麼你承認我是雷托．亞崔迪了？」

「還能是誰？但你是怎麼知道──」

「因為你們在這裡，」雷托說道，「所以舒洛克就在這裡。剩下的就非常簡單了。你們是迦庫魯圖被摧毀後的流亡者。我看到你用機翼發信號，說明你們不想用那些會被監聽到的電子通訊。你們採集香料，說

明你們在進行貿易。你們只能跟走私販交易。你們既是走私者，也是弗瑞曼人。那麼，你們必定是舒洛克的人。」

「為什麼你要引誘我親手殺你？」

「因為我們回到舒洛克之後，你一定會殺了我。」

穆里茨的身體變得非常僵硬。

「小心，穆里茨，」雷托警告道，「我知道你們的底細。在故事中，你們會搶走旅行者的水，這對你們來說是例行公事了。你們還能怎麼讓意外撞上的人保持沉默？還能怎麼保守祕密？你用花言巧語來引誘我，但我為什麼要把水浪費在這沙地上？如果我和其他人一樣被你迷惑了——那麼，塔奈茲魯夫特會幹掉我。」

穆里茨用右手做了個「沙蟲之角」的手勢，以抵擋雷托話中的理赫匿。雷托知道老一輩弗瑞曼人不相信晶算師或任何形式的邏輯理論，於是笑了笑。「如果納穆瑞在迦庫魯圖跟你提過我們，」穆里茨說道，「我會取了他的水——」

「如果你再這麼愚蠢下去，除了沙子，你什麼也得不到。」雷托說道，「當沙丘星的一切都變成綠草，樹木和露天水域，你怎麼辦？」

「那不可能發生！」

「那正發生在你眼前。」雷托聽到穆里茨的牙齒在憤怒和絕望中咯吱作響。他終於問道：「你要怎麼阻止？」

「我知道生態改造的全盤計畫，」雷托說道，「我知道其中的每個優勢和漏洞。沒有我，沙胡羅將永遠消失。」

穆里茨的語氣再度帶上一絲狡詐，他問道：「好吧，我們為什麼要在這裡爭論？我們僵持不下。你手裡拿著刀，你可以殺了我，但是貝哈萊斯會開槍打死你。」

「在他射殺我之前，我有足夠的時間撿回你的毒鏢槍。」雷托說道，「那以後，你們的撲翼機就歸我了。是的，我會開撲翼機。」

穆里茨沉下臉：「如果你不是你自稱的那個人呢？」

「難道我父親會認不出我？」

「啊哈，」穆里茨說道，「原來你是利用他才知道這裡的一切？但是……」他收回後半句話，搖搖頭，「我自己的兒子在當他的引路人。他說你們兩個從來沒……怎麼可能……」

「看來你不相信摩阿迪巴能預見未來。」雷托說道。

「我們當然相信！但他自己說過……」穆里茨再次欲言又止。

「你以為他不知道你們的懷疑嗎？」雷托說道，「為了和你見面，我選擇了這個確定的時間、確定的地點，穆里茨。我知道你的一切，因為我……見過你……還有你兒子。我知道你認為自己很安全，知道你如何嘲笑摩阿迪巴，也知道你用來拯救你這片小小沙漠的陰謀。但是，沒有我，你這片小小沙漠也躲不過厄運，穆里茨。你會永遠失去它。沙丘星上的生態改造已經過頭了。我父親快要失去他的預象了，你只能依靠我。」

「那個盲人……」穆里茨打住了，嚥了口唾沫。

「他很快就會從厄拉欽恩回來。」雷托說，「到時候，我們再來看他究竟瞎到什麼程度。你背離弗瑞曼傳統多遠了，穆里茨？」

「什麼？」

「他是你的wadquiyas。你的人發現他獨自在沙漠中流浪，於是把他帶回舒洛克。他是你最寶貴的發現！比香料礦脈還要珍貴。他和你生活在一起。他是你的『wadquiyas』。他的水與你部落的水混在一起。他是你們靈魂之河的一部分。」雷托用刀緊緊地頂著穆里茨的長袍，「小心，穆里茨。」他舉起左手，解下穆里茨的面罩丟掉。

穆里茨知道雷托在想什麼，他說道：「如果你殺了我們兩個，你能去哪裡？」

「回迦庫魯圖。」

雷托將自己的大拇指伸進穆里茨的嘴裡：「咬一下，喝我的血。否則就選擇死亡吧。」

穆里茨猶豫了一下，隨後惡狠狠地咬破雷托的手指。

雷托看著那人的喉嚨，看著他吞嚥，然後撤回刀子，並把刀還給了他。

「Wadquiyas。」雷托說道，「除非我背叛部落，否則你不能拿走我的水。」

穆里茨點了點頭。

「你的毒鏢槍在那裡。」雷托以下巴示意。

「你現在信任我了？」穆里茨問道。

「不然怎麼和流犯住在一起？」

雷托再次在穆里茨的眼睛裡捕捉到一絲狡黠，但看得出來，這次他是在衡量利益得失。他突然一轉，說明他已經下定決心。他撿回自己的毒鏢槍，回到撲翼機的舷梯旁。「來吧，」他說道，「我們在沙蟲的巢穴逗留太久了。」

11

taqwa源於阿拉伯語，原指對神的敬畏。──編注

12

bi-lal kaifa源於阿拉伯語，原指「不問怎麼做」，是接近真主的最好方式。──編注

50

預象中的未來不可能總是遵守過去的法則。生命的線依照許多未知的法則相互糾結。預象中的未來堅持自身的法則，既不遵從禪遜尼的秩序，也不符合科學規則。它需要當下這一刻發揮的作用，並永遠提出警告：你不能把每線織入過去的織品中。

—哈克．阿拉達《真道：摩阿迪巴語錄》



穆里茨熟練地將撲翼機飛到舒洛克上空。雷托坐在他身旁，身後是荷槍實彈的貝哈萊斯。從現在起，他只能相信這兩個人，還有那條出現在他預象中、他緊抓不放的線。如果這些都失敗，那就靠真主保佑了。有時候，人們不得不屈服於更強大的力量。

舒洛克的孤山在沙漠中很醒目。它的存在意味著無數賄賂和死亡，以及許多位高權重的朋友。雷托能看到在舒洛克中心有一處峭壁包圍下的盆地，四周有多座深不可測的裂谷。谷底兩側是鬱鬱蔥蔥的榆錢和灌木，中央還長著一圈蒲葵，顯示出這地方水量豐沛。建築物看上去像散落在沙地上的綠色鈕扣，那裡住著遭流亡者放逐的人，一群走投無路的人。

穆里茨在盆地上降落，離其中一條裂谷的入口不遠。撲翼機正前方是一座孤零零的棚屋，屋頂由沙藤和貝伽陀葉子編成，襯有一層散熱的香料纖維。這是第一代簡陋蒸餾帳棚的複製品，訴說著某些舒洛克居民的窮途潦倒。雷托知道這種建築會洩漏水氣，而且有夜蟲肆虐。這就是他父親的生活環境。還有可憐的莎巴赫，她將在這裡接受懲罰。

在穆里茨的指示下，雷托爬出撲翼機，跳到沙地上，大步朝棚屋走去。他看到很多人在裂谷深處的蒲葵林工作，衣衫襤褸的窮苦模樣表明了這個地方所存在的壓迫，這些人甚至不敢朝他或撲翼機看上一眼。雷托看到工人身後有水渠的岩堤，感覺到空氣中明顯的潮濕：這裡有露天

水域。經過棚屋時，雷托往裡面看了看，不出所料，陳設相當簡陋。他走到水畔，低頭看了看，只見暗色的水流中有掠食魚游動時產生的旋渦。工人只是繼續清掃岩堤上的沙塵，避免和他四目相交。

雷托身後的穆里茨說道：「你站的地方是掠食魚和沙蟲的分界。每座裂谷中都有沙蟲。我們剛剛挖開這條水渠，打算除去掠食魚，好把沙鱒吸引過來。」

雷托說道：「你們把沙鱒和沙蟲賣到外星球。」

「這是摩阿迪巴的建議！」

「我知道。但你的沙鱒和沙蟲在離開沙丘後無法活很久。」

「是的，」穆里茨說道，「但總有一天……」

「一千年後也不行。」雷托說完，轉身看著滿臉怒意的穆里茨。各種問題像水渠中的水一樣在穆里茨心頭奔流。這個摩阿迪巴的兒子真的能預見未來嗎？有些人仍相信摩阿迪巴可以，但是……這類事情該怎麼判斷？

穆里茨轉了個身，帶著雷托回到棚屋。他掀開簡陋的密封門，示意雷托入內。屋內另一側的牆邊點著一盞香料燈，燈光下蹲著一道小小的身影。油燈散發出濃郁的肉桂味。

「他們送來一個新俘虜，讓她照料摩阿迪巴的穴地。」穆里茨譏諷地說，「如果她表現良好，或許能保住她的水。」他的眼睛盯著雷托，「有人認為這樣取水很邪惡。那些穿花邊襯衣的弗瑞曼人在他們的新城鎮堆滿垃圾！垃圾山！以前的沙丘星什麼時候見過垃圾山！當我們抓到這類人，就像眼前這一個──」他指了指燈光下的身影，「他們常常怕到近乎失常。他們墮落了，被同胞排斥，真正的弗瑞曼人不會接納他們。你懂嗎，雷托巴泰？」

「我聽懂了。」

蹲在那地方的身影沒有移動。

「你說要指引我們，」穆里茨說道，「弗瑞曼人只能由流過血的人來指引。你能指引我們去什麼地方？」

「克拉里茲克。」雷托說道，眼睛始終凝視蹲著的身影。

穆里茨死盯著他，全藍眼睛上的眉毛緊皺。克拉里茲克？那不僅僅是戰爭或革命，那是終極的戰鬥。這個詞彙出自最古老的弗瑞曼傳說：

宇宙末日之戰。克拉里茲克？

高個子弗瑞曼人艱難地嚥了口唾沫。這小子就像城裡那些紈褲一樣讓人都猜不透！穆里茨轉身看著蹲在燈光下的身影。「女人！Liban wahid ！」他命令道，給我們上香料飲料！

她遲疑了一下。「照他說的做，莎巴赫。」雷托說道。

她倏地站了起來，猛地轉身，緊盯著他，目光無法將從他臉上移開。

「你認識這個人？」穆里茨問道。

「她是納穆瑞的侄女。她在迦庫魯圖犯了錯，所以他們把她交給了你。」

「納穆瑞？但是……」

她飛快從他們身邊跑開。門外響起她飛奔的腳步聲。

「她跑不遠的，」穆里茨說著，用手摸了摸鼻子，「納穆瑞的親戚？嗯，有趣。她做錯了什麼？」

「她讓我逃走了。」說完，雷托轉過身去追莎巴赫。他看到她站在水渠邊，便走到她身旁，低頭看著水流。旁邊的蒲葵中有鳥，雷托聽到鳥鳴和拍翅聲，還聽到工人掃走沙子時發出的唰唰聲。但他仍然像莎巴赫那樣，低頭看著水流。他眼角的餘光看到了蒲葵中藍色的長尾小鸚鵡，其中一隻飛過水渠，身影倒映魚兒游動帶出的銀色旋渦上，彷彿和掠食魚在同一個天空中游動。

莎巴赫清了清嗓子。

「妳恨我。」雷托說道。

「你讓我蒙羞。你讓我在我的族人面前蒙羞。他們召集了裁決會，把我送到這裡來，讓我在這裡失去自己的水。這一切都是因為你！」

在兩人身後不遠處，穆里茨笑出了聲：「看到了嗎，雷托巴泰，我們的靈魂之河有這麼多人供應水。」

「但我的水流淌在妳的血管中。」雷托轉身說道，「她不是你的供水者。她是我預象中的天數，我跟隨她。我穿過沙漠來到舒洛克，尋找我的未來。」

「你和……」他指了指莎巴赫，隨後仰頭大笑。

「未來不會如你們兩人所以為的那樣。」雷托說道，「記住這句

話，穆里茨，我找到了我的沙蟲足跡。」他感到淚水盈滿了他的眼眶。

「他把水給了死者。」莎巴赫輕聲道。

連穆里茨都驚訝地瞪著他。弗瑞曼人幾乎不哭泣，眼淚代表靈魂最深處的禮物。穆里茨窘迫地戴上面罩，又把兜帽往下拉，蓋住眉毛。

雷托望著穆里茨身後，說道：「在舒洛克，他們仍然在沙漠邊祈求露水。走吧，穆里茨，為克拉里茲克祈禱吧。我向你保證，那必將到來。」

51

弗瑞曼人說話非常簡潔，表達極為準確，並且深陷在「純粹」的假象中。此種語言的預設是長出專制宗教的沃土。更有甚者，弗瑞曼人熱衷於說教，他們以諺語來面對所有令人恐懼的不確定性。他們說：「我們知道世上沒有知識大全，那是神的禁品。但人們只要學到了什麼，都可以保存下來。」透過這麼直截了當的宇宙觀，他們對跡象、預兆及自己的命運形成了一種奇妙的信念。這就是克拉里茲克—宇宙末日的戰爭這套傳說的起源。

—《貝尼．潔瑟睿德祕密報告》800881頁



「他們讓他待在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納穆瑞說道，朝正方形石室內另一端的葛尼．哈萊克笑了笑，「你可以把這個消息報告給你的朋友。」

「那個安全的地方在哪裡？」哈萊克問道。他不喜歡納穆瑞的語氣，也覺得潔西嘉的命令讓他綁手綁腳。那個該死的女巫！除了提醒他，雷托一旦無法掌控體內可怕的記憶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其他的說明都跟沒說一樣。

「在安全的地方，」納穆瑞說道，「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

「你怎麼知道？」

「我收到了消息。莎巴赫和他在一起。」

「莎巴赫！她剛剛讓他……」

「這次不會了。」

「你會殺了他嗎？」

「這已經不再由我決定了。」

哈萊克苦笑了一下。密波器。那些該死的蝙蝠能飛多遠？他經常能看到牠們掠過沙漠表面，叫聲中隱藏著資訊。但是，牠們在這地獄行星

上究竟能飛多遠？

「我必須親眼見到他。」哈萊克說道。

「不行。」

哈萊克深吸了一口氣，讓自己平靜下來。為了等待搜尋結果，他已經熬了兩天兩夜。現在是第三個早晨了，他覺得自己快要演不下去，就要露出真面目了。他從來就不喜歡發號施令，下命令的人總是在等待結果，與此同時，其他人卻在執行有趣、危險的任務。

「為什麼不行？」他問道。安排這個安全穴地的走私者留下太多疑問，他不希望納穆瑞也這樣應付他。

「有人認為，看到我們這個穴地時，你就已經知道得太多了。」納穆瑞說道。

哈萊克聽出他話中的威脅，於是身體更加放鬆—訓練有素的戰士才能這麼若無其事。他的手放在刀旁，但沒有握住刀柄。他很希望能再有一面屏蔽場，但屏蔽場會引來沙蟲，在沙暴的靜電中也撐不了多久，所以早就被棄用了。

「我們的協議不包括保密。」哈萊克說道。

「如果我殺了他，那包括在我們的協議內嗎？」

哈萊克再次感到有某種未知勢力在暗暗運作，而潔西嘉事先並未警告他。她那個計畫真該死！或許真不應該相信貝尼．潔瑟睿德。他立即覺得自己太不忠誠了。她對他解釋過其中的困難，而他加入時就預料到這次就如同所有計畫一樣，需要在半途調整。她並不是隨便哪個貝尼．潔瑟睿德。她除了是他的朋友，他的支柱，還是亞崔迪氏族的潔西嘉。沒有她，他知道自己注定漂泊在比現在這個行星還要危險的地方。

「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納穆瑞說道。

「只有當他露出自己……被附身，變成了妖煞以後，」哈萊克說道，「你才能殺他。」

納穆瑞鄭重地抬起手：「你的女士知道我們能驗出他是不是妖煞。她很明智，知道應該讓我來裁決。」

哈萊克挫敗地抿緊嘴唇。

「你也聽到聖母是怎麼對我說的。」納穆瑞說道，「我們弗瑞曼人知道怎麼聽懂這些女人的意思，你們這些外人不懂。弗瑞曼女人經常送

她們的兒子去死。」

哈萊克咬牙道：「你是說，你已經殺了他？」

「他還活著，他在安全的地方。他會繼續服用香料。」

「如果他活下來，我要送他回到他祖母那裡。」哈萊克說道。

納穆瑞只是聳了聳肩。

哈萊克知道，這就是他能得到的全部回答。該死！他不能帶著這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回到潔西嘉那裡！他搖了搖頭。

「你是無法改變那些事的，為什麼還要咬著不放？」納穆瑞問道，「你已經得到足夠的報酬。」

哈萊克恨恨盯著那個人。弗瑞曼人！他們相信所有外來者都財迷心竅。但是，納穆瑞的話中還不只有弗瑞曼人的偏見。這裡還有其他勢力在影響局勢，這一點對於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的眼睛來說真是太明顯了。整個事件散發出計中計的氣味。

哈萊克換回無禮的老樣子，說道：「潔西嘉女士會很憤怒。她會派軍隊──」

「你只不過是個傳話的！」納穆瑞罵道，「根本進不了默赫拉忒，我會很樂意替那些比你高貴的人沒收你的水！」

哈萊克將一隻手放在刀上，同時準備好用左衣袖來發動小小的突襲。「我沒看到誰的水被潑在這裡，」他說道，「或許你的驕傲讓你瞎了眼睛。」

「你能活著，是因為我想讓你在死之前看明白，你的潔西嘉女士不會派軍隊對付任何人。你不該這麼安寧地走向沙暴，外星人渣。我是高貴的民族，而你──」

「而我只是亞崔迪氏族的僕人。」哈萊克溫和地說道，「我們是把你們酸臭的脖子從哈肯能的絞索中解放出來的人渣。」

納穆瑞不屑地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你的女士早已成了薩魯撒．塞康達斯上的囚徒。你以為來自她的命令，實際上來自她女兒！」

哈萊克竭力保持語氣平穩：「沒關係。厄莉婭會──」

納穆瑞拔出他的晶刃匕。「你了解天堂之源？我是她的僕人，你這個雜種。奉她的命，我來取走你的水！」說完，他直直衝過屋子，向他一刀砍來。

哈萊克沒有被對手看似笨拙的動作騙過。他抬手揮動左袖，特意加長加厚的一截假袖射出，纏住納穆瑞的刀，同時用身上的衣袖蒙住納穆瑞的頭，右手持刀，穿過左袖的下方，朝納穆瑞的臉直刺而去。他感到刀尖刺入皮膚，隨後，納穆瑞的身體撞到他身上。隔著納穆瑞的長袍，他感覺到了那人衣服裡穿著盔甲。弗瑞曼人發出慘叫，往後退了幾步，倒在地上，血從嘴裡湧出，眼睛死死盯著哈萊克，漸漸暗淡下去。

哈萊克噓了一口氣。愚蠢的納穆瑞，怎麼會認為別人看不出他長袍底下穿著盔甲？他撿回假袍袖，刀子拭淨，收回鞘中。「你不知道我們這些亞崔迪僕人是怎麼訓練的嗎，傻瓜？」

他深深吸了口氣，開始思索起來：現在，我又是誰的棋子？納穆瑞透露了某些真相。潔西嘉成了柯瑞諾氏族的人質，厄莉婭正在進行邪惡的計畫。潔西嘉警告過他會有許多不測，要把厄莉婭當成敵人，但她沒料到自己會成為人質。然而，他仍有命令要執行，首先必須離開這個地方。幸運的是，穿上長袍的弗瑞曼人看上去都差不多。他把納穆瑞的屍體滾進牆角，蓋上幾張坐墊，拖過一張地墊蓋住血跡。完成之後，他和所有準備進入沙漠的人一樣，調整了蒸餾服的鼻管和集水管，戴上面罩，拉下兜帽，開始了漫長的旅途。

無事一身輕，他想，腳下輕快，一派蹓躂的模樣。他有一種奇妙的解脫感，彷彿他正在遠離危險，而不是步步逼近危險。

我一直都不喜歡她對那個男孩的計畫，他想，如果我能再一次見到她，我要告訴她。萬一納穆瑞的話是真的，他就只能進行那個最危險的計畫了。一旦厄莉婭抓到他，絕不會讓他活得太久。所幸他還有史帝加——一個弗瑞曼好人，而且保留了良好的弗瑞曼民間信仰。

潔西嘉曾經對他解釋過：「史帝加的本性上只蒙著薄薄一層的文明，除去這層東西的方法是……」

摩阿迪巴的精神超越語言，也超越以他的名義形成的法則條文。摩阿迪巴永遠都必須是一股內在怒火，用以對抗自大的權力、謊言和狂熱的宗教分子。這股內在憤怒必須自己發聲，因為摩阿迪巴教導我們一件最重要的事：只有在公正、友愛的社會中，人類才能長久存續。

——弗瑞曼敢死隊契約



雷托背靠棚屋的一堵牆坐了下來，注視著莎巴赫──出現在預象中的線正在慢慢解開。她已經準備好咖啡，放在他身旁。現在她正蹲在他面前，為他準備晚餐：充滿香料味道的稀粥。她用勺子快速攪拌，在碗口留下靛青色的痕跡。她攪拌得十分認真，那張瘦臉幾乎垂到粥面。她身後有張簡陋的膜，這膜能讓棚屋變成蒸餾營帳。膜上那片材質較輕的補丁形成一道灰色的光暈，閃耀的火光和燈光正將她的影子映在那光暈中。

那盞燈引起雷托的興趣。那是盞油燈，而不是燈球。舒洛克人用起香料油毫不手軟。他們保存了最古老的弗瑞曼傳統，同時又使用撲翼機和最先進的採收機，將傳統與現代混攪一氣。

莎巴赫滅了火，將粥遞給他。

雷托沒碰那個碗。

「如果你不吃，我會被懲罰。」她說道。

他盯著她，想著：如果我殺了她，就會粉碎一個預象。如果我告訴她穆里茨的計畫，就會粉碎另一個預象。如果我在這裡等待父親，這一條預象中的線將會變成粗壯的繩索。

他在腦中理清這些線。其中一些很甜蜜，在他心頭縈繞不去。某個有莎巴赫的未來誘惑著他，威脅要將其他未來排擠出去，讓他沿著這條

路走向悲痛的終點。

「你為什麼那樣看著我？」她問道。

他沒有回答。

她把碗朝他推了推。

雷托嚥了口唾沫，潤了潤乾渴的嗓子。殺死莎巴赫的衝動在他體內翻湧，身體為此而不停顫抖。要粉碎預象是多麼容易啊！釋放自己的野性吧。

「這是穆里茨的命令。」她指著碗說。

是的，穆里茨的命令。迷信壓倒一切。穆里茨想要一場預象。他像古代的野人，命令巫醫丟下一把牛骨，讓他根據骨頭散落的位置占卜未來。穆里茨已經取走他的蒸餾服，作為「簡單的防範措施」。穆里茨嘲笑納穆瑞和莎巴赫，只有傻瓜才會讓囚犯逃走。

穆里茨有個很重大的問題：靈魂之河。俘虜的水在他的血管中流淌。穆里茨想找出某個跡象，讓他有藉口殺死雷托。

有其父必有其子，雷托想。

「香料只能給你帶來預象。」莎巴赫說道，雷托長久的沉默讓她很不自在，「我在部落狂歡中也有過許多預象，可惜全都沒什麼意義。」

沒錯！他想。他讓身體進入封閉的靜止狀態，皮膚變得又冷又溼。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接管了他的意識，一道精準的照射光越過他散開，讓莎巴赫和她那些被驅逐的夥伴浴沐在預象的光明中。古老的貝尼．潔瑟睿德教誨說得很清楚：

「語言反映生活方式的特異化。每種特異化都能藉由其文字、假設及句法結構來認出。留意斷句。特異化代表生命結束之處。生命的活動在這些地方被攔下、凍結了。」正如所有服用香料的人，莎巴赫也可以創造自己的預象。但她卻輕忽自己那些被香料激發的預象。那些預象讓她不安，因此必須丟開，刻意遺忘。她的族人崇拜沙胡羅，因為沙蟲是他們許多預象的主角。他們祈求沙漠邊緣的露水，因為水限制了他們的生命。儘管如此，他們卻縱情享用香料資源，還把沙鱒誘進開放的水渠。莎巴赫用香料激發他的預象，但對這些預象卻無動於衷。然而，她的話卻令他恍然大悟：她依賴絕對，尋求限制的邊界。她無法處理那些涉及自己肉身的可怕決定。她執著於偏頗的宇宙觀，儘管那可能蒙蔽了

她，讓她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但是其他的可能性卻令她膽戰心驚。

反之，雷托卻能任意遊走。他是一道膜，包入無數時空。而且，因為他能看見這些時空，因此能夠作出可怕的決定。

就如我父親過去所做的。

「你必須吃！」莎巴赫暴躁地說道。

現在，雷托看到了預象的整套模式，知道自己必須跟隨哪條線。我的皮膚不是我自己的。他站起來，裹緊長袍。沒有蒸餾服的保護，長袍直接抵著皮膚，帶來一種奇異的觸感。他光著腳站在地板的香料織物上，感受著嵌在織物中的沙粒。

「你在做什麼？」她問道。

「這裡面空氣太差，我要到外面去。」

「你逃不了的，」她說，「每條裂谷都有沙蟲。如果你走到水渠對岸，沙蟲們能從你散發的水氣感覺到你。這些被關起來的沙蟲十分警覺，一點也不像沙漠中的沙蟲。而且—」她幸災樂禍地說，「你沒有蒸餾服。」

「那妳還擔心什麼呢？」他問，想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激起她的真實反應。

「因為你還沒有用餐。」

「妳會因此受罰。」

「是的！」

「但我體內已經充滿香料，」他說道，「每時每刻都有預象。」他用裸露的腳指了指碗，「倒在沙地上吧，誰會知道？」

「他們在看著。」她輕聲說道。

他搖了搖頭，把她逐出自己的預象中，立即感到一種全新的自由。沒必要殺掉這可憐的棋子。她隨著別人的音樂起舞，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舞步，卻相信自己也可以分到一些權力。雷托走到門邊，打開密封門。

「要是穆里茨來了，」她說道，「他會非常生氣……」

「穆里茨是買空賣空的商人。」雷托說道，「我的姑母已經把他吸乾了。」

她站了起來：「我和你一起出去。」

他想：她還記得我是如何從她身邊逃走的。現在她覺得自己的看管

太不嚴密了。她有自己的預象，但她不聽從預象的指引。其實她只需要想想：在狹窄的裂谷裡，他要如何騙過被關起來的沙蟲？沒有蒸餾服和弗瑞曼求生包，他要如何在塔奈茲魯夫特生存？

「我必須一個人待著，向我的預象求教。」他說道，「妳得留在這裡。」

「你要去哪裡？」

「水渠那裡。」

「晚上那裡有成群的沙鱒。」

「沙鱒不會吃了我。」

「有時沙蟲就待在對岸，」她說道，「如果你越過水渠……」她沒有說完的話裡帶著強烈恐嚇。

「沒有矛鉤，我要怎麼駕馭沙蟲？」他問道，好奇她能否撈回一點她自己的預象。

「你回來之後會吃嗎？」她問道，再次走到碗邊，拿起勺子攪拌稀粥。

「凡事皆有定時。」他說道。他知道她不可能覺察他巧妙地運用了魅音，由此悄悄影響了她的決定。

「穆里茨會過來看你是否產生了預象。」她警告道。

「我會用自己的方式來對付穆里茨。」他說道，注意到她的動作變得十分遲緩。弗瑞曼人的生活型態自然而然地切合他剛才下給她的指示——弗瑞曼人在太陽升起時朝氣蓬勃，入夜後則陷入昏沉的憂鬱。她已經昏昏欲睡了。

雷托獨自一人走進夜晚。

星辰滿天，他能依稀分辨四周孤山的形影。他直直走向水渠邊的蒲葵。

雷托在水渠岸邊蹲坐良久，聽著遠方裂谷傳來的煩躁沙沙聲。應該是條小沙蟲，體型無疑是牠被選中的原因。小沙蟲比較容易運送。他想像著捕獲沙蟲的情景：獵人用水霧讓牠變得遲鈍，然後就像準備部落狂歡那樣，用傳統的弗瑞曼方法抓住。但牠不會被淹死，而會被送上宇航的巨型運輸艦，運到那些野心勃勃的買家手中。然而，外星沙漠可能過於潮濕了。很少有外星世界的人能意識到，是沙鱒在厄拉科斯上維持著

必要的乾燥。曾是這樣！因為即使是在塔奈茲魯夫特，空氣中的水分也比任何沙蟲所經歷的要多上好幾倍──除了那些在穴地蓄水池中淹死的沙蟲。

他聽到莎巴赫在他身後的棚屋內輾轉反側，遭到壓制的預象刺激著她，讓她不得安寧。他不知道拋開預象和她共同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兩個人共同迎接並分享每一刻。這個想法比任何香料所引發的預象都更吸引他。未知的未來帶著獨一無二的清新氣息。

「穴地的一個吻相當於城市中的兩個。」

古老的弗瑞曼格言說得很清楚。傳統的穴地是野性與羞澀的混合體。迦庫魯圖／舒洛克的人至今仍然保留一絲羞澀的痕跡，但也只是痕跡。傳統已經消失了，一念及此，雷托不禁悲從中來。

雷托慢慢回過神來，然後才發現事情已經開始了。他聽到自己身邊盡是小生物發出的沙沙聲。

沙鱒。

很快他就要從一個預象轉入另一個了。他感受著沙鱒的活動，彷彿在感受自己體內的活動。弗瑞曼人和這些奇異生物共同生活了無數世代。他們知道，如果你願意用一滴水來做誘餌，你就能將牠們誘到身旁。瀕臨渴死的弗瑞曼人常會冒險賭上僅剩的最後幾滴水，知道或許可以誘騙沙鱒分泌綠色糖漿，從而獲取一些能量。但捕抓沙鱒是小孩子的遊戲，既是為了取得水，也是為了玩樂。

但一想到此刻的玩樂代表什麼，雷托就不禁打了個寒顫。

雷托感到有條沙鱒觸碰到了他的光腳。牠遲疑了一下，隨後繼續前行。水渠中大量的水在呼喚牠。

在一瞬間，他活生生感受到自己的決定有多可怕。沙鱒手套。這是小孩子的遊戲：把沙鱒抓在手裡，沿著自己的皮膚抹開，牠會形成活手套。沙鱒能感受到皮膚下毛細血管中的血液，但與血液中的水相混的某種物質會令相當牠難受。或早或晚，手套會跌落到沙地上，隨後被撿起放入香料纖維籃子中。香料撫慰著牠，直到牠被倒入穴地的亡者蒸餾器中。

他能聽到沙鱒掉入水渠的聲音，還有掠食魚捕食牠們時激起的水花。水軟化了沙鱒，讓牠們變得柔韌。孩子很早就知道，一口唾沫就能

騙來糖漿。雷托傾聽著水聲。水聲代表沙鱒正向露天水域遷徙，但有掠食魚在，牠們無法吸收水渠中的水。

牠們仍在前進，仍在發出嘩啦聲。

雷托用右手在沙地裡摸索，直到手指碰到一條沙鱒堅韌的皮膚。正如他所期望，這是條大沙鱒。這傢伙並沒有想要逃走，而是急切地爬上他的手。他用另一隻手感覺著牠的外形──大致呈菱形。牠沒有頭，沒有肢體，沒有眼睛，卻能敏銳地發現水源。牠的身體和其他夥伴相連，用突出的纖毛相互扣連，變成一大塊能鎖住水分的生物體，把水這種「毒物」和沙胡羅隔絕開來，並在最後變成沙胡羅這種巨型生物。

沙鱒在他手中蠕動、延展。牠移動時，他感到他所選擇的預象也在隨之延展。就是這條線，不是其他的。他感到沙鱒變得越來越薄，在他的手上攤開。沒有哪隻沙鱒接觸過這樣的手，每個細胞都含有過度飽和的香料。也沒有哪個人曾在香料如此飽和的狀態下存活，而且還能思考。雷托精心調節體內的酶平衡，運用他從入定得到的啟發。來自他體內無數的生命已與他融為一體，所提供的知識為他指明了前進道路，他只需再做些精細的微調，避免一次釋放過多的酶，因一瞬間的疏忽而遭滅頂之災。與此同時，他將自己與沙鱒融合在一起，沙鱒的活力成了他的活力。他的預象是他的嚮導，他只需跟隨預象就行。

雷托感覺到沙鱒變得更薄，覆蓋了他手上更多的部位，並朝他的手臂前進。他找到另一條沙鱒，放在第一條上面。這種接觸使兩隻沙鱒狂亂地蠕動了一陣子，纖毛相扣，形成一整張膜，覆蓋到他的手肘。沙鱒曾經是兒童遊戲中的活手套，但這一次，牠們成為雷托皮膚的共生體，變得更薄、更敏感。他戴著活手套，彎腰撫摸沙子，感受到每顆沙粒都有自己獨特的個性。覆蓋在皮膚上的沙鱒不再只是沙鱒，變得堅韌而強壯，而且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更加強壯，同時也使他強壯起來……他那隻摸索的手又碰到一條沙鱒，牠迅速爬上他的手，與剛才那兩條結合。這團堅韌的柔軟物體逐漸蔓延到他的手臂，然後是肩膀。

他全神貫注到駭人的程度，成功將新皮膚融入他的肉身，杜絕了排斥反應。他沒有用任何一絲意識去思考這麼做的後果。唯一重要的是他在入定中獲得的預象，只想著這種苦難帶來的黃金之路。

雷托脫下長袍，裸身躺在沙地上，戴著手套的手臂橫在沙鱒行進的

路線上。他記得珈尼瑪曾經和他抓住一條沙鱒，兩人在沙地上反覆摩擦牠，直到牠收縮成一條幼期沙蟲——一條僵直的管狀物，內含綠色糖漿。在管子的一頭輕咬，趁傷口癒合之前吸吮幾口，就能吸到幾滴糖漿。

沙鱒爬滿他的全身。他能感到自己的脈搏在這張有生命的膜下跳動。一條沙鱒想覆蓋他的臉，他粗暴地搓揉，直到牠縮成薄薄的一卷，比幼期沙蟲長得多，而且保持著彈性。雷托咬住末端，嘗到一股甜甜的細流，細流維持的時間比任何弗瑞曼人碰過的久得多。他感到糖漿帶給自己的力量。一陣奇異的興奮感瀰漫他體內。膜再次想要覆上他的臉，他迅速地反覆搓揉，直到膜在他臉上形成一道僵硬的環，從他的下巴延伸到額頭，露出耳朵。

現在，預象必須接受檢驗了。

他站起來，轉身向棚屋跑去。移動時，他發現自己的腳動得太快，難以平衡，一頭栽倒在沙地上，隨後翻了個身，又跳起來。這一跳，就跳了兩公尺高。當他落地想重新奔跑時，腳又開始動得過於迅速。

停下！他命令自己。他強迫自己進入普拉那 - 並度的放鬆狀態，將神志貫注到內在的意識之池。他在這對當下每一刻的關注中感受時間。讓自己的預象溫暖自己。現在，膜作用正跟預象的預測一模一樣。

我的皮膚不是我自己的。

但他的肌肉還得接受訓練，才能配合加快的動作。他不斷起步走，不斷倒在地上，然後又不斷翻身躍起。幾回之後，他坐在地上。平靜下來以後，他下巴上的隆起想變成一張膜，蓋住他的嘴巴。他用手壓下後咬住，吮吸了幾口糖漿。在手掌的壓力下，膜又退了回去。

那張膜與他的身體結合得夠久了。雷托趴在地上，開始向前爬行，在沙地上摩擦那張膜。他能敏銳地感覺到每顆沙粒，但沒有任何東西在摩擦他自己的皮膚。沒過多久，他已經在沙地上前進了五十公尺。他感覺到摩擦產生的熱量。

那張膜不再嘗試蓋住他的鼻子和嘴巴，但現在他面臨進入黃金之路前的第二個重要步驟。他剛才已經越過水渠，進入關著沙蟲的裂谷。沙蟲被他的行動吸引了。他聽到沙蟲正發出沙沙聲，逐漸向他靠近。

雷托躍起身來，想站著等待沙蟲，但結果仍和剛才一樣：動作太大太快，他一下子往前竄出了二十幾公尺。他竭力控制自己，坐在地上挺

直上身。此時，沙地開始在他面前脹大、鼓起，在星光下變成一道巨大駭人的圓弧。接著，在離他只有兩個身長的地方，沙地爆裂開來，微弱的光線下，水晶般的牙齒一閃而過。他看到沙洞內張開的巨嘴，沙洞深處還有昏暗的火光在移動。濃郁的香料味瀰漫四周。但是，沙蟲沒有向他衝來，而是停在眼前。此時，一號月亮正從山丘升起。光線從沙蟲的牙齒反射出來，勾勒出怪物體內深處化學火焰的夢幻光芒。

弗瑞曼人對沙蟲的本能恐懼如此之深，雷托發現自己就要被逃走的欲望擊潰了。但他的預象卻令他保持不動，讓他沉迷於眼前這似乎無限延長的時刻。還沒有人能站得離沙蟲牙齒這麼近還成功逃生。雷托輕輕移動右腳，卻絆倒在一道隆起的沙脊上，放大的動作使他衝向沙蟲的巨嘴。他連忙膝蓋著地，停住身體。

沙蟲仍然沒有移動。

沙蟲只感覺到沙鱒。牠不會攻擊自身這支物種的前身。在自己的領地或露天香料礦上，沙蟲可能會攻擊同類，只有水能阻擋牠們，還有沙鱒──胞囊內盛滿水的沙鱒與水無異。

雷托試著將手伸向那張可怕的巨嘴。沙蟲往後退了幾公尺。

恐懼消除之後，雷托轉身背對沙蟲，開始訓練他的肌肉，以適應剛剛獲得的新能力。他小心朝水渠走去。沙蟲仍在他身後一動也不動。越過水渠後，他開心地跳了起來，一躍就是十幾公尺遠。落地後，他四肢大開躺在地上，翻滾著、大笑著。

小棚屋門的密封門開了，亮光灑在沙地上。莎巴赫站在油燈黃紫色的燈光下，愣愣地盯著他。

雷托邊笑邊跑過水渠，在沙蟲面前停下來，轉過身，伸開雙臂看著她。

「看啊！」他呼喊道，「沙蟲聽從我的命令！」

她目瞪口呆。他轉身圍著沙蟲轉了一圈，然後跑向裂谷深處。逐漸適應新皮膚後，他發現自己只要稍微動一下肌肉就能快速奔跑，幾乎毫不費力。隨後，他開始發力，在沙地上飛奔，感到風擦過臉上裸露的皮膚，一陣陣發燙。到了裂谷盡頭，他沒有停下，而是向前一躍，跳了十五公尺高。他攀在斷崖上，亂扒亂蹬，像蟲子般爬上俯視塔奈茲魯夫特的山頂。

沙漠在他眼前展開，在月光下如同巨大的銀色波濤。

雷托的狂喜漸漸平復。

他踱著步，感受異常輕盈的身體。剛才的運動使他的身體表面產生了一層光滑的汗水膜。蒸餾服會吸收這層膜，過濾出鹽分。而此刻，等到他放鬆下來，這層汗水已經消失，被覆蓋在他身體表面的膜吸收了，而且吸收的速度遠比蒸餾服快得多。雷托若有所思地拉開嘴唇下的那道隆起，放入嘴中，吮吸著甜蜜的液體。

他的嘴巴並沒有被覆蓋。憑著弗瑞曼人的本能，他感到自己體內的水分隨著每次呼吸散入空氣。這是浪費。雷托拉出一段膜蓋住嘴巴。當那段膜試圖鑽入他鼻孔時，他拉了下來。他不斷重複，直到那片膜封住他的嘴巴但又不會繼續往上封住他的鼻孔。隨後，他立即採用沙漠中的呼吸法：鼻孔吸氣，嘴巴呼氣。他嘴上的那片膜鼓成一個小球，但不再有水氣從嘴巴流失，而鼻孔又得以保持暢通。

一架撲翼機飛在他和月亮之間，傾斜著機翼轉了個彎，降落在離他大約一百公尺遠的孤山上。雷托看了一眼，然後轉身眺望他來時的裂谷。下面水渠的對岸，許多燈光正晃來晃去，亂成一團。他聽到微弱的喊聲，聽出聲音中的激動。兩個人從飛機上下來，朝他走來，手中的武器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靈魂測試，雷托想著，不禁有些難過。現在是通向黃金之路最關鍵的一步。他已經穿上有生命的、由沙鱒膜形成的蒸餾服，這是厄拉科斯上的無價之寶……我不再是人類。今晚的傳奇將傳開來，被加油添醋，直到當事人都認不出來。但傳說終將成為事實。

他朝山崖俯瞰，估計自己離沙地大約有二百公尺遠。月光照亮了山崖上的凸起和裂縫，但找不到下山的路。雷托站在那裡，深吸一口氣，回頭看看朝他跑來的人，隨後走到斷崖邊，縱身一躍。下落約三十公尺後，他彎曲的雙腿碰到一道岩架。變強的肌肉吸收了衝擊力，將他彈向旁邊的另一道岩架。他雙手一伸，抓住一塊岩石，穩住身體，接著繼續下降二十公尺左右，然後抓住另一塊岩石，又再次下降。他不斷跳躍，不斷抓住岩架，然後下躍完成了最後的四十公尺，雙膝彎曲著地，然後側身一滾，扎進沙丘光滑的表面，沙子和塵土灑落他一身。他站起來，躍上沙丘頂部。嘶啞的叫喊聲從他身後的山頂傳來，他沒有理睬，而是

集中注意力，從一座沙丘頂跳到另一座。

適應增強的肌肉之後，他覺得在沙漠上長途奔躍成了一種超乎想像的享受。這是沙漠上的芭蕾，是對塔奈茲魯夫特的挑釁，是任何人都未曾經歷過的事。

他估算那兩名撲翼機飛行員從震驚中回神並重新開始追蹤需要多長時間。覺得時間差不多到的時候，一頭扎入某座沙丘的背光面，鑽了進去。獲得新力量之後，沙子對他而言就像比重稍大的液體，但當他鑽得太快時，體溫就升高到危險的程度。他從沙丘的另一側探出頭來，發現膜已經封住自己的鼻孔。他拉了下來，感到新皮膚正忙著吸收他的汗水。

雷托把一段膜塞入口中，吸吮著甘露的同時抬頭觀察天空。他估計自己離舒洛克有十五公里遠。一架撲翼機劃過天空，彷彿一隻大鳥。天空中出現了一隻又一隻大鳥。他聽到機翼拍動的聲音，還有低音引擎發出的輕微聲響。

他吸吮著有生命的管子，等待著。一號月亮落下了，接著是二號月亮。

黎明前一小時，雷托爬了出來，走到沙丘頂部，觀察著天空。沒有獵人。他知道自己已經踏上不歸路。他前方的時空有重重陷阱，踏錯一步，他和人類就會得到永世難忘的教訓。

雷托朝東北方前進五十公里，隨後鑽入沙地以躲避烈日，只在沙地表面用沙鱒管開了個小孔。他和膜都在學著如何和彼此相處。他克制自己不去想那張膜還會對他的肉體造成什麼影響。

明天我要襲擊戛拉．魯能，他想，我要摧毀他們的水渠，把水放到沙漠中。然後我要去聞達克、古豁口和哈格。一個月內，生態改造計畫會被延後整整一個世代。這會給我足夠的時間擬定新的時程表。

自然，沙漠中的反叛部落會成為代罪羔羊。有些人可能還會想起迦庫魯圖盜水者的往事，厄莉婭會被這些事纏住，至於珈尼瑪……雷托默唸著那個能喚醒她記憶的詞彙。以後再來處理這件事吧……如果兩人能在紛雜的線團中活下來。

黃金之路在沙漠中引誘著他，幾乎像是有形的實體。他想像黃金之路的情景：動物遊蕩在大地上，牠們的存在取決於人類。無數個世代以

來，牠們的發展被阻斷了，現在需要重新走上演化的正軌。

隨後他想起了自己的父親，他告訴自己說：「用不了多久，我們就要像男人一樣面對面了，預象中的未來只有一個能在最後化為現實。」

53

氣候設下生存的極限。緩慢的氣候變遷可能在一個世代內無法察覺。最極端的天氣設下了氣候模式。孤獨的、終將一死的人類能觀察到氣候區，感受到一年中天氣的波動，有時還可能會注意到其他東西，例如「這是我所知道最冷的一年」。這些都很明顯。但人類對跨越多年的溫和變化卻缺乏警戒。但要生存在任何行星上，都必須有這份警戒。他們必須學習觀察氣候。

——哈克．阿拉達《厄拉科斯的變遷》



厄莉婭盤腿坐在床上，想用背誦制驚禱文使自己平靜下來，但她頭顱中迴盪的嘲笑聲阻撓了每一次嘗試。那個聲音控制了她的耳朵和意識。

「真是愚蠢！妳有什麼好怕的？」

她想逃走，但小腿上的肌肉抽搐著。她逃不掉。

黎明即將到來。她穿著純天然的絲綢睡衣，睡衣下的身體已開始腫脹。過去三個月的報告躺在她眼前的紅色床單上。她能聽到空調發出的嗡嗡聲，還有微風吹起魃迦藤卷軸上標籤的聲音。

兩個小時以前，她的副官慌慌張張地叫醒了她，向她報告最新的破壞行動。厄莉婭要來了卷軸，想從中找出規律。

她不再背誦禱文。

這些破壞行動肯定是叛徒幹的。越來越多人開始反抗摩阿迪巴的宗教。

「那又有什麼關係？」她體內嘲諷的聲音說道。

厄莉婭用力甩了甩頭。納穆瑞讓她失望了。居然相信這麼一個人，她真是傻瓜。她的副官不斷提醒她懲罰史帝加，他在祕密造反。還有，哈萊克怎麼樣了？和他那些走私盜賣的朋友待在一起？可能吧。

她拿起卷軸。還有穆里茨！這個人瘋了。這是唯一可能的解釋，否則她只能相信世上真有神蹟。沒有人，更別說是個孩子（即使是像雷托那樣特別的孩子），能從舒洛克的孤山上跳下，還能從這座沙丘頂一步跳到另一座沙丘上，從沙漠中逃出生天。

厄莉婭手中的魊迦藤冷冰冰的。

那麼，雷托去哪裡了？珈尼瑪堅信他已經死了。真言師證實了她的說法：雷托被拉扎虎咬死了。那麼，納穆瑞和穆里茨報告的那個孩子又是誰？

她渾身顫抖。

四十條水渠被摧毀了，水流入了沙漠。四十條水渠，分別屬於忠誠的弗瑞曼人、叛徒，還有那些愚昧的迷信者，全部！她的報告中充滿神奇的故事。沙鱒跳入水渠，讓自己碎裂，然後每個碎片又長成新沙鱒。沙蟲故意淹死自己。二號月亮滴下鮮血，落在厄拉科斯上，引發了巨大沙暴。沙暴爆發的頻率急劇上升！

她想起被發配到泰布的艾德侯，史帝加遵從她的命令嚴密看管他。史帝加和伊若琅整天都在談論種種無法無天背後隱藏著什麼。這些傻瓜！可是就連她的密探都受到這些暴行的影響。

為什麼珈尼瑪要堅持拉扎虎的故事？

厄莉婭嘆了口氣。這麼多報告中，只有一個讓她安心。法拉肯派出一隊家族侍衛，來「幫助妳處理麻煩，並籌備正式訂婚儀式」。厄莉婭和頭顱裡的聲音一起笑了。至少這個計畫仍原封不動。至於其他報告，她一定會找出合理的解釋，消除那些怪力亂神的一派胡言。

同時，她將利用法拉肯的人去關閉舒洛克，逮捕那些異議分子，尤其是耐巴中的異議分子。她盤算著著該怎麼處置史帝加，但體內的聲音提醒她應該慎重。

「時機未到。」

「我母親和女修會仍有自己的盤算，」厄莉婭輕聲道，「她為什麼要訓練法拉肯？」

「或許他引起了她的興趣。」老男爵說道。

「他那樣冷冰冰的人？不會的。」

「妳不想叫法拉肯把她送回來嗎？」

「我知道這麼做的風險！」

「好。話說，姿亞最近帶來的那個年輕助手，我想他的名字可能叫作阿格威斯──是的，布林．阿格威斯。如果妳今晚能邀他來這裡……」

「不！」

「厄莉婭……」

「天就要亮了，你這個貪得無厭的老蠢貨！今早有個軍事委員會的會議，祭司將……」

「不要相信他們，親愛的厄莉婭。」

「當然不會！」

「很好。現在，這位布林．阿格威斯……」

「我說了，不！」

老男爵在她體內沉默下來，但她開始頭疼。疼痛首先從她的左臉頰冒出，一直竄入她大腦內。他以前也對她用過這個把戲。但現在她下定決心要拒絕他。

「你再玩下去，我會服用鎮靜劑。」她說道。

他聽出她是認真的。頭疼開始減弱。

「很好，」他說道，「改天吧。」

「改天。」她同意道。

你用力量分裂沙粒，你長著沙漠惡龍的頭顱。是的，我把你視為來自沙丘的野獸。你雖然長著羊羔的角，但是你談吐有如惡龍。

——《新編奧蘭治合一聖書》第二章第四節



未來已定，不會再有變化了。線變成了繩索，雷托彷彿從一出生就對這繩索如此熟悉。他遠眺落日餘暉下的塔奈茲魯夫特。從這裡往北一百七十公里是古豁口，一道穿過大盾壁的裂口，蜿蜒曲折。第一批弗瑞曼人就是從那裡開始向沙漠遷徙。

雷托的內心不再有任何疑惑。他知道自己為何獨自站在沙漠中，感覺自己是整片大地的主人，大地必須聽從他的號令。他感受到連接自己和全體人類的弦，以及對經驗世界的深刻需求。那是合乎邏輯的世界，在永恆變化中有規律可循的世界。

我了解這個世界。

那條載著他前來的沙蟲在昨晚爬到他腳底，然後竄出沙地，停在他眼前，像頭溫馴的野獸。他跳到沙蟲身上，用被膜強化的手拉開牠第一節身體的鱗甲，讓牠不敢鑽回地底。向北奔馳整晚之後，沙蟲已經筋疲力盡，體內的化學「工廠」已經達到運作的極限。牠大口呼出氧氣，形成一道渦流，包圍著雷托。沙蟲的氣息不時令雷托暈眩，出現各種奇特的感知。他開始關注內在的祖先，重拾他在地球上的部分過去，用歷史對照現在的變化。

他意識到，自己已經遠遠不是「正常」的人類。他吃下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香料，在香料的刺激下，覆蓋他體表的膜不再是沙鱒，就像他不再屬於人類。沙鱒的纖毛刺入他體內，從而創造出一種全新生物，將在未來無數世代中展開自己的蛻變。

你看到了這些，父親，但你拒絕了，他想，你無法面對這種恐懼。

雷托知道人們如何看待父親，也知道原因。

摩阿迪巴死於預象。

但是保羅．亞崔迪在活著時就已越過現實宇宙，進入預象所顯示的未來，逃離他兒子大膽探索的這件事。

於是現在只有傳道人。

雷托大步走在沙漠上，目視北方。沙蟲將從那個方向來，背上騎著兩個人：一個弗瑞曼少年和一個盲人。

一群灰白蝙蝠從雷托的上空飛過，朝東南方向而去，在逐漸暗下來的天空中，看起來就像隨意灑在空中的斑點。經驗豐富的弗瑞曼雙眼能根據蝙蝠的飛行軌跡判斷庇護處的位置。不過，傳道人會避開那個庇護處。他的目標是舒洛克，當地人會驅趕野生蝙蝠，以免引來陌生人。

沙蟲出現了，一開始只是北方天空和沙漠之間一道竄動的黑線。即將平息的沙暴從高空撒下沙塵雨，遮蔽了他的視野。幾分鐘後雨水落盡，沙蟲變得更為清晰，離他也更近了。

在雷托腳下，沙丘底部陰冷的地方開始冒出水氣。他嗅聞著鼻端細微的潮味，調整蒙在嘴上的沙鱒膜。他再也不用四處尋找水源。遺傳自母親的基因讓他擁有強壯的弗瑞曼腸胃，幾乎能吸收攝取的全部水分。而他身上那件有生命的蒸餾服也能捕獲接觸到的任何水分。即使他坐在這裡，與沙地相接的膜也伸出偽足，採集可以儲存的點滴能量。

雷托研究著不斷向他靠近的沙蟲。他知道，那名年輕領路人此刻應該已經發現自己──沙丘頂部的一個黑點。距離這麼遠，沙蟲馭者無法辨別黑點是什麼，但弗瑞曼人早已知道如何應對這個問題。任何未知的東西都是危險的。即便沒有預象，他也能預測年輕領路人的反應。

不出所料，沙蟲前進的路線稍稍轉移，直接朝雷托而來。弗瑞曼人時常將巨大的沙蟲當成武器。在厄拉欽恩，沙蟲幫助亞崔迪人擊敗了沙德姆四世。然而，這條沙蟲卻沒能完成駕馭者的命令。牠停在雷托面前十公尺外，不管領路人如何驅策，就是不肯繼續前進，哪怕只是移動一粒沙子的距離。

雷托站起來，感到纖毛立刻縮回後背的膜中。他拉開嘴上的膜，大聲喊「Achlan, wasachlan」！歡迎，雙倍的歡迎！

盲人站在嚮導身後，一隻手搭在年輕人肩上，高高仰起頭，鼻子對

準雷托腦袋，彷彿要嗅出對方是誰。落日在他的額頭染上一層金黃。

「是誰？」盲人搖搖著嚮導的肩膀問道，「我們為什麼停下來？」聲音從蒸餾服面罩中傳出，顯得有些悶。

年輕人一臉畏懼地低頭看著雷托，說道：「只是一個沙漠裡的人。看上去還是個孩子。我想叫沙蟲撞倒他，但沙蟲不肯往前走。」

「為什麼不早說呢？」盲人問道。

「我以為他只是沙漠裡的一個人！」年輕人抗議道，「誰知卻是個魔鬼。」

「你講起話來就像真正的迦庫魯圖之子。」雷托說道，「還有你，閣下，你是傳道人？」

「對，我是。」傳道人的聲音中帶著恐懼，他終於和他的過去碰面了。

「這裡沒有庭園，」雷托說道，「但我仍然歡迎你與我在此共度這個夜晚。」

「你是誰？」傳道人問道，「你為什麼可以停下我們的沙蟲？」傳道人的語氣中有股不祥的認命。現在，他回憶起另一個預象……知道自己可能走到盡頭了。

「他是魔鬼！」年輕領路人不情願地說，「我們必須逃離，否則我們的靈魂—」

「安靜！」傳道人喝道。

「我是雷托．亞崔迪。」雷托說道，「你們的沙蟲是因為我的命令而停下。」

傳道人靜靜站在那裡。

「來吧，父親，」雷托說道，「下來和我共度這個夜晚吧。我有糖漿給你吸吮。我看到你帶來了弗瑞曼求生包和水瓶。我們將在沙地上分享我們的物資。」

「雷托還是個孩子，」傳道人反駁道，「他們說他已經死於柯瑞諾的陰謀。但你的聲音中沒有孩子的語氣。」

「你了解我，閣下，」雷托說道，「我年齡雖小，但我擁有古老的經驗，我的聲音也來自這些經驗。」

「你在沙漠深處做什麼？」傳道人問道。

「Bu　ji。」雷托道。什麼也不做。這是禪遜尼流浪者的回答，他們隨遇而安，不與自然對抗，而是尋求與環境和諧相處。

傳道人晃了晃領路人的肩膀：「他是個孩子嗎？真的是孩子？」

「是的。」年輕人說道。他一直害怕地盯著雷托。

傳道人的身體顫抖著，終於發出一聲長嘆。「不！」他說道。

「那是化身為兒童的魔鬼。」領路人說道。

「你們將在這裡過夜。」雷托說道。

「按他說的做吧。」傳道人放開領路人的肩膀，走到沙蟲身體的邊緣，沿著其中一節滑了下來，著地後向外跳了一步，在他和沙蟲之間留出足夠的距離。隨後，他轉身說道：「放了沙蟲，讓牠回到地底。牠累了，不會來打攪我們的。」

「沙蟲不肯動！」年輕人不滿地回應道。

「牠會走的。」雷托說道，「但如果你想騎在牠身上逃走，我會讓牠吃了你。」他向外走了幾步，離開沙蟲的感應範圍，指著他們來時的方向。「朝那個方向。」

年輕人用刺棒敲打沙蟲在他身後的那節身體，晃動著拔出矛鉤。沙蟲開始緩緩在沙地上移動，隨矛鉤的指揮轉了半圈。

傳道人循著雷托的聲音爬上沙丘的斜坡，站在雷托兩步外，全程神態自若。雷托明白，這將是一場艱難的比賽。

預象在此分道揚鑣。

雷托說道：「取下你的面罩，父親。」

傳道人照辦了，把兜帽甩在腦後，取下面罩。

雷托在腦中想像自己的面容，同時打量著眼前這張臉。他看到臉孔的相似處。輪廓難以言喻地一致，基因傳承的路徑沒有鮮明邊界，也沒有誤差。這些輪廓從那些鬧哄哄的日子、從水滴落的日子、從卡樂丹上的神奇海洋傳到雷托臉上。但是，在這個夜幕即將籠罩沙丘的時刻，兩人卻站在厄拉科斯的這個地方，迎向決裂。

「父親。」雷托說著，眼睛向左瞟，看著年輕領路人從他釋放沙蟲的地方走來。

「Mu　　zein」，傳道人說著，揮舞右手做了個下劈的手勢。這不好！

「Wubakh ul kuhar」，雷托輕聲道。我們也只做到這樣。他又用契科布薩語補充了一句：「我在此，我歸於此！我們不能忘記這句話，父親。」

傳道人的肩膀垂下。他用雙手捂住塌陷的眼窩。

「我曾經把我眼中所見傳給你，並取走你的記憶。」雷托說道，「我知道你的決定，我去過你的藏身地。」

「我知道，」傳道人放下雙手，「你會留下嗎？」

「你以那個人的名字為我命名。」雷托說道，「既來之，即安之——這是他說過的話！」

傳道人深深嘆了口氣：「你做到什麼地步了，你對自己做的這些事？」

「我的皮膚不再屬於我，父親。」

傳道人全身一震：「我總算明白你是怎麼在這裡找到我。」

「是的，」雷托說道，「我需要和我的父親共度一晚。」

「我不是你父親。我只是可悲的複製品，一件遺物。」他轉身傾聽領路人向這邊走來的腳步聲，「我不再為我的未來進入預象。」

他說話時，夜幕完全降臨了。星辰在他們上空閃爍。雷托也回頭看著走來的領路人。「Wubakh ul kuhar」，雷托衝著年輕人喊道。你好啊！

年輕人回答「Wubakh ul kuhar」。

傳道人用沙啞的嗓音低聲說道：「那個年輕的阿桑．塔里格是危險人物。」

「所有流亡者都是危險的，」雷托低聲道，「但他不會威脅到我。」

「那是你的預象，我沒有看到。」傳道人說道。

「或許你根本沒有選擇，」雷托說道，「你是fil-haquiqa，現實。你是Abu Dhur，時間不朽之路的父親。」

「我不過是陷阱中的誘餌罷了。」傳道人說道，語氣帶著一絲苦澀。

「厄莉婭吞下了那個誘餌，」雷托說道，「但我沒有，我不喜歡誘餌的味道。」

「你不能這麼做！」傳道人嘶啞地說道。

「我已經這麼做了。我的皮膚不屬於我。」

「或許你還來得及……」

「來不及了。」雷托將頭轉向一側。他能聽到阿桑．塔里格正沿著沙丘斜坡爬來，聲音已到達前方。「你好，舒洛克的阿桑．塔里格。」雷托說道。

年輕人在雷托下方的斜坡上停步，身影在星光下隱約可見。他縮著脖子，低下頭，一副遲疑的模樣。

「是的，」雷托說道，「我就是那個從舒洛克逃出來的人。」

「當我聽說時……」傳道人欲言又止，「你不能這麼做！」

「我正在這麼做。即使你的眼睛再瞎上一次也改變不了。」

「你以為我怕死嗎？」傳道人問道，「難道你沒看到他們配了什麼樣的領路人給我？」

「我看到了，」雷托再次看著塔里格，「你沒有聽見我的話嗎，阿桑？我就是那個從舒洛克逃出來的人。」

「你是魔鬼。」年輕人用發顫的聲音說道。

「是你的魔鬼，」雷托說道，「但你也是我的魔鬼。」雷托感到自己和父親的衝突正在加劇。兩人周圍彷彿正在上演一齣皮影戲，將兩人潛意識中的想法演示出來。此外，雷托還感受到內在父親的記憶，那是一種反向預知，從這一刻熟悉的現實中篩選出預象。

塔里格察覺到眼前正上演一場預象的交鋒，連忙沿著斜坡向下滑幾步。

「你無法控制未來。」傳道人低聲道。他說話時顯得非常費勁，彷彿在舉起千斤重物。

雷托感覺到兩人間的矛盾，那是他終生都要對抗的宇宙元素。他或他的父親將被迫盡快行動，藉此下定決心，選出一個預象。他父親是對的：如果你想控制宇宙，你只是在向宇宙獻出武器，而宇宙也終將用這些武器打敗你。若要選擇並操縱某個預象，你就要站在一條細線上保持平衡—在一根高懸的鋼絲上扮演神，兩側都是孤絕的宇宙。參賽者無法以死亡擺脫這場詭局，每個人都看到了預象和規則。從前的一切幻覺都消逝了。某個參賽者一移動，另一個可能就會作出相反的動作。對於他

們而言，唯一有意義的，是讓自己掙脫預象的現實。沒有安全的地方，只有瞬息萬變的關係，在他們畫定的範圍內標出界限。他們能依靠的只有放手一搏的勇氣，但雷托多了兩個優勢：他已有義無反顧的覺悟，並接受自己的悲慘下場，而他父親則仍希望有迴旋的餘地，並且還未下定決心。

「你絕不能這麼做！你絕不能這麼做！」傳道人吼道。

他看到了我的優勢，雷托想。

雷托壓下焦慮，保持鎮定，以應付這種等級的對決。他用閒聊的語氣說道：「我對真相沒什麼熱切的信仰，除了我自己創造的東西，我別無信仰。」隨後，他感覺到父親和他之間有什麼東西在動，某種顆粒狀的東西觸及了雷托對自己的熱切信仰。帶著這種信仰，他知道自己已經立起黃金之路的路標。總有一天，這個路標將指引後人成為真正的人類，而送出這份奇異禮物的生物在那一天卻已不再是人類了。但路標會始終在那裡。雷托覺得自己的內在四處都有這些路標，並準備好進行這場終極冒險。

他輕輕嗅了嗅空氣，搜尋他和父親都知道必將到來的信號。還有一個未解的問題：他父親會警告那個等在下方、惴惴不安的年輕領路人嗎？

雷托聞到臭氧的氣味，表明附近有屏蔽場。為了遵從指令，年輕的塔里格正準備殺了這兩個危險的亞崔迪人，但並不知道此舉會帶來什麼慘劇。

「不要。」傳道人低聲說道。

雷托聞到了臭氧，但周圍的空氣中並沒有滋滋聲。塔里格用的是沙漠屏蔽場，專為厄拉科斯設計。霍茲曼效應會召喚沙蟲，並使沙蟲暴怒。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擋這樣的沙蟲—無論是水還是沙鱒……任何東西都不行。是的，年輕人剛才在沙丘的斜坡上埋下了這種裝置，現在他正想偷偷逃離這個極度危險的地方。

雷托從沙丘頂躍起，耳邊傳來父親的勸阻。增強的肌肉釋放出可怕的力量，推動他的身體如火箭般向前射去。他的一隻手抓住塔里格蒸餾服的領子，另一隻手抱在那可憐傢伙的腰間。一聲輕微的喀嚓聲，他擰斷塔里格的脖子。隨後他再次縱身一躍，撲向埋有沙漠屏蔽場的地方。

他的手指摸到了，伸手一抓，奮力朝南擲去。

沙漠屏蔽場的埋藏處響起劇烈的沙沙聲。聲音逐漸變小，最後完全消失。沙漠又恢復寧靜。

雷托仰望站在沙丘頂的父親，他仍一臉強硬，但被擊敗了。那上面站著的是摩阿迪巴，眼睛失明，一臉憤怒，知道自己正在遠離雷托的預象，因而瀕臨絕望。保羅回想著禪遜尼的精準預言：在準確預測未來時，摩阿迪巴將發展及成長的元素引入預知中，並從中看出人類生命的意義，卻因此為自己帶來不確定性。他在追尋有序的、一絲不錯的預測時，放大了無序的、扭曲的預知。

雷托躍回沙丘頂，說道：「從現在起，我是你的領路人。」

「不行！」

「你想回舒洛克嗎？看到你獨自回去，沒有塔里格的陪伴，他們依然會歡迎你嗎？再說，你知道舒洛克搬到哪裡去了嗎？你的眼睛能看到它嗎？」

保羅與兒子對峙，沒有眼珠的眼窩盯著雷托：「你真的了解你在這裡創造的世界嗎？」

雷托聽出他特別加重的語調。兩人都知道的這個預象在此刻發生了劇烈的變動，未來的某一刻必須要有一場開創性的行動。在這之前，整個宇宙都有線性的時間觀，具有循序漸進的特性。但是，從這一刻起，他們可能會登上一輛前進的車子，只能任由車子一路狂奔。

但雷托掌控了許多條線，在被預象照亮的多線性、多迴圈時間觀中保持平衡。他是盲人宇宙中的明眼人。他的父親已不再握有韁繩。在雷托看來，是兒子改變了過去。做夢都想不到的遙遠未來提供了思維，那思維可以用來反思現在，並移動他的手。

僅能移動他的手。

保羅知道這一點，因為他再也無法看清雷托是如何操縱韁繩，只能看到雷托為此付出的代價──他不再是人類。他想：這是我祈求的變化。為什麼我會害怕？因為那是黃金之路！

「在此，我為演化訂下目標，因此，也讓我們的生命具有意義。」雷托說道。

「你希望活上數千年，展開如今你已經知道的改變嗎？」

雷托知道父親並不是在說他外形上的變化。兩人都知道他的外形將發生什麼變化：他將不斷適應，不屬於他的皮膚也將不斷適應。兩方的演化推力將相互融合，最終出現的將是單一的變異體。當變態一完成，如果那能夠完成，一種尺度駭人的智慧生物將出現在宇宙中，令宇宙跪地崇拜。

不……保羅指的是內在變化，是將深刻影響崇拜者的想法和決定。

「那些認為你已死的人，」雷托說道，「你知道，他們在傳揚你所謂的遺言。」

「當然。」

「為生命效力。我將做所有生命都必須做的事。」雷托道，「你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但某個認為你再也不會回來拆穿騙局的祭司卻假冒你的名義大肆宣揚。」

「我不會叫他騙子，」保羅深吸一口氣，「這是很好的遺言。」

「你要留在這裡，還是回到舒洛克盆地的棚屋？」雷托問道。

「此時是你的世界了。」保羅說道。

他話中的失落刺痛了雷托。保羅早在抵達泰布穴地的頭幾年就做了決定，要努力帶領他預象中的最後幾條線。為此，他甘願成為迦庫魯圖殘黨的復仇工具。他們汙染了保羅，但是保羅寧願如此，也不願意走向雷托選擇的世界。

雷托悲痛異常，好幾分鐘都無法開口。當他終於控制情緒後，他開口道：「這麼說，你對厄莉婭設下圈套，誘騙她，迷惑她，讓她變得遲鈍，作出錯誤的決定。現在她知道你是誰了。」

「她知道……是的，她知道。」

保羅蒼老的聲音隱含不以為然，神態仍很倨傲。他說道：「如果我可以，我會從你這裡奪走預象。」

「數千年的和平，」雷托說道，「這就是我將給予他們的。」

「休眠！停滯！」

「當然。另外，我還會允許一些暴力。人類將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教訓。」

「我唾棄你的教訓！」保羅說道，「這種選擇，你以為我以前沒有看到嗎？」

「你看過。」雷托承認道。

「你預見的未來比我的更好嗎？」

「不，可能反而更糟。」雷托說道。

「那麼，除了拒絕之外，我還有什麼選擇？」保羅問道。

「或許你該殺了我。」

「我沒有那麼天真。我知道你的行動。我知道動盪，還有不少水渠被摧毀了。」

「既然阿桑．塔里格再也回不了舒洛克，你必須和我一起回去。」

「我不回去。」

他的聲音聽上去多麼蒼老啊，雷托想，這令他內心隱隱作痛。他說道：「我把亞崔迪氏族的鷹戒藏在我的罩袍中。你想要我還給你嗎？」

「如果我死了，該有多好。」保羅輕聲道，「那天晚上，我走入沙漠時一心求死，但我知道我無法離開這個世界。我必須回來，然後——」

「修復傳奇。」雷托說道，「我知道。迦庫魯圖的爪牙在那一晚等著你，而你知道他們會這麼做。他們需要你的預象！你知道。」

「我拒絕了。我從未給他們任何預象。」

「但是他們汙染了你。他們餵你吃香料萃取物。你產生過預象。」

「有時候。」他的聲音聽上去多麼虛弱。

「你要拿走你的鷹戒嗎？」雷托問道。

保羅頹然坐到沙地上，看上去就像星光下的一塊石頭。「不！」

所以他知道那條路是死路了，雷托想。真相正在浮現，但還不夠。預象的交鋒已經從精細的抉擇升級成粗暴地丟棄其他可能性。保羅知道自己不可能獲勝，但仍希望雷托緊抓不放的預象可以失效。

保羅開口說道：「是的，我被迦庫魯圖汙染了。但是你汙染了自己。」

「說得對。」雷托承認道。

「你是優秀的弗瑞曼人嗎？」

「是的。」

「你會允許盲人最終走入沙漠嗎？你會讓我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平靜嗎？」他跺了跺身邊的沙地。

「不，我不允許。」雷托說道，「但如果你堅持，你有自刎的權

利。」

「然後你將擁有我的身體！」

「對。」

「不！」

所以，他知道那條路，雷托想。由摩阿迪巴之子來供奉摩阿迪巴本人的屍體，這樣可以使雷托的預象更加牢不可破。

「你從未告訴他們，是嗎，父親？」雷托問道。

「我從未告訴他們。」

「但我說了，」雷托說道，「我告訴穆里茨了。克拉里茲克，終極鬥爭。」

保羅的肩膀一沉。「你不能這麼做，」他低聲道，「你不能。」

「我現在是沙漠中的生物了，」雷托說道，「你能對大沙暴說不嗎？」

「你認為我是懦夫，不敢接受那個未來。」保羅以沙啞的聲音顫抖著說道，「哦，我太了解你了，兒子。占卜和預知永遠是種凌遲，但我從來沒有迷失在可能的未來中，因為那太可怕了！」

「跟那個未來相比，你的聖戰簡直就是卡樂丹上的野餐。」雷托同意道，「我現在帶你去見葛尼．哈萊克。」

「葛尼！他透過我母親向女修會效力。」

雷托立即明白父親預象的極限。「不，父親。葛尼不再為任何人效力。我知道在哪裡能找到他，我這就帶你去。該是創造新傳奇的時候了。」

「我知道無法說服你。但我想摸摸你，你終究是我兒子。」

雷托伸出右手，迎向那幾根四處摸索的手指。他感到父親手指上的力量，於是開始施力，抗禦保羅手臂傳來的陣陣動作。「即使是淬了毒的刀，也無法傷害我。」雷托說道，「我體內的化學結構已經全然不同了。」

眼淚從盲眼中湧出，保羅放棄了，雙手無力地垂在大腿旁：「如果我選擇了你的未來，我會變成魔鬼。而你，你又會變成什麼？」

「剛開始，他們會稱我為魔鬼的使者。」雷托說道，「然後他們會開始思索，最終他們將理解。你的預象伸得不夠遠，父親。你的手既行

善，也行惡。」

「惡通常只在事後暴露！」

「很多罪大惡極之事確實如此。」雷托說道，「你只看到我預象中的一部分，是因為你的力量不夠強大嗎？」

「你也知道，我不能在那個預象中久留。如果我事先就知道某件事是邪惡的，我絕不會去做。我不是迦庫魯圖。」

「有人說你從來不是真正的弗瑞曼人。」雷托說道，「我們弗瑞曼人知道該如何任命阿理伐。我們的裁決者能在惡與惡之間作出抉擇。我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弗瑞曼人，是嗎？成為你一手創造的未來的奴隸？」保羅向雷托邁了一步，朝雷托伸出手，撫摸他長出外殼的手臂，沿著手臂一直往上，摸了摸他暴露在外的耳朵和臉頰，最後還摸了他的嘴，「啊，它還沒有成為你的皮膚。」他說道，「這層皮膚會把你帶去哪裡？」他垂下手。

「去一個人類無時無刻都在創造自己未來的地方。」

「這種話，妖煞也有可能說。」

「我不是妖煞，儘管我過去可能是。」雷托說道，「我看到厄莉婭身上發生的事。一個魔鬼住在她體內，父親。珈尼和我認識那個魔鬼，他就是老男爵，你的外公。」

保羅將臉深深埋在雙手間，肩膀顫抖了一會兒，隨後他放下雙手，露出抿緊的嘴唇。「這是壓住我們家族的詛咒。我曾不斷祈禱，但願你能把那只戒指扔進沙漠，我祈禱你能拒絕承認我的存在，回過頭去……開始你自己的生活。你能辦到的。」

「代價是什麼？」

一陣長長的沉默之後，保羅開口說道：「終點會調整後方的路徑。只有那麼一次，我放棄了自己的原則。只有一次。我接受救世主降臨的說法。我這麼做是為了荃妮，但這卻讓我成了不合格的領袖。」

雷托發覺自己無法回應父親。他的內在生命記得那場決定。

「我再也不能像自欺欺人了，」保羅說道，「我清楚這一點。我只問你一件事：真的有必要進行那場終極鬥爭嗎？」

「要麼如此，要麼人類滅亡。」

保羅聽出雷托話中的真誠。他意識到兒子預象的寬廣和深邃，低聲說道：「我沒有看過這種選擇。」

「我相信女修會已經猜到，」雷托說道，「否則無法解釋祖母的行為。」

凜冽的夜風颳過兩人身旁。風拍打著保羅長袍的下襬。他在發抖。雷托看在眼裡，說道：「你有個求生包，父親。我來支好帳篷，讓我們能舒服地度過今晚。」

然而保羅卻只能暗自搖頭，他知道，從今晚開始，自己再也不會有舒服的感覺了。英雄摩阿迪巴必須被摧毀，他自己這麼說過。只有傳道人才能繼續活下去。

55

弗瑞曼人最早開發出貫穿意識/潛意識的符號系統，並以這套符號系統感受沙丘星系統的變動和關係。他們最早以準數學的語言來表達氣候，其書面符號體現（並內化）了外部關係。語言本身就是它所描述的系統的一部分。書寫的形式反映了它所描述的事物外形。這樣的發展過程隱含了對行星上維生系統的深入理解。弗瑞曼人接受自己是採集、吃草的動物，人們可以憑這個事實看出語言和系統如何相互影響。

—哈克．阿拉達《列特－凱恩斯的故事》



「Kaveh wahid」，史帝加說道。把咖啡送來。他舉起一隻手，朝站在簡樸石室門邊的僕人示意。他通宵未睡。弗瑞曼耐巴通常在這個房間享用清苦的早餐。現在已經到了早餐時間，但是經歷了這樣一個夜晚之後，他並不覺得餓。他站起身，伸了個懶腰。

鄧肯．艾德侯坐在門邊的矮榻上，壓下哈欠。直到這時，他才意識到他和史帝加已經談了整整一晚。

「請原諒，史帝加，」他說道，「我讓你整晚都沒睡。」

「熬個通宵，代表你多了一天的生命。」史帝加一邊接過門外遞進來的咖啡托盤，一邊說道。他推了推艾德侯面前的矮几，把托盤放上去，隨後面對客人坐下。

兩人都穿著黃色喪服。艾德侯這一身是借來的，泰布穴地的人厭惡他身上亞崔迪氏族制服的綠色。

史帝加從圓滾滾的銅瓶中倒出深色咖啡，先啜幾口，然後舉杯向艾德侯示意。這是古老的弗瑞曼傳統：咖啡沒毒，我已經喝了幾口。

咖啡是赫若的手藝，按史帝加喜歡的口味煮成：先將咖啡豆烘成玫瑰色，不等冷卻便在石臼中研磨成細粉，馬上煮開，最後再加一小撮香

料。

艾德侯吸了一口濃郁的香料味，小心但大聲抿了一口。他還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經說服史帝加。他的晶算師能力從清晨就開始遲鈍地啟動，所有運算最終都必須面對葛尼．哈萊克傳來的資料。

厄莉婭已經知道雷托的動向！她知道了。

一定是賈維德得到的消息。

「你必須還我自由。」艾德侯開口說道，再次挑起同一個話題。

史帝加堅持立場道：「我簽下了中立協議，必須下艱難的判斷。珈尼在這裡很安全。你和伊若琅也是。但你不能向外傳送消息。是的，你可以從外界接收消息，但不能傳送。我已經作出保證。」

「這不是通常的待客之道，更不能這樣對待一個曾與你出生入死的朋友。」艾德侯說道，知道自己已經用過這個理由。

史帝加端著杯子，小心翼翼放在托盤上。開口說話時，目光一直盯著杯子。「其他人會覺得內疚的事，不會影響我們弗瑞曼人。」說完，他抬起頭，看著艾德侯。

必須說服他讓我帶著珈尼離開這地方，艾德侯想。他開口說道：「我並不想激起你的愧疚。」

「我知道，」史帝加說道，「是我自己提起這個問題。我想讓你牢記弗瑞曼人的態度，因為這才是我們要處理的事：弗瑞曼人。就連厄莉婭都以弗瑞曼人的方式思考。」

「祭司呢？」

「他們是另一個問題，」史帝加說道，「他們想要人民吞下罪行，終身都無法吐出。他們想用這種手段來了解人民夠不夠虔誠。」他語氣很平靜，但艾德侯從中聽出了苦澀。不知道為什麼，這種苦澀沒能使史帝加動搖。

「這是非常古老的獨裁把戲，」艾德侯說道，「厄莉婭很清楚。溫順的國民必須感到愧疚。愧疚始於失敗感，而精明的獨裁者為大眾提供了大量失敗的機會。」

「我注意到了，」史帝加淡淡地說，「但是請原諒，我得再次提醒你，你口中的獨裁者是你的妻子，也是摩阿迪巴的妹妹。」

「她被附身了，我跟你說過！」

「很多人都這麼說。總有一天她會接受測試。但同時，我們必須考慮更重要的事。」

艾德侯悲傷地搖了搖頭：「我告訴你的一切都有證據可以證實。與迦庫魯圖的通訊總是要透過厄莉婭的神殿。針對雙胞胎的陰謀也是在那裡策畫的，出售沙蟲的收入同樣流向那裡。所有線索都指向厄莉婭的人馬，指向攝政。」

史帝加搖搖頭，深深吸了口氣：「這裡是中立區。我發過誓。」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艾德侯抗議道。

「我同意。」史帝加點了點頭，「有許多方法可以判斷厄莉婭的所作所為，我對她的懷疑無時無刻不在增加。這就像我們一夫多妻的老習俗，一下就能發現誰是不育的男性。」他注視著艾德侯，「你說他背著你找其他男人──『以性為武器』，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是這麼說的。這樣一來，你就有了完美的合法途徑解決這件事。賈維德帶著厄莉婭的訊息來到泰布。你只要──」

「在你這個中立區？」

「不，在穴地外的沙漠中……」

「如果我趁機逃走呢？」

「你不會有機會。」

「史帝加，我向你發誓，厄莉婭被附身了。我要怎麼做你才會相信？」

「這很難證實。」史帝加說道。昨晚他已經用這個理由搪塞很多次了。

艾德侯想起潔西嘉的話，他說：「但是你有辦法證實。」

「辦法，是的。」史帝加說道，然而他再次搖了搖頭，「很痛苦，而且無可挽回。所以我才會提醒你我們的罪惡感。我們弗瑞曼人有辦法擺脫任何可能毀滅自己的罪惡感，除了附身測試。為此，審判法庭，也就是全體人民，必須承擔全部責任。」

「你以前做過，不是嗎？」

「我相信聖母已經全部告訴你。」史帝加說道，「你很清楚，我們以前確實做過。」

艾德侯感覺到史帝加語氣中的不快：「我不是在設什麼圈套，只是

—」

「這是個漫長的夜晚，還有那麼多沒有答案的問題，」史帝加說道，「現在天已經亮了。」

「我必須傳個訊息給潔西嘉女士。」艾德侯說道。

「也就是說你要傳訊息到薩魯撒。」史帝加說道，「我不會輕易許諾，但說了就會絕對遵守。泰布是中立區。我要讓你保持沉默。我用全家人的生命發過誓。」

「厄莉婭必須接受你的測試！」

「可能吧。但我們首先得尋找她是否情有可原。也許只是官員的疏失？甚至可能只是倒楣。也可能只是人性本惡，而不是被附身。」

「你想確認我並不只是個蒙受冤屈的丈夫，想要借刀殺人。」艾德侯說道。

「這是別人的想法，我沒這麼想過。」史帝加說道，他笑了笑，讓他的話不那麼刺人，「我們弗瑞曼人有自己的一套傳統。當我們害怕晶算師或聖母時，我們會向宗教典籍求助，裡面有說，唯一無法打消的恐懼，是對自身罪咎的恐懼。」

「我們必須通知潔西嘉女士，」艾德侯說道，「葛尼說—」

「那消息可能並不是來自葛尼．哈萊克。」

「還能是誰？我們亞崔迪人有驗證消息的方法。史帝加，你難道就不能—」

「迦庫魯圖已經滅亡了，」史帝加說道，「在好幾代人以前就被摧毀了。」他碰了碰艾德侯的衣袖，「無論如何，我不能動用戰士。現在局勢正亂，水渠正面臨威脅……你理解嗎？」他坐了下來，「話說回來，厄莉婭什麼時候—」

「厄莉婭已經不存在了。」艾德侯說道。

「那是你說的。」史帝加又抿了口咖啡，然後把杯子放回原處，「到此為止吧，艾德侯，我的朋友。要拔掉手上的刺，用不著扯斷整條手臂。」

「那就讓我們談談珈尼瑪。」

「沒有必要。她有我的支持、我的效忠，在這裡沒人能傷害她。」

他不會這麼天真吧，艾德侯想著。

史帝加站起身來，示意談話已經結束。

艾德侯也站起來。他發覺自己的膝蓋很僵硬，小腿也麻了。就在艾德侯起身時，一名副手走進屋子，站在一旁。賈維德跟在他身後進了屋。艾德侯轉過身。史帝加站在四步外。艾德侯沒有絲毫猶豫，拔出刀來，飛快刺入毫不設防的賈維德。那人挺直身體後退了幾步，胸口從刀身脫出。接著，他轉了個身，臉朝下摔倒，蹬了幾下腿之後氣絕身亡。

「流言就到這裡為止。」艾德侯說道。

副手站在拔出的刀子旁，但不知道該作何反應。艾德侯將自己的刀子收回刀鞘內，黃色長袍一角留下斑斑血跡。

「你汙辱了我！」史帝加叫道，「這是中立──」

「閉嘴！」艾德侯盯著震驚中的耐巴，「你戴著頸枷，史帝加！」

這是最能羞辱弗瑞曼人的三句話之一。史帝加的臉色變得蒼白。

「你是奴僕，」艾德侯說道，「為了得到水而出賣弗瑞曼人。」

這是第二嚴重的侮辱，正是這句話毀了過去的迦庫魯圖。

史帝加咬著牙，手搭在刀柄上。副手從門口的屍體旁走開，退到一旁。

艾德侯轉身背對耐巴，繞過賈維德的屍體走出門口。他沒有轉身，口中飆出第三句侮辱：「你沒有永生，史帝加，你的後代沒人流著你的血！」

「你要去哪，晶算師？」史帝加朝艾德侯離去的背影問道，聲音跟極地的風一樣冷冽。

「去尋找迦庫魯圖。」艾德侯仍然頭也不回地說道。

史帝加拔出了刀：「或許我能幫你。」

艾德侯已經走到外側通道。他沒有停下腳步，直接說道：「如果你要用你的刀幫我，水盜，請刺向我的後背。戴著魔鬼頸枷的人只配這樣殺人。」

史帝加兩大步走出屋子，跨過賈維德的屍體，趕上外側通道的艾德侯。一隻骨節粗大的手拉住艾德侯。史帝加咬牙切齒，手拿著刀，面對艾德侯。他憤怒到極點，甚至沒有察覺艾德侯臉上奇異的笑容。

「拔出你的刀，晶算師人渣！」史帝加咆哮道。

艾德侯笑了，出手狠狠搧了史帝加兩巴掌──左手一下，接著右手，

火辣辣地打在史帝加臉上。

史帝加大吼著將刀刺入艾德侯的腹部，刀鋒一路向上，挑破橫膈膜，刺入心臟。

艾德侯軟綿綿地垂在刀鋒上，勉強抬起頭，朝史帝加笑了笑。史帝加的狂怒剎那間化為震驚。

「為亞崔迪氏族死了兩次，」艾德侯喘息著說道，「第二次的理由並不比第一次好。」他蹣跚幾步，隨後臉朝下倒在岩板上。鮮血從他的傷口湧出。

史帝加低頭看去，目光越過仍在滴血的尖刀，停在艾德侯的屍體上。他顫抖著，深深吸了一口氣。賈維德死在他身後，而厄莉婭──天堂之源的配偶，死在自己手上。他可以辯稱耐巴必須捍衛自己的尊嚴，這樣或許可以維持他所承諾的中立。但死去的是鄧肯．艾德侯。無論他能找到什麼藉口，無論現場的情況是多麼「情有可原」，都無法抹消他的行為。即使厄莉婭私下可能巴不得艾德侯死去，仍不得不當眾宣誓復仇，畢竟她也是弗瑞曼人。要統治弗瑞曼人，她只能當弗瑞曼人，即使是再不純粹的弗瑞曼人。

直到這時，史帝加才意識到，目前這種情勢正是艾德侯想以「第二次死亡」交換的結局。

史帝加抬起頭，看到一臉驚嚇的赫若──他的第二個妻子。她躲在漸漸湧現的人潮中，凝望著他。無論朝哪個方向看，史帝加看到的都是相同的表情：震驚，還有對未來的憂慮。

史帝加慢慢挺直身體，在衣袖上擦了擦刀身，然後收起。他面對眼前的一張張臉，以輕鬆的語氣說道：「想跟我走的人立刻收拾行囊。派幾個人先去召喚沙蟲。」

「你要去哪裡，史帝加？」赫若問道。

「去沙漠。」

「我和你一起去。」她說道。

「妳當然要跟我一起去。我所有妻子都得跟著我。還有珈尼瑪。去叫她，赫若，馬上。」

「好的，史帝加……馬上，」她猶豫了一下，「伊若琅呢？」

「如果她願意。」

「好的，夫婿。」她仍然在猶豫，「你要把珈尼當作人質嗎？」

「人質？」這個想法扎扎實實嚇到了他，「女人……」他用大腳趾輕輕碰了碰艾德侯的屍體，「如果這個晶算師是對的，我是珈尼唯一的希望了。」他記起了雷托的警告：「要小心厄莉婭。你必須帶著珈尼逃走。」

在弗瑞曼人之後，所有行星生態學家都將生命視為能量的展現，並開始尋求最重要的關係。在人類一點一滴地發展出共識的過程中，弗瑞曼人的智慧被轉化成新的公理。弗瑞曼這支民族所擁有的東西，任何民族也都能擁有。他們只需要理解能量的關係，他們只需要觀察能量吸納事物的模式，以及如何用那些模式壯大自己。

—哈克．阿拉達《厄拉欽恩的悲劇》



這裡是杜埃克的穴地，位於虛妄岩的豁口。哈萊克站在穴地前方岩石孤山的陰影下，岩山遮蔽了穴地高處的入口。他在等待，等著裡面的人決定是否收留他。他眺望北方的沙漠，然後又抬頭看了看早晨灰藍色的天空。當這裡的走私者得知這名異星人竟然俘獲了一條沙蟲，並騎著牠來到此地時，個個驚訝異常。對他們的反應，哈萊克也同樣感到驚訝。畢竟，身手敏捷的人只要觀察夠多次，就可以輕易學會駕馭沙蟲。

哈萊克再次盯著沙漠。銀白的沙漠上點綴著發亮的岩石，還有一片片灰綠色的田園，水源正在那裡發揮神奇的作用。他猛然一驚—眼前的一切是個巨大的容器，裡面裝著能量，以及生命，變化的模式只要突然有變，一切都將面臨危險。

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想法，那來自下方沙漠上鬧哄哄的行動。裝著死沙鱒的容器被拖進穴地，牠們將被分解，水分也將被回收。那裡有成千上萬條沙鱒，牠們前撲後繼爬向湧出的水流。正是這水流讓哈萊克一時千頭萬緒。

哈萊克低下頭，目光越過穴地的田園，看著環繞穴地的水渠。渠裡已經不再有珍貴的流水。他看到水渠岩堤上的缺口，水就是沿著這道殘破的岩堤流入沙漠。是什麼造成這些缺口？有些缺口沿著水渠最脆弱的部位蔓延二十幾公尺，流出的水在細沙上形成一個個水坑，裡面擠忙了

沙鱒。穴地的孩子正忙著獵殺、捕捉那些沙鱒。

修補小組正在搶修水渠坍塌的岩堤。其他人拿著小壺給最需灌溉的植物澆水。連向捕風器下方巨大蓄水池的水源已經關閉，以防水繼續流入殘破的水渠。太陽能泵也關掉了。灌溉用的水來自渠底殘留的積水，還有一部分則艱難地取自穴地的蓄水池。

天氣漸漸暖和。哈萊克身後水氣密封門上的金屬門框響了一聲。他的目光彷彿被那聲音推開，他發現自己正盯著水渠最遠的彎道，那是漏水最嚴重的地方。抱著庭園夢的穴地規劃者在那裡種了一棵柳樹，現在那棵樹已難逃一死，除非水渠內的流水很快恢復。哈萊克看著那棵傻傻垂著枝條的柳樹，風沙正侵蝕樹身。對他來說，那棵樹正象徵他和厄拉科斯的新處境。

我們都是外來者。

他們在穴地內研議太久了，遲遲無法決定。他們極其需要優秀的戰士，走私者總是需要優秀的戰士，但哈萊克本人卻對他們不抱任何幻想。如今的走私者早已不是多年前他從公爵被占領的封地上逃出時收留他的那夥人。他們是一群新品種，對他們來說，利益高於一切。

哈萊克再次盯著那棵呆傻的柳樹。他突然意識到，突變的局勢也許能狠狠打擊這些走私者和他們的朋友，還可能摧毀史帝加脆弱的中立區，並讓原本效忠厄莉婭的部落改變立場。他們已經全部變成殖民地人民。哈萊克曾見證這樣的事情在故鄉發生，能體會這種痛苦、難堪。他看得一清二楚，這讓他想起城市弗瑞曼人的習性，想起郊區的生活型態，以及鄉間穴地難以錯認的生活方式，那甚至傳到了走私者的巢穴。鄉間地帶就是中心城市的殖民地。這裡的人已學會戴上加墊的牛軛，把他們領向這種奴役生活的，不是迷信，便是貪婪。即使是這裡，特別是這裡，人們的心態是被異族統治的心態，而非自由人的心態。這些人善於掩飾、防備心重、躲躲閃閃。任何權威都禁不起民怨──任何權威，包括攝政王朝、史帝加，還有他們自己的議會……

我不能相信他們，哈萊克想。他能做的就只有利用他們，並煽動他們對其他人的猜忌。這的確令人難過，但自由人之間的公平交易已經不復存在。古老之道已淪為儀式上的詞彙，他們的起源已經湮沒。

厄莉婭做得相當出色：嚴懲反對者，嘉獎支持者，隨意調動帝國的

軍隊，掩蓋帝國權力的主要構成要素。還有那些密探！她手下不知道有多少密探！

哈萊克幾乎可以看見社會變動與反社會變動的致命節奏，厄莉婭希望藉此讓反抗勢力陣腳大亂。

如果弗瑞曼人繼續沉睡，她就贏了，他想。

他身後的密封門又響了一聲。接著，門開了。一個名叫麥利迪斯的僕人走了出來。這男人個頭矮，身形有如葫蘆，下端縮成兩條紡錘形的腿，身上的蒸餾服使他更難以入目。

「你可以留下來。」麥利迪斯說道。

哈萊克在他的語氣中聽到了算計，心中明白，這裡只是暫時的避難所。

只要能偷到他們的一架撲翼機就行，他想。

「請向議會表達我的謝意。」他說道。他想到了埃斯馬．杜埃克，這個穴地就是以他命名的。由於被人出賣，埃斯馬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但如果他還活著，在第一眼看到這個麥利迪斯時就會毫不留情殺死他。

57

任何一條道路，只要限制了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都可能變成致命陷阱。人類的發展並不是在穿越迷宮，而是展望那充滿獨特機會的寬廣地平線。迷宮中受限的視角只適用於將頭埋入沙地的生物。有性繁殖產生的獨特性和差異性是物種的生存保障。

——《宇航公會手冊》



「為什麼我不覺得悲痛？」厄莉婭對著小接見室的天花板問道。只需十步，她就能從屋子的這一側走到另一側，換個方向的長度也不過只有十五步。牆上有道窄長的窗戶，透過窗戶能看到厄拉欽恩市內各種建築的屋頂，還有遠處的大盾壁。

快到正午了，太陽烘烤著城市所在的盆地。

厄莉婭垂下目光，看著布林．阿格威斯，神殿侍衛隊指揮官姿亞的助手。阿格威斯帶來賈維德和艾德侯已死的消息。一幫弄臣、助手和侍衛跟著他一起擁了進來，更多人擠在外面的走廊。這一切都顯示他們已經知道阿格威斯帶來的消息。

在厄拉科斯，壞消息總是傳得很快。

阿格威斯是個矮小的男人，長著一張弗瑞曼人少見的圓臉，看上去像嬰兒。他是新生代中的一員，肌膚豐潤。在厄莉婭眼中，他彷彿分裂成兩個形象：其中一人有著嚴肅的臉、深沉的靛青色眼睛，還有發愁的嘴；另一個則既肉感又脆弱，令人心癢的脆弱。她尤其喜歡他那雙厚厚的嘴唇。

儘管還沒到正午，厄莉婭仍覺得她四周的寂靜訴說著落日的淒涼。

艾德侯本應在日落時死去，她告訴自己。

「布林，你是怎麼得到壞消息的？」她問道，注意到他的表情立刻警覺起來。

阿格威斯艱難地嚥了口唾沫，啞著嗓子，回話的聲音只比耳語大一點：「我和賈維德一起去的，您還記得嗎？當……史帝加派我到您這裡來時，他讓我轉告您說，我帶來他最後一次的服從。」

「最後一次的服從，」她重複道，「他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厄莉婭夫人。」他說道。

「再跟我講一次你看到了什麼。」她命令道，詫異自己的皮膚怎麼會變得這麼冷。

「我看到……」他緊張地搖搖頭，盯著厄莉婭面前的地板，「我看到王夫死在中央通道的地上，賈維德死在附近的一條支路。女人已經在準備他們的後事。」

「史帝加把你叫到現場？」

「是的，夫人。史帝加叫我了。他派莫迪博來，他的傳話人。莫迪博只是告訴我史帝加要見我。」

「然後你就在那裡看到我丈夫的屍體？」

他飛快地與她對視一眼，點了點頭，隨後又將目光轉回她面前的地板上：「是的，夫人。賈維德死在那附近。史帝加告訴我……告訴我，是王夫殺了賈維德。」

「那我的丈夫，你說是史帝加——」

「他親口跟我說的，夫人。史帝加說是他幹的。他說王夫激怒了他。」

「激怒，」厄莉婭重複道，「他是怎麼激怒他的？」

「他沒有說，也沒人說。我問了，但沒人說。」

「他當場命令你回來向我報告？」

「是的，夫人。」

「你什麼都不能做嗎？」

阿格威斯用舌頭舔了舔嘴唇，這才說道：「史帝加下了命令，夫人。那是他的穴地。」

「我明白了。你總是服從史帝加。」

「是的，夫人，直到他解除我的誓約。」

「你是說，在他派你來為我服務之前？」

「我現在只服從您，夫人。」

「是嗎？告訴我，布林，如果我命令你去殺了史帝加，你的老耐巴，你會服從嗎？」

他堅定地迎向她的目光：「只要您命令，夫人。」

「我就是要下這樣命令。你知道他去了哪裡嗎？」

「去了沙漠。我知道的就這麼多，夫人。」

「他帶走多少人？」

「大概有穴地的一半戰力。」

「他帶走了珈尼瑪和伊若琅！」

「是的，夫人。那些留下的人是因為有女人、孩子和財物的拖累。史帝加讓每個人自己選—和他一起走，或者解除他們的誓約。很多人都選擇了解除誓約。他們將選出一位新耐巴。」

「我來選出他們的新耐巴！那就是你，布林．阿格威斯，在你把史帝加的首級交給我的那一天。」

阿格威斯也可以用決鬥來取得繼承權，那是弗瑞曼人的傳統。他說：「我服從您的命令，夫人。關於軍隊，我能帶多少—」

「去和姿亞商量。我不能給你很多撲翼機，撲翼機有其他用途。但你會擁有足夠的戰士。史帝加已經名譽掃地。大多數人將樂於向你效力。」

「我這就去辦，夫人。」

「等等！」她打量他，思索她能派誰去監視這個脆弱的嬰孩。必須先嚴密監視，直到他證明自己。姿亞知道該派誰去。

「我還不能退下嗎，夫人？」

「是的。我必須私下和你詳談怎麼對付史帝加。」她用一隻手捂住臉，「在我完成復仇之前，我不會哀悼。給我幾分鐘，讓我冷靜一下。」她放下那隻手，「我的僕人會帶你去。」她向一名僕人做了個手勢，並向她的新女官莎路絲耳語道：「給他洗個澡，噴上香水。他聞上去有股沙蟲味。」

「好的，夫人。」

厄莉婭轉過身，裝出悲痛的樣子，跑回她的私宅。在臥室內，她狠狠摔上房門，跺著腳咒罵著。

該死的鄧肯！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她明白艾德侯是有意挑釁。他殺了賈維德，還激怒史帝加。據說他知道賈維德的事。這一切肯定都要當成鄧肯．艾德侯在向她送出訊息，是他最後的報復。

她再次跺了跺腳，在臥室內瘋狂走來走去。

他該死！他該死！他該死！

史帝加投奔了叛徒，珈尼瑪跟著他。還有伊若琅。

所有人都該死！

她的腳踢到了一個障礙物，是一塊金屬。她痛得叫出聲，低頭看去，發現自己的腳被一個金屬帶扣撞傷。她一把抓起那個帶扣，在認出的瞬間楞住了。那是一個老舊帶扣，銀和白金的質地，產自卡樂丹，由雷托．亞崔迪一世賞賜給他的劍客鄧肯．艾德侯。她以前經常看到艾德侯戴在身上，現在，他把帶扣丟在這裡。

厄莉婭的手指痙攣似的緊緊握住帶扣。艾德侯是什麼時候把帶扣丟在這裡的，是什麼時候……

淚水頑強地戰勝了弗瑞曼人的心理阻力，從她雙眼湧出。她的嘴往下一垂，痛苦地扭曲著。她感到那場古老戰役又在腦中開打，一路蔓延到手指和趾尖，自己也分裂成兩個人，其中一人震驚地看著她扭曲的臉，另一人則屈服於胸部擴散開來的巨大悲痛。淚珠開始不受控制地從她眼中滑落。她內部那個震驚的人怒氣沖沖地質問道：「誰在哭？是誰在哭？到底是誰在哭？」

但什麼也無法阻止淚水。她因胸部傳出的疼痛而倒在床上。

仍有個聲音以異常震驚的語調在質問：「誰在哭？是誰在……」

雷托二世以這些行為脫離了演化支。他以決絕的行動完成這件事。他說：「想要獨立，首先必須脫離。」雙胞胎都認為記憶不只是評估的過程，更是判斷自己離人類本源有多遠的方式。但最終作出這大膽之舉的人是雷托。他知道，真正的創造，是獨立於創造者的。他拒絕重複演化序列，他說：「那樣也會讓我越來越遠離人類。」他看出其中的暗示：生命不可能存在真正封閉的系統。

——哈克．阿拉達《神聖的蛻變》



遭到破壞的水渠邊，聚在潮濕沙地上的昆蟲引來了眾鳥，有鸚鵡、鵲、松鴉等。這裡是蓋在裸露玄武岩上的最後一座新城鎮，此時已成荒廢穴地，但植栽還在。珈尼瑪利用早晨的時間觀察植栽外側的區域。她注意到那地方有動靜，定睛細看，發現了一隻橫紋蜥蜴。更早她還看到一隻啄木鳥在新城鎮的土牆上築巢。

她把這裡想像成穴地，但眼前不過是一堵堵泥磚砌成的矮牆，四周種有防沙植物。該地位於塔奈茲魯夫特，撒哈亞山脊以南約六百公里。由於沒有人維護，已經開始慢慢沒入沙中。牆壁受沙暴侵蝕，植物正在死去，植栽區的土地在太陽曝曬下也開始龜裂。

然而水渠後方的沙地仍然潮濕，表示大型捕風器仍在運作。

逃離泰布穴地後的幾個月內，這批逃亡者已經見到幾個像這樣被沙漠魔鬼破壞後無人居住的地方。珈尼瑪不相信世上有沙漠魔鬼，儘管水渠遭到破壞的證據非常確鑿。

一行人偶爾會碰到造反的香料獵人，他們帶來北方拓荒區的消息。有幾架（有人說是六架）撲翼機正在搜索史帝加，但厄拉科斯很大，而沙漠對於逃亡者又相對有利，因此仍搜尋無果。據說另有部隊接下了殲滅史帝加一行人的行動，但那支由阿格威斯率領的部隊似乎還有其他任

務，不時會返回厄拉欽恩。

反叛者說，他們和厄莉婭的軍隊已很少開戰。沙漠魔鬼神出鬼沒的破壞使保衛家園成為厄莉婭和耐巴的首要任務。甚至連走私者都遭到攻擊，但據說他們也在沙漠竄動，想以史帝加的人頭換取賞金。

史帝加憑著他那管對潮氣異常敏銳的弗瑞曼鼻子，帶領隊伍在昨日天黑之前進入新城鎮。他向眾人保證自己將很快帶領大家繼續南行至大草原，但不願訂定具體日期。現在，史帝加項上人頭的賞金能買下一顆行星，他卻比誰都快活、輕鬆。

「對我們來說，這是個好地方。」他指著仍在運作的捕風器說道，「我們的朋友給我們留下了一些水。」

他們現在是一支小隊伍，共有六十人。長者、病人和孩子已經陸續南下抵達大草原，住進可靠的弗瑞曼家族中，只留下最強悍的人。他們在南方和北方都有很多朋友。

珈尼瑪不知史帝加為何不願談論這顆行星正在發生的事。難道他沒看到？水渠被摧毀，弗瑞曼人退回南方和北方的沙漠邊緣，那裡曾經是他們定居的邊界。這些變動都只能是帝國命運的前兆，兩者就像鏡裡鏡外。

珈尼瑪伸出一隻手抓住蒸餾服的領子，重新拉緊。儘管憂心忡忡，她還是覺得異常自在。內在生命不再折磨她，雖然偶爾仍會感覺到他們的記憶侵入她的意識，她也因而得知沙漠在生態改造之前的模樣。像是，那時候更乾燥。無人維護的捕風器之所以還能運作，是因為現在的空氣濕度比較高。在以前，這是不可能的。

許多一度逃離這片沙漠的生物都大膽回來了。隊伍中很多人都注意到貓頭鷹數量激增。珈尼瑪還看到蟻鳥。這些鳥不斷沿著水渠兩側濕地上一行行的昆蟲俯衝、飄舞。獾很罕見，更格盧鼠倒是多不勝數。

迷信的恐懼籠罩弗瑞曼人，在這方面，史帝加並不比別人好。在水渠於十一個月內連遭五次浩劫之後，這座新城鎮終於被沙漠收回。他們維修了四次沙漠魔鬼造成的破壞，但到了第五次，已經沒有多餘的水可以失去。

很多古老穴地和新城鎮都經歷了類似的浩劫。九片拓荒區空了八片，許多老穴地從來沒有擠入過這麼多人。沙漠進入新紀元，弗瑞曼人

卻在回歸古老的生活方式。他們在所有事物中都看到了凶兆。除了在塔奈茲魯夫特，沙蟲不正變得日益稀少嗎？這是沙胡羅的審判！到處都有死去的沙蟲，卻怎麼也看不出死因。沙蟲死後很快就會化作沙漠中的塵土，少數撞見沙蟲殘軀的弗瑞曼人總是心驚膽戰。

史帝加一行人在上個月就看到了這麼一具殘軀，心中的不適過了整整四天才緩和。屍體散發酸臭的毒氣，躺在巨型的香料噴發上，大部分香料都已經腐敗。

珈尼瑪將目光從水渠邊收回，轉身看著新城鎮。正前方是一堵殘牆，那曾經守護著一座小花園。她懷著強烈好奇搜索，在一具石盒中發現許多扁平、未發酵的香料麵包。

史帝加毀了那些麵包。他說：「弗瑞曼人絕不會留下還能吃的食物。」

珈尼瑪懷疑他錯了，但不願跟他爭論。弗瑞曼人在改變。過去，他們能自在穿越大平漠。驅動他們的是自然需求：水、香料和貿易。動物的活動就是他們的鬧鐘。但現在，動物的習性變得古怪，而大多數弗瑞曼人都縮在北方大盾壁下擁擠的穴地內。塔奈茲魯夫特已經很少見到香料獵人，只有史帝加的隊伍仍以古老的方式行進。

她信任史帝加，也理解他對厄莉婭的恐懼。伊若琅則沉浸在古怪的貝尼．潔瑟睿德冥想中。在遙遠的薩魯撒，法拉肯仍然活著。這筆帳總有一天要算。

珈尼瑪抬頭仰望清晨銀灰色的天空，腦中思緒萬千。到哪裡才能找到人幫她？當她想訴說她對周遭變化的觀察時，應該找誰？潔西嘉女士仍然待在薩魯撒──如果報告可信的話。厄莉婭高高在上，日益自大，離現實越來越遠。葛尼．哈萊克也不知身在何方，儘管有報告說到處都有他的身影。還有傳道人，他也躲起來了，那些異端的演講已經成了遙遠的回憶。

還有史帝加。

她的目光越過殘牆，看著正在幫忙修復蓄水池的史帝加。史帝加對自己現在的角色很滿意，他又成了過去那個史帝加，代表沙漠的意志。他頭顱的價格每個月都在上漲。

一切都毫無道理可言。一切。

沙漠魔鬼到底是誰？那傢伙摧毀了水渠，彷彿水渠是應該推倒在沙地上的異教神像。會是一條凶殘的沙蟲嗎？或是第三種反叛勢力，由許多人組成的團體？沒人相信那是沙蟲。水會殺死任何膽敢接近水渠的沙蟲。許多弗瑞曼人相信沙漠魔鬼其實是一群革命者，決心推翻厄莉婭的統治，讓古老的生活方式回歸厄拉科斯。相信這種說法的人認為這是好事。那貪婪的宗徒傳承除了暴露這種制度的平庸，並沒有什麼作為，早就該除去了。應該回歸摩阿迪巴擁護的真正宗教。

珈尼瑪發出長嘆。哦，雷托，她想，我幾乎要為你高興，你不用活著看到現在這一切。我要追隨你，但我的刀還沒有染上鮮血。厄莉婭和法拉肯。法拉肯和厄莉婭。老男爵是她體內的魔鬼—絕對不能容忍。

赫若踏著穩重的步伐向她走來，在她身前停住腳步，問道：「妳一個人在這裡幹麼？」

「這是個奇怪的地方，赫若，我們應該離開這裡。」

「史帝加等著和一個人會面。」

「哦？他沒和我說過。」

「他為什麼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訴妳？」赫若拍了拍珈尼瑪長袍下突起的水袋，「妳是可以懷孕的成熟女人嗎？」

「我已經懷孕過許多次，數都數不清。」珈尼瑪說道，「別跟我玩成人孩子那一套！」

赫若被珈尼瑪惡狠狠的語氣嚇得退了一步。

「你們是一群傻瓜，」珈尼瑪說道，用手畫了道圈，將新城鎮、史帝加及他的手下統統圈了進去，「我真不應該跟著你們。」

「如果妳不跟著，妳早就死了。」

「也許吧。但你們看不清眼前發生的一切！史帝加到底在等什麼人？」

「布林．阿格威斯。」

珈尼瑪盯著她。

「紅裂谷穴地的朋友會把他祕密帶到這裡。」赫若解釋道。

「厄莉婭的小玩具？」

「他們會給他蒙上眼睛。」

「史帝加相信他嗎？」

「要求會面的是布林。他答應了我們所有的條件。」

「為什麼不告訴我？」

「史帝加知道妳會反對。」

「反對……這太瘋狂了。」

赫若昂起頭：「不要忘了布林是……」

「是家族的一員！」珈尼瑪打斷道，「他是史帝加表兄的孫子。我知道。我要殺死的法拉肯也是我的近親。妳認為這就足以阻止我拔刀嗎？」

「我們收到了密波器帶來的訊息。沒人跟著他。」

珈尼瑪低聲道：「不會有什麼好結果，赫若。我們必須馬上離開。」

「妳看到什麼預兆了？」赫若問道，「我們看到的那條死沙蟲！會不會——」

「把這些話塞進子宮，去別的地方生出來吧！」珈尼瑪罵道，「我不喜歡這次會面，也討厭這個地方。這難道還不夠嗎？」

「我會跟史帝加說妳——」

「我自己告訴他！」珈尼瑪大步越過赫若。赫若在她身後比了個沙蟲角的手勢阻擋魔鬼。

但對於珈尼瑪的擔憂，史帝加只是一笑置之，並命令她去尋找沙鱒，彷彿她只是個孩子。她跑進新城鎮某間棄屋，在牆角蹲下，努力平息怒火。憤怒很快就過去了，她感到內在生命的煩躁。她想起來了，某人說過：「如果我們能癱瘓他們，事情就會按照我們的計畫發展下去。」

多麼奇怪的想法啊。

但她想不起來這是誰說的了。

59

摩阿迪巴被人剝奪了繼承權，他為所有遭遇相同命運的人發聲。他高聲反對極度的不公正，要求帝國將信仰和天賦人權返還給人民。

——哈克．阿拉達，摩阿迪巴分析



葛尼．哈萊克坐在舒洛克的一座孤山上，身邊的香料纖維坐墊上放著巴利斯琴。他下方的盆地到處是正在栽種植物的工人。流犯原本在斜坡的一條小徑鋪上香料引誘沙蟲，如今那斜坡已被一條新水渠阻斷。植栽沿著斜坡向下蔓延，以保護水渠。

午餐時間將至，哈萊克已在孤山坐了將近一小時。他需要獨處，好好思考。下面的眾人正在辛勤勞作，這裡的一切勞動都與香料有關。據雷托估計，香料產量很快就會下滑，然後停在哈肯能時期產量高峰的十分之一左右。帝國內各地庫存香料的價值每次盤點時都會翻倍。據說有人以三百二十一公升香料從梅圖利氏族手中換到半顆諾文布朗斯行星。

流犯工作很賣力，像有魔鬼在驅使他們。或許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每次進餐之前，他們都要面朝塔奈茲魯夫特，向沙胡羅的象徵祈禱。在他們眼中，雷托正是那個象徵。透過他們的眼睛，哈萊克看到了一個未來，幾乎所有人都相信這個未來必將實現。但哈萊克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喜歡這樣的未來。

當雷托駕駛哈萊克偷來的撲翼機，載著哈萊克和傳道人來到此處時，他立即規畫好藍圖。單憑兩隻手，他就摧毀了舒洛克的水渠，將五十公尺長的岩石拋來擲去。流犯想阻止他，而他不過揮了揮手，第一個跑到他身邊的人就被斬去頭顱。他把那人的軀體扔回他的同伴中間，朝他們的武器放聲大笑。他以魔鬼的聲音向他們吼道：「火燒不到我！你們的刀傷不了我！我披著沙胡羅的皮膚！」

流犯認出他，想起他逃跑時如何「從斷崖直接跳到沙漠上」。他們在他面前屈服了。隨後他發布命令：「我給你們帶來兩位客人。你們要保護他們、尊敬他們。你們要重新修築水渠，並種植綠洲花園。某一天，我將把我的家安置在這裡。你們要準備好。你們不能再出售香料，但要把採集來的任何一小撮香料都貯存起來。」

他繼續發布命令。流犯聽到了每一個字，以驚恐的目光看著他，又敬又畏。

沙胡羅終於從沙子底下鑽出來了！

當雷托在小型反叛穴地革爾．魯登找到和哈登．阿法利待在一起的哈萊克時，哈萊克並沒有意識到雷托的變異。雷托和他的盲人同伴一起沿著古老的香料之路從沙漠深處走來。兩人騎在沙蟲上，穿過如今已很少能見到沙蟲的區域。他說他們不得不數次改變路線，因為沙子中的水分已多得足以殺死沙蟲。他們是在午後不久到達的，隨即被侍衛帶進一間岩石搭建的公共休息室。

當時的場景仍在哈萊克心頭揮之不去。

「這位就是傳道人啊。」他說道。

哈萊克圍著盲人轉了幾圈，仔細打量。他想起這位傳道人的故事。由於身處穴地內部，傳道人沒有戴上蒸餾服面罩，哈萊克能直接看到對方的五官，並拿來跟記憶中的形象對照。這人很像雷托的老公爵祖父。這是巧合嗎？

「你知道那個故事嗎？」哈萊克扭頭問身旁的雷托，「大家都說他是你的父親，從沙漠深處回來了。」

「我聽說過。」

哈萊克轉身端詳雷托。雷托穿著老舊的蒸餾服，臉龐和耳朵邊緣都已捲起。黑色長袍掩蓋了他的身體，沙地靴藏起他的腳。哈萊克不知道的事情有很多：雷托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他是怎麼再次逃脫的？

「你為什麼把他帶來這裡？」哈萊克問道，「在迦庫魯圖，他們說傳道人為他們工作。」

「不再是這樣了。我帶他來，是因為厄莉婭想要他死。」

「那麼，你認為這裡是他的避難所嗎？」

「你是他的避難所。」

談話過程中，傳道人一直站在旁邊，傾聽兩人交談，但看不出他對哪個話題更感興趣。

「他對我很盡心，葛尼。」雷托說道，「對於為我們效力的人，亞崔迪氏族不會放棄應該承擔的責任。」

「亞崔迪氏族？」

「我代表亞崔迪氏族。」

「在我完成你祖母交代的測試之前，你就逃離了迦庫魯圖。」哈萊克冷冰冰地說，「你怎麼能代表──」

「你要像保護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這個人。」雷托斬釘截鐵說道，毫無畏懼地迎著哈萊克的目光。

哈萊克從潔西嘉那裡學到很多貝尼．潔瑟睿德的觀察方式。在雷托的表情中，他只看到沉著的自信。然而潔西嘉的命令仍然有效。「你的祖母命令我完成對你的教導，並確保你不會被附身。」

「我沒有被附身。」雷托淡淡說道。

「那你為什麼要逃走？」

「納穆瑞接到指示，無論如何都要殺死我。命令來自厄莉婭。」

「怎麼，你是真言師嗎？」

「是的。」另一句平淡但自信的陳述。

「珈尼瑪也是嗎？」

「不是。」

傳道人打破了沉默，將空洞的眼眶對著哈萊克，但手指著雷托：「你認為你能測試他嗎？」

「你對問題和問題的後果一無所知，請不要干涉。」哈萊克頭也不回地下令道。

「哦，我很清楚後果。」傳道人說道，「我曾經被一個老太婆測試過，她自以為知道在做什麼，然而結果卻證明不然。」

哈萊克轉頭看著他：「你也是真言師嗎？」

「任何人都能成為真言師，你也可以。」傳道人說道，「只要忠於自己的感受，你的內心必須承認明顯的真相。」

「你為什麼要干涉？」哈萊克問道，邊將手伸向晶刃匕。這個傳道人到底是誰？

「我必須向這些事件負責。」傳道人說道，「我母親可以將自己的血脈放上祭壇，但我有不同的動機。而且，我還看出了你的問題。」

「哦？」哈萊克終於感興趣了。

「潔西嘉女士命令你去分辨狼和狗。根據她的定義，狼是擁有力量也會濫用力量的人。不過，狼和狗之間有重疊期，在那段時間，你無法分辨兩者。」

「說得還算有道理。」哈萊克說道，他注意到越來越多穴地人湧進了公共休息室，傾聽他們談話，「你是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了解這顆行星。你不明白嗎？好好想想。地表下是岩石、泥土、沉積物和沙子。這就是行星的記憶，刻畫出行星的歷史。人類也一樣。狗擁有狼的記憶。每個世界都圍繞著存在的核心運轉。從這個核心向外，才是一層層岩石、泥土等等記憶，直到地表。」

「很有趣，」哈萊克說道，「這對我執行命令又有什麼幫助呢？」

「回顧你自己的一層層歷史吧。」

哈萊克搖了搖頭。傳道人有一種令人信服的坦率。他在亞崔迪家庭成員中常能發現類似特質，而且他還隱約察覺這人正在使用魅音。哈萊克感到自己的心臟開始狂跳。有可能嗎？

「潔西嘉需要一場最終測試，用這種壓力來一層層揭開她孫子的構造。」傳道人說道，「但他的構造就在那裡，你只需睜大眼睛去看。」

哈萊克不禁轉頭盯著雷托，彷彿有某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在驅使他。

傳道人繼續說著，好像在教導頑劣的學童：「這個年輕人讓你捉摸不透，因為他不是單一的個體，他是個集體。就像任何受壓迫的集體一樣，任何成員都有可能取得指揮權。這種指揮權並不總是良性的，因此我們才有了妖煞的故事。你以前傷害過這個集體，但是，葛尼．哈萊克，你沒有看到這個集體正在蛻變嗎？這個年輕人已經取得內部合作，這種合作威力無窮，所向披靡。即使沒有眼睛，我也看到了。我曾經反對他，但現在我追隨他。他是醫治者。」

「你究竟是誰？」哈萊克問道。

「我就是你所看到的這個人。不要看我，看這個你受命要教導和測試的人。危機造就了他，而他就在這裡。」

「你是誰？」哈萊克堅持問道。

「我告訴你，只需看著這個亞崔迪年輕人！他是我們這個物種生存所需要的終極反饋，他將過去的結果重新注入整個系統。任何人都無法像他一樣了解過去。這樣一個人，你卻想毀掉他！」

「我受命去測試他，並沒有—」

「但你這麼做了！」

「他是妖煞嗎？」

傳道人的臉上浮現古怪的笑容：「你還死守著貝尼．潔瑟睿德的無稽之談。你看她們如何創造育種的神話！」

「你是保羅．亞崔迪嗎？」哈萊克問道。

「保羅．亞崔迪已經死了。他試圖成為至高無上的道德象徵，同時放棄了一切道德上的自我標榜。他成了聖人，但封聖的神並不存在，每句話都成了褻瀆。你怎麼能認為—」

「你的聲音很像他。」

「你要測試我嗎？小心點，葛尼．哈萊克。」

哈萊克嚥了口唾沫，強迫自己將注意力放回冷眼旁觀的雷托。「被測試的人是誰？」傳道人問道，「有沒有可能潔西嘉女士是在測試你，葛尼．哈萊克？」

這個想法讓哈萊克極其不安，他不明白自己對傳道人的話為何有這麼強烈的反應。據說亞崔迪氏族的追隨者都有服從獨裁統治的天性。潔西嘉曾說明這件事，卻越說越玄。哈萊克感到自己的內心正在發生某種變化，若不是接受過潔西嘉的教導，他自己也無法察覺這種變化。他不想改變！

「你們之間，誰在扮演最終裁決的神？目的又是什麼？」傳道人問道，「回答這個問題，但不要單純憑理智來回答這個問題。」

慢慢地，哈萊克刻意將注意力轉移到盲人身上。潔西嘉一直教導他要學會平衡，掌握「汝可與汝不可」。她說，這是一種修練，但沒有文字、沒有語言、沒有規則、沒有爭論。那是敏銳的內在真實，令人著迷。這個盲人的聲音、語氣和態度點燃了一團猛烈的火苗，使他內心出現一種炫目的平靜。

「回答我的問題。」傳道人說道。

哈萊克感到他的話讓自己更專注在此時、此刻，以及他話中的要求

上。他在世界的位置只由他的心思決定。他不再有疑慮，這就是保羅．亞崔迪。他沒有死，他回來了。還有這個不是孩子的孩子，雷托。哈萊克再次看了雷托一眼，真正看見了他。他看到他眼睛四周的壓力、他姿態中的協調感，還有那張妙語如珠此刻卻緊閉的嘴。雷托的身影異常鮮明，彷彿有聚光燈打在他身上。他因不抗拒而達到了內在和諧。

「告訴我，保羅，」哈萊克說道，「你母親知道嗎？」

傳道人發出喟嘆：「對女修會來說，只要接受現實，就能達到和諧。」

「告訴我，保羅，」哈萊克說道，「你母親知道嗎？」

傳道人再次嘆息：「對女修會來說，我已經死了。不要嘗試讓我復活。」

哈萊克追問道：「但為什麼她──」

「她做了她必須做的事。她過著自己的生活，認為自己掌控許多人的生命。我們都是這樣做的，扮演神。」

「但你還活著。」哈萊克喃喃道。他豁然開朗，轉頭看著這個人。保羅應該比自己年輕，但風霜使這人看起來比自己的年齡要大上一倍。

「那是什麼呢？」保羅問道，「活著？」

哈萊克環顧四周的弗瑞曼人。他們臉上有懷疑也有敬畏。

「我的母親從不需要經歷我的考驗。」這是保羅的聲音！「成為神，你終究躲不過厭煩、墮落。自由意志的產生不是沒有理由的！即使是神，可能也會希望用睡眠逃避一切，並只活在無意識投射的夢境中。」

「但你的確還活著！」哈萊克的聲音稍稍大了些。

保羅沒有理會老友話中的激動。他問道：「你真的要讓這個年輕人在你的附身測試中和他的妹妹決鬥？愚不可及！這對兄妹只會說：『不！殺了我！讓對方活下去！』這樣的測試能有什麼結果？活著又有什麼意義，葛尼？」

「測試不是這樣的。」哈萊克抗議道，他不喜歡周圍的弗瑞曼人漸漸靠過來。他們只顧著注視保羅，完全忽視了雷托。

但雷托突然間插話了：「看看結構，父親。」

「是的……是的……」保羅抬起頭，彷彿在嗅著空氣，「這麼說，

是法拉肯了！」

「我們太容易追隨我們的思考，而不是感覺。」雷托說道。

哈萊克沒能理解雷托的想法。他剛想開口提問，雷托就伸手抓住他的手臂，打斷了他。「不要問，葛尼。你可能會因此再次懷疑我被附身。不！讓該發生的都發生吧，葛尼。如果硬要強求，你可能會毀了自己。」

但哈萊克覺得自己被重重迷霧圍住。潔西嘉警告過他：「出生前就有記憶的人很擅長迷惑人心。他們的把戲你永遠想像不到。」哈萊克緩緩搖了搖頭。還有保羅！保羅還活著，而且和自己可疑的兒子聯手！

圍著他們的弗瑞曼人再也克制不住。他們插進三人之間，將哈萊克和雷托擠到後面。空氣中充滿嘶啞的嗓音。「你是摩阿迪巴嗎？你真的是摩阿迪巴？這是真的嗎？告訴我們！」

「你們必須把我當作傳道人。」保羅推開他們說道，「我不可能是保羅．亞崔迪或是摩阿迪巴，再也不是了。我也不是荃妮的配偶或皇帝。」

哈萊克開始憂慮，這些挫敗的提問若得不到合理的回答，局面可能會失控。他正想行動，雷托已經搶先了。也正是在這時，哈萊克才第一次看到雷托身上發生的可怕變化。一陣雄獸的怒吼響起：「讓開！」隨後雷托向前擠去，將成年弗瑞曼人推開，有些人被推倒在地。他用手臂驅趕他們，用手直接抓住他們拔出的刀，把刀扭成一堆廢鐵。

一分鐘內，那些還站著的弗瑞曼人驚恐地緊貼著牆壁。雷托站在父親身旁。「沙胡羅說話時，你們只需服從。」雷托說道。

幾名弗瑞曼人想要反駁。雷托從通道的岩壁上掰下一塊石頭，用手碾碎，過程中始終面帶微笑。

「我能在你們面前拆了這個穴地。」他說道。

「沙漠魔鬼。」有人低聲說道。

「還有你們的水渠，」雷托點點頭，「我會撕裂。我們沒有來過這裡，你們聽明白了嗎？」

所有人都不斷搖頭，以示屈服。

「你們沒有人見過我們。」雷托說道，「要是走漏任何消息，我會立刻回來把你們趕入沙漠，一滴水也不准帶。」

哈萊克看到很多手舉了起來，作出格擋的手勢，那是沙蟲的標誌。

「我們現在就離開，我的父親和我，還有我們的老朋友。」雷托說道，「給我們準備撲翼機。」

隨後，雷托帶著兩人來到舒洛克。途中他向他們解釋必須盡快行動，因為「法拉肯很快就要來厄拉科斯了。就像我父親說的，屆時你就能看到真正的測試了，葛尼」。

哈萊克坐在舒洛克山丘上，俯瞰山下的景象，再次自問。他每天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什麼測試？他是什麼意思？」

但雷托已經離開舒洛克，而保羅不願回答。

教會和國家、科學和信仰、個體和集體、進步和傳統──所有這些，都能在摩阿迪巴的教導中達成和諧。他教導我們，除了人類的執念，不存在無法妥協的對立。任何人都可以掀開時間之幕。你可以在過去或你的想像之中發現未來。如此，你便能贏回你的內在意識。你會明白宇宙是一致的整體，你與宇宙是無法分割的。

──厄拉欽恩的傳道人，哈克．阿拉達引述



珈尼瑪坐得遠遠的看著布林．阿格威斯，香料燈照射不到她。她不喜歡他的圓臉和激動的眉毛，還有他說話時雙腳動個不停的樣子，彷彿他的話中暗含旋律，而他的腳在隨之起舞。

他來這裡不是為了和史帝加談判，珈尼瑪告訴自己。她從那人的一舉一動看得清清楚楚。她又往後挪了一段距離，離議會的圈子更遠了。

每個穴地都有這樣的屋子，但在這個荒廢的新城鎮內，會議廳卻令珈尼瑪感覺很擁擠，因為屋頂實在太低了。室內面積倒是很大，史帝加這邊有六十人，加上阿格威斯的九個人，也只占據會議廳的一側。香料燈光照在幾根低矮的主柱上。空氣因刺鼻的油煙而充滿了肉桂味。

會議在祈禱和晚餐結束後的黃昏時分開始，已經進行了一個多小時，但珈尼瑪仍然沒能看穿阿格威斯的動向。他吐字清晰，但是動作和眼神卻不然。

阿格威斯正在說話，回答史帝加手下一名副手的問題。那個副手是赫若的侄女，名叫拉佳。她是皮膚黝黑、表情嚴厲的年輕女人，嘴角永遠下垂，以致總是一臉懷疑的表情。珈尼瑪覺得當下的情境確實很需要這樣的表情。

「我完全相信厄莉婭會饒恕你們，」阿格威斯說道，「否則，我就不會到這裡來。」

拉佳還想再次開口，史帝加打斷了她：「我們倒並不在意她是否值得信任，我反而有點擔心她是否信任你。」史帝加的語氣有隱隱的怒意。阿格威斯提議要他恢復原職，這讓他難以安心。

「她信不信任我並不重要。」阿格威斯說道，「老實說，我不認為她信任我。為了找你們，我花了太多時間。但我總覺得她並不真的想抓到你。她——」

「我殺了她的丈夫，」史帝加說道，「我承認那是他自找的。即使我不殺了他，他也很有可能自殺。但是厄莉婭的態度看起來——」

阿格威斯跳了起來，臉上帶著明顯的怒氣：「她原諒你了！我還得說多少遍！她讓祭司演了一場問神的戲——」

「你提出一個新問題。」是伊若琅，她身體前傾，越過了拉佳，金色的頭髮遮住了拉佳的黑髮，「她說服了你。但事實上，她可能另有計畫。」

「祭司團已經——」

「到處都有流言，」伊若琅道，「說你不只是個軍事幕僚，還是她的——」

「夠了！」阿格威斯憤怒至極。他的手在晶刃匕附近晃動，幾乎控制不住抽刀殺人的衝動，連面孔都開始扭曲。「信不信由你，但我無法再和那女人繼續下去了！她弄髒了我！她玷汙了她觸摸到的每樣東西！我被利用了。我一身髒泥——但我從來不會拿刀對付我的族人。到此為止！」

看到這一幕，珈尼瑪想：他總算流露真情了。

史帝加出乎意料地大笑起來。「哈，我的侄子，」他說道，「原諒我，但羞惱會讓人洩漏本性。」

「你同意了？」

「我沒這樣說，」他舉起一隻手，阻止阿格威斯的另一次怒罵，「這不是為了我，布林，是為了大家。」他伸手指向四周的人，「他們是我的責任。我們需要時間考慮厄莉婭提出的補償。」

「補償？從來沒有補償這回事。只有饒恕，但沒有……」

「那麼她提出哪些保證？」

「泰布穴地和你的耐巴地位，保持完全的自治和中立。她現在理解

了—」

「我不會加入她的人馬，也不會提供戰士給她。」史帝加警告說，「了解嗎？」

珈尼瑪聽出史帝加開始動搖了。她想：不，史帝加！不！

「不需要那些，」阿格威斯說道，「厄莉婭只希望你把珈尼瑪還給她，讓她履行婚約—」

「原來如此！」史帝加皺起眉頭，「珈尼瑪是我獲得赦免的代價。她以為我—」

「她認為你是明理的人。」阿格威斯道。

珈尼瑪高興地想：他不會答應的。別浪費力氣了。他不會答應的。

就在這時，她聽到左後方傳來一陣沙沙聲。她想躲閃，但一雙有力的手抓住了她。她還沒來得及叫出聲，一塊浸過迷藥的粗布就蒙住了她的臉。在失去意識之前，她感受到自己被扛著朝會議廳內最暗的那扇門前進。她想：我早該猜到的！我應該防備的！抓住她的那雙手是成年人的手，強壯有力。她無法掙脫。

珈尼瑪最後意識到的是冷冽的空氣、星辰的微光和一張蒙住的臉。這張臉望著她。接著響起一個聲音：「她沒有受傷吧？」

她沒能聽見回答。星空在她的視野中飛速旋轉，最後，隨著一道閃光，星空消失了。

61

摩阿迪巴給我們一門特殊知識，那就是洞悉未來。他讓我們知道伴隨這種洞悉而來的是什麼，以及預知未來的能力將如何影響那些似乎已經「準備就緒」的事件（即被預見到的、在相關系統中注定要發生的事件）。如前所述，這種洞悉成了怪誕的陷阱，困住預知者本人。他很可能成為犧牲品，為自己知道的事情獻祭──人類普遍有這樣的弱點。危險在於，他很可能會沉溺於自己所預知的真相中，忽視了一點：他們的預象會產生兩極化的作用。他們很容易忘記，在一個兩極分化的宇宙中，所有東西都需要其對立面才能存在。

──哈克．阿拉達《預象》



風捲起的沙塵如同大霧般浮在地平線上，遮擋了上升的旭日。沙丘陰影下的沙子仍然很涼。雷托站在大草原外緣眺望遠處的沙漠。他聞到塵土味，還有荊棘散發的芳香，聽到人和動物在清晨活動。這裡的弗瑞曼人沒有修建水渠。他們只有寥寥幾株親手種下的植物，幾個女人在澆水，水來自她們隨身攜帶的皮袋。他們的捕風器不怎麼堅固，沙暴一來就故障，但又很容易修復。艱苦、苛刻的香料貿易，再加上冒險，共同構成這裡的生活方式。這些弗瑞曼人仍然堅信天堂就是能聽到潺潺水聲的地方，但也正是這些人仍然珍惜雷托也認同的古老自由理念。

自由是一種孤獨的狀態，他想。

雷托調整白色長袍的繫帶，長袍覆蓋了他那件有生命的蒸餾服。他能感覺到沙鱒的膜是如何改變自己，也必須強迫自己克服深沉的失落感。他已經不完全是人類了。他的血液中流淌著奇怪的東西。沙鱒的纖毛已經刺入所有器官，他的器官不斷變化、適應，沙鱒也在變化、適應。雷托知道這一切，但他仍然感到殘留的人性在撕扯他的心，感到生

命因被連根拔而飽受煎熬。但是，他知道沉溺於這種感覺的後果，他很清楚。

讓未來自然發生吧，他想著，創造的唯一法則，就是創造本身。

他的目光不願離開沙漠和沙丘，不願離開那巨大的空無。沙漠邊緣躺著零星幾座岩石，那令人聯想到風、沙塵、稀有而孤零零的植物和動物，想起沙丘如何融入沙丘、沙漠如何融入沙漠。

身後傳來晨禱的笛聲。在這位新生的沙胡羅聽來，歌詠水氣的禱告彷彿是稍微變調的情歌。有了這種體認之後，音樂中似乎帶上了永恆的孤寂。

我可以就這麼走入沙漠，他想。

如果這樣做，一切都將改變。他可以任選一個方向走下去，無論哪個方向都一樣。他已經學會手無長物的生活，將弗瑞曼人的祕訣提升到可怕的程度：他攜帶的任何東西都是必需品，也只帶著必需品。他身上就只有長袍、藏在衣褶的亞崔迪氏族鷹戒，還有原本不屬於他的皮膚。

從這裡一走了之，太容易了。

空中的動靜引起他的注意──翅膀的形狀表明了那是一隻禿鷹。這景象令他心頭一痛。像弗瑞曼人一樣，禿鷹選擇在此生活，是因為這裡是牠們的出生地。牠們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沙漠造就了牠們。

然而，在摩阿迪巴和厄莉婭的統治下，新的弗瑞曼人種誕生了。正是因為他們，他才不能像他父親那樣就此走入沙漠。雷托想起艾德侯很早以前說過的一句話：「這些弗瑞曼人，他們活得很有尊嚴。我從來沒碰過貪婪的弗瑞曼人。」

現在卻出現了很多貪婪的弗瑞曼人。

一陣悲傷襲上。他決心要踏上那條路，去改變這一切，但是為此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高昂。而且，隨著他逐漸接近旋渦，那條路也越來越難掌控。

克拉里茲克，終極鬥爭，就在眼前……但那是迷失的代價，甚至更糟。

雷托身後傳來說話聲，然後是清脆的童音：「他在這裡。」

雷托轉過身去。

傳道人從大草原走了出來。一個孩子在前頭領著他。

為什麼我仍然把他當成傳道人？雷托問自己。

答案清晰印在雷托腦中：因為不再有摩阿迪巴，不再有保羅．亞崔迪。沙漠造就了他現在這個樣子━沙漠，還有迦庫魯圖的爪牙餵給他的大量香料，再加上他們不時的引誘。傳道人比他要老得多，香料並沒有延緩他的衰老，反而加劇了衰老。

「他們說你想見我。」小領路人停下後，傳道人開口說道。

雷托看著大草原的孩子，他幾乎和自己一樣高，一臉既畏懼又好奇的神情。小號蒸餾服面罩上方露出炯炯發亮的少年眼睛。

雷托揮了揮手：「退下。」

有那麼片刻，孩子聳著肩，一副不樂意的模樣。但很快，弗瑞曼人尊重隱私的本性占了上風，他離開了他們。

「你知道法拉肯已經到了厄拉科斯嗎？」雷托問道。

「葛尼昨晚載著我飛到這裡時，已經告訴我了。」

傳道人想：他的話多麼冷淡，就像過去的我。

「我面對困難的抉擇。」雷托說道。

「我以為你早就作出決定。」

「我們都知道那個陷阱，父親。」

傳道人清了清嗓子。緊繃的氣氛告訴他危機已近在眼前。雷托不再依靠純粹的預象了，他開始掌握預象。

「你需要我幫忙？」傳道人問道。

「是的，我要回厄拉欽恩，我希望以你領路人的身分回去。」

「為什麼？」

「你能再去厄拉欽恩傳一次道嗎？」

「也許。我還有些話沒說完。」

「你無法再回沙漠了，父親。」

「如果我答應跟你去的話？」

「對。」

「我會遵從你的任何決定。」

「你考慮過嗎？法拉肯來了，你母親肯定和他在一起。」

「毫無疑問。」

傳道人再次清了清嗓子。這洩漏了他內心的緊張，摩阿迪巴絕不會

允許自己有這種表現。這具軀體離過去的自律太遠了，他的神智常會洩漏迦庫魯圖造就的瘋狂。傳道人認為回厄拉欽恩或許並不是明智的選擇。

「你無需和我一起回去，」雷托說道，「但我的妹妹在那裡，我必須回去。你可以和葛尼一起走。」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你也會去厄拉欽恩嗎？」

「是的，我必須見法拉肯。」

「我和你一起去。」傳道人嘆了口氣。

雷托從傳道人的舉止中感受到幾絲古老預象的狂熱。他想：他還在玩那套預知的把戲嗎？不。他不會再走那條路了。他知道與過去糾纏會掉入什麼陷阱。傳道人的每句話都證實了他已經將預象全托付給兒子，因為他知道，兒子已預知宇宙的萬事萬物。

「我們幾分鐘後離開，」雷托說道，「你想告訴葛尼嗎？」

「葛尼不和我們一起去？」

「我想讓葛尼活下來。」

緊張就緊張吧，傳道人不壓抑了。周圍的空氣中、他腳下的土地裡，緊張無處不在，但主要集中在那個不是孩子的孩子身上。過去的預象哽在他的喉嚨裡，隨時可能發出吶喊。

這該死的神聖！

他躲不掉恐懼。他知道他們在厄拉欽恩將面對什麼。他們將再次和那種可怕、致命、永不給他們安寧的力量對決。

孩子拒絕戴上父親的枷鎖，這象徵了人類最獨一無二的能力。「我無需成為我父親那樣的人。我無需遵從父親的命令，甚至無需相信他所相信的。身而為人，我有能力選擇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成為什麼、不成為什麼。」

——哈克．阿拉達《雷托．亞崔迪二世》



朝聖的女人在神殿廣場上隨著鼓聲笛聲起舞。她們的頭上沒有頭巾，脖子上也沒有項圈，衣衫輕薄透明，轉圈時，長長的黑髮時而筆直地甩動，時而披散在臉上。

厄莉婭在神殿高處看著底下的場景，又是入迷，又是厭惡。早晨已經過了一半，不久後，香料咖啡的香氣將從遮陽棚下的商鋪中傳出，瀰漫整座廣場。很快，她將出去迎接法拉肯，送上正式的禮物，並監督他和珈尼瑪的第一次會面。

一切都按照計畫順利進行。珈尼將殺了他，然後，在接下來的混亂中，只有一個人準備好收拾殘局。線繩拉動，木偶開始跳舞。一如她的期望，史帝加已經殺死阿格威斯。阿格威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她的人帶到新城鎮，綁架了史帝加等人。她送給阿格威斯的新靴中藏著信號發射器。史帝加和伊若琅此時被關押在神殿的地牢裡。或許應該馬上處死，但兩人可能還有利用價值，再等等也無妨。

她注意到下方的城市弗瑞曼人正在觀賞朝聖者跳舞，眼神熱烈而堅定。離開沙漠之後，城鎮裡的弗瑞曼人仍維持基本的性別平等，但男性和女性的社會差異已悄悄入侵。這一點也在計畫中。分裂及軟弱。從這些欣賞異星舞蹈的弗瑞曼人身上，厄莉婭能感受到這種細微的變化。

讓他們看吧。讓他們的腦中塞滿七情六欲。

上半截窗戶開著，厄莉婭能感到外面溫度在急劇上升。在這個季

節，溫度將在日出後升高，並在午後達到高峰。廣場石板上的溫度要比這裡高出許多，舞者會很不舒服，但她們仍舊在旋轉、下腰、甩開雙臂，髮絲仍舊隨著舞姿飄散。她們將舞蹈獻給厄莉婭，天堂之源。一名副官和她提過這件事，而且對這些異星人的奇特行為相當不屑。副官解釋那些女人來自伊克斯星，那裡還殘留了一些違禁的科學和科技。

厄莉婭哼了一聲。這些女人和沙漠中的弗瑞曼人一樣無知、迷信且落後……那個不屑的副官說得沒錯。但是，那副官和這些伊克斯人都不知道，在某種已經消亡的語言中，伊克斯這個詞只是一個數字。

厄莉婭輕輕笑了笑，想：讓她們跳吧。舞蹈能消耗能量，而這些能量原本可能被用於破壞。再說音樂也很動聽，在葫蘆鼓和拍手聲之間，一陣陣似有若無的樂聲不住飄盪。

突然間，廣場遠端傳來的嘈雜聲淹沒了音樂。舞者踏錯舞步，短暫的遲疑之後又重新舞動，但已經無法做到整齊劃一，連注意力都飄到廣場另一端的入口。那裡有一群人擁到石板上，像流水通過開啟的水渠。

厄莉婭盯著那股人流。

她聽到了喊叫聲，有個詞蓋過了其他聲音：「傳道人！傳道人！」

隨後，她看到了他，隨著第一道波浪大步走來，一隻手搭在年輕領路人的肩上。

朝聖的舞者不再轉圈，退回到厄莉婭下方的臺階附近，和觀眾擠在一起。厄莉婭感覺到了人群的敬畏。她自己也心慌意亂。

他竟敢！

她半轉過身，想召喚侍衛，轉念一想又放棄了。人群擠滿了廣場。如果阻擾他們聆聽盲人的預言，場面可能會很難看。

厄莉婭握緊拳頭。

傳道人！為什麼保羅要這麼做？有一半的人認為他是「沙漠狂人」，因此害怕他；另一半人則在市集或商鋪竊竊私語，說他就是摩阿迪巴，不然祭司團怎會允許他傳布乖戾的異端邪說？

厄莉婭在人群中看到了難民，那些從廢棄穴地逃出來的殘存者，身上的長袍破爛不堪。

「夫人？」

聲音從厄莉婭身後傳來。她轉過身，看到姿亞站在通向外廳的拱

廊。全副武器的皇室侍衛緊跟在她身後。

「什麼事，姿亞？」

「夫人，法拉肯在外面請求會面。」

「在這裡？我的宅邸內？」

「是的，夫人。」

「他一個人嗎？」

「還有兩名護衛和潔西嘉女士。」

厄莉婭一隻手放在喉嚨上，想起上次與母親的對峙。時空不同了，新的情勢決定了兩人的關係。

「他太急躁了，」厄莉婭說道，「他有什麼理由嗎？」

「他聽說了那個……」姿亞指了指居高臨下的窗戶。「他說，他聽說妳有最好的視野。」

厄莉婭皺起眉頭：「你相信他的話嗎，姿亞？」

「不，夫人。我認為他聽說了一些流言。他想看看您的反應。」

「是我母親教唆的！」

「顯然是，夫人。」

「姿亞，我親愛的，我要求妳執行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命令。過來。」

姿亞走到離她只有一步遠的地方：「夫人？」

「讓法拉肯、他的護衛，還有我母親進來。然後把珈尼瑪帶來這裡。她全身上下都要打扮成弗瑞曼新娘──全身上下。」

「帶著刀嗎，夫人？」

「帶著刀。」

「夫人，那……」

「珈尼瑪不會對我構成威脅。」

「夫人，有充分的理由顯示她和史帝加一起逃走比較是為了保護他而不是──」

「姿亞！」

「夫人？」

「珈尼瑪已經為史帝加請命，而史帝加還活著。」

「但她是第一順位繼承人！」

「儘管執行我的命令，讓珈尼瑪準備好。同時，派祭司團的五名神殿侍祭到廣場上，讓他們伺機搭話，把傳道人請來我這裡，除此之外什麼也別做。他們不能用武力。邀請時務必要恭敬，絕不能使用武力。還有，姿亞——」

「夫人？」她繃著臉確認。

「必須同時將傳道人和珈尼瑪帶來。我打出手勢時，兩人要一起進來。明白了嗎？」

「我知道這個計畫，夫人，但是——」

「去辦就是了！一起帶進來。」隨後厄莉婭一揚頭，示意女侍衛離去。姿亞轉身走了。厄莉婭說道：「順便讓法拉肯他們進來，但是要找十個最可靠的人帶他們過來。」

姿亞轉過頭來，邊走出屋子邊說：「遵命，夫人。」

厄莉婭轉身望向窗外。只要再過幾分鐘，計畫就會結出血淋淋的果實。保羅將當場目睹他女兒發出致命的一擊，終結他的自命不凡。厄莉婭聽到姿亞的侍衛隊走了進來。很快就要結束了，一切都將結束。她洋洋自意，俯視傳道人站在第一級臺階上，年輕領路人隨侍在側。厄莉婭看到身穿黃色長袍的神殿祭司等在左邊，隨著人群推擠慢慢後退。然而他們在對付人群方面很有經驗，仍設法接近目標。傳道人的聲音在廣場上空迴盪，人群屏氣凝神等待他講道。讓他們聽吧！很快，他的話將被解讀成別的意思，而且不會再有傳道人來糾正了。

她聽到法拉肯一行人走了進來。潔西嘉的聲音傳來：「厄莉婭？」

厄莉婭沒有轉身，直接說道：「歡迎，法拉肯王子，還有妳，母親。過來欣賞好戲吧。」她向身後瞥了一眼，見身材魁梧的薩督卡泰卡尼克正怒視著攔路的侍衛。「太失禮了，」厄莉婭說道，「讓他們過來。」兩名侍衛顯然接到了姿亞的指令，走上前站在她和其他人中間。其他侍衛退到一旁。厄莉婭退到窗戶右側，示意道：「這裡是視野最好的位置。」

潔西嘉穿著傳統黑色長袍，兩眼盯著厄莉婭，陪著法拉肯走到窗前，站在他和厄莉婭的侍衛之間。

「妳真是太客氣了，厄莉婭夫人，」法拉肯說道，「我聽到太多關於這位傳道人的傳言。」

「那底下就是他本人。」厄莉婭說道。法拉肯穿著灰色薩督卡軍服，軍服上沒有任何裝飾，舉手投足間的優雅吸引了厄莉婭。或許這位柯瑞諾王子不只是遊手好閒的紈褲。

傳道人的聲音被窗戶下的監聽器放大之後，傳遍整個屋子。厄莉婭感到自己的骨頭都隨之震動，她開始入迷地傾聽他講道。

「我發現自己來到了禪沙漠，」傳道人喊道，「身處哀嚎的荒地。神命令我把那個地方清理乾淨。因為我們在沙漠上被激怒，在沙漠上悲痛。我們在曠野中受到誘惑，放棄了我們的道路。」

禪沙漠，厄莉婭想，第一批禪遜尼流浪者接受試煉的地方，而弗瑞曼人正是這些流浪者的後裔。他在說什麼？他難道是在暗示，那些效忠於皇室的穴地被摧毀有他的一份？

「凶暴的野獸躺在你們的土地上，」傳道人說道，話聲在廣場上迴盪，「陰沉的生物占據了你們的房屋。你們這些逃離家園的人無法回到沙漠上生活。是的，你們這些背棄正道的人，如果再執迷不悔，將死在汙穢的巢中。但如果你們留意我的警告，神將指引你們穿越深淵，進入神的山嶺。是的，沙胡羅會指引你們。」

人群發出低吟。傳道人停了下來，空洞的眼窩跟著聲音從這頭掃到那頭。接著他舉起雙手，張得很開，叫喊道：「哦，神，我的肉體渴望回到乾涸的土地！」

一名老婦人站在傳道人面前，從她破爛的長袍就能看出她是難民。她朝著他舉起雙手，祈求道：「幫幫我們，摩阿迪巴，幫幫我們！」

厄莉婭的胸腔因恐懼而緊縮。她問自己那個老婦人是否知道事情的真相。她瞥了母親一眼，但潔西嘉女士並沒有移動，而是在法拉肯、厄莉婭的侍衛和窗戶外的景象之間來回打量。法拉肯則彷彿在那裡生了根，牢牢地被吸住了。

厄莉婭又朝窗外看去，想尋找那幾名神殿祭司。他們沒有出現在她的視野中，她懷疑他們已經繞到神殿的大門下，想從那裡找條路直接走下臺階。

傳道人用右手指著老婦人的頭喊道：「能幫助你們的，只有你們自己！你們都是反叛者，你們帶來了乾燥的風，挾帶著沙塵和熱浪。你們背負著沙漠的重擔，以及來自沙漠，來自那可怕地方的旋風。我從荒野

中走來。水從破裂的水渠流過沙漠。河流在大地縱橫交錯。沙丘中心竟然有水從天空落下！哦，我的朋友，神給我下了命令，在沙漠中為我們的主建造一條大道吧。」

他伸出一根僵硬的手指，顫抖著指了指腳下的臺階：「新城鎮永遠不再能居住，那並不是我們的損失！我們曾吃著來自天堂的麵包，然而陌生人的喧鬧將我們趕離家園！他們給我們帶來了荒蕪，讓我們的土地不再適合居住、不再有生機。」

人群開始騷動，難民和城市弗瑞曼人怒視著身邊的異星朝聖者。

他可能會發動血腥暴亂！厄莉婭想，好吧，隨他去。我的祭司可以趁亂接近他。

她看到了那五名身穿黃色長袍的祭司結成緊密的小隊伍，沿著傳道人身後的臺階慢慢往下走。

「我們灑在沙漠上的水變成了鮮血，」傳道人揮舞著手臂說道，「流淌在我們土地上的鮮血！看哪，我們的沙漠可以安樂又繁榮。這樣的沙漠引來了陌生人，陌生人藏在我們中間，帶來了暴力！他們的部隊在集結，最後的克拉里茲克就要來臨了！他們奪取沙漠的豐饒物產，挖走藏在地底的珍寶。看哪，他們仍然在繼續邪惡的工作。書上是這麼寫的：『我站在沙漠上，看到沙地中躍起一頭野獸，野獸的頭上刻著神的名字！』」

人群發出憤怒的低語，紛紛舉起拳頭，揮舞著。

「他在做什麼？」法拉肯小聲問道。

「我也想知道。」厄莉婭說道。她一隻手撫著胸口，感受著此刻的緊張和刺激。如果他再繼續說下去，人群就要對朝聖者動手了！

然而傳道人卻側轉身體，空洞的眼窩對準神殿，伸出手，指著高處厄莉婭宅邸的窗戶。「褻瀆仍然存在，」他叫喊道，「褻瀆！褻瀆者就是厄莉婭！」

廣場上的人目瞪口呆。

厄莉婭全身一僵。她知道人群看不到她，但仍然覺得自己正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顯得那麼無助。她腦中那個想安慰她的聲音與她的心跳在相互較量。她只能定定看著底下那場精彩的演出。傳道人的手仍繼續指著窗戶。

然而，祭司再也無法忍受他的話。他們打破了沉默，發出憤怒的呼喊，向臺階下衝去，撞開一條路。人群也開始反抗，如同波浪般衝上臺階，將站在第一排的觀眾撞得七零八落。波浪捲住了傳道人，衝散他和年輕領路人。隨後，人群中伸出一隻套著黃色衣袖的手臂，手臂末端的手揮舞著一把晶刃匕。她看到那把刀刺了下去，扎進傳道人的胸膛。

神殿大門關閉的巨響讓厄莉婭從震驚中回過神來。侍衛這麼做顯然是為了防止人群衝入神殿。但人們已經後退了，在臺階上圍著一具坍縮的物體。可怕的死寂籠罩著廣場。厄莉婭看到很多屍體，但只有那一具單獨躺在那裡。

人群發出痛苦的叫喊：「摩阿迪巴！他們殺了摩阿迪巴！」

「神啊，」厄莉婭顫抖著，「神啊。」

「現在祈求已經晚了，不是嗎？」潔西嘉說道。

厄莉婭轉過身，注意到法拉肯被她嚇到──他看到她臉上的狂怒。「他們殺死了保羅！」厄莉婭尖叫道，「那是妳兒子！當那些人證實了這一點之後，妳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潔西嘉靜靜站在那裡，久久不動。厄莉婭告訴她的事，她早已知道。法拉肯伸出手拍了拍她，打破了此刻的安靜。「女士。」他說，聲音飽含同情，潔西嘉心想，她或許會被那樣的同情淹死。她看看厄莉婭臉上冰冷的怒容，再看看法拉肯臉上的哀傷和憐憫，不禁想：或許我的工作做得太出色了。

厄莉婭的話沒有可疑之處。潔西嘉記得傳道人聲音中的每個語調，從中聽出自己的心血。她花了多年時間栽培那個人。他注定要成為皇帝，現在卻躺在神殿臺階前那張血淋淋的墊子上。

加弗拉讓我變得盲目，潔西嘉想。

厄莉婭向一個副官示意：「把珈尼瑪帶來。」

潔西嘉強迫自己理解那幾個詞的意思。珈尼瑪？現在？為什麼？

副官轉身向外屋的大門走去，正想下令打開門閂，但話還沒有出口，整扇門就鼓了起來。鉸鏈崩裂了，門閂也彈到一旁。厚鋼板製成、能抵擋可怕能量的大門就倒在屋內。侍衛手忙腳亂躲開倒下的大門，紛紛拔出武器。

潔西嘉和法拉肯的護衛緊緊圍著柯瑞諾王子。

然而門框下只站著兩個小孩：珈尼瑪站在左方，身穿著黑色婚禮長袍；雷托站在右側，沾滿沙塵的白色長袍下方是灰色緊身蒸餾服。

厄莉婭站在倒下的大門旁，看著這兩個孩子，不由自主抖了起來。

「家族成員都在這裡歡迎我們。」雷托說道，「祖母。」他朝潔西嘉點了點頭，然後將注意力轉到柯瑞諾王子身上，「這位一定是法拉肯王子。歡迎來到厄拉科斯，王子。」

珈尼瑪的眼神空蕩蕩的。她的右手抓住腰間的儀式用晶刃匕，努力想從雷托手中掙脫。雷托搖了搖她的手臂，她整個身體隨之一晃。

「看著我，各位家人，」雷托說道，「我是亞崔迪氏族的雄獅。還有這位—」他又搖了搖她的手臂，她的身體再次晃了幾下，「這位是亞崔迪氏族的母獅。我們來引導你們走上Secher Nbiw，黃金之路。」

珈尼瑪聽到了那個暗語，「Secher　Nbiw」。被封存的記憶立刻重新流回她的意識，整整齊齊地排列著、流淌著，體內母親的意識在記憶之流周圍巡守，她是記憶大門的守衛。此刻，珈尼瑪知道自己已經征服體內的喧嚷呼喊。她擁有了一扇大門，需要時，她可以透過門觀察過去。幾個月的自我催眠為她打造了一個安全的堡壘，她可以在裡面管理自己的肉身。當她意識到自己站在何處以及和誰站在一起之後，立刻轉向雷托，想向他說明自己身上的變化。

雷托放開她的手臂。

「我們的計畫奏效了嗎？」珈尼瑪低聲問道。

「夠有效了。」雷托說道。

厄莉婭從震驚中回過神來，衝著站在她左邊的侍衛喊道：「抓住他們！」

雷托彎下腰，單手抓起地上的門，扔向侍衛。兩名侍衛被釘在牆上，剩下的都驚恐地向後退去。這扇門有半噸重，而這孩子卻能隨手拋擲。

厄莉婭這才意識到門外的走廊肯定還躺著更多侍衛，雷托進來時已經消滅了他們，而且，這孩子還毀了她那扇牢不可破的門。

看到那兩具被釘在牆上的屍體，目睹雷托擁有的力量之後，潔西嘉也有相同的猜測。但珈尼瑪剛才的話觸發了她的貝尼．潔瑟睿德內心，迫使她維持鎮定。

「什麼計畫？」潔西嘉問道。

「黃金之路，為了帝國所作的計畫，我們的帝國。」雷托說道，他朝法拉肯點了點頭，「別把我想得太壞，表兄。我也在為你效力。厄莉婭想讓珈尼瑪殺了你，我則寧願你多少能幸福地過自己的生活。」

厄莉婭朝走廊裡畏畏縮縮的侍衛尖叫道：「我命令你們，抓住他們！」

但侍衛不願進入屋子。

「在這裡等我，妹妹，」雷托說道，「我還有討厭的任務要完成。」他穿過屋子，朝厄莉婭走去。

她在他面前往後退，縮到角落裡，蹲下身體，拔出了刀。刀柄上綠色的珠寶反射著窗戶透入的陽光。

雷托繼續前進。他赤手空拳，但手已經張開，做好了準備。

厄莉婭的刀猛地刺來。雷托跳了起來，幾乎撞上天花板。他左腿踢出，踢中她的頭。她四腳朝天跌倒在地，額頭留下了一道血痕。晶刃匕從她的手中飛落，順著地板滑到屋子另一頭。厄莉婭慌忙朝刀子爬去，卻發現雷托站在她前方。

厄莉婭猶豫了一下，回憶起她所受過的一切貝尼．潔瑟睿德訓練，從地板上爬了起來，保持著放鬆的平衡姿態。

雷托繼續向她走去。

厄莉婭向左佯攻，右肩一旋，踢出右腿，腳尖直戳過去。如果攻擊到位，這一腳可以把人的內臟都踢出來。

雷托用手臂承受這一踢，然後一把抓住她的腳，把她整個人拎了起來，揮動手臂掄轉。轉動的速度越來越快，她的長袍不斷抽打著她的身體，啪啪聲傳遍整間屋子。

其他人都低下頭，躲到一邊。

厄莉婭不斷尖叫，但雷托繼續揮動她。叫聲漸漸停下。

雷托放慢速度，輕輕把她放在地板上。她躺在那裡，喘著粗氣。

雷托朝她彎下腰。「我本來可以把妳甩到牆上，」他說道，「或許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但是，妳應該自己選擇。」

厄莉婭的眼睛瘋狂地左右掃視。

「我已經征服了內在生命，」雷托說道，「看看珈尼吧，她也──」

珈尼瑪打斷道：「厄莉婭，我可以教妳──」

「不！」厄莉婭發出淒厲的喊叫，胸膛不住起伏，聲音開始滔滔不絕從她口中湧出，支離破碎，有的在咒罵，有的在懇求。「看到了吧！妳為什麼就是不聽！」還有「你為什麼這麼做！發生了什麼事？」接著是「讓他們住嘴！」

潔西嘉蒙住雙眼。她感到法拉肯把一隻手放在她肩上，安慰著她。

厄莉婭仍在咆哮：「我要殺了你！」她飆出駭人聽聞的咒罵，「我要喝光你的血！」各種語言從她的嘴裡冒出，亂七八糟，令人驚駭。

走廊裡擠成一團的侍衛擺出沙蟲手勢，用拳頭堵住耳朵。她被附身了！

雷托搖搖頭，走到窗戶旁，飛快捶了三下，擊碎牢不可破的超玻璃。

厄莉婭的臉上現出一絲狡猾的神色。從那張扭曲的嘴中，潔西嘉聽到了類似自己的聲音，拙劣地模仿貝尼．潔瑟睿德的魅音。「你們所有人！站在那裡別動！」

潔西嘉放下雙手，發現上面沾滿淚水。

厄莉婭翻了個身，吃力地站了起來。

「你們不知道我是誰嗎？」她問道。這是她以前的聲音，是小厄莉婭那甜美輕快的聲音，「為什麼你們都那樣看著我？」她把懇求的目光對準潔西嘉，「母親，阻止他們。」

潔西嘉只能搖搖頭，極端的恐懼讓她全身虛軟。貝尼．潔瑟睿德那些古老的警告全變成了現實。她看著並肩站在厄莉婭身旁的雷托和珈尼瑪。對可憐的雙胞胎來說，這些警告又意味著什麼？

「祖母，」雷托的語氣帶著懇求，「我們非得進行附身測試嗎？」

「你有什麼資格談測試？」厄莉婭的聲音變成男人，那個暴躁、專橫、好色的男人。

雷托和珈尼瑪都聽出了這個聲音。老哈肯能男爵。同樣的聲音也在珈尼瑪的海中響起，但她體內的大門關閉了，她能感受到母親在為她守衛門口。

潔西嘉仍無法開口。

「那麼由我來決定吧。」雷托說道，「選擇在妳，厄莉婭。附身測

試，或者……」他朝破碎的窗戶揚了揚頭。

「你憑什麼叫我選擇？」厄莉婭問道。仍然是老男爵的聲音。

「魔鬼！」珈尼瑪尖叫道，「讓她自己決定！」

「母親，」厄莉婭用小女孩的聲音懇求道，「母親，他們在幹什麼？妳想讓我怎麼辦？幫幫我。」

「妳幫助自己吧。」雷托命令道。隨即，在那瞬間，他在她眼中看到他姑母破碎的影像，她透過那雙眼睛無助地看著自己。影像很快消失。她的身體動了起來，像根棍子一樣僵硬而又艱難地走著。她搖搖晃晃，不斷摔倒，不斷轉身回來，而後又不斷轉身繼續前進。離窗戶越來越近了。

老男爵的聲音從她的嘴唇中發瘋般湧出。「停下！停下，我說！我命令妳！停下！感受這個吧！」厄莉婭伸手抱住頭，跌跌撞撞來到窗前。她把腿靠在窗臺上，那個聲音仍在咆哮。「別這麼做！停下，我能幫妳！我有個計畫。聽我說。停下，我說。等等！」厄莉婭把手從頭上拿開，抓住破損的窗扉，猛一用力，把自己拉離窗臺，消失在窗外。摔落的過程中甚至沒有發出一聲尖叫。

他們在屋內聽到人群大喊大叫，隨後傳來沉悶的撞擊聲。

雷托看著潔西嘉：「我們告訴過妳，要憐憫她。」

潔西嘉轉身將臉埋入法拉肯的上衣。

63

有這麼一個假設：攻擊某個系統中具有意識的部分，系統可以運作得更順暢。這洩漏了危險的無知。那些自稱科學家或科技專家的人常會走上這種無知的路。

——哈克．阿拉達《巴特勒聖戰》



「他在晚上奔跑，表兄，」珈尼瑪說道，「你見過他奔跑嗎？」

「沒有。」法拉肯說道。

他和珈尼瑪待在堡壘的小會客廳，雷托要兩人在那裡等他。泰卡尼克站在一側，因為身邊的潔西嘉女士而渾身不自在。潔西嘉現在顯得非常孤僻，彷彿活在另一個世界。早餐結束還不到一個小時，但很多事情都已經動了起來：傳召宇航，還有發訊息給鉅貿聯會和蘭茲拉德會。

法拉肯發現自己很難理解這些亞崔迪人。關於這一點，潔西嘉女士已經警告過他，但他還是大惑不解。他們仍然在討論婚禮，儘管政治聯姻的理由已經不存在。雷托將登上皇位，這一點沒什麼疑問。當然，他那身奇怪的活皮膚需要蛻掉……但是，到時候……

「他奔跑是為了讓自己疲憊，」珈尼瑪說道，「他是克拉里茲克的化身。沒有風能快得過他。當他用盡力氣，他會回來，枕著我的腿休息。『讓我們內在的母親找個方法讓我死去。』他這樣求我。」

法拉肯盯著她。廣場騷亂過後的一星期內，堡壘內有種奇異的節奏，日子過得神神祕祕。從泰卡尼克（目前正為亞崔迪氏族提供軍事建言）那裡，他還得知大盾壁後方爆發了激烈的戰爭。

「我聽不懂。」法拉肯說道，「找個方法讓他死去？」

「他叫我讓你預備好。」珈尼瑪說道。這位柯瑞諾王子古怪的天真不止一次令她震驚。這是潔西嘉的功勞嗎？抑或是他的天性？

「預備什麼？」

「他不再是人類了。」珈尼瑪說道，「昨天你問我，他什麼時候才會除去那身活皮膚。不會的。那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他也是那皮膚的一部分。雷托估計他能在那張膜毀掉他之前活上四千年。」

法拉肯試圖嚥口唾沫潤潤嗓子。

「你明白他為什麼要奔跑了嗎？」珈尼瑪問道。

「但如果他能活這麼久，又是那麼——」

「因為他體內有太多人類記憶。想想那些生命吧，表兄。不，你無法想像，因為你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是我有。我能想像他的痛苦。他的奉獻比世上任何人還要多。我們的父親走入沙漠，想逃避那些記憶，厄莉婭因為害怕而成了妖煞。在這方面，我們的祖母只是迷糊的嬰兒，然而她卻必須窮盡貝尼．潔瑟睿德的把戲來保護自己。但是雷托！他就是他自己，他是獨一無二的。」

法拉肯被她的話嚇到了。統治四千年的皇帝？

「潔西嘉知道，」珈尼瑪看著她的祖母說道，「他昨晚告訴她了。他把自己稱作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長期計畫師。」

「那個計畫……是什麼？」

「黃金之路。他之後會跟你解釋。」

「他也給我指派了角色嗎，在這個……計畫裡？」

「擔任我的配偶。」珈尼瑪說道，「他接管了女修會的育種計畫。我相信我祖母已經跟你說過，貝尼．潔瑟睿德一直夢想培育出能力超凡的男性聖母……」

「妳的意思是，我們只是——」

「不是只是，」她抓住他的手臂，親密地捏了捏，「他將指派很多重要任務給我們，但不會是在我們照顧孩子的時候。」

「妳的年齡還太小。」法拉肯說道，掙脫她的手。

「不要再犯這種錯了。」她以冰冷的語氣說道。

潔西嘉和泰卡尼克一起走上前來。

「泰卡告訴我戰爭已經擴展到外星球，」潔西嘉說道，「巴力剋星的中央神殿已經被包圍了。」

法拉肯體會著她那種平靜的語氣。他昨晚已經與泰卡尼克一起分析了那份戰報。帝國內部的叛亂野火正熊熊燃起。當然，火能撲滅，但是

等待著雷托的可能是個殘破的帝國。

「史帝加來了，」珈尼瑪說道，「他們一直在等他。」她再次抓住法拉肯的手臂。弗瑞曼老耐巴從遠處那扇門外走了進來，兩名過去時代的敢死隊員隨侍在側。他們都穿著正式的喪服：黑色長袍，鑲著白色滾邊，頭上綁著黃色頭巾。他們沉穩地向這邊走來，但史帝加一直盯著潔西嘉，然後停在她面前，鄭重地點了點頭。

「你仍然擔心鄧肯．艾德侯之死。」潔西嘉說道。她不喜歡她的老朋友表現出的戒慎。

「聖母。」他說道。

所以要這樣了！潔西嘉想著，照弗瑞曼人的規矩公事公辦，帶著難以抹滅的血跡。

她說道：「在我們看來，你只是做了鄧肯指派給你的任務。有人將生命獻給亞崔迪氏族，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史帝加？你也曾不止一次準備獻出你的生命。為什麼？是因為你知道亞崔迪氏族將給你什麼樣的回報嗎？」

「我很高興妳沒有找藉口報復我，」他說道，「但是我有些事必須和妳孫子談一談。這些事可能會把我們和你們永遠分開。」

「你是說泰布不會效忠他？」珈尼瑪問道。

「我的意思是我保留我的決定，」他冷冷盯著珈尼瑪，「我不喜歡我的弗瑞曼人現在這個樣子。」他咆哮道，「我們要回歸古老之道，如果有必要，就和你們決裂。」

「只能暫時如此。」珈尼瑪說道，「沙漠正在死去，史帝加。沒有了沙蟲，沒有了沙漠，你能怎麼辦？」

「我不相信！」

「百年之內，」珈尼瑪說道，「世上的沙蟲將剩下不到五十條，而且還是病蟲，生活在精心維護的保護區，產出的香料只供應給宇航，至於價格……」她搖了搖頭，「我看到雷托定下的數字。他走遍了這顆行星。他知道情況。」

「這是又一個讓弗瑞曼人成為你們附庸的把戲嗎？」

「你什麼時候當過我們的附庸了？」珈尼瑪問道。

史帝加吼了一聲。不管他說什麼或做什麼，這對雙胞胎總有辦法讓

人覺得錯全在他。

「昨晚他和我說了黃金之路，」史帝加脫口而出，「我不喜歡！」

「這就怪了，」珈尼瑪瞥了祖母一眼，「大半個帝國都會很歡迎。」

「黃金之路會毀了我們所有人。」史帝加喃喃道。

「但是所有人都嚮往黃金年代，」珈尼瑪說道，「難道不是嗎，祖母？」

「所有人。」潔西嘉贊同道。

「他們盼望強大的帝國，雷托能滿足他們的願望。」珈尼瑪說道，「他們盼望和平、豐厚的收成、繁榮的貿易、平等的地位，只是不要黃金統治。」

「對於弗瑞曼人來說，這一切意味著滅亡！」史帝加抗議道。

「你怎麼能這麼說？難道我們不再需要士兵和勇敢的戰士來解決偶爾的不滿嗎？史帝加，你和泰卡那些勇敢的人將受命去完成這些任務。」史帝加看著薩督卡指揮官，兩人之間碰撞出一陣奇特的理解火花。

「還有，雷托將控制香料。」潔西嘉提醒他們。

「他將完全控制香料。」珈尼瑪說道。

憑藉潔西嘉傳授給他的新覺知，法拉肯聽出珈尼瑪和她的祖母在演出一場事先排練好的戲。

「和平將持續下去，」珈尼瑪說道，「戰爭的記憶將會消失。雷托將率領人類在美好的花園中至少前進四千年。」

泰卡尼克困惑地看著法拉肯，清了清嗓子。

「什麼事，泰卡？」法拉肯問道。

「我想私下跟你談談，王子。」

法拉肯笑了，他知道泰卡尼克那個軍人的腦中會有什麼樣的問題，他也知道現場至少還有兩個人也猜出了他的問題。「我不會出售薩督卡。」法拉肯說道。

「沒有必要。」珈尼瑪說道。

「你聽從這個孩子的話？」泰卡尼克問道，他怒了。那個老耐巴清楚這個陰謀將引發什麼樣的問題，但其他人卻對此一無所知。

珈尼瑪冷笑一聲：「告訴他，法拉肯。」

法拉肯嘆了口氣。他很容易在不經意間忘記這個不是孩子的孩子有多特殊。他可以想像若要和她共度一生，每次親暱時他都會有所保留。這樣的未來不盡然令人愉快，但是他開始意識到他躲不掉了。完全控制日益減少的香料供應！沒有香料，任何東西都無法在宇宙中移動。

「以後再說吧，泰卡。」法拉肯說道。

「但是—」

「我說了，以後！」他第一次對泰卡尼克用了魅音，看到那個人奇怪地眨了眨眼睛，然後陷入沉默。

潔西嘉的嘴角浮現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他在同一句話中既提到和平，也提到死亡。」史帝加喃喃道，「黃金之路！」

珈尼瑪說道：「他將率領人們度過死亡崇拜，進入生機勃發的自由空氣！他談到死亡，因為那是必須的，史帝加。對死亡的焦慮能讓生者意識到自己還活著。當他的帝國倒塌……是的，他的帝國會倒塌。你以為現在就是克拉里茲克，但是克拉里茲克尚未到來。當它到來時，人類將更新自己的記憶，重新體會活著的感受。只要有人還活著，這個記憶就不會消失。我們將再次經歷嚴酷的考驗，史帝加。我們將通過這次考驗。我們總是能從廢墟中站立起來，總是。」

聽到她的話後，法拉肯終於理解剛才她所說的雷托在奔跑是什麼意思。他將不再是人類。

史帝加還是沒有被說服。「沒有沙蟲了。」他怒吼道。

「哦，沙蟲會回來的。」珈尼瑪向他保證，「所有沙蟲將在兩百年內死去。但在這之後，牠們還會回來。」

「怎麼回—」史帝加嚥下後半句話。

法拉肯感到自己的意識正在覺醒。他在珈尼瑪開口之前就知道了她要說什麼。

「宇航能勉強撐過那些供應不足的年份，靠他們和我們的庫存。」珈尼瑪說道，「但在克拉里茲克之後，將會有大量香料。在我兄長走入沙漠之後，沙蟲將回歸厄拉科斯。」

和許多宗教一樣，摩阿迪巴的黃金永生會也退化成流於表面的巫術。神祕的宗教徵兆被簡化為深層心理歷程的象徵，而那些歷程當然有如狂風暴雨。他們需要活著的神，然而他們卻沒能擁有，而摩阿迪巴之子修正了這個情勢。

—據稱是呂洞賓的話



雷托坐在獅子皇座上，接受各部落宣誓效忠。珈尼瑪站在他身旁低一階的地方。大廳裡的儀式已經進行了數小時。弗瑞曼部落代表團和耐巴一個個在雷托面前走過。每支代表團都帶來了禮物獻給這位神。這位復仇之神不但法力駭人，也答應賜予他們和平。

上星期，他降服了這些人，在所有部落的阿理伐面前露了幾手。這些裁決者目睹他走過火坑，又毫髮未損地走了出來。他們在近處仔細觀察，雷托的皮膚上沒有任何疤痕。他命令他們拔刀向他進攻，牢不可破的皮膚蓋住他的臉，進攻全以失敗告終。朝他潑灑濃酸也只是讓他的皮膚騰起一陣薄霧。他還吞下他們的毒藥，嘲笑他們。

最後他召來一條沙蟲，當著他們的面站在沙蟲口中。然後他來到厄拉欽恩的登陸區。在那裡，他舉起降落架，推倒宇航的一艘護衛艦。

滿懷敬畏的阿理伐向各自的部落回報這一切。現在，所有部落都派出代表團宣誓歸順。

大廳的拱頂上有消音設計，能夠吸收各種尖銳的聲音。但沙沙的腳步聲仍順著飄揚的塵土味和燧石味悄悄滲入在場眾人的感官。

潔西嘉拒絕出席，她從皇座後方高處的窺視孔觀察大廳，望著法拉肯，意識到她和法拉肯都在這場計謀的較量中落了下風。雷托和珈尼瑪當然早就識破女修會！這對雙胞胎能和內在的無數貝尼．潔瑟睿德求教，而且，兩人內在的貝尼．潔瑟睿德比世上活著的任何女修會姊妹還

要強大。

她尤其悲痛的是，正因為女修會一手製造的神話，厄莉婭才會落入恐懼的陷阱。恐懼創造了恐懼！無數世代的恐懼在她身上刻下妖煞的命運，她看不到希望，最終屈服了。她的命運使潔西嘉更加無法面對雷托和珈尼瑪的成功。跳出陷阱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珈尼瑪戰勝了內在生命，並堅持厄莉婭值得憐憫，而這兩件事是她最無法面對的。壓力下的催眠抑制以及向仁慈的長輩懇求，二者結合救了珈尼瑪。同樣的辦法也許能拯救厄莉婭。但絕望的她沒有作任何嘗試，一切都太晚了。厄莉婭的水被倒在沙漠上。

潔西嘉嘆了口氣，回神望向高居皇座的雷托。一只巨大的骨罈盛著摩阿迪巴的水，被放在他的右側的尊位上。他曾告訴潔西嘉，他內在的父親雖有幾絲佩服，但仍嘲笑這種安排。

那個骨罈和雷托的話更加堅定她的決心。她知道只要自己還活著，就無法接受保羅透過雷托之口說話。她為亞崔迪氏族能夠倖存感到高興，但只要一想到事情原本還有其他可能，便心如刀割。

法拉肯盤著雙腿坐在摩阿迪巴骨罈旁邊。那是皇家書記官的位置，他剛接下這項榮譽。

法拉肯感到自己很能接受現實，但泰卡尼克依然很憤怒，不時說今後會出現可怕的後果。泰卡尼克和史帝加組成互不信任的聯盟，雷托似乎讓這件事逗樂了。

在效忠儀式的那數小時內，法拉肯的心理從敬畏轉向厭倦，又從厭倦再次轉向敬畏。人流看不到盡頭。這些無敵戰士對亞崔迪氏族重申的忠誠是無可置疑的。他們站在他面前，又溫馴又敬畏，阿理伐的報告完全震懾了這些人。

儀式終於接近尾聲。雷托面前站著最後一位耐巴──史帝加，被賜予「壓軸的榮譽」。其他耐巴帶來的是最名貴的禮物，堆放在皇座前。史帝加則不同，他只帶來一條香料纖維編成的髮帶，上面用金線和綠線繡出亞崔迪之鷹。

珈尼瑪認出了髮帶，扭頭看了雷托一眼。

史帝加把髮帶放在皇座下的第二級臺階上，深深彎下腰。「我獻給您一條髮帶，在我帶著您的妹妹走進沙漠並保護她時，她就戴著這條帶

子。」他說道。

雷托擠出微笑。

「我知道你現在很艱難，史帝加，」雷托說道，「你想要什麼東西作為回禮嗎？」他伸手指了指那堆名貴的禮物。

「不用，陛下。」

「我接受你的禮物。」雷托身子向前探，抓住珈尼瑪長袍的衣襟，撕下一條布，「作為回禮，我把珈尼瑪的這一小段長袍送給你，她在沙漠中當著你的面被人綁架，逼得我出手相救，那時她就是穿著這件長袍。」

史帝加用顫抖的雙手接過禮物：「您在嘲弄我嗎，陛下？」

「嘲弄你？以我的名義，史帝加，我永遠不會嘲弄你。我賜給你的是無價之寶。我命令你好好收藏，時刻提醒自己：所有人都會犯錯，而所有領導者都是人。」

史帝加露出一絲笑容：「您可以成為優秀的耐巴。」

「我是耐巴！我是耐巴的耐巴！不要忘了這一點！」

「是，陛下。」史帝加嚥了口唾沫，想起他的阿理伐給他的報告。他想：我曾經想要殺了他，現在太晚了。他的目光落到骨罈上，典雅的黃金罈身，綠色罈蓋。「這是我們部落的水。」

「也是我的，」雷托說道，「我命令你朗讀刻在罈身上的文字。大聲讀，讓每個人都能聽到。」

史帝加疑惑地朝珈尼瑪看了一眼，但她的回應只是抬起下巴。這個冰冷的回應使他心下一寒。這對亞崔迪小魔鬼是鐵了心要他面對自己的衝動和錯誤嗎？

「讀吧。」雷托指著瓶子說道。

史帝加緩緩走上臺階，在瓶子前彎身，高聲朗讀：「這裡的水是最終的精華，是創造力湧出的源泉。雖然靜止不動，卻代表一切活動。」

「這是什麼意思，陛下？」史帝加低聲問道。這些詞語觸碰到他心中一個自己也不理解的地方，令他敬畏。

「摩阿迪巴的身軀是乾枯的殼，就跟蟲蛻一樣。」雷托說道，「當他掌控內在世界時，他輕忽外部世界，招來了災禍；當他掌控外部世界時，他排斥內在世界，這就把他的後代交給了魔鬼。黃金永生會將從沙

丘上消失，然而摩阿迪巴的種子將流傳下去，他的水仍將推動宇宙。」

史帝加俯首。神祕事物總讓他心神混亂。

「開始和結束是一體的。」雷托說道，「你活在空氣中，但你看不到空氣。一個時期已經結束。結束的過程中，這個時期的對立面開始形成。由此，我們將經歷克拉里茲克。所有東西都將回歸，只是換上不同面貌。你思考時，你的頭腦感受到你的思考，而你的後代將用腹部感受思考。回泰布穴地去，史帝加。葛尼．哈萊克將在那裡和你會合，他將作為我的幕僚參與你們的議會。」

「你不信任我嗎，陛下？」史帝加的聲音十分低沉。

「我完全信任你，否則我不會派葛尼到你那裡去。他將負責招募新兵，我們很快就會用上他們。我接受你的效忠。下去吧，史帝加。」

史帝加深深鞠了一躬，退下臺階，轉身離開大廳。根據弗瑞曼習俗，「最後進來，最先出去」，其他耐巴跟在他身後。皇座附近仍能聽到他們離開時的幾句追問。

「你在上面說什麼，史帝加？那些刻在摩阿迪巴骨罈上的文字是什麼意思？」

雷托對法拉肯說道：「你都記下了嗎，書記官？」

「是的，陛下。」

「我祖母告訴我，你精通貝尼．潔瑟睿德的記憶術。很好，我不想看到你在我身邊總是忙著在紙上寫東西。」

「謹遵所命，陛下。」

「過來站在我面前。」雷托說道。

法拉肯聽命行事，他由衷感謝潔西嘉對他的訓練。當你意識到雷托不再是人類、無法像人類一樣思考這個事實之後，你會更加畏懼他那條黃金之路。

雷托抬頭看著法拉肯。侍衛都站在聽不到的地方，只有內廷駐守的參事還留在大廳，而他們都謙卑地聚在第一級臺階下方很遠的位置。珈尼瑪湊了過來，一隻手搭在皇座的靠背上。

「你還沒有同意交出你的薩督卡，」雷托說道，「但你遲早會答應。」

「我欠你很多，但這個不算。」法拉肯說道。

「你認為他們無法順利融入我的弗瑞曼人？」

「就像那對新朋友—史帝加和泰卡尼克一樣。」

「你在拒絕我嗎？」

「我在等你出價。」

「那麼我現在就出價，我知道你不會給我第二次機會。但願我祖母出色地完成了她那部分工作，讓你做好了準備，足以理解我的話。」

「你要我理解什麼？」

「任何文明總有無處不在的神祕性。」雷托說道，「這種神祕性阻礙改變，於是當宇宙變節時，人們總是措手不及。在充當變化的障礙物上，所有神祕性都會這樣阻礙改變，無論這神祕性是來自宗教、英雄領袖、救世主、科學及科技、自然本身，統統如此。我們活在一個由這樣的神祕性塑造的帝國之中，現在這個帝國正在崩潰，因為大多數人無法分辨何者是神祕性，何者是他們的宇宙。你明白了嗎，神祕性就像魔鬼附身，總想控制你的意識，成為別人眼中的一切。」

「我在你的話中聽到你祖母的智慧。」法拉肯說道。

「很好，表兄。她問我到底是不是妖煞，我給了她否定的回答。這是我的第一個無奈。你明白嗎，珈尼瑪逃過了劫難，而我並沒有。我被迫用過量香料來平衡內在生命。我必須尋求內在那些被喚醒的生命與我積極合作。這麼做讓我躲開了最邪惡的生命，但也不得不選出力量最強大的幫手壯大我的精神意識，而那就是我父親。但事實上，我不是我的父親，但我也不是雷托二世。」

「繼續說明。」

「你的直率令人讚賞，」雷托說，「我可以說是一個共同體，以一個古代的偉大強人為首。這個人建立了歷時三千年的王朝。他的名字叫哈倫。在他的後代因先天缺陷和迷信而逐漸衰落之前，他的子民都活在一種有節奏的崇高生活中。他的人民隨著季節變化無意識地遷移，生下的後代總是短命、迷信，從不質疑神化的君權。但整體來說，他們還是強大的民族，並習慣了人類物種的這種生存方式。」

「這種事，我不太喜歡。」法拉肯說道。

「我也不喜歡，真的。」雷托說，「但這就是我要創造的宇宙。」

「為什麼？」

「這就是我在沙丘星上得到的教訓。我們過去都把死亡當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幽靈，與生者共存。在這種情況下，死亡會改造生命。這樣一個社會中的人會逐漸衰弱。但當時代走向相反的方向時，他們就會崛起，變得偉大而美麗。」

「那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法拉肯抗議道。

「你不信任我，表兄。」

「你祖母也不信任你。」

「而且她有充足的理由，」雷托說道，「但她被迫同意我的做法。貝尼．潔瑟睿德終究是實用主義者。你知道，我同意她們的宇宙觀。你身上烙有那個宇宙的標記。你還保有統治者的習慣，將周圍的一切分門別類，看何者有潛在的價值，何者可能造成威脅。」

「我同意成為你的書記官。」

「這項任命讓你竊喜，而且能讓你發揮真正的才能。你是優秀的歷史學家，有以古鑑今的天賦，已經好幾次猜中我的行動。」

「你的話總是含沙射影，我不喜歡。」法拉肯說道。

「好。你從原來的萬丈雄心降到現在這個位置。我的祖母沒有警告你要提防無限的雄心嗎？那就像夜晚的照明燈一樣吸引我們，使我們盲目。」

「貝尼．潔瑟睿德的警句！」法拉肯語帶抗議。

「但再精準不過。」雷托說道，「貝尼．潔瑟睿德認為她們可以預測演化的進程。但在那個進程中，她們忽視了自身的變化。她們假定在推動育種計畫時，自己能保持靜止。我不像她們那麼盲目。好好看著我，法拉肯，我已經不是人類了。」

「你的妹妹告訴我了。」法拉肯猶豫了一下，「妖煞？」

「根據女修會的定義，也許是吧。哈倫殘酷又專制，而我吸收了那份特質。好好記住我的話：我具有農夫的冷酷，而人類的宇宙是我的農田。弗瑞曼人曾把馴化的鷹當作寵物，但我要把馴化的法拉肯留在身邊。」

法拉肯的臉色沉了下來：「小心我的爪子，表弟。我知道我的薩督卡會比你的弗瑞曼人先倒下，但我們能造成重創，別忘了旁邊還有等著朝傷患下手的豺狼。」

「我會好好利用你，我向你保證，」雷托身子往前一伸，「我不是說過我已經不是人類了嗎？相信我，表兄。我不會有孩子，因為我沒有生殖能力。這是我的第二個無奈。」

法拉肯靜靜等待著，他終於看到雷托話題的方向。

「我將違背所有弗瑞曼戒律，」雷托說道，「他們會接受的，他們別無選擇。我用婚約的藉口把你留在這裡，但這並不是你和珈尼瑪的婚姻。我的妹妹將要嫁給我！」

「但是你——」

「我說的是婚姻。珈尼瑪必須延續亞崔迪的血脈，還要考量貝尼．潔瑟睿德的育種計畫。現在那已經是我的育種計畫了。」

「我拒絕。」法拉肯說道。

「你拒絕成為亞崔迪皇朝之父？」

「什麼皇朝？你將坐在皇座上好幾千年。」

「而且會把你的後代塑造成我的樣子。這將是歷史上最徹底、最激烈的訓練課程。我們會形成微型的生態系統。你明白嗎，無論動物選擇在哪個系統中生存，那個系統都必須以環環相扣、相互依存、在共同的設計中一起運作的模式為基礎。這樣一個系統將產生史上最有智慧的統治者。」

「你用最華麗的詞藻描繪了一件最無恥的——」

「誰將在克拉里茲克中倖存？」雷托問道，「我向你保證，克拉里茲克肯定會到來。」

「你是狂人！你將摧毀這個帝國。」

「我當然要這麼做……再說，我也不是人。但我會為所有人創造新意識。我告訴你，在沙丘星的沙漠下方有一個神祕的地方，那裡藏著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寶藏。我沒有撒謊。當最後一條沙蟲死去，沙漠上的香料被採光之後，地底的寶藏將爆發出來，散落整個宇宙。當香料壟斷的力量逐漸消退，埋藏的物資露面，人類的領域將遍布新的力量，屆時人類將再次學會依靠自己的本能生存。」

珈尼瑪從皇座靠背抬起手臂，伸向法拉肯，抓住他的手。

「就像我的母親不是妻子一樣，你也不會是丈夫。」雷托說道，「但你們之間或許會有愛。這就足夠了。」

「每一天、每一刻都會帶來改變。」珈尼瑪說道，「人是經由認識當下來學習。」

法拉肯感覺到珈尼瑪的小手不斷傳來的溫度。他聽出雷托話中的蕭索和意興風發。整個過程中他沒有使用魅音。雷托是在對他的內在感受說話，而不是他的大腦。

「這就是你對薩督卡出的價？」他問道。

「我出的價更高，表兄。我把整個帝國傳給你的後代。我給你和平。」

「你的和平最終會有什麼結果？」

「和平的對立面。」雷托略帶嘲諷地說道。

法拉肯搖了搖頭：「你出的價太高了。我是不是必須留下當你的書記官，並成為皇室後裔的地下父親？」

「你必須。」

「你會強迫我接受你所謂的和平？」

「我會。」

「我將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天反對你。」

「這就是我期望你發揮的作用，表兄。這就是我選擇你的原因。我會正式宣布我的決定。我將賜予你一個新名字。從此刻起，你將被稱作『打破習慣的人』，以我們的語言來說就是哈克．阿拉達。來吧，表兄，別再猶豫了。我的母親把你訓練得不錯。把薩督卡給我。」

「給他吧，」珈尼瑪回應道，「無論如何，他終究會得到。」

法拉肯聽出她聲音中隱藏的擔憂。是愛嗎？雷托要求的不是理智，而是直覺之躍。「拿去吧。」法拉肯說道。

「很好。」雷托說道。他從皇座上起身，動作顯得很怪異，彷彿在小心控制自己那可怕的力量。他向下走到珈尼瑪所在的那級臺階，輕輕轉動她，讓她的臉背對自己，隨後他自己也轉了身，與珈尼瑪背對背。「記下這段話，哈克．阿拉達表兄。我們永遠都會這樣。我們結婚時，也會這樣站立。背對背，互相依靠，以這種方式保護自己。我們一直以來就是這樣做的。」他轉過身，略帶譏諷地看著法拉肯，低聲說道，「記住，表兄，當你和我的珈尼瑪面對面，當你輕聲訴說愛意和柔情，當我的和平、我的滿足令你懈怠時，你的後背是暴露的。」

他轉身大步走下臺階，與那些參事會合。他們像衛星一樣緊隨在他身後，離開了大廳。

珈尼瑪又一次抓住法拉肯的手。雷托已經離開，但她的目光仍舊停留在大廳的遠端。「我們之中要有一個人承受痛苦，」她說道，「而他一直比我強大。」

跋

布萊恩．赫伯特（**Brian Herbert**）

法蘭克．赫伯特有一顆充滿創造力的腦袋。在他的第一本小說《海龍》（*The Dragon in the Sea*）（一九五六年）中，他想出貨櫃運輸這個概念，後來日本人將此創意應用在商業上，獲得很大的成功。《沙丘》只是他第二本小說，於一九六五年出版。這部作品複雜且具革命意義，在英勇的保羅．亞崔迪精采的故事底下，隱含生態學、哲學、歷史、宗教和政治等豐富的層次。

到了一九六八年，法蘭克．赫伯特又出版了五本小說：《目的地：真空》（*Destination: Void*）、《海森堡之眼》（*The Eyes of Heisenberg*）、《綠腦》（*The Green Brain*）、《天堂製造者》（*The Heaven Makers*）、《聖塔羅加屏障》（*The Santaroga Barrier*）。在這段期間，《沙丘》的人氣一直在攀升，尤其受到大學裡的知識分子歡迎，他們對這壯闊的冒險故事中交織的複雜訊息十分佩服。這本小說成為許多堂課的指定讀物。《全球目錄》（*The Whole Earth Catalog*）雜誌褒揚它是環保指南。

我身為他的長子，卻連我父親創造了什麼都不清楚。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卡梅爾附近搭便車，一對年輕的嬉皮情侶用他們的福斯金龜車載我一程。小車噗噗前進，我坐在後座，三人閒聊起來。我告訴他們我爸是《舊金山觀察家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記者，也出過兩本書。

「噢？」年輕男人問，「他寫過什麼？」

「呃，《沙丘》。」我說。

「《沙丘》！」他興奮到把車停在路邊。「你爸是法蘭克．赫伯特？」

我遲疑地回答：「是啊。」

「《沙丘》！我愛死那本書了！我一個讀大學的朋友介紹我看的。哇！我真不敢相信！」

我呆掉了。正如我在我為法蘭克．赫伯特寫的傳記《沙丘的夢想家》（*Dreamer of Dune*）裡所說，我那大鬍子父親和我在那幾年相處得並不融洽。我是個叛逆的青少年，大吼大叫地吵架對我們是家常便飯。我們的關係似乎已經沒救了，。不過爸爸顯然寫了些了不起的東西。即使如此，不論是寫作或記者工作都沒為他賺到多少錢。我們家的經濟能力是在平均之下的，有些親戚還把我父親視為老鼠屎。他們說他特立獨行。他們真是不了解他啊。我也真是不了解他。我甚至還沒讀過那本小說。

法蘭克．赫伯特的第一本《沙丘》續作：《沙丘：救世主》於一九六九年出版了。他在這本書裡翻轉了他所謂的「英雄迷思」，呈現出保羅．亞崔迪的黑暗面。有些讀者不能理解。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的大英雄？在之後幾年的時間裡，爸爸一直藉著訪談解釋原因，而他的確有理有據。他認為充滿魅力的領導者可能很有其危險，因為他們可能帶著追隨者走下懸崖邊緣。

不過他看待宇宙的另類觀點仍讓許多讀者深深著迷，他們迫不及待想知道他會把這系列帶往什麼方向。他漸漸培養出核心讀者群。一九七○年代初期，《沙丘》的人氣正衝向高峰時，法蘭克．赫伯特開始參與環保運動。他，到全國的大學校園裡演講。讀者引頸期盼更多續集，但爸爸慢條斯理地寫第三本書，他希望這系列的下一本書能盡可能注重寫作技巧。為了配合第一次地球日，爸爸編輯了《新世界或無世界》（*New World or No World*）並撰寫條目，這本書談的是保護環境的重要性。接下來他又寫了兩本小說《靈魂守望者》（*Soul Catcher*）和《造神者》（*The Godmakers*），接著是第三本《赫爾史卓的蜂巢》（*Hellstrom's Hive*），這是一本電影小說。他的《門檻：藍天使經驗》（*Threshold: The Blue Angels Experience*）也是跟搭配電影搭配出版的作品。

到了一九七六年，法蘭克．赫伯特完成了眾人期盼已久的續集，定名為《沙丘之子》。該年稍早，這本小說在《類比》（*Analog*）雜誌上分四次連載，造成一波轟動，書報攤被清掃一空。喜歡這個故事的興奮讀者的來信如雪片般飛來。

爸爸在普特南之子出版社（*G. P. Putnam's Sons*）精明的編輯大

衛．哈特威（*David Hartwell*），從幾個月前就開始努力說服管理階層，說他們印量太少，說等不久後《沙丘之子》的精裝版上市，買書的人不會只有科幻迷，它會成為全國暢銷書。它會像《沙丘》一樣打破類型界線，他說。

《沙丘》本身並沒有登上很多種排行榜，因為它的人氣是漸漸累積起來的。不過它出版以來的銷量非常亮眼，《沙丘：救世主》賣得也還不錯。但是《沙丘：救世主》並不受評論家並不青睞《沙丘：救世主》，輿論認為它的銷量是被《沙丘》順便帶起來的。《沙丘之子》收到的評語會比《沙丘：救世主》還要更令人失望嗎？

過去從未有精裝版的科幻小說躍為暢銷書，所以普特南之子出版社高層非常謹慎。突然間，《類比》雜誌的銷售成果讓為大衛．哈特威的主張有了根據提供了必需的彈藥。普特南之子出版社把首刷印量加碼到七萬五千本，超過史上任何一本科幻小說精裝書的印量。出版日訂在該年稍晚，在雜誌上連載結束後。

一九七六年《沙丘之子》精裝版上市，立刻就成為暢銷書。大衛．哈特威的預測和我父親的預感都應驗了，它成為截至當時為止科幻小說史上最暢銷的精裝本……短短幾個月內賣出超過十萬本。隔年這本小說的平裝本問世時，柏克利出版社（*Berkley Books*）一開始印了七十五萬本。這根本不夠，連一半的需求都沒能滿足，所以又加印。平裝本上市後六個月，爸爸說平裝本的銷量已逼近兩百萬本。

「它一上市就狂大賣。」他在電話中告訴我。爸爸喜歡「狂大賣」這個詞，接下來幾年我常聽到他如此形容他的許多本暢銷書。

爸爸在五十五歲時進行了第一次的巡迴簽書會，規模非常盛大──三十天內要去二十一個城市，包括和同為科幻作家的弗雷德里克．波爾（*Frederik Pohl*）和萊斯特．德爾．雷伊（*Lester del Rey*）一起在紐約市參加《今日秀》（*The Today Show*）的節目錄製。郵購書商文學公會（*Literary Guild*）特地出了「沙丘三部曲精裝書盒版」。

法蘭克．赫伯特在科幻小說銷量爆炸性成長的過程中打頭陣，為該類型的其他作家點亮一條明路。「沙丘」系列大獲成功後，艾西莫夫（*Isaac Asimov*）、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海萊因（*Robert A. Heinlein*）、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以及其他科幻作家，都

推出了全國性的精裝本暢銷書。

《沙丘之子》是一本刺激、想像力豐富的小說。法蘭克．赫伯特在這本書裡使出了渾身解數。

布萊恩．赫伯特

華盛頓州西雅圖

二○○八年一月十一日

（譯／聞若婷）

fiction 12

沙丘：沙丘之子
CHILDREN OF DUNE

作　　者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譯　　者　老光、聞若婷
校　　對　魏秋綢
責任編輯　賴淑玲
編輯協力　賴書亞、楊琇茹
內頁排版　黃暐鵬
行銷企畫　陳詩韻
總 編 輯　賴淑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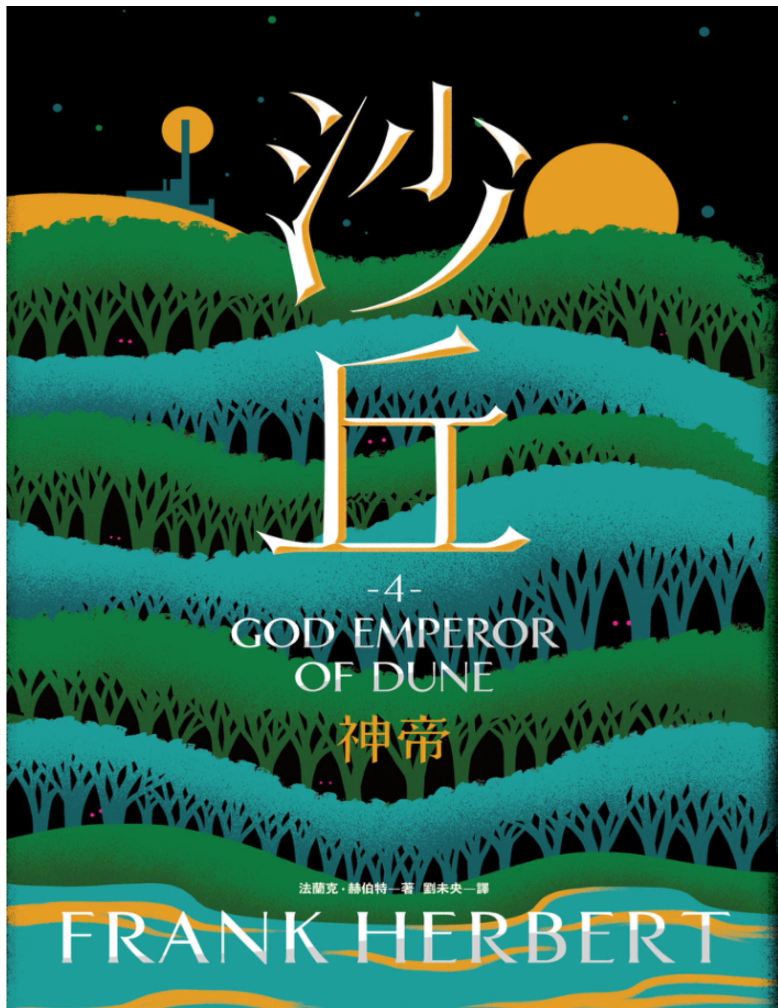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8667-1065
劃撥帳號　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價　520元
ISBN　978-986-5562-12-0
ISBN　978-986-5562-26-7 (EPUB)

本簡體中文版翻譯由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權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

Children of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76.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沙丘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法蘭克・赫伯特—著 劉未央—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4-

GOD EMPEROR OF DUNE

神帝

法蘭克·赫伯特—著　劉未央—譯

FRANK HERBERT

1

下文摘自哈迪．貝諾托的演說，說明在拉科斯星的達艾斯巴拉特考古發掘成果：

今天上午，我很榮幸可以向各位宣布，我們發現了一處令人驚異的倉庫遺址，內部有庫藏，包括大量刻印於利讀聯晶紙上的文獻原稿。更重要的是，我將自豪地提出理由說明我們的發現均屬真實，告訴各位為什麼我們相信這批文獻正是雷托二世，即神帝的日記原始文件。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那件名為《失竊的日記》的歷史珍品。數百年來，這幾卷眾所周知的古文獻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讓我們得以了解祖先。正如諸位所知，《失竊的日記》是由宇航公會所破譯，而當初所用的金鑰也在解譯新出土的文獻派上用場。公會金鑰的歷史有多麼悠久已不存在爭議，此外，單憑金鑰就能解譯這批文獻。

其次，新出土的文獻由真正古代製造的伊克斯思錄機所印製。《失竊的日記》已經確實證明了雷托二世正是採用該設備記錄自己對歷史的觀察。

再次，我們認為與出土珍品同樣擁有非凡預示意義的，是倉庫本身。這批日記的貯藏室無疑是由伊克斯人所建，技術原始，卻巧奪天工，必定會提供我們進一步新線索，了解所謂「離散時代」的那段歷史。不出所料，這座倉庫是隱形的，埋藏的位置之深，遠甚於神話和「口述史」留下的暗示。倉庫釋放輻射，同時也吸收輻射，以模擬周遭環境的自然特徵。這種機械擬態本身不足為奇，但令我們工程師驚訝的是，用上的竟然是最初階、純然原始的機械技術。

我看到有幾位來賓跟我們當時一樣興奮。我們相信這是史上第一個伊克斯球體，這種無現空間後來催生出一系列類似的設備。如果這不是第一個，我們認為也必定是首批之一，具體呈現出和第一個球體相同的原理。

為滿足各位顯而易見的好奇心，過一會兒我們將帶大家去倉庫遺址

簡短參觀。只有一個要求，請大家在現場保持安靜，因為我們的工程師及其他專業人員還沒有完成解謎工作。

解謎工作和我要說的第四點有關，很可能是這批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部分。我懷著難以表達的激動心情向各位宣布遺址中的另一項發現──有一段真實口述錄音，標記為雷托二世以其父保羅─摩阿迪巴的嗓音所留下的。這些錄音都載於古代微泡系統上。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館存有經過鑑定的神帝錄音資料，所以我們已向女修會送交了一份錄音樣本，並正式申請比對測試。我們有極大把握，錄音會通過鑑定。

現在，請諸位注意一下入場時領取的文獻節譯本。我想藉此機會對分量過重表示歉意，我已經聽到有人為此開起了玩笑。我們用的是普通紙，自然是為了節約成本。原始文獻以非常微小的字元刻印，要放大很多倍才能看清。事實上，重印一卷利讀聯晶紙的原稿內容，要消耗四十多卷大家手裡的這種普通紙。

投影準備──好。我們把原稿一小部分內容投在了諸位左邊的一面銀幕上，摘自第一卷第一頁。譯文投影在右邊的幾面銀幕上。請大家關注譯文中內在的證據、堆砌的韻文辭藻，還有文義。我們能從文風辨認出作者始終如一的人格。我們認為作者只能是這樣一個人：他能直接體驗到祖先的記憶，並致力於將先人的非凡經驗流傳於世，讓常人也能讀懂。

現在請看看內容的實際含意。文中提到的情況與某位人士的史實完全相符，我們相信也唯有他才能留下這樣的紀錄。

接下來還要帶給諸位一個驚喜。今天我擅作主張邀請著名詩人里貝斯．弗里布，請他登臺為大家朗誦第一頁的一小段譯文。我們認為，這些文字即使經過轉譯，在大聲朗讀時依然會呈現不一樣的特質。我們希望將這批文獻中已發現的非凡之處分享給大家。

各位先生女士，有請里貝斯．弗里布！

里貝斯．弗里布的朗誦：

我向你鄭重宣告，我就是命運之書。

問題為我之敵手，因我的問題會爆炸！無數答案像受驚的鳥群般騰

空而起，遮蔽住我無法迴避的記憶組成之天幕。然而沒有一個答案夠格解惑。

一踏進我的過去構成的恐怖疆域，即見閃閃稜鏡。我成了封在盒子裡的燧石碎片。盒子旋轉，震動。謎團的風暴將我拋來擲去。而當盒子開啟，我就會回到當前，彷彿身處荒野的陌生人。

慢慢地（我是說，慢慢地），我想起了我的名字。

但並非認清了我自己！

這個擁有我名字的人，亦即第二個以「雷托」為名的人，發現心裡還存有其他聲音、其他名字和其他地方。哦，我向你許諾（就像我得到過的許諾），我只單單回應一個名字。假如你呼喚一聲「雷托」，我會回應。是苦難讓這一切成為現實，此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

我掌握回憶的絲縷！

這些悉數歸我所有。我且來描繪一個主題，比如……那些命喪劍下的人，那淋漓鮮血、聲聲悲鳴、痛苦扭曲的面孔，每一幅畫面都完整無缺。

為人母的喜悅，還有分娩的床榻，我想也屬於我。幼兒一抹抹微笑、下一代甜美的細語，小兒首次蹣跚學步，少年初嘗勝果與我分享……種種經歷紛至沓來，前仆後繼，最終，除了千篇一律的重複，我眼中幾無他物。

「讓一切保持完整。」我警告自己。

誰能否認這些經歷的價值，否認以學習的眼光去觀察每一個新瞬間的價值？

啊，但那些都是過去。

你不明白嗎？

僅僅是過去！

2

今晨，在一個已消亡的星球，我在一片牧馬平原邊緣的圓頂帳篷裡呱呱墜地。明天我將誕生在另一個地方，成為另一個人。我還沒有想好。不過這個早晨——啊，這個人生！當我的雙眼學會聚焦，我看到陽光灑在被踩亂的青草上，我看到精力旺盛的牧民正忙著生活中那些甜蜜的活動。去哪裡了……哦，那股十足活力到哪裡去了？

——《失竊的日記》



禁林裡，有三人呈一縱列穿過片片月影向北疾奔，首尾相距近半公里，殿後的那人只領先緊追的狄狼不到一百公尺。一聲聲飢渴的嗥叫和喘息清晰可聞，這些野獸每次見到獵物總是如此。

一號月亮快要升上中天了，照得森林一片明亮。這裡是厄拉科斯星的高緯區，但夏季日間的暑熱還未散盡，依然暖洋洋的。從「最後之漠」沙厲爾颳來的夜風帶著松香味，捲起腳下腐葉層的潮氣。由沙厲爾另一頭的凱恩斯海時而吹來一陣微風，攜著絲絲鹹腥味拂過這條逃亡之路。

殿後的人名叫烏洛特，似乎遭到了命運的捉弄，因為「烏洛特」在弗瑞曼語中恰好意為「親愛的掉隊者」。他身材矮小，體質易胖，在針對這次冒險任務的預備訓練中，他比別人多了一項節食的任務。為了這次的亡命奔逃，他已經瘦下來不少，可臉蛋還是圓圓的，一對大大的褐色眼睛流露出因長期肥胖而產生的自卑感。

烏洛特顯然跑不太遠了。他喘息粗重，上氣不接下氣，還不時腳步蹣跚。但他沒有向同伴呼救，他知道他們幫不上忙。每個人都立過相同的誓約，心裡明白能藉以自衛的只有傳統美德和弗瑞曼式忠誠，儘管弗瑞曼人曾有的一切現在都成了文化遺產，淪為示範區弗瑞曼人死記硬背

的教條，但美德與忠誠仍然真切。

正是弗瑞曼式忠誠讓烏洛特明知厄運難逃卻仍然一聲不吭。這是古老才能的完美展示，令人惋惜的是，這些奔逃者只能從書本和「口述史」的傳說中了解傳統美德。

狄狼逼近烏洛特，龐大的灰影幾乎達到成人的肩高。牠們在飢渴的驅策下一路飛奔哭嚎，腦袋高揚，眼睛直勾勾盯著暴露在月光下的獵物。

烏洛特左腳在樹根上絆了一下，險些摔倒。這讓他振作起了一點精神。他開始一波衝刺，和緊追的猛獸多拉開了約一個狼身的距離。他奮力擺動兩臂，張大嘴直喘粗氣。

狄狼沒有加速。牠們銀灰色的身影在森林裡濃郁的草木氣味中輕快地穿行。牠們知道贏定了，這是一種熟悉的感覺。

烏洛特又絆了一下，還好扶住一棵小樹才沒摔倒。他繼續氣喘吁吁地逃命，但兩條腿已經不聽使喚發起抖，再也沒有衝刺的氣力了。

一匹個頭高大的母狼躥到烏洛特左側，再一個內切，躍過他的去路。尖利的巨齒撕裂了烏洛特的肩膀，他晃了一下，沒有摔倒。樹林的氣味又多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一匹稍小的公狼叼住了烏洛特的右臀，這下他終於慘叫著跌倒在地。群狼猛撲上去，尖叫聲戛然而止。

狄狼並未停下來大快朵頤，而是繼續追捕。牠們用鼻子嗅探地面，嗅探空氣中飄移的渦流，搜尋著前面兩個逃跑者的熱蹤跡。

下一個奔逃者叫庫泰格，這是一個厄拉科斯星上歷史久遠又光榮的名字，可上溯至沙丘時代。他有一個祖先在泰布穴地掌管亡者蒸餾器，但那段歷史已經湮沒了三千多年，許多人不再相信了。庫泰格邁著大步奔跑，他身形高瘦，似乎很適合這種步伐，長長的黑髮披散在一張鷹臉之後。他和同伴一樣身穿黑色密織棉跑步服，凸顯出臀部與健碩大腿的肌肉律動以及節奏穩定的深呼吸。只是他的步速明顯不如平常水準，顯露出方才滑下人造懸崖時弄傷了右膝，那道高牆圍護著聳立於沙厲爾的神帝之堡。

庫泰格聽到烏洛特的尖叫聲，之後突然的沉寂令他一陣揪心，接著又響起狄狼追獵時發出的嚎叫。他竭力不去想像又一個戰友遭雷托護衛獸殘殺的畫面，但慘狀還是不由自主地映現在腦海裡。庫泰格心中詛咒

暴君，不過並未浪費一口氣息罵出聲。他還有救，只要跑到艾德侯河就安全了。庫泰格知道自己在戰友們眼裡一直是個保守派，連希歐娜也這麼認為。他從小就精省體力，總保留到能發揮最大效用時，動用體能時則像個守財奴似的精打細算。

庫泰格強忍膝傷，加快了速度。他知道那條河不遠了。傷口已經從劇痛變成了一團烈火，不斷燒灼整條腿甚至半邊身軀。他清楚知道自己忍耐的極限。他還估算著希歐娜快到河邊了，希歐娜是他們之中跑得最快的一個，那個密封包就背在她身上，包裡裝著他們從沙厲爾堡壘偷出來的東西。庫泰格邊跑邊把心思集中到那個背包。

保護好背包，希歐娜！用這個毀掉他！

狄狼的飢嚎刺入了庫泰格的意識。牠們追得太緊，他知道逃不掉了。

但必須讓希歐娜逃掉！

他壯起膽子往後瞥一眼，只見其中一匹狼正從側面包抄過來。這種攻擊策略立刻引起他的警覺。就在牠飛撲過來時，庫泰格也往前一跳，躲到一棵樹後，既把自己與狼群隔開，又閃到了高高躍起的那匹狼的腹下，他趁機用雙手抓住狼的一條後腿，順勢將狼身如連枷般揮舞起來，打散了狼群的隊形。他發現狄狼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重，對情況的轉變幾乎滿意起來。他像跳迴旋舞的修士那樣揮動那活武器，打中撲來的對手，擊碎了兩匹狼的頭蓋骨。但他的防守無法滴水不漏，一匹瘦公狼從背後撲上來，把庫泰格撞向一棵樹，武器脫手了。

「快跑！」他高喊一聲。

狼群慢慢逼近，庫泰格張口撕咬瘦公狼的喉嚨，拚盡每一分力氣，孤注一擲猛噬下去。狼血噴濺在臉上，糊住了眼睛。他不辨方向，往地面一個翻滾，隨手又抓起一匹狼。一部分狄狼嚎叫著團團亂轉，往外散開，有的甚至攻擊起受傷的同類，但大多數狄狼依然緊緊盯著獵物。最終，森森利齒從左右兩邊扯開了庫泰格的咽喉。

希歐娜也聽到了烏洛特的慘叫，經過片刻明顯的沉寂之後，狄狼追獵的嗥叫聲再度響起。她怒火中燒，覺得快要氣炸了。烏洛特擅長分析，往往能從局部洞見全貌，所以才被延攬進這次冒險任務。正是烏洛特從工具包裡掏出一枚總不離身的放大鏡，細細察看與帝堡平面圖一起

發現的那兩卷古怪文件。

「我覺得這是密文。」烏洛特說。

拉迪（可憐的拉迪是小隊中最先犧牲的）說：「再多我們就背不動了。丟掉吧。」

烏洛特反對道：「無關緊要的東西不會這麼保密。」

庫泰格支持拉迪。「我們是來拿帝堡平面圖的，現在已經到手了。那些東西太重了。」

但希歐娜贊同烏洛特。「我來背。」

爭論就此結束。

可憐的烏洛特。

他們都知道他是隊裡最不能跑的人。烏洛特做什麼都慢吞吞，但無可否認，他腦袋靈光。

烏洛特很可靠。

這個可靠的傢伙已經不在了。

希歐娜克制住怒火，反倒用這股精神加快步伐。月光下一棵棵樹木疾速掠過。她彷彿跑進了時間凝滯的虛空之中，除了自己的動作，除了為這動作而受過訓練的身體，世上別無一物。

男人都覺得她跑起來很美。希歐娜心裡有數。她把深色的長髮緊緊綁起，免得在風裡張牙舞爪。她曾罵庫泰格笨蛋，因為他不肯綁頭髮。

庫泰格在哪裡？

她的頭髮跟庫泰格不一樣，是深棕色，絕非他那種烏黑色，雖然有時不太容易區分。

基因遺傳偶爾會發生返祖現象，她的相貌就肖似某位逝世許久的先人：線條柔和的鵝蛋臉、豐滿的嘴唇、機警的眼睛、小巧的鼻子。身材因長年跑步而偏瘦，但還是對周遭男性散發出強大的性吸引力。

庫泰格在哪裡？

狼群安靜了，這讓她高度警戒起來。牠們逮到拉迪之前也是這樣，賽度斯遇害前同樣如此。

她告訴自己這種安靜也可能意謂其他狀況。庫泰格也是個安靜的人……而且強壯。那處傷口似乎對他並無大礙。

希歐娜開始感到胸痛，憑藉長期跑步訓練的經驗，她知道快要喘不

過氣了。在薄薄的黑色跑步服裡面，汗水沿著身體直往下淌。那批珍貴資料高高地馱在背上，背包是密封的，待會渡河時不怕滲水。她想到了包裡摺疊好的帝堡平面圖。

雷托會把他那堆香料藏在哪裡呢？

一定在帝堡裡的某個地方。一定是。圖紙上會有線索。要是能找到貝尼．潔瑟睿德、宇航公會以及其他所有人夢寐以求的美藍極香料，這次任務冒的風險也就值了。

還有那兩卷加密文件。庫泰格有一點說得對，利讀聯晶紙很重。但她的興奮之情不亞於烏洛特。一行行密文中間肯定隱藏著重要資訊。

狼群追奔的飢嗥聲再一次在後面的林子裡響起。

快跑，庫泰格！快跑！

現在，透過前方樹叢已能看見一片寬闊的長條形空地橫在艾德侯河畔。再往前，她還瞥見了水面上泛起的月光。

快跑，庫泰格！

她期盼聽到庫泰格的聲音，任何聲音。開跑時是十一個人，現在只剩他們倆了。九個人為這次冒險付出了生命：拉迪、愛琳、烏洛特、賽度斯、伊尼內格、歐內茂、胡切、梅瑪和歐拉。

希歐娜在心裡回想他們的名字，每唸一個便默禱，不是對暴君雷托，而是對往昔的眾神祈禱，特別是沙胡羅。

我向生息於沙中的神祇沙胡羅祈禱。

轉眼來到森林盡頭，她踏上了沿河那片草已刈平、月輝遍灑的空地。隔著一道狹長的卵石灘，就是她迫不及待要見的那條河。河灘銀亮，水流滑順如油。

身後樹叢中傳來一聲怒吼，驚得她差點一個踉蹌。她聽出那是庫泰格的呼喊，蓋過了狂野的狼嗥。庫泰格沒有叫她的名字，只喊出兩個字，卻包含了無數話語──是攸關生死的訊息。

「快跑！」

狼群一陣狂嚎，像是陷入了騷亂，然而庫泰格再也沒發出聲音，於是她能想像庫泰格把畢生最後一點力氣用在什麼地方了。

他拖住這些畜生好讓我逃走。

她遵從庫泰格的遺言，衝到河邊，縱身躍入水中。跑得熱烘烘的身

體突遇冰冷的河水，她瞬間動彈不得。她掙扎著浮起，奮力划水、換氣。那個珍貴的背包漂在河面，敲在她後腦勺上。

這一段艾德侯河不寬，最多五十公尺。河流沒有按雷托的工程師設計的那樣走直線，而是自行彎成一道平滑的大弧形，河床沙土坑坑窪窪，盛長的蘆葦和青草將根莖分布在灘邊，形成一道道斜岸。希歐娜稍感寬心，她知道狄狼受過訓練，會在岸邊止步。牠們的勢力範圍是預先劃定好的，這一頭以艾德侯河為界，另一頭不超過沙厲爾漠的高牆。不過她還是潛游了最後幾公尺，在一處河邊陡岸的陰影中浮出水面，這才轉頭回望。

群狼在對岸排成一列，只有一匹下到河邊。牠身體前傾，前足幾乎踩進了水流中。希歐娜聽到了牠的哀嚎。

希歐娜知道這匹狼看見了她，毫無疑問。狄狼以目力敏銳出名，為強化這些森林守衛的視力基因，雷托在牠們身上混入了銳目獵犬的血統。她擔心這一次狄狼會不會打破規矩。牠們是依賴視覺的捕食者，一旦河邊那匹狼真的下水，其餘的可能會跟從。希歐娜屏住呼吸。她感到筋疲力盡，他們已經跑了近三十公里，後半程更是遭到狄狼步步緊逼。

河邊的那匹狼又吼了一聲，向後一躍歸了隊。牠們似乎接到無聲的信號，轉身邁開大步，悠悠地返回了森林。

希歐娜很清楚牠們會去哪裡。人人都知道狄狼有權享用在禁林裡捕獲的任何獵物，這就是狄狼──沙厲爾護衛獸在禁林中巡邏的目的。

「血債血償，雷托。」她小聲說，嗓音低沉，宛如河水拂過身後的蘆葦沙沙作響，「烏洛特、庫泰格，還有其他人的命，這些都是要還的。血債血償。」

她輕輕浮起，順水漂流，直到雙腳觸到狹灘的斜坡。疲倦拖著她的身體下沉，她慢慢爬上岸，停下來檢查背包裡的物品，是乾的，密封口沒破。她就著月光凝視片刻，又抬起頭望向對岸那座森林。

這就是我們付出的代價。十位摯友。

她眼裡淚光閃爍，不過她有著古弗瑞曼人的生理特徵，淚腺不發達。這次渡河奔襲，在狄狼巡守北界時直穿禁林，越過「最後之漠」沙厲爾，翻過帝堡高牆──整個行動就像一場夢……即便是如她預期會有的狼口逃生過程，畢竟那些護衛獸絕對會靜候著截住入侵者的去路，也是

如此……這一切恍若夢境。都過去了。

我逃出來了。

她把東西裝回密封包，重新繫緊在背上。

我突破了你的防線，雷托。

希歐娜想起那兩卷加密文件。那些密文的字裡行間隱藏著能幫她復仇的資訊，對此她很有把握。

我要摧毀你，雷托！

她沒說「我們要摧毀你！」，那不是希歐娜的作風。她要單槍匹馬地做。

她轉身大步跨過沿河除淨草木的一長條空地，向果園走去。一面走一面反覆起誓，最後還按弗瑞曼人的老規矩喊出了自己的全名：「詛咒你的是希歐娜．伊本．福阿德．阿塞耶法．亞崔迪，雷托。每一滴血都要你償還！」

3

下文摘自達艾斯巴拉特所發現的古文獻（哈迪．貝諾托譯）：

我生為雷托．亞崔迪二世，從呱呱墜地至錄印這些文字為止已歷經三千多個標準年。我父親是保羅─摩阿迪巴。母親是他的弗瑞曼配偶荃妮。外祖母是法蘿拉，著名的弗瑞曼草藥醫生。祖母是潔西嘉，貝尼．潔瑟睿德育種計畫的產物，該計畫旨在尋覓擁有女修會聖母之能力的男性。外祖父是列特－凱恩斯，領導厄拉科斯生態改造的行星生態學家。祖父就是「那位」亞崔迪人，亞特柔斯氏族的後裔，族譜能一路上溯至希臘遠祖[1]。

夠了，這些家譜！

我祖父像許許多多希臘英雄那樣，在試圖刺殺死敵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時丟掉了性命。如今這兩位都不太舒適地存留在我的祖先記憶裡。就算我父親也不太好過。我做了他不敢做的事，現在他的幽魂不得不與我一同承擔後果。

黃金之路要求我這麼做。什麼是黃金之路？你會問。那是人類的生存之路，不多不少，僅此而已。身為預知者我們責無旁貸，因為我們能洞悉人類未來的陷阱。

為了生存。

你有什麼感受，是小喜小悲，抑或即便是大喜大悲，我們都很少放在眼裡。我父親擁有這種能力，而我的能力更強。我們能一次次看穿時間之幕。

厄拉科斯星作為我統治跨星系帝國的大本營，已與舊時的沙丘星不可同日而語。當年沙漠遍布整個星球，而今只剩下我那片小小的沙厲爾了。再也沒有巨型沙蟲自由出沒，製造美藍極香料了。香料！沙丘星就是以出產美藍極而聞名的，是唯一的香料產地。多麼神奇的物質！從來沒有一個實驗室能夠合成製造，這是人類發現過最珍貴的曠世珍寶。

沒有美藍極來觸發宇航領航員的線性預知力，人們就只能像蝸牛爬

行一樣橫越秒差距級的空間；沒有美藍極，貝尼．潔瑟睿德將無法培養真言師和聖母；沒有美藍極的抗衰老功效，人的壽命也將退回到久遠前的長度，頂多一百來年。如今，宇航公會和貝尼．潔瑟睿德分別儲存了一批香料，各大氏族的殘脈也有少許存貨。除此之外，就是我手裡人人垂涎的巨量庫藏了。他們多想把我洗劫一番啊！可是他們沒那個膽量。他們知道，我寧可把香料統統銷毀，也不會乖乖交出來。

相反，他們一個個卑躬屈膝地過來求賜美藍極。該賞的，我少量發送；該罰的，我切斷供應。他們對此恨之入骨。

我告訴他們，這是我的權力。這是我的禮物。

我倚仗香料締造了「和平」。人們已經享受了三千多年的「雷托和平」，這是一種強力維持的穩定，在我即位之前，人類對此的認識極短暫。為免世人遺忘，請再次從這些卷冊中研讀「雷托和平」，從我的日記之中。

這些紀錄始於我登基那一年，當時我初嘗蛻變之痛，但尚可稱作人類，甚至未脫人形。我接受（而我父親拒絕）的這層沙鱒皮膚既令我力量倍增，又讓我具備了抵抗傳統攻擊和抗衰老的實質能力──這層皮膚包裹著一具仍可辨認的人形軀殼：雙腿、雙臂、一張鑲嵌在沙鱒捲起皮褶裡的人臉。

啊，那張臉！至今依然歸我所有，是我展示給全宇宙的僅剩的人皮。而我其餘部分的肉體一直披覆著那些相互糾纏的微細深沙沙鱒載體，有朝一日牠們都能變成巨型沙蟲。

牠們會變的……終有那麼一天。

我常常思索我的最終蛻變，那近似死亡的一瞬。我知道發生的方式，但不清楚具體何時、涉及何人。這是我唯一無法預知的事情。我只知道黃金之路是在繼續延伸還是已然終結。在我錄印這些文字時，黃金之路仍在延伸，至少對於這一點我還滿意。

沙鱒的纖毛鑽入我的肉身，將我身體的水分鎖入其胞囊壁內，對此我已不再有感覺。我們現在幾乎融為一體，牠們是我的皮膚，而我是這個整體的動力源……大部分時候如此。

至於此處提及的「整體」，你可以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個龐然大物。我處於所謂準沙蟲階段，體長七公尺左右，直徑兩公尺多，一道道橫稜

幾乎布滿全身；一端頂著我那張亞崔迪臉，與常人身高相當，稍往下就是雙臂和雙手（仍頗具人類的形狀）。腿和腳呢？哎，萎縮殆盡，變成鰭足了，沒錯，而且沿身體往下移。我的總體重接近舊制的五公噸。之所以列出這些資料，是因為我知道將來會有歷史意義。

我是如何扛著這身重擔四處活動的？主要依靠帝輿，由伊克斯人所製。吃驚嗎？大家對伊克斯人向來又恨又怕，跟他們一比，連我都算沒那麼糟，畢竟俗話說寧可跟熟悉的魔鬼打交道。而且誰知道伊克斯人會製造或發明出什麼東西來呢？誰知道？

我是不知道。並不都知道。

但我頗同情伊克斯人。他們對自己的技術、科學和機器是那麼有信心。我同情他們，因為我和伊克斯人都相信雙方能理解彼此（不論哪一方面）。他們為我製造了大量設備，並認為我因此心存感激。你們讀的這些文字正是由一臺名為思錄機的伊克斯設備印製的。當我以特定模式思考時，思錄機隨即啟動。我只需保持這種思考模式，文字便能自動印在僅一個分子厚的利讀聯晶紙上。有時我會用耐久性稍差的載體複製一些內容。希歐娜從我這裡偷走的就是其中兩卷副本。

難道她不迷人嗎，我的希歐娜？當你逐漸了解她對我的重要意義時，你甚至可能懷疑我是否真的會聽任她命喪那片森林。這一點毋庸置疑。死亡純屬私事，我很少干涉。對於像希歐娜這樣必須經歷考驗的人，更是從不干涉。無論她什麼時候死去，我都會袖手旁觀。畢竟，我還能重新培養一名候選人，以我的時間概念來衡量，無非是一眨眼的工夫。

然而，我還是被她迷住了。我觀察在森林裡穿行的她，我透過伊克斯設備注視她，疑惑自己為何沒能預見這次冒險行動。希歐娜不愧是……希歐娜。這就是我沒有下令阻止狼群的原因，插手的話就錯了。狄狼只是我實現意志的工具，而我的意志就是成為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掠食者。

——《雷托二世日記》

1

亞特柔斯氏族：希臘神話中邁錫尼國王亞特柔斯及其家族，家世顯赫，但亞特柔斯與眾兄弟為爭權而引發多次親子、兄弟相殺的人倫悲劇。亞特柔斯之子即為邁錫尼國王阿伽門農。—編注

4

以下簡短對話據信摘自一份名為「維爾貝克殘篇」的手稿。普遍認為作者是希歐娜．亞崔迪。對話雙方為希歐娜本人與其父莫尼奧，後者是雷托二世的總管兼首席副手（根據所有史籍記載）。所附日期表明當時希歐娜還是青少年，莫尼奧前往魚言士學校宿舍探望女兒時的對話。該校位於奧恩節慶城，是所在星球（現名拉科斯）的一個主要人口中心。據手稿鑑定檔分析，莫尼奧祕密探訪，是為了告誡她勿玩火自焚。

希歐娜：你是怎麼在他手下活了這麼久的，父親？他會殺身邊人，沒人不知道。

莫尼奧：不！妳錯了。他一個人也沒殺過。

希歐娜：你沒必要替他撒謊。

莫尼奧：我說的是實話。他不殺人。

希歐娜：那你怎麼解釋那些全天下都知道的死亡事件？

莫尼奧：殺人的是蟲子。蟲子是神。雷托活在神體之內，但他不殺人。

希歐娜：那你是怎麼活下來的？

莫尼奧：我能認出蟲子。我能從他臉上和動作看出來。我知道沙胡羅什麼時候快要現形了。

希歐娜：他不是沙胡羅！

莫尼奧：哎，弗瑞曼時代人們就是這樣稱呼蟲子的。

希歐娜：我讀過這方面資料。他並不是沙漠之神。

莫尼奧：閉嘴，傻丫頭！這些事妳又知道什麼了。

希歐娜：我知道你是懦夫。

莫尼奧：妳知道得太少了。妳從來沒有站在我的位置，從他的眼神和手部動作看見過蟲子。

希歐娜：蟲子快現形的時候你怎麼辦？

莫尼奧：我會離開。

希歐娜：這還真精明啊。我們可以肯定，他已經殺了九個鄧肯．艾德侯。

莫尼奧：我跟妳說了，他沒殺過任何人！

希歐娜：有差別嗎？雷托也好蟲子也好，他們現在是一體。

莫尼奧：但他們兩個是獨立的存在──一個是雷托皇帝，另一個是沙蟲神。

希歐娜：你瘋了！

莫尼奧：也許吧。但我的確在事奉神。

5

我是史上最孜孜不倦觀察人類的人。我的觀察結合了內部與外部的感知。過去與現在會無規律地疊映在我心中。而且，隨著肉體持續蛻變，我的感知能力變得愈發神奇，彷彿以近距離感知世間萬物。我的聽覺與視覺無比敏銳，嗅覺也極為敏感，能察覺並分辨濃度僅為百萬分之三的費洛蒙。我心中有數，也驗證過。在我的感知範圍內你幾乎無可隱藏。我想，你要是知道我單憑嗅覺就能發現什麼，一定會瞠目結舌的。你的費洛蒙告訴我你正在幹什麼，或打算幹什麼。還有你的手勢和姿態也在洩密！我曾在厄拉欽恩花了半天凝視坐在長凳上的一個老人，他是史帝加耐巴的第五代後裔，這層關係連他自己都不知情。我仔細研究他頸項的角度、下巴底下鬆垂的皮肉、乾裂的嘴唇、鼻孔周圍的溼氣、耳後的毛孔，還有從古式蒸餾服兜帽下鑽出的灰髮絲。他絲毫沒發覺有人在窺視。哈！換作史帝加只要一兩秒就會警覺。這個老人只是在等人，一直沒等到，最終站起身蹣跚離去。久坐之後，他的步履十分僵硬。我知道我再也不會見到這具血肉之軀了。他瀕臨死亡，體內的水分無疑將浪費掉。當然，這已不再重要。

——《失竊的日記》



雷托正等候現任鄧肯．艾德侯抵達的這個空間，他認為是全宇宙最有趣的地方。以大部分人類的標準衡量，此處都是一個龐大的空間，四周環繞著精心構建的地下墓窖群，上方則是帝堡。這座大殿猶如輪轂，一間間高三十公尺、寬二十公尺的側廳像輪輻般擴散開去，雷托的帝輿則安放在大殿中心。大殿是一間直徑四百公尺的穹頂圓廳，最高點離地面一百公尺，就在他頭頂正上方。

他覺得殿堂的大小能讓自己心安。

正午剛過，但大殿裡僅有的亮光來自隨機飄動的幾盞懸浮燈球，光線調為暗橙色。微弱的光線照不進側廳深處，但雷托憑記憶知道那裡每一樣東西的準確位置──水、遺骸和骨灰，有祖先的，也有沙丘時代以來亞崔迪先人的，一個不漏都供在那裡。另外還存放了幾箱美藍極，預備在情勢萬分危急時作為掩護，好讓人誤以為這就是他的全部庫藏。

雷托清楚鄧肯求見的原因。艾德侯聽說忒萊素人正在製造另一個鄧肯，也就是再度按神帝要求的規格製造甦亡人。這個鄧肯擔心自己在服役近六十年後被取代，這種事總讓一個個鄧肯生出謀反之心。前陣子有一名宇航公會使節謁見雷托，警告他伊克斯人私下交給這個鄧肯一把雷射槍。

雷托暗自發笑。凡是遇上可能對自己那一丁點香料配給造成威脅的事情，宇航公會都會大驚小怪。這世上只剩下雷托一人與過去那些曾造出美藍極的沙蟲有關聯，一想到這點，他們就嚇得瑟瑟發抖。

萬一我死在沒有水的地方，就不會有香料了──永遠不會再有。

宇航公會怕的就是這個。他們的歷史學家兼會計師確信雷托坐擁全宇宙最大份的美藍極庫存，因此宇航公會幾乎和盟友一樣可靠。

雷托一邊等，一邊按貝尼．潔瑟睿德的傳統訓練方法做手部和指部運動。這雙手是他的驕傲。他的手覆有灰色的沙鱒皮膜，大拇指可與修長的四指對握，基本上靈活度與常人無異。而由腿腳退化而成的鰭足卻沒什麼用，與其說他感到羞恥，不如說感到不便。他能以閃電般的速度爬行、翻滾和騰躍，但不小心壓到鰭足就會疼痛。

鄧肯被什麼耽擱了？

雷托想像那男人正透過窗戶遙望沙厲爾平緩起伏的天際線，內心還在掙扎。今天熱氣蒸騰，進入地下墓殿前，雷托看到西南方出現了海市蜃樓。熱空氣閃爍，映射出沙漠遠方顛倒的鏡像：一隊示範區弗瑞曼人正費力走過一處供遊客開眼界的穴地景點。

地下墓殿裡很涼爽，一直如此，燈光也總是昏昏暗暗的。輻射狀側廳是一條條往上或往下傾斜的黑暗隧道，坡度平緩，以方便帝輿行駛。有的隧道穿過假牆還要向外延伸許多公里，這是雷托利用伊克斯裝備為自己挖掘的補給通道和暗道。

雷托思忖著即將開始的會面，心中不由得冒出一絲緊張。他覺得很

有意思，眾所周知，他很享受這種情緒。雷托覺得自己對現任鄧肯的好感一直在自然而然地增強，他抱有很大期望，希望此人能活著結束會面。有時候他們能做到。這個鄧肯幾乎不可能發起致命攻擊，但也得視偶然的機緣而定，「偶然」確實存在。雷托曾試圖向某個前任鄧肯解釋清楚……就在這間大殿裡。

「你也許會覺得奇怪，憑我擁有的能力，竟然還提運氣和偶然。」雷托當時說。

那個鄧肯怒氣沖沖。「沒有什麼偶然，你絕不會留下任何漏洞！我了解你！」

「你想得太天真了！偶然是宇宙的本質。」

「那不是偶然！是惡作劇。你專搞惡作劇！」

「對極了，鄧肯！惡作劇會帶來最深沉的樂趣。我們正是在跟惡作劇打交道時激發創造力。」

「你根本不再是人了！」哎，那個鄧肯已經怒不可遏。

這句痛斥讓雷托感到不快，就像眼裡進了一粒沙。就算不快已經是他僅存的情緒中最接近憤怒的一種，他也不會放過，他總是不可抑制地緊緊抓住殘存的人性自我。

「你的人生已經變得老套無聊了。」雷托回擊道。

就在此時，那個鄧肯從制服袍子的暗褶裡掏出一枚小炸彈。多麼令人意外！

雷托酷愛意外，即便是凶險的意外。

這就是我沒有預見到的事！他早就對鄧肯這麼說過了。鄧肯因為必須完全自行承擔決定，而尷尬地站在那裡猶豫起來。

「這個能要你的命。」鄧肯說。

「抱歉，鄧肯。會讓我受點輕傷，僅此而已。」

「但你說你沒有預見到！」鄧肯尖聲叫道。

「鄧肯啊鄧肯，對我來說百分之百的預見才相當於死亡，死亡有多無聊實在是難以形容。」

最後一刻，鄧肯想把炸彈扔到一旁，但火藥不穩定，太早引爆。那個鄧肯就這麼死了。唉，好吧──反正忒萊素人的再生箱裡總還備著一個。

飄在雷托頭頂上的一個燈球開始閃爍。他興奮起來。莫尼奧傳來信號了！盡忠職守的莫尼奧提醒神帝鄧肯已經進入地下墓殿了。

大殿西北方兩個側廳之間的載人升降機開門了。現任鄧肯邁步向前，從這個距離看，只是個小小的人形，但雷托連再小的細節也能分辨得一清二楚——制服肘部的一道皺褶表明他剛才手托下巴靠在什麼地方。沒錯，下巴上還殘留著手壓出的痕跡。鄧肯的氣味來得更快：他的腎上腺素已經飆升。

鄧肯愈走愈近，雷托一言不發，細細觀察。雖然服役這麼多年，他邁步時依然散發年輕朝氣，這歸功於攝取了微量美藍極。他身穿老式亞崔迪黑制服，左胸佩有金色鷹徽。這是一個有趣的聲明：「本人為『老』亞崔迪氏族的榮耀效力！」他顴骨高聳，五官如岩石般稜角分明，那頭黑髮依舊像用卡拉庫大尾綿羊的長毛做成的帽子。

忒萊素人真擅長製造甦亡人。雷托想。

這個鄧肯帶著一個深棕色纖維編織的扁公事包。他已用了這個公事包許多年，通常裝著為報告提供佐證的材料，今天卻因額外的重量而顯得鼓脹。

伊克斯雷射槍。

艾德侯前進時一直盯著雷托的臉龐。令他不安的是，這張臉依然具有亞崔迪氏族的特徵，臉龐瘦削，徹底湛藍的香料藍眼會讓神經質的人覺得受到冒犯。這張臉深埋在風帽似的灰色沙鱒皮膚內，艾德侯清楚，在本能的作用下，這頂皮兜帽能瞬間往前翻護住臉部——快如眨眼的「眨臉」。粉紅色的臉孔嵌在灰色輪廓裡，這張臉很難讓人不感到猥褻，在旁人眼裡，那是被異類捕獲的已迷失的些許人性。

艾德侯在距離帝輿僅六步遠處停下，他不想隱瞞自己在憤怒中所作的決定，甚至不去想雷托是否已得知雷射槍一事。這個帝國偏離亞崔迪人的傳統道德觀太遠了，已經變成了毫無人性的毀滅力量，在前進的道路上碾壓無辜受害者。這一切必須結束！

「我想跟您談談希歐娜還有其他事。」艾德侯說。他把公事包放在方便抽出雷射槍的地方。

「說吧。」雷托的話音裡充滿厭倦。

「只有希歐娜一個人逃走了，不過她還有一幫叛黨同夥。」

「你竟然以為我不知道嗎！」

「我知道您在罔顧危險姑息叛黨！但我不知道她偷走的那包是什麼東西。」

「哦，那個啊。她偷了帝堡的完整平面圖。」

此刻皇家衛隊指揮官的身分在艾德侯心中占了上風，這個維安漏洞令他震驚異常。

「您就讓她帶著東西跑了？」

「不，是你。」

這句指責逼得艾德侯退縮了些。漸漸地，最近才下決定的謀刺意念又抬頭了。

「她拿到的就這些嗎？」艾德侯問。

「我有兩卷日記副本和平面圖放在一起，都被偷走了。」

艾德侯觀察著雷托不動聲色的面孔。「日記裡寫了什麼？有時您說是日誌，有時又說是歷史。」

「兩者都沒錯。你還可以稱它為教科書。」

「日記丟了您會擔心嗎？」

雷托擺出一個微笑，艾德侯當作否定的回答。艾德侯把手伸進那個扁公事包，一絲緊張瞬間襲過雷托全身。武器還是報告？雷托清楚，雖然自己的要害部位都具備強大的耐熱能力，但仍有一部分肉體會受到雷射槍的傷害，尤其是臉部。

艾德侯從公事包裡抽出一份報告，他還沒開始唸，雷托就已看出了端倪。艾德侯正在尋求答案，而不是提供情報。他想為自己選擇的行動找到正當的理由。

「我們發現羯地主星存在崇拜厄莉婭的異教。」艾德侯說。

艾德侯彙報詳情的過程中雷托一直保持沉默。真無聊。雷托任由思緒飄蕩。這些年來，對於膜拜他已故姑母的人民，雷托只視為偶爾出現的消遣，但鄧肯們總認為其中暗藏威脅。

艾德侯唸完了。不可否認，他手下的密探行事周密。周密得令人厭煩。

「無非是伊西斯[2]崇拜死灰復燃而已。」雷托說，「我的男女祭司會做些事來壓制這個異教和信徒。」

艾德侯搖搖頭，似乎在回答內心的一個聲音。

「貝尼．潔瑟睿德對這個異教知情。」他說。

說到這裡，雷托才開始有了興趣。

「我接管了女修會的育種計畫，她們從來沒有原諒我。」他說。

「這跟育種沒關係。」

雷托忍住了笑意。這群鄧肯一向對育種的話題很敏感，儘管他們自己有時也會充當種男。

「這樣啊。」雷托說，「嗯，貝尼．潔瑟睿德的人都頗瘋癲，但瘋狂造成的混亂是醞釀意外的溫床，而意外可能很有價值。」

「我看不出有什麼價值。」

「你認為女修會是異教的幕後操縱者嗎？」雷托問。

「我認為是。」

「說來聽聽。」

「她們曾經有個聖殿，叫『晶刃匕聖殿』。」

「是嗎？」

「她們的祭司長稱作『潔西嘉之光守護者』。這不就說明了問題嗎？」

「很妙！」雷托不打算掩飾自己的興致了。

「妙在哪裡？」

「她們把我的祖母和姑母合併成一個女神了。」

艾德侯慢慢搖著頭，表示不明白。

雷托讓自己稍停一停，比一眨眼的工夫還要短。他心裡的祖母不是很贊成羯地主星的異教，他不得不先把她的記憶和本體阻擋到旁。

「你覺得這個異教有什麼企圖？」雷托問。

「很明顯。這是在宗教上另立山頭，圖謀損害您的權威。」

「想得太簡單了。你要怎麼形容貝尼．潔瑟睿德都行，但她們可不是傻瓜。」

艾德侯等著聽解釋。

「她們想要更多香料！」雷托說，「更多聖母。」

「所以她們騷擾您，讓您花錢消災。」

「我對你很失望，鄧肯。」

艾德侯抬頭盯著雷托沒吭聲。雷托做了個嘆氣的動作，對於他現在的身體，嘆氣已不屬於自然行為，而是一個複雜的動作。通常鄧肯們都會更聰明，雷托認為這一位是因為心懷鬼胎才不夠機靈。

「她們選擇羯地主星當作根據地，」雷托問，「這說明什麼？」

「那裡曾經是哈肯能氏族的大本營，不過都是古時候的事了。」

「你妹妹死在那裡，死在哈肯能氏族手裡。你把哈肯能氏族跟羯地主星聯想在一起是對的。剛才你為什麼沒有提到這一點？」

「我覺得這不重要。」

雷托抿緊嘴唇。提到妹妹讓這個鄧肯心煩意亂。他理智上清楚，自己只不過是一系列再生肉體的最新一代，是在忒萊素再生箱裡由原型細胞培育出來的產物。但這個鄧肯無法擺脫隨著生命復甦的記憶，他知道是亞崔迪氏族把自己從哈肯能氏族的奴役下解救出來的。

不管我變成什麼，終究還是亞崔迪家的人。雷托想。

「您想說什麼？」艾德侯問。

雷托認為此時有必要提高嗓門。他大聲喝道：「哈肯能氏族曾經囤積過香料！」

艾德侯後退一步。

雷托放低聲音，繼續說：「羯地主星上藏著一批美藍極。女修會想打著宗教活動的幌子來挖這批存貨。」

艾德侯一陣尷尬。答案一說出口，便覺顯而易見。

而我卻視而不見。他想。

雷托那聲喝叱又把他喚回了皇家衛隊指揮官的身分。艾德侯了解帝國極度簡化的經濟規則：不允許放貸圖利，只可現金交易。唯一一種貨幣以雷托神帝的「風帽臉」為肖像。貨幣發行完全以香料為本位，而香料儘管價格高昂，卻仍在不斷升值。一個手提包的香料，價值抵得上一顆星球。

「控制貨幣和法庭，其餘的留給賤民。」雷托想。這是老雅各．布魯姆說的，雷托能聽見這個老頭在他心裡幸災樂禍地咯咯笑。「這個世界變化不大，雅各。」

艾德侯深吸一口氣。「應該立即通知信仰局。」

雷托沒有作聲。

艾德侯認為這是示意自己繼續，便接著唸報告，但雷托僅投入了一小部分注意力，就像啟用了一套錄製艾德侯言行的監控電路，只有偶爾信號增強了，才會引發一句內心的評論：

現在他想談忒萊素人了。

這個話題對你很危險，鄧肯。

不過這也使雷托獲得新的思考方向。

狡猾的忒萊素人一直在利用原型細胞為我製造鄧肯。他們的行為觸犯宗教禁忌，這一點我們雙方都清楚。我不允許人工干預人類遺傳。但忒萊素人知道我在衛隊指揮官這一職位上是多麼器重鄧肯。我認為他們猜不到這件事還具有娛樂價值。在原先是山的地方，現在流著以艾德侯命名的河，一想到這個我也覺得好笑。那座山已經不復存在了，我們開山採石，建造圍住沙厲爾的高牆。

當然，忒萊素人也清楚，有時我會把鄧肯用於自己的育種計畫。鄧肯們會帶來外部血統的優勢……而且遠不止於此。每一把火都必須有對應的防火閘。

我原本想安排這一位跟希歐娜配種，現在看來要泡湯了。

哈！他說希望我「鎮壓」忒萊素人。為什麼他不直接發問呢？「您打算把我替換掉嗎？」

我都忍不住要告訴他了。

艾德侯再一次把手伸進那個扁公事包。思路活躍的雷托一刻也沒有放鬆監視。

是雷射槍還是其他報告？是其他報告。

這個鄧肯一直很小心警覺。他不但要確認我對他的圖謀一無所知，還要蒐集更多不值得效忠於我的「證據」。他舉棋不定很久了，他的個性就是這樣。我明白告訴他太多次，我不會運用預知力去預測自己何時脫離這具古老軀殼。但他半信半疑，他一向是個懷疑論者。

廣大深邃的大殿吸走他的聲音。要不是我嗅覺敏銳，他因恐懼而散發的化學物質就要被這裡的溼氣掩蓋住了。我對他的聲音聽而不聞。這個鄧肯變得多麼煩人。他在複述歷史，希歐娜的反叛史，等等一定會針對她最近這次的刺激冒險警告我。

「這次謀反不尋常。」他說。

這句話把我拉了回來！傻瓜。所有謀反都是尋常的，也都無聊至極，都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造反的動力不外乎腎上腺素成癮再加上個人的權力欲膨脹。所有造反的人都稱得上是不願承認身分的貴族。正因如此，我才能輕鬆讓他們改弦易轍。

為什麼鄧肯們從來不肯聽我這套？眼前這個鄧肯也和我爭論過。這是我們最早的衝突之一，就發生在這座地下墓殿裡。

「對激進分子永遠不要放棄主動權，這是執政之術。」他當時這樣說。

陳腔濫調。每一代都會冒出激進分子，但你不能採取預防手段，在他眼裡這就成了「放棄主動權」。他希望對激進分子採取粉碎、鎮壓、控制和預防措施。警察思維與軍人思維幾無分別，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告訴他：「只有當你試圖鎮壓激進分子時，他們才會變得可怕。你必須充分表明你會充分利用他們提供的東西。」

「他們太危險了。他們太危險！」他覺得話多說幾遍就能成真理。

我以自己的方式一步步慢慢引導他，而他甚至也做出了傾聽的樣子。

「這是他們的弱點，鄧肯。激進分子總愛把問題兩極化──非白即黑，非善即惡，非我即他。他們用這種方法解決複雜問題，勢必走上一條混亂之路。用你的話來說，執政之術，應該是對亂局的掌控。」

「沒有人對付得了所有的意外。」

「意外？誰跟你說意外了？混亂不是意外，反而內含可以預測的特質。首先，混亂會消滅秩序而增強極端的力量。」

「這不正是激進分子要達到的目的嗎？他們不就是想搗亂，趁機取得主控權嗎？」

「他們自以為這樣。事實上，他們在培養新的極端分子和激進分子，他們不過是在走老路。」

「要是有激進分子也看透了這種錯綜複雜的狀況，然後反過來對付您，怎麼辦？」

「那種人就不叫激進分子了，而是爭奪領導權的對手。」

「那您該怎麼辦？」

「招降或者消滅。從最簡單基本的程度來看，這就是領導權鬥爭的起源。」

「好吧，那麼救世主呢？」

「例如我父親嗎？」

鄧肯不喜歡這個問題。他知道就某種非常特殊的角度來說，我就是我父親。他知道我能以我父親的嗓音和人格說話，那些記憶都是準確無誤的，未經竄改，也無法忽視。

他不情願地答道：「嗯……如果您這麼想的話。」

「鄧肯，我就是每一個救世主的集合體，所以我很清楚。從來沒有真正無私的反叛者，都是偽君子而已—他們有的意識到自己是偽君子，有的沒有意識到，本質都一樣。」

這句話在我的祖先記憶裡引起一陣譁然。其中有些人堅守信念，認為他們握有解決所有人類問題的鑰匙，而且只有他們才有。好吧，在這一點上他們和我很像。即使我對他們直言，若抱著這種想法，失敗已近在眼前，但我還是會同情他們。

然而我不得不把他們都封鎖掉。把心思放在他們身上一點意義也沒有。他們現在只是一些尖酸的諫客……就像站在我面前的這位鄧肯，手裡拿著雷射槍……

偉大的冥神啊！我恍神被他抓了個正著。他手持雷射槍，直指我的臉。

「你，鄧肯？連你也背叛我了嗎？」

連你也有份嗎，布魯圖？[3]

雷托的每一根神經都繃緊了，他感覺身體在抽搐。沙蟲的肉體有自己的意志。

艾德侯挖苦道：「告訴我，雷托，我得償還多少筆忠誠債？」

雷托聽出了弦外之音：「我被複製多少次了？」鄧肯們總是想知道答案。每個鄧肯都要提這個問題，但任何回答他們都不滿意。他們不相信。

雷托用他最傷感的摩阿迪巴嗓音問道：「能得到我的賞識，你不感到自豪嗎，鄧肯？難道你從沒想過，我這麼多世紀以來總是想要你隨侍在側，到底看重你哪一點嗎？」

「你把我當成超級傻瓜了！」

「鄧肯！」

摩阿迪巴光火的聲音總能鎮住艾德侯。儘管艾德侯知道雷托運用起魅音來比史上任何一個貝尼．潔瑟睿德都厲害，但不出所料，他依然會聽命於這個聲音。雷射槍在他手中顫抖起來。

這就夠了。雷托一個飛滾，從帝輿上騰身而起。艾德侯從沒看過他以這個動作離開帝輿，連想都沒想過。對於雷托而言，只需滿足兩個條件就能辦到：一是蟲體察覺到重大威脅，二是放鬆對蟲體的控制。接下來就會出現這種不由自主的動作，速度之快往往令雷托自己都大吃一驚。

他最擔心的是雷射槍。雷射槍會造成嚴重的擦傷，不過很少有人了解準沙蟲軀體的抗熱能力。

雷托翻滾著撞倒艾德侯，雷射槍開火，但打偏了。由腿腳退化成的某隻無用的鰭足驟然向意識射來一陣不舒服的感覺。在那一秒，雷托只感覺得到疼痛。但蟲體仍能自由活動，在本能驅使之下，狂亂地一陣撲騰。雷托聽到骨骼碎裂的聲音。艾德侯的手抽搐了一下，把雷射槍遠遠甩在地上。

雷托從艾德侯身上滾下來，準備再發起一輪攻擊，然而已經沒有必要了。受傷的鰭足還在傳遞疼痛信號，他感覺到鰭尖被燒掉了。沙鱒皮膚封住了傷口，痛覺也已舒緩成不舒服的發脹。

艾德侯微微一動。他已身負致命傷，這點幾無疑問。他的胸膛明顯被壓扁了，連呼吸都要忍受莫大的痛苦，但他還是睜眼朝上瞪著雷托。

壽命有限的凡人是多麼執著啊！雷托想。

「希歐娜。」艾德侯喘著氣說。

雷托眼見這條生命離他而去。

有意思，雷托想，這個鄧肯有沒有可能跟希歐娜……不！這個鄧肯一向對希歐娜的愚蠢嗤之以鼻。

雷托爬上帝輿。好險哪。他可以肯定，這個鄧肯瞄準的是腦子。雷托一直清楚自己的手足容易受傷，但他沒讓任何人知道，那曾稱作腦子的東西已經不再和他的臉相連，甚至大小形態也都與人類不同，變成了分布於整個軀體的網狀節點。他沒告訴任何人，僅僅在日記中吐露。

2

伊西斯：古埃及信仰中最廣受崇拜的女性神祇。—編注

3

Et tu, Brute? 普遍認為是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家與獨裁者凱撒最廣為人知的遺言。當凱撒遭逢元老院成員暗殺，眼見養子布魯圖也參與陰謀而出此感嘆。—編注

6

哦，我見過的那些地貌！那些人！弗瑞曼人的輾轉遷徙，還有其他的一切。甚至能經由神話回溯到大地女神特拉。哦，一個個從觀星與陰謀中看見的經驗教訓，一次次遷徙與潰逃，一個個跑得腿疼肺疼的夜晚，在宇宙微塵上，我們守護著自己轉瞬即逝的占有物。我告訴你，我們是一個奇蹟，對此我的記憶確知無疑。

——《失竊的日記》



在小牆桌旁工作的那名女子體型太龐大，她身下的那把椅子又過於窄小。外頭是早晨過了一半的白晝，然而在奧恩城地下深處的這間沒有窗戶的房間裡，只有一盞燈球高懸在角落。燈光已調成暖黃色，但未能驅散這房間的灰色調。四周牆面和天花板鋪設著一塊塊規格統一的暗灰色矩形金屬嵌板。

除此之外，房裡的家具只剩一件，是一張窄小的簡易床，薄薄的床板上蓋著一條不起眼的灰毛毯。顯然，這裡的家具都不是為此人而設計的。

她穿著一件深藍色連身睡袍，上半身弓在桌板上，寬闊的肩膀把睡袍撐得緊繃。燈球照著她的金色短髮和右臉，凸顯出方方的下巴。她用粗大的手指仔細敲著桌面上一個薄鍵盤，下巴隨著口中默唸語句而上下移動。出於敬畏，她操作起機器來一臉恭順，敬畏與極度的興奮不由自主地交織，即使她早就對機器駕輕就熟，情緒也未因此稍減。

牆面上有個矩形空洞，是桌板翻平後出現的，內藏一面螢幕。隨著她打字輸入，螢幕上顯示出相應的文字。

「希歐娜繼續從事活動，想以暴力襲擊您的聖體。」她寫道，「希歐娜還是死抱著她公然宣稱的企圖不放。她今天告訴我，要將竊得的書冊副本交給幾個對您無忠誠可言的組織，包括貝尼．潔瑟睿德、宇航公

會和伊克斯人。她說書冊記錄著您的密文，有了這意外贈禮，她正向其他勢力求助以解譯您的聖言。

「陛下，我不知道這些書冊隱藏著什麼大祕密；然而，倘使其中含有任何威脅到您聖體的內容，懇請您解除我對希歐娜所發之效忠誓言。我不明白您為何令我立下此誓，但我不敢稍有違抗。

「您永遠的忠僕，奈拉。」

奈拉往後一靠，回顧已寫下的詞句，椅子一陣吱嘎亂響。厚實的隔音材料讓房間幾乎陷入一片死寂，只有奈拉輕微的呼吸聲和遠處的機械振動聲，後者與其說是透過空氣，不如說是透過地板傳過來的。

奈拉盯著螢幕上的文字。這份密報將只由神帝過目，不僅要求毫無保留的真實，還必須奉上深切的坦白，這讓她筋疲力竭。現在，她點點頭，敲了一個按鍵將文字加密，準備傳輸。她低頭默默祈禱，隨後收桌入牆。她知道如此操作之後密報就發送出去了。神帝親自在她頭部植入了一個實體裝置，令她發誓保密，並告誡說將來某一天可能會透過這個顱內裝置跟她說話。他還沒這樣做過。她懷疑裝置是伊克斯人製造的，看樣子有點像。但這件事是神帝親自做的，她願意不去理會那究竟是不是電腦、是不是觸犯大公約的禁令。

「不得造出具人類思維的機器！」

奈拉打了個冷顫。她站起來，把椅子搬到通常所在的床邊位置。薄薄的藍袍子緊緊撐在她那沉重而強壯的身軀上。從她謹慎的動作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長期訓練以保持體魄強健的人。她在床邊轉身，仔細察看桌板收起的地方。那塊矩形灰色嵌板與其他嵌板毫無二致。牆縫裡沒有一絲線頭或毛髮，不存在任何可能洩密的蛛絲馬跡。

奈拉深吸一口氣提振精神，走出這房間唯一一扇門，進入一條灰色走廊。相隔頗遠的白色燈球灑下昏暗的光線。機械振動聲更響了。她向左拐，幾分鐘後在一間稍大的房間和希歐娜會合。房內中央有張桌子，上面整齊地擺放著從帝堡盜來的東西。在兩盞銀色燈球下，希歐娜坐在桌前，身旁站著一個名叫托普利的助手。

奈拉不得不佩服希歐娜；至於托普利，這個一無是處的男人只配得到毫不掩飾的嫌棄。他是個神經質的胖子，鼓凸的綠眼睛，獅子鼻，薄嘴唇，下巴上有個凹坑，說起話來高八度。

「看這裡，奈拉！瞧瞧希歐娜發現了什麼，就夾在這兩本冊子的書頁裡。」

奈拉關上這間房僅有的一扇門，並上了鎖。

「你話太多了，托普利。」奈拉說，「真是個大嘴巴。你怎麼知道走廊裡只有我一個人？」

托普利臉色發白，面露慍色。

「恐怕她說得有理，」希歐娜說，「不然我怎麼會想把這個發現告訴奈拉？」

「你什麼事都信得過她！」

希歐娜轉向奈拉。「知道我為什麼信任妳嗎，奈拉？」她語氣平直，不帶感情。

一陣恐懼襲上心頭，奈拉強自鎮定下來。希歐娜發現她的祕密了嗎？

我辜負陛下了嗎？

「妳不回答我的問題嗎？」希歐娜問。

「妳有不信任我的理由嗎？」奈拉反問。

「這個理由不充分。」希歐娜說，「世上沒有盡善盡美的東西，不論是人還是機器。」

「但妳的確信任我，為什麼呢？」

「因為妳向來言行一致，這是個了不起的特質。比方說，你不喜歡托普利，就從不掩飾。」

奈拉瞥了瞥托普利，托普利乾咳了一聲。

「我不信任他。」奈拉說。

這句話衝口而出，說完她才意識到自己不喜歡托普利的真正原因：他會為了一己私利背叛任何人。

他發現我了嗎？

托普利依然板著臉，說：「我不想待在這裡任由妳侮辱。」他正想離開，希歐娜舉手一攔，他又遲疑了。

「我們說弗瑞曼人的舊語言，而且立誓忠於彼此，但把我們拴在一起的並不是這些。」希歐娜說，「凡事取決於行動，我只看重這個。明白嗎，你們倆？」

托普利不假思索地點頭，奈拉卻直搖頭。

希歐娜對她笑了笑。「妳不是每次都認同我的決定，對嗎，奈拉？」

「是的。」她硬擠出這個回答。

「妳從來不掩飾自己的反對意見，卻又一味服從我，為什麼？」

「我發的誓內容就是如此。」

「但我說過這不夠。」

奈拉知道自己在出汗，也知道出汗會暴露她的祕密，但她動彈不得。我該怎麼辦？我對神帝發誓要服從希歐娜，但我不能這麼說。

「妳必須回答我的問題。」希歐娜說，「這是命令。」

奈拉屏住呼吸。這是她最怕碰上的難題，毫無迴旋餘地。她心中默禱，接著低聲說道：「我對神起誓要服從妳。」

希歐娜拍手大笑。

「我就知道！」

托普利竊笑。

「閉嘴，托普利。」希歐娜說，「我在教你一課。你什麼都不信，連自己都不信。」

「可是我……」

「我說閉嘴！奈拉有信仰。我有信仰。就是這個把我們拴在一起的，信仰。」

托普利大吃一驚。「信仰？你信仰……」

「不是信神帝，你這個傻瓜！我們相信會有一個更強大的力量來跟蟲子暴君算總帳，我們就是這股更強大的力量。」

奈拉顫抖著吸了一口氣。

「沒關係，奈拉。」希歐娜說，「我不管支撐妳的是什麼，只要妳有信仰就行。」

奈拉勉強微笑，繼而由衷地露齒而笑。陛下的智慧讓她受到前所未有的激勵。我就算說真話，也只會對我的神有好處！

「讓妳看看我在冊子裡發現了什麼。」希歐娜說。她指了指擺在桌面上的一些普通紙張。「夾在書頁裡的。」

奈拉繞過桌子，低下頭看。

「先是這個。」希歐娜捏起一樣奈拉沒留意的東西。那是一縷細細的……貌似是……

「一朵花？」奈拉問。

「就夾在兩頁紙之間。紙上寫了這些。」

希歐娜俯下身去唸道：「一縷珈尼瑪的髮絲和她帶給我的一朵琉璃苣花朵。」

希歐娜抬頭望著奈拉說道：「看來咱們的神帝還挺多愁善感。這個弱點我倒是沒想到。」

「珈尼瑪？」奈拉問。

「他妹妹！別忘了『口述史』。」

「哦……哦，對，〈珈尼瑪禱文〉。」

「好，聽這個。」希歐娜拿起另一張紙開始朗讀。

「沙灘蒼白如亡者臉靨，

碧浪上雲朵倒影漣漣。

我站在黑暗潮溼的邊界。

冰冷的水沫洗淨腳趾。

我聞到漂流木的輕煙。」

希歐娜又抬眼看奈拉。「這些文字歸在『聽聞珈尼死訊而作』的標題下。妳怎麼看？」

「他……他愛他的妹妹。」

「是的！他有愛一個人的能力。哦，沒錯！可讓我們逮著了。」

7

有時我會沉迷探險，那種唯我獨享的探險。我以記憶為軸線，向內沿途跋涉。如同學童記述假日旅行，我也會選定一個主題作為目標。就定為……有智慧的女性吧！我回游到祖先的海洋中，我是深海裡一條有翼巨魚，張開意識的大口肆意捕撈！有時……有時我會捕獲史書曾記載的人物，重新體驗此人的人生之時，我還要譏笑傳記中一定少不了的學院式浮誇辭藻。這真是專屬於我的愉悅！

——《失竊的日記》



莫尼奧帶著沉重而又無奈的心情進入地下墓殿。眼前的責任無法逃避。神帝需要一小段時間來哀悼又失去一個鄧肯……但生活還得繼續……繼續……繼續……

伊克斯人製作的升降機很可靠，悄無聲息地向下滑行。有一次，只有那麼一次，神帝對著他的總管大聲喊道：「莫尼奧！有時候我覺得你是伊克斯人製造出來的！」

莫尼奧感覺升降機已停，梯門打開，他的目光穿過地下墓殿，看到帝輿上那個模糊的巨大身形。莫尼奧看不出雷托是否注意到他來了，便嘆了口氣，向這個回音陣陣的陰暗空間走去，開始了這段漫長的步行。帝輿附近躺著一具屍體。這種感覺不需用上「既視感」一詞加以描繪，就只是熟悉的場景而已。

莫尼奧剛上任的時候，雷托曾說：「你不喜歡這個地方，莫尼奧。我看得出來。」

「是的，陛下。」

莫尼奧略略回溯一下記憶，聽見了自己在不成熟的歲月裡發出的聲音。接著是神帝的聲音：

「陵墓讓你不自在，莫尼奧。而我認為這裡是無窮的力量之源。」

莫尼奧想起自己當時急著要脫離這個話題。「是的，陛下。」

雷托卻不想就此結束：「我只有幾個祖先供奉在這裡。摩阿迪巴的水在這裡；珈尼和哈克．阿拉達當然也在這裡，不過他們不是我的祖先。不，如果說我的祖先真有陵墓，那就是我。這裡主要安置鄧肯們和我的育種計畫的產物，有朝一日也是你的歸宿。」

莫尼奧發現回憶讓自己放慢了腳步。他嘆口氣，稍稍加快速度。雷托有時會很不耐煩，但現在仍未顯露任何跡象。不過即使雷托沒有任何動靜，莫尼奧仍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他的法眼。

雷托閉眼躺著，用其他感官測量莫尼奧在地下墓殿的行走距離，關於希歐娜的思考占據了他整個腦袋。

希歐娜一心跟我作對，他想。不須奈拉的密報證實，我都清楚明白。希歐娜是很有活力的女人，她散發的旺盛生命力讓我充滿愉快的幻想。只要一想到這股蓬勃的生命力，我就心醉神迷。這是我活下去的動力，也讓我的一切作為有了正當理由……甚至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個蠢鄧肯橫屍在我面前。

雷托憑聽覺判斷，莫尼奧離帝輿還有一大半路要走。他的腳步愈來愈慢，隨後又加快了步伐。

雷托思考著。莫尼奧生下這個女兒，對我來說是多麼珍貴的禮物啊。希歐娜朝氣蓬勃，不可多得。她是新生一代，而我卻集陳舊腐朽之大成，是十惡不赦之徒、流離失所之輩的收容所。一切已湮滅的過往化作歷史碎片，被截留之後就成了我。從未有人想像過，烏合之眾能聚湊成如此龐大的規模。

雷托向內在的那些生命炫耀他的過往，讓那些人好好看看地下墓殿發生的事。

這些細節全都歸我所有！

可是希歐娜……希歐娜就像一塊乾淨的石板，也許能寫上偉大的歷史。

我無微不至地守護這塊光潔的石板。我還在清洗它、做準備。

鄧肯喊她的名字有什麼用意？

莫尼奧離帝輿愈來愈近，有點猶豫，但心中無比警覺。雷托當然醒著吧。

莫尼奧在屍體不遠處止住腳步，雷托睜眼朝下望去，發現總管是個很有趣的觀察對象。莫尼奧穿著一件亞崔迪白制服，沒戴標示身分的徽記，這是一個暗示：人人對他的臉龐幾乎和對雷托的一樣熟悉，這就足以作為他的徽記了。莫尼奧耐心等待，他五官扁平，表情沒有變化，濃密的沙色頭髮仔細梳成中分，灰眼睛深處流露出一股率直的神情，顯露出他對自己的強大力量心中有數。這種眼神只在謁見神帝時會收斂起來，有時甚至完全不會顯露。他一看也不看地板上那具死屍。

雷托依然默不作聲，莫尼奧清了清嗓子，說：「我很難過，陛下。」

真機靈！雷托想。他知道我對這群鄧肯的死真心感到惋惜。莫尼奧看過他們的檔案，也見證過太多次他們的死亡。他知道只有十九個鄧肯死於一般定義的自然死因。

「他帶了一把伊克斯雷射槍。」雷托說。

莫尼奧的目光直接轉向左側地板上的那把槍，表示他剛才已經看見了。他把視線轉回雷托，從頭至尾打量這具龐大的軀體。

「您受傷了嗎，陛下？」

「不礙事。」

「但他傷到您了。」

「那些鰭足對我沒用，兩百年內就會完全消失。」

「我會親自處理鄧肯的屍體，陛下。」莫尼奧說，「有沒有……」

「我身上有一小塊被他燒成了灰，就讓灰燼隨風吹散吧，這個地方最適合安放灰燼。」

「遵命，陛下。」

「處理屍體前，先解除雷射槍的功能，好好收著，我要讓伊克斯大使看看。至於那個警告我們的宇航公會代表，賞他個人十克香料。哦──還要提醒我們駐羯地主星的女祭司，那裡藏有一批美藍極庫存，可能是以前哈肯能氏族非法囤積的。」

「如果找到這批貨，您打算怎麼處理，陛下？」

「撥出一點給忒萊素人當作提供新甦亡人的酬勞，其餘收入地下墓殿的庫房。」

「陛下。」莫尼奧點頭領命，動作的幅度小於鞠躬。他與雷托眼神

對上。

雷托微微一笑。他想：我們倆都知道，不開誠布公談談我們最關心的那件事，莫尼奧就不會離開。

「我看過關於希歐娜的報告了。」莫尼奧說。

雷托的笑意更濃了。這種時候莫尼奧真是令人愉快。他的話意味深長，包含許多無須言明的內容。他的言行在在都以雙方心照不宣的方式明白表示：毫無疑問一切盡在他的監視之下。現在，他自然要關心一下女兒，但他希望澄清他對神帝的關切始終擺在第一位。莫尼奧自己的成長之路有過相似的經歷，因此他很清楚希歐娜目前實際上命懸一線。

「她不是我創造出來的嗎，莫尼奧？」雷托問道，「她的血統和養育條件不是由我控制的嗎？」

「她是我的獨生女，唯一的孩子，陛下。」

「在某些方面她讓我想起哈克．阿拉達。」雷托說，「她身上好像沒多少珈尼的影子，這一點說不通。也許她返祖返到女修會的育種計畫裡去了。」

「您為什麼這麼說，陛下？」

雷托陷入沉思。有必要讓莫尼奧知道他女兒的特殊情況嗎？希歐娜有時會從預象中消失。黃金之路還在，但希歐娜不見了。然而……她並沒有預知力。她是個獨一無二的現象……倘若她能倖存下來……雷托決定不拿多餘的資訊去影響莫尼奧的辦事效率。

「別忘了你自己的過去。」雷托說。

「的確如此，陛下！她很有潛力，比我那時要多得多，但這也使她成了危險分子。」

「她不會聽你的。」雷托說。

「是的，但我在叛黨裡頭安插了一個臥底。」

就是托普利。雷托想。

無須動用預知力就能知道莫尼奧一定會安插臥底。自從希歐娜的母親去世，雷托對莫尼奧的行事方式摸得愈來愈準了。奈拉已對托普利產生懷疑。現在，莫尼奧坦白承認自己的憂慮及所採取的行動，希望換取女兒平安。

多遺憾哪，他和那個女人只生了這麼一個孩子。

「想一想，在類似的情況下，我是怎麼對待你的。」雷托說，「你和我一樣清楚黃金之路需要什麼。」

「但我那時候既年輕又愚蠢，陛下。」

「年輕而魯莽，但絕不愚蠢。」

聽到這句讚美，莫尼奧乾巴巴地笑了一下，他愈來愈相信自己已經猜到雷托的真實意圖了。可是，危機重重！

雷托的話進一步讓他的想法更堅定：「你知道我多麼喜歡意外。」

雷托想，沒錯，莫尼奧知道。希歐娜帶給我意外，同時也在提醒我什麼是最可怕的—就是可能會毀掉黃金之路的重複與無聊。看看吧，無聊是如何讓我險些被鄧肯所害！透過希歐娜這個對比，我看到了自己心底的恐懼。莫尼奧對我的擔心不無道理。

「我的臥底會繼續監視她新加入的同夥，陛下。」莫尼奧說，「我不喜歡這幫人。」

「她的同夥？很久以前我自己也有這樣的同夥。」

「叛黨嗎，陛下？您嗎？」莫尼奧真心感到意外了。

「你看不出我曾經是叛黨的盟友嗎？」

「可是陛下……」

「過去我們走錯路的次數也許超出你的想像！」

「好的，陛下。」莫尼奧尷尬之餘還是感到好奇。他知道鄧肯死後神帝有時會變得嘮叨。「您一定目睹過很多叛亂，陛下。」

雷托不由得陷入了回憶。

「啊，莫尼奧，」他咕噥道，「我在祖先的迷宮裡轉來轉去，腦子裡有數不清的地方、數不清的事情我再也不想見到第二次。」

「我能想像您的內心之旅，陛下。」

「不，你想像不了。我見過的人和星球實在太多，即使在想像中也失去了意義。哦，我走過的那些地形。想想那些異星的道路，從太空望去蜿蜒得像花體字一樣印在了我心裡。還有那些飽受侵蝕的峽谷、峭壁、星系，都讓我深刻地體認到自己不過是一粒微塵。」

「不，陛下。您絕對不是。」

「我比微塵還不如！那些人，他們那些毫無用處的社會，一遍遍在我眼前閃過，他們的胡言亂語讓我厭煩透頂，你聽見了嗎？」

「我不想惹陛下生氣。」莫尼奧溫順地說。

「你沒惹我生氣。有時你會讓我不快，頂多就這樣。你無法想像我都看到了什麼……哈里發、馬吉德、拉卡、王公、霸夏、國王、皇帝、首腦、總統……我全都見過。還有那些封建領主，一個不漏。他們全都是小法老。」

「請原諒我自以為是，陛下。」

「該死的羅馬人！」雷托喊道。

他在跟心裡的祖先說話：「該死的羅馬人！」

他們的笑聲把他趕出了內心的角鬥場。

「我不明白，陛下。」莫尼奧大膽問道。

「是的，你不明白。羅馬人傳播法老病，就像種地的農民播撒下一季糧食的種子──凱薩、神聖羅馬皇帝、沙皇、英白拉多、卡斯里……帕拉多……都是該死的法老們！」

「對這些稱號我所知不多，陛下。」

「我也許是這一大串的最後一個，莫尼奧。為此祈禱吧。」

「謹遵聖命。」

雷托低頭注視。「我們是神話終結者，你和我，莫尼奧。這是我們共同的夢想。我站在奧林匹斯神的高度向你斷言，政府是一個大眾神話。如果神話死了，政府也就死了。」

「您教導過我這件事，陛下。」

「我的朋友，製造出我們眼前這個夢的，是人肉機器，也就是軍隊。」

莫尼奧清了清喉嚨。

雷托從這個小動作看出總管不耐煩了。

莫尼奧了解軍隊。他明白把軍隊當作主要統治工具無異於痴人說夢。

雷托一直沒開口。莫尼奧走了幾步，從地下墓殿冰冷的地板上撿起雷射槍，動手關閉功能。

雷托望著他，心想，這小小的一幕不正蘊含著軍隊神話的精華嗎？軍隊會促進科技發展，因為在短視近利的人眼裡，機器的力量太顯而易見了。

那把雷射槍不過是個機器，一切機器終將過時或遭到淘汰。然而軍隊依然把這類東西奉若神明──既出於痴迷也源於恐懼。看看大家有多怕伊克斯人吧！軍隊深知自己如同稚嫩生疏的魔法師學徒，能釋放科技，卻再也不能把魔法塞回瓶子裡。

我教給他們另一種魔法。

雷托對心裡的人群說：

「看見沒有？莫尼奧讓那件致命器械失效了。這裡切斷連接，那裡壓碎個小囊。」

雷托吸了吸鼻子。他聞到防鏽油裡酯類成分的氣味，比莫尼奧的汗味更濃烈。

雷托繼續對內心說：「但精靈並沒有死。科技孕育出無政府狀態。這類工具會被隨意散布，從而誘發暴力。製造和使用野蠻毀滅性武器的能力，無可避免地會落入人數愈來愈少的群體手裡，直到最後群體變成了個體。」

莫尼奧走回雷托下方，右手輕鬆地握著那把已失靈的雷射槍。「帕雷拉星和丹星上有場議論，在吵該不該針對這類東西再打一場聖戰。」

莫尼奧舉起雷射槍微微一笑，表明他知道這類空洞夢想所隱含的悖論。

雷托閉上眼睛。心裡的人群本想爭論一番，但全被他封鎖擋開了。他想：聖戰製造軍隊。巴特勒聖戰的目標是消除宇宙中模仿人類思維的機器。巴特勒信徒在所到之處留下軍隊，但伊克斯人仍在製造可疑的設備……為此我真感謝他們。什麼叫清理門戶？動機就是破壞，任何工具都可以用。

「這種事曾發生過。」他咕噥道。

「陛下？」

雷托睜開眼。「我要去塔樓，」他說，「得花點時間哀悼我的鄧肯。」

「新鄧肯已經往這裡出發了。」莫尼奧說。

這是我記載的編年史，至少橫跨四千年，在此提請第一位接觸到此文書之人注意。你雖然是我伊克斯倉庫所藏之啟示錄的首位讀者，但勿以此為榮。你將發現其中飽含痛苦。我從來不願窺探四千年之後的事，少數幾次瞥視實屬必要，只是為了確認黃金之路是否仍繼續延伸。因此，我不確定這些日記記載之事對你所處的時代有何意義。我只知道這些日記已遭湮沒，其中所記載之事件也無疑長期被已竄改的歷史所掩蓋。我可以明確告訴你，預見未來的能力會讓人變得無聊。甚至連被人奉若神明，也會變得極度無聊，我就曾有如此經歷。我想過不只一次，與神聖並存的無聊是足以催生自由意志的絕佳理由。

—達艾斯巴拉特倉庫銘文



我是鄧肯．艾德侯。

他想搞清楚的事幾乎只有這一件。他不喜歡忒萊素人的解釋，也就是他們的說辭。不過忒萊素人總是讓人害怕。既信不過，又害怕。

他們用一艘宇航公會小型航艦將他載到這顆星球。日冕發出的綠色微光沿地平線劃出一條黃昏線，航艦降落時進入陰影區。這座星艦降落場跟他記憶中的那些一點也不像。這一座更大，四周環繞著古怪的建築。

「你們確定這是沙丘星？」他問。

「厄拉科斯星。」陪同他的忒萊素人糾正道。

他們駕駛密封地行車將他火速送往一棟建築物。他們稱這座城市為「奧恩」，「恩」字聽上去帶著奇怪的鼻音轉調。忒萊素人把他留在一間長寬高均約三公尺的房間裡，看不見燈球，但充滿溫暖的黃光。

我是甦亡人。他對自己說。

這件事讓他震驚，但又不得不信。明知道自己已經死了，卻發現還活著，就是鐵證。忒萊素人從他的屍體提取細胞，在某個再生箱裡培養出未完全體。在未完全體成長為軀體的初期階段，他感覺這東西像是自己血肉做成的不明生物。

他低頭看看，自己穿著一身刺激皮膚的深棕色粗布衣褲，腳蹬一雙涼鞋。除了一具身體，這些就是他們給予的一切了，忒萊素人之吝嗇可見一斑。

房裡沒有家具。他們讓他從唯一一扇門進房，門內側沒裝把手。他抬頭望望天花板，又轉頭看看牆壁和門。儘管這個地方空無一物，但他還是覺得自己正受監視。

「帝國衛隊的女兵會接待你的。」說完他們對彼此詭異一笑就離開了。

帝國衛隊的女兵？

陪同他來的忒萊素人熱愛展示自己的變形能力到了變態的程度。他永遠不知道下一分鐘他們那極富可塑性的肉體會變出什麼新花樣來。

可惡的幻臉人！

他們了解關於他的一切，當然知道他對變形者有多麼反感。

他能相信幻臉人什麼事？幾乎沒有。他們說過值得相信的話嗎？

我的名字。我知道我的名字。

他有自己的記憶。他們把身分意識輸入進他腦中。甦亡人本身理當無法恢復原身的意識，是忒萊素人幫他完成了這一步，他只能相信，因為他了解這套運作流程。

他知道，忒萊素會先製出一具完全成形的成年甦亡人，只有肉體而沒有姓名和記憶–這是一張擦淨原有內容的羊皮紙，他們想寫什麼幾乎就能寫上什麼。

「你是甦亡人。」他們說。很長一段時間這是他唯一的名字。他們把他當成可任意調教的嬰孩，在訓練中要他去殺一個人，此人酷似他侍奉並愛戴的保羅–摩阿迪巴，艾德侯現在懷疑那也是一具甦亡人。倘若果真如此，他們是怎麼得到原型細胞的呢？

艾德侯細胞裡的某些東西非常抗拒殺死亞崔迪家的人。他發現自己一手握刀站著，面前被綁住的假保羅正瞪著他，眼神裡憤怒與恐懼交

織。
記憶一下子湧入了他的意識。他想起甦亡人這回事，也想起鄧肯．艾德侯。
我是鄧肯．艾德侯，亞崔迪氏族的劍術大師。
他站在這間充斥黃光的房間裡，緊緊抓住這個記憶。
在沙丘星沙漠地下的穴地裡，我為了保護保羅和他母親而死。我已經回到了這顆星球，但沙丘星已不復存在。而今只有厄拉科斯星。
他讀過忒萊素人提供的簡史，但不相信。三千五百多年？誰會相信經過這麼長時間他的肉體還能存在？只是……忒萊素人就能辦到。他又不得不相信自己的感覺。
「以前有許多個你曾存在。」他的教官曾說。
「有幾個？」
「雷托皇帝會提供資訊給你。」
雷托皇帝？
忒萊素人的歷史書上說這位雷托皇帝是雷托二世，亦即艾德侯忠心耿耿侍奉過的那位雷托公爵的孫子。然而這位二世（如史書所言）已經變成了某樣東西……這種蛻變過於離奇，艾德侯不指望自己能夠理解。
一個人類怎麼會慢慢變成沙蟲？任何能思考的生物又怎麼可能活上三千多年？即便把香料的抗衰老功效放大到極限，也不可能維持這麼長的壽命。
雷托二世，神帝？
忒萊素人的歷史不可信！
艾德侯想起有一個奇怪的孩子──實際上該說是雙胞胎：雷托和珈尼瑪，保羅的孩子，荃妮的孩子，這對子女讓她難產而死。據忒萊素人的歷史記載，珈尼瑪的壽命相對正常，而神帝雷托卻一直一直一直活下去……
「他是個暴君。」艾德侯的教官是這麼說的，「他命令我們用再生箱製造你，好為他效命。我們不知道你的前任發生了什麼。」
所以我人就在這了。
艾德侯再次環視空空蕩蕩的四壁和天花板。
有微弱的說話聲侵入他的意識，他朝門口望去。聲音悶悶的，不過

有至少一人聽起來是女性。

帝國衛隊的女兵？

房門朝內打開，鉸鍊沒發出一絲聲音，兩名女子入內。他首先注意到其中一人戴著面罩，那是形狀不定的錫巴斯兜帽，因吸光而呈純黑色。他知道，這個女人能透過兜帽清晰地看見自己，但她的相貌絕不會暴露絲毫，即使借助最精密的透視儀器也無濟於事。這個兜帽說明伊克斯人或他們的後繼者還在帝國活動。兩名女子都穿著深藍色的連身軍服，左胸佩戴綴有紅穗帶的亞崔迪鷹徽。

兩人關上門，面朝艾德侯。艾德侯觀察著她倆。

蒙面女子的身材強壯結實，舉手投足間帶有狂熱尚武之人表面上那副小心謹慎的模樣。另一名女子優雅而苗條，一對杏眼，臉部線條分明、骨架凸出。艾德侯覺得在哪裡見過她，卻又想不起來。兩人腰間別著刀鞘，鞘內插有針型刀，從她倆的動作觀察，應該都是擅用這種武器的高手。

苗條的那人先開口了。

「我叫露莉。請允許我第一個稱呼您指揮官。我的同袍不能透露名字，這是雷托皇帝的命令。您可以叫她『朋友』。」

「指揮官？」他問。

「這是陛下的旨意，由您領導皇家衛隊。」露莉說。

「這樣嗎？我們去找他談談。」

「哦，不！」露莉明顯嚇了一跳，「在適當的時候陛下會召見您的。現在陛下希望您在我們的安排下能感到舒適和愉快。」

「我必須服從嗎？」

露莉沒答話，只是不解地搖了搖頭。

「我是奴隸嗎？」

露莉鬆了口氣，露出笑容。「絕對不是。只是陛下目前要務纏身，要擠出時間來才能接見您。陛下派我們來是因為他關心他的鄧肯．艾德侯。您在骯髒的忒萊素人手裡度過很長時間了。」

骯髒的忒萊素人。艾德侯思索了一下。

至少這一點沒有變。

不過露莉的解釋提到了一個不尋常的指稱，倒是令他頗為關切。

「他的鄧肯．艾德侯？」

「難道您不是一位亞崔迪勇士嗎？」露莉反問。

她擊中了他的要害。艾德侯點點頭，偏頭看向神祕的蒙面女子。

「妳為什麼蒙面？」

「我侍奉雷托皇帝之事必須保密。」她說。是悅耳的女低音，但艾德侯懷疑這嗓音也被錫巴斯兜帽改變過了。

「那妳來這裡幹嘛？」

「陛下派我來查看骯髒的忒萊素人是否對您動過手腳。」

艾德侯突然覺得喉嚨發乾，費勁地嚥了嚥唾沫。在宇航公會航艦上他數次覺得疑慮：假如忒萊素人能訓練甦亡人去謀殺摯友，那他們還會在這具再生肉體的腦子裡植入什麼東西呢？

「看來您也曾想過。」蒙面女子說。

「妳是晶算師嗎？」艾德侯問。

「哦，不！」露莉插進來，「陛下不允許訓練晶算師。」

艾德侯瞥了露莉一眼，又轉向蒙面女子。不允許有晶算師。忒萊素人的歷史沒提到這個有趣的事實。雷托為什麼禁止晶算師？將人腦訓練成超級電腦顯然是有用武之地的。忒萊素人向他斷言大公約依然有效，電腦仍是違禁品。當然，她倆應該知道亞崔迪氏族自己也曾雇用晶算師。

「您怎麼想？」蒙面女問道，「骯髒的忒萊素人對您的腦子動過手腳嗎？」

「我想……沒有。」

「但您也不太肯定？」

「是的。」

「別擔心，艾德侯指揮官。」她說，「我們有辦法確認，萬一有問題，也有辦法解決。骯髒的忒萊素人只試過一次，他們也為那次犯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那我就放心了。雷托皇帝有什麼要對我說的嗎？」

露莉朗聲說道：「陛下讓我們明確轉告您，他一如既往地敬愛您，正如亞崔迪氏族一直敬愛您那樣。」顯然，這句話讓她自己充滿了敬畏。

艾德侯稍感放鬆。作為一名亞崔迪氏族培養的優秀老兵，他在這次會面中很快掌握了若干情況。這兩人都受過嚴格訓練，已經達到盲從的程度。如果錫巴斯兜帽足以掩蓋蒙面女子的個人特徵，那說明體格與她相仿的人比比皆是。這一切暗示著雷托身邊危機四伏，依然缺不了密探這種見不得光的老行業以及挖空心思設計出來的武器裝備。

露莉瞧瞧她的同袍。「妳覺得如何，『朋友』？」

「可以把他帶到帝堡去。」蒙面女子說，「這裡不好，忒萊素人來過。」

「最好洗個熱水澡，再換身衣服。」艾德侯說。

露莉還盯著「朋友」。「妳確定？」

「陛下的英明不容置疑。」蒙面女答道。

艾德侯不喜歡「朋友」的語氣透出來的狂熱，不過她也流露出亞崔迪人特有的剛直，這又讓艾德侯感到心安。對外人和敵人他們或許會顯得憤世嫉俗又殘酷，但對自己人他們既公正又忠誠。最重要的是，亞崔迪人忠於自己。

而我是他們中的一員，艾德侯想。可是前任的那個我發生了什麼？他可以肯定面前兩人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但雷托會。

「我們可以走了嗎？」他問，「得趕緊洗掉骯髒的忒萊素人留在我身上的臭味。」

露莉朝他露齒一笑。

「來，我會親自服侍您洗浴。」

9

敵人讓你強大。

盟友使你衰弱。

我這樣說是為了幫助你理解，為何明知帝國內正集結起一股以摧毀我為唯一目標的強大力量，而我卻一味姑息。讀了這些文字你也許能充分知道這段歷史，但我懷疑你是否理解其中真諦。

——《失竊的日記》



希歐娜覺得，作為義軍例會開場白的「展示」儀式長得沒完沒了。她坐在前排四下張望，偏不瞧托普利一眼。托普利離她只有幾步遠，正在主持儀式。這個房間位於奧恩城的工程地道內，他們第一次使用，不過跟以前的會議室差別不大，完全可以視為標準模型。

義軍會議室—B級。她默想。

這個房間名義上的正式用途是儲藏室，固定式燈球除了單調而耀眼的白光，無法調成其他顏色。空間長約三十步，寬度略小。要到這裡，必須先穿過一連串相似房間構成的迷宮；其中有一間堆放著摺疊硬椅，以方便住小宿舍的工程人員取用。現在，希歐娜四周有十九個戰友就坐在這些椅子上，還有幾把空椅子是為遲來者預留的。

會議時間定在夜班與早班交接前後，在這時段，與會人員出入工程地道不太會引人注意。大部分義軍成員假扮成能源工人，身穿灰色的拋棄式薄衣褲。希歐娜等少數幾人穿著設備巡檢員的綠色制服。

房間裡，托普利單調的聲音始終沒有間斷。主持儀式時他從不拔高音調。事實上，希歐娜不得不承認他相當精於此道，尤其擅長歡迎新成員。不過自從奈拉坦承她不信任此人，希歐娜看托普利的眼光就變了。奈拉會說出一針見血的率直言詞，揭穿別人的假面具。在那次衝突之後，希歐娜對托普利也有了進一步了解。

希歐娜最終還是扭頭望向他。銀色的冷光未能掩蓋托普利蒼白的膚色。他在儀式中展示一把仿製晶刃匕，是向示範區弗瑞曼人私下購買的違禁品。一見托普利手裡的匕首，希歐娜就回想起那次交易。點子是托普利出的，她當時認為這主意不錯。兩人在黃昏時分出了奧恩城，托普利帶她來到約定的交易地點，是市郊的一間破房子。他們一直等到晚上，因為示範區弗瑞曼人只能趁著夜色掩護外出活動。若無神帝的特許，弗瑞曼人不可以擅離穴地區。

就在她打算放棄的時候，那個弗瑞曼人從暗夜裡閃了進來，有個同伴留在後面守門。陋室裡一面潮溼的牆壁底下擱著粗糙的長凳，托普利和希歐娜就坐在上面。斑駁剝落的泥牆上釘著一根棍子，上面插著昏黃的火把，是屋裡唯一的光源。

弗瑞曼人張口第一句話就讓希歐娜心生疑慮。

「你們帶錢了嗎？」

他進門時托普利和希歐娜都站起身。托普利似乎不介意這個問題，他拍了拍長袍底下的錢袋，錢幣叮噹作響。

「就在這裡。」

這個弗瑞曼人身形削瘦，四肢僵硬，佝僂著背，披著仿製的老式弗瑞曼長袍，裡面是一件閃閃發亮的衣服，可能是他們自製的蒸餾服。長袍兜帽戴在頭上，藏起了面孔。火把投下的陰影在他臉上不停舞動。

他看看托普利，又瞧瞧希歐娜，從長袍底下取出一件用布裹著的物品。

「按原樣仿造，只不過是塑膠的，」他說，「連冷掉的油脂都切不動。」

他從裹布裡將匕首抽出舉起。

希歐娜只在博物館裡見過晶刃匕，另一次是在家庭檔案室收藏的古代珍稀錄影中看過影像，現在她發現自己意外受這件仿製品吸引，覺得受到原始力量影響，把這個舉著塑膠刀、窮酸不堪的示範區弗瑞曼人想像成昔日真正的弗瑞曼人，他手握之物也驀地變成一把刀刃銀亮的晶刃匕，在昏黃的陰影中微微閃光。

「我保證用來仿造的原始模型是貨真價實的晶刃匕。」弗瑞曼人說。他把聲音壓低，缺乏抑揚頓挫的語調中帶著威脅的意味。

希歐娜聽出來了，一串柔和的母音中流露出他的惡意，她立刻警惕起來。

「如果你告密，我們會把你像蝨子一樣揪出來。」她說。

托普利驚愕地瞥了她一眼。

弗瑞曼人似乎整個人皺縮了起來。手裡的匕首顫抖，但他的短手指仍向內蜷曲握緊刀把，好像扼在誰的喉嚨上。

「小姐，告密嗎？哦，不。我們只是覺得這件仿製品要價太低了。雖說做工差點，可是不管是做或賣，我們都要冒極大的風險。」

希歐娜瞪著他，想起「口述史」裡一句弗瑞曼老話：「一旦你有了生意人的心，買賣就會占據你的全部生活。」

「你要多少？」她問。

他報了個數字，比原先開的價翻了一倍。

托普利倒吸一口氣。

希歐娜看看托普利。「你有那麼多錢嗎？」

「差一些，但我們談好是……」

「把你帶來的都給他，全部。」希歐娜說。

「全部？」

「我不是說了嗎？錢袋裡每個銅板都給他。」她轉向示範區弗瑞曼人：「你收下。」這不是個問句，老人聽得很明白。他用布裹好匕首，遞給她。

托普利嘟嘟囔囔，交出了錢袋。

希歐娜對示範區弗瑞曼人正色說：「我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泰沙，在托諾村當加倫的副手。你有一顆做生意的頭腦，這讓我震驚，看看弗瑞曼人都成什麼樣了。」

「小姐，我們都要生活。」他抗議。

「你連活著都算不上。」她說，「滾吧！」

泰沙把錢袋貼在胸前，轉身匆匆離去。

看著托普利在例會儀式上揮動這把仿製晶刃匕，希歐娜又因那晚的場景心裡翻騰。她想，我們並不比泰沙強，仿製品還不如沒有。儀式即將結束時，托普利興奮地將那把可笑的匕首舉在頭頂揮舞。

希歐娜不再看他，轉頭注視坐在左側另一頭的奈拉。奈拉這邊看

看，那邊瞧瞧，她特別注意後排那些新招募的骨幹分子。奈拉並不輕信他人。潤滑油的氣味隨著一陣輕微的氣流飄來，希歐娜皺了皺鼻子。奧恩城地下深處總是飄散危險的機械味！她聞了一下。還有這房間！她不喜歡這個集會地點，這裡適合設陷阱，衛兵可以先封鎖外側走廊，再派全副武裝人員進來搜查。他們的義舉隨隨便便就能在這裡畫上句號。讓希歐娜倍感不安的是，這個房間是托普利選定的。

　　這是烏洛特犯下的極少數錯誤之一。她想。正是可憐的烏洛特生前批准托普利加入義軍。

　　「托普利是市政服務部門的小職員。」當時烏洛特解釋：「要找地方開會或存放武器，他有很多管道。」

　　托普利的儀式已接近尾聲。他把匕首收進華麗的盒子，放在腳邊的地板。

　　「我以我的面孔起誓。」他說著將一邊側臉轉向在座者，隨後再換另一邊，「這就是我的面孔，無論在哪裡你們都能認出我，清楚知道我是你們中的一分子。」

　　愚蠢的儀式。希歐娜心想。

　　但她不敢打破成規。這時托普利從口袋裡掏出黑薄紗面罩戴上，希歐娜照做。在座的人全都依此行事，房裡一陣忙碌。大部分人事先接過通知，知道托普利請來一位特別來賓。希歐娜將面罩的繫繩在頸後綁緊。她迫不及待要會會此人。

　　托普利走向唯一一扇房門。所有人都起身摺疊椅子，集中靠在對門的牆邊，房裡響起一片劈啪聲。托普利見希歐娜打了個手勢，便敲了三下門，停頓兩拍，再敲四下。

　　房門打開，一個穿著深棕色官員背心制服的高個男人閃了進來。他沒戴面罩，所有人都能看清他的面孔，一張神色倨傲的瘦臉，小嘴，瘦尖鼻，一對深棕色眼睛深嵌在濃眉下方。在場大多數人都認得這張臉。

　　「朋友們，」托普利說，「這位是艾約．科巴特，伊克斯大使。」

　　「前大使。」科巴特糾正道，嗓音粗啞且非常克制。他找了個地方背牆而立，朝著一屋子蒙面人說：「今天神帝已下令將我逐出厄拉科斯。」

　　「為什麼？」

希歐娜不顧禮節脫口就問。

科巴特猛一轉頭，旋即將目光聚焦在她戴了面罩的臉上。「有人企圖行刺神帝。神帝追查凶器，查到了我頭上。」

希歐娜的戰友在她與前大使之間讓出一塊空地，說明她在人群中頗有威信。

「那他為什麼沒有殺你？」她問。

「我認為他想表明我這個人不值一殺。另外，他還要利用我向伊克斯傳遞訊息。」

「什麼訊息？」希歐娜穿過面前的空地，停在距科巴特一兩步外。科巴特打量她的身體，她能感覺到他本能的男性欲望。

「妳是莫尼奧的女兒。」他說。

無聲的緊張氣氛在整個房間瀰漫開來。為什麼他要挑明自己認出了她？這裡他還認出了誰？科巴特看上去不傻。為什麼要這樣做？

「奧恩城裡沒人不熟悉妳的體型、嗓音和舉止。」他說，「妳戴面罩很可笑。」

她從頭上扯下面罩，笑說：「我同意。現在回答我的問題。」

她聽到奈拉跨前幾步貼近自己左側，奈拉挑選的兩名助手也跟了上來。

希歐娜看出科巴特突然意識到，倘若沒有給出令她滿意的回答，他將性命難保。他的聲音並未失去自制，只是放緩了語速，而且更加字斟句酌。

「神帝對我說，他知道伊克斯和宇航公會之間有一紙協議。我們正在研製一種機械放大器……用來增強宇航公會的領航能力。目前這種能力只能靠香料維持。」

「在這房間裡我們叫他蟲子。」希歐娜說，「你們那種伊克斯機器能幹什麼？」

「妳知道公會領航員需要香料才能『看見』安全航線嗎？」

「你們要用機器來取代領航員？」

「可能可以。」

「關於這機器，你要帶給自己人什麼訊息？」

「我要告訴他們，專案可以繼續，但必須每天向他遞交進度報

告。」

她搖搖頭。「他不需要這種報告！這是一條愚蠢的訊息。」

科巴特吞了吞口水，不再掩飾緊張。

「宇航公會和女修會對我們的研究很感興趣。」他說，「他們都有份。」

希歐娜點了點頭。「而且他們的門票錢是向伊克斯人提供香料。」

科巴特怒視著她。「這個專案耗資巨大，我們需要香料來做領航員比較試驗。」

「這是謊言和欺詐。」她說，「你們的設備永遠不會成功，這一點蟲子很清楚。」

「妳怎麼敢懷疑我們……」

「住口！我剛說的話才是真正的訊息。蟲子要讓你們伊克斯人繼續欺騙宇航公會和貝尼．潔瑟睿德。他覺得開心。」

「機器能成功！」科巴特堅持。

她只笑了笑。「是誰要殺蟲子？」

「鄧肯．艾德侯。」

奈拉倒抽一口涼氣。其他人有的皺眉，有的屏息，紛紛露出吃驚的神色。

「艾德侯死了？」希歐娜問。

「我猜是的，但神……嗯，蟲子拒絕證實。」

「你猜測的根據是？」

「忒萊素人又送了一個艾德侯甦亡人過來。」

「我明白了。」

希歐娜轉身朝奈拉做了個手勢，奈拉便走到房間一側取了個扁平的包裹回來交給希歐娜，包裹外包著一層市集店主用的粉色包裝紙。

「這就是讓我們保守祕密的價碼，」希歐娜說著將包裹遞向科巴特，「也是我允許托普利今晚帶你過來的原因。」

科巴特接過包裹，但仍盯著她的臉。

「保守祕密？」他問。

「我們承諾不會向宇航公會和女修會揭發你們的欺詐行為。」

「我們沒有欺詐……」

「別傻了！」

科巴特乾嚥了一下。她的意圖很明確：不論是真是假，只要義軍四處散布這種說法，到時候自然會有人信。用托普利的話來說，這是「常理」。

希歐娜瞥了一眼科巴特身後的托普利。沒有人是出於「常理」而加入義軍的。托普利沒意識到他的「常理」也許會出賣他嗎？她把目光轉回科巴特。

「包裹裡是什麼？」他問。

希歐娜從他話音裡聽出，他其實已經知道答案了。

「是我打算送到伊克斯的東西，由你幫我帶過去。這是我們從蟲子堡壘裡得來的兩卷書冊的副本。」

科巴特低頭看著手裡的包裹，顯然很想甩掉這東西。私會叛黨使他陷入了意料之外的險境。他惱怒地瞪了托普利一眼，似乎在說：「為什麼不早點提醒我？」

「這……」他看向希歐娜，清了清嗓子，「這些……書裡寫了什麼？」

「也許得由你們的人來回答。我們猜測是蟲子的語錄，但讀不懂密文。」

「妳憑什麼認為我們……」

「這是你們伊克斯人的拿手好戲。」

「要是我們破譯不了呢？」

她聳聳肩。「我們不會怪你們。但是，如果你們將這些書冊用在其他目的，或者在成功破譯之後沒有如實彙報……」

「誰能肯定我們……」

「我們不會把希望全賭在你們身上，其他組織也會拿到副本。相信女修會和宇航公會都會毫不猶豫地著手破譯。」

科巴特將包裹往腋下一夾。

「妳憑什麼認為神……蟲子對你的計畫……甚至這個會議都不知情？」

「我認為諸如此類的許多事情他都知情，或許他還知道是誰拿了這些書。我父親相信他擁有真正的預知力。」

「妳父親相信『口述史』！」

「這裡人人都相信。在重大問題上『口述史』與『正史』並不衝突。」

「那蟲子為什麼沒有對妳採取行動？」

她指了指科巴特腋下的包裹。「也許答案就藏在這裡。」

「你們也好，這些密文也好，也許都對他不構成真正的危險！」科巴特沒有掩飾自己的怒氣。他不喜歡被逼著作決定。

「可能吧。說說你為什麼提到『口述史』。」

科巴特又一次聽出了她語氣中的威脅。

「『口述史』說蟲子不具備人類的情感。」

「不是這個原因。」她說，「再給你一次機會。」

奈拉朝科巴特逼近兩步。

「來……來這裡之前，有人叫我重溫一遍『口述史』，說妳的人……」他聳了聳肩。

「說我們吟誦它？」

「是的。」

「誰告訴你的？」

科巴特嚥了口唾沫，怯生生地扭頭望了一眼托普利，再轉向希歐娜。

「托普利？」希歐娜問。

「我認為這能幫助他了解我們。」托普利說。

「而且你把首領的名字也透露給他了。」希歐娜說。

「這個他早就知道了！」托普利的聲音又升到了高八度。

「他叫你重溫『口述史』的哪些特定內容？」希歐娜問。

「嗯……亞崔迪家系。」

「所以你自認為了解大夥加入義軍的原因了。」

「他怎樣對待亞崔迪家系中的每一個人，『口述史』都說得明明白白！」科巴特說。

「他先放給我們一小段繩子，再把我們吊上去？」希歐娜問。她聽上去似乎不為所動。

「他對妳父親就是這樣。」科巴特說。

「現在他又讓我玩反叛遊戲？」

「我只是個信使。」科巴特說，「妳殺了我的話，誰幫妳傳信？」

「還有幫蟲子傳信。」希歐娜說。

科巴特沒答腔。

「我認為你不理解『口述史』。」希歐娜說，「我還認為你不太了解蟲子，也不懂他的訊息。」

科巴特氣得滿面通紅。「妳憑哪一點不會走其他所有亞崔迪氏族成員的老路，去當唯命是從的……」科巴特突然止住話頭，意識到怒火已經讓他口不擇言了。

「蟲子核心圈子的新成員，」希歐娜說，「就像那些鄧肯．艾德侯？」

她轉過身看向奈拉。那兩名助手──阿努克和陶，一下子警覺起來，但奈拉依然不動聲色。

希歐娜對奈拉點了一下頭。

阿努克和陶依照計畫上前幾步堵住房門。奈拉繞到托普利身邊站定。

「這……這是在幹嘛？」托普利問。

「我們希望前大使能坦誠相告一切重要事項。」希歐娜說，「我們要聽完整的訊息。」

托普利顫抖起來。科巴特額頭沁出冷汗。他瞥了瞥托普利，重又望向希歐娜。那一瞥猶如拉開一層面紗，讓希歐娜窺清了兩人的真實關係。

她莞爾一笑。這只不過證實了她已經掌握的情況。

科巴特現在一動不動。

「你可以開始了。」希歐娜說。

「我……開始什麼……」

「蟲子要你帶一條私密訊息給你主子。我想聽聽。」

「他……他想加長帝輿。」

「說明他預計自己的身體還會變長。其他呢？」

「我們要向他供應大量利讀聯晶紙。」

「做什麼用？」

「他對自己的要求從不解釋。」

「他好像禁止別人使用這東西。」她說。

科巴特憤憤地說：「他從來不禁止自己使用任何東西！」

「你們為他製作過違禁的玩意兒嗎？」

「我不知道。」

他在撒謊，她想，但決定不去追究。在蟲子的鎧甲上又找到一條裂縫，這已經夠了。

「你的繼任者是誰？」希歐娜問。

「他們正要派馬爾基的侄女來。」科巴特說，「妳可能還記得他……」

「我們記得馬爾基。」她說，「為什麼讓他侄女當新任大使？」

「我不知道。但這個任命是在神……蟲子開除我之前就定下來的。」

「她叫什麼？」

「赫薇．諾里。」

「我們會培養赫薇．諾里的。」希歐娜說，「而你不值得培養。這位赫薇．諾里也許有些與眾不同。你什麼時候回伊克斯？」

「過完節就走，坐宇航公會第一班船。」

「你跟你主子怎麼說？」

「說什麼？」

「我的訊息！」

「他們會照你說的去做。」

「我知道。科巴特前大使，你可以走了。」

科巴特匆忙離去，差點撞上守門的助手。托普利想跟上，但被奈拉抓住手臂而動彈不得。托普利畏畏縮縮地瞥了奈拉強壯的身軀一眼，又看了看希歐娜。希歐娜等科巴特離開，門關上之後，才開口說話。

「蟲子的訊息不單單是傳給伊克斯人的，也是給我們的。」她說，「這是蟲子向我們下的戰帖，而且定好了戰鬥規則。」

托普利試圖從奈拉手中掙脫。「妳幹嘛……」

「托普利！」希歐娜說，「我這裡也有條口信要你帶一下。叫我父親去報告蟲子，就說我們接戰了。」

奈拉鬆開他的手臂。托普利揉著她剛才緊握之處。「妳肯定不會以為……」

「趁你還走得了，快走。永遠不准回來。」希歐娜說。

「妳不會是懷疑……」

「我叫你滾！你太沒大腦，托普利。我大部分日子是在魚言士學校度過的，我學過怎麼辨認沒大腦的人。」

「科巴特馬上就要離開了。這並不妨礙……」

「他不但認識我，還知道我從帝堡偷了什麼！可他沒料到我會讓他帶包裹回伊克斯。我從你的行為看得出來，蟲子希望我把那些書冊送到伊克斯去！」

托普利一步步從希歐娜跟前退往門口。阿努克和陶讓出路來，打開門。希歐娜的聲音在他身後響起。

「別狡辯是蟲子把我和包裹的事透露給科巴特的！蟲子不會發沒腦子的訊息。把我的話傳給他！」

有人說我沒有良知，他們是多麼虛偽，甚至連自己都不敢坦然面對。我代表自古以來絕無僅有的良知。正如美酒會留下木桶的芳香，我也保有首代先祖的本質，那就是良知的種子。我的神聖即來源於此。我是神，因為唯有我才真正了解自己的遺傳！

——《失竊的日記》



伊克斯星諸審問官於大王宮召見雷托皇帝宮廷大使候選人，雙方的質詢與答辯紀錄如下：

審問官：妳表示要向我們陳述雷托皇帝的行為動機。請講。

赫薇．諾里：諸位的正式分析報告並不能解答我接下來要提出的問題。

審問官：什麼問題？

赫薇．諾里：我自問，是什麼因素驅使雷托皇帝接受這駭人聽聞的蛻變和沙蟲身軀，並聽任人性喪失？諸位僅僅提到他是為了權力和長生。

審問官：這些理由還不夠嗎？

赫薇．諾里：諸位也可捫心自問，是否有人願意為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回報而付出那樣的代價？

審問官：那麼以妳無可估量的智慧，請告訴我們為什麼雷托皇帝甘願蛻變為蟲。

赫薇．諾里：他擁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在場各位應該沒有人懷疑吧？

審問官：這就對了！這能力還不足以當作蛻變的回報嗎？

赫薇．諾里：但他早就擁有預知力了，正如過去他父親那樣。不！

我認為他之所以孤注一擲選擇這條路，是因為他已經預見，只有如此犧牲才能避免我們的未來發生某些事情。

審問官：只有他才能從人類未來中預見的那件特別的事又是什麼？

赫薇．諾里：我不知道，但我建議展開調查。

審問官：妳把暴君美化成無私的公僕了！

赫薇．諾里：無私不就是他們亞崔迪氏族的明顯特質嗎？

審問官：官方歷史希望我們這樣相信。

赫薇．諾里：「口述史」也印證了這一點。

審問官：妳認為蟲子暴君還有哪些優良特質？

赫薇．諾里：朋友，你說「優良」特質嗎？

審問官：那就特質，可以了吧？

赫薇．諾里：我叔叔馬爾基常說雷托皇帝對自己選拔的共事者非常寬容。

審問官：而其他共事者都無緣無故被他處決了。

赫薇．諾里：我認為並非無緣無故，我叔叔馬爾基有推論出一部分罪名。

審問官：舉個例子來聽聽。

赫薇．諾里：以蠢笨的手段威脅他的人身安全。

審問官：「蠢笨」的手段是吧！

赫薇．諾里：而且他不能容忍自以為是。想一想那些遭到處決的歷史學家和他們被銷毀的著作。

審問官：他想掩蓋真相！

赫薇．諾里：他對我叔叔馬爾基說，他們竄改歷史。請注意！誰能比他更了解歷史？我們都知道他總在心裡跟誰交談。

審問官：有什麼證據證明他所有的祖先都活在他心裡？

赫薇．諾里：我不想參與無意義的爭論。我只想說，根據我叔叔馬爾基的判斷以及他提出的相關理由，我相信這一點。

審問官：我們讀過妳叔叔的報告，卻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馬爾基是在偏袒蟲子。

赫薇．諾里：我叔叔認為他是全帝國手腕最高明的外交家，也是一個演說大師，而且在你知道的任何領域都是專家。

審問官：妳叔叔沒有提過蟲子的殘暴嗎？

赫薇．諾里：我叔叔認為他極有教養。

審問官：我問他是否殘暴。

赫薇．諾里：他確實有殘暴的一面。

審問官：妳叔叔怕他。

赫薇．諾里：雷托皇帝身上絕無絲毫天真之氣。只有在他扮天真時，我叔叔才會怕他。這才是我叔叔說的內容。

審問官：他是這樣說沒錯。

赫薇．諾里：不止這些！馬爾基還說：「人類的天賦和多樣性給雷托皇帝帶來驚喜。他是我最投合的夥伴。」

審問官：以妳無與倫比的智慧，妳怎麼詮釋妳叔叔的話？

赫薇．諾里：請別挖苦我！

審問官：妳多心了，我們是想獲得啟發。

赫薇．諾里：馬爾基的這些話，加上他在信裡跟我談到的其他許多事情，都表明雷托皇帝一直在尋覓新鮮、獨創的事物，同時他對這類事物潛藏的破壞力又很戒慎。這是我叔叔的觀點。

審問官：對於妳和妳叔叔的觀點，還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嗎？

赫薇．諾里：沒有了。很抱歉浪費了諸位的時間。

審問官：妳沒有浪費我們的時間。現在批准由妳擔任已知宇宙之神帝即雷托皇帝的宮廷大使。

11

你要記住，我只需向內心索求，就能掌握有史以來任何一門知識。在面對戰爭心理問題時，我便從中汲取力量。倘若你從未聽過受傷者與瀕死者的悲號，那麼你還不了解戰爭。我聽過太多這樣的悲號，乃至於在耳畔揮之不去。我自己就曾在戰鬥結束後大聲呼喊。每一個時代我都被攻擊到遍體鱗傷──來自拳頭、棍棒和石塊，來自鑲貝殼的木棒和青銅劍，來自釘頭錘和加農炮，來自箭矢和雷射槍，來自原子塵無聲的窒息，來自讓舌頭發黑、肺部積水的生化攻擊，來自瞬間噴湧的烈焰和悄然奪命的慢性毒藥……還有更多傷勢我不願一一道來！以上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身所感的切膚之痛。有人竟敢質疑我的所作所為，我要對他們說：這些記憶使我別無選擇。我並非懦夫，我曾經也是人。

──《失竊的日記》



在衛星氣象控制系統忙於對付越洋海風的溫暖季節，沙厲爾邊緣地帶常在入夜時分迎來降雨。莫尼奧在帝堡周邊例行巡視，被一場陣雨淋了個正著，他躲入帝堡之前夜幕已降臨。南門有個魚言士守衛幫他脫下打溼的斗篷，她身形健壯，四方大臉，符合雷托遴選衛兵的喜好。

「那些該死的氣象控制系統可得改進改進了。」她說著遞上溼漉漉的斗篷。

莫尼奧向她略一點頭，登上通往自己寓所的樓梯。魚言士衛兵全都知道神帝怕潮，但誰也不及莫尼奧區分得這麼仔細。

厭惡水的是蟲子，莫尼奧想，沙胡羅渴望回到沙丘星。

進入地下墓殿前，莫尼奧在寓所裡把身體擦乾，又換了套乾燥的衣褲，沒必要招惹蟲子。他馬上要跟雷托進行一場不能受干擾的談話，詳細討論即將來臨的奧恩節慶城之旅。

升降機下行時，莫尼奧倚著一面牆閉上眼睛。疲憊如潮水般席捲而來，他知道自己已經連續多天睡眠不足，而且緊張的日子暫時還看不到盡頭。他羨慕雷托不用睡覺，神帝一個月裡似乎只需靜養數小時就夠了。

地下墓殿的氣味和升降機停止時的震動把莫尼奧從打盹中喚醒。他睜開眼，望向大殿正中帝輿上的神帝。莫尼奧定一定神，踏上這趟熟悉的長距離步行，走向那個令人生畏的存在。不出所料，雷托看起來很警覺，起碼這是個好兆頭。

雷托聽到升降機下來的聲音，還眼見莫尼奧驚醒過來。他看起來很疲乏，這一點可以理解。奧恩之行迫在眉睫，雜七雜八的事務又讓他應接不暇，包括招待異星賓客、籌備魚言士儀式、接待新任大使、指揮帝國衛隊換崗、安排官員們的退休和任命，還要設法讓鄧肯．艾德侯的新甦亡人融入帝國機器的運行。與日俱增的瑣務壓在莫尼奧身上，畢竟歲月不饒人哪。

雷托思忖，讓我算算，我們從奧恩城返回後的那個星期，莫尼奧將年滿一百一十八歲。

若服用香料，他的壽命可以延長數倍，但他不肯。雷托很清楚箇中緣由，莫尼奧已經邁入人類渴望長眠的詭異人生階段了。他之所以還在世間逗留，只是為了親眼見到希歐娜進入皇家機構就職，當上帝國魚言士協會的下一任會長。

我的女神們。馬爾基過去經常這樣稱呼魚言士。

莫尼奧還知道雷托有意安排希歐娜與某個鄧肯育種。是時候了。

莫尼奧停在距帝輿兩步遠處，抬頭望向雷托。他眼裡有些神色讓雷托想起地球時代的異教祭司，在熟悉的神龕前做一番討巧的祈禱，他們往往也會流露出這副神情。

「陛下，您已經觀察新來的鄧肯很長時間了。」莫尼奧說，「忒萊素人對他的細胞或腦子動過手腳嗎？」

「他是乾淨的。」

莫尼奧呼出一口長氣，連身子都搖晃了一下，但並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你反對用他當種男？」雷托問。

「一想到他既是我的祖先，又要生育我的孫輩，就覺得彆扭。」

「但他給了我一個機會，利用古代的生命形態與我育種計畫的現有產物雜交出新一代混血兒。上一次類似的混血育種已經是希歐娜二十一代之前的事了。」

「我看不出其中的道理。在您的衛隊裡，那群鄧肯總是行動最遲緩、警覺性最差的人。」

「我的目的不是按分離律培育優良後代，莫尼奧。你覺得我不清楚那些支配了育種計畫的法則會如何影響演進圖譜嗎？」

「我看過您的血緣系譜，陛下。」

「那你應該知道我一直在追蹤和剔除隱性基因。我只重視關鍵的顯性基因。」

「陛下，還有基因突變吧？」莫尼奧的聲音裡透著一絲狡黠，引得雷托定睛細看他。

「我們不討論這個問題，莫尼奧。」

雷托眼看著莫尼奧縮回他那具謹言慎行的保護殼裡。

他對我的情緒真是敏感到了極點，雷托想。我確信他具備我的一部分能力，只不過是無意識地發揮作用。他提出這個問題，表示他甚至可能已察覺我們在希歐娜身上取得的進展。

雷托試探道：「很明顯，你還不清楚我想藉由育種計畫實現什麼目標。」

莫尼奧精神為之一振。「陛下，您發現我想探究育種計畫背後的規則了。」

「長遠來看，任何法則都是暫時的，莫尼奧。受規則束縛的創造力並不存在。」

「但是陛下，您親口提到育種計畫有法則可循。」

「我剛才是怎麼說的，莫尼奧？想為創造活動尋找規則，就像企圖分離意識與肉體。」

「但某些東西的確在逐漸進化，陛下。我從自己身上察覺到了！」

他從自己身上察覺了！親愛的莫尼奧。他快悟出來了。

「你為什麼總在尋找完全屬於延伸解讀的答案呢，莫尼奧？」

「我聽您提過『轉變式演化』，陛下。血緣系譜上有這麼一個標

籤。但跟意外有什麼……」

「莫尼奧！每一次意外都會改變規則。」

「陛下，您沒有考慮過改良人種嗎？」

雷托低頭瞪著他，心想：如果我現在說出那個關鍵字，他能懂嗎？也許……

「我是掠食者，莫尼奧。」

「掠……」莫尼奧一頓，搖了搖頭。他想他知道這個詞的含意，但詞彙本身讓他震驚。神帝是在開玩笑嗎？

「陛下，您說掠食者嗎？」

「掠食者能改良種群。」

「怎麼會呢，陛下？您並不恨我們。」

「你讓我失望，莫尼奧。掠食者不恨獵物。」

「掠食者殺戮獵物，陛下。」

「我也殺戮，但我不恨。獵物能充飢解渴，獵物是好東西。」

莫尼奧抬眼觀察雷托埋在灰色皮兜帽裡的面孔。

難道我沒注意到蟲子現形了？莫尼奧暗想。

莫尼奧戰戰兢兢地尋找蛛絲馬跡。那具龐大的身軀沒有顫動，目光沒有失焦，多餘的鰭足也沒有扭動。

「您渴望的目標是什麼，陛下？」莫尼奧壯膽問道。

「我渴望人類能夠作出真正意義上的長期決策。你知道這種能力的關鍵是什麼嗎，莫尼奧？」

「您說過很多次，陛下，就是改變心智的能力。」

「改變，沒錯。那你知道我說的『長期』是什麼意思嗎？」

「對於您，必然是以千年來計量的，陛下。」

「莫尼奧，相對於無限，就算我那幾千年也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

「但您的視角一定跟我不一樣，陛下。」

「從無限的角度而言，任何有限度的長期都是短期。」

「陛下，那世上就根本不存在規則了嗎？」莫尼奧的話音裡隱約帶著點歇斯底里。

雷托用微笑來緩解他的緊張。「也許有一條規則。為了短期而下的

決策總是不適合長期使用。」

莫尼奧沮喪地搖了搖頭。「可是，陛下，您的視角是……」

「任何壽命有限的觀察者，總有時間用盡的一天。封閉系統是不存在的。就算是我，也無非是在延長有限的界域而已。」

莫尼奧的視線突然從雷托臉上移開，轉向遠處的陵墓廊道。有一天我也將長眠於此。黃金之路會延伸下去，但我的生命已經終結。當然，這並不重要。只有雷托感知的黃金之路持續不斷地延伸下去，那才是至關重要的。他看向雷托，但沒有直視那對全藍色眼睛。這龐大的軀體裡真的潛伏著掠食者嗎？

「你不明白掠食者的作用。」雷托說。

這句話讓莫尼奧大吃一驚，感覺自己彷彿被讀了心。他抬眼與雷托對視。

「理智告訴你，即便是我也終有一死。」雷托說，「但你並不相信。」

「我怎麼能相信自己永遠見不到的事情？」

莫尼奧從未感到如此孤獨和恐懼。神帝在幹什麼？我是下來討論出行細節的……再打探他對希歐娜有何打算。他在耍我嗎？

「我們談談希歐娜吧。」雷托說。

又是讀心術！

「陛下，您什麼時候要考驗她？」這個問題一直停留在莫尼奧舌尖上，現在終於問出口，他又害怕起來。

「快了。」

「請原諒我，陛下，但您一定能理解我有多擔心獨生女的安危。」

「別人都挺過了考驗，莫尼奧，包括你。」

莫尼奧深吸一口氣，回想自己如何在外力引導下感知到黃金之路。「家母幫我打過底子，但希歐娜沒有母親。」

「她有魚言士。她還有你。」

「難免會有意外，陛下。」

莫尼奧兩眼含淚。

雷托別過頭不看他，心想：他在忠君和愛女之間進退兩難。這種護犢之情多讓人心酸哪。難道他看不出全人類就是我唯一的孩子嗎？

雷托將注意力轉回莫尼奧處，說：「你的觀察是對的，即使在我的宇宙裡也會發生意外。你從這點沒有領悟出什麼嗎？」

「陛下，就這一次，您能否……」

「莫尼奧！你肯定不希望我把權力授予一個無能的領導吧。」

莫尼奧退後一步。「是的，陛下，當然不希望。」

「那就相信希歐娜的力量。」

莫尼奧挺起肩膀。「我會盡責而為。」

「必須喚起希歐娜身為亞崔迪氏族一員的責任感了。」

「該當如此，陛下。」

「莫尼奧，這不就是我們的義務嗎？」

「無可否認，陛下。您什麼時候要把她引介給新鄧肯？」

「通過考驗之後。」

莫尼奧低頭看著地下墓殿冷冰冰的地板。

雷托想，他三番五次盯著地板，能看到什麼？是帝輿千年來留下的轍印嗎？啊，不──他凝望的是地下深處，他即將於此安息的那個財富與祕密王國。

莫尼奧再次抬眼望向雷托的面孔。「希望她喜歡與鄧肯相伴，陛下。」

「放心吧。忒萊素人交給我的鄧肯沒有絲毫走樣。」

「那我就放心了，陛下。」

「他的基因對女性很有吸引力，這一點你肯定注意到了。」

「我確實有觀察到這點，陛下。」

「他那溫柔而敏銳的眼神、稜角分明的五官和黑山羊毛般的頭髮，能徹底融化女人的心。」

「是的，正如陛下所說。」

「你知道他現在跟魚言士在一起嗎？」

「有人向我彙報過，陛下。」

雷托笑了笑。自然有人向莫尼奧彙報。「不久之後她們就會帶他來首次謁見神帝。」

「我親自檢查過召見廳了，陛下。一切都已備妥。」

「有時候我覺得你想讓我變得沒用，莫尼奧。留點小事給我做

吧。」

莫尼奧竭力抑制逐漸襲來的恐懼感，他躬身後退。「是的，陛下，但有些事我責無旁貸。」

他轉身匆匆離去。直到升降機升起，莫尼奧才意識到自己在雷托允他退下之前便已離開。

他一定知道我有多累。他會原諒我的。

你內心所思，你的神無不知曉。今天，你的靈魂足為自己的清算人。我不需要見證人。你沒有聆聽你的靈魂，反去聽從你的憤恨與暴怒。

——雷托皇帝致言一懺悔者，「口述史」



以下為雷托皇帝治下第三五○八年的帝國狀況評估報告，摘自「維爾貝克刪節本」。原始文件藏於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的聖殿檔案館。經對照顯示，所刪內容不減損該報告本質上的準確性。

以本聖團及其永存之女修會的名義，茲聲明本報告經認定為真實可信，且具備載入「聖殿編年史」的價值。

綺諾伊和陶索蔻兩位女修已從厄拉科斯星安全返回，她們的報告解開了一宗年代久遠的懸案，即雷托皇帝治下第二一一六年於帝堡失蹤的九名歷史學家確實遭到處決。報告稱，九人均於致昏之後，在本身發表的書籍所燃火堆中焚身而亡。此情狀與當時帝國上下的傳言完全相符。據判斷，該說法出自雷托皇帝本人。

綺諾伊和陶索蔻帶回的一份手寫見證筆錄記載了以下情節：當時有其他史學家向雷托皇帝求問九人下落，雷托皇帝答道：

「他們因虛言妄語而自取滅亡。但無心之過不會引我震怒，你等不必畏懼。我並不愛製造烈士。烈士常在人類事務上散播戲劇性事件，而戲劇性正是我的一個掠食目標。唯有堆砌謊言、且以此為傲者該驚懼顫慄。退下，此事不得再提。」

這份手寫筆錄的內在證據顯示記錄人是二一一六年任雷托皇帝總管的艾考尼克。

請注意雷托皇帝使用了「掠食」一詞。有鑑於聖母賽婭克薩的相關

觀點，認為神帝在自然意義上視自身為掠食者，此一現象尤其值得深思。

在雷托皇帝偶一為之的出行中，綺諾伊女修應邀與魚言士一同隨行。其間她奉召與帝輿並行，在小跑中與雷托皇帝有一場對話。交談內容彙報如下：

雷托皇帝說：「走在這條皇家大道上，我有時會感覺自己好像正在城牆上抵禦入侵者。」

綺諾伊女修說：「這裡不會有人襲擊您，陛下。」

雷托皇帝說：「妳們貝尼．潔瑟睿德就從四面八方圍攻我。甚至現在，妳還在想辦法收買我的魚言士。」

綺諾伊女修表示自己本已做好了赴死的準備，但神帝只是煞住帝輿，目光越過她，看了看自己的扈從。她說扈從們立即止步，原地待命，恭敬地與神帝保持一段距離，她們訓練有素，對神帝絕對服從。

雷托皇帝說：「我手下有一批人會向我提供各方面的情報。不要否認我的指控。」

綺諾伊女修說：「我不否認。」

雷托皇帝看著她說：「別擔心妳的性命。我還期望妳把我的話傳到聖殿去。」

綺諾伊女修稱，她能看出雷托皇帝已掌握自己的所有情況，包括她肩負什麼使命、她接受過專門的口述記錄訓練，以及其他的一切。「他就像聖母。」她說，「在他面前我什麼都瞞不住。」

接下來雷托皇帝命令她：「朝我的節慶城望過去，告訴我妳見到了什麼。」

綺諾伊女修望向奧恩城，說道：「我看見了遠處的城市，在晨曦中顯得很美。右側是您的森林，鬱鬱蔥蔥，我能花上一整天去描述。城市的左側和四周是您僕役的房子和花園。一些人家看起來很富有，還有一些看似很貧窮。」

雷托皇帝說：「我們已經把這片景觀弄亂了！樹木凌亂不堪，還有房子、花園……這樣的景觀不可能出現讓妳欣喜若狂的未知事物。」

因先前雷托皇帝曾保證她性命無憂，綺諾伊女修大膽問道：「陛下果真希望看到未知事物嗎？」

雷托皇帝說：「身處這樣的景觀之中不會有外在的精神自由。妳看不出來嗎？這裡沒有與人共用的開放空間。一切都是封閉的──房門、門閂、門鎖！」

綺諾伊女修問：「人類不再需要任何隱私和保護了嗎？」

雷托皇帝說：「回去告訴其他女修，我要重現外在的景觀。像這樣的景觀只能使人轉向內心去尋找任何可能存在的精神自由，但大部分人類並不具備如此強大的力量。」

綺諾伊女修說：「我會如實複述陛下所言。」

雷托皇帝說：「務必如此。再通知妳的貝尼．潔瑟睿德姊妹，她們應該最清楚為獲取特殊稟賦而進行育種的危險性，還有尋求特定遺傳目標的危險性。」

綺諾伊女修認為，這明顯是指雷托皇帝之父保羅．亞崔迪。請別忘記，我們的育種計畫提早一代培育出了奎薩茲．哈德拉赫。保羅．亞崔迪在成為弗瑞曼人領袖摩阿迪巴的過程中，擺脫了我們的控制，毋庸置疑，這是集聖母之力及其他能力於一身的男性。人類依然在為這些能力付出慘重代價。如雷托皇帝所言：

「妳們得到了意料之外的結果。那就是我，一張無法捉摸的鬼牌。而我得到了希歐娜。」

雷托皇帝拒絕解釋他為何提到莫尼奧總管之女希歐娜。此事目前已在調查中。

聖殿關切之其他事宜，我方調查人員提供相關資訊如下：

魚言士

雷托皇帝的女子軍團已選出參加厄拉科斯十年慶的代表。每支星球駐軍將各派三名代表。（名單詳見附表。）按慣例，入選者中無成年男性，甚至魚言士軍官的配偶亦無資格參與。本報告期內魚言士配偶名單幾無變化。我們增補了若干新人，凡有宗譜資訊者均已列出。請注意僅有兩人標上了星號，是鄧肯．艾德侯甦亡人的後裔。關於我們猜測雷托皇帝在育種計畫中使用甦亡人的事，尚無新情況可補充。

本期間我們努力促成魚言士與貝尼．潔瑟睿德結盟，但均未成功。雷托皇帝繼續擴大某些駐軍的規模。他仍在強化魚言士的非軍事性任務，同時弱化軍事性任務。此舉結果符合預期，即增強了當地民眾對魚

言士駐軍的敬慕與感恩之心。（規模已擴大的駐軍詳見附表。編者按：與我方有關的僅限貝尼．潔瑟睿德、伊克斯人和忒萊素人的母星駐軍。駐宇航公會監察人員數量未增加。）

祭司

除附錄所列少數自然死亡與人事異動之外，無重大變化。受命主持宗教儀式的魚言士軍官及魚言士的配偶依然少之又少，其權力也遭削弱，因為厄拉科斯星要求他們在採取任何重要行動之前均須請示。聖母賽婭克薩等人認為，魚言士的宗教職能正在逐漸向外移交。

育種計畫

雷托皇帝僅提及希歐娜但未予解釋，還提及我們在他父親身上所遭遇的失敗。除此之外，對於雷托皇帝的育種計畫，我方的長期監視活動尚無其他重要發現。有證據表明雷托皇帝的計畫存在一定的隨機性，他言語中對遺傳目標所表明的態度亦可視作進一步的證明，但我們不能肯定他是否對綺諾伊女修吐露真言。需提請諸位注意，他曾屢屢說謊或無預警大幅更改計畫。

雷托皇帝仍然禁止我們參與他的育種計畫。他安插在本地魚言士駐軍中的監察人員依然嚴密監視著我方安排的生育活動，凡未經其認可的均遭「剔除」。在本報告期內，我們在這項極嚴厲的監管措施下維持現有聖母人數。我方的抗議沒有得到答覆，綺諾伊女修直截了當地向雷托皇帝發問，他的回答是：

「妳們要知足感恩。」

我們在這句話裡確切地讀出了警告之意，因此已向雷托皇帝遞交了一封措辭得體的致謝函。

財務狀況

聖殿仍然維持必要的清償能力，但保存措施不可鬆懈。事實上，為預防清償能力減弱，下一報告期將實施若干新措施，其中包括削減儀式上的美藍極用量，及提高我方常規服務的收費。接下來四個報告期，我們擬將大氏族女性成員的學費提高一倍。諸位現在當就漲價計畫準備相應的辯解理由以應對質疑。

我方曾申請增加美藍極配額，雷托皇帝已拒絕且未給出理由。

我方與鉅貿聯會的關係依然基礎牢固。鉅貿聯會已在上一報告期啟

動「星寶石」專案並為此組建了區域同業聯盟，我方為此專案貢獻諮詢和談判能力，且已獲得可觀回報。該專案持續創造的利潤應能彌補我方在羯地主星的投資損失且有盈餘。該筆投資已作為壞帳沖銷。

大氏族

三十一個前大氏族在本報告期內均蒙受了經濟災難。其中僅六家設法守住了小氏族地位。（詳見附表。）過去千年來已顯露的總體趨勢仍在延續，即昔日的大氏族正在逐漸式微。需注意，免於滅頂之災的六個氏族均為鉅貿聯會的巨額投資者，其中五家對「星寶石」專案涉入頗深；另外一家則持有多樣化投資組合，包括巨額投資卡樂丹的古董鯨皮業務。

（本期內我方以減少鯨皮存貨為代價，將龐迪米儲備增加了近一倍。此決策的依據將在下一期回顧。）

家庭生活

如我方調查人員在過去兩千年裡的觀察，家庭生活的同質化現象依然呈現有增無減的態勢。例外者應如諸位所料，包括：宇航公會、魚言士、皇家官員、忒萊素變形幻臉人（他們幾經努力卻仍無生育能力），當然，還有我們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個星球，民眾的家庭狀況都日漸趨同，這種現象不應視為巧合。據我們觀察，雷托皇帝的龐大規劃已初露端倪。誠然，如今條件最差的家庭也能豐衣足食，但日常生活氛圍已變得愈來愈死氣沉沉。

另需提請諸位注意，約八代人之前，我們曾向聖殿彙報過雷托皇帝的一句陳述：

「我是帝國內僅存的奇觀。」

聖母賽婭克薩針對這種趨勢提出了理論上的解釋，我們許多人亦逐漸接受。聖母賽婭克薩依據「水力專制」這一概念來闡釋雷托皇帝的動機。正如諸位所知，民眾生活只有普遍完全依賴某種物質或條件，且這種物質或條件又被相對少數的中央集權勢力所控制，才有所謂「水力專制」生存的土壤。「水力專制」的概念起源於引流灌溉技術的應用：該技術可促進區域人口增長，當人群的生活所需到了完全倚靠此水源供給的程度，「水力專制」便應運而生。只要切斷水源，即可導致民眾大批

死亡。

這現象頻頻出現在人類歷史進程中，不限於水資源和耕地作物，還涉及石油、煤炭等通過管線或其他配送系統控制的碳氫燃料。曾有一段時期，如迷宮般廣為分布的電線是輸送電力的唯一管道，因此連這種能源也淪為「水力專制」的工具。

聖母賽婭克薩提出，雷托皇帝正在打造一個空前依賴美藍極的帝國。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把衰老稱為一種疾病，而美藍極就是對症良藥，儘管只能緩解病情而無法根治。聖母賽婭克薩還提出，雷托皇帝甚至會散播一種唯有美藍極才能抑制的新病症。這種猜測雖看似牽強，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更有悖常理之事也曾發生過，我們不應忽視梅毒在人類早期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運輸體系和宇航公會

厄拉科斯星過去獨有的三態運輸體系（步行靠懸浮貨板載運重物，航空運輸靠撲翼機，星際運輸靠宇航公會運輸艦）開始在愈來愈多的帝國星球盛行。伊克斯星是一個主要的例外。

我們認為，之所以出現上述現象，部分原因是各星漸退化為一成不變的靜態生活型態，還有部分原因是，源自厄拉科斯星的運輸體系自然會成為各星競相效仿的樣板。伊克斯式事物所招致的普遍反感亦協助趨勢形成，影響力不可低估。另外，魚言士為了減輕維護社會秩序的工作量，也在積極推廣這套運輸體系。

這一趨勢對宇航公會的影響，在於領航員完全依賴美藍極。有鑑於此，我們正密切關注宇航公會與伊克斯人的合作，他們在研發能替代領航員預知力的機械。若失去美藍極，又沒有其他預測巨型運輸艦航線的方法，每一次超光速航行都可能變成一場災難。儘管我們對此合作並不十分樂觀，但成功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在條件允許時我們會提交相關報告。

神帝

除體長略有增加外，關於雷托皇帝的身體特徵，我們幾乎未注意到其他變化。雷托皇帝厭水的傳聞尚未得到證實，但在沙丘時代，水確實曾用作攔阻沙蟲的屏障，弗瑞曼人也曾用「致命之水」殺死小沙蟲來製造狂歡時服用的香料萃取物，這兩點在我們的檔案裡均有據可查。

大量證據顯示雷托皇帝加強了對伊克斯星的監視，很可能是因為宇航公會與伊克斯人的合作專案若成功必將削弱他對帝國的統治。

他與伊克斯星仍保持業務往來，主要是訂購帝輿的更換配件。

忒萊素人向雷托皇帝交付了鄧肯．艾德侯的新甦亡人，故可確認前任甦亡人已經死亡，但死因尚不可知。請注意，以前確有跡象表明雷托皇帝曾親手殺死若干甦亡人。

有愈來愈多證據顯示雷托皇帝在使用電腦。倘若他的確違反自己頒布的禁律以及巴特勒聖戰禁令，那麼我們就能憑藉已掌握的證據向他施壓，甚至可能迫使他接受我方醞釀已久的某些合作項目。奪回育種計畫的自主權依然是我方極度關切的問題。我們將繼續展開調查，但應牢記以下警告：

正如先前每一份報告所述，我們必須論及雷托皇帝的預知力。毫無疑問，遠勝任何祖先的預知力仍是他實施政治控制的主要依靠。

我們不會與這股力量對抗！

我們相信，他能極早便預知我方實行的每一項重要行動。因此，我方應採取如下行為準則：我們絕不有意威脅他的人身安全；他的宏大計畫中，凡是我們可辨認看出的部分，也絕不有意破壞。我們採用一如既往的措辭：

「只要我們對您有威脅，還請通知，我們會停止。」

以及：

「請與我們分享您的宏大計畫，我們或能效力。」

本期內他未就這兩個問題給予新的答覆。

伊克斯人

除了宇航公會與伊克斯人的合作專案之外，幾乎沒有重要事項需要報告。伊克斯人將向雷托皇帝宮廷派駐名叫赫薇．諾里的新任大使，她是馬爾基的侄女，而咸認馬爾基曾是神帝的好友。繼任大使為何敲定赫薇．諾里原因不明，但有少量證據顯示生育此人有特殊用意，也許正是為了培養伊克斯人的宮廷代表。我們有根據相信馬爾基也是體現官方意志的基因設計產物。

我們將繼續展開調查。

示範區弗瑞曼人

這批由榮耀一時的勇士退化而來的遺民，會繼續充當我們打探厄拉科斯星的可靠情報來源。這也是我們下一報告期的一項主要預算支出，因為他們愈來愈常要求報酬，而我們不敢反對。

有趣的是，儘管他們的生活與祖先幾無相似之處，但他們施行的弗瑞曼宗教儀式及模仿古弗瑞曼人行為方式的能力，均無可挑剔。我們將此歸功於魚言士對弗瑞曼訓練的影響。

忒萊素人

我們不指望鄧肯．艾德侯的新甦亡人會帶來任何意外。忒萊素人曾嘗試竄改原型的細胞特性和心智，至今仍在承受雷托皇帝的嚴厲懲罰。

忒萊素人日前派遣特使再度勸誘我方攜手合作，冠冕堂皇的目標是創建一個不需要男性的純女性社會。基於種種顯而易見的原因，尤其是我們認為忒萊素人的一切都不值得信任，故按慣例婉拒了這項提議。我方參加十年慶的使節團會向雷托皇帝詳細彙報此事。

聖母賽婭克薩、伊托芭、瑪穆盧特、艾克奈柯絲克、阿克莉 謹上

13

聽起來也許很奇怪，你在我日記中讀到的那種激烈鬥爭，有時在當事人看來卻是無影無形的。當事人能目睹多少，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隱密心靈的夢境。我一向對夢境如何形成有濃厚的興趣，不亞於我熱中研究行為的形成。這份日記的字裡行間充斥著與人類自我觀點的心理掙扎──在這場棋逢對手的角力中，腳下的潛意識之井還會湧出源自我們最黑暗歷史的動機，我們不但要被迫接受由此釀成的現實，更須與之抗爭。這隻九頭怪物總是攻擊你的盲點。因此，我祈禱，當你步我後塵走過黃金之路時，不再僅是隨著無聲音樂起舞的稚童。

──《失竊的日記》



奈拉邁著穩定而沉重的腳步沿螺旋梯而上，目標是帝堡南塔頂層的神帝覲見廳。每次繞到塔樓的西南面，眼前都橫著從窄窗射來的數道充滿微塵的金色光柱。她知道旋梯盤繞的豎井裡裝有一部伊克斯升降機，尺寸足以將主人龐大的身軀載至頂樓，容納她相對較小的身形自然不在話下，但她對於自己必須爬樓梯並無怨言。

敞開的窄窗送來陣陣微風，她聞到飛沙挾帶的那股燧石燃燒味。斜射的陽光照亮了嵌在內牆石材中的紅色礦物顆粒，如紅寶石般熠熠生輝。她不時透過窄窗瞥一眼沙丘，卻不曾停下來欣賞四周的景致。

「妳具備勇士的堅忍，奈拉。」主人曾對她說。

一想起這句話，奈拉頓時心生暖意。

塔樓內，雷托的目光正跟隨奈拉繞著升降機井攀登長長的旋梯。一種伊克斯裝置將她的活動影像縮小到四分之一，投射在雷托正前方的三維成像區。

她的動作真是一板一眼哪。他想。

他清楚，這種一板一眼來自她那顆激情充溢而又思維簡單的頭腦。

她身穿魚言士藍軍服，外披罩袍，胸口未佩鷹徽。雷托命令她私下覲見時路程中須戴兜帽，一過塔底崗哨，她就掀開了錫巴斯兜帽。她結實強壯的身軀與衛隊裡許多同袍相仿，但她的容貌和雷托記憶中任何人都不像──四方臉上，一張大嘴乍看似乎寬及耳根，其實是嘴角的深紋帶來的錯覺。她有一對淺綠色眼睛和一頭舊象牙色短髮。前額讓臉型更顯方正，幾乎沒有弧度，一對淡眉毫不起眼，因為下面那對虎目實在搶鋒頭。鼻梁筆直而低平，在快要觸及薄唇之處戛然而止。

奈拉說話時，大嘴一開一合，活像某種史前動物。鮮有外人知曉她的力量，但在魚言士軍團內卻堪稱傳奇。雷托曾見她單手托起一個重達一百公斤的男人。莫尼奧知道雷托會在魚言士中選拔密探，但當初他沒有經手奈拉調來厄拉科斯星的異動令。

雷托轉頭不再看那步履沉重的上樓影像。他的視線穿過身邊的大窗，眺望南面的沙漠。遠處岩石的顏色在他意識裡舞動起來，呈棕色、金黃色、深琥珀色。遙遠的崖壁上掛著一縷粉紅，儼然白鷺的羽翅。白鷺已經絕種，只存留在雷托的記憶中，但他能運用靈眼觀望這一長條淺粉色岩石，彷彿一隻復生的白鷺一掠而過。

他清楚，即使是奈拉，樓梯爬到現在也該累了。她終於停下來歇息，正好比四分之三塔高標記高出兩個臺階，每次都在那裡，無一例外。這種一板一眼的脾性，正是雷托把她從遙遠的賽普雷克星駐地內調回來的原因之一。

一隻沙丘鷹滑過雷托身邊的窗戶，距離塔壁僅幾個翼長。牠緊緊盯著帝堡底部的陰影。雷托知道那裡時有小動物出沒，他的目光越過沙丘鷹的飛行軌跡，隱約能望見地平線上橫亙著一列雲朵。

對於他內心的古代弗瑞曼人而言，這真是難以置信：厄拉科斯星上竟然有雲、有雨，甚至有開闊的水面。

雷托提醒在自己心裡發聲的人：將沙丘星改造成綠色厄拉科斯星的活動，自我統治之初就一直在義無反顧地推行，如今只有這最後一片沙漠倖存了──我的沙厲爾。

很少有人認知到地理對歷史的影響，雷托想。人們往往更關注歷史對地理的影響。

是誰擁有這條河流？這道蒼翠的山谷？這座半島？這顆星球？

沒人擁有。

奈拉繼續登塔，兩眼緊盯著上方階梯。雷托的思緒又轉回她身上。

在很多方面，她都是我迄今為止最得力的助手。我是她的神，她無條件崇拜我。即使我開玩笑攻擊她的信念，她也只當是考驗。她知道自己能通過任何考驗。

雷托派奈拉潛入叛黨，命令她要服從希歐娜所有事，她毫無異議。即使她偶爾心生動搖，甚至忍不住溢於言表，她仍能靠自己的思想恢復信念……嚴格來說，之前都是如此；然而最新的訊息表明，奈拉現在需要「聖尊」的幫助才能重拾內心的力量。

雷托回憶起與奈拉的第一場談話，她因急欲取悅神帝而激動顫抖。

「就算希歐娜派妳來殺我，妳也必須服從。絕不可讓她知道妳效忠於我。」

「沒人殺得了您，陛下。」

「但妳必須服從希歐娜。」

「定當如此，陛下。這是您的命令。」

「任何事都必須服從她。」

「遵命，陛下。」

又一次考驗。奈拉對我的考驗毫無異議，她把考驗只當成跳蚤叮咬。只要是她的陛下的命令，奈拉必然服從。我不能讓任何事改變這種關係。

在古代，她能成為一位傑出的夏道特，雷托想。這就是他賜給奈拉晶刃匕的原因之一，這是一把泰布穴地存留下來的真貨，曾經屬於史帝加的某個妻子。奈拉的晶刃匕總是插在長袍遮住的刀鞘中，更像是護身符而非武器。他採用原始儀式賜刀給奈拉，這儀式喚醒了自己本以為永遠埋葬了的情感，讓他頗感意外。

「此乃沙胡羅之齒。」

他伸出覆蓋著銀色皮膚的雙手，把刀遞過去。

「接下這把刀，妳將成為過去和未來的一部分。倘若玷汙這把刀，過去將拒絕給妳未來。」

奈拉接過刀，又接下刀鞘。

「取指血。」雷托命令。

奈拉依令而行。

「收刀入鞘。拔刀必見血。」

奈拉再次照做。

雷托盯著奈拉上樓的三維影像，沉浸在古老儀式的回憶裡，心中頓生感傷。若非嚴格遵照弗瑞曼人的老規矩使用，晶刃匕會變得愈來愈脆弱、無用。到奈拉生命終結時這把刀尚可維持外形不變，但壽命絕不會比奈拉長多少。

我已經拋棄了一部分過去。

真悲哀啊，昔日的夏道特變成了如今的魚言士。而一把真正的晶刃匕也淪為主人提升僕人忠誠度的工具。他知道有人認為魚言士實際上是女祭司——這是雷托對貝尼．潔瑟睿德的回應。

「他創造了另一種宗教。」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說。

胡說！我並沒有創造宗教。我就是宗教！

奈拉走進塔頂聖堂，在距雷托的帝輿三步遠處站定，恭順而得體地垂下目光。

雷托仍深陷在回憶裡，他說：「看著我，女人！」

她抬起頭。

「我創造了一種神聖放蕩！」他說，「這種以我自身為基礎而創立的宗教讓我覺得噁心！」

「是，陛下。」

奈拉柔軟的臉頰上鍍了一層金光，她的綠眼睛凝視著他，沒有疑問，沒有理解，任一方都不需回應。

假使我派她去摘星星，她也會照辦，並全力以赴。她認為我又在考驗她。我真的相信她總有一天會惹我發火。

「這該死的宗教應當和我一起終結！」雷托喊道，「我為什麼要讓宗教這種危險有害的東西影響我的人民？宗教的腐壞是自內而外的——帝國如此，個人如此！全都一樣。」

「是，陛下。」

「宗教創造像妳這樣的激進分子和狂熱分子！」

「謝陛下。」

雷托的佯怒沒有持續多久，轉眼就沉入了他的記憶深處。奈拉的信念裹著堅硬的外殼，怎麼砸也留不下一個凹點。

「托普利透過莫尼奧向我報告過了。」雷托說，「談談這個托普利。」

「托普利是條蟲子。」

「妳跟叛黨不就是這麼叫我的嗎？」

「我一切聽命於陛下。」

一針見血！

「這麼說托普利不值得培養？」雷托問。

「希歐娜對他的評價很中肯，他太沒腦了。他向口風不緊的人洩密，掀了自己的底牌。科巴特一開口，希歐娜就確知托普利是臥底了。」

雷托想，人人都這麼說，連莫尼奧都不例外，托普利不是一個合格的臥底。

這種異口同聲讓雷托感到好笑。他略施小計攪混的水在自己眼裡卻清澈無比，而演員們依然在按腳本演出。

「希歐娜沒懷疑妳嗎？」雷托問。

「我有腦子。」

「知道我為什麼召見妳嗎？」

「為了考驗我的信念。」

啊，奈拉，關於考驗，妳真是無知啊。

「我需要妳對希歐娜的評價。我要從妳的表情和動作看出評價，從妳的聲音裡聽見評價。」雷托說，「她準備好了嗎？」

「魚言士需要這麼一個人，陛下。為什麼您要冒失去她的風險？」

「勉強她，絕對會讓她失去我最珍視的那部分。」雷托說，「歸順我時，她的優點必須絲毫不減。」

奈拉垂下目光。「遵命，陛下。」

雷托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對於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奈拉一律拋出這個標準回答。

「她承受得了考驗嗎，奈拉？」

「就陛下所說的考驗……」奈拉抬眼望向雷托，聳聳肩說，「我不

知道，陛下。當然，她很厲害。她是唯一逃出狼口的人。但她滿腦子都是仇恨。」

「一點都不奇怪。告訴我，奈拉，她會怎麼處理從我這裡偷走的東西？」

「關於那些他們說記載了『您的聖言』的書冊，托普利沒有向您彙報過嗎？」

真奇怪，她只憑語調就能表達出引號的效果，雷托想。他簡略地說：

「不，他有說。伊克斯人拿了一份副本，不久宇航公會和女修會也都會賣力研究起來。」

「陛下，那些書冊是什麼？」

「是我對臣民說的話，我希望人們閱讀。我想知道希歐娜對她偷的帝堡圖紙說過什麼。」

「陛下，她說您帝堡的地窖裡囤積大批美藍極，那些圖紙能提供線索。」

「圖紙裡沒有線索。她會挖地道嗎？」

「她正在尋找合適的伊克斯工具。」

「伊克斯人不會給她的。」

「陛下，真的有那批香料嗎？」

「是的。」

「關於您怎麼保衛香料，有一種說法，如果有人企圖竊取您的美藍極，整個厄拉科斯星都會遭到毀滅。陛下，這是真的嗎？」

「是的。而且帝國也會土崩瓦解，無人能夠倖免──宇航公會、女修會、伊克斯人、忒萊素人，甚至魚言士，都不例外。」

她顫慄了，說道：「我絕不讓希歐娜奪取您的香料。」

「奈拉！我命令過妳，任何事都要服從希歐娜。妳效忠我的方式卻是這樣嗎？」

「陛下？」她怯於雷托的怒氣，呆呆站立，信念幾近崩塌的程度超過雷托過往曾見。這是他製造的危機，他知道必會怎樣化解。慢慢地，奈拉放鬆了。他能看見她的思想成型，彷彿在他面前排出了幾個發光的字。

終極考驗！

「妳要回到希歐娜身邊，誓死保衛她。」雷托說，「這是我安排給妳，而妳也接下的任務。為什麼選中妳、為什麼讓妳佩帶一把史帝加家族的刀，這就是原因。」

她把右手伸向藏在長袍底下的晶刃匕。

真是百試百靈啊，雷托想，一件武器能將人圈入預設的行為模式之中。

他饒有興致地盯著奈拉僵直的身軀。她的兩眼除了崇拜之外空無一物。

這是用花言巧語建立的話術專制主義……我真厭惡這東西！

「退下！」他喝道。

奈拉轉身迅速離開了「聖尊」。

這樣做值得嗎？雷托不禁疑惑起來。

不過奈拉帶來了他需要知道的情況，她重新樹立起信念，而且清晰地向雷托揭示了某種事實，某種他無法在希歐娜淡去的影像中看清的事實。奈拉的直覺是可信的。

希歐娜已經達到我期望的臨爆點了。

所有鄧肯總想不通我為什麼選擇女人當戰鬥部隊，其實我的魚言士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一支臨時軍隊。雖然她們也有殘暴的一面，但女性的戰鬥思維與男性有巨大區別。自創世伊始，她們的行為模式就被預設為更傾向於保護生命。歷史證明她們是黃金之路最理想的守護者。我還在魚言士的訓練中用設計強化了這一點──有一段時間，她們會暫離普通日常，我替她們安排別有深意的集體生活，給她們留下綿延一生的愉快回憶。每個人都在姊妹們的陪伴下邁入成年，並準備迎接意義更為深遠的事件。在這種陪伴中分享的東西，總能讓人為投身偉大志業做好準備。懷舊的迷霧會漸漸遮蔽集體生活的真實經歷，以一段虛幻的記憶取代。這就是用現今竄改歷史的方法。同時代的人並不全都處在同一條時間長河之中。過去永遠在變，但幾乎無人覺察。

──《失竊的日記》



雷托向魚言士傳過話之後，在夜間進入地下墓殿。他覺得與新鄧肯．艾德侯的首次會面最好安排在昏暗的房間裡，讓這個甦亡人在目睹準沙蟲軀體之前，先聽一聽雷托的自我介紹。距圓形中央大殿稍遠處有一間黑岩裡鑿出來的小偏廳，符合這次會面的需求。這房間天花板很低，但大小足以容納雷托和他的帝輿。照明來自雷托控制的隱藏式燈球。房間只設一道門，分為大小兩扇，大的供帝輿出入，小的讓人行走。

雷托駕著帝輿進入這間偏廳，隨後關上大門，只開小門。他定了定神，準備受一番折磨。

無聊是個愈來愈嚴重的問題。忒萊素人的甦亡人樣板已經成了千篇一律的無聊之物。有一次，雷托曾警告忒萊素人不要再送鄧肯來了，但

他們清楚在這件事上可以違背雷托的旨意。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這樣做只是為了抗旨！

忒萊素人如果發現一件重要的事能在其他方面保護自己，就會充分利用這件事。

有個鄧肯在，能讓我心裡的保羅．亞崔迪高興。

莫尼奧新任總管的時候，雷托曾在帝堡裡向他交代：

「忒萊素人交來的每一個鄧肯，都必須先完成細緻的準備工作，才能帶到我這裡來。我的美女們要撫慰他，還要回答他的某些問題，此事由你負責。」

「陛下，她們可以回答哪些問題？」

「她們知道。」

經過這麼多年，莫尼奧早就對整個流程一清二楚了。

雷托聽到陰暗的房間外響起莫尼奧的聲音，接著是魚言士護衛的聲音，還有新甦亡人的腳步聲，猶豫遲疑，很好分辨。

「就進這道門。」莫尼奧說，「裡面很暗，你進去後我們會關上門。一進門就站住，等陛下發言。」

「為什麼這裡面很暗？」鄧肯的話音咄咄逼人，又流露出滿腹狐疑。

「他會解釋的。」

艾德侯被推進房間，門在他身後關死。

雷托知道甦亡人看見了什麼──除了重重深影就是一片漆黑，連聲音是從哪裡發出來的都搞不清楚。像以往那樣，雷托調出了保羅－摩阿迪巴的嗓音。

「很高興又見面了，鄧肯。」

「我看不見你！」

艾德侯是戰士，是戰士就有攻擊性。雷托鬆了一口氣，這個甦亡人的確完整地複製了原型。忒萊素人用來喚醒甦亡人生前記憶的道德劇總會在他頭腦裡留下某些不確定因素。有些鄧肯相信自己確曾危及保羅－摩阿迪巴本人的性命，眼前的這位就帶著這種幻覺。

「我聽到了保羅的聲音，但我看不見他。」艾德侯說，毫不掩飾聲音流露出的受挫情緒。

為什麼一位亞崔迪家的人要玩這種愚蠢的把戲？保羅肯定在很久以前就死了，而這個是雷托，他只不過是擁有復甦的保羅的記憶……還有其他許多人的記憶！──如果忒萊素人的說法可信的話。

「有人已經對你說過，你只是一長串複製人中最新的一個。」雷托說。

「我沒有那些記憶。」

雷托看得很清楚，這個鄧肯雖然擺出了戰士慣用的那套虛張聲勢的架勢，卻已難掩歇斯底里。忒萊素人該死的再生復原技術又留下了常見的意識紊亂後遺症。這個鄧肯徘徊在震驚的邊緣抵達這裡，強烈懷疑自己是不是精神錯亂了。雷托知道，現在要用最巧妙的撫慰手法才能讓這個可憐的傢伙鎮定下來，而這個過程會讓雙方的情緒都疲憊不堪。

「很多事都變了，鄧肯。」雷托說，「不過有一樣沒變。我仍然是亞崔迪家的人。」

「他們說你的身體……」

「是的，也變了。」

「該死的忒萊素人！他們想讓我殺死一個……嗯，很像你的人。我忽然想起了我是誰，那個是……那個人有可能是摩阿迪巴的甦亡人嗎？」

「那只是幻臉人的模仿而已，我可以保證。」

「他的長相還有說話的腔調是那麼像……你確定嗎？」

「只是個演員，錯不了。他活下來了嗎？」

「當然！他們就是這樣喚醒了我的記憶。他們還向我解釋了這整個該死的狀態是怎麼回事。是真的嗎？」

「是真的，鄧肯。我討厭這件事，但為了能讓你陪伴在我左右，我只能允許他們這麼做。」

那些可能會犧牲的人總是能倖存下來，雷托想。起碼能從我見過的這些鄧肯手裡撿回一條命。過去也曾有過失誤，有的鄧肯殺了假保羅而遭報廢。不過至少妥善保存著的原型細胞還多得是。

「你的身體怎麼了？」艾德侯問。

現在摩阿迪巴可以退下了。雷托恢復了平時的聲音。「我接受了一層沙鱒皮膚，此後就一直在蛻變。」

「為什麼？」

「我會在適當的時候解釋。」

「忒萊素人說你看起來像條沙蟲。」

「我的魚言士是怎麼說的？」

「她們說你是神。為什麼你叫她們魚言士？」

「來自古老的幻想。最早的女祭司在夢中跟魚交談，她們藉由這種途徑學到了寶貴的事物。」

「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就是那些女人……也是她們之前和之後的所有人。」

雷托聽見艾德侯喉中乾嚥的聲音，接著聽他說道：「我懂為什麼房間要這麼暗了。你在給我時間適應。」

「你總是反應很快，鄧肯。」

除了你反應慢的時候。

「你已經蛻變多久了？」

「三千五百多年。」

「那麼忒萊素人說的都是實話了。」

「他們不太敢再說謊了。」

「這段時間夠長。」

「非常長。」

「忒萊素人已經……複製我許多次了嗎？」

「許多次。」

接下來該問我多少次了，鄧肯。

「我被複製過多少次了？」

「我會讓你自己去查檔案。」

這就開始了。雷托想。

這場問答似乎總能讓全體鄧肯滿意，但所有問題萬變不離其宗：

「我被複製過多少次了？」

這群鄧肯的肉體沒有區別，但同源的甦亡人不能互通記憶。

「我記得我是怎麼死的。」艾德侯說，「眼前一片哈肯能戰士的刀光劍影，大隊人馬來抓你和潔西嘉。」

雷托暫時再度使用摩阿迪巴的聲音：「當時我在場，鄧肯。」

「我是替代品，對嗎？」艾德侯問。

「是的。」雷托說。

「前一個……我……我是說，他怎麼死的？」

「凡人終有一死，鄧肯。檔案裡都有記載。」

雷托一邊耐心地等這個鄧肯開口，一邊猜想那些粉飾過的歷史能瞞他多久。

「你到底長什麼樣子？」艾德侯問，「忒萊素人說的沙蟲身體長什麼樣？」

「總有一天這身體會變成沙蟲之類的東西，現在已經蛻變得很明顯了。」

「什麼叫沙蟲之類的東西？」

「這身體會有更多的神經節，還會有意識。」

「能不能開燈？我想看看你。」

雷托發出指令打開泛光燈，房裡一下子亮起來。黑牆和燈光經過刻意安排，能把光線集中打在雷托身上，讓每個細節都暴露無遺。

艾德侯從頭至尾打量這個布滿殼面的銀灰色軀體，看到了初始狀態下的沙蟲稜節和彎彎曲曲的身子……曾是腿腳的肢體變成了兩個小凸起，長短還略有差別。他把目光移回到尚有模樣的手掌和手臂，最後抬眼注視那張膚色粉紅、狀如戴了兜帽的臉龐。這張臉滑稽地凸出在身體一端，相對於整個龐然大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好了，鄧肯，」雷托說，「我有警告過你。」

艾德侯默默地指了指準沙蟲軀體。

雷托代他提了那個問題：「為什麼？」

艾德侯點點頭。

「我仍然是亞崔迪家的人，鄧肯，而且我以這個名字代表的一切榮譽向你保證，我不得不這樣做。」

「怎麼可能……」

「你遲早會明白。」

艾德侯只搖了搖頭。

「真相很難一下子接受。」雷托說，「你需要先了解其他情況。相信亞崔迪家的人的話。」

千百年來的經驗告訴雷托，只要喚起艾德侯心底對亞崔迪這塊招牌的忠誠，就能把他即將衝口而出的一大堆私人問題給堵住。這一招再次奏效了。

「所以我將繼續為亞崔迪氏族效力。」艾德侯說，「聽起來很熟悉，是嗎？」

「在很多方面是這樣，老朋友。」

「你也許可以叫我老朋友，但我沒辦法這麼叫你。我該怎麼效力？」

「我的魚言士沒說過嗎？」

「她們說我將指揮你的精英衛隊，衛兵都是從魚言士中選拔出來的。我不明白。一支女子軍隊？」

「我需要一位可靠的夥伴來指揮衛隊。你不同意？」

「為什麼用女人？」

「男人和女人有不同的行為模式，而女性具備極其寶貴的特質，正可堪當這一重任。」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認為她們不能勝任？」

「有些看上去是很強悍，但……」

「還有一些，啊，對你很溫柔？」

艾德侯臉紅了。

雷托覺得這是一種迷人的反應。這群鄧肯是當今極少數還會臉紅的人，這種反應不難理解，是源自鄧肯的早期訓練和個人榮譽感的產物——十足的騎士風度。

「我不明白你怎麼會相信女人能保護你。」艾德侯說。紅暈從兩頰漸漸褪去，他瞪著雷托。

「但我一直信賴她們，就像信賴你一樣——託付生命的信賴。」

「說到保護，你的敵人是誰？」

「莫尼奧和我的魚言士會告訴你最新情況。」

艾德侯左右腳換了重心，在心跳一拍之內，身體一晃。他環視小房間，但並未聚攏目光。隨後，看來突然下定了決心，他驀地轉向雷托。

「我該怎麼稱呼你？」

雷托一直在等待這個表示順服的信號。「『陛下』可以嗎？」

「是……陛下。」艾德侯直視著雷托那一對標準的弗瑞曼藍眼，「魚言士說的是真話嗎一你的……記憶包含……」

「我們都在這裡，鄧肯。」雷托用他祖父的嗓音說。

「連女人們也在，鄧肯。」這是他祖母潔西嘉的聲音。

「你熟悉他們。」雷托說，「他們也熟悉你。」

艾德侯顫抖著慢慢吸了一口氣。「我需要一點時間來習慣。」

「這也是我自己最一開始的反應。」雷托說。

艾德侯爆發出一陣大笑，連身子都顫動起來。雷托覺得一句小小的自嘲不值得這樣大驚小怪，但他沒說出口。

過了一會兒，艾德侯說：「魚言士的任務是讓我心情愉快，是吧？」

「她們做到了嗎？」

艾德侯細看雷托的臉龐，認出了亞崔迪家的人特有的面相。

「你們亞崔迪家的人一向能看透我。」艾德侯說。

「這樣說就對了。」雷托說，「你已經意識到我不單單是一個亞崔迪家的人，而是全體亞崔迪家的人。」

「保羅也說過這話。」

「的確如此！」從語氣和腔調足以聽出說話的正是摩阿迪巴。

艾德侯大喘一口氣，把目光轉向房門。

「你剝奪了我們的一部分東西。」他說，「我能感覺出來。那些女人……莫尼奧……」

我們對上你，雷托想，鄧肯總是站在人類的一邊。

艾德侯把視線轉回雷托臉上。「作為交換，你給了我們什麼？」

「涵蓋整個帝國的『雷托和平』！」

「我能看出來人人都幸福美滿！因此你需要一支私人衛隊。」

雷托微微一笑。「我的和平其實是強力維持的穩定。人類反對穩定由來已久。」

「所以你給了我們魚言士。」

「還有一套你不可能看錯的等級制度。」

「一支女子軍隊。」艾德侯囁嚅道。

「這是引誘男性的終極力量。」雷托說，「對於好鬥的男性來說，性永遠是一種壓制手段。」

「這就是她們的任務？」

「她們能抑制和疏導過度的欲望，從而減少讓人痛苦的暴力。」

「你讓她們相信你是神。我覺得不能接受。」

「神聖是一種詛咒，對我，對你，都一樣可憎！」

艾德侯皺了皺眉。他沒料到會是這個回答。

「你在玩什麼遊戲，陛下？」

「一個非常古老的遊戲，但規則是新的。」

「你定的新規則！」

「你寧可我把一切倒退回鉅貿聯會、蘭茲拉德和大氏族統治的時代嗎？」

「忒萊素人說已經沒有蘭茲拉德了。你不允許任何真正的自治存在。」

「那好，我可以把位子讓給貝尼．潔瑟睿德。或者讓給伊克斯人或忒萊素人？還是你想讓我再找一個哈肯能男爵來凌駕於整個帝國之上？只要你開口，鄧肯，我就退位！」

一個個問題代表的意義如雪崩般壓了下來，艾德侯再一次搖起了頭。

「極權假如落在錯誤的手中，」雷托說，「就會變得危險而反覆無常。」

「你的手就是正確的嗎？」

「我不能確定，但我可以告訴你，鄧肯，我對歷史上的那些掌權之手一清二楚。我了解他們。」

艾德侯轉過身，背對雷托。

雷托想，這個極度屬於人的姿勢真令人著迷，既拒不接受，又承認自己的脆弱。

雷托對著艾德侯的後背開口。

「你的反對很有道理，受我統治的民眾並不充分知情，也並非完全心甘情願。」

艾德侯向雷托半轉過身，抬頭望向他狀如戴了兜帽的臉龐，稍稍伸

長脖子，盯住那對全藍色眼睛。

他在觀察我，雷托想，卻只能揣摩我的臉。

亞崔迪家的人都要學習如何讀懂臉部和身體的微妙信號，艾德侯就是箇中高手。不過可以看得出，他現在漸漸意識到這超出他的能力範圍。

艾德侯清了清嗓子。「你會要我去做的最壞的事是什麼？」

真是標準的鄧肯！雷托想。這個鄧肯很典型。艾德侯會向亞崔迪家的人效忠，向維護他誓言的人效忠，但他也暗示不會越過自己的道德底線。

「你要做的就是盡一切必要手段保護我，以及我的祕密。」

「什麼祕密？」

「關於我的弱點。」

「也就是說你並不是神？」

「極端來說，不是。」

「你的魚言士提到叛黨。」

「是有叛黨。」

「為什麼？」

「他們太年輕，我沒能讓他們相信我這條路更光明。你很難說服年輕人任何事。他們個個天生萬事通。」

「以前我從來沒聽過亞崔迪家的人會這樣譏笑年輕一代。」

「也許是因為我自己太老了──老上加老。每過去一代，我的任務就會變得更艱鉅。」

「你的任務是什麼？」

「跟著我久了你慢慢會明白的。」

「如果我辜負了你會怎樣？你的女人會幹掉我嗎？」

「我盡量不讓魚言士背負罪惡感。」

「但你會讓我背負吧？」

「假如你接受的話。」

「萬一我發現你還不如哈肯能氏族的人，我就會與你為敵。」

真是標準的鄧肯，他們衡量一切邪惡的標準就是哈肯能氏族。關於邪惡，他們真是無知啊。

雷托說：「男爵鯨吞了一個又一個星球，鄧肯。還有什麼比這更糟呢？」

「吞下整個帝國。」

「我正在孕育我的帝國。我將為它的誕生而死。」

「要是我真能相信你說的……」

「你答應擔任衛隊指揮官嗎？」

「為什麼選我？」

「你是最優秀的。」

「這是樁危險差事，我想像得出。我的那些前任就是死於這份危險差事嗎？」

「有些是。」

「真希望我有他們的記憶！」

「有了這些記憶，你就不是真正的你了。」

「但我還是想了解他們。」

「你會的。」

「這麼說亞崔迪氏族仍然需要一把快刀？」

「我們有些任務只有鄧肯．艾德侯能勝任。」

「你說……我們……」艾德侯嚥了嚥唾沫，一瞥房門，再轉回來盯著雷托的面孔。

雷托用摩阿迪巴的語氣說話，但用的是自己的嗓音。

「我們最後一次並肩攀向泰布穴地的時候，我忠於你，你也忠於我。這一點從來沒有真正改變過。」

「這是你父親。」

「這是我！」從雷托龐大的身軀厲聲喝出保羅–摩阿迪巴的聲音，總是會讓甦亡人顫慄。

艾德侯低聲說道：「你們所有人……都在一個……身體……」他沒把話講完。

雷托沒有作聲。現在是關鍵時刻。

片刻，艾德侯咧嘴露出那副人人皆知的滿不在乎的笑容。「那麼我要對最了解我的雷托一世和保羅說話。請好好任用我，因為我衷心愛戴你們。」

雷托閉上眼睛。這種話總是讓他傷感。他知道愛正是自己最致命的弱點。

莫尼奧一直在房外聽動靜，這下便來救場了。他進門問道：「陛下，要我把鄧肯．艾德侯領到他的衛隊那裡去嗎？」

「好。」雷托只能擠出這一個字。

莫尼奧握住艾德侯的手臂帶他退下。

好一個莫尼奧，雷托想，幹得好。他是那麼了解我，但我不指望他能真正懂我。

15

　　我了解我祖先的邪惡，因為我就是他們。這是一種極其微妙的平衡。我知道，你們這些讀者極少有人會如此評價自己的祖先。你們從來沒想過，每一個祖先都是倖存者，而若要倖存，有時非得作出殘酷的決定不可。這種行為，就是不顧慮他人的殘忍，文明人會努力抑制。然而為了抑制，你們願意付出怎樣的代價？你們能接受自身的滅絕嗎？

——《失竊的日記》



　　在艾德侯就任魚言士指揮官的第一天清晨，他一面穿戴，一面努力擺脫噩夢的糾纏。那夢境讓他驚醒了兩次，每次他都走上陽臺凝望星空，而噩夢依然在腦海裡喧囂不止。

　　女人……身披黑甲，赤手空拳的女人……像盲目的暴徒般粗聲喊叫，向他衝過來……還揮舞著沾滿鮮血的雙手……她們蜂擁而至，一個個張開嘴露出可怕的尖牙！

　　他在這瞬間驚醒。

　　晨曦幾乎無法幫助他驅散噩夢的餘悸。

　　他們在北塔為他安排了一個住處。陽臺俯瞰一大片沙丘，盡頭是一面懸崖，崖底下隱約有個泥糊矮房組成的村落。

　　艾德侯一邊扣著上衣，一邊瞭望這片景觀。

　　為什麼雷托只用女兵？

　　幾名長相標緻的魚言士提議要陪新指揮官共度良宵，遭到艾德侯拒絕。

　　拿女色當工具不像是亞崔迪氏族的作為！

　　他低頭看看自己的裝束：滾金邊的黑色軍服，左胸佩有紅色鷹徽。至少這套裝扮很熟悉。但沒有軍階標誌。

「她們認得你的臉。」莫尼奧是這麼說的。

這個莫尼奧，真是個古怪的小個子。

這個想法讓艾德侯一愣。印象中莫尼奧個子其實不小。非常有自制力，沒錯，但並不比我矮。不過莫尼奧似乎把自己隔離了起來……很鎮定。

艾德侯環視房間，鬆鬆軟軟的靠墊、一堆器具收納隱藏在磨亮的棕色木牆板內，舒適得堪稱奢侈。浴室鋪著華麗的淺藍色瓷磚，設有盆浴和淋浴設施，至少可容納六人同時洗浴。整個寓所都在誘人放縱，在這些房間裡，你會放任感官沉溺於享樂的回憶之中。

「真聰明。」艾德侯自言自語。

一記輕輕的敲門聲響起，接著是一道女人的聲音：「指揮官？莫尼奧來了。」

艾德侯向外瞥了一眼，遠處的懸崖呈現出長年曝曬的顏色。

「指揮官？」聲音拔高了一點。

「請進。」艾德侯大聲應道。

莫尼奧走進來，關上門。他一身衣褲都是粉筆般的白色，讓人不得不盯著他的臉看。莫尼奧掃視了一下屋裡。

「這就是她們為你安排的地方。這群該死的女人！我猜她們是想獻殷勤，但應當更明白事理。」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什麼？」艾德侯問。話還沒說完，他就意識到這是個愚蠢的問題。

我不是莫尼奧見過的第一個鄧肯．艾德侯。

莫尼奧只是笑了笑，聳聳肩。

「恕我無禮，指揮官。那麼你想住在這裡嗎？」

「我喜歡這裡的風景。」

「但不喜歡這些家具。」莫尼奧沒有使用疑問語氣。

「可以換掉。」艾德侯說。

「我會辦妥的。」

「我猜你是來向我說明職責的。」

「我盡量說清楚。我知道一開始每樣事情在你眼裡都顯得那麼古怪。現在的文明跟你熟悉的那個有巨大差別。」

「我能看出來。我的……前任是怎麼死的？」

莫尼奧聳了聳肩。這似乎是他的標準姿勢，不過並無謙卑之意。

「他作了個決定，但沒來得及避開這個決定帶來的後果。」莫尼奧說。

「具體一點。」

莫尼奧嘆了口氣。這群鄧肯總是這樣，太愛追根究柢。

「他死於叛亂。你想知道細節嗎？」

「對我有用嗎？」

「沒用。」

「今天我想拿到這場叛亂的完整簡報，不過請先回答我，為什麼雷托的軍隊裡沒有男人？」

「他有你。」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

「關於軍隊，他自有一套奇怪理論。我跟他討論過許多次。在聽我解釋前你不想先用早餐嗎？」

「不能邊吃邊談嗎？」

莫尼奧轉向門口，只喊了一個字：「上！」

接下來的情景讓艾德侯看呆了。一隊年輕的魚言士應聲魚貫而入，兩個人從活動牆板後面搬出一張摺疊桌和兩把椅子，擺在陽臺上，其他人布置好兩套餐具，另有人端來早餐，包括新鮮水果、熱麵包捲、微微散發香料和咖啡因味的滾燙飲料。她們做起事來不聲不響，乾脆俐落，顯然都對這套流程習以為常了。像進來時那樣，她們又一言不發地離開。

這奇妙的表演開始還不到一分鐘，艾德侯就已經和莫尼奧面對面坐在餐桌兩頭。

「每天早上都這樣？」艾德侯問。

「只要你吩咐。」

艾德侯嘗了口飲料：美藍極咖啡。他認出了水果，是一種名叫「帕拉丹」的卡樂丹嫩瓜。

我最喜歡吃的。

「你們真了解我。」艾德侯說。

莫尼奧笑了笑。「我們有經驗。現在，來聊聊你的問題吧。」

「還有雷托的奇怪理論。」

「好的。他說純男性軍隊對於平民太過危險，而平民是支撐軍力的基礎。」

「這是瘋話！沒有軍隊，就不會有……」

「我知道你的理由。但他說，史前聚落由已過生育年齡的男性行使一種篩選機制，而男性軍隊就是這種機制的殘留物。他還說，有個弔詭的事實始終一再重複：總是年長男子將年輕男子送上戰場。」

「篩選機制，是什麼意思？」

「這東西決定哪些人必須守住危險的前線，保護中間的育齡男女和幼者。決定了那些人會最早遭遇掠食者。」

「那對……平民……會有什麼危險？」

艾德侯咬了一口，發現嫩瓜熟得恰到好處。

「陛下說，當外敵不存在的時候，純男性軍隊總會把矛頭轉向自己的人民。永遠如此。」

「為了爭奪女人？」

「也許是。不過他顯然不相信原因只有這麼單純。」

「我不覺得這是個奇怪的理論。」

「還沒完。」

「還有？」

「嗯，是的。他說純男性軍隊會滋生強烈的同性戀活動。」

艾德侯瞪著對面的莫尼奧。「我從來沒……」

「當然沒有。他指的是昇華、精力轉移，還有其他那些東西。」

「其他還有什麼？」聽到男性自我形象遭到貶低，艾德侯不由得氣惱。

「青春期態度；純粹男孩子聚在一起；純惡意的玩笑；哥們兒義氣……諸如此類的東西。」

艾德侯冷冷說道：「你怎麼看？」

「我想起來一」莫尼奧看向一旁的風景，「他說過的一些事確實讓我信服。他是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個士兵。他提出要為我演示實例一他心中凍結著無數著名軍事人物的青春期。我拒絕了。我仔細讀過歷史，能

認出這些特徵。」

莫尼奧轉回視線，緊盯艾德侯的眼睛。

「好好想想吧，指揮官。」

艾德侯素以坦誠面對自己為豪，這些話刺痛了他。軍隊中保留著青年期和青春期崇拜？聽起來像真的。他自己的經歷中就有這樣的例子……

莫尼奧點頭道：「受制於所謂純心理因素的同性戀者，不管是潛在的還是公開的，往往會沉湎於導致痛苦的行為—可能是受虐，也可能是施虐。陛下說這可以追溯到史前聚落的考驗行為。」

「你相信他嗎？」

「是的。」

艾德侯咬了一口瓜，卻已經嘗不出甜味。他嚥了下去，放下湯匙。

「我需要好好思考。」艾德侯說。

「這就對了。」

「你沒吃東西。」艾德侯說。

「我天沒亮就起床，已經吃過了。」莫尼奧指了指自己的盤子，「這些女人老是誘惑我。」

「她們得手過嗎？」

「偶爾。」

「你說得對，我認為他這套理論確實奇怪。還有其他說法嗎？」

「哦，他還說，擺脫了青春期同性戀心理的束縛之後，男性軍隊從本質上說無異於強姦犯。強姦往往伴隨著凶殘，那可不是為了生存。」

艾德侯沉下臉來。

莫尼奧的嘴角掠過一絲乾笑。「陛下說，在你那個時代，全靠亞崔迪氏族的紀律和道德約束才阻止了某些最糟糕的暴行發生。」

艾德侯顫抖著發出一聲長嘆。

莫尼奧往後一靠，想起神帝曾經說過：「無論我們多麼渴求真相，自我覺醒的那一刻總是不愉快的。我們對真言師沒有好感。」

「那些該死的亞崔迪家的人！」艾德侯說。

「我就是亞崔迪家的人。」莫尼奧說。

「什麼？」艾德侯驚問。

「他的育種計畫，」莫尼奧答，「忒萊素人一定提過。我是他妹妹和哈克．阿拉達的直系後裔。」

艾德侯朝他傾過身去。「那麼請告訴我，亞崔迪家的人，為什麼女兵比男兵更好？」

「女人更容易成熟。」

艾德侯不解地搖頭。

「在生理上，女性自有一種從青春期強制進入成熟期的方式。」莫尼奧說，「如陛下所言，『懷胎十月會讓你改頭換面』。」

艾德侯靠回椅背。「他懂什麼？」

莫尼奧只是盯著他看，直到艾德侯想起雷托心懷芸芸眾生——有男人，也有女人。這讓他陷入了沉思。莫尼奧見狀，回想起神帝曾評論道：「聽了你的話，他那副表情跟你的預期一模一樣。」

兩人持續相對無語，於是莫尼奧清清嗓子，開口說：「大家都知道，陛下深不可測的記憶也曾讓我啞口無言。」

「他對我們說的是實話嗎？」艾德侯問。

「我相信他。」

「但他做了那麼多……我是說，比如這個育種計畫，已經持續多久了？」

「從最一開始，也就是他從貝尼．潔瑟睿德手裡奪過育種計畫的那天起，直到現在。」

「他想幹什麼？」

「我也想知道。」

「但你是……」

「一個亞崔迪家的人，也是他的大總管，沒錯。」

「你還沒有說服我為什麼女子軍隊更好。」

「女性會讓種族延續。」

終於，艾德侯的沮喪和怒氣有了發洩目標。「我來這裡第一晚和她們幹的就是這檔子事嗎？育種？」

「有可能。魚言士不採取避孕措施。」

「他真該死！我不是牲口，讓他從一個畜欄趕到另一個畜欄，就像……就像……」

「像種馬？」

「對！」

「但陛下拒絕走忒萊素人的老路，他禁止基因手術和人工授精。」

「這跟忒萊素人有什麼……」

「他們是活生生的例子，連我都能看出來。他們的幻臉人不能生育，與其說是人類，不如說是群聚有機體。」

「其他那些……我……有當種男的嗎？」

「有一些。你有後代。」

「誰？」

「我是其中一個。」

艾德侯直視莫尼奧的眼睛，這混亂的關係突然讓他暈頭轉向。艾德侯覺得無法理解。莫尼奧明顯老得多……但我是……究竟誰的年紀更大？究竟誰是祖先誰是後人？

「有時候我自己也想不通。」莫尼奧說，「希望這句話能讓你心裡舒服些，陛下向我保證過你絕不是我的後代，在任何正常意義上都不是。不過你倒是可以成為我幾個後代的父親。」

艾德侯使勁搖頭。

「有時我覺得只有神帝本人才能理解這些事。」莫尼奧說。

「這又提起另一個議題了！」艾德侯說，「自封為神。」

「陛下說他創造了一種神聖放蕩。」

艾德侯沒料到會是這個回答。我本來預期會聽到什麼？替雷托皇帝辯解？

「神聖放蕩。」莫尼奧又說一遍。這幾個字從他舌尖吐出，帶著一種奇怪的幸災樂禍的涵義。

艾德侯審視著莫尼奧。他恨他的神帝！不……他怕神帝。但怕什麼就恨什麼不是人之常情嗎？

「你為什麼相信他？」艾德侯問。

「你是在問我有沒有和所有人信仰同樣的宗教嗎？」

「不是！他有信仰嗎？」

「我認為有。」

「為什麼？你為什麼這麼想？」

「因為他說他希望不要再製造幻臉人了。他三令五申，他治下的人們只要完成配對，就必須以傳統方式生育。」

「這跟我的問題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問我他相信什麼。我認為他相信偶然性。我認為這就是他的神。」

「那是迷信！」

「想想帝國的形勢吧，迷信需要很大的勇氣。」

艾德侯瞪著莫尼奧。「你們這些該死的亞崔迪家的人。」他咕噥道，「你們什麼都敢做！」

莫尼奧留意到艾德侯憎惡的語氣裡還摻雜著佩服。

這群鄧肯一開始都是這樣。

16

你我之間最根本的區別是什麼？你已經知道答案了，就是祖先記憶。我的祖先記憶會亮閃閃地清楚顯現；而你的卻只能以直覺或宿命之名在暗中起作用。這些記憶對你我都會產生槓桿效應，會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你覺得自己能不受影響？我就是伽利略，我站在這裡告訴你：「但地球的確在運行。」這種運行產生的力量強大，過去從來沒有凡夫俗子膽敢抵擋。如今我就是要挺身抵抗。

——《失竊的日記》



「那時她還是個孩子，有一次她盯著我看，記得嗎？當時希歐娜以為我沒在注意，她看著我的樣子，就像漠鷹在獵物巢穴的上空盤旋。這是你自己說的。」

雷托說著，在帝輿上將身體側轉九十度，把他狀如戴了兜帽的臉龐湊近正在帝輿旁快步疾行的莫尼奧。

天色微明，高聳的人造山脈將沙厲爾帝堡與節慶城連接起來，一條沙漠中的大道沿著山脊的方向鋪設，沙間延伸的道路如雷射光般筆直，直到眼前這處，路彎出一道大弧線，沉入階梯狀峽谷，然後跨過艾德侯河。河流在遠處喧囂奔騰，空氣中濕霧迷濛，不過雷托並未闔上位在帝輿前方的氣泡形密封艙罩。他身上屬於沙蟲的部分一接觸濕氣就說不出地難受，但屬於人類的鼻孔愛聞霧中那一縷沙漠生物的甜香。他下令全隊停止前進。

「陛下，為什麼停下來？」莫尼奧問。

雷托沒有回答。只聽帝輿發出一陣吱嘎聲，他拱起龐大的身軀，抬高腦袋，目光越過禁林，眺望右方遠處銀光粼粼的凱恩斯海。他轉向左側，那裡還有大盾壁的殘餘岩壁，在晨光中只顯現一道彎曲的矮影。此處的人造山脊抬高到近兩千公尺，將沙厲爾圈圍在內，限制了空氣中的

水分。從雷托所處的高度遠眺，能看到一個缺口，那裡就是他興建奧恩節慶城的地方。

「一時興起。」雷托答。

「我們不是該過了橋再休息嗎？」莫尼奧問。

「我不是在休息。」

雷托凝視前方，前面有一連串「之」字彎，從這裡看過去只是一些扭曲的陰影；經過一座恍若橫亙在仙境中的大橋，這條大道就跨過了艾德侯河，接著爬上一段緩坡，再下坡直接通往奧恩城。現在整個城市只露出一片閃閃發光的尖頂。

「這個鄧肯看上去聽話了。」雷托說，「你跟他長談過了嗎？」

「嚴格遵照您的吩咐，陛下。」

「好。才過了四天。」雷托說，「他們通常都要更長時間才能恢復過來。」

「他已經開始忙著指揮您的衛隊了，陛下。昨夜他們又巡邏到很晚才歸營。」

「鄧肯都不喜歡在空曠的地方行走。凡是有可能用來攻擊我們的東西，他們都會顧慮重重。」

「我知道，陛下。」

雷托轉過頭來直視莫尼奧。總管身穿白制服，外披一件綠斗篷。他站在敞開的氣泡形艙罩旁邊，正是他出於職責參與此類出行時該站的位子。

「你很盡職，莫尼奧。」雷托說。

「謝陛下。」

後面的衛兵和百官都與帝輿保持著一段劃清尊卑界線的距離，大部分人甚至刻意避嫌，以免讓人誤會自己偷聽了雷托與莫尼奧的對話。但艾德侯並未如此，他撥出一部分魚言士衛兵分列在皇家大道兩側。現在他站在那裡直盯著帝輿。艾德侯身著鑲白邊的黑制服，是魚言士所贈的禮物，莫尼奧提到過。

「她們非常喜歡這個鄧肯。他很能勝任自己的職責。」

「莫尼奧，他的職責是什麼？」

「欸，保護您的人身安全啊，陛下。」

衛隊女兵一律身穿緊身綠軍服，左胸佩有紅色亞崔迪鷹徽。

「她們緊盯著他。」雷托說。

「是的。他在教她們手勢信號。他說這是亞崔迪的傳統。」

「確實沒錯。奇怪，前一個鄧肯怎麼沒這樣做？」

「陛下，如果您不知道……」

「我開玩笑的，莫尼奧。前一個鄧肯在事情無法挽回之前都沒有危機感。這一個接受我們的解釋了嗎？」

「他告訴我接受了，陛下。在為您效力這方面，他有個好開始。」

「為什麼他只佩了一把腰刀？」

「女人們說服他只有經過特殊訓練的衛兵才能帶雷射槍。」

「你小心得過頭了，莫尼奧。告訴她們，現在還遠遠沒到擔心這個鄧肯的時候。」

「遵命，陛下。」

雷托明顯感覺新任衛隊指揮官並不喜歡官員在場，他站在離他們一段距離之外。艾德侯得知他們大部分是行政官員。為了這次出遊，他們都打扮得光鮮無比，準備好好出一出鋒頭，同時也在神帝面前亮亮相。雷托知道這些人在艾德侯眼裡有多愚蠢，但他記得以前有過遠比這次更愚蠢的盛裝出行，今天算是收斂的了。

「你把他介紹給希歐娜了嗎？」雷托問。

一聽到希歐娜，莫尼奧立刻愁眉緊鎖。

「冷靜點。」雷托說，「她偷看我那時候就很討我喜歡了。」

「我感覺她很危險，陛下。有時我覺得她能看透我心底的想法。」

「這個聰明孩子明白老爸的心意。」

「我不開玩笑，陛下。」

「是的，我看得出來。你注意到鄧肯愈來愈不耐煩了嗎？」

「他們巡視過這條路，一直到離橋不遠的地方。」莫尼奧說。

「有什麼發現嗎？」

「和我發現的一樣，新出現了一群示範區弗瑞曼人。」

「又是請願？」

「請別動怒，陛下。」

雷托再次往前眺望。他不得不暴露在野外，還要為了穩定魚言士的

軍心而進行這次漫長而莊嚴的出行、舉行各種必要的儀式，這一切都讓他頭疼。現在，還要再受一次請願的折磨！

艾德侯跨前幾步，在莫尼奧正後方站住。

艾德侯的動作帶著幾分威脅的含意。應該不會這麼快吧。雷托想。

「陛下，為什麼停在這裡？」艾德侯問。

「我通常要在這裡停一停。」雷托答。

的確如此。他轉頭望向仙境橋的對岸。大道蜿蜒向下出了峽谷高地，進入禁林，再穿過河邊幾片農田。雷托常常停在這裡觀看日出。今晨，雖然陽光依舊照在熟悉的景物上，但有些東西……在攪動陳年記憶。

在禁林的另一頭，皇家農園的農田向外鋪展開去。太陽在起伏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金光遍灑於麥浪之上。麥田讓雷托想起沙漠，想起曾經橫亙這片土地的廣袤沙丘。

沙丘還會再次橫亙此地。

麥田不盡然是他記憶裡沙漠的那種明亮矽黃色。雷托回頭遠望四面環崖的沙厲爾，那裡是封存了過往的聖域，但顏色明顯不同。他再次眺望節慶城，照例感覺到一陣痛楚──每經歷一次痛楚，就表明他無數顆心又向那徹頭徹尾的異類轉化了一點點。

今早是什麼東西讓我想起自己丟失的人性？雷托自問。

宮廷隊伍人人都在遙望熟悉的麥田和森林，但雷托知道，只有自己依然將這片鬱鬱蔥蔥的景觀當成「拜赫爾比勒麻」──無水之海。

「鄧肯，」雷托說，「看到城市前面那塊地方了嗎？那就是塔奈茲魯夫特。」

「恐怖之地？」艾德侯掃了眼奧恩城，旋即將目光投向雷托，顯然吃了一驚。

「『拜赫爾比勒麻』，」雷托說，「已經在植被下面埋藏了三千多年。如今活在厄拉科斯星上的人，只有我們兩個親眼見過這片沙漠的原貌。」

艾德侯向奧恩城望去。「大盾壁在哪裡？」他問。

「『摩阿迪巴豁口』在那裡，就是我們建起這座城市的地方。」

「那一排小山丘，就是大盾壁？發生什麼事了？」

「搬到你腳下了。」

艾德侯抬頭瞧瞧雷托，低頭看看大道，又環視四周。

「陛下，我們可以繼續前進了嗎？」莫尼奧問。

莫尼奧心裡有個鐘滴答滴答不停在走，他是驅趕大家完成任務的揮鞭人。雷托想。還有接見貴賓等重要事宜，他感到時間緊迫。而且，他不喜歡神帝與這群鄧肯談論舊時代。

雷托忽然意識到這次停留的時間遠比以往更長。百官和衛兵剛在晨風中跑了一陣，現在都感到寒意襲身。畢竟有些人穿的華服主要是為了裝點門面而非防風禦寒。

話說回來，或許門面也是一種自保。雷托想。

「以前這裡都是沙丘。」艾德侯說。

「綿延數千公里。」雷托補充道。

莫尼奧思緒翻騰。他熟悉神帝這種深陷沉思的狀態，但今天還帶著一絲傷感，可能是受了前任鄧肯之死的刺激。雷托一傷感，有時會無意中說出重要的資訊。神帝的情緒或念頭由不得誰說三道四，但有可能會遭人利用。

必須警告希歐娜。這個傻丫頭能聽我話就好了！莫尼奧想。

她的叛逆精神遠比當年的莫尼奧強烈，強烈太多。雷托馴服了莫尼奧，讓他得知黃金之路及自己該承擔的責任，他正是為了背負責任而在育種制度下出生。然而在莫尼奧身上奏效的方法並不適用於希歐娜。莫尼奧對自己所受的訓練原本深信不疑，現在卻因為觀察到這差異而產生新的認識。

「我沒有看到明顯的路標。」艾德侯說。

「就在那裡，」雷托指出方向，「在森林的邊界。那條路通往裂岩。」

莫尼奧對他倆的談話聽而不聞。對神帝的極度崇信最終讓我順服於他。雷托永遠不停讓人覺得意外和驚奇，他的行為不可捉摸。莫尼奧瞥了一眼神帝的側影。他變成了什麼？

莫尼奧早期的一項任務是研究帝堡的祕密檔案，包括雷托的蛻變歷史。然而即使讀了雷托本人的言談紀錄，他與沙鱒的共生關係仍然是個不解之謎。如果這些檔案是真實可信的，那麼沙鱒皮膚幾乎能讓他長生

不老、免受一切暴力傷害。這龐大身軀帶橫稜的核心甚至還能吸收雷射槍的射擊能量！

先是沙鱒，再變成沙蟲一正是生產美藍極的一個完整循環。這個循環就在神帝體內潛伏著……靜靜等待完成的那一天。

「前進吧。」雷托說。

莫尼奧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一些對話。他從胡思亂想中收回思緒，只見鄧肯．艾德侯正在微笑。

「過去我們稱這叫『撿羊毛』。」雷托說。

「我很抱歉，陛下。」莫尼奧說，「我剛才……」

「你剛才在『撿羊毛』，不過沒關係。」

他的心情好點了，莫尼奧想，看來我得謝謝鄧肯。

雷托在帝輿上調整好位置，使氣泡形艙罩保持半開，只留出能讓腦袋自由活動的空間。雷托驅動帝輿前行，車輪嘎吱嘎吱壓過路面上的小石子。

艾德侯靠近莫尼奧，與他並肩小跑。

「帝輿底下有懸浮球，但他還是用輪子，為什麼？」艾德侯問。

「陛下喜歡輪子，不愛用反重力裝置。」

「這東西要怎麼動？他怎麼操控？」

「你問過他嗎？」

「還沒機會。」

「這輛帝輿是伊克斯人製造的。」

「這是什麼意思？」

「據說陛下是靠特定的意念來驅動和操控這輛車的。」

「你不確定？」

「他不喜歡別人問他這類問題。」

即使對他的心腹來說，神帝也是一個謎。莫尼奧想。

「莫尼奧！」神帝呼喚。

「你最好回到衛兵那邊去。」莫尼奧示意艾德侯退後。

「我寧願在前面領頭。」艾德侯說。

「陛下不喜歡這樣！請退回去。」

莫尼奧匆忙上前湊近雷托的臉龐，同時留意到艾德侯已經後撤，穿

過百官，歸入了衛隊的尾端。

雷托俯視著莫尼奧說：「我覺得你處理得很好，莫尼奧。」

「謝陛下。」

「你知道鄧肯為什麼想在前面領頭嗎？」

「當然，陛下。他理應在此護衛。」

「而且這個鄧肯有危機感。」

「我不明白，陛下。我不明白您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的確不明白，莫尼奧。」

17

女性對於分享的理解源自家庭成員間的分享，含照顧幼者、採集和準備食物、分享愛與悲喜。悼亡儀式起源於女性。宗教原本是女性專屬，但發展到社會權力過於龐大後，就會從女性手中被強行奪走。最先研究醫藥和行醫的也是女性。兩性之間從未出現過明確的平衡，因為權力總是依附在特定的社會角色上，正如同依附於知識之上。

——《失竊的日記》



在聖母特希厄斯．愛琳．安蒂克眼裡，這個上午不啻為一場災難。不到三小時前，她與隨行的真言師馬庫斯．克蕾兒．盧懷塞爾率領使節團，從宇航公會的固定軌道式巨型運輸艦轉乘第一班小型航艦，飛抵厄拉科斯星。降落後，她們被安排在節慶城使館區最靠邊的館舍內。這裡的房間既小又不太乾淨。

「再往外一點我們就住進貧民窟了。」盧懷塞爾說。

接下來，她們又被禁止使用通信設施。不管怎麼按開關或撥動掌上型控制器，所有螢幕依然是一片空白。

安蒂克向護送她們的魚言士隊長抗議。這名隊長目光陰沉，眉毛低掛，一身肌肉壯實得像做慣粗活的人。

「我要向妳的指揮官投訴！」

「節慶期間不允許投訴。」女戰士粗聲粗氣地說。

安蒂克怒視著隊長。誰都知道，她那皺紋密布的老臉只要一露出這副表情，其他聖母見了也要懼怕三分。

女戰士只是笑笑說：「我還要傳個話。妳們覲見神帝的排序調到最末尾了。」

貝尼．潔瑟睿德使團的大部分成員都已聽說這件事，連級別最低的

隨侍見習生都知道箇中含意。到那時所有香料配額都已分定，甚至一點也不剩了（願諸神保佑！）。

「我們本來是排在第三的。」安蒂克說，她的聲音在當時的情形下顯得格外溫和。

「這是神帝的諭令！」

安蒂克聽得懂魚言士的語氣：再抗議可就要動粗了。

整個上午都是災難，現在還要受魚言士的氣！

在她們這片寒酸的住宿區，靠近中央有一間非常狹小、幾無家具的屋子，安蒂克就坐在這裡靠牆的一條矮凳上。旁邊擺著簡陋低矮的小床，頂多是分配給侍祭的規格！髒兮兮的牆上綠漆已泛白，屋裡只有一盞年久失修的燈球，除了黃色無法調成其他顏色。種種跡象表明這裡一直用作儲藏室。屋內有一股霉味，黑色塑膠地板上到處都是凹坑和刮痕。

安蒂克撫平膝上黑色長袍的布料，彎身靠近低頭跪在面前的見習信使。這名信使長著一頭金髮和一雙天真無邪的眼睛，臉和脖子上掛著恐懼與興奮的汗水。她身上的棕黃色袍子已落滿灰塵，下襬沾著街上的泥土。

「妳確定嗎？百分之百確定嗎？」安蒂克柔聲安撫這個可憐的姑娘。她了解自己帶回的訊息有多重要，因而一直瑟瑟發抖。

「是的，聖母。」她依然低垂著目光。

「再說一遍。」安蒂克下令，心想：我在拖時間，其實我聽得很清楚。

信使抬起目光，直視安蒂克那對全藍眼睛，這是見習生和侍祭的規定動作。

「我按照吩咐前往伊克斯大使館與他們取得聯繫，並表達您的問候。然後問他們需不需要我傳話回來。」

「好了，好了，孩子！我知道。說重點。」

信使大喘一口氣。「接待我的人自稱奧思瓦．耶克，是代理大使，前大使的助理。」

「妳確定他不是幻臉人嗎？」

「毫無跡象，聖母。」

「好吧。我們認識這個耶克。你繼續說。」

「耶克說他們正在等待新任……」

「赫薇．諾里，新任大使，沒錯。她今天抵達。」

信使伸出舌頭潤潤嘴唇。

安蒂克在腦子裡記下一條備忘，要安排這可憐姑娘回去接受更基礎的培訓。儘管這個消息確實事關重大，信使還是應當具備更強的自制力。

「接著他讓我稍等。」信使說，「他離開房間，馬上帶了個忒萊素人回來，是個幻臉人，我確定。有明顯跡象……」

「我確定妳是對的，孩子。」安蒂克說，「現在說一下……」這時盧懷塞爾進門，打斷了安蒂克的話。

「我聽說伊克斯人和忒萊素人傳話來，這是怎麼回事？」盧懷塞爾問。

「這孩子正在複述。」安蒂克答。

「為什麼不叫我？」安蒂克抬眼看了看這位隨行真言師，心想盧懷塞爾可以算這一行的頂尖高手了，但還是對級別地位太敏感。不過盧懷塞爾還年輕，她長著一張潔西嘉風格的性感鵝蛋臉，這種基因也容易有任性的脾氣。

安蒂克輕聲說：「妳的侍祭說妳正在冥想。」

盧懷塞爾點點頭，坐到小床上，對信使說：「繼續。」

「幻臉人說他有些話要帶給聖母們。他說的是『聖母們』。」信使說。

「他知道這次來了兩個。」安蒂克說。

「人人都知道。」盧懷塞爾說。

安蒂克重又將注意力集中到信使身上。「孩子，妳現在能進入記憶入定狀態嗎？把幻臉人的話一字不差地背一遍。」

信使點點頭，臀部坐到腳跟上，兩手緊扣放上大腿。她深呼吸三次，閉上眼睛，肩膀鬆垂下來。她開始複述，聲音拉高成尖尖的鼻音。

「轉告聖母們，今夜之前帝國將無神帝。今日他抵達奧恩前，我們將發動襲擊，萬無一失。」

信使顫抖著深吸一口氣，睜開眼，仰視安蒂克。

「那個伊克斯人，耶克，叫我趕快回去報信。隨後他以那種特殊的方式觸碰我左手手背，這讓我更相信他不是……」

「耶克站在我們這邊。」安蒂克說，「把他的手語資訊告訴盧懷塞爾。」

信使看著盧懷塞爾說：「我方已被幻臉人入侵，無法行動。」

盧懷塞爾吃了一驚，正要從床上起身，安蒂克說：「我已經在門口布置了必要的守衛措施。」她看著信使，「妳可以退下了，孩子。妳的任務完成了。」

「是，聖母。」體態輕盈的信使不失優雅地站起身，但她的動作顯然表明她已聽出安蒂克的弦外之音。完成不等於勝任。

信使離開後，盧懷塞爾說：「她應該找個藉口觀察一下使館，看看有多少伊克斯人被換掉了。」

「我倒不這麼想，」安蒂克說，「這方面她表現挺好。可惜的是，她沒能從耶克那裡打聽到更詳細的情報。恐怕我們已經失去他了。」

「忒萊素人傳話給我們的目的非常明顯，毫無疑問。」盧懷塞爾說。

「他們的確企圖行刺。」安蒂克說。

「當然，蠢貨會這麼幹。但我說的是他們傳話過來的原因。」

安蒂克點頭：「他們覺得我們現在除了入夥別無選擇。」

「而且假如我們試圖警告雷托皇帝，忒萊素人會知道我方是誰去通風報信、對方的聯絡人又是誰。」

「萬一忒萊素人得手了呢？」安蒂克問。

「不可能。」

「我們不了解他們的具體計畫，只知道大致時間。」

「要是那個姑娘，那個希歐娜也有份呢？」盧懷塞爾問。

「我也想過這個問題。妳聽過宇航公會的完整報告嗎？」

「只看過摘要。這樣夠判斷嗎？」

「夠了。她參一腳的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這類話盡量別說。」盧懷塞爾說，「我們不希望有人懷疑妳是晶算師。」

安蒂克乾巴巴地說：「我相信妳不會出賣我。」

「妳覺得宇航公會關於希歐娜的分析正確嗎？」盧懷塞爾問。

「我掌握的資訊還不夠。如果他們判斷得對，那她就是個非同小可的角色。」

「就像雷托皇帝的父親一樣非同小可？」

「公會領航員能躲開雷托皇帝父親的神諭之眼。」

「但躲不開雷托皇帝。」

「我仔細讀過宇航公會的完整報告。與其說她在隱藏自己和自己涉及的行動，不如說，嗯……」

「她在淡出，」她們異口同聲地說，「她從他們的視野淡出了。」

「只有她辦得到。」安蒂克說。

「她也能從雷托皇帝的視野淡出嗎？」

「他們不清楚。」

「我們敢不敢聯繫她？」

「我們敢不聯繫她嗎？」安蒂克反問。

「討論這些也許都沒意義，假如忒萊素人……安蒂克，我們至少該試試警告他。」

「我們沒有通信設備，魚言士衛兵又把守著門。我們的人只許進，不許出。」

「是不是該找個衛兵談談？」

「我也想過。但不管怎麼樣我們都可以說，當時擔心她們是幻臉人變的。」

「居然派衛兵守門。」盧懷塞爾咕噥道，「妳覺得他有可能已經知情了嗎？」

「任何事都有可能。」

「關於雷托皇帝，這是大家唯一可以確定的事。」盧懷塞爾說。

安蒂克輕嘆一口氣，從凳子上站起身。「真懷念過去的日子，香料永遠要多少有多少。」

「永遠正是另一種幻覺。」盧懷塞爾說，「希望我們已經好好吸取教訓了，不管忒萊素人今天有什麼結果。」

「不管結果如何，他們一定幹得很拙劣。」安蒂克嘟囔，「神啊！再也找不到好刺客了。」

「只有艾德侯甦亡人。」盧懷塞爾說。

「妳說什麼？」安蒂克盯著她的同伴。

「只有……」

「就是這樣！」

「甦亡人動作太慢。」盧懷塞爾說。

「可腦子不慢。」

「妳在想什麼？」

「忒萊素人有沒有可能……不，就連他們也不會那麼……」

「一個扮成艾德侯的幻臉人？」盧懷塞爾低聲問。

安蒂克默默點了點頭。

「忘掉這個念頭吧。」盧懷塞爾說，「他們不會蠢到這個地步。」

「對於忒萊素人，下這樣的定論很危險。」安蒂克說，「我們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叫一個魚言士衛兵進來！」

18

無止境的戰爭使任何時代的社會狀況都大同小異。人們時時刻刻都要保持抵禦外敵的警覺性。你看到了獨裁者的絕對統治。任何新事物都成了危機四伏的前線地帶：新行星、待開發的新經濟區、新思想、新設備、新來者—凡帶「新」字的一律可疑。封建制度實已根深柢固，只不過有時改用政治局或類似機構的幌子出現。世襲就是一條延續權力的路徑，有權有勢的氏族總是大權獨攬，神權君主之類的統治者手握財富分配權，而且他們清楚必須掌控繼承制度，否則權力就會漸漸煙消雲散。現在，你理解「雷托和平」了嗎？

—《失竊的日記》



「有沒有通知貝尼．潔瑟睿德接見時間變更了？」雷托問。

隊伍已進入第一道淺谷，接著就是一連串通往艾德侯河大橋的「之」字彎。上午尚未過去四分之一，太陽已讓幾個朝臣脫掉了斗篷。艾德侯與一小隊魚言士走在隊伍左側，制服上已有塵土和汗水的痕跡。隨著皇家隊伍疾行慢跑不是一項輕鬆的任務。

莫尼奧絆了一下，馬上又穩住了身子。「已經通知了，陛下。」調整時間表是麻煩事，但莫尼奧已從過往的經驗知道，節慶期間常有臨時變更計畫的情況。他一直備有應急方案。

「她們還在申請設立常駐厄拉科斯的大使館嗎？」雷托問。

「是的，陛下。我還是回那句老話。」

「一個『不』字就夠了。」雷托說，「她們已經不需要人提醒，我有多厭惡她們那股自以為是的宗教作風。」

「是，陛下。」莫尼奧與雷托保持著御前隨行所規定的最遠距離。今早雷托屬於蟲子的部分表現得很活躍—那些身體信號莫尼奧看得清清楚楚。這無疑是空氣中的水分造成的，水分似乎總會把蟲子激出來。

「宗教總是導致話術的專制主義。」雷托說，「貝尼．潔瑟睿德之前，最精於此道的是耶穌會。」

「陛下，耶穌會？」

「你學歷史的時候一定讀到過吧？」

「我不確定，陛下。是哪個年代的事？」

「沒關係。研究一下貝尼．潔瑟睿德就足以了解話術的專制主義了。但想當然耳，她們並不是打從一開始就拿這套騙自己。」

聖母的日子要不好過了，神帝打算訓誡她們一番，而她們對此深惡痛絕。可能會有大麻煩。莫尼奧心想。

「她們有什麼反應？」雷托問。

「我聽說她們很失望，但沒有窮追不捨。」

莫尼奧又想：我最好提醒她們壞消息還沒完。而且她們不能與伊克斯和忒萊素的代表團接觸。

莫尼奧搖了搖頭。這樣會逼她們搞出一些卑鄙的陰謀來。最好警告一下鄧肯。

「它會滋生自證預言，還會把種種醜行正當化。」雷托說。

「陛下，您是指……話術的專制主義？」

「正是！這玩意兒用自以為道德高尚的高牆維護邪惡，將所有對邪惡的批判都阻擋在外。」

莫尼奧始終小心翼翼地觀察雷托的身體，注意到他在下意識地扭手，龐大的體節也時有抽搐。假如蟲子在這裡現形，我該怎麼辦？莫尼奧腦門上冒出了冷汗。

「它故意扭曲概念來抹黑反對者，以此成長茁壯。」雷托說。

「這樣嗎，陛下？」

「耶穌會管這叫『鞏固權力基礎』。這就是偽善的直接根源，而矛盾的言行總是會讓偽善洩漏行蹤。他們的言行永遠不一致。」

「這方面我一定要認真研究，陛下。」

「最後，它只能依靠罪惡來統治，因為偽善會導致獵巫之類的宗教迫害，它需要代罪羔羊。」

「真可怕，陛下。」

隊伍拐過一道彎，山岩間有個缺口，恰好露出遠處的大橋。

「莫尼奧，你有仔細聽我講嗎？」

「有的，陛下。很仔細在聽。」

「我在解釋宗教用來鞏固權力基礎的手段。」

「我聽出來了，陛下。」

「那你為什麼這麼害怕？」

「談起宗教權力總讓我感到不安，陛下。」

「因為你和魚言士正是以我的名義行使這種權力嗎？」

「確實如此，陛下。」

「權力基礎是非常危險的東西，會吸引徹頭徹尾的瘋子，他們把攫取權力當成終極目標。你明白嗎？」

「明白，陛下。所以您極少批准政府職位的申請。」

「說得好，莫尼奧！」

「謝陛下。」

「每一種宗教，陰影裡都潛伏著一個托爾克馬達[4]。」雷托說，「你沒聽說過這個名字，而我知道，因為就是我叫人把他從所有紀錄裡都刪去了。」

「為什麼，陛下？」

「他太醜惡。誰反對他，他就把誰活生生綁上火刑柱。」

莫尼奧壓低聲音：「陛下，就像那些惹您生氣的歷史學家嗎？」

「你在質疑我的行為嗎，莫尼奧？」

「不，陛下！」

「好。那些歷史學家死得很平靜，沒有一個人感覺到火焰。而托爾克馬達酷愛以受火刑者的慘叫聲來取悅他的神。」

「真恐怖，陛下。」

隊伍又拐過一個能看見橋的彎道。距離似乎並未縮短。

莫尼奧再次觀察神帝。蟲子部分雖未顯露更多，但已經夠明顯的了。莫尼奧能感覺到，那不可預測、殺人毫無預兆的「聖尊」散發一股威脅。

莫尼奧不寒而慄。

這番奇怪的……說教意謂什麼？莫尼奧清楚，鮮少有人能聽到神帝講這些大道理。這既是特權又是負擔，也是「雷托和平」的一個代價。

一代又一代人在「雷托和平」的指揮下井然有序地向前邁進，只有帝堡裡的核心圈子才知道和平中偶爾出現的那些動盪─每當發生這類事件，就需要動用魚言士去應付預期中的暴力。

預期中！

莫尼奧向默然不語的雷托投去一瞥。神帝閉著眼，一副冥思的神情。這又是一個蟲子現身的跡象，很危險的跡象。莫尼奧不覺顫抖起來。

雷托能預測他自己那股瘋狂的暴力嗎？他對暴力的預測能力，正是讓帝國上下在敬畏與恐懼中顫慄的主因。雷托知道應該將衛兵調動到哪個地方，去鎮壓一場短命的叛亂。在叛亂實際發生前他就知道了。

光只是想一想這件事也會讓莫尼奧口乾舌燥。曾經有好幾次，莫尼奧相信神帝能讀透任何人的思考。哦，雷托還雇用密探。不時有個全身遮蓋得密密實實的身影暢通無阻地通過魚言士崗哨，登上雷托的高塔頂閣或進入地下墓殿。肯定是密探，但莫尼奧懷疑他們的作用僅僅是為雷托已經掌握的情況提供確證。

彷彿為了加深莫尼奧的恐懼，雷托開口了：「別對我的行事方式百般苦思，莫尼奧。讓領悟水到渠成。」

「我會努力的，陛下。」

「不，不要努力。另外，你有沒有宣布香料配額不變的消息？」

「還沒有，陛下。」

「延遲宣布。我改變主意了。你知道，一定還會有人行賄。」

莫尼奧嘆了口氣。他收到的賄賂已經達到了天文數字，而雷托對這一局面似乎抱著看好戲的態度。

「引蛇出洞。」他曾經說，「看看他們能給到什麼數字。你要讓他們以為你最終是能被買通的。」

這時隊伍又拐過一個能見到大橋的彎道，雷托問：「柯瑞諾氏族向你行賄過嗎？」

「是的，陛下。」

「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個傳言，說柯瑞諾氏族總有一天會重掌大權？」

「我聽說過，陛下。」

「處死那個柯瑞諾氏族的人。交給鄧肯去辦，正好考驗他一下。」

「這麼快嗎，陛下？」

「從古至今，人們只知道美藍極能延長壽命，讓他們體會到香料也會縮短壽命。」

「如您所願，陛下。」

莫尼奧心裡清楚這句回答代表的含意。每當他心底有反對意見卻又不能表達出來，就一律這樣答覆。他也知道神帝不但理解意思，還會暗自發笑，這讓莫尼奧感到惱火。

「別對我不耐煩，莫尼奧。」雷托說。

莫尼奧抑制住心裡的怨氣。怨氣會帶來危險，叛亂分子個個滿腹怨氣。那些鄧肯在丟了小命前也都是怨氣愈來愈重。

「時間在您眼裡的意義跟我眼裡的不同，陛下。」莫尼奧說，「希望我能理解這種意義。」

「你能，但你不會去理解。」

莫尼奧聽出了話裡的指責意味，便緘口不語，改思考美藍極的問題。雷托皇帝不常談論香料，就算提起也常是為了確定或扣減配額，分發賞賜，或派魚言士接管某處新發現的庫藏。莫尼奧清楚，最大一批香料庫存藏在一個只有神帝知道的地方。在他剛進入宮廷工作時，有一次他被蒙上頭套，由神帝親自領到那個神祕的所在，莫尼奧感覺一路上通過的彎曲通道位處地底。

我摘下頭套後，我們的確身在地下。

此地讓莫尼奧充滿敬畏。這是一間從岩石裡鑿出來的龐大庫房，處處堆放著一大箱一大箱的美藍極，古色古香的燈球有金屬製的阿拉伯式蔓葉裝飾。香料在昏暗的銀輝下發著藍光，傳來一股苦苦的肉桂味，不會有錯。附近有水滴落下，他們的話語在岩壁間迴蕩。

「有一天這些全都會消失。」當時雷托皇帝這麼說。

莫尼奧吃了一驚，問道：「到時候宇航公會和貝尼．潔瑟睿德會怎麼做？」

「跟現在差不多，不過會更不擇手段。」

環視著這間龐大庫房裡的巨量美藍極存貨，莫尼奧不禁聯想起帝國的現狀──血腥暗殺，公然劫掠，間諜橫行，爾虞我詐。神帝封鎖了最壞

的消息，但走漏出去的那些已經夠糟糕了。

「誘惑。」莫尼奧輕聲說。

「誘惑，的確如此。」

「未來不會有美藍極了嗎，永遠都沒有了嗎，陛下？」

「某一天，我會重返沙漠，到那時我就是香料之源。」

「陛下，您嗎？」

「而且我會製造同樣絕妙的東西──更多的沙鱒，一種多產的混種生物。」

聽到神帝語出驚人，莫尼奧顫抖地瞪著他籠罩在陰影的朦朧身影。

雷托皇帝說：「沙鱒會相互糾纏形成巨大的氣泡狀活體，將這座星球上的水分封存在地下深處，就像沙丘時代那樣。」

「陛下，您是說全部水分嗎？」

「大部分。在三百年內，沙蟲將再度統治這座星球。我向你保證，這會是一種新型沙蟲。」

「陛下，牠會是什麼樣子？」

「牠會有動物的意識，而且更聰明。人們須冒更大風險尋找香料，保存香料也更危險。」

莫尼奧抬頭看向穴頂石壁，想像力穿過山岩返抵地面。

「陛下，一切又會變成沙漠嗎？」

「河道將填滿沙子，莊稼將被沙子掩埋而窒息，樹木將被流動的大沙丘淹沒。死亡之沙將不斷蔓延，直到……直到不毛之地傳出微弱的信號。」

「什麼信號，陛下？」

「新的生命循環的信號，代表創造者降臨，沙胡羅降臨。」

「那是您嗎，陛下？」

「是的！沙丘星的巨型沙蟲將從地底深處再次現身。大地將重新變成香料和沙蟲的世界。」

「可陛下，人類會怎麼樣呢？所有的人類。」

「很多人會死。大地上的食用植物和茂盛植被都會枯死。沒有了營養，供肉的牲畜也都會死去。」

「陛下，人人都要挨餓了吧？」

「營養不良和舊時的疾病將在大地上肆虐，只有最強壯的人才能倖存下來……最強壯、最殘酷的人。」

「非得如此嗎，陛下？」

「其他可能的未來還更糟。」

「能告訴我其他可能的未來嗎，陛下？」

「到時候你自然知道。」

現在莫尼奧在晨光中緊隨神帝向奧恩城行進，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看清了那些更邪惡的可能未來。

莫尼奧知道，自己頭腦裡的常識性知識對於帝國大部分順民而言並不那麼顯明，那些知識隱藏在「口述史」裡，也在某個瘋癲先知述說的神話與野史之中。這些先知偶爾會在某個星球上冒出來，維持一段難以長久的教主身分。

我知道魚言士遇到這種情況會怎麼做。

他還了解那些惡人，他們會坐在桌旁一面大啖珍饈，一面觀賞人類同胞飽受折磨。

直到魚言士趕來血洗一番。

「我喜歡你女兒當年盯著我看的樣子。她一點也不知道我注意到了。」雷托說。

「陛下，我很擔心她！她是我的血親，我的……」

「她也是我的血親，莫尼奧。難道我不是亞崔迪家的人嗎。你最好多擔心自己。」

莫尼奧惶恐地掃視神帝全身。蟲子的跡象太明顯了。莫尼奧又瞥了瞥後面的隊伍和前方的道路。他們正走下陡坡，如「之」字彎曲的道路切入將沙厲爾圍合起來的人造懸崖，舉目都是森森峭壁。

「希歐娜沒有冒犯我，莫尼奧。」

「但她……」

「莫尼奧！你看，這裡藏著生命中的一大祕密。感受意外，讓新事物出現，這就是我最想要的。」

「陛下，我……」

「新事物！這不就是個光芒四射、不可思議的詞嗎？」

「如您所言，陛下。」

雷托不得不提醒自己：莫尼奧是我所造之物。我一手創造了他。

「莫尼奧，你的孩子幾乎值得我付出任何代價。你反對她的同夥，但她也許會愛上其中一個。」

莫尼奧不由向後瞥了一眼衛隊裡的鄧肯．艾德侯。艾德侯瞪圓雙眼緊盯前方，似乎要趕在隊伍到達每一處彎道之前先把狀況看個清楚。他不喜歡這個高崖遍布而易遭伏擊的地方。艾德侯前一夜已派偵察兵來探路，莫尼奧知道現在仍有偵察兵潛伏在高處，但在上橋之前還要經過不少峽谷，沒有足夠人手全面布防。

「我們還有弗瑞曼人幫忙。」莫尼奧此前想寬寬他的心。

「弗瑞曼人？」艾德侯不喜歡有關示範區弗瑞曼人的種種傳言。

「一旦有人闖入這一帶，他們起碼能報個信。」莫尼奧說。

「你見過他們，然後要求他們這麼做了嗎？」

「當然。」

莫尼奧沒敢跟艾德侯提希歐娜的事。以後時間多得是，但剛才神帝說了一件令他煩心的事。計畫有變嗎？

莫尼奧將注意力轉回神帝，低聲說：「陛下，愛上同夥？但您說這個鄧肯……」

「我是說愛上，不是育種！」

莫尼奧打了個冷顫，他回想起自己也是被人安排配種，好一場忍痛割愛的……

不！最好別受回憶影響！

後來……他們也有了感情，甚至真愛，只是一開始……

「你又在『撿羊毛』了，莫尼奧。」

「請恕罪，陛下，可當您說到愛……」

「你覺得我腦子裡不會有柔情？」

「不是這樣，陛下，但……」

「那你是以為我沒有愛情和生育的記憶嗎？」帝輿突然轉向莫尼奧，逼得他往旁一躲。莫尼奧看到雷托皇帝一臉怒容，頓感心驚膽戰。

「陛下，我請求您的……」

「這具身體也許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柔情，但我擁有一切記憶！」

莫尼奧發現神帝身上的蟲子跡象愈發明顯，已經無法視而不見了。

我已命懸一線。我們都是。

莫尼奧對周遭種種聲響愈來愈警覺，帝輿的吱嘎聲、隊伍裡的咳嗽聲和低語聲、路上的腳步聲。神帝呼出的氣息有一股肉桂味。岩壁間的空氣仍帶著清晨的寒意，四處瀰漫著來自河流的濕氣。

是空氣中的水分把蟲子引出來了嗎？

「聽我說，莫尼奧，當成這關係到你的性命。」

「是，陛下。」莫尼奧低聲答道，同時清楚他的生死的確取決於自己的注意力，不僅包括聽到什麼，還包括看到什麼。

「一部分的我向來潛伏在黑暗中，不會思考。」雷托說，「但這部分會採取反應，行動起來不靠認知和邏輯。」

莫尼奧點了點頭。他死盯著神帝的臉。那對眼睛是不是已經開始失焦了？

「而我被迫站到一邊旁觀，什麼都做不了。」雷托說，「那一部分反應起來可能會要了你的命，但這不是我的選擇。你聽到了嗎？」

「我聽到了，陛下。」莫尼奧輕聲應答。

「那種事發生時是沒有選擇的！你不得不接受，只能接受。你永遠無法明白或了解它。你怎麼看？」

「我害怕未知，陛下。」

「但我不怕。告訴我為什麼！」

莫尼奧早就預期會有眼前這種危機，現在真的發生，他簡直快要欣然接受了。他知道自己的生死取決於接下來的回答。他盯著神帝，思緒飛轉。

「因為您擁有全部記憶，陛下。」

「然後？」

看來這不是完整的答案。莫尼奧搜索枯腸：「您能看見我們已知道的一切……所有這一切原本都處於──未知的狀態！對您而言，意外……意外想必只是等著您去了解的新事物？」莫尼奧意識到，這句話本該是篤定的肯定句，一出口卻變成了帶有自我保護意味的疑問句。但神帝只是微笑。

「你很睿智，我要賞賜你，莫尼奧。你想要什麼？」

莫尼奧鬆了一口氣，但其他恐懼又湧上心頭。「我能把希歐娜帶回

帝堡嗎？」

「這樣一來我就要提前考驗她了。」

「必須把她跟同夥分開，陛下。」

「好吧。」

「陛下仁慈。」

「我是自私的。」

神帝偏過頭去，陷入沉默。

莫尼奧打量著眼前這具分節的軀體，發現蟲子的跡象已消退了幾分。他總算躲過一劫。接著他想起那些請願的弗瑞曼人，又擔心起來。

這是個錯誤。他們只會再次刺激神帝。我為什麼要准許他們請願？

弗瑞曼人會在前方的河岸上列隊等候，他們手裡揮舞著愚蠢的請願書。

莫尼奧不聲不響地趕著路，每邁一步擔憂便增加一分。

4

托馬斯．德．托爾克馬達：十五世紀天主教道明會的僧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第一任大法官，透過宗教審判將數千名異教徒處以火刑。—編注

19

風沙吹來這裡，風沙吹往那裡。

一個富翁等在那裡，我等在這裡。

——沙胡羅之聲，「口述史」



綺諾伊女修去世後，在其遺留文件中發現以下紀錄：

遵照貝尼．潔瑟睿德信條及神帝之令，我未在報告中揭露以下內容，而是隱藏起來，留待我死後才讓人有機會覓得。雷托皇帝囑我：「將我要傳的訊息回稟妳的上級，但我的口述之言應暫時保密。如有違令，勿怪我降罪於女修會。」

在我出發前，聖母賽婭克薩曾警告我：「無論如何不可惹他對女修會動怒。」

在前述那次短程出行中，我陪跑在雷托皇帝身邊，想探聽他與聖母的相似之處。我問道：

「陛下，我知道聖母如何獲得祖先和其他人的記憶。那麼您呢？」

「這是由我們基因遺傳史的設計決定的，外加香料的作用。我和我的孿生妹妹珈尼瑪在母體內已被喚醒，還沒出生，祖先記憶就呈現在我們眼前了。」

「陛下……女修會把這個叫作妖煞。」

「很恰當。」雷托皇帝說，「我們有不計其數的祖先。誰知道日後哪股力量會成為萬眾之首——是善良還是邪惡的力量？」

「陛下，您是如何馴服這股力量的？」

「我沒有馴服它，」雷托皇帝說，「但我和珈尼長期運用法老模式而得救。妳知道這種模式嗎，綺諾伊女修？」

「女修會成員都要學好歷史的，陛下。」

「不錯，但妳思考這事的觀點和我不同。」雷托皇帝說，「我說的是，政府會生一種病，希臘人先患上，後來傳給了羅馬人，羅馬人又把這病大範圍傳播開來，從此就沒有根除過。」

「陛下在給我猜謎語嗎？」

「不是謎語。我恨這件事，但它救了我們。我和珈尼與奉行法老模式的祖先結成了強大的內部聯盟，他們幫助我倆在體內長期休眠的暴民間創立了一種混合的本體。」

「我覺得這件事令人不安，陛下。」

「這很自然。」

「陛下，您為什麼告訴我這些？您以前從沒這樣向女修會成員解答過，據我所知沒有。」

「因為妳善於傾聽，綺諾伊女修，也因為妳會服從我，而且我們再也不會見面。」

雷托皇帝說了這些怪話之後，又問我：

「妳為什麼不問問我女修會口中的瘋狂暴政？」

他的態度鼓勵我壯膽說道：「陛下，對於您執行的殘酷處決，我們已有耳聞並深感擔憂。」

當時雷托皇帝做了奇怪的舉動。他在前行中閉上眼睛，說道：

「我知道妳受過訓練，能一字不差地記住親耳所聞的任何話語。現在我要對妳述說，綺諾伊女修，把妳當成我的一頁日記。牢記這些話，我不要它們佚失。」

我謹向女修會保證，下文即為雷托皇帝當時所言之內容，逐字照錄：

「我確知，等到我不再身為出現在你們周遭的有意識生物，而僅僅是沙漠裡的一個可怖造物，那時許多人回想起我，會把我視為暴君。

「很有道理。我確實殘暴。

「一個暴君——不完全是人類，也沒有瘋，只是一個暴君。但即使是一般的暴君，動機與情感也比膚淺的歷史學家貼上的標籤更為複雜；而我在他們眼裡會是一個偉大的暴君。因此，我把自己的情感和動機當作遺產留存下來，以免遭到歷史過度扭曲。歷史總是會放大一部分特徵，同時又對另一部分特徵視而不見。

「人們會努力理解我，用他們的語言描繪我。他們將追尋真相，然而真相是用語言表述的，總免不了帶上語言的模糊性。

「你們不會理解我。你們愈努力，我反而離得愈遠，直到我消失在不朽的神話裡─最終變成永生神！

「就是這樣，你懂吧。我不是領袖，連嚮導都不是。我是神。記住，我與領袖和嚮導不同。除了創世，神對萬事萬物無須承擔責任。神接受任何事，因而也不接受任何事。神必須讓人可辨認，卻又無名無姓。神不需要精神世界。我的諸多靈魂居於我的內心，招之即來。這些靈魂直接或間接教給我的東西，我都與你們分享，純為自娛自樂。這些靈魂就是我的真相之源。

「要警惕真正的真相，仁慈的女修。讓人夢寐以求的真相也會帶來危險。神話和令人安心的謊言遠比真相更容易找到，也更容易令人信服。倘若你覓得一個真相，即便是暫時的真相，你也可能被迫經歷痛苦的轉變。把你發現的真相隱藏在語言中，讓語言固有的模糊性來保護你。語言遠較無言而刺人的神諭更易為人接受。你們可以用語言齊聲唱出：

「『為何沒有人警告我？』

「『可我的確警告過你，我以前例示警，而非言語。』

「無可避免，說出口的話語總比需要的多。妳現在就在憑驚人的記憶力記錄。有朝一日我的日記會昭示於天下─屆時又要增添更多的語言。我警告你們，閱讀這些文字有其風險。語言的表象之下掩蓋著可怖事件的無言變動。最好充耳不聞！你們無須去聽，即便聽了，也無須記住。遺忘多麼讓人安心，又是多麼危險！

「語言，比如我的語言，長久以來被人視為蘊含神祕的力量。統治健忘者是有祕訣的。暴君們一直依賴神話和謊言來操縱大眾，滿足一己之利，而神話和謊言的本質就是我的真相。

「你明白嗎？我全都告訴你了，甚至包括有史以來最大的祕密，包括我用來建構人生的祕密。我用語言揭示給你：

「唯一不朽的過去無言地存在於你心中。」

隨後神帝陷入沉默。我大著膽子問道：「陛下令我記錄的話到此為止了嗎？」

「就這些了。」神帝說，他的聲音聽上去疲憊而沮喪，像在交代遺言。我想起他方才說再也不會跟我見面，我感到恐懼，但幸虧恩師教導有方，恐懼並未從我的話音裡流露出來。

「陛下，」我問，「您提到的那些日記，是寫給誰看的？」

「寫給千年後的子子孫孫，我想像中的遙遠讀者。綺諾伊女修，我把他們當成對家族充滿好奇的遠親，他們一心要挖掘只有我能複述的情節，希望讓自己的人生與歷史發生聯繫。他們希望獲得意義，也就是真相！」

「可是您警告我們遠離真相，陛下。」我說。

「的確如此！一切歷史不過是任由我擺弄的工具。哦，我積累了全部過去，我擁有每一件事實──這些事實為我所有並可隨心所欲地使用，而且，事實無須歪曲照樣可以竄改。我現在在對妳說什麼？日誌也好，日記也好，都是什麼？不過是語言而已。」

雷托皇帝再度陷入沉默。我掂量著他話裡的預兆，也思考聖母賽婭克薩的警告以及神帝先前所言。他說過我是他的信使，所以我認為自己處於他的保護之下，可以表現得比其他任何人更大膽。因此我問道：

「陛下，您說再也不會跟我見面了，這是不是意謂您將不久於人世？」

我發誓記錄屬實：當時雷托皇帝放聲大笑！接著他說：

「不，仁慈的女修，將要離世的是妳。妳活不到成為聖母的那一天。不要為此悲傷，因為妳今天出現在此地，把我要傳遞的訊息帶回女修會，並存留了我的祕語，妳的榮耀將遠遠超過聖母身分。妳會成為我的神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的遠親向妳祈禱，要妳替他們說情！」

雷托皇帝又笑了，不過這一次沒有那麼大聲，而後變為親切的微笑。我接下的命令是必須精確描述所有情形，但我現在難以辦到；那些可怕的話從雷托皇帝口中說出之時，我反而覺得與他建立起了深厚情誼，彷彿某種有形之物躍入兩人之間，以一種語言無力形容的方式緊緊聯繫我們。直到親身體驗過，我才理解他所說的「無言的真相」。這種事確實發生了，然而我無法用言語表達。

檔案管理員附注：

由於時過境遷，發掘出的這份私密紀錄現在只能作為歷史的注腳，價值在於這是最早提及神帝祕密日記的文獻之一。如欲深入研究，可按以下副標題關鍵字檢索相關檔案：綺諾伊、聖女修昆蒂尼厄斯．維奧莉特：綺諾伊的報告，及美藍極排斥反應（醫療方面）。

（注腳：女修昆蒂尼厄斯．維奧莉特．綺諾伊於加入女修會後第五十三年去世，死因為在嘗試晉升聖母的過程中出現美藍極排斥反應。）

我們的祖先阿淑爾．那西爾．阿普利以無比殘暴而臭名昭著，他弒父篡位，開啟了利劍下的統治。他征服的疆域覆蓋烏爾米耶湖地區，由此挺進科馬基尼與哈布爾。阿普利之子接受舒特人、提爾人、西頓人和傑巴爾人的朝貢，連令人聞風喪膽的「暗利之子」耶戶亦俯首稱臣。由阿普利發起的征戰先讓米底亞遭兵火之災，後又席捲以色列、大馬士革、以東、亞珥拔、巴比倫和烏姆利亞斯。現在還有人記得這些人名和地名嗎？我已經給出了足夠多的線索，猜猜這一切發生在哪座星球。

——《失竊的日記》



這裡的空氣彷彿凝滯不動，從山裡硬生生開鑿出來的皇家大道一路往下，通往艾德侯河大橋前面的那塊平地。大道在此右轉，離開了這座由土石堆成，一眼看不見邊際的人造巨山。莫尼奧走在帝輿旁邊，看著鋪砌路面越過窄窄的脊頂，直達近一公里遠的網狀塑鋼大橋。

右側深谷中依然流淌著艾德侯河。河流先是朝內向他偏轉過來，接著筆直往前，經過一級級小瀑布奔向禁林的遠端，岩壁在那裡已變得低矮，接近地平線。奧恩城郊區果園和菜園坐落，產物均供應本城所需。

莫尼奧邊趕路邊眺望向遠方延伸的河流，崖頂已沐浴在陽光中，而河水仍為陰影籠罩，只有一道道瀑布微微閃著銀光。

正前方，陽光慷慨地灑在通往大橋的道路上；蝕溝左右兩側的黑影有如兩支射出的利箭，指明前進的方向。冉冉升起的太陽照得路面發燙，連上方的空氣都抖顫起來，預示這將是難熬的一天。

我們能趕在最熱的時刻之前安全進城。莫尼奧想。

他的耐心總是在這裡消磨殆盡。他一面小跑一面觀察前方是否有請願的示範區弗瑞曼人。他知道，這些人就在一條沖積溝裡等候，隊伍上

橋前一定會冒出來。這是他跟弗瑞曼人事先談好的條件，現在沒辦法阻止他們了，而神帝身上依然顯現出蟲子的跡象。

雷托最早聽出弗瑞曼人的動靜，而其他人誰都沒看見，也沒聽見。

「聽！」他喊。

莫尼奧立刻繃緊了神經。

雷托在帝輿上翻滾身體，將前端拱出氣泡形艙罩，注視著前方。

莫尼奧很清楚是怎麼回事。神帝的感官比隨行眾人敏銳得多，他已經察覺前方有騷動了。弗瑞曼人正在往大道上爬。莫尼奧頓了一步，落到了護衛距離的最遠端。現在他也聽見了。

有碎石滾落的聲音。

在皇家隊伍前方頂多一百公尺處，幾個弗瑞曼人已經現身，大道兩側的沖積溝都有人上來。

鄧肯．艾德侯向前衝了一段又放慢速度，與莫尼奧並肩小跑。

「那些就是弗瑞曼人？」艾德侯問。

「是的。」莫尼奧答話時注意力並未離開神帝，他的龐大身軀已經放低。

示範區弗瑞曼人在大道上集結，他們脫下外袍，露出紅紫兩色的內袍。莫尼奧倒抽一口氣。這些弗瑞曼人彩袍裡面還穿著某種黑衣，盛裝打扮成朝聖者模樣。全體弗瑞曼人朝著皇家隊伍載歌載舞走來，前排幾個人揮舞著紙卷。

「請願，陛下，」領頭的人喊道，「請聽聽我們的請願！」

「鄧肯！」雷托叫道，「趕走他們！」

話音剛落，魚言士穿過百官急衝上來。艾德侯揮手讓她們往前，自己也迎頭跑向正在靠近的弗瑞曼人群。衛兵排成了一個方陣，艾德侯頂在最前。

雷托「砰」的一聲關上帝輿的氣泡形艙罩，開始加速前進，發出咆哮：「閃開！閃開！」

眼見衛隊直衝過來，帝輿也在雷托的吼聲中不斷加速，弗瑞曼人似乎打算在路中央讓出一條通道。莫尼奧不得不快跑以跟上帝輿，並留意了一下身後眾大臣的跑步聲。就在這時，他突然看到弗瑞曼人做出了計畫外的舉動。

吟唱的人群同時脫掉了朝聖袍，露出跟艾德侯身上一模一樣的黑色制服。

他們在幹什麼？莫尼奧一時摸不著頭緒。

就在他滿腹疑惑的當下，那一張張不斷逼近的面孔以幻臉人特有的方式融化了，轉瞬間每一張臉都變成了鄧肯．艾德侯的相貌。

「幻臉人！」有人尖叫。

之前那亂糟糟的場面、雜亂的腳步聲以及魚言士排出陣型時的喝令，也分散了雷托的注意力。他催動帝輿加速，縮短自己與衛隊之間的距離，同時鳴響了帝輿刺耳的警笛聲。一陣白噪音響徹雲霄，連某些受過專門訓練的魚言士都辨不清東南西北了。

請願者就是在這時脫下朝聖袍開始變成鄧肯．艾德侯的。雷托聽見有人尖叫一聲：「幻臉人！」他認出那是皇家會計部的一名官員，某個魚言士的配偶。

雷托的第一反應是開心。

衛兵和幻臉人已經短兵相接，請願者的吟唱變成了呼喊。雷托聽出那是忒萊素人在下達戰鬥指令。一隊魚言士將穿黑衣的真鄧肯重重圍在中心，執行雷托三令五申的指示──保護好甦亡人指揮官。

問題是她們怎麼從幻臉人中分辨他呢？

雷托幾乎煞停了帝輿。他看到左側的魚言士正揮舞著擊昏棍。一把把短刀反射著陽光，隨後傳來雷射槍的嗡嗡聲，雷托的祖母曾把這槍聲稱作「全宇宙最恐怖的聲音」。領頭者口中不斷爆出粗啞的呼喊聲。

雷托聽到第一聲雷射槍響就立刻作出了反應。他右轉帝輿離開路面，並將驅動力從車輪切換為懸浮器。他彷彿駕著一輛攻城撞車，掉頭直接搗入一群試圖從側翼進攻的幻臉人，接著一個急轉，撞向另一側的幻臉人。他感受到肉體與塑鋼相碰產生的強大衝擊力，還看到四濺的鮮血。他從大路駛下沖積溝，狹溝棕色的鋸齒狀邊緣從眼前飛速劃過。他向上一躍飛過河谷，降落在皇家大道旁一處居高臨下、岩石環繞的瞭望點，這才掉轉車頭，此處已遠遠超出了掌上型雷射槍的射程。

真意外啊！

他笑得上氣不接下氣，連龐大的身軀都抽搐起來了。過了一會兒，興奮之情才慢慢平復。

從此處俯瞰，大橋和戰鬥區域一覽無遺。屍體橫七豎八躺倒在路面上和兩側狹溝裡。他辨認出其中有大臣的華服、魚言士的軍服和幻臉人染血的黑色偽裝衣。倖存的大臣在後方擠作一團，魚言士則在倒地的人之間飛快穿梭，俐落地在每個刺客身上補上一刀，確保不留活口。

雷托掃視戰場尋找穿黑衣的真鄧肯。站著的人裡沒有穿這身制服的，一個也沒有！雷托克制住心頭湧起的失望，不過很快就在大臣中看到一群魚言士衛兵……裡頭還有個赤裸的人。

赤裸！

正是鄧肯！赤裸！可不！沒穿制服的鄧肯．艾德侯一定不是幻臉人。

他再次笑得顫抖。雙方都受到意外的衝擊。刺客見到這一幕會多麼震驚，這個對策顯然打得他們措手不及。

雷托驅動帝輿緩緩駛上大道，在橋上落下車輪。過橋時，一股似曾相識的感覺油然而生，他回憶起無數座橋，回憶起自己曾無數次過橋進行戰後視察。雷托抵達橋對面時，艾德侯從衛兵中脫身而出，跨過繞開地上橫陳的屍體朝他跑來。雷托煞住車，盯著眼前的裸男。鄧肯猶如古希臘送信的勇士，帶著最終戰報向統帥一路飛奔而來。這歷史的縮影懾住了雷托的記憶。

艾德侯在帝輿旁一個滑步停住。雷托打開氣泡形艙罩。

「該死的幻臉人，全部都是！」艾德侯氣喘吁吁地說。

雷托並不想掩飾自己的興致，問道：「脫衣服是誰的主意？」

「我的！但她們不讓我去戰鬥！」

莫尼奧帶著一隊衛兵跑過來。一名魚言士扔了一件衛兵的藍斗篷給艾德侯，喊道：「我們正在死人身上找一件完好的制服。」

「我把自己的撕壞了。」艾德侯解釋。

「有幻臉人逃走嗎？」莫尼奧問。

「一個都沒跑掉。」艾德侯說，「我承認你的女人很能打，但她們為什麼不讓我加入……」

「因為她們接到了保護你的命令。」雷托說，「她們總是保護最有價值的……」

「為了把我拉出戰場，她們死了四個人！」艾德侯說。

「我們總共損失了三十多人，陛下。」莫尼奧說，「傷亡還在統計。」

「有多少幻臉人？」雷托問。

「好像正好是五十個，陛下。」莫尼奧說。他說話聲音很輕，滿臉沮喪。

雷托咯咯笑起來。

「您笑什麼？」艾德侯問，「我們有三十多人……」

「忒萊素人太笨了。」雷托說，「你沒發現嗎？五百年前他們的效率和危險性都還遠遠超過今天。想想看，他們竟敢搞出這麼愚蠢的偽裝！而且沒料到你反擊得那麼聰明！」

「他們有雷射槍。」艾德侯說。

雷托扭轉龐大的前節部位，指向帝輿艙罩的頂部，靠近中央處燒出了一個星形孔洞。

「他們還打中了下面幾個地方。」雷托說，「幸好沒打壞懸浮器和輪子。」

艾德侯盯著這個洞，發現雷托的身體應該處在雷射的路徑上。

「沒有打到您嗎？」他問。

「嗯，打到了。」雷托說。

「您受傷了？」

「雷射槍傷不了我。」雷托謊稱，「以後有時間我會演示給你們看看。」

「可是我會受傷，」艾德侯說，「您的衛兵也會受傷。我們都得配一條屏蔽場腰帶。」

「帝國已經全面禁用了屏蔽場。」雷托說，「私藏屏蔽場是死罪。」

「關於屏蔽場……」莫尼奧大著膽子插話。

艾德侯以為莫尼奧想問屏蔽場是什麼，便說：「屏蔽場帶產生一個力場，能擋住任何以危險速度進入的物體。但有個大缺點：當雷射光束穿過這個力場，就相當於引爆了一顆超大核彈，攻守雙方會同歸於盡。」

莫尼奧仍舊盯著艾德侯，艾德侯點了點頭。

「我明白為什麼要禁用了。」艾德侯說，「我猜，反核武的大公約依然有效而且還在發揮作用吧？」

「在我們收繳各大氏族持有的全部核武器，並移送到安全處所之後，這份協定的作用更大了。」雷托說，「但現在沒時間討論這些問題。」

「還有一件事可以討論。」艾德侯說，「在這種開闊地方行走太危險了，我們應該……」

「這是傳統，我們要把路走完。」雷托說。

莫尼奧湊近艾德侯耳邊說：「你讓陛下心煩了。」

「可是……」

「難道你沒想過行走中的人群控制起來要容易得多嗎？」莫尼奧反問。

艾德侯猛地扭頭直視莫尼奧的眼睛，突然醒悟過來。

雷托趁著這個機會下令：「莫尼奧，確保這裡看不出遭遇過伏擊，一滴血、一片碎布都不可以留下──一絲痕跡都不能有。」

「是，陛下。」

有人圍攏過來，艾德侯聞聲回頭，只見所有倖存者，甚至包括纏著急救繃帶的傷患，都上前聽令了。

「所有人，」雷托對帝輿四周的人群說，「對這件事都不許議論一個字。讓忒萊素人去擔驚受怕吧。」他望向艾德侯。

「鄧肯，這個區域只允許示範區弗瑞曼人自由活動，那些幻臉人是怎麼溜進來的？」

艾德侯下意識瞥了莫尼奧一眼。

「陛下，責任在我。」莫尼奧說，「是我安排弗瑞曼人在這裡請願的。我還向鄧肯．艾德侯保證他們沒有問題。」

「我想起來你提過這次請願。」雷托說。

「我以為這能為您帶來樂趣，陛下。」

「請願不能為我帶來樂趣，反而讓我心煩。在我的計畫中，有些人唯一的職責就是保留古老傳統，我特別不願意看到這些人請願。」

「陛下，只是您抱怨過太多次這類出行無聊透頂……」

「但我不是來幫別人減輕無聊的！」

「陛下？」

「示範區弗瑞曼人對傳統一無所知。他們只善於做表面文章，所以自然會感到無聊，他們的請願不外乎要搞點新花樣—這就是讓我心煩的地方。我不會允許他們改變。那麼，你是怎麼知道他們要請願的？」

「是弗瑞曼人自己提出來的。」莫尼奧說，「有個代表團……」他嚥下了後半句話，緊皺起眉頭。

「這個代表團的成員你認識嗎？」

「當然，陛下。否則我……」

「他們都死了。」艾德侯說。

莫尼奧不解地盯著他。

「你認識的那些人都遇害了，來的都是假扮的幻臉人。」艾德侯說。

「是我的疏忽。」雷托說，「我早該教會大家怎麼看穿幻臉人了。既然他們膽子已經大得開始幹蠢事，我們就要補上這一課。」

「他們怎麼會膽大妄為到如此地步？」艾德侯問。

「也許是想轉移焦點，不讓我們注意別的事。」莫尼奧說。

雷托朝莫尼奧笑了笑。儘管剛剛經歷過危險，總管的腦子還是滿管用的。由於沒能識破幻臉人冒名頂替的詭計，莫尼奧已經讓神帝失望了一次。現在，他覺得自己能否繼續幹下去，也許還得指望當初頗得神帝賞識的那些能力了。

「那麼現在我們還有點時間準備一下。」雷托說。

「轉移我們的焦點是為了掩蓋什麼？」艾德侯問。

「他們參與的另一個陰謀。」雷托說，「他們料想會因為這件事而遭到嚴懲，不過忒萊素人的核心圈子仍將安然無恙，因為有你，鄧肯。」

「他們沒打算在這裡失手。」艾德侯說。

「但他們對出現意外是有心理準備的。」莫尼奧說。

「他們仗著握有鄧肯．艾德侯的原型細胞，認定我不會消滅他們。」雷托說，「你明白嗎，鄧肯？」

「他們押對了嗎？」艾德侯問。

「差一點就錯了。」雷托說，接著又轉向莫尼奧，「我們不能把這

件事的任何痕跡帶進奧恩城。換上新制服，死傷的衛兵補上新人……一切都恢復原樣。」

「也有大臣死了，陛下。」莫尼奧說。

「找人頂上！」

莫尼奧躬身道：「是，陛下。」

「給我的車子再送一頂新艙罩來！」

「遵命。」

雷托把車倒了幾步遠，掉頭朝大橋駛去，又回過頭朝艾德侯喊道：「鄧肯，走在我旁邊。」

一開始，艾德侯每個動作都顯得很不情願，他慢吞吞地離開了莫尼奧等人，接著加快步伐，趕到帝輿敞開的氣泡形艙罩旁邊，邊走邊盯著車裡的雷托。

「你有什麼煩心事，鄧肯？」雷托問。

「您真的把我當成了您的鄧肯嗎？」

「當然，就像你把我當成你的雷托那樣。」

「您為什麼沒有料到這次刺殺？」

「運用我自豪的預知力？」

「對！」

「幻臉人很久沒引起我的注意了。」雷托說。

「我想今後情況會有變化？」

「變化不大。」

「為什麼？」

「因為莫尼奧說得對，我不能讓自己分心。」

「這次刺殺真有可能得手嗎？」

「的確有可能。你知道，鄧肯，很少有人明白我的死會帶來什麼樣的災難。」

「忒萊素人還在搞什麼陰謀？」

「我認為這是個圈套，一個漂亮的圈套。他們向我發出了信號，鄧肯。」

「什麼信號？」

「我的某些臣民行動起來愈來愈孤注一擲了。」

他們下了橋，登向雷托剛才所在的瞭望點。艾德侯沉默地走著，彷彿在醞釀什麼。

來到山頂，雷托抬起目光，越過遠處的懸崖，眺望著荒蕪的沙厲爾。

在大橋對面的遇襲地點，有些扈從還在為失去親友而悲慟不已。雷托敏銳的聽覺能從中分辨出莫尼奧的聲音，他正在警告說哀痛要適可而止。帝堡裡還有其他親友，而神帝震怒的模樣大家都很清楚。

在抵達奧恩城之前，他們的眼淚會消失，臉上又將重現笑容，雷托想。他們覺得遭到了我的輕視！真有什麼要緊嗎？這只不過是短命者和短視者腦海裡一閃而過的煩惱。

沙漠的景色讓他感到欣慰。從這個角度看不見峽谷裡的河流，除非完全轉過頭望向節慶城。鄧肯在帝輿旁體貼地保持沉默。雷托的目光稍向左偏，瞥見禁林的邊緣。蓊郁的景觀一下子讓他想起昔日遍布星球的沙漠，其壯觀足以讓任何人膽戰心驚，連無法無天的沙漠漫遊者弗瑞曼人亦不例外；與之相比，如今的沙厲爾只是一小片脆弱的殘餘。

是那條河，雷托想。我只要轉身，就能看見自己做的事情。

當年保羅—摩阿迪巴在高聳的大盾壁上炸出一個缺口，為沙蟲馭者軍團打開一條通道，如今艾德侯河奔騰的人造峽谷正是這道缺口的延伸。在現今河水流經之處，摩阿迪巴曾率領弗瑞曼人衝出科里奧利沙暴，留名青史……也留下了這一切。

雷托聽到莫尼奧熟悉的腳步聲，他正費力地向瞭望點攀爬，上來後站在艾德侯身旁直喘氣。

「我們再過多久出發？」艾德侯問。

莫尼奧揮手示意他安靜，向雷托稟報：「陛下，我們收到一條奧恩城來的消息。貝尼．潔瑟睿德傳了條訊息說忒萊素人要在您上橋前行刺。」

艾德侯哼了一聲。「是不是晚了點？」

「錯不在她們，」莫尼奧說，「是魚言士衛隊長不相信她們。」

雷托的扈從慢慢聚集到瞭望點附近。有些人看上去精神恍惚，仍未從震驚中恢復。魚言士在眾人之間快速穿梭，精神奕奕。

「撤掉貝尼．潔瑟睿德使館的衛兵。」雷托說，「給她們送個信，

說她們依然被排在最後覲見，但不必為此擔心。告訴她們『那在後的將要在前』。[5]她們能領會其中的暗示。」

「怎麼處理忒萊素人？」艾德侯問。

雷托依然看著莫尼奧。「嗯，忒萊素人。我們要給他們一個信號。」

「是什麼呢，陛下？」

「等我下令，不可提前，你命人當眾鞭笞並驅逐忒萊素大使。」

「陛下！」

「你不同意？」

「假如我們要保守這個祕密──」莫尼奧轉頭掃了一眼，「您怎麼解釋這次鞭刑？」

「我們不解釋。」

「一點理由都不給？」

「不給。」

「可是，陛下，流言蜚語會……」

「這只是我的自然反應，莫尼奧！讓他們感受一下我隱藏起來的那部分自我，這部分會做出什麼事，我一無所知，因為沒有溝通的管道。」

「這樣會引起巨大的恐慌，陛下。」

艾德侯爆發出一陣粗啞的大笑。他站到莫尼奧和帝輿之間。「他對這個大使算是仁慈的！換在過去，有的君王會用小火慢慢燒死這個蠢貨。」

莫尼奧從艾德侯的肩膀後探頭說：「可是，陛下，這個行動等於向忒萊素人承認您曾遇刺。」

「他們已經知道了，」雷托說，「但不會說出口。」

「因為一個刺客也沒回去……」艾德侯說。

「你明白嗎，莫尼奧？」雷托問，「當我們毫髮無傷地進入奧恩城，忒萊素人就會知道行動徹底失敗了。」

莫尼奧環視魚言士和百官，他們都出神地聽著這場對話。很少有人領教過神帝與他首席貼身侍衛之間的這種直白交談。

「陛下什麼時候下令懲罰大使？」莫尼奧問。

「接見時。」

雷托聽到撲翼機飛過來了，撲動翼和旋翼閃爍著陽光，定睛細看，其中一架撲翼機懸吊著一頂新的帝輿艙罩。

「把損壞的艙罩送回帝堡修好。」雷托盯著飛近的撲翼機說，「修理工問起來，就說日常維修，是被風沙刮破的。」

莫尼奧嘆了口氣。「是，一切按陛下吩咐。」

「好了，莫尼奧，打起精神來。」雷托說，「等等走在我身邊。」又轉向艾德侯交代道：「帶幾個衛兵先去探路。」

「您覺得還會有刺客嗎？」艾德侯問。

「不會有了，但這能讓衛兵有點事做。換上新制服。我不想看你穿著忒萊素人的髒衣服。」

艾德侯領命退下。

雷托示意莫尼奧靠近些，再近些。直到莫尼奧低頭探進帝輿，離雷托不足一公尺，雷托這才放低聲音說：「這件事給你上了特殊的一課，莫尼奧。」

「陛下，我知道我本該懷疑變臉……」

「跟幻臉人無關！和你女兒有關。」

「希歐娜？她怎麼會……」

「告訴她，她就像我體內的那股力量，會在我不知情的時候作出反應，只是比較弱小。正因為她，我才記得什麼是人性……什麼是愛。」

莫尼奧迷惑不解地盯著雷托。

「把話傳給她就行。」雷托說，「你不需要理解，只需要重複我的話。」

「遵命。」莫尼奧說完退了下去。

雷托合上氣泡形艙罩，等待撲翼機上的工作人員更換整體艙罩。

莫尼奧轉身掃視了一下在瞭望臺上等候的人群。他發現一個之前從未留意的東西，有些還沒從慌亂中恢復心神的人將其暴露了出來—部分大臣佩戴了一種精密的助聽裝置。他們一直在竊聽。而且這種裝置只可能來自伊克斯星。

我要警告鄧肯和衛兵，莫尼奧想。

他隱隱覺得這是腐敗的跡象。如果多數大臣和魚言士要麼確知，要

麼懷疑神帝自己也向伊克斯人購買違禁設備，這種事又怎麼杜絕得了呢？

5

出自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節。此章以葡萄園主招募工人的故事說明神的恩典對人同樣公平，不分先來後到。—編注

21

我開始厭惡水。促使我蛻變的沙鱒皮膚已經和沙蟲一樣敏感。莫尼奧和很多衛兵都知道水令我反感，只有莫尼奧猜到這種轉變的意義如同里程碑。我能從中感受到自身的終結，在莫尼奧看來這將是漫長的過程，但於我而言只要熬一熬很快就能過去。在沙丘時代，水分對沙鱒有強大的吸引力，這是我們共生初期的一個問題。我運用意志力抑制欲望，直至達到平衡。如今我必須避開水，因為已經不再有沙鱒，只剩下構成皮膚的半休眠生物。沒有沙鱒讓這個世界重返沙漠，沙胡羅不可能出現；大地不乾涸，沙蟲就無法進化。我是牠們唯一的希望。

——《失竊的日記》



皇家隊伍走下最後一道坡，進入節慶城界，此時下午已過半。歡迎人群簇擁在街道兩旁，最前排密密地站著維持秩序的魚言士，個個虎背熊腰，身著亞崔迪綠軍服，手裡的擊昏棍兩兩交叉。

皇家隊伍走近時，人群中爆發出一陣瘋狂的呼喊。魚言士衛兵開始吟唱：

「賽艾諾克！賽艾諾克！賽艾諾克！」

民眾並不清楚這句唱詞代表什麼意思，但隨著聲音在高樓大廈間迴蕩，一種奇特的效果產生了。人山人海的街道頓時安靜下來，只能聽見衛兵的吟唱迴蕩。人們充滿敬畏地注視著手持擊昏棍分列於皇家通道兩邊的魚言士。神帝經過時，魚言士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臉龐，同時持續吟唱。

艾德侯與魚言士衛兵跟在帝輿後面，他第一次聽到這種吟詠，覺得後頸毛髮倒豎。

莫尼奧走在帝輿旁邊，目不斜視。他曾經問過雷托唱詞的含意。

「我只允許魚言士舉行一種儀式。」雷托答道。當時他們在奧恩城中央廣場地下的神帝覲見廳，莫尼奧一整天忙著接待擁入城中參加十年慶的達官貴人，已經疲態盡現了。

「陛下，這句唱詞跟儀式有什麼關係？」

「這種儀式就叫賽艾諾克──雷托慶典，可以當面表達對我的崇拜。」

「這是種古老儀式嗎，陛下？」

「是弗瑞曼人的傳統，早在他們還不是弗瑞曼人的時候就有了。但是解開慶典祕密的鑰匙已經隨著先人逝去而失傳了，現在記得這些的只有我。我出於自己的目的，以自己的模樣重新創造了這種慶典。」

「那麼示範區弗瑞曼人不會舉行這種儀式？」

「從不。這是我的儀式，而且只屬於我一個人。我永久獨享這項權利，因為我就是這種儀式。」

「這個詞很奇怪，陛下。我從來沒聽說過類似的詞。」

「它有多重含意，莫尼奧。如果我告訴你，你能守住祕密嗎？」

「謹遵聖命！」

「永遠不能把我說的透露給別人，包括魚言士。」

「我發誓，陛下。」

「很好。賽艾諾克本意是將榮譽獻給真誠的說話者，後來用於紀念以真誠之心說出口的東西。」

「可是，陛下，真誠不就是指說話者相信……絲毫不懷疑自己說的話嗎？」

「是的，但賽艾諾克還有一層含意是揭示真相之光。你不斷地將光投射於所見之物。」

「真相……是一個很含糊的詞，陛下。」

「的確如此！賽艾諾克又代表發酵，因為真相──或者你覺得自己了解真相的那份信念，都一樣──總是會在全宇宙發酵。」

「一個詞包含這麼多意思嗎？陛下。」

「還沒完！賽艾諾克也可以用來召喚祈禱，並且代表審問新喪者的記錄天使希哈婭的名字。」

「這個詞負擔太重了，陛下。」

「我們想讓詞語承受多少負擔，詞語就能承受多少負擔。只需要約定俗成。」

「陛下，為什麼我不能跟魚言士提起這些？」

「因為這個詞是專門為她們保留的。要是知道我把這個詞分享給一個男人，她們會心生怨恨。」

莫尼奧護衛著帝輿向節慶城裡行進，回憶使他不覺將雙唇緊抿成一條線。自從領教了賽艾諾克的解釋，他已聽過許多次魚言士吟唱此詞迎接神帝駕臨，甚至還自行給這個怪詞加上新意涵。

它意謂神祕和威望。它意謂權力。它授權以神的名義行動。

「賽艾諾克！賽艾諾克！賽艾諾克！」

這個詞莫尼奧聽著只覺得刺耳。

他們已經深入城內，接近中央廣場了。下午的陽光從隊伍後面斜射過來，金燦燦地灑在皇家大道上，灑在市民的盛裝上，也灑在沿路列隊的魚言士高揚的臉龐上。

艾德侯與衛兵們護在帝輿旁，隨著吟唱持續，他開始警惕起來。他向身邊的一名魚言士詢問詞彙的意思。

「這個詞不是給男人用的，」她說，「不過有時候陛下會跟某個鄧肯分享賽艾諾克。」

某個鄧肯！他先前向雷托打聽過有關其他鄧肯的情況，而雷托神神祕祕岔開話題的那副樣子讓他很不是滋味。

「您很快就會明白的。」

艾德侯暫時不去注意吟唱聲，而是懷著觀光客的好奇心環顧四周。身為衛隊指揮官，艾德侯的一項準備工作就是了解奧恩城的歷史。當他得知從該城附近流過的河名叫艾德侯河，他發現自己和雷托一樣感到滑稽可笑。

當時他們在帝堡內一間通風良好、灑滿晨光的開闊大廳裡，魚言士檔案管理員已在幾張寬大的桌子上鋪好沙厲爾和奧恩城的圖紙。雷托將帝輿駛上一道斜坡，以便由上而下看清圖紙。在一張散亂著圖紙的桌子對面，艾德侯正站著研究節慶城的平面圖。

「這種城市設計不太常見。」艾德侯沉吟。

「主要功能只有一個──創造適合神帝公開亮相的條件。」

艾德侯抬頭望向帝輿上那具分節的軀體，把目光聚焦在那張狀如戴了兜帽的臉龐上。他懷疑自己到底能否習慣這個怪異的形象。

「可那每隔十年才有一次。」艾德侯說。

「你指『普享大典』，沒錯。」

「在兩次大典之間的時間，會封閉城市嗎？」

「裡面有使館、貿易商辦事處、魚言士學校、維修保養部門、博物館和圖書館。」

「他們占了多少地方？」艾德侯用指關節輕叩圖紙，「頂多十分之一？」

「比那還要少。」

艾德侯的目光在圖紙上游移，神情若有所思。

「這樣設計還有其他原因嗎，陛下？」

「主因就是滿足我本人公開亮相的需求。」

「那裡一定有辦事員、公務員，還有普通工人。他們住在哪裡？」

「大部分住在郊區。」

艾德侯指著圖紙問：「這一排排的公寓？」

「注意陽臺，鄧肯。」

「都環繞著廣場。」他低頭細看圖紙，「廣場足足有兩公里寬！」

「注意陽臺是呈階梯狀，一直延伸到這圈尖塔。塔裡住的是精英人士。」

「這樣當您進入廣場，他們都能俯瞰您？」

「你不喜歡？」

「連個能量防護盾都沒有！」

「我成了一個多麼誘人的目標！」

「您為什麼要這樣做？」

「關於奧恩城的設計，流傳著一個讓人百聽不厭的故事，是我創造和傳播的：曾經有一個民族，他們的君王必須一年一度在漆黑的夜裡穿過人群，不帶武器，不穿盔甲。這位神祕的君王行走時還要身穿發光的衣服，而在夜色掩護下的臣民只穿黑衣，也從不搜查他們是否持有武器。」

「這跟奧恩城……跟您有什麼關係？」

「嗯，顯然，假如這位君王能活著走完全程，證明他是個好君王。」

「您不搜查武器？」

「不公開搜查。」

「您覺得民眾把您當成故事裡的君王。」這不是一個問句。

「很多人是這樣。」

艾德侯盯著雷托深埋在灰色「皮兜帽」裡的臉孔。那對藍上加藍的眼睛不帶感情地回看著他。

美藍極眼，艾德侯想。但雷托說他已不再服用香料。身體分泌的香料已經能滿足他的癮頭。

「你不喜歡我的神聖放蕩、我強力維持的穩定。」雷托說。

「我不喜歡您扮演神！」

「但是神統治一個帝國，就像指揮家引導交響樂團演奏。我的表演只有一個局限，那就是我只能待在厄拉科斯星。我必須在這裡指揮交響樂團。」

艾德侯搖搖頭，又去看城市平面圖。「尖塔後面的這些樓房是幹什麼用的？」

「供客人用的低一等的館舍。」

「他們看不見廣場。」

「能看見。房間裡有伊克斯設備可以投映我的影像。」

「而內圈能直接看到您本人。您怎麼走進廣場？」

「我亮相時中間會升起一座舞臺。」

「他們會歡呼嗎？」艾德侯直視雷托的眼睛。

「允許歡呼。」

「你們亞崔迪家的人總是自以為能名垂青史。」

「你用這種方式理解歡呼真是太聰明了。」

艾德侯再看城市地圖。「這裡有魚言士學校？」

「在你左手下面，沒錯。希歐娜就是被送到這所學院受教育，那一年她十歲。」

「希歐娜……我必須多了解她。」艾德侯思忖著說。

「我向你保證，絕不會有任何事妨礙你這麼做。」

艾德侯隨著皇家隊伍前行，魚言士逐漸減弱的吟唱聲讓他回過神來。前方帝輿已駛入一條長長的下坡道，通往廣場地下宮殿。仍沐浴在陽光裡的艾德侯舉頭環顧閃亮的尖頂—這是一種在圖紙上無法感受的現實。廣場彷彿環繞著一座巨型階梯看臺，陽臺上擠滿了人，個個都默默俯視這支巡行隊伍。

這些享有特權的人沒有歡呼，艾德侯想。陽臺上無聲的人群讓艾德侯心裡充滿不祥之感。

他走入下坡隧道，一過入口就看不見廣場了。愈往下，魚言士的吟唱聲就愈輕。四周的腳步聲不尋常地放大了。

現在好奇心取代了令人覺得壓抑的不祥感。艾德侯仔細觀察四周，隧道地面平坦，設有人工照明，非常寬，他估計能容納七十人並排前進。這裡沒有歡迎人群，只有一列間距頗遠的魚言士崗哨，她們沒有吟唱，只是心滿意足地盯著自己的神一駛而過。

艾德侯還記得廣場地下這個龐大建築體的平面圖—這是一座隱密的城中城，只有神帝、大臣和魚言士才能在裡面獨自行動。然而從圖紙上看不見那些粗大的立柱，也感受不到這裡警衛森嚴的開闊空間以及被眾人腳步聲和帝輿吱嘎聲打破的怪異寧靜。

艾德侯突然看了看路邊的魚言士崗哨，這才發現她們的嘴唇一直蠕動著默唸一個詞。他認出了那個詞：

「賽艾諾克。」

22

「這麼快又到節慶日了？」雷托皇帝問。

「已經過去十年了。」總管答。

想一想，以上對話是否暴露了雷托皇帝感覺不到時間流逝？

──「口述史」



在節慶儀式開始前的一對一接見環節，人們紛紛議論神帝花了超出預定長度的時間面見伊克斯新任大使，一位名叫赫薇．諾里的年輕女子。

上午過半，兩名依然洋溢著節慶首日那種興奮的魚言士為赫薇．諾里領路。廣場地下的覲見廳燈火通明，房間約五十公尺長，三十五公尺寬。牆上裝飾著弗瑞曼古掛毯，在無價的香料纖維上嵌入寶石與貴金屬，構成一幅幅光彩奪目的圖案，顏色則以古弗瑞曼人格外偏好的緋紅色為主。大廳地板大部分是透明的，用閃亮的水晶拼出充滿異域風情的魚紋。地板下流過一條澄藍的水帶，竟然離雷托很近，當然覲見廳已採取了充分的防潮措施。大廳正對房門的那頭設有一座鋪有軟墊的高臺，這就是雷托的王座。

他第一眼見到，就覺得赫薇．諾里酷似她的叔叔馬爾基，而她端莊的舉止、鎮定的步態又與馬爾基截然不同。她的皮膚同樣也是深色的，但有一張鵝蛋臉，五官端正。她用一對冷靜的棕色眼睛與雷托對視。馬爾基的頭髮是灰色的，而她的是亮棕色。

赫薇．諾里走近時，雷托感到她由內而外散發出一股平和之氣。她在雷托下方十步遠處站定。那種古雅而嫻靜的氣質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就的。

隨著興奮感增強，雷托發現這位新任大使暴露了伊克斯人的陰謀。他們一直在精挑細選地培育具備特定功能的人種。很遺憾，赫薇．諾里

的功能是顯而易見的──魅惑神帝，尋找他鎧甲上的裂縫。

儘管如此，在面談過程中，雷托還是發覺自己打從心底喜歡有她在身邊。一套伊克斯稜鏡系統將陽光導入大廳裡雷托所在的這一頭，金燦燦地將赫薇．諾里圈在中間。神帝背後的暗影裡站著一小排魚言士侍衛──一共十二名，都是特意選擇的聾啞女子。

赫薇．諾里身著一件樸素的紫色安比爾長袍，唯一的首飾是上刻「IX」（伊克斯）符號的銀色項鍊墜飾，下襬隱隱露出一雙與長袍同色的軟涼鞋。

「妳知道，」雷托問她，「我殺過妳的一個先人嗎？」

她溫柔地笑了笑：「我叔叔馬爾基為我安排的早期訓練包含了這項資訊，陛下。」

她說話時，雷托覺察到貝尼．潔瑟睿德也插手過她的教育。她用貝尼．潔瑟睿德的方法來控制自身反應並體會對方的弦外之音。不過他看得出來，貝尼．潔瑟睿德那一套只是薄薄地覆蓋在她身上，從未滲進她純良的本性。

「有人跟妳說過我會談起這個話題。」他說。

「是的，陛下。我知道那位先人膽大妄為，竟然偷帶武器來這裡妄圖傷害您。」

「就像妳的前一任伊克斯大使。這件事妳也聽說了嗎？」

「我到了這裡才聽說的，陛下。他們都是傻瓜！您為什麼要饒恕前任大使？」

「而沒有饒恕妳的先人？」

「是的，陛下。」

「前任大使科巴特要為我傳信，所以更有價值。」

「這麼說他們對我講了實話。」她說，接著又笑了一下，「一個人不能總指望從同事和上級那裡聽到實話。」

這句回答十分坦白，雷托不禁咯咯笑起來。就在此時，他發現這個年輕女子依然擁有一顆「初生之心」──伴隨著出生的震驚而產生的第一個念頭：「我有生命了！」

「那麼妳不怪我殺過妳先人囉？」他問。

「他要行刺您！我聽說您把他壓扁了，陛下，就用您自己的身

體。」

「沒錯。」

「接下來您把他的武器掉轉過來，對準自己的聖體，來證明這東西奈何您不得……那可是我們伊克斯人所能造出來性能最強的雷射槍。」

「目擊者描述得很準確。」雷托說。

他同時想：這件事說明了目擊者的可信程度！他清楚，就記錄歷史的精確度來說，自己只是把槍口對準了體節，而不是手、臉或鰭足。準沙蟲軀體具有強大的吸熱能力，他體內的「化工廠」能將熱能轉化為氧氣。

「我從來沒懷疑過這件事。」她說。

「為什麼伊克斯人要重複這種愚蠢的行為？」雷托問。

「他們沒有對我說過，陛下。也許只是科巴特的個人行為。」

「我想不是。我覺得你們的人只不過是想讓他們選中的刺客去送死。」

「要科巴特死？」

「不是，是要他們選中使用武器的那個人去死。」

「是誰，陛下？還沒人告訴過我。」

「那不重要。還記不記得你先人幹蠢事那次我說過什麼？」

「您嚴厲警告我們，倘若再有這類以下犯上的暴行，將遭到可怕的懲罰。」她垂下目光，不過雷托還是在她眼裡瞥到了一股堅定的決心。她會使出渾身解數來抑制雷托的憤怒。

「我說得很明白，要是再惹我發怒，你們誰都休想逃得過。」雷托說。

她猛地抬頭盯著雷托的臉。「是，陛下。」她現在的態度反映出內心的恐懼。

「一個也別想逃，包括你們新開拓的那塊殖民地也成不了救命稻草，那地方就在……」雷托一口氣背出了伊克斯人祕密拓建的殖民地的標準星圖座標，他們本以為此地已遠遠超出了帝國的控制範圍。

她並沒有露出訝異之色。「陛下，我想正是因為我警告過他們這件事瞞不了您，這才讓我當了大使。」

雷托更仔細地觀察起她來。這裡現在是什麼情況？他思忖著。她擁

有敏銳的洞察力。他知道，伊克斯人以為遙遠的距離和高昂的交通成本能使新殖民地成為法外之地。但赫薇．諾里不這麼認為且提出了反對意見，而她相信，正因這一舉動，她才被她的主子任命為大使──伊克斯人的謹慎可見一斑。他們認為自己在朝中安插了一個盟友，而這個人在別人眼裡又是雷托的朋友。思路理順後，他點了點頭。在掌權之初他就明確告知伊克斯人，他已經掌握了他們的機密──他們轄下科技聯盟的核心區所在的具體位置。伊克斯人原本以為這是一個絕不可能洩漏的祕密，因為他們向宇航公會支付了巨額封口費。雷托之所以能挖出真相，自然歸功於他的預知和推理能力──還有記憶裡一眾伊克斯人的幫助。

當時雷托就警告過伊克斯人，如有謀逆行為將受到懲罰。他們大驚失色，表示自己遭到宇航公會出賣。雷托被這反應逗得哈哈大笑，此舉反倒讓伊克斯人深感不安。接著，他用冰冷的責難語氣告訴伊克斯人，他不需要間諜和告密者，也不屑於去搞政府愛幹的那些勾當。

他們不相信他是神嗎？

此後一段時間，伊克斯人對他有求必應。雷托並沒有狠命壓榨他們，提的要求都不過分，通常是具有特定用途的機器或配備某種功能的裝置。他只需列明要求，不久伊克斯人就會送來相應的高科技玩意兒。只有一次，他們在某臺機器裡暗藏凶器。雷托把送貨的伊克斯使團殺得一個不剩，連機器都沒來得及拆箱。

在雷托回憶往事的時候，赫薇．諾里一直靜靜等待，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不耐煩。

真美，他想。

他和伊克斯人打交道太久了，她的這種新姿態讓他全身舒暢。一般而言，那些激情，那些危機，那一切造就他、鼓舞他的必要因素如今都已消失殆盡。他常常覺得自己活得太久，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然而赫薇．諾里的出現讓他意識到自己還有用，他感到愉快。雷托甚至猜測，伊克斯人研發用於放大公會領航員線性預知力的機器已經取得了部分成功。也許有一個小小的信號光點夾在一連串重大事件中，從他的眼皮底下溜過去了。他們真的能造出那種機器嗎？那將是多了不起的奇蹟啊。他刻意克制，不動用超能力探測此可能性，哪怕是最表層的探測。

我渴望意外！

雷托親切地朝赫薇笑了笑。「他們是怎麼訓練妳來引誘我的？」他問。

她眼睛眨都沒眨。「他們指導我怎麼應對各種特定的緊急情況。」她說，「我都按要求記住了，但並不打算用。」

這正中他們的下懷，雷托想。

「告訴妳的頂頭上司，」他說，「由妳充當一塊在我面前擺盪的釣餌，再合適不過了。」

她低頭道：「遵命，唯願陛下滿意。」

「妳讓我很滿意。」

他追蹤起赫薇過去的線索，放任自己稍稍刺探她不久以後的未來。赫薇顯現在一個很不穩定的未來，其走勢可能轉往多個方向。她將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希歐娜，除非……雷托腦子裡閃過一串問題。現在有一名公會領航員正在充當伊克斯人的顧問，顯然此人已經探測到希歐娜在時間結構上所產生的擾動。這名領航員真的相信自己能阻止神帝發現他嗎？

刺探持續了數分鐘，但赫薇並未感到不安。雷托仔細觀察她，她彷彿超越了時間──恬淡平和地存在於時間之外。他從未見過一個凡夫俗子能如此鎮定自若地在他面前等候。

「赫薇，妳在哪裡出生的？」他問。

「就在伊克斯星，陛下。」

「我想知道得更具體些──房子在哪裡，地點在哪裡，父母、親戚、朋友都是誰，周圍有什麼人，在哪裡上的學，所有的一切。」

「我從來不知道父母是誰，陛下。他們說我還在襁褓中父母就死了。」

「妳相信嗎？」

「一開始……當然信。後來，我開始幻想，我甚至把馬爾基想像成父親……可是……」她搖搖頭。

「妳不喜歡妳的叔叔馬爾基嗎？」

「是的，我不喜歡。但我敬佩他。」

「跟我完全一樣。」雷托說，「那麼妳有哪些朋友，受過什麼教育？」

「我的老師都是專家，甚至還請了幾位貝尼．潔瑟睿德來訓練我的情緒控制和觀察力。馬爾基說這都是為我完成大事所做的準備。」

「妳的朋友呢？」

「我想我從來沒有真正的朋友，與我接觸的人都只是為了完成特定的教育任務。」

「有沒有人談起過，他們訓練妳是要完成什麼大事？」

「馬爾基說我的訓練目標是魅惑您，陛下。」

「妳多大年紀了，赫薇？」

「我不知道自己的確切年齡，我猜有二十六歲了。我從來沒慶祝過生日，我偶然間才知道有生日這回事，有位老師的請假理由是過生日，後來我再也沒見過那位老師。」

雷托發現自己被她的答話迷住了。據雷托觀察，她的伊克斯肉體肯定未經忒萊素人染指。她不是忒萊素人再生箱的產物。那整件事為什麼遮遮掩掩的？

「馬爾基知道妳的年齡嗎？」

「也許知道。不過我已經很多年沒見過他了。」

「從來沒有一個人說過妳幾歲嗎？」

「沒有。」

「妳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他們可能覺得我想知道的話自己會問。」

「妳想知道嗎？」

「想。」

「那妳為什麼不問？」

「一開始我猜哪個地方或許存著紀錄。我找過，但什麼也沒找到，所以我判斷他們不會回答我的問題。」

「關於妳自己，妳這句話已經提供了夠多資訊，赫薇，我非常滿意。我也不了解妳的身世，但我可以就妳的出生地做一次有根據的猜測。」

她專注地盯著雷托的臉，毫無做作之態。

「妳是在一臺機器裡出生的，也就是妳的長官正在為宇航公會改進的那種機器。」雷托說，「這臺機器也是孕育妳的地方，甚至馬爾基可

能就是妳的父親。但那不重要。妳知道這種機器嗎，赫薇？」

「我不該知道這個，陛下，不過……」

「又有一個老師不小心洩密了？」

「是我叔叔自己。」

雷托爆出一陣大笑。「真調皮啊！」他說，「好一個調皮鬼！」

「陛下？」

「他在報復妳的長官。他不願意從我的宮廷調走，他當時對我說接任的人比白痴還不如。」

赫薇聳聳肩。「我叔叔是個複雜的人。」

「仔細聽我說，赫薇。妳在厄拉科斯星的某些聯絡人可能對妳有危險。我會盡可能保護妳，明白嗎？」

「我想我明白，陛下。」她抬起眼嚴肅地看著雷托。

「現在我要妳傳遞一條訊息給妳的長官。我很清楚他們一直在聽取一個公會領航員的意見，而且還以危險的方式與忒萊素人展開合作。轉達我的話：他們的企圖再明顯不過了。」

「陛下，我不知道……」

「我清楚他們是怎麼利用妳的，赫薇。所以，妳還可以告訴妳的長官，妳將成為我宮廷裡的終身大使。此後我不歡迎任何伊克斯人。假如妳的長官不聽我的警告，還想再來跟我鬥，我會毀了他們所有人。」

她的雙眼湧出淚水，順著臉頰汩汩流下。雷托慶幸她沒有做出雙膝跪地之類的失控舉動。

「我已經警告過他們了。」她說，「真的。我勸他們一定要服從您。」

雷托能看出來這的確是事實。

真是不可思議的尤物啊，這個赫薇．諾里，他想。她彷彿是良善的縮影，顯然這是她的伊克斯長官育種和訓練的結果，他們精心算計過她的表現會對神帝產生什麼影響。

比較了記憶裡的無數祖先之後，雷托把她看作一位理想化的女修──富有愛心和自我犧牲精神，而且無比真誠。這就是她的本性，是她藉以安身立命的倚靠。她毫不費力就可以做到坦率真誠，她也能有所保留，但那是為了防止對別人帶來痛苦。從這一點，雷托看得出，貝尼．潔瑟

睿德能對她施加的最大影響也不過如此。赫薇仍然生性爽直、敏感、和藹可親。雷托幾乎察覺不出她有什麼心機。她似乎毫不掩飾心理活動，胸懷坦蕩，且善於傾聽（又一個貝尼．潔瑟睿德的特點）。她毫無誘人的媚態，而這正是她深深吸引雷托的地方。

他曾在一個類似的場合對以前某個鄧肯說：「有一件關於我的事實，雖然有些人明顯表示懷疑，但你必須明白──有時我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幻覺，感覺在我這副已經面目全非的軀殼裡面，藏著一具機能完備的成年人身體。」

「具備所有機能嗎，陛下？」鄧肯問。

「所有機能！我身上已經退化的器官依然有感覺。我能感覺到雙腿，是那種不會去留意卻又實實在在的感受。我能感覺到人類腺體的搏動，其中有些其實已經永久消失了。我甚至還能感覺到生殖器官，雖然理智告訴我它早在幾百年前就退化了。」

「但您當然清楚……」

「理智無法抑制感覺。那些退化的器官仍然存在於我自己的記憶裡，也存在於我所有祖先的本體上。」

雷托看著站在面前的赫薇，雖然他很清楚自己是沒有顱骨的，昔日的腦子已經變為遍布準沙蟲軀體的龐大神經節網路，卻仍然毫無幫助，一點幫助也沒有。過去發疼的地方仍會傳來疼痛感，他依然能感覺到顱骨在發脹。

赫薇只是往他眼前一站，就喚醒了他失落的人性。他難以承受這份重擔，絕望地悲聲說道：

「妳的長官為什麼要折磨我？」

「陛下？」

「把妳派過來！」

「我不會傷害您的，陛下。」

「妳的存在就是傷害我！」

「我不知道，」她的眼淚奪眶而出，「他們從來沒告訴我他們在幹什麼。」

他鎮定下來，柔聲說道：「退下吧，赫薇。忙自己的事去，但只要我一傳妳，就必須立即回來！」

她靜靜地離開了，雷托能看出來她同樣在受折磨。毫無疑問，她為雷托犧牲的人性而深感悲傷。雷托所領悟的她也已經領悟到了：兩人本可以成為朋友、情侶、同伴，可以感受兩性之間最極致的肉體歡愉。是她的長官有意識讓她領悟的。

伊克斯人太殘酷了！他想。他們很清楚這將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痛苦。

赫薇的離去讓雷托不禁回憶起她的叔叔馬爾基。馬爾基是個殘酷的人，但雷托反而很喜歡他的陪伴。馬爾基具備他那個種族的所有勤勞美德，也染上了足夠多的惡習，這讓他顯得很有人味。馬爾基在雷托的魚言士裡縱情聲色。「您的美女們」，他是這麼稱呼她們的，現在雷托只要一想到魚言士，腦海中總免不了冒出馬爾基給她們貼的標籤。

我為什麼現在想起馬爾基了？不僅僅因為赫薇。我應該問問她，她的主人將她派來時，給了她什麼指示。

雷托猶豫著是否把她召回來。

只要我問，她就會和盤托出。

神帝為什麼姑息伊克斯人？搞清楚這個問題是歷任伊克斯大使的一項使命。伊克斯人知道什麼也瞞不住神帝，背著他拓建一塊殖民地更是異想天開！他們是在試探他的底線嗎？伊克斯人懷疑雷托並非真正需要他們的工業。

我從來不隱瞞對他們的看法。我對馬爾基說：

「創新技術的人？不！在我的帝國裡，你們是違反科學禁律的罪犯！」

馬爾基笑了。

雷托惱火地責備道：「為什麼要把實驗室和工廠祕密設置在帝國疆域之外？你們瞞不了我。」

「是的，陛下。」馬爾基還在笑。

「我知道你們的企圖：放一點這樣那樣的消息到我的帝國裡來擾亂人心！引發公眾的懷疑和質疑！」

「陛下，您本人就是我們的一大客戶！」

「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很清楚，你這個惡棍！」

「正因為我是惡棍您才喜歡我的。我告訴您我們在那邊做了些什

麼。」

「不用你說我也知道！」

「但有些事情人們相信，而有些事情人們是打問號的。我可以消除您的問號。」

「我沒有問號！」

這句話又引得馬爾基爆出一陣大笑。

我不得不繼續姑息他們，雷托想。伊克斯人在未知領域搞的那些創造發明早已為巴特勒聖戰所明令禁止。他們以人類思維為藍本製造機器——正是此物引燃了聖戰的毀滅與屠戮。伊克斯人就是在幹這個勾當，而雷托只能任由他們進行下去。

我是他們的買家！沒有他們提供與思維相通的思錄機，我連日記都寫不了。沒有伊克斯人，我就無法隱藏日記和印表機。

但是必須讓他們知道，他們正在玩火。

別忘了宇航公會也有份。這邊比較好處理。公會的人即使與伊克斯人合作，仍是一百個不相信他們。

假如伊克斯人的新機器研製成功，那麼宇航公會就喪失了他們在太空航行領域的壟斷地位！

23

在我隨時可查閱的蕪雜記憶中，逐漸浮出一些模式，彷彿一種我能讀懂的新語言。在我看來，促使全社會擺出防禦或攻擊姿態的警報信號恰似大聲喊話。聞及無辜者受到威脅或無助的幼者面臨危險，普通民眾都會憤而行動。莫名其妙的聲音、情景和氣味會讓你休眠已久的戒備心突然警覺起來，一旦警報拉響，你只會聽從自己的母語，因為其他任何形式的聲音都是異類。你只穿看得順眼的衣服，因為陌生的服裝都暗含威脅。這是最初級的系統回饋。這種記憶深達你的細胞。

——《失竊的日記》



在覲見廳門口候令的助理魚言士帶來了忒萊素大使杜羅．努內紕。預定的覲見時間還沒到，努內紕被點名提前召見。他步伐鎮定，帶著一副不易察覺的聽天由命的神情。

在覲見廳另一頭的高臺上，雷托沿帝輿伸展開身子靜靜等待。看著努內紕愈走愈近，雷托的記憶閃現出一幕相似的場景：一部潛望鏡如眼鏡蛇幾無痕跡地從水面浮游而過。這幅畫面讓雷托的嘴角微微泛起笑意。那就是努內紕——一個神情冷傲的男人，一個出身寒微、靠自己在忒萊素政壇上打拚出一番事業的人。他本人不是幻臉人，他把幻臉人當成私僕；幻臉人就是載著他游泳的水。沒練就一雙火眼金睛很難看清他身後的水痕。現在，這個卑劣的人在皇家大道行刺事件中留下了痕跡。

雖然時間尚早，此人還是穿齊了全套大使行頭—黑色寬鬆褲和鑲金邊的黑色涼鞋，華麗的紅色外套在頸下敞開，一眼就能看到珠光寶氣的忒萊素金紋章後面那毛茸茸的胸膛。

努內紕在規定的十步遠處停下，掃了眼環繞在雷托身後的那一隊武裝魚言士侍衛。他注視神帝並微微欠身，炯亮的灰眼睛有些忍俊不住。

這時鄧肯．艾德侯走了進來，腰部槍套內插著一把雷射槍。他站定在神帝狀如兜帽的臉龐旁邊。

艾德侯現身後，努內紕不得不仔細打量他，心下很是不悅。

「我覺得變形者特別可惡。」雷托說。

「我不是變形者，陛下。」努內紕答道。他的聲音低沉而有禮，只是帶有一絲猶疑。

「但你是他們的代表，所以也夠討厭了。」雷托說。

努內紕原以為會有一番砲火隆隆的公開聲明，沒想到雷托說的都不是外交辭令，他在錯愕下大膽地提起一點──他相信這是忒萊素人的優勢。

「陛下，我們保存鄧肯．艾德侯的原始肉身，並為您提供由內而外都不走樣的甦亡人，我們始終認為……」

「鄧肯！」雷托瞥了眼鄧肯，「如果我下令，鄧肯，你願意率領一支遠征軍掃平忒萊素星嗎？」

「我很願意，陛下。」

「即使丟失你的原型細胞和全部再生箱也在所不惜？」

「那些箱子並沒有給我帶來愉快的回憶，陛下，那些細胞也不是我。」

「陛下，我們怎麼冒犯您了？」努內紕問。

雷托皺起眉頭。難道這個蠢貨真的要神帝把幻臉人最近的弒君罪行說出口嗎？

「我注意到，」雷托說，「你和你的人說我有『噁心的性癖』，而且在到處造謠。」

努內紕目瞪口呆。這個指控純粹是無中生有，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然而努內紕意識到，即便他否認也不會有人相信，因為此話出自神帝的金口。好一個攻其不備。努內紕看著艾德侯，張口道：

「陛下，如果我們……」

「看著我！」雷托命令。

努內紕猛地抬頭望向雷托的臉孔。

「我只跟你說一遍，」雷托說，「我沒有性癖。任何性癖都沒有。」

汗珠從努內紕臉上滾落，他如困獸般極度專注地盯著雷托，最後他終於能開口說話了，嗓音裡已失去外交官的低沉與克制，只剩下動物的顫抖和恐懼。

「陛下，我……一定是有誤會……」

「住口，你這個忒萊素鼠輩！」雷托厲聲喝道，接著又說：「我是神聖沙蟲──沙胡羅的蛻變前的幼體！我是你們的神！」

「原諒我們吧，陛下。」努內紕小聲說道。

「原諒你們？」雷托心平氣和地講起了道理，「我當然原諒你們，這就是神的職責。你們的罪行已赦免，但你們的愚蠢要有一個結果。」

「陛下，要是我能……」

「住口！忒萊素人下一個十年的香料配額全部取消，一點也沒有。至於你個人，我的魚言士馬上會把你帶到廣場去。」

兩名魁梧的女侍衛上前抓住努內紕的手臂，抬頭看著雷托待命。

「帶到廣場去，」雷托說，「把他衣服剝光，鞭刑示眾，五十下。」

努內紕在侍衛手中掙扎著，臉上又驚又怒。

「陛下，我提醒你我是大使……」

「你就是一個普通犯人，應該受到一視同仁的懲罰。」雷托向侍衛點點頭，侍衛拖著努內紕往外走。

「我真希望他們殺了你！」努內紕憤怒地喊道，「我真希望……」

「誰？」雷托喝問，「你希望誰殺了我？你不知道誰也殺不了我嗎？」

侍衛把努內紕拖出覲見廳，他還在喊：「我沒有罪！我沒有罪！」抗議聲漸漸遠去。

艾德侯彎下身子湊近雷托。

「什麼事，鄧肯？」雷托問。

「陛下，這會讓所有來使都感到害怕。」

「是的，我在給他們上一堂關於責任的課程。」

「陛下？」

「參與密謀的人就像軍隊裡的士兵，會喪失個人的責任感。」

「但這會引起麻煩，陛下。我最好增派衛兵。」

「一個也不加！」

「可您會招來……」

「我會招來一些愚蠢的軍事行動。」

「這就是我……」

「鄧肯，我是導師，記住。有的課我會反覆上，以便加深大家的印象。」

「什麼課？」

「在軍事上輕舉妄動，本質上即自取滅亡。」

「陛下，我不……」

「鄧肯，想想這個愚蠢的努內紕。他就是這堂課的精華。」

「請原諒我的遲鈍，陛下，但我不明白關於軍事……」

「他們相信，只要不惜一死，就能對自己選中的敵人施暴。這是侵略者的思維。努內紕認為自己無論怎樣對待異類，都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

艾德侯看了看大門，剛才侍衛就從那裡拖走了努內紕。「他試過，失敗了，陛下。」

「但他不願受歷史的束縛，也不想付出代價。」

「在他的人民眼裡，他是愛國者。」

「那他是怎麼看待自己的，鄧肯？成就歷史的人。」

艾德侯湊得離雷托更近一些，壓低聲音說：

「您又有什麼不同呢，陛下？」

雷托輕聲笑起來。「啊，鄧肯，我多麼欣賞你的洞察力。你已經注意到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異類。你沒想過我同樣可能失敗嗎？」

「我有過這種想法。」

「就算是失敗者也可以裹上『偉大歷史』這塊遮羞布，老朋友。」

「您和努內紕在這一點上像不像呢？」

「靠武力傳播的宗教都有這種創造了『偉大歷史』的幻覺，但很少有人明白它們對人類造成的根本性危害──那種對自身行為無須負責的錯誤想法。」

「這些話很奇怪，陛下。我該怎麼理解裡頭的意義？」

「我已經講得很直白。你聽不出來嗎？」

「我有耳朵，陛下！」

「真的嗎？我沒看見。」

「在這裡，陛下。這裡，還有這裡！」艾德侯指著自己的耳朵說道。

「但它們聽不見。你沒帶耳朵來這裡，也聽不見我說的話，所以你沒有耳朵。」

「陛下，您在拿我尋開心嗎？」

「聆聽就是聆聽。已經存在的東西不可能再變成自己，因為它已經存在了。存在就是存在。」

「您這些奇怪的話……」

「只是語言罷了。我一說出來，它們就消失了。沒人聽見它們，它們也就不再存在。假如它們不再存在，也許可以再讓它們存在一次，也許那時就有人聽到了。」

「您為什麼要開我的玩笑，陛下？」

「沒有開你玩笑，只是開口說說話。我不怕得罪你，因為我知道你沒有耳朵。」

「我不明白，陛下。」

「這就是啟蒙的開始──發現我們不明白的事物。」

沒等艾德侯回答，雷托向旁邊的侍衛打了個手勢。王座後面的牆上裝有一塊控制晶板，那名侍衛在晶板前方揮了揮手，大廳中央隨即顯現努內紕受刑的三維場景。

艾德侯走下臺階湊近觀看。這是一個略帶俯視角度的廣場鏡頭，人聲鼎沸，還有人潮源源不斷地湧過來，他們都察覺好戲將開場。

努內紕被綁在一個三腳架的兩根支腳上，雙腿大大地岔開，兩臂上舉捆在一起，幾乎與三腳架的頂點一樣高。他的衣服已經從身上扯了下來，破破爛爛扔得到處都是。一個壯碩的蒙面魚言士站在旁邊，手裡握著一根臨時用伊拉迦繩做的鞭子，鞭子的一頭已散成一縷縷細絲。艾德侯覺得這名蒙面女子就是第一天接待他的「朋友」。

接到一名軍官的指示後，蒙面魚言士跨前一步，只見伊拉迦鞭劃了一道弧線，猛抽在努內紕的裸背上。

艾德侯臉部肌肉抽搐了一下。圍觀眾人紛紛倒吸一口氣。

受鞭笞處立刻腫起來，努內紕卻一聲不吭。

鞭子再次落下，這次滲血了。

鞭子第三次揮擊，在努內紕的背上撕咬出更多血跡。

一股遙遠的悲哀驀地襲上雷托心頭。奈拉太有幹勁了，雷托想。這樣下去努內紕會送命的，那就麻煩了。

「鄧肯！」雷托喊。

艾德侯轉過頭來，方才他正全神貫注盯著投影場景，人群剛好爆發出一陣呼叫──在一記特別狠辣的鞭打之後。

「派個人在二十鞭後喊停。」雷托交代，「宣布神帝寬宏，特准減刑。」

艾德侯向某個侍衛抬了抬手，侍衛點點頭跑出大廳。

「過來，鄧肯。」雷托說。

他還認為剛才雷托是在拿他開玩笑，悶悶不樂地回到雷托旁邊。

「我做的一切，」雷托說，「都是在上課。」

艾德侯強忍著不回頭去看努內紕受刑的場面。那是努內紕的呻吟聲嗎？人群的呼喊刺痛著艾德侯。他抬頭直視雷托的眼睛。

「你心裡有疑問。」雷托說。

「有許多疑問，陛下。」

「說出來。」

「懲罰那個蠢貨是在上什麼課？別人問起來，我們該怎麼回答？」

「就回答，絕不允許任何人褻瀆神帝。」

「這一課是血腥的教訓，陛下。」

「在我上過的課中還不是最血腥的。」

艾德侯搖著頭，臉上滿是失望。「這樣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對極了！」

跋涉在祖先的記憶之中，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模式，啊，那些模式。偏執的自由主義者是最令我頭疼的，我不信任極端的人。隨便抓一個保守派來，你會發現他是個對未來不抱什麼希望的懷舊者；而隨便抓一個自由派來，你會發現那人是深藏不露的貴族。千真萬確！自由主義政府總會發展成貴族政權。官僚制度總是違背創始者的真實意願。「小人物」想組建的是一種能實現平等社會的政府，但一回神就發現自己突然落入了官僚貴族政權的手中。當然，所有官僚制度都遵循此一模式，但連高舉公有大旗的政權也不能免俗，那是何等的偽善。好吧，如果說模式教會了我什麼，那就是模式總會反覆出現。我的壓迫政策總體而言並不比其他人的更糟糕，至少，我會給民眾上一堂新課。

——《失竊的日記》



覲見日早已入夜，卻還沒輪到貝尼．潔瑟睿德使團面見雷托。為了讓聖母寬心，莫尼奧已向她們轉達了神帝保證接見的允諾。

莫尼奧回稟神帝：「她們期望得到厚賞。」

「我們會看到結果的，」雷托說，「此事自有分曉。現在說說你進門時鄧肯問你什麼。」

「他想知道以前您是否動用過鞭刑。」

「你怎麼回答？」

「沒有動用鞭刑的歷史紀錄，我本人也從未見過。」

「他怎麼說？」

「這不是亞崔迪家族的作風。」

「他認為我瘋了嗎？」

「他沒這麼說。」

「你們倆碰見時不只談了這些。我們這位新鄧肯還有什麼煩心事？」

「他與伊克斯大使見過面了，陛下。他覺得赫薇．諾里很有魅力。他打聽……」

「必須阻止他，莫尼奧！我要你負責阻斷鄧肯與赫薇的一切聯繫。」

「遵命。」

「切記！退下吧，安排貝尼．潔瑟睿德的女人來會面。我在人造穴地接見她們。」

「陛下，選擇在那裡接見有什麼特別意義嗎？」

「一時興起而已。出去時轉告鄧肯，他可以帶一隊衛兵在城裡巡邏，以防不測。」

雷托在人造穴地等待貝尼．潔瑟睿德使團，回顧剛才那場對話，他暗自發笑。他能想像，當心煩意亂的鄧肯．艾德侯率領一隊魚言士巡視節慶城時，民眾會是什麼反應。

猶如一見掠食者逼近就立刻閉嘴的青蛙。

在人造穴地待了一會兒，雷托發現自己的選擇是明智的。人造穴地位於奧恩城邊緣，是一座帶不規則穹頂的自由形態建築，長近一公里。人造穴地曾是示範區弗瑞曼人的第一個聚居地，現在是他們的學校，走廊及各廳堂均有警覺的魚言士往來巡邏。

雷托所在的接待廳是一個長約兩百公尺的橢圓形房間，巨型燈球浮在藍綠色隔罩內，高懸於離地約三十公尺處。仿天然石材撐起整個建築，那種暗沉沉的深淺褐色在燈光的照耀下才稍顯柔和。雷托待在大廳一頭的低矮平臺上，旁邊一扇半圓窗比他的身體還要長，他正向外面眺望。這扇窗戶距地面有四層樓高，望出去能看見古大盾壁的遺跡，崖邊幾處洞穴正是當年亞崔迪軍隊慘遭哈肯能人屠戮之地，故得以保存至今。一號月亮的寒光為峭壁的輪廓鍍上了一層銀色，崖邊閃著星星點點的火光，而昔日的弗瑞曼人是絕不敢在此點火暴露行跡的。當有人走過篝火前方時，火頭彷彿在朝雷托眨眼──那些就是示範區弗瑞曼人，這片神聖地界的合法占領者。

示範區弗瑞曼人！雷托想。

他們目光多麼短淺，思維多麼狹窄。

但我為什麼要反感呢？他們是我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

雷托聽到了貝尼．潔瑟睿德使團的動靜。她們邊走邊吟唱，那是一種塞滿母音的低沉聲音。

莫尼奧帶著一小隊侍衛在前引路。侍衛們在雷托的平臺上各就各位，莫尼奧站在地板上，略低於雷托的臉孔。他向雷托投去一瞥，轉身面向大廳中央。

十個女人排成兩列走進大廳，領頭的是兩名身著傳統黑袍的聖母。

「左邊是安蒂克，右邊是盧懷塞爾。」莫尼奧說。

聽到這兩個名字，雷托回想起莫尼奧過去曾以不安和懷疑的態度介紹過她們。莫尼奧不喜歡這些女巫。

「兩人都是真言師。」莫尼奧當時說，「安蒂克的年紀比盧懷塞爾大得多，但眾所周知盧懷塞爾是貝尼．潔瑟睿德最優秀的真言師。您會注意到安蒂克前額有一道疤，我們尚未弄清它的來歷。盧懷塞爾有一頭紅髮，以她的盛名而言，她分外年輕。」

看著聖母率隨從走近，雷托的記憶迅速翻湧起來。聖母的兜帽向前覆蓋住臉龐，跟在後面的侍從和侍祭尊敬地與聖母保持一段距離……總是如此。有些固定模式自古以來從未改變。就像是這些女人走進一個真正的穴地，接待她們的是真正的弗瑞曼人。

有些東西她們的頭腦已經意識到了，而身體卻還在排斥，他想。

雷托銳利的目光在她們的眼睛裡看到了謹慎的恭順，但她們邁著大步走在長條形大廳裡的樣子，顯然又對自己的宗教力量充滿自信。

讓雷托暗自好笑的是，貝尼．潔瑟睿德所擁有的力量僅限於他允許的範圍。對她們網開一面的理由很簡單：在他的帝國內，唯有聖母與他最相像—被困在女性祖先及傳統儀式中非直系女性本體的記憶中，然而，每一個聖母的生命確實都是某種共同體。

聖母按規矩站定在距雷托的平臺十步遠處。隨從往左右兩邊散開。

雷托喜歡用他祖母潔西嘉的嗓音和本體來接待這類使團。貝尼．潔瑟睿德對此早有心理準備，果然沒有猜錯。

「歡迎，各位女修。」他說。嗓音平和而低沉，正是潔西嘉那種掌控得宜又暗帶一絲嘲弄的女聲—女修會聖殿存有她的錄音檔案，時常播

放以供研習。

就在說話的當口，雷托察覺一股殺氣。聖母從來不愛聽他用這種方式打招呼，但這一次她們的反應隱含不同以往的意味。莫尼奧同樣有所察覺。他抬起一根手指，侍衛立刻朝雷托靠近。

安蒂克先開口：「陛下，今天早上我們看到了廣場上的表演。這場鬧劇對您有什麼好處？」

這種對話基調正合妳我的心意，他想。

雷托換回自己的聲音說：「妳們暫時還討我喜歡。要改變這局面嗎？」

「陛下，」安蒂克說，「您這樣懲罰一位大使，我們感到很震驚。我們不明白這對您有什麼好處。」

「沒好處。他有犯上之罪。」

盧懷塞爾大聲說道：「這只會加深民眾的受壓迫感。」

「我在想為什麼很少有人認為貝尼．潔瑟睿德是壓迫者？」雷托問。

安蒂克對她的同伴說：「如果神帝有興趣告訴我們，他會說的。讓我們回到這次覲見的正題吧。」

雷托微微一笑。「二位可以往前靠一靠。隨從待在原地。」

聖母以她們特有的滑步悄然無聲地走入平臺三步以內範圍，莫尼奧也隨之向右邁了兩步。

「她們就像沒長腳似的！」莫尼奧曾經抱怨過。

回想起這句話的同時，雷托留意到莫尼奧緊緊盯著這兩個女人。她們泛著殺氣，但莫尼奧不敢阻攔她倆靠近。這是神帝的命令，不得違抗。

雷托將注意力轉向待在原地的貝尼．潔瑟睿德隨從。侍祭們身穿無兜帽的黑袍。雷托發現她們身上存在與違禁儀式有關的蛛絲馬跡──一個護身符、一件小飾品、一角彩色手帕（手帕經過精心摺疊，可按心意露出更多顏色）。雷托知道，聖母之所以對此睜一眼閉一眼，是考慮到她們不能像以往那樣享用香料了。

默許違禁儀式是一種替代品。

過去十年裡發生了重大變化。女修會採行了新的節流政策。

老而又老的祕密儀式依然存在，雷托心想。而現在要藏不住了。

那套古老的模式在貝尼．潔瑟睿德的記憶裡休眠了幾千年。

現在要冒頭了。我必須警告魚言士。

他把注意力轉回聖母。

「妳們有什麼要求？」

「成為您這般存在，會有什麼感受呢？」盧懷塞爾問。

雷托眨了眨眼。這個唐突的問題讓他產生了興趣。她們已經有超過一代人沒敢這麼做了。嗯……為什麼不呢？

「有時候我的夢會中斷，轉到一些奇怪的地方。」他說，「如果說我廣大的記憶是一張網，二位對此一定了解，那麼再想像一下我這張網的廣度，還有這些記憶和夢境會把我引向何方。」

「您所說的，我們都理解。」安蒂克說，「我們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呢？我們之間的相同點多於相異點。」

「我寧願與那些哀嘆香料財富今非昔比的沒落大氏族聯合！」

安蒂克保持鎮定，但盧懷塞爾伸出一根手指指著雷托說：「我們提議的是結為共同體！」

「妳的意思是，堅持要製造衝突的人是我？」

安蒂克略顯不安。「據說有一種衝突基因是在單細胞中形成的，而且從來不會消亡。」

「有些東西永遠不相容。」雷托表示同意。

「那我們女修會是怎麼維持共同體的？」盧懷塞爾問。

雷托的語氣變硬了。「妳很清楚，共同體的祕密在於壓制異己。」

「合作能創造巨大的價值。」安蒂克說。

「對妳們是這樣，對我不是。」

安蒂克有意嘆了口氣。「那麼，陛下，您能告訴我們關於您身體上的變化嗎？」

「應該要有除了您之外的人掌握並記錄這類資訊。」盧懷塞爾說。

「以防我身上發生可怕的事？」雷托問。

「陛下！」安蒂克反對道，「我們不……」

「妳們用語言剖析我，若可以，妳們還會使用更鋒利的解剖工具。」雷托說，「我厭惡虛偽。」

「我們持異議，陛下。」安蒂克說。

「當然。我聽到了。」

盧懷塞爾向平臺悄悄移動了幾公釐，引來了莫尼奧犀利的目光。莫尼奧抬頭瞟了雷托一眼，暗示想請求採取行動，但雷托並未理會，他對盧懷塞爾的意圖很好奇。現在，殺氣集中到了這個紅髮女人身上。

她是什麼人？雷托暗忖，難道是幻臉人？

不，毫無此類跡象，不可能。盧懷塞爾擺出一副精心安排的輕鬆神態，在神帝敏銳的目光下並未暴露絲毫不自然的表情。

「您不想把您身體上的變化告訴我們嗎，陛下？」安蒂克問。

分散注意力的伎倆！雷托想。

「我的腦部變得很龐大。」他說，「人類顱骨大部分消融了。我的皮質及連帶的神經系統可以不受限制地生長。」

莫尼奧向雷托投去震驚的一瞥。神帝為什麼洩漏如此重要的資訊？這兩個人會出賣他的。

不過兩個聖母顯然對這一新資訊很感興趣，無論她們有什麼行動計畫，內心都出現了猶疑。

「您的腦部有一個中心嗎？」盧懷塞爾問。

「我就是中心。」雷托說。

「有具體部位嗎？」安蒂克問。她含含糊糊地向雷托做了個手勢。盧懷塞爾又向平臺滑移了幾公釐。

「妳們會把我提供的資訊標上多少價碼呢？」雷托問。

兩個女人聽了神色絲毫未變，這本身便足以代表事有蹊蹺了。雷托的嘴角掠過一絲笑容。

「妳們心裡全是買賣。」他說，「連貝尼．潔瑟睿德都滿腦子生意經。」

「陛下錯怪我們了。」安蒂克說。

「沒有。生意頭腦已經在帝國氾濫了，現下的需求讓買賣變得無孔不入，我們個個都成了商人。」

「連您也是嗎？陛下？」盧懷塞爾問。

「妳在激怒我。」他說，「妳是這方面的專家，對不對？」

「陛下？」盧懷塞爾的聲音很平靜，但控制得過分了。

「專家是不可信賴的。」雷托說，「專家都是排他的大師，死胡同裡的行家。」

「我們希望構建更美好的未來。」安蒂克說。

「比什麼更美好？」雷托問。

盧懷塞爾又向雷托移動了一丁點。

「我們希望以您的判斷來確立標準，陛下。」安蒂克說。

「但妳們要當建築師。妳們會不會砌起更高的牆？永遠別忘記，女修，我了解妳們。掩人耳目是妳們的拿手好戲。」

「生活還得繼續啊，陛下。」安蒂克說。

「沒錯！宇宙也是如此。」

盧懷塞爾不顧莫尼奧的警覺，又前移了一點。

這時雷托聞到了味道，幾乎哈哈大笑起來。

香料萃取物！

她們帶來了香料萃取物。無疑，她們了解有關沙蟲和香料萃取物的傳說。就帶在盧懷塞爾身上。她認為這是專門對付沙蟲的毒藥，顯而易見。在這一點上，貝尼．潔瑟睿德的記錄與「口述史」相吻合。香料萃取物能讓沙蟲四分五裂，使其突然解體並（最終）變成沙鱒，由此孕育更多沙蟲—如此這般，周而復始……

「妳們應當了解，我身上還有一種變化，」雷托說，「我還不是沙蟲，不完全是。現在的我接近一種群聚性生物，感知能力已經變了。」

盧懷塞爾的左手伸進袍子的夾層，動作不易察覺。莫尼奧注意到了，他又瞧瞧雷托請求指示，但雷托只顧回視著盧懷塞爾兜帽下的炯炯目光。

「氣味曾經是一種時髦的東西。」雷托說。

盧懷塞爾暫停了手上的動作。

「香水和香精，」他說，「我都記得，連狂熱追求無氣味的那些小圈子也在我的記憶裡。人們用腋下和胯部噴劑來遮蓋體味。妳們知道嗎？妳們當然知道！」

安蒂克把目光轉向盧懷塞爾。

兩個女人都不敢開口。

「人們本能地知道費洛蒙會出賣自己。」雷托說。

女人站著一動不動。她們聽到了他的話，在所有臣民中，聖母最善於領會他的言外之意。

「妳們很想挖掘我的記憶寶藏。」雷托語帶責備。

「我們的確羨慕您，陛下。」盧懷塞爾承認。

「妳們誤讀了香料萃取物的史料。」雷托說，「就沙鱒的感覺而言，那不過是水而已。」

「這是一次測試，陛下。」安蒂克說，「別無其他。」

「妳們要測試我？」

「都怪我們太好奇了，陛下。」安蒂克說。

「我也有好奇心。把妳們的香料萃取物放在莫尼奧旁邊的平臺上，由我來保管。」

盧懷塞爾慢慢把手伸進袍子，摸出一個內放藍光的小瓶，動作不慌不忙，以示毫無攻擊之意，她把瓶子輕輕擱在平臺上。沒有一絲徵兆表明她會發起搏命一擊。

「不愧是真言師。」雷托說。

她給了雷托一個似笑非笑、略顯尷尬的表情，然後退回安蒂克身旁。

「妳們從哪裡弄到香料萃取物？」雷托問。

「我們從走私販手裡買的。」安蒂克答。

「將近兩千五百年沒有走私販了。」

「勤則不匱。」安蒂克說。

「我明白了。那現在妳們必須重新評估自己的耐心了，不是嗎？」

「我們一直在觀察您的身體進化情況，陛下。」安蒂克說，「我們認為……」她做了個輕微的聳肩姿勢，這是一種特許女修會成員使用的姿勢，獲此授權者為數不多。

雷托抿了抿嘴作回應。「我聳不了肩。」他說。

「您會懲罰我們嗎？」盧懷塞爾問。

「因為妳們逗我開心？」

盧懷塞爾瞥了眼平臺上的小瓶子。

「我承諾要獎賞妳們。」雷托說，「我說到做到。」

「我們更願意在我方的共同體中為您提供保護，陛下。」安蒂克

說。

「不要得寸進尺。」他說。

安蒂克點點頭。「您跟伊克斯人有生意往來，陛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可能會鋌而走險來對付您。」

「他們不會比妳們更讓我擔心。」

「您一定聽說了伊克斯人在幹什麼。」盧懷塞爾說。

「莫尼奧不時會把帝國內個人或組織之間通訊的複本帶給我。我收到的情報可多了。」

「我們指的是新型妖煞，陛下！」安蒂克說。

「妳們認為伊克斯人能造出人工智慧來？」他問，「擁有和妳們一樣的意識？」

「我們害怕的正是這個，陛下。」安蒂克說。

「妳們是想讓我相信女修會繼承了巴特勒聖戰的衣缽？」

「我們不信任那些天馬行空的技術催生出來的未知事物。」安蒂克說。

盧懷塞爾傾身靠向雷托。「伊克斯人誇口他們的機器能夠像您一樣穿越時間，陛下。」

「宇航公會還說伊克斯人周圍出現了時間混沌。」雷托挖苦道，「難道我們要恐懼一切創造嗎？」

安蒂克僵硬地挺直身體。

「坦白說，」雷托說，「我對妳們的能力是認可的，妳們不認可我的能力嗎？」

盧懷塞爾略一點頭。「忒萊素人和伊克斯人跟宇航公會結盟，並拉攏我們與他們全面合作。」

「而妳們最害怕的是伊克斯人？」

「我們害怕所有自己無法控制的東西。」安蒂克說。

「妳們也無法控制我。」

「如果您不在了，人民需要我們！」安蒂克說。

「終於說實話了！」雷托說，「妳們來這裡是尋求『神諭』的，要我安撫妳們的恐懼。」

安蒂克冷冰冰地控制著嗓音：「伊克斯人會造出機械腦嗎？」

「機械腦？當然不可能！」

盧懷塞爾似乎鬆了一口氣，但安蒂克依然文風不動。她對這條「神諭」不滿意。

為什麼這種蠢事總是千篇一律地重複？雷托自問。他的記憶湧現出無數個相似的場景—岩洞、心醉神迷的男女祭司、隔著宗教迷幻藥的煙霧傳達凶兆的不祥之聲。

他向下瞥了一眼平臺上的小瓶，它在莫尼奧身旁閃著五彩斑斕的光芒。這一瓶市價幾何？無可估量。這是萃取自香料的精華，是濃縮再濃縮的財富。

「妳們已經為『神諭』付出代價了。」他說，「我很滿意，不會讓妳們吃虧的。」

這些女人變得多麼警覺！

「聽好！」他說，「妳們當下的恐懼並不是妳們真正的恐懼。」

雷托喜歡這句話的效果，具有足夠的不祥意味，適用於任何神諭。安蒂克和盧懷塞爾抬頭盯著他，成了虔敬的祈求者。她們身後有個侍祭乾咳了一下。

她們會查出這個人並加以訓斥的，雷托想。

安蒂克仔細琢磨雷托這句話，說：「語焉不詳的真理不是真理。」

「但我已經把妳們的視線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了。」雷托說。

「您是告訴我們不必恐懼機器嗎？」盧懷塞爾問。

「妳們自己有分析能力。」他說，「為什麼要求助於我？」

「可我們沒有您的能力。」安蒂克說。

「妳們是嫌自己感受不到時間的漣漪吧，妳們也不能像我一樣感受到那種連續性。而且妳們恐懼一臺純粹的機器！」

「所以您不會給我們答案的。」安蒂克說。

「別以為我不知道妳們女修會的事情。」他說，「妳們很活躍，感官都是精心調教過的。我沒有禁止妳們做這些，妳們也不要給自己設置障礙。」

「但伊克斯人在耍弄自動反應技術！」安蒂克反駁道。

「分散的事物、有限的片段都是彼此聯繫的。」他表示同意，「一旦啟動，如何阻擋得了？」

盧懷塞爾放棄了貝尼．潔瑟睿德一切自我控制的偽裝，以此表明自己充分認可雷托的能力。她幾乎尖叫著說：「您知道伊克斯人在吹噓什麼嗎？說他們的機器將能預測您的行動！」

「我為什麼要害怕這個？他們愈接近我，就愈是要和我結盟。他們征服不了我，而我能征服他們。」

安蒂克剛要開口，就被盧懷塞爾碰了碰手臂制止了。

「您已經跟伊克斯人結盟了嗎？」盧懷塞爾問，「我們聽說您與他們的新任大使，那位赫薇．諾里，交談了相當長的時間。」

「我沒有盟友。」他說，「只有僕人、學生和敵人。」

「那麼您不害怕伊克斯人的機器？」安蒂克堅持問道。

「自動反應和有意識的人工智能是同義詞嗎？」他問。

安蒂克眼睛瞪大，眼神矇矇恍惚，她陷入了記憶之中。她在心中的那群人裡會遇上誰？雷托發現自己對此很感興趣。

我們共用某些記憶，他想。

此時，雷托體會到與聖母建立共同體的吸引力了。這將是一種多麼熟悉與互助的關係……然而又如此危險。安蒂克想再次誘惑他。

她說：「機器不可能預見到攸關人類的每一個重大問題。這就是串聯起來的瞬間與永不中斷的連續性之間的區別。我們擁有其一，機器則永遠被局限為另外那一方。」

「妳還是有分析能力的。」他說。

「跟我分享！」盧懷塞爾說。這是向安蒂克下的命令，一下子就挑明了這兩人中誰是真正的主導—是年輕的那人占上風。

太妙了，雷托想。

「有智慧的生命善於適應。」安蒂克說。

她連說話都能省則省，雷托想，同時不讓自己的興致流露出來。

「有智慧的生命善於創造。」雷托說，「這意謂妳必須對付從來沒有想像過的外界反應。妳必須面對新事物。」

「比如伊克斯人可能造出來的機器。」安蒂克說。這不是一個問句。

「當一名優秀的聖母還不夠，」雷托問，「這不是很有意思嗎？」

他敏銳地感覺到兩個女人都因恐懼而突然繃緊了神經。不愧是真言

師！

「妳們理當畏懼我。」他說，接著又提高嗓門問道：「妳們如何知道自己還活著？」

正像莫尼奧多次經歷過的那樣，她們在他的嗓音中聽出了一層涵義：若不能給出正確回答，將面臨致命後果。雷托饒有興致地發現，兩個女人在回答前都瞥了莫尼奧一眼。

「我是一面能映照自身的鏡子。」盧懷塞爾說。這種貝尼．潔瑟睿德式的取巧回答讓雷托很反感。

「我不需要借助預設的工具來處理自己的人性問題。」安蒂克說，「您的提問似是而非。」

「哈，哈！」雷托笑道，「妳願意退出貝尼．潔瑟睿德，改跟隨我嗎？」

雷托看出來她是考慮了一下才拒絕的，但她並未掩飾喜色。

雷托看了看困惑的盧懷塞爾。「當事物超越妳的衡量準則，妳就會動用智慧，而不是自動反應能力。」他說。又想：這個盧懷塞爾再也占不了老安蒂克的上風了。

盧懷塞爾生氣了，而且懶得掩飾。她說：「外面傳言伊克斯人為您提供模仿人類思維的機器。如果您對他們評價那麼低，為什麼……」

「如果不派個人管住她，就不該放她出聖殿。」雷托對安蒂克說，「她不敢面對自己的記憶嗎？」

盧懷塞爾臉色發白，但沒有說話。

雷托冷冷打量她。「我們祖先長期無意識地與機器打交道，妳不覺得這說明了什麼問題嗎？」

盧懷塞爾只是瞪著他，還不準備冒死當眾挑釁神帝。

「妳認不認為，至少我們了解機器的誘惑力？」雷托問。

盧懷塞爾點點頭。

「一臺維護良好的機器比人類雇工更可靠。」雷托說，「我們可以相信機器不會因情緒波動而分散注意力。」

盧懷塞爾終於開口說話了：「這是不是表明您打算廢除巴特勒禁令，不再限制邪惡的機器？」

「我向妳發誓，」雷托用冷冰冰的輕蔑語調說道，「要是妳再敢暴

露這種愚蠢，我會公開處決妳。我不是妳的『神諭』！」

盧懷塞爾張了張嘴又閉上了，沒有把話說出來。

安蒂克碰了碰同伴的手臂，讓盧懷塞爾渾身一顫。安蒂克用近乎完美的魅音柔聲說道：「我們的神帝永遠不會公開反對巴特勒聖戰的禁令。」

雷托朝她笑了笑，這是一種微微的讚許。看一個行家使出最強功力不啻一種享受。

「凡是擁有意識和智慧的都能清楚明白，」他說，「我的選擇也是有局限性的，有些東西我無法干涉。」

他能看出來，兩個女人正在揣摩他話語中的多重指向，掂量著可能帶有的含意和意圖。神帝是否在轉移焦點，吸引她們去關注伊克斯人，而自己卻另有所圖？他是不是在暗示貝尼．潔瑟睿德是時候選邊站，反對伊克斯人了？他的話有沒有可能除了字面意思之外其實別無深意？無論他是怎麼想的，都不能掉以輕心。毫無疑問，他是全宇宙有史以來最陰險狡詐的生物。

雷托沉著臉望向盧懷塞爾，心裡明白這只會加深她們的疑惑。「我提醒妳一下，馬庫斯．克蕾兒．盧懷塞爾，妳好像忘記歷史上那些機器氾濫的社會給我們的教訓了。正因為機械設備出現了，人們才學會像使用機器一樣相互利用。」

他將目光轉向莫尼奧。「莫尼奧？」

「我看到他了，陛下。」

莫尼奧伸長脖子將視線越過貝尼．潔瑟睿德的隨從。鄧肯．艾德侯從遠端的大門進入開闊的覲見廳，大步朝雷托走來。莫尼奧沒有放鬆警惕，他依然不信任貝尼．潔瑟睿德。同時，他還摸清了雷托這番訓話的意圖。他在考驗，永遠在考驗。

安蒂克清了清嗓子：「陛下，我們會得到什麼獎賞？」

「妳們很勇敢。」雷托說，「很明顯這就是選中妳們擔任特使的原因。很好，下一個十年妳們的香料配額保持不變。至於其他方面，我不計較妳們帶著香料萃取物的真實目的。我是不是很慷慨？」

「慷慨至極，陛下。」安蒂克說，聲音裡不帶絲毫怨恨。

鄧肯．艾德侯匆匆經過女人們，停在莫尼奧旁邊抬頭望著雷托。

「陛下，有人……」他煞住話頭，瞧了瞧兩個聖母。

「但說無妨。」雷托命令道。

「是，陛下。」他有些勉強，但還是服從了，「有人在本城東南角向我方發動襲擊，我認為這是聲東擊西，因為現已接到報告，城內和禁林裡也發生了暴力事件──有許多人馬在分散行動。」

「他們在捕殺我的狼。」雷托說，「不管是林子裡還是城裡，他們的目標都是我的狼。」

艾德侯不解地皺起了眉。「城裡的狼，陛下？」

「掠食者也好，」雷托說，「狼也好──對我來說沒有本質區別。」

莫尼奧倒抽一口冷氣。

雷托朝他微微一笑，看到別人頓悟的那一瞬間是多麼美妙──彷彿突然揭下眼罩，豁然開朗。

「我已經調集了大批衛兵保護這個地方。」艾德侯說，「他們守衛在……」

「我知道你會的。」雷托說，「現在仔細聽好，我告訴你怎麼布置剩餘兵力。」

在兩個聖母驚愕的目光下，雷托開始向艾德侯交代具體的伏擊地點、每支隊伍的人數（有些甚至具體到人）、行動時間、所需配備的武器，以及每一處的詳細部署。艾德侯運用強大的記憶力分門別類記下了每一條指示。他因聚精會神於雷托的口述而無暇提出疑問，直到雷托說完，他才面露疑懼之色。

雷托似乎能洞察艾德侯的底層意識，對他的念頭一覽無遺。我是老雷托公爵忠心耿耿的戰士，艾德侯在想，那位雷托，也就是眼前這位的祖父，救了我，撫養我，視同己出。然而，即便那位恩人有一部分存在於眼前這位身上……兩者依然不是同一個人。

「陛下，您為什麼需要我？」艾德侯問。

「因為你的勇武和忠誠。」

艾德侯搖搖頭。「可是……」

「你服從命令。」雷托說話的同時，注意到聖母正在分析這些話。真話，只說真話，她們是真言師。

「因為我欠亞崔迪家一份情。」艾德侯說。

「這就是我們彼此信任的基礎。」雷托說，「鄧肯？」

「陛下？」艾德侯的語氣說明他已經穩住了心神。

「每處至少留一個活口，」雷托說，「否則我們就白費工夫了。」

艾德侯略一點頭，沿來路大踏步走出了大廳。雷托心想，離去的艾德侯已經跟剛剛進來的那個艾德侯截然不同，但這需要一雙極其敏感的眼睛才能看得出來。

安蒂克說：「這都是鞭打那個大使引起的。」

「的確如此。」雷托同意道，「將妳的所見所聞如實轉述給妳的上級，可敬的賽婭克薩聖母。並轉達我的話：與獵物相比，我寧願與掠食者為伴。」他瞥了眼莫尼奧，他立正站好。「莫尼奧，禁林裡的狼都折損了，原崗位全部頂上猛士。務必辦妥。」

25

在入定中預見未來，與其他幻覺不同，並非從基本感知中抽離出去（如其他入定），而是沉浸於由無數前所未見的運動構成的洪流之中。萬事萬物永不停歇，這是「無限」之中一個最切近實際的觀點，一種耗費心神的認知。你最終將連綿不斷地覺察到：宇宙在自行運動，宇宙在變，宇宙規則在變，這些運動中不存在永恆或絕對之物；任何習慣性的解釋僅在嚴格限定的範圍內有效，一旦突破限定，舊有的解釋亦將分崩離析，隨著新的運動煙消雲散。在這種入定狀態中所見之事物會讓你豁然省悟，往往打碎你的認知。你需要拚盡全力保持自我，即便如此，當你從這種狀態抽身而出時，仍會有脫胎換骨般的感覺。

——《失竊的日記》



覲見日當晚，其他人或就寢，或入夢，或酣戰，或死去，雷托獨自在覲見廳小憩，只留下數名魚言士親信守門。

他沒有睡著，一些緊迫的事務和幾縷失望的情緒在腦子裡飛旋。

赫薇！赫薇！

他現在知道赫薇．諾里為什麼會被派到這裡。再明白不過了！

我隱藏最深的祕密已經暴露了。

他們發現了這個祕密。赫薇就是明證。

他產生了一些絕望的想法。這種恐怖的蛻變可逆嗎？他還能變回人形嗎？

不可能。

即便可能，這個過程也將與蛻變至今的時間一樣長。再過三千多年赫薇會在哪裡？在地下墓殿裡，早已化為塵土與白骨了。

我可以照她的樣子再繁殖一個，按我的心意去教養……但那就不是

我溫柔的赫薇了。

如果沉溺於這類自私的目標，黃金之路怎麼辦？

讓黃金之路見鬼去吧！那些愚民關心過我嗎？一次也沒有！

但這種說法不對。赫薇關心他，她能感受他的痛苦。

這些念頭太瘋狂，當他感知到侍衛的微小動作和大廳底下的水流時，試圖把這些念頭拋諸腦後。

當初我作這個決定的時候，想開創什麼願景？

這個問題可把心裡的眾人樂壞了！難道他沒有需要完成的任務嗎？難道那不就是他們協議出來的核心內容嗎？他們就是為此才甘心受控。

「你有一個任務需要完成。」他們說，「你只有一個目標。」

只有一個目標恰恰是狂熱分子的特徵，我不是狂熱分子！

「你必須冷眼觀世，心狠手辣。你不能辜負這種信任。」

為什麼不能？

「是誰立的誓？是你。這是你自己選擇的道路。」

願景！

「歷史為一代人開創的願景，往往到了下一代就會破碎。誰能比你看得更透澈？」

是的……破碎的願景會使全體人類各行其是。我自己就是人類全體！

「記住你的誓言！」

當然。我是一股跨越了成百上千年的破壞力。我束縛了願景……包括我自己的。我阻礙了鐘擺的擺動。

「那就放鬆控制。永遠別忘記。」

我累了。哦，我是如此疲倦。要是我能睡個覺就好了……真正地睡一場。

「你也沉湎於自我憐憫。」

為什麼不可以？我是什麼？是個絕無僅有的孤獨之身，被硬逼著窺測諸般可能性，天天如此……而現在，赫薇出現了！

「起初你作出了無私的選擇，卻導致你現在只剩下自私。」

這個世界危機四伏，我必須把自私當作鎧甲。

「接觸你的人個個面臨危險。這不就是你的本性嗎？」

連赫薇都有危險。親愛的、可愛至極的赫薇。

「你築起高牆是為了把自己圈在中間，然後沉溺於自我憐憫？」

築高牆是因為我的帝國內已經釋放出了強大的力量。

「是你自己釋放的。你現在要向那些力量妥協了嗎？」

是因為赫薇。這些想法在我心裡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強烈。都是該死的伊克斯人！

「真有趣啊，他們竟然用肉體而不是機器來攻擊你。」

因為他們發現了我的祕密。

「你知道解藥是什麼。」

想到這裡，雷托龐大的身軀從頭到尾顫抖起來。他很清楚以往屢屢奏效的解藥是什麼：暫時讓自己完全沉浸在過去。這種沿記憶之軸向內跋涉的探險，連貝尼．潔瑟睿德的女修也無法做到──既可以一直深入到意識的最小單位，也能停在路邊耽溺於妙不可言的感官享樂。曾有一次，在一個特別優秀的鄧肯死後，他進入記憶開啟了一場精彩的音樂之旅。他很快就聽膩了莫札特。裝腔作勢！然而巴哈……啊，巴哈。

那種樂趣令雷托難以忘懷。

我坐在風琴旁，浸淫在音樂之中。

印象中只有三次回憶可以跟巴哈那回媲美。甚至里卡羅都沒能超越巴哈，頂多算不分伯仲。

有智慧的女性會是今晚的理想選擇嗎？祖母潔西嘉是最佳人選之一，但經驗顯示，對於當前的焦慮，像潔西嘉這樣關係親近的人並不是一劑合適的解藥。還得好好尋找一番。

接著他開始想像對某個心懷敬畏的訪客描述這種探險，這是一個純虛擬人物，因為沒人膽敢就這一神聖之事向他提問。

「我沿著祖先的軌跡回溯，追蹤岔路，突入隱密的角落。很多人的名字你都聞所未聞。誰聽說過諾爾瑪．森瓦？我活過她的一輩子！」

「活過她的一輩子？」假想的訪客問道。

「當然。否則為什麼老是把祖先留在身邊？你認為宇航公會第一艘飛船的設計者是一個男人？你的歷史書上記載他的名字叫奧里利厄斯．文波特？他們撒了謊。設計者應該是他的情婦諾爾瑪，她把自己的設計給了他，外加五個孩子。他認為這樣才能滿足他的自尊。最後，他終於

認識到自己名不副實，正是這一點把他毀了。」

「他的一輩子你也活過？」

「沒錯。我還追尋過弗瑞曼人浪跡天涯的路線。沿著我父親以及其他人的血脈，我曾經直接追溯到亞特柔斯氏族。」

「一支聲名赫赫的血脈！」

「傻瓜也不少。」

我需要分散注意力，他想。

來一場充滿調情和控制的性愛之旅怎麼樣？

「你不知道我心裡都裝著什麼樣的縱欲場景！我是天下第一號窺淫癖—既是參與者也是旁觀者。對性愛的無知和誤解釀成了多少悲劇。我們狹隘得可怕—又多麼貪婪。」

雷托明白了，在這個晚上，在與赫薇同處一城的這個晚上，自己無法作出這個選擇。

要不然回顧一下戰爭？

「哪個拿破崙是最膽小的懦夫？」他問假想的訪客，「我不會說出來，但我知道。喔，是的，我知道。」

我能躲到哪裡去？當所有歷史都在眼前一覽無遺，我又能往哪裡躲呢？

一所所妓院，一樁樁暴行，那些暴君、雜耍演員、裸體主義者、外科醫生、男妓、音樂家、魔術師、江湖郎中、男祭司、工匠、女祭司……

「你知道嗎？」他問假想的訪客，「草裙舞保留了一種曾經只限男性使用的古老符號語言。你從沒聽說過草裙舞？當然。誰還跳這種舞？不過舞者的確把很多東西保留了下來。已經沒人能解讀了，但我懂。

「曾有一整夜，我是率伊斯蘭教徒向東西方向挺進的世世代代哈里發—橫跨幾個世紀。我不會對你囉嗦那些細節的。現在你退下吧！」

多麼強大的誘惑力啊，他想，這個魅惑的女人一來，我就要永遠隱退到過去了。

然而過去又是多麼蒼白啊，這都要歸功於該死的伊克斯人。相比近在咫尺的赫薇，過去簡直無聊至極。她招之即來，但我不能傳她……現在不能……今晚不能。

過去還在召喚他。

我可以向過去來一趟朝聖之旅。不一定非要探險。我可以獨行，朝聖能淨化人心；而探險只是遊客的作為，這就是區別所在。我可以獨行於內心世界。

永遠不回來。

雷托覺得這個結果是不可避免的，自己終將陷入這一夢境之中。

我在整個帝國營造了一種特殊的夢境。這個夢催生出新的神話、新的方向、新的運動。新的……新的……新的……新事物源源不斷從我自己的夢境和神話裡孕育出來。而受影響最深的除了我還有誰？獵人陷進了自己張的網。

於是雷托知道，他遭遇了一種無藥可救的狀態─過去、現在、未來皆無解方。在覲見廳的晦暗角落裡，他的龐大身軀止不住地顫抖。

門口，一名魚言士侍衛悄聲問同伴：「神帝有煩惱嗎？」

另一個說：「宇宙中的罪惡會讓任何人煩惱。」

聽見這一問一答，雷托無聲而泣。

26

當我決意引領人類走上黃金之路時，我承諾將為他們上一課，刻骨銘心的一課。我發現了一條深刻的規律，他們嘴上否認，卻一直在用行動印證：他們聲稱自己在尋求安寧，即所謂和平，但就在說這話的當下，他們仍未停止培育騷亂與暴力的種子。倘若果真找到了這種安寧，他們又會蠢蠢欲動，覺得一切實在無聊。看看他們吧，看看他們就在我記錄這些文字時的所作所為吧。哈！我賜予他們強制的穩定，這穩定將生生世世不可阻擋地持續下去，儘管他們不顧一切也要重返亂世。相信我，「雷托和平」的記憶將永遠銘刻在他們心中。他們以後若再想尋求安寧，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了，而且要作足準備。

——《失竊的日記》



拂曉，艾德侯很不情願地和希歐娜並排坐在一架皇家撲翼機裡，兩人將被送往一個「安全地」。撲翼機朝東方那一弧金色陽光飛去，地平線上平展著一方方綠色農場。

這架大型撲翼機足夠搭載一個魚言士小隊和她們的兩位客人。隊長兼機長是個大塊頭女人，自稱名叫印米厄，艾德侯相信她從來沒笑過。她坐在艾德侯正前方的機長座位上，左右各有一名強壯的魚言士衛兵。另有五名衛兵坐在艾德侯與希歐娜的身後。

「神帝命我帶您出城。」在中央廣場地下指揮所裡，印米厄走近他說，「這是為了您的安全。我們明早返回，參加賽艾諾克。」

提心吊膽一整夜已讓艾德侯筋疲力盡，他覺得跟「神帝本尊」的命令爭辯是徒勞的。印米厄看起來只用一條粗手臂就能輕鬆把他挾走。她把他從指揮所帶到寒夜的露天下，天穹撒滿碎鑽似的星辰。他們來到撲翼機旁，艾德侯發現希歐娜已經等在裡邊了，這時他才對此行的真正目

的產生了懷疑。

昨晚，艾德侯漸漸意識到奧恩城內的暴力活動並不都來自有組織的叛軍。他問起希歐娜的情況，莫尼奧傳話來說「我女兒不礙事，她沒有參與」，並在最後加了一句：「我把她託付給你。」

在撲翼機裡，希歐娜沒有回答艾德侯的問題。她一直陰沉著臉坐在旁邊，一言不發。希歐娜讓他想起自己最早期過的那些苦日子，當時他發誓要向哈肯能氏族復仇。他不理解希歐娜苦在哪裡。是什麼驅使她行動？

不知為什麼，艾德侯發現自己正在比較希歐娜與赫薇．諾里。要見赫薇一面很難，不過他還是設法辦到了，儘管魚言士總是固執地提醒他有其他任務要執行。

溫柔，這就是他對赫薇的評價。赫薇的一舉一動全都來自一以貫之的溫柔本性，且以其特有的方式散發強大力量。他發現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一定要多見見她。

然而現在，他不得不與旁邊沉著臉不說話的希歐娜較勁。好吧……妳沉默，那我也不吭聲。

艾德侯低頭望著飛掠而過的景觀。隨著天光漸亮，一座座村莊陸續熄燈。沙厲爾沙漠已經被遠遠甩在身後，眼下這片土地似乎從來不曾是千里赤地。

有些東西變化不大，他想，它們只是離開一個地方，改頭換面挪到了另一處。

這片景觀讓他想起卡樂丹星的蒼翠花園，那座綠色星球是亞崔迪人來沙丘星前生活過無數代的家鄉，現在不知變成什麼樣了。他能分辨出地面上的細窄道路，分布在那些集市路上的車輛都是由一種六足動物拖拉前進，他猜是馱驅。莫尼奧曾說過，馱驅是針對這類地形專門馴養的牲口，不僅是這裡，也是整個帝國的主要役畜。

「步行的人群更容易控制。」

他朝下張望時，腦海中響起了莫尼奧這句話。牧場在撲翼機前方鋪展開來，平緩起伏的綠色山丘被黑石牆切割成一塊塊不規則形狀。艾德侯辨認出有綿羊，還有幾種體形龐大的牛。撲翼機飛過一道依然籠罩在

陰暗中的狹窄山谷，谷底只有一條細細的澗流，陰影裡閃著一點亮光，一縷藍煙裊裊升起，表明谷底有人居住。

希歐娜突然動起來了，她拍拍機長的肩膀，指向右前方。

「那邊不是戈伊戈阿嗎？」她問。

「是的。」印米厄說話時沒有轉頭，語氣果斷，帶著一種艾德侯不熟悉的情緒。

「那裡不安全嗎？」希歐娜又問。

「安全。」

希歐娜看向艾德侯。「命令她帶我們去戈伊戈阿。」

艾德侯隨即說：「帶我們去那個地方。」連他自己也沒弄明白為什麼要聽她的。

印米厄這次轉頭過來，艾德侯整晚都覺得她的表情是鐵板一塊，但現在竟然流露出內心的情緒。她垂下嘴角顯出不悅之色，右眼角有根神經抽搐了一下。

「我們不去戈伊戈阿，指揮官。」印米厄說，「有更好的……」

「神帝指定了一個地方叫妳帶我們去嗎？」希歐娜問。

印米厄由於話被打斷而露出氣憤的眼神，不過並沒有直視希歐娜。「沒有，但他……」

「那麼帶我們去戈伊戈阿。」艾德侯說。

印米厄猛地把目光移回控制臺，機身大幅度傾斜，一個急拐朝青山上一處圓形坳地飛去，強大的慣性將艾德侯拋在了希歐娜身上。

艾德侯越過印米厄的肩膀望向他們的目的地。山坳正中有一座村莊，是由砌圍牆的黑石建造的。村莊上方的斜坡排列著果園，還有一座座花園呈梯臺狀朝一個小山口延伸過去，幾隻鷹正乘著當日剛形成的上升氣流滑翔。

艾德侯轉向希歐娜問道：「這個戈伊戈阿是什麼地方？」

「你會知道的。」

印米厄以小角度滑行，將撲翼機穩穩降落在村莊外圍平坦的草地上。一名魚言士打開村莊那一側的艙門。青草裂開散發的氣味、牲畜的糞便味和刺鼻的炊火味混雜，艾德侯一下子被氣味沖得頭昏腦脹。他滑下撲翼機，抬眼望向一條街道，只見村民紛紛走出家門盯著他們這些訪

客。艾德侯看見一位身著連身綠色長裙的年長女子彎腰對一個孩子耳語了幾句，那孩子立刻轉身，沿街道一溜煙跑了。

「你喜歡這地方嗎？」希歐娜問。她跳下飛機，站在他身邊。

「看上去挺舒服的。」

印米厄及其他魚言士隨他倆在草地上集合完畢，希歐娜看著機長說：「我們什麼時候回奧恩？」

「妳不回那裡。」印米厄說，「我接到的命令是帶妳去帝堡。指揮官回奧恩。」

「知道了。」希歐娜點點頭，「我們什麼時候走？」

「明天天一亮就走。我去跟村長安排一下住處。」印米厄大步走進村子。

「戈伊戈阿，」艾德侯說，「奇怪的名字。不知道這個地方在沙丘時代叫什麼？」

「我碰巧知道，」希歐娜說，「老地圖上標為舒洛克，意思是『鬧鬼之地』。『口述史』記載這裡曾犯下嚴重的罪行，直到全體村民遭到殲滅。」

「迦庫魯圖。」艾德侯低聲道，同時想起了關於盜水者的古老傳說。他舉目四望，尋找沙丘和沙脊的痕跡，但什麼也沒有，只有兩位神色平靜的年長男子跟著印米厄一起回來了。兩人穿著褪色的藍褲子和破舊的襯衫，都光著腳。

「你知道這地方？」希歐娜問。

「只在傳說中聽過名字。」

「據說這裡鬧鬼，」她說，「但我不信。」

印米厄在艾德侯面前停下，示意兩個赤腳男子在後面等候。「住的地方條件比較差，不過堪用，」她說，「除非你們想借住民宅。」她說著扭頭看希歐娜。

「我們待會兒決定。」希歐娜說。她抓起艾德侯的手臂。「我和指揮官想在戈伊戈阿轉轉，欣賞一下風景。」

印米厄張口欲言，但忍住了。

艾德侯任由希歐娜牽著，從直勾勾盯著他們的兩個當地人眼前走過。

「我派兩個衛兵跟著你們。」印米厄喊道。

希歐娜停下腳步轉頭問道：「戈伊戈阿不安全嗎？」

「這個地方非常太平。」一個男人回答。

「那麼我們不需要衛兵。」希歐娜說，「讓她們守衛撲翼機。」

她轉身繼續領著艾德侯向村子走去。

「行了。」艾德侯說著從希歐娜手裡掙脫手臂，「這是什麼地方？」

「你多半會覺得這是個很安寧的地方。」希歐娜說，「它跟以前的舒洛克完全不一樣。非常太平。」

「妳在耍花招。」艾德侯大步走在她身邊說，「究竟有什麼事？」

「我一直聽說甦亡人滿腦子都是疑問。」希歐娜說，「我也有我的疑問。」

「哦？」

「他在你那個時代是什麼樣子的？我是說雷托。」

「哪一個？」

「好吧，我忘了有兩個──我們的雷托和他爺爺。我問的當然是我們的雷托。」

「他只是個孩子，我只知道這樣。」

「『口述史』記載他早年有個新娘就是從這個村子出來的。」

「新娘？我以為……」

「那時他還有人形，在他妹妹死後，他自己開始變成蟲子之前。『口述史』稱雷托的新娘都消失在帝堡的迷宮裡了，再也沒人看見過她們的真身，只有全息影像資料傳出來的音容。他已經有幾千年沒娶新娘了。」

他們來到村中心一個約五十平方公尺的小廣場，廣場中央有一淺池清水。希歐娜走過去坐在池子的石臺上，拍拍身邊的位置邀艾德侯同坐。艾德侯先環顧一下村子，發現人們都在窗簾後面窺視他，孩子對著他指指點點，竊竊私語。他轉身低頭看著希歐娜。

「這是什麼地方？」

「我已經告訴你了。跟我說說摩阿迪巴是什麼樣的人。」

「他是一個人能交到最好的朋友。」

「那麼『口述史』說得沒錯囉，但又把他的王位繼承人叫作『神的血親』，聽上去有點邪惡。」

她在對我下餌，艾德侯想。

他擠出一個笑容，猜想希歐娜有什麼動機。她像在等待某件重要的事情，很急切……甚至還帶著懼意……而背後又似乎有點洋洋得意。但沒有更多線索了。她說的那些話都只能當作打發時間的閒聊來聽，直到……直到什麼？

他的沉思被一陣輕輕的奔跑聲打斷了。艾德侯轉過身，看見一個八歲左右的孩子從一條小巷子裡朝他跑過來。孩子赤著腳踢起一朵朵塵埃，巷子那頭傳來一個女人絕望的喊叫。孩子停在離艾德侯約十步遠的地方，用一種充滿渴望的眼神目不轉睛地抬頭仰望他，讓他感到渾身不自在。這孩子看起來似曾相識──一個結結實實的男孩，黑色鬈髮，小臉還沒發育成熟，但已有男人的雛形：顴骨高高的，一道橫紋連起兩條眉毛。男孩穿著件褪色的藍袍子，儘管洗曬了無數遍，依然能看出是上好的料子，質料從外觀看來是蓬吉棉，縫上繩扣收邊，即使邊緣磨破也不會散線。

「你不是我爸爸。」孩子說完，轉身又跑回了那條巷子，消失在一個拐角後。

艾德侯扭頭對著希歐娜怒目而視，幾乎不敢問出口：那是我前任的孩子嗎？他不問都知道答案──看看那張熟悉的臉龐、那明明白白的遺傳基因吧。正是小時候的我。醒悟使他心裡空蕩蕩的，深感沮喪。我有什麼責任？

希歐娜兩手捧住臉，聳起肩膀。發生的一切跟她想像的完全不同，她感到自己被復仇的欲望出賣了。艾德侯不僅僅是一個甦亡人、一個無足掛齒的異類。當艾德侯在撲翼機裡朝她倒過來時，當艾德侯臉上流露出種種情緒時，她都能感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人。而那個孩子……

「我的前任發生了什麼事？」艾德侯用帶著非難的平板語氣問道。

她放下雙手。從艾德侯的臉色上能看出來他正壓抑著怒氣。

「我們不太確定，」她說，「只知道他有一天進了帝堡，就再也沒現過身。」

「那是他的孩子嗎？」

她點了點頭。

「妳敢保證我前任不是妳殺的？」

「我……」她搖搖頭，艾德侯的懷疑及隱含的責難都讓她吃了一驚。

「那個孩子，我們是為了他才來這裡的嗎？」

她乾嚥了一下：「是的。」

「我該拿他怎麼辦？」

她聳聳肩，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恥和內疚。

「他媽媽呢？」艾德侯問。

「她和家人都住在那條巷子裡。」希歐娜朝男孩離去的方向點了一下頭。

「家人？」

「還有一個大兒子……一個女兒。你想不想……我是說，我可以安排……」

「不！那孩子說得對。我不是他爸爸。」

「對不起，」希歐娜輕聲說，「我不該這麼做。」

「他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艾德侯問。

「你是問孩子的爸爸……你的……」

「我的前任！」

「因為厄蒂的家在這裡，她不願離開。大家都這麼說。」

「厄蒂……孩子的媽媽？」

「嗯，他妻子，依照『口述史』裡的古老儀式成的婚。」

艾德侯環顧廣場四周的石砌建築，掃過那些拉著簾子的窗戶和窄小的房門。「那麼他就住這裡？」

「有空就來住。」

「希歐娜，他是怎麼死的？」

「我真的不知道……但蟲子殺過別的甦亡人。我們肯定！」

「妳是怎麼知道的？」他銳利的目光直刺她的臉，逼得她將眼神轉開。

「我不懷疑祖輩們的故事。」她說，「雖然關於他們的史料零零碎碎，有時僅有隻字片語，但我相信他們。我父親也相信他們！」

「莫尼奧從來沒跟我提過這個。」

「關於亞崔迪家的人，有一件事你可以放心，」她說，「那就是我們個個都很忠誠，事實就是這樣。我們信守承諾。」

艾德侯張了張嘴，沒發聲就閉上了。當然！希歐娜也是亞崔迪家的人。這個想法讓他感到震驚。他早就知道了，但內心並不接受。希歐娜算是個叛亂分子，只是其行為受到雷托一定程度的默許。雷托未明示容忍的限度，不過艾德侯有所感覺。

「你不能傷害她，」雷托曾經說，「她還有待考驗。」

艾德侯轉身背對希歐娜。

「妳什麼事也肯定不了，」他說，「零零碎碎，全是謠言！」

希歐娜沒答腔。

「他也是亞崔迪家的人！」艾德侯說。

「他是蟲子！」希歐娜說，幾乎掩飾不住一股怨毒之氣。

「你那該死的『口述史』不過就是一堆古代的小道傳聞！」艾德侯不屑地說，「只有傻瓜才會信。」

「你還在相信他，」她說，「你會變的。」

艾德侯轉身瞪著她。

「妳從來沒跟他說過話！」

「說過。在我小時候。」

「妳現在也沒長大。他一個人集中了所有死去的亞崔迪家的人，所有的。很可怕，但我認識那些人，他們是我的朋友。」

希歐娜只搖搖頭。

艾德侯再次別過身去。他的情緒耗盡了，精神失去了支撐。不知不覺中，他穿過廣場，步入男孩進的那條巷子。希歐娜跑過來跟在他身後，他沒理會。

這是條窄巷，兩側是平房的石牆，牆裡嵌著拱門，門都關著。窗戶的樣式跟門一樣，只是按比例縮小了。他每走過一戶人家，那家的窗簾就會輕微晃動一下。

在第一個十字巷口，艾德侯停下來朝右側望去，男孩就是在這裡消失的。幾步遠處有兩個身穿黑長裙和墨綠色上衣的灰髮老嫗，正站著交頭接耳。一見艾德侯她倆就不再說話，轉而以毫不掩飾的好奇目光直盯

著他。他回望她們，又看看小巷。巷子裡再無一人。

艾德侯又瞧了瞧老嫗，隨後走了過去，最近離她們不足一步。她們倆靠得更近了，轉著頭看他。她們只瞥了希歐娜一眼，就重新把視線移回艾德侯身上。希歐娜默默地走在他旁邊，臉上神情古怪。

這是悲傷？他猜測著，懊悔？還是好奇？

很難說。他對一路經過的門窗更感好奇。

「妳以前來過戈伊戈阿嗎？」艾德侯問。

「沒有。」希歐娜把聲音壓得很低，似乎怕自己聽到。

我為什麼要走這條巷子？艾德侯自問。其實他知道答案。為了這個女人，這個厄蒂：是什麼樣的女人把我帶到了戈伊戈阿？

右側一面窗簾揭開了一角，艾德侯看見一張臉，正是從廣場跑開的那個男孩。窗簾落下時往旁邊一擺，又露出一個站立的女子。艾德侯無言地盯著她的臉，停下了腳步。他只在內心最深處的幻想中見過這張臉──線條柔和的鵝蛋臉，犀利的黑眼珠，飽滿性感的嘴唇……

「潔西嘉。」他咕噥道。

「你說什麼？」希歐娜問。

艾德侯無法作答。潔西嘉的面容從他心中早已遠逝的往昔歲月裡復活了，這是基因的惡作劇，摩阿迪巴的母親在新的肉體裡重生了。

女人拉上窗簾，但她的容貌印在艾德侯的記憶中，他知道自己永遠擺脫不掉這幅視覺殘像了。與沙丘時代共患難的潔西嘉相比，她的年紀更大一些，嘴角和眼角都起了皺紋，身材也稍豐腴……

更具有母性，艾德侯心想，以前那個我跟她說過……她像誰嗎？

希歐娜扯了扯他的袖子。「想進去見見她嗎？」

「不，這麼做不對。」

艾德侯剛要轉身原路返回，厄蒂家的門猛地打開了。一個小夥子走出來，關上門，轉身面對艾德侯。

艾德侯目測他有十六歲，是誰的孩子一看便知──一頭卡拉庫綿羊毛般的頭髮，五官分明。

「你是新的一個。」小夥子說，已是成年人的嗓音了。

「是的。」艾德侯覺得難以啟齒。

「你來幹什麼？」小夥子問。

「不是我要來的。」艾德侯說。他對希歐娜的怨恨需要宣洩，這樣說他覺得會好受些。

小夥子看看希歐娜。「聽說我父親已經死了。」

希歐娜點點頭。

小夥子把目光轉回艾德侯。「請離開這裡，永遠別回來。你讓我母親痛苦。」

「我保證。」艾德侯說，「我不該打擾厄蒂夫人，請替我向她道歉。來這裡不是我的本意。」

「誰帶你來的？」

「魚言士。」艾德侯說。

小夥子草草點了一下頭。他再次看著希歐娜。「我一向以為你們魚言士受的教育是對自己人更友善一些。」說完，他轉身進屋，重重地關上了門。

艾德侯抓起希歐娜的手臂，大步往回走。希歐娜踉蹌了一下，跟上步伐後，甩開了他的手。

「他以為我是魚言士。」她說。

「當然，妳長得像魚言士。」他掃了她一眼，「妳為什麼不告訴我厄蒂是魚言士？」

「這好像不重要。」

「喔。」

「所以他倆才會認識。」

到了十字巷口，艾德侯拐上直通廣場的那條小巷，朝來時的反方向快步走到巷尾，此處開始村子變成了一座座花園和果園。一連串的震驚讓他感到茫然無措，大量來不及消化的資訊使頭腦不堪重負。

前方橫著一道矮牆，他翻了過去，聽到希歐娜也跟上來了。四周樹木盛開著白花，有深棕色飛蟲圍著橙色花心忙碌。空氣中瀰漫著飛蟲的嗡嗡聲和鮮花的芬芳，艾德侯不禁聯想起卡樂丹星上的叢林花。

他登上一座小山丘的頂部，停了下來，轉身俯瞰戈伊戈阿整齊劃一的布局，眼前展開一片平坦的黑色房頂。

在山頂厚厚的草地上，希歐娜雙手抱膝坐了下來。

「出乎妳意料了，是嗎？」艾德侯問。

她搖搖頭，艾德侯發現她快要落淚了。

「妳為什麼這麼恨他？」他問。

「我們沒有自己的生活！」

艾德侯望了一眼下面的村莊。「這樣的村子有很多嗎？」

「這是蟲子帝國的標準規劃！」

「這有什麼問題呢？」

「沒問題—如果你只想要這種的話。」

「妳是說他只允許這種規劃？」

「這種，外加幾座集市城……還有奧恩。我聽說連星球的首都也不過是一些大村子。」

「我再問一遍：這有什麼問題呢？」

「這是監獄！」

「那就離開它。」

「去哪裡？怎麼去？你覺得我們只要登上宇航公會的飛船，就可以想去哪裡就去哪裡？」她朝下指了指戈伊戈阿，可以看見遠端停著撲翼機，魚言士坐在附近的草地上。「那些獄卒不會放我們走的！」

「她們可以離開，」艾德侯說，「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那是去執行蟲子的任務！」

她把臉靠在膝蓋上，悶聲問：「過去這裡是什麼樣子？」

「不一樣，往往很危險。」他四下瞭望將牧場、花園和果園分割開來的圍牆，「沙丘星沒有劃分土地所有權的假想界線，所有土地都屬於亞崔迪公爵的領地。」

「除了弗瑞曼人的。」

「是的，但他們知道自己屬於哪裡—以某道懸崖為界的一側……或者盆地裡沙色與白色交界線的另一頭。」

「他們想去哪裡就能去哪裡！」

「也有一些限制。」

「我們有些人嚮往沙漠。」她說。

「你們有沙厲爾。」

她抬頭瞪著他。「就那丁點兒大的地方！」

「長一千五百公里，寬五百公里—不算小了。」

希歐娜站起身。「你問過蟲子為什麼要像這樣把我們關起來嗎？」

「因為『雷托和平』這條黃金之路能確保我們生存下去。這是他的說法。」

「你知道他告訴我父親什麼嗎？小時候我偷聽過他倆談話。」

「他說了什麼？」

「他說為了削弱我們的凝聚力，他幫我們擋住了大部分危機。他說：『苦難可以維繫民眾，而現在我就是苦難。神可以成為苦難。』這就是他的原話，鄧肯。蟲子是一種疾病！」

艾德侯不懷疑她複述的真實性，但這番話並沒有在他心中掀起波瀾。他轉而想到自己受命殺死的那個柯瑞諾人。苦難。一度統治帝國的那個氏族的後裔，結果是個肥胖的中年男人，他一心想重掌大權，忙著耍陰謀弄到香料。艾德侯命令一名魚言士幹掉他，事後引得莫尼奧連連盤問。

「你為什麼不親自動手？」

「我想看看魚言士的表現。」

「她們表現怎麼樣？」

「很有效率。」

然而柯瑞諾之死給艾德侯平添了一份不真實感。夜幕下的塑石街道黑影重重，一個躺在自己血泊中的小矮胖子只是其中一層難以辨別的暗影而已。虛幻的場景。艾德侯還記得摩阿迪巴的話：「思維強加給我們一個所謂『現實』的框架。這個變幻莫測的框架往往與我們的感知相悖。」是什麼樣的現實在左右雷托皇帝？

艾德侯看了看希歐娜，她背後是戈伊戈阿的青山和果園。「我們下去找住處吧。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魚言士會把我們塞在一個房間裡。」

「和她們住在一起？」

「不，只有我們兩個。原因很簡單，蟲子想讓我跟偉大的鄧肯．艾德侯繁殖下一代。」

「我會自己挑伴侶。」艾德侯吼道。

「我相信有一個魚言士會很開心的。」希歐娜說完，轉身走下山坡。

艾德侯盯著她一會兒，那具青春軀體如此輕盈，彷彿在風中搖曳的果樹枝。

「我不是他的種男。」艾德侯自言自語，「這件事他必須搞清楚。」

27

每過去一天，你就變得愈發不真實，與新一天的我相比較，你會更添一分怪異，更增一點差距。我是唯一的現實，而你有別於我，因此你正在喪失現實性。我的好奇心愈大，我那些崇拜者的好奇心就愈小。宗教會抑制好奇心。我的所作所為都會減損崇拜者的力量。因此，最終我會最後收手不幹，把一切交還給民眾，那時候他們會驚慌失措地發現自己在孤軍奮戰，事事都得自力更生。

——《失竊的日記》



這是一種不同尋常的聲音，是翹首以待的人群發出的聲音，聲響穿過長長的隧道，鑽進了帝輿前方的艾德侯耳中——緊張的竊竊私語經過放大變成了一種絕無僅有的轟鳴，猶如一隻巨足拖曳的腳步聲、一件巨袍窸窣的摩擦聲。還有那種氣味——甜絲絲的汗味摻雜著因性興奮而呼出來的奶味。

天亮不到一小時，印米厄和她手下的魚言士護送艾德侯回到綠蔭遍地的奧恩城廣場。剛把他交給地面上的魚言士，她們就匆匆起飛了。印米厄明顯心情不佳，因為她還要把希歐娜送往帝堡，不得不錯過賽艾諾克儀式了。

接手護衛艾德侯的魚言士個個壓抑著興奮之情。她們把他帶到廣場地下深處的一個地方，艾德侯研究過的任何城市平面圖都沒有揭露此處。這是一座迷宮，寬度和高度都足以容納帝輿出入的走廊不斷變換著方向。艾德侯失去了方向感，不知不覺回憶起前一晚的經歷來。

戈伊戈阿的宿舍狹小簡樸，卻還算舒適。每間屋子都有兩張小床、四面白牆、一窗一門。一條走廊串起一間間屋子，整座建築就是戈伊戈阿的臨時「賓館」。

希歐娜說對了。沒人徵求過艾德侯的意見，就把他和希歐娜安排在

了一間，印米厄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房門關上後，希歐娜說：「要是你敢碰我，我會殺了你。」

聽了這句乾巴巴的真心話，艾德侯差點笑出來。「我情願一個人待著。」他說，「妳就當沒外人好了。」

他帶著點警覺入睡，這讓他想起為亞崔迪氏族出生入死、隨時準備戰鬥的那些夜晚。屋子裡很少有漆黑一團的時候—窗簾透著月光，連白牆也反射著星光。他發現自己對希歐娜，對她的氣味、呼吸和微小動作都過於敏感。有好幾次他徹底驚醒了過來，一醒就豎耳細聽四周的動靜，其中兩次他察覺希歐娜也在傾聽。

按計畫翌日清晨要飛回奧恩城，兩人都如釋重負，他倆各喝了一杯涼果汁當早餐。艾德侯心情愉快地步入拂曉前的黑暗，邁著輕快的腳步走向撲翼機。他沒有跟希歐娜說話，魚言士瞥來的好奇目光讓他感到厭煩。

當他離開撲翼機下到廣場時，希歐娜探出機艙對他說了唯一一句話。

「我不討厭交你這個朋友。」她說。

這種表達方式真是古怪，使他略感尷尬。「好吧……嗯，當然。」

接手的一隊魚言士帶他離開，來到迷宮的終點。雷托正在帝輿上等著。會面點位於走廊裡一處寬敞空間，這條走廊向艾德侯右側延伸，漸漸收窄。在燈球黃色光線的照射下，深棕色牆壁上的金色條紋熠熠閃爍。魚言士靈巧地閃到帝輿之後各就各位，只留下艾德侯正對著雷托狀如兜帽的臉龐。

「鄧肯，去參加賽艾諾克儀式時，你走在我前面。」雷托說。

艾德侯盯著神帝那雙深不見底的靛藍色眼睛，這地方神神祕祕的氣氛，還有空氣中充斥的個人欲望，都讓他惱火。他覺得自己聽來的有關賽艾諾克的一切，都適得其反地加重了這種神祕感。

「我真是您的衛隊指揮官嗎，陛下？」艾德侯的語音裡帶著強烈的怨氣。

「當然如此！我剛剛賦予你一個顯赫的榮譽，很少有成年男子參加過賽艾諾克。」

「昨晚城裡發生了什麼事？」

「有些地方發生了暴力流血事件，不過今天早上已經很平靜了。」

「傷亡情況？」

「不值一提。」

艾德侯點點頭。雷托的預知力察覺到他的鄧肯會面臨一定的危險，因此才有後來飛往戈伊戈阿村暫避一事。

「你去了戈伊戈阿，」雷托說，「想不想待下去？」

「不想！」

「別怪我，」雷托說，「不是我安排你去戈伊戈阿的。」

艾德侯嘆了口氣。「是什麼樣的危險讓您把我調開？」

「不是你有危險，」雷托說，「而是你會刺激我的衛兵過度展示她們的能力。昨晚的行動沒有這個必要。」

「喔？」這種想法出乎艾德侯的意料。他從來沒想過自己無須發動員令就能激發戰鬥士氣，自己會成為軍隊的鞭策力量。另一位雷托，眼前這位的祖父，就是那種一出場即能鼓舞士氣的領袖人物。

「你是我不可或缺的人才，鄧肯。」雷托說。

「好吧……但我不是您的種男！」

「我當然會尊重你的意願，這個問題我們換個時間再討論。」

艾德侯掃了一眼魚言士衛兵，她們個個睜大眼睛聆聽。

「您每次駕臨奧恩都有暴力活動嗎？」艾德侯問。

「這是有週期性規律的。現在叛黨基本上都鎮壓完畢了，接下來是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

艾德侯回視雷托那張深不可測的面孔。「我的前任發生了什麼事？」

「我的魚言士沒告訴你嗎？」

「她們說他因保護神帝而死。」

「而你聽到了相反的謠言。」

「發生了什麼？」

「他因為離我太近而死，我沒有及時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比如戈伊戈阿。」

「我更希望他在那裡太太平平過一輩子，但你很清楚，鄧肯，你不是那種一心想著過太平日子的人。」

艾德侯乾嚥了一下，感覺喉嚨堵住了。「關於他的死，我還是想知道細節。他有家庭……」

「你會知道細節的，也不必擔心他的家庭，他們全家都受我保護。我會跟他們保持一定距離並確保他們的安全。你知道暴力總是死盯著我。這也是我的一項職責。可惜的是，就因為這個，我尊敬的人和我愛的人都得受苦。」

艾德侯抿緊嘴唇，對這番話並不滿意。

「放寬心，鄧肯。」雷托說，「你的前任是因為離我太近而死的。」

魚言士開始躁動。艾德侯瞧了她們一眼，又看了看右方的隧道。

「是的，時候到了。」雷托說，「我們不能讓女人一直等著。走在我前面，離我近點，鄧肯，關於賽艾諾克的問題我會回答你的。」

別無選擇，艾德侯只得順從地腳跟一旋、領頭開路。他聽到帝輿在身後吱吱嘎嘎發動，還有衛隊輕輕的腳步聲。

帝輿的聲音突然消失，艾德侯馬上回頭一望。原因很快就搞清楚了。

「您用了懸浮器。」他邊把目光轉回前方。

「我收起了輪子，因為女人會擠到我周圍來。」雷托說，「我們不能壓著她們的腳。」

「賽艾諾克是什麼？究竟是什麼？」艾德侯問。

「我告訴過你，是『普享大典』。」

「是不是有香料味？」

「你的鼻子很靈。聖餅裡加了一點美藍極。」

艾德侯搖了搖頭。

為了弄清情況，進奧恩城後艾德侯一逮到機會便直接向雷托發問：「賽艾諾克節是怎麼回事？」

「我們分享聖餅，沒有別的了。連我也會參加。」

「就像奧蘭治合一教儀式？」

「喔，不！聖餅不代表我的肉體。這是分享，是一種提示：她們只是女性，就像你只是男性，而我代表全體。與她們分享的是全體。」

艾德侯不喜歡這種語氣。「只是男性？」

「你知道她們會在大典盛宴上奚落什麼人嗎，鄧肯？」

「什麼人？」

「曾經冒犯過她們的男人。仔細聽一聽她們相互說的悄悄話。」

艾德侯把這句話當作一條警告：不要冒犯魚言士。惹怒她們會有性命之虞！

現在，艾德侯在隧道裡走在雷托前方，他覺得當時每句話都聽得一清二楚，但就是不知道什麼意思。他偏過頭說：

「我不明白『普享』的意思。」

「我們一起參加儀式，你會親眼見到，你會親身體驗。我的魚言士是一座特殊知識的儲備庫，是一條只維繫自己人的連續線。你馬上要加入其中了，她們會因此而愛你。仔細聽她們說的話，對於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她們的態度很開放。她們毫無保留地表露對彼此的傾慕。」

又是話語，艾德侯想，又是謎題。

他察覺隧道逐漸變寬，頂部也傾斜得愈來愈高。燈球數量也增加了，都調成深橙色。他看見約三百公尺外有一座高高的拱門，深紅色燈光下，能分辨出反射光線的臉龐緩緩地左右擺動。臉龐之下是連成片的衣著，猶如一面黑漆漆的牆。空氣中溢著興奮的汗味。

艾德侯向等候的女人走近，看見人群中已形成一條上坡通道，向右拐往一座低臺。這是一個無比寬闊的空間，燈球都調成猩紅色，巨型穹頂在女人上方朝遠處伸展。

「上你右邊的斜坡。」雷托說，「一過平臺中央就停，面向她們。」

艾德侯抬右手示意領命。他走進這片開闊地，整個封閉空間的面積之大讓他嘆為觀止。一登上平臺，他就以訓練有素的眼睛估量尺寸：這間圓角方廳的邊長至少達到一千一百公尺。廳裡擠滿了女人，艾德侯提醒自己，這些僅僅是駐外星魚言士軍團選出來的代表━每顆星選派三名。她們站著，身體貼得那麼緊，艾德侯覺得連摔倒都很難。她們沿平臺邊緣留出了僅約五十公尺寬的空間。艾德侯已在平臺上站定，環視著場地。一張張臉抬起來盯著他━臉，臉，都是臉。

雷托緊跟著艾德侯煞住帝輿，舉起一條銀光閃閃的手臂。

一陣「賽艾諾克！賽艾諾克！」的怒吼瞬間響徹大廳。

艾德侯感覺震耳欲聾。這一陣喊聲肯定傳遍全城了，他想。除非我們在足夠深的地下。

「我的新娘們，」雷托說，「歡迎來到賽艾諾克。」

艾德侯抬頭瞥了一眼雷托，看見那對亮晶晶的深色眼睛讓他容光煥發。雷托曾說：「這該死的神聖！」實際上他樂在其中。

莫尼奧目睹過這種集會場面嗎？艾德侯心裡問道。這是一個奇怪的念頭，但艾德侯知道自己為何這麼想，他希望有個正常人類能聊聊這件事。衛兵說莫尼奧因「國務」而外派，但不知其詳。聽了這話，艾德侯體會到雷托政府的又一個特點：其權力鍊從雷托直達民眾，但鍊與鍊之間很少交叉。推行這種模式必須具備許多條件，其中一項就是要任命可信賴的官員，讓他們只管執行命令而不提任何問題。

「很少有人看見神帝幹害人的勾當。」希歐娜曾經說，「這像不像你熟悉的亞崔迪氏族？」

艾德侯放眼望向烏壓壓的魚言士，這些想法在他頭腦裡稍縱即逝。她們的眼裡滿溢著崇拜！敬畏！雷托是怎麼做到的？為什麼要這樣？

「我的愛人們。」雷托說。帝輿裡暗藏有伊克斯人精心研製的擴音器，使雷托的聲音朗朗迴蕩在每一張高揚的臉龐上，遠及大廳另一頭的角落。

由女人臉構成的這幅熱騰騰的場景，讓艾德侯腦子裡不停迴響著雷托的警告：惹怒她們會有性命之虞！

此時此刻，這條警告的意義已經不言自明。只要雷托一句話，這些女人就會把任何冒犯者撕成碎片。她們沒有疑問，只有行動。艾德侯終於對女子軍隊有了新的認識。她們不會顧及個人安危，她們事奉神！

雷托弓起前節部位，高舉腦袋，帝輿發出輕微的吱嘎聲。

「妳們是信仰的守護者！」他說。

臺下異口同聲：「時刻聽從陛下的召喚！」

「妳們經我得永生！」雷托說。

「我們生生不息！」她們喊道。

「我愛妳們勝過任何人！」雷托說。

「愛！」她們發出尖叫。

艾德侯打了個冷顫。

「我把我摯愛的鄧肯賜給妳們！」雷托說。

「愛！」她們尖叫。

艾德侯感到渾身發抖，只覺得排山倒海的崇拜要把自己壓垮了。他想逃離，又想留下來領受這一切。這間大廳充滿魔力。魔力！

雷托放低聲音說：「衛兵交接班。」

女人們毫不猶豫、整齊畫一地低下頭。艾德侯右側遠端出現一列白袍女人。她們走入平臺下方的空地，艾德侯注意到有些女人還抱著孩子，小的還在襁褓中，大的也不過一兩歲。

先前已有人向艾德侯說明流程大綱，他知道這些女人是即將退役的魚言士。之後有的將擔任祭司，有的將做全職母親……但沒有一個真正停止為雷托效力。

艾德侯低頭瞧著孩子們，心想這段經歷會怎樣深埋在那些男孩子的心中。這種神祕儀式將伴隨他們終身，相關記憶會從意識層面消失，但始終留存，並從此刻起暗中對其行為產生影響。

最後一名入場者在雷托下方停步，抬頭望他。大廳裡其他女人也都仰起臉，目不轉睛地盯著雷托。

艾德侯環視左右。占據平臺下方空地的白袍女子分別向兩側至少綿延了五百公尺。有人向雷托舉起自己的孩子，這是絕對的敬畏與服從。艾德侯能感覺到，即使雷托命令她們把孩子摔死在平臺上，她們也會照辦。任何事她們都會幹！

雷托將前節部位放低到帝輿上，全身起了一陣輕緩的波動。他慈祥地俯視臺下，用一種撫慰人心的嗓音說道：「妳們的忠誠與奉獻理應得到我的賞賜。妳們有求必有得。」

整個大廳迴蕩起聲音：「有求必有得！」

「我的就是妳的。」雷托說。

「我的就是你的。」女人們喊道。

「讓我們分享此刻，」雷托說，「一齊默禱，願我的力量使萬物調和──讓人類永存。」

大廳裡所有人整齊劃一地低下頭。白袍女子把孩子緊摟在懷中，朝下盯著他們。艾德侯感覺到這是一個無聲的統一體，一股試圖進入他、征服他的力量。他張大嘴，深呼吸，抵抗這個感覺擁有實體的侵入者。

他在腦海裡瘋狂搜尋能夠抓牢、能夠保護自己的東西。

艾德侯之前並沒有料想到這支女子軍隊擁有如此力量和團結力。他清楚自己不理解這種力量，他只能旁觀，認知其存在。

這一切都是雷托創造的。

艾德侯回憶起雷托在一次帝堡會議上說過的話：「男子軍隊的忠誠維繫於軍隊本身，而不是培養軍隊的文化；而女子軍隊的忠誠維繫於其領袖。」

雷托的成果斐然，證據就在艾德侯前方。他極目四望，看出這番句話是多麼一針見血，不由得不寒而慄。

他讓我分一杯羹，艾德侯想。

回想起自己當時的回答，艾德侯現在只覺得幼稚可笑。

「我看不出其中的道理。」艾德侯是這樣說的。

「大多數人不是為講道理而生的。」

「不管是男兵還是女兵，沒有一種軍隊能保障和平！您的帝國沒有和平！您只是……」

「魚言士給你看過我們的歷史了嗎？」

「是的，但我還在您的城裡四處走過，觀察過您的人民。您的人民很好鬥！」

「鄧肯，你知道嗎？和平培養攻擊性。」

「可您說過您的黃金之路……」

「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和平。它是穩定，是培養固化階層和各種攻擊行為的沃土。」

「您在打啞謎！」

「我說的是自己經年累月的觀察結果：和平姿態其實是敗者的姿態，是受害者的姿態。受害者容易招來攻擊。」

「該死的維護穩定！這有什麼好處？」

「倘若沒有敵人，就必須發明一個。當軍事力量失去外部目標時，總會把矛頭對準自己的人民。」

「您的計策是什麼？」

「我修正人類的戰爭欲。」

「人民不想要戰爭！」

「他們想要混亂。戰爭是最現成的一種混亂。」

「這些話我一句也不信！您在玩自己搞出來的一套危險遊戲。」

「非常危險。我針對人類行為的源頭，重新引導他們。但有可能會抑制人類生存的力量，這就是危險的地方。不過我向你保證，黃金之路將延續下去。」

「您沒能抑制敵對情緒！」

「我化解某個地方的能量，將它導入另一個地方。對於你無法控制的東西，就駕馭它。」

「怎麼防止女子軍隊奪權？」

「我是她們的領袖。」

面對大廳裡黑壓壓的女人，無須懷疑是誰處在中心領袖地位。艾德侯還目睹了有一部分崇拜被引導到了自己身上。這種誘惑讓他動彈不得—他可以驅使她們做任何事……任何事！這間大廳潛藏著爆發性力量。想到這裡，他對雷托先前說的話產生了更深的疑問。

雷托曾經談起過爆發式暴力。看著這些正在默禱的女人們，艾德侯想起了雷托的話：「男人容易形成固化的階層，他們創造階級社會，階級社會是暴力活動的最終觸媒。它不會解體，只會爆炸。」

「女人不會這樣？」

「不會，除非她們受男性主導，或者深陷於男性的角色模式。」

「性別差距不可能這麼大！」

「但這是事實。女人能以性別為基礎共謀大事，超越階層和等級的大事。這就是我讓女人掌權的原因。」

艾德侯不得不承認這些默禱的女人的確執掌大權。

他會把哪一部分權力移交到我手裡？

這種誘惑太大了！艾德侯發現自己正在顫抖。一陣寒意突然襲來，他意識到這一定是雷托的預謀—誘惑我！

大廳裡的女人完成了默禱，抬眼盯著雷托。艾德侯從來沒見過人臉上露出如此迷醉的神情—性高潮時沒有，從戰場輝煌凱旋時也沒有—什麼都不能與這種忘我的崇拜相比擬。

「鄧肯．艾德侯今天站在我身邊。」雷托說，「鄧肯將在所有人面前宣誓效忠。鄧肯？」

艾德侯五臟六腑一陣顫慄。雷托給了他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麼向神帝宣誓效忠，要麼橫屍當場！

只要我流露出一丁點兒譏笑、猶豫或反對的意思，這些女人就會徒手把我給宰了。

艾德侯怒火中燒。他乾嚥了一下，清清嗓子，說：「絕不要懷疑我的忠誠。我效忠亞崔迪氏族。」

他聽到自己的聲音經由雷托的伊克斯擴音器響徹整個大廳。

其效果讓艾德侯驚愕不已。

「我們一起分享！」女人們尖叫，「我們一起分享！我們一起分享！」

「我們一起分享。」雷托說。

年輕的魚言士新兵身著醒目的綠短袍，從各個方向湧入大廳，朝聖的海洋頓時生出一個個不斷擴大的小漩渦。每個新兵都手捧托盤，盤內高高堆著棕色小餅。托盤在人群中移動到哪裡，哪裡就會伸出一條條優雅的手臂，宛如起伏的波浪。每隻手都拿了一塊聖餅高高舉起。一名新兵走到平臺邊，將托盤舉向艾德侯，雷托說：

「拿兩塊，遞給我一塊。」

艾德侯跪下來取了兩塊。聖餅摸上去很酥脆。他站起身，小心地遞給雷托一塊。

雷托聲音洪亮地問道：「新衛兵選好了嗎？」

「是的，陛下！」女人們喊。

「妳們是否忠於我的信念？」

「是的，陛下！」

「妳們是否踏上了黃金之路？」

「是的，陛下！」

女人的叫喊聲對艾德侯形成一波波衝擊，震得他目瞪口呆。

「我們一起分享嗎？」雷托問。

「是的，陛下！」

聽到女人們的回答，雷托把聖餅拋進口中。臺下每個做母親的都先咬一口聖餅，再把剩餘部分餵給孩子。白袍女子們後面的全體魚言士也都放下手臂，吃掉聖餅。

「鄧肯，吃聖餅。」雷托說。

艾德侯把餅送進嘴裡。他的甦亡人身體沒有針對香料做過調校，但記憶喚醒了感知。聖餅嘗起來微苦，帶一點柔和的美藍極味。這種味道把艾德侯腦海裡的古老記憶翻了出來──穴地裡吃過的飯、亞崔迪府邸裡的宴會……那是處處瀰漫著香料味的過往時光。

嚥下聖餅後，艾德侯發現大廳裡已陷入一片寂靜，靜得讓人透不過氣來；忽然，從雷托的帝輿傳來響亮的咔嗒聲。艾德侯扭頭循聲望去，是雷托打開輦床裡的一個暗格，拿出了一只水晶匣，匣子散發出藍灰色的幽光。雷托將匣子擱在輦床上，打開熒亮的匣蓋，取出一把晶刃匕。艾德侯立刻認出了這把刀──刀柄上鑲著綠寶石，柄端刻著一隻鷹。

是保羅─摩阿迪巴的晶刃匕！

艾德侯發現這把晶刃匕深深打動了自己，他緊盯著刀，彷彿這樣就能讓原主人復活。

雷托把刀高高舉起，展示它優雅的曲線和柔和的虹光。

「我們的護身符。」雷托說。

女人們保持靜默，聚精會神。

「摩阿迪巴的刀，」雷托說，「沙胡羅的牙。沙胡羅會回來嗎？」

臺下響起克制的喃喃應答聲，與先前的呼喊相比，更有一種深沉的力量。

「是的，陛下。」

艾德侯將目光轉回到魚言士一張張迷醉的面孔上。

「誰是沙胡羅？」雷托問。

低沉的喃喃聲再度響起：「是您，陛下。」

艾德侯暗自點頭。毫無疑問，雷托探掘到一個巨大的能量場，並以前所未有的手段將其釋放了出來。雷托曾談起過，然而與艾德侯在這間大廳裡的所見所感相比，那些話聽起來毫無意義。現在，雷托的話又在他腦子裡迴響起來，彷彿正是為了等待這一時刻，它們才會將真實的含意披掛在身上。艾德侯想起這番對話是在地下墓殿裡進行的，雷托似乎鍾愛那個陰溼的地方，而艾德侯卻特別反感──他厭惡千百年來積下的灰塵和一股久遠的腐敗氣味。

「我一直在塑造人類社會，已經努力了三千多年，我為整個人類打

開了一扇走出青春期的大門。」雷托當時說。

「您所說的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會有女子軍隊！」艾德侯抗議道。

「強姦不是女人的天性，鄧肯。你要求聽到性別造成的行為差異嗎？這就是一條。」

「別轉移話題！」

「我沒有轉移。強姦是男性軍事征服不可避免的獎賞。在強姦過程中，男性不必拋棄任何青春期幻想。」

艾德侯記得這句話讓自己火冒三丈。

「我的天堂美女會馴服男人。」雷托說，「這叫馴化，自古以來的生存需求讓女人學會了這一招。」

艾德侯無言地盯著雷托狀似兜帽的臉龐。

「去馴服，」雷托說，「去適應某種既定的生存模式。女人是在男人手底下學會這些的，現在反過來要教會男人。」

「但你說……」

「我的天堂美女們常常在一開始就獻身於某種形式的強姦，只為換取一種深層又有約束性的相互依賴關係。」

「該死！你……」

「約束，鄧肯！約束。」

「我不認為我受到約束……」

「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你頭腦裡的老思想與新思維是有差距的。」

雷托的話一瞬間幾乎沖走了艾德侯的所有情緒，只留下一種深深的失落。

「我的天堂美女教人如何成熟起來。」雷托說，「她們知道男性的成熟過程必須要有人監督。與此同時，她們自己也會成熟。最終，天堂美女成為妻子和母親，我們也戒除了扎根於青春期的暴力衝動。」

「我要親眼看到才會相信！」

「你會在『普享大典』上看到的。」

此刻，站在賽艾諾克大廳雷托的身邊，艾德侯不得不承認自己看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這股力量也許能創造雷托描繪的那種人類宇宙。

雷托將晶刃匕收入匣中，又把匣子放回輦床的暗格。女人們默默地

看著，連小孩也不發一聲──每個人都被大廳裡這股可感知的力量所懾服。

艾德侯低頭瞧著孩子們。雷托說過，這些孩子將被委以重任──不管男孩還是女孩，以後都會身居高位。男孩終其一生都會由女性主導，用雷托的話說：「從青少年平穩過渡到種男。」

魚言士和她們的子孫後代享受著「一種其他大部分人過不上的激情生活」。

厄蒂的孩子將來會怎麼樣？艾德侯不禁心想，我的前任是否也曾站在這裡，看著他的白袍妻子參加雷托的儀式？

雷托在這裡給了我什麼？

一個有野心的指揮官能依靠這支女子軍隊接管雷托的帝國。能嗎？不……只要雷托活著就不行。雷托說女人不具備軍事侵略性，「天性使然」。

他說：「這種心性不是我培養出來的。她們清楚每隔十年都要舉行一次皇家慶典，包括衛兵交接班，為新一代祝福，也為亡故的姊妹和愛人默哀。一場一場賽艾諾克以可預測的時間單位永無終結地舉辦下去，這種變化本身也成了固定不變的東西。」

艾德侯的視線從白袍女子和孩子們轉向那一片黑壓壓的沉默面孔。他對自己說，這支龐大的女性力量如蛛網般廣布於帝國，眼前只是其小小的核心。他相信雷托說的：

「這股力量非但不會減弱，反而每過十年就會增強。」

為了什麼目的？艾德侯自問。

他瞥見雷托向大廳裡的天堂美女抬起賜福的雙手。

「我們現在要從妳們中間走過。」雷托說。

臺下的人群分開一條小路，不斷向前延伸，彷彿某種自然災害中地面裂開的一條裂隙。

「鄧肯，你走在我前面。」雷托說。

艾德侯乾嚥了一下。他手撐平臺邊緣跳入空地，走進裂隙，他知道唯有如此方能結束這場考驗。

他飛快地向後瞟了一眼，只見雷托的帝輿依靠懸浮器威武地飄移下臺。

艾德侯轉回頭，加快了步伐。

人群中的小路開始收窄。在一片古怪的靜默氣氛中，女人一邊靠近，一邊目不轉睛地盯著她們的目標──先是艾德侯，再是他身後伊克斯帝輿上那具碩大的準沙蟲身軀。

艾德侯強自鎮定向前走去，各個方向都有女人伸過手來摸他、摸雷托，甚至光是摸一下帝輿。在這些觸摸中，艾德侯感覺到了壓抑的激情和有生以來最深切的恐懼。

28

關於領導，問題必然歸結為：誰來扮神？

—摩阿迪巴，「口述史」



赫薇．諾里跟隨一名年輕的魚言士傳令兵走在盤旋通往奧恩城地下深處的寬闊坡道上。她在節慶第三日午夜前接到了雷托皇帝的傳召，當時她正因為聽聞一件消息而心緒不寧。

她的第一助理奧思瓦．耶克不是一個好相處的男人—沙色頭髮，瘦長臉，一對眼睛從不長時間看著某樣東西，更絕不直視他說話對象的眼睛。耶克交給她一張微縮紀錄紙，說是「近期節慶城暴力事件匯總報告」。

她坐在書桌前，耶克站得離桌子很近，眉眼低垂，盯著她左邊的某個位置。他說：「魚言士正在全城屠殺幻臉人。」他看來並不震驚。

「為什麼？」她問。

「據說貝尼．忒萊素有行刺神帝之舉。」

一陣驚恐襲向她的全身。她往後一靠，環視著這間大使辦公室—這是個圓形房間，配一張半圓形書桌，打磨得發亮的桌面下暗藏多種伊克斯設備的控制器。暗色調裝潢頗符合機要之處的氛圍，棕色木製嵌板下藏有防監聽監視裝置，整個房間不設窗戶。

赫薇盡力掩飾心中的不安，抬眼看著耶克問道：「那麼雷托皇帝……」

「行刺活動似乎對他毫無影響。不過這也許可以解釋那場鞭刑。」

「也就是說你認為忒萊素人確實圖謀行刺？」

「是的。」

這時出現一名雷托皇帝派來的魚言士，接待室剛一通報她就進門了。有個貝尼．潔瑟睿德的乾癟老太太跟在後面，魚言士介紹她是「安

蒂克聖母」。安蒂克專注地盯著耶克。長著一張嬌嫩娃娃臉的年輕魚言士傳話道：

「陛下命我重複他說過的一句話：『我一傳妳，就必須立即回來。』現在他傳妳去。」

就在魚言士說話的當下，耶克開始煩躁不安。他四處亂看，似乎在房間裡找某種並不存在的東西。赫薇在外衣上加了件深藍色袍子，囑咐耶克待在辦公室裡等她回來。

使館外的橙色夜燈下，街道一反常態空空蕩蕩，安蒂克看著魚言士，只說了聲「沒錯」，就離開她們了。魚言士把赫薇從杳無人跡的街上帶到一棟無窗的高樓，那條螺旋陡坡就直通此樓的地下室。

走在這條曲折窄小的坡道上，赫薇感到一陣陣暈眩。明亮的迷你白色燈球飄浮在樓梯井，照耀著葉片巨大的紫綠色藤蔓植物。這種植物攀懸在閃閃發光的金絲上。

這條坡道柔軟的黑色路面吸收了腳步聲，反而讓赫薇對袍子輕微的窸窣聲更加敏感。

「妳要帶我去哪裡？」赫薇問。

「去見陛下。」

「這我知道，但他在哪裡？」

「在他的私人宮殿。」

「深得可怕。」

「是的，陛下喜歡地下深處。」

「這樣轉啊轉的，把我搞得頭都暈了。」

「不看那些藤蔓的話會舒服一點。」

「這是什麼植物？」

「這叫藤縈，應該沒有任何氣味才對。」

「我沒聽說過。是從哪裡來的？」

「只有陛下知道。」

兩個人陷入沉默，繼續前行。赫薇試著理了理心思。神帝讓她充滿了悲傷，她能感覺到他體內的那個男人，那個本來應該存在的人。一個人為什麼要選擇這樣的人生道路呢？有人知道嗎？莫尼奧知道嗎？

也許鄧肯．艾德侯知道。

她的思路轉到了艾德侯身上。他真有魅力，男人味十足！她覺得自己深受吸引。要是雷托擁有艾德侯的身體和外表就好了。但想到莫尼奧，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她看著魚言士的脊背。

「能跟我說說莫尼奧嗎？」赫薇問。

魚言士扭頭瞥了一眼，淡藍色的眼睛露出怪異的神情──恐懼，或是一種古怪的敬畏。

「怎麼了嗎？」赫薇問。

魚言士轉過頭去看著腳下的螺旋坡道。

「陛下說你會打聽莫尼奧的事。」她答。

「那就跟我談談他。」

「要說什麼呢？他是陛下最親密的心腹。」

「連鄧肯．艾德侯也比不了？」

「嗯，是的。莫尼奧是亞崔迪家的人。」

「莫尼奧昨天來找過我。」赫薇說，「他說我應該對神帝有所了解。還說神帝能做任何事，任何他認為有益的事。」

「很多人都相信這一點。」魚言士說。

「妳不信？」

就在赫薇問話的同時，坡道拐完了最後一個彎，前方幾步遠就是一間連著拱門的小前廳。

「陛下馬上會接見妳。」魚言士說完轉身爬上坡道，沒有回答自己究竟信不信。

赫薇穿過拱門，發現自己來到一間天花板低矮的廳堂，面積也比覲見廳小得多。這裡的空氣清新而乾燥，隱藏在天花板角落裡的光源散發淡黃色光芒。她讓眼睛適應一下昏暗的照明，注意到地毯和軟墊散亂地圍著一小堆物體……當這堆東西動起來，她不禁用手捂住了嘴，原來這正是乘在帝輿上的雷托，只是他所待的位置凹陷。她立刻領悟出這間屋子的設計用意，是為了緩解來客心中的壓迫感，並降低雷托自身的高度，使他顯得不那麼盛氣凌人。由於他的體長和體重過於驚人，只能依靠陰影加以掩飾，同時還要將燈光聚焦於臉孔和雙手。

「來，坐下。」雷托用親切而低沉的嗓音說道。

赫薇走到距雷托面部僅數公尺遠的一張紅墊子旁，坐了上去。

雷托喜形於色地看著她走過來。她穿著一件暗金色長袍，頭髮編成辮子束在腦後，讓她的臉龐顯得清純而天真。

「我已經把您的訊息送到伊克斯星了。」她說，「我還告訴他們您想知道我的年齡。」

「他們也許會答覆，」他說，「甚至可能說真話。」

「我想了解我的出生時間和當時的所有情況，」她說，「但不知為什麼您也會感興趣。」

「我對關於妳的一切都感興趣。」

「他們不會樂見您任命我為終身大使。」

「妳的上司是既拘謹又放縱的奇怪混合體。」他說，「我不太能容忍傻瓜。」

「您覺得我是傻瓜，陛下？」

「馬爾基不傻，妳也不傻，親愛的。」

「我好多年沒聽到叔叔的消息了，有時我都懷疑他是不是還活著。」

「或許我們也能打聽到他的音信。馬爾基曾不曾和你提起我的塔基亞措施？」

她想了一下，說：「是不是古弗瑞曼人也叫它凱特曼？」

「沒錯。是指一個人在面臨危險時隱瞞身分的自保行為。」

「我想起來了。他跟我說過您用筆名撰寫歷史，有些還非常有名。」

「我們就是在那時談論到塔基亞的。」

「您為什麼要提到這個，陛下？」

「為了避開其他話題。妳知道諾亞．阿克賴特的書是我寫的嗎？」

她忍俊不禁。「真有趣，陛下。我的功課就包括閱讀他的生平。」

「那也是我寫的。妳的任務是從我這裡挖掘什麼祕密？」

聽到雷托巧妙改變話題，她連眼睛都沒有眨一下。

「他們對陛下宗教的內部運作機制很好奇。」

「是嗎？」

「他們想知道您是怎麼從貝尼．潔瑟睿德手裡奪取宗教控制權的。」

「想必他們自己企圖重演歷史？」

「我肯定他們有這種想法，陛下。」

「赫薇，妳作為伊克斯人的代表可不稱職喔。」

「我是您的僕人，陛下。」

「妳自己不好奇嗎？」

「我怕我的好奇會讓您心煩。」她說。

雷托盯了她一會兒，說：「我明白了。是的，妳說得對。我們應當暫時避免更親密的談話。妳想要我談談女修會嗎？」

「是的。您知道我今天碰上了一個貝尼．潔瑟睿德使團的人嗎？」

「應該是安蒂克。」

「我覺得她很嚇人。」她說。

「妳一點也不用怕安蒂克。是我派她去使館的。妳知道使館已經被幻臉人占領了嗎？」

赫薇倒抽一口涼氣，只覺寒意襲上心頭，但還是鎮定了下來。「奧思瓦．耶克？」她問。

「妳也曾懷疑？」

「我只是不喜歡他，我聽說……」她聳聳肩，接著又回到了現實，「他怎麼了？」

「本尊？他死了。幻臉人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不留活口。魚言士收到我的明確指令了，妳的使館裡一個活的幻臉人也不能留下。」

赫薇沉默了，臉頰上流下兩行清淚。街道上為什麼空空蕩蕩，安蒂克為什麼神神祕祕地說了聲「沒錯」，現在都有了解釋。許多事都清楚了。

「我會派魚言士協助妳工作，直到妳安排好其他人選。」雷托說，「魚言士會好好保護妳。」

赫薇甩掉臉上的眼淚。伊克斯星的審問官要對忒萊素人大發雷霆了。伊克斯人會相信她的報告嗎？所有使館工作人員都被幻臉人取而代之了！難以置信。

「全都死了？」她問。

「幻臉人沒有理由留下活口。妳會是下一個。」

她打了個冷顫。

「他們延遲了行動，」他說，「因為他們認為必須極為精確地複製妳，才能瞞過我。他們不太清楚我的本事。」

「那麼安蒂克……」

「女修會和我都有識別幻臉人的能力。安蒂克……嗯，她自然精於此道。」

「沒人信任忒萊素人。」她說，「為什麼不早點把他們清除掉？」

「專業人員有他們的作用，但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妳讓我吃驚了，赫薇。我沒料到妳也會有這麼血腥的想法。」

「忒萊素人……他們太殘忍了，不能算人。他們不是人！」

「我向妳保證，人類可以一樣殘忍。我自己有時候就很殘忍。」

「我知道，陛下。」

「被激怒的時候。」他說，「不過我唯一考慮過消滅的群體是貝尼．潔瑟睿德。」

她驚愕得啞口無言。

「她們離自己應該成為的樣子是那麼近，然而又是那麼遠。」他說。

她回過神來，說：「但『口述史』說……」

「聖母的宗教，沒錯。她們曾經針對特定的社會設計特定的宗教，並稱之為工程。妳對此有什麼看法？」

「冷酷無情。」

「的確如此。她們自食其果了。儘管多次嘗試大規模推行普世教會主義，全帝國依然充斥著無數的大神、小神和自詡的先知。」

「是您改變了局面，陛下。」

「在一定程度上。不過這些神很頑固，赫薇。我的一神教雖然占了主導地位，但原來的諸神仍然存在，祂們披著各種偽裝鑽到檯面下了。」

「陛下，我感覺您的話……跟……」她搖了搖頭。

「跟女修會一樣工於算計？」

她點點頭。

「是弗瑞曼人神化了我父親，偉大的摩阿迪巴，儘管他其實不喜歡被稱作偉大。」

「但弗瑞曼人的作為……」

「弗瑞曼人的作為正確嗎？我最親愛的赫薇，他們善於捕捉運用權力的機會，也渴望保持自身的優勢地位。」

「我覺得這……讓人不安，陛下。」

「我能理解。造一個神居然這麼簡單，好像任何人都能辦到，妳難以接受。」

「這聽起來實在是太隨便了，陛下。」她的聲音顯得既遙遠又費勁。

「我向妳保證，其實任何人都做不到。」

「但您暗示您的神性是繼承自……」

「千萬不要對魚言士說這話。」他說，「異端邪說會引起她們的激烈反應。」

她乾嚥了一下。

「我說這些全是為了保護妳。」他說。

她輕聲道：「謝陛下。」

「我告訴我的弗瑞曼人，我不能再為部落提供死亡之水了，那時就是我神性的開端。妳知道死亡之水嗎？」

「沙丘時代從死者屍體回收的水。」她答。

「啊，你讀過諾亞．阿克賴特的書。」

她擠出一絲笑容。

「我對弗瑞曼人說，死亡之水將供奉一位無名的至高神。但我會把這水的掌控權授予弗瑞曼人。」

「在那些日子水一定是非常珍貴的。」

「非常珍貴！我作為無名神的代表，間接掌管珍貴的水將近三百年。」

她咬著下嘴唇。

「聽上去還像算計嗎？」他問。

她點點頭。

「確實如此。在奉獻我妹妹的水時，我表演了一個奇蹟。從珈尼的水甕裡傳出所有亞崔迪家的人的說話聲。這時，我的弗瑞曼人發現我就是他們的至高神。」

赫薇嗓音裡充滿惶惑，戰戰兢兢地問道：「陛下，您在告訴我其實您並不是神嗎？」

「我在告訴妳我不跟死亡玩捉迷藏。」

赫薇凝視了他幾分鐘才作出回應，不僅讓他確信赫薇已領會了他的深意，也進一步顯露了她的關愛。

「您的死跟別人的死不會一樣。」她說。

「可愛的赫薇。」他咕噥了一聲。

「我想知道您不怕受到真正的至高神的批判嗎？」她說。

「妳在批判我嗎，赫薇？」

「不，我只是為您擔心。」

「想想我將要付出的代價吧。」他說，「我的意識將分散，關押在我的每一後裔之中，他們會感到迷失而無助。」

她雙手捂住嘴，盯著他。

「這種恐怖是我父親不敢面對而且盡力避免的：一個失明的自我無休無止地分裂再分裂。」

她放下雙手，悄聲問：「那時您還有意識嗎？」

「在某種程度上有……但發不出聲音。每一條沙蟲、每一條沙鱒都會帶上我的一顆意識之珠──我有知覺但連一個細胞也控制不了，我的意識將沉浸在一個無盡的夢中。」

她不寒而慄。

雷托看到她正努力理解這種存在。當他的自我分裂成千千萬萬個碎片，仍在拚命控制愈來愈不聽使喚的伊克斯思錄機，這最終的喧囂場面她想像得出嗎？在那可怕的分裂結束之後一切驟然歸於死寂，她又能體會得到嗎？

「陛下，要是我洩漏這個祕密，他們會拿來對付您的。」

「妳會洩漏嗎？」

「當然不會！」她緩緩搖著頭。他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可怖的蛻變？就沒有其他出路嗎？

片刻後，她說：「記錄您思想的那種機器，不能改造一下用來……」

「來記錄一百萬個我？十億個我？比十億還多的我？我親愛的赫

薇，沒有一顆意識之珠代表真正的我。」

她的兩眼溼潤了。她眨眨眼，深吸了一口氣。雷托看出來這是貝尼．潔瑟睿德讓自己保持鎮定的訓練手法。

「陛下，您讓我害怕極了。」

「而妳不理解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有可能理解嗎？」

「喔，是的。能理解的大有人在，但他們理解之後會怎麼做，又是另一回事了。」

「您會指導我應該怎麼做嗎？」

「妳已經知道了。」

她靜靜地想了想，說：「與您的宗教有關係。我能感覺到。」

雷托微微一笑。「妳的伊克斯主子把妳這件無價之寶獻給我，為此我能原諒他們幾乎任何事。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6]」

她將坐墊上的身軀前傾，湊近雷托。「告訴我您宗教的內部運作機制。」

「妳很快就會全面了解我的，赫薇。我保證。只需要記住，遠祖的太陽崇拜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

「太陽……崇拜？」她坐直身體。

「太陽控制一切運動但不能觸碰──它就是死亡。」

「您的……死亡？」

「所有宗教都像一顆行星圍繞著太陽旋轉，行星必須利用太陽的能量，必須依靠它確保自身生存。」

她的聲音幾乎像耳語：「您在您的太陽裡看到了什麼，陛下？」

「一個開著許多扇窗的宇宙，我可以向內窺視。窗內顯現什麼，我就看見什麼。」

「未來？」

「宇宙本質上是沒有時間的，也可以說，它包含一切時間和一切未來。」

「那麼這是真的了。」她說，「您看到了某個場景，必須藉由這個──」她指了指他那具長長的分節身軀，「來避免那場景出現。」

「妳內心有沒有些微感覺，覺得這可能是神聖的，即使只有一點點

也好？」他問。

她只得點了點頭。

「如果妳和我一同分擔，」他說，「我警告妳，這會成為一個可怕的負擔。」

「這樣能減輕您的負擔嗎，陛下？」

「不會，但能讓我好受些。」

「那我願意分擔。請告訴我，陛下。」

「還不到時候，赫薇。妳必須再耐心等待一段時間。」

她忍住失望，嘆了口氣。

「單純是因為我的鄧肯．艾德侯愈來愈沒耐心了。」雷托說，「我必須先處理他。」

她向後一瞥，小廳裡沒有別人。

「您希望我這就離開嗎？」

「我希望妳永遠不離開我。」

她盯著他，他目光灼灼，表情流露出飢渴的空虛，讓她悲從中來。「陛下，您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祕密告訴我呢？」

「我不會要求妳做神的新娘。」

她驚訝地瞪大了眼睛。

「別回答。」他說。

她幾乎沒動腦袋，只用目光掃視著暗影裡那具長長的軀體。

「不必在我身上尋找那個已經不存在的部分。」他說，「我已經無法享受某些肉體歡娛。」

她把目光轉向他兜帽狀的臉龐，看著臉頰上的粉紅色皮膚，這是異類軀殼中極為醒目的人類特徵。

「假如妳想要孩子，」他說，「我只要求妳，由我來選擇父親。不過我現在還沒要求妳做任何事。」

她的聲音很微弱。「陛下，我不知道怎麼……」

「我馬上就會回帝堡。」他說，「妳到那裡來見我，我們再談。到時候我會告訴妳我要避免的是什麼。」

「我很害怕，陛下，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這麼害怕。」

「別怕我。我只會對妳好，我的好赫薇。至於其他危險，我的魚言

士會用生命來保護妳。她們不敢讓妳受到傷害！」

赫薇站起身來，瑟瑟發抖。

看見這番話對她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雷托感到痛苦。赫薇的眼裡閃著淚光，她攥緊雙拳，想止住顫抖。雷托知道她願意去帝堡跟自己再度會面。不管他要求什麼，她都會像魚言士那樣回應：

「是，陛下。」

雷托覺得，如果她能跟自己調換位置，挑起他的重擔，她會願意挺身而出。正因為做不到，才更增添了她的痛苦。她擁有源自深度敏感的智慧，而又毫無馬爾基的享樂主義弱點。她完美得令人害怕。她的每一處細節都確證了雷托的想法：她精準符合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假如他成長為正常的男人，她就是他希望得到（不！是必須得到！）的那個配偶。

伊克斯人清楚這一點。

「退下吧。」他輕聲說。

6

出自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節。—編注

29

對於人民我亦父亦母。我了解出生與死亡的狂喜，我也通曉你必須學習的那些模式。難道我沒有迷醉地徜徉在宇宙的各種形態之中嗎？有！我見過你在亮光裡的剪影。如今你說你能看見和感知的那個宇宙，是我的夢。我對其傾注全力，我無所不在。你就是這樣誕生的。

——《失竊的日記》



「魚言士告訴我，賽艾諾克一結束你就立刻去了帝堡。」雷托說。

他用責備的目光盯著艾德侯，艾德侯站的位置離一小時前赫薇坐的地方不遠。只有短短一小時──但雷托覺得空虛不已，彷彿過了幾個世紀。

「我需要時間思考。」艾德侯說。他瞧著帝輿所占的那個陰暗的大坑。

「還有跟希歐娜談話？」

「是的。」艾德侯抬眼看雷托的臉。

「但你還找了莫尼奧。」雷托說。

「我的每個動作她們都要彙報嗎？」艾德侯問。

「並不是每個動作。」

「有時候人需要獨處。」

「當然。但不要責怪魚言士，她們是在關心你。」

「希歐娜說她要面臨考驗！」

「這就是你找莫尼奧的原因？」

「是什麼考驗？」

「莫尼奧清楚。我假設這就是你想見他的原因。」

「你不會假設！而是知道。」

「賽艾諾克讓你心煩了，鄧肯。我覺得很抱歉。」

「你有一點點了解我……在這裡的感受嗎？」

「甦亡人的人生不是一帆風順的。」雷托說，「有些甦亡人尤其命運多舛。」

「我不需要這種幼稚的哲學！」

「那你需要什麼，鄧肯？」

「我需要知道某些事實。」

「比如？」

「我不理解你周圍的任何一個人！莫尼奧面不改色地告訴我，希歐娜是要顛覆你的一個叛亂分子。他的親生女兒！」

「當年莫尼奧也是反叛者。」

「明白我的意思了嗎？你也考驗過他？」

「是的。」

「你會考驗我嗎？」

「我正在考驗你。」

艾德侯瞪著他說：「我不理解你的政府、你的帝國、你的一切。我了解得愈多，愈是不明白到底是什麼狀況。」

「你真幸運，發現了智慧的真諦。」雷托說。

「什麼？」艾德侯憋了一肚子火，這一聲喊猶如戰場上的怒吼，迴蕩在這個小房間裡。

雷托微微一笑。「鄧肯，我沒告訴過你嗎？當你自以為了解什麼的時候，恰好完全堵塞了求知的通道。」

「那麼告訴我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的朋友鄧肯．艾德侯正在培養新習慣。他在學習永遠都要把目光越過自認為了解的事物，去探求未知。」

「好吧，好吧。」艾德侯邊說邊慢慢點頭，「那麼是怎樣的未知把我捲進那個什麼賽艾諾克的？」

「我在鞏固魚言士與衛隊指揮官之間的關係。」

「而我不得不趕走她們！送我去帝堡的那支衛隊想在中途開一場縱欲派對。還有你派去帶我回來的那些人……」

「她們知道我多想看到鄧肯．艾德侯的孩子。」

「該死！我不是你的種男！」

「不必大喊大叫，鄧肯。」

艾德侯深吸了幾口氣，說：「我對她們說『不』之後，一開始她們顯得挺委屈，接著就把我當成該死的——」他搖了搖頭，「聖人之流。」

「她們不服從你？」

「她們什麼也不問……除非有違你的命令。我是不想回這裡的。」

「但她們還是帶你回來了。」

「你清楚得很，她們不會不聽你的！」

「我很高興你能來，鄧肯。」

「喔，我能看出來！」

「魚言士知道你有多特別，也知道我有多器重你，我又是多麼虧欠你。關於我和你，永遠不存在服從和不服從的問題。」

「那是什麼問題？」

「忠誠。」

艾德侯陷入深思。

「你感覺到賽艾諾克的力量了嗎？」雷托問。

「莫名其妙的東西。」

「那你為什麼被它搞得心煩意亂？」

「你的魚言士不是軍隊，她們是警察。」

「我以自己的名義保證，不是這樣的。警察不可避免會走向腐敗。」

「你用權力來誘惑我。」艾德侯憤憤地說。

「那就是考驗，鄧肯。」

「你不信任我？」

「我信任你對亞崔迪氏族的忠誠，毫不懷疑。」

「那談什麼腐敗和考驗？」

「是你在怪我豢養了一隊警察。警察總是見證罪犯的滋生，要是哪個警察看不出權力正是最大的犯罪溫床，那他一定是愚鈍到家了。」

艾德侯舔了舔嘴唇，滿臉迷惑地盯著雷托。「但道德規訓……我是指，法律……監獄……」

「假如違法不屬於罪惡，法律和監獄還有什麼用？」

艾德侯將腦袋微微向右揚起。「你是在說你那該死的宗教是……」

「懲罰罪惡有時需要大動干戈。」

艾德侯豎起拇指，越過肩頭指了指門外。「那麼人們對死刑議論紛紛……還有鞭刑和……」

「只要可行，我就會試著免去無謂的法律和監獄。」

「你必須設立一些監獄！」

「是嗎？監獄唯一的作用就是展示法庭和警察正在發揮作用的假象。一種就業保障而已。」

艾德侯微轉身，伸出食指指著他進屋時穿過的那道門。「你把一顆顆星球都變成了十足的監獄！」

「你要是心裡有這種幻象，我猜你會把任何地方都想像成監獄。」

「幻象！」艾德侯垂下手，驚愕而立。

「是的。你提到監獄、警察、法律這些完美幻象，在它們背後運轉的是一個發達的權力結構。很顯然，這個結構凌駕於自己的法律之上。」

「那麼你覺得犯罪問題可以……」

「不是犯罪，鄧肯，是罪惡。」

「所以你認為你的宗教能……」

「你有沒有注意到最嚴重的罪惡是什麼？」

「什麼？」

「企圖腐蝕我的政府官員，還有政府官員自身的墮落。」

「是什麼樣的墮落？」

「本質上說，就是看不見也不崇拜雷托的神聖性。」

「你？」

「我。」

「可你一開始就對我直說……」

「你覺得我不相信自己的神性嗎？小心點，鄧肯。」

艾德侯用憤怒而平直的語調說：「你說過，我的任務包括幫你保守祕密，還有你……」

「你不知道我的祕密。」

「還有你是一個暴君？這沒有……」

「神的權力比暴君更大，鄧肯。」

「我不愛我聽到的這些。」

「亞崔迪氏族什麼時候要求你愛自己的工作？」

「你要我領導你的魚言士，而她們既是法官，又是陪審團，還是劊子手……」艾德侯煞住話頭。

「怎麼了？」

艾德侯仍未開口。

雷托看了看他倆之間的距離，頓感心寒，相距那麼短，然而又那麼長。

這就像反覆拉動釣線上的魚，雷托想，在這場角力中，你必須估量每個部分的斷裂點。

艾德侯的問題是，只要一進到網子裡，就會加快滅亡的速度。而這次比以前來得更快。雷托不由得傷感起來。

「我不會崇拜你的。」艾德侯說。

「魚言士能看出來你有特別豁免權。」雷托說。

「就像莫尼奧和希歐娜？」

「區別很大。」

「這麼說叛黨屬於特殊情況。」

雷托露齒一笑。「所有我最信任的官員都當過叛黨。」

「我不是……」

「你是叛黨中的佼佼者！你幫助亞崔迪氏族從一個帝王手裡奪取了整個帝國。」

艾德侯沉思起來，顯得眼神恍惚。「確實是。」他猛一搖頭，彷彿要把什麼東西甩出去腦袋，「看看你對這個帝國都幹了什麼！」

「我在裡面創建了一種模式，一種典範的模式。」

「你愛怎麼說怎麼說吧。」

「資訊會在模式中僵化，鄧肯。我們可以用一種模式解決另一種模式。流動的模式是最難以識別和理解的。」

「又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犯過同樣的錯。」

「你為什麼叫忒萊素人復活我──一個甦亡人接著一個甦亡人？這裡

面有什麼模式？」

「因為你擁有那麼多優點。我要讓我父親來說話。」

艾德侯抿緊了嘴唇。

雷托開始用摩阿迪巴的聲音說話，連兜帽狀的臉龐都模仿起了他父親的面容。「你是我最忠誠的朋友，鄧肯，連葛尼．哈萊克都比不上你。但我已經成為過去了。」

艾德侯費力地乾嚥了一下。「看看你幹的事！」

「有違亞崔迪氏族的本質？」

「你說得對極了！」

雷托恢復了自己的聲音。「但我仍然是亞崔迪家的人。」

「真的嗎？」

「我還能是什麼人呢？」

「我也想知道！」

「你覺得我在玩文字和聲音的遊戲？」

「那你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我在保護生命，同時為下一個週期打基礎。」

「你靠殺戮來保護生命？」

「死亡常常有利於生存。」

「亞崔迪家的人不會這麼想！」

「恰恰相反。我們經常看到死亡的價值。而伊克斯人從來看不到這種價值。」

「伊克斯人跟這個有什麼關……」

「大有關係。他們會造一臺機器來掩蓋別的陰謀詭計。」

艾德侯若有所思地說：「這就是那位伊克斯大使被派來的原因？」

「你見過赫薇．諾里。」雷托說。

艾德侯朝上指著說：「我來的時候她剛好離開。」

「你跟她說話了？」

「我問她在這裡幹什麼。她說她在選邊站。」

雷托爆發出一陣大笑。「喔，我的天。」他說，「她太棒了。她透露自己選哪邊了嗎？」

「她說她現在事奉神帝。當然，我不相信。」

「但你應該相信她。」

「為什麼？」

「啊，是啊。我忘了連我祖母潔西嘉女士你都曾經懷疑過。」

「我有充分的理由！」

「你也懷疑希歐娜嗎？」

「我開始懷疑所有人了！」

「而你還說不知道自己對我有什麼價值。」雷托責怪道。

「希歐娜的事又怎麼說？」艾德侯問，「她說你要我們倆……我是說，該死的……」

「希歐娜有一點你要絕對相信，那就是她的創造力。她能創造美麗的新事物。人總要相信真正的創造力。」

「甚至包括伊克斯人的陰謀詭計？」

「那不是創造力。人總是可以辨識出創造力，因為它光明正大地顯露出來。而鬼鬼祟祟的舉動則會完全暴露另一股勢力的存在。」

「那麼你不信任這位赫薇．諾里囉，但你……」

「錯了，我信任她，原因正是我剛才告訴你的。」

艾德侯眉頭緊鎖又舒展，他嘆了口氣。「我最好跟她變熟絡點。既然她是你……」

「不！你離赫薇．諾里遠一點。我對她另有打算。」

我把我心中的城市經驗隔離開來，近距離審視。城市這一概念讓我著迷。生物群落若未形成功能性、互助性的社會共同體，必將導向一場大災難。許多世界沒有相互關聯的社會結構，變成單一化生物群落，最終走向毀滅。考察人口高度密集的環境便知箇中原因。貧民區就是一種具有毀滅性的存在，人口密度過大所產生的心理壓力日積月累終歸要爆發。建立城市的宗旨是管控這些壓力，城市在摸索中嘗試的各種社會形態值得我們研究。記住，任何社會秩序的形成必然伴隨著某種惡意，因為人造實體必須為其自身的存在而鬥爭。專制制度和奴隸制度總是在其邊緣盤旋不去，然後會發生大量流血事件，於是就需要制定法律。法律衍生出自己的權力結構，製造更多的流血事件與新的不公現象。救治這種創傷要靠合作而非衝突。誰號召合作，誰就是救世者。

——《失竊的日記》



莫尼奧帶著明顯的不安走進雷托的小廳。其實他還比較能接受這個面見地點，因為神帝的帝輿停放在凹坑裡，蟲子不太容易發起致命攻擊；還有一點不可否認的是，雷托允許他乘伊克斯升降機下來，不用沒完沒了地走坡道。然而莫尼奧有預感，他在這天早上帶來的消息一定會刺激到「沙蟲神」。

怎麼稟報呢？

黎明剛過去一小時，今天是節慶第四日，想到這場磨難已近尾聲，莫尼奧才略感寬心。

莫尼奧進入小廳時雷托已經有了動靜。燈光按雷托的指令點亮了，只聚焦在他自己的臉上。

「早安，莫尼奧。」他說，「侍衛說你堅持要馬上進來。出了什麼

事？」

經驗告訴莫尼奧，倘若不加克制，說得太多太快，就會有危險。

「我跟安蒂克聖母見過面。」他說，「雖然她藏得很深，但我確定她是晶算師。」

「是的。貝尼．潔瑟睿德總是有不服從我的時候，這種違命倒讓我覺得好笑。」

「那麼您不會懲罰她們了？」

「莫尼奧，從根本上來說，我是人民唯一的家長。家長必須恩威並施。」

他心情不錯，莫尼奧想。他輕輕嘆了口氣，雷托見狀微微一笑。

「我對安蒂克說，您已下令特赦幾名落網的幻臉人，她表示反對。」

「我要在節慶中用上他們。」雷托說。

「陛下？」

「我之後會告訴你。先說說你現在急著帶給我的消息吧。」

「我……嗯……」莫尼奧咬著上嘴唇，「忒萊素人為了討好我，特別喋喋不休。」

「當然是這樣。他們揭露了什麼祕密？」

「他們……嗯，為伊克斯人提供過指導和設備，足以製造一個……嗯，不能說是甦亡人，連複製人也算不上。也許我們應該用忒萊素人的術語：一個細胞重組體。這個……嗯，實驗是在某種防護裝置裡進行的，宇航公會的人向他們保證說您的預知力無法穿透進去。」

「那麼結果呢？」雷托覺得這句問話投進了冰冷的真空。

「忒萊素人不確定，因為不讓他們旁觀。不過，他們的確看到馬爾基進了這個……嗯，艙室，而出來的時候多了個嬰兒。」

「沒錯！我就知道！」

「您知道？」莫尼奧糊塗了。

「靠推理。這一切發生在二十六年前？」

「是的，陛下。」

「他們認為那個嬰兒就是赫薇．諾里？」

「他們不確定，陛下，但……」莫尼奧聳了聳肩。

「也難怪。你得出了什麼結論，莫尼奧？」

「新任伊克斯大使懷有不可告人的企圖。」

「當然是這樣。莫尼奧，你不覺得奇怪嗎？赫薇，溫柔的赫薇跟可怕的馬爾基簡直是正反兩面，處處相反，包括性別。」

「我沒想到這一點，陛下。」

「我想過。」

「我會立即把她遣返伊克斯星。」莫尼奧說。

「你不能這麼做！」

「但要是他們……」

「莫尼奧，據我觀察，遇到危險的時候你很少轉身背對。別人經常這麼做，但你很少這樣。你為什麼要讓我做這麼愚蠢的動作呢？」

莫尼奧乾嚥了一下。

「好。只要你能體認到錯誤，我就很欣慰。」雷托說。

「謝陛下。」

「我還欣賞你表達謝意的誠摯態度，就像你剛才那樣。那麼，你聽到這些消息的時候，安蒂克也在場嗎？」

「照您吩咐安排的，陛下。」

「好極了，這樣會熱鬧一點。你現在馬上去赫薇小姐那裡，說我要立即見她。她會感到不安。她本來以為要等到我回帝堡後才會召見。我要你安撫她，減輕她的擔憂。」

「我該怎麼做，陛下？」

雷托哀傷地說：「莫尼奧，自己擅長的事怎麼還問別人的意見？把我的善意傳達給她，安撫她，帶她過來。」

「是，陛下。」莫尼奧彎腰退後一步。

「等等，莫尼奧！」

莫尼奧一下停住了動作，兩眼緊盯雷托的面孔。

「你心裡有疑惑，莫尼奧。」雷托說，「有時候你不知道怎麼看待我。我不是全知全能的嗎？你給我帶來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心裡納悶：他是不是已經知道了？如果他已經知道了，我還費什麼事呢？但我還是命令你彙報這類消息，莫尼奧。你一向遵命行事，難道沒有從中受到點啟發嗎？」

莫尼奧剛要聳肩，但止住了。他的嘴唇在發抖。

「時間跟空間一樣，莫尼奧。」雷托說，「任何事物都與你當下所處的位置還有你的所見所聞密切相關。對事物的判斷依靠的是意識本身。」

經過長時間沉默，莫尼奧大著膽子問：「就這些了嗎，陛下？」

「不，不止這些。宇航公會的信使今天會交給希歐娜一個包裹。不可干涉包裹的遞送，明白嗎？」

「包裹裡有……有什麼，陛下？」

「一些譯文，是我希望她讀到的材料，你不能干涉。包裹裡沒有美藍極。」

「您怎……怎麼知道我擔心裡面有……」

「因為你害怕香料。它能延長你的壽命，但你拒絕服用。」

「我害怕它的其他作用，陛下。」

「慷慨的大自然裁定美藍極能幫助一部分人探究深不可測的精神世界，而你卻害怕？」

「我是亞崔迪家的人，陛下！」

「啊，沒錯，對於亞崔迪家的人，美藍極能藉由特殊的內省過程啟動時間的祕密。」

「我只需要記得您考驗我的方式，陛下。」

「你看不出來自己必須會感知到黃金之路嗎？」

「我不害怕這個，陛下。」

「你害怕其他意外，那些促使我作出決定的東西。」

「我只要看著您，陛下，就能體會那種恐懼。我們亞崔迪家的人……」他打住話頭，覺得嘴巴發乾。

「你不想要聚在我心中的祖先和其他人的記憶！」

「有時……有時，陛下，我覺得香料是對亞崔迪氏族的詛咒！」

「你寧可從來沒出現過我這個人嗎？」

莫尼奧沒有作聲。

「但美藍極自有它的價值，莫尼奧。宇航領航員需要它。沒有美藍極，貝尼．潔瑟睿德會退化成一幫哭哭啼啼的沒用女人！」

「有它沒它我們都得活下去，陛下。我心裡有數。」

「很有見地，莫尼奧。但你選擇不靠它活。」

「我不能這樣選擇嗎，陛下？」

「目前可以。」

「陛下，您是什麼……」

「美藍極在通用凱拉赫語中有二十八個同義詞。它的用途、溶液、保存年代，是合法購買的、偷來的還是征服後占有的，是男方的彩禮還是女方的嫁妝，諸如此類，都可以用來稱呼美藍極。你怎麼理解這種現象，莫尼奧？」

「我們有許多選擇，陛下。」

「只有香料存在這種情況嗎？」

莫尼奧皺眉思索了一下，說：「不。」

「你很少在我面前說『不』。」雷托說，「我喜歡你嘴唇吐出這個字的樣子。」

莫尼奧刻意地笑了笑，看上去只是抽了一下嘴角。

雷托快速地說：「好了！你立刻去找赫薇小姐。臨走前我再給你一個建議，也許用得上。」

莫尼奧認真地盯著雷托的臉孔。

「藥物知識大部分源於男性，因為男性更愛冒險—這是男性攻擊性的自然產物。你讀過《奧蘭治合一聖書》，應該了解夏娃和蘋果的故事。其中有個有趣的細節：夏娃並不是先摘蘋果吃的人。先吃的是亞當，吃下之後，他還學會了嫁禍給夏娃。這個故事暗示我們的社會必然會出現人以群分的結果。」

莫尼奧把腦袋微微向左傾。「陛下，這對我有什麼幫助？」

「這能幫助你與赫薇小姐打交道！」

31

宇宙獨一無二的多重性深深吸引著我。這是一種極致之美。

——《失竊的日記》



雷托聽到前廳裡響起莫尼奧的聲音，接著赫薇步入了小覲見室。她下穿淡綠色寬鬆馬褲，腳踝處用搭配涼鞋的墨綠色蝴蝶結紮緊。黑色斗篷裡面穿著一件同樣是墨綠色的寬鬆外衣。

她走近雷托時顯得神色鎮定，自顧自坐了下來，挑的是金色坐墊而不是上次那個紅色的。莫尼奧不到一小時就把她帶來了。雷托敏銳的聽覺留意到莫尼奧在前廳發出坐立不安的聲音，於是示意人關閉拱廊的門。

「莫尼奧有煩心事。」赫薇說，「他在我面前費了好大工夫來掩飾，但他愈安撫我，就愈讓我覺得好奇。」

「他沒有嚇到妳吧？」

「喔，沒有。不過他確實說了些非常有趣的話，他說我必須隨時牢記，雷托神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同的。」

「這句話哪裡有趣呢？」雷托問。

「有趣的是緊接著的那個問題。他說他常常想，在對您造成改變的各方面，我們都扮演了什麼角色？」

「的確有趣。」

「我覺得很深刻。」赫薇說，「您召我有什麼事？」

「曾經有一段時間，妳的伊克斯主子……」

「他們不再是我的主子了，陛下。」

「原諒我。從此以後，我會稱呼他們為伊克斯人。」

她嚴肅地點了點頭，重提剛才的話頭：「曾經有一段時間……」

「伊克斯人計畫製造一種武器，一種能自行驅動、具備機器邏輯的

致命尋獵鏢，被設計成具有自我改良的能力，能搜尋生命體，奪去生命使其回歸無機物。」

「我沒聽說過這種東西，陛下。」

「我知道。伊克斯人沒有意識到，製造機器的人總會面臨所有物事都全盤機器化的危險。這會讓創造走上絕路。機器總會失靈的……總有一天。當機器失靈的時候，就什麼都不會剩，一條生命都留不下來。」

「有時候我覺得他們瘋了。」她說。

「安蒂克也是這麼想的。現在有個問題，伊克斯人瞞著世人在圖謀某件事。」

「連您也瞞住了？」

「連我也瞞住了。我馬上會派安蒂克聖母去調查。關於妳童年生活過的地方，我要妳把各方面的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她，這對她有幫助。不要遺漏任何細節，不管有多麼微不足道。安蒂克會幫妳回憶。所有聲音、氣味、顏色，所有來客的外貌和名字，甚至妳皮膚的刺痛，我們都要知道。最小的細節都可能事關重大。」

「您覺得他們就是在那邊幹見不得人的事？」

「我肯定。」

「您認為他們的武器就是在那裡……」

「不，但我們將用這個藉口去調查妳的出生地。」

她張開嘴，慢慢地笑了，說：「陛下真狡猾。我馬上去見聖母。」赫薇剛要起身，雷托示意她等等。

「我們不能顯得太急。」他說。

她又在墊子上坐穩。

「以莫尼奧的眼光看，我們每一個都是與眾不同的。」他說，「創世記並沒有結束，你們的神還在創造你們。」

「安蒂克會發現什麼？您知道的，是嗎？」

「可以說我對此有非常大的把握。嗯，妳還沒問起我剛才提的那個話題。妳沒有問題嗎？」

「如果我有必要知道答案，您會告訴我的。」這句充滿信任的話讓雷托無法言語。他只能看著她，嘆服於伊克斯人的傑作──這個人類。赫薇的一舉一動嚴格遵循她個人的道德標準。她容貌秀麗，為人熱情而誠

摯；她的感覺異常敏銳，凡是自己認同的人，總會不由自主分擔對方的一切痛苦。雷托可以想像，面對赫薇難以撼動的率真本心，她的貝尼.潔瑟睿德導師會有多麼氣餒。那些導師顯然只能對她施以小修小補式的調教，然而所有努力的結果都是幫倒忙，反而阻止她成為一名貝尼．潔瑟睿德。這一定讓她們萬分惱火！

「陛下，」她說，「我想知道驅使您選擇這條人生道路的動機。」

「首先，妳必須理解看到未來是怎麼一回事。」

「有您的幫助，我願意一試。」

「沒有一樣事物能夠與其源頭割離。」他說，「看見未來其實是目睹一種連續性，其間萬事萬物一一顯現，彷彿瀑布底下的氣泡。妳看見了水泡，接著它們就消失在小溪中。假如這條小溪流到了盡頭，那些氣泡也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這條小溪就是我的黃金之路，我看到了它的盡頭。」

「您的選擇──」她指了指他的身體，「改變了它？」

「它還在變。這種變化不僅來自我活的方式，也來自我死的方式。」

「您知道自己會怎麼死？」

「不知道怎麼死。我只知道我的死會發生在黃金之路裡。」

「陛下，我不……」

「很難理解，我知道。我將經歷四重死亡──肉體之死、靈魂之死、神話之死和理性之死。而所有死亡都包含復活的種子。」

「您會回返……」

「種子會回返。」

「您離開後，您的宗教將發生什麼事？」

「所有宗教都屬於單一教派。黃金之路的光譜不會中斷，但人類只能按先後順序依次看見。當感知出現偏差，就會產生錯覺。」

「人們仍會崇拜您。」她說。

「是的。」

「但是當『永遠』結束時，人們會憤怒。」她說，「有人將起來唱反調。他們會說您只不過是凡夫俗子中的一個暴君。」

「這就是錯覺。」他表示同意。

她感到喉中堵了個硬塊，停頓了片刻才說：「您的生死是怎麼改變……」她搖了搖頭。

「生命將延續。」

「我相信，陛下，但會怎麼延續？」

「每一個週期都是前一個週期引發的反應。如果妳想一想這個帝國的形態，就知道下一個週期是什麼樣了。」

她把目光移向別處。「我研究過您的氏族，所有事實都表明您這樣做—」她朝著他的方向做了個手勢，但並沒有看他，「全是為了無私的目的。不過，我想我不太清楚這個帝國的形態。」

「不清楚『雷托的金色和平』？」

「我們享受到的和平並不如某些人宣稱的那樣多。」她把視線轉回雷托身上。

她多麼坦誠！他想，無法扼殺的坦誠。

「這是一個充斥著欲望的時代。」他說，「在這個時代，我們就像一個個細胞那樣擴張。」

「但某些東西不見了。」她說。

她跟那些鄧肯很像，他想。一旦某些東西不見了，他們立刻就能察覺。

「肉體在成長，但精神並沒有成長。」他說。

「精神？」

「就是自我意識，它讓我們知道自己是真真切切活在世上的。妳很熟悉這種感覺，赫薇。正是這種感覺告訴妳怎麼做真正的自己。」

「您的宗教還不夠。」她說。

「任何宗教都不足以教會人們這一點。這是一個選擇問題—只不過是唯一又孤獨的選擇。妳現在能理解為什麼妳的友誼和陪伴對我如此重要了嗎？」

她眨眨眼睛忍住眼淚，點頭說：「為什麼民眾不知道這些？」

「因為條件不允許。」

「由您設下的條件？」

「正是。看看我的帝國，妳能看出它的形態嗎？」

她閉上眼睛思索起來。

「想要每天坐在河邊釣魚？」他問，「完全可以，你可以過這種生活。想駕一艘小船周遊海島尋訪陌生人？一點都沒問題！還會想做什麼嗎？」

「如果是太空旅行呢？」她的問話裡有一股挑釁的意味，眼睛也睜開了。

「妳注意到我和宇航公會都不允許這件事。」

「是您不允許。」

「對。宇航公會敢不服從我，就得不到香料。」

「把民眾限制在自己的星球上，能使他們無法作亂。」

「不止於此。這樣還能讓他們對旅行產生渴望，由此創造出遠行和見識新事物的需求。到最後，旅行就代表自由。」

「但香料在減少。」她說。

「所以自由也就日益珍貴。」

「這只會導致絕望和暴力。」她說。

「在我的先人之中，有一位智者──妳知道嗎，實際上我就是那個人，我的過去沒有陌生人，妳了解這一點嗎？」

她敬畏地點點頭。

「這位智者發現財富是實現自由的工具，但追求財富又是一條通向奴役之路。」

「宇航公會和女修會就在自我奴役！」

「還有伊克斯人、忒萊素人和其他所有人。喔，他們時不時搜羅，找出一丁點被藏匿的美藍極，光為此就投入了全副精力。這真是個非常有趣的遊戲，妳不覺得嗎？」

「但當暴力落到人們頭上……」

「到時候還會有饑荒，人民會陷入艱難的反思。」

「厄拉科斯星也會有？」

「這邊，那邊，到處都會有。人們回顧我的極權統治，會視之為美好的舊時光。我將成為未來的借鑑。」

「但這太可怕了！」她反對道。

她不可能有別的反應，他想。

他說：「當土地無法養活那麼多人口時，倖存者會擠到愈來愈小的

避難所去。許多星球都會重複殘酷的淘汰過程─出生率暴增，而食物卻不斷減少。」

「難道宇航公會不能……」

「沒有足夠的美藍極去駕駛運輸艦，宇航公會起不了什麼作用。」

「有錢人不會逃跑嗎？」

「一部分會逃跑。」

「這麼說來，實際上您沒有改變任何事。我們還是會在掙扎中等死。」

「直到沙蟲再次主宰厄拉科斯星為止。到時候，我們已經擁有意義深遠的共同經歷，我們藉此完成了自我考驗。我們將會知道一個星球上發生的事都可能發生在任何星球上。」

「會發生那麼多痛苦和死亡。」她輕聲說道。

「妳不理解死亡嗎？」他問，「妳必須理解。人類必須理解。所有生命都必須理解。」

「幫幫我，陛下。」她細聲說。

「對於任何生物，死亡都是意義最深遠的經歷。」他說，「雖然危及生命的重病、傷痛、事故，甚至女人分娩和男人曾經參與的戰鬥，這些都籠罩著死亡的危機，但都算不上真正的死亡。」

「但您的魚言士是……」

「她們會傳授生存之道。」他說。

她在豁然省悟中睜大了眼睛。「當然了！她們是倖存者。」

「妳是多麼珍貴的人哪。」他說，「世所罕有。伊克斯人該受庇佑！」

「但也該受詛咒？」

「喔，是的。」

「我還以為自己永遠也理解不了您的魚言士。」她說。

「連莫尼奧也不行。」他說，「而鄧肯們辦不辦得到，我早已失去信心了。」

「必須珍視生命才會想保護生命。」她說。

「而正是倖存者才能極輕易而又深刻地體現生命之美。關於這一點，女人往往比男人懂得多，因為生育是死亡的鏡像。」

「我叔叔馬爾基總是說，您有足夠的理由禁止男人投入戰鬥和無謂的暴力。多麼慘痛的教訓！」

「如果身邊沒有暴力，男人幾乎沒有自我考驗的途徑，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那最後一幕。」他說，「某些東西不見了，精神沒有成長。民眾是怎麼議論『雷托和平』的？」

「說您讓我們沉湎於十足的墮落之中，就像豬在汙穢裡打滾。」

「墮落。」他說，「民間智慧總是一針見血。」

「大部分男人沒有原則。」她說，「伊克斯女人經常這麼抱怨。」

「當我需要辨認誰是反叛者的時候，我會找那些有原則的男人。」他說。

她默默盯著他。他覺得，儘管這只是個簡單的反應，卻充分體現了她的聰慧。

「妳知道我從哪裡物色最優秀的官員嗎？」他問。

她輕輕喘了一口氣。

「原則，」他說，「是妳奮力爭取的東西。大部分男人無爭無鬥過一生，只有臨終時才掙扎一番。他們遇到的嚴酷環境太少，幾乎沒有考驗過自己。」

「他們有您。」她說。

「但我太強大，」他說，「跟我鬥等於自殺。誰會找死？」

「瘋子……或絕望的人。反叛者？」

「我代表戰爭。」他說，「終極掠食者。我能凝聚他們，也能粉碎他們。」

「我從來沒把自己當作反叛者。」她說。

「妳比他們要好得多。」

「您會用我？」

「我會的。」

「我不當官。」她說。

「我已經有一批好官了──清廉、睿智、豁達、勇於認錯、有決斷力。」

「他們都是反叛者？」

「大部分是。」

「他們是怎麼選拔出來的？」

「可以說是他們自己選拔自己的。」

「藉由倖存下來？」

「對，但還不只如此。稱職的官員和不稱職的官員之間只有大約五秒鐘的差距。稱職的官員能夠當機立斷。」

「當機立斷地做出可行的決策嗎？」

「一般都能行得通。相對地，不稱職的官員總是在猶豫中浪費時間，他們要求成立委員會，要求研究和報告。最後，他們的行事方式總會引發大問題。」

「但有時候，他們不是會需要更多的資訊來做……」

「比起決策，不稱職的官員更關心報告。他們需要有白紙黑字為自己的錯誤找好擋箭牌。」

「那麼稱職的官員呢？」

「喔，他們靠的是口頭命令。要是口頭命令出了紕漏，他們從來不會為自己的決定撒謊開脫，而且聚集在他們身邊的下屬也都有能力按口頭命令把事情辦妥。哪個環節出現差錯往往是最重要的資訊。不稱職的官員會隱瞞自己的失誤，直到一切不可收拾。」

雷托看著她，她正在想雷托的那些官員──特別是莫尼奧。

「有決斷的人。」她脫口而出。

「對於極權者而言，」他說，「物色到真正有決斷力的人可以說難上加難。」

「您熟知歷史，是否能從中得到一些……」

「我得到的是滑稽可笑。在我之前的大部分官僚政府都在搜羅和提拔逃避下決斷的人。」

「原來如此。您會怎麼用我，陛下？」

「妳願意嫁給我嗎？」

她的嘴角漾起微笑。「女人，也能下決斷。我願意嫁給您。」

「好，去幫安蒂克聖母吧。務必把她想了解的都告訴她。」

「也就是我的身世。」她說，「現在我們兩個人都知道我的作用了。」

「這與妳的出身密切相關。」他說。

她起身說道：「陛下，關於黃金之路您會不會犯錯？是不是存在失敗的可能……」

「任何事、任何人都可能失敗，」他說，「但勇敢的摯友會出手相助。」

聚居人群往往會改造環境，使其適合群體生存。若偏離此道，則可視為群體不健全的跡象，會有種種症狀可供辨識。我觀察過人們分享食物的過程，這是一種交流形式，也是明顯的互助跡象，其中的涵義還包括攸關生死的相互依存。有趣的是，如今照管土地的通常是男人。他們成了「莊稼漢」；這項工作曾經專屬於女人。

——《失竊的日記》



「因時間緊迫，」聖母安蒂克寫道，「請原諒本報告語焉不詳。我將於明日啟程前往伊克斯星，此行之目的見我前一份較詳盡的報告。不可否認神帝對伊克斯星有發自內心的強烈興趣，但我現在必須彙報與伊克斯大使赫薇．諾里剛結束的一場不尋常的會面。」

安蒂克坐在一張不舒服的凳子上，這已經是她在這些陋室裡所能找到最好的一張了。她一個人待在如鴿籠般狹窄的臥室裡，儘管貝尼．潔瑟睿德向雷托皇帝通報了忒萊素人謀反，他還是拒絕為她們更換館舍。

安蒂克的大腿上擱著一個邊長約一公分、厚度不超過三公釐的漆黑色小方塊。她用一根閃閃發亮的針狀筆在這方塊上寫字，疊寫的文字一一被吸收進方塊中。充當信使的那名侍祭眼內設有神經接收器可輸入報告全文，祕密攜帶到聖殿後再重播出來。

赫薇．諾里太讓人為難了！

當年派赴伊克斯星教導赫薇的貝尼．潔瑟睿德成員曾撰寫相關報告，安蒂克知道內容。然而，這些報告遺漏的部分比記錄下來的還要多，帶來了更多的問題。

孩子，妳有過哪些冒險經歷？

妳小時候吃過哪些苦？

安蒂克吸了吸鼻子，低頭瞥了一眼等待輸入的黑方塊。這些念頭讓

她想起弗瑞曼人的一種觀點：你的出生地決定了你是怎樣的人。

「你的星球上有奇怪的動物嗎？」弗瑞曼人會問。

護送赫薇過來的是一支浩浩蕩蕩的魚言士衛隊，由一百多名全副武裝、人高馬大的女兵組成。安蒂克很少見到如此齊備的武器──雷射槍、長刀、銀劍、震撼彈……

當時上午已過半，赫薇如一陣風掃進貝尼．潔瑟睿德的館舍，魚言士占據了整個營區，只留下這間簡陋的內室。

安蒂克環視房間。雷托皇帝把她留在這裡，是要傳達某種訊息。

「妳可以由此衡量自己對於神帝的價值！」

只是……現在他要派聖母前往伊克斯星，此行的公開目的透露了雷托皇帝的許多情況。也許時來運轉了，女修會在地位和美藍極方面都將得到優待。

一切都取決於我的表現。

赫薇獨自走進房間，端莊地坐在安蒂克的小床上，頭部位置略低於聖母。這真是高明的做法，不是出於偶然。赫薇顯然可以命令魚言士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安排兩人的會面。赫薇開口第一句話就證明了這一點，並讓安蒂克震驚不已。

「有一件事妳必須先知道：我將嫁給雷托皇帝。」

聽到這消息，需要運用強大的控制力才能不露出目瞪口呆的表情。安蒂克的測謊意識判斷赫薇所言屬實，但是吉是凶無法預測。

「陛下命妳不得向任何人透露這個祕密。」赫薇補充道。

太為難人了！安蒂克想，我連聖殿裡的女修都不能通報嗎？

「總有一天會昭告天下。」赫薇說，「但現在還不是時候。之所以告訴妳，是為了表明陛下寄予的信任。」

「對妳的信任？」

「對我們倆。」

一陣顫抖幾乎毫無掩飾地傳遍了安蒂克全身。信任本身就蘊含一股強大的力量！

「妳知道伊克斯人為什麼選妳當大使嗎？」安蒂克問。

「知道。他們打算讓我去迷惑他。」

「看來妳已經成功了。這麼說來，伊克斯人相信忒萊素人那套陛下

有怪癖的說法囉？」

「連忒萊素人自己都不信。」

「也就是說，妳確認那些說法是謊言了？」

赫薇以一種奇怪的平直語調答話，就連安蒂克的測謊意識和晶算師能力也難以解讀。

「妳跟他談過話，也觀察過他。這個問題留給妳自己回答吧。」

安蒂克壓下一點火氣。雖然赫薇還年輕，但她不是侍祭……也永遠不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貝尼．潔瑟睿德。多可惜啊！

「妳向伊克斯政府彙報過這件事嗎？」安蒂克問。

「沒有。」

「為什麼？」

「他們很快就會知道。過早透露消息對陛下不利。」

她說的是真話，安蒂克提醒自己。

「妳不是該優先效忠伊克斯星嗎？」安蒂克問。

「我優先忠於事實。」她莞爾一笑，「伊克斯人的計畫比預想的還要完美。」

「伊克斯人是不是把妳當作對神帝的威脅？」

「我認為他們最關心的是情報。出發前我與安普里討論過這個。」

「伊克斯聯邦外事部部長安普里？」

「是的。安普里相信，陛下可以容忍針對自己的人身威脅，但有其限度。」

「安普里說的？」

「安普里認為不可能對陛下隱瞞未來。」

「但我這次去伊克斯星的任務似乎表明……」安蒂克嚥下後半截話，搖搖頭說：「伊克斯人為什麼向陛下供應機器和武器？」

「安普里認為伊克斯人沒有選擇。誰構成太大的威脅，誰就是自取滅亡。」

「假如伊克斯人拒絕，就超出陛下的容忍限度了，中間沒有轉圜的餘地。妳想過嫁給陛下的後果嗎？」

「妳是說這會使他的神性遭到質疑？」

「有些人會相信忒萊素人的謠言。」

赫薇只是微笑。

真該死！安蒂克想，我們怎麼沒留住這個女孩？

「他在改變他那宗教的目的。」安蒂克抱怨道，「就是這樣，沒錯。」

「不要犯以己度人的錯誤。」赫薇說。當安蒂克憤憤地揚起頭時，赫薇又補充道：「但我來這裡不是為了跟妳爭論陛下的事。」

「是的，當然。」

「奉陛下之命，」赫薇說，「我要把記憶裡有關我出生和成長地的一切細節告訴妳。」

安蒂克回想著赫薇的話，目光低垂盯著大腿上記載密文的黑方塊。赫薇已經根據她的陛下（現在是未婚夫！）的命令提供了細節，要不是安蒂克擁有晶算師的資料處理能力，有些細節聽上去會很無聊。

安蒂克思忖著該向聖殿裡的女修彙報哪些內容，她搖了搖頭。想必諸位女修正在研究她之前提供的情報。有一臺機器能遮蔽自身及其內部之物，連神帝那神通廣大的預知力也奈何不得？這可能嗎？抑或這是另一種考驗，考驗貝尼．潔瑟睿德對雷托皇帝是否坦誠？但話說回來，假如他並不了解這個神祕的赫薇．諾里的身世……

關於為何神帝會派遣自己赴伊克斯星執行任務，安蒂克曾以晶算師之法推測過可能的原因，剛才那個新想法進一步佐證了她的結論。神帝不願意讓魚言士了解內情。他不希望魚言士懷疑陛下擁有弱點！

或者，事實果真像看上去的那樣明顯嗎？錯綜複雜，霧裡看花—這就是雷托皇帝的風格。

安蒂克又搖了搖頭。她彎下腰繼續撰寫上呈聖殿的報告，但並未涉及神帝欽定新娘的消息。

她們過不了多久就會知情。在此期間，安蒂克打算好好思考一下其中的深意。

33

假使你熟悉自己的所有祖先，你就會見證一系列創造出歷史上的神話與宗教的事件。認清了這一點，你就必須視我為神話的創造者。

——《失竊的日記》



夜幕剛籠罩奧恩城時，第一次爆炸發生了。伊克斯使館外幾名不顧一切趕赴派對的狂歡者在爆炸中罹難，這個派對原計畫由幻臉人演出一齣國王殘殺親骨肉的古代戲劇。有鑑於節慶頭四天發生的暴力事件，從相對安全的住所走到大街上需要一點膽量。無辜路人死傷的消息已經傳遍全城，新添的傷亡者將進一步加劇緊張氣氛。

雷托嫌無辜傷亡者有點少——這想法要是讓受害者和倖存者知道，恐怕要引起眾怒了。

雷托敏銳地察知這次爆炸和事發地點，他當場暴怒（過後又懊悔了），大聲喊來魚言士，命令她們「肅清幻臉人」，連先前已饒過的也格殺勿論。

雷托轉念一想，這種暴怒的感覺還挺過癮的。即便是微微的惱怒，他也已經很久沒有體驗過了。失望、刺激……頂多只有這些感覺。而現在，得知赫薇．諾里受到威脅，他的反應竟然是暴怒！

經過重新考慮，他更改了前一道命令，不過一些魚言士已經飛奔離開了，神帝的反應勾起了她們最強烈的暴力衝動。

「神大發雷霆了！」有的魚言士喊道。

第二次爆炸擊倒了幾名奔入廣場的魚言士，阻礙了雷托後一道命令傳遞，並激起了更多暴力活動。第三次爆炸發生在第一次附近，讓雷托不得不親自上陣。他驅動帝輿從休息室衝進伊克斯升降機升上地面，猶如一股狂暴的毀滅性力量。

雷托在廣場邊緣現身，看到眼前一片混亂，魚言士已放出數千盞自由飄浮的燈球，照得一片通亮。廣場中央平臺已炸得粉碎，只有鋪砌面下方的塑鋼底座尚顯完好。到處都是碎石和死傷者。

廣場對面的伊克斯使館方向，一場酣戰正在進行。

「我的鄧肯呢？」雷托吼道。

一名衛兵霸夏穿過廣場奔向他身邊，氣喘吁吁地報告：「我們已經把他帶回帝堡了，陛下！」

「那邊怎麼了？」雷托指著伊克斯使館外的戰鬥場面問道。

「叛軍和忒萊素人正在攻打伊克斯使館，陛下。他們有炸藥。」

就在她說話的當下，使館破碎的立面前方又發生一次爆炸。他看到人體在空中扭曲，向外劃出一道道弧線，落在刺眼閃光的周邊，一閃而過的強光在他眼裡留下了黑點斑斑的橙色殘影。

雷托不計後果，將帝輿切換到懸浮模式，急速掠過廣場，彷彿一頭飛馳的巨獸，行過的軌跡捲入一個個燈球。臨近戰鬥交火之處，他飛車越過自己的衛兵，一頭栽進襲擊者的側翼，直到這時他才發現雷射槍的光束劃出青灰色弧線，正向自己射來。他感覺到帝輿一路衝撞重擊各處血肉，敵軍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

帝輿撞到一堆碎石，雷托滾落下來，摔在使館正前方的堅硬路面上。他感到雷射光束使自己帶有橫稜的軀體發癢，接著體內升起一波熱浪，尾部噴出一股氧氣。本能驅使他把臉深深埋入兜帽狀的皮膚，將手臂收入體節正面厚厚的防護層下。體內沙蟲的部分已接管意識，身體不斷弓起、拍打，如失控的車輪到處亂滾，向四面八方狂抽怒掃。

街道上血流成河。在他眼裡，別人的鮮血本是封存的水，現在死亡將水釋放了出來。他如長鞭一般疾抽的軀體在血漿裡滑動，身上沾染的血水流過沙鱒皮膚，在每一個屈曲部位都激起了青煙。水帶來的痛楚刺激著全身，甩動的龐大軀體更加狂暴了。

雷托開始猛烈揮擊時，魚言士的包圍圈就後撤了。一名機警的霸夏看到了眼前的機會。她在戰鬥的嘈雜聲中拔高音量喊道：

「解決落單的！」

女兵們一擁而上。

接下來幾分鐘是魚言士的血腥遊戲，在燈球無情的光線下，只見劍

刺刀砍，雷射飛舞，她們甚至直接對著毫無防範的人體掌劈腳踹。沒人能從魚言士手底下生還。

雷托從使館前方的血漿裡翻滾而出，水帶來的痛楚一波波襲來，幾乎使他失去了思考能力。身體周圍的空氣含氧量很高，這有利於他恢復人類的感知。他張口呼喚，帝輿飄了過來，但因懸浮器損壞而危險地傾斜著。他慢慢蠕動著爬上歪斜的帝輿，用意念發出返回廣場地下墓殿的指令。

很久以前，他就為自己準備了一間「水傷」治療室──室內可噴射乾燥的高溫空氣，用以清創療傷。沙子也可用來養傷，但他需要一大片沙地來加熱和磨挫身體表面使其潔淨如常，奧恩城因空間所限，難以提供這種條件。

他在升降機裡想起赫薇，隨即發出一條命令：立即將赫薇帶到地下見他。

假如她還活著。

他現在沒工夫調用預知力進行搜索。他的身體，無論是準沙蟲的還是人類的，都渴望來一次高溫清洗；而其他事情，他現在能做的只有企望。

一進入療傷室，他就想到要再次確認一下先前更改過的命令──「要留幾個幻臉人活口！」然而此時，狂怒的魚言士已經分散在全城，他又無法調用預知力去掃描最合理的傳令點。

他從療傷室出來時，一名衛隊長帶來消息：赫薇．諾里雖有小傷，但很安全，只要現場指揮官認為時機合適，會立即差人護送她過來。

雷托當場將這名衛隊長提拔到副霸夏。她和奈拉一樣壯實，但不是奈拉那種方臉──她臉型較圓，更接近古代人的相貌。陛下的嘉許讓她激動得渾身亂顫。雷托命她返回現場「再次確認」赫薇是否平安，她一個急轉從雷托面前飛奔離開。

雷托翻身坐上小覲見室凹坑裡的一輛新帝輿，心想，我連她的名字也沒問。他花了點時間回憶這名新任副霸夏的名字──丘莫。這次晉升還得再次確認，他在心裡加了一條備忘，提醒自己要親自處理。全體魚言士必須馬上清楚他有多麼珍視赫薇．諾里。雖說在今晚之後，應該很少有人會懷疑這一點。

他用預知力掃描了一番，派遣傳令兵到暴怒的魚言士那裡。此時損失已經造成—奧恩城遍布屍體，一部分確是幻臉人，另一部分僅僅是有幻臉人的嫌疑。

很多人目睹了我的殺戮行為，他想。

在等待赫薇的時候，他回顧剛才發生的一切。這不是典型的忒萊素式襲擊，不過來奧恩城途中那次襲擊符合新模式，即只以取命為唯一目標。

我差點死在那裡了，他想。

他有點明白為什麼自己沒有預測到這次襲擊了，不過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雷托將所有線索拼湊起來，看到原因逐漸浮出水面。誰最了解神帝？誰又有一個可以躲起來密謀的地方？

馬爾基！

雷托喚來一名侍衛，叫她去打聽一下安蒂克聖母是否已離開厄拉科斯星。片刻後她回來報告說：

「安蒂克還在館舍裡。那邊的魚言士指揮官說她們沒有遭到襲擊。」

「向安蒂克傳個話，」雷托說，「問問她，現在明不明白為什麼我要把她們的館舍安排在遠離我的地方？再跟她說，到了伊克斯星必須找到馬爾基的藏身處，並將地點告知我們的伊克斯駐軍。」

「馬爾基，前伊克斯大使？」

「是的。他不該逍遙法外。再通知伊克斯駐軍指揮官須與安蒂克密切聯繫，提供一切必要的協助。要麼把馬爾基押來我這裡，要麼就地處決，由指揮官自行斟酌決定。」

傳令侍衛點點頭，雷托臉龐周圍的燈光投射出一個光圈，她就站在光圈裡面，臉上晃蕩著暗影。這些命令她不需要聽第二遍，雷托的每一名近身侍衛都受過強記訓練，她們能一字不差地重複雷托的話，連抑揚頓挫都可一併複製，也從來不會忘記他說過的每一句話。

侍衛走後，雷托發送了一個私密詢問訊號，過了幾秒鐘收到奈拉的回覆。她的聲音經帝輿內置的伊克斯設備傳出，只有雷托自己能聽到，那種金屬般單調的聲音已經失去了她本人的特色。

是的，希歐娜在帝堡裡。不，希歐娜沒有聯繫叛黨。「不，她不知

道我在監視她。」襲擊使館的人？是一個名叫「忒萊素人聯絡小組」的派別幹的。

雷托在心裡嘆了口氣。叛黨總是喜歡給自己貼上這類做作的標籤。

「有活口嗎？」他問。

「據我所知沒有。」

雖然這種金屬質感的聲音不帶情緒，但雷托能用記憶來彌補，他覺得這樣很有趣。

「妳去聯繫希歐娜，」他說，「坦承自己的魚言士身分。告訴她之所以先前沒有坦白，是怕她不信任妳，也擔心暴露自己，因為效忠希歐娜在魚言士裡是極罕見的。對她再表一次忠心。妳以『一切神聖事物』向希歐娜起誓，在任何事情上都服從她、聽命於她。妳也知道得很清楚，以上都是實話。」

「是，陛下。」

雷托憑記憶為奈拉的答覆添上了狂熱的語氣。她會服從的。

「如果妳辦得到，為希歐娜和鄧肯．艾德侯提供獨處的機會。」他說。

「是，陛下。」

讓他倆日久生情，他想。

他結束與奈拉的通話，想了一會兒，派人傳召廣場部隊指揮官。這名霸夏不久就趕了過來，深色軍服滿是髒汙，靴子上沾著明顯的血跡。她是個精瘦的高個子，鷹臉上的道道皺紋使她不怒自威。雷托想起她的軍籍註冊名是「伊莉奧」，在古弗瑞曼語裡意為「可靠」。不過雷托還是喊了她從母親繼承來的名號「妮謝」，意思是「謝的女兒」，讓這次召見一開始就帶上幾分親切感。

「坐在坐墊上，休息一下，妮謝。」他說，「妳辛苦了。」

「謝陛下。」

她坐在赫薇坐過的紅墊子上。雷托注意到妮謝嘴角周圍有一條條疲勞造成的皺紋，但雙眼依然顯露警覺。她抬頭凝視雷托，渴望聽到他的聲音。

「我的城市恢復太平了。」他話說得不完全像問句，讓妮謝能自行解讀。

「是的，但還不理想，陛下。」

雷托瞥了一眼她靴子上的血跡。

「伊克斯使館門前的街道呢？」

「正在清洗，陛下，也正在維修中。」

「廣場呢？」

「到明天早上，廣場就會恢復原樣。」

她緊盯雷托的臉孔。他還沒有提到這次召見的主要目的，對此兩人心照不宣。就在這時，雷托發現妮謝隱隱帶著一副別有意味的神情。

她為自己的主人感到驕傲！

她還是第一次目睹神帝殺人。可怕的依賴之心已經播下了種子。假如災難降臨，陛下會伸出援手。這就是她的眼神表達的意思。她不再完全自主行動，接受神帝賦予的權力，並對運用權力負起自己的責任。她的表情流露出強烈的占有欲，她變成了一臺隨時準備行動的恐怖殺人機器。

這是雷托不希望看到的情形，但已無可挽回，只能慢慢地潛移默化加以補救。

「襲擊者的雷射槍是哪裡來的？」他問。

「來自我們自己的庫房，陛下。已經撤換軍火庫守衛了。」

撤換，這是一種委婉說法。犯錯的魚言士將被隔離待命，只在雷托需要敢死隊的時候才解禁。當然，她們樂於獻出生命，相信自己可以贖清罪愆。有時，僅僅傳出敢死隊要來的風聲，就能讓動亂的地方平定下來。

「軍火庫是用炸藥攻破的？」他問。

「有暗中盜取的，也有炸藥強攻的，陛下。軍火庫守衛失職了。」

「炸藥是從哪裡來的？」

妮謝聳了聳肩，顯出疲態。

雷托只能接受這個回答。他知道自己可以搜索出炸藥的源頭，但這樣做於事無補。頭腦靈活的人總能找到自製炸藥的原料，畢竟都是些尋常之物，比如糖、漂白劑、普通的油、合法的肥料、塑膠、溶劑、堆肥下方泥土的萃取物……隨著人類累積經驗和知識，這份清單幾乎可以無限拉長。即便是他一手創建的這個社會，一個盡力限制技術與創意結合

的社會，也不可能完全消滅小型暴力武器。控制這些原料純屬異想天開，是一個危險而瘋狂的念頭。關鍵在於制止暴力的欲望。就這點來看，今晚已經成了災難。

不公義的現象層出不窮，他想。

妮謝嘆了口氣，似乎讀出了他的思想。

當然如此。魚言士從小受到的訓練就是盡一切可能避免不公義。

「我們要做好平民的撫恤工作。」他說，「務必滿足他們的需求。要讓他們認清這是忒萊素人造的孽。」

妮謝點點頭。她已晉升到霸夏，不會不知道這套步驟。如今她認為此步驟必不可少。光是聽雷托一說，她就深信忒萊素人是罪魁禍首。她還領悟到相當實際的層面──她知道她們為什麼沒有殺光所有忒萊素人。

你不能把替罪羊都宰了。

「我們還要轉移一下公眾的注意力。」雷托說，「運氣不錯，也許有現成的事可以利用。我跟赫薇．諾里小姐商量後會通知妳的。」

「陛下，那位伊克斯大使嗎？她沒有參與……」

「她是絕對清白的。」他說。

他看到妮謝臉上立刻流露信服的神情，彷彿臉皮下有個塑膠襯裡一下子定住了下巴的位置，她的眼神變得呆滯。就連妮謝也不能例外。他知道箇中原因，這原因正是他創造的，但有時候他對自己的創造物會感到些許驚訝。

「我聽到赫薇小姐進前廳了。」他說，「妳出去時叫她進來。還有，妮謝……」

她本已起身欲退，一聽這句就停止挪步，靜等下文。

「今晚我提拔了丘莫當副霸夏，」他說，「妳負責辦一下正式手續。我也對妳很滿意，妳有什麼要求儘管提。」

他看到這句客套話在妮謝身上激起了一陣喜悅，但她立即克制住了，這再次證明了她的價值。

「我會測試丘莫的，陛下。」她說，「如果她能頂我的班，我想休個假。我已經很多年沒回薩魯撒．塞康達斯探親了。」

「時間由妳定。」他說。

同時心想，薩魯撒．塞康達斯。難怪！

她一提自己的家鄉，雷托就想起她像一個人：哈克．阿拉達。她有柯瑞諾氏族的血統。我們倆的血緣關係比我猜想的還要近。

「謝陛下厚賜。」她說。

她退下了，腳步注入了新的活力。雷托聽到她在前廳裡的聲音：「赫薇小姐，陛下現在要見妳。」

赫薇走進房間，起先，背後的光線照著一個框在拱門裡的身影，她的步履顯得有些遲疑，直到眼睛適應了室內的昏暗才邁開步伐。她猶如一隻飛蛾，投入以雷托的臉為焦點的光圈內，目光掃過他黑漆漆的身體尋找傷處。他知道傷口是看不出來的，不過自己仍能感覺到疼痛和體內的顫抖。

他發現赫薇有點跛，動右腿時很小心，但一件翠綠色長袍遮蓋住傷處。她在停放帝輿的凹坑邊緣收住腳步，直視雷托的眼睛。

「聽說妳受傷了，赫薇。痛嗎？」

「膝蓋下面有一處割傷，陛下。爆炸時被一片小碎石擦到了。您的魚言士用藥膏抹過傷口，已經不痛了。陛下，我擔心的是您。」

「我也擔心妳，和善的赫薇。」

「除了第一次爆炸，我沒有危險，陛下。她們很快就把我送進了使館地底深處的一間屋子。」

也就是說她沒看見我的舉動，他想，真走運。

「我召妳來是想請妳原諒。」他說。

她坐在一個金色墊子上。「原諒什麼，陛下？您跟這次襲擊又沒有……」

「有人在試探我，赫薇。」

「試探您？」

「有人想知道我有多在乎赫薇．諾里的安危。」

她把手向上一指。「那……是因為我？」

「因為我們倆。」

「喔，不過，是誰……」

「妳已經同意嫁給我，赫薇，而我……」她正要開口，他便抬手制止，「妳向安蒂克透露的情況她都彙報過了，不過這件事跟她無關。」

「那麼是誰……」

「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應該重新考慮。我必須給妳一次改變主意的機會。」

她垂下目光。

她的五官多甜哪，他想。

他只能在想像中描繪與赫薇共度人類的一生。紛亂蕪雜的記憶能為他提供足夠的材料來虛構婚姻生活。他在幻想中搜羅種種微妙情節──都是兩人共同經歷的枝微末節，一次撫摸、一個親吻，以及所有那些從痛苦之美當中浮現的甜美互動。這些想像給他帶來陣陣痛楚，遠甚於使館一戰留下的肉體創傷。

赫薇抬起下巴凝望他的雙眼。從她的眼睛裡，他看到一股急欲出手相助的憐憫之情。

「但我還有其他方式能為您效力嗎，陛下？」

他提醒自己，她是靈長類，而他已不完全屬於靈長類。兩者的隔閡每一分鐘都在擴大。

他的內心一直在隱隱作痛。

赫薇是一個躲不開的現實，這種情感過於原始，任何語言都無法充分表達，內心之痛幾乎令他難以承受。

「我愛妳，赫薇。我愛妳就像男人愛女人……但這不可能，永遠不可能。」

她落淚了。「我該離開嗎？我該回伊克斯星嗎？」

「他們會想方設法搞清楚自己的計畫出了什麼差錯，這樣只會傷害妳。」

她能看見我的痛苦，他想，她也看清了其中的徒勞與無奈。她會怎麼做？她不會撒謊，不會說她也像女人愛男人那樣愛我。她明白這無濟於事。她清楚自己對我懷著怎樣的感情──憐憫、敬畏，以及無所畏懼的探究。

「那我會待下來，」她說，「我們盡可能享受共同生活的樂趣。我覺得這對於我們倆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這意謂我們應當結婚，那就結。」

「這樣一來我必須跟妳分享從來不為人知的祕密。」他說，「妳將獲得控制我的力量……」

「別這麼做，陛下！假如有人強迫我……」

「妳再也不會離開我的皇室範圍。這裡的行宮、帝堡，還有沙厲爾的幾個安全處所—都是妳的家。」

「照您的吩咐。」

她默默地接受了，多麼貼心和坦然，他想。

他必須壓下內心的抽痛。這種痛苦對他本人和對黃金之路都是威脅。

狡詐的伊克斯人！

馬爾基發現了全能神不得不奮力抵制的永恆誘惑—對快樂的渴望。

哪怕是在最不經意的一時興起當中，你都總能察覺這股誘惑的力量。

他的沉默讓赫薇以為他在遲疑。「我們會結婚嗎，陛下？」

「會。」

「我們要怎麼對付忒萊素人的那些謠言……」

「什麼都不用做。」

她盯著他，想起兩人先前的對話。解體的種子正在播下。

「我害怕的是—陛下，我會削弱您。」她說。

「那麼妳要想辦法讓我變強。」

「要是我們弱化對雷托神的信仰，您會變強嗎？」

雷托從她的聲音裡聽出了馬爾基的味道，這種精於算計的腔調讓他既討人厭又有魅力。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擺脫兒時啟蒙老師的陰影。

「妳這是把並非理所當然的前提視為必然。」他說，「許多人會根據我的設計繼續崇拜，其他人會相信謊言。」

「陛下……您會要我替您說謊嗎？」

「當然不會。但是，當妳想說話時，我會要求妳保持沉默。」

「但假如他們辱罵……」

「妳不可反駁。」

眼淚再次滑落她的臉頰。雷托很想幫她擦拭，但眼淚是水……令他痛苦的水。

「必須這樣做。」他說。

「您會為我解釋緣由嗎，陛下？」

「我離去之後，他們一定稱我為撒但，地獄之王。車輪必須沿著黃金之路不斷前進、前進，再前進。」

「陛下，不能將怒火只引向我一個人嗎？我不會……」

「不！伊克斯人把妳造得太完美，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期。我真心愛妳，無力抗拒。」

「我不想使您痛苦！」她費力地擠出話語。

「事已至此，不必懊喪。」

「請助我理解這一切。」

「我離去後，仇恨情緒會蔓延開來，接著必然會慢慢沉入歷史。經過久遠時間，人們會發現我的日記。」

「日記？」似乎突然出現一個新話題，令她猝不及防。

「我所在的時代的編年史。我的觀點和辯解書。已有副本散落在外，一些殘篇斷章會流傳下去，有的內容會遭到扭曲，而原始版本要等待漫長的時間才能重見天日。我已經藏好了。」

「當被人發現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人們就會領悟我跟他們想像的全然不同。」

她顫抖著低聲說：「我已經知道他們會領悟什麼了。」

「是的，親愛的赫薇，我也這麼認為。」

「您既不是魔也不是神，而是一種空前絕後的存在，因為您的存在消弭了需求。」

她擦掉臉上的淚水。

「赫薇，妳知道妳有多危險嗎？」

這句話讓她緊張起來，神色為之一變，手臂僵硬。

「妳有當聖人的資質。」他說，「在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發現一位聖人，妳知道這有多痛苦嗎？」

她搖頭。

「人們必須對聖人的出現做好心理準備。」他說，「否則，他們只能永遠在聖人的影子裡當追隨者、祈禱者、乞求者和無能的諂媚者。這樣只會讓人愈來愈軟弱，終將招致毀滅。」

她思考了片刻，點頭說：「您離去後會出現聖人嗎？」

「這就是黃金之路的意義所在。」

「莫尼奧的女兒希歐娜，她會不會……」

「她目前只是個反叛者。至於能否成為聖徒，我們會讓她自己決定。也許她只能做天生注定的事。」

「是什麼呢，陛下？」

「別叫我陛下了。」他說，「我們倆將成為沙蟲和沙蟲的妻子。妳願意的話，就叫我雷托，叫陛下太彆扭。」

「是，陛……雷托。她注定要做的事是……」

「希歐娜注定要當領袖，這種天生的使命是危險的。當了領袖，妳就會懂得什麼是權力。這將讓妳變得魯莽而不負責，變成放縱的禍害，最終成為可怕的破壞者—瘋狂的享樂主義者。」

「希歐娜會……」

「關於希歐娜，我們只知道她能獻身於特定的任務和自己直覺上認同的道路。她必定是個貴族，但大部分貴族都是著眼於過去的，這是他們的弱點。任何一條道路你都看不遠，除非你是雅努斯[7]，能同時看到後方和前方。」

「雅努斯？哦，對了，兩面神。」她用舌頭潤了潤嘴唇，「你是雅努斯嗎，雷托？」

「我是十億倍的雅努斯，我也可以是其中的一部分。比方說，我一直是官員最欽佩的人——一個永不出錯的決策者。」

「但萬一你讓他們失望……」

「他們就會反抗我，沒錯。」

「希歐娜會取代你嗎，如果……」

「啊，這是多麼宏大的假設！妳注意到希歐娜對我的肉體有威脅。但她不會威脅到黃金之路。還有一個事實是，我的魚言士都對鄧肯心懷愛慕。」

「希歐娜看上去……那麼年輕。」

「另外，我是她最放在心上的偽君子，一個在虛假的名義下掌權的騙子，從來不顧及人民的需求。」

「我能不能跟她談談……」

「不！妳絕不可以嘗試勸希歐娜任何事。答應我，赫薇。」

「如果你要我這樣做，當然可以，但我……」

「任何神都有這個問題，赫薇。在洞察深層需求的同時，我常常得忽略掉當下的需求。而在年輕人眼裡，不解決當下的需求就是錯的。」

「你能不能跟她說說理……」

「絕不要跟自以為是的人說理！」

「可你知道他們是錯的……」

「妳相信我嗎？」

「是的。」

「假如有人要說服妳我是有史以來最糟的惡棍……」

「我會非常生氣。我會……」她沒說下去。

「理性的寶貴，」他說，「只有在無言而真切的宇宙背景下才會體現出來。」

她蹙眉思考起來。雷托著迷地看著她的意識正覺醒。「嗯。」她吐出了這個字。

「理性之人再也不會否認雷托的經驗。」他說，「我看得出來妳開始領悟了。這是起點！是生命的意義所在！」

她點點頭。

沒有爭論，他想，當她看見道路，她會循路而行去探尋其方向。

「只要生命存在，每一個終點都是起點。」他說，「而我將拯救人類，即使他們要自取滅亡我也不能坐視不管。」

她再次點頭。道路正向前延伸。

「這就是為什麼在人類的不朽進程中，沒有一個人的死亡是完全無用的。」他說，「這就是為什麼一個人的出生會讓我們如此感動。這就是為什麼最可悲的死亡是嬰兒的夭折。」

「伊克斯人還在威脅你的黃金之路嗎？我從小就知道他們在策劃陰謀。」

他們在策劃陰謀。赫薇不知道她自己這句話的隱含意味。她沒有必要知道。

他凝望著她，這個赫薇讓他讚嘆不已。她所擁有的那種坦誠，也許有人會稱之為天真，但雷托知道這只是「非自我意識」。坦誠不是赫薇的本性，而就是她本身。

「明天我會在廣場上安排一場演出。」雷托說，「由倖存的幻臉人

表演。之後將公布我們的婚約。」

7

雅努斯：羅馬神話中掌管開端、大門、道路、轉折、結尾等的神祇，擁有後腦勺相連的兩張臉孔，注視著過去及未來。—編注

毋庸置疑，我是我們祖先的集合體，是他們爭奪存在感的競技場。他們是我的細胞，我是他們的身體。我說的「法弗拉施」就是此狀態，是靈魂，是集體無意識，是心理原型的源頭，是所有傷痛與喜樂的容器。我是他們得以覺醒的必然之選。我若入定，他們亦然。他們的經驗就是我的經驗！他們的知識精華都是我繼承的遺產。那數十億人合而為一便是我。

——《失竊的日記》



上午幻臉人表演持續了近兩個小時，之後公布的消息震驚了整個節慶城。

「他上次娶新娘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事了！」

「親愛的，已經超過一千年了。」

魚言士舉行了一個短暫的列隊儀式。她們為他大聲歡呼，卻又感到心煩意亂。

「只有妳們是我的新娘。」他曾說過。難道這不是賽艾諾克的本意嗎？

雷托覺得幻臉人的表演稱得上精彩，只是帶著明顯的懼色。道具服是從一座弗瑞曼博物館翻箱倒櫃找出來的──帶兜帽的黑長袍配白色腰帶，背後繡有一隻展開雙翼橫跨兩肩的綠鷹，這是摩阿迪巴巡迴祭司的制服。身穿長袍的幻臉人變成了一張張滿是皺紋的黝黑臉龐。這齣舞劇述說摩阿迪巴的軍團如何在整個帝國傳播他們的宗教。

赫薇穿著一件銀光閃閃的連身裙，戴一條翡翠項鍊，儀式從頭至尾都端坐在帝輿上雷托身旁。表演中途，她一度湊近雷托的臉龐問道：「那不是諧擬劇嗎？」

「在我看來，也許是。」

「幻臉人知道嗎？」

「他們心裡大致有底。」

「那表示他們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害怕。」

「喔，不，他們很害怕。只不過他們的膽子比大部分人想的還要大。」

「膽大竟然會顯得這麼愚蠢。」她輕聲道。

「反過來也成立。」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隨後把目光轉到了表演上。有近兩百名幻臉人毫髮無傷地倖存，這批人被強制要求參演。精心編排的走位和舞姿令人眼花撩亂，觀看演出時，人們會暫時忘卻那天始於腥風血雨。

將近正午時，當莫尼奧抵達，雷托正獨自在小覲見室回憶這些場景。莫尼奧護送安蒂克聖母登上一艘宇航公會接駁艦，隨後針對前一晚的暴力活動與魚言士指揮部交換了意見，還迅速飛了一趟帝堡，確認希歐娜處於嚴密的看守下且沒有捲入使館襲擊事件。他返回奧恩城時，婚約剛剛宣布完畢，他對此毫無心理準備。

莫尼奧怒氣沖天，雷托從沒見過他生這麼大的氣。他一陣風般衝進覲見室，離雷托的臉僅兩公尺才煞住腳步。

「這等於坐實了忒萊素人的謠言！」他說。

雷托以一種講道理的語氣答道：「要求我們的神必須完美，這是多麼頑固的思維啊。希臘人在這方面就理性得多。」

「她在哪裡？」莫尼奧問，「那個……」

「赫薇在休息。折騰了一夜，又熬了一上午。今晚回帝堡前我要她好好休息。」

「她是怎麼得逞的？」莫尼奧問。

「莫尼奧，怎麼回事！你的小心謹慎全消失無蹤了嗎？」

「我擔心您！您知道城裡都在傳什麼嗎？」

「我對那些傳言知道得很清楚。」

「您到底在幹什麼？」

「你知道，莫尼奧，我覺得只有最早的泛神論者才正確理解了神性：披著超人的外衣，卻有凡人的毛病。」

莫尼奧高舉雙臂朝天。「我看到了他們臉上的表情！」他放下手

臂，「不到兩星期就會傳遍全帝國。」

「肯定不止這點時間。」

「如果您的敵人需要一個機會團結起來……」

「褻瀆神靈是人類的老傳統了，莫尼奧。為什麼我就能倖免呢？」

莫尼奧張口欲言，卻發現自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沿帝輿坑的邊緣跨下一步，又收回腳步，瞪著雷托的面孔。

「如果要我幫您，我需要一個解釋。」莫尼奧說，「您為什麼要這麼做？」

「情感。」

莫尼奧用嘴形複述，但沒說出口。

「就在我以為自己已經永遠喪失情感的時候，情感驟然席捲了我。」雷托說，「嘗嘗最後這幾絲人性的滋味，多美啊。」

「跟赫薇？但您肯定不能……」

「情感的記憶是永遠不夠的，莫尼奧。」

「您是說您沉湎於……」

「沉湎？當然不是！但永恆的存在離不開三根支柱──肉體、思想和情感。我本來以為自己只剩下肉體和思想了。」

「她施了巫術。」莫尼奧怒道。

「沒錯，為此我很感激。莫尼奧，倘若無視思想的需求，像有些人那樣，那麼我們會丟失內省的力量，無法理解感官傳達給我們的資訊；假如拋棄肉體，就等於卸下了搭載我們的車子的輪子；而要是拒絕情感，我們就割斷了與內在宇宙的一切聯繫。我最懷念的正是情感。」

「我堅持我的意見，陛下，您……」

「你在惹我生氣，莫尼奧。這也是一種情感。」

雷托看到這句話讓莫尼奧的怒火冷卻了下來，如將一塊紅鐵浸入冰水之中，但還冒著熱氣。

「我不是為自己，陛下。我主要是為您著想，您很清楚。」

雷托柔聲說道：「這是你的情感，莫尼奧，我很珍惜。」

莫尼奧顫抖著深吸了一口氣。他從來沒見過神帝處於這種心境，流露出這樣的情感。雷托顯得興致勃勃，又聽天由命，如果莫尼奧沒看錯的話──真實情況誰也說不準。

「如果有什麼事物能把生活變得甜蜜，」雷托說，「變得溫暖，而且充滿了美，那我就要把它留下，即使它排斥我。」

「所以這個赫薇．諾里……」

「諷刺的是，她讓我想起了巴特勒聖戰。她是所有機械和非人性的對立面。多奇怪啊，莫尼奧，不是別人，正是伊克斯人造出的這個人恰好擁有我最珍視的那些品性。」

「我不明白您怎麼會提到巴特勒聖戰，陛下。有思維的機器不應存在於……」

「聖戰針對的是機器，同樣也針對機械的價值觀。」雷托說，「人類用機器來取代自己的美感，甚至取代不可或缺的自我，導致無法作出發自內心的判斷。所以機器被消滅了。」

「陛下，我還是無法接受您願意讓那個……」

「莫尼奧！赫薇光是出現在我面前就能讓我安心。千百年來我還是第一次不感到孤獨，只要她陪在我身邊。如果我還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自己重獲情感，這個事實總該有說服力了吧？」

莫尼奧陷入沉默，雷托所說的孤獨顯然讓他心有所感。莫尼奧自然了解無人分享愛的感受，他的心情全都寫在臉上。

雷托很久以來頭一次注意到莫尼奧已變得這麼蒼老。

他們老得太突然了，雷托想。

雷托此時深深感到自己有多麼在乎莫尼奧。

我不該受到感情的束縛，但我無法控制自己……尤其在赫薇出現之後。

「他們會嘲笑您，開猥褻的玩笑。」莫尼奧說。

「那是好事。」

「怎麼會是好事？」

「這是新情況。我們的任務一向就是把新事物納入已平衡的體系，並在不妨礙生存的前提下，藉此調整行為模式。」

「即便如此，您又怎麼能欣然接受？」

「接受猥褻言論滋生？」雷托問，「猥褻的反面是什麼？」

莫尼奧雙眼圓睜猛然省悟。他見識過許多兩極對立的狀態造成的結果──事物因其反面的存在而為人所知。

事物在有反差的背景中會顯得格外醒目，雷托想，莫尼奧當然懂這個道理。

「這樣太危險。」莫尼奧說。

這是保守主義者最信奉的裁斷！

莫尼奧沒有被說服。他顫慄著發出一聲深深的嘆息。

我一定要記住，不能剝奪他們的懷疑之心，雷托想，我就是這樣辜負了參與廣場儀式的魚言士。而伊克斯人正緊緊抓著人類的懷疑這根稻草。赫薇就是證據。

前廳響起一陣騷動。雷托關上大門，擋住了不速之客。

「我的鄧肯來了。」他說。

「他也許聽說了您的婚禮計畫──」

「也許。」

雷托看到莫尼奧正在跟心中的懷疑較勁，他的思想活動顯露無遺。此時此刻，莫尼奧是如此完美地展示他的人性，雷托簡直想擁抱他了。

他擁有完整的心理光譜：從懷疑到信任，從愛到恨……應有盡有！所有這些可貴的人性特質能發展成型，無不是因為他身處情感的暖流當中，和心甘情願為了「人生」而竭盡心力。

「赫薇為什麼要接受這件事？」莫尼奧問。

雷托微微一笑。莫尼奧不能質疑我，只好質疑別人了。

「我承認這不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結合。她是靈長類，而我已經不完全屬於這一類。」

莫尼奧再次跟自己能感覺到但無法言說的念頭互相角力。

雷托看著莫尼奧，明顯感到有一股意識從眼前流過，這種情況很罕見，但一旦出現就是那麼清晰。雷托沒有攪動這股意識流，生怕激起漣漪。

這個靈長類動物在思考，思考是他的生存之道。在他的思維活動底下潛伏著一種附隨在細胞上的東西。那就是人類對其整個物種的持久關切。有時候他們會掩飾、遮蔽或深藏這種想法，但我有意引導莫尼奧去感受他內心最深處的自我運作機制。他之所以跟從我，是因為相信我掌握著對人類生存最有利的道路。他知道存在一種深嵌在細胞中的意識。我是在掃描黃金之路時發現這一點的。這就是人性，我們倆都同意：黃

金之路必須延續！

「婚禮的地點、時間和形式都定好了嗎？」莫尼奧問。

不問「為什麼」了？雷托注意到，莫尼奧不再追問原因了，他回到了安全地帶，他是神帝的內務總管，是首席大臣。

他可以運用名詞、動詞和修飾語。語言能以尋常的方式為他所用。莫尼奧也許從來沒有參透過自己話語中玄奧的言外之意，但他熟悉語言在日常俗務中的含意。

「我的問題現在能得到答覆嗎？」莫尼奧追問。

雷托瞇眼瞧著他，心想：我反倒覺得，語言最有用的地方是開啟迷人的未知之境。然而，文明倘若仍然堅信宇宙有如機械般受制於絕對的因果關係（因果可以明顯簡化為一條根便會連上一粒最初的種子），那麼這個文明就很難理解語言的作用了。

「伊克斯人和忒萊素人的謬論與人類事務緊緊相連，就像帽貝吸附在石頭上。」雷托說。

「陛下，您不集中注意力，會讓我很為難。」

「我的注意力很集中，莫尼奧。」

「沒集中在我身上。」

「我沒有漏掉你。」

「您的注意力在游移，陛下。您不必對我隱瞞。我寧可不忠於自己也絕不會不忠於您。」

「你覺得我四處神遊像在撿羊毛？」

「撿什麼，陛下？」莫尼奧以前從沒問過這個詞，但這次……

雷托解釋了這個典故，心想：多麼古老啊！雷托的記憶裡響起了織機和梭子咔嗒咔嗒的聲音。從動物皮毛到人的衣服……從獵人到牧人……漫長的意識覺醒之路……現在他們必須再繼續一段征程，比古人走過的還要漫長。

「您總是胡思亂想。」莫尼奧不客氣地指出。

「我有得是時間胡思亂想。對於一個把萬眾集於一身的存在而言，這是最有趣的事情。」

「但是，陛下，有些事情需要我們……」

「胡思亂想能得出的結果，真夠讓你驚訝，莫尼奧。常人花一分鐘

都懶得去想的事，我可以琢磨一整天。為什麼要吝嗇這點時間呢？我的壽命大概有四千年，多一天少一天又有什麼關係？人的壽命有多長？一百萬分鐘？我活過的天數幾乎都有這麼多了。」

莫尼奧啞口無言地呆立，這種比較讓他自慚形穢。他覺得自己的人生在雷托眼裡不過是一粒塵埃。他敏銳地覺察到雷托為什麼講這些話。

語言……語言……語言，莫尼奧想。

「語言對於涉及感知的事物往往沒什麼用。」雷托說。

莫尼奧盡力控制呼吸，只留一絲氣息。神帝果真能讀心！

「縱觀我們的歷史，」雷托說，「語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對某些超常事件進行自圓其說的敘述，在公認的編年史中為這類事件找到一個位置，給它們一個解釋，以便此後我們能一直沿用這些描述，然後說：『這就是它的意義。』」

莫尼奧感到這些話語把自己壓垮了，那些可能引起他思索的言外之意讓他恐懼。

「真相就是這樣遺失在歷史中的。」雷托說。

經過長時間的沉默，莫尼奧大著膽子說：「您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陛下。婚禮怎麼安排？」

他的聲音聽上去多麼疲憊，雷托想，他徹底垮了。

雷托快速說道：「你將給我前所未有的幫助。婚禮必須經過最周密的安排，只有你的細緻嚴謹才能勝任。」

「地點呢？陛下。」

聲音裡有了點精神。

「沙厲爾的泰伯村。」

「時間？」

「你來定。一切準備妥當了就宣布。」

「具體儀式呢？」

「我會安排的。」

「您需要幫手嗎，陛下？裝飾品之類呢？」

「儀式的點綴？」

「我可能沒想到的任何特別的東……」

「那不過是作作樣子，不需要很多東西。」

「陛下！我求您！請……」

「你將站在新娘身邊，把她託付給我。」雷托說，「我們採用古老的弗瑞曼儀式。」

「那麼我們要用到水環了。」莫尼奧說。

「是的！我會用珈尼的水環。」

「陛下，誰要出席？」

「只有一隊魚言士衛兵和貴族。」

莫尼奧盯著雷托的臉孔。「陛下說的『貴族』是什麼……什麼意思？」

「你、你的家人、內務侍臣、帝堡官員。」

「我的家……」莫尼奧嚥下了後半句，「您把希歐娜算在內了？」

「如果她通過考驗的話。」

「但是……」

「她不是你家人嗎？」

「當然是，陛下。她是亞崔迪家的人和……」

「那就肯定要算上希歐娜！」

莫尼奧從口袋裡掏出一部微型備忘器，這是一種暗黑色的伊克斯設備，名列在密密麻麻的巴特勒聖戰違禁品清單中。雷托不覺莞爾。莫尼奧知道自己的責任，開始執行了。

鄧肯．艾德侯在大門外嚷嚷得更厲害了，但莫尼奧沒有理會。

莫尼奧清楚自己的特權價值幾何，雷托想，這是另一種聯姻──特權與責任的聯姻，也成了貴族自我辯白的托詞。

莫尼奧結束了記錄。

「還有一些細節問題，陛下。」莫尼奧說，「赫薇需要什麼特殊的服飾嗎？」

「蒸餾服和弗瑞曼新娘禮服，要真貨。」

「珠寶首飾呢？」

雷托盯著莫尼奧在微型備忘器上快速移動的手指，看到了一個分崩離析的場景。

領導力、勇氣、對知識的感悟力、條理──莫尼奧樣樣齊備。這些優點猶如一圈神聖的光環圍繞著他，但也遮蔽了有一股力量正由內而外地

腐蝕他。這一點是無可避免的，而且除了我，誰都沒看出來。如果我不在了，人人就都能看得出來。

「陛下？」莫尼奧催問道，「您在撿羊毛？」

哈！他喜歡這個詞！

「就這些。」雷托說，「只要禮服、蒸餾服和水環。」

莫尼奧一個鞠躬，轉身離去。

他現在展望前方了，雷托想，但這件新鮮事一樣會過去，到時候他又會回顧過去。我曾經對他抱有那麼高的期望。算了……也許希歐娜……

35

我父親曾說，「不要製造英雄。」

——珈尼瑪之聲，「口述史」



吵吵嚷嚷的艾德侯已獲准面聖。僅憑他在小覲見室跨步走來的樣子，雷托就能判斷出這個甦亡人身上已經產生了重要轉變。這種屢見不鮮的轉變雷托再熟悉不過了。面對正往外走的莫尼奧，鄧肯甚至連招呼都沒打一個，一切都符合模式。這套模式真無聊啊！

雷托為鄧肯們的這種轉變起了個名字，叫「自從症候群」。

甦亡人心中常常會醞釀出一個個疑團，他們懷疑，自從自己喪失意識那一刻起直到如今的千百年間，一定發生了隱祕之事。這段時間裡人們都幹了什麼？為什麼他們會需要我這個老古董？這些疑問擱在誰的心裡都會久久盤桓，難以驅散——更不用說是一個多疑的人了。

曾有個甦亡人責怪雷托：「你在我身體裡放了東西，我完全不了解的東西！這些東西會把我的一舉一動都通報給你！我無時無刻不受你監視！」

還有個甦亡人指責雷托擁有一種「能隨心所欲操縱我們替你辦事的機器」。

「自從症候群」一旦得病就再也無法治癒，雖然能加以控制，甚或疏導，但休眠的種子即使受到最輕微的刺激也會甦醒而萌發。

艾德侯在莫尼奧先前站立的地方停下腳步，他的眼睛和雙肩姿態都蒙上了一層陰影，那是對非特定目標的疑心。雷托聽任緊張氣氛漸漸發酵，靜待爆發。艾德侯先是緊盯著他，接著環視屋內。雷托認出了這種目光。

鄧肯們永遠不會遺忘！

艾德侯運用數千年前潔西嘉女士和晶算師瑟非．郝沃茲所傳授的方

法觀察室內，一陣時空錯亂的眩暈感襲來。他覺得自己受到了這間屋子的排斥，樣樣東西都不例外──金色的、綠色的、紅得發紫的蓬鬆巨大軟墊；圍著雷托的凹坑厚厚堆疊在一起，件件堪稱珍品的弗瑞曼地毯；將溫暖的光線直射在神帝臉上，使得四周黑影顯得更陰暗、更神祕的伊克斯仿陽光燈球；附近的香料茶的味道；還有沙蟲身軀散發的濃烈美藍極味。

艾德侯感覺，自從忒萊素人把他扔在那間空無一物的牢房裡由露莉和「朋友」接手以來，發生了太多的事情，而且太快了。

太多了……太多了……

我真的在這裡嗎？他滿腹疑惑，這真的是我嗎？我在想什麼？

他凝視著雷托文風不動的身體，這個黑漆漆的龐然大物如此安靜地躺在坑裡的帝輿上。這具巨大肉身愈是無聲無息，就愈是顯出神祕的力量，這股可怕的力量也許會以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釋放出來。

艾德侯對伊克斯使館一戰已有耳聞，但魚言士的說法為這件事套上了神跡的光環，讓他看不清真相。

「他飛降在他們頭頂上，痛痛快快地處決了這幫罪人。」

「他是怎麼做到的？」艾德侯問。

「他是震怒的神。」彙報者答道。

震怒，艾德侯想。是因為赫薇受到了威脅嗎？他聽到的傳言哪，沒有一句可信！赫薇要嫁給這個大……不可能！不會是可愛而溫婉的赫薇。他在玩某種可怕的遊戲，在考驗我們……考驗我們……這年頭已經沒有真實可言了，除了赫薇帶來的寧靜，其餘全是瘋狂。

當艾德侯把視線轉向雷托的臉孔──那張默默等待的亞崔迪臉──他心中的錯位感更加強烈了。他心裡冒出一個念頭，假如沿著某條陌生的新思路再動動腦子，能否打破無形的障壁，憶起其他艾德侯甦亡人的種種經歷？

他們走進這間屋子的時候在想什麼？他們也會感覺到這種錯位、這種排斥嗎？

再花點工夫想想。

他感到天旋地轉，怕自己會暈倒。

「不舒服嗎，鄧肯？」雷托那無比理性和鎮靜的聲音響起。

「這不真實。」艾德侯說，「我不屬於這裡。」

雷托故意誤解他的意思。「侍衛通報說你是自願來這裡的，你從帝堡飛過來要求立刻見我。」

「我是說這裡，現在！這個時代！」

「但我需要你。」

「需要我幹什麼？」

「你自己看看，鄧肯。你能幫我忙的地方太多了，你都忙不過來了。」

「但你的女人不讓我戰鬥！每次我要去……」

「你活著比死了更有價值，你不同意嗎？」雷托咯咯笑了一下，又說：「運用你的智慧，鄧肯！那才是我看重的。」

「還有我的精子，你也看重。」

「你的精子由你自己來決定去向。」

「我不會把孤兒寡母像那樣留在……」

「鄧肯！我說過選擇權在你自己手裡。」

艾德侯乾嚥了一下，說：「你對我們犯了罪，雷托，對我們所有甦亡人──你從沒問過我們的意見就讓我們復活了。」

鄧肯冒出了新想法。雷托瞧著艾德侯，一下子來了興致。

「什麼罪行？」

「喔，我聽見你嘟嘟囔囔說著心裡的想法。」艾德侯憤憤地說，拇指越過肩頭指向門口，「你知道自己的聲音能傳到前廳嗎？」

「當我希望被人聽到的時候，的確如此。」但只有我的日記能聽到全部！「不過我想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性質的罪行。」

「曾經有一個時代，你是活著的，你應該活著的時代。當你活著時，那個時代能發生奇蹟。你知道你永遠也看不到那樣的時代了。」

雷托眨眨眼，被鄧肯的感傷觸動了。這番話讓他深有共鳴。

艾德侯將兩手舉到胸前，掌心向上，彷彿乞丐在乞求明知無法獲得的東西。

「然後……某一天你醒過來，你記得本來自己快要死了……你記得再生箱……弄醒你的是骯髒的忒萊素人……本來應該是一個新的開始，但沒有，永遠不可能了，雷托。這就是犯罪！」

「我奪走了奇蹟？」

「是的！」

艾德侯放下雙手，在身體兩側攥起拳頭。他覺得自己彷彿獨自站在推動磨坊水車的水流渠道中，稍一放鬆就會滅頂。

那麼我的時代呢？雷托想，同樣永遠不會再來了。但這個鄧肯不會明白其中的區別。

「你從帝堡匆匆趕回來是為了什麼？」雷托問。

艾德侯深吸了一口氣，說：「是真的嗎？你要結婚了？」

「確實。」

「娶那個赫薇．諾里，伊克斯大使？」

「沒錯。」

艾德侯飛快地瞥了一眼雷托橫臥的身軀。

他們總要找找我的生殖器，雷托想，也許我該叫人做個東西，一個碩大的凸起，來嚇嚇他們。他差點笑出聲來，不過還是強忍住了。我的情感又一次得到了增強。謝謝你，赫薇。謝謝你們，伊克斯人。

艾德侯搖著頭。「可你……」

「婚姻除了性愛，還有其他重要因素。」雷托說，「我們能生兒育女嗎？不能。但這種聯姻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你跟莫尼奧說的話我都聽到了。」艾德侯說，「我想這肯定是個玩笑，一個……」

「說話小心，鄧肯！」

「你愛她嗎？」

「比有史以來任何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愛得更深。」

「那麼她呢？她是不是……」

「她心裡……有一股強烈的同情心，有一種要和我同甘共苦、獻出一切的願望。這是她的天性。」

艾德侯忍住反感。

「莫尼奧說得對。人們會相信忒萊素人的謠言。」

「這就是其中一個深遠影響。」

「而你還是要我去跟希歐娜交……交配！」

「你知道我的期望。我讓你自己決定。」

「那個叫奈拉的女人是誰？」

「你見過奈拉了！好。」

「她和希歐娜像姊妹似的。那個大塊頭！那裡到底是怎麼回事，雷托？」

「你希望是怎麼回事？這重要嗎？」

「我從來沒見過這種粗人！她讓我想起野獸拉班。你絕對看不出她是女的，要不是她……」

「你以前還見過她一次。」雷托說，「那次她叫『朋友』。」

艾德侯不聲不響地盯著他片刻，仿佛穴居動物感覺到鷹隼逼近。

「這麼說你信任她囉？」艾德侯說。

「信任？什麼是信任？」

是時候了，雷托想。他能看見艾德侯的想法在成形。

「當忠誠獲得證明時就產生了信任。」艾德侯說。

「就像你我之間的信任？」雷托問。

艾德侯嘴角泛起一絲苦笑。「這就是你對赫薇．諾里幹的事？婚姻、誓言……」

「我和赫薇已經彼此信任了。」

「你信任我嗎，雷托？」

「要是我連鄧肯．艾德侯都不能信任，那我就沒人可信了。」

「如果我不信任你呢？」

「那麼我會憐憫你。」

艾德侯就像遭受電擊。他睜大眼睛，憋了一肚子不滿。他渴望信任別人。他渴望一去不復返的奇蹟。

接著，他發現他的思路似乎突然來了一次跳躍。

「前廳裡的人能聽見我們說話嗎？」他問。

「不能。」但我的日記能！

「莫尼奧非常生氣，誰都看得出來。但他離開的時候像一隻溫順的羔羊。」

「莫尼奧是貴族。他離不開他的本分和責任。只要用這些東西來提醒他，他就消氣了。」

「所以你就是這樣控制他的。」艾德侯說。

「他自己控制自己。」雷托說著，想起了莫尼奧從備忘器上抬起目光，不是為了得到確認，而是為了進一步喚起責任感。

「不。」艾德侯說，「他控制不了自己，是你在控制。」

「莫尼奧把自己封閉在過去。這不是我幹的。」

「但他是貴族……一個亞崔迪家的人。」

雷托眼前浮現出莫尼奧蒼老的面容，心想貴族總是必然會拒絕履行他最後的職責—急流勇退，隱沒到歷史中去。他們一定是被趕走的。一定。從來沒有貴族順應過變革的大勢。

艾德侯繼續問道：「你是貴族嗎，雷托？」

雷托微笑道：「最終極的貴族在我心裡消亡了。」他又想：特權培養傲慢。傲慢加劇不公。毀滅的種子開花結果。

「我可能不會參加你的婚禮。」艾德侯說，「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貴族。」

「你是，你就是使劍的貴族。」

「保羅比我使得好。」艾德侯說。

雷托用摩阿迪巴的嗓音說：「因為我是你教的！」隨後又恢復往常的聲音：「貴族有份不言而喻的責任—教導他人，有時還要靠殘酷的親身示範。」

接著他想：高貴的血統總會走向貧窮和跨種雜交造成的衰弱，這為擁有財富和成就的人打開了機會的大門。新晉富豪腳踩舊制度登上權力的巔峰，就像哈肯能人曾經做到的那樣。

這種現象周而復始一成不變，雷托覺得任何人都應該看出它已經融入了人類的生存模式，這類模式因跟不上時代而早被人遺忘，但從未消失。

不，我們仍然身懷殘渣餘毒，我必須加以肅清。

「有沒有一塊處女地？」艾德侯問，「有沒有一塊我能去的處女地，好永遠擺脫這一切？」

「假如有這樣的處女地，也一定是由你來幫我開闢的。」雷托說，「就目前來看，不存在一個別人跟不上也找不到你的地方。」

「你不放我走囉？」

「你願意走的話可以走，其他甦亡人曾經嘗試過。我跟你明說，處

女地不存在，無處可躲。從很久很久以前一直到現在，人類就像被危險的膠水黏成了團，好比一個單細胞生物。」

「沒有新星球？沒有未知的……」

「喔，我們不斷壯大，但從未分離。」

「因為是你把我們綁在一起的！」他惱火地恨恨說。

「不知道你是不是能明白，鄧肯，假如有一塊處女地，不管什麼樣的，那麼你身後的東西就不會比你前方的東西更重要了。」

「你就是過去！」

「不，莫尼奧是過去。他會毫不遲疑地搬出貴族慣用的壁壘，擋住通往處女地的道路。你一定要知道那些壁壘的厲害。它們不但能圍住星球和星球上的土地，還能封鎖思想。它們壓制變革。」

「壓制變革的是你！」

他還是轉不過彎來，雷托想，再試一次。

「判斷貴族是否存在，最明確的標誌就是有沒有阻礙變革的壁壘，有沒有排斥新生和異己事物的鐵幕、鋼幕、石幕或其他什麼幕。」

「我知道在某個地方一定有一塊處女地。」艾德侯說，「你在隱瞞。」

「我什麼都沒有隱瞞。我也想要處女地！我想要意外！」

他們已經到了門口，雷托想，卻又拒絕進入。

如他所預測，艾德侯迅速換了話題：「你真的讓幻臉人在你的訂婚儀式上演出了？」

雷托心頭湧起一股怒氣，緊接著他又對這情緒之強烈生出一股扭曲的快感。他想對著鄧肯大吼大叫……但解決不了問題。

「有幻臉人的表演。」他說。

「為什麼？」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分享我的幸福。」

艾德侯瞪著他，好像在飲料裡發現了一隻噁心的蟲子。艾德侯用平板的語調說：「我從沒聽過亞崔迪家的人說這麼諷刺的話。」

「但就是有一個亞崔迪家的人這麼說了。」

「你在搪塞我！在迴避我的問題。」

又要爭個明白了，雷托想。他說：「貝尼．忒萊素幻臉人是群聚有

機體，個別而言則都沒有生育能力。這是他們自己為自己作出的選擇。」

雷托邊等回答邊想：我必須保持耐心。一定要讓他們自己去發現。要是我說出來，他們是不會信的。思考，鄧肯。思考！

經過長時間沉默，艾德侯終於開口了：「我向你起過誓。我重視這條誓言，至今不變。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又是出於什麼原因，我只能說我不喜歡這些事。好了，我說出來了。」

「這就是你從帝堡趕過來的原因？」

「是！」

「你現在可以回帝堡了嗎？」

「難道另有處女地可去嗎？」

「很好，鄧肯！就算你的理性有不明白的東西，你的憤怒也會告訴你。赫薇今晚回帝堡，我明天跟她會合。」

「我要進一步了解她。」艾德侯說。

「你應該迴避她。」雷托說，「這是命令。赫薇不屬於你。」

「我一向知道女巫還存在。」艾德侯說，「你祖母就是。」

他腳跟一旋，未作告退，大步沿來路離去。

真像一個小男孩，雷托看著他僵直的背影想，在我們的宇宙中，他既是最老的一個，又是最小的一個──兩者合一。

先知不會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幻象所迷惑。語言的僵化性決定了其線性特徵，而先知握有解鎖語言的鑰匙。對於他們而言，機械式的圖景不過是靜態畫而已。然而宇宙並不是機械式的，事件呈線性發展其實僅是觀察者強加的規律。因果關係？大大不然。先知吐露預言，你便能窺見「注定」之事。但預言一出即釋放無窮的先兆與力量，與此同時，宇宙也會神不知鬼不覺地走上另一條路。於是睿智的先知總是閃爍其詞，隱匿真相。無知者以為預言盡是模稜兩可之語，故而不信任先知。但你只要聽從直覺就能領悟到：直言不諱無疑會削弱預言的力量。最高明的先知只把你引至簾幕前，讓你自己一窺究竟。

—《失竊的日記》



雷托用前所未有的冰冷語調對莫尼奧說：「這個鄧肯不聽我的話。」

他們身處的這間通風良好的房間位於帝堡南塔頂層，由黃燦燦的石材砌就。距雷托從奧恩城十年慶返回已經過了三天。他身旁有一扇開啟的落地窗，俯視著正午火辣辣的沙厲爾。風從窗戶呼嘯而進，捲起的沙塵讓莫尼奧瞇起了眼睛，對雷托卻似乎沒什麼影響。他眺望著熱氣蒸騰的沙厲爾，遠方起起伏伏的沙丘暗示著這片景觀在流動，但只有他的眼睛能覺察。

莫尼奧站在那裡，因恐懼而散發的酸臭味籠罩全身。他知道風會將這股味道隱含的資訊傳遞到雷托的感官。婚禮的安排、魚言士的躁動——一切都充滿矛盾。莫尼奧想起最初與神帝相處那陣子，神帝說過的一些話。

「矛盾是個指標，提醒你要超越矛盾。假如矛盾使你困擾，說明你

信奉絕對真理。在相對主義者眼裡，矛盾只是一件樂事，也許能逗人一笑，或者更極端點，不乏教育意義。」

「你沒回答我。」雷托說。他的目光離開沙厲爾，落在莫尼奧身上。

莫尼奧只聳了聳肩。蟲子有多近了？他臆想。莫尼奧已注意到，從奧恩城返回帝堡之後，蟲子有時會甦醒過來。從表面上還看不出神帝可能發生這種恐怖的變化，但莫尼奧能感覺得到。蟲子會不會毫無預警地突然現身？

「加快婚禮安排的進度，」雷托說，「愈快愈好。」

「放在考驗希歐娜之前？」

雷托沉默了片刻，說：「不。你怎麼處理鄧肯？」

「您要我怎麼做，陛下？」

「我告訴他不要去見諾里，要迴避她。我說過這是命令。」

「諾里只是同情他，陛下。沒別的。」

「她為什麼要同情他？」

「他是甦亡人，跟現時代是脫節的，他沒有根。」

「他的根和我一樣深！」

「但他並不知道，陛下。」

「你在跟我爭論嗎，莫尼奧？」

莫尼奧退後半步，同時清楚自己並未脫離危險。「喔，不，陛下。但我一向實話實說。」

「我來說實話給你聽。他在向諾里獻殷勤。」

「是諾里主動約他的，陛下。」

「這麼說你都知道！」

「我不知道您嚴格禁止此事，陛下。」

雷托若有所思地說：「他對付女人有手腕，莫尼奧，絕對有手腕。他能看穿女人的靈魂，讓她們圍著他轉。鄧肯們總愛搞這一套。」

「我不知道您嚴禁他倆碰面，陛下！」莫尼奧幾乎在尖叫。

「他比其他甦亡人都危險。」雷托說，「這是我們時代的錯誤。」

「陛下，忒萊素人的手頭還沒有替換品。」

「所以我們還需要這一個？」

「是您自己說的，陛下。這是一個我不能理解的矛盾，但的確是您說的。」

「替換品做好還需要多久時間？」

「至少一年，陛下。要我去問具體日期嗎？」

「今天問。」

「他可能會聽到風聲的，陛下，就像前一個。」

「我不希望事情演變成這樣，莫尼奧！」

「我明白，陛下。」

「我不敢跟諾里談這件事。」雷托說，「這個鄧肯不屬於她。但我又不能傷到她！」最後一句近似哭訴。

莫尼奧站在那裡噤若寒蟬。

「你不明白嗎？」雷托問，「莫尼奧，幫幫我。」

「我明白您對待諾里與眾不同，」莫尼奧說，「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有什麼不同？」雷托的聲音直刺莫尼奧的內心。

「我是指您對她的態度，陛下。就我所見，跟您對其他人或事的態度全都不一樣。」

接著莫尼奧注意到了一些初始跡象──神帝雙手抽搐，眼神開始失焦。神啊！蟲子來了！莫尼奧感覺自己完全暴露在危險之中。這龐大身軀只消輕輕一彈就能把他碾碎在牆上。我必須把他的人性引出來。

「陛下，」莫尼奧說，「我在資料中讀過您和令妹珈尼瑪的婚姻，您也親口跟我說過。」

「如果她現在能在我身邊就好了。」雷托說。

「她從來沒有真正成為您的妻子，陛下。」

「你想說什麼？」雷托問。

雷托雙手的抽搐變成了一陣陣痙攣。

「她是……我是說，陛下，珈尼瑪其實是哈克．阿拉達的妻子。」

「當然！你們這些亞崔迪家的人都是他們倆的後代！」

「有些話您是不是還沒跟我說，陛下？有沒有可能……就是說，您跟赫薇．諾里……能行房嗎？」

雷托的手抖得這麼厲害，莫尼奧很驚訝他本人竟沒發覺。那對大大

的藍眼睛更加恍惚了。

莫尼奧又朝門口退了一步，出門下樓便可逃離這個死亡之地。

「別問我什麼可能性。」雷托說。令人恐懼的是，他的聲音彷彿來自遠方，又沉入了他內心的古老深處。

「不敢了，陛下。」莫尼奧說。他躬身後退，直到距門口僅一步。「我會跟諾里談的，陛下……還有跟鄧肯談。」

「盡力去辦。」雷托的聲音從只有他本人才能進入的內部空間遠遠傳來。

莫尼奧輕輕跨出門口，在身後關上門板，背靠著顫抖不止。啊，從來沒這麼驚險過。

矛盾依然存在。它指向哪裡？神帝反常而痛苦的決定意謂什麼？是什麼引出了沙蟲神？

房內傳出「砰」的一聲，有什麼東西重重地砸在石牆上。莫尼奧不敢開門看個究竟。他向後一頂，把自己推離那扇可怕的嗡嗡震動的門，躡手躡腳走下樓梯，連大氣都不敢喘，一直到了樓底魚言士崗哨處，方才鬆了一口氣。

「他心煩了？」魚言士問，一邊抬頭朝樓上望去。

莫尼奧點點頭。他倆都能很清楚地聽見撞擊聲。

「什麼事惹他煩心？」守衛又問。

「他是神，我們是凡人。」莫尼奧說。這個回答平時足以消除魚言士的疑問，但當下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湧動。

魚言士直盯著他，莫尼奧發現，她柔和的五官底下隱隱現出一個訓練有素的殺手。她正值妙齡，赤褐色頭髮，朝天鼻和厚嘴唇本是她最顯眼的特徵，現在卻被一對咄咄逼人的眼睛占了上風。只有傻瓜才敢背對這雙眼睛。

「不是我造成的。」莫尼奧說。

「當然不是。」她同意道，表情稍稍緩和了一些。「但我想知道是因為誰或者什麼事。」

「我覺得他是等結婚等得不耐煩了。」莫尼奧說，「我想就是這回事。」

「那就趕緊！」她說。

「我正要去辦。」莫尼奧說。他轉身沿長長的走廊快步回到自己在帝堡內的寓所。神啊！魚言士要變得和神帝一樣危險了。

這個愚蠢的鄧肯！他把我們往火坑裡推。還有赫薇．諾里！該拿她怎麼辦？

37

君主制及類似政體向所有政治形態傳達了一條寶貴訊息。記憶讓我確信，這條訊息對任何類型的政府皆有裨益。政府唯有抑制住走向極權的固有傾向，才能為被統治者謀福利。除了那些卓越的特性，君主制還擁有若干優點。君主制能縮減官僚管理機構的規模，弱化其寄生性；君主制在必要情況下能迅速作出決策；君主制還能滿足人類自古以來對家長制（如部落制或封建制）的需求，使人人各知其位。知道自己的位置很重要，哪怕只是一個臨時位置亦然。假如你困囿於一個有違本意的位置，必然備受折磨。因此，我以最有效的方式，即親身示範，宣揚專制之道。也許你是在千百年後才讀到這些文字，即使到了那時，我的專制依然不會被遺忘。我的黃金之路是其不朽的保證。希望你在獲知這條訊息之後，把自己的權力授權給任何政府時，都能維持極其審慎的態度。

——《失竊的日記》



雷托耐心謹慎地準備好與希歐娜的私人會面，這是自她兒時被強制送入節慶城魚言士學校以來，兩個人首次見面。他交代莫尼奧將接見地點安排在小帝堡，那是他在沙厲爾中央建造的一座高塔。塔址經過精心選擇，可將四周的舊貌新顏盡收眼底。小帝堡與外界無路可通，朝見者都由撲翼機載送，而雷托彷彿是靠神力駕臨此處。

在即位之初，他親手操控一臺伊克斯機器，在沙厲爾底下挖了一條通往小帝堡的祕密隧道，全部工程都由他獨自完成。那些日子，沙漠裡還漫遊著幾條野生沙蟲。他用厚厚的熔凝矽石牆加固隧道，並在外層嵌入無數裝了水的圓球以嚇退沙蟲。隧道預留的空間足以容納他日後長到極限的身軀，外加一輛當時尚在構想中的帝輿。

預定接見希歐娜那天的凌晨，雷托進入地下墓殿，向侍衛下令不見

任何人。在輻射狀的地下墓殿裡，他進入一條帶暗門的漆黑隧道，駕著帝輿一陣飛馳，不到一小時就抵達了小帝堡。

隻身進入沙地是他的一大樂事。不駕帝輿，只讓準沙蟲的身軀帶著自己漫遊。貼身的沙粒讓他產生無比強烈的快感。他在第一縷曙光中穿過一道道沙丘，身上發出的熱量在後尾留下一道水氣，逼使他必須不斷前行。當他在約五公里外發現一個相對乾燥的區域時，方才停了下來。少量晨露蒸騰出惱人的溼氣，裹住躺臥的他；他的身體剛好處在長長的塔影之外，影子從身旁往東延伸，跨過一座又一座沙丘。

從遠處看，那座三千公尺高塔猶如一根不可思議的長針直刺雲霄。只有將雷托的指令與伊克斯人的想像力創意十足地結合起來，才構思得出這樣的建築物。高塔直徑一百五十公尺，高塔地基在沙面下扎根之深不亞於塔高，塔身巧妙運用了塑鋼與超輕合金，既有足夠的韌性抵禦強風，又耐風沙侵蝕。

由於太鍾愛這個地方，雷托嚴格限制自己到訪的次數，為自己制定了一長串必須遵守的規則：一言以蔽之，非到「十分必要之時」不許前來。

只要躺在這裡稍事休息，他就能暫時卸下黃金之路的重擔。莫尼奧，能幹而可靠的莫尼奧，會保證希歐娜在黃昏時分準時抵達。雷托有一整天的時間放鬆遐想，玩玩假裝對一切漠不關心的遊戲，還能直接大肆吸取大地的養分。在奧恩城和帝堡裡他從來無法如此盡興，只能鬼鬼祟祟地穿行於狹窄通道，還得小心翼翼運用預知力才能避開四處的小水窪。而在這裡，他能盡情遨遊於流沙漠，汲取自然的滋養茁壯成長。

他翻滾著，壓得沙粒吱嘎作響；他彎曲身體，享受純粹的動物快感。他感覺沙蟲的自我正在復甦，一股健康的電流傳遍全身。

太陽已高掛地平線之上，在高塔一側繪上金色線條。空氣中飄散著沙塵的苦味，還有遠處多刺植物在些微晨露的刺激下發出的味道。他以高塔為圓心緩緩繞著大圈，速度愈來愈快，同時思索著希歐娜的事。

這件事不能再拖，必須考驗她了。莫尼奧心裡和雷托一樣清楚。

就在那天凌晨，莫尼奧說：「陛下，她有嚴重的暴力傾向。」

「她剛得了腎上腺素成癮症。」雷托說，「該來個『冷火雞』了。」

「冷什麼，陛下？」

「這是一種古老說法，意思是採取必要的休克療法，立刻徹底斷了她的癮頭。」

「喔……我明白了。」

這一次，雷托覺得莫尼奧的確明白了。莫尼奧自己就經歷過「冷火雞」。

「年輕人通常無法作艱難的決定，除非這決定直接跟暴力有關，能刺激腎上腺素飆升。」雷托解釋道。

莫尼奧默默回憶了片刻，說：「這非常危險。」

「這就是你在希歐娜身上看到的暴力。就連老人也難免沾染一點，年輕人更是喜歡在裡面打滾。」

天光愈來愈亮，雷托一邊回想這番對話，一邊繞著高塔轉圈。沙地逐漸變乾，快感也愈發強烈。他放慢爬行速度。一陣風從背後吹來，把自己排出的氧氣和一股燧石燃燒味捲進那尚具人類知覺的鼻孔。他深深吸了口氣，使本已放大的意識變得更加敏銳。

預留白天這段時間有幾個目的。在他眼裡，接下來的會面就像是古代鬥牛士眼中即將首度交鋒的公牛。雖然莫尼奧會確保希歐娜前來時未攜帶任何有形的武器，但她依然是頭頂利角的勁敵。不過雷托要確保自己熟知希歐娜的每一個強項和弱項。只要有機會，雷托還將動之以情。她必須為考驗做好準備，一定要用精心布置的鐵絲網斂住她內心的鋒芒。

午後，雷托體內的沙蟲部分已心滿意足，他返回高塔，爬上帝輿，啟動懸浮器上升到頂層一扇落地窗的邊緣，這扇窗只有他本人下指令才能開啟。當天餘下的時間，他就躺在這間高空廳堂裡思索謀劃。

夜幕剛剛降臨，空中傳來一架撲翼機振動機翼的嗡嗡聲。莫尼奧來了。

忠實的莫尼奧。

在雷托的操控下，高塔伸出一塊降落臺。撲翼機滑降而來，收攏機翼，輕輕落在降落臺上。雷托眺望著漸濃的夜色。希歐娜下機後朝他快跑過來，顯然對這沒有護欄的高臺感到害怕。她穿著一件不帶徽記的黑色制服，外披白袍，一進入塔內，她就偷偷向後瞥了瞥，隨後望向廳堂

中央帝輿上的那具龐大身軀。撲翼機起飛，消失在黑暗中。雷托沒有收回降落臺，讓落地窗敞開。

「這座塔另一頭有個陽臺。」他說，「我們去那裡。」

「為什麼？」

希歐娜的聲音流露出滿腹狐疑。

「聽別人說那裡涼快。」雷托答，「我自己在那邊吹著微風時，也的確感到臉頰上有微微的涼意。」

希歐娜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走近。

雷托關上了她身後的落地窗。

「從陽臺看出去夜景美極了。」雷托說。

「我們為什麼來這裡？」

「因為這裡不會有人偷聽。」

雷托掉轉帝輿，無聲無息地駛向陽臺。借助室內隱藏式照明裝置發出的微光能讓她看見他的行動。他聽到她跟了上來。

這座弧形陽臺在塔堡的東南面，裝有齊胸高的鏤空欄杆。希歐娜走到欄杆前，環視眼前的荒漠。

雷托感覺她在等自己開啟話頭。有些話要在這裡說出來，只讓她一個人聽到。不管說什麼，她都會傾聽並作出毫無掩飾的反應。雷托的目光越過她望向沙厲爾的邊界，一號月亮已經升上地平線，勉強可以看到一道平緩的線條，那是人造圍牆。他運用增強的目力分辨出遠處有支來自奧恩城的隊伍正移動，發著暗光的畜力車緩緩行駛在通往泰伯村的大道上。

他能在記憶裡調出那個村子的畫面──一座草木掩映的村莊，坐落在牆腳內側一片溼潤的土地上。他的示範區弗瑞曼人照管那裡的椰棗樹、高草，甚至蔬菜農場。今非昔比了，想當年，凡是住人的地方，即便是僅靠一套蓄水箱和捕風器維持、低矮植物稀疏分布的小盆地，在荒漠裡也算草木茂盛了。跟泰布穴地一比，泰伯村簡直是水的天堂。如今村裡人人知道，在沙厲爾圍牆的另一側，泛著銀色月輝的艾德侯河正筆直向南流去。示範區弗瑞曼人從裡側翻不過陡直的圍牆，但他們心裡清楚那裡有條河。大地也知道。泰伯村民將耳朵緊貼地面，就能聽見大地另一頭傳來的汩汩水流聲。

現在應該有夜梟沿著那道堤岸飛行，雷托想，換作在另一個世界，這些生物會是晝行性的。沙丘星已經在牠們身上實現了演化奇蹟，而牠們仍舊要順應沙厲爾的環境。雷托曾見過那些鳥在水面上投下暗影，偶爾啜一口水，泛起的漣漪隨河流漂逝而去。

即使離得這麼遠，雷托還是能感覺到水的力量，他過往時光中的這股強大力量已經離他遠去，猶如向南直奔農場與森林的水流。這條河穿行於綿延起伏的群山，一路擦過鬱鬱蔥蔥的植被，昔日沙丘星的沙漠幾乎蕩然無存，只有沙厲爾這片過往的聖域遺世獨立。

雷托還記得那些伊克斯機械咆哮著在地表上強行撕開這條水道。時間似乎轉瞬即逝，只過了三千年出頭而已。

希歐娜不安地回頭瞧了瞧雷托，但他仍然沒有開口，目光緊盯著遠處。一座倒映於遠方雲朵上的小鎮在地平線上方閃耀著淡琥珀色的光。雷托從方向和距離判斷是沃爾波特鎮，那裡曾是個苦寒之地，遠在陽光低斜的北方，現在被移植到了溫暖的南方。這座熠熠生輝的小鎮彷彿在他心裡開啟了通往過去的一扇窗。他感到這束光穿透了已取代皮膚的厚厚鱗膜，直擊心頭。

我很脆弱，他想。

然而，他知道自己主宰這個地方，而這座星球主宰了他。

我是它的一部分。

他直接吞食沙土，只是不能碰水。他的人嘴和人肺僅用於呼吸，剛夠維持殘餘的人性……和說話的功能。

雷托朝希歐娜的背影開口道：「我喜歡聊天。我害怕總有一天不能再說話了。」

月光下，她猶豫著轉過身盯著他，帶著明顯的嫌棄表情。

「我知道在很多人眼裡我是個怪物。」他說。

「為什麼帶我來這裡？」

直奔主題！她不拐彎抹角，這是大部分亞崔迪家的人的行事作風，他想。他希望在育種計畫中保留這一個性，它帶有一種強烈的身分意義。

「我要看看時間怎麼改變了妳。」他說。

「為什麼？」

她的聲音裡帶著些許懼意，他想。她以為我要審問她那不值一提的叛亂和餘黨的名字呢。

看他保持沉默，希歐娜說：「你要殺我嗎，就像殺我朋友那樣？」

看來她聽說了使館的戰事。她猜想我對她過去的叛亂活動掌握得一清二楚。莫尼奧教訓過她了，該死！算了……換成我或許也會這樣做的。

「你真的是神嗎？」她問，「我不明白我父親怎麼會這麼認為。」

她還有一絲懷疑，他想，我仍有操作的空間。

「各人定義不同。」他說，「對於莫尼奧，我是神……這是事實。」

「你曾經是人。」

他開始欣賞她跳躍的思維了。這股毫不掩飾的追根究柢的好奇心正是亞崔迪氏族的標誌。

「妳對我好奇。」他說，「彼此彼此，我也對妳好奇。」

「你怎麼會覺得我在好奇？」

「妳小時候經常眼睛眨也不眨地盯著我看。今晚我看到了同樣的目光。」

「對，我想知道像你這樣是什麼感覺。」

他打量了她一會兒。月光在她眼睛下方投出陰影，雙眼隱在暗處。他能想像她的眼睛跟自己一樣也是全藍的，香料上癮的那種藍。這麼一想，希歐娜竟跟早已故世的珈尼有幾分相似，從臉型到眼睛的位置都有點像。他差點把這個告訴希歐娜，但話到嘴邊又嚥下了。

「你吃人類的食物嗎？」希歐娜問。

「披上沙鱒皮膚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有飢餓感。」他說，「偶爾我想吃點東西，但食物總是讓我反胃。沙鱒的纖毛在我體內四處蔓延，進食成了一件麻煩事。如今我只吃些乾的東西，有時裡面會包一點香料。」

「你……吃美藍極？」

「有時。」

「不過你已經沒有人類的食欲了？」

「我沒這麼說。」

她瞧著他，靜候下文。

雷托欣賞她這種無言的提問方式。她很聰明，在短暫的人生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飢餓是一種黑暗的感覺，一種我無法緩解的痛苦。」他說，「那時我會奔跑，像發狂的野獸一樣在沙丘上奔跑。」

「你……奔跑？」

「那段日子，我的腿相對於身體還比較長，我可以來去自如。但飢餓的痛苦從來沒有離開過我，我覺得那是渴求失去的人性。」

他覺察到她心裡已經勉強生出了點同情，所以才會有這一連串的問題。

「你還……痛苦嗎？」

「現在只有輕微的灼痛。這是我蛻變末期的一個徵兆。再過幾百年，我就重返沙漠了。」

他看見她在身側攥緊拳頭。「為什麼？」她問，「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種變化不見得都是壞事。比如今天我就很舒服，非常自在。」

「還有我們看不見的變化。」她說，「我知道一定有。」她鬆開了拳頭。

「我的視覺和聽覺都變得極其敏銳，但不包括觸覺。除了臉以外，我已經喪失了以前的觸覺。我懷念那種觸覺。」

他再次注意到她流露出勉強的同情，她試圖設身處地去體會。她想要了解他！

「你活了這麼久，」她說，「對時間的流逝有什麼感覺？是不是覺得日子愈過愈快了？」

「很奇怪，希歐娜。有時候時間過得飛快，有時又慢得像在爬。」

在交談的過程中，雷托慢慢調暗了高空廳堂裡的隱藏式照明燈，驅動帝輿漸漸靠近希歐娜。現在燈已全熄，只剩下月光。帝輿前緣進入陽臺，他的臉離希歐娜僅有大約兩公尺。

「我父親告訴我，」她說，「你愈老，你的時間就走得愈慢。你是這樣跟他說的嗎？」

她在試探我有沒有說實話，他想，這代表她不是真言師。

「凡事都有相對性，不過相比人類對時間的感覺，的確如此。」

「為什麼？」

「這跟我的變化有關係。到最後，我的時間會凝固，我就像一粒凍在冰裡的珍珠。之後我的新身體會四分五裂，每一部分都藏著一粒珍珠。」

她轉身背對他，面朝沙漠說道：

「我在這黑暗中跟你說話，幾乎可以忘記你是誰了。」

「所以我把會面安排在這個時間。」

「可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呢？」

「因為只剩這個地方讓我有家的感覺。」

希歐娜轉身靠在欄杆上，盯著他。「我想看看你。」

他打開了廳堂裡所有的燈，包括陽臺外緣一排刺眼的白色燈球。燈一亮，牆內就伸出一張伊克斯製透明罩，在希歐娜背後將陽臺封住。她被身後突然動起來的罩子嚇了一跳，接著明白過來似的點了點頭。她以為這是為了防禦偷襲。其實不然，這張透明罩只是為了阻擋攜帶潮氣的夜行昆蟲。

希歐娜自下而上打量雷托的身體，目光在腿退化成的殘根停留了一會兒，隨後挪到雙臂和雙手，最後移到臉上。

「你的官方史書記載所有亞崔迪家的人都是你和你妹妹珈尼瑪的後代。」她說，「這和『口述史』說的不一樣。」

「『口述史』是正確的。妳的祖先是哈克．阿拉達。我和珈尼只有名義上的婚姻關係，是為了鞏固權力。」

「就像你跟那個伊克斯女人的婚姻？」

「這不一樣。」

「你們會有孩子嗎？」

「我從來沒有生育能力。我還沒到生育年齡就選擇了蛻變這條路。」

「你是從小孩子直接變成——」她指了指，「這個的？」

「是的，沒有過渡。」

「一個小孩怎麼知道選擇哪條路？」

「我是全宇宙最老的孩子之一。另一個是珈尼。」

「我聽過關於你們擁有祖先記憶的故事！」

「那故事是真的。我和我所有祖先都在這裡。『口述史』不就是這麼說的？」

她轉過身，僵硬地背對著他。這個人性化的姿勢又一次勾起了雷托的興趣：排斥與脆弱是密不可分的。過一會，她轉了回來，凝視那張嵌在層層皮褶裡的臉龐。

「你有亞崔迪氏族的長相。」她說。

「我跟妳一樣實實在在地繼承了這張臉。」

「你那麼老……為什麼沒有皺紋？」

「我的人類部位不會像正常人那樣老化。」

「這就是你選擇這條路的原因嗎？」

「為了長生不老？不。」

「我搞不懂怎麼會有人作出這樣的選擇。」她咕噥了一句，接著提高嗓門說：「永遠不知道愛……」

「別說傻話了！」他說，「妳指的不是愛，而是性。」

她聳聳肩。

「妳覺得最可怕的事是放棄了性？不，這絕不是最大的犧牲。」

「那是什麼？」這不情願的一問暴露了她心底受到觸動。

「我走在夥伴之間，沒有一次不受側目。我不再屬於你們，孤零零一個。愛？愛我的人很多，但我的外形讓他們敬而遠之。中間這道鴻溝，希歐娜，沒有一個人有膽量跨過。」

「連你的伊克斯女人都不敢嗎？」

「不，她敢，但她不能。她不是亞崔迪家的人。」

「你是說我……能？」她用一根手指點著自己胸口。

「要是有夠多沙鱒的話。可惜的是，牠們全都包裹在我的肉體上了。不過，假如我死了……」

這種想法讓她陷入了無言的恐懼，她搖起頭來。

「『口述史』有可信的記述。」他說，「別忘了妳是相信『口述史』的。」

她不停地搖頭。

「這沒什麼祕密。」他說，「關鍵在於蛻變的初始時刻。妳的意識

必須同時向內和向外推進，無限的意識。我可以為妳提供足夠的美藍極，來完成這一步。有了足夠的香料，妳就能撐過最初那段難熬的時光……還有之後的所有階段。」

她不由得發起抖來，緊盯著他的眼睛。

「妳知道我說的是實話，對不對？」

她點點頭，顫抖著深吸了一口氣，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另一條路遠比這可怕。」

「另一條路是什麼？」

「到時候妳會明白的。莫尼奧就是這樣。」

「你那該死的黃金之路！」

「恰恰相反。非常神聖。」

「你把我當成傻瓜，認為我不能……」

「我認為妳缺乏經驗，但能力強大，而妳絲毫沒察覺自己的潛力。」

她深吸了三口氣，稍稍定了定神，說：「如果你不能跟這個伊克斯人交合，為什麼……」

「孩子，妳怎麼硬要鑽牛角尖呢？這跟性無關。在認識赫薇之前，我不可能跟人配對。我沒有同類。在這空無的宇宙中，我孤獨無依。」

「她是你的……同類？」

「這是有預謀的。伊克斯人特意把她製造成這個樣子。」

「製造……」

「別犯蠢！」他搶白道，「她本質上是神的陷阱，連獵物都無法拒絕她。」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她輕聲說。

「妳偷了我兩卷日記的副本。」他說，「妳也讀過宇航公會的譯本，已經知道怎麼對付我了。」

「你都知道？」

他看見她重新拾起力量，勇氣又回來了。「你當然知道。」她自答。

「那確實是我的祕密。」他說，「妳無法想像，我有多少摯愛的夥伴在眼皮底下悄悄離去……就像妳父親現在這樣。」

「你愛……他？」

「我也愛妳母親。有時他們去得快，有時又是在痛苦中慢慢離開的。每一次我都異常痛苦。我可以扮作無情，我可以作出必要的決定，甚至殺人的決定，但我擺脫不了痛苦。在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妳偷的那些日記有如實記載──那是我唯一了解的情感。」

他看見她兩眼溼潤，但下巴的線條仍舊顯得憤怒而剛毅。

「這些都不是你獨攬大權的理由。」她說。

雷托忍住笑。終於談到了希歐娜反叛的根源。

誰賦予的權力？我的統治有何公義可言？靠魚言士之力將我的統治強加在他們身上，對人類的進化何益之有？我熟悉所有那些革命說教、問題圈套和大而無當的言詞。

「妳沒有發現，妳的反叛幫助我鞏固了權力。」他說。

年輕氣盛的她仍力求表現。

「我從來沒有選擇讓你統治我們。」她說。

「但妳讓我變得更強大。」

「怎麼會？」

「就因為妳反對我。我用妳們這些人來磨尖爪子。」

她馬上瞥了他的手一眼。

「打個比方而已。」他說。

「我最終還是惹惱你了。」她覺得他的話裡滿含怒氣。

「妳沒有惹惱我。我們血脈相連，一家人可以直言不諱。事實上，我怕妳的程度遠遠超過妳怕我。」

這句話讓她吃了一驚，不過只有一眨眼工夫。他看見她先是相信，雙肩隨之繃緊，接著心生懷疑。她低下頭，又抬眼望他。

「偉大的神雷托怎麼會怕我？」

「怕妳無知的暴力。」

「你是說你的肉體會受到傷害？」

「我不會警告妳第二遍，希歐娜。我玩文字遊戲是有限度的。妳和伊克斯人都清楚，是我愛的人會受到肉體傷害。不用多久，大部分帝國人民也都會知道。這種消息傳得很快。」

「而且每一個人都會質問你憑什麼獨攬大權！」

她的聲音裡透著快意，雷托不禁怒火中燒，他發現很難抑制這股怒氣。他憎惡人類的這一面情感。幸災樂禍！這種情緒維持了片刻，然後他決定反擊，從對方已暴露的弱點劈開防線。

「我的統治權來自我的孤獨，希歐娜。我的孤獨分為自由的一面和公僕的一面。自由的一面確保我不會被任何人類集團收買，而公僕的一面要求我傾盡君主之力為你們服務。」

「可伊克斯人已經逮著你了！」她說。

「不。他們送給我的禮物會讓我更強大。」

「那只會削弱你！」

「也對，」他承認，「但我仍然掌控非常強大的力量。」

「哦，對。」她點頭道，「這我懂。」

「妳不懂。」

「那我相信你會解釋給我聽的。」她挖苦說。

他話音太輕，她不得不前傾身子才能聽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能要求我做任何事—無論是分權，是妥協，還是其他統治形式的徵兆，即使再小都不允許出現。我就是唯一。」

「就連那個伊克斯女人也不能……」

「她跟我太像了，不會以這種方式來削弱我。」

「但是當伊克斯使館遭到攻擊……」

「愚蠢還是會惹我發火的。」他說。

她對他怒目而視。

雷托認為這是她在不知不覺中擺出的一個漂亮姿態。他知道自己已經促使她思考了。他肯定她從沒想過權力竟然會與唯一性密切相關。

他對著她一言不發的怒容說道：「我的政府是獨一無二的，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我只對我自己負責，按我的犧牲索取足夠的回報。」

「犧牲！」她冷笑著說，不過他還是聽出了她語氣中的猶疑，「每個暴君都會說這種話。你只對你自己負責！」

「所以我對每一個活人負責。我會保護你們度過這些時期的。」

「度過哪些時期？」

「本來可能出現但永遠不會出現的時期。」

他看出來她心裡沒把握。她不相信自己的直覺，即未經訓練的預測能力。她一時心血來潮，會作出類似偷日記的那種決定，但了解真相後，她會忘記這個決定的初衷是什麼。

「我父親說你很會玩文字遊戲。」她說。

「他理當了解。不過有些知識，妳必須親身參與才能掌握，躲在一邊看兩眼、動動嘴皮子是沒用的。」

「他指的就是這個。」她說。

「妳說得很對。」他同意道，「它不合邏輯，卻是一道光，一隻能看見外物但看不見自身的眼睛。」

「我沒興趣再聊了。」她說。

「我也是。」他又想：我已經看得夠多，也盡力了。她向自己的疑惑敞開心胸。被無知蒙蔽的人是多麼脆弱啊！

「你沒有說服我任何事。」她說。

「這不是我們會面的目的。」

「那目的是什麼？」

「看看妳是否準備好接受考驗了。」

「考驗……」她向右歪了歪腦袋，盯著他。

「別裝傻。」他說，「莫尼奧跟妳說過。我現在告訴妳，妳已經準備好了！」

她費勁地想嚥一口唾沫，說：「什麼……」

「我已經通知莫尼奧，讓他把妳送回帝堡。」他說，「下一次碰面，我們就能知道妳到底是塊什麼料了。」

你聽說過巨量香料儲藏的神話嗎？是的，我也知道這個故事。是一個總管當趣事講給我聽的。故事說有一個美藍極倉庫，巨大無比，像一座山。這座倉庫藏在一顆遙遠星球的地下深處。不是厄拉科斯星，不是沙丘星。香料在很久以前就藏好了，甚至比第一帝國和宇航公會的出現還要早。故事還說保羅–摩阿迪巴去了那裡，與這座倉庫毗鄰而居，一直靠香料活著、等待著。總管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故事會讓我心煩意亂。

——《失竊的日記》



艾德侯氣得發抖，正沿著灰色塑石走廊大步走向帝堡寓所。每經過一個崗哨，女兵都會「啪」的一聲立正，艾德侯一個人也沒回禮。他知道自己引起她們的不安，沒有人會看錯指揮官的情緒，但他依然重重邁著步子，靴子重重踩在地面上的聲音沿著牆壁一路迴蕩。

他彷彿還能嘗到那頓午飯的滋味──帶有古怪熟悉感的亞崔迪式筷子餐：一小份辣味人造肉，配上以香草調味的焙烤什錦穀物。他用一杯清澄的西綴特果汁把食物都沖下肚。莫尼奧找到了獨自坐在衛兵食堂一角的艾德侯，盤子邊擱著一張地區行動計畫。

莫尼奧逕自坐到艾德侯對面，把行動計畫撥到一旁。

「神帝叫我傳句話給你。」莫尼奧說。

他生硬的語氣讓艾德侯意識到這不是一次偶遇。其他人也感覺到了，周圍幾張桌子的女人們都靜下來豎耳傾聽，嚴肅的氣氛逐漸擴散到了整間食堂。

艾德侯放下筷子：「嗯？」

「這是神帝的原話。」莫尼奧說，「『鄧肯．艾德侯竟然迷上了赫薇．諾里，這是我運氣不好。這件不幸的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艾德侯面露慍色，緊抿嘴唇，但沒有開口。

「這種蠢事讓我們所有人都面臨危險。」莫尼奧說，「諾里是神帝的未婚妻。」

艾德侯竭力壓抑火氣，但情緒還是從言語中透了出來：「他不能娶她！」

「為什麼？」

「他在玩什麼把戲，莫尼奧？」

「我只是向你傳遞訊息，別的與我無關。」莫尼奧說。

艾德侯聲音低沉，語帶威脅：「但他信任你。」

「神帝同情你。」莫尼奧撒了個謊。

「同情！」艾德侯喊出這個詞，食堂裡更安靜了。

「諾里當然是個有魅力的女人。」莫尼奧說，「但她不屬於你。」

「神帝說話了，」艾德侯冷笑著說，「所以誰也不能有異議。」

「我認為你明白這條訊息的意思。」莫尼奧說。

艾德侯把自己推離餐桌。

「你要去哪裡？」莫尼奧問。

「我這就去找他攤牌！」

「這等於自殺。」莫尼奧說。

艾德侯怒視著他，猛然意識到四周的女人都在聚精會神地聆聽。艾德侯臉上忽然現出一副神情，摩阿迪巴倘若在世，會稱為「討魔鬼歡心的表情」。

「你知道老一輩亞崔迪公爵常說什麼嗎？」艾德侯嘲弄地問道。

「有關係嗎？」

「他們說，當你仰視任何絕對主宰的時候，也就喪失了一切自由。」

莫尼奧因恐懼而僵硬，他湊近艾德侯，嘴唇幾乎沒動，聲音如同耳語：「不要說這種話。」

「因為這裡的女人會打小報告？」

莫尼奧搖了搖頭，不敢相信眼前的事。「你比其他任何一個鄧肯都莽撞。」

「是嗎？」

「別再這樣了！你這種態度極端危險。」

艾德侯聽到整個食堂緊張地騷動起來。

「他頂多把我們殺了。」艾德侯說。

莫尼奧用緊繃而壓低的聲音說：「你這個蠢貨！蟲子受到一丁點兒刺激就會控制住他整個人！」

「你說蟲子？」艾德侯故意大聲說出來。

「你必須信任他。」莫尼奧說。

艾德侯四下環顧。「是的，我猜她們都聽到了。」

「幾十億幾十億的人集中在他一個人身上。」莫尼奧說。

「我聽說了。」

「他是神，而我們是凡人。」莫尼奧說。

「神怎麼會作惡？」艾德侯問。

莫尼奧把椅子向後一頂，霍的站起身。「我不管你了！」隨後猛一轉身，疾步衝出食堂。

艾德侯目光在食堂掃了一圈，發現所有衛兵都在盯著他看。

「莫尼奧沒有主見，但我有。」艾德侯說。

他驚訝地瞥見有幾個女人竟然露出挖苦的笑容。她們又吃起飯來。

艾德侯大步走在帝堡走廊裡，一邊回想剛才那場對話，一邊琢磨莫尼奧的怪異舉動。他能看出莫尼奧的恐懼，甚至也能理解，但這種恐懼似乎比怕死更深刻……遠遠深刻得多。

蟲子會控制住他。

艾德侯覺得莫尼奧說溜了嘴，不經意間洩了密。這是什麼意思？

比其他任何一個鄧肯都莽撞。

艾德侯想到這句話就一把火，別人把他當成陌生人來與他自己作比較，而他不得不忍受。其他鄧肯又有多小心？

到了寓所門前，艾德侯把手放到掌紋鎖上，心裡猶疑起來。他覺得自己像一隻逃回巢穴的獵物。食堂裡的衛兵一定已經向雷托報告了剛才那場對話。神帝會怎麼做？艾德侯的手在鎖上掃了一下，房門往內打開。他進入前廳，關上門，但眼睛還盯著門看。

他會派魚言士來抓我嗎？

艾德侯環視了一圈。這是一處普通的門廳──設有衣架和鞋架、一面

全身鏡和一座武器櫃。他瞧了瞧關著的櫃門，裡面沒有一件武器能對神帝構成真正的威脅，連雷射槍都沒有……儘管所有紀錄都顯示雷射槍對蟲子沒有殺傷力。

他知道我會反對他。

艾德侯嘆了口氣，朝通往起居區的拱門望過去。原先那批輕軟的家具由莫尼奧換成了更厚重硬實的家具，其中一部分明顯是弗瑞曼式樣的──挑選自示範區弗瑞曼人的庫藏。

示範區弗瑞曼人！

艾德侯啐了一口，大步走過拱門。往屋裡只走了兩步，他就愕然煞住腳步。北窗的柔和光線正照著坐在低矮吊索沙發上的赫薇．諾里。她穿著一件凸顯身材的閃亮藍袍子，正抬頭望他。

「感謝諸神，你還好好的。」她說。

艾德侯回頭瞧了瞧前廳和裝了掌紋鎖的門，又不解地看著赫薇。除了幾名特許的衛兵，沒人打得開這扇門。

看到他一臉疑惑，她笑著說：「那些鎖是我們伊克斯人製造的。」

艾德侯發現自己心中充滿為她的擔憂。「妳來這裡做什麼？」

「我們必須談談。」

「關於什麼？」

「鄧肯……」她搖搖頭，「關於我們。」

「他們警告妳了。」他說。

「他們要我拒絕你。」

「是莫尼奧叫妳來的！」

「在食堂聽見你們說話的兩個女兵──是她們帶我來的。她們認為你面臨非常大的危險。」

「這就是妳來的原因？」

她站起身，優雅的動作讓艾德侯想起雷托的祖母潔西嘉──她們兩人都能如行雲流水般控制肌肉，每個細微動作都那麼美。

他猛地醒悟：「妳是貝尼．潔瑟睿德……」

「不！她們是我的導師，但我不是貝尼．潔瑟睿德。」

他腦子裡布滿疑雲。雷托的帝國究竟運行著什麼樣的效忠機制？一個甦亡人對這些東西能了解多少？

我死後發生的那些變化……

「我猜妳只是個單純的伊克斯人。」他說。

「請別挖苦我，鄧肯。」

「那妳究竟是誰？」

「我是神帝的未婚妻。」

「妳會忠貞地服侍他嗎？」

「我會。」

「那我們沒什麼好談的了。」

「除了我們之間的這件事。」

他清了清嗓子：「什麼事？」

「這種吸引力。」她抬起手制止他的話，「我想投入你的懷抱，我知道那裡有愛和庇護。你也希望這樣。」

他僵住了。「神帝不許這樣做！」

「但我已經在這裡了。」她朝他走近了兩步，長袍在身上微微晃蕩。

「赫薇……」他乾嚥了一下，「妳最好離開。」

「這是謹慎的做法，但不是最好的做法。」她說。

「要是他發現妳來過這裡……」

「就這麼離你而去可不是我的風格。」她再一次舉手示意他別開口，「我的誕生和訓練都只為了一個目標。」

她的話讓他不寒而慄，同時警覺起來。「什麼目標？」

「引誘神帝。喔，他知道這件事。他不會想對我做任何改變。」

「我也不會。」

她又靠近了一步。他聞到了她溫暖氣息中的乳香味。

「他們把我造得太好了。」她說，「我是為了取悅亞崔迪家的人而生。雷托說他的鄧肯比許多亞崔迪家的人更像亞崔迪家的人。」

「雷托？」

「不然我該怎麼稱呼我的未婚夫呢？」

她邊說話邊靠近艾德侯，兩人如磁鐵般吸在一起。赫薇將臉頰貼住他上衣，抱著他，手臂感受到他堅實的肌肉。艾德侯將下巴埋進她的秀髮，一股麝香味撲鼻而來。

「這太瘋狂了。」他悄聲說。

「是的。」

他抬起她的下巴，吻她。

她將身子緊貼著他。

兩個人都很清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抱起她走向臥室，她並沒有抗拒。

中間艾德侯只說過一次話：「妳不是第一次。」

「你也不是，親愛的。」

「親愛的，」他耳語著，「親愛的，親愛的，親愛的……」

「我在……我在！」

一切歸於平靜之後，赫薇將雙手枕在腦後，在凌亂的床上扭動舒展身體。艾德侯背對她坐著，眼望窗外。

「妳有哪些情人？」他問。

她用手肘支起身子。「我沒有別人。」

「但是……」他轉過頭低眼看她。

「在我十幾歲時，」她說，「有個小夥子很需要我。」她笑了笑，「事後，我感到很羞恥。我真是容易上鉤！我覺得辜負了那些對我寄予重望的人，但他們發現這件事後都很高興。怎麼說呢，我猜那是一次考驗。」

艾德侯皺起眉。「我也是這樣嗎？需要妳？」

「不，鄧肯。」她的表情嚴肅起來，「我們為彼此帶來歡樂，因為這是愛。」

「愛！」他的聲音裡透出苦澀。

她說：「我叔叔馬爾基過去常說愛是賠本買賣，因為你得不到保證。」

「妳叔叔馬爾基是個聰明人。」

「他很蠢！愛不需要保證。」

艾德侯抽了抽嘴角表達笑意。

她露齒一笑。「你知道，當你只希望讓對方快樂而不顧後果的時候，這才是愛。」

他點點頭。「我只怕妳有危險。」

「我們該是誰，就是誰。」她說。

「我們以後怎麼辦？」

「我們會珍惜這段經歷一輩子。」

「這話聽上去好像……都結束了。」

「是的。」

「但我們還會再見面的，每隔……」

「永遠不會跟這次一樣了。」

「赫薇！」他撲上床，把臉埋進她的胸口。

她撫摸他的頭髮。

他的臉蒙著，發出模糊不清的聲音：「萬一有了孩子……」

「噓！該有孩子的話自然會有。」

艾德侯抬起腦袋望著她。「但他一定會知道的！」

「他總會知道的。」

「妳認為他真的知道一切？」

「也不是一切，但這件事他會知道。」

「怎麼會？」

「我會告訴他。」

艾德侯從她身上起身，在床上坐直，臉上交織著氣惱與困惑。

「我必須這樣做。」她說。

「如果他對妳不利……赫薇，我聽說過這種事。妳可能非常危險！」

「不會的。我也有需要，這個他懂。他不會傷害我們兩個的。」

「但他……」

「他不會毀了我。如果害你，我就毀了，他會明白這一點的。」

「妳怎麼能嫁給他？」

「親愛的鄧肯，難道你看不出來他比你更需要我嗎？」

「但他不能……我是指，妳不可能……」

「你我共有的歡樂，我無法從雷托那裡得到。他無能為力。他對我坦白過。」

「那為什麼不能……要是他愛妳……」

「他有更宏大的計畫和更深遠的需求。」她伸出手臂，雙手握住艾

德侯的右手，「我剛開始研究他的時候就明白了。他的需求比你我的都要深遠。」

「什麼計畫？什麼需求？」

「去問他。」

「妳知道嗎？」

「知道。」

「妳是說妳相信那些說法……」

「他有真誠和善良的一面，這是我在親自跟他打交道時了解到的。我的伊克斯主子也許把我打造成一種試劑，我能揭露的事超出他們希望我知道的範圍。」

「這麼說，妳相信他！」艾德侯憤然道。他想從她掌中抽出自己的手。

「如果你去見見他，鄧肯，然後……」

「他永遠不會再見我了！」

「他會的。」

她把他的手抬到唇邊親吻手指。

「我只能受人擺布。」他說，「妳讓我害怕……你們倆……」

「我從來不認為事奉神是一件輕鬆的事。」她說，「但沒料到會這麼艱難。」

39

記憶對於我具有奇特的意義，這種意義我希望別人也能分享。人們傾向逃避自己祖先的記憶，讓自己躲藏在厚厚的神話屏障之後，這一行為總讓我感到驚詫。喔，我不指望他們像我一樣去直接經歷每一個活生生的可怕瞬間，我也能理解他們或許不願陷入一大堆關於祖先的枝微末節之中。你有理由擔心自己的分分秒秒為他人所占。然而，這些記憶自有其深意。我們如巨浪般席捲著祖先一同前行，裹挾著過去所有的企盼、悲喜與苦樂。只要人類尚存，那些記憶就不會完全沒有意義和影響。伴隨我們的是無限光明，即永恆的黃金之路，我們願持續對其宣誓效忠，每個人的付出雖然微小，卻都源自天啟。

——《失竊的日記》



「我這次傳你來，莫尼奧，是因為衛兵向我彙報了一些事。」雷托說。

他們待在昏暗的地下墓殿裡，莫尼奧提醒自己，神帝在這裡作過一些極其痛苦的抉擇。那些報告莫尼奧已有耳聞。他一整個下午都在等待召見，諭令是在晚飯後不久送達的，一陣恐懼瞬間吞沒了他。

「陛下，是不是關於……關於鄧肯的？」

「當然是關於鄧肯！」

「我聽說，陛下……他的行為……」

「不可救藥的行為？莫尼奧？」

莫尼奧低下頭。「您說了算，陛下。」

「忒萊素人還需要多久時間才能供應下一個？」

「他們說出了些問題，陛下。可能還要兩年左右。」

「你知道衛兵跟我說什麼了嗎，莫尼奧？」

莫尼奧屏住呼吸。如果神帝聽說了最近那件……不會！就算是魚言士也被那種公然犯上之舉嚇壞了。要不是事主是鄧肯，任誰都會被那些女人親手了結。

「嗯，莫尼奧？」

「陛下，我聽說他召集了一隊衛兵，盤問她們的出身。哪裡出生的？什麼血統？童年怎麼過的？」

「而且她們的答覆沒讓他滿意。」

「他嚇唬她們，陛下。他一定要問出個所以然來。」

「的確，好像多問幾遍就能弄清真相似的。」

莫尼奧暗自希望神帝掛心的事僅此一件。「為什麼鄧肯們總要用這一招，陛下？」

「這是他們早年的訓練造成的，亞崔迪式訓練。」

「這跟其他訓練有什麼區……」

「亞崔迪氏族的人依賴他們統治的人而生存，他們以被統治者的生活來衡量自己統治的成果，所以鄧肯們總想了解人民過得怎麼樣。」

「他在一個村子裡待了一整晚，陛下。他已經走了幾個鎮。他見過……」

「端看你怎麼詮釋調查結果，莫尼奧。沒有判斷，情報就毫無用處。」

「我注意到他有自己的判斷，陛下。」

「每個人都有判斷，但這些鄧肯往往相信這個宇宙被我的意志綁架了。而且他們知道你不能以正義的名義作惡。」

「是不是他說您……」

「這是我說的，我心中全體亞崔迪家的人說的。這個宇宙不允許這種事存在。你的努力結果不會持久，假如你……」

「可是，陛下！您不作惡！」

「可憐的莫尼奧。你看不見我已經創造了一套非正義的手段嗎？」

莫尼奧接不了話。他意識到神帝表面上的情緒緩和讓自己掉以輕心了。然而現在，莫尼奧感覺到那具龐大身軀正在蠢蠢欲動，而他又離得這麼近……莫尼奧掃視地下墓殿的中央大殿，暗想有不計其數的人喪命於此地，又被供奉於此地。

我的大限到了嗎？

雷托沉吟道：「靠綁架不可能取得成功，這是一種奴役。不能由一類人主宰另一類人，這個宇宙不允許這種事存在。」

這些話久久不散，在莫尼奧的意識裡翻騰，與他感覺到的神帝體內湧動的異變形成駭人的對比。

蟲子來了！

莫尼奧再次掃視地下墓殿大殿。這地方比高塔頂的房間糟糕多了！能藏身的地方太遠。

「嗯，莫尼奧，你怎麼看？」雷托問。

莫尼奧壯起膽子輕聲說：「陛下的話對我很有啟發。」

「啟發？你沒有受到啟發！」

莫尼奧絕望地說：「我侍奉陛下！」

「你要侍奉神？」

「是的，陛下。」

「是誰創立了你的宗教，莫尼奧？」

「是您，陛下。」

「說得不錯。」

「謝陛下。」

「不要謝我！告訴我什麼樣的宗教組織能長存！」

莫尼奧後退了四步。

「站住別動！」雷托命令。

莫尼奧一時語塞，他渾身顫抖著搖起頭來。終於，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還是拋在了他面前。不回答，就是死路一條。他低下頭等待。

「我來告訴你，可憐的僕人。」雷托說。

莫尼奧又生出了希望。他抬眼偷瞄神帝的臉，發現他的目光沒有失焦……雙手也並未顫抖。也許蟲子沒有現形。

「宗教組織維持一種世俗的主僕關係。」雷托說，「它們設立一個競技場，把追逐權力的狂人還有他們那些短視的偏見統統吸引過去！」

莫尼奧只有點頭的份。神帝的手是不是抖了一下？那張可怕的臉有沒有往兜帽狀的皮褶裡縮進去一點？

「私底下調查陰暗面，就是這些鄧肯愛做的事。」雷托說，「鄧肯

對民眾過於同情，對友誼又過於挑剔。」

莫尼奧研究過沙丘星古老沙蟲的全息影像，一張布滿晶牙的巨嘴噴出熊熊烈火。他觀察雷托身體表面微凸的環節。是不是更鼓了？兜帽臉下面會不會又張開一張嘴？

「這些鄧肯心裡清楚，」雷托說，「我有意忽視穆罕默德和摩西的警告。連你也知道，莫尼奧！」

這是怪罪。莫尼奧先是點頭，接著又搖頭。他猶豫是否要繼續冒險後撤。經驗告訴莫尼奧，這類說教再持續沒多久，蟲子便會現形。

「是什麼警告？」雷托問，聲音帶著輕佻的嘲弄。

莫尼奧微微聳了聳肩。

突然，大殿裡隆隆作響，充滿雷托的男中音，這是跨越千百年而來的古老聲音：「汝等皆為神僕，不得彼此為僕！」

莫尼奧絞著雙手喊道：「我侍奉的是您，陛下！」

「莫尼奧，莫尼奧，」雷托的聲音低迴而洪亮，「一百萬個謬誤加在一起也得不到一個真理。真理因其不朽而為人所知。」

莫尼奧只能一聲不吭地站在原地發抖。

「我本想安排赫薇和你育種，莫尼奧。」雷托說，「現在太晚了。」

這句話經過一段延遲才進入莫尼奧的意識。他覺得這些字眼都是孤立而無意義的。赫薇？赫薇是誰？喔，對了──神帝的伊克斯準新娘。和我……育種？

莫尼奧搖著頭。

雷托的聲音帶著無限傷感：「終有一天你也會死去。你的所有努力都將煙消雲散嗎？」

就在他說話的當下，他的身子毫無先兆地猛一個翻滾，以驚人的速度和力量從帝輿上彈射下來，眨眼就落到了莫尼奧面前僅幾公分之處。莫尼奧驚叫起來，在地下墓殿裡逃竄。

「莫尼奧！」

雷托這一聲呼喚讓總管在升降機門口停步。

「那個考驗，莫尼奧！我明天考驗希歐娜！」

在沒有紛擾、沒有迷惑的永恆意識中，我認清了我是誰。我創造了一個既無自我亦無中心的領域，一個連死亡都只是比喻的領域。我不追求任何結果。這個領域內沒有目標也無欲望，無所謂完善，甚至不存在對成就的展望。這個領域唯有無所不在的原初意識。它是一束光，穿過我的宇宙之窗。

——《失竊的日記》



太陽升起，將刺眼的光芒灑在一道道沙丘上。雷托感受著身下沙地的溫柔撫摸，但人類耳朵聽到的卻是沙粒與沉重身軀的刺耳摩擦聲。這種感官衝突他已經習慣了。

他聽到希歐娜走在身後，步履輕盈；他還聽見沙粒輕輕撒落的聲音，那是她爬上了一座與他差不多高的沙丘。

我堅持得愈久，就愈脆弱，他想。

近來當他進入沙漠時，經常會冒出這個想法。他抬頭仰望。天空沒有一絲雲彩，這種湛藍色在沙丘時代絕對見不著。

若沒有無雲的天空，沙漠會成什麼模樣？真可惜沙漠喪失了沙丘星的那種銀色調。

這裡的天氣由伊克斯衛星控制，並不盡如他希望的那樣完美。靠機器達到完美，終究只是幻想，結果總是因人工控制而功虧一簣。不過，這些衛星還是發揮了足夠穩定的作用，在這個上午給了他一片平靜的沙漠。他的人肺深吸一口氣，聽了聽希歐娜有沒有跟上來。她剛才停下了腳步，他知道她在欣賞風景。

雷托覺得自己憑藉想像力，猶如魔術師一般變出了這一切，造就了此時此刻的自然環境。他能感覺到衛星的存在。各種精密設備不間斷地監控調節強大的水平與垂直氣流，彷彿在為冷熱氣團的舞蹈伴奏。當初

伊克斯人猜測他會將這種尖端技術用於新型「水力專制」──製造乾旱或可怕的風暴來懲罰反對他統治的人，一想起這件事他就暗自發笑。當他們發現自己想錯了的時候，是多麼吃驚啊！

我有更精妙的統治術。

他輕緩地移動起來，在沙面遊弋，從沙丘上一滑而下，一次也沒回頭看過尖細的高塔，他知道這座塔不久就會消失在白日高溫的熱氣朦朧之中。

希歐娜一反常態，順從地跟在後面。她內心的懷疑發揮作用了。她讀過偷來的日記，也聽過父親的警告。現在，她不知道該怎麼想。

「這是什麼考驗？」她先前問莫尼奧，「他會幹什麼？」

「考驗每次都不同。」

「他是怎麼考驗你的？」

「不會跟妳一樣。妳要是聽了我的經歷，只會更加困惑。」

雷托暗中傾聽莫尼奧為女兒做準備工作，他幫她穿上真正的弗瑞曼蒸餾服，外披一件黑袍子，再把靴泵安裝到位。莫尼奧都沒忘。

在俯身幫她調整靴子的時候，莫尼奧抬起頭來。「蟲子會現形，我只能告訴妳這點。妳必須在蟲子面前找出一條生路。」

莫尼奧站起身，介紹蒸餾服的原理，解釋蒸餾服如何回收身體水分。他指導她抽出集水袋的管子，吸一口，再封住管口。

「進了沙漠之後妳身邊只有他一個。」莫尼奧說，「在沙漠裡，沙胡羅永遠不會遠離妳。」

「要是我不去呢？」她問。

「妳最終還是會去……但可能回不來。」

這場對話發生在小帝堡的一樓大廳，而雷托正在塔頂房間等候。聽到希歐娜已準備好，他開啟帝輿懸浮器飄然而下，投入黎明前濃黑的夜色中。帝輿進入一樓時莫尼奧和希歐娜正往外走。莫尼奧上了地面不遠處的一架撲翼機，在機翼輕輕的嗡鳴聲中離去了。雷托命希歐娜檢查一樓廳門是否關嚴，又抬頭看了看直入天穹的高塔。

「穿越沙厲爾是離開這裡的唯一一條路。」他說。

他自顧自從塔腳出發，甚至沒有令她跟上來，一切聽憑她的理智、好奇和懷疑。

雷托滑行過沙丘坡面，經過一處基底岩石外露之處，又翻上另一面較平緩的沙坡，在身後為希歐娜開闢出一條路徑。弗瑞曼人把這種壓得緊實的小道稱作「神賜予疲累者的禮物」。他緩緩前行，留給希歐娜足夠的時間去領會：這是他的領地，他的自然棲息地。

他在另一座沙丘頂部現身，回頭看她走到哪。她循著他闢出的路徑前行，直到登上丘頂才停下腳步。她先瞧瞧他的臉，然後環視了一圈地平線。他聽到她急促的喘息。熱氣蒸騰遮住了高塔的頂端，而底部像是遙遠的岩脈。

「它就是這個樣子。」他說。

他知道，對承繼弗瑞曼血統的人而言，沙漠裡有些東西對他們的永恆靈魂具有特殊意義。這座沙丘比其他的略高，他選擇此地正是為了更充分展現沙漠的震撼力。

「好好看看它。」說完，他從沙丘另一面滑下，不讓龐大身軀擋住她的視野。

希歐娜慢慢地再次瞭望了一周。

雷托了解她現在的內心感受。高塔底部已經變成一個模模糊糊不起眼的光點，除此之外，地平線上再無一丁點兒凸起——平坦，一望無垠的平坦。沒有植物，沒有活物。從她的立腳處到那條遮住更遠處景物的大地弧線，距離約為八公里。

雷托停在稍低於丘頂之處，他說：「這是真正的沙厲爾。只有親自走進來，妳才能認識它。『拜赫爾比勒麻』只剩下這些了。」

「無水之海。」她悄聲說。

她再次轉身放眼瞭望整條地平線。

沒有風。雷托知道，在沒有風的時候，那種寂靜會噬咬人的靈魂。希歐娜開始覺得失去了所有熟悉的參照點，被拋棄在危險的空間裡。

雷托瞥了瞥前方的一座沙丘。那方位有一列小矮丘，是山脈分化而成的一堆堆碎石渣土。他依然不發一語，讓沉默來分擔自己的任務。他想像這些沙丘是綿延不盡的，就像過去那樣遍布整顆星球，這麼一想連心情都愉快了起來。然而，所剩無幾的沙丘仍在不斷退化。沙厲爾早就告別了昔日肆虐沙丘星的科里奧利沙暴，頂多只有一些強風和偶爾出現的熱氣旋在局部地區產生一點作用。

此時恰好一個迷你的沙塵龍捲風從前方不遠不近的距離旋舞而過，往南去了。希歐娜的目光追隨著風跡。她突兀地拋出問題：「你有個人信仰嗎？」

雷托盤算著如何回答。人進了沙漠，多麼容易產生有關信仰的想法啊，這總讓他感到詫異。

「妳竟敢問我有沒有個人信仰？」他反問。

他知道希歐娜心中生懼，但她依然不露聲色，轉身俯瞰他。膽子大向來是亞崔迪氏族的一個特點，他提醒自己。

她沒開口，他說：「妳的確是亞崔迪家的人。」

「這是你的回答？」她問。

「妳真正想知道什麼，希歐娜？」

「你信什麼？」

「呵！調查我的信仰。好吧，告訴妳——我相信若缺乏了神的干預，空無的狀態中就無法誕生事物。」

他的話讓她覺得迷惑。「這怎麼能算……」

「*Natura non facit saltus.*」他說。

她搖搖頭，不明白他脫口而出的這句古代語言。雷托翻譯道：

「大自然不會跳躍。」

「這是什麼語言？」她問。

「一種在我的宇宙中無人再說的語言。」

「那你說它幹嘛？」

「激發妳的古老記憶。」

「我沒有古老記憶！我只想知道你為什麼帶我到這裡來。」

「讓妳體會體會過去。過來，爬到我背上。」

她起先有些躊躇，後來覺得反對無濟於事，便滑下沙丘，爬上了他的後背。

雷托等著她在背上跪坐穩當。如今跟他熟悉的舊時代不同了，她手裡沒有創造者矛鉤，無法在他背上站立。他將身體前節稍稍抬離沙面。

「為什麼要我這樣做？」問題的語氣流露出她覺得趴在上面很愚蠢。

「我想讓妳體會一下，我們過去是怎麼高高地騎著巨型沙蟲，在這

片土地上縱橫馳騁。」

他開始在接近丘頂的高度沿沙丘滑行。希歐娜看過類似的全息影像，理性上了解這是怎麼回事，但現實自有另一種脈動的節奏，而他知道她會感到共鳴。

啊，希歐娜，他想，妳完全沒有猜到我要怎麼考驗妳。

雷托硬起心腸。我不能有憐憫心。如果她會死，那就死。不管誰死，都是必然的結果，如此而已。

他又想到，連赫薇．諾里也難免一死。問題是，他們全都死不了。

他發現希歐娜開始享受騎在背上的感覺了，她的重心微微後移到腿部，並抬起了頭。

他朝外一拐，沿一條蜿蜒的峽谷前行，與希歐娜同享舊日的歡快。雷托稍稍瞥了一眼前方地平線上的山丘遺跡，彷彿一粒靜待萌發的昔日之種，提醒人們沙漠裡還存留著一股自我維持、自我生長的力量。他暫時忘卻了沙厲爾是這座星球上僅存的一小片沙漠，在充滿危機的環境中勉強維生。

然而，這只是舊時代的幻覺，他在行進中意識到了這一點。白日夢，毫無疑問，他心想，只要他的強力維持的穩定還在繼續，這個白日夢仍會不斷消逝。就連這條頗有氣勢的峽谷也比以往那些要小，更沒有一座沙丘能與過去的相提並論。

這一整片由人工維護的沙漠猛地給他帶來一種荒謬感。他在兩座沙丘間的礫石地上大幅減速，幾乎停了下來，同時回憶著維持整個系統運作都用上了哪些人力物力。他想到星球旋轉會形成巨大的氣流，促成大團冷熱空氣的交換──所有氣候現象都由裝有伊克斯設備和聚熱碟的微型衛星監控。假如高高在上的監測系統真能看見東西，那麼它們會在某種程度上把沙厲爾當作環繞著實體牆和冷空氣牆的「沙漠保護區」。這樣一來沙漠邊緣容易結冰，因而還需要進一步實施氣候調節。

這個工程不簡單，雷托不計較這類偶爾的失誤。

他繼續滑行過一道道沙丘，暫時忘記了這片沙漠其實是微妙平衡的結果，也不再去想中央沙地周邊的礫石荒原，而是盡情遨遊於這波浪凝結的「固態海洋」。他轉身向南，沿山丘遺跡前進。

他知道大多數人對他痴迷於沙漠心存怨念。他們感到不安，也不願

面對此事。但希歐娜就躲不開了。不論她望向哪裡，沙漠都在強調自身的存在。她默默地騎在他背上，他知道她的視野中景觀豐富。老而又老的記憶已開始翻騰。

不到三小時，他來到了一個圓柱型的鯨背沙丘區，其中有些沙丘與盛行風錯開一個角度，長度超過一百五十公里。再過去有一條夾在沙丘之間的岩質廊道，通往一個約四百公尺高的星狀沙丘區。最後，他們來到中央流沙漠裡一個辮狀沙丘區，這裡的高氣壓和帶著靜電的空氣讓他精神為之一振。他知道這種奇效也會發生在希歐娜身上。

「這裡是遠征之歌的發源地。」他說，「『口述史』裡有完整收錄。」

她沒有答腔，但他知道她聽到了。

雷托放慢速度，跟希歐娜聊起弗瑞曼人的歷史。他感覺到這激起了她的興趣，她甚至偶爾還會提個問題，不過他也察覺她的恐懼正在積聚。現在連小帝堡的底部也看不見了，她在這裡找不到一件人造物。她還會想，他聊些無關緊要的小事，其實是在延遲某些可怕的事。

「男女平等的思想起源於這裡。」他說。

「你的魚言士否認男女平等。」她說。

雷托覺得，比起根據觸覺，根據她充滿質疑的嗓音更容易判斷她蜷在後背的哪個位置。雷托停在兩座辮狀沙丘的交會處，讓熱氣促發的氧氣排放歇一會兒。

「今非昔比了。」他說，「男人和女人的確有不同的進化需求。但就弗瑞曼人而言，他們形成了一種相互依靠的關係。當生存問題迫在眉睫時，自然就會培養出男女平等的思想。」

「你幹嘛帶我來這裡？」她問。

「看看我們身後。」他說。

他感覺到她在轉身。接著她說：「叫我看什麼？」

「我們有沒有留下痕跡？妳能看出我們是從哪裡來的嗎？」

「現在有點風。」

「把我們的痕跡都蓋住了？」

「我想是的……沒錯。」

「是這片沙漠造就了我們的過去和現在。」他說，「這是一座包含

我們全部傳統的現成博物館。那些傳統從未真正丟失過。」

雷托看到從南方地平線颳來一股小沙暴，所謂「基布利風」。他看見打頭陣的是一條條狹窄的沙塵帶。希歐娜自然也注意到了。

「你為什麼不說幹嘛帶我來這裡？」她問，聲音裡透著明顯的恐懼。

「我已經告訴妳了。」

「你沒有！」

「我們走了多遠，希歐娜？」

她想了想。「三十公里？二十公里？」

「不止。」他說，「我在自己的地盤走得很快。妳沒感覺到颳在臉上的風嗎？」

「有感覺。」她氣沖沖地說，「那你問我走了多遠幹什麼？」

「下來，站在我能看見妳的地方。」

「為什麼？」

很好，他想，她覺得我會把她丟在這裡自己加速離開，而她追不上。

「下來，我會解釋的。」他說。

她從他背上滑下，繞到前方能面對他之處。

「當妳的感官被填滿，時間會過得飛快。」他說，「已經過去將近四個小時了，我們走了大約六十公里。」

「這有什麼重要的？」

「莫尼奧在妳長袍口袋裡放了乾糧，」他說，「吃一點，我解釋給妳聽。」

她在口袋裡摸到了一塊普托莫糕，邊啃邊盯著他看。這是一種純正的弗瑞曼傳統食品，甚至還按老配方加了一點美藍極。

「妳已經感受了過去。」他說，「現在，我必須引導妳感受未來，感受黃金之路。」

她嚥了一口。「我不相信你的黃金之路。」

「如果妳想活下去，就得相信它。」

「這就是你的考驗嗎？要麼信仰雷托大神，要麼死？」

「妳絕不需要信我。我要妳信自己。」

「那為什麼我們走了多遠很重要？」

「這樣妳就能知道自己還要走多遠。」

她一隻手摸著面頰。「我不……」

「妳現在站立的地方，」他說，「正是無限之中心。轉頭看看，妳就理解什麼叫無限了。」

她左右瞭望連綿的沙漠。

「我們將一起走出我的沙漠。」他說，「就我們倆。」

「你又不用走。」她譏諷道。

「一個比方而已。但妳得走，我保證。」

她朝他們的來路看了看。「所以你問我是不是留下了痕跡。」

「就算有痕跡，妳也不能走回頭路。我的小帝堡裡一點維生的東西也沒有。」

「沒有水？」

「什麼也沒有。」

她在肩上摸到集水袋的管子，吸了一口，放回原位。他注意到她小心地封上了管口，但沒有拉上面罩把嘴遮住，而雷托聽到莫尼奧告誡過她別忘了這一步。她露出嘴是為了方便說話！

「你的意思是我逃不開你。」她說。

「妳想逃就逃。」

她轉了一圈，瞧了瞧這片荒漠。

「關於這片遼闊的沙地有一句老話，」他說，「沿任何一個方向走都沒有區別。有一定道理，但我不會全信。」

「我真的來去自由，不受你管嗎？」

「自由有時候是一種非常孤獨的狀態。」他說。

她指著兩人身下這座沙丘的一面陡坡說：「我可以直接從這裡下去……」

「如果我是妳，希歐娜，就不會往這個方向走。」

她瞪著他。「為什麼？」

「在沙丘的陡坡面，除非妳沿著自然曲線走，否則沙子可能會崩塌下來把妳埋住。」

她朝下望著沙坡，一邊消化這條知識。

「看看語言有多美？」他問。

她把目光轉到他臉上。「我們可以走了嗎？」

「妳來這裡是學習珍惜閒暇時間的。還有禮貌。別急。」

「但我們沒有水，除了……」

「只要精打細算，蒸餾服能讓妳活下去。」

「可是我們要花多長時間才能……」

「妳的急躁惹我煩了。」

「我們只有我口袋裡這點乾糧。到時候我們吃什麼……」

「希歐娜！有沒有發現妳說話的時候已經把『我們倆』綁在一起了？我們吃什麼？我們沒有水？我們可以走了嗎？我們要花多長時間？」

她試圖嚥口唾沫，他感覺到她的嘴巴發乾。

「我們有可能要互相依靠嗎？」他問。

她不情不願地說：「我不知道怎麼在這裡生存。」

「而我知道？」

她點點頭。

「我為什麼要把這些寶貴的知識分享給妳？」他問。

她聳了聳肩，這個可憐的動作觸動了他。沙漠滅人銳氣真是太快了。

「我會把知識教給妳。」他說，「妳也必須找到有價值的東西來和我分享。」

她從頭到尾打量著他的身軀，目光在曾是腿腳的鰭足上逗留片刻，又移回他的臉孔。

「脅迫別人訂下的協定不能算協定。」她說。

「我沒有對妳使用暴力。」

「暴力有很多種。」她說。

「妳是指我把妳帶到這個死亡之地來？」

「我有選擇嗎？」

「生為亞崔迪家的人本來就不容易。」他說，「相信我，我知道的。」

「你不必用這種方式。」她說。

「這妳就錯了。」

他轉過身，劃著波浪線滑下沙丘。他聽見她腳下打著滑、跌跌撞撞地跟了上來。雷托完全進入一片沙丘陰影之後停了下來。

「我們白天待在這裡。」他說，「夜裡趕路消耗的水分比較少。」

41

任何語言都有一個極可怕的詞：軍人。它的同義詞貫穿我們的歷史：約加尼、騎兵、輕騎兵、卡利波、哥薩克、迪蘭齊夫、軍團兵、薩督卡、魚言士……我都知道。這些詞在我的記憶裡列隊而立，提醒著我：永遠要把軍隊掌握在手中。

——《失竊的日記》



艾德侯總算在連接帝堡東西翼的那條地下長廊裡找到了莫尼奧。自兩小時前的拂曉時分，艾德侯就一直在帝堡裡四處尋覓總管，現在終於在走廊遠遠的另一頭看到了他，他正跟一個隱身在門洞裡的人說話。即使離得這麼遠，憑著站姿和那身一成不變的白制服，也一眼就能認出是莫尼奧。

地下五十公尺的走廊砌著琥珀色塑石牆，提供照明的是發光時間與外部日照時間相符的光帶。地下深處涼風拂面，地面上環繞帝堡的高塔上豎有宛如長袍巨人的自擺翼，地下風就來自這套簡單的系統。現在太陽已經烘熱了沙地，自擺翼全部朝北，迎向灌入沙厲爾的涼爽空氣。艾德侯邊走邊聞著帶燧石味的清風。

他知道這條走廊應該代表什麼。它的確具備一些古代弗瑞曼穴地的特色。走廊很寬闊，足夠雷托的帝輿通行。拱頂看上去像岩石，不過兩條光帶跟整體氛圍格格不入。進帝堡前艾德侯從沒見過光帶：在他的時代，光帶是不實用的，消耗能源太多，維護成本太高。燈球結構更簡單，便於更換。不過他已經意識到，雷托很少認為什麼東西「不實用」。

雷托想要什麼，自會有人提供。

艾德侯在長廊裡走向莫尼奧，一種不祥之感油然而生。

走廊裡排列著穴地式小房間，沒有門，只掛著薄薄的黃褐色布簾，

在微風中擺動。艾德侯知道這個區域大部分用作年輕魚言士的宿舍。他看見這裡有一間集合廳，還附武器庫、廚房、餐廳、維修保養廠等房間。在不夠私密的門簾後面，他還目睹了其他事情，讓他大為光火的事。

莫尼奧朝艾德侯轉過身。跟莫尼奧說話的女人退回屋內，放下了門簾，不過艾德侯還是瞥見了一張不算年輕、慣於下命令的面孔。艾德侯沒有認出這位指揮官是誰。

艾德侯停在距莫尼奧兩步遠處，莫尼奧點點頭。

「衛兵說你在找我。」莫尼奧開口道。

「他在哪裡，莫尼奧？」

「誰在哪裡？」

莫尼奧上下打量艾德侯，注意到他穿著一身老式亞崔迪黑色軍服，胸口佩有紅色鷹徽，高筒靴擦得晶亮。這個人有一種儀式感。

艾德侯急促地吸了口氣，咬牙切齒地說道：「別跟我來這一套！」

莫尼奧看了看艾德侯別著的一把帶鞘腰刀，又移開了目光。刀柄上鑲著寶石，像是一件博物館藏品。艾德侯從哪裡弄來的？

「如果你是指神帝……」莫尼奧說。

「在哪裡？」

莫尼奧依然心平氣和。「你為什麼急著尋死？」

「她們說你跟他在一起。」

「那是之前。」

「我要找他，莫尼奧！」

「現在不行。」

艾德侯手按刀柄。「難道要我來硬的你才肯老實說嗎？」

「我勸你別這麼做。」

「他……在……哪裡？」

「既然你非要問，他和希歐娜在沙漠裡。」

「和你女兒？」

「還有誰叫希歐娜？」

「他們在幹什麼？」

「她在接受考驗。」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莫尼奧聳聳肩：「你莫名其妙生哪門子氣呢，鄧肯？」

「他要怎麼考驗你的……」

「我不知道。跟我說，什麼事讓你發這麼大火？」

「這地方讓我噁心！魚言士！」他轉頭啐了一口。

莫尼奧瞥了眼艾德侯身後的走廊，想起他是從那裡一路走過來的。熟悉鄧肯們的人，很容易猜到他為什麼會火冒三丈。

「鄧肯，」莫尼奧說，「處於青春期的女性跟男性一樣，會受同性的身體吸引，這事再正常不過了。大多數人都會自然度過這一關的。」

「應該禁止！」

「但這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

「禁止！那不是……」

「喔，消消氣吧。你要是想撲滅它，它反而會燒得更旺。」

艾德侯狠瞪著他。「你說你不知道自己女兒在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希歐娜在接受考驗，我跟你說過了。」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莫尼奧舉起一隻手遮住眼睛，嘆了口氣。他放下手，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忍受這個愚蠢而危險的老古董。

「這意謂她也許會死在那裡。」

艾德侯大吃一驚，火氣也消了一點兒。「你怎麼能允許……」

「允許？你覺得我還有選擇嗎？」

「每個人都有選擇！」

莫尼奧唇間掠過一絲苦笑。「你怎麼比別的鄧肯蠢那麼多？」

「別的鄧肯！」艾德侯說，「他們是怎麼死的，莫尼奧？」

「我們怎麼死他們就怎麼死。他們陽壽已盡。」

「你在撒謊。」艾德侯咬牙說道，他狠命握在刀柄上的指關節已經發白。

莫尼奧仍然不急不躁地說道：「小心一點。我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現在。」

「這個地方腐爛了！」艾德侯說。他用空著的手朝身後的走廊揮了

一下。「有些事我永遠都無法接受！」

莫尼奧將目光投向空盪的走廊，但並沒有在看什麼。「你必須成熟起來，鄧肯。必須成熟。」

艾德侯握緊刀柄。「這是什麼意思？」

「現在是敏感期。任何驚擾他的事，不管什麼事……都必須杜絕。」

艾德侯已經到了爆發的邊緣，之所以還沒有動手，只是因為莫尼奧的態度裡有一種說不清的東西穩住他。然而話都已經說出口了，無法聽而不聞。

「我不是沒長大的小屁孩，可以讓你……」

「鄧肯！」艾德侯從沒領教過性情溫和的莫尼奧這麼大聲說話，一驚之下手也定住了，莫尼奧繼續說道：「假如你的身體已經要求你成長成熟，但某些事物卻強制你留在青春期，你就會做出非常不得體的舉動。放開這一切吧。」

「你……是在……指責我……」

「不！」莫尼奧朝走廊做了個手勢，「喔，我知道你在那裡一定看見了什麼事，但這……」

「兩個女人在瘋狂接吻！你認為那不是……」

「那不重要，年輕人總是多方面探索自己的潛能。」

艾德侯極力克制著不發作，他將身體重心前移。「很高興能看清你這個人，莫尼奧。」

「嗯，好吧，我也看清過你，不止一次。」

莫尼奧眼看這句話一下子抓住了艾德侯的注意力。甦亡人總禁不住對那些前任們著迷。

艾德侯啞著嗓子低聲說：「你看清了什麼？」

「你教過我珍貴的一課。」莫尼奧說，「每個人都在努力成長，但假如遭到阻撓，我們會把自身潛能轉化為痛苦──尋求痛苦或施加痛苦。處於青春期的人尤其脆弱。」

艾德侯傾身靠近莫尼奧。「我說的是性！」

「當然。」

「你在責怪我幼稚……」

「是的。」

「我應該割掉你的……」

「喔，閉嘴！」

莫尼奧的聲音不像貝尼．潔瑟睿德的魅音具有微妙的控制力，但自有一種一輩子都在發號施令的力量，艾德侯只能乖乖聽從。

「抱歉。」莫尼奧說，「獨生女的事搞得我心煩意亂……」他收住話頭，聳了聳肩。

艾德侯深吸了兩口氣。「你們瘋了，全瘋了！你說你女兒可能會死，而你卻……」

「你這個蠢貨！」莫尼奧打斷他，「知不知道你那些無所謂的瞎操心在我眼裡算什麼！你那些愚蠢的問題，你那些自私的……」他搖搖頭，嚥下了後半句話。

「我體諒你，因為你有自己的麻煩事，」艾德侯說，「但要是你……」

「體諒？你體諒我？」莫尼奧顫抖著吸了一口氣。太過分了！

艾德侯生硬地說：「我可以原諒你……」

「你！你嘮叨性事，嘮叨原諒，嘮叨痛苦……你覺得你跟赫薇．諾里……」

「別把她扯進來！」

「喔，是的。別把她扯進來，別把這份痛苦扯進來！你和她享受性愛，從來沒想過斷絕關係。告訴我，蠢貨，在這件事上你的奉獻精神跑到哪裡去了？」

艾德侯窘迫地深吸了一口氣。他沒有想到一貫穩重的莫尼奧心裡有這麼強烈的情緒，但像這樣的攻擊，難道是……

「你覺得我殘忍？」莫尼奧逼問，「我促使你去思考你想都不願想的事。哈！陛下承受過更殘忍的對待，那是只為殘忍而殘忍的對待！」

「你替他說話？你……」

「我最了解他！」

「他在利用你！」

「為了什麼？」

「你說啊！」

「他是確保人類長存的最大希望……」

「反常的邪門歪道不可能長存！」

莫尼奧的語氣變得緩和，話語內容卻讓艾德侯驚愕：「我只對你說一遍。在我們的歷史中，頂尖的戰士、成為最後救星的猛士、最出色的男女祭司之中，都不乏同性戀者。宗教裡的獨身習俗並非偶然。打仗最厲害的總是青少年士兵，這也不是偶然。」

「這就是反常的邪門歪道！」

「很正確。軍事指揮官千百個世紀前就知道反常的性錯位會變為痛苦。」

「這就是雷托大帝在幹的事？」

莫尼奧依然用溫和的口氣說道：「你需要製造痛苦、容忍痛苦，才能做出暴力行為。軍隊被一股深層的力量驅策到痛苦中之後，控制起來就會容易得多。」

「他把你也變成了怪物！」

「你說他利用我，」莫尼奧說，「但我心甘情願，因為我知道他付出的遠比向我索取的多。」

「連交出女兒也在所不惜？」

「他毫無保留，那我為什麼要保留？喔，我還以為你了解這種亞崔迪精神呢。鄧肯們對於這一點總是很明白的。」

「鄧肯們！該死的，我不是……」

「你只是沒膽子付出他索要的代價。」莫尼奧說。

艾德侯眨眼間抽刀出鞘，向莫尼奧猛刺過去。他出手迅疾，不料莫尼奧反應更快──側身一閃，同時絆倒艾德侯，使他臉朝下趴倒在地。艾德侯掙扎爬行，試圖翻身跳起，接著又遲疑起來，他意識到自己竟然攻擊起了一個亞崔迪家的人──莫尼奧正是亞崔迪家的人。艾德侯在震驚之下一動也不動。

莫尼奧動也不動地站著，低頭看他，臉上現出一副古怪的悲傷神情。

「如果你要殺我，鄧肯，最好背後偷襲。」莫尼奧說，「這樣還能有幾分把握。」

艾德侯單膝跪起，一隻腳踩在地板上，但保持這個姿勢沒動，手裡

還緊握著那把刀。莫尼奧動作太快了，而且那麼優雅—那麼……那麼舉重若輕！艾德侯清了清嗓子：「你是怎麼……」

「他花了很長時間育種才有了我們，鄧肯，我們的各方面都得到了強化，包括速度、智力、自制能力、反應能力。你是……只是一款舊型號。」

你知道游擊隊員常說什麼嗎？他們聲稱自己沒有經濟體系，因此他們的反叛不會被經濟戰打敗，還聲稱他們恰恰寄生在自己要推翻的體制上面。這些傻瓜只是算不清自己必然要付出的代價而已。這種模式必定會逐漸退化、終致失敗。要知道，這場戲在奴隸制的系統、福利國家、區分等級的宗教和社會化的官僚體制裡反覆上演──在任何創造並維持相互依存關係的社會中都不可避免。這條寄生蟲太長，沒有宿主就無法生存。

──《失竊的日記》



雷托和希歐娜整個白天都待在沙丘的陰影裡，只隨著太陽的移動而移動。他教她正午時分如何鑽入沙下防暑，或者待在溫度相對較低的沙丘間岩石層。

到了下午，希歐娜會爬近雷托取暖，他知道這些日子自己總是有多餘的熱度。

他倆偶爾聊上幾句。他向她訴說一度在此地盛行的弗瑞曼式美德，她則刺探他祕而不宣的知識。

有一次，他說：「妳也許會覺得奇怪，來到這裡，我的人性反而最強烈。」

聽了他的話，她卻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作為人類的脆弱，也沒有想到她或許會死在這裡。即使在不說話的時候，她也沒有拉起蒸餾服的面罩。

雷托知道這個失誤源自某個無意識的動機，但也知道直言相告並不會有什麼好處。

天色向晚，夜寒漸漸侵入沙漠，他為她唱起「口述史」未收錄的遠征之歌。她喜歡他珍愛的一首歌，〈列特進行曲〉，這讓他倍感欣慰。

「這是貨真價實的老歌，」他說，「來自前太空時期的古老地球。」

「你能再唱一遍嗎？」

他在最悅耳的男中音裡選了一個，這位早已作古的藝術家曾讓大大小小的音樂廳坐滿觀眾。

「遺忘之牆遮我眼眸，
古老瀑布飛掛牆後，
萬川匯一湍流奔湧！
浪花飛舞，
鑿土成窟，
巨流滾滾濤聲隆隆。」

他唱完後，她沉默了一會兒，說：「以進行曲來說，這首歌還真奇怪。」

「他們喜歡這首歌，因為它禁得起分析。」他說。

「分析？」

「在我們的弗瑞曼祖先來到這座星球之前，夜晚是講故事、唱歌和吟詩的時間。而到了沙丘時代，這些事情都挪到了白天，穴地裡是不見天日的。晚上他們要出去四處活動……就像我們現在這樣。」

「但你剛才說的是『分析』。」

「這首歌表達了什麼意思？」他問。

「喔。這……這只不過是一首歌。」

「希歐娜！」

她聽出了他聲音裡的火氣，沒有吭聲。

「這座星球是沙蟲的孩子，」他警告她，「而我就是沙蟲。」

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滿不在乎地答道：「那告訴我這歌有什麼意思？」

「昆蟲離不開巢穴，正如我們離不開歷史。」他說，「歷史留下了洞窟，留下了飛濺的巨流刻下的所有資訊。」

「我更喜歡舞曲。」她說。

這是一句輕率的回答，但雷托只當她變換了話題。他向她介紹起弗瑞曼女人的婚嫁舞，舞步最早模仿自沙塵龍捲風。雷托對自己講故事的本領頗感自豪，她入迷地聽著，顯然身臨其境般看到了女人在盡情旋轉，踏著古老舞步甩動長長的青絲，亂髮之下是一張張先祖的面容。

他講完時天快黑了。

「來，」他說，「清晨和黃昏能看到剪影，讓我們看看沙漠裡是不是還有別人。」

希歐娜隨他登上一處丘脊，兩人環視著漸黑的沙漠。只有一隻鳥在他們頭頂上空高遠處飛翔，被這兩個活物吸引過來。雷托從牠張開的翼尖和身形判斷是一隻禿鷲。他對希歐娜說了。

「牠們吃什麼？」她問。

「任何死了或快死的東西。」

她頓感震驚，仰頭盯著這隻孤鳥，牠的飛羽已被最後一縷陽光鍍成了金色。

雷托繼續說道：「依然有人冒險走進我的沙厲爾。示範區弗瑞曼人有時會走失，他們其實只擅長舉辦儀式。還有就是在沙漠邊緣，我的狼群會在那裡留下點殘骸。」

聽到這裡，她猛地背轉身去，但雷托還是看到了那股仍在蠶食她的怒火。希歐娜正在禁受痛苦的考驗。

「白天的沙漠殘暴無情。」他說，「這也是我們要在夜裡趕路的原因。對於弗瑞曼人，白天只有抹平道路的漫天沙塵。」

她轉過身，眼裡閃著淚光，但神色已然鎮定下來。

「這裡現在有哪些生物？」她問。

「禿鷲、一些夜行動物、舊時代留下來的零星植物、穴居動物。」

「就這些？」

「是的。」

「為什麼？」

「因為這裡是牠們的誕生地，我允許牠們只認定這裡。」

天色幾近全黑，這個時間沙漠裡只有忽閃的亮光。他在閃光的瞬間觀察她，意識到她並沒有明白他的言外之意。不過他知道這些意義會潛伏在她心裡，慢慢化膿。

「剪影。」她重提先前的話題，「我們上來的時候，你本來期望找到什麼？」

「也許是遠處的人影。妳永遠無法確定。」

「什麼人？」

「我已經說過了。」

「要是你看到別人，會怎麼做？」

「弗瑞曼人習慣把遠處的人當作敵人，除非對方向空中揚沙。」

他說話時，夜幕已經完全降臨了。

在驟然亮起的星光下，希歐娜變成了一個會動的幽影。「揚沙？」她問。

「揚沙是富有深意的動作，意謂：『我們有難同當。沙子是我們唯一的敵人。我們喝的是沙子。握沙的手裡沒有武器。』妳明白嗎？」

「不明白！」她故意不說實話想讓他難堪。

「妳會明白的。」他說。

她一聲不吭，帶著滿腔怒火沿沙丘的弧線大踏步從雷托身邊走了開去。雷托遠遠地跟在後面，讓他感興趣的是，她本能地選擇了正確方向。他能察覺弗瑞曼人的記憶正在她心裡翻湧。

在兩座沙丘即將交會的下坡面，她等著他趕上來。他看見她的蒸餾服面罩仍然鬆鬆地敞著。還不到訓斥她的時候。某些潛意識的東西必須等待它們自然浮現。

他靠近時，她問：「這個方向不比別的方向差吧？」

「如果妳認準這個方向的話。」他答。

她抬頭瞧了瞧星星，他看到她認出了指極星，她的弗瑞曼祖先就是靠著這幾顆星星穿越沙地的。不過他也發現，她主要仰賴書本知識辨識星辰，她還沒有開始接受內心的指引。

雷托抬起身體前節，藉著星光向前方眺望。他們正在朝北稍偏西的方向前進，這條路曾經越過哈巴亞山脊和鳥巢洞，進入虛妄岩西段下面的流沙漠，直通風口關。這些地標現在都蕩然無存了。他嗅了嗅帶著燧石味的冷風，空氣溼度有點高，讓他感到不舒服。

希歐娜繼續趕路──這回放慢了速度，時不時瞥一眼星星來確定方向。她剛才還依賴雷托來確認方向，而現在已經靠自己認路了。他感覺

到她謹慎的思維底下有一股騷動，他知道某些東西開始浮現了。正如沙漠人總是對旅伴忠心耿耿、死心塌地，她的心裡也生出了這種苗頭。

我們知道，他想，假如跟旅伴走散，你會迷失在沙丘與岩石之間。單槍匹馬走在沙漠裡的人必死無疑。只有沙蟲能在這裡獨自生存。

他遠遠地落在後面，不讓自己行進時發出的沙粒摩擦聲太過刺耳。她必須更意識到他的人類自我，他需要旅伴的忠誠來幫助他維持人性。然而希歐娜脾氣火爆，胸中總憋著一團怒火──比他考驗過的任何人都更叛逆。

雷托一面在她身後滑行，一面回顧育種計畫，盤算著萬一她通不過考驗，自己該採取怎樣的替代方案。

夜愈來愈深，希歐娜愈走愈慢。一號月亮已懸在頭頂，等二號月亮也高掛在地平線上方，她才停下來歇歇腳，吃點東西。

雷托很樂意歇一會兒。與沙粒摩擦久了，他體內的沙蟲部分會漸漸抬頭，身體周圍充斥著因體溫調節而釋放的化學氣體。「氧氣增壓器」正在穩定排放，他強烈感覺到體內活動著的蛋白質「工廠」和胺基酸資源，沙蟲部分要靠它們來維持與人類細胞即母體之間的關係。沙漠加快了他的最終蛻變。

希歐娜所站的位置接近一座星狀沙丘的頂部。「你真的吃沙子嗎？」他靠近時她問道。

「真的。」

她極目四望，地平線上月華如霜。「我們為什麼不帶上信號設備？」

「我希望妳理解身外之物的意義。」

她朝他轉過頭，他臉上感覺到她的氣息。她有太多水分散失到乾燥的空氣中了，卻仍未想起莫尼奧的警告。這將是一場痛苦的教訓，毫無疑問。

「我根本不理解你。」她說。

「但妳的使命就是要做到這一點。」

「是嗎？」

「否則妳用什麼來交換我給予妳的東西呢？」

「你給了我什麼？」這句話出口時帶著滿腔怨恨，還有一絲乾糧裡

的香料味。

「我給了妳單獨和我共度這段時光的機會，妳卻毫不在乎。妳把機會浪費掉了。」

「身外之物的事呢？」她問。

他聽到她的嗓音裡已露出疲態，缺水的信號開始在她體內發出嘶吼。

「那些弗瑞曼人，他們在古代活得真精彩。」他說，「而且他們的審美眼光僅限於有用的東西。我從來沒碰過任何貪婪的弗瑞曼人。」

「什麼意思？」

「古代人帶進沙漠的每一樣東西都是必需品，別的什麼也不帶。妳的生活總是擺脫不了身外之物，希歐娜，否則妳不會提到信號設備。」

「為什麼信號設備不是必需品？」

「信號設備教不了妳任何事。」

他從她身邊繞過，沿指極星所示方向前行。「來，讓這黑夜給我們指引。」

她加快腳步，走在他兜帽狀的臉孔旁。「要是我沒學會你那該死的課程會怎麼樣？」

「妳大概會死。」他說。

她沉默了一會兒，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他身旁，偶爾瞟他一眼，對沙蟲身體視而不見，目光只落在他尚存的人類特徵上。過了一段時間，她開口道：「魚言士說，我是按照你的配種指令生育出來的。」

「沒錯。」

「她們說你一直在做追蹤紀錄，你命令亞崔迪家的人配種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也沒錯。」

「這麼說『口述史』是對的。」

「我想妳對『口述史』深信不疑吧？」

她自顧自繼續發問：「要是你下令配種的對象不同意這件事怎麼辦？」

「我給予他們充分的行動自由，只要按我的指令完成生育就行。」

「指令？」她怒氣沖沖地問。

「是的。」

「你不能爬進每一間臥室，也不能無時無刻緊盯每一個人的生活！你怎麼知道別人是不是服從你的指令？」

「我知道。」

「那你就該知道我不會服從你的！」

「妳渴嗎，希歐娜？」

她一愣。「什麼？」

「口渴的人會談論水，而不是性。」

她仍然沒有封好面罩。他想：亞崔迪家的人總是熱血沸騰，甚至不惜犧牲理性。

不到兩小時，他們下坡出了沙丘區，來到一片疾風勁吹的礫石平原。雷托繼續前進，希歐娜不離他身旁。她時不時瞧一眼指極星。現在兩顆月亮都低垂在地平線上方，每一塊巨石都拖著兩條長長的影子。

雷托發現，這類地形有時爬行起來比沙漠更舒服。硬石的導熱性強過沙粒。他可以平貼在石頭上，緩一緩體內「化學工廠」的加工速度。礫石，甚至大塊岩石，都不會對他造成妨礙。

希歐娜就有麻煩了，好幾次差點扭傷腳。

這片平原對於沒走慣的人是個大考驗，雷托想。視野貼近地面時，他們只能看見廣袤的虛空，在月光下尤顯詭異──遠處是一座座沙丘，不管他們怎麼走，距離似乎始終不變。這裡唯有永不止歇的風、散落的石塊，和頭頂上不通人性的星辰，除此之外別無一物。這是沙漠中的沙漠。

「弗瑞曼音樂裡那種永恆的孤寂就來自這裡，」他說，「而不是來自沙丘。到了這裡妳才真正體會到，假使有流水的聲音，假使這無盡的狂風能減弱威力，即便只減弱一點點，那也無異於天堂了。」

都說到這個地步了，她還是沒有拉起面罩。雷托開始絕望了。

天亮時兩人已經在平原上走了很遠。

雷托停在三塊堆疊的超大圓石旁，其中一塊甚至比他還高。希歐娜靠在他身上一會兒，這個動作令他又燃起了幾分希望。不久她後背一頂離開他，爬上最高的那塊石頭。他看到她出現在圓石頂上，專注地向遠方眺望。

雷托連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她的視野裡有什麼：地平線上風沙如霧，將初升的太陽模糊成一團光暈；剩下的就只有平原和大風。

他身下的岩石帶著沙漠清晨的寒意。低溫下空氣要乾燥得多，他感覺很愜意。要不是希歐娜，他會繼續趕路，但希歐娜明顯筋疲力盡了。她從圓石上爬下後又靠在他身上，過了近一分鐘他才發現她在豎耳傾聽。

「妳聽到什麼？」他問。

她懶懶地答道：「你體內在咕嚕咕嚕叫。」

「這把火永遠熄不了。」

這句話提起了她的興致。她抽身離開，從旁繞到正面直視他的臉孔。「火？」

「每個生物體內都有一把火，有些燒得慢，有些燒得快。我這把火就比大多數人要旺。」

她在寒風中摟住自己。「那你在這裡不覺得冷囉？」

「不冷，但我看得出妳冷。」他把一部分臉縮進兜帽狀的皮膚，將身體前節的末段向下彎出一道弧度。「有點像吊床。」他俯望下方說道，「妳蜷在這裡會暖和起來的。」

她毫不遲疑地接受了他的邀請。

雖然是他誘導的結果，他還是發現她的信賴打動了自己。他現在的同情心比認識赫薇之前要強烈得多，但他必須克制住。他告誡自己，這件事容不得半點同情。種種跡象表明希歐娜很可能會死在這裡，他必須做好失望的心理準備。

希歐娜用手臂擋住臉，闔眼入睡。

從來沒有人像我這樣經歷過那麼多的昨天，他提醒自己。

他知道，以普通人的眼光看，他在這裡的所作所為簡直就是殘酷無情。他逼著自己退到記憶裡，有意識地擷取人類歷史中所犯下的錯誤，藉此堅定自己的決心。現在，親歷人類的錯誤是他最牢靠的精神支柱。了解錯在哪裡，才能制訂出長遠的矯正計畫。他必須時時覺察各種後果，假如後果不為人知或遭到隱瞞，教訓也就丟了。

然而，他離沙蟲的狀態愈近，就覺得自己愈難作出別人所謂「非人性」的決定。而在過去，他作這類決定都是毫不費力的。隨著人性漸漸

喪失，他發現自己反而愈來愈受人性的牽制了。

43

在人類歷史的發源地，我仰躺在一個極淺的洞穴裡，進出只能靠蠕動而不是爬行。在那裡，我借著松香火把的搖曳光芒，在洞壁和洞頂上描畫各種獵物，還有我的人民的靈魂。透過一個完美的迴圈往過去窺探，看見古代人奮力追求讓靈魂留下可見的瞬間，這是何其發人深省。那一聲遠古的呼喊迴蕩至今：「我在這裡！」後世藝術巨匠指引我凝視岩壁上木炭與植物染料留下的手印和流暢的肌肉線條。我們遠遠不只是單純的機械現象！我的未開化自我發出質疑：「他們究竟為什麼不願離開洞穴？」

——《失竊的日記》



下午近晚，莫尼奧派人請艾德侯去辦公室見面。艾德侯已經坐在寓所的吊網沙發上胡思亂想了一整天，每一種想法都起源於上午莫尼奧輕而易舉把他撂倒在走廊地板上的那份從容。

「你只是一款舊型號。」

艾德侯想來想去，都覺得自己無足輕重。他感到自己的生存意志正在消散，只留下怒火燃燒後的灰燼。

我身上唯一有用的，就是一灘精液而已，他想

這種想法不是導致輕生，就是引向縱欲。他感覺自己被釘死在命運的棘刺上了，而且還遭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折磨。

身穿筆挺藍軍服的年輕傳信兵帶來的是再一次折磨。聽到敲門，艾德侯低低地應了一聲，傳信兵走進來，在連接前廳的拱門下站定，遲疑著沒有開腔，反而對他察言觀色起來。

閒話傳得真快啊，他想。

艾德侯看見她站在拱門內，一副魚言士精英的形象──比一般人更多幾分性感，卻又不是特別撩人。藍色軍服未能掩蓋她堅挺的胸部和翹

臀。他抬眼看了看她淘氣的面孔和一頭金髮。她剪了一頭侍祭的髮型。

「莫尼奧派我來問候您。」她說，「有請您到他辦公室見面。」

艾德侯去過他辦公室幾次，第一次所見印象最深。去之前他就知道，這裡是莫尼奧最常待著的地方。屋內擺了一張帶漂亮金色紋理的深棕色木桌，約兩公尺長、一公尺寬，桌腿粗而短，四周堆著灰色坐墊。艾德侯覺得這張桌子是個貴重的稀罕物件，也是作為這裡唯一的重點精心挑選的。屋內除了這張桌子，只有與地板、四壁和天花板同為灰色的坐墊，之外再無其他家具。

考慮到主人的地位，這間屋子算小的，長不過五公尺，寬僅四公尺，但天花板很高。相對的兩面窄牆各設一狹長玻璃窗採光。窗口視點極高，一扇俯瞰沙厲爾西北邊緣與禁林的交界線，另一扇面向西南面的滾滾沙丘。

反差很大。

有趣的是，桌子進一步加深了這個第一印象。桌面似乎在展示什麼叫「雜亂無章」。薄薄的晶紙散得到處都是，完全遮住了桌面，只隱隱透出一些木紋。有的晶紙上印有細小的文字。艾德侯認出了凱拉赫語和其他四種文字，包括稀有的過渡語種──珀斯語。有幾張一看就是平面圖，還有些龍飛鳳舞地寫著貝尼．潔瑟睿德特有的粗黑軟筆花體字。最令他感興趣的是四根長約一公尺的白色軋製管──這是用違禁電腦三Ｄ列印出來的。他懷疑終端設備就藏在某面牆的一塊嵌板之後。

莫尼奧派來的年輕傳信兵清了清嗓子，把正在出神的艾德侯拉回現實。「我應該怎麼回覆莫尼奧？」她問。

艾德侯盯著她的臉。「妳想懷上我的孩子嗎？」他問。

「指揮官！」顯然，與這個提議相比讓她更意外的是他答非所問。

「啊，對了，」艾德侯說，「莫尼奧。我們該跟莫尼奧說什麼呢？」

「他等著您答覆，司令。」

「我的答覆真的有什麼意義嗎？」艾德侯問。

「莫尼奧讓我轉話，他希望與您和赫薇小姐一起談談。」

艾德侯微微起了一點興致。「赫薇跟他在一起？」

「也派人去傳她了，指揮官。」傳信兵又一次清了清喉嚨，「指揮

官要我今晚再來嗎？」

「不用了，不過還是謝謝妳。我改變主意了。」

他覺得她巧妙地掩飾了失望之情，但口氣正式得有些僵硬：「我可以回莫尼奧說您會去嗎？」

「就這樣說。」他揮手示意她退下。

她走後，艾德侯本想不去理會這次邀約，但好奇心漸漸抬頭。莫尼奧安排赫薇在場一起談話？為什麼？他覺得這樣就能讓艾德侯振作起來？艾德侯嚥了口唾沫。一想到赫薇，他空虛的心就感到充實。這種現象所傳達的訊息不容忽視，有一股可怕的力量將他與赫薇綁在了一起。

他站起身，由於長時間沒動彈，肌肉有點僵硬。好奇心外加這股力量驅使他採取行動。他進入走廊，不顧衛兵投來窺探的眼光，聽憑內心難以抗拒的命令將自己帶往莫尼奧的辦公室。

艾德侯進辦公室時赫薇已經到了。她坐在莫尼奧對面，中間隔著那張雜亂無章的桌子。她穿著一雙紅色便鞋，兩腳蜷在身下的灰墊子旁邊。艾德侯剛看見那身配綠色編織腰帶的棕色長袍，她就把頭轉了過來，他的目光從此完全聚焦在她臉上，眼中再無他物。她用嘴形呼喚他的名字，但沒有發出聲音。

連她也聽說了，他想。

這個想法反倒讓他打起了精神。當天的所有念頭開始在腦海中重新組合成形。

「請坐，鄧肯。」莫尼奧說。他指了指赫薇身旁的一個坐墊。他的聲音帶著一種古怪的遲疑語氣，除了雷托幾乎無人見識過。他目光低垂，停留在雜亂的桌面上。斜陽照著一個金色紙鎮──這座水晶火焰山上栽著一株結滿寶石果實的奇異果樹，在凌亂的桌面上投下了蛛網般的影子。

艾德侯按莫尼奧的示意坐上墊子，注意到赫薇的眼神隨著他流轉。她轉頭望向莫尼奧，艾德侯覺得她的眼神中帶著怒意。莫尼奧還是穿著那件素白色制服，領口敞開，露出皺紋密布的脖子和一些贅肉。艾德侯直盯著莫尼奧的眼睛就是不開腔，迫使對方打破沉默。

莫尼奧回視艾德侯，發現他仍舊穿著上午相遇時的那件黑軍服，前襟下方甚至還沾有些許汙跡，是被莫尼奧撂倒在走廊地板時蹭上的。但

艾德侯沒有再佩帶那把歷史悠久的亞崔迪刀，反而使得莫尼奧感到不安。

「我今天上午的所作所為是不可原諒的。」莫尼奧說，「所以我不求你原諒，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

艾德侯留意到赫薇對於這番開場白並不感到意外，可以想見兩人在艾德侯到場前已經談論過什麼了。

艾德侯沒有答話，莫尼奧繼續說道：「我無權讓你產生自卑感。」

艾德侯發現莫尼奧的言語和態度在自己心中激起了奇怪的反應。他依然覺得自己在智謀和能力方面一敗塗地，自己那個時代已經遠遠落伍了，但他可以肯定莫尼奧並沒有在耍弄自己。出於某些原因，總管袒露了真誠的秉性。艾德侯體會到這一點，覺得雷托的宇宙、魚言士無法無天的性亢奮、赫薇有目共睹的率真……這一切事物，都構成了新的關係，一種他能理解的關係，彷彿這屋裡的三個人是全宇宙僅剩的真正人類。他的答話帶著狠狠的自嘲：

「當我對你動武的時候，你完全有權利保護自己。看到你這麼能幹，我覺得高興。」

艾德侯轉向赫薇，但在他開口前，莫尼奧先說話了：「你不必替我辯解。我覺得她對我的不滿已經根深柢固了。」

艾德侯搖搖頭。「我還沒說，甚至還沒想，這裡的人就知道我要說什麼、想什麼了嗎？」

「你有一點很讓人欽佩，」莫尼奧說，「就是不掩飾自己的想法。而我們──」他聳聳肩，「就不得不更謹慎一些。」

艾德侯看了看赫薇。「他代表妳說話？」

她把手放到艾德侯手裡。「我代表我自己。」

莫尼奧伸長脖子盯著那兩隻緊扣的手，隨後又重重坐回墊子，嘆了口氣。「你們這樣可不行。」

艾德侯使勁握住她的手，並感到她有力的回應。

「在你們提問之前我先說一下，」莫尼奧說，「神帝對小女的考驗還沒有結束，他們都沒回來。」

艾德侯覺得莫尼奧在努力保持冷靜。赫薇也聽出來了。

「魚言士說的是真的嗎？」她問，「希歐娜若無法通過就會死？」

莫尼奧默然不語，臉繃得像塊岩石。

「這是不是類似貝尼．潔瑟睿德的考驗？」艾德侯問，「摩阿迪巴說女修會的考驗是為了測試你屬不屬於人類。」

赫薇的手開始顫抖。艾德侯感覺到了，看著她問：「她們測試過妳嗎？」

「沒有，」赫薇說，「不過我聽年輕人談起過。她們說你必須闖過痛苦這一關，而且不能失去自我意識。」

艾德侯將目光轉回莫尼奧，注意到他的左眼角開始抽跳。

「莫尼奧。」艾德侯吸了口氣，突然想起來了，「他考驗過你！」

「我不想談考驗。」莫尼奧說，「我們這次碰頭是為了商量你們倆應該怎麼辦。」

「難道這不是由我們倆來決定的嗎？」艾德侯問。他感到赫薇的手因出汗而滑溜。

「由神帝決定。」莫尼奧說。

「即使希歐娜通不過考驗？」艾德侯問。

「那就更應該服從神帝！」

「他是怎麼考驗你的？」艾德侯問。

「他讓我看了一眼當神帝是怎麼回事。」

「然後呢？」

「能看見的我都看見了。」

赫薇的手在艾德侯手裡猛地繃緊了。

「這麼說你真的造過反。」艾德侯說。

「起初我心中充滿愛和祈禱，」莫尼奧說，「接下來我變得憤怒和叛逆。然後我又被改造成你眼前的這個人。我認清了自己的職責，我履行職責。」

「他對你做了什麼？」艾德侯問。

「他對我引用了我小時候唸過的禱文：『我獻身於無上榮耀之神。』」莫尼奧若有所思地說。

艾德侯注意到赫薇一直沒動靜，只是盯著莫尼奧的面孔。她在想什麼？

「我承認這的確是我唸過的禱文。」莫尼奧說，「接著神帝又問，

倘若獻出生命還不夠，我還會放棄什麼。他朝著我大喊：『假如你沒有發揮真正的天賦，你的生命又有什麼價值？』」

赫薇點點頭，艾德侯卻一頭霧水。

「我從他聲音裡聽出了真相。」莫尼奧說。

「你是真言師嗎？」赫薇問。

「在絕望的時候是，」莫尼奧說，「但其他時候不是。我發誓他說的是真話。」

「有些亞崔迪家的人也會運用魅音。」艾德侯咕噥道。

莫尼奧搖搖頭。「不，這是真話。他對我說：『我現在看著你，要是我能流淚，我會流的。把心願變為實際行動吧！』」

赫薇身體前傾，幾乎觸及桌子。「他不能哭？」

「沙蟲。」艾德侯低聲說。

「什麼？」赫薇朝他扭過頭來。

「弗瑞曼人用水殺死沙蟲。」艾德侯說，「他們用溺死沙蟲的辦法來採集宗教狂歡所需要的香料萃取物。」

「但陛下還不完全是沙蟲。」莫尼奧說。

赫薇坐直身子，盯著莫尼奧。

艾德侯抿嘴沉思起來。雷托還在恪守弗瑞曼人禁止流淚的規矩嗎？弗瑞曼人多麼畏懼浪費水分哪！把水獻給死者。

莫尼奧對艾德侯說：「我本來希望能讓你理解。陛下說過，你和赫薇必須分手，永遠不再相見。」

赫薇將手從艾德侯掌中抽回。「我們知道。」

艾德侯無奈而苦澀地說：「我們知道他的權力。」

「但你們不理解他。」莫尼奧說。

「理解他是我最大的願望。」赫薇說。她把手放在艾德侯手臂上，示意他別出聲。「不，鄧肯。這裡容不下我們的私欲。」

「也許妳應該向他祈禱。」艾德侯說。

她轉身盯著艾德侯，目不轉睛，直到他垂下目光。她用艾德侯從沒聽過的唱歌般的語調說道：「我叔叔馬爾基總是說雷托皇帝從來不會回應祈禱。他說雷托皇帝把祈禱看作一種脅迫，一種針對天定之神的暴力行為，祈禱者是在指使不朽的神靈：給我一個奇蹟，神，否則我就不信

祢！」

「名為祈禱，實為狂妄。」莫尼奧說，「隨時祈求隨時實現。」

「他怎麼可能是神？」艾德侯問，「他並非不朽之身，他自己都承認。」

「關於這一點，我想轉述陛下的話，」莫尼奧說，「『我就是你們想要目睹的唯一神。我就是那個變成了奇蹟的詞。我是我所有的祖先。這還不足以稱為奇蹟嗎？你們還想要什麼？問問你自己：還有比這更大的奇蹟嗎？』」

「空洞的言詞。」艾德侯輕蔑地說。

「我也有過同樣的輕蔑。」莫尼奧說，「我用『口述史』裡他自己的話來頂他：『獻給無上榮耀之神！』」

赫薇倒吸一口氣。

「他笑我。」莫尼奧說，「他笑著問，我要怎麼獻出原本就屬於神的東西？」

「你發火了？」赫薇問。

「喔，是的。他看到了，說會告訴我怎麼獻身於神。他說：『你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偉大的奇蹟，和我完全一樣。』」莫尼奧扭頭朝左側窗口望出去，「我只怕怒火使我耳聾，我一點兒準備都沒有。」

「喔，他很聰明。」艾德侯說。

「聰明？」莫尼奧看著他，「我不這麼想，不是你指的這方面。在這方面我認為陛下不比我更聰明。」

「你沒準備好什麼？」赫薇問。

「冒險。」莫尼奧答。

「但你在他面前發火就已經夠冒險了。」她說。

「比不上他冒的險。我能在妳眼中看出，赫薇，妳懂。他的身體讓妳反感嗎？」

「已經不了。」她說。

艾德侯在失望中咬牙。「他讓我作嘔！」

「親愛的，你不能這麼說。」赫薇說。

「你也不能叫他親愛的。」莫尼奧說。

「你寧願她摸索著去愛某個邪惡的龐然大物，哈肯能男爵做夢都不

敢把自己變成這副模樣。」艾德侯說。

莫尼奧抿抿唇，說：「陛下曾跟我說過這個與你同時代的邪惡老傢伙，鄧肯。我認為你不了解你的敵人。」

「他是個肥胖的、怪物一樣的……」

「他追求感官享樂。」莫尼奧說，「肥胖原本是副作用，後來可能成了一種樂趣，因為肥胖是對別人的挑釁，而他就愛挑釁。」

「男爵只禍害幾座星球，」艾德侯說，「而雷托禍害的是整個宇宙。」

「親愛的，拜託別這麼說！」赫薇阻攔。

「讓他口出狂言。」莫尼奧說，「我也有過年少無知的時候，就像希歐娜和這個可憐的傻瓜，我說話也是這副腔調。」

「這就是你讓親生女兒去送死的理由嗎？」艾德侯問。

「親愛的，你說得太狠了。」赫薇說。

「鄧肯，你有個缺點，就是總愛歇斯底里。」莫尼奧說，「我警告你，歇斯底里會培養無知。你的基因有活力，你也能在魚言士中激發出一點活力，但你不是個好長官。」

「別想激怒我。」艾德侯說，「我還不至於蠢到跟你動粗，但你也別太過分。」

赫薇想握住艾德侯的手，但他把手抽了回來。

「我知道自己的地位。」艾德侯說，「我就是個有用的跟班，我能扛亞崔迪的旗子，把那面黑綠色大旗扛在背上！」

「無能之輩靠歇斯底里維護手中的權力。」莫尼奧說，「亞崔迪氏族的統治，是一門與歇斯底里沾不上邊的藝術，是一門對運用權力負起責任的藝術。」

艾德侯抽身站起。「你那該死的神帝什麼時候負過一點責任？」

莫尼奧低頭看著雜亂的桌面，一動也不動地說：「他對自身所做的那些事，他完全擔負責任。」這時莫尼奧抬起頭來，眼裡彷彿蒙了一層寒霜。「鄧肯，你沒膽子去了解為什麼他要對自己做那些事！」

「而你有膽？」艾德侯問。

「就在我火氣最大的時候，」莫尼奧說，「他用我的目光看他自己，他說：『你怎麼敢對我動怒？』就在那時——」莫尼奧嚥了口唾沫，

「他讓我看到了恐懼……也是他曾見過的恐懼。」淚水從莫尼奧雙眼湧出，沿臉頰流下。「我只感到幸運，不必像他那樣去作決定……我可以當一個跟班就滿足了。」

「我觸摸過他。」赫薇輕聲說。

「那麼妳也知道？」莫尼奧問。

「我沒看見，但我知道。」她答。

莫尼奧低聲說道：「我幾乎為此而死。我……」他顫抖了一下，抬頭望著艾德侯。「你不能……」

「你們都去死吧！」艾德侯大吼一聲，轉身衝出房間。

赫薇盯著他的背影，表情十分痛苦。「哦，鄧肯。」她細聲說。

「看吧？」莫尼奧問，「妳錯了。不管是妳還是魚言士都降不住他。而妳，赫薇，妳反而在毀滅他。」

赫薇一臉痛苦地轉向莫尼奧。「我不會再見他了。」她說。

艾德侯走向寓所的這段路成為他記憶裡少有的艱難時刻。他竭力把面孔想像成能掩蓋內心動盪的塑鋼面具，不能讓旁邊的任何一名衛兵看出自己的痛苦。他不知道大部分衛兵都能準確地猜到他的情緒，並心生同情。她們每一人都仔細地對鄧肯們的簡報做過功課，知道如何判斷他們的心理。

快到寓所時，艾德侯遇上奈拉正慢慢從對面走來。她那猶豫不決、若有所失的神情讓艾德侯收住腳步，連自己的心事也暫時忘記了。

「『朋友』？」他在離她幾步遠時張口詢問。

她瞧過來，那張四方大臉明顯露出她猝然認出他的神色。

這個女人真是怪模怪樣，他想。

「我不再是『朋友』了。」她說著與他擦身而過，朝走廊另一頭走去。

艾德侯腳步一轉，盯著她漸遠的背影──那副壯實的肩膀，那堆肌肉隆隆的感覺，吸引著他的目光。

培育這個人是為了什麼目的呢？他暗想。

這個想法轉瞬即逝。他自己的問題重又湧了上來，比先前更加揪心。他邁了幾步來到門口，走入房間。

進到屋內，艾德侯在身側攥緊拳頭，站了好一會。

我與任何時代都脫離了關係，他想。奇怪的是，這想法並未讓他覺得解放。不過他明白，自己剛才的所作所為將會淡化赫薇對他的愛。她會看不起他。不久之後她就會把他看作是一個完全受情緒擺布的壞脾氣小傻瓜。他能感覺到自己正從她心目中漸漸消失。

還有那個可憐的莫尼奧！

艾德侯能感覺到這位總管的溫順是由什麼東西構成：義務與責任。當一個人面臨艱難抉擇時，這是多麼安全的避風港。

我曾經也是那樣，他想，不過那是另一個人生，另一個時代。

鄧肯們有時會問我是否理解歷史上異族的思想。假如我理解，為什麼不能給出解釋？鄧肯們認為，知識只存在於具體事實中。我試著告訴他們所有詞語都是具有可塑性的。詞語一經說出就開始變形。根植於某語言的思想只能由該語言來表達。這就是「異族」一詞的核心意義。它已經開始變形了，看到了嗎？對於異族之語，轉譯即扭曲。我此時說的凱拉赫語就是一種自我強化之物。它是一個外部參照系、一套特殊系統。任何系統都潛藏著危險。一套系統納入了其創造者的未經檢驗的理念。你一旦採用一套系統，接受其理念，你也就進一步增大了它變易的阻力。我向鄧肯們解釋，有些東西是無法用語言表述的，這些解釋有沒有起任何用處？啊！鄧肯們仍相信一切語言都為我所有。

——《失竊的日記》



整整兩天兩夜，希歐娜都沒有蓋起面罩，每呼一口氣都要損失一點珍貴的水分。透過弗瑞曼人告誡孩子的一番話，希歐娜才終於想起父親的教誨。第三天早晨，萬里平沙，寒風呼嘯，兩人在一塊岩石的背陰處歇息，雷托終於提醒她說：

「珍惜妳的每一次呼吸，它會帶走生命所需的體溫和水分。」

他知道，他們還要在流沙漠裡待上三個白天、走上三個夜晚，才能抵達水源。此時已是從小帝堡出發後的第五個上午。昨夜他們進入了淺積沙區──不是沙丘，但前方能望見沙丘，甚至還能看見殘餘的哈巴亞山脊，只要面朝正確的方向，就能見到遠方那條斷斷續續的細線。現在希歐娜只在需要把話說清時才拿下蒸餾服面罩，她露出的嘴唇已發黑滲血。

她渴到絕望了，雷托用感官探了探周圍環境後這樣想，她離危險時

刻不遠了。感官告訴他，在這流沙漠的邊緣地帶依然只有他們兩個人。天剛破曉，曙光照出了一塊塊沙塵反光構成的屏障，在永不止歇的狂風中忽上忽下，扭動彎曲。他的聽覺濾除風聲後，還能接收到其他聲音：希歐娜起起伏伏的呼吸聲、一坨沙子從附近岩石上撒落的聲音、他自己的龐大身軀與薄沙層摩擦的聲音。

希歐娜把面罩摘到一旁但並沒有鬆手，以便快速戴上。

「還要多久才能找到水？」她問。

「三晚。」

「沒有近一點的路了？」

「沒有。」

她開始領會弗瑞曼人談論要事時言簡意賅的好處了。她貪婪地從集水袋裡吸了幾滴水。

雷托讀出了她的肢體資訊──這是弗瑞曼人臨死前的常見動作。希歐娜充分體會到了祖先們共有的一種感受──帕提耶，垂死之渴。

她的集水袋裡僅剩的幾滴水也沒了。他聽到了她的吸氣聲。她戴好面罩，悶聲說：

「我挺不過去，對吧？」

雷托望著她的眼睛，看到了將死者特有的澄澈，一個人在其他狀態下很難達到這種通透。生存所必需的那部分被放大了。是的，她深深進入了泰達賴阿格利米，即能讓人開竅的痛苦狀態。不久後，她就必須要作那個最終決定，雖然她自以為已經作過了。雷托從種種跡象看出，現在她尤其需要善待。他必須真誠地回答她每一個問題，因為每個問題都隱含著一種判斷。

「是嗎？」她又問一遍。

她絕望中還殘存一絲希望。

「一切都是未知數。」他說。

這句話讓她陷入了無望。

雷托本不想如此，但他知道這種情況時常發生──一個正確卻又模稜兩可的回答往往會證實對方心底的恐懼。

她嘆了口氣。

她又從面罩下發出悶悶的聲音，來試探他：「我在你的育種計畫裡

有特殊目的。」

這不是一句提問。

「人人都有目的。」他說。

「但你要我心甘情願地立約。」

「的確如此。」

「你清楚我痛恨與你有關的一切，你又怎麼能指望我跟你立約呢？誠實點吧！」

「立約包含三個基礎：願望、事實和懷疑。跟表述是否準確與誠實關係不大。」

「請別和我爭。你知道我快要死了。」

「我正是因為太尊重妳，才不會和妳爭。」

他稍稍抬起身體前節，探了探風。風裡已攜有白天的暑熱，但也捲裹著太多溼氣，讓他不舒服。他意識到，自己愈是下令控制氣候，需要控制的因素就愈多。愈絕對，就愈不明確。

「你說不和我爭，但……」

「爭論會關閉感知之門。」他說著將身體降到地面。「爭論總是掩蓋著暴力。時間一長，爭論就會演變成暴力。而我無意對妳施加暴力。」

「你說的願望、事實和懷疑是什麼意思？」

「願望將立約人聚在一起，事實為各方劃定對話的邊界，懷疑圈定問題的範圍。」

她走到他一公尺以內，直視他的臉。

多麼奇怪啊，他想，憎恨可以跟希望與恐懼與敬畏融合得這麼充分。

「你能救我嗎？」

「有一個辦法。」

她點點頭，他知道她的思維跳躍到了一個錯誤的結論。

「你想用這個換取我立約！」她憤憤地說。

「不。」

「如果我通過了你的考驗……」

「這不是我的考驗。」

「那是誰的？」

「它源於我們共同的祖先。」

希歐娜在冰冷的岩石上找了個地方坐下，一聲不吭，她還不準備借他暖和的前節歇一歇。雷托似乎能聽見堵在她嗓子裡的細聲尖叫。現在，她的疑問正在醞釀中。她開始懷疑，他是否真的符合自己心中勾勒的終極暴君形象。她抬頭看他，眼裡再次現出他剛才見過的那種驚人的澄澈。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問題已經圈定。他說：「因為我需要拯救人。」

「什麼人？」

「我下的定義比任何人都廣泛得多──比自以為定義過『人類』的貝尼．潔瑟睿德還要廣泛。我指的是人類的永恆血脈，無論妳怎麼定義人類。」

「你想告訴我……」她的嘴巴乾得說不出話。她想聚一點唾液，他看到她的嘴巴在面罩底下蠕動。不過她的問題已經很明確了，他沒有等她繼續開口。

「要是沒有我，現在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活人，不管什麼人。人類滅絕之路的可怕程度，妳絕對想像不出來。」

「你自以為是的預言。」她嗤之以鼻。

「黃金之路仍然開啟。」他說。

「我不相信你！」

「因為我們不平等？」

「是的！」

「但我們是相互依賴的。」

「你需要我什麼？」

啊，這是自我定位不明的年輕人發出的逼問。他感覺到相互依賴的祕密關係所隱含的力量了，因而強迫自己硬起心腸來。人一依賴，就會變得軟弱！

「妳就是黃金之路。」他說。

「我？」聲音輕如耳語。

「妳讀過從我這裡偷走的日記。」他說，「裡面有我，但妳又在

哪？看看我已經創造的東西，希歐娜。而妳，妳只能創造妳自己。」

「空話，又是花俏的空話！」

「受人崇拜並不會讓我覺得痛苦，希歐娜。我痛苦的是永遠不被理解。也許……不，我不敢寄望於妳。」

「為什麼寫那些日記？」

「是一部伊克斯設備記錄的。這些日記應該在遙遠的未來被人們發現，並引發思考。」

「伊克斯設備？你違反聖戰禁令！」

「這裡面也是有教訓可學的。這類設備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有了它們，我們不動腦就能做的事變多了。不動腦子做的事──其實非常危險。看看妳，在沙漠裡走了那麼久也沒想到要戴上面罩。」

「你可以提醒我的！」

「這樣只會養成妳依賴他人的習慣。」

她盯著他好一會兒，說：「你為什麼要我來領導你的魚言士？」

「妳是亞崔迪家的女人，足智多謀，又能獨立思考。妳只忠於自己所見的事實。生育妳、訓練妳都是為了讓妳當領袖──這代表妳要擺脫依賴的習慣。」

大風捲起兩人周圍的沙塵，她掂量著他的話。「要是我同意，你就會救我？」

「不。」

她滿心以為能得到肯定的答覆，聽到這個字愣了好幾秒才反應過來。此時，風漸漸緩下來，露出遠至哈巴亞山脊殘體的一整片沙丘景觀。氣溫驟降，這股寒冷能像最烈的陽光那樣奪去身體水分。雷托的一部分意識探測到這是氣候控制系統出現的波動。

「不？」她既迷惑又惱怒。

「我不跟自己必須信任的人做殘酷的交易。」

她慢慢搖頭，但始終盯著他的臉。「怎麼樣才能讓你救我呢？」

「怎樣都不能讓我救妳。我不會對妳做的事，難道妳可以對我做嗎？相互依賴可不是這樣的。」

她的肩膀軟塌下來。「既然我不能和你做交易，又不能強迫你……」

「那麼妳必須另找出路。」

能親眼觀察到心靈覺醒如爆炸般成長的那一瞬間，真是妙不可言，他想。希歐娜的表情暴露了一切。她死死瞪著他的眼睛，彷彿要完全進入他的思想。她被面罩蒙住的聲音已經生出了新的力量。

「你會讓我知道關於你的一切嗎—甚至包括所有弱點？」

「我願慷慨給予的東西，妳還需要用偷的嗎？」

晨光刺眼地照在她臉上。「我不承諾你任何事！」

「我也不需要。」

「不過要是我開口，你會給我……水嗎？」

「那不光是水。」

她點點頭。「我是亞崔迪家的人。」

魚言士沒有放棄培養亞崔迪基因特有的敏銳度。希歐娜知道香料從哪裡來、又會對自己產生什麼作用。魚言士學校裡的老師從來沒讓雷托失望過。希歐娜乾糧裡添加的少量美藍極也讓她更加敏感。

「我的臉旁有一些捲曲的小皮褶。」他說，「用手指輕輕撥弄其中一片，會分泌出幾滴富含香料萃取物的液體。」

他在她眼睛裡看到了醒悟。記憶在跟她說話，儘管她還不知道這是記憶。在她之前，一代又一代亞崔迪家的人不斷提高自身的敏銳度。

雖然乾渴至極，但她並沒有立即照辦。

為了讓她安心度過危機，他講起弗瑞曼孩子常在綠洲邊緣用棍子挖出沙鱒，刺激牠們泌出水分，喝了之後能迅速恢復活力。

「但我是亞崔迪家的人。」她說。

「這一點『口述史』有如實記述。」他說。

「也許會毒死我。」

「這就是考驗。」

「你想把我變成純粹的弗瑞曼人！」

「否則我離開後妳怎麼教導後代在這裡生存？」

她摘下面罩湊近他，直到兩張臉僅距一掌之寬。她舉起一根手指，碰了碰他那兜帽狀皮膚的一片捲褶。

「輕輕撥。」他說。

然而她的手指所遵從的指示並不是來自雷托，而是自己的內心。她

的手指做出了準確的動作，同時勾起了雷托的記憶，這是在無數孩子之間流傳的經驗……海量的知識和謬誤就是這樣留存下來的。他把臉往側邊轉到極限，斜視著她近在眼前的面孔。皮褶邊緣凝起淡藍色水滴，散發出濃濃的肉桂味。她湊近水滴。他看見她鼻子邊緣的毛孔和飲水時蠕動的舌頭。

不一會兒她就挪開了腦袋──沒有解足渴，但謹慎與懷疑促使她適可而止，莫尼奧當初也是如此。有其父必有其女。

「要多久時間才會生效？」她問。

「已經生效了。」

「我是說……」

「一分鐘左右。」

「這件事我不虧欠你什麼！」

「我不會要妳的回報。」

她戴上面罩。

他看見她的眼睛漸漸變得朦朧而遙遠。她沒有請求許可，自顧自地敲敲他的身體前節，要他用身體做一張暖和的「吊床」。他照辦了。她把自己安頓進這道舒服的弧線裡。他的頭要垂得很低才能看見她。她眼睛還睜著，不過已對眼前的東西視而不見。她猛地抽搐一下，像臨死的小動物那樣顫抖起來。他了解這種體驗，但什麼忙也幫不上。她的意識裡不會出現先人的存在，但她的所見、所聞、所嗅都將永遠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在她心中，獵殺機器已經啟動，空氣中瀰漫著血液和內臟的腥味，人們瑟縮在地道裡已知逃生無望……而機器一直在逼近，愈來愈近，愈來愈近……愈來愈響……愈來愈響！

她到處尋找，到處都一樣──哪裡都沒有出口。

他覺得她的生命力正在消退。跟黑暗搏鬥，希歐娜！這是亞崔迪家的人的專長，他們為生存而戰。現在她正在為他人的生命而戰。然而，他感到她的生命力在熄滅……流失的速度十分可怕。她往黑暗中陷得愈來愈深，比以往任何人都要深。他把身體前節當成搖籃，輕輕搖晃起她來。或許是這個動作，或許是一縷不滅的意志，也可能是兩者結合的作用，情況終於好轉。中午過後，她的身體顫抖著進入了接近正常睡眠的狀態。只是偶爾會猛吸一口氣，表明預象帶來的震撼。他左右輕搖著

她。

她還能從黑暗深處回來嗎？他感覺到生機勃勃的回應，便放下心來。這就是她的力量！

黃昏之前，她驀地平靜下來，呼吸節奏也變了，她醒了，兩眼突然睜開。她盯著他看了一會兒，隨後從「吊床」上翻下來，背對著他沉思默想了近一小時。

莫尼奧當初也是這個反應，這是亞崔迪家的人的新行為模式。在他倆之前，有些受考驗者的反應是對著他大吼大叫；還有人一面瞪著他一面跌跌撞撞往後退，他不得不蠕動身軀擦著礫石跟上去；另有些人乾脆蹲下來盯著地面。但沒有人背對他。雷托將這種新姿態當作希望的徵兆。

「我的家族根深葉茂，對此妳已經有點概念了。」他說。

她轉過身來，緊抿嘴唇，但沒有與他對視。然而他能看出來，她已經接受了一個極少有人能明白的事實：他集萬眾於一身，於是全人類都成了他的家族成員。

「你本來可以在禁林裡救我朋友的。」她惱恨地說。

「妳本來也能救他們。」

她怒視著他，捏緊雙拳頂住太陽穴。「但你知道一切！」

「希歐娜！」

「難道我非得以那種方式來領悟嗎？」她低聲問。

他默然不語，迫使她自己來回答這個問題。她必須認清他的主導思維是弗瑞曼式的；還要知道，掠食者會緊跟著任何留下蹤跡的獵物，一如天啟預象裡的獵殺機器。

「黃金之路，」她輕聲說道，「我能感覺到它。」又瞪著他說：「它太殘酷了！」

「生存總是殘酷的。」

「他們無處可逃，」她小聲說，接著拔高音量，「你對我做了什麼？」

「妳企圖成為弗瑞曼式的反叛者。」他說，「但弗瑞曼人對沙漠裡的蛛絲馬跡有極強的識別能力，連縱橫交錯、肉眼很難看清的風痕都能分辨出來。」

他看到她心生悔恨，腦海裡浮現出已故戰友的形象。他知道她馬上就要生出罪惡感，並對他發火，因而趕緊說：「假如我只是召妳來聽我說幾句，妳會相信嗎？」

她幾乎被悔恨壓垮了，在面罩底下張口不住喘息。

「妳還沒活著走出沙漠。」他提醒道。

慢慢地，她止住了顫抖。他在她頭腦裡預設的弗瑞曼本能起了應有的作用，平復了情緒。

「我能活下去。」隨後她又盯著他的眼睛說，「你透過我們的情緒來讀心，是不是？」

「情緒引燃思想。」他說，「我能分辨由情緒引起的極小行為差異。」

他看到她又懼又恨地接受了自己無所遁形的現實，就像當年的莫尼奧。問題不大。他探了探他們前方的未來。是的，她能活著走出他的沙漠，因為他身旁有她留在沙地裡的足跡……但看不到她本人。在她的足跡前方，忽地冒出一片藏著某種東西的空白。而安蒂克的垂死呼號在他的預知意識裡……在蜂擁進攻的魚言士中間迴盪！

馬爾基要來了，他想，又要見面了，我和馬爾基。

雷托睜開眼睛，看見希歐娜還在瞪著自己。

「我還是恨你！」她說。

「你恨的是掠食者不可或缺的殘酷性。」

她帶著得意洋洋的惡意說道：「但我還看到了一件事！你沒能跟上我的路！」

「所以妳必須育種，保護好這條路。」

就在他說話的當下，開始下雨了。天空驟然烏雲密布，大雨傾盆而下。儘管雷托先前已感覺到氣候控制的波動，卻未料到有此突然襲擊。他知道沙厲爾有時會降雨，雨水來得快去得也快，寥寥幾個水坑，太陽一露臉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大多數時候，雨水連地面都碰不到，彷彿幻影一般，落到沙漠上方的高溫大氣層裡就已蒸發乾淨，隨風散盡。然而，這一場大雨卻把他淋得濕透。

希歐娜拉下面罩，抬起臉貪婪地迎上雨水，連雷托那裡發生了什麼都沒有注意到。

當第一陣雨水鑽入交疊的沙鱒皮膚縫隙時，他一下子僵住了，極度痛苦中把自己蜷成一顆球。來自沙鱒和沙蟲的兩股相反的作用力為「痛楚」一詞賦予了新含意。他感到自己正在被撕裂。沙鱒有親近水、封鎖水分的衝動，而沙蟲只覺得死神降臨了。雨滴落在哪裡，哪裡就噴出一團青煙。他的體內「工廠」開始製造純正的香料萃取物了。一縷縷青煙從他身下的水窪升起，他不停扭動呻吟。

烏雲飄遠，希歐娜過了一會兒才發現他正亂作一團。

「你怎麼了？」

他無法回答。雨雖然停了，但石頭上還沾著水，身下到處都是水窪。沒地方可躲。

希歐娜看見他身上凡沾水之處都在冒青煙。

「是水！」

右側不遠處有一塊不高的凸地沒有積水，他忍痛掙扎爬去，每壓過一處水窪都要發出哀鳴。當他終於翻上這片近乎乾燥的凸地時，痛苦才漸漸平息，他發現希歐娜就站在正對面。她假裝關切地試探道：

「水怎麼會傷到你？」

傷到？真輕描淡寫！但她的問題無法迴避。她現在知道得夠多了，只要想找就能找到答案。他遲疑了一下，開始解釋沙鱒和沙蟲各自與水的關係。她默默地仔細聽。

「但你自己還擠了點水給我……」

「香料起了隔絕的作用。」

「那你為什麼不坐車就來這裡冒險？」

「躲在帝堡或車子裡算不上是弗瑞曼人。」

她點點頭。

他看到她眼裡重新燃起叛逆之火。她不必懷有罪惡感或依賴感，她再也不能不相信他的黃金之路了，但這有什麼區別呢？他的殘暴行為仍舊不可饒恕！她可以拒絕他在大氏族裡占有一席之地。他不是人類，跟她截然不同。而且她已經掌握了毀滅他的祕密！用水包圍他，毀掉他的沙漠，挖一條製造痛苦的水溝把他圈在裡面。她覺得只要轉開頭就能對他瞞住自己的想法嗎？

我能怎麼辦？他想，她必須活下去，而我又不能對她下手。

既然他已經大致了解希歐娜的本性，何不輕輕鬆鬆丟下一切，一頭沉入自己的思考中呢？只活在自己的回憶裡，多麼誘人哪，但他的孩子們還需要再上一堂示範課，才能使黃金之路避開最後的威脅。

這是多麼痛苦的決定！他對貝尼．潔瑟睿德又生出了新的同情。他現在面臨的兩難處境和她們當初面對摩阿迪巴時的情形相當類似。她們同樣無法控制育種計畫的最終目標──我的父親。

親愛的朋友，再接再厲，向缺口衝去吧。[8]他在心裡裝模作樣地唸起了這句臺詞，差點苦笑出來，不過還是忍住了。

8

出自莎士比亞所著《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景，百年戰爭中英王亨利為了鼓舞軍隊攻下眼前的法國城池而發表演說。──編注

45

只要進化的代數足夠多，掠食者就能促使獵物產生適應性變異，而此類變異又會透過回饋機制改變掠食者，繼而再度影響獵物……如此周而復始，循環往復……許多強大力量亦是如此，包括宗教在內。

——《失竊的日記》



「陛下命我通知你，你女兒還活著。」

奈拉垂眼望著辦公桌對面埋在一大堆便箋、文件和通訊設備裡的莫尼奧，用單調的聲音傳達了消息。

莫尼奧雙掌緊緊合十，盯著桌上的寶樹紙鎮在斜陽下投出的長長陰影。

他問道：「兩個人都回帝堡了？」但並沒有抬頭去看那副以標準立正姿勢站在面前的粗壯身形。

「是的。」

莫尼奧朝他左側的窗戶望出去，沙厲爾地平線上懸著燧石一般的黑幕邊界，狂風貪婪地席捲每一座沙丘頂上的沙粒，但這些他都視而不見。

「先前我們商量過的那件事呢？」他問。

「已經安排妥了。」

「很好。」他揮手示意她退下，但奈拉站著沒動。莫尼奧頗感意外，定睛看她，從她進門這還是第一次。

「我必須參加這場——」她嚥了口唾沫，「婚禮嗎？」

「這是陛下的命令。妳將成為現場唯一一個佩帶雷射槍的人。這是一種榮譽。」

她依然站在原地，目光停留在莫尼奧頭頂上某個地方。

「嗯？」他催促。

奈拉突出的戽斗微一痙攣，說：「他是神，我是凡人。」她腳跟一旋出了辦公室。

莫尼奧微微好奇這個大塊頭魚言士有什麼心結，但他的心思還是禁不住落到了希歐娜身上。

她和我一樣挺過來了。現在希歐娜已經從內心感覺到黃金之路正在延伸。就像我當初那樣。他並沒有從中獲得心靈相通之感，也沒有覺得自己與女兒距離更近了。這是一個負擔，必然會束縛她的叛逆天性。沒有一個亞崔迪家的人會反對黃金之路。雷托有辦法確保這一點！

莫尼奧想起自己高舉反旗的那些日子。每晚都換一張床，永遠停不下奔跑的腳步。痛苦的往事像蛛網般黏在腦子裡，不管費多少勁去忘卻都無濟於事。

希歐娜已經被關進了籠子，跟我一樣，跟可憐的雷托一樣。

暮鐘敲響，打斷了他的思路，也啟動了辦公室燈光。他低頭看看尚未完成的神帝與赫薇．諾里的婚禮籌備工作。要辦的事太多了！過了一會兒，他按呼叫鈴，吩咐待命的魚言士助手倒杯水，再傳鄧肯．艾德侯到辦公室來。

她很快端水過來，把杯子放在桌上莫尼奧左手邊。莫尼奧看到幾根擅彈魯特琴的細長手指，但沒有抬眼看她本人。

「我派人去請艾德侯了。」她說。

他點點頭，繼續工作。他聽到她離開，這才抬起頭來喝水。

有些人活著就像夏天的飛蛾，他想，而我卻扛著永遠也卸不下的重擔。

水喝起來淡而乏味，讓他心生倦意，感到渾身乏力。他眺望著沙厲爾漸暗的餘暉，覺得按常理應該欣賞這美景的，然而自己只是在想光線變化符合自然規律。對此我無能為力。

夜幕降臨後，辦公室照明亮度自動提高，這有助於保持思慮清晰。他覺得已充分準備好接待艾德侯了。得教教這位什麼是當務之急了，馬上就教。

辦公室門開了，還是那名助手。「您要現在用餐嗎？」

「等一會。」她剛要退下，莫尼奧抬抬手，「門開著好了。」

她皺了皺眉。

「妳練練琴。」他說，「我想聽。」

她有一張嫩滑的圓潤娃娃臉，笑起來如陽光般燦爛。她轉身離去時嘴角還掛著笑意。

不久，他聽到外間響起魯特琴聲。沒錯，這個年輕的助手有天賦。低音弦急撥宛如雨點敲打屋頂，中音弦輕聲相和。也許有一天她能再進階去彈巴利斯九弦琴。他聽出了是哪首樂曲，那是低沉的秋風簌簌之聲，來自一顆不知沙漠為何物的遙遠星球。琴音宛如天籟，傷感而悲憫。

這是籠中人的悲泣，他想，關於自由的記憶。這種想法讓他自己都感到驚訝。難道自由總是離不開反抗嗎？

魯特琴聲歇，傳來低低的話語聲。艾德侯走進辦公室，莫尼奧的目光迎了上去。一縷光線使莫尼奧產生錯覺，彷彿艾德侯戴著一張鬼臉面具，只露出深凹的眼睛。艾德侯自顧自往莫尼奧對面一坐，錯覺消失了。只是又一個鄧肯而已。他換了沒有徽記的普通黑制服。

「我正在問自己一個特別的問題。」艾德侯說，「很高興你找我來，我也想問問你。莫尼奧，我的前任沒有吸取什麼教訓？」

莫尼奧一怔，坐直身子。好一個非典型的問題！忒萊素人會不會真的在這一個鄧肯身上藏了點特別的東西？

「這問題從何而來？」莫尼奧問。

「我一直像弗瑞曼人那樣思考。」

「你不是弗瑞曼人。」

「比你想的更接近。史帝加耐巴曾經說過，我可能天生是弗瑞曼人，只是來沙丘星之前連我自己都蒙在鼓裡。」

「你像弗瑞曼人那樣思考時會怎麼樣？」

「你應該記得一句話：不願與之共亡的人，亦不可為伍。」

莫尼奧把手掌按在桌面上。艾德侯臉上露出狼一般的微笑。

「那你來這裡幹什麼？」莫尼奧問。

「我猜你也許是個好夥伴，莫尼奧。我問自己為什麼雷托會把你當成最親密的心腹。」

「我通過了考驗。」

「和你女兒一樣？」

他已經知道他倆回來了。這代表有幾個魚言士會向他通風報信……要麼就是神帝召見過鄧肯……不可能，否則我會知道的。

「考驗永遠不一樣。」莫尼奧說，「給我的安排是獨自走進一座洞穴迷宮，隨身只帶一袋乾糧和一小瓶香料萃取物。」

「你選了哪個？」

「什麼？喔……如果你接受考驗就會知道。」

「雷托有一面我壓根不了解。」艾德侯說。

「我沒跟你說過這件事嗎？」

「其實你也不了解那個雷托。」艾德侯說。

「因為他是這個宇宙有史以來最孤獨的人。」莫尼奧說。

「別跟我耍情緒上的花招博取同情。」艾德侯說。

「情緒花招，嗯，好。」莫尼奧點點頭，「神帝的情緒就像一條河—沒有阻礙時波瀾不興，遇到一點點阻礙就會泛起泡沫和浪頭。他是不可阻擋的。」

艾德侯環視明亮的辦公室，再把目光投向黑漆漆的夜空，想到外面某處流淌著已馴服的艾德侯河。他把視線轉回莫尼奧，問道：「關於河流你知道些什麼？」

「在我年輕時，他派我出公差，我竟把生命託付給一條船，先是漂浮在河上，而後又漂到前後看不見岸的海上。」

談話間，莫尼奧突然覺得觸及了一條指向雷托某些深層真相的線索。這種感覺讓莫尼奧陷入了沉思，他回憶起那顆遙遠的星球，那片茫茫的大海。旅途第一晚起了一場風暴，輪船深處不知從哪裡傳來費力的引擎聲，沙沙沙沙沙，令人煩躁不安。他在船長的陪同下站在甲板上，注意力一次次被引擎聲吸引又遠離，就像是不斷掠過又出現的墨綠色水面起伏。船體每一次墜落，都像一記重拳把大海開腸剖肚。輪船發瘋般上下狂顛，浸得透溼，往上……往上，往下！恐懼壓得他肺部發疼。輪船無數次俯衝進企圖摧毀他們的海水之中，堅硬的海面不停炸起白色水花，砸在甲板上，一小時又一小時，一片海域又一片海域……

這一切都是指向神帝的線索。

他既是風暴，又是船。

莫尼奧盯著坐在對面的艾德侯。在辦公室的冷光下，此人沒有一絲不安，只有一腔渴望。

「你不打算幫我弄清其他鄧肯．艾德侯沒有吸取的教訓是什麼嗎？」艾德侯說。

「我會幫你。」

「那麼我始終沒有吸取的教訓是什麼呢？」

「如何信任。」

艾德侯從桌前退後，瞪著莫尼奧，用粗啞的嗓音說道：「我會說我信任過頭了。」

莫尼奧毫不退讓：「你是怎麼信任別人的？」

「你是什麼意思？」

莫尼奧把手擱在大腿上。「你選擇男性夥伴，只看他們能不能站在你所謂正義的一邊去戰鬥和犧牲；你選擇女性夥伴，只看她們能不能與你的陽剛標準形成互補。你聽不進不同意見，即便是善意的也一樣。」

辦公室門口有動靜。莫尼奧抬頭正見希歐娜進門。她停下腳步，一手撐在腰間。

「嗯，父親，又是你那套老把戲，我看出來了。」

艾德侯連忙轉頭看她。

莫尼奧仔細打量她，尋找變化的跡象。她洗過澡，換上了新制服──魚言士指揮官的黑金雙色軍服，但臉和手暴露了她在沙漠裡經歷的磨難。她瘦了，顴骨凸了出來。藥膏遮不住嘴唇上的裂口，雙手靜脈隆起。她的目光似已飽經滄桑，而表情就像嚼過苦藥渣。

「我聽你們兩個在聊。」她說。她把手從腰部放下，往裡走了一點。「你怎麼敢提善意，父親？」

艾德侯注意到她那身軍服。他抿嘴思忖起來。魚言士指揮官？希歐娜？

「我了解妳吃的苦頭。」莫尼奧說，「我也有過類似的感受。」

「真的嗎？」她又上前幾步，站在艾德侯身邊。艾德侯依然若有所思地盯著她。

「我非常高興看到妳活下來了。」莫尼奧說。

「看到我安然無恙地被神帝收編，你不知有多得意吧？」她說，

「你等了那麼久才有了個孩子，現在看哪！看看我現在有多成功。」她慢慢轉了一圈展示自己的軍服，「魚言士指揮官。手底下只有一個人的指揮官，但畢竟是指揮官。」

莫尼奧克制自己，用公事公辦的冷靜語氣說：「坐下。」

「我喜歡站著。」她俯視艾德侯仰起的臉，「啊，鄧肯．艾德侯，分配給我的伴侶。你不覺得有意思嗎，鄧肯？陛下說遲早要把我安排進魚言士的領導階級。在此之前，我有個勤務兵。你認識一個叫奈拉的人嗎，鄧肯？」

艾德侯點點頭。

「真的？我倒好像不認識她。」希歐娜望向莫尼奧，「我認識她嗎，父親？」

莫尼奧聳了聳肩。

「你剛才還提到信任，父親。」希歐娜說，「位高權重的莫尼奧信任誰呢？」

艾德侯轉臉看總管有什麼反應。他看上去正強忍著不發作。是生氣嗎？不……是別的。

「我信任神帝。」莫尼奧說，「我要把他的願望傳達給你們倆，希望這能讓你們明白點什麼。」

「他的願望！」希歐娜奚落道，「聽到了嗎，鄧肯？神帝的諭令現在改叫願望了。」

「你直說吧。」艾德侯說，「我知道我們無論如何都沒得選擇。」

「你始終有選擇。」莫尼奧說。

「別聽他的。」希歐娜說，「他有得是花招。他們想叫我倆投入彼此的懷抱，多生養些跟父親差不多的人出來。你的後代，我的父親！」

莫尼奧臉色變白。他雙手緊緊抓住桌沿，身子朝前傾。「你們兩個都是蠢貨！但我會想辦法挽救你們的。你們自己不學好，我卻不能撒手不管。」

艾德侯看見莫尼奧面頰顫動、目光如炬，意外地心生感動。「我不是他的種男，但我聽你的。」

「大錯特錯。」希歐娜說。

「住嘴，女人。」艾德侯說。

她低頭怒視艾德侯的頭頂。「別跟我這樣說話，否則我會把你的脖子繞在你腳踝上！」

艾德侯愣了一下，開始轉身。

莫尼奧苦著一張臉，揮手示意艾德侯坐著別動。「我提醒你，鄧肯，她還真辦得到。連我都不是她的對手，沒忘記你對我動手那次吧？」

艾德侯快速深吸一口氣，緩緩吐出，說：「該說什麼你就說吧。」

希歐娜往莫尼奧的桌緣一坐，低頭看著兩個人。「這樣就好多了。」她說，「讓他說，不過別聽。」

艾德侯緊緊抿住嘴唇。

莫尼奧鬆開抓著桌沿的手，往後一靠，看看艾德侯，又望望希歐娜。「神帝和赫薇．諾里的婚禮我差不多安排好了。婚禮期間我希望你們兩個避一避。」

希歐娜疑惑地看著莫尼奧。「這主意是你的還是他的？」

「我的！」莫尼奧回瞪著女兒，「妳沒有榮譽感和責任感嗎？跟他在一起妳什麼也沒學到嗎？」

「哦，你學到的我都學到了，父親。我給出了承諾，也會兌現。」

「那麼妳會統率魚言士？」

「要看他什麼時候把指揮權交給我。你知道，父親，他比你可狡猾多了。」

「你要把我們支開到哪裡去？」艾德侯問。

「那也得我們先同意。」希歐娜說。

「沙厲爾邊緣有個示範區弗瑞曼人的小村莊，」莫尼奧說，「叫托諾。這個村子條件還不錯，有岩壁遮陰，岩壁另一邊是河。村裡有口井，食物也不錯。」

托諾？艾德侯好奇起來。這名字聽起來頗耳熟。「去泰布穴地要經過一個托諾盆地。」他說。

「而且長夜漫漫，沒有娛樂活動。」希歐娜說。

艾德侯狠狠瞪了她一眼。她也不甘示弱地回瞪。「他要我們配種，去迎合蟲子的意思。」她說，「蟲子需要我肚子裡懷上寶寶，生出來好供他折騰。要我照做，除非他死了！」

艾德侯呆呆地看著莫尼奧。「要是我們不去呢？」

「我想你們會去的。」莫尼奧說。

希歐娜嘴角抽搐了一下。「鄧肯，你見過這種沙漠小村莊嗎？沒設施，沒……」

「我見過泰伯村。」艾德侯說。

「我敢說跟托諾村一比它就是大都市。我們的神帝不會在一堆泥房子中間舉辦婚禮的。喔，不。托諾村就是一堆泥房子，什麼便利設施也沒有，跟原始弗瑞曼人的住地差不多。」

艾德侯盯著莫尼奧說道：「弗瑞曼人不住泥屋。」

「誰管他們在哪裡搞邪教膜拜把戲。」希歐娜不屑地說。

艾德侯的視線仍然沒有離開莫尼奧。「真正的弗瑞曼人只信奉一事，就是正直的品性。與住得舒不舒服相比，我更關心這個。」

「別指望我會讓你舒服！」希歐娜插嘴道。

「我什麼都不指望妳。」艾德侯說，「莫尼奧，我們什麼時候要去這個托諾村？」

「你打算去？」她問。

「我考慮接受妳父親的好意。」艾德侯說。

「好意！」她看看艾德侯又瞧了瞧莫尼奧。

「你們馬上出發。」莫尼奧說，「我已經選了一組魚言士，由奈拉帶隊護送你們去托諾村並安排食宿。」

「奈拉？」希歐娜問，「真的？她要跟我們在一起？」

「直到完婚那一天。」

希歐娜慢慢點了點頭。「那我們同意。」

「別代表我！」艾德侯插了一句。

希歐娜莞爾一笑。「抱歉。我能否恭請絕不會碰我的鄧肯．艾德侯大人一同前往該原始駐地？」

艾德侯挑起眉毛仰望她。「妳絕不用擔心我會把手擱在哪。」他又把目光轉向莫尼奧。「你是出於好意嗎，莫尼奧？是出於好意才把我支開的嗎？」

「這是個信任問題。」希歐娜說，「他信任誰？」

「我和你女兒不去也得去嗎？」艾德侯追問。

希歐娜站起身。「要麼我們接受，要麼當兵的把我們五花大綁押到那裡。他臉上明明白白寫著呢。」

「實際上我沒選擇囉？」艾德侯說。

「你有一個人人都有的選擇，」希歐娜說，「馬上死，還是晚點再死。」

艾德侯仍舊盯著莫尼奧。「莫尼奧，你真正的目的是什麼？你不願滿足我的好奇心嗎？」

「好奇心讓很多人在絕境中活了下來，」莫尼奧說，「我想讓你活下去，鄧肯。我以前從來沒這樣做過。」

沙丘星幾乎無處不是年代悠久的沙漠，收服這漫天揚塵、用水土將塵沙固著於地表，花了將近一千年時間。厄拉科斯星已有約兩千五百年沒見過沙暴了。當年一場風暴就能捲起兩百億噸沙塵，將天空蒙上一片銀灰色。弗瑞曼人有言：「沙漠是一名外科大夫，能切膚劃肌，揭表見裡。」星球和人一樣都有層次結構，這一點顯而易見。我的沙厲爾僅僅是對過往的無力緬懷。我必須成為現今的沙暴。

——《失竊的日記》



「你沒跟我商量就把他倆送去托諾村了？真讓我意外啊，莫尼奧！你很久沒這麼有主見了。」

在昏暗的地下墓殿中央，莫尼奧低頭站在離雷托約十步遠處，使盡渾身解數不讓自己發抖，同時又意識到這點花招可能早被神帝看穿了。此時已近午夜，之前雷托讓總管等了又等。

「但願我沒有冒犯陛下。」莫尼奧說。

「你把我逗樂了，不過也別高興。近來，是悲是喜我已經分不清了。」

「原諒我，陛下。」莫尼奧低聲說。

「你在請求什麼樣的原諒？你總是離不開別人的評判嗎？你的宇宙不能自行運轉嗎？」

莫尼奧抬眼望向那張可怕的兜帽形臉龐。他既是船又是風暴，彷彿日落之情景自生自息。莫尼奧感到自己已經站在恐怖真相的邊緣。神帝的目光鑽進他的身體，正在灼燒刺探他。「陛下，您想要我怎麼做？」

「我要你對自己有信念。」

莫尼奧只覺體內有什麼東西就要炸開了。「那麼我沒有跟您商量

就……」

「你真有悟性，莫尼奧！小人物企圖爬到別人頭上，就會摧毀別人對他們的信念。」

莫尼奧覺得這些話一股腦砸了過來，既帶有責難，也隱含著坦白。他感到某種令人生畏卻又讓人依戀的東西正在遠去。他想說點什麼把它找回來，腦子卻一片空白。也許問問神帝……

「陛下，只求您能說說您的想法，關於……」

「我的想法轉瞬即逝！」

雷托俯視莫尼奧。總管那亞崔迪鷹勾鼻上方的一對眼睛真古怪──節拍器似的臉型搭配了一雙自由詩般散漫的眼睛。馬爾基快來了！馬爾基快來了！馬爾基快來了!?莫尼奧聽到這個有節奏的聲音了嗎？

莫尼奧痛苦得想大喊大叫。他原本能感覺到的依傍──已經無影無蹤了！他雙手捂住嘴。

「你的宇宙是一個二維沙漏。」雷托責怪道，「你為什麼要阻擋沙子流動？」

莫尼奧放下雙手，嘆了口氣。「陛下，您想聽聽婚禮的安排嗎？」

「別煩我！赫薇在哪裡？」

「魚言士正在幫她準備……」

「你跟她商量過婚禮的安排了嗎？」

「是的，陛下。」

「她沒意見？」

「是的，陛下，但她怪我安排的環節只重數量不重品質。」

「這不是一針見血嗎，莫尼奧？她有沒有看出魚言士的不安？」

「我想有，陛下。」

「我結婚這件事讓她們很焦慮。」

「所以我把鄧肯支開了，陛下。」

「當然是這樣，希歐娜也跟他……」

「陛下，我知道您考驗過她，她……」

「她和你一樣深切地感知到了黃金之路，莫尼奧。」

「那我為什麼還怕她，陛下？」

「因為你把原因看得比什麼都重。」

「但我偏偏不知道自己害怕的原因！」

雷托微微一笑。這就好比在一座無限大的露天劇場裡玩透明骰盅。莫尼奧的情感只在這個迷你舞臺上有精彩表演。他從沒發現自己離舞臺邊緣有多近！

「莫尼奧，你為什麼總是從連續的整體中孤立出一個個現象？」雷托問，「當你看到一道光，你會特別留意光譜中的某一種顏色嗎？」

「陛下，我不明白！」

雷托閉上眼睛，想起他曾無數次聽過這句呼喊。呼喊者的面孔層層疊疊地混淆在一起。他睜開眼抹去全部畫面。

「只要有一個人活下來看著這些顏色，它們就不會走向線性的死亡，即使你死了也不會，莫尼奧。」

「陛下，您說的這些顏色是怎麼回事？」

「連續性、永恆、黃金之路。」

「您能看到我們看不見的東西，陛下！」

「因為你不願去看！」

莫尼奧頭顱低垂。「陛下，我知道您進化得比我們快，所以我們崇拜您……」

「該死，莫尼奧！」

莫尼奧猛地抬頭，驚恐地盯著雷托。

「當世俗權力超越宗教，文明就會崩塌！」雷托說，「你為什麼看不出來？赫薇就看得明白。」

「她是伊克斯人，陛下。也許她……」

「她是魚言士！天生就是，她生下來就是為了獻身於我。不！」莫尼奧剛要開口，雷托就抬起一隻小手制止，「魚言士心裡不太平，因為我曾稱她們為我的新娘，而現在，她們看到一個沒受過賽艾諾克訓練的陌生人比自己知道得還要多。」

「怎麼會，陛下，您的魚……」

「你說什麼？每個人總會知道自己是誰、自己應該幹什麼。」

莫尼奧張了張嘴又閉上了，什麼也沒說。

「小孩子都是明白事理的。」雷托說，「只是大人會把他們弄糊塗，搞得他們把已經明白的也隱藏起來，最後連自己都蒙在鼓裡了。莫

尼奧！釋放你自己！」

「陛下，我做不到！」莫尼奧撕心裂肺地吶喊，並痛苦地顫抖起來，「我沒有您的能力、您的知識……」

「夠了！」

莫尼奧沉默，但身體還在發抖。

雷托柔聲說道：「沒關係，莫尼奧。我對你要求太高，我看得出你盡力了。」

莫尼奧慢慢止住顫抖，大口大口喘息。

雷托說：「我的弗瑞曼式婚禮有一些變動。水環不用我妹妹珈尼瑪的，改用我母親的。」

「陛下，用荃妮女士的嗎？但她的水環在哪裡？」

雷托在帝輿上扭動龐大身軀，指了指左側兩條隧道的交會處，昏暗的燈光照著厄拉科斯星最早一批亞崔迪家成員的壁龕。「在她的墓穴裡，第一個壁龕。莫尼奧，你取出水環，帶到婚禮上來。」

莫尼奧注視著地下墓殿陰暗的另一頭。「陛下……這會不會有失敬意……」

「莫尼奧，你忘了誰住在我心裡。」雷托改用荃妮的嗓音說：「我可以隨意處置我自己的水環！」

莫尼奧畏懼地應道：「是，陛下。我會把水環帶到泰伯村……」

「泰伯村？」雷托已恢復平常的聲音，「我改變心意了。婚禮將在托諾村舉行！」

47

大多數文明建立在怯懦之上，教人怯懦是教化民眾的捷徑。你降低能培養勇敢的標準，你削弱意志，扼制欲望，畫地為牢。你為一舉一動都設定規範，你不承認存在無序狀態，你甚至教導孩子放慢呼吸頻率。最終，你得到順民。

——《失竊的日記》



艾德侯一近看托諾村就嚇呆了。這裡就是弗瑞曼人的家？

黎明時分，一隊魚言士把艾德侯與希歐娜帶出帝堡，塞進一架大型撲翼機，一旁還停放了兩架較小的護衛機。機隊低速飛行了將近三小時，降落在一座扁圓形塑石機庫旁。此地距托諾村近一公里遠，中間隔著幾座古老的沙丘，間雜著矮灌木的瘠地草披覆在沙丘上，使其形態保持不變。他們走在下坡路上時，村莊背靠的岩壁變得愈來愈高，直至聳入雲天，相形之下，山腳下的村莊則顯得愈來愈小。

「示範區弗瑞曼人基本上沒沾染過異星技術。」奈拉解釋，其他隊員正忙著把撲翼機停入低矮的機庫。一名魚言士已領命小跑前往托諾村去通報。

希歐娜整個航程幾乎一言未發，但她一直在偷偷打量奈拉。

在晨光下翻越沙丘時，有那麼一會兒，艾德侯試著想像自己回到了舊時代。植被底下的沙地清晰可見，沙丘之間的谷地分布著焦土、枯草和光禿禿的灌木。三隻禿鷲雙翅橫展，翼尖岔開，在天穹盤旋—弗瑞曼人稱之為「高空搜索」。艾德侯本想跟身旁的希歐娜說說禿鷲的習性，當這些食腐動物開始下降時，你才需要小心。

「我聽說過禿鷲的事了。」她冷冷地說。

艾德侯注意到她上嘴唇汗涔涔的。簇擁著他倆的其他隊員散發出摻有香料氣息的汗味。

他不斷發現過去與現在的差別，所以老是在想像中出戲。配發給他們的蒸餾服徒有其表，並不能有效地收集身體水分。真正的弗瑞曼人絕不會把生命託付給這種蒸餾服，即使是在眼前這個能聞到水源味的地方也不行。奈拉的魚言士小隊走路時也不像弗瑞曼人那樣悄無聲息，她們如同孩子一樣嘰嘰喳喳。

希歐娜在他身旁費力跋涉，對誰都沒好臉色。她的目光不時落在奈拉的虎背熊腰上。奈拉闊步走在最前，領先其他人幾步。

這兩個女人之間怎麼了？艾德侯想。奈拉對希歐娜顯得忠心耿耿，不管希歐娜說什麼她都一字不漏地豎耳傾聽，不管希歐娜有什麼異想天開的吩咐她都照辦……除了不會違背帶他們去托諾村的命令，奈拉對希歐娜唯命是從，尊稱她為「指揮官」。兩個人之間另有隱情，正因如此奈拉才保持著敬畏之心。

終於，他們走上了通往村莊及村後岩壁的下坡路。從空中俯瞰，托諾村由一片反光的矩形組成，恰好落在岩壁的陰影之外。而從這裡近距離望過去，村子變成了一堆破敗的小屋，閃亮的礦物顆粒和金屬碎片凸顯出牆面上的渦卷花飾—然而愈想裝點門面，愈顯得寒酸。最大的一間房子上豎著根金屬杆，一面破破爛爛的綠旗飄在杆頂。陣陣微風把垃圾和未加蓋的化糞池的氣味送進艾德侯的鼻孔。一條村中幹道正對著他們，在植被稀疏的沙地上延伸了一段距離，末端是參差不齊的路面斷頭。

身穿長袍的接待團在插綠旗的房子附近等候，奈拉先前派去通報的那名魚言士也在裡面。艾德侯數了數，接待團一共八人，全是男性，身上所穿似是正宗的深褐色弗瑞曼長袍。其中一人兜帽下醒目地繫著一根綠色頭帶—無疑是耐巴。孩子們捧著花站在一側，後面的小巷裡能看見戴黑兜帽的女人正在朝這邊觀望。艾德侯發現整個場面令人喪氣。

「趕緊打發掉他們完事。」希歐娜說。

奈拉點點頭，率先下坡走向街道。希歐娜和艾德侯與她保持幾步距離。其他人三三兩兩跟在後面，嘴巴已經安靜下來了，她們四處張望，毫不掩飾好奇心。

奈拉走近接待團時，繫綠頭帶的那位迎上前來，躬身致意。他的動作像老人，但艾德侯看出來他其實並不老，將近中年，兩頰光潤無皺

紋，粗短的鼻子上沒有呼吸過濾管的摩擦疤痕。還有眼睛！這雙眼睛的瞳孔清晰可見，並不像香料上癮者那樣全是一片藍色，而且他的眼珠是棕色的，弗瑞曼人竟然是棕色眼睛！

「我叫加倫，」那男人向站在面前的奈拉自我介紹，「是此地的耐巴。謹向光臨托諾村的諸位致以弗瑞曼式的歡迎。」

奈拉舉手過肩朝站在身後的希歐娜和艾德侯做了個手勢。「客人的住處備妥了嗎？」

「弗瑞曼人好客是出了名的。」加倫說，「都備妥了。」

艾德侯覺得這裡不但氣味刺鼻，聲音也刺耳。右邊就是那座插綠旗的房子，他從敞開的窗戶望進去。亞崔迪的旗幟居然飄在這上頭？裡面是一間低矮的禮堂，盡頭有一座貝形舞臺，中央一座小講臺。他看到一排排座椅和醬紫色地毯。怎麼看都是個針對觀光客的娛樂表演場所。

一陣腳步拖動聲把艾德侯的注意力拉回加倫身上。孩童繞過接待團擠上前來，用髒兮兮的手捧出一簇簇俗豔的紅花。花已經枯萎了。

加倫準確認出了希歐娜軍服上魚言士指揮官特有的金滾邊，就向她請示起來。

「您想觀看弗瑞曼儀式表演嗎？」他問，「比如音樂？舞蹈？」

奈拉從一個孩子手裡收下一束花，嗅了嗅，打了個噴嚏。

另一個頑童把花伸向希歐娜，睜大雙眼抬頭瞧著她。她看也沒看那孩子就接過了花。艾德侯乾脆朝著正要靠近的孩子揮手驅趕。孩子們盯著艾德侯猶豫了一下，隨即繞開他奔向其他人。

加倫對艾德侯說：「如果您賞他們幾塊錢，他們就不會來煩您了。」

艾德侯十分驚愕，這就是弗瑞曼孩子所受的教育？

加倫轉向希歐娜，開始介紹村子的布局，奈拉在一旁聽著。

艾德侯離開他們沿街道走去，發現自己成了眾目睽睽的焦點，而當他回視時那些目光又都躲開了。房舍牆面上的裝飾絲毫無法掩飾這地方的破敗，讓他大倒胃口。他透過一扇敞開的門往禮堂內部瞧去。托諾村處處散發著不和諧，枯萎的花瓣和加倫討好的言語都透著一股苦苦掙扎的意味。換一個時間和星球，這就是一座驢子滿街跑的村子──腰上繫繩子的農民會擠過來遞請願書。他能從加倫的聲音裡聽出哭訴與哀求。這

些不是弗瑞曼人！這些可憐蟲生活在邊緣地帶，竭力想抓住一點點舊時代的殘磚斷瓦，然而往昔還是離他們愈來愈遠。雷托把這裡變成了什麼？這些示範區弗瑞曼人完全迷失了方向，只剩下苟活，鸚鵡學舌般重複著一些老話，他們不理解其中的意義，甚至連發音都不正確！

艾德侯回到希歐娜身邊，彎腰細看加倫那件褐色長袍的剪裁。為了省布料，袍子緊繃繃地箍在他身上，底下露出光滑的灰色蒸餾服，直接暴露在陽光下，真正的弗瑞曼人絕不會這麼做。艾德侯看了看接待團其他成員，發現他們清一色穿著布料能省則省的袍子。這也反映了他們的情緒特點。穿上這種袍子動作幅度不能過大，也不能太隨意。這種服裝把整個群體都束縛住了！

艾德侯感到一股厭惡湧上心頭，他疾步上前，一把扯開加倫的袍子，想看看裡面的蒸餾服。果然不出所料！蒸餾服也是冒牌貨━既無袖子，又無靴泵！

加倫朝後一退，一隻手按住刀柄，這把刀別在腰帶上，袍子一扯開便露了出來。「喂！你幹什麼？」加倫怒道，「可別亂碰弗瑞曼人！」

「你？弗瑞曼人？」艾德侯反唇相譏，「我和弗瑞曼人朝夕相處過！我和弗瑞曼人一起打過哈肯能家的人！我和弗瑞曼人並肩戰死過！你？你就是個冒牌貨！」

加倫緊按在刀把的指關節已經發白。他問希歐娜：「這個人是誰？」

奈拉大聲答道：「這位是鄧肯．艾德侯。」

「那個甦亡人？」加倫的目光重又轉回艾德侯臉上，「我們從來沒見過甦亡人。」

艾德侯覺得自己幾乎控制不住要血洗這個村子了，就算為此喪命也無所謂，反正這條小命永遠也死不了，一些根本不把他當回事的人還會讓他復活的。我是舊型號，沒錯！但他們連弗瑞曼人都不是。

「要麼拔刀，要麼把手拿開。」艾德侯說。

加倫迅速移開按著刀把的手。「這不是真刀，」他說，「裝飾用的。」他的口氣變得熱情起來，「真刀我們也有，連晶刃匕都有！都鎖在展示櫃裡保護起來了。」

艾德侯忍不住仰頭大笑，希歐娜也笑了，但奈拉顯得很謹慎，其他

魚言士聞聲而來，警惕地將他們圍在中間。

這笑聲對加倫起了奇怪的效果。他低下頭，雙手緊扣，但艾德侯早已注意到這雙手在發抖了。加倫再次抬起頭來，從濃眉下望著艾德侯。艾德侯突然醒悟過來。加倫的自我意識彷彿被一只鐵靴碾得只剩下畏懼與屈從了。此人眼睛裡流露出見機行事的神情。不知何故，艾德侯想起了《奧蘭治合一聖書》裡的一段話。他自問：就是這些順民會把我們慢慢耗盡再接管宇宙嗎？

加倫清了清嗓子說：「鄧肯．艾德侯甦亡人是否有興趣親眼看看我們的習俗和儀式，並提出寶貴意見呢？」

這哀求讓艾德侯感到害臊。他不假思索地說：「我會把所有我了解的弗瑞曼人的一切都教給你們。」他抬眼看見奈拉對他面露不悅。「我也好打發時間。」他說，「誰知道呢？也許能帶回一些弗瑞曼人的真材實料。」

希歐娜說：「我們不需要玩古老的膜拜把戲！帶我們去宿舍。」

奈拉尷尬地低下頭，撇開目光，對希歐娜說：「指揮官，有件事我沒敢跟您說。」

「就是妳必須確保我們待在這個骯髒的地方。」希歐娜說。

「喔，不是！」奈拉抬頭看著希歐娜，「你們能去哪裡？這岩壁爬不上去，牆的另一頭也只有一條河。另一邊是沙厲爾。唔，不是這個……是別的事。」奈拉搖搖頭。

「快說！」希歐娜厲聲喝道。

「我接到嚴正命令，指揮官，不敢不服從。」奈拉掃了一眼其他隊員，重又望著希歐娜說，「您和……鄧肯．艾德侯必須住在一起。」

「我父親下的命令？」

「指揮官，據說是神帝親自下的令，我們不敢不服從。」

希歐娜直視著艾德侯。「我們最後一次在帝堡見面時我對你的警告，你還記得吧，鄧肯？」

「我的手只聽憑我自己的意願，」艾德侯吼道，「而我的意願妳應該清楚得很！」

她略一點頭，從艾德侯轉向加倫。「在這個破地方睡哪裡不一樣呢？帶我們去。」

加倫的反應讓艾德侯感到意外──他朝艾德侯轉過臉，躲在弗瑞曼兜帽裡偷偷眨了眨眼，表示心照不宣，這才領著他們沿骯髒的街道走去。

是什麼最直接威脅到我的統治？告訴你，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一個站在神面前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先知先覺的狂喜會釋放出性愛般的能量──除了創造，別的一概不在乎。種種創造行為大同小異。一切都取決於所見之幻象。

──《失竊的日記》



雷托躺在小帝堡塔樓高高的帶頂陽臺上，沒有乘坐帝輿。他壓抑焦躁不安的情緒，知道這是因為與赫薇．諾里完婚的日子不得不延後了。他朝西南方眺望，在漸暗的地平線另一邊，鄧肯、希歐娜和他們的下屬已經在托諾村待了六天。

延遲婚期是我自己不好，雷托想，是我臨時更改婚禮地點，可憐的莫尼奧又得重新籌備了。

當然，現在還有馬爾基的事。

這些要緊事都無法跟莫尼奧解釋。雷托聽見他在高空廳堂的正廳裡走來走去，正為自己離開婚禮籌備指揮所而擔心。莫尼奧真是愛操心！

雷托望著低懸在地平線上的太陽，最近的一場風暴將落日變成了暗橙色。沙厲爾以南的雲層下潛伏著一場雨。在長長的沉默中，雷托一直凝視著這場沒頭沒尾的雨。雲層生自鐵灰色的天幕，雨絲清晰可見。他感覺身不由己地被記憶裹住了。這種情緒很難擺脫，心中幾句古詩輕輕脫口而出。

「您在說話嗎，陛下？」莫尼奧的聲音從雷托的近旁傳來。雷托只轉了轉眼珠，看見這位忠心的主管正專注地等待下文。

雷托把詩句譯成凱拉赫語：「夜鶯在李樹上築巢，可她如何與風對抗？」[9]

「這是一個問題嗎，陛下？」

「老問題了，答案很簡單，讓夜鶯守著她的花。」

「我不明白，陛下。」

「別老說明擺著的事，莫尼奧。你這樣我很煩。」

「原諒我，陛下。」

「我還能怎麼辦？」雷托端詳著莫尼奧沮喪的神情，「你和我，莫尼奧，不管我們做什麼，都是在演一場好戲。」

莫尼奧盯著雷托的面孔。「陛下？」

「酒神巴克斯的宗教節慶儀式孕育了希臘戲劇，莫尼奧。宗教往往發展出戲劇。人們將要看到我們的精彩表演。」雷托再次轉頭遙望西南方地平線。

一陣風聚攏了雲朵。雷托覺得應該能聽見狂風掃過沙丘的聲音，但高塔上的廳堂裡只有泛著回音的寂靜，伴著極微弱的嘶嘶風聲。

「雲。」他低聲吟道，「我願再飲一樽月光，古老的海衝撞我的腳，薄雲緊貼我幽暗的天穹，藍灰色斗篷披在肩上，近處傳來蕭蕭馬鳴。」

「陛下很煩惱。」莫尼奧說，聲音裡流露出的同情讓雷托頓感揪心。

「過去的影子在發光，」雷托說，「它們從來不肯讓我安寧。我聆聽鄉村小鎮黃昏時的鐘鳴尋求撫慰，但它只說，我才是此處的聲音與靈魂。」

說話間，夜幕籠罩了塔樓。四周的自動燈亮起。雷托向外遠眺，雲上飄浮著一號月亮那彎細細的月牙，厄拉科斯星的橙色反光依稀勾勒出它的圓形輪廓。

「陛下，我們為什麼來這裡？」莫尼奧問，「您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喜歡看你吃驚的樣子。」雷托說，「一艘宇航公會的接駁艦馬上就要降落在這裡。我的魚言士會帶馬爾基過來。」

莫尼奧猛吸一口氣，憋了一會兒才吐出來。「赫薇的……叔叔？就是那個馬爾基？」

「你很訝異你對這件事毫無預警。」雷托說。

莫尼奧全身打了個冷顫。「陛下，您只要想保密……」

「莫尼奧？」雷托的話音裡帶著和氣的勸說口吻，「我知道馬爾基給你的誘惑比誰都大……」

「陛下！我從沒……」

「我知道的，莫尼奧。」雷托的口氣依然溫和，「嚇唬你一下能使記憶更鮮活。不管我有什麼要求你都隨時準備衝鋒陷陣。」

「我能為……為陛下做什……」

「也許我們不得不除掉馬爾基。他是個麻煩。」

「我？你要我……」

「也許。」

莫尼奧嚥了口唾沫：「那個聖母……」

「安蒂克死了。她很盡責，可惜死了。魚言士襲擊了馬爾基藏身的那個……地方，那一仗打得極慘烈。」

「沒有安蒂克更好。」莫尼奧說。

「我理解你對貝尼．潔瑟睿德的不信任，但我寧願安蒂克別以這種方式離開我們。她待我們是忠誠的，莫尼奧。」

「聖母是……」

「貝尼．忒萊素和宇航公會都想知道馬爾基的祕密。」雷托說，「他們見我們對伊克斯人有行動，就搶在魚言士之前出手了。安蒂克……哎，只能拖住他們一小段時間，不過已經夠了。魚言士包圍了那個地方……」

「陛下，馬爾基的『祕密』是什麼？」

「假如一樣東西憑空消失，」雷托說，「其中透露的資訊不亞於一樣東西突然出現。空蕩蕩的地方總是值得研究一番的。」

「陛下指的是什麼意思，空蕩蕩……」

「馬爾基沒有死！當然我本該知道的。他消失的時候究竟去了哪裡？」

「從您眼裡……消失？陛下……您是說伊克斯人……」

「他們改進了很久以前給過我的一種設備，神不知鬼不覺地慢慢改進，還將它一層套一層地掩蓋起來，但我注意到了那些陰影。我感到意外，這讓我高興。」

莫尼奧思索著這句話。一種設備能瞞住……啊！神帝有幾次提過一

種東西，能隱藏他記下的想法。莫尼奧說：

「馬爾基帶來的祕密是……」

「喔，沒錯！但這不是馬爾基真正的祕密。他心裡還藏著別的，沒想到我會起疑。」

「別的……可是，陛下，如果他們連您也瞞得住……」

「現在很多人都能做到這點，莫尼奧。他們在魚言士的軍事壓力下向各地逃散，伊克斯設備的祕密也就傳得愈來愈遠了。」

莫尼奧緊張地睜大眼睛。「陛下，假如有誰……」

「如果他們學聰明了，就不會留下蛛絲馬跡。」雷托說，「告訴我，莫尼奧，關於鄧肯，奈拉是怎麼說的？現在要向你直接彙報，她有沒有怨恨？」

「只要是陛下的命令……」莫尼奧清了清嗓子。他不明白神帝為什麼剛提到蛛絲馬跡，馬上又說起鄧肯和奈拉來了。

「是的，當然。」雷托說，「不管我下什麼命令，奈拉都會服從。她是怎麼說鄧肯的？」

「他沒有跟希歐娜育種的意思，如果這是陛下的……」

「他和我的傀儡耐巴加倫還有其他示範區弗瑞曼人相處得怎麼樣？」

「鄧肯和他們聊老傳統，聊跟哈肯能氏族的戰鬥，聊第一批定居厄拉科斯星的亞崔迪氏族。」

「沙丘星！」

「是，沙丘星。」

「正因為沙丘星不復存在，弗瑞曼人也就消失了。」雷托說，「你把我的訊息傳給奈拉了嗎？」

「陛下，您為什麼要冒險？」

「訊息傳了沒？」

「已派傳令兵去托諾村了，不過我還能把她召回來。」

「不得召回！」

「但是，陛下……」

「她會對奈拉說什麼？」

「說……說您命令奈拉繼續無條件絕對服從小女，除非……陛下！

這太危險了！」

「危險？奈拉是魚言士，她會服從我。」

「但希歐娜……陛下，我擔心小女不能全心全意效忠於您。而奈拉……」

「奈拉不可動搖。」

「陛下，還是把您的婚禮安排在其他地方吧。」

「不！」

「陛下，我知道您已經預見到……」

「黃金之路在延續，莫尼奧。你和我一樣清楚。」

莫尼奧嘆了口氣。「您擁有無限，陛下。我沒有質疑……」他突然煞住話頭，一陣驚天動地的轟鳴使塔樓都搖撼了起來，聲音愈來愈響。

兩人一齊循聲望去—南邊不到一公里之處，一片發出藍橙色亮光的羽狀物伴著渦狀震盪波正往沙漠降落。

「啊，我的客人到了。」雷托說，「我派你搭我的車子去迎接，莫尼奧。只帶馬爾基回來。跟宇航公會的人說他們已經將功抵過了，打發他們走。」

「將功……喔，陛下。但要是他們知道了這個祕密……」

「他們遵照的是我的旨意，莫尼奧。你也必須如此。帶馬爾基來。」

莫尼奧依言走向停放在廳內遠方陰影裡的帝輿。他爬上車，注視著落在岩壁上的夜幕，高空廳堂的降落臺往夜空伸展。帝輿鴻毛般飄出塔外，朝泊在沙地裡的宇航公會接駁艦斜飛而去；矗立於沙漠中的接駁艦像一座變了形的微縮版小帝堡。

雷托從陽臺上遠望，為了獲得更佳視角，他稍稍抬起身體前節。敏銳的目力讓他辨出月光下莫尼奧立在帝輿上的白色身影。一名雙腿修長的宇航公會僕從抬出一副擔架，推上帝輿，又與莫尼奧交談了片刻。他們離開後，雷托用意念關閉帝輿的氣泡形艙罩，月光映在罩面上。他將帝輿喚回降落臺，停入室內的燈光下，關閉入口。與此同時，公會接駁艦伴著隆隆的噪音起飛了。雷托打開艙罩，朝擔架翻滾前進，身子底下發出碾壓沙粒的聲音。他抬高身體前節注視馬爾基，馬爾基似乎睡著了，身體被寬寬的灰色彈性繩捆牢在擔架上。他的頭髮暗灰，臉色蒼

白。

他變得多老啊，雷托想。

莫尼奧走下帝輿，回頭看看擔架上的人。「他受傷了，陛下。他們想派醫……」

「他們想安插眼線。」

雷托端詳著馬爾基──黝黑起皺的皮膚，深陷的面頰，橢圓臉卻嵌著一個尖鼻子。兩道粗眉幾乎全白。要不是一輩子都在分泌睪固酮……的確。

馬爾基睜開眼睛，一雙雌鹿般的棕眼竟透出邪惡，多麼令人震驚的反差！馬爾基抽了抽嘴角代表微笑。

「陛下。」馬爾基發出沙啞的細語。他的目光往右一轉，盯著總管。「還有莫尼奧。原諒我不方便起身。」

「會痛嗎？」雷托問。

「有時候。」馬爾基環視周遭，「美女們呢？」

「恐怕這方面我無法讓你滿意了，馬爾基。」

「沒關係。」馬爾基啞著嗓子說，「說實話我也滿足不了她們。你派來抓我的那些可不是美女，雷托。」

「她們對我赤膽忠心。」雷托說。

「她們是殘忍的獵手！」

「安蒂克才是獵手。我的魚言士只是清潔工。」

莫尼奧輪流看著他們兩人。這場對話有一種令他不安的潛臺詞。馬爾基聲音粗啞，可語氣聽上去幾近輕佻……當然他一向如此。一個危險分子！

雷托說：「就在你來之前，莫尼奧和我正聊著無限。」

「可憐的莫尼奧。」馬爾基說。

雷托回以微笑。「還記得嗎，馬爾基？你曾要求我展示一下無限。」

「你說無限不可展示。」馬爾基掃了一眼莫尼奧，「雷托愛玩悖論。凡是有人耍過的語言把戲，他無不熟悉。」

莫尼奧強壓著怒氣。他覺得自己被這場對話排除在外，成了兩個更高級生命的取笑對象。馬爾基和神帝彷彿一對老友，正回憶過去的歡樂

時光。

「莫尼奧怪我獨占無限。」雷托說，「他不願相信自己擁有的無限其實並不比我少。」

馬爾基抬眼盯著雷托。「看見沒有，莫尼奧？他多會耍語言的把戲？」

「說說你的侄女吧，赫薇．諾里。」雷托說。

「他們說的是真的嗎，雷托？你要和乖孩子赫薇結婚了？」

「是真的。」

馬爾基咯咯笑起來，隨即露出一臉痛苦狀。「她們下手太狠了，雷托。」他輕聲說，「告訴我，老蟲子……」

莫尼奧倒抽一口冷氣。

馬爾基等這陣痛苦稍緩過去，才繼續開口說道：「告訴我，老蟲子，你這個龐大的身體裡頭有沒有藏著一根大傢伙？我的乖赫薇要嚇死了！」

「很久以前我就跟你說過實話了。」雷托說。

「沒人說實話。」馬爾基嘶啞地說。

「你就經常對我說實話，」雷托說，「有時連你自己都沒意識到。」

「那是因為你比我們都聰明。」

「你要跟我談談赫薇的事嗎？」

「你想你已經知道了。」

「我想聽你說。」雷托說，「忒萊素人有沒有幫過你？」

「他們為我們提供專業知識，僅此而已。其餘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我也覺得不是忒萊素人做的事。」

莫尼奧再也抑制不住好奇心。「陛下，赫薇和忒萊素人是怎麼回事？您為什麼……」

「問東問西的，莫尼奧老朋友。」馬爾基說著把目光移向總管，「你不知道他……」

「我從來不是你朋友！」莫尼奧打斷他。

「美女裡的老夥伴，總可以吧？」馬爾基說。

「陛下，」莫尼奧轉向雷托，「您為什麼說……」

「噓—莫尼奧，」雷托說，「我們讓你的老夥伴累壞了，我還有事要問他呢。」

「你有沒有感到奇怪，雷托，」馬爾基問，「為什麼莫尼奧從沒想過要搶走你這個攤子？」

「這個什麼？」莫尼奧問。

「這也是雷托的老話。」馬爾基說，「攤、子—攤子。完美的詞。你為什麼不給帝國改個名，雷托？大攤子帝國！」

雷托抬手示意莫尼奧別開口。「你要跟我說說嗎，馬爾基？關於赫薇？」

「只是從我身上取了幾個小小的細胞。」馬爾基說，「接下來就是小心翼翼的培養和教育—樣樣都和你的老朋友馬爾基相反。這一切都是在無現空間裡幹的，你看不到！」

「但我注意到有什麼東西消失了。」雷托說。

「無現空間？」莫尼奧問，接著漸漸明白了馬爾基的意思，「你？你和赫薇……」

「這就是我在陰影裡看到的東西。」雷托說。

莫尼奧直視著雷托的面孔。「陛下，我會取消婚禮。我會說……」

「不得如此！」

「可是陛下，如果她和馬爾基是……」

「莫尼奧，」馬爾基沙啞地說，「你的陛下有令在先，你必須服從！」

這嘲諷的口氣！莫尼奧狠狠瞪著馬爾基。

「樣樣都和馬爾基相反。」雷托說，「你沒聽他說嗎？」

「還能比這更好嗎？」馬爾基問。

「但毫無疑問，陛下，如果您現在知道……」

「莫尼奧，」雷托說，「你開始讓我煩躁了。」

莫尼奧窘迫地閉上嘴。

雷托說：「好多了。你知道，莫尼奧，幾萬年前，那時我還是另外一個人，我犯了個錯誤。」

「你，犯錯誤？」馬爾基奚落道。

雷托只是笑了笑。「我美妙的表達方式使我錯上加錯。」

「文字遊戲。」馬爾基繼續挖苦。

「的確！我是這麼說的：『當下是瞬間的分神，未來是一個夢，唯有記憶能解密生命的意義。』這句話不漂亮嗎，馬爾基？」

「完美，老蟲子。」

莫尼奧捂住嘴。

「然而我的話是愚蠢的謊言。」雷托說，「當時我就知道，但我受到漂亮語言的蠱惑。不──記憶無法解密意義。若是沒有經歷過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精神痛苦，哪裡都不存在意義。」

「你那些心狠手辣的魚言士給我帶來的痛苦，我可看不出有什麼意義。」馬爾基說。

「你這個算不上痛苦。」雷托說。

「要是咱倆交換身體，你就……」

「這只是肉體上的疼痛，」雷托說，「馬上就會結束的。」

「那我什麼時候能體驗到痛苦呢？」馬爾基問。

「也許晚點。」

雷托弓起身體前節，從馬爾基之處轉向莫尼奧。「你真心實意地效命於黃金之路嗎，莫尼奧？」

「啊，黃金之路。」馬爾基語帶嘲弄。

「您知道我的忠心，陛下。」莫尼奧說。

「那麼你必須向我保證，」雷托說，「你在這裡耳聞目睹的一切必須守口如瓶，不許洩漏一丁點。」

「我保證，陛下。」

「他保證，陛下。」馬爾基冷笑著重複道。

雷托伸出一隻小手，指了指馬爾基，馬爾基仰頭注視隱藏在灰色兜帽狀皮膚裡那張輪廓模糊的臉。「出於我對馬爾基由來已久的欽佩以及……其他許多原因，我沒法親手解決他，甚至不能命令你……但他必須消失。」

「哦，你真聰明！」馬爾基說。

「陛下，如果您去大廳那頭稍等片刻，」莫尼奧說，「您回來的時候也許馬爾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他要下手，」馬爾基嘶啞地說，「冥神啊！他要下手了。」

雷托蠕動到大廳的陰影裡，將注意力集中於一道微明的弧線上，只需發出一條意念指令，這道弧線就會變成向黑夜敞開的大門。從降落臺一翻而下──這是一段多麼長的垂直距離啊。他懷疑連自己的身體也禁不起這一摔，不過塔下的沙地裡沒有水。他感覺黃金之路開始忽明忽滅，僅僅因為自己想了想這種結局。

「雷托！」馬爾基在他身後喊道。

雷托聽到由風吹起而散落在高空廳堂裡的沙粒被擔架碾壓得咯吱作響。

馬爾基再次吶喊：「雷托，你是最了不起的！這個宇宙裡沒有一種邪惡能超過……」

一記溼漉漉的重擊截斷了馬爾基的喊叫。一擊封喉，雷托想。是的，莫尼奧精於此道。接著傳來陽臺透明罩滑動開啟的聲音，繼而是擔架摩擦欄杆的刺耳聲，最後歸於寂靜。

莫尼奧得把屍體埋在沙裡，雷托想。沙蟲重現的時候還沒到，無法吞屍滅跡。雷托轉過身，朝大廳另一頭看去。莫尼奧把身子探出欄杆，俯視著……俯視著……俯視著……

我無法為你祈禱，馬爾基，也不能為你，莫尼奧，雷托想，由於我真正孤獨，我也許是帝國中僅有的宗教意識……所以我無法祈禱。

9

出自艾茲拉．龐德所翻譯的日本能劇《弦上》。──編注

49

假如不了解歷史的流動、潮湧以及領袖們在這些力量作用下的行動方式，你就無法了解歷史。領袖會竭力維持某些條件，使人們離不開他的領導，因此領袖需要局外人。我提醒你們慎重評價我的生平，我既是領袖又是局外人。別誤以為我只是簡單地把國家改造成了一個教會。這是我作為領袖的職責，而且我有許多歷史樣板可供借鑑。至於我局外人的一面，可以從我們時代的藝術作品看出端倪。這些作品以原始粗獷的風格為主導。最受歡迎的詩歌？史詩。流行的戲劇典範？英雄主義。舞蹈？基本失傳。莫尼奧認為舞蹈是危險的，他的觀點正確。舞蹈刺激想像，會讓人們感覺到我奪走了什麼。我奪走的是什麼呢？是參與歷史的權利。

——《失竊的日記》



艾德侯伸展四肢，閉眼躺在他的小床上，聽見有東西落在另一張床上。他坐起來，下午過了一半的陽光從唯一一扇窗戶斜射進來，照在白瓷磚地板上，又反射到淡黃色的牆面。他看見希歐娜進房，平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她隨身攜帶的綠布包裡有幾本書，她正讀著其中一本。

為什麼要帶書？他不解。

他將雙腳垂向地面，掃視了一圈房間。這間高而寬敞的「陋室」還有哪點跟弗瑞曼人沾得上邊？兩床之間隔著一張本地塑膠製造的深棕色大桌子。屋內有兩扇門：一扇直通花園，另一扇通向一間豪華浴室，天窗寬大，淡藍色瓷磚閃閃發亮。浴室裡設施齊備，嵌入地面的浴缸和淋浴間至少都有兩平方公尺。這個享樂之處敞著門，艾德侯聽到浴缸在排水。希歐娜放的洗澡水似乎總是多過正常需要。

史帝加，古沙丘時代艾德侯的耐巴，要是看到這間屋子一定會嗤之以鼻。「可恥！」他會說，「墮落！軟弱！」史帝加會拋出一大堆貶義

詞，來形容這座竟敢自比真正弗瑞曼穴地的村子。

希歐娜「唰」的一聲翻頁。她躺在床上，用兩個枕頭支撐腦袋，身上裹著薄薄的白袍，透著洗浴後的溼黏。

艾德侯搖搖頭。這些書本裡有什麼讓她這麼感興趣？自從來到托諾村，她就讀了又讀。書都不厚，但分許多冊，黑封皮上只標有編號。艾德侯見到數字九。

他腳踩地面站起身，走到窗邊。遠處有個老人正在掘土栽花。花園三面圍著房子。花朵很大—花瓣外側鮮紅，但盛開之後展露的花瓣內側雪白。老人的一頭灰髮也像是一種花，飄揚在白花和寶石般的花蕾中間。在濃郁的花香中，艾德侯還聞到了爛葉子味和新翻的泥土味。

一個弗瑞曼人在露天裡照顧花花草草！

希歐娜對於她讀的怪書沒主動提過一個字。她在拿我找樂子，艾德侯想。她要我先開口問。

他盡力不去想赫薇，只要一想就有被憤怒吞噬的危險。他想起弗瑞曼人專門有個詞來稱呼這種強烈的情緒，「卡納瓦」，嫉妒的鐵箍。赫薇在哪裡？這一刻她在幹什麼？

朝花園的門沒敲就開了，進來的是加倫的助手泰沙。他那張死氣沉沉的臉布滿深色皺紋，眼窩深陷，瞳孔四周呈淡黃色。他身穿一件棕色袍子，頭髮像一把等著腐爛的枯草。他的相貌過於醜陋了，活像一個黑不溜丟的元素精靈。泰沙關上門，站在原地看著他倆。

艾德侯身後傳來希歐娜的聲音：「嗯，有什麼事？」

艾德侯注意到泰沙似乎興奮得不尋常，身體微顫。

「神帝……」泰沙清了清嗓子繼續說，「神帝要駕臨托諾村！」

希歐娜在床上坐直，將白袍遮住膝蓋。艾德侯回頭瞥了她一眼，又轉過來看著泰沙。

「大婚地點定在這裡了，在托諾村！」泰沙說，「要按弗瑞曼的老規矩辦！神帝和他的新娘要來托諾村做客了！」

被「卡納瓦」攫住的艾德侯狠狠瞪著他，雙拳緊握。泰沙草草點了幾下頭，轉身離去，「砰」的一聲甩上門。

「我來唸點東西給你聽，鄧肯。」希歐娜說。

艾德侯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她在說什麼。他轉過身盯著她，拳頭

仍緊握在身體兩側。希歐娜坐在床沿，大腿上攤著書。她把他的注視當作默許。

「有人認為，」她讀道，「你必須犧牲一部分人格去做幹點骯髒事，才能充分發揮天賦。他們說，當你為了實現理想而走出『神聖』，就邁出了第一步。莫尼奧說我的解決辦法是自己不離開『神聖』，而派別人去幹髒事。」

她抬頭看看艾德侯。「神帝──這是他說的。」

艾德侯慢慢鬆開了拳頭。他知道自己的注意力需要像這樣分散一下，而且希歐娜打破沉默也勾起了他的興致。

「這是什麼書？」他問。

她簡要說了說她和戰友竊取了帝堡平面圖和雷托日記副本的經過。

「當然你是知道這件事的。」她說，「我父親坦白，是奸細出賣了我們的行動。」

他看到她的眼裡盈著淚水。「有九個人死於狼口？」

她點點頭。

「妳這個隊長當得真爛！」他說。

她一怒之下正要反擊，他又問：「誰幫你們破譯的？」

「這是伊克斯人提供的譯本。據他們說是宇航公會找到了金鑰。」

「我們都知道神帝總以自己方便行事。」艾德侯說，「他要說的只有這些？」

「自己看。」她從床邊的背包裡翻出第一卷譯本，扔在他床上。艾德侯走到自己床邊時，她問：「你說我這個隊長當得真爛是什麼意思？」

「就這麼犧牲了九個戰友。」

「傻瓜！」她搖搖頭，「你顯然沒見過那些狼！」

他拿起書，覺得挺重，這才發現是用晶紙印的。「你們應該帶好對付狼群的武器。」他說著打開了書。

「什麼武器？我們能獲得的武器全都不管用！」

「雷射槍呢？」他問，同時翻了一頁。

「誰在厄拉科斯星一碰雷射槍，蟲子就會知道！」

他又翻一頁。「妳的朋友最終還是弄到了雷射槍。」

「看看他們的下場吧！」

艾德侯讀了一行，說：「可以下毒。」

她不由自主地嚥了口唾沫。

艾德侯抬頭看她。「你們最後還是把狼都毒死了，不是嗎？」

她的回答輕得像耳語：「是的。」

「為什麼一開始不這麼做？」他問。

「我們……不……知道……可以……這樣。」

「但妳也沒嘗試看看。」艾德侯說。他把頭扭回攤開的書冊。「這個隊長真爛！」

「他太奸詐！」希歐娜說。

艾德侯讀完一段文字才把目光轉向希歐娜。「這麼形容他太輕描淡寫了。這些妳都讀過了嗎？」

「一字不漏！有的讀過好幾遍。」

艾德侯看著書頁，大聲唸道：「我已經創造出了我想要的東西—蔓延於全帝國的精神高度緊張。極少有人能感覺到它的力量。我是靠什麼來創造這種條件的呢？我自己沒那麼大本事，我唯一的力量源於對個人成敗的掌控。簡而言之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為什麼人們還要以其他理由來追尋我？在徒勞的追尋中是什麼將他們引向死路？他們想成為聖徒嗎？他們以為這樣就能獲得神的洞察力？」

「他極端憤世嫉俗。」希歐娜明顯帶著哭腔。

「他是怎麼考驗妳的？」艾德侯問。

「他給我看了一……他給我看了他的黃金之路。」

「這倒簡單……」

「那的確存在，鄧肯。」她抬頭看他，眼裡閃著淚光，「但是，即便這曾經是神帝存在的理由，我們也無法容忍他現在變成這副模樣！」

艾德侯深吸一口氣，說：「亞崔迪家的人必然會走到這一步！」

「蟲子必須消失！」希歐娜說。

「不知他什麼時候到？」艾德侯問。

「加倫那個賊頭賊腦的朋友沒說。」

「我們要問出來。」艾德侯說。

「我們沒有武器。」希歐娜說。

「奈拉有雷射槍。」他說，「我們有刀子……繩子。我看見加倫的一個倉庫裡有繩子。」

「對付蟲子？」她問，「就算我們能拿到奈拉的雷射槍，你也知道傷不了他。」

「但他的車子能防雷射槍嗎？」艾德侯問。

「我不信任奈拉。」希歐娜說。

「她聽你話嗎？」

「對，但……」

「我們一步一步來。」艾德侯說，「先問奈拉肯不肯用雷射槍打蟲子的車子。」

「要是她不肯呢？」

「殺了她。」

希歐娜站起來，把書扔到一邊。

「蟲子怎麼來托諾村？」艾德侯問，「他身體龐大又重，坐不了普通撲翼機。」

「加倫會告訴我們的。」她說，「不過我想他會採取往常的出行方式。」她抬頭瞧天花板，如果沒有這層天花板擋著，就能看到沙厲爾的圍牆。「應該是全體出巡。他會走皇家大道，然後靠懸浮器降落到這裡。」她轉向艾德侯，「加倫這人怎麼樣？」

「很怪。」艾德侯說，「他拚命想成為真正的弗瑞曼人。他知道自己沒一點像我那時候的弗瑞曼人。」

「你那時候的弗瑞曼人是什麼樣的，鄧肯？」

「他們有句老話。」艾德侯說，「不願與之共亡的人，亦不可為伍。」

「你跟加倫說了嗎？」她問。

「說了。」

「他怎麼反應？」

「他說，在遇過的人裡，我是唯一一個他願意共存亡的人。」

「加倫也許比我們都聰明。」她說。

50

你認為權力或許是人類最不穩固的成就了吧？既然容易得而復失，那麼那些明顯的例外又該怎麼說呢？基業長青的氏族確實存在，強大的宗教官僚組織也能長期緊握手中的權柄。想想信仰與權力的關係吧。當兩者相互依存時會不會又彼此排斥？貝尼．潔瑟睿德已在信仰的圍牆內太太平平過了幾千年，然而她們的權力哪裡去了？

——《失竊的日記》



莫尼奧莽撞地說：「陛下，我真希望您給我更多時間。」

帝堡外，他站在正午陽光下短短的陰影裡，面前是躺在帝輿裡的雷托，氣泡形艙罩已收起。在此之前，雷托一直陪著赫薇．諾里在附近觀光，在艙罩內雷托臉旁的位置已經裝好了她的座椅。對於四周愈來愈忙碌的人群，赫薇看起來只是有點好奇。

她多鎮定啊，莫尼奧想。回憶起馬爾基揭開的關於她的真相，莫尼奧險些發起抖來，但他克制住了。神帝是對的。赫薇是個表裡如一的人——一個極其和藹可親、通情達理的人。她真的會願意和我育種嗎？莫尼奧暗自發問。

雜事分散了莫尼奧對她的關注。雷托帶著赫薇乘懸浮帝輿在帝堡四周遊覽的時候，一大隊大臣和魚言士也在這裡集結完畢。大臣全都穿著節日盛裝，大部分披紅掛金。魚言士一律身著最高級的深藍色軍服，僅以不同顏色的滾邊和鷹徽區分軍銜。一座載有行李拖車的懸浮橇停在隊尾，有待魚言士牽引。空氣中滿是塵土，也充斥著興奮的聲音和氣味。先前，多數大臣聽聞婚禮地點都感到失望。有人立即購買了自用的帳篷和涼棚，與其他輜重一起先行發運，現已堆放在托諾村附近不影響視野的沙漠裡。隨行的魚言士並沒有用喜慶的情緒看待此事，在接到不許佩

帶雷射槍的通知時，她們一個個都大聲抱怨起來。

「只要再一點時間就行，陛下。」莫尼奧還在說，「我還不知道我們怎麼……」

「解決各種各樣問題的時間是無法彌補的。」雷托說，「你可以過分謹慎，但我不同意再延期。」

「我們趕到那裡就得花上三天。」莫尼奧抱怨。

雷托算了算時間──疾行加小跑……一百八十公里。是的，確實要三天。

「我相信你都安排好補給站了吧？」雷托說，「預防抽筋的熱水備足了嗎？」

「補給站條件夠好，」莫尼奧說，「但我不希望在現階段離開帝堡！您知道是什麼原因！」

「我們有通信設備，還有忠心的部下。宇航公會也適當地懲戒過了。別緊張，莫尼奧。」

「我們可以在帝堡裡舉辦婚禮！」

雷托的回答是把氣泡形艙罩一關了事，將自己和赫薇與外界隔開。

「有危險嗎，雷托？」她問。

「危險總是有的。」

莫尼奧嘆了口氣，轉身小跑起來。前方，皇家大道有一段朝東的漫長上坡路，然後沿沙厲爾邊界向南拐。雷托在莫尼奧身後啟動了帝輿，隨即聽到這支五彩斑斕的隊伍跟上來的腳步聲。

「都動起來了嗎？」雷托問。

赫薇向後掃了一眼。「是的。」她望著他的臉問：「莫尼奧怎麼那麼難搞呢？」

「莫尼奧發現逝去的一瞬永遠追不回來了。」

「自從你從小帝堡回來，他就心煩意亂，像換了個人似的。」

「他是亞崔迪家的人，親愛的，妳生來就是為了取悅亞崔迪家的人的。」

「不是你說的那個原因，否則我會知道的。」

「唔……好吧，我想莫尼奧還發現了死亡的真相。」

「你和莫尼奧在小帝堡裡是什麼情況？」她問。

「那是整個帝國最孤獨的地方。」

「我覺得你在迴避我的問題。」她說。

「不，親愛的。我和妳一樣關心莫尼奧，但我現在說什麼也幫不了他。莫尼奧陷入了困境。他發現活在當下太艱難，活在未來無意義，活在過去又不可能。」

「我猜讓他陷入困境的正是你，雷托。」

「但他必須解放自己。」

「你為什麼不解放他？」

「因為他認為我的記憶是他獲得自由的鑰匙。他認為我是以過去為基礎構建未來的。」

「難道不是一直都這樣嗎，雷托？」

「不，親愛的赫薇。」

「不然是如何呢？」

「大部分人相信美好的未來就是重返過去的一個黃金時代，一個實際上從來不存在的時代。」

「所以你憑記憶知道這是無法實現的。」

雷托轉過嵌在兜帽狀皮膚裡的面孔凝視著她，探查著……回憶著。以內心的龐大人群為素材，他可以根據基因圖譜合成出赫薇的樣貌，但這根本不能與活生生的真人相提並論。當然如此。過去彷彿一排排喘息的魚向外瞪著眼睛，而赫薇是鮮活的生命。她的嘴型擁有希臘式線條，是天生用來吟唱神諭之歌的，但她沒有吐過一個預言的字。她對生活心滿意足，性情開朗，宛如一朵永遠飄香的鮮花。

「為什麼這樣看我？」她問。

「我沉浸在妳的愛裡。」

「愛，是的。」她笑道，「我想既然我們無法共用肉體的歡愉，就一定要分享靈魂之愛。你願意跟我分享嗎，雷托？」

他吃了一驚。「妳問我的靈魂？」

「別人肯定也問起過。」

他不客氣地說：「我的靈魂只消化它的經歷，別無其他。」

「我向你要求得太多了嗎？」她問。

「我想妳怎麼要求我都不過分。」

「我希望用我們的愛來反駁你。我叔叔馬爾基談起過你的靈魂。」

他發現自己無法回答。赫薇把他的沉默當作鼓勵。「他說你是探究靈魂的終極藝術家，你首先洞察的是自己的靈魂。」

「但妳叔叔馬爾基否認自己有靈魂！」

這句回答語氣嚴厲，但她並沒有結束這個話題。「我還是認為他說得沒錯。你是研究靈魂的天才，無與倫比。」

「只需要對枯燥的事物長期保持耐性就行，」他說，「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現在他們已經上了通往沙厲爾圍牆最高點的長坡。他放下帝輿的輪子，關閉了懸浮器。

赫薇說起話來柔聲細語，幾乎淹沒在車輪的吱嘎聲和四周人們奔跑的腳步聲中。「不管怎麼說，我可以叫你親愛的嗎？」

他的嗓子已經不完全是人類的了，但他記得以前也曾發出過這種緊繃的聲音：「可以。」

「我天生是伊克斯人，親愛的。」她說，「我為什麼不像他們一樣擁有伊克斯人的機械主義宇宙觀呢？你知道我是怎麼看這個宇宙的嗎，我親愛的雷托？」

他只是瞧著她。

「我總能感受到超自然現象。」她說。

雷托的話聲刺耳，連自己聽來都覺得怒氣沖沖：「人人都在創造自己的超自然。」

「別對我生氣，親愛的。」

可怕的刺耳嗓音再次響起：「我絕不會對妳生氣。」

「但你和馬爾基之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她說，「他絕不肯告訴我是什麼，不過他經常說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饒過他。」

「因為我從他那裡學到了東西。」

「你們兩個發生過什麼？親愛的。」

「我不想談馬爾基。」

「求你了，親愛的。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很重要。」

「我對馬爾基說，有些東西也許不該被人類發明出來。」

「就這樣？」

「不止。」他不情願地繼續說道，「我的話惹惱了他。他說：『你認為假如世界上沒有鳥，人類就不能發明飛機！你這個蠢貨！人類可以發明任何東西！』」

「他叫你蠢貨？」赫薇驚愕地問。

「他說對了。雖然他否認，但他說出了真話。他讓我醒悟到一個遠離發明的理由。」

「這麼說你害怕伊克斯人？」

「當然害怕！他們會發明出大災難來。」

「那你怎麼辦？」

「加速往前跑。歷史是發明與災難之間永不停歇的一場賽跑。教育能起點作用，但永遠不夠。妳也必須跑。」

「你在跟我分享靈魂，親愛的。你知道嗎？」

雷托的目光從她身上移開，轉而盯向莫尼奧的後背，盯著他的一舉一動，顯而易見，他在刻意掩飾著什麼。隊伍已走過第一道緩坡，正在轉向，開始攀上岩牆西段。莫尼奧邁著他特有的踏實步伐，很留心地面上的落腳點，但他身上出現了某些新特質。雷托覺得他疏遠了，不再滿足於伴行在陛下兜帽狀的臉旁邊，也不再以主人擔負的天命為己任。東方是沙厲爾，西方是河流和農場，但莫尼奧目不斜視。他另有目標。

「你還沒回答我呢。」赫薇說。

「妳已經知道答案了。」

「是的。我開始了解你了。」她說，「我可以看出你的一些恐懼。我想我已經知道你活在哪裡了。」

他心中一驚，扭頭瞧她，發現她正緊盯著自己。真令人驚訝，他無法從她臉上移開視線。一陣深深的恐懼傳遍全身，他感到雙手開始抽搐。

「你活在對存在的恐懼與對存在的愛的交界處，同時擁有這兩種感情。」她說。

他甚至無法眨眼。

「你是神祕主義者，」她說，「你把自己保護起來，只因為你處在宇宙中心向外觀望，看著其他人看不到的方向。你害怕與別人分享這點，但你又最渴望分享出來。」

「妳看到了什麼？」他輕聲說。

「我的內心既不能看也不能聽。」她說，「但我看見了我的雷托皇帝，我愛他的靈魂，我知道你真正理解的那唯一一件事。」

他避開她的目光，怕她繼續往下說。他發抖的雙手帶著整個身體前節顫動起來。

「愛，這就是你理解的東西。」她說，「愛，這就是全部。」

他的雙手止住了顫抖，兩頰流下清淚。淚水沾上他兜帽狀的皮膚，冒出縷縷青煙。他感覺灼痛，並為之慶幸。

「你對生命有信念。」赫薇說，「我知道愛的勇氣只能扎根在這種信念裡。」

她伸出左手，擦去他臉頰上的淚水。令他詫異的是，兜帽皮膚沒有像往常那樣對這種撫摸產生排斥反應。

「妳知道嗎？」他問，「自從我變成這個樣子，妳是第一個碰我臉頰的人。」

「我知道你現在是誰，過去又是誰。」她說。

「我過去是……啊，赫薇。過去的我只剩下這張臉，其餘部分全都遺失在記憶的陰影裡……藏了起來……消失了。」

「在我眼裡並沒有消失，親愛的。」

他望著她，不再害怕與她對視。「伊克斯人有可能知道他們在妳心裡創造了什麼嗎？」

「我保證，雷托，我的靈魂愛侶，他們不知道。你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毫無保留地聽到我心聲的人。」

「那麼我也就無怨無悔了。」他說，「親愛的，我會與妳分享我的靈魂。」

51

你和你的同輩的心中存在一股力量，它如同具有可塑性的記憶，總想方設法要把你們拉回到古老形態，亦即部落社會。這股力量無處不在─采邑、教區、公司、軍隊裡的排、體育俱樂部、舞蹈團、反抗組織、計畫委員會、同禱會……每個單位都有主僕之分，都有宿主和寄生蟲。最終，為了重返「那些美好時代」，人們會用上數不清的離間手段（也包括這些文字！）。我完全不指望能教會你們走其他道路。你們的固有思維與新思想格格不入。

─《失竊的日記》



艾德侯發現自己可以不需思考就掌握攀岩技巧。這具由忒萊素人培育的身體還記得他們連想都想不到的事情。艾德侯最初的青春年華也許早已遺失在了時間長河裡，但這身肌肉是忒萊素人新造的，他可以一面攀爬一面將童年埋葬於遺忘之中。兒時的他曾逃入母星的崇山峻嶺，學會了生存。眼前的山岩是由人工堆疊成的，但這無關緊要，它們同樣經歷了大自然的長年雕琢。

上午的陽光曬得艾德侯後背發燙。他能聽到希歐娜在費力攀登，她的目標是到一塊已被艾德侯遠遠甩在腳下的狹窄岩架上協助他，難度相對較低。她在那位置幫不上艾德侯什麼忙，但這個主意最終促成希歐娜同意執行攀岩行動。

共同執行。

她反對他單槍匹馬上陣。

奈拉帶著三名魚言士助手，加倫帶著三名得力的示範區弗瑞曼人，在沙厲爾圍牆底部的沙地裡等候。

艾德侯不去想岩壁的高度，他只想著下一步把手或腳放在哪裡。他想到了盤在肩上的細繩。繩子與岩壁等高。他在沙地裡直接用三角測量

法算出了繩長，而沒有去數腳步。繩子算出來多長就是多長，肯定和岩壁一樣高。其他測算方法他的腦袋都難以接受。

艾德侯不斷摸索著看不見的手點，沿垂直的崖壁一路向上……嚴格來說，不能算完全垂直。三千多年來，風沙、有限的降雨及熱脹冷縮效應都對山崖造成侵蝕作用。艾德侯曾在岩壁下的沙地裡坐了一整天，研究時間如何塑造山體。他在心裡勾勒出幾種慣用的手法──這裡來一道斜影，那裡畫一條細線，這裡剝出一塊凸石，那裡再微微翹出一塊山岩。

他的手指向上蠕動著找到一條狹縫。他試了試能否吃重。可以。他稍事休息，把臉貼在溫熱的岩石上，上下都不看。他就在這裡。凡事講究節奏，不能讓肩膀過早疲勞，手臂和腿腳的負重要保持均衡。手指肯定會磨破，但只要不傷到骨骼和肌腱就無所謂。

他又往上爬。一小塊石頭在手中崩落，塵土和碎屑撒在右臉上，但他一點都沒有感覺。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腳上──手在摸索，而雙腳只踩著崖壁上最不起眼的凸出以保持平衡。他是一粒塵埃，一顆抵抗地心引力的微粒……這裡抓手，那裡踏足，時而憑著純粹的意志力掛在山岩上。

九枚將就堪用的登山釘把他的口袋撐得鼓脹，但他不想用。一根短繩一頭繫著腰帶，一頭晃著一把同樣是臨時找來的錘子，他的手指還記得怎麼打結。

奈拉不太合作，不肯交出雷射槍。不過希歐娜命令她跟著他們行動時，她倒是服從了。古怪的女人……古怪的服從原則。

「妳不是發過誓要服從我嗎？」希歐娜質問。

奈拉這才不再抗拒。

過後，希歐娜說：「她總是服從我的命令。」

「也許不必要她的命了。」艾德侯說。

「我可不願去做這事。我猜你對她的力量和速度還沒什麼概念吧。」

為他們的攀岩行動創造了條件的人是加倫──那位一心想成為「真正老派耐巴」的示範區弗瑞曼人。艾德侯發問：「神帝怎麼進托諾村？」加倫的答案恰成為行動的契機。

「跟我曾祖父時他來探訪的方式一樣。」

「那時他是怎麼進來的？」希歐娜追問。

宣布雷托皇帝將在托諾村舉辦婚禮的那天下午，他們坐在館舍外灰塵遍地的陰影裡躲太陽。希歐娜、艾德侯與加倫坐在臺階上，加倫的幾名助手蹲在他們面前，圍成半圓。兩名在附近閒晃的魚言士聽著他們談話。奈拉也快來了。

加倫指著村後高聳的岩壁，牆頂在陽光下隱約閃著金光。「皇家大道從那裡經過，神帝有一種裝置能從高處緩緩降落。」

「他的車子配備這種裝置。」艾德侯說。

「懸浮器，」希歐娜補充道，「我見過。」

「我曾祖父說他們沿皇家大道而來，是一支龐大的隊伍。神帝借助這種裝置滑翔到村廣場上，其他人都用繩子垂吊下來。」

艾德侯若有所思地說：「繩子。」

「他們來幹什麼？」希歐娜問。

「表明神帝沒有忘記他的弗瑞曼人民，我曾祖父是這麼說的。這是一個大榮譽，但比不上這次婚禮。」

艾德侯在加倫說話時站起身來。沿村中幹道直線往前，有個地方能近距離看清高牆──從直插沙地的牆根一覽無遺地望到陽光閃耀的牆頂。艾德侯走到館舍一角，進入村中幹道。他站定位置，轉頭望向岩壁。只看一眼就明白為什麼人人都說從這裡不可能爬得上去。即便當時，他也沒想過要量一量牆高。也許五百公尺，也許五千公尺。轉折發生在他觀察的過程中──牆體上有細橫縫和崩塌點，在飄著沙的牆根上方約二十公尺處甚至有一塊窄岩架……向上約三分之二距離又有一塊。

他發現腦中有塊古老而可信賴的無意識竟開始測量起來，以自己的身體作為尺規──牆高相當於一長串鄧肯的身高。意識中兩隻手這裡抓一把，那裡撐一下，彷彿正在攀登。

那是他第一次仔細察看岩壁，這時希歐娜的聲音從他右肩方向傳來：「你在幹什麼？」她已經悄無聲息地來到他身邊，順著他的視線望去。

「我能爬上岩壁。」艾德侯說，「我帶一根細繩，到了牆頂再拽一根粗繩上去，你們爬起來就方便了。」

加倫也過來了，剛好聽到這句話。「你為什麼要爬上去，鄧肯．艾

德侯？」

希歐娜微笑著替他回答：「向神帝致上必要的歡迎。」

當時她對這事還滿有把握的，後來才漸漸產生疑慮，畢竟岩壁的高度擺在那裡，而自己又對這種難度的攀岩一無所知。

正在興頭上的艾德侯問道：「上頭的皇家大道有多寬？」

「我從來沒見過，」加倫說，「不過聽說很寬。大部隊在上頭行軍不用變隊形，他們是這麼說的。上頭還有橋，能看到河，而且……而且……喔，很壯觀。」

「你為什麼不上去看看？」艾德侯問。

加倫只是聳聳肩，又指了指岩壁。

奈拉也來了，眾人針對攀岩爭論不休。艾德侯一邊爬一邊回憶經過，奈拉和希歐娜的關係可真奇怪啊！她倆像一對共謀者……但又不是。奈拉唯希歐娜馬首是瞻，但她是魚言士，是奉雷托之命對新甦亡人執行初檢的那個「朋友」，她也承認自己是在皇家警隊長大的。她真是力大無窮！正因如此，她對希歐娜唯命是從才顯得可怕，似乎她接受了祕密聲音的指揮，然後才會聽命於希歐娜。

艾德侯向上摸索著下一個手點。他的手指順著岩石朝右上方蠕動，終於摸到了一條伸得進卻看不見的裂縫。他能記住天然形成的攀爬路線，但只有他的身體知道如何沿這條路前行。他的左腳找到了一個踩踏點……向上……向上……慢慢地，先試試牢不牢。現在換左手……沒有裂縫，只有一塊岩架。他在地面看過這一塊高掛半空的岩架，現在眼睛上去了，下巴也上去了。他用手肘撐住岩架爬上去，翻身仰躺歇一會兒，不仰望也不俯瞰，只是極目眺望。遠方是沙漠地平線，風中含有沙塵而遮擋了視線。在沙丘時代他經常見到這種景象。

片刻後，他把臉轉向岩壁，跪起身來，兩手向上摸索，繼續攀登。他在地面時默記的岩壁樣貌還留在腦子裡，只要一閉眼，就會自動浮現全貌，他自小躲避哈肯能獵奴者，這項本領就是從那時起練成的。指尖又找到一條能塞進去的細縫，他用雙手開闢著向上的路。

在牆下仰望的奈拉愈來愈傾慕這位攀爬者。隨著高度增加，艾德侯漸漸變成了岩壁上一個孤單的小點。他一定了解獨自作出重大決定是什麼感受。

我願意懷上他的孩子，她想。我們倆的孩子長大後一定智勇雙全。神帝希望他和希歐娜育種，是抱著什麼目的？

奈拉天沒亮就醒來，漫步到村子邊緣一座矮沙丘頂上，思索著艾德侯提出的計畫。破曉的天際現出石灰白，遠處揚起一條常見的彎彎曲曲的沙塵帶。隨著鋼青色天幕徐徐拉開，無邊無垠的沙厲爾也充分顯露出它的敵意。她明白了，這些事情無疑都在神的預料之中。什麼能瞞得過神呢？什麼都瞞不過，連鄧肯．艾德侯在高處奮力攀登天梯這件事也瞞不了他。

久久盯著艾德侯，奈拉的眼前出現了幻覺，岩壁似乎橫倒過來，而艾德侯變成了在坑坑窪窪的平地上爬行的小孩。他多小啊……愈來愈小。

一名助手遞水給奈拉，她喝下之後，岩壁才恢復直立狀態。

希歐娜蜷縮在第一塊岩架上探身仰望。「如果你摔下來，我會接手嘗試。」希歐娜之前向艾德侯如此承諾。奈拉覺得這個承諾很奇怪，他們為什麼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艾德侯沒能說服希歐娜放棄這個不可為的承諾。

這是命中注定的，奈拉想。是神的意志。

兩者是同樣一件事。

艾德侯抓握的一小塊石頭掉了下來，這情形已經發生過幾次了。奈拉盯著往下掉的石塊。它花了很久時間才落到地上，中途在牆面上彈了又彈，說明岩壁並不像肉眼看來的那樣與地面完全垂直。

他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奈拉想。而無論結果如何，都是神的意志。

但她還是覺得心在怦怦跳。艾德侯的冒險行動真性感，她想。這不是被動接受的色情，而是緊緊攫住她的罕見魔法。她不得不一直提醒自己，艾德侯不屬於她。

他屬於希歐娜。如果他能活下來的話。

假如他失敗了，希歐娜就會上陣。希歐娜要麼成功，要麼失敗。奈拉在想，要是艾德侯爬上牆頂，自己會不會高潮。現在他離終點已經那麼近了。

扒掉那塊石頭之後，艾德侯深吸了幾口氣。太驚險了，他緊貼著牆

面上的三個支撐點，等待自己鎮定下來。他空出來的手彷彿自動自發，再次向上摸索起來，蠕動著經過石塊鬆脫之處，探進一道狹縫中。慢慢地，他把重心移到這隻手上。慢慢地……慢慢地。他的左膝觸碰到一個能踩踏的腳點，他抬腳上去試了試。記憶告訴他快要到頂了，但他把記憶撇到一邊，一心只想著眼前的攀爬和雷托明天將要駕臨。

雷托和赫薇。

這個念頭他也不能想。但揮之不去。牆頂……赫薇……雷托……明天……

每一個念頭都在加重他的絕望，迫使他回想起兒時的攀爬經歷。他愈是有意識地去回憶，手腳動作就愈不俐落。他強令自己停下，深吸幾口氣，穩住心神，試圖恢復過去那種自然而然的動作。

然而那些動作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嗎？

他思路阻滯。他覺得有干擾，還隱隱看到一個結局……原本可能降臨而現在絕對不會發生的宿命。

雷托明天就會來到上頭。

艾德侯感覺貼住岩石的這面臉頰淌著汗。

雷托。

我會打敗你的，雷托。我會打敗你，為我自己，不為赫薇，只為我自己。

一種淨化感油然而生。前一晚他在為這次攀牆行動作心理準備時，也有過類似的感覺。希歐娜發覺他睡不著，就和他攀談，詳細憶述自己怎麼在禁林裡狂奔，又怎麼在河邊發誓。

「我已經起誓擔任魚言士指揮官。」她說，「我會恪守誓言，但我希望自己不按他的意願來兌現。」

「他的意願是什麼？」艾德侯問。

「他有很多企圖，我不可能都知道。誰看得透他？我只知道我永遠不會饒恕他。」

想到這裡，艾德侯的意識又回到了當下，臉頰緊貼山岩，微風吹乾了汗水，他覺得冷，不過他已經穩住了心神。

永不饒恕。

艾德侯感覺到其他所有自我的亡魂的確存在，那些甦亡人全都殞命

於為雷托效命的任內。他可以相信希歐娜所懷疑的事嗎？可以。雷托的身體和雙手都能殺人。希歐娜轉述的傳言有一定可信度，而且希歐娜也是亞崔迪家的人。雷托變了……不再是亞崔迪家的人，甚至不能算人。與其說他現在是一個生物，不如說是一種無法理解的非理性存在，他所有的經驗都封存在他體內。希歐娜反抗他，真正的亞崔迪家的人都背棄他。

就像我。

非理性的存在，別無其他。一如這岩壁。

艾德侯右手上探，摸到一塊尖尖的岩架。再往上摸不到東西，他試著回憶此處是否有一道寬縫。他不敢相信已經到頂了……還不敢。當他將全身重量吊在岩架上時，鋒利的邊緣切進了手指。他伸出左手，摸到一個手點，慢慢提起身子。他的眼睛抬升到與兩手齊平處，看見一片平地，向前鋪展開去……一直延伸到藍天。他雙手抓握的地面有一道道裂紋，顯然經過了長年累月的風吹日曬。他在平地上向前蠕動指尖，摸到一條縫就換一隻手，胸部上去了……接著是腰部……胯部。他就地一滾，連扭帶爬地盡量遠離牆邊，這才站起身來，看看四周究竟是什麼情況。

的確是牆頂。登山釘和錘子都沒用上。

一陣微弱的聲音傳到他耳邊。歡呼聲？

他走回牆邊俯瞰，朝底下的人揮手。是的，他們在歡呼。他轉身邁步來到路中央，讓欣喜之情漸漸止住肌肉的顫抖，撫慰雙肩的痠疼。他慢慢轉了一圈，環視周遭，這才憑記憶估算了攀爬高度。

九百公尺……至少這麼高。

這條皇家大道勾起了他的興趣。跟通往奧恩城的那條不同，這條路異常寬闊……起碼有五百公尺寬。路面呈光潔的灰色，連綿不絕，兩側路沿各距牆邊約一百公尺。兩旁路界均以一人高的石柱為標誌一字排開，彷彿為即將駕臨的雷托站崗放哨。

艾德侯走到沙厲爾對面的崖邊向下望去。在深深的山腳下，碧綠的激流拍擊凸岩，白沫翻飛。他轉頭向右，也就是雷托前來的方向，大道和岩壁朝右拐了個大弧度，彎道起點距艾德侯所在位置約三百公尺。艾德侯回到大道上，沿路邊順著彎道行走。他在一個Ｓ彎前停住腳步，前

方路面收窄並微微下傾，他觀察著眼前呈現的新景象。

緩坡再往前約三公里，道路又一次收窄，經由一座大橋越過河谷。此橋恍若高架在仙境之中，從遠處望去其桁架如玩具般不真實。艾德侯想起通往奧恩城的路上也有一座相似的橋梁，腳底踏在橋面上的感覺依然印在腦海裡。他相信自己的記憶，並像其他軍隊將領那樣不由自主地思索起橋梁的兩面性來──既可以通行，又能充當陷阱。

他離開大道往左走，低頭望向聳立在大橋另一頭的岩壁。大道在對岸稍稍拐了個彎後，筆直向北延伸下去。有兩道岩壁呈平行狀將河流夾在中間。河谷是人工開鑿的，河水自北向南流，產生的水氣則導入一股由南往北吹的風。

艾德侯不再看河。它當下在那裡，明天也會在那裡。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大橋上，用受過軍事訓練的目光審視。他點了點頭，轉身由來路返回，邊走邊舉起盤在肩上的細繩。

看見繩子扭動著從天而降，奈拉終於達到了高潮。

我在消滅什麼？我在消滅資產階級的一個執念，他們總是妄想以和平手段守住舊時代。這股約束力將人類限制在不堪一擊的單一群體裡，而罔顧人類幻想中的差距可達數十光年。既然我能發現這些分散的群體，別人自然也能。對於單一體而言，只要一場大災來臨，就無人得以倖免。因此，我向你們展示毫無激情的庸碌生活、沒有抱負和目標的慣性運動是多麼可怕。我向你們揭示整個文明是有可能陷入這種境地的。我讓你們世世代代無憂無慮、平平安安地悄然走向死亡，連「為什麼」都不問一聲。我擺在你們面前的是虛假的幸福和名為「雷托神帝」的大災難預演。現在，你們理解何謂真正的幸福了嗎？

—《失竊的日記》



雷托一整晚只打了個小盹，黎明時莫尼奧從驛館出來，雷托已經醒了。這是一個三面圍合的院子，帝輿停在靠近中央的位置。艙罩已設置為單面透光，看不見裡面的人，而且關得嚴嚴實實，以防水氣滲入。雷托能聽到一絲微弱的噪音，那是風扇正將除溼後的空氣送入艙罩。

莫尼奧走向帝輿，腳底摩擦地上的鵝卵石。在他上方，晨曦為驛館屋頂鑲上了一圈橙色的邊。

莫尼奧停在帝輿前方，雷托打開艙罩。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發酵肥料的味道，微風中聚積的水氣讓他很難受。

「我們中午左右會到托諾村。」莫尼奧說，「真希望您允許我調撥撲翼機執行空中護衛。」

「我不想要撲翼機。」雷托說，「我們可以用懸浮器和繩子下到托諾村。」

雷托詫異於這短短對話所呈現的虛幻感。莫尼奧從來不喜歡這類出

行，年輕時的反叛經歷使他對一切無法看見或歸類的東西都心存懷疑。他憋了一肚子意見沒說出口。

「您知道我不是要用撲翼機載人，」莫尼奧說，「而是保護……」

「我知道，莫尼奧。」

莫尼奧目光越過雷托朝院子開口望去，前面就是河谷。升自谷底的薄霧遇上晨光，彷彿結成了霜。他在想這峽谷有多深……一具身體旋轉墜落。昨晚，莫尼奧發現自己不敢走到懸崖邊往下看。縱身一躍的想法實在是太……太誘人了。

這個念頭並未躲過雷托那令人生畏的洞察力，他說：「每一種誘惑都伴隨著一個教訓，莫尼奧。」

莫尼奧無言以對，轉而直視雷托的眼睛。

「看看我這一生的教訓，莫尼奧。」

「陛下？」莫尼奧的聲音近乎耳語。

「他們先是誘惑我作惡，接著誘惑我行善。每一種誘惑都精心瞄準我的脆弱處。告訴我，莫尼奧，如果我選擇善，就能變善嗎？」

「當然，陛下。」

「你可能永遠丟不掉主觀判斷的習慣。」雷托說。

莫尼奧的目光再次離開他，又凝視起崖邊來。雷托滾動一下身軀，沿著莫尼奧的視線方向望去。懸崖邊緣種著一排矮松，溼漉漉的松針上掛著露珠，每一滴都能給雷托帶來痛苦。他很想關上艙罩，然而這些晶瑩的水珠一方面讓他的肉體感到排斥，一面又直接吸引著他的記憶。兩股相反的力量讓他渾身躁動不安。

「我就是不喜歡走路。」莫尼奧說。

「這是弗瑞曼傳統。」雷托說。

莫尼奧嘆了口氣。「其他人過幾分鐘就準備好。我出來時赫薇在用早餐。」

雷托沒有回話。他陷入了關於夜晚的記憶之中，包括前一晚以及塞滿他過去記憶的成千上萬個夜晚──那些雲朵、星辰和雨絲，那茫茫黑暗和分散在宇宙各個角落的熠熠光點，他揮霍過那麼多夜晚，就像揮霍自己的心跳。

莫尼奧突然問道：「您的侍衛呢？」

「我讓她們去吃飯了。」

「我不希望看到她們把您一個人留下！」

莫尼奧澄澈的聲音在雷托的記憶中響起，暗示著言外之意。莫尼奧害怕面對失去神帝的宇宙，他寧願死也不願見到這樣的宇宙。

「今天會發生什麼事？」莫尼奧問。

這個問題不是問神帝，而是在問先知。

「今天風中的一顆種子可能成為明天的柳樹。」雷托說。

「您知道我們的未來！為什麼不告訴我們？」莫尼奧近乎歇斯底里……排斥一切不能直接感受的事物。

雷托轉頭瞪著莫尼奧，一股明顯壓抑著的情緒讓總管畏縮了。

「你的生命由你自己負責，莫尼奧！」

莫尼奧顫抖著深吸一口氣。「陛下，我無意冒犯。我只是想……」

「抬頭看，莫尼奧！」

莫尼奧不由得望向無雲的天空，晨光比先前更明亮了。「看什麼，陛下？」

「頭上沒有一塊保你安全的天花板，莫尼奧，只有一片充滿變數的開闊天空。迎接它吧，你的每一種感官都是應對變化的工具。這樣說你有沒有明白點？」

「陛下，我來只是想請示您什麼時候出發。」

「莫尼奧，請你對我說實話。」

「我說的是實話，陛下！」

「如果你活在自我欺騙裡，謊言對你而言就像是真話。」

「陛下，即便我說了假話……也是無心的。」

「聽起來有幾分道理。但我知道你沒說出口的恐懼是什麼。」

莫尼奧顫抖起來。神帝的心情糟糕到極點，每一個字都帶著十足的威脅。

「你害怕一個意識覺醒的帝國，」雷托說，「你有理由害怕。馬上叫赫薇過來！」

莫尼奧一個急轉身，逃跑似地進了驛館。他彷彿捅了一個蟲子窩，不一會兒魚言士就陸續出來了，圍著帝輿散開。大臣有的透過驛館窗戶向外張望，有的出門躲在深深的屋簷下，不敢靠近雷托。在騷動中，赫

薇現身在寬大的正門裡。她沉穩地緩緩邁著腳步，從陰影裡向雷托走來，下巴高抬，目光尋找著他的臉龐。

一見赫薇，雷托的心情就開始平復了。她穿著一件他以前沒見過的金色禮服，頸部和長袖袖口處都鑲有銀色和翠綠色的花邊。深紅色齒狀下襬幾乎及地，綴著沉沉的綠穗帶。

赫薇含笑站定在他面前。

「早安，親愛的。」她柔聲說道，「你做了什麼，把可憐的莫尼奧搞得這麼煩躁？」

見其人聞其聲，雷托已經鎮靜下來，並露出微笑。「我做了一直想做的事，我施加了一種影響。」

「當然是這樣。他告訴魚言士你在發脾氣，非常可怕。我們該怕你嗎，親愛的？」

「只有拒絕自力更生的人該害怕。」

「啊，是的。」她踮起腳尖轉了一圈，展示新禮服，「你喜歡嗎？魚言士送給我的，她們親手做的裝飾。」

「親愛的，」他語帶警告，「裝飾！那是準備祭品時會做的事。」

她走上前倚著帝輿，從下方湊近他的臉，佯作正經地問道：「她們會拿我獻祭嗎？」

「有的人願意這麼做。」

「但你不會同意。」

「我們倆的命運緊緊相連。」他說。

「那我不用害怕囉。」她抬起手，碰到他銀色皮膚的手，她發現他的手指開始顫抖，便猛地將手抽回。

「對不起，親愛的。我忘了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是靈魂而不是肉體。」她說。

剛才那一碰仍使他的沙鱒皮膚抖個不停。「潮溼的空氣讓我過度敏感了。」他說。慢慢地，顫抖才止息下來。

「我不會為不可能發生的事而後悔。」她輕聲說。

「堅強些，赫薇，妳的靈魂屬於我。」

驛館的方向傳來一個聲音，引得她回頭看了一眼。「莫尼奧回來了。」她說，「親愛的，請別再嚇唬他了。」

「莫尼奧也是你的朋友嗎？」

「我們是飲食之友，我們都喜歡優格。」

莫尼奧走到赫薇身邊停下時，雷托還在咯咯笑。莫尼奧壯起膽子露出微笑，同時不解地瞥了一眼赫薇。總管心懷感激，把一向對雷托專用的恭順態度分出了一點給赫薇。「您好嗎，赫薇小姐？」

「我很好。」

雷托說：「在民以食為天的時代，自然要多多結交飲食之友。開路吧，莫尼奧。托諾村在等我們。」

莫尼奧轉身向魚言士和百官大聲下達命令。

雷托朝赫薇咧嘴一笑。「我這豈不是在以某種方式扮演焦急的新郎官嗎？」

她手提裙襬，輕盈地跳上帝輿的床榻。他幫她翻下座椅，赫薇落了坐，視線與雷托齊平時，這才向他說了一句悄悄話：

「我的靈魂愛侶，我又發現你的一個祕密。」

「洗耳恭聽。」他用玩笑口吻回應這個親密的新話題。

「你很少需要語言。」她說，「你用自己的生命直接與感官對話。」

他的身體由頭至尾打了個顫。他頓了一頓才開始說話，在眾人的喧譁聲中，她必須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聽得清楚。

「在超人與非人之間，」他說，「只有極小一點空間允許我做一個人類。感謝妳，親愛的好赫薇，是妳給了我這個空間。」

53

在我的整個宇宙中，我從未見過有什麼一成不變、顛撲不破的「自然法則」。這個宇宙中會呈現的，只有不斷變化的關係，有時會被短命的意識當作法則。我們稱之為「自我」的肉體知覺僅僅是在熾烈的無限中萎亡的蜉蝣，能短暫感知到約束我們行為及隨行為而變的暫時環境。假如你一定要為這種「絕對」加上標籤，也要用一個確切的名稱：無常。

——《失竊的日記》



奈拉最早看見巡行隊伍。在正午的高溫下，她滿頭大汗地站在充當皇家大道路界的石柱旁。遠處突現的一道反光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瞇起眼睛朝那個方向遙望，在一陣激動中辨認出那是神帝帝輿艙罩反射過來的陽光。

「他們來啦！」她喊道。

她覺得餓了。人人都興奮地只想著一件事，誰都沒有帶乾糧，只有弗瑞曼人帶了水，那是因為「弗瑞曼人只要離開穴地就必須帶水」，他們只是在按教條辦事。

奈拉的腰間配有帶皮套的雷射槍，她用一根手指碰了碰槍柄。前方不超過二十公尺就是橫跨峽谷的仙境橋，如夢如幻地將兩片光禿禿的地界連接了起來。

太瘋狂了，她想。

但神帝三令五申，他的奈拉必須無條件服從希歐娜。

希歐娜的指令很明確，毫無規避的藉口，而奈拉現在又無法請示神帝。希歐娜下令：「他的帝輿一到大橋中間，就動手！」

「但為什麼呢？」

從寒冷的黎明起，他們就遠離眾人站在岩壁頂上，奈拉心裡不安，

深感孤立無助。

希歐娜嚴肅的表情、緊張而低沉的聲音容不得拒絕。「妳覺得能傷到神帝嗎？」

「我……」奈拉只能聳聳肩。

「妳必須服從我！」

「我必須。」奈拉附和道。

奈拉細看從遠處漸漸走近的隊伍，身穿五顏六色華服的是百官，一大片藍色的是魚言士姊妹……閃閃發光的是神帝的帝輿。

這又是一次考驗，她下了個結論。神帝會知道的。他會知道「他的」奈拉有多麼忠心耿耿。這是考驗，神帝的命令必須無條件服從。作為一名魚言士，她兒時第一課學的就是這句話。神帝說過奈拉必須服從希歐娜，只能是考驗，還會是什麼呢？

她瞧了瞧四個弗瑞曼人。鄧肯．艾德侯把他們布置在這一側橋頭的中間，攔在隊伍下橋的必經之路上。他們背對著她席地而坐，凝望大橋對面，像四個褐色的土堆。奈拉剛才聽到了艾德侯對他們下的指令。

「別離開這裡，你們必須從這裡開始歡迎他。看他走近了就站起來，深鞠躬。」

歡迎，沒錯。

奈拉兀自點點頭。

還有三名跟她一起攀上岩壁的魚言士被安排在大橋的中間。她們只收到希歐娜當著奈拉的面下達的命令，要等到帝輿距身前僅幾步遠時才會轉身起舞，引領帝輿及整個隊伍朝托諾村上方的瞭望點前進。

如果我用雷射槍截斷大橋，那三個人會死，奈拉想，跟在神帝後面的人也都會死。

奈拉伸長脖子朝深谷望了一眼。從這個角度看不見河流，但能聽見從谷底傳來的咆哮聲，如巨石翻滾。

他們都會死！

除非「他」展示奇蹟。

必定如此。希歐娜已經為展現「神蹟」搭好了舞臺。既然希歐娜通過了考驗，既然她穿上了魚言士指揮官的軍服，她還會有別的想法嗎？希歐娜已經對神帝起過誓了。她受過神帝的考驗，是沙厲爾的一對一考

驗。

奈拉轉動眼珠，向右注視著這場歡迎儀式的兩位策劃者。希歐娜和艾德侯肩並肩站在奈拉右側約二十公尺處的大道上。他們認真地交談，偶爾對視一眼，點點頭。

過了一會，艾德侯碰了碰希歐娜的手臂，這是宣示主權的奇怪動作。他點了一下頭，邁步朝大橋走來，停在奈拉前方的橋端支墩處，向下看了一眼，又穿過大道在對面的相同位置往下瞧了瞧，站了幾分鐘後，回到希歐娜身邊。

真是不同尋常，這個甦亡人，奈拉想。經過那番令人敬畏的攀爬，艾德侯在她心目中已經不能算凡人了，而是僅次於神的存在。而且他還能生育。

遠處的一陣呼喊喚起了奈拉的注意，她扭頭望向橋對面。那支隊伍先前採用皇家巡行慣用的小跑步前進，現在已經改為慢走，距離大橋只有幾分鐘路程了。奈拉認出領頭的是莫尼奧，他身穿亮眼的白制服，邁著沉穩而堅定的步伐，雙眼直視著前方。莫尼奧身後是以車輪模式行駛的帝輿，艙罩關著，光線透不進內部，如鏡面般閃閃發光。

這神祕的一切充盈奈拉的內心。

神蹟即將顯現！

奈拉向右瞥了眼希歐娜。希歐娜跟她對視一眼，點了點頭。奈拉從皮套裡拔出雷射槍，擱在石柱上瞄準了一番。先是橋梁的左側纜繩，接著是右側纜繩，然後是左側的塑鋼網格。奈拉感覺手裡的雷射槍冰涼而陌生，她顫抖著吸了口氣，想鎮定下來。

我必須服從。這是一次考驗。

她看見莫尼奧將目光從路面上抬起，腳下速度不變，轉頭向帝輿或其後眾人喊著什麼，奈拉沒有聽清。莫尼奧又把頭轉了回來。奈拉穩穩心神，將大部分身體藏在石柱後面。

一次考驗。

莫尼奧注意到橋上和橋另一頭都有人。他認出了魚言士軍服，當即想搞清是誰下令安排的歡迎儀式。他回頭大聲問了雷托一句話，但帝輿艙罩依然保持不透明，將神帝與赫薇隔絕在內。

莫尼奧上了橋，帝輿跟在身後，碾壓著被大風揚在路面上的沙粒。

莫尼奧看見橋另一頭遠遠地站著希歐娜和艾德侯，還有四名示範區弗瑞曼人坐在路中央。莫尼奧心生疑竇，但他無力改變事態。他壯起膽子朝谷底的大河瞥了一眼─在正午的陽光下只見白晃晃一片。帝輿隆隆地行駛在身後。河流、人流，他是滾滾大潮中的一滴水珠，一種無可避免的感覺讓他頭暈目眩。

我們不是路過之人，他想，我們是將一個個時間點連綴起來的基本元素。當我們經過之後，身後的一切將盡數墮入無現之聲，就像伊克斯人的無現空間，再也不能恢復到我們來前的樣子。

莫尼奧記憶中閃過某個魯特琴樂手的一段歌詞，目光也隨之迷濛起來。這首歌讓他印象深刻，是因為唱出了他的願望，願一切永遠結束，願所有疑問煙消雲散，願世界復歸安寧。這曲哀歌在腦海裡飄蕩，彷彿一炷輕煙裊裊升起。

「蟲兒在蒲葦根下鳴叫。」

莫尼奧暗自哼唱：

「蟲鳴預示著終結。
深秋和我的歌
都帶著蒲葦根下
枯葉的顏色。」

哼到副歌部分莫尼奧不禁點頭打起拍子來：

「日子結束了，
客人離去了。
日子結束了。
在我們穴地，
日子結束了。
暴風嗚嗚響。
日子結束了。

客人離去了。」

這首魯特琴歌手所唱的曲子，莫尼奧斷定想必歷史悠久，是首弗瑞曼老歌，毫無疑問。這首歌唱的正是他自己。他希望客人真的離去，喧嚷結束，復歸平靜。平靜的日子就在眼前……然而他卸不下肩頭的重擔。他想起了那批輜重，堆放在正好處於托諾村視野之外的沙漠裡。他們不久就能見到這些東西了──帳篷、食品、桌子、金盤子、鑲寶石的佩刀、仿阿拉伯古燈的燈球……樣樣東西都奢華無比，充分顯示出來自截然不同的生活型態所抱的期望。

到了托諾村他們可過不了往常的日子。

莫尼奧曾在一次巡視中進托諾村住過兩夜。他還記得那裡的炊火氣味，是散發芳香的灌木在黑暗中燃燒的味道。他們不用太陽能爐，因為「那不是最古老的生活方式」。

最古老！

托諾村幾乎沒有美藍極的氣味，而是瀰漫著綠洲灌木的甜辣味和麝香油味。是的……還有一股化糞池和腐爛垃圾的臭氣。他想起神帝聽他彙報完巡視結果後說過的一番話。

「這些『弗瑞曼人』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喪失了什麼。他們自以為保留了傳統的精華，這是所有示範區的失敗之處。總有一些東西會漸漸褪色，在展示中消失得無影無蹤。示範區的管理人，還有對著展品彎腰注目的觀眾──極少有人能感覺到那些缺失的東西。所缺之物正是維持舊時代生活的動力，早已隨著那種生活的遠逝一去不復返了。」

莫尼奧注視著橋上站在眼前的三名魚言士。她們抬高手臂舞蹈起來，在他前面幾步遠處旋轉跳躍。

真奇怪，他想，我見過在公開場合跳舞的人，但從沒看過魚言士這麼做。她們只在自己的住處跟自己的舞伴跳跳舞。

他正思考，突然聽見雷射槍令人恐懼的嗡鳴聲，隨即感到腳下的橋面傾斜起來。

這不是真的，他腦子裡有個聲音在說。

他聽見帝輿橫向滑動的刺耳摩擦聲，接著是艙罩掀開的哐噹聲。身後一片尖叫呼喊，但他無法轉身。橋面向莫尼奧右側大幅度傾斜，將他

臉朝下甩在地上，往深谷滑去。他抓住一股斷裂的纜繩想止住下滑，但纜繩跟著他一起往下掉，所有東西都在橋面所覆的一層沙子上翻滾摩擦。他用兩隻手抓住纜繩，隨之轉起圈來。這時他看見了帝輿，艙罩大開，正傾斜滑向橋邊。赫薇一隻手抓著折椅平衡身軀，目光聚焦在莫尼奧身後。

橋面繼續傾斜，響起一陣可怕的金屬吱嘎聲。他看見隊伍裡有人掉了下去，在空中大張著嘴，手臂亂揮。莫尼奧抓握的那根纜繩被什麼東西掛住了，一下子將兩條手臂扯到了頭頂上，他的身子搖擺著又轉起圈來。他感到雙手沾滿了恐懼的汗水，正順著纜繩往下滑。

他再一次看見了帝輿。帝輿卡在斷梁的殘根處。神帝正伸出兩隻退化的手想抓住赫薇．諾里，但沒能搆著她。她無聲無息地從帝輿敞口的一端掉了出去，金色禮服猛地上翻，她的身軀筆直伸展如箭桿。

神帝悶聲發出深沉的哀嘆。

他為什麼不開啟懸浮器呢？莫尼奧心想。懸浮器能把他承托起來。

雷射槍還在嗡鳴，莫尼奧的雙手已從纜繩末端滑脫，這時他看見一道道焰光直射帝輿懸浮器的圓罩，打壞一個個懸浮器，揚起陣陣金色煙霧。莫尼奧兩手高舉過頭，向下墜去。

煙！金色的煙！

他的長袍上掀，身體翻轉，臉朝下直栽谷底。他凝視深淵，看到洶湧的湍流形成一個大漩渦，急流捲裹著一切陷入渦心，彷彿他一生的縮影。雷托的話像一股金色煙霧在他腦子裡迴蕩：「謹小慎微只能通向平庸。碌碌無為、毫無激情的平庸一生是大部分人對自己的期望。」莫尼奧在自由下墜中陡然生出一種頓悟的狂喜。宇宙如透明玻璃般在他眼前鋪展開來，萬事萬物盡歸無現時間。

金色的煙！

「雷托！」他高喊，「賽艾諾克！我相信！」

長袍從莫尼奧肩頭飛脫。他在峽谷的勁風中翻滾起來──最後瞥了一眼帝輿……帝輿正在碎裂的橋面上傾覆。神帝也從敞開處摔了出來。

有什麼硬物砸進了莫尼奧的後背，這是他最後的知覺。

雷托感覺自己正滑出帝輿。他的意識凝固在赫薇墜入河中的畫面──遠處激起一道珍珠般潔白閃亮的噴泉，顯示出她已栽入一切歸於終結的

謎夢之中。赫薇鎮定地說出了臨終之語，這句話在他的記憶裡不停迴響：「我先走一步了，親愛的。」

他滑出了帝輿，看到底下的河段猶如一柄短彎刀，細窄的鋒刃在斑駁的陰影裡微光閃爍，這是一件在永恆中磨利的凶器，正恭候他投入痛苦的懷抱。

我不能哭，連喊叫也不行，他想，我早已不能流淚了，眼淚是水。我馬上就會有水，多得不得了。我只能在悲痛中呻吟。我很孤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孤獨。

下墜中，龐大的分節身軀弓起來狠命扭動，直到他敏銳的目光發現站在斷橋邊緣的希歐娜，才放棄了掙扎。

妳將會有新的領悟！他想。

身體繼續翻轉。他看到愈來愈逼近的河面，這片水是一個魚影閃現的夢，他憶起古時候一場花崗岩池邊的宴席，粉紅色的肉讓飢餓的他看花了眼。

我來了，赫薇，共赴諸神的盛宴吧！

一瞬間他渾身裹滿氣泡，同時陷入劇痛。水，這惡毒的水流，從四面八方向他發起了進攻。他掙扎著往上穿過奔騰的急流，感覺遭到了岩石的噬咬，身體不自覺一陣狂扭亂拍，水花四濺，恍惚中他看到溼漉漉的黑色崖壁正在朝後急退。他的皮膚炸成了一團團亮晶晶的碎片，在他四周化作一場銀雨射入河中，轉瞬即逝的亮片環繞著他，形成一個不斷移動的耀目光環—如鱗片般閃亮的沙鱒離他而去，開始了自己的群聚生活。

劇痛仍在持續。雷托詫異於自己的意識還在，身體依然有感覺。

現在他只受本能的驅使。他隨波逐流，抓住了身邊的一塊岩石，頓時感覺手上硬生生扯下一根指頭，鬆手已經來不及了，不過這點痛跟全身此起彼落的疼痛相比算不上什麼。

大河繞過一處凸崖向左奔騰而去，似乎覺得已經把他折磨夠了，便甩了一把，讓他滾上一道斜斜的沙堤。他躺了片刻，體內香料萃取物的藍色素溶在水中愈漂愈遠。劇痛驅使他不停扭動，沙蟲軀體本能地試圖遠離水。身上披覆的沙鱒蕩然無存了，他感到周身上下的觸覺變得敏銳，喪失的知覺又恢復了，然而這只會增加他的痛苦。他看不到自己的

身體，但能感覺到一個蟲狀物連滾帶爬地從水裡冒了出來。他抬眼仰望，只見所有東西都蒙著一片片火焰，影影綽綽難以辨認。終於，他認出了這個地方，水流把他捲上岸的這處河灣，正是大河與沙厲爾分道揚鑣之處。他的身後是托諾村，沿岩壁下去一段距離就是泰布穴地遺址——當年史帝加的領地，也是如今雷托藏匿全部香料的地方。

他那直冒藍煙、受盡摧殘的軀體蠕動著沿卵石河灘前行，一路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並在碎圓石上留下一道藍色印跡，最後鑽進了一個潮溼的洞窟，應該是原始穴地的一部分。現在這只是一個淺淺的洞穴，另一頭被塌落的岩石堵死了。他聞到了溼土和純淨香料萃取物的氣味。

他在痛楚中聽到一些聲響，便在狹小的洞穴裡轉過頭，只見洞口處垂下一條繩子，一個人影順繩滑下。他認出是奈拉。她落在石頭地裡，蹲伏著向躲在黑暗中的雷托望過來。接著，雷托眼前的焰光又一次分開，顯現出另一個沿繩而下的身影：希歐娜。隨著一陣石塊的咯咯響動，兩人朝雷托匍匐了一段距離，停下來盯著他看。繩子末端出現了第三個人影：艾德侯。他火冒三丈地衝向奈拉大喊：

「妳為什麼殺她！妳不應該殺赫薇！」

奈拉彷彿不經意地輕輕揮了一下左臂，把艾德侯掀翻在地。她在石頭地上又爬了幾步，四肢著地凝視著雷托。

「陛下？您還活著？」

艾德侯突然出現在她身後，一把從她的皮套裡奪過雷射槍。奈拉愕然轉身，他舉槍扣下扳機。灼燒切口自奈拉頭頂向下，將她一分為二，向兩邊塌落。從燃燒的軍服裡掉出一柄閃亮的晶刃匕，摔碎在石頭上。艾德侯沒留意晶刃匕。他滿臉怒容，不停地向奈拉的遺體射擊，直到能量耗盡，耀眼的弧光才停歇下來，溼淋淋冒著煙的屍塊和碎布四散在熾熱的石塊之間。

希歐娜一直等在旁邊，直到這時才爬過來，從艾德侯手裡抽出那把已經沒用了的雷射槍。艾德侯朝她猛轉過身，她擺好姿勢準備壓制他，但他的暴怒已經煙消雲散。

「為什麼？」他低聲問。

「結束了。」她說。

兩人轉身望向洞穴黑影裡的雷托。

雷托根本無法想像他倆看見了什麼。沙鱒皮膚已經消失了，他只知道這點。現在暴露在外的應該是布滿毛孔的裸肉。他無可奈何，只能從一個被悲傷鑿出深深溝壑的宇宙回視這兩個人影。透過火焰的幻象，他看到希歐娜呈現女魔的形象。這個魔鬼的名字自動閃現在他的腦子裡，他不由高聲喊了出來，經過洞穴的放大，響亮得連自己都沒料到：

「漢米亞！」[10]

「什麼？」希歐娜向他爬近一步。

艾德侯雙手掩住臉。

「瞧瞧妳對可憐的鄧肯都幹了什麼。」雷托說。

「他還會找到真愛的。」她的口氣聽上去多麼無情，活像他自己在激憤的青年時代說的話。

「妳不知道愛是怎麼一回事。」他說，「妳奉獻過什麼嗎？」他只能絞著雙手，或者說曾經是手的拙劣複製品。「冥神啊！看看我獻出的一切吧！」

她繼續朝他爬近一些，伸出手又縮了回去。

「我是有血有肉的，希歐娜，看著我。我是真實存在的。妳膽子夠大的話還可以摸摸我。伸出手來，摸我！」

她慢慢伸手過去，觸碰到本該是身體前節的部位，在沙厲爾她曾躺在上頭睡過。她把手抽回來，手上沾了藍色。

「妳摸了我，感受到了我的肉體。」他說，「在宇宙中還有比這更奇怪的事嗎？」

她剛要別過身去。

「不！不許轉身！看看妳幹的好事，希歐娜。妳能觸摸我的身體，難道就不能觸摸自己的心嗎？」

她猛地轉身走開。

「這就是我們倆的區別。」他說，「妳是神的化身。妳遊走在宇宙最偉大的神蹟之間，卻拒絕去摸、去看、去感覺、去相信。」

雷托的意識飄蕩到一個黑漆漆的地方，在這裡他似乎聽到了那些藏在暗室裡的思錄機正在咔嗒咔嗒唱著金屬昆蟲之歌。這個伊克斯無現空間絕不會產生輻射，是一處充滿焦慮的精神流放之地，因為它與宇宙的其他部分沒有聯繫。

然而還是會有聯繫的。

他感覺到那些伊克斯思錄機已經開始記錄他的思想了，無須對它們下達特定的指令。

記下我做的一切！記住我！有朝一日世人會為我平反！

預象的火焰向兩側分開，剛才希歐娜的位置現在站著艾德侯。艾德侯身後模模糊糊有人在比手勢……啊，沒錯，是希歐娜在向岩壁頂上的人傳達指示。

「你還活著嗎？」艾德侯問。

雷托的聲音帶著嘶嘶的喘息聲：「讓他們各自逃命，鄧肯。他們想逃到哪個宇宙就快去那裡躲起來。」

「該死的！你在說什麼？我寧可讓她來忍受你的胡言亂語！」

「讓？我從來不會讓什麼事發生。」

「你為什麼讓赫薇死了？」艾德侯悲聲說道，「我們不知道她跟你在一起。」

艾德侯垂下腦袋。

「你會得到補償的。」雷托沙啞地說，「我的魚言士會選擇你而不是希歐娜。對她好一點，鄧肯。她不僅僅是亞崔迪家的人，她還攜帶著確保你們生存下去的種子。」

雷托再度陷入記憶之中。它們現在都成了縹緲的神話，在他的意識裡倏忽即逝。他感覺自己跌進了一段時間，而那時間本身改變了過去。有聲音傳來，他努力辨明其含意。有人在石頭地上爬動？火焰分開，顯現出站在艾德侯身邊的希歐娜。他們像兩個孩子似的手牽手站在那裡，在闖入未知領域前相互打氣。

「都這樣了他怎麼還沒斷氣？」希歐娜輕聲說。

雷托積攢了一會兒氣力才開口。「赫薇幫了我。」他說，「幾乎沒人有過我們這樣的經歷。我們是優勢相互加乘，而不是弱勢彼此取暖。」

「看看你現在的下場吧！」希歐娜不屑地說。

「是啊，祈禱妳也會有同樣下場。」他嘶啞地說，「或許香料會給妳時間。」

「你的香料呢？」她問。

「藏在泰布穴地深處。」他答，「鄧肯能找到。你知道那地方的，鄧肯。現在叫泰伯村。原先的地貌還在。」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艾德侯低聲問。

「這是我的禮物。」雷托說，「沒人能找到希歐娜的後代。神諭看不見她。」

「什麼？」他倆異口同聲，同時身子前傾，因為雷托的聲音愈來愈細弱。

「我賜給你們一種不會旁生枝節的新時間。」他說，「它總在偏轉，但不會分岔。我交給你們黃金之路，這就是我的禮物。再也不會有以往那種平行時空了。」

火焰遮住了他的視線。痛楚漸漸消退了，但敏銳至極的嗅覺和聽覺卻仍未消失。艾德侯與希歐娜都在急促地呼吸著。雷托感覺渾身上下怪異地動彈起來──明明早已消失的骨骼和關節又在知覺上死灰復燃了。

「看！」希歐娜說。

「他在解體。」艾德侯說。

「不。」希歐娜說，「是外面那層在脫落。看！蟲子！」

雷托感到身體各部分正投入溫暖與柔軟之中。劇痛自行消失了。

「他身上那些洞是怎麼回事？」希歐娜問。

「裡面原來應該是沙鱒。看見它們的形狀了嗎？」

「我現在證明我的某個祖先說錯了。」雷托說（或是自以為在說，對於他的日記而言兩者沒有分別），「我生而為人，卻沒有作為人而死。」

「我看不下去了！」希歐娜說。

雷托聽到石塊一陣咯咯響，是她背轉過身。

「你還在嗎，鄧肯？」

「在。」

這麼說我還能發出聲音。

「看著我。」雷托說，「我是人類子宮裡的一小團血肉，頂多櫻桃那麼大。看著我，聽見沒有？」

「我在看。」艾德侯含糊應道。

「你們期盼一個巨人，卻找來一個侏儒。」雷托說，「現在你們要

明白，做出什麼樣的行為，就得擔負什麼樣的責任。你打算怎麼運用新到手的權力？鄧肯。」

長時間的沉默後，希歐娜開口：「別聽他的！他瘋了！」

「沒錯。」雷托說，「瘋得有條理，就是天才。」

「希歐娜，妳明白這意思嗎？」艾德侯問。多麼哀傷的甦亡人口氣。

「她明白。」雷托說，「人性會把靈魂帶往你無法預料的危機，人類總是如此。莫尼奧最後也醒悟了。」

「希望他趕緊死吧！」希歐娜說。

「我是分裂的神，你將使我完整。」雷托說，「鄧肯？在所有鄧肯裡面，我認可你是最棒的。」

「認可？」鄧肯的話音裡又帶上了些許火氣。

「我的認可是有魔力的。」雷托說，「在一個神奇的宇宙中，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神諭的宿命一直在擺布的是你，而不是我。現在你見識了命運的神祕莫測，難道要我把它一筆勾銷嗎？我只希望增加它的神祕性。」

雷托心裡的其他人開始重申各自的存在。這個聚居群體不再一致支持他的代言人身分，他也從高高在上的位置跌落到了他們中間。他們不停說著「假如」開頭的話。「假如你那時……假如我們那時……」他想大喝一聲讓他們都閉嘴。

「只有蠢貨才戀棧過去！」

雷托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喊出了聲，還是僅僅閃過這麼個念頭。裡裡外外一下子都安靜了，他感覺原先的自我並未完全散盡。他試著開口說話，並覺察到這是真實的，因為艾德侯說：「聽，他想說什麼。」

「別害怕伊克斯人。」他說，同時聽到自己愈來愈細微的聲音，「他們能造機器，但再也造不出『阿拉弗爾』了。我知道。我就在那裡。」

他陷入沉默，想聚集一些力量，但即使他奮力掌握，都難以阻止元氣耗散。內心再度嘈雜起來，眾聲喧譁著告饒或呼喊。

「都別犯蠢了！」他喊，或是自以為在喊。

艾德侯與希歐娜只聽見「嘶」的一聲喘息。

片刻後，希歐娜說：「我覺得他死了。」

「但人人都以為他是不朽的。」艾德侯說。

「你知道『口述史』是怎麼說的嗎？」希歐娜問，「若要不朽，先捨棄形體。有形之物終將滅亡。只有超越形體才能擺脫形體，達到不朽。」

「這話像他說的。」艾德侯語帶輕蔑。

「好像就是。」她答。

「他說到妳的後代是什麼意思……什麼隱藏的，沒人找得到？」艾德侯問。

「他創造了一種新型擬態，」她說，「屬於生物擬態。他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在未來看不到我。」

「妳成了什麼？」艾德侯問。

「我是新一代亞崔迪家的人。」

「亞崔迪家的人！」這個詞從艾德侯口中說出來像一句咒罵。

希歐娜俯視著那個還在繼續解體的龐然大物，它曾經是雷托．亞崔迪二世……外加別的東西。這別的東西正徘徊在一縷縷細細的藍煙裡慢慢散去，四周瀰漫著濃郁的美藍極味。隨著這具軀體不斷縮小，石頭地裡聚起了一汪汪藍色液體。只能依稀分辨出它曾經具有的人類特徵——一堆癟陷的粉紅色泡沫，還有一些染有紅色的骨頭，應該是頰骨和眉骨……

希歐娜說：「我跟他不一樣，但說到底又一樣。」

艾德侯細聲說道：「那些祖先，所有……」

「那幫人還在，但我靜悄悄地在他們中間走動，沒人看得見我。舊影像消失了，只留下精華部分繼續照亮他的黃金之路。」

她轉身握住艾德侯冰冷的手，小心翼翼領著他走出洞穴，進入外頭的光亮之中。從牆頂垂下的繩子醒目地擺盪著，受驚的示範區弗瑞曼人還等在上面。

建設新宇宙的材料不算好，她想，但也只能將就了。艾德侯需要溫柔的誘惑與關愛，或許還能培養出愛情。

她俯視大河，看到水流從人造峽谷冒出，向蔥蘢的田野奔騰而去；她看到南面起了一陣風，將一團團烏雲催趕到這邊來。

艾德侯把手從她手中抽出，看上去鎮定些了。「氣候控制系統愈來愈不穩定了。」他說，「莫尼奧推測是宇航公會在搞鬼。」

「我父親在這方面很少犯錯。」她說，「這件事你調查一下。」

艾德侯突然想起銀色沙鱒從雷托軀體向河中疾馳而去的畫面。

「我聽見蟲子的話了。」希歐娜說，「魚言士會跟隨你，而不是我。」

艾德侯又一次感受到來自賽艾諾克儀式的誘惑。「晚點我們就知道是不是了。」他說，接著轉身面對希歐娜。「他說伊克斯人造不出『阿拉弗爾』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讀完那些日記。」她說，「回托諾村我翻給你看。」

「『阿拉弗爾』──那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神聖審判的陰雲』。出自一個老故事。你可以在那些日記裡找到。」

10

漢米亞，衍生自日本能樂中的「般若之面」，為因怨恨或忌妒而墮入鬼道的女子。──編注

下文摘自哈迪．貝諾托關於達艾斯巴拉特考古發現的非公開總結：

茲附少數派報告如下：就達艾斯巴拉特出土之日記，多數派所提應予仔細審查和刪編的決議，我們自當遵從，但亦須表達我方意見。我們理解聖教會對上述材料的關切，同時並未忽視其政治隱患。我們與教會同樣希望拉科斯星及分裂神保護聖區不會淪為「吸引觀光客的景點」。

但另一方面，我們既已掌握全本日記且已完成真品鑑定及解譯工作，「亞崔迪規劃」的框架也就浮出水面了。作為一名在貝尼．潔瑟睿德教導下研究過祖先思維的女性，本人自然希望公開我們從中揭示出的某種規律—該規律遠較「沙丘星—厄拉科斯星—沙丘星—拉科斯星」這一演變路徑複雜。

史學與科學領域的需求應當予以滿足。對於研究由鄧肯時代私人回憶錄及傳記編纂而成的《守護聖經》，該日記具有珍貴的價值。我們無法忽略那些耳熟能詳的誓言：「以艾德侯千子之名！」和「以希歐娜九女之名！」經久不衰的綺諾伊女修崇拜現象因日記披露的內容而昭示出新的意義。無疑，對於猶大與奈拉之間的關係，教會也有必要進行審慎的重新評估。

作為少數派，我們必須提醒諸位政治審查官，拉科斯保護區寥寥幾條沙蟲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伊克斯導航設備的替代品，教會掌握的少量美藍極也不會對忒萊素大批製造的產品構成實質性商業威脅。不！我們的主張是，須將各種神話、「口述史」、《守護聖經》，甚至《分裂神之聖書》與達艾斯巴拉特出土之日記進行比對。涉及離散時代與饑荒時代的每一則史料都必須摘出來重新考察！我們何懼之有？我們身為鄧肯．艾德侯與希歐娜的後裔，所創下的偉業，任何伊克斯機器都無法勝任。我們擴散到了多少個宇宙？沒人猜得到。將來也不會有人知道。教會擔心偶爾出現的預言者嗎？我們知道預言者既看不見我們，也無從預知我們的決定。人類不可能滅絕。難道我們少數派只有加入「離散者」行

列，才會有人聽見我們的籲求嗎？難道人類的原始核心群體只能這樣懵懂無知下去嗎？你們清楚，倘若遭到多數派的排擠，我們將永遠消失在世人的視野之外！

我們不願離開。是沙漠裡的珍珠把我們留在此地的。教會將這些「珍珠」奉為「啟迪之光」，此舉為我們所折服。就此而論，凡理智者絕無可能忽略這批日記所帶來的啟示。考古學誠然是一種權宜之計，然而又不可或缺，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正如研究雷托二世用以藏匿其日記的原始設備有助於了解技術演進史，我們也必須能獲准聆聽古人的所思所想。放棄與這批日記所揭示的「意識之珠」建立交流，既嚴重違背史學嚴謹原則，也將在科學領域鑄成大錯。雷托二世是否墮入了一個無盡的夢，是否有可能喚醒他，使其帶著完整的意識和豐富的歷史細節重返我們的時代？聖教會怎能畏懼此等真相呢？

作為少數派代表，我們堅信歷史學家必須傾聽人類肇始之聲。倘若唯有日記，則必傾聽日記。這批日記過去掩埋了多久，未來就必須至少傾聽多久。我們不會試圖預測在字裡行間尚待發掘之物，我們只想說，發掘工作必須進行到底。我們怎能無視人類最重要的遺產呢？詩人朗．布拉姆利斯曾有言：「我們是驚奇之源泉！」

fiction 13
沙丘：神帝
GOD EMPEROR OF DUNE

作　　者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譯　　者　劉未央
校　　對　魏秋綢
責任編輯　楊琇茹
編輯協力　賴淑玲、聞若婷
內頁排版　黃暐鵬
行銷企畫　陳詩韻
總 編 輯　賴淑玲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8667-1065
劃撥帳號　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價　600元
ISBN　978-986-5562-14-4
ISBN　978-986-5562-27-4 (EPUB)

本簡體中文版翻譯由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權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

God Emperor of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81.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沙丘

-5-

HERETICS OF DUNE

異端

法蘭克·赫伯特—著　魏晉—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5-

HERETICS OF DUNE

異端

法蘭克·赫伯特—著　魏晉—譯

FRANK HERBERT

前言　我在寫《沙丘》時……

我完全沒有心思去想這本書會不會成功。我只關心寫作本身。我先花了六年的時間研究，才坐下來寫出故事，而我設計的許多情節層次交互關聯，需要我用上從未體驗過的高度專注力。

這是個探索救世主迷思的故事。

這個故事從另一個觀點看待被人類占據、被當作能源機器的星球。

這個故事要洞察政治和經濟交互勾結的複雜機關。

這個故事要檢視不容質疑的預言以及其隱藏的危險。

這個故事會提及增進意識的藥物，也會警示依賴這類物質可能產生什麼後果。

飲用水既是類比石油，也是類比水本身，這種物質的供應量每天都在減少。

因而這是一本生態小說，有許多弦外之音，同時也探討人以及他們對人類價值的人性憂慮，在寫書的每個階段，我都必須妥善注意這些層次。

我的腦子裡沒有空間多想別的事。

書剛出版後，出版社給我的報告來得很慢，後來發現也不準確。書受到嚴厲批評。在出版前，超過十二家出版社退回我的書稿。這本書上市後也沒有宣傳，不過外頭有事在發生了。

有兩年時間，書店和讀者的抱怨讓我應接不暇，他們抱怨買不到書。《全球目錄》（*The Whole Earth Catalog*）雜誌對它讚譽有加。一直有人打電話來，問我是不是要開創一個邪教。

答案是：「天啊，不是！」

我在描述的事緩緩地成功實現了。「沙丘」系列前三本書寫完後，沒有人懷疑這是一套受歡迎的作品──據說是史上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在全世界賣出上千萬本。現在人們最常問我的問題是：「這樣的成功對你來說代表什麼？」

我很訝異。我倒也不是預期會失敗，這就是一本書，而我寫出來

了。有一部分的《沙丘救世主》和《沙丘之子》是在我寫完《沙丘》之前就寫好了，它們在我實際動筆後添加了血肉，但故事的骨幹始終不變。我是個作家，我在寫作。成功代表我能花更多時間寫作。

回首望去，我意識到我是憑直覺做了對的事。你不該為成功而寫，那會分散你的注意力，讓你不能專心寫作。如果你認真寫作，你就只會做一件事：拚命寫。

你和讀者之間有一紙不成文的契約：如果有人走進書店，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或耗費的力氣）拿出來買你的書，你便有責任為那個人提供一些娛樂，以及你能給予的所有事物。

一路走來，我的初衷始終是如此。

法蘭克．赫伯特

（譯／聞若婷）

1

凡紀律，非解放之物，多常於潛默之中，以規矩限制約束。勿問理由，慎究做法。推問理由，則悖論始；窮究做法，則囿於茫茫因果宇宙而不得出，此二者，皆為追求無窮之境之大忌。

——《厄拉科斯外典》



「塔拉札有沒有告訴妳，我們已經折耗了十一個鄧肯．艾德侯的甦亡人？這已經是第十二個了。」

年邁的聖母施萬虞站在三樓的女兒牆內，看著下方草坪上單獨玩耍的孩子，言語之間頗為尖酸。伽穆星球午間耀眼的陽光被庭院白色的牆壁反射在牆下的草地上，灑下一片光輝，那個年幼的甦亡人彷彿身處聚光燈下。

折耗！聖母盧西拉心想。她輕輕地點了一下頭，心中思忖施萬虞行事措辭多麼冷酷無情。我們的存貨已經耗盡了，快點再送幾個過來！

那個孩子的年紀看似十二標準年，不過在甦亡人尚未喚醒初始的記憶時，他們的樣貌並不能反映真實年齡。男孩體格健壯，一頭黑髮茂密鬈曲，盯著樓上的兩位聖母看，眼神非常直接，完全沒有避諱什麼。初春黃色的陽光灑下，在他的腳下形成了一片小小的影子。太陽把他曬得黝黑，不過他只是稍微動了一下，左肩白皙的皮膚便從藍色的連身衣下面露出一塊。

施萬虞說：「這些甦亡人不僅成本高昂，而且對我們極為危險。」她的聲調平淡，絲毫不露聲色，正因為如此，聽起來也更顯威嚴，彷彿居高臨下的聖母導師在對侍祭訓話。這番話也令盧西拉更加意識到，施萬虞是這個甦亡人計畫的公開反對者之一。

塔拉札告誡過她：「她一定會希望說服妳，讓妳加入她的陣營。」

「十一次失敗已經夠了。」施萬虞道。

盧西拉瞥了一眼這位滿臉皺紋的聖母，突然想到：未來我也會變老，變成一副乾癟的模樣，說不定也會成為貝尼．潔瑟睿德的一號人物。

施萬虞身材矮小，長年參與女修會的事務，臉上已生出不少老年斑。盧西拉曾為此行做過一些調查，她知道施萬虞一襲常規黑色長袍下隱藏著一副嶙峋瘦骨，除了更衣侍祭和曾經與她育種過的男子，鮮少有人見過這身黑袍之下的軀體。施萬虞長著一張闊嘴，下唇因下頜滿布的皺紋而內縮，下巴便因此顯得外凸。她舉止決絕果斷，不解內情之人常常誤以為她心有慍怒。伽穆主堡的這位指揮官少言寡語，離群索居，比多數聖母更孤僻。

盧西拉又一次產生了希望自己能夠了解甦亡人計畫全貌的想法。不過塔拉札的指令已經非常明確：「只要事關這個甦亡人的生死安危，就務必警惕施萬虞的一言一行。」

「我們認為，之前的十一個甦亡人大多都死在那些忒萊素人自己手裡。」施萬虞說，「這件事本身應該就能說明一些問題。」

盧西拉效仿施萬虞的沉默姿態，不動聲色地等待對方繼續，彷彿在說：「雖然我比妳年輕許多，施萬虞，但我也是正牌的聖母。」她能夠感覺到施萬虞注視的目光。

施萬虞曾經見過這位盧西拉的全息影像，可是她的影像遠沒有她本人難對付。毫無疑問，這個銘者[1]接受了最佳的銘刻訓練。盧西拉的虹膜和瞳孔均為藍色，沒有經過任何鏡片矯正，面部表情因而頗為犀利，與她的鵝蛋臉十分相配。她現在穿著黑色的阿巴袍，卻沒戴上兜帽，棕色長髮用髮夾牢牢束在腦後，像瀑布一般在背後披瀉而下，即便是最硬挺的長袍也無法完全掩藏她豐滿的胸部。她承襲的基因譜系以富有母性而聞名，她本人也已經與兩個男性為女修會生育了三個孩子。沒錯，這是一個尤物，一頭棕色的長髮，一對豐滿的乳房，散發出母性的光輝。

「妳不太說話。」施萬虞道，「可見塔拉札已經告訴妳要提防我了。」

「妳有什麼根據認為會有人想殺了這第十二個甦亡人？」盧西拉問道。

「他們已經嘗試過了。」

盧西拉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想到施萬虞時腦中會出現「異端」一詞。諸位聖母之中有可能產生異端嗎？這個詞語的宗教含意在貝尼．潔瑟睿德這裡似乎完全不適用。倘若一個群體對所有涉及宗教的事物都具有極度的操控欲，群體中人又怎麼會有離經叛道之舉？

盧西拉將注意力轉移到那個甦亡人身上。男孩做著側手翻在院子裡整整轉了一圈，站定之後再次看向了牆上的兩個人。

「身手可真好呀！」施萬虞輕蔑地說。蒼老的聲音並未完全掩蓋言語之間的憤恨。

盧西拉瞥了施萬虞一眼，異端之念。「異見」並不合適，「反對」不能完全概括這個老女人表現出的態度。這種念頭可以令貝尼．潔瑟睿德分崩離析。公然反對塔拉札，反對統御大聖母？簡直難以想像！統御大聖母有如帝王君主，一旦採納建議，作出決定，諸位聖母便理應服從。

「現在的形勢不容我們製造新的麻煩！」施萬虞說道。

她的意思非常清楚。「大離散」的散失之人正在陸續返回，其中部分人心懷不軌，危及女修會安全。尊母！這個稱呼聽起來與「聖母」多麼相似。

盧西拉試探著問了一句：「那麼妳覺得我們應該全力應對大離散回來的那些尊母？」

「全力應對？呵！她們沒有我們這麼強大，頭腦也不清晰。而且，她們不了解美藍極！這也正是她們希望從我們這裡得到的東西，即關於香料的資訊。」

「或許吧。」盧西拉道，她不願意僅憑些許證據便輕易贊同這個說法。

施萬虞說：「大聖母塔拉札現在反倒迷了心竅，把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這個什麼甦亡人上面。」

盧西拉一言不發。甦亡人計畫確實引起了聖母之間的舊恨，雖然喚起另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的可能性極小，此事依然在女修會上下引起了一番既怒且懼的騷動。對沙蟲體內的暴君殘骸動手動腳，這可是危險至極的事情！

「我們絕對不能把那個甦亡人帶到拉科斯。」施萬虞喃喃道，「別

驚醒沉睡的蟲子。」

盧西拉再次注意到了那個年幼的甦亡人──他背對著高牆和兩位聖母，但是從他的姿態來看，這個孩子知道她們討論的是自己，正在等待二人的反應。

「塔拉札雖然派妳來，但想必妳也意識到他的年紀還太小。」施萬虞道。

「我從沒聽說過有哪個這樣年幼的男性接受了深層銘刻。」盧西拉表示贊同，言語之中夾帶了些微自嘲。她知道施萬虞能夠聽出這種語氣，但是不會明白真正含意。管控生育、生殖，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必要事宜，這是貝尼．潔瑟睿德的立身之本。利用愛欲，但是切莫心生愛意，施萬虞現在應該在思考這個問題。女修會的分析人員了解愛的各類根源，組織早在發展初期便對此進行了研究，但是至今尚未有人膽敢從銘刻對象身上激發對她們的愛意。她們容許愛的存在，但卻提防愛的侵蝕，這是基本的原則。她們明白人類的愛根植於這個物種的遺傳基因之中，正是因為這張安全網，人類才得以存續。人類的這種本性可以在必要之時加以利用（有時對象是其他聖母），為實現女修會的目的對特定的個人進行銘刻。你知道對方受到銘刻之後，將會與你形成穩固的關係，這種關係並非尋常人等可隨意建立。他人或許能夠看出這種關係，並且企圖操弄結果，然而建立關係的兩人只會隨著潛意識的音樂起舞。

「我剛才並不是說不該對他進行銘刻。」施萬虞誤讀了盧西拉的沉默。

「我們應該奉命做事。」盧西拉駁斥道，這話施萬虞想怎麼理解就怎麼理解吧。

「可見妳並不反對把這個甦亡人帶上拉科斯。」施萬虞道，「妳若了解了計畫的全部的來龍去脈，不知還會不會這麼堅定地服從命令。」

盧西拉深吸了一口氣，莫非施萬虞要告訴她甦亡人計畫的真正意圖了？

「拉科斯有一個女孩，名叫什阿娜．布拉赫。」施萬虞說，「她能控制那些巨蟲。」

盧西拉不讓自己流露出心中的警覺。「巨蟲」。不是「沙胡羅」，也沒說「魔鬼」，而是「巨蟲」。暴君預言的沙蟲馭者終於出現了！

施萬虞見盧西拉依然沉默，便說道：「我可不是在和妳閒談。」

盧西拉想：確實不是在閒談，妳指稱這個事物時用的是描述性的稱呼，而非那個帶有神話色彩的名號。「巨蟲」。妳指的其實是暴君雷托二世，他的無盡夢境化身為一顆顆意識的珍珠，寄居於每一條沙蟲體內，至少這是他引導我們相信的說法。

施萬虞朝草坪上的男孩點了點頭：「妳覺得他們的甦亡人能夠左右那個控制蟲子的女孩嗎？」

盧西拉心想：終於不賣關子了。她說：「我不需要知道這種問題的答案。」

「妳確實很謹慎。」施萬虞說道。

盧西拉伸了一個懶腰。謹慎？沒錯！塔拉札告誡過她：「凡事只要與施萬虞有關，妳就務必多加小心，但也千萬不得瞻前顧後，猶豫不決。我們的時間非常短，倘若抓不住這個機會，就沒有勝算了。」

什麼勝算？盧西拉有些好奇。她瞥了眼一旁的施萬虞：「我不明白，這些忒萊素人為什麼能殺得了那十一個甦亡人？他們為什麼能夠突破我們的防線？」

「現在，霸夏來了，說不定就不會再出那種岔子了。」施萬虞雖然嘴上這麼說，但是從語氣可以聽出，她其實不以為然。

統御大聖母塔拉札說過：「盧西拉，妳是銘者。待妳抵達伽穆，便會看出一些眉目。不過，此次任務無須了解計畫的全部內容。」

「這得付出多大的成本和代價！」施萬虞憤怒地瞪著那個蹲在地上揪草的甦亡人。

盧西拉明白，此事無關成本和代價，避免公開承認失敗比這重要得多，絕對不能聽憑女修會的可靠形象受損。然而，如此早的時間點就喚來銘者，這件事情關係重大。塔拉札事先便已想到這位銘者會察覺這一點，而且能夠看出這個模式的一些眉目。

獨自玩耍的男孩在草地上摸爬滾打，施萬虞舉起瘦削的手指了指他。

「都是權術。」施萬虞說道。

盧西拉心想：毫無疑問，施萬虞「異端」的核心就是女修會的權術。施萬虞就任伽穆主堡指揮官，由此事便可一窺貝尼．潔瑟睿德內部

爭論的微妙形勢。反對塔拉札的諸位聖母不願坐視不理，袖手旁觀。

施萬虞轉過身來，徑直看向盧西拉。事已至此，無須多言。兩人的頭腦都經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已經從這次對話之中獲得了足夠的資訊。聖殿花費了不少心思，最終才選中了這個盧西拉。

盧西拉感到這個年邁的聖母正在仔仔細細地打量自己，但是她不想讓對方觸碰到自己內心深處的使命感，這是所有聖母危難之時的支柱。既然這樣，那就讓她好好地看一看自己。盧西拉轉過身去，嘴角微揚，露出一個淺淺的微笑，注視的目光移向對面的房頂。

一名男子身穿軍服，手持重型雷射槍，出現在盧西拉的視野之中。他向兩名聖母這邊望了一下，便將注意力放在草地上的孩子身上。

「那個人是誰？」盧西拉問道。

「派特林，霸夏最信任的助手。他說自己只是霸夏的勤務兵，傻子才會相信這樣的鬼話。」

盧西拉仔細打量對面的男人。原來他就是派特林，塔拉札說他是伽穆星球的原住民，霸夏點名讓他參加此次任務。這個男人一頭金髮，身形纖瘦，早已過了服役作戰的年齡，可是業已退伍的霸夏復出之時，便執意要求派特林與他共擔此任。

施萬虞看到盧西拉把注意力轉回到那個甦亡人身上，滿面憂容。沒錯，既然這座主堡需要霸夏親自保衛，可見這個甦亡人現在已是危在旦夕。

盧西拉突然一驚：「咦……他……」

「是邁爾斯．特格的命令。」施萬虞道出霸夏之名，「這個甦亡人連玩耍時都在訓練，肌肉必須經過適當鍛鍊，才能適應個體恢復初始自我之後的活動。」

「可是他做的那些鍛鍊並不簡單。」盧西拉道，她感覺自己的肌肉也隨著那些熟悉的訓練動作動了起來。

「我們知道的所有東西幾乎全都可以讓他知道。除了女修會的奧祕，他想知道什麼都沒有問題。」施萬虞說，嘲諷的語氣表明她認為此事極為不妥。

「沒有人會覺得這個甦亡人能成為另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盧西拉表達了不同的意見。

施萬虞只聳了聳肩。

盧西拉站在那裡，一動不動，心中生出兩個疑問：這個甦亡人有沒有可能變成一位男性聖母？這一個鄧肯．艾德侯反觀自身的能力有沒有可能超越聖母──能夠看到她們不敢察視的內在？

這時，施萬虞用咆哮般的低沉嗓音喃喃道：「這個計畫……她們的方案實在危險，可能還會犯下相同的錯誤……」她話說了一半，便突然停了。

盧西拉心中默唸，她們，她們的甦亡人。

「如果能夠確定伊克斯人和魚言士在這件事中的立場，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盧西拉道。

「魚言士！」這些女人曾經僅為暴君效忠，施萬虞想到她們，便不禁搖起頭來，「她們相信的是真相和公正。」

盧西拉忍住喉頭一緊的感覺，施萬虞的立場已經明確，現在只差公開表態了。然而，她是這裡的指揮官。政治上的規矩非常簡單：反對此計畫的人必須密切關注計畫本身，一旦出現麻煩，她們就會立即要求中止。不過，那邊草地上的可是真正的鄧肯．艾德侯甦亡人，細胞比對結果無誤，真言師也已確認過。

塔拉札曾吩咐：「妳務必讓他領悟所有形式的愛意。」

「他的年紀這麼小。」盧西拉說道，注意力仍然在甦亡人身上。

「年紀確實不大。」施萬虞說，「所以，我想目前妳準備在他心中喚醒孩童對於母愛的反應，然後……」施萬虞聳了聳肩。

盧西拉的臉上沒有露出任何表情。貝尼．潔瑟睿德的成員就該服從。我是銘者，所以……從塔拉札的命令到銘者專門的訓練，決定了許多事情的走向。

盧西拉對施萬虞說：「有一個人與我相貌相仿，聲音相似，我就是在替她銘刻。可否告訴我她的身分？」

「不可。」

盧西拉沒有說話。她原本便未期待從他人處獲得真相，但是她曾多次聽聞，自己與安保聖母達爾維．歐德雷迪驚人地相似。「完全就是年輕的歐德雷迪。」盧西拉曾經多次聽到這樣的說法。盧西拉和歐德雷迪當然同屬亞崔迪的基因譜系，這一譜系與希歐娜的後代進行了大量回

交。那些基因並非只存在於魚言士的體內！不過，聖母的他者記憶雖然具有線性選擇的特性，而且僅能以女性的視角記錄或回憶，仍然可以提供重要的線索，令她了解甦亡人計畫的大致輪廓。盧西拉想起了潔西嘉在女修會基因譜系中已存在五千餘年，不禁由心底生出一陣恐懼。當前的模式似曾相識，大難將至的預感極其強烈，盧西拉不由自主地唸起了制驚禱文，她初次學習女修會儀禮的時候，便學會了這段真言：

「我絕不能害怕。恐懼會扼殺心智。恐懼是小號的死神，會徹底摧毀一個人。我要面對恐懼，讓恐懼掠過我，穿過我。當這一切過去，我將睜開靈眼，凝視恐懼走過之路。恐懼消逝後，不留一物。唯有我留存。」

盧西拉漸漸平靜下來。

施萬虞隱約察覺到她的情緒，因而也稍稍放鬆戒備。盧西拉並非愚蠢之人，並非空有頭銜的「特別」的聖母━背景勉強夠格，做起事來不致於令女修會蒙羞的那一類人。盧西拉確有一番本領，即便對方也是聖母，反應也難逃她的眼睛。既然這樣，那就再好不過了！那就讓她真正感受一下這個愚蠢的計畫，看看這個危險的計畫到底多麼不得人心！

「我覺得她們的甦亡人看到拉科斯之前，應該就已經沒命了。」施萬虞道。

盧西拉並未直接回應，而是說：「跟我說說他的朋友。」

「他沒有朋友，只有老師。」

「我什麼時候能見見他們？」她的眼睛一直盯著對面的女兒牆，派特林悠閒地靠在一根矮柱子上，重型雷射槍隨時待命。盧西拉猛然醒悟，她才是派特林一直盯著的人。派特林是霸夏發出的訊息！施萬虞顯然注意到了，而且明白霸夏的用意。有我們在保護他！

「我想妳一心想見的人是邁爾斯．特格吧。」施萬虞道。

「還有其他人。」

「不想先接觸那個甦亡人嗎？」

「我已經和他接觸過了。」盧西拉向下面的院子點了點頭，那個孩子再度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看著她，「這個甦亡人看起來有些想法。」

「關於其他幾個甦亡人，我只有報告能參考。」施萬虞說，「不過我懷疑他是這一連串甦亡人裡最有想法的一個。」

施萬虞的言語和態度，顯示出她隨時都準備用激烈的方式提出反對意見，盧西拉若不是有意識地克制自己，險些為之一顫。從施萬虞的言語之中，完全聽不出下面的孩子是和他們一樣的人類。

盧西拉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天上的雲朵一如往常在此時間遮蔽了太陽。一陣冷風吹過主堡的高牆，在院子裡轉了個圈。男孩轉過身去，加快鍛鍊的速度，希望藉此取暖。

「他想獨處的時候會去哪裡？」盧西拉問道。

「通常在他的房間。他有幾次想冒險逃走，但是被我們及時攔住了。」

「他對我們肯定恨之入骨。」

「必然如此。」

「那我只能直接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銘者無疑可以消解仇恨。」

「我想到了吉薩。」盧西拉投給施萬虞一個了然於胸的眼神，「妳竟然會讓吉薩犯下那樣的錯誤，我非常驚訝。」

「我不會干涉甦亡人教學的正常進度，如果教師對他產生了真正的感情，那也不是我的問題。」

「惹人喜歡的孩子。」盧西拉道。

她們又稍站了一會兒，看著這個鄧肯．艾德侯的甦亡人獨自玩耍與訓練。吉薩短暫浮現在兩位聖母的腦海中，她是甦亡人計畫在這裡最初的一位教師。施萬虞的態度非常明確：吉薩注定會失敗。盧西拉想的則是：施萬虞和吉薩給我的任務增加了難度。兩個女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想法再次證明了她們對各自信念忠貞不渝。

盧西拉看著院中的孩子，開始從一個新角度欣賞神帝暴君的成果。這個型號的甦亡人，雷托二世已經用了無數代，曾連續使用了大約三千五百年。神帝雷托二世絕非尋常的自然之力，他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強大的統治者，無論何種社會體系、自然產生或反常的仇恨、何種形式的政府、禁忌或強制性的儀式，還是鬆散或嚴謹的宗教，都為他所征服。他所到之處，無一能倖免，即便是貝尼．潔瑟睿德，也未逃脫這一命運。

雷托二世將自己踏上的這條路線稱為「黃金之路」，這個型號的鄧肯．艾德侯甦亡人在這條偉大的道路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盧西拉

研究過貝尼．潔瑟睿德的相關記載，詳盡程度在宇宙之中或許沒有能出其右者。直至今日，多數古老的帝國星球上，新婚夫婦仍會向東西方位輕灑幾滴水，然後鄭重祈禱：「噢！無窮之力和無窮恩慈的神啊！願祢的祝福從這供奉流回我們身邊。」

這個儀式原本由魚言士和她們溫順的祭司進行，然而它現在已經深入人心，民眾在這樣的場合都會不由自主地執行。即便最為多疑的信眾也只會說：「反正做了也沒什麼壞處。」這樣的成就，即便貝尼．潔瑟睿德護使團最為高明的宗教工程師也會自愧不如。貝尼．潔瑟睿德中的精銳之士也無法與暴君比肩。暴君去世至今已一千五百年，而女修會仍然無力消除他那恐怖成就的影響。

「誰負責這個孩子的宗教訓練？」盧西拉問道。

「沒人負責。」施萬虞說，「何必勞心此事？這個甦亡人一旦喚醒初始的記憶，便會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時如有必要，我們再想辦法。」

男孩今天的訓練時間結束了，他沒再看向牆上的人，便離開院子，走進了左邊的一扇寬門。派特林收起了剛才的防禦架勢，也沒看兩位聖母便走開了。

「千萬不要被特格的人騙了。」施萬虞道，「他們腦袋後面也長著眼睛。妳可知道，特格的生母，也是貝尼．潔瑟睿德的一位聖母。他教給那個甦亡人的都是一些不宜外洩的東西！」

1

銘者：專精於誘惑和性技巧的聖母，能放大性行為中的快感，使得被設下銘印的男性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善待女修會，甚至聽從其指令。銘者的對象通常是掌權人士、未來有潛力發展之人，或者女修會希望納入育種譜系的對象。但如果對象曾事先受訓，便有可能成功抵抗，不被設下銘印。—編注

2

爆炸也是時間的壓縮，從某個角度來看，某種程度上自然宇宙所有可見的變化都具有與爆炸相似的特性，否則你們也注意不到這些變化。而平緩一些的變化，如果發展過程足夠緩慢，在時間不夠長或者關注時間太短的情況下，都難以察覺。所以，我告訴你們，我所見過的變化，有一些是你們根本未曾察覺的。

—雷托二世



一名女子站在統御大聖母奧瑪．麥維斯．塔拉札對面，聖殿星球的晨光映襯著她高□柔軟的身形。女人周身裹著一襲阿巴袍，從肩到腳一片亮閃閃的黑色。即便如此，這身穿著也無法完全遮掩她舉手投足間的優雅氣質。

塔拉札坐在她的犬椅[2]上，身體前傾，掃視著記錄儀器投在眼前桌面上方密密麻麻的貝尼．潔瑟睿德文字，這投影只有她看得見。

「達爾維．歐德雷迪」，投影區域顯示出了桌旁女子的名字，然後顯示出重要的個人資訊，這些資訊塔拉札早已瞭若指掌。投影可以發揮多種作用：一來為統御大聖母提供可靠資訊；二來她可以假裝掃視紀錄，趁機稍作思考；三來此次交談若出現負面情況，可以作為最終的論據。

資訊不斷掠過塔拉札的眼前：歐德雷迪已為貝尼．潔瑟睿德生了十九個孩子，每個孩子的父親都不相同。這件事情不足為奇，不過無論多麼敏銳的眼睛也難以在歐德雷迪的身體上發現多次生育的痕跡。鷹勾鼻和高顴骨賦予了她五官高貴的氣質，眉眼口鼻都讓人不禁注意到她的窄下巴。不過，她的嘴唇飽滿，洋溢著她自己都要小心抑制的熱情。

塔拉札心想：我們總是可以依賴亞崔迪基因。

歐德雷迪身後的窗簾飄動，她轉頭瞥了一眼。這裡是塔拉札白天使

用的客廳，空間不大，陳設頗為典雅，色調以綠色為主。只有塔拉札的犬椅那一塵不染的白色才將她與背景區分開來。房間的凸窗向東，窗外是花園和草地，遠處是聖殿星球的皚皚群山。

塔拉札沒有抬頭，說道：「妳和盧西拉都願意參加這次任務，我頗為欣慰。如此一來，我的擔子便能輕很多。」

「要是能認識一下這位盧西拉就好了。」歐德雷迪看著塔拉札的頭頂，嗓音是柔和的女低音。

塔拉札清了清嗓子：「不必。盧西拉是我們最為高明的一位銘者。她和妳一樣，也為此接受了同樣的自由開明的訓練。」

塔拉札隨意的語調帶有一種近乎無禮的色彩，歐德雷迪也只是因為與其相熟，才壓抑了心中的不滿。她意識到自己的情緒某種程度上源於「自由開明」四字，這個詞讓亞崔迪氏族的祖先都義憤而起。這個概念隱含著諸多無意識的猜想和未經檢驗的偏見，她腦中累積的女性記憶對這些猜想和偏見大加抨擊。

「只有自由開明的人才會真正地思考，只有自由開明的人才懂得思考，只有自由開明的人才明白同胞的疾苦。」

歐德雷迪想：這個詞語的背後隱含了多少刻薄與惡意！深藏的自尊心竟如此渴望高人一等的尊貴感。

歐德雷迪提醒自己，塔拉札隨意的口吻雖然聽似傷人，但她用這個詞語其實只是為了表達最寬泛的含意—盧西拉所接受的大眾化教育足以和歐德雷迪的教育相配。

塔拉札往後一靠，換了個舒適的姿勢，但是注意力仍然放在面前的投影區域。陽光從東窗直接照在她臉上，在鼻子和下巴上投下了些許陰影。塔拉札身形嬌小，年紀稍長於歐德雷迪，不過風韻猶存，使她成為收服了許多難對付的育種對象的最可靠育種者。橢圓形的臉龐，曲線柔和的顴骨，一頭黑髮緊緊地紮在腦後，前額上高凸的美人尖便露了出來。塔拉札說話的時候，嘴唇只是微動，控制唇部動作的能力異於常人。旁人若端詳她的相貌，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她那雙懾人心魄的純藍色眼眸上。她的整張面孔好像一副老於世故的面具，幾乎掩藏了她所有真實的情緒。

歐德雷迪對統御大聖母現在的這個狀態並不陌生，她知道塔拉札馬

上就會開始自言自語。此時，塔拉札確實開始喃喃自語。

大聖母的目光隨著投影區域滾動的文字而移動，大腦中不停地思考，很多事情占據了她的思緒。

這對於歐德雷迪而言是一件值得寬慰的事。塔拉札並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保護人類的善良力量。在塔拉札的宇宙裡，護使團和女修會的意圖就是一切。無論什麼事情，即便是去世已久的暴君的陰謀詭計，只要對這些意圖有利，都可以視為益事，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惡事。大離散[3]回來的那些陌生人，尤其那些自稱「尊母」的後代，強行進入了她們的世界，這些人絕對不可以信任。塔拉札自己的人，即便是那些在議會上反對她的聖母，才是貝尼．潔瑟睿德最終能夠依賴的人，只有她們能夠信賴。

塔拉札依然沒有抬頭，說道：「妳知道嗎，暴君統治之前與他去世之後的數千年間，重大衝突的數量有著天壤之別。自從暴君登基以來，此類衝突不及此前百分之二。」

「從我們掌握的資訊看來，確實如此。」歐德雷迪說。

塔拉札抬頭看了她一眼，便又低頭下去：「妳說什麼？」

「在我們視線之外發生過多少戰爭？這種事情我們無從得知。莫非您有大離散那些人的統計資料？」

「當然沒有！」

「您現在的意思是雷托馴化了我們。」歐德雷迪道。

「如果妳想那麼說，亦無不可。」塔拉札在投影內容裡看到的東西上做了記號。

「這功勞難道不應該分一部分給我們敬愛的霸夏邁爾斯．特格？」歐德雷迪問道，「或者分一些給過去那些天賦過人的霸夏？」

「那些人由我們挑選而出。」塔拉札道。

「我不明白為什麼討論戰爭的事情。」歐德雷迪說，「和我們現在的問題有什麼關係？」

「有些人覺得我們可能會『砰』的一下，就回到暴君降世之前的狀態。」

「噢？」歐德雷迪抿住了嘴巴。

「在這些返回的散失之人中，有幾個群體正在做軍火生意，只要妳

願意買，只要妳買得起，他們就可以把軍火賣給妳。」

「具體來說是什麼情況？」歐德雷迪問。

「目前，大量先進軍火不斷湧入伽穆，忒萊素人想必正在囤積一些惡劣的武器。」

塔拉札靠在椅背上，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她的聲音很小，幾乎像是喃喃自語：「我們認為當下事關女修會的存亡，我們所作的決定均秉持最高的原則。」

歐德雷迪先前也曾見過這樣的局面，她說：「大聖母難道懷疑貝尼．潔瑟睿德是否具正當性？」

「懷疑？那倒沒有，不過我確實有些沮喪。為了這些崇高的目標，我們終此一生，孜孜不倦，可是到頭來看到的卻是什麼？看到我們用生命換取的許多東西，原本不過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判斷和決定。歸根結柢，這些東西皆源自個人的一己之欲，或是為了安適，或是為了方便，與我們的崇高理想全然沒有任何關係。那時處於緊要關頭的只不過是一些世俗的工作協定，用來滿足有權下決定之人的需要。」

「您之前把這些稱作『政治上的必要之計』。」歐德雷迪道。

塔拉札強壓怒氣，將注意力轉回眼前的投影：「判斷抉擇時墨守成規，貝尼．潔瑟睿德倘若變成這樣，我們注定會因此覆滅。」

「從我的個人資訊裡絕對看不到無足輕重的判斷和決定。」歐德雷迪道。

「我搜尋的是軟弱之處，是瑕疵。」

「這些您也絕對不會看到。」

塔拉札心中暗暗一笑，她清楚歐德雷迪為什麼說了這麼自命不凡的話—這是她激怒統御大聖母的方法。歐德雷迪常常看似焦躁不安，實則已忘卻時間，漂浮在耐心的河流中悠悠靜觀，這是她的拿手好戲。

塔拉札沒有上鉤，歐德雷迪便恢復了平靜等待的姿態—氣息舒緩，神志清晰，耐心自然而然就來了。女修會很早便教會了她如何將過去和現在區分成同步進行的流動意識。她在觀察周遭環境時，可以憶起自己星星點點的往事，身臨其境，重新經歷一番，好像往事與當下重疊了一樣。

記憶上的功夫，歐德雷迪心想。總有些事情需要努力挖出，然後入

土為安。這是拆除障礙。即便其他所有事情均已蓋棺論定，童年的記憶依然糾纏在大腦之中。

有一段時間，歐德雷迪的生活曾經與多數孩子一樣—與一對男女住在一棟房子裡，兩人即便不是她的親生父母，也必然是監護人。她認識的所有孩子過的都是這樣的日子，她們有「爸爸」和「媽媽」。有些人的「爸爸」離家工作，有些人則是「媽媽」如此。歐德雷迪的養父離家工作，養母長年待在家裡，工作時間不聘日托保母。很久之後，歐德雷迪才知道，自己的生母付了很大一筆錢，希望這個女嬰能夠就這樣生活在眾人之中，不被人發現。

「她愛妳，所以才把妳藏在我們這裡。」養母等到歐德雷迪懂事後才告訴她，「妳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們不是妳的親生父母。」

然而，歐德雷迪後來得知，這件事與愛並沒有關係。聖母行事，動機絕對不會這麼世俗，她的生母便是貝尼．潔瑟睿德的一位聖母。

歐德雷迪能夠知道這些事情，全都是有計畫在先。她的名字是歐德雷迪，其他人如果不想表達親善或沒跟她生氣時，通常叫她達爾維，年齡相仿的朋友平時則暱稱她達爾。

然而，所有事情都沒有按照原定計畫發展。歐德雷迪回憶起某個房間裡的一張窄床，房間牆壁是粉嫩的藍色，牆上掛了很多幅動物畫和幻想的風景畫，白色的窗簾隨著春夏之時的微風輕輕拂動。歐德雷迪想起自己在那張窄床上彈跳的情景，對於那時的她而言，這個遊戲很有趣，可以讓她笑得很開心。一個男人張開雙臂抱住跳起的她，舉到自己的圓臉前面，嘴唇上兩撇小鬍子蹭得她咯咯直笑。跳上跳下的時候，窄床會隨著振動撞擊牆面，久而久之便在牆上留下了一些凹痕。

歐德雷迪正在回味這段往事，不願將之拋入理性的深井之中。牆上的痕跡，笑聲和歡樂的痕跡，多麼微不足道的事情，卻意義重大。

不知道為什麼，她最近懷念養父的次數愈來愈多。不過，並非所有回憶都是幸福的往事。有時記憶中的他悲憤交織，警告養母不要「太過投入」。他的臉上時常露出各種各樣的沮喪表情，生氣的時候便會高聲怒吼。每當此時，歐德雷迪的養母眼中便會充滿擔憂，舉動戰戰兢兢。歐德雷迪感覺到了她的擔憂和恐懼，並對那個男人心生憎恨。那個女人知道怎樣才能讓男人平靜下來。她吻了一下他的後頸，手指拂了拂他的

臉頰，然後在他的耳邊說幾句悄悄話。

貝尼．潔瑟睿德的一位分析監理員花了很大的工夫，才將歐德雷迪這些遠古的「自然」情感驅散。然而，即便到了現在，仍然有一些殘餘需要挑揀剔除。歐德雷迪知道，即便到了現在，往事也不可能盡數消散。

她看著塔拉札全神貫注地掃視自己的資訊紀錄，心中在想這是否便是統御大聖母正在查找的瑕疵。

她們現在肯定知道我可以控制早年的那些情緒了。

畢竟都已經是那麼久遠的舊事了。不過她不得不承認，有關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的記憶仍然深埋在她的心中。這些記憶的力量十分強大，以至於關於這兩個人，尤其是養母的記憶，或許永遠都無法徹底抹除。

生母當時身處絕境，歐德雷迪現在完全明白她為什麼把自己藏在伽穆星球上的那個地方，她對生母無怨無悔，因為只有這樣，母女兩人才能雙雙保住性命。問題出在她的養母那裡，這個女人將她視為自己的親生女兒，像多數母親一樣，給了她愛，而女修會恰恰對這種感情心存疑慮。

貝尼．潔瑟睿德來的時候，養母並沒有阻攔聖母，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帶走了她的孩子。當時來了兩位聖母和一隊監理，男女皆有，歐德雷迪多年以後才真正明白了那令人心碎瞬間的意義。女人早就已經知道女兒終有一天要與自己分別，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可是，安寧的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六個標準年馬上就要過去了，女人便開始心存僥倖。

就在此時，兩位聖母帶著健壯的侍從來了。她們只是一直在等待安全的時機，等到確定沒有追捕者知道這是貝尼．潔瑟睿德計畫培育的亞崔迪血脈。

歐德雷迪看到她們給了養母很大一筆錢，女人將錢撒在地上，但是一個「不」字都沒有說。在場的成年人都知道誰是強者，誰是弱者。

歐德雷迪喚醒了那些壓抑的情緒，她仍然能看到那個女人默默走到靠街的窗戶旁，在一把直背椅子上坐下，環抱自己，前後搖晃，一言不發。

兩位聖母利用魅音和各種詭計，配合鎮靜藥草燃起的煙霧，依仗人

多勢眾，最終將歐德雷迪引上了她們的地行車。

「一會兒就好，妳的親媽媽派我們來的。」

歐德雷迪察覺出對方的謊言，但是好奇心占了上風。我的親媽媽！

那個女人，她唯一已知的女性家長，歐德雷迪看了她最後一眼—女人坐在窗邊不停地前後搖晃，一副肝腸寸斷的表情，兩隻胳膊緊緊抱著自己。

後來，歐德雷迪說要回到那個女人身邊時，這段視覺記憶便被貝尼．潔瑟睿德用在一堂重要的課上。

「愛令人悲慘。愛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力量，在古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今已經不再關乎種族興亡。千萬不要忘記那個女人的錯誤和痛苦。」

歐德雷迪進入青春期許久之後，還是需要透過白日夢調整自己的狀態。成為合格的聖母之後，她就一定真的可以回去了，找到那個愛她的女人。儘管她只知道「媽媽」和「西比亞」這兩個稱呼，她也要找到那個女人。歐德雷迪想起了那些叫那個女人「西比亞」的成年朋友，想起了那些人的歡笑聲。

西比亞媽媽。

然而，貝尼．潔瑟睿德的女修發現了她的白日夢，找出其根源，於是便將這事也變成了一堂課。

「有一種思維方式，我們稱之為意識並流，白日夢便是這種思維方式的萌芽狀態。這種思維是理性思考的一種必要手段。只有掌握這種思維方式，妳才能清空大腦中的雜物，以便更加清晰地思考。」

意識並流。

歐德雷迪目不轉睛地看著客廳桌前的塔拉札。童年的創傷必須小心翼翼地放在記憶中一個重建的地方。一切往事都已留在遙遠的伽穆星球上，留在丹星人在大饑荒和大離散之後重建的那顆星球上。丹星，那時還稱作卡樂丹。歐德雷迪藉助這些他者記憶的立場，牢牢掌握了理性思維。她接受「香料之痛」儀式的時候，這些記憶也曾湧入她的意識之中。

意識並流……意識的篩網……他者記憶。

女修會教給她的這些手段多麼強大，多麼危險。其他的人生全都在

意識的簾幕外面，是生存的倚靠，不是閒來無事滿足好奇心的手段。

塔拉札邊盯著眼前展開的資料解譯，邊開口說道：「妳沉溺在他者記憶的時間太久，與其把精力耗費在這件事上，不如留存下來，以備後用。」

統御大聖母抬起頭來，純藍色的眼睛緊盯著歐德雷迪，好像看透了她的內心一般：「有時妳已經到了肉體能夠承受的極限，如果不加克制，必然會折損壽命。」

「大聖母，屬下並未濫服香料。」

「那就最好不過了！一個身體最多只能攝入那麼多美藍極，只能在往事之間尋覓那麼長時間！」

「您發現我的瑕疵了嗎？」歐德雷迪問。

「伽穆！」只是一個名字，但是勝過長篇大論。

歐德雷迪明白，當年伽穆的那些無法避免的創傷，只會攪亂她的心智，必須連根拔起，理性處理。

「可是您派我去的地點是拉科斯。」歐德雷迪說道。

「那就別忘了勸人節制的警句格言，別忘了妳是誰！」

塔拉札再次低身看向投影儀的顯示區域。

歐德雷迪心想：我是歐德雷迪。

在貝尼．潔瑟睿德學校裡，聖母通常不會直呼對方的名字，點名只點姓氏。久而久之，熟人好友之間也形成了以姓相稱的習慣。她們早早便懂得暱稱的意義，這種東西自古以來便被用作令人陷入情感的圈套。

當時，塔拉札是比歐德雷迪早了三堂課的學姊，老師讓她「帶一帶那個女孩」，其實是想讓兩人結識，幾位教師則從旁密切觀察。

所謂「帶一帶」，其實是稍微給了她一點兒下馬威，不過也讓她了解一些必要的知識，這些東西與其由老師教授，不如由同學告知。塔拉札能夠看到這個女孩的私人紀錄，於是便開始用「達爾」稱呼自己訓練的這個女孩，歐德雷迪則叫她「塔爾」。兩個名字之間逐漸產生了一種奇妙的聯繫—達爾和塔爾。[4]暗中觀察的聖母聽到了兩人的對話，勃然大怒，大加訓斥，然而兩人仍然偶爾會在不經意之間犯下錯誤，有時只是單純覺得有意思。

歐德雷迪低頭看著塔拉札，說道：「達爾和塔爾。」

塔拉札的嘴角揚起了一絲微笑。

「我的個人紀錄裡，哪一件事情您不是瞭若指掌？」歐德雷迪問道。

塔拉札往後靠坐，等待犬椅依著她的新坐姿調整好形態，雙手交握放上桌面，抬頭看著這個比自己年輕一些的女人。

塔拉札心想：其實沒有年輕多少。

不過，塔拉札離校之後，便一直認為歐德雷迪屬於後輩那個群體，兩人之間的鴻溝，無論過去多少年，都依舊存在。

「達爾，萬事初始之時，最需戒慎小心。」塔拉札說道。

「這個計畫早就過了初始階段。」歐德雷迪說道。

「可是，妳參與的部分現在不正要開始嗎？而且我們這是親自展開了前所未有的行動。」

「您是要告訴屬下這個甦亡人計畫的全部內容嗎？」

「不。」

就是這樣，一個字便將「按需知情」和有關高層爭執的所有證據都拋到了一邊。不過，歐德雷迪明白。最初的貝尼．潔瑟睿德聖殿為這個組織制定了一套守則，數千年間只出現了幾處無關緊要的變動。貝尼．潔瑟睿德的各個部門均被縱向與橫向的間隔嚴格分隔，相互獨立，只有在這裡，在頂端的指揮部才會出現交集。諸位聖母在各自的「隔間」內履行自己的職責（被分配到的崗位），但是單一隔間內的成員與同時存在的其他隔間內的同儕互不相識。

歐德雷迪心想：可是我知道盧西拉聖母同時也在某個隔間裡面。這是合乎邏輯的答案。

她明白必須採行此法的原因。這種設計與古代的祕密革命組織類似。貝尼．潔瑟睿德始終視自己為永遠的革命組織，她們的革命行動只在暴君雷托二世在位時受到壓制。

歐德雷迪提醒自己：是受到壓制，沒有偏離方向，也沒有銷聲匿跡。

「這次行動裡，」塔拉札說道，「我想知道，妳有沒有感覺到女修會將受到什麼直接的威脅。」

這是塔拉札特有的提問方式，歐德雷迪已經可以憑藉靜默的本能得

到答案，然後透過語言表達。塔拉札的話音剛落，她便說道：「如果我們坐以待斃，結果將更加不堪設想。」

「根據我們的推斷，此次行動，女修會大概會遇到一些危險的情況。」塔拉札說道，她的聲音乾澀冷漠。歐德雷迪天生擁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可以探知女修會可能需要面對的威脅，塔拉札並不喜歡麻煩她動用這項天賦。歐德雷迪之所以能夠預知未來，當然是因為她受到了亞崔迪基因譜系的不羈影響，這個氏族擁有一些危險的天賦。因此，歐德雷迪的育種檔案帶有一條特殊的標注：「所有後代均須嚴加審查。」歐德雷迪的兩個子嗣便因此喪命。

塔拉札心想：我實在不應在這種時候喚醒歐德雷迪的天賦。然而，這種誘惑有時確實令人難以抗拒。

塔拉札將投影儀收進桌內，看著空無一物的桌面，說道：「單獨行動期間，即便遇到完美的男性，未經我們允許，也不得與其育種。」

「不能重蹈我生母的覆轍。」歐德雷迪說。

「妳的生母錯在育種時被人認出了身分！」

歐德雷迪以前便聽說過這樣的事情，所以育種女修特別需要嚴密關注亞崔迪系譜的人在這方面的情況。狂放的天賦，確實如此。她了解這種狂放的天賦，正是根植基因之中的這股力量，才誕生了奎薩茲．哈德拉赫和暴君。可是，育種女修在追求什麼？難道她們工作時通常都是抱著保守的心態？不會再有危險的後代了！她從來沒見過自己的孩子，一個都沒見過。對於諸位聖母而言，這種事情也不見得有何古怪。她也從來沒見過自己遺傳檔案裡的紀錄。在這方面，女修會也小心謹慎地劃清了各項職權的界線。

而且，她們還曾經禁止我喚醒那些他者記憶！

她曾在自己的記憶中發現了一些空白區域，於是便將它們打開。可能只有塔拉札，或許還有另外兩位議事聖母（很有可能是貝隆達和另一位年長的聖母）才能存取此類育種資訊。

塔拉札和其他幾位聖母真的誓死不向外人透露保密資訊嗎？在一位擁有關鍵地位的聖母臨終之時，如果身邊沒有聖母，無法移交其濃縮封裝的人生記憶，女修會終究會為其舉行接任儀式。雷托二世在位之時，女修會曾多次舉行這一儀式，不堪回首！女修會各個部門無論怎樣動

作，他竟然都瞭若指掌！真是個怪物！她知道，各位聖母雖然明白雷托二世由衷愛戴祖母潔西嘉女士，但是從來不曾妄想他會放過貝尼．潔瑟睿德。

潔西嘉，妳在嗎？

歐德雷迪感覺到了內心深處的波動。一名聖母犯下失誤，「她竟然放鬆警惕，愛上了他人！」如此區區小事，但是釀成了怎樣的惡果？宇宙遭受了三千五百年的殘暴統治啊！

黃金之路，無盡的未來？那些因為大離散而散失的數兆億人怎麼辦？現在回來的那些散失之人，他們造成的威脅又怎麼辦？

塔拉札有時候好像可以看透歐德雷迪的心思，此時似乎又知道了她的想法：「那些離散的人就在那裡……虎視眈眈地等著我們。」

歐德雷迪聽過類似的一些說法：危險與誘惑同在。如此多的未知人類。數千年間，美藍極已經令女修會的異能天賦達到出神入化的水準，面對這些尚未開發的人類資源，她們想必也希望充分利用。未知的基因被送到了眼前，浩瀚如煙海一般！想想那些宇宙中自由飄蕩的潛在天賦，很可能永遠失落在宇宙之中！

「茫然不知最讓人恐懼。」歐德雷迪說道。

「但也可以激發最遠大的雄心壯志。」塔拉札說。

「那麼我要去拉科斯了嗎？」

「時候到了，自然會告訴妳。我覺得這件事情適合由妳來做。」

「不然您也不會交給我來辦。」

兩人還在學校的時候，便經常有這樣的對話，不過塔拉札發現自己只是脫口而出，並非刻意而為。太多的記憶讓她們倆糾纏在一起：達爾和塔爾。千萬要小心！

「千萬不要忘記妳效忠的是誰。」塔拉札說道。

2

犬椅：經過生物工程培育出的犬隻，長成椅子的形狀，受訓後能為坐在身上的人按摩。—編注

3

大離散：雷托二世遇刺後亞崔迪帝國崩毀，發生大饑荒，導致數十億人離開舊帝國轄內的世界，前往其他宇宙探索、尋找生路，此一事件稱為大離散，是雷托二世黃金之路的一部分，逼迫人們放棄安全、穩定、一成不變，卻也因此變得腐敗致命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模式。—編注

4

達爾（Dar）與塔爾（Tar）的暱稱均來自達爾維（Darvei）與塔拉札（Taraza）的名字字首。—編注

3

有了無現星艦，便有可能出其不意，消滅整個星球，而不會遭到任何報復。可以利用小行星等大型天體撞擊星球，一舉將其摧毀；抑或顛覆這個星球上的性觀念，造成內部混亂，令他們互相攻擊，從而自我毀滅。這些尊母似乎傾向於後面這種做法。

—貝尼．潔瑟睿德分析報告



鄧肯．艾德侯一直都在注意牆上看著自己的人，有時候雖然貌似專心訓練，也並未忘記她們。派特林在上面，但是他不算。鄧肯知道是派特林對面的兩位聖母在看著他。他看見盧西拉，心想：這是個新來的，心中不禁一陣激動，於是賣力地練了起來。

他完成了邁爾斯．特格吩咐的前三套玩耍訓練，隱約感覺派特林會向邁爾斯報告他的出色表現。鄧肯喜歡特格和年邁的派特林，而且感覺兩個人也喜歡自己。不過，這個新聖母的到來預示了一些有意思的變化。第一，她比之前的聖母年輕。第二，這位聖母並未掩飾自己純藍的眼睛，一眼便能看出她來自貝尼．潔瑟睿德。他第一次見到施萬虞的時候，就見她戴了一副隱形眼鏡，遮住了成癮症狀的瞳孔，眼白還帶有些許血絲。他曾經聽主堡的一個侍祭說過：「施萬虞的眼睛有散光，女修會接受了她的基因譜系裡的這個缺點，從而合理換取了她需要傳給後代的其他特質，所以這副鏡片還有矯正散光的作用」。

鄧肯當時幾乎並不明白這些話的含意，但是他後來查閱了主堡圖書館的資料，不過資料稀少且內容極其有限。他問了一些相關的問題，可是施萬虞統統避而不談。不過，他在事後看到幾位教師的行為，便明白自己的問題惹惱了主堡的這位指揮官。施萬虞通常會把怒氣發洩在其他人身上。

鄧肯猜測，她大為光火，真正的原因應該是他想知道她是不是自己

的媽媽。

鄧肯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而且已經知道很長時間了。貝尼．潔瑟睿德的這座主堡結構精密，有些地方他無法進入。不過，他發現了一些隱密的途徑，可以繞開這些門禁和障礙。他時常透過厚實的合成玻璃或打開的窗戶，望著下面的守衛以及一段又一段空地。各處碉堡選址巧妙，周邊的那些空地都在他們的縱射範圍之內。邁爾斯．特格親自跟他講解過縱射陣位的重要意義。

伽穆，是這個星球現在的名字，它以前叫羯地主星，但是有個名叫葛尼．哈萊克的人改成了伽穆。都是非常古老的歷史了，沒什麼意思。卡樂丹星球尚未更名為丹星的時候，伽穆蘊藏石油。直至今日，這座星球的塵土中仍然殘留些許石油的苦味。鄧肯的幾位老師告訴他，延續數千年的特殊種植計畫正在改變這一情況。他在主堡就能看到種植計畫裡的一些植物—主堡周圍便是大片的松樹等木本植物。

鄧肯做了一圈側手翻，眼睛依然偷瞅兩位聖母。他按照特格教的方法，側手翻的時候活動了一下自己的核心肌肉。

除了肌肉訓練，特格還跟他講過星球防禦。伽穆的繞行軌道上有很多監控飛船，船內的工作人員不能攜帶眷屬登船。因為只有眷屬留在伽穆，監控飛船守衛星球的人員才能夠時刻保持警惕。這些飛船附近還有多艘探測不到的「無現星艦」，艦上成員均為霸夏的人和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

特格說：「如果沒讓我全權負責安排所有防禦工作，我肯定不會接手這項任務。」

鄧肯這時才明白，自己就是「這項任務」，主堡的目的是保護他，特格的監控飛船，包括那些無現星艦，都是在保護主堡。

這些軍事課程的內容，鄧肯感覺似曾相識。在學習看似脆弱的星球如何抵禦太空中來襲的危險時，他知道各項防禦工作在什麼情況下才算布置妥當。雖然整體極度複雜，但是他可以分辨並理解其中的一些要素。例如，持續監控大氣和伽穆居民的血清組成，到處都是貝尼．潔瑟睿德雇用的蘇克醫生。

特格說：「疾病就是武器，我們必須精心調整對抗疾病的防禦工作。」

特格時常會對被動防禦大加批判，他認為：「之所以會採用這樣的防禦思路，是因為圍城心態在作怪。而這種心態只會造成致命漏洞，這一點，早已為人所知。」

每當特格講解軍事內容的時候，鄧肯總是聚精會神地聽講。他聽派特林說過，也在圖書館的資料裡看過，身兼晶算師與霸夏的邁爾斯．特格曾經確實是貝尼．潔瑟睿德赫赫有名的軍事領袖。派特林經常提到他們一起服役的事情，主角往往都是特格。

特格認為：「機動力是作戰成功的關鍵。如果你被緊緊牽制在堡壘裡，就算整顆星球都是堡壘，說到底，你也不堪一擊。」

特格對伽穆沒有多少感情。

「你已經知道這個地方之前叫羯地主星了。這裡曾經是哈肯能氏族的地盤，他們讓我們見識了人類暴虐的極限。」

鄧肯回憶這些事情的時候，看到牆頭的兩位聖母顯然正在討論自己。

我是新來的那個的任務嗎？

鄧肯不喜歡被人盯著，他希望新來的這位聖母可以留給他一些獨處的時間。她看起來和施萬虞不太一樣，似乎沒那麼難相處。

鄧肯心中一邊咒罵，一邊依著咒罵的節奏繼續練習。去死吧，施萬虞！去死吧，施萬虞！

他從九歲那年，也就是四年前，便開始憎恨施萬虞。他覺得，她應該不知道自己恨著她，她可能已經忘了那件讓他心生恨意的事情。

鄧肯當時剛滿九歲，他偷偷溜過主堡內守衛的眼皮底下，鑽進了一條隧道，出口就是一座碉堡。隧道裡瀰漫著真菌的味道，陰暗，潮溼。他剛趴到碉堡的射擊孔上，還沒朝外邊看多久，就被逮個正著，趕回了主堡的核心區域。

他被施萬虞嚴厲地訓誡了一番，對他來說，她是一個冷淡疏遠又具威脅性的角色，凡是她下達的命令他都得遵從。直至今日，他仍然如此看待她，不過，四年前的逃跑事件讓他領教了貝尼．潔瑟睿德魅音的厲害。未經訓練的人，聽到這種經過微妙操控的聲音，會全無招架之力，只能屈從就範。

她不能容忍他人抗拒自己的命令。

「你造成整支護衛隊都要遭受懲戒。」施萬虞說，「他們都將受到嚴厲的處罰。」

施萬虞的這番話令鄧肯倍感愧疚——鄧肯非常喜歡護衛隊裡的幾個守衛，他偶爾還會引幾個人出來嬉笑打鬧一番。他偷偷溜進碉堡其實只是惡作劇，但是他的那些朋友卻因此受到了懲罰。

鄧肯知道處罰的意思。

去死吧，施萬虞！去死吧，施萬虞……

鄧肯離開施萬虞跟前後，衝到了當時的教員主管聖母塔瑪拉尼那裡。這位聖母也是一位面容枯槁的老嫗，舉止冷峻，一張窄小的臉，滿頭白髮，皮膚已不復彈性和光澤。他問塔瑪拉尼，守衛會受到怎樣的懲罰。塔瑪拉尼令人意外地陷入了沉思，聲音好像沙礫摩擦木材一般乾啞。

「懲罰？哎，哎。」

他們所在的這間教室空間狹小，旁邊是一間較大的練習房，塔瑪拉尼每天晚上都會在那裡準備第二天的課程。這裡不僅有微泡系統和卷軸讀取儀器，還採取了其他精密的手段儲存、調取資訊。鄧肯對這裡的興趣遠遠超過圖書館，可是他必須有人陪同才能進入這間教室。這間房間有多盞懸浮燈球，室內燈火通明。鄧肯進門的時候，塔瑪拉尼便從備課的地方轉過了身。

「我們的重大懲罰往往都有點像與祭祀相關的筵席。」她說，「那些守衛將接受的想必便是重大的懲罰。」

「筵席？」鄧肯覺得困惑。

坐在旋轉椅上的塔瑪拉尼轉身面對鄧肯，直視他的眼睛，牙齒在明亮燈光之下閃爍著鋼鐵的光澤。「必須受罰之人，往往得不到歷史的善待。」她說道。

聽到「歷史」這兩個字，鄧肯不禁一顫。這是塔瑪拉尼的信號，她要講課了，他又要聽到一些無聊的東西了。

「任何人，凡是受到了貝尼．潔瑟睿德的懲罰，必然都會明白一些道理，必然都將終生銘記。」

鄧肯全神貫注地看著塔瑪拉尼蒼老的嘴巴，突然感覺她要講的是自身的痛苦往事。他能知道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了！

「我們的懲罰遠非痛苦那麼簡單，而是要教導一堂無可躲避的課程。」塔瑪拉尼說道。

鄧肯坐在她腳邊的地上，這個角度看去，塔瑪拉尼一身黑色，彷彿一個不祥的預兆。

「我們的懲罰並不會造成極致的痛苦。」她說，「只有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接受聖母試煉時，才會受到極致痛苦的考驗。」

鄧肯點了點頭，圖書館的資料將其稱作「香料之痛」，只有通過這個神祕的考驗，才能成為合格的聖母。

「不過，重大的懲罰確實會使肉體遭受劇痛。」她說，「也會給情感和心理造成重創。我們的懲罰，針對的往往是對方最大的弱點，所以受罰之人也會因此更加堅強。」

鄧肯聽了她的這番話，心裡滿是惶恐不安。她們要怎麼處置他的守衛？他張口結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可是他也沒有必要說話──塔瑪拉尼的話還沒有說完。

「懲罰最後往往以一道甜品收尾。」她的兩隻手「啪」的一聲，放在膝蓋上。

鄧肯皺起了眉頭。甜品？甜品是筵席的一部分，筵席怎麼會是懲罰呢？

「並不是真正的筵席，只是用了筵席的概念，每一步都會有一段不同的體驗。」塔瑪拉尼說道，一隻嶙峋的手在空中畫了一個圓圈，「甜品端上來了，完全出乎悔過之人的意料，他們心想：啊，我終於得到了寬恕！你明白了嗎？」

鄧肯搖了搖頭，他並不明白。

「這是一時的甜美。」她說，「一場痛苦的筵席，你挨完了每一道菜，最後上來了一道你得以品嘗的美味。可是！你雖然在品嘗甜品，但是隨後便會出現最為痛苦的時刻，你會意識到，會明白這並非最終的歡愉。絕非如此。這是重大懲罰帶來的最為可怕的後果，能把貝尼．潔瑟睿德的課程牢牢烙印在他們心底。」

「但她到底會怎麼處置那些守衛？」鄧肯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說出了這句話。

「我不知道每一步具體會採取怎樣的措施，也沒必要知道。我只能

告訴你，每個人受到的懲罰都各不相同。」

塔瑪拉尼就此打住，不再談論此事，轉而繼續準備第二天的課程。「我們明天再繼續。」她說，「明天要講怎樣辨識各種凱拉赫語口音對應的地方。」

鄧肯也問了其他人有關懲罰的問題，但即便是特格和派特林也不願意跟他解釋。他後來見到了那些守衛，可是連他們也不願談及自己受到的折磨。他主動向他們示好，其中幾人只是敷衍地回應了一下，但是再也沒有人願意跟他一塊兒玩耍。受到懲罰的人都不願意原諒他，這一點他至少可以確定。

去死吧，施萬虞！去死吧，施萬虞！……

這就是他內心深處憎恨的來源，他厭惡之前的那些老太婆。新來的這個年輕聖母會不會和以前的那些一樣？

去死吧，施萬虞！

他曾經質問施萬虞：「妳為什麼要懲罰他們？」施萬虞停頓了片刻，然後說：「你待在伽穆這裡很危險，有些人想要傷害你。」

鄧肯沒有問這是怎麼回事，因為他已經問過這方面的問題，但是從來沒有人跟他解釋過。即便是特格也不願意回答他的問題，不過特格出現在這裡，就已經能夠說明他的處境有多麼危險。

邁爾斯．特格是一個晶算師，他肯定知道很多事情。這個年邁的男人在思維的海洋中遨遊的時候，鄧肯看到他的眼中閃爍著光芒，可是他從來不會以晶算師的狀態回答鄧肯的這些問題：

「我們為什麼待在伽穆？」

「你們在提防誰？誰想要害我？」

「我的父母是誰？」

面對這些問題，特格通常沉默不語，有時只會低吼：「我不能回答你。」

那座圖書館沒有什麼用，他在八歲那年就明白了，當時的教員主管是一個未合格的聖母，名叫盧蘭．吉薩，儘管沒有施萬虞這般蒼老，至少也有一百多歲。

在他的要求下，圖書館向他提供了伽穆（羯地主星）的資訊，揭露哈肯能氏族的資訊，讓他知道了他們的衰敗。也能找到特格曾經指揮過

的多場戰役和戰爭的資料，沒有哪一場戰鬥看似極其血腥。若干名解說員提到了特格「手腕圓滑高超」。此外，從這條資料看到了那條資料，從那條資料又看到了另一條資料，鄧肯知道了神帝的時代，了解到神帝如何讓子民臣服於自己。鄧肯沉浸在這個時代裡好幾個星期。他在紀錄資料裡發現了一幅舊地圖，便將地圖投射到了聚焦牆上。藉由後期添加的解說資訊，鄧肯知道了這座主堡的前身—魚言士曾將此處作為指揮中心，後在大離散期間棄之而去。

魚言士！

鄧肯當時多麼希望自己能夠生活在她們的時代，成為稀罕的男性參謀，為這支崇拜神帝的女軍建言獻策啊。

噢！生活在那個年代的拉科斯星球上！

特格對神帝的事倒是坦率得令人意外，他通常稱呼神帝為「暴君」。圖書館的一道鎖被打開，有關拉科斯的資訊湧到鄧肯面前。

「我有機會看到拉科斯嗎？」他曾經問過吉薩。

「你現在就是在為去那裡生活作準備。」

這答案令他錯愕不已。他們跟他講過那顆星球的許多事情，這些東西現在成了他最新的關注焦點。

「我為什麼會去那裡生活？」

「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

他對於那顆神祕的星球產生了不一樣的興趣，於是便繼續研究起那個世界和星球上的教會，他們信奉的是分裂之神沙胡羅。一群蟲子。神帝變成了那些蟲子！這個想法令鄧肯心生敬畏，或許這裡有一些值得他崇拜的地方。這個想法令他頗有感觸。一個人怎麼會甘心變成那樣恐怖的形態？

鄧肯知道他的守衛以及主堡的其他人對於拉科斯和那個教會的看法，譏諷和嘲笑說明了他們的態度。特格說：「我們或許永遠都無法了解全部的真相，但是，小夥子，我跟你說，那不是軍人該信的教。」

施萬虞道出了特格沒說的話：「你需要了解暴君，但是你不能信他的宗教。那種宗教卑鄙可恥，信仰這種東西是對你自己的侮辱。」

學習之餘，鄧肯抓住一切時間，仔細研習圖書館的各類資料：《分裂神之聖書》、《守護聖經》、《奧蘭治合一聖書》乃至《外典》。他

得知早已不復存在的信仰傳播部，也知道了「那顆本質是『理解之恆星』的珍珠」。

他樂此不疲地搜索有關那些蟲子的資訊。牠們竟然有那麼大！個頭大的可以從主堡的一端伸到另一端。早在暴君在位之前，這些蟲子便已出現。人們曾駕馭牠們，在莽莽荒漠之中馳騁，而今拉科斯的教會明令禁止馭蟲。

一支考古隊伍曾在拉科斯上發現了暴君原始的無現空間[5]，他們的記載令他魂牽夢縈。達艾斯巴拉特，這是那個地方的名字。考古學家哈迪．貝諾托的報告上寫有「受拉科斯教會之命，就此封禁」的字樣。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給這些記載標上了很長的檔案編號，貝諾托在記載中揭露的真相非常神奇。

「每隻蟲子體內都有神帝的一部分意識嗎？」他問吉薩。

「據說如此。即便當真如此，這些意識現在並沒有知覺，沒有意志。暴君自己說過，他將進入一場無盡的夢境。」

每次學習，他都會接受一次特殊的教育，都會聽到貝尼．潔瑟睿德關於宗教內涵的闡釋。某天，他終於看到了題為「希歐娜之九女」和「艾德侯之千子」的那些記載。

他質問吉薩：「我叫鄧肯．艾德侯，我也姓艾德侯，這是怎麼回事？」

吉薩行走的時候，彷彿始終置身於失敗的陰影之中，一張長臉低著，淚汪汪的眼睛看向地面。鄧肯質問她的時候已是傍晚，兩人當時在練習室外面的長走廊上。聽到這個問題，她臉色煞白。

見她一時語塞，他便繼續追問：「我是鄧肯．艾德侯的後代嗎？」

「這件事你得去問施萬虞。」吉薩十分艱難地說出了這句話，彷彿忍受著劇烈的疼痛。

又是這樣的回覆，他非常生氣。她的意思是說施萬虞會讓他閉上嘴巴，不再追問這件事情，並不會提供什麼有價值的資訊。鄧肯以為施萬虞什麼都不會告訴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你身上流淌的正是鄧肯．艾德侯的血。」

「我的父母是誰？」

「他們已經去世很久了。」

「他們怎麼死的？」

「我不知道。你來到我們這裡的時候，已經是個孤兒了。」

「那為什麼有人想害我？」

「你以後可能做的事情讓他們害怕了。」

「我可能會做什麼事情？」

「好好學習，你終究會明白所有事情。」

閉嘴！好好學習！又是這句熟悉的話！

這次他乖乖地聽話了，因為他已經能夠判斷對方是否拒絕了他。不過，他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之中，看到了有關大饑荒和大離散的其他記載，還有關於無現星艦和無現空間的記載，他還了解到，即便是宇宙間預知力最強的大腦也無法追蹤這兩樣東西的蹤跡。他在這裡得知鄧肯．艾德侯和希歐娜的子孫後代的事情──這些古人效忠神帝暴君，他們也不會被先知和具備預知力的人看到。宇航公會的宇航員即便處於深度的美藍極迷醉狀態，也無法探查這些人的行蹤。這些記載稱，希歐娜是一個真正胎生的亞崔迪家的人，鄧肯．艾德侯則只是一個甦亡人。

甦亡人？

他在圖書館內四處搜尋，希望找到有關這個奇怪詞語的詳細解釋。甦亡人。然而，他找到的資訊不過是有限且簡單的記載：「甦亡人：人類，發育自忒萊素人再生箱中的屍體細胞。」

再生箱？

「忒萊素人發明的設備，可以利用屍體的細胞培殖人類活體。」

「描述『甦亡人』。」他對圖書館發出指令。

「單純無知的肉體，不具備其初始的記憶，參見『再生箱』。」

鄧肯學會解讀沉默的含意，學會理解主堡的那些人沒告訴他的事情。他獲得了啟示，他明白了！那年他只有十歲，可是他全都明白了！

我是個甦亡人。

鄰近傍晚的圖書館，周圍所有玄祕的機械裝置彷彿都與背景融為一體，這個十歲的男孩靜靜地坐在一臺掃描器前，緊抱著得到的知識思忖。

我竟然是甦亡人！

他不記得培殖自己的再生箱，那個細胞成長為幼兒的地方。他最初

的記憶是吉薩將他抱出搖籃，她那警覺的雙眼中透露出關心，但很快被謹慎替代。

儘管主堡的人們並不希望他知道這些事情，但是這些資訊和圖書館的資料最終讓他看到了整件事的核心──他自己。

「告訴我貝尼．忒萊素的事。」他向圖書館發出指示。

「這個民族自行分為幻臉人和尊主兩個階級。幻臉人像騾子一樣，不能生育，唯主命是從。」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圖書館的資訊機器突然變成了陌生又危險的東西。他非常害怕，怕的不是自己的問題又撞上一扇又一扇空白的牆壁，而是問題的答案。

施萬虞和這些人為什麼這麼在意我？

他感覺這些人都在欺騙自己，包括邁爾斯．特格和派特林。摘取一個人類的細胞，然後培養出一個甦亡人，為什麼這樣的事情不會受到譴責？

他猶豫不決地再度發問：「甦亡人有可能想起過去的自己嗎？」

「有可能。」

「要怎麼做？」

「甦亡人要向初始身分轉化，必須滿足一些心理上的預設條件，這些條件可以透過創傷激發。」

這算什麼答案！

「怎麼激發？」

此時，圖書館的門口突然出現了施萬虞的身影。可見，圖書館已事先設定，他的這些問題會觸發她身邊的警報！

「你遲早會明白所有事情。」她說道。

她想打發他！他憤憤不平，她的話並不能讓他信服。內心有個聲音告訴他，這些人雖然自視甚高，但是不比他尚未喚醒的自我睿智。他對施萬虞的厭惡達到了全新的高度，她成為一個人格化的象徵，代表一切吊他胃口、拒絕解答的人事物。

不過，現在他浮想聯翩。他要找回自己初始的記憶！他感受到了真相隱約的搏動──找回初始的記憶，他就能夠想起自己的生身父母，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以及自己的敵人。

他質問施萬虞：「你們把我造出來，是不是為了對付我的敵人？」

「孩子，你已經學會了沉默。」她說，「便應該多多利用。」

好吧，我就要這樣和妳鬥。去死吧，施萬虞。我一句話都不會再說，我要潛心學習，絕對不會讓妳知道我內心的想法。

「畢竟，」她說，「我們培養的人應該清心寡欲，寵辱不驚。」

她居然用這種施恩態度跟他說話！他可不吃這套，他要沉默警惕地與他們所有人對抗。鄧肯從圖書館跑回自己的房間蜷縮成一團。

之後的幾個月裡，許多事情證實了他甦亡人的身分。即便是孩子，也能發現自己身邊的異常。他偶爾會看到牆外有其他孩子，在主堡旁的路上嬉笑打鬧，他也在圖書館裡找到有關兒童的記載。大人不會揪著那些孩子，強迫他們參加這些嚴酷的訓練。其他的孩子不會什麼大小事都被聖母施萬虞管得死死。

鄧肯發現的這些事情使他的生活再一次發生了變化。盧蘭．吉薩被召離，再也沒有回來。

她不應該讓我知道甦亡人的事。

然而，事實並非這麼簡單，正如施萬虞那天在女兒牆上向初來乍到的盧西拉解釋的那樣。

「我們知道這一天終究會到來，他必然會知道甦亡人的事情，必然會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

「早就應該由聖母接手他的日常教育。吉薩留在他身邊或許就是個錯誤。」

「妳是在質疑我的決斷嗎？」施萬虞突然甩出一句。

「莫非您的判斷力完美到不容質疑？」盧西拉的聲音雖然低沉柔和，但是像一記耳光打在施萬虞的臉上。

施萬虞沉默了將近一分鐘，而後說：「吉薩把這個甦亡人當成了心肝寶貝。她還哭著說自己會想念他。」

「沒人事先警告過她？」

「吉薩沒有接受過我們的訓練。」

「所以妳當時讓塔瑪拉尼接替了她的位置。我不認識塔瑪拉尼，但是她的年紀應該相當大了吧。」

「相當老。」

「吉薩調走之後，他有什麼反應？」

「他問她去哪裡了。我們沒有告訴他。」

「塔瑪拉尼和他相處得怎麼樣？」

「他和她相處了三天之後，非常平靜地告訴她：『我討厭妳。這是不是我該對妳採取的態度？』」

「才三天！」

「現在，他一邊看著妳，一邊心想：我恨施萬虞，這個新來的是不是也會很討人厭？不過，他也在想，妳和那些老太婆不一樣，妳非常年輕。以後，他就會知道這一點的重要意義了。」

5

無現空間：此空間能藏匿起位在其中的所有物體，不被預見能力和探測儀器察覺而現形。雷托二世在達艾斯巴拉特放置日誌的地點，還有伊克斯人培育赫薇．諾里的地點都屬於無現空間。在大離散時期，伊克斯人把相關科技應用到星艦上，製造出無現星艦，不僅不會被探測，宇宙航行時也不需要宇航領航員和美藍極導引，就可成功完成太空旅行。—編注

4

人類只有各有立足之地，只有各自知道自己在整體布局中歸屬何處，知道自己能夠取得怎樣的成功，方能擁有最好的生活。毀了他的立足之地，便毀了這個人。

—貝尼．潔瑟睿德教義



邁爾斯．特格原本並不願意接受伽穆星球的這項任務。訓練未成年的甦亡人，教他戰鬥打仗？即便是這麼一個甦亡人孩童，即便他有那些歷史和往事，特格還是希望可以享受自己井然有序的退伍生活。

然而，他給貝尼．潔瑟睿德當了一輩子的軍事晶算師，演算不出抗拒不從的做法。

監管之人，誰人監管？

守衛該由誰守衛？應該由誰防止守衛監守自盜？

這個問題特格在多種情況下都曾仔細考慮過，現在已經成為他忠於貝尼．潔瑟睿德的一個基本信條。無論你如何評價女修會的其他方面，她們孜孜不倦、堅定不移的精神確實令人欽佩。

在特格看來，這是一種道德的追求。

貝尼．潔瑟睿德道德的追求完全契合他的理念和原則，而這些理念和原則是不是貝尼．潔瑟睿德對他進行訓練的結果，就不在他考慮的範圍內了。理性的思維，尤其是晶算師的理性思維，只能形成這樣的判斷。

特格將千思萬緒總結成一句：哪怕只有一人能夠遵照這些根本的理念和原則行事，這個宇宙都會變得更好。重點從來都不在於正義與否。正義需要的是訴諸法律，但這就像面對喜怒無常的情人一樣，人們只能聽憑執法者依靠一時之念和片面之見進行決斷。重點往往在於公平與否，這個概念遠比正義更加深奧。受制裁者必須能夠感受到決斷的公平

之處，事情方能得到妥善解決。

對於特格而言，「必須細察法律條文」的論斷只會危及他的行事原則。講求公平，便需要協調，需要有矩可循，最重要的一點，對上對下均應坦誠相待。領導群體如果能夠遵循這些原則，便無須施加外力管控。因為你的職責合理正確，所以你會履行。你為什麼服從命令？並非因為你預料這件事情合理正確，而是因為這件事情在當下就是合理正確，不需要通過預言和預知來判斷。

特格知道亞崔迪後裔的預知力之準確頗負盛名，但是他的宇宙裡沒有格言這回事。你應該接受這個宇宙實際的模樣，然後盡可能實踐你的原則。上級命令絕對不可違背。塔拉札並沒有將這件請求當成命令，不過她的意思非常明確。

「你是這項任務的最佳人選。」

他活了這麼長時間，人生輝煌璀璨，最後又光榮引退。特格明白自己老了，思維遲緩，行動緩慢，衰老導致的各種問題行將入侵他的意識。可是，當他聽到使命的召喚，即使必須勉強放下拒絕的念頭，整個人已精神抖擻了起來。

這項任務由塔拉札親自委派，眾人（包括護使團）之上的最高掌權者選中了他。她並不是普通的聖母，而是那位統御大聖母。

塔拉札親臨勒尼烏斯，來到了他的休養之地。大聖母親臨，無上光榮，他明白這個道理。她的身影突然出現在他的門口，身邊只帶兩名貼身侍祭和幾個貼身護衛，其中不乏一些熟悉的面孔，是他曾經親手訓練過的子弟兵。她來到這裡的時間耐人尋味，就在早上，特格剛剛用過早餐不久。她知道他的生活模式，必然知道他在這個時間最為警醒。可見，她希望他神志清醒，各項機能都在最佳狀態。

塔拉札一襲黑袍，隨特格的老勤務兵派特林走進了東邊的客廳，這間房間不大，布置典雅，只有堅實的家具。很多人都知道特格討厭犬椅和其他有生命的家具。派特林走進客廳的時候，臉色凝重，特格一眼便注意到了他的表情。派特林臉長而蒼白，皺紋頗多，外貌看似假面般不動聲色，然而特格注意到了他嘴角加深的褶皺和凝視的目光。可見在來的路上，塔拉札跟派特林說了一些令他不安的話。

房間東側是幾扇高大厚重的合成玻璃推拉門，外面是綠草如茵的長

坡，一路往河邊的樹木開展過去。塔拉札一進門就停步，欣賞起外面的景色。

特格無須提醒便按下一個按鈕，簾幕滑了出來，遮住了門外的風景，室內的燈球也亮了起來。塔拉札知道，特格計算出他們需要隱密的環境。他還命令派特林：「任何人都不得打擾我們。」

「長官，南部農場怎麼安排？」派特林貿然問了一句。

「你們看著辦，你和費如斯知道我的打算。」

派特林離開的時候，門關得猛了一點兒，一個小小的信號，但是特格聽到了很多資訊。

塔拉札往房間裡邁了一步，打量起了這個地方：「萊姆綠。」她說，「我非常喜歡這個顏色。你母親很有眼光。」

特格聽到這句話，心裡升起了一股暖流。他對這棟房子和這片土地的感情很深，他的家人雖然僅僅在這裡住了三代，但是已經在這個地方留下了他們生活的痕跡。很多房間都還留著他母親安排的事物，幾乎沒有更動。

「熱愛土地和地方，不會有什麼問題。」特格說道。

「我特別喜歡走廊裡焦橙色的地毯，還有入口上方的彩色玻璃天窗。」塔拉札說道，「那扇天窗肯定有個古董。」

「您到這裡肯定不是來聊室內設計的。」特格說道。

塔拉札呵呵笑了。

她的嗓音聲調很高，經過女修會的訓練之後，頗具破壞力。即便像她現在這樣刻意表現得隨興，這種聲音也很難忽略。特格見過她在貝尼．潔瑟睿德議會上的樣子，行事果斷，令人信服，言語之間流露出清晰、犀利的思維和頭腦。她現在雖然看似悠閒，但是特格感覺到她要告訴自己一個重大的決定。

特格向左側的綠色軟椅伸手示意。她看了一眼，然後又環視了一番，心中暗笑。

她敢保證，整座房子都不會有一把犬椅。特格是個老古董，身邊用的東西也都是古董。她坐了下來，撫平自己的長袍，等待特格坐在面向她的同款椅子上。

「霸夏，我不想打攪你退伍之後的生活，不想讓你再次出馬。」她

說，「可是，目前形勢危急，我實在別無選擇。」

特格兩隻修長的手臂隨意擱在椅子扶手上，儼然是晶算師休息的狀態，靜靜地等待。這個姿態便是在說：「有什麼資料，就輸入我的大腦。」

塔拉札一時有些窘迫，強加這份任務給他並不公平。特格身材高□，頭部碩大，滿頭灰髮，頗為威嚴。她知道，再過四個標準年，他就三百歲了。有鑑於標準年只比所謂的原始年短少大約二十小時，他這般高壽，還曾為貝尼．潔瑟睿德立下赫赫戰功，塔拉札對他必須敬重有加。她看特格一身淺灰色軍服，沒有佩戴軍章。夾克和褲子都是精心訂製，白色的襯衫領口敞開，露出了脖子上深深的褶皺。他的腰上閃爍著一點金光，那是退伍時獲得的霸夏旭日勳章。他還是那麼務實！竟然把這個金色的勳章當成了腰帶扣環。這件事情讓她放下了心──特格能明白她現在的麻煩。

「我能不能喝一點兒水？」塔拉札問，「我們這一路上不輕鬆，走了挺長時間。最後一段路，我們用的是自己的飛船，五百年前就該換掉的玩意兒。」

特格起身走到牆邊移開一塊牆板，從後方櫃子裡拿出一瓶冷水和一只玻璃杯，放在塔拉札右手旁的矮桌上。「我有美藍極。」他說道。

「邁爾斯，不用麻煩，我自己也有。」

特格坐了回去，她從特格的動作裡注意到有些僵硬的跡象，不過以現在的年紀來說，他的身體仍然相當柔韌靈活。

塔拉札倒了半杯水，一口氣喝完了。她小心翼翼地把杯子放回桌上。該怎麼進行才好？特格的表現騙不了她，他並不想重出江湖。她的分析人員事先提醒她有這種可能。退伍之後，特格相當認真地研究起了農業。他在勒尼烏斯開墾了數公頃土地，種植作物，這塊土地其實就相當於實驗農場。

她抬起頭，毫不避諱地打量了他一番。特格肩膀寬闊，更加凸顯出他的細腰，可見他現在仍然堅持鍛鍊。面部狹長，骨骼稜角分明，線條鮮明，典型的亞崔迪氏族特徵。特格回視統御大聖母，一如過往他被人打量時的作為。他看著塔拉札，抓住了她的注意力，同時準備好回答這位大聖母提出的任何問題。他的薄唇彎成淡淡微笑，露出潔白整齊的牙

齒。

塔拉札心想：他知道我現在很尷尬，真該死！論起女修會的那些手段，他一點都不比我遜色！

特格沒有開口提問，他的姿態滴水不漏，淡然到令人詫異。她提醒自己這是晶算師普遍的特點，並不該過度解讀。

特格突然起身，大步走到塔拉札左方的餐櫃旁。他轉過身來，雙手環胸，靠著餐櫃低頭看她。

塔拉札出於無奈，只好也將椅子轉向面對他。這個老頭！特格不準備讓她輕輕鬆鬆地辦成這件事。負責檢驗審查的聖母都認為讓特格坐下來交談並非易事。他喜歡站著，像站軍姿一樣繃緊雙肩，目光直視下方。他身高超過兩公尺，幾乎沒有哪位聖母能夠與他比肩。大聖母的分析人員一致認為，特格的這種行為是他反抗女修會權威的方式（或許是無意識的習慣）。然而，他的其他行為完全不會表現出這種態度。特格從前始終都是女修會最為可靠的指揮官。

在這個多社會並存的宇宙中，幾股重要的勢力儘管各自的標籤簡單明瞭，然而彼此之間的互動錯綜複雜，一個可靠的指揮官價值堪比數倍於其體重的美藍極。雖然宗教以及有關帝國暴政的共同記憶常常在談判之中產生巨大的影響，然而經濟實力強大的勢力才是最終的贏家，而軍事實力則是任何人的計算機裡都通用的籌碼。過去每一次談判，軍事因素都有一席之地，未來亦然，因為推動交易系統的正是需求。只要人們還需要特定事物，例如香料或者伊克斯的技術產品；只要還有人需要專業人員，例如晶算師或蘇克醫生；只要市場還存在對各種日常事務的需求，諸如勞動力、建築工人、設計師、平順生活、藝術家、帶有異國風情的特殊娛樂……只要需求存在，市場就會繼續存在。

任何一種法律體系都無法全面約束這樣龐雜的市場與需求，人們因而時常需要尋求有影響力的仲裁人從中調解。在這個經濟的網路之中，貝尼．潔瑟睿德自然而然接下了調解的角色，這一點邁爾斯．特格心知肚明，他也知道自己這次又將成為一個籌碼。無論他喜不喜歡充當這個角色，對於那些談判而言，都不重要。

「你家裡似乎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你留在這裡了吧？」塔拉札說道。

特格默認了統御大聖母的推斷。沒錯，他的妻子三十八年前便已去

世，膝下兒女均已成人，除了一個女兒，其他均遠走他鄉。他還有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對家人已經不再需要履行任何義務，家裡確實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他留在這裡。

塔拉札隨後回憶了他多年以來效忠女修會的光榮歷史，大致講述了幾件他的重要事蹟。她知道讚揚不會對他產生多少作用，但是對她而言這是她所需要的開場白，才能帶出接下來的話。

「你之前聽人說過你和氏族祖先的相似之處。」她說。

特格幾不可察地點了點頭。

「你的相貌和暴君的祖父雷托．亞崔迪一世高度相似。」她說。

特格沒有任何反應，完全看不出他是否聽見或者贊同這句話。這只是一份資料，原本便已存在於他浩瀚的記憶之中。他知道自己有亞崔迪的基因，也曾在聖殿星球見過雷托一世的樣子，當時的感覺就好像照鏡子一樣，頗為詭異。

「你個子比他稍微高一點。」塔拉札說道。

特格一言不發，還是靜靜地俯視著她。

塔拉札說：「該死，霸夏，你能不能至少試著幫我一把？」

「大聖母，您這是命令嗎？」

「這算哪門子的命令！」

特格慢慢地笑了。塔拉札當著他的面大發雷霆，這件事情本身已經表達了很多含意。她如果不信任對方，絕不會如此行事。她如果認為對方只是一名下屬，當然也不會這樣直白地表達自己真實的情緒。

塔拉札向後靠，仰頭笑著看他：「好了。」她說，「現在您也開心了。派特林說，我要是找你回去執行任務，你肯定會有一萬個不滿。我向你保證，沒有你，我們的計畫寸步難行。」

「敢問是什麼計畫？」

「我們正在伽穆上培養鄧肯．艾德侯的一個甦亡人，馬上就要六歲了，可以接受軍事教育了。」

特格的眼睛微微瞪大。

「對於你而言，這項任務比較繁重。」塔拉札說，「但是我希望你能夠盡快接手他的訓練和保護工作。」

「我長得像亞崔迪公爵。」特格說，「你們要利用我恢復他初始的

記憶。」

「正是此意，在八到十年後。」

「如此之久！」特格搖了搖頭，「為何選在伽穆？」

「貝尼．忒萊素人按照我們的指示，修改了他的普拉那－並度遺傳特徵，他的神經反射將達到我們這個時代的速度。至於伽穆……最初的鄧肯．艾德侯便是在那裡出生、長大。因為他的細胞遺傳特徵受到更改，所以我們必須保證其他所有因素盡量與原來的情況相同。」

「費這麼大的工夫，是為了什麼？」這是晶算師覺察到了資料的語氣。

「我們在拉科斯發現了一個女童，具備操控蟲子的能力。我們準備到時把這個甦亡人派過去。」

「妳們要讓他們交配？」

「我來找你，並不是請你當晶算師。我們需要你，一是因為你軍事才能卓著，二是因為你和雷托一世的相貌相仿。時機成熟時，你知道如何恢復他初始的記憶。」

「所以，您請我回歸，真正的目的是讓我當教官。」

「你曾經是我們的大霸夏，你覺得現在做這樣的事情是委屈了自己？」

「大聖母，在下悉聽尊便。要我接手這些事情沒有問題，不過前提是我也要全權接管伽穆的所有防禦工作。」

「邁爾斯，這件事情已經安排好了。」

「您總是能確知我的想法。」

「而且我總是相信你忠心耿耿。」

特格背部往後一施力，順勢站直，若有所思地停了一會兒，說：「由誰來告訴我各方面的情況？」

「紀錄部門的貝隆達，和以前一樣。她會告訴您一個密碼，這樣可以防止他人知道我們彼此交流的資訊。」

「我給您一個名單。」特格說，「都是以前的老戰友，還有一些人的子女。希望我到伽穆的時候，他們已經待命。」

「你覺得他們都會答應？」

他的表情好像在說：「還用說嗎？」

塔拉札呵呵輕笑，她心想：當年亞崔迪那些人教了我們一招──培養甘心奉獻、絕對忠誠的人。

「招兵買馬的事情交給派特林負責。」特格說，「他肯定不願意要什麼軍銜，這點我知道，但是他必須享受副官的待遇，薪資一分也不能少。」

「我們自然會恢復你大霸夏的銜級。」她說，「我們……」

「不必，大霸夏還是留給伯茲馬利。不能因為他的老指揮官回來了，就削弱了他的力量。」

她端詳了他一段時間，然後說：「伯茲馬利現在還不是……」

「我知道，這件事情我很清楚。老戰友們隨時都會跟我說女修會的事情。不過，大聖母，妳我都知道，沒人比伯茲馬利更加優秀，他早晚都會成為大霸夏。」

這個結論她無法反駁，因為下判斷的不是一名普通的軍事晶算師，而是特格。她突然想到另外一件事。

「那麼，你也已經知道我們在議會上發生的爭執了！」她難掩怒氣，「可是還讓我……」

「大聖母，倘若我認為妳們會在拉科斯培養出又一個怪物，我剛才就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了。您相信我的判斷，我也相信您的決定。」

「你真可惡，邁爾斯，我們已經太長時間沒見面了。」塔拉札起身，「想到你馬上就能回到我的手下，我心裡就平靜了許多。」

「您的手下。」他說，「確實沒錯，任命我為特殊行動霸夏。這樣一來，伯茲馬利即便聽到了什麼消息，也不會問出愚蠢的問題。」

塔拉札從長袍內拿出一疊利讀聯晶紙遞給他：「我已經簽過名了，填上你自己的復職資料。其他的授權說明都在這裡，還有交通票券之類的東西。這些都是我以個人名義下達的命令，你要服從的是我。你是『我的』霸夏，聽明白了嗎？」

「以前不也經常這樣？」他問道。

「現在的情況和以前不一樣。千萬保護好那個甦亡人，好好訓練他。你的責任就是處理好他的事情，在這一點上，無論誰與你作對，我都會作你的後援。」

「聽說伽穆的指揮官是施萬虞。」

「邁爾斯，無論誰跟你作對，我都會支持你。不要信任施萬虞。」

「知道了。要和我們一起吃飯嗎？我女兒已經……」

「不好意思，邁爾斯，我得趕緊回去。我會盡快派貝隆達來見你。」

特格送她到大門口，跟自己的幾個學生客套了幾句，便目送她們離開。車道上停了一輛裝甲地行車，顯然是她們自己帶過來的新車型。特格看到這輛車，心裡一陣不安。

情況危急！

堂堂統御大聖母以信使的身分親自造訪，深知如此一來，他必定能了解當下的形勢。他明白女修會的處世之道，所以知道剛才那些事情背後的含意。他聽線人說了貝尼．潔瑟睿德議會上的爭執，但是沒想到那麼嚴重。

「你是我的霸夏。」

特格看了一眼塔拉札留下的那疊授權文書和票券，她已經簽了字，蓋了章。這些東西體現了她對他堅定的信任，結合他剛才便已察覺到的一些異常徵兆，令他內心更加難以平靜。

「不要信任施萬虞。」

他把晶紙放進口袋，然後便去找派特林。必須有人跟派特林說明一下情況，安撫一下他的情緒。他們需要商量商量，看看這項任務需要哪些人參與。他在腦子裡列出了一些名字，大事臨頭，不能大意，必須是最優秀的人馬才行。他媽的！莊園所有的事情都要交給費如斯和迪梅拉打理。那麼多零碎細節！他大步從客廳向前廳走去，感覺自己心跳在加速。

中途特格遇到一個護衛，過去也是他的手下，便停了下來：「馬丁，我今天的會客行程全部取消。去跟我女兒說，讓她去我的書房找我。」

消息很快便傳遍主宅，然後傳遍了整個莊園。僕人和家人都知道那位統御大聖母剛剛跟特格私下交談了一番，便都自動豎起了一道保護屏障，不再讓雞毛蒜皮的雜事分散他的注意力。他正在逐項羅列實驗農場必須注意的具體工作，大女兒迪梅拉便衝了進來。

「父親，我已不是個小孩了！」

他們所在之處是一間小型溫室，和特格的書房相連。種著花草的檯子上放著特格吃剩的午飯，午餐餐盤的後面，派特林的筆記本靠牆立著。

特格端詳著自己的女兒，迪梅拉長得像他，不過個頭不像他。臉上的稜角太過分明，算不上是美人。但如今她和丈夫費如斯的婚姻幸福美滿，兩個人育有三個孩子，都很優秀。

「費如斯呢？」特格問道。

「他在忙南部農場移植的事情。」

「噢，對，派特林跟我說了。」

特格笑了。女修會曾經邀請迪梅拉入會，可是她拒絕了女修會，嫁給勒尼烏斯的本地人費如斯，留在父親身邊。特格每當想到這件事情，都十分開心欣慰。

「我只知道她們叫你回去執行任務。」迪梅拉說，「是什麼危險的任務嗎？」

「妳這話的語氣跟妳母親一模一樣。」特格說道。

「這代表確實是危險的任務！這些可惡的女人，你拚死拚活，替她們做了那麼多事情，還不夠嗎？」

「顯然還不夠。」

她聽到派特林從溫室的另一頭進來，便轉身離開了。特格聽到她對派特林說了一句：

「他真是愈老愈像那些聖母了！」

特格不禁思考起這個問題。不然呢？他的母親是聖母，父親是聯合誠信奧伯商業聯盟（簡稱「鉅貿聯會」）的小職員。在他成長的歲月裡，整個家庭奉女修會的準則和理念為圭臬。他年紀尚幼時便發現，每當母親提出反對意見，父親對鉅貿聯會星際貿易網路的忠誠便會變得不堪一擊。

整個家完全處於他母親的支配之下，到她去世，情況才出現變化；她在他父親去世後不到一年就跟著撒手人寰。母親行為處事的許多痕跡至今還縈繞在他的身邊。

派特林走到他的面前：「我是回來拿筆記本的，您又加了幾個人名？」

「加了幾個，最好趕緊去找他們。」

「遵命！」派特林一個俐落的後轉，大步走向溫室另一頭的入口，筆記本打在腿上發出「啪啪」的響聲。

特格心想：他也察覺到了。

特格再一次環視四周，這棟宅子現在仍然是他母親的地盤。儘管他在這裡住了這麼多年，儘管他在這裡建立了家庭，依然還是她的地盤！噢，這間溫室是他搭起來的，可是那邊的書房過去是她的私人房間。

簡妮特．洛克斯布羅，來自勒尼烏斯的洛克斯布羅氏族。那些家具，那些裝飾，都還是她的。這裡還是她的地盤，塔拉札看出了這一點。他和妻子更換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但是這裡的核心仍然屬於簡妮特．洛克斯布羅。她身上流淌的魚言士血液在這裡得到了體現。她曾經是女修會多麼寶貴的一筆財富啊！只是她竟然和洛斯齊．特格結為夫妻，在這裡終老，這件事情頗令人匪夷所思。不過，你如果知道女修會持續了一代又一代的育種計畫，便能理解其中的用意了。

特格心想：又是這一套，她們讓我等了這麼些年，就是為了這個時候。

5

數千年過去了，難道宗教尚未獲取造物的專利？

—忒萊素人之問，《摩阿迪巴語錄》



忒萊素的清晨空氣如水晶一般澄澈，四處寂寥無聲，半是因為空氣裡帶著寒意，半是因為整座星球好像一隻蓄勢待發的猛獸，好像靜候的班得隆城，翹首企足，虎視眈眈，只待他一聲令下，便會一躍而出。諸位尊主之主「馬哈依」[6]泰爾威斯．瓦夫特別喜歡每天的這個時段。他透過大開的窗戶，眺望這座屬於自己的城市。只有聽到他的命令，班得隆才會展現出盎然的生機，他就是這麼告訴自己的。他能感覺到外面的恐懼，因為他能夠掌控忒萊素文明出現的任何情況。這個文明是孕育生命的培養池，從這裡發源，而後將勢力擴散到了遠方。

他的同胞為了這一天已經等待了數千年之久。瓦夫細細品味這個時刻。他們經歷了先知雷托二世（他不是神帝，只是神使）的暴政，經歷了大饑荒，經歷了大離散，一次又一次被低等種族擊敗，他們忍辱負重，養精蓄銳，最終等到了這個時刻。

噢，先知！我們的機會來了！

在他看來，高窗之下的這座城市是一個符號，是忒萊素人勵精圖治的史冊上有力的一筆。其他的忒萊素星球，其他的大型城市，相互連接、相互依賴、效忠於他的神主和他的城市，都知道那個信號很快就會出現，都在耐心地等待。幻臉人和馬謝葉赫這兩股息息相關的勢力已經壓縮了他們的力量，做好驚天一躍的準備，數千年的等待即將結束。

瓦夫認為這是「漫長的開端」。

沒錯，他看著這座蓄勢待發的城市，點了點頭。組織誕生之初，只是一顆觀念的種子，微不足道，然而貝尼．忒萊素的領袖那時便已明白，一項計畫如果過於漫長複雜而精密，將會面臨怎樣的風險。他們明

白自己必須歷經劫難而不滅，接受一次次巨大的損失、屈從與羞辱。這些因素，以及其他的因素共同為貝尼．忒萊素勾勒出一個特定的形象。他們經過數千年的假裝，已經製造了一種迷思。

「忒萊素人惡毒，卑鄙，下流，無恥！忒萊素人愚蠢無知！忒萊素人的行為很容易預測！忒萊素人衝動魯莽！」

連先知的僕從也陷入這種迷思。一名魚言士被俘之後，曾在這間房間裡向一位忒萊素尊主咆哮：「你們戲演了這麼多年，就演成了真的！你們實在太卑鄙！」所以他們殺了她，而先知則無動於衷。

外面的那些世界和民族，實在不了解忒萊素人有多麼隱忍和克制。衝動魯莽？他們看到貝尼．忒萊素為了一鳴驚人可以等待幾千年之後，或許便不再會有這樣的看法了。

「斯班納斯伯根！」

瓦夫仔細玩味這個古老的詞語：弓弦拉開的距離！在射出你的箭之前，你將弓拉得有多開。這支箭將射得很深！

「馬謝葉赫等得比誰都久。」瓦夫喃喃道。他只有在自己的堡壘之中，才敢自言自語說出「馬謝葉赫」。

太陽慢慢升了起來，窗外的屋頂閃閃發光。他聽到城市甦醒的騷動，忒萊素人甘苦參半的氣味隨風飄進了他的房間。他深吸一口氣，關上窗戶。

獨自俯瞰全城之後，瓦夫感覺自己重新獲得了活力。他轉身從窗邊走開，穿上象徵榮譽的白色齊拉特袍。所有多莫見到這件長袍，都會反射性地垂首鞠躬。袍子完全遮住他矮小的軀幹，令他覺得這衣袍其實是一具盔甲。

神主的盔甲！

他在前一天晚上剛剛提醒過他的議員：「我們屬於亞吉斯特，其他所有地方都是邊境。數千年以來，我們為了一個目的，成功塑造出卑鄙無能的虛假形象，連貝尼．潔瑟睿德也沒有識破我們的假象！」

這間薩格拉空間深長，沒有窗戶，處在無現空間盾的保護下，他的九位議員正襟危坐，微笑著對他方才的發言表達了靜默的贊同。他們看到了呼弗蘭儀式[7]的結果，他們已經知道了。呼弗蘭儀式決定了忒萊素人的命運，而只有蓋謳[8]才有權舉行儀式。

瓦夫是最為強大的忒萊素人，然而即便是他，離開了忒萊素，接觸外星那些駭人聽聞的罪惡之後，也需要在呼弗蘭上卑躬屈膝祈求寬恕，才能重新回歸自己的世界。這件事情並沒有什麼不妥，即便是最為堅毅的人也可能被普汶韃玷汙。那些卡薩德看管忒萊素的所有邊境，守護那些女人的寢宮，他們也有理由懷疑所有人，即便是瓦夫。他確實屬於這個民族，也確實屬於蓋謳，但是每當返回核心地帶，尤其是每當步入寢宮播撒精子，他都必須證明自己的身分。

瓦夫走到他的落地長鏡前面，對自己和身上的長袍審視一番。他明白，對於那些普汶韃而言，身高勉強搆到一百五十公分的自己看來就像小精靈一樣。灰眼灰髮灰膚，全都在襯托那張橢圓形的臉，還有那張小小的嘴巴和兩排尖牙。幻臉人大概能夠模仿他的面貌，效仿他的體態，還可以聽從某位馬謝葉赫的命令，偽裝成他的樣子，但是沒有哪位馬謝葉赫和卡薩德會受騙，只有普汶韃才會上了他的當。

當然，貝尼．潔瑟睿德是另一回事！

想到這裡，他不禁橫眉怒目。不過，那些女巫還沒見過新的幻臉人。

他安慰自己：從沒有哪個民族像貝尼．忒萊素一樣通曉基因的語言。神主親自賦予我們這個偉大的能力，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將其稱為「神主的語言」。

瓦夫大步走到門前，等待晨鐘敲響。各種心情紛紛湧上他的心頭，他感覺完全無法描述心中的感受。耐心的等待終將有所回報。他沒有問為什麼只有貝尼．忒萊素聽到了先知真正的訊息。神主意下如此，而先知是神主的臂膀，自然也應尊為神使。

噢，先知！您已經幫我們處理好他們了。

而且，伽穆的那個甦亡人，就出現在這個時候，數千年的等待沒有付之虛空。

晨鐘響起，瓦夫大步走進了走廊，與幾位剛剛出現的白袍人一同轉向東面，走上露臺，迎接和煦的朝陽。他是同胞的馬哈依，他是同胞的阿卜杜，他現在能夠認為自己就代表所有忒萊素人。

我們是研究《沙利亞特》的法學家，是宇宙間研究這套法律的最後一群人。

只要出了他那些同為一國之君的兄弟們的密封空間，不論在什麼地方，他都不能吐露腦海中這個祕密，但是他知道周圍所有人的腦中都湧動著相同思緒。無論馬謝葉赫、多莫還是幻臉人，都曾產生過這個念頭。上自馬謝葉赫的蓋謳，下至最低等的多莫，都相信一種悖論──大家血脈相通，然而同時社會層次分明。可是，對於瓦夫而言，這想法並無相悖之處。

因為我們為同一個神主效力。

一個偽裝成多莫的幻臉人向他們鞠躬，打開了露臺的門。瓦夫看出這人是個幻臉人，笑著和身旁的同伴走進了陽光之中。還只是個多莫！這是親族之間常開的一個玩笑，不過幻臉人和他們沒有親屬關係。幻臉人只是物件，只是用具而已，和伽穆的那個甦亡人一樣，都是利用馬謝葉赫方能操持的「神主的語言」設計出的東西。

瓦夫向太陽行了拜禮，幾位馬謝葉赫簇擁在他的身邊。他發出了一聲阿卜杜的吶喊，無數聲音迴響在城市最遙遠的地方。

「太陽不是神主！」他高聲說。

太陽確實不是神主，只是神主的無窮威力和仁慈的象徵，也只是一個物件和用具。瓦夫感覺前一天晚上的呼弗蘭滌淨了自己身上的汙穢，早晨的儀式讓他重獲新生，他現在可以回想那些普汶韃的地方發生的事，細細思考這一次在外面的所見所聞了；正是因為這些事，才必須進行呼弗蘭儀式。他轉身走進室內，其他信徒紛紛為他讓路。他走過一道道廊廳，進入滑道，出口便是他和幾位議員約定相見的中央花園。

他想：我們這次打了那些普汶韃一個措手不及。

瓦夫每次離開貝尼．忒萊素的內部世界，就感覺自己參加了拉什卡軍的部隊，踏上終極復仇的征途。他的同胞私下將這個終極的復仇稱為巴達，蓋謳或呼弗蘭最先詢問的往往便是這件事是否已經完成，而瓦夫這次的拉什卡便取得了圓滿成功。

瓦夫出了滑道，來到一處陽光充沛的中央花園。周圍建築屋頂安裝了很多稜鏡一般的反光裝置，將陽光投在園中。一處小小的噴泉正在演奏視覺賦格曲，周邊鋪砌的石子圍成圓形。花園的一側有一圈低矮的白色柵欄，裡面是一片修剪整齊的草坪。這裡與噴泉的距離剛好，空氣溼潤，而水聲又不至於打攪人們低聲交談。草坪內緣放了十張材質古老的

塑膠長椅，九張排成半圓形，另外一張與其他椅子相距稍遠，相對而放。

瓦夫在草坪邊緣站定，看了看周圍的環境。他並不是第一次來到此地，可是他不知道自己這次為什麼如此欣喜。長椅的深藍色澤源自材料本身，數百年的撫摸和使用在扶手和椅面上留下了淺淺的凹陷，然而這些凹陷處的顏色依然和長椅的其他地方一樣鮮豔。

瓦夫坐上長椅，面朝他的九位議員，心中正在組織必須說的那些話。這次拉什卡，他帶回了一份文書，這也恰恰正是此次遠行的目的。瓦夫此時拿到這份文書，不早不晚，正合時宜。對於這些忒萊素人而言，文書上的標籤和文字都能夠傳達有力的資訊。

瓦夫從長袍內側的口袋取出薄薄一疊利讀聯晶紙。他看到其他議員對這疊晶紙產生興趣，九個人的臉龐均與他相仿，這些人是蓋謳核心的馬謝葉赫。所有臉上都露出了期盼的神色，他們曾經在蓋謳看過這份文書—《亞崔迪宣言》。他們花了整整一個晚上，思索宣言的寓意。現在，這些文字必須接受檢驗。瓦夫將宣言放在自己的腿上。

「我認為這篇宣言應當廣為傳播。」瓦夫說道。

「一字不改？」說話的人是議員彌賴，他是這些馬謝葉赫中最了解甦亡人改造情況的人。毫無疑問，彌賴希望成為阿卜杜和馬哈依。瓦夫盯著這位議員寬大的下巴，頜部軟骨生長了數百年，已經在他的臉上留下了清晰可見的痕跡，明白地顯出這個軀體的年紀。

瓦夫說：「我們拿到的時候是什麼樣，散播出去時就什麼樣。」

彌賴說：「太危險了。」

瓦夫向右轉頭，幾位議員看到噴泉勾勒出他那孩子似的側臉。神主之手就在我右邊！天空的顏色像紅瑪瑙一般，這座歷史最為悠久的忒萊素古城的上空，彷彿架著環境惡劣的星球上保護拓荒者的巨大人造護罩。瓦夫的注意力回到了他的議員身上，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對於我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危險。」他說道。

「這只是你的想法。」彌賴說道。

瓦夫說：「那我們就來交流交流。我們需要擔心伊克斯人或者魚言士嗎？其實沒有必要，他們現在都是我們的人了，只是他們自己不知道罷了。」

瓦夫頓了一下，讓大家理解他的話。他們都知道新的幻臉人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了伊克斯人和魚言士的最高議會。

「至於宇航公會，他們不會反對我們，也不會跟我們作對，因為我們是他們唯一穩當的美藍極來源。」瓦夫說道。

「那大離散回來的這些尊母呢？」彌賴質問道。

「必要之時，我們再去對付她們。」瓦夫說，「而且，曾經有一些同胞自願加入大離散，他們的後代將會助我們一臂之力。」

「現在時機似乎確實有利。」另一名議員低聲說道。

瓦夫看到說話的人是小托戈。好，這一票到手了。

「還有貝尼．潔瑟睿德！」彌賴突然發聲。

「在我看來，尊母會幫我們解決掉這些礙事的女巫。」瓦夫說，「她們現在已經和鬥獸場上的野獸一樣互相咆哮了。」

「萬一有人發現了這篇宣言的作者是誰……」彌賴質問道，「到時候怎麼辦？」

有幾位議員點了點頭。瓦夫記住這幾個人，他要把這些人爭取過來。

「這個時代，被人稱為亞崔迪後裔非常危險。」他說道。

「在伽穆星球上或許就不是如此了。」彌賴說，「而且那份宣言上面簽了亞崔迪這個名字！」

瓦夫心想：真是蹊蹺。在他離開忒萊素核心地去參加的那場普汶韃大會上，鉅貿聯會的人也強調了這一點。不過，鉅貿聯會的大部分人私下都是無神論者，懷疑所有宗教，而亞崔迪當然是一股強大的宗教力量。鉅貿聯會的憂慮幾乎可以說是顯而易見。

瓦夫詳細描述了他們當時的反應。

彌賴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他說：「鉅貿聯會的這位代表，雖然利欲薰心，目無神尊，但是話說得很對，這篇宣言是個圈套。」

瓦夫暗想：彌賴不除，必有後患。他拿起宣言，大聲朗讀了第一行：

「太初有言，言即神也。」

「這句是直接從《奧蘭治合一聖書》援引的話。」彌賴道。幾位議員再次擔憂地點了點頭。

瓦夫一笑，露出尖利的牙齒：「閣下莫非是說普汶韃中有人懷疑世間確實存在《沙利亞特》和馬謝葉赫？」

能夠光明正大地說出這些詞語，他的心裡相當舒暢，這話提醒了他的聽眾，只有內部的這些忒萊素人還記得這些詞語和古語的原貌。彌賴或者其他的議員擔心亞崔迪的那些話會顛覆了《沙利亞特》嗎？

瓦夫也提出了這個問題，然後看到眾人眉頭緊鎖。

「你們是不是有誰覺得，普汶韃有人知道了我們運用神主的語言的方法？」

行了！讓他們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在座的每一位都曾經在甦亡人的軀體中一次又一次甦醒。這些議員的記憶在甦亡人的肉體中傳承得極好，其他所有民族都未曾取得這樣的成就。彌賴親眼見過先知，司凱特利曾經和摩阿迪巴說過話！他們雖然知道肉體如何再生，記憶如何恢復，但是將其壓縮在一個政府之中，並加以限制，以免人人都來索要這個能力。只有那些女巫擁有相似的經驗庫房可以取用，她們小心翼翼，顫顫巍巍，唯恐自己又造出了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

瓦夫告訴他的議員這些事，再補上一句：「是時候採取行動了。」

瓦夫看到沒人提出異議，便接著說：「這篇宣言只有一個作者，所有分析都得出同樣結論。彌賴？」

「一人撰寫，而且那個人肯定是真正的亞崔迪氏族之人，毋庸置疑。」彌賴表達贊同。

「這一點是會議上所有人的共識。」瓦夫說，「連宇航公會的一位三級宇航員都同意。」

「可是這個人寫出了這麼一篇文章，在眾多民族之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彌賴據理力爭。

「亞崔迪人製造混亂的能力，什麼時候令我們懷疑過？」瓦夫說道，「我在普汶韃那裡看到這份宣言的時候，就知道神主向我們發出了信號。」

「那些女巫還是不承認這是她們的手筆？」小托戈問道。

瓦夫暗暗讚嘆：真是機敏。

「普汶韃的所有宗教都遭到這篇宣言質疑。」瓦夫說，「除了我們，所有人的信仰都成了懸而未決的疑問。」

「問題就在這裡！」彌賴立刻抓住了這一點。

「可是，這件事情只有我們知道。」瓦夫說，「還有誰可能懷疑《沙利亞特》確實存在？」

「宇航公會。」彌賴說。

「他們從來沒提過，以後也絕對不會說。他們知道如果說出口，我們會有怎樣的反應。」

瓦夫拿起了那張紙，再次朗讀起來：

「宇宙之間，到處都是我們無法理解的力量。如果把這些力量投射到感官可見的螢幕上，我們能夠看到它們的影子，但卻無法真正理解。」

「這個姓亞崔迪的想必知道《沙利亞特》。」彌賴喃喃自語。

瓦夫充耳不聞，繼續朗讀：

「理解事物需要靠語言，然而有些事物並非語言可以描述或闡釋，有些事情只有脫離語言才能體悟。」

瓦夫誠惶誠恐地將宣言放回腿上，彷彿手裡捧著聖物。他輕聲輕語，讓議員必須彎身向前才能聽清，有幾個人甚至把手圈在耳旁：「這表示我們的宇宙擁有不可思議的魔力，所有主觀、隨意的形式都不會永恆存在，而會出現不可思議的變化。科學引領我們得出如此詮釋，彷彿把我們放在一條既定的軌道上，我們無法偏離它的方向。」

瓦夫待這些話滲進了眾人心裡，接著說：「分裂之神在拉科斯的那些祭司還有其他的普汶韃騙子，沒人能夠接受這樣的說法。只有我們明白，因為我們的神主擁有巨大的魔力，我們操持祂的語言。」

「我們肯定會被扣上宣言起草人的帽子。」彌賴說道。然而，話音未落，他就狠狠地搖了搖頭：「原來是這樣！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什麼意思了。」

瓦夫一言未發。他看得出來，他們都在思索自己最初信仰的蘇非教派，回憶偉大信念[9]和禪遜尼合一運動，正是因為這篇信條和這場合一運動，才有了貝尼．忒萊素。關於他們的起源，這個蓋謳的人們從神主那裡得知很多真相，但是他們一代代都施行保密方針，因而並沒有普汶韃知道這些。

瓦夫的腦海中靜靜地浮現出了一句話：「奠基於領會之揣度，內含

根據確鑿的信念。萬物由此勃然而生，如同草木自種子蓬發。」

瓦夫知道其他議員也想到了偉大信念的要義，便向他們重申了禪遜尼的告誡。

「揣度隱含了對語言能力的信念，普汶韃對此信念深信不疑。只有《沙利亞特》會質疑，而且我們只會默默地質疑。」

議員們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

瓦夫微微頷首，繼續說：「在視語言為至高信仰的宇宙中，光是說出世間存在著語言無法描述的事物，都將使宇宙為之震撼。」

「普汶韃的愚昧思想！」他的議員紛紛大聲說道。

他們現在全都和瓦夫站到了一邊，他高喝一聲，將勝券穩握手中：「蘇非－禪遜尼的信條是什麼？」

他們無法言說，但是都想到了：悟者，不可說，不可名。毋須理解亦可達致。

一時間，所有人都抬起了頭，會心對視。彌賴自告奮勇，唸出了忒萊素人的誓言：

「我神不可言，既言之，則非我神，僅為雜音，一如常時所聞雜亂之聲矣。」

「我看出來了。」瓦夫說，「各位都感覺到巨大的力量透過這篇宣言落入我們手中。當下已經有數百萬份傳到了普汶韃手裡。」

「是誰散布的？」彌賴問道。

「誰知道呢？知道了又如何？」瓦夫反問，「讓那些普汶韃去查吧，讓他們費盡心力，尋根究柢地駁斥和封殺吧。他們愈是這樣，就會賦予宣言裡這些話更多力量。」

「我們不應該像他們那樣，公開反駁宣言嗎？」彌賴問道。

「必要之時，再行此策。」瓦夫說道，「好了！」他把晶紙在膝頭拍了拍，「普汶韃已經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當下最重要的事情上，這是他們的弱點。我們必須讓這篇宣言盡可能在宇宙中廣為傳播，範圍愈廣愈好。」

「神主的魔法是我們唯一的橋梁。」幾位議員吟誦道。

瓦夫看到，他們都已經找回了堅定的信仰，這種事情輕而易舉。所有馬謝葉赫都不會像普汶韃那樣，愚蠢地低吼：「神恩無量啊，為什麼

是我？」普汶韃在這同一句話裡，既祈求無窮之力庇護自己，同時又加以推拒，從來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愚鈍之處。

「司凱特利。」瓦夫喚道。

最左邊坐著一個年紀最輕、面貌也最年輕的議員，他殷勤地傾身向前。

「讓信徒做好準備。」瓦夫說。

「竟然是個亞崔迪氏族成員給了我們這件武器，實在大出所料。」彌賴說，「亞崔迪一族的理想，為什麼始終都有數十億人追隨？」

「不是亞崔迪一族，是神主。」瓦夫說著舉起了雙手，口誦結束語：「眾馬謝葉赫在蓋謳相聚，知神主與他們同在。」

瓦夫閉上眼睛，等待其他人離開。馬謝葉赫！在他自己祕密的議會之外，沒有忒萊素人說伊斯蘭米亞語，即便與幻臉人交談也不會說。然而，他們在蓋謳上可以光明正大地用這種語言交談，堂堂正正地自稱馬謝葉赫。無論在詹朵拉的韋柯特的任何地方，即便到了忒萊素亞吉斯特最遙遠的地方，也不會有普汶韃知道這個祕密。

瓦夫站起身，心裡想著：「亞吉斯特」，不羈之人的土地。

他感覺這幾張晶紙彷彿正在自己的手中震動，這份《亞崔迪宣言》正是能將普汶韃的大眾領向滅亡的工具。

6

忒萊素人共分成四個等級，位階由高至低分別為馬哈依、馬謝葉赫、卡薩德與多莫。馬哈依又稱阿卜杜，尊主之主，為統領全體忒萊素人的最高領袖。馬謝葉赫是從尊主之中挑選出的統治階級，卡薩德能承擔護衛與戰鬥工作，多莫則是家戶僕役或低階人口。—編注

7

普汶韃：在忒萊素人的文化中，不與他們信奉同一真神的人，以及出身非忒萊素血統的人均被劃歸為不潔之人，稱作普汶

韃。忒萊素人一旦接觸了普汶韃，返回母星時都需要仰賴呼弗蘭儀式（ghufran）滌清罪惡、求得神之寬恕。在阿拉伯語中，Ghufrān意為「寬恕」。──編注

8

蓋謳：忒萊素統治階級最核心成員組成的祕密議會。──編注

9

偉大信念：忒萊素人所信仰的宗教為蘇非教與禪遜尼的混合體，偉大信念即為此宗教的部分核心教義，其中包括相信「暴君」雷托二世是神所派遣的先知，引領信徒走向通往神之道路。──編注

6

時為美藍極，時為苦塵土。

—拉科斯箴言



高大蜿蜒的沙丘頂上躺著一個名叫什阿娜的女孩，她已經和拉科斯的祭司在一起待了三年。她瞇著眼睛，看著早晨的遠方，聽到一陣巨大的摩擦聲。地平線上籠罩著詭異的銀光，好像薄霧一般。沙子裡仍然殘存著夜間的些許寒意。

她知道，自己身後兩公里開外的地方有一座清水環繞的高樓，那些祭司正安全地站在樓上看著自己，但是她並不在意—她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身體下方震動的沙地上。

是個大傢伙，少說也有七十公尺，漂亮極了。她心想。

她非常慶幸自己穿上了那些祭司送給她的灰色蒸餾服—這件衣服是祭司找到她之後贈送的，穿在身上平整光滑，完全不像之前那件破舊的「傳家寶」，滿是粗糙的補丁。她也慶幸自己外面套了一件白底紫紋的厚袍子，但是她更因為能夠來到這裡而激動。每到這種時刻，她的心中便會充滿豐富而危險的情緒。

那些祭司並不明白這裡發生了什麼，她知道，他們都是懦夫。她回頭看了一眼遠處的高樓，看到了太陽在鏡片反射出一道道陽光。

她能夠清晰地想像出祭司透過窺視鏡看到的自己—心智早熟的孩子，十一標準年歲，身形瘦弱，皮膚黝黑，棕色的頭髮已因為多年日曬而深淺不一。

他們看到我在做他們根本沒有膽量做的事情，他們看到我站在了魔鬼的前面。我在沙漠裡很小，魔鬼很大，他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他了。

什阿娜聽到了巨大的摩擦聲，知道自己馬上也會看到巨蟲。拉科斯的祭司每天清晨都會歌頌沙漠中這些身體有稜紋的霸主，跪拜雷托二世

濃縮入牠們體內的意識精華。然而，在什阿娜的眼中，這些龐然凶煞不是什麼沙胡羅，也不是沙漠之神，牠們是「放過我的東西」，或者說魔鬼。

現在，牠們屬於她。

事情要從三年多前說起，當時正是她八歲生日的那個月份，也就是舊曆的宜嘉月。他們村莊簡陋破敗，原本只是拓荒者建造的住地，遠離安穩的屏障，根本看不到類似欽恩的坎兒井和環形運河，只有溼沙修築的壕溝。魔鬼感受到潮溼便會離開，可是這些沙蟲的幼態沙鱒很快便會帶走所有水分。每天都需要放出捕風器收集的寶貴水分，才能重新形成屏障。村子裡全都是簡易的木屋，只有兩座小型捕風器，收集的水分只夠飲用，偶爾才有剩餘，可以抵禦沙蟲。

那天早上和今天差不多，清晨寒冷的空氣像針一樣從她的鼻子進入肺部，地平線只能看到詭異的白色。村子裡的孩子大部分都已經四散出發，走進沙漠，尋找魔鬼遺落在沙地上的星星點點的美藍極，因為夜裡有人聽到兩隻大型魔鬼在村子附近出現。美藍極的價格即便現今已經下降，依然可以買下足夠的琉璃磚，建起第三座捕風器。

每一個孩子都不僅在尋找香料，也在尋找古蹟，尋找弗瑞曼的穴地據點。這些地方雖然只剩下斷窟殘室，但是魔鬼當前，岩石的屏障多少可以提供一些保護。而且，據說這些穴地殘存的房間有一些藏有大量美藍極，所有村民都夢想自己能夠發現這樣的地方。

什阿娜穿著滿是補丁的蒸餾服和單薄的長袍，一個人向東北方走去，遠方是雲霧繚繞、恢宏壯麗的欽恩城，豐富的水分在烈日下蒸騰上升，伴著暖風撲面而來。

尋覓殘留美藍極的時候，人們主要依賴嗅覺。這種狀態下，人們只有零碎的意識可以用來注意魔鬼肢體摩擦沙地的聲音。他們腿部肌肉不由自主、沒有規律、一蹦一跳地走著，腳步聲與沙漠自然的聲音融為一體。

峽谷從她視野中遮蔽了村莊。越過峽谷的風吹沙隨風跳躍摩擦，聲響巧妙地融入遠方的尖叫，什阿娜起初並沒有聽到。撕心裂肺的叫聲漸漸進入她的意識，這才引起她的注意。

很多人在尖叫！

什阿娜這時完全顧不上按照沙漠裡的安全措施不規則行走了，她用孩子的肌肉竭盡全力往回奔跑，慌忙爬上峽谷的滑面，直直望向聲音的源頭。這時尖叫的聲音剛剛被截斷，她目睹了現場發生的一切。

大風和沙鱒使得村莊另一側的一段屏障完全喪失了水分，她從顏色的差異分辨出屏障上的缺口。一隻狂野的沙蟲已經從缺口進來了，盤縮著身體，緊緊挨著溼沙區域的邊緣。蟲子用迅速收縮的圓形口腔鏟起人和木屋，口中依稀可見火光。

什阿娜看到圓圈裡面已經沒有了木屋的痕跡，只剩下捕風器的殘骸。尚未喪命的人們在一片狼藉的中心抱成一團。此時，仍然有一些人在瘋狂地奔跑，希望突出重圍，逃到沙漠裡去，其中便有她的爸爸。然而，所有人均未倖免。巨大的口器一次吞下了所有人，而後將整座村莊徹底夷為了平地。

區區村莊竟敢擅自占據魔鬼的領土，如今只剩下漫漫沙塵，彷彿原本便是荒無人煙的地方。

什阿娜深吸一口氣，由鼻子吸入肺部，以便保留體內的水分，沙漠裡所有聽話的孩子都明白這個道理。她掃視地平線，希望找到其他的孩子，看到的卻只有魔鬼在沙地上留下的曲線和環形，一個人都看不到了。她大聲喊叫，尖厲的童音劃破乾燥的空氣，傳向了遠方，可是沒有人回應。

孤獨一人。

她恍惚地沿著沙脊向村莊原本所在的方向走去。走到附近的時候，一波濃重的肉桂氣味乘著大風鑽進了她的鼻孔，她明白了。村莊選址有誤，下方有一大片香料預菌體。菌群深埋沙地，成熟之後會爆出大量美藍極，然後吸引魔鬼來到了這裡。即便是不懂事的孩子，也知道魔鬼抵擋不住香料噴發的誘惑。

什阿娜悲憤交加，一怒之下便跑下沙丘，趁著巨蟲剛剛轉身，尚未通過來時的缺口離開村莊，跑到了魔鬼的身後。她不加思考，順著蟲尾就爬了上去，沿著巨蟲長著一道道環脊的寬大背部，一直跑到了口器後端的凹陷處。她蹲在那裡，兩隻拳頭狠狠捶打腳下堅硬的表面。

巨蟲停了下來。

什阿娜心中的憤怒突然變成了恐懼，她停下了手中的動作，才意識

到自己剛才一直在大聲叫喊。她不知道自己怎麼來到了這裡，她只知道自己現在身處何處，孤立無助的惶恐襲上她的心頭。

蟲子依然一動不動地趴在沙地上。

什阿娜不知道該怎麼辦，這隻蟲子隨時都可以翻身，把她碾成一灘肉泥，或者鑽進沙中，把她留在沙上，從容不迫地吞吃她。

蟲身突然一陣顫動，從尾部一直傳到口器後面什阿娜所在之處，然後蟲子開始向前移動。牠轉了一個半徑很大的彎，然後加快速度，向東北方向前進。

什阿娜趴在巨蟲背上，緊緊抓著環脊的前緣，唯恐蟲子突然鑽進沙中，到時候她該怎麼辦呢？不過，魔鬼並沒有鑽到地下，也完全沒有改變方向，依然筆直地快速越過一座座沙丘。什阿娜終於回過神來，她知道自己這是在幹什麼。分裂之神的祭司嚴格禁止這種行為，但是古代的弗瑞曼人也會這樣駕馭巨蟲。他們站在魔鬼的背上，手裡拿著兩根長鉤，鉤端掛住巨蟲的環脊，以此作為支撐。無論書面歷史還是口述史，均有關於弗瑞曼人馭蟲的紀錄。然後，拉科斯的教會頒布教令，稱弗瑞曼人的這種行為在當時並無不妥，然而此後雷托二世與沙漠之神結合，因此絕對不允許以任何方式貶損散布於沙蟲體內的雷托二世。

巨蟲馱著什阿娜，以驚人的速度奔向雲霧蒸騰的欽恩城，龐大的城市立在縹緲的遠方，好像一座海市蜃樓。什阿娜破爛的長袍隨風拍打著綴滿補丁的單薄蒸餾服，抓著環脊的手指已經開始疼痛。巨蟲的熱交換散發肉桂、燒焦的石頭和臭氧味，隨著風一陣陣從她的身上吹過。

欽恩的景象逐漸變得清晰明確。

什阿娜心想：那些祭司看到我這個樣子，肯定會大發雷霆。

她看到低矮的磚石結構，那是第一排坎兒井，後面是一個扁圓形的全封閉式高架水渠，再後面是梯臺式花園的牆面和一座座捕風器的巨大側影，然後就是教會的神廟，周圍還有一道道清水屏障。

短短一個多小時就到了這裡！要是步行過來，得花上一天的時間！

她的父母和村裡的村民來過欽恩很多次，為了做交易，也為了來跳個舞，但是什阿娜只跟他們來過兩次。她基本上只記得跳舞的事情，還有之後混亂暴力的場景。欽恩的恢宏廣闊令她目瞪口呆。這麼多房子！這麼多人！這樣的地方，魔鬼肯定傷害不了。

然而，蟲子依然直直向前衝，彷彿要衝過坎兒井和水渠一樣。什阿娜目不轉睛地看著前方，眼前的城市不斷升高，她心中的讚嘆壓過了惶恐。魔鬼仍沒有慢下來的意思！

蟲子突然停了下來，兩側是牠擠出來的沙堆。

坎兒井的井口距離沙蟲大開的口器不足五十公尺。什阿娜聽到魔鬼體內深處的熔爐轟隆作響，嗅到了巨蟲呼出熾熱的肉桂氣味。

現在，她終於明白了，旅程結束了。她慢慢鬆開抓著環脊的手，站起身，以為蟲子又會恢復活動，然而魔鬼一動不動。什阿娜小心翼翼地滑到沙地上站定。現在牠會動了嗎？她有點想要跑到坎兒井那裡，卻又被巨蟲迷住了。什阿娜在被攪亂的沙裡踉踉蹌蹌，繞到了蟲子的正面，望向可怕的口器內部。蟲口外緣是一圈晶牙，裡面是來回翻騰的火焰，灼熱的氣息裹挾香料的氣味，從她身上吹過。

她像之前發瘋似地衝上蟲背那樣，一邊激動大喊，一邊朝著巨蟲恐怖的口器揮舞拳頭：「去死吧，魔鬼！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

她曾經聽到媽媽也說過同樣的話，當時是因為沙蟲毀了他們的一處塊莖菜園。什阿娜從未質疑過「魔鬼」這個名稱，也從未想過媽媽為什麼會那麼憤怒。在拉科斯星球上，他們是活在底層最貧困的一群，她自己也知道。她的同胞先相信有魔鬼，而後才是沙胡羅。然而，沙蟲終究是蟲子，而且常常比尋常的蟲子可怕。黃沙漫漫的星球全無正義可言，只有危險潛伏。她的同胞之所以被迫搬到凶險的沙丘上，或許是因為貧窮和對祭司的恐懼，但是他們依然像弗瑞曼人那樣，不屈不撓，隱忍不發。

然而，這次魔鬼打敗了他們。

什阿娜發現自己站在通向死亡的路上，她的思想在當時還沒有完全成熟，只知道自己做了一件瘋狂的事情。很多年之後，經過女修會的教導，她的心智成熟後，才意識到自己當時是被孤獨的恐懼擊垮，想讓魔鬼送自己去和遇害的親友作伴。

巨蟲的身下傳出了摩擦的聲音。

什阿娜捂住了嘴巴，險些叫了出來。

蟲子緩緩動身，退後了幾公尺，掉頭沿著來時的軌跡邊緣加速離開。隨著巨蟲遠去，蟲身與沙地的摩擦聲漸漸消失，這時什阿娜才注意

到了另一個聲音，她抬頭仰望天空。祭司的撲翼機飛來，發出碰碰聲響，影子從她的身上掠過。飛行器朝著沙蟲的方向飛去，在清晨的陽光中閃閃發光。

什阿娜的心中產生了一種比較熟悉的恐懼。

是那些祭司！

她死盯著那架撲翼機，它在空中盤旋了一會兒便回返，慢慢落在附近一塊被沙蟲壓實的沙地上。她聞到潤滑油的味道，和撲翼機燃料令人作嘔的酸味。那個東西好像一隻巨大的昆蟲，趴在地上，對她虎視眈眈。

撲翼機的一扇艙門打開了。

什阿娜挺起胸膛，堅定地站在原地。好極了，他們逮到她了，她知道現在會發生什麼事。逃是絕對逃不掉的，畢竟那些祭司駕駛著撲翼機，他們想去哪就去哪，什麼都看得到。

兩位衣著華麗的祭司走下撲翼機，踩著沙向她跑了過來。兩人穿的都是白底金紋紫繡邊的長袍，來到什阿娜跟前，便跪在她的腳邊。她聞到他們汗水的氣味和身上麝香一般的美藍極熏香。這兩個祭司很年輕，不過和她印象中的祭司差不多：神態和藹，手上沒有長繭，也不在乎流失水分。二人的長袍內都沒有穿蒸餾服。

什阿娜左前方的祭司，眼睛與她同高，說：

「沙胡羅的孩子啊，我們看到妳的父神從祂的國度將妳帶到了這裡。」

什阿娜並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她只知道祭司都是一些可怕的人。父母和她認識的所有成年人，都藉由他們的言行舉動令她把這個道理深深記在了心裡。祭司擁有撲翼機，無論你是否觸犯了法條，祭司心血來潮之間，就會將你餵給魔鬼。她的同胞遇過很多這類的事情。

什阿娜退了兩步遠離眼前跪姿的男子，惶恐地四處張望。應該往哪邊跑？

剛才說話的祭司舉起了一隻手懇求：「不要走。」

「你們都是壞蛋！」什阿娜激動地說，嗓音都啞了。

兩名祭司聞聲，慌忙低頭趴在沙地上。

遠處，陽光從城市高樓上的鏡片折射過來。什阿娜看到了那些東

西，她知道這些閃光是怎麼回事，祭司總是會在城市裡監看你。如果看到了鏡片的反光，那就是告訴你不要太出鋒頭，要「乖一點」。

什阿娜的兩手在身前交握，希望能讓自己停止顫抖。她瞥了一眼左邊，瞄了一眼右邊，然後看了看跪在自己腳下的祭司，不太對勁。

兩個祭司頭磕在地上，不停顫抖，誠惶誠恐地等待著，誰都不說話。

什阿娜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她還是個八歲的孩子，無法理解短時間內發生的這些重大衝擊。她知道魔鬼帶走了父母和所有的村民，這是她親眼所見。魔鬼把她帶到了這裡，不願把她送入牠的熊熊烈火中。牠放過了她。

這個詞她知道是什麼意思：放過。學唱聖舞的歌曲時，大人跟她解釋過這個詞語。

「沙胡羅放過我們！

「快快帶魔鬼離開……」

什阿娜不想驚動地上的祭司，於是挪動腳步，慢慢地跳起了那支沒有節奏的舞蹈。記憶中的音樂逐漸在腦海中響起，她展開雙臂，兩條腿交替著莊重地抬起。她的身體不停地轉動，起初還很慢，隨後舞蹈的熱情在她的心中燃起，轉動的速度便隨之加快了，棕色的長髮隨之快速拍打她的臉龐。

兩名祭司鼓起勇氣抬起頭來，看到這個奇怪的孩子竟然在跳聖舞！他們認出了這些動作，是安神聖舞。她正在請求沙胡羅寬恕他的子民，她正在請求神寬恕他們！

兩人面面相覷，向後坐起。他們希望用古老的辦法轉移孩子的注意力──一邊和著節拍拍手，一邊誦起了那首古老的歌：

「我們的父親在沙漠上吃著嗎哪。

「在那旋風四起的燒灼之地！」

祭司已忘卻了其他的事情，注意力完全聚集在這個孩子身上。他們看到孩子身形瘦削，四肢纖細，但是身上不乏肌肉。她的長袍和蒸餾服破舊不堪，綴了不少補丁，好像貧民的裝束。她的顴骨高突，在橄欖色臉上留下陰影。他們還注意到她棕色的眼睛，部分頭髮因為長年日曬，已變成了棕紅。孩子的面容呈現出節水的尖銳形狀──鼻子和下巴狹窄，

額頭寬大，嘴大而唇薄，脖子細長。她長得很像達艾斯巴拉特至聖之殿那些弗瑞曼人肖像。廢話！沙胡羅的孩子必然是如此樣貌。

她的舞跳得也很好，曼妙的舞步全然沒有迅速重複的節奏。她的舞確實有節奏，但緩而長得令人讚賞，從不在一百步內重複。太陽逐漸升起，她還在不停地跳著，直到將近中午，才筋疲力盡地倒在地上。

兩個祭司站了起來，眺望沙胡羅離開的方向。女孩的舞步沒有將祂喚回，他們受到了寬恕。

什阿娜便由此展開新生活。

高級祭司針對什阿娜的事在他們的住所裡吵了許多天，最終把他們的爭執和報告交給最高祭司赫德雷．杜埃克。一天下午，杜埃克和六個祭司議員在小會堂舉行會議，會堂壁畫上人面蟲身的雷托二世和善地俯視他們。

杜埃克身下的石凳據說摩阿迪巴本人曾坐過，是在風隙穴地找到的古物，椅腳仍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隻亞崔迪鷹的雕紋。

幾位議員與他相對而坐，他們的長凳全無古色古香之感，也比他的短小一些。

最高祭司身形魁梧，灰白的頭髮梳理整齊，錦緞一般垂至肩頭，恰好襯出他方正的面孔，闊口厚唇，下巴肥厚。杜埃克的瞳孔呈深藍色，周圍則依然是原來透明的眼白。他灰白的眉毛沒有經過修剪，濃厚茂密地遮在眼睛上方。

幾位議員的背景不一，他們是從前的祭司氏族的後代，每個人都暗自認為，只要自己坐上杜埃克的位置，就不會是現在這般光景了。

瘦臉的斯蒂羅斯自告奮勇站了出來，發表反對意見：「她不過是沙漠裡的一個野孩子，而且她罔顧禁令，騎上了沙胡羅，絕對不可縱容。」

話音未落，其他人便大聲叫嚷起來：「萬萬不可！斯蒂羅斯，萬萬不可。你不明白！她並沒像弗瑞曼人那樣，站在沙胡羅背上。她沒有創造者矛鉤，也沒有……」

斯蒂羅斯想用聲音壓過他們。

雙方僵持不下，杜埃克看到他們各有三人，另外還有一個貪圖享樂的胖子烏普路德，建議「謹慎接納」。

烏普路德表示：「她當時沒有辦法指引沙胡羅的方向。我們全都看到她面無懼色地下到地上，還和沙胡羅說話。」

他們確實都看到了那一幕，有人是在當時看到的，有人是事後在全息影像裡看到的（有一個腦筋動得快的旁觀者錄了下來）。無論是不是沙漠裡的野孩子，她都正面迎向沙胡羅，還與祂交談。此外，沙胡羅也沒有吞吃她。確實沒有。上神的巨蟲聽從她的命令，後退了幾公尺，就此回到了沙漠裡。

「我們要試一試她的法力。」杜埃克說道。

第二天一早，什阿娜在沙漠裡遇到的那兩個祭司駕駛一架撲翼機，送她到了一片杳無人煙的沙地。兩人把她帶到一座沙丘的最高處，將一把仿製精妙的弗瑞曼沙錘插在地上。沙錘的扣環打開之後，槌芯重重砸在地上，整個沙漠為之震動─這是遠古人類召喚沙胡羅的方式。兩個祭司逃進他們的撲翼機，升起後高高地懸在空中等待。驚慌失措的孩子孤零零地站在距離沙錘約二十公尺的地方─然後她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兩隻沙蟲蜿蜒而來，長度不超過三十公尺，空中的兩個年輕祭司見過比這還要長的沙蟲。一隻蟲子掀翻沙錘，打斷了連續不斷的捶擊。兩隻蟲子畫著平行曲線，並排停在距離什阿娜六公尺左右的地方。

什阿娜怯懦地站著，身體兩側的手緊緊握拳。這就是祭司幹的事情，他們只會把你送到魔鬼的嘴前。

兩個祭司坐在飛行器裡，饒富興味地緊盯下方。他們的窺視鏡將一切景象傳送到最高祭司位於欽恩城的府邸，那裡也有一群人正目不轉睛地看著這裡發生的事情。他們都曾見過這樣的場景，這是常規的懲罰，輕而易舉就可以清除礙事的民眾或者祭司同胞，或者消除障礙，方便自己再納一個小妾。然而，他們從來沒見過一個孩子，一個這樣的孩子，孤零零地受害！

上神的兩條蟲子緩緩向前爬了幾公尺，但是到了距離什阿娜約莫三公尺的地方，便又一動也不動。

什阿娜把自己交給了命運，完全沒有逃跑的意思。她覺得自己很快就能見到爸爸媽媽，見到她的好朋友了。可是沙蟲依然一動不動，她心中的恐懼變成了憤怒。是那些混蛋祭司把她一個人扔在這裡！她能聽到他們的撲翼機懸浮在自己的頭頂，也能聞到四周的空氣中瀰漫著沙蟲熾

熱的香料氣味。她突然舉起右手，一根手指指向天上的撲翼機。

「來吧！吃了我吧！他們等著呢！」

空中的祭司聽不到她說了什麼，但是看到她在和上神的蟲子說話，也看到了她的手勢，一根手指筆直地指著他們，貌似不是什麼好兆頭。

沙蟲沒有移動。

什阿娜把手放下來，大聲斥責：「你們害死了媽媽！爸爸！還有我的朋友！」她向前邁了一步，然後對蟲子用力地揮舞拳頭。

兩隻沙蟲後退，和她保持相同的距離。

「你們不想吃我的話，就給我滾回去！」她揮了揮手，想把牠們趕回沙漠中。

沙蟲乖乖順順地後退幾步，然後便一同掉頭離開。

兩個祭司駕駛撲翼機，跟著兩條蟲子飛到一公里開外的地方，看著牠們鑽進沙地，方才驚恐害怕地飛了回來，把這個沙胡羅的孩子拎上了飛機，帶著她回到欽恩。

當天傍晚，貝尼．潔瑟睿德派駐在欽恩的使館便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第二天早上，消息便已傳向聖殿。

終於出現了！

7

某些戰爭之所以麻煩（暴君必然知道這件事情，因為他的教誨裡包含這一點），是因為它們泯滅了意志不堅之人的道德感。這些人雖然大難不死，但是受盡了戰爭的摧殘。戰爭將他們拋回了單純的人群之中，然而後者完全無法想像回歸故里的這些士兵會做出怎樣的事情。

——《黃金之路的教誨》，藏於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邁爾斯．特格還記得自己小時候坐在餐桌旁邊，跟父母和弟弟薩比尼用晚餐的事情。特格當時只有七歲，但是那時的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勒尼烏斯上的那個家，餐廳裡五彩繽紛地點綴著新剪下的花枝，昏暗的黃色陽光透過古色古香的簾子細碎地灑在室內。桌上擺著鮮亮的藍色盤碟和閃耀的銀質刀叉，桌旁站著服侍家人用餐的侍祭。他的母親由於履行特殊的使命，大概永遠無法參與女修會的活動，但是諸位聖母斷然不會浪費一位貝尼．潔瑟睿德的教師。

簡妮特．洛克斯布羅－特格骨架粗大，僅從相貌便能看出並非等閒之輩。她坐在餐桌的一端，觀察桌上的情況，絕不允許出現一絲一毫的差池。邁爾斯的父親洛斯齊．特格則總是樂呵呵地把這一切看在眼裡。這個男人身材精瘦，腦門凸起，面部狹窄，使得兩隻深色的眼睛看似往側面凸出，烏黑的頭髮和妻子的金髮形成了絕佳的對比。

餐桌上瀰漫著爾杜湯的香氣，大家正在安靜地用餐，他的母親則在教他的父親如何應付糾纏不休的自由商人。她提到「忒萊素人」的時候，邁爾斯的注意力完全轉移到了她那裡，他最近剛剛學到了「貝尼．忒萊素」。

薩比尼，這個多年之後在羅摩星球死於一名用毒者之手的男孩，當時雖然只有四歲，也在全神貫注地傾聽。在他的眼裡，哥哥就是他的大

英雄。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引起邁爾斯的注意，也都會激發他的興趣。兩個男孩一言不發，靜靜地聽著。

簡妮特夫人說：「這個男人在幫忒萊素人掩人耳目，我能從他的聲音裡聽出來。」

洛斯齊．特格說：「親愛的，我相信妳的能力，妳確實能夠發現這樣的蛛絲馬跡。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呢？他手裡的信用憑證並沒有什麼問題，他想買—」

「現在稻米的生意並不重要，千萬不要以為幻臉人表面上想找的東西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他肯定不是幻臉人，他—」

「洛斯齊！我知道，你按照我說的學會了方法，現在能判斷對方是不是幻臉人。這個自由商人確實不是，那些幻臉人還在他的艦上，他們知道我在這裡。」

「他們知道自己糊弄不了妳。沒錯，可是—」

「忒萊素人詭計多端，虛實莫辨，這是他們從我們這裡學到的手段。」

「親愛的，既然和我們打交道的是忒萊素人，我相信妳的判斷，那這立刻就成了美藍極的問題。」

簡妮特夫人輕輕地點了點頭。確實如此，連邁爾斯都知道忒萊素人和香料之間的聯繫，這也是他對忒萊素人如此熱中的一個原因。在拉科斯上產出千分之一克美藍極的時間裡，貝尼．忒萊素的再生箱可以生產數噸之多。新的供給出現之後，美藍極的消耗量隨之大幅增長，即便是宇航公會也拜倒在這個勢力腳下。

「可是那些米……」洛斯齊．特格大著膽子開口。

「親愛的，貝尼．忒萊素根本不用在我們這個區域買那麼多龐迪米，他們是想買去跟別人交易。我們必須搞清楚誰才是最後的買主。」

「妳要我使用拖延戰術。」他說道。

「正是此意，你察言觀色的能力超群，我們現在恰恰需要你這項能力。不要讓那個自由商人給出明確的答覆，幻臉人訓練出來的人，肯定會明白其中的寓意。」

「我們將幻臉人引出艦船，以便妳在別處進行調查。」

簡妮特夫人笑了：「你像這樣想得比我更遠時，真是特別讓我喜歡。」

兩個人默默地對視了一眼，心照不宣。

「他在這個區域找不到其他供應商。」洛斯齊．特格說道。

「他會盡量避免一翻兩瞪眼的局面。」簡妮特夫人拍著桌子說道，「拖延，拖延，再拖延。你必須把那些幻臉人引出飛船。」

「他們必然會看透我們的心思。」

「親愛的，所以這項行動非常危險。你絕對不能去他們的地盤，身邊隨時都要有我們自己的護衛。」

邁爾斯．特格想起父親確實將幻臉人引出了他們的飛船。簡妮特夫人把邁爾斯帶到了觀察儀器旁邊，他看到父親和幻臉人正在那間銅質內壁房間裡談判。洛斯齊．特格費了很大的工夫，談下了這筆生意，後來也因此獲得了鉅貿聯會的最高表彰和豐厚的獎勵。

邁爾斯．特格之前從來沒見過幻臉人，父親面前的兩個男人身形矮小，相貌相似到像雙胞胎。兩個人都是圓臉，幾乎沒有下巴，蒜頭鼻，嘴巴小，眼睛又黑又小，好像黑色的鈕釦，直硬的白色短髮像刷子的毛一樣。二人的穿著與先前的自由商人一樣━黑色短上衣，黑色的褲子。

「假象，邁爾斯。」他的母親說道，「假象就是他們的手段，製造假象，達到真正的目的，這就是忒萊素人。」

「像冬季晚會上的魔術師那樣？」邁爾斯聚精會神地盯著觀察儀器，看著裡頭玩具一般大小的人。

他的母親回答：「非常相似。」她也正盯著觀察儀器，但是一隻手護在了兒子的肩上。

「邁爾斯，你現在看到的是一群惡魔，仔細看清楚了。你看到的那些面孔瞬間就能變成另一副模樣。他們可以變高變矮，變胖變瘦，可以變成你父親的樣子，那時就只有我才能看出真偽。」

邁爾斯．特格瞠目結舌，他盯著觀察儀器，聽父親解釋鉅貿聯會的龐迪米價格再次暴漲的原因。

他的母親說：「最麻煩的是，最近一些新的幻臉人只要觸摸死者的肉體，就能夠吸收其部分記憶。」

邁爾斯仰起頭，看著母親：「他們讀心？」

「不完全是。我們認為他們複製了死者的記憶，基本上和全息攝影差不多。他們還不知道我們發現了他們的這項本事。」

邁爾斯明白，這件事情他誰都不能說，就算是對父母也不能說。母親教過他貝尼．潔瑟睿德保守祕密的方法。他認真看著螢幕裡的人物。

聽了父親的話，幻臉人雖然沒有露出任何表情，但是眼睛似乎亮了起來。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邪惡？」邁爾斯問道。

「他們是集體生物，生來便沒有特定的體形或面孔。現在變成這副模樣，是因為我，他們知道我在看著他們。他們已經放鬆下來，露出了自然的集體形態，注意看。」

邁爾斯歪著頭，端詳這些幻臉人。他們樣貌如此平淡無奇，而且似乎軟弱無能。

他的母親說：「他們沒有自我的意識，只會本能地保留自己的生命，除非有人命令他們為主人而死。」

「他們會去死嗎？」

「他們已經為主人死了不知道多少次。」

「誰是他們的主人？」

「那群男人很少離開貝尼．忒萊素的星球。」

「他們有孩子嗎？」

「幻臉人沒有，他們像騾子一樣，不能孕育後代。那些主人可以，我們抓到過幾個，不過他們的後代比較奇怪，幾乎沒有女嬰，而且我們不能探測他們的他者記憶。」

邁爾斯皺起了眉頭，他知道母親是一個貝尼．潔瑟睿德，他也知道聖母的大腦存有浩如煙海、橫亙數千年的他者記憶。他甚至知道貝尼．潔瑟睿德育種計畫的一些事情。聖母挑選特定的男性，與他們交配，生育後代。

「忒萊素人的女性長什麼樣子？」邁爾斯問道。

這個問題很有見地，簡妮特夫人心中升起了一股自豪之情。沒錯，她幾乎確定兒子未來將會成為晶算師，育種女修沒有看錯洛斯齊．特格的基因潛能。

「在他們的星球之外，沒人報告過自己見過女性的忒萊素人。」簡

妮特夫人說道。

「忒萊素人真的有女性嗎？還是說他們全靠再生箱？」

「他們確實有女性。」

「那些幻臉人有沒有女的？」

「他們想男則男，想女則女。仔細觀察他們。這些人知道你父親想幹什麼，他們發怒了。」

「他們會不會傷害父親？」

「他們不敢，我們採取了預防措施，他們知道。注意看左邊那人咬牙切齒的樣子，那是他們發怒的一個標誌。」

「你剛才說他們是集……集體生物。」

「像築巢而居的昆蟲那樣。他們沒有自我認知，沒有自我的意識，沒有道德的概念。無論他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都千萬不能相信。」

邁爾斯一陣顫抖。

「我們始終都沒有發現他們的善惡準則。」簡妮特夫人說，「他們是人肉自動機器。沒有自我，對一切便也無所敬重，甚至完全不會質疑。他們生來便只會服從主人的吩咐。」

「所以他們來這裡買米是奉命行事。」

「正是如此。他們受命買米，但是在這個區域，他們只有在這裡能買到。」

「他們必須在父親這裡買嗎？」

「他們只能在他這裡買。兒子，看見沒有？他們給的可是美藍極。」

邁爾斯看到一個幻臉人從地上的箱子裡拿出了棕橘色的香料憑證，高高的一疊，交給他的父親。

「價格比他們預想的高了太多太多。」簡妮特夫人說，「後面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怎麼可想而知？」

「買了這批米，必然有人會傾家蕩產，我們應該知道買家是誰。不論是誰，我們到時候就知道了，然後就能知道他們在這裡實際交易的是什麼了。」

簡妮特夫人指出了一些蹊蹺之處，正是這些地方暴露出幻臉人的身

分，也只有經過訓練的眼睛和耳朵才會察覺。邁爾斯經過母親的指點，立刻便發現這些細節。母親告訴他，自己覺得他或許會成為一名晶算師……甚至可能不僅是晶算師。

快要十三歲的時候，邁爾斯．特格來到貝尼．潔瑟睿德位於蘭帕達斯的要塞接受進階教育，母親對他的判斷在這裡得到了驗證。消息傳到她那裡：

「妳的兒子正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晶算師戰士。」

母親去世之後，特格整理她的遺物時才看到了這張字條，之前並不知情。文字刻在一張小小的利讀聯晶紙上，下面是聖殿的紋章，這些東西讓他產生了時空錯位的感覺。他突然回到了記憶中的蘭帕達斯，就在那裡，他對母親的愛與敬畏巧妙地轉移到了女修會之上。他後來接受晶算師的訓練，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並沒有因此而產生明顯的改變。如果要說改變了什麼，也應該是進一步加深了他與貝尼．潔瑟睿德的聯繫。他的實力有一部分必然是女修會的支持，這一點已經毫無疑問。他當時已經知道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在他的宇宙裡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勢力，至少可以與宇航公會相提並論，勝過繼承了亞崔迪帝國核心的魚言士議會，當時也強過鉅貿聯會，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與伊克斯的發明家和貝尼．忒萊素相抗衡。數千年間，伊克斯人造出航行機器，打破了宇航公會對於空間旅行的壟斷；忒萊素人發明了再生箱，找到大量培養香料的方法，也打破了拉科斯人的壟斷。儘管發生了這些事情，女修會仍然保持著她們的權威，由此也能推知她們在宇宙中影響之深遠廣泛。

邁爾斯．特格在那時就已經非常了解過去的歷史了。宇航領航員可以駕駛飛船在摺疊的空間之中穿梭──這一秒還在這個星系，下一秒則已經到達了某個遙遠的星系，然而伊克斯人也已經具備了這項能力。

學院的聖母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令他首次得知自己有亞崔迪血統。她們當時正在測試他，所以必須告訴他這件事情。顯然，她們在測試他的預知力。他能不能像宇航公會的宇航員一樣，預先發現致命的障礙？他沒有通過測試。在此之後，她們對他進行了無現空間和無現星艦的測試，可是他的結果和其他人類相同。不過，為了這項測試，她們增加對他施予的香料劑量，他感覺自己的真我覺醒了。

他問教師女修自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怪的感覺，她將之稱為「大腦萌發伊始」。

有一段時間，他透過這個全新的意識看待宇宙，看到這個世界有著不可思議的魔力。他的意識先是一個圓形，而後是一個球體。主觀、隨意的形式都變成轉瞬即逝的存在，他會毫無徵兆地隨之進入恍惚狀態。不過，女修後來教他控制這種狀態的辦法。她們告訴了他聖人和玄者的事情，強迫他沿著意識的線條，徒手畫出正圓，兩手各畫一個。

學期末，他的意識恢復到原本的狀態，事物都變成了常規的樣子，但是那段神奇的記憶從此便一直留在他的腦海之中，成了艱難逆境中力量的來源。

特格答應擔任這個甦亡人的教官之後，發現這段回憶出現的頻率愈來愈高。他和施萬虞在伽穆主堡初次見面的時候，這段記憶發揮了莫大的作用。兩人見面的地方是這位聖母的書房，房間的牆壁採用金屬材質，閃閃發光，房內放置了大量儀器和設備，多數均帶有伊克斯的標誌。朝陽透過她身後的窗戶，傾灑在她的身上，使得特格難以看清她兜帽下的面孔。即便是她坐著的那把椅子也是能腐化自我的伊克斯人手筆。無奈之下，他只好坐在一把犬椅上，但是他意識到施萬虞必然知道自己反對用任何形式的生命做這種卑賤的事情。

「之所以選了你，是因為你具備當人祖父的特質。」施萬虞說道。明亮的陽光在她的頭頂形成了一個光環。故意為之！「你的睿智將會贏得這個孩子的愛戴和尊敬。」

「我肯定不像個父執輩。」

「據塔拉札所說，你恰恰擁有她要求的各種特點。我了解你的赫赫戰功，知道你浴血奮戰，為我們作出了偌大的貢獻。」

這番話恰好再次應驗他先前的計算結果：這件事情，她們已經謀劃了很長時間。她們為此進行育種，我即是為此而被培育生下，我是她們一盤大棋中的棋子。

然而，他只說：「塔拉札希望這個孩子喚醒真我之後，能夠成為令人膽寒的戰士。」

施萬虞只盯著他一會兒，然後說道：「他如果提到了甦亡人的事情，無論問你什麼，都絕對不能回答。沒有我的允許，『甦亡人』這個

詞提都不許提。關於這個甦亡人，你工作需要的所有資料我們都會提供給你。」

特格一字一頓冷漠地說道：「聖母想必並不知道在下頗了解忒萊素人的甦亡人，我曾在戰場上與忒萊素人兵戎相見。」

「你覺得自己非常了解艾德侯這一系列？」

「艾德侯的甦亡人長於軍事謀略，人盡皆知。」特格說道。

「那麼，我們的甦亡人或許還有霸夏大人尚未耳聞的特點。」

她的聲音無疑帶有嘲諷的意味，同時還有幾分掩藏不住的妒忌和憤怒。特格的母親曾經教他如何讀懂她掩飾的各種情緒，這是一門禁學，所以他通常也不會顯露出來。他假裝懊喪，聳了聳肩膀。

不過，施萬虞顯然知道這個霸夏只聽從塔拉札的命令，界限已經明確地劃了出來。

施萬虞說道：「忒萊素人受貝尼．潔瑟睿德之命，大幅修改了目前的艾德侯系列，他的神經與肌肉系統已經調整到現代人的水準。」

「初始的個性沒改變吧？」特格平淡地提問，他不知道她會透露多少真相。

「他是個甦亡人，不是複製人！」

「我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對他進行普拉那－並度訓練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極為謹慎。」

「塔拉札正是這麼囑託我的。」特格說，「我們都會遵守那些命令。」

施萬虞身體前傾，怒形於色：「這個甦亡人在某些計畫裡會對我們所有人造成極大的危險，我覺得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將要訓練的是什麼東西！」

特格注意到了「什麼東西」一詞，她說的並不是「誰」。對於施萬虞這些反對塔拉札的人而言，這個甦亡人兒童永遠不會成為「誰」，或許至少需要等到他找回初始的自我，完全恢復鄧肯．艾德侯的身分。

特格現在明白了，施萬虞對於這個甦亡人計畫並非只持保留態度，正如塔拉札先前所言，她正在設法阻礙計畫。施萬虞是敵人，塔拉札的命令非常明確。

「你必須保護好那個孩子，絕對不能有什麼閃失。」

雷托二世開始變身為拉科斯的沙蟲，距今已經過去了一萬年，然而關於此舉的動機，史學家依然眾說紛紜。企求長生？人類的壽命通常在三百標準年之內，他的壽命卻十倍於此，不過他為此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啊。貪圖權力？他雖然是名副其實的暴君，可是權力又滿足了他什麼欲望？因為某些原因，希望阻止人類毀滅自我？我們僅僅有他本人關於黃金之路的敘述和闡釋，而且我無法接受達艾斯巴拉特紀錄的一面之詞。抑或，還有其他的可喜之事，必須和他擁有相同經歷才能理解？目前，我們沒有更加可靠的依據，所以這個問題仍有探討的空間。我們能說的只有「他這麼做了！」，只有這個確實存在的事實無從否認。

——高斯．安達伍德致辭，於雷托二世變身一萬週年



瓦夫明白，自己又一次踏上了去拉什卡的征程，這一次的風險遠非常人可以想像。大離散回歸的一位尊母要見他，這可是普汶韃中的普汶韃！這些女人心狠手辣，從大離散回歸的忒萊素人後代對她們的事情知無不言。

「遠非貝尼．潔瑟睿德的諸位聖母可比。」他們說道。

瓦夫告訴自己：人數之多也遠非她們可比。

他也並不完全相信這些回歸的忒萊素人子孫。他們口音奇特，舉止怪異，他們舉行儀式的方式也令人生疑。他們怎麼可能回歸偉大的蓋謳？這些人在外遊蕩了數百年之久，怎樣的呼弗蘭儀式才能滌清他們的汙穢？然而，經過了數代，他們竟然依舊保守著忒萊素人的祕密，令人頗為訝異。

他們已經不是馬里柯兄弟了，但他們是忒萊素人了解回歸的散失之人的唯一管道。況且，他們帶來了價值重大的資訊，即便沾染了普汶韃

的邪惡，也算值得了。根據這些資訊，忒萊素人已經對鄧肯．艾德侯的甦亡人進行了相應的調整。

尊母認為伊克斯人地位中立，因而雙方便將見面地點定在一艘近星繞行的伊克斯無現星艦上。飛船環繞的是一顆氣態巨行星，由雙方共同選定，位於舊帝國開採殆盡的太陽系。先知親手榨乾了這個恆星系統最後的財富。新的幻臉人假扮伊克斯人混進無現星艦的工作人員之中，可是因為首次接觸尊母，瓦夫還是很焦慮。這些尊母倘若真的比貝尼．潔瑟睿德的那些女巫更恐怖，她們會不會發現艦上的一些伊克斯人已被幻臉人取代？

忒萊素人費了極大的精力，才促成雙方最終選中了這個會面地點，同時也做好了相應的安排。會不會出什麼差錯？他帶了兩件隱祕的武器，從未在忒萊素的核心星球之外使用過，藉此安慰自己不會有什麼問題。他袖子裡藏著的這兩支袖珍獵殺鏢都是他的工匠長年累月、嘔心瀝血的成果。他已經訓練了若干年，揚袖發射毒鏢的本領已經成為條件反射，幾與本能無異。

會面的房間牆壁全部鍍了一層紅銅，證明伊克斯人無法使用祕密監視設備。可是大離散的人們會不會已發明超出伊克斯人知識範圍的儀器？

瓦夫步伐游移地走進房間，尊母已經到了，坐在一張真皮躺椅上。

她看到瓦夫，第一句話便是：「叫我尊母，大家都這麼稱呼我，你也要這麼稱呼我。」

大離散回歸的忒萊素人告誡他，見了尊母首先務必鞠躬。他於是照做：「尊母。」

她的嗓音沒有暗藏力量，聲音低沉，言語之間表露出她對他的鄙夷之意。她好似一個年邁的運動員或雜技演員，雖然動作慢條斯理，但是肌肉張力和一些技能絲毫不減當年。她的顴骨高凸，面部嶙峋，皮膚繃得緊緊的。她的嘴唇很薄，傲慢躍然於臉上，每一個字都好像砸在下等人頭上一樣。

「行了，進來坐下！」她發出命令，揮了揮手，示意瓦夫坐在對面的躺椅上。

瓦夫聽到身後的艙門「嘶」地關上了，只有他們兩個人！她戴了一

件探測器，他看到導線伸進了她的左耳。他藏在袖子裡的獵殺鏢經過了反探測「清洗」，然後在零下三百四十克耳文度的輻射浴中放置了五個標準年，以達到躲過探測器的能力。這樣準備得夠嗎？

他輕輕坐上那張椅子。

這位尊母戴著橘色的隱形眼鏡，頗有一種桀驁不馴又狂野的感覺。這個女人整個人都令人望而生畏，配上她的穿著，便更是如此！外面一件深藍的斗篷，裡面一套鮮紅的緊身連身褲。斗篷的表面綴有一些珍珠狀的材質，形成了惡龍圖案和怪異的阿拉伯紋飾。她彷彿坐在王座上，嶙峋的雙手悠閒地搭在扶手上。

瓦夫環顧房間四周，他的手下已經和伊克斯的維修工人以及尊母的代表檢查過這間房間。

他心想「我們盡了一切努力」，試圖讓自己放鬆下來。

這位尊母笑了起來。

瓦夫瞪著她，同時盡可能保持鎮定的表情。「妳在打量我。」他指責道，「妳覺得自己有無數手段可以對付我，讓我聽令的手段軟硬皆備。」

「跟我說話不要用這種語氣。」她聲音低沉，語調平淡，但是其中的毒辣卻令瓦夫差點為之畏縮。

他目不轉睛地看著女人腿部細長的肌肉，一襲紅衣絲毫沒有遮掩她的身形，彷彿原生的皮膚。

這次會面的時間特地設定為對雙方而言都在體感上午十點左右，為此在抵達的路途上便調整了他們清醒的時間。可是瓦夫卻有些昏沉混亂，他感覺自己處於下風。如果大離散那些忒萊素人說的話是真的，那該如何是好？她肯定帶了武器。

她看著他，冷冷地笑了笑。

「妳想威嚇我。」瓦夫說道。

「而且成功了。」

瓦夫心裡一陣怒火，但是他並沒有在言語之間表露出來：「我來這裡可是應了貴方的邀請。」

她說：「但願你不是來找麻煩的，否則你必敗無疑。」

他說：「我來這裡是為了談合作。」他暗自思忖：她們需要我們什

麼東西？無論怎樣，她們肯定是需要某些東西。

「我們有什麼合作可談？」她問道，「你要在即將解體的筏子上面建一座大廈嗎？哼！協議這種東西說破裂就破裂，而且是常有的事。」

「那我們拿什麼來交易？」他問道。

「交易？我不喜歡討價還價。我對你幫那群女巫做的甦亡人比較感興趣。」她的語氣沒有透露出任何資訊，但是瓦夫聽到這句話，心跳加快了許多。

在瓦夫的某一次甦亡人人生中，一個變節的晶算師曾經訓練過他。然而，晶算師的能力超出他的理解範圍，而且解釋和推理又不能沒有語言。無奈之下，他們只好殺了這個普汶韃晶算師，但是他們也學到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想到這件事情，瓦夫厭惡得微一撇嘴，但是也想起了那些有價值的東西。

發動攻擊，吸收攻擊所產生的資料！

他大聲說道：「妳可沒提供我什麼報酬！」

「怎麼犒勞你，我來決定就行。」她說。

瓦夫擺出輕蔑的眼神：「妳在耍我嗎？」

她露出了猙獰的笑容，口中白齒顯露：「我要是耍你的話，你肯定會丟了這條性命，而且你也會巴不得趕緊死了。」

「所以難道我只能依賴妳的好心好意，才能活下去？」

「依賴！」她從牙縫裡擠出來這麼兩個字，好像很噁心的樣子，「你為什麼把那些甦亡人賣給女巫，然後再殺了他們？」

瓦夫雙唇緊閉，一言不發。

「你們對這個甦亡人做了手腳，但他還是可以恢復初始的記憶。」她說。

「妳知道得可真多！」瓦夫說道。這句話不算是嘲諷，他希望也沒有暴露什麼訊息。一定有內奸！那些女巫當中有她安插的內奸！忒萊素的核心會不會也有叛徒？

「拉科斯上有一個女童，關乎這些女巫計畫的成敗。」這位尊母說道。

「妳為什麼知道這件事？」

「她們幹了什麼事，我們都知道！你覺得我們有內奸，但其實你不

知道我們可以把手伸到多遠！」

瓦夫頓時就洩了氣，莫非她能看穿他的心思？散失之人是不是天生便具備這種能力？這項能力莫非源自外面的世界，一個未經歷大離散的人未能發現的世界？

「你們對這個甦亡人做了什麼手腳？」她質問道。

魅音！

雖然經過那位晶算師的訓練之後，瓦夫對於這種手段已經有所防備，但是依然險些脫口回答她。這位尊母竟然擁有那些女巫的能力！倘若對方是聖母，他必定能料到這一手，而且事先防備，但他實在沒料到這位尊母也使出了這樣的手段。瓦夫花了點時間才恢復了過來，他雙手合十，撐在下巴前。

「你有一些有意思的資源。」她說。

瓦夫臉上露出了一副流浪兒的表情，他知道自己可以表現得很像一個無害的精靈。

發動攻擊！

「我們知道妳們從貝尼．潔瑟睿德那裡學到了不少東西。」他說道。

她的臉上掠過一絲憤怒：「我們並沒有從她們那裡學什麼東西！」

瓦夫提高了自己的音調，以一種詼諧迷人的聲音哄誘：「當然，我們不是在討價還價。」

「不是嗎？」她臉上出現了驚訝的神色。

瓦夫放下雙手：「得了，尊母，妳對這個甦亡人感興趣，又提到拉科斯的事。妳以為我們是誰？」

「你們是誰並不重要。用不著多久，你們就會變成無足輕重的人了。」

瓦夫從她的話裡聽到了寒冷徹骨的機器邏輯，從她這句話感覺不出晶算師那套的跡象，但卻更加令人不寒而慄。她現在就能置我於死地！

她的武器在哪裡？她是不是根本不需要武器？他不喜歡那些健壯、細長的肌肉，她雙手的繭子和她橘色眼睛中獵人般的光芒也一樣。她有沒有可能猜到，甚至已經知道他袖子裡藏著獵殺鏢？

「我們遇到了一個問題，無法藉由符合邏輯的辦法解決。」她說

道。

瓦夫目瞪口呆地看著她，這種話只有禪遜尼的尊主才說得出來！他自己就曾說過不止一次。

「有一種可能性，你或許從來都未曾考慮過。」她說道。這番話好像揭掉了她臉上的一副面具，瓦夫突然看到了這些姿態背後那個工於心計的女人。她難道以為他是個只能撿豬蝓糞便的傻乎乎小精靈嗎？

他裝出一副猶豫疑惑的樣子，問道：「這樣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順其自然即可。」她說。

瓦夫仍然看著她，還是那副迷惑的神色。她並沒有想告訴他什麼真相，但是，這些事情還是暗示了一些東西！他說：「妳這話真讓我無所適從。」

「人類已經超越有窮，進入了無窮之境。」她說，「這才是大離散真正的饋贈。」

瓦夫強行壓住內心的混亂，說道：「無數宇宙，無窮時間，如此一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啊，你這個小傢伙倒是挺聰明。」她說，「一個人怎麼可能考慮到無窮無盡的所有事情？依靠邏輯是決然無法完成的。」

古代巴特勒聖戰的領袖希望讓人類擺脫機械心智，瓦夫覺得她的這番話與他們的想法有些相似，這位尊母竟然與時代脫節得如此嚴重。

「我們的祖先希望透過電腦找到解決辦法。」他冒險開口。看她怎麼回答！

「你明明知道電腦的儲存容量有限。」她說。

這一句話讓他又亂了方寸，難道她真的可以看透人腦？這是不是一種頭腦複印？忒萊素人改造了幻臉人和甦亡人，其他人也有可能實現類似的改變。他集中注意力，想到了伊克斯人和他們邪惡的機器。普汶韃的機器！

尊母迅速環視這間房間，問道：「我們是不是不應該相信這些伊克斯人？」

瓦夫屏住了呼吸。

她說：「我覺得你並不是完全信任他們。行了行了，小個子，我現在告訴你，我不會害你的。」

瓦夫現在才開始思考她是不是確實想和他坦誠溝通，友好相待，她確實放下了剛才的傲慢和憤恨。大離散的那些忒萊素人說尊母在性方面的決策方式與貝尼．潔瑟睿德大同小異，她會不會是在勾引他？不過，她非常清楚邏輯的弊端，剛才她自己也已經說了。

真令人困惑！

「我們一直在繞圈子。」他說。

「恰恰相反。圓圈是閉合的，圓圈是局限的。人類已經跨出了成長的空間，不再受到空間的約束。」

她又開始了！他聽得口乾舌燥：「人們常說，控制不了的，就必須接受。」

她橘色的眼睛緊盯著他，探身過來：「如果我說貝尼．忒萊素會遭受滅亡之災，你接受嗎？」

「如果真的會這樣，我就不會來這裡了。」

「邏輯不行的時候，就必須借助另外的東西。」

瓦夫笑了：「這句話聽起來挺合邏輯。」

「好大的膽子！竟敢嘲笑我！」

瓦夫出於防禦心態抬起雙手，並且換了一種撫慰的語氣：「尊母說的『另外的東西』，敢問是什麼？」

「精力！」

她的回答令他頗為意外：「精力？怎樣的形式？需要多少？」

「你希望得到符合邏輯的答案。」她說。

瓦夫的心頭掠過一絲遺憾，他意識到這個女人終究不是禪遜尼的信徒。她只是在玩文字遊戲，繞著非邏輯轉圈，用的手段終究還是邏輯。

「腐朽必始於中央。」他說。

她似乎並沒有聽到：「任何人類，我們只要放下身段去觸碰，就能夠從他們內心的深處發現尚未發掘的精力。」她伸出了一根皮包骨的手指，距離他的鼻子只有幾公釐。

瓦夫往椅背縮身，直到她放下手臂。他說：「貝尼．潔瑟睿德生出她們的奎薩茲．哈德拉赫之前，說的不正是這番話嗎？」

「她們沒能控制住自己，也沒能控制住他。」她譏笑道。

瓦夫覺得，她在思考非邏輯性的時候，再一次動用了邏輯。這些失

誤已經讓他了解很多資訊，他或許已經可以一窺這些尊母的來歷了。一位天生的聖母，出身拉科斯的弗瑞曼人，後來在大離散期間走出了這個宇宙。大饑荒時期以及大饑荒結束後不久的時間裡，各個民族乘坐無現星艦紛紛逃離了這個宇宙。某艘無現星艦便將這個野生的女巫和她的觀念播撒到了某個地方，那顆種子現在便以這個橘色眼眸女獵手的形式回歸。

　　她再一次奮力施展魅音，質問道：「你們到底把那甦亡人怎麼了？」

　　瓦夫這次有所準備，便不予理會。他必須把尊母從這個話題上引開，如果有可能，最好終結她的性命。他已經從她那裡得知不少東西，但是他不知道她擁有怎樣的神祕能力，因而完全無法判斷她從自己這裡獲得多少資訊。

　　大離散的忒萊素人告訴他，這些尊母都是善用性欲的魔頭。她們利用性的力量征服奴役男性。

　　她說：「你根本不知道我能讓你多麼逍遙快活。」她的聲音像鞭子一樣纏在他的身上。如此誘人！如此魅惑！

　　瓦夫堅守陣地，說道：「告訴我，妳為什麼──」

　　「我什麼都不需要告訴你！」

　　「那麼妳就確實不是來談判的了。」他的語氣帶有些許遺憾，這些無現星艦確實將腐壞播撒到了其他宇宙。瓦夫感覺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倘若他沒能把她殺死，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大的膽子！竟敢不停跟尊母討價還價！」她厲聲說道，「你明明知道我們從來不談條件！」

　　瓦夫說：「尊母，我並不了解貴方的行事原則。不過，據妳所言，我感覺自己方才似乎有所冒犯。」

　　「准予原諒。」

　　我並沒有請求原諒！他平靜地看著她。根據她的表現，他可以推斷出很多事情。瓦夫憑藉自己上千年的閱歷，回顧了一番自己在這裡得知的事情。這個從大離散回歸的女性來找他，是為了獲取一項至關重要的資訊。可見她沒有其他消息管道。儘管她高明地掩飾了自己的焦急，他依然能夠察覺。她亟須知道自己擔心的事情是不是發生了。

她的雙手像利爪一樣，輕輕地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多麼像一隻猛禽！腐朽必始於中央。他剛才說過這句話，但是她並沒有聽見。大離散的人好像自由的原子一樣在宇宙間遊蕩，他們顯然仍在不斷地離散。這個尊母代表的民族，她們想必還沒有找到追蹤無現星艦的方法。當然，這就是答案了。她和貝尼．潔瑟睿德一樣，也拿無現星艦無可奈何。

他說：「妳希望找到能讓無現星艦現形的辦法。」

這句話顯然對她的情緒造成影響。她沒有料到眼前這個精靈一樣的小個子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他看到尊母的臉上先是恐懼，而後是憤怒、決絕，最後重新戴上凶狠的面具。不過，她知道了，她知道瓦夫看到了自己的神色。

「所以，這就是你對那甦亡人動的手腳。」她說。

「這是貝尼．潔瑟睿德那些女巫的要求。」瓦夫撒了謊。

「我低估了你的實力。」她說，「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低估了我的實力。」

「非也，尊母。能夠培育出妳這樣的人，這個育種計畫顯然相當可怕。我猜不用一眨眼的工夫，妳就能一腳置我於死地。那些女巫與妳完全是天壤之別。」

她的臉上露出了愉悅的笑容，神色因此也柔和了一些：「忒萊素人是想心甘情願作我們的僕人，還是想被我們強迫奴役？」

瓦夫沒有打算掩飾內心的憤慨：「妳是要讓我們當奴隸？」

「這只是其中一個選項。」

他知道了！這個女人的弱點在於傲慢。他卑躬屈膝地問道：「那麼，敢問尊母有什麼吩咐？」

「有兩位年輕的尊母，我要你當作客人帶回去，和她們交配，然後……讓你學會我們歡愉的方法。」

瓦夫緩緩地呼吸了兩口長氣。

「莫非你不能生育？」她問道。

「我們只有幻臉人才和騾子一樣。」這件事情人盡皆知，她早就知道了。

她說：「你雖然自稱尊主，可是還沒能成為自己的主人。」

至少比你強，該死的尊母！馬謝葉赫才是我真正的名號，這可是能

帶給妳毀滅的。

「兩位尊母將會仔細察看所有忒萊素的東西，返回之後報告給我。」她說。

他看似無奈地嘆了一口氣：「這兩個女子相貌如何？」

「兩位尊母！」她糾正了他的措辭。

「妳們只有這一個名號？」

「如果她們願意，你可以直呼她們的姓名，但是你不得擅自用其他的方式稱呼她們。」她歪了歪身子，骨瘦如柴的手指關節在地板上敲了幾下。她的手中閃著金屬的光澤，她竟然有辦法穿透這間房間的防護層！

艙門打開，兩名女子走了進來，兩人的裝扮與瓦夫的尊母相仿，只是深藍斗篷的紋飾相對較少，年紀也相對較小。瓦夫怔怔地看著她們，兩人都是……他試圖掩飾自己臉上的喜色，但是明白自己還是露出了笑容。沒關係，這個老女人會以為他是在欣賞這兩個女子的美貌。他看到兩人之中有一個是新型幻臉人，具體的特徵只有尊主才會注意到。忒萊素人成功掉了一個包，這些散失之人完全沒有察覺！他們越過了一個障礙！這些新式甦亡人不知道會不會也可以逃過貝尼．潔瑟睿德的法眼？

「你很明理地同意這件事，因此你將獲得獎賞。」年邁的尊母說道。

「尊母在上，我看到了貴方的實力。」瓦夫所言不虛。他知道隱藏不了自己下定決心的眼神，於是便低下了頭。

她指了指剛剛進門的兩個女子：「這兩位將與你一同回去。哪怕只是她們一時興起的想法，你也必須奉若軍令，對她們絕對不得有絲毫怠慢和淡漠。」

「我明白，這是必然。」瓦夫低著頭，抬起雙手，彷彿鞠躬行禮，兩個袖子「嗖」的一聲，各射出了一支飛鏢。此時瓦夫的身體猛然偏向一邊，動作卻不夠快，左側大腿已被尊母右腳踢中，連人帶椅子仰翻在地。

那是老尊母的臨終一擊─瓦夫左袖射出的飛鏢射入她驚愕而張開的口中，刺進她的喉嚨，毒素麻醉了喉部的神經，老婦一聲都未能發出。另一支飛鏢射進了非幻臉人的年輕尊母右眼，她還沒有發出聲音示警，

瓦夫的幻臉人幫手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手刀砍向她的喉嚨。

兩具屍體倒在地上。

瓦夫痛苦地從椅子裡脫身，站直也把椅子扶起來。他的大腿陣陣抽痛，她如果再向前踢一點，他的大腿就斷了！他意識到，她的反應並非由中樞神經系統控制，和一些昆蟲一樣，攻擊可以直接由必要的肌肉系統發動。這件事情必須調查一番！

他的幻臉人幫手原本站在敞開的艙門旁邊探聽風聲，後來她往旁邊一靠，讓一個伊克斯護衛模樣的幻臉人進來。

瓦夫揉了揉自己受傷的大腿，兩個幻臉人褪下了死者的長袍。假冒的伊克斯人把頭貼到了年邁的尊母頭上，一眨眼的工夫，伊克斯人便消失了。現場只剩下一位以假亂真的老婦和一名年輕的尊母侍從。又一個偽裝的伊克斯人走了進來，變成了年輕尊母的樣子。兩具死屍很快便變成了一堆灰燼，其中一位新的尊母將灰燼捧進一個袋子，藏到自己的長袍裡面。

瓦夫仔仔細細檢查了一番這間房間。東窗事發的後果令他不寒而慄，那位尊母之所以如此傲慢，是因為她擁有令人嘆為觀止的能力，必須探查一下這些能力。他留住假扮老尊母的幻臉人。

「已經把她印下來了吧？」

「稟告尊主，正是如此。我複製的時候，她活躍的記憶尚未消亡。」

「傳給她。」他指了指原先扮成伊克斯護衛的那人。她們的額頭接觸了幾秒隨即分開。

「完成。」年邁的尊母說道。

「這些尊母我們已經複製了多少個？」

「稟告尊主，四個。」

「全都沒有被發現？」

「稟告尊主，一個都沒有。」

「這四個務必返回這些尊母的核心地帶，盡可能了解這些女人，然後回來一個，彙報你們了解到的情況。」

「報告尊主，這個方法行不通。」

「行不通？」

「她們已經切斷了自己和源頭的聯繫，這是她們慣常採取的手段。這些女人是尊母中的一個新群體，她們已經在伽穆星球站穩了腳跟。」

「但是我們一定有辦法……」

「還望尊主原諒，她們在大離散中的座標原本藏在一艘無現星艦上，現在已經被抹除了。」

「難道她們完全銷聲匿跡了？」他的語氣中透露出內心的沮喪。

「稟告尊主，確實完全銷聲匿跡了。」

真是災難一場！他的思維突然好像野馬一樣，發瘋似的掙脫韁繩，逼得他必須極力克制。「絕對不能讓她們知道我們在這裡幹了什麼。」他喃喃道。

「尊主，她們絕對不會從我們這裡知道。」

「她們現在已經具備了什麼天賦和能力？快說！」

「她們現在的能力和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基本相差無二，只是不能透過美藍極調取祖先的記憶。」

「當真如此？」

「完全看不出她們具備這樣的能力。如您所知，我們──」

「是，是，我明白。」他揮了揮手，幻臉人閉上了嘴巴，「可是那個老女人如此傲慢，如此……」

「報告尊主，時間緊迫，屬下有一事不得不說。這些尊母雲雨之歡的能力已經爐火純青，遠非其他任何人可以比擬。」

「這樣看來，我們的線人說的是真話。」

「報告尊主，她們借鑑了原始的怛特羅斯密教，衍生出她們獨有的一套性刺激方法，她們正是透過這方法接受信眾膜拜。」

「膜拜。」他輕聲複述，「她們的能力莫非在女修會的育種女修之上？」

「報告尊主，那些尊母自認為如此，我們是否應當展──」

「絕對不行！」瓦夫了解事態後，迅速揭下了精靈一般的面具，擺出尊主威嚴的面孔，兩位幻臉人順服地點了點頭。瓦夫面露喜悅，大離散回歸的忒萊素人竟然將事情如實告訴了他，全無隱瞞和欺騙！只一次簡簡單單的精神複印，就讓他確定忒萊素人獲得了嶄新的武器！

「尊主現在有何吩咐？」年邁的尊母問道。

瓦夫恢復了精靈一般的面孔：「只有在回到班得隆的忒萊素核心之後，我們再商討這些事情。另外，即便是尊主，也不能對尊母發號施令。除非確定周圍沒有其他人，否則妳們就是我的主人。」

「遵命。現在是否應當將您的命令傳達給外面的人？」

「嗯，命令如下：這艘無現星艦絕對不能返回伽穆，必須完全消失，一點蛛絲馬跡、一個倖存者都不能留下。」

「遵命。」

9

科技和其他許多活動一樣，投資者往往希望避開風險，盡可能地排除不確定因素。人們通常希望遇到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資本投資往往遵循這個原則。很少有人明白這個原則的害處有多麼大，因為這種觀念嚴重限制了萬事萬物變化的可能，進而使得全人類對宇宙驚人的隨機多變毫無招架之力。

——《伊克斯人評估》，藏於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在沙漠裡第一次受測試後的隔天早晨，什阿娜在祭司的住處醒來，她看到床邊圍滿了身穿白色長袍的人。

全都是祭司！

「她醒了。」一個女祭司說。

什阿娜驚恐萬分，她緊抓著被子貼緊下巴，惶恐地看著這些專注的面孔。他們準備再像昨天那樣，把她扔到沙漠裡嗎？她筋疲力盡地睡去，長了這麼大，她從來沒有睡過這麼柔軟的床，沒蓋過這麼乾淨的被子，但是她明白，這些祭司做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另有所圖，絕對不能相信他們！

「您睡得好嗎？」問話的是剛才說話的那位祭司。這個女人年紀較大，頭髮斑白，頭上戴著白底紫邊的大兜帽，濕潤的眼睛飽經滄桑，但是非常敏銳，透著淡藍色。她的鼻子小巧，略向上翻，嘴巴窄小，下巴突出。

「您可以說句話嗎？」這個女人繼續說道，「我叫卡妮亞，是夜間伺候您的祭司。還記得嗎？是我把您抱上了床。」

這個人的語氣至少聽起來比較令人安心。什阿娜坐起身，仔細觀察這群人一番。他們竟然害怕她！長年住在沙漠裡的孩子能夠聞出來那些費洛蒙，對於什阿娜而言，那種氣味等同於恐懼。

她說：「你們以為自己可以傷到我，你們為什麼要傷害我？」

床邊的人驚慌失措，面面相覷。

恐懼從什阿娜的內心消散，她感覺狀況和昨天不一樣了，昨天沙漠裡的考驗改變了一些事。她想起那個年長的女祭司昨天是多麼卑躬屈膝……卡妮亞？她昨天晚上幾乎一直跪在地上。任何一個人，下定赴死的決心之後，倘若大難不死，內心情緒都會達到新的平衡，恐懼只是一時的心理狀態，什阿娜終將明白這個道理。現在，她眼前的新局面頗為耐人尋味。

卡妮亞戰戰兢兢地答道：「聖童，我們真的並無惡意。」

什阿娜整理一下腿上的被子：「我叫什阿娜。」這是沙漠裡的禮儀，畢竟卡妮亞已經報上她自己的名字，「這些人是誰？」

「您如果不想看到這些人，我可以讓他們立刻離開……什阿娜。」卡妮亞左邊的女人臉色紅潤，穿著和她相似的長袍，卡妮亞看了看她說：「當然，艾爾霍薩不能走，她是您白天的侍從。」

艾爾霍薩行了一個屈膝禮。

什阿娜抬起頭，看到一張水腫的圓臉，五官鮮明，金黃蓬鬆的頭髮裹在臉周像一圈光暈。什阿娜突然將注意力轉移到男祭司身上。他們眼皮低垂但目光專注，一些人將信將疑，微微發顫，恐懼的氣息非常濃重。

男祭司！

「我不想看到他們。」什阿娜向那些男祭司擺了擺手，「他們是哈拉姆！」這種稱呼非常粗鄙，指代最為邪惡的事物。

男祭司聞聲大驚失色。

「退下！」卡妮亞下達了命令，她的臉上一副幸災樂禍的表情。她自己沒被什阿娜算進歹毒之流，但那些男祭司顯然和哈拉姆是同一類人！他們必然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神才派來了一個兒童祭司懲罰他們。卡妮亞覺得那些男人幹得出這種事情，他們一向很少用尊重的態度對她。

那些男祭司鞠著躬，退出了什阿娜的房間，惶惶如喪家之犬。其中有一位擅長演說的黑人歷史學家，名叫德羅曼德，他思維活躍，思考問題常常像食腐鳥類啄食肉塊一樣緊咬不放。房門關上之後，德羅曼德告

訴還在顫抖的同伴，「什阿娜」這個名字是古名「希歐娜」的現代形式。

「大家都知道希歐娜的歷史地位。」他說，「她曾經協助沙胡羅由人類的形態轉變為分裂之神。」

斯蒂羅斯是位年長祭司，滿臉皺紋，嘴唇發紫，瞳孔泛白。他疑惑地看著德羅曼德：「這就怪了。」斯蒂羅斯說道，「『口述史』說希歐娜是他由一變多的重要原因。什阿娜，你難道覺得……」

「哈迪．貝諾托翻譯的神的聖諭，你們忘了嗎？」另一個祭司突然說道，「沙胡羅曾多次提到希歐娜。」

斯蒂羅斯說：「但是，並非每次都是好話。別忘了她全名叫什麼──希歐娜．伊本．福阿德．阿塞耶法．亞崔迪。」

「亞崔迪。」又一名祭司小聲說道。

「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研究她。」德羅曼德說。

一個年輕的侍祭匆匆忙忙跑進廊廳，在人群中找了好一會兒才看到斯蒂羅斯。他說：「斯蒂羅斯，你們趕緊離開這間廊廳。」

「出什麼事了？」眾人之中傳出一個憤怒的聲音。

傳話的侍祭說：「她需要移駕大祭司處。」

「誰的命令？」斯蒂羅斯質問道。

「大祭司杜埃克親口下的命令。」侍祭說。「他們一直在聆聽。」他的手輕輕地指了指他過來的方向。

廊廳裡的人全都明白了。房間的形狀和格局設計成可以傳聲，把他們的聲音傳入其他的地方，常常會有人在某個地方傾聽你所說的每一句話。

「他們聽到什麼了？」斯蒂羅斯質問道，他的聲音顫顫巍巍，非常蒼老。

「她問自己住的是不是最好的地方。他們馬上就要把她請到大祭司那裡，你們絕對不能被她看到。」

「那我們該做什麼？」斯蒂羅斯問道。

德羅曼德說：「去研究她。」

眾人立刻全數離開大廳，研究起了什阿娜。這個模式未來將會刻入他們所有人的生活之中，以什阿娜為主體所形成的日常工作改變了人們

的生活，即便在分裂之神信仰所及的最遙遠地方，人們的生活也因此發生了改變。一切皆因三個字而起──「研究她」。

在這些祭司看來，她是那麼單純，單純得不可思議。可是她識字，可以讀書，而且對杜埃克住處（現在變成了她的住處）裡的《聖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從上到下，所有人為了安撫憤怒的聖童，都改變了不少。杜埃克搬進了主助祭的住處，其他人也依此例分別搬進了自己下級的住處。幾位製作者精量細作，為什阿娜打造了最高級的蒸餾服。除此之外，她還穿上了白底紫邊金繡紋的祭司長袍。

眾人現在只要看到德羅曼德便紛紛走避，因為這位歷史學家兼演說家只要見到同儕，就會滔滔不絕地向對方講述希歐娜的身世和生平，好像他們能夠從中了解關於什阿娜的重要資訊一樣。

「希歐娜是聖鄧肯．艾德侯的配偶，他們的後代遍及整個宇宙。」

「真的嗎？實在不好意思，我真的有急事要辦，不能再聽你講了。」

杜埃克起初還比較有耐心，願意聽德羅曼德講希歐娜的事情。希歐娜的歷史耐人尋味，帶給後人的教訓也顯而易見。杜埃克說：「神派來了一個新的希歐娜，事情應該都很清楚了。」

德羅曼德再次來到大祭司的住處時，帶來了更多史料和逸事：「現在，達艾斯巴拉特的這些記載便具備了新的含意。」他對大祭司說道，「我們不應該再測試一下這個孩子，然後比較比較嗎？」

德羅曼德剛吃完早飯就找上大祭司提問，杜埃克陽臺的餐桌上放著還沒有用完的早餐。透過打開的窗戶，兩個人能夠聽到什阿娜在樓上的動靜。

杜埃克將手指抵在唇上悄聲說：「聖童主動要求到沙漠裡去。」他走到牆上的地圖旁，手指放在欽恩西南方的一個區域，「這個區域顯然引起了她的興趣，或者應該說……在召喚她。」

德羅曼德說：「聽說她經常查詞典，她肯定不是──」

「她在考驗我們。」杜埃克說，「別被騙了。」

「可是，杜埃克大人，她問卡妮亞和艾爾霍薩的問題都頗為幼稚。」

「德羅曼德，你是在質疑我的判斷嗎？」

德羅曼德這才意識到自己越了界。他閉起嘴，但表情顯示，他還有很多話沒能說出來。

「一些惡已經潛入受膏之人中間，神派她來，便是為了鏟除這些惡。」杜埃克說，「快滾！做一番禱告，捫心自問那惡是不是已在你的內心扎根。」

德羅曼德離開之後，杜埃克召來一個親信：「聖童現在何處？」

「報告大人，她去了沙漠，去和她的聖父密談。」

「去了西南面嗎？」

「報告大人，正是西南面。」

「務必將德羅曼德帶去東面的沙漠，在周圍插下幾把沙錘，切莫讓他再返回城內。」

「大人，德羅曼德？」

「沒錯，德羅曼德。」

雖然德羅曼德進了神的嘴巴，那些祭司仍然遵循著他的命令繼續研究什阿娜。

什阿娜也在研究，學習。

不知不覺之間，她明白了自己擁有巨大的權威，可以隨意使喚身邊的人。起初，一切都好像是遊戲一般，每天都像在過兒童節，無論是怎樣的心血來潮，成年人都忙著趕緊滿足。然而，所有的突發奇想似乎都不難實現。

她是不是想要一個稀有的水果？

於是，水果便盛在金色的盤子裡端了上來。

她是不是要和大街上的哪個孩子一同玩耍？

於是，那個孩子便被推進了什阿娜在神廟裡的住處。恐懼和震驚消失之後，這個孩子或許還會玩幾個遊戲，一眾男女祭司則在一旁密切觀察。兩個孩子在樓頂的花園天真地跑跑跳跳，嘻嘻哈哈說著悄悄話，這一切行為都會成為祭司分析的對象。什阿娜受不了這些孩子對她的恭敬，她很少會讓某個孩子再來陪她玩耍，比較偏好找來新玩伴學新東西。

什阿娜為什麼讓這些孩子來陪她玩耍？是童心使然還是另有他圖？

祭司對此始終意見不一，他們採取恐怖的手段審問了這些兒童。什阿娜得知後，對她的監護人大發雷霆。

關於什阿娜的傳言無可避免地傳遍了拉科斯，也傳出了這顆星球，女修會累積的報告愈來愈多。什阿娜像傲慢的獨裁者，諸位祭司每天的任務便是滿足她無窮無盡的好奇心。她的貼身侍從沒有一位將此視為一種教育──什阿娜教育拉科斯的祭司，他們同時也在教育她。不過，貝尼．潔瑟睿德一眼就看到了這一點，她們一直都在密切關注著什阿娜生活的各個方面。

「她現在不會有危險。姑且讓她待在那裡，時機成熟之後，我們再去接她。」塔拉札下達了命令，「必須有一支防禦部隊隨時處於警備狀態，而且務必有人定期向我彙報。」

什阿娜從來沒說過她的出身，也沒說過魔鬼怎麼害死了她的家人和鄰居，這是她自己和魔鬼之間的事情。她覺得，自己閉口不提這些事情，是在回報沙蟲的不殺之恩。

她去沙漠的次數變少了，對於她而言，有些事情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她仍然非常好奇，但是已經知道無論再走進沙漠多少次，或許也不能明白魔鬼為什麼會那麼做。什阿娜知道拉科斯上還有其他勢力的使館，但是貝尼．潔瑟睿德在她的侍從裡安插了臥底，透過各種方式讓她不對女修會顯露過多興趣。每當什阿娜饒有興趣地詢問女修會的事情，臥底便會回以無關緊要的話，緩解她的好奇心。

塔拉札的命令直接且尖銳：「我們花了數代的時間準備，現在已經進展到提煉成果之時。我們必須伺機而動。現在已經可以確定，我們等待的就是這個孩子。」

10

在我看來，宣導改革的那些人，他們造成的苦難超過人類歷史上的其他任何勢力。隨便說一個銳意改革的人名，我都能告訴你這個人的腦子裡裝著些怎樣邪惡的圖謀，除此之外無處發洩。我們應該發現自然之理，並順流而下，這理應是我們永恆的奮鬥目標！

——聖母塔拉札，《對話紀錄》，貝尼．潔瑟睿德檔案編號GSXXMAT9



伽穆的太陽升起，陰鬱的烏雲逐漸消散。清晨潮溼的空氣萃取了青草和周圍森林的芬芳。

鄧肯．艾德侯站在一扇禁窗旁邊，呼吸著這醉人的氣味。今天早晨，派特林告訴他：「你十五歲了，是個年輕人，不能再把自己當小孩子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嗎？」

兩人當時在鄧肯的寢室裡，派特林剛剛叫醒他，遞給他一杯柑橘汁。

「我不知道你的生日是哪天。」

「甦亡人有生日嗎？」

派特林一言不發，他不能跟這個甦亡人提甦亡人的事情。

「施萬虞說你不能告訴我這個問題的答案。」鄧肯說道。

派特林窘迫萬分：「霸夏要我通知你，今天早上的訓練課程延後。他希望你做一做腿部和膝部的練習，之後會有人來叫你。」

「這些練習我昨天做過了！」

「我只是在傳達霸夏的吩咐。」派特林拿起空的玻璃杯，離開鄧肯的房間。

鄧肯迅速穿好衣服，他們會在餐廳等他去用早餐。都去死吧！他不

需要他們的早餐。霸夏在忙什麼事情？為什麼不能準時上課？腿部練習和膝部練習！特格因為接到了臨時任務，便安排這些沒有意義的練習供他消磨時間。鄧肯怒氣沖沖地沿著一條禁道走到一扇禁窗旁，他們想怎麼懲罰就怎麼懲罰這些該死的護衛！

鄧肯感覺飄進窗戶的氣味勾起了自己的回憶，但是那段記憶始終都只在意識的邊緣遊走，難以定位。他知道自己的大腦中存有一些奇怪的記憶，這件事情令人恐懼，但又令人著迷，就像在懸崖邊緣行走，又像公然與施萬虞對抗。他從來沒有上過懸崖，也從來沒有公然與施萬虞對抗過，但是他想像得出這些情境。他只消看到全息影像裡懸崖邊的小路，腹部便一陣發緊。對於施萬虞，他也時常幻想自己怒火中燒，違逆抗命的樣子，也會產生同樣的生理反應。

我的腦子裡有另一個人，他心想。

不僅是在他的腦子裡，還在他的身體裡。他能感覺到這個人的經歷，好像醒來之後知道自己有作夢，但想不起夢中的事情一樣。這些夢一樣的東西喚起了一些記憶，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擁有這些記憶。

但是這些記憶確實就在他的大腦裡。

他能夠說出一些他聞到氣味的樹名，但是這些名字他卻從來沒在圖書館的紀錄裡見過。

禁窗之所以稱作禁窗，是因為裝設在主堡最外層的牆上，而且可以打開。現在窗戶為了通風而敞開。他要想從自己的房間來到窗戶這裡，需要翻過陽臺的欄杆，從某個儲藏室的風井滑過來。他現在已經駕輕就熟，無論是翻欄杆、進倉庫，還是鑽風井的時候，完全不會弄出一絲一毫的動靜。那些人經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之後，多麼細微的痕跡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他在很小的時候就明白了這個道理。多虧了特格和盧西拉教給他的知識，他自己也能看出部分痕跡。

鄧肯站在樓上陰暗的走廊裡，目不轉睛地看著遠方的林子，成片樹林沿著連綿不絕的山坡爬上一座座亂石參差的山峰。那片樹林的魅力令人無法抗拒，樹林後面的山峰擁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很容易就能想像那片土地無人涉足。他多麼希望自己能夠沉醉其中，能夠專心地做自己，而不需要擔心大腦中還存在著另一個人，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鄧肯長嘆一口氣，沿著他的密道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只有在安全抵

達自己房間後，才敢說自己又成功了一次，這次誰都不會受到懲罰。

痛苦和懲戒像光暈一樣籠罩在鄧肯不得進入的地方，這只會讓鄧肯擅闖禁地的時候格外小心。

他不希望在禁窗旁被施萬虞發現，更不喜歡想像她會因此讓他禁受怎樣的痛苦。不過，他告訴自己，即便痛如刀割，他也會咬牙忍住。施萬虞曾經用過更加歹毒的手段，但他也沒有痛得大叫出來，只是狠狠地盯著她，懷著憎惡，暗自吸取從她那裡獲得的教訓。施萬虞的懲罰讓他明白，他必須精進自己的技巧，移動時不能遭人看見、不可產生任何聲響，也不應該留下任何痕跡洩漏自己的行蹤。

鄧肯坐在摺疊床的邊緣，聚精會神地看著眼前空無一物的牆壁。有一次，他看著這面牆的時候，牆上出現了一個形象，是個年輕的女子，頭髮呈淡琥珀色，五官圓潤，惹人喜愛。她看著他，笑了笑，嘴裡說了些什麼，但是聽不到聲音。不過，鄧肯當時已經學會了讀唇術，他清楚地讀出了女子的話。

「鄧肯，我可愛的鄧肯。」

他不知道，這是不是他的母親，他的親生母親？

甦亡人也有親生母親，他們的母親就在過去的某處。在遙遠的過去，在再生箱的背後，一個活生生的女人生下了他，而且……愛著他。沒錯，她愛他，因為他是自己的孩子。如果牆上的女子是他的母親，那麼為什麼她的形象會出現在這裡？他想不起來這個女人是誰，他希望她是自己的母親。

這段經歷令他恐慌，然而他仍然希望能夠在牆上看到那個形象。那張轉瞬即逝的臉龐令他魂牽夢縈，無論那個年輕女子是誰，他都迫不及待想再次見到。他身體內的陌生人認識她，他幾乎可以確定。有時候，他希望自己能夠成為那個陌生人，只要足夠回憶起所有隱藏的記憶的短短時間就好，但是自己的這種欲望讓他心生恐懼。他覺得，如果陌生人走進他的意識，他將會失去真實的自我。

他不知道死亡會不會就是那種感覺。

鄧肯曾經見過死亡的景象，那時他還不滿六歲。四人妄圖闖入主堡，他的護衛奮力驅逐，一人遇害，四名入侵者也全部身亡。鄧肯親眼看著五具屍體運進主堡，死者肌肉鬆弛，手臂垂了下來。他們身上某種

非常關鍵的東西不在了，無法喚醒大腦中的記憶，無論是自身的記憶還是陌生人的記憶。

五個人被送到了主堡的深處，後來他聽到一名護衛說，四個入侵者已被灌下了「謝爾」，那是他第一次聽說伊克斯刑訊儀這個概念。

吉薩向他講解：「伊克斯刑訊儀可以強行探查人類的大腦，即便對象已經死亡也沒問題。你的體內如有謝爾這種藥物，伊克斯人的這種刑訊儀便無法強行探查你的大腦。在藥效消失之前，你的所有細胞就已經徹底死亡了。」

鄧肯聽覺靈敏，他知道四個入侵者當時還在接受其他形式的探查。沒人向他講解這些探查方法，他懷疑這肯定是貝尼．潔瑟睿德的祕密手段。他認為那些聖母使用了另外一種令人憎惡的招數，她們肯定是將死者復活，然後強行逼迫這些肉體吐出她們需要的資訊。在鄧肯想像的畫面裡，惡魔般的觀察員任意操縱死者已經失去自我的肉體。

他腦中的這個觀察員往往都是施萬虞。

儘管幾位老師想盡一切方法，希望幫助鄧肯消除「無知之人的臆斷」，但是他的腦海中依然充斥著這樣的畫面。他的老師說，這些故事荒誕無稽，唯一的價值是令未經教化的人對貝尼．潔瑟睿德心生敬畏。鄧肯不願相信自己已經接受了教化。每當看到一位聖母，他想的總是：我和她們不一樣！

盧西拉最近頗為執著，她說：「宗教是精力的源泉。你必須領會這種精力，可以將其用於實現你自己的目標。」

他想：是她們的目標，不是我的目標。

他想像自己戰勝了女修會，特別是施萬虞，這才是他自己的目標。鄧肯感覺自己想像的畫面好像潛伏的現實，源自那個陌生人存在的地方。不過，他學會了點頭附和，假裝自己也覺得人類願意虔信宗教的想法很有趣。

盧西拉看出了他的表裡不一，她對施萬虞說：「他覺得應當畏懼神祕的力量，而且盡量避免接觸。他如果始終維持這樣的想法，就無法體會到我們最根本的要義。」

施萬虞的書房裡只有她們兩個人，施萬虞將兩人的這種交流稱作「常規評估」。兩位聖母剛剛用完清淡的晚餐，房間裡迴響著主堡守衛

換崗的聲音—夜間的巡邏開始了，換下崗的守衛開始享受他們短暫的閒暇時光。施萬虞的書房並沒有完全隔音，這是女修會修繕時有意為之。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均經過感官訓練，可以從身邊的聲音聽出很多東西。

近來，施萬虞每進行一次「常規評估」，都會覺得更加失落。盧西拉不可能加入她們的陣營，一同反抗塔拉札，這件事情愈來愈明確。聖母之間雖然也可以耍一些花招，擺布對方，但是這些招數均被盧西拉一一化解。此外，盧西拉和特格還在向這個甦亡人傳授一些不太穩當的能力，這是最可惡的事情。現在的情況危險至極。撇開她帶來的這些麻煩，施萬虞發現自己開始愈發敬重盧西拉。

盧西拉說：「他覺得我們運用了祕術。他怎麼會產生這種奇怪的想法？」

施萬虞感覺這個問題令她陷入了不利境地。盧西拉已經知道她們為了削弱這個甦亡人，確實採用了玄祕的力量。盧西拉其實是在說：「違抗女修會之命，這可是犯罪！」

「他要是想學習我們的知識，妳肯定會教給他。」施萬虞說道。在施萬虞看來，無論這件事情多麼危險，現在都已經成為了事實。

「他求知欲旺盛，這是當前最有利的籌碼。」盧西拉說，「但是我們兩個人都知道，只有這一點，並不能達成目的。」盧西拉的言語之中並無責備之意，但是施萬虞還是聽出了她的指責。

施萬虞心中暗想：該死，她在試圖讓我加入她們的陣營。

施萬虞想到了幾種回覆：「我並沒有違抗命令。」呸！這種辯解令人作嘔！「我們一向是根據貝尼．潔瑟睿德常規的訓練方法對待這個甦亡人。」不妥，也不符合實情。況且這個甦亡人並非常規的教育對象。他心思縝密，只有能夠成為聖母的人才能與之相提並論。這正是問題所在！

施萬虞說：「我犯了一些錯誤。」

這就對了！這個回答一箭雙鵰，盧西拉應該能夠領會到其中的深意。

「妳雖然傷害了他，但是並沒有犯下錯誤。」盧西拉說。

「但是我沒能料到另一位聖母有可能揭發他的問題。」施萬虞說

道。

「他想獲得我們的能力，但只是為了擺脫我們。」盧西拉說，「等到我知道了她們的所有知識，我就可以離開這裡了。這是他現在的想法。」

施萬虞沒有作聲。盧西拉繼續說：「如果他跑了，我們就要去抓住他，然後親手毀了他。妳的想法的高明之處就在這裡。」

施萬虞笑了。

盧西拉說：「我不會重蹈妳的覆轍。有些事情我知道妳早晚會明白，不如現在明明白白地告訴妳。我現在知道塔拉札為什麼要派銘者來應付這個年齡這麼小的甦亡人了。」

施萬虞的笑容瞬間消失了：「妳要幹什麼？」

「我們把侍祭和她們的老師聯繫在一起，我也要這樣把他和我聯繫起來。我要坦率、忠誠地待他，把他當作我們的人對待。」

「但他是男性！」

「他無法經歷香料之痛，除此之外，他需要經歷的與其他聖母別無二致。我覺得，他已經開始回應我。」

「那什麼時候開始銘刻的最終階段？」施萬虞問道。

「嗯，這個問題需要小心謹慎。妳覺得最終階段會摧毀他，當然，這也是妳的計畫。」

「盧西拉，塔拉札以這個甦亡人為中心制定的各項計畫，眾位聖母當中不乏反對的聲音，想必妳也知道。」

這是施萬虞最有力的論據，她到此時才說出口，也說明了很多事情。有些聖母深恐女修會再度造就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貝尼．潔瑟睿德內部對此事意見相當分歧。

「他是原始遺傳基因庫，不是為了成為奎薩茲．哈德拉赫而培育。」盧西拉說道。

「可是忒萊素人竄改了他的遺傳基因！」

「沒錯，這是我們的命令。他們縮短了他神經和肌肉的反應時間。」

「僅此而已？」施萬虞問道。

「細胞的研究結果妳也看過了。」盧西拉說道。

「我們如果具備了忒萊素人的那些能力，就用不著他們了。」施萬虞說，「我們就會有自己的再生箱。」

「妳覺得他們隱瞞了什麼事情。」盧西拉說道。

「他在不受我們監視的情況下，在他們手上整整待了九個月！」

「這樣的話我都聽過了。」盧西拉說道。

施萬虞無奈地舉了舉雙手：「那麼，聖母大人，我就把他交給妳了，妳想怎麼辦就怎麼辦，一切後果也由妳自己承擔。不過，無論妳怎麼跟聖殿彙報，都休想把我趕走。」

「把妳趕走？當然不會，我可不想讓妳們那派系送一個我們不熟悉的人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妳不要這麼放肆。」施萬虞說道。

「塔拉札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耍詐。」盧西拉說道。

「要是再出了一個保羅．亞崔迪，或是一個該死的暴君，那就是她塔拉札的罪過。」施萬虞說，「妳就跟她說，這話是我說的。」

盧西拉站起來：「妳可能知道，這個甦亡人需要服用多少美藍極，塔拉札讓我全權判斷，我已經開始增加他的攝入量了。」

施萬虞的雙拳重重砸在書桌上：「妳們這群混蛋！妳們會毀了所有人！」

11

忒萊素人的祕密一定在他們的精子中。測試結果證明，他們的精子細胞並不會直接將基因送入卵子，其中有些環節我們觀察不到。我們檢查的所有忒萊素人，他們都將自己內部的自我隱藏了起來。這些人類天生可以逃避伊克斯刑訊儀的探查！他們將祕密保守在最深的層次，這是他們的終極鎧甲，也是他們的終極武器。

—貝尼．潔瑟睿德分析報告，檔案部編號：BTXX441WOR



什阿娜住進祭司的聖所已過了四年，貝尼．潔瑟睿德的間諜某天早晨照例彙報了有關她的資訊，但是引起了拉科斯的聖母的特別注意。

「妳說她當時在屋頂？」拉科斯主堡的聖母指揮官塔瑪拉尼問道。

塔瑪拉尼先前曾在伽穆服務，她比大多數人都了解女修會在拉科斯的目的。間諜來報時，塔瑪拉尼正在享用澆了美藍極的柑橘蜜餞作為早餐。她接過報告，一邊用餐，一邊反覆閱讀，信使以稍息姿勢站在餐桌一旁。

「報告聖母，她當時在屋頂。」信使答道。

塔瑪拉尼抬頭瞥了信使一眼，是季普娜，拉科斯土生土長的侍祭，目前正在接受訓練，女修會準備交給她一些本地的敏感任務。塔瑪拉尼嚥下一口蜜餞，說：「『把他們帶回來！』她這樣說，一字不差？」

季普娜稍微點了點頭，她明白指揮官的疑問所在：什阿娜的命令有沒有留下回絕的餘地？

塔瑪拉尼繼續閱讀報告，一目十行，尋找敏感的信號。她很開心女修會派了季普娜來，她非常相信這個拉科斯女人的能力。季普娜五官圓潤，面部線條柔和，和拉科斯的許多祭司一樣，她頂著一頭亂髮，但是頭腦卻絲毫不亂。

季普娜說：「什阿娜當時非常不開心。因為一架撲翼機從屋頂附近

飛過，她清清楚楚看到兩個囚犯戴著鐐銬坐在機內。她知道這些人是要去沙漠裡送死。」

塔瑪拉尼放下報告，笑了出來：「所以她命令將那兩個囚犯帶到她那裡。她的措辭挺有意思。」

季普娜問道：「您是說『把他們帶回來』？這句話似乎只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命令，為什麼說有意思？」

這個侍祭說話直接，塔瑪拉尼欣賞她這一點，季普娜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了解聖母的思維和心理活動的機會。

塔瑪拉尼說：「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她的這些表現。」她彎下腰去，朗讀起報告的內容，「『你等並非奴僕之奴僕，你等乃魔鬼之奴僕。』」塔瑪拉尼抬頭看著季普娜，「這些妳都是親眼看到，親耳聽見？」

「報告聖母，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屬下想到您或許會有其他問題，於是便親自來報。」

塔瑪拉尼說：「她還是叫他魔鬼，他們肯定氣得半死！不過，暴君確實曾說：『他們將稱我為魔鬼。』」

季普娜說：「我讀過在達艾斯巴拉特發現的報告。」

「兩名犯人立刻就被送了回來？」塔瑪拉尼問道。

「報告聖母，撲翼機剛接到她的命令，沒幾分鐘就把兩個人送了回來。」

「所以他們時時刻刻都在關注她的一舉一動，這樣就好。什阿娜有沒有表現出她認識這兩個囚犯？他們有沒有交流？」

「報告聖母，我可以確定她不認識這兩個人，兩個普通的下等人而已，蓬頭垢面，穿著破爛，聞起來像是城界木屋裡的底層貧民。」

「什阿娜下令摘除兩個貧民的鐐銬，然後對他們說了一句話。她確切是怎麼說的？」

「『你們是我的子民了。』」

塔瑪拉尼說：「好極了，真是好極了。什阿娜之後命令祭司帶兩人去沐浴，給他們幾件新衣服，然後放了他們。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情？用妳自己的話告訴我。」

「她喚來杜埃克，還有三個他的隨侍議員伴隨，當時……他們算是

吵了一架。」

塔瑪拉尼說：「請進入記憶入定狀態，重新播放這段對話。」

季普娜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進入了記憶入定狀態。「什阿娜說：『我不喜歡你們把我的子民餵給魔鬼。』斯蒂羅斯議員說：『他們是獻給沙胡羅的祭品！』什阿娜憤怒地跺腳說：『是魔鬼！』杜埃克說：『行了，斯蒂羅斯，這件事情以後不要再說了。』什阿娜說：『你們什麼時候才能明白？』斯蒂羅斯剛要說話，杜埃克瞪了他一眼，說：『報告聖童，我們已經明白了。』什阿娜說：『我想──』」

「行了。」塔瑪拉尼說道。

侍祭睜開眼睛，靜待聖母吩咐。

不一會兒，塔瑪拉尼便說：「季普娜，回到什阿娜身邊。妳這次做得確實非常好。」

「謝聖母讚揚。」

塔瑪拉尼說：「那些祭司會驚慌失措。杜埃克對什阿娜有信仰，所以只要是她的希望，祭司都會奉命照辦。他們之後不會再利用沙蟲懲罰犯人了。」

季普娜說：「那兩個犯人呢？」

「嗯，妳的觀察十分敏銳。那兩個犯人會把這件事情告訴別人，事情將會失去真實的本來面目。人們會說什阿娜保護他們不受祭司戕害。」

「聖母，事情不正是這樣嗎？」

「啊，妳想想那些祭司除了將人送進蟲口，他們還有哪些招數？他們將會採取其他懲罰手段──鞭刑，或者剝奪人們的某些權利或東西。什阿娜減輕了人們對於魔鬼的恐懼，但是人們對於祭司的恐懼將會與日俱增。」

兩個月之後，塔瑪拉尼提交聖殿的報告便應驗了她的推斷。

塔瑪拉尼在報告中稱：「拉科斯的祭司目前懲罰的手段以減少配給為主，尤其是減少水資源的配給。流言已經傳到拉科斯最遙遠的角落，很快也會傳到許多其他星球。」

塔瑪拉尼仔細考慮這篇報告的意義和影響，許多聖母都會看到報告的內容，包括對塔拉札懷有二心的派系，所有聖母都能夠想像到拉科斯

必將發生的事情。什阿娜騎著一隻野生的沙蟲，從沙漠來到城前，拉科斯的許多人都已經看到了，那些祭司從一開始就不該遮遮掩掩。好奇心在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人們往往便會自行解答自己的問題，主觀臆斷常常比真相更加危險。

先前的報告提過什阿娜邀請其他孩子與她一同玩耍的事情。這些孩子虛實交錯的故事每經過一次口耳相傳，便會再遭受竄改，而且每一次改變的內容都原原本本地轉達給了聖殿。兩個犯人穿著全新的華麗服裝回到大街上，他們的說法令原本便有幾分神祕色彩的故事更加令人費解。女修會是製造神祕的高手，她們在拉科斯上擁有一股現成的能量，可以小心翼翼地放大並引導。

塔瑪拉尼在報告中稱：「我們已經在普通民眾中散播了一個『如願以償』的信念。」她重讀自己最近提交的報告時，想到了貝尼．潔瑟睿德流傳出去的那些話。

「我們等了那麼久，等的就是什阿娜。」

這句話非常簡單，傳播出去也不會遭到誇張的歪曲。

「沙胡羅的聖童來懲戒那些祭司了！」

這一句則稍微引起了一些事端，幾名祭司由於群情激憤，死在夜間的小巷。執法的祭司因此更加戒備，不出所料，他們對普通民眾行了不義之舉。

什阿娜正在和街上的一個孩子共進午餐，斯蒂羅斯卻率領七名議員祭司突然闖了進來。塔瑪拉尼認為，幾位祭司造訪什阿娜應該是杜埃克手下的議員內部騷動的結果。她預料到此事會發生，事先便已做好準備，因而拿到了整件事情的祕密錄影。所有人的話語和表情都十分清晰，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透過這些便可以清楚了解他們內心的想法。

「我們當時是要給沙胡羅獻祭！」斯蒂羅斯高聲辯解。

「杜埃克已經跟你說了，不要再跟我提這件事情。」什阿娜說道。

斯蒂羅斯一行頗為窘迫，女孩身邊的女祭司看到這個情景，面露譏笑。

「可是沙胡羅──」斯蒂羅斯剛剛張口，便被女孩厲聲打斷。

「魔鬼！」什阿娜糾正他的措辭，臉上的表情清楚顯露她內心的想法：這些祭司難道蠢到什麼都不明白嗎？

「可是我們一直以為—」

「你們以為錯了！」什阿娜跺腳說道。

斯蒂羅斯假意請教：「莫非我們需要相信分裂之神沙胡羅也是魔鬼？」

塔瑪拉尼心想：這人可真是個蠢貨，竟然能夠被一個黃毛丫頭唬住。什阿娜接下來也確實辦到了。

「大街上的那些小孩，不論是誰，只要到了會走路的年紀，都明白這個道理！」什阿娜大發雷霆。

斯蒂羅斯提了一個狡猾的問題：「您怎麼知道街上小孩的想法？」

「你懷疑我！你太邪惡了！」什阿娜斥責道。她知道這句話杜埃克會聽到，會讓這些人吃不了兜著走，所以最近時常這樣駁斥質疑她的祭司。

這個道理斯蒂羅斯再清楚不過，他兩眼低垂，身旁的什阿娜則好像向小孩子講述古老的寓言一樣，語重心長地向他解釋，寓居沙蟲體內的可以是神，可以是惡魔，也可能二者共居其中。這種事情，人類只能接受，沒有決斷的資格。

斯蒂羅斯曾將發表這種異端言論的人送入沙漠，他此時的神色彷彿在說：只有拉科斯社會最底層的渣滓才會產生這種荒誕不經的觀念。可是現在！杜埃克竟然執意認為什阿娜說的是福音真理！他竟然要因為這些異說而與杜埃克較勁！貝尼．潔瑟睿德將他的面部表情細緻入微地錄了下來。

塔瑪拉尼看著全息影像，心想目前的局面正合女修會的心意，她向聖殿彙報了這件事。疑慮折磨著斯蒂羅斯的內心，所有人都在懷疑，只有普通民眾對什阿娜的虔誠不摻雜任何疑心。杜埃克身邊的間諜說，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當初應不應該將歷史學家兼演說家德羅曼德送入蟲口。

「德羅曼德質疑她，是不是有他的道理？」杜埃克問了身邊的人。

「毫無道理！」阿諛奉承者紛紛說道。

他們又能怎麼說呢？大祭司在這種事情上的判斷絕對不會有錯，神不會讓他犯錯。不過，不難看出什阿娜把杜埃克搞得困惑不已，她的說法讓過去多位大祭司的判斷和決定付諸東流，各方各面的教義均需要重

新闡釋。

斯蒂羅斯每天都會質問杜埃克：「這個女孩，我們到底知道她的什麼底細？」

對於這類爭論，塔瑪拉尼掌握了相關的所有報告。斯蒂羅斯和杜埃克經常爭論到深夜，兩個人（他們以為沒有其他人）在杜埃克的住處，舒舒服服地坐在稀有的藍色犬椅上，手邊放著澆了美藍極的蜜餞。塔瑪拉尼在全息影像中看到，兩人頭頂飄著一盞黃色的懸浮燈球，亮度已經調暗，以便疲勞的眼睛得到放鬆。

斯蒂羅斯說：「或許第一次把她和沙錘一塊留在沙漠裡的時候，算不上什麼好的測試方法。」

這句話非常奸詐，很多人都知道杜埃克心思並非十分複雜，算不上老謀深算。「不算好的測試方法？這話是什麼意思？」

「神或許希望我們再進行一些其他的測試。」

「她在沙漠裡和神交談了那麼多次！你明明已經親眼看到了！」

「我是看到了！」斯蒂羅斯高興得險些跳了起來，可以看出，杜埃克的話正中他的下懷，「她既然可以毫髮無傷地面對神，說不定可以把方法告訴其他人。」

「我們每次提到這件事情，她都大為光火，這你也知道。」

「說不定是我們的方法不對。」

「斯蒂羅斯，假如這個孩子說得沒錯呢？要知道，我們供奉的就是『分裂』之神。這件事情我最近仔細想了很長時間，神為什麼分裂？這難道不是神的終極測試？」

從斯蒂羅斯的表情可以看出，與他為伍的祭司擔心的正是杜埃克會陷入這樣的思考模式。他想改變大祭司思考的方向，但是杜埃克絲毫不為所動，一頭栽進了形而上學。

杜埃克說：「這就是終極測試，發現邪惡的良善之處，發現良善的邪惡所在。」

斯蒂羅斯的神情只能用「驚慌失措」來形容。杜埃克是神前至尊的受膏者，這件事情任何祭司都不得懷疑！倘若杜埃克對外公布了他想出的結論，將會撼動祭司權威的基石！可以看出，斯蒂羅斯正在思考是不是該將大祭司送入蟲口。

斯蒂羅斯說：「大祭司才識深廣，在下絕無爭辯之意。不過，在下想出了一個方法，或許可以消除許多疑慮。」

「但說無妨。」杜埃克說道。

「可以給她的衣服裝上一些不起眼的設備，這樣我們或許便可以聽到她和──」

「你以為神不會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嗎？」

「在下絕無此意！」

「我不會派人帶她去沙漠。」杜埃克說道。

「如果是她自己要去呢？」斯蒂羅斯擺出了自己最諂媚的面孔，「她之前很多次不都是這樣嗎。」

「可是最近都沒去過，她似乎不用向神請示了。」

「我們難道不能提個建議？」斯蒂羅斯問道。

「比如說？」

「『什阿娜，妳什麼時候會再去見你的聖父？妳不想他嗎？』」

「聽起來不像提議，倒像是試探。」

「我只是說──」

「聖童不是傻子！斯蒂羅斯，這個孩子可以與神交流。我們這樣妄加揣測，神或許會降下天譴。」

「神派她來，難道不是讓我們研究的嗎？」斯蒂羅斯問道。

這句話太過類似德羅曼德的歪理邪說，杜埃克十分反感，他狠狠地瞪了斯蒂羅斯一眼。

斯蒂羅斯說：「我的意思是，神肯定希望我們從她的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這句話杜埃克自己說過很多遍，今天第一次發現它竟然與德羅曼德的話出奇地相似。

杜埃克說：「絕對不可以試探她，也不可以測試她。」

「我對天發誓！」斯蒂羅斯說，「絕對萬分小心，絕不冒犯神威。無論從聖童那裡學到了什麼，我都會立即向您彙報。」

杜埃克只是點了點頭。要確定斯蒂羅斯說的是實話，杜埃克有自己的一套辦法。

此後，每次狡猾的試探和測試，塔瑪拉尼和她的下屬都迅速彙報給

了聖殿。

塔瑪拉尼在報告中稱：「什阿娜好像有心事。」

對於拉科斯和聖殿的聖母而言，什阿娜的心事非常明白。這些祭司很早之前便已推斷出了什阿娜的出身，斯蒂羅斯一次次打探她的口風，讓這個孩子心生思鄉之情。什阿娜很聰明，面對這些問題，她什麼都不說，但是明顯可以看出，她懷念自己在拓荒者村莊的日子。儘管環境險惡，每天擔驚受怕，但是她當時顯然非常幸福。她不會忘記從前的歡聲笑語、在沙地裡插杆看天氣、在村莊木屋的牆縫裡抓蠍子，還有在沙丘上用鼻子找香料的生活。女修會已經大概猜出什阿娜從前居住的村莊在什麼位置，因為那一片區域她去了很多次，她們也大概猜出了村莊消失的原因。什阿娜房間的牆上貼著杜埃克的幾張舊地圖，有一張她經常看得出神。

不出塔瑪拉尼所料，一天早晨，什阿娜將手指戳在那幅地圖上，指尖的位置正是她經常去的那片沙地。什阿娜對她的侍從說：「我要去這裡。」

於是，那些女祭司便叫來了一架撲翼機。

男祭司坐在懸浮在空中的撲翼機裡，聚精會神地偷聽，什阿娜再一次在沙地中面對她的剋星。塔瑪拉尼和議事聖母調準了祭司的收聽頻率，同樣聚精會神地關注現場情況。

什阿娜命令祭司將她放在這裡，放眼望去，四處盡是沙丘，全然看不到村莊的痕跡。這次，她用了沙錘。這也是斯蒂羅斯狡獪的建議，他還仔細向她講解該如何使用這個古老的器具召喚分裂之神。

來了一隻蟲子。

塔瑪拉尼看著自己的轉播投影，覺得這隻蟲子體形並不龐大，體長目測大約五十公尺。什阿娜距離張開的口器只有大約三公尺，觀察她的人都能清楚聽見沙蟲體內火焰升騰的聲音。

「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什阿娜質問道。

沙蟲熾熱的氣息撲面而來，但是她並沒有退縮。巨獸身下的沙地嘩啦作響，而她卻置若罔聞。

「快說！」什阿娜語氣強硬。

沙蟲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但是什阿娜卻歪著頭，好像在聽牠說話。

「那就回去吧。」什阿娜說道，她揮了揮手，示意沙蟲離開。

蟲子順從地向後退，然後便鑽回沙地之中。

這一次對話並沒有很多交流，但是卻令男祭司爭論了很多天，女修會則透過間諜竊喜地監視著他們的情況。他們不能直接詢問什阿娜，否則竊聽就敗露了。她也仍然和以前一樣，拒絕討論關於前往沙漠的任何事情。

斯蒂羅斯依然狡猾地試探，結果完全如女修會所料。在某些日子，什阿娜醒來之後，便會毫無預兆地說：「今天我要到沙漠裡去。」

她有時候用沙錘，有時候則跳舞，沙蟲便會從欽恩城或人類居住地視野之外的沙地來到她的眼前。什阿娜單獨站在蟲子前面，對牠說話，其他人則聚精會神地聽她說的每一句話。一份又一份錄影經過塔瑪拉尼的手，交給了聖殿，她發現這些錄影頗有意思。

「我應該恨你才對！」

這將會在那些男祭司之間掀起多激烈的軒然大波！杜埃克希望舉辦一次公開討論：「我們所有人是否都應該憎恨分裂之神，同時愛戴祂？」

斯蒂羅斯表示神的意願尚不明確，勉強阻止了杜埃克的提議。

什阿娜曾經問過一隻巨大的沙蟲：「可以再讓我騎你一次嗎？」

她走了過去，沙蟲卻向後退了退，不讓她上去。

還有一次，她問沙蟲：「我必須和這些祭司待在一起嗎？」

除此之外，她還問了這隻沙蟲很多其他的問題，例如：

「你把人們吃下去之後，他們都去哪裡了？」

「大家為什麼不跟我說實話？」

「我應不應該懲罰那些壞蛋祭司？」

塔瑪拉尼聽到最後一個問題笑了出來，她知道這個問題會在杜埃克手下那群人之間造成巨大的風波，她的間諜很快便如實彙報了祭司的憤慨。

「祂怎麼回答她的？」杜埃克問道，「有人聽到了神的聲音嗎？」

一名議員壯著膽子說：「祂或許直接將回覆傳到了她的心裡。」

議員的話音未落，杜埃克就搶過了話頭：「就這麼決定了！我們必須直接問她神吩咐了她什麼事情。」

什阿娜拒絕參與這些討論。

塔瑪拉尼在報告中稱：「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斯蒂羅斯雖然依然時常慫恿，但是她現在不怎麼前往沙漠了。這件事情的吸引力已經逐漸變弱，我們之前或許也已經料到了，恐懼和欣喜的效果只能持續這麼久。不過，她學會了一個有效的命令：『走開！』」

女修會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進展。既然分裂之神都服從她的命令，也就沒有祭司膽敢質疑她下達這命令的權力了。

塔瑪拉尼在報告中稱：「那些祭司正在沙漠中修建高樓。什阿娜再次走入沙漠的時候，他們希望能夠在更加安全的地方觀察她。」

女修會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她們甚至動用了一些手段，加快這些工程的進度。每一座高塔均設有捕風器，配有維修人員，建有水障、花園以及其他文明設施。一座座高樓都是一個個小型社會，拉科斯的人居區域隨之延伸至沙蟲的領地。

拉科斯不再需要拓荒者村莊，而這項發展的功勞歸於什阿娜。

普通民眾說：「她是我們的祭司。」

杜埃克和他的眾位議員百思不得其解：魔鬼和沙胡羅共存一體？斯蒂羅斯每天惶惶不可終日，唯恐杜埃克將這個事實公之於眾。斯蒂羅斯提議將杜埃克送入蟲口，但是最終被自己的顧問群否決了。他還曾暗示祭司什阿娜可以在事故中意外喪命，所有顧問聽到之後統統大驚失色，他自己也覺得此舉風險過大。

他說：「即便我們拔掉了這根眼中釘，神可能還會派來另一個更加棘手的使者。」然後，他告誡眾人：「古籍上說，將會有一個孩童來領導我們。」

斯蒂羅斯過去一直認為什阿娜不過是肉體凡胎，最近才開始將她視為非凡之人，而跟他有同樣想法的人早就累積了不少。什阿娜身邊的那些人，包括卡妮亞在內，看得出來，都已經愛上了這個女孩。她是這麼直率，這麼聰慧，又這麼敏感。

很多人發現，連杜埃克對什阿娜的好感也日漸增加。

任何人如果受到了這種力量影響，女修會都能立刻發現。這種效應自古便有，貝尼．潔瑟睿德知道其名稱：擴大崇拜。塔瑪拉尼在報告中稱，拉科斯各地的人們不再向魔鬼或沙胡羅祈禱，他們已經紛紛轉向了

什阿娜，整個星球出現了重大變化。

塔瑪拉尼在報告中稱：「他們明白，什阿娜會替弱勢人群說話。這個局面我們非常熟悉，一切都在計畫之中。那個甦亡人什麼時候過來？」

12

氣球的表面總是大過這個鬼東西的中心！這才是大離散真正的意義！

—伊克斯人提議在散失之人中間安插新的調查探測器時，貝尼．潔瑟睿德如是說



女修會的快速駁艦將邁爾斯．特格送到了環繞伽穆飛行的宇航公會交通飛船。他不喜歡這個時候離開主堡，但是手頭需要處理的這件事顯然相當要緊。另外，他憑直覺判斷此行不妙。憑藉自己三百多年的人生經驗，特格已學會要相信自己的直覺。他感覺伽穆有些事不大對勁。每一次巡邏，每一份遙感報告，還有派特林在城裡安插的間諜彙報的情況，所有事情都讓他愈發不安。

特格憑藉自己晶算師的能力，察覺到了主堡內外的勢力變動，由他看顧的那個甦亡人正身處險境。然而，塔拉札卻在此時命令他登上公會交通飛船述職，同時做好動手的準備，文件上面的加密識別碼也證實這項命令確實是由塔拉札親自下達。

駁艦剛剛起飛，特格便進入了備戰狀態。他已經做好了各項準備，也向盧西拉發出了警報。他對盧西拉很放心，但施萬虞就沒那麼簡單了。他確實想和塔拉札商討一下，爭取在伽穆主堡執行幾項必要的調整。不過，他首先要打贏眼前的這場戰役，他毫不懷疑自己即將進入戰場。

駁艦飛入降落平臺，特格透過左舷看到交通飛船的船身暗處畫著宇航公會的繭型紋飾，裡面刻有巨大的伊克斯人標誌。宇航公會在這艘飛船上採用伊克斯技術，用機器取代了傳統的宇航員。交通飛船上會有維護設備的伊克斯技工，還會有一名真正的公會宇航員。即使宇航公會從未學會全心信任機器，他們仍開著這些改裝過的飛船到處巡行，想傳達

給忒萊素人和拉科斯人一項資訊，飛船外側那個巨大的伊克斯標誌也蘊含同樣寓意：

「看吧，你們的美藍極並不是我們不可缺少的資源！」

駁艦固定在了飛船的對接抓鉤上，特格感覺到輕微的晃動，深吸了一口氣，穩定了一下自己的狀態。他的內心和以往臨上戰場的狀態一樣：摒棄所有虛妄的幻想，任務已經失敗了，談判失敗了，所以現在需要浴血奮戰……除非他有其他的辦法壓制對方。當今世界，戰鬥往往已經變成了小規模的對抗，不過依然需要有人付出生命的代價，這代表了一種更為持久的失敗。我們如果不能和平地解決分歧，便愧為人類。

一名侍從請特格隨他前往塔拉札等候的地方，這個人的說話方式明顯帶有伊克斯特徵。他們經過了一條條走廊和氣動管道，特格一直在尋找危險的跡象，希望證實統御大聖母傳給他的訊息中暗藏的警告。然而，一切似乎都十分安詳又平常，侍從對他也是畢恭畢敬。侍從說：「我之前是安狄奧餘的第列格軍指揮官。」他說的那次衝突險些爆發戰爭，最終是特格壓制了對方。

他們在一條普通的走廊裡停了下來，牆面上是一扇普普通通的橢圓形艙門。特格走進門內，才看到裡面是一間牆面潔白的房間，布置頗為舒適──幾把躺椅，幾張矮邊桌，燈球也調成了黃色的護眼光。艙門「咚」的一聲合上了，將他的嚮導留在了走廊裡。

一名貝尼．潔瑟睿德的侍祭掀起了特格右側細若蛛絲的垂簾，簾後藏了一條通道。她向他點了點頭，有人已經看到他了，塔拉札必然會收到通知。

特格的小腿有些顫抖，但是他克制住了。

要動手嗎？

他沒有誤解塔拉札祕藏的警告。他不知道他的準備是否足以應對現場的局勢。左手邊有一把黑色的躺椅，椅子前面是一張長桌，桌子另一頭還有一把椅子。特格走到房間的這一側，背靠牆面，靜靜等待。他看到自己的靴尖還沾著伽穆的棕色塵土。

房間裡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用力地聞了聞，謝爾！塔拉札和她的人馬是否特意提防伊克斯的刑訊儀？特格登上駁艦之前便服用了自己平常就在吃的謝爾膠囊，他的頭腦裡有太多或許對敵人有利的知識。塔拉

札在自己的房間裡留下謝爾的氣味，還有另一層用意──她雖然不能阻止某些人在一旁觀察，但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向他們表態。

塔拉札從垂簾後面走了進來，她看來面帶倦色，引起了他的注意，因為除非即將倒下，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隨時都可以掩藏自己的疲倦。她真的筋疲力盡了嗎？還是在佯裝倦態，迷惑暗中監視他們的人？

塔拉札剛走進房間，便停下腳步，端詳了特格一番，她感覺霸夏似乎比上次蒼老了許多。伽穆的任務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跡，但是這讓她非常欣慰──這表明特格確實在履行他的責任。

「邁爾斯，你這麼快就趕過來了，我很滿意。」她說道。

滿意！這是他們事先約定的暗號，塔拉札一旦說了這個詞，就表示危險的敵人正在祕密監視他們。

特格點了點頭，他的視線移向塔拉札進來時穿過的那個垂簾。

塔拉札露出微笑向前走，她沒有在特格的身上發現服用美藍極的跡象。特格年事已高，人們常常懷疑他為了防止寶刀老去，或許服用了美藍極。有些人即便身心極為強大，當他們預感自己人生即將結束，也會不惜以成癮為代價，依賴美藍極增強自己的精力，然而在特格身上卻完全看不出這樣的跡象。特格穿著他從前的大霸夏軍裝，但是摘掉了肩膀和衣領上的金質星徽，塔拉札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我還記得，當年為您效勞的時候，我是如何拚搏才得到這身裝束。這一次，我也沒有辜負您的期望。」

特格注視著她，目光冷靜，不露一點聲色。他整個人似乎完全波瀾不驚，但是塔拉札知道，他的內心此時一定洶湧澎湃，他在等待她的信號。

她說：「時機成熟之後，必須第一時間喚醒我們的甦亡人。」特格剛要說話，她便揮了揮手，示意他不要出聲，「盧西拉的報告我都看了，我知道他還太小。可是，箭已經搭在了弦上，不得不發。」

他發現這些話是她為監視的人準備的煙幕彈，他們會相信她的話嗎？

「我現在命令你喚醒他的原始記憶。」說著，她的左手腕一動，這是他們表示「肯定」的暗號。

果然不出他所料！特格瞥了一眼那塊垂簾，是誰在簾子後面竊聽？

他動用了自己晶算師的能力，思考這個問題。雖然仍然有些資訊沒到位，但只要掌握了所需的資訊，晶算師依然可以了解大致的事態。有時他只需極其模糊的輪廓，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大致情況，然後就能逐步填入缺失的部分，最終形成完整的認知。晶算師或許希望直接獲得他們需要的所有資料，但是鮮有機會如願以償，不過他經過了相關訓練，可以察覺到大概的模式，發現各個部分之間的聯繫，從而形成宏觀的認識。特格同時也提醒自己，他過去所接受的一些訓練歸根結柢是軍事訓練：你訓練新兵去使用武器，是為了讓他學會正確的瞄準方式。

他就是塔拉札的武器，她正在將他瞄向敵人，他對於當前處境的判斷得到了她的確認。

她說：「在你喚醒我們甦亡人的記憶之前，有人會不惜一切代價奪取他的性命或者將他劫走。」

他明白這個語氣是什麼意思，她正在透過冷靜的分析向晶算師提供資料。如此看來，她看出了他正處在晶算師模式。

晶算師的搜索機制正在腦中不停運轉，尋找符合當前情況的模式。第一，女修會制訂了一個事關這個甦亡人的計畫，雖然他不了解具體的內容，但是知道拉科斯上有個年幼的女性，據說可以控制沙蟲，她是女修會這項計畫的中心。第二，艾德侯的甦亡人：頗具人格魅力，而且由於他具備某種特質，暴君和忒萊素人反覆創造他很多次，多到數也數不清，數量加起來恐怕有滿滿一艘飛船那麼多！這個甦亡人到底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暴君為何不厭其煩地令他起死回生？第三，忒萊素人：數千年間，他們利用再生箱培養了一個又一個鄧肯．艾德侯甦亡人，暴君去世之後，他們也沒有停手。忒萊素人將這系列的甦亡人賣給了女修會十二次，女修會每次支付的都是她們珍貴的財產，也是最強勢的貨幣──美藍極。忒萊素人可以大量生產美藍極，為什麼他們還接受女修會支付的這些香料？道理很簡單──他們希望以此耗竭女修會的存貨，這是貪欲的一種特殊形式。忒萊素人想透過買賣的方式奪得霸權，他們費盡心機，原來是為了爭權奪勢！

特格將注意力轉到了靜靜等待的大聖母身上，說道：「忒萊素人殺了我們的那些甦亡人，目的是控制我們行動的時機。」

塔拉札點了點頭，但是沒有說話。可見事情並非這麼簡單，他再一

次進入了晶算師模式。

對於忒萊素人而言，貝尼．潔瑟睿德是一個價值巨大的美藍極市場。雖然因為拉科斯星球也會慢慢地產出少量香料，他們無法壟斷，但是這個市場價值巨大，相當大。忒萊素人無緣無故得罪一個價值巨大的市場，這種做法未免不合常理。莫非他們找到了價值更大的市場？

還有誰能從貝尼．潔瑟睿德的活動中分得一杯羹？伊克斯人，毫無疑問。可是，伊克斯人自己並不需要美藍極，他們能夠出現在這艘飛船上，即證明他們與此事無關。魚言士現在已經和伊克斯人聯合，因此搜索也可以排除魚言士。

這個宇宙中到底哪個或哪些強大的勢力擁有……

想到這裡，特格的思考突然停住了，好像撲翼機踩住了俯衝制動器一樣，他的大腦自由地飄浮著，而他則在翻尋其他的思路。

不在這個宇宙中。

模式逐漸浮現了出來，財富。經過他的晶算師計算，特格看到了伽穆全新的作用。很久以前，伽穆星球的資源便被哈肯能氏族開採殆盡，只留下了一具傷痕累累的屍骸，而後有幸被丹星人恢復了原貌。不過，伽穆一度失去了希望。沒有了希望，又何談夢想。在這個髒爛不堪的地方，最為基礎的實用主義占據了住民的思想，一切只要有用就行。

財富。

第一次考察伽穆的時候，他就注意到這裡的金融機構數量眾多，一些甚至標有「不受貝尼．潔瑟睿德干涉」的字樣。伽穆可以充當支點，供人支配巨額財富。他想起了一家銀行，他曾經前往此處探查是否能當作緊急聯絡點使用。當時他立刻就意識到，這個地方開展的不僅是伽穆星球上的金融業務，這裡是銀行的銀行。

這筆財富超出了尋常的意義。

特格大腦中還沒有開始建立最佳範式，但是他已經得到了足夠的資料，可以進行一次測試推演。不屬於這個宇宙的財富；來自大離散的人類。

晶算師彙整資料與推演的整個過程只花了幾秒的時間。特格的思緒抵達測試點後，便放鬆肌肉和神經，瞥了一眼塔拉札，然後走到垂簾前。他看到塔拉札並沒有給出任何警示，便猛地掀開簾子，眼前赫然出

現一個身高與自己相仿的男子，身著軍裝，肩章飾有兩杆交叉的長矛。男人相貌粗獷，下巴寬大，眼睛呈綠色，神色訝異，但亦不失警覺，一隻手放上鼓起的口袋，裡面顯然是一件武器。

特格向他笑了笑，放下垂簾，回到塔拉札旁邊。

「監視我們的是散失之人。」他說道。

塔拉札放鬆了下來，特格方才的表現令人嘆為觀止。

垂簾被推向一邊，人高馬大的陌生人走了進來，停在距離特格兩步的地方，面有慍色。

「我明明警告過您，讓您不要告訴他！」男人的嗓音沙啞又低沉，特格從未聽過這種口音。

「我事先也告誡過你，不要小看這位晶算師霸夏。」塔拉札說道，臉上掠過一絲厭惡。

男人收斂了許多，臉上露出了一種微妙的恐懼：「尊母，我——」

「你叫我什麼？再叫一遍試試！」塔拉札身體緊繃，擺出預備格鬥的動作，特格還是第一次看到她這副模樣。

男人略微垂下頭：「這位夫人，這裡的事情可不是您說了算。您別忘了，我奉命——」

特格聽得煩了，說道：「有我在，這裡的事情她就能說了算。來這裡之前，我啟動了一些保護措施。這……」男人的臉上出現警惕的神情，特格掃了一眼四周，然後注意力回到了他的身上，「不是一艘無現星艦，我們有兩個無現星艦監控站現在已經將你鎖定在了視野之中。」

「你們休想活著離開！」男人怒吼一聲。

特格和善地笑了笑：「所有人都會死在這艘飛船上。」他咬緊下顎輸入定經信號，啟動了顱內微小的脈搏計時器，他的視覺中心出現了倒數計時的圖像信號，「你沒有多少考慮的時間。」

「告訴他你怎麼知道要做這些準備。」塔拉札說道。

「大聖母和我可以透過專門的私密方式交流。」特格說道，「不過，她根本不需要發出警報，她的召集令就已經完全能夠說明事態的嚴重性。大聖母在這個時候登上宇航公會的交通飛船？不可能的事情！」

「看來我們遇到僵局了。」男人咆哮道。

特格說道：「或許如此，不過，無論公會還是伊克斯人都不願意看

到我親手訓練的學生率領貝尼．潔瑟睿德發起全面進攻，我說的是伯茲馬利霸夏。你的後援保障已經蕩然無存。」

塔拉札說道：「我並沒有跟他說過這些事。你剛才見識了晶算師霸夏的實力，我想你們的宇宙中很難有人能夠與他相提並論。想跟伯茲馬利作對的話，建議你再考慮考慮，畢竟他是這位晶算師訓練出來的軍官。」

男子的視線從塔拉札移到特格身上，然後又轉回塔拉札身上。

特格說道：「現在並非沒有辦法，我有一個建議。塔拉札大聖母和她的隨行人員與我一同離開這裡。你必須立刻決定，時間已經所剩無幾。」

「虛張聲勢。」這句話並沒有什麼底氣。

特格面向塔拉札深深鞠躬：「大聖母在上，為您效勞是我的榮耀。與您就此別過。」

塔拉札說道：「或許死亡也不會讓我們分離。」這是聖母與聖母告別的傳統方式。

「快滾！」相貌粗獷的男子衝到靠近走廊的艙門旁邊，一把拉開了艙門，門口的兩位伊克斯護衛大驚失色。他聲音嘶啞，命令二人：「把他們帶回駁艦。」

特格從容不迫地說道：「大聖母，請召集您的隨從。」然後對艙門旁的男人說，「優秀的軍人不會像你這樣惜命，我手下的人都絕對不會這麼貪生怕死。」

男子惱羞成怒：「這艘飛船上有真正的尊母，我誓死保護她們。」

特格撇了撇嘴，轉身看到塔拉札從隔壁房間領出了兩位聖母和四名侍祭。特格認出了一位聖母：達爾維．歐德雷迪。他之前只遠遠地看到過她，鵝蛋臉和甜美的雙眼如此迷人，像極了盧西拉。

「我們有時間互相介紹一下嗎？」塔拉札問。

「報告大聖母，當然有時間。」

塔拉札向他介紹各位女性時，他都點了點頭，並一一握手。

離開之前，特格轉向身穿軍裝的陌生男子說道：「我們要始終關注細節，不然便愧為人類。」

他們登上了駁艦，塔拉札坐在特格旁邊，其他聖母和侍祭則坐在附

近，這時特格才提出了最關鍵的問題。

「他們是怎麼綁架妳們的？」

駁艦正在高速飛向伽穆，特格在眼前的螢幕裡看到，刻有伊克斯標誌的交通飛船按照他的指令，仍然繞軌道飛行，待他們安全進入星球防禦系統才會執行下一步指令。

塔拉札還沒來得及回答，歐德雷迪便側過身子，從走道那邊探了過來，說道：「大聖母，我已經撤銷了霸夏摧毀公會飛船的命令。」

特格迅速轉頭，怒目而視，對歐德雷迪說道：「他們綁架了你們，而且……妳怎麼知道我—」

「邁爾斯！」

塔拉札一句斥責打斷了特格，他笑了笑，滿臉歉意。沒錯，她非常了解他，程度近乎他對自己的了解……有些方面甚至超過他對自己的認識。

塔拉札說道：「不是他們抓到我們，是我們故意讓他們抓。當時，我假裝護送達爾前往拉科斯。我們在交叉點[10]下了無現星艦，向公會要了最快的交通飛船。我議會的所有成員，包括伯茲馬利，都認為這些散失之人會劫下交通飛船，把我們帶到你這裡，以此獲得甦亡人計畫的所有資訊。」

特格目瞪口呆，她竟然冒這麼大的風險！

塔拉札說：「我們知道你會前來救援。伯茲馬利在一旁待命，如果你失敗，他就會立即出手。」

特格說：「你們放過的那艘公會飛船，將會召集援兵，攻擊我們的—」

「他們不會攻擊伽穆。」塔拉札說道，「這裡聚集了大離散的眾多勢力，他們不敢得罪這麼多人。」

「我看您倒是十分放心，我要是也能這樣放心就好了。」特格說道。

「邁爾斯，大可不必擔心。不摧毀那艘飛船還有其他的原因。有人已經發現伊克斯和公會選邊站，這樣會耽誤買賣，但他們又需要想方設法保住所有買賣。」

「除非他們現在有了更要緊的客戶！除非這些客戶能提供更大的利

潤！」

「哎，邁爾斯，」她像是喃喃自語，「時至今日，緩和事態，達成平衡，才是我們貝尼．潔瑟睿德真正在做的事情，這你也知道。」

特格認可這個說法，但是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詞上「……時至今日……」這四個字讓人產生一種臨終遺言的感覺。他剛要發問，塔拉札便繼續說道：

「無論局勢如何令人激憤，我們依然喜歡在戰場外面處理。能夠秉持這種態度，不得不說，我們需要感謝暴君。邁爾斯，你應該從來沒想過自己是暴君訓練出來的產品，但是事實確實如此。」

特格接受了這個說法，但是默不作聲。這是整個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因數，任何晶算師都會遇到這個資料。

「邁爾斯，你的這種特質，正是我們當初找上你的原因。」塔拉札說道，「有的時候，你確實很讓人懊惱，但是我們就是要這樣的你。」

特格注意到塔拉札微妙的語氣和動作，發現她並不只是在跟他說話，也在跟她的隨從說話。

「邁爾斯，你有沒有想過，聽你同樣努力地論證一件事情的正反兩面，這有多麼令人抓狂？但是你平易近人，和藹可親，這也是你的有力武器。有些敵人看到你那麼平易和善，完全想像不出會有與你正面交鋒的時候，於是事到臨頭便會把他們嚇得不知所措。」

特格勉強笑笑，瞄了一眼坐在走道對面的那些女人。塔拉札為什麼要跟這些人說這種話？達爾維．歐德雷迪頭向後仰，雙眼閉起，似乎正在休息；其他幾個人正在自顧自地閒聊。然而，特格知道這些並不能說明問題，貝尼．潔瑟睿德的成員之中，即便是侍祭也可以同時進行多線思考。他的注意力回到塔拉札身上。

「你確實可以從敵人的角度看待問題。」塔拉札說道，「這是我這番話的意思。當然，當你進入那種心智框架的時候，你的眼裡就沒有了敵人。」

「我絕對不會敵我不分！」

「邁爾斯，不要誤解我的話，我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你的忠誠。不過，有些東西，我們只有藉由你才能發現，這其中的原因著實匪夷所思。有些時候，你就是我們的眼睛。」

特格看到達爾維．歐德雷迪已經睜開了眼睛，正看著自己。這個女人著實動人，相貌令人心旌搖曳。她和盧西拉一樣，也讓他想起了一位故人。特格剛要開始回憶過去，便被塔拉札打斷了思緒。

「面對針鋒相對的兩股力量，這個甦亡人是否有能力加以平衡？」她問道。

特格說：「他有機會成為晶算師。」

「邁爾斯，他在某一世曾經當過晶算師。」

「您真的希望他年紀這麼小就喚醒原始的記憶嗎？

「邁爾斯，我們別無選擇，現在已是事關存亡的時刻。」

10

交叉點：一般指宇航公會執行運輸任務時會用到的行星或天體。也可特別指稱宇航公會根據地所在的星球，設有公會銀行與唯一一間宇航學校。—編注

13

鉅貿聯會的失敗之處？道理很簡單──龐大的商業勢力虎視眈眈地守在他們活動範圍的邊緣，等待合適的時機將他們一舉吞下，好像豬蝓吞食垃圾一樣，而他們對此卻毫無察覺。這是大離散真正的威脅，對於他們來說如此，對我們所有人亦然。

──貝尼．潔瑟睿德議會筆記，檔案部編號：SXX90CH



歐德雷迪僅將一部分精力用於關注特格和塔拉札之間的對話。他們乘坐的駁艦較小，客艙頗為擁擠。這艘飛船需要借助大氣阻力減緩下落速度，她知道這一點，也做好了面對劇烈震盪的準備。這類飛行器上，飛行員會盡量少用懸浮裝置以節約能源。

每到這種時候，她就會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時間緊迫，一種特殊的計時方法驅使她不斷向前。離開聖殿之前，她看了一眼月曆，感受到時間一如既往鍥而不捨地前進，也感受到了時間有力的語言：秒、分、時、日、週、月、年……準確來說，應該是標準年。「鍥而不捨」這個詞仍不足以概括，「不可侵犯」更加合適。傳統，絕對不可違抗。這些比喻深深植根於她的大腦之中，有些星球雖然已經摒棄了人類原始的計時方式，但是遠古而來的時間依然在這些地方洶湧流淌。一週七日，七啊！這個數字至今依然具有巨大的力量，巨大的神祕力量，《奧蘭治合一聖書》將其奉為神聖之數。上帝六日之內創造了一個世界，「第七日便安息」。

歐德雷迪心想：就應該這樣！我們耗費了巨大的精力之後，都應該好好休息。

歐德雷迪的頭微微轉向走道對面，看著特格。他不知道她擁有多少關於他的記憶。她可以明確地看到歲月在這張堅毅的臉上留下了怎樣的印記，也看得出來教導那個甦亡人消耗了他太多精力。伽穆主堡的這個

孩子肯定像海綿一樣，可以吸收自己身邊所有的一切。

邁爾斯．特格，你可知道我們在怎樣利用你？她的心中不禁產生疑問。

這個想法使她意志消沉，但是她彷彿懷著叛逆的心情，故意將它留在自己的腦中。這個老頭多麼容易讓人喜愛啊！當然不是伴侶之間的愛……但也是另一種愛。她能夠感覺到那種連結帶來的觸動，憑藉自己敏銳的貝尼．潔瑟睿德技能，也意識到那種連結的存在。愛，令人憎惡，令人消沉。

歐德雷迪第一次奉命引誘育種對象的時候，曾經感受到過這種觸動，這是一種奇怪的感官經歷。貝尼．潔瑟睿德多年的訓練已經讓她開始警惕這種感覺。在那之前，她的監管者們從未讓她享受過那種奢侈而又心安理得的溫暖，她後來也明白了她們的良苦用心。然而，她還是等到了那一天，受育種女修派遣，奉命接近一名男性，讓他進入自己的身體。她能夠想起所有現實客觀的資料，即使她容許自己有快感，她依然在觀察交配對象的快感。畢竟，她的身心都已細緻入微地調整成適合育種訓練，其間所接觸的男性教官也經過了育種女修精挑細選。

歐德雷迪嘆了一口氣，視線離開特格，閉上眼睛陷入回憶。男性教官從來不會表現出他們沉湎於自己與學生的感情之中，這是貝尼．潔瑟睿德性教育不可避免的問題。

第一次引誘任務，兩人共同達到了高潮，酥軟的歡愉令她手足無措，這種雙方依存、融合的感覺在人類誕生之初便已出現……甚至更早！這種感覺十分強烈，可以讓人幾乎喪失理智。男伴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甜蜜地吻了她一番，他放下了一切戒備，全無顧忌地將自己展現在她的眼前，暴露出自己所有的弱點。沒有哪個男性教官做過這樣的事情！她奮力回想貝尼．潔瑟睿德的教誨，她從男人的臉上看到他的本質，也在內心的最深處感受到了那種本質。在短暫的瞬間中，她也作出了同等的回應，感受到了全新高度的快感，所有教員都未曾告訴她人類可以獲得這樣的體驗。在這一瞬間，她明白了潔西嘉女士和其他某些貝尼．潔瑟睿德女修失敗的原因。

這就是愛的感覺！

這種強烈的感覺令她心生恐懼（育種女修事先便料到了她的這種反

應），她恢復了貝尼．潔瑟睿德謹慎的訓練狀態，自然的表情僅僅是曇花一現，臉上很快便戴上了歡愛的面具。歐德雷迪運用精心設計的方式愛撫男子，相較自然的愛撫，這種方式難度更高，但是效果也更加顯著。

男子的反應一如預料中那般愚蠢。將他視為蠢人，歐德雷迪才不會心生愛意，有助於任務完成。

第二次引誘沒有第一次那麼困難，但是她依然能夠回想起第一次的特徵，不過有時只會麻木地驚嘆。有時他的面孔會無緣無故出現在她的腦海之中，她也能夠立刻認出這張臉的主人。

她的其他育種對象則在她記憶裡留下了不一樣的標記，她必須主動在過往的記憶中尋找，才能看到他們的面孔。他們留下的感官紀錄沒有那麼深刻，然而第一次的紀錄卻讓她難以忘懷！

這就是愛情的危險之處。

數千年來，愛情這股隱藏的力量已經給貝尼．潔瑟睿德帶來了諸多麻煩。例如潔西嘉女士和她對公爵的愛，此類人、事不一而足。愛情令人盲目，愛情令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忘卻自己的責任。除非不會阻礙貝尼．潔瑟睿德的活動，也不會造成明顯、直接的影響，或者是為了開展貝尼．潔瑟睿德更加宏大的計畫，否則各聖母必須避免這種情感。

不過，聖母通常都用警惕不安的眼光關注愛情。

歐德雷迪睜開雙眼，瞥了特格和塔拉札一眼。統御大聖母換了一個新的話題，塔拉札的聲音有時真是令人無法忍受！歐德雷迪閉上眼睛，聽著兩人的對話，她感覺自己的意識中有一根躲不開的絲線，將自己的注意力和兩人的聲音綁在了一起。

「一個文明裡，相當比例的基礎建設都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要素，極少有人會意識到這一點。」塔拉札說道，「這個問題，我們已經進行了很多研究。」

歐德雷迪想道：愛情也屬於這種賴以生存的基礎建設。塔拉札為什麼現在談這個話題？這位大聖母做事幾乎都有深沉的理由。「人類如果希望繼續生存下去，希望人口至少保持當前水準，所必需的所有事物都屬於『人類依賴的基礎建設』。」塔拉札說道。

「比如美藍極？」特格問道。

「沒錯，可是大多數人看到香料，只會想『有了香料，我們的壽命遠遠超過了古代的祖先，還真不錯』。」

「只要他們用得起。」歐德雷迪聽出了特格的諷刺。

「只要市場沒有被某個勢力完全掌控，大多數人的需求就都能得到滿足。」塔拉札說道。

「經濟方面的知識，我是從小跟在母親身邊學的。」特格說，「食物、水、可吸入的空氣、沒有被毒素汙染的生活空間，貨幣有很多種，價值因依賴程度而異。」

歐德雷迪聽了這番話，心中暗暗點頭，他說了她想說的話。塔拉札，不要再說廢話！有話直說！

「我希望你還牢牢記著你母親的教導。」塔拉札說道。她的聲音突然變得這麼溫柔！塔拉札的語氣隨後陡變，厲聲說：「水力專制！」

歐德雷迪暗自思忖：這個話鋒轉得巧妙。資料彷彿水流一般，從記憶的龍頭中噴湧而出。水力專制：集中控制水、電、燃料、藥品或美藍極等關鍵資源……必須服從集中控制資源的勢力，否則資源就會斷絕，你就只有死路一條！

塔拉札再次開口：「妳母親肯定還告訴過妳另一個有用的概念—關鍵的圓木。」

歐德雷迪的好奇心被勾了起來，聽起來塔拉札有重要的事情要說。關鍵的圓木：這個概念相當古老，可以追溯至懸浮裝置面世之前。當時，伐木工人會將砍倒的木材放入河中，木材即可順著河水漂到中央木材廠。然而，有時圓木會卡在河裡擠成一團，木材廠便會派去一名專業人士，找出那根關鍵的圓木，抽起它後其他木材便可以繼續順流而下了。她知道，特格能夠從理性的層面理解這個詞語，然而她和塔拉札可以在他者記憶中找到真實的場景，親眼看到關鍵的圓木抽出時的場景—大量圓木落入水中，木屑紛飛，水花四濺。

「暴君就是一根關鍵的圓木。」塔拉札說道，「他阻礙了人類的發展，他也消除了這個阻礙。」

駁艦接觸到了伽穆的大氣層，艦體開始劇烈震動。歐德雷迪感覺安全帶緊緊地捆著自己，不過只有幾秒鐘的時間，而後飛船便平穩了許多，塔拉札也繼續說道：

「撇開某些所謂自然產生的生存必備要素之外，還有一些透過心理手段建立的宗教，甚至是生理需求也可能具有這樣的潛在成分。」

「護使團深諳此道。」特格說道。歐德雷迪再一次聽出了他深深的厭惡。塔拉札肯定也聽出來了，她到底想幹什麼？這樣有可能使特格動搖！

「嗯，沒錯。」塔拉札說道，「我們的護使團。人類強烈希望自己的信念結構能夠成為『真正的信仰』。如果有個東西能夠讓你開心，或者賦予你安全感，而且能夠融入你的信念結構之中，人類將會對其產生多麼大的依賴！」

飛船經歷了第二次大氣緩衝，塔拉札再一次停住了。

「他就不能打開懸浮裝置嗎？」塔拉札抱怨道。

「節省能源。」特格說道，「避免過於依賴。」

塔拉札輕聲笑了：「邁爾斯，你說得一點也沒錯，你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我知道，這裡面有你母親的功勞。孩子朝著危險的方向嘗試新事物的時候，母親就要負責。」

「你覺得我是個孩子？」他問道。

「我覺得你剛剛第一次親身領教了那些所謂的尊母的陰謀詭計。」

歐德雷迪心想：所以這才是正題。同時，她也驚訝地意識到塔拉札並不只是在和特格說話。

她也在和我說話！

塔拉札說：「這些女人自詡尊母，她們將崇拜和性快感混在一起，我懷疑她們根本不會想到這樣有多麼危險。」

歐德雷迪睜開眼睛，看向走道對面的大聖母。塔拉札目不轉睛地看著特格，臉上的表情令人費解，只有眼中燃燒著焦急的火焰，迫切希望他能夠明白局勢的緊迫。

「多麼危險。」塔拉札重複了一遍這四個字，「人類大眾確實擁有一個統一的身分，他們可以像一個集體一樣，這個群體可以像一個生物一樣活動。」

「暴君是這麼說的。」特格如是回答。

「他也確實展現出人類的這個特質！他把這個集體的靈魂玩弄於股掌之上。邁爾斯，有些時候，我們為了生存，必須與靈魂交流。你也知

道，靈魂始終都在尋找表達的機會。」

「現在還流行與靈魂交流？」特格問道。歐德雷迪不喜歡他這種說笑的語調，她看到這句話也同樣引起了塔拉札的憤怒。

「你覺得我在跟你說宗教的潮流？」塔拉札質問道，尖厲的聲音非常刺耳，「我們都知道宗教是人造出來的！我是在跟你說這些尊母，她們效仿我們的手段，但是完全沒有領會我們深層的觀念。她們竟敢居高臨下，接受眾人的崇拜！」

「貝尼．潔瑟睿德通常盡量避免自己成為崇拜的對象。」他說道，「母親曾說，崇拜者和被崇拜者因為信仰而結合。」

「也可以因信仰而對立！」

歐德雷迪看到特格突然進入了晶算師模式，雙眼目光渙散，表情安詳。她現在明白了塔拉札的部分目的。這個晶算師現在兩隻腳分別踩在一匹馬上，尋找特定模式的思考載著他飛馳向前，但他雙腳下各是不同的現實。他必須同時駕馭，才能前往同一個目標。

特格喃喃發出晶算師沒有抑揚頓挫的聲音：「分裂的勢力將會為霸權爭鬥不休。」

塔拉札發出了一聲滿意的嘆息，幾乎像是帶有性的意味。

「人類依賴的基礎建設。」塔拉札說道。「許多力量都在想方設法雄霸宇宙，而大離散回歸的這些女人想要控制所有這些勢力。公會飛船上的那個軍官，他提到他的尊母時，語氣中既有敬畏，也有憎恨。你肯定也聽出來了，我知道你從母親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聽出來了。」特格再一次將注意力集中在塔拉札身上，他和歐德雷迪都在細細揣摩她的每一句話。

塔拉札說道：「人類的依賴性，說簡單也十分簡單，說複雜又十分複雜，就好比齲齒。」

「齲齒？」特格的晶算師思考亂了套，完全摸不著頭腦，歐德雷迪看出他的反應正中了塔拉札的下懷。塔拉札在玩弄她的晶算師霸夏，手段頗為高明。

歐德雷迪心想：我應該仔細觀察，認真學習。

塔拉札重複了一遍「齲齒」，然後說道：「人類出生的時候，只須做一個簡簡單單的植入手術，大多數人就無須為這個麻煩而苦惱。可

是，我們依然必須刷牙，或者透過其他的方法護理牙齒。我們覺得這是明擺著的道理，很少會認真考慮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們認為用在自己牙上的東西就是生活裡再普通不過的一部分。然而，這些東西、裡面的材料、齒科護理的指導人員、蘇克監視儀器，所有這些彼此之間都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

「您不需要跟晶算師解釋事物間的相互關係。」特格說道。他的語氣仍然有些好奇，同時帶有明確的不滿。

塔拉札說道：「沒錯，這就是晶算師思維的自然狀態。」

「您既然明白這個道理，為什麼還要大費周章？」

「晶算師，關於這些尊母，你掌握了多少資訊？仔細想一想，然後告訴我，她們的弱點是什麼？」

特格不假思索，立刻說道：「她們只有繼續鞏固支持者和信眾對她們的依賴，才能生存下去。這就好像成癮一樣，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

「正是如此，那你覺得有什麼危險呢？」

「她們有可能牽連很多人。」

「邁爾斯，這是暴君的問題，他自己肯定也知道。好了，現在仔仔細細聽好了。達爾，你也注意聽。」塔拉札的視線轉向走道對面，和歐德雷迪對上眼，「你們倆都聽我說，我們將要在人類的洪流之中放入一些強大的……元素，它們可能會阻礙人類繼續奔湧，它們勢必造成一些破壞。而我們……」

駁艦再一次出現了劇烈的震動，他們緊緊抓著自己的座位，只聽見周圍轟隆作響，這種環境完全無法繼續交談。艦體停止震動之後，塔拉札提高了音量。

「這艘破飛船要是能把我們活著送回伽穆，邁爾斯，你就必須跟達爾一塊過去。《亞崔迪宣言》你已經看過了，她會告訴你這份宣言的事情，讓你有所準備。沒別的事情了。」

特格轉過頭，看著歐德雷迪，她的相貌再一次牽動了他的記憶。除了因為她和盧西拉長相相似，還有其他的原因，他放下了這件事情。《亞崔迪宣言》？他讀這篇宣言不過是遵從塔拉札的指示而已。讓我有所準備？什麼意思？

歐德雷迪看到特格疑惑的表情，現在她明白塔拉札的動機了。統御大聖母的命令有了新的寓意，《亞崔迪宣言》的文字也有了全新的含意。

「宇宙由眾多意識會合而成，具有預知力的那個人類將這項創世天賦運用到了人類無法想像的極致。人們當時並未認識到亞崔迪家這個私生子擁有如此強大的能力，他隨後又將這個能力傳給了自己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暴君。」

歐德雷迪記得自己寫下的這每一個字，但是現在這個宣言在她眼裡卻出現了全新的含意。

歐德雷迪心中暗念：塔爾！該死！如果妳這一步走錯了，那可怎麼辦？

從量子層面來說，我們的宇宙可以視為一個不確定的地方，只有獲得相當數量的數字，才能利用統計的方法找到它的運作規律。有一類宇宙，單一星球的運行路徑可以測量到微微秒之譜，若視其為相對可預測的宇宙，那麼前述「不確定的宇宙」與「相對可預測的宇宙」之間，其他力量也會介入干預、發揮作用。我們日常生活所在的宇宙，就在這兩種宇宙之間，你的信仰是極為強大的力量。你的想法和信念決定了日常事件的發展，如果夠多人抱有足夠堅定的信念，就能催生出一種新的事物。信念結構是一張濾網，可以將混亂篩成有序。

—《暴君分析結果》，塔拉札文檔：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特格回到伽穆，思維一片混亂。他走出駁艦，踏上主堡私用降落坪燒焦的邊緣區域，環視四周，彷彿第一次來到這裡。此時臨近中午，短短半天時間竟然發生了這麼多事。

他不禁好奇，貝尼．潔瑟睿德為了傳授必要的教誨，究竟能幹出多麼驚人的事？塔拉札已經令他脫離了自己熟悉的晶算師思考流程，他感覺公會飛船上的事情完全是為他而安排的，他已經被迫偏離可預測的路徑。他走過守衛看管的簡易機坪，來到入口區域，眼前的伽穆竟然如此陌生。

特格曾經見過許多星球，了解過它們的運作規律，也知道它們對住民產生了什麼影響。有些星球靠近一顆巨大的黃色太陽，生物因而始終生活在溫暖的環境之中，不斷演變，成長；有些星球有距離遙遠的多顆太陽，天空常年昏暗，陽光微弱，對星球溫度的影響十分有限；其他星球的情況有些在兩者之間，有些在這個範圍之外。伽穆就是個例外—陽光呈黃綠色，一天等於三十一點二七標準時，一年等於二點六標準年。

特格原本以為自己了解這個地方。

哈肯能氏族被迫離開這顆星球之後，大離散留下的殖民者多數來自丹星，哈萊克氏族在星圖重繪時期將星球的名字換成了伽穆，他們便沿用了下來。當時，外界將這些殖民者稱作卡樂丹人，然而一些名稱經過數千年的時間，往往會縮短。

特格走到主堡周邊護坡的入口處便停了下來，從這裡可以到達主堡下方的那片區域。塔拉札一行人還在後面，他看到塔拉札正專注地對歐德雷迪說話。

他想，應該是在說《亞崔迪宣言》。

即便在伽穆，也很少有人承認自己的祖先是哈肯能或亞崔迪，然而兩個氏族的遺傳性狀在這座星球表達得相當顯著，尤其是人口占多數的亞崔迪──鼻梁挺拔，前額高凸，嘴唇魅惑誘人。這些特徵通常不會出現在同一個人臉上，往往是這個人長了一張這樣的嘴，那個人長了那樣一雙犀利的眼睛，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不過，也有一些人會擁有所有特徵，他們身上的傲氣顯而易見，透露出他們心裡的想法：

「我是他們之中的一員！」

伽穆星球的原住民即便看出這些特徵，記在心裡，但很少有人把他們看作亞崔迪人。

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起因在於哈肯能氏族，他們留下的基因譜系可以追溯至早期的希臘人、帕坦人以及阿拉伯歷史上的馬穆魯克。這些遠古的歷史行將湮沒，只有專業的歷史學家以及經過貝尼．潔瑟睿德教導的人才講得上來。

塔拉札一行人走到特格旁邊，他聽到她對歐德雷迪說：「這件事情必須一五一十告訴邁爾斯。」

他想：好極了，她肯定會告訴他的。他轉身帶領她們經過內部守衛走向碉堡下面的長通道，從那裡即可進入主堡內部。

這些該死的貝尼．潔瑟睿德！她們來伽穆到底是為了什麼？他心想。

這座星球上可以看到貝尼．潔瑟睿德的許多痕跡──她們為了調整遺傳特質，會採用回交的手段；你時不時地還會看到一些女人眼神尤其勾人。

他們碰到了內庭的護衛，隊長向特格行禮致敬，他回了禮，但是眼神的焦點絲毫不動。沒錯，勾人的眼神。他剛到這座主堡不久，便見到了這樣的眼神，巡視伽穆的時候，這樣的眼睛更是比比皆是。他也曾經見過許多相貌與自己相仿的人，而且想起了老派特林不知道說過多少次的那句話。

「霸夏，您長得真像伽穆人。」

勾人的眼睛！剛才那位隊長就有一雙誘惑的眼睛，歐德雷迪和盧西拉的眼睛也是這個樣子。他覺得，勾引他人的時候，極少有人意識到眼睛的重要性，只有經過貝尼．潔瑟睿德的教育，才會明白箇中意義。擇偶的時候，女人豐滿的胸部，男人有力的腰胯（臀部肌肉結實緊緻），這些自然非常重要，但是倘若眼睛沒有魅力，剩下的一切都將失去意義。眼神至關重要，這件事情他非常明白，誘人的眼神能夠讓你沉醉耽溺，忘乎所以，直到幽谷牢牢鎖住陽具，你才會從夢中醒來。

他剛抵達伽穆主堡，立刻注意到盧西拉那雙魅惑的眼睛，此後便一直小心翼翼。女修會必然充分利用她的天賦和能力！

盧西拉正在中央檢查消毒室等候，她給了他一個手勢，表示甦亡人一切正常。特格放鬆了下來，看盧西拉和歐德雷迪面對面審視著對方。兩個女人儘管年紀有差，但面部五官卻驚人地相似。不過，她們體形相差較多──歐德雷迪腰身纖細，盧西拉則更加健壯。

眼神勾人的護衛隊長走到特格身旁，湊到他的耳邊：「施萬虞剛剛知道您帶了誰來。」說著向塔拉札點了點頭，「啊，她來了。」

施萬虞從對面的一條升降管中走了出來，只憤怒地瞪了特格一眼，便來到了塔拉札旁邊。

他想：塔拉札想給你個出其不意，我們都知道是什麼原因。

塔拉札對施萬虞說：「見到我妳好像不太高興。」

「屬下不知大聖母駕到，實在意外。」施萬虞說道，再次看了特格一眼，目露凶光。

歐德雷迪和盧西拉不再觀察對方。歐德雷迪說：「我當然聽說過，但是在另一個人臉上看到自己，還真是讓人愕然。」

塔拉札說道：「我可警告過妳。」

「大聖母有何吩咐？」施萬虞問道。她想知道塔拉札來伽穆的目

的，但是只能這樣詢問。

塔拉札說：「我想和盧西拉私下談話。」

施萬虞說：「我這就命人安排住處。」

「不必了，我不在這裡逗留。」塔拉札說道，「邁爾斯已經為我安排好了交通飛船，聖殿還有事情等待我回去處理。我和盧西拉在外面的院子交談便可。」塔拉札用一根手指輕輕地點了點臉頰，說道：「對了，我想見見那個甦亡人，看看他未受到監視時的樣子，幾分鐘就行。這件事情盧西拉肯定可以安排好。」

盧西拉和大聖母向一個升降管走去，她說：「他最近的訓練強度增大了，但是一切都非常順利。」

特格將他的注意力轉向歐德雷迪，視線掃過施萬虞時，他注意到她怒不可遏的表情，她也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

盧西拉是歐德雷迪的妹妹，或是女兒？特格非常好奇。他突然想到，兩人相貌如此相像，想必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傑作，必定有所謀求。定是如此，畢竟盧西拉是一個銘者！

施萬虞強壓怒火，好奇地看著歐德雷迪。「我正要去用午餐，」施萬虞說道，「妳可否賞光同行？」

歐德雷迪說：「我有事需要和霸夏單獨商討。如果不礙事，我們是否可在此處商議？我絕對不能讓那甦亡人看到。」

施萬虞皺緊了眉頭，絲毫沒有掩飾她對歐德雷迪的怨怒。她們聖殿的人還真清楚哪些人忠心耿耿！可是誰都不能……誰都不能摘下她身為觀察指揮官的這頂帽子！反對黨也是有權利的！

施萬虞心裡此時的想法就連特格也看得一清二楚，施萬虞離開的時候，他看到她的後背僵直。

歐德雷迪說：「姊妹反目，凶多吉少。」

特格向他的護衛隊長打手勢，命令她將護衛帶離。歐德雷迪說「單獨」，旁邊就絕對不能有閒雜人等。他對歐德雷迪說：「這片地方由我負責，不會有間諜，也不會有人祕密觀察我們。」

「想來也是如此。」歐德雷迪說道。

「那邊有一間維修室。」特格的頭向左邊歪了歪，「有家具，也有犬椅，如果妳喜歡的話。」

「我討厭牠們依偎在我身上的感覺。我們在這裡說好嗎？」她一隻手攙住了特格的手臂，「可不可以走一走？我在那艘駁艦上坐得身體都僵了。」

兩人慢慢地走著，他問她：「妳應該要告訴我什麼事？」

她說：「我的記憶已經不需要經過選擇性篩檢了。我現在擁有所有記憶，但當然只有女性一側的記憶。」

「所以？」特格噘起了嘴巴，他以為歐德雷迪會開門見山，這個女人看起來像是喜歡打開天窗說亮話的人。

「塔拉札說你已經看過《亞崔迪宣言》，那就好。你明白，這篇宣言必將激怒許多勢力。」

「施萬虞已經開始以此為由，謾罵『你們亞崔迪家的人』。」

歐德雷迪嚴肅地看著他，正如相關報告所稱，特格依然偉岸、威風，不過她在看到那些報告之前，就已經了解這位霸夏的風範。

「你與我，我們都是亞崔迪家的人。」歐德雷迪說道。

特格立刻進入了高度戒備的狀態。

「你的母親曾經跟你詳細說過這件事情。」歐德雷迪說，「那年你第一次在學校放假時回到勒尼烏斯。」

特格停下腳步低頭看她。她怎麼知道這件事情？據他所知，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位關係疏遠的達爾維．歐德雷迪，也未曾和她交談過。莫非他是聖殿專門討論的話題？他不發一語，迫使歐德雷迪繼續說下去。

「我的親生母親曾經和一名男子有一段對話，我向你複述一遍。」歐德雷迪說道，「兩人躺在床上，男子說：『第一次逃脫貝尼．潔瑟睿德密不透風的束縛之前，我成了幾個孩子的父親，當時我以為自己是獨立自主的人員，以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加入自己願意加入的軍隊，到自己選擇的地方戰鬥。』」

特格聽到這番話毫不掩飾驚訝，這些話出自他的口！一字不差，與他的晶算師記憶中的那段話完全相同，歐德雷迪好像用機械錄音機錄下來似的，連語調也一模一樣！

他目瞪口呆地看著歐德雷迪繼續說道：「還想聽嗎？沒問題。男人說：『這些當然是她們送我接受晶算師訓練之前的事情，那個訓練可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原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女修會的監視之下！我從來都不

是自由的人員。』」

「連我說出那些話的時候，也不是。」特格說道。

「沒錯。」她對他的手臂微微施力，催促他繼續漫步穿過大廳，「你的那些孩子全都屬於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絕對不允許我們的基因型流進野生的基因庫。」

「我死了之後，把我送給魔鬼，寶貴的基因型已留在女修會的手裡了。」他說道。

「我的手裡。」歐德雷迪說，「我是你的女兒。」

他再一次拉住了她。

「你應該知道誰是我的母親。」她說道。他剛要說話，她便舉起一隻手，示意他不必開口：「名字並不重要。」

特格端詳起歐德雷迪的面孔，發現一些熟悉的特徵，想起了她的母親。那麼盧西拉是怎麼回事？

歐德雷迪好像聽到了這個問題一樣，答道：「盧西拉來自另一個平行的育種品系。是不是相當了不起？精細入微的婚配育種竟然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果。」

特格清了一下嗓子，他感覺自己對這個重逢的親生骨肉並沒有產生什麼感情，只是她的話以及其他的重要信號需要他格外注意。

「我們在這裡並不是為了閒談。」他說道，「這些就是妳要跟我說的嗎？我以為大聖母是說……」

「確實還有別的事情。」歐德雷迪答道，「那篇宣言是我寫的。我奉塔拉札之命，遵照她詳細的指示寫的。」

特格環顧了一下這間大房間，好像在觀察有無他人偷聽他們的對話。他壓低了聲音說：「這篇宣言已經被忒萊素人傳到了各個角落！」

「正如我們所願。」

「妳為什麼跟我說這些？塔拉札說妳要讓我有所準備，不知道是要準備什麼。」

「未來某個時機，你必會知道我們的目的。塔拉札希望那時你能自主行動，希望你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人員。」

歐德雷迪看到他的眼裡露出晶算師的神情。

特格深吸了一口氣。依賴性和關鍵的圓木原來是這個意思！他的晶

算師思考感覺到了一個宏大的模式，他已掌握的所有資料都無法令他對其產生清晰的認識。他完全不認為歐德雷迪告訴他這些事情是出於某種形式的孝心。儘管她們想方設法避免，但是貝尼．潔瑟睿德所有的訓練都存在一種崇尚基要主義、教條與儀式的本質。歐德雷迪，這個突然出現的女兒，是一個合格的聖母，對神經肌肉的掌控能力超凡，還擁有女性一側的全部記憶！她也不是普通的貝尼．潔瑟睿德！沒有多少人能看出她的身手。不過，那種熟悉的東西，那種本質上的東西依然在那裡，總是逃不過晶算師的眼睛。

她想幹什麼？

確認他是不是自己的父親？她需要知道的事情明明都已經確定了。

特格現在看著她，看著她耐心十足地等待他理清頭緒，想起人們常說的實話──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已經不完全屬於人類了。她們跳出了主要的洪流，有時與之相對平行流淌，有時為了她們的計畫偶爾也會潛回這洶湧的波濤之中，不過多數時候都處於人類之外。她們主動脫離人類的範疇，就是這個明顯的特質，一種額外的身分，使得她們雖然源自人類，卻與死亡已久的暴君更加接近。

運籌操縱，這是她們的看家本領，所有人、所有事物都是她們手中的棋子。

「我必須成為貝尼．潔瑟睿德的雙眼。」特格說道，「塔拉札希望我替妳們所有人作出一個『人性化』的決定。」

歐德雷迪顯然覺得很愉快，掐了一下他的手臂：「看看我這個父親多有意思！」

「妳真的有父親嗎？」他問了歐德雷迪，也跟她說了自己認為貝尼．潔瑟睿德脫離人類的想法。

她說：「脫離人類……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奇怪的想法？那麼宇航公會的宇航員也脫離了原本的人性嗎？」

他認真考慮了一番，宇航公會的宇航員形態出現了較大變化，與人類常見的外形相去甚遠。他們出生在太空中，在充滿美藍極的氣罐中終老，形態扭曲，四肢和器官都出現了變長和移位的情況。不過，青春期的宇航員進入氣罐之前可以正常交配，他見過這方面的演示。他們雖然也變成了異於人類的種族，但是與貝尼．潔瑟睿德不同。

他說：「宇航員在思維和心理方面和妳們不一樣，他們仍然用人類的方式思考。在太空中駕駛飛船，即便運用預知力尋找安全的航道，這其中的模式也是人類可以接受的。」

「你不能接受我們的模式？」

「我盡量接受，但是妳們在發展的過程中跳脫了原初的模式。妳們可能會有意識地採取一些措施，甚至希望以此表現得更有人情味。就像妳現在勾著我的手臂的樣子，好像妳真的是我女兒一樣。」

「我確實是你的女兒，只是沒想到你會對我們有這麼低的評價。」

「恰恰相反，我敬畏妳們。」

「敬畏你自己的女兒？」

「也敬畏其他所有聖母。」

「你覺得我活在世上，只是為了操縱低等的生物嗎？」

「我覺得妳現在已經無法真正體會人類的感情。妳們的內心有一個空缺，是妳們自己剜除的，妳們已經不再屬於人類。」

歐德雷迪說道：「謝謝。塔拉札說你肯定不會掩藏自己的真實想法，不過我本來就知道了。」

「妳要我做好什麼準備？」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有些事情現在我還不能說……我暫時只能告訴你這些。」

又在操縱人！耍不完的心機！都去死吧！

歐德雷迪清了清嗓子，好像有什麼話要說，但是沒有說出口。她攙著特格轉身，漫步返回房間另一側。

儘管歐德雷迪事先便已知道特格必然會說出這些話，父親的話依然傷了她的心。她想告訴他，她還能保留著人類的感情，但是他對於女修會的判斷確實沒錯。

女修會讓我們抵制愛情，我們能夠模擬愛意，但是每一個人也都可以果斷地斬斷情根。

兩人聽到身後傳來聲音，便停步轉身。盧西拉和塔拉札從升降管裡走了出來，悠閒地談論她們觀察甦亡人的結果。

塔拉札說：「妳把他當作我們自己人對待是對的。」

特格聽到了這句話，但是沒有說什麼，只是等著兩個女人走近。

歐德雷迪心想：他知道了。他不會問我親生母親的事情，因為他們兩個人之間不存在聯繫，沒有真正的銘刻。他確實知道了。

歐德雷迪閉上雙眼，腦海中忽然出現一幅油畫，讓她吃了一驚。這是塔拉札客廳牆上的那幅畫作，採用精美的密封畫框和隱形的合成玻璃，運用伊克斯人高超的裝裱工藝。歐德雷迪時常駐足畫前，每次都感覺自己伸手即可觸摸到伊克斯人精心保存的古老畫布。

〈寇迪威爾的小屋〉。

畫家給作品起的名字以及畫家本人的名字刻在作品下方拋光的銘牌上：文森．梵谷。

這幅畫作的年代相當久遠，那個時代只留下了極少數的物件，供後人切實了解。她曾經想像這件作品需要經過多少機緣巧合，才會完好無損地來到塔拉札的房中。

過去伊克斯人保護和修復古物的技術曾經堪稱登峰造極，觀賞者只須觸摸畫框左下角的黑點，即可全身心同時領略畫家和修復這幅作品的伊克斯人過人的才華。伊克斯匠人的名字寫在畫框上：馬丁．布羅。人類手指觸碰之後，黑點便會變成一個感官投射器，所用技術原理與伊克斯刑訊儀相同，不過是個有益身心的副產品。布羅不僅修復了這件畫作，也恢復了梵谷繪製畫作時每一筆的情感。畫家的筆觸蘊含了所有心理活動，他揮動的畫筆記錄了一切。

歐德雷迪時常站在那裡，醉心其中直到畫作完成。她不知道自己看過多少遍那幅畫，感覺自己已經可以獨立臨摹出這幅作品。

特格方才斥責她失去人性，她便想起了自己賞畫的事情，歐德雷迪立刻明白為什麼腦中會浮現那幅畫作，也明白那幅畫為什麼仍然令她著迷。回憶賞畫並不需要很長時間，但這短暫的瞬間常常能讓她找回所有人性，讓她想到那些農舍曾真的有人類居住過，讓她想到當時瘋狂的梵谷在見到那幅場景時，曾有完整的人性停留在他心中，停住腳步為自己留下紀錄。

塔拉札和盧西拉停下了腳步，距離特格和歐德雷迪兩步遠，塔拉札呼出的氣息有一股大蒜的味道。

塔拉札說：「我們剛才稍作逗留，吃了一點東西。二位想吃點什麼嗎？」

塔拉札恰恰不該問這個問題。歐德雷迪鬆開了特格的手臂，迅速轉過身去，用袖口擦了擦眼睛。她再一次抬頭看了看特格，發現了他驚訝的表情。她心想：沒錯，這是真的眼淚！

塔拉札說：「我們應該都已經達成來這裡的目的了。達爾，妳該去拉科斯了。」

「早就該走了。」歐德雷迪說道。

15

如果希望找到維繫生命的理由，希望生命成為相互關心的善意根源，那麼我們雙方都必須下定決心要為生命注入意義與善意才行。

——綺諾伊，《雷托二世對話錄》



分裂之神大祭司赫德雷．杜埃克對於斯蒂羅斯的不滿日漸增加。斯蒂羅斯本人儘管年事已高，無望坐上大祭司的寶座，但是他有子有孫，還有數不清的侄子外甥。斯蒂羅斯已經將自己的勃勃野心變成了家族的大業，這個憤世嫉俗之徒代表了祭司中的一股強大勢力，即所謂的「科學派」，他們陰險狡詐，無孔不入。他們已偏離正道，逐漸接近異教，現在的形勢不容樂觀。

杜埃克提醒自己，多任大祭司都曾因令人痛心的意外，在沙漠之中「迷路」。斯蒂羅斯和他的黨羽有能力製造這種意外事故。

當時正是欽恩城的下午，斯蒂羅斯剛剛見過杜埃克，悻悻而返。他想請杜埃克下一次走進沙漠，親眼觀察什阿娜召喚沙蟲。杜埃克懷疑其中有詐，拒絕了他的邀請。

斯蒂羅斯隨後說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話，含沙射影，暗指什阿娜舉止異常，另外煞費口舌地抨擊了貝尼．潔瑟睿德。斯蒂羅斯一直懷疑女修會的動機，本能地排斥貝尼．潔瑟睿德拉科斯主堡新上任的指揮官，那位……她叫什麼名字來著？哦，對，歐德雷迪。稀奇古怪的名字，不過那些聖母經常取稀奇古怪的名字，這是她們的特權。神從未親口駁斥貝尼．潔瑟睿德基本的良善，他確實曾經譴責過某些聖母，但是女修會的願景與他的聖願相同。

杜埃克並不喜歡斯蒂羅斯指桑罵槐詆毀什阿娜，覺得他雞蛋裡挑骨頭。杜埃克今天站在三頌聖殿高大的祭壇前面，周圍環繞分裂之神的形

象，高聲宣講，終於堵住了斯蒂羅斯的嘴巴。祭壇前方是一條通道，繼光器像稜鏡一樣投下一條條絢爛的光帶，透過燃燒美藍極產生的煙霧，打在通道兩側聳立的柱子上。杜埃克明白，他的話在這裡能夠直接傳進神的耳中。

「神透過我們當代的希歐娜教導我們。」杜埃克對斯蒂羅斯說道，他看到這位年邁的議員滿臉疑惑，「什阿娜是希歐娜在當代的代表，正是希歐娜將祂變成了現在分裂的狀態。」

斯蒂羅斯火冒三丈，仗著自己與杜埃克多年的交情，出言不遜，倘若當著全體議員祭司的面，這些話絕對不會從他的口中說出。

「我告訴你，她身邊現在圍滿了人，每個人都想向她證明自己正直、善良，還—」

「他們也是在向神證明！」杜埃克不能聽任這個老頭信口雌黃。

斯蒂羅斯湊到大祭司的耳邊，說道：「她現在想知道什麼，我們就告訴她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斯蒂羅斯彷彿沒有聽到杜埃克說話，繼續說道：「就連達艾斯巴拉特的錄音，她說想看，卡妮亞都給她送了過去！」

「我是《命運之書》。」杜埃克效仿神的語調，說出了他在達艾斯巴拉特錄音裡親口說出的那句話。

「正是那段錄音！她把每一句話都聽了個遍！」

「這有什麼好擔心的？」杜埃克心平氣和地問道。

「我們沒有測探她的知識，反倒是她在測探我們的知識！」

「這必然是神的意願。」

斯蒂羅斯的臉上露出惱怒的神色，被杜埃克看在眼裡，但是他沒有說什麼，只是安靜地等待這位老人組織新的論點。這樣的論點當然可以找到大量的論據，杜埃克並不否認，但是怎樣解讀才是最為關鍵的一環，這也正是一切最終必須由大祭司解讀的原因。儘管（或許正是因為）拉科斯的祭司看待歷史的方式與眾不同，他們非常了解神在這座星球塵埃落定的來龍去脈。他們擁有達艾斯巴拉特和這座寶地的所有東西，這裡是宇宙間已知最早建成的無現空間。數千年間，沙胡羅將草木繁盛的厄拉科斯變成了荒漠遍布的拉科斯，達艾斯巴拉特卻一直在沙地

之下靜靜地等待。拉科斯的祭司在這片神聖的寶地擁有了神的聲音、神的語錄乃至神的全息影像。所有事情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他們得知拉科斯表面的沙漠重現了這顆星球原初的形態，當時這裡是神聖香料唯一的來源。

斯蒂羅斯說：「她向我們詢問神的家族的事情，為什麼她會問——」

「她在測試我們，看看我們還記不記得他們的長幼。聖母潔西嘉到她兒子摩阿迪巴，再到他的兒子雷托二世，這三位是天堂三神。」

斯蒂羅斯喃喃自語道：「雷托三世，死在薩督卡手裡的那個雷托呢？他算什麼？」

杜埃克鏗鏘有力地說道：「斯蒂羅斯，注意你的言辭。你也知道，我的曾祖父就曾坐在這條石凳上論斷此事。我們的分裂之神轉世時，一部分的他留守天堂，調停各方之間的爭權奪勢。他的這一部分便無名無姓，是為神的永恆真元！」

「噢？」

杜埃克聽出了老頭尖酸的嘲諷，斯蒂羅斯的話似乎在繚繞的煙霧中顫抖，等待嚴酷的懲罰。

「那她為什麼問我們的雷托如何變成分裂之神？」斯蒂羅斯質問道。

杜埃克大驚失色，他莫非質疑「神變沙蟲」的事？他說：「她早晚都會開導我們。」

「我們的解釋站不住腳，想必令聖童大為失望。」斯蒂羅斯譏諷道。

「斯蒂羅斯，注意分寸！」

「我怎麼沒有注意分寸？她問我們沙鱒如何將拉科斯大部分的水分吸入體內，然後重新造出沙地，您難道沒從這裡看出什麼來嗎？」

杜埃克心中怒火熊熊，但是他不希望斯蒂羅斯看到自己真實的情緒。這個老祭司確實代表了祭司中一個勢力龐大的派系，但是他的話語和口氣暗示的那些問題，歷任大祭司很久之前便已回答過。雷托二世變態成蟲，促生了數不勝數的沙鱒，每一隻體內都帶有他的一點殘骸。從沙鱒到分裂之神，這個變化的過程為人熟知，也為人所崇拜，質疑這點就是否定神的權威。

「而你卻坐視不管！」斯蒂羅斯斥責道，「我們現在已經成了棋子——」

「不用再說了！」杜埃克聽夠了這個老頭的揶揄嘲諷，他拿出大祭司的威嚴，說出了神的話語：

「你的主非常了解你的內心，我無須他人作證，你的靈魂今日足以彰顯內心。可是，你沒有聽從靈魂的指引，反而受心中怒火指揮。」

斯蒂羅斯只好悻悻而返。

杜埃克斟酌許久之後，穿上自己最得體的白底紫邊金繡紋祭司長袍，去了什阿娜的住處。

女孩當時正在祭司中央大廈樓頂的花園，身邊有卡妮亞和另外兩名侍從：名叫鮑迪克的年輕祭司，私下受命於杜埃克；而另一個名叫季普娜的侍祭女祭司，行為舉止與聖母太過相像，頗令杜埃克反感。女修會必然在這裡安插了臥底，但是杜埃克不願意去想這件事情。什阿娜的體育訓練大部分均已由季普娜負責，兩人現在形同手足，令卡妮亞頗為妒忌。但只要是什阿娜的命令，即便卡妮亞也無法勸阻。

他們四人站在一條石凳旁邊，一座通風塔的影子幾乎完全投在了石凳上，季普娜握著什阿娜的右手，活動著她的手指。杜埃克發現什阿娜長高了，他照顧了她整整六年，女孩胸前已經稍稍有些隆起。樓頂一絲風都沒有，杜埃克感覺空氣潮溼、沉悶。

他環顧四周，看到自己安排的保全措施均已到位，這才放了心，誰都不知道危險有可能出現在哪個方向。杜埃克的四名貼身侍衛雖然看似便衣裝束，但其實全副武裝。他們和杜埃克保持一定距離，四個角落分別站一人。花園四周的護牆頗高，只能露出護衛的頭部。這座高樓的高度超過了欽恩城幾乎所有建築，僅次於正西方一千公尺外的捕風器主站。

儘管杜埃克分明看到自己的保全命令均已妥善落實，他還是有種危險將至的感覺。難道是神在警示他？斯蒂羅斯的嘲諷依然令杜埃克頗為惱火，他剛才是不是不應聽任斯蒂羅斯大放厥詞？

什阿娜看到杜埃克走了過來，停下了季普娜教她的奇怪手指練習。她假裝瞭然而有耐心，靜靜地注視大祭司，她的三位隨從因而也轉過身來，與她一同看著杜埃克。

什阿娜覺得杜埃克並不可怕，反倒相當喜歡這個老人，儘管他有時會問一些愚蠢的問題，而且有些回答也很拙劣！有一次，她無意中發現了杜埃克最怕聽到的問題。

「為什麼？」

一些隨從的祭司以為她問的是：「你們為什麼相信這個？」什阿娜立刻注意到了這一點，從此以後，她每次詢問杜埃克和其他祭司，都會以這個問題為開始：

「你們為什麼相信這個？」

杜埃克停了下來，在距離什阿娜大約兩步遠的地方鞠了一躬：「什阿娜，午安。」他的脖子貼著長袍的領口緊張地轉了幾下，毒辣的陽光打在他的肩膀上，他不知道這個孩子為什麼經常來這裡。

什阿娜依然用銳利的眼神凝視杜埃克，她知道自己的眼光打亂了他的心神。

杜埃克清了清嗓子，每當什阿娜這樣注視自己，他都會好奇：神是否正在用她的眼睛看著我？

卡妮亞開了口：「什阿娜今天一直在問魚言士的事情。」

杜埃克諂媚地說道：「那是神的聖軍。」

「全都是女人？」什阿娜問道，語氣中充滿不可思議。對於拉科斯星球社會的底層住民而言，魚言士只是古代的一群人，大饑荒時期遭到了驅逐。

杜埃克心中暗想：她在測試我。魚言士，現代所謂的魚言士與最初的魚言士已經不存在明顯的聯繫，現在他們只是拉科斯星球上一小群兼作臥底的商人，男女皆有，多數時候為伊克斯效力。

杜埃克說：「魚言士中的男性通常發揮參謀的作用。」他認真地看著什阿娜，想知道她會怎麼應答。

「而且，他們還有鄧肯．艾德侯。」卡妮亞說。

「對，對，還有那些鄧肯。」這個女人經常插嘴！杜埃克強壓怒火，舒展開緊皺的眉頭。他不喜歡聽人說到神在拉科斯上這方面的歷史。那個甦亡人一代又一代地出現，他在聖軍中的地位暗示了神對貝尼．忒萊素的放縱，不過不可否認，魚言士保護歷代鄧肯躲過了各種災難，當然是受神的吩咐。那些鄧肯毫無疑問是神聖的，不過並非尋常意

義上的神聖。據神親口所言，他曾經親手殺死幾個鄧肯，顯然將他們立刻送進了天堂。

「季普娜在跟我說貝尼．潔瑟睿德的事情。」什阿娜說道。

這個孩子的思維還真跳躍！

杜埃克清了清嗓子，看到了自己對於聖母模稜兩可的態度。「神之所愛」，例如聖人綺諾伊，必須受到敬重。此外，首任大祭司還曾經論述「神之新娘」神聖赫薇．諾里為何是位不為人知的聖母，論證嚴謹，鞭辟入裡。有鑑於這些特殊情況，拉科斯的祭司只能忍氣吞聲地善盡對貝尼．潔瑟睿德的責任，主要的方式便是將賣給女修會的美藍極價格降到令人不可思議的水準，遠低於忒萊素人的報價。

什阿娜極其天真地說道：「赫德雷，跟我講講貝尼．潔瑟睿德的事情吧。」

杜埃克狠狠地掃視什阿娜身邊的隨從，看看他們有沒有在偷笑。他沒想到什阿娜會直呼自己的名字，一時有些不知所措。她這樣稱呼他，某種意義上有損他的威嚴，但某種意義上也是透過這種親近關係表達對他的尊敬。

他心中暗想：神的考驗可不簡單。

「聖母是好人嗎？」什阿娜問道。

杜埃克嘆了一口氣。根據所有相關記載來看，神對於女修會的態度其實有所保留。祭司發現神諭之後，便已仔細研讀，最後交給大祭司解讀。神並沒有任由女修會破壞他的黃金之路，這一點他至少可以確定。

「她們很多人都是好人。」杜埃克說道。

「附近有聖母嗎？在哪裡？」什阿娜問道。

「在女修會駐欽恩使館。」杜埃克答道。

「你認識她嗎？」

「貝尼．潔瑟睿德主堡裡有很多聖母。」他說。

「主堡是什麼？」

「是她們在這裡的家，她們管那裡叫『主堡』。」

「肯定有一個負主要責任的聖母，你認識她嗎？」

「我認識上一任主責的聖母，塔瑪拉尼。現在這一位剛來到欽恩，我和她並不熟識，只知道她叫歐德雷迪。」

「這個名字真是滑稽。」

杜埃克雖然心裡也這麼想，嘴上卻說：「我們有位歷史學家跟我說，這是『亞崔迪』的一種拼寫形式。」

什阿娜聽到大祭司的話，便認真地思考了一下。亞崔迪，正是這個氏族創造了魔鬼。沒有亞崔迪的時候，只有弗瑞曼人和沙胡羅。亞崔迪曾經是拉科斯星球最為重要的氏族，什阿娜的同胞不顧祭司的百般禁忌，藉由口述史將這個氏族的宗族系譜代代相傳。在村莊時，什阿娜曾經多次在夜晚聽過這些名字。

「摩阿迪巴生暴君。」

「暴君生魔鬼。」

什阿娜沒有心情和杜埃克爭辯誰對誰錯，而且他今天貌似很累，她只說了一句話：「帶這位歐德雷迪聖母來見我。」

季普娜用手遮住得意洋洋的微笑。

杜埃克大驚失色，後退了幾步，這樣的命令叫他如何是好？就算是拉科斯的祭司，也不能對貝尼．潔瑟睿德發號施令啊！如果女修會拒不服從，那可怎麼辦？可不可以送她們一些美藍極，以此作為交換？這樣可能會讓她們覺得他在示弱，她們或許還會討價還價！這個世界裡，沒有人比女修會冷漠無情的聖母更會討價還價。新來的這位歐德雷迪看樣子也是個狠角色。

這些想法都在一瞬間內閃過杜埃克的腦海。

卡妮亞插嘴，幫了杜埃克一個忙：「或許季普娜可以代替什阿娜，前往貝尼．潔瑟睿德主堡邀請聖母。」

杜埃克瞄了那個年輕的侍祭一眼，沒錯！許多人都懷疑季普娜是貝尼．潔瑟睿德安插的臥底，卡妮亞顯然也有這樣的想法。當然了，拉科斯上的所有人都是某個勢力的臥底。杜埃克慈眉善目地笑了，向季普娜點了點頭。

「季普娜，妳可認識拉科斯的聖母？」

季普娜說：「回稟大祭司大人，我知道幾位。」

不管怎樣，她起碼還知道個長幼尊卑！

「好極了。」杜埃克說道，「可否請妳前往女修會在拉科斯的使館，邀歐德雷迪聖母造訪欽恩，與什阿娜相見？」

「回稟大祭司大人，我定將盡力而為。」

「那我就放心了！」

季普娜得意地轉向什阿娜，她明白大功即將告成。女修會教了她百般技巧，引誘什阿娜提出這樣的要求，自然不在話下。季普娜莞爾一笑，剛要開口說話，卻注意到什阿娜身後四十公尺處護牆附近的異動。陽光下有什麼東西閃閃發光，體積不大，而且……

季普娜一聲尖叫哽在喉頭，她攫住什阿娜，一把推向大驚失色的杜埃克，高聲喊道：「快跑！」隨後衝向那道飛速而來的亮光──一支尋獵鏢帶著一根細長的鯎迦藤飛了過來。

杜埃克年輕時打過板球，他本能地接住了什阿娜，遲疑了一下，才意識到眼前的險象。女孩在杜埃克的懷裡掙扎，叫喊，他抱著她轉身衝進了梯塔的門。他聽到身後傳來了門重重關上的聲音，卡妮亞急促的腳步聲緊隨其後。

「出什麼事了？出什麼事了？」什阿娜一邊大聲叫喊，一邊用力地捶著杜埃克的胸口。

「噓！什阿娜！別說話！」杜埃克停在第一個樓梯平臺上，這裡有一條滑道和一臺懸浮升降機，都可以前往建築的核心區域。卡妮亞追了上來，停在杜埃克旁邊，劇烈的喘息在狹小的空間裡產生了巨大的聲響。

卡妮亞氣喘吁吁地說道：「那個東西殺死了季普娜和您的兩名護衛，把他們都切碎了！我親眼看見的！我的神哪！」

杜埃克的腦子裡一片混亂。滑道和懸浮升降系統都是穿過梯塔的封閉蟲洞，有可能遭到破壞。樓頂的襲擊或許並非只是一次普通的襲擊事件，可能配合了許多陰謀詭計。

什阿娜還在掙扎：「放我下來！出什麼事了？」

杜埃克把她輕輕地放了下來，但是仍然抓著她的一隻手。他彎下腰對她說：「什阿娜，親愛的，有人想傷害我們。」

什阿娜的嘴巴張成了一個驚訝的圓，然後說：「他們傷害季普娜了嗎？」

杜埃克抬頭看了看樓頂的那扇門，上面是撲翼機的聲音嗎？斯蒂羅斯！陰謀造反的人可以輕輕鬆鬆地將三條脆弱的生命送進沙漠！

卡妮亞平復了呼吸，說道：「我聽到來了一架撲翼機，我們要不要離開這裡？」

杜埃克說：「我們走樓梯下去。」

「可是──」

「我說了算！」

杜埃克牢牢抓著什阿娜的手，帶著兩人走到下面的一個樓梯平臺。這裡不僅有滑道和懸浮升降系統，還有一扇門，門後是一條寬敞又彎曲的走廊。過了那扇門，再往前走幾步就是什阿娜的住處，也是他自己過去的住處，杜埃克又猶豫了。

卡妮亞小聲說道：「樓頂又出什麼事情了。」

杜埃克低頭看了看身邊心驚膽戰、一言不發的孩子，她的手心全都是汗。

樓頂確實非常嘈雜，有人的叫喊，有噴火槍的聲響，還有很多人跑動的聲音。杜埃克聽到樓頂的門「哐」的一聲打開，這讓他下定決心，猛地推開眼前的門衝了進去，誰知卻撞進一群密密排成楔形隊形的黑衣女人之中。杜埃克感覺到一股挫敗的空虛，他認出人群最前面的那個女子，恰恰是歐德雷迪！

什阿娜被一個女人從他的身邊奪了過去，拉進了身著黑袍的人群之中。杜埃克和卡妮亞還沒來得及反抗，嘴巴便各自被一隻手捂住，整個人被按在了牆上。幾個身穿長袍的人走出去，順著樓梯爬了上去。

歐德雷迪小聲說道：「那女孩安然無恙，這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她盯著杜埃克的眼睛，「不許聲張。」捂住他嘴巴的手鬆開了，她通過魅音說道：「樓上怎麼回事？！」

杜埃克不由自主地說出了事情的整個過程：「一枚尋獵鏢拖著一根魆迦藤，飛過了護牆。季普娜看到了，然而──」

「季普娜人呢？」

「死了，卡妮亞親眼所見。」杜埃克描述了季普娜衝向飛鏢的英勇舉動。

季普娜犧牲了！歐德雷迪怒火中燒，痛心疾首，不過臉上全然沒洩漏一絲悲憤的神色。實在是太可惜了！這樣壯烈的犧牲必須受到讚賞，可是這樣的損失卻如何彌補！女修會始終都需要此等無所畏懼的忠烈之

士，但是她們也需要季普娜所具備的各類豐富基因。結果就這麼沒了，全都毀在那些笨手笨腳的蠢貨手裡！

歐德雷迪打了個手勢，捂著卡妮亞嘴巴的手便鬆開了。歐德雷迪問：「妳當時看到什麼了？」

「尋獵鏢把魃迦藤纏在季普娜的脖子上，然後……」卡妮亞打了一個冷戰。

樓頂轟隆一聲，沉悶的爆炸聲在她們的頭頂迴蕩了一陣，而後漸漸陷入寂靜。歐德雷迪揮了揮手，身著長袍的女子便悄無聲息地散開，走出彎曲的走廊。只有歐德雷迪和兩名眼神冷漠、面色凝重的年輕女子留在杜埃克和卡妮亞旁邊，什阿娜卻已無處可尋。

歐德雷迪說：「這事肯定少不了伊克斯人。」

杜埃克也認同，畢竟有一根那麼長的魃迦藤……「妳們把那個孩子帶去哪了？」他問道。

「我們是在保護她。」歐德雷迪說道，「別出聲。」她歪過頭，仔細聆聽附近的聲音。

一位長袍女子繞過彎曲的走廊，奔跑而至，對著歐德雷迪的耳朵小聲說話。歐德雷迪聽完微微一笑。

「沒事了。」她說道，「我們去見什阿娜。」

什阿娜已經回到了她的住處，正坐在主廳的一張軟墊藍椅子上，身後幾位黑袍女子站成有護衛意味的弧形。在杜埃克看來，這個孩子似乎已經擺脫了剛才的恐懼和驚慌，她的眼睛裡閃爍著激動和好奇。杜埃克右邊的物體吸引了什阿娜的注意力。他停下腳步，轉頭看去，眼前的景象令他大驚失色。

一具男屍一絲不掛地癱在牆邊，姿態扭曲，頭部扭轉，下巴搭在左肩，雙眼大開，只顯露出死亡的空虛。

斯蒂羅斯！

長袍撕下的碎布在屍體的腳邊撒了一地，顯然是從他身上直接扯下來的。

杜埃克看著歐德雷迪。

她說：「這件事情他有份，還有幻臉人和伊克斯人。」

杜埃克口乾舌燥，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咽下一口口水。

卡妮亞拖著腳從他身邊經過，走向了屍體。杜埃克看不到她臉上的表情，但是看到她，他便想起了斯蒂羅斯和卡妮亞年輕時期曾經有過一段風流韻事。杜埃克本能地站到了什阿娜身前，防止卡妮亞欲行不軌。

卡妮亞走到屍體旁邊，用腳踢了幾下，而後轉頭，幸災樂禍地對杜埃克說：「我得看看他是不是死透了。」

歐德雷迪瞥了一眼身邊的女子：「處理掉這具屍體。」她看向什阿娜，剛才忙著帶領突擊隊伍應對神殿樓頂的襲擊事件，還沒來得及端詳這個孩子。

杜埃克站在歐德雷迪背後說道：「聖母，可否解釋一下剛才──」

歐德雷迪頭都沒回，直接打斷了他的話：「等下再說。」

聽到杜埃克的話，什阿娜臉上的表情活躍了起來：「我就知道妳是聖母！」

歐德雷迪只是點了點頭，這個孩子真有意思。歐德雷迪內心產生了一些觸動，與她站在塔拉札那幅古畫前的感覺相同。融入那幅作品之中的靈感之火現在打開了她的思路。靈感如野火般蔓延！這是瘋子梵谷希望透過那幅畫表達的東西。這是有序之中的混亂。這難道不是女修會這首樂曲終章的旋律？

歐德雷迪心想：這個孩子就是我的畫布。她感覺自己的手彷彿握住了那支古老的畫筆，彷彿聞到了油彩和顏料的氣味。

「所有人都出去。」歐德雷迪下達了命令，「讓我一個人和什阿娜待一會兒。」

杜埃克剛要反對，便被跟隨歐德雷迪的一名女子抓住了手臂。歐德雷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她說：「貝尼．潔瑟睿德曾經為你效勞，這一次是我們救了你的命。」

那名女子拽了拽杜埃克的手臂。

歐德雷迪說道：「帶他出去，他想知道什麼，就都告訴他。」

卡妮亞向著什阿娜的方向走了一步：「我是這孩子的──」

「出去！」歐德雷迪動用魅音，十成十的功力。

卡妮亞頓時嚇呆了。

歐德雷迪瞪著卡妮亞，說道：「你們差點兒讓她落進了那群造反的

笨蛋手裡！你們還可不可以接觸什阿娜，我們需要仔細考慮。」

　　卡妮亞的眼眶裡出現了淚光，但是歐德雷迪的斥責並非毫無依據。她只好轉身，和其他人一同跑了出去。

　　歐德雷迪將注意力轉回了這個警覺的孩子身上。

　　「我們等了妳很長時間。」歐德雷迪說道，「絕對不會再讓那群蠢貨有機會失去妳。」

執法的勢力往往決定了法律的傾向。是否合乎道德？用法是否精準？這些都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真正的問題在於「有影響力的人是誰」。

—貝尼．潔瑟睿德議會會議紀錄，檔案部編號：XOX232



塔拉札一行人剛剛離開伽穆，特格便全心投入工作之中。他必須制定新的堡內規程，防止施萬虞接觸甦亡人，這是塔拉札的命令。

「她想怎麼觀察就怎麼觀察，但是絕對不可以碰他一下。」

儘管工作壓力巨大，特格在短暫的閒暇時間卻會不由自主地出神，心中瀰漫強烈的焦慮。他雖然已經歸納了諸多資料類別，但是公會飛船上的援救行動，還有歐德雷迪莫名其妙的自白，這兩件事情和哪一個類別的資料都格格不入。

依賴性……關鍵的圓木……

特格發現自己坐在工作室裡，面前投影出了衛兵的站崗時間表格，一些崗次的調整等待他批准。可是，他竟然一時忘了現在是什麼時候，甚至忘了今天的日期，過了一段時間才回過神來。

早晨過去了一半，塔拉札一行人已經走了兩天。特格現在孤身一人，鄧肯今天的訓練課程交給了派特林，他這才有時間決定指揮的事宜。

特格感覺這間工作室非常陌生，然而當他看向房間裡的各個物件，卻又感覺親切熟悉。這裡有他自己的個人資料控制臺，他的軍裝外套整齊地搭在身旁的椅背上。他嘗試進入晶算師模式，可是大腦卻不願服從他的意念。當年的訓練結束之後，他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情況。

當年的訓練。

塔拉札和歐德雷迪兩個人讓他再次開始了某種形式的訓練—

自我訓練。

久遠以前他與塔拉札的一段對話自動在記憶中顯現了出來，多麼熟悉的對話。他就在那裡，陷入自己的回憶之中而不能自拔。

他和塔拉札當時都非常疲憊，兩人剛剛下了一連串決定，採取一系列的措施，方才阻止了巴蘭迪科上的一場腥風血雨。現在從歷史上來看，這件事只是微末小事，但當時卻令他們費盡了心力。

協議簽訂之後，塔拉札請他來到了自己無現星艦上的小客廳。她氣定神閒地讚揚了他的真知灼見，是他看穿了對方的弱點，迫使他們妥協。

兩個人不眠不休，忙碌了將近三十個小時。特格非常慶幸有機會坐下來，享用塔拉札調製的食飲。塔拉札轉了幾下按鈕，食飲機器便流出了兩大杯質地柔滑如乳脂的棕色液體。

塔拉札拿過一杯，遞給了特格，他聞出了杯子裡的東西。這杯食飲可以快速補充能量，貝尼．潔瑟睿德以外的人很少有機會能喝到。不過塔拉札已經不把特格看作外人了。

特格仰頭「咕嘟咕嘟」喝了幾大口，眼睛則盯著客廳精美華麗的吊頂。這是一艘舊型號的無現星艦，建造時人們還相當注重內部裝潢─飛簷上雕紋華麗，每一寸表面上都刻有巴洛克風格的圖案。

飲料中美藍極的味道非常濃烈，令特格突然想起了幼時的往事……

特格看著手中的玻璃杯，說道：「每當我耗費了大量精力之後，母親就會給我調一杯這東西。」話音未落，他便已經感覺到能量湧入了自己身體的各個部位。

塔拉札端起自己的那一杯，坐在他對面的犬椅上。這白色的毛絨家具已經服侍了統御大聖母很多年，牠自動擺出合適的體態供她使用。塔拉札為特格準備了一把傳統的綠色軟椅，但是她看到他瞥了一眼犬椅，便笑著對他說道：「邁爾斯，人各有所好。」

她輕啜一口食飲，愜意地吁了一口氣：「啊……剛才確實費了挺大的勁，好在我們幹得漂亮，有那麼幾次差一點就出事了。」

特格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受到塔拉札的悠閒態度影響。她沒有故作任何姿態，也沒有居高臨下的神情和腔調，此時完全看不出兩個人在貝尼．潔瑟睿德裡的上下級關係。她顯然在向他示好，完全沒有引誘的意

味，這次會面就如同表面看起來的一樣，完全是一次和任何聖母都可能發生的單純會面。

特格一陣欣喜，他發現自己已經可以精準地看透奧瑪．麥維斯．塔拉札的內心活動，即便她戴上了慣常的面具也依然能夠洞悉。

塔拉札說道：「你的母親教你的東西超過了女修會要求的範圍，她非常明智，但也算是一個異教徒。我們現在培育出來的貌似都是異教徒。」

「異教徒？」特格頓時心生不滿。

「這是女修會的聖母私下開的玩笑。」塔拉札說道，「我們理應絕對服從大聖母的命令，這一點我們確實做到了，意見與大聖母相左時除外。」

特格笑了，一口喝完了食飲。

「說來奇怪。」塔拉札說道，「在那個針鋒相對的局面裡，我感覺自己不由自主地把你當成了聖母對待。」

特格感覺食飲在胃裡有些發熱，鼻孔裡有一種輕微的感覺。他把空玻璃杯放在一張邊桌上，看著杯子說：「我大女兒……」

「你說的是迪梅拉吧，當初你應該讓她加入貝尼．潔瑟睿德。」

「她不去女修會並不是我的意思。」

「可是當時你要是說一句話……」塔拉札聳了聳肩，「算了，都是過去的事情了。迪梅拉現在怎麼樣了？」

「她覺得我的言行舉止經常與妳們過分相似。」

「過分？」

「大聖母，她對我全心付出，只是不了解我們真正的關係——」

「我們是什麼關係？」

「『您下命令我服從』的關係。」

塔拉札從杯緣上方盯著他。她放下了玻璃杯，同時說道：「沒錯，邁爾斯，你從來都不算真正意義的異教徒，不過以後……就說不定了……」

塔拉札話音剛落，特格便開了口，希望轉移塔拉札的注意力，讓她不再思考這些事情：「很多人長期攝入美藍極，迪梅拉覺得這樣會讓他們變得像妳們一樣。」

「真的是這樣嗎？邁爾斯，你覺得一種延年益壽的藥劑會有這麼多副作用嗎？」

「我覺得並不是沒有可能。」

「是，你當然覺得有可能。」她喝完了杯中的食飲，將杯子放到了一邊，「我剛才是說壽命大幅延長之後，部分人，尤其是你，會透澈地理解人類的本質。」

「我們活得愈久，觀察到的東西也愈多。」他說道。

「我覺得並不是這麼簡單。有些人從來都不會觀察，他們活著，便只是活著而已。他們固執、執拗，一旦有什麼事物可能打破生活平和的假象，就會憤恨地強烈抵制或反抗。」

「我一直都不知道該怎麼為香料分類出一份可行的平衡表，找到處理它的折衷辦法。」特格用晶算師整理資料常用的流程加以比喻。

塔拉札點了點頭，她顯然也了解箇中困難之處。「比起晶算師，我們女修會思考的方式比較接近單一路徑。」她說，「我們有一些常用的辦法可以擺脫這種狀態，但是這情況卻會繼續存在。」

「這個問題早在先祖的時代便已存在。」他說道。

「香料出現之前的情況和現在不一樣。」她說道。

「可是他們的壽命非常短暫。」

「五十年，一百年，對於我們來說並不算很長，可是……」

「他們是不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完成了更多的事情？」

「噢！他們在這方面有時十分狂熱。」

特格意識到她的觀點源自她在自己的他者記憶中見過這樣的事情。他並非第一次聽人講述古代，他的母親過去偶爾會告訴他這類回憶，不過通常是為了告誡他或讓他明白某個道理。塔拉札也是要教導他什麼事情嗎？

「美藍極就像是一隻有很多手的怪物。」她說道。

「您有時候會希望我們沒有發現這種物質嗎？」

「沒有這個東西，貝尼．潔瑟睿德便不復存在。」

「宇航公會也不會存在。」

「不過，那樣的話，也就不會有暴君，不會有摩阿迪巴。香料一隻手給予，其他所有的手則全部負責索取。」

「我們想要的東西在哪隻手裡？」他問道，「問題常常不就在這裡嗎？」

「邁爾斯，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個異類？晶算師很少考慮哲學的話題。我覺得這是你的強項，你非常善於懷疑。」

他聳了聳肩膀，塔拉札突然提到這件事情，令他頗為不悅。

「你好像不喜歡聽這種話。不過，不管怎樣，不要摒棄懷疑的習慣。只有善於懷疑，才能成為哲人。」

「正如禪遜尼所說。」

「邁爾斯，神祕主義者都相信懷疑的力量。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低估懷疑的力量。這概念非常有說服力。懷疑和確信的自信是開悟的一體兩面。」

他非常驚訝地問道：「各位聖母也會施行禪遜尼之禮？」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只會施行一次。」她說，「我們藉此進一步開悟，完全見道，動用全身的每一個細胞。」

「香料之痛。」他說道。

「你的母親肯定跟你說過，只是顯然沒有提到這項儀式和禪遜尼的關聯。」

特格乾咽了一口，真有意思！塔拉札令他對貝尼．潔瑟睿德獲得新的認識，完全改變了他對這個組織的認知，包括母親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對於他而言，這些女人達到高不可攀的境界，他永遠都無法企及。她們有時或許將他視為並肩作戰的同志，但他永遠都無法進入她們的圈子。他可以效仿，僅此而已，永遠都無法成為摩阿迪巴或暴君那樣的人物。

「預知力。」塔拉札說道。

這個詞轉移了他的注意力，她轉移了話題，不過也還是在說同一件事情。

「我在想摩阿迪巴的事情。」他說。

「你以為他成功預見了後來的世界。」她說。

「晶算師學院是這麼告訴我的。」

「從你的語氣能聽出來你對這個說法持保留意見。他到底預見了未

來還是造就了未來？預知力有時會令人非常痛苦。人們雖然希望了解未來，但他們真實的目的往往只是了解下一年鯨毛的價格或其他同樣平淡無奇的事情，沒人想知道自己未來每時每刻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毫無驚喜。」特格說道。

「正是如此。如果擁有這種未卜先知的能力，人生會變得無聊枯燥，苦不堪言。」

「您覺得摩阿迪巴的人生無聊枯燥，苦不堪言？」

「暴君的人生也是如此。在我們看來，他們一輩子都在想方設法打破自己創造的一根又一根鎖鏈。」

「可是，他們相信……」

「邁爾斯，你是哲人，要善於懷疑。千萬當心！任何事情都不要輕易相信，否則大腦就會停滯，無法向著外部無窮無限的宇宙繼續生長。」

雖然食飲將疲憊驅趕到了特格意識的外緣，可是此時他再次覺得疲憊，他也感覺到新觀念攪亂了他的思維，他一言不發地坐了一會兒。晶算師學院的教師曾經告訴他，懷疑會削弱晶算師的意志，可是他卻感覺自己因而變得更加強大。

他想：她說這些話，是在告誡我。她想告訴我一個道理。

每一名學員進入晶算師學院之初，都會學習禪遜尼的一段警言，他感覺那段警言現在好像投映在自己腦海，在火焰之中映出輪廓，自己所有晶算師意識完全放在了那段話上：

你們相信粒狀奇異點，便等於否認所有向前或向後的運動。信仰造就了粒狀的宇宙，這個宇宙也因信仰而持續存在。一切都不得改變，否則你所信仰的不動宇宙便會消失。不過，你一旦停止運動，宇宙便會自行運動，超過你的認知範圍，進入你無法理解的狀態。

「有一件事非常蹊蹺。」塔拉札說道，語氣完全進入了她剛才所營造的情緒狀態，「伊克斯的科學家竟然不知道他們自己的信念對他們的宇宙產生了多麼巨大的影響。」

特格注視著她，安靜地聆聽。

「伊克斯人未來將如何看待他們的世界，這個問題充分反映在他們秉承的信念之中。」塔拉札說，「他們的宇宙如何運轉取決於他們實驗

的種類，並非依據宇宙本身的規律運轉。」

特格一驚，從記憶中回過神來。他看到自己還在伽穆主堡，坐在自己工作室那把熟悉的椅子上。他環顧四周，看到所有東西都還在原來的位置。僅僅過去了幾分鐘，可是這間房間和房裡的東西已不再陌生。他進入晶算師模式，然後脫離。狀態恢復了。

塔拉札和他的交談已經過去了那麼長時間，他的舌頭和鼻孔卻依然感覺得到那杯食飲味道和氣味的刺激。他知道自己只須眨一下眼，進入晶算師模式，就能再次喚回那天的情景，看到低懸的燈球在燈罩中的光，感覺到身下柔軟的椅子，聽到他們兩個人的聲音。整個情景保存在隔離記憶的時間膠囊裡，隨時都可以重播。

調取這段回憶之後，會形成一個神奇的宇宙，他的各項能力在那裡會放大得不可思議，遠遠超出他的想像。那個神奇的宇宙不存在原子，到處都只有波和強烈的運動。在那裡，他不得不摒棄信念和理解所構築的障礙。那個宇宙通透明白，他的不需要任何投射宇宙形態的螢幕，可以不受到任何干擾，直接看透整個宇宙。這個神奇的宇宙把他縮減成一個具備想像力的核心。他自己的成像能力是宇宙間唯一一塊螢幕，上面可以覺察到任何投射出的形態。

在那裡，我既是操作者，也是被操作者！

特格周圍的工作室環境不斷地波動，時而進入他感官的現實，時而又從中脫離。他感覺自己的意識被限縮到最有限的用途中，但這個用途又同時充滿了他的宇宙，他現在成為了無限之身。

他想：這件事情塔拉札早有所謀劃！她放大了我的能力！

他的心中產生了一種令他不安的敬畏，他現在知道他的女兒歐德雷迪是如何利用這種力量，為塔拉札創造出《亞崔迪宣言》了。他自己的晶算師能力已經淹沒於這個宏大的模式之中。

塔拉札希望他能夠有令人生畏的表現，這項要求既讓他受到了挑戰，也讓他心生恐懼。因為，女修會很有可能將因此而不復存在。

17

助強而切勿扶弱，這是基本的原則。

—《貝尼．潔瑟睿德終章》



「妳怎麼可以對這些祭司呼來喚去？」什阿娜問道，「這裡可是他們的地盤。」

歐德雷迪回答得非常隨意，但是她的措辭迎合了什阿娜的理解能力：「這些祭司的祖輩是弗瑞曼人，他們附近往往都會有一些聖母。況且，小女孩，妳對這些祭司不也是呼來喚去嗎？」

「這不一樣。」

歐德雷迪暗暗一笑。

三個小時之前，她的突擊部隊打斷了神廟樓頂的襲擊行動。現在歐德雷迪便已經在什阿娜的住處建立了指揮中心，進行了必要的評估，發起了初步反擊，同時還套出了什阿娜的話，並細緻觀察她。

意識並流。

歐德雷迪環顧四周，看了看自己挑選的這間指揮中心，面前的牆角還有斯蒂羅斯長袍上撕下的一塊碎布。常有的事。這間房間輪廓怪異，一對平行的牆面也沒有。她聞了聞房內的氣味，仍然殘留一絲探測器的臭氧，她的人手方才用探測器處理過，確保外界不會獲知房內的事情。

這間房間的輪廓為什麼這麼古怪？這座建築歷史悠久，曾經多次翻新重建，但是這與其古怪的輪廓並沒有關係。牆壁和天花板覆有乳黃色的塗料，表面粗糙而又別有趣味。兩扇門的兩側垂有作工精緻的香料纖維幔簾。此時已是傍晚時分，暮色透過格柵窗簾，映在窗戶對面的牆上。銀色燈罩的黃色燈球懸浮在天花板下方，燈光均已調至日光狀態。窗戶下面有一些通風口，街道上的聲音從這些地方含混地傳入屋內。橘色地毯和灰色地磚的圖案十分柔和，一派富麗堂皇而又安全的感覺，可

是歐德雷迪卻突然感到不安。

一名身材高大的聖母從隔壁的通訊室走了過來，說道：「報告指揮聖母，消息已向公會、伊克斯和忒萊素發出。」

歐德雷迪心不在焉地說：「知道了。」

來者便回到她的崗位上。

「妳在幹什麼？」什阿娜問道。

「研究。」

沉思中的歐德雷迪抿住了嘴巴。嚮導帶領她們穿過神廟進入這間房間之前，先是走過了一片錯綜複雜的廊道和上上下下的樓梯，她們途中透過拱門瞥見了幾處院落，然後進入一個壯觀的伊克斯技術懸浮管道系統，悄無聲息地來到另一條走廊，過了幾級臺階，繞過一條彎曲的廊道……最後才來到這間房間。

歐德雷迪再一次迅速環顧這間房間。

「為什麼要研究這間屋子？」什阿娜問道。

「噓！小女孩，別說話！」

這間房間整體是一個不規則多面體，左側的牆壁面積相對較小，大約三十五公尺長，最寬的地方只有它的一半。房內設有多個矮沙發和多個椅子，樣式各異。什阿娜像女王一般坐在一把亮黃色的椅子裡，扶手寬大柔軟。不過，一把犬椅都沒有。家具布料多為棕色、藍色和黃色相間。較寬的一面牆上有一幅群山的油畫，歐德雷迪盯著作品上方一個通風口的白色格柵。一陣涼風由窗戶下面的通風口進入室內，然後飄向畫作上方的通風口。

什阿娜說：「這裡之前是赫德雷的房間。」

「妳為什麼直呼其名，故意惹他生氣？」

「直呼他的名字會惹他生氣嗎？」

「小女孩，不要跟我玩文字遊戲！妳自己心裡清楚得很，妳叫他名字，就是為了惹他心煩。」

「那妳為什麼還問這個問題？」

歐德雷迪繼續仔細打量著這間房間，沒有回答什阿娜的問題。油畫對面的那面牆與外牆既不平行也不垂直，她恍然大悟。真是高明！這間房間建成這種形狀，如此一來，無論再小的聲音，高處那個通風口後面

的人都可以聽到，油畫後面必然還藏著另一個通風道，可以將房間裡的聲音傳到別的地方。這樣的設計，無論是探測器、嗅測器還是其他任何設備都沒辦法發現。沒有東西能夠探測出竊聽或暗中監視的人，只有經過特殊訓練的人在高度警惕的狀態下才能發現蛛絲馬跡。

歐德雷迪比畫了一個手勢，喚來一旁待命的一名侍祭。她的手指快速地動了幾下，告訴侍祭：「去看看誰在那個通風口後面竊聽。」她向油畫上方的通風口揚了揚頭，「不要驚動他們，我們得知道誰是他們的上級。」

「妳怎麼知道要來救我的？」什阿娜問道。

歐德雷迪心想：這個孩子的聲音甜美，但是需要訓練。不過，她的聲音也很穩重，這一點可以培養成有力的武器。

「快說！」什阿娜語氣非常強硬。

女孩蠻橫的態度令歐德雷迪頗為訝異，但是她不得不強行壓下心中騰然而起的怒火。現在就得立下規則！

「小女孩，冷靜一點。」歐德雷迪說這句話時，將自己的聲音調整到了適當的男高音，她看到孩子確實平靜了。

不過，什阿娜的一番話再一次出乎她的意料：「這是另外一種魅音，妳想讓我安靜下來。季普娜跟我說過魅音的事。」

歐德雷迪轉過頭來，面對面低頭看著這女孩。什阿娜最初的悲傷已經消散，但是她說起季普娜時，話語中仍然帶有怒氣。

歐德雷迪說：「我正在想怎麼對付襲擊你們的那些人。妳為什麼來干擾我？妳不想讓那些人為此付出代價嗎？」

「妳要怎麼對付他們？告訴我！妳準備怎麼辦？」

歐德雷迪沒想到這個孩子的報復心如此之強，這方面必須加以管教！仇恨和愛一樣危險，一個人可以恨多深，就可以愛多深。

歐德雷迪說：「每當有人惹惱了女修會，我們都會向對方發出一條訊息。這次也不例外，我已經向宇航公會、伊克斯和忒萊素發送了這條訊息，一句話──你們將為此付出代價。」

「什麼代價？」

「貝尼．潔瑟睿德正在籌劃相應的懲罰措施，他們會知道自己這次的行為造成了怎樣的後果。」

「可是妳們要做什麼？」

「到時候妳就知道了，妳說不定還會知道我們設計懲罰的方法。目前，妳還不需要知道這麼多。」

什阿娜皺起了眉頭，她說：「妳根本沒有生氣，只是被惹惱了，妳自己說的。」

「孩子，不要動不動就不耐煩！有些事情妳並不理解。」

通訊室的聖母再一次走了出來，瞥了一眼什阿娜，然後對歐德雷迪說道：「聖殿確認收到了您的報告，她們認可您的應對辦法。」

那位聖母站在原地，沒有離開，歐德雷迪問她：「還有什麼事情？」

那個女人掃了什阿娜一眼，表示還有一些事情需要私下彙報。歐德雷迪舉起右手，示意她靜默交流。

那位聖母作出了回應，她的手指飛快地舞動：「塔拉札表示：忒萊素人是最關鍵的一環。必須利用美藍極，讓宇航公會付出慘痛的代價，禁止拉科斯繼續向他們供應香料，迫使他們和伊克斯人聯合。散失之人的競爭如此激烈，他們必將因為應對不及而分崩離析。暫時不用顧及魚言士，她們與伊克斯是一夥人。忒萊素的尊主之主將會作出反應，他到拉科斯時，想辦法抓住他。」

歐德雷迪淡淡一笑表示明白，看著那位聖母離開房間。聖殿不僅認可她在拉科斯採取的各項措施，並且已經以驚人的速度想好符合貝尼．潔瑟睿德風格的妥當懲罰辦法。塔拉札和她的諸位議事聖母顯然早已預料到這一天。

歐德雷迪鬆了一口氣。她提交給聖殿的報告非常簡潔，簡要描述襲擊事件，列出女修會的傷亡名單，指出發動襲擊的勢力，並且告知塔拉札她已經向肇事方發送了女修會規定的警告訊息：「你們將為此付出代價」。

這些蠢貨現在知道他們捅了馬蜂窩，並將惶惶不可終日──這是最關鍵的懲罰。

什阿娜在椅子上挪了挪，她的態度顯示出她現在要換一個新的辦法：「妳們有一個人說當時有幾個幻臉人在場。」她用下巴指了指樓頂。

歐德雷迪心想：這個孩子到底有多麼無知，這空缺必須用知識補上。幻臉人！歐德雷迪想起了他們檢查的那幾具屍體。忒萊素人終於派出他們的幻臉人，這次當然是對貝尼．潔瑟睿德的試探。這些新的幻臉人極難辨識，但是他們獨特的費洛蒙仍然會散發出極具特色的氣味。歐德雷迪已經在報告中將資訊告知聖殿。

可是如何防止外界知道貝尼．潔瑟睿德已經了解此事？這是當前的難題。歐德雷迪喚來一名傳信的侍祭，她瞄了一下那個通風口，向她示意，然後用手指說道：「殺掉竊聽的那些人！」

歐德雷迪低頭對著什阿娜說：「小女孩，妳對魅音太感興趣了。沉默是最寶貴的學習手段，要想學習知識，就不要亂說話。」

「那我可以學魅音嗎？我想學。」

「我要妳閉上嘴巴，從安安靜靜當中學習。」

「我命令妳教我魅音！」

歐德雷迪想起季普娜的相關報告，什阿娜其實已經透過魅音控制了身邊的大多數人。她憑藉自己的力量學會了這項技能，已經達到中等水準，可以影響少數的對象。她是個天才，杜埃克和卡妮亞以及其他人都對她心生怯意。他們的恐懼當然與宗教幻想有關，但是什阿娜能夠通過適當的語調和語氣運用魅音，說明她在無意識中即可靈活自如地變換說話的方式。

歐德雷迪明白，什阿娜期望的回覆非常明確──以誠相待。這種方式效果相當顯著，同時可以一舉多得。

「我有很多東西要教妳。」歐德雷迪說，「但是妳不能命令我教妳。」

「所有人都聽我的！」什阿娜說道。

歐德雷迪心想：她才剛剛進入青春期，現在已經擺出貴族的派頭。我們造就的神啊！她會變成什麼樣子？

什阿娜從椅子上溜了下來，抬頭疑惑地看著歐德雷迪。這個孩子的眼睛和歐德雷迪的肩膀齊平，她以後身高不會矮，肯定會非常威武。不過，前提是她能活到那個時候。

什阿娜說：「妳只回答了我幾個問題，卻不肯回答其他的。妳說妳們在等我，但是不解釋原因。妳為什麼不願服從我的命令？」

「小女孩，這個問題很愚蠢。」

「妳為什麼總是叫我小女孩？」

「妳不是小女孩嗎？」

「我有月經了。」

「就算這樣妳也還是個小女孩。」

「那些祭司都聽我的。」

「他們怕妳。」

「妳不怕我？」

「不怕。」

「太好了！所有人見了我就害怕，那樣太沒意思了。」

「那些祭司以為妳是神派來的。」

「妳不是這麼想的嗎？」

「我為什麼要這麼想？我們—」話沒說完，傳信的侍祭走進房間。她的手指飛速舞動：「四名祭司竊聽，已經解決了，全都是杜埃克的走狗。」

歐德雷迪揮了揮手，侍祭便離開了。

什阿娜說：「她怎麼會用手指說話？」

「小女孩，妳問了太多不該問的問題。而且，妳還沒說我憑什麼該把妳看作神的工具。」

「魔鬼沒有要我的命，我在沙漠裡遇到魔鬼，可以跟他說話。」

「妳為什麼不叫他沙胡羅？為什麼叫他魔鬼？」

「所有人都愛問這個愚蠢的問題！」

「那就告訴我妳愚蠢的答案。」

什阿娜的神色再一次陰沉了下來：「我叫他魔鬼，因為我看到了他恐怖的一面。」

「妳看到的他有多麼恐怖？」

什阿娜歪著頭看了歐德雷迪一會兒，然後說：「這是個祕密。」

「妳知道怎麼保守祕密嗎？」

什阿娜挺直腰桿點了點頭，不過歐德雷迪看出了她的遲疑。這孩子知道自己被人引導到進退兩難的處境！

「好極了！」歐德雷迪說，「保守祕密是聖母最重要的一項課程，

既然妳已經會了，那我們就不用再在這個方面浪費精力了。」

「不行！我什麼都想學！」

這個孩子性子很急，控制情緒的能力相當差。

「不論什麼東西妳都得教給我！」什阿娜的語氣依然非常強硬。

歐德雷迪心想：該給她點顏色看看了。什阿娜已經說了不少話，也表現出了不少行為舉止，即便五級的侍祭現在也有把握管教她了。

歐德雷迪運起十成功力，用魅音說道：「小女孩，再用那個語氣跟我說話試試！要想學東西，就不要那麼放肆！」

什阿娜全身僵硬，一分多鐘之後才明白剛才發生了什麼事情，整個人放鬆了下來。她很快便露出溫暖直接的開心笑臉：「我真高興妳來了！最近真的好無聊。」

18

人類思維紛繁複雜，絕非世間萬物可比。

—雷托二世：達艾斯巴拉特紀錄



在伽穆的這個緯度，夜晚常常來得很快，像是在預示不祥之事，不過此時距離天黑還有將近兩個小時，濃厚的雲層遮擋了主堡的光線。鄧肯已經遵照盧西拉的命令，回到院子裡，進行高強度的自主訓練。

盧西拉站在女兒牆上仔細觀察，這裡恰恰是她第一次觀察他的地方。

鄧肯做了幾套貝尼．潔瑟睿德八倍格鬥技，旋空連翻，摸爬騰轉，從草地的一邊衝到另一邊，再從另一邊幾步跳了過來。

盧西拉心想：這幾個隨機躲閃相當精彩。鄧肯的速度堪比電光石火，她也看不出鄧肯的套路，完全無法判斷他的下一個動作。甦亡人即將十六歲了，現在已經懂得運用自身的普拉那 - 並度天賦。

鄧肯訓練時的動作拿捏有度，傳達出非常多資訊。盧西拉當初剛給他安排了這些夜訓，他很快就作出了回應。塔拉札的指示她已經完成了第一步—這個甦亡人無疑已經對她產生了感情。她引發了他內心的戀母情結，而且他的意志並沒有因此而嚴重削弱，可是特格仍舊擔憂不已。

盧西拉安慰自己：雖然我現在為這個甦亡人遮風擋雨，但他不會一味懇求，終究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特格的憂慮沒有必要。

當天早晨，她對特格說：「只要是他擅長的地方，他都能充分自如地展現自我。」

她覺得應該讓特格看看他現在的表現，這些新的練習動作主要由鄧肯自己創造。

他靈敏地一躍而起，跳到了院子幾乎正中央的位置，盧西拉險些發出了驚嘆。這個甦亡人神經和肌肉的平衡已經相當了得，假以時日，或

許可以與過人的心理平衡搭配起來，而且至少與特格的心理平衡同等級，屆時將會產生可觀的文化影響。很多人領教特格的厲害之後，便不由自主地表示願意效忠於他，進而效忠女修會。看看那些人，便想像得到鄧肯未來的聲威。

她想：主要是暴君的功勞。

雷托二世出現之前，從未有大規模的文化調整體系可以延續如此之久，因而貝尼．潔瑟睿德過去始終沒有看到理想的平衡狀態。盧西拉欣賞的正是「沿刃鋒流動」的平衡。她並不知道這次任務完整的計畫，但正因這份欣賞，她才全心投入任務之中，即便她本能地對自己需要採取的行動反感。

鄧肯的年齡實在太小！

女修會要求她執行的下一步行動，塔拉札已經明確地告訴她了：性銘刻。那天早上，盧西拉才剛在鏡中看到一絲不掛的自己，擺出了自己將要運用的各種神情和姿態，以達成塔拉札的命令。盧西拉假意歇息的時候，看到自己的面容好像一位史前的愛神，她圓潤豐腴，情欲高漲的男性定會撲將過來。

盧西拉曾經在課堂上見過古代女人的石雕，她們臀胯寬大，乳房豐滿，哺育嬰孩不虞匱乏，而她就是這古代型態的現代版。

鄧肯正在下方的院子裡練習，他停了一會兒，似乎正在設計後續的動作。沒過一會兒，他點了點頭，騰空而起，連轉幾圈之後，像瞪羚一樣單腿著地，一個跳躍迴旋到側邊，比起戰鬥動作，倒更有幾分舞蹈的意味。

盧西拉一咬牙，下定了決心。

性銘刻。

她覺得性的祕密根本不是什麼祕密，性原本便與生命息息相關。當然，正是因此，女修會第一次派她執行引誘任務之後，她的記憶中才會留下了一張男人面孔。育種女修事先便曾告訴她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不需要驚慌，可是盧西拉事後才發現性銘刻是一把雙刃劍。你或許能學會沿著刀刃流動，但是你也有可能為其所傷。有的時候，第一次引誘任務的那張男人面孔突然闖入她的大腦，令她不知所措。那段回憶時常在重要的親密時刻頻繁出現盧西拉腦海裡，她必須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掩

飾。

育種女修安慰她道：「這是磨鍊，會讓妳更加強大。」

然而，她有時還是覺得自己把一些應該保持神祕的事物變得平凡瑣碎了。

盧西拉必須執行下一步行動，但是她滿心不快。這幾天晚上，觀察鄧肯訓練的時間變成她一天之中最享受的時光。男孩的肌肉發育成果顯著，肌肉和神經之間的協調愈發靈敏，這歸功於女修會擅長的普拉那－並度訓練。她馬上就得執行下一步行動了，不能再沉溺於細細欣賞她的學生。

她知道，邁爾斯．特格馬上就會走出來，鄧肯將回到練習室內演練那些更為致命的武器。

特格。

盧西拉再次對這個男人產生了好奇。她曾經感覺自己多次被他吸引，那種情感她立刻就知道是怎麼回事。銘者如果事先未向某人許諾，並且不違背禁令，便可以在挑選育種伴侶方面擁有部分自主權。特格雖然年歲已高，但是從個人資料來看，他說不定還有生育能力。她當然不可以把孩子留在身邊，但是她已經學會怎麼調適心理了。

她曾經問自己：有何不可？

她之前的計畫極其簡單──完成對甦亡人的性銘刻之後，向塔拉札提報她的想法，然後和令人敬畏的邁爾斯．特格生下一個孩子。她曾初步暗示引誘特格，可是對方不為所動。某天午後，兩人在武器室旁的更衣間裡，特格晶算師狀態下的嘲諷打消了她的念頭。

「盧西拉，我已經過了交配的年紀。我貢獻了那麼多，女修會也應該滿足了。」

特格只穿了一件黑色的運動緊身衣，他用毛巾擦乾了臉上的汗水，然後把毛巾扔進了大籃子裡。「沒有什麼事情的話，就走吧。」他說道，看都沒看她一眼。

他看透了她的心思！

她事先就該想到這個情況，特格畢竟是特格。盧西拉知道她說不定還可以引他上鉤，接受過她這等訓練的聖母沒道理會失敗，就算是特格這樣強大的晶算師也不在話下。

盧西拉站在原地，遲疑了一會兒，她的大腦正在自動籌劃如何規避這次事件，繼續引誘特格。可是，她卻因為某種原因打消了念頭。並不是因為她遭拒之後惱羞成怒，也不是因為她的各種手段確實有些微機率對他無效，也和自尊沒有太大關係。

莊重。

特格行事莊重，他驍勇善戰，曾經為女修會立下汗馬功勞，盧西拉也有所耳聞。盧西拉轉身離開，但是她並不十分清楚自己此時的想法。或許因為女修會對他有感激之情，此時引誘他不僅有損他的威名，也是自取其辱。除非上級有令，不然她實在做不出這樣的事情。

她站在女兒牆上，這些回憶干擾了她的注意力。武器室門口的陰影裡有什麼動了一下，她瞥見特格的身影。盧西拉將注意力放回眼前，全神貫注地看著鄧肯。甦亡人練完了空翻，安靜地站在下方深深呼吸，抬起視線關注盧西拉。她看到了他臉上的汗水和淺藍色單衣被汗水浸透的深色區塊。

盧西拉趴在牆垛上大聲說道：「鄧肯，很好！明天我來教你幾套拳腳組合動作。」

她不假思索地說出了這兩句話，話音未落便意識到了原因。這些話並不是說給甦亡人聽的，她是想告訴站在武器室門口的特格：「看見沒？別以為只有你能教他殺敵的本領！」

盧西拉發現特格已經走進她心裡更深處，越過了她應該容許的界限。她一臉嚴肅地將視線轉向從門邊暗處走出的高大身影，鄧肯這時已經朝著霸夏跑了過去。

就在盧西拉全神貫注地看著特格的時候，貝尼．潔瑟睿德最本能的反應讓她在電光石火之間採取行動。身體先是做出反應，腦袋才解釋原因：事有蹊蹺！危險！這不是特格！她的所有動作一氣呵成──運起所有功力，用魅音大喝一聲：

「鄧肯！臥倒！」

鄧肯立刻趴在草地上，注意力全部放在從武器室走出的這個特格身上，對方手裡持有一把用於實戰的雷射槍。

幻臉人！盧西拉暗想。她只是因為高度警覺，才看出了破綻。新的幻臉人！

她大喊：「幻臉人！」

鄧肯向旁一蹬，橫身飛起，足有一公尺之高。他的反應速度令盧西拉大為震驚，她從來不知道人類的動作可以如此之快！當鄧肯看來彷彿漂浮在半空中，雷射槍第一槍從他身下掃過。

盧西拉翻過女兒牆，跳向往下一層樓的窗臺。她記得樓層之間有一條突出的排水管，身體落下時迅速伸手一搆，果然便抓住了排水管道。她向旁邊盪了幾下，然後安全地落在了再下一層的窗臺上。她知道自己根本無法及時趕到現場，但是依然奮不顧身地向鄧肯的位置跑去。

盧西拉聽到頭頂的牆面劈啪作響，抬頭便看到雷射正自上而下向自己襲來。她向左一閃，扭身落到了草地上，同時飛快環顧四周，看清了周圍的情況。

鄧肯一面向襲擊者衝去，一面翻騰躲閃，驚人地再現了他的訓練內容。真是快如閃電！

盧西拉看出了冒牌特格臉上的猶豫不決。

她一個箭步衝向這個幻臉人，「感覺」到了他的想法：他們倆對付我一個！

然而，他們兩個人必然解決不了敵人，盧西拉雖然還在向前奔跑，但知道眼前是怎樣的局勢。幻臉人只須將武器調至近距火力全開的模式，就可以點燃面前的空氣，什麼東西都無法穿過這樣的一道防禦。她還在絞盡腦汁思索如何撂倒這個假冒的特格，卻看到他的胸口出現了一片鮮紅血霧。一條紅色光束以傾斜角度迅速往上劃過握槍胳膊的肌肉，手臂便像雕像斷臂一樣掉了下來。那人的肩膀隨著血花噴湧緩緩脫離了軀幹，整個人隨之癱倒在臺階上，碎成了斷肢殘軀，血肉模糊，到處是燒焦的深褐色和夾雜藍色的豔紅。

盧西拉停了下來，她聞到了幻臉人獨特的費洛蒙。鄧肯走到她身邊，他瞥到幻臉人屍體後面的走廊裡有人走動。

死屍後面出現了另一個特格，盧西拉看到這才是特格本人。

「是霸夏。」鄧肯說道。

盧西拉心中油然升起了一陣喜悅—鄧肯已經學會透過部分細節判斷對方是不是本人。她指著幻臉人的死屍：「你聞一聞他身上的味道。」

鄧肯吸了一口氣：「嗯，我明白了。不過，他模仿得並不是非常

像，我和妳幾乎同時看穿了他的真面目。」

特格從走廊裡走了出來，左手持一把重型雷射槍，右手穩穩地扶著槍托和扳機。他仔細地環顧院子四周，然後定定地看著鄧肯，最後把視線轉向了盧西拉。

「帶鄧肯進來。」特格說道。

這是戰場上指揮官的軍令，完全倚賴緊急情況下該做什麼的老到判斷。盧西拉二話不說，牽著鄧肯的手，走進了武器室。

鄧肯從鮮血淋漓的死屍旁邊走過，什麼都沒有說，進屋之後，回頭瞥了一眼那灘血肉模糊，問道：「誰把他放進來的？」

她發現鄧肯並沒有問「他是怎麼進來的」，他拋去了細枝末節，一句話便說中了問題的關鍵。

特格領著他們大步走向他自己的住處。他停在門口，瞄了一眼房內，然後示意盧西拉和鄧肯隨他進去。

特格的房間有一股濃重的焦肉味，同時瀰漫著烤肉氣味的縷縷青煙，盧西拉剛一聞到，心中便頓生嫌惡：這是人肉烤熟的味道！特格床邊地板上趴著一個人，穿著他的軍裝，應該是從床上滾了下來。

特格用腳尖把這個人翻了過來，盧西拉看到一張眼神驚愕、嘴痛苦地咧開的面孔。她發現這是主堡周邊的一個護衛，從主堡紀錄來看，他與施萬虞一同來到主堡。

「這是他們的先鋒。」特格說，「派特林搞定了他，然後我們給他穿上了我的軍裝。我們發動進攻之前，沒讓他們看到這個人的臉，所以他們並不知道不是我。他們沒來得及複印記憶。」

「你原本就知道這件事情？」盧西拉愕然。

「貝隆達事先把所有情況都告訴我了！」

盧西拉忽然明白了特格這些話更深層的寓意。她壓住心中升騰而起的怒火：「你怎麼可以讓他們溜進院子裡？」

特格心平氣和地說：「這邊的局勢當時非常危險，我必須作出抉擇。現在看來，我當時的判斷沒有問題。」

盧西拉火冒三丈：「你的抉擇就是讓鄧肯自己保護自己？」

「我當時如果去救他，其他的襲擊者就會盤踞在這個地方。我和派特林費了不少工夫才幹掉這邊的敵人，我們當時沒有精力顧及其他的事

情。」特格看了一眼鄧肯，「看樣子他表現得相當不錯，多虧我們對他勤加訓練。」

「那個……那個畜生差一點就要了他的命！」

「盧西拉！」特格搖了搖頭，「我當時就算好了時間，你們倆至少可以堅持一分鐘。我知道妳肯定會奮不顧身地擋住那個『畜生』，哪怕犧牲自己，也要保住鄧肯，這樣就又多了二十秒。」

鄧肯聽到特格的這番話，兩眼炯炯有神地看著盧西拉，問道：「妳會犧牲自己嗎？」

盧西拉沒有作聲，特格說：「她會的。」

盧西拉沒有否認霸夏的說法，但是想起了鄧肯當時驚人的移動速度和令人眼花撩亂的進攻。

特格看著盧西拉，說道：「戰場之上，難能兩全。」

她同意這個說法，特格的選擇一向正確，這一次也不例外。不過，甦亡人的普拉那 - 並度加速完全超出了她的預期，她知道自己需要和塔拉札溝通一下。特格突然站直身子，進入高度戒備的狀態，兩眼直直盯著她身後的房門。盧西拉愣了一下，迅速轉身。

施萬虞站在門口，身後是派特林，他的手上也握著一把重型雷射槍，盧西拉看到槍口對著施萬虞。

「她說什麼都要進來。」派特林說道，臉上略帶憤怒的神色，嘴角向下。

施萬虞說：「南邊的碉堡外面橫七豎八地躺了不少屍體，我要過去看一下，你的人不放行，我命令你立刻撤銷禁令。」

「等我的人清理乾淨現場，我就撤銷禁令。」特格說。

「那些人還在殺人！我能聽見外面的動靜！」施萬虞的語氣中透出了些許惡意，她狠狠盯著盧西拉。

特格說：「我們也在審問外面的那些人。」

施萬虞將視線轉向特格：「既然這裡這麼危險，那我們就把這個……孩子帶到我的房間裡去，快點！」

「不必如此。」特格的聲音低沉，但是非常堅定。

施萬虞愕然，心中大為不悅。派特林握緊了雷射槍的槍托，施萬虞的眼睛掃過雷射槍，轉向注視自己的盧西拉，兩人四目相對。

特格稍微頓了一會兒，說道：「盧西拉，帶鄧肯去我的起居室。」他向身後的門揚了揚頭。

盧西拉遵守指示，整趟路都刻意將身體擋在施萬虞和鄧肯之間。

房門關上之後，鄧肯說：「她真的心神不寧，剛才差一點就說出了『甦亡人』這兩個字。」

盧西拉說：「施萬虞剛才不止露出了這一個破綻。」

她環顧四周，這是她第一次看到特格的起居室，這裡是霸夏回歸自我的聖地。她想起了自己的住處，井井有條的房間裡同樣有些許凌亂。一把舊式的淺灰色軟椅，旁邊放了一張小桌，幾個閱讀卷軸被人隨意放在桌邊，彷彿主人只是暫時離開，馬上就會回來。旁邊一把硬椅上橫放一件黑色的霸夏軍裝外套，上面放著一個沒有蓋上的針線盒。袖口上有一個破洞，不過已經仔仔細細地補好了。

他自己修補自己的東西。

盧西拉萬萬沒有想到，聲名赫赫的邁爾斯．特格竟然還有這一面。假使她想到這方面的事情，也會以為特格會把這些雜活交給派特林。

「是不是施萬虞把那些人放進來的？」鄧肯問道。

盧西拉絲毫沒有掩蓋她的怒氣：「是她手下幹的好事。她太過分了！竟然和忒萊素人暗中勾結！」

「派特林會不會殺了她？」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門外傳來施萬虞憤怒的聲音，洪亮又清晰：「霸夏，我們就在這裡這麼等著嗎？」

「您想什麼時候走都沒問題。」這是特格的聲音。

「我現在就想走！但我進不了南邊的隧道！」

施萬虞大發雷霆。盧西拉知道這老嫗如此失態，肯定是為了某件她刻意為之的事。可是，她究竟在圖謀什麼？特格現在一定非常謹慎。他剛才非常高明，讓盧西拉看到了施萬虞治下的疏漏，但是他們沒有摸清施萬虞還有哪些手段。盧西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過去幫助特格，把鄧肯留在這裡。

特格說：「您現在可以過去了，不過建議您不要返回住處。」

「為什麼？」施萬虞沒能掩飾自己的內心，語氣暴露了她的詫異。

「您稍等。」特格說道。

盧西拉聽到了遠處嘈雜的人聲，附近傳來悶聲巨響，接著更遠的地方也傳來了一聲巨響，塵土由門縫飄進了特格的起居室。

「怎麼回事？」施萬虞的聲音格外大。

盧西拉擋在鄧肯和通往門廳的牆壁之間。

鄧肯盯著起居室的房門，身體已經擺出了防禦的姿勢。

「第一聲是他們的進攻，在我意料之中。」是特格的聲音，「第二聲，恐怕打了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附近突然響起了巨大的哨聲，蓋住了施萬虞的聲音。

「霸夏，你真是料事如神！」派特林的聲音。

「到底怎麼回事？」施萬虞高聲質問。

「剛才那第一聲爆炸，親愛的聖母，是襲擊者炸了您的住處。第二聲，是我們炸了那些襲擊者。」

「霸夏，信號收到！」派特林的聲音，「他們全軍覆沒了。如您所料，那些人是坐著懸浮飛行器從無現星艦上下來的。」

「無現星艦呢？」特格的聲音透著憤怒。

「剛通過摺疊空間即被摧毀，沒有倖存者。」

「你們這群蠢貨！」施萬虞厲聲尖叫，「你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好事嗎？」

「我只是服從命令，保護那個男孩。」特格說道，「對了，您在這個時間本來應該待在自己的房間，不是嗎？」

「你說什麼？」

「他們炸毀您的房間，目的其實是您本人。忒萊素人非常危險，聖母。」

「我不信你的鬼話！」

「那您不妨過去看看。派特林，放她出去。」

盧西拉聽到現在，聽出了施萬虞的真實想法──這個晶算師霸夏在這裡比聖母更受信賴，施萬虞知道這一點。她肯定會鋌而走險。特格說她的住處被毀，這一著棋很妙，不過她說不定不會相信。特格和盧西拉發現她參與了這次襲擊，這肯定是施萬虞現在最大的心事。不知道還有多少人也知道了這件事情，其中必然包括派特林。

鄧肯盯著關閉的房門，頭部略微右傾，臉上露出好奇的表情，好像看穿了門板，直視後方的人。

施萬虞如臨深淵，小心翼翼地控制著自己的聲音：「我不信他們炸毀了我的住處。」她知道盧西拉在聽他們說話。

「只有一個辦法能確認。」特格說。

真是高明！盧西拉暗暗讚嘆。施萬虞只有先確定忒萊素人是不是耍了花招，才能決定其他的事情。

「既然如此，你們在這裡等我回來！這是命令！」盧西拉聽到施萬虞拂袖而去的聲音。

盧西拉心想：她的情緒管理實在欠佳。不過，特格這次的表現也令盧西拉頗為不安。他真的做出了這樣的事情！特格將一位聖母打得措手不及，全無招架之力。

鄧肯面前的房門猛地一下打開了，特格站在門口，一隻手抓著門閂。「快！」特格道，「趁她還沒回來，我們必須趕緊離開主堡。」

「離開主堡？」盧西拉大驚失色。

「快！聽見沒有！派特林給我們安排好了一條路線。」

「可是我必須—」

「沒什麼必須！直接跟我走，不然我們就得來硬的了。」

「你覺得自己真的能……」盧西拉的話只說了一半。站在她面前的已經不是之前的特格，她知道他如果事先沒有準備，絕對不會這樣威脅她。

「好吧。」她牽起鄧肯的手，跟隨特格離開了他的住處。

派特林站在走廊裡，望著右邊，說：「她走了。」他看著特格，「霸夏，您知道該怎麼辦吧？」

「派特！」

盧西拉從來沒有聽特格用暱稱叫過他的這位勤務兵。

派特林笑了，露出了兩排潔白的牙齒：「抱歉，霸夏，我太激動了。那，就交給您了，我也還有我的事情。」

特格揮了揮手，示意盧西拉和鄧肯順著右邊的走廊往下走。她帶著鄧肯走進了廊道，聽到特格緊跟在他們後邊。鄧肯滿手都是汗，他掙脫了盧西拉的手，在她身旁大步前進，完全不回頭。

長廊盡頭有一個懸浮升降機，由特格的兩個手下看守。他向他們點了點頭，說：「沒有人跟過來。」

兩人異口同聲道：「好的，霸夏。」

盧西拉、鄧肯與特格進入了升降機，此時她才意識到自己在這場爭端中站到了特格這邊，然而她並不了解事情的全部情況。她感覺女修會的權術之爭好像洶湧的波濤，在她身旁翻滾。大多情況下，權術都只是溫柔的波浪，輕輕拍在沙灘上，然而現在她感覺到一股毀滅力量十足的海浪轟然砸來。

三人走進了南面碉堡的安檢室。

進門的時候，鄧肯說：「我們都應該帶上武器。」

特格說：「武器馬上就有，希望你已經做好了殺人的心理準備。不論是誰，只要阻攔我們，一律殺死。」

19

下述一件意義重大的事實：從未有人在貝尼．忒萊素的核心星球的庇護之外見過忒萊素人的女性（幻臉人模擬的忒萊素女性無法生育，本次分析不作探討）。我們初步推論，女性忒萊素人之所以與外界隔絕，是因為忒萊素人不想讓她們落入我們的手中。忒萊素的尊主肯定將他們最重要的機要祕密也藏在了女性的卵子之中。

—貝尼．潔瑟睿德分析報告—檔案部編號：XOXTM99……041



「我們終於見面了。」塔拉札說。

她的眼神越過兩公尺的開闊空間，看向坐在椅子上的泰爾威斯．瓦夫。女修會的分析人員已經確認，這個男人就是忒萊素的尊主之主。這麼瘦小的身軀，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權力？她提醒自己：對此人切不可以貌相取。

「即便如此，有些人也依然會覺得我們不可能見面。」瓦夫說道。

塔拉札注意到他的聲音尖細，這一點也與一般的大人物不同。

兩人坐在宇航公會中立的無現星艦上，艦體外側附有貝尼．潔瑟睿德和忒萊素人的多個監控飛船，好像啄食腐肉的飛禽趴在死屍上。（宇航公會先前一直戰戰兢兢，迫切希望平息貝尼．潔瑟睿德的怒火。他們明白，「你們將為此付出代價」，他們曾經因惹惱女修會而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兩人所在的這間艙室面積不大，整體呈橢圓形，牆面採用了傳統的鍍銅工藝，而且「無法監聽監視」，不過塔拉札絲毫不相信這樣的說法。此外，宇航公會和忒萊素人之間透過美藍極建立了多種聯繫，她認為這些關係目前依舊存在，而且完好無損。

瓦夫對塔拉札不抱有任何幻想，這個女人遠比任何一位尊母都要危險。如果他殺了塔拉札，貝尼．潔瑟睿德仍將出現一個同樣危險的統御大聖母，而且將會擁有眼前這位大聖母掌握的所有重要資訊。

「我們發現你的新幻臉人非常有意思。」塔拉札說道。

瓦夫苦笑了一下。尊母損失了一艘無現星艦，尚且沒有責怪忒萊素人，這些聖母，確實比尊母危險多了。

塔拉札的右邊有一張矮几，上面放著一個雙面數位立鐘，擺放的位置剛好讓兩人都能看到鐘上的時間。塔拉札瞥了一眼那鐘，瓦夫那一面已經與他的生理時鐘同步。她看到兩面的時間均已是下午過去一半的時候，兩人的生理時鐘只差不到十秒。這次談判安排非常周到，即便是兩把椅子擺設的位置和之間的距離，雙方事先也已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艙內只有他們兩人，橢圓的空間長約六公尺，寬約三公尺。兩把木質躺椅完全相同，均採用木釘榫接，包覆橘色布料，沒有一丁點的金屬或其他異物。除了椅子，這間房間只有那張邊桌和桌上的立鐘。邊桌的三條木質桌腿細而長，桌面是一塊纖薄的黑色合成玻璃。兩位當事人均由安檢人員使用探測器進行了細緻的檢查，每人還配有三名貼身護衛，在艦艙唯一的艙門外守候。塔拉札覺得忒萊素人不會再運用幻臉人掉包的伎倆，況且現在是這樣的形勢！

「你們將為此付出代價。」

忒萊素人相當清楚自己不占上風，加上他們現已知道新的幻臉人也無法逃過聖母的法眼，故而更加謹慎。

瓦夫清了一下嗓子，說道：「我們大概不可能達成共識。」

「那你來是為了什麼？」

「妳們拉科斯上的主堡向我們傳來一條詭異的訊息，我想請妳解釋一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們為了什麼事需要付出代價？」

「閣下，這裡只有你我兩人，就不必裝瘋賣傻了，有些事情不可避免，我們都心知肚明。」

「例如呢？」

「貝尼．忒萊素的女人從來沒有參加過我們的育種計畫。」她心中暗想：讓他去發愁吧！沒有忒萊素女人的他者記憶，嚴重有礙貝尼．潔瑟睿德展開調查，這件事情瓦夫可能也知道。

瓦夫橫眉怒目：「妳肯定不會以為我願意拿──」他說了一半便搖搖頭，「我真的不敢相信這就是妳們所說的代價。」

塔拉札沒有作聲，瓦夫繼續說道：「拉科斯神廟的那次襲擊行動，

是現場那群蠢貨擅自行動，他們已禁受到懲罰。」

這是預料中的以退為進第三招，塔拉札就知道他會下這一步棋。

在此之前，她聽取了無數次差強人意的分析簡報。女修會撰寫了大量分析報告，可是她們對這位忒萊素尊主，這個泰爾威斯．瓦夫卻知之甚少。她們透過推演得出了幾個極其重要的預測結果，前提是她們掌握的相關資料屬實。有些資訊相當耐人尋味，然而問題在於其中的部分資訊來源並不可靠。不過，有一個關鍵的資訊不會有錯──坐在她對面的這個小個子危險至極。

瓦夫的「以退為進第三招」，引起了塔拉札的注意。現在該回應他了，塔拉札露出了然於心的笑容。

她說：「我們就知道你會說這樣的假話。」

「我們還沒說幾句話，現在就要惡語相向了嗎？」他平靜地說道。

「這個問題你該問問自己。我告訴你，我們可沒大離散回來的那群蕩婦那麼好糊弄。」

瓦夫目瞪口呆，塔拉札見狀，準備走一著險棋。女修會此前聽聞一艘伊克斯會議船離奇失蹤，她們根據這個消息和其他線索進行了推論，現在看來果真如此！塔拉札保持著剛才的笑容，順著女修會的猜測，用彷彿事實天下皆知的語氣繼續說道：「那群蕩婦可能想知道自己人裡混進了幻臉人。」

瓦夫克制住了內心的怒火。這群天殺的女巫！她們知道了！竟然被她們知道了！他的多位議員先前便高度懷疑女修會提議雙方見面的動機，反對的人數雖然沒有過半，但也與支持者不相上下。這些女巫如此……歹毒，她們的報復手段也陰險！

塔拉札想：現在該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伽穆上去，讓他全無招架之力。她說：「就算你們策反了我們內部的人，例如伽穆主堡的施萬虞，你們也不會得到任何有價值的資訊！」

瓦夫惱羞成怒：「她以為……以為可以把我們當作賞金殺手使喚！我們只是教訓了她一番！」

塔拉札心中竊喜：他的自尊心暴露出來了，真有意思。這種自尊心背後的道德架構具有某種含意，必須好好探討一番。

塔拉札說：「你們其實根本沒能打入我們內部。」

「妳們也沒能打入忒萊素人內部！」瓦夫努力控制住情緒，勉強夠冷靜虛張聲勢。他需要時間才能思考！才能謀劃！

塔拉札說：「你或許希望知道怎樣才能封起我們的嘴巴。」她看到瓦夫木然地瞪著自己，認為他已默認，便繼續說道：「首先，那些自稱尊母的蕩婦，她們的事情不論你知道多少，都得告訴我們。」

瓦夫聽到這話，顫抖了一下。他們殺死尊母之後，許多事情都得到了證實。她們在性事的技藝確實登峰造極！只有心理素質極為強大的人，才不會拜倒在那巨大的快感之下。這種手段可以發揮的作用令人難以想像！這件事情也得告訴這些女巫嗎？

塔拉札再次強調：「所有事情，你知道多少，就要告訴我們多少。」

「妳為什麼叫她們蕩婦？」

「她們想效仿我們，可是她們為權勢出賣了自己，變得不倫不類，同時讓我們代表的一切事物都變成了他人的笑柄。還敢自稱尊母！」

「她們人多勢眾，至少萬倍於妳們！我們看到了這方面的證據。」

「我們一個人就能幹掉她們所有人。」塔拉札說道。

瓦夫沉默地觀察她。這個女人是在吹牛嗎？貝尼．潔瑟睿德這些女巫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從來不會讓你確切看到真相。她們確實有一些手段，只是不一定讓你知道，這個神奇宇宙的暗面歸她們所有。這些女巫曾經多次透過話語或行動削弱《沙利亞特》的權威。忠實的信徒為何還要接受一次試煉？這難道是神的旨意？

塔拉札沒有說話，寂靜的空間變得更加寂靜。她察覺到瓦夫的慌亂，想起了女修會為此次會面召開的會前會。貝隆達在會上表示，忒萊素人有無可能假裝愚蠢、單純，她說：

「我們到底知道忒萊素人的什麼底細？」

塔拉札當時感覺到同一個答案浮現在聖殿會議室內所有人心中：我們知道的，或許只是他們主動暴露的面相。

所有分析人員都不免懷疑，外界眼中的忒萊素人只是他們刻意營造的假象。考慮忒萊素人的智商時，必須記得再生箱的祕密完全掌握在他們的手中。這項技術真的如某些人所說，只是他們意外發現的技術財富嗎？那麼，數千年至今，為什麼再也沒有人這麼走運了？

甦亡人。

忒萊素人是否正在利用製造甦亡人的技術延續他們的生命？她能從瓦夫的舉止之間發現一些跡象……不能完全確認，但是非常可疑。

聖殿的那些會議上，貝隆達反覆重申她們根本的質疑：「那些資訊……所有相關的資訊！我們所有的檔案紀錄有可能都是一堆垃圾！全都是只能餵給豬蝓的垃圾！」

有些聖母原本並沒有非常緊張，貝隆達的比喻卻令她們倒吸了一口冷氣。

豬蝓！

這是豬和巨型蛞蝓雜交的物種，爬行緩慢，雖然牠們的肉可當作奢華盛宴的盤中飧，但是這種動物本身卻充分體現了女修會厭惡忒萊素人的地方。貝尼．忒萊素使用了所有生命起源的那種螺旋結構在再生箱中培育豬蝓，這種生物是他們早期與外界交易的一種產品。這種生物長了多張嘴巴，任何垃圾幾乎都可以用作飼料。牠們喜歡不停吞食各類垃圾，將垃圾迅速轉化為黏滑的糞便，氣味與豬糞相同。人們談及這種生物，每每想到「骯髒」、「汙穢」等詞語，而貝尼．忒萊素這個產地則加強了外界的這種印象。

貝隆達引用鉅貿聯會某個廣告中的宣傳語，說道：「這是世間最美味的肉類。」

「不過，產自汙穢之中。」塔拉札接了這麼一句。

汙穢。

塔拉札注視著瓦夫，也想到了這個詞語。他們為自己建立這種骯髒形象，到底是什麼原因？這形象顯然與瓦夫剛才所展現的強烈的自尊心格格不入。

瓦夫一隻手遮住嘴巴，輕咳了一下。他感覺到了袖子裡的重量──他藏了兩支強力獵殺鏢。反對與會的少數派議員曾經向他建議：「跟貝尼．潔瑟睿德打交道，和跟尊母打交道一樣，誰最後能掌握對方最關鍵的機要資訊，誰才是真正的贏家。只有殺了對方，才能確保成功。」

我或許能了結她的生命，可是之後怎麼辦？

艙門外還守著三位聖母，塔拉札事先肯定告訴了三人什麼暗號。艙門打開之時，三人如果沒有收到暗號，必將有一場腥風血雨。他明白，

即便是新的幻臉人也絕無可能打敗外面的那幾個聖母。然後，這些女巫便會進入高度警戒的狀態，她們也會發現瓦夫這幾個護衛的真實面目。

「好，都告訴妳們。」瓦夫說道。這句話的言外之意讓他頗為難堪，但是他別無他法。塔拉札所言太過誇張，貝尼．潔瑟睿德和尊母的實力差距並非如此之大，但是他知道她並非信口胡言。可是，倘若那些尊母知道了她們使團的真實遭遇，他非常清楚會發生什麼事。她們尚不能把無現星艦失蹤歸罪於忒萊素人，飛船確實會離奇失蹤，然而蓄意行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情了。尊母必然會想辦法斬除這麼狂妄自大的對手，即便是用來殺雞儆猴。大離散返回的忒萊素人也提過尊母的手段多麼毒辣，瓦夫見到她們之後，相信了他們的說法。

塔拉札說：「這次會面，我第二個想談的主題是我們的甦亡人。」

瓦夫在躺椅上挪了挪身子。

塔拉札非常厭惡瓦夫的長相—圓臉尖牙，小眼朝天鼻。

塔拉札斥責道：「你們原本只負責向我們提供甦亡人，卻妄圖透過殺害甦亡人控制我們計畫的進度。」

瓦夫再次考慮是不是有必要殺了這位聖母。難道什麼事情都瞞不住這些該死的女巫嗎？由此可見，貝尼．潔瑟睿德很有可能在忒萊素核心星球找到了一個給她們通風報信的叛徒，不然她們怎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他說：「大聖母，我跟妳保證，那個甦亡人—」

「你什麼也不用保證！能掛擔保的只有我們自己。」塔拉札搖了搖頭，神色陰沉，「你還以為我們不知道你賣給我們的是瑕疵品。」

瓦夫連忙說道：「你們在合同裡提到的各項要求，他都符合！」

塔拉札再一次搖了搖頭。這個矮小的忒萊素尊主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已經暴露了真相。塔拉札說：「你們在他的內心埋下了你們的詭計。你們擅自變動，我們暫且不作追究，但是我警告閣下，倘若這些改動妨礙了我們的計畫，你們就吃不了兜著走吧。」

瓦夫手抹臉，感覺到額上的汗水，心中暗罵「該死的女巫」，不過還有一些事情她並不了解。從大離散歸來的忒萊素人和塔拉札深惡痛絕的尊母給了忒萊素人一件性之利器，無論這位大聖母在此說出怎樣的話，他都絕對不會透露！

塔拉札靜靜地揣摩瓦夫的反應，決定鋌而走險，詐他一下：「我們奪下了你們的伊克斯會議船，那些新的幻臉人當時還沒死，我們知道了不少事情。」

瓦夫已經做好了動手的準備。

塔拉札心想：正中要害！議事聖母先前提出了一種大膽的推測，統御大聖母這一招險棋，打開了顯露解答的康莊大道。現在看來，這位議事聖母的想法似乎並不算大膽：「忒萊素人妄圖模擬整個普拉那－並度。」

「整個普拉那－並度？」

在座的聖母一片譁然。她們了解記憶複印，但是忒萊素人希望實現的這種心理複製超出了記憶複印的範疇。

提出這個推測的是負責檔案部的西斯德里昂女修，她帶來一張清單，密密麻麻列舉了相關的佐證資料。「伊克斯刑訊儀能夠靠機械完成的事情，忒萊素人可以用神經和肌肉實現，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他們下一步的目標非常明顯。」

塔拉札看到瓦夫的反應，便繼續仔細觀察著他。現在的他非常危險。

瓦夫臉露怒火，這些女巫知道的事情太過危險！他完全沒有懷疑塔拉札那番話真實與否。不論我下場如何，我都得殺了她！我們要把她們斬草除根。卑鄙無恥之流！這是她們的原話，用在她們身上恰到好處。

塔拉札準確解讀了他的神情，迅速說道：「只要你們不妨礙我們的計畫，我們就不會傷害你們。無論你們信奉什麼宗教、要怎麼生活，都是你們自己的事。」

瓦夫遲疑了，她所說的話並不重要，他主要忌憚她的本事。她們還知道什麼事情？他們已經等了數千年之久，眼看即將稱霸宇宙，他之前已經拒絕對尊母卑躬屈膝，可是現在居然又得向這些女巫低頭！瓦夫惱怒不堪。到頭來，還是那些少數派議員說得對：「我們不能和這些普汶韃結為盟友，我們哪怕和這些民族交好，都是邪惡之舉。」

塔拉札感覺他仍有動手的衝動，是她逼得太緊了嗎？她做好了防禦的準備。瓦夫下意識地動了一下兩隻手臂，這個動作激起了她的戒心。他袖子裡有暗器！絕對不能低估忒萊素人的本事，她的探測器可什麼都

沒有發現。

「我們知道你身上帶著暗器。」她說，又是一著險棋，「現在，如果你犯了衝動的錯誤，那些蕩婦也會知道你動用暗器的事情。」

瓦夫淺而短地呼吸了三下，讓自己開口時聽來平靜自制：「休想把我們變成貝尼．潔瑟睿德的奴僕！」

塔拉札心平氣和地說：「我沒有要求也沒有逼迫你們屈從。」

她等待瓦夫回應，這位尊主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盯著她的渙散的眼神中看不到任何反應。

他喃喃道：「妳威脅我們，妳說我們知道多少，就得告訴—」

「我的意思是分享！」塔拉札厲聲打斷了他，「我把你們看作地位平等的夥伴，所以才跟你談分享。」

他質問道：「那你有什麼要跟我們分享？」

她用呵斥孩子的語氣說：「閣下，你問問自己，貝尼．忒萊素寡頭統治階級的成員為什麼會來參加這場談判？」

瓦夫的聲音依舊高度自制，他反問：「那麼貝尼．潔瑟睿德的統御大聖母，妳此行又是為了什麼？」

她溫柔地說道：「為了增強我們的實力。」

他指責塔拉札道：「妳並沒有說願意和我們分享什麼，還希望占得上風。」

塔拉札依然認真地觀察他的表情，她很少見到一個人類能夠這樣控制內心的憤怒。「想要我們分享什麼，你就直說。」她說。

「然後妳難道就會慷慨大方地告訴我們了嗎？」

「我們可以協商。」

「這下倒說起了協商。妳命令我……命令我—」

「你這次來，看樣子是鐵了心要破壞我們能夠達成的所有共識。」她說，「你根本就不想協商！我坐在你面前，願意跟你交易，你卻只是—」

「交易？」瓦夫突然想起那位尊母之前聽到這兩個字的憤怒反應。

塔拉札說道：「你沒聽錯，交易。」

瓦夫的嘴角好像揚起了一絲微笑：「妳覺得我有權跟你討價還價？」

「閣下，你可千萬當心。」她說，「你有最終的決定權。誰能徹底毀掉對手，這權力就在誰手裡。我沒有威脅你，但是你威脅我了。」她看了一眼他的衣袖。

瓦夫嘆了一口氣，這可如何是好，她可是普汶韃！他怎麼能跟普汶韃交易？

「有一個我們用理性的方法解決不了的問題。」塔拉札說道。

瓦夫沒有表現出他的詫異──那個尊母也說過這句話！他內心一驚，貝尼．潔瑟睿德和尊母有沒有可能為了某種共通目的攜手合作？塔拉札雖然對那些女人恨得咬牙切齒，可是這些女巫什麼時候可信過？

瓦夫再次考慮他敢不敢犧牲自己消滅這個女巫。有什麼用呢？她知道了什麼事情，其他女巫肯定也已知道，殺了她只會更容易招致災禍。這些女巫內部爭論不休，可這說不定也是障眼法。

塔拉札說：「你要我們分享些東西。我如果給你們幾個我們的珍貴人類血統品系，你看怎麼樣？」

瓦夫對此明顯產生了興趣。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這種東西？我們有自己的再生箱，基因樣本到處都是。」

「什麼的樣本？」她問道。

瓦夫嘆了一口氣，貝尼．潔瑟睿德總是如此犀利，一針見血。他感覺自己大概讓她猜到了某些事情，才自然而然地提到這個話題。事已至此，懊惱也無益。忒萊素人深諳生命最深奧語言的精密知識，對於野生的人類基因庫並沒有太多興趣，她的推斷（也可能是臥底的線報！）確實沒錯。千萬不能小看貝尼．潔瑟睿德，還有她們育種計畫的產物，否則必然沒有好下場。神知道是她們造就了摩阿迪巴和先知！

「那妳還想要我們用什麼來交換？」他問道。

「終於願意好好地談了！」塔拉札說，「我們當然都知道，我要給你們的可是身為亞崔迪血統品系的育母。」她心中暗想：「就讓他做夢去吧！那些女人只會有一張亞崔迪氏族的臉，但是絕對不會是真正的亞崔迪家的人！」

瓦夫感覺自己的脈搏變快了。她真的會說到做到嗎？她有沒有想過，忒萊素人只要檢查一遍這些原料，就會獲得多少資訊？

「我們希望能優先選擇她們的後代。」塔拉札說道。

「絕對不行！」

「那雙方輪流優先選擇，如何？」

「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是什麼意思？」她身體前傾，看到瓦夫興趣盎然，她知道成功就在不遠處了。

「妳們還有什麼要求？」

「我們的育母必須可以任意使用你們的基因實驗室。」

「開什麼玩笑？」瓦夫憤怒地搖了搖頭。她以為忒萊素人會將自己最強大的利器這麼輕易地拱手相讓？

「那給我們一個正常運作的再生箱也可以。」

瓦夫瞪著她，什麼都沒有說。

塔拉札聳了聳肩：「我總要試一試。」

「嗯，妳試過了。」

塔拉札靠在椅子上，回想自己剛才發現的蛛絲馬跡。她剛才用禪遜尼的話試探了一下，瓦夫的反應耐人尋味。「有一個用理性的方法解決不了的問題。」他聽到這句話之後，情緒出現了一種微妙的波動。他當時好像內心亂了套，眼睛裡充滿了疑惑。諸神在上！瓦夫莫非私下信仰禪遜尼？

無論多麼危險，她都必須打探清楚。歐德雷迪必須充分了解各種情況，盡可能在各個方面占據上風，才能妥善應對拉科斯的局勢。

「目前來看，我們只能談到這個程度。」塔拉札說，「來日方長，我們還有時間繼續談。神僅憑祂的無盡恩澤便賜予我們無限的宇宙，萬事萬物一切皆有可能。」

瓦夫不假思索地拍了一下手，說道：「意外的禮物才是最好的禮物！」

塔拉札心想：不光禪遜尼教，還有蘇非教，竟然還信仰蘇非教！她開始調整自己對忒萊素人的看法，他們已經暗自信仰了這個宗教多久？

塔拉札試探道：「就其本身而言，時間並無所謂時間，只要觀察周而復始的環形就知道了。」

瓦夫說：「類日恆星是環形，所有宇宙都是環形。」他屏氣凝神，

等待她的回應。

「環形是閉合的狀態。」塔拉札一面在他者記憶中尋找合適的說法，一面小心翼翼地開口，「所有閉合有限的事物，都必須開放，成為無限的形式。」

瓦夫掌心向前，舉起雙手，然後將雙臂放在膝上，原本因緊張而高聳的雙肩稍稍放鬆。「這些話妳一開始的時候為什麼沒有說？」他問道。

塔拉札提醒自己：我必須萬分小心。她需要仔細考慮瓦夫的動作和他所說的話承認了什麼。

「我們除非打開天窗說亮話，不然剛才說的那些話都沒有任何意義。就算這樣，我們也只能用語言交流。」

塔拉札的言行舉止令瓦夫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但是他希望從這張貝尼．潔瑟睿德的面孔上看到更加確鑿的證據。他提醒自己，她可是個普汶韃，絕對不能相信這些人……不過，倘若她也相信「偉大信念」之事……

「神主派先知到拉科斯，不是為了考驗我們、教導我們嗎？」他問道。

塔拉札在他者記憶中陷入了沉思。拉科斯上的先知？摩阿迪巴？不對……這不符合蘇非派和禪遜尼的信仰……

是暴君！她的嘴抿成了一條直線。「不能掌控的事情，就必須接受。」她說。

「因為這必然是神主所為。」瓦夫答道。

塔拉札已經看夠也聽夠了。護使團已經讓她充分了解已知的每一個宗教，他者記憶填補了相關的空白，鞏固了她對宗教的理解。她覺得自己務必想方設法安全離開這間艦艙，必須向歐德雷迪示警！

「我能否提議一件事？」塔拉札問。

瓦夫禮貌地點了點頭。

「我們之間的關係或許並非我們想像的這麼簡單。」她說，「我想請你到貝尼．潔瑟睿德拉科斯主堡一坐，我們在當地的指揮官會招待你。」

「是亞崔迪家的人？」他問道。

「不是。」塔拉札撒了個謊，「但是我肯定會告知育種女修你的需要。」

「我會備好妳需要的報酬。」他說，「這筆交易為什麼要到拉科斯談？」

「那個地方不正合適嗎？」她問道，「先知的故鄉，誰都不會弄虛作假。」

瓦夫往後靠坐，兩隻手臂放鬆地放在腿上。塔拉札當然知道該怎麼回應，他沒想到她會坦誠地說出這樣的話。

塔拉札起身：「我們每個人各自都會聆聽神主的囑咐。」

他想：我們在蓋謳共同聆聽神主的聖音。他抬頭看著她，心中提醒自己她是普汶韃。絕對不能相信這些人！千萬當心！這個女人畢竟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女巫，她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創造宗教，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情。她們是普汶韃！

塔拉札走到艙門旁邊，打開艙門，比出代表安全的信號。她轉過身來，面向沒有起身的瓦夫。她想：他還沒有看透我們的真實意圖。我們派給他的那些人必須嚴加挑選，絕對不能讓他察覺自己成了我們的誘餌。

他平靜地注視著塔拉札。

她心想：這位尊主看起來可真是鎮定，可是他仍然逃不出我們的圈套！女修會和忒萊素人結盟，這件事情會吸引外界的注意，不過我們說了算！

「拉科斯見。」她說。

大離散傳播了哪些社會傳統元素？我們非常了解那些時代，知道當時人們的心態和物質環境。散失之人離開這個宇宙的時候，他們的思考受限於人力和硬體等具體方面。很多人對於「自由」懷抱迷思，因而迫切尋找擴散的空間。暴君的教誨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寓意—暴力會畫地自限，然而大多數人都沒有領悟這個道理。大離散是一場狂放的隨機運動，人們認為這就是生長（擴散）。實際上，這場運動的促因是對於停滯和死亡巨大的恐懼（通常是無意識的）。

—大離散：貝尼．潔瑟睿德分析報告（檔案部）



歐德雷迪側躺在凸窗的窗臺上，臉頰輕輕貼著溫暖的合成玻璃，看著窗外的欽恩大廣場。她靠著一塊散發美藍極氣味的紅色軟墊，在拉科斯這裡，很多東西都會有美藍極的味道。她的身後是三間房間，面積不大，但是空間利用得當，而且遠離拉科斯祭司的神廟和貝尼．潔瑟睿德的主堡。選擇這個地方，也是女修會和那些祭司達成的協議。

當時，歐德雷迪毫不讓步：「我們必須提高守護什阿娜的安全級別。」

杜埃克堅決反對：「她絕對不能由女修會單獨監護！」

歐德雷迪反駁道：「也不能由你們祭司單獨監護。」

歐德雷迪所在之處是六樓，樓下的大廣場上有一個巨大的市場，攤位排列雜亂無章，幾乎占滿整個廣場。落日銀黃色的陽光灑在這個地方，凸顯了顏色鮮豔的遮陽篷，也在不平整的地上投下一道道長長的影子。綴了補丁的遮陽篷下面，隨意擺放的商品周圍，人們東一群西一片漫無目的地逛著，這些人群周圍的陽光裡瀰漫著滾滾塵埃。

大廣場整體是一個巨大的長方形，遠處的邊界距離歐德雷迪的窗戶

足足有一公里之遠，左右兩邊相距至少有兩公里。白天，人們冒著酷熱，頂著烈日，只想買到一些物美價廉的東西。他們的腳步已將廣場夯實的土地和年代久遠的石材磨成了苦澀的塵土。

夜幕逐漸降臨，樓下的活動發生了變化──更多人來到此地，他們的動作更快，也更加紛亂。

歐德雷迪歪頭看著窗戶的正下方，一些商販已經慢條斯理地向不遠處的住處走去。這些人吃完飯，稍微休息，就會馬上回來。這個時候，室外的空氣不會燙得人喉嚨痛，他們要充分把握這段更有價值的時間。

歐德雷迪還沒看到什阿娜的身影，那些祭司不會敢耽擱太長時間。他們大概正忙作一團，不斷詰問什阿娜，告誡她切莫忘記自己是神派到聖會的神使，也提醒她許多該為神盡的義務。就是這些枝微末節的東西讓歐德雷迪總得事後特地向什阿娜詢問內容，嘲弄一番後再教她正確的觀點。

歐德雷迪伸了一個懶腰，安靜地做了一些小幅運動，舒展緊張的肌肉。她確實能夠大概體會到什阿娜此時的心情，她現在肯定心亂如麻。聖母接過什阿娜的監護權之後會發生什麼，什阿娜自己並不了解。不過，毫無疑問，這個孩子的大腦裡亂七八糟地充滿很多誤解和錯誤的資訊。

歐德雷迪心想：就像我當年一樣。

這種時候，她難免總會想起往事。現在她的任務非常明確──驅邪，不僅驅除什阿娜的邪念，也要驅除她自己的邪念。

她回想自己記憶中某位聖母總是一再想起的事情：歐德雷迪，五歲，伽穆上那棟舒適的房子。房子外排列著寬闊大道旁時常可見的一層樓低矮建築，這類房子常被人誤以為是濱海城市的中級宅第。這些房子一直延續到弧形的海岸線，房子在靠海側的面積比大道兩邊大了很多，它們只有到了海邊才不會吝惜每一寸土地。

透過經貝尼．潔瑟睿德鍛鍊的記憶，歐德雷迪走過遠方的那棟房子，看到房裡的人，走過那條大道，看到了那些玩伴。她胸口發緊，意識到這些記憶和之後的事情也有關係。

貝尼．潔瑟睿德的那所「托兒所」在人造星球阿爾－達納布上，那是女修會最初的一顆避難星球。（她後來得知貝尼．潔瑟睿德曾經考慮

將整個星球變成一間無現空間，最終由於能源原因而作罷。）

伽穆的孩子來到這個學校之後，便再也享受不到從前的舒適生活，再也找不到歡樂的玩伴了。貝尼．潔瑟睿德的教育包括高強度的體育訓練。巨大的痛苦、近乎不可能的肌肉鍛鍊，這些都是日常。教導聖母時常告誡她們，要想成為聖母，就必須承受這些考驗。

她的一些同伴沒通過這個階段，於是成了護士、僕從、勞工、普通的育母。女修會需要她們擔任什麼工作，她們便進入了相應的崗位。歐德雷迪曾經羨慕地想，倘若自己當初也「沒過關」，之後的生活或許也不會太差，畢竟責任輕了，任務少了。不過，這些都是她完成「初級訓練」之前的事情。

我看作自己熬出了頭，成功了，我從另一頭破繭而出了。

沒想到之後的要求更加嚴苛。

歐德雷迪坐起身，把她的靠墊推到一邊。外面的聲音嘈雜了許多，她轉身背對窗外的市場。這群該死的祭司！他們拖拖拉拉得太過分了，簡直快超出她的忍耐極限！

她想：我必須回憶小時候的事情，這樣才好跟什阿娜交流。她轉念一想，不禁對自己嗤之以鼻，又是藉口！

有些學員得花上至少五十年才能成為聖母。在中級培訓的階段，她們就切實地了解這一點，進而懂得了耐心的道理。歐德雷迪較早就表現出對深入研究的濃厚興趣，女修會曾經認為她說不定可以培養成為貝尼．潔瑟睿德的晶算師，同時很有可能成為一名檔案部聖母。不過，她們後來發現她的天賦可以用在更加有益的地方，便打消了這個念頭，並將她的培養方向轉向了聖殿更為機要的工作。

安全保衛。

亞崔迪家的人由於那種狂放的天賦，常常會擔任這一類的職位。注重細節是歐德雷迪最明顯的特質。她明白，其他聖母只需根據她們對她的深刻了解，即可預測她的一些行動，塔拉札便時常如此作為。歐德雷迪曾無意中聽到塔拉札親口說：

「歐德雷迪的工作表現，確切地反映了她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聖殿裡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歐德雷迪下班之後會去幹嘛？去工作。」

聖母在外界會習慣性地戴上掩飾的面具，但是聖殿內部對此並無太多要求。她可以短暫表現自己的情緒，可以開誠布公地面對自己和他人的錯誤，可以傷感、憎恨，有時甚至可以開心。要男人也有男人，不用於育種，而是用來慰藉自己。貝尼．潔瑟睿德聖殿的這些男性全都相當迷人，甚至有少數幾個男人散發著真誠的魅力，這幾個自然頗受人歡迎。

因為情感。

歐德雷迪不由自主地看清了自己此時的內心。

我又想到了這些。

拉科斯落日的陽光灑在歐德雷迪的背上，她感覺到溫暖。她知道自己現在身在何處，但已經開始期待見到什阿娜的情景了。

愛！

多麼容易產生又多麼危險的感情啊！

此時此刻，她多麼羨慕駐地聖母，她們能夠和一位交配對象廝守終生。邁爾斯．特格就誕生於這樣的一段感情，她憑藉他者記憶也知道了潔西嘉女士和雷托．亞崔迪公爵的往事，即便摩阿迪巴也選擇了這種婚配方式。

可是，我不能這樣。

這種生活不屬於她，這個想法令歐德雷迪心中頗為苦澀而嫉妒。她走上了現在這這種生活方式，又得到了什麼補償？

「人生倘若排除愛情，便可以更加熱烈地為女修會奉獻。我們為初識貝尼．潔瑟睿德之道的姊妹們提供自己的一套支持。不用擔心享受不到性的歡愉，妳想什麼時候享受就什麼時候享受。」

和迷人的男人翻雲覆雨！

自潔西嘉女士之後，再經過暴君的時代，很多事物都變了……貝尼．潔瑟睿德也不例外，所有聖母都知道。

歐德雷迪長嘆一口氣，瞥了一眼身後的市場，依然沒有看到什阿娜的蹤影。

我絕對不能愛上這個孩子！

完成了，歐德雷迪知道自己按照貝尼．潔瑟睿德要求的方式做完了一場刻下記憶的遊戲。她轉身面向窗外，盤坐在窗臺上。她從這裡可以

俯瞰整個市場、這座城市的房屋和這片盆地。南面還有幾座殘留的山丘，她知道那裡原本是沙丘星的大盾壁。摩阿迪巴率領他騎著沙蟲的大軍攻破這道基岩形成的巍峨壁壘之後，只留下了這麼幾座小山。

遠方的地面升騰著滾滾熱浪，而欽恩城的周圍環繞著坎兒井和運河，可以抵擋這些新生的蟲子。歐德雷迪微微一笑，這些祭司挖掘護城水道，防止他們的分裂之神侵擾他們的生活，然而他們意識不到箇中矛盾。

神啊，我們崇拜祢，可是不要打攪我們的生活。這是我們的宗教，這是我們的城市。祢看，這裡現在是欽恩，我們已經不再把這裡稱作厄拉欽恩。這顆星球現在已經是拉科斯，不再是沙丘，也不是厄拉科斯。神啊，不要靠近我們。祢已成為歷史，往事不堪回望。

歐德雷迪望著遠處的山丘在熱浪中舞動，她可以利用他者記憶將古代的地貌融入現實，她知道那段往事。

如果那些祭司再不趕緊把什阿娜帶來，我可就對他們不客氣了。

大廣場的周圍立有厚實的高牆，熱量因而依舊滯留在地表尚未散去。市場裡林立的帳篷及周圍建築裡生起了火，煙氣增加了高溫擴散的範圍。今天很熱，遠遠超過三十八度。不過，這棟大樓過去曾是魚言士的活動中心，樓頂有多處蒸發池，搭配伊克斯技術的機械即可為整座建築降溫。

我們在這裡肯定相當舒適。

而且，貝尼．潔瑟睿德的各項保護措施可以充分保證他們的安全，此地的走廊有聖母巡邏。祭司雖有派出代表駐紮，但是歐德雷迪不想讓他們去的地方，他們誰都去不了。什阿娜可以偶爾見見他們，但是必須事先經過歐德雷迪同意。

歐德雷迪心想：一切順利，塔拉札的計畫奏效了。

歐德雷迪仍然記得她和聖殿最近一次的通信內容。她知道了忒萊素人的底細，心中激動不已，但是她小心克制，並沒有表現出來。這個瓦夫，忒萊素的這個尊主，肯定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研究。

禪遜尼！還有蘇非教！

「這種儀式形式已經維持了數千年沒有變化。」

塔拉札的報告還有另外一層未言明的含意。塔拉札對我完全沒有任

何戒心。歐德雷迪想到這裡，感覺到一股力量湧進了體內。

什阿娜是支點，我們是槓桿，我們的力量來自很多地方。

歐德雷迪放鬆了下來，她知道什阿娜不會允許祭司耽擱太久。歐德雷迪自己已經因為期待而備受煎熬，什阿娜必然更加如此。

歐德雷迪和什阿娜，兩個人已經成了同謀，這是第一步。對於什阿娜而言，這場遊戲著實令人不可思議。大人從小就告訴她，絕對不能相信祭司，現在終於有了個盟友，真有意思！

某種活動在窗戶下的人群之間引起騷動，歐德雷迪好奇地瞥了一眼。五名男子赤身裸體，手臂勾著手臂，圍成了一個圈。他們的長袍和蒸餾服堆在一邊，旁邊守著一個膚色黝黑的姑娘，她身穿一件棕色的香料長裙，頭上裹了一塊紅布。

舞者！

歐德雷迪看到很多有關這個現象的報告，但是她來到欽恩之後，這是第一次親眼看到。旁觀的人群裡有三個人高馬大的侍衛祭司，頭戴高冠黃盔，身著露腿短袍（便於腿部行動），人手一把覆有金屬箔的權杖。

舞者繞著圈跳，懷著戒心的人群也騷動起來。歐德雷迪知道這個模式，人群馬上就會高聲呼喊，而後會發生一場混戰。有人會頭破血流，有人會尖叫，有人會四處奔跑，不過最終都將自行趨於平靜，無須官方干涉。有些人會哭著離開，有些人會大笑而去，而三個侍衛祭司不會插手干涉。

數百年來，這個毫無意義的瘋狂活動及其後果令貝尼．潔瑟睿德極為著迷。現在，這支舞蹈深深吸引歐德雷迪的注意力。過去這項儀式由護使團傳給了拉科斯的民眾，拉科斯人稱之為「消遣之舞」，還有別的名稱，寓意最為豐富的是「賽艾諾克」。這支舞蹈原本是暴君最盛大的儀式，是他與他的魚言士分享的時刻。

歐德雷迪注意到人們在這場活動中釋放的巨大精力，也很尊重它。任何一位聖母都看得出其重要性。不過，如此浪費精力卻令她痛心，這項儀式應該得到正確的引導，集中力量用在有益的地方。這些力量如果無處可去，對於祭司來說會成為一場災難，而這項儀式現在僅僅是給了這些人釋放的途徑罷了。

水果的甜美氣味飄進歐德雷迪的鼻孔，她嗅了嗅，看著窗邊的通風口。從紛亂的人群和地面蒸騰而出的熱氣升起，帶著水果的味道鑽進了這些伊克斯技術做的通風口。她把整張臉貼在合成玻璃上，盯著正下方的人群。啊，不知道是舞者還是人群掀翻了一個水果攤。舞者腳下滾了一地水果，黃色漿汁濺了他們一腿。

歐德雷迪在旁觀者中認出了水果攤主那張滿是皺紋的臉，她見過他幾次，攤子就擺在樓房的門口。自己的攤子翻了，可是老人好像並不在乎。他和周圍的所有人一樣，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舞者身上。五名裸男舞步凌亂，時而將腳高高抬起，時而只是略微抬起，全無節奏可言，五人的動作似乎並不協調，不過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出現同一個動作──三人雙腳著地，另外兩人被同伴舉起。

歐德雷迪認出了這個模式，這個動作借鑑自古代弗瑞曼人在沙地行走的步伐，他們為了防止自己被沙蟲發現，必須這樣移動。

人們走出市場，擁向舞者，他們像孩子的玩具一樣不停蹦跳，只希望能夠越過人頭，看一眼那五個男人。

這時歐德雷迪看到了什阿娜的衛隊，遠遠地從廣場右側的大道走來。歐德雷迪在那邊的一座建築上看到了動物足跡的符號，知道那條大道是神之路。她在過去的記憶中看到雷托二世每次走出遙遠南方的沙厲爾的高牆，來到這座城市，便是走這條路進城。暴君曾經以古代的厄拉欽恩城為中心修建了他的節慶之城奧恩，如果仔細觀察，現在還能發現奧恩城的一些影子和痕跡。奧恩曾經掩蓋了厄拉欽恩的很多印記，但是一些大路保留至今：一些建築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不宜拆除，建築之間的道路因而也保留了下來。

什阿娜的衛隊停在大道進入市場的地方，黃盔侍衛手持權杖，開出了一條道路。幾人人高馬大，粗權杖高兩公尺，立在地上時卻只到最矮的侍衛的肩頭。無論人群多麼混亂，都不會忽視侍衛祭司的身影，不過保護什阿娜的這幾位更是巨人中的巨人。

幾名侍衛回到隊首，繼續帶領隊伍向歐德雷迪這邊走來。他們昂首闊步，筆直向前，每走一步都會露出長袍裡上好的灰色蒸餾服。十五名侍衛列成短短的V形隊伍，行至攤位密集之處，只能勉強繞過。

他們身後鬆鬆散散地跟了幾位女祭司，把什阿娜簇擁在中間。歐德

雷迪一眼就看到衛隊中什阿娜突出的身形，看到她顏色斑駁的頭髮，還有那張昂起的高傲臉龐。不過，那些黃盔侍衛吸引了歐德雷迪的注意力。他們昂首闊步，渾身散發著他們自幼便被訓練出來的傲慢。這些護衛知道自己高於普通平民一等，平民也不出意外地為什阿娜讓出道路。

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流暢，歐德雷迪從中看到了遠古的模式，她好像又看見一場儀式性舞蹈，一場歷經數千年而不變的儀式。

歐德雷迪常常把自己想成考古學家，此時她再次產生了這種想法。不過，她做的事情不是在歷史的塵埃裡淘選，尋找年代久遠的古物，而是著重在女修會常常全神貫注研究的領域：關注人類如何透過自身傳承歷史。暴君的居心相當明顯，什阿娜來到這裡，是神帝自己事先做好的安排。

歐德雷迪的窗戶下面，五個男人還在跳舞。不過，歐德雷迪看到旁觀者察覺到了其他事。誰都沒有轉頭，但是他們都知道侍衛祭司的方陣過來了。

牧人接近的時候，牲畜總會有所察覺。

人群現在更加騷動起來，誰都不能讓他們安靜下來！一塊泥從人群外圍飛了進來，砸在舞者附近的地上。五個人腳步絲毫不亂，他們拉長了舞步的迴圈週期，但是也加快了速度。每一個週期如此之長，動作如此之多，可見舞者的記憶力相當驚人。

人群裡又拋出一塊泥，砸在了一名舞者的肩上，五名男子的動作都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人群開始高聲呼喊，一些人大聲咒罵。呼喊隨後變成了鼓掌，企圖擾亂舞者的動作。

可是，舞蹈的模式仍然沒有改變。

人群的呼喊帶有刺耳的節奏，不斷地呼喊迴蕩，配合大廣場的呼嘯，此起彼伏。他們想要打破舞者的模式，歐德雷迪從樓下的場景中感受到了深刻的寓意。

什阿娜的隊伍已經走過了半個市場，他們從攤位之間比較寬闊的道路走過，現在轉了方向，徑直向歐德雷迪走來。人群已經將舞者圍得水泄不通，距離十五名侍衛祭司還有大約五十公尺。這些侍衛步伐矯健，速度始終一致，匆匆躲開的路人對於他們而言，都只是蟲豸。黃色頭盔

的下面，十五雙眼睛筆直地看著前方，視線掠過圍觀的人群，絲毫沒有將他們看在眼裡。行進的侍衛有沒有看到圍觀的人群、跳舞的男人和其他障礙？完全無法從他們的表情和肢體得出結論。

混亂的圍觀人群聲音突然消失了，好像一名隱形的指揮家突然點出了休止符。五個男子仍然在跳舞。樓下的寂靜蘊藏了巨大的能量，歐德雷迪脖子後不由得寒毛倒豎。她的正下方，人群中的三名侍衛祭司整齊畫一地轉身，走進她的大樓。

人群深處，一個女人大聲咒罵了一句。

五名舞者好像沒有聽到。

人群向前擁去，舞者周圍的空間縮減了至少一半，看守蒸餾服和長袍的女孩已經沒了蹤影。

侍衛祭司的方陣繼續前進，女祭司和什阿娜跟在後面。

歐德雷迪右方的人群突然出現了暴力行為，人們開始互相毆打，石頭和泥塊擲向了跳舞的五個男子。人群再次開始呼喊，這次的節奏比之前快了一些。

與此同時，人群的末尾逐漸分開，他們的注意力仍放在跳舞的人身上，也還在高呼、鬥毆，但是他們為侍衛的方陣讓出了一條路。

歐德雷迪瞪大了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下面。混戰發生，人們在互相咒罵毆打，高喊聲處處可聞，侍衛則像利刃一般穿越人群，同時發生了這麼多事。

什阿娜透過女祭司身體的縫隙瞅瞅左右，想知道周圍的人在幹什麼。

人群中有人拿出棍棒，打在周圍的人身上，但是沒有人對侍衛動手，也沒有人對什阿娜衛隊裡的人動手。

舞者持續騰躍，周圍的人群還在向他們靠攏。所有人正在向歐德雷迪的樓房靠近，她不得不把臉緊緊貼在合成玻璃上直直俯視。

混亂的人群逐漸讓出一條窄路，祭司侍衛帶領什阿娜的衛隊從中走過。那些女祭司並不左顧右盼，黃盔侍衛目視前方。

歐德雷迪覺得，「蔑視」這個詞語的含意太過單一，無法描述這些人對於周圍的態度，而且也不能說混亂的人群對於什阿娜的衛隊視而不見。他們都知道對方存在，但是存在於不同的世界，各自遵守嚴格的規

則，絕對不干擾對方的活動。只有什阿娜沒有遵守這項約定俗成的規定，她不時蹦跳，希望看到女祭司人牆外面的情形。

樓下的人群衝向前去，跳舞的男子像波峰浪谷之間的船隻一樣，被洶湧而來的人流沖到了一邊。歐德雷迪看到人們將赤裸的肉體推來推去，對他們拳腳相向，混亂的人群一片叫喊。歐德雷迪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眼前的景象，方能區辨下面傳來的各種聲音。

這群人瘋了嗎？

舞者沒有一人反抗。這些人是要殺了他們嗎？這是一場活人祭祀嗎？女修會的分析目前根本尚未談到這個情況。

黃盔侍衛在歐德雷迪的窗下站到一旁，讓出空間給什阿娜和女祭司走進大樓，之後衛隊便聚攏。他們轉過身，站成弧線，守在樓房門口。他們橫持權杖，高度及腰，跟旁邊人的權杖重疊。

侍衛面前的混亂逐漸開始消散，五名裸男已經沒了蹤影，有人仰天倒在地上，有些人步履踉蹌，還看得到一些人滿頭是血。

什阿娜和女祭司已經走出了歐德雷迪的視野進入樓房。歐德雷迪往後一靠，想著剛才的所見所聞。

難以置信。

女修會的文字記載或全息影像半點都沒有捕捉到這件事的關鍵！氣味也是極其重要的一點—塵土、汗水還有人類非常濃重的費洛蒙。歐德雷迪深吸了一口氣，她感覺自己的內心在顫抖。暴亂的人群已經散開，三三兩兩向市場走去。她看到有人在哭，有人在罵，有人在笑。

歐德雷迪身後的門「砰」的一聲開了，什阿娜大笑著走了進來。歐德雷迪迅速轉身，什阿娜還沒關上房門的時候，她看到走廊裡有她自己的護衛和幾位女祭司。

女孩深褐色的眼睛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她的小臉上已經開始顯露出成人面貌的柔和線條，但現在因為壓抑情緒而緊繃。不過，當她的注意力集中到歐德雷迪身上之後，表情便放鬆了下來。

歐德雷迪觀察著女孩的神情，心想：很好，建立親密關係的第一課已經開始。

「看見那些舞者了沒？」什阿娜問道，她轉圈蹦跳著穿過房間，站到歐德雷迪面前，「他們不好看嗎？我覺得他們好漂亮啊！可是卡妮亞

不想讓我看，她說我不能參加賽艾諾克，太危險了。我不管！魔鬼不會吃了這些舞者的！」

歐德雷迪突然看懂了方才大廣場那事件的整體樣貌，她此前只在香料之痛的時候體驗過這種茅塞頓開的感覺。只有什阿娜來到這裡，說出這些話，事情才能真正明瞭。

這是一種語言！

這些人的集體意識深處擁有一種語言，他們對此毫無意識，但這種語言可以說出他們不願聽到的事。那些舞者說這種語言，什阿娜也說這種語言。這種語言由語調、動作，和費洛蒙組成，是種複雜精微的綜合體，和所有語言一樣一步一步地演進。

因應需求而生。

歐德雷迪對眼前開心的女孩笑了笑。現在，歐德雷迪知道怎麼給那個忒萊素人下圈套了。她現在更明白塔拉札的謀略了。

我必須把握機會，盡早陪什阿娜去一次沙漠。我們只須等這個忒萊素尊主，這個瓦夫來到拉科斯，就可以把他帶去了！

21

自由的概念非常複雜，可以追溯到宗教有關「自由意志」的觀點，也和君主專制暗含的「統治者奧義」有關。如果舊神之後沒有出現君主專制的模式，如果君主沒有秉持聖恩赦免的信念統治，自由也就絕對不會具備今天的含意。這個概念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過去發生了種種的壓迫。維持「自由」這個概念的因素將會逐漸消失，除非出現極端的教訓或新的壓迫。這一點是了解我的一生的最基礎關鍵。

—沙丘神帝雷托二世，達艾斯巴拉特紀錄



伽穆主堡東北方向大約三十公里的密林裡，特格帶著鄧肯和盧西拉躲在蔽匿毯下面等待，直到太陽落到了西方高地後方。

他說：「今天晚上，我們換個方向。」

他領著他們在茂密昏暗的樹林之中走了三個晚上，每一步都沒有偏離派特林事先為他們規劃好的路線，充分展現了晶算師的記憶力。

「我身體都坐僵了，今天晚上看來也很冷。」盧西拉埋怨道。

特格折好蔽匿毯，放進背包的頂層。「你們倆可以稍微活動一下了。」他說，「但我們等天完全黑之後再動身。」

盧西拉和鄧肯走進樹林裡的一片空地，特格在更暗的地方坐下，背靠著一棵枝椏繁盛的針葉樹木望風放哨。此時，白天的最後一絲溫暖已消散，夜晚的寒意全面襲來，盧西拉和鄧肯在那裡哆哆嗦嗦地站了一會兒。特格心想：沒錯，今天晚上還會很冷，但是他們不會有多少時間考慮氣溫。

出其不意。

施萬虞絕對想不到他們還在距離主堡這麼近的地方，而且還是步行。

特格想：塔拉札幾次告誡我小心施萬虞，但是強調得都不夠到位。施萬虞公開而激烈地抗拒統御大聖母的命令，這種事情全然不合傳統。特格如果得不到其他的相關資料，晶算師的邏輯便無法接受這種情況出現。

他的記憶中浮現學生時代的一句警言，每一個晶算師運用自己的邏輯時都應該想起這句話。

「如果有一條邏輯的小徑，一條精心鋪砌、無可挑剔的奧坎剃刀[11]之路，晶算師可能就會隨著這種邏輯走向個人的滅亡。」

可見，人們知道邏輯也會失靈。

他回想塔拉札在公會飛船上的行為，還有事情結束之後的行動。她想讓我知道，我之後將會獨自作戰。我不能從她的角度看待問題，我要有自己的角度。

所以，施萬虞真正的危險必須由他自己發現，由他自己應對。

塔拉札並不知道派特林會因此遇到什麼事情。

派特林會出什麼事、我會出什麼事、盧西拉會出什麼事，塔拉札其實都不在乎。

那這個甦亡人呢？

塔拉札肯定在乎！

這並不符合邏輯，她竟然……特格放棄了這條推理思路，塔拉札不希望他的行動合乎邏輯。她就希望他像現在這樣，希望他能夠採取窘境之中才會採取的辦法。

出其不意。

所以，這一切也蘊含一種邏輯，只是這種邏輯讓人被迫從舒適的現實走進混亂之中。

我們必須在混亂之中形成自己的秩序。

特格悲從中來。派特林！你這個老傢伙！派特林啊！你心裡早就清清楚楚，而我之前卻不清楚！你不在了，我又該怎麼辦呢？

特格好像聽到了派特林的回覆，這個老助手斥責他的指揮官時，語氣常常十分僵硬而正式。

「霸夏，盡己所能吧。」

逐漸成形的冷酷推理告訴特格，他永遠都不會再看到活生生的派特

林，再也聽不到那個老頭真實的聲音。可是……那個聲音還是在他腦海中迴響，那個人在記憶裡久久沒有離開。

「我們不是應該動身了嗎？」

盧西拉站在樹下，就在他眼前，鄧肯站在她旁邊等著，兩個人都已經背好了背包。

他只顧著沉思，完全沒注意到夜幕已經落下，滿天星光在空地上投下模糊斑駁的影子。特格站起身，拿起背包，彎腰鑽過低矮的樹杈，走進了那片空地。鄧肯幫助特格背起背包。

「施萬虞終究會想到這一點。」盧西拉說，「她的搜捕隊還是會來這裡找我們，你也知道。」

「他們會先順著假線索走到盡頭，發現自己走錯了之後，才有可能到這邊來。」特格說，「跟我來。」

他帶著兩人向西走去，經過一片樹木稀少的地方。

他領著他們走了三個晚上，他稱這路徑為「派特林的記憶之路」。今天是第四個夜晚，特格想到自己沒能事先預測派特林的行為會導致的合乎邏輯後果，他邊走邊自責。

我明白他的耿耿忠心，但卻沒有從這份忠誠推算出顯而易見的結果。我們共事這麼多年，我以為自己對他的想法已經瞭若指掌。派特林，你這個混蛋！你根本沒必要送了自己那條老命！

特格轉念一想，他確實有必要犧牲自己，這一點派特林看到了，是這個晶算師不允許自己看到，邏輯和其他能力一樣，也有可能盲目。

正如貝尼．潔瑟睿德時常所說，也像她們時常所示。

所以，我們步行。施萬虞絕對想不到。

特格不得不承認，走在伽穆的這片荒野之中，他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大饑荒和大離散時期，植物在這片區域肆意生長。雖然之後曾經移植，但也沒有精心規劃和打理，還是變成了草木叢生的荒地，隱蔽的小道和路標是現在唯一的指引。特格想像少年派特林探索這片區域的情形──星光之下，樹叢之間，可以看到那座岩石孤山，那裡又是一個凸出的海角，這裡的道路可以穿過那些蒼天大樹。

他和派特林詳細規劃這個方案的時候，兩人都認為：「他們以為我們會逃往某艘無現星艦。誘餌必須把搜捕隊伍引向那個方向。」

派特林當時沒有說自己就是那個誘餌。

特格有些哽咽。

他在內心安慰自己：鄧肯在主堡裡已經得不到必要的保護了。

這話確實屬實。

第一天，他們藏在蔽匿毯下，躲過空中搜捕隊伍的巡查，盧西拉戰戰兢兢了一整天。

「我們必須想辦法告訴塔拉札！」

「有辦法的時候再說。」

「你要是發生意外怎麼辦？我必須知道你的整個逃跑方案。」

「如果我發生意外，你也沒辦法找到派特林的路線，沒有時間讓妳記住整條路線。」

那天，鄧肯沒有怎麼說話。他要麼靜靜地看著兩個人，要麼斷斷續續地打盹，每次醒來，眼神中都帶有一股怒氣。

第二天，躲在蔽匿毯下，鄧肯突然問特格：「他們為什麼要殺我？」

「他們想阻撓女修會為你安排的計畫。」特格說。

鄧肯盯著盧西拉：「什麼計畫？」

盧西拉沒有作聲，鄧肯說：「她肯定知道，因為我應該仰賴她，我應該愛上她！」

特格覺得盧西拉把心中氣餒掩飾得很好。她原本為這個甦亡人安排了很多計畫，現在卻已經完全被打亂了。

鄧肯的行為體現了另外一種可能：這個甦亡人是不是一個尚未得到培養的真言師？奸詐的忒萊素人還在這個甦亡人身上添加了什麼能力？

他們在野外的第二個傍晚，盧西拉滿腹牢騷：「塔拉札讓你來這裡，是為了恢復他初始的記憶！現在逃到這荒郊野外了，我看你怎麼辦！」

「等我們到避難所再說。」

那天晚上，鄧肯沉默不語，但格外機警。他的體內升起一股新的活力。他聽到他們的話了！

鄧肯心想：絕對不能讓特格受傷。無論避難所在哪裡，無論避難所是什麼樣子，特格都必須安然無恙地抵達。到時候，我就知道了！

鄧肯並不清楚自己會知道什麼，但是他現在堅信自己最終肯定會獲得收穫，這片荒野一定會把他們帶到某個目的地。他想起自己曾經站在主堡裡，迫不及待想逃進眼前這片野地。可是，他還沒來得及品味自由，那種自由的感覺便消失了，這片荒野只是一條路徑，通向意義更為重大的所在。

盧西拉走在隊伍最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保持警醒，接受自己不能改變的現實。她的部分意識牢牢銘記塔拉札的命令：

「不要離開那個甦亡人，抓住時機，完成妳的任務。」

特格一步步丈量著腳下的大地，這是第四個晚上了，派特林說四個晚上差不多就能到達他們的目的地。

好一個目的地啊！

伽穆星球有許多神祕之處，整個緊急逃脫方案的中心便是派特林在青少年時期曾經發現的神祕地點。派特林的話在特格腦中響起：「兩天前，我以個人偵察為由，又去了一趟那個地方。還和以前一樣，沒有別人去過。」

「你怎麼知道別人沒去過？」

「幾年前離開伽穆的時候，我採取了一些防範措施，只有我才知道。如果另有他人造訪，一定會留下痕跡。我這次去的時候，所有東西都保持原樣。」

「那是哈肯能氏族的一座球狀無現空間？」

「年代非常久遠，但是各個廳堂都完好無損，而且可以正常使用。」

「那食物、水……」

「你想要和需要的，全都有，全都放在了無現空間核心的零熵筒[12]裡。」

特格和派特林制定了一個個方案，但是他們希望永遠都不需要到那裡藏身。派特林反覆告訴特格如何找到自己孩提時的發現，兩人將祕密深埋心中。

盧西拉被一條樹根絆了一下，特格聽到身後傳來小小的一聲驚呼。

特格心想：我剛才應該提醒她一下。鄧肯在他的身後，顯然是聽著聲音隨他前行，而盧西拉則顯然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她自己心思上。

特格暗自驚嘆：她的相貌和達爾維．歐德雷迪實在太像了。在主堡的時候，兩個女人肩並肩站在一起，所以他注意到了她們年齡造成的差異。年輕的盧西拉皮下脂肪更為豐富，面容更為圓潤。可是，她們倆的聲音幾乎一模一樣！那個音色、口音和平淡的聲調，貝尼．潔瑟睿德說話時的那種特徵，全都一樣。兩個人如果在漆黑一片的環境中說話，旁人恐怕很難分得清誰是誰。

特格了解貝尼．潔瑟睿德，他知道這樣的事情並非意外。有鑑於女修會為了保護自己投入的資源，傾向擴大寶貴的基因譜系，兩人肯定有一個共同的祖先。

他想：亞崔迪家的人，我們都是。

塔拉札從未公開過她為這個甦亡人制定的計畫，但是特格光是參與其中，便逐漸知道了整個計畫的輪廓。沒有完整的模式，但是他已經能夠產生宏觀的感覺。

一代又一代，女修會一直在和忒萊素人做交易，購買艾德侯的甦亡人，在伽穆上訓練他們，最後卻讓他們死於暗殺。她們等了這麼長時間，只為等待合適的時機。這就好像一場可憎的遊戲，不過現在已進行到狂熱的高峰，因為拉科斯出現了一個可以指揮蟲子的女孩。

這項計畫肯定也涉及伽穆星球本身，這裡到處都有卡樂丹的影子，野蠻的古老作風之上也有很多丹星的蛛絲馬跡。暴君的祖母潔西嘉女士在丹星的聖殿裡終老，後來從那裡向外傳播的不光是居民而已。

特格第一次視察伽穆的時候，便看到了那些或隱或顯的印記。

財富！

你看到這些跡象就明白了，財富在他們的宇宙中四處流動，像阿米巴蟲一樣，無孔不入。特格知道，伽穆上的散失之人也帶來了財富。那些財富數額龐大，具體的數字和巨大的力量沒有多少人會察覺，也沒有多少人想像得到。

他突然停住腳步，周圍地形的面貌需要他全神貫注。他們前面有一塊牆壁似的裸岩，上面特別的記號與派特林留給他的記憶相符，之後的路程會更加危險。

「沒有洞穴，也沒多少草樹，你們沒地方可藏，把蔽匿毯準備好。」

特格從背包裡拿出蔽匿毯搭在手臂上。他向另外兩人示意繼續前行，蔽匿毯用以遮蔽生命感測訊號的深色纖維摩擦著他的身體，嘶嘶作響。

他想：盧西拉現在已經逐漸不甘於作個無名小卒。她希望自己的名字後面能加上「夫人」二字，盧西拉夫人，她肯定喜歡別人這麼稱呼自己。幾大氏族過去因為暴君的黃金之路而被歷史的沙塵長久掩埋，但現在又陸續顯露頭角，幾個擁有「夫人」頭銜的聖母也隨之出現。

盧西拉，誘引銘者。

女修會的這些女人都是性事技藝精湛的高手，特格的母親曾經讓他領教過這個體系的運作方式。他還小的時候，她便在當地挑選出一些女人，把他送到她們那裡，讓他觀察自己內心和那些女人內心的一些跡象，讓他對這些跡象形成敏銳的感覺。聖殿禁止聖母擅自開展這項訓練，可是特格的母親恰恰正是女修會的一個「異教徒」。

「邁爾斯，你這項本領早晚都會派上用場。」

不得不說，她確實有一些先見之明。她讓他擁有抵抗銘者的能力，銘者受過訓練，能藉由增強性高潮來固定男性和女性之間無意識的連結。

盧西拉和鄧肯。與她銘刻成功，就等於與歐德雷迪銘刻成功。

特格幾乎聽到這些碎片在他的腦海中「咔」的一聲拼接在一起。那拉科斯的那個女孩呢？盧西拉會不會把引誘的技藝教給自己銘刻的學生？會不會讓他有本領抓住這個能夠駕馭蟲子的少女？

目前資料還不充分，不能進行基本計算。

在毫無遮蔽而顯得危險的石路盡頭，特格停下腳步，把蔽匿毯收了起來，背包封好，鄧肯和盧西拉就站在他的身後等待。特格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條毯子一直讓他很擔心，它不能像真正的護盾那樣抵禦攻擊，而且一旦碰上雷射槍的光束，瞬間就能燒起來，置人於死地。

都是些危險的玩具！

特格往往將這一類武器和機械設備歸入此類。正如母親所言，與其相信這些東西，不如依靠你自己的智慧、肉體和貝尼．潔瑟睿德的五式。

只有到了萬不得已，必須放大肉體的機能之時，才能使用這些器具

—這是貝尼．潔瑟睿德的教誨。

「我們為什麼停下來？」盧西拉小聲問道。

「我在聽夜晚的聲音。」特格說道。

鄧肯緊盯著特格，他的臉龐在婆娑樹影之下好似朦朧的鬼魅。他看著特格的相貌，心裡便能踏實許多。鄧肯覺得，老人的樣子似乎存在於他某一段無法想起的回憶之中。他心中暗想：這個人我可以信賴。

盧西拉覺得年邁的特格停下腳步是因為體力不支，但是她不好意思這麼說。特格說他的逃脫方案包含把鄧肯帶到拉科斯，很好，這是目前最關鍵的事情。

她已經料到了，他們前往的避難所是某種無現星艦或者無現空間，否則他們無論如何最終都無法成功，由於某些原因，派特林成了這件事的關鍵。盧西拉聽出了特格的一些言外之意，知道這條逃跑路線是派特林的設想。

為了協助他們逃跑，派特林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盧西拉是第一個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他是整個計畫最弱的一環。他留在原地斷後，施萬虞會抓住他，誘餌被抓住是必然的事情。施萬虞這般實力的聖母，只有傻子才會覺得她們沒辦法從區區一個男人嘴中撬出她們需要知道的祕密。施萬虞根本不需要祭出殺手鐧，她只需運用精妙的魅音，動用女修會專用的酷刑，例如劇痛之盒和神經結壓力，只需這些就夠了。

盧西拉當時就清楚地看到忠心的派特林最終會有什麼結局，特格怎麼會完全沒有意識到！

因為愛！

就是這兩人長久以來形成的信賴。施萬虞必然會迅速行動，痛下狠手。派特林知道，特格當時卻沒有審視自己的這項認知。

鄧肯的聲音打斷了她的思考。

「後面！撲翼機！」

「快！」特格從自己的背包裡一把抽出蔽匿毯，甩在他們身上。三個人在黑暗中抱成一團，聞著泥土的氣味，聽著撲翼機飛過頭頂。飛行器沒有停下，也沒再飛回來。

確定飛行器沒有發現他們之後，特格帶著兩人繼續踏上了派特林的記憶之路。

「他們在找我們。」盧西拉說，「他們起疑心了……要不就是派特林……」

「有精力不如留著走路。」特格一句話打斷了她。

她沒有反駁，他們都知道派特林已經犧牲了，這件事情已經沒有爭論的必要。

盧西拉告訴自己：這個晶算師沒有那麼簡單。

特格的母親是一位聖母，在他接受女修會的教育之前，他的母親便對他進行了全方位的訓練，甚至超出了女修會允許的範圍。眼前，具備未知本領的不止那個甦亡人。

他們順著野獸走出的一條小徑，多次曲折穿過茂密的森林，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丘。繁盛的枝葉密不透風，他們看不到天上的星星，完全依靠晶算師驚人的記憶力前行。

盧西拉感覺自己踩在了殘枝爛葉上，她聽著特格的動靜，根據聲音移動自己的腿腳。

她想：鄧肯好安靜，他把自己封閉起來。他很聽話，特格往哪裡走，他就往哪裡走。她覺察到了鄧肯聽話的原因，但是他悶不作聲。鄧肯服從命令，因為他乖乖聽話比較好，至少目前是如此。施萬虞造反的事令這甦亡人的心中產生了極其渴望獨立的念頭。那麼，忒萊素人到底在他體內擅自加入了什麼東西？

特格停在大樹之下的一片平坦地面，上氣不接下氣。盧西拉聽到他喘氣的聲音，她再一次想起這位晶算師已年過三百，早就過了這麼折騰的年紀。她輕聲說：

「邁爾斯，沒事吧？」

「有事我會告訴妳。」

「還有多遠？」鄧肯問道。

「沒多遠了。」

沒過多久，他又帶著兩人繼續上路。「我們得加快腳步。」他說，「過了這座山脊就到了。」

他現在接受了派特林犧牲的事實，心便像指南針一樣轉到了施萬虞那邊，他在想施萬虞此時的心情。施萬虞肯定感覺世界好像即將崩塌，這夥人已經逃了四天四夜！他們既然能夠躲開聖母的追捕，什麼事情就

都有可能做到了！當然，他們可能已經離開了伽穆，靠著一艘無現星艦。不過，如果……

施萬虞的腦子裡肯定充滿了如果。

派特林的那個環節確實薄弱，但是他得到了邁爾斯．特格這位大師的充分訓練，完全了解如何消除薄弱的環節。

特格甩了一下頭，甩掉了眼中的淚水。有鑑於眼下的形勢，他必須保持誠實，他不能不面對自己的內心。特格向來不善於撒謊，連自己也不會欺騙。他在接受最早的訓練之時，便已經明白自己的母親和他成長過程中的人們已對他進行訓練，令他養成了極為堅定的誠實個性。

遵守榮譽信條。

特格在自己身上看到了這項準則，注意力便集中於此，再挪不開。這類準則的前提是認知到人類生來並不平等，各人先天遺傳的能力不同，生活中經歷的事情也各不相同。因此，各人會完成不同的事情，具備不同的價值。

特格早早便已意識到，要想守住榮譽，就必須準確了解自己在各類可以觀察的階級中的位置，必須明白也許未來某個時間點自己將無法再進一步。

忠誠仁義的訓練會對人產生深刻的影響，他有可能永遠都找不到其根源。它顯然已聯繫到他內心的人性，強硬地規定了他在階級的金字塔中可以採取的行為，例如他應該怎樣對待階級高或低於自己的人。

人與人往來，最重要的籌碼是忠誠。

無論對上對下，只要是值得交付這般情感的對象，都須待以忠誠。特格知道，自己的思想已深植了這些忠誠之道。除非形勢所迫，他必須犧牲自己才能保住女修會，除此之外的所有事，他都確信塔拉札一定會支持他。這本身就毫無疑義，他們所有人的忠誠都表現於此。

我是塔拉札的霸夏，這就是忠誠。

派特林喪命，也是因為忠誠。

老友，但願你沒受什麼苦。

特格又停在了一片樹林裡，他從靴子內緣的刀鞘裡抽出一把戰鬥短刀，在旁邊的樹上劃了一個小小的記號。

「你要幹什麼？」盧西拉問道。

「留個記號。」特格說，「只有我訓練過的人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塔拉札當然也知道。」

「可是你為什麼……」

「等會兒告訴妳。」

特格走了幾步，在另一棵樹上也留下了一個不起眼的相同記號，好像動物爪子在樹皮上留下的痕跡，完全和這片荒野融為一體。

特格邊走邊刻，他意識到自己已經下了決心──必須阻礙盧西拉對鄧肯的計畫。關於鄧肯的人身安全和心理神志，特格做了多種晶算師預測，所有預測的情形都要求他攔住盧西拉。鄧肯的初始記憶必須在他受到盧西拉的銘刻之前喚醒，特格知道攔住這個女人並不容易，他要用上十二分的心思才能騙住這個聖母。

這件事情絕對不能留下刻意的痕跡，必須好像普通的意外一樣，絕對不能讓盧西拉懷疑他反對自己的行動。特格明白，倘若激怒了聖母，與其近戰，自己幾乎沒有勝算。最好殺了她，他覺得自己有能力要了她的命，可是殺了她，塔拉札絕對不會覺得特格是為了執行自己的命令！

不行，他必須靜觀其變，伺機行動。

他們走進了一小片開闊地帶，不遠處有一塊高大的火山岩擋住了去路。岩石底部周圍滿是低矮的灌木叢和荊棘，星光之下只能看到斑駁的黑影。

特格看到灌木叢下面有一片更黑的地方，人可以匍匐進入。

「我們得貼著地面爬進去。」特格說道。

「我聞到了草灰的味道。」盧西拉說，「這裡曾燒過東西。」

「誘餌來過這裡。」特格說，「就在我們左邊，他燒焦了一片土地，偽造出了無現星艦起飛的痕跡。」

盧西拉倒吸了一口氣，膽子可真大啊！即便施萬虞膽敢動用擁有預知力的搜尋人員搜索鄧肯的下落（因為三人之中只有鄧肯不是希歐娜的血脈，無法屏蔽他人的預視），這些痕跡都會表明他們已經搭乘無現星艦從這裡逃出了這顆星球……前提是……

「可是你要帶我們去哪裡？」她問道。

「哈肯能氏族的一座球狀無現空間。」特格說，「有著數千年的歷史，現在歸我們了。」

11

奧坎剃刀：當兩個理論的解釋力相當時，簡單的那個較好，也就是應剔除理論中龐雜、非必要的假定及預設。—編注

12

零熵筒：可以永久保存物體的容器。此技術在沙丘世界中廣泛運用。—編注

22

把持權力的人希望阻止人們肆無忌憚地探索研究，這是相當自然的事情。有史以來，人類追求知識的腳步如果不加限制，常常會造成有人與統治階級奪權，後者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掌權者希望「調查研究安全穩妥」，不要產生無法控制的產物和觀念，還有最重要的，要讓內部投資者取得大多數的利益成果。可是，這個宇宙隨機變化，到處都是相對變數，並不能保證「調查研究安全穩妥」。

——《伊克斯人評估》，藏於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拉科斯名義上的統治者兼大祭司赫德雷．杜埃克感覺自己沒辦法滿足對方方才提出的要求。

沙塵瀰漫的夜色籠罩著欽恩城，他自己的接見室裡燈火通明，許多懸浮燈球驅逐了暗影。即便在這裡，神廟的中心，他也能聽到遠方的風聲呼嘯，這顆星球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遭遇一次這樣的劫難。

接見室整體形狀不規則，長七公尺，最寬之處達四公尺，對邊略短一點，兩邊差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天花板也向那個方向微微傾斜。房間多處掛有香料幔簾，室內色調設計巧妙，多為淡黃色和灰色，這兩點令人難以發現房間輪廓不規則。有一塊幔簾後面放著一臺拾聲號角，再小的聲音都能傳到房間外面的人耳中。

接見室裡除了杜埃克，只有貝尼．潔瑟睿德拉科斯主堡新任的指揮官達爾維．歐德雷迪。兩人相視而坐，各自身下的綠色軟墊相距不遠。

杜埃克試圖掩飾自己為難的表情，一貫莊重的臉卻洩漏了內心的思緒。這位人高馬大的大祭司為了今晚的對峙費了很多心思。他高壯的身軀穿著更衣侍從整理得平平整整的長袍，修長的腳上穿金色的涼鞋，長袍裡的蒸餾服只是個擺設—他不需要水泵、集水袋，和費時彆扭的調節

裝置。灰色長髮齊肩，梳理齊整，剛好襯出了一張方臉，嘴大唇厚，下巴寬厚。他的眼神突然流露和善，這是效仿了自己祖父的神情。杜埃克走進接見室的時候，便是這樣一副樣子。他原本覺得自己莊重肅穆，此時卻突然手足無措了。

歐德雷迪心中暗想：這個老傢伙確實沒什麼腦子。

杜埃克當時則在想：我現在不能跟她商討那篇《亞崔迪宣言》的事情！另一間房間坐著一位忒萊素的尊主，還有那些幻臉人，我們說什麼他們都能聽見。我是著了什麼魔，竟然把他們放進來了！

「這是異教邪說，就這麼簡單。」杜埃克說。

「全宇宙宗教眾多，你們只是其中一派。」歐德雷迪反駁道，「而且，散失之人陸續回歸之後，各個教派四分五裂，不同信仰……」

「只有我們才是真正的信仰！」杜埃克說道。

歐德雷迪心中一笑：不早不晚剛剛好，瓦夫肯定聽到了這句話。杜埃克非常容易被人牽住鼻子，如果女修會對瓦夫的判斷無誤，忒萊素的這位尊主聽了杜埃克的話，肯定火冒三丈。

歐德雷迪語重心長地說：「《亞崔迪宣言》提到的那些問題，無論是不是信徒，都需要面對。」

杜埃克問：「這些事情和聖童有什麼關係？妳說我們必須當面討論──」

「沒錯！很多人已經開始崇拜什阿娜，別告訴我你不知道。這篇《亞崔迪宣言》意味著──」

「《亞崔迪宣言》！《亞崔迪宣言》！不過是歪門邪道胡謅出來的東西，早晚都會被世人遺忘。至於什阿娜，她必須回來！必須由我們專門照顧！」

「不必了。」歐德雷迪柔聲說道。

她心想，杜埃克真是激動。他的頭轉來轉去，但是僵硬的脖子幾乎沒有轉動。他每次都會轉向歐德雷迪右側牆上的一塊幔簾，方向明確，彷彿頭上裝了一道照明光束，指向了那塊簾子。這個大祭司可真是心思簡單，一眼就能看透，他不如直接說瓦夫就躲在簾子後面偷聽他們。

「接下來，妳們就會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她帶離拉科斯。」杜埃克說道。

「她不會離開這裡。」歐德雷迪說，「我們說到做到。」

「那她為什麼不能……」

「拜託！什阿娜已經說清楚她的想法了，你肯定也知道了。她想成為一名聖母。」

「她現在都已經是──」

「杜埃克大人！你還和我裝什麼糊塗？她已經說了自己的願望，我們也願意尊重，你還反對什麼？早在弗瑞曼人時代，便有聖母信奉分裂之神，聽從他的神諭。現在就不行了嗎？」

「妳們貝尼．潔瑟睿德本事大得很，能讓人說出他們不想說的話。」杜埃克說道，「這件事情我們不應該私下商討，我的議員──」

「你的議員只會把事情攪得一團糟。出現了這麼一篇《亞崔迪宣言》，說明──」

「我只談什阿娜的事情！」杜埃克挺直了腰板，他覺得自己現在應該拿出大祭司絕不讓步的姿態。

「我們是在談她的事情。」歐德雷迪說道。

「那我現在就把話說清楚，我們要求在她身邊增派我們的人手。她現在必須嚴加保護，無論──」

「就像她在樓頂那樣嚴加保護？」歐德雷迪問道。

「歐德雷迪聖母，這裡可是神聖的拉科斯！妳們在這裡的權利全都是我們給的！」

「權利？什阿娜已經成了眾矢之的！許多野心勃勃的人都把她當成了目標，你還要談什麼權利？」

「我身為大祭司，職責明確。分裂之神的神聖教會絕對──」

「杜埃克大人！我正在極力克制，保持必要的禮節。我做的事情對我們有利，對你們也有利。我們採取的行動──」

「行動？什麼行動？」杜埃克咬牙切齒，嗓音沙啞。貝尼．潔瑟睿德這些狡猾惡毒的女巫！前有聖母，後有忒萊素人！杜埃克感覺正在上演一場恐怖的球賽，自己就是場上的球，雙方球員精力駭人，他就在兩方之間彈來跳去。平靜祥和的拉科斯，他每天睜開眼睛便會看到的那個地方，已經不復存在。他被扔進了一個競技場，但他不太清楚場上的規則。

「我派人去請邁爾斯．特格霸夏了，僅此而已。」歐德雷迪說，「僅此而已。他的先遣部隊馬上就到。我們要加強你們的星球防禦體系。」

「你們要是敢擅自接管一」

「我們並沒有要接管什麼。特格的人應令尊的要求，重新設計了你們的防禦體系。令尊與我們簽訂了協議，並且執意添上一項條款，要求我們定期檢查。」

杜埃克一言不發，神情恍惚地呆坐。瓦夫，忒萊素來的那個矮子掃把星，這些話全都被他聽見了。這裡面肯定有衝突！這個忒萊素人希望簽下祕密協議，暗中定下美藍極的價格，他們絕對不會允許貝尼．潔瑟睿德插手。

歐德雷迪剛才提到了杜埃克的父親，杜埃克現在只希望過世已久的父親能夠坐在這裡。他的父親很有手段，肯定知道如何應對這些對手，他總是能讓忒萊素人服服貼貼。杜埃克想起自己曾經聽到兩個忒萊素使者的對話，就像瓦夫現在這樣偷聽！一個叫沃斯……還有一個叫普克，列登．普克，稀奇古怪的名字。

杜埃克腦子裡一片混亂，突然又出現了一個名字，歐德雷迪剛剛提到……特格！那個老魔頭莫非還活著？

歐德雷迪又說話了，杜埃克口乾舌燥，費了很大力氣才嚥下一口口水，他彎身向前傾聽，強迫自己集中注意力。

「特格還會檢查你們星球表面之上的防禦系統。樓頂發生那場鬧劇之後一」

「我正式禁止妳們干涉我們的內部事務。」杜埃克說，「妳們不必費心，我們的侍衛祭司足以一」

「足以？」歐德雷迪搖了搖頭，「恐怕並非如此，因為拉科斯出現了新的情況。」

「什麼新的情況？」杜埃克的聲音裡流露出恐慌。

歐德雷迪並未答腔，只是坐在那裡，定定地看著他。

杜埃克費了好大力氣也沒能鎮靜下來，腦子裡依然一片混亂。她總不會知道那後面有忒萊素人在偷聽吧？絕對不可能！他顫抖著吸了一口氣。拉科斯的防禦體系有什麼問題？他安慰自己：防禦系統天衣無縫，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他們有最好的伊克斯監控飛船和無現星艦。除此之外，拉科斯和另外那個香料產地一樣獨立，不受其他勢力影響，這是所有獨立勢力樂見的局面。

只有忒萊素人不希望他們獨立！他們不在乎拉科斯的香料，他們那些破再生箱可以快速生產大量的美藍極！

杜埃克想到這裡，不禁膽寒。兩人方才在這裡說的每一句話，那位忒萊素尊主全都聽得一清二楚！

杜埃克心中默默祈求分裂之神沙胡羅保佑他大難不死。忒萊素的這個小個子說他的話也可以代表伊克斯人和魚言士，他當時還拿出了相關文件證明。這難道就是歐德雷迪說的「新情況」？什麼事情都瞞不了這些女巫多長時間！

大祭司想到瓦夫的相貌便不寒而慄：那顆圓頭不大，兩隻眼睛閃著光芒，塌鼻梁，大鼻頭，一臉假笑，滿嘴尖牙。瓦夫長得好像個子略大的孩子，但是你一和那雙眼睛對視，聽到他尖聲說的話，便會改變自己對他的判斷。杜埃克想起父親也曾抱怨過：「忒萊素人聲音跟小孩一樣，但說出來的那些話可絕對不是小孩能說出來的東西！」

歐德雷迪在墊子上挪了挪，她想到瓦夫正在另一邊偷聽。他聽夠了嗎？她安排的那些竊聽者現在肯定也會問自己這個問題。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時常事後反覆研究這些語言角力，希望加以精進，幫助女修會找到新的優勢。

歐德雷迪告訴自己：瓦夫聽夠了，這齣戲該演下一幕了。

歐德雷迪非常認真地說：「杜埃克大人，有位重要人物正在別的地方聽我們說話。這樣的人物暗中偷聽，你覺得合適嗎？」

杜埃克閉上了眼睛，她知道了！

他睜開雙眼，正對上歐德雷迪的目光，但是從她的眼中全然看不出任何東西。她在等他說話，看起來好像可以靜靜地一直等下去。

「合適？我……我……」

「請這位人物進來坐吧。」歐德雷迪說道。

杜埃克擦了一下額頭的汗水，他的父親和祖父——之前的兩任大祭司，定下了他們在大多數場合應該採取的儀式，但是唯獨沒有適合眼前這種情況的規矩。邀請那個忒萊素人進來坐坐？請他來接見室……杜埃

克突然想起他不喜歡忒萊素尊主身上的氣味，他的父親也曾抱怨此事：「他們身上的味道跟某些食物一樣令人作嘔！」

歐德雷迪站了起來。「我非常尊重聽我說話的人。」她說，「我是不是要親自過去，請這位大人物——」

「萬萬不可！」杜埃克沒有站起身，但是舉起一隻手攔住她，「我當時實在沒有辦法。他帶了魚言士和伊克斯人的文件，說他能幫我們把什阿娜帶回——」

「幫你們？」歐德雷迪低頭看著滿頭是汗的大祭司，心裡產生了近似憐憫的感情。這個人以為他是拉科斯的主宰？

「他來自貝尼．忒萊素。」杜埃克說，「名叫瓦夫，而且——」

「杜埃克大人，我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也知道他為什麼來，只是沒想到你竟然允許他偷聽——」

「這不是偷聽！我們在談判。現在出現了一些新的勢力，我們必須調整——」

「新的勢力？喔，你說大離散回來的那群蕩婦，這位瓦夫有沒有帶幾位過來？」

杜埃克還沒來得及說話，接見室的側門便打開了，瓦夫從裡面走了出來，身後是兩個幻臉人。

歐德雷迪心想：祭司明明告訴他不要帶幻臉人！

歐德雷迪指著他們說道：「就你一人！杜埃克大人，另外兩個你可沒請吧？」

杜埃克費力地站了起來，他發現自己距離歐德雷迪如此之近，想起了那些有關聖母身手的傳聞。幻臉人更是令他驚慌失措，他們時常令他提心吊膽。

杜埃克轉向側門，努力穩住自己的情緒，擺出邀請的姿態，說道：「只請……只請瓦夫大使。」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像刀一樣從杜埃克的喉嚨裡劃過，大事不妙！在這些人面前，他感覺自己赤裸裸的。

歐德雷迪指了指身邊的墊子：「是瓦夫吧？請坐。」

瓦夫點了點頭，好像他從來沒見過她一樣。真是彬彬有禮！他打手勢要他的幻臉人同伴留在另外那個房間，自己走到軟墊旁，但只是站著

等待。

歐德雷迪看到這個身形矮小的忒萊素人露出一絲緊張，他好像咧了一下嘴巴。他的袖子裡還藏著那些暗器，他難道準備打破他們先前的協議嗎？

歐德雷迪明白，瓦夫現在的疑心不僅恢復到了最初的狀態，甚至比當時還要重。他肯定感覺自己上了塔拉札的當，他想要他的那些育母！他的身上散發著費洛蒙刺鼻的氣味，充分顯示出他心底的恐懼。看來他還記得，根據雙方協定他該分享那些事──或者至少假裝分享哪些事。塔拉札知道瓦夫從尊母那裡知道了不少東西，但是沒指望他真的全都告訴她們。

「杜埃克大人說二位在……啊，談判。」歐德雷迪說道。讓他好好記著這個詞！瓦夫明白真正的談判必須在哪裡畫上句號。歐德雷迪說著往下跪坐，靠在軟墊上，不過雙腳擺在適當位置，以便隨時躲避瓦夫從任何方向發動的攻擊。

瓦夫向下瞥了一眼歐德雷迪方才舉手示意的那塊墊子，然後慢慢地跪坐下去，兩手放在腿上，袖口對著杜埃克。

他想幹什麼？歐德雷迪頗為不解。從動作來看，他正在進行自己的計畫。

歐德雷迪說：「我剛才一直在跟大祭司說，希望他認識到《亞崔迪宣言》對於我們雙方的重要──」

「亞崔迪！」杜埃克衝口說道，他險些倒了下去，「絕對不會是亞崔迪。」

「宣言非常有說服力。」杜埃克已是憂心忡忡，瓦夫的這句話更是火上澆油。

歐德雷迪心想：至少這是我們計畫好的。她說：「《亞崔迪宣言》中提到了開悟，這一點絕對不能忽視。很多人認為，自己開悟之後，便能見到他們的神。」

瓦夫聽到這話，意外而又憤怒地盯住了她。

杜埃克說：「瓦夫大使說這篇文章驚動了伊克斯人和魚言士，但是我跟他說──」

歐德雷迪說：「我們或許不用考慮魚言士，她們在哪裡都能聽到神

的聲音。」

瓦夫聽到了那句行話，她在嘲諷他嗎？不過，她說得確實沒錯，魚言士已經放棄了過去獻身崇拜的神，她們的影響力已經微乎其微，僅存的影響也會受到掉包的新幻臉人左右。

杜埃克原本想對瓦夫笑一笑，結果卻露出了尷尬的表情：「您之前說要幫我們……」

「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歐德雷迪打斷了大祭司的話，她必須把杜埃克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份令他極度不安的宣言上。她複述了《亞崔迪宣言》中的內容：「你們的意志和你們的信仰──你們的信念體系──主宰了你們的宇宙。」

杜埃克知道這句話，他讀了那篇令人髮指的《亞崔迪宣言》。文章說神和他的所有傑作都不過是人類的創造。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反擊，但是絕對沒有哪位大祭司會任由這種言論大行其道。

杜埃克還沒想到合適的措辭，瓦夫便對上了歐德雷迪的視線。他隱晦地回應了歐德雷迪，他知道這位聖母不會誤解自己的意思，她畢竟不是常人，必然不能小覷。

瓦夫說：「預知力的謬誤，這篇文章是這麼說的吧？這篇文章不就認為這是信徒思想停滯的原因嗎？」

「正是如此！」杜埃克說道。他非常感謝這個忒萊素人及時相助，這篇危險的邪說中心思想就是這個！

瓦夫依然盯著歐德雷迪，並沒有看杜埃克。貝尼．潔瑟睿德以為沒人會識破她們的陰謀詭計嗎？她以為自己無比強大！讓她知道什麼是小巫見大巫。萬能的神主守護《沙利亞特》的未來，貝尼．潔瑟睿德根本無法理解！

杜埃克沒打算放棄：「這篇文章攻擊了我們所有神聖的信念和事物！而且文章正在四處傳播！」

「這是忒萊素人幹的好事。」歐德雷迪說道。

瓦夫舉起雙臂，將武器對準了杜埃克。他之所以猶豫了一下，全是因為看到歐德雷迪識破了他的部分意圖。

杜埃克看了看瓦夫，又看了看歐德雷迪。此事當真如歐德雷迪所說？還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花招？

歐德雷迪注意到瓦夫猶豫的神態，猜到了原因。她的大腦飛速運轉，尋找線索，希望理解瓦夫的動機。這個忒萊素人殺了杜埃克能有什麼好處？他顯然準備把這位大祭司換成他的幻臉人，不過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為了爭取時間，歐德雷迪迅速說道：「瓦夫大使，你可得千萬小心。」

「必要之時何須小心？」瓦夫說道。

杜埃克站了起來，高大的身軀慢慢走到一旁，兩隻手緊緊交握。「萬萬不可！這裡是神聖之地，不得妄議邪說。如果我們共議除邪之計，則另當別論。」他低頭看著瓦夫，說道，「那篇邪門異說不是真的吧？不是出自忒萊素人手筆吧？」

「不是我們。」瓦夫答道，這個草包祭司只知道梳洗穿戴！杜埃克走到了房間的一側，再一次成為移動的目標。

「我想也是！」杜埃克一邊說著，一邊在瓦夫和歐德雷迪身後大步走來走去。

歐德雷迪看著瓦夫，他早有預謀要行凶！她非常確定。

杜埃克在她身後說：「聖母，妳實在是冤枉我們了。瓦夫先生希望我們結成美藍極聯盟，我跟他說，神的祖母曾經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我們給妳們的價格絕對不能改變。」

瓦夫略微頷首，靜靜等待，這個祭司肯定還會走進射程之內，神主絕對不會讓他失敗。

杜埃克站在歐德雷迪後面，低頭看著瓦夫。他突然一陣顫抖，忒萊素人……令人厭惡，不辨是非，絕對不能相信他們！怎麼能夠相信瓦夫的一面之詞？

歐德雷迪仍然定定地看著瓦夫，說道：「可是，杜埃克大人，你不希望增加收入嗎？」她看到瓦夫的右臂稍微轉了一下，指向了她的方向，他的意圖現在已經一目了然。

歐德雷迪說：「杜埃克大人，這個忒萊素人想要了我們兩人的命。」

對於瓦夫而言，兩個人此時的相對位置都不便於瞄準，但是歐德雷迪話音未落，他便甩起雙臂，分別瞄準兩人。他的肌肉還沒作出反應，

歐德雷迪便已閃開，她聽到了飛鏢微弱的聲音，但是感覺自己沒有被擊中。她的左臂向上一劈，打斷了瓦夫的右臂，右腳踢斷了他的左臂。

瓦夫大叫一聲。

他從沒想到貝尼．潔瑟睿德速度竟然如此之快，幾乎可以和伊克斯會議船上的尊母比肩。儘管劇痛難忍，他仍然想到自己必須將情況告知其他同胞──聖母在危急之時神經衝動可以繞過突觸直接傳導！

歐德雷迪身後的門「砰」的一聲開了，瓦夫的幻臉人衝了進來。歐德雷迪此時已經閃到瓦夫背後，扼住了他的脖子。她大吼一聲：「再往前走，就要了他的命！」

兩個人立刻定住了。

瓦夫用力掙扎。

歐德雷迪喝道：「老實點！」她瞥了一眼右邊趴在地上的杜埃克，一支飛鏢擊中了目標。

歐德雷迪說道：「瓦夫殺了大祭司。」這句話是說給她特意安排的竊聽者聽的。

兩個幻臉人依舊瞪著她，顯然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她發現兩個幻臉人都沒有意識到貝尼．潔瑟睿德怎麼突然占了上風，忒萊素人確實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

歐德雷迪對幻臉人說：「你們都到走廊去，把那具屍體也抬過去，把門關上。你們的尊主幹了一件蠢事，他暫時不需要你們了。」她對瓦夫說：「現在你用不著這兩個幻臉人，你需要跟我談談，讓他們出去。」

瓦夫尖聲說道：「出去！」

兩個幻臉人還是一動不動地瞪著她，歐德雷迪說：「你們要是還不趕緊出去，我先宰了他，然後就解決你們。」

「還等什麼呢！」瓦夫大叫一聲。

兩個幻臉人以為尊主是命令他們退散，便慌忙離開了接見室。不過，歐德雷迪在瓦夫的話裡聽到了別的東西。他現在求死之心非常強烈，她需要想辦法勸他放棄這個念頭。

房間內現在只有他們兩人，歐德雷迪從他的袖子裡取出鏢夾，放進了自己的口袋裡，這些東西可以事後再作詳細檢查。她現在沒辦法治療

他的骨傷，只能讓他昏迷一會兒，趁機把骨頭復位。她從大祭司的地毯上撕了一段綠色布料，再用坐墊上的木片做了一個臨時的夾板，暫時固定他的骨頭。

瓦夫很快便醒了過來，他看到歐德雷迪，嘴裡嘟囔了幾句。

歐德雷迪說：「你我現在是盟友了。剛才發生的事情，我的人聽到了，杜埃克敵對派系的代表也聽到了，他們希望把他換成自己的人。」

事情發生得太快，瓦夫花了一點時間才明白她的話。不過，他的思維牢牢地抓住了最重要的事情。

「盟友？」

她說：「我猜跟杜埃克打交道並不容易。明明給了他好處，但他還是含糊其詞。你殺了他，等於幫了一些祭司。」

瓦夫尖聲道：「他們還在偷聽？」

「當然。大祭司雖已故去，但是他剛才說你提議壟斷香料，我們來談談這件事情，我看看能不能推斷出你的心意。」

「我的手臂。」瓦夫呻吟道。

她說：「你還沒死。感謝我的智慧吧，不然你早就沒命了。」

他把頭別了過去：「死了更好。」

她說：「貝尼．忒萊素肯定不希望你死，女修會當然也不希望你死。我來看看，嗯，你們承諾向拉科斯提供多架新式香料收割機，那種會飛的新式機器，只有收割頭會接觸沙地。」

「妳竟然竊聽！」瓦夫斥責道。

「並非如此。這個承諾非常誘人，我知道伊克斯人白送他們這些機器肯定另有所圖。還要我繼續說嗎？」

「妳剛才說我們是盟友。」

她說：「如果形成壟斷，宇航公會將不得不增購伊克斯的領航機器，你們會把公會逼入絕境。」

瓦夫抬起頭，定定地看著她。這個動作引起兩隻手臂一陣劇痛，他本能地哼了一聲。他忍著疼痛，瞇著眼睛審視歐德雷迪。這些女巫真的以為這就是忒萊素人的大計了嗎？他覺得貝尼．潔瑟睿德應該不會這麼容易被糊弄。

歐德雷迪說：「這當然不是你們的基本計畫。」

瓦夫的眼睛一下子瞪圓了，她能看出他腦子裡的想法！他說：「我已經丟盡了臉面。妳是救了我，但只是救了一個廢物而已。」他頹喪地往後一靠。

歐德雷迪深吸一口氣，現在需要利用聖殿的分析報告了。她湊到瓦夫耳邊，小聲說道：「《沙利亞特》還需要你。」

瓦夫大驚失色。

歐德雷迪坐了回去，大驚失色的表情說明了所有問題，也證實了分析的結論。

她說：「你以為自己和散失之人結成了更加可靠的聯盟，跟尊母還有其他那些以色謀利的女人。我問你，豬蝓會和垃圾結盟嗎？」

這個問題瓦夫只在蓋謳中聽人說過，他臉色煞白，呼吸急促。她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他強迫自己忘記手臂的劇痛。她剛才說「盟友」，她知道《沙利亞特》！她怎麼會知道？

「我們肯定都知道貝尼．忒萊素和貝尼．潔瑟睿德結為同盟，雙方能夠擁有多少優勢。」歐德雷迪說道。

跟這些普汶韃女巫結盟？瓦夫的腦子裡一片混亂，雙臂的劇痛妨礙他思考。他現在感覺自己非常脆弱，舌根苦澀不堪。

「啊，聽見沒？祭司克魯譚西柯和他的人已經在門外了。」歐德雷迪說道，「他們會提議讓你的幻臉人偽裝成已故的赫德雷．杜埃克，否則翻天覆地的混亂是免不了的。克魯譚西柯非常聰明，過去從未爭搶鋒頭，這也是因為他叔叔斯蒂羅斯教導有方。」

「妳們女修會和我們結盟，能得到什麼好處？」瓦夫勉強提問。

歐德雷迪微微一笑，現在她可以實話實說了。實話永遠更容易說出口，通常也更加有說服力。

她說：「一場風暴正在散失之人之中醞釀，我們雙方結為同盟，即可逃過此劫，忒萊素人也能逃過此劫。凡是依舊相信偉大信念的人，我們都不希望他們滅絕。」

瓦夫心裡一緊，她竟然在大庭廣眾之下說出了這句話！不過，他立刻明白了。別人聽到了又會怎樣？他們並不明白這些話背後的祕密。

歐德雷迪說：「我們的育母已經準備好了。」她定定地盯著他的眼睛，做出了禪遜尼祭司的手勢。

瓦夫感覺胸口的大石頭終於落了地，他沒想到這件事情竟然是真的！不敢想像！不可思議！貝尼．潔瑟睿德竟然不是普汶韃！整個宇宙仍將追隨貝尼．忒萊素，信仰真念！神主絕對不會允許出現任何差錯，尤其是在先知出生的星球！

23

官僚體制扼殺積極性和首創精神。創新，尤其如果可以改善舊的例行程序，最為官僚所排斥。在他們看來，這種創新比絕大多數事物都要可惡。改善和創新往往令位居塔尖的顯貴顯得愚蠢無能，誰會希望自己看起來是這樣的形象？

——《政府試誤指南》，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長桌上擺了一排排的報告、總結和零碎的傳聞，長桌後坐著塔拉札。除了夜班守衛和維持組織運作必要的基礎服務人員，聖殿所有核心部門都已經進入了夢鄉，她在臥室裡只能聽到維修活動熟悉的聲響。兩盞燈球懸浮在長桌的上方，深色的木質桌面和一排排利讀聯晶紙沐浴在黃色的燈光之中。桌子對面的窗戶漆黑一片，倒映著屋裡的景象。

檔案部！

全息投影儀不停閃爍，在桌面上投下了一篇篇報告，都是她調用的資料。

塔拉札不太信任檔案部人員，她知道自己的心態挺矛盾的，因為她知道資料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聖殿的紀錄只是一堆縮寫、特殊的記號、加密的插入內容和注腳。這些材料經常需要經過晶算師翻譯，甚至需要她在極度疲憊的狀態下深入他者記憶，尋找相關的資訊。檔案部的人當然都是晶算師，但是這並不能讓塔拉札放心。你根本不能直截了當地查詢檔案紀錄，若想理解紀錄，多數時候必須聽取檔案人員的解釋，不然就只能依靠全息系統以機械方式檢索（真討厭！）。如此一來，塔拉札便需要依賴全息系統的維修人員。這種狀態使得她們擁有太多權力，多到超出塔拉札願意授權的範圍。

依賴！

塔拉札厭惡依賴，承認這一點令她懊喪，因為她會想起大多數的事

態都不盡如己意，即便是晶算師最為縝密的預演，也會逐漸累積錯誤……只要時間夠長。

可是，女修會的每一個行動都需要事先參考檔案，然後沒完沒了地分析研究。普普通通的貿易交易也要這樣，她常常為此惱火。她們應不應該結成這個集團？應不應該簽那個協議？

每次開會，她往往都不得不宣布：

「接受檔案部女修西斯德里昂的分析結論。」

或者常常是：「檔案部報告與此事無關，報告駁回。」

塔拉札往前傾身，仔細閱讀桌面上的投影：「可行的育種計畫──研究對象：瓦夫。」

她快速瀏覽著資訊，歐德雷迪送來了細胞樣本，這些是樣本中提取的編號和基因方案。指甲碎屑通常不能形成可靠的分析結論，但是歐德雷迪打著固定骨頭的幌子，收集了他的生物資訊，已經非常了得。塔拉札看著資料搖了搖頭，貝尼．潔瑟睿德曾經嘗試和忒萊素人育種，瓦夫的後代肯定還是和過去的結果一樣：女性對記憶探測免疫，而男性必然又是無法探查又令人厭惡的一團混亂。

塔拉札往後靠，嘆了一口氣。查閱育種紀錄的時候，時常需要參閱大量其他資料，工作相當繁雜。這項工作正式的名稱為「先祖關聯性彙總」，即檔案人員口中的「CAP」。大多數聖母則稱之為「配種紀錄」，這個叫法雖然準確，但是沒有體現這些檔案的細緻入微。她命令她們推演出瓦夫之後三百代的交配結果，這些工作簡單便捷，可以滿足各種實際的需要。推演三百代主系（例如特格、他的旁系血親以及手足）的方法已經過了數千年時間的考驗，整體結果可靠，值得信賴。直覺告訴她，已經沒有必要在瓦夫的推演結果上繼續浪費時間。

疲勞漸漸湧向塔拉札身體各處，她在桌子上趴了一會兒，雙手抱頭，感覺到了木質桌面的冰冷。

拉科斯的事情，如果我錯了會怎樣？

反對派的觀點不會悄無聲息地變成塵封的檔案，為什麼這麼依賴電腦！巴特勒聖戰大肆摧毀「能夠思考的機器」之後，即便是在全面禁止的時期，女修會還是將她們的主系資訊存在電腦裡。現在是一個「更加開化」的時代，人們一般不會質疑古代那場大破壞背後無意識的動機。

有時，我們會在無意識之間就作出非常負責的決定。有意識地檢索檔案或他者記憶卻不保證如此。

塔拉札抽出一隻手，拍了桌子。她不喜歡和檔案部門的人打交道，她們時常輕快地走進她的房間，「解答」她的問題。這些女人態度輕蔑，時常背地裡譏諷各種事情。她曾經聽說她們將「CAP」工作比作培育牲畜，把自己比作禽畜管控人員和動物競賽的主辦人。這些玩笑糟透了！她們根本不知道當下作出正確的決定有多麼重要！那些侍從女修只須服從命令，不須擔負塔拉札的這些責任。

她抬頭看了看房間對面綺諾伊女修的半身像，這位古代的聖母曾經與暴君會面，還曾與他交談。

塔拉札心想：妳知道了這些事。妳雖然沒有成為聖母，但還是知道了這麼多。我們從妳的報告裡讀出來了。妳怎麼知道如何作出正確決定？

歐德雷迪請求軍事支援，她必須立刻回覆，時限迫在眉睫。可是特格、盧西拉和甦亡人現在下落不明，應急方案也必須立刻啟動。

特格這傢伙！

他又走了一步令人意外的棋。不管怎樣，他肯定不能置甦亡人的生死於不顧，施萬虞的行動盡在意料之中。

特格做了什麼呢？躲進了伊賽，還是伽穆其他的大城市？不對。他們在這些地方設置了祕密聯絡人，特格手上有這些人的完整名單，甚至還親自調查過其中一些人。如果真的躲進了這些地方，肯定早就傳訊聯絡了。

特格顯然不是百分之百信任這些聯絡人，他在視察伽穆的時候看到了一些事，沒有透過貝隆達告知聖殿。

當然，她必須召見伯茲馬利，速速告知他目前情況。伯茲馬利是最合適的人選，他是特格親手訓練的士兵，大霸夏的最佳候選人，必須派他去伽穆。

塔拉札心想：我現在完全是靠直覺行事。

不過，即便特格躲了起來，我們也可以在伽穆找到特格蹤跡的起點，或許也能在那裡找到終點。嗯，伯茲馬利去伽穆，拉科斯的事情只能先等一等。這項行動必然會引人注意，公會或許不會被驚動，但是忒

萊素人和大離散的那些人肯定會上鉤。如果歐德雷迪沒抓住那個忒萊素人……不會，歐德雷迪不會出這種差錯，這件事情基本上已經十拿九穩了。

出其不意。

邁爾斯，看見沒？我從你身上學到了東西。

可是，這些都不能消除女修會內部反對的聲音。

塔拉札雙掌狠狠壓在桌面上，恨不得把聖殿的那些人、那些與施萬虞觀點相同的人都按下去。現在已經沒有人發聲反對她的計畫，但是這種情況往往代表暴力事件已蓄勢待發。

我該怎麼辦？

按理來說，統御大聖母在危急之時不應舉棋不定。可是，女修會與忒萊素人結盟，這件事情打亂了這一整盤棋。她給歐德雷迪的建議有一些似乎非常明確，已經發送出去，這一部分的計畫貌似合理而且簡單。

把瓦夫帶到沙漠深處，避開閒雜人等的耳目，令他陷入絕境之中，而後依據護使團長久以來使用的可靠模式，創造一段宗教體驗。藉此看一看忒萊素人是否正在利用製造甦亡人的技術延續他們自己的生命。執行這部分的計畫，歐德雷迪完全沒有問題，關鍵取決於什阿娜。

蟲子是未知數。

塔拉札提醒自己，現在的蟲子不是當年拉科斯的蟲子。雖然什阿娜已經展現出了指揮蟲子的能力，但是牠們的行動仍然無法預測。正如檔案部所說，牠們沒有任何歷史紀錄。塔拉札幾乎可以相信，歐德雷迪已經準確推斷出拉科斯人和他們的舞蹈的本質，這倒是個加分項目。

一種語言。

可是我們還無法運用，這是個扣分項目。

今天晚上我必須作出決定！

塔拉札讓自己的表層意識往過去遊蕩，沿著歷代統御大聖母綿延不絕的記憶走向從前，這些女性記憶全部濃縮在她和另外兩人──貝隆達和西斯德里昂──脆弱的意識之中。在他者記憶中行走非常痛苦，她時常感覺自己體力不支，難以繼續。這條道路旁邊常有摩阿迪巴的評論，亞崔迪家的這個混蛋曾經兩次在宇宙間激起軒然大波──先是率領弗瑞曼大軍奪下了帝國的王權，而後生下了暴君。

她想：我們這次如果輸了，可能就會全軍覆沒，大離散回來的那些蛇蠍可能會將我們盡數殲滅。

她的腦海中出現了另外一個方案：拉科斯的那個女童可以交給女修會的核心人員照顧，乘坐無現星艦到某個地方終老。雖然這不啻含辱逃跑。

特格的行動關乎重大，他莫非終究還是辜負了女修會的期望？抑或想到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法，將甦亡人藏了起來？

塔拉札想：我必須想方設法拖延時間，歐德雷迪在拉科斯必須放慢節奏，這樣特格才有時間聯繫我們。

這樣做非常危險，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塔拉札從犬椅上站了起來，渾身僵硬，走到對面漆黑的窗戶旁。她看到外面伸手不見五指，只有星輝灑落地面，聖殿星球沉睡在夢中。聖殿星球，一處避難所。這樣的星球現在已經不再有名字，它們在檔案裡只是一串編號。貝尼．潔瑟睿德來到這顆星球已經一千四百年了，可是也只能算是一彈指的時間。她想到了天上環繞的守衛無現星艦，那是特格親自全面設計的防禦系統。就算如此，聖殿依舊十分脆弱。

這個問題有一個名稱：「意外發現」。

這是一項始終存在的弱點。大離散的人類呈指數級增加，擁向了無限空間的各個地方。暴君的黃金之路終於完成了，不過當真如此嗎？亞崔迪家的那隻蟲子肯定不只是希望人類存續這麼簡單。

數千年過去了，我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他把我們怎麼了。我現在覺得自己知道了，但是反對我的人卻不以為然。

雷托二世拿著鞭子，在他的黃金之路上驅趕了整個帝國三千五百年，沒有哪位聖母願意審視那段奴役的歷史。

我們回顧那段歲月時總是跌跌撞撞。

塔拉札盯著合成玻璃上的自己，一張冷酷的臉，滿臉倦色。

我憑什麼不能疲倦？憑什麼不能冷酷？

她知道自己接受的訓練已將她引入了負面的狀態，這是她的防禦機制，也是她的強項。她無論與其他人形成何種關係，始終都會與對方保持距離，執行育種女修要求的引誘任務時也不例外。塔拉札總會故意跟主流意見唱反調以發掘更多可能性，她成為統御大聖母之後，這種作風

成為整個女修會的主流勢力。在這種環境裡，他人很容易發出反對的聲音。

正如蘇非教派所說：「腐朽必始於中央。」

不過，一些腐朽的部分高尚而可貴，這個道理他們沒有說。

她藉由更加可靠的資料來安慰自己。隨著人類遷徙，大離散期間，暴君的教訓向外傳播，還發生了許多未知的改變，但是終究還是會趨於同一。隨著時間過去，人們也將找到讓無現星艦現形的辦法。塔拉札覺得散失之人還沒發現這個辦法，至少溜回母星的這些散失之人還沒發現。

想要穿過這些矛盾的力量，絕對沒有安全的辦法，但是她覺得女修會已經竭盡全力，做好了各方面的準備。這個問題類似公會的宇航員駕駛飛船穿過摺疊的空間，他們需要避免碰撞，防止進入陷阱。

陷阱，這些才是關鍵，歐德雷迪就為那個忒萊素人設下了陷阱。

在這種危急時刻，塔拉札時常想起歐德雷迪。想到歐德雷迪，她就會想到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她好像在欣賞一塊掛毯，底色雖然已經褪去，但是還有一些人物的顏色依然鮮亮。最鮮亮的是歐德雷迪，她之所以能夠靠近女修會發號施令的權力中心，是因為她能夠快刀斬亂麻，直接點出意見衝突裡頭出人意料的關鍵。她的身上蘊藏著亞崔迪氏族危險的預見能力，一針見血就是能力的一種表現形式。她運用這項天賦之後，引起大多數人的反對，塔拉札也承認這一點諸位聖母言之鑿鑿。這項天賦本身深藏在歐德雷迪的內心，只有偶爾的暴躁才能證明它在深處的活動，這就是麻煩所在！

塔拉札曾經在爭辯時說：「我們可以利用她，但是應該隨時做好消滅她的準備。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充分利用她的後代。」

塔拉札知道她可以依賴盧西拉……只要盧西拉已經與特格和甦亡人一同找到了避難的地方。拉科斯的主堡當然有替補的殺手，這件武器可能很快就會派上用場。

塔拉札心裡突然一陣混亂，他者記憶建議她千萬謹慎，育種譜系絕對不能再出任何差錯！如果女修會刺殺歐德雷迪未遂，她將永遠離開貝尼．潔瑟睿德。歐德雷迪是個十足十的聖母，還有一些聖母肯定也身處大離散的人類之中。雖然她們不在女修會觀察到的那些尊母之列……可

是……

絕對不能再出差錯！這是執行任務的箴言。絕對不能再出現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也絕對不能再出現一個暴君。

管控育母，管控後代。

聖母肉體消亡之後，也不會死亡。她們將會深深地潛入貝尼．潔瑟睿德現存的核心之中，她們隨意的指示，乃至無意識的看法都會融入後世的女修會。

對歐德雷迪千萬不能有僥倖之心！

回覆她的資訊必須格外當心，要依據她的心理調整。歐德雷迪在自己的內心留有一點真情，她稱之為「微暖的溫情」。在她看來，如果不被情感支配，人類透過感情可以深入了解有價值的資訊。塔拉札認為這個「微暖的溫情」是歐德雷迪柔軟的缺口，可以從這裡進入她的內心。

達爾，我知道，妳雖然懷著微暖的溫情，視我是往日同窗，但依然覺得我是女修會的禍患，只有警醒的「朋友」才能將我從自己帶來的禍患中拯救出來。

塔拉札明白自己手下的一些議事聖母和歐德雷迪的想法相仿，她們只會靜靜地聽，不會說出自己的觀點。大多數人依舊服從統御大聖母的領導，但是許多人知道歐德雷迪擁有強大的天賦，也贊同她對塔拉札的疑慮。只有一件事情讓大多數女修都不致輕舉妄動，塔拉札自己也非常明白。

所有統御大聖母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是出於她們對於女修會無上的忠心。任何事情都不能危及貝尼．潔瑟睿德，她們自己也不可以。塔拉札精確嚴苛地審視了自己一番，分析自己與女修會存亡之間的關係。

目前，尚且不必立即消滅歐德雷迪，但是她現在距離甦亡人計畫的核心如此之近，發生的每一件事情幾乎都無法逃過她敏銳的眼睛。很多事情雖然沒有告訴她，但是她早晚都會知道。《亞崔迪宣言》幾乎是一項賭博，歐德雷迪顯然是撰寫宣言的最佳人選，可是把任務交給她之後，她便會更加深入了解計畫，不過文字本身是啟示的終極障礙。

塔拉札明白，瓦夫肯定會非常高興。

塔拉札轉過身子，離開昏暗的窗戶，坐回犬椅上。至關重要的決定—要做還是不要做—可以稍後再說，但是中間的各項措施必須立刻執

行。她擬了一份腹稿，一邊檢查，一邊向伯茲馬利發出傳召的命令。霸夏的這位得意門生必須派往拉科斯執行任務，但不會如歐德雷迪所願。

塔拉札發給歐德雷迪的訊息實質內容非常簡單：

「援兵即將到達。達爾，妳就在現場。事關什阿娜安危之時，見機行事。其他事項如果與我的命令沒有衝突，則按照原計畫進行。」

好了，就是這樣，歐德雷迪收到了她的指示，知道了「計畫」的基本要務，但是她會發現計畫並不完整。歐德雷迪會服從她的命令。塔拉札覺得，訊息中的「達爾」很巧妙。達爾和塔爾。歐德雷迪的「有限的溫情」肯定不會對這個細節有所防備。

右側的長桌已經布置好盛宴，桌上正中擺了一道烤沙漠野兔佐賽佩達醬。桌子對面從左至右還順時針擺了其他美味，分別是天狼星的阿普羅密治奶凍、溫室種植的查卡星甜橙、美藍極咖啡（注意咖啡壺上亞崔迪的雄鷹家徽）、沙鵝肉派和巴魯水晶瓶中酒液剔透的卡樂丹佳釀。注意藏在水晶吊燈中的古代探毒裝置。

—達艾斯巴拉特，博物館陳列描述



球狀無現空間閃亮的廚房旁有一間小小的用餐凹室，特格在那裡找到了鄧肯。特格站在通向凹室的通道裡，仔細端詳他。八天前，他們走進無現空間的外部通道，男孩突然一陣無名火發作，現在終於恢復了平靜。

他們當時正穿過一個淺洞穴，裡面瀰漫著當地熊類的氣味。洞穴深處的岩石並非真正的岩石，不過他人無論怎樣檢查，都不會發現這些不是真正的石頭。「石頭」上有一處不起眼的稜角，你如果知道密碼或者誤打誤撞轉對了，凸起旋轉了一圈，洞穴底部的岩壁便會完全打開。

三人走進外部通道，關上了身後的門，眼前立刻自動亮起耀眼的燈光，他們看到牆上和天花板上哈肯能的獅鷲家徽浮雕。年輕的派特林無意中撞進這個地方之後，是怎樣的表情？驚愕！驚嘆！驚喜！特格不禁浮想聯翩，忽略了鄧肯的反應。

霸夏聽到密閉的通道裡迴蕩起低沉的吼聲，這時才注意到鄧肯雙手握拳，兩眼死盯著右側牆壁上的一塊哈肯能家徽。鄧肯的臉上時而憤怒，時而迷惑，兩種情緒正在激烈地爭奪他的意識。他舉起雙拳，狠狠地砸在浮雕上面，雙手鮮血淋漓。

他大喊：「讓他們全都下地獄！」

十幾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總歸讓人感覺有些奇怪。

怒吼過後鄧肯便開始不停打冷顫。盧西拉把他摟在懷裡，輕撫他的後頸，既是撫慰，甚至幾乎帶點情色的意味，直到他恢復了正常。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鄧肯喃喃道。

「初始記憶恢復之後，你就明白了。」她說。

「哈肯能。」鄧肯聲音很小，臉漲得通紅。他抬頭問盧西拉：「我為什麼這麼恨他們？」

她說：「用講的不好解釋，等到你恢復了記憶就知道了。」

「我不想要恢復記憶！」鄧肯突然驚恐地看了特格一眼，「我想！我要恢復記憶。」

此時，鄧肯坐在用餐的凹室，抬頭看著特格，他的記憶顯然回到了外部通道那一刻。

「霸夏，什麼時候開始？」

「快了。」

特格左右環視這個地方，鄧肯獨自坐在一張自動清潔的餐桌旁，面前擺了一杯棕色的液體。特格聞出了杯子裡的東西，是從零熵筒裡拿出來的飲料，摻了美藍極。那個零熵筒是一個寶箱，裡面有奇特的食物、衣服、武器等各種東西，儼然是一座價值無量的博物館。無現空間內部到處都是薄薄的灰塵，但是儲存的東西依然如新。所有食物都加了美藍極，只要不暴飲暴食，攝入的量就不會達到成癮的程度，但是氣味依然明顯。即便是果乾，也撒上了些許香料。

盧西拉嘗過鄧肯杯中的那種棕色液體，她說這種飲料能讓人延長壽命。特格不知道聖母具體怎麼做到的，但是他的母親確實有這樣的能力，她們只須嘗一口，就能知道食物或者飲料的成分。

凹室盡頭的牆上嵌了一面式樣繁複的時鐘，特格看了一眼，才知道時間過得比自己以為的要快，他們定下的下午已經過去了三個小時。鄧肯原本應該還在裝修精緻的練習室，但是他們看到盧西拉去了無現空間的上層區域，特格覺得他們可以趁機私下交流一番。

特格拉過一張椅子，坐在鄧肯對面。

鄧肯說：「我討厭那些鐘！」

「這裡無論什麼東西你都討厭。」特格說道，然後又看了一眼那面鐘。那也是一件古董，圓形鐘面，兩根指針表示時和分，一塊數位螢幕

顯示秒鐘。兩根指標各是一個裸體人形，充分彰顯了男性的生殖之力——一根是高大的男性，陽具巨大；一根是體形稍小的女性，兩腿大開。兩根指標每次交疊，男性便好像進入了女性的體內。

「粗俗。」特格也不喜歡那面鐘。他指了指鄧肯的飲料，「你喜歡喝這個？」

「長官，您不用擔心，盧西拉說我運動完之後應該喝點這個。」

「我以前劇烈運動或者耗費大量腦力之後，母親也會給我調一杯類似的飲料。」特格說道。他探過頭去，吸了一口氣，想起來那個餘味，鼻子裡瀰漫著美藍極濃烈的氣味。

「長官，我們要在這裡待多久？」鄧肯問道。

「除非等到了合適的人，或者確定不會有人發現我們，不然我們就繼續待著。」

「可是……我們關在這裡，與世隔絕，怎樣才能知道有沒有人找到這裡、他們又是不是合適的人？」

「我覺得時候到了，就會帶上那塊蔽匿毯，開始到外面去站崗。」

「我不喜歡這個地方！」

「我看得出來，不過你還沒懂得耐心的意義嗎？」

鄧肯皺了皺眉頭。「長官，您為什麼總是不讓我和盧西拉獨處？」

聽到鄧肯問起，特格愣了一下，嘴裡的氣只吐出了一半，呼吸便又立刻恢復正常。不過，他知道這個小夥子觀察到了。既然鄧肯發現了，那盧西拉肯定也發現了！

鄧肯說：「我覺得盧西拉還不知道您要幹什麼，但是事情現在愈來愈明顯了。」他看了看周圍的環境，「這個地方沒能吸引她太多注意力……那她剛才是跑到哪裡去了？」

「我覺得她是去上面的書房了。」

「書房！」

「我也知道它很原始，但也非常有意思。」特格仰起頭，將注視鄧肯的視線移到了廚房天花板上的渦旋裝飾上。他現在必須作出決定，不能指望盧西拉會在上面待多長時間。不過，特格明白她對圖書的迷戀，那些奇觀很容易讓你流連忘返。這座球狀無現空間直徑約為兩百公尺，雖然建於暴君時代，內外至今仍然完好無損。

盧西拉談起這裡時聲音很小，嗓音沙啞：「暴君肯定知道這個地方。」

特格聽到她的這句話，晶算師意識立刻便沉浸入其中。暴君為什麼允許哈肯能氏族將所剩的財富如此揮霍在這樣的工程上？

或許就是想讓他們散盡家財。

他們打通關節，將東西從伊克斯人的工廠運到這裡，其中的花費想必堪比天文數字。

「暴君是否知道我們此時會用到這個地方？」盧西拉問道。

特格贊成盧西拉的想法，雷托二世時常運用自己的預視能力，這件事情也有可能在他的預料之中。

特格看著對面的鄧肯，感覺自己後頸寒毛倒豎。哈肯能的這處藏身之所有些詭異，好像暴君曾經親臨此地一樣。修建這座無現空間的哈肯能氏族呢？他們出了什麼事情？為什麼離開了這裡？特格和盧西拉沒有找到任何相關的證據。

兩人在無現空間中閒逛的時候，都會明顯感受到此地的歷史。特格時常想到問題，但是找不到答案。

盧西拉也提到了同樣的事。

「他們都去哪裡了？我在他者記憶裡完全找不到任何相關的資訊。」

「莫非暴君把他們引出去殺光了？」

「我要再去書房看看，說不定今天能發現什麼線索。」

三人進入無現空間之後的兩天，盧西拉和特格仔仔細細地把這個地方檢查了一番。鄧肯一言不發，一臉陰沉地跟在他們身後，好像害怕獨處。他們每次發現新事物，都會驚嘆不已或者萬分震驚。

無現空間核心附近的一堵牆邊有一具透明的合成玻璃棺，裡面保存了二十一具屍骨！若要去機械間和零熵筒旁，就會從這二十一位眼前走過。

派特林曾跟特格談起這些屍骨，他年輕時某次檢查這座球狀無現空間，發現了一些資料。根據其中的記載，這些死者均為修建無現空間的工匠，哈肯能氏族為了保守祕密，在竣工之後將他們盡數殺害。

總體而言，這座無現空間堪稱了不起的成就，脫離了時間，與外界

的一切隔絕。儘管已過了數千年，這裡的機械內部依舊光滑，部件之間全無摩擦，仍然能夠在塵土和岩石上投下以假亂真的影像，即便是現代尖端儀器也無法分辨。

「女修會必須完好無損地拿下這個地方！」盧西拉說了一遍又一遍，「這裡簡直就是一座寶庫！他們甚至還保存著氏族的育種紀錄！」

哈肯能氏族在這裡不僅保留了那些紀錄，無現空間內每一個物件的粗鄙細節都令特格反感不已。就像那鐘！還有打掃、教育和娛樂所用的器具以及衣物，所有東西無不誇示哈肯能氏族目空一切的優越感，他們全然不考慮其他氏族和他人的標準。

特格再一次想起年輕的派特林，他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年紀不會超過這個甦亡人。他為什麼隱瞞了這麼多年，連妻子都未曾告知？派特林從未說過理由，但是特格自有推論。派特林的童年不愉快，他需要有屬於自己的祕密空間。他當時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只是一群天天等著譏諷他的人。那些人都沒有資格知道這麼神奇的地方，這裡只屬於他！這座無現空間不只是他可以獨處的地方，也是他派特林勝利的獎盃。

「霸夏，我很多開心的時間都是在那裡度過的。所有東西都還好好的，裡面的紀錄都是古代的文字，不過您只要明白了他們的方言，就會發現其中的奧妙。這個地方有很多值得了解的東西，可是您必須去了才能知道。許多事情我沒跟您說過，您去了就懂了。」

古舊的練習室留下了一些使用痕跡，可以看出派特林經常來這裡。他把一些自動機器的武器編碼改成了特格熟悉的模式，計時器上顯示著他在練習複雜的鍛鍊項目時肌肉勉力活動的時間。特格時常會在派特林的身上見識到一些不同尋常的本領，他在這座球狀無現空間裡找到了答案—與生俱來的天賦在這裡獲得精進。

不過，無現空間裡的自動機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古時候對於自動機器存在諸多禁忌，這裡的許多自動機器代表對此禁忌的反叛。不僅如此，有些自動機器設計的初衷甚至是滿足人類的快感。特格聽說過哈肯能氏族頗為令人憎惡的傳聞，看到這些機器，傳聞便得到證實。以痛為樂！派特林為何直至離開伽穆，仍舊剛正不阿，堅忍不拔？這些東西以它們獨特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

反感也會形成其專有的模式。

鄧肯喝了一大口杯中的飲料，看著特格，視線掠過杯沿。

「我剛才在上面讓你完成最後一輪訓練，你怎麼一個人跑到這裡？」特格問道。

「那些訓練沒有意義。」鄧肯放下了他的杯子。

特格心想：塔拉札，這下好了，沒想到吧？他現在已經可以完全獨立了，比妳預期中更早。

鄧肯也已不再稱呼他的霸夏為「長官」。

「你違抗我的命令？」

「不算是吧。」

「那你到底想幹什麼？」

「我想知道所有事！」

「你知道了之後，就不會再對我有多少好感了。」

鄧肯露出了驚恐的表情：「長官，您這話什麼意思？」

哈，又叫我「長官」了。

特格說：「我們恢復你的初始記憶之前，你必須經歷某些非常強烈的痛苦。我之前對你進行的各項訓練，都是為了讓你能夠順利度過那段痛苦的階段。」

「痛苦？」

「初始的鄧肯．艾德侯已經犧牲了，我們只知道這個方法可以把他帶回人世。」

「長官，如果您這麼做，我不勝感激。」

「到時候你就不會這麼想了。有些人曾經讓你一次又一次復活，恢復初始記憶之後，你可能只會覺得我只是他們手中另一根鞭子。」

「長官，知道了難道不好嗎？」

特格用手背抹抹嘴：「就算你恨我……我可能也不會怪你。」

「長官，如果您遇到了我現在的這些事情，您會這麼想嗎？」鄧肯的姿勢、語氣和臉部表情，在在表明他恐懼、困惑又混亂。

特格心想：目前一切順利。特格小心翼翼地執行每一步必要的步驟，他必須謹慎理解甦亡人的所有反應。鄧肯現在滿腦子疑問，他希望得到什麼東西，但是又害怕真的得到。

「我只是你的導師，不是你的父親！」特格道。

嚴厲的語氣令鄧肯內心一緊：「您不是我的朋友嗎？」

「是不是朋友，不是我一個人能說了算，初始的鄧肯．艾德侯將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鄧肯的眼神隱約出現變化：「我還會記得這個地方嗎？還有主堡、施萬虞和……」

「你什麼都不會忘記。你的記憶可能有一段時間會出現重疊，但是這些事情你都會記得。」

男孩的臉上露出了嘲諷的表情，他說：「所以您和我會成為戰友。」話語裡能聽出他的悲傷。

特格現在儼然是一個嚴厲的霸夏，嚴格遵循著喚醒甦亡人的各項指示。

「我並不太想成為你的戰友。」他目不轉睛地瞪著鄧肯的臉，希望發現某些跡象，「你以後說不定會成為霸夏，我覺得你可能是塊當霸夏的料。不過，到時候我肯定早就不在了。」

「您只把霸夏當作戰友？」

「派特林就是我的戰友，他只當過班長。」

鄧肯看了看自己的空杯子，然後看著特格，說道：「您為什麼不點一杯喝的？您剛才在上面也累得不輕。」

這個問題問得很敏銳，絕對不可小覷這個孩子。他知道分享食物或飲料可以與對方建立聯繫，這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做法。

特格說：「聞到你那杯的香氣就夠了，它會讓我想起一些往事，我暫時不需要喝這些東西。」

「那您為什麼下來？」

這就對了，男孩的聲音裡摻雜了期待和恐懼，他希望特格說出某件事情。

特格說：「我想仔細看看這次訓練之後，你進步了多少。我得下來看看你才知道。」

「為什麼這麼仔細？」

期待和恐懼！現在該轉移談話的焦點了。

「我之前從來沒有訓練過甦亡人。」

甦亡人。無現空間的濾清器尚未清除烹飪的氣味，「甦亡人」這三個字便與那氣味一同在兩人之間飄蕩，久久不能散去。甦亡人！鄧肯的空杯子令這個詞沾上了濃烈的香料氣味。

鄧肯探過身去，一言不發，臉上是急切的表情。特格的腦海中浮現盧西拉對男孩的評價：「他懂得利用沉默的力量。」

鄧肯明白特格不會解釋那句簡單的陳述之後，便滿臉失望地坐了回去。他左邊的嘴角下垂，一副懊喪、苦惱的表情，恰如應當地進入反觀內心的狀態。

特格說：「你下來並不是為了一個人待著，你是在逃避。你現在還是在逃避，你覺得沒人會發現你。」

鄧肯一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特格一直在等這個姿勢。有關此時的指示非常明確：「甦亡人希望恢復初始記憶，但又極度恐懼初始記憶恢復。這是你們必須跨越的主要障礙。」

特格一聲令下：「把手拿開！」

鄧肯的手好像被燙到一樣，應聲放了下來。他像困獸一樣盯著特格。

特格接到的指示告誡他：「告訴他事情的真相。這個時候，甦亡人所有感官都高度敏感，他可以看透你的內心。」

特格說：「我想讓你知道，女修會到底命令我對你做什麼事。我也希望你明白，我其實並不喜歡做這些事情。」

鄧肯的內心似乎蜷縮成了一團：「她們下了什麼命令？」

「她們讓我教給你的那些技能其實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問題。」

「問題？」

「一部分是綜合訓練，關於智力。這個方面你已經達到了軍團團長的水準。」

「超過了派特林？」

「為什麼必須超過派特林？」

「他不是您的戰友嗎？」

「是。」

「您說他最多只當過班長！」

「派特林完全有能力接手指揮整支跨星球的軍事力量。他的戰略出

神入化，我曾經多次採納他的戰略。」

「可是您說他最多一」

「那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覺得軍階低的話自己會更加平易近人，我和他多次體會到這一點的重要性。」

「團長？」鄧肯的聲音比喃喃耳語大不了多少。他怔怔地看著桌面。

「你的大腦已經掌握了那些機能，只是還會有些衝動，不過用得多了，就沒問題了。你在武器方面的造詣已經超過了同齡人。」

鄧肯依然低著頭，問道：「我的同齡人？……長官，我多大了？」

正如指示所說，甦亡人只會圍著核心的問題繞來繞去。「我多大了？」一個甦亡人的年齡有多大。

特格冷漠嚴厲地說道：「你想知道你的甦亡人年齡，為什麼不直接問？」

「甦……甦亡人年齡？長官，我的甦亡人年齡多大了？」

男孩的語氣十分悲苦，特格覺得眼淚已經在自己的眼眶裡打轉。塔拉札事先告誡過他：「不要表現出太多同情心！」特格清了一下嗓子，掩飾了自己的情緒，說：「這個問題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特格收到的指示非常明確：「讓他自己思考那個問題！始終都要讓他注意自己的內心。這個過程中，心理的痛苦和身體的痛苦一樣重要。」

鄧肯渾身顫抖著長吁了一口氣，雙眼緊閉。特格剛剛坐到對面的時候，鄧肯心想：時機到了嗎？他要開始了嗎？可是他完全沒有料到特格會對自己惡言相向，現在特格又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

他竟然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

鄧肯惱羞成怒，特格以為他是傻子嗎？這樣的伎倆隨便一個指揮官都能使得出來，他覺得這樣就能唬住他了嗎？光是語氣和態度就足以使他人屈服。不過，鄧肯在特格的居高臨下裡察覺到了其他東西：一顆堅不可摧、合成塑鋼一樣的核心，是正直……是堅毅。鄧肯看到了特格眼中的淚水，還有他掩飾內心的動作。

鄧肯睜開眼睛，直視特格，說道：「長官，我不想傲慢無禮，也不想忘恩負義，可是您如果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實在沒辦法繼續下去。」

塔拉札的指示非常清晰：「甦亡人達到絕望的臨界之後，你自然會知道。沒有哪個甦亡人會掩飾這種情緒，他們的心智決定了這種狀態下的抉擇。注意他的聲音和姿勢，他一旦到達這個點，你就能發現。」

進入外部通道的時候，鄧肯差點進入了臨界狀態。特格現在必須沉默，絕對不能說話，逼迫鄧肯提出他想提的問題，讓他順著自己的思路思考。

鄧肯說：「您知道我曾經有一次想殺了施萬虞嗎？」

特格張了張嘴，又合上了，什麼聲音都沒發出。不能說話！可是男孩非常嚴肅！

鄧肯說：「我當時怕她，我不喜歡怕別人。」他的視線落在了桌面上，「您曾經跟我說，只有真正對我們有危險的東西，我們才會反感、牴觸。」

「他會靠近，退回去，靠近，再退回去，反反覆覆若干次。什麼都不要說，等他跳進來再說。」

「我不討厭您。」鄧肯說著抬起頭，再一次看向特格，「我只是不想讓您當著我的面提『甦亡人』。可是，盧西拉說得對，真相即便傷人，我們也絕對不能懷恨在心。」

特格抿了抿嘴唇，他此時說話的欲望非常強烈，但是還沒到「跳進來」的時間。

「我想過殺施萬虞，您不意外嗎？」鄧肯問道。

特格全身緊繃，一動不動。他哪怕只是搖搖頭，鄧肯都會以為他在回應自己。

鄧肯說：「我想過在她飲料裡下點什麼東西，可是只有懦夫才會幹這種事情，我不是懦夫。不管怎麼說，我都不會幹出那樣的事情。」

特格一言不發，文風不動。

鄧肯說：「霸夏，我覺得您真的在乎我。不過您說得對，我們不可能成為戰友。我要是活了下去，一定會超過您，到時候……我們也沒機會並肩作戰了，您說的是實話。」

特格不禁深吸了一口氣，他的晶算師意識突然發現自己不可能忽視甦亡人強大的跡象。最近，這名少年在某個地方，或許就是現在，就在這間凹室裡，由少年蛻變成了一個男人。這個突如其來的發現令特格黯

然，事情發展得竟然如此之快！完全不是正常的成長過程。

鄧肯說：「盧西拉其實並不像您這樣關心我，她只是服從那個塔拉札大聖母的命令。」

現在還不是時候！特格提醒自己，他的舌頭舔了舔嘴唇。

鄧肯說：「您一直阻撓盧西拉執行命令，她到底是要對我做什麼？」

時候到了。「你覺得她要幹什麼？」特格反問道。

「我不知道！」

「初始的鄧肯．艾德侯肯定知道。」

「您明明知道！為什麼不能告訴我？」

「我只負責幫助你恢復初始的記憶。」

「那就快恢復吧！」

「其實只有你自己才能恢復。」

「我不知道怎麼恢復！」

特格坐到了椅子的邊上，但是什麼都沒有說。臨界點到了嗎？他感覺鄧肯的急切中還缺了什麼東西。

鄧肯說：「長官，您知道我會讀唇語。有一次，我爬上了瞭望臺，看到盧西拉和施萬虞在下面說話。施萬虞說：『他年齡小歸小！妳還不是得執行命令？』」

特格小心翼翼地再一次保持沉默，回視著鄧肯。果然是鄧肯會做的事，偷偷在主堡裡遊蕩，窺探、尋找他不知道的東西。他現在完全進入了回憶模式，沒有意識到自己還在窺探、尋找……不過是用不同的方式。

鄧肯說：「我覺得她不是要殺了我。不過您一直在阻撓她，您應該知道她要幹什麼。」他的拳頭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老傢伙！我在問你呢！聽見沒有？」

哈，徹底急了！

「我只能告訴你，她要做的事和我的任務衝突。塔拉札親自要我保護你，幫你增強自身的能力。」

「可是您剛才說我的訓練都……都有問題！」

「這是必要之舉，這是在為你恢復初始記憶作準備。」

「我該怎麼辦？」

「你已經知道了。」

「我不知道！您快說吧！」

「很多事情，別人不說，你也能學會。我們教過你怎麼抗拒命令嗎？」

「求求您，救救我！」鄧肯絕望地哀號一聲。

特格強迫自己保持冷若冰霜的神態：「我不就是在救你嗎？你以為我在幹什麼？」

鄧肯兩隻手攥成拳頭，捶在桌子上，震得杯子乒乓響。他狠狠地瞪著特格，臉上突然出現了一種詭異的表情，眼中透著迫切。

「你是誰？」鄧肯喃喃道。

這才是關鍵的問題！

特格的聲音好像一把利劍，砍在了忽然失去防禦的對手身上：「你覺得我是誰？」

鄧肯極度渴望的表情扭曲了他的五官，他只是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結結巴巴地說：「你是……你是……」

「少來這些胡言亂語！」特格騰地跳了起來，佯裝盛怒，惡狠狠地瞪著鄧肯。

「你是……」

特格甩出右手，「啪」的一個耳光打在鄧肯的臉上：「你怎麼敢抗命不從！」左手甩出，又是狠狠的一下，「抗命不從！」

鄧肯在電光石火之間作出了反應，特格大吃一驚，身上一時間好像觸電了一般。這是什麼速度！鄧肯一躍而起，雙腳踩在了椅子上，藉著椅子晃動，右臂劈向了特格脆弱的肩部神經，所有動作一氣呵成，快如閃電。

特格憑藉長年作戰培養的本能向右一閃，左腿掃過桌面，踢中鄧肯的腰胯。不過，特格仍舊沒能完全躲開，鄧肯掌根擊中了特格左膝蓋，特格感覺自己整條腿都麻了。

特格這一腳將鄧肯踢倒在桌上，男孩幾乎不能動彈，但仍努力想向後躲閃。特格左手撐著桌子，右手猛地劈在鄧肯脊椎底部，他這幾天安排的訓練刻意削弱了這塊軀幹連結之處的力量。

鄧肯全身一陣劇痛，他只是呻吟了幾聲。換了別人，現在肯定大聲痛叫，動彈不得，而鄧肯雖口中呻吟，仍朝特格伸出指爪，準備繼續攻擊。

為了達成目的，特格不得不硬起心腸繼續痛下狠手，每次都要確保鄧肯在劇痛之時能夠看到他的臉孔。

指示裡說：「看著他的眼睛！」貝隆達為了強調這個步驟，告訴他：「他的眼睛看著好像看透了你，但是他叫出來的名字只會是『雷托』。」

很久之後，特格很難再想起當時的所有細節，自己是如何遵循流程喚醒了鄧肯。他只知道自己的身體後來按照命令行事，但是記憶卻去了別的地方。他不知為何想起了另外一件抗命不從的往事：瑟柏之亂。他當時正值中年，不過已經成為聲名赫赫的霸夏。他穿著自己最威武的軍裝，但是一枚勛章都沒戴（含蓄的風格），頂著正午的烈日，站在瑟柏的戰火與硝煙之中，前方是來勢洶洶的叛軍，他卻什麼武器都沒有攜帶！

叛軍之中，許多人都欠他一條性命，多數人曾經誓死效忠於他，然而現在卻成了狂暴的叛亂分子。特格站在他們面前，等於告訴這些將士：

「我沒有戴那些勛章，你們不用想起我們當年並肩作戰的時候我曾經為你們做的事。我今天不會讓你們覺得我還站在你們那邊，我穿了這身軍裝，就是要告訴你們我還是霸夏。你們要是堅持犯上作亂，就儘管來取我這條命。」

叛軍紛紛扔下武器，圍到他的身旁，一些指揮官跪在了老霸夏的腳下，特格大聲痛斥：「低什麼頭！跪什麼跪！這是新指揮官讓你們養成的壞毛病嗎？」

後來，他告訴那些造反的將士，有些事情，他和他們一樣憤怒不滿。瑟柏遭到濫用，但是他也告誡他們：

「在這個宇宙裡，真正憤怒的無知民族非常危險。可是，消息靈通又聰明的社會如果憤怒不滿，將會比無知的民族危險百倍，你們完全無法想像這個社會的智識能夠造成怎樣的破壞。和你們之前險些形成的那股力量相比，暴君也只會像慈父一般！」

這些話當然全都沒錯，不過在貝尼．潔瑟睿德的情境下，對於他在球狀無現空間奉命執行的任務沒有幫助━他在生理和心理層面折磨一個幾乎全無招架之力的甦亡人。

鄧肯當時的眼神讓他留下極深的印象━雙眼如牛鈴一般，直直地瞪著特格的臉，最後聲嘶力竭大吼的時候，視線也沒有移開。

「雷托，你這個混蛋！你要幹什麼？」

他叫我雷托。

特格踉踉蹌蹌地後退了兩步，整條左腿好像針刺一樣，鄧肯擊中的位置還在疼痛。特格發現自己氣喘吁吁，已經筋疲力盡。他實在年事過高，不宜耗費這麼多心力和體力，方才自己的所作所為也令他感到羞愧，可是再喚醒流程徹底地銘刻在他的意識之中。他知道人們過去訓練甦亡人時，喚醒記憶的方法是讓他們在無意識中謀殺自己心愛的人。甦亡人的心智打碎之後，又被迫重組，往往會產生心理的傷痕，而這種新的方法則會令喚醒流程的執行者受到傷害。

鄧肯強忍著肌肉和神經的劇痛，慢慢地從桌面上滑了下來，靠著椅子站在桌旁，顫慄地盯著特格。

特格的指示說：「你必須安安靜靜地站著，絕對不要動，他想怎麼看你，就讓他怎麼看你。」

特格依照指示，站著不動。他已經放下了瑟柏之亂的回憶，他知道自己當時做了什麼，也知道自己現在做了什麼。某種意義上說，現在和當時確有相似之處。他告訴叛軍的話，是為了歸攏人心，而非終極真理━假如這種東西真的存在，他當時說的也不是。施加痛苦，之後的結果便可想而知了。「這是為你好。」

他們對鄧肯．艾德侯的這個甦亡人這樣，當真妥當嗎？

特格想知道鄧肯的腦袋裡現在在想什麼，特格先前已經了解有關這種時刻的很多資訊，但是他現在發現語言並不足以描述真實的狀況。鄧肯嘴角歪斜，面目猙獰，眼光迅速游移，眼神和表情充分反映了內心的混亂。

鄧肯的臉慢慢放鬆了下來，他的身體仍然在顫抖。他感覺這具肉體正在隨著脈搏跳動，但是與自己沒有關係，渾身的疼痛也只是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可是，他的意識在這一瞬間仍然清醒，無論他在哪裡，無

論這一瞬間發生了什麼。可是他的記憶卻無法銜接起來。他突然感覺這具軀殼太過年輕，與成為甦亡人之前的他格格不入，所有意識都在他的大腦之中奔湧攪動。

特格收到的指示說：「甦亡人的意識會對他成為甦亡人之前的記憶進行過濾，部分初始記憶會湧入他的意識，部分則會慢慢恢復。不過，他得要想起自己最初死亡的瞬間，所有記憶才會銜接起來。」鄧肯犧牲的所有已知細節，貝隆達全都告訴了特格。

「薩督卡。」鄧肯低聲說道。他環顧四周，看到了球狀無現空間裡無處不在的哈肯能家徽。「皇帝的突擊部隊穿上了哈肯能的軍裝！」他目露凶光，猙獰的笑容浮現：「他們肯定氣得咬牙切齒！」

特格一言不發，靜靜地看著他。

「我死在他們手裡。」鄧肯說道，語調平淡，全無任何情緒可言，如此堅定，明確，更令人恐懼。他全身忽然一陣顫抖，而後又恢復正常，「他們至少有十二個人在那間小房間裡。」他直直地看著特格，「一個人衝了過來，像剁刀一樣直接朝我的頭砍下來。」他猶豫了一會兒，喉嚨用力抽動，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特格，「我有沒有幫保羅爭取到夠多時間逃跑？」

「如實回答他的所有問題。」

「他逃掉了。」

現在，他們需要弄清一個棘手的問題。忒萊素人從哪裡得到艾德侯的細胞？女修會多番測試結果證明這些細胞來自艾德侯本人，但是仍有人對此存在疑慮。忒萊素人擅自對這個甦亡人做了一些手腳，根據他的記憶，有可能知道真實的情況。

「可是哈肯能氏族……」鄧肯說道。他在主堡的記憶連起來了。「噢，對，沒錯！」他哈哈大笑，對弗拉迪米爾．哈肯能男爵發出一聲咆哮，「男爵，我贏了！你毀了那麼多的人，我替他們報仇了！」

「你記得伽穆主堡和我們教你的事情嗎？」特格問道。

鄧肯大惑不解，深深皺起眉頭，情感的痛苦正在與肉體的痛苦對抗。他點了點頭，回應特格的問題。他有兩段人生，一段封在再生箱內，另外一段……另外一段……鄧肯感覺自己並不完整，體內還有什麼東西沒有釋放出來。喚醒程式還沒完成，他憤怒地瞪著特格。難道還有

什麼事情？特格剛才非常殘忍，難道是無奈之舉？必須這樣才能恢復甦亡人的初始記憶？

「我……」鄧肯張惶地左顧右盼，好像獵人面前受傷的巨獸。

「所有事情都想起來了嗎？」特格繼續問道。

「所有事情？喔，想起來了，我想起伽穆還叫羯地主星那時候的事情，遍地石油，遍地鮮血，完全是一副地獄的模樣！霸夏，我全都想起來了。我是您那個乖乖盡本分的學生，我是團長！」他再一次仰頭大笑，老成的姿勢與少年的身體格格不入。

特格的內心深處，在比釋然更深的地方，突然踏實了，方法奏效了。

他問道：「你恨我嗎？」

「恨您？我沒說自己對您滿懷感激之情嗎？」

鄧肯突然舉起自己的雙手審視，然後又低頭看了看自己年輕的身體。「真是太好了！」他喃喃自語，放下雙手，全神貫注地看著特格的臉，眼神順著特徵鮮明的線條移動。他說：「亞崔迪家的人，你們全都太像了！」

「並非如此。」特格說道。

「霸夏，我不是說你們的長相。」他的眼睛恍惚了，「我剛才問我年紀多大了。」他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說，「深淵之神啊！已經過了這麼長時間！」

特格說了女修會要求自己說的話：「女修會需要你。」

「她們需要我幹什麼？就靠這個還沒完全發育的身體？」

「鄧肯，我跟你說實話，我也不知道。身體總會發育完全，我想會有一位聖母告訴你相關的事情。」

「盧西拉？」

鄧肯忽然抬頭看著精美華麗的天花板，然後看著凹室和那面巴洛克風格的時鐘。他記得自己與特格和盧西拉一起來到這裡，這個地方一切還是之前的樣子，但是又好像不一樣了。「哈肯能氏族。」他低聲說道，怒氣沖沖地看著特格，「您知道我有多少族人慘遭哈肯能氏族折磨殺害嗎？」

「塔拉札有一個檔案人員，她給了我一份報告。」

「一份報告？你覺得文字能說得清楚這些事情嗎？」

「我覺得不能，但是我只能這麼回答你。」

「霸夏，您可真他媽混蛋！你們亞崔迪家的為什麼總是這麼喜歡說實話？怎麼總是這麼耿直？」

「我覺得是與生俱來的。」

「一點都沒錯。」特格身後傳來了盧西拉的聲音。

特格沒有回頭，她在後面站了多久？他們說的事情她聽到了多少？

盧西拉走過來，站在特格旁邊，但是她的注意力在鄧肯身上：「邁爾斯，看樣子你成功了。」

特格說：「完全依照塔拉札的吩咐。」

她說：「我知道你很聰明，但是遠沒想到會這麼聰明。你的那位母親教了你不少不該教的東西，女修會應該將她嚴加處置才對。」

鄧肯說：「哈，是誘惑人的盧西拉。」他瞥了一眼特格，然後注意力回到了盧西拉身上，「沒錯，我剛才問她要幹什麼，我現在可以得到答案了。」

特格說：「這些聖母叫作銘者。」

盧西拉說：「邁爾斯，要是耽誤了我的任務，我要是因為你完成不了主母的吩咐，就等著我用肉叉把你串起來活活烤熟吧。」

她的聲音全無情緒，特格聞聲不禁一陣顫慄。他知道她是在打比方，但不是在開玩笑。

鄧肯說：「懲罰性的宴會！真不錯。」

特格對鄧肯說：「鄧肯，我們對你做過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浪漫色彩。我為貝尼．潔瑟睿德執行過不少齷齪的任務，但是沒有哪次比這次還要齷齪。」

「閉嘴！」盧西拉大聲喝道，動用全力發出魅音。

特格依據母親所教導的，任由聲音穿過自己，四散而去，然後說道：「我們誠心誠意效忠女修會，只擔心一件事情：貝尼．潔瑟睿德的生死存亡。我們不在乎任何個人的死活，只在乎女修會的存亡。女修會生死攸關之時，『欺騙』、『奸詐』這些詞便失去了其本身的含意。」

「邁爾斯！你那個媽媽真該死！」盧西拉怒不可遏，忍不住以此表達「敬意」。

鄧肯盯著盧西拉，這個女人是誰？盧西拉？他感覺自己的記憶不由自主地起了漣漪。這不是之前的那個盧西拉……截然不同的一個人，可是……有些細節和之前的那人一樣，比如聲音，還有相貌。他忽然又看到了那張臉，他在主堡房間裡瞥到的那張女人臉孔。

「鄧肯，我可愛的鄧肯。」

淚水從鄧肯的眼中落下，那是他的親生母親，也遭了哈肯能氏族的毒手，慘遭折磨……誰知道她還遭遇了怎樣的事情？她「可愛的鄧肯」從那以後便再也沒有見過她。

「諸神啊，我多想現在親手殺了一個姓哈肯能的。」鄧肯悲嘆。

他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了盧西拉身上，淚水模糊了她的相貌，鄧肯反而發現了自己熟悉的地方。盧西拉的樣子有些像雷托．亞崔迪摯愛的潔西嘉女士，鄧肯瞥了一眼特格，視線又回到了盧西拉那裡，轉頭之間甩落了眼裡的淚水。記憶中的臉孔逐漸消融，變成了站在眼前的盧西拉。真像啊……但絕對不一樣，再也不可能一樣了。

銘者。

他能猜到這個頭銜的含意。他的內心升起了鄧肯．艾德侯的放蕩不羈：「銘者，妳想懷上我的孩子嗎？我知道妳們不會無緣無故就成了一個『母』。」

盧西拉嗓音冷漠：「這件事情下次再說。」

鄧肯說：「那我們就選一個春宵美時。我到時候說不定還可以為妳獻唱一首。我的歌喉比不過葛尼．哈萊克那個老頭，但是絕對不會壞了床上運動的興致。」

「你覺得自己很幽默嗎？」她問。

「幽默？沒有，不過我確實想起了葛尼。霸夏，你們也讓他起死回生了嗎？」

「據我所知，並沒有過。」特格說道。

鄧肯說：「他能一邊唱歌，一邊要了你的命，而且一個音都不會走。」

盧西拉仍然冷若冰霜：「我們貝尼．潔瑟睿德懂得音樂的弊端，知道盡量避開。音樂會觸發太多混亂的情感，當然是記憶中的情感。」

盧西拉原本想用他者記憶震懾鄧肯，讓他想起貝尼．潔瑟睿德在他

者記憶背後隱藏的實力，可是鄧肯笑得更加放肆了。

他說：「那實在太可惜了，妳們白活了那麼多日子。」他哼起了老葛尼．哈萊克經常哼唱的副歌：

「檢閱吧，朋友，檢閱這久未檢閱的軍隊……」

可是，重生之後全新的豐富滋味讓他的思維飄向了其他地方，他再次感覺到體內一股強大的力量迫切希望脫籠而出。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力量，但是他知道它洶湧狂暴，而且跟銘者盧西拉有關。在想像中，他看見她死於一片血泊之中的場景。

25

人們不僅想要一時的喜悅，還希望獲得其他東西，也就是所謂的「幸福」的深層感覺。我們之所以能夠形塑我們的計畫成果，一個原因便是我們明白這個鮮為人知的道理。人們如果不能確定這個「其他東西」是什麼，或者如果人們堅信其存在，這個「其他東西」便會對他們產生更大的影響。對於深藏心底的這股力量，許多人只會作出下意識的反應。因此，我們只需要設計出一個「其他東西」，將其變為確切的現實，人們就會追隨而來。

—《貝尼．潔瑟睿德的領導祕訣》



沉默的瓦夫走在前面，大約二十步之後跟著歐德雷迪和什阿娜，三個人都穿著嶄新的沙漠長袍和熠熠生輝的蒸餾服，正沿著一條兩旁滿是雜草的道路行走，旁邊是一座香料囤場。囤場圍了一圈灰色的虛空塑玻圍欄，網眼上纏著草葉和類似棉花的植物種莢。歐德雷迪看著那些種莢，感覺它們好像努力擺脫人類干涉的生命。

圍欄裡面，達艾斯巴拉特周圍立著幾棟方正的建築，剛剛開始接受午後陽光的炙烤。如果吸氣過快，乾燥熾熱的空氣便會像火一樣進入喉嚨。歐德雷迪頭暈目眩，口乾舌燥，搖搖晃晃地好像走在懸崖邊緣，意志正在與身體激烈戰鬥。她遵照塔拉札的命令行事，現在成了這樣的局面，隨時都有可能崩盤。

危如累卵！

三股力量相互平衡，雖然並不是真正相互支持，但是因為共同的目的而匯聚起來。只是這些目的時刻都可能改變，整個聯盟或許便會因此土崩瓦解。歐德雷迪見到了塔拉札派來的部隊，但是並不放心。特格人呢？伯茲馬利人呢？而且，那個甦亡人在哪裡？他早就該到這裡了。為什麼必須延遲原定計畫？

今天這一趟肯定會耽誤原定的行動！三人雖然得到了塔拉札的祝福，但是歐德雷迪仍然覺得此次前往沙蟲之地，或許有去無回。況且還有這個瓦夫，他就算沒丟掉性命，也難全身而返吧？

雖然歐德雷迪動用了女修會最為先進的快速縫合醫療放大儀，瓦夫仍然說自己斷臂結合的地方疼痛難忍。他不是為了發牢騷，只是提供資訊。他似乎接受了三方脆弱的聯盟，甚至包括拉科斯祭司那群陰謀團體作出的改變。他的幻臉人假扮杜埃克，坐在大祭司的石凳上，這件事情必然令他頗為安心。瓦夫要求貝尼．潔瑟睿德交出他的「育母」時義正詞嚴，據理力爭，最後卻沒實踐他那部分的義務。

歐德雷迪向他解釋：「女修會正在查看新的協議，不會耽擱太長時間。我們趁這個時候……」

今天就是「這個時候」。

歐德雷迪放下心中的疑慮，逐漸變成了探險的心情。瓦夫的行為舉止令她頗為好奇，尤其是他見到什阿娜之後的反應：恐懼得非常明顯，同時也頗為驚嘆。

他信奉的先知的僕從。

歐德雷迪瞥了一眼旁邊的女孩，她正在老老實實地走路。這是女修會真正的利器，她們透過她將各種事情的走向引進了貝尼．潔瑟睿德的計畫之中。

女修會識破了忒萊素人的伎倆，看到了他們行為背後的真實樣貌，令歐德雷迪頗為激動。瓦夫每做出一個新的回應，他狂熱信奉的「真念」輪廓便會更加清晰。能夠在宗教情境下研究一個忒萊素尊主，她便已經感覺非常幸運了。瓦夫步伐剛毅有力，他的舉止因而也堅定果斷，歐德雷迪過去接受的相關訓練，讓她能夠看透他的特定行為。

歐德雷迪心想：我們早就該猜到的。看看女修會操控護使團的手法，我們早就能明白忒萊素人的做法：離群索居，與世隔絕，數千年緩慢發展，始終拒絕外界進入他們的世界。

他們似乎沒有借鑑貝尼．潔瑟睿德的結構，那麼又是怎樣的力量可以讓他們始終保持這種狀態？是某種宗教，是偉大信念！

還有一種可能，即忒萊素人利用他們的甦亡人系統，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長生不老。

塔拉札說的有可能沒錯，忒萊素尊主轉世之後，或許不會像聖母那樣擁有他者記憶，而只會擁有他自己的記憶，但是記憶的時間延長了！

真有意思！

歐德雷迪看著瓦夫的背影，步伐沉重緩慢，好像他原本走路就是這個樣子。她想起他叫什阿娜「埃爾雅瑪」，意為「受庇佑之人」，從這一點也能確認瓦夫信奉偉大信念。忒萊素人不僅保住了一種古老的語言，而且完全沒有改變。

瓦夫難道不知道，只有諸如宗教一樣強大的力量，才能做到這等程度嗎？

瓦夫！我們已經掌握了你們的執念從何而來，那跟我們創造的執念不無相似之處，我們知道如何納入你們的執念供我們所用。

與塔拉札的對話正在歐德雷迪的意識中發光發熱：「忒萊素人的目標非常明顯：稱霸宇宙。整個人類宇宙必須成為忒萊素人的宇宙。他們必須得到散失之人的幫助，才能奢望實現這個目標。所以就這樣了。」

統御大聖母的這番話不無道理。雖然女修會因她而分裂為兩派，彼此的關係已經到了勢不兩立的程度，但是反對派也贊成她的觀點。可是，歐德雷迪想到散失之人數量有如大海之中的水滴，想到他們還在指數級爆炸式增長，心頭便襲上一陣孤獨和絕望。

我們實在勢單力薄。

什阿娜彎腰撿起一塊鵝卵石，放在手裡端詳一陣子，便扔向旁邊的圍欄，石子穿過網眼，飛進了囤場。

歐德雷迪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更加平靜了些。這條道路罕有人跡，他們在飛舞的沙塵中前行，腳步聲傳遍了整條路，此時似乎突然頗為響亮。往前最多不過兩百步，就是這條窄路的盡頭，會抵達一條狹長的堤道，越過了達艾斯巴拉特的環形坎兒井和護城河。

什阿娜說：「聖母，妳要我來，我就來了，但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要來這裡。」

因為我們要在這裡考驗瓦夫，然後透過他改造忒萊素人！

「我們要展示一下。」她說道。

這是實話，雖然沒有說出整個真相，但是足夠了。

什阿娜低著頭，眼睛盯著腳下的路。歐德雷迪有些好奇，她每次都

這樣走到她的魔鬼身旁嗎？都是這樣若有所思又冷漠嗎？

歐德雷迪聽到後方的頭頂傳來輕微的「喀嗒喀嗒」，觀察戒備的撲翼機到了。他們不會離得太近，但是很多雙眼睛都會觀察這場「展示」。

什阿娜說：「我要跳舞，那樣能召來一隻大的。」

歐德雷迪感覺自己的心跳加快，那隻「大的」看到什阿娜身邊多了兩個人，還會服從她的命令嗎？

這和自殺有什麼區別！

即便如此，這項行動還是得進行，這是塔拉札的命令。

歐德雷迪看了一眼旁邊的囤場，這個地方看起來莫名的熟悉，並不是既視感作祟。她在他者記憶中看到了這個地方古時的樣子，和現在別無二致。場院內有許多橢圓形筒罐，支架高大，好像金屬和塑化玻璃結構的長腿昆蟲，等待獵物出現，準備隨時一躍而起，這些香料筒倉的設計古舊，可以追溯到拉科斯星球最初的時候。她懷疑設計者潛意識裡希望藉此告訴眾人：美藍極既是福，也是禍。

筒倉下面是一片沙土荒地，任何草木均無法生長其上。荒地旁邊是一棟棟泥牆建築，這裡彷彿達艾斯巴拉特的一條手臂，一直伸到坎兒井的邊緣。暴君隱藏已久的球狀無現空間已經形成了一個熙熙攘攘的宗教社區，不過這裡大多數的活動均在沒有窗戶的室內和地下進行。

就像在我們無意識中偷偷發揮作用的欲望一樣！

什阿娜說：「杜埃克變了。」

歐德雷迪看到瓦夫的頭突然抬了起來。他聽到了。他肯定在想：我們瞞得住先知的信使嗎？

歐德雷迪心想：已經有太多人知道現在的杜埃克是幻臉人假扮的冒牌貨。那一小撮意圖謀反的祭司，他們當然覺得自己已經張開了一張大網，不僅能夠拿下貝尼．忒萊素，也可以困住女修會。

歐德雷迪聞到了化學品刺鼻的味道，這是香料囤場消滅野生植物的除草劑。濃烈的氣味令她將注意力轉回目前必須思考的事情上，她不敢在這裡神遊遐想！女修會很容易就會掉入自己設下的陷阱。

什阿娜絆了一下，輕輕地叫了一聲，不是因為疼痛，而是因為懊惱。瓦夫突然回頭看了看什阿娜，然後注意力又回到了路上。他看到孩

子只是絆到了路面的坑窪，浮沙遮住了道路裂開的地方，不過他看到前面的堤道似乎頗為平整。路面雖然不能承受先知那些龐大後代的重量，但是絕對可以讓一個虔誠的人類由此處走進沙漠。

瓦夫覺得自己就只是一個虔誠的信徒。

神主，我像乞丐一樣來到了祢信使的土地。

不過，他對歐德雷迪心存疑慮，這位聖母將他帶到這裡，想必是讓他供出他所知道的所有事情，然後便會就地給他一個了斷。我有神主保佑，或許可以給她一些驚喜。他知道伊克斯刑訊儀拿他沒有辦法，不過她顯然也沒帶那麼龐大的設備。不過，瓦夫之所以從容不迫，一是他自己的意志堅強，二是他堅信神主定會降恩。

況且，如果她們誠心與我們結盟，這樣豈不是更好？

若真如此，肯定也是因為神主保佑。

與貝尼．潔瑟睿德結盟，將拉科斯牢牢抓在手裡，多麼美好的夢想啊！《沙利亞特》終於重見天日，貝尼．潔瑟睿德為他們傳教布道。

什阿娜一不小心又絆了一跤，又小聲嘟囔了幾句，歐德雷迪說：「小女孩，別那麼嬌生慣養！」

歐德雷迪看到瓦夫的肩膀僵住了，他不喜歡他人這樣強硬地對待「受庇佑之人」。這個小個子有幾分骨氣，歐德雷迪認為這是狂熱信仰的力量。即便沙蟲要殺了他，瓦夫也不會逃跑。他相信神主的意志，最終將會因此而死，除非他受到震撼教育，因而摒棄頑固而盲目的宗教信念。

歐德雷迪暗暗一笑，她能夠理解他的思維：神主即將傳達祂的旨意。

不過瓦夫當時惦記的是自己的細胞，它們正在班得隆生長，緩慢地更新。無論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細胞都會繼續生長，完成貝尼．忒萊素的大業……還有神主的旨意，總會有一個瓦夫繼續為了偉大信念而效勞。

「我跟妳說，我能聞到魔鬼的味道。」什阿娜說。

「現在就能聞到嗎？」歐德雷迪仰頭看了看前方的堤道，瓦夫已經走了上去。

「現在聞不到，牠來了才能聞到。」什阿娜說。

「小女孩，牠來了妳當然聞得到，只要是個人都能聞到。」

「牠離我很遠的時候，我就能聞到。」

歐德雷迪深吸了一口氣，在燧石燃燒後的氣味中聞到了其他事物：美藍極隱約的氣味……臭氧，還有某種酸味明顯的東西。她向什阿娜示意，讓她先上堤道，瓦夫則始終和兩人保持著二十步的距離。往下的路很陡，一直延伸到前面大約六十公尺開外的沙漠。

歐德雷迪心想：我要想辦法盡快嘗一口那裡的沙子，然後就能了解很多事情。

她走上了堤道，腳下是護城河。她向西南方向望去，看到地平線那端有一道低矮的屏障。突然間，一段他者記憶湧進了歐德雷迪的意識。這段記憶不像真實的視覺效果那樣清晰鮮明，但是她記得這段記憶，其中摻雜的圖像源自她內心最深的地方。

她心中暗罵：該死！來得可真不是時候！

她無處可逃，他者記憶突然闖入意識，這種情況往往並非無緣無故，而是必須引起她的注意。

警告！

她瞇著眼睛看著地平線，讓他者記憶覆蓋在自己的視網膜上，她看到那裡久遠以前的一道高大屏障……上面有人走動。屏障分為兩段，中間架有一座奇幻的橋，非常不真實，但是美輪美奐。她不需要真正看見，便知道那座早已消失的大橋下面有一條河：艾德侯河！現在，視網膜上疊加的圖像出現了動態的內容：一些東西從橋上掉了下去。歐德雷迪距離橋梁實在太遠，看得並不真切，但是她現在已掌握這些投影的特徵。她既恐懼又欣喜，她認出了這個場景。

那座奇幻的大橋即將坍塌，落入底下的河流！

這段視覺記憶並不是隨機的破壞事件，而是一段經典的暴力事件，存於很多女性的記憶之中，於香料之痛期間傳給了她。這個圖像每一部分的內容都經過了細緻的調整，歐德雷迪知道這些內容的類別：歐德雷迪成千上萬的祖先曾經透過想像重建了當時的場景，這雖然不是一段真實的視覺記憶，但也是依據各類準確的報告拼合而成。

那裡就是當年出事的地方！

歐德雷迪停住腳步，讓這些圖像任意投在她的意識之中。警告！她

發現了危險，但是她沒有試圖深究警告的本質是什麼。她知道如果自己尋根究柢，這件事實只會四分五裂，雖然每一塊碎片都與事實相關，但是她將無法再像從前那樣確切地看待這件事情。

那裡發生的事情牢牢刻在了亞崔迪的氏族歷史之中。暴君雷托二世從那座如夢似幻的橋上落入了洪流之中，因而消散死亡。拉科斯的巨蟲，神帝暴君的本體當時正在迎娶皇后的途中。

就在那裡！就在橋下的艾德侯河中，暴君淹沒在了自己的痛苦之中。就在那裡，分裂之神由變體中誕生──一切都始於那裡。

這件事情為什麼是警告？

河流與橋梁已經從這片土地消失了，暴君的旱地沙厲爾原本圍有一堵高牆，那牆經過歲月的風蝕，已經變成酷熱耀眼的地平線上破碎的線條。

假若暴君長眠的記憶以一顆珍珠的形式，現在隨著一隻蟲子來到這裡，會不會產生危險？反對塔拉札的聖母抱持這樣的疑問。

「他會甦醒！」

塔拉札和她的議事聖母認為這種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即便如此，面對他者記憶的警告，歐德雷迪也不能置之不理。

「聖母，我們為什麼不走了？」

歐德雷迪感覺自己的意識猛地回到了當下的現實，這裡有需要她關注的事情。暴君無盡的夢境在那警告的畫面之中開始了，但是其他的夢境打斷了這段回憶。什阿娜站在她面前，滿臉疑惑。

「我在遠眺。」歐德雷迪指向遠方，「什阿娜，沙胡羅就是在那裡出現的。」

瓦夫停在堤道的盡頭，再一步就走進了茫茫沙漠，現在距離歐德雷迪和什阿娜大約四十步。歐德雷迪的聲音讓他警覺地停住腳步，但是他沒有轉身也沒有回頭。歐德雷迪能夠從他的姿勢感覺到不悅，任何人對先知哪怕有一丁點兒嘲諷之意，他也頗為介意。他始終懷疑女修會對他們冷嘲熱諷，事關宗教之時尤其如此。忒萊素人對於貝尼．潔瑟睿德的態度長期以來都是憎惡與懼怕交織，瓦夫還沒準備好接受她們也相信「偉大信念」的事實。小心至上，對待護使團是這樣，對待貝尼．潔瑟睿德也應該這樣。

「他們說那裡以前有一條大河。」什阿娜說。

歐德雷迪在什阿娜的聲音裡聽出了抑揚頓挫的譏嘲。這個小女孩學得倒挺快！

瓦夫轉過身來，怒目而視，他也聽出來了。他現在又會怎樣看待什阿娜？

歐德雷迪一隻手扶著什阿娜的肩膀，另一隻手指向橋的方向：「那裡曾經有一座大橋，旁邊是沙厲爾的高牆，牆上有一個缺口，艾德侯河從那裡流過。大橋就橫跨在那個缺口處。」

什阿娜嘆了一口氣。「真正的河。」她小聲說道。

「不是坎兒井，又沒有運河那麼寬。」歐德雷迪說。

「我從來都沒見過河。」什阿娜說。

「沙胡羅就是在那裡被他們扔進河裡的。」歐德雷迪說著指了指她的左邊，「這方向，好幾公里之外，他給自己建了一座宮殿。」

「那邊什麼都沒有，全都是沙子。」什阿娜說。

「宮殿在大饑荒的時候被拆了。」歐德雷迪說，「人們以為宮殿裡有存放香料，他們當然猜錯了，他那麼聰明的人，怎麼會做這種事？」

什阿娜湊到歐德雷迪耳邊，小聲說道：「可是確實有很多香料。經文裡說過，我聽他們唱過很多次。我的……他們說香料在一個洞裡。」

歐德雷迪微微一笑，什阿娜說的肯定是「口述史」，而且她差點說出了「我的爸爸……」那是她死在這片沙漠中的親生父親，歐德雷迪已經從女孩的嘴裡套出了那段過去。

什阿娜繼續小聲說道：「那個小個子為什麼總跟著我們？我不喜歡他。」

「這次展示不能沒有他。」歐德雷迪說道。

此時瓦夫走下了堤道，踏上柔軟的沙坡。他小心翼翼地走著，但是看不出任何遲疑的神色或舉止。他轉過身來，雙眼在熾熱的陽光下熠熠生輝，先是望了望什阿娜，然後又看了看歐德雷迪。

歐德雷迪想：他看什阿娜的時候仍然是那種敬畏的眼神，他以為自己會在這裡發現一些偉大的事物。他會恢復從前的地位，還有那些榮光和威望！

什阿娜一隻手遮在眼睛上方，仔細地看了看沙漠。

「魔鬼喜歡這樣的溫度。」什阿娜說，「天一熱，大家就躲進屋子裡了，可是魔鬼一到這種時候就來了。」

歐德雷迪想：她沒說沙胡羅，她說的是魔鬼！暴君，你一點都沒說錯。關於我們這個時代，你還看到了什麼事情？

暴君真的沉睡在他的蟲子蟲孫體內嗎？

歐德雷迪研究過的分析報告沒有一篇確切解釋了暴君的動機，一個人類到底為什麼會和厄拉科斯當年的那隻蟲子建立了共生關係？那次駭人聽聞的變形已經發生了數千年，他的理智發生了什麼變化？拉科斯這些蟲子體內是否還存有他星星點點的意識？

什阿娜說：「聖母，牠來了。聞到了嗎？」

瓦夫瞇著眼睛，不安地看著什阿娜。

歐德雷迪深吸一口氣，聞到濃郁的肉桂氣味，帶有些許燧石的苦澀味道。火焰、硫磺，她彷彿看到了巨蟲體內晶體內壁的煉獄。她彎下腰，捏起一撮浮沙，放在舌頭上，整個背景都出現了：他者記憶中的沙丘和如今的拉科斯。

什阿娜指了指左前方，恰恰是微風吹來的方向：「就在那邊，我們得趕快。」

什阿娜沒等歐德雷迪允許，便輕快地跑下堤道，跑過瓦夫，爬上了第一座沙丘。她等到歐德雷迪和瓦夫趕上來之後，帶著他們走下丘面，又爬上了一座，在黃沙之中艱難地行進，走在這片峽谷一樣起伏的沙地上，時不時看到一縷縷鹽晶從丘頂吹下。沒過多久，他們已經離清水環繞而安全的達艾斯巴拉特有將近一公里。

什阿娜再次停下腳步。

瓦夫氣喘吁吁地停在她的身後，蒸餾服兜帽下沿和眉毛之間閃著汗水的光。

歐德雷迪停在距離瓦夫一步的位置，呼吸深而平穩，她瞇著眼睛越過瓦夫，望著什阿娜視線的終點。

一陣暴風以排山倒海之勢從遠處席捲漫天黃沙而去，捲過了一條狹長的岩床，那裡滿是凌亂的巨石，好像被瘋狂的普羅米修斯一般的人物破壞之後的建築一樣。黃沙像奔騰的河水一樣流過這些自然形成的迷宮，填滿了深溝淺壑，然後從一處低矮的斷崖落下，融入了其他的沙丘

之中。

「在那下面。」什阿娜說著指向那片岩床。她連滾帶滑地下到沙丘底部，停在一塊少說也有她的身高兩倍的石頭旁邊。

瓦夫和歐德雷迪在她身後停了下來。

他們旁邊又是一片廣闊峽谷的滑落面，蜿蜒曲折，好似嬉鬧的鯨魚背部，高高聳入銀藍色的天空。

歐德雷迪趁著停步的時間恢復了自己的氧平衡，剛才一段快跑耗費了不少體力，她看到瓦夫面紅耳赤，正在大口喘氣。在這個狹長的通道裡，燧石和肉桂混合的氣味非常濃烈，嗆得人難以呼吸。瓦夫聞了兩下，用手背抹抹鼻子。什阿娜抬起一條腿，踮起腳尖，轉了一圈，跑了十步，衝到了岩床通道對面。她一隻腳踩在外側沙丘的坡面上，雙手舉向天空。她慢慢地跳起舞，而後愈來愈快，並且朝沙丘上移動。

頭頂撲翼機的聲音愈來愈大。

「你們聽！」什阿娜大喊一聲，但是沒有停止舞步。

她說的並不是撲翼機的聲音，歐德雷迪轉過頭來，雙耳都聽到了一個新的聲音從岩石迷宮的遠處傳了過來。

沉悶的嘶嘶聲在沙地之下由遠及近，移動速度驚人，很快便響亮了起來。風打著旋，順著那條岩石大道颳了過來，他們感覺空氣明顯變熱許多。嘶嘶聲的頻率逐漸加快，變成震耳欲聾的咆哮，一張血盆大口突然鑽出沙丘，出現在什阿娜的正上方，口器周邊嵌了一圈水晶似的牙。

「魔鬼！」什阿娜大叫，舞蹈絲毫沒有中斷，「我在這裡，魔鬼！」

巨蟲攀至沙丘頂部，低垂口器朝向什阿娜。沙子像瀑布一樣落在她的腳邊，她不得不停下舞步。肉桂的氣味瀰漫在這條巨石嶙峋的峽谷之間，巨蟲的口器停在他們頭頂。

「神主的信使。」瓦夫以氣音自言自語。

歐德雷迪臉上的汗水已經蒸發，蒸餾服的自動隔熱系統也鼓脹得明顯可見。她深吸一口氣，釐清這濃烈肉桂氣味中的成分。他們周圍的空氣帶有臭氧刺鼻的味道，很快便產生了大量氧氣。歐德雷迪五感盡開，她在儲存現場的各類資訊。

前提是我能活著離開這裡，她心想。

沒錯，這些資料都非常寶貴，未來說不定其他人能用到。

什阿娜從傾瀉而下的沙子裡抽身，退到裸露的岩石上，然後繼續她的舞蹈，動作更加狂放，每一次轉身都會甩動她的頭顱。長髮抽打在她的臉上，每一次面向巨蟲，她都會大喊一聲：「魔鬼！」

蟲子好像身處陌生環境的孩子一樣，小心翼翼地再一次向前爬了幾步，越過沙丘的峰頂，蜷成一團，趴在裸岩上，炙熱的口器略微高於什阿娜的頭部，距離她兩步。

巨蟲停下之後，歐德雷迪便聽到了牠身體深處的轟鳴，彷彿是熔爐發出的聲音。她目不轉睛地盯著這個生物內壁反映的跳動橘色火焰，牠簡直就是一座神祕的火窟。

什阿娜停下了舞步，兩隻手攥成拳頭，狠狠地瞪著她召喚來的這隻怪物。

歐德雷迪控制住自己的呼吸，聚起全身力量。如果她活不到明天的話──不管怎麼說，反正她沒有違抗塔拉札的命令，今天的這些事情就讓撲翼機裡的那些人告訴統御大聖母吧。

什阿娜說：「喂，魔鬼，我帶來了一位聖母，還有一個忒萊素的男人。」

瓦夫「撲通」一聲跪了下去，連連磕頭。

歐德雷迪趁他不注意，溜到什阿娜身邊。

什阿娜的呼吸很重，臉漲得通紅。

歐德雷迪聽到他們全力運作的蒸餾服咔嗒作響，灼熱的空氣中充斥肉桂的氣味，周圍全都是他們的聲音，巨蟲體內火焰低沉的聲音最為引人注意。

瓦夫來到她身旁，眼神恍惚地盯著巨蟲，小聲說道：「我來了。」

歐德雷迪在心中暗罵，擅自發出任何動靜，他們都有可能葬身蟲腹。不過，她知道瓦夫的想法：從來沒有忒萊素人這麼近地面對過先知的後代，就連拉科斯的祭司也沒有享受過這樣的機會！

什阿娜的右手突然比出向下的手勢，說道：「魔鬼，下來！」

蟲子張大的口器探了下來，體內的火窟填滿了他們面前的整條峽谷。

什阿娜聲音微弱：「聖母，您看到了嗎？魔鬼聽我的話。」

歐德雷迪感覺到什阿娜確實可以控制沙蟲，女孩和巨獸在用一種隱祕的語言交流，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什阿娜提高音量，說了一句膽大包天的話：「我要讓魔鬼把我們都馱起來！」她手腳並用爬上了沙丘的滑落面，爬到了沙蟲旁邊。

沙蟲巨大的口器立刻隨著她抬了起來。「別動！」什阿娜大喊一聲，巨蟲停了下來。

歐德雷迪心想：她指揮蟲子並不是依靠語言，應該是靠別的東西……別的東西……

「聖母，跟我來。」什阿娜喊了一聲。

歐德雷迪把瓦夫推到了自己前面，跟著他爬上了什阿娜身後的沙坡。散落的沙子滑到峽谷裡，積在沙蟲身旁。他們看到前方便是蟲子逐漸變細的尾部，沿著沙丘的頂部曲折蜿蜒。什阿娜帶著兩人，在沙地裡一步一步艱難地走到了蟲尾的末端。她抓住稜紋表面圓環的外沿，爬上了她的沙漠巨獸。

歐德雷迪和瓦夫戰戰兢兢地跟了上去，歐德雷迪感覺蟲子溫暖的體表不是有機物，好像伊克斯人的某種製品一樣。

什阿娜沿著蟲子後背蹦蹦跳跳跑了過去，蹲在口器後面，這裡的環節厚且寬大。

什阿娜說：「像我這樣。」她身體前傾，抓住了環節外沿的下面微微往上抬，露出了一點柔軟的粉色。

瓦夫立刻依她所說，抓住了環節，歐德雷迪則更加謹慎，存下了所有資訊。蟲甲表面硬度堪比塑堊，同時覆有細小的硬塊。歐德雷迪用手指戳了戳環節下面柔軟的部分，感覺到微弱的跳動。他們周圍的體表一起一伏，和著一個幾乎感覺不到的韻律，每一次起伏歐德雷迪都能聽到細微的摩擦聲。

什阿娜踢了一腳身後的蟲背。

「魔鬼，走！」她說。

沙蟲沒有反應。

「拜託啊。」什阿娜央求道。

歐德雷迪在什阿娜的聲音裡聽到了無助。孩子堅信自己確實可以駕馭她的魔鬼，但是歐德雷迪明白，她只有第一次騎上了沙蟲。從女孩向

沙蟲求死，到祭司亂作一團，歐德雷迪知道這期間的一切，可是依然無法判斷之後將會發生什麼事。

巨蟲此時突然動了起來，牠猛地抬起了口器，扭向左側，一個小角度的轉彎便爬出了岩石峽谷，背對著達艾斯巴拉特的方向，直直奔向沙漠。

「神主與我們同行！」瓦夫大喊。

他的語氣如此狂放！歐德雷迪頗為訝異，她感覺到這個忒萊素尊主信念中的力量。撲翼機跟上來了，歐德雷迪聽到了一陣「喀嗒喀嗒」的聲音。大風拍打著他們的臉和身體，迎面吹拂，歐德雷迪聞到了臭氧濃重的氣味，還有狂奔的巨獸體內的味道。

歐德雷迪用餘光瞥了一眼後方的撲翼機，她在想三個人身在巨蟲之上、茫茫大漠之中，這一刻可說是極為脆弱，敵人很容易就可以一口氣幫這座星球消滅一個麻煩的孩子、一個同樣麻煩的聖母和一個人見人煩的忒萊素人。謀反的那群祭司或許有這樣的打算，她知道他們巴不得女修會的觀察者還來不及插手介入，這三個人就已丟了性命。

他們會因為好奇和恐懼而按兵不動嗎？

歐德雷迪承認，自己心中也有股巨大的好奇。

這東西要把我們帶到哪裡去？

他們現在肯定不是去欽恩的方向，她抬起頭，瞇著眼睛，視線越過了什阿娜。正前方的地平線上，她看到了落石砸出的凹洞，講述著暴君從那座彷彿位在仙境的橋上墜落的故事。

這就是他者記憶警告的地方。

歐德雷迪恍然大悟，大腦在這一瞬間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她明白警告的含意了。暴君死在那個地方並非意外，這是他自己選中的地方，他特意安排自己經過那裡。許多人都在那裡喪失了生命，但是只有他的死亡意義最為重大。暴君心懷著目的去選擇他的旅行路線。蟲子奔向那裡只是遵從自己的意願，並非聽從什阿娜的命令。暴君無盡的長夢像磁鐵一樣，將牠引回到長夢開始的地方。

曾有人問一個來自乾旱地帶的人：「對你來說，一壺水和一池水，哪一個更重要？」那人想了想，說：「一壺水更好。沒人能夠獨占一池水，但一壺水可以藏在斗篷下面帶走，沒有人會知道。」

——《古沙丘笑話集》，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球狀無現空間的練習室裡，訓練課程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鄧肯此刻正在一個移動的籠子裡，練習怎樣用核心格鬥七式應對來自八個方向的攻擊，他知道，只要這個新的身體還沒熟悉這些招式，這個系列的課程就會日復一日地繼續下去。汗水已經浸透了他的綠色單衣。這門課他們已經連續上了二十天！

鄧肯練的是一套古老的格鬥招式，特格知道這些招式，不過名字和順序跟這一套都有所不同。他們開始練習的前五天，特格一度懷疑現代的教學方式可能不適合鄧肯。不過現在他發現，鄧肯把前人的格鬥理論和他在主堡裡學到的東西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訓練方式。

特格坐在控制臺邊細細觀察，此刻其實他也在參與鄧肯的訓練。控制臺需要特格發揮精神力調控，才能操作練習中招式凶狠的虛擬影兵，特格現在用起來得心應手，他操控下的精兵不時會有出其不意的攻擊。

盧西拉如今已急不可耐，不時會來練習室探看。她總在一旁觀看，然後一言不發地離開。特格不知道鄧肯對盧西拉做了什麼，但他隱隱感覺到喚醒後的甦亡人正在拖延時間，不讓銘者的引誘計畫得逞。特格知道，她不會讓這種狀態持續太久，但是事情由不得他決定。對於這個銘者來說，鄧肯已經不再是一個「年紀太小的孩子」。少年如今恢復了成年男子的心智，過往的閱歷足夠讓他為自己作決定。

整個上午，鄧肯和特格只休息了一次。特格感覺飢餓陣陣襲來，但仍不太願意就此結束今天的訓練。鄧肯的格鬥水準今天上升到了新的高

度，而且還在不斷提升。

特格坐在控制臺前的固定座椅上，操控暗影精兵做出一系列複雜的動作，從左邊、右邊和上方發出攻擊。

哈肯能氏族的武器庫裡有許多新奇的武器和訓練器材，有些特格只在歷史記載裡見過。鄧肯顯然認得眼前全部的武器和器材，而且了解頗深，令特格羨慕不已。他們現在使用的這套暗影訓練系統中，幾個尋獵鏢正試圖衝破鄧肯的力場護盾。

「它們為了衝破護盾，會自動減速。」鄧肯用他稚嫩中透出老成的嗓音說道，「若是進攻速度太快，護盾就會把它們擋回去了。」

「那種防禦方式快過時了。」特格說，「有些團體現在把這套系統變成一種運動來用，不過除此之外……」

鄧肯用快如閃電的速度反擊，將三個尋獵鏢打落在地，鏢體嚴重損壞需要球狀無現空間的維修系統處理。他離開籠子，讓系統繼續低速運轉，朝特格走去，呼吸很深但毫不費力。鄧肯的視線越過特格，點頭笑了笑。特格轉過身去，只見盧西拉袍子一甩走開了。

「這是我跟她之間的較量。」鄧肯說，「每次她嘗試突破我的防線，我就馬上反擊。」

「還是小心為妙。」特格說道，「你面對的畢竟是一位聖母。」

「當年我已經見識過她們的手段了，霸夏。」

特格又一次感到不知所措。女修會告誡過他，鄧肯．艾德侯被喚醒後，特格可能需要從頭開始適應，但他沒想到這種情況會出現得如此頻繁。鄧肯的眼神看得他心神不寧。

「我們的關係現在有一點變化，霸夏。」鄧肯說道。他撿起地上的毛巾，擦了擦臉。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教你些什麼。」特格坦誠道。不過，他還是希望鄧肯聽進去了關於盧西拉的警告。鄧肯是不是認為現在的聖母跟他那個年代的沒有區別？特格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像所有其他人一樣，女修會也在不斷發展、變化。

特格明顯感覺到，關於鄧肯要在塔拉札的計畫裡扮演什麼角色，鄧肯本人已經做好了決定。鄧肯現在不僅是在拖延時間，他還希望在此期間把身體訓練到巔峰狀態，同時他對貝尼．潔瑟睿德也有了自己的判

斷。

特格心想：這個判斷依據的資料並不充分。

鄧肯把毛巾往地上一扔，盯著它看了一會兒：「讓我來決定訓練的內容吧，霸夏。」他轉過頭，目不轉睛地看著坐在籠子裡的特格。

特格深吸了一口氣。身邊這臺耐用的哈肯能設備散發出淡淡的臭氧氣味，靜靜等待鄧肯返回訓練籠。這個甦亡人的汗水帶著一絲苦澀的氣味。

鄧肯打了個噴嚏。

特格聞了聞，空氣中到處都是他們活動揚起的灰塵，嘗起來比聞著更加明顯：鹼性的味道。除此之外，就是淨氣機和製氧機散發出的香氣。系統裡有一種獨特的花香味，但特格聞不出是哪種花。他們生活在球狀無現空間的這一個月裡，也把人的味道帶了進來，這裡的空氣夾雜了各種新的氣味，有汗味，有烹飪的香氣，還有總也除不掉的廢物處理設備的酸臭味。他們的這些氣味與這裡格格不入，讓特格覺得不舒服。他發現自己除了嗅聞各種味道，也豎起耳朵在聽有沒有入侵者製造的聲音──除了在過道裡他們腳步聲的迴響和廚房裡隱約的餐具碰撞聲之外的聲響。

鄧肯突然說道：「您很特別，霸夏。」

「為什麼這麼說？」

「您跟雷托公爵長得很像，尤其是五官，他要比您矮一些，但是其他特徵……」他搖了搖頭，想到了貝尼．潔瑟睿德在特格的遺傳特徵上下的功夫──雄鷹般的面部輪廓，臉上的褶皺線條，還有由內而外散發出的道德高尚的氣質。

這種道德高尚的氣質從何而來？

據主堡裡的紀錄（鄧肯敢肯定，她們是有意讓他看到這些紀錄的）記載，特格在這個宇宙裡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瑪爾肯戰役中，敵方得知即將交鋒的軍隊是由特格率領時，便主動繳械求和。這種事情真的發生過嗎？

鄧肯看向坐在控制臺前的特格，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疑問。

「有時聲望也能當成武器來用。」特格解釋道，「造成的傷亡往往會少一些。」

「在阿爾博逯，您為什麼要和士兵們一起上前線？」鄧肯問道。

特格有些吃驚：「你從哪裡聽說的？」

「主堡。您那麼做可能會送命，為什麼還堅持如此？」

特格想到，面前的這個少年擁有不可估量的知識，驅使著他不斷尋求答案。特格猜想，正是這種無從預知的潛力，讓女修會看到了巨大的價值。

「阿爾博逯戰役的頭兩天，我們損失慘重。」特格說，「我對敵軍的恐懼心理和盲目狂熱作出了錯誤判斷。」

「但這其中的風險……」

「我和戰士們一起奮戰沙場，是想讓他們知道我和他們同生共死。」

「主堡的紀錄說，阿爾博逯是受幻臉人唆使叛變的。派特林告訴我，當時參謀們力勸您肅清整座星球，把它變成不毛之地，而您━」

「你當時並不在場，鄧肯。」

「我在試著還原當時的情況。所以您無視部下的意見，放過了敵人。」

「除了那些幻臉人。」

「然後您不帶武器就走進了敵人的陣地，而當時他們還沒有放下手中的武器。」

「為了讓他們放心，以後不會遭受不公待遇。」

「這樣做很危險。」

「危險嗎？在我們突擊科洛伊寧反女修會勢力的最後一戰，他們很多人從阿爾博逯遠道而來，助我們一臂之力。」

鄧肯全神貫注凝視著特格。這位年老的霸夏不僅相貌與雷托公爵相似，還繼承了亞崔迪的領袖氣質：即使在曾經敵對的人眼中，他也是一個傳奇人物。特格說自己是亞崔迪氏族珈尼瑪的後人，但事情應該沒有這麼簡單。貝尼．潔瑟睿德爐火純青的育種技術令鄧肯驚嘆不已。

「繼續訓練吧。」鄧肯說。

「不要過度消耗自己。」

「您不記得了，霸夏，我記得自己曾經來過這裡，那時的那副身體跟現在的我一樣年輕，就在這座羯地主星上。」

「是伽穆！」

「現在是叫這個名字了，但是我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它從前的名字。所以她們才把我送到這裡來，我猜到了。」

他當然能想到這一點，特格心想。

特格從短暫的休息中恢復體力，他在攻擊系統中加入了一種新的元素，突然朝鄧肯左側發起了「火線」攻勢。

鄧肯的躲閃多麼輕鬆寫意！

他的招式雜糅貝尼．潔瑟睿德的五式，又加以變化，每次應對都彷彿前一刻剛想出來一樣。

「每次攻擊都像是無盡道路上飄浮著的一根羽毛。」鄧肯的聲音聽起來毫不費力，「羽毛愈飄愈近，然後轉向，消失了。」

說話間，他躲開了對方變換的攻擊，並進行反擊。

特格控制下的影兵隨即對敵人的動作作出回應，晶算師的邏輯告訴他，這些動作終會使影兵陷入險境。他想起了：依賴性和關鍵的圓木！

鄧肯搶在對手之前出擊，轉守為攻。特格使出渾身解數，影兵身上燃起火光，閃轉騰挪間籠內火星四溢。鄧肯身形矯健，在移動的籠子裡自由飛舞，特格的尋獵鏢和火線反擊術毫無近身的機會。鄧肯時而騰空躍起，時而壓低身段，這臺設備的攻擊雖能夠造成實實在在的疼痛，但他似乎全不放在心上。

鄧肯再次加快攻擊的速度。

特格感到一陣劇痛從他放在控制臺上的手閃電般蔓延至肩膀。

鄧肯驚叫一聲，關上了系統：「抱歉，霸夏。您的防守嚴密得沒話說，但恐怕您的年紀大了，反應跟不上了。」

鄧肯再次走向特格，站在他面前。

「一點小痛而已，提醒我記得自己讓你禁受的疼痛。」特格揉了揉刺痛的手臂說道。

「都怪我一時頭腦發熱。」鄧肯說，「目前我們訓練得已經夠多了。」

「還不夠。」特格說，「只訓練你的肌肉是不夠的。」

聽見特格的話，鄧肯只覺得有一種警惕的感覺從心頭逐漸蔓延至全身。他身上還有尚未喚醒的部分，讓他茫無頭緒。鄧肯心想，有什麼東

西蜷伏在他身體裡，蓄勢待發。

「您覺得還有哪些事可以做？」鄧肯問道，聲音有些嘶啞。

「現在局勢緊迫，危在旦夕。」特格說道，「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護你，讓你平安抵達拉科斯。」

「貝尼．潔瑟睿德這麼做是有目的的，你曾說過你並不清楚！」

「鄧肯，我確實不知道。」

「但您是一名晶算師。」

「晶算師需要足夠的資料才能進行推演。」

「您覺得盧西拉會知道嗎？」

「我不確定，但我希望你提防她。她受命將你帶往拉科斯，而且為了讓你順利完成在那裡的任務，她要幫你作一些準備。」

「任務？」鄧肯搖了搖頭，說道：「難道我連自己作決定的權利都沒有了嗎？您喚醒的是什麼東西？一個該死的幻臉人，只會服從命令的傢伙嗎？」

「你是說，你不打算去拉科斯？」

「我的意思是，在我知道別人想讓我幹什麼以後，我要自己作決定，我不當什麼職業殺手。」

「那你覺得我是嗎，鄧肯？」

「我覺得您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關於責任和榮譽，請允許我有自己的判斷和標準。」

「女修會幫你延續了生命，那——」

「但您不是我的父親，盧西拉也不是我的母親。銘者是嗎？她要讓我作好準備去做什麼事？」

「可能她也不知道。她可能也像我一樣，只知道計畫的一部分。考慮到女修會的運作模式，這種可能性很大。」

「所以你們倆只負責訓練我，把我送上厄拉科斯，然後對那些聖母說：『妳們訂的貨物送到了！』」

「自你最初降生的年代到現在，宇宙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特格說，「現在大公約依然有效，無論是原子武器，還是雷射槍和盾引發的類原子殺傷行為都是違反協定的，我們依然禁止偷襲行為，還簽訂了各種各樣的合約和協定，而且——」

「無現星艦的存在改變了所有這些協定的基礎。」鄧肯說，「我在主堡裡讀到的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夠多了。霸夏，我想知道，為什麼幾千年來保羅的兒子不斷讓忒萊素人製作我的甦亡人，接連製作了幾百個！」

「保羅的兒子？」

「主堡的紀錄裡他叫『神帝』，你叫他『暴君』。」

「噢，我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也許他覺得寂寞，希望有一個來自—」

「你們要用我對付沙蟲！」鄧肯說。

真的是這樣嗎？特格不禁好奇。他曾經多次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但這也只是一種可能，並沒有經過推算。即便如此，塔拉札也必定還有其他的考慮。身為訓練有素的晶算師，特格幾乎可以確定這一點。那盧西拉知道嗎？從聖母身上刺探有用的資訊，特格知道自己沒那個能力。不行……他必須靜觀其變，伺機行動，他要用自己的方式處理，鄧肯顯然也是這麼打算的。阻撓盧西拉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特格搖了搖頭，說道：「鄧肯，我跟你說實話，我也不知道。」

「但你聽從命令。」

「因為我向女修會宣誓效忠。」

「女修會生死攸關之時，欺騙、奸詐這些詞便失去了其本身的含意。」鄧肯引用特格說過的話。

「對，我是這麼說過。」特格同意道。

「我相信你，因為你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鄧肯說，「但我不信任盧西拉。」

特格低下了頭，下巴靠近胸口。危險……危險……

雖然比往常要慢得多，特格還是努力擺脫了這些想法的困擾，進入精神淨化流程，集中精力思考塔拉札口中那些必須完成的任務。

「你是『我的』霸夏。」

鄧肯看著霸夏，仔細端詳了起來，老人的臉上透著疲憊。鄧肯突然想起特格年事已高，不禁好奇，像特格這樣的人有沒有想過去找忒萊素人，讓他們製作自己的甦亡人？應該沒有。他們知道這樣一來，自己就會變成忒萊素人的傀儡。

鄧肯的思緒久久無法抽離，陷入了沉思，特格一抬眼，便看見鄧肯想得出神。

「怎麼了？」

「忒萊素人在我身上動了手腳，目前還不知道他們到底做了什麼。」鄧肯啞聲說。

「我們擔心的正是這一點！」特格身後靠門的地方傳來盧西拉的聲音。她走到離鄧肯兩步遠的地方，說道：「我剛才一直在聽你倆說話，很有收穫。」

特格聽出盧西拉有些生氣，為了緩和她的怒氣，便迅速接話：「他今天掌握了格鬥七式。」

「他的動作像火一樣迅猛有力。」盧西拉說，「但不要忘了，聖母的行動像流水一般靈活，沒有我們應對不了的招式。」她低頭看向特格，「你難道沒有發現，這個甦亡人的功力已經跳出招式的框架了嗎？」

「攻無定式，化有形於無形。」鄧肯說道。

特格抬起頭，機警地看向鄧肯，鄧肯頭頸昂然，神色從容地迎上特格的目光，眼神清澈無比。鄧肯喚醒初始的記憶後，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成長的速度快得驚人。

「邁爾斯，你這該死的傢伙！」盧西拉低聲抱怨。

但特格的注意力依然在鄧肯身上。少年體內似乎注入了一種全新的活力，他表現出前所未見的從容鎮靜。

鄧肯轉向盧西拉，問道：「覺得自己完成不了任務了？」

「當然不是。」她答道，「你畢竟還是一個男人。」

她心中暗想：是的，這具年輕的軀體內必然流淌著陽剛精氣。沒錯，稍加撩撥，必然能點燃沉睡中的荷爾蒙。但考慮到鄧肯現在的態度和看待她的方式，盧西拉可能要花費更多精力，換一種方式才行。

「忒萊素人對你做了什麼？」她問道。

「稟告銘者大人，如果我知道，就會告訴妳了。」鄧肯的語氣中帶著輕浮，但只是裝出來的。

「你覺得我們是在玩遊戲嗎？」她質問道。

「我可不知道我們玩的是什麼遊戲！」

「我們現在本該逃到拉科斯了，但已經有很多人知道我們不在那裡。」她說。

「而且伽穆上有很多大離散歸來的人。」特格說，「他們人數眾多，總有人能推敲得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誰會知道這裡有一個哈肯能時代建成的祕密球狀無現空間呢？」鄧肯問道。

「只要有人把拉科斯和達艾斯巴拉特放在一塊想，就有可能推測得出來。」特格說道。

盧西拉說：「如果你把現在的情況當成遊戲，那就想想這場遊戲的形勢有多麼緊急吧。」接著她轉向了特格，對他說：「你竟然違抗塔拉札的命令！」

「妳錯了！我做的正是她命令的事。我是她的霸夏，我想妳忘了，她到底多了解我的行事作風。」

特格的回答直截了當，盧西拉聽後一時語塞，仔細回憶起塔拉札的各種微妙手腕來……

我們都是棋子！

塔拉札在排兵布陣時總是深思熟慮，嫻熟老練。盧西拉意識到自己是塔拉札的棋子，但並未因此受到打擊，女修會裡的每一位聖母，都是在這種觀點的薰陶下逐漸成長，不斷成熟的。這一點特格也知道。不，她並沒有受到打擊。盧西拉對眼前的形勢有了更深的認識。特格一言驚醒夢中人，她突然意識到，對於他們身處的錯綜局勢，自己先前的看法過於狹隘，就好像站在一條湍急的河流前，一開始她只看得見表面的水流，偶爾得以一窺水面下奔湧的激流。而現在她感覺自己置身於亂流之中，想到自己的處境，不免心生沮喪。

棋子是可以犧牲的。

27

你們相信奇點，相信粒性的絕對事物，便等於否認所有向前或向後的運動，包括演化在內！你們讓粒性的宇宙存留在自己的意識中，就看不到運動。你們的觀念已自我設限，事物一旦變化，你們那絕對的宇宙便會消失，再也感知不著。我們這個宇宙已經脫離了你們的感知和理解範圍。

—《亞崔迪宣言》初稿，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塔拉札兩手抱頭，手掌按在耳朵前面，連她的手指都能感覺到腦袋中的疲倦，整個頭都疲憊不堪。她眨了幾下眼睛，進入放鬆的迷醉狀態，雙手按住的位置是肉體意識唯一的焦點。

一百下心跳。

這項技能是她最早學會的貝尼．潔瑟睿德訣竅之一，她從小便會，此後時常運用。剛好一百下。多年練習之下，她的體內有了一臺無意識的節拍器，可以自動跟著心跳打拍。

她數到一百，睜開了眼睛，感覺自己的頭腦清醒了一些。她希望自己至少還可以再工作兩個小時，然後再筋疲力盡地睡去。在這一生中，這一百下心跳為她節省了累計許多年的休息時間。

可是，今天晚上，想起這個慣常使用的提神方法之後，她的記憶卻轉著圈回到了過去。不知不覺之間，她被記憶帶回童年時代。那間宿舍每到晚上，走廊裡便會有舍監女修巡邏，確保所有人都老老實實待在床上睡覺。

巴蘭女修，巡夜舍監。

這個名字已經很多年沒有在塔拉札的記憶中出現過了。巴蘭女修身體矮小，體形肥胖，沒有通過聖母的試煉。失敗的原因並不明顯可見，不過醫療女修和她們的蘇克醫生發現了一些線索。女修會始終都未曾允

許她經歷香料之痛。她對自己的缺陷有所了解，也並不避諱。她十幾歲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個問題──週期性神經顫動，每當她即將入睡，疾病便會發作。這是更深層的病因所顯現的症狀，而那更深層的病因使她被女修會絕育。神經顫動使得巴蘭夜間無法入睡，巡夜的任務自然就落在她的肩上。

巴蘭還有其他的缺點，但是沒有被她的上級發現。如果孩子沒睡著，蹣跚著溜到了洗手間，便可以跟巴蘭悄悄地聊上一會兒。小孩子只會問單純的問題，巴蘭告訴她們的大多也都是單純的答案，不過有時候也會告訴她們一些有用的東西。塔拉札就是從她那裡學到了這個放鬆的訣竅。

某天早晨，一個年齡稍大的女孩發現巴蘭死在了洗手間裡。巡夜舍監的神經顫動是某種致命缺陷的症狀，這件事情主要只對育種女修和她們的大量紀錄有重要性。

在女修會的學員進入侍祭階段中期或後期之前，貝尼．潔瑟睿德通常不會安排完整的「單人死亡教育」，所以塔拉札當時是第一次見到死人。巴蘭女修當時半個身子趴在洗手池下面，右臉貼著瓷磚地板，左手卡在一個水槽的管道裡。她想把虛弱的身體站直，但是卻在這個時候離開了人世，好像琥珀裡的昆蟲一樣，保持著死前最後的姿勢。

她們把巴蘭女修翻了過來抬出去，塔拉札看到她右臉上的紅色印記。白天的舍監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解釋了這塊印記的科學知識。這些孩子未來都有可能成為聖母，她們經歷的所有事都可以變成資料，以便她們在日後的侍祭階段「與死亡對話」。

屍斑。

塔拉札坐在聖殿的桌子旁邊，腦海裡滿是那些年的回憶。她不得不借助自己小心翼翼集中的精力，才將記憶驅散，讓她安然處理眼前的工作。這麼多教訓，她的記憶這麼豐富，令人恐懼，儲存了這麼多的人生。看到眼前的東西，她再一次感覺到了活著的意義。還有很多事要做，還有人需要她，塔拉札想到這裡，便彎下腰，迫切地繼續工作。

那個甦亡人非得在伽穆訓練，還真是惱人！

換了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行！他只有接觸到熟悉的土地，才能恢復初始的記憶。

派伯茲馬利去伽穆是明智之舉，邁爾斯如果確實找到了藏身的地方……如果準備現在行動，肯定非常需要支援。現在是不是到了考驗先見之明的時候？她再一次想到了這個問題。太危險了！而且忒萊素人已經知道她們可能需要備用的甦亡人了。

「把他準備好，等待交貨。」

她的思維突然轉到了拉科斯的問題上，杜埃克那個蠢貨，之前應該看得再緊一點。一個幻臉人又能冒充多久呢？不過，歐德雷迪雖然擅作主張，但是作了一個絕妙的決定，讓忒萊素人陷入無以防守的境地。冒牌大祭司一旦被人揭穿，貝尼．忒萊素便會成為眾矢之的。

這場遊戲原本在貝尼．潔瑟睿德的計畫之中，但是已經變得非常微妙。多少代以來，她們一直都以結盟為餌，引誘拉科斯的祭司上鉤，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必須讓忒萊素人以為女修會看中了他們，而不是祭司。歐德雷迪建起了三角聯盟，那些祭司必然以為所有聖母都願意許下恭神誓言，供奉分裂之神，祭司的議會肯定會高興得合不攏嘴。忒萊素人確實看到了壟斷美藍極的機會，他們覺得自己終於能夠控制這一個不需依賴他們的生產來源了。

塔拉札聽到有人敲了敲房門，便知道是侍祭送茶來了。這已經成了規矩，只要塔拉札熬夜工作，侍祭就會端茶過來。桌子上放著一件伊克斯的顯時器，她看了一眼：凌晨一點二十三分十一秒，這種設備的誤差一百年都不會超過一秒。

她答應了一聲，門外的侍祭應聲走了進來。女孩金髮白膚，眼神冷靜，觀察敏銳。她走到塔拉札身旁，彎腰擺放著茶盤裡的器皿。

塔拉札不理會女孩，全神貫注地盯著桌子上剩餘的工作。還有這麼多事情要做，工作遠比睡眠重要。可是她的頭疼了起來，一陣眩暈，好像大腦將要失去意識一樣，她知道喝茶的緩解作用有限。她把自己逼進了心力交瘁的狀態，必須設法改善，否則連站都站不起來。

塔拉札感覺自己的肩膀和背部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動，侍祭剛要走開，卻被她叫住了：「女修，來給我揉揉背吧。」

侍祭嫻熟的雙手慢慢地按揉塔拉札的背部，將肌肉緊張的部位一一揉開了。這個女孩不錯，塔拉札想到這裡笑了，這女孩當然不會差，統御大聖母身邊怎麼會有等閒之輩。

女孩走了之後，塔拉札靜靜地坐著，深陷沉思之中。時間太急迫了，她一分鐘都不想多睡。可是睡覺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她的身體最終提出了無法迴避的要求。她已經連續很多天把自己逼得太緊，不能輕鬆恢復。塔拉札直接起身走進大廳盡頭狹小的臥室，桌子上的茶一口都沒喝。她吩咐夜間的守衛早上十一點叫醒她，而後便和衣睡在了硬板床上。

她靜靜地調整自己的呼吸，將感官與干擾因素隔絕，進入清醒與意識關機的中間狀態。

她沒有睡著。

她動用了所有助眠的辦法，睡意仍然並未降臨。

塔拉札在床上躺了很久，最後認知到自己無論採用哪種辦法，都無法入睡。中間狀態得先緩慢修復她的身心，她的大腦此時卻仍在活躍運轉。

她從來都沒把拉科斯的教會當作一個問題的核心，那些祭司已經中了宗教的邪，透過宗教的手段就可以加以操縱。在他們看來，貝尼．潔瑟睿德主要是一個可以幫助他們推行教義的勢力。就讓他們保持這樣的想法，這樣剛好正中女修會的下懷，防止他們明白女修會的真實意圖。

邁爾斯．特格這個老傢伙！三個月了，一點消息都沒有，伯茲馬利那邊也沒有什麼好消息。地面燒焦了，這是無現星艦起飛的跡象。特格到底可能去了哪裡呢？甦亡人搞不好已經死了。特格以前從來沒做過這樣的事，他多年以來一直都很可靠。她讓他執行這項任務就是因為他夠可靠，也因為他的軍事能力，還因為他酷似過世的雷托公爵，這些因素都是她們一手安排好的。

特格和盧西拉，絕佳的合作組合。

甦亡人如果沒死，會不會已經脫離了她們的控制範圍？會不會落入了忒萊素人或者那些散失之人手中？很多可能。特格他多年以來一直都很可靠。杳無音信，難道杳無音信是為了告訴我什麼嗎？是要告訴我什麼呢？

施萬虞和派特林都死了，伽穆上發生的事情有陰謀的味道。特格難道是敵人很久之前插入女修會的臥底？絕對不可能！他家人的情況就可以反駁這種懷疑，特格家中的女兒和所有人一樣不了解他的工作。

已經過去三個月了，什麼消息都沒有。

謹慎，她曾經告誡特格保護甦亡人時要千萬小心。伽穆主堡發生的事情，特格事先便預料到了，從施萬虞最後一次報告來看再清楚不過。

特格和盧西拉到底把甦亡人帶到哪裡去了？

他們在哪裡找到無現星艦的？兩人暗中謀反？

塔拉札的思維圍繞她心底的疑慮不停打轉。難道是歐德雷迪的花招？那麼她的同謀是誰？盧西拉？歐德雷迪和盧西拉只在伽穆見過那一面，之前從沒見過。莫非她們在那之前見過？莫非有人和歐德雷迪私下串通一氣？歐德雷迪沒有露出蛛絲馬跡，可是這能證明什麼？她從來沒有懷疑過盧西拉的忠誠，兩個人都一直在嚴格執行自己的任務。可是，兩人就算暗中共謀，也會嚴格執行自己的任務。

事實！塔拉札迫切需要了解事實！她聽到了長袍摩擦床鋪的聲音，這聲音和滿心的憂慮打破了隔絕感官的意識。塔拉札放棄徒勞的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等待進入放鬆狀態。

先得放鬆，然後才能入睡。

散失之人的飛船在塔拉札疲勞的腦海中迅速飛過，他們乘坐數不勝數的無現星艦回來了。特格莫非是從他們那裡弄來飛船？她們盡可能不動聲色地在伽穆和其他地方確認這種可能性。她試著一艘艘數清腦海中的飛船，但是它們的飛行方式全無秩序可言，實在不利於引導睡眠。塔拉札一動未動，卻突然警醒起來。

她最深層的思維一直想告訴她某件事情，疲勞妨礙了深層思維與表層意識交流，不過現在她坐了起來，完全清醒了過來。

忒萊素人一直在和回歸的散失之人打交道，與那些蕩婦尊母，還有回歸的貝尼．忒萊素。塔拉札感覺這些事情是同一盤棋，散失之人回歸並不僅為了了解他們的根源。諸如「讓人類團聚」這類社交性的理由，本身可不足以使人想大老遠跑回來，肯定還有別的動機，那些尊母回歸，顯然是在幻想征服人類。

可是如果離散的忒萊素人當初並沒有掌握再生箱的祕密呢？那會怎樣呢？那樣的話，就要考慮美藍極的問題。那些橘色眼睛的蕩婦顯然用了某種不合適的替代品。散失之人可能始終沒有解開忒萊素人再生箱的祕密，但是他們肯定會知道有這個東西，而且想重新造一個出來。可是

如果他們失敗了，那麼美藍極就又成了問題！

她開始考慮這種推測。

散失之人用完了祖先帶去的真正的美藍極，那他們還能從哪裡獲得香料呢？拉科斯的蟲子和原來的貝尼．忒萊素。那些蕩婦肯定不敢暴露她們的真實意圖，她們的祖先認為沙蟲不能轉移到其他星球。散失之人有沒有可能找到了適合沙蟲居住的星球？當然有可能。她們開始跟忒萊素人討價還價，可能只是個幌子，拉科斯才是她們真正的目標。也有可能拉科斯是幌子，忒萊素人才是她們的目標。

可以運輸的財富。

她看過特格的報告，知道伽穆積聚了多少財富。回歸的散失之人當中，有的人有錢，有的人擁有可以轉讓的籌碼，從銀行的活動至少可以看出這些情況。

可是什麼貨幣會比香料更值錢？

財富。當然是財富。無論籌碼是什麼，討價還價已經開始。

塔拉札這時注意到有人在門外說話，門口的侍祭守衛正在和某人爭吵。兩人的聲音都不大，但是塔拉札聽到了對話的內容，立刻完全清醒了。

守衛說：「大聖母吩咐我明天接近中午的時候再將她叫醒。」

另一個人小聲說道：「她吩咐我一回來就要讓她知道。」

「我都跟你說了，大聖母很累，她需要—」

「她需要我們服從命令！快去跟她說我回來了！」

塔拉札坐起身，挪動雙腿到床榻邊緣，兩隻腳探上地面。天哪！她的雙膝疼得要命，可是她聽不出是誰在跟她的護衛爭吵，心裡也很焦急。

我吩咐過誰一回來就……伯茲馬利！

「我醒了。」塔拉札對門外喊了一聲。

門開了，守衛探進來半個身子，說：「大聖母，伯茲馬利從伽穆回來了。」

「趕緊讓他進來。」塔拉札啟動了床頭的單盞燈球，黃色的燈光驅散了房內的黑暗。

伯茲馬利走進房間，關上了房門，主動按了一下門上的隔音開關，

外面所有聲音便全部消失了。

他人不能知道的事情？看樣子不是好消息。

她抬頭看著伯茲馬利，小夥子個頭不高，身材苗條，臉型呈倒三角形，臉龐線條分明，額頭高，頭髮金黃。他的眼距較寬，雙眼呈綠色，眼神機警敏銳。看他的模樣，肩負霸夏的責任為時尚早，不過特格在阿爾博逯的時候年紀比他現在還要小。我們已經不年輕了，該死。她強迫自己放鬆下來，告訴自己這是特格親手訓練出來的人，特格對他充滿信心，姑且可以相信他的忠誠和實力。

「什麼壞消息？」塔拉札說道。

伯茲馬利清了一下嗓子，說：「報告主母，伽穆上仍然沒有發現霸夏一行人的蹤影。」他的聲音低沉，頗有男子氣概。

塔拉札心想：這不是最壞的消息。她明顯看出了伯茲馬利的緊張。

她說：「還有呢？主堡的廢墟你們顯然已經檢查完了。」

「無人倖存。」他說，「襲擊方一個活口都沒留下。」

「忒萊素人？」

「有可能。」

「還不確定？」

「襲擊方用的是新型伊克斯炸彈，尤里十二號。我……我覺得對方或許想以此誤導我們。施萬虞的頭骨也發現了機械打出的探測孔。」

「派特林呢？」

「施萬虞的報告完全屬實，他炸了他那艘引誘敵人的飛船。他們根據兩根手指和一顆完好的眼球確定了他的身分，完全沒辦法探測他的記憶。」

「可是你還有不確定的地方！快講重點！」

「施萬虞留了一條訊息，只有我們才可能看懂。」

「她在家具上留下了記號？」

「報告大聖母，是的，而且一」

「那就說明她事先便知道自己會遇襲，而且有時間給我們留信。我看見你之前的報告了，這次襲擊破壞非常嚴重。」

「此次襲擊非常迅速，雙方力量懸殊，襲擊方根本沒有打算活捉俘虜。」

「她在信裡說了什麼？」

「蕩婦。」

塔拉札雖然預期施萬虞會提到這兩個字，但是仍然大為震驚。她幾乎耗盡了殘存的所有精力，才克制住內心的情緒。大事不妙，塔拉札長嘆了一口氣。施萬虞直到死前依舊反對她的計畫，不過她料到自己在劫難逃之後，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她知道沒機會將自己的人生記憶轉交給另一位聖母，便靠著最基本的忠誠心行動──妳如果什麼事情都做不了，那就讓諸位女修有所防備，阻挫敵人。

可見那些尊母已經行動了！

塔拉札說：「甦亡人的搜索結果如何？」

「報告主母，在我們之前，那片地方已經有人搜過。另外，有不少樹木、岩石和灌木叢都存在灼燒的痕跡。」

「一艘無現星艦？」

「一艘無現星艦留下的痕跡。」

塔拉札點了點頭，難道是那老頭留下的無聲訊息？

「這片區域你們檢查得有多仔細？」

「我從那裡飛過，不過只是常規飛行。」

塔拉札指了指床腳附近的椅子，示意伯茲馬利坐下：「坐下來，放鬆一下。我想讓你幫我猜猜看。」

伯茲馬利小心地坐上椅子，說：「猜什麼？」

「你是他的得意門生，假如你是邁爾斯．特格，你知道自己必須把甦亡人帶出主堡，但是周圍所有人你都無法完全信任，包括盧西拉。這種情況下，你會怎麼辦？」

「當然會採取出人意料的行動。」

「沒錯。」

伯茲馬利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而後說道：「我信任派特林，完全信任他。」

「好，你們會怎麼規劃？」

「派特林生在伽穆，長在伽穆。」

她說：「我也在想這件事情。」

伯茲馬利看著前方的地板，說：「我和派特林會早早制定一個應急

方案。處理問題時，我一向都會準備備選方案。」

「沒錯，現在，這個方案。你們會怎麼規劃？」

「派特林為什麼自殺？」伯茲馬利問道。

「你確定這就是事實？」

「您看到了報告，施萬虞和其他幾個人都很確定。我也贊同這種說法，派特林忠心耿耿，完全有可能為他的霸夏做出這樣的事情。」

「為你！你現在就是邁爾斯．特格。你和派特林設計了什麼應急方案？」

「我肯定不會故意讓派特林去送死。」

「除非？」

「除非他自己擅作主張。他有可能幹出這種事情，前提是方案是他設計的，而不是……我。他可能是為了保護我，防止其他人識破我們的方案。」

「派特林找來了一艘無現星艦，我們怎麼會毫不知情？」

「派特林是伽穆星球的本地人。這座星球還叫羯地主星的時候，他的家族就來到了這裡。」

塔拉札閉上眼睛，頭轉向了另一個方向，可見伯茲馬利的思路與她方才所想相同。我們知道派特林的出身，這跟他們的應急方案有什麼關係？她的大腦拒絕推測，這就是不加節制、瘋狂工作消耗腦力的後果！她的視線回到了伯茲馬利身上。

「派特林有沒有想辦法祕密聯繫家人和老友？」

「能找到的人，我們都已經問過了。」

「這是一個突破口，還有人你沒找到。」

伯茲馬利聳了聳肩膀，說：「確實還有人沒找到，我還沒順著這個思路採取行動。」

塔拉札深吸一口氣：「返回伽穆，安全部門能給你多少人，你就帶多少人回去。就跟貝隆達說是我的命令。各行各業，不論高低貴賤，都必須安插下人手，找到派特林認識的所有人。他健在的家人現在什麼情況？朋友又是什麼情況？一個個全都找出來。」

「這樣的話，我們無論多麼仔細，都會產生不小的動靜，會被其他人發現。」

「發現就發現吧，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另外，伯茲馬利！」

他站了起來：「大聖母有何吩咐？」

「還有其他搜索特格的人，你的動作必須比他們快。」

「我可以動用宇航公會的宇航員嗎？」

「不行！」

「那我怎麼——」

「伯茲馬利，如果邁爾斯、盧西拉，還有我們的甦亡人還在伽穆星球上呢？」

「我已經跟您說了，我認為他們肯定不會乘坐無現星艦離開伽穆！」

塔拉札沉默了很長一段時間，她打量著站在床腳的這個男子。這是邁爾斯．特格親手訓練出來的人，老霸夏的得意門生，他飽經訓練的直覺會告訴我什麼？

塔拉札低聲接了一句：「然後？」

「伽穆原來叫羯地主星，是哈肯能氏族的地盤。」

「是又怎麼樣呢？」

「他們非常富有，非常有錢。」

「所以呢？」

「所以他們完全有可能建造一間無現空間……甚至是一個大型球狀的無現空間。」

「壓根沒有這方面的紀錄！伽穆星球上有一間球狀無現空間？伊克斯人連暗示都沒暗示過。他們沒有在伽穆上探測過……」

「他們可以買通關節，通過第三方採購，一道道轉運。」伯茲馬利說，「大饑荒時期寰宇動盪，在那之前又是數千年的暴君統治，這些事情完全有可能發生。」

「暴君在位期間，哈肯能氏族要麼藏起鋒芒，要麼直接就丟了性命。不過，我承認，他們確實有一定的可能私下建造球狀無現空間。」

伯茲馬利說：「紀錄也有可能丟失。」

「我們的紀錄不會丟，其他政府只要沒有在那一段歷史之中消亡，也不會丟失相關的紀錄。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推測？」

「因為派特林。」

「啊。」

他連忙說道：「如果有人發現了這種東西，伽穆的當地人說不定就會知道。」

「多少當地人會知道這種事？你覺得這樣的祕密他們能保守……噢！我知道你是什麼意思了。這件事要是派特林氏族內部的祕密……」

「我沒敢直接詢問他們。」

「當然不能直接問他們！可是，你們去哪裡找……才不會驚動……」

「那座山上，無現星艦留下痕跡的地方。」

「那你必須親自過去！」

「確實很難躲開間諜的耳目。」他說，「除非我只帶幾個人，而且假裝是去做其他的事情。」

「其他什麼事情？」

「安放老霸夏的墓碑。」

「暗示我們知道他已經犧牲了？好極了！」

「您已經讓忒萊素人為我們準備了新的甦亡人。」

「這只是基本的防範措施，並不代表……伯茲馬利，這件事情極其危險。我感覺我們可能瞞不住在伽穆暗中觀察你的那些人。」

「我和我帶過去的人，我們的哀傷心情會顯眼得夠讓人信服。」

「夠讓人信服的事不一定騙得過警醒的眼睛。」

「您不相信我和跟我一同前往的人的忠誠嗎？」

塔拉札抿住嘴巴，陷入了沉思。她提醒自己，女修會早已明白如何參考亞崔迪家族行事的模式以使屬下的忠誠之心穩固不變，知道怎麼塑造全心奉獻自我的人。伯茲馬利和特格兩人都是極好的範例。

塔拉札說：「這個方法或許可行。」她盯著伯茲馬利，心裡暗暗思忖。這是特格的得意門生，他的判斷說不定是對的！

「那麼屬下告退。」伯茲馬利說著轉身準備離開。

「慢著。」塔拉札說道。

伯茲馬利回過身。「你們都要多用一些謝爾，所有人都要服用。如果被幻臉人一新的那些幻臉人一抓住了，你們必須破壞自己的大腦或者直接撞爛，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

塔拉札看到伯茲馬利的臉上突然露出嚴肅的表情，便放心了許多。他剛才有點得意忘形了，還是殺殺他的威風比較好，免得他魯莽行事。

長久以來我們都知道，感官經驗能觸及的物件會因為選擇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無論這種選擇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一事實已經過驗證，無論我們是否認同我們內在有某種力量在向外觸探宇宙，事實都不會改變。我認為，我們眼中的「真實」跟我們的信念有一種實務上的關聯。受繼承自先人的信念的影響，我們所有的判斷都套上了沉重的歷史枷鎖，而在這個方面，貝尼．潔瑟睿德比多數人更容易受影響。我們不僅要意識到這一點、以此為戒，還應時時提醒自己從新的角度解讀。

—統御大聖母塔拉札：議會發言



「神主在上，吾等靜候裁奪。」瓦夫洋洋得意地說。

沙蟲帶領他們穿越沙漠的這段漫長旅程中，他不時會有這樣的舉動。什阿娜看起來並不在意，不過瓦夫的嗓音和評論已經開始讓歐德雷迪惱火起來。

此時拉科斯的太陽早已開始西沉，但他們腳下這隻沙蟲仍在不知疲倦地繼續前行，試圖穿越古老的沙厲爾，前往暴君的屏障高牆。

為什麼是這個方向？歐德雷迪頗為不解。

她想不到令人滿意的答案。不過，考慮到瓦夫的狂熱表現和他構成的新威脅，歐德雷迪不得不立即回應他。她說起了《沙利亞特》中專用的詞語，知道這必將在他心中掀起波瀾。

「他自有裁奪，吾等不得僭越。」

瓦夫聽出了她言語中的嘲弄意味，面露慍色，他望向前方的地平線，而後抬頭看了看，撲翼機始終跟隨，盤旋在他們上空。

「吾等自當為神主分憂。」瓦夫咕噥道。

歐德雷迪沒有作聲，有意將瓦夫引入疑問的泥潭，現在他必定心生

疑竇：這些貝尼．潔瑟睿德的女巫是否真的相信「偉大信念」？

她開始陷入沉思，思索那些尚未解答的問題，搜尋腦中所有關於拉科斯沙蟲的知識。歐德雷迪自己的記憶和他者記憶交織纏繞，她的思緒開始在凌亂交錯的時空蒙太奇中流連。她彷彿能看見身著長袍的弗瑞曼人騎在一隻更大的沙蟲之上，每人都靠在一根長鉤上，鉤端掛住巨蟲的環脊，正如她現在雙手牢牢抓住了蟲甲的外沿一般。她能感覺到迎面而來的風颳過臉頰，飄動的長袍下襬不時拂過她的小腿。這次騎行與記憶中的其他騎行經歷有所重疊，令她倍感親切。

亞崔迪家的人已經很久沒有像這樣騎沙蟲了。

他們還在達艾斯巴拉特時，是否就有線索讓她知道將前往何處呢？怎麼可能呢？然而周圍如此炎熱，她又在不斷猜測這次沙漠之旅究竟會發生什麼，因而她的警惕有些鬆懈了。

下午一兩點正是熱浪最強的時候，和拉科斯上所有其他地方一樣，達艾斯巴拉特的人們此時活動會收斂些。歐德雷迪回想起在達艾斯巴拉特最西邊發生的事。當時她正站在一棟建築的陰影裡，嶄新的蒸餾服穿起來並不舒服。歐德雷迪正在這裡等候什阿娜和瓦夫，兩支衛隊已領命分頭前往歐德雷迪給兩人安排的安全屋，要將他們帶過來。

這一舉動無疑讓她成為了一個明顯的目標，不過她們必須確保拉科斯不會有任何違抗女修會的衝動之舉。貝尼．潔瑟睿德的衛隊在有意拖延時間。

什阿娜說過：「魔鬼喜歡這樣的溫度。」

拉科斯人對炎熱的空氣避之唯恐不及，但蟲子們在極熱的環境下卻如魚得水。這隻蟲子現在要把他們帶往某個地方，那這個目的地會和牠們嗜熱的天性有關嗎？

我的心如孩子手中的皮球一樣怦怦亂跳！

烈日當頭，拉科斯人都遠遠地躲在曬不到太陽的地方，而一個矮小的忒萊素人、一位聖母和一個恣意妄為的女孩此時卻騎著一隻沙蟲，疾馳在沙漠深處，這說明了什麼？活動時避開陽光最毒辣的時間，是拉科斯人自古形成的生活習慣，在歐德雷迪看來也不足為奇。不過古代的弗瑞曼人大多在夜間才開始活動，他們的後人反而更倚靠建物的遮蔭，以躲避熱辣陽光的直接照射。

祭司們生活在護城河的庇護之中，多麼有安全感啊！

拉科斯上每座城市的居民都知道坎兒井的存在，水在陰暗的管道中靜靜流淌，經引流後進入一條條狹窄的運河，河中水分蒸發後又重新被捕風器捕集。

「祈禱帶來神明的庇佑。」雖然明知是什麼設備在真正庇護著他們，這些人依然如此感嘆道。

「神在沙漠中顯靈了。」

聖蟲。

分裂之神。

歐德雷迪低頭看向身前巨蟲的環脊。我們就騎在牠身上！

她想起了空中撲翼機上追蹤他們的那些祭司。他們可真愛監視別人啊！她還在達艾斯巴拉特等候什阿娜和瓦夫的時候，就感覺到有人在監視她，從隱藏式陽臺的格子窗裡，從厚實牆壁上的孔隙裡，從鏡面合成玻璃後面，或是從其他任何隱蔽的地方。

歐德雷迪強迫自己不去想可能出現的危險，把注意力轉向視線上方牆壁上的陰影──隨著時間流逝，太陽角度發生變化，牆上陰影的明暗交界線也在移動。這種方法能夠準確地辨識出當地的時間，而絕大多數當地人則習慣用「日時」計量時間。

緊張氛圍持續發酵，但歐德雷迪必須表現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使得她的緊張情緒有增無減。他們會發動攻擊嗎？在知道她早有防備的情況下，他們敢這麼做嗎？祭司在威逼之下加入女修會和忒萊素的祕密三方同盟，他們對此究竟有多憤懣不平？歐德雷迪要以自己為餌引誘祭司上鉤，主堡的議事聖母全都認為這個想法過於冒險。

「從我們之中找一個人當誘餌吧！」

歐德雷迪不為所動，說道：「如果換成妳們，他們會覺得事有蹊蹺，就不會上鉤了。而且，如果去的是我，他們肯定會派阿爾博圖來談判。」

所以歐德雷迪依約前往達艾斯巴拉特。她站在庭院中的綠蔭深處，視線越過四周的六層高樓，望向陽光明媚的天空。每層樓的雕花陽臺上都種上了綠色植物和紅色、橘色、藍色的花，六層樓之上是被四面建築裁成長方形的銀色天空。

樓裡必然滿是暗中監視的人。

她右邊那扇臨街寬門有動靜！一個身穿白底紫邊金繡紋祭司長袍的人走進了庭院。她仔細打量此人，在他身上搜尋幻臉人的特徵，擔心忒萊素人已將黑手伸向了杜埃克之外的祭司。不過此人確實並非幻臉人假扮，她認出他是達艾斯巴拉特的高級祭司，阿爾博圖。

如我們所料。

阿爾博圖從庭院那頭穿過寬敞的中庭，走向歐德雷迪，威嚴的步履中帶著一絲謹慎。從他身上能看出不對勁的地方嗎？有沒有危險？他會示意暗處的殺手動手嗎？歐德雷迪抬頭瞥向一旁的建築，隱約能看見高層陽臺裡有些動靜。看來眼前這位祭司並非隻身一人。

我也不是！

阿爾博圖在離歐德雷迪兩步遠的地方停了下來，視線從庭院精緻的金紫色瓷磚上移，看向面前的這個女人。

歐德雷迪心想：他看上去可真懦弱。

她裝作沒認出他。祭司內部有幾個人已經知道大祭司被幻臉人掉了包，阿爾博圖就是其中一個。

他清了清嗓子，顫顫巍巍地吸了一口氣。

懦弱！不堪一擊！

儘管有這樣的想法，歐德雷迪依然不敢掉以輕心。身為聖母，總會觀察各種細節，例如對方身上的育種特徵。阿爾博圖所在譜系的血統存在瑕疵，如果女修會認為他有育種的價值，就會試圖為他的後代修正瑕疵。當然，這件事值得考慮。阿爾博圖不聲不響地爬到了現在的地位，手中握有重權，女修會需要弄清楚，這件事情是否就表明他的基因材料有用於育種的價值。不過，他的教育程度不高，修業第一年的侍祭就應付得了他。從過去的魚言士時代起，拉科斯祭司接受的訓練就已開始走下坡路。

「你在這裡做什麼？」歐德雷迪厲聲質問道，語氣中透出指責的意味。

阿爾博圖不由得一顫：「我是來給妳們送信的，聖母大人。」

「那就有話直說！」

「有人走漏了衛隊的行進路線，他們需要臨時更改，耽擱了一些時

間。」

這是她們事先商量好要告訴祭司的說詞。但從阿爾博圖的表情還能看出更多事情，他知道的那個祕密很可能就要暴露了。

「我真希望已經派人把你給殺了。」歐德雷迪說。

阿爾博圖嚇得後退兩步，眼神變得空洞無比，彷彿當時已經死在了她面前。她明白這個反應意謂什麼，阿爾博圖已嚇得六神無主，只消稍加威懾，他便會將所有事實和盤托出。他知道，這位可怕的歐德雷迪聖母輕輕鬆鬆就能判他死刑，甚至親手解決他，無論他說了什麼，做出什麼舉動，事實真相都逃不過她的法眼。

「你曾考慮過要不要殺了我、毀掉欽恩城的主堡。」歐德雷迪厲聲譴責。

阿爾博圖抖得更厲害了。「聖母大人，您怎麼會這麼想？」他語氣中透出一股悲怨。

「別不承認。」她說，「我們讓你保守祕密，結果呢？你心裡藏不住一點祕密，全都寫在臉上了，還頂著這張臉四處走！真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樣，只需掃你一眼就什麼都看出來了！」

阿爾博圖應聲跪地，歐德雷迪覺得他馬上就要開始搖尾乞憐了。

「是您的人派我來報信的！」

「這不正是你求之不得的嗎？正好趁這個時機把我殺了。」

「我們為什麼——」

「閉嘴！你們不希望什阿娜受我們的控制，你們害怕忒萊素人。有人從你們手裡奪走了原本屬於祭司的特權，而且情況已經發展到讓你們恐懼的地步。」

「聖母大人！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怎麼辦？」

「你們應該聽從我們的指揮！而且，你們還要聽從什阿娜的命令！現在就開始害怕了？後面還有更可怕的事情等著你們！」

她假裝失望地搖搖頭，對於她的一連串言行會給可憐的阿爾博圖帶來什麼影響，她心裡一清二楚。在歐德雷迪傾瀉而出的怒火中，他將身子縮成一團。

「給我站起來！」她說，「別忘了，你是一位祭司，人們希望從你口中聽到真相！」

阿爾博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來，不敢抬頭。藉由他的姿勢和神態，歐德雷迪就能看出來阿爾博圖打算實話實說了。剛才可真是難為他了！阿爾博圖已決定臣服於這位一眼便能看穿他的聖母，現在，他必然也是忠於自己的宗教信念的。他如今必定面臨著所有宗教的終極悖論：

神能洞悉一切！

「無論什麼事，你都休想瞞過我和什阿娜，也逃不過神的眼睛。」歐德雷迪說。

「請原諒我吧，聖母大人。」

「原諒你？我可沒有權力原諒你，你也不需要尋求我的原諒。你是一位祭司！」

阿爾博圖抬眼看向歐德雷迪憤怒的臉。

現在他不得不正視這個悖論了。神必然就在這裡！不過神一般待在遠離塵世的地方，還不必擔心馬上就要被問罪。明天又是嶄新的一天，事實就是這樣。一兩個小小的錯誤，或者撒一兩次謊，都是可以接受的，目前暫時如此。如果誘惑非常大，即使罪行嚴重，或許也可以算在神的允許範圍內。神理當更能諒解那些罪大惡極的人，祂會給人類留下贖罪的機會的。

歐德雷迪以護使團特有的審視目光看著阿爾博圖。

啊，阿爾博圖，她心想，你堅信只有你和神才知道的那些事情，站在你面前的這個人也全都了然於胸。

阿爾博圖現在的處境和死了沒什麼區別，他如今面臨的難題無異於神的最終審判，儘管他自己並未察覺，但他的意志力已經到達了瓦解的邊緣。他內心所有與宗教有關的恐懼都被面前的聖母喚醒了。

歐德雷迪的聲音不帶任何感情，她甚至沒有動用魅音，說道：「這場鬧劇，是時候結束了。」

阿爾博圖艱難地嚥了嚥口水。他知道，自己不能說謊，他或許有那麼一點兒說謊的能力，但是在歐德雷迪面前完全發揮不了作用。他順從地抬頭看向歐德雷迪，目光落在她額頭上，蒸餾服頭罩的邊緣緊緊地貼在眉毛附近。他虛弱地說道：

「聖母大人，我們只是覺得自己被剝奪了應有的權利。您和那個忒萊素人要帶著『我們的』什阿娜一起去沙漠，您和他都會從她身上獲得

收穫……」他的肩膀垮下來，問道：「您為什麼要帶上那個忒萊素人？」

「這是什阿娜的意思。」歐德雷迪騙他。

阿爾博圖張了張嘴，又合上了，什麼都沒說。歐德雷迪發現他完全接受了這個說法。

「你回去以後，替我警告其他祭司。」歐德雷迪說道，「拉科斯和教會的命運如何，完全取決於你們有多聽話。無論如何都不可妨礙我們！還有，收起你們那些幼稚的小把戲，你們那些邪惡的念頭，我們早就從什阿娜那裡知道了！」

阿爾博圖搖了搖頭，發出一聲乾笑，他的反應令她頗感意外。歐德雷迪發現，許多祭司喜歡挫敗的感覺，但從未想過他們會從中發現樂趣。

「你笑得很勉強。」她說。

阿爾博圖聳聳肩，稍作調整，恢復了之前的表情。歐德雷迪在他臉上看過好幾種用來掩飾的表情。偽裝的手段！他總會同時戴上好幾層面具，在層層偽裝之下，是一個有真情實感的人，就在剛才，歐德雷迪還讓他短暫地現出了真面目。不過在面對太多問題時，這些祭司總有各種各樣的解釋和托詞。

歐德雷迪心想：我得揭掉他的面具才行。阿爾博圖剛開口，歐德雷迪就出聲打斷。

「夠了！你就等著我從沙漠回來。從現在開始，你就是我的傳話人了，好好幫我傳話，我絕不會虧待你。要是搞砸了，就等著魔鬼的懲罰吧！」

在歐德雷迪的注視下，阿爾博圖急急逃出了庭院，他聳肩縮頸，腦袋前探，一副急著回去向其他人通風報信的樣子。

歐德雷迪心想，整體進展良好。女修會提前評估過風險，對她個人而言，這是一次冒險的嘗試。她斷定有殺手埋伏在陽臺上，阿爾博圖打出信號他們就會動手。現在，他滿心恐懼地逃了回去，這種心理貝尼．潔瑟睿德非常熟悉，數千年來她們一直在透過它操控他人，它像瘟疫一樣容易傳播，蝕骨侵髓，教導聖母稱之為「受到導引的歇斯底里」。經過女修會的精心導引（「瞄準」一詞更為準確），它的目標直指拉科斯

教會的弱點。這種手段十分可靠，她們此後還將採取一系列鞏固措施，祭司定將乖乖聽命於她們。現在需要擔心的，只剩下少數幾個有免疫力的異端分子了。

29

這個神奇宇宙令人驚嘆，沒有原子，四面八方只有波和運動。在這裡，你摒棄了妨礙理解的所有信念，也不執著於理解。一成不變的感官無論如何都無法看到、聽到、感知這個宇宙。這裡只有終極的虛空，沒有事先確定的螢幕，無法投射形體。你在這裡只有一種意識—賢者的螢幕：想像！你在這裡能夠明白人所以為人的原因。你創造秩序，創造美妙的形態和系統，將混亂變為有序。

—《亞崔迪宣言》，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特格說：「你現在這樣太過危險。塔拉札吩咐我保護你、磨鍊你，我不能再讓你繼續做這種事情。」

特格和鄧肯站在無現空間練習室外面木質牆板的長廊裡。根據他們定下的時間，現在已經接近傍晚，盧西拉剛剛在一場唇槍舌劍之後憤而離去。

鄧肯和盧西拉最近每次碰面，都會發生一場堪比戰鬥的衝突。她剛才站在練習室的門口搔首弄姿，兩位男士看到她矯健的身姿和柔美的曲線，知道她在誘惑他們。

「盧西拉，夠了！」鄧肯大喝一聲。

盧西拉面無慍色，只有語氣中透出了憤怒：「你以為我會等多久？我需要執行我的任務！」

「那妳或者其他人得先告訴我—」

「我們倆都不知道塔拉札對你有什麼要求！」盧西拉說道。

特格希望緩和她的怒氣：「妳看，鄧肯能繼續進步，這不就行了嗎？再過幾天，我就開始定期到外面望風放哨，我們可以—」

「你可以別再礙我事了嗎？死老頭子！」盧西拉打斷了特格，一氣之下，轉身離去。

特格看到鄧肯臉上堅定的表情，內心難以平靜。現在這種與世隔絕的處境令他不得不進一步採取行動，他雖然貌似心如止水，但是內心卻澎湃洶湧，他的思考能力，超凡脫俗的晶算師機能全然得不到施展。他覺得自己只要消除大腦中的所有聲音，讓一切停止運動，便可以看清所有事情。

「霸夏，您為什麼屏住了呼吸？」

鄧肯的聲音刺進了特格的大腦，老霸夏憑藉他極強的意志力才恢復了正常的呼吸。他感覺兩位同伴的情緒像潮水一般起起伏伏，暫時不會受到其他力量的影響。

其他力量，其他勢力。

在其他席捲宇宙的勢力面前，晶算師的意識有可能像傻瓜一樣低級、愚蠢。這個宇宙之中，某個民族的生活或許洋溢著他無法想像的力量。面對這樣的勢力，他就像驚濤駭浪之中的鷇殼一樣微不足道。

誰跳進這樣的海浪之中，還能安然無恙地從海中游出？

「如果我繼續抵抗，盧西拉可能會採取什麼手段？」鄧肯問道。

「她對你用過魅音嗎？」特格問道。他感覺自己的聲音疏遠而又陌生。

「用過一次。」

「你反抗了？」疏遠的訝異在特格內心深處遊蕩。

「保羅─摩阿迪巴親自教過我抵抗魅音的方法。」

「她有能力讓你動彈不得，然後──」

「她如果動用暴力，就違反她收到的命令了吧？」

「鄧肯，什麼算是暴力？」

「霸夏，我要去沖涼了，您沖嗎？」

「幾分鐘之後過去。」特格深吸一口氣，他感覺自己的精力即將耗盡。他在練習室陪鄧肯練了一下午，後來又發生那些事，他已經筋疲力盡。老霸夏看著鄧肯走了出去。盧西拉去哪裡了？她在盤算什麼？她能夠等待多久？這才是關鍵的問題，也讓他意識到這座球狀無現空間裡的生活，重點在於他們已經與外在時間隔絕。

他再一次感覺到那起伏來去的潮水，只受他們三個人的生活影響。我必須和盧西拉談談！她去哪裡了？書房？不行！我得先去做另一件

事。

盧西拉坐在自己的房間裡，這是她自己挑選的住所。這裡空間不大，一面牆裡嵌了一張裝飾精美的床。周圍許多粗鄙又微妙的線索表明這間房間原來住的是哈肯能氏族最青睞的一位交際花。床具盡是粉藍色，綴著各種深藍色的圖案和花紋。床上、凹室、天花板和每一個附屬設備的表面都刻有巴洛克風格的紋路，但是她只要放鬆下來，這些東西便可以從她的意識之中統統消失。她在床上躺下來，閉上眼睛，凹室天花板上淫猥的人像消失在她的視野之中。

我得搞定特格。

即便如此，她不能觸怒塔拉札，也不能削弱甦亡人的意志。從很多角度來說，特格都是一個需要特別對待的問題，他的大腦深處有一種類似他者記憶的資源，可以為他的心理過程任意調用，這一點尤其需要注意。

當然，是生下他的那個聖母幹的好事！

只有這樣的母親，才會把這種東西傳給這樣的孩子，自母胎之中開始，母子分離之後也未必終止。他在母腹之中從未經歷過如妖邪之人那種極其劇烈的變異……不，不是那種，但是他確實擁有一些了不得的實力。這些從聖母的子宮出生的人，往往能夠洞悉他人不可能了解的東西。

特格非常清楚盧西拉如何看待各種形式的愛，她曾經從他臉上看出這一點，當時是在伽穆主堡霸夏的住處。

「這個女巫真是工於心計！」

他就像是大聲說出這句話。

她想起自己對他如何善意地微笑，如何嬌蠻跋扈。她不該那樣，貶低了自己，也貶低了他。想到這些事情，她感覺自己能夠體會特格的感受了。儘管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謹慎細緻，她的內心仍有一些柔軟的地方，老師曾經多次告誡過她。

「要想具備激發真實的愛的能力，妳必須感受到愛，但是不能沉湎其中，而且感受一次就夠了！」

特格對鄧肯．艾德侯甦亡人的反應說明了很多事情，特格既受到這個少年吸引，又想排斥他。

我也一樣。

她之前或許應該引誘特格。

在她的性教育課堂上，老師曾說與男人交媾的時候，應該從中汲取力量，而不是將自我喪失其中。老師特別著重相關的研究報告和過往事件的內容，許多都能夠在聖母的他者記憶中找到。

盧西拉將思緒集中在特格的男性特質上，感覺到自己產生了某種女性的反應，肉體希望特格接近，達到了性的巔峰，即將到達神祕的時刻。

盧西拉的意識裡浮現淡淡的笑意，神祕的時刻，不是性高潮，沒有任何科學的定義和名稱！純粹是貝尼．潔瑟睿德專用的名詞，也是銘者終極的專長。任何聖母，只有明白這個概念，才能真正了解貝尼．潔瑟睿德歷史悠久連續的原因。經過女修會多年的教育，她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柢固的二元觀念：育種女修依據科學的知識指導她們，但是任何知識都無法解釋那神祕的時刻。貝尼．潔瑟睿德的歷史和科學表明，生殖衝動肯定深植於人類的心靈之中，只有消滅這個物種才能消除此衝動。

這是人類存續的安全網。

盧西拉將性的力量聚集到自己身體的一個位置，這件事情只有貝尼．潔瑟睿德的銘者才能做到。她將思緒向鄧肯集中。他肯定正在淋浴，想著今天晚上聖母老師的訓練課程。

她想：我要立刻找到我的學生，必須教給他這重要的一課，不然他將無法充分應對拉科斯的情況。

這些是塔拉札的指示。

盧西拉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鄧肯身上，她好像已經看到他一絲不掛地站在了蓮蓬頭下面。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夠在這一堂課上學到什麼！

鄧肯獨自坐在淋浴室外面的更衣隔間裡，淋浴室旁邊就是練習室。他沉浸在深沉的悲傷之中，記憶中的事情喚醒了往日的傷痛，然而這具年輕的肉體從來沒有經歷過那些傷痛。

有些事一直都沒有改變！女修會依舊耍弄著她們陳舊的伎倆。

他抬起頭，環顧四周，看到了深色的木質牆板。牆壁和天花板上雕有華麗的阿拉伯式花紋，馬賽克地磚上刻著奇怪的圖案。怪物的身體與

人類漂亮的身體在同一條線條上交織，只有精神恍惚時才能將二者分開。

鄧肯低頭看著這具軀體，這是忒萊素人和他們的再生箱為他製造的身體，有時依然感覺非常奇怪。他記起了自己最初的人生，想起自己曾經在成年之後經歷過許多事情，曾經擊退大批薩督卡戰士，為他年輕的公爵爭取到逃生的機會。

他的公爵！保羅當時的年紀和這具肉體相仿，不過已經像亞崔迪氏族的其他人一樣，經過了相同的訓練：忠誠和榮譽對於他們而言，高於一切。

她們也對我進行了這樣的訓練，這是她們將我從哈肯能氏族手中救下來之後的事情。

他內心的某樣東西躲不開這筆遠古的恩惠，他知道源頭在哪，能夠大概描述出它如何在他的心底扎根。

從此之後，這筆恩惠便一直存在於那個地方。

鄧肯瞥了一眼地上的馬賽克磚，看到隔間防水板邊緣的地磚上刻了一些文字。一部分的他認為這是久遠以前哈肯能氏族活躍的時代留下的古文，另一部分的他又覺得這是自己再熟悉不過的凱拉赫文。

「潔淨／甜美／潔淨／明亮／潔淨／純潔／潔淨」

這段古老的文字沿著房間的邊緣刻了一圈，彷彿這樣就能改變鄧肯記憶中的哈肯能氏族。

淋浴室的門口上方也有一段文字：

「袒露本心／方得純淨」

哈肯能的據點裡竟然會有一條宗教性的誡言？他死後那幾百年之間，哈肯能氏族莫非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哈肯能？鄧肯感覺這種事情實在難以相信。這些或許只是建築工匠想到的文字，他們覺得合適，便刻在了這裡。

盧西拉走進更衣隔間，他感覺她走到了自己身後。鄧肯站起身，別好了短上衣上的夾扣（這是他從零熵筒裡拿出來的衣服，但是已經摘掉了所有哈肯能的家徽）。

他沒有轉頭，說道：「盧西拉，妳又想幹什麼？」

她隔著短上衣撫摸著他的左臂，說：「哈肯能氏族的人品味真不

錯。」

鄧肯輕輕地說：「盧西拉，未經我同意，妳要是再敢碰我一下，我就要動手了，不是妳死就是我死。」

她退了兩步。

鄧肯盯著她的雙眼說道：「妳們這群女巫，休想把我當成交配工具！」

「你以為我們的目的就是交配？」

「沒人提過妳們的目的，可是妳的行為說明一切！」

他前腳掌著地，重心前移，體內尚未喚醒的那個東西正在擾動，他的脈搏因此而加快。

盧西拉仔細地打量著眼前的少年，邁爾斯．特格這個老傢伙！她沒想到他會以這樣的方式反抗。毫無疑問，鄧肯是認真的，語言本身已經不足以讓他平靜下來，魅音也對他無可奈何。

真話。

這是她手裡剩下的唯一武器。

「鄧肯，我真的不清楚塔拉札讓你去拉科斯到底是要幹什麼。我只能猜測，但是猜得不一定對。」

「那妳就猜猜看。」

「拉科斯有個女孩，十多歲，名叫什阿娜。她可以指揮拉科斯的沙蟲，女修會必須想方設法讓擁有這種能力的人成為貝尼．潔瑟睿德的一員。」

「這種事情和我……」

「我要是知道的話，早就告訴你了。」

他聽出了她的真誠，也聽出了她的無奈。

「那妳的『能力』和這件事情又有什麼關係？」他問道。

「只有塔拉札和她的議事聖母知道。」

「她們想要控制我，不讓我逃脫！」

盧西拉已經猜到了這一點，但是她沒想到少年這麼快就看透了其中的關鍵。鄧肯的外表雖然年輕，但是盧西拉到現在都沒能洞悉他的心思，她的思維正在飛速運轉。

「控制了那些蟲子，你就能夠復興那個古老的宗教。」特格的聲音

從門口傳了過來。

我竟然沒聽到他的腳步聲！

她迅速轉過身去，看到特格站在那裡，左手托著一把古董級別的哈肯能雷射槍，槍口對著她。

「只是為了保證妳能老老實實地聽我說話。」他說。

「你站在那裡偷聽了多久？」

她怒目而視，但是他的表情並沒有改變。

「我過來的時候，妳正在說自己不知道塔拉札為什麼讓鄧肯去拉科斯。」特格開口，「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可以提供幾個晶算師的推演結果，目前還不能確定是否屬實，但是都能說明一定的問題。如果我的推演有誤，麻煩妳告訴我。」

「關於什麼的推演？」

特格看了一眼鄧肯，說道：「塔拉札吩咐了妳幾件事情，其中一件是讓他無法抗拒大多數女人的魅力。」

盧西拉極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沮喪，塔拉札曾經告誡她盡量不要讓特格知道這件事。她知道現在已經瞞不住他了，特格已經憑藉該死的能力看透了她的反應，真得感謝他那位好媽媽！

「許多力量已經聚集起來，而且瞄準了拉科斯星。」特格說道，他凝視著鄧肯，「無論忒萊素人在他身上埋藏了什麼東西，他的基因裡都帶有古代人類的特徵。育種女修要的是這個嗎？」

「根本就是貝尼．潔瑟睿德的種馬！」鄧肯說。

「你托著那把槍想幹什麼？」盧西拉朝著特格手裡的雷射槍點了點頭。

「妳說這個？我連能量匣都沒放。」他說著將雷射槍靠在身旁的牆角。

「邁爾斯．特格，你早晚會受到懲罰！」盧西拉咬牙切齒道。

「懲罰的事情以後再說。」他說，「外面馬上就天黑了。我剛才披著蔽匿毯出去了一趟，看到伯茲馬利來過，他留下了他的標記，告訴我他看懂了我留在那些樹上的記號。」

鄧肯的眼中閃起了警覺的光芒。

「你準備怎麼辦？」盧西拉問道。

「我已經留下了新的記號，和他商量碰頭的時間。現在我們先去上層的書房，研究一下那些地圖。我們要記住上面的資訊，至少跑的時候知道我們在往哪裡跑。」

她微微點頭，表示贊許。

鄧肯只有部分意識注意到她的動作，思維早已飛到哈肯能書房那件古老的設備那裡。是他向盧西拉和特格演示了這臺設備的正確用法，調出羯地主星的一張古代地圖，它可以追溯到球狀無現空間尚未竣工的時期。

特格綜合鄧肯的初始記憶和自己對於這座星球現在的了解，已經更新了地圖上的資訊。

「蒼林衛戍」變成了「貝尼．潔瑟睿德主堡」。

鄧肯當時說：「這個地方原本有一部分是哈肯能的獵場。他們專門豢養訓練了一些人類，當作動物狩獵。」

地圖更新之後，村鎮一個接一個消失了，一些城市沒有消失，但是出現了新的標籤。「伊賽」是距離他們最近的大都市，原本標記的名稱是「男爵封地」。

鄧肯的眼神突然因回憶而變得十分凶惡：「他們就是在那裡折磨我的。」

特格已經窮盡了自己對於這顆星球的記憶，然而仍有許多地方標記著「未知地帶」的字樣，不過很多地方都帶有貝尼．潔瑟睿德彎鉤狀的標記，塔拉札的人告訴他，這些地方或許可以躲避一時的困難。

特格希望記住的正是這些地點。

特格轉身帶著他們走向書房，他說：「我們記住地圖上的資訊之後，我就會把這些東西全部抹除，畢竟我們不知道誰還會找到這裡，發現這張地圖。」

盧西拉從他旁邊衝了過去，說道：「出了問題，那就是你邁爾斯的責任！」

特格向著她的背影喊道：「身為一名晶算師，我告訴妳，我做的事都是盡我的本分。」

她頭也不回地說道：「真是邏輯縝密，毫無漏洞！」

這間房還原了沙丘星上沙漠裡的部分景色。正中間的這臺機器叫沙地爬行車，可以追溯到亞崔迪時代。它的周圍，從你左手邊起順時針的方向，分別是一架小型的香料採收機、一架運機艦、一臺早期的採收處理機以及其他支援設備，每個都有詳細的介紹。展品上方有一句發光的文字：「他們要吸取海裡的豐富，並沙中所藏的珍寶。」[13]這句話摘自一本年代久遠的宗教著作，葛尼．哈萊克時常引用這句話。

——導覽聲明，達艾斯巴拉特博物館



沙蟲一刻不停地向前行進，直到臨近黃昏才停下。在這之前，歐德雷迪一直在思考幾個問題，但最終也沒有找到答案。什阿娜是如何控制沙蟲的？什阿娜說了，她並沒有讓魔鬼往這個方向走。什阿娜究竟是用哪種隱祕的語言，能夠讓這個沙漠中的龐然凶煞對她言聽計從？歐德雷迪明白，在緊跟著他們的撲翼機上，那些侍衛女修必然也在絞盡腦汁思考這些問題，當然，讓她們不解的還有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歐德雷迪還讓沙蟲繼續帶著他們往前走？

她們還可能猜測：她不召喚我們，也許是不想讓我們驚擾這隻怪獸。她覺得我們能力不夠，沒法從牠背上把這三個人救走。

其實歐德雷迪遲遲不傳令的原因很簡單：她很好奇。

沙蟲在沙丘間穿行，發出巨大的嘶嘶聲，彷彿一艘乘風破浪的巨船，在洶湧波濤間航行。風捲起滾燙的沙子掠過蟲背上的三人，一股燧石的氣味侵入鼻端，則給人相反的感受。周圍滿眼黃沙，狀似鯨背的巨大沙丘綿延數公里，彷彿大洋中的海浪般整齊而規律。

瓦夫默不作聲已經好一陣子了。他蜷縮著身子，姿勢和歐德雷迪如出一轍，目視前方，表情呆滯。他的最後一句話是：

「審判降臨，神主庇佑虔誠之人！」

宗教上的極度狂熱足以延續千萬年，歐德雷迪認為此人便是最佳範例。禪遜尼和古老的蘇非教派在忒萊素人身上得到延續，彷彿致命病菌一般，數千年來的蟄伏只為尋找一個合適的宿主，釋放蓄積已久的毒性和威力。

她不禁好奇：我在拉科斯教會作的安排會怎樣發展？什阿娜在教會中的神聖地位已經不可動搖了。

女孩坐在魔鬼的環脊上，長袍拉起，露出了纖細的小腿，雙手緊緊抓住身下的環脊。

她說過，第一次騎沙蟲，她被直接帶到了欽恩城。為什麼把她帶到那裡？沙蟲只是想要把她帶回同類身邊？

顯然，他們身下的這隻蟲並沒有這種想法。什阿娜不再發問，隨後歐德雷迪便命她不要說話，指示她進入淺層入定狀態，這樣一來，至少能保證什阿娜今後從記憶中調用這段經歷時，能毫不費力地想起每一個細節。如果什阿娜和蟲子之間的交流是透過某種未知的語言進行，她們之後會發現的。

歐德雷迪凝望著地平線，他們距離沙厲爾古牆的廢墟只餘下幾公里，陽光朝向遠方的古牆腳，在沙丘上投下長長的影子，歐德雷迪這才發現，這些廢墟比她想像的更高一些。遠遠望去，古牆的輪廓破碎而凌亂，沿著牆根散落著許多巨石。暴君從橋上跌入艾德侯河的那個缺口就在他們的右前方，與他們當前的路線有大概三公里距離，那條河現在已經不復存在了。

身旁的瓦夫激動起來。「神主，我聽從祢的召喚。」他說道，「恩緹歐氏族的瓦夫前來覲見。」

歐德雷迪沒有轉頭，視線卻瞥向瓦夫。恩緹歐氏族？在她的他者記憶裡，也有一個恩緹歐氏族的人，他是禪遜尼大漫遊時期的一位部落首領，遠在沙丘時代之前。這是怎麼回事？這些忒萊素人究竟保留了多少年代久遠的記憶？

什阿娜突然開口說道：「魔鬼慢下來了。」

古牆的廢墟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即使跟最高的沙丘相比，這些高牆少說也高出了五十公尺。蟲子稍微向右一偏，便從兩塊高聳的巨石中間

穿了過去，慢慢停在一處幾乎完好無損的牆腳旁，長長的蟲背與牆腳平行。

什阿娜站起來，看向那道高牆。

「這是什麼地方？」瓦夫問道。撲翼機就在他們頭頂盤旋，他不得不抬高聲音。

歐德雷迪鬆開一路緊握的環脊，活動了一下手指。她保持跪姿，打量著周圍的環境。散亂巨石的影子投在周圍的散沙和小石塊上，陰影的輪廓凌亂粗獷。不到二十公尺遠的地方，牆面布滿裂縫，縫隙內部的顏色很深，露出年代久遠的基石。

瓦夫站起來，雙手不停揉搓。

他問道：「我們為什麼會被帶到這裡？」語調中透出些許哀傷。

蟲子抽動了一下。

「魔鬼讓我們下去。」什阿娜說。

她怎麼知道的？歐德雷迪頗為不解。蟲子確實動了一下，但是起伏很小，他們也沒有因此摔倒，那可能只是長途跋涉之後的反射動作。

但什阿娜還是順著蟲背的弧線，面朝古牆腳滑了下去，然後雙手抱膝，落在軟沙上。

歐德雷迪和瓦夫往前挪了幾步，不由自主地看向什阿娜，她踉蹌著走到這個龐然大物的面前。什阿娜雙手扠腰，正對著蟲子張開的口器，蟲子體內的火光在她年輕的臉龐上投下橘黃色的光。

「魔鬼，我們為什麼來這裡？」什阿娜質問道。

蟲子又抽動了一下。

「牠想讓你們都下來。」什阿娜朝他們說道。

瓦夫看著歐德雷迪：「若神欲汝卒於斯，神必將親引汝至葬身之所。」

歐德雷迪以《沙利亞特》中的句子回答：「神使之命，吾等不得違抗。」

瓦夫嘆了一口氣。雖然滿臉疑惑，他還是轉過身，先行離開了蟲身，他前腳剛落地，歐德雷迪後腳也跟了下來。他們效仿什阿娜，也走到巨蟲的面前。歐德雷迪處於極度警戒狀態，始終注視著什阿娜。

站在巨蟲的火盆大口前，溫度比其他地方要熱得多，熟悉的美藍極

香氣充盈鼻端。

「神主，吾等在此，恭候祢的命令。」瓦夫說道。

歐德雷迪已經開始厭煩他不時發出的感嘆，眼角餘光掃向周圍的環境—破碎的石塊，凋敝的古牆腳高聳在薄暮之下，沙坡的石塊上滿是歲月的痕跡，巨蟲噴出的灼熱氣體緩慢地炙烤周圍空氣中的一切。

這是什麼地方？歐德雷迪頗為不解，沙蟲把我們帶來這裡，究竟是為什麼？

四架跟蹤而來的撲翼機列隊飛過他們頭頂，飛行翼的搧動聲和噴氣機的嘶鳴聲短暫地蓋過了巨蟲體內的隆隆聲響。

我要叫她們下來嗎？歐德雷迪有些疑惑。她只須一個手勢就能呼喚她們降落，但她沒有這麼做，她舉起雙手，示意上面的人繼續待命。

夜間的寒意已經降臨，歐德雷迪打了個寒顫，便根據環境調整自己的新陳代謝模式。有什阿娜在身邊，她知道蟲子不會把他們一口吞下。

什阿娜轉過身來，背對沙蟲，說道：「牠想讓我們留在這裡。」

彷彿聽到命令一般，蟲子掉了個頭，就從高聳的巨石間離開返回沙漠了，劇烈的摩擦聲表明牠正高速行進。

歐德雷迪此時面朝著牆腳。夜幕即將降臨，但沙漠的漫長白晝尚未消失殆盡，天空仍有一絲餘光，他們得以繼續往周遭探尋巨蟲把自己帶來這裡的端倪。右邊的石牆上有一道巨大的裂縫，歐德雷迪認為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調查。她朝著那處晦暗的缺口，沿著沙子鋪就的斜坡向上走，同時不忘關注瓦夫的動靜。什阿娜跟在身後，問道：

「聖母，我們為什麼來這裡？」

歐德雷迪搖了搖頭，她聽見瓦夫也跟上來了。

面前的裂縫像洞口一樣向前延伸，裡面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歐德雷迪停了下來，讓什阿娜站在她身邊。她目測洞口約一公尺寬，四公尺高，洞口四周的石頭非常光滑，彷彿手工打磨過一般。洞裡面吹進了一些沙子，落日照在其上反射出金色的光，洞口一側也染成了金色。

站在她們身後的瓦夫開腔了：「這是什麼地方？」

「沙漠裡有很多老舊的洞穴。」什阿娜說，「弗瑞曼人會把香料藏進這些洞穴裡。」說著她用鼻子深吸了一口氣，「聖母，妳聞到了嗎？」

這個地方確實有一股美藍極的氣味，歐德雷迪也聞到了。

瓦夫繞過歐德雷迪走進洞口，轉身抬頭看著牆面以銳角相交的位置。他面向歐德雷迪和什阿娜，向洞內退了幾步，注意力還在牆面上，歐德雷迪和什阿娜向他走去。突然耳邊出現沙子滑動的窸窣聲，瓦夫從她們眼前消失了。與此同時，歐德雷迪和什阿娜周圍的沙子也開始滑動，把她們也一起帶向洞內。歐德雷迪抓住什阿娜的手。

「聖母！」什阿娜叫道。

兩人順著長長的散沙坡往下滑，聲音經四周看不見的岩壁反射，在黑暗中迴響，最後兩人慢慢地停了下來。歐德雷迪從及膝深的沙子裡脫了身，帶著什阿娜找到了一處堅硬的地面站上去。

什阿娜剛開口便被歐德雷迪打斷：「別說話！妳聽！」

左邊某個地方傳來了有些刺耳的聲音。

「瓦夫？」

「沙子淹到我腰上了。」他的語氣透露出內心的恐懼。

歐德雷迪冷漠地說：「這自然是神的旨意。自己慢慢掙脫出來吧。我們站的地方應該是石頭。動作輕點！別讓沙子再塌一次。」

歐德雷迪的眼睛適應了四周黑暗的環境後，看向他們跌下來的那個沙坡，進來時的洞口已經離得很遠，遠遠地透進一絲薄暮色的光。

「聖母。」什阿娜輕聲說道，「我害怕。」

「快唸制驚禱文。」歐德雷迪命令她，「站著別動。上面的朋友知道我們在這裡，她們會來救我們出去的。」

「是神主把我們帶來這裡的。」瓦夫說。

歐德雷迪沒有回應。一片沉默中，歐德雷迪噘嘴吹了一聲口哨，然後專注地聆聽回聲。根據回聲，她聽出他們現在身處一個寬敞的空間，身後有一些低矮的障礙物。她轉身背朝那道窄縫，又吹了一聲口哨。

那道障礙距離他們大約一百公尺。

歐德雷迪放開什阿娜的手，向她說：「乖乖待在這裡。瓦夫？」

「我聽到撲翼機的聲音了。」他說。

「我們都聽到了。」歐德雷迪說，「她們降落了，我們快要得救了。現在乖乖待在原地，不要出聲，我需要安靜。」

她吹響口哨，然後聆聽回聲，小心翼翼地踏出每一步，慢慢往黑暗

深處挪動。突然，伸出的手碰到了粗糙的石頭，她便沿著表面四處摸了摸，發現石頭只有及腰的高度，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發現。通過口哨的回聲，她推斷前方是一個稍小一些、半封閉式的空間。

一個聲音從高處傳來：「聖母！您在那裡嗎？」

歐德雷迪轉過身，雙手攏在嘴邊大喊：「別過來！我們滑到了一個很深的洞穴裡，先去找燈，再帶一捆長繩過來。」

一個小小的暗色身影從遠處的洞口消失了，上方傳來的光愈來愈微弱。她放下圈在嘴邊的雙手，在黑暗中喊話：

「什阿娜？瓦夫？往我的方向走十步左右，然後在那裡等我。」

「聖母，我們在哪裡？」什阿娜問道。

「有耐心點，小女孩。」

歐德雷迪聽見瓦夫低聲喃喃自語，她聽出他在用古老的伊斯蘭米亞語祈禱。瓦夫已經放棄一切偽裝，不再向她遮掩自己的出身。很好。她要向這位信徒灌輸護使團的先進教義。

與此同時，蟲子帶他們來的這個地方蘊含著各種可能性，讓歐德雷迪非常興奮。她一隻手摸索著岩石屏障，沿著屏障向左前進。頂部某些地方的觸感很光滑，整個構造朝著遠離她的方向傾斜。她在他者記憶中搜尋線索，突然得出了一個猜想：

集水槽！

這是弗瑞曼人的水分儲集槽。歐德雷迪深吸一口氣，測試這裡的溼度。此處乾燥得和燧石一樣。

此時，一道明亮的光線從洞口處直射下來，瞬間驅散黑暗。洞口傳來一個聲音，歐德雷迪認出這是其中一個聖母。

「我們看見你們了！」

歐德雷迪從障礙物退後幾步，轉過身往四周看去。瓦夫和什阿娜站在離她六十公尺的地方，打量著自己周圍的環境。這處空間內部大致呈圓形，直徑約兩百公尺，正上方是一座石頭材質的穹頂。她檢視身旁的低矮障礙物，發現這確實是弗瑞曼人的集水槽。她認出了槽體中間的小型石島，弗瑞曼人將俘獲的沙蟲放在這座石島上，作入水前最後的準備。她的他者記憶重現了這個痛苦、致命的過程，最終生產出的香料毒藥是弗瑞曼人狂歡儀式的重要元素。

集水槽另一頭有一處低矮的拱形結構，那裡的光線尤為昏暗。她看到了溢洪道，捕風器的水從那裡流入集水槽。這裡肯定還有其他集水槽，古老的弗瑞曼部落透過複雜的集水槽系統為整個部落儲存水分。她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了。

「泰布穴地。」歐德雷迪低語道。

她的腦中出現了許多與這個詞有關的有用記憶。在摩阿迪巴的時代，此處曾是史帝加的地盤。那隻蟲子為什麼帶我們來泰布穴地？

一隻沙蟲把什阿娜帶到了欽恩城，為的是那裡的人可以認識她？那這裡有什麼好認識的呢？黑暗中還有其他人嗎？在歐德雷迪看來，那個方向並沒有任何生命跡象。

洞口的聖母打斷了她的思緒。「我們只能讓人從達艾斯巴拉特拿繩子來！博物館的人說這裡可能是泰布穴地！她們以為這個地方已經被毀了！」

「送一盞燈下來，我要好好探索一下這個地方。」歐德雷迪叫道。

「祭司們希望我們不要打擾它，馬上離開！」

「送盞燈下來！」歐德雷迪堅持道。

沒過多久，一個深色的東西夾著散沙，沿沙坡滾了下來。歐德雷迪讓什阿娜把那東西取了過來。輕觸開關，一束亮光便照向了集水槽那頭陰暗的拱道。沒錯，還有其他集水槽。這座集水槽旁邊的岩石上，鑿出了一段窄小的樓梯，階梯向上延伸，在最深處轉了個彎便隱沒不見。

歐德雷迪彎下身子，在什阿娜的耳邊說了幾句悄悄話：「好好盯著瓦夫。如果他想攻擊我們，就大聲喊出來。」

「好的，聖母。我們這是要去哪裡？」

「我得好好看看這裡。蟲子把我們帶過來，是為了我，要我在這裡有所發現。」她抬高聲音，對瓦夫說道，「瓦夫，請在這裡等她們把繩索放下來。」

「妳們剛才說什麼悄悄話？」他質問道，「我為什麼要等在這裡？妳要幹什麼？」

「我在祈禱。」歐德雷迪說，「接下來，我必須獨自一人前往朝聖。」

「為什麼妳一個人去？」

她用古老的伊斯蘭米亞語回答道：「書上是這麼寫的。」

這句話對他有用！

歐德雷迪快步走向石頭臺階。

什阿娜急忙跟在後面，說道：「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地方告訴別人，這裡是古老的弗瑞曼洞穴，魔鬼不會襲擊這裡。」

「小女孩，安靜一點。」歐德雷迪說。她舉起燈，照向石階，階梯在岩石中彎曲向前，然後突然轉向右邊。歐德雷迪有些猶豫。這段冒險開始時，她便感覺此行可能會遇到危險，如今這種感覺又出現了，而且更加強烈。在她看來，這種感覺非常真實。

上面等著她的是什麼？

「什阿娜，在這裡等我。」歐德雷迪說，「別讓瓦夫跟著我。」

「我怎麼阻止得了他呢？」什阿娜害怕地看向身後的房間，瓦夫正站在那裡。

「跟他說，讓他留下是神的旨意。妳就這麼說……」歐德雷迪彎腰靠近什阿娜，用瓦夫的古老語言把剛才那句話複述了一遍，然後囑咐道：「別的什麼都不用說。如果他要跟過來，攔在他前面，然後再把這句話說一遍。」

什阿娜口中默唸。歐德雷迪知道，她學會了，這個女孩學起東西來很快。

「他怕妳。」歐德雷迪說，「他不會傷害妳的。」

「好的，聖母。」什阿娜轉過身，雙手環在胸前，看向房間那頭的瓦夫。

歐德雷迪舉燈照向前方，沿著石階走了上去。泰布穴地！蟲子啊蟲子，你在這裡給我們留下了什麼驚喜呢？

石階盡頭是一道低矮的長廊，歐德雷迪在這裡看見第一批沙漠乾屍。兩男三女，總共五具，身上沒有任何可供辨認身分的標記或衣物。這些人的衣服被完全褪去，沙漠乾燥炎熱的天氣使屍身得以保存，由於脫水，皮膚、肌肉和脂肪緊緊地繃在骨頭表面。這些屍體在走廊中擺成一排，雙腿都伸長擋在過道中間，歐德雷迪為了繼續前進，不得不跨過這些可怕的障礙物。

每經過一具屍體，她都會用手提燈照一照。這些屍體被刺殺的方式

幾乎一模一樣，胸骨下猛地挨了一刀，刀鋒朝上劈。

他們是獻祭的祭品？

傷口周圍的皮肉收縮在一起，傷口處只留下一個暗色的印記。歐德雷迪知道，弗瑞曼人會收集每一具屍體上遺留的水分，使屍體徒留灰燼，所以這些人必定不是死於弗瑞曼人生活的時代。

歐德雷迪舉燈照著前方，然後停下腳步思考自己當前的處境。這些屍體使得她心中感覺更加危險。我應該帶武器的。但是這樣就會讓瓦夫心生懷疑。

歐德雷迪心中的不安揮之不去，泰布穴地的遺跡危機四伏。

順著手提燈的光線，她發現走廊盡頭連著另一段樓梯。她小心翼翼前進，踏上第一級階梯後，她向樓梯上方照去，臺階並不深，不用走多久，上面就是一個更寬敞的空間，那裡有更多石頭。歐德雷迪轉身，拿起燈向走廊的各處掃了掃，石頭牆面上滿是小坑和火燒的痕跡。她再次仰望樓梯上方。

上面有什麼？

她心中不安的感覺很強烈。

歐德雷迪開始往上爬，一次一級臺階，中途不時停下來。她走進了一條稍微寬敞些的過道，整條過道都由天然岩石雕鑿而成，在這裡，她看見了更多屍體。這些屍體依然保持死去時的姿態，凌亂不堪，和剛才那些一樣，都是一絲不掛的乾屍。在這條寬敞些的過道裡，二十具屍體四散，她不得不迂迴前進。有些屍體遭刀刃捅刺，手法和樓下那五個人一樣，有一些人身上則留下了刀砍和雷射槍灼燒的痕跡。其中一個人的頭被砍了下來，裹著皮膚的頭骨擺在牆邊，彷彿某場恐怖遊戲中一顆被遺忘的球。

歐德雷迪用燈照向走道兩旁的幾間小房間，房間的地上、牆上和天花板上四處散落著香料織物的碎片、熔化的岩石碎片，和燒熔的圓形氣泡痕跡，除此之外並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這裡究竟發生過多麼慘烈的暴力衝突？

有些房間的地板上還殘留一些汙漬，會不會是血跡？其中一個房間的角落裡，有一小堆棕色的布片，扯破的布片散在歐德雷迪腳下。

四處都蒙著一層厚厚的灰塵，凡她經過之處，腳下都會揚起灰塵。

過道的盡頭有一道拱門，再往前是一座寬平臺，她往平臺另一側照去，發現一個巨大的房間，比剛才樓下那間要大得多。房間的弧形天花板離地面很遠很遠，她覺得，再往上肯定就是古牆的石基。寬矮的階梯一層一層從平臺往下延伸到房間地板。歐德雷迪遲疑地走下樓梯，踏上了房間地板。她舉起手中的燈，四處掃了一圈，房間四周還有好幾條走道，有些曾經被石頭擋住，然後有人把石頭挪開，碎石散落在平臺和房間的地板上。

歐德雷迪的鼻子嗅了嗅，她揚起的塵土裡夾雜著美藍極的氣味，讓她產生了極度不安的感覺。她想離開這裡，回到其他人身邊，但是這種危險的感覺就像燈塔一樣，她必須找出燈塔指引的方向。

不過，她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了。這裡是泰布穴地的集會大廳，弗瑞曼人在此舉辦過無數次香料狂歡儀式和部落集會。史帝加耐巴曾在這裡主持過各種儀式，葛尼．哈萊克、潔西嘉女士、保羅━摩阿迪巴、珈尼瑪的母親荃妮都曾出現在這間房間。摩阿迪巴曾在這裡訓練戰士，初始的鄧肯．艾德侯也來過這裡……還有第一個鄧肯．艾德侯的甦亡人！

我們為什麼會被帶到這裡？會發生什麼危險？

是這裡，就在這裡！她能感覺到。

這裡曾是暴君香料庫所在的地方。根據貝尼．潔瑟睿德的紀錄，整間房的香料堆到了天花板，還溢到周圍的許多條過道裡。

歐德雷迪原地轉了一圈，沿著燈光觀察各處。這個是耐巴用過的檯子，那邊那座寬一些的大平臺是摩阿迪巴命人搭建的。

這是我進來的那扇拱門。

燈光沿著地板，照亮了石頭上的小坑和燒痕，人們為了尋找暴君留下的香料，用盡了一切可能的手段。魚言士拿走了香料庫裡的大部分香料，是希歐娜的伴侶──鄧肯．艾德侯的甦亡人發現了香料庫的藏身之地。根據紀錄記載，他們之後的搜尋者又在假牆面和地板裡發現了更多香料。關於這些搜尋者，有許多經過證實的相關資料，他者記憶也能提供佐證。大饑荒時期形勢動盪不安，絕望的搜尋者在爭鬥中贏得勝利而來到這裡，剛才那些死去的人或許就是那時的落敗者。很多人拚死一搏，就是為了有機會在泰布穴地尋寶。

她謹記往日接受的教導，以她對危險的感知作為嚮導。難道數千年

前慘劇的惡濁之氣直到如今仍未消散？但她心中的不安並非由此而生，而是因為某件即將發生的事。歐德雷迪的左腳踩在地板上一處不平整的地方，她順著燈光低頭檢視，發現塵土間隱約透出一條暗色的線。她用腳掃開灰塵，先是看清了一個字母，而後整個詞便顯現出來，筆劃流暢。

歐德雷迪默唸了一遍，然後大聲讀出來。

「亞拉費爾。」

她認識這個詞。暴君時期的聖母將這個詞儲存在貝尼．潔瑟睿德的意識裡，連同關於它最古老的記載。

「亞拉費爾：宇宙盡頭，陰雲遮蔽。」

在這個詞的觸碰下，歐德雷迪心中的不安再度發酵。

「暴君的神聖審判。」祭司們如此解讀這個詞，「神聖的審判下，陰雲將遮蔽一切！」

她低頭仔細打量這個詞，發現它最後一筆的末端變成了一個小小的箭頭，於是順著箭頭的方向看去，它指向一個檯子。那裡有被人鑿過的痕跡，說明已經有人發現了箭頭的玄機。歐德雷迪朝檯子走過去，發現石頭檯面上有許多燒熔後留下的深洞。搜尋者用了噴火槍，岩石遇熱熔化順著檯子邊緣向下流淌，凝固成根根分明的條狀，地板上則留下了一攤暗色的熔岩。

歐德雷迪彎腰，就著燈光往每個洞裡看了看，但沒有任何發現。在恐懼不安之外，她內心還萌生了一絲尋寶的興奮。這間密室蘊藏的財富簡直讓想像力受挫。在過去，即使是最不景氣的時候，一手提箱的香料也足以買下一整個星球。可是，魚言士卻因不斷的爭吵、判斷失誤和各種愚蠢的理由把這筆寶藏漸漸耗光，由於交易目的大多微不足道，因此對於她們如何將如此巨額的寶貴財富揮霍殆盡，歷史上並沒有記載。所以當忒萊素人打破美藍極壟斷時，她們非常樂意和伊克斯人結為聯盟。

尋寶者找到所有的寶藏了嗎？暴君可是絕頂聰明。

亞拉費爾。

宇宙的盡頭。

他是否有話要傳給今日的貝尼．潔瑟睿德？

她又一次就著燈光環視房間一周，然後看向了頂部。

天花板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半球形，她知道，這個設計獨具匠心，穹頂意在還原從泰布穴地入口處看到的夜空。但即使在此地首位行星學家列特 - 凱恩斯生活的那個時代，穹頂上最早畫上的星星也已經不見了蹤跡，小規模地震造成的縫隙豁口和千年萬年的歲月侵蝕，日積月累地抹去了天花板上的圖案。

歐德雷迪的呼吸急促起來，不安的感覺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危險的燈塔在她內心發亮！她快步走到房間門口的那段階梯下，轉過身，結合他者記憶中的描述勾勒這間房間過去的模樣。畫面慢慢出現在她腦海中，暫時壓制她心中末日降臨般的恐懼。手中的燈照向穹頂，她跟著燈光，古老記憶中的畫面與當前的場景逐一重疊。

穹頂反射出點點星光！

結合他者記憶的描述，早已模糊不堪的穹頂上閃爍出點點的星光，還有那裡！半圓形的厄拉欽恩之日，銀黃色的半圓環，她知道這代表著落日。

弗瑞曼人的一天從晚上開始。

亞拉費爾！

歐德雷迪讓燈光持續照著落日所在的位置，然後倒退從樓梯走上平臺，根據他者記憶的描述，繞著房間周圍的平臺準確地找到了牆面上的那塊區域。

但那年代久遠的半輪落日早已不見了蹤跡。

只剩下搜尋者們鑿出的小坑，和噴火槍留下的氣泡在燈光下微微發亮。石頭上並沒有出現裂縫。

歐德雷迪此刻心中忐忑不安，她感覺自己正在危險邊緣遊蕩，即將揭開此地的奧祕。燈塔將她帶到了這裡！

亞拉費爾……宇宙的盡頭。在落日之外的地方！

她舉起燈，從右到左掃了掃，發現左邊有一個過道的入口，原本用來堵住入口的石頭如今散落在平臺上。歐德雷迪感覺心臟開始猛烈搏動，她穿過入口，裡面是一條短廊，短廊盡頭填滿了熔化的岩石。在她右側，就在牆上落日位置的背面，有一間小房間，裡面充盈著濃郁的美藍極氣味。歐德雷迪走進去，發現牆面和天花板上有更多小坑和燒痕，這裡的危險氛圍壓得她喘不過氣。她默唸起制驚禱文，同時藉著燈光巡

視整個房間。房間近似正方形，長寬各兩公尺，天花板在她頭頂不到半公尺的位置。肉桂香氣不停往她鼻孔裡鑽，她不禁打了個噴嚏，眨眨眼，突然發現門檻一旁地板上有一處小小的褪色之處。

又是舊時尋寶者留下的痕跡？

她彎下腰，斜著燈照向那處褪色的地方，從近處隱約能看見石頭上深深地刻著幾個字，大部分都被灰塵蓋住了。她雙膝跪地，掃開灰塵，那些字便露了出來，筆劃細且深，可想而知刻字的人希望字跡能長久留在石頭上。這會是某位流落在外的聖母留下的最後訊息嗎？貝尼．潔瑟睿德掌握了這種在石頭上刻字的技藝。她用手指觸摸刻痕，在心裡描摹著幾個字的筆劃。

頓時，她認出了這個詞，是契科布薩文的「這裡」。

這個詞如果放在普通的情境下或許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但在此時此地，它蘊含了一種強烈的語氣和感情，告訴來人：「你發現我了！」她的心臟猛烈搏動，將氣氛渲染得更加濃烈。

歐德雷迪把手提燈放在右膝旁的地上，雙手開始摸索古文字旁的門檻。肉眼看上去，此處的石頭完好無缺，但她還是摸到了一處小小的缺口。她按了按缺口，又試著從各個方向施力，重複了幾次。

石頭依然文風不動。

歐德雷迪向後坐在腳跟上，仔細琢磨起當下的情況來。

「這裡。」

忐忑不安的感覺愈發強烈，危險當前的預感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她稍微向後挪了挪，把燈往後放，整個人趴在地上專注地觀察門檻的底邊。這裡！是不是可以把工具放在文字旁邊，然後把門檻撬起來？不行……這裡不像是需要工具的樣子。這個詞感覺上不像是聖母留下來的，而像是暴君所為。她試著把門檻往兩邊推，石頭依然紋絲不動。

歐德雷迪有些沮喪，緊張的氛圍和危險將至的感覺也因而愈發濃烈，她站起身，朝刻字旁的門檻踢了一腳，居然動了！頭頂傳來刺耳的摩擦聲。

歐德雷迪敏捷地向後躲開，沙子便像瀑布般傾瀉下來，落在她身前的地板上。腳下的石頭開始震動，隆隆巨響頓時填滿了房間，她前面的地板朝著門口往下傾斜，露出房門和牆壁底下的隱藏空間。

歐德雷迪又一次跌了下去，忽地闖進一個未知境地。手提燈隨她一同滑落，燈光不停翻滾。在她面前，是一座座暗紅棕色物質堆成的小山，肉桂的氣味鑽進她的鼻孔。

她跌在一處柔軟的美藍極山上，手提燈就落在身旁，掉進來的那個洞口現在離她的頭頂大約有五公尺距離。她拿起一旁的燈，就著燈光，發現從洞口到地下空間有一段石梯相連，每級樓梯都很寬，樓梯的垂直面上好像寫著什麼東西，不過此時，她只當樓梯是回到上面的出口，尚無暇顧及其他。跌落時的驚慌已經平息，但危機四伏的預感依然緊扼住她的喉嚨，壓得人喘不過氣。

她舉起燈，四處觀察她跌落的空間。這是一個長方形的房間，就在大廳拐進來的那條過道下面，房間裡面堆滿了美藍極！

歐德雷迪將視線轉向頭頂，頓時明白為什麼當時尋寶者沒有發現過道地下的密室。房間的天花板布滿十字形的支撐結構，即使有人敲擊樓上過道的地板，聲音也會經由這個結構直接傳到旁邊的石牆上，這樣一來，傳到人們耳中的就只有石頭的聲音。

歐德雷迪看了看身邊的美藍極，儘管因為忒萊素人的再生箱，美藍極的價格跌了不少，但她明白自己腳下是批驚人的寶藏。此處的美藍極估計有好幾噸。

我心裡預感的危險，就是指美藍極嗎？

她心中的不安並沒有減輕分毫。令她產生恐懼的絕不會是暴君的美藍極，將這裡的寶藏均分三份，三方同盟各得其一即可，不會再橫生枝節。這是甦亡人計畫的意外收穫。

危險依然潛伏在某處，強烈的不安讓她無法忽略這一點。

她再次舉燈照向美藍極，注意力被香料上方的牆面吸引。牆上刻著字！依然是契科布薩文，筆劃優美流暢，這是一條新的訊息：

聖母務閱此言！」

這幾個字讓歐德雷迪不寒而慄，她撥開一旁的美藍極，往右邊挪了挪，看見接下來的一段話：

我的憂懼與孤獨，均遺贈予汝等。我可斷言，貝尼．潔瑟睿德靈肉之命運，與萬物靈肉之命運乃殊途同歸。」

她撥開眼前礙事的美藍極，接著讀右邊的一段話。

若無法全身而退，便難稱為倖存。貝尼．忒萊素便深諳此道！若無法聽聞生命樂音，汝等當何以應對？若非為崇高事業，則記憶不足為道！」

長方形房間短邊的牆面上還寫著一段話，歐德雷迪在美藍極堆中踉蹌向前，跪下閱讀。

黃金之路乃大勢必須，女修會明知如此，為何不為其效力？汝等不忠，陷神帝於千年之絕境。」

「神帝」兩字並非契科布薩語，而是伊斯蘭米亞文，這樣做，無疑是在向能看懂的人傳達第二層含意：

「我便是你們信奉的神帝。」

歐德雷迪不禁冷笑，這兩個字必定會讓瓦夫陷入狂熱的崇拜中無法自拔！他愈狂熱，防備之心就愈容易攻破。

對於暴君的指責，她並不懷疑其準確，也無意否定暴君對女修會滅亡的預言。憑藉對危險的預知力，她最終找到了這裡，這裡面肯定還有其他東西在起作用。雖然暴君早已成為歷史，但拉科斯的蟲子仍然聽從他的召喚。他或許已長眠於無盡的夢境中，但正如暴君所言，他的意識幻化為珍珠，寄居在每一條沙蟲的體內，依然在發揮作用。

他還在世時，曾對女修會說過什麼？歐德雷迪回憶起他說過的一句話：

「我離世後，世人必稱我為魔鬼，地獄帝皇。歷史的車輪將沿著黃金之路，不停轉動。」

沒錯—塔拉札原來是這個意思。「妳難道不明白嗎？一千多年來，拉科斯的平民一直叫他魔鬼！」

所以塔拉札一直都知道這件事，她沒看過這些文字，也知道這件事。

塔拉札，我知道妳的打算了。這些年來妳的所有擔憂和恐懼，現在我都能體會了，這其中的一點一滴，我都像妳一樣，能夠深刻體會到，分毫不差。

歐德雷迪明白，從此刻起，這種不安的感覺將一直陪伴著她，直到她離世或女修會滅亡，或直到危險解除。

她舉起手提燈，站了起來，穿過美藍極堆走向出口處的樓梯。到達

樓梯腳下後，她又退了幾步，她發現每級臺階的垂直面上都刻有文字。她一邊上樓，一邊顫抖著讀完臺階上的字。

「我的話語已然成為歷史。

「但餘一問：

「汝等欲與誰為伍？

「尊崇偶像之忒萊素？

「官僚習氣之魚言士？

「宇宙漂泊之宇航公會？

「嗜血者哈肯能？

「抑或汝等培育的教條之徒，臭不可聞？

「汝等將如何走向末路？

「終究乃區區螻蟻之幫？」

歐德雷迪走上階梯，經過時又依次讀了一遍臺階上的文字。崇高事業？多麼脆弱的東西，又如此易受扭曲。危機四伏的氛圍裡，暴君的威懾來勢洶洶，密室的牆面和臺階寫得明明白白。塔拉札無須解釋就早已看透一切。暴君的意圖不言而喻：

「加入我！」

歐德雷迪走進小房間，找了處壁架，借力把自己撐到了門外，然後低頭看向滿室的寶藏。她搖了搖頭，驚嘆於塔拉札過人的智慧。所以女修會就會這樣走向滅亡？如今在她看來，塔拉札的計畫已非常明瞭，所有環節都已浮出水面，確定無疑。沒有什麼是確定的，到頭來，財富和權力也都一樣。崇高的計畫已經啟動，哪怕最終要賠上整個女修會，也應當有始有終。

看看我們選的工具，多麼不堪一擊啊！

沙漠地底暗室裡，正等著她的那個小女孩，還有那個甦亡人，都要在拉科斯上作好準備。

蟲子啊蟲子，我現在會講你的語言了，它並沒有字詞，但我已經完全掌握了中心思想。

13

引用自聖經申命記第三十三章十九節。—編注

31

我們的父親在沙漠上吃著嗎哪，在那旋風四起的燒灼之地，主啊，救我們逃離這可怕大地！救救我們……哦─哦，救我們逃離飢渴乾涸的大地。

──《葛尼．哈萊克歌集》，達艾斯巴拉特博物館



特格和鄧肯兩人全副武裝，與盧西拉一同走出了球狀無現空間，此時是夜晚最寒冷的時刻。天上的點點繁星好像一個個針尖，在他們現身之前，氣流完全停滯。

特格的鼻子裡滿是雪寒冷潮溼的氣味，三人吸氣時氣味充塞鼻腔，呼氣時臉周形成一大團蒸汽。

鄧肯已經凍出了眼淚，他們準備離開球狀無現空間的時候，他回想起很多老葛尼的事，想起哈肯能墨藤鞭在他臉上留下的傷疤。鄧肯覺得自己現在需要值得信賴的同伴，他不怎麼信任盧西拉，特格又老了，太老了。在滿天星光下，鄧肯看到特格的眼裡閃著光。

鄧肯左肩掛著一把沉重的古董雷射槍，雙手深深插在口袋裡取暖，他都忘了這顆星球多麼寒冷。盧西拉似乎沒有受到低溫的影響，顯然在利用貝尼．潔瑟睿德傳授的辦法取暖。

鄧肯看著她，意識到自己從來沒多麼信任這些女巫，連潔西嘉女士也不例外。他很容易將她們視為背信棄義的叛徒，她們只會對女修會忠心耿耿，她們的鬼把戲數不勝數！不過盧西拉知道他在隔間說的話是認真的，所以也不再試圖誘惑了。他感覺到她一直在生悶氣，就讓她去氣吧！

特格一動不動地站著，注意力集中在外界，仔細聆聽周圍的聲音。他應不應該把希望完全寄託在他和伯茲馬利制定的這項方案上？他們沒有設計備用方案。他們確定這個方案之後只過了八天的時間嗎？儘管準

備時間非常緊張，但他還是感覺日子遠不止八天。他瞥了鄧肯和盧西拉一眼，看到鄧肯背著一把老式重型哈肯能實戰雷射步槍，備用的能量匣也不輕巧。盧西拉只在緊身胸衣裡面藏了一把小型雷射手槍，槍裡的能量只夠攻擊一次，完全只是一件殺手的玩具，然而除此之外，她什麼都不願意多帶。

她說：「我們是女修會的成員，作戰向來不靠武器。改變這種模式有辱我們的聲譽。」

可是她在腿上倒是藏了幾把匕首，特格親眼見過，而且懷疑刀上有毒。

特格手持他從主堡帶過來的現代實戰雷射步槍，肩上掛著的槍則和鄧肯的同款。

特格告訴自己：我必須相信伯茲馬利，他是我親手訓練出來的人，我知道他的品格。既然他讓我們相信這些新的盟友，我們就該相信他們。

伯茲馬利發現自己的老指揮官安然無恙，當時喜不自禁。

可是他們上次碰面之後便下起了大雪，到處都是皚皚白雪，好像一塊白板，所有行跡都會留在上面。他們沒想到會下雪，難道氣象管理部門出了叛徒？

特格一陣顫抖，空氣是冷的，周圍好像太空裡一樣冰冷、空曠，繁星將光輝毫無阻礙地灑在了他們周圍的林間空地上，微弱的星光下，特格看見地上的積雪和石頭上白色的粉雪。松柏露出漆黑的輪廓，落葉喬木上則已空無一物，他們只能看到樹木白色的外型，其他全都是深不可測的陰影。

盧西拉對著手指哈了哈氣，然後湊到特格耳邊小聲說道：「他這個時候不是應該到了嗎？」

他知道她真正要問的並不是這個。「伯茲馬利可不可靠？」這才是她的問題。八天前，特格跟她解釋了他們的計畫，她之後便一直換不同說法詢問同一件事。

他只能說：「我已經賭上了這條老命。」

「你把我們的性命也賭上了！」

特格也不喜歡不確定的事像雪球一樣滾在一起，不過計畫能否成

功，最終還是取決於執行者的本事。

他提醒盧西拉：「是妳一直說我們必須離開無現空間，到拉科斯去。」他希望這位聖母能看到自己臉上的笑容，他不想讓對方覺得自己是在責怪她。

可是，盧西拉的心情並沒有平復。特格從來沒見過哪位聖母緊張得這麼明顯，她如果知道了他們的新盟友是誰，肯定會更加緊張！她之所以處於緊繃狀態，一部分當然是因為她沒能完成塔拉札交給她的任務，她現在肯定難受極了！

盧西拉提醒特格：「我們可是發過誓了，絕對不能讓甦亡人受到任何傷害。」

「伯茲馬利也發了同樣的誓。」

特格看了一眼鄧肯，少年安靜地站在兩人中間。鄧肯的臉上沒有任何異樣，既看不出他是否聽到了兩人的爭論，也看不出是否和他們一樣緊張，他的安詳沉穩，臉龐毫無動作。特格意識到鄧肯在聽夜晚的聲音，他們三個人現在其實都該這麼做，少年的臉龐看來超齡又成熟得詭異。

現在是我最需要值得信任的同伴之時！鄧肯心想。他的思緒已經回到了初始記憶中的羯地主星，他們曾經將這樣的夜晚稱作「哈肯能之夜」。哈肯能氏族的人在這樣的夜晚，常常身穿保溫護具，獵殺他們豢養的人類。身為獵物的人即便負傷逃了出來，也會在寒冷的夜晚凍死。哈肯能氏族的那些人心裡非常清楚！這些喪心病狂的人渣！

盧西拉看著他，好像在說：「我們還有事情沒解決，你和我。」果不其然，這個表情吸引了鄧肯的注意。

鄧肯抬起頭來，迎著星光，讓她看到他臉上放肆的會心一笑，盧西拉心中頓時緊繃了起來。他從肩上取下重型雷射槍端詳一番，她注意到槍托和槍管上精緻的渦卷花紋。這把槍雖然是古董等級，但是依舊讓人感覺是把能置人於死地的凶器。鄧肯左臂端著槍身，右手抓住握把，手指放在扳機上，與特格此時的姿勢一模一樣。

盧西拉轉過身去，背對著她的兩位同伴，利用感官探測著山上和山下的情形。正當她走動的時候，四周突然響起了聲音。隆隆巨響在夜空中瀰漫，他們的右側傳來一陣轟鳴，而後一片寂靜，山下再一陣轟鳴，

一片寂靜。山上也響了起來！聲音從四面八方傳來！

三個人聽到第一陣聲響，便立刻鑽進了球狀無現空間洞穴入口外面林立的岩石之中。

他們幾乎完全聽不清具體是什麼聲音，有人聲喧譁，也有機器的聲音，也有物體傾軋的嘎吱聲、風聲呼號和氣體的嘶嘶聲，大地不時傳來震天撼地的響動。

特格知道這是什麼情況，那邊有人正在戰鬥。他能夠聽到火焰槍呼嘶作響，看到裝甲雷射炮的光線刺穿了遠方的天空。

他們的頭頂閃過了一道光，尾端拖著紅色和藍色的火花，一道接著一道！大地在顫抖。特格吸了一口氣，聞到了酸性物質燒焦的味道和大蒜的味道。

無現星艦！數量還不少！

它們正在球狀無現空間下面的山谷降落。

「快進去！」特格厲聲令道。

話音剛落，他便發現為時已晚，四面八方都已經有人向他們的方向走來。特格舉起雷射長管槍瞄向山下，那裡的聲音最大，也是離他們最接近的動靜所在。許多人在下方呼喊，燈球在樹林間隨意移動，不知道是誰把它們釋放了出來。跳動的燈光隨著一陣寒風飄向了山上，黑色的人形在影影綽綽的光亮中移動。

「幻臉人！」特格低聲說道，他認出了來襲的人。那些燈光幾秒鐘之內便會從樹林中出來，一分鐘內便會到達他的位置！

「叛徒！」盧西拉說道。

山上突然傳來一陣呼喊：「霸夏！」是許多人的聲音。

伯茲馬利？特格自言自語道。他回頭看了一眼那個方向，然後看了一眼正向山上推進的幻臉人。沒時間斟酌取捨了，他湊到盧西拉耳邊說道：「山上是伯茲馬利，快把鄧肯帶過去！」

「但萬一──」

「沒別的機會了！」

「你這老糊塗！」她罵了一句，但還是服從了他的命令。

特格的「對！」並沒有消減她的擔憂和恐懼，這就是依賴他人計畫的結果！

鄧肯則在想別的事情，他明白特格的打算，老霸夏準備犧牲自己，為他們倆爭取逃跑的時間。鄧肯看到爬上山的進攻者，心中有些猶豫。

特格看到少年猶豫，對他大吼道：「這是軍令！我是你的指揮官！」

盧西拉目瞪口呆，這句話是她從男人口中聽過最接近魅音的聲音。

鄧肯眼中只見已故公爵的面孔吼出命令要他遵從，他無法承受，抓起盧西拉的手臂就要把她推向山上，同時說道：「我們安全之後就來掩護你！」

特格沒有回應，當盧西拉和鄧肯爬開，他蹲倚著一塊落滿雪花的石頭。他知道自己現在絕對不能白白丟掉性命，要死得其所，而且還有一件事情—必須出其不意，這是老霸夏的最後一個計謀。

襲擊者加快了上山的速度，激動地大聲相互鼓舞。

特格將雷射槍的火力設至最大，扣下了扳機，一道熾熱的火弧劃過。樹木瞬間燃起熊熊火焰，樹幹斷裂，有人在尖聲厲叫。這件武器無法以最大火力支撐多長時間，但是這一把火燒出了特格希望達到的效果。

第一次掃射結束之後，周圍突然安靜了下來，特格挪到了左側的一塊石頭後面，再次將這把火焰之劍揮向漆黑的山下。第一次掃射之後，樹木倒塌，碎屍遍地，只有極少數飄浮的燈球倖免於難。

特格第二次攻擊又帶來一片慘叫聲，他轉身爬過石頭，躲到了球狀無現空間入口洞穴的另外一側，向著這邊的山下又是一陣掃射。他聽到又一片慘叫，看到又一片火焰和倒下的樹木。

對方沒有開火反擊。

他們想活捉我們！

那些忒萊素人已經準備好利用幻臉人的人海戰術耗盡他雷射槍的所有能量！

特格調整了一下肩上那把老式哈肯能武器的位置，準備好隨時使用。他扔掉了現代雷射槍耗竭殆盡的能量匣，裝上了新的能量匣，然後把槍架在石頭上。特格感覺自己不一定有機會給另外一把武器填裝能量匣，姑且讓下面的那些人以為他的能量匣用完了吧。他的腰上還別了兩把哈肯能式手槍，這兩把槍近距離的殺傷力應該很大，是他最後的依

靠。忒萊素的那些尊主，下令執行這次行動的那些人，你們再靠近一點！

特格小心翼翼地舉起雷射長管槍，慢慢退後，退進了山上聳立的岩石之間，滑到左邊，然後又滑到右邊。他停下了兩次，向山下短促地掃了兩次，像是在節省槍支的能量。他現在完全不必掩飾自己的行動，他們肯定已經用生命追蹤器鎖定了他，而且他也在雪地裡留下了足跡。

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他能不能吸引他們靠近自己？

他退到了距離球狀無現空間入口洞穴很遠的山上，在這裡發現了一處更深的凹地，底部落滿了雪。特格滑了進去，這個地方的攻擊範圍令他頗為讚嘆。他簡單地觀察了一下這裡：自己身後是高崖陡壁，另外三面是開闊的下坡。他謹慎地抬起頭，想看看上坡岩石周圍的情況。

上面只有一片寂靜。

剛才呼喊「霸夏」的是伯茲馬利的人嗎？就算是他的人馬，鄧肯和盧西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不一定就能逃到他們那裡，現在的形勢取決於伯茲馬利。

他這次還會如我一直以來認為的一樣隨機應變嗎？

現在沒有時間考慮相關的可能性，也沒有時間調整計畫了。戰鬥已經開始，他已經拚上了自己的老命。特格深吸一口氣，視線貼著岩石表面瞄向山下。

沒錯，他們整頓完畢，繼續向山上走來。這次沒有燈球暴露他們的位置，而且安安靜靜，不再大聲地打氣。特格將雷射長槍架在眼前的一塊石頭上，從左到右掃射了一段時間，火力明顯變小之後才鬆開扳機。

特格從肩上取下那把哈肯能式雷射槍，準備好之後，靜靜地在石頭後面等待，他們肯定以為他會逃向山上。他蹲在掩護自己的石頭後面，希望山上有足夠的動靜能夠干擾生命追蹤器。他仍然聽到下面火光沖天的山坡上有人在移動。特格默默地在心裡數著，一點一點大概估算出他們與他的距離，憑藉長年的作戰經驗判斷對方多久之後會進入致命的攻擊範圍，同時也在等待忒萊素人的另外一種聲音：尖利的號令。

他聽到了！

那些尊主在山下的位置分散，而且與他的距離比他預期的更遠。一群懦夫！特格將這把老式雷射槍的火力開到最大，突然從石頭後面站了

起來。

他藉著樹木和灌木叢燃燒的火光，看到了一群幻臉人排成弧線，正在向山上行進。號令的聲音來自幻臉人的後方，完全脫離跳動的橙光照射範圍。

特格的視線掠過最近的襲擊者頭頂，看到了火焰後面，他扣下扳機，來來回回長時間掃射了兩次。他沒想到這把古董等級的武器竟然會有如此大的殺傷力，一時間大為驚詫。這把雷射槍的工藝顯然十分精良，可是那座球狀無現空間並沒有場地試驗它的威力。

對方這一次的尖叫出現了不同的聲調，聲音高而瘋狂。

特格降低雷射槍的準心，清除了附近的幻臉人，向他們展示這把武器最大的火力，也讓他們知道他身上並非只帶了一件武器。他來來回回揮動著這條死亡的光弧，直到槍支劈啪了幾聲，熄滅了之後才鬆開了扳機，讓對方充分知道這把槍已經沒有火力了。

就是現在！他們被吸引過來了，肯定會更加謹慎，或許可以趁此機會追上鄧肯和盧西拉。特格滿腦子只有這個想法，他轉身爬出凹地，爬過了上坡的石頭。他剛爬了五步，便以為自己撞上一堵加熱牆。他的大腦在一瞬間意識到眼前發生的事：一顆擊昏器炸在了他的臉上和胸前。炮彈恰好來自鄧肯和盧西拉上山的方向。特格墜入了黑暗之中，他的心中充滿了悔恨。

並不只有他懂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32

所有宗教組織都面臨同一個難題：如何區分傲慢與神啟？這是一個可以善加利用的弱點，從此處入手，或許能讓這些組織為我們所用。

——護使團，內部教義



歐德雷迪刻意別開目光不去看樓下的方院，院內的綠蔭下，什阿娜和一位教導女修坐在一起。要完成什阿娜下一階段的教育任務，這位女修是最佳人選，女孩身邊所有的人，都由塔拉札精挑細選。

歐德雷迪心想，一切都按照妳的計畫進行，但是統御大聖母，在拉科斯的這個意外發現可能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妳預料到了嗎？

還是說，這件事情早在塔拉札的意料之中？

歐德雷迪身處女修會在拉科斯的核心據點，此時她的視線已經轉向據點內其他的低矮建築，彩色瓷磚屋頂被午間的烈日照得發燙。

這些都是我們的。

她知道，在經祭司許可的所有使館中，這是聖城欽恩裡最大的一個，而她出現在貝尼．潔瑟睿德的據點，便打破了她先前與杜埃克的約定。不過，那是在發現泰布穴地以前的事了。而且，現在的杜埃克名存實亡，如今領導眾祭司的那個人不過是個幻臉人，隨時都可能被拆穿。

歐德雷迪又想到了瓦夫，那人如今正站在她身後，身旁伴著兩位侍衛女修。四人所在的地方位於據點裡一座建築的頂樓，房間的窗戶由裝甲合成玻璃製成，視野極佳，房間裝潢採用整齊劃一的黑色，除了聖母露在長袍外面的臉，整間房裡便再也見不到其他淺色調。

她對瓦夫的解讀是否正確？一切都嚴格按照護使團的教義進行，她在瓦夫內心的防備護甲上開了一道口子，是否足以讓她順利開展後面的計畫？他馬上就會在刺激下開口說話的，那時她就能知道了。

瓦夫站在房門附近，合成玻璃上映出他十分沉著的樣子。歐德雷迪為了防止他發動突襲，在他身邊安排了兩位身材高大、深色頭髮的女修，他看起來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他肯定明白。

她們是我的侍衛，不是他的。

他低垂著頭站著，不讓她看見臉上的表情，但她知道，瓦夫此刻內心充滿了不確定。這一點毫無疑問。他心中的疑慮就像飢餓的野獸，歐德雷迪則在一旁適時餵養這些亟待回答的疑惑。動身前往沙漠時，他認定自己此行必死無疑，如今他卻完好無損地回到欽恩，此時他的禪遜尼和蘇非教信仰必然會告訴他，他全身而返是神的意旨。

不過，瓦夫現在必然在回顧與貝尼．潔瑟睿德的約定，檢討自己究竟是否委屈了自己的子民，令珍貴的忒萊素文明陷入險境。沒錯，他的沉著正一點一滴消磨殆盡，但這件事只有貝尼．潔瑟睿德才能看出來。女修會需要重塑他的意識，讓他能更妥適地滿足貝尼．潔瑟睿德的需求，時機眼看就要到了，由著他繼續煎熬一會兒吧。

歐德雷迪將注意力再度轉向窗外，給自己的拖延策略製造更多懸念。當初貝尼．潔瑟睿德為使館選址時，最終選擇了這個地方，是因為當時此地正在進行大面積的改建，這項工程最終讓老城區的東北角煥然一新。由於正逢城區改建，她們得以根據自己的意圖，自行建設和改造此處的建築。在此之前，欽恩城的建築為行人設計了便捷的入口，建築一旁有寬闊的車道，供官方地行車通行，一些建築還設有供撲翼機起降的廣場，但這些都被她們改掉了。

與時俱進。

這裡的新建築距離林蔭大道更近了，大道兩旁種著高大的外來樹種，一眼便知需要耗費不少水資源。撲翼機的起降地點被挪到了某些建築的樓頂，行人要進入建築，則需要先從人行道走上建築外部的狹窄高臺。新建築內設有不同類型的升降機，從投幣式、鍵控式到掌紋識別式，升降機的能量場處在深棕色半透明的外罩包裹之下。建築由塑垩和合成玻璃材質建成，外觀呈單調的灰色，而深色的升降機槽則如脊椎一般佇立在建築內部。升降機管道內的人隱約可見，升降機上下穿行間，從外面看來，彷彿原本純淨的機械香腸內有什麼雜質在上下移動。

一切都藉著現代化的名義。

身後的瓦夫動了動，清清嗓子。

歐德雷迪沒有轉身。兩位侍衛女修知道她在做什麼，因此沒有任何表示。瓦夫的神經愈來愈緊張，這表明一切進展順利。

歐德雷迪並不感覺一切真的進展順利。

在她看來，窗外的景象只是這個令人不安的星球上又一個令人不安的徵兆罷了。在她記憶裡，杜埃克並不喜歡這座城市裡的現代化改造。他一度控訴這種改建工程，希望能夠透過某種方式加以阻止，保護古老的地標建築，假冒他的那位幻臉人還在繼續這一主張。

這個新幻臉人跟杜埃克本人真像啊。假扮他人的幻臉人會有自己的思想，還是單純根據主人的命令行事？這些新幻臉人還是像騾子一樣沒有生育力嗎？他們跟人類有多大區別呢？

掉包杜埃克一事，讓歐德雷迪心煩不已。

冒牌杜埃克的議員之中，參與所謂「忒萊素人的陰謀」掉包計畫的那群人，他們曾公開發表支持現代化改造的言論，如今頗為得意，公然宣稱自己的目的已經實現。阿爾博圖定期向歐德雷迪彙報一切事務，每一次報告的內容都讓她的擔憂只增不減，而阿爾博圖毫不掩飾的諂媚態度，也令歐德雷迪頗為厭煩。

「當然，議員們的意思並不是『公然地』公開支持。」阿爾博圖說道。

她只能表示贊同。那些議員的言行表明，他們身後有強大的靠山，無論是教會內部的中層人員，那些敢於在週末聚會中取笑分裂之神、力圖擠進上層階級的人，還是那些被泰布穴地的香料寶藏安撫的人，都是議員們的堅強後盾。

那間密室裡藏著九萬多噸的香料！相當於拉科斯半年的香料產量。這些香料被均分為三份，每一份都是有力的籌碼，都將在新的制衡關係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阿爾博圖，我希望自己從沒見過你。

她曾想要喚起他心中「關心、在乎他人」的那一面。她對阿爾博圖的所作所為，任何經過護使團訓練的人都能輕易看出來。

卑躬屈膝的馬屁精！

他堅信歐德雷迪與聖童什阿娜的關係非同一般，正因為如此，如今

他才對歐德雷迪俯首貼耳，不過這已經無關緊要了。歐德雷迪過去從未關注過，護使團的教義如此輕易便能摧毀一個人的獨立精神。當然，這就是它的目的：讓他們成為追隨者，為我們的需求服務。

暴君在密室裡寫下的那些話，勾起了她對女修會未來走向的恐懼，那些話的效果不止於此。

「我的憂懼與孤獨，均遺贈予汝等。」

遠在千年以前的暴君，成功地在她心中種下了疑慮的種子，一如她對瓦夫所做的那樣。

暴君的問話彷彿以發光線條描摹在她眼中一樣，無法忽視，揮之不去。

「汝等欲與誰為伍？」

我們真的只是「區區螻蟻之幫」嗎？我們將如何走向末路？在我們自己培育出的教條之人營造出的汙穢環境中嗎？

暴君的話已經在她的意識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女修會的崇高事業又是什麼呢？歐德雷迪能夠想像到，塔拉札怎樣對這個問題報以嘲諷的回答。

「生存，達爾！這就是我們的崇高事業。生存！這一點連暴君都知道！」

也許連杜埃克也知道，可即便如此，他如今又落得怎樣的下場呢？

對於這位已故的大祭司，歐德雷迪始終抱著同情。成員關係緊密的家族能夠養育出怎樣的孩子，杜埃克便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從他的名字也能一窺端倪：這個名字從亞崔迪時代起便一直沿用至今，從未改變。這個氏族的先祖是一名走私者，是雷托一世的密友。杜埃克的氏族嚴格遵循傳統，他們宣稱：「傳統可貴，吾輩當悉力守衛。」歐德雷迪自然不會忽略他們世代流傳的教誨。

但是你失敗了，杜埃克。

窗外現代的街區就是力證──拉科斯所有為了現代化而作出的努力，都是為了討好這個星球上逐漸崛起的新勢力，而為了鞏固這股勢力，女修會付出了長久的努力。在杜埃克看來，這就是他即將失勢的前兆，他將無力阻止現代化帶來的任何改變：

耗時更短，氣氛更歡快的儀式。

新的歌曲，內容更加現代。

舞蹈也發生了改變。（「傳統舞蹈花的時間太久了！」）

最重要的一點，權貴家庭出身的見習祭司冒險前往沙漠的次數減少了。

歐德雷迪嘆了口氣，看了看身後的瓦夫。這個矮小的忒萊素人咬了咬下嘴唇。很好！

該死的阿爾博圖！我倒是很希望你能反抗我！

許多祭司已經開始閉門爭論大祭司的交接事宜。新拉科斯人談到，他們需要「跟上時代的腳步」，他們其實是在說：「我們需要更多權力！」

歐德雷迪心想：世事從來就是這樣的，貝尼．潔瑟睿德也不例外。

她依然會不可抑止地對杜埃克產生憐憫之情。

據阿爾博圖的報告，就在被殺並被幻臉人取代之前，杜埃克曾經警告過他的族人，自己死後家族可能無法繼續掌握大祭司之位。杜埃克比他敵人想像的要更加狡猾，更加足智多謀。他的家族已經開始收回外債，為奠定勢力基礎開始集聚資源。

那個幻臉人在假扮杜埃克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事情。杜埃克的家族並不知道大祭司已被人掉包，幻臉人的模仿能力很強，若不是知曉內情，有些人真的會相信如今的大祭司還是原來的那個杜埃克。透過觀察幻臉人的言行，警覺的聖母們有了許多新發現，當然，這件事（連同其他幾件事）如今讓瓦夫極為不安。

歐德雷迪突然原地向後轉，大步朝這位忒萊素尊主走去。是時候教訓教訓他了！

她在離瓦夫兩步遠的地方停步，低頭瞪視他。瓦夫回敬了她一個挑釁的眼神。

「我給了你足夠的時間考慮自己的處境。」她質問道，「你為什麼還一言不發？」

「我的處境？妳們給了我考慮的餘地嗎？」

「人不過是跌落池塘的一塊卵石。」她引用了他的信仰中的一句話。

瓦夫顫抖著吸了一口氣。她的措辭得體，但她說這些話的用意何

在？這些話一旦從一個普汶韃女人的口中說出，聽上去就不再合宜了。

瓦夫還未回應，歐德雷迪便接著引述道：「如果人是卵石，那麼他的所有成就也無法超越應有的範圍。」

歐德雷迪說完，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令一旁觀察的侍衛女修頗為訝異，不過兩人掩飾得很好，並未表露出來。歐德雷迪事先為本次會面所做的預演中，這個動作並未包含在內。

為什麼我會在這個時候想起暴君的那句話？歐德雷迪頗為不解。

「貝尼．潔瑟睿德靈肉之命運，與萬物靈肉之命運乃殊途同歸。」

暴君那鋒芒畢露的話語影響她了。

為什麼我會變得這麼脆弱？她的腦中馬上浮現問題的答案：《亞崔迪宣言》！

塔拉札指引我完成這份文件，在我心中留下了一道裂痕。

削弱歐德雷迪抵禦外界影響的能力，這是否正是塔拉札的目的？在拉科斯上會有什麼發現，塔拉札怎麼可能預先知曉呢？統御大聖母不但未曾展現過預知力，她也不希望他人在她面前展現這樣的能力。在極為少見的情況下，塔拉札曾要求歐德雷迪運用她的預知力，但身為訓練有素的聖母，歐德雷迪感覺得到塔拉札如此要求實屬無奈之舉。

可是，她還是降低了我的防禦能力。

也許她並非有意為之？

歐德雷迪開始迅速吟誦制驚禱文，全程不過眨幾下眼的光景，但就在這段時間裡，從瓦夫的表情神態，便能看出他做好了決定。

「妳會強迫我們接受的。」他說，「但妳並不知道，我們為了應對這樣的情況，事先作了什麼準備。」他亮出袖管，給她看原本藏著獵殺鏢的地方，「比起我們真正的武器，這些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玩具。」

「女修會從未懷疑過這一點。」歐德雷迪說道。

「我們之間會出現暴力衝突嗎？」他問道。

「取決於你。」她說。

「為什麼要引發衝突呢？」

「有人希望看到貝尼．潔瑟睿德和貝尼．忒萊素相爭。」歐德雷迪說，「等到你我兩敗俱傷，我們的敵人就可以輕鬆地從中獲益了。」

「妳嘴上說要談判，但是我們根本就沒有餘地！或者妳說話根本就

不能算數，沒權力代表女修會跟我們談判！」

把主動權交回塔拉札的手裡，正中塔拉札心意，一切留給她運籌，自己倒不用那麼操心了。歐德雷迪看向兩位侍衛女修，兩人將情緒掩飾得很好，臉上看不出任何端倪。她們到底知道多少內情呢？如果她違抗塔拉札的命令，她們看得出來嗎？

「妳說話能算數嗎？」瓦夫窮追不捨。

歐德雷迪心想：崇高事業，沒錯，暴君的黃金之路至少具備其中一項特質。

歐德雷迪決定假話真說。「我說話當然能算數。」她回道。她主動攬下決策權，塔拉札便無從否認，這樣一來，假話也成了真話。但是歐德雷迪明白，自己這麼做，便打亂了塔拉札接下來的計畫。

獨立行動。這也是她對阿爾博圖的期望。

我身在其中，最了解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歐德雷迪看向兩位侍衛女修：「妳們留在這裡，別讓其他人打擾我們。」她對瓦夫說，「我們坐下來談。」她伸手示意了一下房間裡的兩張犬椅，椅子的位置經過精心安排，分別位於房間的兩頭。

歐德雷迪待兩人雙雙落坐，方才接下剛才的話頭：「這個時候靠外交手段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開誠布公地談。有太多問題需要解決，拐彎抹角不是辦法。」

瓦夫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她，說道：「我們已經知道了，女修會的最高議會出現了分歧，已經有人開始向我們示好，這是不是妳們計畫好……」

「我對女修會沒有異心。」她說，「那些接觸你的人，她們也對女修會忠心不貳。」

「妳們在跟我耍花招—」

「我們不耍花招！」

「不耍花招就不是貝尼．潔瑟睿德了。」他控訴道。

「你到底在擔心什麼？有話直說。」

「只怕我知道得太多了，妳們容不得我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不覺得我對你們也有這樣的擔心嗎？」她問道，「還有誰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在你面前說話的這個女人可不是普汶鞾！」

她大著膽子用了這個詞，而此時對方的反應讓她了解到很多資訊。瓦夫明顯地顫了一下，花了一分鐘調整自己，而這一分鐘讓他倍感煎熬。不過，他的心裡依然有疑慮，正是歐德雷迪讓這些疑慮在他心裡生根發芽。

「空口無憑。」他說，「我們給了妳想要的資訊以後，還是有可能什麼都拿不到。主動權還是在妳們手上。」

「我袖口裡可沒有藏武器。」歐德雷迪說道。

「但妳知道的一些事情卻可能毀了我們！」他朝兩位侍衛女修看了一眼。

「她們是我的武器。」歐德雷迪承認，「需要我讓她們迴避一下嗎？」

「我不僅想要妳趕走她們，還想讓她們忘了在這裡聽到的所有事情。」他說。他轉向歐德雷迪，眼神頗為謹慎：「最好妳們把所有事情都忘了！」

歐德雷迪調整好音調，理性地問道：「在你們還沒決定如何行事前，如果我們就把你們的祕密使命公之於眾，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告訴其他人你們把新幻臉人安插在哪些地方，敗壞你們的名聲，於我們何益？沒錯，我們知道伊克斯人和魚言士的事。我們研究了那些新的幻臉人，然後就開始四處尋找他們的蹤跡了。」

「我說得沒錯吧！」他的聲音變得十分尖銳。

「除了把不利於雙方的事情攤開來說，好像沒有更合適的方式證明我們之間的關係。」歐德雷迪說道。

瓦夫陷入了沉默。

「我們要把先知的蟲子送到大離散不可計數的星球上。」她說，「如果你們把這件事告訴拉科斯教會，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兩位侍衛女修看向她，雖然經過掩飾，但臉上仍露出些許看熱鬧的神情。她們覺得歐德雷迪在騙瓦夫。

「我沒有帶侍衛。」瓦夫說，「當某個祕密只有一個人知道時，要讓他永遠閉嘴很容易。」

她向瓦夫亮了亮自己的袖子，裡面空無一物。

他看向兩位侍衛女修。

「好吧。」歐德雷迪說。她朝兩位聖母看了一眼，做了個不易察覺的手勢讓她們放心：「兩位姊妹，請到外面待一會兒。」

門關了以後，瓦夫向歐德雷迪說出了心中的疑問：「我的人還沒搜查過這些房間，我怎麼知道妳們有沒有偷偷用什麼東西記錄這次談話？」

歐德雷迪說起了伊斯蘭米亞語：「如果你擔心這個，不如我們換一種語言交流，一種只有我們能聽懂的語言。」

瓦夫的眼睛一亮，他用同一種語言回道：「很好！那我就來賭一把。我想知道，妳們……貝尼．潔瑟睿德出現分歧的真正原因。」

歐德雷迪笑了笑。換了這種語言之後，瓦夫的個性、舉止都不一樣了，他的反應和預想中的一模一樣。換成這種語言交流後，他的疑慮沒有加深。

她以同樣自信的態度回答道：「有些愚蠢的人擔心，我們這樣做會造出另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一些聖母因此產生了爭論。」

「沒有必要再造一個出來。」瓦夫說道，「我們曾經有過這麼一個人，他能夠同時出現在很多地方，但是他已經走了。他的到來只是為了給我們帶來先知。」

「同樣的訊息，神主不會傳遞兩次。」她說。

瓦夫用這種語言進行交流時，常常聽到這樣的話。對於一個女人也能說伊斯蘭米亞語，他已經不再感到奇怪了。這種語言本身，以及這些熟悉的話語就已經能夠說明一切了。

「施萬虞死了以後，女修會內部的爭端消失了嗎？」他問道。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歐德雷迪說。

「尊母！」

「你們殺了她們，然後還從她們那裡獲得有用的資訊，這麼做很明智。」

瓦夫身體前傾，熟悉的語言和流暢的交談讓他沉浸其中：「她們征服別人，靠的是性的力量！」他興奮地說道，「她們放大高潮的手段，令人嘆為觀止！我們──」說到一半，他才意識到對面坐聽他評論的是什麼人。

「我們已經了解這些手段了。」歐德雷迪打消了他的顧慮，「拿我

們跟她們作比較，這個想法很有趣。不過我想讓你知道，我們不允許自己人動用這麼危險的手段，是有原因的。只有這些沒腦子的蕩婦才會犯這樣的錯誤！」

「錯誤？」他臉上充滿疑惑。

「她們把韁繩緊緊地握在自己手上！」她說，「權力愈大，對掌控力的要求也愈高。這個東西愈來愈強大，總有脫離掌控的一天，她們就是在玩火自焚！」

「權力，總是權力。」瓦夫喃喃自語道。他靈光一現，「妳是說，先知也是這樣倒下的？」

「他知道一切自有定數。」她回道，「宇宙在先知統治下延續了千年的和平，然後迎來了大饑荒和大離散時期。這些便是他想傳達的訊息。別忘了！他並沒有讓貝尼．忒萊素和貝尼．潔瑟睿德走向滅亡！」

「妳我兩方結盟，妳們希望從中得到什麼？」瓦夫問道。

「希望是一回事，生存又是一回事。」她答道。

「總是那麼務實。」瓦夫說道，「妳們中有人擔心，這麼做會讓拉科斯的先知毫髮無損地回來？」

「我剛才說的不就是這個意思嗎？」這種問句用伊斯蘭米亞語說起來，尤其震懾人心。這句話讓瓦夫承擔提出證明的壓力。

「所以她們懷疑妳們創造的這個奎薩茲．哈德拉赫背後有神的力量。」他說道，「那麼她們是不是也懷疑先知呢？」

「好吧，那我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歐德雷迪說道，然後開始提出她早已盤算好的謊言，「施萬虞和她的黨羽背棄了偉大信念。貝尼．忒萊素殺了她們，相當於幫我們解決了這個麻煩，所以我們並不會因為這件事對他們心生怨恨。」

瓦夫完全接受了這個說法。結合當前的形勢，事態的發展完全符合預期。他知道自己在這裡透露了很多不該說的祕密，但是他並沒有把一切和盤托出。而且，他也得到了很多有用的資訊！

歐德雷迪接下來的話讓他震驚不已：「瓦夫，如果你覺得，從大離散回來的忒萊素後代和當初他們離開時相比完全沒有改變，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

他沒有作聲。

「這其中的每一個環節，你都掌握到了。」她說道，「你們的後代受那些大離散的蕩婦擺布，如果你覺得她們之中會有人遵守約定，那你簡直太天真了！」

她從瓦夫的反應就能看出來，這些話對他起作用了。事情開始步入正軌了。在所有必要的地方，她都向他指明了真相。她為他疑慮的矛頭找到了最合適的對象：散失之人，而且用的是他的語言。

他的喉頭緊得發不出聲音，他只好不停按摩喉嚨，直到自己能夠說出話來：「我們該怎麼辦？」

「很明顯，散失之人把我們當成了征服的對象，在這些人看來，這就好像把所到之處全部清理乾淨一樣。謹慎行事的常規手段。」

「但他們人數眾多！」

「如果我們不聯手擊潰他們，這些人就會像豬蝓享用晚餐那樣把我們吃乾抹淨。」

「我們不能向骯髒的普汶韃屈服！神主不會允許我們這樣做的！」

「屈服？誰說我們要屈服了？」

「可貝尼．潔瑟睿德總是說：『贏不了的，就結盟。』」

歐德雷迪不禁冷笑，說道：「神主不允許你們屈服！你覺得祂會允許我們這麼做嗎？」

「那妳是怎麼想的？面對這麼多敵人，妳有什麼計畫？」

「正如你想的那樣：策反他們。只要你開口，女修會就會公開支持真念。」

瓦夫震驚得說不出話來。看來她知道忒萊素計畫的核心內容了。那她知道忒萊素人要怎麼執行這項計畫嗎？

歐德雷迪盯著他看，不加掩飾地揣測起來。她心想：必要時直擊要害，脅迫對方聽任差遣。可如果女修會的分析人員錯了怎麼辦？那麼這次的協商就成了一個笑話。瓦夫的眼神中散發出一種特別的感覺，那是一種老練的睿智……年代比他的肉體要久遠得多。她用一種比實際上更自信的語氣，說出了下面的話：

「你們用再生箱培養甦亡人時的所有收穫，你們費盡心思想要保守的祕密，其他人為了得到它們，會不惜花費很大力氣。」

她把話說得十分隱晦（有人在偷聽嗎？），不過對於貝尼．潔瑟睿

德連這等祕辛都知道，瓦夫絲毫沒有起疑心。

「妳們想要從中分一杯羹？」他的嗓門有些發乾，粗聲粗氣地問道。

「所有東西！我們要求分享所有東西！」

「作為交換，妳們能拿出什麼東西分享呢？」

「你想要什麼？」

「妳們所有的育種紀錄。」

「可以。」

「由我們挑選育母。」

「隨便選。」

瓦夫倒抽一口氣。他發現這比當初統御大聖母的承諾要慷慨得多，喜得心花怒放。她對尊母的判斷自然不會錯，關於從大離散回來的忒萊素後代，她說得也有道理。他從未完全相信過他們，未來也永遠不會！

「妳們當然還希望獲得取之不竭的美藍極資源。」他說。

「這是當然。」

他凝視著歐德雷迪，不敢相信自己剛才聽到的那一切。只有擁護偉大信念的人，才有資格體驗再生箱的永生魔力。沒人敢貿然奪取這項技術，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忒萊素人寧可把它毀了也不會讓它落入他人之手。何況現在形勢一片大好。貝尼．潔瑟睿德，這支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都無往不利的傳奇隊伍如今已為他所用。這自然離不開神的庇佑，瓦夫起初敬畏不已，而後便感知到這是神的授意。他對歐德雷迪柔聲說道：

「那麼聖母，我想知道，妳我兩方此次聯手師出何名？」

「為了崇高事業。」她說道，「先知留在泰布穴地的話，你也已經知道了。你對他的話有疑問嗎？」

「絕對沒有！但是……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鄧肯．艾德侯的甦亡人和這個叫什阿娜的女孩，你們打算拿他們怎麼辦？」

「我們自然要讓他們交配，如此一來，我們跟所有這些先知的後代之間便建起了溝通的橋梁，我們的所有想法，兩人的子孫後代都能夠為我們傳達。」

「在妳們將要帶他們前去的所有星球上！」

「在所有這些星球上。」她贊同道。

瓦夫靠向椅背。他心想：我拿下妳了，聖母！這個同盟聽從的不是妳的號令，而是我們的號令。甦亡人也不是妳的甦亡人，是我們的甦亡人！

歐德雷迪從瓦夫的眼中能夠看出此人仍有所保留，但她已經把自己能下的賭注全都押上了，再多一分都可能重新引起對方的懷疑。無論如何，她都親手將女修會領上這條路。這個同盟，塔拉札無論如何都要面對了。

瓦夫挺直了肩膀，他的這個動作顯得出奇的孩子氣，與他眼神中透出的老練和狡黠極不相符。「對了，還有一件事。」他說道。從頭到尾，這位尊主之主都在用自己的語言交流，彷彿在向所有人發號施令。「妳能幫我傳播這份……這份《亞崔迪宣言》嗎？」

「這份宣言就是我寫的。何樂而不為呢？」

瓦夫的身子猛地向前傾：「妳寫的？」

「你覺得那些不如我的人寫得出來嗎？」

他點頭贊同，不再深究。由這件事，瓦夫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他發現雙方結盟的最後一個好處：無論何時，忒萊素人都有足智多謀的聖母提供建議！那些大離散的蕩婦的確人多勢眾，但這又有什麼要緊呢？忒萊素人和女修會的智慧，再加上戰無不勝的稀世武器，誰能匹敵？

「這份宣言的標題也是有根據的。」歐德雷迪說道，「我是亞崔迪氏族的後代。」

「妳願意做我們的育母嗎？」他壯膽問道。

「我已經快過育種的年紀了，不過，我願意聽候你的差遣。」

33

昔我同袍，今為之傷。昔我同袍，悠悠思長。苦痛地方，為戰所戕。爭兮戰兮，非我所望。兵耕火種，何取何喪。

——《大離散歌集》



伯茲馬利制訂計畫的時候，充分利用霸夏教給他的知識和資訊，多種選擇和不利之處都沒有告訴他人。這是指揮官特有的權力！於是他當然盡可能地了解了這個地方的地形。

舊帝國時代乃至摩阿迪巴在位之時，伽穆主堡附近的區域都是一片保護林，高高地俯瞰哈肯能氏族遍地殘油的地盤。哈肯能氏族曾經在這片土地種了一片上等的蒼樹，這種植物的木材通常為達官貴人所愛，是種保值的貨幣。自遠古時期以來，有智之士在生活中便青睞良木製成的用品，少用大量生產的人造材料（時稱波勒斯坦恩、波勒茲和波莫巴特，後簡稱坦恩、勒茲和巴特）。早在舊帝國時代，就有些氏族因為了解某種稀有木材的價值，成為了小富小貴或新貴之族，即使人們對他們的稱呼並不好聽。

「三波之家」表示某戶人家中使用大量廉價的仿冒產品，均採用有辱自身社會地位的材質製作而成。貴族即便不得不使用三波，也會盡可能使用蒼木偽裝。

伯茲馬利安排了人馬在球狀無現空間附近尋找位置便於作戰的蒼樹，因而不僅了解這些知識，還知道了這種樹備受工匠大師喜愛的原因。蒼樹在生命的早期可以伐下用作軟木，乾燥衰老之後則可用作實木。這種木料可以吸收多種顏料，最終成品可以讓人產生樹木本來便是這種顏色的假象。蒼樹不會長出真菌，目前也尚未發現以此樹為食的昆蟲，這一點更加重要。除上述特點之外，這種植物耐火燒，活體衰老之後樹心形成中空並不斷膨大，停止縱向生長，繼續橫向生長。

伯茲馬利告訴他的搜查人員：「我們必須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他第一次飛過這片區域時，便發現蒼木翠綠無比，與其他樹木截然不同。這座星球的森林曾經遭受戰火的重創，抑或在大饑荒時期被人砍下，只有高貴的蒼木仍然在常青樹以及女修會下令重新種植的硬木樹種間茁壯成長。

伯茲馬利的搜索人員在球狀無現空間上方的山脊便發現了一棵巨大的蒼樹，枝葉延伸了將近三公頃。關鍵的當天下午，伯茲馬利派出誘敵人員，命令他們與這個位置保持一定距離待命，並且從一處窪地挖出了一條地道，通入蒼樹寬敞的內部。他在那裡設下指揮部，也存放了逃跑的必要物資。

他向部屬解釋：「這棵樹有生命，我們在這裡不會被生命追蹤儀發現。」

出其不意。

伯茲馬利制訂計畫的時候，從不認為自己能夠不被察覺地完成所有行動，他只能分散自己的弱點。

對方來襲之後，他看到對方似乎如自己所料，與伽穆主堡上次的模式一樣，還是依靠無現星艦和人海戰術。女修會的分析人員要他放心，告訴他主要需要提防的對象是回歸的散失之人，有一群窮凶極惡的女人自稱尊母，她們派遣的忒萊素後裔才是真正的威脅。他認為這種看法與膽識無關，只能說是自負，邁爾斯．特格霸夏訓練出來的所有學生才是真正的有膽有識之人。除此之外，特格能夠在作戰計畫允許的範圍內隨機應變，這一點也讓伯茲馬利安心了許多。

伯茲馬利透過中繼器看著鄧肯和盧西拉手腳並用地逃上山來，誘敵位置的士兵戴著對講頭盔和夜視鏡，造成了很大的動靜，伯茲馬利和他的部分儲備兵力則持續觀察著襲擊者的情況，始終沒有暴露他們自己的位置。特格的反擊動作非常劇烈，很容易就能發現。

伯茲馬利贊許地注意到，盧西拉雖然聽到戰鬥的聲勢變大，但依舊沒有停下腳步。然而，鄧肯卻想停下，險些毀了整個計畫，幸虧盧西拉向鄧肯某個敏感的神經戳了一把，大吼一聲：「你救不了他的！」

伯茲馬利透過頭盔的耳機清晰地聽到她的聲音，不禁低聲罵了一聲。其他人肯定也聽到了她的聲音，不過他們肯定已經對她進行了追

蹤。

伯茲馬利透過頸部植入的話筒下達一項無聲的命令，並且做好了轉移的準備。他將自己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盧西拉和鄧肯身上，如果一切順利，他的人會把兩人帶過來，兩個沒戴頭盔、喬裝打扮的步兵則會繼續逃向誘敵位置。

與此同時，特格殺出了一條活路，足以駛過一輛地行車。

一名副官突然報告伯茲馬利：「兩名襲擊者正在由後方向霸夏靠近！」

伯茲馬利揮了揮手，示意副官離開。他現在沒有心思考慮特格的生死，一切都要以救援甦亡人為重。伯茲馬利看著逃跑的兩人，心裡非常緊張：

快啊！快跑！混蛋，快跑啊！

盧西拉此時心中的念頭相去不遠，她一邊催促鄧肯向前跑，一邊為他殿後。她彙聚了全身所有力量，做好了終極反擊的準備。此時此刻，她在培育和訓練過程中獲得的一切本領和特質全都派上了用場。絕對不能放棄！一旦放棄，她就得把意識傳給某位聖母的人生記憶，或者被人遺忘。連施萬虞最終都決定將功補過，選擇徹底反抗，並且遵從貝尼．潔瑟睿德的傳統━反抗到最後一刻，伯茲馬利已透過特格彙報了施萬虞死前的英勇壯舉。盧西拉回顧了她心中的無數個人生，心想：我絕對不會比她遜色！

她緊跟鄧肯來到一片淺窪地，旁邊是一棵參天蒼樹的樹幹。幾個人從黑暗之中突然跳了出來，將他們按在地上，她剛要以狂暴模式反擊，耳邊聽到有人用契科布薩語說：「是朋友！」她遲疑了一下，看到誘敵人員接著逃跑，奔出了窪地。她看到這個情景，便明白了他們的計畫，也知道身後這些把他們按在散發濃濃樹葉味的土地上的人是誰。鄧肯和盧西拉被那些人一前一後推進了一條朝巨樹方向的地道，她聽到有人叫他們動作快一點（還是契科布薩語），便明白這是一場特格風格的作戰行動。

鄧肯也想到了這一點，兩人剛走到地道昏暗的入口，他便藉由氣味認出盧西拉，使用亞崔迪氏族古老的作戰語言，在她的手臂上敲打出一條訊息。

「跟他們走。」

盧西拉一時之間頗為訝異，但是很快便意識到這個甦亡人當然懂得這種通訊方式。

周圍的人一聲不響地拿下了鄧肯體積龐大的古董雷射槍，還沒等她看清，便將兩人推進了一輛車，黑暗中有一盞紅燈閃了一下。

伯茲馬利傳達另一條無聲的命令：「他們上車了！」

二十八輛地行車和十一架高速撲翼機從誘敵位置迅速發動。伯茲馬利心想：這樣應該能夠轉移對方的注意力。

盧西拉感覺耳壓突然增大，她知道這說明車門已經關上了。紅燈又閃了一下，然後熄滅了。

車外的巨樹倒在一片爆炸聲中，盧西拉此時發現這是一輛裝甲地行車，車下是幾臺懸浮裝置和噴氣裝置。她透過橢圓形的合成玻璃多次看到火光在兩側一閃而過，天上的星光亂作一團。懸浮場包裹了整輛地行車，她只有透過眼前的景象才能感覺到他們正在移動。他們坐在合成鋼材質的座位上，地行車像火箭一樣飛速衝過特格負隅頑抗的位置，不斷變換方向。兩個人完全沒有感覺到這種狂亂的動態，只看到樹影、火光和天上的星星化成模糊的影子。

他們緊貼著特格擊倒的斷樹殘枝上方飛過！到了這時，盧西拉才敢讓自己心生一絲希望，希望他們能夠全身而退。車子突然抖了幾下，速度慢了下來。橢圓合成玻璃外，天上的星星歪了一下，便被深色的障礙物擋住了。地行車恢復了重力，出現了昏暗的光，盧西拉看到伯茲馬利一把打開了她左側的車門。

他厲聲說：「出來！一秒都不能浪費！」

盧西拉跟著鄧肯趕忙從車裡爬了出來，他們腳下踩著潮溼的泥土。伯茲馬利重重地拍了一下她的背，抓住鄧肯的手臂，將他們從車旁拉開。「快！這邊！」他們穿過一人高的灌木叢，眼前出現了一條人工鋪砌的窄路。伯茲馬利一手抓一個，將兩人迅速帶到窄路對面，並把他們推進一道溝裡，將一塊蔽匿毯一把蓋在他們身上。然後，他抬起頭，看了看過來的方向。

盧西拉瞇著眼睛望向他的身後，看到了一點雪坡上的星光，她感覺鄧肯在旁邊動了一下。

一輛地行車正在那座山坡上飛速行駛，星光下可以看到汽車下方加裝的多個噴射裝置。汽車乘著紅色的滾滾煙霧，正在向山上爬啊爬啊……爬啊，突然轉向了右方。

「我們剛才坐的那輛？」鄧肯喃喃道。

「是的。」

「怎麼跑到了那裡，而且還沒有……」

伯茲馬利小聲說道：「那邊有一條廢棄的導水管，那輛車事先編好了程式，自動行駛。」他繼續盯著遠處的那片紅煙，看到那一團紅色突然變成一大片藍光，而後立刻聽到了一聲悶響。

伯茲馬利呼了一口氣：「啊。」

鄧肯低聲說道：「他們應該以為你讓傳動裝置過載了。」

伯茲馬利立刻轉過頭來，滿臉驚訝地看著這張年輕的面孔，星光下彷彿幽靈一般。

盧西拉說：「鄧肯．艾德侯曾經可是亞崔迪氏族數一數二的飛行員。」這件事情只有少數人知道，伯茲馬利聽了立刻明白這兩人並非只會等待他來保護，他們有些能力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發揮作用。

那輛經過改裝的地行車爆炸了，滿天都是藍色的電火花和紅色的火星。那些無現星艦正在探測遠方的這團高溫氣體，他們的探測器會得出什麼結論？藍光和紅光拖著拋物線落到了遠處的群山後面。

伯茲馬利聽到路上傳來了腳步聲，立刻轉過身去。鄧肯也迅速抽出一把手槍，速度之快令盧西拉咋舌。她一隻手按住他的手臂，但是被他甩開了。他沒看到伯茲馬利已經放鬆警惕了嗎？

兩人聽到上方傳來了一個柔和的聲音：「快，跟我走。」

一團黑色的影子跳到了他們身邊，從路邊灌木叢中間的缺口處穿了過去。灌木的後面是一片白雪皚皚的山坡，山上的幾個黑點慢慢化開了，變成一二十名武裝人員。其中五個人在鄧肯和盧西拉身旁圍了一圈，沉默地催促他們走在灌木叢旁邊一條落滿了雪的小路上。其他人則毫不掩飾地跑下雪坡，鑽進一排黑漆漆的樹林。

一行人剛走了一百步，五個沉默的人便排成了一列，兩個走在前面，三個走在後面，最中間是鄧肯，前後分別為伯茲馬利和盧西拉。他們很快便走到了一處岩色深暗而又陡峭的山谷，在崖壁上突出來的一塊

岩石下面靜靜等待，聽著一輛又一輛改裝過的地行車在他們身後的上空爆炸。

伯茲馬利小聲說道：「車上全都是誘敵的士兵。我們用誘餌讓敵人應接不暇。那些人知道我們肯定會慌亂地逃跑。我們只要在附近等待，不要暴露即可，而後慢速行進……步行。」

「出其不意。」盧西拉喃喃道。

「特格呢？」鄧肯的聲音很小，小到幾乎聽不到的地步。

伯茲馬利湊到鄧肯左耳說道：「我想已經被他們抓住了。」他的語氣中帶有深沉的哀傷。

一個膚色黝黑的武裝人員說道：「快，下來。」

五個人帶著他們走進狹窄的山谷，附近某個東西「嘎吱」響了一聲，幾隻手將他們推進了一條封閉的通道，他們身後又是嘎吱一聲。

「把那扇門修好。」某人說道。

他們周圍亮起炫目的光。

鄧肯和盧西拉打量了一番周圍的環境，看到一間巨大的房間，富麗堂皇，似乎利用岩石挖鑿而成。地上鋪著柔軟的地毯，深紅與金色相間，上頭繡著淡綠色的花紋，看起來像不斷重複的城垛。伯茲馬利身旁的桌子上堆了一包衣服，他正在與護送他們來的一名男子低聲交談，此人頭髮金黃，額頭突出，眼睛呈綠色，眼神犀利。

盧西拉仔細聽他們的對話，內容基本都能聽懂，兩人在討論如何安排守衛。不過，綠眼男人的喉音很多，輔音也經常戛然而止，盧西拉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口音。

「這裡是個無現空間？」她問道。

「不是。」聲音來自她身後的一名男子，也是同樣的口音，「那些藻類保護了我們。」

盧西拉沒有回頭看說話的人，倒是抬頭看著天花板和牆壁上顏色很淡的黃綠色藻類植物，只有靠近地板的幾塊地方能看到深色的岩石。

伯茲馬利突然轉過來對盧西拉和鄧肯說道：「我們在這裡就沒有危險了，種這些藻類就是這個目的。生命探測儀只能探測出植物生命，探測不到藻類下面的東西。」

盧西拉以腳跟為軸心轉動身體，觀察房間的各種細節：一張水晶桌

上刻了哈肯能的家徽，椅子和沙發用的是罕見的布料。牆邊有個武器架，上面放了兩排野戰雷射長管槍，她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設計的雷射槍。兩排雷射槍前端均為喇叭口，扳機周邊是一個彎曲的金質護圈。

伯茲馬利繼續和綠眼男子交談起來，兩人正在爭論他們應該如何偽裝。盧西拉一面聽著兩人的對話，一面打量房間內的兩名護送人員。其他三名護送人員已經從武器架旁邊的通道走出了房間，那裡有一個出入口，罩著厚厚一層銀光閃閃的線簾。她看到鄧肯正在仔細地觀察自己的反應，他的手放在腰帶上的雷射手槍上。

盧西拉心想：這些是大離散回歸的人類？他們效忠哪一股勢力？

她若無其事地走到鄧肯身邊，手指在他的手臂上傳達了她的疑慮。兩個人都看向了伯茲馬利，他難道成了叛徒？

盧西拉繼續打量起這間房間，是不是有人正在暗處觀察他們？

房間裡共有九盞燈球，全都調成了奢華的金色，每盞下面都有一片尤其明亮的區域。伯茲馬利所在的地方恰恰是室內燈光彙聚的地方，他還在那裡與綠眼男子交談。部分光線直接來自空中飄浮的燈球，另一部分柔和的光線則來自藻類植物的折射，如此一來，即便是家具附近，也難以找到明顯的陰影。

那片銀色的線簾被人分開，一位老婦走了進來。盧西拉注視著她的面孔，婦人滿臉皺紋，好似滄桑的紅木，散亂在臉周的灰髮幾乎及肩，整張臉只露出了狹長的部分面容。她身穿一件黑色長袍，上面繡有多條金絲惡龍，停在了一張長沙發後面，青筋凸出的雙手放在靠背上。

伯茲馬利和那個男子停止交談。

盧西拉的視線從那個老婦的身上移到了自己身上，除了那些金色的惡龍之外，兩人的衣服款式相同，寬大的兜帽蓋住了肩膀，只有側面和底襟的剪裁不同。

這個女人始終沒有說話，盧西拉看向伯茲馬利，希望他解釋一下。伯茲馬利只是全神貫注地回望她，老婦也安靜地打量盧西拉。

如此強烈的關注令盧西拉頗為不安，她看到鄧肯心有同感，他的手始終沒有離開那把雷射手槍。兩雙眼睛看著自己，任何人都沒有說話，這種情境令她心裡七上八下。老婦人只是站在那裡，安靜地端詳，這種做事的方式感覺頗為類似貝尼．潔瑟睿德。

鄧肯打破了沉默，質問伯茲馬利：「她是誰？」

老婦答道：「我們是你們倆的救星。」她的聲音單薄、沙啞，但是口音和那些人一樣奇怪。

盧西拉的他者記憶針對老婦的衣著，給出了一個比對建議：類似古代優伎的服裝。

盧西拉在心裡搖了搖頭，這位婦人年事已高，不可能從事這樣的行當，而且長袍上神祕的惡龍與記憶提供的圖案不同。盧西拉的注意力回到那張蒼老的臉上，對方的雙眼因為衰老而溼漉漉的，兩片眼瞼與鼻根相交的地方結了一層乾硬的分泌物。她的年紀實在太大了，怎麼看都不會是優伎。

老婦人對伯茲馬利說：「我覺得那件衣服她穿著肯定合適。」她說著脫下了自己的惡龍長袍，對盧西拉說，「這是給妳的，穿的時候放尊重點，我們殺了人才弄到這件衣服。」

「你們殺了誰？」盧西拉問道。

「一個還沒成為尊母的女人！」老婦喑啞的聲音中帶有幾分豪氣。

「我為什麼要穿那件衣服？」盧西拉問道。

「因為妳要把妳那件給我。」老婦人說道。

「解釋清楚，不然休想讓我把衣服給妳。」盧西拉沒有接下對方遞過來的衣服。

伯茲馬利向前走了一步，說道：「妳可以信任她。」

「我是妳朋友的朋友。」老婦人說道。她晃了晃盧西拉眼前的長袍：「拿著吧。」

盧西拉對伯茲馬利說：「你必須把你的計畫告訴我。」

「也必須告訴我。」鄧肯說道，「是誰要求我們相信這些人的？」

伯茲馬利說道：「特格，還有我。」他看著老婦，說道：「思拉法，跟他們說吧，時間還來得及。」

思拉法說：「妳要穿著這件長袍跟隨伯茲馬利進入伊賽。」

盧西拉心中默唸，思拉法，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像貝尼．潔瑟睿德的某個直系變體。

思拉法端詳了鄧肯一番：「他個子不怎麼大，喬裝打扮之後可以單獨護送。」

「不行！」盧西拉說道，「我奉命保護他！」

思拉法說：「妳是蠢貨嗎？他們肯定在找與妳樣貌相仿的女人和與他樣貌相仿的少年，你們倆走在一起只會增加暴露身分的機率。一個尊母優伎帶著她夜晚的伴侶不會引起他們的注意……一位忒萊素尊主帶著他的隨從也不會引起注意。」

盧西拉用舌頭舔了舔嘴唇。思拉法說起話來自信篤定，好像聖殿的監理一樣。

思拉法將惡龍長袍搭在沙發的靠背上，她直直站著，穿著一件有彈性的黑色緊身連身褲，她的身體柔韌、靈活，甚至還有幾分圓潤，看起來遠比她的臉龐年輕。盧西拉看著思拉法的雙手拂過自己的前額和兩頰，撫平了臉上的褶皺，顯出了一張相對年輕的面孔。

幻臉人？

盧西拉死死盯著這個女人，她的身上絲毫沒有其他幻臉人具有的特徵，可是……

「把妳的長袍脫下來！」思拉法命令道。她的聲音現在年輕了許多，甚至多了一份威嚴。

伯茲馬利懇求道：「妳必須聽她的，思拉法會假扮成妳的樣子，繼續引誘敵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度過難關。」

「度過難關之後呢？」鄧肯問道。

「度過難關之後，登上一艘無現星艦。」伯茲馬利說道。

「駛向哪裡？」盧西拉問道。

「駛向安全的地方。」伯茲馬利說道，「我們的體內會灌入謝爾，不過我不能再說了，謝爾的效力時間長了也會減弱。」

「我要怎麼偽裝成忒萊素人？」鄧肯問道。

「這件事包在我們身上。」伯茲馬利說道，他的注意力一直在盧西拉身上，「聖母？」

「你讓我別無選擇。」盧西拉說著打開了固定裝置，褪下了長袍。她取出了緊身胸衣裡的手槍，扔到了沙發上。她裡面穿了一件淡灰色的緊身連身褲，她看到思拉法正在仔細觀察自己的內衣和腿上的匕首。

盧西拉一面穿上惡龍長袍，一面說：「我們有時候會穿黑色的內衣。」長袍看起來很重，穿在身上卻感覺輕盈無比。她原地轉了一圈，

感覺衣服先是張開了，而後貼在了身上，好像原本就是為她量身剪裁的一般。衣服的頸部有一處布料有些粗糙，她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那裡。

思拉法說：「那是飛鏢命中的部位。我們動作很快，但酸液還是在衣服上留下了一點痕跡，肉眼注意不到那個地方。」

「她的模樣對嗎？」伯茲馬利問思拉法。

「很好。不過，我還得教她一些東西，她絕對不能出錯，不然他們會要了你們兩個的命！」思拉法拍手以示強調。

我在哪裡見過這個手勢？盧西拉問自己。

鄧肯觸碰盧西拉右臂的後側，他的手指祕密而又迅速地說道：「她剛才拍手那一下！羯地主星的人經常會那樣。」

盧西拉透過他者記憶確認了鄧肯的說法。這個女人莫非來自某個與世隔絕的群體？他們難道一直保留著遠古的習俗和習慣？

「年輕人現在該走了。」思拉法說著向兩名護送人員招了招手，「帶他過去。」

盧西拉說：「我不喜歡這樣。」

「我們別無選擇！」伯茲馬利吼道。

盧西拉只能同意，她現在只能依靠伯茲馬利對女修會發下的效忠誓言，她明白這個道理。而且鄧肯也不是個孩子，他的普拉那－並度反應經過了老霸夏和她的訓練，這個甦亡人的某些能力幾乎只有貝尼．潔瑟睿德內部的人可以匹敵。她默默地看著鄧肯和那兩個男人走出了銀光閃閃的垂簾離開房間。

思拉法繞到了沙發前面，走到盧西拉面前，兩手扠腰，兩人四目相對，視線齊平。

伯茲馬利清了清嗓子，手指翻弄著身旁桌子上的那堆衣服。

思拉法的相貌有一種令人無法抵抗的特質，這種特質在她的眼神中尤其明顯。兩隻眼眸呈淡綠色，眼白單純、清澈，沒有鏡片等東西遮掩。

思拉法說：「妳的樣子恰好適合這身衣服。千萬記得自己是一個特殊的優伎，伯茲馬利是妳的客人，一般人絕對不會插手你們的好事。」

盧西拉聽出了言外之意：「可見還是有人會插手囉？」

思拉法說：「各大教派的使團現已經到達伽穆。其中有些人你們從來都沒遇到過，也就是你們所說的散失之人。」

「你們叫他們什麼？」

「尋根之人。」思拉法抬起了一隻手，說道：「不要擔心！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尊母？」

思拉法的頭轉向左側，「啪」地向地上啐了一口唾沫：「看著我，貝尼．潔瑟睿德！我受了那些訓練，就是為了要她們的性命！這是我生存的唯一動機！」

盧西拉小心翼翼地說道：「根據我們所了解的情況來看，妳肯定非常厲害。」

「有些方面確實非常厲害，可能比妳還厲害。聽著！妳是男歡女愛的好手，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教派的祭司為什麼會插手？」

「妳管他們叫祭司？是……也沒叫錯。妳根本想不到他們會因為什麼插手。以性為樂，宗教之大忌，嗯？」

盧西拉說：「他們追崇神聖的喜樂，不允許其他任何形式的快感取而代之。」

「願怛特羅斯保護妳！尋根之人中有許多不同的『祭司』，有些人為了一時的歡愉，不惜放棄之後的喜樂。」

盧西拉心中暗笑，這個自稱尊母殺手的女人以為自己能在宗教話題上指點聖母？

思拉法說：「這裡有些人假扮『祭司』，非常危險。怛特羅斯的那些祭司最為危險，他們聲稱性是膜拜他們的神的唯一方式。」

「我要怎麼判斷哪些人是怛特羅斯的信徒，哪些不是？」盧西拉聽出了思拉法的真誠，心中產生了不祥的預感。

「不用考慮這個問題，妳絕對不能讓別人看出妳能分辨這些人的差別。妳首先要考慮的是確保自己不會白白接待客人，我覺得妳可以收他們五十太陽幣。」

「妳還沒說他們為什麼會插手。」盧西拉回頭瞄了一眼伯茲馬利，他已經鋪開了那堆粗布衣服，正在脫下戰鬥用的工作服。她的注意力轉

回思拉法的身上。

「某些人有一條古老的習俗，他們有權打斷妳和伯茲馬利，有些人則會考驗妳。」

伯茲馬利說：「聽好了，這部分非常重要。」

思拉法說：「伯茲馬利會扮成野外工作的工人，只有這樣，他手上的繭子才能說得通。妳要叫他斯卡，這個名字在這裡很常見。」

「可是如果有祭司來搗亂，我該怎麼辦？」

思拉法從她的緊身胸衣拿出一個小袋子，遞到盧西拉手裡，盧西拉掂了掂重量。「這裡有兩百八十三太陽幣，如果有人自稱聖徒……還記得嗎？聖徒？」

「我怎麼會忘了？」盧西拉的語氣與嘲諷幾無二致，但是思拉法並沒有注意她說的話。

「如果碰到了這麼一個人，妳就假裝滿心歉意地還給伯茲馬利五十太陽幣。另外，那個小袋子裡邊有妳的優伎名卡，妳叫琵拉。來，說一遍你的名字。」

「琵拉。」

「不對！『拉』字要重讀！」

「琵拉！」

「還算說得過去。現在，仔仔細細聽好了，妳和伯茲馬利晚上要到大街上去。妳事先應該接待過客人，必須讓人看到，所以妳得……哈，先讓伯茲馬利開心開心，然後才能離開這裡。明白了嗎？」

「真是仔細！」盧西拉說道。

思拉法認為她這是誇讚自己，便克制地笑了一下，她的反應如此奇怪！

盧西拉說：「我有一個問題，要是我必須讓聖徒開心，之後要怎麼才能找到伯茲馬利？」

「斯卡！」

「嗯，我怎麼才能找到斯卡？」

「不論妳去哪裡，斯卡都會在附近等候。妳一露面，他就能找到妳。」

「很好，所以如果我們碰到了聖徒，我就還給斯卡一百太陽幣，然

後━」

「五十！」

盧西拉慢慢地搖了搖頭，說道：「思拉法，我覺得不該只有五十。那個聖徒開心完了之後，就會知道五十太陽幣實在是太少了。」

思拉法抿緊了嘴巴，眼睛瞥過盧西拉，定在了伯茲馬利身上，說道：「你事先告誡過我有她這種人，可是我沒想到她竟然會說這樣的話……」

盧西拉微微動用魅音說道：「我沒說過的事情，就不要胡亂猜想！」

思拉法皺了一下眉頭，她顯然受到了驚嚇，可是她緩過神來以後，語氣仍然像剛才一樣傲慢：「那我想妳是不是不需要我講解各種性愛的姿勢了？」

盧西拉說：「非常正確。」

「那妳也知道自己身上穿的是霍穆團五階長袍囉？」

這次換盧西拉皺了一下眉頭：「我如果展現出超出五階的能力會怎樣？」

「啊。」思拉法道，「那妳願意繼續聽我說囉？」

盧西拉簡短地點了點頭。

思拉法說：「很好。妳應該能夠控制陰道的搏動吧？」

「我能。」

「什麼體位都可以？」

「我可以控制全身上下的每一塊肌肉！」

思拉法的視線從盧西拉移到了伯茲馬利身上：「此話當真？」

伯茲馬利就在盧西拉身後說道：「不然她也不會這樣聲稱。」

思拉法似乎陷入沉思，目光聚焦在盧西拉的下巴上：「這樣的話，那可就複雜了。」

盧西拉說：「妳不要誤會，我這一身本領另有別的用途，一般不會用來交易。」

思拉法說：「噢，這我明白。可是性交的靈敏程度━」

「靈敏程度？！」盧西拉利用自己的語調充分傳達了自己作為聖母的盛怒。無論思拉法是否故意激怒盧西拉，這位聖母都要讓她明白自己

有眼不識泰山。「妳說什麼？靈敏程度？我可以控制生殖器官的溫度，我知道人體的五十一處興奮點，我也可以將它們盡數喚醒。我──」

「五十一處？不是只有──」

「五十一處！」盧西拉厲聲打斷了思拉法，「次序加上不同的組合，一共有兩千零八種方式，如果再算上兩百零五種體位──」

「兩百零五種？」思拉法已經瞠目結舌，「妳說的肯定不是──」

「如果算上細微的變體動作，其實不止這些。我是銘者，也就是說我已經掌握了放大高潮的三百個步驟！」

思拉法清了一下喉嚨，舌頭舔舔自己的嘴唇，說道：「那我必須告誡妳，務必克制自己。絕對不能露出妳真正的實力，不然……」她再一次望向伯茲馬利，「你之前為什麼沒告訴我這些事情？」

「我跟妳說過。」

盧西拉在他的聲音中聽出了幾分歡樂，但是沒有回頭看他臉上的表情。

思拉法吸了一口氣，然後重重地吐出兩口，說道：「不論他們問妳什麼問題，妳就說自己馬上就要接受晉級的考驗，這樣應該可以打消他們的懷疑。」

「如果有人問我考驗的事情。」

「這個簡單，妳什麼都不用說，只要神祕地笑一笑就行了。」

「如果有人問我這個霍穆團的事情呢？」

「那妳就說要把他們彙報給妳的上級，對方聽到這話，應該就不會再問了。」

「如果依然糾纏不休呢？」

思拉法聳了聳肩膀，說：「那妳就隨便編個故事，即便是真言師，也只會對妳的隱瞞覺得好笑。」

盧西拉思考自己的處境，臉上神色平靜。她聽到伯茲馬利──斯卡！──在自己正後方動了幾下。她覺得這場戲沒有太大的難處，或許可以成為一段有意思的插曲，供她日後在聖殿與他人提起。她看到思拉法正在對著伯茲──斯卡！──微笑。盧西拉轉過身去，看著她的「客人」。

伯茲馬利一絲不掛地站在那裡，軍裝和頭盔整齊地疊在一小堆質料粗糙的衣服旁邊。

「看樣子斯卡願意讓妳在上路之前先準備一下。」思拉法說著指了指他堅挺上翹的陽具，「那我就不打擾你們倆了。」

盧西拉聽到思拉法走出了那道垂簾。她現在滿心怒火：

「現在站在這裡的應該是那個甦亡人！」

忘卻，這便是你們逃不開的宿命。生命中長久以來的所有經驗，你們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終而復始，循環往復。

——雷托二世，達艾斯巴拉特錄音



「以教團和堅不可摧的女修會之名義，經評判，本報告內容切實可靠，可納入《聖殿編年史》。」

塔拉札注視著投影區域顯示的文字，臉上露出了不悅的表情。投影區域裡，晨光鍍上了一層模糊的黃色倒影，讓詞句增添了些許神祕氣息。

塔拉札惱火地從投影桌前抽身站起，走到一扇朝南的窗戶前。時候尚早，陽光投在院子裡的影子還很長。

我要親自去一趟嗎？

想到這裡，她心裡便滿是不情願，這個地方讓她非常……非常有安全感。可是她知道，這樣的想法非常愚蠢。貝尼．潔瑟睿德以聖殿星為根據地已經有一千四百年之久，即便如此，這裡也只能算作一個暫時的容身之所。

她左手搭在光滑的窗框上。每扇窗戶的位置都經過精心考量，讓臨窗的人能夠將窗外的宜人景色盡收眼底。建築師和設計師在修建這間房間時，系統性地考量了它的面積、裝潢、色調等要素，目的便是讓身處其中的人產生心有所依的安全感。

塔拉札嘗試讓自己沉浸在這種獲得支持的氛圍裡，但未能如願。

就在剛才，她和幾位議事聖母在這間房裡起了爭執，儘管大家的聲音都非常柔和，卻依然在空氣裡留下了一絲苦澀的味道。議事聖母們非常頑固，塔拉札能夠理解，甚至毫無保留地同意她們堅持的理由。

讓女修會去當傳祭司？而且還為忒萊素人做事？

她輕觸窗邊的一塊控制板，打開窗戶，一陣和煦的微風撲面而來，夾雜著蘋果園飄來的馨香，從窗子鑽進了房間。這裡是女修會各處據點的權力中心，周圍是女修會引以為豪的蘋果園。放眼舊帝國人類占據過的大部分星球，無論是貝尼．潔瑟睿德在任何一座星球上的主堡，還是其他從屬分會，沒有哪個地方的果園能夠與她眼前的相媲美。

「食其果，便識其人。」她心想。某些古老的宗教依然能夠成為人類的智慧之源。

此地居高臨下，塔拉札能夠一眼望盡一整片南邊的聖殿建築群。附近的一座瞭望塔在一旁的房頂和庭院上投下了一道長而歪扭的影子。

她想到，跟這處地方代表的龐大勢力相比，它的規模小得令人驚訝。在果園和花園構成的包圍圈之外，有一處如棋盤般井井有條的私人住宅區，每一間住宅周圍都有一片農園，是為退休聖母和部分忠心之士家庭特意安排的住所。西邊最遠處是起伏的山脈，許多山峰上還積著皚皚白雪，航空基地在東邊二十公里外的地方。這處聖殿核心地帶的周邊，是一望無際的平原，草原上養了一種稀有的牛，牠們對陌生的氣味十分敏感，只要外人試圖闖入，便會驚動牠們，牛隻就會在刺耳的吼叫聲中四處亂竄。她們的家園在園林中心深處，位於成片林木的包圍之中，早期的一位霸夏選擇了此處作為聖殿核心的所在地。地面布滿錯綜交織的通道，不論晝夜，進入通道的人都逃不開聖殿嚴密的監控系統。

一切看起來如此偶然，但其實其中蘊含著嚴明的規律。塔拉札知道，這便是女修會的特點。

一聲乾咳從她身後傳來，塔拉札想起還有一個人耐心地候在門口，她是議會裡言辭最為激烈的一位聖母。

她在等我作決定。

聖母貝隆達希望「立刻殺掉」歐德雷迪，但她們至今尚未作出決定。

妳居然真的這麼做了，達爾。我猜到妳或許能發揮自己的天性，獨立行事，我甚至希望妳會這麼做。但妳做了什麼！

貝隆達是一位年事已高、身形臃腫的聖母，她面色紅潤，眼神冷漠，天性中帶有一種惡毒的品質，也正因此受到女修會重用，她希望女修會這次能給歐德雷迪安上謀逆的罪名。

「換作暴君會立刻讓她粉身碎骨的！」貝隆達爭論道。

我們從他那裡就只學到這點嗎？塔拉札不禁好奇。

貝隆達爭辯道，歐德雷迪不僅是亞崔迪的後代，還是柯瑞諾的後代。她的祖先裡，曾經出現過很多帝王、副攝政和勢力強大的管理者。

她身體裡流淌著的血液和這些人一脈相承，代表她內心可能也充滿對權勢的渴望。

「她的祖先可是從薩魯撒．塞康達斯走出來的！」貝隆達一直在重複類似的話，「難道我們從過往的育種經驗裡學到的東西還不夠多嗎？」

塔拉札心想：我們學會了怎樣創造出歐德雷迪。

歐德雷迪通過香料之痛的考驗後，便被送往阿爾－達納布接受訓練。這座星球的環境與薩魯撒．塞康達斯不相上下，有險峻的懸崖、乾涸的峽谷，暴烈的強風時而燥熱，時而嚴寒，空氣裡的溼度不是過低便是過高。歐德雷迪在此無時無刻不在禁受嚴苛氣候條件的錘煉。女修會認為，這裡的條件非常適合用來磨鍊和篩選聖母，為將在拉科斯上進行的任務作準備。只有最為堅韌不拔的人才能通過這種考驗，高□、靈活、強壯的歐德雷迪便是其中之一。

當前的形勢，要我如何補救？

歐德雷迪傳來的最新訊息表明，無論哪種形式的秩序，即便是暴君高壓手腕下延續千年的穩定局面，都會傳遞出一種錯誤信號，過於依賴這種信號，將面臨嚴峻後果。貝隆達觀點的優勢和缺陷都在於此。

塔拉札抬眼看向等在門口的貝隆達。她太胖了！她還在我們面前炫耀這一點！

「如果我們沒法除掉甦亡人，那我們也不能除掉歐德雷迪。」塔拉札說道。

貝隆達低著嗓子，語調平緩地說：「現在對我們來說，這兩個人都很危險。自從歐德雷迪報告了泰布穴地那些字的事以後，瞧瞧它對妳的影響有多大！」

「暴君的話影響我的判斷力了嗎，貝爾？」

「妳知道我指的是什麼，貝尼．忒萊素是一群卑鄙無恥之徒。」

「不要轉移話題，貝爾。妳的思緒就像花叢裡的昆蟲一樣，四處亂

竄。妳到底察覺到什麼了？」

「那些忒萊素人！他們製作那個甦亡人另有目的，而歐德雷迪現在讓我們──」

「妳一直在重複同樣的話，貝爾。」

「忒萊素人喜歡走捷徑，他們對基因的看法跟我們不一樣，那不是『人類』應該有的想法，他們做出來的都是怪獸。」

「他們真的是這樣的嗎？」

貝隆達走進房間，繞過桌子，最後站在塔拉札身旁，正好擋在她的視線和壁龕中綺諾伊女修的小雕像之間。

「和拉科斯的祭司結盟，沒問題，但是忒萊素人不行。」貝隆達握緊拳頭，長袍隨著動作相互摩擦，發出沙沙的聲音。

「貝爾！現在的大祭司是一個頂替他的幻臉人。妳的意思是，讓我們和他結盟？」

貝隆達憤怒地搖了搖頭：「信仰沙胡羅的人很多！到處都是。如果我們參與掉包大祭司的事情暴露了，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別再說了，貝爾！我們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措施，確保在那裡處於劣勢的只有忒萊素人。在那件事情上，歐德雷迪做得沒錯。」

「大錯特錯！如果我們和他們同流合汙，那我們也會落於下風。我們將被迫為忒萊素人賣命，這比長期屈服於暴君的淫威下還要糟糕。」

塔拉札看見貝隆達眼睛裡閃著惡毒的光芒。她的反應可以理解。回想起神帝統治下她們曾遭受的奴役，即便是最為鎮定的聖母，腦中也會閃現出一些令人不寒而慄的回憶。那個時期，女修會長年屈服於暴君的淫威之下，貝尼．潔瑟睿德隨時都有可能滅亡。

「難道妳覺得，加入這個愚蠢的同盟，我們的香料供應就能有保障了？」貝隆達質問道。

塔拉札知道，這是老生常談了。沒有美藍極，沒有香料之痛，也就不會有聖母。那些大離散回來的蕩婦，想必她們的一個目標，便是香料和貝尼．潔瑟睿德在這方面的技藝。

塔拉札回到桌子旁，坐上犬椅往後一靠，等著牠適應自己的身體曲線。這是個問題，一個屬於貝尼．潔瑟睿德的問題。儘管女修會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搜尋、實驗，但她們至今尚未找到香料的替代品。宇航公會

或許需要美藍極才能讓宇航員進入深度香料迷醉狀態，不過如今他們能用伊克斯的航行機器作為代替。伊克斯和公會的附屬機構在公會市場上形成了競爭關係。他們找到了替代品。

我們沒有任何能夠替代美藍極的東西。

貝隆達走到桌子的另一邊，雙拳置於光滑的桌面上，身體前傾，低頭看向統御大聖母。

「而且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忒萊素人到底對我們的甦亡人做了什麼！」

「歐德雷迪會調查清楚的。」

「但是要饒恕她的背叛罪行，光靠這一點是不夠的！」

塔拉札低聲說道：「我們世世代代都在等待這一刻的到來，而妳卻輕易開口說要中止計畫。」她揚起手掌，輕輕地拍在桌面上。

「那個了不得的拉科斯計畫已經不再是我們的計畫了。」貝隆達說，「可能一直都不是。」

塔拉札集中起大部分的精力，重新審視起這個熟悉的觀點來。在剛才的會議上，爭論中的聖母多次提到了這件事。

甦亡人計畫是由暴君發動的嗎？如果是，她們現在能做些什麼？她們「應該」做些什麼？

在這場持續很久的爭論中，每個人都想到了那份《少數報告》。施萬虞已經死了，但她的勢力依然活躍在女修會內部，如今看來，貝隆達也成了她們中的一員。女修會是否刻意蒙上雙眼，不去考慮可能導致她們滅亡的事物？歐德雷迪在拉科斯的密室裡發現了那些隱藏的訊息，這似乎可以看作一個不祥的警告。歐德雷迪在提交報告時，還描述了她在發現訊息前內心的恐慌。面對這件事，沒有聖母能夠泰然處之。

貝隆達直起身子，交叉雙臂置於胸前。「我們從未完全擺脫年少時老師的影響，也從沒完全脫離過塑造我們的模式，難道不是嗎？」

這是只有在貝尼．潔瑟睿德的爭論中才會出現的觀點，她們會由此聯想到自己的情況。

我們是不為人知的貴族，能夠繼承權力的人，唯有我們的子孫。是的，這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理念，邁爾斯．特格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貝隆達找了一張直背靠椅坐下，雙眼平視塔拉札。「在大離散的巔

峰時期，」她說，「我們損失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失敗者。」

「回來的那些並不是失敗者。」

「但是暴君肯定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

「貝爾，大離散是他的目標，這是他的黃金之路，人類的生存之道！」

「我們知道他是怎麼看忒萊素人的，可他卻讓他們活了下來。他有能力讓他們滅亡，但他卻沒有！」

「他想要多樣化的宇宙。」

貝隆達的拳頭狠狠砸在桌子上：「他確實做到了！」

「貝爾，這些事情我們已經爭論很多遍了，但我現在依然認為無法避免歐德雷迪做的事。」

「卑躬屈膝！」

「並非如此。在暴君之前，我們屈從過任何一任帝王嗎？我們連摩阿迪巴也未曾屈從過！」

「我們依然身處暴君布下的陷阱中。」貝隆達控訴道，「那妳說，為什麼忒萊素人還在繼續製造他鍾愛的甦亡人？已經過去一千年了，甦亡人還是一個接一個從再生箱跳出來，就像跳舞的娃娃一樣。」

「妳覺得忒萊素人還在奉行來自暴君的密令？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妳就和歐德雷迪看法相同了，她為我們創造了絕佳的條件，讓我們能夠好好調查這件事。」

「他沒下過這種命令！他只不過做出了那個甦亡人，那個對貝尼．忒萊素非常有吸引力的甦亡人。」

「難道他對我們就沒有吸引力嗎？」

「大聖母，我們必須現在就逃離暴君設下的陷阱！而且要用最直接的方法。」

「貝爾，決定權在我。我依然傾向謹慎地跟他們結盟。」

「那麼至少我們要殺了那個甦亡人，什阿娜可以生孩子，我們可以——」

「現在還不是時候，而且這原本就不是一個單純的育種計畫！」

「但我們現在還是可以把它變得單純些。關於亞崔迪氏族的預見能力，如果妳判斷錯了，那怎麼辦？」

「貝爾，妳的所有提議，目的不過是離開拉科斯和疏遠忒萊素人。」

「我們現在的美藍極儲量，足夠女修會連續使用五十代，如果定量供給，還能更久些。」

「貝爾，妳覺得五十代很久嗎？現在這個位子上坐的是我而不是妳，原因就在這裡，妳還不明白嗎？」

貝隆達從桌旁起身，她的椅子摩擦地面發出刺耳的聲音。塔拉札看得出來，貝隆達並不服氣，她不再值得信任了，也許不能再留著她了。可這又跟崇高事業有什麼關係呢？

「這樣爭下去不會有結果的。」塔拉札說，「妳走吧。」

房間裡只剩自己一人，塔拉札又想起了歐德雷迪的訊息。不祥的預兆。不難理解為什麼貝隆達她們反應那麼激烈。但激烈的反應恰恰說明她們缺乏自控能力，這很危險。

女修會還沒到寫臨終遺言的時候。

歐德雷迪和貝隆達內心產生的恐懼是一樣的，不過，她們在恐懼下作出的決定卻不一樣。對於拉科斯那些刻在石頭上的訊息，歐德雷迪的解讀帶有警告意味：

這些一樣也會過去的。

我們會在大離散那群貪婪之人的圍攻下滅亡嗎？

不過，再生箱的祕密幾乎就在女修會的掌握之中。

如果我們掌握了這個祕密，就沒有什麼能夠阻擋我們了！

塔拉札環視整個房間，這裡仍然是貝尼．潔瑟睿德力量的所在。外面是一片無現星艦編織成的保護網，聖殿星球便隱藏在其後，它的具體位置沒有任何紀錄，只深深印在每個自己人的腦中，隱藏在浩瀚的宇宙中。

可這只是暫時的！隨時都可能出現意外。

塔拉札挺直了肩膀。採取必要的防範措施，但不能受這些擔憂情緒的影響，務必始終保持隱藏狀態。每當塔拉札想要擺脫不良情緒的影響，制驚禱文總是特別有用。

暴君留下的那些警示訊息，告訴所有人黃金之路仍在他的帶領之下，暗示未來還會發生其他可怕的事，由歐德雷迪口中說出所帶來的恐

怖感，遠遠勝過其他人。

亞崔迪氏族那該死的預知力！

「區區螻蟻之幫？」

塔拉札咬牙切齒，懊惱不已。

「若非為崇高事業，則記憶不足為道！」

「若無法聽聞生命樂音」，如果這是真的該怎麼辦？

可惡！暴君還是能傷害到她們。

他究竟想傳達什麼訊息？他不會讓黃金之路陷入危險境地，大離散就是為了確保這個目的。人類朝各個方向奔竄，四散的方向就像刺蝟身上的刺一樣，數不勝數。

他當時有看到散失之人回歸的預象嗎？他是否有可能預見，這條金色之路一旁會出現荊棘叢呢？

他知道我們會察覺他的能力。他知道的！

塔拉札想到了那些關於散失之人回歸的報告，報告的數量不斷增加。不同來歷的人和製品大批湧現，十分神祕，許多證據都表明他們圖謀不軌：這些人配備製造奇巧的無現星艦、複雜精密的武器和製品，他們的來歷各不相同，採用的方法也形形色色。

其中一些還非常的原始，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

他們想要的不只是美藍極。散失之人回歸的目的十分神祕，但塔拉札從中看出了端倪：「我們想要你們擁有的古老祕密！」

尊母的訊息也十分明確：「只要是我們想要的，我們都會拿走。」

塔拉札心想：歐德雷迪手中握有一切必要的資源。她有什阿娜，如果伯茲馬利成功了，那個甦亡人也會送往她身邊，她還和忒萊素的尊主之主結成了同盟。她可以擁有整座拉科斯星球！

只要她不是亞崔迪氏族的後代。

塔拉札看向桌子上方的投影區域，上面顯示著新的甦亡人和之前被殺的幾個的對比資料。每個新的甦亡人都會跟先前的略有差異，這一點非常明顯，忒萊素人在改善甦亡人的某些特質。可是是什麼特質呢？線索會隱藏在新幻臉人中嗎？很明顯，忒萊素人始終在研發一種無懈可擊的幻臉人，他們與假冒對象間完全不存在差異，不僅會複製受害人的淺層記憶，還會竊取對方內心的思想和真實身分。這種延續生命的方式，

比忒萊素尊主如今使用的更有誘惑力，所以他們才不斷研發。

大部分議事聖母和她抱持相同的看法：這樣的假冒者最終會「變成」那個模仿對象。歐德雷迪關於那個杜埃克幻臉人的報告也印證了這一點。面對這樣的幻臉人，或許即便是忒萊素尊主也無法令他們掙脫模仿對象的外形和表現，變回原本的面貌。

掙脫不了的還有他們的信仰。

該死的歐德雷迪！她將聖母們逼入了窘境，歐德雷迪知道，她們別無選擇，只能追隨自己！

她怎麼會知道這一點？又是因為她的強大天賦嗎？

我不能盲目行事，我必須知道原因。

塔拉札動用熟記的冷靜要訣，讓自己平靜下來，情緒沮喪時，她不敢貿然做決定。她盯著綺諾伊女修的雕像看了許久，終於恢復常態。塔拉札離開犬椅，回到那扇她最愛的窗戶前。

在女修會的管理下，這座星球的氣候十分宜人。每當塔拉札看向窗外，看著日升日落間各不相同的四時景致，她的心情就會輕鬆許多。

飢餓感向她襲來。

我今天要與侍祭和見習女修一起吃飯。

和年輕人待在一起，重溫用餐禮儀，恢復每日早、午、晚的進食時間，她有時透過這種方式自我調節。這樣，她就能重新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她喜歡觀察同伴，她們談論各種深刻的話題，就像潮水一樣，蘊藏著未經發掘的強大力量，貝尼．潔瑟睿德能夠給這種力量提供源源不斷的能量。

諸如此類的想法讓塔拉札的內心恢復了平衡。令人頭疼的問題可以暫時擱置，讓她可以冷靜地考慮檢視。

歐德雷迪和暴君說得沒錯：如果不以崇高事業為目的，我們什麼都不是。

歐德雷迪是拉科斯上一切重要事務的決策者，但她的身上帶有亞崔迪氏族的種種弱點，沒有人能迴避這一事實。歐德雷迪總會表現出亞崔迪譜系特有的缺陷，她對犯錯的侍祭總是過於仁慈，感情便是從這樣的行為中產生的！

會蒙蔽判斷力的危險感情。

它會削弱他人的力量，讓人付出代價。女修會派遣了更加合適的女修，讓她們負責教導犯錯的侍祭糾正缺點。當然，歐德雷迪的行為暴露了這些侍祭身上的弱點，這一點無可否認。或許歐德雷迪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有意為之。

每當她這樣想時，心中便會產生一種微妙而強大的情緒。她不得不強壓下心頭強烈的孤獨感，情緒便在心中繼續鬱結發酵。憂傷的情緒可能影響人的判斷力，程度可能和喜愛之情……甚至愛情不相上下。在塔拉札和善於觀察的記憶女修們看來，這是對死亡產生的情感反應。最終，她也只能以記憶的形式存在於其他人的腦中，她必須面對這個現實。

她意識到，記憶和意外發現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就在她需要一切可用資源的時候！

但我可還沒有死。

塔拉札知道怎麼恢復平靜，她也知道之後會有什麼反應。每次戰勝憂傷的情緒後，她都會以一種更加積極、更加堅定的感情面對自己的生命和人生目標。作為統御大聖母，她因為歐德雷迪犯下的錯變得更加強大。

歐德雷迪也明白這一點。想到這裡，塔拉札不禁冷笑。每當大聖母戰勝了憂傷情緒，她在眾聖母前的表現就會更加強勢。其他人觀察到了這樣的規律，但只有歐德雷迪知道她內心還隱藏著憤怒之情。

這就對了！

塔拉札意識到，自己找到了懊惱情緒的根源。

很顯然，在許多場合下，歐德雷迪都注意到了影響統御大聖母行為的關鍵因素。對於別人利用她的生命做的那些事，塔拉札的內心產生了莫大的憤怒。她絕不能將怒氣宣洩出來，但她需要動用大得可怕的力量，才能壓制住怒火。這樣的憤怒永遠無法平息。這種感覺多麼難熬啊！歐德雷迪注意到這件事，讓她心裡的苦痛更加強烈。

當然，這樣的情緒也會產生相應的效果。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讓她們的大腦得到了某種鍛鍊，她們在內心構築起層層麻木不仁的防禦機制，不給外人任何窺探的機會。愛情是宇宙中一股非常危險的力量，她們必須保護自己不受愛情的影響，聖母絕不能牽扯入親密的私人關係

中，即使是為了執行貝尼．潔瑟睿德的任務也不行。

模擬：為了保護自己，我們會扮演必要的角色。貝尼．潔瑟睿德會堅持下去！

這一次，她們會屈從多久？又一個三千五百年嗎？讓他們都去死吧！都只是暫時的而已。

塔拉札從窗邊轉身，離開窗外的宜人風景。她感覺自己確實恢復平靜了，體內融入了新的力量，足夠讓她掃除心中的不情願，擺脫困擾，正視自己現在必須做的事。

我要去拉科斯。

她無法再逃避那個讓她不情願的原因。

我可能得讓貝隆達如願了。

35

自我的生死、物種的存續、環境保護，這些是驅動人類向前的力量。你可以看到，這些事情相對的重要性會隨著人年紀的增長而變化。人到了某個年紀，哪些成了最緊要的事情？天氣？消化系統的狀態？他們真的在意嗎？肉體能夠察覺到這些欲望，也可望得到滿足。除此之外，他們還會在乎什麼事情呢？

—雷托二世對赫薇．諾里言，本人聲音，藏於達艾斯巴拉特



邁爾斯．特格醒了，周圍一片漆黑，他發現自己躺在一副擔架上，幾臺懸浮裝置托在下面。藉著裝置微弱的光，他看到懸浮裝置的一排小燈倒掛在自己周圍。

他嘴裡塞了東西，兩隻手牢牢地捆在背後，雙眼倒是沒有被遮住。

看樣子他們不在乎我會看到什麼。

他看不出這些人的身分，身旁的黑影上上下下，他感覺他們可能正在坎坷不平的地形裡向下走。是一條小路嗎？擔架在懸浮裝置上平穩地移動。每當遇到不好走的彎道，特格身邊的人便會停下腳步，設法把擔架繞過去，他在這種時候可以察覺到懸浮裝置微弱的嗡嗡聲。

他的視線不時穿過阻礙視野的障礙物，看到前方閃爍的光。他們很快就停在一個明亮的區域。他看到一盞燈球拴在一根竿子上，離地大約三公尺，在寒冷的微風中輕輕搖動。他藉著燈球黃色的光，看到一片泥濘的空地中間有一座破房子，雪地裡有很多車轍和腳印，空地周圍有一些灌木叢和稀稀疏疏的幾棵樹。一支手電筒掃過他的臉，對方沒有說話，但是特格看到那人向著房子做了一個手勢。他很少見到這麼破敗的建築，好像稍微一碰就會塌下來，他覺得那個房頂肯定會漏雨。

身邊的人動了起來，搖搖晃晃地帶著他走向那間破屋。他趁著昏暗的光打量了一番護送自己的人，所有人都遮住了嘴和下巴，只露出一雙

眼睛，頭上的兜帽蓋住了頭髮。他們的服裝臃腫，只能看出四肢，看不出身體其他的細節。

竿子上的燈球滅了。

一扇門打開，炫目的光從房子內照了出來。那些人匆匆把他送了進去便離開，他聽到他們關上了房門。

室內的光亮頗為刺眼，他眨了幾下眼睛，才從黑暗中適應過來。他看了看周圍的環境，心中產生了一種奇怪的錯亂感覺。他原本以為房子內部和外部一樣破敗，沒想到裡面卻十分整潔，沒有幾件家具，只有三把椅子、一張小桌和……一臺伊克斯刑訊儀！他倒抽了一口氣，他們難道沒聞到他呼出的謝爾氣味嗎？

既然他們這麼粗心，姑且就讓他們動用那臺刑訊儀吧。雖然他會受到不少痛苦，但是他們在他的大腦裡什麼也不會找到。

他聽到自己身後什麼東西「啪」的一響，然後聽到了物體移動的聲音。三個人走進他的視野，在擔架的尾端站成一排，一言不發地注視著他。特格逐一打量這三個人，左邊那個人身穿一件深色單衣，翻領敞開了，是個男性，臉型偏方正，特格見過一些伽穆的土著，相貌和他相仿──眼睛小，眼神犀利，直直地看透了特格。這是一張審問者的臉，絕對不會因為受刑者的痛苦而動搖。哈肯能氏族當年引入不少這樣的人，他們為了達到目的可以動用一切手段，即便令他人受到極大的痛苦，也可以面不改色。

特格正前方的人穿著一件臃腫的黑灰相間衣服，和護送他的人穿著相似，但是這個人摘下了兜帽，一頭灰白的短髮，臉上毫無表情。特格從這個人的臉上看不出任何線索，從衣服上也看不出什麼，完全判斷不出此人是男是女。特格將這張面孔記錄了下來：寬額頭，方下巴，嘴巴不大，緊緊地抿著，一副厭惡的表情，鼻梁像刀一樣鋒利，上面是一雙綠色的大眼睛。

特格盯著第三個人的時間最久，這個人個子很高，穿著一件剪裁考究的黑色單衣，外面套著一件樸素的黑色外套。衣服非常合身，造價不菲，沒有任何裝飾或徽章，肯定是個男人。這個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讓特格有了記住他的依據。男子的臉型狹長，神情高傲，眼睛呈棕色，嘴唇很薄。無聊，無聊，無聊至極！這裡的所有事情無緣無故占用了他

寶貴的時間，別的地方還有至關重要的事情等待他去處理，他必須讓另外兩個人，讓這兩個手下明白自己有多忙。

特格心想：這個人是官方的觀察員。

房子的主人派這位不耐煩的男子來到現場，讓他彙報自己觀察到的資訊。他的數據箱呢？啊，在那裡，靠著牆放在他的身後，這些箱子就像這些公務員的證件一樣。特格巡查伽穆的時候，在伊賽和其他城市的大街上見過這種人。箱子又小又薄，公務員的階級愈高，他的箱子就愈小。這個人的箱子只能裝下幾個資料卷軸和一個袖珍攝影機，他肯定隨時都要帶著這個攝影機，以便與他的上級聯繫。箱子很扁，這個公務員的階級很高。

特格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問他：「我這麼從容不迫，你會怎麼跟他們說？」他會得到什麼回答？

答案已經寫在那張不耐煩的臉上，他什麼都不會說，他來這裡的目的不是回答特格的問題。特格心想：這個人迫不及待想要離開，走的時候步伐肯定會邁得很大。他的注意力將會飛向遠方，只有他知道遠方有什麼在等待他。他的腿肯定會把那口箱子碰得啪啪響，以便提醒他自己身居要位，也讓其他人看到這個象徵權力的物件。

正前方的那個人開口了，聲音迷人婉轉，必然是個女子。

「看見沒？他很鎮定，正在看著我們呢。沉默打不垮他的，我們進來之前，我就跟你們說過了。這樣只會浪費時間，我們可沒那麼多時間能浪費。」

特格盯著她，她的聲音隱約有些耳熟，有一些迷人的特質，像是聖母會有的聲音。她有可能真的是聖母嗎？

那個疑似伽穆土著的人點了點頭：「淳穆，妳說得沒錯。可是，這裡不是我在下命令。」

淳穆？特格不禁好奇，這是名字還是頭銜？

兩個人都看向了那個公務員，那個人轉身彎下腰，從資料箱裡拿出了一個袖珍的攝影機。他站了起來，攝影機背對著特格和另外兩個人。螢幕亮起了綠光，映在觀察員的臉上成為一片病態的顏色。他神氣十足的笑容消失了，嘴唇安靜地動著，向攝影機裡的人彙報。

特格沒有暴露他讀唇的能力，任何人只要經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讀

唇訓練，只要看得清對方的嘴唇，不論從哪個角度都可以看懂他說的話。這名男子說的是一種古凱拉赫語。

他說：「肯定是特格霸夏，我已經確認了。」

綠光在他的臉上跳動，他緊盯著螢幕。從綠光閃動的情況來看，螢幕裡的人似乎有些躁動。

公務員的嘴唇又動了起來：「我們都認為他經過了訓練，可以忍受巨大的疼痛，而且我在他身上聞到了謝爾的氣味。他可能……」

綠光再次跳動起來，男子住嘴。

「我並不是找藉口。」他嘴唇的動作戰戰兢兢，「您知道我們必然會盡我們所能，不過我建議還是努力透過其他方式攔截那個甦亡人較好。」

綠光閃了一下，熄滅了。

公務員將攝影機別在自己的腰際，轉向兩位同伴，點了一下頭。

女人說道：「T式探測儀。」

他們將刑訊儀轉到了特格頭部上方。

T式探測儀，特格暗暗注意到她是怎麼稱呼這儀器的。他的視線轉向眼前的罩子，沒有看到伊克斯人的標誌。

特格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好像遭遇過這樣的事情，他感覺自己曾經多次被人抓到這裡。似曾相識的並不只是這起事件，自己被抓，這三個審訊人，還有……那個刑訊儀令他產生了發自心底的熟悉。他感覺自己的內心空蕩蕩，眼前的場景他為什麼這麼眼熟？他從來沒有用過刑訊儀，不過他曾經完完整整地學過這種儀器的使用方法。貝尼．潔瑟睿德時常利用痛苦，不過多數情況依賴真言師。更多時候，女修會認為她們如果依賴某些設備，便可能過分受到伊克斯人的影響，這樣等於向外界示弱，表示她們不能沒有這些卑鄙的儀器。很久之前，機器能夠複製人類思想和記憶的精華，人類為了毀滅這些機器，發起了巴特勒聖戰，特格甚至覺得女修會的態度受到巴特勒聖戰的影響。

似曾相識！

晶算師邏輯向他提出了問題：眼前的這個場景我為什麼這麼眼熟？他知道自己從來沒有當過俘虜，堂堂的大霸夏特格，這一次竟然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真是荒唐至極！他差一點笑了出來，可是那種熟悉的感

覺依舊在心底飄蕩。

兩個人將罩子轉到他頭部的正上方，然後將儀器的探測頭一一固定在他的頭皮上。公務員面無表情看著兩個人，只有些許煩躁的跡象。

特格將三個人逐個打量了一番，誰會故作友善？啊，肯定是那個「淳穆」。有意思，難道是「尊母」的另一種說法？不過特格聽說了那些回歸之人的事情，另外兩個人對這女人似乎沒有那麼畏懼。

不過，這些人是回歸之人，除了那個棕色單衣的方臉男子或許是伽穆的土著。特格仔細觀察這個女人，一頭暗淡無光的灰白短髮，兩隻綠色的眼睛，眼距較寬，神色冷靜，下巴略微凸出，給人踏實可靠的感覺，儼然是扮白臉的絕佳人選。淳穆看起來不像奸邪狡詐之人，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不過，特格也看到了她隱藏了一種特質：這個女人觀察仔細，眼光尖銳，她能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必須出手。她肯定是貝尼．潔瑟睿德，不過只接受過極少量訓練。

還有一種可能，訓練她的是那些尊母。

他們在他的頭上固定好探測頭，疑似伽穆土著的男子將刑訊儀的控制臺轉到了三個人方便觀看的位置，特格看不到刑訊儀的螢幕。

女人摘掉了特格嘴裡的填塞物，證實了他的判斷，她會扮白臉。他在嘴裡動了動舌頭，恢復了知覺。他的臉和胸口還有些麻木，沒有從擊昏器的威力中完全恢復過來。他中彈已經多久了？不過，如果公務員彙報上級的話屬實，那麼鄧肯便逃過了這一劫。

疑似伽穆土著的男人看著觀察員。

觀察員說：「亞爾，開始吧。」

亞爾？特格不禁好奇。這個名字有些怪異，聽起來有些忒萊素人的感覺，但亞爾不是幻臉人……也不是忒萊素尊主。以幻臉人來說他個頭太大，身上也沒有尊主特有的特徵。特格受過女修會的訓練，對自己的判斷很有把握。

亞爾碰了一下控制臺上的一個按鈕。

特格聽到自己疼得哼了起來，他完全沒有料到會是這麼強烈的劇痛。他們肯定一下就把這臺惡魔機器開到了上限！毫無疑問！他們知道他是晶算師，能夠無視某些肉體方面的影響。可是他現在痛入骨髓，完全無法無視這樣的痛苦！特格整個人疼得抖了起來，他的意識即將變成

一片空白。謝爾能夠隔絕痛感嗎？

疼痛漸漸消失，只留下顫抖的記憶。

又來了！

他突然想到對於一名聖母而言，香料之痛肯定就是這種感覺，任何痛苦都不可能超越這種痛了。他努力保持沉默，但還是聽到自己不由自主地呻吟。他動用了自己所學的所有晶算師能力和貝尼．潔瑟睿德能力，極力克制自己，不讓自己說話，不讓自己放棄抵抗，不讓自己向他們求饒，承諾告訴他們任何事。

痛苦再一次退去，然後又湧了回來。

「行了！」是那個女人的聲音，特格努力地回憶著她的名字。淳穆？

亞爾陰沉地說道：「他渾身上下都是謝爾，至少夠他撐一年的。」他指了指控制臺，「一片空白。」

特格呼吸急促，又疼了起來！儘管淳穆高聲反對，痛感仍然不斷加強。

「我說夠了！」淳穆厲聲喝道。

特格心想：真是誠心誠意。他感覺痛苦消退了，每一根神經都好像痛苦記憶的線頭一樣，被人從身體裡拔了出來。

淳穆說：「我們不能這樣，這個人──」

「他和其他男人一樣。」亞爾說道，「我是不是得在他的陰莖上放一個特殊的探測頭？」

「只要我在這裡，你就試試看！」淳穆說著。

特格感覺女人的真誠險些唬住了自己。痛苦的最後幾根絲線抽出了他的肉體，他感覺自己被吊掛在支撐他的表面上方。似曾相識的感覺依然存在，他的意識有些恍惚，他好像在那裡，又好像不在那裡，好像來過那裡，又好像沒去過那裡。

亞爾說：「我們要是沒完成任務，肯定會讓他們大發雷霆，妳還想那樣灰頭土臉地面對他們嗎？」

淳穆猛地搖了搖頭，她彎下腰來，特格在探測頭之間看到了她的臉：「霸夏，說心裡話，我們實在不想這麼對您。這真的不是我的主意，我覺得這些做法真令人作嘔。只要把該說的說出來，我就讓您舒服

一點。」

特格對著她笑了。這個女人很行！他將目光轉向了那個密切留意這邊動向的公務員：「替我轉告你們主人，這個女人有兩下子。」

公務員漲紅了臉，氣得眉頭倒豎：「亞爾，給他開到最大。」他的語速很快，聲調很高，完全聽不出受過訓練的痕跡，與淳穆截然不同。

「萬萬不可！」淳穆說著站了起來，但是她的注意力仍在特格的眼睛上。

貝尼．潔瑟睿德的教員曾經教過特格這一招：「看著對方的眼睛！觀察它們的焦點如何變化。隨著眼睛的焦點移向外界，意識的焦點則移向了內心。」

他故意將視野聚焦在她的鼻子上。這個女人長得不醜，相貌相當出眾。他想知道那一身臃腫的衣服下面是怎樣的一副身材。

「亞爾！」公務員的聲音。

亞爾調了一下控制臺上的物件，然後按下了一個開關。

痛苦湧入特格全身每個角落，他現在才知道剛才的疼痛確實沒有達到上限。然而，此時伴隨著新的疼痛也出現了清晰的神志。他感覺自己現在幾乎可以將痛苦從自己的意識中剝離，這些痛苦完全發生在另外一個人身上。他發現了一座避風港，這裡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接觸到他。出現了疼痛，甚至劇痛，他接受了有關這些感官刺激的消息。當然，部分原因應該在於謝爾。他心裡明白，也很慶幸。

淳穆的聲音闖了進來：「我覺得他快不行了，關小點吧。」

特格又聽到了一個人的聲音，可是他還沒聽清具體的內容，人聲便漸漸消失了。他突然察覺他的意識找不到錨點，一片寂靜！他覺得好像聽到自己的心臟正在恐懼之中快速跳動，但是又好像沒聽到。四處一片靜寂，全然無聲，後方什麼都沒有。

我還活著嗎？

這時，他感覺到了心跳，但是不確定是不是自己的心跳。撲通撲通！撲通撲通！這是動作的感覺，不是聲音，他不知道這個感覺源自哪裡。

我怎麼了？

視覺中心的黑色背景亮起了刺眼的白字：

「我調回了三分之一。」

「就這樣吧，看看能不能透過他的肢體反應讀到什麼資訊。」

「他能聽到我們說話嗎？」

「不存在有意識的聽覺。」

特格從來不知道一個探測儀在有謝爾的情況下，還可以發揮作用，不過他們管這臺機器叫作T式探測儀，或許與一般探測儀有所不同。肢體的反應可以洩漏心中抑制的想法嗎？他們可以透過物理手段撬出什麼資訊嗎？

特格的視覺中心再一次出現了文字：「他現在還是隔離狀態嗎？」

「完全隔離。」

「要保險一點，再深一點。」

特格想將自己的意識從他的恐懼中剝離。

我必須控制住自己！

身體如果和他自己失去了聯繫，會洩漏什麼資訊？他能想像他們正在幹什麼，他的神志中出現了恐慌，但是肉體並沒有出現恐慌的感覺。

隔離刑訊對象，讓他無法認知自我。

這句話是誰說的？某個人，他再次出現了清晰的既視感。

他提醒自己：我是晶算師，我的神志是我的中心。這個中心可以寄託在他過往的經歷和記憶之上。

痛感再次出現，聲音，非常響！震耳欲聾！

「他又出現了聽覺。」這是亞爾的聲音。

「怎麼可能？」這是公務員的高音。

「可能因為你調得太低了。」淳穆的聲音。

特格想睜開眼睛，但是眼皮完全不聽使喚。這時，他想起他們把這臺儀器叫作T式探測儀，這是回歸之人帶來的東西，不是伊克斯製造的設備。他感覺這臺儀器控制了他的肌肉和感官，就像另一個人進入了這具軀體，一切反應都要以他為先。特格任由這臺機器操控自己的身體，真是一臺恐怖的儀器！它可以讓他眨眼、放屁、大口喘氣、排便、排尿，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到。他的思維好像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他也變成了置身事外的觀察員。

他突然聞到了一股濃烈的味道，令人作嘔。他沒辦法讓自己皺眉

頭，但是他的神志皺起了眉頭，這就夠了。是儀器產生這些氣味，它在玩弄他的感官，學習他的感官。

「現在能讀取他的思維和記憶了嗎？」這是公務員的高音。

「他還是能聽到我們的聲音！」亞爾的聲音。

「晶算師怎麼都這麼難對付！」淳穆的聲音。

「嘀、嗒、哆。」特格發出了聲音，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童年，唸出勒尼烏斯冬季晚會上三個傀儡的名字。

「他說話了！」公務員的聲音。

特格感覺那臺機器擋住了他的意識，亞爾正在操作控制臺。不過，特格知道自己憑藉晶算師邏輯發現了至關重要的事：這三個人都只是傀儡。操縱傀儡的人才是重要的目標，透過傀儡的一舉一動，能夠了解傀儡師在做什麼。

探測儀仍在侵犯他的身體，儘管施加了極大的力量，特格感覺自己的意識已經趕上了這臺儀器。它在學習他，但他也在學習它。

他現在明白了，這臺T式探測儀可以複製他的所有感官，然後加以識別並標記，以便亞爾在需要的時候調用。特格的體內存在一條有機的神經反射鏈，這臺機器可以追蹤這些反射的路徑，好像能夠複製出另一個他。謝爾和他的晶算師意識將這些人拒在了記憶的門外，但是其他所有東西都可以複製下來。

他安慰自己：這個東西不會像我這樣思考。

機器無法完全模擬他的神經和肉體，無法擁有特格記憶或特格經驗。它不是女性體內孕育的生命，並未由產道進入這個令人驚奇的宇宙。

特格的部分意識在這裡加了一個記憶標記，告訴自己這個想法反映了甦亡人的一些事情。

鄧肯是從再生箱培養出來的生命。

特格的舌頭此時突然感覺到了酸性物質造成的劇烈疼痛。

又是T式探測儀搞的鬼！

特格任由自己同時在多個意識之中飄蕩，他隨著T式探測儀的運轉，繼續思考關於甦亡人的那個想法，同時聽著嘀、嗒、哆的對話。三個傀儡異常安靜，沒錯，他們正在等待T式探測儀完成任務。

那個甦亡人，鄧肯是細胞拓展的結果，這些細胞由一個男人讓女人受孕而誕生。

機器和甦亡人！

想法：機器無法理解出生的體驗，只能間接了解，必然無法體會重要的個體差異。

就像現在，這個機器便無法理解他的其他體會。

T式探測儀正在反覆製造各種氣味，特格每聞到一種味道，大腦中便會出現一些回憶。他感覺T式探測儀正在高速搜索它需要的資訊，但是他自己的意識置身事外，隨意沉浸在大腦中喚醒的記憶裡。

就在那裡！

那是他灑在左手上的熱蠟，他當時才十四歲，還在貝尼．潔瑟睿德學校上學。他想起了學校和實驗室，好像他現在就在那裡。學校附屬於聖殿。特格知道，能夠進到這裡說明他的身體裡流淌著希歐娜的血液，任何擁有預知力的人都不會發現他在這裡。

他看到了實驗室，聞到了蠟的味道，這種化合物中包含人造酯類以及蜜蜂的自然產物，養蜂人是沒有通過試煉的女修和她們的幫手。他看著蘋果園中辛勤勞作的人和蜜蜂，他將記憶轉向了這個時刻。

貝尼．潔瑟睿德社會結構的運作機制非常複雜，只有穿透表象，看到了必需的因素，才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必需的因素包括食物、衣服、溫暖、通訊、學習、禦敵（生存動力的子集）。貝尼．潔瑟睿德的生存與一般意義的生存存在些許差別，她們繁衍並不是為了整個人類，任何牽涉人種的事情都必須受到監視！她們繁衍的目的在於延續她們自己的力量，延續貝尼．潔瑟睿德，她們認為這樣便為人類作出了莫大的貢獻，或許確實如此。對於其他人類而言，繁衍生殖的動機深植女修會的心底。

又一股味道突然襲來。

他聞出了自己衣服上毛料溼潤的氣味，當時龐希亞德戰役剛剛結束，他剛要走進指揮艙裡。這股味道充滿了他的鼻腔，引出艙內儀器的臭氧氣味，以及艙內其他人員的汗味。毛料啊！女修會一直覺得他在這方面有一些古怪，他偏愛天然的質料，拒絕使用俘虜工廠製造的人造質料。

他對於犬椅也是同樣的態度。

不論哪種形式的壓迫，我都不喜歡它的氣味。

這三個傀儡，嘀、嗒、哆，他們知道自己受到了多大的壓迫嗎？

他聽到了晶算師邏輯的譏諷，毛料就不是俘虜工廠的產品了嗎？

這不一樣。

他自己同時提出了反對意見，人造質料幾乎可以永久保存，想想哈肯能球狀無現空間那些零熵筒裡的布料已經存在了多少個年頭。

「但我還是喜歡毛織品和棉製品！」

喜歡就喜歡吧！

「不過我為什麼喜歡這兩種材質的布料？」

這是亞崔迪氏族的偏見，他們遺傳給了你。

特格將那些氣味擱置一旁，全神貫注地感受這臺探測儀的所有動作。他很快發現自己可以預測這個東西，它就像一塊新的肌肉。他一邊伸展著這塊肌肉，一邊繼續查看被引牽而出的記憶，尋找寶貴的資訊。

我坐在勒尼烏斯星上母親的家門外。

特格調動部分意識，看著這個場景：十一歲那年。他正在和貝尼．潔瑟睿德的一個小個子侍祭聊天，她是因為護送重要人物，才來到了這裡。侍祭身形嬌小，頭髮金紅，一張娃娃臉，朝天鼻，眼睛灰綠。重要人物是一位聖母，身穿黑色長袍，相貌十分滄桑，她和特格的母親一同走進了那扇門裡。侍祭名叫卡拉娜，她正在拿這戶人家的小男孩試驗自己剛學會的技能。

卡拉娜還沒說完二十個字，邁爾斯．特格就知道她想從自己的嘴裡撬出點資訊。他的母親剛開始教他偽裝自己的時候，便提過此事。畢竟總會有人希望了解某位聖母的家庭情況，他們會詢問家裡的小男孩，以期獲得有價值的資訊。和聖母有關的資料從來不缺市場。

他母親教導他：「你要判斷對方是什麼樣的人，然後根據情況調整你的反應。」這種辦法絕對糊弄不了一位聖母，但是糊弄侍祭，尤其是這個，則綽綽有餘。

在卡拉娜看來，特格似乎十分靦腆，不願開口。這個侍祭自視甚高，覺得自己頗有幾分魅力。特格等待她動用了幾分功力，假裝受她魅力影響，終於說出了她想要的資訊。然而卡拉娜問到的只是一堆假話，

她如果告訴門裡的那位重要人物，至少必然會受到一頓怒斥。

嘀、嗒、哆說話了：「他現在應該可以探測了。」

這是亞爾的聲音，他把特格從過去的記憶中拽了出來。「根據對方的情況調整反應。」特格聽見母親的聲音說道。

傀儡。

傀儡師。

那位公務員說道：「問問模擬結果，他們把甦亡人帶到哪裡去了。」

儀器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發出了微弱的嗡嗡聲。

「什麼都沒有回答。」亞爾的聲音。

特格能夠聽到他們的聲音，但是非常刺耳、痛苦。探測儀雖然命令他的身體閉上眼睛，但是他硬生生把眼睛睜開了。

「你們看！」亞爾說道。

三雙眼睛轉向了特格，他們的動作十分緩慢。嘀、嗒、哆三個人眨了一下眼睛……然後又眨了一下……兩次眨眼之間至少隔了一分鐘。亞爾的手伸向了控制臺上的某個按鈕，他的手指需要一星期才能摸到目標。

特格摸索著捆在自己手上和手臂上的東西。竟然是普普通通的繩子！他慢條斯理地動著手指，碰到手上的繩結。繩子鬆了，剛開始很慢，而後一下便被掙開了。他開始解擔架上的綁帶，只是簡單的防滑扣，更是小菜一碟。此時，亞爾的手還移動不到四分之一的距離。

眼睛眨了一下……然後又眨了一下……然後又眨了一下……

三雙眼睛露出了些許訝異。

特格摘掉了糾結交錯的探測頭，一個個鉗夾「啪」地從他身上飛了出去。右手拂過探測頭鉗夾的手背緩慢地開始出血，眼前的景象令他非常意外。

晶算師推演：我現在在以非常危險的速度活動。

不過他已經走下了擔架，公務員正在慢慢地將手伸向衣服側面鼓起的口袋。特格一隻手掐斷了他的脖子，這位公務員再也摸不到自己日常隨身的那把雷射手槍了。亞爾的手距離控制臺還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距離，不過他的眼睛明確出現了驚慌的神色，特格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掐

斷自己脖子的那隻手。淳穆的動作稍微快了一點，她的左腳正在踢向特格幾秒之前的位置。還是太慢了！淳穆頭部後仰，露出了脖子，特格一個單手下劈解決了她。

他們落地的速度如此之慢！

特格意識到自己已經汗流浹背，可是他沒有時間顧及這個。

我竟然可以預先知道他們的每一個動作！我這是怎麼了？

晶算師推演：探測儀的劇痛將我的能力提升到了全新的水準。

他突然感到飢腸轆轆，這時才發現自己流失了大量的體力。他無視飢餓的感覺，感覺自己的時間恢復了正常。他聽到了三聲悶響，三個人倒在了地上。

特格檢查了探測儀的控制臺，絕對不是伊克斯的產品，不過控制按鈕和開關相差不多。他讓資料儲存系統短路，刪除了所有資料。

房間的燈怎麼辦？

開關就在門邊，他關了燈，深吸了三口氣，旋風一般衝進了黑夜之中。

送他過來的那些人穿著臃腫的衣服，站在冬夜的寒風裡。他們聽到一個古怪的聲音，還沒轉過身來，便被這陣旋風擊倒在地。

特格的時間感覺再次恢復了正常，這次比剛才快了一些。他藉著星光看到一條下山的小道，穿過濃密的灌木叢，在和著雪水的泥地上跌跌撞撞地滑了一會兒，然後發現自己能夠預知前面的地形，方才站穩了腳跟。每一步他都知道該走在哪裡，很快便不知不覺走到了一片開闊的區域，前方可以看到一道山谷。

區域中央的附近可以看到城市輝煌的燈火和一個黑色的立方體建築。他知道這個地方：伊賽，那些傀儡師就在這裡。

我自由了！

一處高聳的木頭圍籬上缺了一塊木板，圍籬上便有了一道豎直的狹窄豁口，圍籬裡有個人，每天坐在豁口處，從裡往外看。沙漠裡有一頭野驢，每天都會從這堵圍籬和豁口旁經過—首先是鼻子，接著是頭、前腿、長長的褐色驢背、後腿，最後是尾巴。一天，這個人突然跳起來，眼中閃耀著發現的喜悅，他向身邊的所有人大聲喊道：「事情再明顯不過了！因為有鼻子，所以才有了尾巴！」

——《隱祕智慧故事集》，拉科斯口述史



自從來到拉科斯以後，歐德雷迪多次想到塔拉札的那幅年代久遠的畫，就掛在她聖殿住所內牆面的顯著位置。每當想起這幅畫，想起畫上的筆觸，歐德雷迪就感覺自己的雙手隱隱發麻。她彷彿聞到了油彩和顏料的氣味。她的情感在畫布上奔湧。歐德雷迪每次從這樣的回憶中抽離，腦海中都會產生新的疑惑：什阿娜是她的畫布嗎？

我們兩人中，手握畫筆的是哪一個？

這天早上又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此時天還沒亮，歐德雷迪正在拉科斯主堡頂層的住所裡，什阿娜也住在這裡。一位侍祭進來，用輕柔的聲音喚醒了歐德雷迪，告訴她塔拉札馬上就要到了。歐德雷迪抬眼看向這位深色頭髮的侍祭，微弱的燈光照在那人的臉上，此時她的腦中立即閃現出關於那幅畫的記憶。

我們兩人，究竟是誰造就了誰？

「讓什阿娜再睡一會兒。」歐德雷迪說完，便讓侍祭離開了。

「您要在大聖母到達前用早飯嗎？」侍祭問道。

「等塔拉札到了再說吧。」

起床後，歐德雷迪迅速梳洗完畢，然後穿上了自己最好的黑色長袍。她大步走向頂層公共休息室東邊的窗戶，順著航空基地的方向往外

看去。在那個方向，許多條移動的光線點亮了灰色的天空。她啟動了房間裡所有的燈球，讓外面的景象不再那麼刺眼。燈球耀眼的金色光芒反射在厚實的裝甲合成玻璃上，泛灰的玻璃表面映出了她的臉，從模糊的五官線條能明顯看出疲倦的痕跡。

歐德雷迪心想：我就知道她會來。

就在此時，拉科斯的太陽出現在遠處灰暗的地平線上，彷彿孩子手中橘色的皮球，忽地一下彈入了人們的視線。空氣的溫度瞬間爬升，這就是很多拉科斯觀察員提到過的熱彈跳現象。歐德雷迪轉過頭，這時大廳的門打開了。

塔拉札走了進來，身上的長袍窸窣作響。她身後有人把房門關上了，房內只剩她和歐德雷迪兩人。統御大聖母走向歐德雷迪，頭上戴著黑色的兜帽，露出臉龐。眼前的場景讓人輕鬆不起來。

見歐德雷迪一臉憂慮，塔拉札便故意說道：「好吧，達爾，我們終於以陌生人的身分見面了。」

塔拉札的這番話把歐德雷迪嚇了一跳，她準確地接收到話中的威脅信號後，心中的恐懼就像杯中倒出的水一樣傾瀉而出。自她出生以來，歐德雷迪頭一次準確地捕捉到了自己跨越分界線的那一刻。在她看來，沒有多少聖母會察覺這條線的存在。跨過分界線的時候，她意識到自己一直知道它的存在：走過去，她就能進入虛空之境，自由自在地飄蕩。她不再脆弱了，她們可以殺了她，但她絕不認輸。

「所以，不再有達爾和塔爾了。」歐德雷迪說。

塔拉札聽出了歐德雷迪語調中不羈的意味，認為這是她自信的表現。「也許一直都沒有達爾和塔爾。」她冷冰冰地說，「我看得出來，妳覺得自己聰明極了。」

歐德雷迪心想：戰鼓打響了，但我可不會站著不動，等著她來攻擊我。

歐德雷迪說：「除了跟忒萊素結盟，沒有其他的選擇，尤其在我意識到妳真正為我們謀求的事物是什麼之後。」

塔拉札突然感覺很疲憊。雖然在來拉科斯的路上，無現星艦經過了好幾次空間躍遷，但這一路仍然很漫長。當人經過扭曲空間，離開熟悉的環境時，身體總能感覺到這種變化。她找了張柔軟的沙發坐下，無比

舒適的感覺讓她嘆了口氣。

歐德雷迪看出大聖母的疲態，立刻同情起她來。忽然間，她們變成了兩位處境相同的聖母。

塔拉札明顯意識到了這一點。她拍拍身旁的坐墊，等著歐德雷迪坐過來。

「我們必須保全女修會。」塔拉札說，「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這是當然。」

塔拉札注視著歐德雷迪，仔細打量面前這副熟悉的面容。沒錯，歐德雷迪也很疲憊。「妳在這裡待一陣子了，親自接觸了這裡的人和各種問題。」塔拉札說，「我想要……不，達爾，我『需要』妳的看法。」

「忒萊素人裝作全力配合。」歐德雷迪說，「但他們表現得遮遮掩掩的，我已經開始思考一些讓人不太愉快的問題了。」

「什麼問題？」

「如果再生箱不是……真正的箱子呢？」

「為什麼這麼說？」

「瓦夫現在的表現，就好像那些極力隱瞞家中情況的人，不想讓別人知道家裡還有個畸形的孩子或者神經病的叔叔。我向妳發誓，每當我們開始談到再生箱時，他都會表現得非常窘迫。」

「但他們可能會用什麼來……」

「代孕母親。」

「但這樣他們就得……」這個問題打開了太多種可能性，塔拉札深受震驚，陷入了沉默。

「有人見過女性忒萊素人嗎？」歐德雷迪問道。

塔拉札的腦子裡滿是反駁的想法，說道：「可是如果這樣的話，他們是怎麼做到如此精準的化學控制，怎麼控制變數……」她掀開兜帽，搖搖頭讓頭髮散落下來，「妳說得對，我們應該懷疑所有可疑的地方。可是，這件事……太荒謬了。」

「關於我們的甦亡人，瓦夫還是沒有把全部事情告訴我們。」

「他說了什麼？」

「就是我之前報告過的那些：他們在初始的鄧肯．艾德侯基礎上進行了變化，新的甦亡人滿足我們對於普拉那－並度的所有要求。」

「這解釋不了他們為什麼要殺害，或者說密謀殺害我們之前買下的甦亡人。」

「他以偉大信念的名義起誓，他們這麼做只是出於羞愧，因為之前的十一個甦亡人並不能滿足期望。」

「他們是怎麼知道的？難道他們安插了臥底在……」

「他發誓沒有，我逼他解釋這件事，他說，如果製作出來的甦亡人滿足所有期望，必然會在我們中間引發外界察覺得到的動盪。」

「外界察覺得到的動盪？他什麼……」

「他不願說。他說他們已經履行了約定的義務，他每次都用這個搪塞我們。塔爾，甦亡人在哪裡？」

「什麼……噢，他在伽穆。」

「我聽說……」

「局勢全在伯茲馬利的掌握之下。」塔拉札說罷雙唇緊閉，希望真如自己所說的那樣。從最新的報告來看，情況不是很樂觀。

「很明顯，妳在跟她們爭論是不是要殺了甦亡人。」歐德雷迪說。

「不只是甦亡人的問題！」

歐德雷迪微微一笑：「看來貝隆達是真的想把我永遠除掉了。」

「妳怎麼……」

「在某些情況下，友情是很有價值的資產，塔爾。」

「妳踏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境地，歐德雷迪聖母。」

「但我沒有做錯，塔拉札聖母。關於瓦夫說的那些尊母的事，我仔細思索了很久。」

「跟我講講。」塔拉札的聲音透出無比的堅定。

「有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歐德雷迪說，「在性技巧上，她們已經超過了我們的銘者。」

「蕩婦！」

「沒錯，無論是對他人還是對自身，她們所用的技巧都會造成毀滅性的影響。這些人已經被手中的力量蒙蔽了雙眼。」

「妳思考的只有這些問題嗎？」

「塔爾，我想知道，她們為什麼要毀掉伽穆主堡？」

「她們明顯是衝著甦亡人來的，她們想要抓住或者殺了他。」

「為什麼這件事對她們那麼重要？」

「妳想說什麼？」塔拉札厲聲問道。

「這些蕩婦採取這些行動，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她們從忒萊素人那裡獲得的資訊？塔爾，如果忒萊素人在甦亡人身上動的手腳，是為了讓他成為男版的尊母呢？」

塔拉札手捂住嘴，隨即發現這個動作洩漏了很多資訊，便馬上把手放了下去。已經太遲了。不過不要緊，現在談話的人還只是兩位聖母。

歐德雷迪說：「而且我們已經把盧西拉派到了甦亡人身邊，要把他變得無法抵擋多數女人的魅力。」

「忒萊素人跟這些蕩婦打交道多久了？」塔拉札問道。

歐德雷迪聳聳肩，說道：「不如問這個問題：他們跟大離散回來的忒萊素人打交道多久了？只要他們之間互通有無，就會洩漏很多資訊。」

「妳的推演很精彩。」塔拉札說，「妳覺得可能性有多大？」

「妳跟我知道的一樣多，這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塔拉札苦澀地說道：「妳現在怎麼看待和忒萊素人結盟一事？」

「必要性更勝以往。我們必須了解內部資訊，我們必須具備影響競爭對手的能力。」

「可憎的妖邪！」塔拉札厲聲喝道。

「什麼？」

「這個甦亡人就是一個人形的記錄設備，他們把他安插在我們內部，如果忒萊素人得到了他，就會了解很多我們的事情。」

「那種手段未免太拙劣了。」

「這便是他們的本性！」

「我承認，目前我們的情況可能還會產生其他後果。」歐德雷迪說，「但是根據現有的分析，能確定的只有一件事：在仔細檢查過那個甦亡人之前，我們不敢殺了他。」

「那可能就太遲了！該死的同盟，達爾！妳把我們的把柄交到了他們手上……也握住了他們的把柄━雙方都不敢輕易放手。」

「這難道不是一個完美的同盟嗎？」

塔拉札嘆了口氣：「我們最晚什麼時候得把育種紀錄給他們？」

「拖不了多久了，瓦夫一直在催。」

「那麼，我們能看到他們的再生……箱嗎？」

「當然，我在拿這個跟他們談條件，他很不情願地答應了。」

「雙方都想要更多的收穫。」塔拉札低吼道。

歐德雷迪一副無辜的語調說道：「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這是個完美的同盟。」

「該死，該死，真該死。」塔拉札喃喃道，「特格已經喚醒了甦亡人的初始記憶！」

「可盧西拉有沒有……」

「我不知道！」塔拉札表情冷峻地轉向歐德雷迪，開始複述伽穆最近的幾次報告：她們找到了特格一行人，得到關於三人的簡要報告，但盧西拉沒有回傳任何訊息。女修會計畫把他們從伽穆救出來。

塔拉札聽著自己說出的話，心中產生了不安的感覺。這個甦亡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她們早就知道，鄧肯．艾德侯的甦亡人與普通甦亡人不同。但如今，隨著他的神經和肌肉能力得到加強，再加上忒萊素人在他身上做的手腳，女修會如今的處境，就好像手上拿著一根燃燒的木棍一樣──全靠這根木棍拯救自己，但火焰向下蔓延的速度超乎想像。

歐德雷迪沉思著說道：「妳有沒有想像過，甦亡人在新的肉體裡恢復記憶時的感覺？」

「什麼？什麼意思……」

「意識到自己的肉體是從死人的細胞裡長出來的。」歐德雷迪說，「他還記得自己是怎麼死的。」

「艾德侯的甦亡人跟普通人不一樣。」塔拉札說。

「忒萊素尊主的甦亡人也跟普通人不一樣。」

「妳想說什麼？」

歐德雷迪揉了揉額頭，花了點時間整理思路。眼前的這個人拒絕任何溫情，憤怒是影響她行為的關鍵因素，對於這樣的人，很難解釋清楚這件事情。塔拉札沒有……沒有同理心。如果不當成邏輯練習，她無法體會其他人的感覺和想法。

「甦亡人被喚醒時，必定禁受了極大的震撼。」歐德雷迪放下手，說道，「只有精神足夠堅韌，具有強大恢復能力的甦亡人才能存活下

來。」

「我們假設那些忒萊素尊主比表面上更加強大。」

「那鄧肯．艾德侯呢？」

「當然。否則暴君也不會一直從忒萊素人手中買他的甦亡人。」

歐德雷迪發現這個結論並沒有意義。她說：「眾所周知，艾德侯甦亡人對亞崔迪氏族一向忠誠，而我又是亞崔迪的後代。」

「妳覺得，這個甦亡人會在忠誠心的驅使下緊緊追隨妳？」

「尤其是在盧西拉──」

「那樣太危險了！」

歐德雷迪靠向沙發的一角。塔拉札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這個系列的甦亡人就像美藍極一樣，在不同的環境下會呈現出不一樣的味道。她們怎麼可能對這個甦亡人有把握呢？

「忒萊素人在操弄創造出奎薩茲．哈德拉赫的那種力量。」塔拉札喃喃道。

「妳覺得這就是他們想要育種紀錄的原因？」

「我不知道！該死的，達爾！現在妳明白自己做了什麼了嗎？」

「我覺得當時沒有其他選擇。」歐德雷迪說。

塔拉札露出了冷笑。歐德雷迪的表現仍然無可挑剔，但是她需要認清自己的位置。

「妳覺得我也會這麼做嗎？」塔拉札問道。

歐德雷迪心想：她還是不明白我身上發生了什麼。塔拉札希望順從的達爾獨立行事，但她的獨立行動驚動了最高議會。塔拉札並不願意自己親手處理歐德雷迪。

「慣例。」歐德雷迪說道。

塔拉札聽見這句話，感覺自己臉上挨了一耳光。要不是憑藉貝尼．潔瑟睿德苦練出的忍耐能力，她就已經對歐德雷迪動手了。

慣例！

不知有多少次，塔拉札當眾因為這東西大發雷霆，她謹慎壓制的怒火，總會因為它的撩撥而燃起。歐德雷迪經常聽說這樣的事。

歐德雷迪引述統御大聖母的話，說道：「固定不變的習慣非常危險，敵人會從中找出規律，然後用它來對付你。」

塔拉札費了很大的氣力，說道：「沒錯，這是弱點。」

「敵人覺得自己對我們的手段瞭若指掌。」歐德雷迪說道，「就連妳也覺得，妳知道行動的界線，而且認為我會採取的行動都在這界線內，大聖母。我就像貝隆達，在她開口之前，妳就知道她要說什麼。」

「沒把妳的權力提升到我之上，我們做錯了嗎？」出於對女修會的赤誠忠心，塔拉札問出了這句話。

「不是這樣的，大聖母。我們選擇的這條路，需要謹慎對待，不過我們兩人都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走。」

「瓦夫現在在哪裡？」塔拉札問道。

「還在睡，有人守著他。」

「傳什阿娜。要不要中止計畫的這個部分，我們必須作個決定。」

「然後接受懲罰？」

「沒錯，達爾。」

什阿娜睡眼惺忪，揉著眼睛走進了公共休息室，不過她顯然已經洗過臉，還換了一身乾淨的白色長袍，她的頭髮還有些溼潤。

塔拉札和歐德雷迪就在東窗旁，背光站著。

「大聖母，這就是什阿娜。」歐德雷迪說道。

什阿娜背後突然一僵，完全清醒過來。她聽說過塔拉札，這個強大的女人執掌整個女修會，她住在一個叫作聖殿的遙遠星球上。兩位聖母身後的窗外，陽光正明媚，打在什阿娜的臉上，照得她睜不開眼。耀眼的陽光下，什阿娜只能隱約看見兩人部分的臉，輪廓也十分模糊。

為了這次會面，侍祭教員已經告誡過她：「在大聖母面前，要立正站好，說話時態度要恭敬。她跟妳說話時才能回話。」

什阿娜按照教員說的，挺直身子站立。

「有人跟我說，妳可以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塔拉札說道。

這句話對女孩產生的效果，兩位聖母都看在眼裡。如今，什阿娜對聖母的本領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真相的光束完全聚集在她的身上，她開始逐漸體會女修會巨大的知識寶庫，這是貝尼．潔瑟睿德數千年來不懈累積的成果。她已經學到了選擇性記憶傳輸、他者記憶的運作模式和香料之痛。而此時站在她面前的，是所有聖母中最強大的一位，沒有什麼能夠逃得過她的眼睛。

什阿娜沒有作聲，塔拉札繼續說道：「小女孩，妳沒有話要跟我說嗎？」

「大聖母，還有什麼可以說的嗎？您都已經說完了。」

塔拉札細緻敏銳地瞥了一眼歐德雷迪：「達爾，妳還給我準備了其他驚喜嗎？」

「我跟妳說了，她有些高傲。」歐德雷迪說道。

塔拉札的注意力回到什阿娜身上：「小女孩，妳為那句評語感到驕傲嗎？」

「大聖母，我感到害怕。」

什阿娜繼續盡可能保持面無表情，她感到自己的呼吸稍微輕鬆一些了。她提醒自己：只說心裡最真切的感想。老師的警告如今有了更加深刻的含意。她的目光不再聚焦，雙眼盯著兩位聖母前面的地板，避開最猛烈的陽光。她的心跳依然很快，而且她知道兩位聖母能察覺到，歐德雷迪已經多次施展過這個本領。

「好吧，妳感到害怕很正常。」塔拉札說道。

歐德雷迪問：「什阿娜，妳知道大聖母剛才跟妳說了什麼嗎？」

「大聖母想知道我是否做好了準備，決心為女修會效力。」什阿娜說道。

歐德雷迪看向塔拉札，聳了聳肩。關於這個問題，兩人已經不需要繼續討論了。在像女修會這樣的大家庭裡面，成員之間憑藉對彼此的了解，這樣的溝通便已足夠，無須多說。

塔拉札一言不發，繼續研究什阿娜。什阿娜在大聖母的凝視下倍感煎熬，她知道自己必須保持安靜，默默忍受這番折磨人的審視。

歐德雷迪壓制下自己的同情心。在很多方面，什阿娜都像是年少版的自己，她的才智就像一個氣球，以知識填充時，才智會向各個方向擴張。歐德雷迪想起當年自己的老師對此羨慕不已，同時也十分警惕，正如塔拉札如今對什阿娜的警惕一樣。在比什阿娜還小時，歐德雷迪就意識到了這種警惕的情緒，因此她知道什阿娜也同樣會察覺。才智必然有它的用武之地。

「嗯。」塔拉札說道。

歐德雷迪聽見統御大聖母內省時發出的嗡嗡聲，這是意識並流的一

部分。歐德雷迪陷入了回憶中。她熬夜學習時，帶食物給她的女修總會逗留不去，用一種特別的方式觀察她，就像什阿娜如今接受的各種觀察和監控一樣。年紀尚幼時起，她就意識到自己處在各種特殊的觀察之下。這便是貝尼．潔瑟睿德誘導學員的一種方式，被觀察的人也會想掌握這種玄祕的本領。什阿娜肯定也會有這種想法，這是每一位學員的夢想。

我也有可能做到！

塔拉札終於開口，說道：「小女孩，妳想從我們這裡得到什麼？」

「回大聖母，您在我這麼大的時候想要什麼，我就想要什麼。」

歐德雷迪暗暗一笑，什阿娜的獨立意識缺乏管束，已經發展到近似傲慢的程度，塔拉札必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對於生命的饋贈，妳認為這種態度合適嗎？」塔拉札問道。

「回大聖母，我只知道這一種態度。」

「我欣賞妳的直率，不過我在這裡提醒妳，凡事要謹慎些。」塔拉札說道。

「是，大聖母。」

「妳已經欠我們不少東西，將來妳還會從我們這裡獲得更多東西。」塔拉札說，「妳要記住一點，收下我們的禮物，就要做好付出相應代價的準備。」

歐德雷迪心想：關於她將付出的代價，什阿娜一點概念都沒有。

貝尼．潔瑟睿德會時時提醒新成員，她們需要為女修會的饋贈付出代價，不能用愛回報，因為愛是一種危險的東西。什阿娜已經開始領悟到這一點了。生命的饋贈？歐德雷迪的身體不由得顫抖起來，她清了清嗓子作為掩飾。

我還活著嗎？也許當她們把我從西比亞媽媽身邊帶走的時候，我就已經死了。在那間房子裡生活的時候我還是活著的，但在聖母把我帶走以後呢？

塔拉札說：「什阿娜，現在妳可以走了。」

什阿娜原地向後轉，離開了房間。歐德雷迪發現那張年輕的臉上露出了不自然的笑。什阿娜知道，自己已經通過了統御大聖母的考驗。

什阿娜關上房門後，塔拉札說：「妳提過她天生擁有魅音的技能，

當然，我聽出來了，非常出色。」

「她控制得很好。」歐德雷迪說，「她已經吸取教訓了，知道不能用在我們身上。」

「達爾，妳怎麼看這個孩子？」

「也許有一天，她會成為一位能力非凡的大聖母。」

「會發展到我們無法掌控的地步嗎？」

「我們得耐心等等看。」

「妳覺得她有能力為我們取人性命嗎？」

歐德雷迪明顯受到了震撼，問道：「現在？」

「當然是現在。」

「那個甦亡人？」

「特格下不了手的。」塔拉札說，「我懷疑盧西拉也做不到。根據她們的報告，這個甦亡人具備一種很強的能力，能夠與人建立……緊密的情感聯繫。」

「甚至對我也是嗎？」

「連施萬虞也並非完全無感。」

「為了完成崇高事業，還需要做這樣的事嗎？」歐德雷迪問，「暴君的警告難道沒有一」

「他？他自己就殺過好多人！」

「而且為此付出了代價。」

「達爾，有取必有捨。」

「其中還包括奪取他人的性命？」

「達爾，為了讓女修會延續下去，統御大聖母可以作出任何決定，隨時記住這一點。」

「那就這樣吧。」歐德雷迪說，「取己所需，然後付出相應的代價。」

這樣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歐德雷迪說完後，卻感覺內心那股新的力量更加強大了，她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宇宙，能夠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回應。這股強韌的力量從何而來？出自貝尼．潔瑟睿德殘忍的訓練課程，出自亞崔迪的血統，或是因為她決定以後只聽從自己的決定，不再跟隨其他道德規範的指引？她當然知道事情絕非如此。如今她內心的寧靜狀

態必然不是純粹的道德作用的結果，她也沒有在強裝鎮定。它們起不了這麼大的作用。

「妳跟妳的父親很像。」塔拉札說，「一般情況下，人類的勇氣更多來自母親，但對妳來說，我覺得父親占的比重更大些。」

「邁爾斯．特格英勇過人，令人尊敬，不過我覺得妳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歐德雷迪說道。

「也許是這樣吧。但是從我們還是學生時起，我在每件事情上對妳的判斷都是正確的。」

她一直都知道！歐德雷迪心想。

「不需要明說了。」她說。她心中暗想：我的出身、女修會的訓練和外部條件的打磨造就了現在的我……不論是達爾還是塔爾，我們兩人都是如此。

「影響因素是亞崔迪血統帶有的某種特質，雖然我們還沒做出完整的分析結果。」塔拉札說。

「不是基因意外？」

「我有時會想，從暴君的年代起，我們有沒有遭遇過真正的意外。」塔拉札說道。

「那個時候，他在城堡裡就能跨越千年的距離，直接預料到現在發生的事嗎？」

「妳要把根源回溯到多久以前？」塔拉札問道。

歐德雷迪說：「大聖母命令育種女修：『這個人跟那個人交配過了嗎？』這種情況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塔拉札露出了冷笑。

歐德雷迪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整個人像被掀到波浪頂峰一樣，到達了全新疆域。塔拉札想讓我反抗她！她想讓我成為她的對手！

「妳現在要見瓦夫嗎？」歐德雷迪問道。

「首先，我想聽聽妳對他的評價。」

「他把我們當成了工具，想要借助我們實現『忒萊素人的崛起』。對忒萊素人來說，我們就是神主給他們的禮物。」

「他們為這一刻已經等待了很長時間。」塔拉札說，「他們小心翼翼地掩飾，一直堅持了這麼多年！」

「他們對時間的看法跟我們一樣。」歐德雷迪贊同道，「他們最終能相信我們也是偉大信念的擁護者，這是原因之一。」

「可是為什麼手法這麼拙劣？」塔拉札說道，「他們並不傻。」

「為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不讓我們發現他們製作甦亡人的真正目的。」歐德雷迪說，「誰會相信傻子做得出這種事情來呢？」

「那他們造出了什麼？」塔拉札問道，「只有邪惡愚蠢的『形象』嗎？」

「人若用夠傻的方式行為處事，只要持續的時間夠久，最終就會變成傻子。」歐德雷迪說，「不斷增進幻臉人的模仿技能，然後……」

「不論發生了什麼，我們都必須懲罰他們。」塔拉札說，「這一點我非常確定。帶他來見我。」

歐德雷迪令人將瓦夫帶來，兩人在等待的空檔，塔拉札說：「在他們逃出伽穆主堡之前，我們對甦亡人的訓練順序就已經被打亂了。他在教師上課之前，就能準確領悟到事物的隱含意義，而且速度快得驚人。不知道他現在變成了什麼模樣。」

37

歷史學家擁有巨大的權力，他們有些人明白這個道理。史學家可以重塑過去，以便迎合他們的解讀。這樣一來，他們便也改變了未來。

—雷托二世，本人聲音，藏於達艾斯巴拉特



嚮導趕路的速度很快，鄧肯跟得非常辛苦。嚮導雖然看起來年事已高，腳步卻和瞪羚一樣靈活，似乎永遠都不會疲憊。

天亮了起來，幾分鐘之前，他們剛剛摘下夜視鏡，鄧肯早就巴不得摘下這副眼鏡了。夜晚的時候，星光透過重重枝杈，昏暗地灑了下來，眼鏡視野範圍之外的區域漆黑一片，彷彿世界只存在於眼前一般。兩側的視野不斷搖擺晃動，一會兒是一團黃色的灌木叢，一會兒是兩根蒼白的樹幹，一會兒又是一面石牆，中間一扇合成鋼大門，帶有一層閃光的藍色防火罩，一會兒又是一座天然的石拱橋，腳下全是綠色和黑色。然後，他們看到一道打磨光滑的白色石拱門，整個結構似乎非常古老、奢華，必定是手工保養的。

鄧肯不知道他們到了哪裡，這裡的地形完全沒有喚起他在羯地主星的任何記憶。

鄧肯藉著曙光看見兩側的樹木，樹枝在他們頭頂交會，他們正在沿著一條獸徑爬山。路愈來愈陡，鄧肯向左側樹叢投去幾瞥，看到後面是一條山谷。空中瀰漫著薄霧，包圍了這兩個登山者，遮掩了他們前方的視野。他們與宏大的宇宙失去了聯繫，眼前的世界愈來愈小。

他們稍微停了一會兒，不過不是歇息，而是為了探聽周圍的森林。鄧肯趁著這個空檔打量了一下霧氣繚繞的環境，他感覺自己來到了另一個宇宙，這裡沒有天空，狹隘閉塞，與世隔絕。

他的偽裝手段非常簡單，一身忒萊素人的防寒衣服，兩塊腮托讓他

的臉圓了不少，頭上戴了一頂深色毛帽。黑色的鬈髮用了某種化學試劑，加熱之後變成了直髮，還漂成了沙子一樣的金色，陰毛也已經全部剃除。他們拿給他一面鏡子，他完全沒有認出鏡子中的人。

一個骯髒的忒萊素人！

整個造型由一位老婦人設計，她的灰綠色眼睛炯炯有神，她說：「你現在是忒萊素的尊主了，名字叫沃斯。一位嚮導會帶你過去，碰見陌生人的時候，你就把他當作幻臉人，其他的場合，就聽他指揮。」

他們帶他從一條蜿蜒曲折的通道走出洞穴，通道的牆壁和頂部厚密地生長著麝香味道的綠藻。他們將他推出通道，來到點點星光下漆黑的寒夜，也推進了一個男人的手裡，他沒有看到對方的模樣，只看到一個衣著臃腫的身影。

鄧肯聽到身後有人低聲說道：「安比敦，把他交給你了，一定要把他送過去。」

嚮導的口音帶有許多喉音：「跟我走。」他在鄧肯的腰帶上掛了一根牽引繩，調整好夜視鏡，然後轉過身去。鄧肯感覺牽引繩拉了他一下，然後他們便上路了。

鄧肯知道這根繩子的用途，並不是為了防止他跟丟，他戴著夜視鏡就能清晰地看到安比敦。繩子是為了在危急之時迅速把他拉倒，這樣可以省去指揮的時間。

他們夜間在一片平原上走了很久，來來回回穿過若干條尚未完全融化的狹窄水道，偶爾才能透過上空的枝葉看到伽穆幾顆初升的衛星灑下的光輝。他們最終爬上一座小山的山頂，眼前是一片灌木叢遍布的荒原，衛星的光亮之下，可以看到一片銀白的土地。他們走下山丘，進入灌木叢。灌木大約有嚮導兩個人那麼高，在他們頭頂交織。腳下是動物走出來的泥濘小路，不比他們啟程走的那條通道寬多少。這裡暖和一些，熱量來自糞堆。幾乎沒有光線穿透上方的灌木，地面上鬆軟地鋪滿了腐爛的草木，鄧肯聞到植物腐敗產生的真菌氣味。他在夜視鏡裡看到兩側始終都是沒完沒了的厚密植被，所有草木似乎別無二致。在這個陌生的世界裡，那根繩子似乎是他和安比敦之間唯一的維繫。

安比敦不喜歡說話，鄧肯問他是不是叫「安比敦」，他就說了聲「是」，然後說：「不要說話。」

鄧肯整晚內心都不平靜，他不喜歡獨自思考，喜歡有人交流。羯地主星的記憶久久未能消散，可是在他成為甦亡人之前，他並不記得小時候見過這樣的地方。每一條獸徑看起來都相差無幾，他不知道安比敦怎麼知道這裡的路，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能夠記住路線。

鄧肯跟著安比敦平穩地慢跑，他的大腦有了漫遊的時間。

我必須讓女修會利用我嗎？我欠了她們什麼東西？

他想到了特格，這位勇士為了替他們爭取逃跑的時間，英勇地擋在敵人面前。

我也曾經為保羅和潔西嘉做過同樣的事。

這件事情將他和特格聯繫在一起，也令他悲痛不已。特格是女修會忠誠的成員，他最後的壯舉難道是為了收買我的忠心？

該死的亞崔迪氏族！

趕了一夜的路之後，鄧肯更加熟悉這具新的身體了。這具肉體真是年輕！回憶稍一晃動，他便能看到生前的最後一段記憶。他感覺到薩督卡的大劍劈開了自己的頭顱，看到劇痛眩目地炸裂，然後是一片光亮。他知道自己當時的死狀，然後……然後便是他在哈肯能球狀無現空間內看到特格的那個瞬間。

獲得了新的生命，他應該慶幸還是悲哀？亞崔迪氏族希望他再作一次貢獻。

天將亮起的時分，安比敦帶著他，蹚著雪水和稀泥，在一條小溪旁邊跑了一陣子。溪水冰冷刺骨，寒意穿透了忒萊素人防水保溫的長靴。伽穆拂曉之前的衛星此時落到了他們前方，水面倒映著灌木叢間斑駁的白色天空。

天色剛剛亮起，他們便走進了這條樹木夾道的寬闊獸徑，爬上這座陡峭的山丘。獸徑的出口是一條亂石嶙峋的狹窄山梁，山梁上方有參差不齊的巨石。安比敦帶他繞到一片枯死的棕色灌木後面，灌木叢上面零星落了一些隨風而來的散雪。他從鄧肯的腰帶上取下牽引繩。他們正前方是一道石頭緩坡，雖然算不上洞穴，但是鄧肯知道只要沒有大風從灌木叢那邊吹過來，這個地方就能提供一些保護，地上一點雪都沒有。

安比敦走到緩坡後方，小心謹慎地掀開一塊凍土和幾塊扁平的岩石，露出一個小坑。他從坑裡拿出一個黑色的圓盤，然後忙碌了起來。

鄧肯蹲在山坡下面，打量著他的嚮導。安比敦面部凹陷，皮膚像深棕色的皮革一樣。沒錯，幻臉人的臉部特徵就是這樣。他雙眼呈棕色，嘴唇扁薄，額頭寬大，鼻梁扁平，下巴狹窄，歲月的褶皺爬滿了他的臉──眼角、嘴角、前額、鼻側和淺淺的顎裂，到處都是。

安比敦面前的黑色圓盤飄出了可口的香味。

安比敦說：「我們在這裡吃點東西，然後等一下就繼續趕路。」

他說的是古凱拉赫語，可是鄧肯從來沒有聽過這種帶有喉音的口音，他不知道他的重音為什麼放在雙母音上。安比敦是散失之人，還是伽穆土著？摩阿迪巴統治沙丘的時代結束之後，顯然出現了許多語言流變。鄧肯覺得伽穆主堡所有人，包括特格和盧西拉，他們說的凱拉赫語都與他生前童年所學的語言有所不同。

鄧肯說：「安比敦，這是個伽穆人的名字嗎？」

嚮導說：「你要叫我敦薩。」

「這是綽號嗎？」

「你這麼叫我就行了，不要管那麼多。」

「夜裡那些人為什麼叫你安比敦？」

「我告訴他們我叫安比敦。」

「可是你為什麼……」

「你在哈肯能氏族的統治下活了那麼多年，還不明白隱姓埋名的道理嗎？」

鄧肯陷入了沉默，真的是這樣嗎？又是一層偽裝，安比……敦薩沒有改變自己的模樣。敦薩，這是忒萊素人的名字嗎？

嚮導遞過來一杯熱氣騰騰的東西，說道：「沃斯，喝了這個，你就恢復體力了。一口喝完，喝完就不會冷了。」

鄧肯兩隻手捧住了那杯飲品。沃斯，沃斯和敦薩，忒萊素尊主和他的幻臉人同伴。

鄧肯向著敦薩舉起他的杯子，就像亞崔迪氏族古代的士兵那樣，然後將杯子放到嘴邊。真燙！可是喝下去之後，這杯飲品卻驅散了他體內的寒意。他嘗出了某種蔬菜濃厚的味道，還略帶一點甜味。他學著敦薩的樣子，吹了一下，然後一飲而盡。

鄧肯心想：我竟然沒有懷疑這裡面有沒有下了毒或者什麼藥。這個

敦薩和昨天晚上的那些人讓他想到了老霸夏，正因為如此，他才不由自主地做出戰友之間才會有的動作。

「你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生命危險？」鄧肯問道。

「你認識霸夏，還需要問這樣的問題？」

鄧肯啞口無言。

敦薩伸出手，拿走鄧肯的杯子。很快，早飯的所有證據都藏到了那幾塊石頭和凍土下面。

從這頓飯來看，鄧肯覺得整個行動一定經過了縝密的規劃。他轉過身來，蹲在冰冷的地上。灌叢後面還是霧濛濛一片，空無一物的枝枒將視野切成了稀奇古怪的形狀。他看著薄霧漸漸消散，顯現出山谷另一端一座城市朦朧的輪廓。

敦薩蹲在他旁邊，說道：「這座城市非常古老，那是哈肯能氏族的地盤，你看。」他遞給鄧肯一支小型單筒望遠鏡，「我們今天晚上要去這裡。」

鄧肯將望遠鏡舉到左眼前，試圖讓油鏡聚焦。望遠鏡上的按鈕非常陌生，他生前年輕的時候未曾用過這樣的望遠鏡，在主堡裡也沒有用過。他把望遠鏡放在手裡，仔細地研究一番。

「伊克斯人的產品？」他問道。

「不是，我們製造的。」敦薩伸出一隻手，指了指黑色鏡筒上面兩個凸起的小按鈕，「慢，快，往左按是拉遠，往右是推進。」

鄧肯再度舉起望遠鏡。

誰製造了這個東西？「我們」是誰？

他碰了一下「快」按鈕，景象立刻躍入他的視野。城市裡有許多小點在移動，是人！他增加了放大倍數，那些人變成了小小的人偶。鄧肯看到這些人與城市的相對比例，意識到山谷那邊的城市非常宏大……而且距離他們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近。城市的中心，一座獨立的立方體高聳入雲，碩大無朋。

鄧肯認出了這個地方，雖然周圍的環境已與當年不同，但是城市中心的那座建築深深刻在他的記憶之中。

我們有多少人走進那個黑色的地獄之後再也沒有出來？

敦薩看到了鄧肯的目標，說道：「九百五十層，四十五公里長，三

十公里寬。從上到下、裡裡外外全都是合成鋼和裝甲合成玻璃。」

「我知道。」鄧肯放下望遠鏡，交還給敦薩，「那裡以前叫作『男爵封地』。」

敦薩說：「伊賽。」

「這是現在的名字。」鄧肯說道，「那裡還有幾個其他的名字。」

鄧肯做了一個深呼吸，放下舊日仇恨。那些人全都已經死了，只剩下那座建築，還有那些回憶。他掃視大廈周圍的環境，整座城市擁擠不堪，好像一個巨大的兔子洞一樣。城市隨處可見綠意，每一處都圍起了高牆。那是獨立的宅邸，配有私家園林，特格提過這些地方。靠著這個單筒望遠鏡，鄧肯看到高牆上面走動的護衛。

敦薩向著面前的地上啐了一口唾沫：「那是哈肯能氏族的地盤。」

鄧肯說：「他們建造這種地方，就是為了讓人們覺得自己渺小。」

敦薩點了點頭：「渺小，無足輕重。」

鄧肯覺得這位嚮導現在倒變得口若懸河了。

夜裡鄧肯曾經幾次不顧敦薩的命令，試圖與他交談。

「這條路是什麼動物走出來的？」

那條路顯然是一條獸徑，還散發著野獸的味道，走在這條路上，問出這樣的問題似乎並不奇怪。

「不要說話！」敦薩只回了這一句。

後來，鄧肯問他們為什麼不能駕駛交通工具逃跑。每一條路感覺都十分辛苦，即便只是地行車，也要比在荒野中徒步跋涉輕鬆許多。

敦薩停在一片月光之中，定定地看著鄧肯，好像覺得他的同伴突然喪失了理智一樣。

「交通工具會被跟蹤！」

「徒步就沒人能跟蹤了嗎？」

「我們徒步的話，他們也必須徒步。那樣的話，他們就會死在這裡。他們心裡明白。」

這個地方可真是奇怪！這個地方可真是原始。

鄧肯待在貝尼．潔瑟睿德的主堡裡時，並沒有發現自己所處的星球是這副模樣。後來，他進了球狀無現空間，也未能接觸外面的世界。他擁有生前的記憶和甦亡人的記憶，可是這些記憶並不足以令他了解現在

的這顆星球。他仔細思考了一番，發現之前其實接觸到了一些線索。伽穆顯然只具備基本的氣象管控實力，而且特格說許多監控飛船圍繞這顆星球飛行，防止其遭遇襲擊，那些飛船的作戰能力數一數二。

一切都是為了防護，全然不顧冷暖舒適！這方面和厄拉科斯差不多。

拉科斯，他糾正了自己的話。

特格，那個老爺子活下來了嗎？被俘虜了嗎？這把歲數被人俘虜了會怎麼樣？在哈肯能統治的日子裡，這種年紀的老人被俘虜了之後便會被強迫從事繁重的苦役。伯茲馬利和盧西拉……他看了一眼敦薩。

「我們在城市裡會與伯茲馬利和盧西拉會合？」

「前提是他們成功到達了那裡。」

鄧肯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服。這身裝扮能不能蒙混過關？一個忒萊素尊主和他的同伴？別人肯定以為他的同伴是一個幻臉人，幻臉人非常危險。

這條寬大的褲子，鄧肯從來沒有見過這種質料，像是毛料的手感，但他感覺是人造的材質。唾液星子吐在上面也不會黏住，而且聞起來並不是羊毛。他的手指感覺它的質地非常一致，任何天然的材質都不可能有這樣的質地，柔軟的長靴和毛帽也是同樣質料。衣著整體鬆鬆垮垮，只有腳踝處收得比較緊，不過沒有夾層，保溫的原理是某種製造工藝阻礙了空氣流通，將空氣留在衣物裡面。綠色和灰色斑駁相間，這樣的迷彩非常適合這裡的環境。

敦薩的穿著與他類似。

「我們要在這裡等多久？」鄧肯問道。

敦薩搖了搖頭，示意他不要說話。嚮導現在也屈膝坐了下來，雙手抱住腿，頭放在膝蓋上，眼睛望向了山谷的盡頭。

夜間趕路的時候，鄧肯便發現這身衣服相當舒服，除了有一次踩在水裡的時間以外，靴子裡面剛好夠暖和又不會太悶熱。褲子、襯衣和外套裡面都有很大的空間，活動方便，任何部位都不會磨到身體。

「這樣的衣服都是誰做的？」鄧肯問道。

「我們做的。」敦薩低聲吼道，「不要說話。」

鄧肯覺得現在和未喚醒記憶之前待在女修會主堡裡的日子沒有分

別，敦薩的意思就是說：「你不需要知道。」

沒過多久，敦薩伸直了腿。他好像在放鬆，他看了一眼鄧肯，說道：「城裡的朋友傳來了信號，說有人在天上搜索我們。」

「撲翼機？」

「是。」

「那我們怎麼辦？」

「我怎麼辦，你就怎麼辦，其他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但你只是坐在這裡。」

「我們現在只需要坐在這裡，不過馬上就要走進那個山谷。」

「可是我們怎麼──」

「當你走在這樣一片土地上，你就變成了生活在這裡的一隻動物。你看看動物的足跡，看看牠們如何行走，看看牠們如何躺下休息。」

「可是那些人難道分不清……」

「動物低頭吃草，你就假裝低頭吃草。就算那些人找到了這裡，你也不必驚慌，繼續做你原本在做的事情，模仿其他動物。搜捕我們的撲翼機只會在高空飛行，我們很走運。他們除非低空飛行，不然分不出來哪個是人，哪個是動物。」

「可是他們就不會──」

「他們相信機器，相信他們看到的動態。他們很懶，只會在高空飛行。這樣搜捕，速度更快。他們相信自己的智力，覺得自己能夠看懂儀器上的資訊，能夠區分人類和動物。」

「所以，他們如果覺得我們是野生動物，就會直接從我們頭頂飛過。」

「他們如果懷疑，就會再掃描一遍。掃描完之後，我們也絕對不能改變活動的模式。」

少言寡語的敦薩一口氣竟然說了這麼多話，他現在仔細地打量著鄧肯：「明白了嗎？」

「我怎麼知道他們是不是在掃描我們？」

「他們掃描的時候，你的腸道會出現刺痛，會感覺胃裡嘶嘶作響，好像喝了不該喝的飲料。」

鄧肯點了點頭：「伊克斯的掃描器。」

「不過，你不用擔心。」敦薩說道，「這裡的動物都已經習慣了。牠們有時候會停下來，但是過不多久便又會繼續做牠們的事，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對於牠們而言，確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只有我們才可能遭遇邪惡的事情。」

敦薩很快便站了起來：「我們現在要進山谷了。跟緊點兒，我幹什麼，你幹什麼，其他的什麼都不要做。」

鄧肯緊緊跟在嚮導身後，嚮導的腳踩在哪裡，鄧肯就把腳踩在哪裡，很快便走進了遮天蔽日的樹林之中。夜間趕路的時候，鄧肯意識到自己已經逐漸接受了自己在他人計畫之中的位置。一種新的耐性掌控了他的意識，好奇也令他的內心激動起來。

亞崔迪氏族將這個宇宙變成了什麼樣子？伽穆，羯地主星竟然變成了這樣一個陌生的地方。

他緩慢而又清晰地知道了許多事物，每一件新事物都令他形成了新觀念，進而了解到更多的事物，他感覺到多個模式正在逐步成形。他覺得自己總有一天會發現一個獨立的整體，那個時候他就會知道他們為什麼讓他起死回生了。

他想：是的，這就好像開門。你打開了一扇門，走進一個空間，又看到了幾扇門。你又打開了一扇門，然後看看門後是什麼東西。有的時候，你可能需要將所有門都開一遍，不過你開的門愈多，你就愈清楚下面應該開哪一扇門。最後，你在一扇門後面發現了自己熟悉的地方，然後你就會說：「啊，原來如此。」

「搜捕撲翼機來了。」敦薩說道，「我們現在是進食的動物。」他伸手折斷了灌木叢裡一根細小的樹枝。

鄧肯也折下了一枝。

「我必須像雄鷹統治下等鳥類一樣，依靠敏銳的眼睛和銳利的尖爪統治他們。」

—亞崔迪主張（見於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天亮了，特格從一條大路旁邊藏身的防風林裡走了出來。這條路寬闊平整，經過了射線硬化，路面沒有任何植物。特格估計這大概是一條十車道，適合駕車行駛，也適合步行，不過這個時候路上大多都是步行的人。

他撣掉了衣服上大多數的灰塵，除去了所有能夠體現軍銜的東西。灰白的長髮已無平日的齊整，但他只能用手梳理。

路上的人正在朝著伊賽的方向走去，他們需要穿過數公里長的山谷，才能抵達那座城市。天空萬里無雲，微風拂過他的臉，吹向他身後遠方的大海。

經過一個晚上，他終於適應了自己新的意識。各種事物在他的第二視野中一閃而過，他在事情發生之前便可以事先獲知，因而知道自己每一步必須怎麼走。他明白，這種能力的背後是一種危險的反射機制，如果不加以克制，很有可能做出肉體無法承受的高速動作。理性無法解釋這件事情，他感覺自己好像走在刀鋒邊緣，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

他苦思冥想，然而仍舊不知道自己在那臺T式探測儀上發生了什麼事情。難道類似聖母在香料之痛中的經歷？可是他感覺自己有關過去的回憶中並沒有出現他者記憶，他覺得女修也不可能擁有他現在這樣的能力。第二視覺讓他能夠知道自己即將感知到什麼東西，這種視覺像是一種新的真理。

特格的晶算師老師總是告訴他世間存在一種鮮活的真理，無論怎樣組織普通的事實，這種真理都不會受到影響。據說，它有時蘊含在寓言

和詩歌之中，而且時常與人們的期待相反。

他們說：「這是晶算師最難以接受的經歷。」

特格過去始終沒有表達過意見，現在則不得不承認這句話說得確實有道理──他感覺那臺T式探測儀將自己猛地推進了一個新的現實世界。

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個時候走了出來，只知道自己現在能夠融入步行的人流之中。

路上的行人大部分都是菜農和果農，身後拖著一筐一筐的瓜果蔬菜，廉價的懸浮裝置托著菜筐。他感知到蔬果之後，飢餓感在他的體內造成了一陣劇痛，不過他強迫自己忽略。特格在貝尼．潔瑟睿德的軍隊服役期間，曾經去過更加原始的星球，見過農民牽著馱滿重物的牲畜，眼前的景象似乎並無二致。這些行人讓他看到了古代和現代奇怪的混合──農民步行，非常稀鬆平常的科技設備載著農作物飄在他們後面。如果沒有懸浮裝置，這個場景和人類上古時代的日常生活並沒有什麼區別。役畜就是役畜，即便產自伊克斯工廠的生產線，也改變不了役畜的本質。

特格利用他的第二視覺選中一名農民，那人身形矮壯，皮膚黝黑，五官深邃，滿手老繭，昂首闊步的姿態給人一種特立獨行的感覺。他拖著八個大籃子，裡面裝滿皺皮的瓜。特格追上農民的步伐，籃裡散發出來的清香令他痛苦地嚥著口水。特格一言不發地走了幾分鐘，然後貿然問道：「去伊賽這條路最合適嗎？」

「這條路可不近。」男人說道。他的喉音非常明顯，言語之間有一些謹慎。

特格看了一眼那些菜籃子。

農民用餘光看著特格，說道：「我們是去集市中心，他們再把這些瓜果蔬菜送到伊賽。」

兩人說話之間，特格卻發現農民把自己連推帶趕地帶往路邊。男人瞄了一眼後面，頭輕輕向前點了一下。三個農民從後面走過來，用高大的菜籃把特格和那個農民嚴嚴實實地圍在了裡面。

特格頓時緊張起來，他們要幹什麼？不過，他沒有覺察到惡意，第二視覺在他周圍沒有發現暴力活動。

一輛重型車從他們旁邊飛馳而過，絲毫沒有減速。特格之所以知道

車輛經過，是因為他聞到燃油燃燒的氣味，看到菜籃被風颳動，聽到發動機強勁的震動，感覺到四個農民的緊張。菜籃圍起的高牆完全擋住了呼嘯而過的車輛。

「霸夏，我們一直都在找您，想保護您來著。」他身旁的一名農民說，「很多人都在抓您，不過這邊沒有那些人。」

特格聽到這話，大為驚訝，看向了那個男人。

「我們在倫迪泰跟著您打過仗。」一個農民說。

特格嚥了一口口水，倫迪泰？他過了一會兒才想起來，在他漫長的人生裡經歷的各種衝突與協商中，那次只是一場小規模的衝突。

「實在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該怎麼稱呼你。」特格說。

「不知道更好。」

「謝謝你們。」

「棉薄之力而已，我們非常樂意。」

「我必須去伊賽。」特格說。

「那裡很危險。」

「哪裡都很危險。」

「我們就猜到您要去伊賽。馬上就會有人過來，您不能這麼光明正大地過去。啊，他來了。霸夏，我們沒在這裡見過您，您也沒來過這裡。」

另外一個農民接過了同伴的貨物，把兩排菜籃的拖繩扛到了自己肩上，特格最先遇到的那個農民推著他從繩子下面鑽進了一輛深色的車子。特格瞥見光亮的合成鋼和合成玻璃，車子只在特格進入的時候短暫地減緩速度。門猛地關上了，他獨自一人坐在一輛地行車的後排，身下是一個柔軟的座位。地行車加速，很快便將步行的農民甩在後頭。特格周圍的車窗經過了暗化處理，外面的景象看得並不真切，前面的司機也只能看到一個朦朧的人影。

特格被抓住之後，一直都沒有機會好好放鬆一下，車內溫暖舒適的環境險些讓他進入夢鄉。他沒有覺察到任何危險，身體由於之前的劇烈運動還在疼痛，T式探測儀刺激產生的痛感也還沒消失。

不過，他提醒自己現在必須保持清醒，保持警惕。

司機稍稍偏頭，沒有回身，越過肩膀往後說道：「霸夏，他們為了

抓您已經找了兩天兩夜。有人覺得您已經離開伽穆了。」

兩天？

他中彈之後，他們對他做了什麼手腳？他竟然失去了這麼久的意識，卻只是讓他更加飢餓。他想在自己的視覺中心喚出身體內置的時器，但是時器只是閃了一下便消失了，T式探測儀事件之後，每次都是這樣的結果。他的時間感知和相關的參照物都變了。

所以有些人以為他已經離開了這顆星球。

特格沒問誰想抓他，那場襲擊和之後的刑訊，忒萊素人和散失之人都參與了。

特格看了看這輛車，這是大離散之前生產的漂亮老式地行車，帶有伊克斯工藝最為精良的廠商的標誌。他從來沒有坐過這款車，但是他非常了解。修復工匠會把這些車維修一新，無論是恢復車輛原本的狀態還是改裝，目的都是找回古時那種品質精良的氣息。特格聽說這種車時常被人遺棄在奇怪的地方，例如涵洞、機械倉庫、農田抑或破敗的建築裡。

司機又稍微側了一下身子，對後面說：「您要去伊賽哪裡？有地址嗎？」

特格第一次巡遊伽穆的時候，發現了幾個聯絡點，他此時在記憶中調出了這些地方，告訴那個男子其中一處的位址：「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霸夏，這基本上就是一個見面和喝酒的地方。聽說他們吃的東西也不錯，不過有錢人才進得去。」

特格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選了這個地點，說道：「我們去試一試。」他覺得沒必要告訴司機那個地方有隱蔽的私人用餐室。

特格聽見他提到食物，再次感到飢餓在體內劇烈地絞動。特格的手臂開始顫抖，過了好幾分鐘才恢復平靜，他這才意識到昨天晚上的活動幾乎消耗了他所有體力。他仔細掃視地行車的內部，好奇能不能找到隱藏的食物或飲料。這輛地行車的修復工作做得非常仔細，能看得出車主對車輛的感情，不過他沒有看到任何隱藏的隔間。

這樣的車在一些地方並不算罕見，他知道，可是這種車能展現出不凡的財富。車子的主人是誰？肯定不是這位司機，他明顯只是受雇於人

的專業司機。不過，既然有人讓他來接自己，那麼想必另外有人知道了特格的下落。

「會有人把我們攔停搜查嗎？」特格問道。

「霸夏，這是伽穆星球銀行的車，沒人會攔。」

特格安靜地思考司機的這句話，這家銀行確實屬於他的聯絡點。他巡視伽穆的時候，曾經仔細研究了關鍵的支行，這段記憶讓他想起自己守護甦亡人的職責。

「我的同伴。」特格貿然說道，「他們……」

「霸夏，那些人自有安排，我沒法告訴您。」

「能不能傳話給……」

「我們先要抵達安全的地方。」

「這是當然。」

特格靠在車座的靠墊上，打量起周圍的環境。這些地行車採用了大量合成玻璃和幾乎堅不可摧的合成鋼，但是其他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終究會喪失原本的性能，例如坐墊、頂篷內飾、電子元件、懸浮器設備、渦扇管道的燒蝕內襯。還有黏合劑，無論怎樣保護，時間久了都會失效。這輛地行車好像工廠剛剛生產出來一樣，金屬部位閃爍著低調的光澤，坐墊剛好契合他的體形，褶皺時才會發出細微的聲響。還有那種味道，新產品那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氣味，混合了拋光劑和精細布料的味道，車底平滑運行的電子元件還散發出些許微刺鼻的臭氧氣味，可是怎麼都聞不到食物的味道。

「到伊賽還要多久？」特格問道。

「還要半個小時。有什麼事情需要加速嗎？我不想引起……」

「我現在非常餓。」

司機瞥向兩側，看到他們周圍已經沒有農民了。路上空空如也，只有兩臺牽引裝置左側載著重型運輸艙，還有一輛卡車後面拖掛一臺巨型水果採摘機器。

「我們只能在這裡稍事逗留，不然太危險。」司機說道，「我知道一個地方，至少能讓您喝一碗湯。」

「只要是吃的就行，我已經兩天沒有進食，大量活動消耗了過多體力。」

地行車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司機左轉，穿過等距間隔的高大松樹，上了一條窄路，沒過多久再次轉向，穿過樹林開到了一條單行車道上。車道盡頭有一棟低矮的房子，房頂是黑色合成玻璃，下面是深色的石磚。房子的窗戶形狀狹窄，窗戶上的防禦用燃燒器噴嘴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司機說：「長官，您在車裡稍等。」他下了車，特格這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臉：非常清瘦，鼻子長，嘴巴小。男人的臉頰上明顯可以看到重塑手術留下的疤痕，雙眼閃著銀色的光，顯然是人造眼球。他轉過身去，走進了房子，出來以後，打開了特格的車門：「長官，快。裡面的人在給您熱湯。我說您是銀行家。不需要給錢。」

地上結了一層薄冰，腳下嘎吱作響，特格稍微低了低頭才能閃過門框。眼前是一條漆黑的走廊，牆上鋪了木質牆板，盡頭是一間燈火通明的房間。那裡飄出了食物的香味，像磁鐵一樣將他吸引過去，他的手臂又顫抖了一陣。房間的窗戶旁邊擺了一張不大的餐桌，窗外是一座帶有頂篷的封閉式花園。灌木叢中滿是嬌豔欲滴的紅花，幾乎完全遮住了花園的石牆。上方是黃色的發熱合成玻璃，人造光線令整座花園彷彿是一片盛夏的光景。特格滿懷感激地坐在桌邊柔軟的單人椅上，他看到桌上是白色的餐布，邊緣飾有壓花圖案，還有一把湯匙。

右邊的一扇門「吱呀」一聲開了，走進來一個身材矮壯的男人，端著熱氣騰騰的碗。他看到特格，遲疑了一下，然後把碗端到桌邊，放在特格面前。這一下遲疑令特格心生警惕，他強迫自己無視鼻子裡誘人的香味，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個男人身上。

「先生，這湯不錯，我自己做的。」

是人工合成的聲音。特格看到男子下巴側面有幾道疤痕。男人看起來像是古代的機械—脖子很短，頭好像長在厚實的肩上，兩條手臂和肩肘相接的模樣有些彆扭，兩條腿貌似只從臀部耷拉而下。他一動不動地站著，可是他進門的時候搖搖擺擺，特格能看出來這個人渾身都換上了人造器官，也看到他痛苦的眼神。

「我知道我現在是什麼鬼樣子。」男人的嗓音嘶啞，「阿勒哲里那場爆炸把我給毀了。」

特格根本不知道阿勒哲里是什麼地方，但是對方顯然以為他知道。

不過，「毀了」這兩個字有些意思，這是對命運的控訴。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認識你。」特格說。

「這個地方，誰都不認識誰。」男人說道，「您喝湯吧。」他指了指上面，特格看到一個探測器蜷曲的末端，探測器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只有閃燈證明它正在讀取周圍的資訊，而且沒有發現有毒物質。「這裡的食物您不用擔心。」

特格看著碗裡深棕色的液體，裡頭有幾塊肉。他把手顫巍巍地伸向了湯匙，試了兩次才握住，可是還沒抬起來一公釐，就把湯匙裡的湯幾乎全灑了出來。

一隻手穩住了特格的手腕，他的耳邊溫和地響起了那個人工合成的聲音：「霸夏，我不知道他們把您怎麼了，但是在這個地方，只要我活著，就沒人能傷著您。」

「你知道我是誰？」

「霸夏，許多人都願意為您付出生命。要不是您，我兒子早就死了。」

特格讓男子扶著他的手舀起了一匙湯，若非如此他連第一口湯都喝不到。湯裡的食材很豐富，溫熱而撫慰人心。他的手很快便不抖了，他向男人點了點頭，示意他鬆開自己的手腕。

「再來一碗嗎？」

特格這時候才發現一碗湯已經被自己喝完了，他多麼想說「再一碗」啊，可是那個司機說了他們得抓緊時間。

「謝謝，不用了，我得走了。」

「您沒來過這裡。」男人說道。

他們再次回到了大路上，特格靠在地行車座椅的靠墊上，回想剛才那個男人說的怪話。那個農民也說過同樣的話：「您沒來過這裡。」這句話感覺像是一句常見的日常用語，說明特格第一次巡視過伽穆之後，這個地方發生了一些變化。

他們很快便進入了伊賽的城郊，特格在想自己是不是應該偽裝一下，畢竟那個滿身人造器官的男人一下就認出了他。

「那些尊母正在哪裡抓我？」特格問道。

「霸夏，到處都有他們的人。我們不能保證您安然無恙，但是正在

採取一些措施。我會告訴那些人我把您送到了哪裡。」

「那些尊母說沒說她們為什麼抓我？」

「她們從來不解釋原因。」

「她們來到伽穆多長時間了？」

「霸夏，很久了，當年我還是個小孩，我在倫迪泰當過上尉。」

特格心想：少說也有一百年了。她們該把各方力量集中到她們手上了……前提是塔拉札的憂慮可信。

特格相信她的判斷。

塔拉札說過：「不論是誰，只要有可能受到那些蕩婦的影響，就一定信不得。」

不過，特格目前沒有察覺到危險，他只能思考自己現在遇到的這些謎團，但他沒有向司機繼續追問。

他們進入伊賽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透過私家大宅高牆之間的縫隙，時不時能瞥到哈肯能男爵那座古老建物。地行車轉進一條街道，路邊是一些胡亂建成的小店，建築材料大多是從事故或者火災之類的地方搶救出來的材料，歪七扭八，五顏六色，一眼就能看出來哪塊磚是哪裡來的，哪根柱子是從哪裡撿的。店鋪外面掛著花俏的招牌，都說自己店裡的東西最好，自己店裡修東西最牢靠。

特格覺得伊賽並不是衰落了，而是發展成了一個醜陋不足以形容的地方。他在這座城市裡看到現在，覺得是因為有些人想讓這裡變成令人厭惡的地方。

這裡的時間沒有停止，而是向後退去。這不是一座現代的城市，沒有明亮的運輸艙，沒有保暖隔熱、形態實用的建築，只有漫無章法的雜燴。古舊的建築彼此相接，一些依據個人品味建造，一些顯然是為了某些早已不合時宜的「必要」考量而設計。伊賽的方方面面都只能算是勉強避免了混亂的程度，之所以沒有變成一團混亂，特格知道，是因為舊有的條條大道保證了城市基本的格局。雖然擺脫了一塌糊塗的命運，但是道路鮮有橫平豎直之處，大多均為斜角相交，排布走向並沒有整體的規畫。如果鳥瞰這座城市，會看到一塊荒唐的百衲被，只有男爵封地那巨大的黑色矩形能夠令人看出有條有理的規畫，其餘的地方全都是建築意義上的反叛。

特格突然意識到這個地方就是一個謊言，上面貼了一層又一層的謊言，下面壓著從前的謊言，摻雜了各種凌亂的東西，他們或許永遠都挖掘不到有用的真相。整個伽穆都變成這副瘋癲的樣子，事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莫非是哈肯能氏族幹的好事？

「長官，我們到了。」

司機將地行車停在路邊，旁邊是一棟大樓，面向道路的樓面沒有窗戶，通體均為黑色平整的合成塑鋼，一樓只有一扇門，完全沒有看到廢物利用的建築材料。特格認出了這個地方，這是他自己挑選的避難之處。不明事物在他的第二視覺中一閃而過，不過他感覺當下不存在任何威脅。司機為特格打開車門，站到了一邊。

「長官，這個時間，這裡沒有多少人，建議您趕緊進去。」

特格頭也沒回，三步併作兩步衝過狹窄的步道，走了進去。一間燈火輝煌的前廳映入眼簾，面積不大，採用打磨光滑的白色合成玻璃，他只看到一排又一排攝影鏡頭。他彎腰鑽進了一條升降管，用力按下記憶中的座標。他知道這條管道並非直上直下，可以將自己送到大樓後方的五十七樓，那裡就有一些窗戶了。他記得那裡有一間私人用餐室，室內有著深紅的色調和大量棕色的陳設和家具。還有一個眼神冷若冰霜的女人，明顯接受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但並非聖母。

管道將他吐到了他記憶中的房間，但是沒有人接待他。特格環顧四周，審視了一番室內純棕色的陳設和家具，厚重的褐紅色垂簾遮住了對面牆上的四扇窗戶。

特格知道有人看到他了，於是靜靜地等待著，運用自己新近習得的第二視覺尋找即將出現的麻煩，可是他沒有看到任何襲擊的先兆。他站到管道出口的一側，再次環顧這間房間。

特格認為房間和室內的窗戶存在一種關係──窗戶的數量、位置、尺寸、下邊相對地板的高度、房間和窗戶的相對面積、房間的高度以及窗戶用的是哪種窗簾，用晶算師邏輯解讀這些因素，即可知道房間的具體用途。房間的布置和裝潢可以反映某種極度複雜的秩序，除了緊急特殊用途以外，依據這種秩序判斷通常不大出錯。

地表之上的房間如果沒有窗戶，必然有特殊寓意。即便室內住了人，這樣布置的主要目的也不一定是為了保密。他曾經見過沒有窗戶的

教室，種種明顯的跡象表明這些房間可以逃避外部世界，同時也能看出對於兒童的厭惡。

然而，這間房間卻並非如此，這裡的布置是為了有條件地保密，另外需要偶爾關注一下外部世界，必要的地方採取防護性的保密措施。他走到對面的一扇窗前，掀開窗簾的一角，更加確信自己的看法。窗戶採用三層裝甲合成玻璃。果不出其所料！密切關注外面的世界有可能引來攻擊，採取防護措施的人想必有這樣的想法。

特格再一次撩開窗簾，看了一眼窗角，那裡的稜鏡反光裝置擴大了他的視野，讓他看到相鄰牆壁兩邊的景象和從屋頂到地面的整個樓面。

真有兩下子！

他之前到這裡時沒來得及仔細觀察，現在更加確實地評估了一番。這間房間很有意思。特格放下窗簾，轉過身，剛好看到管道裡走出一名高個男子。

特格的第二視覺對這名男子做出了確切的預測──他的身上藏著危險。這個人顯然是一名軍人，從他的步態便能看出，還有那雙敏銳的眼睛，只有訓練有素、久經沙場的軍官才會如此關注細節。這個人的行為舉止之中另外某些事物令特格緊張起來，這人是個無信無義的傭兵，願意為出價最高的人服務！

男子看到特格便說道：「那群混蛋竟然讓您受了那麼大的罪。」他的聲音不高不低，語氣深沉，潛意識中有一種想要掌控局面的感覺。特格從沒聽過這種口音，是散失之人！特格猜想應該是一個類似霸夏的人物。

可是，他依舊沒有看到任何即將發生襲擊的先兆。

特格沒有作聲，男人說：「噢，不好意思，我是穆札法爾，哈法．穆札法爾，杜爾軍隊的軍區指揮官。」

特格從來沒聽說過杜爾軍隊。

特格滿腦子都是問題，但是沒有問出口。他現在無論說什麼，都有可能暴露自己的弱點。

他之前在這裡見到的人呢？他們去哪裡了？我為什麼選了這裡？他當時對這個選擇那麼有把握。

「您請坐。」穆札法爾說著指了指一張低矮的小沙發，沙發前面放

了一張矮几，「您放心，之前那些事情都與我無關。我本來還想加以阻止，可是聽說您已經……離開了現場。」

特格從穆札法爾的聲音中聽出了其他線索：近乎恐懼的緊張。這個男人看樣子要麼聽說了破屋的事情，要麼親眼看到了屋內屋外的情景。

「您真是太高明了。」穆札法爾說道，「竟然克制住您的攻擊火力，等到他們全神貫注探取您的記憶，然後打得他們措手不及。他們獲得什麼資訊了嗎？」

特格沉默地搖了搖頭，他覺得自己瀕臨出手攻擊的邊緣，可是他並未察知這裡當下有任何動武的跡象。這些散失之人正在幹什麼？不過穆札法爾和他的手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刑訊室實際發生的事情與他們所想不同，這一點很清楚。

「您請坐。」穆札法爾說道。

特格坐上矮沙發。

穆札法爾坐到矮几對面一把座位較深的椅子上，斜對著特格。他一副虎視眈眈的樣子，似乎準備好隨時可動手。

特格饒富興味地打量穆札法爾，這個男人沒有透露他真實的軍階，只知道他是指揮官。男子身材頎長，面部寬闊，臉色紅潤，鼻子很大，雙眼呈灰綠色，兩人說話的時候，總是習慣性地看著特格右肩的後面。特格認識一個間諜，那人也有這個習慣。

「哎呀。」穆札法爾說道，「我來到這裡之後，聽說了不少您的事情，也讀了不少有關您的資料。」

特格仍然沉默地打量著這個男人，他的頭髮很短，左眼上方的髮際線處有一道長約三公釐的紫色疤痕。他上身穿著一件淺綠色的開襟獵裝，下身的褲子顏色相同。這套衣服算不上軍裝，但是十分整潔，看得出來他平時頗為注意自己的儀表。他腳上的鞋是最好的證明，特格感覺自己如果湊得近一點，能在淺棕色的鞋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

「不過，從來沒想到能跟您面對面交流。」穆札法爾說，「十分榮幸。」

「我只知道你指揮一支大離散歸來的軍隊，除此之外，對你一無所知。」特格說道。

「嗯──！沒什麼好知道的。」

飢餓帶來的陣陣腹痛再一次轉移了特格的注意力，他的視線落到管口旁邊的按鈕上，他記得那個按鈕可以叫來一名服務生。在這個地方，自動機器的日常任務全都分配給了人類，這樣便有藉口集結一支人數龐大的軍隊，隨時可以調動。

穆札法爾誤解了特格看著管口的想法，說：「您別急著走，我已經安排好了，我的醫生馬上過來給您檢查一下。應該用不了多久時間，希望您能安安靜靜等他過來。」

「我只是想點一些食物。」特格說。

「建議您等醫生檢查完了之後再說，擊昏器有可能造成很嚴重的後遺症。」

「所以你知道那件事情。」

「整件事情我都知道，簡直是胡鬧。您和您的手下伯茲馬利很有兩下子，絕對不可小覷。」

特格還沒來得及說話，管道便吐出了一個高個男子。來者骨瘦如柴，外套走起路來隨風擺動，裡面穿了一件紅色單衣。他凸出的前額有蘇克醫生的菱形刺青，不過是橘色的，而非常見的黑色。閃閃發亮的橘色眼罩遮住了這位醫生的眼球，特格看不到他眼睛的真實顏色。

他難道對某種物質上癮？特格不禁好奇。這個人身上沒有熟悉的麻醉劑的氣味，連美藍極的味道都沒有，倒是能聞到酸酸的味道，很像某種水果。

「索利茨，你來了！」穆札法爾說道。他指了一下特格，說：「給他好好掃描一下，他前天被擊昏器打中了。」

索利茨拿出一臺儀器，玲瓏小巧，單手便可以使用。特格知道這是蘇克掃描器，聽到儀器的探測場發出了低沉的嗡嗡聲。

「所以你是個蘇克醫生。」特格說道，眼睛直盯著他額頭上的橘色烙印。

「沒錯，霸夏。我們的傳統源遠流長，我接受的是最優質的訓練。」

「我從來沒見過這個顏色的烙印。」特格說道。

醫生將掃描器繞著特格的頭部掃了一圈：「霸夏，什麼顏色都一樣，關鍵是顏色背後的東西。」他掃過特格的兩肩，然後向下掃完全

身。

特格等待嗡嗡聲音消失。

醫生往後退了一步，對穆札法爾說：「元帥，他很健康，相當健康，畢竟都這樣的年紀了。不過他急需補充營養。」

「嗯……那就行。索利茨，交給你了，霸夏是我們的座上賓。」

「我會根據他的需要安排餐點。」索利茨說，「霸夏，慢用。」索利茨俐落地向後轉，外套和褲子拍打在他身上，管口將他吞了進去。

「元帥？」特格問道。

「杜爾恢復了一些古代的軍銜。」穆札法爾說。

「杜爾？」特格冒險問了一句。

「我可真糊塗！」穆札法爾從外套側面的口袋裡拿出一個小盒子，從裡面取出一個薄薄的資料夾。特格看出這是一臺全息投影儀，和自己從前在軍隊裡隨身帶的那個差不多，裡頭有他家和家人的影像。穆札法爾把全息投影儀放在兩人面前的桌上，按下控制按鈕，桌上便出現一小片綠色的叢林。

「家。」穆札法爾說，「那中間是建築灌木。」一根手指指向投影中的一處，「之前的都不服從我的命令。他們嘲笑我選了這麼一片灌木，而且還一直守著。」

特格盯著眼前的投影，從穆札法爾的語氣中聽出了深沉的憂傷。他指著一叢搖搖欲墜又稀疏的枝葉，枝端掛著天藍色的球莖狀物體。

建築灌木？

「我知道，稀稀落落的。」穆札法爾說著把手放了下來，「一點都不牢固。剛開始的幾個月需要我親自看守幾次，不過逐漸有了感情，它們對我也產生了感情。杜爾的永恆之岩啊！所有深谷現在都找不到這麼好的家！」

穆札法爾看著特格滿臉的疑惑：「哎呀！你們怎麼會知道建築灌木是什麼東西。實在抱歉，還望原諒。我們有很多東西要互相學習。」

「你說那個是家？」特格說道。

「噢，是的。只要指示得當，當然它們還得聽你的話，建築灌木就能自己長成一座不得了的宅子。只需要四標到五標。」

「四標到五標。」特格想，所以散失之人還在使用標準年。

管口發出一陣嘶嘶聲，一名女孩身穿藍色侍餐袍，拉著一個懸浮保溫箱，倒退著走進房間，然後將箱子放在桌子旁邊。特格第一次來探查的時候見過這樣的服裝，但是沒有見過這張可人的圓臉。女孩的頭髮全都剃光了，露出了滿頭凸出的青筋。她藍色的眼睛水汪汪的，舉止之間有一些膽怯。她打開保溫箱，四溢的香氣飄進特格的鼻孔。

特格十分警惕，但是感覺眼前沒有什麼危險。他看到自己大快朵頤，沒有出現不良反應。

女孩在他面前擺開一排餐食，然後走到桌旁擺放餐具。

「我這裡沒有探測器，您要是介意的話，我可以幫您試吃。」穆札法爾說。

「沒有必要。」特格說。他知道這句話會令對方產生疑問，不過感覺他們會懷疑他是一個真言師。特格的目光牢牢定在眼前的飯菜，他並未有意識地決定進食，便彎身吃了起來。他雖然熟悉晶算師的飢餓，但是自己的反應卻超出他的意料。在晶算師模式下動用大腦，熱量消耗極快，但他現在受到一種新需求的驅動。他感覺求生欲望控制了自己的行動，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飢餓感。他之前雖然喝了一碗湯，但是身體沒有產生這樣強烈的反應。

特格心想：那個蘇克醫生選對了，他直接根據掃描器的結果挑選了這些吃食。

女孩從管口中拿出一個又一個保溫箱，端出一道道菜。

特格吃到一半，迫於內急，只得來到洗手間方便了一下。他察覺這裡藏有攝影機，正在監視自己。自己的身體反應令他有些意外，他判斷自己的消化速度已經達到了新的水準。他回到餐桌旁，感覺自己依然飢餓，好像根本沒有吃過東西一樣。

侍餐的女子先是出現意外的神色，接著是驚恐的表情，不過仍應他的要求，不停端來飯菜。

穆札法爾愈看愈驚異，但是什麼都沒有說。

特格終於感覺到食物的作用，卡路里剛好達到了那個蘇克醫生規劃的狀態。不過他們顯然沒有考慮量的問題，特格的這一頓飯令女孩大為震驚。

穆札法爾終於開口說話了：「我從來沒見過誰一次能吃下這麼多東

西，不知道您怎麼吃下去的，也不知道您為什麼吃這麼多？」

特格的食欲終於獲得滿足，他靠在椅背上，明白自己不能如實回答。

「晶算師就是這樣。」特格騙他，「我畢竟經歷了那樣一段極度艱苦的階段。」

「真是不可思議。」穆札法爾說著站了起來。

特格剛要起身，穆札法爾便示意讓他繼續坐著：「您不用麻煩，我們給您安排了住處，就在隔壁。您現在還是不要四處走動較好。」

女孩帶著空的保溫箱離開了房間。

特格打量著穆札法爾。在他用餐期間，這位元帥發生了一些變化，他正在冷酷而仔細地看著特格。

「你有一個植入式的通訊器。」特格說，「你接到了新的命令。」

「建議您的朋友不要襲擊這個地方。」穆札法爾說道。

「你以為我是這麼計畫的？」

「霸夏，那您是怎麼計畫的？」

特格笑了。

「好吧。」穆札法爾眼神變得恍惚，他正在聽通訊器裡的聲音，而後他的注意力再次聚集在特格身上，眼露凶光。特格感覺他此時的眼神像劍一般銳利，意識到又有什麼人要來了。這位元帥覺得事態接下來的發展對他的客人極度危險，可是特格在第二視覺中並沒有發現自己的新能力應付不了的事情。

「你覺得我已經是你的囚犯了。」特格說道。

「永恆之石啊！霸夏，您和我預料中完全不同！」

「要過來的那個尊母，她是什麼想法？」特格問道。

「霸夏，聽我一言，跟她說話可千萬不要用這種語氣。您完全不知道自己等下會有怎樣的遭遇。」

「我會遭遇一個尊母。」特格說。

「但願她能對您手下留情！」

穆札法爾轉身進了管道離開房間。

特格盯著他的背影，他看到第二視覺在管口附近像一道光似的一閃而過。那個尊母就在附近，但是她還沒準備進來。這個危險的女人首先

要向穆札法爾問話，但是這位元帥並不能告訴她真正重要的事情。

39

記憶無法使現實再現，只能重塑現實。所有重塑的結果都會改變原本的事物，成為參照現實的外部框架，而且必然會與原本的事實有落差。

—晶算師手冊



盧西拉和伯茲馬利進入了伊賽南面的下等住區，這裡的街燈十分稀疏。還有一個小時便是午夜了，可是大街小巷還是擠得水泄不通。有些人安靜地走著；有些人精力異常旺盛，顯然服用了毒品；有些人只是眼巴巴地看著。他們聚集在街角巷口，每每走過這樣的人群，盧西拉的注意力便會被吸引過去。

伯茲馬利催促她快走，儼然是一個客人迫不及待希望找到一個隱祕的地方，與她單獨相處。盧西拉偷偷地繼續觀察這些人。

他們在幹什麼？房子門口的那些男人，他們在等什麼？盧西拉和伯茲馬利經過了一條寬闊的通道，裡面走出許多身穿厚重圍裙的工人，他們散發著下水道和汗水濃烈的氣味，男女人數約略相等，身材高大魁梧，手臂粗壯。盧西拉想像不出他們從事的是什麼工作，但他們類型相似。她看到這些人，發現自己對伽穆其實所知甚少。

這些工人走出來的時候，都會大聲清嗓子、向排水溝裡吐幾口痰，他們是想吐出某種汙染物質嗎？

伯茲馬利湊到盧西拉耳邊，小聲說道：「這些工人都是博爾達諾。」

她大著膽子回頭瞄他們一眼，看到他們走向路旁的一條小路。博爾達諾？啊，想起來了，那些人生來就是為了操作壓縮下水道廢氣的機器。他們出生時，嗅覺便已移除，肩部和手臂的肌肉組織增加。伯茲馬利帶著她繞過一個街角，走出那些博爾達諾的視野。

五個孩子從他們旁邊一扇漆黑的門洞裡跑了出來，繞了一個圈，一個跟一個地走在盧西拉和伯茲馬利的後面。盧西拉看到他們手裡攥著什麼東西，在身後跟得特別緊。伯茲馬利突然停下來，轉過身，五個孩子也停住了，直直地盯著他，盧西拉看到這些孩子顯然準備採取某些暴力行動。

伯茲馬利雙手交握舉在胸前，向幾個孩子鞠了一躬，他說：「古杜爾！」

伯茲馬利回身領著她繼續向前走，那些小孩離開了。

他說：「他們本來要用石頭砸我們。」

「為什麼？」

「這裡的人稱呼暴君『古杜爾』，他們的教派視他為神。」

盧西拉回頭看去，但是那幾個孩子已經不見了，他們去找其他的目標了。

伯茲馬利領著她繞過另一個街角，走進一條熙熙攘攘的街道。到處都是小商小販，推著車子賣東西：吃食、衣服、小工具和刀具。商販賣力地吆喝，盧西拉的耳邊迴蕩著此起彼落的叫賣聲。他們的聲音帶有收攤之前的輕鬆喜悅，可以聽出這些人一面不切實際地希望從前的夢想能夠成真，一面卻又知道他們的生活不會發生改變。盧西拉突然想到，這些街道上的人的夢想轉瞬即逝，他們追尋的並不是某種實在的事物，而是一段別人編造之後教給他們的謊言。他們好像賽場裡的動物一樣，不停追逐橢圓形跑道上飛奔的誘餌，卻永遠也追不上。

正前方有兩個人正在高聲爭吵，其中一人身材高大，穿著厚實的風衣，另一邊是一個小販，推車裡放著一個個網袋，網袋裡裝著球莖狀的深紅色水果，兩人周圍可以聞到水果濃厚的酸甜氣味。小販大聲說：「我可全指望這養家啊！」

大個子尖聲厲氣：「我也要養家糊口！」盧西拉聽到他熟悉的口音，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盧西拉極力克制住了自己。

他們走出集市之後，她小聲地對伯茲馬利說：「剛才穿厚風衣的那個人，他是忒萊素尊主！」

「不太可能，太高了。」伯茲馬利反駁。

「兩個人，一個站在另一個肩上。」

「妳確定？」

「我確定。」

「我們來到這裡之後，我還看過其他這樣的人，但是當時並沒有起什麼疑心。」

「這些大街小巷上有很多搜捕我們的人。」她說。

盧西拉發現自己對這個骯髒汙穢的星球上骯髒汙穢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實在沒什麼好感。女修會為什麼把甦亡人帶到這裡？她再也無法相信之前聽到的那種說法。那麼多星球都可以培養這個珍貴的甦亡人，女修會為什麼偏偏選了這顆？這個甦亡人真的珍貴嗎？他會不會只是誘餌？

他們經過一條巷子，有個男人站在狹窄的巷口，操縱著一臺高大的發光機器，把巷口幾乎擋得嚴嚴實實。

「現場演出！」他吆喝道，「現場演出！」

盧西拉放慢腳步，看著一個路人走進巷子，遞給那人一枚硬幣，然後低頭趴在一個閃亮的凹面平臺上。老闆也向盧西拉的方向看了過來，他臉型狹長，膚色黝黑，模樣好像卡樂丹的原住民，僅僅略高於忒萊素尊主。他接過客人的硬幣時，盧西拉看到他陰鬱的臉上露出了鄙夷的表情。

客人抬起頭，打了個冷顫，然後踉踉蹌蹌地走出巷子，兩眼恍惚。

盧西拉認出了那臺機器，用戶稱之為催眠盆，這個東西在所有比較開化的地方都屬於違禁物品。

伯茲馬利拉著她走出催眠盆老闆的視野。

他們又走到一條小巷旁邊，這條比剛才那條寬敞了些，對面有一棟建築，門就開在街角上。周圍到處都是步行的人，一臺車輛都沒有看到。一個高個兒男子坐在街角那個門口的第一級臺階上，修長的手臂抱著腿，纖細的十指交握，下巴緊貼在膝蓋上。他戴著一頂黑色的寬簷帽，擋住了街燈的光線，可是盧西拉看到了帽簷下那兩道犀利的光，她知道自己絕對沒有碰過這類人。貝尼．潔瑟睿德曾推斷有這種人存在，從來沒有掌握到確鑿的證據。

等到遠離那個黑帽人之後，伯茲馬利方才滿足了她的好奇心。

「是混合人。」他低聲說道，「他們自稱『混合人』。之前從來沒人在伽穆上見過他們。」

盧西拉猜測：「是忒萊素人的實驗產物。」她心中暗想：這是從大離散返回的錯誤。「他們為什麼來這裡？」她問道。

「聽本地人說，是為了交換殖民地。」

「你別聽他們胡說，那些是人類和猛獸雜交出來的畜生，專門用來追捕目標。」

「啊，我們到了。」伯茲馬利說道。

他帶著盧西拉穿過窄門，走進一間燈光昏暗的餐廳。盧西拉知道，來這裡也是為了偽裝，他們需要入境隨俗，不過她並不喜歡這裡的味道，不想在這個地方用餐。

剛才還是人滿為患，他們進來的時候卻慢慢地空了。

兩個人坐進了一桌，等待投影菜單顯示出來。伯茲馬利說：「這家店的口碑非常好。」

盧西拉觀察離開的那些客人，她覺得他們是附近工廠和辦公室的夜班工人。這些人行動匆忙，似乎非常焦急，大概擔心自己磨磨蹭蹭會受到什麼懲罰吧。

她感覺自己待在主堡簡直就是與世隔絕，可是她並不喜歡自己了解到的這個伽穆。這家店邋遢極了！她右邊長桌旁的凳子傷痕累累，她眼前的桌面有很多刻痕，不知道被帶著沙粒的清潔工具磨損了多少次，吸塵器現在已經無法保持潔淨，吸塵器的吸頭就在她左肘附近。連最廉價的聲波清潔工具都沒有看到，無怪乎會這麼髒亂。餐桌的刮痕裡積滿了食物的殘渣和其他腐敗的東西，盧西拉打了個冷顫，她實在覺得自己不應該離開那個甦亡人。

她剛剛看到投影菜單顯示出來，伯茲馬利已經開始瀏覽菜單了。

「我幫妳點。」他說道。

他其實是擔心她犯錯，點了霍穆團成員會避免食用的品項。

她不喜歡依賴他人，這種感覺令她頗為惱火。她可是一位聖母！她經過了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任何情況都要掌握主導權，她是自身命運的女王。真是無聊極了。她指了指左邊骯髒不堪的窗戶，看到人們從店外狹窄的街道走過。

「斯卡，有這個磨蹭的時間，我都可以接好幾筆生意了。」

這就對了！這才是她現在該有的樣子。

伯茲馬利在心裡呼了一口氣，他想：終於變回來了，她剛才又變成了一副聖母的樣子。他不知道她為什麼心不在焉，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那樣觀察這座城市和這裡的人。

兩杯乳狀飲料從機器裡滑到桌子上，伯茲馬利一飲而盡。盧西拉先用舌頭嘗了嘗，分析出飲料的成分：一杯人造咖啡，還加了堅果風味的果汁。

伯茲馬利抬了抬下巴，示意她趕緊喝完。她雖然頗為排斥這些化學品的味道，還是強行喝了下去。伯茲馬利的注意力轉移到她的右後方，但是她不敢回頭，不然她就露出了破綻。

「跟我來。」他在桌子上放了一枚硬幣，然後便拉著她走到了店外。他一臉笑容，笑得好像一個心急的客人，但是他的眼神中帶有些許警惕。

街上的節奏變了，人少了，路邊是一扇扇朦朧不清的門，讓街道更添一分陰森。盧西拉提醒自己，她應該表現出一個強大組織的成員該有的樣子，這個組織的成員在這個骯髒汙穢之地不會遭遇尋常的暴力事件。街道上已經沒有多少人了，不過他們見到她，確實紛紛讓開，敬畏地看著她長袍上的惡龍。

伯茲馬利停在一棟建築門口。

建築的門和街上其他的門沒有差別，沒有直接開在路邊，稍微向裡邊退了一點，而且十分高大，顯得門窄了一些，門口只有一個老式的雷射保全系統。新的系統技術看來完全沒有進入這個貧民區，這些街道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僅僅適合地行車行駛。她懷疑這一整塊區域裡所有房頂都沒有停機坪，她完全沒有聽到撲翼機或高速飛行器的聲音，也完全沒有看到相關的蹤跡。不過她隱約聽到了音樂，輕輕的哼唱，讓她想起了塞木塔。難道是塞木塔成癮者玩出了新的花樣？這個地方肯定藏了不少癮君子。

伯茲馬利走到她前面，阻斷門口的雷射，讓裡面的人得知門口有人，盧西拉趁機抬頭看了看大樓的正面。

大樓正面一扇窗戶都沒有，陳舊的合成塑鋼表面暗淡無光，只有幾

處攝影機閃著光。她發現這些都是老式的設備，體積比現代的型號大了許多。

一扇門在陰影深處突然安靜地打開了。

「這邊。」伯茲馬利伸手抓住她的手肘，把她拉了進來。

他們走進一條昏暗的走廊，聞到了異國風味食物的味道和一些苦澀的精油氣味，她過了一陣子才聞出來部分味道。美藍極，她清晰地捕捉到醇厚的肉桂香氣，還有，沒錯，塞木塔。她聞到了燒煮米飯的味道，還有希傑特鹽。有人假裝做飯，實際在做其他的東西。有人在這裡製造炸藥，她想到該警告伯茲馬利，但是轉念一想，便又打消了念頭。他沒必要知道這件事情，而且這裡說不定隔牆有耳。

伯茲馬利帶著她爬上一段陰暗的臺階，護壁板上歪斜地裝了一條不怎麼亮的光帶。眼前的牆補了一遍又一遍，他在修補過的一處找到一個隱藏的開關。他按下了開關，什麼聲音都沒有聽到，可是盧西拉感覺他們周圍出現了某種變化。一片寂靜，她覺得這種寂靜和剛才不一樣，有一種蓄勢待發、準備逃跑或戰鬥的感覺。

樓梯間裡寒意逼人，她打了個冷顫，但不是因為寒冷。開關旁邊那扇門的後面響起了腳步聲。

開門的是一個黃衣灰髮的老婦人，長了一對歪歪斜斜又濃密的眉毛，她抬頭盯著他們看了一會兒。

「你們來了。」她顫抖地說道，然後便讓到一旁。

盧西拉和伯茲馬利走了進去，身後的房門剛一關上，她便迅速打量一番這間房間。不善觀察的人或許覺得這間房間破舊不堪，但這表象之下蘊藏著某種特質。陳舊是另一種掩飾，其實是某位吹毛求疵的人要求把房間擺設成了這個樣子：這個，就得在這裡；那個放到那邊去，不要再動了！家具和其他零零碎碎的東西看起來稍舊，可是那個人並沒有什麼意見。這樣就挺好，本來就是這樣的房間。

這間房間是誰的？那個老婦人的嗎？她正在朝他們左邊的一扇門痛苦蹣跚地走去。

「天亮之前不要有人來打攪我們。」伯茲馬利說道。

老婦人停下腳步，轉了過來。

盧西拉仔細地打量了她一番。又是一個偽裝出來的老女人嗎？不

是，她確實上了年紀。每一個動作都顫顫巍巍，她的脖子發抖，反映出生理上的問題，她完全沒有辦法掩飾。

「要緊的人物也不能打擾？」老婦人聲音顫抖。

她說話的時候，眼皮一跳一跳的，嘴幾乎不動，僅夠發出必要的聲音，三五個字就要停頓一下，好像費了很大氣力才從身體深處吐出來一樣。她的後背彎曲，因為長年從事某種工作，現在已經直不起來，連直視伯茲馬利都成了問題。她只能讓眼睛用力地向上看，好像偷瞄似的，非常奇怪。

「您說的是哪位要緊的人物？」伯茲馬利問道。

老婦人抖了一下，好像費了很長時間才明白伯茲馬利的話。

「要、要、要緊的人物會來這裡。」她說。

盧西拉認出了一些肢體上的跡象，不假思索地說道：

「她是拉科斯人！」

老婦人吊著的雙眼牢牢盯著盧西拉，滄桑地說道：「霍穆團的女士，我原本是拉科斯的祭司。」

「她確實來自拉科斯。」伯茲馬利說道，他的語氣告訴盧西拉不要繼續追問。

「我絕對不會害你們的呀。」老婦人哀怨地說道。

「妳還信奉分裂之神嗎？」

老婦人又等了很久才回應了她的話。

「許多人都信奉偉大的古杜爾。」她說。

盧西拉噘起嘴，再次掃視房間。這個老女人已經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幸好我用不著要了妳的老命。」盧西拉說道。

老婦人似乎頗為驚訝，張大了嘴巴，唾液從嘴裡流了出來。

她真的是弗瑞曼人的後代？盧西拉打了個冷顫，完全沒有掩飾自己的反感。她的祖先堂堂正正，威武不屈，而她卻卑微至極，唯唯諾諾，這個弗瑞曼人最終只會哀號著死去。

「求求你們相信我啊。」老太婆哀怨地逃出房間。

「妳想幹什麼？」伯茲馬利質問道，「我們要指望這些人才能登上拉科斯！」

她什麼都沒說，只是看著他，她聽出了他的恐懼，那是對她的恐

懼。

可是我之前並沒對他進行過銘刻。

盧西拉突然意識到伯茲馬利看出了她內心的憎恨，她十分震驚。她想：我恨他們！恨這個星球上的人！

對於一位聖母而言，這種情緒非常危險，但是憎恨的烈火依舊在她心中燃燒。這個星球讓她變成了自己不願變成的人，她不想承認會發生這種事。她能夠理解，但是不願遭遇這樣的事情。

讓他們都去死吧！

可是他們現在的樣子已經與死沒有什麼分別。

她心痛不已，挫敗！這個新的認知是躲不開的，這些人到底是怎麼了？

他們還算得上人嗎？

他們只剩下一副皮囊，已經不算真正的活人了。不過，他們非常危險，危險至極。

「我們必須趁現在趕緊休息。」伯茲馬利說。

「我不用掙錢了嗎？」她問道。

伯茲馬利的臉「唰」的一下白了：「之前那是出於必要！我們很幸運，沒有被人攔住，可是這種事情誰都說不準！」

「那這個地方安全嗎？」

「我盡力確保這裡的安全了，這裡的每一個人都被我和我的手下檢查過了。」

盧西拉找到一張長沙發，散發著陳年的香水味，她躺了上去，希望驅散心中危險的憎恨。心中有恨，就有可能心生愛意！盧西拉聽到伯茲馬利躺在附近牆邊的幾塊墊子上，很快便酣然入睡，可是她卻怎麼都睡不著。她總是能感覺到大量記憶湧現出來，思緒的庫房中有「他者」共同存在。她突然在大腦中瞥見一條街道和很多張面孔，人們正走在燦爛的陽光下。她過了好一陣子才意識到自己的視角非常奇特──她被一個人捧在懷裡，然後便明白這是她自己的一段回憶。她想起了抱著她的那個人，感覺到溫暖的心跳和溫暖的臉頰。

盧西拉嘗到了自己鹹澀的淚水。

此時，她意識到自從自己進入貝尼．潔瑟睿德學校以來，沒有什麼

比伽穆更深刻觸動她的心。

以堅固的屏障包裹，心會變得像冰一樣冷酷。

—達爾維．歐德雷迪，議會發言



房間裡聚集著各方人馬，衝突形勢一觸即發：塔拉札（長袍內套著一身密甲，還準備了其他的預防措施）、歐德雷迪（料想可能會發生暴力事件，因此格外機警）、什阿娜（詳細了解過可能發生的情況，此時正處在三名安保聖母的保護下，三人就如她的人肉盔甲一般隨著她移動）、瓦夫（擔心自己會被貝尼．潔瑟睿德某種神祕的花招蒙蔽了心智）、冒牌杜埃克（種種跡象表明他的怒火瀕臨爆發），還有九位拉科斯議員（每個人都憤怒不已，積極地為自己或家人尋找晉升機會）。

除此之外，塔拉札身旁伴著五名守衛侍祭，這些人都經過女修會的嚴格訓練，能夠應對任何暴力事件。瓦夫身邊則是數量相當的新幻臉人。

他們此刻身在達艾斯巴拉特博物館的頂層房間裡。房間很長，朝西的那面牆是合成玻璃材質，正對著一座綠意蔥蘢的樓頂花園。房間裡擺放著幾張柔軟的沙發，還有從暴君的無現之室挪過來的幾件藝術品。

歐德雷迪不同意讓什阿娜也一同參與，但塔拉札堅持要這麼做。這個女孩能夠震懾住瓦夫和部分祭司，對貝尼．潔瑟睿德來說是很大的優勢。

寬闊的牆面上是一長排窗戶，全部裝有濾光屏，擋住了西邊烈日的炙烤。在歐德雷迪看來，房間的朝向頗有深意。窗子正對著這片夕陽沐浴下的土地，正是沙胡羅日常歇息之處。這間房的主題有關過去，有關死亡。

她對眼前的濾光屏頗為欣賞，這些濾光屏中有許多黑色的扁平窄條，十分子寬的窄條在透明的液態介質中旋轉。進入自動狀態後，只有

滿足預設程度的光線能透過這種伊克斯濾光屏照進房間，而窗邊的人也能看到窗外的大部分景色。歐德雷迪知道，比起偏光系統，藝術家和古董商更喜歡它，因為所有光譜的自然光都能穿過這種屏障。房間內使用這種裝置，是為了展示神帝最不尋常的珍藏。沒錯──房間裡展示著一件他的準新娘的禮服。

房間的一頭，祭司議員正在激烈地爭論，完全無視那個冒牌杜埃克。塔拉札站在一旁聽著，從她的表情看來，她覺得這些祭司很愚蠢。

寬闊的房門入口附近，站著瓦夫和他的幻臉人隨從。他的注意力從什阿娜轉向歐德雷迪，又轉向塔拉札，只是偶爾看向那群爭吵的祭司。瓦夫的一舉一動都洩漏了他內心的困惑：貝尼．潔瑟睿德真的會支持他嗎？他們兩方攜手，是否能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壓制拉科斯教會的反對意見呢？

什阿娜和她身邊的安保聖母站到了歐德雷迪身邊，歐德雷迪觀察到，女孩的身上的肌肉依然纖細、修長，不過她正在慢慢地長大，肌肉形態已經開始具備貝尼．潔瑟睿德的特徵。她高高的顴骨變得更加柔和，皮膚呈橄欖色，棕色的眼睛更加清澈了，不過她的棕髮依然有著長年日曬留下的紅色。她不住看向那群爭執中的祭司，說明她正在評估之前了解到的相關資訊。

「他們會打起來嗎？」她輕聲問道。

「繼續聽。」歐德雷迪說。

「統御大聖母會怎麼做？」

「仔細觀察她。」

兩人都看向了塔拉札，此時她正站在一群強壯的侍祭中間。她還在觀察那些祭司，從她現在的表情看來，她似乎被他們逗樂了。

還在樓頂花園時，這幾個拉科斯人就開始爭論，太陽逐漸西移後，他們便將戰場轉移到了室內，幾個人呼吸急促，時而喃喃細語，時而高聲叫嚷，他們難道沒注意到那位冒牌杜埃克正在看著他們嗎？

歐德雷迪將注意力轉向窗外，她的視線越過樓頂花園，看向遠處的地平線：沙漠裡沒有任何生命的跡象，從達艾斯巴拉特，無論往哪個方向看，視野內都只會有空無一物的沙地。與大多數祭司議員相比，這裡土生土長的平民對人生和這顆星球抱有不同的看法。拉科斯的這個地方

不同於高緯度地區，那裡有許多綠色地帶和水分充足的綠洲。從高空俯視，那些地方好像綴滿繁花的手指，伸入了漫長的沙路。經線上的沙漠由達艾斯巴拉特出發，像腹帶一樣繞整顆星球一周，然後回到了達艾斯巴拉特。

「我已經聽夠了！」冒牌杜埃克爆發了。他粗暴地推開一位議員，走到爭論人群的中央，站在原地慢慢旋身，打量每一位議員的臉：「你們都瘋了嗎？」

其中一位祭司（是老阿爾博圖，神啊！）看向房間另一頭的瓦夫，向他喊道：「閣下！您能管管這個幻臉人嗎？」

瓦夫猶豫了一下，然後走向爭執中的這群人，他的隨從緊隨其後。

冒牌杜埃克轉過身，抬手指向瓦夫：「你！就站在那裡！我不允許忒萊素人插手此事！別以為我看不出你們有什麼陰謀！」

假杜埃克說話時，歐德雷迪一直在觀察瓦夫。真是意外！貝尼．忒萊素的尊主什麼時候遭受過走狗的如此對待？瓦夫倍感震驚。盛怒之下，他的五官不住抽搐，口中發出的嗡嗡聲彷彿一群憤怒的昆蟲在鳴叫，這種刻意發出的聲音明顯是某種特殊的語言。他的幾位幻臉人隨從頓時僵住，但冒牌杜埃克只是將注意力轉回幾位議員身上。

瓦夫停止發出嗡鳴。他大驚失色！幻臉人杜埃克並沒有聽從他的指揮！他蹣跚地走向那群祭司，冒牌杜埃克見狀，又一次舉手指向他，手指不住顫抖。

「我告訴你了，不要插手！你或許有辦法弄死我，不過你們這些骯髒的忒萊素人休想騎到我頭上！」

這句話起作用了，瓦夫停下來，突然意識到了什麼。他看向塔拉札，她顯然已經意識到瓦夫的窘境，神情頗為愉快。現在他的怒火有了新的目標。

「妳早就知道！」

「我只是懷疑過。」

「妳……妳……」

「你們的製造技術太先進了。」塔拉札說，「這是你們咎由自取。」

祭司並沒有注意到這兩人的對話，他們向冒牌杜埃克叫嚷，命令他

閉嘴離開房間，還罵他是「該死的幻臉人」。

歐德雷迪仔細打量議員攻擊的對象。這次精神複印的程度有多深？他已經確信自己就是杜埃克了嗎？

這位假冒者突然靜下來，言行舉止間充滿威嚴，他朝那些指責他的人投以輕蔑的眼神。「你們都認識我。」他說，「你們都知道我這些年來為了侍奉分裂之神，我們唯一的神，所做出的貢獻。如果除掉我的陰謀得逞了，那我去見祂就是了，不過不要忘了：你們心裡想些什麼，祂一清二楚！」

祭司一齊看向瓦夫，幻臉人替換大祭司時，他們中並沒有人身在現場，也沒見到屍體。單憑幾個人的證詞，就認定事實便是如此，這樣的依據似乎並不可靠。有幾個人這時才看向歐德雷迪，她也是聲稱目睹杜埃克被假冒的證人之一。

這時瓦夫也看向她。

她微微一笑，向忒萊素尊主說道：「這次教會沒有落入其他人手中，正合了我們的意。」

瓦夫馬上意識到了自己的優勢。這件事在教會和貝尼．潔瑟睿德間埋下了嫌隙的種子，從此以後，女修會手中又少了一個牽制忒萊素人的重要工具。

「也正合我意。」他說。

祭司們再一次憤怒地提高聲音，就在這時，塔拉札說話了：「你們有誰要打破我們的約定？」

杜埃克推開身前的兩位議員，穿過房間大步走向統御大聖母，在距離她只有一步的地方停了下來。

「妳在玩什麼把戲？」他問道。

「我們支持你，反對那些想把你換掉的人。」她說，「在這一點上，貝尼．忒萊素的想法跟我們一樣。我們透過這種方式表明，在大祭司的人選上面，我們也有發言權。」

幾位祭司異口同聲地高聲問道：「他到底是不是幻臉人？」

塔拉札眼神溫和地看著面前的男人，問道：「你是幻臉人嗎？」

「當然不是！」

塔拉札又看向歐德雷迪，後者說：「看起來什麼地方出錯了。」

歐德雷迪找到站在祭司之中的阿爾博圖，盯著他看。「什阿娜。」歐德雷迪說，「分裂之神的教會現在應該怎麼做？」

什阿娜按照之前聖母教的那樣，從幾位侍衛包圍下走了出來，用她們教的傲慢語氣說道：「他們應該繼續侍奉神主！」

「看起來，這次會面可以告一段落了。」塔拉札說，「杜埃克大祭司，我們的衛隊現在就在走廊裡候著，如果你需要保護的話，她們隨你調遣。」

在她們看來，他已經接受和理解情況，他已經成了她們的寵物，完全不記得自己是幻臉人了。

祭司和杜埃克離開後，瓦夫只向塔拉札說了寥寥數字，這回他用了伊斯蘭米亞語：「給個說法！」

塔拉札從侍衛身邊走開，製造出自己放鬆防禦的假象，事實上，這個動作經過準確的計算，她們曾在什阿娜面前討論過這個問題。塔拉札用同一種語言回道：「我們將不再控制貝尼．忒萊素。」

兩人都保持沉默，瓦夫則仔細斟酌這句話的含意。塔拉札提醒自己，忒萊素人的忒萊素名字可以翻譯為「不可名之族」，而這個標籤一般是用在神身上的。

她面前的這位「神」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剛才發生的事也有可能出現在他們安插在伊克斯人和魚言士內部的幻臉人身上。瓦夫還會遭遇更多打擊，不過，現在的他看起來頗為疑惑。

擺在瓦夫面前的，是許多尚未解答的疑問，他對伽穆傳來的報告並不滿意。如今他在玩一個危險的雙面遊戲。女修會是否也在玩類似的遊戲呢？不過，一旦他把大離散回來的忒萊素人全打發走，必然會招致尊母的攻擊，關於這一點，塔拉札也提醒過他。伽穆上那位年邁的霸夏到底還有沒有考慮的價值？

他向塔拉札提出了這個疑問。

塔拉札則向他回敬了另一個問題：「你對我們的甦亡人做了什麼手腳？你們想得到什麼？」她覺得自己其實已經知道答案了，但是在瓦夫面前裝作不知情是有必要的。

瓦夫想說：「我們希望貝尼．潔瑟睿德全都死去！」她們太危險了，但她們的價值也是不可估量的。他有些惱怒，陷入了沉默，看向面

前的幾位聖母，臉上露出沉思的表情，讓他縮小版的五官顯得更加孩子氣。

塔拉札心想：他是個任性的孩子。她警告自己，絕對不能低估瓦夫。將忒萊素人的雞蛋敲碎，會發現裡面還套著另一個蛋，只要繼續，這種狀況會一直延續下去。無論從哪件事入手，最終都會回到歐德雷迪對於這次爭端抱有的懷疑，而這可能導致雙方在此地發生流血衝突。關於他們從那些蕩婦和其他散失之人那裡得到的資訊，這個忒萊素人真的說了實話嗎？甦亡人只是忒萊素人的潛在武器嗎？

塔拉札決定再刺激刺激他，她動用了議會的「第九條分析」。她繼續用伊斯蘭米亞語說道：「你承諾要告訴我們一些事，可如今卻還沒有做到。你要讓自己在先知的土地上蒙羞嗎？」

「我們說了她們的性──」

「你只說了一部分！」她打斷道，「我們知道是因為甦亡人的關係。」

塔拉札看得到他的反應，他就像一隻被逼入絕境的動物，這種情況下的動物，往往都極度危險。她曾經看過一隻野生的雜種獵犬，尾巴夾在腿間，是丹星古代寵物中倖存至今的物種，當時牠在一群少年的包圍下被逼得走投無路，便開始攻擊身旁追趕牠的這群人，撕咬出一條生路，當時那隻狗的凶殘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像。最終，有兩個孩子因傷勢嚴重而終身殘廢，只有一個孩子沒有受傷。現在的瓦夫，就像那隻絕境中的動物一樣。她看得出他恨不得此時手上拿著一件武器，但忒萊素人和貝尼．潔瑟睿德在此會面之前，都仔細搜查過對方。她確定他沒有帶武器。可是……

瓦夫舉止間充滿了猶疑不決，他說道：「妳們就是想要統治我們，妳覺得我看不出來嗎？」

「這就是散失之人帶回來的腐朽之物。」她說，「腐朽必始於中央。」

瓦夫的態度有所改變。他無法忽視貝尼．潔瑟睿德更深層次的暗示。她是在故意挑起雙方的不和嗎？

「先知在所有人的腦中都埋下了一個定位器，包括散失之人。」塔拉札說，「他引導他們回到我們身邊，而他們的那些腐朽的東西完好無

損。」

瓦夫聽了咬牙切齒。她到底想幹什麼？他腦中產生了一個瘋狂的想法，覺得女修會在空氣裡下了某種神祕的藥物，讓他的腦子沒辦法正常運轉。她們知道了別人無法了解的事情！他的視線從塔拉札轉向歐德雷迪，然後又回到塔拉札身上。他已先後在一連串的甦亡人身上復活，但他知道自己的年歲遠不如貝尼．潔瑟睿德久遠。女修會真夠久遠的了，她們的人看上去往往不顯老態，但她們已經存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長到令他不敢想像。

塔拉札也在思考類似的事情。她從瓦夫的眼睛裡發現了一種深邃的光芒，當前情況的需求為她打開思考推演的新道路。忒萊素人究竟有多深入？他眼中的滄桑感是如此強烈！她有一種感覺，忒萊素人眾尊主的大腦如今與往昔必然有所不同，他腦中對於過去的記憶應該就像全息錄影一般，抹去了所有會削弱他的情感因素。她對瓦夫說出了自己對感情的不信任，而且她懷疑這種不信任也存在於瓦夫心中。這一點能使他們聯合起來嗎？

相同思維的趨向性。

「妳說妳不會再控制我們。」瓦夫低吼道，「可我覺得妳的手正掐在我的喉嚨上。」

「那你的手也掐在我們的喉嚨上。」她說，「你們的散失之人回歸了，可至今沒有出現一位從大離散回來的聖母。」

「可妳說妳們知道所有……」

「我們還有其他獲得資訊的途徑。在你看來，我們派往大離散的那些聖母發生了什麼？」

「都在災難中喪生了？」他搖了搖頭。這是一個全新的情報，回歸的忒萊素人從未提過這件事。不一致的資訊讓他的懷疑不斷加深。他該相信誰？

「她們被策反了。」塔拉札說。

歐德雷迪還是頭一次聽統御大聖母提到對這件事的懷疑，從塔拉札這句簡短的話裡，她感覺到巨大的力量，讓歐德雷迪震驚不已。有時，聖母為了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往往會準備一些應急計畫，或者臨機應變想出一些解決方案，這一點歐德雷迪是知道的。有什麼東西能夠阻止

它嗎？

看瓦夫沒有回應，塔拉札又說道：「你來找我們，為的是不可告人的目的。」

「妳居然好意思這麼說？」瓦夫說，「妳們還不是在按照霸夏的母親教的那樣，想要繼續榨乾我們的資源？」

「因為我們知道，如果你們擁有大離散來的資源，就能承受得起這點損失。」

瓦夫顫抖著吸了一口氣。所以貝尼．潔瑟睿德連這件事都清楚，他猜到其中一部分原因了。好吧，他需要找個辦法，把冒牌杜埃克的控制權奪回來。散失之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拉科斯，而且他們可能需要忒萊素人的幫助。

塔拉札又朝瓦夫走了幾步，她現在身旁一個侍衛都沒有，防禦非常薄弱，她看見自己的侍衛變得非常緊張。什阿娜朝統御大聖母走了一小步，然後被歐德雷迪拉了回來。

歐德雷迪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大聖母身上，而不是那幾個可能隨時會攻擊她的人。她們是否真的已經說服忒萊素人，讓他們相信貝尼．潔瑟睿德會為他們服務呢？毫無疑問，塔拉札剛才已經試探過他們的底線了，而且她用了伊斯蘭米亞語。可她走出了侍衛的保護範圍，孤身一人站在瓦夫一行人旁邊。很明顯，瓦夫現在仍心存懷疑，那他下一步會有什麼舉動呢？

塔拉札打了個冷顫。

歐德雷迪看見了。塔拉札本就如孩童一般瘦弱，而且體重從未增加過，因此她對溫度的變化極為敏感，忍受不了寒冷的環境，但歐德雷迪並未感覺到房間內的溫度有任何變化。那就是塔拉札剛才作了一個危險的決定，危險到讓她的身體不受控制地打顫。當然，危及的不會是她自己，而是整個女修會。貝尼．潔瑟睿德最無法容忍的罪行，便是背棄女修會的制度。

「你想要我們做的，我們都答應，只有一點例外。」塔拉札說，「我們絕不會成為孕育甦亡人的容器！」

瓦夫的臉色變得煞白。

塔拉札繼續說道：「我們現在不是，未來也絕不會成為……」她停

頓了一下，說，「……再生箱。」

瓦夫抬起右手，每一位聖母都知道他接下來要做的手勢意謂什麼：這是他讓幻臉人發動攻擊的信號。

塔拉札指著他舉起的那隻手，說：「如果你完成了那個手勢，忒萊素人會失去所有東西。神主的信使—」塔拉札回頭朝什阿娜的方向點了點頭，接著說，「—會離你們而去，先知的話也會在你們的口中化為塵埃。」

這些話用伊斯蘭米亞語說出來，對瓦夫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他把手放了下來，但仍對塔拉札怒目而視。

「我的大使告訴我，我們和忒萊素會分享彼此知道的一切資訊。」塔拉札說，「你也說過要跟我們分享。先知透過神主的信使聽見了你說的話！忒萊素人的阿卜杜都說了些什麼？」

瓦夫聞言，肩膀垮了下來。

塔拉札轉過身背對他。這一步走得很巧妙，不過她和在場的其他聖母都知道，她如今的處境非常安全。塔拉札朝房間那一頭的歐德雷迪笑了笑，知道對方能領會自己的意思。貝尼．潔瑟睿德施加懲罰的時候到了！

「忒萊素人想要一位亞崔迪後代為你們育種。」塔拉札說，「我把達爾維．歐德雷迪交給你們，以後還會有更多。」

瓦夫作了一個決定。「妳們可能知道尊母的不少事情。」瓦夫說道，「但妳們—」

「蕩婦！」塔拉札突然轉身喝道。

「如妳所願。不過從妳說的這些看來，她們有件事妳並不知道，我告訴妳這件事以後，我們就算成交了。她們能夠放大高潮的快感，並將這種快感傳遞到男人的四肢百骸，讓男人的所有感官都參與到交媾中，女方能夠引導男人達到多重高潮，而且還能藉由……女方讓這種感覺延續得更久。」

「所有感官？」塔拉札詫異不已。

歐德雷迪也十分震驚，她發現在場的聖母，甚至侍祭也和她有相同的感想。只有什阿娜看起來不太明白瓦夫說了什麼。

「塔拉札大聖母，我告訴妳。」瓦夫臉上露出洋洋自得的微笑，

「我們在自己人身上再現了這個過程。連我都參與了！盛怒之下，我命令扮演……女方的那個幻臉人自我銷毀。沒有人……我敢說，沒有人，能夠像這樣操控我！」

「怎麼操控？」

「如果換成是這些……妳們口中的蕩婦，我就會毫不遲疑地屈服於她們了。」他不寒而慄，「我完全沒有任何……毀滅……」他搖了搖頭，對這段回憶倍感疑惑，「是憤怒拯救了我。」

塔拉札口乾舌燥，費了很大的力氣才嚥下一口口水：「怎麼……」

「怎麼做到的？好吧！在我告訴妳之前，我先警告妳：絕對不要把這招用在我們身上，否則我們必會讓妳們血償！我們的多莫和所有子民都隨時待命，一旦有任何跡象表明妳們想把這招用在我們身上，他們都會殺掉能夠找到的所有聖母！」

「我們不會這麼做的，不過不是因為你的威脅，而是因為我們知道，這種做法會把我們帶入毀滅的深淵。你們用不著四處追殺我們了。」

「噢？可是為什麼它沒有毀了這些……這些蕩婦呢？」

「當然有！而且包括她們接觸到的所有人！」

「它並沒有摧毀我！」

「我的阿卜杜，是神主在保佑你。」塔拉札說，「正如祂保佑所有虔誠的人那樣。」

瓦夫接受了這個解釋，他朝房間四周看了一圈，視線又回到塔拉札身上：「讓所有人都知道，我在先知的土地上完成了我的約定。那麼，她們的做法是這樣的……」他朝兩名幻臉人侍衛揮了揮手，「我們來演示給你們看。」

很久以後，歐德雷迪獨自一人身在頂層房間。剛才，她們讓什阿娜目睹了整個演示過程，她不知道這麼做是否明智。好吧，這樣有什麼不好呢？什阿娜已經決心為女修會效力了，而且如果這個時候讓什阿娜迴避，會讓瓦夫起疑心的。

什阿娜觀看幻臉人演示的時候，從她臉上已經明顯能看出情欲的跡象。訓練監理給什阿娜召喚那些男助手的時間，可能要比一般人更早些。到時什阿娜會怎麼做呢？她會把剛才學到的新知識用在男人身上

嗎？必須嚴格禁止什阿娜使用那些技能！需要有人告訴她這樣做對她自己很危險。

在場的聖母和侍祭把自己控制得很好，她們將學到的東西牢牢地記在腦中。什阿娜的教育必須建立在這種觀察上，學學其他人是怎麼掌握內在技能的。

在一旁觀察的幻臉人沒有透露出任何資訊，不過關於瓦夫還有些事情值得思考。他說他會處理掉這兩位演示的幻臉人，但他會先做什麼呢？他禁受得住誘惑嗎？男性幻臉人在極致的快感下不住扭動時，他的心裡在想些什麼？

在歐德雷迪看來，這場演示讓她想起了欽恩大廣場上拉科斯人跳的舞蹈。如果只看短短一段，這支舞蹈似乎全無節奏可言，但是放眼跳舞的整個過程，會發現舞蹈本身是有節拍的，每隔大約兩百步就會出現重複。這些跳舞之人把每個節拍延伸到了驚人的長度，進行演示的那些幻臉人也是如此。

賽艾諾克成為了性操控的手段，大離散中數以十億計的人都處在它的控制之下！

歐德雷迪想起了這支舞蹈，它漫長的節拍，以及在那之後混亂的暴力場面。賽艾諾克的重點在於宗教能量，而這一主題已逐漸轉變為另外一種交流方式。她想起了什阿娜在大廣場看見舞蹈時的激動反應。歐德雷迪當時問什阿娜：「他們在那裡跳舞，是想分享什麼？」

「跳舞的人啊，妳傻了嗎！」

女修會不允許這種說話方式。「什阿娜，我提醒過妳要注意禮貌，妳想現在就嘗試一下被聖母懲罰的滋味嗎？」

歐德雷迪此時正在達艾斯巴拉特的頂層房間，她看著窗外漸濃的夜色，這幾句話就像鬼魂的訊息一般出現在她的腦海中。她心中湧現出強烈的孤獨感，房間裡如今只剩下她一個人。

只有受罰的人會留下來！

她還記得，在大廣場上方的那個房間裡，什阿娜的眼睛格外明亮，心中充滿了各種疑問：「妳為什麼總是提到傷害和懲罰？」

「妳需要學會遵守紀律，如果不能控制自己，還談什麼控制其他人？」

「我不喜歡這門課。」

「我們都不怎麼喜歡……但不久之後我們就會在實踐中發現，這門課的用處很大。」

正如歐德雷迪盤算的那樣，她的話在什阿娜的心中生根發芽，影響久久不退。最後，什阿娜把她所知關於這支舞蹈的事全都告訴了歐德雷迪。

「有些跳舞之人逃脫了，其他那些直接去見魔鬼了。祭司們說他們去了沙胡羅那裡。」

「那些活下來的人，後來怎麼樣了？」

「他們恢復以後，需要再進沙漠裡跳一次舞，如果魔鬼來了，他們就會死，如果魔鬼沒來，他們就會得到獎勵。」

歐德雷迪覺得這種模式似曾相識，什阿娜已經不需要再繼續說下去了，不過歐德雷迪沒有打斷她。什阿娜的聲音異常苦澀。

「他們得到的獎勵一般是錢和市集裡的攤位之類的，祭司會說，他們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人類。」

「那失敗的人就不是人類了嗎？」

什阿娜陷入沉思，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沒有作聲。不過，歐德雷迪十分清楚這是一條怎樣的路，這是女修會的人性測驗！她接受這項測試時的體驗，在什阿娜身上重演了。比起其他的試煉，這段經歷何其溫和！

在博物館頂層房間的昏暗燈光下，歐德雷迪看向抬起的右手，她想起了劇痛之盒，還有當時放在頸邊的戈姆刺，一旦她臨陣退縮或者叫出聲來，便會喪生在這毒針之下。

什阿娜也沒有叫出聲來。不過，她在經歷劇痛之盒前，就已經知道了歐德雷迪那個問題的答案。

「他們也是人類，不過不太一樣。」

空蕩的房間裡，只剩下歐德雷迪和暴君無現空間裡的珍藏，她大聲說道：

「雷托，你對我們做了什麼？你只是跟我們說話的魔鬼嗎？現在你要強迫我們分享什麼呢？」

陳舊的舞蹈會變成陳舊的性行為嗎？

「聖母，妳在跟誰說話？」

什阿娜的聲音從房間那頭傳來，她從房門走了進來，穿著灰色的學員長袍，一開始只有一個模糊的輪廓，她愈走愈近，身影也逐漸變大。

什阿娜走到歐德雷迪身邊，停步說道：「大聖母要我找妳過去。」

「我在自言自語。」歐德雷迪說道。她看向這個異常安靜的女孩，想起當時問她那個關鍵問題時，她表現出的令人揪心的激動。

「妳想成為聖母嗎？」

「聖母，妳為什麼跟自己說話？」什阿娜的聲音裡充滿了關切之情，教學督察需要花費好些力氣，才能把這些情感從她心裡清除掉。

「剛剛我想起問妳願不願意當聖母的事。」歐德雷迪說，「這段記憶又讓我想起了其他事情。」

「妳說過，無論任何事情都要聽從妳的指揮，絕不猶豫，要絕對地服從妳。」

「然後妳說：『就這些嗎？』」

「我當時了解的東西不多，不是嗎？我現在了解的東西也不算多。」

「小女孩，我們都有不了解的東西。除了我們都在跳同一場舞。而且如果我們中有人失敗了，魔鬼一定會來的。」

41

陌生人相遇時，應盡力包容風俗習慣方面的差異。

—潔西嘉女士，出自《厄拉科斯的智慧》



最後一道帶著一抹綠色的光落到了地平線下面，伯茲馬利才給出了行動的信號。他們到達伊賽另一邊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順著城周的這條路他們理應能找到鄧肯。滿天雲朵將城市的燈光折射下來，照在髒亂不堪的城裡。兩個人按照嚮導的指示，在城裡急急地走著。

這些嚮導令盧西拉頗為惱火，他們要不是從後街小巷突然冒出來，就是突然打開門，悄悄地告訴他們新的指示。

兩人原本應該暗中行動，現在卻被這麼多人知道了他們的目的！

她現在已經能夠處理自己的憎恨，但是殘留的負面情緒令她深深懷疑他們遇到的每一個人，她也逐漸難以繼續偽裝優伎面無表情的模樣。

路邊的人行道上有一些尚未完全融化的雪水，大部分是地行車經過時甩下來的。盧西拉還沒走完半公里，腳已變得冰涼。她為了促進腳部血液流動，不得不消耗一些能量。

伯茲馬利一言不發地低頭走著，似乎沉浸在他的憂慮之中。盧西拉沒有被他唬住，她知道這個男人能聽到他們周圍的所有聲音，看到每一輛飛馳而來的車輛。每當有地行車迎面駛來，他就會拽著她速速遠離道路躲避。一輛又一輛車嗖地從他們身邊飛了過去，髒雪從底部懸浮裝置的扇葉中甩出路旁的灌木叢上。伯茲馬利只有確認地行車已經駛出他們耳目所及之處，才會將盧西拉從雪裡拉起來，雖說車裡的人其實僅僅能聽到自己車輛的聲音。

他們走了兩個小時之後，伯茲馬利停下來，觀察了一番前方的路。他們的目的地是個位於城市周邊的社區，聽說那裡「絕對安全」。盧西拉心裡非常清楚，伽穆不存在絕對安全的地方。

前方有一片黃色燈火映在了天空的雲彩上，標示出目的地所在。他們蹚著冰雪穿過了一條地下道，爬上一座滿是草木的矮山，最後來到了一個類似果園的地方，枝枒在暗淡的環境中頗顯荒涼。

盧西拉看了一眼天上，雲彩漸漸散了。伽穆有許多小型衛星，都是衛戍的無現星艦。部分無現星艦由特格部署，她瞄到了幾排新近上天的無現星艦，也在保衛著這顆星球。飛船看起來大約比最亮的星星大了三倍，而且時常結伴而行。飛船反射的光因而可以發揮一些作用，但是又讓人難以捉摸，因為飛船飛行的速度很快，幾個小時之內便會從天上落到地平線後方。她透過雲彩之間的縫隙看到六顆這樣的衛星串成一線，她不知道這幾艘無現星艦是否屬於特格的防禦體系。

此時她想起了這種防禦系統固有的缺點和系統背後的圍攻理念。特格之前說得沒錯，軍事行動勝利的關鍵在於機動性，不過她覺得他說的不是步行的機動性。

山坡上白雪茫茫，沒有方便藏身的地方，盧西拉察覺到伯茲馬利十分緊張。要是有人來了，他們該怎麼辦？雪地裡有一條溝，從他們的位置指向左邊，然後拐向前方的社區。算不上是條道路，但她覺得有可能是一條小徑。

「這邊走。」伯茲馬利話音未落，便帶著她邁步出發。

積雪沒過了他們的小腿。

「希望這些人值得信任。」她說。

「他們恨尊母。」他說，「我覺得這一點就夠了。」

「我們到了之後，要是見不到甦亡人，我肯定饒不了他們！」她憋住了一句更加憤怒的話沒講，但還是忍不住說：「我覺得他們恨尊母並不夠。」

她覺得凡事都應該作好最壞的打算。

不過，伯茲馬利現在讓她放下了心。他和特格一樣，只要他們還有辦法，就一定不會走進死胡同。她感覺即便是現在這種關頭，周圍的灌木叢裡可能也藏了他們的援兵。

積雪小徑的盡頭接著一條人工鋪砌的道路，路面與側邊相交處略微呈曲面，融雪系統除去了路上的所有積雪，只有中央存在些許水汽。盧西拉走了幾步才發現腳下其實是一條磁懸浮道，這裡是一個古老的磁力

轉運基地，大離散之前負責向一座工廠運輸產品和原料。

「這裡變陡了。」伯茲馬利對她說，「他們在這裡建了臺階，不過不是太深，還是小心為上。」

他們很快便走到磁懸浮道的盡頭，眼前是一道破敗的牆，牆根是合成塑鋼，上面壘著本地的磚材。天空逐漸放晴，繁星微弱的光輝照在牆上，他們看到了磚牆粗糙的工藝，顯然建造於大饑荒時期。牆上滿是藤蔓和斑駁的真菌，然而仍然可以看到磚材的裂紋和磚與磚之間隨意塗抹的灰泥。牆面上開了一列窄窗，裡面的人能夠看到磁懸浮道沒入了一片灌叢和雜草之中。三扇窗戶閃著藍色的電光，裡面似乎有人在活動，隱約能夠聽到劈里啪啦的聲音。

「這裡以前是工廠。」伯茲馬利說。

「我有眼睛，也有記憶。」盧西拉打斷了他的話。這個碎嘴的男人以為她完全沒有智商嗎？

他們左邊有什麼東西吱呀地響了起來，一扇地下室的活板門掀起一塊草皮，露出耀眼的黃光。

「快！」伯茲馬利拉著她跑過濃密的樹叢，鑽進那扇活板門。下面是一段臺階，他們剛下來，活板門便伴著一陣機械的轟隆聲蓋上了。

盧西拉發現自己走進了一個巨大的空間，天花板不高，巨大的塑鋼頂梁旁邊掛了長長一排現代的燈球。地面打掃得非常乾淨，但是有一些凹印和劃痕，原本顯然放置了一些機器。她注意到遠處有什麼動靜，一個年輕女子一路小跑步靠近，身上也穿著同樣的惡龍長袍。

盧西拉用力嗅了兩下，聞到了濃重的酸味和某種令人作嘔的味道。

「這裡過去是哈肯能氏族的工廠。」伯茲馬利說，「不知道他們在這裡生產什麼。」

年輕女子停在盧西拉面前，她身形高□，貼身的長袍顯出了曼妙的身材和優雅的舉止。女子容光煥發，看得出她勤於修煉，身體健康。不過那雙綠色的眼睛卻十分狠辣，仔細打量著她看到的每一件事物，眼神令人膽寒。

「所以他們又派了一個我們的人來看守這個地方。」女子說。

伯茲馬利剛要說話，盧西拉便一隻手按住了他。這個女人沒有外表看來這麼簡單，我也一樣！盧西拉措辭十分小心，說：「看樣子，我們

總是能認出彼此。」

年輕女子笑了笑，說道：「我看你們走過來，當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譏諷地看了伯茲馬利一眼，「這應該是個客人吧？」

「也是嚮導。」盧西拉說道。她看到了伯茲馬利臉上迷惑的表情，祈禱他不會說出什麼不該說的話。這個女人非常危險！

「不是有人在等我們過來嗎？」伯茲馬利問道。

「啊，這東西會說話。」年輕女子哈哈大笑道。她的笑聲和眼神一樣令人毛骨悚然。

「建議妳不要稱呼我『這東西』。」伯茲馬利說道。

「伽穆上的雜碎，我想怎麼叫就怎麼叫。」年輕女子說道，「我管你什麼狗屁建議！」

「妳剛才叫我什麼？」伯茲馬利已經累了，女子意外的言語攻擊令他怒火中燒。

「我想叫什麼就叫什麼，狗雜碎！」

伯茲馬利實在忍無可忍，他在盧西拉出手攔阻之前，便發出了一聲低吼，一巴掌狠狠搧了過去。

這一巴掌打空了。

盧西拉驚訝地看到女子俯身躲過伯茲馬利的手掌，輕而易舉地擒住男子的衣袖，一招迅速又精妙的飛踢在電光石火之間將他踹了出去。女子此時一條腿半蹲，另一隻腳準備好了再次攻擊。

「我現在就該殺了他。」女子說道。

盧西拉完全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本能地側身彎腰，勉強躲開了女子突然踢過來的腳，然後一招標準的貝尼．潔瑟睿德薩巴德，先是重重劈在女子背上，同時對她的腹部猛力一擊，瞬間將她打倒在地。

「我這是建議妳對我的嚮導手下留情，不管妳叫什麼名字。」盧西拉說道。

年輕女人大口大口喘著氣，然後氣喘吁吁地說道：「報告大尊母，我叫默貝拉。大尊母方才以如此之慢的動作打敗了屬下，令屬下羞愧難當。不知大尊母此舉何意？」

「我只是教導了妳一下。」盧西拉說。

「報告大尊母，屬下剛襲袍升格，還望海涵。大尊母教導，屬下感

激不盡。已將您的教誨牢記腦中，他日每次屬下活用時都將心存感激。」她低下頭，輕輕地一躍而起，臉上露出頑皮的微笑。

「妳可知道我是誰？」盧西拉問道，聲音冷若冰霜。她在餘光中看到伯茲馬利痛苦地慢慢起身，站在一旁看著兩個女人，不過臉上明顯能夠看到怒色。

「報告大尊母，您方才既有能力教導屬下，屬下便已知道自己冒犯了大尊母大人。不知您可否寬恕屬下？」默貝拉臉上頑皮的笑容消失了，她低垂著頭肅立。

「這次暫且饒過。是否有一艘無現星艦即將來到？」

「據這裡的人所說，確實如此。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默貝拉瞥了伯茲馬利一眼。

「他還有用，必須陪在我身邊。」盧西拉說道。

「好極了。敢問屬下可否知道大尊母姓名？」

「不行！」

默貝拉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已經抓住了甦亡人，他從南邊來的，喬裝打扮成了忒萊素人。您過來的時候，我剛要與他上床。」

伯茲馬利一瘸一拐地走了過來，盧西拉知道他已察覺形勢危急。敵人已經湧進了這個「絕對安全」的地方！不過敵人還不怎麼了解情況。

「甦亡人沒受傷？」伯茲馬利問道。

「這東西還能說話。」默貝拉說道，「真是怪了。」

盧西拉說：「妳不能和那個甦亡人上床，他是我的！」

「屬下遵命。屬下已將他標記，他現在已經稍稍屈服。」

她再一次大笑起來，那種放肆的冷漠、麻木令盧西拉大為震驚：「請這邊走，有個地方可以供您觀察。」

42

願你長眠卡樂丹！

—古代祝酒詞



鄧肯正在努力回想自己身處何方，他知道敦薩死了。敦薩的雙眼噴出汩汩鮮血，那個場景他記得非常清楚。他們進了一棟陰暗的大樓，四周突然亮起刺眼的光。鄧肯感覺後腦勺很疼，自己遭到了鈍器襲擊嗎？他想移動身體，但是渾身的肌肉都不聽使喚。

他記得自己坐在一大片草地邊緣，遠處有人正在玩某種保齡球，奇怪的球彈來跳去，橫衝直撞，看似並沒有任何規律可言。球手是一群男孩，穿著……羯地主星常見的服裝！

「他們在練習成為老年人。」他記得自己說了這麼一句話。

他的身旁坐了一個年輕女子，面無表情地看著他。

「這些室外運動只有老年人才應該玩。」他說。

「噢？」

這個問句令他無所適從，她只用了簡簡單單的一個語氣詞便駁斥了他的觀點。

然後立刻把我出賣給了哈肯能氏族！

所以這是變成甦亡人之前的記憶。

甦亡人！

他想起了貝尼．潔瑟睿德的伽穆主堡，想起了圖書館裡亞崔迪公爵雷托一世的全息影像和三維影像。特格和公爵相貌相似並非偶然，他只是比公爵略高一點，除此之外，那張瘦長的臉，那個高鼻梁，還有亞崔迪氏族的那種人格魅力，全都一模一樣……

特格！

他想起了老霸夏那天晚上在伽穆英勇抗敵的身影。

我這是在哪裡？

他被敦薩帶到了這裡，他們當時走在伊賽──男爵封地──郊外一條長滿草木的野路上。兩人還沒走兩百公尺，天上就下起了雪。潮溼的雪沾在他們頭上，冰冷刺骨，不到一分鐘兩人便打起了寒顫。他們停下腳步，戴上兜帽，拉上保溫外套，這樣就好多了。可是天馬上就黑了，氣溫會下降很多。

「前面有一個歇腳的地方。」敦薩說，「我們先過去，等到天黑再繼續走。」

敦薩見鄧肯沒有說話，說道：「地方不是很暖和，但是不潮溼。」

又走了三百步左右，鄧肯看到了那個地方灰濛濛的輪廓。建築大概有兩層高，立在周圍的髒雪之中。他立刻認了出來，這是哈肯能氏族一座清點人頭的崗哨。哨兵會查點路過的人頭數目，有時也會將路人殺死。建築為磚石結構，由巨大的黏土磚建造而成。土磚採用當地的泥土壓製成型，然後使用大口徑噴槍高溫燒製，哈肯能氏族也會使用這種工具控制暴亂的人群。

他們走到崗哨門前，鄧肯看到一塊全野防禦屏障的殘骸，上面有幾個架設火槍的缺口，對準接近建築的人。不過，這套系統很久之前便已被人破壞，網狀結構扭曲的破洞裡已經長出了雜草。不過，火槍的缺口沒有堵上，這樣裡面的人才能看到外面的情況。

敦薩停下腳步，豎起耳朵，仔細觀察他們周圍的環境。

鄧肯看著這座清點站，這些地方他都記得很清楚，可是眼前看到的卻彷彿是管狀種子長出的畸形植物。建築表面已經曬出了類似玻璃的質感，高溫處理的土磚變得坑坑窪窪。歲月在建築上留下了纖細的劃痕，但是原始的形狀沒有改變。他抬起頭來，看到一套老舊的懸浮升降系統，有人在外梁上臨時裝了一個滑輪組。

看樣子全野屏障那幾個架火槍的缺口是最近才出現的。敦薩穿過屏障，走了進去。

鄧肯好像突然打開了一個開關似的，記憶的影像發生了變化。他回到了球狀無現空間的書房，特格也在那裡。投影儀投出了現代伊賽多個地點的一系列景象，用「現代」來形容伊賽，在他看來有些奇怪。如果「現代」表示實用形態在技術層面符合時代的標準，男爵封地便是一座

現代的城市。整座城市完全依靠懸浮導軌運輸人和貨物，所有東西都在天上移動，所有建築的接地樓層都沒有開口。他正在向特格一一解釋。

除去貨物和人類移動所需的必要空間之外，整座城市占用了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所有空間，導軌上只需要保證高度和寬度夠讓通用交通艙移動即可。

特格說：「最理想的是管狀設計，頂部扁平，便於撲翼機降落。」

「哈肯能氏族的人喜歡方形和矩形。」

確實如此。

男爵封地的交通狀況鄧肯至今依舊歷歷在目，回想當時的情形令他不禁一顫。懸浮軌道像穿過蟲洞一樣，貫穿整座城市，時而直行，時而過彎，時而轉過一個生硬的折角……向上、向下或側行。哈肯能氏族不僅提出了絕對矩形準則，還提出了一個有關人口設計的建設標準：在盡量節省材料的前提下，容納盡量多的人口。

「平頂是那個地方唯一以人為本的空間！」他想起自己對特格和盧西拉說過。

平頂上面是空中別墅，四周、停機坪、下面的入口和所有公園周圍都駐有守衛。高度密集的人群就在下面摩肩接踵地生活，然而住在平頂的人們完全不用理會，甚至會逐漸忘卻他人的存在。人群的氣味和聲音都不會傳到平頂，僕人上樓之前，也被強制規定先洗澡，更換乾淨的衣服。

特格問：「為什麼大眾會情願活在這麼擁擠的地方？」

答案很簡單，鄧肯向他解釋了原因。因為外面的世界很危險，城市的管理者還進一步誇大了危險程度。沒有多少人知道「外面」的生活更美好，他們只知道平頂之上的生活令人嚮往，而絕對的卑躬屈膝則是登龍門的唯一辦法。

「事情總會發生，而你無計可施！」

這是鄧肯大腦中迴蕩的另一個聲音，他聽得很清楚。

保羅！

鄧肯心想：真是奇怪，這句預言帶有一種傲慢，就像晶算師使用尖銳無情的邏輯推演時會流露的情緒。

我以前從來不覺得保羅傲慢。

鄧肯看著鏡子裡的自己，他的部分意識發現這是他成為甦亡人之前的一段記憶。突然之間，鏡子變了，鏡中的面孔也變了，但還是他自己，膚色黝黑的圓臉上線條已愈發銳利，成熟之後便會變成當年的模樣。他和自己的雙眼對視，沒錯，這是他的眼睛。有人曾說他的眼睛「深邃」，深深地嵌在眼窩之中，下面是凸出的顴骨。有人曾經告訴他，除非光照顏色剛好，否則很難判斷他的眼睛是深藍色還是深綠色。

是個女人說的，但是他不記得她是誰了。

他想抬起手摸一摸自己的頭髮，可是雙手不聽使喚，這時想起自己的頭髮被漂成了白色。是誰漂的？一個老婦人。他的頭上已經不是烏黑茂密的鬈髮了。

雷托公爵看著他站在卡樂丹城堡的餐廳門口。

公爵說：「我們吃飯吧。」這是一道命令，不過並不令人感覺高傲，淡然的笑容彷彿在說「這句話總得有人說」。

我的腦子怎麼回事？

他想起敦薩說那艘無現星艦會在某個地方和他們碰頭，他們後來到了那裡。

夜幕之下，他看到一個龐然大物，下面有幾個較小的附屬結構，裡面似乎有人，他聽到人聲和機器的聲音。狹長的窗戶裡沒有人露臉，也沒有門打開。兩人走過幾個較大的附屬結構，鄧肯聞到了烹煮的香味，他想起他們當天只吃了敦薩說的「乾糧」──某種口感類似皮革而且乾燥的條狀物質。

他們走進那座陰暗的建築。

周圍突然亮起了光。

鮮血從敦薩的雙眼噴了出來。

光滅了。

鄧肯看著一張女人的臉，他見過一張與之相似的面孔：那是一段全息長序列中的一個三連影像。哪裡的事情？他在哪裡看到的？這張臉如果不是眉骨寬了一些，便是完美的橢圓形臉蛋了。

她說：「我叫默貝拉。這個名字你不會永遠記著，但是我現在要標記你，暫時不會讓你忘記。我選中了你。」

默貝拉，我確實記住妳了。

她的雙眉很彎，一對綠色眼睛，眼距較寬，引人注意。她的嘴巴小巧，嘴唇飽滿，他知道這張嘴巴放鬆之後會略微噘起。

那雙綠眼看著他的雙眼，他看到了冷若冰霜的眼神，看到了眼神中的力量。

有東西正在碰觸他的臉頰。

他睜開雙眼。這不是回憶！這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她就在眼前！

默貝拉！她先前在這裡，後來離開他，現在又出現了。他想起自己醒來的時候一絲不掛地躺在一張柔軟的……睡墊上，他用手觸摸才分辨出來。默貝拉騎在他身上寬衣解帶，綠色的眼睛盯著他，眼神中有股恐怖的專注。她同時撫摸他的身體多處，唇間發出溫柔的輕吟。

他感覺自己迅速勃起，硬得非常痛苦。

他喪失了所有還擊之力。她的雙手在他的身上摩挲，她的舌頭，還有那輕吟！她的嘴巴愛撫他的全身，乳頭蹭著他的臉頰和胸膛。他看見她的眼睛，看到陰謀和詭計。

默貝拉回來了，又來了一遍！

他的視線越過她的右肩，瞥見一扇寬大的合成玻璃窗戶，後方站著盧西拉和伯茲馬利。他在做夢嗎？伯茲馬利雙手緊按在合成玻璃上，盧西拉則雙手環胸站著，臉上滿是憤怒和好奇。

默貝拉湊到他的右耳邊：「我的雙手是火焰。」

她的身體擋住了窗戶後方的臉孔，他感覺她的手所到之處就像著了火一般。

突然之間，火焰吞噬了他的理智，他內心隱藏的地方活躍了起來。他看到紅色的膠囊像一串發亮的香腸從他眼前飄過，他感覺自己的身體很熱。他變成了一顆充血的膠囊，興奮令他的意識變成了一片白光。那些膠囊！他知道那些膠囊！那就是他自己……那些膠囊就是……

所有鄧肯．艾德侯，包括初始的艾德侯和後續的甦亡人，全部進入了他的理智。他們像炸裂的種莢一樣，爭搶著占據他的所有理智。他看到自己被一隻人面巨蟲碾壓在身下。

「雷托，你這個混蛋！」

碾壓，碾壓，碾壓……一遍又一遍。

「你這個混蛋！混蛋！去死吧……」

他死在薩督卡士兵的劍下，痛苦爆炸了，變成刺眼的亮光，而後黑暗吞沒了一切。

他死在一次撲翼機的事故之中、他死在一個魚言士殺手的匕首之下。他死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然而，他現在還活著。

無數記憶湧入了他的意識，他不知道自己怎麼可以全數容納。他抱著一個新生的女兒，多麼甜美的回憶；激情洋溢的伴侶散發著麝香一般的氣味；丹星美酒豐富的醇香瀰漫在他的鼻間；他正在訓練室氣喘吁吁地訓練。

再生箱！

他想起自己一次次離開那些管子，想起了明亮的光線和帶有軟墊的機械手臂。機械手臂將他轉了一圈，新生兒失焦的雙眼模糊地看到一個巨大的女性肉體，幾乎無法移動，樣貌猙獰噁心……錯綜複雜的黑色軟管將她的身體和若干巨大的金屬容器連在一起。

再生箱？

甦亡人記憶湧入他的意識，彷彿死死扼住他的喉嚨，令他驚恐地倒吸了幾口冷氣。這些都是他的人生啊！全都是他的人生！

他想起了忒萊素人在他身上植入的東西，他們在他的理智之下植入一層意識，只待貝尼．潔瑟睿德的銘者引誘他的時刻，便會從理智之下浮出。

但這是默貝拉，不是貝尼．潔瑟睿德的人。

不過，眼下引誘他的是她，而且忒萊素人植入的意識已經控制了他的反應。

鄧肯溫柔輕哼，撫摸著默貝拉的身體，動作之靈敏令她驚異。他怎麼會做出反應！怎麼會有這樣的反應！他的右手輕拂她的陰唇，左手愛撫著股溝。與此同時，他的嘴唇輕輕滑過她的鼻尖與唇瓣，往下來到左側腋窩。

他一直柔聲低哼，和著她身體搏動的節奏，令她昏昏欲睡……削弱了她的意志……

她想將他推開，而他則加快了動作的節奏。

他怎麼知道那個時候碰我那裡？還有那裡！還有那裡！噢！杜爾的

聖岩啊！他怎麼懂得這些？

鄧肯觀察到她胸部起起伏伏，注意到她的鼻息出現了不暢。她的乳頭挺立，乳暈顏色加深，她呻吟著張開了雙腿。

救命啊，大尊母！

然而這房間鎖得嚴嚴實實，她唯一能想到的那位尊母被擋在門閂和合成玻璃之後。

默貝拉奮力一搏，使出渾身解數，動用長年以來學習的所有技巧，細細觸摸愛撫他。

她每做出一個動作，鄧肯都會回以狂放的刺激。

默貝拉感覺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所有反應了，比訓練嵌得更深的知識令她不由自主產生反應。她感覺陰道的肌肉收緊，潤滑的液體迅速釋放。鄧肯進入她身體的時候，她聽到自己的嬌喘。她的手臂、雙手與雙腿，整個身體隨著兩個反應系統活動——一個是經過良好訓練的自動反應，一個是其他需求深入心底的意識。

做出這樣的事，他是怎麼辦到的？

骨盆的平滑肌隨著一陣陣快感收縮，她感覺到對方同時也產生了反應，兩人的肉體不斷猛烈撞擊，反應因而更加增強。連續收縮的陰道令快感的抽搐向外擴散……擴散……擴散到了全身。快感吞噬了她的所有感官，她雖然閉著眼睛，但是看到刺眼的白光逐漸充斥眼內所有區域。她從沒想到自己能夠體會到這等快感，每一塊肌肉都在隨之顫動。

快感的浪潮再次襲來。

一陣一陣，一陣又一陣……

她已經數不清多少次了。

鄧肯低吼一聲，她便嬌聲陣陣，感官的愉悅便再次像波紋一樣向全身蕩開。

一次又一次……

她已經感知不到時間和周圍的環境，完全沉浸在持續的愉悅之中。

她希望感覺永遠持續下去，又希望感覺立刻消失。這種事怎麼可以發生在女性身上！堂堂尊母絕對不能有這樣的感覺，這是用來統治男人的手段。

鄧肯脫離了忒萊素人植入的反應模式，他還有別的事情該做，可是

他想不起來是什麼。

盧西拉？

他想像她死在自己面前，然而眼前的女人並不是盧西拉，而是……而是默貝拉。

鄧肯幾乎已經筋疲力盡，他離開默貝拉體內，跪坐下來。她的雙手還在躁動地揮舞，他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默貝拉想將鄧肯推開，這一推才發現他已經讓開了。

她猛然睜開雙眼，看到鄧肯跪在自己身旁。她不知道時間已過了多久，想要坐起身，但是渾身癱軟。慢慢地，她找回了理智。

她盯著鄧肯的眼睛，察覺這個男人的身分。男人？他只是個少年，可是他很有本事……本事……所有尊母都接到了預警，知道忒萊素人在一個甦亡人的意識中植入了禁術，任何人見到那個甦亡人，絕對不能饒過他的性命。

她的肌肉迸發出一點力量，雙肘撐起身體。她大口大口喘著氣，想要從少年身邊逃開，卻又癱倒在睡墊上。

杜爾的聖岩啊！絕對不能讓這個男性活下去！他是甦亡人，但是剛才卻做了只有尊母才辦得到的事。她想一拳打過去，但同時又想把他拉回到自己身上。那種快感！她明白，他現在無論要她幹什麼，她都會答應。只要是為他做的事情，她都會答應。

不行！我必須殺了他！

她再一次用雙肘把自己撐起，費了不少氣力才坐起身。她的眼神已經不像剛才那麼冷酷，她望向窗外，看到大尊母和嚮導仍舊站在原地看她。男人滿面通紅，大尊母的神色像杜爾的聖岩一樣漠然。

她看到了這些事，怎麼可以無動於衷、袖手旁觀？大尊母必須殺了這個甦亡人！

默貝拉向窗戶之後的女人示意，然後搖搖晃晃掙扎著到了睡墊旁邊上鎖的門旁。她剛打開門，人便又倒了下去。她看著跪在一邊的少年，他渾身閃著汗水的光澤，他那令人無法割捨的肉體……

不行！

默貝拉情急之下滾出了睡墊，在地板上翻身跪起，幾乎完全憑藉意志力站了起來。她的力量漸漸恢復了，可是雙腿仍在顫抖，她從睡墊的

尾端跌跌撞撞地繞了過去。

我要親自動手，什麼都不要想，我必須動手。

她的身體左右搖擺，她想穩住自己，然後朝著脖子給他一擊。這一招她已經練了很久，非常熟悉。一掌劈斷對方的喉頭，令他窒息而死。

鄧肯輕而易舉地躲開了，不過動作很慢……很慢。

默貝拉險些倒在他身邊，不過大尊母的手攬住了她。

「快殺了他。」默貝拉氣喘吁吁地說道，「他就是預警說的那個，他就是那個甦亡人！」

默貝拉感覺兩隻手環上自己的脖子，手指狠狠地按在了雙耳後面的神經束上。

默貝拉陷入昏迷前的最後一刻，只聽到大尊母說：「我們誰都不殺，這個甦亡人要被送到拉科斯去。」

43

無論何種生物，最嚴酷的競爭均有可能來自同類。生物會消耗必要的資源，而必要資源的數量稀缺，便會限制這一物種的發展。生存環境極為不利的話，物種的發展速度便會受到控制。（最低量定律）

——《厄拉科斯之誡》



這間大樓位於一條大道旁邊，中間隔了一排樹木，還有精心修剪的花叢。花叢錯落有致，好像迷宮一般，周圍立著一人高的白色柱子。無論什麼車輛進出，都只能慢速行駛。特格乘坐一輛裝甲地行車抵達門口，軍人的習慣讓他將眼前的一切都記在心裡。車裡只有他和穆札法爾元帥兩人，元帥看到他的神情，說道：

「上面有光束縱射系統保護我們。」

一名士兵身穿迷彩服，單肩掛著一把雷射長槍，打開了車門，看到穆札法爾下車，隨即立正行禮。

特格隨後也走下車，他知道這個地方。貝尼．潔瑟睿德安保部門向他提供了幾個「安全」的地址，其中有一處便是這裡。女修會掌握的資訊顯然已經過時了，不過是最近才過時，因為穆札法爾沒有發現特格知道這個地方。

他們走近門口，特格又看到了一套保護系統，他第一次來伊賽的時候就曾見過，現在依然完好如初。樹木和花叢周圍的立柱幾乎沒有什麼差別，這些立柱都是掃析儀，由樓內某個房間裡的人操作。柱子上菱形的連接器可以「讀取」立柱和大樓之間區域的資訊。操作者只需要輕輕按下房間裡的按鈕，任何穿過立柱所在區域的活體都會被切成肉塊。

穆札法爾走到門前停步，看著特格說：「這裡來了不少人，但是你等下會見的這位尊母最為強大。見到她必須畢恭畢敬，絕對不能有絲毫

頂撞。」

「你這是在告誡我嗎？」

「我還以為你能明白。叫她尊母就行，別用別的稱呼。我們進去吧，我沒有詢問你的意見，擅自幫你做了一身軍裝。」

特格跟隨穆札法爾進門，他上次並沒有看到這間房間。空間不大，放滿了滴答作響的黑色箱子，兩人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天花板上也只有一盞燈球亮著黃光。穆札法爾走到牆角邊暫避，特格脫掉了那件滿是汙漬、處處褶皺的單衣，這件衣服他從離開球狀無限空間一直穿到現在。

穆札法爾說：「實在不好意思，沒法讓你先洗個澡。我們實在耽擱不起，她已經等急了。」

特格穿上那身軍裝之後，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他對這身黑色的軍裝很熟悉，連領口都帶著他熟悉的星徽。所以他要以女修會霸夏的形象出現在這位尊母面前，真有意思。他再一次成為了真正的霸夏，雖說他一直堅定地將自己視為一名霸夏，只是這身軍裝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的身分。他穿上這身衣服，便不必透過其他的方式強調自己是誰了。

「這樣就好多了。」穆札法爾說完便領著特格出了房間，穿過入口的走廊，走進特格記得的一扇門。沒錯，他就是在這裡見到了那些「安全」的聯絡人。他當時就已看出房間的作用，這裡似乎還保持著當時的樣子。天花板和牆壁交接處安裝了好幾排微型攝影機，全都偽裝成懸浮燈球的銀質導軌。

特格想：受到監視的人什麼都看不到，監視的人倒是有數不清的眼睛。

他的第二視覺發現這裡存在危險，但是當下不會發生暴力事件。

房間長約五公尺，寬約四公尺，是開展超高級別商務活動的地方。這裡的交易不會涉及金錢，人們只會看到能代替貨幣且攜帶方便的物品，可能是美藍極，也可能是眼球大小的正球形蘇石，看起來似乎柔潤閃亮，一旦有光線照射，或者接觸了肉體，便會閃爍七色彩光。罐子裝著美藍極，布囊裝著蘇石，這些都是正常的事情。他們只需要點點頭，眨一下眼睛或者幾句輕聲低語，就可能完成足以買下一個星球的高額交易。沒人會在這裡拿出一包包錢，頂多只有一個扁平的透明箱子，從塗了毒藥的防護層裡取出薄薄一疊利讀聯晶紙，上面用防偽資料油墨寫著

非常大的數目。

「這是一家銀行。」特格說。

「什麼？」穆札法爾正盯著對面一扇沒有打開的門，「噢，對。她馬上就到。」

「她正在看著我們，當然了。」

穆札法爾沒有回應他的話，但是神色有些陰鬱。

特格看了看周遭，他上次來過之後，這裡有什麼東西變了嗎？他沒有發現明顯的變化。他想這樣一座神殿經過億萬年之後，是否會出現任何變化？地上有一塊露毯，雁絨一般柔軟，毛鯨的下腹一般潔白，泛著瑩瑩水光，可是倘若光腳踩在上面（從未有人在這裡光過腳），只會感覺到乾爽的舒柔。

房間中央附近放了一張兩公尺長的桌子，桌面少說也有兩公分厚。特格猜測長桌的材料是丹星藍花楹木。深棕色的表面打磨得十分光滑，似乎可以看到裡面河水一樣的木紋。長桌周圍只放了四把上將椅，材質與長桌相同，由精工巧匠打造，椅座和椅背均採用里爾皮，顏色與磨光的表面完全相同。

只有四把椅子，多一把都是多餘。他不曾坐在這些椅子上，現在也沒有坐下。不過，他知道身體一旦和椅子接觸之後，享受到的舒適堪比那令他鄙夷的犬椅。當然，這些椅子不會像犬椅那樣柔和，也不會那麼契合人的體形。太過舒服會令人懈怠，這間房間和裡面的陳設彷彿在說：「舒適之餘不要放鬆警惕。」

特格覺得在這個地方不僅需要動用智慧，身後還要有強大的武力支持。他過去便得出了結論，現在想法依然不變。

房裡看不到窗戶，但是他在外面見到過幾扇，而且閃爍著明亮的光線，這是能量柵欄，防止外面的人隨意進入，也防止裡面的人逃出。特格知道能量柵欄本身有多種危險，但是其意義重大。欄杆耗能驚人，若將其需要的能量用於一座大型城市，城內最長壽的人去世之時，能量或許才會耗竭。

如此炫耀財富並非隨意之舉。

穆札法爾盯著的那扇門咔嗒一聲開了。

危險！

一個女人身穿金光閃閃的長袍，走進了房間，衣服上紅橘相間的線條翻飛。

她真老！

特格沒有想到這個女人年紀這麼大。她滿臉皺紋，眼眶深陷，一雙綠色的眼睛冷若寒冰，鼻子尖長而唇薄，下巴與鼻梁一樣稜角分明，頭上戴著一頂黑色的圓頂小帽，幾乎完全遮住了灰白的頭髮。

穆札法爾鞠了一躬。

「退下吧。」她說。

他一言未發，從女人進來的那道門走了出去。門關上了，特格打了聲招呼：「尊母。」

「看樣子你發現這裡是銀行了。」她的聲音顫動並不是非常明顯。

「當然。」

她說：「人們總有辦法轉移巨額金錢或買賣權力—那種讓人們運轉的力量。」

「而且通常打著政府、社會或者文明的幌子。」特格說道。

「我就猜想您的智識異於常人。」她說著拉出一把椅子坐下，但是並沒有示意特格也坐，「我自認為做的是銀行生意，這樣我們就不用和稀泥地繞來繞去了。」

特格沒有說話，他覺得似乎沒有必要，便只是繼續打量她。

「為什麼這樣看著我？」她質問道。

「我沒想到您年事已如此之高。」他說。

「咳，咳，咳。霸夏，你沒想到的事情可多了，稍後還可能會有一位年輕的尊母在您耳邊呢喃輕語，告訴你她的名字，將你標記。希望一切順利，願杜爾保佑。」

他點了點頭，不太明白她的話。

「這棟大樓也非常老了。」她說，「我看著您進來的，這是不是也出乎您意料？」

「我想到了。」

「這棟建築已經幾千年了，關鍵的地方都沒有變，這種建築材料還可以再撐很長時間。」

他看了一眼長桌。

「哦，不是那塊木頭，是裡邊的波勒斯坦恩、波勒茲和波莫巴特。迫不得已的時候，三波總能派上用場，而且絕對不會讓人失望。」

特格什麼都沒有說。

「迫不得已的時候。」她說，「我們之前迫不得已讓你吃了些苦頭，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我有沒有意見都無所謂。」他說。這個女人想幹什麼？當然是想摸清他的斤兩，就像他現在打量她一樣。

「你之前對其他人做的事情，你覺得他們有沒有意見？」

「這還用說嗎？」

「霸夏，你天生就是當指揮官的好料子，你對我們來說很有價值。」

「我一直以為我對自己來說最有價值。」

「霸夏！看著我的眼睛！」

他看到她眼白裡飄著星星點點的橘色，危險的感覺頗為強烈。

「你要是哪天看到我的眼睛完全變成了橘色，那就要小心了！」她說，「說明你已經讓我怒不可遏。」

他點了點頭。

「我欣賞你發號施令的魄力，但就是不能指揮老身！你指揮那些狗東西，對我們來說，你這樣的人只要負責這一件事就行了。」

「狗東西？」

她輕蔑地揮了揮手：「就是外面那些人，你認識他們。他們只會琢磨稀鬆平常的小事，從來不會考慮重大的問題。」

「我以為妳們就希望他們這樣。」

「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結果。」她說，「所有事物我們首先都會嚴格篩濾，然後才會到他們那裡，無非都是有關溫飽和生存的事情。」

「沒有重大的問題。」他說。

「你好像生氣了，不過不要緊。」她說，「對於外面那些狗東西而言，重大的問題就是『我今天有沒有飯吃？我今天有沒有地方過夜？會不會碰上襲擊者或者人渣？』奢侈品是什麼？奢侈品就是弄來一點毒品，或者找到一個異性，暫時關住那頭猛獸。」

他想：妳就是那頭猛獸。

「霸夏，我之所以抽出一些時間來見你，是因為我明白你的價值或許比穆札法爾還大，其實他的價值已是無比巨大。他把你這麼配合地帶到這裡，我們的人正在好好犒勞他。」

她看到特格依然一言不發，便呵呵地笑了：「你覺得自己這樣不算配合嗎？」

特格克制住了自己，一聲不出，一動不動。他們難道在飯菜裡下了藥？他的第二視覺閃動了幾下，但是尊母眼中的橘色斑點消失之後，視覺中的暴力行為便也消失了。不過，她的兩隻腳可以置人於死地，必須小心。

「只是你不該對那些狗東西懷抱期待。」她說，「幸好他們是最會自我設限的一群生物。在意識最深處的深淵之中，他們明白這個道理，可是沒有時間思考問題，只能為眼前的生存和溫飽奔波。」

「不能幫助他們進步嗎？」他問道。

「絕對不能幫助他們！哦，我們讓這些狗東西活在時時刻刻追求進步的風潮之中，不過只是風潮而已，並不會產生實際的結果。」

「絕對不能給他們這個奢侈品。」他說。

「這不是奢侈品！這種事情根本不能發生！必須始終攔在一道障礙之後，我們稱之為保護性愚昧。」

「畢竟人不會被自己不知道的事物所傷。」

「霸夏，老身不喜歡你的口氣。」

她的眼中再次出現了橘色的斑點，然而特格第二視覺中的暴力動作很快便消失了，因為她又呵呵笑了起來：「人會小心提防的事物，就是他們所不知的事物之反面。我們告訴他們新的知識會帶來危險，你自然明白這話的言外之意：所有新的知識都與生存和溫飽無關！」

尊母身後的門開了，穆札法爾走了進來，站在尊母的椅子後面。他臉色紅潤，眼睛炯炯有神，彷彿換了一個人一樣。

「終有一天，我也會容許你這樣走到我身後。」她說，「我有這個權力。」

他們對穆札法爾動了什麼手腳？特格大為疑惑。這個男人看起來好像打了毒品一樣。

「你明白我有權力吧？」她問道。

他清了一下嗓子，說：「當然。」

「你還記得嗎？我做的是銀行生意。我們剛剛替忠誠的穆札法爾存了一筆錢。穆札法爾，你是不是要謝謝我們？」

「謝謝尊母。」他的聲音有些沙啞。

她說：「霸夏，你肯定大致明白這種能力。你在貝尼．潔瑟睿德的手裡訓練得很好，她們確實相當有天賦，但是恐怕不能與我們相提並論。」

「而且聽說妳們人多勢眾。」他說。

「霸夏，我們的關鍵不在於人多勢眾。我們的力量可以導引，所以不需要多少人就可以控制這股力量。」

他覺得這位尊母現在與貝尼．潔瑟睿德的聖母有些類似，看似回答了對方的問題，但是並沒有真正說出很多資訊。

「歸根究柢，」她說，「我們的力量可以成為許多人生存的實質，少了這種力量，他們便無從生存。這樣一來，我們只要以撤回力量要脅眾人，即可將他們置於股掌之間。」她看了一眼身後，說道：「穆札法爾，你希望我們撤回給你的好處嗎？」

「報告尊母，不希望。」他竟然在顫抖！

「你們發現了新的毒品。」特格說。

她突然放聲大笑起來：「霸夏，你這可就說錯了！這個毒品可不是什麼新東西了。」

「你們想讓我也染上這個毒癮？」

「霸夏，我們控制了很多人，你跟他們一樣，有兩個選項：要麼死，要麼服從。」

「這兩個選項也不是什麼新東西了。」他說道。她會怎樣要脅他？他沒有覺察到任何暴力，反倒在第二視覺中支離破碎地瞥到了一些極其淫穢的暗示。他們以為自己能對他進行銘刻？

她微笑地看著他，一副心領神會的表情，但是頗為冷漠。

「穆札法爾，他會不會效忠於我們？」

「報告尊母，在下相信會。」

特格心裡皺緊了眉頭，這兩個人都是窮凶極惡、奸邪狠辣之人。他們與他的道德信條格格不入，不過幸好兩人不知道他身上發生奇怪的

事，因而加快了他的反應速度。

他們看到他迷惑不解，似乎很開心。

特格憑藉女修會賦予的犀利洞察力，發現對方兩人的生活其實都並沒有多少樂趣，這一點令他得到了一些安慰。愉悅的人生所需要的各類元素，這位尊母和穆札法爾都已經忘卻，或者更有可能已經放棄。他覺得他們或許已經無法在自己身上找到愉悅真正的源泉，大多時候只能透過窺探他人獲得。他們變成了永恆的旁觀者，只是始終記得從前的那種欣喜。他們無論怎樣折騰都無法產生過去的歡愉，每次都必須努力達到新的極端，才能依稀喚起記憶中的感覺。

尊母笑得露出了一排潔白的牙齒：「穆札法爾，你看他，完全不知道我們能做出怎樣的事情。」

特格聽到了這句話，貝尼．潔瑟睿德訓練過的眼睛也捕捉到了一些資訊。兩人已經喪失了所有純真，任何套路都不會令他們意外，對於他們而言都算不上新東西。可是他們仍然處心積慮，費盡心機密謀策劃，希望這一次的極端行動能夠讓他們再次感受到記憶中的驚喜。不過，他們知道自己不會感受到驚喜，並且會因為這次事件而更加憤怒，進而再次嘗試喚起那種無法喚回的感覺。這就是他們的思考模式。

特格動用貝尼．潔瑟睿德教給他的所有技巧，滿臉堆笑，他要讓他們以為他明白他們的想法，他確實喜歡自己的生活。他明白這是他能夠向他們發起的最致命的攻擊，也看到攻擊確實命中了目標。穆札法爾怒目而視，尊母先是滿眼怒火，而後突然露出了驚詫的表情，再非常緩慢地轉為恍然大悟之後的喜悅。她沒想到特格會是這樣的反應！這是新的狀況！

「穆札法爾。」橘色逐漸從她的眼中褪去，「我們之前選好的那位尊母，把她帶過來標記我們的霸夏。」

特格在第二視覺中看到自己危在旦夕，此時才終於明白了怎麼回事。他感覺自己的未來像水波一樣在他的意識中向四周蕩開，力量與此同時在他的體內不斷增長。那個巨大的變化依然正在他的體內進行！他感覺到能量正在擴散，隨之明白了許多事情，也擁有了更多選擇。他看到自己旋風一般席捲了整棟建築，身後遍地橫屍（穆札法爾和尊母也死在他手裡），他離開的時候，大樓裡裡外外好像屠宰場一樣。

我必須大開殺戒嗎？他心想。

他每殺一個人，就得殺更多人。不過，他明白這是無奈之舉，他也終於明白了暴君的構想。他看到自己遭受巨大的痛苦，險些叫了出來，硬生生地壓了下去。

「好，把那位尊母帶來吧。」他知道這樣一來，自己便可以將那個女人也在這裡解決，省去了找她的麻煩。掃析儀的那間控制室，他知道自己首先必須消滅那裡的人。

哦，知道我們在此受苦的人，別忘了在祈文中提到我們的名字。

—厄拉欽恩起降場標示

（歷史紀錄：達艾斯巴拉特）



拉科斯晨間的銀色天空下，塔拉札看著飄零的花瓣如雪片般紛飛。天空泛出乳白色的光澤，儘管她在此行前聽了許多簡報，仍然沒有預想到眼前的這番情景。拉科斯是一個充滿意外的地方。在達艾斯巴拉特樓頂花園一邊，山梅花的味道十分濃郁，蓋過了所有其他香氣。

無論對哪個地方，都不要覺得自己有了深入的了解……對人也是一樣。她提醒自己。

女修會的會議已經在幾分鐘前結束，不過，聖母們在會議中交流的思想仍在她耳邊迴蕩。所有人都一致認為，行動的時間到了。馬上，什阿娜就要為她們「跳舞召來一條蟲子」，再一次展示她對蟲子的掌控能力。

這個「神聖的活動」的參與人員，還包括瓦夫和一位新的祭司代表，不過塔拉札確定，兩人都不了解自己即將目睹的活動的真實目的。當然，瓦夫承受得了觀看這一幕。他對所見所聞依然抱持懷疑，其中摻雜著一絲惱怒，同時他對自己身處拉科斯一事又心懷敬畏，這幾種情緒一般不會同時出現，卻同時體現在他身上。當他發現統治拉科斯的人居然是一群廢物，自然怒不可遏，他心中交織的情緒也因此被點燃，表現得更加明顯。

歐德雷迪從會議室出來，在塔拉札的身邊停下。

「伽穆的報告讓我非常不安。」塔拉札說，「有什麼新消息要告訴我嗎？」

「沒有。那裡的一切仍然很混亂。」

「達爾，妳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

「我一直想起暴君對綺諾伊說的話：『貝尼．潔瑟睿德離該有的樣子是如此近，又如此遙遠。』」

塔拉札指向這座城市坎兒井外那片空曠的沙漠：「達爾，他還在那裡。這一點我很確定。」塔拉札轉身面向歐德雷迪，說道：「而且什阿娜能跟他說話。」

「他撒了很多謊。」歐德雷迪說。

「但關於自己死後會化身，他說的倒是實話。還記得他說過的話嗎：『我化身而成的每一個後代，身上都有我的一部分意識，它們是那麼迷茫而無助，我的意識幻化成珍珠，沒有目的地在沙漠裡移動，在無盡的夢境裡徘徊。』」

「妳覺得那個夢是真的，而且不斷向自己灌輸這種想法。」歐德雷迪說。

「我們必須重現暴君的計畫！從頭到尾！」

歐德雷迪嘆了口氣，但是沒有說話。

「不要低估想法的力量。」塔拉札說，「亞崔迪氏族在位時始終是哲學家，哲學是一門危險的學問，因為它能讓人產生新的想法。」

歐德雷迪依然沒有回應。

「他的一切都附在了蟲子身上！達爾，他調動起的所有力量都還在那裡。」

「塔爾，妳是想說服我，還是想說服妳自己？」

「我在懲罰妳，達爾，就像暴君還在懲罰我們那樣。」

「因為我們不是應該有的樣子？啊，什阿娜她們已經到了。」

「達爾，蟲子的語言是最重要的事情。」

「大聖母，既然妳都這麼說了。」

塔拉札面露惱火，歐德雷迪心神不寧地沉著臉，走上前迎接剛剛到來的幾個人。

不過，什阿娜的出現讓塔拉札重獲使命感。什阿娜，這個機靈的小傢伙，是塊好料子。前一天晚上，什阿娜在博物館的大房間裡演示過她的舞蹈，房間的背景是一幅香料纖維製成的掛毯，上面裝飾著沙漠和蟲

子的圖案，充滿異域風情，與什阿娜舞蹈中散發的氣息十分契合。她幾乎與身後的掛毯融為一體，疾馳的蟲子在沙丘間穿行，各種細節栩栩如生，畫面前方是一個舞動的身影。塔拉札還記得，什阿娜的棕色頭髮在旋轉中飄動，劃出一道模糊的弧線，側光的照耀下，她髮間的紅色更加鮮豔了。雖然她雙眼緊閉，表情卻不平靜，她的嘴巴緊抿，鼻孔擴張，下巴前伸，顯示出她此刻非常激動，舞蹈動作中透出老練的氣質，與她的真實年紀並不相符。

塔拉札心想：舞蹈就是她的語言。歐德雷迪說得沒錯，多看一看，我們就能學會了。

這天早上，瓦夫看起來有點孤僻，很難看出他的眼中映照的是外界還是他內部自身。

瓦夫身旁站著圖魯山，一個膚色較深、長相英俊的拉科斯人，教會派他來參加今天的「神聖活動」。塔拉札在舞蹈展示時見過他，此人在說話時從來不說「但是」，但他說的每件事裡似乎都隱藏著這個詞，是個典型的官僚主義者。他對此行抱有很高的期望，這也是理所應當的，但即將發生的事會令他震驚不已。關於此事，她對他沒有絲毫同情，圖魯山是個五官柔和的年輕人，祭司是背負眾人信任的工作，但從他身上幾乎找不出能夠與此職務相匹配的特質。當然，有些特質無法一眼看出，而有些特質也並不與表面一致。

瓦夫從歐德雷迪、什阿娜和圖魯山身邊離開，走到花園的另一頭。

這位年輕的祭司自然是個可有可無的人，教會派他來參加這個活動，說明在他們看來，她已經到了隨時可能引發暴力事件的級別，不過塔拉札知道，祭司中沒有哪股勢力敢傷害什阿娜。

我們會緊緊跟著什阿娜。

幻臉人展示那些蕩婦的性技能之後已經過去了一個星期，她們也忙了整整一個星期，一段非常令人頭疼的時間。歐德雷迪忙著處理什阿娜的大小事，塔拉札其實更希望盧西拉能夠肩負教育什阿娜的例行工作，但考慮到現實情況，歐德雷迪顯然是拉科斯上最適合教育任務的人。

塔拉札回頭看向沙漠，他們正在等候從欽恩趕來的一批重要觀察員。這些人會搭乘撲翼機前來，他們沒有遲到，不過這類人士都一樣，非要拖延到最後一刻。

什阿娜看起來能夠接受性教育的內容，不過，塔拉札對拉科斯上現有男性教員的評價不是很高。她到達拉科斯的第一晚就召見了一位男性僕人，事後她覺得自己在自找麻煩，因為她那晚並未獲得多少愉悅體驗，也沒有忘卻任何事情。而且，有什麼需要忘記呢？忘記是一種示弱的表現。

永不忘卻！

不過，那些蕩婦們利用的就是這一點，她們用遺忘跟人做交易。而且她們完全沒有意識到暴君始終將人類的命運攥在自己手裡，也沒有意識到需要擺脫暴君的掌控。

前一天，塔拉札悄悄旁聽了歐德雷迪和什阿娜上課的內容。

我想聽到什麼？

年輕的女孩和老師在樓頂花園裡，面對面各自坐在一張長椅上，兩人頭頂是一臺可攜式的伊克斯干擾器，只有使用加密翻譯器才能聽到兩人說話的內容。懸浮干擾器在她們上方盤旋，像一把造型奇特的傘，黑色的圓盤發出了干擾信號，蓋住了兩人嘴唇的動作和說話的聲音。

塔拉札站在長長的會客室裡，左耳戴著一臺微型翻譯器，她聽著歐德雷迪講授的課程，回憶起自己上課時的情況。

學習這些課程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大離散的那些蕩婦能做出什麼來。

「我們為什麼要說性很複雜？」什阿娜問道，「妳昨晚派來的那個男人一直重複這些。」

「什阿娜，很多人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這一點，但也許從來沒人真正掌握過，因為在實踐中，頭腦需要發揮比身體更大的作用。」

「我們看見幻臉人做的那些事，為什麼我不可以這麼做？」

「複雜事物的背後往往隱藏著更加複雜的道理，什阿娜。透過性的驅使，人們完成了許多事，其中既有偉大成就，也有令人不齒的勾當。我們說過『性的力量』、『性的能量』，還有『超越一切的欲望衝動』之類的東西，這些是可以觀察到的，我並不否認。但是我們那天看到的，是一種太過強大的力量，能夠摧毀妳和妳重視的所有事物。」

「我不明白的就是這一點，那些蕩婦做錯了什麼？」

「什阿娜，她們無視物種的自然運作，妳應該已經感覺到了。暴君

肯定知道這一點，除了透過性的力量不斷創造人類，他的黃金之路還能有什麼別的目的呢？」

「那些蕩婦不會創造東西嗎？」

「她們主要想利用這種力量控制她們到手的世界。」

「看起來確實是這樣。」

「啊，瞧瞧她們招來了怎樣的反抗？」

「我不明白。」

「妳知道魅音能夠控制一些人，對吧？」

「但不是所有人。」

「正是如此。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受魅音控制的文明找到了適應的方法，最終擺脫了魅音的操控。」

「所以，有人知道怎麼應對那些蕩婦的手段？」

「很多明確的跡象表明，是這樣的。這也是我們來到拉科斯的原因之一。」

「那些蕩婦也會到這裡來嗎？」

「沒錯，她們想要控制舊帝國的核心，因為她們認為戰勝我們不是難事。」

「妳擔心她們會贏嗎？」

「什阿娜，放心吧，她們不會贏的。不過她們對我們有好處。」

「為什麼？」

什阿娜的語調反映出和塔拉札同樣的情緒，對於歐德雷迪剛才的這番話，她驚詫不已。歐德雷迪察覺了多少事？塔拉札轉瞬便明白了，她不禁好奇，這節課的內容，這女孩到底聽懂了多少。

「什阿娜，穩定是關鍵。數千年來，我們在宇宙中都幾乎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而大離散裡反抗那些蕩婦的力量一直『就在那裡』，他們在不斷繁衍發展。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讓那股反抗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

撲翼機的聲音愈來愈近，把塔拉札一下從回憶拉到了現實。欽恩的重要人士到了。撲翼機離花園仍有一段距離，不過晴朗的天氣裡，飛行的聲音能夠傳得很遠。

塔拉札一邊掃視空中尋找撲翼機的蹤影，一邊暗自承認，歐德雷迪

的教育方式很得當。他們飛行的高度很低，而且是從建築的另一邊飛過來的，這個方向跟預先商定的不同，但有可能他們先帶著這些重要人士去暴君高牆的廢墟那裡轉了轉。對於歐德雷迪發現香料庫的地方，很多人都非常好奇。

什阿娜、歐德雷迪、瓦夫和圖魯山回到了那間長長的會議室，他們也聽見了撲翼機的聲音。什阿娜急於展示她對蟲子的控制能力。塔拉札猶豫了一下，正在逼近的那些撲翼機發出了不堪重負的轟鳴聲。是因為超載嗎？他們到底帶來了多少人？

第一架撲翼機懸浮在頂層房間的屋頂上方，塔拉札看見配備裝甲的機艙，她剛意識到有人背叛了自己，那臺機器便射出了一道光束，從她膝蓋下方劃過，她的雙腿被完全切斷，重重地倒在一棵盆栽樹上，又一道光束劃過，斜著切向她的髖部。這架撲翼機突然發出噴氣助推器的轟鳴聲，從她上方掠過，然後轉向左邊。

塔拉札雙手抓住身旁的樹，努力擺脫劇痛的影響。她止住了傷口的大部分血流，卻無法緩解傷口帶來的劇痛，她提醒自己，這跟香料之痛比不算什麼。念頭一浮現，疼痛便緩解了些許，不過她知道自己已難逃一死。博物館周圍響起叫喊和各種交戰的聲音。

我贏了！塔拉札心想。

歐德雷迪從頂樓房間飛奔而來，彎下身看向塔拉札。她們什麼都沒有說，但歐德雷迪明白了，她把額頭靠在塔拉札的太陽穴上，實行貝尼．潔瑟睿德的一種古老儀式。塔拉札開始把自己的人生注入歐德雷迪腦中──他者記憶、希望、恐懼……所有東西。

她們中的一人還有機會逃出去。

什阿娜被命令留在頂層房間，她從那裡看見了樓頂花園的這一幕，她很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這是貝尼．潔瑟睿德最古老的奧祕，每一位學員都知道。

瓦夫和圖魯山在襲擊發生時已經離開了房間，沒有再回來。

什阿娜因恐懼而不住顫抖。

歐德雷迪突然站起身來，衝回頂層房間。她的眼神十分凌厲，行動果斷，一躍而起，把燈球聚集在一處，繼而將燈球的線整理成幾束握在手中。她往什阿娜手中塞了幾束，什阿娜隨即感覺身體變輕了，燈球的

浮力為她施加了漂浮的力量。歐德雷迪將視野範圍外的燈球也拉了過來，然後快步走向房間較窄的一端，在牆上找到一處鐵格柵。在什阿娜的幫助下，她順利將格柵拆了下來，洞口通向一座很深的通風井，成束的燈球把井內粗糙的牆面照得分明。

「把燈球攏在一起，燈球之間靠得愈近，浮力場的效果愈大。」歐德雷迪說，「想下降的時候，就把燈球稍微散開一些。快進去。」

什阿娜將線束緊緊握在冒汗的手心裡，跳進了通風井，她先讓自己落下幾秒，然後害怕地將燈球往中間收聚，看見上方傳來的光，她便知道歐德雷迪也跟著跳了下來。

落地後，她們進了一間泵房，裡面有許多旋轉的風扇發出沙沙聲，伴著外面傳來的打鬥聲鑽進兩人的耳朵裡。

「我們得到無室去，然後去沙漠。」歐德雷迪說，「所有機器系統都是相連的，在那裡我們能找到出去的路。」

「她死了嗎？」什阿娜輕聲問道。

「對。」

「可憐的大聖母。」

「什阿娜，現在我是統御大聖母了，至少暫時是這樣。」她向上指了指，說道：「襲擊我們的是那些蕩婦，我們得動作快。」

這是生的世界。他們是誰？
我們勇敢地面對黑暗，以企及潔白與溫暖。
她像風一樣，在我的面前徘徊。
我在正午生機勃勃，我在她的形體中死去。
從肉體升為靈魂，方才知道墮落是怎麼回事：
文字越過了世界，一切皆變成了光明。

—希歐多爾．羅賽克（史料引用：達艾斯巴拉特）



特格幾乎沒有動用多少意志便成為了一陣旋風，他終於明白了那些尊母威脅的本質。移動速度大幅提升之後，他出現了新的晶算師意識。

既然是令人髮指的威脅，便只能採取令人髮指的措施應對。他屠戮整座大樓，見一人殺一人，身上濺滿了鮮血。

貝尼．潔瑟睿德的教員曾經說過，如何管控繁殖是人類宇宙最大的一個問題，他在殺人的時候聽到了第一位老師的聲音。

「你們可能認為這只是性事，但是我們通常使用更加基本的稱呼：繁殖。這件事擁有許多面向和枝節，而且似乎擁有無窮無盡的能量。『愛情』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個方面。」

一名男子怔怔地站在特格的面前，被特格捏扁了脖子。他終於找到了大樓防禦系統的控制室，房間裡只坐著一個男人，男子的右手差一點就摸上了面前控制臺上的紅色按鍵。

特格左手只一揮便幾乎斬下了男人的頭顱，人體緩緩向後倒下，鮮血從斷裂的頸部慢慢湧出來。

女修會稱她們叫蕩婦還真是精準！

如果能夠操控繁衍的巨大能量，便幾乎可以任意改變人類宇宙的走向。有些事情人們覺得自己完全做不出來，然而透過操縱繁衍便可以逼

迫他們動手。有位教員說得非常直白：

「繁衍的能量必須有發洩之處，發洩口被封住了，後果就會不堪設想。如果改變了這種能量的導向，它可以將牽涉的任何事物都變成自己的載體，這是宗教的終極奧祕，所有教派莫不如是。」

特格走出了大樓，他知道自己殺了五十多個人。最後一個死在他手裡的是一名士兵，身穿迷彩軍裝，站在大樓門口，似乎準備進門。

當特格從看起來彷彿動作停止的人們和車輛一旁跑過，飛速運轉的大腦回顧了剛才的情況。年邁的尊母死前，臉上露出了極度詫異的表情，這件事情會不會讓他自己有所寬慰？穆札法爾永遠見不到他的建築灌木了，自己能不能為此慶賀一下？

不過，他接受過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明白剛才那幾秒做的都是必要的事情。特格了解以前的歷史，舊帝國時代存在許多天堂一般的星球，在大離散的人去的地方可能有更多，人類似乎總是會嘗試那個愚蠢的實驗。在這樣的地方，人們通常會慵懶地度過一生。倘若不經仔細思索，人們會認為這是因為此類星球的氣候宜人，但他知道其實是因為他們愚蠢，因為性的能量在這些地方非常容易釋放。如果分裂之神的傳祭司或者某個宗教組織登上這樣一顆天堂一般的星球，最終只會爆發令人髮指的人禍。

特格的一位老師說：「我們女修會了解這種情形，我們曾經透過護使團多次點燃那條導火線。」

特格一路跑進一條巷子，距離老尊母那成了屠宰場的大本營至少五公里。他知道時間並沒有過去多久，但比起時間感，他更需要全神貫注地思考極其重要的事情。大樓裡有人躲過了他的毒手，知道了他的本事。他們看到他殺了尊母，也看到穆札法爾死在了他手裡。任何人看到滿地的屍體和慢速重播攝影機的錄影之後，便可以了解事情經過。

特格靠在一堵牆上，看到左手手掌掉了一塊皮。他的時間感慢慢恢復正常，他看到傷口不斷滲出的鮮血幾乎變成了黑色。

我的血氧增加了？

他雖然氣喘吁吁，但是並不像一番劇烈活動之後該有的樣子。

我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知道肯定和自己的亞崔迪血統有關，他的生理狀態在危急之時進

入了另一個維度。不管這變化是怎麼回事，但想必非比尋常。他現在明白了許多必要行動的真正意義。他跑過來的路上看到了許多人，他們好像雕塑一樣。

我以後會不會把他們當成「狗東西」對待？

他只要心中警惕，犯下這種錯誤。不過誘惑終究存在，他簡短地同情了一下那些尊母，巨大的誘惑令她們陷入泥淖之中。

現在怎麼辦？

特格知道了行動的主要方向，他需要在伊賽找到某個男人，那人肯定認識他要找的每一個人。特格看了看這條巷子，沒錯，那人就在附近。

巷子深處飄來了陣陣花朵和香草的氣味，他循著香氣走去，知道盡頭就是自己的目的地，而且不會遭到襲擊，因為目前這裡還沒有成為是非之地。

他很快就找到了氣味的源頭，看見一個凹嵌的出入口，門上一頂藍色的遮陽篷，上面印了四個現代凱拉赫文字：「個人服務。」

特格走了進去，立刻發現了他找尋的東西。舊帝國許多地方都能看到這樣的場所：歷史久遠的餐廳，從廚房到餐桌均為人工服務，完全看不到自動機器。這種地方大多都是「私房」去處。人們會告訴朋友自己最近發現了一個「好地方」，但又告誡他們不要告訴別人。

「去的人太多的話就毀了。」

告訴別人資訊，然而又不希望他人告訴別人，特格時常覺得這種想法十分好笑。

後頭的廚房飄出了令人垂涎的香味，一名服務生手托托盤，走了過去，餐盤裡熱氣騰騰，看就知道肯定是美味佳餚。

一個年輕女子身穿黑色短洋裝，外面罩著白色圍裙，走到了他的面前：「先生，這邊請，牆角有一張空桌子。」

她扶著靠牆的椅子讓他入坐：「麻煩您稍等，馬上就會有人過來。」她遞給他一張廉價的加厚紙板，「我們的菜單是列印的，但願您不介意。」

他看著女子走遠，剛才那個服務生又走向廚房，托盤空了。

特格的腳把他帶到了這裡，彷彿沿著一條固定的軌道前進，而他要

找的男人正在附近用餐，那個人知道接下來應該如何發展。

服務生走到男人旁邊，跟他說了一些話，兩個人哈哈大笑。特格掃了一眼整間房間，另外只有三張桌子坐了人。對面牆角坐了一個年紀較大的婦人，小口吃著某種鋪了糖霜的甜點。她身穿紅色低胸貼身短禮服，特格覺得這肯定是目前最時尚的衣裝，她的腳下踩著一雙風格相配的鞋子。他右手邊的桌子坐著一對年輕的情侶，兩個人眼中只有對方。門邊坐著一個上了年紀的男子，身穿很合身的棕色舊式短上衣，仔仔細細地吃著一盤綠色蔬菜，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眼前的菜上。

服務生旁邊的那個男人撫掌大笑。

特格盯著服務生的後腦勺，看到他脖子後面冒出一撮黃色的頭髮，好像一把枯草一樣，下面的衣領已經綻了線。特格視線往下，服務生的鞋跟外側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磨損，黑色外套的下襬也有補綴的痕跡。這個地方難道講求節約？節約，還是迫於經濟壓力？然而，後頭廚房的香氣中聞不出絲毫節儉。餐具閃亮、光潔，所有盤子都沒有缺口或裂紋。紅白相間的條紋桌布倒是有幾處縫補，不過也盡量與原本的布料和花紋保持一致。

特格再一次打量起其他客人。他們看起來都是富足之人，並非吃了上頓沒下頓的餓漢，特格將此事記在心裡。這個地方不僅是個「私房」去處，而且是故意設計成這種風格，很有頭腦。某些年輕有為的高級主管會分享這種餐廳，以討好潛在顧客或者取悅某位上級。飯菜的品質一定是上乘，分量一定不能少。特格意識到自己雖然只是跟隨直覺來到這裡，但是並沒有來錯地方。他低頭看起眼前的菜單，終於讓飢餓感進入他的意識。此時飢火中焚，至少堪比已故的穆札法爾元帥親眼見識的那一次。

服務生托著托盤出現在他旁邊，餐盤上放著打開的小盒子，還有一個罐子，裡面飄出了新膚藥膏辛辣的味道。

「霸夏，您的手受傷了。」服務生說著將托盤放在桌上，「我先給您包紮傷口，然後您再點菜。」

特格抬起傷手，看服務生迅速處理自己的傷口。

「你知道我是誰？」特格問道。

「報告長官，是的。我這幾天聽說了一些傳聞，沒想到還能看到

您，而且穿著一身軍裝。好了。」他包紮好了特格的傷口。

「你聽到了什麼消息？」特格低聲說道。

「我聽說那些尊母正在抓您。」

「我剛剛殺了她們幾個人，還有她們的許多……那些人我們該叫什麼？」

服務生臉色煞白，但是聲音十分堅定：「報告長官，奴隸。」

「你當年是不是參加過倫迪泰的戰鬥？」特格說。

「報告長官，是的。我們許多人後來都在這裡安頓下來。」

「我需要吃東西，但是沒錢付給你。」特格說。

「霸夏，倫迪泰的人無論是誰都不會要您的錢。他們知道您來了這裡嗎？」

「我覺得應該不知道。」

「店裡這些人都是常客，都不會告訴別人您來過這裡。要是來了危險的人物，我會想辦法告訴您。您想吃什麼？」

「什麼都行，你幫我點，只要量夠大就行。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二比一，不要酒。」

「長官，量多少算夠大？」

「儘管把飯菜端上來，能上多少上多少，等我吃夠了，就會告訴你……或者等到你覺得我超出你的慷慨所容許的範圍。」

「長官，這家餐廳雖然看起來不算豪華，但並不是一個寒酸的地方。我在這裡靠著小費掙了不少錢，已經不是窮酸的人了。」

特格心想：我的判斷沒錯，節約果然只是精心設計的風格。

服務生離開了，走到餐廳中央的餐桌旁，又和那個男人交談起來。服務生走進廚房之後，特格光明正大地打量起那人。沒錯，就是他要找的對象。男人把注意力放在面前滿滿一盤義大利麵，上面點綴了些許綠色。

特格看著他，感覺這個男人似乎沒有女人照顧。他的領口歪斜，繫帶糾結，左手袖口濺了一些綠色的醬汁。他右手的動作很自然，但是用餐的時候左手一直放在醬汁濺落的範圍之內。兩條外翻的褲邊已經有些磨損，一隻褲口修補的線已經鬆開，半隻褲腳搭在了腳跟上，襪子顏色不同，一隻藍色，一隻淡黃。他似乎毫不在意，從來沒有母親或者其他

女人從門口把他拽回去，命令他整理好服裝儀容才能出門。他現在的裝束已經明確反映了他的基本態度：

「我的服裝儀容最多就只能這樣了。」

男人好像被人戳了屁股似的，突然抬起頭，棕眼掃遍整個房間，每看到一張臉便要停頓一下，好像在找人。男子看完一輪，注意力便又回到自己的盤子裡。

服務生端來了一碗清湯，特格看到湯裡有蛋花和綠色蔬菜。

「長官，您其他的菜還在做，先喝碗湯。」他說。

「倫迪泰戰役結束之後，你就到這裡來了？」特格問道。

「報告長官，是的。不過我還跟您打過阿克利涅那場。」

「伽穆六十七兵團。」特格說道。

「沒錯，長官！」

「我們那次救了不少人的命。」特格說，「他們的，我們的，都有。」

特格遲遲沒有開始用餐，服務生有點冷漠地說：「長官，您需要探測器嗎？」

「只要是你給我上菜，就用不著。」特格說道。他確實這麼認為，但是又感覺自己有些虛偽，因為他在第二視覺中已看到飯菜的確安全無毒。

服務生滿意了，剛要轉身離去。

「等等。」特格說道。

「長官，怎麼了？」

「中間桌子的那個男人，他經常來你們這裡嗎？」

「您說戴爾奈教授？他是經常來。」

「哦，戴爾奈。我猜也是。」

「長官，他是武術教授，也有實戰經驗。」

「我知道。等會兒給我上甜點的時候，麻煩過去問問戴爾奈教授願不願意過來聊聊。」

「長官，我要把您的身分告訴他嗎？」

「你覺得他不知道我是誰嗎？」

「他可能知道，可是……」

「該小心的時候還是小心一點為好。」特格說，「繼續上菜吧。」

服務生還沒轉達特格的邀請，戴爾奈便早早對特格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剛一坐到特格的對面，便說道：「我從來沒見過您這麼會吃的人，您真的能吃下甜點嗎？」

「至少兩份或者三份。」特格說。

「不可思議！」

特格嘗了一勺加了蜂蜜的甜點，一口吞了下去，然後說：「這裡真是個好地方。」

「我一直都沒把這個地方告訴別人。」戴爾奈說，「當然，幾個好朋友除外。鄙人有幸與您同桌，不知道您有何貴幹？」

「你有沒有被尊母……啊，標記過？」

「諸神在上！沒有！我可不是什麼重要的人物。」

「戴爾奈，我想讓你冒一次生命危險。」

「您想讓我幹什麼？」毫不猶豫，令人欣慰。

「我之前的手下會在伊賽的某個地方碰面，我想過去看看，盡量多見幾個。」

「您想像現在這樣，一身軍裝大搖大擺地過去？」

「這個由你來安排。」

戴爾奈一根手指輕輕地點了點自己的下唇，靠在座位上，看著特格。「您也知道，偽裝您可不太容易。不過，我有個辦法，說不定可以。」他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對。」他笑了，「不過您恐怕不喜歡這個點子。」

「什麼點子？」

「我們給您塞一些東西，然後再裝扮一番，變成一個博爾達諾的監工。當然，身上肯定還得有下水道的味道，而且您得假裝自己根本聞不到才行。」

「為什麼這樣就能蒙混過關？」特格問道。

「哦，因為今天晚上要下暴雨，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都有一場暴雨。這樣一來，明年的莊稼才能有足夠的水分，熱田的水庫才能灌滿。」

「我不知道你的考量是什麼，但是等我再吃一份甜點，我們就走。」特格說。

「您肯定喜歡我們晚上躲雨的地方。」戴爾奈說，「我真是不要命了，可是這家餐廳的老闆說我必須幫您，不然就永遠別想再來了。」

天黑一小時之後，戴爾奈帶他來到了碰面的地方。特格穿著皮衣皮褲，扮成一個跛子，他被迫耗費了大量心力才能忽略自己的氣味。戴爾奈的朋友先在特格的身上糊滿了下水道裡的汙物，再用水管沖掉，強風乾燥之後，他散發出濃郁的「香氣」。

會面地點的門口有一座遠端判讀氣象站，特格看到室外氣溫比起前一個小時掉了十五度。戴爾奈繞到他面前，急匆匆地鑽進一間人聲鼎沸的房間，裡面傳出了玻璃杯碰撞的聲音。特格停下腳步，研究起氣象站，他看到現在風速每小時三十公里，氣壓下降。氣象站上面的標牌寫著五個字：

「為顧客服務。」

想必也是為酒館服務，顧客出門的時候說不定會看一眼數字，然後就轉身走回溫暖熱鬧的人群之中。

酒館最深處有一座巨大的壁爐燒著香木，真正的火焰升騰。

戴爾奈出來了，聞到特格的氣味，皺了皺鼻子，帶他從人群旁邊擠進一間裡屋，然後走進了一間私人浴室。特格的軍裝搭在一把椅子上，清洗乾淨，熨燙整齊。

「我先出去了，在壁爐旁邊等您。」戴爾奈說道。

「我穿這一身軍裝出去？」特格問道。

「您只要不出去街上，就不會有危險。」戴爾奈說著便原路返回。

特格很快便梳洗完畢，走出裡屋，從人群裡擠到了壁爐旁邊。人們認出他，突然安靜了下來。房間裡一陣竊竊私語：「老霸夏來了。」「嗯，是特格。以前跟他打了那麼多年的仗，他長什麼模樣，非常熟悉了。」

眾人擁到了壁爐原始的溫暖之中，特格聞到了很濃的酒氣和溼衣服的味道。

這些人來酒吧難道是為了避雨嗎？特格看到這一張張經過戰火洗禮的面孔，心裡明白無論戴爾奈怎麼說，這都不是一場尋常的聚會。不過，這些人認識彼此，他們知道自己會在這裡遇到其他人。

戴爾奈坐在壁爐旁邊的長凳上，手裡端著一杯琥珀色的飲料。

「你放出了消息，讓他們在這裡見我們。」特格說道。

「霸夏，您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戴爾奈，你到底是什麼身分？」

「我是個農場主，有一座冬季農場，就在南邊，沒幾公里。我還有幾個做銀行生意的朋友，時不時能借我一輛地行車用用。我就明說吧，我跟這屋子裡的人一樣，我們都想要擺脫那些尊母的荼毒。」

特格身後的一個男子問道：「霸夏，您今天真的殺了她們一百個人嗎？」

特格沒有轉頭，口乾舌燥地說：「這個數字太誇張了。誰能給我來杯喝的？」

特格趁機居高臨下地掃視整個房間，然後接過一個玻璃杯，果然是深藍色的丹星馬利涅特，這些老兵知道他愛喝什麼酒。

大家繼續喝起了酒，但是克制了許多，他們在等他說明來意。

特格覺得這種風雨交加的夜晚更能激發人類團結的本性，部落的男人哪！我們聯合起來！站在洞口，面前是熊熊燃燒的火焰，我們將擋住一切危險，野獸看到我們的篝火，更不會輕易上前！他一邊抿著杯中的酒，一邊思考：這樣的夜晚，伽穆各地會有多少類似的聚會？這些人不希望暴露行動，惡劣的天氣恰好是最佳的掩飾，同時也能讓部分人老老實實地待在室內。

他認出幾張臉孔，有的曾經是軍官，有的是普通的士兵。他記得有些人十分可靠，但他們之中有些人今晚將丟掉性命。

大家漸漸放鬆了下來，音量便提高了。沒人強迫他說明來意，他們知道他的風格，時候到了，他自然會說。

笑聲話音此起彼伏，他知道人類社會誕生之初，人類為了保護彼此而聚集起來的時候，一定就是這樣的景象。酒杯相碰，哄堂大笑，偶爾輕聲暗笑，這些人更了解自身的能力。輕聲暗笑說明你不是一塊木頭，但是也不希望大聲狂笑，在人前出了洋相，戴爾奈便是這樣的人。

特格瞥了一眼頭頂，看到房間的橫梁屋頂並不太高，比較傳統。如此一來，整個空間立刻似乎加長了一些，同時又令人感覺更加私密。這裡非常注重人類的心理感受，他發現伽穆的很多地點都有類似特色。這種設計旨在防止人們操不必要的心，盡量讓他們感覺舒適、產生充分的

安全感。當然，他們事實上並不舒適，也不安全，但是千萬不要讓他們意識到這一點。

技藝嫻熟的服務生將酒水送到光照柔和的餐桌上，全都是本地的黑啤酒和一些價格不菲的進口貨，特格盯著他們一會兒。吧檯和桌子上四處放了幾碗炸得酥脆的本地蔬菜，碗裡撒了不少鹽，讓客人更易口渴，雖然明目張膽，但是似乎沒有人介意，這只是這個行業的習慣。啤酒肯定也摻了不少鹽，向來都是這樣，酒廠知道如何激發口渴的神經反射。

有幾群人的聲音愈來愈大，飲料開始施展來自遠古的魔法，酒神巴克斯降臨！特格明白，這場聚會如果任由其自然進行，室內稍後將會變得愈來愈熱鬧，然後噪音慢慢地平息。有人會去瞄一眼門外的氣象站，這個地方或許會迅速冷清下來，或許還會繼續熱鬧一段時間，全取決於那個人看到的數字。特格突然意識到，吧檯後面肯定有什麼裝置可以竄改氣象站顯示的數字。這種增加收入的好方法，酒吧肯定不會放過。

把他們弄進來，想方設法留住人，只要別讓他們有意見就行。

這裡的老闆肯定會贊同尊母的作為，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特格放下酒杯，喊了一聲：「注意了。」

房間頓時一片寂靜。

連服務生也停下手頭的事。

「你們找幾個人守門。」特格說道，「沒有我的命令，誰都不能進來，也不能出去，那幾個後門麻煩也守住。」

然後，他仔仔細細地在房間裡掃視一圈，憑藉他的第二視覺和多年的作戰經驗挑了幾個看上去十分可靠的人。他現在該做的事已經非常明白。第二視覺已經隱約可以看到伯茲馬利、盧西拉和鄧肯，他們的需求非常清楚。

「你們應該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武器吧？」他說。

「霸夏，我們有備而來！」某個人在房間裡高吼。特格聽出了酒意，但也聽出血脈賁張的鬥志，鬥志必不可少。

「我們要拿下一艘無現星艦。」特格說道。

這句話抓住了他們的注意力，沒有什麼人工製造的裝備像無現星艦一樣受到嚴密看守。這些飛行器神出鬼沒，裝甲表面設有各類武器，停泊在脆弱的地點時，艦員時時保持戒備。智取或許可行，強攻幾無勝

算。然而，特格為形勢所迫，亞崔迪血統狂放的基因令他出現了一種新的意識。他現在能夠看到伽穆星表和星球周圍無現星艦的位置，他的內部視野出現了許多亮點，第二視野看到了穿過這個迷宮的路線，好像一條線將一顆顆彩球串了起來。

可是我不想離開這裡。他心想。

但這是形勢所迫，他無法抗拒。

「具體來說，我們要拿下離散之人的一艘無現星艦。」特格說道，「他們有幾艘最好的。你、你、你，還有你。」他用手指點出了四個人，「你們留在這裡，不要讓任何人離開，也不要讓任何人跟外界聯絡。我想你們會遭到攻擊，能撐多久就撐多久。其他人拿上武器，跟我走。」

公理？誰要在這裡找公理？強權就是公理，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建立自己的公理，就在厄拉科斯—要麼贏，要麼死。只要我們手裡還有武器，而且可以自由使用，那就不必抱怨有沒有公理。

—雷托一世，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無現星艦在拉科斯的沙地上方低空飛行，經過之處沙塵飛揚，飄浮在艦體周圍，然後在一陣「嘎吱嘎吱」的響動聲中，降落在沙丘上。一天漫長的炙烤過後，銀黃色的落日墜入了地平線，炎熱的沙地上方熱氣蒸騰。無現星艦在沙丘上吱嘎作響，這個鋼製球狀物的外表泛出耀眼的光，無論從視覺還是聽覺，它都很容易被人發現，但卻能躲過所有預知或遠端儀器的偵察。特格的第二視覺告訴自己，他的到來沒有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十分鐘內，把裝甲撲翼機和車子安排好。」他說道。

身後的人群領命開始行動。

「霸夏，您確定她們在這裡嗎？」聲音來自伽穆酒吧裡陪他喝過酒的人，一名曾和特格在倫迪泰並肩作戰、備受信賴的軍官，一開始時重溫青春熱血的激情已經退去，如今他的心情與彼時完全不同。他的幾位老友在伽穆的戰役中犧牲了。和大部分從戰場上倖存、跟隨特格來到這裡的人一樣，他把家人留在身後，不知道未來迎接家人的是什麼命運。他的聲音裡透出一絲苦澀，彷彿想讓自己相信，他是受到哄騙才參加這次行動的。

「她們很快就會到了。」特格說，「她們會騎著蟲子過來。」

「您是怎麼知道的？」

「一切都安排好了。」

特格閉上了眼睛，他不需要睜眼便能看見身邊的一切活動。這裡跟

他曾使用過的許多指揮所很像：橢圓形的房間裡擺放著很多儀器，有人在一旁操作，軍官則在他身邊等待指令。

「這是什麼地方？」有人問道。

「看到我們北邊的那些石頭了嗎？」特格說，「那裡曾經是一座很高的懸崖。這東西叫捕風器，旁邊有一座弗瑞曼人的穴地，現在比一個洞穴大不了多少，一些拉科斯的拓荒者住在那裡。」

「弗瑞曼人。」有人輕聲說道，「神啊！那條蟲子過來的時候，我想親眼看看，我從沒想過我還能親眼看見這種東西。」

「這是您的另一個意外安排嗎？」軍官問道，言語中苦澀的意味愈發濃烈。

如果我告訴他我剛剛獲得的能力，他會說什麼？特格不禁好奇。他可能會覺得我隱瞞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事實便是如此。這個人處在獲得真相的邊緣，如果他了解真相，還能對我忠心耿耿嗎？特格搖了搖頭。這位軍官幾乎沒有其他選擇，除了戰鬥和死亡，這裡的所有人都沒有其他選擇。

特格隨後想到：沒錯，在安排戰鬥的過程中，許多人都會受到蒙蔽，不了解事實真相，他居然這麼輕易就陷入了和尊母一樣的想法。

狗東西！

掩蓋真相操作起來比想像中要容易一些，很多人都希望跟隨別人的領導，當時那位軍官也有相同想法。箇中原因是這些人心中都懷有根深柢固的部落本能（一種無意識但卻強大的動機）。當人意識到自己如此輕易便被他人牽著鼻子走時，一個自然的反應便是尋找代罪羔羊。那位軍官現在就想為自己找隻代罪羊。

「伯茲馬利想見你。」特格左方有人說。

「現在不行。」特格說道。

伯茲馬利可以再等等，他馬上就有機會親自指揮作戰了。他現在出現會讓人分心，他可以晚些再體驗瀕臨成為代罪羊的感覺。

找代罪羊是多麼容易的事啊，而且他們接受起來也毫無困難。當他們的另一個選項是發現自己有罪或愚蠢或兼而有之時，情況尤為如此。特格想告訴身邊所有人：

「留心那些蒙蔽你們的招數！然後你們就會知道我們的真正意圖

了！」

特格左邊的通訊官說道：「那個聖母現在跟伯茲馬利在一起，她堅持要我們放他們進來見你。」

「告訴伯茲馬利，我要他回去和鄧肯作伴。」特格說，「讓他看住默貝拉，一定要確保她不會逃脫。把盧西拉放進來。」

特格心想：必須這樣。

對於他身上發生的變化，盧西拉的疑慮愈來愈深，聖母對變化的感覺十分敏銳。

盧西拉衝了進來，身上長袍沙沙作響，間接反映出她的激動程度。她十分憤怒，但是把情緒隱藏得很好。

「我想要一個解釋，邁爾斯！」

他心想：這倒是一個不錯的開場白。「什麼解釋？」他說道。

「我們為什麼不直接進入一」

「因為尊母和她們從大離散回來的忒萊素同夥控制了拉科斯的大部分要地。」

「你……你是怎麼……」

「妳知道嗎？他們殺了塔拉札。」他說。

她的動作凍結了，沒過多久又說道：「邁爾斯，你一定要告訴我一」

「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他說，「衛星下一次經過這裡時，就會發現我們了。」

「但拉科斯的防禦系統一」

「如果它們停滯不動，就和其他所有防禦系統一樣不堪一擊。」他說，「守軍的家人就在這裡，挾持他們的家人，就能有效地控制所有守軍。」

「那為什麼我們還在這裡一」

「我們在等歐德雷迪和那個跟她一起的女孩，還有她們的沙蟲。」

「我們要沙蟲做什一」

「歐德雷迪知道怎麼處理那隻蟲子，妳知道嗎？她現在是妳的統御大聖母了。」

「所以你要把我們弄到一」

「你們要把自己弄過去！我的手下和我要留在這裡掩護你們。」

話音剛落，指揮室在震驚之下一片寂靜。

特格心想：掩護。這個詞用得並不合適。

在他的計畫裡，他們的反抗將引爆尊母的情緒，尤其如果她們相信甦亡人就在拉科斯，她們不僅會反擊，而且最終可能會啟動消毒程序，拉科斯的大部分土地都可能會變成燒焦的廢墟，人類、沙蟲或沙鱒倖免於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尊母曾想要找到蟲子抓捕起來，不過失敗了。」他說，「她們覺得你們會把一隻沙蟲遷移到其他星球，真不知道她們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遷移？」盧西拉大為不解，特格很少見到聖母露出如此茫然失措的表情。她正在試著把對方說的話串聯起來，他觀察到，女修會擁有一部分晶算師的能力，真正的晶算師能夠在資料不足的情況下得出結論。特格覺得，當她從資料裡琢磨出什麼結論時，自己早就不在她（或者任何一位聖母）的接觸範圍內了，然後她們就會開始手忙腳亂地培育他的後代！當然，她們會讓迪梅拉去當育種女修，還有歐德雷迪，她是逃不掉的。

她們還掌握了忒萊素人再生箱的祕密，貝尼．潔瑟睿德克服良心不安，掌握那種生產香料的技術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居然用人類的身體生產香料！

「所以，我們在這裡很危險。」盧西拉說。

「是的，有一定危險。尊母的問題是她們太富有了，會犯富有的人容易犯的錯誤。」

「墮落的蕩婦！」她說道。

「我建議妳到入口那裡去。」他說，「歐德雷迪馬上就到了。」

她不發一語直接離開了。

「全部裝甲都已部署完畢。」通訊官說道。

「通知伯茲馬利，準備來此指揮作戰。」特格說道，「我們剩下的人馬上就要出去了。」

「您覺得所有人都會跟您一起走嗎？」那個在找代罪羔羊的人問道。

「我要出去了。」特格說，「哪怕沒有人跟隨我也要一個人去，願意去的人跟我走。」

他心想：這樣講以後，他們都會跟著來的。只有接受過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的人才會真正明白同儕壓力的影響力。

指揮室安靜了下來，只剩下儀器發出的微弱嗡嗡聲和滴答聲。特格想起了那些「墮落的蕩婦」。

他心想，用「墮落」形容她們並不合適。有些非常富有的人會墮落，是因為他們認為錢或權能夠買到一切。他們怎麼會不產生這種想法呢？這些人每天都在經歷這樣的生活，很容易就會視之為顛撲不破的真理。

希望製造永恆，還有所有那些鬼話！

這就像是一種信念，認為錢能夠讓所有不可能的事情變為可能。

然後就是墮落的開端。

尊母並非如此，她們的邪惡已經不能稱為墮落，他能看出來，她們已經度過了那個階段。現在，這些人做的事已經遠超過墮落的程度，特格也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她們要做什麼。

不過，資訊已經存在於他的新意識裡，無法逃避。只要能滿足私利，或者能夠讓她們獲得想像中的愉快體驗，或者能讓她們多活上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她們之中任何一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將整顆星球丟入痛苦煎熬的深淵。

什麼樣的東西才能讓她們心滿意足？她們就像對塞木塔上癮的人一樣，只要她們喜歡，無論是什麼，她們總是需索無度。

而且她們自己也知道！

她們必然怒火中燒！掉進了這樣的陷阱！她們飽經滄桑，卻永不滿足—永遠沒有足夠好或者足夠邪惡的概念，她們已經完全失去了節制的本領。

不過，她們很危險。也許有一件事他想錯了：那些散發甜品味道的神祕物質讓她們經歷了轉變，將她們的眼睛染成了橘色，也許她們不再記得那可怕的轉變之前的事了。記憶中的記憶可能會產生扭曲，每位晶算師都會發現自己身上存在這樣的缺陷。

「蟲子來了！」

是通訊官的聲音。

特格轉過椅子，看向投影區域，一個小小的全息影像呈現出艦外西南方向的情況，蟲子背上騎著兩個乘客，此時離特格他們還有一段距離，只見一個分節的身影在沙漠裡蠕動著前行，牠背上的兩人看起來只有黑點大小。

「歐德雷迪到了以後，讓她一個人來見我。」他說，「什阿娜，就是那個小女孩，留在後面，會幫你們把蟲子趕進獸欄，蟲子會聽從她的指揮。一定要讓伯茲馬利留在附近待命，我們沒有太多時間交接指揮權。」

歐德雷迪走進指揮室時，呼吸還很急促，身上散發出沙漠的氣味，一種雜糅著美藍極、燧石和汗水的味道。特格坐在椅子上，顯然是在閉目養神。

歐德雷迪發現霸夏此時休息的狀態和平時的他有些不同，散發出近似憂鬱的氣息。特格睜開雙眼，歐德雷迪馬上發現他身上有些不一樣，盧西拉剛才只來得及簡短地跟她稍稍一提，然後寥寥數語將甦亡人恢復記憶的情況簡單帶過。特格身上發生了什麼？他彷彿是故意想讓歐德雷迪發現一樣，想看看她到底能不能看出來。他堅毅的下巴微微上揚，一如平時的審視神態，一張窄臉上布滿皺紋，警覺的表情絲毫沒有懈怠，他的鼻子又長又窄，這是來自柯瑞諾和亞崔迪血統的特徵，在長久歲月的洗禮下，他的鼻子又長長了一些，灰白的頭髮依然濃密，髮際線的美人尖將人的審視目光集中在……

他的那雙眼睛上！

「你怎麼知道要在這裡等我們？」歐德雷迪質問道，「我們不知道蟲子會把我們帶到哪裡。」

「在這烈日下的沙漠裡，有人居住的地方不多。」他說，「我賭了一把，這個地方的可能性很大。」

賭了一把？她知道這個晶算師的常用語彙，但從來沒有真正了解意思。

特格站起了身：「這艘無現星艦交給妳了，去妳最了解的地方吧。」他說。

聖殿星？她幾乎脫口而出，但想到了身邊還有其他人，這些特格召

集起來的陌生軍人。他們是什麼人？盧西拉的簡單介紹並沒有讓她了解到所有情況。

「我們稍微修改了塔拉札的計畫。」特格說，「甦亡人不留在這裡，他必須跟你們一起走。」

她明白，她們以後可能需要鄧肯．艾德侯的新技能對付那些蕩婦，他已經不是拉科斯摧毀計畫中的誘餌了。

「當然，他必須一直留在無現星艦裡，不然會被發現的。」特格說。

她點了點頭，在那些擁有預知力的搜索人員面前……比如宇航公會的領航員，鄧肯並不具備隱藏自己的能力。

「霸夏！」通訊官的聲音傳來，「一顆衛星發現我們了！」

「好吧，你們這些土撥鼠！」特格吼道，「所有人都給我出去！叫伯茲馬利進來。」

指揮室後部的艙門打開，伯茲馬利衝了進來：「霸夏，我們在──」

「沒時間了！你來指揮！」特格離開指揮椅，揮手讓伯茲馬利過來坐下，「歐德雷迪會告訴你怎麼走。」特格一時衝動，一把抓過歐德雷迪的左臂，彎身在她的臉頰上親了一口，他知道，自己這麼做一部分是出於報復心理。「女兒，做妳該做的事。」他輕聲說道，「獸欄裡的那隻蟲子可能馬上就要成為宇宙裡唯一的一隻了。」

歐德雷迪明白了：特格知道塔拉札的全部計畫，也打算把他的大聖母的命令執行到最後。

「做妳該做的。」這句話就說明了一切。

我們探討的不是某種新的物質狀態，而是意識和物質之間新近發現的一種關係，藉此可以更加清楚了解預見的機制。預言影響了內部宇宙的樣態，從而借助無法理解的力量產生了新的外部可能。我們可以直接利用這些力量改變物質宇宙，不需要理解它們的具體作用。上古時代的金屬匠人不懂得鋼鐵、青銅、紅銅、黃金和錫複雜的分子結構和亞分子結構，但一樣可以一邊繼續揮動大錘，一邊創造玄祕的力量來描述這些未知的東西。

—統御大聖母塔拉札，議會發言



女修會的聖殿、檔案部和極其神聖的領導層的辦公室隱匿在這座年代久遠的建築之中，建築夜間發出的並非尋常的聲音，更像是各種信號。歐德雷迪待了許多年，已經學會解讀這些信號。那邊的一聲吱呀，來自地板下面八百多年沒有更換的一根木梁，晚上收縮的時候便會發出聲音。

她現在擁有塔拉札的記憶，能夠更加具體地理解這類信號。記憶還沒有完全整合，當時時間非常緊繃。這天晚上，歐德雷迪到了塔拉札辦公的地方，趁著空閒繼續整合部分記憶。

達爾和塔爾，終於合二為一了。

這句話顯然是塔拉札說的。

進入他者記憶需要同時身處多個平面，有些平面藏在深處，不過塔拉札依然位於接近表面的位置。歐德雷迪任由自己繼續同時在多個平面探索，很快便認出一個正在呼吸的遙遠的自我，但其他的自我要求她走進完整的情境。氣味、觸感、情緒，原始情境的一切元素都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她自己的意識之中。

夢見屬於別人的夢境會令人頗為不安。

這句話也是塔拉札說的。

塔拉札玩了這麼危險的遊戲，竟然將整個女修會的未來懸於一線！她處心積慮算準時間，令那群蕩婦適時得知忒萊素人在這個甦亡人身上添加了危險的能力。她聽說伽穆主堡受到襲擊之後，便知道消息已經傳到了源頭。不過那次襲擊慘無人道，令她意識到自己已經沒有多少時間。那些蕩婦定會集結兵力，摧毀整顆伽穆星球，只為了殺死甦亡人。

特格的行動決定了很多事件的結果。

她在自己的他者記憶裡看到了霸夏，看到那位她始終都未能真正認識的父親。

我直到最後也沒能真正了解他。

沉湎於回憶之中可能削弱人的意志，可是她實在無法抗拒。

歐德雷迪想起了暴君的話：「我的過去啊！恍若恐怖的田野！答案像驚嚇的鳥兒一般飛起，遮蔽了我那無法逃避的記憶的天空。」

歐德雷迪克制自己，像一名泳者一樣，只讓自己剛好淹沒於水面之下，但不繼續下潛。

歐德雷迪心想：我很有可能被取而代之，甚至會遭到斥責和抨擊。貝隆達肯定不會輕易接受女修會新的權力架構，但不要緊，女修會的生死存亡才是她們唯一該在乎的事。

歐德雷迪從他者記憶的水中浮了起來，抬頭望向房間對面陰暗的壁龕。她藉著室內燈球昏暗的燈光，看到一個女人的半身雕像，雖然隱隱約約看不真切，但是這座雕像已經擺在此處很長時間，她非常熟悉那張面孔：綺諾伊，守護聖殿的象徵。

「蒙神保佑……」

每一位聖母禁受香料之痛（綺諾伊未能通過這一考驗）之後，心裡或者嘴上都會說這句話，可是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許多聖母通過考驗，這是女修會悉心計畫和訓練的結果，與神有什麼關係？她們從拉科斯帶來的那條蟲子肯定不是神，難道女修會只有在成功的時候才會感覺到神的存在？

我竟然也相信了護使團的那些鬼話！

她知道自己曾經在這間房間內無數次聽過類似的疑問和想法，全都是無稽之談！可是，她依然無法命人搬走那座雕像。

她告訴自己：我不是迷信，也不是執迷不悟，只是因為事關傳統，我們都清楚這種東西的價值。

當然，我的半身雕像肯定不會獲得這樣的榮譽。

她想起了瓦夫和他的幻臉人，他們和邁爾斯．特格都死在被摧毀的拉科斯。繼續考慮舊帝國的腥風血雨已經沒有太多意義，不如考慮尊母的暴行所引發的報復力量。

特格事先便已知道事情的結果！

女修會剛剛結束的議程因為與會人員疲憊而不了了之，歐德雷迪慶幸自己將諸位議事聖母的注意力轉移到幾件迫在眉睫的要務上。

關於懲罰措施，她們討論了一段時間，檔案部參照歷史上的先例，得出令人滿意的結果──與尊母結盟的人類必將遭到巨大的衝擊。

伊克斯肯定會因為不堪重負而垮塌，他們完全不明白回歸之人將會對他們造成什麼競爭壓力。

宇航公會會被晾在一邊，而且將為他們的美藍極和機器付出巨大代價，宇航公會和伊克斯都將猝不及防地落得同樣下場。

魚言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管，她們早已淪為伊克斯的附庸，成為了必將被人遺棄的歷史。

還有貝尼．忒萊素，啊，忒萊素人。瓦夫早已屈服於尊母的淫威，雖然他始終沒有承認，但是事實非常明顯。「只有一次，而且只是和我手下的幻臉人。」

歐德雷迪勉強一笑，她想起了父親苦澀的吻。

我要再造一處壁龕，再放一尊半身雕像，紀念邁爾斯．特格，偉大的異端！

不過，她想起盧西拉對特格的懷疑，心裡久久不能平靜。他最後獲得預知力了嗎？他真的「看到」那些無現星艦了嗎？好吧，這些問題可以交給育種女修。

「我們一定要嚴防死守！」貝隆達的話不無指責的意味。

她們知道女修會已經退到了堡壘位置，將要面對那些蕩婦洶湧而至的漫漫長夜。

歐德雷迪發現自己不怎麼喜歡貝隆達，包括這位聖母大笑時會露出的寬大粗鈍牙齒。

她們針對什阿娜的細胞樣本討論了很久，她們發現了「希歐娜的證據」。什阿娜確實擁有她的血脈，因而不會被人預視，可以走出那艘無現星艦。

鄧肯的情況尚不清楚。

歐德雷迪將思緒轉向無現星艦裡的甦亡人。她從椅子上起身，走到漆黑的窗前，望向遠方起降場的方位。

她們敢讓鄧肯從飛船遮蔽預視的防護裡走出來嗎？細胞研究的結果顯示，他是艾德侯多個甦亡人的混合體，算是希歐娜的後代。可是來自初始的鄧肯．艾德侯的瑕疵，該怎麼辦呢？

不行，不能讓他出來。

默貝拉呢？懷孕的默貝拉呢？一個尊母，但是失去了尊嚴。

「忒萊素人原本想讓我殺了銘者。」鄧肯說道。

「你準備殺了那個蕩婦嗎？」盧西拉問他。

「她不是銘者。」鄧肯說。

議會探討了鄧肯和默貝拉之間的親密關係，詳細分析各種可能。盧西拉認為兩人之間不存在任何親密關係，仍舊是互相提防的敵人。

「最好不要冒險讓他們碰面。」

不過，那些蕩婦在性方面的能力需要仔細研究。或許可以讓鄧肯和默貝拉在無現星艦裡見一次面，當然需要妥善做好相關的保護措施。

最後，她想到無現星艦裡關著的那條蟲子，牠馬上就要變形了。一個滿是水和美藍極的窪地正等著牠，四面圍有泥牆。當時機成熟時，什阿娜會將牠引誘到窪地中。蟲子變成沙鱒之後，便可以開始牠們漫長的轉化過程了。

父親，您說得沒錯，事情一旦看清楚了，就非常簡單。

不需要幫蟲子尋找沙漠星球，沙鱒自己就可以創造適合沙胡羅居住的環境。歐德雷迪不希望聖殿星變成一望無垠的荒漠，但是別無選擇。

特格在無現星艦的亞分子儲存系統裡留下了「邁爾斯．特格遺言」，這份檔案無懈可擊，即便是貝隆達也認為檔案內容高度可信。

聖殿要求查看檔案的所有歷史紀錄，根據特格對散失之人的了解，對大離散那些蕩婦的了解，她們必須改變現在的面貌。

「真正富有和強大的人很少會讓外人聽到他們的名字，人們看到的

只是他們的代言人。政治世界存在一些例外，但是也不會完全暴露整個權力架構。」

這位晶算師哲學家深入思考了她們普遍接受的所有事物，思考結論駁斥了檔案部仰賴「我們未受侵犯」的信念。

邁爾斯，我們都明白，只是始終不能勇敢面對罷了。未來幾代人的時間，我們將完全依靠我們的他者記憶。

他們不能信任固定的資料儲存體系。

「你們只要銷毀大部分複本，時間可以幫妳們解決剩下的事。」

霸夏的話十分犀利，令檔案部大發雷霆！

「歷史紀錄往往會轉移人的注意力。多數歷史記載會將人們關注的重點引向其他地方，令人忽略在事件背後發揮影響力的祕密力量。」

這話讓貝隆達心服口服，她親口承認：「確實如此，極少數的歷史雖然有幸避開這種命運，但是卻又因為各種可以想見的原因而被人們遺忘。」

特格羅列了銷毀歷史紀錄的部分流程：「盡可能毀掉相關歷史記載的複本，用譏嘲掩蓋清楚明白的表述，常規教育中不排入相關課程，確保他人不可在別處引用這些記載。某些情況下，甚至需要抹殺作者本人。」

更別說許多信使因為帶回不受歡迎的消息而慘遭殺害，成了替罪羊，歐德雷迪心想。歐德雷迪想起古代的一位統治者，他手邊時時刻刻都備有一柄長槍，用來刺死帶回壞消息的信使。

「我們擁有良好的資訊基礎，可以藉此更透澈了解我們的過去。」歐德雷迪在議會上如是說，「我們始終明白，確定誰控制著財富，才是一場衝突中最要緊的事情。」

這種想法或許算不上「崇高」，但是可以解決眼前的問題。

我一直都在迴避那個核心問題，她心想。

她們全都明白，鄧肯．艾德侯的事情早晚都要解決。

歐德雷迪嘆了一口氣，喚來一架撲翼機，稍作準備便飛向無現星艦的起降場。

歐德雷迪走進無現星艦，心想鄧肯的這間監獄至少還很舒適。這裡原本是飛船指揮官的私人艙室，之前住的是邁爾斯．特格，現在依然能

看到他的痕跡。一臺小型全息投影儀正在投放一棟年代久遠又大氣的宅子、一塊長長的草地和一條波光粼粼的小河──是他在勒尼烏斯的家。床邊桌子上還留了一個針線盒。

甦亡人坐在一張躺椅上，盯著全息投影。歐德雷迪進門時，他無精打采地抬起頭。

「妳們就讓他在拉科斯犧牲？」鄧肯問道。

「我們必須這麼做。」她說，「而且這也是他的命令。」

「我知道妳來找我的目的。」鄧肯說，「我不會改變主意，妳們這群女巫別想把我當成交配工具。聽見沒有？」

歐德雷迪撫平了她的長袍，坐在床沿，面對鄧肯，問道：「你有沒有聽我父親留給我們的錄音？」

「你父親？」

「邁爾斯．特格是我的父親，建議你聽一聽他最後的那番話。他是我們最終留在那裡的眼睛，必須親眼目睹拉科斯上的死亡。『萌發伊始的大腦』明白了依賴性和關鍵的圓木。」

鄧肯滿臉疑惑，她解釋道：「我們已經困在暴君預言的迷宮裡太久。」

她看到甦亡人頓時打起精神，警惕地坐起身，動作像貓一樣機敏，明顯能夠看出各部位的肌肉靈活有力，已經做好了攻擊的準備。

「你根本不可能活著逃出這艘飛船。」她說，「你知道原因。」

「因為希歐娜。」

「雖然你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禍患，但是我們希望能讓你發揮一些作用。」

「我還是不會為妳們育種，尤其是跟拉科斯的那個小丫頭，想都不要想。」

歐德雷迪笑了，她不知道什阿娜聽到別人這麼稱呼自己會有什麼反應。

「好笑嗎？」鄧肯問道。

「不怎麼好笑。不過，我們肯定還是會收留默貝拉的孩子，這樣應該就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

「我和默貝拉在通話系統上談了幾次。」鄧肯說，「她準備加入貝

尼．潔瑟睿德，她覺得妳們會接納她。」

「這不是滿好的嗎。她的細胞通過了希歐娜血統測試，我覺得她肯定能成為一名出色的聖母。」

「妳們真的被她迷惑住了嗎？」

「鄧肯，我們怎麼可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她想打入女修會內部，假裝接受這個團體，探聽我們的祕密，然後再逃走。」

「妳覺得她逃不出去？」

「鄧肯，她們只要加入了我們，就絕對不會再脫離。」

「妳覺得潔西嘉女士沒有脫離女修會嗎？」

「她最後又回來了。」

「妳為什麼親自到這裡來見我？」

「因為我覺得應該跟你解釋統御大聖母的計畫。她想毀了拉科斯，消滅絕大多數的蟲子。」

「諸神在上！為什麼？」

「這些蟲子是類似神諭的力量，牢牢地束縛住我們。暴君的意識結晶放大了束縛的力量，他製造了歷史上的事件，而非預見。」

鄧肯指了指飛船尾部，說道：「可是那……」

「那一隻？一隻蟲子不足為懼。等到這一隻未來數量龐大到足以再次影響我們的時候，人類早已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我們如宇宙一般浩瀚，各自做著不一樣的事，便再也不會受到他的束縛了，再也不會有單一力量完全控制所有的未來。」

她站起身。

她看到鄧肯沒有作聲，說道：「在我們為你劃定的限制範圍內──我知道你很清楚界限何在──請你想想自己想過什麼樣的生活。我保證盡己所能幫助你。」

「為什麼妳要盡己所能幫我？」

「因為我的祖先愛你，因為我父親愛你。」

「愛？妳們這些女巫根本感覺不到愛！」

她低頭盯著他將近一分鐘，看到漂白的頭髮根部漸漸長出黑色，再次捲了起來，脖子附近的頭髮尤為明顯。

「我明白自己的感情。」她說，「而且，鄧肯．艾德侯，你的水是

我們的。」

她看到弗瑞曼人的話語對他產生了效果，便轉身經過護衛走出了艙室。

她離開飛船之前，來到關著沙蟲的地方，蟲子安靜地趴在拉科斯的沙子上。她透過觀察窗看著距離自己大約兩百公尺的俘虜，塔拉札與她融合的程度愈發提高，兩人一同默默地笑了。

我們猜對了，施萬虞和她的人錯了。我們早就知道他想出去，他做了那些事之後勢必想出去。

歐德雷迪身邊站著駐守的幾名觀察員，她們負責監控沙蟲，在牠開始變形時及時彙報女修會。

「我們現在掌握了你的語言。」她的語氣柔和，聲音不大，既是說給自己聽，也剛好能讓附近的觀察員聽見。

這門語言沒有文字，只能藉著運動和跳動來適應一個運動並跳動的宇宙。這種語言只能言說，不能轉譯。想要知道其中的含意，你便必須親身經歷。即便如此，含意也會在你的眼前不斷變換，畢竟「崇高事業」是無法轉述的經歷。可是歐德雷迪看到拉科斯沙蟲粗糙耐熱的外殼，便明白自己看到了什麼：崇高事業確鑿的證據。

她溫柔地向牠喊道：「嘿！蟲子啊蟲子！這就是你的千年大計嗎？」

她沒有聽到答覆，但也不期待聽到答覆。

fiction 14
沙丘：異端
HERETICS OF DUNE

作　　者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譯　　者　魏晉、聞若婷
校　　對　魏秋綢
責任編輯　楊琇茹
編輯協力　賴淑玲、聞若婷
內頁排版　黃暐鵬
行銷企畫　陳詩韻
總 編 輯　賴淑玲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8667-1065
劃撥帳號　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價　630元
ISBN　978-986-5562-13-7
ISBN　978-986-5562-29-8 (EPUB)

本簡體中文版翻譯由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權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
Heretics of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84.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沙丘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甄春雨—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6-

CHAPTERHOUSE: DUNE

聖殿

法蘭克·赫伯特─著 老光／甄春雨─譯

FRANK HERBERT

1

唯有控制了歷史的教誨，才能讓昨日重現。

—貝尼．潔瑟睿德終章



甦亡人幼體從貝尼．潔瑟睿德的第一個再生箱中誕生後，統御大聖母達爾維．歐德雷迪在中樞頂層她的私人餐廳舉辦了一場低調的慶祝會。晨曦將明未明，儘管歐德雷迪令其私人大廚備齊了早餐，她的兩個顧問團成員—塔瑪拉尼和貝隆達—還是對傳召顯出了不耐煩。

「不是每個女人都有機會主持自己父親的新生慶祝會。」聽到兩人抱怨說太忙了，不想浪費時間在這種「無聊的事」上之後，歐德雷迪打趣道。

只有年事已高的塔瑪拉尼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貝隆達肥滿的臉龐上沒有表情，通常這是她用來替代皺眉的方式。

貝隆達是在對大聖母四周相對奢侈的裝飾表示不滿嗎？歐德雷迪暗自揣測。儘管這間宅邸凸顯了她獨特的地位，但地位帶給她的是更多的責任，而不是凌駕於其他女修會成員之上。就像這間小小的餐廳，主要目的是讓她在用餐時也能聽取助理們意見。

貝隆達的目光左右游移，顯然急於離去。花了這麼多心思，也未能打破她冷漠的心防。

「懷抱著這孩子，想著『他是我父親』，感覺真是太奇怪了。」歐德雷迪說道。

「妳已經說過一遍了！」貝隆達從肚子深處發出了一聲男中音般的悶哼，彷彿每說出一個字都會讓她消化不良。

但她聽懂了歐德雷迪話中的戲謔。老霸夏邁爾斯．特格的確是大聖母的父親。歐德雷迪本人親自採集細胞（用指甲刮下了小碎屑），培養了這個新甦亡人。它一直是某個長期「應變計畫」中的一部分，關鍵在

於她們是否能成功複製忒萊素人的再生箱。然而，貝隆達寧願被趕出貝尼．潔瑟睿德，也不想贊同歐德雷迪的看法，認為這個設備對女修會來說至關重要。

「我覺得這一切都太過兒戲了，」貝隆達說道，「那些瘋女人正在獵殺消滅我們，妳卻想要一場慶祝會！」

歐德雷迪盡量放緩語氣：「如果尊母找到我們時，我們仍未準備好，可能就是因為我們已喪失了鬥志。」

貝隆達默默地盯著歐德雷迪的眼睛，目光中滿是憤懣的指責：那些可怕的女人已經毀滅了屬於我們的十六顆行星！

歐德雷迪並不認為貝尼．潔瑟睿德擁有這些行星。經歷了大饑荒和大離散之後，各行星政府成立了鬆散的聯邦，儘管它大幅仰仗女修會提供關鍵的服務和可靠的通訊，但古老的派系依舊存在—鉅貿聯會、宇航公會、忒萊素人、分裂之神教會的殘餘勢力，甚至還有魚言士的輔助人員及分裂衍生的團體。分裂之神留給了人類一個分裂的帝國，然而，帝國中的各種派系突然間都變得有名無實，原因就是遭受從大離散歸來的尊母猛烈攻擊。貝尼．潔瑟睿德依舊維持絕大多數傳承至今的古老做法，自然成為進攻的主要目標。

貝隆達的思考三句不離尊母的威脅。歐德雷迪察覺到了她的這項弱點。有時，歐德雷迪會權衡是否要撤換貝隆達，但如今連貝尼．潔瑟睿德內部都出現了派系，而且貝隆達的組織能力之佳已獲全體公認，在她的指導之下，檔案部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如同往常一樣，貝隆達無須明言，就已成功地將統御大聖母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咬著她們不放的獵手上。這破壞了歐德雷迪今早想要低調慶祝的興致。

她強迫自己想著新甦亡人。特格！如果能喚醒他的初始記憶，那麼女修會將再次擁有一個最棒的霸夏。一個晶算師霸夏！一個軍事天才，他的英勇已成為舊帝國的傳說。

但是，特格真的能對付這些從大離散歸來的女人嗎？

以無論哪個神的名義，不能讓尊母找到我們！還不到時候！

特格代表了太多令人不安的未知及可能。他死於沙丘星毀滅前的那段經歷一直籠罩於神祕之中。他肯定在伽穆上做了什麼事，才點燃了尊

母無邊的怒火。他在沙丘上自殺式的行徑尚不至於招來如此狂暴的回應。沙丘星末日之前，關於他在伽穆上的日子，只有些零星的傳言。他能飛速移動，人眼都無法捕捉！他真的能做到嗎？又一個因為亞崔迪基因而顯露的超能力、變異，或只是另一則特格的傳說？女修會必須盡快了解清楚。

一位侍祭端來了三份早餐，聖母們飛快地吃著，彷彿早餐是個不必要的插曲，必須盡快了結。浪費時間是危險的。

甚至在兩人都離開後，貝隆達未言明的恐懼仍在震懾著歐德雷迪。

那也是我的恐懼。

她起身，走向寬大的窗戶，目光越過外面低矮的房頂，看著圍繞著中樞的環狀果園和草地。才到春末時節，卻已能看到一些剛成形的果實。重生。新的特格在今天誕生了！她的思緒中並沒有歡欣。通常眼前的景致讓她振奮，今早卻不同。

我真正的優勢是什麼？我有什麼牌？

統御大聖母掌握的資源令人生畏：忠心耿耿的部下、由特格訓練出的霸夏所率領的軍隊（目前大部分士兵都駐紮在遠方，守衛著學院行星蘭帕達斯）、工匠和技工、遍布舊帝國的間諜和特務、無數依賴女修會保護免於尊母侵害的勞動者，再加上所有的聖母，她們的他者記憶能溯及生命之初。

歐德雷迪知道自己已達到了聖母能力所能發揮的巔峰，這並不是自大傲慢。如果她個人的記憶無法提供所需的資訊，她能依靠其他人的來補充。還有機器儲存的資料，不過，她對此有種天生的不信任感。

此刻，歐德雷迪產生了一種欲望，想要挖掘她體內具備的次要記憶，這種屬於他人的記憶一層層埋於意識深處。或許，她能在他者的經驗中找到應對眼前困境的妙方。但這趟探索之旅很危險！會讓人迷失自我好幾個小時，沉醉於人類的多樣性之中。還是讓他者記憶在體內維持平衡吧，只在必要的時候才去提取。自我意識才是她人生的支點，她能藉此掌握自我身分。

鄧肯．艾德侯那奇特的晶算師式暗喻可以幫助理解。

自我意識：你面對穿行於宇宙中的鏡子，鏡子裡一路上倒映出新的影像──連綿不絕的自我映射於影像之中。宇宙雖無涯，鏡中卻有限，就

好比意識只承載了無涯現實中感知到的幾個片段。

要描述她內心那種不可言說的自我意識，沒有比這更精準的描繪了。艾德侯描述道：「這是特殊化的複雜。我們收集、組合並映射我們的秩序體系。」

的確，貝尼．潔瑟睿德的世界觀就是演化形塑了人類，進而創造了秩序。

這套觀點能幫助我們對抗那些毫無秩序可言而且還在獵殺我們的女人嗎？她們又處於演化樹上的哪一支？演化是神的另一個名字嗎？

其他聖母會對這種「無端猜測」嗤之以鼻。

不過他者記憶裡仍然可能會有答案。

啊，多麼誘人！

她多麼想將困境中的自我投射到過去的身分上，去感覺一下過去的生活。誘惑的危險讓她顫慄。她感覺到他者記憶簇擁在意識的邊緣。「就像這樣！」「不對！更像這樣！」她們真是太貪婪了。必須學會挑選，讓過去成為不連貫的畫面。這才是意識的意義，代表人仍活著的精髓。

從過去挑選，與現實比對：研判後果。

這就是貝尼．潔瑟睿德的歷史觀。遠古時期桑塔亞那的聲音仍然在她們生命中迴響：「不能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中樞是貝尼．潔瑟睿德所有建築中的權力中心，無論從哪個方向來觀察，都反映了這一歷史觀。設計的最高原則就是保持傳統。貝尼．潔瑟睿德辦公的據點之中，幾乎沒有不具功能性，單純為了懷舊而保存的建築。女修會不需要考古學家。聖母就是歷史的化身。

雖然比往常多花了點時間，憑窗遠眺仍讓她漸漸平靜了下來。她的目力所及之處，皆為貝尼．潔瑟睿德的秩序。

然而，尊母可能會在下一瞬間終結它。女修會的處境比在暴君時期經歷的磨難還要糟得多。如今，很多她被迫做出的決定令人憎惡。她工作的空間也因此變得不太宜人。

放棄帕爾馬的貝尼．潔瑟睿德主堡？

工作檯上，貝隆達今早提交的報告中提出了這份建議。歐德雷迪標上了准許的戳記：「同意。」

放棄是因為尊母的進攻近在眼前，我們既無法保衛她們，也無法將她們撤離。

一千一百名聖母，再加上只有命運才能掌握確切數字的侍祭、學員等，都死了，或比死亡還糟糕。都因為這個詞。更別提那些在貝尼．潔瑟睿德影子下生活的「一般人命」了。

做出這種決定的壓力讓歐德雷迪產生了新的疲倦。是我的靈魂疲倦了？真的有靈魂存在嗎？她感覺累極了，她的意識無法探觸勞累的根源。疲倦、疲倦、疲倦。

甚至連貝隆達看起來都壓力過重，要知道貝隆達可是享受暴力的人。只有塔瑪拉尼表現得較為超脫，但這騙不了歐德雷迪。塔瑪拉尼已經進入了袖手旁觀的年紀，每個活得夠久的女修最終都會抵達這個階段。到了這時候，除了觀察和判斷，其他都無關緊要。而且，多數的判斷都不會說出口，只是顯露在滿是皺紋的臉上。近來，塔瑪拉尼說得更少了，她的意見是如此簡要，以至於都顯得有些荒唐：

「多買些無現星艦。」

「通知什阿娜。」

「看一下艾德侯的紀錄。」

「問一下默貝拉。」

有時，她只會發出哼哼聲，彷彿說出的詞語會背叛她似的。

別忘了獵手一直在附近巡邏，掃蕩各個空間，尋找能定位聖殿星球的線索。

歐德雷迪在心中偷偷把尊母的無現星艦看成是航行在恆星間無際之海中的海盜船。它們沒有懸掛黑色的骷髏旗，但你能在心裡看到旗幟。她們可不是什麼浪漫的傳說。殺戮和掠奪！在他人的鮮血裡累積自己的財富。汲取他人的能量，打造自己的殺手無現星艦，行駛在由鮮血潤滑的航道上。

而且，她們並未意識到如果沿著這條路徑持續航行，自己會淹死在豔紅的潤滑劑之中。

在尊母應運而生的大離散時期，肯定生活著很多憤怒的人。他們活著的唯一目的，就是幹掉別人！

允許這種理念自由傳播的宇宙是危險的。好的文明不會讓暴戾之念

燎原，甚至不會允許星火產生。一旦真的產生了，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一定要盡快處理，因為它天生就極具吸引力。

歐德雷迪覺得很驚訝，尊母竟沒看出這個道理，或者是明明看出了，竟然還選擇忽視。

「一夥沒救的瘋子。」塔瑪拉尼這麼稱呼她們。

「仇外者。」貝隆達不同意塔瑪拉尼的觀點，每次都要出言糾正，彷彿掌管檔案部讓她對現實有了更深的理解。

她們倆都對，歐德雷迪想著。尊母的行為像是瘋子。「外面的人」全是敵人。她們唯一還算信任的人是她們的男性性奴隸，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據默貝拉（我們唯一的尊母俘虜）所述，她們會不斷施予考驗，來檢測她們的控制是否穩固。

「有時，只是因為一點小事，她們就會處決某個人，好讓其他人警惕。」默貝拉說。她們又追問道：尊母也想用女修會來警惕別人嗎？「看到了沒！這就是想反抗我們的下場！」

默貝拉說：「妳們惹到尊母了。一旦被惹到，她們就不會罷手，直到消滅妳們為止。」

除去異己！

直接得不可思議。歐德雷迪想，如果我們能好好利用，這種習性會成為她們的弱點。

仇外到了荒謬的極致？

很可能。

歐德雷迪捶了一下工作檯，意識到這個動作會被那些始終在記錄統御大聖母行為的女修看到。於是，她對著無所不在的攝影機和在它們後面的監察員大聲說道：

「我們不應該坐以待斃！我們已經變得像貝隆達一樣臃腫（讓她不高興去吧！），誤以為我們創造了牢固的社會和持久不朽的結構。」

歐德雷迪用目光掃視熟悉的房間。

「這地方就是我們的弱點之一！」

她坐在工作檯後的椅子上，想起了（偏偏想起這個！）建築設計和社區規畫。怎麼說呢，這是統御大聖母的權利！

女修會很少會任社區自然擴展。甚至，在她們接手了現有的建築之

後（如同她們接手了伽穆上的歷史悠久的哈肯能主堡時一樣），她們依然會制訂重建計畫。她們需要氣動管道來轉送小包裹和訊息，也需要光纜和硬射線投影機來傳輸加密資訊。她們把自己當作保護通訊內容的大師。侍祭和聖母信使（她們發誓寧願自殺也不會背叛上級）則用來傳遞更重要的訊息。

她想像著窗戶外、甚至是這顆行星之外的情景──她的網路組織嚴密、人員整齊，每個貝尼．潔瑟睿德都是其他人的延伸。女修會的存續核心是堅不可摧的忠誠。可能會有人產生動搖，有時還會鬧出挺大的風波（如同暴君的祖母潔西嘉女士），但動搖從未深入內心。多數的不滿都是暫時的。

這些都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行為模式。一個弱點。

歐德雷迪承認自己認同貝隆達的恐懼。但是，我才不會讓這些東西剝奪了生命的樂趣呢！這就等同於向瘋狂的尊母繳械。

「獵手想要的是我們的力量，」歐德雷迪看著天花板上的攝影機說道，就像古時的野人會吃掉敵人的心臟。好吧……我們會給她們吃的！她們發現無法消化時已經太晚了！

除了為侍祭和學員量身訂做的初期課程，女修會不常用上警世箴言，但是，歐德雷迪有她自己的格言：「總有人要去耕地。」她笑了笑，彎腰開始處理手頭的工作，感覺輕鬆多了。這個房間，這個女修會，這些是她的花園，有需要鋤去的野草，有需要播下的種子。還有施肥。千萬不能忘了施肥。

2

當我帶領人類走上黃金之路，我保證會給他們一個深入骨髓的教訓。我知道人類最大的特點就是言行不一。他們說自己追求和平，也就是安穩寧靜的生活；然而，他們嘴上這麼說，卻播下了動盪和暴力的種子。

—神帝雷托二世



原來她稱我為蜘蛛女王！

大尊母半躺在一張高臺上的大椅子裡，乾癟的胸部隨著暗笑晃動。一旦我把她逮進網裡，她知道會發生些什麼！把她吸乾抹淨，這就是我想幹的。

大尊母身材瘦小，長著一張平凡的臉，肌肉會因為緊張而微微抽動。她往下俯看，天窗透下的光線照亮了會客廳地板上鋪著的黃色地磚。一個貝尼．潔瑟睿德聖母趴倒在地，身上綁著魃迦藤。如果希望俘虜乖乖就範，魃迦藤是最好的選擇，而眼前的女子也確實不打算掙扎。畢竟這藤能切斷她的手臂！

大尊母所處的這間客廳與她的地位十分相稱，不光是因為面積足足有三百平方公尺之廣，更因為它是從別人手裡搶來的，宇航的領航員曾用於在交叉點召開集會，每位領航員都待在巨大的氣體槽裡。現在，黃色地板上的俘虜看上去就像是大地上的一粒塵埃。

這個鼠輩，在告訴我她所謂的統御大聖母是如何稱呼我時，似乎很享受嘛！

不過，大尊母心裡想著，這仍然是個美妙的早晨。美中不足的是，在這些女巫身上無法施展酷刑或精神刑訊。你要怎麼折磨一個有能力在過程中隨時自殺的人呢？真有人就這麼死了！她們還有壓抑痛感的方法。真狡猾，這些未開化的人。

她還吞下了大量的謝爾！一旦身體裡充滿這種該死的藥物，死後很快就會開始敗壞，不會給刑訊留下足夠的時間。

大尊母朝手下示意。那人用腳頂了頂趴著的聖母，又在她的示意下放鬆魃迦藤，好讓俘虜能做些輕微的動作。

「妳叫什麼，孩子？」大尊母問道。她的聲音因年齡和強裝的溫柔而有些刺耳。

「我叫薩班達。」聲音年輕又清脆，尚未受到刑訊之苦的影響。

「妳想看我們抓個弱男人並征服他嗎？」大尊母問道。

薩班達知道該如何應對。她們受過警告。「我會先死去。」她平靜地說道，抬頭盯著那張蒼老的臉孔。大尊母的臉色如同在太陽下曬得太久的乾枯根莖，一雙老眼裡有奇怪的橙色斑塊──代表她在發怒，督察曾告訴過她。

老婦身披一襲鬆垮的紅金色長袍，前襟繡著數條黑龍，長袍下是紅色的緊身衣，在在凸顯了那具瘦弱的身軀。

大尊母表面上不動聲色，心中卻暗暗詛咒這些女巫：都該去死！「在我們抓到妳之前，妳在那顆骯髒的行星上是做什麼的？」

「教導年輕學員的老師。」

「恐怕我們連一個年輕人都沒留下。」嗯？她為什麼在笑？為了觸怒我！就是這樣！

「妳教導學生去膜拜女巫什阿娜嗎？」大尊母問道。

「我為什麼要教導她們去膜拜一位女修呢？什阿娜不會樂見這種事。」

「不會……說得好像她又活過來了，而且妳還認識她一樣。」

「我們只認識活著的人嗎？」

年輕女巫的聲音既清脆又無畏。她們擁有驚人的自控力，不過，這也挽救不了她們的命運。奇怪，什阿娜的邪教竟這麼具有生命力。必須剷除，像消滅那群女巫那樣把它一起消滅。

大尊母舉起了右手的小指。早已守候一旁的手下立刻給俘虜打了一針。或許這種新藥物能撬開女巫的嘴，或許還是不行。都無所謂。

薩班達在針頭刺進脖子時皺了下眉。沒過幾秒鐘便死去了。僕人抬走了她的屍體，準備用來餵給關押著的混合人。混合人並沒有什麼用

處，在囚禁期間牠們不會繁殖，連最簡單的命令也不會服從。只是心存怨恨地等待著。

「馴獸師在哪裡？」牠們會問。或是從牠們人形的嘴裡冒出一些無意義的詞語。不過，混合人還是能帶來些娛樂。囚禁也揭示了牠們其實很脆弱，跟這些原始的女巫一樣。我們會找到女巫的藏身地點。早晚會找到。

3

能以新觀點闡釋平凡陳腐事物的人足以讓人驚怕。我們不想改變想法，若有人要求改變，會讓我們感覺遭受威脅。我們聲稱：「重要的事，我都已經了解了！」然而，顛覆者到來，硬將我們的舊想法扔到一邊。

——禪蘇非大師



邁爾斯．特格喜歡在圍繞著中樞的果園裡玩耍。他還在蹣跚學步時，歐德雷迪第一次帶他來到此地。他最早的一個記憶，是在剛滿兩歲，當時他就知道自己是個甦亡人了，儘管還不清楚這個詞的全部含意。

「你是個特別的孩子，」歐德雷迪說道，「我們拿一個年邁男人的細胞造出了你。」

儘管他是個早熟的孩子，而且她的話有點令人心神不寧的音色，但他當時對奔跑在夏日樹下的高草叢中比較感興趣。

在那首次果園之行以後，他又多次造訪果園，對歐德雷迪及其他教導他的人的印象也不斷累積。他很早就意識到，歐德雷迪和他一樣喜歡散步。

在他四歲時的一個午後，他告訴她：「我最喜歡春天。」

「我也是。」

在七歲時，他已經表現出了卓越的心智能力，足以與全像式記憶比肩。那種卓越的精神力量，正是女修會對他的前世賦予重任的原因。他開始將果園視為一個能讓他探究內心深處的場所。

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擁有一些想不起來的記憶。他深感不安，轉身看著午後陽光下歐德雷迪的身影輪廓，說道：「有些東西我想不起來！」

「總有一天你會想起來的。」她說道。

明亮的陽光讓他無法逆光看清她的臉。她的聲音來自一個模糊的地方，彷彿是她發出的，又彷彿是來自自己的體內。

那年，他開始學習邁爾斯．特格霸夏的生平。那個人的細胞給了他生命。歐德雷迪舉起手指，跟他解釋了部分情況：「我從他脖子的皮膚上取下一小片細胞，它們已足夠賦予你生命。」

那年的果園生長得更加茂盛，果實也更大更沉，蜜蜂似乎都發了狂。

「因為南方的沙漠在變大。」歐德雷迪說道。在清晨的露水中，她牽著他的手，走在茂密的蘋果樹下。

特格的目光穿過樹叢，注視著南方，卻很快又對點綴在葉子間的陽光著了迷。他學習過沙漠的知識，覺得自己能感覺沙漠對此地的壓力。

「樹木能感覺到它們的末日在接近，」歐德雷迪說道，「在受到威脅時，生命的繁殖力會更加旺盛。」

「空氣很乾燥，」他說道，「肯定是因為沙漠。」

「看到了嗎？有些葉子變黃了，邊也捲了起來。今年，我們需要加強灌溉。」

她很少會以上對下的態度跟他對話，他喜歡這樣，就像只是一個人在對另一個人說話一樣。他看到了黃葉上的捲邊，是沙漠造成的。

在果園深處，他們花了點時間安靜聆聽小鳥與昆蟲的叫聲。在附近草地上苜蓿叢中工作的蜜蜂前來探查，不過他和其他能在聖殿自由行走的人一樣，帶有費洛蒙標記。牠們嗡嗡飛過他身邊，感覺到了身分標誌，隨後又飛走了，繼續在鮮花叢中辛勤勞作。

蘋果。歐德雷迪指向了西面。桃子。他的注意力跟隨著她指引的方向。是的，在他們東面草地的盡頭還有櫻桃。他看到了枝幹間垂掛著樹脂。

她說，大約一千五百年以前，第一艘無現星艦帶來了種子和嫩芽，人們滿懷著愛意播種於此。

特格想像一雙手挖著土，溫柔地拍打嫩芽的周圍，盡心地灌溉，立起圍欄，將牲畜圈養在聖殿星球最初的農園和建築物四周的草場中。

現在，他已開始學習女修會從拉科斯運來的那條巨型沙蟲的歷史。

牠死後產生了稱為沙鱒的生物，沙鱒就是沙漠出現與擴張的推手。這段歷史的某些場面與他的前世有關聯──一個她們稱為「霸夏」的男人。他是個偉大的戰士，在一群叫作尊母的可怕女人摧毀拉科斯時犧牲了。

特格發現學習這些知識既有趣又令他苦惱。他感覺到自己體內有空缺，缺了那些本該存在的記憶。有時，空缺會在夢中呼喚他；有時，當他進入冥想，眼前會出現一張張臉，他幾乎能聽到他們在說話；還有時，他知道一些東西的名字，儘管還沒人教過他──尤其是武器的名字。

他意識到一些極為重大的事情將要發生，整個行星將變成沙漠，起因就是尊母想消滅養育了他的貝尼．潔瑟睿德。

掌控他生活的那些聖母讓他感到敬畏，她們身著黑袍，性格嚴厲，眼睛是徹底的藍色，沒有一點眼白，她們說是因為香料。

在他看來，只有歐德雷迪向他展現了真實情感，而且她還是個大人物。每個人都稱她為統御大聖母，她也要求他用同樣的稱謂稱呼她，不過，他們倆單獨待在果園裡時可以除外，在那裡，他可以叫她母親。

他九歲那年，臨近收穫季節的一個早晨，漫步於中樞北面蘋果園裡的第三個緩坡上時，他們走到了一個淺淺的窪地，裡面沒有種樹，卻長滿了各式植物。綠草和小花間有條小徑，歐德雷迪一隻手摟在他肩上，穩住他的身體，看著蜿蜒小徑上的黑色墊腳石。她的情緒有點微妙，他能從她的語氣裡聽出來。

「『擁有』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她說道，「我們擁有這顆星球嗎？還是它擁有我們？」

「我喜歡這裡的味道。」他說。

她放開他，和藹地鼓吹他走到她前方：「我們在這裡種的東西就是給鼻子享用的，邁爾斯。芳香草藥。仔細觀察一下，等回圖書館後再到書裡查找它們。哦，你可以踩上去！」他剛想避開腳下的一棵植物。

他把右腳使勁踏在了綠色的捲鬚上，聞到了刺鼻的氣味。

「它們天生禁得起踩踏，還會釋放出氣味，」歐德雷迪說道，「督察應該教過你怎麼應對思鄉病了。她們有沒有跟你說過，思鄉病通常是由氣味引起的？」

「是的，聖母。」他轉頭看著他踩過的地方，說：「這是迷迭香。」

「你怎麼知道？」她口吻緊繃。

他聳了聳肩：「我就是知道。」

「這可能是個初始記憶。」她聽上去很欣慰。

他們繼續行走在芳香窪地中，歐德雷迪的語氣再次變得深沉：「每顆星球都有自己的特點，我們能從中描繪古早以前的地球的某種特徵。有時，我們只能創造出一幅粗糙的素描。但是，在這裡，我們成功了。」

她俯身從一株螢光綠色的植物上掐下一截嫩枝，用手指揉碎，舉到他鼻子底下：「鼠尾草。」

她說對了，但他說不出他是怎麼知道的。

「我在食物裡聞過這個味道。它和美藍極一樣嗎？」

「鼠尾草能給食物調味，但無法改變意識。」她挺直了身體低頭看著他，「記住這個地方，邁爾斯。我們先祖的世界已經消失了，但是，這地方重現了我們部分的根源。」

他感覺她在教他一些重要的知識。他問歐德雷迪：「妳怎麼會覺得，也可能是這個星球擁有我們？」

「我的女修會相信我們是大地的管家。你知道什麼是管家嗎？」

「就像羅提洛，我朋友尤該的父親。尤該說，他的大姊將來也會成為他們家農園的管家。」

「對。在有些星球上，我們居住的時間比任何已知的人類都要久，但我們只是管家。」

「如果妳們不擁有聖殿，那它是誰的呢？」

「可能不屬於任何人。我的問題是：女修會和這顆星球，我們將互相留下什麼印記？」

他抬頭看了看她的臉，又低頭看著自己的手。聖殿正在給他留下印記嗎？

「多數印記深埋在我們體內，」她牽起他的手，「走吧。」他們離開了芳香窪地，爬上了羅提洛的管轄地，歐德雷迪邊走邊說話。

「女修會很少會建造花園，」她說道，「園子的產物，功能必須不限於供眼睛和鼻子享用。」

「拿來吃？」

「是的，必須優先用來維持我們的生命。園子生產食物。剛才那個窪地的收穫可用於我們的廚房。」

他感覺她的話流入了他體內，在體內的空缺處徘徊。他感知到了好幾個世紀前定下的計畫：樹幹用來替換建築物的柱子，樹林當作集水區，植物能防止湖泊與河流的堤岸崩塌，防止表層水土的流失，以及維持海岸的形狀，水下的植物甚至能給魚類創造繁殖的場所。貝尼．潔瑟睿德還想到了用樹林製造蔭涼和休憩所，或是在草地上投下有趣的影子。

「樹林及其他植物與我們是共生關係。」她說道。

「共生？」這是個新詞。

她用了他已有的經歷來解釋，他曾和別人一起去採蘑菇：

「真菌只有在友好的植物底下才能生長。每種真菌都與某種特別的植物有共生關係。每個生長的生命都會從其他生命那裡獲取有用的東西。」

她說了一大段，他覺得有些無聊，便踢了下腳邊的一團草，卻看到她正用冷冷的目光注視著他。他做了什麼冒犯她的事了。為什麼有的植物可以踩，有的卻不行呢？

「邁爾斯！草能防止風把表層土吹到不該去的地方，比如河底。」

他熟悉這個語氣。譴責。他低頭看著被他輕忽對待的草叢。

「這些草餵飽了我們的牲畜，有些還能提供撒在麵包或其他食物上的種子，還有些蘆竹能防風。」

他懂！為了轉移她的注意力，他說道：「防風？」還故意將音發得奇怪。

她沒有笑。他意識到自己還以為能騙到她，實在是太天真。於是，他乖順地傾聽她的講課。

她告訴他，當沙漠蔓延到此處，由於葡萄的主根能扎入地下好幾百公尺，可能是最後一種死去的植物。果樹則會率先凋亡。

「它們為什麼要死？」

「為了給更重要的生命讓出空間。」

「沙蟲和美藍極。」

特格看出歐德雷迪的欣慰，是因為自己知道沙蟲與貝尼．潔瑟睿德

生存所需的香料之間的關係。他不太確定這關係是怎麼運作的，但他想像了一個循環：從沙蟲到沙鱒再到美藍極，然後再重新開始。貝尼．潔瑟睿德從循環中獲取所需的東西。

然而，他還是覺得這些教導無聊，便問道：「如果這些東西都會死，為什麼我還要去圖書館學習它們的名字？」

「因為你是人類，人類會本能地想去分類，給所有的東西貼上標籤。」

「為什麼我們要給東西命名？」

「因為我們聲稱對自己命名的東西擁有所有權。但擁有是危險的，會將我們引入歧途。」

她又回到了「擁有」這個話題上。

「我的街道，我的湖泊，我的行星，」她說道，「什麼都是我的、我的。然而，你給一個地方或一件東西貼上的標籤，可能都不如你本人活得長久，除非有哪個征服者願意展現他的大度……或是為了讓人想起這個名字就覺得恐怖。」

「沙丘星。」他說道。

「你的反應很快！」

「尊母焚毀了沙丘星。」

「要是她們找到了我們，也會對我們這麼做。」

「只要我是妳們的霸夏，她們就休想得逞！」這句話脫口而出，並沒有經過他的思考，但一旦說出口之後，他覺得還是有道理在其中的。圖書館裡的紀錄說，霸夏只要一出現在戰場上，就會讓敵人顫抖。

歐德雷迪彷彿知道他在想什麼，她說道：「特格霸夏避免不必要的戰爭，這方面的成就和他的戰績一樣聞名。」

「但是，他確實和妳的敵人打過仗啊。」

「千萬不要忘了沙丘星，邁爾斯。他死在那裡。」

「我知道。」

「督察開始讓你學習卡樂丹的知識了嗎？」

「是的。在我的歷史課裡，它叫丹星。」

「標籤，邁爾斯。名字是有趣的提示，但多數人不會注意到潛藏其後的關聯。很無聊的歷史是嗎？名字是個方便的指標，但只有在自己人

面前才派得上用場嗎？」

「妳是我的自己人嗎？」這個問題在他腦海裡琢磨了很久，直到這一刻他才找到合適的詞語來表達。

「我們都是亞崔迪家的人，你和我。在你回到學習卡樂丹的課程時，別忘了。」

他們往回穿過了果園，走上草地中一個隆起的小土丘，從這裡能透過樹枝看到中樞的一側。特格看著這棟掌控了女修會的建物和周邊環繞的農園，心中產生新的感悟。在他們沿著圍欄旁的小路走向第一街的拱門時，他將感悟埋在了心底。

「一顆有生命的珠寶。」歐德雷迪給中樞的稱呼。

當他們穿過拱門，他抬頭看著蝕刻在拱門上的街名。優雅的凱拉赫文字，配上流暢的線條，典型的貝尼．潔瑟睿德裝飾。所有的街道和建築都標上了同樣的字體。

看著他身旁的中樞、前方廣場上靈動的噴泉，還有四處精美的細節，他感覺到了一種深刻的人類體驗。貝尼．潔瑟睿德讓這地方展現了某種支持力，他還無法理解其力量的源泉。那些平時課程及果園散步中學到的簡單抑或複雜的知識，他又有了新的理解。這是種潛在的晶算師反應，但他還不懂，只是感覺自己可靠的記憶力把一些關係挪移了幾下，重新排列。他突然停了下來，看著他們的來時路──在覆蓋著頂棚的街道上，透過拱門能看到遠處的果園。萬物彼此間都有聯繫。中樞的廢水能產出甲烷和化肥（他和督察一起參觀過工廠）。甲烷為各種泵及冷藏系統提供動力。

「你在看什麼，邁爾斯？」

他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是，他記起了一個秋日的下午，歐德雷迪帶著他乘坐一架撲翼機飛到了中樞的上空，跟他講解了所有的聯繫，給了他一個「概論」。當時他聽進耳裡的只是一些詞，但現在那些詞有了意義。

「這是我們所能創造出最接近封閉的生態系統，」歐德雷迪在撲翼機內說道，「氣象管理部門的軌道監視器監視著它，安排氣流的去向。」

「你為什麼站著不動，一直盯著果園，邁爾斯？」她的語氣裡充滿

了命令含意，他無法不服從。

「在撲翼機內，妳說它既美麗又危險。」

他們只一起乘坐過一次撲翼機，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生態圈。」

他轉身抬頭看著她，等待著後話。

「封閉，」她說道，「壘起高牆，阻隔變化，這做法多誘人啊。在自我滿足的舒適中腐爛。」

她的話讓他覺得很不舒服。他感覺以前曾聽過……在另一個地方，一個不同的女人同樣抓著他的手。

「任何形式的封閉都是滋生仇外的沃土，」她說道，「它只會帶來苦澀的收穫。」

不是每個詞都一樣，但說的是同一個教訓。

他跟在歐德雷迪身旁慢慢走著，手在她掌心裡微微冒汗。

「你怎麼這麼安靜，邁爾斯？」

「妳們是農夫，」他說道，「這才是妳們貝尼．潔瑟睿德真正所做的事。」

她立刻明白發生了什麼，這是晶算師訓練在他身上的體現，他本人還不知道。最好先別提，時機還沒到。「我們關心所有能生長的東西，邁爾斯。你能看出來，說明你有很強的觀察力。」

他們道別後，她要回到她的高樓，他要回到學校內他的住所，歐德雷迪說道：「我會告訴你的督察，讓她們把教學重點放在如何更巧妙地使用力量上。」

他誤解了：「我已經開始練習使用雷射槍了。她們說我很棒。」

「我也聽說了。但是，有些武器是無法靠手操控的，只能靠你的心靈。」

4

規則造就了堡壘，小人則躲在堡壘後分封領地。天下太平時，此舉孕育風險；危機降臨時，則化為災難。

—貝尼．潔瑟睿德終章



大尊母的寢宮內黑得如地獄一般。樞機勞格諾身為這位至高無上者的高級助理，在接到命令後從未開燈的走廊裡走了進來。在看到黑暗之後，她打了個冷顫。這些沒有亮光的對談讓她恐懼，她知道大尊母樂於見到她戰慄，但這不可能是維持黑暗的唯一原因。大尊母是在害怕遭受攻擊嗎？曾經有幾位至高無上者死在了床上。不……不會這麼簡單，這可能只是部分的原因。

黑暗中傳來哼哼聲和呻吟聲。

有些尊母私底下打趣說，大尊母敢和混合人上床，勞格諾覺得很有可能。這位大尊母敢幹很多事情，她不是在大離散的災難中收集了很多特別的武器嗎？不過，混合人？尊母們知道混合人無法被性束縛。至少人類無法用性束縛牠們。不過，多面人之敵或許可以做到。誰知道呢？

寢宮內有股毛皮的味道。勞格諾關上了身後的門。無論大尊母在屏障般的黑暗中幹些什麼，她都不喜歡被打擾。但是，她允許我稱她為達瑪。

又一聲呻吟，隨後一句：「坐在地上，勞格諾。是的，就坐在門邊。」

她真的能看到我嗎，還是靠猜的？

勞格諾沒有勇氣去證實。毒藥。總有一天我要用藥物弄死她。她很謹慎，但也會分心。雖然可能為姊妹們所不齒，但若是為了換代，即使是用毒藥也沒問題……只要繼任者能用其他手段來維持她的地位就好。

「勞格諾，妳今天和那幾個伊克斯人談過了。關於那件武器，他們

說了什麼嗎？」

「他們不清楚它的功能，達瑪。我沒告訴他們它是什麼。」

「當然不能。」

「您想再次提議讓武器與彈藥結合嗎？」

「妳在嘲諷我嗎，勞格諾？」

「絕對不是！達瑪。」

「希望如此。」

陷入一片寂靜。勞格諾知道她們兩人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大災難發生後，只殘留了三百件同型的武器，每件只能用一次，而且還有個前提，需要顧問團同意裝彈（她們掌握了彈藥）。因此，儘管大尊母本人控制著武器，但她只掌握了那巨大殺傷力的一半。沒有彈藥的武器，只是拿在手裡的一根黑管子罷了。裝了彈藥之後，它才會在飛行弧線所及之處切割出一道不見血的死亡之線。

「多面人。」大尊母喃喃自語道。

勞格諾朝著黑暗中話音傳來的地方點了點頭。

或許她能看到我。我不知道她還收藏了什麼，或是伊克斯人提供給她了什麼。

那些多面人，願他們生生世世都受詛咒。是他們製造了災難，他們和他們的混合人！除了少數的幾把，幾乎所有這種武器都被沒收了。那力量太驚人了。在回到那場戰鬥之前，我們必須加強武裝。達瑪是對的。

「那顆行星—巴塞爾，」大尊母說道，「妳確定沒人防衛它？」

「我們沒有偵測到守軍。走私販說它不設防。」

「這星球上可是有數量驚人的蘇石！」

「在舊帝國內，人們通常不敢招惹女巫。」

「我不相信那顆行星上只有幾個她們的人！應該是某種陷阱！」

「這種可能性總是存在的，達瑪。」

「我不信任走私販，勞格諾。再去綁幾個來，拷問他們巴塞爾的事。女巫的實力可能不行，但她們不是笨蛋。」

「是，達瑪。」

「告訴伊克斯人，如果他們無法複製那種武器，我們會很不高

興。」

「但是，沒有彈藥的話，達瑪……」

「等到必要的時候，我們再來處理這個問題。現在，退下吧。」

離開時，勞格諾聽到了一聲喘息，「啊……」。跟寢宮相比，走廊即便黑暗，也讓人覺得舒適。她快步向光亮處走去。

5

我們往往會染上敵人最糟糕的特質。

——貝尼．潔瑟睿德終章



又是水的影像！

我們正在把這顆該死的行星變成沙漠，我卻見到了水的影像！

歐德雷迪坐在工作室裡，在早晨一如往常的嘈雜聲包圍中，感覺到了海之子浮在水面上，隨著波浪起伏。波浪是血的顏色。她屬於海之子的自我期待著流血的時刻。

她知道這些影像的源頭：很早以前，聖母尚未支配她的人生，她在伽穆海邊那棟漂亮的房子度過童年。儘管眼前有那麼多煩惱，她還是沒能忍住微笑。爸爸準備的牡蠣，她仍然喜歡這道菜。

在海中漂浮是她對童年最深的記憶。漂浮能讓她感覺到自我。海浪的起伏，望不到邊的地平線，在這個水世界蜿蜒的界限外還有奇怪的新世界。海浪、地平線、新世界，到處都有危險，她漂浮在危險的邊緣，並沒有沉淪。所有的一切都表明了她就是海之子。

在那裡，爸爸顯得更平靜。西比亞媽媽也更快樂，臉迎著風，黑髮飄揚。當時的日子有種平衡感，那是一種古老的語言，甚至比歐德雷迪所擁有最古老的他者記憶還要古老，說著讓人寬慰的話語。「我屬於這個地方，我的自然環境。我是海之子。」

她健康的心智來自那些時光。在陌生的海洋裡保持平衡的能力，讓妳即使面臨突發的巨浪也能保持最深刻的自我。

早在聖母來接走她們「隱藏的亞崔迪血脈」之前，西比亞媽媽就給了歐德雷迪這個能力。西比亞媽媽，雖然只是個養母，卻教會了歐德雷迪要愛自己。

在貝尼．潔瑟睿德社會裡，任何形式的愛都會受到質疑。因此，這

成了歐德雷迪最深沉的祕密。

從根本上說，我對自己很滿意。我不在乎獨自待著。但在經歷了香料之痛，灌入了他者記憶之後，聖母都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自一人了。

西比亞媽媽，是的，還有爸爸，作為貝尼．潔瑟睿德委派的監護人，在她那些躲藏的年月裡，賦予她強大的力量。於是聖母們便被降格，成為只負責加強那種力量的角色。

督察曾嘗試抹除歐德雷迪體內「對親密情感的渴望」，但最後還是失敗了，或者說不是很確定她們是否成功了，總是心存懷疑。後來，她們派她去了阿爾－達納布，一個有意仿造了薩魯撒．塞康達斯最糟之處的地方，一顆能不斷對人進行考驗的行星。從某些方面來說，那裡比沙丘星更糟糕，有著高聳的懸崖、乾枯的峽谷、炙熱的風和冰冷的風，以及要不太少、要不就太多的水分。女修會把它看作是試煉之地，考驗那些注定要前往沙丘星的人。但是，這一切都沒能觸及歐德雷迪體內的祕密核心。海之子依然完好如初。

現在，海之子對我發出了警告。

是預知力發出的警告嗎？

她一直具備預見的天賦，小小的悸動代表女修會即將面臨危險。亞崔迪基因提醒她有威脅存在。是針對聖殿嗎？不……她無法觸及的悸動告訴她，是別的對象。和聖殿同樣重要的對象。

蘭帕達斯？她的天賦沒有明示。

育種女修曾嘗試從亞崔迪的血脈中清除危險的預知力，但效果有限。「我們無法承受再出現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她們知道統御大聖母體內也擁有這種奇異特質，不過已逝的前任統御大聖母塔拉札仍建議「謹慎地利用她的天賦」。塔拉札認為歐德雷迪只會用預知力來警告貝尼．潔瑟睿德即將面臨的威脅。

歐德雷迪贊同。在某些不由自主的時刻，她瞥見過威脅，僅是瞥見。現在，她卻開始做夢。

那是個反覆出現的逼真夢境，夢中所有的感覺都和她頭腦揮之不去的陰影一致。她走在一根橫跨峽谷的繩索上，有人（她不敢回頭看是誰）從她身後趕來，手裡拿著斧頭，要砍斷繩索。她感覺光著的腳底踩

在粗糙的纖維上，凜冽的寒風在呼嘯，風中有燒焦的味道。她知道拿斧頭的人已經很接近了！

每踏出一步都面臨危險，每踏出一步都消耗了她全部的能量。一步！再一步！繩索在搖晃，她朝兩側伸展雙臂，竭力保持平衡。

如果我墜落了，女修會也會一起墜落！

貝尼．潔瑟睿德將終結於繩索下的深谷中。和任何有生命的東西一樣，女修會總有一天也會消亡，連聖母都無法拒絕承認這一點。

但不是這裡，不該墜落於斷繩之下。我們不能讓繩索被砍斷！我必須在揮斧者到來之前越過山谷。「必須！必須！」

夢總是結束於此處。在臥房內醒來時，她自己的聲音猶在耳邊迴響。顫慄，但沒有出汗，即使在夢魘中掙扎，貝尼．潔瑟睿德的控制力也不允許她有過度激烈的反應。

身體不需要出汗？還是身體無法出汗？

歐德雷迪坐在工作室裡回味著夢境，明白脆弱繩索的意象代表了深刻的現實：我正帶領女修會行走在鋼絲上。海之子察覺厄運逼近，以血水的景象預警。這不是簡單的警告，而是噩兆。她想起身高呼：「小雞們，快躲進草叢裡！快跑！快跑！」

這會嚇壞那些監察員的！

統御大聖母的職責要求她必須隱藏自己的恐懼，要表現出除了眼前那份掌握全局的工作，其他事都無關緊要的樣子。必須避免恐慌！倒不是說她當下立即的決定在這個時局裡就不算重要，但關鍵是她需要表現出平靜的態度。

有些小雞已經跑了，跑到未知世界，在他者記憶中分享生命。剩下的在聖殿裡的小雞知道什麼時候該跑。當我們被發現的時候。屆時，她們的行為將由當下的需求來決定。重要的是她們接受過的超凡訓練，那才是她們最可靠的準備。

貝尼．潔瑟睿德成員的每個新細胞，不管最終它會去向何方，都跟聖殿一樣做好了最終的準備：徹底的毀滅，而不是投降。呼嘯之火將吞沒珍貴的肉體和文件，征服者只會得到一片毫無意義的廢墟，殘垣裡點綴著零星的灰燼。

有些聖殿的女修可能會逃走。但是，在受到攻擊時逃離，這實在太

沒出息了！

為了預做準備，位居要職的女修會成員都分享了他者記憶。但統御大聖母還沒這麼做。為了鼓舞士氣！

逃到哪裡、誰能成功出逃、誰會被抓？這些是關鍵的問題。什阿娜正在新沙漠的邊緣等待或許永遠都不會出現的沙蟲，要是尊母抓住了她呢？什阿娜加上沙蟲，是一股強大的宗教力量，尊母可能知道該如何利用。要是尊母抓住了艾德侯的甦亡人或是特格的甦亡人呢？無論是哪種情況出現，我們再也沒有藏身之所了。

要是？要是？

她內心的焦慮在呼喊：「應該在抓到艾德侯的時候就殺了他！我們不應該製造特格的甦亡人。」

只有她的顧問團成員、高級助理和幾位監察員跟她有相同的疑慮。她們擱置這個疑慮未提，但心中總持保留態度。她們無法對這兩個甦亡人百分百放心，甚至在破壞了那艘無現星艦，讓它對呼嘯的火焰毫無招架之力之後都未能改變心意。

特格在英勇犧牲前的最後時刻，看到了理當無法被看見的東西嗎（包括無現星艦）？他怎麼知道要去沙丘星的那座沙漠跟我們會合？

如果特格能做到，那麼鄧肯．艾德侯憑藉可怕的天分，再加上他累積了無數代的亞崔迪（以及未知的）基因，可能也會獲得這個能力。

我自己動手吧！

突然間，她有所感悟。她第一次意識到，塔瑪拉尼和貝隆達在看著她們的統御大聖母時，心中的恐懼和歐德雷迪看著兩個甦亡人時是一樣的。

光是知道人類有辦法察覺到無現星艦和其他類似的屏蔽手段，就會造成她們的宇宙失衡。這個情形肯定會讓尊母加速行動。宇宙裡遊蕩著無數的艾德侯後代。他總是在抱怨自己不是「女修會該死的種馬」，但還是執行了多次她們的任務。

我始終感覺他會參與育種是為了他自己。可能他就是這麼想的。

顧問團懷疑，特格展現出的這種天賦，可能存在於任何一個亞崔迪家族的直系後代中。

那麼多的年月都去哪裡了？時間都去哪裡了？又到了收穫的季節，

但女修會仍處於不安定的狀態。歐德雷迪注意到早晨已過半了，中樞那熟悉的聲音和氣味包裹著她。外面的走廊上有人在走動，公共食堂內煮著雞肉和包心菜，一切都正常。

什麼是正常？工作時間中卻沉浸在水的意象裡，正常嗎？海之子忘不了伽穆，包括那裡的氣味，如微風吹拂而搖曳的海草，臭氧讓每一口呼吸都飽含氧氣，還有她身邊的人，他們說話和走路的樣子是那麼自由自在。海上的對話以一種她未能察覺的方式深植於她內心。甚至連日常的閒聊都有深意，就像是海洋深處的洋流在朗誦。

歐德雷迪感覺自己必須記起身體徜徉在兒時的海洋裡的體驗，她需要再次掌握那片海擁有的力量，她需要吸納她在純真年代就已學會用來強化自己的力量。

俯臥在鹹水裡，盡可能長時間地屏住呼吸，漂浮在海浪沖刷的時光裡，所有的煩惱都被洗淨了。這才是壓力管理的精髓，她全身都放鬆了。

我漂浮，故我在。

海之子預警，海之子撫慰。她亟須撫慰，儘管從未承認過。

昨晚，歐德雷迪在工作室的窗玻璃上看見自己的倒影，凹陷的臉頰和下垂的嘴角讓她震驚。年紀和責任，再加上疲倦，使得她豐滿的嘴唇變薄，臉上曾經柔和的線條也拉長了。只有全藍的眼睛依然如炬，挺拔的身材依舊有力。

衝動之下，歐德雷迪拍打一個按鈕，眼睛盯著桌子上升起的投影：那是停泊在聖殿地面航太站上的無現星艦，神祕的機器堆砌而成的龐然大物，時間流動彷彿與它無關。在半休眠的年月裡，它把著陸平臺壓出一大片下陷，看上去就像卡住了似的。處於怠速的引擎，剛好只夠它對擁有預知力的搜索者隱藏起自己龐大的身軀，特別是那些宇航公會的領航員，他們可是會迫不及待地出賣貝尼．潔瑟睿德。

為什麼她要調出這個畫面呢？

是因為三個幽禁其中的人，包括司凱特利，最後一位在世的忒萊素尊主；默貝拉和鄧肯．艾德侯，因性關係而被綁在一起的一對，他們無法掙脫彼此的羈絆，就如同無現星艦將他們困住了一樣。

不簡單，統統都不簡單。

大多數貝尼．潔瑟睿德的重大決定背後都有異常複雜的原因。無現星艦和它艙內的凡人只能籠統地說是一項嘗試。耗費不菲，能源的耗費驚人，即使處於怠速模式也一樣。

針對各種耗費都斤斤計較地測量，足以說明能源危機已降臨。那是貝隆達的擔憂之一。甚至在她最客觀的時候，你都能從她的語氣中聽出來：「已經到底了，沒地方再砍了！」近年來每一位貝尼．潔瑟睿德都知道會計們警惕的眼睛在盯著她們，計算著她們消耗的能量。

貝隆達闖進工作室，左臂下夾著一個利讀聯晶紙卷軸。她走路的樣子彷彿和地板有仇，重重的步伐像是在說：「看啊，吃我一腳！再吃一腳！」地板僅僅因為在她腳下就成了一種罪過。

歐德雷迪注意到貝隆達眼中的神色，心突然抽緊了。貝隆達將利讀聯晶紙甩在桌子上，發出啪的一聲。

「蘭帕達斯！」貝隆達說道，語氣中含著悲憤。

歐德雷迪無須打開卷軸。海之子的血水已成為現實。

「有倖存者嗎？」她語氣緊繃。

「沒有。」貝隆達坐倒在歐德雷迪桌子旁屬於她的犬椅裡。

塔瑪拉尼也走了進來，坐在貝隆達身後，兩人都流露出受打擊的神情。

沒有倖存者。

歐德雷迪允許自己體內發出了一陣顫慄，從她的胸口一路傳到腳跟。她不在乎其他人看到自己的失態，這間工作室見識過女修們更糟的行為。

「誰報告的？」歐德雷迪問道。

貝隆達說道：「我們在鉅貿聯會的間諜提供的報告，上面有特殊的標記。毫無疑問是拉比提供了消息。」

歐德雷迪不知道該如何回應。她瞥了眼同伴身後那扇寬闊的拱形窗，看到輕柔的雪花在飛舞。是的，這個消息值得冬天展示它的威力。

聖殿的成員們不喜歡突然就進入冬季，然而她們的處境迫使氣象控制中心讓溫度猛降。沒有時間去平緩地入冬，對生長的作物也沒有展現仁慈。每個晚上都會降溫三到四度。整個過程要在一週內結束，將一切都置於冗長的寒冷之下。

寒冷，和來自蘭帕達斯的消息正匹配。

天氣變化其中的一個結果就是起霧。她能看到，隨著陣雪停息，霧在逐漸消散。非常令人疑惑的天氣。氣象控制中心讓氣溫降到接近露點，霧氣收聚成了地面殘存的一塊塊水漬，再化為薄霧，如同薄紗般籠罩著枝頭無葉的果園，像是一團毒氣。

一個倖存者都沒有？

貝隆達搖搖頭，以回應歐德雷迪探詢的眼神。

蘭帕達斯——女修會行星網路中的明珠，上面有她們最珍貴的學院，也成了一團毫無生機的灰燼和熔毀的金屬。還有埃利夫．伯茲馬利霸夏和他親手挑選的衛隊。都死了？

「都死了。」貝隆達說道。

伯茲馬利，老霸夏特格最鍾愛的學生，死了，死得毫無價值。蘭帕達斯——宏偉的圖書館、優秀的教師、一流的學生……都死了。

「連盧西拉也……？」歐德雷迪問道。聖母盧西拉是蘭帕達斯的副統領，曾受命一旦見到危險的跡象就須逃離，把犧牲者的記憶盡可能存留在他者記憶中並帶走。

「間諜說她們都死了。」貝隆達堅持道。

這次襲擊給剩下的貝尼．潔瑟睿德傳遞了冰冷的信號：「妳或許就是下一個！」

什麼樣的人類社會能冷酷到犯下這種暴行？歐德雷迪不知道。她想像著尊母在基地內的早餐會上討論著這個消息：「我們又摧毀了一顆貝尼．潔瑟睿德的行星，她們說死了一百億人。這個月已經有六顆行星了，不是嗎？麻煩遞一下鮮奶油，可以嗎，親愛的？」

歐德雷迪的目光因恐懼而幾乎呆滯。她拿起了報告，迅速瀏覽起來。來自拉比，確認無疑。她放下文件，看著她的顧問們。

貝隆達上了年紀，體態肥胖，臉色紅潤。這位晶算師檔案員還戴上了老花眼鏡，不在乎此舉暴露了她的年齡。她不悅地齜牙咧嘴，不必說什麼就表達了她的想法。她看到了歐德雷迪對報告的反應，她可能會再次主張要用相同方式以牙還牙。對於一個以天生刻薄而聞名的人來說，這個想法再自然不過了。她需要進入晶算師模式才會變得有分析力。

貝隆達的反應也沒什麼錯，歐德雷迪想著。但是，她不會喜歡我的

想法。我必須小心選擇現在該說的話。以免太早暴露我的計畫。

「以暴制暴在某些情況下有其功用，」歐德雷迪說道，「我們必須謹慎從事。」

行了！這樣就能先發制人，讓貝爾不爆發。

塔瑪拉尼在椅子上稍稍挪動了身子。歐德雷迪看著這位年紀更老的女人。塔瑪拉尼戴著耐心的面具，表現鎮靜。雪白的頭髮覆蓋在瘦長的臉頰上，她的外貌顯露出歲月淬鍊的智慧。

然而，透過塔瑪的面具，歐德雷迪看到了極端嚴峻冷冽的態度，表明她厭惡所見所聞的一切。

貝隆達肥滿的身材讓人感覺柔軟，塔瑪拉尼與她相反，骨架突出，顯得剛毅。她依然注重身材，肌肉也達到了協調的最高級。然而，眼睛洩漏了她的心思：她放棄了，已將自己抽離於生命之外。雖然她仍然在觀察，但內心已開始了最後的撤退。塔瑪拉尼廣為人知的智慧已成了某種小聰明，多數時候都憑藉過去的經驗和決定，而不是仰賴對當下的觀察。

我們必須做好撤換她的準備。什阿娜可能是合適的人選。對我們來說，什阿娜有其危險性，但她有很大的潛力。而且，什阿娜是在沙丘星上出生的。

歐德雷迪注視著塔瑪拉尼稀疏的眉毛。它們掛在眼瞼上的樣子就像是用雜亂無章掩飾著什麼。沒錯，要安排什阿娜替代塔瑪拉尼。

塔瑪拉尼知道她們正面臨棘手的局面，她應該會同意這個決定。歐德雷迪知道，在宣布決定的時候，只須讓塔瑪的注意力集中到她們所面臨的巨大困境上就行了。

該死，我會想她的！

6

你必須先理解領袖如何順應歷史洪流，才有可能理解歷史。每一位領袖都需要有外人的配合才能無限期延續他的統治。看看我的一生，我是個領袖，也是個外人。不要以為我只是創造了一個教會國家，那是我作為領袖的工作，而且我只是複製了歷史上的先例。我統治的時代中，那些野蠻的藝術展現出我就是個與群體背離的外人。人們最喜愛的詩，是英雄史詩；最受歡迎的戲劇主題，是英雄主義。舞蹈已廣遭遺棄。這些刺激使人民察覺到我剝奪了他們某樣事物。我剝奪了他們什麼？就是選擇在歷史中成為何種角色的權利。

—雷托二世（暴君），維舍爾．別布翻譯



我要死了！盧西拉想著。

求妳們了，親愛的女修姊妹，不要讓我現在死去，我必須將頭腦裡那些珍貴的重擔傳遞出去！

女修姊妹！

貝尼．潔瑟睿德很少會表現出家庭觀念，但它依然存在。從基因上來說，她們之間都有聯繫。而且有了他者記憶的協助，她們通常知道聯繫在哪裡。因此她們並不需要一些特別的稱呼，像是「有共同曾祖父母的堂表姊妹」或是「姨婆、姑婆」。她們看著彼此的聯繫，就像是織工看著織布，她們知道經緯線是如何紡成織布的。織布，一個比家庭更合適的詞。正是貝尼．潔瑟睿德這塊大織布組成了女修會，古早的家庭概念則提供了經緯線。

現在，盧西拉只想把女修姊妹們當成家人。她的家庭需要她攜帶的東西。

我真是個笨蛋，怎麼會想到來伽穆避難！

但是，她受損的無現星艦已無法前行。尊母的殘忍實在是令人髮指！這背後代表的仇恨也讓她恐懼。

蘭帕達斯周圍的逃生路線上布滿了死亡陷阱。摺疊空間的邊界上散落著小型的球狀無現空間，每座無現空間都配備了力場投影儀和觸發式雷射槍。當雷射觸發，擊中球狀無現空間內的霍茲曼效應產生器時，產生的連鎖反應會釋放出核能。闖進陷阱區，致命的爆炸就會無聲地襲來。昂貴，但是有效！足夠多的爆炸甚至能將宇航公會的巨艦變成虛空中的廢鐵。她艦上的防禦系統辨識出陷阱，但已經太晚了。好在，她猜自己的運氣還算可以。

當她從這幢孤獨的伽穆農舍的二樓窗戶往外看時，卻感覺不到好運。窗戶開著，午後的微風帶來的肯定是油的味道，遠處有火光和渾濁的黑煙。哈肯能家族在這顆星球上留下了油膩的印記，如此之深，難以消除。

她在此處的接應人是個退休的蘇克醫生，但是，她知道他的身分遠不止於此。這個祕密隱藏得很深，貝尼．潔瑟睿德中只有少數幾位姊妹知道。它屬於一個特殊的分類：甚至在自己人之間，也不會談論這些祕密，因為這麼做會傷害我們。我們不會在分享的生命中將這些祕密從一個女修傳遞到另一個女修，因為沒有路徑。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我們才敢去了解它。某一次，因為歐德雷迪模糊不清的評論，盧西拉才誤打誤撞得知祕密。

「妳知道伽穆上有什麼有意思的事嗎？嗯……那裡有一個團體，他們維繫族群的方式是只吃祝聖後的食物。一個由從未被同化過的移民帶來的傳統。他們自我封閉，禁止跟外族通婚之類的事情。當然，他們會引發猜忌，耳語、謠言不絕，但這有助於他們與別人更疏離。這正是他們想要的。」

盧西拉知道有個古老的社會能完全符合這個描述。她有些好奇，她印象中的那個群體應該在第二次跨空間移民之後不久就消亡了。徹底查詢檔案之後她的好奇心更加旺盛，她得知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宗教儀式那些充滿道聽塗說的描繪（尤其是燭臺）、持守特殊聖日的習慣（嚴禁在這些日子裡工作）。而且，他們不只存在於伽穆！

一天早晨，趁著少有的空閒，盧西拉走進工作室來驗證她的「投射

推斷」，一種不如晶算師的結論可靠，但比純猜測要更進一步的東西。

「我感覺妳有新的任務要派給我。」

「我看到妳花了不少時間在檔案部。」

「只是覺得現在這麼做會有意義。」

「看出什麼聯繫了嗎？」

「我有個推斷。」那個伽穆上的祕密團體──他們是猶太人，對嗎？

「妳可能會需要掌握些特別的資訊，因為我們將派妳去一個新的駐地。」歐德雷迪輕描淡寫地說。

沒等人開口邀請，盧西拉就直接坐進了貝隆達的犬椅裡。

歐德雷迪拿起尖筆，在一張拋棄式紙張上寫了些東西，並以攝影機看不到的方式遞給盧西拉。

盧西拉明白她的意思，她彎腰用腦袋遮擋住它。

「妳的推斷是正確的。妳必須以死捍衛這個祕密，這是換取他們合作的代價，不能辜負他們的信任。」盧西拉撕碎了紙條。

歐德雷迪用眼睛和手掌的識別標誌打開了身後牆上的一道暗門，拿出一小片利讀聯晶紙遞給盧西拉。這紙摸起來溫暖，盧西拉卻感覺到了寒意。什麼祕密隱藏得這麼深？歐德雷迪從工作檯底下拉出解讀訊息的頭罩，轉到正確的位置。

盧西拉顫抖著手將晶紙放入接收口，並將解讀罩拉近蓋住了自己的頭。她頭腦中立即出現了資訊，一段口語，帶有異常古老的口音，一字一頓地便於聽者能夠聽清：「引起了你注意的那些人被稱為猶太人。在很多個世代以前，他們就決定退求自保。有一個辦法可以躲避一再上演的大屠殺，那就是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太空旅行不但讓這辦法有機會成真，而且還變得有吸引力。他們躲藏在無數的行星上，而且有些行星上可能只有他們存在。那是他們自己的大離散。然而，這並不意謂他們放棄了從多次逃生中養成的古老習俗。古老的宗教仍然存在，只是有些改變。在妳這個時代，或許一個來自古代的拉比依然可以站在猶太家庭的安息日燭臺後面，不敢到隔閡。他們對於自己的身分嚴格保密，妳可能會跟一個猶太人共事一輩子卻不會起疑。他們稱之為『完全偽裝』，雖然他們也知道這麼做的危險。」

盧西拉毫不猶豫就信了這段話。埋藏如此之深的祕密，會被其他任

何懷疑其存在的人視為威脅。「否則他們為什麼要保密，嗯？回答我！」

晶紙仍在向她的意識傾吐著祕密：「在面臨曝光的危機時，他們有一個標準的回應，『我們追尋的事物，是我們的先祖信奉的教義。它是一種復興，帶給我們過去時光中最美好的東西』。」

盧西拉知道這種回應的用意。世上總有「瘋狂的復興主義者」，這種回答保證能澆滅絕大多數的好奇心。「他們？哦，只是一幫子復興主義者而已。」

「但是，這套託辭對我們無效（晶紙繼續說）。我們有保存完好的猶太歷史，還有大量的他者記憶告訴我們他們需要保密的原因。我們沒有去攪亂這個現狀，直到我在柯瑞諾戰役期間和之後擔任統御大聖母（真的是很古老了！），看到了我們女修會需要一個祕密組織，一個能對我們的請求做出回應的團體。」

盧西拉不禁感到一陣疑惑。請求？

久遠之前的那位統御大聖母預料到聽者會疑惑。「偶爾，我們會提出些他們無法拒絕的要求。但是，他們也會對我們提出要求。」

盧西拉沉浸在這個地下團體的神祕事蹟之中。它隱藏得比絕密更深。她在檔案部查詢時提出的簡單問題多數都遭到了忽視：「猶太人？那是什麼？哦，是的，一個古老的教派。妳自己去查吧，我們沒時間浪費在宗教研究。」

晶紙還有更多的事可說：「猶太人認為我們在某些方面學了他們，對此他們有時得意，有時又沮喪。我們的配種是由女性的血統來控制配對模式，這套方法也被視為是猶太人的方式。只有當你的母親是猶太人時，你才能是個猶太人。」

晶紙開始做出結語：「永世不忘大流散。保守這個祕密事關我們最高的榮譽。」

盧西拉從頭上摘下了解讀罩。

「妳是執行蘭帕達斯上某個棘手任務的合適人選。」歐德雷迪說道，並把晶紙放回了藏匿處。

那些都是過去的事，猶太人搞不好還消滅了。看歐德雷迪的「棘手任務」把我搞成什麼樣了！

從伽穆農舍的高處望出去，盧西拉注意到有輛大貨運車開進了空地。她下方立刻喧鬧起來，工人從各個方向擁來，帶著裝滿蔬菜的拖拉桶在車前會合。她聞到了西葫蘆斷莖發出的刺鼻氣味。

盧西拉沒有離開窗邊。她的東道主給了她本地人的衣著──一件土灰色的舊長袍，還用淺藍色的頭巾蓋住了她的淺金髮。關鍵是不要做任何會引起別人注意的事。她看過其他女人駐足觀察農田裡的工作，因此她在此地現身，可能也會被視作只是出於好奇。

貨運車體型巨大，懸浮器支撐著鉸接的車斗，斗裡的貨物已堆成了小山一般。司機站在車頭透明的駕駛室裡，雙手放在操縱桿上，眼睛瞪著正前方。他的雙腿岔開，身子倚靠著斜支的支撐網，左側臀部貼住了油門。他是個大個子男人，黝黑的臉龐上滿是深深的皺紋，頭髮也有幾縷花白。他的身體是機器的延伸，引導著身後那龐然大物的動作。他經過盧西拉時，朝她瞥了一眼，然後目光又回到了她下方建築物圍成的寬敞裝卸區上。

和他的機器合而為一了，她想著，說明人類可以適應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盧西拉感覺這想法裡有一種無奈。如果你過度適應某種東西，其他方面的能力就會萎縮。我們的所做所為限制了我們自己。

她將自己想像成某種大機器的操作員，跟那個貨車裡的人沒什麼區別。

大貨車重重地從她身邊經過，駛離場地，司機沒有再看她一眼。他已經看過她一次了，為什麼還要再看一次呢？

她覺得東道主對於躲藏地的選擇十分明智。這裡人煙稀少，附近只有值得信任的工人，繁重的工作消磨了他們的好奇心，於是經過時都不會感到好奇。在她剛被帶到此地時，她就注意到了這地方的特點。當時是傍晚，人們已經往家裡走去。你能透過人們停止一天工作的時間來衡量一個地區的人口密度。早早上床，意謂你處於一個密度較小的區域。要是夜生活豐富的話，人們會躁動不安，因為周遭其他人的活動也會讓你的意識處於敏感狀態。

是什麼引發我進入了內省的狀態？

在女修會第一次撤退時，尊母的殺戮尚未白熱化，盧西拉很難讓自己相信「外面有人在追捕我們，想把我們都殺光」。

大屠殺！那天早晨，拉比在離開「去看看我能為妳做什麼」之前，用了這個詞來形容。

她知道拉比從久遠且苦澀的記憶中選擇了這個詞。但是自從她首次在伽穆生活的日子以來，直到大屠殺發生之間，這是她第一次體會到了受困於周遭無法控制的環境是什麼感覺。

我也是個逃犯。

女修會現在的情形和她們在暴君治下的遭遇有些類似。但是，神帝顯然（現在看來）沒打算根除貝尼．潔瑟睿德，只是想統治它。他顯然做到了！

那個該死的拉比去哪裡了？

他是個高大、熱情的男人，戴著老式的眼鏡。寬闊的臉龐被太陽曬成了棕色。儘管嗓音和動作都能證明他的年紀不小，臉上卻沒幾道皺紋。眼鏡讓人的目光無法不集中到他那雙深嵌在眼窩的棕眼，而他的眼光正熱情地注視著她。

「尊母嗎，」在她向他解釋自己的困境時，他說（就在樓上這間光禿禿的屋子裡），「哦，老天！這不好辦。」

盧西拉料到了這個回應，而且她還看出他其實已經知道了。

「有個宇航公會的領航員在幫她們搜索妳，」他說道，「據說他是一個艾德瑞克，很厲害的。」

「我有希歐娜的血脈，他『看』不到我的。」

「也看不到我，或是我們的人，同樣的原因。我們猶太人會因應需求而改變，妳懂的。」

「這位艾德瑞克只是在裝裝樣子，」她說道，「他能做的有限。」

「但是，她們把他帶來了。恐怕我們沒有辦法把妳安全地送離這個星球。」

「那我們該怎麼辦？」

「慢慢想辦法吧。我的人民並非完全無用，妳明白嗎？」

她聽出了真誠和關心。他還安靜地說起了如何抗拒尊母的性誘惑：「表現得低調些，不要引起她們的興趣。」

「我要去聯絡幾個人。」他說。

她竟然覺得寬慰。當人落入醫生的手裡，時常會發生些不近人情甚

至是殘酷的事情。然而，她現在讓自己安心，蘇克學校畢業的醫生受過制約，對他人的需求很敏感，他們富有同情心且懂得關愛。（當然，在緊急情況下，這一切都會被拋棄在一旁。）

她竭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將注意力集中在「單人死亡教育」中學到的真言。

如果我將要死去，我必須把卓越的教誨傳下去，我必須在寧靜中離去。

真言起了點作用，但她還是覺得有些發抖。拉比離開太久了，肯定是出了什麼問題。

相信他是錯誤的決定嗎？

隨著愈來愈不祥的感覺，盧西拉迫使自己運用起貝尼．潔瑟睿德的歸真術，重新審視她與拉比的會面。她的督察稱此狀態為「缺乏經驗時會自然表現出的純真，經常被誤解為無知，實際上不同」。所有的事情開始返璞歸真，依序到位，就如同晶算師的心智運算。資訊重新輸入，不受成見妨礙。「妳是面鏡子，照著宇宙。鏡中影像就是妳所有的經驗，感官感應著鏡中影像，猜想由此產生。即便是錯的猜想也很重要，因為在某些例外情況中，多個錯誤猜想也能衍生出可靠的決定。」

「我們是妳忠實的僕人。」拉比說過。

這話絕對會讓聖母產生警覺。

突然間，歐德雷迪的晶紙提出的解釋顯得不再充分。事事幾乎總和利益相關。她認為，這種說法雖然有些憤世嫉俗，卻非常實在。想把利益從人類行為中清除出去的嘗試，總是會在過程中的動盪裡失敗。不同的社會制度只是改變了計量利益的刻度而已。例如龐大的官僚管理體系，其籌碼就是權力。

盧西拉提醒自己，利益的表現總是相同的。看看這位拉比的大農場！像是蘇克醫師的退休養老之所嗎？她看過這類地方都有什麼，有僕人、富麗堂皇的廳堂，肯定還有更多。不管在什麼制度下，利益的表現形式總是一致的：精美的飲食、美麗的愛人、豪華的旅行、輝煌的假日居所。

當你對這種事見得足夠多時，甚至會覺得無聊。

她知道自己心思紊亂，但無力阻止。生存。一個體系最基本的需求

永遠是生存。我威脅到了拉比和他人民的生存。

他討好過她。永遠要小心那些討好我們的人，他們只不過是在討好我們手中的權力。多麼愜意啊，大群的僕人伺候在旁，焦急地等待著我們的召喚。多麼讓人衰弱。

尊母犯下的錯誤。

是什麼耽擱了拉比？

他是在算計聖母盧西拉能賣多少錢嗎？

樓下的一扇門被使勁摔上，震動了她腳下的地板。她聽到樓梯上傳來匆忙的腳步聲。這些人是多麼原始啊。樓梯！門打開時，盧西拉轉過了身。拉比走進來，身上帶著濃郁的美藍極氣味。他站在門口觀察著她的情緒。

「請原諒我這麼晚才來，女士。我被宇航公會的領航員艾德瑞克召去盤查了。」

這解釋了香料的氣味。領航員永遠都浸泡在美藍極橘色的氣體中，他們的五官通常在蒸汽裡模糊不清。盧西拉能想像領航員那小小的V形嘴巴和醜陋的鼻翼，嘴巴和鼻子在領航員那張太陽穴搏動的巨大臉龐上顯得渺小。她能感受拉比的內心當時該有多麼緊張，同時聽著領航員如歌唱般的啼叫聲，以及即時翻譯出的冷冰冰的凱拉赫語音。

「他想要什麼？」

「你。」

「他知不知道……」

「他不確定，但是，我敢說他在懷疑我們。話說回來，他懷疑所有的人。」

「他們跟蹤你了嗎？」

「沒必要。他們隨時都能找到我。」

「我們該怎麼辦？」她知道自己說得太快，聲音也太大了。

「親愛的女士……」他往前走了三步，她看到了他前額和鼻子上的汗珠。是恐懼，她能聞到。

「嗯，怎麼樣？」

「尊母行為背後的經濟觀……我們覺得很有意思。」

他的話應驗了她的恐懼。我就知道！他要出賣我！

「正如妳們聖母所熟知的，經濟體系裡總是存在著漏洞。」

「怎麼說？」她心中充滿警惕。

「對任何商品的貿易進行不徹底的壓制，總是會提高貿易商的利潤，尤其是高級批發商的利潤。」他的聲音裡有種令人不安的猶豫，「覺得能在邊境擋住妳不樂見的毒品，這是種錯誤的想法。」

他想說什麼？這話解釋的基本道理甚至連侍祭都懂。提高的利潤總是會被用來買下繞過邊境警衛的安全通道，通常是買通警衛本人。

他買通了尊母的僕人？當然不會，他不相信這麼做是安全的。

她等著他整理想法。顯然，他在組織一套最有可能讓她接受的措辭。

為什麼他要把她的注意力引向邊境警衛？他的目的肯定是這樣。當然，警衛都有充分的理由來背叛他們的上司。他們會說：「如果我不做，其他人也會做的。」

她不敢抱有期望。

拉比清了清嗓子。顯然，他已經找到了合適的措辭，也組織好了句子。

「我不認為有什麼辦法能讓妳活著離開伽穆。」

她沒有料到他會這麼直接。「但是……」

「妳帶著的資訊，則是另外一回事。」他說道。

這才是提起邊境和警衛的原因！

「你不理解，拉比。我的資訊不只是些話語和警告。」她用手指輕點前額，「這裡面有很多珍貴的生命，大量無法取代的經驗，這些知識如此重要，以至於—」

「啊，我確實明白，親愛的女士。問題是『妳』不理解。」

怎麼總是在理解還是不理解的問題上糾纏！

「此刻，我需要仰仗妳的榮譽。」他說道。

哈，傳說中的貝尼．潔瑟睿德言出必行！

「你知道我死也不會出賣你的。」她說道。

他攤開了雙手，做了個無可奈何的動作：「我完全相信，親愛的女士。但問題和背叛無關，而是和某些我們從未向女修會透露過的事有關。」

「你想跟我說什麼？」她的口氣強硬，幾乎用上了魅音（她曾受過警告，不要對猶太人使用這招）。

「我必須得到妳的承諾。妳必須親口保證，不會用我將要透露的祕密對付我們。妳必須保證接受我提出的辦法，去解決目前的困境。」

「在還沒了解是什麼辦法之前？」

「我要求妳相信我，我保證我們會履行對女修會的承諾。」

她盯著他，想要看穿他設置在雙方之間的屏障。她可以理解他表面上的反應，但是無法解讀他出乎意料行為下的神祕事物。

拉比等著這個有些可怕的女人做出決定。聖母總是讓他覺得不安。他知道她的選擇，而且覺得她可憐。他知道她能看到自己臉上露出了憐憫的表情。她們知道得那麼多，同時又是那麼少。她們的力量那麼強大，她們對祕密以色列的知識又是那麼危險！

但是，我們欠她們的債。她不是上帝的選民，但債就是債。榮譽就是榮譽，真理就是真理。

貝尼．潔瑟睿德已多次在緊急關頭解救了祕密以色列。大屠殺是他的人民熟知的詞語，深深地刻在了祕密以色列的精神中。因為那「難以說出口」的浩劫，上帝的選民永遠不會忘卻，也永遠不會原諒。

在日常儀式（還有定期的集體分享）當中不斷加深的記憶，在拉比必須做出的選擇上打上了光圈。這個可憐的女人！她同樣也被困在記憶和周遭環境之中。

一起入甕吧！我們一起！

「我向你保證。」盧西拉說道。

拉比退回屋子唯一的那扇門前，打開了門。一位穿著棕色長袍的老嫗站在門外。在拉比的示意下，她走進了屋子。漂流木色的頭髮整齊地在腦後綁成了一個髻，她臉上滿是皺紋，面色如同乾杏仁般暗沉。但是，那雙眼睛！徹底的一片藍！還有那凜冽的目光……

「這位是利百加，我們自己人，」拉比說道，「而且，我相信妳能看出來，她做過一件危險的事。」

「香料之痛。」盧西拉輕聲說道。

「她很早以前就通過試驗了，一直以來幫了我們很多。現在，她來幫妳了。」

盧西拉必須確認：「妳能分享嗎？」

「我從未試過，女士，但是我知道怎麼做。」她邊回答邊走向盧西拉，直到她倆幾乎要撞上了才停下腳步。

她們向對方彎身，直到額頭觸碰在一起。她們各自伸出雙手，撐住對方的肩膀。

在她們的意識聯通時，盧西拉勉力拋出了一個意念：「必須把這些送到我的女修姊妹手裡！」

「我保證，親愛的女士。」

在完全融合的意識中，不可能存在欺騙。有毒的美藍極精華，立即且必然的死亡──古代弗瑞曼人傳神地稱為「小死亡」，確保她們雙方對彼此徹底坦誠。盧西拉接受了利百加的承諾，這位體制外的猶太聖母用生命做出了保證。還有別的！盧西拉看到之後倒吸了一口氣。拉比打算把她出賣給尊母。貨車司機是她們派來的，來確認農舍裡是否真的有一位符合盧西拉樣貌的女人。

利百加的坦誠讓盧西拉無法拒絕。「這是我們唯一能拯救自己，並繼續贏得信任的方法。」

這就是拉比讓她思考警衛和權力代理人的原因！聰明，聰明。我接受，正如他預料的那樣。

7

你無法僅憑一根線來操控提線木偶。

—禪遜尼警句



聖母什阿娜站在雕刻檯旁，雙手裹著灰爪塑具，如同戴著副怪模怪樣的手套。檯上那黑色的感應合成玻璃已在她手下被撫弄了近一個小時。她感覺自己快要實現心中那狂熱湧現的構思。創作力的烈度燒得她的皮膚陣陣抽搐，她猜那些從她右邊走廊經過的人肯定都注意到了。灰色的光線穿過她工作室北邊的窗戶，投到了她身後，西邊的窗戶被沙漠落日點亮成了橙色。

幾分鐘之前，在沙漠監測站任職什阿娜手下高級助理的普雷斯特就來到了門廊處。但是，整個站裡的人都知道，最好不要打斷什阿娜的工作。

什阿娜後退一步，用手背捋了一下前額一束被曬到斑駁的棕色頭髮。面前立著的黑色合成玻璃物體是個挑戰，它的弧線和平面「幾乎」已能匹配她體內感應到的形象。

每當我的恐懼到達頂峰，我就來到這裡創作。她想著。

這想法抑制了創作欲望，她卻更加努力想要完成雕塑。她戴著塑具的雙手在材料上上下翻飛，黑色的形狀順應著她的每一次侵入，像是狂風下的波浪。

北邊窗戶透進來的光線消失了，自動燈光從天花板邊緣補上了黃灰色的光線。那不一樣，那不一樣！

什阿娜從她的作品旁退開。接近了……但還不夠。她幾乎能觸摸到體內的形象，感覺到它掙扎著想要誕生。但是，這東西還是不對。她右手使勁一揮，將它打回成了檯子上的一個黑色團塊。

該死！

她摘下塑具，放到雕塑檯旁的架子上。西邊窗戶外的地平線仍然保持著一抹橘紅。天色暗得很快，一如她體內退卻的創作欲望。

她快步走向落日照亮的窗戶，剛好能及時看到今日最後一支搜索隊伍歸來。載具的降落燈明晃晃地刺向南方，那裡有一座臨時搭建的平臺，建在通往日漸擴大的沙丘的道路上。她從撲翼機慢吞吞降落的樣子就能看出他們沒有找到香料噴發點，也沒找到任何跡象表明放生在那裡的沙鱒終於長成了沙蟲。

我是一個牧蟲人，但我的蟲子可能永遠都不會出現。

窗戶倒映出了她朦朧的影像。她能看到香料之痛留下的痕跡。沙丘星上棕色皮膚的瘦弱流浪兒長成了氣質嚴厲的高個子女人。她的棕髮仍固執地逃離頭巾的束縛，披散在頸後。全藍的雙眼裡流露出野性，她自己看得到，其他人也看得到。這就是問題，她恐懼的源頭。

顯然，護使團對什阿娜的期待絕不會停止。

如果大沙蟲出現（沙胡羅歸來了！），貝尼．潔瑟睿德的護使團隨時會將她推到毫無疑心的人類面前接受崇拜。神話成真……就像她想把心中形象塑造成現實一樣。

聖女什阿娜！神帝也是她的奴僕！神聖的沙蟲也服從於她！雷托歸來啦！

這會影響到尊母嗎？可能。她們至少在表面上侍奉著古杜爾，神帝的另一個名字。

她們不太可能追隨「聖女什阿娜」的領導，但可能會認同她在性方面的做法。什阿娜知道，自己的性行為即使以貝尼．潔瑟睿德的標準來看仍顯得缺乏節制，她藉此抗議護使團強加在她身上的身分。至於她堅持只與鄧肯．艾德侯訓練過性連結的男性交媾，只是一個……藉口。

貝隆達懷疑了。

晶算師貝隆達對於那些越界的女修來說是個長存的威脅，這也是貝隆達在女修會高級顧問團一直手握大權的原因。

什阿娜轉身離開窗戶，撲倒在她的橘棕色床罩上。在她正前方有一幅黑白畫，畫中一條巨大的沙蟲聳立在一個渺小的人影面前。

這是牠們以往的樣子，牠們可能再也回不到從前了。我想透過這幅畫表達什麼？如果我知道，我可能就可以完成那座雕塑了。

與鄧肯一起發明祕密的手語是一場冒險。但是有些事不能讓女修會知道──還不到時候。

可能有某種方法，可以讓我們兩個一起逃脫。

但是，他們能去哪裡呢？這是個被尊母和其他力量圍困的宇宙。這是個由分散的行星組成的宇宙，行星上居住的人類大多希望能和平地生活──有些地方接受貝尼．潔瑟睿德的指引；更多地區在尊母的壓制下求存；大多數地區還是希望能達到最大限度的自治，實現長久以來的民主夢想；除此之外總有些地方充滿未知。還有，別忘了尊母的教訓！默貝拉透露的線索表示，魚言士和聖母中的極端分子組成了尊母。魚言士的民主變成了尊母的獨裁！線索十分充分，無法忽視。但是，為什麼她們要運用諸如T式探測儀、細胞誘導和高超的性技巧等手段，一再放大那些無意識的衝動呢？

我們被驅逐的天賦還有市場嗎？

這個宇宙不再只擁有一個交易所，地下網路已形成。它異常鬆散，建立在過去形成的和解和暫時的協議之上。

歐德雷迪曾經說過：「它就像一件起了毛邊、綴了補丁的舊衣服。」

舊帝國時期鉅貿聯會嚴密控制下的貿易網路早已不復存在。現在，只剩下零星得可怕的少數地點，由極其鬆散的紐帶連接。人民對這塊破布不屑一顧，總是思念著那些美好的舊時光。

什麼樣的宇宙能夠接受成了亡命之徒的我們，而不把我們看成是神聖的什阿娜及她的配偶？

這麼說並非將鄧肯當成了配偶。這只是貝尼．潔瑟睿德最初的計畫：「讓什阿娜與鄧肯結合。我們控制他，他能控制她。」

默貝拉提前終止了這個計畫。對我們兩個都是好事。誰會需要對性著魔呢？但是，什阿娜不得不承認她對鄧肯．艾德侯有一種說不清的情緒。那些手語，那些撫摸。還有，一旦歐德雷迪前來詢問，他們該怎麼跟她說？根本不必懷疑這種詢問會不會來，那只是時間問題。

「我們談論了鄧肯和默貝拉怎麼才能從妳手裡逃走，大聖母。我們談論了用其他方法來恢復特格的記憶。我們談論了該怎麼反抗貝尼．潔瑟睿德。是的，達爾維．歐德雷迪！妳以前的學生成了反抗妳的人。」

什阿娜承認自己對默貝拉也有複雜的感覺。

她馴服了鄧肯，我不一定能做到。

這位被俘的尊母是個有趣的研究對象……有時，她這個人本身也挺風趣。她那首詼諧的打油詩貼在了艦上侍祭的餐廳裡。

嘿，神！我希望祢在那裡。
我想讓祢聽聽我的祈禱而已。
那神像在我架子上傲立，
那真的是祢，還是只是我自己？
好吧，不管了，我開始哩：
為了我倆共同的利益，
請讓我將腰桿挺立，
助我走出我的罪大惡極，
樹立我作為完美榜樣的樣貌，
滿足我部門裡的督察。
或只是為了您上帝，
與麵包為了酵母一個道理。
不管出於什麼動機，
都是為了我和祢。

這事件引起歐德雷迪與她的對峙，攝影機拍下了那個美妙的畫面。歐德雷迪的聲音帶有某種奇怪的尖銳：「默貝拉？是妳嗎？」

「恐怕是的。」聲音裡沒有愧疚。

「恐怕？」仍然尖銳。

「怎麼了？」相當挑釁。

「妳取笑了護使團！別狡辯，這就是妳的企圖。」

「她們太做作了！」

每當想起那場對峙，什阿娜都忍不住同情。具有反抗精神的默貝拉是個徵兆。在人們被迫注意這徵兆以前，它已經發酵多久了？

我用這種方式來對抗永恆的紀律。「遵守紀律能讓妳變得堅強，孩子。」

默貝拉的孩提時代是什麼樣子？什麼樣的壓力塑造了她？生活其實就是對壓力做出的回應。有些人禁不住誘惑，並因此改變形貌：毛孔舒張，滿臉緋紅。是酒神巴克斯在朝他們拋媚眼。色欲也會在人的形象上留下印記，聖母藉由無數世紀的觀察，對此已了然於胸。我們被壓力所塑造，不管我們是否選擇抗拒。壓力和塑造──這就是生活。我的祕密反抗給我帶來了新的壓力。

考慮到女修會現在對任何威脅都保持高度的警戒，與鄧肯用手語交談可能沒多少用處。

什阿娜歪著頭看著雕塑檯上那個黑色的團塊。

但是，我要堅持。我要創造出對我自己生命的聲明，我要創造屬於我自己的生活！該死的貝尼．潔瑟睿德！

然後我會失去女修們的尊敬。

長久以來，遵從規範的行為模式一直強加於女修們身上。從最古老的時期開始，她們就一直保存著它，並不時拿出來重新打磨，做些必要的修補，如同時間長河中其他任何人類的創造物一樣。到了現在，它依然存在於沉默的敬畏之中。

只有這樣妳才是一位聖母，用任何其他的標準都不算。

什阿娜以前就知道她會被迫挑戰這件老古董的極限，甚至可能會打破它。她知道，那個想要重現她體內最狂野意識的黑色合成玻璃物體，只是她必須完成的事情之一。稱之為反抗也好，或稱之為其他名字也好，總之，她無法抗拒胸膛內的力量。

如果限制自己只能觀察，你肯定就會錯失生活的意義。生活的目標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盡你所能去活出最好的人生。生活就是場遊戲，如果你投入進去，玩得盡興，就能明白其中的規則。否則，你將無法保持平衡，不斷地被變換的玩法所驚嚇。非玩家們總是哀怨他們得不到運氣的垂青，他們拒絕承認，其實他們自己可以創造運氣。

——達爾維．歐德雷迪



「妳看過攝影機最近拍攝艾德侯的紀錄嗎？」貝隆達問道。

「等一下！等一下！」歐德雷迪心中有些不快，貝隆達的詢問相當合理，但她的回答卻洩漏了情緒。

這些日子，壓力把統御大聖母逼得愈來愈緊。長久以來，她一直採取興趣廣泛的態度面對必須處理的任務。任務愈多，她的興趣就愈多，視野也就愈廣泛，因此也注定能產生更多有用的資料。感官用得愈多就愈靈敏。本質，這就是她的興趣所追求的東西。追尋本質，就像是尋找食物來安撫空虛的胃。

不知從何時起，她的日子變成了今天早晨的重複。眾所周知，她喜歡獨自細思，但工作室的牆壁困住了她。她必須待在別人找得到她的地方，不光能找得到，而且可以即時地發送通訊內容和人員。

該死！我會擠出時間。我必須擠出時間！

時間壓力是主要的一種壓力。

什阿娜說過：「我們走在借來的時間裡。」

非常有詩意！但是，在實際的需求面前沒什麼作用。在斧頭落下之前，她必須將盡可能多的貝尼．潔瑟睿德細胞分散到各處，沒有任何其他任務能更優先。貝尼．潔瑟睿德的織布正在被扯碎，送往聖殿居民無

從知曉的目的地。有時，歐德雷迪將這種流動看成是碎布片，翻飛著在無現星艦裡遠去，帶著一批沙鱒。一同帶去的還有貝尼．潔瑟睿德的傳統、知識和記憶，可以用來辨別方向。但是，女修會早在第一次大離散就這麼做過，結果沒人回來，也沒人發出過訊息。沒人，沒人，只有尊母回來了。如果她們曾經是貝尼．潔瑟睿德，那麼現在她們已扭曲得可怕，盲目且有自我毀滅的傾向。

我們還能再次完整嗎？

歐德雷迪低頭看著案頭上的工作：更多的待選表格。誰要離去，誰要留下？沒有時間停下來深呼吸。來自前任統御大聖母塔拉札的他者記憶擺出了一副「早就跟妳說了」的姿態。「明白我當初都經歷過什麼了嗎？」

我還曾經渴望過頂層的位置呢。

頂層可能有位置（她樂於這麼跟侍祭們說），但是，不怎麼有時間。

有時，想到「外面」那些被動的、非貝尼．潔瑟睿德的普通人時，歐德雷迪會嫉妒他們。他們可以生活在幻想裡。多麼欣慰。你可以假裝你的生活會無限持續下去，明天會變得更好，天上的神明都在給你關照。

她以對自己的鄙視結束了這次恍神。未被遮蔽的眼睛更好，不管它看到了什麼。

「我研究了艾德侯最新的紀錄。」她說道，看著桌子對面耐心等待的貝隆達。

「他具備有趣的本能。」貝隆達說道。

歐德雷迪琢磨了一陣。無現星艦上遍布攝影機，幾乎沒有死角。顧問團關於甦亡人艾德侯的理論正一天天地變成現實。這個甦亡人到底掌握了艾德侯系列生命中多少記憶？

「塔瑪拉尼對他們的孩子有疑慮，」貝隆達說道，「她們有什麼危險的天賦嗎？」

這憂慮是意料中事。默貝拉在無現星艦中為艾德侯生下的三個孩子在剛出生時就被帶走了，她們的成長都處於密切的觀察之下。她們擁有尊母展現的那種可怕的反應速度嗎？現在還太早，無法下結論。據默貝

拉所言，這是在青春期才會表現出的能力。

貝尼．潔瑟睿德的尊母俘虜在憤怒的無奈中接受了孩子被帶走。然而，艾德侯顯得無動於衷。奇怪，難道有什麼東西給了他更寬廣的生殖觀？幾乎和貝尼．潔瑟睿德的觀念一樣？

「另一項貝尼．潔瑟睿德的育種計畫。」他譏笑道。

歐德雷迪延伸思考。她們在艾德侯身上看到的真的是貝尼．潔瑟睿德的態度嗎？女修會說情感牽掛是古代的遺物──對於人類在那個時期的生存至關重要，但在貝尼．潔瑟睿德的計畫裡無關緊要。

本能。

從卵子和精子裡帶來的東西。通常響亮而又關鍵：「這是整個物種在對你說話，笨蛋！」

愛……後代……饑餓……無意識的動機觸發了特定的行為。胡搞這些東西很危險，育種女修在對這些深層動機施加影響力的時候很清楚。顧問團會定期對此進行檢討，並下令密切關注後果。

「妳研究了紀錄。這就是妳的全部答案？」這反應以貝隆達的風格來說幾近哀怨。

在貝爾感興趣的攝影機紀錄中，艾德侯向默貝拉詢問了尊母的性成癮技術。為什麼？他與之媲美的能力來自忒萊素人在再生箱中加入他細胞的特性。艾德侯的能力與無意識的行為模式同源，類似本能，然而效果與尊母的無法區分，都是不斷放大興奮，直到驅逐了所有的理智，把受害者困在此等「獎賞」的源頭。

默貝拉只口頭表達了她的能力，她顯然仍餘怒未消，因為艾德侯在她身上使用了她學過的相同的技術。

「當艾德侯問到動機時，默貝拉拒絕回答。」貝隆達說道。

是的，我注意到了。

「我能殺了你，你知道吧！」默貝拉說。

攝影機紀錄顯示他們躺在無現星艦內默貝拉艙房裡的床上，剛剛結束了互相滿足癮頭，裸露的肉體上有點點汗珠，默貝拉的前額蓋著一塊藍色毛巾，綠色的雙眼盯著攝影機。她似乎在直接盯著觀察者，眼裡有代表憤怒的橙色斑點，來自殘餘在她體內的香料替代品，尊母服用的一類。她現在服用的是美藍極，而且沒有副作用。

艾德侯躺在她身邊，黑髮散落在臉旁，與他腦袋下的白色枕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的雙眼緊閉，眼瞼顫動，臉龐削瘦，儘管歐德雷迪的私人廚師親自為他準備了可口的餐食，他吃得還是不夠，高聳的顴骨輪廓清晰得誇張。被禁錮了這麼多年後，他的臉已是皮包骨。

默貝拉的身體能力足夠支持她語出威脅，歐德雷迪知道，但在心理上說不通。殺了她的愛人？不太可能！

貝隆達也在思考同一個問題：「她展現自己身體的速度時，想達到什麼目的？我們以前也看過她這樣。」

「她知道我們在觀察。」

在攝影機拍攝之下，默貝拉的身體壓下交媾後的疲倦，挑釁式地從床上躍起，以一種看不清的速度（比貝尼．潔瑟睿德能達到的速度快多了）踢出了右腳，在離艾德侯頭部只有一根髮絲的距離時才硬生生停了下來。

她一開始動作，艾德侯就睜開了眼睛。他看著她，毫不恐懼，也沒有眨眼。

那一腳，如果踢中了會致命的！這種事情，只須看一次就足以讓人心生恐懼了。默貝拉動作時並不需要大腦皮層，就像是昆蟲，肌肉裡的神經自主觸發了攻擊。

「你懂了吧！」默貝拉放下了腳，低頭盯著他。

艾德侯笑了。

看著紀錄，歐德雷迪想起了女修會掌握了默貝拉的三個孩子，都是女孩。育種女修都很興奮。一段時間之後，這條血脈出生的聖母或許也會有尊母的能力。

那時，可能在我們無法擁有的未來。

但是，歐德雷迪還是和育種女修一樣興奮。那個速度！再加上肌肉神經訓練，女修會偉大的普拉那 - 並度資源！她把這種情況下可能創造的產物默默放在心裡。

「她是做給我們看的，而不是給他。」貝隆達說道。

歐德雷迪不是很確定。默貝拉厭惡一直處於被人觀察之下，但她已經習慣了。她的很多行為顯然已經無視了攝影機背後的人。在這條紀錄上，她又回到了床上原來的位置，躺在艾德侯的身邊。

「我已經對存取這條紀錄加上了限制，」貝隆達說道，「有些侍祭看了覺得不舒服。」

歐德雷迪點了點頭。性成癮。尊母這個方面的能力在貝尼．潔瑟睿德內部掀起了波瀾，尤其在侍祭之間，非常有挑唆性。而且，聖殿星球上大多數的女修都知道聖母什阿娜是她們中唯一練習過這些技巧的人，練習的目的是挑戰一個常見的顧慮，即性成癮會弱化女修的能力。

「我們不能變成尊母！」貝隆達總是這麼說。但是，什阿娜代表了重要的控制因子。她教會了我們關於默貝拉的一些事物。

某天下午，默貝拉獨自在她無現星艦上的艙房內待著，一副放鬆的樣子，歐德雷迪見狀便試著單刀直入地詢問：「在遇到艾德侯之前，妳們中有人試過，怎麼說呢，『投入進去』嗎？」

默貝拉又回到了憤怒而傲然的神態：「他是趁我不備！」

她對艾德侯的問題表現過同樣的憤怒。想到這裡，歐德雷迪朝工作檯俯身，調出了原始紀錄。

「看她變得有多憤怒，」貝隆達說道，「這態度是催眠植入所致，被問到相關問題就發動。我敢以我的名譽擔保。」

「香料之痛能解除這種催眠。」歐德雷迪說道。

「如果她能進入這種狀態！」

「催眠術本該是屬於我們的祕密。」

貝隆達琢磨著話中的引申含意：在最初的大離散中，派出去的姊妹一個都沒回來。

這想法在她們的意識裡始終揮之不去：「真的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叛徒創造了尊母？」很多線索可作為佐證。那她們為什麼要用性技巧奴役男性？默貝拉的閒扯並沒有揭示真相。尊母的所有行為都與貝尼．潔瑟睿德的教育相悖。

「我們必須了解清楚，」貝隆達堅持道，「我們知道的少數事情讓人不安。」

歐德雷迪認同她的擔憂。這種能力到底有多大的誘惑力？非常大，她覺得。侍祭們抱怨說夢到自己變成了尊母。貝隆達的擔憂是合理的。

一旦創造或觸發如此野性的力量，就能建立異常複雜的肉欲幻境。只須通過支配人們的欲望、觸發幻想，就能控制全人類。

尊母竟敢使用如此可怕的力量。只要讓世人都知道她們掌握了令人炫目的快感的鑰匙，她們就贏得了一半的戰爭。光是讓人知道有這種鑰匙的存在，就已經是投降的開始。尊母組織中像默貝拉這個級別的人可能不清楚情況，但是位居高層的人……可不可能她們只是運用了性的力量，卻不關心甚至不了解深層的威力？如果是這種情況，我們最初那些離散的姊妹究竟受到了什麼誘惑，走上了這條死路？

之前，貝隆達曾提出過她的猜測：

在首次大離散時期，尊母俘虜關押了聖母。「歡迎，聖母。我們邀請妳們欣賞一下我們展現的能力。」先是一幕幕的交媾場面，接著展示了尊母身體能達到的速度。然後尊母讓聖母停止服用美藍極，注射主成分為腎上腺素的替代品，裡面還摻雜了催眠藥物。在藥物的作用下，聖母被打上了性印記。

這一切，加上香料之痛的退卻（貝隆達猜想），可能會讓受害者否定原本的身分。

天啊！最初的尊母難道都是聖母？我們敢在自己身上檢驗這個猜測嗎？我們又能從無現星艦裡的那一對男女身上學到些什麼？

來源不同的兩種資訊攤在女修會敏銳的眼睛前，但鑰匙還沒找到。

女人和男人不再僅是繁殖上的夥伴，也不再僅是互相的慰藉和依靠。關係裡加了點新東西。風險又被提升了。

在工作檯上播放著的攝影機紀錄裡，默貝拉說了些什麼，吸引了大聖母的全部注意力。

「我們尊母自找的！怪不了其他人。」

「妳聽到了嗎？」貝隆達問道。

歐德雷迪猛力地搖了搖頭，想要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在這段對話上。

「我跟妳不一樣。」艾德侯反對道。

「空洞的藉口，」默貝拉指責道，「你想說你是被忒萊素人調整過了，去誘惑你碰到的第一個銘者？」

「並殺了她，」艾德侯補充道，「那是他們的期望。」

「但是，你甚至都沒試過要殺我。我並不是說你能殺得了我。」

「那是因為……」艾德侯沒接著往下說。他下意識地朝攝影機瞥了一眼。

「他想說什麼？」貝隆達跳了起來，「我們必須搞清楚！」

歐德雷迪繼續默默觀察這對囚徒。默貝拉表現出驚人的洞察力：「你覺得你是在跟你無關的場合下碰巧撞上我了？」

「是的。」

「但是，我看到你體內有東西接受了這一切！你不僅是在他人的操控下逆來順受，你把它展現到了極致。」

艾德侯的眼睛發直，彷彿在審視自己。他仰起頭，舒展胸部肌肉。

「那是晶算師的表情！」貝隆達叫道。

歐德雷迪所有的分析員都導出這個結論，但尚未得到艾德侯的承認。如果他是個晶算師，為什麼要隱瞞呢？

因為晶算師能力還意味了其他事物。他害怕我們，而且，他的確該害怕。

默貝拉輕蔑地說道：「你不只隨機運用，還改善了忒萊素人在你身上施加的能力。你內心有一部分其實根本不怨恨這能力！」

「那是她處理罪惡感的方式，」貝隆達說道，「她必須讓自己相信這套說法，才能解釋艾德侯為什麼困得住她。」

歐德雷迪抿緊了嘴唇。投影中的艾德侯笑了：「或許我們兩個都一樣。」

「你不能怪罪忒萊素人，我不能怪罪尊母。」

塔瑪拉尼走進工作室，坐在貝隆達身旁的犬椅中。「看來，妳也對這段感興趣。」她示意了一下投影。

歐德雷迪關上了投影。

「我一直在檢查我們的再生箱，」塔瑪拉尼說道，「那個該死的司凱特利隱瞞了關鍵資訊。」

「我們的第一個甦亡人沒問題吧，是嗎？」貝隆達問道。

「我們的蘇克醫生沒發現什麼問題。」

歐德雷迪語氣柔和地說道：「司凱特利必須留下一些用來討價還價的籌碼。」

雙方都抱有幻想：貝尼．潔瑟睿德從尊母手下救出司凱特利，收留他在聖殿避難，而他則向女修會支付一定的代價。但是，每個研究他的聖母都知道，這位最後的忒萊素尊主還有別的企圖。

　　忒萊素人很聰明，真是聰明，比我們懷疑的更聰明。他們用再生箱玷汙了我們。「箱」這個字──又是他們的一個謊言。我們想像它是裝滿溫熱羊水的容器，每個箱子都是複雜機器，用來（以精確、步驟清晰和可控的方式）複製子宮的功能。箱子倒是箱子的樣子，可看看它實際上裝著什麼！

　　忒萊素的方案很直接：使用原生器官。經過無數的世代，大自然已經做出了優化。貝尼．忒萊素所需要做的只是加上了他們的控制系統，複製細胞內所存資訊的一套獨有方式。

　　司凱特利稱之為「上帝的語言」。更準確地說，是魔鬼的語言。

　　提供回饋。細胞會指導自己所在的子宮，受精卵或多或少可能都會這麼做，忒萊素人只是優化了它。

　　歐德雷迪嘆了一聲，引得她的同伴投來了銳利的目光。大聖母遇到了什麼新麻煩？

　　司凱特利的坦白讓我擔憂。那些真相對我們造成了什麼影響？噢，我們對這種「道德敗壞之事」避之唯恐不及。接著，我們會找個說詞來合理化自己的作為──我們知道那只是在合理化！「如果沒有其他辦法，如果這能製造我們急需的甦亡人，或許可以找到志願者。」找到了！志願者！

　　「妳在撿羊毛！」塔瑪拉尼不滿地哼了一聲。她瞥了眼貝隆達，想要對她說話，又覺得不妥而作罷。

　　貝隆達的表情變得有些麻木，通常這意謂她情緒低落。她的聲音比耳語響不了多少：「我強烈要求消滅艾德侯。至於那位忒萊素的怪物……」

　　「妳為什麼建議得這麼委婉呢？」塔瑪拉尼問道。

　　「那就殺了他！那個忒萊素人必須聽從我們的──」

　　「住嘴，妳們兩個！」歐德雷迪命令道。

　　她用雙掌扶住前額，盯著拱形窗，看到了外面的冰雨。氣象控制中心犯下了更多的錯誤。不能責怪她們，但是，人類最恨的就是不可預測。「我們要自然！」不管它是什麼意思。

　　想到這裡時，她開始渴望回到那個讓她愉悅的秩序裡去：偶爾在果園中散步，她喜愛各個季節下的果園。與朋友一起度過安靜的傍晚，和

那些讓她溫暖的人進行有來有往的交談。溫情？是的，大聖母敢於嘗試，甚至包括得到同伴的愛。她也想要美味的食物與能增加風味的精選美酒，它們對味覺的刺激真是絕妙。然後……是的，然後──溫暖的床，溫柔的同伴，他懂得她的需要，她也懂得他的。

當然，這些願望多數都無法實現。責任！多麼重要的一個詞！它像火一樣熱。

「我餓了，」歐德雷迪說道，「要不然叫人把午飯送來吧？」

貝隆達和塔瑪拉尼盯著她。「才剛十一點半。」塔瑪拉尼表示。

「要還是不要？」歐德雷迪堅持著。

貝隆達和塔瑪拉尼偷偷交換了下眼神。「好吧。」貝隆達說道。

貝尼．潔瑟睿德有一種說法（歐德雷迪知道），大聖母的胃滿意了，女修會能運作得更流暢。這個說法剛才起了決定性作用。

歐德雷迪接通了她私人廚房的通話器：「三個人的午餐，杜納。來點特別的，妳決定吧。」

午飯端來了，主菜是歐德雷迪的最愛，小牛肉砂鍋。杜納對香草的掌握很精準，砂鍋裡放了少許迷迭香，蔬菜也沒有煮過頭。完美。

歐德雷迪回味著每一口，而另兩個人只是在進食，一口一勺，一口一勺。

這就是我成了統御大聖母，而她們當不上的原因？

等侍祭清理完餐桌後，歐德雷迪問了一個她最愛的問題：「最近在侍祭中有什麼閒話嗎？」

她想起了自己曾經是侍祭的日子，成天豎著耳朵傾聽老婦們的談話，希望能聽到什麼偉大的真理，但多數情況下聽到的只是關於其他女修的閒話，或是某個督察又出了什麼問題。不過，偶爾她們也會放下戒備，洩漏些重要的資訊。

「太多的侍祭都在說想要參與大離散。」塔瑪拉尼粗著嗓子說道。「簡直就是快沉的船上的老鼠。」

「最近她們對檔案部的興趣也增加了許多，」貝隆達說道，「那些心有所感的女修都來尋求確認──哪個侍祭是否擁有明顯的希歐娜基因印記。」

歐德雷迪覺得這挺有趣。她們那生活在暴君時代的亞崔迪祖先，希

歐娜．伊本．福阿德．賽耶法．亞崔迪可以躲避預知技能搜索，她將這種能力遺傳給了後代。每個公開行走在聖殿的人都分享了這種來自祖先的保護。

「明顯的印記？」歐德雷迪問道，「她們懷疑那些人是否真的受到了保護？」

「她們需要確認。」貝隆達不耐煩地嘟囔了一聲，「現在能回到艾德侯的話題上嗎？他可以說有基因印記，也可以說沒有。這讓我覺得不安。為什麼他的部分細胞沒有希歐娜的印記？忒萊素人到底幹了什麼？」

「鄧肯知道風險，他也沒想自尋死路。」歐德雷迪說道。

「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貝隆達抗議道。

「可能是個晶算師，我們都知道那意謂什麼。」塔瑪拉尼說道。

「我能理解我們為什麼留著默貝拉，」貝隆達說道，「可以得到寶貴的資訊。但是，艾德侯和司凱特利……」

「夠了！」歐德雷迪喝止道，「看門狗不要一直叫個不停！」

貝隆達勉強接受了。看門狗。貝尼．潔瑟睿德稱呼監察員所作所為的一種說法，意為不斷監視女修，確保她們不會陷入歧途。侍祭們覺得難以忍受，然而對聖母來說，被監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某個下午，歐德雷迪和默貝拉單獨待在無現星艦上灰色牆面的面談室內時曾解釋過。她們面對面近距離站著，眼睛相互平視，看似十分隨意、親密。前提是假裝看不到四周的那些攝影機。

「看門狗，」歐德雷迪回答著默貝拉提出的一個問題，「意謂我們互為牛虻。別想得太美好。我們很少說廢話。一個簡單的詞就夠了。」

默貝拉的鵝蛋臉上露出了厭惡的表情，分得很開的綠色雙眼炯炯有神。她顯然認為歐德雷迪指的是某種常見的信號，在那種情況下會使用的一個詞或是一種說法。

「什麼詞？」

「任何詞，該死！只要合適就行。看門狗就像是某種相互作用，在我們日常中的『痙攣』，不會煩擾我們多少。我們歡迎它，因為它讓我們保持警醒。」

「如果我成了聖母，妳也會當我的看門狗？」

「我們需要自己的看門狗。沒有她們，我們會變得鬆懈。」

「聽上去有點強迫的意味。」

「我們並不覺得。」

「我覺得它是防蚊劑，」她看著天花板上閃爍的鏡頭，「像這些該死的攝影機。」

「我們照顧自己人，默貝拉。一旦妳成了貝尼．潔瑟睿德，妳會得到一生的照顧。」

「舒適的小窩。」她的態度不屑。

歐德雷迪語氣柔和：「完全相反。妳的一生都在接受挑戰，妳把能力發揮到極限來回報女修會。」

「看門狗！」

「我們總是在相互關注。我們中的有些人在執掌權柄之後可能會不時表現得獨裁，甚至專橫，但都是在形勢的要求下點到為止。」

「從來不會熱情或溫柔，是吧？」

「這是規矩。」

「或許有感情，但是沒有愛？」

「我跟妳說了，這是規矩。」歐德雷迪能從默貝拉的臉上清楚地看出她的反應：「妳終於洩底了！她們會要求我放棄鄧肯！」

「也就是說，貝尼．潔瑟睿德中沒有愛。」默貝拉的語氣是多麼悲傷，她仍心懷希望。

「愛也會發生，」歐德雷迪說道，「但女修們把它視為心理偏差。」

「我對鄧肯的感覺是心理偏差？」

「我們會嘗試治療它。」

「治療！治療是用來解除痛苦的！」

「女修會認為愛就是一種腐爛。」

「我在妳身上看到了腐爛的跡象！」

貝隆達彷彿一直跟隨著歐德雷迪的思緒，此刻她將歐德雷迪從空想中拽了出來。「那個尊母絕不會加入我們！」貝隆達抹去了嘴角的一點午餐殘漬。「教導她我們的方法，是在浪費我們的時間。」

至少，貝隆達不再稱呼默貝拉為「蕩婦」了，歐德雷迪想著。有進

步。

9

所有的政府都會遭遇一個常見的問題：權力能吸引個性病態的人。並不是因為權力能腐化人，而是因為它吸引了易腐化的人。這些人往往沉溺暴力，容易對暴力成癮。

——《護使團之書》



利百加依照命令跪在黃色的地磚上，不敢抬頭看坐得遠遠的可怕的大尊母。她已經在這間巨大房間的中央等了將近兩個小時。與此同時，大尊母和她的同伴正享用著諂媚的僕人奉上的午餐。利百加用心觀察著僕人的神色，暗中加以模仿。

她的眼窩仍然因為拉比不到一個月前給她植入的眼睛而疼痛。這雙眼睛有著藍色的虹膜和白色的鞏膜，看不出她過去曾經歷過香料之痛。這是一種臨時的補救措施，過不了一年，這雙新眼睛就會出賣她，變成全部的藍色。

她覺得眼睛的疼痛是她最不需要擔憂的問題。她體內還植入了一個物體，按照計算好的劑量釋放著美藍極，能隱藏她對美藍極的依賴。供應能持續六十天，如果尊母扣留她的時間過長，缺乏美藍極會讓她陷入更深的痛楚中，令最初的痛楚相形失色。最迫切的風險是隨著香料滴入她體內的謝爾，如果這些女人察覺到了，她們肯定會起疑的。

妳表現得很好，要有耐心。這是來自蘭帕達斯眾人的他者記憶。聲音在她腦內溫柔地響起，聽起來和盧西拉的聲音很像，但利百加不敢確定。

她和盧西拉分享記憶過後，這聲音就宣稱自己為「默赫拉忒的代言人」。在幾個月內，它已經成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這些蕩婦無法與我們的知識匹敵，記住這一點，讓它給你勇氣。

體內存在其他人，但又不會干擾她對周邊的注意力，讓她覺得敬

畏。我們稱之為意識並流，代言人曾說過。意識並流能增強妳的覺察力。當她想解釋給拉比聽時，他卻以憤怒來回應。

「妳被不潔的思想玷汙了！」

那天，他們在拉比的書房待到深夜。他稱之為「從賜給我們的日子裡偷取時間」。書房是間地下室，沿著牆壁堆滿了舊書、利讀聯晶紙和卷軸。最高級的伊克斯設備保護著房間不被偵測到，他的手下改良了設備，更加提高性能。

每當這種時候，她被允許坐在他桌子旁，而他則倚靠在一張舊椅子上。他身旁一盞低矮的燈球在他長滿鬍鬚的臉上投下了老式的黃光。他戴著象徵知識地位的眼鏡，鏡片不時反射著光芒。

利百加假裝沒聽懂：「但是，你說過為了拯救蘭帕達斯上的珍寶，我們必須這麼做。難道貝尼．潔瑟睿德沒對我們說實話？」

她看到他眼裡的憂慮：「妳聽到勒維昨天提到的那個四處流傳的問題了吧。為什麼貝尼．潔瑟睿德的女巫要來找我們？大家的疑問就是這樣。」

「我們的故事可信且前後一致，」利百加反駁道，「女修會教了我們連真言師都無法刺探真相的方法。」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拉比悲哀地搖了搖頭，「什麼是謊言？什麼是真相？我們宣判了自己的罪刑嗎？」

「我們反抗的是大屠殺，拉比！」這種說法通常會堅定他的決心。

「哥薩克人！是的，妳是對的，以色列的女兒。每個時代都有哥薩克人，在他們心懷殺意闖入村子時，我們並不是唯一見識過他們的皮鞭和利劍的人。」

奇怪，利百加想著，他怎麼能表現得像是這些事情才剛剛發生，自己親眼所見似的。絕不忘卻，絕不原諒。利迪澤[1]就在昨天，在祕密以色列的記憶中，這事件效力多麼大。大屠殺！幾乎和她意識中攜帶的貝尼．潔瑟睿德存在一樣頑強。幾乎。這就是拉比抗拒的事情，她告訴自己。

「我擔憂妳已從我們身邊被帶走，」拉比說道，「我對妳做了什麼？我做了什麼？這就是所謂的榮譽？」

他看著書房牆壁上的一個裝置，它報告了農場周圍安裝的縱軸風車

在夜間的能量積累，裝置顯示這些機器正轟鳴著為明日儲存能量。擺脫對伊克斯人的依賴，這就是貝尼．潔瑟睿德的禮物。獨立，是個多麼特別的詞。

他沒看著利百加，說道：「我覺得他者記憶很難理解，一直都是。記憶理應帶來智慧，但其實它不會。管理記憶，善加運用，才會帶來智慧。」

他轉身看著她，他的臉隱藏在陰影裡：「妳體內的人說了什麼？就是妳覺得是盧西拉的那個人。」

利百加察覺到，他在說出盧西拉的名字時頗感欣慰。如果透過祕密以色列的女兒協助，盧西拉就能說話，那她就還算活著，沒有被背叛。

利百加說話時垂下了目光：「她說我們擁有體內的畫面、聲音和感覺，你可以命令它們顯現，或者，在必要時它們也會主動介入。」

「必要時，是的！妳的感官會讓妳感覺自己去了不該去的地方、做了不該做的事，除此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其他身體、其他記憶，利百加想著。在體驗過之後，她知道自己再也不會主動放棄了。或許我真的成了貝尼．潔瑟睿德。顯然，這才是他擔憂的原因。

「我來告訴妳一件事，」拉比說道，「她們稱這個為『生物的意識的關鍵交會』，它沒有任何意義，除非妳能知道自己的決定如何像絲線一樣延展出去，然後進入了其他人的生命。」

「從其他人的反應來觀察自己的行為，是的，這是女修會的觀點。」

「這才是智慧。那位女士說她們的目標是什麼？」

「對人類的成熟發揮影響力。」

「嗯。她明白自己能發揮影響力，只是感覺不到。這幾乎與智慧同等。但是，成熟……啊，利百加。我們有權干涉更高等的計畫嗎？人類有權利給耶和華的本質設定限制嗎？我認為雷托二世能理解。你體內的女士卻拒絕承認。」

「她說他是個該死的暴君。」

「他是暴君，但在他之前也有明智的暴君，而且在我們死後無疑也會有更多。」

「她們稱他為魔鬼。」

「他擁有撒旦的力量，我認同她們的恐懼。與其說他是個預言家，倒不如說他是個泥水匠，他把看到的影像固定成型。」

「這位女士也這麼說。但是，她說他保存的是她們的聖杯。」

「她們再次展現出了智慧。」

拉比發出一聲長嘆，身體都微微晃動了。他再次看了眼牆上的裝置。明日的能量。

他將注意力放回到利百加身上。她變了，他無法不注意到，她變得很像貝尼．潔瑟睿德。這可以理解，畢竟她的頭腦裡擠滿了蘭帕達斯上的人。但她們不是格拉森的豬群，無法將她們連同妖魔鬼怪一起趕到海裡去。[2]而且，我也不是耶穌。

「那個統御大聖母歐德雷迪，她們跟妳說她經常譴責她的檔案管理員和她們管理的檔案。成何體統！檔案不也和書一樣，都是我們保存智慧的媒介嗎？」

「那麼，我是個檔案管理員嗎，拉比？」

她的問題讓他疑惑，同時也點明了要害。他笑了：「我跟妳說吧，以色列的女兒。我承認自己有點同情這位歐德雷迪，檔案管理員確實有討厭的地方。」

「這是富含智慧的陳述嗎，拉比？」她的語氣很害羞！

「相信我，女兒，是的。無論是多微小的評斷將要冒出頭，檔案管理員都會不遺餘力地壓制，每一個評斷都不遺漏。太傲慢了！」

「她們如何判斷該用什麼詞呢，拉比？」

「啊，妳有點智慧了，女兒。但是，這些貝尼．潔瑟睿德沒有智慧，而且她們的聖杯阻止了她們獲取智慧。」

她能從他的臉上看出來。他想讓我對體內的生命產生懷疑。

「讓我跟妳說件貝尼．潔瑟睿德的事吧。」他說道。但他還沒想好該怎麼說，沒有語言，也沒有睿智的建議。這種情形已多年沒發生在他身上了，他眼前只有一條路可走：把心裡話說出來。

「或許，她們走在往大馬士革的道路上已久，卻沒有領受啟示的大光[3]，利百加。我聽她們說，她們為人類的利益行事。然而，我在她們身上看不到跡象，我認為暴君也沒能看到。」

利百加剛想開口回答，他抬起手阻止了她：「人類的成熟？這是她們的聖杯？果子熟了，不就會被採下來吃掉嗎？」

在交叉點大廳的地板上，利百加記起了這句話，看到了這教訓體現在人類身上，但不是透過她體內的生命，而是透過抓捕她的這群人的行為。

大尊母用餐完畢，她在僕人的長袍上擦淨了手。

「讓她上前來。」大尊母說道。

利百加的左肩處傳來一陣痛楚，她跪著往前爬。那個叫勞格諾的人以獵人的潛行方式出現在她身後，並把一根尖頭刺棒捅進了她的皮肉。

笑聲迴蕩在房間裡。

利百加踉蹌著站了起來，勉強走在刺棒的前面，抵達通往大尊母的階梯下方時，刺棒阻止了她。

「跪下！」勞格諾又刺了一下，強調了她的命令。

利百加跪了下去，眼睛盯著前方升起的階梯。黃色的地磚上有些細小的劃痕，不知怎的，這些瑕疵讓她覺得安心。

大尊母說道：「別弄她了，勞格諾。我要的是答案，不是尖叫。」隨後對著利百加，「看著我，女人！」

利百加抬起頭，盯著那張代表死亡的臉孔。這麼平凡的一張臉，卻有這麼大的威脅。如此……如此平均的五官，幾乎毫無特色。這麼小的體形，卻放大了利百加感覺到的危險。這個個頭小小的女人想必擁有不得了的力量，才能統治這些可怕的人。

「知道妳為什麼會來這裡嗎？」大尊母問道。

利百加用自己最諂媚的聲音說道：「哦，大尊母，我被告知，您希望我講述真言的知識，以及伽穆上的其他一些事。」

「妳與真言師交配過！」她用指控的語氣說。

「他死了，大尊母。」

「別動，勞格諾！」這句話是對那個拿著刺棍衝上前的助理說的，「這個賤婦不懂我們的規矩。站到一邊去，勞格諾，我不想被妳的衝動打擾。」

「只有在回答我的問題，或在我下令時，妳才能跟我說話，賤婦！」大尊母叫道。

利百加縮成了一團。

代言人在利百加的頭腦裡耳語著：幾乎和魅音一樣。小心。

「妳認識貝尼．潔瑟睿德裡的人嗎？」大尊母問道。

拜託！「每個人都碰過女巫，大尊母。」

「妳知道她們什麼事？」

哦，這就是妳們把我帶到這裡的原因。

「我只聽過傳言，大尊母。」

「她們勇敢嗎？」

「據說她們總是想規避危險，大尊母。」

妳值得我們的託付，利百加。那就是這些蕩婦的行動套路。順勢而為，她們覺得妳不喜歡我們。

「這些貝尼．潔瑟睿德富有嗎？」大尊母問道。

「我認為跟您比起來，女巫實屬貧窮，大尊母。」利百加說道。

「為什麼這麼說？別試圖討好我！」

「大尊母，女巫有能力派一艘航艦到伽穆專門把我帶到這裡來嗎？現在她們在哪裡呢？她們躲著您呢。」

「是啊，她們在哪裡？」大尊母問道。

利百加聳了聳肩。

「那個她們叫作霸夏的人從我們手裡逃走時，妳在伽穆嗎？」大尊母問道。

她知道妳在。「我在那裡，大尊母。我還聽過傳言，但我不相信。」

「只能相信那些我們讓妳相信的事，賤婦！妳聽到什麼傳言了？」

「傳言說他能以眼睛跟不上的速度移動，說他……徒手殺了很多人，還有他偷了一艘無現星艦，逃入了大離散。」

「妳只能相信他逃走了，賤婦。」看到她有多害怕了嗎！她無法隱藏顫慄。

「說說真言的事。」大尊母命令道。

「大尊母，我不懂真言。我只知道我的丈夫沙勒姆說過的那些詞。如果您願意聽，我可以重複。」

大尊母琢磨著，扭頭看著她兩旁的助理和顧問。那些人都露出了不

耐煩的神色。她為什麼不直接殺了這個賤婦？

利百加從這些盯著她的橙色眼睛裡看到了暴力。她收攏心神，想起了丈夫的小名沙爾，以及他說過的貼心話。他在孩提時代就展現了「高尚的天分」，有人稱之為一種本能，但沙爾從來不用這個詞。「相信你的直覺。我的老師一直這麼說。」

這是種非常實在的用語，他說這通常會嚇走那些前來尋求「神祕奧祕」的人。

「這技巧沒有祕密，」沙爾說過，「要接受訓練和刻苦練習，跟做其他事都一樣。妳得練習他們稱為『微知覺』的能力，從而觀察到人類反應中最微小的變化。」

利百加能從那些盯著她的人身上看到這種微小的變化。她們想要我死。為什麼？

代言人有建議。大尊母喜歡在他人面前展現權威。她不會做其他人希望她做的事，而會做她認為其他人不希望的事。

「大尊母，」利百加壯起膽子，「您既富有又有權威，肯定有什麼不起眼的地方能讓我為您效勞。」

「妳想為我效勞？」多野蠻的笑容！

「為您服務將讓我欣喜，大尊母。」

「我來這裡不是為了讓妳欣喜。」

勞格諾在地板上踏出了一步：「那就讓我們欣喜，達瑪。讓我們搞些娛樂──」

「安靜！」啊，這是個錯誤，在眾人面前使用親密的稱呼。

勞格諾退了回去，刺棒幾乎掉在了地上。

大尊母橘紅的目光俯視利百加：「妳要回到伽穆上可悲的生活裡去，賤婦。我不會殺了妳，那對妳太仁慈了。妳見識到了我們可以給妳的好處，現在帶著得不到那些好處的遺憾活下去吧。」

「大尊母！」勞格諾抗議道，「我們懷疑──」

「我對妳才有懷疑，勞格諾。把她活著送回去！聽到沒？妳覺得我們需要她的時候會找不到她嗎？」

「不會，大尊母。」

「我們在盯著妳，賤婦。」大尊母說道。

誘餌！她覺得透過妳能釣到大魚。真有趣，這個人有頭腦，儘管生性暴虐，卻知道用腦子，這就是她能上位的原因。

在回伽穆的路上，利百加被關在曾經服務過宇航公會的航艦中一間臭烘烘的艙室裡，思索著自己的困境。顯然，這些蕩婦並沒有期望她會誤解她們的意圖。但是……她們可能也會這麼期望。諂媚、順從，她們就吃這一套。

她知道這想法既來自沙爾的真言，也來自蘭帕達斯的顧問。

「妳累積了很多細微的觀察，妳感覺到了，卻從未意識到。」沙爾曾說過，「累積下來，它們會告訴你一些事，但不是以人類的語言。語言不是必要的。」

她曾經以為這是她聽過最怪的事了，然而，這番話是在她經歷香料之痛以前。夜晚的床上，黑暗與肉體的撫慰，他們之間是無聲的，卻又勝過有聲。

「語言會阻滯你，」沙爾說過，「妳應該學會解讀自己的反應。有時，妳能找到詞語來描繪……有時……找不到。」

「沒有詞語？甚至都不用詞語提問嗎？」

「妳想要詞語，是嗎？這些怎麼樣？信任、相信、真相、誠實。」

「這些是好詞語，沙爾。」

「但是它們言不及義。不要依靠它們。」

「那我們依靠什麼？」

「我自己內部的反應。我解讀自己，而不是我面前的人。我總能分辨謊言，因為我想轉身離開說謊的人。」

「原來你是這麼辦到的！」她捶著他光裸的手臂。

「其他人的方法不同。我聽說過有一個人能分辨謊言，因為她想挽起說謊者的手臂一起散步，安慰說謊的人。妳可能會覺得很荒謬，但這分辨方法確實有用。」

「我覺得你很聰明，沙爾。」她說的是愛的語言，其實她根本不懂他話裡的意思。

「我珍愛的人，」他說道，將她的頭枕在他手臂上，「真言師擁有真言感應力，一旦喚醒了，就會一直起作用。請不要僅出於愛意而誇我聰明。」

「對不起，沙爾。」她喜歡他手臂的味道，她把頭埋在他臂彎裡，搔他的癢，「但是，我想知道所有你知道的事情。」

他將她的頭挪到一個更舒服的姿勢：「妳知道我的第三階段老師說了什麼嗎？『要無知！學會純粹的天真。』」

她震驚了：「完全無知？」

「接觸所有的事物時要像乾淨的寫字板，上頭沒寫東西，妳腦內也沒有任何東西，任何的印記都是對方留下的。」

她開始明白了：「不加以干涉。」

「對。妳是最原始、最無知的野蠻人，不通世故到了極點之後，反而到達了世故的頂峰。無心插柳柳成蔭，妳可以這麼說。」

「這才是聰明，沙爾。我打賭你是他們最好的學生，學得最快，而且一」

「剛開始，我覺得那是一派胡言。」

「不會吧！」

「直到有一天，我察覺到體內的一個小小悸動。它不是肌肉的運動，或是其他人能察覺到的東西。就只是一個……一個悸動。」

「在什麼地方？」

「我無法描述它在什麼地方。但是，我的第四階段老師讓我為它做好了準備。『用雙手溫柔地抓住它，要溫柔。』有個學生還以為他說的是實際的雙手。哦，我們都笑壞了。」

「你們太壞了。」她觸摸著他的臉頰，感受著他黑色的鬍渣。夜深了，但她不覺得睏。

「我也覺得挺壞的。不過，當悸動來臨時，我一下子就認出了。我從未有過這種感覺。它也讓我吃了一驚，因為認出之後，我才明白它一直在我體內，感覺很熟悉。是我的真言感應力在悸動。」

她感覺真言感應力也在自己的體內擾動。他聲音中驚異的感覺引發了什麼東西。

「從那時起，它就是我的，」他說道，「它屬於我，我也屬於它，再也沒分開過。」

「多美妙的感覺啊。」她的聲音裡滿是敬畏和羨慕。

「不完全是！我恨真言感應力的某些部分。以這種方式看人，就像

他們被解剖了一樣，內臟都翻了出來。」

「真噁心！」

「是的，但也有補償，親愛的。有些妳碰到的人，就像是無瑕的兒童送給妳的鮮花。無瑕。我自身的無瑕與之呼應，我的真言感應力也加強了。這就是妳對我的影響，親愛的。」

尊母的無現星艦抵達了伽穆，她們用垃圾車把她送到降落平臺上，丟在航艦的垃圾和排泄物旁，讓她受辱。但是她不在乎。家！我回家了，蘭帕達斯倖存了。

拉比心中沒有和她一樣的熱情。

他們再次坐在他的書房內，只不過這次她更熟悉他者記憶，也更有自信了。他看出來了。

「妳更像她們了！這是不潔的。」

「拉比，我們都有不潔的祖先。我是幸運的，因為我認識一些我的祖先。」

「什麼意思？妳在說什麼？」

「我們都是那些幹了壞事的人的後代，拉比。我們假裝我們的祖先中沒有野蠻人，但是，他們的確存在。」

「胡說！」

「聖母能把他們都回憶起來，拉比。記住，勝利者才會有後代。明白嗎？」

「我從未聽妳說過如此大膽的話。妳究竟怎麼了，以色列的女兒？」

「我活了下來，我學會勝利有時須付出道德上的代價。」

「妳說什麼？這些都是邪說。」

「邪說？野蠻這個詞甚至都不足以描述我們的祖先所做的一些惡事。我們所有人的祖先，拉比。」

她察覺到自己話中的殘酷，意識到自己已經傷害了他，但她無法停止。他怎麼能逃避她所說的真相呢？他是個誠實的人。

她的語氣變得柔和，但造成的傷害更深：「拉比，如果你能看到他者記憶迫使我看到的一些事情，你會去找一個更合適的詞來替代邪惡。我們祖先做過的一些事情，足以貼上你能想到的最邪惡的標籤。」

「利百加……利百加……我知道，必要時……」

「不要用『必要時』這個藉口！你，拉比，比我更清楚。我們什麼時候喪失過道德感嗎？只不過有時我們不想傾聽它罷了。」

他用雙手掩住臉龐，在舊椅子上前後搖晃，椅子發出了痛苦的呻吟。

「拉比，我一直都愛你、尊敬你。為了你，我經歷了香料之痛；為了你，我分享了蘭帕達斯的記憶。不要否認我從中學到的東西。」

他放下了雙手：「我不否認，女兒。但請允許我顯露自己的痛苦。」

「拉比，在所有的啟示之中，我必須優先面對，容不得半點拖延的，就是世上沒有無辜。」

「利百加！」

「罪咎可能不是一個合適的詞，拉比，但我們祖先做的事，必須付出代價。」

「我能理解，利百加。這是種平衡──」

「別跟我說你能理解，我知道你不能。」她站起身，低頭盯著他，「它不是本帳簿，需要你去讓收支平衡。你要追溯到多久以前？」

「利百加，我是妳的拉比。妳不能這樣說話，尤其不能這樣對我。」

「回到愈久以前，拉比，暴行就愈邪惡，代價也就愈高。你回不到那麼久之前，但是，我被迫回去了。」

她轉身離他而去，沒有理睬他話中的乞求，還有他叫她名字時的痛苦。在關上房門時，她聽到他說：「我們做了什麼？以色列，幫幫她。」

1

利迪澤：位於今捷克境內的村莊。一九四二年黨衛軍高官海德里希被暗殺後，納粹高層認定暗殺者曾藏匿於此，下令屠村。──編注

2

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至二十節、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六至三十九節、及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至三十四節，均記載了耶穌行經格拉森（馬太福音作「加大拉」），遇見被魔鬼附身的人。耶穌同意魔鬼的請求，讓魔鬼離開人身，進入附近的一群豬。被附身的豬隻衝下懸崖，摔進海裡溺斃。──編注

3

典出《使徒行傳》第九章。──編注

10

> 歷史紀錄往往會轉移人的注意力。多數歷史記載會將人們關注的重點引向其他地方，令人忽略在事件背後發揮影響力的祕密力量。
>
> —特格霸夏



當獨自待著時，艾德侯通常會探索無現星艦這所囚禁他的監獄。伊克斯人的航艦上有太多的東西要看、要學，它是個寶庫。

這天下午，他停下在艙房內的焦躁步伐，看著安裝在門廊閃亮表面上的那些攝影機。它們在看著他，他有種奇怪的感覺，彷彿透過這些監視的眼睛看著自己。女修們看著他時會想些什麼？在如今早已毀壞的伽穆主堡裡生活過的那個結實的甦亡人兒童，已經長成了身材瘦長的男人，擁有深色的肌膚和頭髮。頭髮很長，比他在沙丘星末日進入這艘無現星艦時更長。

貝尼．潔瑟睿德的眼睛看透了他，他確信她們懷疑他是個晶算師，他擔心她們會如何解讀。晶算師怎麼能妄想在聖母面前永遠隱藏這個事實呢？愚蠢！他知道她們懷疑他至少是個真言師。

他朝著攝影機揮了揮手，說道：「我這人靜不下來，我還想探索。」

貝隆達非常討厭他對監視展現的戲謔態度，她也不喜歡他在星艦裡閒逛。她並不想在他面前隱瞞，每當她來質問他時，他能看到她冷峻的神情後那個沒問出口的問題：「他在找逃跑的路線嗎？」

沒錯，貝隆達，這就是我在做的事，但跟妳懷疑的方式不同。

無現星艦對他設置了固定的界限：外部設下了他無法穿越的力場，一些設備區的驅動力已暫時關閉（他是這麼被告知的），還有警戒艙房（他能看到某些艙房的內部，但不能進入）、武器庫，和保留給忒萊素

囚犯司凱特利的區域。他偶爾會在某個屏障前碰到司凱特利，他們會隔著將他們分隔的靜音力場相望。還有資訊屏障──星艦紀錄中的某些部分不會對他的問題做出回應，他的看守也不會給他答案。

在這些界限內，有足夠用一生去觀察學習的東西，甚至是他這條長達三百個標準年的預期壽命所代表的一生。

前提是尊母沒能發現我們。

艾德侯認為自己才是她們追逐的目標，她們想要抓到他的願望，甚至比抓聖殿的那些女人還要強烈。他知道那些獵人在得手之後不會對他手下留情，她們知道他在這裡。他訓練了一批精通性技巧的人，派去糾纏尊母──那些人等於在嘲笑獵人。

一旦女修會確認了他的晶算師能力，她們將立即明白，他的意識裡擁有不止一個甦亡人的人生記憶。原來的那個甦亡人沒有這種天分。她們會懷疑他是潛在的奎薩茲．哈德拉赫。看她們多麼嚴格地控制美藍極的配給量，顯然她們害怕重複在保羅．亞崔迪及其暴君兒子身上所犯的錯誤。整整三千五百年的奴役！

但是，與默貝拉相處需要晶算師的意識。每次與她相處時，他都會進入晶算師意識，而且不期待在當時或今後能得到解答。這是種典型的晶算師方式：聚焦在問題本身。晶算師累積問題，就像其他人累積答案一樣。問題創造了自身的模式和體系，這產生了最重要的「形狀」。你透過自身創造的模式來觀察你的宇宙──模式全都由圖像、文字和標籤構成（所有都是暫時的），再與感官接受的刺激混合後，就能反映你內心的構想，如同光線在淺色的表面反射。

艾德侯最早的晶算師老師曾組織了一段暫時的文字，描述了內心構想首次產生時的樣子：「注意觀察你內心鏡面上連續出現的同一運動。」

從首次猶疑地使用晶算師能力開始，艾德侯對自己觀察力的轉變愈來愈敏感，他一直在「成為」晶算師。

貝隆達是他最嚴峻的試煉，他害怕她直指內心的目光和鋒利的問題。晶算師探查晶算師。他謹慎、耐心、克制地應對著她的突襲。妳到底在找什麼？

裝作他並不知曉的樣子。

耐心是他的面具。恐懼是合理的，表露恐懼並不會帶來傷害，因為貝隆達並沒有隱藏她的企圖，她想看他喪命。

監視者很快就會看到他被迫使用的技能，而這技能只有唯一可能的來源。艾德侯接受了這個命運。

晶算師真正的技能位於他們稱之為「綜合推理」的思維架構之中，它需要的耐心超乎非晶算師所能想像。晶算師學校將其定義為毅力。你是個原始的追蹤者，能讀到最細微的痕跡，環境中最微小的擾動，並跟隨這些線索。與此同時，你對四周和體內的動靜保持開放的態度，從而產生了天真無瑕──這是晶算師的起手式，和真言師的做法類似，但更強大。

「你要對宇宙的一切保持開放態度，」他最早的老師說過，「你的頭腦不是電腦。而是件回饋工具，無論你的感官輸入了什麼，它都予以回饋。」

每當貝隆達的感官處於開放狀態時，艾德侯總能意識到。她站在那裡，目光略微內斂，他能感知她的頭腦幾乎不為成見所阻擾。他的防禦要仰賴她最根本的瑕疵：貝隆達並不具備開放感官所需的思維架構。她無法問出最適合的問題，而他覺得頗為奇妙，歐德雷迪會用一個有瑕疵的晶算師嗎？這與她一貫的表現並不相符。

我尋找能組成最完美影像的問題。

如果你這麼做，你絕不會認為自己聰明，也不會認為自己掌握了解決問題的鑰匙。你依然保持著對新問題的回饋，如同面對新模式。測試、再測試，雕琢、再雕琢，這種持續的過程從不間斷，從不滿足。這是你自己私人的舞步，與其他晶算師類似，但總是帶著你獨有的姿勢和步伐。

「你永遠算不上一個真正的晶算師，這就是我們稱晶算師之路為『無盡追求』的原因。」老師的話已深深烙刻在他的意識裡。

累積了一些對貝隆達的觀察之後，艾德侯深深贊同那些教過他的大師的觀點：「聖母無法成為最一流的晶算師。」

沒有哪個貝尼．潔瑟睿德能將自己與她在香料之痛裡獲得的確信完全切分開來，她們永遠相信對女修會的忠誠是第一要務。

他的老師們針對確信提出過警告，確信某件事是絕對的，這種想法

會在晶算師體內造成嚴重的缺陷。

「你所做的、所感知的、所說的每一件事，都是場實驗，所有的推理都沒有終點。所有的事物都不會停歇，除非死了，甚至死了之後都不會，因為每個生命都會創造無盡的漣漪。歸納是在有限的範圍內摸索，最終會找到規律。而演繹會引誘你走向確信的錯覺，從而踐踏真理，將其碾碎！」

當貝隆達的問題觸及他與默貝拉之間的關係時，他看到了模糊的情緒回應。興味？妒忌？雙向性癮激發了強烈的性需求，他能接受對這種需求的興味（甚至是妒忌）。高潮真的那麼美妙？

今天下午，他在自己的艙房內遊蕩，感到不自在，就好像他剛到此地，尚未把這些房間當成家。這是情緒在跟我說話。

關押了這麼多年後，這些艙房已經有了些居住的痕跡。這是他的洞穴，也是以往貨物管理員的套房，房間寬敞，牆壁微呈弧形，裡頭有臥室、書房、起居室、鋪著綠色地磚的浴室，配備了乾溼兩套清潔系統，還有一間他和默貝拉共用的寬廣鍛鍊廳。

房間裡除了他收集的工藝品，還有一些他的痕跡：那把懸帶椅以恰好的角度擺放在控制臺和投影儀前，他透過這些設備連上星艦的系統。有一些利讀聯晶紙紀錄放在矮桌上。還有居住留下的汙漬──書桌上那一小團深棕色汙漬。甚至還有撒出的食物留下了擦不掉的痕跡。

他煩躁地踱步到了睡覺的艙房。裡頭光線暗淡，他對於氣味的辨析力正常運作，聞出床上有股類似唾液的味道，那是昨晚性衝撞的殘餘。

這是個合適的詞：衝撞。

無現星艦內的空氣經過了過濾、循環以及添加了清新劑，所以通常讓他覺得無聊。無現星艦迷宮通向外部世界的出口通常都只會短暫地開啟，有時他會安靜地坐著嗅聞，希望空氣中有一絲非監獄的氣味。

有辦法逃走！

他踱步出了艙房，順著走廊走到盡頭，取道滑槽，來到星艦的最底層。

外面的天空下，到底在發生著什麼？

歐德雷迪告訴他的點滴資訊讓他恐懼，讓他覺得自己像是困在了陷阱裡。無處可逃！與什阿娜分享我的恐懼是否明智？默貝拉只會一笑而

過。「我會保護你的，親愛的。尊母不會傷害我。」這只是另一個白日夢。

什阿娜……她那麼快就掌握了手語，並認同了他的反叛精神。反叛？不……我不相信有哪個聖母會反叛女修會，甚至連潔西嘉女士最終都回歸了。但是，我沒有要求什阿娜反叛女修會，只是要求她保護我們免於默貝拉愚行的傷害。

獵人們龐大的力量，只讓人可以預測到破壞的程度。晶算師不得不關注那極具破壞性的暴力。她們也帶來了其他東西，暗示了大離散時期發生了什麼。歐德雷迪裝作不經意提起的混合人是什麼？半是人類，半是野獸？這是盧西拉的猜測。盧西拉在哪裡？

他發現自己已來到了巨籠，一處長達一公里的貨艙空間。她們把沙丘星的最後一隻沙蟲關在裡面，帶來聖殿星球。這區域聞上去仍有香料和沙子的味道，讓他想起了久遠以前的消亡。他知道自己為什麼經常來到巨籠前，有時還是下意識地，就像剛才那樣。這裡既吸引他，又排斥他。在巨大的空間裡，想像著塵土、沙子，還有香料，能給他一種自由的幻覺。但還有一個原因，在這裡「它」總是會出現。

今天它會出現嗎？

沒有任何預兆，身處巨籠的感覺會消失，然後……融化的天空中有一張網在閃爍著光芒。幻象出現時，他知道自己並沒有真的「看見」一張網，那只是頭腦為感官無法辨別的東西所做的翻譯。

一張起伏不定、閃閃發光的網，像是漫天的極光。

隨後，網會開啟，他會看到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他們看上去那麼平凡，卻又不平凡。是一對穿著古代服飾的爺爺和奶奶，男的穿著連身工作服，女的穿著長裙，戴著頭巾，在花園裡工作！他覺得這肯定又是幻象。我看到了它，但它不是我真正看著的。

他們最終總會注意到他。他聽到了他們的聲音。「他又來了，馬蒂。」男性會指著艾德侯對女性說。

「我不明白他怎麼能看到？」馬蒂問過一次，「應該不可能。」

「我想他同時做太多事了。不知道他是否知道危險？」

危險。這個詞總是會把他從幻象裡推出來。

「今天沒在你的控制臺？」

有那麼一瞬間，艾德侯覺得是幻象裡的女人發出了聲音，隨後他意識到是歐德雷迪，她的聲音就在他身後。他轉身，發現自己忘了關上艙門。她跟著他來到巨籠，悄悄跟蹤，還躲開散落在地板上的沙堆，免得沙子在腳下摩擦，暴露了她的行蹤。

她看上去疲倦且焦躁。為什麼她認為我應該待在控制臺邊？

歐德雷迪彷彿在對他心裡的問題做出回應：「我發現最近你經常待在控制臺邊。你在找什麼，鄧肯？」

他搖了搖頭，沒有說話。為什麼我突然間覺得危險？

有歐德雷迪相伴時，通常不會出現這種感覺。他想起其他幾次覺得危險的場合。有一次，她懷疑地盯著他放在控制臺上的雙手。看來恐懼與我的控制臺有關聯。我暴露了晶算師對數據的渴求嗎？她們猜到了我把非公開的自我藏在裡面了？

「我難道沒有任何隱私嗎？」這句反擊充滿了憤怒。

她緩緩地搖了搖頭，彷彿在說「你其實能裝得更好」。

「這是妳今天第二次過來了。」他指責道。

「我必須說，你看上去不錯，鄧肯。」更多的迂迴。

「妳的監視者是這樣說的嗎？」

「別裝可憐了。我來和默貝拉談談。她說你應該在這裡。」

「我猜妳知道默貝拉又懷孕了？」是想要取悅她嗎？

「我們表示感謝。我來是要告訴你，什阿娜想再次拜訪你。」

為什麼要由歐德雷迪宣布這個消息？

她的話讓他眼前出現了一幅景象，沙丘星上的流浪兒變成了聖母（據她們說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什阿娜，他的紅粉知己，在外照看著最後一條巨型沙蟲。牠的生命終於永垂不朽了嗎？為什麼歐德雷迪對什阿娜的來訪這麼感興趣？

「什阿娜想跟你談談暴君。」

她看到了這句話引發的驚奇。

「我能給什阿娜的雷托二世研究增添什麼知識呢？」他問道，「她可是個聖母。」

「你與亞崔迪家族的關係非常密切。」

啊，她在追獵我體內的晶算師。

「但是，你說她想談論的是雷托，把他想成亞崔迪太危險了。」

「哦，但他的確是個亞崔迪家族的人。儘管他已昇華成了某種比任何一個前人都強大的存在，但不管怎麼說，他仍是我們中的一員。」

我們中的一員！她提醒了他，她也是個亞崔迪氏族的人；同時也提醒了他，他對這個家族有永遠還不清的債！

「隨妳怎麼說吧。」

「不如我們結束這個愚蠢的遊戲吧？」

他心生警覺。他知道她看到了，該死，聖母是如此敏感。他盯著她，不敢開口說話，知道即便現在的樣子也已經暴露太多資訊。

「我們相信你回憶起了不止一個甦亡人的生命。」她沒有等到他的回應，「別裝了，鄧肯！你是個晶算師嗎？」

看到她說話的樣子，半是指責半是疑問，他知道自己的偽裝到此為止，卻感覺卸下了重擔。

「如果我是呢？」

「那麼忒萊素人在培養你時，置入了不止一個艾德侯甦亡人的細胞。」

艾德侯甦亡人！他拒絕將自己視作這概念的一部分：「為什麼雷托突然對妳這麼重要？」這個回答可說是另一種承認。

「我們的沙蟲已變成沙鱒。」

「牠們在生長和繁衍嗎？」

「顯然是。」

「除非妳禁錮或消滅牠們，否則聖殿將成為另一個沙丘。」

「你預料到了，是嗎？」

「雷托和我一起預料到的。」

「所以你能回憶起很多生命。有趣。這種能力讓你變得有點像我們。」她的目光怎麼毫不游移？

「我認為非常不同。」我必須轉移她的注意力！

「你獲取了這些回憶的時間點，是和默貝拉初次見面的時候嗎？」

這是誰的猜測？盧西拉？她當時在場，可能做出了猜測，並坦白告知了女修會。他必須把被動變成主動。「我不是另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

「你不是嗎？」歐德雷迪審視的態度不帶任何主觀，而且絲毫不加掩飾，他認為這是一種殘忍。

「妳知道我不是！」他在為自己的生命戰鬥，他清楚這一點。因為歐德雷迪，也因為那些瀏覽和審查攝影機紀錄的人。

「告訴我你那一連串記憶。」這是來自統御大聖母的命令，無法逃避。

「我了解這些……生命，就像是一段人生。」

「這種累積可能對我們非常有價值，鄧肯。你也記得再生箱嗎？」

她的問題讓他想起了那些迷霧中的摸索，那些對忒萊素人怪異的想像──初生兒尚未發育完全的眼睛看著一堆朦朧的人類肉體，影像對不到焦而模糊，幾乎是從產道內出生的記憶。這些跟再生箱要怎麼扯上關係？

「司凱特利給我們提供了知識，我們能製造自己的再生系統。」歐德雷迪說道。

系統？有趣的詞語。「意思是妳們也能複製忒萊素的香料生產方法？」

「司凱特利的要價太高，我們給不了。但是總會有香料的，不管透過什麼方式。」

歐德雷迪聽到自己的聲音裡有強調的意味，不禁揣測他是否察覺到自己的不確信。我們可能沒有時間了。

「妳們離散出去的姊妹正在跛行，」他說道，想讓她嘗嘗晶算師意識的滋味，「妳依靠香料庫存來供應她們，但庫存是有限的。」

「她們有再生箱的知識和沙鱒。」

想到無垠的宇宙中，有無數的沙丘星被複製出來，這種可能性讓他震驚得說不出話來。

「她們可以靠再生箱、沙蟲或兩者結合來解決美藍極的供應問題。」她說。這句話她能誠心誠意地說出口，有統計上的期望值掛保證。眾多離散的聖母分支中，總有一支可以做到。

「關於那些再生箱，」他說道，「我有過奇怪的……夢。」他幾乎說出了「冥想」。

「意料之中。」她簡短地告訴他說女性的肉體如何應用在再生箱之

中。

「也用來製造香料？」

「我們認為是。」

「真噁心！」

「你太孩子氣了。」她斥責道。

在這種時候，他非常討厭她。有一次，他因為聖母將自己與「人類常見情緒」切割而責備她時，她也給了他一模一樣的回答。

太孩子氣！

「可能沒藥救了，」他說道，「這是我個性中可恥的缺陷。」

「你想跟我辯論道德嗎？」

他覺得自己聽出了怒意：「我連道德倫理都不想辯論。我們的行為基於不同的準則。」

「準則通常是缺乏憐憫的藉口。」

「我難道在一位聖母口中聽到了良心的回音？」

「真糟啊，要是我的女修們認為良心控制了我，她們會流放我的。」

「妳可以被驅趕，但不能被控制。」

「非常好，鄧肯！我更喜歡你公開晶算師身分之後的樣子。」

「我不信任妳的喜歡。」

她大聲笑了：「和貝隆達真像啊！」

他呆呆地盯著她，她的笑聲突然讓他產生了靈感：要如何才能逃出這所監獄，免於貝尼．潔瑟睿德持續的操控，過自己的生活。逃生路線並不在機器裡，而是在女修會的缺陷中。她們確信已牢牢關住了他──這份確信就是他的逃生路線！

什阿娜知道！這就是她在我面前搖晃的誘餌。

看艾德侯不開口，歐德雷迪接著說道：「跟我說說其他的生命。」

「錯了，我認為那不是「其他」，而是一個連續的生命。」

「沒有死亡？」

他默默地思考答案。在那一連串回憶中，死亡如同生命一樣資訊豐富。光是雷托就殺了他那麼多次！

「死亡不會中斷我的記憶。」

「算是一種奇怪的永生，」她說道，「你知道吧，忒萊素尊主會反覆重新創造他們自己的肉體。但是，你──在同一個肉體裡混入不同的甦亡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去問司凱特利。」

「貝隆達確信你是個晶算師。她會高興的。」

「我不這麼認為。」

「我會設法讓她高興的。天哪！我有這麼多問題，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了。」她左手托著下巴仔細檢視他。

問題？艾德侯的頭腦裡產生了晶算師的需求。他讓那些他問過自己無數遍的問題自行移動，組合成它們的模式。忒萊素人在我這裡尋求什麼？他們應該無法把每一代艾德侯甦亡人的細胞都植入這次轉世之中，然而他卻擁有所有的回憶。現在的這個自我與那些生命，究竟積累起了多麼巨大的聯繫？對於他在巨籠裡陷入的幻象，這就是解謎的線索嗎？艾德侯的頭腦內形成了半是回憶、半是其他性質的畫面：他的身體處在溫暖的液體之中，管子餵給他食物，機器為他按摩，忒萊素觀察者探查著他，問他各種問題，他感覺到許多半休眠的自我發出了喃喃的回應。聲音沒有意義，他聽外語般聽著自己嘴唇裡發出的聲音，但是他知道這其實是普通的凱拉赫語。

他在忒萊素人的行動中感知到的眼界讓他敬畏，他們調查了一個沒人敢碰的宇宙，只有貝尼．潔瑟睿德才敢觸及。貝尼．忒萊素是為了自己才勇於探索，但這動機並沒有損害到它的宏大。不斷重生的忒萊素尊主就是勇於挑戰的獎賞。

幻臉人僕人能複製任何生命、任何頭腦。忒萊素人夢想的廣闊和貝尼．潔瑟睿德的成就一樣偉大。

「司凱特利承認他擁有摩阿迪巴時期的記憶，」歐德雷迪說道，「你可以找機會跟他交流一下。」

「這種永生是談判籌碼，」他警告道，「他不會賣給尊母嗎？」

「可能吧。來吧，跟我一起回到你的艙房。」

在他的工作室，她示意他在控制臺前的椅子上坐下，他不知道她是否仍在追著他的祕密不放。她朝他彎下腰，操作著控制鍵。上方的投影儀投射出一片沙漠，地平線盡頭滿是起伏的沙丘。

「認得出聖殿星嗎？」她說道，「沿著赤道的寬闊地帶。」

他興奮起來：「沙鱒，妳說過的。但是，有新沙蟲生成嗎？」

「什阿娜覺得快了。」

「牠們需要大量的香料作為催化劑。」

「我們在那裡賭下了大量的美藍極。雷托跟你說過催化劑，是嗎？你還記得什麼有關他的事嗎？」

「他殺了我這麼多次，一想起他就讓我覺得疼。」

她有沙丘星上達艾斯巴拉特的紀錄來印證：「我知道，他親手殺了你。他是把你用完即棄嗎？」

「有時我會達到他的期望，獲准自然死亡。」

「他的黃金之路值得嗎？」

我們不理解他的黃金之路，也不理解打造它所需的發酵。他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你的遣辭用句真有趣。晶算師認為暴君時代是發酵。」

「在大離散時爆發。」

「大饑荒也起了作用。」

「妳認為他會沒預見到大饑荒嗎？」

她沒有回答，而是沉浸在他的晶算師見解裡。黃金之路，指人類「噴湧而出」進入宇宙……再也不會局限於某個行星之上，受制於單一的命運。我們的雞蛋已不在同一個籃子裡。

「雷托認為所有的人類都是一個生物體。」他說道。

「但是，他把他的夢想強加在我們頭上。」

「你們亞崔迪總是這麼做。」

你們亞崔迪！「你已償還了欠我們的債？」

「我沒這麼說。」

「你喜歡我目前的困境嗎，晶算師？」

「沙鱒發揮作用多久了？」

「超過八個標準年了。」

「我們的沙漠生長得有多快？」

我們的沙漠！她示意他看投影：「它已經比沙鱒出現之前大了三倍。」

「這麼快！」

「什阿娜認為很快就能見到小沙蟲了。」

「牠們長到兩公尺左右才會鑽到表面。」

「她是這麼說的。」

他用一種冥想的語氣說著：「每一條都有雷托在他『無盡夢境』中珍珠般的意識。」

「他是這麼說的，他從未在這些事上撒謊。」

「他的謊言更加巧妙。和聖母的一樣。」

「你是在指責我們撒謊嗎？」

「什阿娜為什麼要見我？」

「晶算師！你們以為問題就是答案。」歐德雷迪裝作失望地搖了搖頭，「她必須盡可能了解暴君身為宗教崇拜中心的情形。」

「哈！為什麼？」

「對什阿娜的崇拜已經擴散，遍及舊帝國內外，來自拉科斯倖存的祭司在四處宣揚。」

「來自沙丘星，」他糾正了她，「不要把它看成是厄拉科斯或拉科斯，那會迷惑妳的頭腦。」

她接受了他的糾正。現在，他已完全成了個晶算師，她則耐心地等待。

「什阿娜跟沙丘星上的沙蟲說話，」他說道，「牠們做出了回應。」他迎著她詢問的目光，「可以跟妳們護使團的老把戲媲美了，是吧？」

「在大離散時期，暴君的別稱叫杜爾和古杜爾。」她說道，加深他的晶算師天真思想。

「妳有個危險的任務要派給她。她知道嗎？」

「她知道，而且你可以讓任務變得安全一些。」

「那就讓妳們的資料系統對我開放。」

「沒有限制？」她知道貝隆達會做出什麼反應！

他點了點頭，不敢妄想她會同意。她是否猜到了其實我急需的就是這個？這裡保存著他如何才能逃脫的全部知識。無限制地接觸到全部資訊！她會覺得我只是需要自由的幻覺。

「你會成為我的晶算師嗎，鄧肯？」

「我還有其他選擇嗎？」

「我會和顧問團討論你的請求，並給你答案。」

逃生之門開啟了？

「我必須像尊母一樣思考。」他說道，在攝影機和那些會權衡他請求的監視者面前辯解。

「還有誰能比與默貝拉一起生活的人更勝任呢？」她問道。

11

腐敗有千張面具。

——《忒萊素禪書》



她們不知道我在想什麼，也不知道我能做什麼，司凱特利想著。她們的真言師無法讀取我。他至少從災難中搶救出了這個技能——從他臻至完美的幻臉人身上學來的欺騙藝術。

他在無現星艦上屬於他的區域內安靜地移動、觀察、記錄，與測量。他那受訓尋找缺陷的頭腦，每一眼都在衡量著人或物。

每個忒萊素尊主都知道，總有一天神會指派給他某項任務，以考驗他的忠誠度。

很好！任務來了。聲稱認同偉大信念的貝尼．潔瑟睿德起了假誓，她們是不潔的。當他從域外歸來時，不再有同伴幫他清洗，他已墮落到普汶韃的宇宙，被魔鬼的僕人囚禁，並被來自大離散的蕩婦追獵。但是，這些邪惡的人都不了解他的資源，都不相信神將以怎樣的手段在這極端情況下幫助他。

我要清洗我自己，神啊！

當魔鬼的女人將他從蕩婦的手中解救出來，並承諾給予保護和「所有的幫助」時，他知道她們是虛情假意。

考驗愈難，我的信仰愈深。

就在幾分鐘之前，他的目光穿過一道閃爍的屏障，看到了鄧肯．艾德侯沿著長長的走廊進行晨間散步。分隔他們的力場阻止了聲音傳遞，但是，司凱特利看得到艾德侯的嘴唇在動，並讀懂了他的咒罵。罵我吧，甦亡人，但我們製造了你，而且還會用到你。

神在忒萊素製造這個甦亡人的過程中引入了一個「神聖的意外」，神總是有更遠大的規畫。將自己融入定的計畫，而不是要求神跟隨人類

的設計，這才是信徒的任務。

司凱特利置身於這場考驗中，再續了自己神聖的誓言。這是貝尼．忒萊素無言的古老開悟。「開悟無須領悟。開悟無須言語，甚至無須名字。」

神的魔法是他唯一的橋梁，司凱特利深刻地感受到了。作為蓋謳裡最年輕的尊主，他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將被選來實現這一終極任務。這份認知成了他的力量之一，而且每次他面對著鏡子時，都能再次確認。神造就了我來欺騙普汶韃！他瘦小如同孩童的外表上覆蓋著一層灰色的皮膚，金屬似的膚色能阻擋掃描探查。他弱小的外形能欺騙看到他的人，並隱藏起他在一系列甦亡人轉世過程中累積的力量。只有貝尼．潔瑟睿德身負更古老的記憶，但他知道她們受到了邪惡的指引。

司凱特利摩挲著胸膛，提醒自己那裡藏著的東西。隱藏的手段如此巧妙，根本看不出任何痕跡。每位尊主都攜帶著一枚零熵膠囊，裡面保存著許多種子細胞，包括蓋謳核心的尊主同伴、幻臉人、技術專家，和其他對魔鬼的女人（以及對軟弱的普汶韃）有吸引力的種群！保羅．亞崔迪和他親愛的荃妮也在裡面。（在死人衣物上搜尋細胞的代價真是不菲！）最初的鄧肯．艾德侯也在裡面，還有其他的亞崔迪走狗──晶算師瑟非．郝沃茲、葛尼．哈萊克、弗瑞曼人耐巴史帝加……有夠多可用作僕人和奴隸的人，讓他們服務忒萊素宇宙中的主人。

零熵膠囊中的寶中之寶，是他一直以來想要實現的夢想，每當想到它就能讓他屏住呼吸。他們是完美的幻臉人！也是完美的模仿者、對受害者本人的完美記錄，甚至能夠欺騙貝尼．潔瑟睿德的女巫。謝爾也無法阻止他們捕獲他人的心智。

這枚膠囊是他最重要的談判籌碼，不能讓人知道。現在，他要做的就是記錄缺陷。

無現星艦防禦系統內有足夠的漏洞來讓他滿意。在他一連串的生命中，他收集了許多技能，就像他的尊主同伴們收集了許多消遣的小玩意兒一樣。他們一直都覺得他太嚴肅，但是，現在他找到了證明自己的地點和時機。

對貝尼．潔瑟睿德的研究總是讓他著迷。經過了多個世代，他掌握了大量有關她們的知識，他知道有些知識更像是傳說和謠言，但是，對

神諭的信仰讓他堅信，他掌握的知識能夠服務於偉大信念，他做好了接受神聖考驗的準備。

他將貝尼．潔瑟睿德的知識編纂成冊，並把其中的某個章節命名為「典型表現」，取自文中經常出現的標注：「這是她們的典型表現！」

「典型表現」讓他著迷。

對她們來說，容忍他人做出粗俗但不具威脅的行為，卻容不下自己人的類似行為，是種典型表現。「貝尼．潔瑟睿德的標準更高。」司凱特利甚至從他去世的同伴嘴裡聽過這個說法。

「我們能以客觀眼光審視自己，這是我們的天賦。」歐德雷迪曾經說過。

司凱特利把這句話也收錄到了「典型表現」中，儘管它與偉大信念不符。只有神才能看到你真正的自我！歐德雷迪的吹噓只不過是一種傲慢。

「她們不隨便撒謊。真相的力量更大。」

他經常琢磨這句話。統御大聖母曾引用過它，說它是貝尼．潔瑟睿德的準則。然而，女巫們對真相的理解似乎帶著挖苦。她竟敢宣稱它來自禪遜尼。「誰的真相？做了哪些修正？處於什麼樣的脈絡之中？」

昨天下午，他們一起坐在他位於無現星艦的艙房內。他要求舉行一場「雙方問題協商會」，其實就是委婉地表示想談判。就他們兩人，除了攝影機和後面那些來來去去負責監視的女修。

他的艙房足夠舒適，有三面合成玻璃材質的牆，牆面是舒緩的綠色，一張柔軟的床，以及配合他瘦小身材準備的縮小版椅子。

這是艘伊克斯無現星艦，而且他確信，他的看守們並不知道他其實很了解這種無現星艦。和伊克斯人一樣了解它。伊克斯的機器到處都是，但誰也沒看到伊克斯人，他懷疑聖殿上是否有伊克斯人存在。女巫一向以自己做機器保養而著稱。

歐德雷迪關切地注視著他，動作和語速都很緩慢。「她們從不衝動行事。」你經常能聽到這句描述。

她問候了他的健康，顯出關心的樣子。

他看了看起居室的四周：「沒看到伊克斯人。」

她因為不快而抿緊了嘴唇：「這就是你要求開協商會的原因？」

當然不是，女巫！我只是在練習分散注意力的技能。妳不可能聽到我說出自己想隱藏的東西，那為什麼我要把妳的注意力引向伊克斯人？儘管我知道，在妳這顆受詛咒的星球上，不太可能有危險的入侵者在自由漫步？啊，我們忒萊素人與伊克斯人的聯繫源遠流長，這是我們大肆吹噓的事。妳知道的！記憶中妳們不止一次地懲罰了伊克斯人。

他覺得，伊克斯人的技術專家可能不想主動招惹貝尼．潔瑟睿德，但他們會更謹慎地不去引發尊母的憤怒。這艘無現星艦的存在顯示了祕密貿易依然在進行，不過代價肯定高得離譜，而且路線也變得異常迂迴。那些來自大離散的蕩婦非常邪惡，她們可能也需要伊克斯人，他揣測著。而且，伊克斯人可能會偷偷背叛蕩婦，與貝尼．潔瑟睿德達成協議。不過，協定的內容肯定有限，違約的機會也很高。

這些想法讓他在談判中覺得安心。當歐德雷迪咄咄逼人時，她會保持沉默，用令人煩躁的貝尼．潔瑟睿德方式盯著他，這招已經讓他多次覺得不安。

用來談判的籌碼很大──至少是他們雙方的存續，再加上總也少不了的那幾樣：支配地位、控制人類宇宙、讓你的做法成為主導模式永恆存續。

給我一條小小的裂縫，我可以在此基礎上擴大，司凱特利想著，給我幻臉人。給我只服從我命令的僕人。

「我有個小小的要求，」他說道，「我想過得舒適點，我需要自己的僕人。」

歐德雷迪繼續用那種貝尼．潔瑟睿德琢磨人的方式盯著他，總是讓人覺得她能剝下你的面具，看透你的內心。

但是，我有妳無法看透的面具。

他能看出來，她覺得他可憎。她的目光在他的五官上一一滑過，他知道她在想什麼。真像個妖精。一張窄臉和一雙淘氣的眼睛，還有前額髮際的美人尖。她的目光往下移去：小小的嘴，鋒利的牙齒和尖銳的犬齒。

司凱特利知道自己符合最令人類害怕的危險迷信中的形象。歐德雷迪應該會問她自己：為什麼貝尼．忒萊素要選擇這麼特別的外表？他們的基因控制技術明明能讓他們更有魅力。

因為這樣能讓妳不安，普汶韃垃圾！

他馬上又想到了另一條「典型表現」：「貝尼．潔瑟睿德極少會亂來。」

但司凱特利見過許多貝尼．潔瑟睿德亂來之後的殘局。看看沙丘星變成了什麼！燒成了渣滓，因為妳們這些女魔鬼選擇了那個聖地來挑戰蕩婦。甚至連我們先知的亡魂也成了她們的戰利品。所有人都死了！

他不敢計算自己的損失，沒有哪顆忒萊素行星逃過了沙丘星的命運。是貝尼．潔瑟睿德造成的！而他還必須忍受她們的寬容━他是一個逃犯，只有神的支持。

他問過歐德雷迪為什麼要在沙丘星上亂來。

「我們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會這麼做。」

「所以妳們才引發了蕩婦的暴力嗎？」

她拒絕討論。

某位司凱特利已逝的同伴曾說過：「貝尼．潔瑟睿德會留下筆直的痕跡。你可能會覺得她們複雜，但仔細觀察後，會發現她們的方式很直接。」

這位同伴和其他所有人都被蕩婦殺害了。現在，他只存在於零熵膠囊裡的細胞上。死去尊主的智慧也就剩這麼點了！

歐德雷迪想要更多再生箱的技術資訊。哦，她組織問題的方式是多麼聰明！

為了生存談判，每個微小籌碼都有沉重的意義。他幾經斟酌而透露的那些關於再生箱的少數資料，為他帶來了什麼？歐德雷迪偶爾會帶他到無現星艦的外面去。但是，對他來說，整顆星球和無現星艦一樣就是個監獄。他去哪裡才能讓女巫找不到呢？

她們用自己的再生箱做什麼呢？他不確定。女巫撒謊的技巧爐火純青。

即使向她們提供有限度的知識，都錯了嗎？最初，他只打算提供生物科技的細節；現在他意識到自己告訴她們的已遠超過當初畫下的限制。她們肯定已推斷出來，總有一個替代尊主的甦亡人在再生箱裡生長，這就是他們創造有限的永生的方法。現在連這也沒了！在沮喪與憤怒之中，他想衝著她喊出這句話。

問題……理所當然的問題。

他用冗長的辯解「為什麼我需要幻臉人僕人和我自己的星艦系統主控臺」來避開她的問題。

她則是狡猾地堅持著，探尋更多有關再生箱的知識。「如果我們掌握了從自己的再生箱裡生產美藍極的知識，就會對我們的客人更加慷慨。」

自己的再生箱！我們的客人！

這些女人就像是塑鋼牆。不會有再生箱供他使用的。所有的忒萊素力量都失去了。這是種充滿自憐的想法。他提醒自己要恢復平靜：顯然神在考驗他的才智。她們以為把我關進了陷阱裡。但她們的限制的確很麻煩。沒有幻臉人僕人？很好。他會尋求其他僕人，即使不是幻臉人。

幻臉人，他可變的奴隸。一想到失去他們，司凱特利感覺體內很多生命產生了深深的怒火。這些該死的女人，裝出贊同偉大信念的樣子！到處都有侍祭和聖母在窺探。間諜！到處都有攝影機。太壓抑了。

剛到聖殿時，他感覺到他的看守身上有種羞怯，當他開始探查她們的運作機制時，這種隱私感變得更加強烈。後來他明白了，這是她們的圈子，一致對外，應對任何威脅。我們的就是我們的。禁止入內！

司凱特利從中體會到了某種父母的姿態，一種對人類的母性關愛：「乖，否則我們會懲罰你！」你可不想受到貝尼．潔瑟睿德的懲罰！

歐德雷迪繼續索求著他不能給予的知識，司凱特利索性將自己的注意力鎖在了一條他認為絕對正確的「典型表現」上：她們無法愛。他不得不贊同她們的觀點。不管是愛還是恨，都非屬純理性。他把這些情緒想像成汙染了四周空氣的黑色噴泉，從原始的井裡噴向沒有防備的人類。

這女人怎麼這麼喋喋不休！他看著她，對她的話聽若未聞。她們的缺陷是什麼？她們避免接觸音樂算是弱點嗎？她們害怕音樂對情緒暗地裡產生影響嗎？這種迴避顯然是強制調節而成的，但調節無法永遠成功。在他多個生命中，他看過喜歡音樂的女巫。於是，他問了歐德雷迪對音樂的看法，她顯得非常氣憤，他懷疑她是故意演給他看的，為了誤導他。

「我們不能讓自己分神！」

「妳們難道不會在記憶裡重奏那些偉大的音樂嗎？據說在古代……」

「在大部分人都不再知道的樂器上演奏出的音樂又有什麼用呢？」

「哦？都有什麼樂器？」

「在哪裡能找到鋼琴？」她仍然在假裝憤怒，「難以調音的樂器，演奏起來更是困難。」

她裝得可真像。「我從未聽說過……鋼琴，妳是這麼說的吧。它和巴利斯九弦琴一樣嗎？」

「遠房表親。但是，這種樂器只能被調成彼此相近的音階，這是它的一大特點。」

「妳為什麼要特地用……鋼琴舉例子呢？」

「因為有時我會覺得失去它挺可惜的。畢竟，它能從不完美中製造完美，那是最高的藝術形式。」

從不完美中製造完美！她想用禪遜尼的話來擾亂他的心神，製造幻象，讓他覺得這些女巫贊同他的偉大信念。他受過多次警告，要小心貝尼．潔瑟睿德這種特別的談判技巧。她們從看不清的角度出發，只會在最後一刻才暴露她們真正想要的東西。好在他知道她們想得到什麼，她想要他所有的知識，卻不支付任何代價。但是，她的話仍具有強大的誘惑力。

司凱特利深深感到疲倦。歐德雷迪的話完美符合她所聲稱的女修會目標：使人類社會盡善盡美。所以她覺得她可以教他嗎！又一個「典型現象」：「她們把自己當成老師。」

當他表示自己並不相信她的說詞，她說道：「我們當然會給那些受我們影響的社會增加壓力，我們施壓，進而導正方向。」

「我覺得妳在胡扯。」他抱怨道。

「哎，司凱特利尊主！這是種常見的模式。政府經常這麼做，誘導暴力去對付那些經選擇的目標。你們也這麼做！看看它給你們帶來了什麼。」

她竟敢說忒萊素人的災難是咎由自取！

「我們吸取了大信使的教訓。」她說道，使用了伊斯蘭米亞語中對先知雷托二世的稱謂。從她嘴裡聽到這些詞有些怪，但他仍受到震撼。

她知道所有的忒萊素人都崇拜先知。

但是我聽過這些女人稱祂為暴君！

她繼續用伊斯蘭米亞語問道：「透過暴力為大家帶來價值觀上的教訓，這不就是祂的目的嗎？」

她在開偉大信念的玩笑嗎？

「這就是我們接受他的原因，」她說道，「他沒有遵循我們的規則，但他追求與我們相同的目的。」

她竟敢說她接受了先知！

儘管受到了極大的挑釁，他卻沒反駁她。聖母對自身和自身行為的看法是非常微妙的。他懷疑她們總是在調整看法，從不會在某個方向糾結過深。沒有自愛，也沒有自怨。自信，是的。令人難以消受的自信，不過，這並不需要自愛或自怨。只要清醒的頭腦，隨時準備做出改正，接受教訓，就像她剛才所說的那樣。也很少需要讚揚。幹得好？嗯，不然呢？

「貝尼．潔瑟睿德的訓練能使人堅強。」這是民間智慧裡最流行的說法。

他想就這一點與她辯論：「尊母的制約不也跟妳們一樣？看看默貝拉！」

「你想要談的是泛泛之言嗎，司凱特利？」她的口氣中是不是有揶揄的成分？

「目前的衝突不剛好可以用兩種制約系統發生碰撞來解釋嗎？」他壯著膽子問道。

「更強大的一方會勝利，當然。」她肯定是在表示輕蔑！

「這還用說嗎？」他沒能好好隱藏自己的憤怒。

「難道貝尼．潔瑟睿德需要提醒忒萊素人，細微之處也是一種武器？你沒練習過欺騙嗎？編造弱點來迷惑你的敵人，並把他們引入陷阱？軟弱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

顯然，她知道多個世代以來的忒萊素騙術，製造無能的假象。

「那麼，這就是你想用來對付敵人的方式？」

「我們想懲罰她們，司凱特利。」

如此切齒的決心！

此刻，他所了解關於貝尼．潔瑟睿德的新知識讓他充滿了疑慮。

歐德雷迪帶著他走出無現星艦，漫步於寒冷的冬季中，沿途戒備森嚴，健壯的督察就離他們一步之遙。一支小隊伍從中樞走了出來，於是他們停步觀看。那是五個貝尼．潔瑟睿德女人，兩人穿著滾白邊的長袍，可以看出是侍祭，另外三個穿著他沒見過的素灰色長袍。她們推著一輛車到果園，冰冷的風吹拂，幾片老葉從黑色的樹枝上吹落。車上裝著一捆包著白布的東西，是屍體嗎？形狀符合。

他探問後歐德雷迪為他解釋了貝尼．潔瑟睿德的下葬風俗。

如果有屍體要下葬，過程非常簡潔，就和他現在看到的情形一樣。聖母不發布訃告，也不需要費時的儀式。她的記憶不就已繼續活在姊妹裡了嗎？

他忍不住爭辯這套做法實屬不敬，她打斷了他。

「因為有死亡的存在，所有和生命的聯繫都是暫時的！我們透過他者記憶對此做了些許改變。你們也做了類似的事，司凱特利。現在，我們把你們的一些技能整合到我們的百寶袋中。哦，是的！對於這些知識，我們就覺得它們只是把戲。它們只是修改了表現形式。」

「不敬的做法！」

「沒有什麼不敬的。屍體被埋入土裡，至少會變成肥料。」她接著描述場景，沒有給他再次爭辯的機會。

她說，他現在看到的是她們日常的慣例。一個巨大的機械鑽頭被運進果園，在土裡鑽出一個合適的洞。包在便宜布匹裡的屍體會被垂直放入，然後在上面種上一棵果樹。果園規劃成一個個方格，在埋入屍體的方格一角會布置一個紀念碑。他順著她指的方向看到了一個高約三公尺、方方的綠東西。

「我想那具屍體被埋在C - 21。」她邊看著鑽頭工作邊說道。負責埋葬的小組倚在推車上等著。「它會為蘋果樹提供養分。」她聽起來有些邪惡的欣喜！

他們看著鑽頭提了起來，小車被推高，屍體滑入洞裡，歐德雷迪開始哼起了曲子。

司凱特利吃了一驚：「妳說過貝尼．潔瑟睿德避免接觸音樂。」

「只是首古老的歌謠。」

貝尼．潔瑟睿德仍然是個謎，他明白了他的「典型表現」理論中的缺陷。你怎麼跟模式不定的人談判呢？你可能認為自己了解她們，突然她們又朝著另一個方向飛走了。她們是「非典型」的！想要加深對她們的理解，反而破壞了他的條理性。他確信自己並沒有從談判中獲取任何真實收益，他似乎多了些自由，但其實只是幻象。這位冷面女巫沒有滿足他的丁點索求！想要讓他從貝尼．潔瑟睿德的零星所知中推斷出實質實在是種折磨。例如，她們吹噓自己在管理得當的同時避免了官僚化的系統和檔案管理。當然，除了貝隆達的檔案部，而且每次他提及她的檔案時，歐德雷迪總是會說「老天保佑！」或其他意思相同的話。

「現在，我有個問題，沒了官員和紀錄，妳們怎麼保持運轉？」他非常疑惑。

「需要做什麼，我們就去做。比如埋葬一個女修……」她指著果園裡的場景，鐵鏟已開始將泥土覆蓋在墳墓上。

「那就是完成它的方式。總會有該負責的人待在附近，她們知道自己的本分。」

「誰……誰會來負責這場有害身心的……？」

「誰說這工作是有害身心的？它是教育的一部分。未合格的女修通常只負責監工，侍祭們做具體工作。」

「她們不會……我的意思是，她們不會感到厭惡嗎？妳口中的未合格的姊妹，還有侍祭。這工作更像是一種懲罰，而不是……」

「說什麼懲罰呢！拜託，司凱特利，你只有一種論調嗎？」她指著下葬場面，「學徒期結束之後，我們的人都自願接受任何工作。」

「但是，沒了……嗯，官僚體系……」

「我們不傻！」

他還是無法理解。她對於他沉默代表的疑惑提供解答。

「你肯定知道，在取得權力之後，官僚體系總是會演變成貪婪的權貴。」

他無法看清其中的關聯。她想把他帶到哪裡去？

他保持沉默，她繼續說：「尊母擁有官僚體系的所有特徵。某某部長、某某大尊母等等，一小撮的位高權重者，下面是大量的公務員。她們的系統裡已充斥著未成熟的飢渴。跟貪婪的捕食者一樣，她們從未注

意到她們正在根除自己的獵物。兩者之間有一種微妙的關係：減少你賴以為生的獵物，會摧毀你自身的組織架構。」

他無法相信女巫真的這麼看待尊母，甚至還說出口。

「如果你活了下來，司凱特利，你會看到我的話變成現實。那些頭腦簡單的女人在面對必須節約的關頭時會發出滔天怒吼，她們會投入更多的努力，從獵物中榨取更多。抓更多的獵物！榨得更用力些！這麼做只會帶來更快的滅絕。艾德侯說她們已開始復亡。」

甦亡人說的嗎？看來，她把他當作了晶算師來使喚！「妳這些想法是哪裡來的？應該不會源自妳的甦亡人吧。」繼續把他當作你的甦亡人吧！

「他只是驗證了我們的估計。是他者記憶中的一個先例提醒了我們。」

「哦？」他者記憶的概念讓他不安。她們沒在吹噓吧？但是，他自己體內也有多個生命的記憶，確實有很大的價值。他決定追問她是什麼先例。

「我們記起了一種叫雪鞋兔的獵物和叫猞猁的捕食者之間的關係。猞猁這種貓科動物的數量總是隨著兔子數量的增長而增長，然後捕食者過度捕食，便害得自己面臨饑荒，產生了嚴重的復亡。」

「有趣的說法，復亡。」

「生動地描繪了我們希望尊母接下來的處境。」

當他們的協商會議結束時（他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司凱特利發現自己更糊塗了。她們的目的真的是這樣嗎？可惡的女人！他沒法相信任何她所說的話。

她送他回到無現星艦上的艙房。司凱特利站了很長時間，看著長廊裡的分隔力場，艾德侯和默貝拉有時會在長廊裡出現，走向他們的鍛鍊廳。每次他們穿過長廊盡頭處的一座寬大門廊時，他知道他們應該是去練習了，因為他們再次出現的時候，總是渾身冒汗，喘著粗氣。

但是這次，儘管他在那裡磨蹭了一個多小時，他的獄友們卻沒有出現。

她把甦亡人當作晶算師對待！這意謂他肯定能接觸到星艦系統主控臺。她肯定不會剝奪晶算師接觸資料的機會。我必須設計讓艾德侯和我

在私底下相遇，我們在所有甦亡人身上都銘刻了一套口哨語言。我不能表現得過於著急，或許能在談判中做個小小的讓步。也可以抱怨我的艙房太幽閉了，她們知道我在禁閉環境中會變得易怒。

12

教育無法取代智慧，智慧是種難以衡量的特質，部分體現在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感官的刺激，從而提出新的問題，才能不斷提升你的智慧。

——《晶算師第一課》



盧西拉身陷管籠，被人推到了大尊母面前，鰓迦藤將她鎖在這座籠中之籠的正中間。

「我是大尊母。」坐在沉重黑椅上的女人對她說道。大尊母是個小個子的女人，穿著紅金色的連身服。「籠子是為了保護妳，以防妳使用魅音。我們對這招免疫，因為我們一聽見就會用反射動作殺了妳，妳們有幾個同伴就是這麼死的。我們知道魅音，也知道怎麼使用。把妳從籠子裡放出來之後，妳可別忘了這一點。」她揮手讓推著籠子進來的僕人離開，「退下！退下！」

盧西拉環顧房間，四周沒有窗戶，幾乎是正方形的，由幾盞銀色的燈球照亮，牆壁呈螢光綠色，是個典型的審訊場所，這地方應該在高處。黎明前不久，她們就通過零域場通道將她的籠子送來了這裡。

大尊母後方有塊牆板啪的一聲打開，一個小籠子憑藉某種看不清的機械裝置滑入了房間裡。籠子是正方形的，她第一眼看過去，還以為裡面站著個裸男，直到他轉過身面對著她。

混合人！牠的臉很寬，而且她還看到了犬齒。

「想撓背。」混合人說道。

「好的，親愛的。我一會兒就撓你。」

「想吃。」混合人說道。牠盯著盧西拉。

「過一會兒，親愛的。」

混合人繼續研究著盧西拉。「妳是馴獸師？」牠問道。

「她顯然不是！」

「想吃。」混合人堅持道。

「我說了過一會！現在，你坐著呼嚕叫就行。」

混合人蹲在籠子裡，喉嚨裡發出了隆隆聲。

「牠們呼嚕叫的時候很可愛吧？」大尊母顯然並不期望得到回答。

混合人現身讓盧西拉困惑了。理論上，這些東西本該追蹤並獵殺尊母。但現在牠反而被關在籠子裡。

「妳在哪裡抓到牠的？」盧西拉問道。

「伽穆。」她沒意識到自己暴露了什麼訊息。

那這裡就是交叉點了，盧西拉想著。昨晚她在接駁艦上就已猜出了端倪。

混合人停止了呼嚕。「吃。」牠叫道。

盧西拉也想吃點東西。她們已經三天沒給她食物了，逼得她必須抑制自己的飢餓感。籠子裡的瓶子有點用處，能滴下水滴，但現在它幾乎空了。帶她來的僕人對她想要食物的請求回以嘲笑：「混合人喜歡瘦肉！」

缺乏美藍極對她的打擊最大。今天早上，她開始感覺到戒斷的疼痛。

我大概很快就得自我了斷。

來自蘭帕達斯的眾人請求她繼續忍受。要勇敢。要是那個體制外聖母失敗了怎麼辦？

蜘蛛女王。這是歐德雷迪對她的稱呼的。

大尊母手扶在下頜上，繼續審視著盧西拉，她的下頜短小，在五官不凸出的臉上，任何瑕疵都會首先映入眼簾。

「妳們終將失敗，你知道的。」大尊母說道。

「虛張聲勢。」盧西拉說道，接著不得不解釋這個成語的意思。

大尊母的臉擺出客套的感興趣表情。真有意思。

「我的任何一個助理要是聽到妳這麼說，都會毫不猶豫地殺了妳，這就是我們需要獨處一室的原因。我好奇妳為什麼要這麼說？」

盧西拉看了眼蹲著的混合人：「混合人不是一夜之間產生的，牠們由改良野獸的基因而來，只為了一個目標。」

「說話注意點！」大尊母的眼裡閃爍著橙色的怒火。

「經過好幾代的發展才產生了混合人。」盧西拉說道。

「我們獵殺牠們來取樂！」

「獵人也會變成獵物。」

大尊母霍地站起，眼睛已完全成了橙色。混合人開始焦躁地嚎叫，反而讓她平靜了下來。她慢慢地坐回椅子上，一隻手指著籠子裡的混合人：「沒事，親愛的。很快就會給你吃的，然後我給你撓背。」

混合人再度發出呼嚕聲。

「妳們認為我們是以難民的身分回到這裡，」大尊母說道，「是的！別想抵賴。」

「蟲子通常會回來。」盧西拉說道。

「蟲子？妳是指那種我們在拉科斯消滅的怪物？」

刺激這位大尊母，從而引發戲劇性的反應，這想法很誘人。刺激到位，她肯定會殺人。

別這樣，姊妹！蘭帕達斯的眾人乞求著。忍耐下去。

妳們覺得我能從這裡逃走嗎？這想法讓她們安靜了，只剩下一個微弱的聲音。記住！我們是古老的不倒翁，百折不撓。一個畫面伴隨著聲音出現，有一個小小的紅色不倒翁，長著像佛祖一樣安詳的笑臉，雙手拍在大肚子上。

「顯然妳指的是神帝的亡魂，」盧西拉說道，「但我想說的是別人。」

大尊母耐心地琢磨盧西拉話裡的意思，她眼中的橙色褪去了。

她在玩弄我，盧西拉想著。她最終還是會殺了我，餵給她的寵物。

可如果我們真的逃走了，想想妳能提供的那些策略資訊！

我們！不可否認，抗議聲是對的。尊母的人把籠子裡的她從接駁艦上帶來時，天還亮著。接近蜘蛛女王巢穴的道路上設置了重重障礙，但這些障礙古老過時得讓盧西拉覺得好笑。道路的狹窄處布置了監視塔，在地面上聳立的樣子就像暗灰色蘑菇從菌絲上升起。關鍵節點設置了急轉彎，普通的地行載具無法以正常速度駛過。

她想起特格對交叉點的評價中提過這些障礙設施。這種防禦沒多大效用，只要帶來重裝備，或用其他方法除去這些粗糙的裝置，這地方就

被孤立了。地底當然會設地下道聯通，但用炸藥可以阻斷。束縛困住她們，然後斷絕資源供應，她們就會逐步崩潰。妳們的管子裡再也不會傳來寶貴的能量了，傻瓜！眼睛看得到的保全措施，尊母竟然一直保留著。只是為了心理安慰！她們的防衛隊肯定得把太多能量花在這些無用的展示上，只是為了給她們一份空泛的安全感。

走廊！記住走廊。

是的，為了便於大型氣體槽通行，這座建築的走廊宏偉無比，宇航公會的領航員被迫生活在地面上時，就住在槽子裡。安裝在走廊低處的換氣系統負責排出和回收外溢的美藍極氣體，她能想像，氣門不斷地開啟關閉，發出令人心煩的回聲，宇航公會的人似乎從不在意噪音。為移動懸浮器提供能源的能量傳遞電纜像是粗大的黑蛇一樣蜿蜒在路上，並進入了每一間她經過的房間。領航員就喜歡到處窺探。

很多她見到的人都佩戴著脈衝嚮導，甚至包括尊母，她們也會在這裡迷路。所有的一切都覆蓋在一個巨型屋頂之下，周遭還有數個宛如陰莖的尖塔。新住客會喜歡這裡，因為與外部的艱苦世界完全絕緣（重要人物從不外出，除非是為了殺戮或欣賞奴隸工作娛樂的模樣）。她看出很多地方都已破舊，表示用來維護的開支被壓縮到最低。她們沒有改造多少，特格的平面圖仍然精確。

明白妳的觀察有多大價值了嗎？

大尊母從沉思中回神：「我也有可能讓妳活著，前提是妳得滿足我的好奇心。」

「妳怎麼知道我不會用一堆屎來滿足妳的好奇心呢？」

粗俗的用詞讓大尊母覺得有趣，她差點笑了出來。看來沒人提醒過她，要提防貝尼．潔瑟睿德使用粗俗手段，這種招數顯然是為了讓人不舒服。不能用魅音，是吧？她以為那是我唯一的手段？大尊母的言行足以讓聖母對她產生充分了解。肢體和話語透露的資訊總是足夠用來分析，更不用說還有其他額外的資訊可以採集。

「妳覺得我們有魅力嗎？」大尊母問道。

這問題真奇怪。「來自大離散的人都具備某種魅力。」讓她覺得我見過很多人了，包括她的敵人。「妳有異國情調，意思是又奇怪又新鮮。」

「我們的性技巧呢？」

「有特殊的氛圍。刺激，對有些人有吸引力。」

「但對妳沒有。」

談她的下巴！這是來自眾人的建議。有何不可？

「我一直在看著妳的下巴，大尊母。」

「是嗎？」她看來很訝異。

「妳從孩提時下巴就是這副模樣了吧，妳應該為這個年輕時期的紀念品而感到驕傲。」

她顯然不高興，但沒有展露出來。再次攻擊下巴。

「我敢說妳的愛人們經常吻妳的下巴。」盧西拉說道。

大尊母開始生氣了，但還沒發作。威脅我，快點！警告我不要使用魅音！

「吻下巴。」混合人說道。

「我說了等一下，親愛的。現在先給我閉嘴！」

她把氣出在寵物身上。

「妳不是還有問題想問我嗎？」盧西拉說道。甜言蜜語，對那些懂的人來說，代表另一個警告信號。我是那種把糖漿隨便灑的人。「多好啊！跟你在一起的時光是多麼歡樂啊。不美妙嗎？你太聰明了，用這麼便宜的價錢買到！又輕鬆、又快速。」你自己添加形容詞吧。

大尊母定了定心神，她感覺自己處在不利的位置，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她用神祕的笑容掩飾自己的狀態，說道：「我說過我會放妳出來。」她按下了椅子側面的某個東西，緊接著管籠的某個部位蕩開了，把魃迦藤也一併撤走了。與此同時，在她面前一步遠的地方，有張矮椅子從地板上直接升了起來。

盧西拉在椅子上坐下，膝蓋幾乎碰到了她的審訊者。腳。記住她們用腳殺人。她活動一下手指，這才意識到剛才一直在握著拳頭。該死的壓力！

「妳應該吃點東西，喝點水。」大尊母說道。她又按下了椅子側面的另一處。盧西拉的身邊出現了一個托盤，上有盤子、湯匙，和裝滿了紅色液體的杯子。她在炫耀她的玩具。

盧西拉拿起了杯子。

毒藥？先聞一下。

她試著喝了一口，是興奮茶和美藍極！我餓了。

盧西拉將空杯子放回托盤上。舌頭上的興奮劑聞起來有一股強烈的美藍極味道。她在幹什麼？討好我？盧西拉感受著香料帶來的放鬆。盤子裡裝了豆子配辣醬，她試吃了一口，看看裡面有沒有她不該吃下去的添加物。醬裡有大蒜，她一口氣全吃完了，頭腦裡只閃過了不到一秒有關這種調味品的回憶──大蒜是美食中的輔料，能對付狼人，也是治療胃脹氣的妙方。

「覺得我們的食物好吃嗎？」

盧西拉擦了擦嘴角：「非常好。妳選廚師的眼光真是一流。」永遠不要在私人住宅表揚廚師。廚師可以替換，女主人卻換不掉。「大蒜用得恰到好處。」

「我們在研究從蘭帕達斯收集來的一些圖書。」她洋洋得意：看到妳們的失敗了？「滿篇的廢話，有用的地方很少。」

她想讓妳當她的圖書管理員嗎？盧西拉默默地等待。

「我的一些助理認為書裡可能有線索，能告訴我們妳們這些女巫的巢穴在哪裡，或至少找到一種能迅速消滅妳們的方法。但是，有太多種語言了！」

她需要個翻譯？乾脆點！

「妳對什麼感興趣？」

「很少。誰會需要知道巴特勒聖戰的紀錄？」

「他們也摧毀過圖書館。」

「別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她比我們想像的要聰明。直接點。

「我認為我才是那個坐在底下的人。」

「聽好，女巫！妳覺得妳們會不擇手段來保衛巢穴，但是，妳們不懂什麼叫不擇手段。」

「妳還沒告訴我，該怎麼滿足妳的好奇心。」

「我們想要的是妳們的科學，女巫！」她放低了聲調，「我們來講道理。有了妳們的幫助，我們可以進入烏托邦。」

征服妳們所有的敵人，每時每刻都在高潮。

「妳覺得科學是通往烏托邦的鑰匙？」

「還能把我們的事務管理得更好。」

記住：官僚體系提升一致性……當一致性變成了「致命的愚蠢」，就成了宗教。

「那是悖論，大尊母。科學富有創新精神，它會帶來變革，這就是科學和官僚總是在對抗的原因。」

她知道她的根源嗎？

「但是，想想那個權力！想想妳能控制的東西！」她不知道。

尊母關於控制的假設讓盧西拉啞口無言。你控制你的宇宙，而不是和它取得平衡。你從外部尋找原因，永遠不會自省。你訓練自己，卻不是為了感知內心的回應，你依靠肌肉（力量、權力）去克服所有你認為的障礙。這些女人瞎了嗎？

看到盧西拉沒有說話，大尊母接著說道：「我們在圖書館找到很多貝尼．忒萊素的資訊。妳們和他們一起做了很多計畫，女巫，很多專案。像是怎樣讓無現星艦的隱身失效，怎樣刺探活細胞的祕密，你們的護使團，還有某個叫作『神之語言』的東西。」

盧西拉淺淺一笑。她們害怕世上真有神的存在？給她嘗一點滋味！要直接。

「我們沒跟忒萊素一起做什麼計畫。妳們的人誤解了自己找到的東西。妳擔心被矮化？妳覺得神會答應嗎？我們傳播各種宗教來保護自己，這就是護使團的作用。忒萊素人只有一種宗教。」

「妳們組織宗教？」

「不是。用組織的方式來傳播宗教總像是在為什麼事物辯解。我們不辯解。」

「妳開始讓我覺得無聊了。為什麼我們找到的神帝資料這麼少？」出招了！

「或許被妳們的人銷毀了。」

「啊，這麼說妳們確實對他感興趣。」

妳也感興趣，蜘蛛夫人！

「我做個猜測，大尊母，雷托二世和他的黃金之路應該是妳們眾多學術中心的研究課題。」

好一個挖苦！

「我們沒有學術中心！」

「那我很意外妳為什麼對他有興趣。」

「只是泛泛的興趣，僅此而已。」

最好是，那個混合人還是從被閃電劈中的橡樹裡蹦出來的哩！

「我們稱他的『黃金之路』為『紙屑追逐』。他把紙屑拋入永不停止的風中，然後說：『看見了嗎？那就是它們的去路。』這就是大離散。」

「有些人更偏好稱它為大追尋。」

「他真的能預測未來？妳們感興趣的就是這一點？」正中靶心！

大尊母掩嘴咳嗽了幾聲。

「我們說摩阿迪巴創造了未來，雷托二世又讓未來回到了過去。」

「但是，如果我能知道……」

「請三思，大尊母！請求神諭預測他們未來的人，實際上只是想知道財富藏在哪裡。」

「還用說嗎，當然！」

「知道妳所有的未來，再也不會有意外，妳要的是這個嗎？」

「是的。」

「妳要的不是未來，而是不斷延續的現在。」

「說得好，我都找不到更合適的說法。」

「那妳還說什麼我讓妳無聊了！」

「什麼意思？」

她眼睛裡出現了橙色。小心。

「再也沒有任何意外？有什麼能比這狀態更無聊？」

「啊……哦！但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恐怕我無法理解妳要什麼，大尊母。」

「沒關係。我們明天繼續。」

得到緩刑！

大尊母站了起來：「回到籠子裡去。」

「吃？」混合人像是在哀求。

「我在樓下給你準備了精美的食物，親愛的。然後我會撓你的

背。」

盧西拉走入了她的籠子。大尊母往她身後丟了個椅墊：「用這個墊一下�迦藤。看到我有多仁慈了？」

籠門咔嗒一聲關上了。

關著混合人的籠子滑回牆裡，牆面也隨即合攏了。

「牠們餓了之後就變得很躁動。」大尊母說道。她打開房門，隨後轉身凝視了盧西拉一陣子：「妳在這裡不會有人來打擾。我下令任何人都不得進入這間房間。」

13

很多我們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事，一旦我們試著把它們變成須腦力學習的知識後，就會變得困難。對某件事太過滾瓜爛熟，結果變得完全無知的，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晶算師第二課》



歐德雷迪不時會與侍祭以及她們的督察一起共進晚餐。在這所對多數人來說意謂將被關押一生的精神監獄中，督察相當於最直接的典獄長。

聖殿運作得是否良好，統御大聖母頗能從侍祭們的思考和行動看出端倪。她們在情緒和預感上的反應比聖母更直接，已出師的女修們則十分擅長隱藏自己最不堪的一面。儘管她們並非故意隱藏本質，然而，她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走入果園或是躲進房間裡，從監視者的視線裡消失。

侍祭卻辦不到。

近來的中樞幾乎沒有閒暇時間，甚至連餐廳也無時無刻人流不斷。輪班時間錯開了，聖母們可依此調整自己的生理節奏來適應離峰時段。歐德雷迪不能將能量浪費在這種調整上，因此她在晚餐時分出現在侍祭大廳的門口。嘈雜的環境突然安靜了。

甚至連她們往嘴裡送食物的方式都透露了訊息。在筷子往嘴邊去的時候，眼光看向了哪裡？是否匆匆夾起並迅速咀嚼，然後不由自主地嚥下食物？要關注一下那個人，她沉浸在哀傷裡。還有那個若有所思的人，吃進每口食物之前都要看一下，彷彿在想別人怎麼在這些味道淡薄的餐食裡藏毒藥。這雙眼睛後面有富創造力的頭腦，要測驗她一下，看能不能擔任更機密的職位。

歐德雷迪走進大廳。

地板呈現出巨大的棋盤花紋，黑白相間的格子，表面幾乎沒有劃痕。侍祭說聖母用這花紋當遊戲的棋盤：「讓我們中的一個人站這裡，另一個人站那裡，再讓幾個人站在中線上。然後開始移動——贏家通吃。」

歐德雷迪在靠西邊窗戶的一張桌子邊角找了把椅子坐下。侍祭幫她騰出位置，她們動作輕柔，沒鬧出動靜。

這間大廳是聖殿上最古老的建築，木質結構，頭頂架著橫跨整間廳堂的橫梁，塗了霧黑色的漆。橫梁足有二十五公尺長，中間沒有任何榫接。聖殿的某處種著一片經過基因編輯的橡樹，在精心照料之下朝著陽光拔高。樹在長到至少三十公尺之前不會分杈，樹幹直徑足足超過兩公尺。它們在這座大廳建造之時就種下了，用以替換隨著時光老化的橫梁。這些橫梁應該能支撐一千九百個標準年。

大聖母周圍的侍祭打量著她，眼神是那麼小心，裝作沒在關注她。

歐德雷迪扭頭看著西窗外的落日。沙塵又揚起來了。不斷擴大的沙漠渲染了落日，把它變成了天際的一點餘燼，彷彿隨時都能爆發成不可收拾的野火。

歐德雷迪忍住了嘆息。類似的情景喚醒了她的噩夢：峽谷……鋼索。她知道自己一旦閉上眼睛，就能感覺到在繩子上晃。手拿斧頭的獵人愈來愈近了！

附近的侍祭都坐立不安，彷彿感覺到她內心的波瀾。或許她們真感覺到了。歐德雷迪聽到了一種布料摩擦聲，把她拽出了噩夢。她對中樞內各種聲音裡出現的新音符很敏感。一聲摩擦聲，出現在平常的聲響裡——她身後的椅子挪開時能聽到……廚房的門打開時也能聽到。急促的摩擦聲。打掃的小組在抱怨「這該死的沙塵」。

歐德雷迪盯著窗外那抱怨的源頭：來自南方的風。它颳來一片昏暗的霾，顏色介於麥色和土褐色，在地平線上扯起了一道簾布。風停之後，屋裡的角落和山腳的避風處將留下它的印記。風裡有股燧石的味道，有某種鹼性物質刺激著鼻孔。

一位侍祭在她面前擺上了食物，她低頭看著餐桌。

歐德雷迪發現自己還挺喜歡換個環境，不在工作室或私人飯廳裡匆匆解決餐點。當她在上面獨自用餐時，侍祭端來食物時非常安靜，清理

得也異常有效率，讓她有時看到東西都不見了之後會感到驚奇。在這裡用餐，周遭則充滿喧鬧和對話。在她的住處，廚子杜納可能會咂舌叨唸：「妳吃得太少了。」聽到這些勸告，歐德雷迪通常會從善如流。監察員們也有其用處。

今晚吃的是甜豆醬燉豬蝓肉，加了一點點美藍極，並用了羅勒葉和檸檬調味。新鮮的四季豆，加了點胡椒，稍微煮了一下，很有嚼勁。飲料是深紅色的葡萄汁。她帶著期待咬了口豬蝓肉，發現吃起來還過得去，雖然以她的口味而言稍微煮過了頭。侍祭廚師的手藝也還不錯。

為什麼我會覺得吃過這種食物很多次了？

她嚥了下去，敏銳地感覺到食物添加了其他物質。看來，這盤食物不光是為了補充大聖母的體力，廚房裡有人要了她的日常營養清單，並調整了這份餐點。

食物是陷阱，她想著。也是種癮頭。她不喜歡聖殿廚師們將東西藏入食物的狡猾方式，說什麼「是為了食用者好」。她們當然知道每位聖母都可以辨別成分，並在有限範圍內調整身體的新陳代謝。現在，她們都在看著她，不知道大聖母會如何評價今晚的菜色。

她邊吃邊傾聽著其他用餐者的對話。沒人打擾她━從動作上或言語上都沒有。四周的聲響幾乎回復到了她進來之前的程度。當然，在她進門之後，侍祭們說話的語氣總會發生些變化，音量也會降低少許。

她周圍的人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為什麼她今晚要來這裡？

歐德雷迪感覺到了附近的幾位用餐者那種沉默的敬畏。統御大聖母有時會利用這種反應。有點緊張的敬畏。侍祭彼此交頭接耳（督察是這麼報告的）：「她有塔拉札。」她們說的是歐德雷迪把前任統御大聖母用作了他者記憶中的要角。學員的必修課程中總會提到她們這一對歷史上的好搭檔。

達爾和塔爾，已經是一個傳說。

甚至連貝隆達（親愛的老巫婆貝爾）都因此而在歐德雷迪面前有所收斂，很少正面攻擊，在反詰爭論中幾乎不會高聲辯駁。塔拉札被譽為女修會的救主，這讓很多反對者都閉上了嘴。塔拉札說過尊母實際上是野蠻人，她們的暴力，儘管不怎麼討喜，倒是能用來做血的教訓。後來發生的事件或多或少證實了她的觀點。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正確的，塔爾。我們兩個都沒能料到她們暴力的程度。

塔拉札經典的甩紅布技法（鬥牛場的術語用在這裡作為比喻真是適切）引導尊母瘋狂濫殺，使得整個宇宙充滿慘遭她們毒手的受害者，繼而產生大量貝尼．潔瑟睿德的潛在支持者。

我要怎麼保衛我們？

並不是防禦計畫不完備。它們可能無足輕重。

當然，那是我的目標。我們必須淨化自身，為最終的努力做好準備。

貝隆達嘲笑過這個想法：「為了我們的死亡？所以我們必須淨化自己？」

如果貝隆達發現了大聖母的計畫，她應該會很矛盾。貝隆達冷酷的一面可能會鼓掌，貝隆達晶算師的一面可能會爭取「延後到更合適的時機」。

但是，我決定追尋我自己獨特的方式，不管女修會大家怎麼想。

許多女修都認為，歐德雷迪是她們遇過最奇怪的統御大聖母了。登上高位是迫於情勢而不是理性的選擇。塔拉札主記憶。妳死的時候我在場，塔爾。沒有別人可以收攏妳的所有心神。這也是意外的升遷？

還有許多人不認同歐德雷迪。但是每當反對的聲音出現，她們又會說：「塔拉札主記憶──她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統御大聖母。」

真是引人發笑！歐德雷迪體內的塔拉札是第一個笑出來的。她問道：達爾，為什麼妳不告訴她們我的錯誤？尤其是我怎麼錯看了妳。

歐德雷迪若有所思地嚼著一塊豬蝓肉。已經過了去看望什阿娜的日期。我要盡快趕往南方的沙漠，什阿娜必須做好準備代替塔瑪拉尼。

歐德雷迪的腦海裡浮現出地貌變遷的景象。貝尼．潔瑟睿德居於聖殿星已超過一千五百年了。到處都留下了我們的痕跡。變遷不僅體現在樹叢、葡萄架和果園，看到她們熟悉的大地不斷地改變，也會對女修的心智產生影響。

坐在歐德雷迪身旁的侍祭小聲地清了清嗓子。她想跟統御大聖母說些什麼嗎？這種情況並不常見。但年輕的女人又繼續進食，沒有說話。

歐德雷迪的思緒又回到了即將展開的沙漠旅程上。不能事先通知什

阿娜。我必須確認，她就是我們需要的人。有些問題需要什阿娜來回答。

歐德雷迪知道自己在沿途的檢查點會發現什麼。在女修之間、在植物和動物中間、在聖殿的每一處基層組織裡，她會看到明顯的變化，也會看到細微的變化。這些變化會讓大聖母一向的寧靜泛起波瀾，甚至從未離開過無現星艦的默貝拉也能感覺到。

就在今天早上，默貝拉背靠著控制臺，用前所未有的專注，聽著站在她面前的歐德雷迪說話。這位尊母俘虜的神情裡帶著警覺，她的聲音流露出她的疑慮和判斷上的偏頗。

「大聖母，妳是說萬物都不是恆常的？」

「他者記憶傳授給妳的知識是那樣說的。沒有行星，沒有陸地或海洋，至少沒有永遠的陸地或海洋。」

「這想法太病態了！」她反對道。

「無論我們在哪裡，都只是管家。」

「無聊的觀點。」默貝拉覺得躊躇，不懂為什麼大聖母選擇在這個時刻說這種話。

「我聽到尊母在透過妳說話。她們給了妳貪婪的夢想，默貝拉。」

「隨妳怎麼說！」憤憤不平。

「尊母認為她們能買到永恆的安全：妳明白的，就是一顆小小的行星，然後擁有大量聽話的人口。」

默貝拉做了個鬼臉。

「然後征服更多的行星！」歐德雷迪厲聲說，「總是要更多，更多！這就是她們蜂擁而歸的原因。」

「這舊帝國沒什麼油水可榨。」

「非常好，默貝拉！妳開始像我們一樣思考了。」

「這不上不下的狀態讓我變得什麼也不是！」

「這狀態既不是讓妳變成魚，也不會變成雞，就只會有妳真正的自我。但即使那樣，妳仍只是個管家。記住，默貝拉！如果妳覺得自己擁有了什麼，那就如同行走在流沙上一樣。」

這句話引來的是迷惑地皺眉。必須教會默貝拉不要如此明顯地將情緒反映在臉上。在這裡沒什麼問題，但總會有一天……

「好吧，沒有什麼能確實擁有的東西。但那又怎麼樣！」苦澀，苦澀。

「妳說出了一些正確的詞，但是，我認為妳尚未在內心找到一片天地，能支持妳度過一生。」

「有什麼用，還不是只能等著敵人找到我、殺害我？」

尊母的訓練如同膠水一樣黏得死緊！但是，那天晚上她與鄧肯說話的樣子告訴我，她已經準備好了。我相信梵谷的畫啟發了她，我從她聲音聽得出來。我必須去重新查閱那段紀錄。

「誰會殺了妳，默貝拉？」

「妳抵擋不了尊母的進攻！」

「我已經說明了會影響我們的基本事實：沒有哪個地方是永遠安全的。」

「又一個沒用的教誨！」

在侍祭大廳，歐德雷迪想起了她還沒找到時間去回顧那段鄧肯和默貝拉的攝影紀錄。她差點發出了嘆息，便用咳嗽遮掩過去。絕不能讓年輕人看到統御大聖母的煩憂。

去沙漠，去見什阿娜！一有時間就前往視察。時間！

坐在歐德雷迪身旁的侍祭又發出了清嗓子的聲音。歐德雷迪偷偷打量了她一眼。金髮，穿著襯著白邊的黑色短裙──三級半。她沒有轉頭看向歐德雷迪，眼睛也沒往這邊瞟。

這就是我會在視察之旅中發現的東西：恐懼。當我們用完了時間，就總能在地貌上看到恐懼：樹木尚未被砍伐，因為伐木工已經離開了──被迫參與了我們的離散，或進了他們的墳墓，或去了不知道的地方，甚至成了奴隸。我會被奇異的建築吸引嗎，因為它們尚未完工，建築工人已經離開了？不，我們不認同奇異。

他者記憶裡有她想尋找的例子──因為未完工而顯得更加漂亮的古建築。可能是因為建築公司破產了，或者屋主在對情婦生氣……有些東西因此而更有趣：古老的牆壁，古老的廢墟。這是時光雕塑出的成果。

如果我在最喜愛的果園裡建造一座奇異的建築，貝爾會怎麼說？

歐德雷迪身旁的侍祭開口說道：「大聖母？」

好極了！她們很少會鼓起這般勇氣。

「什麼事？」比起探問，這句話的語氣更像平鋪直述。最好是要緊的事。那個侍祭聽得出嗎？

她聽出來了。「恕我冒昧，大聖母，事出緊急，而且我知道您對果園很在意。」

完美！這位侍祭雖然身材肥碩，但心思很靈敏。歐德雷迪默默地盯著她。

「我負責製作您臥室裡的地圖，大聖母。」

她是位可靠的能手，被委辦了統御大聖母側近的工作。更好了。

「地圖快完成了嗎？」

「還有兩天，大聖母。我還在調整投影疊加，好標記出沙漠每天擴大的範圍。」

歐德雷迪微微點頭。這是她先前就下過的命令：派個侍祭負責更新地圖。歐德雷迪希望每天早上醒來時，眼前就有變化的視野，在甦醒的意識中留下第一個印象，從而點燃她的想像力。

「今天早上，我在您的工作室裡放了份報告，大聖母。《果園管理》。或許您還沒看到。」

歐德雷迪只是看到了標籤。今天，她在鍛鍊上多花了點時間，又急著去見默貝拉。這麼多事都取決於默貝拉！

「中樞周圍的農園需要更仔細照料，否則只能放棄了，」侍祭說道，「這就是報告的要點。」

「逐字重複報告。」

歐德雷迪傾聽著。夜幕降臨，廳裡的燈點亮了。侍祭的報告簡潔，甚至說得上是精練。報告裡帶著某種訓誡的語氣，歐德雷迪聽得出源自貝隆達。雖然沒有檔案部的簽名，但天氣部的警告要先經過檔案部審核，而且這位侍祭還省略了一些她原本的用詞。

侍祭陷入了沉默，報告結束了。

我該怎麼回應？果園、草地和葡萄架不僅是抵禦外部入侵者的緩衝區，或只是地貌上的裝飾，它們也支撐著聖殿的士氣和餐桌。

它們支撐著我的士氣。

這位侍祭等待得如此安靜。鬈曲的金髮，圓圓的臉龐，討人喜歡的五官，儘管嘴巴大了一些。她的盤子裡還有食物，但她沒在吃。雙手放

在了腿上。我在此侍奉您，大聖母。

在歐德雷迪思索如何回應的時候，記憶入侵了——一樁古老的事件浮現在她腦海裡，與即時眼前所見產生意識並流。她回憶起了撲翼機的訓練課程。兩個侍祭與教官一起懸浮在午間的蘭帕達斯溼地上空。當時她與一位侍祭組隊，那人笨拙無能的程度，恰恰在女修會能接受的底線，顯然是出於基因選控的原因才留著她，育種女修需要將她的某些特質傳遞給後代。肯定和情緒控制或智慧無關！歐德雷迪記起了她的名字：琳采恩。

琳采恩在衝著她們的教官喊叫：「讓我來駕駛這架該死的撲翼機！」

緊接著，天空、地上的樹木，以及湖邊的溼地開始旋轉，讓她們眩暈。感覺上我們沒在動，反而是周圍的世界在旋轉。琳采恩每一步都做錯，她的每個動作都使旋轉更加劇烈。

教官拉動了只有他能搆著的操縱桿，截斷她對系統的控制。在飛機重新穩定、保持平飛之後，他才開口說話。

「我不會讓妳再開這飛機了，女士。絕對不會！妳的反應不正確，像妳這樣的人本該在青春期之前就開始訓練反應。」

「我要開！我要開！我要開這該死的東西。」她的雙手在沒有反應的控制鍵上亂按。

「妳被淘汰了，女士。停飛！」

歐德雷迪放鬆了，她這才意識到，自己一直都覺得琳采恩可能會害死他們。

琳采恩轉身衝著後頭的歐德雷迪喊道：「告訴他！跟他說，他必須服從貝尼．潔瑟睿德！」

這表明比琳采恩早幾年入門的歐德雷迪已經展現出了一定的威信。

歐德雷迪默默地坐著，面無表情。

沉默通常是最好的回答。某位貝尼．潔瑟睿德的幽默大師在洗手間的鏡子上草草塗寫了這句話。歐德雷迪當時就覺得頗有道理，現在仍這麼覺得。

將自己拉回到餐廳裡等著她回應的侍祭面前後，歐德雷迪琢磨著為什麼這段久遠的記憶會自己跳出來。這種事情很少會毫無緣由地發生。

現在不該沉默，當然。幽默？是的！就是這個訊息。歐德雷迪的幽默教會琳采恩認清了自己（在那件事過後）。壓力之下的幽默。

歐德雷迪對著餐廳裡坐在她身旁的侍祭微笑了：「妳想當一匹馬嗎？」

「什麼？」她驚訝地脫口而出，但她還是回應了大聖母的微笑。她的表情不帶緊張，甚至可以說帶著溫暖。每個人都說大聖母允許表達感情。

「妳不懂我的意思。這很合理。」歐德雷迪說道。

「我不懂，大聖母。」仍舊保持著笑容和耐心。

歐德雷迪的目光審視著眼前這張年輕的臉：明亮的藍色眼睛，尚未被香料之痛的藍淹沒。一張幾乎和貝爾一樣的嘴，但不冷酷。可靠的肌肉和可靠的智慧，她應該擅長揣度統御大聖母的需求。看看地圖任務和那份報告就知道。她很敏感，且展現出高超的智慧，雖然不太可能升到最高位，但總是會把持那些妳需要她能力的關鍵職位。

為什麼我會坐在她的旁邊？

在視察餐廳時，歐德雷迪經常會選擇特定的同伴，多數情況下是一位侍祭，她們能告訴她很多訊息。統御大聖母的工作室會收到督察對侍祭的觀察報告。但有時，歐德雷迪也會出於某種她無法解釋的理由而選擇座位。就如同今晚的情形。為什麼是她？

除非統御大聖母主動開口，否則很少會有交談。通常是隨意地起頭，然後再深入更私人的問題。她們身邊的人則專心地聆聽。

此時歐德雷迪通常會展現出一種宗教般的寧靜神態，這樣能讓緊張的侍祭舒緩心情。侍祭們是……好吧，就只是侍祭。統御大聖母是所有女巫之中的最高等的存在，緊張是自然的。

有人在歐德雷迪身後竊竊私語：「她今晚把斯特吉放在了火上烤。」

放在火上烤。歐德雷迪聽過。在她擔任侍祭的年代，這種說法就已經存在了。看來，眼前這位侍祭名叫斯特吉。先不要挑明。名字帶有魔力。

「妳喜歡今天的晚餐嗎？」歐德雷迪問道。

「還可以，大聖母。」斯特吉不想給大聖母不誠實的意見，但她還

是被突然轉向的對話搞糊塗了。

「她們煮過頭了。」歐德雷迪說道。

「服務的對象有那麼多，她們怎麼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呢，大聖母？」

她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分寸也把握得恰當。

「妳的左手在發抖。」歐德雷迪說道。

「我在您面前會緊張，大聖母。而且，我剛從鍛鍊廳過來，今天很累。」

歐德雷迪研究著顫抖：「她們讓妳練了長臂舉升。」

「您那時候也這麼難熬嗎，大聖母？」（那些久遠以前的時候？）

「和今天一樣難熬。艱苦能教育妳，她們是這麼跟我說的。」

這讓她沒那麼緊張了。她們有共同的經歷，也都聽過督察的行話。

「我不怎麼懂馬，大聖母，」斯特吉看著自己的盤子，「這不可能是馬肉。我確信……」

歐德雷迪大笑了起來，引來了驚訝的目光。她伸手觸碰斯特吉的手臂，大笑也收斂成了微笑：「謝謝妳，親愛的。已經有很多年沒人能讓我這麼笑過了。我希望這是個開始，開始一段長遠且愉快的關係。」

「謝謝您，大聖母，但是我─」

「我會解釋馬的那部分，那是我自己的小玩笑，不是為了貶低妳。我希望妳能在肩頭扛起一個孩子，讓他能更快速地前進，快過他自己的兩條小短腿。」

「遵命，大聖母。」沒有反對，沒有更多的問題。問題當然是有的，但時間到了，答案自然會到來，斯特吉懂的。

施展魔法的時間來了。

歐德雷迪抽回了手，並問道：「妳叫什麼？」

「斯特吉，大聖母。阿露娜．斯特吉。」

「放輕鬆，斯特吉。我會處理果園的問題。我們需要它，為了士氣，也為了食物。妳今晚向人事部報到，告訴她們，我需要妳明早六點出現在我的工作室裡。」

「沒問題，大聖母。我還要繼續標記您的地圖嗎？」歐德雷迪正要起身離去。

「暫時仍需要，斯特吉。但是，記得讓人事部指定一個新侍祭，妳負責培訓她。很快，妳就會忙得顧不上地圖了。」

「謝謝，大聖母。沙漠生長得很快。」

斯特吉的話讓歐德雷迪感覺到了某種滿足，驅散了煩擾她一整天的憂鬱。

在那些稱之為「生命」和「愛」（或其他一些可有可無的標籤）等隱藏力量的驅動下，循環又獲得了一次機會，再次旋轉起來。

它由此旋轉，由此更新。這是魔法。什麼樣的巫術能將妳的注意力從這種奇蹟上轉移？

在她的工作室內，她先下了個命令給氣象部，隨後關閉了辦公室裡的各種工具，走到拱形窗前。雲層反射著地面的燈光，將夜晚的聖殿星染上了一抹淺紅，給屋頂和牆壁增添了浪漫。但是，歐德雷迪很快便抹去了這種感覺。

浪漫？她在侍祭飯廳內所做的事毫無浪漫可言。

我終於做了，我豁出去了。現在，鄧肯必須重建霸夏的記憶，這是個棘手的任務。

她繼續盯著夜晚，壓抑著體內的不安。

我不但把我自己豁出去，我還賭上了僅存的女修會。感覺起來原來是這麼回事啊，塔爾。

就是這種感覺。妳的計畫真難辦哪。

快要下雨了。從窗戶四周的通風口湧入的空氣中，歐德雷迪察覺到了，沒必要去看天氣通知。近來她也很少這麼做，為什麼要看呢？但斯特吉的報告提到了一個實在的威脅。

雨變得愈來愈少見，也愈來愈受歡迎。女修們會現身，不顧嚴寒在雨中漫步。這想法中有一絲悲哀，她看到的每一場雨都引人想起同一個問題：這是最後一場雨嗎？

氣象部的人完成了了不起的壯舉，既讓沙漠保持乾燥，又讓種植區域受到灌溉。她們安排了這場雨來完成她的命令，歐德雷迪不知道她們怎麼做到的。再過不久，即便統御大聖母下令，她們也將無法再達成任務。沙漠將取勝，因為這就是我們的計畫。

她打開了窗戶正中央的玻璃。這個高度的風已經停了，只有高空的

風正裹挾著天上的雲層在移動。天氣中有種緊繃的氣息，空氣冷冽。看來她們為了降下這場雨調整了溫度。她關上了窗戶，覺得不想走到戶外。統御大聖母沒有時間玩最後一場雨的遊戲。下了又能怎樣？遠處的沙漠正執著地向她們襲來。

　　對於沙漠，我們可以畫下地圖並加以監視。但是，對於我身後的獵手，那個拿著斧頭的噩夢中人，我又該怎麼辦？什麼樣的地圖能告訴我，今晚她身在何方？

宗教（兒童對成人的模仿）包含過往的神話：混雜了猜測、宇宙宿命論、追求個人權力過程中的宣言，以及啟示的片段。其中還有未明言的戒律：你不可質疑！我們每天都在打破這種戒律，嘗試將人類的想像力結合我們最深刻的創造力。

—貝尼．潔瑟睿德信條



默貝拉獨自一人盤腿坐在鍛鍊廳的地板上，苦練之後的身體微微發顫。今天下午，統御大聖母來到此處，待了不到一小時。她離開後，跟往常一樣，默貝拉感覺自己宛如被遺棄在發燒時半夢半醒的夢境裡。

歐德雷迪臨別時說的話迴響在夢中：「對侍祭而言，最難的課程就是她必須一直挑戰自己的極限。妳的能力將帶妳抵達的境地遠超出妳的想像，所以不要想像，儘管拓展自己！」

我怎麼回答的？說我以前被教會的只有欺騙他人？

歐德雷迪肯定做了點什麼，引發了孩提時代的行為模式和尊母的教育。我從嬰兒時期就開始學習欺騙。如何模擬某種需求並贏得注意。在欺騙模式中有很多「如何」。隨著年齡增長，她愈來愈擅長欺騙。她學會了觀察身邊大人們的需求。我根據需求做出反應。這被稱為「教育」。為什麼貝尼．潔瑟睿德的教育方法如此不同？

「我並不要求妳對我坦誠，」歐德雷迪說過，「但要對自己坦誠。」

默貝拉因絕望而放棄根除過去學會所有的欺騙習慣。何必呢？又是更多的謊！

「該死的歐德雷迪！」

在這句話脫口而出之後，她才意識到自己在大聲說話。她想用手掩住嘴巴，卻又放棄了。夢境裡的她問道：「有差嗎？」

「教育中的形式主義會使孩子的求知欲變得遲鈍，」這是歐德雷迪在解釋，「不去鼓勵孩子，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就，正是這些造成了遲鈍。官員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討論如何應對出色的學生，卻沒花一點時間去處理守舊的老師在面對嶄露頭角的天才時的恐懼。老師們壓制天才，他們根深柢固地想要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保持優越感和安全感。」

她說的是尊母。

守舊的老師？

她有所領悟：在智慧的表象之下，貝尼．潔瑟睿德並不因循守舊。她們通常不會把時間精力用在思考教育，而是直接實踐教育。

神啊！我想跟她們一樣！

這想法讓她震驚得跳了起來，奮力投入慣常進行的手腕與手臂訓練。

她比以往領悟得更深刻。她不想讓這些老師失望。坦率與誠實。每個侍祭都聽過這句話。「學習的基本工具。」歐德雷迪說道。

默貝拉因為分神而重重摔倒在地，她站起身撫摸著青紫的肩膀。

剛開始，她以為貝尼．潔瑟睿德的聲明肯定是個謊言。我對妳這麼坦誠，所以我必須告訴妳，我的誠實堅定不變。

但是，行動證實了她們的聲明。歐德雷迪的聲音在夢中堅稱：「那就是妳下判斷的方式。」

在她們的意識中、記憶中和平衡的智慧中，有某種尊母從未擁有的東西。這想法讓她覺得自己渺小。墮落。在她半夢半醒的思考中，這想法彷彿皮膚上長的斑點。

但是，我有天分！只有具備天分，才能成為尊母。

我還把自己當成尊母嗎？

貝尼．潔瑟睿德知道她還沒有完全加入她們。我擁有什麼她們可能需要的技能？顯然不是欺騙。

「言行是否一致？這是衡量妳是否可靠的方式。絕不能只做語言上的巨人。」

默貝拉用手蓋住了耳朵。閉嘴，歐德雷迪！

「真言師如何分辨真誠的態度與更根本的看法？」

默貝拉放下了雙手。或許我真的病了。她掃視著寬廣的房間，沒人在說話。總之，她聽到的是歐德雷迪的聲音。

「如果妳真誠地信服一個想法，妳能完全用胡言亂語來表達它，就算每個詞都是亂編的，仍然有人會相信妳。但是，我們的任何一位真言師可都不會吃這套。」

默貝拉垮下雙肩，她開始在鍛鍊廳裡漫無目的地亂走。沒有可逃的地方嗎？

「默貝拉，如果妳想找到有用的做事方法，那就得找出結果來檢視。這就是我們所宣揚的真理。」

實用主義？

艾德侯找到了她，看見她眼神狂亂，便問道：「出了什麼事？」

「我覺得我病了，真的病了。我本來以為是因為歐德雷迪對我做了什麼，但是……」

默貝拉倒下時，鄧肯扶住了她。

「幫幫我們！」

他第一次慶幸身邊有攝影機。不到一分鐘，就來了位蘇克醫生。她彎腰查看躺在艾德侯懷裡的默貝拉。

檢查很快就結束了。蘇克醫生是位銀髮的老聖母，前額有傳統的菱形印記，她挺直了身子說道：「緊張過度。她不是在挑戰自己的極限，而是超越了極限。先別練了，我們會安排她回到感應課程中。我來通知督察。」

那天晚上，歐德雷迪在督察的病房內找到了默貝拉。她坐在床上，兩個督察輪流測試她的肌肉反應。歐德雷迪微微示意，她們便退開了，留下她與默貝拉獨處。

「我以前總試著避免把事情變麻煩。」默貝拉說道。坦率和誠實。

「想避開麻煩事，通常只會創造更多麻煩。」歐德雷迪坐上床邊的一張椅子，並伸手握住了默貝拉的手臂。她手中的肌肉在顫抖。「俗話說『千言萬語，不如伸手一探』。」歐德雷迪縮回了手，「妳做出了什麼決定？」

「妳要讓我做決定啊？」

「別嘲諷了。」歐德雷迪舉手示意她不要插話，「我沒有充分考慮

到妳之前的情況，尊母讓妳實質上沒有做決定的能力。典型的權力欲社會就是這樣，教導它的人民要永遠閒混。『做決定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妳們學到的是逃避。」

「那和我昏倒有什麼關係？」默貝拉憤恨不平。

「默貝拉！在我描述的情形中，最差的產物幾乎和廢物一樣──這種人要不是無法對任何事下決心，就是總拖延到最後一刻，然後像絕望的動物一樣撲上去。」

「妳告訴我要挑戰極限！」默貝拉幾乎快哭泣了。

「妳該挑戰的是妳的極限，默貝拉，不是我的，不是貝爾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妳自己的。」

「我已經決定了，我要跟妳一樣。」她的聲音細到幾乎難以聽聞。

「太好了！我這個人哪，我確信自己從沒想過自殺，特別是我懷孕的時候。」

默貝拉忍不住笑了。

歐德雷迪站了起來：「睡吧。妳明天會有一堂特別的課程，在妳能負擔的極限之內，我們會設法讓妳的能力跟上妳下的這份決定。記住我告訴過妳的，我們照顧自己人。」

「我算是自己人嗎？」默貝拉的話聲幾乎是耳語。

「從妳在督察面前複誦誓言開始。」歐德雷迪關燈離開了。門闔上之前，默貝拉聽到歐德雷迪在對某個人說話：「不要打擾她。她需要休息。」

默貝拉閉上雙眼。半夢半醒的感覺消失了，但是，她自己過去的記憶補上了位置。「我是貝尼．潔瑟睿德。我存在的目的只為了侍奉。」

她聽到自己在對著督察說出這句話，但記憶給話裡加的重音與原先的不一樣。

她們知道我在嘲諷。

妳能在這些女人面前隱藏什麼？

她感覺到記憶中的督察將手放上她的前額，她聽到了原本對她來說不具意義，直到此刻才明白的話語。

「我站在神聖的人類面前。正如現在的我，妳也終將如此站立，我祈禱那一天的到來。讓未來保持不確定，因為它是我們欲念的畫布。由

此，人類的處境將一直保持著純潔質樸。我們只擁有當下，並將自己不斷地奉獻給我們共享共創的神聖存在。」

傳統但不守舊。她意識到自己還沒有在體力和情感上為此刻做好準備。淚水從她臉頰上滾落。

15

為了壓制而制定的法律，通常會助長它意圖壓制的事物。這是歷史上所有的法律專業人士保住飯碗所仰仗的精微之處。

—貝尼．潔瑟睿德終章



歐德雷迪在中樞之中徘徊視察時（近來次數較不頻繁，但也因次數減少，視察時更集中注意力），她會注意女修會是否有懈怠的跡象，尤其注意工作進行得過於順暢的地方。

統御大聖母身為位階最高的人，仍不免需要監察同儕的行為，她有一套自己關於監察的說法：「給我一個完全順暢的工作環節，我會讓你看到有人在掩蓋錯誤。不顛簸的船根本不是船。」

她經常這麼說，於是這話成了女修（甚至包括有些侍祭）用來評論大聖母的特殊說法。

「真正的船會顛簸。」還會伴隨陣陣竊笑。

貝隆達陪伴歐德雷迪進行今早的視察，沒有提及「每月一次」已拉長到了「每兩月一次」—甚至更久，這次視察已比計畫中的晚了一個星期。貝爾打算利用這個時機來商討艾德侯的問題，她拉著塔瑪拉尼同行，儘管塔瑪在這個時段應該去評估督察的表現。

二對一？歐德雷迪暗自揣想。她並不認為貝爾或塔瑪拉尼對統御大聖母的意圖有什麼懷疑。不管怎樣，她的計畫總有一天會曝光，如同塔拉札一樣。等到時機成熟時，是嗎，塔爾？

她們沿著走廊快步前行，黑色的長袍發出急促的摩擦聲，眼睛注意著一切。眼前的景象都很熟悉，但她們在尋找新發現。歐德雷迪左肩上佩戴著通訊器，像是塊放錯了位置的潛水壓鉛。在最近的這些日子裡，絕不能斷了聯絡。

任何貝尼．潔瑟睿德中心的幕後都有協助運作的設施：診所醫院、

廚房、停屍間、垃圾處理系統、回收利用系統（附加在汙水和垃圾處理系統上）、交通和通信、餐食供應、鍛鍊場所、侍祭與學員的學校、所有部會的住所、會議中心、測試設備和更多其他的東西。因為離散，或是職務異動，人員變動頻繁，這一切都得依照微妙精巧的貝尼．潔瑟睿德意識。但是，原有的任務和崗位依然存在。

在她們從一個區域快速走向另一個區域時，歐德雷迪提到了女修會的離散，沒有刻意隱藏對她們變成「原子家庭」的沮喪。

「我難以想像人類離散到無垠的宇宙中，」塔瑪拉尼說道，「從概率上來說……」

「這是一場博弈，裡頭的組合有無限種。」歐德雷迪跨過了一段破損的路肩，「這裡需要修一下。自從我們學會了躍過摺疊空間，就一直在進行可能性無限的博弈。」

貝隆達的聲音裡毫無愉悅：「這可不是博弈！」

歐德雷迪可以體會貝隆達的感覺。我們從未見過虛無的空間，宇宙間總有更多的星系。塔瑪拉尼是對的。當你專注注視黃金之路時，會產生畏懼感。

探險的記憶給了女修會一個統計上的數字，但僅此而已。在特定集合內，有那麼多可供居住的行星，而且還有額外的行星可以改造成類似地球的行星。

「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塔瑪拉尼問道。

這是她們無法回答的問題。要問無限能產生什麼，唯一的答案就是「任何東西」。

任何好的，任何壞的；任何上帝，任何魔鬼。

「尊母該不會是想逃離什麼吧？」歐德雷迪問道，「有可能嗎？」

「這些猜測毫無意義，」貝隆達抱怨道，「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摺疊空間是否會帶我們通往一個宇宙，還是很多個……甚至無窮多個不斷膨脹和破裂的氣泡。」

「暴君對此的理解比我們多嗎？」塔瑪拉尼問道。

她們停了下來，歐德雷迪看著一個房間，裡面有五個高等侍祭和一個督察在研究各地區美藍極庫存的投影。掌握著資訊的水晶在投影裡表演了一段錯綜複雜的舞蹈，它在光線上跳躍，如同噴泉上的球。歐德雷

迪看到了總數，便扭過頭、皺起眉頭，塔瑪拉尼和貝爾沒有看到她的表情。我們必須限制美藍極相關資料的讀取。對士氣的打擊太大了。

管理！一切都需要統御大聖母決定。若將責任分派給同一批人，就會陷入官僚體系中。

歐德雷迪知道自己太過依賴內心的感覺來管理。這是套經過頻繁測試和調整的系統，只在必要的地方自動反應，她們稱之為「機器」。當她們成為聖母時，她們都對「機器」有所感覺，往往會不加質疑地使用。但這麼做相當危險，歐德雷迪強調要不斷改進（即便幅度不大），在她們的行為中引入變化。要有隨機性！沒有確定的模式，才能讓其他人無法發現並轉而對付她們。單一個人可能在一生中都無法看到這種轉變，但長期積攢的變化肯定是可以衡量的。

歐德雷迪一行走到了一樓，踏上中樞的主幹道。女修都稱呼它「那條道路」，是個圈內人的玩笑，暗指修煉時所遵循的「貝尼．潔瑟睿德道路」。

大道從歐德雷迪住所塔樓旁的廣場一直通向南郊的開闊地，如同雷射槍的光束般筆直，長達十二公里，路旁滿是高矮不一的建築。矮的建築全都異常堅固，便於日後再往高處擴建。

歐德雷迪招手叫停了一輛敞篷的運輸車，車上有空座位，她們三個擠著坐，繼續談話。路旁建築物的正面有種老式的風格，歐德雷迪想著。這種類型的建築有高大的矩形窗戶，裝著隔熱玻璃，一直伴隨著貝尼．潔瑟睿德的歷史。大道中央種著一排基因改造過的榆樹，長得很高，樹冠卻很小。鳥兒在樹上築巢，有黃鸝，還有唐納雀，橘色和紅色的小點輕巧跳躍，為早晨帶來生命力。

我們喜歡這種熟悉的模式，這樣會危險嗎？

歐德雷迪帶著她倆在微醺小徑下了車，心想以貝尼．潔瑟睿德的幽默感，怎麼會起了這麼奇怪的名字。這裡有種詼諧感，小徑得名的來由，是因為某幢建築的地基有些下陷，呈現出一種奇怪的醉態。它是群體中一個不守規矩的個體。

如同大聖母一樣。只不過她們還不知道而已。

在她們拐上塔樓小徑時，她的通訊器響了。「大聖母？」是斯特吉。歐德雷迪沒有停下腳步，只是跟她倆示意了一下她在通話中。「您

要的默貝拉的情況報告。蘇克指揮中心說，她可以去上那些指派給她的課程。」

「那就讓她去上吧。」她們沿著塔樓小徑繼續前行，兩旁大都是平房。

歐德雷迪朝小徑兩旁的低矮建築匆匆瞥了一眼，有一棟建築的上方已加蓋了兩層。總有一天這裡會成為真正的塔樓小徑，這名字的說笑涵義也就消失了。

起名只是為了方便，所以不如把名字與女修會那些微妙的思想聯繫起來。

在一條人來人往的通道上，歐德雷迪突然停了下來，轉身面對她的同伴：「如果我提議，用已逝的姊妹的名字來命名街道和地區，妳們覺得怎樣？」

「妳今天一直在胡說八道！」貝隆達指責道。

「她們並沒有逝去。」塔瑪拉尼說道。

歐德雷迪又重新邁開步伐。她早料到她們會這樣回答，幾乎都能聽到貝爾的想法：「已逝者」活在我們的他者記憶中！

歐德雷迪不想在公開場合起爭執，但她覺得自己的想法也有道理。有些女修在死之前未能分享記憶，雖然主要的記憶線不會中斷，但是妳仍會失去了某條支線和擁有那段記憶支線的同伴。伽穆主堡的施萬虞就是如此，死於尊母的進攻。當然，仍有夠多的記憶存在，足以留傳她的優良品性……和錯綜複雜的特質與作為。有人說，她的錯誤比勝利更發人深省。

在一段相對空曠的道路上，貝隆達加快腳步走到歐德雷迪身邊：「我必須談一下艾德侯。他是個晶算師，不會錯，但是那些多重的記憶非常危險！」

她們正經過一間停屍間，甚至連街道上都瀰漫著一股重重的防腐劑味。拱形的門敞開著。

「誰死了？」歐德雷迪問道，沒有理睬貝隆達的焦慮。

「第四區的一位督察，還有一位果園維護員。」塔瑪拉尼說道。塔瑪總是知道。

貝隆達因未被理睬而惱怒，而且沒有隱藏她的情緒：「妳們兩個回

到問題上好嗎？」

「什麼問題？」歐德雷迪問道，語氣柔和。

她們來到南側平臺，停在石頭欄杆前俯看農園，下方是葡萄架和果園。早晨的陽光帶著濛濛的沙塵，和潮溼造成的霧氣明顯不同。

「妳明明知道！」貝隆達沒被糊弄過去。

歐德雷迪傾身子靠在石頭上，看著遠處的景色，欄杆感覺冰冷。遠處的薄霧顏色不同，她想著。穿過沙塵的陽光折射出不同的光帶，讓光線更顯生動和銳利。光線吸收的方式各不相同。光暈更加緊湊了。飛揚的沙塵溜進了每一條縫隙，如同流水，但是摩擦聲暴露了它的來源。和貝爾的堅持一樣，沒有潤滑。

「那是沙漠的光線。」歐德雷迪指著說道。

「別再無視我了。」貝隆達說道。

歐德雷迪決定不予回答。沙塵裡的光線是個經典景觀，但是跟老畫家和他們筆下的霧氣朦朧的早晨給人的撫慰感不同。

塔瑪拉尼走上前來站在歐德雷迪身旁。「自成一格的美。」抽離的語氣顯示她在他者記憶中進行了對比，如同歐德雷迪所做的一樣。

妳是從女修會那裡學來一套尋找美的方法。但是，歐德雷迪體內深處有東西說，這不是她渴望的美。

在她們下方的窪地上，以往的綠色已經乾枯，土地好像被挖空了內臟，如同古埃及人對亡者的處置──進行必要的乾燥，為永恆做好準備。沙漠是死亡大師，用沙子將大地包裹，為我們漂亮的星球做好防腐，藏起了它美麗的珠寶。

貝隆達站在她們身後，嘟囔著搖頭，拒絕去看她們的星球將變成什麼。

一陣突襲而來的意識並流幾乎讓歐德雷迪顫抖。記憶淹沒了她，她發現自己在泰布穴地的廢墟內搜尋，找到了香料盜賊被人殺害後就留存在原地的屍體，因沙漠的作用而未腐壞。

泰布穴地現在怎麼樣了？它被熔成了流體，又再凝結成固體，沒留下任何光輝歷史的痕跡。尊母，真是歷史的殺手。

「如果妳不想除掉艾德侯，那我必須反對妳把他當作晶算師來運用。」

貝爾真是大驚小怪！歐德雷迪注意到她比往常更加暴露了年紀。鼻子上竟然夾著老花眼鏡。眼鏡放大了她的雙眼，讓她看上去像是條裝在大圓缸裡的魚。選擇用老花眼鏡，而不是更加低調的義體，透露了她的特質。她似乎在表達一種反向的炫耀：「我比我退化的感官所借助的玩意兒更偉大。」

貝隆達肯定被大聖母弄得心煩氣躁：「妳為什麼這樣子盯著我？」

歐德雷迪突然意識到她顧問團的弱點，並將注意力轉向了塔瑪拉尼。軟骨會一直生長，使得塔瑪的耳朵、鼻子和下頜都變大了。有些聖母藉由調整新陳代謝或手術矯正來處理這個問題，而塔瑪不屑於這些表面文章。「我就是這個樣子。隨妳們怎麼想。」

我的顧問們太老了。而我……我也老了，只有更年輕和更強壯時的我才能承擔這些重任。哦，該死，不能陷入自我憐憫！

最大的危險只有一個：對女修會的生存不利的行動。

「鄧肯是個能力強大的晶算師！」歐德雷迪用職位所賦予的全部權威說道，「但我交給你們的任務，都沒有超過你們能力之外。」

貝隆達保持沉默。她知道晶算師的弱點。

晶算師！歐德雷迪想著。他們像是行走的檔案庫，但當你需要答案時，他們又提出更多的問題。

「我不需要另外一個晶算師，」歐德雷迪說道，「我需要發明家！」

貝隆達還是沒有開口。歐德雷迪繼續說道：「我解放的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身體。」

「在妳讓他自由取用所有的資料來源之前，我堅持要先做一次分析！」

考慮到貝隆達一貫的態度，這個反應還算好的。但是，歐德雷迪不願採納她的話。她痛恨那些會議，總在沒完沒了地重複處理檔案報告。貝隆達全心熱愛檔案報告，將細枝末節也歸檔成無用資料的貝隆達！誰會關心某個聖母在燕麥粥裡更喜歡澆上脫脂牛奶？

歐德雷迪轉身背對貝隆達，看著南方的天空。沙塵！我們會撒下更多的沙塵！貝隆達的身邊會站滿了助手，光是想像就讓歐德雷迪感到無聊。

「我不需要更多分析報告。」歐德雷迪的聲音比她意圖中的還要尖厲。

「我的建議也有道理。」貝隆達聽上去受傷了。

有道理？我們難道只是宇宙開啟的感官之窗，每個人都只是為了表達一種道理？

各種各樣的本能和記憶……甚至包括檔案—這些東西都不會主動發言，除非被人強制提取。若不是在活人的意識中組織成形，它們都沒有意義。但是，無論是誰來組織，都會讓天平傾斜。所有的排序都是主觀的！為什麼是這個資料，而不是其他的？任何聖母都知道事件自有其規律，受相關環境的影響。為什麼一位晶算師聖母就不能從這一點出發來考慮問題呢？

「妳拒絕召開會議？」那是塔瑪拉尼在說話。她站在貝爾的一方？

「我什麼時候拒絕過會議？」歐德雷迪並未隱藏自己的憤怒，「我只是拒絕了貝爾又搞一次檔案走馬燈。」

貝隆達插話道：「那麼，實際上—」

「貝爾！別跟我說什麼實際！」讓她好好回味這句話！聖母和晶算師！沒有實際。只有強加在一切之上的我們的秩序。最根本的貝尼．潔瑟睿德格言。

有時候（像現在就是），歐德雷迪希望自己出生在以前的年代，成為羅馬時代接受貴族招待的夫人，或是一位飲食奢侈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貴婦。但是，她受困於時間與境況之中。

受困到永遠？

一定要面對這個可能性。女修會唯一的未來可能就是被迫躲躲藏藏，總是在擔心被發現，這就是獵物的未來。在中樞，我們不能犯下任何一個錯誤。

「我已經視察夠了！」歐德雷迪召來了私人運輸車，催促著她們回到了她的工作室。

如果獵人找上門來，我們該怎麼辦？

她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劇情，短短的劇本中寫滿了計畫好的反應。但是，每個聖母都是十足的現實主義者，都知道自己的短劇帶來的阻礙可能大於幫助。

在工作室內，早晨的陽光將她們身邊的一切都暴露無遺。歐德雷迪坐進了椅子裡，等著塔瑪拉尼和貝隆達坐進她們自己的犬椅中。

不要再召開該死的分析會了。她真的需要接觸到比檔案更有用的東西，比她們之前用過的一切都更有用，比如說靈感。歐德雷迪摩挲著她的腿，感覺到肌肉在震顫。這些天她睡得不好，剛剛結束的視察讓她覺得挫敗。

一個錯誤就能讓我們滅亡，而我即將把我們押在一場有去無回的豪賭上。

我用的方式太迂迴了嗎？

她的顧問反對迂迴的解決之道，她們說女修會必須腳踏實地，必須預先判斷好前方的道路。她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微妙的平衡，哪怕走錯一小步，等著她們的就只有災難。

而我則位於橫跨峽谷的鋼索之上。

她們還有做實驗去檢測可能的結果的餘地嗎？她們都參與過這場博弈，貝爾和塔瑪篩選了無數的建議，但沒什麼能比原子離散更有效。

「我們必須做好殺了艾德侯的準備，一旦他展示出一丁點成為奎薩茲．哈德拉赫跡象就下手。」貝隆達說道。

「妳們沒有工作要做嗎？退下，妳們兩個！」

她們起身時，歐德雷迪覺得工作室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到底怎麼了？貝隆達低著頭，用那種可怕的譴責的目光注視著她。塔瑪拉尼則表現出一種她本人未曾擁有過的智慧。

這間房間出了什麼問題？

來自太空旅行時代之前的人也能認出這間房間的功用。為什麼感覺這麼奇怪？工作檯就是工作檯，椅子也放在合適的位置。貝爾和塔瑪喜歡犬椅，這會讓他者記憶中較早時代的人類感到奇怪，可能從而影響到了她。利讀聯晶紙上面有光線跳動，一閃一閃的，可能也是讓她感到奇怪的原因。在桌子上方起舞的訊息也讓人起疑。還有，她使用的各種工具，對共用她意識的早期人類來說，可能會顯得奇怪。

但是，這房間讓我本人覺得陌生。

「妳還好嗎，達爾？」塔瑪關切地問道。

歐德雷迪揮手讓她離開，但她們兩個都沒有動。

在她腦海裡發生的事，跟長時間的工作或睡眠不足都無關。這不是她第一次感覺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裡。昨天晚上，在桌子邊吃點心時，桌子上散落著各種文書，就跟現在一樣，她發現自己就這麼坐著，盯著未完成的工作。

在這場狼狽的離散之中，哪個姊妹能從哪個崗位上撤下來呢？參與離散的女修帶著數量有限的沙鱒，如何才能提高牠們的生存機率呢？美藍極的分配是否合理？在派更多的女修前往未知之地之前，她們是否該等一等呢？再等一等，或許司凱特利就會接受誘惑，將再生箱如何生產香料的祕密透露給她們？

歐德雷迪回憶起她在吃著三明治時也產生了那種陌生感。她看著它，慢慢地掀開麵包片。我在吃什麼東西？聖殿最棒的麵包，夾著雞肝和洋蔥。

對自己的日常起疑，這是陌生感的一部分。

「妳看上去病了。」貝隆達說道。

「只是累了。」歐德雷迪撒謊。她們知道她在撒謊，但她們會挑戰她嗎？「妳們兩個肯定也累了。」語氣中有關心的成分。

貝爾並不滿意：「妳樹立了不好的榜樣！」

「什麼？我嗎？」貝爾聽出她的揶揄。

「妳知道得很清楚！」

「是因為妳表現出了感情。」塔瑪拉尼說道。

「連對貝爾也不行？」

「我不需要妳該死的感情！這麼做是錯的。」

「除非我讓它影響了我的決定，貝爾。我沒有。」

貝隆達降低音量，到了像是沙啞的耳語：「有人覺得妳是危險的浪漫主義者，達爾。妳知道那會帶來什麼後果。」

「讓女修們在我身邊組織起來，不僅是為了生存。你說的是這個意思嗎？」

「有時候妳讓我頭疼，達爾！」

「讓妳頭痛是我的職責和權利。若妳的頭不再痛了，妳會變得粗心。感情讓你不舒服，仇恨卻不會。」

「我知道自己的缺陷。」

身為聖母不可能不知道。

工作室再次回復成了熟悉的地方，但歐德雷迪現在知道了陌生感的源頭。她把這地方想像成了古老歷史的一部分，彷彿它已消失了很久，而她是在未來的某處審視著它。如果她的計畫成功了，它應該就是這個樣子。她知道現在必須做什麼，是時候揭示計畫中的第一步了。

小心。

好的，塔爾，我和妳一樣謹慎。

塔瑪和貝爾或許已經老了，但在必要時，她們的頭腦依然敏銳。

歐德雷迪盯著貝爾：「模式，貝爾。我們的模式一直都是避免以暴制暴。」她抬起手阻止貝爾回話，「暴力確實會帶來更多的暴力，鐘擺不會停止，直到暴力的團體徹底毀滅。」

「妳在想什麼？」塔瑪問道。

「或許我們應該考慮加強對公牛的刺激。」

「不行。還不到時候。」

「但是，我們也不能愚昧地坐等她們上門。蘭帕達斯和其他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災難告訴了我們，當她們到來時會發生什麼。不是是否會到來的問題，而是何時。」

在說話時，歐德雷迪感覺到了身下的峽谷，噩夢中的獵手，手持斧頭愈來愈靠近。她想沉入噩夢之中，轉過身看一看到底是誰在跟著她們。然而她不敢，奎薩茲．哈德拉赫就犯過那種錯誤。

你不能看到未來，你得創造未來。

塔瑪拉尼想知道為什麼歐德雷迪要提出這個想法：「達爾，妳改變主意了？」

「我們的特格甦亡人已經十歲了。」

「但依然太年輕，我們還不能恢復他的初始記憶。」貝隆達說道。

「如果不打算訴諸暴力，我們為什麼要重新創造特格？」歐德雷迪問道。就在塔瑪想要反詰時，歐德雷迪繼續說：「哦，確實，特格不是永遠都用暴力解決我們的問題，和平的霸夏可以透過講道理來擊退敵人。」

塔瑪思索著說道：「但是，尊母絕不會和我們談判。」

「除非我們能把她們逼到絕境。」

「我覺得妳的提議太冒進了。」貝隆達說道。貝爾的結論總是符合晶算師的思考。

歐德雷迪深吸了一口氣，低頭看著自己的工作檯。終於是時候了。那天早晨，在她將甦亡人嬰兒從那個噁心的「再生箱」裡取出時，她就感覺到了現在這個時刻在等待著她。那時她甚至就已經知道，自己將會在這個甦亡人成年之前就將他推下嚴酷的磨鍊，儘管他與她有血緣上的聯繫。

歐德雷迪伸手觸碰在桌子底下的一個通話開關，她的兩個顧問默默等待，知道她將說出重要的事情。統御大聖母有辦法讓女修們用心聽她講話，即使是比聖母更加自負的人，也會對她們專心的程度感到滿意。

「政治。」歐德雷迪說道。

一個關鍵字，便立刻吸引了她們的注意力！當你進入貝尼．潔瑟睿德的政治圈，努力向上攀登，想成為身分顯赫的人，你就成了責任的囚徒，背負起能影響他人生命的職責與決定。這是女修們能緊密團結在統御大聖母身邊的根本原因。這個詞告訴了顧問們和監察者們，她們的領導人已做出了決定。

她們都聽到了有人來到工作室門外發出的沙沙聲。歐德雷迪觸摸了下她桌子右角邊的白板，她身後的門開了，斯特吉站在那裡，等候著大聖母的命令。

「帶他來。」歐德雷迪命令道。

「是，大聖母。」斯特吉幾乎沒有表現出情緒，這個侍祭前途遠大。

她退了下去，然後牽著邁爾斯．特格回來。男孩的髮色金黃，但其中夾雜著幾縷黑髮，表明當他長大成人後髮色會變深。他的臉龐狹窄，鼻子剛開始顯出鷹勾，亞崔迪家男性的典型特徵。他的藍色眼睛機敏地轉動，帶著好奇觀察房間和房間裡的人。

「請在外面等，斯特吉。」

歐德雷迪等著房門關上。

男孩站著看著歐德雷迪，沒有表現出不耐煩。

「邁爾斯．特格，甦亡人，」歐德雷迪說道，「你應該還記得塔瑪拉尼和貝隆達吧。」

他匆匆瞥了眼兩個女人，依然保持著沉默，對她們那銳利的審視目光不以為意。

塔瑪拉尼皺起了眉，她從一開始就反對把這個孩子叫作甦亡人，甦亡人降生於屍體的細胞，這孩子只是個複製人，如同司凱特利只是個複製人一樣。

「我將派他進入無現星艦與鄧肯和默貝拉一起生活，」歐德雷迪說道，「誰還能比鄧肯更適合來恢復邁爾斯的初始記憶呢？」

「因果報應。」貝隆達同意道。她沒有說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但歐德雷迪知道，等孩子離開之後，她會說出來的。還太年輕！

「她是什麼意思，『因果報應』？」特格問道。他的聲音有某種高亢的特質。

「霸夏在伽穆時恢復了鄧肯的初始記憶。」

「真的很痛嗎？」

「鄧肯覺得是。」

有些決定必須殘酷。

歐德雷迪認為，要自己下所有決定，會面臨的一大障礙就是這類殘酷的抉擇。她沒必要向默貝拉解釋箇中原因。

我如何才能減緩衝擊呢？

有些時候就是無法減緩。事實上，有時候，忍耐一時的短痛撕去紗布反而是更仁慈的行為。

「這個……這個鄧肯．艾德侯真的能給我……給我以前的記憶？」

「他能，而且他願意。」

「我們是否太操之過急了？」塔瑪拉尼問道。

「我一直在研究霸夏的資料，」特格說道，「他是個著名的軍人，也是個晶算師。」

「而且我猜你為此而驕傲？」貝爾將氣出在孩子身上。

「並沒有特別驕傲。」他迎著她的目光，沒有躲閃，「我把他當作了另外一個人。不過，確實挺有趣的。」

「另外一個人。」貝隆達嘟囔道。她看著歐德雷迪，反對的態度暴露無遺：「妳給了他深層教育！」

「一如他的生母。」

「我能回憶起她嗎？」特格問道。

歐德雷迪給了他一個心照不宣的笑容。在他們的果園散步中，他們經常對彼此顯露的這種表情。「你能。」

「所有的？」

「你能回憶起所有的東西——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戰鬥。所有的。」

「把他帶走！」貝隆達說道。

男孩笑了，但他仍看著歐德雷迪，等待著她的命令。

「好吧，邁爾斯，」歐德雷迪說道，「告訴斯特吉，把你帶到你在無現星艦上的新住所內。等一下我會過去，把你介紹給鄧肯。」

「我可以騎在斯特吉的肩膀上嗎？」

「問她吧。」

特格一時衝動跑向了歐德雷迪，踮起腳尖，在她臉頰上親了一口：「我希望我真正的母親和妳一樣。」

歐德雷迪拍了拍他的肩膀：「跟我很像。去吧。」

門在他身後關上以後，塔瑪拉尼說道：「妳還沒跟他說，妳是他的女兒之一。」

「還沒到時候。」

「艾德侯會告訴他嗎？」

「如果他接到指示的話。」

貝隆達對這些小細節不感興趣：「妳在計畫什麼，達爾？」

塔瑪拉尼替她回答了：「在我們的晶算師霸夏領導之下的復仇力量。顯而易見。」

她上鉤了！

「是嗎？」貝隆達問道。

歐德雷迪狠狠地盯著她們：「特格是我們最優秀的武器。如果有人能懲罰敵人的話……」

「我們最好盡快開始製造下一個。」塔瑪拉尼說道。

「我不喜歡默貝拉可能會給他造成的影響。」貝隆達說道。

「艾德侯會配合嗎？」塔瑪拉尼問道。

「他會履行亞崔迪氏族成員對他下的指令。」

歐德雷迪擺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樣子，但是，這句話又在她頭腦中打開了通往另一種陌生感的通道。

我看著我們，如同默貝拉在看著我們一樣！我可以像一個尊母一樣思考了！

16

我們不教授歷史；我們重建歷史。我們追隨一連串的結果，如同追隨森林中野獸的足跡。透過我們的文字，你會看到歷史學家從未著墨過的、不斷演變的社會行為。

—貝尼．潔瑟睿德預言全集



司凱特利吹著口哨走過他住所前的走廊，他在進行下午的鍛鍊，來回行走，吹著口哨。

讓她們習慣我吹口哨。

吹著吹著，他編了個小調來和口哨搭配：「忒萊素的精子不會說話。」一遍又一遍，這句話在他腦海裡盤旋著。她們無法利用他的細胞來彌補基因上的空缺，也無法得知他的祕密。

她們必須帶著禮物來見我。

早些時候，歐德雷迪在「去和默貝拉磋商的路上」順道前來探望他。她經常在他面前提起這位被囚的尊母，她有她的目的，但他不知道是什麼。威脅？有可能。到最後總會知道。

「我希望你沒感到害怕。」歐德雷迪說道。

他們站在送餐口前，他正等著午餐出現。他一直不怎麼喜歡這裡的食物，但尚能接受。今天他點了海鮮，不知道會以什麼菜式出現。

「害怕？怕妳嗎？啊，親愛的大聖母，我活著對妳是無價之寶。為什麼我要怕妳呢？」

「我的顧問團對你最新的請求有些疑慮。」

我猜到了。

「把我關起來是個錯誤，」他說道，「限制了妳們的選擇，讓妳們變得虛弱。」

他花了好幾天時間才組織好這套說詞，他等待著它起作用。

「這取決於人們打算如何使用工具，司凱特利尊主。有些工具在不恰當的使用下會損壞。」

該死的女巫！

他笑了，露出了鋒利的犬齒：「妳要一直考驗我直到女修會滅絕嗎，大聖母？」

她把極少迸發的不快轉變成了幽默：「難道你期望我會讓你占上風嗎？司凱特利，你到底在爭取什麼？」

她不再稱我為司凱特利「尊主」了。用刀背攻擊她！

「妳讓女修們參加離散，希望有些人能逃脫滅絕的命運。妳瘋狂的計畫會產生什麼樣的經濟後果？」

後果！他們總是在談論後果。

「我們在爭取時間，司凱特利。」歐德雷迪神色肅穆地說。

他在沉默中思考著她的話。攝影機看著他們，千萬別忘了！經濟的問題，女巫！我們買賣了什麼人，買賣了什麼東西？送餐口旁不是個合適的談判地點，他想著。管理階層的討價還價、計畫和戰略會議，應該發生在緊閉的門背後，在高處的房間裡，外面的風景不會分散屋裡人對手頭工作的注意力。

他體內的一連串生命記憶卻不認同。如果受情勢所趨，人類在條件允許的地方都會進行貿易──不管是在航船的甲板上，在忙碌的工作人員熙來攘往的俗氣街道上，還是在傳統股票交易所寬敞的大廳裡，上方還顯示著各種給眾人看的資訊。

計畫和戰略可能來自高高在上的房間，但支持它們的證據和交易所裡的資訊一樣──都是給眾人看的。

那就讓攝影機看吧。

「妳對我有什麼計畫，大聖母？」

「讓你活著，身強體壯。」

小心，小心。

「但不給我自由。」

「司凱特利！你提到了經濟，卻仍索要自由？」

「我的能力對妳重要嗎？」

「當然！」

「我不信任妳。」

就在這時，送餐口吐出了他的午餐，是一條嫩煎白魚，淋上美味醬汁，他聞到了香草的味道。高高的杯子裡裝著水，有股淡淡的美藍極味。還有一碗綠沙拉。在她們的伙食中已經算不錯了。他感覺自己正在分泌唾液。

「請用午餐，司凱特利尊主。裡面沒有對你有害的東西。這難道不是信任的一個證明嗎？」

他沒有回答。她接著說道：「信任與我們的談判有什麼關係？」

她在玩什麼遊戲？

「妳說了妳對尊母的打算，卻沒說過對我有什麼打算。」他知道自己聽上去有些哀怨，但無法避免。

「我打算讓尊母面對她們的死亡。」

「妳也在對我這麼做！」

她眼裡是滿意的神情嗎？

「司凱特利，」她的語氣是那麼輕柔，「面對死亡的人才會傾聽。他們會聽你說。」她瞥了一眼餐盤，「你想來點特別的嗎？」

他盡力挺直了身子：「一小杯提神飲料，能幫助我思考。」

「當然。我立刻讓人給你送來。」她把注意力從送餐口轉到了他住所的主臥房。他看著她的目光從一個地方挪到另一個地方，從一件物體挪到了另一件物體。

所有的東西都在合適的地方，女巫。我不是洞穴裡的野獸，東西必須方便取用，我不用找就能拿到。是的，椅子旁邊的是興奮針。我用興奮針，但我不喝酒，妳注意到了？

提神飲料送來了，喝上去有點苦，他花了點時間來辨別成分。是瞿茉莉，一種經基因改良的血液增強劑，源自伽穆藥典。

她想讓他想起伽穆嗎？她們太陰險了，這些女巫！

她用經濟上的問題來取笑他。他往住所方向繼續著他的快走鍛鍊，在走到走廊的盡頭時，他突然產生了這種感覺。是什麼膠水將舊帝國黏在一起？有很多種，有些不起眼，有些很偉大，但多數是因為經濟。許多關係經常是為了做事方便而建立，是什麼阻止了他們互相毀滅？是大公約。「要是你毀滅了誰，我們就聯合起來毀滅你。」

他腦中浮現一個想法，在門口猛然停下腳步。

是這樣嗎？只憑懲罰怎麼能阻止貪婪的普汶韃呢？莫非還有某種無形的膠水？是來自同伴的譴責嗎，但要是同伴對道德根本不關心，那你便可以為所欲為。這解釋了尊母的一些問題。沒錯。

他渴望有一間薩格拉房間，能夠讓他的靈魂袒露。

亞吉斯特滅亡了！我是最後一位馬謝葉赫嗎？

他感覺心裡空蕩蕩的，呼吸變得費力。或許應該更坦誠地與魔鬼的女人談判。

不！那是魔鬼本人在誘惑我！

他帶著追悔的心情進入了房間。

我必須讓她們付出代價，讓她們付出昂貴的代價。昂貴、昂貴、昂貴。每個「昂貴」都推著他走近椅子一步。當他坐下時，他的右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興奮針。他很快就感覺到自己的思緒加速了，各種想法隨著快感噴湧而來。

她們不知道我對伊克斯的航艦了解有多深。都在我的腦子裡。

接下來的一小時，他一直在琢磨該如何記錄這個時刻，將來他會告訴同伴，他如何戰勝了普汶韃。在神的幫助之下！

他要述說的是輝煌奪目的故事，充滿了他面對試驗的戲劇性和張力。歷史，畢竟還是由勝利者書寫的。

17

她們說統御大聖母無法漠視任何事–要體會到這句格言的意義，必須先理解另一層含意：我是所有女修的僕人。她們用挑剔的目光盯著僕人。我不能花太多時間在瑣碎和平常之事上，統御大聖母必須展現出遠見卓識，否則不安的情緒將瀰漫至我們組織中最偏遠的角落。

—達爾維．歐德雷迪



今早，在中樞的各個走廊之間穿行時，歐德雷迪稱之為「身為僕從的那個自我」一直伴隨著她。她把這當成了鍛鍊，不必再花時間去鍛鍊廳。一個不滿的僕人！她不喜歡她所看到的自己。

我們被眼前的困難束縛了手腳，幾乎無法區分小問題和大麻煩。

她們的良知怎麼了？

儘管有人否認，但歐德雷迪知道貝尼．潔瑟睿德確實擁有良知。但是，她們把它扭曲成了無法輕易辨認的形狀。

她不願去干涉。以生存以及護使團（她們那些冗長且虛偽的說辭！）的名義所做的決定—都與更需要人類運用判斷力的那種決定背道而馳。暴君知道這一點。

要有人性，這就是關鍵。但是，在有人性之前，你得在內心裡感覺自己是個人。

人性可沒有標準答案！它看似簡單，但當你想要應用時，它的複雜本性才會顯露。

像我這樣。

你往內心審視，對於你相信自己是誰（或者是什麼）的問題找到答案。其他辦法都不可行。

我是什麼？

「誰問的問題？」他者記憶中突然出現了一陣騷動。

歐德雷迪大聲地笑了，一位剛好經過的督察普拉斯加吃驚地盯著她。歐德雷迪對著普拉斯加揮了揮手，說道：「活著真好。記住這句話。」

普拉斯加微微笑了笑便離開了。

誰問的：我是什麼？

這是個危險的問題，問出口便讓她陷入了一個物化的宇宙之中。在那裡，沒有東西符合她的追求，儘管她不清楚自己在追求什麼。在她的周圍，小丑、野獸和傀儡都隨著看不見的提線的牽扯做出反應。她感覺到提線也在牽著「她」移動。

歐德雷迪繼續沿著走廊走向通往她的居所的升降機。

提線。從蛋裡孵出了什麼？我們能信口說出「心靈最原始的狀態」。但是，在生活的壓力改變我之前，我是什麼樣子？

光是尋求某種「自然」的東西是不夠的。沒有「高貴的野蠻人」。[4] 她在一生中見多了。牽著她們的提線，對每位貝尼．潔瑟睿德而言顯而易見。

她感覺到了體內的監工，今天它很嚴厲。它是個有時她會服從、有時又會反對的力量。監工說道：「強化妳的天分，不要隨波逐流。主動運用！不好好使用妳的天分，跟失去了沒有分別！」

歐德雷迪感覺體內一陣恐慌，她意識到自己勉強把握住了人性，已處在失去它的邊緣。

我試著像尊母一樣思考，結果陷得太深了！我操縱了每一個能操縱的人，都是以為了延續貝尼．潔瑟睿德命脈的名義！

貝爾說，為了守護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可以突破任何界限。這話其實只有一絲真實，但是這一絲真實存在於所有吹噓之詞中。其實，有些事是聖母絕對不會去做的，即使是為了拯救女修會也一樣。

我們不會阻擋暴君的黃金之路。

人類的存續比女修會的存續更優先。否則，讓人類成熟的遠大目標就毫無意義。

但是，哎，在一個急切地想服從命令的種族中，領袖的危險性太大了。人們對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創造出的東西實在懂得太少了。領袖會犯

錯，而那些錯誤的影響力，會被無條件追隨他們的人放大，注定要鑄成大錯。

旅鼠行為。

女修們密切地監察她是對的。所有掌權的統治者都該被以懷疑的眼光看待，包括女修會在內。不要盲信政府！甚至是我的政府！

此刻，她們正監看著我。什麼也逃不過女修們的眼睛。假以時日，她們會知道我的計畫。

她需要不斷地在精神上進行淨化，才能面對她在女修會執掌大權這一事實。我並未尋求這份權力，它是強加在我頭上的。她還想到了：權力吸引易於腐化的人。要懷疑所有追逐權力的人。她知道，這種人有很大機會易於腐化或已經墮落。

歐德雷迪在心頭記下：要寫一份終章備忘錄，送往檔案部（讓貝爾看了之後冒冷汗！）：「我們應該將決定事物的權力交給不願擁權的人，而且唯有在她們愈加不情願承受的情況下，才能將權力交付給她們。」

對貝尼．潔瑟睿德的完美描寫！

「達爾，妳沒事嗎？」貝隆達的聲音從歐德雷迪面前的升降機門裡傳來，「妳看上去……有點怪。」

「我只是想起了有些事要做。妳要出來嗎？」

在她們錯身時，貝隆達一直盯著她。升降機門關上了，將她迅速帶離那個詢問的目光。

歐德雷迪走進工作室，看到桌子上堆滿了助理覺得只有她才能處理的文件。

政治。在桌旁坐下準備開始處理公務時，她回想起了這個詞。塔瑪和貝爾那天清楚地聽到她說了，但她們對自己將要付出什麼樣的努力來支持只有模糊的概念。她們擔心了，變得更謹慎。她們應該這樣。

幾乎所有的事務都含有政治因素，她想著。隨著情緒的激發，政治力量漸漸站到了前臺，由此看來，那個「政教分離」的古老說法便該貼上寫著「謊言！」的標籤，因為沒有什麼能比宗教更易受到情緒的影響。

怪不得我們不信任情緒。

當然，不是所有的情緒。只有那些在關鍵時刻你無法逃脫的情緒──愛與恨。可以發點小脾氣，但要抓緊控制它的牽繩，這是女修會的信仰。但根本一派胡言！

暴君的黃金之路揭露了她們的錯誤。黃金之路將貝尼．潔瑟睿德置於永遠的死水之中。你無法向無垠的空間布道！

貝爾一直在重複的問題沒有答案。「他到底想讓我們幹什麼？」他操縱我們做了什麼？（如同我們操縱別人一樣！）

為什麼在沒有意義的地方尋找意義？你會走上一條你明知不通的死路嗎？

黃金之路！這條道路是在想像中鋪就的。無限就是沒有地方！有限的頭腦產生了畏懼。晶算師就是在這裡遇到了不確定的預測，總是產生更多的問題，而不是答案。那些人將鼻子湊近了無窮的迴圈，尋找「一個能解決所有問題的答案」，卻總是空手而回。

他們在尋找屬於他們的神。

她發覺難以責怪他們。在無限面前，頭腦會畏縮。虛空！任何時代的鍊金師，就像是分揀破布的人，在一大捆破布前彎著腰，說道：「這裡肯定有規則。如果我堅持，一定能發現。」

一直以來，所有的規則其實都是他們自己創造的。

啊，暴君！你這可笑的傢伙。你看到了。你說：「我會創造你們需要遵循的規則。道路在這裡，看到了嗎？不！別看那邊，那條路是皇帝的新衣（只有孩子和傻子才能看到的赤裸）。把注意力放到我指的地方，這是我的黃金之路。多好聽的名字啊。它是一切，它是永恆。」

暴君，你是另一個小丑，指給我們一條永無止境的細胞輪迴之路，細胞來自我們共同擁有卻早已失去的那顆孤獨的泥球。

你知道在大離散之後，人類宇宙只是一個個社區，由脆弱的紐帶相連。我們共同的誕生地離我們已是那麼久遠，在後代人們記憶中的樣子已扭曲變形。聖母擁有初始記憶，但我們無法強迫不情願的人們接受它。你看到了吧？暴君。我們聽到你說：「讓他們前來乞求！那時，只有那時……」

這就是你保留了我們的原因，你這個亞崔迪混蛋！這就是我必須工作的原因。

她知道自己仍將慢慢深入尊母的思維，儘管會對她的人性帶來風險。我必須像她們一樣思考。

如何狩獵，是獵食者和獵物共同面臨的問題。不像是大海撈針，更像是在熟悉和不熟悉交織的土地上追蹤。貝尼．潔瑟睿德的欺騙技藝，確保了至少熟悉會和不熟悉一樣給尊母帶來麻煩。

但是，她們為我們做了什麼？

行星間的通訊幫助了獵物。千年以來，通訊技術的應用受到了經濟的限制，只用在了重要的人和貿易者上面。「重要」的意思一如往常，指的是富有、位高權重的人，例如銀行家、官員、貴族、軍人。「重要」還分成很多類別──談判人員、娛樂人員、醫療人員、技術人員、間諜，以及其他各種專業人士。它的形式和古時地球上的共濟會沒什麼不同，差別只在於數量、品質和專業程度。對有些人而言，障礙是透明的，從古至今都是。

她感覺有必要定期回顧這個想法，尋找瑕疵。

大量被困在行星上的人都提過「寂靜的太空」，意謂他們無法負擔這樣的旅程或是通訊。多數人知道，他們聽聞的越過障礙的新聞都有其特殊目的。一直以來皆是如此。

在行星上，地形和保密要求決定了使用何種通訊系統：管道、信使、光纜、神經套件以及其他各種組合。保密和加密方式很重要，不僅在行星間，也在各個行星上。

歐德雷迪認為尊母一旦找到切入點，就能入侵這種系統。獵手們開始解碼，但是對聖殿的追蹤要從哪裡開始呢？

無法追蹤的無現星艦、伊克斯的機器、宇航公會的領航員──都為行星間的寂靜做出了貢獻，只有少數有特權的人才能打破這寂靜。不給獵手任何的切入點！

因此午餐前不久，一位不速之客出現在統御大聖母的工作室內，才讓大聖母吃了一驚。她是個年老聖母，來自貝尼．潔瑟睿德懲罰罪人的流放行星。檔案部識別出她的身分：名字：多吉拉。多年之前因不可原諒的違規而被流放。記憶說那跟愛有關。歐德雷迪沒有問具體情況，但其中的一些已顯示在她眼前。（貝隆達又在多事了！）歐德雷迪注意到了多吉拉面臨放逐之時的情緒動盪，這個愛上他人的人試圖反抗分離，

但徒勞無功。

歐德雷迪回憶起了有關多吉拉可恥行為的謠言。「潔西嘉罪！」謠言透露了價值豐富的資訊。多吉拉被流放到哪裡了？不管了。此刻，這一點無關緊要。更重要的是：她為什麼來這裡？為什麼她要冒著被獵手發現的風險回來？

在斯特吉前來通報多吉拉的到來時，她發問了。斯特吉不知道：「她說了，只能跟您一個人說，大聖母。」

「我一個人？」想到對她的每項行為時時刻刻的監察（說成監控可能更準確些），歐德雷迪幾乎苦笑了出來，「這位多吉拉沒說她到來的原因？」

「那些命我前來打攪您的人說，您最好能見她一下。」

歐德雷迪抿緊了嘴唇。這位被放逐的聖母能突破這麼多障礙前來見她，引起了她的興趣。執著的聖母能打破普通的障礙，但這一路上的障礙可不普通。多吉拉肯定已表明了她前來的理由，那些人聽到了，並准許她通過。顯然，多吉拉並沒有利用貝尼．潔瑟睿德的花招來說服其他女修。那麼做的話，她第一時間就會被阻絕在外。沒時間浪費在無聊的事上！看來，她遵循了指揮系統，她的行為經過了層層的謹慎評估，說明了她攜來的訊息相當重要。

「帶她進來。」

多吉拉在那顆閉塞的行星上保養得還不錯。這麼多年來，她的嘴角只多了幾道淺紋。長袍的兜帽蓋住了她的頭髮，但帽子下的雙眼依然明亮、銳利。

「妳有何貴幹？」歐德雷迪問道，「最好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多吉拉的故事直截了當。她和其他三個聖母與一群來自大離散的混合人交談過。混合人搜索到了多吉拉的位置，並讓她帶個訊息給聖殿。多吉拉說她用真言感應力過濾了牠們的請求，這提醒了大聖母，即使在與世隔絕之處依然有能人。多吉拉判斷訊息是真確的，其他女修也贊成，因此多吉拉迅速行動，同時避免暴露行蹤。

「用的都是我們自己的無現星艦。」她是這麼說的。她還說到航艦很小，和走私販用的是同種類型。

「一個人就能操作。」

訊息的內容極具誘惑力。混合人想與聖母聯合，一起來抵抗尊母。多吉拉說，很難評估這些混合人領導了多大的力量。

「我問了，牠們拒絕回答。」

歐德雷迪聽說過很多混合人的故事。尊母殺手？有可能，但混合人的表現讓人困惑，尤其是來自伽穆的傳言。

「這夥人有多少個？」

「十六個混合人，還有四個馴獸師。他們是這麼稱呼自己的：馴獸師。他們還說尊母有一種危險的武器，只能用一次。」

「妳怎麼只提到了混合人？這些馴獸師是什麼人？這種祕密的武器又是什麼？」

「我正準備說說他們。他們看起來像人，大離散對他們造成了變化。共有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至於武器，他們沒多說。」

「看起來像人？」

「沒錯，大聖母。我有個奇怪的第一印象，覺得他們是幻臉人。但他們不符合任何一個標準。費洛蒙不符合，姿態、表情──所有的都不符合。」

「只是個第一印象？」

「我無法解釋。」

「混合人呢？」

「牠們與描述相符。外表像人類，但行為殘暴。我猜是源自貓科動物。」

「其他人也這麼說。」

「牠們會說話，但只能說簡化的凱拉赫語。我覺得牠們只會堆砌詞彙。『幾時吃？』『你好人。』『要撓頭。』『坐這裡？』牠們會對馴獸師做出及時的回應，但並不怕他們。我感覺混合人和馴獸師之間互相尊重和喜愛。」

「妳知道這一路上的風險，為什麼還要冒險把消息帶來？」

「這些是來自大離散的人，他們提議聯盟，相當於打開了一扇通往尊母誕生之地的大門。」

「妳應該已經問過他們了，還問了大離散的細節。」

「他們沒有回答。」

話說得簡潔明瞭。不管她的過去怎樣不堪，都無法輕視這位被放逐的女修。還有更多的問題該釐清，歐德雷迪問著，並在答案到來時仔細地觀察，看著一張老去的嘴，如同枯萎的水果，吐露著最後的芬芳。

或許是因為多年的贖罪，多吉拉的行為中有種跡象表明她已軟化了許多，但貝尼．潔瑟睿德的堅強仍未折損。她說話時有自然的停頓，動作也很流暢。她看著歐德雷迪的眼神很溫柔。（這就是女修們所譴責的東西：沒有展現貝尼．潔瑟睿德的憤世嫉俗。）

多吉拉讓歐德雷迪感興趣。她說話的態度，就是女修對上另一個女修，顯示出語言背後那堅強且平衡的大腦，懲罰之地多年的磨鍊鑄就了她的精神。她盡自己的能力彌補年輕時的缺失，沒有表現出受刑人與現實脫節的樣子。她的報告直中要害，但她仍具備必要的意識，尊重統御大聖母的決定，在危險的旅途中處處小心，但仍有自信「您應該聽一下我的報告」。

「我相信這不是陷阱。」

多吉拉的舉止沒有任何不妥。她們目光直接對視，眼睛和臉部表情自然沉著，沒有躲閃。女修可以看穿這層面具，做出適當的評估。多吉拉只是出於緊急才來的。她曾是個傻子，但她已不再是了。

她流放的行星名叫什麼？

工作檯的投影展示了名字：巴塞爾。

這名字讓歐德雷迪警覺。巴塞爾！她的手指在控制臺上飛躍，印證她的記憶。巴塞爾：大部分為海洋。氣候寒冷，非常寒冷。島嶼貧瘠，最大的島都比一艘無現星艦小。貝尼．潔瑟睿德曾經認為巴塞爾是個流放之地。實物教學表示：「小心，女孩，否則妳會被發配至巴塞爾。」歐德雷迪想起了另一個關鍵字：蘇石。在巴塞爾，她們成功地使單眼的海洋生物醜鬣蟹適應當地環境，牠的外殼磨破之後會長出美妙的腫瘤，成為一種宇宙中非常寶貴的珠寶。

蘇石。

多吉拉就戴著它，在她的頸線上隱約可見。工作室的燈光將蘇石變成了深海之綠與淡紫的混合色。它比人類的眼球大一些，閃閃發光，彷彿在誇耀自己的財富。在巴塞爾，她們可能沒把它當回事，在沙灘上隨處都能撿到。

蘇石。了不起。根據貝尼．潔瑟睿德的安排，多吉拉應該經常與走私販打交道。（她擁有那艘無現星艦就是最好的證明。）應當注意分寸。儘管是女修之間的談話，但一位是統御大聖母，另一位是來自流放行星的聖母。

走私對尊母（和其他不肯承認走私罪其實難以執行的人）來說，是一項重罪。摺疊空間沒有改變走私的實質，只是讓小規模的入侵變得更為容易。關於小型無現星艦，造起來能多小？歐德雷迪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但檔案部予以彌補：「直徑一百四十公尺。」

足夠小了。蘇石是一種誘人的商品。摺疊空間是個關鍵的經濟障礙：從體積和數量來考量，走私貨物的價值能多大？運送大件貨物消耗的能量驚人。所以蘇石是走私販的最愛，對尊母也有很強的誘惑力。簡單計算一下，也知道市場一向龐大。如今，蘇石對走私販的吸引力和美藍極一樣大，因為宇航公會已經不怎麼需要美藍極了。公會總是在分散在各地的倉庫裡積攢著夠好幾代人用的美藍極，而且（毫無疑問）還有很多隱藏的備用庫。

他們還認為自己能從尊母那裡買來豁免權！但是，她感覺這給了她某種可以利用的東西。尊母在狂亂的憤怒之中摧毀了沙丘星這個唯一能自然產生美藍極的地區。她們仍然沒意識到後果（真令人奇怪），又根除了忒萊素人，他們的再生箱曾讓舊帝國到處都是香料。

我們有能再造沙丘星的生物，我們這裡還有一位可能是唯一活著的忒萊素尊主，將再生箱變成美藍極寶庫的方法就鎖在司凱特利的大腦裡。如果我們能讓他透露就好了。

眼前的問題是多吉拉，這女人帶來了可信的消息。她說，馴獸師和他們的混合人被某些他們不願透露的東西驚擾了。多吉拉沒有嘗試使用貝尼．潔瑟睿德的說服術實屬明智，來自大離散的人對此不知會有何反應。是什麼驚擾了他們？

「除了尊母之外的威脅。」多吉拉猜測道。她不願再說更多，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必須加以考慮。

「關鍵在於他們說需要盟友。」歐德雷迪說道。

「在共同的道路上，面臨著共同的問題。」他們是這麼說的。儘管有真言感應力佐證，多吉拉還是建議須小心他們的提議。

為什麼他們要去巴塞爾？因為尊母錯過了巴塞爾，或認為它不值得承受她們的怒火？

「應該不是。」多吉拉說道。

歐德雷迪同意。不管多吉拉原來的境遇有多麼不堪，她現在掌握了高價的資產，而且更重要的是，她是個聖母，坐著無現星艦前來面見統御大聖母。她知道聖殿的位置，但獵手當然無法從中得利，她們知道聖母會在透露任何祕密之前先自殺。

問題一個接一個。但是，先來場女修之間的情報共享，多吉拉必定能正確理解統御大聖母的動機。歐德雷迪將話題轉到了個人私事。

談話進展不錯。多吉拉顯然沒料到，但願意開口分享。

身處偏遠地區的聖母往往會培養出女修所謂的「其他興趣」。古代都稱之為嗜好，但是對興趣付出的注意力顯得熱烈多了。歐德雷迪認為大多數興趣都很無聊，但是，她覺得多吉拉稱呼她的興趣為「嗜好」本身很重要。她收集古老的錢幣，是吧？

「什麼樣的？」

「我有兩枚古希臘的銀幣和一枚完美的金幣。」

「真品？」

「它們是真的。」意思是她已經在他者記憶中完成了搜索，確認了它們的真偽。真有意思，她鍛鍊強化自己的能力，甚至連嗜好都成為了訓練。內外部歷史完美的融合。

「很有意思，大聖母，」多吉拉最終說道，「感謝您向我表明，我們仍然是同伴，還和我分享了您類似的嗜好──古代畫作。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冒險前來的原因。」

「走私販。」

「當然。尊母不可能忽略身在巴塞爾的我，走私販會把消息出售給出價最高的人。包括蘇石的情報，還有星球上有個駐地聖母和助手一事，我們都必須假設走私販已經從這些巴塞爾的祕密中獲得了利潤。而且，我們也不能忘了是馴獸師們主動找到了我。」

該死！歐德雷迪想著。多吉拉是那種我想留在身邊的顧問。我不知道外面還有多少像她一樣被掩埋的珍寶，因為種種惡劣原因被遣送了。我們為什麼總是把天才們打入冷宮？這是女修會長久以來未能解決的弱

點。

「我覺得我們掌握了一些關於尊母的有價值資訊。」多吉拉說道。

無須點頭來表示同意，這就是促使多吉拉前來聖殿的核心原因。貪婪的獵手已經蜂擁至舊帝國，屠殺焚毀所有她們懷疑與貝尼．潔瑟睿德有牽連的人事物。但是，獵手仍未將爪子伸至巴塞爾，儘管它的位置肯定不是個祕密。

「為什麼？」歐德雷迪問出了她們兩人腦海中的問題。

「絕不要破壞自己的巢穴。」多吉拉說道。

「妳覺得她們已經在巴塞爾了？」

「還沒有。」

「但是，妳認為巴塞爾是一個她們想要的地方？」

「初步預測。」

歐德雷迪只是盯著她。看來，多吉拉還有一個嗜好！她浸入他者記憶，磨鍊並改良了那裡儲存的知識。誰能責備她呢？巴塞爾上面的日子肯定是度日如年。

「這回答是晶算師會下的結論。」歐德雷迪指了出來。

「是的，大聖母。」多吉拉的態度非常溫順。聖母只有在得到聖殿的許可，並在其他姊妹的引領和支持之下，才能以此種方式挖掘他者記憶。多吉拉保持著反叛精神，她跟隨著自己內心的渴望，如同當時她追隨禁忌的戀人一樣。很好！貝尼．潔瑟睿德需要這樣的反叛者。

「她們不想破壞巴塞爾。」多吉拉說道。

「想要一個水世界？」

「它能成為兩棲僕人理想的家園，對混合人和馴獸師則都不合適。我仔細研究過他們。」

證據表明，尊母的計畫是打算引入奴隸，或許是兩棲類的，來採集蘇石。尊母應該有兩棲類的奴隸。製造出混合人的知識可以用來製造更多有意識的生物。

「奴隸，會造成危險的失衡。」歐德雷迪說道。

多吉拉首次露出了激動的情緒，強烈的反感讓她把嘴唇抿成了一條線。

女修會早就知曉，奴隸勞役制將不可避免走向衰敗。你築起了一道

仇恨的大壩，製造憤怒的敵人。如果你無法一下子消滅所有的敵人，就不敢輕易開戰。你明確地意識到，鎮壓將使得你的敵人更強大，這將減損你的努力。受壓迫的人總有一天會勝利，到時候壓迫者便只能求神保佑了。奴隸制是把雙刃劍，受壓迫者總是會向壓迫者學習，複製他們的行為。當風水轉向時，舞臺上將會上演又一場復仇與暴力的遊戲，只是角色互換了。接著互換，再互換，直到永遠。

「她們難道永遠不會成熟嗎？」歐德雷迪問道。

多吉拉沒有回答，但她有一個緊急的提議：「我必須回到巴塞爾。」

歐德雷迪沉吟著。被放逐的聖母再次比統御大聖母思考得快一步。儘管這決定看上去不合理，但她們都知道，它是最好的辦法。混合人和馴獸師會回來，更重要的是，既然尊母已看上這顆行星，來自大離散的訪客將受到特別的關注。尊母可能不得不做出某種回應，而這種回應可能會揭露她們更多的祕密。

「但她們會懷疑巴塞爾是個誘餌。」歐德雷迪說道。

「我可以說我被女修會驅逐了，」多吉拉說道，「而且這種說法還能得到印證。」

「把妳自己當成誘餌？」

「大聖母，如果能誘使她們進行和談呢？」

「和我們嗎？」多麼令人震驚的想法！

「我知道她們不是以合理的談判而著稱，但是……」

「好主意！讓我們增強這個點子的誘惑力。假設我會帶著貝尼．潔瑟睿德的投降書前去找她們。」

「大聖母！」

「我沒有投降的打算。但是，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能讓她們談判嗎？」

「巴塞爾不是個理想的會面地點。我們的設施非常簡陋。」

「她們的武力部署在交叉點上。如果她們建議在交叉點會面，妳能說服妳自己嗎？」

「需要仔細計畫，大聖母。」

「哦，要非常仔細。」歐德雷迪的手指在控制臺上迅速移動著。

「是的，今晚，」她對著一個可視的問題回答道，隨後又隔著凌亂的工作檯對多吉拉說道：「我要求妳在離開之前見一下我的顧問和其他一些人。我們會跟妳說清楚計畫，但我個人會公開任命妳。關鍵是要讓她們同意在交叉點會面……而且，我希望妳清楚，我多麼痛恨將妳用作誘餌。」

多吉拉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沒有回答。歐德雷迪繼續道：「她們可能會無視我們的提議並殺了妳，但是妳仍然是我們最好的誘餌。」

多吉拉表明了她仍然保持著幽默感：「我也不喜歡掛在鉤子上來回晃，大聖母。拜託將繩子抓牢一些。」她站起身，關切地看了眼歐德雷迪的工作檯，說道：「您有那麼多工作，而且我還耽擱了您的午餐。」

「我們一起在這裡吃吧，女修。此刻，妳才是最重要的。」

4

高貴的野蠻人：未受社會文明影響，保持原始自然、與生俱來的良善狀態的人。—編注

18

所有國家都是抽象概念。

—《奧克頓政治檔案》，貝尼．潔瑟睿德檔案部



盧西拉警告自己，不要對這間螢光綠的房間和一再出現的大尊母放鬆警惕。這裡是交叉點，是那些想根除貝尼．潔瑟睿德的人的要塞。這些人是敵人，今天是第十七日。

她那絕對準確的精神時鐘在香料之痛後就開始滴答計時，告訴她自己已經適應了這星球的二十四小時生理節奏。黎明時分醒來。不知道何時才能進食，尊母一天只給她吃一頓飯。

而且，那個關在籠子裡的混合人也總會出現，這是個提醒：你們兩個都關在籠子裡，這是我們應對危險動物的方式。我們偶爾會讓牠們出來放風，舒展一下身子，娛樂一下我們，但之後還是要關進籠子。

食物裡混有極少量的美藍極，不是出於吝嗇，她們富可敵國，而是要傳達訊息：「如果妳表現得乖，就能得到這東西。」

她今天什麼時候來呢？

大尊母的到來沒有規律，她想以此迷惑俘虜嗎？可能。但指揮官的時間也要花在其他事務上，欣賞危險寵物的時間只能塞進日常行程的任何空檔。

我或許是危險的，蜘蛛夫人，但我不是妳的寵物。

盧西拉察覺到了掃描裝置的存在，這些東西不只為眼睛提供資訊，還能探入肉裡，檢查是否藏有武器，以及檢查內臟的功能。她在體內植入了奇怪的東西嗎？是否藉由手術植入了額外的器官？

什麼也沒有，蜘蛛夫人。我們依靠的是與生俱來的事物。

盧西拉知道自己當下最大的危險，是在這種場合下失去信心。捕獲她的人將她置於十分不利的局面，但她們尚未摧毀她的貝尼．潔瑟睿德

技能。在身體裡的謝爾減少到可能洩漏祕密的臨界點之前，她可以自殺，她依然掌握著自己的意識……還有來自蘭帕達斯眾人的。

混合人通道的牆面打開了，關著牠的籠子滑了出來。看來蜘蛛女王在路上了。跟往常一樣，又在她駕到前展示威脅。今天早了，比任何一天都早。

「早安，混合人。」盧西拉以輕快的語氣說道。

混合人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

「你肯定恨這個籠子。」盧西拉說道。

「不喜歡籠子。」

她知道這種生物掌握了一定的語言能力，但究竟好到什麼程度，她依然好奇。

「我猜她也讓你餓著。你想吃我嗎？」

「吃。」顯然感興趣。

「我希望我是你的馴獸師。」

「妳馴獸師？」

「如果我是的話，你會服從我嗎？」

蜘蛛女王沉重的椅子從地板下的藏身處升了起來。她還沒露面，不過，她應該會傾聽此刻的談話。

混合人帶著奇怪的專注表情看著盧西拉。

「馴獸師會把你關起來，還讓你餓肚子嗎？」

「馴獸師？」混合人顯然在琢磨著問題。

「我想讓你殺了大尊母。」她有這想法應該不會讓尊母覺得奇怪。

「殺了達瑪！」

「並吃了她。」

「達瑪毒。」混合人看起來頗為沮喪。

哦。有趣的資訊！

「她沒有毒。她的肉吃起來跟我的一樣。」

混合人在籠子裡爬到了離她最近的地方，左手把下嘴唇往下翻。那裡有個紅色的醜陋的傷疤，顯然是灼傷的。

「看毒藥。」牠說完便放下了手。

不知道大尊母是怎麼做到的？她身上沒有毒藥的味道。人類的肉

體，加上腎上腺素的藥物，打造出那雙在發怒時轉為橙色的眼睛……還有默貝拉展示過的其他反應。一種唯我獨尊的感覺。

混合人對語言的理解力有多好？「這種毒藥苦嗎？」

混合人面露苦相，並吐了口唾沫。

行動比語言更快，也更有力。

「你恨達瑪嗎？」

混合人露出了犬齒。

「你怕她嗎？」

混合人微笑。

「那你為什麼不殺了她？」

「妳不馴獸師。」

牠需要馴獸師發出殺戮指令！

大尊母進來，在椅子上坐下了。

盧西拉用歡快的語氣說道：「早安，達瑪。」

「我沒允許妳這麼稱呼我。」她的嗓音低沉，眼裡也有橙色開始閃耀。

「混合人和我在談話。」

「我知道。」眼裡出現更多的橙色，「妳不會在挑唆牠吧……」

「但是，達瑪—」

「別這麼叫我！」大尊母站起身，眼裡冒著橙光。

「坐下吧，」盧西拉說道，「這不是審問的方式。」譏諷，是一種危險的武器。「昨天妳說了想繼續我們之間有關政治的談話。」

「妳怎麼知道是昨天？」大尊母坐了下來，但眼睛依然發光。

「所有的貝尼．潔瑟睿德都有這種技能，只要在星球上面待上一陣子，我們就能感覺到它的節奏。」

「奇怪的技能。」

「任何人都能辦到，只要有敏感度就行。」

「我能學嗎？」橙色正在退卻。

「我說了任何人都行。妳仍然是個人，不是嗎？」這個謎題尚未完全揭曉。

「為什麼妳要說妳們這些女巫沒有政府？」

她想要轉移話題。我們的技能讓她擔憂。「我不是這麼說的。我們沒有傳統的政府。」

「甚至沒有社會行為準則？」

「沒有哪套社會準則能放諸四海而皆準。一個社會中的某種犯罪行為，在另一個社會中卻可能是最低的道德要求。」

「人民總是有政府。」橙色完全退卻了。為什麼她對這個話題這麼感興趣？

「人民有的是政治。我昨天跟妳說了。政治是一種藝術，表面上顯得坦率和公開，其實是在盡量隱藏真相。」

「也就是說，妳們這些女巫在隱藏真相。」

「我沒有這麼說。當我們說『政治』時，是在對其他女修提出警告。」

「我不相信妳。人類總是創造某種形式的……」

「一致性？」

「用什麼詞都行！」她發怒了。

盧西拉沒有進一步地回答，大尊母俯身向前：「妳在隱藏！」

「難道我沒有權利在妳面前隱藏那些會被妳用來擊敗我們的東西嗎？」這是一小塊肥美多汁的誘餌！

「果然！」身子往後靠去，面有得意之色。

「然而，說出來又何妨？妳覺得權力的縫隙總是會被填滿，妳不知道這顯示出我們女修會的什麼玄機。」

「哦，請跟我說說吧。」她的譏諷還真蹩腳。

「妳相信一切權力都和產生於部落時期的本能一致。酋長和長老，大聖母和顧問團。更早的時候，強壯的男人（或女人）負責讓大家吃飽，洞口有火堆保證大家的安全。」

「有道理。」

真的嗎？

「哦，我也同意。權力形式進化的模式清晰可見。」

「進化只是一件東西堆在另一件上面罷了！女巫！」

進化。看到她對敏感詞發怒了嗎？

「要是妳能讓它作用在自己身上，它就是可被控制的力量。」

控制！看看妳引發的興趣。她愛這個詞。

「所以妳們像其他人一樣制定法律！」

「規則，或許吧，但一切不都是暫時的嗎？」

大尊母的興趣大增。「當然。」

「但是，妳的社會由官僚管理，她們都知道，不能在手頭的工作上開展任何創新。」

「這重要嗎？」她極其疑惑。看看她皺起的眉頭。

「只對妳重要，尊母。」

「大尊母！」她真是敏感！

「為什麼妳不允許我稱妳為達瑪？」

「我們沒那麼親密。」

「混合人跟妳很親密嗎？」

「不要轉移話題！」

「要牙齒乾淨。」混合人說道。

「閉嘴！」她怒氣沖沖。

混合人蹲了下來，但牠並不害怕。

大尊母將橙色的目光轉到了盧西拉身上：「官僚有什麼問題？」

「他們沒有操作的空間，因為他們的上級正是靠著這份權力才能坐大。如果妳看不出規則與法律之間的區別，那麼兩者都有法律的力量。」

「我看不出區別。」她不知道自己暴露了什麼。

「法律能帶來強制的變化。因為這項或那項法律，光明的未來會到來。法律是為了未來而執行。然而，一般據信，規則是為了過去而執行。」

「據信？」她也不喜歡這個詞。

「在每一個瞬間，行動永遠是虛幻的。就像指派一個委員會去研究某個問題，委員會中的人愈多，對該問題的預設立場也就愈強。」

小心！她真的在思考這個問題，將它聯繫到了自己身上。

盧西拉用自己最有說服力的聲調說道：「妳由光輝的過去所造就，現在想要理解無法看清的未來。」

「我們不相信預示。」不，她相信！終於明白了。這就是她讓我們

活著的原因。

「達瑪，承認吧。將妳置身於法律的桎梏之下，總會有不平衡之處。」

小心！她沒有因為妳稱她為達瑪而生氣。

大尊母挪動身體，椅子發出了吱吱聲：「但是，法律是必要的。」

「必要的？這樣想很危險。」

「為什麼？」

力道放輕一點。她感覺受到威脅了。

「必要的法律和規則阻止了妳去適應，於是一切都將不可避免地毀滅。就像銀行家覺得自己在買下未來。『我舒服就行了！管我的後代幹嘛！』」

「後代跟我有什麼關係？」

不要說出口！看著她。她這是失去理智的表現。再給她嘗一小口。

「尊母產生於恐怖分子。先是官僚，然後妳們拿起武器，就成了恐怖分子。」

「當妳手頭有武器時，那就拿來用。但是我們是起義軍才對。恐怖分子？那太混亂了。」

她喜歡「混亂」這個詞，它象徵了外部所有的事物。她甚至都沒問妳是怎麼知道她們的起源的。她接受了我們的神祕技能。

「妳不覺得奇怪嗎，達瑪……」她沒有反應，繼續。「一旦勝利之後，起義軍很快就會墮入舊模式之中。與其說這種套路是所有政府在前進道路上都會遭遇的陷阱，不如說它是所有掌權者都將面對的錯覺。」

「哈！我還以為妳會對我說些新鮮事呢。我們知道這一點：『權力能腐化人。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化。』」

「不對，達瑪。我跟妳說的是某種更微妙、更具滲透力的東西：權力會吸引容易腐化的人。」

「妳竟敢汙衊我容易腐化？」

看那對眼睛！

「我？汙衊妳？唯一能汙衊妳的是妳自己。我只是告訴妳貝尼．潔瑟睿德的觀點。」

「等於什麼也沒說！」

「然而，我們相信在任何法律之上還有道德，它必須監督所有改變規則的嘗試。」

妳在這句話中同時使用了那兩個詞，她沒有注意。

「權力總是有用的，女巫。這就是法律。」

「所有在這個想法之下長時間存在的政府，都注定將充斥著腐敗。」

「難道要靠道德嗎！」

她並不擅長譏諷，尤其當她防守時。

「我真的想幫妳，達瑪。法律對每個人都很危險━不管妳是無辜還是有罪；不管妳覺得自己是有權的，還是無助的。法律缺乏對人類的理解。」

「哪有對人類的理解這回事！」

我們的問題得到了解答。不是人類。跟她的潛意識交流。她完全敞開心房了。

「法律總是需要人加以解釋。堅持法律的人不想懷有任何同情的餘地，沒有彈性空間。『法律就是法律！』」

「是的！」她防衛心很重。

「這是個危險的想法，尤其對無辜的人。人民本能地知道這一點，並對這樣的法律表示憤慨。稍微努點力，通常是無意地，就能癱瘓這種『法律』和那些處理這種廢話的人。」

「妳怎麼敢稱法律為『廢話』？」她從椅子上半站了起來，但馬上又坐了下去。

「哦，是的。法律，被那些依靠它生活的人擬人化了，變得聽到那些我剛才說過的詞語之後就憤慨起來了。」

「那是應該的，女巫！」但是，她沒有叫妳閉嘴。

「『更多的法律！』 妳說，『我們需要更多的法律！』所以妳制定了缺乏同情心的新工具，相應地，又為吸這個系統的血的人創造了更多的職位。」

「這是一直以來的做法，而且將來也會這麼做。」

「又錯了。它是個輪迴。它轉啊轉，直至它傷害了錯誤的人或錯誤的團體。然後，妳將面臨無序。混亂。」看到她跳起來了嗎？「起義

軍，恐怖分子，野蠻的暴力到處噴發。聖戰！一切的發生，都因為妳創造了某種非人類的東西。」

她的手在摩挲著下巴。小心！

「我們怎麼從政治的話題上引申了這麼遠，女巫？妳是故意的嗎？」

「我們並沒有偏離主題，絲毫沒有！」

「我猜，接下來妳就要跟我說，妳們女巫在實踐某種民主。」

「而且過程中還心懷妳無法想像的警惕。」

「讓我開開眼界吧。」她覺得妳會跟她說個祕密。那就跟她說一個吧。

「民主易於走入歧途，只要讓代罪羔羊在選民面前走上一圈就行。讓富人、貪婪的人、罪犯、愚蠢的領導等各色人等排好隊。」

「妳們和我們的想法一致。」哈，她多想讓我們跟她一樣啊。

「妳說妳們是起義的官僚。妳知道缺陷在哪裡。一個頭重腳輕的官僚體系，無法用選舉加以改良，總是會擴張，直至耗盡系統的能量。從年老的、退休的，從任何人手裡偷竊。尤其是從我們曾稱之為中產階級的那批人手裡，因為那是大部分能量的發源地。」

「妳認為妳們是……中產階級？」

「我們不會把自己看成是哪個固定的角色。但是，他者記憶告訴了我們官僚體系的缺陷。我猜妳們也有某種對『下層』的文職部門。」

「我們照顧自己人。」這話到了她嘴裡怎麼這麼噁心。

「那妳該明白這麼做會分散妳們的選票。會產生一種主要症狀：人民不投票。本能告訴他們，投票是無用的。」

「民主本來就是個愚昧的點子！」

「我們同意。它具有煽動傾向，選舉系統對這種疾病沒有抵抗力。然而，煽動可以被輕易辨別。煽動他人的人手勢很多，講話像牧師般抑揚頓挫，使用像宗教狂熱的詞，裝出無比真誠的樣子。」

她在竊笑！

「裝出來的真誠需要刻苦練習，達瑪，而這種練習總是能被辨別出來。」

「被真言師嗎？」

看到她身子前傾的樣子了？我們又讓她上鉤了。

「被任何能察覺到重複說教的跡象的人。煽動者會花費大量精力，將你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口語上。妳必須忽視他說的話，觀察那個人的行動，由此就能辨識那個人的動機。」

「這麼說，妳們實際上沒有民主。」告訴我更多貝尼．潔瑟睿德的祕密。

「非也，我們有。」

「妳剛才不是說……」

「我們守衛著民主，同時警惕著我剛才描述的那些缺陷。危險是巨大的，但回報也異常可觀。」

「妳知道妳跟我說了什麼嗎？說了妳們其實是一幫傻子！」

「好女人！」混合人說道。

「閉嘴，否則我把你送回獸群裡！」

「你不好，達瑪。」

「女巫，看看妳都幹了什麼好事？妳毀了牠！」

「不是還有其他混合人嗎。」

哦。看看那個笑容。

盧西拉精準地模仿那個笑容，並將自己的呼吸頻率調整成與大尊母的一樣。看我們有多麼相似？我當然想要傷害妳。換成是妳，不是也會這麼做嗎？

「那麼，妳們知道如何讓民主達成你們的任何願望。」大尊母的表情洋洋自得。

「其中的技巧相當微妙，但並不難。妳創造一個多數人都不滿意的系統，有些人覺得些微不滿，有些人則是非常不滿。」

這就是她的想法。看看她對妳的話頻頻點頭的樣子。

盧西拉將自己的節奏調整成和大尊母點頭的頻率一致：「這會累積憤怒，惡意的情緒四處擴散。然後，在需要時，妳給那種憤怒提供目標就行了。」

「一種轉換注意力的策略。」

「我更喜歡把它看成是分散注意力。不要給他們質疑的時間，用更多的法律來掩蓋妳的錯誤。製造假象。鬥牛場策略。」

「哦，是的！說得好！」她幾乎喜上眉梢了。給她更多的鬥牛場。

「揮舞漂亮的斗篷。他們會朝它衝鋒，並且會因為布巾後面沒有鬥牛士而困惑。那會使選民愚鈍，如同使公牛愚鈍一樣。下次能明智地利用選票的人就更少了。」

「這就是我們要這麼做的原因！」

我們這麼做！她有發現自己說了什麼嗎？

「然後，妳再去責罵那些冷漠的選民。讓他們覺得有罪惡感，讓他們遲鈍。給他們食物，給他們娛樂。別做得太過火！」

「哦，對！千萬不能過火。」

「讓他們知道，如果不合群，他們將挨餓。叫他們看一看讓船顛簸的人令人多厭倦。」謝謝妳，大聖母。這是個合適的比喻。

「妳會讓牛偶爾撞到鬥牛士嗎？」

「當然。碰！撞到了！然後，等著笑聲安靜下來。」

「我就知道妳們不允許民主的存在！」

「妳為什麼不相信我呢？」妳在玩火！

「因為那樣的話，妳們得允許公開選舉，配備陪審團和法官，況且……」

「我們稱她們為督察，類似於所有人的陪審團。」

現在妳讓她困惑了。

「況且妳們還沒有法律……規則，不管妳們願意怎麼稱呼。」

「我不是說了，我們認為這兩者是不同的？規則對應過去，法律對應未來。」

「妳們肯定得限制這些督察……某種程度上！」

「她們可以做出任何她們所希望的決定，跟陪審團的功能一樣。該限制的是法律！」

「這是個令人非常不安的想法。」她確實很不安。看她的雙眼變得多麼呆滯。

「我們民主之中的首要規矩，是法律不能限制陪審團。限制了陪審團的法律是愚昧的。當人們以自私的小團體行動時，他們能愚昧得讓你難以想像。」

「妳在說我愚昧，是嗎？」

小心橙色。

「好像有條自然法則說過，自私的團體無法作出開明的舉動。」

「開明！我就知道！」

那個笑容很危險。小心。

「開明意謂與生命的力量共舞，調整妳的行為，好讓生命延續。」

「讓最多的人獲得最大的快樂，當然。」

快！我們聰明過頭了！換個話題！

「這是暴君在他的黃金之路中剔除的元素。他沒有考慮快樂，只考慮了人類的生存。」

我們說了要換個話題！看看她！她憤怒了！

大尊母放下了原本拈著下巴的手：「我本打算邀請妳加入我們的組織，讓妳成為我們的人。放了妳。」

別讓她繼續！快！

「別說話，」大尊母說道，「別張開妳的嘴。」

看看妳幹了什麼！

「妳會慫恿勞格諾或其他什麼人，然後她就會坐上我的位置！」她瞥了眼趴著的混合人，「要吃嗎，親愛的？」

「不吃好女人。」

「那我把她的屍體丟入獸群！」

「大尊母——」

「就叫妳別說話！妳竟敢叫我達瑪？」

她飛速離開椅子，成為一團模糊的身影。盧西拉籠子的門一下子打開了，重重地甩在牆上。盧西拉想要躲避，但螁迦藤束縛了她的手腳。她沒有看清粉碎了自己太陽穴的那一腳。

臨死之前，盧西拉的意識裡充滿了憤怒的尖叫——來自蘭帕達斯眾人那被壓制了好幾代人的情緒，一下子釋放了。

19

有些人從不參與。他們只是讓生活發生。他們依靠愚昧和執著活著，用憤怒或暴力維持充斥著不滿的安全假象。

—奧瑪．麥維斯．塔拉札



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一整天，一遍又一遍。歐德雷迪從一個攝影機紀錄換到了下一個，既猶豫又不安地尋找著。先看一眼司凱特利，再看一眼和鄧肯、默貝拉待在一起的小特格，然後又長時間盯著窗外，想著伯茲馬利從蘭帕達斯傳來的最終報告。

他們多快能恢復霸夏的記憶？恢復了記憶的甦亡人會服從嗎？

為什麼拉比沒有送來更多的消息？我們要開始「絕境進程」嗎，在彼此之間進行盡可能多次的記憶分享？這會對士氣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紀錄被投影到她的桌子上方，助理和顧問來了又走。她時常被打斷，但都是必需的事務：簽這個，批准那個，要不要降低這個團體的美藍極供應？

貝隆達也在這裡，坐在桌子旁。她已經不再問歐德雷迪在找什麼，只是用銳利的目光與無情的態度盯著她。

她們在爭論，此輪大離散中的新沙蟲是否會重現暴君那邪惡的影響力。每條沙蟲體內的「無盡夢境」仍然讓貝爾擔憂。但是，沙蟲數目本身就說明了暴君對他們命運的控制已然結束。

塔瑪拉尼剛才進來過，她向貝隆達索要一項紀錄。貝隆達才剛整理好一套全新的檔案，又開始整理女修會人口的變化趨勢，分走了大量的資源。

歐德雷迪盯著窗外，漸漸地，夜幕開始吞食大地。黑暗以一種幾乎察覺不到的速度降臨。當大地陷入漆黑後，她注意到了遠處農園房子發出的燈光。她知道這些燈光早就打開了，但給她的感覺就像是夜晚剛開

啟了它們。有些會暫時消失，因為人們在住所中移動。沒有人──沒有燈光。不要浪費能源。

閃爍的燈光讓她迷離了一陣子。有個古老問題，說的是有一棵樹倒在了森林裡，如果沒人聽到的話，那有發出聲音嗎？有一派人認為，震動無論如何都存在，不管有沒有被儀器記錄在案。歐德雷迪也認同。

有祕密的感測器在記錄我們的離散嗎？最早離散的人具備什麼樣的天分，有過什麼樣的發明？

貝隆達有意讓寂靜多延長了一陣：「達爾，妳在聖殿散播恐慌。」

歐德雷迪接受了她的指責，沒有反駁。

「不管妳在做什麼，都被理解成了猶豫不決。」貝爾的聲音聽來太哀傷了。「有些重要的團體在討論是否要撤換妳。督察們在投票。」

「只有督察嗎？」

「達爾，那天妳真的衝著普拉斯加揮手了，還說活著真好？」

「是的。」

「妳到底在幹什麼？」

「我在重新評估啊。多吉拉還沒消息？」

「今天妳問了不下十次了！」貝隆達朝工作檯揮揮手，「妳一直在回顧伯茲馬利從蘭帕達斯發來的最終報告。我們漏了什麼嗎？」

「為什麼敵人要緊守伽穆？告訴我，晶算師。」

「我缺乏足夠的資料，妳知道的！」

「伯茲馬利不是晶算師，但是，他對事件的看法通常有獨到之處，貝爾。我告訴自己，好吧，他畢竟是霸夏最鍾愛的學生，伯茲馬利會表現出他老師的特徵，這一點可以理解。」

「說明白些，達爾。妳在伯茲馬利的報告裡看到什麼了？」

「他填補了圖片中的空白。沒有填滿，但是……他不斷提到伽穆的方式讓人費解。許多經濟勢力在那裡都有密切的往來，為什麼敵人沒有剪斷這些線頭？」

「顯然她們在同一個系統裡。」

「如果我們全力進攻伽穆，會怎麼樣？」

「沒人想在充斥暴力的環境中做生意。這是妳想說的？」

「其中一部分。」

「那個經濟體中的多數參與者可能都會想離開，去另一顆行星，去找另一群俯首的人。」

「為什麼？」

「他們能預測得更準確，當然就能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

「我感覺到她們在那裡有盟友，貝爾，讓她們找到更多的資源來消滅我們。」

「當然。」

貝隆達簡練的回覆逼迫歐德雷迪打開了思路。她抬起目光，盯著遠處星光下閃閃發亮、覆蓋著積雪的山頂。進攻者會從那個方向發起進攻嗎？

換作智力稍差的人，這個想法的衝擊可能會攪亂思路。但是，歐德雷迪無須默唸制驚禱文來保持冷靜，她有更簡單的方法。

直接面對恐懼，否則它會爬上你的背。

她的態度很直接：宇宙中最可怕的事來自人類的頭腦。噩夢（象徵貝尼．潔瑟睿德滅絕的白馬）既有神話色彩，也有現實意義。拿著斧頭的獵手既能攻擊肉體，也能攻擊頭腦。肉體可以逃，頭腦怎麼逃呢？

那就面對它！

她在黑暗中面對著什麼？不是那個手拿斧頭、面目不清的獵手，也不是會墜入無名的峽谷（都被她的天分所預見），而是實實在在的尊母以及她們的支持者。

我不敢利用任何一丁點預知力來引領女修會，我怕會將我們的未來鎖入不變的形式。摩阿迪巴和他的暴君兒子就這麼做了，而且暴君還用了三千五百年來壓制我們。

在不遠不近的地方有移動的燈光引起了她的注意。園丁們仍在工作，修剪著果園，彷彿這些珍貴的果樹能永遠活著。換氣窗裡傳來了一絲淡淡的煙味，那是在焚燒剪下的樹枝。貝尼．潔瑟睿德的園丁對這些細節異常用心，絕不能留下枯木吸引寄生蟲，否則下一步蟲子們就會向活著的樹發難了。乾淨整潔，超前計畫，維護棲地。此時此刻是永恆的一部分。

絕不留下枯木？

伽穆是枯木嗎？

「果園裡有什麼東西，讓妳這麼入迷？」貝隆達想知道。

歐德雷迪沒有轉身，說道：「它讓我平靜。」

就在兩天前的夜晚，她還在果園裡散過步，天氣雖冷卻令人舒暢，迷霧矮矮地籠罩在地面上，她的腳撥動了落葉。稀疏的雨水落在溫度稍高的低處，蒸騰起淡淡的堆肥味，是一種令人陶醉的沼澤氣味；甚至在這種溫度下，生命依然如往常一樣發酵。她上方的禿枝孤零零地在星光下伸展著，與春天或是收穫的季節相比，著實令人沮喪，但也有其獨特的魅力，生命再次等待遠方的呼喚。

「妳不擔心督察嗎？」貝隆達問道。

「投票結果會如何，貝爾？」

「會非常接近。」

「其他人會遵從她們嗎？」

「有人對妳的決定感到擔憂。後果。」

貝爾非常擅長用少量的詞語傳達大量的資訊。大多數貝尼．潔瑟睿德的決定需要走過三個迷宮：效力、後果和（最重要的）誰負責執行。在精確把握細節的基礎上，將任務與執行人精準配對，這種做法會對效力產生極大的影響，並隨之決定後果。一個優秀的統御大聖母能在短短數秒內走完這三個迷宮，然後中樞內會開始充滿活力，人們眼睛也都發亮了。會有話傳出來：「她沒有猶豫。」這能提高侍祭和其他學生的信心。聖母（尤其是督察）等待著評估後果。

歐德雷迪彷彿同時對著自己在窗戶上的倒影和貝隆達說話：「即使是大聖母也需要時間思考。」

「但是，是什麼讓妳內心如此紛亂？」

「妳是在催促我嗎，貝爾？」

貝隆達縮回自己的犬椅裡，就好像歐德雷迪推了她一把。

「在這種時候，要保持耐心是相當困難的，」歐德雷迪說道，「但是，時機是否正確會影響我做的決定。」

「妳對我們的新特格有什麼打算？妳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敵人從伽穆上撤退了，她們會去哪裡，貝爾？」

「妳想從那裡攻擊她們？」

「推她們一把。」

貝隆達輕聲說道：「妳不怕引火焚身？」

「我們需要另一個談判的籌碼。」

「尊母不會談判！」

「但是，我相信她們的夥伴會。她們會撤退到……比方說，交叉點？」

「交叉點有什麼特別的嗎？」

「尊母駐紮在那裡。我們敬愛的霸夏在他可愛的晶算師頭腦裡保存了那地方的檔案。」

「哦……」一個語氣詞，更像是一聲嘆息。

塔瑪拉尼進來了，靜靜地站在歐德雷迪和貝隆達的身邊，等待她們自行發現。

「督察支持大聖母，」塔瑪拉尼舉起一根枯瘦的手指，「只多了一票。」

歐德雷迪嘆了口氣：「告訴我們，塔瑪，我在走廊上打招呼的那個督察，普拉斯加，她投了什麼票？」

「她投了贊成票。」

歐德雷迪對貝隆達微微一笑：「派出間諜和特務，貝爾。我們必須誘使獵手跟我們在交叉點上會面。」

貝爾在明天一早就會推斷出我的計畫。

貝隆達和塔瑪拉尼離開時，兩人對彼此小聲嘟囔著，聲音裡洩漏出憂慮。歐德雷迪走出房間，順著短走廊來到了她的私人住所。像平常一樣，走廊裡由侍祭和聖母隨從守衛著，一些侍祭對著她笑了笑，看來督察的投票結果已傳到了這裡。又度過了一個危機。

歐德雷迪穿過起居室，來到了她的臥室。她和衣躺在小床上，一盞燈球將房間籠罩在昏黃的光線中。她的目光越過沙漠地圖，停留在了床腳處牆上鑲了框的梵谷畫作上。

〈寇迪威爾的小屋〉。

這是一張比擴張中的沙漠更漂亮的地圖，她想著。提醒我，文森，我從哪裡來，我能做什麼。

這一天讓她筋疲力盡，她已經不只是疲憊，還到達了頭腦都打結的程度。

責任！

責任緊緊包覆她。她知道，自己一旦為責任所困，就會表現出最不討人喜歡的一面。她被迫消耗能量，只為了維持外表平靜的假象。貝爾看穿我了。太令人沮喪了，女修會所有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掙扎似乎是種徒勞。

她閉上了雙眼，試圖勾勒尊母領袖的形象，好和她對話。年老……沉醉於權力之中、孔武有力、強壯，還擁有快得令人目不暇給的速度。她沒有臉，身體卻矗立在歐德雷迪的頭腦中。

歐德雷迪在心中組織著語句，對著這位無臉的尊母說道：

「要讓妳們自己犯錯誤，對我們來說很難。老師總是覺得這難以辦到。是的，我們認為自己是老師。我們不常教育個人，反而更常教育整個物種。我們為所有人提供課程。如果妳在我們之中看到了暴君，你是對的。」

她頭腦中的形象沒有回答。

如果不能從藏身之處走出來，老師怎麼才能授課呢？伯茲馬利死了，甦亡人特格的效果還未知，歐德雷迪感覺看不見的壓力籠罩在聖殿之上。怪不得督察們要投票。一張網困住了女修會，網線將她們緊緊捆住了，而且在網中的某處，無臉的尊母領袖仍在潛伏。

蜘蛛女王。

她走狗們的行為表明了她的存在。她織網上的一縷絲線顫動了，攻擊者們便朝著被困的受害者撲去，出奇的暴力，不管他們自己會傷亡多少，也不管多少人會死於他們的屠刀。

有人在下令搜尋：蜘蛛女王。

按照我們的標準，她精神正常嗎？我把多吉拉置於了何種險地？

尊母的行為不只是狂熱。和她們相比，暴君只是個小丑般的海盜。雷托二世至少和貝尼．潔瑟睿德同樣了解，該如何站在刀尖上起舞，並意識到自己一旦摔落，將必死無疑。這是掌握了如此巨大的權力所必須支付的代價。尊母無視這種無法避免的命運，如同一位痛得歇斯底里的巨人般亂砍亂殺。

對抗她們的力量從未取得勝利。現在，她們選擇用暴徒似的瘋狂殺戮來應對一切，選擇了歇斯底里，她們是故意為之。

是因為我們把霸夏留在沙丘星上，將他可憐的武力浪費在自殺式的防禦上？不知道他殺了多少個尊母。還有蘭帕達斯陷落時的伯茲馬利，獵手們肯定嘗到了他的滋味。更不用說艾德侯訓練的男性了，我們派他們傳播尊母的性技巧，把這些技巧教給了男人們！

這些事足以引發怒火嗎？有可能。但是伽穆上的故事又怎麼解釋？難道特格展示了新的天分，讓尊母害怕了？

如果我們恢復了霸夏的記憶，就必須時時刻刻盯緊他。

無現星艦能困住他嗎？

到底是什麼讓尊母的反應這麼強烈？她們嗜血，絕不能給這種人帶去壞消息，怪不得她們的走狗表現得這麼狂暴。擁有可怕權力的人，會在驚嚇中殺了報告壞消息的信使。不要捎去壞消息，最好在戰鬥中死去。

蜘蛛女王的人不只是傲慢，遠遠不只，她們還聽不進譴責。就如同人譴責牛吃草一樣，牛會瞪大眼珠，不解地看著你，問道：「我不是就該吃草嗎？」

要是知道了會有這種後果，我們為什麼要激怒她們？我們又不是欠缺思慮的人，會隨便拿著棍子去戳掛在樹上的大圓球，才發現它原來是個胡蜂巢。我們知道我們要攻擊的是什麼，塔拉札制訂了計畫，我們都沒有提出異議。

女修會面對著強敵，其既定戰略就是歇斯底里的暴力。「我們會發瘋！」

要是尊母遭遇了沉痛的失敗，又會發生什麼？她們的歇斯底里會變成什麼？

我感到恐懼。

女修會還敢往火裡添加更多的柴嗎？

我們必須這麼做！

蜘蛛女王會加倍努力尋找聖殿，暴力將會升級到更加可怕的層級。會發生什麼？尊母會懷疑所有人嗎，懷疑他們都同情貝尼．潔瑟睿德？她們會不會轉而對付自己的支持者？她們想成為宇宙中唯一有意識的生物嗎？她們應該還沒想過這一點吧。

妳長什麼模樣，蜘蛛女王？妳會怎樣思考？

默貝拉說她不認識自己的最高領袖，甚至不認識霍穆團的分區主管。但是，默貝拉提供了分區主管住所的描述，是有用的資訊。人會把什麼地方稱作家？她與誰親近，分享著生活中的點滴？

我們中的多數人選擇同伴和周遭環境的方式，可以表現出自己的性格。

默貝拉說道：「她的一個僕人把我帶到了私人區域，她是想炫耀一下，表示自己能進入私室。公共區域整潔而又乾淨，但私人房間內很亂——衣服隨地亂丟，藥膏瓶子敞開著，床鋪未整理，地板上餐盤裡的食物都乾掉了。我問她們為什麼沒有清理，她說這些不是她的工作。負責清潔的人只被允許在夜幕降臨時分才能進來。」

私底下很粗俗。

這種人的頭腦應當會與私室內的情景匹配。

歐德雷迪的眼睛猛地睜開了。她盯著梵谷的畫作。我的選擇。它會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他者記憶做不到。你向我發出訊息，文森。因為你，我不會割下我的耳朵……或是給那些漠不關心的人發送徒勞的情書。我至少能為你做到這一點。

臥室內有種熟悉的味道，是帶有胡椒味的康乃馨，那是歐德雷迪最鍾愛的香水味。僕人們將它留在這裡為房間增添一些氣味。

她再次閉上了眼睛，思路又一下子回到了蜘蛛女王上。歐德雷迪感覺到，這種練習讓她對那個無臉女人的認識又打開了一個新維度。

默貝拉說過，尊母的領袖要做的只是下命令，她所需要的任何東西都會被送上來。

「任何東西？」

默貝拉描述著她聽到過的場景：下流變態的性夥伴、甜得發膩的蜜餞、由異常暴力的表演所點燃的情緒狂歡。

「她們總是在尋求極端。」

間諜和特務的報告補足了默貝拉半是豔羨的描述。

「每個人都說自己有權統治。」

這些女人從一個獨裁官僚集團演化而來。

許多證據能提供佐證。默貝拉提到過歷史上的教訓，當「稅收對那些被統治的人變得難以承受時」，早期的尊母就開始著手進行研究，怎

樣才能對其他人具備性優勢。

統治的權利？

歐德雷迪並不認為這些女人堅持自己有權統治。不。她們想表達的是，她們的權利絕不能被質疑。絕不能！她們認為自己下的決定不會錯誤，別去理睬後果，當它從來沒發生過就好。

歐德雷迪在床上坐起來，知道自己找到了她一直在尋覓的洞見。

錯誤從來沒發生過。

這需要整整一大袋子的集體無意識才能裝得下。幾乎沒有哪個清醒的意識能看穿這個袋子，看到她們自己創造了一個狂亂的宇宙。

哦，很好！

歐德雷迪喚來一個夜間負責服侍她的一級侍祭，要了杯美藍極茶，並要求添加一種危險的興奮劑，能幫她延遲身體的睡眠需求。當然這會有代價。

侍祭在銜令而去之前猶豫了一陣子。隨後，她端著小托盤回來了，托盤上有個冒著煙的杯子。

歐德雷迪很早就發現，用聖殿深處的冷泉泡的美藍極茶有種特殊的味道，更能融入她的心智。苦澀的興奮劑剝奪了茶的美味，折磨著她的意識。那些監察者又該有話說了。擔憂、擔憂、擔憂。那群督察還會再來一次投票嗎？

她慢慢地品茶，讓興奮劑有時間發揮功用。有罪的女人拒絕了最後的晚餐。喝茶。

不久，她放下了空杯子，要來一件厚衣服。「我想在果園裡走走。」夜間僕人沒有說什麼，每個人都知道她經常在那裡散步，即便在夜晚亦然。

幾分鐘之後，她走上了那條裝了圍欄的狹窄小徑，小徑通向她最喜愛的果園。一盞用小短繩固定在她右肩的小燈球照亮了她腳下的路。一小群女修會的黑牛隔著圍欄接近歐德雷迪，並看著她經過。她停下來，看著牠們潮溼的口鼻，聞到了牠們呼出的濃烈的苜蓿味。牛群嗅聞，從她身上感覺到了告訴牠們該接納她的費洛蒙，便又回到了圍欄不遠處牧人堆好的草料前進食。

歐德雷迪轉身背對著牛群，看著草地上葉子已掉光的樹。她的小燈

球投射出昏黃的光圈，彷彿在加深冬夜的凝重。

沒幾個人知道為什麼她對這地方這麼感興趣，單單說這地方能讓她平靜恐怕是不夠的。甚至在冬天，霜凍在腳下發出擠壓聲時，這片果園仍然是暴風雨中難得的平靜。她熄滅了小燈球，雙腳在黑暗中跟隨著熟悉的道路。偶爾，她會抬起頭，看一看無葉的樹枝間露出的星空。風暴。她感覺到它就要來臨，沒有哪個氣象學家能預測。風暴催生更多的風暴，怒火引發更多的怒火，復仇招致更多的復仇，戰爭帶來更多的戰爭。

老霸夏擅長打破這種循環。他的甦亡人仍然保留著這種天分嗎？

多麼危險的賭博。

歐德雷迪又轉身去看牛群。一大團黑影在移動，中間還有星光照亮的白色霧氣。牠們擠在一起相互取暖，她聽到了熟悉的咀嚼聲，牠們正在咀嚼反芻的食物。

我必須南下去沙漠，與那裡的什阿娜面對面。沙鱒正蓬勃生長，為什麼還沒有沙蟲出現？

她對著擠在圍欄旁的牛群大聲說道：「好好吃你們的草吧。這就是你們應該做的。」

如果有哪個監察者碰巧聽見了這句話，歐德雷迪知道她又該有一番嚴肅的解釋了。

但是，今晚我看穿了敵人的內心。而且，我可憐她們。

20

若要深入了解某件事物，必須了解其界限。只有在它被推過界之後，才會顯現真實的內在。

—《阿默汰法則》

在你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不能僅僅依賴理論。

—貝尼．潔瑟睿德評論



鄧肯．艾德侯站在無現星艦上鍛鍊廳大約中央的位置，距離甦亡人兒童約三步。精巧的鍛鍊用具擺在周圍觸手可及之處，有些能耗盡人的體能，有些能帶來危險。

這天早上，孩子的臉上寫滿了尊敬和信任。

我自己也是個甦亡人，那麼我對他的認識會更深刻些嗎？這個假設站不住腳的。眼前的這孩子，培養他的方式顯然與她們對我的設計不同。設計！這用詞挺準確。

女修會盡可能複製了特格原來的童年，甚至安排了一個滿懷崇敬之心的小孩來充當特格早逝的弟弟。歐德雷迪還給了他深層教育！就像特格的生母所做的那樣。

艾德侯還記得那個年老的霸夏，正是他的細胞產生了這個孩子。特格是個深謀遠慮的男人，他的話你最好能謹記在心。稍一用心，艾德侯就回憶起了那個人的態度和話語。

「一位真正的戰士，對敵人的理解甚至多過對朋友的理解。一旦讓理解發展成了同情心，你就踏入了危險的誤區。而且要是不加以引導，這種發展可以說是注定會發生的。」

很難想像說出這番話的頭腦正藏在這孩子內心的某處。霸夏在多年前的伽穆主堡對艾德侯講述同情時，他的洞察力是多麼深刻啊。

「對於警察和軍隊來說，同情敵人都是個弱點。無意識裡的同情會阻止你去傷害敵人，這點最為危險，因為敵人正是軍警存在的意義。」

「長官？」

這個尖細的聲音怎麼樣才能變成老霸夏的統御之聲？

「怎麼了？」

「為什麼您只是站在那裡看著我？」

「她們稱霸夏為『老靠山』，你知道嗎？」

「是的，長官。我研究過他的生平。」

現在是「小靠山」了嗎？為什麼歐德雷迪要這麼早恢復他的初始記憶？

「因為霸夏，整個女修會都深入挖掘了他者記憶，更改了她們的歷史觀。她們跟你說過嗎？」

「沒有，長官。這對我重要嗎？大聖母說您會訓練我的肌肉。」

「我記得你喜歡喝丹星的馬利涅特，非常好的白蘭地。」

「我還小，不能喝酒，長官。」

「你是個晶算師。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等您恢復了我的記憶後，我就會知道了，不是嗎？」

他沒有尊我為長官，他責備老師因為不必要的問題而耽擱了。

艾德侯笑了，並得到了一個笑容作為回應。他是個熱情的孩子，容易討人喜歡。

「要小心，」歐德雷迪說道，「他魅力十足。」

艾德侯想起了歐德雷迪在領著孩子來之前說過的話。

「因為每一個個體最終都只為他自己負責，」她說道，「所以在自我的形成中，需要我們最大的關懷和照顧。」

「對甦亡人也一樣嗎？」

那天晚上，他們一起待在艾德侯的起居室裡，默貝拉好奇地在旁聆聽。

「他會記得所有你教過他的東西。」

「那我們就稍微做點修改。」

「當心，鄧肯！讓易受影響的孩子不好受，讓他學會了不要信任任何人，那你會害得他自殺──慢性或快速自殺，沒什麼區別。」

「妳忘了我認識霸夏嗎？」

「鄧肯，你還記得在記憶恢復之前自己有什麼感覺吧？」

「我知道霸夏可以幫我，我把他看成是我的救世主。」

「這也是他現在看你的方式。這是種特殊的信任。」

「我會真誠待他。」

「你或許覺得自己是出於真誠，但是我建議你，每次面對他的信任時，你都要深入檢視你的內心。」

「要是我犯了錯誤呢？」

「如果辦得到，我們就一起來糾正它。」她瞥了眼攝影機，隨後又把目光放在了他身上。

「我知道妳們會監視我們！」

「不要被監視影響。我無意要你做事綁手綁腳，只是要讓你小心。還有，記住女修會有非常有效的醫術。」

「我會小心的。」

「你可能還記得霸夏說過：『我們想展示給敵人的殘酷，總是被我們希望留下的教訓所緩和。』」

「我沒辦法把他當成敵人。霸夏是我認識的最優秀的男人之一。」

「很好。我把他交給你了。」

現在，鍛鍊廳裡的孩子因為老師的猶豫而變得有些不耐煩。

「長官，這也是課程的一部分嗎，就這麼站著？我知道有些時候——」

「站好了。」

特格立刻做出軍隊的立正動作。沒人教過他，這來自他初始的記憶。艾德侯因為突然間瞥見了霸夏而陷入了沉思。

她們知道他會讓我入迷的！

絕不能低估貝尼．潔瑟睿德的說服力，你會在不知不覺中就被影響，甘心為她們服務。巧妙但可惡！當然也有報酬。你得以生活在有趣的時代裡，如同古老的詛咒或祝福裡所預示的那樣。權衡下來，艾德侯還是喜歡生活在有趣的時代，甚至是現在這個時代。

他深吸了一口氣：「恢復你的初始記憶會引發疼痛——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會痛。從某種方面來說，精神上的痛更難承受。我要讓你做好準

備。」

特格仍然立正著，沒有回應。

「我們先開始徒手練習，想像你的右手握著一把匕首。這是『五式』的變種。動作應該在你需要反應之前就要啟動。放鬆你的手臂，垂在身側。」

艾德侯走到特格身後，抓住了他的右小臂，演示了起始動作。

「每個攻擊者都是飄浮在無窮可能性上的羽毛。當羽毛接近時，它會轉向，捉摸不定。你的反應就像是吹一口氣，將羽毛吹開。」

艾德侯站到一旁，觀察著特格重複動作，偶爾會對著犯錯的肌肉痛擊以糾正錯誤。

「讓你的身體記住！」特格問為什麼他要這麼做時，他這樣回答。

在休息期間，特格想知道艾德侯說的「精神疼痛」是什麼意思。

「初始記憶四周有甦亡人樹起的圍牆，在適當的時機，這些記憶會衝垮圍牆，沖刷你的意識，但不是所有的記憶都是美好的。」

「大聖母說霸夏恢復了您的記憶。」

「神啊，孩子！你為什麼一直說『霸夏』？他就是你！」

「但我還不知道啊。」

「你面臨一個特別的問題。甦亡人在喚醒初始記憶時，應該有死亡那刻的記憶。但是，製造出你的細胞並沒有死亡的記憶。」

「但那個……霸夏不是死了嗎？」

「那個霸夏！是的，他死了。當你疼痛最厲害的時候，就能體會到死亡，意識到自己是霸夏了。」

「您真的能把那段記憶給我嗎？」

「只要你能承受痛苦。你知道，當你恢復了我的記憶後，我對你說了什麼嗎？我說：『亞崔迪家的人，你們全都太像了！』」

「您恨……我？」

「是的，而且，你因為你對我做的事而非常厭惡自己。這讓你想到了我必須做什麼了嗎？」

「是的，長官。」聲音很低。

「大聖母說我絕不能辜負你的信任……然而你辜負了我的。」

「我不是恢復了您的記憶嗎？」

「看到了沒？把你自己當成是霸夏很簡單吧。你震驚了。是的，你恢復了我的記憶。」

「我也想恢復記憶。」

「你現在是這麼說。」

「母……大聖母說您是個晶算師。我也是個晶算師……有什麼幫助嗎？」

「從邏輯上來說，有的。但是，我們晶算師有個說法，邏輯沒有規律。而且，我們都知道有個邏輯把你踢出了窩，踢進了混亂。」

「我知道混亂是什麼意思！」非常自豪。

「你以為你知道。」

「而且我信任您！」

「聽我說！我們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僕人。聖母並沒有把她們的組織建立在信任之上。」

「我不應該信任母……大聖母？」

「你要在界限之內學習和欣賞。就目前而言，我只提醒你，貝尼．潔瑟睿德的運行依靠著結構性的『不信任』搭建而成的系統。她們教你民主了嗎？」

「是的，長官。那是投票—」

「那就是賦予你不信任任何人的權利！女修會知道得很清楚，不要過度信任。」

「那我也不應該信任您嗎？」

「你唯一可以信任我的事，就是我將竭盡所能恢復你的初始記憶。」

「那我不擔心它有多痛。」他抬頭看著攝影機，表情顯示了他知道它們的用途，「您這麼說她們，她們不會不高興嗎？」

「晶算師不關心她們的感受，只會當成是一種資料。」

「資料是事實嗎？」

「事實是脆弱的，晶算師會被它們擾亂。『可靠』的資料有太多了。跟外交類似，你需要一些出色的謊言來實現你的目的。」

「我……糊塗了。」他猶豫地說道，不確定內心到底是何種感受。

「我也跟大聖母說過同樣的話。她說：『看來，我表現得很糟

糕。』」

「您不該讓我……糊塗嗎？」

「除非它能教你點什麼。」看到特格仍然顯得很茫然，艾德侯接著說道：「我跟你說個故事。」

特格馬上坐在地板上，這表明歐德雷迪也經常使用這個技巧。很好，特格做好了聆聽的準備。

「在我的某個生命中，我有一條狗，牠恨蛤蜊。」艾德侯說道。

「我吃過蛤蜊，牠們來自大海。」

「是的。我的狗恨蛤蜊，是因為有個蛤蜊曾挑釁地往牠眼裡噴水，讓牠的眼睛很疼。更糟糕的是，噴出水的地方是沙灘上一個看起來無害的洞，沒看到蛤蜊的影子。」

「您的狗做什麼了？」他的身子前傾，下巴架在拳頭上。

「牠挖出了攻擊者，把那小生物帶到了我面前。」艾德侯笑了笑，「教訓一：不要讓不認識的東西往你的眼裡噴水。」

特格笑著鼓起了掌。

「但是，從狗的視角來看，整件事就是：抓住噴水的傢伙！然後得到討主人開心這個美妙的獎賞。」

「您的狗還會挖出更多的蛤蜊嗎？」

「每次我們去海灘時牠都會挖。牠去朝著噴水的傢伙嚎叫，然後主人會取走那些小生物，之後就不會看到牠們了，只剩一些空殼，殼裡面還沾著一點肉。」

「您吃了牠們。」

「狗也知道。噴水的傢伙得到了懲罰，牠在牠的世界裡除去了冒犯牠的東西，主人還對牠很滿意。」

特格展示了他的才智：「女修會把我們當成狗了？」

「某種程度上是。千萬別忘了，當你回到房間時，查一下『冒犯君主罪』，它能讓你理解我們與主人的關係。」

特格看了眼攝影機，然後又看了看艾德侯，沒有說話。

艾德侯將注意力轉向特格身後的門口，並開口說道：「這個故事也是講給妳聽的。」

特格一下子跳了起來，轉身以為會看到統御大聖母，來的人卻是默

貝拉。

她靠在門邊的牆上。

「貝爾不會喜歡聽到你這麼說女修會的。」她說道。

「歐德雷迪讓我放手去教。」他看著特格，「我們在故事上浪費太多時間了！讓我看看你的身體是否學會了什麼。」

當默貝拉來到鍛鍊廳看到和孩子待在一起的鄧肯時，她體內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動。她看了一陣子，意識到自己在用一種幾乎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全新眼光審視著他。在鄧肯對特格的坦誠中有大聖母的影子，這種感覺非常奇怪，新意識彷彿帶著她朝遠離過去同伴的方向邁出了一大步，這感覺既深刻又失落。

默貝拉發現自己在懷念從前生活中的怪事。跟在街道上狩獵、搜尋新鮮的男性，並俘獲他們、置於尊母的控制之下無關。甚至連源自於創造性成癮的那份力量，也在貝尼．潔瑟睿德的教導之下以及與鄧肯的相處之中失去了滋味。在那力量之中，她只懷念一件事：感覺自己是一個無法抵禦的力量中的一分子。

這種感覺既抽象又實際，它跟接連不斷的征服無關，而是一種對必將勝利的期待，而它的產生則部分源自她與尊母姊妹分享的藥物。在期待感因為切換至美藍極而減緩之後，她又得以從全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老習慣。貝尼．潔瑟睿德的化學家從她的血樣中檢測到了腎上腺素替代物的成分，並準備了相應的藥物以備她的不時之需。她知道自己不需要，是其他東西的消失才讓她困擾。她周遭仍有受她魅力蠱惑的多位男性，但不會再有其他人了。她體內的某種東西說對這件事的期盼永遠消失了，她再也不會體驗到它了，新知識改變了她的過去。

今天早上，她一直徘徊在她住所與鍛鍊廳之間的走廊上，想要看看鄧肯與孩子，但又擔心她的存在會打擾到他們。近來，在某位聖母給她上了更加緊張的早課之後，她經常會這樣子徘徊。每當此刻，有關尊母的想法會一直在她心頭縈繞。

她無法擺脫這種失落的感覺，這是種內心的空虛，她不知道是否還有東西能填補。它比變老的感覺還要糟糕，身為尊母，變老也有其補償。在那個組織裡，隨著年齡增長，掌握權力的速度也增長得愈快。與變老無關，是一種徹底的失落。

我被打敗了。

尊母從未思考過失敗，默貝拉卻感覺自己被迫在面對挫敗。她知道尊母有時也會被敵人屠殺，但那些敵人總會付出代價。這就是規矩：寧可枉殺整個星球，也不能放過一個冒犯她們的人。

默貝拉知道尊母在尋找聖殿，既然過去身為組織的一員，她知道自己該去幫助那些獵手。然而，她並不想讓貝尼．潔瑟睿德付出代價，正是這想法讓她產生了帶著挫敗的心酸。

貝尼．潔瑟睿德太寶貴了。

她們對尊母的價值是無窮的。默貝拉懷疑是否有其他的尊母想到過這一點。

虛榮。

這是她對過去同儕的判斷。也對以前的自己。可怕的驕傲。在別人的腳下被踩了許多代，然後又成了征服者，就在過程中養成了驕傲之心。默貝拉在敘述尊母所教的歷史時，試圖把她這種想法表達給歐德雷迪。

「奴隸變成了可怕的主人。」歐德雷迪說道。

尊母有個模式，默貝拉意識到了。她曾經接受信服，現在又拒絕認同，卻無法完全解釋其中的轉變。

我已經從這些事物中成長了，它們在我面前都太幼稚了。

鄧肯再次中斷了練習。師生兩人的身上滿是汗水。他們站著喘氣，慢慢控制呼吸，彼此交換著奇怪的眼神。共謀？那孩子看上去異常成熟。

默貝拉想起了歐德雷迪的評論：「成熟是不可阻擋的。我們的課程之一，就是讓意識接受這種必然性。改變你的本能。」

她們改變了我，還要變得更多。

她能看到同樣的力量在鄧肯對待甦亡人兒童的行為上發揮著作用。

「這種改變在受我們影響的社會中製造了很多壓力，」歐德雷迪說道，「逼迫我們不得不一直做出調整。」

但是，她們怎麼對我過去為伍的那些姊妹做出調整呢？

面對這個問題時，歐德雷迪展示了沉著冷靜的個性。

「因為我們過去的行為，我們面臨必須大幅調整自己的行為。和在

暴君統治時期一樣。」

調整？

鄧肯在和孩子說話。默貝拉靠近他們以聽清內容。

「你聽過摩阿迪巴的故事嗎？好。你是個亞崔迪氏族成員，你也有他們的缺陷。」

「缺陷是錯誤嗎，長官？」

「那還用說嗎！絕不要僅僅因為某條道路有機會讓你展示光輝的形象，你就選擇它。」

「我就是這麼死的嗎？」

他已經讓孩子以第一人稱來稱呼他從前的自己了。

「你自己去判斷吧。但它一直是亞崔迪氏族的弱點。光輝形象。摩阿迪巴的祖父就死在大公牛的角上，對他的人民而言算是一項偉績，成為好幾代人的傳說！甚至在過了這麼多世代之後，你依然能聽到那件事的點滴。」

「大聖母跟我說過那個故事。」

「你的生母可能也跟你說過。」

孩子顫抖了一下：「你提起生母時，給了我一種奇怪的感覺。」年輕的聲音裡有股敬畏。

「奇怪的感覺是一回事，但你要記住的是這個教訓。我說的是某種一再出現的模式，甚至有個名稱：亞式姿態。它曾經稱作亞崔迪式的姿態，但唸起來太拗口了。」

孩子再次觸碰到了核心裡的成熟意識：「甚至連狗的生命都有價值。」

默貝拉屏住了呼吸，瞥見那孩子體內有一個成熟的心智，讓人不舒服。

「你的生母是勒尼烏斯地區洛克斯布羅家族的簡妮特．洛克斯布羅，」艾德侯說道，「她是個貝尼．潔瑟睿德。你的父親是洛斯齊．特格，鉅貿聯會的貿易站代理商。再過幾分鐘，我會給你看霸夏最喜愛的勒尼烏斯家鄉的照片。我想讓你保管並研究它，把它想成是你最喜愛的地方。」

特格點了點頭，但他臉上的表情暴露了他其實在害怕。

難道這位偉大的晶算師戰士已經懂得了恐懼？默貝拉搖了搖頭。她理解鄧肯在做什麼，但她不知道他這麼做背後的原因。在新生命中醒來，而這新生命擁有完整的另一段人生記憶──這可能是她永遠都無法體會的經歷，感覺會是什麼樣的呢？應該與聖母的他者記憶有顯著的不同，她揣測著。

「追溯心智的源頭，」鄧肯描述道，「喚醒你真實的自我。我感覺自己陷入了一個魔力的宇宙。我的意識先是一個圓環，然後又成了一個球。任何的形式都是短暫的，桌子不是桌子。然後我又開始恍惚，我身邊的一切都亮晃晃的，沒有什麼是真實的。這個階段過了之後，我感覺我失去了那個現實。我的桌子再次成了桌子。」

她研究過貝尼．潔瑟睿德的手冊，「如何喚醒甦亡人的初始記憶」。鄧肯的做法偏離了手冊上的指導。為什麼？

他離開孩子身邊，向默貝拉走來。

「我必須和什阿娜談談，」他在經過她身邊時說道，「肯定還有更好的方法。」

21

快速理解是種膝反射，屬於最危險的學習方式，它用不透明的螢幕阻擋了你的學習能力。法律上的判例就屬於這個範疇，讓你的道路上到處都是死胡同。要心存警惕，不要覺得你懂了。所有的理解都是暫時的。

—晶算師格言



艾德侯獨自一人坐在控制臺前，看到了他在拘禁剛開始的日子裡存入航艦系統的資料，感覺自己被丟進（他後來才覺得這是個合適的詞）了早期的態度和感覺之中。此時此刻，已不再是無現星艦內令人沮喪的午後。他回溯當初的心情，在現在與過去之間伸展，如同一連串甦亡人生命將這次的轉世與他最初的誕生聯繫起來一樣。

他立刻看到了他稱為的「網」和縱橫交錯的線條刻畫出的那對老年夫婦，綴滿珠寶的繩索勾勒出他們的身體輪廓—綠色、藍色、金色，還有銀色，如此光彩奪目，刺痛了他的雙眼。

他在他們身上感受到一股接近神的平穩安定，但他們給人的感覺又很平常，他頭腦裡冒出了「平凡」這個詞。他們身後是一片他已熟悉的花園，種有長著花朵的灌木（他覺得是玫瑰），起伏的草地，參天的大樹。

那對夫婦目光熱切地盯著他，讓艾德侯覺得自己彷彿赤身露體。

幻象又展現了新的力量！它不再局限於大貨艙了，那裡的魔力磁場吸引著他頻繁前往，他知道監視者都警覺了。

他是另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嗎？

貝尼．潔瑟睿德對此一直放不下心，若疑心持續發展，她們會殺了他。現在，她們正懷著疑問和憂心忡忡的揣測看著他。然而，他就是無法對這個幻象視而不見。

為什麼那對老夫婦看起來這麼眼熟？他們來自他的過去嗎？是不是他的家人？

晶算師演算並沒有從他的記憶中提取出能印證這猜測的資料。他們的臉型圓潤、下巴短小，臉頰上有深深的皺紋，深色眼眸。幻象之網讓他們的膚色模糊難辨。女人穿著藍綠色的長裙，遮蓋住雙腳，一件白色的圍裙圍在她豐滿的胸腰之間，上面沾了些綠色的汙漬。圍裙的掛鉤上吊著園藝工具，她左手拿著把小鏟子。她的頭髮是灰色的，有幾縷髮絲從綠色頭巾底下鑽了出來，在她的眼旁飄動，凸顯了眼角的魚尾紋。她像是個……老祖母。

男人和她很相配，彷彿由同一個藝術家為了完美的匹配而創造的。連身工作服蓋住了凸肚子，沒戴帽子，同樣的深色眼睛，眼裡閃爍著亮光，頭頂著如金屬絲般的灰色短髮。

他有著艾德侯見過最天真的表情，微笑弄皺了嘴角。他的左手拿著一把小鐵鍬，伸展的右手掌心裡托著個像是小金屬球的東西，小球發出刺耳的尖嘯，迫使艾德侯捂住了耳朵，但卻無法擋住聲音。嘯聲自行消逝了，於是他放下雙手。

他們的長相令人安心。這想法引起了艾德侯的疑慮，因為現在他認出了熟悉之處──他們看起來有點像幻臉人，甚至連獅子鼻都相似。

他往前探出身去，但幻象保持著距離。「幻臉人。」他低語道。

幻象之網和老夫婦都消失了。

他們被穿著亮黑色鍛鍊服的默貝拉取代了。他不得不伸出手觸碰，才讓自己相信她確實站在這裡。

「鄧肯？怎麼了？你全身都是汗。」

「我……我覺得那些該死的忒萊素人在我體內埋了什麼東西。我一直看見……我覺得他們是幻臉人。他們……他們剛才就在看著我……還有尖嘯聲，它讓我難受。」

她抬頭看了眼攝影機，但並未流露出擔憂。女修會知道這件事並不會引起立即的危險……除了對司凱特利之外。

她在他身旁半蹲了下來，手搭在他的手臂上：「他們對還在再生箱裡的你做了什麼嗎？」

「不是！」

「但你說了……」

「我的身體不僅是為此次旅行準備的一件新行李，它具備了我曾經擁有的所有化學元素。但是，我的心智不同了。」

這讓她擔憂。她知道貝尼．潔瑟睿德對無法駕馭的天才是什麼態度。「該死的司凱特利！」

「我會弄明白的。」他說道。

他閉上雙眼，聽到默貝拉站起身，她的手離開他的手臂。

「或許你不應該弄明白，鄧肯。」

她聽起來很遙遠。

記憶。他們把這祕密藏哪裡了？深埋於初始的細胞裡？在此刻之前，他一直以為自己的記憶只是晶算師的工具。在鏡子前，他可以調出久遠之前自己的外貌，還可以來個特寫，檢查時間留下的痕跡。他看著身後的女人，鏡子裡映出兩張人臉，他的臉上寫滿了問號。

臉，是一系列的面具，他稱為「自己」的這個人有不同的面貌。他的臉有點不太均衡，頭髮有時是灰色的，有時跟此生一樣是黑羊毛色的，臉龐有時幽默，有時嚴肅，正尋求內心的智慧，迎接新的一天。所有的面貌之中，都存在著一個意識，在觀察，在思索，在做出決定。忒萊素人對他做了些手腳。

艾德侯感覺心跳得厲害，知道危險正在臨近。這就是他意圖去體驗的……但跟忒萊素人的操弄無關，這是他與生俱來的習性。

這就是活著的意義。

無論是其他人生的記憶，還是忒萊素人對他的所作所為，都無法改變哪怕一丁點他最深處的意識。

他睜開了眼睛。默貝拉仍然站在不遠處，但她的表情彷彿戴了層面紗。這就是她成了聖母之後的樣子。

他不喜歡她這種轉變。

「如果貝尼．潔瑟睿德失敗了，會發生什麼事？」他問道。

她沒有回答，他點頭。是的，這是最糟糕的假設，女修會被沖進了歷史的下水道。妳不希望這樣，親愛的。

在默貝拉轉身離去時，他能從她的臉上看出來。

艾德侯抬頭看著攝影機說道：「達爾，我必須跟妳談談。達爾。」

身邊所有的設備都未做出回應，他也不期望有回應。不過，他知道他能跟她說話，而且她還不得不聽。

「我一直從另一個方向考慮我們的問題。」他說道，邊想像著記錄儀迅速轉動的樣子，忙著將他的聲音轉換成利讀聯晶，「我進入了尊母的頭腦。我知道我做到了，默貝拉可以作證。」

這陳述會讓她們警覺。他擁有了自己的尊母。然而，「擁有」不是一個合適的詞，他並不擁有默貝拉，即使在床上也不曾擁有。他們互相擁有，就像他幻象裡的那對老夫婦一樣相互匹配。難道這就是他在幻象裡看到的？兩個在性方面被尊母訓練過的老人？

「現在，我在研究另一個問題，」他說道，「如何勝過貝尼．潔瑟睿德。」

這句話等於下了戰書。

「插曲。」他說道。一個歐德雷迪喜歡用的詞。

「我們就是要用這種方式看待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小插曲。即便是最糟糕的劇情，也需要符合大背景。大離散是個大事件，讓我們所做的一切都顯得渺小。」

很好！這句話顯示了他對女修會的價值，它把對尊母的認識又提升了一個層面。她們在舊帝國時代就已經存在於此地了，這些渺小的同伴。他知道歐德雷迪能看清，貝爾會讓她看清的。

在無限宇宙的某處，陪審團已作出對尊母不利的裁決。法律和執法者並沒有為尊母所用。他懷疑幻象展現在他眼前的是兩個陪審員，即便他們是幻臉人，他們也不是司凱特利的幻臉人，身處閃閃發亮的網後的兩人不屬於任一陣營，只屬於他們自己。

22

政府的主要缺陷在於，當需要變革時，卻總是怯於做出果斷的決定。

——達爾維．歐德雷迪



對歐德雷迪而言，早晨的第一口美藍極總能帶來不同的感覺。她肉體的反應就像是餓鬼緊緊抓住了甜果，隨後就是緩慢、尖銳而又痛苦的恢復。

這是美藍極成癮的可怕之處。

她站在臥室的窗戶旁，等待藥效發揮。她注意到，氣象部又成功製造了另一場晨雨，大地被清洗乾淨，一切都浸沒在浪漫的迷霧中，所有的邊角都模糊了，只剩下了模糊的輪廓，如同久遠的記憶。她打開窗戶，溼冷的空氣掠過她的臉，讓她的周遭產生了一種熟悉的感覺，就如同穿上了一件熟悉的衣服。

她深深地吸了口氣。雨後的味道！她記得降水之後，生命的精華被放大和撫慰的樣子，但這些雨不同，它們留下了燧石般的味道。歐德雷迪不喜歡這種氣味，因為代表的意義不是萬物被洗淨，而是生命在抗議，希望所有的雨都能止住不再落下。這些雨不再代表了溫柔，不再帶來圓滿，它們帶來的是無法逃避的對變化的覺察。

歐德雷迪關上了窗戶。她立刻又回到了居所內熟悉的味道裡，還有始終如一的謝爾氣味，從體內植入的緩釋機裡散發出來，每個知道聖殿位置的人都需要植入這種物質。她聽到斯特吉走進房，然後響起替換沙漠地圖的嗖嗖聲。

從斯特吉的行動聽得出效率。幾個星期的近距離接觸，證實了歐德雷迪最初的判斷。她很可靠，儘管並非異常出色，但對統御大聖母的需求極其敏感。看她移動的樣子有多輕巧。用斯特吉的敏感去匹配小特格

的需求，於是特格就有了他所需的高度和靈活度。她扮演一匹馬的角色？遠遠不止。

歐德雷迪的美藍極吸收已到達巔峰，並開始衰減。斯特吉在窗戶裡的倒影顯示出她在等待大聖母指派任務。她知道這個時刻已分配給了香料。就她所處的階段而言，她期待也有那麼一天，她能享受此神祕的一刻。

我希望她能夢想成真。

多數的聖母都遵循貝尼．潔瑟睿德的教育內容，很少覺得香料是種讓人成癮的物質。歐德雷迪每天早晨都知道服用美藍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依照早年修煉模式養成的習慣，你每天攝入身體所需的香料，用量維持在最低限度，剛好夠刺激新陳代謝發揮最高表現。生理必需的物質與美藍極混合之後，會吸收得更徹底，食物的味道也會變得更好。除非出了意外或被刺殺，你將活得更久。但是，你就是成癮了。

等到身體恢復之後，歐德雷迪眨著眼打量斯特吉。她對冗長儀式流露出明顯的好奇心。歐德雷迪對著斯特吉在窗上的倒影開口說道：「妳知道美藍極戒斷嗎？」

「是的，大聖母。」

儘管女修會將成癮的一面祕而不宣，歐德雷迪卻一直知道它就在眼皮底下，她還感覺到了對它與日俱增的怨氣。侍祭時期的心理建設（在香料之痛中更是銘印在心）逐漸被他者記憶和時間的累積而沖淡。對於戒斷的警告說明了：「戒斷會抹去妳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戒斷發生在中晚年，妳會死去。」但現在它已沒太多意義了。

「戒斷對我有重大的意義，」歐德雷迪說道，「我是少數幾個晨間服用美藍極會感受到痛苦的人之一。我相信她們應該告訴過妳會有這種事了。」

「我為您難過，大聖母。」

歐德雷迪研究著地圖。它顯示出有一長條沙漠刺向了北方，在中樞的東南方也有明顯擴大的旱地，什阿娜就駐紮在那裡。很快，歐德雷迪又將注意力放到了斯特吉身上，她正帶著新的興趣看著大聖母。

因為想到香料的黑暗面而突然停止動作！

「我們這個年代很少會去思考美藍極的獨特之處，」歐德雷迪說

道，「除了香料外，所有人類沉迷過的舊式毒品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會縮減壽命，且帶來痛苦。」

「我們學過，大聖母。」

「但是，妳可能沒學過，統治的手段會被我們對尊母的擔憂而扭曲。政府對能源的貪婪（是的，即便是我們的政府亦然）能夠把妳丟入陷阱。如果妳一直侍奉我，你能深刻體會，因為每天早晨妳都能看到我受罪。讓有關它的知識深入妳體內，這是個死亡陷阱。不要成為漠然的推手，別成為漠視生命的系統裡的一分子，就像尊母。記住，可接受的毒品對冷漠的公務員有用，因為可以徵稅來支付工資，或創造工作機會。」

斯特吉疑惑了：「但是，美藍極可以延長我們的生命，提升健康，並且讓胃口變好—」

她因歐德雷迪皺起的眉頭而住嘴。

都是從侍祭手冊裡照搬來的資訊！

「它還有另一面，斯特吉，妳在我身上看到了。侍祭手冊沒有撒謊，但是，美藍極就是毒品，我們都上癮了。」

「我知道它並不對所有人都友善，大聖母。但是，您說過尊母不使用它。」

「她們用的替代品並沒有什麼有益之處，只不過能防止戒斷帶來的痛楚和死亡。它同樣是種毒品。」

「我們的俘虜呢？」

「默貝拉以前用它，現在她用美藍極。它們之間可以互換，有趣吧？」

「我……猜能學到更多的東西。大聖母，我注意到您從來沒叫過她們蕩婦。」

「像侍祭那樣叫她們？啊，斯特吉，貝隆達作了個壞榜樣。哦，我知道這種壓力。」就在斯特吉想要反駁時，她說，「侍祭感覺到了威脅，她們看著聖殿，把它想成是對抗蕩婦引起的長夜的堡壘。」

「差不多吧，大聖母。」斯特吉非常遲疑。

「斯特吉，這顆行星只是另一個暫居之處。今天我們去南方，妳會想清楚這一點的。去找塔瑪拉尼，告訴她準備出發，我們去見一下什阿

娜。不要和其他任何人提起。」

「是，大聖母。您是說讓我也陪同前往嗎？」

「我想讓妳陪在身邊。去告訴妳訓練的那個人，她開始全權負責地圖。」

斯特吉離開之後，歐德雷迪想到了什阿娜和艾德侯。她想和他交談，他也想和她交談。

攝影機紀錄顯示，這兩人有時用手語交流，而且還用身體擋住了大部分的手勢。那手勢看起來像是舊式的亞崔迪戰時密語。歐德雷迪認出了一些，但不足以判斷他們交談的內容。貝隆達想要什阿娜解釋。「他們想保密！」歐德雷迪則更加謹慎，「再觀察一陣子，或許會發生有趣的事情。」

什阿娜想要什麼？

無論鄧肯的頭腦裡在想什麼，都會和特格有關。製造讓特格恢復初始記憶的痛苦與鄧肯的意圖相悖。

昨日，歐德雷迪在工作檯前打斷鄧肯時就注意到了。

「妳晚了，達爾。」他並沒有從手頭的工作上抬起頭。晚了？才剛到傍晚。

近幾年他經常稱呼她為達爾，當作一種挑釁，提醒她他痛恨魚缸裡的生活。挑釁刺激了貝隆達，她不喜歡他這麼「該死的隨便」。當然，他也稱貝隆達為「貝爾」，鄧肯並不吝嗇使用他的針頭。

想到這裡，歐德雷迪停在了自己工作室的門口。鄧肯朝著他控制臺旁的檯面砸了一拳：「特格應該值得更好的出路！」

更好的出路？他在想什麼？

工作室外走廊裡傳來的動靜打斷了她的回想。斯特吉從塔瑪拉尼處回來了，她先去了侍祭的待命室。向接替她的人交代地圖的任務。

一大疊檔案部紀錄等在歐德雷迪的桌子上。貝隆達！歐德雷迪瞥了眼檔案。不管她多努力分派任務，總會剩下一部分是她的顧問堅持只有統御大聖母才能處理的。這批新檔案中的大部分來自貝隆達要求的「建議和分析」。

歐德雷迪觸碰了她的控制臺：「貝爾！」

檔案部職員的聲音響起：「大聖母？」

「讓貝爾到我這裡來！我要求她以那兩條胖腿能達到的最快速度到我這裡來！」

不到一分鐘，貝隆達站在工作檯前，像是位受驚的侍祭。她們都能聽懂大聖母的語氣。

歐德雷迪拍了拍桌子上的檔案堆，又立刻收手，彷彿觸電了似的：「以魔鬼的名義，這些都是什麼？」

「我們認為這些資料都很重要。」

「妳覺得我有必要看所有的東西嗎？摘要在哪裡？工作不到位啊，貝爾！我不笨，妳也不蠢。但是，這堆東西……這堆東西……」

「我已經盡可能授權……」

「授權？看看這堆東西！哪些我必須看，哪些我可以授權下去？沒有摘要！」

「我會立刻彌補這個失誤。」

「妳確實必須立刻彌補，貝爾。因為塔瑪和我今天要趕往南方，是一趟未公布的視察，並見一下什阿娜。我離開期間，妳坐我的位置，看看妳對這每天的差事有什麼感覺！」

「能聯繫到妳嗎？」

「我會帶上光纜和耳麥。」

貝隆達鬆了口氣。

「貝爾，我建議妳回到檔案部，任命一個負責人。如果妳還不開始變得像個當官的，我就快不行了。管好妳自己的事！」

「真正的船是會顛簸的，達爾。」

貝爾這是在試著表現幽默嗎？還有救！

歐德雷迪朝著投影儀揮了下手，塔瑪拉尼在交通大廳的影像出現了。「塔瑪？」

「什麼事？」她沒有從手頭的工作上扭頭。

「我們多快能出發？」

「差不多兩個小時。」

「準備好了就告訴我。哦，斯特吉跟我們一起走，給她留個位置。」在塔瑪拉尼回覆之前，歐德雷迪就關上了投影。

自己也有應該要完成的任務，歐德雷迪想著。塔瑪和貝爾並不是大

聖母憂心的唯一源頭。

我們還剩十六個行星……其中還包括了巴塞爾，已然面臨威脅。只有十六個！她把這想法擱在一邊，沒時間去想它。

默貝拉，我該不該見她……不，還可以等。新的督察會呢？讓貝爾去處理吧。要解散社區嗎？

新的離散任務帶走了大量人員，迫使社區解體，組成了聯合體。跑在沙漠前面！這讓人沮喪，她感覺自己今天無法面對它。在旅行之前，我總是坐立不安。

歐德雷迪突然逃離工作室，在走廊裡徘徊，看看受她監護的人表現如何，也在門口駐足，看看學生們在閱讀什麼，觀察她們在接連不斷的普拉那 - 並度訓練中表現如何。

「妳在讀什麼？」她對著某位年輕的二級侍祭問道，那侍祭正站在一間半黑屋子裡的投影前。

「托爾斯泰的日記，大聖母。」

侍祭的眼光裡隱含著一個問題：「您能在他者記憶裡直接聽到他的話嗎？」這問題就在年輕女孩的嘴邊！每當逮住和她獨處的機會時，她們總是想嘗試這種好玩的小詭計。

「托爾斯泰只是個姓！」歐德雷迪不耐煩道，「不過，妳既然提到了日記，我猜你指的是列夫．尼古拉耶維奇伯爵。」

「是的，大聖母。」侍祭因為被指責而有點尷尬。

歐德雷迪放緩了語氣，對著女孩引用了一句話：「『我不是條河，我是張網。』他在十二歲時於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說了這句話。妳不會在他的日記裡找到這句，但這可能是他說過最有分量的話了。」

在侍祭表達謝意之前，歐德雷迪就轉身離開了。我總是在教導！

她走入了主餐廳視察一番，摸了摸架子上罐子的內壁，查看是否油膩。甚至連教學主廚都緊張地觀察著她的一舉一動。

廚房裡正在準備午餐，霧氣朦朧，香氣撲鼻。令人愉悅的剁刀聲和炒菜聲依然在響著，但通常的笑語在她進來時都沉寂了。

她沿著長長的檯面走了一圈，檯面兩旁廚師正忙碌。接著，她走向教學主廚的高臺。他是個高壯的男人，面頰高聳，臉色紅潤，如同他處理的肉一樣。歐德雷迪並不懷疑他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廚子之一。他的名

字很適合他：普拉西多．沙拉特。因為好幾個原因，他在她的心裡占據了一個溫暖的位置，包括他曾培訓過她的私人廚師。在尊母出現之前的日子裡，重要的客人會被領著參觀廚房，並享用特別的餐點。

「跟您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們的資深廚師，普拉西多．沙拉特。」

他的普拉西多式牛肉是一道令大家稱羨的美食。肉幾乎是生的，配上不會喧賓奪主的香草和辣芥末醬汁。

歐德雷迪覺得這道菜有些另類，但從未說出口。

當沙拉特注意到她（在糾正了一位廚師某種醬汁的用法之後），歐德雷迪說道：「我想吃點特別的，普拉西多。」

他聽懂了她的意思。想來點特別的料理時，她總是用這種開場白。

「燉牡蠣怎麼樣？」他建議道。

就像是跳舞，歐德雷迪想著。他和她都知道她想要什麼。

「好極了！」她同意，並做出了自己的舞步配合，「不過，要清淡點，普拉西多，牡蠣不要煮得太熟。湯裡放點我們自己的香芹粉。」

「再加點辣椒粉？」

「我一直都喜歡這樣調味。千萬要當心美藍極，加一點點就好，不要放多了。」

「當然，大聖母！」他眼睛往上一翻，彷彿想到加多了美藍極有多可怕，「香料太容易搶味了。」

「把牡蠣放到蛤汁裡煮，普拉西多。我希望你能親自顧著鍋子，輕輕攪動，到牡蠣的邊緣開始捲起就好了。」

「肯定會恰到火候，大聖母。」

「碗邊倒上點熱牛奶。不要煮開了！」

普拉西多聽見她猜測自己會煮開牛奶，便露出驚愕的表情。

「在盛牡蠣的碗裡放塊奶油，」歐德雷迪說道，「把牡蠣湯汁直接倒在奶油上。」

「不加點雪利酒嗎？」

「由你親自來操刀我的特別料理，我真是太高興了，普拉西多。我忘了雪利酒。」（大聖母從來不會忘了什麼。大家都知道，這只是必經的舞步配合罷了。）

「湯裡加三盎司的雪利酒。」他說道。

「記得把酒精蒸發掉。」

「當然！但是，我們也不能破壞了風味。妳要油煎麵包丁嗎，還是鹹餅乾？」

「油煎麵包丁，謝謝。」

歐德雷迪坐在餐廳凹室的一張桌子旁，吃下了兩碗燉牡蠣，想起海之子時嘗到的滋味。在她剛能把湯匙放進嘴裡的時候，爸爸就讓她品嘗到這道菜，他親自燉的拿手菜。歐德雷迪將這道菜教給了沙拉特。

她讚賞沙拉特對紅酒的選擇。

「我尤其喜歡你選了夏布利來搭配。」

「帶有礦物風味的夏布利，這支口味堅硬銳利，大聖母。這是我們珍藏中的上品，能把牡蠣的味道襯托得更好。」

塔瑪拉尼在凹室找到了她。有需要時，她們總是知道在哪裡能找到她。

「我們準備好了。」塔瑪的臉色有些不悅嗎？

「今晚我們在哪裡停留？」

「艾蒂奧。」

歐德雷迪笑了。她喜歡艾蒂奧。

因為我情緒不佳，所以塔瑪在遷就我嗎？或許，我們該放鬆一下注意力。

歐德雷迪跟著塔瑪拉尼來到了交通廳，一邊心想，老女人的一個特徵就是喜歡坐運輸管。地表的旅行讓她煩躁。「到了我這個年紀，誰還想浪費時間？」

歐德雷迪不喜歡運輸管，因它讓人覺得封閉與無助。她喜歡地表和空中交通工具，只有在時間緊急時才會使用運輸管。她倒是習慣用小運輸管來傳送便簽和筆記。筆記不會有意見，只要能到目的地就行。

這想法總是會讓她察覺，無論她往哪裡去，交通網絡都會隨之調整。

在事物的中心地點（事物總是有一個中心地點），一個自動系統管理著通信，確保（多數情況下是）重要的信件能抵達目的地。

當不需要私人投遞時（她們稱之為「私投」），由加密的分揀器和光纖來保證通信的保密性。送往別的行星則是另一回事，尤其在當下這

個特殊時期。最安全的方法是派出聖母，用記憶力記住訊息，或是直接植入腦中。現在每個信使都服下了大劑量的謝爾，如果不靠謝爾護住訊息，T式探測儀甚至能讀取死者的大腦。儘管送往行星之外的訊息全都加密了，但敵人可能會破解一次性的防護，風險極大。或許這就是那位拉比仍保持沉默的原因。

我為什麼要在此刻思考這些事呢？

「多吉拉還沒消息嗎？」她問道。塔瑪拉尼正準備進入車廂，她們一行中的其他人還在等著。這麼多人。為什麼這麼多人？

歐德雷迪看到斯特吉在月臺前方的盡頭和一位通訊部侍祭交談，至少還有六位來自通訊部的人在周圍。

塔瑪拉尼轉過身來，顯然有些惱怒：「多吉拉！我們都說了，一旦有消息，會立刻通知妳的！」

「我只是問問，塔瑪，只是問問。」

歐德雷迪順從地跟著塔瑪拉尼進了車廂。我應該在我的頭腦裡架一臺監視器，質疑每個腦內產生的想法。侵入心智的作為背後總是有合理的原因。這就是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貝隆達經常提醒她。

歐德雷迪對自己感到驚奇，意識到自己對貝尼．潔瑟睿德做事方法的厭惡已不是一點兩點。

讓貝爾來操心這些事吧！

這是自由的時間，就像隨著身邊洶湧的洋流一起沉浮。

海之子懂得洋流。

23

時間不會計數。你只須回顧循環就明白了。

——雷托二世（暴君）



「看！看我們都成什麼樣了！」拉比哭泣著。他盤腿坐在冰涼的弧形地板上，圍巾拉到了頭頂，幾乎遮住了整張臉。

他所處的房間很昏暗，還迴蕩著細微的機器聲，讓他覺得自己很虛弱。如果這些聲音能停下就好了！

利百加站在他面前，雙手扠腰，臉上一副疲倦無奈的表情。

「不要就那個樣子站著！」拉比命令道。他從圍巾下抬起了眼睛，瞥了她一下。

「連你都絕望了，我們豈不是真沒救了？」她問道。

她的話激怒了他，讓他暫時放下了不請自來的情緒。

她竟敢教導我？但是，智者不是說過，野草也能傳授知識嗎？一陣長長的嘆息之後，他顫抖著讓圍巾落在肩頭。利百加扶他站了起來。

「一間無現空間，」拉比喃喃自語著，「在這裡，我們躲著……」他的目光往上看著黑色的天花板，「在這裡最好也別提名字。」

「我們躲避不可說之人。」利百加說道。

「就連逾越節都得關好這扇門，」他說道，「不然陌生人會如何長驅直入？」

「我們不歡迎某些陌生人。」她說道。

「利百加，」他垂下了頭，「對我們來說妳不只是個試煉，還是個麻煩。祕密以色列的這間小小房間在妳的流亡之路上收留了妳，因為我們理解——」

「別再這麼說！你無法理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這是我的問題嗎？」她靠近了他，「問題在於，如何與這麼多過去的生命接觸的同

時，仍保持自己的人性。」

拉比縮緊了身軀。

「妳不再是我們中的一分子了嗎？那妳是貝尼．潔瑟睿德嗎？」

「當我變成貝尼．潔瑟睿德後，你會知道的。在我看見自己時，你會看到我看見了自己。」

他的眉頭皺緊了：「妳在說什麼？」

「鏡子在看著什麼，拉比？」

「哼！猜謎語嗎？」然而，他的嘴角浮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眼睛裡也再次露出堅毅的目光。他環顧著房間，他們有八個人在這裡——超過了這地方的容量。一間無現空間！它的建造過程無比艱辛，所需的丁點材料都須走私進來。空間很小，十二點五公尺長，他自己測量過。它的形狀類似古時候的酒桶橫放，橫截面呈橢圓形，兩頭都是個半球。天花板距離他的頭頂不超過一公尺，中間最寬的部位也只有五公尺，地板和天花板的弧度讓它顯得更為狹窄。風乾的食物和回收水，是他們賴以維生的一切，能支持多久呢？如果沒被找到，大概能支撐一個標準年。他不相信這東西的安全性。機器在發出那麼奇怪的聲音。

他們爬進這個洞時已經是傍晚了，現在外面肯定天黑了。他們剩下的人在哪裡？有的人逃往了他們能找到的任何一個避難所，有的人去討回過去積攢的人情債和承諾。有些人能存活下來，或許比殘存於此的人有更高的生存機會。

通往無現空間的入口藏在一口灰燼坑裡，灰燼坑旁邊還有一根獨立的煙囪。煙囪的鋼筋裡含有利讀聯晶，能將外部的景象投射到裡面。灰燼！這房間聞上去仍然有一股燒東西的味道，而且它的回收室內已經傳來了下水道的味道，說它像廁所都不過分！

有人靠近拉比身後：「搜查者正在離開。幸好我們及時得到了警告。」

說話的是約書亞，正是他建造了這間無現空間。他是個矮瘦的男人，長著倒三角臉，尖下巴，黑色的頭髮覆蓋在寬闊的前額上，棕色雙眼的眼距很寬，看著外頭的樣子好像總是在琢磨著什麼，讓拉比不信任他。和他的知識量相比，他過分年輕了。

「又能怎麼樣呢？」拉比說道，「他們還會回來的，到時候你就不

會覺得我們幸運了。」

「他們不會猜到我們躲得離農場這麼近，」利百加說道，「搜查者更在意怎麼搶東西。」

「這是貝尼．潔瑟睿德的高見嗎？」拉比說道。

「拉比！」約書亞的語氣裡竟然有責備的意思！「你不是講過很多次，那些寬以待人的人有福了嗎？」

「每個人都成了老師啦？」拉比說道，「那誰能告訴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然而，他必須承認約書亞說得有道理。逃亡的痛苦讓我心煩意亂。我們小小的離散，但是我們並非從巴比倫離散出去，我們藏在了一個……一個避風地窖！

這想法讓他冷靜了下來。風暴總會停歇。

「誰在掌管食物？」他問道，「我們必須一開始就做好配給。」

利百加鬆了一口氣。拉比的波動糟到了極點，要麼太情緒化，要麼太聰明。現在，他再次控制了自己，接下來他將回歸到聰明那側，但程度也必須抑制些。貝尼．潔瑟睿德的意識讓她對周圍的人產生了全新的視角。我們猶太人太敏感了。看看那些知識分子就知道了！

這是女修會獨有的看法。任何倚賴知識分子功績的團體都具有重大的缺陷。她無法拒絕蘭帕達斯眾人提供的證據，只要她有任何猶豫，蘭帕達斯的發言人會把證據一字排開來說服她。

想到這裡，利百加幾乎覺得追尋記憶的奇想是種享受。知道了更久以前發生的事，迫使她摒棄了自己早年的想法。過去她按他人要求，相信了那麼多現在看來很可笑的事情。神話和幻想，不過是極端孩子氣行為的產物。

「我們的神應該跟著我們一起成熟。」

利百加忍住了笑。發言人經常對她這麼做—在你的肋骨邊輕推一下，而且她知道你會感謝她。

約書亞回到了他的設備旁，她看到有人在檢查食物清單。拉比以一貫的緊張注視著一切，其他人躺在室內暗處的帆布床上睡覺，身上蓋著毯子。看著這些，利百加知道自己的責任是什麼。讓我們擺脫無聊。

「妳想當遊戲裁判？」

發言人，除非妳有更好的建議，否則不要對我的同胞指手畫腳。

無論她想怎麼評論這些體內的對話，無疑它們都與現實息息相關——過去和這間房間有關，這間房間又和她對後果的猜測有關。這是貝尼．潔瑟睿德賜予的禮物。不要去想「未來」。要說命中注定？那你與生俱來的自由去哪裡了？

利百加以全新的眼光看著自己的出生，它讓自己踏上了未知的征程，充滿了未知的危險和喜悅。現在，她們只是沿著生命的河流拐了個彎，碰到了攻擊者。再拐一個彎，說不定會碰到大瀑布，但也有可能是一長段和平的美景。這裡藏著預知的魔力誘惑，摩阿迪巴和他的暴君兒子都未能逃脫。神諭通曉未來！蘭帕達斯的眾人已教了她不要去尋找神諭。知曉可能比不知曉更讓人煩惱，只有未知才能讓人感覺到新事物的甜蜜。拉比明白嗎？

「誰能告訴我們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他問道。

這真是你想要的嗎，拉比？你不會喜歡你聽到的答案，我保證。從神諭揭示未來的一刻起，你的未來便成了過去。你將在無聊中哭泣，沒有新的事物，永遠不會有了。在啟示揭曉的那一刻，一切都變舊了。

「但這不是我想要的！」我能聽見你說。

沒有殘暴，沒有野蠻，沒有暗自的喜悅，也沒有開懷的歡樂，一切都是意料之中。就像蟲洞中遠去的運輸管列車，你的生命加速駛向終點。就像車廂裡的飛蛾，你用翅膀拍打著車門，喊著命運讓你出去。「讓列車神奇地轉個方向。讓新鮮的事發生！不要讓我已見過的可怕事物發生！」

突然，她意識到這一定是摩阿迪巴的痛苦。他向誰發出了乞求？

「利百加！」拉比在叫她。

此刻他站在約書亞身邊，她走上前去，看著約書亞的設備上展示著外面的黑暗世界。

「暴風雨快來了，」拉比說道，「約書亞認為它會把灰燼變成一坑水泥。」

「很好，」她說道，「這就是我們把無現空間建在這裡，而且進來時還不關上蓋子的原因。」

「但是，我們怎麼出去呢？」

「我們有工具，」她說道，「即便沒有工具，我們還有手。」

24

指引護使團的主要理念是，要有目的地引導大眾。我們相信辯論的目的在於改變真相的本質，這一點深深地烙刻在我們的信念裡。在這些事情上，我們應當利用我們的權力，而不是武力。

—終章



對鄧肯．艾德侯來說，自從他對幻象和尊母行為的洞察不斷加深之後，無現星艦上的生活開始有一種詭異的棋局氣氛。特格的加入不僅是多了一個玩家，更是一個掩人耳目的招數。

這天早上，他站在控制臺旁，意識到這場棋局和他自己的過去有雷同之處，他也曾是個甦亡人兒童，住在貝尼．潔瑟睿德的伽穆主堡裡，老去的霸夏是他的武術教師。

教育。無論那時還是現在，教育都是他們生活中最重視的事。還有警衛，雖然在無現星艦中不怎麼引人注目，但她們總是待在崗位上，如同在伽穆時一樣。還有她們的監視設備，經過藝術性地偽裝，與環境混為一體。他在伽穆時已成了躲避監視的高手，在這裡，有了什阿娜的幫助，他把逃脫昇華成了藝術。

他身邊的警戒已降到了很低的水準，警衛不再攜帶武器，但她們大多是聖母，有幾個是高級侍祭。她們並不認為自己需要武器。

無現星艦中有些事物創造了自由的幻象，主要是它的規模和複雜程度。這艘星艦很大，他不清楚有多大，但他能前往好幾層甲板，而且走廊的長度超過一千步那麼長。

運輸管、隧道、用懸浮小艙運送他的交通管路、升降機、傳統的門廳和寬闊的走廊，它們的艙門碰一下就能嘶嘶地開啟（或保持關閉：禁止入內！）—所有的一切都已經在記憶中定格，成了他自己的地盤，他自己的私人領地，一個與警衛眼裡截然不同的地方。

將星艦降落到地面並保持運作需要巨量的能源，女修會無法以普通的方式來估算她們付出多大的代價。貝尼．潔瑟睿德財務部的審計師所審核的不僅是錢，不是太陽幣或其他可類比的貨幣。她們還計入了她們的人民、食物、千年後才到期的應收帳款──款項通常以實物支付，包括物質資源和忠誠。

付錢，鄧肯！我們在向你催帳！

這艘艦艇不僅是座監獄。他以晶算師能力推測出幾種可能性。主要功用是座實驗室，聖母試圖破除無現星艦影響人類感官的能力。

一張無現星艦棋盤，一座巨型迷宮，只是為了關住三名囚犯？不，肯定還有其他原因。

這棋局有祕密的規則，有些他只能靠猜測。但是，當什阿娜加入棋局時，他安心了許多。我知道她有自己的計畫。當她開始練習尊母技能時，她心中另有算盤一事就開始變得昭然若揭。她使我的訓練對象能力更臻完善！

什阿娜需要默貝拉私密的資訊，還有更多──他的多重生命對結識的那些人的記憶，尤其是暴君的記憶。

而我需要貝尼．潔瑟睿德的資訊。

女修會讓他保持著最低的活動量，想以挫折感來增強他的晶算師能力。他感覺到星艦外有件天大的事正在發生，但自己並不是那件事的核心。在歐德雷迪向他提問時，會透露有關困境的丁點資訊，透露一些誘人的碎片。

這些片段的資料足夠設定新的已知條件嗎？缺了那些他的控制臺拒絕顯示的資料就不行。

這也是他的困境。該死的！他處於她們困境之中的困境中，他們都被困住了。

一週前的下午，歐德雷迪站在這座控制臺旁，殷切地表示女修會的資料資源已對他「門戶大開」。她就站在這裡，背對著控制臺，隨意地靠在上面，雙臂交叉抱在胸前。她與成人邁爾斯．特格有時相像得怪異。甚至連交談時必須站著的習慣都一樣（是一種強迫症嗎？）。她也不喜歡犬椅。

他知道自己了解她的動機和計畫的梗概，但他無法相信貝尼．潔瑟

睿德。在伽穆之後再也不會了。

陷阱和誘餌，她們就是這麼利用他的。他尚屬幸運，沒有走上沙丘的命運。那星球已是一具空殼，貝尼．潔瑟睿德榨乾了它。

每當煩躁時，艾德侯喜歡窩在控制臺前的椅子裡。有時，他會坐上好幾個小時，一動不動，頭腦試圖去理解星艦上強大的資料資源的複雜性。系統能辨認出進入的任何人。它肯定配備了自動監視系統。它必須知道誰在說話，誰在提要求，誰是當前的指揮官。

飛行電路拒絕了我想突破封鎖的嘗試。是離線狀態嗎？警衛是這麼說的。但是，星艦自有一套辨認出誰進入了系統的方式──他知道金鑰就在其中。

什阿娜會幫忙嗎？相信她也是場危險的賭博。有時，她看著他在控制臺旁的樣子，會讓他想起歐德雷迪。什阿娜是歐德雷迪的學生。他想到這裡總會突然清醒。

她們對他如何使用航艦系統有什麼興趣嗎？這還用問嗎？

在這裡的第三年，他做到了讓系統替他隱藏資料，而且是用他自己的金鑰完成的。為了騙過犀利的攝影機，他用日常行為隱藏了他的祕密。明面上是植入了供今後取用的資料，但暗藏著有加密的第二訊息。對晶算師來說很容易，這通常只是個把戲，用來探查航艦系統的潛力。他把自己的資料埋入了一個隨機垃圾箱裡，不期待能恢復。

貝隆達懷疑過，但當她質問他時，他只是笑了笑。

我藏起了我的歷史，貝爾。我身為甦亡人的一連串生命──所有的生命，一直回溯到初始的非甦亡人。我記得的這些生命中的私密時分，都被丟進了這片鮮活記憶的垃圾場。

現在，坐在控制臺前，他感慨萬千。禁閉折磨著他。不管監獄的規模有多大，內容有多豐富，它仍然是座監獄。一段時間以來，他知道自己能夠逃離的可能性很大，但是默貝拉，加上他對他倆的兩難境地不斷加深的理解，拖住了他的手腳。他覺得自己成了思維上的囚徒，如同他的身體是這個龐然巨物和警衛們的囚徒一樣。無現星艦是個裝置，是個工具，是在危險的宇宙裡潛行的方式。甚至在有預知力的搜捕者面前都能隱藏你和你的企圖。

靠著多次人生累積的技能，他能夠用既精確又不預設立場的目光來

審視四周的環境，那是種晶算師培養出的純真態度。覺得自己懂得了什麼，必定會導致自己出現盲點。漸漸踩下學習煞車的並非增長的年齡（晶算師學到的都是這一套說法），而是不斷累積的「這件事我懂了」。

女修會開放給他使用的資料資源（如果它們靠得住的話）引發了新的問題。在大離散時期，針對尊母的反抗是如何組織的？顯然有某些組織（他覺得稱他們為勢力不合適）狩獵過尊母，與尊母狩獵貝尼．潔瑟睿德的方式一致。如果伽穆的證據可靠的話，她們也被屠戮過。

是混合人和馴獸師嗎？他做出了一個晶算師推測：某個忒萊素的旁系在第一次大離散時實施了基因操控。他在幻象裡看到的那兩個人，是他們創造了混合人嗎？那對男女是幻臉人嗎？還是脫離忒萊素尊主的獨立個體？在大離散時期，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該死！他需要接觸更多的資料，更多有效的資源。他目前的資源離充分還差了十萬八千里。儘管只是功能有限的工具，但他的控制臺仍可以改造來應對更多需求。然而，他的改造癱了。他需要以晶算師的步伐大步向前！

我被束縛了手腳，這樣不對。歐德雷迪不信任我嗎？她是亞崔迪家的人，可惡！她知道我欠她的家族什麼。

欠了不只一條命，債從未被償還！

他知道自己在煩躁。突然，他靈光一現。晶算師的煩躁！這是個信號，表明他已站在了突破的邊緣。來做個初步推測！她們還有什麼跟特格相關的事沒告訴他？

問題！沒有提出的問題抽打著他。

我需要洞察力！洞察並不一定跟距離遠近有關。你也能從內心獲得洞察，只要你的問題沒有扭曲失真就行。

他感覺到，貝尼．潔瑟睿德的經驗在某處（或許甚至在貝爾全神戒備守護的檔案部裡）有碎片缺損了。貝爾應該感謝我！一個晶算師同伴肯定能體會此刻的激動。他的思路像是一堆散落的馬賽克，他已掌握了其中大多數，即將能拼成圖案了。馬賽克和解決方案無關。

他能聽到他的第一位晶算師老師在說話，頭腦裡迴響著他的聲音：「用平衡的方式組織你的問題，並將已知數據丟入天平的一側或另一

側。在任何情況下，答案都會造成不平衡。不平衡則揭示了你尋找的東西。」

是的！用合理的問題製造不平衡，是屬於晶算師式的雜耍。

默貝拉在前一天晚上說了些話，她說了什麼？他們躺在她的床上，他想起他看到了投影在天花板上的時間：九點四十七分。他當時還在想：投影也會消耗能量。

他幾乎能感覺到星艦能量的流動，這個巨大的幽閉之所與時間隔絕，精密的機器製造了擬態，沒有什麼裝置可以將其從自然環境背景中分辨出來。除非它處於目前的待機模式，只能阻隔預知力，無法阻隔肉眼。

默貝拉在他身邊，她是另一種能量，他們倆都意識到了有某種力量試圖將他們拉在一起，而壓制這種相互吸引需要能量！性吸引在增強、增強，不斷增強。

默貝拉在說話。是的，沒錯。奇怪的自我分析。她的生命已抵達了一種新的成熟階段，她成了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意識和信心增強了，一種強有力的事物在她體內成長。

每當他辨認出這種貝尼．潔瑟睿德式的變化時，都會感到哀傷。我們分開的日子又更近了。

默貝拉仍在說話：「她（通常這個她是指歐德雷迪）一直讓我評估我對你的愛。」

艾德侯回想起這個場面，便讓它在腦海裡繼續重播。

「她也跟我說過同樣的話。」

「你怎麼說的？」

「*Odi et amo. Excrucior.*」

她用一邊手肘支起了身子，低頭看著他：「這是什麼語言？」

「非常古老的語言。雷托讓我學過。」

「翻譯。」既霸道又強硬，這是她舊時的尊母自我。

「我既恨她，又愛她。備受折磨。」

「你真的恨我嗎？」她不敢置信。

「我恨的是自己被關著，無法做自己的主宰。」

「如果可能的話，你會離開我嗎？」

「我希望可以隨時重複做出這個決定。我想要做主。」

「它是盤棋局，其中有個棋子動不了。」

就是這句了！她的話。

想起來之後，艾德侯並未感覺興奮，只是覺得彷彿在長眠之後，雙眼突然睜開了。一盤棋局，其中有個棋子動不了。棋局。這是他對無現星艦和女修會在此處進行的勾當的看法。

對話還沒有結束。

「這艘航艦是我們特殊的學校。」默貝拉說道。

他只能同意。女修會加強了他的晶算師能力，他能掩藏資料，也能展示出尚未順利完成的資料。他感覺到這份能力將引領他到何處，因而憂心忡忡。

「你清空了神經通道。你阻擋了分心和無用的幻想。」

你將自己的反應引導到了那個危險的模式，每個晶算師都被警告過要避免。「你會在那裡迷失自己。」

學生們被領著去參觀植物人──也就是「失敗的晶算師」，維繫住他們的生命只是為了向學生展示危險性。

然而，那個模式多麼誘人啊，你能感覺到它的力量。沒有未知。一切都成了已知。

在恐懼的迷霧中，默貝拉在床上朝他轉過身，他感覺情慾幾乎快要爆炸了。

還沒到時候。還沒到時候！

他們中的一人還說了些什麼。是什麼？他最近在思考，要用邏輯當作揭露女修會動機的工具，其局限性在哪裡。

「你經常嘗試分析她們嗎？」默貝拉問道。

她太詭異了，能說出他內心的想法。她不承認她會讀心術：「我只會讀你，我的甦亡人。你是我的，你知道的。」

「反之亦然。」

「太正確了。」有點像是在嘲弄，但它掩蓋了某種更深層、更扭曲的東西。

對人類心理所作的任何分析都有個陷阱，他這麼說：「覺得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做，給了你做出很多異常之事的藉口。」

異常行為的藉口！這是他的馬賽克拼圖中的又一塊。他更了解棋局了，但卻受到罪惡感和責怪回擊。

默貝拉的聲音幾乎像是在深思：「我猜用心理創傷這個理由差不多能把一切都合理化。」

「把整顆行星化為焦土也能如此合理化嗎？」

「這種行為帶有一種殘酷的自主涵義。『她』說做出果斷的決定能鍛鍊你的心理，給你一種在壓力之下可以仰仗的自我認同。你同意嗎，我的晶算師？」

「這個晶算師不是你的。」他的聲音聽起來沒什麼力量。

默貝拉笑了，躺回她的枕頭上：「你知道女修會想從我們這裡得到什麼嗎，我的晶算師？」

「她們想要我們的孩子。」

「哎，何止啊。她們想要我們自願加入她們的夢想。」

又一片馬賽克！

但是，除了貝尼．潔瑟睿德，還有誰知道那個夢呢？女修們都是演員，總是在演戲，面具之下實在沒洩漏過什麼。真實的自我被緊緊封閉在高牆內，只有在必要時才會顯露點滴。

「她為什麼保留那幅古代的畫？」默貝拉問道。

艾德侯覺得自己的胃抽緊了。歐德雷迪保留在臥室的那幅畫，文森．梵谷的〈寇迪威爾的小屋〉，她曾給他帶來畫作的全息紀錄。差不多一個月之前的深夜，她把他從床上叫醒。

「你問我對人性的掌握，這就是了。」她把全息投影伸向他睡意矇矓的雙眼。他坐起身盯著那東西，想要搞明白。她怎麼了？歐德雷迪聽起來很激動。

她把全息投影交到他手裡，然後打開了所有的燈，使房間裡的物事都立刻顯露出明確的形體，所有東西都有一種淡淡的機械風格，你預期在無現星艦上看到的任何東西都是這種路數。默貝拉在哪裡？他們是一起入眠的。

他注視著全息投影，畫作讓他產生了莫名的感動，彷彿將他與歐德雷迪連接在了一起。她對人性的掌握？全息投影在他手裡感覺冰冷。她從他手裡接過它，放在桌子上。他仍然在盯著它，她找了把椅子在他身

邊坐下。坐下了？有東西促使她待在他身旁！

「這幅畫是古老地球上的一個瘋子畫的。」她說道，並把臉湊近他，兩人一起看著畫作的全息投影。「看！人類的一瞬間被壓縮其中。」

被捕捉在風景畫裡？是的，該死的，她說得對。

他盯著全息投影。多漂亮的顏色啊！不僅是顏色，還有整體。

「大多數的現代藝術家會嘲笑他使用的技巧。」歐德雷迪說道。

在他欣賞的時候，她就不能閉嘴嗎？

「這個人是個偉大的記錄儀，」歐德雷迪說道，「人類的手、人類的眼、人類的精華，都集中到了這個人的意識中，他挑戰了界限。」

挑戰了界限！更多的馬賽克。

「梵谷使用了最原始的材料和畫具，」她聽上去就像是喝醉了，「穴居人都認得出的顏料！畫在他自己都能製作的畫布上。很有可能是他本人用毛和樹枝製作了畫具。」

她觸摸著全息投影的表面，她的手指在高高的樹叢間投下了陰影。「按照我們的標準，文化水準仍屬原始，但看到他畫出什麼了吧？」

艾德侯感覺自己該說些什麼，但找不到合適的詞語。默貝拉在哪裡？為什麼她不在這裡？

歐德雷迪抽回了手指，她接下來的話語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內心。

「這幅畫說明了你無法壓制野性，不管我們如何避免，野性仍然會在人類中產生。」

在她說話時，艾德侯的目光勉強離開了全息投影，一直盯著她的嘴唇。

「文森告訴了我們，我們的同伴們在大離散中發生的一些重要的事。」

這位早已死去的畫家？訴說著大離散？

「在那遠方，她們做了一些我們無法想像的事，而且現在也還在做。野性的事！參與離散的爆炸性的人口確保了這件事發生。」

默貝拉從歐德雷迪身後冒了出來，鬆軟的白色長袍綁著腰帶，光著腳。她剛淋完浴，頭髮還是溼的。原來她是去沐浴了。

「大聖母？」默貝拉的聲音懶洋洋的。

歐德雷迪沒有完全轉身，扭著頭說道：「尊母認為她們能預測和控制每一股野性。一派胡言。她們甚至連自己身體裡的野性都控制不了。」

默貝拉繞到床腳，疑惑地盯著艾德侯：「我好像錯過了你們的對話。」

「平衡，這才是關鍵。」歐德雷迪說道。

艾德侯的注意力仍然放在大聖母身上。

「人類可以在奇怪的表面保持平衡，」歐德雷迪說道，「甚至在不可預料的表面。它叫作『跟上節奏』，偉大的音樂家都懂。我還是個孩子時，在伽穆上看過衝浪者，他們也懂。有些浪會打翻你，但你做好了準備。你再次爬上板子，開始衝浪。」

不知何故，艾德侯想起了歐德雷迪說過的另一句話：「我們沒有儲藏室，我們回收利用所有的東西。」

回收，循環。圓的一部分。拼圖的碎片。

他開始發散思維，並知道得更多了。不是用晶算師的方式。回收——他者記憶不是閣樓上的儲藏室，而是她們視作可回收利用的東西，這意謂她們利用她們的過去，只是為了改變和更新。

跟上節奏。

從一個自稱避免接觸音樂的人口中說出，這比喻挺奇怪。

回憶到了這裡，他感覺著自己的精神拼圖。它已經變成了一團亂麻，位置都不對，每片拼圖似乎都無法和其餘的拼在一起。

但它們拼在一起了！

大聖母的聲音仍然在他的記憶裡繼續說話。對話還沒有結束。

「懂得這道理的人都懂得它的精髓，」歐德雷迪說道，「他們警告你，不要思考你正在做的事，那樣肯定會失敗。你只要做就行了！」

不要思考。要做。他覺得混亂。她的話讓他啟用了非晶算師的本領。

這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詐術！她是故意的，她知道有什麼後果。有時他能感覺到她散發的感情，但現在這感情在哪裡？她會關心被她如此對待的人的福祉嗎？

當歐德雷迪離開他們時（他沒有注意她什麼時候走的），默貝拉坐

在床上，拉了拉膝蓋處的睡袍。

人類可以在奇怪的表面上保持平衡。他的頭腦在轉動：拼圖的碎片想要找到彼此的關係。

他感覺到宇宙中出現了新動向。那兩個出現在幻象中的人？他們也是當中的一部分。他知道，但說不出為什麼。貝尼．潔瑟睿德是怎麼說的來著？「我們改變舊的風尚和舊的信仰。」

「看著我！」默貝拉說道。

魅音？不怎麼像，但他確信她曾試著用過；而且，她並沒跟他說，她們在訓練她使用這種巫術。

他看到她綠色的雙眼射出了奇怪的目光，知道她想起了以前的夥伴。

「永遠不要企圖比貝尼．潔瑟睿德更聰明，鄧肯。」

是說給攝影機聽的嗎？

他無法確定。近來，這雙眼睛背後的智慧牢牢吸引了他。他能感覺到智慧在成長，彷彿她的老師吹起了一個氣球，默貝拉的智慧如同她肚子裡的新生命一樣在膨脹。

魅音！她們對她做了什麼？

這是個愚蠢的問題。他知道她們在做什麼，她們正在從他身邊搶走她，把她變成一個女修。不再是我的愛人，我美妙的默貝拉。她成了一個聖母，冷漠地算計著她所做的一切。一個女巫。誰會愛一個女巫？

我會，而且直到永遠。

「她們抓住了妳的盲點，利用妳為她們做事。」他說道。

他能看到自己的話起作用了，她已經從陷阱中醒來。貝尼．潔瑟睿德真是太聰明了！她們誘惑她進了她們的陷阱，讓她瞥見了事物的丁點局部。她所瞥見的牢牢地吸引了她，就如同將她和他吸引在一起的磁鐵。對於尊母，這是種異常憤怒的覺醒。

我們誘惑別人！我們不會被誘惑！

但是，這是貝尼．潔瑟睿德的誘惑，她們的級別可不一樣。她們幾乎要成了她的「姊妹」了。為什麼不承認？而且，她想要她們的技能。她想結束試用期，在艙壁外進行真正的訓練。她難道不清楚，為什麼她們還在試用她嗎？

她們知道她仍然在陷阱裡掙扎。

默貝拉脫下了長袍，爬上床，躺在他身邊。她沒有碰他，但是兩個身體之間保持著緊張的接近感。

「她們原本打算要我替她們控制什阿娜。」他說道。

「就像你控制我一樣？」

「我控制妳了嗎？」

「有時我覺得你很滑稽，鄧肯。」

「如果我不能自嘲，那我就真的迷失了。」

「你也會嘲笑那個自以為幽默的自己嗎？」

「我最先嘲笑的就是他。」他翻身看著她，手攏在她的左邊乳房上，感覺乳頭在掌心變硬，「妳知道我從沒斷奶嗎？」

「在你所有的……」

「一次都沒有。」

「我能猜到。」一絲微笑從她的嘴角浮現，然後兩人突然都笑開了，緊緊抱在一起，笑得停不下來。默貝拉說道：「該死，該死，該死。」

「誰該死？」在他的笑聲逐漸平靜下來後，他們不情願地分開了。

「不是誰，而是命運。該死的命運！」

「我不覺得命運會在意。」

「我愛你，如果我要成為一個合格的聖母，我不應該愛你。」

他痛恨這些像是自怨自艾的話題。還是開玩笑吧！「妳成為不了任何合格的東西。」他按摩著她懷有身孕的大肚子。

「我能！」

「她們製造妳的時候，把合格這個詞給忘了。」

她推開他的手，坐了起來，低頭看著他：「聖母絕不應該去愛。」

「我知道。」我的悲憤太明顯了嗎？

她仍沉浸在自己的煩惱裡：「當我迎來香料之痛……」

「要愛！我不喜歡妳和痛扯上關係。」

「我要怎麼避免？我已經身在急流中了，很快她們就要讓我全速前進了。那時，我的速度會很快。」

他想轉頭，但她的眼睛阻止了他。

「真的，鄧肯，我能感覺到。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和懷孕差不多。過了某個時間點之後，再想放棄就危險了，必須堅持到底。」

「我們彼此相愛！」他強迫自己的想法從一個危險走向了另一個危險。

「她們不允許。」

他抬頭看著攝影機：「監視者在看著我們，她們有尖牙。」

「我知道，我現在就在跟『她們』說話。我對你的愛不是個缺陷，她們的冷漠才是缺陷。她們和尊母一樣！」

一盤棋局，其中有個棋子動不了。

他想叫喊，但是，攝影機背後的聽眾能聽到的不只是他的喊聲。默貝拉是對的。覺得自己比聖母聰明是件危險的事。

她低頭看著他，眼裡似乎起了層薄霧：「你剛才的樣子太奇怪了。」他察覺到了她未來變成聖母的樣子。

別再想那件事了！

談論他奇怪的記憶有時能轉移她的注意力。她覺得他的前世讓他從某些方面變得像是個聖母。

「我死過好多次。」

「你都記得？」每次都是同樣的問題。

他搖了搖頭，不敢再說什麼，以防監視者解讀出什麼不利的東西來。

不是死亡和再生。

這些事情重複多了之後就變得無聊，有時他甚至懶得把它們放到祕密的資料垃圾箱裡。不，是與其他人相遇的獨特經歷，那一連串的回憶。

這就是什阿娜聲稱想從他身上得到的東西。「親密的瑣事。所有的藝術家都想要。」

什阿娜不知道她提出了怎樣的要求。所有這些活生生的經歷創造了新的意義，模式中的模式。不起眼的小事，卻染上沉痛的辛酸，他沒辦法與任何人分享……甚至與默貝拉也無法。

一隻手按在我手臂上的觸感。一個孩子的笑臉。攻擊者眼中的閃光。

無數的平凡之事。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我今晚只想蹺起二郎腿，好好歇一歇。別想讓我動。」

這些都成了他的一部分，全都混入了他的性格。生命已將它們塑造成無法分離的一部分，他無法向任何人描述。

默貝拉沒看著他，直接說道：「在你的那些生命裡有很多女人。」

「我從來沒數過。」

「你愛她們嗎？」

「她們死了，默貝拉。我能保證的，就是在我的過去裡沒有妒忌的鬼魂。」

默貝拉熄滅了燈球。他閉上眼睛，感覺到黑暗籠罩了他們。她爬進他的臂彎。知道她需要擁抱，他緊緊地摟住她，但頭腦裡仍在琢磨著自己的事情。

一份古老的記憶展示了一位晶算師老師的格言：「最明確的關聯也可能在一瞬間變得無關。晶算師應該用喜悅的心看待這種時刻。」

他感覺不到喜悅。

所有在他體內延續的生命都蔑視晶算師眼中的關聯。一個晶算師的宇宙在每刻都是不同的，沒有舊的，沒有新的，沒有古代的繼承，沒有真正的「已知」。你是網，你存在的目的只是檢查網中的收穫。

什麼東西沒能鑽過去？這次我用的是多密的網？

這是晶算師的觀點。但是，忒萊素人不可能使用了所有艾德侯甦亡人的細胞來創造他，他的細胞在一連串採集中肯定有空缺。他已經辨認了許多空缺。

然而，我的記憶沒有空白。我記得一切。

他是獨立於時間的網。這就是我為什麼能在那個幻象裡看到人的原因……網。這是晶算師意識唯一能提供的解釋，如果女修會猜到了，她們會嚇壞了。不管他否認多少次，她們都會說：「又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殺了他！」

那就自己來吧，晶算師！

他知道自己掌握了大部分的拼圖，但是它們仍然無法拼成令晶算師茅塞頓開的問題組合。

一盤棋局，其中有個棋子動不了。

異常行為的藉口。

「她們想讓我們自願加入她們的夢想。」

挑戰了界限！

人類可以在奇怪的表面保持平衡。

跟上節奏。不要思考，做就對了。

25

最出色的藝術是對生活有力的模仿。如果它模仿了一個夢，那它一定是有生命的夢。否則，我們無法與藝術共鳴，我們無法連結。

—達爾維．歐德雷迪



午後不久，她們開始向南方的沙漠進發。歐德雷迪發現，鄉村的樣子已和三個月前的那次視察顯然不同。她感覺選擇了地面交通工具是正確的，厚厚的合成玻璃，不光能阻隔沙塵，還能展示給她們更多的景色。

乾燥多了。

她這一行人都擠在一輛相對輕型的車裡—包括司機在內總共可以坐十五人。沒有運用地面效應[5]時，它依靠的是懸浮器和精巧的噴射動力。在光滑的路面上，速度能達到每小時三百公里。她的隨行人員（太多人了，都因為塔瑪拉尼過分熱心）坐在後面的巴士上。巴士裡還裝著換洗衣服，以及停車休息時所需的食物飲料。

斯特吉坐在歐德雷迪的旁邊，剛好在司機的身後。她說：「我們沒法在這裡下一場小雨嗎，大聖母？」

歐德雷迪嘴唇抿緊了。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她們出發時就耽擱了。當她們在月臺上集合完畢準備出發時，貝隆達派人送來了一條訊息。又一場災難的報告臨時需要統御大聖母親自處理！

在這種為數不多的時刻裡，歐德雷迪感覺自己的工作就像是個官方的口譯員—走到月臺的邊緣，告訴她們訊息中寫了什麼。「各位姊妹，今天我們得知尊母又摧毀了我們的四顆行星。我們的範圍又縮小了許多。」

只剩下十二顆行星了（還包括巴塞爾），無臉的獵手，手中高舉斧頭，愈來愈近了。

歐德雷迪感覺到峽谷在她身下張大了嘴。

她命令貝隆達等待合適的時機再公布這條最新的壞消息。

歐德雷迪看著她身邊的車窗外。什麼時候才適合公布這種消息呢？

她們往南行駛了三個小時多一點，釉面的道路如同一條綠色的河流在她們眼前延展。路帶著她們穿過了一片軟木橡樹林，樹林一直從山邊蔓延到了山脊上。在管理不如果園那麼嚴格的農園中，橡樹長得如同一個個地精。一排排蜿蜒的小土壩排到了山頂，最初的農園沿著自然的輪廓展開，現在梯田已經被高高的棕色野草遮掩了。

「我們在那裡種松露。」歐德雷迪說道。

斯特吉還有更多的壞消息：「我聽說松露有麻煩了，大聖母。雨水不夠。」

沒有松露了？歐德雷迪盤算著是否要從後面叫個通訊侍祭來，問一下氣象部是否能緩解這裡的乾旱。

她往後看了一眼助理們。整整三排，每排四個，都是能拓展她觀察力和執行她命令的專家。再看看跟著她們的巴士！那是聖殿上的大型車輛，至少三十公尺長！擠滿了人！沙塵捲起，裹挾著它。

塔瑪拉尼遵照歐德雷迪的命令坐在那輛車裡。每個人都在想，大聖母被惹怒時會變得尖酸。塔瑪帶上了太多人，但歐德雷迪發現得太晚了，已來不及更改。

「這可不像是視察！更像是一次該死的入侵！」跟著我一起演，塔瑪。一場小小的政治秀，讓過渡更容易。

她將注意力放回到司機身上，這位車裡唯一的男性，克萊比，是個尖酸的車輛專家。他的臉龐皺成一團，膚色像是新翻的潮溼土地。他是歐德雷迪最鍾愛的司機，車開得又快又穩，並且能意識到機器的極限。

她們爬上了山頂，軟木橡樹變得稀疏，另一面的山腳下有一片包圍在果園裡的社區。

在這種光線下看上去真美，歐德雷迪想著。低矮的建築，白色的牆壁，鋪著橙色瓦片的屋頂。遠處的山坡下有一條覆蓋著拱形頂棚的通道，通道的盡頭有一座高大的建築，那是地區辦公室所在。

這景象讓歐德雷迪感到安心。距離還有環形果園裡蒸騰的霧氣，讓這社區裹上了一層光暈。這裡仍處於冬季，樹枝仍然光禿禿，但肯定還能再結一次果。

她提醒自己，女修會要求環境具備一定的美感。這種放縱既能滿足感官，又不會影響填飽肚子。盡可能地舒適……但不要過分！

有人在歐德雷迪身後說道：「我真覺得有些樹開始長葉子了。」

歐德雷迪更仔細地看了看。是的！黑色的樹枝上點綴著點點新綠。冬季已悄然溜走，努力調整季節變遷的氣象部無法避免偶爾的錯誤。擴張的沙漠給這裡提早帶來了更高的溫度：溫暖得奇怪的土地促使植物發芽或開花，卻恰好趕上突如其來的霜降。農園裡，生而復死變得愈來愈常見。

一位野地顧問挖掘出了一個古代的術語「秋老虎」，並投影出了一個鮮花盛開的果園被雪花襲擊的景象。歐德雷迪感覺自己的記憶在顧問的話語下翻攪。

秋老虎。多麼合適啊！

她的顧問看著那個小小的投影，理解了比喻的意思：寒冷緊接在不正常的溫暖之後發生，就像是天氣出乎意料地轉暖之時，劫掠者就會趁此時侵擾鄰人。

想到這裡，歐德雷迪感覺到了獵手斧頭的寒光。還有多久？她不敢尋找答案。我不是奎薩茲．哈德拉赫！

歐德雷迪沒有轉頭，直接對斯特吉說道：「這地方，龐德勒，妳來過嗎？」

「這裡不是我上的學員中心，大聖母，但我猜它也應該差不多。」

是的。這些社區都很像：多數是藏在果園裡的低矮建築，用以特別訓練的學習中心。它是篩選有潛力女修的系統，你離中樞愈近，篩孔就愈小。

有些社區，例如龐德勒，專門強化人的意志，每日派女人長時間在外體力勞動。她們用手刨著土，身上沾染水果汁液，日後的生活中很少會在骯髒的工作前畏縮。

現在一行人已經遠離了沙塵，克萊比打開車窗。熱浪滾了進來！氣象部在搞什麼？

兩座位於龐德勒邊緣的建築在二樓連接起來，形成了一個長長的連通隧道。歐德雷迪想著，只要再加一座吊橋，就能複製太空史前的城門了。全副武裝的騎士也一定不會覺得這黃昏時的熱氣陌生。連通道由黑色的塑石建造而成，看上去和石頭一模一樣。上方的攝影機孔顯然就是衛兵守候的地方。

她看到通往社區內部的隧道長長的，挺乾淨。在貝尼．潔瑟睿德的社區裡，鼻孔極少會被腐爛或被其他刺激性的氣體所侵襲。沒有貧民窟，街邊也很少會見到身障的人。人們的肉體相當健康，良好的管理讓健康的居民心情舒暢。

但是，我們也有身負障礙的人，他們並不都是身體上的殘疾。

克萊比在連通隧道的入口處停車，一行人陸續下車。塔瑪拉尼的巴士停在她們後面。

歐德雷迪本來希望入口通道能讓她們逃避熱浪，但任性的大自然把這地方變成了火爐，溫度反而更高。等到她穿過大太陽下的中央廣場時，身上的汗水蒸發，給了她幾秒鐘的涼意，倒是讓她覺得挺愜意。

但是當太陽灼燒著她的頭和肩膀，愜意的錯覺突然就消失了，她被迫控制新陳代謝以調節體溫。

中樞廣場的圓形噴泉裡水花飛濺，這項裝飾造景有欠考慮，很快就得撤掉了。

現在先別管。士氣！

她聽到同伴們跟了上來，紛紛抱怨以同樣姿勢坐久了。廣場的另一頭，能看到歡迎的隊伍正急匆匆趕來。歐德雷迪認出了領頭的人是負責主理龐德勒的錫姆佩。

大聖母的助理都走上了噴泉廣場的藍色地磚──除了斯特吉，她站在歐德雷迪的身旁。塔瑪拉尼的那夥人也被噴濺的水花吸引了。人類如此古老的喜好，無法完全被杜絕，歐德雷迪想著。

肥沃的土地和開放的水面──清澈、可飲用的水，你可以把臉埋進去，以解乾渴。

事實上，和她同行的人裡真的有幾個在這麼做。她們的臉上有水珠在閃耀。

在離歐德雷迪不遠處的噴泉廣場的藍色地磚上，龐德勒的隊伍停住

了腳步。錫姆佩帶來了三位聖母和五位年紀較大的侍祭。

五位侍祭都臨近接受香料之痛考驗的時機了，歐德雷迪觀察著。侍祭率直的目光顯示她們知道試煉就快來臨。

歐德雷迪偶爾會在中樞遇見回來授課的錫姆佩，她的身材保持得不錯，棕色的頭髮顏色很深，在陽光下顯得接近黑紅色。窄窄的臉龐嚴肅到有點冷酷，她臉上最凸出的就是濃眉下全藍的雙眼。

「我們很高興見到您，大聖母。」聽上去她真的這麼認為。

歐德雷迪含蓄地點了點頭。我聽到妳說的了。妳為什麼這麼高興見到我？

錫姆佩懂她的意思。她示意了一下身旁那位臉頰凹陷的高個子聖母：「您記得我們的果園幹事法利嗎？法利剛帶了一隊園丁來見我，她們有非常嚴肅的事要抗議。」

法利疲憊的臉看起來有些灰暗。工作太勞累了？她尖尖的下巴上有一張薄唇，指甲裡卡了泥土。歐德雷迪滿意地注意到了。她不怕與園丁一起刨土。

一隊園丁。看來抗議升級了，一定挺嚴重的，否則錫姆佩也不會推到大聖母頭上。

「說來聽聽。」歐德雷迪說道。

看了眼錫姆佩後，法利詳細地敘述了一遍，甚至還提供了她們領頭人的資歷。當然，他們都是好人。

歐德雷迪清楚這個模式。她們曾經召開一系列的會議，討論這個無法避免的後果，錫姆佩參加了其中的幾場。妳怎麼才能向人民解釋呢，一條遙遠的沙蟲（或許還不存在）需要如此巨大的改變？妳怎麼才能向農夫解釋，事情並不是「多下點雨」就能解決的，而是直接關係到整個行星的氣候？這裡多下點雨，會改變高空的風向，這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像是形成帶著溼氣的熱風，不僅不受歡迎，甚至會帶來危險。如果再稍微加入點不好的條件，極其容易造成龍捲風。行星的氣候調節不是件簡單的差事，正如我有時提出的天氣要求。整個等式都需要再平衡。

「行星擁有一票否決權。」歐德雷迪說道。這是女修會對人類之不可靠的一個古老的說法。

「沙丘星還有投票權嗎？」法利問道。問題中的苦澀比歐德雷迪預

期的還要深。

「我感覺到了熱氣。我們抵達時看到了果樹上的綠葉。」歐德雷迪說道。我知道妳在擔心什麼，女修。

「今年我們將失去部分的收成。」法利說道，語氣中有指責的意味：都是妳的錯！

「妳跟那隊園丁怎麼說的？」歐德雷迪問道。

「沙漠必須生長，氣象部無法按照我們的要求進行調整。」

這是真相，也是統一的口徑。不是很充分，真相通常如此，但這是目前她們所掌握的全部了，很快就必須讓她們知道得更多。在那之前，會有更多園丁不滿，收成的損失也會更多。

「您要和我們一起喝杯茶嗎，大聖母？」錫姆佩如同外交官似的打著圓場。您看到了情況正在升級嗎，大聖母？法利現在會回去處理水果和蔬菜，那是適合她的地方。訊息已傳遞出來了。

斯特吉清了清嗓子。

要讓她改掉這個該死的習慣！然而它代表的意義簡單明瞭。斯特吉負責她們的行程。我們必須走了。

「我們出發晚了，」歐德雷迪說道，「我們停下只是為了活動一下筋骨，順便看一下妳們是否有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們能應付那些園丁，大聖母。」

錫姆佩爽快的語調體現了她的信心，歐德雷迪差點就微笑了。

想的話就請您檢查，大聖母。隨便看。您會發現龐德勒維持著貝尼．潔瑟睿德的秩序。

歐德雷迪瞥了眼塔瑪拉尼的巴士，有些人已回到了車裡的空調環境，塔瑪拉尼站在耳力可及的車門旁。

「我聽過不少妳的好話，錫姆佩，」歐德雷迪說道，「沒有我們的打擾，妳可以幹得更好。我可不想帶著過於龐大的隨行人員入侵妳的領地。」最後一句話足夠響亮，大家肯定都能聽到。

「您在哪裡過夜，大聖母？」

「艾蒂奧。」

「我有段日子沒去那裡了，但我聽說海已經變小了很多。」

「飛行員已確認妳所聽說的事了。沒必要告訴她們我們的行程，錫

姆佩，她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必須讓她們做好被入侵的準備。」

果園幹事法利往前邁了一小步：「大聖母，如果我們能……」

「告訴妳的園丁，法利，她們有個選擇。她們可以邊抱怨邊等待，直到尊母前來將她們變為奴隸，或者她們可以選擇參加大離散。」

歐德雷迪回到車內坐了下來，雙眼緊閉，直到她聽到車門關上，她們又上路了才又睜開。她們已經駛離了龐德勒，正沿著光滑的路面穿過南側的環狀果園。她身後一片壓抑的寧靜。女修們正仔細審視著大聖母剛才的行為。這次會面稱不上令人滿意，侍祭們自然地受到情緒感染，斯特吉也是悶悶不樂的樣子。

天氣讓人不注意也難，光是話語已不能安撫抱怨。好天氣的標準愈降愈低，每個人都知道原因，但是，變化仍然是焦點，隨處可見。你無法抱怨統御大聖母（沒有很好的理由就不行），但是你能咒罵天氣。

「她們為什麼非得把今天搞得這麼冷？為什麼是今天，我今天還要出門。我們出門時還挺暖和的，看看現在！我都沒帶合適的衣服！」

斯特吉想說話。好吧，這就是我帶上她的原因。但她變得有些多嘴了，擠在一起的親密侵蝕了她對大聖母的敬畏。

「大聖母，我在翻我的手冊，想尋找解釋──」

「要小心手冊！」在她生命中，有多少次她聽到過或說過這句話？「手冊會養成習慣。」

斯特吉聽過很多有關習慣的訓誡。貝尼．潔瑟睿德會有某些習慣，民間流傳會說是「女巫的典型行為」。但是，模式與習慣不同，會給別人預測行為的機會，必須謹慎地避免。

「那我們為什麼有手冊呢，大聖母？」

「我們有手冊是為了證明它們是錯的。終章是給新生和其他人的早期訓練用的。」

「那歷史呢？」

「千萬不要忽視了歷史紀錄中的平庸之處。身為聖母，妳會在每一個新的時刻中重新學到歷史。」

「真理是一只空杯。」斯特吉非常得意自己能記得警句。

歐德雷迪差點露出了微笑。

斯特吉是塊珍寶。

這想法有警惕的功能。有些寶石可以藉由雜質而辨別出種類，專家們標記出石頭內的雜質，就像是祕密的指紋。人也是如此，你常會透過他們的缺點而認識他們。閃亮的外表告訴你的資訊太少，要認識一個人，你得看他的深處，尋找雜質，才能看出他是否是塊寶石。如果沒了雜質，梵谷會變成什麼人？

「斯特吉，擁有洞察力又對事事抱持懷疑的人所說的話，他們口中的歷史，才是妳香料之痛前的指引。之後，就換妳對事事抱持懷疑，然後妳就會發現自己的價值觀。以目前來說，歷史揭示了日期，告訴妳有件事發生了。而聖母則去搜尋那件事的多種面向，並了解了歷史學家的偏見。」

「就這樣？」斯特吉覺得被深深地冒犯了。那她們為什麼要如此浪費我的時間？

「很多歷史基本上沒什麼價值，因為受了偏見影響，寫來是為了取悅某個權力團體。翹首等待妳雙眼大開的那一天吧，親愛的。我們是最優秀的歷史學家，我們在現場。」

「我的觀點每天都會變嗎？」斯特吉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問題。

「這是老霸夏為我們上的一課，提醒我們心裡要保持新穎的觀點。過去必須由現在來重新解釋。」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喜歡這麼做，大聖母。有太多道德上的決定要下了。」

啊，這塊寶玉看到了核心，並如同一位真正的貝尼．潔瑟睿德一樣誠實述說。斯特吉的雜質中有奪目的閃光。

歐德雷迪看著陷入沉思的侍祭的側臉。很久以前，女修會規定了每位姊妹必須做出她自己的道德抉擇。絕不要在質疑之前就隨便跟隨領導。這就是年輕人的道德訓練如此重要的原因。

這也是我們需要在這麼年輕的人裡面尋找有潛力成為女修的人的原因。或許，正因為如此，道德缺陷才悄悄侵襲了什阿娜。我們太晚得到她了。她和鄧肯用手語交談的到底是什麼祕密？

「道德抉擇總是易於辨別，」歐德雷迪說道，「它們就在妳捨棄了個人利益的地方。」

斯特吉敬畏地看著大聖母：「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氣啊！」

「不是勇氣！甚至也不是絕望。我們所做的，從最根本的角度上來說，就是自然。事情得這麼做，因為沒有其他選擇。」

「有時您讓我覺得自己很無知，大聖母。」

「很好！這是智慧的開端。有很多種無知，斯特吉。最底層的就是不假思索地追隨自己的欲望。有時，我們毫無意識就這麼做了。要磨練妳的感官，小心無潛意識的行為。時時刻刻問自己：『我做那件事的時候，我想得到什麼？』」

她們翻過了抵達艾蒂奧之前的最後一個山頭，歐德雷迪迎來了屬於她自己的一刻。

有人在她身後嘟囔著：「看大海在那裡。」

「停下。」在她們接近一個能俯視海洋的寬闊的岔道口時，歐德雷迪命令道。克萊比知道這地方，心裡早有準備，歐德雷迪經常讓他在這裡停車。他在她想要的地方停了下來，車停時發出了吱嘎聲。她們聽到巴士也在後面停下了，一個響亮的聲音喊著她的同伴：「看那裡！」

艾蒂奧在歐德雷迪的左下方展開：那裡的建築精巧，有些由細小的管子支撐在地面之上，風在它們下面和中間穿過。這裡已經深入南方，比中樞所在位置的海拔低很多，因此也暖和不少。小型的縱軸風車從這地方看過去就像是玩具，在艾蒂奧建築的角落轉動，為社區提供能量。歐德雷迪指著它們給斯特吉看。

「我們把它們看作是獨立的象徵，免於被他人控制之下的複雜技術綁架。」

歐德雷迪邊說邊轉頭望向右邊。大海！曾經輝煌的遼闊，如今只剩下可憐的殘軀。海之子痛恨她所看到的景象。

溫暖的蒸汽升騰在海面之上。海水的盡頭處，乾旱山丘的紫暈在地平線上畫下了一條模糊的輪廓。她看到氣象部引入風來吹散飽和的空氣，結果就是泛著白沫的海浪拍打著高地下方的鵝卵石。

這裡曾經有一排漁村，歐德雷迪回想。現在海水退卻了，漁村看起來像是爬上了山坡。漁村曾是海岸邊色彩斑斕的風景，現在多數的人口已離開，參與了大離散，剩下的人們建造了一條軌道來將他們的漁船運往海邊。

她同意了這個計畫並為此哀嘆。節約能量。她突然覺得眼前的景象

很殘酷──像是舊帝國時期的老人院，人們在裡面等死。

這些地方在消亡前還能撐多久？

「這海也太小了！」車子後方有個聲音傳了過來。歐德雷迪聽出來了，是一個檔案部職員。貝爾該死的間諜。

歐德雷迪將身子前傾，拍了拍克萊比的肩膀：「開到海岸旁邊，就是在我們正下方的那個海灣。我想到海裡游泳，克萊比，趁海還在的時候。」

斯特吉和另外兩個侍祭跟她一起下到了海灣裡溫暖的水中。其他人有的在岸邊散步，有的在車子和巴士旁看著這奇怪的景象。

大聖母在海裡裸泳！

歐德雷迪感覺身邊的水充滿能量。游泳是必須的，因為她需要做出決定。

在行星僅存的氣候溫和的日子裡，她們還能維持住這一片最後的海洋的多大面積？沙漠正在迫近──覆蓋所有地表的沙漠，與失去的沙丘星一樣。如果執斧之人給我們時間的話。威脅近在眼前，峽谷也更深了。該死的天分！我為什麼要知道？

慢慢地，海之子和海浪的互動重建了她的平衡感。這個水體是最大的麻煩──比分散的小海洋與湖泊大多了。大量的水汽從這裡蒸發，導致氣象部在勉力維持的管控中，還需要擠出能量來處理氣流的偏離。然而，這片海仍然在哺育著聖殿。它是交通要道，海運是最便宜的。在她的決定中，能源成本必須與其他因素綜合考量。海終究會消失，這是必然的，整個人口都面臨遷徙。

海之子的記憶前來騷擾。鄉愁擋住了合理判斷的途徑。什麼時候讓海消失？這是關鍵的問題。所有不可避免的遷徙和安置都取決於這個決定。

最好要快，讓痛苦盡快成為過去。讓我們開始吧！

她游到了淺水處，抬頭看著疑惑的塔瑪拉尼。不時濺起的水花在塔瑪的長袍上留下道道深色痕跡。歐德雷迪仰著頭，躲避著小小的海浪。

「塔瑪！盡快除掉這片海，讓氣象部制訂一個快速脫水的方案。方案中需要一併考慮食物和交通的影響。在我們討論之後，我會批准最終方案。」

塔瑪拉尼轉身離去，沒有說話。她示意合適的姊妹跟她一起走，途中瞥了大聖母一眼。看到了嗎？我是對的，帶了必備的助理一起來！

歐德雷迪從水裡爬起，潮溼的沙子在腳下摩擦。很快就要變成乾沙了。她沒有擦乾身子就直接穿衣，衣服貼在她身上，讓她不太舒服，但她不管。她走了一段路遠離眾人，沒有回頭看看大海。

記憶的禮物只能到此為止了。為了喚起過去的愉悅，那些偶爾可以捧起，心懷眷戀地撫觸的事物即將消逝。沒有哪種愉悅可以永存，所有都是暫時的。「一切都將成為過去」對宇宙中所有事物都適用。

海灘漸變成了沙質的土壤，上面長著稀疏的植物。她終於轉身回望那座剛剛被她判了死刑的海。

只有生命本身最重要，她告訴自己。缺乏持續的繁殖衝動，生命也無法延續。

存活。我們的孩子必須存活下來。貝尼．潔瑟睿德必須存活下來！

沒有哪個孩子比整體更重要。她接受這個觀點，知道這是整個物種在她體內最深處的自我對她喊話。她還是海之子時就已首次發現的自我。

歐德雷迪允許海之子聞了最後一口鹹鹹的空氣。然後，她們回到了各自的車輛，準備前往艾蒂奧。她感覺自己平靜下來了。一旦獲得那個關鍵的平衡之後，並不需要真正的大海來維持。

5

地面效應：一種流體力學效應，當飛行器距離地面或水面很近時，機體的上下壓力差異大，抬升力就會增加。—編注

26

對問題追本溯源，便能在千絲萬縷中見蛛絲馬跡。唯有如此，方能發掘更多問題！

——晶算師禪蘇非



達瑪正悠然自得。

蜘蛛女王！

她喜歡女巫們給她起的這個名頭。如果她真有一片蜘蛛網，交會點上這座新的控制中樞就是蛛網的中樞。不過這座建築的外觀還是不合她的心意，設計充滿宇航公會那種洋洋自得的架勢，整體風格過於保守。好在她對內部裝飾開始熟悉了，這讓她略感欣慰。她幾乎覺得自己依然身在杜爾，混合人從未出現過，也從未經歷過飛回舊帝國的這段痛苦行程。

她站在敞開的會議廳大門邊，會議廳緊臨植物園。勞格諾在她身後四步遠的地方候著。在我身後時，別離太近，勞格諾，否則我不得不殺了妳。

地磚之外是一片草坪，此時草葉上的露水還沒乾，太陽升起時，僕人們便會搬出舒適的桌椅放在那裡。按她的命令，今天該是陽光明媚，氣象部最好造出那該死的陽光來。勞格諾的報告很有趣，這麼說那個老女巫回到巴塞爾了。她還很憤怒，好極了。顯然，她知道自己被監視了，應該還跑到她的女巫上級那裡要求撤離巴塞爾避難，結果還被她拒絕了。

只要中樞身體還藏得好好的，她們不在乎被我們斬斷四肢。

達瑪側頭越過肩後對勞格諾說：「把那個老女巫帶過來，還有她那些隨從，都帶過來。」

勞格諾正轉過身去，準備執行命令，達瑪又補充：「挑些混合人，

停止餵食。我要讓牠們保持飢餓狀態。」

「是，達瑪。」

勞格諾走後，立刻有人遞補了她的位置，達瑪沒轉過身去看是誰。執行必要命令的助手從沒缺過。撇開威脅程度，這些助手沒什麼太大區別。勞格諾一直是個威脅，她讓我保持警醒。

達瑪深深吸了口新鮮空氣，今天會是陽光明媚的好天氣，因為正是她下令的。她整理了一下她那些隱祕的記憶，讓記憶撫慰她的情緒。

古杜爾保佑！我們找到可以重振旗鼓的地方了。

鞏固舊帝國的計畫在穩步進行中，那些女巫的巢穴應該沒剩多少了，只要找到那顆該死的聖殿星，瓦解整個組織易如反掌。

現在她想起伊克斯有個問題。也許昨天我不該殺了那兩個伊克斯科學家。

但是那兩個蠢貨竟敢要求從她這裡得到「更多資訊」。竟然敢提要求！而且還是在聲稱他們仍無法重新製造那件武器的彈藥後。當然了，他們不知道那是件武器，應該是不知道吧？她也不太敢確定。這麼說來，殺了他們也不錯。給他們個教訓。

要給我們提供答案，而不是問更多問題。

她喜歡她和姊妹們在舊帝國定的這份規矩。無所事事的人太多，五花八門的文化太多，不牢靠的宗教也太多。

讓古杜爾的信仰為他們服務就行了，就像它為我們服務一樣。

對於信奉古杜爾，她感覺不到任何神祕的吸引力，這只是件有用的權力工具。其源頭眾所周知，是雷托二世，那些女巫口中的「暴君」，以及他的父親摩阿迪巴。這兩位都是徹底的政治掮客。雖然有分裂分子環伺，但那些人最終都會被淘汰出局，只留下精華，這宗教是臺潤滑良好的機器。

披著多數人外衣的少數人暴政。

這就是女巫盧西拉覺察到的事。發現了她知道怎麼操縱大眾以後，沒理由還讓她繼續活著。必須找到她們的老巢，再一把火燒成灰燼。盧西拉的洞察力顯然並非個案，她的行為顯示出有一所學校正在運作，她們在那裡教授這些技能！那些蠢貨！你得先處理好現實問題，否則就都失控了。

勞格諾回來了。達瑪總能分辨出她的腳步聲，鬼鬼祟祟。

「已經叫人把那個老女巫從巴塞爾帶過來了，」勞格諾說，「還有她那些隨從。」

「別忘了混合人的事。」

「我已經下達命令了，達瑪。」

這語調真諂媚！妳大概很想把我餵給那群混合人吧，是不是，勞格諾？

「還有，要在籠子周圍加強安全措施，勞格諾。昨晚又有三個跑了。我起床的時候，那三個正在院子裡四處走呢。」

「有人告訴我了，達瑪。已經加派了守籠子的人手。」

「別告訴我『沒有馴獸師，牠們都人畜無害』之類的鬼話。」

「我也不信，達瑪。」

她終於說了一次真話。混合人令她恐懼，很好。

「我相信我們有自己的權力基礎，勞格諾。」達瑪轉過身，注意到勞格諾已經侵入了危險區至少兩公釐了。勞格諾也看到了，她趕緊撤回身子。在我看得見的區域，妳想靠多近都無妨，勞格諾，但我背後不行。

勞格諾看到了達瑪眼中燃起的橙色火焰，她幾乎要立刻跪下了。至少絕對已經彎下了膝蓋。「我只是太想為您服務了，達瑪！」

是太想取代我吧，勞格諾。

「伽穆的那個女人怎麼樣了？名字還挺奇怪的。她叫什麼？」

「利百加，達瑪。她還有些她的同夥……呃，暫時躲過了我們的搜索。但會找到的，她們不可能離開那顆星球。」

「妳覺得我應該把她留在這裡，是不是？」

「把她當誘餌是明智之舉，達瑪！」

「現在她也是誘餌。我們在伽穆發現的那個女巫去找了那些人，不可能是巧合。」

「是，達瑪。」

說得倒好聽，是，達瑪！但是不管怎麼說，勞格諾的聲音中透著順從，聽起來很讓人愉悅。「好，去辦事吧！」

勞格諾快步離去。

總有一小撮有暴力傾向的人會找個地方祕密集會。他們培養共同的仇恨，擾亂他們周圍本來井然有序的生活，最後總得有人出來收拾他們的爛攤子。達瑪嘆了口氣。恐怖戰術太……效果太短暫了！

成功所在，就是危險所在。她們已賠上了一個帝國。如果你功成名就，人前顯耀，總有人會想把你扳倒。嫉妒使然！

這一次，我們要小心謹慎，不能再讓一切付諸東流。

她進入半遐想狀態，對身後的動靜仍然保持著警惕，但開始享受起今早展現在她眼前的那些收穫，那代表著新的勝利。她喜歡默數那些被俘星球的名字。

瓦拉赫、克勞寧、里諾爾、伊卡茲、比拉．特喬斯、伽穆、蓋蒙特、女史……

27

人天生帶有的心疾之中，最為冥頑不化、難以擺脫者，就是自欺。或想入非非，或茫然絕望，都源於此。且幾乎可斷言，此事無人可免，因此亟須時時自省。

—終章



趁歐德雷迪不在中樞（可能很快就會回來），貝隆達知道必須盡快採取行動。那個該死的晶算師甦亡人太危險了，不能讓他活著！

天色漸晚，大聖母那群人尚未脫離她的視野，貝隆達便動身前往無現星艦。

對貝隆達來說，橫越環形果園可不是什麼深思熟慮的好辦法。因此，她在運輸管上預訂了一個位置，運輸管沒有窗戶，自動運行，而且速度也快。畢竟有眼線的可不止她一個，也可能會有人把自己不希望傳出去的訊息透露給歐德雷迪。

在前往的路上，貝隆達回顧了一下她對艾德侯眾多生命的評估。她一直將這份紀錄保存在檔案部，以便有機會迅速調閱。艾德侯最初的本尊以及早期的幾個甦亡人，性格常被衝動左右，很容易恨一個人，也很容易對別人獻上忠誠。後期的艾德侯甦亡人變得有些憤世嫉俗，但潛在的衝動特質並未消失，暴君就曾多次激發過這種情緒。貝隆達據此辨別出了一種模式。

可以用驕傲去刺激他。

他曾長期為暴君服務，這段經歷很讓貝隆達著迷。他不僅多次成為晶算師，甚至有證據表明，他曾在不止一次的人生中成為真言師。

艾德侯的外表與她在紀錄中所見並無二致，眼睛流露的神情，以及一路往下到嘴唇的整張面容，都和他複雜的內心發展相當匹配，無一不體現著他那令人興味十足的性格。

這個男人十分危險，歐德雷迪為什麼就不能接受這個現實呢？不僅如此，每次談到艾德侯，她都流露出炫耀的表情，讓貝隆達經常感到憂心忡忡。

「他的思維清晰、直接，想法嚴謹、簡潔，很能鼓舞人心。我喜歡他，而且我知道這都是細枝末節，這種喜歡還影響不了我做決定。」

她根本是承認了他對她有影響！

貝隆達發現艾德侯正一個人坐在他的控制臺邊，全神貫注地看著一幅線條圖，貝隆達認出來了，那是無現星艦的操作原理圖。一看到貝隆達，他立即把投影清除了。

「妳好，貝爾。我正等著妳來呢。」

他伸手在操作臺區域點了一下，身後的一扇門應聲而開。走進來的是年輕的特格，他在艾德侯身邊站定，默默地盯著貝隆達。

艾德侯沒請她坐下，也沒給她找把椅子，她只能自己從他的寢室拽了一把，然後把椅子擺在他正對面。等她坐定後，艾德侯饒有興致又頗為警惕地看了她一眼。

貝隆達還是對他那句招呼暗自驚訝。他怎麼會在等我？

艾德侯主動解答了她沒說出口的問題：「達爾之前投影過來了，她告訴我說要去探訪什阿娜。我知道，只要她一走，妳一分鐘都不會多等，立刻就會來找我。」

這是簡單的晶算師預測，還是……「她警告你了！」

「沒有。」

「你和什阿娜之間藏了什麼祕密？」貝隆達語氣逐漸嚴厲。

「妳想讓她怎麼利用我，她就在怎麼利用我。」

「護使團！」

「貝爾！堂堂兩個晶算師，還必須耍這些愚蠢的花招嗎？」

貝隆達深吸口氣，打算進入晶算師模式。有那個孩子盯著她，再加上艾德侯臉上的揶揄之色，貝隆達頗費周章才成功。難道歐德雷迪比她想像中還要狡詐，跟這個甦亡人聯手對付一位女修？

看到貝尼．潔瑟睿德的那種高度張力轉變成晶算師的雙倍聚焦後，艾德侯鬆了一口氣：「我早就知道，妳一直都想置我於死地，貝爾。」

沒錯……他能讀出我的恐懼。

他想，她差點就成功了。貝隆達帶著殺意來找他，裝模作樣，演一齣「實在沒辦法，只能殺掉」的戲碼，其實卻是蓄謀已久。真動起手來，他對自己的勝算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晶算師貝隆達不會貿然行動，一定會先仔細觀察。

「你直呼我們的名字，可是大不敬。」她話中帶刺。

「這是不同的打招呼方式啊，貝爾。妳已經不再是聖母了，我也不是『那個甦亡人』。現在我們只是要面對共同問題的兩個普通人類。別說妳沒有意識到。」

她環視了一下他的工作間：「你要是真的知道我會來，怎麼會沒叫默貝拉過來？」

「逼她為了保護我而殺了妳？」

貝隆達想了想。那個該死的尊母確實能殺了我，不過既然這樣，那……「你把她支開，是想要保護她。」

「我有更厲害的護衛。」他指著那個孩子說。

特格？當護衛？伽穆倒是有些關於他的傳說。艾德侯是不是知道什麼？

她想要問問，但是她敢冒分心的風險嗎？看門狗必須明白什麼情景是危險的。

「他？」

「如果他看到妳殺了我，還會為貝尼．潔瑟睿德服務嗎？」

她沒作聲，於是他接著說：「換位思考一下，貝爾。我不僅是落入妳手中的晶算師，同樣也在尊母手中。」

「這就是你的全部身分嗎？晶算師？」

「不，我也是忒萊素的實驗品，但是我無法預測未來。我不是奎薩茲．哈德拉赫。我只是身負多個生命記憶的晶算師。妳擁有他者記憶，妳可以想想這會給我帶來什麼影響。」

艾德侯說這些話的時候，特格就靠在他肘邊的控制臺上。男孩的臉上充滿好奇，她看不到有怕她的跡象。

艾德侯指著頭上的投影焦點，裡面的銀色微粒跳動著，隨時準備造出影像來。「一個晶算師能看到他的轉播投影投射出的矛盾之處──例如夏天中出現了冬日景象，或者有人在雨中拜訪他時，他卻看到了陽

光……妳難道就沒想過，我早已料到妳那些小把戲嗎？」

她聽出了晶算師總結。這一點上，他們學的是一樣的內容。她說：「你自然會告訴自己不要輕視晶算師之道。」

「我問的不是這個問題。一起發生的事情總會有潛在聯繫。在同時性面前，什麼是因，什麼又是果？」

「你有位好老師。」

「沒錯，而且不止一世。」

特格向她傾過身子：「您真是來殺他的？」

撒謊毫無意義。「我還是認為他過於危險。」讓監察員去爭辯好了！

「但他打算幫我找回記憶！」

「我們是同一塊地板上的舞者，貝爾，」艾德侯說，「這就是『道』。也許我們看上去不是在共舞，也許用的不是同一種舞步，不是同樣的節奏，但人們將我們視作同夥。」

她開始懷疑他到底想說什麼，心裡琢磨著還有沒有什麼別的辦法能消滅他。

「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特格說。

「很有意思的巧合。」艾德侯說。

特格轉身看著貝隆達：「也許您願意為我解釋，行嗎？」

「他想說，我們互相需要。」

「那他為什麼不這麼說呢？」

「因為這樣更巧妙，孩子。」然後她想到：紀錄裡必須顯得我是在警告艾德侯。「不管你在井裡看過多少次驢子路過，那畜生都不是因為有鼻子才長出尾巴的。鄧肯，你是在坐井觀天。」

艾德侯直面貝隆達死死盯著他的眼神：「達爾曾經帶著一束蘋果花枝過來，但我的投影顯示的是收穫時節。」

「這是個謎語，對吧？」特格拍著手問道。

貝隆達調出那次拜訪的紀錄，那是大聖母一次精準的行動。「你沒懷疑過我們有溫室嗎？」

「或者她只是想取悅我？」

「我可以猜了嗎？」特格問。

一陣長久的沉默後，兩位晶算師的目光互相鎖定，艾德侯說道：「對於監禁我，妳們私底下一片混亂，貝爾，妳們的最高議會意見分歧。」

「就算是混亂，也可以產生慎思和判斷。」她說。

「妳是個偽君子，貝爾！」

她猛地一縮，彷彿被他擊中了一般。她並非本意如此，完全是下意識的動作，這種被迫採取的反應讓她頗感震驚。魅音？不……比魅音更深入人心。她突然對面前這個男人感到恐懼。

「身為一名晶算師兼聖母，竟然還能這麼虛偽，這可太有意思了。」他說。

特格拽了拽艾德侯的手臂：「你們是在吵架嗎？」

艾德侯掃開他的手：「對，我們在吵架。」

貝隆達沒法把她的目光從艾德侯的眼神中移開。她想轉身逃跑。他在做什麼？一切都變得不對勁了！

「妳們內部的偽君子與罪犯？」他問道。

貝隆達又一次想到了攝影機。被他玩弄於股掌之上的不僅是她自己，那些監視他的人也一樣被蒙在鼓裡！他一直在精心設計，處處小心。那一瞬間她突然被他這高超的表演所折服，但欽佩並不意謂恐懼消失。

「我在問為什麼妳的姊妹們要容忍妳？」他嘴唇輕動，是如此精準！「難道妳是必要之惡？能提供有價值的資料，偶爾還能提出中肯的建議？」

她終於能開口說話了：「你好大的膽子！」她的聲音嘶啞刺耳，聲音裡用上了所有她一向誇耀的惡毒。

「也可能是妳能讓其他女修變得更強。」他的語音平淡，語調沒有絲毫的變化，「薄弱的環節會迫使其他環節努力彌補，也就相當於間接加強了其他環節的力量。」

貝隆達意識到她就快堅持不住晶算師模式了。他說的話有沒有可能是事實？大聖母會不會其實真的是這麼看她的？

「妳帶著打算犯罪的不服從心態來到這裡，」他說，「並且對一切強加了『必要』的名義！其實這只是在攝影機面前表演的小把戲，以此

證明妳別無選擇。」

她發現他的話讓她身上的晶算師技能慢慢回復。他是有意為之的嗎？她現在一心想要研究他的行為和話語。他真的把她解析得那麼透澈？這場會面的紀錄也許比她打的小算盤要有價值得多。但結果沒什麼兩樣！

「你認為大聖母的意願就是律法？」她說。

「妳真的覺得我毫無觀察力？」特格正要插嘴說話，艾德侯揮了揮手制止了，「貝爾！只用晶算師的方式思考看看。」

「我在聽。」還有其他很多人也在聽！

「我已經深入解析了妳們的問題。」

「我們沒給你任何問題！」

「妳們給了。『妳』給了，貝爾。妳像個守財奴一樣把問題分成若干小份，可我還是看見了。」

貝隆達突然想起來，歐德雷迪說過：「我不需要晶算師！我需要的是發明家。」

「妳們……需要……我，」艾德侯說，「妳的問題看似仍縮在貝殼之中，但精華的肉就在那裡，必須提取出來。」

「我們為什麼非要有你？」

「妳們需要我的想像力，需要我的創造力，需要那些能讓我面對雷托的雷霆之怒依然全身而退的能力。」

「你自己說過他殺了你那麼多次，數都數不清。」你這是在拆自己的臺，晶算師！

他露出控制精準的一抹微笑，精準到不管是她還是攝影機都不可能會錯意：「但妳怎麼能信任我呢，貝爾？」

他在讓自己處於不利狀態！

「如果沒有新手段，妳們注定被毀滅，」他說，「只是時間早晚而已，這一點妳們也都清楚。也許不是這一代，甚至也許不是下一代。但是末日終將來臨。」

特格猛地拽了拽艾德侯的衣袖：「霸夏總還能幫忙，不是嗎？」

這麼看來，這孩子用心聽了。艾德侯拍了拍特格的手臂：「光靠霸夏還不行。」然後對貝隆達說：「我們都是鬥敗的狗，難道還非要為了

一口吃食爭個你死我活嗎？」

「這話你不是頭一次說了。」毫無疑問，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妳還是晶算師嗎？」他問道，「是，就別裝模作樣！把那層浪漫偽裝都撤下去，把問題說清楚。」

浪漫的是達爾！不是我！

「一小群離散的貝尼．潔瑟睿德，」他問道，「引頸待戮，很浪漫嗎？」

「你覺得一個人也逃不掉？」

「妳們在整個宇宙四處樹敵，」他說，「妳們就是尊母的盤中飧！」

她現在完全是（也只是）晶算師了，她需要與這位甦亡人相匹配的能力。演戲？浪漫？她的身體阻礙了晶算師運作模式。晶算師必須使用身體，而不是讓身體干擾自己。

「妳們離散出去的聖母沒有一位回來，也沒有誰回傳過任何訊息，」他說，「妳們努力安慰自己說只有離散人員知道她們去了哪裡。可是這就是事實，這種情況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她們送回的訊息，妳們怎麼能對此視而不見？為什麼連一個試著和聖殿聯絡的人都沒有？」

他指責的是我們所有人，混蛋！問題是，他說得對。

「我闡述的是不是我們問題的最根本層面？」

晶算師式詢問！

「最簡單的提問，最簡單的推測。」她同意道。

「增強了的性事極樂：是貝尼．潔瑟睿德銘刻，還是尊母把妳的人困在那裡了？」

「默貝拉？」她用單詞提出挑戰。評估一下這個你口口聲聲說愛著的女人！她是不是知道些我們應該知道的東西？

「她們被調整為不至於將其自身享樂提高到上癮的程度，但她們很脆弱。」

「她否認尊母歷史中有貝尼．潔瑟睿德的影子。」

「她正是遵循了她被設定的模式才會這樣。」

「代之以對力量的渴求？」

「妳終於問了個恰當的問題。」見她沒回答，他又說道：「弗里斯

希瑪嬤嬤。」這是貝尼．潔瑟睿德議會成員古時的稱謂。

她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也感到這個詞語產生了預期的效果。現在她穩穩地保持了平衡。晶算師聖母被她自己香料之痛的「默赫拉忒」圍繞著──那些他者記憶中的良性部分聯合起來保護著她，使她的精神不至於被那些惡毒先祖所占據。

他怎麼知道要那麼做？攝影機後密切觀察的每個人都會問這個問題。當然了！是暴君訓練的結果，一次又一次地訓練他。我們這裡有什麼？大聖母想要冒險用的天賦是什麼？很危險，沒錯，但也遠比我所懷疑的更有價值。以我們自己所造的眾神之名！難道他才是解放我們的人？

他是如此鎮靜自若，他知道貝隆達已在他掌中。

「貝爾，在我某次生命中，我拜訪了妳們貝尼．潔瑟睿德在瓦拉赫九號行星的基地，和妳的某位祖先談了談。她叫特希厄斯．愛琳．安蒂克。讓她引導妳，貝爾。她了然於心。」

貝隆達感到意識中傳來一陣熟悉的探測。他怎麼知道安蒂克是我的祖先？

「我去瓦拉赫九號行星是受暴君之命，」他說，「是的！我經常認為他是暴君。我的任務是鎮壓一所妳們以為在那裡藏得很好的晶算師學校。」

安蒂克的意識並流介入了：「我現在給妳看看他說的那件事。」

「想想看，」他說，「我，一個晶算師，被迫去鎮壓一所學校，而它是為了訓練出像我一樣的人而存在的。我當然知道他為什麼命令我去執行這個任務，妳也知道。」

意識並流藉由她的意識傾瀉而下：晶算師教團，由吉伯特斯．艾爾班創立。貝尼．忒萊素希望把他們置於忒萊素霸權之內，所以暫時庇護了他們。已傳到無數「種子學校」中，由於成為獨立抵抗勢力的核心而被雷托二世壓制。大饑荒之後參與大離散。

「他在沙丘星上留了幾個最優秀的老師，但安蒂克現在強迫妳去面對的問題並不涉及沙丘星。妳的姊妹們都去了哪裡，貝爾？」

「我們現在還無從得知，不是嗎？」她以新的意識又仔細打量了他的操控臺。阻擋這樣的頭腦是個錯誤。如果要利用他，就必須充分利

用。

「順便說一下，貝爾，」她起身要走的時候，他說道，「尊母可能是相對較小的群體。」

小？他難道不知道女修會已經對接連失去的行星數量之多憂心忡忡嗎？

「所有數字都是相對的。宇宙中有什麼是真的毫不動搖的？對她們來說，我們的舊帝國也許是最後的避難所，她們已退無可退，貝爾。她們要在此隱匿，重新集結。」

「你以前說過這件事……你告訴過達爾。」

不是大聖母。不是歐德雷迪。她用了達爾這個暱稱。他笑了：「也許我們還可以在司凱特利的問題上幫幫忙。」

「我們？」

「默貝拉收集資訊，我做評估。」

他不喜歡這句話引起的那抹笑容。

「具體點，你到底是要說什麼？」

「釋放我們的想像力，再打造相應的實驗。如果有人能穿透護盾，即便無現星體存在又有什麼用？」

她瞥了男孩一眼。艾德侯知道她們在懷疑霸夏「看到」了無現星艦？這很自然！擁有他這等能力的晶算師……能將蛛絲馬跡整合起來，做出大師級的預測。

「整顆G－3級別恆星的輸出，才夠將一顆還沒完全宜居的行星遮蔽起來。」她俯視著他，眼神淡漠冷冽。

「大離散中萬事皆有可能。」

「卻不是我們目前力所能及的。你還有不這麼宏偉的計畫嗎？」

「在妳們的人之中檢查細胞中的基因標記，尋找亞崔迪遺傳的共同模式，也許將發現妳們想都沒想過的天賦。」

「你這不斷創新的想像力到處打探呢。」

「G－3恆星到遺傳學，這兩者可能有共同因素。」

為什麼要提這些瘋狂的建議？無現星體加上能夠看穿對抗預知之盾的人？他這是在幹什麼？

她還沒自大到以為他這些話都是說給她聽的。攝影機也時時刻刻監

視著他。

他沉默不語，一隻手臂隨意地摟著男孩的肩膀。他們倆都在盯著她看！這是挑釁嗎？

拿出晶算師的樣子來！

無現星體？隨著物體質量增加，使萬有引力失效的能量超過了與質數相匹配的閾值。無現之盾遇到了更大的能源障礙，其規模呈指數性增加。艾德侯是在暗示大離散中可能有人已經發現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她直接問了他。

「伊克斯人還沒參透霍茲曼的合一概念，」他說，「他們就只是拿來用了──這是個即便不理解也同樣能生效的理論。」

他為什麼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伊克斯的技術官僚主義？伊克斯人染指了太多事情，讓貝尼．潔瑟睿德無法信任他們。

「暴君從來不壓榨伊克斯，妳們就不好奇嗎？」他問道。貝隆達仍只是盯著他，於是他繼續說：「他只給他們套上韁繩。因為那種人機一體，彼此測試著另一方極限的想法很讓他著迷。」

「賽博格？」

「沒錯，當然還有其他一些事情。」

艾德侯難道不知道巴特勒聖戰的餘波至今未消，即便是貝尼．潔瑟睿德也對此頗為反感嗎？警惕！對人和機器結合的能力要保持警惕。有鑑於機器的局限性，這種描述只能說明伊克斯人目光短淺。艾德侯是在說暴君贊成機器智慧的想法？太愚蠢了！她轉過身去背對著他。

「妳離開得太快了，貝爾。什阿娜對性束縛免疫，妳應該對此更感興趣吧。我送去供她打磨技藝的年輕人並沒被銘刻，她也沒有被銘刻。可是沒有尊母擁有比這更高超的技能了。」

現在貝隆達看出歐德雷迪在這個甦亡人身上看到的價值了。他是無價之寶！而我剛剛差點殺了他。幾乎鑄成大錯讓她懊喪至極。

貝隆達走到門口的時候，鄧肯又一次叫住了她：「我在伽穆看到的混合人為什麼告訴我們說牠們獵殺尊母？默貝拉對此一無所知。」

貝隆達頭也不回地走了。她今天知道的關於艾德侯的一切都增加了他的危險性……但她們只能接受……起碼暫時如此。

艾德侯深吸一口氣，然後看向迷惑不解的特格：「謝謝你待在這

裡，我真心欣賞你在面對嚴峻挑釁時仍能保持沉默的能力。」

「她不會真殺了你吧……會嗎？」

「如果不是你為我爭取到最初那幾秒鐘，她也許真的會動手。」

「為什麼？」

「她誤以為我可能是奎薩茲．哈德拉赫。」

「就像摩阿迪巴？」

「還有他的兒子。」

「好吧，她現在不會傷害你了。」

貝隆達的身影已經從門口慢慢消失，艾德侯看了看那扇門。緩刑，他今天的成果也僅限於此。也許他不再只是別人陰謀中的一個齒輪，他們彼此的關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如果細心地加以利用，這種關係將能保全他的性命。情感上的牽絆從來都不是他考慮的內容，即便是和默貝拉的情感也一樣……甚至包括歐德雷迪。在內心深處，默貝拉對性束縛的憎恨並不比他少。歐德雷迪也許暗示過亞崔迪忠誠的古老紐帶，但你無法信任一位聖母的情感。

亞崔迪！他看向特格，能看出家族外表特徵已經開始在這張還稚嫩的臉上顯現。

從與貝爾的對峙中，我真正獲得的是什麼？她們可能不會再向他提供虛假資料，他也可以多少相信聖母說的話了，但這一切都還要加上一個前提—任何人類都有可能犯錯。

我不是特殊學校的唯一一員。女修會的人現在也在我的學校中！

「我能去找默貝拉嗎？」特格問，「她答應要教我在戰鬥中怎麼用腳。霸夏可沒學過這個。」

「『誰』從來沒學過？」

他低下頭，滿面羞愧：「『我』從來沒學過。」

「默貝拉在鍛鍊廳。去吧。不過先別說貝隆達的事，我來告訴她。」

望著男孩離去的背影，艾德侯思考著：教育是貝尼．潔瑟睿德環境裡永不停息的內容，但是默貝拉說她們學的只是女修會願意教的，她是對的。

這個念頭在頭腦中攪動，疑慮就出現了。他在記憶中看見一幅圖

像：司凱特利站在長廊內的力場屏障後。他們這位獄友在學什麼？艾德侯不寒而慄。想到忒萊素人總是喚起幻臉人的記憶，這讓人想起了幻臉人「複製」任何被他們殺死之人記憶的能力，這又讓他對他的幻覺充滿了恐懼。幻臉人？

我就是忒萊素的實驗品。

這件事他絕不能和哪位聖母探討，既不能讓她們中的一員看見，也不能聽見。

他走出長廊，進了默貝拉的房間，找了把椅子坐下，檢查起她學習魅音課程留下的蛛絲馬跡。裡頭有克雷爾音，她曾經用來重複做她的聲音實驗留下的。用來強行迫出普拉那 - 並度反應的呼吸束帶隨隨便便地揉成一團扔在椅子上。她在尊母時期養成了些壞習慣。

默貝拉回來的時候看到了他。她穿著貼身的白色緊身衣，浸透了汗水很不舒服，急著要脫掉。去洗澡的時候，他攔住了她，用的是他學會的一個小把戲。

「我發現了些我們之前不知道的女修會的事情。」

「快告訴我！」是「他的」默貝拉在讓他說，汗水在她的鵝蛋臉上閃著光，綠色的眼睛充滿愛慕之意。我的鄧肯又看穿她們了！

「是某個棋子無法移動的一場棋局。」他提醒她說。讓那些攝影機後的監視者去傷腦筋吧！「她們不只是想讓我幫她們建立崇拜什阿娜的宗教，也希望我們主動參與她們的夢想，我就是她們的小棋子，是她們的良心，讓她們給自己那些異常行為編織藉口時，提出質疑。」

「歐德雷迪來過？」

「貝隆達。」

「鄧肯！那傢伙很危險。你以後再也不要單獨和她見面了。」

「那個孩子和我在一起。」

「他一句都沒告訴我！」

「他在遵守我的命令。」

「好吧！發生什麼事了？」

他向她簡單複述，甚至描述了貝隆達的臉部表情和其他反應。（那些攝影機監視者這下有樂子了吧！）

默貝拉被激怒了：「如果她傷害了你，我絕不再和她們任何一位合

作！」

這反應正是時候，親愛的。後果！妳們這些貝尼．潔瑟睿德女巫應該帶著十二分的小心再次仔細檢查妳們的行為。

「我從鍛鍊廳回來還在淌臭汗呢，」她說，「那孩子學東西很快，我從來都沒見過那麼聰明的孩子。」

他站了起來：「來，我幫妳擦擦。」

在浴室，他幫她扒掉汗溼的緊身衣，涼爽的手安撫著她的皮膚。他看得出來她有多麼享受他的愛撫。

「溫柔如雪，卻又熱烈如火。」她喃喃著。

眾神在下！她的眼神彷彿要把他一口吞掉。

這一次，默貝拉對艾德侯的念頭裡沒有了自責。我不記得有醒來說「我愛他！」的時候。不，這種感覺已經蜿蜒前行，鑽得愈來愈深，無法自拔，直到變成事實，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必須接受。如同呼吸般……或心跳般。這是缺陷嗎？女修會錯了！

「幫我洗背。」她邊說邊笑，水已經打溼了他的衣服。她幫他脫掉衣服，無法抑制的衝動又一次萌生，兩性的水乳交融讓浴室裡變成了感官的世界，除此之外再無他物。結束後她才能想起，並對自己說：他知道我的每項技巧。但這絕不僅是技巧。他想取悅我！親愛的杜爾諸神啊！我怎麼會這麼幸運？

她緊緊摟著他的脖子，讓他將她抱出浴室，就那麼將溼淋淋的她放在床上。她一把將他拽在自己身邊躺下，兩人靜靜躺著，等著精力恢復。

過了一會兒，她低語道：「這麼說來，護使團將要啟用什阿娜。」

「非常危險。」

「會將女修會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我以為她們一直都盡量避免這種事。」

「從我的角度看，那很可笑。」

「因為她們打算讓你控制什阿娜？」

「沒人能控制她！也許沒人應該去控制。」他抬頭看了看攝影機，「嘿，貝爾！妳不但騎虎難下，而且可不止一隻老虎了。」

貝隆達正返回檔案部，路過攝影機紀錄室的時候她停下了腳步，向

監視聖母投去詢問的眼神。

「又跑去浴室了。」監視聖母說，「後來就變得很無聊了。」

「神祕參與！」說完後，貝隆達大步走回她的住處，她的腦海中不斷翻騰著改變的認知，須重新組織。他是個比我更優秀的晶算師！

我嫉妒什阿娜，那該死的女人！而他都知道！

神祕參與！能量提供者進行的狂歡。尊母的性知識正對貝尼．潔瑟睿德產生作用，類似於共用迷醉時那種原始的沉浸。我們朝它走近一步，又退了一步。

只是知道這件事情存在就讓人不舒服！多麼令人厭惡，多麼危險……然而，又多麼令人嚮往。

而什阿娜竟然免疫！該死！艾德侯剛剛為什麼要提醒她們這件事？

給我平衡的頭腦做出的判斷，而不是每次都推出法律。箴言和手冊催生模式化行為，所有模式化行為都會逐漸變得不受置疑，逐漸積聚毀滅的動量。

——達爾維．歐德雷迪



黎明前塔瑪拉尼出現在歐德雷迪在艾蒂奧的住處，帶來了前方釉面道路的消息。

「過海後有六處道路受漂沙影響，十分危險，有的甚至根本無法通行，都是很大的沙丘。」

歐德雷迪剛做完她的日常養生活動：小型的香料之痛，然後是晨練，最後以冷水浴收尾。艾蒂奧的客房休息間只有一張懸帶椅（他們知道她的喜好），她就坐在上面等著斯特吉和晨間報告。

塔瑪拉尼的臉在兩盞銀色燈球的映射下顯得暗黃，但無疑顯露出了滿足感。妳早該聽我的！

「備好撲翼機。」歐德雷迪說。

塔瑪拉尼悻悻地走了，顯然對大聖母的平淡反應頗為失望。

歐德雷迪召來斯特吉：「查看一下替代路線，了解繞過大海西端的道路資訊。」

斯特吉急匆匆地走了，幾乎就和正回來的塔瑪拉尼撞了個滿懷。

「很遺憾，交通部的人說無法立刻備好足夠的撲翼機。他們正重新定位東邊的五個社區，大概中午的時候才能給我們。」

「我們南邊的沙漠支脈那裡不是有觀測站嗎？」歐德雷迪問道。

「第一個障礙就在過了那裡的不遠處。」塔瑪拉尼還是有點得意揚揚。

「讓撲翼機在那裡和我們會合，」歐德雷迪說，「我們早餐後立刻

出發。」

「但是，達爾……」

「告訴克萊比妳今天和我乘一輛。什麼事，斯特吉？」那位侍祭站在塔瑪拉尼身後的門口處。

從塔瑪拉尼離開時聳起的雙肩，不難看出她並沒把新的座位安排當作對她的原諒。嚴厲斥責！但塔瑪的行為很符合她們的需要。

「我們到得了觀測站，」斯特吉說，表明她聽到了剛才的對話，「會有些塵土飛揚，但沒什麼危險。」

「那就快點吃早餐。」

愈接近沙漠，國家就愈貧瘠。向南方前進的路上，歐德雷迪作了如此評價。

距離上次報告中沙漠邊緣一百公里內，可以看到社區起營拔寨的痕跡，它們已全體搬離到更涼爽的高緯度地區。處處可見裸露的地基、拆除時被損毀且再難修復的牆壁，還有沿著地基層面被切斷的管線。將這些管線都挖出來成本太高，不久，黃沙會將這一片狼藉徹底掩埋。

這裡沒有沙丘那種大盾壁，歐德雷迪觀察到了這一點，向斯特吉示意。不久的將來，聖殿居民將搬離到極地地區，採冰作為水源。

「是真的嗎，大聖母？」和塔瑪拉尼一起坐在後面的一個人問道，「據說我們已經在製造香料開採設備？」

歐德雷迪在座位上轉過身。提問的是一位通訊部職員，高級侍祭。她是個年長的女人，通訊部的重責已使她額頭布滿深深的皺紋，黝黑的皮膚和微瞇的雙眼則是其長時間操控設備的結果。

「我們必須做好迎接沙蟲的準備。」歐德雷迪說。

「如果能出現的話。」塔瑪拉尼說道。

「妳在沙漠上走過沒有，塔瑪？」歐德雷迪問。

「我待過沙丘星。」回答相當簡潔。

「但是妳出去過嗎，到開闊的沙漠上？」

「只去過欽恩附近的幾個小型積沙區。」

「那是兩碼事。」簡短的回答應該回以同樣簡短的反駁。

「他者記憶告訴我需要知道什麼。」這句是說給侍祭們聽的。

「那是兩碼事，塔瑪。妳必須親自體驗才能知道。在沙丘上，沙蟲

隨時可能出現，把妳吞入腹中，那種感覺異常奇妙。」

「我聽說過妳對沙丘……的利用。」

利用，不是「體驗」。利用。非常精準地表達了她的譴責之意，正是塔瑪的風格。「貝爾對她影響太深了。」有人會這麼說。

「在那種沙漠上行走會改變一個人，塔瑪。他者記憶會更清晰。從弗瑞曼先祖那裡抓取靈光一現的經歷固然很好，但親身體驗一下像弗瑞曼人般行走在那片沙漠上的感覺是截然不同的，哪怕只是幾小時也好。」

「我並不享受那種感覺。」

塔瑪的冒險精神也不過如此，車上每個人都見到她的醜態了，風聲會傳出去的。

嚴厲斥責，一點沒錯！

不過現在更容易解釋統御大聖母為什麼要將什阿娜調進議會了（如果她適合的話）。

觀測站是一塊熔製的大片矽石，顏色淺綠，質地光滑如玻璃，中間還有熱氣泡穿過。歐德雷迪站在它經過熔製的邊緣，注意到她腳下的草地已無法向前延伸，零星分布成小片，這片小山坡曾經綠草如茵，如今山腳的斜坡已經開始被沙地侵占。沙漠的魔爪貪婪地向前延伸，在這些不速之客的邊緣有新的鹽生灌木叢（歐德雷迪的一個隨行人員說，是什阿娜轄下的人種植的），形成了一面不規則的灰屏障。這是沒有硝煙的戰爭，一場葉綠素支撐的生命對抗沙子的後方保衛戰。

在她右邊，一座低矮的沙丘在觀測所之上隆起。歐德雷迪揮手示意其他人不要跟隨，她自己爬上了小沙丘，這片遮擋視線的沙堆後，就是她記憶中的沙漠。

這就是我們的造物。

沒有生物存在的跡象。她沒有回頭看那些植物，它們正面對沙丘的入侵作最後的絕望掙扎。她把目光聚焦在遠處的地平線，能看到沙漠居民看守的邊界。在那片乾燥的空闊地帶，任何移動的東西都是潛在的危險。

她回到其他人身邊後，盯著觀測站的光滑表面看了一陣。

那位年長的通訊部侍祭走過來，給歐德雷迪帶來了氣象部的請求。

歐德雷迪掃視了一眼。內容簡潔，無法忽視。這些話中所說的變化並非突然發生，她們要求增加地面設備。這不是由意外的暴風雨突然而至帶來的，而是來自大聖母的決定。

昨天？我昨天才決定逐步淘汰大海嗎？

她把報告遞回給通訊部侍祭，目光越過她，投向鋪著沙子的光滑表面。

「批准請求。」然後，「我看到之前那裡的建築都消失了，讓人傷心。」

侍祭聳了聳肩。她竟然聳了聳肩！歐德雷迪有種想打她的衝動。（那豈不是會讓不安的情緒在女修會中轟鳴而過？）

歐德雷迪轉身背對那個女人。

我又能對她說什麼？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時間是年齡最長的姊妹一生的五倍。這位卻在這裡聳肩。

然而……根據某些標準，她知道女修會的建設才勉強算成熟。合成玻璃和塑鋼適於保持建築物和其環境間的有序聯繫。用土地和記憶來固定。鄉鎮和城市沒那麼容易向其他力量屈服……除了人類的奇思妙想。

另一種自然力量。

她覺得尊重年長者的概念很奇怪，但人類天生就作如此想。老霸夏在談起勒尼烏斯的家人時，她見過這種感情。

「我們覺得留著我母親的裝潢比較妥當。」

連續性。這些感覺也會隨著甦亡人復活一起回歸嗎？

這就是我的同類生活的地方。

「我的同類」是說血肉相連的祖先，這使它披上了一層奇怪的古老外衣。

看看我們亞崔迪氏族在卡樂丹堅持了多久，恢復古堡，打磨用古木深深雕刻而成的工藝品。即便雇用一整支團隊，都要讓這個吱吱作響的老地方維持在堪堪能用的狀態。

但那些維護的人並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他們勞動時自有一種優越感，在打磨木製品時幾乎是在愛撫它們。

「老了。我和亞崔迪家族一起很久了。」

人們和他們的文物。她感覺工具彷彿是自己有生命的一部分。

「我的情況更好些，因為我手裡握著這根棍子……因為這根火焰長矛能為我獵肉……因為這禦寒的避難所……因為這石窖儲藏冬天的食物……因為這艘快艇……這艘巨大的遠洋巨輪……這艘金屬和陶瓷的星艦載我到太空……」

那些最早進入太空的人類冒險家一點也沒有猜到這趟航行會延伸到哪裡。在那些古老的年代，他們是多麼孤獨！充有維持生命氣體的小小膠囊，由原始的傳輸通訊系統連接著笨重、煩瑣的資料來源。獨自一人，孤獨無助。除了生存，任何其他的事都不太可能做到。保持空氣清新，確保飲用水可用。積極鍛鍊防止失重造成的身體虛弱，保持積極的狀態，健康的身心。不過，健康的心到底是什麼？

「大聖母？」

又是那個該死的通訊部侍祭！

「什麼事？」

「貝隆達說立刻告訴您，有一位巴塞爾的信使到了。她說來了陌生人，把所有聖母都帶走了。」

歐德雷迪急速轉過身：「這是她全部的訊息？」

「不是，大聖母。那些陌生人是受一個女人的命令，信使說那女人的外表看來像尊母，但是沒穿她們那種袍子。」

「多吉拉那邊沒什麼消息嗎，其他人呢？」

「大聖母，她們沒什麼機會發訊息。那位信使是位一級侍祭。她是乘小型無現星艦，按照多吉拉的明確指示來的。」

「告訴貝爾千萬不能讓那個侍祭離開。她帶來了危險資訊，我回去的時候有話要帶給信使，必須是一位聖母。都記下來了嗎？」

「當然，大聖母。」對歐德雷迪懷疑式的詢問頗感受傷。

開始了！歐德雷迪勉強控制著自己的興奮之情。

她們已經吞下了誘餌。現在……她們已經上鉤了嗎？

多吉拉如此依賴一位侍祭是很危險的。但她了解多吉拉，這位侍祭一定極其可靠，即便被抓也會寧死不屈。我必須見見這位侍祭，她也許已經可以進行香料之痛了。也許這就是多吉拉給我的訊息，很符合她的作風。

當然，貝爾會暴跳如雷。依靠懲罰之地的人太愚蠢了！

歐德雷迪召集了一隊通訊部小組：「建立與貝隆達的聯繫。」

攜帶式投影儀不如固定裝置那麼清晰，但還是能看出貝爾和她周圍的環境。

坐在我的桌子後，就好像那就是她的位置一樣。好極了！

歐德雷迪根本沒給貝隆達一點機會爆發，直接說道：「判定一下那位侍祭是不是準備好進行香料之痛了。」

「她準備好了。」眾神在下！這樣的回答對貝爾來說夠簡潔的。

「那就做。她也許可以做我們的信使。」

「已經做了。」

「她足智多謀嗎？」

「非常聰明。」

貝爾到底是經歷了什麼鬼事情？她的表現極端怪異，一點不像平時的她。一定是鄧肯！

「對了，貝爾，我希望檔案部能與鄧肯建立直接聯繫。」

「今早已經做過了。」

果然如此。與鄧肯的接觸已經開始發揮效果了。

「我見了什阿娜以後再和妳談。」

「告訴塔瑪她是對的。」

「什麼事是對的？」

「這麼說就行。」

「好吧。我必須說，貝爾，妳處理得讓我十分滿意。」

「妳那麼對待我之後，我怎麼還能失敗呢？」

她們切斷連線的時候，貝隆達還在微笑著。歐德雷迪轉過身，發現塔瑪拉尼就站在她身後。

「什麼事是對的，塔瑪？」

「艾德侯和什阿娜之間可以挖掘的東西比我們懷疑的還要多。就是這件事。」塔瑪拉尼靠近了歐德雷迪，壓低聲音說：「在發現他們那點祕密之前，不要讓她坐上我的位置。」

「我知道妳能看出我的意圖，塔瑪，不過……真那麼明顯嗎？」

「有些事確實很明顯，達爾。」

「有妳這個朋友，我很幸運。」

「妳還有其他支持者。督察們投票的時候，是妳的創造力為自己贏得了選票。妳的一位擁護者說『富有靈感』。」

「那妳應該知道，在我做出『富有靈感』的決定之前，會先把什阿娜放在火上烤透的。」

「那是當然。」

歐德雷迪示意通訊部將投影儀拿走，然後走到觀測站光滑地面的邊緣等待著。

創造性的想像力。

她知道她同僚的複雜感覺。

創造力！

創造力對根深柢固的權力而言永遠是危險的，永遠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新事物，新事物會摧毀當權者的掌控力。即使是貝尼．潔瑟睿德，在對待創造力上也心懷疑慮。若要使一艘船的龍骨保持平穩，就會有人受到鼓動，把讓船顛簸的人趕到一邊。這就是多吉拉所受懲戒背後的因素。麻煩的是有創造力的人通常喜歡與世隔絕，他們稱之為隱私。把多吉拉找出來頗費了番力氣。

一定要好好的，多吉拉。成為我們用過的最好的誘餌吧。

這時撲翼機到了，共十六架，飛行員們平日已經竭盡全力，現在又要執行額外任務，因此不太高興。撤離整個社區！

歐德雷迪情緒不佳，她看著撲翼機降落到堅硬的玻璃化表面，兩翼風扇摺疊收回側莢艙，每艘飛機看起來都像是隻睡著了的昆蟲。

瘋狂的機器人以自己的形象設計出的昆蟲。

起飛以後，斯特吉又坐在了歐德雷迪身邊，問道：「我們會看到沙蟲嗎？」

「有可能。不過目前還沒有相關報告。」

斯特吉坐了回去，有點失望，但是沒法把話題轉移到另一個問題上。歐德雷迪想，事實有時很令人不安，而她們把極高的期望投在了這場演化賭博上。

否則為什麼要摧毀聖殿上我們所愛的一切？

意識並流在歐德雷迪眼前插入很久前的畫面，一棟粉色磚造建築有道窄門，門上有個弧形標誌：「不可治癒類疾病專門醫院。」

這就是女修會所在之處嗎？還是她們忍受了太多失敗？他者記憶的侵入一定有其自身目的。

失敗？

歐德雷迪把它搜了出來：如果它來臨，我們必須把默貝拉當作是姊妹。不是說這位被俘的尊母是無法治癒的失敗，但她與其他人畢竟截然不同，而且接受深度訓練的時候年齡已經很大了。

身邊的人多麼安靜，每個人都看著窗外風捲沙移的場景──鯨背般的沙丘有時會化成乾澀的鱗紋。正午剛過，斜斜的日光投下，周圍的景致化成了光影的世界。塵土飛揚，模糊了前方的地平線。

歐德雷迪蜷著身子在座位上睡著了。我早就看過這些。我是沙丘星的倖存者。

飛機準備降落，在什阿娜的沙漠觀測站上空盤旋，機身的顛簸把她驚醒了。

沙漠觀測站，我們又來了。還沒真正給它取個名字……和我們給這顆星球起的名字一樣隨意。聖殿！這算什麼名字？沙漠觀測站！這是描述，不是名字。臨時順口說出的字而已。

降落的時候，她看到了佐證自己想法的證據。所有設施的連接處都簡樸隨便到了突兀的程度，放大了這座設施不過是個臨時住房的感覺。任何連接處都沒有一絲柔和的氣息，沒有緩和的弧形過渡。這個連到這裡，那個連到那裡。所有地方都由可移動的連接器連接。

降落的過程很顛簸，飛行員這樣解釋：「抵達目的地，快給我下去吧。」

歐德雷迪立刻趕去一直為她準備好的房間，並召來了什阿娜。這間臨時住所是另一個設置了小硬板床的簡樸隔間，這次有兩張椅子，朝西有一扇窗正對沙漠。這些房間本質上顯露出的臨時湊合感讓她很惱火，這裡任何東西都可以在幾小時內拆散運走。她在隔壁盥洗室洗了臉，盡可能活動筋骨。在撲翼機上，她睡覺的姿勢很緊繃，身體已經有些吃不消。

洗了把臉後，歐德雷迪感覺神清氣爽，走到一扇窗邊，感謝建築工構築了這座塔。塔共十層，她的房間在第九層。什阿娜住在頂層，要做這建築的名字所描述的工作，頂層是個有利位置。

趁著等什阿娜過來，歐德雷迪做了必要的準備。

放空思想。拋卻先入為主的想法。

什阿娜抵達的第一印象必須用純淨的眼睛才能觀察，耳朵不能有會聽到某個特定嗓音的準備，鼻子不能期待記憶中的氣味。

是我選了她。我，她的啟蒙導師，更容易犯錯。

歐德雷迪聽到門口傳來了響聲，她轉過身，是斯特吉。

「什阿娜剛從沙漠返回，現在和她的部屬在一起。她請大聖母在上面的房間和她會面，那裡更舒適。」

歐德雷迪點了點頭。

什阿娜位於頂層的住所在邊邊角角仍然有那種組合屋的感覺—沙漠前的一間臨時避難所。這是個大房間，比客房大五六倍，不過這既是睡覺的臥室，又是工作室，西邊和北邊兩側都有窗戶。歐德雷迪對這種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的結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什阿娜設法讓她的房間能反映她自己。標準的貝尼．潔瑟睿德小床上鋪著亮橙色和茶褐色相間的床單，房間一端的牆壁上用白底黑線條畫著一隻沙蟲，最前面是沙蟲的頭，一顆顆晶牙裸露著，占滿了整面牆。什阿娜親手畫了這幅畫，她靠著他者記憶和她在沙丘星上的童年指引著自己的手。

什阿娜沒有嘗試用更具野心的手法去渲染—比如全彩—而且背景的沙漠環境也很傳統，這些都透露了些訊息。畫裡只有沙蟲和牠身下一點點沙子，前景裡有個小小的穿長袍的人類。

是她自己？

這幅畫顯示出令人欽佩的克制，也持續提醒她自己為什麼在這裡，還是一種對大自然的深刻印象。

有人說，自然從不製造糟糕的藝術？

這個說法太可笑，無法接受。

我們說的「自然」到底指的是什麼？

她品嘗過自然荒野的殘暴：脆弱的樹木看起來就像是蘸了錯誤的綠色顏料，被拋棄在凍土帶邊緣，風乾成醜陋的劣質仿品，令人厭惡，很難想像這樣的樹木存在的意義。還有盲蟲，黏糊糊的黃色皮膚，又哪有藝術成分可言？那是在通往別處的演化旅途中的臨時歇腳點。那麼人類

的干預就一直都更有藝術氣息嗎？想想豬蝓！貝尼．忒萊素同樣製造了噁心的東西。

歐德雷迪欣賞著什阿娜的畫作，覺得有些組合與人類的某些特定感官很不合。作為食物，豬蝓是美味佳餚。醜陋的組合觸及了早期體驗，體驗會做出偏頗的判斷。

壞事！

我們認定的「藝術」多數都迎合了人們對於安心寬慰的渴望。不要冒犯我！我知道我能接受什麼。

這幅畫又如何安慰了什阿娜呢？

沙蟲：盲目的力量守衛著隱藏的財富。帶有神祕之美的藝術。

據報告稱，什阿娜拿她的任務開玩笑：「我是牧蟲人，在牧一些也許從來都不會重現的沙蟲。」

即使沙蟲真的出現，任何一條都要多年之後才有可能長到她畫中所示的大小。沙蟲前那小小的身影是她發出的聲音嗎？

「這情景終將出現。」

房間裡瀰漫著美藍極的氣味，比一般聖母房間裡的氣味更濃些。歐德雷迪的目光在屋內的家具之間巡視：椅子、工作檯、燈球的照明──所有東西都放置到能發揮它最大優勢的地方。不過堆在角落裡的形狀奇特的黑色合成玻璃製品是什麼？又是什阿娜的作品？

這些房間很適合什阿娜，歐德雷迪想。除了這幅畫，幾乎沒什麼別的物件能追溯她的出身，但任何一扇窗外的景色可能都來自沙丘深處乾旱地帶的達艾斯巴拉特。

門口傳來輕輕的沙沙聲，驚動了歐德雷迪。她轉過身，看到什阿娜站在那裡。她在站到大聖母面前之前先探頭從門邊打量，彷彿害羞一般。

行動即語言：「她確實依約來了我房間。很好。有的人可能會對我的邀請漫不經心。」

歐德雷迪早已就緒的感官因什阿娜的出現蠢蠢欲動。眼前的女子是史上最年輕的聖母，人們經常會覺得她是「安安靜靜的小什阿娜」。她並不總是很安靜，也並不小，但是已經貼上的標籤很難再撕下。她也根本不膽怯，但會安靜得就像一隻在田邊等著農夫離開的老鼠。農夫一

走，老鼠就會衝出來銜走掉落的穀物。

什阿娜走進房間裡，在離歐德雷迪不到一步的距離停了下來：「我們分開太久了，大聖母。」

歐德雷迪的第一印象是種很奇怪的混亂組合。

坦率又隱祕？

什阿娜靜靜地站在那裡，準備傾聽。

這位希歐娜．亞崔迪的後裔在貝尼．潔瑟睿德的表皮之下形成了一張有趣的臉孔。來自女修會和亞崔迪基因的塑造，同時影響她的成長。她有果敢決斷的標誌性特徵。那位纖細柔弱、皮膚黝黑、髮絲在陽光曝曬下呈亮棕色的孤兒已經變成了穩重的聖母。如今她長期待在戶外，皮膚依然黝黑，頭髮依然是那副長期受陽光曬得有些褪色泛紅的樣子。不過，只有這雙眼睛──帶著鋼鐵般質感的全藍色眼睛，彷彿在說：「我已經挺過了香料之痛。」

我在她身上感覺到的是什麼？

什阿娜看到了歐德雷迪臉上的表情（貝尼．潔瑟睿德式的純真！），她知道這是她一直害怕的對峙。

除了我的真相，沒有什麼可辯護的，我希望她能在我全部坦白之前停下來！

歐德雷迪仔仔細細地端詳著她以前的學生，展開了每一絲感知。

恐懼！我感知到的是什麼？她開口時的什麼事情？

什阿娜沉穩的聲音已經被塑造成有力的工具，這是歐德雷迪在她們第一次會面時就預期到的事。什阿娜的本性（如果弗瑞曼人有本性的話！）已經經過了約束與重新指引，心底占據一切的報復心已經撫平，愛恨的力量被牢牢地控制。

為什麼我的印象是她想擁抱我？

歐德雷迪突然感到很脆弱。

這個女人曾經突破我的防備，現在再也不可能完全把她剔除在外了。

塔瑪拉尼的判斷出現在她腦海裡：「她是那種很自我的人。還記得聖母施萬虞嗎？和那位一樣，但更自我。什阿娜知道她的未來向哪裡走，我們必須小心看著她。亞崔迪血脈，妳知道的。」

「我也是亞崔迪，塔瑪。」

「別以為我們忘記過這一點！妳以為我們會袖手旁觀，任憑大聖母自己選擇如何繁殖？我們的忍耐是有限的，達爾。」

「說實話，我早該來見妳，什阿娜。」

歐德雷迪的語調讓什阿娜很警惕。她突然露出女修會稱為「貝式寧靜」的表情，整個宇宙也許沒有比這更寧靜的了，它就像一面徹底的面具，完全遮擋住背後發生的一切。這不僅是道屏障，這就是「虛無」。這張面具上出現任何東西都是過錯，這種行為本身就是種背叛。什阿娜立刻意識到了這一點，回以笑聲。

「我知道妳會來打探的！關於我和鄧肯那套手語的事，對吧？」求求妳，大聖母！接受這件事吧。

「請妳和盤托出，什阿娜。」

「如果尊母來襲，他希望能有人去救他們。」

「就這些？」她覺得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傻瓜嗎？

「還有。他想要我給他一些關於我們的意圖的資訊……還有我們做了什麼來面對尊母的威脅。」

「妳怎麼告訴他的？」

「我能說的都說了。」實話實說是我唯一的武器。我必須轉移她的注意力！

「妳想要做他的靠山嗎，什阿娜？」

「是！」

「我也是。」

「但塔瑪和貝爾卻不是嗎？」

「我的線人告訴我貝爾現在很容忍他。」

「貝爾？容忍？」

「妳錯看她了，什阿娜。這是妳的不對。」她在隱藏什麼。妳做了什麼，什阿娜？

「什阿娜，妳覺得妳能和貝爾一起共事嗎？」

「妳擔心，是因為我開她的玩笑？」和貝爾共事？她是什麼意思？不是要讓貝爾去領導那個該死的護使團計畫吧！

歐德雷迪的嘴角微微向上抽動了一下。又一個惡作劇？會是這樣

嗎？

什阿娜是中樞餐廳裡閒聊談論的主要對象。她拿育種女修（尤其是貝爾）開玩笑的故事，以及細節詳盡的對誘惑的描述，加上默貝拉提供的尊母技巧差異，這些東西比食物還更有料。歐德雷迪兩天前才聽說了最新的故事片段。「她說，『我用的是「讓他亂來術」，對那些自以為能騙過女性的男人非常有效。』」

「開玩笑？妳是在開玩笑嗎，什阿娜？」

「正確的用詞應該是：抵抗自然傾向去重新塑造。」話一出口，什阿娜就知道她犯了個錯誤。

歐德雷迪感覺到了不尋常的寧靜，這是種警告。重新塑造？她的目光轉向了角落裡那堆樣子奇怪的黑色物體。她集中精神盯著看了一下，這讓她很驚訝。它能使人的目光沉醉。她繼續不停地探測連貫性，尋找引起她「共鳴」的點。沒有任何回應，甚至在她試探自己的極限的時候也是如此。原來這是它的目的！

「它的名稱是〈虛無〉。」什阿娜說道。

「是妳做的？」什阿娜，拜託告訴我是別人做的。做了這個的人去了我無法追隨的地方。

「是我在上週的某個晚上做的。」

黑色合成玻璃是妳唯一重新塑造的東西嗎？「總體來說算是很驚豔的技藝。」

「具體技藝就不行了？」

「妳有一件事我不太滿意，什阿娜。妳讓有些女修惶惶不安。」還有我。妳的心裡還有一片我們從未找到的蠻荒之地。鄧肯要我們搜索的亞崔迪基因標誌在妳的細胞裡。他們給妳什麼了？

「讓我的一些同儕惶惶不安？」

「尤其是因為她們回想起妳是通過香料之痛的人當中史上最年輕的一位。」

「除了妖邪之外。」

「妳就是妖邪嗎？」

「大聖母！」在教學之外，她從來沒有故意傷害過我。

「妳通過香料之痛的考驗完全是出於叛逆之心。」

「妳難道不該說是我違背了成熟的建議嗎？」幽默有時能分散她的注意力。

什阿娜的侍祭助理普雷斯特來到門口，在門邊牆上急匆匆地輕聲敲了幾下，看到已經引起了她們的注意才停手。「您說等搜索隊一回來就立刻告訴您。」

「她們報告什麼了？」

什阿娜的聲音裡是不是透著種安心？

「八隊想讓您親自看看她們的掃描結果。」

「她們總想讓我自己去看！」

什阿娜故作沮喪地說：「妳想和我一起去看看掃描結果嗎，大聖母？」

「我在這裡等妳。」

「不會很久的。」

她們走出門後，歐德雷迪走到西窗：這裡視野開闊，穿過屋頂，能看到新沙漠的邊界。這裡有些小沙丘。正值日暮時分，乾澀的熱浪讓她很難不想起沙丘星來。

什阿娜在隱藏著什麼？

一位年輕人，剛剛成人的樣子，稚氣未脫，正在旁邊的屋頂裸身享受著日光浴，臉朝上躺在一張海綠色的墊子上，臉上蓋著一條金色的毛巾。他金色的皮膚給人溫暖陽光般的感覺，與毛巾和陰毛的顏色很相配。一陣微風吹過，毛巾的一角微微抖動，終於掀了起來。一隻懶洋洋的手抬了起來，壓了壓毛巾。

他怎麼這麼清閒？夜班工人？也許是。

人們宣導不要無所事事，這簡直算是炫耀了。歐德雷迪自顧自地微笑起來。人人都可能會認為他是個夜班工人，從而原諒他。也許正是這點讓他有恃無恐。這點小花招只要不被知情的人看到就依然能玩下去。

我不會過問的。智慧應該得到回報。而且，畢竟他可能的確是夜班工人。

她抬起目光。這裡的景色形成了新的型態：異域情調的落日。一抹狹長的橘色劃過地平線，就在太陽剛剛落下的地方隆起。橘色上方則是銀藍色，就在頭頂上，已經逐漸變深。她在沙丘星上多次見過這樣的場

景。她沒興趣去研究是什麼氣象原理，不如讓眼睛吸收這場轉瞬即逝的美景；在橘色消失後迅速降臨的黑暗中，最好讓耳朵和皮膚去感受那夜幕籠罩大地時的瞬間寧靜。

模模糊糊地，她看到年輕人拾起墊子和毛巾，消失在通風設備後。

她身後的走廊內響起一陣跑步的聲音。什阿娜幾乎是上氣不接下氣地衝進房間：「她們在我們東北方向三十公里的地方發現了一塊香料堆！不大但是很密實！」

歐德雷迪想都沒敢想過：「會不會是被風吹而聚集在一起？」

「不大可能，我派人全天候盯著那邊的。」什阿娜向歐德雷迪旁邊的窗戶瞥了一眼。她看見特萊博了。也許……

「我之前問過妳，什阿娜，是否能和貝爾共事。這個問題很重要。塔瑪年事漸高，很快就需要有人取代她的工作。當然，需要經過投票程序。」

「我？」這完全在她意料之外。

「妳是我的首選。」現在更急迫了。我需要妳離我更近，近到我能一直盯住妳。

「可是我以為……我是說，護使團計畫……」

「那個計畫可以暫時先放下。而且還必須有個能駕馭沙蟲的人……如果那塊香料堆如我們所期待的話。」

「哦？對……我們中有幾個人，但是沒人能……妳不想讓我先試試沙蟲是不是還對我有回應嗎？」

「在議會工作和這應該不衝突。」

「我……妳也能看出來，我完全沒想到這件事。」

「按我看可以說是震驚了。告訴我，什阿娜，最近妳真正的興趣是什麼？」

她還在試探。特萊博，我現在就需要你！「確保沙漠成長得好。」這是事實！「當然，還有我的性生活。妳看到隔壁屋頂那個年輕人了嗎？他叫特萊博，是鄧肯派來讓我打磨技巧的新人。」

即便在歐德雷迪離去後，什阿娜還在想為什麼那些話把大聖母逗得那麼樂。不過，大聖母的注意力終於被轉移了。

甚至都不需要她浪費備用計畫，說出一個事實：「我們在討論我銘

刻特格，並以此恢復霸夏的記憶的可能性。」

　　她躲過必須徹底坦白的危機。大聖母不知道我已經有辦法啟動我們的無現星艦監獄，拆除貝隆達在裡面設置的地雷了。

29

有些苦澀之物是任何甜味劑都無法將其掩蓋的。如果嘗起來很苦，就吐出來。我們最遠古的先祖就是這麼做的。

—終章



默貝拉發現自己半夜起來繼續做著夢，可她十分清醒，對自己周邊的環境也很清楚：鄧肯在她身邊睡著，還能模糊聽見機器的咔嗒聲，看見天花板上顯示時間的投影。最近她堅持要鄧肯晚上陪著她，她覺得自己獨處的時候有些害怕。鄧肯將這怪罪在她第四次懷孕上。

她坐在床邊。整間房間只有時間投影的微弱光亮，顯得有些陰森。夢中的景象還在出現。

鄧肯嘟囔著朝她這邊翻了個身，一隻手臂一下子伸過來搭在了她的腿上。

她覺得這種精神入侵並不是做夢之類的，卻有些和夢一樣的特徵。是貝尼．潔瑟睿德的那些課程在作怪，這些課程再加上她們關於司凱特利的那些該死的暗示，還有……還有最近發生的這一切！一切都讓她陷入一種無法控制的漩渦之中。

今晚，她迷失在瘋狂的語言世界。原因很清楚，那天上午貝隆達知道了默貝拉會說九種語言，於是就打算把這個還不能完全放心的侍祭推上一條被稱為「語言遺產」的精神之路。貝爾雖然引發了這種夜晚陷入的瘋狂狀態，卻沒提供任何可供逃避的出口。

噩夢。夢中她是如同螻蟻般的微小生物，被困在一個宏大的地方，整個場景似曾相識，不管她轉向何方，四周似乎都標著巨大的文字：「資料儲存庫。」這些字面目猙獰，張牙舞爪，用可怕的觸手包圍著她。

這是群掠食的野獸，而獵物正是她自己！

她雖然醒了，也知道自己正坐在床邊，鄧肯的手臂橫在她腿上，可還是能看見那些野獸。牠們驅趕著她步步後退，雖然她的身體沒動，但她知道她在後退。牠們擠壓著她，讓她靠向一場看不見的可怕災難。她的頭沒法轉動！她不僅看見了這些生物（牠們就藏在臥室的各個角落）而且還能聽見牠們用她會的九種語言對她厲聲尖叫。

牠們會把我撕成兩半！

她雖然不能轉身，但能感覺到身後是什麼：更多的尖牙利爪。處處都是危機！如果牠們把她逼到角落裡一擁而上，她就死定了。

無處可逃。死亡。受害者。虐待俘虜。最終淪為被議論的對象。

她充滿了絕望。為什麼鄧肯不醒過來救她？他的手臂彷彿灌鉛般沉重，這股力量壓制著她，讓那些生物得以把她一步步趕入牠們奇異的陷阱裡。她渾身顫抖，冷汗涔涔。那是些可怕的詞語，它們融合成了巨大的合體。這怪獸張開嘴，露出尖刀般的利齒，徑直朝她撲來，在它的巨顎間那漆黑的縫隙裡，還潛伏著更多的詞語。

如前文所述。

默貝拉開始大笑起來，她無法控制自己。如前文所述。無處可逃。死亡。受害者……

笑聲吵醒了鄧肯，他坐起來，啟動了一盞燈球，然後望著她。經過了他們之前的激情碰撞，他的頭髮看起來一團糟。

被吵醒的他有點哭笑不得：「妳笑什麼？」

笑聲漸漸化為大口的喘息聲，她的肋骨隱隱作痛，她擔心他那試探性的微笑會引發新一輪痙攣。「哦……哦！鄧肯！性衝撞！」

他知道這是屬於他倆的名詞，是他們對這種將彼此捆綁在一起又無法自拔的上癮的稱呼，但這有什麼好笑的？

他一臉的困惑更讓她覺得荒謬可笑。

喘息中她說道：「還有兩個詞。」然後她不得不緊閉著嘴巴，拚命忍住另一輪大笑。

「什麼？」

他的聲音是她聽過的最可笑的聲音。她向他伸出一隻手，搖著頭說：「哦哦……哦哦……」

「默貝拉，妳這是怎麼了？」

她只能不停晃著她的頭。

他試著露出試探性的笑容。這讓她舒緩了些，於是她斜過身子靠在他身上。「不！」她感到他的右手在她身上四處游移時說，「我就是想離你近點。」

「看看都幾點了，」他努起下巴朝天花板的投影動了動，「快三點了。」

「太好笑了，鄧肯。」

「那妳說說。」

「等我喘口氣。」

他幫她慢慢躺到枕頭上：「我們兩個好像結婚多年的老夫妻，在三更半夜講有趣的事。」

「不，親愛的，我們不一樣。」

「程度不一樣，其他都一樣。」

「品質不同。」她堅持說。

「什麼事那麼有趣？」

默貝拉重述了她的噩夢和貝隆達的影響。

「禪遜尼，非常古老的技巧，聖母們用這個技巧去除妳的創傷聯繫，就是那些會激發潛意識反應的詞。」

她重新陷入恐懼之中。

「默貝拉，妳怎麼在顫抖？」

「尊母老師警告過我們，如果我們落入禪遜尼的手裡，就會大難臨頭。」

「胡說！我作為晶算師也經歷過一樣的事情。」

他的話彷彿魔術般地引出了另一個夢的片段。這次是隻雙頭獸，張著兩個大嘴，嘴裡面還有詞。左邊寫著「一個詞」，右邊寫著「引出另一個。」

歡樂取代了恐懼。這次沒有經過那種沒來由的大笑，她的情緒就慢慢平緩了。「鄧肯！」

「嗯。」他的聲音中有著晶算師的距離感。

「貝爾說貝尼．潔瑟睿德把語言當武器──魅音。她把它們叫作『控制工具。』」

「這是妳必須學會的技藝，要熟練到讓它變成妳的本能反應。只有學會這個，她們才會認為妳已經可以進入更深層次的訓練了。」

而在那之後，我將無法再信任妳。

她翻了個身，離他遠了點，然後看著天花板上時間投影周圍閃著光的攝影機。

我還在測試期。

她很清楚她的老師們在背後議論她。每次她一走近，她們就停止交談。她們以特別的眼光盯著她，就好像她是個有趣的標本。

貝隆達的聲音在她的腦海中嗡嗡響起。

噩夢一直在她腦中纏繞不休。她醒來時上午已過半，夢中的疲於掙扎讓她大汗淋漓，汗臭味直沖鼻孔。實習生很盡責地站在離聖母三步的距離。貝爾的聲音響起：

「永遠不要當專家。那會緊緊地禁錮妳。」

她們一定要讓我經歷所有這些，就因為我問了是不是沒什麼語句在指引貝尼．潔瑟睿德。

「鄧肯，她們為什麼把精神和身體教學混在一起？」

「頭腦和身體可以彼此互惠。」他昏昏欲睡。可惡！他又要睡著了。

她搖晃著鄧肯的肩膀：「如果語言這麼不重要，她們為什麼談這麼多原則紀律？」

「模式，」他嘟囔著，「令人討厭的字眼。」

「什麼？」她更粗暴地搖晃著他。

他翻身仰躺，嘴唇動了動，然後說：「原則等於模式，也就等於糟糕的方式。她們說我們都是天生的模式創造者……我覺得對她們而言就是『規律』。」

「規律為什麼那麼糟？」

「別人就有了可以摧毀我們的把柄，或是把我們困在……困在我們不肯改變的事物裡。」

「你說的頭腦和身體的事不對。」

「嗯……是嗎……？」

「是壓力鎖住了彼此。」

「我說的不就是壓力嗎？嘿！咱們到底是要說話還是睡覺，還是要幹些什麼？」

「不能再『幹些什麼』了。今晚不行。」

他深深地吐了口氣，嘆息了一聲。

「那些事不會改善我的健康狀況。」她說。

「沒人說會。」

「那之後再談，在香料之痛以後。」她知道他很不喜歡提起那場致命的試煉，但現在避無可避。她滿腦子都是那種情景。

「好吧！」他翻身坐起，捶著他的枕頭，弄成了感覺最舒服的形狀，然後靠著枕頭盯著她，「什麼事？」

「她們那種語言武器應用得太聰明了，真是可惡！她把特格帶到你面前，然後說你對他負全責。」

「妳不相信？」

「他把你當成父親看。」

「不全是。」

「對，可是……你有這樣看待過霸夏嗎？」

「他恢復我的記憶的時候？有啊。」

「你們倆是一對智慧超群的孤兒，永遠在尋找不存在的父母。他一點都不知道你會傷他多深。」

「那會拆散家庭。」

「這麼說你恨他體內的那個霸夏，你也樂於接受你會傷害他。」

「我可沒那麼說。」

「他為什麼就那麼重要？」

「霸夏？他可是軍事天才，永遠出其不意，神出鬼沒，讓敵人無所適從。」

「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嗎？」

「做不到像他那樣。他會發明戰略、戰術。就這樣！」他打了個響指。

「更暴力。就和尊母一樣。」

「不總是那樣。霸夏擁有不戰而勝的盛名。」

「我看過那些歷史紀錄。」

「不要相信那些。」

「可是你剛才說……」

「歷史紀錄著重的是衝突。其中有幾分真實，但也隱藏了那些不管世事如何變遷都會永恆不變的事物。」

「永恆不變的事物？」

「稻田裡的女人趕著水牛犁著地，她的丈夫卻不知所蹤，最有可能是被徵召入伍，此時正帶著武器走在戰場上。有什麼歷史會說這件事嗎？」

「這件事為什麼永恆不變，而且更重要？」

「她的孩子在家嗷嗷待哺，男人又遠赴他鄉，陷入這種連年征戰的瘋狂，妳說為什麼這更重要？總要有人去犁地。這女人才是人類永恆不變的那部分縮影。」

「你聽起來像滿腔怨恨，無法釋懷的樣子……我怎麼覺得很彆扭。」

「有鑑於我在軍事方面的過往，這麼說好像很矯情？」

「是有點，貝尼．潔瑟睿德對……對她們的霸夏的倚重，還有精英部隊以及……」

「妳覺得她們只不過是另一群妄自尊大的人在為一己私利進行著暴力行動？妳覺得她們會直接輾過那個犁地的女人，眼都不眨一下？」

「為什麼不會？」

「因為很少有東西能逃過她們的眼睛。那些暴徒『經過』犁地的女人，很少會看出他們觸碰的是基本現實。而一個貝尼．潔瑟睿德絕不會錯過這樣的事。」

「我還是要問：為什麼不會？」

「妄自尊大的人目光短淺，因為他們過的是死亡的現實。而女人和犁耙才是生命的現實。沒有這種生命的現實就不會有人類。我的暴君看到了這點。為此聖母們雖然咒罵他，但同時也感激他。」

「所以你願意加入她們的夢想之中。」

「我猜是的。」聽起來似乎連他自己也有些難以置信。

「你對特格完全誠實？」

「他如果有問題，我會直言不諱。我認為對好奇心不應粗暴對

待。」

「你對他負全責？」

「她說的不全是這個意思。」

「啊，我的愛人。不全是這個意思。你稱貝爾為偽君子，卻把歐德雷迪排除在外。鄧肯，你要是知道……」

「只要我們不在乎攝影機，那就說吧！」

「謊言、欺騙、惡毒……」

「嘿！妳是說貝尼．潔瑟睿德？」

「她們用老掉牙的說辭辯解：某某聖母是這樣做的，所以我也這樣做的話，就錯不到哪裡去。兩種罪惡，兩兩相抵。」

「什麼罪惡？」

她猶豫了。我應該告訴他嗎？不行。但是他想要答案。「你和特格之間的角色互相顛倒了，貝爾很高興！她很期待看到他的痛苦。」

「也許我們應該讓她失望。」話一出口他就知道這麼說是個錯誤。太早了。

「一報還一報！」默貝拉很高興。

轉移她們的注意力！「她們對報應不感興趣，只關心公正。她們的教誨中有這麼一條：『被判決之人必須接受判決的公正性。』」

「這麼說，她們把人改造得習慣於接受判決。」

「任何系統都有漏洞。」

「你知道的，親愛的，侍祭會學習。」

「所以她們才是侍祭。」

「我的意思是我們會彼此交談。」

「我們？妳是侍祭？妳是皈依者！」

「不管我是什麼，我聽說一些事。你的那個特格也許沒有看起來那麼簡單。」

「那都是侍祭的閒話。」

「也有些傳言來自伽穆，鄧肯。」

他瞪著她。伽穆？對他來說任何其他名字都不對，他只能想起它本來的名字：羯地主星。哈肯能地獄之洞。

她以為他沉默不語是要她繼續說下去：「她們說特格行動迅捷，快

到肉眼幾乎跟不上，說他……」

「也許是他自己放出的流言。」

「有些聖母並不懷疑這些說法。她們採取觀望態度，她們想要預防一下。」

「妳學了那麼多珍貴的歷史，還不明白特格是怎麼回事嗎？對他來說，散播一下這樣的謠言太正常了。這可以讓人們更小心對待他。」

「但是你還記得嗎，我自己那時候也在伽穆星上。尊母非常不安，她們惱怒不已。有什麼事出了差錯。」

「沒錯，特格行事出人意料，讓她們十分驚訝。他偷了她們一艘無現星艦。」他拍著身邊的牆，「就是這艘。」

「女修會有自己的禁地，鄧肯。她們總是告訴我等著香料之痛，到時候一切都會變得清清楚楚！那些該死的聖母！」

「聽起來像是在給妳準備護使團教學。那是種設計好的宗教，服務於特定目標和選定的人群。」

「你看不出那有什麼問題嗎？」

「道德觀，我不和聖母爭辯這個。」

「為什麼不？」

「那塊石頭會使宗教觸礁沉沒。貝尼．潔瑟睿德是不會沉沒的。」

鄧肯，你要是了解她們的道德系統就不會這麼說了！「你這麼了解她們，這讓她們很不安。」

「就是因為這點，貝爾才想殺了我。」

「你覺得歐德雷迪沒她那麼壞？」

「問得好！」歐德雷迪？如果妳仔細去想她的能耐，那她將是個可怕的女人。她是亞崔迪家族成員，這一點就已經很可怕了。我認識好幾代亞崔迪。而這位首先是貝尼．潔瑟睿德；特格才是典型的亞崔迪家人。

「歐德雷迪告訴我說她相信你對亞崔迪的忠誠之心。」

「我忠於亞崔迪的榮耀，默貝拉。」但我對道德自有判斷──對女修會，對她們塞進我懷裡的這個孩子，對什阿娜，還有……還有我的愛人，都如此。

默貝拉彎下腰靠近了他，胸部摩擦著他的手臂，在他耳邊低語：

「有時候，只要能搆到，我可以殺死她們任何一個人！」

難道她覺得她們聽不到嗎？他坐直身子，把她拽了過來：「什麼事讓妳突然那麼生氣？」

「『她』想讓我對司凱特利下工夫。」

下工夫。這是尊母用的委婉語。嗯，為什麼不行？在和我彼此糾纏之前，她已經對很多男人「下工夫」過了。但他也感覺到那種傳統的丈夫的反應。不光是如此……司凱特利？一個該死的忒萊素人？

「是大聖母說的？」他得弄清楚。

「就是那位，那唯一的一位。」她幾乎感覺輕鬆了，有種卸下重擔的感覺。

「妳有什麼反應？」

「她說是你的主意。」

「我的……胡說八道！我說我們也許可以試著從他身上挖出點資訊來，可是……」

「她說貝尼．潔瑟睿德和尊母都一樣，把這件事當作很平常的一件小事看。和這個育種，引誘那個，一天之內就可以都做完。」

「我是問妳的反應。」

「很反感。」

「為什麼？」既然妳的背景包括了……

「我愛的是你，鄧肯，那……那我的身體就……就應該讓你愉悅……就像是你……」

「我們是對老夫妻，這些女巫現在是要把我們強行分開。」

他的話讓他頭腦裡浮現出一幅清晰的畫面：潔西嘉女士，他那位過世已久的公爵大人的愛人，摩阿迪巴的母親。我愛她，她不愛我，但是……現在他在默貝拉眼裡看到的神情，他曾見過，那是潔西嘉看公爵的神情：盲目的、始終如一的愛。這是貝尼．潔瑟睿德不信任的東西。潔西嘉比默貝拉更柔弱，但內心堅強。而歐德雷迪……她整個人都很強硬，各個方面都如塑鋼般堅硬。

那他為什麼有時候會懷疑她同樣心懷人類情感？他們得知霸夏死在沙丘星上的時候，她談起這位老人時的那副模樣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嗎，他是我父親。」

默貝拉把他從回憶中拽了回來：「你也許可以和她們懷著一樣的夢想，不管那夢想是什麼都好，但是……」

「成熟點，人類！」

「什麼？」

「那是她們的夢想。像個成年人去行事吧，別總像個學校操場上憤怒的孩子一樣。」

「媽媽是為你好？」

「是……我相信是這樣。」

「你真的這麼看她們？就算是你管她們叫女巫的時候也是這麼想的？」

「那是個好詞。女巫會做很多神祕的事情。」

「你不相信那是長期嚴苛的訓練加上香料和香料之痛的作用？」

「相信和這個有什麼關係？未知的事自會自行創造神祕解釋。」

「但是你不認為她們在耍花招操縱人們去做她們想做的事嗎？」

「她們就是那樣的！」

「語言就是武器，魅音、銘者……」

「沒有一樣能如妳這般美麗。」

「什麼是美，鄧肯？」

「美當然有不同風格。」

「和她說的一模一樣。『風格以繁殖為根基，它深埋於我們的種族精神當中，我們不敢移除它們。』所以她們想插手這種事，鄧肯。」

「為此她們會不惜一切代價？」

「她說：『我們不會把後代扭曲成我們認為非人類的東西。』她們作出判斷，她們進行譴責。」

他想起了視野中的那些突兀的身影。幻臉人。他問道：「就像那些毫無道德可言的忒萊素人？毫無道德──根本不是人類。」

「我幾乎能聽見歐德雷迪大腦在飛速運轉。她和她的那些聖母──她們監視、監聽，她們調整著每一種回應，一切都是經過計算的。」

親愛的，那是妳想要的東西嗎？他感覺自己陷了進去。她既對也錯。結果正確，就可以證明手段也沒問題嗎？他怎麼可能證明失去默貝拉是正確的？

「妳認為她們毫無道德？」他問道。

她彷彿沒聽到一般：「她們總是不停問自己下一步該說什麼，才能得到想要的回應。」

「什麼回應？」她聽不出他的痛苦嗎？

「等你意識到的時候，為時已晚！」她轉過身看著他，「這點和尊母非常像。你知道尊母是怎麼困住我的嗎？」

他抑制不住地想，那些監視的人將會對默貝拉下面的話多麼如飢似渴。

「有一次尊母掃蕩我住的地區，就把我從街上帶走了。我覺得整場掃蕩行動都是因為我。我媽媽非常漂亮，但是對她們來說太老了。」

「掃蕩？」那些看門狗會很希望我繼續問下去。

「她們走過某個區域，那裡的人就會消失。沒有屍體，什麼都沒有。整個家庭都會消失。她們解釋說這是對密謀反抗的懲罰。」

「妳那時候多大？」

「三歲……或是四歲。我正和一個朋友在樹下的空地上玩，突然響起很多噪音，還有人們的呼喊聲，我和朋友們就在岩石後的洞裡躲了起來。」

他被這幅場景吸引了。

「大地震動。」她眼神迷離，陷入了回憶中，「然後是爆炸。過了一會兒，外面安靜了下來，我們偷偷向外看。我家所在的整個街角都變成了一個洞。」

「妳就成了孤兒？」

「我還記得我的父母。爸爸身材高大，體格結實。我覺得我媽媽應該是某個地方的僕人。他們上班的時候都穿著制服，我記得她穿制服的樣子。」

「妳怎麼確定妳父母都被害了？」

「我能確定的只有掃蕩，但是掃蕩都一樣。尖叫聲響起，人們四處奔逃。當時我們非常害怕。」

「妳為什麼覺得掃蕩是因為妳才進行的？」

「她們經常做那類事。」

她們。那些盯著攝影機的人一定會把這個字眼當作一場偉大的勝

利。

默貝拉還深陷在回憶之中：「我覺得是我父親拒絕向某個尊母屈服。這種行為會被認為非常危險。他個子高高的，面容英俊……也很強壯。」

「那妳恨她們嗎？」

「為什麼？」她是真的對這個問題感到很驚訝，「沒有那件事的話，我永遠也不可能成為尊母。」

她的冷漠無情讓他很震驚：「所以為了成為尊母，任何代價都值得？」

「我的愛，你厭惡把我帶到你身邊的東西嗎？」

反駁得好！「但妳沒想過，要是妳因為不同的理由來到我身邊，不就更好了嗎？」

「不管怎樣，已經發生了，想也沒用。」

完全是宿命論。他從來也沒想過她會信這套。是尊母的改造還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傑作？

「妳只是給她們的儲備庫裡又添了個有價值的後備力量而已。」

「沒錯。引誘者，她們這麼叫我們。我們負責招募有價值的男性。」

「妳達成任務了。」

「可以這樣說。如果按投資算，我償還的已經超出很多倍了。」

「妳知道聖母會怎麼看這件事嗎？」

「別大驚小怪的。」

「那妳準備好對司凱特利『下工夫』了？」

「我沒那麼說。尊母不徵求我的同意直接讓我做事。聖母需要我，也想這樣利用我，但我的價格她們也許出不起。」

那一刻他只覺得喉嚨發乾，說道：「價格？」

她嗔怪地瞪著他：「你，你就是我要價的一部分。不能對司凱特利下工夫。還有，她們自稱坦誠，那就要說清楚到底為什麼需要我！」

「小心，我的愛。她們可能會告訴妳的。」

她轉過身，用那種很像貝尼．潔瑟睿德的眼神望著他：「恢復特格的記憶又不帶來任何痛苦，你打算怎麼做到？」

該死！他剛慶幸躲過了這個說溜嘴的錯誤，最後還是無處可逃。在她的眼裡，他能看出來她猜到了。

默貝拉確認了這點：「既然我不會同意，我確信你是和什阿娜討論過了。」

他只能點頭默認。他的默貝拉在女修會的路上走得很遠，比他原來想的還要遠。她知道他的多重甦亡人記憶是如何藉由她的「銘刻」得到恢復的。他突然把她當作了聖母，為此他真想大聲表達不滿。

「這讓你哪裡和歐德雷迪不一樣了？」她問道。

「什阿娜本來接受的就是成為銘者的訓練。」話說出口，他自己都覺得空洞無力。

「和我的訓練不一樣？」她這是在指責。

他胸中的怒火被點燃了：「妳更喜歡經歷香料之痛嗎？就像貝爾一樣？」

「你更想看到貝尼．潔瑟睿德一敗塗地？」她的聲音甜美、溫柔。

他聽出了她語調中的距離感，彷彿她已經退回到了女修會冷漠的觀察姿態中。她們在讓他可愛的默貝拉凝滯！不過還是能感受到她本身的活力。這種感覺讓他撕心裂肺。她散發著健康的氣息，尤其是有孕在身，就更顯得如此。她活力四射，對生活有無限的熱情，這種活力與熱情讓整個人都像發著光一般。而聖母們會剝奪這一切，她們會熄滅這活力之光。

在他關切的注視下，她變得安靜起來。

絕望中，他在想他還能做什麼。

「我本來希望最近我們能對彼此更坦誠些。」她說。又一個貝尼．潔瑟睿德式的試探。

「我不贊成她們的很多行為，但我不懷疑她們的初衷。」他說。

「如果我能活過香料之痛，就能知道她們的初衷。」

他全身都僵住了，腦海裡突然意識到她有可能熬不過去。沒有默貝拉的生活？他簡直難以想像那種心被掏空的感覺。在他過往的眾多生命中沒有任何事可以與之相比。不知不覺中，他伸出手，愛撫著她的背。她的皮膚柔嫩又有彈性。

「我太愛妳了，默貝拉。這是我的『香料之痛』。」

他的觸碰讓她情難自已，顫抖起來。

他發現自己沉溺在多愁善感的情緒中，累積著悲傷的畫面，直到他記起一位晶算師老師的話：「無節制的情感消耗。」

「溫情與多愁善感的區別顯而易見。在路上避免殺死某個人的寵物，這是溫情。如果你為了要避開寵物殺死行人，那就是多愁善感了。」

她捧起他愛撫她的手，放到了自己的唇上。

「語言加上身體，勝過二者任何一個。」他低語著。

他的話讓她又陷入噩夢中，但這次她帶著復仇之心，她已經清楚語言即工具。她對這段體驗充滿了特別的憧憬，滿心要對自己剛才的表現自嘲。

就在她要驅散噩夢的時候，突然想到自己還從沒見過尊母自嘲。

她握著鄧肯的手，低頭望著他。他的眼瞼閃過一絲晶算師的樣子。他能意識到她剛剛經歷了什麼嗎？自由！再也不被囚禁，被她的過去驅趕到無處可逃了。從她接受自己成為聖母的可能性以來，這是第一次，她瞥見了其中的意味。對此她感到敬畏又驚駭。

沒什麼比女修會更重要的？

她們說起誓言，比督察在侍祭入會時說的話更神祕。

我對尊母的誓言只是話語，對貝尼．潔瑟睿德的誓言也只能是話語。

她記起貝隆達曾咆哮著說過，選擇外交人員時看重的是她們的說謊能力。「妳會是另一個外交人員嗎，默貝拉？」

誓言不是用來打破的。那多麼幼稚！就像校園裡的威脅：如果你食言，我就食言！哼哼哼！

完全沒必要擔心誓言。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內心找到自由的源頭，那裡總會有傾聽者。

她把鄧肯的手捧起來貼著自己的嘴唇，低語著：「它們在聽。哦，它們在傾聽。」

除非你能澆熄狂熱分子的那份狂熱，否則就不要與他們起衝突。除非你的證據（奇蹟）不可辯駁，或是你能讓狂熱分子相信你是受上帝指引的，才可能切入其中，否則就不要用一種宗教去反對另一種宗教。有些科學披著神聖啟示的外衣，長久以來這都是通往這類科學路上的阻礙。科學中的人造痕跡過於明顯。狂熱分子（很多是對一種或另一種主題的狂熱）必須知道你的立場，但更重要的是，必須認出是誰在你耳邊竊竊私語。

—護使團，初級教學



身後的獵人不斷逼近，這種念頭在歐德雷迪頭腦裡揮之不去，還有時間的流逝也一樣讓歐德雷迪苦惱。一年又一年迅速消逝，使得一天的時間快得模糊成了影子。持續兩個月的討論後，終於得以讓什阿娜接替了塔瑪的位置！

歐德雷迪今天不在，她親自去為剩下即將參與離散的一隊貝尼．潔瑟睿德做情況簡報，這種時候就會由貝隆達負責日常管理事務。議會勉強同意繼續進行離散。艾德侯覺得這個策略只是徒勞，讓女修會的人們都頗感震驚。情況簡報現在也是一種新的防禦計畫，讓人們對「你可能遇到的情況」做好準備。

下午稍晚，歐德雷迪走進了工作室，貝隆達正坐在桌旁。她的臉頰浮腫，眼神裡是那種每次她硬撐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木然模樣。貝爾在這裡，日常總結就免不了有措辭尖銳的討論。

「什阿娜獲准進入議會了，」她說著把一小片晶紙推向歐德雷迪，「這是塔瑪給予支持的功勞。默貝拉肚子裡這個新的八天後出生，那些蘇克是這麼說的。」

貝爾對這些蘇克醫生沒什麼信心。

新的？她對生命也太冷漠了些！一想到將來，歐德雷迪有些血流加速。

等默貝拉生下孩子，身體恢復後━香料之痛。她已經準備好了。

「鄧肯極度緊張。」貝隆達騰出椅子說。

鄧肯，叫得可親熱！那兩位變得異常熟稔了。

貝爾還沒說完：「不用妳問，我先告訴妳，多吉拉那邊沒有任何消息。」

歐德雷迪在桌後坐了下來，把她掌上的報告晶紙撥正。多吉拉所信任的那位侍祭，現在已經是聖母芬迪爾了，她不會冒著暴露無現星艦路線或是準備的其他任何資訊設備的危險，去安撫一位統御大聖母。沒有消息意謂誘餌還在……或者白白浪費掉了。

「妳告訴什阿娜她已經獲准加入了嗎？」歐德雷迪問。

「我特意留著讓妳說。她的每日報告又晚了，身為議會成員，這種行為不妥。」

看來貝爾還是不贊成她進議會。

什阿娜的每日訊息都是重複內容。「沒有沙蟲跡象。香料堆完好無損。」

每件能寄託她們小小希望的事都尚無定論。那些噩夢般的獵人步步緊逼，氣氛愈來愈緊張，彷彿要炸裂一般。

「妳看過鄧肯和默貝拉之間的交流，次數已經夠多了，」貝隆達說，「那是不是什阿娜一直在試圖隱藏的東西？如果是，為什麼？」

「特格是我父親。」

「如此微妙！一位聖母對銘刻大聖母父親的甦亡人感到內疚不安！」

「她是我親自教出來的學生，貝爾。妳感覺不到她對我有多關心。另外，特格不僅是個甦亡人，還是個孩子。」

「我們必須確認她的意圖，直到毫無疑點！」

歐德雷迪看到貝隆達欲言又止，終究還是沒說出那個名字：「潔西嘉。」

又一個有汙點的聖母？貝爾是對的，她們必須確保對什阿娜有十分的把握才行。這是我的責任。什阿娜的黑色雕塑在歐德雷迪的意識中閃

爍著。

「艾德侯的計畫有些吸引力，但是……」貝隆達猶豫了一下。

歐德雷迪開口說話了：「這孩子非常年輕，還沒完全長大。原初記憶恢復的痛苦可能接近香料之痛，可能會讓他離我們更加疏遠。但是這……」

「用銘者控制他，我同意這點。但是如果銘刻並沒有恢復他的記憶呢？」

「我們還可以執行原計畫。而且這個方法在艾德侯身上確實成功了。」

「他不一樣，不過我們可以等等再做決定。妳和司凱特利還要見面，要晚了。」

歐德雷迪掂了掂晶紙：「每日總結呢？」

「都是妳已經見過無數次的東西。」貝爾說這樣的話，幾乎就是擔心的意思。

「我把他帶到這裡來。讓塔瑪在這裡等著，妳找機會再進來。」

司凱特利差不多習慣這類艦外走動了，他們從她停在中樞南面的運輸車上出來的時候，歐德雷迪從他悠閒的態度上看出了這點。

不只是一場散步，他們都清楚這點，但是她把這些出行安排得很有規律，設計成不斷重複的模式，使他鬆懈下來。形成例行常規，有時候太有用了。

「您能帶我出來走走太好了，」司凱特利抬頭斜睨她，「空氣比我記得的更乾。今晚我們去哪裡？」

他對著太陽眯起眼睛的時候，那雙眼睛顯得太小了。

「去我的工作室。」往北大約半公里就是中樞的外部建築，她朝那裡點頭示意。此時是春季，天還有些冷，從外面能看見無雲的天空下暖色調的屋頂，燈光從她的塔樓裡面射出，最近這些日子幾乎每到日落時分都會有冷風襲來，那扇窗子彷彿在向風中的人們保證裡頭是舒適的環境。

歐德雷迪用眼角餘光觀察著身旁這位忒萊素人。他如此緊繃著神經！她在聖母警衛和她們身後的侍祭身上也能感受到這種繃緊的狀態，那都是貝隆達要求特別戒備的原因。

我們需要這個小怪物，他對此很清楚。我們還不知道忒萊素人的能力可以達到什麼程度！他積累了什麼才能？他為什麼帶著這麼明顯的隨意態度去探測他的獄友？

忒萊素人製造了甦亡人艾德侯，她提醒自己。他們是不是在他身上隱藏了什麼祕密？

「我是來到您門前的乞丐，大聖母，」他用那種哀鳴般的尖細嗓音說，「我們的星球淪為廢墟，我們的人民被屠殺殆盡。我們為什麼要去您的居所？」

「到更舒適的環境裡商量。」

「是，艦內空間非常有限。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總把車停得離中樞這麼遠，為什麼要走路過去？」

「我覺得這樣能透透氣。」

司凱特利環視著周圍的植被：「令人愉快，不過很冷，您不覺得嗎？」

歐德雷迪瞥向南面。南邊的這些斜坡上種植著葡萄，坡頂和較冷的北面是為果園預留的位置。這些葡萄園裡種植的都是改良過的葡萄，由貝尼．潔瑟睿德園丁開發而來。古老的葡萄藤，它們的根會「探下地獄」（根據古老的迷信傳說），從燃燒的靈魂處盜取水分。釀酒廠就在地下，還有供儲存和做出陳酒的洞穴也都在地下。地上一行行精心培育的葡萄藤有序地排列著，沒什麼其他設施破壞這種景觀，葡萄藤間隔開闊，足夠採摘者和耕種設備通行。

他對此很愉快？她很懷疑這裡是否真會有什麼能讓司凱特利愉快的景致。他應該精神緊張，她就需要他這樣，這樣他才會自問：她選擇和我一起穿過這些簡陋的鄉村環境到底是為什麼？

她們不敢對這個小個子男人採用貝尼．潔瑟睿德更強有力的說服手段，這讓歐德雷迪很惱火。但是有人說，動用那種手段若是失敗了，她們不會有第二次機會，她也覺得是這樣。忒萊素人的行為已經表明他們寧願死也不願放棄祕密的（以及神聖的）資訊。

「有幾件事我不明白，」歐德雷迪邊說邊繞過一堆修剪下來的葡萄藤，「你為什麼堅持要有自己的幻臉人，然後才能同意我們的要求？還有，鄧肯．艾德侯身上到底有什麼，讓你這麼感興趣？」

「親愛的女士，我一個人孤獨無依，沒有夥伴。這就是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他無意識地揉搓著胸口，零熵膠囊就藏在那裡。

他為什麼如此頻繁地揉搓身體的那個部位？這是個讓她和分析師都迷惑不解的動作。沒有疤痕，沒有皮膚紅腫。也許是兒時留下的習慣而已。但那是多久之前的事了！也許是這次轉世帶來的缺陷？沒人知道。他那灰色的皮膚帶有金屬色素，能夠抵抗探測儀器。他以前肯定受過訓練，會對更強的射線很敏感，因此一旦使用就會被他發覺。不行……現在還不行，目前只能採取外交手段。這個該死的小怪物！

司凱特利在想：這個普汶韃女性沒有天生的同情心可供他利用嗎？關於這個問題，「典型」經常是矛盾的。

「詹朵拉的韋柯特已經不復存在，」他說，「幾十億我的族人被那些蕩婦屠殺。亞吉斯特最遙遠的邊疆都沒能倖免，我們被徹底摧毀了，只有我倖存了下來。」

亞吉斯特，她想。不羈之人的土地。在伊斯蘭米亞語裡，這是個發人深省的詞，貝尼．忒萊素的語言。

她用伊斯蘭米亞語說道：「我神主的魔法是我們唯一的橋梁。」

她又一次公開表示與他共有偉大信念，催生了貝尼．忒萊素的蘇非－禪遜尼合一精神。從語言上看她的伊斯蘭米亞語用詞準確，毫無破綻，但他還是看到了謬誤之處。她稱神主的信使為「暴君」，而且不遵守最基本的戒律！

這些女人在哪裡進行蓋謳集會，去感知神主的存在呢？如果她們真的說神的語言，還需要這麼粗鄙的商量嗎，那她們早就知道想從他身上搜尋的那些資訊了。

爬過最後一個斜坡，他們就要到中樞前鋪好的過道了，司凱特利呼喚著神主的幫助。貝尼．忒萊素竟然落魄至此！祢為何要降下這場試煉？我們是《沙利亞特》最後的法學家，而我，我的人民最後的尊主，在祢已無法在蓋謳向我言說的時候，我的神主，也必定要尋求祢的答案。

又一次，歐德雷迪用完美的伊斯蘭米亞語說：「是你自己的人民背叛了你，那些被你送到大離散中去的人。你再也沒有馬里柯兄弟，只有姊妹。」

那麼妳的薩格拉大廳在哪裡，普汶韃騙子？那種深邃無窗，只有自己的兄弟才能進入的地方在哪裡呢？

「這對我來說還是件新鮮事，」他說，「馬里柯姊妹？這兩個詞總是互相矛盾。姊妹不能是馬里柯。」

「你們已故的馬哈依和阿卜杜，那個瓦夫不能接受這點，而他帶著你的同胞們幾乎走向了滅亡。」

「幾乎？您知道有倖存者？」他難以掩飾自己聲音中的激動。

「不是尊主……但是我們聽說過有幾個多莫還活著，但是都在尊母手裡。」

她在一棟建築前停下了，再往前走幾步，這棟建築的邊緣就會剛好擋住她欣賞落日的視線。她還是用忒萊素的祕密語言說：「太陽不是神。」

黎明與日落即馬哈依的呼喊！

司凱特利跟著她走進一段拱形長廊，兩邊是兩棟矮樓，此時，他的信心開始動搖。她說的是對的，不過這些話只有馬哈依和阿卜杜才能說。長廊的陰影下，護衛緊緊跟隨的腳步聲在他們身後迴蕩，歐德雷迪的話讓他有些困惑，她說：「你為什麼沒說恰當的話？你不是最後的尊主嗎？這樣的話你不就是馬哈依和阿卜杜了嗎？」

「我不是由馬里柯兄弟選出來的。」這話就算他自己聽起來都站不住腳。

歐德雷迪召來了一個上升域場，然後在運輸管道入口處停步。在他者記憶的細節中，她發現對蓋謳以及蓋謳的呼弗蘭權利很熟悉──這是夜晚枕邊的輕聲低語，是戀人對他們去世很久的女人訴說的。「然後我們……」「因此，如果我們說出這些神聖的話……」呼弗蘭！承認並重新接納一位曾經在普汶韃中歷險的人吧，回歸之人祈求您的寬恕，因他已與異類那深重的罪孽接觸。眾馬謝葉赫在蓋謳相聚，知神主與他們同在。

運輸管入口的門開了，歐德雷迪向司凱特利和前面的兩位警衛示意先走。在他經過的時候，她想：必須有所行動了。我們不能順著他的心意陪他玩遊戲。

歐德雷迪和司凱特利進入工作室的時候，塔瑪拉尼正背對著門站在

弓形凸窗前。落日餘暉斜斜地映射著屋頂。然後這抹豔麗就此消失，留下的是一幅光影對比的畫面，天邊那最後的光明顯得室內的暗夜更加深沉了。

在這濛濛幽暗中，歐德雷迪揮手示意警衛們散去，她注意到她們頗有些不情願。很顯然，貝隆達命令她們留下，但她們又不能違抗統御大聖母的命令。她指著對面的一張犬椅，等著他坐下。他先是滿腹狐疑地回頭看看塔瑪拉尼才坐下，又掩飾地說道：「為什麼不開燈？」

「這是放鬆的間歇。」她說。而且我知道黑暗能讓你不安！

她在桌後站了一會兒，端詳著幽暗中的幾處光亮，周圍按她對環境的偏好擺放著外表頗有光澤的藝術品：窗邊的小龕裡有早已去世的綺諾伊的半身像，右手邊的牆上，是人類第一次移民太空時的田園風光圖，桌上有一堆利讀聯晶紙，還有一片從窗戶透進的微弱光亮集中在光雕器所反射出的銀色映射。

對他的煎熬夠久了。

她碰了碰控制臺上的一塊板子。四周牆上和天花板上巧妙布置的燈球亮了起來。塔瑪拉尼接到暗示，立刻有意將長袍一甩，轉過了身。她站在司凱特利身後兩步的距離，恰如其分地表現出貝尼．潔瑟睿德不祥而神祕的姿態。

司凱特利先是被塔瑪拉尼的動作嚇得微微抽動了一下，現在又默默地坐好了。犬椅似乎對他來說太大了，讓他看起來就像個小孩子。

歐德雷迪說：「救了你的聖母說你當時在交叉點上指揮著一艘無現星艦，尊母發動襲擊的時候那艘無現星艦正準備啟動第一次摺疊空間的瞬移航行。據她們說，當時你乘著單人航艦趕往你的戰艦，但是就在爆炸前轉向走避了。你是發現了襲擊者嗎？」

「是的。」他勉強應道。

「而且知道她們可能會從你的軌跡定位無現星艦。所以你逃跑了，留下你的兄弟們等著被毀滅。」

他用目睹悲劇發生的那種徹底的痛苦說道：「早些時候，我們從忒萊素駛離的時候，就看到襲擊開始了。我們發動大爆炸要摧毀對襲擊者有價值的東西，再加上從太空發射的噴火槍，共同製造了大屠殺。然後我們也逃了。」

「但是沒有直接逃往交叉點。」

「我們搜過的所有地方，都已經被她們搶先一步。很多東西確實都被她們付之一炬，但是我們還擁有祕密。」提醒她我還有東西可以交易！他用一隻手指輕點自己的頭。

「你在交叉點上尋求宇航公會或者鉅貿聯會的庇護，」她說，「我們的間諜艦在敵人反應過來之前把你撈了出來，多幸運。」

「姊妹……」這個詞太令他難以啟齒了！「……如果妳真是我在蓋謳的姊妹，為什麼不給我幻臉人僕從呢？」

「在我們之間，你還是保留了太多祕密，司凱特利。比如，襲擊來臨的時候，你為什麼要離開班得隆？」

班得隆！

提及這座偉大的忒萊素城讓他鬱結於胸，他似乎已經感受到了零熵膠囊如脈搏一樣的跳動，彷彿它希望能把珍貴的內容物都釋放出來一般。失落的班得隆城。再也無法見到城市上空那紅玉似的天空，再也感受不到兄弟同在，再也沒有耐心的多莫和……

「你不舒服？」歐德雷迪問。

「我為我所失去的感到難過！」他聽到身後衣物摩擦的窸窣聲，感覺到塔瑪拉尼離他更近了。這個地方太壓抑了！「她在我身後做什麼？」

「我是女修們的公僕，她在這裡是要觀察我們倆。」

「妳提取了我的部分細胞，對吧？妳們是在再生箱裡培育司凱特利替代品！」

「我們當然得這麼做。你不會認為聖母會讓最後一個尊主在這裡消亡吧？」

「我不會做的事，我的甦亡人也不會做！」而且那個甦亡人不會帶著零熵膠囊！

「我們知道。」關鍵是我們不知道什麼？

「這不是商量。」他抱怨道。

「你對我的判斷失誤了，司凱特利。你什麼時候撒謊，什麼時候藏著祕密不說，這些我們都知道。我們會利用別人不會的感官。」

這是事實！她們利用他身體的氣味，從肌肉的微小動作，從他無法

抑制的表情上都能發現線索。

女修？這些生物是普汶韃！全都是！

「當時你們在舉行拉什卡儀式。」歐德雷迪試圖敦促他說出真相。

拉什卡！他多希望他在這裡就是在舉行拉什卡集會。幻臉人武士、多莫助理━消滅這種可惡至極的邪惡！但他不敢撒謊。他身後的這位也許是個真言師。眾多生命經歷都告訴他貝尼．潔瑟睿德的真言師是最厲害的。

「我帶著一支卡薩德兵力。我們在搜索一群混合人，以增加防禦力量。」

群？忒萊素是不是知道混合人的什麼事情，卻從未向女修會透露過？

「你們出發時心裡已作好動用武力的準備。尊母是不是知道了你的任務，所以把你和其他人的聯繫阻斷了？我猜很有可能是這樣。」

「您為什麼叫她們尊母？」他一時難以自控，聲音幾乎變成了尖叫。

「因為她們自己就是那麼叫的。」保持鎮定。讓他自己慢慢走向失誤好了。

她說得對！我們被出賣了。這是個很令人痛苦的念頭。他緊緊壓抑著這種感覺，思考著該如何作答。向她稍微透露一點？對這些女人來說，從沒有什麼是稍微透露一點。

一聲嘆息震動他的胸腔。他感受到了零熵膠囊和裡面的內容物，那是他最在意的東西。有什麼能讓他接觸到自己的再生箱就好了。

「我們送去大離散的那些人中，有些後裔帶回了他們俘虜的混合人。牠們是人類和貓科動物的雜交產物，這點妳肯定知道了。但是牠們在我們的再生箱裡不繁殖。在我們搞清楚原因之前，我們收下的那些混合人就死了。」那些叛徒只給我們帶了兩隻！我們早該懷疑！

「他們沒給你帶來多少混合人，是吧？你本應該懷疑那些就是誘餌。」

看見了吧？向她們透露一點點，就能讓她們知道這麼多！

「為什麼混合人不獵殺伽穆上的尊母？」這是鄧肯的問題，應該得到回答。

「聽說必須下命令。牠們沒有命令不會殺人。」她知道這點。她是在試探我。

「幻臉人也依令殺人，」她說，「如果你下命令，他們連你都殺，不是這樣嗎？」

「那條命令是專門用來防止我們的祕密落入敵手。」

「所以你才想要自己的幻臉人？你把我們當成敵人嗎？」

還沒等他想到如何回應，貝隆達的投影在桌子上方顯現出來，真人大小、半透明，身後是檔案部晶紙閃爍的光芒。「什阿娜發來緊急消息！」貝隆達說，「香料噴發開始了。是沙蟲！」她的身影轉而看向司凱特利，攝影機隨著她的舉動調整，分毫不差。「這麼看來，你失去一件討價還價的籌碼了，司凱特利尊主！我們終於有香料了！」投影圖像隨著一聲咔嗒聲和微弱的臭氧氣味消失了。

「妳們想騙我！」他脫口而出。

但是歐德雷迪左邊的門開了。什阿娜拖著一個不超過兩公尺長的小型懸浮艙走了進來。艙體側面是透明的，在工作室燈球的映射下，迸發微弱的黃色光線。艙內有什麼東西在蠕動！

什阿娜沒說一句話，只是站在一邊，好讓他們能仔細看清艙內的全貌。那麼小！這隻蟲子還沒有裝著牠的懸浮艙一半大，但體態細節完美，在一堆淺淺的金色沙堆上伸展著軀體。

司凱特利難掩一聲敬畏的喘息。先知！

歐德雷迪的反應更實際。她彎腰湊近了懸艙，向那小小的嘴裡窺探。曾經宏大的蟲體內那炙熱的憤怒之焰如今縮減成了這個？真是個微縮版本！

牠抬起身體前部的時候，晶牙閃閃發光。

沙蟲的嘴左右搖擺著。他們都看到了那排牙齒後面由異樣化學反應燃起的微小火苗。

「有成千上萬條，」什阿娜說，「和以往一樣，香料噴發牠們就會來。」

歐德雷迪一言未發。我們成功了！但這是什阿娜的勝利時刻，讓她盡情享受吧。司凱特利從來也沒像現在這樣灰心喪氣過。

什阿娜打開艙門，從裡面拿出沙蟲，如同晃動嬰兒般輕輕搖動。牠

在她的懷裡暫時平靜了下來。

歐德雷迪滿足地深深吸了口氣。她仍然能控制牠們。

「司凱特利。」歐德雷迪說。

他無法把眼神從沙蟲身上收回來。

「你還為先知服務嗎？」歐德雷迪問，「這就是！」

他一時啞口無言。真的是先知歸來？他想否認第一眼看到時那敬畏的反應，但他的眼睛不允許。

歐德雷迪輕聲說：「你們在忙那個愚蠢的任務，那個自私的任務的時候，我們在為先知服務！我們拯救了他最後的化身，把他帶到了這裡。聖殿星將變成另一顆沙丘星！」

她坐回椅子上，雙手合十放在身前。貝爾當然在透過攝影機觀察著，晶算師的觀察會很有價值。歐德雷迪真希望艾德侯也在看，但他可以看全息影像。她看得很明白，司凱特利只是把貝尼．潔瑟睿德看作恢復他那珍貴的忒萊素文明的工具而已。這項進展能迫使他揭露他那再生箱的祕密嗎？他會拿出什麼來？

「我必須花點時間想想。」他的聲音顫抖。

「想什麼？」

他沒回答，注意力都還在什阿娜身上，什阿娜正把那隻小小的沙蟲放回懸浮艙，關上蓋子前，她再一次撫摸了牠。

「告訴我，司凱特利，」歐德雷迪堅持說，「你還有什麼事需要重新思考的？這是我們的先知！你說你為偉大信念服務。現在正是時候！」

她能看出他的夢想在一點點瓦解。他自己的幻臉人可以複製那些被他們殺死之人的記憶，複製每個受害者的舉止形態。他從來也沒抱什麼能騙過聖母的希望……但是侍祭和普通的聖殿工人……所有他希望能獲得的祕密，都沒了！如同忒萊素星球那燒焦的星體一樣確定無疑地消失了。

她說：「我們」的先知。他看向歐德雷迪，表情委頓，眼神渙散。我該怎麼辦？這些女人不需要我了，但是我需要她們！

「司凱特利。」她的聲音十分輕柔，「『大公約』結束了，現在是新的宇宙。」

他只覺得喉嚨乾癢，於是努力吞嚥了一下。暴力的整體概念呈現出新的規模。在舊帝國，大公約可以保證，若是任何人膽敢從太空發動襲擊，燒毀某顆星球，必定會受到報復。

「暴力升級了，司凱特利。」歐德雷迪幾乎是在低語，「我們只是離散了怒火。」

他將注意力拉回到她身上。她在說什麼？

「對尊母的憎恨在逐漸累積。」她說。不是只有你失去了很多，司凱特利。曾經，我們的文明中出現問題的時候，會有人說：「請個聖母過來！」尊母讓這樣的事再也不會出現了。神祕的傳說被重新編造，金色陽光照耀在我們過去的路上。「以前的日子比較好，有貝尼．潔瑟睿德能幫我們。現在你到哪裡去找可靠的真言師？去哪裡仲裁？這些尊母從來都沒聽過這樣的話！那些聖母，永遠彬彬有禮。至少你得承認這一點。」

司凱特利沒回應，她說：「想想如果這種怒火被釋放在聖戰中會如何！」

他還是沒作聲，於是她接著說：「你已經見過了。忒萊素、貝尼．潔瑟睿德、分裂之神的祭司，天知道還有多少—都像是野生的獵物一樣被獵殺。」

「她們不能把我們都殺光！」他痛苦地喊著。

「不能嗎？你那些離散的同胞在與尊母共事。那是你在大離散中要去尋求的避難所嗎？」

這是另一個夢：一小撮忒萊素人，像潰爛的傷口一樣執著，等待著司凱特利偉大復興的那一天。

「人們在壓迫下會變得更堅強，」他說，但話裡沒有一絲力量，「即便是拉科斯的祭司也在倉皇躲藏！」他的話中充滿絕望。

「這是誰說的？你那些回歸的『朋友』？」

他的沉默是她所需要的全部答案。

「貝尼．忒萊素殺死過尊母，她們知道，」她說，故意打擊他，「只有把你們滅絕，她們才會滿意。」

「還有妳們！」

「即便不是為了共同的信仰，我們也該是形勢所迫的合作夥伴。」

她用純正的伊斯蘭米亞語說道，很快便看到他的眼裡燃起了希望。蓋謳和《沙利亞特》也許還在那些用神的語言構成思想的人中間保持舊有的含意。

「合作夥伴？」他語音微弱，試探的意味十足。

她採用了新的策略，直言不諱：「我們可以共同行動，合作夥伴關係在很多方面都是共同行動的基礎，這種關係比其他任何關係都更加可靠，因為我們知道彼此所想要的目標。夥伴關係有種固有模式：對這種關係下的所有事加以篩選，可靠的事情就可能顯現。」

「妳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你早就知道了。」

「怎麼製作最精良的再生箱，對吧？」他搖了搖頭，顯然不是很確定。她的要求預示著很多他不會喜歡的變化！

歐德雷迪權衡了一下，想她是否敢對他大發雷霆。他真是遲鈍！但是他已經在恐慌邊緣。原有價值改變了，尊母不是唯一的動盪根源。司凱特利甚至根本不知道這種變化的程度，而恰恰是這種變化感染了他自己那些離散成員！

「世事變遷。」歐德雷迪說。

變遷，多讓人不安的詞。他想。

「我必須擁有自己的幻臉人助手！能不能再加上我自己的再生箱？」他的語音已經幾近乞求。

「我和我的議會會考慮這件事的。」

「有什麼好考慮的？」他在用她自己的話來對付她。

「你只需要自己同意就行了，我還需要別人同意才行。」她苦笑著說，「所以你確實有時間考慮考慮。」歐德雷迪對塔瑪拉尼點了點頭，於是塔瑪拉尼叫來了警衛。

「回無現星艦？」他在門口說道，在兩邊魁梧的警衛襯托下，他的身形顯得愈發矮小。

「但是今晚你不用走路回去了。」

離開的時候，他戀戀不捨地盯著沙蟲看了最後一眼。

司凱特利和警衛離開後，什阿娜說：「您沒繼續施壓是對的，他快陷入恐慌了。」

貝隆達走了進來：「也許乾脆殺了他最好。」

「貝爾！把全息投影啟動，再看一下剛才的會面情況。這次從妳晶算師的角度去看！」

這句話阻止了貝隆達接著想說的刻薄話。

塔瑪拉尼輕笑起來。

「妳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妳姊妹的痛苦之上了，塔瑪。」什阿娜說道。

塔瑪拉尼聳了聳肩，但是歐德雷迪很欣慰。什阿娜不再取笑貝爾了？

「妳說聖殿星正變成另一顆沙丘星的時候，他開始慌了。」貝隆達說，她的聲音聽起來有種晶算師的距離感。

歐德雷迪當時也看到了他的反應，但是並沒想到其中的關聯。這就是晶算師的價值：模式和系統性，一點點累積邏輯事實。貝爾探知到了司凱特利的行為模式。

「我問自己：事情又成真了嗎？」貝隆達說。

歐德雷迪立刻就看出來了。關於失落之地的問題有點奇怪。沙丘星曾是顆眾所周知的活躍星球，它曾存在於銀河系註冊系統中，這一點在歷史上是確定無疑的。你可以指著一個投影說：「那就是沙丘。曾經被稱為厄拉科斯，後改為拉科斯。在摩阿迪巴時期由於遍布整顆星球的沙漠特徵而被稱為沙丘。」

不過，摧毀這個地方，神話的外衣將和投射出的現實所差無幾。不久，這樣的地方就會變成徹底的神話傳說。亞瑟王和他的圓桌騎士，只在夜間下雨的卡美洛城。在那個時候天氣控制能做到這種地步，算是相當好了！

但是現在，一顆新的沙丘星出現了。

「神祕力量。」塔瑪拉尼說。

啊，是啊。塔瑪，離肉體終結的日子愈來愈近了，她會對神祕事物更加敏感。神祕與祕密，是護使團的工具，在沙丘星上也一直為摩阿迪巴和暴君所用。它們的種子已經種下，即使分裂之神的祭司們已經墜入地獄，沙丘神話仍然在猛增。

「美藍極。」塔瑪拉尼說。

工作室裡的其他女修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香料可以在貝尼．潔瑟睿德的離散中注入新的希望。

貝隆達說：「為什麼她們非將我們置於死地，而非俘虜？這一點一直讓我很困惑。」

尊母也許不想讓任何一個貝尼．潔瑟睿德活著……也許她們只想要香料的資訊。但是她們摧毀了沙丘星，又摧毀了忒萊素人。假如多吉拉成功了，任何與蜘蛛女王的會面也應該慎之又慎。

「沒有用得上的人質？」貝隆達問。

歐德雷迪看見了她的同儕們臉上的表情。她們依循同一條思路，彷彿所有人都在用同一個意識思考。尊母很少留下活口，這種經驗教訓讓那些潛在的對手更加小心翼翼。它讓眾人遵循沉默法則，因而痛苦的記憶變成了痛苦的神話。尊母們就如同任何年代的野蠻人一樣：她們需要鮮血而非人質。肆意妄為，殘暴無度。

「達爾說得對，」塔瑪拉尼說，「我們過去把尋求同盟的範圍限定得離家太近了。」

「混合人不是自己繁殖的。」什阿娜說。

「創造了混合人的那些人想控制我們，」貝隆達說，她的嗓音裡有明顯的晶算師基本預測技巧的特徵，「所以多吉拉才在那些馴獸師身上聽出了猶豫之意。」

就是這樣，她們要面對全部危險。最終會回到人的身上（總是會這樣）。人──同時代的人。你能從同時代生活的人民，以及他們從歷史中汲取的知識中學到很多有價值的東西。他者記憶並不是歷史唯一的交通工具。

歐德雷迪有種離家很久，終於又回來的感覺。她們四個人共同思考的感覺讓她覺得很親切，這種熟悉的感覺不受地點的限制。女修會本身就是家，不是因為那些供她們暫時棲身的臨時落腳點，而是因為組織本身。

貝隆達替她們發聲：「我擔心我們一直在雞同鴨講。」

「那是因為恐懼產生的念頭。」什阿娜說道。

歐德雷迪不敢笑。因為她可能會被誤解，而她現在不想解釋。讓默貝拉成為我們的同胞，再賜給我們一位恢復記憶後的霸夏！這樣我們也

許就有機會一戰！

這種美妙的感覺讓她很享受，此時一條消息傳了進來，發出嗒的一聲提示音。她朝投影面看了看，那只是她純粹的下意識反應，然後她意識到危機來了。這麼一件小事（相對來說）就足以引發危機。克萊比在一場撲翼機事故中受到了致命傷。致命，除非……除非怎樣的部分在投影中為她進行了詳細說明，最後的結論指向了賽博格。她的同伴們看到的訊息字樣是反的，但是在這裡你必須學會讀鏡像資訊。她們也知道了。

這條線應該在哪裡畫下去？

貝隆達還戴著她那副古董眼鏡，本來她完全可以裝上人造眼或任何數不清的其他替代品，但她用身體表達了自己的意見。這就是身為人類的意義。試著抓住青春，它卻箭一樣地飛逝，並且還會無情地嘲笑你。有美藍極已足夠了……也許太多了。

歐德雷迪意識到了自己的情緒意謂什麼。但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必要性呢？貝爾可以投出屬於她自己個人的一票，每個人都知道，甚至也都尊重這一點。但是統御大聖母的一票卻和整個女修會緊緊相繫。

先是再生箱，現在又來了這件事。

眼前的局面告訴她克萊比是專家，失去他的專業才能是她們無法承擔的。人手本就短缺，「一人身兼多職」已經不足以描述這種狀況了。愈來愈多的缺口無人填補。不過賽博格克萊比會是敲開裂縫的楔子。

蘇克醫師們已經準備就緒。這是「預防性措施」，以防萬一無可替代的人員損傷的情況出現。比如統御大聖母？歐德雷迪知道她帶著一貫謹慎的保留意見，已經同意了。現在這些保留意見還有什麼用？

賽博格也是那種大雜燴一樣拼湊出來的詞語。機械設備添加到人類的血肉之軀上，在哪裡變成主流了？賽博格什麼時候會完全不再是人類？誘惑加大—「就調整這麼一點點。」調整起來易如反掌，最終這種七拼八湊的人類就會變得任人擺布，絕對順從。

可是……克萊比？

山窮水盡的情況告訴她：「把他改造成賽博格！」女修會已經到了如此絕望的地步了嗎？她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

那就這樣吧—她作這個決定並非完全身不由己，不過她手上有一個

現成的藉口。形勢決定一切。

巴特勒聖戰給人類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戰鬥並贏得勝利……只在那個時候而已。那場許久之前的矛盾留下了另一場戰役。

但是現在，女修會命懸一線。聖殿還有多少技術專家？無須查看她也知道答案。不足。

歐德雷迪身體前傾，發出傳送命令。「把他改造成賽博格。」她說。

貝隆達哼了一聲。是贊同還是反對？她永遠也不會說的。這是大聖母的決鬥場，歡迎來我的地盤！

誰贏了這場戰役？歐德雷迪不禁想到。

31

我們如履薄冰，努力讓亞崔迪（希歐娜）的基因在我們的人群中永存，這可以讓我們躲開預見的雙眼。我們將奎薩茲．哈德拉赫封存！是人類的任性創造了摩阿迪巴，先知使預言成為現實！我們還敢再忽視對道的感悟，去迎合一種憎恨偶然、祈求預言的文化嗎？

——《檔案摘要》



黎明剛過，歐德雷迪就到了無現星艦。大聖母大步走到訓練場的時候，默貝拉早已起床，正用模擬訓練機練習。

歐德雷迪穿過太空田邊的環形果園，自己走了這最後一公里。夜晚少數幾片雲在黎明即將到來時分愈加稀薄，最後慢慢消散，露出繁星滿布的天空。

她認出了些細微的天氣控制跡象，那是為搶收本地又一輪農作物而做的，但日益稀少的雨量連確保果園和草地留存都成問題。

歐德雷迪走在路上，感覺沉悶乏味，剛剛過去的冬天是暴風雨間歇時難得的平靜。生活是場大屠殺。沾著花粉的昆蟲追逐著花朵，花朵結出果實，又散播下種子。這些果園是場祕密風暴，它的力量隱藏在生命的洪流中。但是，哦！毀滅。新生命承載著變化。雖然身分永遠不同，但變革者終將到來。沙蟲將帶來遠古時沙丘星上那種沙漠的純淨。

永不停息的變遷之力帶著淒涼之意侵入她的想像中。她彷彿能看到這片土地退化成遭到狂風肆虐的沙丘，那是雷托二世子民們的棲息地。

聖殿的技藝將經歷異變——一種文明的傳說被另一種取而代之。

歐德雷迪踏入訓練場的時候，這些念頭仍然讓她很感慨，並且影響了她的心情，她看著默貝拉完成一組閃現力量訓練，然後退後幾步，大口喘著氣。

默貝拉的左手背有條細細的紅色劃痕，那是她沒能躲開那座巨大的訓練機留下的痕跡。這架自動訓練機立在房間中央，像根金色的柱子，它的武器還在不停吞吐閃現著──彷彿是一隻憤怒昆蟲的上顎在向外試探。

默貝拉身著綠色緊身衣，裸露的皮膚滲著晶瑩的汗滴。即便小腹明顯因為懷孕而凸出，她還是看起來體態優雅。她的皮膚散發著健康的光澤，這是內在的力量，歐德雷迪確信，不止因為懷孕，還有更基本的身體機能在起作用。歐德雷迪第一次見到默貝拉的時候就對這一點印象深刻。盧西拉抓住了默貝拉，將艾德侯從伽穆救出後，就特意提到了這點。在她的外表下是一副健康的身軀，就彷彿一面透鏡，聚焦於此就能看到生命力恣意宣洩。

我們必須得到她！

默貝拉看到了來訪者，但她並不想中斷自己的訓練。

還不行，大聖母。我的孩子雖然就快出生了，但這副身體仍然有需求。

正是這時，歐德雷迪看到訓練機在模仿憤怒的情緒，透過阻塞電路系統，就能設計出這種反應。這種模式極其危險！

「早安，大聖母。」

默貝拉調動著體內的力量，閃躲扭腰，動作幾乎快到無法分辨，發出的聲音也有些異樣。

訓練機揮動機械臂向她戳刺、劈砍，它的感應器發出低沉的嗡嗡聲，移動迅速，試圖跟上她的動作。

歐德雷迪吸了口氣。此時說話無疑會讓默貝拉更容易被訓練機傷害，這種危險遊戲最好還是不要冒任何分心的風險。夠了！

訓練機的控制器就在一面寬大的綠色面板上，裝設在門口右側。看電路的情況，就知道默貝拉改動了機器──電線凌亂地懸著，光束場上的記憶晶體也被挪動了位置。歐德雷迪伸手把系統停了下來。

默貝拉轉身面對她。

「妳為什麼竄改電路？」歐德雷迪質問她。

「好讓它有憤怒模式。」

「尊母都這麼做嗎？」

「就像樹枝被弄彎？」默貝拉揉著她受傷的手，「但是如果樹枝知道是如何彎的，並且同意呢？」

歐德雷迪感到一陣興奮：「同意？為什麼？」

「因為能感到其中有某些……很偉大的事情。」

「妳想體會腎上腺素上升的感覺？」

「妳知道不是這樣！」默貝拉的呼吸恢復了正常。她站在原地怒視著歐德雷迪。

「不然是怎樣？」

「是……挑戰自己去完成妳以前覺得根本不可能的事。妳從來也沒想過自己可以這麼……這麼好，這麼熟練、專業地完成某些事。」

歐德雷迪強行壓下了一陣狂喜。

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我們終於擁有了她！

歐德雷迪說：「但是妳會付出多麼大的代價！」

「代價？」默貝拉聽起來很是震驚，「只要我擁有能力，就樂於付出代價。」

「只要得償所願，付出代價也無妨？」

「隨著我變得愈來愈強大，我能承擔的代價也愈大。這是妳們貝尼．潔瑟睿德神奇的豐饒之角[6]賦予我的。」

「小心，默貝拉。妳所謂的豐饒之角也可能會變成潘朵拉的魔盒。」

默貝拉知道這個典故。她默默站著一動不動，全神貫注地看著大聖母：「哦？」聲音幾不可聞。

「潘朵拉的魔盒釋放出強烈的分心之物，會浪費生命的能量。妳信心滿滿，輕輕鬆鬆地說『一切就緒』，然後就等著成為聖母，但是妳還是不明白那代表什麼，也不知道我們想要從妳這裡得到什麼。」

「也就是說，妳們想要的一定不是我們的性能力。」

歐德雷迪向前走了八步，每一步都精心拿捏，給人一種儀態萬千，卻又威風凜凜的感覺。一旦默貝拉開始那個話題，通常的解決辦法是沒法阻止她的──要用大聖母不容置疑的命令打斷這場爭論。

「什阿娜很容易就能掌握妳們的能力。」歐德雷迪說。

「這麼說妳會用她對付那個孩子！」

歐德雷迪聽出了她的不悅。這是種文化殘餘。人類的性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什阿娜現在正等在無現星艦的警衛室裡，不得不面對這件事。「我希望妳能知道我為什麼排斥，為什麼這麼遮遮掩掩的，大聖母。」

「我知道，在我們接納妳之前，弗瑞曼社會中的各種禁忌充斥著妳的大腦！」

這句話把她們之間的疑團一掃而空。但與默貝拉的這場交流如何才能改變方向？在我找出辦法之前，必須讓談話自然進行下去。

狀況會重複，未解決的問題也會繼續出現。她幾乎能預料到默貝拉說的每個字，這很令人傷腦筋。

「既然妳說處理特格需要這樣，為什麼還要避免這種測試過的操縱他人的方式？」默貝拉問。

「奴役，妳是想說這個詞嗎？」歐德雷迪毫不避諱地回答。

默貝拉瞇著眼思考。我把男人當作我們的奴隸了嗎？也許是。我給他們帶來一段狂野而無法思考的放縱，讓他們向難以置信的極致愉悅投降。我接受的訓練就是讓他們得到如此的體驗，也因此令他們心甘情願為我們所用。

直到鄧肯也對我做了同樣的事。

歐德雷迪看到了默貝拉眼中的躲閃之意，她知道這個女人的心靈深處糾結著什麼，也很難去揭開這個謎底。我們未觸及的地方還有蠻荒存留。就好像默貝拉原本的清澈被難以除去的汙點所沾染，然後這沾染之處被掩蓋，甚至這層掩蓋之處又被加上了掩飾一樣。在她心底有著冷酷的部分，扭曲了她的思想和行動。在其之上又層層疊加，讓人難以觸碰。

「我能做到的事讓妳害怕。」默貝拉說。

「妳的話語中存在著真相。」歐德雷迪同意。

誠實和坦率—現在能使用的工具很有限，必須小心使用。

「鄧肯。」默貝拉的聲音平板，還用上了新學會的貝尼．潔瑟睿德技能。

「我很害怕妳和他分享的東西。妳會覺得很奇怪吧？大聖母居然會承認害怕。」

「我知道這個表現出誠實和坦率的技巧！」她說得就好像誠實和坦

率很令人厭惡似的。

「聖母們學著永不放棄自我。我們學著不讓別人的在意拖累自己。」

「這就是全部？」

「還要更深些，還有其他的延伸內容。做貝尼．潔瑟睿德讓妳有自己的行事方式。」

「我知道妳的意思：選擇鄧肯還是女修會。我知道妳的花招。」

「我不這麼覺得。」

「我也有不會去做的事！」

「我們每個人都被過去所羈絆。我會做出我自己的選擇，做我必須做的事，因為我的過去和妳的不一樣。」

「儘管我剛才說了那些話，妳還是會繼續訓練我？」

與默貝拉的會面需要完全開放與接受的心態，歐德雷迪正是帶著這種心態傾聽著她的每句話，調動感官對那些言外之意保持警醒，很多訊息會在語言的邊緣盤旋，彷彿擺動的纖毛，伸展著，要與危險的宇宙接觸。

貝尼．潔瑟睿德必須做出改變。這就是能引領我們走向變革的人。

貝隆達會被這種前景嚇壞的。很多聖母會反對，但只能這樣。

歐德雷迪不說話，於是默貝拉說道：「訓練，用這個詞恰當嗎？」

「改造。可能這個詞對妳來說更熟悉。」

「妳真正想做的是聯合我們的經歷，讓我足夠像妳，這樣我們就能在彼此之間創造信任。教育都是這麼做的。」

不要和我玩博學的遊戲，小姑娘！

「默貝拉，這麼說我們是在同一條溪流裡漂流了？」

任何三級侍祭聽到統御大聖母的這種語調都會變得十分小心，默貝拉卻表現得無動於衷：「除了一點：我不會放棄他的。」

「那由妳決定。」

「妳們讓潔西嘉女士做決定了嗎？」

終於有路可以走出死胡同了。

鄧肯敦促默貝拉去研究潔西嘉的生活。想妨礙我們！他的表現被全息攝影記錄下來，引發了對紀錄嚴肅又認真的分析。

「她是很有趣的人。」歐德雷迪說。

「愛！經過所有那些妳們的教育，妳們的『改造』！可她還是去愛了。」

「妳不覺得她的行為是叛變嗎？」

「絕不是！」

現在要小心些。「但是看看最後得到的是什麼結果：一個奎薩茲．哈德拉赫……還有那個孫子，暴君！」這些論點很得貝隆達的心。

「黃金之路，」默貝拉說，「人類的倖存之道。」

「大饑荒時代，還有大離散。」

妳在看嗎，貝爾？沒關係，妳會看到的。

「尊母！」默貝拉說。

「這些事都是因為潔西嘉而起嗎？」歐德雷迪問道，「但潔西嘉回歸女修會，最後在卡樂丹度過餘生。」

「還當了侍祭的老師！」

「對她們來說，也是個例子。看見違抗我們的命令會是什麼下場了嗎？」反抗我們，默貝拉！而且要比潔西嘉做得更巧妙些！

「有時候妳讓我感覺很厭惡！」天生的誠實讓她不得不加上一句，「但是妳知道我想要妳擁有的東西。」

我們擁有的東西。

歐德雷迪想起她自己第一次受到貝尼．潔瑟睿德的魅力所感召的時刻。身體所能完成的精巧至極的那些事，感官發揮到能探知最微小的細節，能以令人嘆為觀止的精準度完成動作的肌肉訓練，這些能力為尊母所擁有時，只會因其身體本身的速度優勢而提升到新的高度。

「妳又拋給我了，」默貝拉說，「想強迫我做出選擇，實際上妳早就知道了。」

歐德雷迪還是沉默不語。這是種古代耶穌會修士幾乎已經做到完美的爭辯模式，意識並流疊加在爭執模式之上：讓默貝拉自己去說服自己，只用最微妙的手段輕輕地推動進程，給她藉題發揮的小藉口。

但是挺住，默貝拉，為了鄧肯，勇敢去愛！

「在我面前魚貫而過、炫耀妳們女修會的優勢這點，妳做得非常聰明。」默貝拉說。

「我們不是餐廳裡排隊等著用餐的人！」

一抹淡然的微笑閃過默貝拉的嘴角：「這個要一點，那個也要一點，我覺得我還想要點那邊那種奶油的。」

歐德雷迪很喜歡這種比喻，但是無所不在的觀察者有自己的口味：「這種飲食可能會害死妳。」

「但是我看妳們擺在那裡的食物太吸引人了。比如說魅音！那簡直就是盛宴。我的喉嚨裡竟然有這麼美妙的樂器，而妳可以教我怎麼用那種終極模式去演奏。」

「現在，妳就是音樂大師。」

「我想要妳那種能力，去影響我周圍的人！」

「目的是什麼呢，默貝拉？這麼做到底是為了誰的目標？」

「如果妳吃什麼，我就吃什麼，我會不會也可以長成妳這種強悍的樣子：外在如塑鋼般，而內在甚至更堅硬？」

「妳是這麼看我的嗎？」

「妳是我宴會上的主廚！我必須把妳送上來的餐點吃掉──為了我好，也是為了妳好。」

她聽起來幾乎要興奮得躁動起來。真是個怪人。有時候她看起來似乎是最不開心的女人，在她的艙室裡就像頭籠中野獸。那種眼中的瘋狂，那種角膜裡的橘色斑塊……就像現在這樣。

「妳還是拒絕對司凱特利『下工夫』嗎？」

「讓什阿娜去做。」

「妳會教她嗎？」

「她會把我教她的東西都用在那個孩子身上！」

她們互相瞪視著，都意識到她們想的是同一個念頭。這不是因為彼此想法背道而馳引起的衝突。

「為了妳能給我的那些東西，我得忠於妳，」默貝拉低聲說，「但是妳想知道我是否會背叛這份承諾嗎？」

「妳能嗎？」

「如果形勢所迫，妳能那麼做，我也不過和你一樣。」

「妳覺得妳會不會有一天為自己的決定而後悔？」

「我當然會！」那是什麼傻瓜問題？人總會後悔，默貝拉這麼說。

「只是要確認一下妳對自己有多誠實。妳從不給自己披上虛假的外衣，我們欣賞妳這一點。」

「妳遇見過虛假的人？」

「確實。」

「妳肯定有很多辦法把她們揪出來。」

「香料之痛會為我們代勞。虛假是無法安然度過考驗的。」

歐德雷迪感到默貝拉的心跳瞬間加速了。

「妳不打算命令我放棄鄧肯？」她的話語很尖銳。

「這種情感羈絆造成一些困難，不過是妳自己的困難。」

「這是另一種勸我放棄他的說法？」

「我只是要妳接受這種可能性。」

「我不能。」

「妳不肯？」

「我說的是真的，我做不到。」

「如果有人向妳展示如何做到呢？」

默貝拉盯著歐德雷迪，很久都沒有眨眼，然後說：「我幾乎要說『那我就解脫了』……但是……」

「什麼？」

「只要他跟我是一對，我就沒辦法解脫。」

「這是尊母宣布放棄的方式嗎？」

「宣布放棄？用詞錯誤。我只是比我以前的姊妹更成熟。」

「以前的姊妹？」

「還是我的姊妹，但她們是童年的姊妹。有些在我的記憶裡很可愛，有些我很不喜歡。她們是對我已失去吸引力的遊戲夥伴。」

「這個決定讓妳滿意嗎？」

「妳滿意嗎，大聖母？」

歐德雷迪帶著毫不掩飾的歡欣為她鼓掌。默貝拉多麼輕鬆、迅速地掌握了這種貝尼．潔瑟睿德的機敏反問！

「滿意？多麼令人討厭、乏味無聊的詞！」

就在歐德雷迪說話的時候，默貝拉感覺自己恍如身處夢中一般，在向一座深淵邊緣靠攏，她無法醒來，阻止這場墜落。她的胃帶著祕密的

空洞感疼起來，歐德雷迪的下一句話彷彿從遠處迴響著傳來。

「對聖母來說，貝尼．潔瑟睿德就是全部。妳永遠也忘不了這一點。」

這場夢的感覺來時迅猛，去時也一樣迅速。大聖母接下來的話冷酷而直接。

「準備做更高級的訓練。」

直到妳接受香料之痛——活下來或是死去。

歐德雷迪抬眼望向天花板上的攝影機：「叫什阿娜到這裡來。讓她立刻開始跟新老師學習。」

「妳還是要這麼做！你要讓她對那個孩子『下工夫』。」

「把他當成特格霸夏，」歐德雷迪說，「這樣對妳有幫助。」我們不會給妳時間重新考慮的。

「我沒有抗拒鄧肯，又不能和妳爭辯。」

「不要爭辯，就算是對妳自己也一樣，默貝拉。那樣毫無意義。特格是我父親，但我還是得這麼做。」

直到這一刻，默貝拉才意識到歐德雷迪過去話語背後的力量。對於聖母來說，貝尼．潔瑟睿德就是全部。偉大的杜爾保護我！我也會變成那樣嗎？

6

豐饒之角：源自希臘神話，寧芙仙女們以一隻母山羊的奶和蜂蜜餵養宙斯，母羊撞斷羊角時，一位寧芙在角中裝滿水果，用鮮花和樹葉包起後送給宙斯。為了感謝仙女的照顧，宙斯將羊角回贈，並承諾她們可以從羊角中倒出想要的東西，而且取之不盡。——編注

我們見證了永恆之中的一段過渡期。有重大事件發生，但有些人永遠注意不到。還有意外介入。你並未親臨現場，你依靠的是報告，但人們會將頭腦緊閉。報告有什麼好處？是新聞紀錄中的一段歷史？編輯會議上會預先選定，加以消化，然後從偏見的出口被排泄出來？你需要的那些紀錄很少來自真正締造歷史的人。日記、回憶錄和自傳是特殊訴求的主觀形式。檔案裡擠滿了這種值得懷疑的東西。

—達爾維．歐德雷迪



剛到走廊盡頭的屏障處，司凱特利就注意到警衛和其他人都很興奮。人們走路似乎都加快了腳步，尤其是現在時間還這麼早，更顯得有些不同尋常，所以一開始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把他引到了屏障處。那個蘇克醫生伽蘭托在那裡。歐德雷迪曾派她過來，他是那時認識她的，歐德雷迪說「因為你看起來好像生病了」。又一個監視我的聖母！

啊，是默貝拉的孩子。這些人匆匆忙忙地進進出出，還有蘇克醫生，都是因為這件事吧。

但是其他人都是誰？他在這裡從來也沒見過這麼多穿貝尼．潔瑟睿德長袍的人。不僅是侍祭，他還看見數量更多的聖母在那裡急匆匆地走來走去，這些人讓他想起了大型食腐鳥類。最後終於看到一個侍祭，肩膀上抱著個孩子。非常神祕。如果我能和戰艦系統連線就好了！

他靠在一面牆上等著，但是人們陸續消失在各個入口處。他很清楚其中一些通往什麼地方，但其他的並不知曉。

以神聖先知之名！統御大聖母竟然親自來了！她從一個較寬的入口穿過，大部分其他人也都進了那裡。

下次見面時問歐德雷迪也沒用，因為她現在已經把他收入囊中。

先知在這裡，在普汶韃手裡！

走廊裡再沒人出現了，司凱特利回到自己的住所。身分監測儀在他通過的時候燈光閃爍，但他強迫自己不去看。身分是鑰匙。以他具備的知識，這艘伊克斯星艦控制系統中的漏洞就彷彿誘惑水手的海妖塞壬在向他招手。

一旦開始行動，她們不會給我太多時間。

這將是一場以星艦和裡面的人事物為人質的絕望行動，幾秒內就將決定成敗。誰知道艦上還可能建了什麼偽裝面板，或者隱密艙門，那些可怕的女人也許就會從裡面跳出來撲向他。在窮盡其他所有可能途徑之前，他不敢放手一搏。尤其是現在……先知已經恢復了。

奸詐狡猾的女巫。她們還改動了這艦艇什麼地方？他覺得坐立不安。我的知識還能用嗎？

屏障那頭司凱特利的身影並未逃過歐德雷迪的眼睛，但她現在顧不上擔心他。默貝拉的分娩（她喜歡這個古語）來得正是時候。什阿娜在嘗試恢復霸夏記憶，此時歐德雷迪希望和她待在一起的是心神不定的艾德侯。艾德侯經常因關於默貝拉的一些念頭而分心，而默貝拉很顯然不能和他一起待在這裡，現在不行。

在他面前，歐德雷迪保持著謹慎小心、萬分留意的姿態，畢竟，他是個晶算師。

她又一次看到他坐在控制臺前。在經過通往他艙室入口走廊處的下滑道時，她聽到了連續的咔嗒聲，還有通訊場那特有的嗡鳴聲，於是她立刻就知道在哪裡能找到他了。

她把他帶去監測什阿娜和那個孩子的觀察室，他表現出一種怪異的情緒。

他是擔心默貝拉？還是對他們將會看到的場面感到不安？

觀察室空間狹長。有三排椅子面對著展示牆，展示牆連著密室，實驗即將在那裡展開。觀察室裡光線暗淡，只有椅子後上方角落裡有兩盞微小的懸浮燈用作照明。

儘管歐德雷迪擔心蘇克醫生可能沒什麼用……但還是有兩名在場。艾德侯認為最好的那位蘇克醫生伽蘭托正陪在默貝拉身邊。

這可以顯示出我們的關心，足夠真實。

沿著展示牆設置了懸帶椅，通往另一間房間的緊急出口也近在咫尺。

斯特吉先把孩子帶到了外面的走廊內，他在那裡看不見那些觀察他的人，然後領他進了房間。房間是按默貝拉的指示準備的：一間臥室，一些從他的艙室內帶來的他自己的東西，還有些是從艾德侯和默貝拉兩個人的房間內拿過來的東西。

像是一座動物的洞穴，歐德雷迪想。艾德侯的房間經常故意弄得雜亂不堪，拋棄的衣物扔在懸帶椅上，角落裡堆著涼鞋，因此這個地方也有種破敗感。睡墊是艾德侯和默貝拉曾經用過的。歐德雷迪先前檢查過，她注意到墊子有一種類似唾液的味道，是種親密的性的氣味，這一點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特格。

這就是野蠻起源之處，那些我們無法抑制的事情。認為我們可以控制它是多麼大膽。但是我們必須如此。

斯特吉脫下男孩的衣物，讓他赤裸著躺在墊子上，歐德雷迪發現她的脈搏跳動加速。她把椅子向前挪動了一下，注意到她的貝尼．潔瑟睿德夥伴們也在做同樣的動作。

天哪，她想。我們就是一群窺淫狂嗎？

這些想法在此時很有必要，但她覺得這樣想讓她感到很羞辱。在這種念頭侵入的過程中，她失去了一些東西。這絕對是非貝尼．潔瑟睿德思維，卻是典型的人類想法！

鄧肯陷入了一種刻意擺出的冷漠氛圍中，這是種很容易能看穿的偽裝。他的思想中有太多的主觀成分，讓他很難發揮好晶算師功能，但這正是她想要他現在保持的狀態。神祕參與，將性高潮作為能量源。貝爾的認知是對的。

附近有三名督察，選擇她們都是因為她們足夠強壯，她們現在表面上的身分是觀察者。歐德雷迪對其中一人說：「甦亡人想要恢復初始記憶，卻對此心懷恐懼。這是需要粉碎的主要障礙。」

「胡說！」艾德侯說，「妳知道現在有什麼是為我們所用的嗎？他的母親是妳們其中一員，她對他進行了深度訓練。也許她做不到保護他，去對抗妳們的銘者，但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歐德雷迪猛地朝他轉過身。晶算師？不，他回到了剛剛過去的記憶

中，重現並且做著比較。不過，對銘者的論調……是因為這樣，他第一次和默貝拉之間產生的「性衝撞」才會恢復他腦中其他甦亡人生命的記憶嗎？因為他對銘者有深層的抗拒感？

剛才聽歐德雷迪說話的督察選擇對這種不敬的打斷視而不見。貝隆達給她介紹情況時她已經閱讀了檔案內容。她們三個都知道她們可能會被召去殺死這個甦亡人兒童。他有沒有對她們構成威脅的力量？直到（或是除非）什阿娜成功，這些觀察者是無從知曉的。

歐德雷迪對艾德侯說：「斯特吉告訴他為什麼他會在這裡了。」

「她告訴他什麼了？」這句提問很蠻橫，使督察瞪視著他。

歐德雷迪控制著嗓音，故意壓得很溫和：「斯特吉告訴他什阿娜會恢復他的記憶。」

「他怎麼說？」

「為什麼鄧肯．艾德侯不自己動手？」

「她告訴他實話了嗎？」給自己討回一點公道。

「說了實話，但並未洩漏什麼事。斯特吉告訴他什阿娜有種更好的方法，而且你也同意了。」

「看看他！他動都沒動。妳沒有給他用藥吧？」

艾德侯對那些督察也怒目而視。

「我們不敢用藥。但他內在精神很集中。你還記得這些很重要，對吧？」

艾德侯又深深地坐回他的椅子裡，雙肩驟然下垂：「默貝拉一直說：『他還只是個孩子，他還只是個孩子。』 妳也知道我們因為這件事吵了一架。」

「我覺得你的論點很中肯。霸夏不是孩子，我們喚醒的是霸夏。」

他抬起交叉著的手指：「希望如此。」

她往後退了一下，看著他交叉的手指：「我不知道你還迷信，鄧肯。」

「如果我覺得能有幫助，讓我向杜爾祈禱我也願意。」

他自己重新覺醒時的那份痛苦依然記憶猶新。

「不要顯露惻隱之心，」他低聲嘟囔著，「繼續仔細觀察他。讓他集中精神於內在自我，妳需要他的怒火。」

這些都是他的經驗之談。

他又很突兀地說道：「這可能是我提出過最愚蠢的建議，我應該去陪著默貝拉。」

「你說的這種錯誤人人都犯，鄧肯。而且現在你沒法為默貝拉做任何事。快看！」此時特格從墊子上一躍而起，抬頭望著天花板上的攝影機。

「沒有人來幫我嗎？」特格催促道，他的聲音裡透露著深深的絕望，比之前預料的還要嚴重些，「鄧肯．艾德侯在哪裡？」

艾德侯猛地向前一衝，歐德雷迪用一隻手握住了艾德侯的手臂：「待在這裡，鄧肯。你也幫不了他。現在還不行。」

「難道沒人告訴我要做什麼嗎？」特格年輕的聲音裡透著孤獨和空洞，「妳們要做什麼？」

這是什阿娜出場的信號，她從特格身後一扇隱密入口邁步走進房間，「我來了。」她只穿著一件薄如蟬翼的淺藍色長袍，幾乎是透明的。在她跨步向男孩走去的時候，長袍緊貼著她的身體。

他目瞪口呆地望著。這是一位聖母？他從來沒見過穿成這樣的聖母。「妳要把我的記憶還給我？」他的聲音中滿是懷疑和絕望。

「我會幫助你自己找回記憶。」她邊說邊讓長袍從軀體上滑下，然後拋在一邊。長袍彷彿一隻藍色大蝴蝶翩然落到了地板上。

特格睜大了雙眼望著她：「妳這是在幹什麼？」

「你覺得我在做什麼？」她在他身邊坐下，把一隻手放在他的下體。

他的頭猛地向前低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從後面推了他一把，然後盯著她的手，陰莖在她手中勃起。

「妳為什麼這麼做？」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霸夏會知道的。」

他抬起頭看著她離自己如此接近的臉：「妳知道！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不是你的記憶！」

「妳為什麼這樣低哼？」

她用嘴唇碰觸著他的脖頸，輕哼的聲音在觀察者的耳中清晰可聞。默貝拉管它叫增強劑，對性反應所做的一種回饋。聲音變得愈來愈大了。

「妳到底在幹什麼？」她讓他跨坐在她身上時，他幾乎發出了聲尖叫。她動了動，輕輕摩挲著他的後腰。

「回答我，混蛋！」這次已經完全是尖叫了。

這句「混蛋」是和誰學的？歐德雷迪在想。

什阿娜讓他滑入了她的體內：「這就是你要的答案！」

他張大了嘴，似乎在發出長長的「哦」，卻無聲無息。

觀察者們看到她凝視著特格的雙眼，但什阿娜同時也在用其他感官觀察著他。

「感受他緊繃的大腿，迷走神經的搏動會洩漏他的祕密，尤其注意他乳頭顏色加深的情況。一旦妳讓他達到了那種狀態，保持住，找到他瞳孔放大的跡象。」

「銘者！」特格的尖叫把觀察者們嚇了一跳。

他用拳頭捶打什阿娜的肩膀。展示牆另一頭的所有人都觀察到就在他不停扭動的同時，雙眼內出現了深邃的閃光，有什麼新東西從他體內閃現出來。

歐德雷迪一下站了起來：「是出問題了嗎？」

艾德侯還坐在椅子上：「跟我預測中一樣。」

什阿娜把特格推到一邊以避開他緊抓的手指。

他趴向地板，一下子轉過身，速度之快讓觀察者為之震驚。什阿娜和特格彼此對望了好幾秒，慢慢地，他站直了身子，這時他才看向自己。他先是把注意力轉向抬在身前的左臂，然後目光望向天花板，依次看向每一面牆，最後他又看向自己的身體。

「到底這是發生了什麼該死的……」傳來的還是孩子的尖聲嗓音，但語音中透著怪異的成熟感。

「歡迎回來，甦亡人霸夏。」什阿娜說。

「妳剛才要銘刻我！」他憤怒地指責，「妳以為我母親沒教我怎麼防止這件事嗎？」一種思緒飄散的表情閃過他的臉。「甦亡人？」

「有些人更願意把您看作是複製人。」

「誰……什阿娜！」他轉過身，環視整個房間。整間房間內沒有看得見的出口，這是特意選擇的隱密出入口房間。「我們這是在哪裡？」

「在您被殺前，帶到沙丘星去的那艘無現星艦裡。」她還在按照預定規則回答他。

「被殺……」他又一次看向自己的雙手。觀察者們幾乎能看到甦亡人固有的過濾機制開始在他的記憶中發揮作用。「我被殺了……是在沙丘星？」他的聲音中有些微的悲涼之意。

「您英勇無畏，從未退縮過。」什阿娜說。

「我的……我從伽穆帶的人……他們都……」

「尊母把沙丘星當作對其他人的警告。現在沙丘已經是毫無生氣的球體，是被焚燒後的殘渣。」

憤怒占據了他的身體。他盤腿坐下，雙拳緊握放在膝蓋上。「是的……我也在……我的歷史中知道了。」他又瞥向什阿娜。她在墊子上保持著坐姿，相當安靜。這種一頭栽進眾多記憶中的感覺，唯有從香料之痛中走出來的人才能體會。現在需要的是完全的寂靜無聲，一動不動。

歐德雷迪低語說：「不要干預，什阿娜。讓它自然發展，讓他自己完成。」她對三位督察做了個手勢。她們走到入口前，不再關注密室，而是看著她。

「把我自己看成是歷史的一部分，這種感覺很奇怪。」特格說。仍然是孩子的嗓音，卻一直給人一種很成熟的感覺。他閉上眼，做著深呼吸。

觀察室內的歐德雷迪又坐回椅子上，說道：「你看到什麼了，鄧肯？」

「什阿娜把他從自己身邊推開的時候，他瞬間轉身的那種迅捷，除了默貝拉，我沒在第二個人身上看到過。」

「甚至比默貝拉還要快。」

「也許……也許是因為他的身體很年輕，而且我們還讓他接受了普拉那－並度訓練。」

「不對，是別的原因。你提醒了我們，鄧肯。這是亞崔迪標記細胞

中尚未知曉的成分。」她的目光掃向保持警惕的督察們，然後搖了搖頭。不行，還不行。「他的母親真該死！她催眠他，誘使他阻擋銘者，而且沒讓我們知道。」

「不過，看看她給我們帶來了什麼，」艾德侯說，「一種恢復記憶更有效的辦法。」

「本來我們應該自己就能看出來！」歐德雷迪對自己有點生氣，「司凱特利說忒萊素人使用的是痛苦和對抗。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問他。」

「沒那麼簡單。我們的真言師對他沒有把握。」

「他有些讓人捉摸不透。」

「你什麼時候研究過他？」

「達爾！我有攝影機紀錄的存取權。」

「我知道，可是……」

「該死！妳能把注意力放在特格身上嗎？看看他！那是怎麼了？」

歐德雷迪立刻轉回注意力，去看椅子上的孩子。

特格看著攝影機，臉上是一副全神投入的可怕表情。

對他來說就像是頂著矛盾重重的壓力艱難入睡後剛剛醒來一樣，助理的手在搖晃著他，把他叫醒。有些東西需要他去注意！他記起坐在無現星艦指揮中心的情景，達爾站在他身邊，一隻手搭在他的脖頸上。在幫他抓癢嗎？有很緊急的事要做。是什麼呢？他的身體感覺很不對勁。伽穆……現在他們在沙丘星……他記起了不同的事：在聖殿度過的童年？達爾的身分是……是……更多記憶經過篩選湧入腦海。她們想銘刻我！

意識繞著這種念頭流過，彷彿河流遇到石頭而分開。

「達爾！妳在嗎？我知道妳在！」

歐德雷迪向後坐了坐，一隻手撐住下巴。現在怎麼辦？

「母親！」他的聲音中充滿了譴責之意！

歐德雷迪摸了摸椅子邊的一個轉盤：「你好啊，邁爾斯。我們去果園散散步怎麼樣？」

「不要繞圈子了，達爾。我知道妳為什麼需要我。不過我警告妳：暴力只會將權力交到錯誤之人手裡。好像妳不知道一樣！」

「撇開我們剛剛試圖對你做的事，邁爾斯，你仍然忠於女修會嗎？」

他掃了一眼保持警惕的什阿娜：「還是你們那條溫馴的狗。」

歐德雷迪看了看咧嘴微笑的艾德侯，眼神淩厲，意帶責備：「你和你那些可惡的故事！」

「好吧，邁爾斯──不繞圈子，但是我必須知道伽穆的真實情況。他們說肉眼根本捕捉不到你的動作。」

「那是事實。」他的聲音平淡，語調中顯得滿不在乎。

「還有剛才……」

「這副身體太小了，裝載不了那麼多。」

「可是你……」

「剛才那一下我已經用盡了力氣，而且我快餓死了。」

歐德雷迪把目光瞥向艾德侯。他點了點頭。事實。

她讓督察們從出入口撤回，她們在遵守命令前猶豫了一下。貝爾告訴她們什麼了？

特格的話還沒結束：「我理解得對嗎，女兒？既然每個個體最終都只對自己負責，自我的形成就需要最大的關懷和注意。對吧？」

他那個該死的母親把一切東西都教給他了！

「我道歉，邁爾斯。我們不知道你的母親為你做了什麼準備。」

「這是誰的主意？」說這話的時候他看著什阿娜。

「我的主意，邁爾斯。」艾德侯說。

「哦，你也在那裡？」更多的記憶流淌回他的大腦。

「我也記得你恢復我的記憶時給我帶來的痛苦。」艾德侯說。

這讓他冷靜了下來。「有道理，鄧肯。無須道歉了。」他看著傳遞他們聲音的揚聲器說道：「上層感覺如何，達爾？有沒有高處不勝寒啊？」

這是個該死的愚蠢想法！她想。他知道這點。一點也沒有。身邊的人多得很，包括那些想有機會和她待在一起，並為此感到十分激動的人，那些有自己想法的人（有時候是那種換了她們肯定做得更好的想法），那些提供說明和需要幫忙的人。高處不勝寒，確實如此！她感覺到特格想要告訴她什麼事。到底是什麼？

「有時候我必須獨斷專行！」

他們曾常在果園中散步，她彷彿聽見自己有一次這樣對他說，對他解釋著「獨斷專行」是什麼，然後補充說：「我掌握著權力，就必須使用權力。這也是個拖累，很沉重的拖累。」

妳擁有權力，那就使用權力！這個晶算師霸夏剛才想告訴她的就是這個。殺了我或者放了我，達爾。

儘管如此，她還是盡量拖延著，她知道他能感覺出來。「邁爾斯，伯茲馬利死了，但他在這裡留下了一支他自己訓練的後備軍。最精良——」

「別拿那些無足輕重的細節煩我！」多麼霸道的命令式口吻！聲音雖然還如孩童般尖細刺耳，但除此之外，氣場十足。

沒等接到命令，督察們便返回了出入口。歐德雷迪惱火地揮揮手把她們打發走，這時她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做出了決定。

「把衣服給他，然後帶他出來。」她說，「讓斯特吉過來。」

特格現身後的第一句話就讓歐德雷迪頓時心生警惕，暗自揣摩自己是不是在這件事上犯了個錯誤。

「如果我不想按妳想的去戰鬥會怎麼樣？」

「可你剛才說……」

「我這……幾輩子裡說過很多事。戰役加強不了道德感，達爾。」

她（和塔拉札）聽霸夏不止一次說過這樣的論調。「戰爭遺留下的只有『囫圇吞吃，痛飲狂歡』，最後導致的道德淪喪不可避免。」

話說得沒錯，但是她不知道他說這番話有何用意。「對於任何一個重返戰場的老兵來說，他們會對命運（『我活下來了，這一定是上天的旨意』）重新審視，更多的是帶著幾乎難以掩埋的傷痛回家，準備要『過平淡的生活』，因為他們在戰爭的陰霾下見過太多太多。」

這是特格的話，但也是她的信仰。

斯特吉匆忙趕到了房間，但沒等她開口，歐德雷迪便示意她站到一邊，靜候指令即可。

這一次，這位侍祭鼓足勇氣違背了統御大聖母的命令。

「鄧肯應該知道這個消息，他又有了一個女兒，母女平安健康。」她看向特格，「您好，邁爾斯。」然後斯特吉才退到後面牆邊，靜靜地

站好。

她比我想得還要好，歐德雷迪想。

艾德侯輕鬆地坐進椅子，這才感覺到先前一直懷著的擔心緊張情緒已經影響到了他在觀察時做出的分析。

特格對斯特吉點點頭，轉而對歐德雷迪說：「還有什麼願要許嗎？」控制他們的注意力很重要，這有賴於歐德雷迪的認識。「如果沒有，我真要餓死了。」

歐德雷迪抬起一根手指示意斯特吉去辦，接著便聽到這位侍祭的腳步聲漸行漸遠。

她感覺到了特格要把她的注意力往哪裡引，果不其然，接下來他就說道：「也許這次妳真的留下傷疤了。」

他的話中帶刺，是在譏諷女修會曾發下豪語：「我們不會讓歷史的傷疤愈積愈多。傷疤所隱藏的往往比顯露的還多。」

「有些傷疤顯露的事情比隱藏的要多。」他說道，然後又看向艾德侯，「對吧，鄧肯？」這是晶算師之間的對話。

「我相信我被捲入一場舊爭端了。」艾德侯說。

特格看向歐德雷迪：「看見了嗎，女兒，一個晶算師聽到的時候就知道什麼是舊爭端。妳自以為知道每個轉捩點中自己需要做什麼，為此而頗感自豪，但是這次轉捩點上攔路的怪獸是妳自己製造的結果！」

「大聖母！」那是一位督察不希望特格如此稱呼歐德雷迪發出的聲音。

歐德雷迪對她視而不見。她有些懊惱，還感受到了特格的嚴苛，同時也覺得他的話不無道理。記憶中的塔拉札也記得這段爭端：「我們是由貝尼．潔瑟睿德聯合會所塑造的。她們用某些奇怪又特別的方式讓我們在情感上變得遲鈍。哦，必要時我們可以揮動利刃，迅捷又無情，但那是另一種遲鈍。」

「我不會參與這類讓妳變得麻木的事。」特格說。這麼說他也記得。

斯特吉拿著一碗燉菜回來了，棕色的肉湯，上面漂著肉片。特格坐在地板上，迫不及待地用湯匙大口吃著。

歐德雷迪還是沉默不語，她的念頭在特格談及的話題上打轉。聖母

們在自己周圍布下一層堅硬的屏障，使得外界（包括感情）的一切都像是投影一般。默貝拉是對的，女修會必須重新學習如何對待感情。如果她們一直只是觀察者，走上的必將是毀滅之路。

她對特格說：「沒人會要求你讓我們變得麻木。」

特格和艾德侯聽出了她聲音中的異樣。特格把空碗放在一邊，但艾德侯先開口了。「教化。」他說。

特格表示同意。聖母們很少衝動，即便是在危急時刻，你從她們那裡看到的也只有奉命行事的反應。她們已經超過了多數人所認為的那種教化。很多時候，驅動她們的並非對權力的渴望，而是她們長遠的大局觀，這是種混雜了即時性與幾乎無限記憶的東西。所以，歐德雷迪正在按照一條精心設計好的計畫行事。特格瞥了一眼還在保持警惕的督察。

「妳們準備要殺我。」他說。

沒人回答，沒有必要回答，她們都能識別這種晶算師預測。

特格轉過身，又向房間裡望去，那是他重拾記憶的地方。什阿娜已經不見了。更多的記憶在他的意識邊緣蠢蠢欲動，它們何時恢復自有安排。只是這矮小的軀體會引起困難。還有斯特吉……他又凝視著歐德雷迪：「妳比自己想得還要聰明。但是我的母親……」

「我覺得她並沒有預見到這一幕。」歐德雷迪說。

「沒有……她的亞崔迪基因還沒那麼強大。」

當前的種種情況下，這是個很能刺激人神經的詞，整間房間都陷入特殊的沉默。督察們靠得更近了。

他那個該死的母親！

特格對逡巡著的督察毫不在意：「有些話雖然妳沒問，但是我也得回答，對於在伽穆上我發生了什麼事，我沒法解釋。不管是我的身體還是頭腦，運轉速度都快到無法解釋。算算大小和能量的話，眨眼間我就可以毫髮無損地離開這間房，離開這艘戰艦。哦……」他把手立了起來，「我仍然是妳溫馴的狗。我會按妳需要的去做，但也許不是妳想像的那種方式。」

歐德雷迪看到了她的同儕臉上的驚愕與恐慌。我這是把什麼放出來了？

「我們可以不讓任何活體離開這艘戰艦。」她說，「你也許速度很

快，但是如果你打算不經我們允許就離開這裡，我很懷疑你是否能快過吞沒你的烈焰。」

「我會挑個好時機離開的，還會徵得妳的同意。妳有多少伯茲馬利的特別行動隊？」

「將近兩百萬。」她驚訝到脫口而出。

「這麼多！」

「尊母把他們殘殺殆盡之前，他在蘭帕達斯帶的人數比這數目的兩倍還多。」

「我們至少得比可憐的伯茲馬利機靈點。我得和鄧肯單獨談談這件事。妳需要我倆待在妳身邊就是為了這個，對吧？我們的專長。」他朝著頭頂的攝影機露出笑容，「我相信在同意之前，妳會把我們的談話仔仔細細研究一番。」

歐德雷迪和其他聖母交換了一下眼神。她們有個不言而喻的共同問題：我們還能怎麼辦？

歐德雷迪起身看著艾德侯說：「這是配得上真言師晶算師的真正工作！」

女人都離開後，特格起身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他看著越過展示牆能看到的那部分空蕩蕩的房間。先前在那裡很驚險，那陣動作還是讓他感覺心臟跳得厲害。「真是場好戲。」他說。

「算不上最好的。」鄧肯的聲音極其嘲諷。

「現在我最想來上一大杯丹星的馬利涅特，不過我懷疑這副軀體恐怕承受不了。」

「達爾回到中樞的時候，貝爾肯定在那裡等著呢。」艾德侯說。

「去他媽的貝爾！我們得在那些尊母找到我們之前把她們先解決掉。」

「我們的霸夏自有妙計。」

「這破頭銜！」

艾德侯驚訝地吸了口氣。

「告訴你一些事，鄧肯！」他語氣沉重地說，「有一次我去參加了場重要會議，與會的那方很可能會變成敵人，我聽到一個助理宣布我進場。『霸夏大人到。』我他媽幾乎絆了一跤，被那種心神抽離的感覺控

制了。」

「晶算師模糊。」

「當然是。有些事物我不敢弄丟，但是我知道這個頭銜把我從那些東西中除掉了。霸夏？我不僅是個霸夏！我是邁爾斯．特格，這是我父母給的名字。」

「你在名字鏈上！」

「當然，而且我意識到我的名字離更原始的一些事物還有段距離。邁爾斯．特格？不，我比那更簡單。我能聽見我媽媽說：『哦，多漂亮的孩子。』你看，我又有了個名字：漂亮的孩子。」

「你往更深處探尋了嗎？」艾德侯發現自己被吸引住了。

「我被迷住了，一個名字通向另一個名字，另一個名字又通向下一個，無窮無盡，直到最後的無名氏。我走進那間重要房間的時候，我沒有名字。你冒過那個險嗎？」

「有過一次。」他勉強承認。

「我們都至少做過一次。總之回到那次會議，有人向我簡報情況。我知道那張桌子上每個人的資訊──臉、名字、頭銜，加上他們所有人的背景。」

「但你又不是真的在那裡。」

「哦，我能看見那些期待的眼神在打量我，琢磨著，擔心著。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是誰！」

「那讓你感覺很有力量？」

「和我們在晶算師學校被警告的一模一樣。我問自己：『這個心智是剛在起始階段嗎？』別笑。這是個逗人的問題。」

「那你更深入了？」艾德侯被特格的話完全吸引，毫不理會他意識邊緣想把他拽回來的那股警告力量。

「是的。我發現自己身處那個著名的『萬鏡廳』中，他們說過的，還警告我們要逃跑。」

「那你還記得怎麼出來……」

「記得？顯然你也去過。記憶幫你出來了嗎？」

「有幫助。」

「儘管有那些警告，我還是在那裡耽擱了一陣，看我的『眾自我之

自我』，還有無窮的排列。都是映射，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無窮無盡。」

「『自我核心』令人著迷。極少有人能從那麼深的地方逃出來，你很幸運。」

「我不知道該不該叫幸運。我知道一定是有第一意識，一個覺醒的……」

「會被發現的事物並不是『第一』。」

「但是我想要自我根基處的自我！」

「會議上的人沒注意到你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

「後來我發現我坐在那裡，用一副木然的表情隱藏起這些精神體操。」

「你沒說話？」

「我被震懾得啞口無言。他們把這解釋為『霸夏如預料之中的沉默寡言』。我的名聲也就這麼回事。」

艾德侯開始露出微笑，又想起攝影機。他立刻就看出那些監察員會如何解讀這樣的啟示。危險的亞崔迪後裔懷有難以馴服的天賦！聖母們知道鏡子的事，任何逃出來的人都值得懷疑。那些鏡子給他看了什麼？

特格彷彿聽到了這危險的問題一樣，他說道：「我陷在那裡了，我也知道是什麼情況。我能看見自己像個臥床的植物人，但是我不在乎。鏡子裡有一切，然後就好像什麼東西從水裡一下子浮出水面一樣，我看見了我母親，她看起來和她快去世之前差不多。」

艾德侯嘴唇顫抖著吸了口氣。特格不知道他剛才說的話會被攝影機記錄下來嗎？

「聖母們現在會幻想我至少有成為奎薩茲．哈德拉赫的可能，」特格說，「另一個摩阿迪巴。胡說！就像你總掛在嘴邊的那句話一樣，鄧肯。我們都不會冒那個險。我們知道他製造出了什麼東西，我們又不蠢！」

艾德侯呆住了。她們會接受特格的話嗎？他說的是事實，但還是……

「她拉住了我的手，」特格說，「我能感覺到！然後逕自把我帶出了大廳。我覺得自己坐在桌前的時候期望她能和我在一起。我的手上還

留有那種她牽著我的強烈感覺，可她已經消失了，我知道。我只是打起精神，接著做事。女修會要在那裡贏取很重要的有利條件，而我獲得了這些優勢。」

「你母親深植在你心裡的某個東西──」

「不！我看待她和聖母看待他者記憶是一樣的方式。她是以這種方式在說：『你在這裡浪費時間幹什麼，還有正經事要做呢！』她從來沒離開過我，鄧肯。過去從來不會離開我們任何一個人。」

艾德侯突然明白了特格不厭其煩地細述這段歷史是為了什麼。誠實坦率，確實如此！

「你擁有他者記憶！」

「不是！只有在緊急情況時人人都有的那種。萬鏡廳屬於緊急情況，它也讓我看到並感覺到了幫助的來源，但我不會回那裡去！」

艾德侯接受了這種說法。多數晶算師會以身犯險，短暫地進入無限之中，學習名字和頭銜那轉瞬即逝的本質，但是特格的敘述已經遠遠超過了將時間作為流動和靜態畫面的論斷了。

「我覺得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該把自己全面、徹底地介紹給貝尼．潔瑟睿德，」特格說，「她們應該要知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我們。畢竟還有事情要做，而我們浪費了太多時間在愚蠢的事情上。」

33

尊母規則：將精力花在讓你變強的人身上才值得。花費在懦弱之人身上的精力最終將把你拽向深淵。

貝尼．潔瑟睿德評論：由誰來判斷？

—多吉拉紀錄



多吉拉回來的那天，歐德雷迪過得並不順利。與特格和艾德侯的武器會議結束時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整場會議期間，她都能感覺到獵人的利刃就高懸在空中，她知道這種心態影響了她的反應。

然後是下午和默貝拉的會議—談話，談話，談話。默貝拉糾結於哲學問題。對歐德雷迪而言，這可能算是她第一次碰上死胡同。

現在天色漸晚，歐德雷迪站在中樞周圍鋪設路面的最西邊。這是她最喜歡的地點之一，但是此時貝隆達就在她身側，剝奪了歐德雷迪本想好好享受的寧靜時刻。

什阿娜過去找她們，問：「妳給了默貝拉離開戰艦自由行動的權力？是真的嗎？」

「啊！」這是貝隆達最害怕的事情之一。

「貝爾，」歐德雷迪打斷了她，用手指著環形果園，「那塊隆起的地方，我們沒在那裡種樹。我想讓妳命令他們在那裡建點什麼做裝飾，按我的要求建。一座觀景亭，周圍建上格柵，以便觀景。」

現在已經沒法阻止貝隆達了。歐德雷迪很少看到她這樣怒氣沖天的樣子。貝隆達愈是怒吼，歐德雷迪變得愈是堅決。

「妳想要一座……一座裝飾用的建築？在那片果園裡建？妳還想把我們的物資都浪費在什麼地方？裝飾！真是最恰當的標籤，給妳的另一個……」

這場爭論很愚蠢。才剛講兩句話，她們就知道是白費唇舌了。統御

大聖母沒法先讓步，貝爾則很少會對任何事讓步。即使是歐德雷迪陷入沉默的時候，貝隆達依然對敵人已不在的空蕩堡壘掃射言語子彈。最後，貝隆達筋疲力盡，歐德雷迪說：「妳欠我一頓大餐，貝爾。一定得是妳能安排的最好的。」

「欠妳……」貝隆達開始語無倫次地嘟囔。

「這是和平的橄欖枝，」歐德雷迪說，「我想要在我的觀景亭裡吃這頓大餐……我那漂亮的觀景亭。」

什阿娜笑了起來，貝隆達無可奈何，只好跟著缺乏熱情地乾笑了幾聲。她知道什麼時候沒人聽她的話。

「看到的人都會說：『看，大聖母現在信心滿滿。』」什阿娜說。

「這麼說妳是要用它鼓舞士氣！」現在這個時候，貝隆達幾乎會接受任何能為之辯護的理由。

歐德雷迪向什阿娜投去一抹燦爛的笑容。我那聰明的小可愛！什阿娜不僅不再戲弄貝隆達，甚至隨時隨地都在維護這位年長聖母的自尊。貝爾當然也知道，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貝尼．潔瑟睿德式的問題：為什麼？

什阿娜意識到了她的懷疑，於是說：「我們之間真正的爭端其實是邁爾斯和鄧肯的問題。不管妳怎麼想，關於這一點，我已經厭倦了。」

「我真的不太能理解妳這是在幹什麼，達爾！」貝隆達說。

「能量有其自身模式，貝爾！」

「妳在說什麼？」她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她們會找到我們的，貝爾。我知道是怎麼找到的。」

貝隆達目瞪口呆地望著歐德雷迪。

「我們一直屈從於習慣，已經成了這些規矩的奴隸，」歐德雷迪說，「成了我們創造的能量的奴隸。奴隸們能掙脫枷鎖嗎？貝爾，妳和我一樣清楚我們的問題所在。」

貝隆達難得地不知所措。

歐德雷迪看著她。

驕傲，看著她的女修同儕和她們的狀態，歐德雷迪看到的是驕傲。尊嚴只是副面具，真正的謙遜從不存在。相反地，遵從守則行事的行為則是肉眼可見，貝尼．潔瑟睿德的行為模式便是如此。在一個很清楚模

式會帶來危險的社會，這本該像高音警笛一樣引起人們的警惕。

什阿娜有些迷惑不解：「習慣？」

「妳的習慣永遠在獵殺妳的路上。妳所構建的自我會糾纏著妳，揮之不去。它們是四處遊蕩的鬼魂，搜尋著妳的軀體，迫切地要掌控妳。我們都對我們構建的自我著迷上癮，都是我們行為的奴隸。我們對尊母上癮，她們也一樣對我們上癮！」

「又是妳那些該死的浪漫主義！」貝隆達說。

「是，我是個浪漫主義者……和暴君一樣的浪漫主義者。他讓自己對他所造之物陷於固定形態保持敏感，我對他預見的陷阱敏感。」

可是身後的獵手近在咫尺，眼前的陷阱已化作深淵。

貝隆達並未就此緩和情緒：「妳說妳知道她們會如何找到我們。」

「她們只需要認識到她們自己的習慣，然後……什麼事？」後一句是對從貝隆達身後隱祕走廊內出來的一個侍祭信使說的。

「大聖母，是聖母多吉拉的事。聖母芬迪爾已經帶她到了降落平臺，一小時後她們就會抵達這裡。」

「帶她到我的工作室去！」歐德雷迪向貝隆達投去堪稱狂暴的眼神，「她有說什麼嗎？」

「多吉拉聖母病了。」侍祭說道。

病了？這個詞在聖母身上可不同尋常。

「先別急著下結論。」貝隆達以晶算師模式提出建議，她對浪漫主義和大膽狂野的想像懷有敵意。

「找塔瑪過來負責觀察。」歐德雷迪說。

多吉拉在芬迪爾和斯特吉的幫助下，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進來。不過她的眼神堅毅，在審視周遭環境時，每個眼神背後都有著審時度勢的神態。她將風帽披在身後，露出了顏色如同古老象牙般的斑駁深棕髮絲，聲音聽起來有些虛弱。

「我已經依您的命令行事，大聖母。」芬迪爾和斯特吉離開後，多吉拉不等歐德雷迪邀請就逕自坐在貝隆達身旁的一把懸帶椅上。她略掃了一眼左邊的什阿娜和塔瑪拉尼，然後直直盯著歐德雷迪：「她們會在交叉點與您見面。她們覺得地點是她們定的，您想要的蜘蛛女王就在那裡！」

「什麼時候？」什阿娜詢問道。

「她們想要定在從現在開始一百個標準日之後。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再確認一下詳細的具體時間。」

「為什麼這麼久？」歐德雷迪問。

「您問我的看法？她們要利用這段時間加強交叉點上的防禦。」

「有什麼保證？」塔瑪像以往一樣簡潔地問道。

「多吉拉，妳這是怎麼回事？」歐德雷迪看到這個女人微微顫抖，對她如此明顯的虛弱很是震驚。

「她們拿我做了些實驗。但是那都不重要，關鍵是安排會面的事。總之，她們承諾說您將安全抵達，並同樣安全離開交叉點。這點不能相信。她們允許您帶少量隨行人員陪同，具體數量不超過五名。先做好她們可能會殺死所有陪同人員的打算，不過……這點上她們也許會再考慮考慮，因為我已經用行動告訴她們那會是個錯誤。」

「她們想讓我將貝尼．潔瑟睿德雙手奉上？」歐德雷迪的聲音裡透出前所未有的冷酷。多吉拉的話讓她擔心一場悲劇將會上演。

「那正是讓她們同意會面的誘因。」

「和妳一起去的女修們怎麼樣了？」什阿娜問。

多吉拉敲敲額頭，這是個女修會裡的常見手勢：「都在這裡了。我們都認為尊母們應該受到懲罰。」

「死了？」歐德雷迪從牙縫中勉強擠出了這兩個字。

「尊母為了強迫我加入。『看見了嗎？妳不同意，我們就再殺一個。』我告訴她們乾脆把我們都殺了就好，殺了我們，就別想見到大聖母了。她們不接受，但最後也沒有人質可殺了。」

「妳和她們都分享記憶了嗎？」塔瑪拉尼問。是的，她自己也將步入死亡，此時這正是她所關心的。

「假裝確認她們是否都死了的時候，我和她們都分享了。妳們還該聽聽整個過程。這些女人古怪得很！她們在籠子裡豢養混合人，女修們的屍體都被扔進了籠子裡給那些混合人吃了。那個蜘蛛女王──真是名副其實──強迫我在一邊看著她們被吃掉。」

「噁心！」貝隆達說。

多吉拉嘆了口氣：「她們自然不知道，我在他者記憶裡早已看過了

比這還糟糕的。」

「她們試圖要讓妳被情感淹沒，」歐德雷迪說，「真是愚蠢。妳的反應和她們希望的不一樣，她們是不是很驚訝？」

「應該說很是懊喪、惱火。我覺得她們見過我這種反應。我告訴她們說，用這個方法得到肥料還挺不錯的。我想這句話把她們惹毛了。」

「食人。」塔瑪拉尼喃喃地說。

「表面上而已，」多吉拉說，「混合人肯定算不上人類。勉強算是馴化的野獸。」

「沒有馴獸師嗎？」歐德雷迪問。

「我一個都沒看見。混合人確實會說話。吃之前牠們會說：『吃！』牠們還嘲諷身邊的尊母，問她們『妳餓嗎？』之類的。重要的是牠們吃完之後發生的事。」

多吉拉陡然一陣咳嗽。「她們試過對我下毒，」她說，「這些愚蠢的女人！」

咳嗽平息後，多吉拉說：「一個混合人在……應該怎麼說，宴會？在那之後跑到了籠子的欄杆邊上。牠先是看著蜘蛛女王，然後就發出了尖叫聲。我從來沒聽過那種聲音，讓人毛骨悚然！那屋子裡所有尊母都彷彿石化了一般一動也不動，我可以向妳們保證，她們全都害怕了。」

什阿娜碰了碰多吉拉的手臂：「就像獵物在獵食者面前無法動彈？」

「正是如此。達到了魅音的程度。混合人看到我面對牠的尖叫不為所動，似乎很驚訝。」

「那些尊母有什麼反應？」貝隆達問道。是的，晶算師會用到那些資料。

「能說話以後，她們就像炸開了鍋一樣大聲抱怨。很多人喊著要求大尊母把混合人徹底消滅。但是她的觀點更冷靜。『讓牠們活著是很有價值的。』她說。」

「這個跡象說明我們還有希望。」塔瑪拉尼說。

歐德雷迪看向貝隆達：「我要叫斯特吉把霸夏帶過來。有反對意見嗎？」

貝隆達迅速點了下頭。她們知道，儘管特格的意圖還不明朗，但她

們必須賭上這一把。

歐德雷迪又對多吉拉說：「我想讓妳在我的會客艙待著，我們會叫蘇克過來。想要什麼妳儘管說，然後準備好一會兒召開議會全體會議。妳是特別顧問。」

多吉拉勉勉強強站了起來，說：「我已經有十五天沒睡了，我還需要點特殊餐食。」

「什阿娜，妳來辦，再把蘇克叫過來。塔瑪，妳和霸夏還有斯特吉待在一起。做例行報告。他肯定要去營房，想自己管軍隊。給他一個和鄧肯的通訊連結，別讓任何事妨礙他們。」

「妳想讓我和他在這裡待著？」塔瑪拉尼問。

「妳就是他的水蛭，不管斯特吉帶他去哪裡都必須讓妳知道。他想讓鄧肯當武器大師，妳要確保他接受鄧肯被軟禁在戰艦內的事實。貝爾，鄧肯需要的任何武器資料，都要給他優先權。有什麼意見嗎？」

沒人做出任何評論。她們對這件事的後果想法不一，確實如此，但是歐德雷迪雷厲風行的決斷影響了她們。

歐德雷迪往後一靠，閉上了雙眼等待，直到周圍變得悄無聲息，她知道其他人已經都走了。當然，攝影機依然在監視著。

她們知道我很累。現在這種情況下誰又能輕鬆呢？又有三個女修被那些怪物殺害了！霸夏！必須讓她們感受到我們的回擊，讓她們知道什麼是教訓！

歐德雷迪聽到了斯特吉和特格到達的聲音，她睜開眼。斯特吉牽著特格的手領他進門，但是他們站在一起的感覺並非成人帶著孩子的樣子。特格的一舉一動都顯示出，是他允許斯特吉這麼對他的。她必須提高警惕。

塔瑪跟著他，逕自走到了綺諾伊半身像下的窗戶邊，找了把椅子。這個位置很重要嗎？塔瑪最近總是做些很奇怪的事。

「大聖母，您希望我留下嗎？」斯特吉放開特格的手，站在門附近問道。

「妳坐塔瑪旁邊。聽著，別插話。妳必須知道需要妳做什麼。」

特格穩穩坐在多吉拉剛剛坐過的椅子上：「我猜這是場戰前動員會。」

孩童般的嗓音背後是名不折不扣的成人。

「我還沒要問你的計畫。」歐德雷迪說。

「好。意料之外的事總是更費時間，而且到行動之前我也許還沒辦法告訴妳我的打算。」

「我們一直在觀察你和鄧肯。你為什麼對大離散中的戰艦那麼感興趣？」

「遠程戰艦外表很特別。我在伽穆的平臺上看過。」

特格靠回椅子上，讓她們慢慢思考他的消息，歐德雷迪簡潔明快的態度讓他感覺很高興。當機立斷！沒那麼多再三考慮，這更符合他的需要。她們千萬不能知道我的全部能力，現在還不行。

「你要把我們的襲擊部隊偽裝起來？」

歐德雷迪說話的時候，貝隆達從門口走了進來，她一邊坐下，一邊從喉嚨裡低吼一聲表示反對：「不可能！他們會有識別密碼和祕密信號做──」

「由我來判斷，貝爾，不然就把我從指揮的位置撤下來。」

「這是議會！」貝隆達說，「你不能──」

「晶算師？」他盯著她，眼神中盡是霸夏的神情。

貝隆達沒再作聲，他說：「不要懷疑我的忠誠！如果妳讓我束手束腳，那就找別人！」

「讓他說。」這是塔瑪在說話，「霸夏和我們平起平坐參加議會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貝隆達低了低下巴，動作之輕微，幾乎就是在毫釐之間。

特格又對歐德雷迪說：「要避免戰爭，關鍵全在於智慧和情報──收集到的各種情報以及智慧上的力量。」

把我們那套說辭又扔回給我們！她聽出了他話中的晶算師技巧，貝隆達顯然也聽出來了。智慧和情報：雙重觀點。沒有它，戰爭經常是由偶然事件引發的。

霸夏靜靜坐著，讓她們在她們自己的歷史觀察中摸索。對戰爭的衝動比清醒的意識埋藏得更加深遠。暴君是對的。如果單看行為，人類就是「一頭野獸」。驅動這個大型集體性動物的力量要追溯到部落時期甚至更遠，就如同許多其他驅動人類不假思索就採取反應的力量一樣。

混合基因。

為自己的育畜擴大生存空間。

採集其他人的能量：收集奴隸、勞工、僕人、農奴、商販、工人……這些詞往往都可以互換。

歐德雷迪看出了他的意圖。從女修會汲取的知識幫助了他，造就了一位無可比擬的晶算師霸夏。他把這些事情當作了本能。能量的消耗驅動著戰爭帶來的暴力，這被描述為「貪婪、恐懼（害怕別人會拿走你貯藏的東西）、權力渴望」諸如此類缺乏實效的分析。歐德雷迪甚至從貝隆達那裡也聽過這樣的觀點，而貝隆達顯然對由一位「下屬」提醒這些她們早就知道的東西感到無法接受。

「暴君知道，」特格說，「鄧肯曾這樣引用暴君的話：『戰爭這種行為，根源可追溯到原始海洋中的單細胞生物。碰到什麼，就吃掉它，否則，就是它吃掉你。』」

「你有什麼提議？」貝隆達怒氣沖沖地問。

「在伽穆虛晃一招，然後去攻擊她們交叉點的老巢。如果準備這麼做，我們需要第一手的觀察資料。」他穩穩地看向歐德雷迪。

他知道！這種想法如火焰般一下子在歐德雷迪腦裡燒了起來。

「交叉點還是宇航根據地的時候，你曾做過研究，你覺得那些研究資料現在還準確嗎？」貝隆達質問道。

「她們沒那麼多時間把我存在這裡的東西都改掉。」他怪模怪樣地模仿女修會的手勢敲著自己的額頭。

「包圍它。」歐德雷迪說。

貝隆達目光銳利地看著她：「想想代價！」

「一敗塗地恐怕代價更大吧。」特格說。

「摺疊空間感應器不一定非要大，」歐德雷迪說，「鄧肯會調整感應器，可以讓它們在接觸時製造出霍茲曼爆炸，是這樣嗎？」

「爆炸是可見的，我們可以跟蹤爆炸產生的軌跡。」他往後坐了坐，看著歐德雷迪身後牆上的不特定區域。她們會接受嗎？他不敢再展現驚人才能，那會嚇到聖母們。想想如果貝爾知道他能「看見」無現星艦，那會是什麼情景！

「好！」歐德雷迪說，「你有指揮權。下命令吧。」

她在他者記憶中能清晰地感到塔拉札一陣輕笑。讓他放手去做！我的名聲就是這麼來的！

「還有件事，」貝隆達說，她看著歐德雷迪，「妳要當他的間諜？」

「還有誰能進入那個地區，把觀察到的情報傳回來？」

「她們會監視一切傳送手段！」

「只是告訴等待的無現星艦我們沒有遭到背叛，這也會被監視嗎？」歐德雷迪問。

「將加密資訊隱藏到傳送中，」特格說，「鄧肯設計了一種幾個月內都無法破解的加密方法，但是我們懷疑她們也許根本檢測不出這種演算法。」

「瘋狂。」貝隆達喃喃地說。

「我在伽穆碰過一位尊母的軍事指揮官，」特格說，「在涉及繁瑣的細節問題時，她們很懶散。我覺得她們過於自大。」

貝隆達瞪大雙眼看著他，那雙孩童無辜的眼神裡射出的是霸夏的瞪視。「汝等入此，即當絕智。」他說。

「出去，所有人都出去！」歐德雷迪命令道，「開始行動。邁爾斯……」

他已經滑下了椅子，但聽到命令後，他立刻站在原地，就像他以前等著「母親」告訴他重要事項時一樣。

「你的意思是說，戰爭總是會放大戲劇性事件中的瘋狂行為？」

「不然呢？妳肯定不是以為我在說妳的女修會吧！」

「鄧肯有時候會玩這種把戲。」

「我可不想染上尊母的瘋狂，」特格說，「那東西會傳染的，妳知道的。」

「她們試圖控制性驅力，」歐德雷迪說，「這一直是你的弱點。」

「那是失控的瘋狂行為，」他表示同意，接著又靠向桌子，他的下巴剛剛高過桌面，「有什麼東西讓那些女人不得不回到這裡。鄧肯是對的，她們在找什麼東西，同時也在躲避什麼。」

「你有九十個標準日做準備，」她說，「多一天都不行。」

Ish yara al-ahdab hadbat-u.（駝背的人看不到自己的駝背。──諺語）

貝尼．潔瑟睿德評語：鏡子也許能幫助你看到駝背，但鏡子也會讓你看清全貌。

──特格霸夏



貝尼．潔瑟睿德有個弱點，歐德雷迪知道整個女修會必須趕快認識到這點。她先看到了這點，但這種先見之明並不能給她任何慰藉。我們會在最需要的時候否定我們最深層次的資源！將經歷彙聚成可用的形式，這方面離散之人的能力已經遠超人類。我們只能抽取基本資訊，而且那還需要下判斷。最關鍵的資料沉澱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之中，這些積累叫作直覺。所以最後只能這樣──已無他路可走，她們必須依賴未言明的知識。

在這個時代，「難民」這個詞披上了前太空時代的含意。被迫遠走他鄉的流浪者走在被遺忘的路上，用碎步包裹著可憐的家當，用破爛不堪的嬰兒車和玩具推車載著，或者疊在歪歪斜斜的車頂上，僅存的人們攀著車體外，或在車裡擠得嚴嚴實實，每張臉上都有著絕望的漠然或是破釜沉舟的狂熱，女修會派出的小群聖母與這幅古老的場景十分類似。

所以我們重複歷史，重複，再重複。

快到午餐時間了，歐德雷迪一邊走進一個管式通道入口，一邊還在思考她那些離散的姊妹：政治難民、經濟難民、戰前難民。

暴君，這就是你的黃金之路嗎？

那些離散女修的身影在她腦海裡揮之不去，她走進中樞專用餐廳，這裡只有聖母可以進入。她們在這裡的自助區用餐。

從她放任特格去營房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二十天。中樞內流言四起，

尤其是在那些督察中間流傳更廣，雖然目前還沒有要再進行投票的跡象。今天必須公布新的決定，而且也不能僅說出誰將陪同她一起前往交叉點的事。

她向餐廳四周看了看，這裡裝飾簡單，牆漆成了黃色，天花板很低，擺著可以併在一起供大群人吃飯的小方桌。一邊的窗子能看到半透明遮陽頂下的花苑。矮杏桃樹結著綠色的果子，還有草坪、長椅、小桌子。當陽光灑滿這座圍起來的小院時，聖母們會在外面用餐。但今天沒有陽光。

她沒理會自助區排隊的人群，那裡給她留了位置。晚點再說，姊妹們。

靠窗邊的角落裡有張桌子是為她預留的，她有意挪了挪椅子。貝爾的棕色犬椅不太適應周遭的干擾，微微顫抖著。歐德雷迪選了背對房間的位置坐了下來，她知道這樣其他人就不會弄錯了：讓我自己想想，不要打擾我。

她一邊等著，一邊望向庭院。一圈頗具異域風情的紫葉灌木籬笆上開著紅色的花，花朵巨大，精美的雄蕊呈深黃色。

貝隆達比較早抵達，她深深坐進她的犬椅裡，並沒對椅子的新位置作任何評論。貝爾經常看起來很邋遢，腰帶鬆散，長袍褶皺，前胸上還會有點食物碎屑。但今天她卻很整潔。

值得注意，這是為什麼？

貝隆達說：「塔瑪和什阿娜會晚一點到。」

歐德雷迪聽到了這句話，頭腦裡並沒停止研究這位不一樣的貝隆達。她是不是瘦了點？在統御大聖母的關心感知範圍內，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她察覺不到發生了什麼事，只是有時候工作的壓力會使她無暇分心去注意那些小變化。不過，這是聖母最熟悉的領域，消極證據和積極證據一樣有啟發性。思考了一下後，歐德雷迪意識到這位新貝隆達已經伴隨她們左右有幾週時間了。

貝隆達身上發生了什麼。任何聖母都可以對體重和身形進行合理的控制。這只是體內化學反應的問題一看是要存儲精力，或是讓它們肆意燃燒。多年來，叛逆的貝隆達一直對她那臃腫的龐大身軀洋洋得意。

「妳瘦了。」歐德雷迪說。

「脂肪開始過於拖累我了。」

對貝爾來說，這個理由還不足以讓她做出改變。她一直都在用思考速度，用預測和更迅速的傳送能力加以彌補。

「鄧肯真的讓妳很煩，是不是？」

「我不是偽君子，也不是罪犯！」

「我猜是時候送妳去懲戒站了。」

這種時常出現的幽默調侃通常都會惹惱貝隆達，今天卻沒激發她任何反應。但是在歐德雷迪目光的壓迫下，她說道：「如果妳一定要知道的話，是什阿娜。她一直要我改善外表，擴大交際圈。很煩人！我這麼做就是為了讓她閉嘴。」

「塔瑪和什阿娜為什麼耽擱了？」

「她們在評估妳和鄧肯最近的會面。我已經嚴格限定有此許可權的人數了。等這種資料變成一般性資訊，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最後還是會發生。」

「無可避免。我只是為我們爭取些準備時間。」

「我不想壓下去，貝爾。」

「達爾，妳要做什麼？」

「我要在正式評議會上宣布。」

貝隆達沒說話，但是睜大的眼睛顯示了她的驚訝。

「召開正式評議會是我的權利。」歐德雷迪說。

貝隆達向後靠了靠，雙眼盯著歐德雷迪，評估著、懷疑著……但她什麼都沒說。上一次召開貝尼．潔瑟睿德的正式評議會已是暴君駕崩的時候。而在那之前，則是暴君掌權的時候。自從尊母發動襲擊後，就沒人認為還有可能召開正式評議會了，那需要太多時間和極度繁重的準備工作。

貝隆達當下便問：「舉辦評議會就要把姊妹們從倖免於難的主堡裡召來，妳準備冒這個險？」

「不是。多吉拉會代表她們。這件事有先例，妳也知道的。」

「妳先是給默貝拉自由，現在又要搞什麼正式評議會。」

「自由？默貝拉有金鏈子拴著。沒有她的鄧肯，她還能去哪裡？」

「但是妳允許鄧肯離開無現星艦了！」

「那他離開了沒有？」

貝隆達說：「妳覺得他想要的就只有戰艦的武器裝備資訊？」

「不是覺得，是知道。」

「這件事總能讓我想起潔西嘉，公爵的晶算師本來可能會殺了她，潔西嘉卻背對著他。」

「那位晶算師被他自己的信仰所捆綁，動彈不得。」

「有時候公牛是會用尖角頂傷鬥牛士的，達爾。」

「一般情況下都不會。」

「我們不該把生存機會押在統計資料上！」

「這點我也同意，所以我才要召開正式評議會。」

「包括侍祭？」

「包括每個人。」

「甚至包括默貝拉？她有侍祭投票權嗎？」

「我覺得那個時候她應該已經是聖母了。」

貝隆達驚得倒吸了口氣，然後說道：「妳的行動有些過快了，達爾！」

「現在這個時刻必須快。」

貝隆達朝餐廳門口掃了一眼：「塔瑪來了，比我想的還要晚點。我在想她們是不是把時間花在諮詢默貝拉了？」

塔瑪拉尼到了，她匆匆忙忙，邊喘著粗氣邊一下跌坐進她藍色的犬椅裡，她注意到椅子被重新調整了位置，然後說：「什阿娜一會兒就來，她在給默貝拉看紀錄。」

貝隆達對塔瑪拉尼說：「她要讓默貝拉去試香料之痛，還要召開正式評議會。」

「不算意外。」塔瑪拉尼用她一貫的精準說，「那個尊母的定位必須盡早解決。」

這時，什阿娜到了，她在歐德雷迪左邊的懸帶椅上坐了下來，邊坐邊說道：「妳們看到默貝拉走路的樣子了嗎？」

歐德雷迪被這個突然拋出的問題問倒了，這是個沒有前奏、開門見山的問題，她集中了注意力。默貝拉在戰艦內走路的模樣。這是今早才觀察到的。默貝拉的美麗讓人無法忽視，對其他貝尼．潔瑟睿德來說，

不論是聖母還是侍祭都一樣，她有著異樣的美麗風情。她從危險的外部世界而來，來時就已經是成人。她還是她們中的一員。但是，引人不得不注意的是她的行動，她那種超越常人的體內動態平衡。

什阿娜的問題引導了觀察者的思維。她們已經接受默貝拉四處穿行，但現在需要重新審視她。怎麼回事？

默貝拉的行動永遠都是精心選擇的結果。從此到彼之間所有不必要的事，都被她排除在外。阻力最小的路徑？看到默貝拉會讓歐德雷迪感到些許刺痛。什阿娜當然看出來了。默貝拉會不會是那種面對選擇總會避重就輕的人？歐德雷迪在她的同伴們的臉上能看到她們心裡都有此疑問。

「香料之痛自會檢驗出來。」塔瑪拉尼說。

歐德雷迪直視著什阿娜：「如何？」畢竟，這個問題是她提出來的。

「也許她只是不願意浪費能量而已。但是我同意塔瑪的觀點：還要看香料之痛的結果如何。」

「我們是不是在鑄下大錯？」貝隆達問。

從她問話的方式，歐德雷迪能感覺到，貝爾用了一次晶算師模式。她看出了我的意圖！

「如果妳還有更好的路可走，現在就說出來。」歐德雷迪說。否則最好沉默是金。

幾個人都陷入了沉默。歐德雷迪依次打量她的同伴，盯著貝爾多看了一陣。

冥冥之中的眾神，不管祢是什麼神，請伸出祢的援手吧！我，作為貝尼．潔瑟睿德，一位不可知論者，只是希望顧及所有可能性才提出這個願望。不要說出來，貝爾。如果妳知道我要做的事，那妳肯定知道不能提前揭露這個計畫。

貝隆達的一聲咳嗽把歐德雷迪從沉思中拉了回來：「我們還要吃飯嗎？還是只說話？大家都在盯著我們看呢。」

「我們要不要再試試司凱特利？」什阿娜問道。

這是要分散我的注意力嗎？

貝隆達說：「對他什麼都不用做！他是備用方案，讓他自己在那裡

冒冷汗。」

歐德雷迪仔細看了看貝隆達。歐德雷迪的祕密決定逼她只能保持沉默，為此她在暗暗氣惱，並且避免和什阿娜有眼神接觸。嫉妒！貝爾在嫉妒什阿娜！

塔瑪拉尼說：「我現在只是個顧問，不過一」

「停，塔瑪！」歐德雷迪打斷她。

「塔瑪和我一直在商量那個甦亡人的事，」貝隆達說（貝隆達要表達不屑的時候，艾德侯就成了「那個甦亡人」），「為什麼他非要覺得有必要和什阿娜祕密交談？」說完她嚴厲地看著什阿娜。

歐德雷迪能看出大家對此都心存疑慮。她不接受之前的解釋。她很排斥鄧肯的感情傾向嗎？

什阿娜語速飛快地說：「關於這個問題，大聖母已經解釋過了！」

「感情。」貝隆達對此嗤之以鼻。

歐德雷迪提高了聲音，對這種反應有點驚訝：「壓抑情感是一種缺陷！」

塔瑪拉尼凌亂的眉毛挑了起來。

什阿娜插嘴說：「如果我們不彎折，那就會斷裂。」

貝隆達還沒來得及回應，歐德雷迪說：「冰可以被鑿碎，也可以融化。冰若冰霜的女人恐怕承擔不了任何單一形式的攻擊，只會一擊即碎。」

「我餓了。」什阿娜說。

做和事佬？這可不像老鼠的習慣。

塔瑪拉尼站了起來：「法式魚湯。趁我們的大海還沒消失前，趕快把魚吃了。零熵貯存的空間可不太夠啊。」

在最輕微的意識並流中，歐德雷迪注意到她的同伴們離開去了自助區。塔瑪拉尼那略帶譴責之意的話讓她想起了些事情，那時她們決定讓大海逐步乾涸，做出決定後的第二天，她和什阿娜在一起。一大早歐德雷迪就站在什阿娜的窗前，她看到一隻海鳥在沙漠的背景下移動，朝著北面飛去，這是隻與當時的環境完全格格不入的生物，正因如此，十分容易引起人們的思鄉之情，也就顯得格外美麗。

牠白色的翅膀在晨光中微微閃著光芒，眼睛底下和前部都是黑色

的。猛然間，牠開始盤旋起來，翅膀一動不動。接著氣流向上升起，牠像鷹一般收起了翅膀，急速俯衝而下，瞬間就消失在更遠的建築後，不見了蹤影。等到再看到牠的身影時，牠的嘴裡叼著什麼東西，一邊飛翔，一邊吞下獵物。

一隻適應著環境的孤單海鳥。

我們會適應，我們確實會適應。

這不是靜靜蟄伏的念頭，不是讓人心平氣和、昏昏欲睡的想法，而是種石破天驚的主意。歐德雷迪感覺自己在飄飄蕩蕩、危機四伏的航線上被震得渾身疼痛。不僅是她心愛的聖殿，就連整個人類宇宙都無法維持原狀，而是呈現出新的形式。也許在這個新宇宙中，什阿娜繼續隱藏些事情不讓統御大聖母知道是對的。而她確實在隱藏什麼事。

貝隆達尖酸的語調又一次把歐德雷迪從萬千思緒完全拉回到了周遭的環境中。「如果妳不打算自己動手，那我們就必須得照顧妳了。」貝隆達把一碗香氣四溢的燉魚放到歐德雷迪面前，旁邊還有一大塊大蒜麵包。

人人都嘗過了法式魚湯後，貝隆達放下湯匙，嚴厲地看著歐德雷迪：「妳不打算說點建議我們『彼此相愛』，或者諸如此類的虛弱無力的廢話嗎？」

「多謝妳為我盛魚湯。」歐德雷迪說。

什阿娜吞了口魚湯，一抹大大的微笑爬上她的臉龐：「真好喝。」

貝隆達又低頭喝起了魚湯：「還可以。」但是她聽出了後面沒說出口的評價。

塔瑪拉尼則穩穩地吃著，一會兒看看什阿娜，一會兒又看看貝隆達，最後還看了看歐德雷迪。對於她提出該減少對情感的否定，塔瑪似乎同意，至少她沒說任何反對的話，而年長的聖母是最有可能反對的。

貝尼．潔瑟睿德要否認的愛隨處可見，歐德雷迪想。不論大事小事，都是如此。有多少辦法可以準備美味可口、可以維持生命的食物，不管是新歡還是舊愛，這些食譜其實都代表著愛。這碗法式魚湯如此順暢地滑過她的舌頭，恢復她的精力，它的起源就深植於愛中：丈夫打魚歸來，沒法把所有的魚都賣掉，妻子便將剩下的漁獲做成美味的魚湯供家人享用。

貝尼．潔瑟睿德真正的精華就隱藏在愛中。否則為什麼要照顧那些人類一直承載著的未言明的需要？為什麼還要為人類的日臻完善而努力？

碗已經空了，貝隆達放下湯匙，用剩下的麵包沾起殘渣，放入嘴裡吞了下去，她看起來若有所思。「愛會讓我們變得軟弱。」她說，可她的聲音裡並沒什麼力量。

一位侍祭也可能說出完全一樣的話，這句話就出自終章。歐德雷迪忍住笑意，用另一句終章裡的基礎格言回了她：「對術語要謹慎，因為它往往掩蓋著無知，且所含知識甚少。」

貝隆達的眼裡流露出帶著敬意而小心翼翼的神情。

什阿娜推著桌緣往後靠，用餐巾擦了擦嘴。塔瑪拉尼也用這套動作結束了早餐。她身體向後靠，犬椅也隨著調整了角度，她的眼睛明亮又滿含笑意。

塔瑪知道！這個狡猾的老女巫仍然和我一樣睿智。但是什阿娜……什阿娜玩的是什麼把戲？我幾乎確定她是希望分散我的注意力，不讓我太注意她。她很擅長這麼做，畢竟她是從小跟著我習得這些技巧。嗯……兩個人可以玩這個遊戲。我壓制貝隆達，卻看著我那小小的沙丘流浪兒又在搞什麼鬼。

「體面靠什麼定價，貝爾？」歐德雷迪問。

貝隆達默默接受了這句揶揄之詞。隱藏在這句貝尼．潔瑟睿德術語內的是體面的定義，而她們都知道這點。

「我們應該為了潔西嘉女士的人性而緬懷她嗎？」歐德雷迪問。什阿娜很驚訝！

「潔西嘉使女修會處於危險之中！」貝隆達譴責道。

「對汝之姊妹，保持本真。」塔瑪拉尼嘟囔著。

「我們對體面的古老釋義會幫助我們保持人性。」歐德雷迪說。聽好了，什阿娜。

什阿娜的聲音只比耳語略高些，她說：「如果連人性也丟失了，那我們就失去了一切。」

歐德雷迪勉強壓抑住一聲嘆息。原來如此！

什阿娜迎著她的目光：「當然，您是在指導我們。」

「這是不安分的想法，」貝隆達嘟囔著，「我們最好避免有類似想法。」

「塔拉札管我們叫『現代版貝尼．潔瑟睿德』。」什阿娜說。

歐德雷迪陷入了自責中。

我們當前存在禍根。邪惡的猜想會摧毀我們。

狂暴的尊母變魔術般突然出現在她們的未來之中，瞪著橘色的眼睛虎視眈眈──這種事情多麼輕易就會發生啊。諸多過去衍生出的恐懼蟄伏在歐德雷迪內心深處，除了那些橘色光芒眼睛，還有那令人窒息的利齒伴隨著出現。

歐德雷迪強迫自己把注意力轉回到眼前的問題：「誰陪我去交叉點？」

她們知道多吉拉那飽受折磨的經歷，此事已經在聖殿內傳遍了。

「誰和大聖母一起去，誰就很可能會成了混合人的餐食。」

「塔瑪，」歐德雷迪說，「妳和多吉拉。」這可能是一紙死亡判決書。下一步顯而易見。「什阿娜，」歐德雷迪說，「妳和塔瑪分享記憶。多吉拉和我與貝爾分享。我去之前也要和妳分享。」

貝隆達嚇呆了：「大聖母！我不適合坐妳的位置。」

歐德雷迪把注意力放在什阿娜身上：「這不是建議。我只是要把妳當作我的其他生命的儲藏室。」什阿娜的臉上絕對是害怕的表情，但她不敢拒絕直接下達的命令。歐德雷迪對塔瑪拉尼點點頭：「我等一會兒分享。妳和什阿娜現在就做。」

塔瑪拉尼朝什阿娜靠過身子。她年事已高，死亡幾乎近在咫尺，因此很樂於做這件事，但什阿娜不自覺地躲開了。

「現在就做！」歐德雷迪說。讓塔瑪來判斷妳到底在藏著什麼。

這種情形已經避無可避。什阿娜只能低下頭慢慢靠近塔瑪拉尼，直到兩人的頭挨到了一起。瞬間的交換宛如電流，整個餐廳都感覺到了。人們不再閒談，每個人都望向窗邊的這張桌子。

什阿娜抽回身的時候，眼角掛上了淚滴。

塔瑪拉尼微笑著，雙手輕柔地撫摸什阿娜的臉頰：「沒關係，親愛的。我們都有這些恐懼，有時候也會因為這些恐懼做出愚蠢的事來。但是我很高興能叫妳姊妹。」

說出來，塔瑪！就趁現在！

塔瑪拉尼沒有選擇這麼做。她轉過臉面對歐德雷迪說：「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掌握我們的人性。妳說的我們都聽得很清楚，妳對什阿娜的傳授也做得很好。」

「什阿娜和妳分享的時候，達爾，」貝隆達開始說，「妳能不能不要減弱她對艾德侯的影響？」

「我不會讓一位潛在的大聖母變弱的，」歐德雷迪說，「謝謝妳，塔瑪。我覺得我們這趟交叉點的冒險之旅無須再帶額外的行李了。好了！午夜之前我想要一份關於特格進展的報告。他的水蛭離開他太久了。」

「他會知道現在他有兩條水蛭了嗎？」什阿娜問道。她顯得如此高興！

歐德雷迪站了起來。

既然塔瑪接受她，那麼我也必須接受。塔瑪永遠都不會背叛我們的女修會。而什阿娜──在我們所有人當中，什阿娜是最能從我們的人類根源中揭示我們的自然特性的。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她從沒創造出那尊她稱為〈虛無〉的雕塑。

35

必須將宗教視為能量來源。它是可以被引導從而為我們所用的，但僅限於經驗所揭示的範圍之內。這就是自由意志的祕密含意。

——護使團，初級教學



今早，一大片厚重的烏雲在中樞上空緩緩移動，歐德雷迪的工作室內一片陰鬱的沉默氣氛，她覺得自己以內在的寧靜回應著這沉默，就好像她動也不敢動一下，生怕會擾動某種危險的力量一樣。

默貝拉的試痛之日，她想。我不能主動去想任何徵兆。

氣象部發布了確定無疑的烏雲警告。這些烏雲是「意外布置錯誤」造成的。已經採取了補救措施，但到生效還需要點時間。在那之前，預計將有強風，還可能會伴有雨雪。

什阿娜和塔瑪拉尼站在窗邊看著控制不佳的天氣，她們的肩膀互相挨著。

歐德雷迪從桌後的椅子望著她們倆。這兩個人自從昨天的分享之後就彷彿變成了一個人一樣，這情況並非出乎意料。雖然數量不多，但還是有類似的先例。交換記憶，在有毒的香料精華作用時或是實際死亡時刻實施，通常都不容許兩個參與人繼續在生活中接觸。觀察她們很有意思，兩個倔強的背影很奇怪地竟然有些相像。

臨終的力量促成分享，而這種力量帶來了性格上的強大變化，歐德雷迪對此有切身了解，因而能寬容以待。不管什阿娜在隱藏著什麼，塔瑪都沒打算要宣揚出來。這是與什阿娜最基本的人性所糾結在一起的東西。而塔瑪是可以信任的。直到另一個聖母和她們中的任何一人分享之前，必須先接受塔瑪的判斷。監察員還是會繼續刺探和觀察日常細微之處，只是她們現在絕不需要新的危機了。

「這是默貝拉的大日子。」歐德雷迪說。

「她活不下來的機率很高，」貝隆達說，她坐在她的犬椅上，身體往前傾，「如果她真的失敗，我們的寶貝計畫該怎麼辦？」

我們的計畫！

「臨終。」歐德雷迪說。

在這種語境下，這個詞有幾層含意。貝隆達把它解讀為在默貝拉瀕死時，獲取其人格記憶的一種可能性。「那我們一定不能允許艾德侯在旁邊觀察！」

「我的命令仍然有效，」歐德雷迪說，「這是默貝拉的願望，我也承諾過她。」

「錯誤……錯誤啊……」貝隆達嘟囔著。

歐德雷迪知道貝隆達懷疑的源頭。對她們所有人來說，這都顯而易見：默貝拉的心裡有著極端痛苦的地方，使得她在面對特定問題時，就像是面對掠食動物的獵物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管她心裡埋著的是什麼，都埋藏得很深。催眠狀態誘發也許無法解釋這一點。

「好吧！」歐德雷迪的聲音很大，這是在強調接下來的話需要所有人都注意聽，「我們以前從來沒這麼做過。但是我們不能把鄧肯帶離戰艦，所以我們必須去他那裡。他會在現場。」

貝隆達仍然處於極度震驚狀態。除了那該死的奎薩茲．哈德拉赫本人和他的暴君兒子，從來沒有男人知道這個貝尼．潔瑟睿德祕密的具體細節。那兩個怪物都感受過香料之痛。兩場災難！暴君的香料之痛自行發展，每次作用於一個細胞，最終將他轉化成了一個人蟲共生體（不再有原本的沙蟲，不再是原本的人類）。還有摩阿迪巴！他大膽嘗試了香料之痛，看看帶來了什麼後果！

什阿娜從窗前轉過身，朝桌子走了一步，歐德雷迪有種奇妙的感覺，似乎這兩個站在那裡的女人已經變成了雙面門神雅努斯的雕像一般：背對背，但是只有一個人格。

「您的承諾讓貝爾很困惑。」什阿娜說。她的嗓音多麼溫柔。

「他可以做默貝拉的催化劑，幫她度過難關，」歐德雷迪說，「妳們容易輕視愛的力量。」

「不！」塔瑪拉尼面對著窗戶說，「我們是害怕愛的力量。」

「有可能！」貝爾還是一副輕蔑的神情，這對她來說再自然不過。她臉上的表情說明她還是執拗地保持著頑固的姿態。

「傲慢。」什阿娜喃喃道。

「什麼？」貝隆達在她的犬椅上轉了過來，壓得椅子似乎憤憤不平般地咯吱作響。

「我們和司凱特利有同樣的弱點。」什阿娜說。

「哦？」貝隆達覬覦著什阿娜的祕密。

「我們以為自己在創造歷史。」什阿娜說。她回到了塔瑪拉尼身旁自己的位置上，兩個人都望著窗外。

貝隆達把注意力轉回歐德雷迪身上：「妳能理解嗎？」

歐德雷迪沒理她。讓這個晶算師自己琢磨好了。工作檯上的投影儀咔嗒一聲，一條訊息顯現出來。歐德雷迪讀了出來：「艦上還沒準備好。」她看向窗前那兩個挺直的背影。

歷史？

在聖殿，尊母還沒出現之前，能讓歐德雷迪樂於認作是創造歷史的事務不多。只有一個又一個聖母通過香料之痛，平穩畢業。

彷彿一條河流。

流淌著，去往別處。你可以站在岸邊（歐德雷迪有時候覺得她們在這裡就是在做這件事）觀察它的流動。一張地圖可能告訴你河流的流向，可沒什麼地圖能顯示更基本的元素。地圖永遠也無法顯示這條河流上貨物的詳細動向。它們去了哪裡？地圖在這個時代價值有限。只是一張列印出來或是從檔案部中獲得的投影而已，那不是她們需要的地圖。在哪裡一定還有張更好的，一張與所有生命都相關的地圖。你可以把那張地圖裝進你的記憶裡，偶爾再拿出來仔細看看。

我們去年派出去的聖母派潤提發生了什麼事？

頭腦中的地圖就會接管這個想法，並創造出一幅「派潤提景象」。當然，事實上河上只有你自己，但這沒什麼區別。它還是她們需要的那幅地圖。

我們不喜歡出現在別人的水流中，因為我們不知道下一個彎道可能會出現什麼。即便要待在任何管控位置就必須與其他水流保持接觸，我們仍然總是更青睞在高空掠過。畢竟，每條水流中都有不可預知的東

西。

歐德雷迪抬起頭，看到她的三個夥伴正望著她。塔瑪拉尼和什阿娜已經轉過身，背對著窗。

「尊母忘了墨守成規很危險，」歐德雷迪說，「我們是不是也忘了這點？」

她們還是望著她，而她們都聽到了。太過於保守，面對意外來臨時就會毫無準備。那正是摩阿迪巴教給她們的，他的暴君兒子更加讓這個教訓永生難忘。

貝隆達悶悶不樂的表情沒什麼變化。

在歐德雷迪意識的幽深處，塔拉札低語：「小心，達爾。我很幸運，很快便抓住了優勢，就像妳一樣。但妳不能全靠運氣，這是困擾她們的問題。甚至根本不要去期望有運氣相助。要把運氣當作是水中花。讓貝爾說出她的想法。」

「貝爾，」歐德雷迪說，「我還以為妳接受鄧肯了。」

「有限度的接受。」這絕對是譴責的口吻。

「我覺得我們應該動身去戰艦那邊了。」什阿娜的語氣中強調著事情有多迫切，「總不能在這裡等著吧。我們害怕她會變成什麼模樣嗎？」

塔瑪和什阿娜同時朝門口轉過身去，就好像是同一位木偶師在掌控她們身上的牽線。

歐德雷迪感覺什阿娜打斷得正是時候。她的問題提醒了大家。默貝拉可能會變成什麼？一個催化劑，我的姊妹們，一個催化劑。

她們離開中樞的時候，狂風迎面撲來，歐德雷迪難得一次對管道運輸系統心懷感激。要步行可以等到氣溫更暖和一點的時候，而且沒有氣勢洶洶的迷你風暴扯起她們的長袍。

她們在一輛私人用車裡坐下後，貝隆達又一次開始了她不厭其煩的譴責演說：「他做的每件事都可能是種掩飾。」

又一次，歐德雷迪說出了那套貝尼．潔瑟睿德亙古不變的的意見，關於減少對晶算師依賴的警告：「邏輯是盲目的，它往往只知道自己的過去。」

沒想到這次竟然得到了塔瑪拉尼的支持，她插嘴說：「妳快成偏執

狂了，貝爾！」

什阿娜語聲更加輕柔：「我聽妳說過，貝爾，邏輯對下金字塔棋很有用，但對生存所需來說往往太慢。」

貝隆達坐在那裡，雙眼圓睜，一言不發，只有她們乘坐的管道車廂偶爾發出的微弱嘶嘶聲打破寂靜。

千萬不能把嫌隙帶到艦上去。

歐德雷迪用和什阿娜類似的語調說：「貝爾，親愛的貝爾。我們沒時間把所有困境中那些複雜難料的結果都考慮完畢，我們沒法再說這樣的話：『如果發生了這件事，那件事一定會跟著來，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如此行動，再這樣，然後……』」

貝隆達真的輕聲笑了起來：「哎，天哪！我的普通思維真是一團亂麻。我千萬不能要求我們都需要卻得不到的東西──那就是足夠做好每個計畫的時間。」

這是貝隆達的晶算師模式，她是在告訴她們她知道自己那顆普通大腦慣於驕傲，因此並不完美。甚至可以說它根本是組織不合理，雜亂無章。想想非晶算師得忍受什麼，只能強制施加這麼一點點秩序。她伸手越過走道，拍了拍歐德雷迪的肩膀。

「放心，達爾。我會管好自己的。」

看到這一幕交流，外人會怎麼看？歐德雷迪不禁想。四個人同心協力，為一位姊妹共同努力。

也是為了默貝拉的香料之痛。

人們只看到了聖母們戴上的這副面具表面。

如有必要（這些日子以來，多數情況下都很有必要）我們會以驚人的本領去行事。這並非自誇，只是一個簡單的事實而已。但是讓我們放鬆一下吧，我們也和普通人一樣會在情緒的邊緣聽到些莫名其妙的話，只是我們聽到的音量會更大。我們和任何其他人一樣生活在很小的範圍內，只有頭腦的空間與身體的空間。

貝隆達讓自己鎮定下來，雙手緊握放在大腿上。她知道歐德雷迪的打算，並沒說出去。這是種信任，這種信任超過晶算師預測，進入人更基本的層次。預測是件極其萬能的工具，但不管怎樣也只是件工具。最終，所有工具都要依靠使用的那個人。歐德雷迪一時茫然失措，不知該

如何才能既表達她的感激，又不會削弱彼此的信任。

我只能默默走在那條鋼索上。

她感覺到了身下的深淵，那噩夢般的景象被這些思慮猛然引了出來，魔術般憑空出現。那個看不見的獵人手裡拎著斧頭，愈來愈近了。歐德雷迪想轉身辨認一下是誰在跟著她，但她忍住了這種衝動。我不會重蹈摩阿迪巴的覆轍！她在沙丘星上泰布穴地的廢墟中發現的預測警告不會自行消散，直到她或女修會的終結來臨。是我的恐懼創造了這個可怕的威脅？肯定不是！儘管如此，她還是感覺自己在那座古弗瑞曼堡壘中盯著時間，彷彿所有的過去和未來都變成了無法改變的靜態畫面。我必須徹底掙脫你，摩阿迪巴！

她們抵達了降落平臺，這把她從那些恐怖的冥想中拉了回來。

默貝拉在督察們準備好的房間內等待。場地中心是片小型的圓形場地，閉合的環形牆大概七公尺長。長凳依次向上排列，角度很陡，凳子上鋪著墊子，為觀測者提供了不超過二十個座位。默貝拉在最低一級的長凳上看著一張懸浮桌，督察們帶她過去後，未多加解釋就離開了。桌子兩邊有垂著的帶子用來固定躺在上面的人。

就是我。

這一系列房間令人震驚，她想。她以前從未被允許進入無現星艦的這部分區域。在這裡，她有種毫無遮攔、徹底暴露的感覺，比待在開闊的天空下更甚。她們帶她來這片圓形區域時穿過了一些更小的房間，它們顯然是為了醫療急救而專門設計的：有復甦設備，散發著清潔劑和防腐劑的味道。

她是被強制帶來這裡的，命令不容置疑，她的問題卻一個都沒得到回答。當時她正在上高級侍祭課，做著普拉那 - 並度訓練，督察們突然現身，把她帶到了這裡。她們只說：「這是大聖母的命令。」

從她的護衛督察級別上，她已經了解了大概。動作輕緩而堅決。她們是來防止她逃跑，確保她確實按命令抵達的。我不會逃跑的！

鄧肯在哪裡？

歐德雷迪答應過她，她接受香料之痛考驗時，會讓鄧肯陪著她。既然鄧肯不在，是不是意謂這不是她的終極測試？還是她們把他藏在了什麼隱密牆堵後面，讓他能看到裡面，卻無法被裡面的人看見？

我想讓他陪在我身邊！

她們難道不知道如何掌控她嗎？她們當然知道！

威脅要把我從這個男人身邊分開，這一點就足以壓制我或者滿足我。滿足，多無用的一個詞！「讓我完整」呢，好多了。和他分開，我就不再完整。他也知道，這個臭小子。

默貝拉笑了。他怎麼會知道？因為他也一樣，唯有如此才能完整。

這怎麼會是愛？欲望侵襲，但她沒感覺到自己變弱。貝尼．潔瑟睿德和尊母都一樣，她們說愛會讓人變軟弱，但她只覺得鄧肯讓她更有力量，哪怕是他小小的關注都讓她覺得更有勁了。清晨，他會為她端來一杯冒著熱氣的提神茶，經過了他的手，茶都變得更香甜。也許我們已經超越了愛情。

歐德雷迪和同伴步入圓形場地，走到最高階後站了一會兒，俯視坐在下方的身影。默貝拉穿著滾白邊的高級侍祭長袍，她坐在那裡，手肘放在膝蓋上，拳頭支著下巴，注意力集中在桌子上。

她知道。

「鄧肯在哪裡？」歐德雷迪問。

話音剛落，默貝拉站起來轉身。這個問題證實了她剛才的懷疑。

「我去確認。」什阿娜說著走了出去。

默貝拉默默等待，毫不忌諱地回視著歐德雷迪。

我們必須擁有她。歐德雷迪想。貝尼．潔瑟睿德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變強過。下方默貝拉的身影看起來似乎渺小得無足輕重，可誰又知道她將親身承受多大的重任。她的臉接近橢圓形，向上到額頭處稍寬，顯示出新的貝尼．潔瑟睿德式的沉著、鎮定。眉毛呈弓形，一雙綠色的眼睛分得很開，沒有瞇起，也不再呈橘色。小小的嘴也不再噘著。

她已經準備好了。

什阿娜回來了，鄧肯就跟在她身邊。

歐德雷迪迅速向他瞥了一眼。他神情緊張。這麼說什阿娜一定已經告訴他了。很好。這是友好的表示。在這裡他也許需要朋友。

「你坐這裡，我不叫你的話，就好好待著，」歐德雷迪說，「什阿娜，妳和他一起待在這。」

無須吩咐，塔瑪拉尼便站在鄧肯身旁，她們一人一邊。什阿娜輕輕

比了個手勢，他們便一起坐下了。

貝隆達跟在歐德雷迪身旁，兩個人一起走下默貝拉所在之處，然後朝桌子走去。遠端口腔注射器已經準備好，升到了所需位置，但目前還是空的。歐德雷迪對著注射器做了個手勢，然後對貝隆達點點頭，貝隆達便從邊門出去找負責香料精華的蘇克聖母。

歐德雷迪把桌子從靠著的牆前移開，開始布置懸帶，調整墊子。一切都有條不紊，她確認桌下架子上的物品都齊備了，其中有防止接受試煉之人咬舌的口塞。歐德雷迪試了試，確保設備足夠結實。默貝拉下頜十分有力。

默貝拉看著歐德雷迪布置一切，保持沉默，盡量不發出任何聲音以免打擾她。

貝隆達帶著香料精華回來了，她走到一邊去裝填注射器。有毒的精華帶著一種刺激性氣味—肉桂的苦澀味道。

默貝拉向歐德雷迪致意後說：「您親自來監督這件事，我很感激。」

「她很感激！」貝隆達邊埋頭手邊的工作，邊嗤笑著說。

「這事交給我，貝爾。」歐德雷迪持續把注意力放在默貝拉身上。

貝隆達手沒停，但從動作上也能看出來她硬生生吞回了還沒說出口的話。她在極力控制自己，保持低調？侍祭們總在統御大聖母面前低眉順眼，假裝自己不存在，這總是會讓默貝拉十分震驚。她們在場，但也不在場。縱使默貝拉已經結束了觀察期，獲得高級侍祭的身分，仍然沒能學會真正做到這點。貝隆達也這樣？

歐德雷迪嚴厲地看著默貝拉說：「我知道妳心裡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使妳對我們的獻身和投入程度也有所保留。很好。我不會對此擅加評論，因為大致上來說，妳的有所保留和我們任何人所做的保留並沒什麼太大區別。」

坦率。

「如果妳想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妳，區別就在責任感。我對我的女修會有責任……只要它還存在，我就身負不可推卸的責任。這些責任十分重大，有時候我會用帶有偏見的眼光看待它。」

貝隆達吸了吸氣。

歐德雷迪似乎沒太在意，她自顧自接著說：「暴君時代之後的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不知為什麼有點變調了，與妳們尊母的接觸也實在沒產生多少積極的改善作用。尊母身上似乎有種死亡的惡臭與頹廢，而且還在向下沉淪，直至一片死寂。」

「您為什麼現在和我說這些？」默貝拉的聲音裡透著恐懼。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尊母脾性中最糟糕的那種頹廢似乎並未沾染到妳。也許是源於妳自發的天性。不過，離開伽穆後，這種天性被削弱了一點。」

「那是妳們造成的！」

「我們只是把妳的狂野取走了一點，讓妳更能平衡些。這樣妳才能活得更長久、更健康。」

「我首先得先活過這場試煉！」她朝著身後的桌子歪了歪頭。

「我希望妳能記住平衡，默貝拉。體內平衡。明明有其他選擇，有些人卻還是因為瘋狂作祟而選擇自殺。她們的體內平衡失控了。」

默貝拉看向地面的時候，貝隆達厲聲說：「仔細聽好，妳這個傻瓜！她在盡全力幫妳。」

「好了，貝爾。我倆自己解決就行。」

默貝拉還是繼續盯著地板，歐德雷迪說：「現在是大聖母在對妳下命令。看著我！」

默貝拉猛地抬起頭，雙眼直視歐德雷迪的眼睛。

這個技巧歐德雷迪並不常用，但通常效果非常好。侍祭可能會因此被震懾得情緒激動，然後就可以教她們如何處理情感的過度反應。與恐懼相比，默貝拉似乎更像是被激怒了。非常好！現在到了需要小心謹慎的時候。

「妳抱怨說妳的課程進度太慢了，」歐德雷迪說，「妳的教育一直是按照我們認為最符合妳需要的進度進行的。我們為妳選的關鍵老師都是穩重型的，沒有一人是衝動型。我的指示很明確：『不要一下子給妳太多能力，不要一下打開能力的閘門，那種洪水般的力量也許不是妳能控制的。』」

「妳怎麼知道我能控制多少？」她仍然怒氣沖沖。

歐德雷迪只是笑了笑。

歐德雷迪一直不說話，默貝拉卻顯得慌了。她是不是在大聖母面前出醜了？何況一旁還有鄧肯和其他人。太丟臉了。

歐德雷迪提醒自己，讓默貝拉過於關注自己的弱點並不好，對於現在的情況來說將是個糟糕的策略，沒必要激怒她。她的感覺敏銳、準確，能將自己融入當時情況所需的狀態中。她們擔心，這可能源於驅動她的那種動機：她總是選擇阻力最小的那條路。不能這樣。現在就讓她徹底坦誠！這是貝尼．潔瑟睿德教育的終極工具，是將侍祭和老師凝聚在一起的經典技巧。

「我會陪妳一起度過香料之痛。如果妳失敗了，我會很悲痛。」

「鄧肯呢？」她眼裡有淚光閃爍。

「如果有他能幫上忙的，我一定會允許他幫助妳。」

默貝拉抬頭看向那一排排座位，有那麼一小段時間，她的目光鎖定了艾德侯的雙眼。他微微起身，但塔瑪拉尼將手放在他肩膀上制止他。

她們也許會害死我的摯愛！艾德侯想。我難道必須坐在這裡眼睜睜看著一切發生？但歐德雷迪剛才已經說過允許他提供幫助。現在已經無法再阻止這件事，我必須信任達爾。可是，眾神在下！她不知道我的悲痛有多深，如果……如果……他閉上了眼睛。

「貝爾。」歐德雷迪的聲音裡有種決絕，彷彿刀刃般鋒利又脆弱。

貝隆達拉著默貝拉的手臂，扶她上了桌子。桌子輕輕晃動，適應著她的重量。

這是真正的墜落之路。默貝拉想。

她只是稍稍感到似乎有人在她身上繫上了帶子，四周也有人在活動，在有目的地做著什麼。

「這是慣例做法。」歐德雷迪說。

慣例？默貝拉討厭成為貝尼．潔瑟睿德途中所必須經歷的這些慣例，所有那些學習、聽講、對督察的回應等等。她尤其厭惡必須改變她認為已算是適當的反應，但在那些眼睛的注視下是不可能逃脫這些限制的。

適當！多麼危險的詞。

這種認知正是她們所尋求的目標，正是她們的侍祭需要擁有的能力。

如果妳感到厭惡，那就做得更好。把妳的厭惡當作指引；精準定位出妳所需要的，然後以它為導向。

她的老師們如此直接地看穿她的行為，真是了不起！她也想要這種能力。哦，她太想要了！

我得精通這門技巧。

這是任何尊母都可能會嫉妒的事情。她突然以雙倍視野看著自己：貝尼．潔瑟睿德的眼光和尊母的，形成一種令人膽寒的洞察力。

有一隻手觸碰她的臉頰，動了動她的頭，然後鬆手離開了。

責任。我就要學習她們說的「一種新的歷史感」。

貝尼．潔瑟睿德的歷史觀讓她著迷。她們怎麼看到多重過去的？是沉浸在更宏大的計畫裡的某種事物嗎？想要成為她們中一員的誘惑力充滿了全身。

這就是我學習的時刻。

她看到一個口腔注射器在她的嘴部上方就位，貝隆達的手掌控著它。

「我們的聖杯就在我們的頭腦之中。」歐德雷迪說過，「如果它傳到妳手中，要小心對待它。」

注射器碰到了她的唇。默貝拉閉上雙眼，感覺到有手指打開了她的嘴。冰冷的金屬觸碰到她的牙齒，記憶中歐德雷迪的聲音響起。

避免過度。矯枉過正，妳就會永遠面對一團糟的狀況，會總是覺得有必要去糾正一下，再糾正一下。妳會搖擺不定。極端狂熱往往會造成搖擺不定。

「我們的聖杯具有線性的特性，因為每個聖母都抱持著同樣的決心。我們要一同讓它永久傳下去。」

苦澀的液體湧進她的嘴裡，默貝拉痙攣著吞嚥入喉。她感到有股火焰從喉嚨直燒到胃裡，除了燒灼感沒有痛苦。她在想這是不是就是極限了，現在她的胃只感覺溫暖而已。

慢慢地，如此緩慢，以至於過了幾秒鐘她才意識到，這種溫暖在向外流動。到達她的指尖時，她感到全身開始痙攣。在鋪了墊子的桌子上，她的背劇烈拱起。有什麼柔軟卻結實的東西取代了嘴裡的注射器。

聲音。她聽到了，也知道人們在說話，但分辨不出是什麼內容。

她集中注意力仔細聽著各種聲音，這時，她意識到她失去了與身體的聯繫。在某個地方，她的身體在扭動翻滾著，伴隨著痛苦，但她毫無感覺。

一隻手碰到了另一隻手，然後緊緊地握住。她認出了鄧肯的觸碰，接著突然感受到了她的身體和痛苦。伴隨著每次大口的呼氣，她的肺都痛苦萬分。吸氣的時候卻沒有這種感覺。然後她的肺似乎變得扁平，再也不能充分鼓起了。她在肉體內的存在感變成了一條細線，這條線曲折穿行過許多人，她能感覺到周圍的其他人，有太多的人，多到這間小小的環形場地根本無法容納。

另一個人類飄進視野。默貝拉感覺自己在一艘工廠航艦內……在太空中。航艦很原始，有太多的手動操控裝置，還有太多閃閃發光的指示燈。一個女人在操控著，她身材嬌小，身上浸著汗漬，顯得不太整潔。一頭長長的棕髮束成髮髻，更淺色的縷縷髮絲從髮髻中逸出，垂在她窄窄的臉頰上。她只穿著一件衣服，是一件紅、藍、綠相間的鮮豔短連身裙。

機械。

她能意識到就在眼前的空間之外，還存在著巨大的機械。這個女人的衣著與機械單調枯燥的氛圍形成了鮮明對比。她在說話，嘴唇卻沒有移動。「妳聽好！到妳接管這些控制裝置的時候，別搞砸了。我是來幫妳避免毀掉一切的，知道嗎？」

默貝拉想要說話，但是發不出聲音。

「別這麼用力，孩子！」女人說，「我聽得到。」

默貝拉想要把注意力從這個女人的身上移開。

這是什麼地方？

一個操作員、一間巨大的倉庫……工廠……一切都是自動化的……各種連線交織在一起變成了一張大網，集中到這片操縱複雜的小小空間。

默貝拉想要低語，她張嘴問道：「妳是誰？」結果卻聽到自己在咆哮，震得她的耳朵發疼！

「別這麼大聲！我是妳的默赫拉忒嚮導，是幫妳避開毀滅力量的人。」

杜爾保佑！默貝拉想。這不是什麼地方，這裡就是我自己！

想到這裡，控制室消失了。她變成了虛空中的來客，被迫永不得安寧，一秒都得不到庇護。除了她自己飛速進行的思緒，一切都變成了非物質。她沒有實質，只有一縷固執，她認出那是她的意識。

我用迷霧構建了自己。

他者記憶來臨，一點點、一片片的經歷，她知道那不是她自己的經歷。一張張臉對她獰笑著，讓她不得不注意，但是航艦控制室內的女人把她拽到了一邊。默貝拉知道有必要按一致性把這些片段排列起來，但是做不到。

「這些是妳過去的生活。」航艦控制室內的女人在說話，但她的聲音恍如畫外音一般很遙遠，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我們是犯下惡行之人的後裔，」女人說道，「我們不願意承認在自己的先祖中存在著野蠻人。但一個聖母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們別無選擇。」

默貝拉就有種技能，可以只思考她目前遇到的問題。為什麼我必須……

「勝利者才有資格繁衍，我們是他們的後裔。勝利經常需要付出極大的道德代價才能獲得。野蠻甚至根本無法形容我們的祖先所做過的一些事。」

默貝拉感到一隻熟悉的手撫摸著她的臉頰。鄧肯！這撫摸重新帶來了痛楚。哦，鄧肯！你把我弄疼了。

透過疼痛，她感受到了展示在她面前這些生命的間隙，那些拒絕向她展示的東西。

「目前還只是妳有能力接受的，」那遙不可及的聲音又說，「其他的等妳更強一點才會出現……如果妳能活下來的話。」

選擇性篩選。歐德雷迪的話。必要性會敞開大門。

連續不斷的哭號聲從其他那些若有若無的存在傳來。悲嘆：「看見了嗎？看見忽視常理會發生什麼了沒有？」

痛苦加深了，她無法逃避。每一絲神經都在火焰上炙烤著。她想哭，想尖叫著喊出威脅性的話，想哀求得到幫助。震顫的情感伴隨著痛楚，但她顧不上了。一切都沿著一線存在感發生。這條線可能會斷！

我要死了。

存在感的細線在逐漸拉長。就要斷了！抵抗是毫無希望的，肌肉並不聽從命令。也許她已經根本沒有肌肉了，反正她也不想要這些東西，因為那都是痛苦。這就是地獄，永無止境……即使這條線斷掉，痛苦依然會繼續。火焰沿著這條線在燃燒，舔舐著她的意識。

一雙手在搖晃她的肩膀。鄧肯……別。每一次動作都帶來難以想像的疼痛。稱為香料之痛真是名副其實。

這條線不再拉長，正在向內回收，在縮小。它變成了一個小東西，一段如此敏感的疼痛，似乎其他任何事都不存在，唯有痛苦填滿她的世界。她的自我感覺開始變得模糊，透明……愈來愈透明。

「妳能看見嗎？」默赫拉忒嚮導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

我看見了一些東西。

說看見並不確切。那是種很遙遠的感覺，她能意識到其他的存在，其他片段，封存在失去生命的皮囊內的他者記憶。它們在她身後連成一片，向遠方延伸，她無法判斷有多長。還有半透明的霧。霧氣偶爾彷彿被撕裂一般散開一些，她就能瞥見各種事件。不……不是事件本身。是記憶。

「這是共有的視野，」她的嚮導說，「妳看見我們的先祖做了什麼。他們敗壞聲譽，犯下妳能想到的最嚴重的罪行。不要說什麼時勢使然，那只是藉口！只須記住：世上沒有無辜的人！」

醜惡！醜惡！

她什麼也抓不住，一切都變成了映射和撕裂的濃霧。她知道有什麼地方藏著她也許能獲得的榮耀。

那裡沒有這種痛苦。

就是這樣。那會是何等榮耀！

那榮耀在哪裡？

有嘴唇在觸碰她的額頭，她的嘴。鄧肯！她伸出手。我的手自由了。她的手指滑進了記憶中的頭髮。這是真的！

痛苦逐漸消退。這時她才意識到她熬過的痛苦是語言無法形容的。痛苦？它灼燒靈魂，將她重塑。進去時的那人，出來時已變成另一個人。

鄧肯！她睜開眼，映入眼簾的正是鄧肯的臉，就在上方。我還愛他嗎？他在這裡，他是我在最黑暗時刻的明燈。但是我愛他嗎？我還保持著平衡嗎？

沒有答案。

歐德雷迪在視線之外的某個地方說：「把她身上那些衣服脫掉。拿毛巾來，她全身都溼透了。再給她拿件合適的長袍來！」

有人碎步疾跑的聲音響起，然後歐德雷迪又說道：「默貝拉，很高興告訴妳，雖然這一切很折磨人，但妳成功了。」

她的聲音裡透著興高采烈的情緒。她為什麼這麼高興？

責任感在哪裡？應該在我的頭腦裡感覺到的聖杯在哪裡？回答我，誰都行！

但是航艦控制室裡的女人已經消失了。

只剩我一個人了。我記得那連尊母都可能害怕的殘暴。這時她短暫地瞥見了聖杯，它不是一件東西，而是一個問題：如何正確地在各種選擇中保持平衡？

守護家宅的神祇就是我們代代相傳的事物：祂等同於我們在人們成熟之後要傳遞的他們訊息。與家庭女神最接近的，就是沒能升格聖母的女修──待在自己小壁龕裡的綺諾伊。

──達爾維．歐德雷迪



艾德侯把他的晶算師能力當作是種退路。只要在他們的職責允許範圍內，默貝拉會盡可能多和他待在一起──他負責武器開發，而她在適應新身分的同時也需要恢復力量。

她沒有對他撒謊。她沒有試圖告訴他，她對他們之間的感覺並未改變。但他還是感覺到了那種疏離感，他們之間的紐帶還在，但已經被拉伸到了極限。

「我的姊妹們學到的是不要洩漏心底的祕密。她們看到了愛所帶來的危險，親密關係裡危機四伏，最深沉的敏感性被鈍化。不要給別人能用來毆打你的棍子。」

她以為這些話會帶給他安慰，但他聽出了她潛在的觀點。自由！不要被糾葛的情網捆綁住！

這些日子以來，他經常能看到她處於他者記憶所帶來的困境中。晚上她會不自覺地說夢話。

「依賴……群體精神……現世意識交會……魚言士……」

她毫不猶豫地和他分享過其中的一部分。「交會？生命中會有自然產生的間歇休止符，任何人都能感覺到其中的連接點。死亡、走上人生的岔路、影響重大的事件中那些意外的暫停、出生……」

「出生算是休止符？」

他們在他的床上，連時鐘投影都調暗了……當然，這阻擋不了攝影機的窺視。女修會總是對其他能量形式充滿好奇。

「你從來也沒把出生看作是種中斷？聖母會覺得你這種想法很好笑。」

好笑！遠離……遠離……

魚言士，那是貝尼．潔瑟睿德吸收到的啟示，她們對此很著迷。她們懷疑過，但默貝拉提供了佐證。魚言士的民主政體變成了尊母的獨裁專制，無須再懷疑了。

「少數人的暴政隱藏在多數人政權的面具下，」歐德雷迪這樣說，她的聲音中有些幸災樂禍的意味，「這是民主的墮落。或者會被它自己的過度行為所推翻，或者被官僚主義所逐步吞噬。」

艾德侯能在這個論斷中聽出暴君的論調。如果歷史會重蹈覆轍，這就是其中一種模式。恍如鼓點般密集的重複。首先，行政機關的法規用謊言掩飾自己，謊稱它是糾正過度煽動以及分贓制度的唯一辦法，接著權力卻在選民們無法觸及的地方積聚起來，最後貴族階層便出現了。

「貝尼．潔瑟睿德也許是古往今來唯一創造出全能陪審團的一群人，」默貝拉說，「法學家不太喜歡陪審團，陪審團與法律對抗，他們可以忽視法官。」

她在黑暗中笑了起來：「證據！證據不就只是那些你獲准發掘的事物嗎？那正是法律要控制的東西：精心控制的現實。」

她說這些話是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是要展示她新獲得的貝尼．潔瑟睿德力量。而她的情話已經變得乾癟無味。

她是憑印象說出那些情話的。

他能看出歐德雷迪也深受困擾，就如同他的沮喪失望一樣。默貝拉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反應。

歐德雷迪試著安慰他：「每個新聖母都要經歷一段調適期，她們會不時變得十分躁動。鄧肯，想想吧，人處在新世界裡會什麼樣！」

我怎麼能不去想這件事呢？

「官僚主義的第一法則。」默貝拉對著黑暗說。

妳沒能分散我的注意力，我的愛人。

「用盡手頭的能量去成長！」她的聲音確實躁動異常，「使用那個彌天大謊，說稅收能解決所有問題。」她在床上翻身面對他，但不是因為愛，「尊母一直在奉行整套慣例常規！甚至利用社會安全體制讓大眾

噤聲，但一切最終都會進入她們自己的能量庫。」

「默貝拉！」

「怎麼了？」他聲音中的尖銳讓她很驚訝。他難道不知道他是在和一位聖母說話嗎？

「默貝拉，這些我都知道。任何晶算師都知道。」

「你這是在叫我閉嘴嗎？」她生氣了。

「我們的工作是站在敵人的角度去思考，」他說，「我們確實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吧？」

「你在嘲笑我，鄧肯。」

「妳的眼睛變橘色了嗎？」

「美藍極不允許那樣，你知道的……哦。」

「貝尼．潔瑟睿德需要妳的知識，但妳必須認真『培養』！」他打開一盞燈球，發現她正怒氣沖沖地盯著他。這並不意外，也並不是貝尼．潔瑟睿德的反應。

混合體。

這個詞一下鑽進他的腦海中。是不是混合的活力？女修會是不是本來就在期待默貝拉產生這樣的變化？有時候貝尼．潔瑟睿德會做些出其不意的事。你會發現她們偶然在走廊裡與你面對面，目不斜視，臉上用那種她們特有的表情藏住真實情感，而在這面具之後，非比尋常的反應正在醞釀。特格就是這樣學會出其不意的行動。但今晚這種情況也是如此嗎？艾德侯想，他會慢慢開始討厭現在這個新默貝拉。

她自然看出了這一點。他在任何人面前從未這樣表現，但在默貝拉面前仍然毫無戒備，坦誠相待。

「別恨我，鄧肯。」這不是祈求，聲音裡卻能聽出她似乎被深深地傷害了。

「我永遠也不會恨妳。」但他關掉了燈。

她依偎在他身旁，幾乎就和經歷香料之痛之前一樣。幾乎。其中的差異讓他撕心裂肺般痛苦。

「尊母把貝尼．潔瑟睿德視為競爭權力的對手，」默貝拉說，「在我以前姊妹的身邊伴隨左右的男人並不都是狂熱分子，但上癮使他們無法自己做決定。」

「我們也是這樣嗎？」

「好了，鄧肯。」

「妳的意思是我可以在另一家商店得到同樣的商品？」

她選擇假定他是在談論對尊母的恐懼：「如果可以的話，很多人都寧可不要。」她猛地翻身面對他，想要他回應她的性事索求。她那種不顧一切的盡情放縱讓他很震驚，就彷彿這也許是她最後一次能體驗到極樂了。

激情過後，他筋疲力盡地躺在床上。

「希望我能再次懷孕，」她低語著，「我們還是需要我們的孩子。」

我們需要。貝尼．潔瑟睿德需要。不再是「她們需要」。

他沉沉睡去，夢到了戰艦的武器室。這是現實映射下的夢。這艘戰艦正如它的現實功能一樣，在夢裡仍是一間武器工廠。在夢中的武器庫裡，歐德雷迪正在和他說話：「我的決定是時勢使然，鄧肯。你不大可能逃出去胡作非為。」

「我是名晶算師，無法做出那種事！」他在夢裡的語氣多麼自大！我在做夢，而我知道我在做夢。為什麼我和歐德雷迪在武器室？

一份武器清單在他眼前展開。

原子武器。（他看到巨大的衝擊波和致命的落塵。）

雷射槍。（各種型號，不計其數。）

生化武器。

滾動螢幕被歐德雷迪的聲音打斷：「我們可以假設走私販和以往一樣只注意那些能賣上高價的小玩意兒。」

「蘇石，當然。」還是顯得很自大。我不是這樣的！

「暗殺武器，」她說，「新裝置的設計圖和規格。」

「盜竊商業機密是走私販的一樁大買賣。」我簡直令人難以忍受！

「肯定還有藥物，以及需要那些藥物去治療的疾病。」她說。

她在哪裡？我能聽見她的聲音，卻看不見她。「尊母知不知道，我們的宇宙窩藏著一些無賴，他們會先散播問題，然後才提供解決辦法？」無賴？我從來不用這個詞。

「萬事萬物都相關，鄧肯。她們焚燒了蘭帕達斯，屠殺了我們四百

萬精英。」

他醒了，翻身坐起。新裝置的規格！這就是詳細的細節，一種可以微縮霍茲曼效應產生器的方法。兩釐米，不能更大。而且便宜得多！這是怎麼溜進我腦子裡的？

他小心地翻身下床，不吵醒默貝拉，摸索著找到了一件長袍。他悄聲離開房間，走進工作室的時候，聽到了默貝拉吸鼻子的聲音。

他在控制臺前坐下，將腦子裡的設計圖複製出來，開始研究。完美！確定可以置入。他傳送給檔案部，在上面加上了給歐德雷迪和貝隆達的重點標記。

他長嘆一聲，向後靠了靠，又開始研究他的設計。這次設計又消失了，返回他夢到的那個滾動螢幕中。我還在做夢？不！他能感覺到椅子，能觸摸到控制臺，能聽到力場的嗡嗡聲。夢也會有這種效果。

滾動螢幕顯示出切割和戳刺的武器，還包括一些將毒劑或者細菌注入敵人體內的設計。

導彈。

他想知道，怎麼樣才能把滾動螢幕停下，好研究研究具體細節。

「都在你的腦子裡！」

人類以及其他為攻擊培育出來的動物一一滾動過他的眼前，遮蓋住了控制臺和臺上的投影。混合人？混合人怎麼會出現在這裡？我對混合人知道些什麼？

阻撓者取代了動物。那是遮蔽精神活動或干擾生命本身的武器。阻撓者？我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

阻撓者之後是零 - G「探索者」，設計它的目的是獵捕特定目標。這個我知道。

然後是爆裂物，包括那些傳播毒素和細菌的爆裂物。

欺騙者，可以投映出假目標。特格曾經用過這些。

下一個出現的是能量產生器。他有大批能量產生器的祕密庫存，它可以提高軍隊的戰鬥能力。

突然，他視野中微微閃光的網路取代了滾動的武器列表，他看到了花園中的老夫妻。他們望著他。男人的聲音變得清晰可辨：「不要再偷看我們了！」

艾德侯一下抓住椅子扶手，猛地俯身向前衝了一下，但還沒等他有機會研究細節，景象就消失在他的視野中。

偷看？

他感受著大腦裡滾動螢幕的剩餘部分，已經無法再看見，卻有深沉的聲音傳出……男性的聲音。

「防禦往往必須對抗攻擊武器的特性。然而，有時候，簡單的系統也可以避開最具毀滅性的武器。」

簡單系統！他大聲笑了出來。「邁爾斯！你在哪裡？特格！我想到怎麼設計你的偽裝襲擊艦了！弄個誇張的誘餌！除了一臺微型霍茲曼效應產生器和雷射槍以外，什麼都不裝。」他把這些內容加進傳給檔案部的訊息。

做完後，他又一次問自己幻象的問題。它影響了我的夢？我發掘到了什麼？

變成特格的武器大師之後，只要一有空，他就去調閱檔案部紀錄。如此浩如煙海的累積中一定會有些線索可尋！

共振和超光速粒子理論曾一度占據了他的腦海。超光速粒子理論是霍茲曼設計原型中的重要理論。「迅子。」霍茲曼是這樣稱呼他的能量源的。

忽視光速極限的波系統。光速顯然沒有限制住摺疊空間航艦。迅子呢？

「有效是因為它有效，」艾德侯喃喃自語，「信仰。就像任何其他宗教一樣。」

晶算師會貯存很多似乎微不足道的資料。他有一間標記為「迅子」的儲存室，繼續挖掘，卻沒有滿意的結果。

即便是宇航領航員也不會公開他們如何導引摺疊空間航艦的知識。伊克斯科學家製造了複製領航員能力的機器，但仍然無法確知他們做了什麼。

「霍茲曼的方程式是可以信任的。」

沒人宣稱理解霍茲曼。他們只是使用他的方程式，因為確實有效。那是太空旅行的「以太」。你「摺疊」空間。上一秒你還在這裡，下一秒你已經不知道在多少秒差距之外了。

「有人」發現了使用霍茲曼理論的別種方法！那是完全的晶算師式思考。他從產生的新問題就知道它的準確性。

默貝拉那雜亂無章的眾多他者記憶現在讓他不勝其煩，即便是他從中認出了基本的貝尼．潔瑟睿德教義，也依然如此。

權力吸引易腐敗之人，絕對的權力吸引絕對的易腐敗之人。這對受權力支配的人群來說，就是使官僚主義發展得根深柢固的風險。即使是分贓制度也更好些，因為容忍的標準更低，腐敗可以被定期拋除。要對付牢固的官僚主義，很少能避免使用暴力。當文官與軍方聯手時，就要小心了！

尊母的成就。

只為權力本身而得到的權力……由不平衡的家系孕育出的貴族。

他看見的那些人是誰？他們強大到足以驅除尊母。他知道那是一筆投影資料。

艾德侯發現這番醒悟極其混亂。尊母在逃亡！尊母殘暴野蠻，但和汪達爾人[7]出現前的劫掠者一樣無知。她們的行動背後有各種力量的驅動，但往往也是一時衝動的貪婪所致。「拿走羅馬的金子！」她們從意識中濾除所有令她們分心的事物。這種無知令人驚駭，要削弱這種無知，必須讓更複雜的文化慢慢進入……

陡然間，他明白歐德雷迪在做什麼了。

眾神在下！多脆弱的計畫！

他用手掌按住自己的眼睛，強迫自己不至於痛苦地哭喊出聲。讓她們認為我是太累了。但看穿歐德雷迪計畫的同時，他也發現了自己將失去默貝拉……儘管有不同的失去方式。

7

汪達爾人：古日耳曼的一支部族，於西元四五五年洗劫羅馬城。—編注

37

什麼時候可以信任女巫？永遠不能！這個神奇宇宙的黑暗面屬於貝尼．潔瑟睿德，我們必須抗拒她們。

—泰爾威斯．瓦夫，尊主之主



無現星艦的大公共休息室內，一頭是逐級而上的階梯式座椅和升起的平臺，擠滿了貝尼．潔瑟睿德女修，這間房間從來沒擠進過這麼多人。今天下午，聖殿的日常工作幾乎處於停頓狀態，因為很少有人願意派代理參加，重要決定也不能由幹部所代表。身著黑袍的聖母們神情淡漠，大多在靠近平臺的前排站著，侍祭們則穿著白色鑲邊長袍穿梭其間，其中甚至還有剛加入的新成員。純白色長袍是最年輕侍祭的標誌，她們三三兩兩地聚在各處，緊緊互相依偎，尋求著彼此的支持。其他所有人都被正式評議會督察排除在外。

空氣中充滿了帶有濃重美藍極香味的口氣，還有種調節機械超載後不堪重負帶來的陰冷、潮溼感。剛剛吃過的午餐味道中混雜著強烈的蒜味，彷彿一位不速之客肆意地闖入空氣中。這些氣味加上整間房間傳遍了的故事都加重了緊張感。

多數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升起的平臺和統御大聖母將登場的側門上。即便是在與同伴交談，或四下走動，也沒人忘記注意那個地方，因為她們知道，很快就將有人從那裡進門，並給她們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如果不是眼前有什麼可能動搖貝尼．潔瑟睿德根基的大事要宣布，統御大聖母是不會把她們都趕進大公共休息室的。

貝隆達先於歐德雷迪走進房間，登上了高臺，她步履蹣跚，卻偏偏帶著張揚的挑釁氣派，讓她很容易辨認，即便是遠遠望去也不會弄錯。在她身後五步遠，歐德雷迪緩步而行，然後是高級議員和助理，身著黑袍的默貝拉（距離她的香料之痛僅過了兩週，她看起來還是有些恍惚）

也在其中。多吉拉在默貝拉身後一瘸一拐地跟著，身旁是塔瑪和什阿娜。斯特吉在一行人的隊尾，肩上坐著特格。他一出現，立刻引起了人群中一陣激動的嗡嗡低語。男性很少會參與集會，但聖殿裡人人都知道這是她們的晶算師霸夏甦亡人，現在就和貝尼．潔瑟睿德僅存的軍隊住在一起。

以這種方式看著女修會的大規模隊伍，歐德雷迪心裡浮現一種空洞的感覺。她想，古人早就說過：「任何該死的傻瓜都知道一匹馬可能比另一匹跑得更快。」在這個仿體育場建造的禮堂中，每每有小型集會的時候，她都想引用這一句格言，但她也知道，這樣的儀式自有其作用。集會是讓你把自己展示給別人看的。

如今我們聚集於此。同道而行的人們。

統御大聖母和其他人彷彿一束奇特的能量般穿過人群向高臺移動，她那顯赫的位置處於圓形場地的邊緣。

統御大聖母從來都不需要承受眾人集會中的你推我擠之苦。她從來都不必被人用手肘頂到肋骨，或者感覺到身邊有人非故意地踩到腳。她也從來都不必被迫像其他人一樣，彼此無奈地身體緊挨著身體，化成人流，一點點向前蠕動。

凱薩君臨也是如此。這整件該死的事我都不喜歡！她對貝隆達說：「開始吧。」

她知道自己事後會後悔沒有委託某個人執行這套入場儀式，再煞有介事地說些話。貝隆達會非常喜歡這個引人注目的突出位置，也正因此，永遠也不能讓她得到。但可能有些低階聖母會對這種提拔感到尷尬萬分，雖然她們也會服從命令，但那是出於忠誠，出於那條無須多言的規則，即聽從統御大聖母的命令。

神啊！如果真的有什麼神，為什麼祢要讓我們如此懦弱？

人已到齊，貝隆達已完成了召集工作。貝尼．潔瑟睿德的隊伍。她們不是真正的軍隊，但歐德雷迪經常想像聖母們按不同職位分列，排得整整齊齊的樣子。這位是小隊長，那位是將官，那是低級中士，而這位是通訊兵。

聖母們要是知道她腦子裡這個古怪的想法，一定會大為震怒。但她掩飾得很好，這個念頭躲在「常規任務」的面具後安然無恙。無須叫她

們中尉，你一樣可以給她們委派中尉的任務。塔拉札就是這麼做的。

貝爾現在正在告訴眾人，女修會可能不得不重新安排她們那個忒萊素俘虜的住處。對貝爾來說，說出這些話並不容易：「我們禁受了嚴峻的考驗，忒萊素和貝尼．潔瑟睿德都是，我們走了出來，但我們已不是從前的我們。從某些方面說，我們彼此互相改變。」

是的，我們就像彼此摩擦的石頭，天長日久，彼此都有了些符合對方要求的形狀。但原來那塊石頭的內核還在！

人群開始變得焦躁不安。她們知道不管這關於忒萊素的暗示背後隱藏的是什麼訊息，都只是個開始，是預先的鋪墊，但與正題相關，也同樣重要。歐德雷迪邁步走到貝隆達身邊，示意她加快進程。

「有請大聖母。」

讓舊模式消亡多麼困難。難道貝爾認為她們不認識我嗎？

歐德雷迪開口了，她的聲音抑揚頓挫，幾乎達到魅音的程度，充滿了令人信服的力量。

「現在我需要去交叉點與尊母的領袖會面，這是必要的行動，也是場吉凶未卜之旅，我『大概』會死在那裡。這場會面也算是誘敵之計，我們要懲罰她們。」

歐德雷迪等著臺下的竊竊私語漸漸平息，她聽到了支持，同樣也不乏反對的聲音。很有趣。表示同意的是那些離平臺較近的人，還有部分新侍祭，她們站得更遠些。反對的聲音來自高級侍祭？是的。她們知道那個警告：我們不敢火上澆油。

她把聲音放低了些，讓遠處的人把她的聲音送到高處那些人的耳朵裡：「走之前，我會和多名姊妹分享記憶。現在的情況需要謹慎行事。」

「您有什麼計畫？」「您會做什麼？」各處提問的聲音此起彼伏。

「我們會在伽穆佯攻，這樣應該就會把尊母聯軍引到交叉點。然後我們會拿下交叉點，抓住蜘蛛女王，希望如此。」

「您還在交叉點上的時候就發動攻擊？」這個問題來自嘉瑞米，她是一位滿臉嚴肅的督察，就站在歐德雷迪下方。

「計畫是這樣。我會把我觀察到的情況傳送給發動襲擊的戰士。」歐德雷迪用手指了一下坐在斯特吉肩上的特格，「霸夏會親自領導本次

攻擊行動。」

「誰和您一起去？」「對，您帶誰去？」那些喊叫聲中無疑有深深的擔憂。這麼說消息還沒在聖殿內部傳開。

「塔瑪和多吉拉。」歐德雷迪說。

「誰和您分享記憶？」又是嘉瑞米。確實如此！這是直接牽涉到利益的政治問題。誰會繼承大聖母之職？歐德雷迪聽到身後傳來緊張的騷動。貝隆達很興奮？不是妳，貝爾。這點妳應該已經知道了。

「默貝拉和什阿娜，」歐德雷迪說，「如果督察打算再提名一位候選人的話，還可以再加一位。」

督察們形成一個個小小的諮詢團，一組一組地喊著建議，但並沒有什麼人的名字被提出來。不過有人提問：「為什麼是默貝拉？」

「還有誰比她更了解尊母嗎？」歐德雷迪問。

一句話讓所有人都啞口無言。

嘉瑞米又向臺前走了一點，用一種彷彿能穿透人的目光仰頭看著歐德雷迪。不要妄想誤導聖母，達爾維．歐德雷迪！「伽穆的佯攻發動之後，她們會比以前更警惕，交叉點上也會加強戒備。您憑什麼認為我們能拿下她們？」

歐德雷迪踱到一邊，向斯特吉示意，讓她帶著特格上前。

特格一直饒有興致地看著歐德雷迪的表演。現在他低頭俯視著嘉瑞米。目前她是主任務督察，毫無疑問已經被選為聖母內部一個小團體的發言人。這時特格突然想到，他正坐在一位侍祭的肩上，這個位置看似荒唐，但其實早在歐德雷迪計畫之中，這是出於某些她未明言的原因而設計的。

讓我的眼睛和周圍這些成年人位在同一水平線上……但也是在提醒她們我的弱小，讓她們放心，貝尼．潔瑟睿德（哪怕只是個侍祭）仍然掌控著我的行動。

「現在我不打算說些武器方面的細節。」他說。這該死的尖嗓子！不過至少他吸引了注意力。「但我們會利用機動性，這樣布置後，如果雷射槍柱擊中了誘餌，就可以摧毀她們周圍大片地區……我們將用設備包圍交叉點，這樣就能使她們無現星艦的任何動作都顯現出來。」

人們繼續盯著他，於是他接著說道：「如果大聖母傳送的消息和我

之前對交叉點的掌握情況吻合，我們將能夠知悉敵人的詳細位置。我想應該不會有重大變化，她們的時間不夠。」

出其不意。她們對這位晶算師霸夏的期望不正是如此嗎？他再次看向嘉瑞米，等著看她敢不敢對他的軍事能力提出更多的質疑。

她問的卻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應該假設，鄧肯．艾德侯在武器方面為你提供建議？」

「既然手裡有最優秀的，不去使用那就是傻瓜了。」他說。

「但是他會以武器大師的身分和你一起行動嗎？」

「他選擇待在星艦上，妳們都知道原因。這個問題有什麼意義？」

他避開了她的話題，又讓她無話可說，這讓她很不高興。一個男人不應該有能力這樣擺弄一位聖母！

歐德雷迪邁步向前，把一隻手搭在特格的手臂上：「這個甦亡人是我們忠實的朋友邁爾斯．特格，妳們都忘了嗎？」她不再掃視人群，開始盯著某些人的臉，選擇那些她確定曾經監察過攝影機，知道特格是她父親的人，她逐個看過去，故意把速度放得很慢，慢到沒人會不了解她的意圖。

妳們有人膽敢喊「任人唯親」嗎？那請妳們再好好看看他曾經為我們貢獻的豐功偉績！

正式評議會的聲音又一次變成了她們在集會上所期望的那種保持優雅的狀態。再沒有急切的喊聲粗俗地此起彼伏，吸引別人的注意力。現在她們把發言調整成了一種模式，很像是首平淡的歌，只是沒了慷慨激昂的吟誦部分。聲浪彙集，起伏波動。歐德雷迪總是覺得這一幕非比尋常。這種和諧並非任何人安排而成，而是因為她們都是貝尼．潔瑟睿德，自然而然，這是她們需要的唯一解釋。她們已經從平日實踐中學會了適應彼此，她們日常行動的那種韻律延伸到了她們的聲音中。不論有什麼短暫的矛盾，她們仍然是夥伴。

我會想念此時此刻的。

「準確預測出那些令人苦惱的事件從來就不夠，」她說，「誰比我們更清楚這一點？我們中還有人沒學到奎薩茲．哈德拉赫的教訓嗎？」

無須再詳述細節。邪惡的預測不應該改變她們的路線，這讓貝隆達一言不發。貝尼．潔瑟睿德受到了啟發。誰帶來壞消息就攻擊誰，那她

們就成了蠢貨。要忽略這位信使嗎？（誰會期望能從那人得到什麼有用的東西？）那是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的模式。我們要讓討厭的信使都發不出聲嗎，難道覺得死亡帶來的絕對沉默就能夠抹去壞消息？貝尼．潔瑟睿德絕不至於這麼蠢！死亡讓預言者的聲音傳播得更遠。殉道者真的很危險。

歐德雷迪看著自省意識在房間內傳播，甚至直傳到了最高的一層。

我們正在度過艱苦時期，姊妹們，必須接受這個現實。就算是默貝拉也知道這點。她現在也知道了我為什麼如此焦躁地非要讓她成為一位聖母。我們所有人都知道，了解的方式不同而已。

歐德雷迪轉過身掃了一眼貝隆達，看不出她有什麼失望。貝爾知道為什麼自己不在候選之列。這是我們能選的最好的路，貝爾。滲透。在她們還沒開始懷疑我們是在做什麼之前就打倒她們。

她又把視線轉向默貝拉，歐德雷迪看到了尊敬的意識。默貝拉正開始從他者記憶中得到第一批良好建議。躁動不安的階段已經過去，她甚至開始恢復對鄧肯的「喜愛」。假以時日，也許……貝尼．潔瑟睿德訓練確保她會自己對他者記憶作出判斷。以默貝拉的立場不會有這樣的感覺：「這些差勁的建議妳自己留著吧！」她有自己的歷史經驗，可以做出比較，也無法躲避那些明顯的訊息。

不要與那些和妳一樣有偏見的人同行。大喊大叫往往最容易被忽略。「我是說，看看那些喊得頭暈目眩的傻瓜！妳有心思和他們合作嗎？」

我跟妳說過了，默貝拉：現在妳自己做判斷。「要創造出改變，就要找到支點，移動它們。還要小心死胡同，以及那些高升的機會，它們是你前進路上的誘惑，是經常會讓妳分心的東西。而支點並不總是身居要職。它們經常會在經濟或是通訊中樞出現，除非妳知道這一點，否則要職是無用的。即使是名中尉也可能改變我們的路線。他們不會竄改報告內容，但會掩藏自己不想執行的命令。貝爾會拖延命令，直到她認為命令已經失效。有時候我會因此對她下命令，好讓她去玩她那個延遲命令的小把戲。她也知道，但不管怎樣她還是會繼續這個小把戲。妳要清楚這點，默貝拉！在我們分享之後，要以極度細心地研究我的所作所為。」

已經達到了和諧狀態，但也付出了代價。歐德雷迪示意評議會結束，她很清楚所有的問題都沒得到答案，甚至問都沒有問。但沒被問出的問題會層層轉達，經由貝爾之手篩選，所有的問題都會得到最恰當的處理。

聖母中警醒的人們不會提問，她們已經看到了她的計畫。

離開大公共休息室的時候，歐德雷迪感覺自己接受了她必須為所做選擇承擔起責任來，第一次認識到了之前的猶豫。她確實有遺憾，但只有默貝拉和什阿娜可能會知道。

歐德雷迪走在貝隆達身後，她在想，那些我再也不會去的地方啊，還有那些我自己再也無法看到的事情啊，從今以後只能在別人的生命中作為映射瞥上一眼。

這是以大離散為中心的思鄉之情，這種情緒撫慰了她的痛苦。如此廣闊的生命和世界讓一個人去看會有些目不暇給。即使是貝尼．潔瑟睿德有著世代累積的記憶，也絕不會希望能包羅所有，不會想得到每一片有趣的點滴時刻。這又回到了宏大的設計中。那個大願景，未來的主要流向。我的姊妹們的專長。這是晶算師採用的基本手段：包括模式，潮流運動以及這些湧動的潮流承載的內容，還有發展的方向。結果會出爐，不是地圖，而是這些流動模式。

至少，在我們的陪審團監督下的民主中，那些關鍵要素已經被我以最原始的形態保存了下來。有一天她們也許會為此而感激我。

追求自由，你會淪為欲望的俘虜。尋求紀律，你會找到自由的入口。

——終章



「誰會料到空氣機械裝置會故障？」

拉比的問題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人。他坐在一張低矮的長凳上，胸前緊抱著一個卷軸。卷軸經過現代工藝打造加固，但仍然老舊、脆弱。他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可能上午已經過半。不久之前他們吃了飯，也許可以說是早飯。

「我就想到了。」

他似乎是在對卷軸說：「逾越節到了，很快又過去了，我們的門卻被鎖上了。」

利百加走近看著他：「拜託，拉比。這樣能對約書亞的工作幫上忙嗎？」

「我們沒有被遺棄，」拉比告訴他的卷軸，「是我們自己把自己藏起來了。陌生人無法找到我們的時候，就算有人想要幫我們，他們又能往哪裡看？」

他突然抬頭仔細端詳著利百加，戴著眼鏡的樣子活像貓頭鷹：「是不是妳把邪惡帶過來了，利百加？」

她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外面的人總以為貝尼．潔瑟睿德有些邪氣。」她說。

「妳現在是說，妳的拉比，我，已經是個外人了！」

「是您自己把自己當成外人的，拉比。我是從女修會的角度說的，是您叫我幫她們的。她們做的事情經常都很無聊，單調重複，但是並不邪惡。」

「我叫妳幫的？是，是我叫的。原諒我，利百加。如果我們之間真的出現了邪惡，那也是我做的。」

「拉比！不要這樣。她們是個大家族。然而，她們還保持著很敏感的個人特性。大家族對您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嗎？我的自尊傷到您了？」

「利百加，我來告訴妳是什麼傷害我了。經我之手，妳學會了接受不同的教義，而不是……」他把手中的卷軸舉起，彷彿那是一根短棒。

「根本沒什麼教義，拉比。哦，對，她們有一本『終章』，但那就是一些名言警句，有時候有用，有時候完全可以忽略。她們總是會調整『終章』，讓它適應當前的需求。」

「有些教義是不能『調整』的，利百加！」

她低頭看著他，眼裡滿是難以掩飾的不滿。他就是這樣看女修會的？還是他出於恐懼才這麼說？

約書亞走過來站在她身邊，手上沾滿了油膩，額頭和臉頰上都是黑色的汙漬：「妳的建議是對的，又能用了，我不知道能堅持多久。問題是—」

「你不知道是什麼問題。」拉比插話說。

「機械問題，拉比，」利百加說，「這個無現空間的力場扭曲了機械。」

「我們不能引入無摩擦機械，」約書亞說，「那樣太明目張膽了，更不用說成本多高了。」

「你的機械並不是唯一被扭曲的東西。」

約書亞雙眉一挑，看向利百加。他是怎麼了？這麼說約書亞也相信貝尼．潔瑟睿德的洞察力，這讓拉比感覺很受傷。他的人民竟然去別處尋求指引。

然後，拉比說出了讓她意想不到的話：「利百加，妳以為我在嫉妒嗎？」

她用力搖搖頭。

「妳展現了才能，」拉比說，「而其他人可以立即應用妳的才能。妳的建議能修好機械設備嗎？那些……那些『其他人』告訴妳怎麼修了嗎？」

利百加聳了聳肩。這是年長的拉比，不能在他自己的屋簷下挑戰

他。

「我應該讚揚妳？」拉比問道，「妳有能力？現在，妳打算統治我們？」

「沒人說過有這樣的想法，更不用說是我，拉比。」她覺得很受傷，而且也不介意展現出來。

「原諒我，女兒。可那就是所謂的『翻轉』。」

「我不需要您的讚揚，拉比。我當然也會原諒您。」

「妳的那些『其他人』對這點有什麼說的嗎？」

「貝尼．潔瑟睿德說對讚揚的恐懼要追溯到『禁止讚揚自己的孩子』這條古代的禁忌，因為那會引來神的怒火。」

他低下了頭：「有時候她們倒也會告訴你些智慧之言。」

約書亞顯得很尷尬：「我要去睡一覺。我應該休息一會兒了。」他朝機械裝置所在位置投去了意味深長的一瞥，能聽到那裡傳來機器吃力的刮擦聲。

他離開他們，走向大廳陰暗的一端，走的時候還被一個孩子的玩具絆了一下。

拉比拍了拍身邊的長凳：「利百加，坐。」

她坐了下來。

「我為妳擔心，為我們，為我們代表的所有事擔心。」他用手撫摸著卷軸，「我們世代保持著本真。」他的目光掃過房間，「可現在，這裡連聚會的基本人數都不夠。」

利百加抹去眼裡的淚水：「拉比，您誤會女修會了。她們只希望能讓人類和他們的政府臻於完美。」

「她們是這麼說的。」

「我也是這麼說。對她們來說，政府只是一種藝術形式。您覺得很好笑嗎？」

「妳勾起我的好奇心了。這些女人是在自以為是的美夢中自我欺騙嗎？」

「她們把自己當作看門狗。」

「狗？」

「看門狗，對任何可以學習的教訓都保持著警惕。那就是她們所追

尋的。永遠也不要想教給別人不想吸收的東西。」

「她們總有這一些些智慧。」他聽起來有些悲傷，「她們也把自己的政府看作是藝術形式嗎？」

「她們把自己看成是陪審團，擁有絕對權力，沒有什麼法律能投反對票。」

他在她的鼻子前揮動著卷軸：「我就知道！」

「沒有『人類』的法律能行，拉比。」

「妳是說這群製造了適合自己的宗教的女人相信一種……一種比她們自己還強大的力量？」

「她們的信仰不會和我們的一致，拉比，但我不覺得這是邪惡的。」

「這個……這個信仰是什麼？」

「她們稱為『平穩趨勢』。她們從遺傳的角度看待這件事，把它當成是本能。比如，優秀的父母很可能會生出接近平均水準的孩子。」

「趨勢。這算信仰？」

「所以她們才保持低調。她們是顧問，偶爾甚至是塑造國王的人，但是她們不想成為萬眾矚目的人物。」

「這個趨勢……她們相信有人能締造趨勢？」

「她們不去假設有人能辦得到，只是相信有可以觀察到的活動。」

「那麼她們在這個趨勢中做什麼？」

「她們未雨綢繆。」

「在撒旦面前未雨綢繆，我想也是！」

「她們不與潮流對抗，似乎只是在潮流之上穿過，使其為她們所用，使用迴向渦流。」

「哎喲！」

「古代的帆船大師很明白這個，拉比。女修會相當於擁有海流圖，可以告訴她們哪裡需要避開，哪裡需要加把勁。」

又一次，他揮舞著卷軸：「這不是什麼潮流航海圖。」

「您理解錯了，拉比。她們知道機器當道的謬論。」她瞥了一眼正在工作的機械，「她們認為我們處在機械無法超越的潮流中。」

「這些小智慧。我不知道，女兒。若是干預政治，我接受；但是這

些神聖的事物……」

「這是種相對平衡的趨勢，拉比。對走出固有，大力創新的優秀革新者來說有很大的影響。即便新事物對我們有利，這種趨勢也會將其裹挾其中。」

「利百加，誰能決定對我們來說什麼是利，什麼是弊？」

「我只是說出她們相信什麼。她們把稅收看作是趨勢的證明，它奪走了可能會有所創新的自由能量。『敏感的人會發現它。』她們說。」

「那這些……這些尊母呢？」

「她們符合這個模式。封閉權力的政府意圖使所有潛在挑戰者都變得軟弱無能。驅逐聰明的人，使智慧的人變遲鈍。」

一聲微小的嗶嗶聲從機械區響起。他們還沒來得及站起來，約書亞已經從他們身旁走了過去。他朝顯示著一些資訊的螢幕表面彎下腰。

「他們回來了，」他說，「看！他們在我們頭頂上的灰燼裡挖掘呢。」

「他們發現我們了？」拉比的聲音幾乎透著解脫。

約書亞看了看螢幕。

利百加走到他身邊，也把頭湊了過去研究起那些挖掘的人──一共十個人，眼睛裡帶著那種與尊母建立連接後夢遊般的神情。

「他們只是在碰運氣到處挖挖。」利百加直起身子說道。

「妳確定？」約書亞也站了起來，他盯著她的臉，想找出不明顯的肯定答案。

任何貝尼．潔瑟睿德都能看出來。

「你自己看。」她朝螢幕指了指，「他們要走了。現在他們去豬蝓廄了。」

「他們就屬於那裡。」拉比喃喃道。

把提供了豐富資訊的多種錯誤結合起來考量，就能做出可行的選擇。所以智慧可以接受犯錯的可能性。當眼前沒有絕對（萬無一失的）的選項，智慧就要利用有限的資料碰碰運氣，此時在這個競技場上犯錯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達爾維．歐德雷迪



對於大聖母來說，出發並不是登上外出的輕型航艦，然後轉乘任何方便的無現星艦這麼簡單。要考慮的很多，比如計畫、安排、策略—還有各種層出不窮的偶然事件。

這樣的忙亂持續了八天。和特格的時間約定必須很精確。僅是默貝拉的諮詢就耗費了數小時，默貝拉必須知道她所面對的是什麼。

默貝拉，發現她們的弱點，妳就掌握了一切。特格發動襲擊的時候留在觀測艦上，但要仔仔細細地注意觀察。

歐德雷迪先從任何能有所幫助的人那裡聽取了詳細的建議，然後把能將生命徵象傳遞加密的設備植入身體，用來傳輸她暗中觀察的結果。無現星艦和長途運輸機也必須重新安裝設備，機組人員由特格親自挑選。

貝隆達先是嘟囔著，後來更是開始大聲咆哮，直到歐德雷迪出手干預才甘休。

「妳在讓我分心！這就是妳的目的嗎？扯我的後腿？」這時已經是出發前四天臨近中午的時候，工作室裡暫時只有她們倆。天氣晴朗，但是反常的冷，夜間掃過中樞上空的狂風帶來了沙塵暴，將空氣染上了幾分赭色。

「評議會就是個錯誤！」臨走前，貝隆達需要再貫徹一下她的挖苦風格。

歐德雷迪發現自己在迅速回擊貝隆達，因為她已經變得有些過於尖酸刻薄了：「很有必要！」

「對妳來說，也許是必要！好讓妳對『家人』告個別。現在妳把我們都留在這裡收拾這堆爛攤子。」

「妳跑來這裡就是為了抱怨評議會嗎？」

「我不喜歡妳最近對尊母的那些評價！妳本來應該先諮詢我們一下，而不是散播那些──」

「她們是寄生蟲！貝爾！是時候把這點說清楚了：大家都知道的缺點。如果受到寄生蟲的折磨，身體會怎麼樣？」歐德雷迪拋出了這句話，她的臉上帶著大大的微笑。

「達爾，妳擺出這副……假幽默的樣子，讓我很想要掐死妳！」

「那妳能邊笑邊掐嗎，貝爾？」

「去妳的，達爾！總有一天……」

「我們能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貝爾，這就是讓妳煩心的原因。回答我的問題。」

「妳自己回答！」

「身體樂意定期除蟲。即使癮君子也夢想著自由。」

「啊。」貝隆達的眼裡射出了晶算師的眼光，「妳覺得可以讓對尊母的癮頭變得很痛苦？」

「儘管妳的幽默天賦低得可怕，妳還是有用的。」

一抹殘酷的笑容出現在貝隆達的嘴角。

「我成功把妳逗樂了。」歐德雷迪說。

「我和塔瑪談談這事，她對戰略更在行。雖然……分享記憶讓她變軟弱了。」

貝隆達走後，歐德雷迪向後一靠，靜靜地笑了。軟弱！「明天分享的時候，別變得軟弱，達爾。」晶算師糾結於邏輯，缺失的是心。她著眼於過程，擔心可能會失敗。該怎麼辦，萬一……貝爾，我們打開窗戶，讓常理照射進來，甚至也放歡鬧進屋。要正確看待更嚴肅的事物。可憐的貝爾，我不完美的姊妹，總有些事情要占據妳敏感的神經。

出發當天早上，歐德雷迪離開中樞時，她的思緒還在心頭縈繞不去──這是種自省的心緒，與默貝拉和什阿娜分享後得到的資訊令她憂心忡

忡。

我一直太放任自己了。

這提供不了解脫。她的思想被他者記憶框住了，幾乎變成了憤世嫉俗的宿命論。

女王蜂聚集？

曾有人那樣說過尊母。

但是……什阿娜？塔瑪竟然也贊同？

這事包含的意義，離散可無法相比。

我沒法跟妳一起進入那狂野之地，什阿娜。我的任務是讓事情變得有序。妳敢做的那些，我沒有辦法去冒險。藝術技巧有不同的種類，而妳的和我的互相排斥。

吸收默貝拉的生命歷程進入他者記憶很有幫助。默貝拉的知識加深了她對尊母的了解，為她增加了優勢，但也充滿了令人不安的細微差別。

她們不是進入催眠狀態，而是利用細胞生成，是那該死的T式探測儀的副產品！無意識的強迫行為！要抗拒誘惑，叫我們自己不要使用這種技術並非易事。但這也是尊母最脆弱的環節—有大量無意識被她們自己的決定緊緊束縛。默貝拉這把鑰匙只是強調了它對我們的危險性。

她們抵達了位於風暴中心的降落平臺，剛從車裡出來，她們就被狂風襲擊。歐德雷迪對步行穿過剩下的果園和葡萄園投了反對票。

這是最後一次離開嗎？貝隆達道別的時候眼神裡流露出了這個問題。什阿娜擔憂到皺緊的眉頭中也顯露出疑問。

大聖母接受我的決定了嗎？

暫時，什阿娜。暫時接受。但是我沒警告默貝拉。所以……也許我的判斷確實和塔瑪相似。

多吉拉站在歐德雷迪這支小隊的前端，有些退縮。

可以理解。她曾經在那裡……看著她的同儕被吃掉。鼓起勇氣，姊妹！我們還沒被打敗。

只有默貝拉似乎泰然自若，她在思考著歐德雷迪和蜘蛛女王的會面。

我給大聖母足夠的準備了嗎？她內心深處到底明不明白這有多麼危

險？

歐德雷迪收起了這樣的想法。路上還有事要做，沒什麼比養精蓄銳更重要的。尊母的情況幾乎可以根據現實分析出來，但實際的會面還是要臨機應變──就彷彿一場爵士樂表演。她喜歡這個關於爵士的想法，雖然這種音樂曲風古老，略帶狂野，讓她很分心。但爵士說的是生活，沒有哪兩場表演是完全相同的。演奏者根據他人回饋的資訊來調整自己的演奏：爵士。

給我們爵士吧。

天氣並不總是能影響空中旅行和太空旅行。短暫的干擾可以強行通過。依靠氣象控制部提供的發射視窗，飛行器可以穿過暴風和籠罩的烏雲。沙漠行星是個例外，很快聖殿也將要考慮這一點。沙漠化涉及很多改變，包括重新利用弗瑞曼停屍地的慣例。將屍體再處理，以得到水和碳酸鉀。

等著傳送到無現星艦的空檔，歐德雷迪談起了這件事。星球赤道周圍那寬闊的炎熱乾燥帶正在蔓延，用不了多久，那裡颳起的風就將帶來危險。有一天，會出現科里奧利沙暴：沙漠內部捲起的一陣火爐般的熱浪，時速超過幾百公里。沙丘曾經歷過時速七百多公里的強風。即使是太空運輸機也要注意這股力量。空中旅行會受制於星體表層狀況的突變，脆弱的人類血肉之軀更是必須得不顧一切躲進避難所。

就像我們一直做的一樣。

降落平臺的等候室很老舊。從裡到外都是各種石塊，這是她們在此地最早使用的主要建築材料。簡單的懸帶椅和壓模合成玻璃矮桌比較新。就算是統御大聖母也不得不受制於經濟考量。

運輸機在塵土飛揚的暴風中抵達，沒有懸掛緩衝之類的無意義耽擱。這將是一場快速升空，身體不適在所難免，但不會難受到損害人的肉體。

歐德雷迪說出最後的道別之詞，將聖殿事務交給了什阿娜、默貝拉和貝隆達組成的三人小組。那一瞬，她精神恍惚，彷彿不知身在何處。她的最後一句話是：「不要干涉特格，我也不想有任何惡劣的事情發生在鄧肯身上。聽到沒有，貝爾？」

她們的技術取得了那麼多偉大的成就，可是仍然無法免於猛烈沙暴

的侵擾，運輸機升空時，沙塵遮天蔽日，幾乎看不到前方情況。歐德雷迪閉上雙眼，接受了現實，她無法再從低空看一眼她深愛的星球了。航艦對接時發出沉悶的轟隆聲驚擾了她。閘鎖前的門廊內有輛蜂鳴車等著，蜂鳴聲一直傳到她們的艙室。塔瑪拉尼、多吉拉和侍祭僕從保持著沉默，尊重大聖母想沉浸於自己思慮中的心情。

至少，艙室還是她熟悉的，標準的貝尼．潔瑟睿德航艦設備：一間小休息室兼餐廳，統一用淡綠色合成玻璃裝飾；臥室更小些，也是一樣的顏色，還有張單人硬床。她們知道大聖母的喜好。歐德雷迪瞥了一眼梭形浴缸和馬桶，都是標準設施。隔壁塔瑪和多吉拉的艙室也差不多。她決定晚點再去看看航艦上還有什麼重新改造過的地方。

基本所需都已經提供，包括那些可以起到心理支持作用的細微因素：輕柔的顏色、熟悉的設施，這些裝置沒有一樣會干擾她的思緒。在返回她的起居室兼餐廳前，她下達了出發的命令。

食物已經在一張矮桌上擺好：藍色的水果味道甜美，有些像李子；麵包上塗著噴香的黃色抹醬，是專門為補充她必要的能量而調製的。非常好。歐德雷迪看著負責的侍祭不聲不響地把大聖母的起居都安排好，一時想不起這位幫手的名字，她仔細想了一下：蘇伊波。這位侍祭是個皮膚黝黑的小個子，一張圓臉上表情總是很平靜，舉止行為也安穩得體。算不上是最聰明的人，但做事效率很高。

歐德雷迪突然想起來，這些安排似乎有些無情。人數少少的隨行團，不會冒犯到尊母，還可以把我們的損失減到最小。

「蘇伊波，妳整理過我的行李了嗎？」

「整理了，大聖母。」從她的聲音裡，可以感受到她因為被選上參與這項重要任務而產生的無上驕傲。就連她轉身離開時走路的姿態都透著這股勁。

還有些東西是妳沒法為我整理的，蘇伊波。那些我都放在我的大腦裡。

聖殿的貝尼．潔瑟睿德在離開這顆星球時或多或少總會帶些沙文主義，其他地方從來都不會是那麼美麗、那麼寧靜、那麼愉快的居地。

但那是以前的聖殿。

她以前從未這樣想過，這是沙漠化的一個面向。聖殿星在使自己慢

慢消失。它逐漸遠離，再不復返，至少對現在知曉它的人來說，它在她們的有生之年都不會再恢復，就如同被心愛的父母遺棄一樣──輕蔑地帶著惡意拋棄掉。

你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孩子。

在成為聖母的路上，很早就有人教導她們旅行之路也是可以趁機安心休息的便捷之門。歐德雷迪很希望能利用這一點，因此，在進餐之後，她立刻告訴她的同伴：「小事就不要打擾我了。」

蘇伊波被派去召來塔瑪拉尼。歐德雷迪用塔瑪自己特有的強調語氣說道：「檢查一下有哪些重新改造的部分，告訴我應該看什麼。帶上多吉拉。」

「她頭腦很清楚。」對塔瑪來說，這是很了不起的讚揚了。

「這事結束後，盡可能讓我自己獨處一下。」

航艦行駛過程中，歐德雷迪讓自己陷在她那張小床的網裡，好好構思她認為是遺願和遺言的那些詞句。

誰當執行人？

默貝拉會是她個人偏好的選擇，尤其是和什阿娜分享記憶之後，就更是如此了。不過……如果這次交叉點冒險之旅失敗的話，這個沙丘孤兒仍是強而有力的候選人。

有些人認為只要責任落到她頭上，任何一個聖母都能扛起這個角色。可是現在這個時局不會是如此，因為有這個陷阱存在。尊母不大可能避得開。

前提是我們的判斷正確。默貝拉的資料也表明我們已經盡到了最大努力去做出正確判斷。剩下的就只是請君入甕了，而且，誘餌也相當有誘惑力。不深陷其中，她們看不出自己已經踏上死路。等到能看出來，也就太遲了！

但是萬一我們失敗了呢？

倖存者（如果還有的話）會蔑視歐德雷迪。

我經常感覺被小看，但從來不會遭鄙視。可我所做的決定也許永遠都不會被女修會所接受。至少，我沒編造藉口……甚至是對那些和我分享記憶的人也沒有。她們知道我的反應來自人類降臨以前的黑暗。我們任何人都可能會做徒勞，甚至是愚蠢的事，但我的計畫可以為我們帶來

勝利。我們將不再「只是活著」，我們的聖杯需要我們一起堅持下去。人類需要我們！有時候，他們需要宗教；有時候，他們僅僅需要知道他們的信仰如同他們對高尚品格的希冀一樣空洞。我們才是他們的根源。當一切面具被摘除，只有一項事物會殘留：我們的位置。

她感覺到這艘航艦正帶著她飛向深淵。可怕的威脅正愈來愈接近。

是我奔向那高舉的斧頭，它沒向我飛來。

她心中沒有消滅仇敵的念頭。自從大離散增加了人口後，那就不可能了。這是尊母計畫中的一個缺陷。

尖厲的嗶嗶聲和代表已經抵達的橘色閃光劃破了她的寧靜。她費力地從懸掛帶中起身，塔瑪、多吉拉和蘇伊波緊緊跟在她身後，她們一起跟著引路人到了運輸閘門，一艘長程運輸機緊扣著艦體。歐德雷迪看了看艦壁掃描器中的運輸機。真是小得難以置信！

「只有十九小時，」鄧肯曾經說過，「但我們也只敢將無現星艦帶到那麼近了。她們肯定在交叉點周圍設置了摺疊空間感測器。」

難得一次，貝爾也同意了鄧肯的看法。不要拿無現星艦冒險。它不僅要載運大聖母，還得布置外部防禦，接收傳輸信號。運輸機是無現星艦的前沿感測器，會發送信號，報告它所遇見的東西。

而我是最重要的感測器，這副脆弱的身體內有著精密的儀器。

閘門上有引導箭頭作指引，歐德雷迪在前面引路，一行人通過一條小管道迅速直線下降。歐德雷迪發現她們到了一間小艙室，艙室內的擺設竟然十分豪華，讓她頗為驚訝。跌跌撞撞地跟在身後的蘇伊波認出了這間艙室，在歐德雷迪的推論上更進了一步。

「這是艘走私艦。」

有個人在等著她們。從他的氣味判斷是個男性，但不透明的飛行員風帽上密密覆蓋著連結管，將他的臉隱藏了起來。

「大家繫好安全帶。」

男性的聲音通過這套設備傳出。

特格挑的。他一定是最好的人選。

歐德雷迪在著陸口後面的一個座位坐定，看到身前有一大塊凸起物，展開以後是網狀保護帶。她聽到其他人正聽從飛行員的指令繫安全帶。

「都固定好了？保持安全帶繫緊狀態，聽我信號再解開。」駕駛艙內，他的椅子後面有一臺懸浮擴音器，聲音從裡面傳出。

歐德雷迪感到肚臍周遭啪地一緊，接著航艦似乎在輕緩地移動，但她身旁的螢幕顯示，無現星艦正以驚人的速度逐漸遠去。眨眼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任何人過來察看之前開始執行它的任務。

運輸機速度驚人。掃描器報告預計十八小時以後將出現軌道太空站和過渡關卡，但把顯示它們位置的閃光點是因為被增強了才看得見。掃描器上的一個視窗顯示，其實在十二個小時多一點後才能用肉眼看到太空站。

運行的感覺突然停止了，歐德雷迪眼睛看得到加速狀態，身體卻沒有感覺。是懸浮艙，專為這麼小的零域場設計的伊克斯技術。特格從哪裡得到這種東西的？

我沒必要知道這些。何必告訴統御大聖母每座橡樹林場都在哪裡？

將近一小時後，她看到感測器觸點開始工作，她不由得默默感謝艾德侯的機敏。

我們就要開始了解這些尊母了。

即便沒有掃描器分析，交叉點的防禦模式也顯而易見。層層密布的飛行器守護著交叉點！正如特格所料。特格掌握了屏障分布的資訊，因此他的人馬可以繞著星球布下另一張大網。

不可能這麼簡單。

尊母對自己壓倒性的力量如此有自信嗎？連基本的預防措施都忽略了？

路程剩不到三小時的時候，四號軌道太空站開始呼叫：「表明身分！」

歐德雷迪在這份命令中聽出「否則」的威脅意味。

飛行員的回應顯然讓這些守衛大吃一驚：「你們乘著一艘小走私艦來的？」

她們認出來了。特格又說對了。

「即將點燃驅動器中的感應設備，」飛行員宣布說，「這樣能增加我們的推動力。確保妳們的安全帶都已繫緊。」

四號太空站注意到了：「你們為什麼還在加速？」

歐德雷迪身體前傾：「重複剛才的信號，就說艙室狹窄，長途跋涉，代表團的人都累了。再加上一句，就說我已經在身上裝好生命徵象發射器，作為預防措施，如果我死了，我的人民都會得到警告。」

她們不會發現密碼！聰明的鄧肯。貝爾發現他藏在航艦系統裡的東西時，不是也很驚訝嗎？「又一個浪漫主義者！」

飛行員轉達了她的話。接著收到了回覆的命令：「降低速度，鎖定座標降落。現在我們將接管你們的航艦。」

飛行員在他的控制臺上觸碰了一處黃色區域。「她們的反應和霸夏說的一模一樣。」他幸災樂禍地說，然後把風帽摘掉，露出頭臉，轉過了身。

歐德雷迪呆住了。

賽博格！

那張臉是一副金屬面具，眼睛是兩個閃亮的銀球。

我們到了危險境地。

「他們沒告訴您嗎？」他問道，「用不著可憐我。我死了，這東西又給了我生命。我是克萊比，大聖母。如果這次我再死了，那我就得變成甦亡人，才能活過來了。」

該死！我們在用可能會被拒絕的金幣交易，但現在更換已經太遲了。這就是特格的計畫。可是……克萊比？

運輸機平穩降落，顯示了四號太空站高超的控制力。歐德雷迪立刻就知道了，因為她的掃描顯示儀裡可以見到的精心照料的景色不再移動了。零域場被關閉，她感覺到了重力。她正前方的艙門打開了，外面的溫度溫暖宜人，能聽到些噪音。是孩子們在玩什麼競技遊戲？

行李在身後飄浮著，她邁步上了一段不長的臺階，她發現吵鬧聲確實來自附近場地上的一大群孩子，都是將近二十歲的女性。她們在來回拍打一個懸浮球，邊玩邊大喊大叫著。

故意擺出來給我們看的嗎？

歐德雷迪覺得很有可能。那個場地上大概有兩千名年輕女性。

看看我們招募了多少生力軍！

沒人迎接她，但歐德雷迪在她左邊一條鋪就的小巷裡看到了幢熟悉

的建築。顯然是宇航公會的手筆，只是最近又加蓋了一座塔。她邊環顧四周，邊說起這座塔，這樣就把與特格的平面圖相比有變化的資料傳送給了植入身體的發射器。只要看過宇航大樓，任何人都不會給這個地方貼錯標籤。

這麼說，這裡可能是另一個交叉點。在宇航的紀錄裡，毫無疑問，這裡會被一串序號和密碼代表。在尊母們接管之前，宇航公會控制此地已久，以至於在剛下航艦的一段時間，腳步剛適應重力時，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帶著宇航的特殊風格。即使是遊戲場也不例外──這本是為了讓領航員坐在他們那巨大的美藍極氣體容器中到戶外集會而設計的。

宇航風格。伊克斯技術與領航員設計的結合──以最節能的方式在空間四周建造建築，道路筆直，很少有滑道。那些都是浪費，只有受重力影響的地方才會需要滑道。降落平臺附近沒有鮮花綠植，它們容易受到意外損毀。還有那永久不變的灰色──不是銀色，而是和忒萊素人皮膚一樣的單調色。

她左邊的建築彷彿受了外力擠壓一般，形成了巨大的凸起，有些地方呈圓形，有些出現了各種角度。這裡以前肯定不是什麼豪華旅館。當然，算是富麗堂皇的幽靜去處，但這種地點很少，專門為極尊貴的要人而建，多數都是宇航裡的督察員。

又一次，特格說對了。尊母們保留了現存的建築，改動之處很少。只有一座塔！

然後歐德雷迪提醒自己：這不僅是另一個世界，更是另一個社會，有自己的社會黏著劑。她從與默貝拉的分享中掌握了這一點，但她還無法理解到底是什麼因素讓尊母團結在一起。當然絕不僅是對權力的追逐。

「我們走路過去。」說完，她便帶頭沿著鋪就的小路向巨大的建築走去。

再見，克萊比。炸掉你的航艦，愈快愈好。給尊母們送上第一個大大的驚喜。

愈走到近處，宇航的建築也顯得愈發高大。

不管什麼時候，每次看到這些功能性建築，最讓歐德雷迪吃驚的，就是居然有人費盡心力規劃它。一切都包含著有意設計的細節，只是有

時需要仔細挖掘才能發現。在面對許多選擇時，預算決定了是否必須降低品質，耐久度要優先於豪華或者順眼程度。只能折中，像多數妥協的情況一樣，這種折中的結果是人人都不滿意。宇航審計官無疑曾抱怨過這筆開銷，目前的住戶仍然會對一些缺點感到惱火。不管怎樣，這是有形的實質。現在，它已經矗立在這裡，被人們使用。這又是一個妥協。

建築內部做了些改動。大廳比她預想的要小，大約只有六公尺長，四公尺寬。接待處就在她們進門的右邊。歐德雷迪讓蘇伊波去代表她們登記，並示意其他人等在空曠處，彼此讓對方保持在自己的攻擊範圍內，並不能排除有內奸的可能性。

多吉拉顯然預料到了，她看起來一副安然自得的架勢。

歐德雷迪仔細觀察了一番，然後對她們周遭的環境進行了一番評論。攝影機很多，但除此之外……

每次進入這樣的地方，她都有種身在博物館的感覺。他者記憶告訴她這種旅店數千年來沒什麼實質變化。即使是在許久以前，她也發現了類似的雛型。從枝形吊燈中就能一睹過去━閃閃發光的巨大仿電子設備，但用燈球裝飾著。其中兩盞在天花板上占據著主要位置，彷彿是想像中的航艦從虛空中華麗降落一般。

此地還可以瞥見更多歷史，只是這個時代的過往行人很少會注意到。欄杆後的接待區有些裝潢，等候區布置著座椅，配合著並不那麼方便的燈光，還有標誌指引人們去享受各種服務━吃飯的餐廳、可以吞雲吐霧的娛樂室、約會的小酒吧、游泳池以及其他運動設施、自動按摩房等等。自古以來只有語言和文字發生了變化。如果語言相通，這些標誌對前太空時代的原始住民來說就沒有識別障礙。這是個臨時歇腳點。

旅館裡設置了大量保全設施。有些看起來有著大離散時代物品的特徵。伊克斯和宇航從來不會把金子浪費在攝影機和感測器上。

接待區的機械侍者跳著狂亂的舞蹈━它們在到處飛奔、清潔、撿拾垃圾、指引新來的人。有四個伊克斯人比歐德雷迪一行更早到了這裡，她仔細看了看他們。多麼自大又膽小。

從貝尼．潔瑟睿德的角度看，這些伊克斯人不管如何喬裝打扮，總是能夠被一眼認出來。他們基本的社會結構影響了社會中的個體。伊克斯人對他們的科學表現出一種霍格本式的態度：政治和經濟需求決定了

哪些研究是被允許的。於是伊克斯人社會夢想中單純的天真變成了官僚中央集權的現實──形成一種新的貴族。因此他們正走向難以遏制的衰落，不管這個伊克斯小隊多麼和尊母相安無事也不會有用。

不論我們之間的這場競賽結果如何，伊克斯都將走向死亡。證據就是，伊克斯人幾個世紀以來都沒有過什麼偉大的改革創新。

蘇伊波回來了：「她們讓我們等著，會有人來護送我們過去。」

歐德雷迪決定為了蘇伊波、攝影機，還有她無現星艦上的聽眾們，立即開始談話。

「蘇伊波，妳注意到我們前面那些伊克斯人了嗎？」

「是的，大聖母。」

「好好記住他們。他們是一個行將就木的社會的產物，期望任何官僚能有優秀的創新並且好好利用，這想法過於天真。官僚關注的是不同的問題，妳知道都是什麼問題嗎？」

「不知道，大聖母。」蘇伊波先環顧四周找了找，然後才說道。

她知道！但是她看出來我在做什麼了。這位侍祭是何等人物？我小看她了。

「蘇伊波，比如這些典型問題：誰得到功勞？如果出了問題，誰負責？它會不會改變權力結構，讓我們丟掉工作？或者它會不會讓一些次要部門變得更加重要？」

蘇伊波會意地點著頭，但是她瞥向攝影機的眼神可能有點太明顯了。不過沒關係。

「這些是政治問題，」歐德雷迪說，「它們顯示了官僚的動機是如何直接與適應變化的需求相左的。適應變化的能力是生命存活的首要條件。」

是時候和東道主直接對話了。

歐德雷迪仔細向上看了看，選了一個枝形吊燈上的主要攝影機。「注意一下那些伊克斯人。他們的『決定論宇宙思想』已經讓步給『無限宇宙思想』，而在無限宇宙中，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在這樣的宇宙中，有創造性的混亂才是生存之道。」

「謝謝您的教誨，大聖母。」

願眾神保佑妳，蘇伊波。

「她們和我們打過很多交道，」蘇伊波說，「肯定不會再懷疑我們對彼此的忠誠。」

命運保佑她！這一位已經準備好接受香料之痛了，可是也許永遠也看不到那一天了。

歐德雷迪只能同意這位侍祭的結論。對貝尼．潔瑟睿德「做法」的尊崇來自內心，來自提醒自己潔身自律的那些不斷觀察的細節。它不是哲學，而是對自由意志的一種務實觀點。在充滿敵意的宇宙中，女修會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但一切都基於一絲不苟地保持對彼此的忠誠，這是在香料之痛中鍛造的協議。聖殿和它僅存的幾個分支都是孕育秩序的溫床，而這種秩序的基礎是建立在慷慨共享資源和記憶分享，而不是建立在天真無辜之上。那種東西很久之前就已經被丟棄。秩序堅實的基礎就在於政治意識和獨立於其他法律習俗之外的歷史觀。

「我們不是機器，」歐德雷迪說，她邊說邊瞥向周圍的自動裝置，「我們一直都依賴個人關係，至於這種關係會把我們引向何方，就無從知曉了。」

塔瑪拉尼走到歐德雷迪身旁：「你不認為她們至少應該給我們捎個消息嗎？」

「她們已經捎給我們消息了，塔瑪，安排我們住在一間二流旅館內就是消息。而我也回應了。」

最終，所有的事情都會被知曉，因為你想要相信你知道。

—禪遜尼公案



特格深吸了一口氣。伽穆就在正前方，正是他的領航員說他們從摺疊空間出來時，它會在的位置，分毫不差。斯特吉站在他身邊保持警戒，他則在旗艦的指揮室內透過顯示器看著這一切。

此時的特格沒有騎在斯特吉肩膀上，自己站在一邊，斯特吉不喜歡這種感覺。這讓她覺得自己在一堆軍事設備中顯得十分多餘。她的目光不時瞟向指揮室核心的多重投影區。助理們行動迅速有效率，在艙室和各區域間來回穿梭，他們身上都戴滿了十分專業的設備，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而她對那些功能只有一知半解。

傳達特格命令的控制臺就放在他的手掌下，用懸浮器托著。命令區形成的模糊藍色幽光環繞著他的手。銀色的馬蹄形設備讓他和攻擊部隊保持聯繫，這種設備很輕，就放在他的肩膀上。與他前一次的人生相比，現在的這些命令傳達裝置在他小小身軀的襯托下顯得很大，不過他還是感受到了那種戰場上的熟悉感。

他身邊沒人再懷疑這位就是他們聲名赫赫的霸夏，只是現在在孩童的身體裡罷了。他們都俐落地接受著他的調遣。

從這個距離看，目標星系看起來很普通：一顆太陽，還有它的一眾行星。但在視野中心，那引人注目的伽穆星非比尋常。艾德侯就在那裡出生，他的甦亡人在那裡受訓，他的原始記憶也是在那裡恢復的。

而我就是在那裡發生改變的。

特格無法解釋在伽穆時，他在生存壓力下被激發了什麼力量。有榨乾他肉體能量的物理速度，還有能看見無現星艦的能力，彷彿是在腦海中重新製造出一塊太空區域一樣，他可以在這幅圖像中定位無現星艦的

位置。

他懷疑這是一種亞崔迪基因的瘋狂顯現。他體內已經發現了標記細胞，但不知道它們的作用。這是貝尼．潔瑟睿德育種女修數千年來橫加干涉的結果。毫無疑問，她們會將這種能力視作對她們的潛在危險。她們也許會想要使用這種能力，但他一定會因此而失去自由。

他把這些想法暫時趕出了大腦。

「派誘餌進入。」

行動！

特格感覺自己顯露出一種熟悉的姿態。有種計畫階段結束，開始精神抖擻，準備大展拳腳的感覺。理論已經闡明，替代方案也仔細確認過了，下屬任務都分配完畢，所有情況也都徹底說明過。他的關鍵小隊隊長們已經把伽穆刻在了記憶中──從記憶中或許可取得零星的幫助，每個避難處，每個已知的要塞，哪條進出通道最易攻陷都已經指明。他還特別提醒過混合人的事。類人野獸是盟友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視，幫助甦亡人艾德侯從伽穆逃出來的叛軍堅持說混合人是為了獵殺尊母而被造出來的。聽聽多吉拉和其他人的敘述，如果那是事實，你幾乎會開始同情尊母，只不過從來不會同情別人的人也得不到任何憐憫。

襲擊按計畫形式進行──偵察艦佯攻，放出一連串誘餌，重型母艦進入打擊位置。特格現在變成了他所說的「我的工具所使用的工具」。很難判定哪一個發出命令，哪一個做出回應。

現在，最微妙的部分到了。

要對未知懷有恐懼，優秀的指揮官要牢記這一點。未知變數永遠存在。

誘餌離防禦線愈來愈近了。他看見了敵人的無現星艦和摺疊空間感測器──在他意識裡，感測器是一排閃亮的光點。特格把它和他的部隊位置相疊加。他下達的每個命令都必須看起來是源於大家都分享過的作戰計畫。

默貝拉沒和他一塊行動，對此他很感激。任何聖母都有可能看穿他的偽裝。但歐德雷迪命令默貝拉和她的人馬與特格保持一定安全距離在旁等待，沒人會質疑統御大聖母的命令。

「她可能是未來的大聖母。要把她保護好。」

隨機投影顯示，星球附近出現耀眼閃光，這表明清除敵方防禦設施的誘餌爆炸開始了。他身體前傾，雙眼緊盯著投影。

「模式出現了！」

並沒有什麼模式，但下屬無條件信任霸夏的話，他們脈搏加快，心情激動。沒人懷疑霸夏是如何看到敵軍防禦的弱點。他的手在控制臺上閃過，不時派他的戰艦向前衝去，投影中只見光束劃過，他們身後的宇宙空間撒滿敵人的碎片。

「好！就是現在！出發！」

他把旗艦航線完全交給導航系統，然後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火力控制上。伽穆的前方陣地上，防守敵人的殘存部隊被旗艦一掃而光，無聲的爆炸點綴著他們周圍的空間。

「再放誘餌！」他命令道。

球狀白光在投影區不停閃爍。

指揮室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投影區，沒人過分留意他們的霸夏。出其不意！特格以此聲名遠播，如今的戰役再次證實他的聲譽。

「我竟然感到異常的浪漫。」斯特吉說。

浪漫？這毫無浪漫可言！浪漫的時間已經過去，或者還未到來。暴力計畫可能有某種氣氛環繞，這點他接受。歷史學家們創造出自己兼具戲劇性與浪漫的名聲。但是現在這件事？現在是腎上腺素時間！浪漫會讓你從那些必須去做的事情上分心。你必須內心冷靜無比，心靈與身體之間保持一條不受影響的清晰界限。

他的手在控制臺的區域內移動時，特格意識到了是什麼驅使斯特吉作此發言。是關於在這裡創造出死亡與毀滅的一些原始思想。這是一個從正常秩序中剔除出來的時刻，古代部落模式令人不安地回歸。

她感覺胸膛內有戰鼓在咚咚咚地敲響，有聲音在反覆嘶喊：「殺！殺！殺！」

在他的視野裡，護衛無現星艦的倖存者在驚慌地四散奔逃。

好！恐慌很容易擴散，然後就會削弱你的敵人。

「男爵封地在那裡。」

他受到艾德侯影響，也用哈肯能時代的舊稱來稱呼那座市中心有巨大黑色塑鋼建築的大城市。

「我們在北邊平臺著陸。」

他嘴裡說著話，但是命令是在手上發出的。

現在，加快速度！

這短暫的時刻，當他們讓部隊離開艦艇時，無現星艦會被看見，而且很脆弱。整支部隊都要按照他的控制臺作出反應，這份責任十分沉重。

「這只是佯攻。我們進去讓她們吃點苦頭，給她們些嚴重損害後就撤出來。交叉點才是我們真正的目標。」

歐德雷迪離別時的告誡之詞猶在耳邊。「必須給尊母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訓。讓她們知道攻擊我們，她們也沒有好下場。逼迫我們，她們的痛苦也不會小。她們聽說過貝尼．潔瑟睿德的懲罰，這方面我們惡名遠播。毫無疑問蜘蛛女王對此有嘲弄之意，你必須逼她把嘲弄硬吞下去！」

「離艦！」

這就是脆弱時刻。他們頭上的宇宙空間仍然沒有威脅，但火槍隊從東邊向內蔓延。他的槍手能處理這些。他要集中注意，防止敵人的無現星艦調轉方向發動自殺式襲擊。指揮室的投影顯示他的重錘艦和載人艦已經從艙內洪水般傾瀉而出。衝擊部隊是一隊配戴懸浮器的裝甲精英分隊，他們已經清除了周邊敵人的力量，確保部隊安全登陸。

還有可攜式攝影機，讓他對各戰場區域的觀察可以十分到位，還可以有效傳達武力襲擊的具體細節。通訊不僅是回應命令的關鍵，也展示了血淋淋的破壞力。

「危險已排除！」

傳回的信號響徹指揮室。

他從平臺升空，重新回到完全隱形模式。現在，只有通訊連接會讓防守的敵人知道一點有關他位置的線索，而那已經經過了誘餌中轉的掩飾了。

投影顯示出巨大得可怕的矩形，那裡就是古代哈肯能統治的核心。當初，它是為了禁錮奴隸而用吸光金屬建成的，精英階級則住在頂層的花園大廈內。尊母讓它恢復了以前的壓迫作用。

他的三艘巨型重錘艦進入了視野。

「清除頂層敵軍！」他命令，「趕盡殺絕，但盡量避免損毀建築。」

他知道他的話是多餘的，但發布命令就得這樣。事實上攻擊部隊中的每個人都知道他的想法。

「繼視投影報告！」他命令道。

資訊從他肩膀上的馬蹄鐵形設備開始流動起來。他把投影作為次級顯示投射出來。攝影機顯示他的軍隊在清掃戰場周邊。頭頂上空的戰役以及地面戰役都處理得很好，至少推進五十公里範圍外，比他預料的還要遠。這麼說尊母把重型武器放在行星之外，她們沒想到會有人大膽襲擊。他很熟悉這種態度，得感謝艾德侯預測到了這一點。

「她們被權力蒙蔽了雙眼，以為重型武器只是為了打太空戰使用，地面戰只會用到輕型武器。她們打算需要時再把重型武器送下來，似乎覺得把那些東西留在星球上毫無意義，又占用太多能量。另外，她們知道那些重型武器保持在空中會讓俘虜們噤若寒蟬。」

艾德侯的武器概念是毀滅性的。

「我們傾向於對那些以為自己很了解的事情更關心。導彈就是導彈，即便是微縮到裝著的是毒劑或者生化物也一樣。」

防護設備的創新提高了機動性，在允許的情況下這些設備都放在制服內。艾德侯還重新引入了屏蔽場機制，當被雷射光束擊中時會產生可怕的破壞效果。懸浮器上裝的屏蔽場隱藏在傀儡士兵（實際上是充了氣的制服）身上，這些傀儡士兵散布在軍隊前面，一旦有雷射槍向它們射擊，便會激發出無放射汙染的原子能量，從而清除大片區域。

交叉點會這麼容易攻下嗎？

特格對此頗為懷疑。退無可退的情況會激發人們適應新情況。

兩天內她們就可以在交叉點上加裝屏蔽場。

也沒有任何限制來規定她們如何使用屏蔽場。

他知道屏蔽場占據了舊帝國軍事防禦模式的半壁江山，是因為那個不知為何十分重要的詞，叫作「大公約」。可敬的人們沒有濫用他們封建社會的武器。如果你不尊重協定，其他人就會聯合起來，用暴力對付你。更何況，還有摸不著、看不見的「臉面」，有些人稱作「尊嚴」。

臉面！那是我在團隊中的位置。

對有些人來說，臉面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我們的損失非常小。」斯特吉說。

她正在轉變成戰役分析師，這對特格來說有點太無聊了，不符合他的喜好。斯特吉的意思是他們沒死幾個人，但也許她說得比她知道的還要真實。

「很難想像是廉價設備在建功立業，」艾德侯說過，「但那確實是很強而有力的武器。」

如果你的武器所耗能量與敵人相比少很多的話，你就有了強大的優勢，哪怕是在勝率極低的情況下，也有可能獲得成功。只要將衝突盡量延長，就可以浪費敵人的資源。失去了對生產力和工人的控制，敵人就將被掀翻。

「可以開始撤了，」他轉身從投影前移開，同時手在重複著剛才的命令，「我要盡快拿到傷亡報告──」他突然停了下來，一下子猛地轉過身。

默貝拉？

她的投影在指揮室的各個分區內不斷重複出現。她的聲音在圖像中響亮、刺耳：「你為什麼無視周邊報告？」她凌駕於他的控制臺權限之上，投影顯示出一位話說到一半的現場指揮官：「……命令，我不得不拒絕他們的請求。」

「再次報告。」默貝拉說。

現場指揮官大汗淋漓的臉轉朝他的移動式攝影機。通訊系統做了補償處理，此時他彷彿直直地看進特格的雙眼裡一般。

「報告：我這裡有自稱是難民的人要求庇護。他們的領袖說有協議規定女修會要尊重他的請求，但是沒有命令……」

「他是誰？」特格問道。

「他自稱拉比。」

特格操作控制臺，重新取回控制權：「我不認識任何──」

「等等！」默貝拉又取得了控制臺的許可權。

她是怎麼做到的？

她的聲音再次響徹指揮室：「把他和他的人都帶到旗艦上。行動要迅速。」她暫時關閉了周邊消息傳送的聲音。

特格大為震怒，但他身處劣勢。他選了多重顯影中的一個，怒視著她，說道：「妳怎麼敢干預戰場指揮？」

「因為你的資料不準確。拉比有權提出請求。準備好隆重歡迎他。」

「給我解釋。」

「不！你沒必要知道。但是我做這個決定很恰當，因為我看見你沒回應。」

「那個指揮官是在牽制區！不足以—」

「但是拉比的請求有優先權。」

「妳和大聖母一樣蠻不講理！」

「也許更糟糕。現在聽我說！把那些難民帶到你的旗艦上，然後準備迎接我。」

「絕不可能！妳要待在妳現在的位置！」

「霸夏！這個人的要求需要有聖母給予特別關注。他說他們處於危險之中，是因為他們庇護了盧西拉聖母一陣子。接受，否則就退下。」

「那先讓我把我的人接到艦上，然後先撤退。我們安全後就會合。」

「同意。但是對那些難民要以禮相待。」

「現在，離我的投影遠點。我看不了其他資訊了，愚蠢！」

「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中，霸夏。在這段時間內，另一艘戰艦接收了四個混合人。牠們讓我們把牠們帶到馴獸師那裡去，但是我已經下令把牠們先囚禁起來。對待牠們要保持高度謹慎。」

指揮室投影螢幕上重新顯示出戰場狀態。特格再次下令撤回部隊。他強壓怒火，過了幾分鐘才重新恢復了控制感。默貝拉知道她削弱了多少他的權威嗎？或者他應該把這視作她強調難民重要程度的手段？

局勢穩定後，他把指揮室交給一位助手，然後坐上斯特吉的肩膀，去查看這些「重要」難民。這些人為什麼如此重要，以至於默貝拉冒險干預戰場？

他們都在一艘運輸艦內，一位謹慎的指揮官把這些本聚在一塊的人分開了。

誰知道這些來路不明的人藏了什麼？

這位拉比正在被戰地指揮官攔住詢問，所以很容易辨認，他正和一位穿棕色長袍的女人一起站在離他的人民不遠的地方。他個子不高，留著鬍子，戴著一頂白色無簷帽。冷冷的燈光使得他顯出一副古老先民的樣子。那個女人用手擋著眼睛。拉比正在說著什麼，特格走得愈來愈近，聲音也變得清晰起來。

這個女人正遭受語言攻擊！

「驕傲者會被貶低！」

女人沒有把手從防禦的位置拿開，直接說道：「我所承載的，並未讓我感到驕傲。」

「這種知識可能給妳帶來的權力也沒讓妳自傲嗎？」

特格夾緊了膝蓋，命令斯特吉在十步開外停下來。他麾下的指揮官瞥見了特格，但是仍舊留在原地，他擔心這是種分心之計，一旦有意外狀況，他將立即採取防禦措施。

幹得好。

這個女人把頭垂得更低了，說話的時候用手按著眼睛：「我們得到的難道不是侍奉神明時可能用到的知識嗎？」

「女兒！」拉比僵硬地挺直了身子，「不管我們能學到什麼知識可以更好地為主服務，也不會是多偉大的事情。所有我們說的知識，哪怕包含了一顆卑微的心所能容納的一切，也不會超過水溝裡的一顆種子。」

特格覺得自己不願意干涉。多麼古老的對話方式。這一對男女把他迷住了。其他難民全神貫注地聽著他們的對話。只有特格的戰地指揮官顯得十分冷靜，一直注意著這些陌生人，偶爾會給身旁的助手一個手勢。

女人低垂著頭表示尊敬，包括那隻阻擋的手，但是她仍然在為自己辯護：「即便是丟在溝渠的一顆種子也可能會帶來生命。」

拉比的嘴唇緊緊地抿成了一條線，顯得很冷峻：「沒有水和精心的呵護，也就是說，沒有祝福和話語，就沒有生命。」

伴隨著一聲沉重的嘆息，女人晃了晃肩膀，但是她仍然保持著那種奇怪的順從姿勢回應道：「拉比，我聽見你的話了，我也服從。可是，我必須尊重這個被強加給我的知識，因為它包含了你剛才所表達的告

誠。」

拉比把一隻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那麼就把它傳播給想要的人，願妳所到之處沒有邪魔侵入。」

特格知道沉默代表著這段爭論的終結。他催促斯特吉上前。她還沒來得及動身，就看到默貝拉大踏步從他們身邊走過，她的雙眼盯著那個女人，向拉比點了點頭。

「以貝尼．潔瑟睿德的名義以及我們對你們的虧欠，我衷心歡迎各位，並很樂意提供庇護。」默貝拉說。

棕色長袍的女人放下手，特格看到隱形眼鏡在手掌裡閃閃發光。然後她抬起頭，周圍霎時間響起一片驚嘆。這個女人的雙眼是香料上癮所致的徹底湛藍，但同時還透著那種內在的力量，顯示出她是一個經歷了香料之痛的人。

默貝拉立刻認出來了。一個體制外的聖母！自從沙丘星上不再有弗瑞曼人，就無人知曉這樣的存在了。

女人向默貝拉屈膝施禮：「我叫利百加。能和您在一起，我的內心充滿喜悅。拉比認為我是隻愚蠢的鵝，但這隻愚蠢的鵝擁有一顆金蛋，因為我承載著蘭帕達斯七百六十二萬兩千零一十四位聖母，她們理應屬於您。」

41

用答案去理解宇宙很危險。它們可以看起來很明智，卻什麼都沒解釋。

—禪遜尼警語



尊母承諾會派人來接應，但歐德雷迪一行人等待的時間愈拉愈長。她起先很生氣，接著又被逗樂了。最後，她開始跟著大廳裡的機器踱步，干擾它們的行動。多數機器都很小，也沒有一個是類人機器。

功能性機器。伊克斯伺服系統的典型印記。忙忙碌碌，它們對短暫停留在交叉點或任何類似地點的人提供小小的陪伴。

它們是如此普通，以至於很少有人會注意。由於它們無法處理故意的干擾，因此陷入了一動不動的狀態，不停發出嗡嗡聲。

「尊母沒什麼幽默感。」我知道，默貝拉。我知道。但是她們收到我的訊息了嗎？

多吉拉顯然收到了。她不再畏縮，看著這些滑稽的動作，露出了大大的微笑。塔瑪看起來不太贊成歐德雷迪的做法，但她忍耐著，什麼都沒說。蘇伊波不僅很高興，而且躍躍欲試地要幫忙，歐德雷迪不得不出聲阻止了她。

讓我來做這些煩人的事，孩子。我知道前面有什麼等著我。

確認她已經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後，歐德雷迪在其中一盞枝形吊燈下站定。

「到我這邊來，塔瑪。」她說。

塔瑪拉尼順從地站到歐德雷迪身前，臉上是一副樂於從命的表情。

「妳注意到了嗎？塔瑪，現代的大廳通常都很小。」

塔瑪拉尼掃了一眼周圍環境。

「過去大廳都很大，」歐德雷迪說，「會為權貴人士營造出一種頂

級的空間感，當然還能給其他人留下你十分重要的印象。」

塔瑪拉尼明白歐德雷迪這麼表現想要表達的意思，跟著說道：「現在這時候，如果妳旅行的話，妳就很重要。」

歐德雷迪看著大廳地板上散在各處一動不動的機器。有的斷斷續續地嗡嗡叫，其他的則靜靜地等人或者什麼東西過來把它們恢復正常。

自動接待員是一個長得像陰莖一樣的黑色合成玻璃管，它帶著一隻閃亮的攝影機，從柵欄後轉了出來，在那些已經停滯的機器中間穿行而過，來到歐德雷迪面前。

「今天太潮溼了。」它用一種多愁善感的女性聲音說道，「真不知道氣象部在想什麼。」

歐德雷迪把頭伸到它旁邊，對塔瑪拉尼說：「為什麼她們非要讓這些機器模仿友好的人類？」

「很粗俗。」塔瑪拉尼表示同意。她強行把自動接待員擠到了一邊，機器轉動著想要弄明白這種入侵的根源，但是沒再做其他動作。

歐德雷迪突然意識到，她觸碰到了為巴特勒聖戰提供動力的力量──暴民動機。

就跟我的偏見一樣！

她研究著面前的機器。它是在等待指令嗎，還是她必須直接與這個東西對話才行？

又有四臺機械裝置進入大廳，歐德雷迪看到她們一行人的行李就疊在上面。

相信我們的所有物品都被仔細檢查過了。隨便搜吧，這上面找不到我們軍隊的任何資訊。

四臺自動運送行李的機器沿著房間邊緣快速行進，發現它們的路線被那幾個無法行動的機器阻擋住後便停下了，等著有人來排除這種突發狀況。歐德雷迪看著它們笑了。「匆匆過客的樣子，掩蓋了我們的祕密自我。」

掩蓋和祕密。

用這些語言惹惱那些觀察者。

來吧，塔瑪！妳知道這個策略。用大量的無意識內容讓她們困惑，激起她們無法識別的罪惡感。就像我剛才處理那些機器一樣讓她們不得

安寧，讓她們小心翼翼。讓她們去想這些貝尼．潔瑟睿德女巫的真正力量是什麼。

塔瑪拉尼接到她的暗示。匆匆過客，還有祕密自我。她用和孩子說話的語氣向攝影機解釋著：「離開妳的小巢時，妳會帶著什麼？你是打包全部帶走嗎？還是會精簡行囊到只剩必需品？」

這些暗中觀察的人會把什麼列為必需品？衛生洗漱用品以及換洗或免洗衣物？武器？她們在我們的行李中搜索過這類物品，但是聖母通常攜帶的不是可見的武器。

「這個地方也太難看了。」多吉拉站在歐德雷迪身前，加入了塔瑪的行列，接著演了起來，「有時候甚至會讓人覺得可能是故意弄得這麼難看。」

啊，妳們這些暗中觀察的卑鄙小人。觀察多吉拉吧。還記得她嗎？既然她知道妳們可能會怎樣對她，為什麼她還要回來？回來把自己餵給混合人？看看她在乎了嗎？

「這是臨時歇腳處，多吉拉，」歐德雷迪說，「多數人絕不會把這裡當作最終目的地。是有一點不便，小小的不舒服，不過也可以提醒妳這只是個臨時住所。」

「路邊的小休息站，而且除非她們徹底重建，否則頂多也就當成這種小站了。」多吉拉說。

她們會聽到嗎？歐德雷迪沉著地向她選定的攝影機看了過去。

這種行徑不僅醜陋而且意圖明顯。它是在告訴我們：「我們會為妳們的胃提供點東西，加上一張床，一個傾空膀胱和腸子的地方，一個供維護肉體所需的那些儀式的地方，但是妳們很快就將消失，因為我們真正想要的是妳們留下的能量。」

自動接待員繞著塔瑪拉尼和多吉拉退後，又一次試圖與歐德雷迪接觸。

「你立刻送我們去我們的住處！」歐德雷迪說著，緊緊盯著那隻巨大的眼睛。

「天哪！我們招待不周啊。」

她們是在哪裡找到這麼膩人的聲音的？噁心。但還不到一分鐘，歐德雷迪就已經往大廳外走了，她們的行李在前面的運送機上，身後緊跟

著蘇伊波，塔瑪拉尼和多吉拉殿後。

她們所經之處的一側，可以明顯看出疏於照料的痕跡。這是不是意謂交叉點的運輸量下降了？有趣。整條走廊上的百葉窗都被封起了。是有意隱藏著什麼嗎？在這種略顯陰暗的氛圍中，她發現地板以及窗臺上都有灰塵，只有很少的維護機械的痕跡。是要隱藏位於窗外的東西嗎？不太可能。這裡被關閉應該已經有些日子了。

根據哪些地方有獲得維護，她發現了一個模式：走動的人很少。這是尊母的影響。在一個地方老老實實待著，還要祈禱不會被潛伏在什麼地方的危險發現，只有這樣才會感覺更安全些，這種情況下還有誰敢四處走動？通往精英階級私人住處的道路暢通無阻，只有最高等級的人才能得到最良好的維護措施。

伽穆的難民到達的時候，會有房間供他們休息的。

大廳內，一臺機器遞給蘇伊波一臺嚮導脈衝產生器。「這是妳們的導航儀。」這是個藍色球體，黃色箭頭在裡面飄浮著，箭頭指向目標道路。「抵達目的地時會響起小小的鈴聲。」

脈衝器的小鈴響了。

我們這是到了哪裡？

這又是一個主人提供了「各種奢侈品」，卻還是讓人感覺很不舒服的地方。房間的地上鋪著淡黃色地板，牆壁塗成了淡淡的紫色，天花板是白色的。沒有犬椅。雖然沒有犬椅只能說明她們的經濟狀況，並非服務客人的喜好，但還是要感謝這一點。犬椅需要維護以及昂貴的服務人員。她看到家具鋪著珀瑪弗隆布料，能感到布料後面那種塑膠的彈性。房間裡的東西都是這幾種顏色。

床有點出乎意料。她們提出要硬些的床墊，有人理解得太拘泥於字面了，結果變成了黑色合成玻璃的平面，沒有床墊，也沒有寢具。

看到這一幕，蘇伊波開始抗議，但歐德雷迪制止了她。儘管貝尼．潔瑟睿德有資源，但舒適有時是需要先放在一邊的。首要是完成任務！那是她們最重要的工作。如果統御大聖母偶爾不得不睡在沒有寢具的硬板上，以職責為名義也就可以不計較了。再說，貝尼．潔瑟睿德也有很多辦法可以適應這樣微不足道的不便。歐德雷迪已經有適應這點不適的決心，因為她知道，如果她提出反對，很可能將面臨另一場有意的羞

辱。

讓她們把這件事加到所有她們無意識地知曉的內容中，然後為此擔心好了。

檢查房間內其餘設施的時候，她叫的人到了，而且表現出一副毫不關心、幸災樂禍的態度。歐德雷迪和夥伴們進入公共客廳的時候，天花板上的通風口突然傳來了一個聲音：「返回大廳，妳們會被護送到大尊母那裡。」

「我一個人去。」歐德雷迪說著，壓下了其他的抗議聲。

在長廊進入大廳的入口處，一名身著綠色長袍的尊母坐在一張顯得很脆弱的椅子上。她的臉看起來彷彿城牆一般，如同層層疊疊的石頭。嘴就像個水閘，她用一根透明的管子將液體吸入嘴裡。紫色的液體順著管子向上流動，液體散發出一種糖類的味道。那雙眼睛像是從城牆上緣偷窺的武器一般。鼻子彷彿是眼睛將仇恨發洩出來的一個斜坡。下巴看來瘦弱。那個下巴似乎無須存在，像是事後才想起來要有個下巴一樣，甚至能從中看到嬰兒時期的影子。還有頭髮，經過人工染成深色後成了泥褐色。不重要。眼睛、鼻子、嘴，這些才重要。

那個女人傲慢地緩緩起身，強調光是她注意到歐德雷迪就是多麼大的恩賜。

「大尊母同意見妳。」

她的聲音厚重，幾乎透著陽剛之氣。志得意滿溢於言表，以至於不管她做什麼都難免顯露出驕傲來，還帶著那種執拗的偏見。她「知道」那麼多事情，簡直就是個移動的無知與恐懼的展示牌。歐德雷迪把她看作是尊母脆弱之處的完美展示。

她們轉過了很多拐角和長廊，這些地方都乾淨明亮，最後來到一處長長的房間─陽光透過一排窗子傾瀉而下，房間一頭是複雜的軍事控制臺，顯示著太空圖和地形圖。這是蜘蛛女王整個網路的中心？歐德雷迪有些懷疑。控制臺有些太明顯。一眼就知道那是做什麼的，但整個設計又和大離散風格有些不同。人類能夠操縱的場地有其物理限制，心智介面的罩子也不例外，即便實際上它呈現出高聳的橢圓形加上看起來髒髒的奇異黃色。

她掃視整間房間。家具很少。有幾張懸帶椅和小桌子，還有一大片

開闊區域，（也許）是人們等待尊母下達命令的地方。沒有雜物。這裡應該是行動中心。

用它讓女巫開開眼界！

有一面長長的牆，透過牆上的窗子能看到外頭的石板地和花園。這一切都是設計好的！

蜘蛛女王在哪裡？她在哪裡睡覺？她的巢穴是什麼樣子？

兩個女人從通往石板地的拱形門走了進來。兩人都穿著紅色長袍，上面是閃亮的阿拉伯花飾和龍形裝飾，由敲碎的蘇石製成。

歐德雷迪保持著沉默，謹慎行事，護送人員極盡簡單地做了介紹，然後就匆忙離開了。

如果沒有默貝拉的提示，歐德雷迪一定會覺得蜘蛛女王身邊站著的那個高個子才是領袖；但恰恰相反，反而是身材矮小的這位身居高位。很有意思。

這個人不只是爬到了權力的頂峰，她還是在縫隙間遊走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有一天，她的姊妹們醒來，突然意識到這已經成了事實。她已經穩穩地坐在正中央。誰又能反對？離開她十分鐘，妳可能就忘了自己反對的是誰了。

兩個女人用同樣的熱切審視著歐德雷迪。

也好。此時，這樣的事情必不可少。

蜘蛛女王的外表遠超她意料。直到此刻之前，貝尼．潔瑟睿德都沒有取得關於她樣貌的詳細描述，只有臨時投影可供參考，但都是根據少數零散的資料與想像構建出的形象。她終於現身了，是個小個子女人，長袍下身著紅色緊身衣，如預料的一樣，緊身衣顯露出她緊繃的肌肉輪廓。平淡無奇的鵝蛋臉，棕色的眼睛也並無光彩，眼神裡跳動著橘色的光。

恐懼，又因恐懼而憤怒，但無法確切猜到她恐懼的緣由。她有的只是一個目標—我。她覺得會從我這裡得到什麼？

她的助手就完全是另一種人了：從外表上看，她要危險得多。一頭金髮梳理得一絲不亂，略帶點鷹鉤鼻，薄嘴唇，顴骨高聳，皮膚緊繃，還有那惡毒的眼神。

歐德雷迪把眼神再次投向蜘蛛女王的五官：離開一分鐘也許就很難

形容出來的鼻子。

挺直？嗯，算是吧。

眉毛與稻草色頭髮很匹配。嘴微微張著，變成了那種能看見的肉色，閉上時幾乎就看不到了。在這張臉上，你很難找到視線聚焦的中心，因此整張臉感覺都很模糊。

「就是妳在領導貝尼．潔瑟睿德。」

她的聲音同樣低調，用的是凱拉赫語，語音上帶著些奇怪的曲折變化，沒有術語，但讓人感覺她的舌頭後面就藏著行話。這蘊含著語言學技巧，默貝拉的資訊裡特別強調過。

「她們有種和魅音很接近的東西。和妳教我的不完全一樣，但她們會另一種技巧，也是某種語言上的技術。」

語言上的技術。

「我應該怎麼稱呼妳？」歐德雷迪問。

「我聽說妳們叫我蜘蛛女王。」狂暴的橘色光點在她的眼睛裡跳躍著。

「現在我們就在妳那張大網的中心，加上妳極大的權勢，恐怕我必須承認確實如此。」

「妳注意到的就是這個──我的權勢。」愛慕虛榮！

歐德雷迪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女人的氣味。她籠罩在一層濃郁到離譜的香味中。

為了掩蓋她的費洛蒙？

是因為她被警告過貝尼．潔瑟睿德有能力根據極微小的資料做出判斷嗎？有可能，但也可能只是她偏愛這款香水。這種令人作嘔的古怪混合物讓人很容易聯想起那些異國情調的花朵。莫非這種氣味源自她的家鄉？

蜘蛛女王把一隻手放在她那再普通不過的下巴上：「妳可以叫我達瑪。」

她的同伴提出了反對：「這是百萬星體中最後的敵人！」

原來她們是這麼看待舊帝國的。

達瑪抬起一隻手，示意安靜。整個姿態顯得十分隨意，卻表達了明確的意圖。歐德雷迪在那位助手眼裡看到了與貝隆達十分相似的閃亮眼

光。她在那裡虎視眈眈，伺機而動。

「多數人都要叫我大尊母，」達瑪說，「不過我授予妳這個榮譽。」她朝身後的拱形門做了個手勢，「我們出去走走，就我們兩個，邊走邊聊。」

不是邀請，這是個命令。

歐德雷迪在門邊停了一下，看看在那裡顯示的一幅地圖。白底黑線，細線標示道路，凱拉赫語在一些不規則的邊緣輪廓上寫著標誌。那裡是石板小道外的花園，能看出其中一些植物。歐德雷迪彎下腰，湊近了仔細研究，與此同時，達瑪饒有興致與寬容地在旁等待。是的，極不尋常的樹木和灌木叢，很少有結可食用果實的種類。擁有這些植物足以讓人引以為豪，地圖也正是要強調這點。

進了院子後，歐德雷迪說：「我注意到妳用了香水。」

達瑪一下子陷入了回憶中，回應的時候聲音裡也似乎帶有些微不一樣的含意。

為她自己的火紅灌木叢而做的花朵名牌。多麼令人讚嘆！但想到這裡，她既悲傷又憤怒。她在想為什麼我要提起這個。

「否則，灌木叢就不會接受我了。」達瑪說。

她選擇了這樣的動詞時態，很有意思。

帶著口音的凱拉赫語不難理解。很明顯她下意識地調整了口音，以便她的聽眾能聽明白。

聽力很好。用幾秒鐘去看一看，聽一聽，然後做出調整，讓別人能聽懂自己的話。這種交流形式歷史久遠，多數人類都會迅速採用。

歐德雷迪認為這種行為源自保護色。

不想被當作異類。

這種對外界做出適當調整的性格特徵是刻在基因裡的。尊母並沒失去這個特徵，但這是個弱點。下意識中採用的音調並未被徹底掩蓋住，而這種音調會透露很多資訊。

儘管她有著堂而皇之的自負，但達瑪聰明且自律。歐德雷迪得出這個觀點會令達瑪愉悅，沒有必要刻意迴避她的優點。

達瑪在院子邊停了下來，歐德雷迪走到此處也止步。她們幾乎是肩並肩地站著，歐德雷迪向外望著花園，對那種幾乎是貝尼．潔瑟睿德式

的外觀感到驚詫。

「儘管說出妳的觀點。」達瑪說。

「作為人質，我有什麼價值？」歐德雷迪問道。

那種橘色的光斑暴漲！

「妳顯然問過這個問題。」歐德雷迪說。

「繼續。」橘色慢慢消退了。

「女修會有三個人可以取代我。」歐德雷迪用她最具穿透力的目光盯著對方，「很可能我們會互相摧毀，最終只能夠兩敗俱傷。」

「對付妳們就像捏死一隻螞蟻那麼簡單！」

小心橘色！

內心的警告並不能改變歐德雷迪的心意：「但是捏死我們，妳的手也會潰爛，最後疾病就會吞噬妳。」

在不提供具體細節的前提下，她已經把話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不可能！」她的眼神裡透著橘色的怒火。

「妳以為我們不清楚妳們是如何被敵人驅趕至此的嗎？」

這是最危險的一著險棋。

歐德雷迪觀察著這著棋是否生效。陰沉的臉並不是達瑪唯一的反應。那種橘色消失了，使得那雙眼睛變得平淡沉悶，反而和陰沉的臉色形成了奇怪的反差。

歐德雷迪點了點頭，彷彿聽到了達瑪的回答一般：「那些人已經把妳們趕進了死胡同，我們可以讓妳們在這些人面前不堪一擊。」

「妳以為我們……」

「不是以為，我們知道。」

至少，現在我知道了。

這個資訊既讓她欣喜又讓她恐懼。

是什麼力量讓這些女人也不得不屈服？

「我們只是在積攢力量好去——」

「好返回那個妳們注定將被粉碎的競技場上去……在那裡，即使人多勢眾也無濟於事。」

達瑪的聲音又回復成那種柔軟的凱拉赫口音，歐德雷迪很難聽明白：「這麼說他們找過妳們了……而且還提出了價碼。妳們多麼愚蠢，

竟然信任……」

「我沒說我們信任。」

「如果勞格諾……」她點頭示意她說的是屋裡的那個助手，「……聽妳這麼和我說話，妳會在我來得及警告之前就被殺掉。」

「我很幸運，這裡只有我們倆。」

「別總指望這個。」

歐德雷迪扭回頭望向那座建築。對宇航設計風格做出的改變顯而易見：正面長長的一排窗戶，用了很多異國情調的木料和寶石。

那是財富的象徵。

她現在面對的是普通人難以想像的財富。只要是她想得到的，只要是這個社會可以提供出來的，沒有不在她面前屈從的，沒有敢拒絕她的。除了返回到大離散中的自由。

達瑪牢牢地抓著她那流亡終將結束的幻想不放手，抓得多麼牢固。能把這股力量驅趕回舊帝國的，又是什麼樣的力量？為什麼是這裡？歐德雷迪不敢問。

「我們去我的住處繼續這場談話。」達瑪說。

終於要進入蜘蛛女王的巢穴了！

達瑪的住處有點讓人困惑。地板上鋪著厚地毯，她脫掉涼鞋，光腳走了進去。歐德雷迪依樣畫葫蘆。

看看她腳外側那層老繭！危險的武器會保養，維持良好狀態。

讓歐德雷迪感到困惑的不是柔軟的地面，而是房間本身。一扇小小的窗戶俯瞰著精心修剪的綠植花園。牆上沒有掛飾，也沒有圖畫，同樣沒有任何裝飾。通風口格柵在她們進來的門上投下了一條條陰影，右邊還有一扇門和另一個通風口。兩張灰色軟沙發，兩張黑得發亮的小邊桌，還有張金色調的桌子，比剛才那兩張小邊桌稍大，上方有綠燈閃爍，說明那裡是控制區。歐德雷迪認出了細細的矩形輪廓，那是鑲嵌在金色桌子上的投影儀。

啊，這裡是她的工作室。我們是來工作的嗎？

這個地方能讓人專心致志地工作，任何會分心的因素都被精心消除了。達瑪會接受哪些令人分心的因素？

有裝飾的房間在哪裡？她一定會有與她所處環境相匹配的特有生活

方式。妳不可能永遠在心裡搭起屏障，去拒絕讓妳不適的周遭事物。如果想要真正的舒適，妳的家不可能按傷害妳的方式搭建，尤其不能在無意識中對妳產生任何傷害。她明白無意識的弱點！這個人是真正的危險，但她有能力說「是」。

這是古老的貝尼．潔瑟睿德洞察力。要尋找能夠說「是」的人，不要費力找那些只能說「不」的嘍囉。要找出能夠達成協議、簽署合約、兌現承諾的人。蜘蛛女王不常說「是」，但她有這個權力，她自己也知道。

她把我帶到一邊的時候，我就應該意識到了。她允許我稱呼她為達瑪，這就是她釋放的第一個信號。我設計讓特格去襲擊，而我無法阻止他，我是不是做得太急躁了？現在反悔已經太遲了。鬆開了特格身上的韁繩時我就知道了。

但我們可能會吸引什麼其他力量？

歐德雷迪已經將達瑪的統治模式刻在心裡。哪些話、哪些手勢可能會讓蜘蛛女王退縮，甚至蜷縮到強烈地意識到她自己的心跳的狀態，這些線索都已收入歐德雷迪腦中。

這場戲必須演下去。

達瑪在金色桌子上方的綠色區域內正用手做著什麼。她全神貫注，完全忽視了歐德雷迪，這既是種羞辱，也是種讚揚。

妳不會干預的，女巫，因為那不符合妳的最大利益，妳知道的。另外，妳還沒那麼重要，不足以讓我分心。

達瑪顯得有些焦躁。

伽穆的襲擊行動成功了嗎？難民開始抵達了？

目光中橘色的火焰重新燃起，聚焦在歐德雷迪身上：「妳的飛行員剛剛寧願毀了自己和妳的航艦也不願接受我們的檢查。妳到底帶了什麼？」

「我們自己。」

「有一道發出的信號，信號源正是妳！」

「好告訴我的同伴我是否還活著。妳已經知道了，我們的祖先有些會在發動襲擊前燒掉自己的船，這樣就沒有退路了。」

歐德雷迪帶著十分的小心說著，語氣與時機都根據達瑪的反應不斷

調整：「如果我成功，妳將會送我回去。我的飛行員是個賽博格，因此他無法用謝爾保護自己不受妳們探測。他接到的命令是寧可自殺也不能落入妳們的手裡。」

「以免為我們提供妳們行星的座標。」達瑪眼裡的橘色變弱了，但她似乎仍然深受困擾，「我沒想到妳的人在服從命令方面能做到這種程度。」

女巫，沒有性的牽絆，妳是如何掌控他們的？答案不是很明顯嗎？我們有祕密力量。

現在要小心，歐德雷迪提醒自己，要有條不紊，隨時注意新情況。讓她以為我們只選擇一種回應方法且不會改變。她對我們有多少了解？她不知道即使是大聖母也可能只是一小塊誘餌，一種只為得到關鍵情報的誘惑。所以我們更優越嗎？如果是這樣，那更優越的訓練能帶來更優越的速度和數量嗎？

歐德雷迪沒有答案。

達瑪在金色桌子後坐了下來，她並沒請歐德雷迪也坐下。這種行動有種築巢的意味。她並不常離開此地，這是她網路的真正中心，所有她覺得需要的東西都在這裡。她把歐德雷迪帶進這間房間，正是因為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方便。她在其他環境下不舒服，也許甚至會感到有些受到威脅。達瑪不追求危險，她曾經那樣做過，但那是很久前的事了，已經封存在她腦海中。現在，她只想坐在安全又組織完備的繭中，在這裡，她可以操控其他人。

歐德雷迪心情愉悅地發現這些觀察印證了貝尼．潔瑟睿德的推斷。女修會知道如何利用這種優勢。

「妳沒什麼要說的了嗎？」達瑪問道。

拖延時間。

歐德雷迪冒險提問：「我極度好奇妳們為什麼同意這次會面？」

「為什麼好奇？」

「這特別……特別不符合妳們的作風。」

「我們是什麼作風，由我們自己決定！」她的聲音顯得相當暴躁。

「但是我們有什麼東西，會讓妳們感興趣？」

「妳覺得我們覺得妳們很有趣？」

「可能妳們甚至覺得我們很了不起，因為我們正是這麼看妳們的。」

達瑪臉上瞬間閃現滿意表情：「我知道妳們會覺得我們很有吸引力。」

「非比尋常的也會吸引那些與眾不同的。」歐德雷迪說。

這句話讓達瑪的唇上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意，是那種人們覺得自己的寵物很聰明的笑容。她起身走到唯一那扇窗前，喚歐德雷迪到她身邊去，指著第一束開花的灌木叢之外的一排樹木，用那種很難聽懂的柔和口音開始說話。

有什麼東西觸發了內在警報。歐德雷迪陷入意識並流中，她尋找著源頭。是這間屋子裡的東西，還是蜘蛛女王？達瑪的行為和這裡的布置缺乏一種自然性。所以這一切都是設計好的，要創造出一種效果。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這位真的是我口中的蜘蛛女王嗎？還是另有更強大的一位在背後監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歐德雷迪思索著，迅速揀選著思緒。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遠多於答案，這是種接近晶算師記事法的心理速記。尋找相關性，提出潛在（但有秩序的）背景情況。秩序通常是人類活動的產物，混亂是作為創造秩序的原料而存在的。這就是晶算師方法，提供的不是無可更改的真理，而是做出決定的卓越手段：在不間斷的系統中有秩序地收集安排資料。

她找到了一處結論。

她們在混亂中狂歡！她們更愛混亂！這是群腎上腺素成癮的人！

所以達瑪就是達瑪，大尊母。永遠的施予者，永遠的大領導人。

沒有更強大的上位者在監視我們。但達瑪相信這是在討價還價。你會有種她以前從來也沒做過這樣的事的感覺。事實正是如此！

達瑪在窗下一處沒有任何標記的地方碰了一下，牆向後摺疊，揭示這扇窗只是個巧妙的投影。走道通向用墨綠色瓷磚鋪就的高陽臺，居高臨下地對著一片農園，那園子與窗戶投影中的園子大不相同。這裡留存了混亂，野蠻生長也未加控制，與遠處井然有序的花園對比起來更加令人矚目。有刺藤、倒下的樹木、濃密的灌木叢。再遠處，還有規劃整齊

的空間，種著一排排像是蔬菜的東西，有自動收割機來往穿梭其間，在它們身後留下一段段裸露的土地。

熱愛混亂，的確如此！

蜘蛛女王露出微笑，率先走向陽臺。

走到陽臺上的時候，歐德雷迪又一次因為她眼前的景象停下了腳步。那是左邊防護矮牆上的裝飾。整個裝飾品大小與真人相仿，用一種幾乎是縹緲超凡的物質塑造而成，形成了羽毛般柔軟的平面和曲面。

歐德雷迪瞇起眼打量著這座雕塑，她發現這是要代表一個人類。男性還是女性？有些地方是男性，有些又是女性。平面和曲面應和著無定向的微風輕輕擺動。一些構造精妙的曲折管子固定在一座半透明的小丘上，管道裡伸出些精細到幾乎看不見的鐵絲（看起來像鬾迦藤），這座雕塑就是靠著鐵絲懸著的。雕塑下肢末端幾乎碰到了支撐基座的鵝卵石表面。

歐德雷迪目不轉睛地看著，一時竟無法自拔。

為什麼看到它會讓我想起什阿娜的那座〈虛無〉？

有風吹過的時候，整座雕塑似乎都在跳舞，有時稍靜些，就像是在優雅地踱步，然後慢慢地踮起腳尖，抬起一腿，慢慢地轉了起來。

「這叫〈芭蕾大師〉，」達瑪說，「有時風吹過來，它還會把腳踢得很高。我見過它優雅地奔跑，像個馬拉松選手一樣一刻不停。有時候就只是有些醜陋的小動作，手臂動來動去，好像在舉著武器一樣。美麗又醜陋—都一樣。我覺得藝術家給它起錯了名字。〈無從知曉〉可能更適合。」

美麗又醜陋—都一樣。〈無從知曉〉。

那正是什阿娜的創作可怕之處。歐德雷迪感到一陣恐懼襲遍全身：「出自哪位藝術家之手？」

「我不知道。以前的一個同伴從我們正在摧毀的星球上拿的。妳好像很感興趣，為什麼？」

這是那無人可駕馭的狂野。但她說道：「我想我們都在尋求互相理解的基礎，想在我們之間找到些相似之處。」

這句話又燃起了她目光中的橘色火焰：「妳們可能想要理解我們，但是我們不需要理解妳們。」

「我們都來自女性社會。」

「把我們當成妳們的分支是很危險的！」

但默貝拉的證據顯示妳們就是。由大離散中被逼到絕境的魚言士和聖母組成的組織。

歐德雷迪擺出天真的模樣，但欺騙不了任何人，她問道：「為什麼危險？」

達瑪大笑起來，聲音中卻全無笑意。彷彿受到了傷害而懷恨在心。

歐德雷迪突然重新評估起危險來。現在不僅需要貝尼．潔瑟睿德的探測和檢查，這些女人一旦發怒就習慣殺戮，這是種條件反射。達瑪和她的助手談話時已經說了類似的話，而她剛剛發出的信號則表明，她的忍耐是有限的。

但是，她還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談判意圖。她展示了令人驚嘆的機械裝置、她的權勢，和她的財富。但沒有提到聯盟。她想說，女巫，主動做我們的僕人，我們的奴隸，我們會赦免妳們大部分罪行。她是為了得到百萬行星中的最後一個？肯定還有更多目的，但不管怎樣，這是個有趣的數字。

重新審視過該如何小心謹慎後，歐德雷迪改變了策略。聖母太容易陷入適應模式。當然，我和妳很不一樣，但為了達成協議，我能屈能伸。這對尊母來說是行不通的，只要有一絲跡象表明她們不是處於絕對控制的一方，她們都不會接受。達瑪允許歐德雷迪擁有如此高的自由度，是為了申明，彰顯她的地位高於她的姊妹。

達瑪再次用她蠻橫的態度說話。

歐德雷迪認真聽著。蜘蛛女王覺得貝尼．潔瑟睿德可以提供的最有吸引力的事物之一，就是對新疾病的免疫力，這點多奇怪。

那就是將她們驅趕到這裡的襲擊方式？

她的真誠是很天真的。這樣就沒有那些令人生厭的定期檢查了，就為了看看肉體是不是生了些隱祕的疾病。有時疾病不是那麼隱祕，有時也會很危險，讓人心生厭煩。但貝尼．潔瑟睿德可以結束這一切，而且會得到合理的回報。

多麼令人愉快。

每個字都還是那種懷恨在心的語氣。歐德雷迪在想：懷恨在心？這

個詞似乎並不能完全描述出那種感覺。那是種深層次的東西。

是下意識的嫉妒之心，對與我們分開後所失去的東西感到心有不甘！

這是另一種模式，已經被程式化了！

尊母落入了一種不自知的重複性習慣動作中。

我們早就拋棄那種習慣動作了。

這不僅是拒絕承認她們起源於貝尼．潔瑟睿德。這是在處理垃圾。

失去興趣了，就把東西扔在那裡，讓嘍囉把垃圾拿出去。她更關心下一個她想要消耗的東西，而不是那些把她的巢穴弄髒的物品。

尊母的缺陷比之前懷疑的更嚴重，對她們自己以及她們控制的人來說也更致命。而她們本身無法面對這一點，因為對她們來說，缺陷根本不存在。

從來不曾存在過。

達瑪仍然是個無法觸碰的矛盾體。她的腦海裡沒有關於結盟的問題。她看起來似乎是在準備這麼做，但那只是在測試她的敵人。

放手讓特格去做還是對的。

勞格諾從工作室走了出來，手上端著一個托盤，上面放著兩只細長玻璃杯，裡面幾乎盛滿了金色液體。達瑪拿了一只，嗅了嗅，然後以愉悅的表情啜了一口。

勞格諾的眼睛裡那惡毒的光芒是什麼意思？

「嘗嘗這種酒，」達瑪邊說邊指著歐德雷迪，「我相信妳從沒聽過它的原產地星球，我們在那裡湊齊了生產這種完美金色葡萄所需的所有元素，這種葡萄能做出完美的金色葡萄酒。」

歐德雷迪被人類與他們珍貴的古老飲品之間長久的聯繫所吸引。酒神巴克斯。漿果會在灌木叢或是部落容器中發酵。

「沒有毒，」歐德雷迪正猶豫之時，達瑪說道，「我可以向妳保證。我們會在有需要時殺人，但我們不做蠢事。我們把那些更露骨的致命打擊留給大眾。我不會把妳誤認為是那些泛泛之人的。」

達瑪自覺妙語如珠，輕笑起來。這種費力表現的友好幾乎讓人感到噁心。

歐德雷迪拿起端上來的杯子，抿了一口。

「這是有人為了取悅我們而專門設計的。」達瑪說著，把注意力鎖在歐德雷迪身上。

一小口已經足夠了。歐德雷迪感覺到了些異樣物質，她用了幾次心跳的時間去辨別它的目的。

是要使保護我免受刑訊儀影響的謝爾失效。

她調整了自己的新陳代謝，使這種物質變得無害，然後說出了她所做的事。

達瑪怒視著勞格諾：「原來如此，怪不得這類東西對女巫不起作用！而妳從來沒懷疑過這點！」怒火簡直要化作物理力量砸向那個倒楣的助手。

「是一種我們用來抵抗疾病的免疫系統在起作用。」歐德雷迪說。

達瑪把杯子猛地摔到地磚上，她花了些時間才恢復平靜。勞格諾舉著托盤，幾乎是以拿盾牌的姿勢慢慢撤了出去。

看來達瑪並非偷偷溜上了權力中心。她的姊妹認為她是致命的危險，所以我必須也這樣看她。

「浪費精力，必須有人為此付出代價。」達瑪說。她的笑容並不令人愉快。

有人。

有人釀了酒，有人做了這會跳舞的雕塑，有人必須付出代價。是誰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樂趣或是懲罰的需要。順從。

「不要打斷我的思路。」達瑪說。她走到低矮的護牆邊，盯著她的〈無從知曉〉，顯然在重新建立「談判」的姿態。

歐德雷迪轉過身去看勞格諾。那種一刻不停的警惕，全神貫注，且興奮至極地鎖定達瑪是怎麼回事？這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害怕。勞格諾突然顯得極度危險。

毒藥！

對歐德雷迪來說，這件事就像那位助手已經喊出了這個詞一樣確定。

我不是勞格諾的目標。暫時還不是。她抓住這個機會攫取權力。

無須去看達瑪。這一刻蜘蛛女王的死已經明確地寫在勞格諾的臉上。歐德雷迪轉過身去，確認了此事。達瑪正縮成一團躺在〈無從知

曉〉下。

「妳將稱呼我為大尊母，」勞格諾說，「妳會為此而感謝我的。她（指著陽臺角落那紅色的一堆）打算背叛妳，消滅妳的人民。但我有其他計畫。我不是那種在最需要的時候去摧毀一件有用的武器的人。」

戰鬥？總有爭求更多呼吸空間的欲望在刺激著戰爭發生，不在這裡，就在那裡。

—特格霸夏



默貝拉帶著未反映她實際感覺的漠然態度觀看交叉點上的戰鬥。她在自己的無現星艦指揮中心和一小群督察站在一起，注意力鎖定在從地面戰區攝影機上不斷傳來的投影上。

交叉點上到處都在戰鬥—黑夜的半球上，道道亮光劃過，白天的半球上，爆炸的灰煙升騰。由特格坐鎮的主要交鋒以「堡壘」為中心展開—這是幢宇航設計的巨大建築，邊緣附近新建了一座高塔。雖然歐德雷迪的生命徵象傳輸突然停止了，但她的早期報告已經證實大尊母就在那裡。

只能從遠距離觀察，使默貝拉的疏離感更加增長，但她還是能感到興奮。

有趣的時代！

這艘戰艦裝載著珍貴的貨物。來自蘭帕達斯的百萬記憶正在通常為統御大聖母預留的套房內分享，為離散做準備。這位帶著珍貴記憶的體制外聖母如今是這裡的重中之重。

這是確定無疑的金蛋！

默貝拉想起在那間房間內以生命為代價所付出的風險。要做最壞的準備。這裡不缺志願參與分享記憶的聖母，而且雖然為了激發分享與降低風險，本該用上香料藥品協助，但交叉點上的武力衝突帶來的威脅減少了對香料的需求。這艘戰艦上的任何人都能感覺到歐德雷迪在這場賭局中的孤注一擲，認識到了死亡的威脅正在逼近。這更加證實了分享的必要性！

記憶在女修中傳遞是以危險為代價的，這種聖母個人轉化為擁有多種記憶的過程對默貝拉來說已經失去了神祕的光環，但默貝拉仍然對責任感到敬畏。利百加的勇氣……還有盧西拉！……都讓人不得不欽佩。

上百萬條生命的記憶！全都集中在女修會所謂的「絕境進程」之中，二二得四，四四十六，然後是十六乘十六，直到每個大腦都裝載了所有的記憶，這樣任何倖存的人都能夠保留下這累積的寶貴財富。

她們在統御大聖母的套房內正在進行的事頗有那種味道。這個概念不再讓默貝拉害怕了，但仍顯得非比尋常。歐德雷迪的話很能撫慰人心。

「一旦妳完全適應了他者記憶的重荷，其他的一切都會進入一種完全熟悉的視角，就好像妳一直都知道一樣。」

默貝拉察覺，特格準備以死捍衛這種多重意識，這種多重意識正是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的關鍵所在。

我能做得比他少嗎？

特格不再是謎一樣的傳說，但仍是尊敬的對象。記憶中的歐德雷迪更加深了默貝拉對他的尊敬之意，她談起他的豐功偉績，然後說：「不知道我在那邊怎麼樣了？問問看。」

指揮官說：「沒有任何資訊。但她的傳送信號也可能是被能量盾擋住了。」

他們知道真正問這個問題的是誰。他們臉上的表情表明了一切。

她擁有歐德雷迪！

默貝拉又把注意力放在堡壘的戰況上。

默貝拉的反應讓她自己大吃一驚。這一切都被一種由來已久的厭惡所沾染，即厭惡重複而無意義的戰爭。但儘管如此，新獲得的貝尼．潔瑟睿德能力還是明顯讓她興高采烈。

她注意到尊母的部隊武器精良，特格的吸熱護墊正在遭受襲擊，但就在她密切觀察期間，尊母的防禦戰線崩潰了。艾德侯設計的巨型破壞武器落在高大樹木之間的一段通道，撞得守衛東倒西歪，她能聽到陣陣哀號。

他者記憶使她能從獨特的視角作出比較。就像個馬戲團一樣，航艦著陸，裡頭的人類貨物從艙內傾瀉而出。

「蜘蛛女王！在中間的環形區！我們是人類前所未見的英勇！」

歐德雷迪的人格生出一種饒有興致的輕鬆感。用這來增加女修間的親近如何？

妳在那邊還好嗎，達爾？她們是不是已經殺了妳？一定是的。蜘蛛女王會怒火中燒地怪罪妳。

在特格發動襲擊的路上，她看到午後的樹木投下長長的暗影，似乎在邀請人們去樹下納涼。他命令手下去查看一番，不是看吸引人的林蔭大道，是去找找有什麼不好走的路可以利用。

堡壘位於一座巨大的植物園內，珍奇的樹木伴著更加奇怪的灌木叢，中間夾雜著些常見的植物，一堆一簇地隨意種植，彷彿是被孩子蹦跳著撒落到地上一般。

默貝拉覺得馬戲團的比喻很有吸引力。這為那些她曾目睹的一切提供了新的視角。

頭腦裡有人在宣告開場。

請看這邊，會跳舞的動物，蜘蛛女王的守衛，恭順無比！第一個環形區內，將上演大事件，由我們的場上指揮──邁爾斯．特格先生親自監督！他的小夥子們神祕莫測。這就是天才！

羅馬馬術場的舞臺上上演的戰鬥，在這裡也都細節完備。默貝拉很欣賞這種影射。它使觀察更加豐富。

擠滿了裝甲兵的戰鬥高塔一點點逼近。他們交火了。火焰劃破天空，屍體落地。

但這些是真正的身體、真正的痛、真正的死亡。貝尼．潔瑟睿德的敏感促使她對這樣的浪費感到遺憾。

我的父母不就是這樣在大掃蕩中被抓的嗎？

來自他者記憶的比喻消失了，然後她看到了交叉點，她知道特格肯定也在看著。血腥的暴力，記憶中並不陌生，然而又很新鮮。她看見進攻方在向前推進，聽到了他們的喊叫。

女人的聲音，明顯帶著震驚：「那片灌木叢在對我尖叫！」

另一個聲音傳來，是個男性：「不知道這些東西從哪裡來的。那個黏糊糊的東西會灼燒皮膚。」

默貝拉聽到堡壘遠處那邊有行動的聲音，但是到了特格的位置附近

就奇怪地安靜下來。她看見他的士兵在暗影下飛快掠過，朝著高塔逼近。特格騎在斯特吉的肩膀上，也在那個位置。大約半公里外，高塔正對著他們，特格抬頭向那裡望了一陣。默貝拉選了個與他的目光一致的投影畫面。畫面裡顯示的是窗後有東西在動。

那神祕的武器在哪裡？尊母們應該會做孤注一擲的反擊啊。

他現在會怎麼做？

特格的指揮艙在主交戰區外被一束雷射擊中，只能作廢。指揮艙歪倒在他身後，他跨坐在斯特吉的肩膀上，隱蔽在一片灌木叢中，其中有些還在悶燒。與指揮艙一起失去的還有他的控制臺，但那銀色的馬蹄鐵形指揮連接器還在，不過沒了指揮艙的強化器，功能大打折扣。通訊專家就在附近潛伏著，十分緊張不安，因為他們失去了與行動部隊的密切聯繫。

建築後方，戰鬥還在繼續，槍炮聲愈來愈響。他聽到了嘶喊、火焰槍的嘶嘶聲、大型雷射槍的嗡鳴，還有手持武器那種細小的嗖嗖聲。在他左側，戰場上的某個地方傳來沉悶的嗡嗡聲，他聽出來了，那是重裝甲陷入麻煩的聲音。伴隨著刮擦聲，那是金屬的痛苦呻吟。能量系統已經損毀，它正拖著笨重的身體努力蹣跚前行，可能會把花園弄得一團糟。

特格的私人助理海克正在霸夏的身後，閃躲著朝他前進。

斯特吉先注意到了他，沒有提示就直接轉身，特格不得不面對這個人。海克皮膚黝黑，肌肉發達，眉毛濃重（現在已經被汗水打溼），直接在特格面前停了下來，沒等呼吸平穩就急忙開口說：

「我們最後一個口袋也封緊了，霸夏。」

海克提高了音量，好蓋過戰場上的聲音，他左肩上的中範圍揚聲器也在不停傳出談話聲，都是戰鬥緊急情況下的簡短語調。

「遠處戰線情況如何？」特格問道。

「半小時內就可以收尾，不會再多了。霸夏，您應該離開這裡。大聖母警告過我們，要讓您遠離不必要的危險。」

特格指了指他那已經毫無用處的指揮艙：「我為什麼沒有備用通信設備？」

「來的路上被一發大口徑雷射射中，兩套都燒毀了。」

「兩套放一起了？」

海克聽出了他聲音中的怒意：「長官，那兩套……」

「任何重要設備都不能放在一起運送。將來我要看看是誰違背了命令。」稚嫩的聲帶中傳出的輕聲反而比高聲喊叫更顯得危險。

「是，霸夏。」嚴格服從命令，海克的表現說明這不是他自己的錯誤。

該死！「替代設備多久能抵達？」

「五分鐘。」

「以你最快的速度去把我的預備艙帶來。」特格用膝蓋碰了碰斯特吉的脖子。

她還沒轉身，海克說道：「霸夏，尊母把預備艙也燒了。我已經命令再準備一間了。」

特格強壓下一聲嘆息。戰鬥中這樣的事情確實時常發生，但他不喜歡依靠原始設備：「我們就在這裡組裝。再拿些中範圍揚聲器來。」至少，它們還能在一定範圍內傳話。

海克掃了一眼周圍的綠地：「這裡？」

「我不喜歡前面那些建築的樣子。那座高塔是這片區域的指揮中心，肯定有地底入口。如果是我，我會留出來的。」

「沒什麼東西在那座……」

「在我的記憶裡，這裡的布局不包括那座塔。把聲波探測調過來，檢查一下地底情況。我要用穩當的資訊來把計畫更新到最新狀態。」

海克的揚聲器裡有聲音響了起來，蓋過了其他的談話聲：「霸夏！霸夏在嗎？」

沒等他吩咐，斯特吉便走到海克身邊。特格接過通話機，抓起的同時用哨音吹出他的代號。

「霸夏，平臺這邊一團糟。大概有一百個人想乘航艦逃跑，都撞進了我們的防護屏裡，沒有生還者。」

「有沒有大聖母或者她那個蜘蛛女王的線索？」

「沒有。我們根本分辨不出來。我是說全亂套了。需要我發送畫面嗎？」

「來一張。繼續尋找歐德雷迪！」

「我跟您說了這裡沒有人生還，霸夏。」傳來一聲咔嗒聲，還有低低的嗡鳴，然後另一個人的聲音傳了過來：「發送。」

特格從下巴下方拿出他的語音列印編碼器，然後迅速喊出一串命令：「重錘艦緊急起飛到堡壘上空。把降落平臺和其他慘狀在公共轉播頻道播出，所有頻段都發送，確保她們都能看見。宣告降落平臺區域無倖存者。」

表示確認資訊已收到的兩聲咔嗒插了進來。海克說道：「您真的認為可以嚇住她們嗎？」

「教育她們。」他重述著歐德雷迪的離別語，「很不幸，她們的教育問題被忽視了。」

歐德雷迪發生了什麼事？他感覺她一定是死了，也許是這裡所有傷亡人員中的第一個。她已經料到會是這樣。如果默貝拉能夠控制住她的衝動和魯莽，那歐德雷迪雖然死了，女修會卻並未失去她。

此時此刻，在高塔上的歐德雷迪卻把特格的行動盡收眼底。勞格諾用反向訊號場抵銷了她的生命徵象傳送訊號，在伽穆的第一批難民抵達不久後，便把她帶到了高塔內。沒人對勞格諾至高無上的地位提出質疑。一位死去的大尊母和一位活著的大尊母不過都只是讓人相當熟悉的情況而已。

歐德雷迪想，自己隨時可能會被殺死，在與警衛一同進入一條零域場通道的時候，她還在收集資料。這條運輸道是大離散時期的作品，透明的圓筒，透明的活塞。她們經過的樓層很少有阻礙視線的牆體。從她目力所及的多數活動區域和極其專業的硬體設施看，這些都是為軍事目的而建的，當然這只是歐德雷迪的猜測。她們升得愈高，就愈能看見更多舒適、安靜的區域和設備。

不管是身體上還是心理上，權力都有攀升的本性。

她們到達了頂層。圓柱形管道的一部分向外旋轉，一個警衛粗暴地把她推上了厚地毯鋪就的地板上。

達瑪在下面向我展示的工作室只是另一個布景。

歐德雷迪看出這裡的隱祕性。如果沒有默貝拉預先透露的資訊，這裡的設備和家具幾乎難以辨認。這麼說其他行動中心都只是在作秀而已，都只是為聖母而建的表面文章。

勞格諾對達瑪的意圖撒謊了。她打算讓我帶著無用的資訊……安全離開。

她們還在她面前擺出了什麼其他的謊言？

勞格諾和除了一人之外的所有警衛走到歐德雷迪右邊的一座控制臺前，歐德雷迪一腳不動，旋轉身體環視著周圍。這裡才是真正的中心，她認真研究著。這是個奇怪的地方，有公共廁所的氛圍，用化學品清潔過，沒有細菌或者病毒汙染物，彷彿不想讓血液中混入外來物質。一切可能的汙染都被清除掉了，就像是為珍稀的食物準備的陳列櫃一樣。達瑪對貝尼．潔瑟睿德在疾病免疫方面的能力表現出了濃厚興趣，看來大離散中出現了細菌戰。

她們想要從我們這裡得到一樣東西！

只要一個倖存的聖母就可以滿足她們，如果她們能從她那裡榨出情報的話。

貝尼．潔瑟睿德需要派一支核心小組對這張網上的蛛絲進行全面細緻的檢查，看看都通向哪裡。

如果我們贏了的話。

勞格諾聚精會神盯著的操作臺比那些擺給人看的檯子小一些。手指操控。她身邊矮桌上的罩子更小，它是透明的，露出了刑訊儀像美杜莎頭髮一樣糾結在一起的線。

�迦藤無疑。

罩子與特格和其他人描述的來自大離散的T式探測儀高度相似。這些女人是不是還掌握了更多的頂尖技術？一定是。

勞格諾身後是堵閃著光的牆，左邊有窗子開向陽臺方向，從那裡望出去，能俯視大片開闊的交叉點景觀，現在則能看到軍隊和裝甲車的行動。她從遠處認出了特格，那是坐在一個成人肩膀上的身影，但她沒有表現出任何她看出了什麼不同尋常的地方。她繼續慢慢研究，能看見有扇門與另一條零域場通道相連，通道就在緊挨著她左邊的一塊單獨區域，地上鋪了更多綠色瓷磚。那個空間應該有不同的功能。

牆後突然爆發出一陣嘈雜，歐德雷迪聽出了部分聲音。士兵的軍靴踏在瓷磚上會發出一種獨特的聲音。有特殊布料摩擦發出的嚓嚓聲，還有人的說話聲。她聽出了尊母用震驚的語氣彼此回應的口音。

我們正在取得勝利！

當無往不勝遭遇滑鐵盧時，自然會震驚。她研究著勞格諾的反應。她會不會陷入絕望？

如果是，我也許還可以活下去。

默貝拉的角色可能需要做出改變。嗯，那件事可以日後再議。她已經向聖母簡單介紹過如果勝利來臨該做什麼了。貝尼．潔瑟睿德中沒有人會粗暴對待尊母，包括攻擊部隊中的任何人也一樣──不管是滿足色欲或是其他念頭都不會發生。鄧肯已經預先告知過男性士兵，讓他們都完全清楚陷入尊母性欲圈套中的危險。

不要冒任何被束縛的風險。也不要挑起新的敵對情緒。

現在已經看得出來，新的蜘蛛女王比歐德雷迪想像中更奇怪。勞格諾離開了她的控制臺，走到距歐德雷迪不到一步的距離停了下來：「這場戰鬥妳贏了。我們是妳的囚徒了。」

她的眼裡沒有橘色火焰。歐德雷迪掃視四周，看了一眼曾看守她的女人。她們的表情空洞，眼神清澈。這是她們表達絕望的方式？感覺不對。勞格諾和其他人都沒有表現出她所期待的情緒反應。

一切都隱藏起來了？

過去幾小時的事件應該會造成她們的情緒危機，勞格諾卻沒有表現出類似跡象。任何神經緊張或是肌肉的一點抽動都沒有。也許有不經意的擔心，僅此而已。

貝尼．潔瑟睿德面具！

這種情緒應該是下意識的反應，是由失敗引發，會自動出現。所以她們並未真的接受失敗。

我們仍在她們體內。潛伏著……但一定是有的！難怪默貝拉當初差一點就死了。她需要面對的是作為最高禁令的自己基因中的歷史。

「我的同伴，」歐德雷迪說，「那三個和我一起來的女人，她們在哪裡？」

「死了。」勞格諾的聲音和所用的字眼一樣沒有任何感情。

歐德雷迪壓下為蘇伊波感到的一陣劇痛。塔瑪和多吉拉已經活了很久，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可是蘇伊波……死了，甚至還從來沒分享過。

又損失一個優秀的人才。真是令人痛苦的一課！

「如果妳想要報復，我會指認對此事負責的那幾個人。」勞格諾說。

第二課。

「報復是小孩子和情緒有缺陷的人才做的事。」

勞格諾的眼裡又出現了一絲橘色。

人類的自欺欺人有很多形式，歐德雷迪提醒自己。她明白離散會產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她已經相應地武裝了自己，讓自己保持安全距離再去觀察，這樣，她就可以有評估新地方、新人、新物的空間。她早就知道她將不得不把很多事情分成不同類別，這樣才能服務於她或是轉化威脅。她把勞諾格的態度看作是種威脅。

「妳看起來似乎不太心煩，大尊母。」

「其他人會為我復仇。」她的聲音平淡，非常鎮定自若。

她說出的話甚至比她的鎮定態度更加奇怪。她把一切都掩飾得很好，在歐德雷迪的觀察下，才從她閃現的舉動中一點一滴地顯露出來。那訊息深刻又強烈，但埋藏得很深。一切都深藏在心底，與聖母掩蓋的方式一樣，她們給這祕密戴上了面具。勞格諾看起來似乎根本沒有力量，說起話來又好像沒什麼重要的事情改變了一樣。

「我是妳的囚徒，但是這不會改變什麼事。」

她真的無能為力了？才不！但那是她希望傳遞出的印象，她周圍的所有尊母都表現出同樣的反應。

「看見我們的反應了嗎？除了姊妹和與我們連結的追隨者的忠誠，我們毫無力量。」

尊母對她們的復仇軍團如此有信心？只有她們以前從未嘗過此等敗績才有這個可能。可是已經有人把她們趕進了舊帝國，趕進了百萬行星。

在尋找地方評估這次勝利的時候，特格發現了歐德雷迪和她的「俘虜」們。戰爭總是需要分析後果的，尤其是來自晶算師指揮官的分析。他需要為這場戰役進行比較與測試，需要的程度超過他經歷過的任何一場戰役。這次衝突得經過評估才會留存在記憶裡，然後才能盡可能廣泛地分享給依賴他的人。這是他持續不變的作風，他不在乎這項模式會透

露他自己的什麼資訊。打破環環相扣的利益的連結，你就為失敗做好了準備。

我需要個地方重新檢視這場戰鬥中的細枝末節，然後做個初步的總結。

在他看來，戰役最困難的一點就是如何處理才能不釋放人性的狂暴。戰役要做到激發倖存者心中最好的一面──這是貝尼．潔瑟睿德格言。這是最困難的標準，有時也幾乎不可能辦到。士兵離大屠殺的場面愈遙遠，要做到這一點就愈困難。這也是特格一直堅持要去戰場親自查看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沒見過那種痛苦，很容易就會毫不猶豫地引發更大的痛苦。尊母過去的行為模式就是如此。但如今痛苦被帶回了她們的家園，這種痛苦會對她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他和助手走出管道裡的時候，正看見歐德雷迪面對著一隊尊母，此時這個問題正在他腦海裡盤旋。

「這是我們的指揮官，邁爾斯．特格霸夏。」歐德雷迪說道，邊打手勢示意。

尊母們都望向特格。

騎在成人肩膀上的一個小孩子？這就是她們的指揮官？

「甦亡人。」勞格諾喃喃說道。

歐德雷迪對海克說：「把這些囚犯帶到附近，不要虐待她們。」

海克沒動，特格點了點頭，他這才禮貌地向俘虜們示意，讓她們先向左邊鋪著地磚的區域走去。尊母都注意到特格的支配力，在遵從海克的引導時，她們都怒視著特格。

男人命令女人做事！

特格一隻膝蓋碰了碰斯特吉的脖子，他們就朝陽臺走去，歐德雷迪跟在身邊。這個場景似乎有些怪異之處，他仔細分辨了一下。他從高處觀察過許多戰場，多數時候都是從負責偵察任務的撲翼機上看的。這個陽臺固定在空中，讓他覺得身臨其境。他們所站位置距下面的植物園大約一百公尺，多數最激烈的戰鬥都發生在植物園內。許多人都是在最後的驅逐戰喪命，屍體呈大字型癱倒在地上，像是孩子離開時隨意扔到一邊的娃娃。他認出其中部分制服屬於他的軍隊，感到一陣心痛。

我本來是不是能做點什麼阻止這一切發生？

這種感覺他體驗過很多次，他稱為「指揮罪惡感」。但這一幕有所不同，不是任何戰鬥中都有的那種專屬於戰場的感受，而是一種不斷困擾他的感覺。他覺得一部分原因在於這種園林式的場景，是更適合在花園中聚會的地方，現在卻被古老的暴力形式撕得四分五裂。

小動物和小鳥們陸續返回，在被吵鬧的人類入侵打擾得不得安寧後，如今偷偷摸摸，緊張地東躲西藏。長著長長尾巴的絨毛小生物在死亡士兵身邊探頭探腦地嗅著，接著又不知為什麼驚慌失措地跳上了旁邊的樹叢。五彩斑斕的鳥兒從樹葉的屏障後窺視著，或是在場地上一閃而過，只留下幾道模糊的彩線般的身影，或是突然鑽到樹葉下躲起來，那身色彩就成了牠們的保護色。身披羽毛的生物強化了這幅場景，牠們試著恢復人類在觀察時會誤以為是安寧的那種不平靜。特格不會犯這樣的錯。在他成為甦亡人前的生命中，他曾在荒野中長大，那段日子類似農場生活，但野生動物未經人類的馴化，那裡並不寧靜。

觀察到了這些，他就察覺是什麼在拉扯著他的意識：他們攻占了一座人員配備齊整的防禦陣地，守衛人員武器精良，而戰場上的人員傷亡極小。從進入堡壘後，他看不到任何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的原因。她們是被突然的襲擊嚇得一時手足無措嗎？她們在太空中的損傷是另一回事──他能夠「看見」對方艦船，這種能力確實帶來了壓倒性的優勢。但這些建築所處位置並非毫無準備，他們本來完全可以後撤一些，使進攻成本大幅增加。但尊母的抵抗突然間戰線潰散，而現在依然沒有理由可以解釋這一現象。

我以為是因為她們在災難突發時手足無措，但我錯了。

他掃了一眼歐德雷迪：「那邊那個尊母，她下令停止抵抗了？」

「我是這麼推測的。」

謹慎又典型的貝尼．潔瑟睿德式回答。她同樣在仔細觀察眼前的情景。

她們的守軍如此突然地扔掉了手中的武器，歐德雷迪的推測能合理解釋嗎？

他們為什麼這樣？是要防止更多的流血事件？

有鑑於尊母通常表現出的冷漠、淡然，這是不可能的。做出這個決定背後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問題像片陰雲籠罩著他。

圈套？

想到這一層，他立刻想起了戰場上的其他奇怪現象。通常都會出現的傷患呼救聲一聲都沒聽到，沒有那些匆忙地跑來跑去，大喊著要求擔架和醫護人員到位的情景。他能夠看到蘇克醫師在屍體間走動，至少這一幕是熟悉的，但他們檢查的每具屍體都被留在當初倒下的位置上。

全部陣亡？沒有傷患？

他突然感到一陣恐懼。在戰場上感到恐懼沒什麼不尋常，不過他學會了如何解讀。有什麼事錯得離譜。嘈雜的噪音，他視野中的事物，連空氣中的味道都有了新的強度。他覺得自己的感官變得極度靈敏，像一隻叢林中的掠食者，牠了解自己的領地，但已經意識到有什麼東西入侵了牠的地盤，必須找出來，以免獵手淪為獵物。他把周遭的環境重新標注到不同等級的意識層面上，同時也解讀自己，尋找是什麼模式促使他產生這種反應。斯特吉在他的身下顫慄起來，她一定感覺到了他的憂慮。

「這個地方感覺很不對勁。」歐德雷迪說。

他向她伸出一隻手，要她噤聲。即便是身處高塔，周圍都是勝利的軍隊，他仍然感覺自己身處威脅之中，他的感官吶喊著向他發出警告，卻無法顯示出威脅來自哪裡。

危險！

他很確定。這種被蒙在鼓裡的感覺讓他很沮喪。他需要運用所有受過的訓練，才能讓自己不致陷入緊張的游離狀態。

特格輕輕示意斯特吉轉過身，向陽臺門口站著的一位助手果斷下達了一道命令。這位助手靜靜聽著，然後跑著去執行了。他們必須拿到傷亡數字。傷亡比是多少？還有收繳的武器報告。十萬火急！

他接著檢查戰場時，眼睛卻捕捉到了另一件違反基本常識的問題，這令他很不安。倒下的人中，有些穿著貝尼．潔瑟睿德制服，卻幾乎看不到血。你會合理預期戰鬥中的傷亡會顯露大家同是人類的終極證據——那蔓延的鮮紅，暴露在空氣中後逐漸變暗，只要是目睹了慘狀的人，記憶中很難抹去這幅情景。他還從未聽說過沒有流血的屠殺。在戰爭中，從來沒聽過的事往往都會帶來極度危險。

他輕輕對歐德雷迪說：「她們還有我們沒發現的武器。」

43

不要急於揭示判斷結果，隱匿的判斷往往更有力，可以引導反應，而這種反應的效果只有在改變已經太遲的時候才能感覺到。

—貝尼．潔瑟睿德對新入會成員的建議



什阿娜聞到了遠處蟲子的味道：美藍極的肉桂味，夾雜著火石和硫磺的苦味，那是偉大的拉科斯食沙者體內那片鑲著水晶的煉獄氣味。但是她之所以能感覺到這些微小的後代，只是因為牠們的數量很多。

牠們太小了。

今天的沙漠監測站一直很熱，現在下午已經過半，內部的人工降溫讓她感覺心情舒暢。即使西窗一直開著，她老舊的臥室有溫度調節設施，勉強還能忍受。什阿娜走到那扇窗邊，望向窗外耀眼的沙粒。

憑著記憶，她知道今晚這裡會有什麼美景：乾燥的空氣中星光閃耀，微微照亮著沙波，直達遠處漆黑的彎曲地平線。她回想起拉科斯的那些月亮，不由得心生懷念。僅有星星，無法滿足她弗瑞曼基因中的渴望。

她曾把這看作暫時的歇息，她可以有些時間、有自己的地方想想女修會正在經歷什麼。

再生箱、賽博格，現在又發生了這件事。

她們分享了記憶之後，歐德雷迪的計畫對她而言就不再是祕密。算不算一場豪賭？如果成功會怎樣？

也許明天我們就知道了，到時候我們會變得如何？

她承認沙漠監測站有磁石般的吸引力，這裡不僅是考慮結果的地方。今天的監測站驕陽似火，她曾在烈日下行走，向自己證明她仍然可以用她的舞蹈召喚沙蟲，將情感化為行動。

安神聖舞。我的沙蟲語。

她在一座沙丘上跳起苦行僧的狂舞，直到最後飢餓動搖了她的記憶入定。到處都是小小的沙蟲，警惕地大張著嘴，讓人不禁記起那一圈晶牙內的火焰。

但為什麼會這麼小？

調查人員的話有些道理，卻並不能讓人完全滿意。「是潮溼的緣故。」

什阿娜憶起沙丘的巨型沙胡羅，「沙漠老人」，大到足以吞下香料處理機，環形體表如鋼鐵般堅硬。在自己的領域牠們是主人，在沙中牠們是神靈，是魔鬼。站在窗前，她感受到了牠們的潛力。

暴君為什麼選擇在沙蟲體內共生？

那些小小的沙蟲承載著他無盡的夢境嗎？

沙鱒在這片沙漠上棲息。將牠們作為新的皮膚，接受牠們，她就可能會追隨暴君的路。

變形。分裂之神。

她知道這種誘惑。

我敢嗎？

那段最後的無知歲月湧上她的心頭──那時候她剛滿八歲，正是沙丘上的宜嘉月。

不是拉科斯。是沙丘，我的先祖是這樣叫它的。

現在也不難記起她那個時候的樣子：皮膚黝黑的細瘦孩子，棕色的頭髮被曬得有些斑駁。這位美藍極獵手（那是孩子的任務）和童年夥伴們一起跑進開闊的沙漠。記憶中這種感覺多麼珍貴。

但記憶有陰暗的一面。集中注意力到鼻孔裡，一個小女孩發現了強烈的氣味──香料預菌體！

香料噴發！

美藍極大爆發引來了魔鬼，沒有沙蟲能抵禦其領地內香料噴發的誘惑。

都吃光好了，暴君，吞掉那個我們稱為「家」的破爛的棚屋聚居地，吃了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你為什麼獨獨留下我？

多麼劇烈的怒火在焚燒著那個纖細的孩子啊。她所愛的一切都被一條巨大的蟲子帶走了，這條蟲子卻拒絕了她想要葬身在牠火焰裡的企

圖，反而把她帶到了拉科斯祭司的手裡，接著又被帶給了貝尼．潔瑟睿德。

「她和沙蟲說話，牠們放過了她。」

「那些放過我的，我不會放過牠們。」當初她是這樣告訴歐德雷迪的。

現在歐德雷迪知道我必須做什麼了。妳沒辦法壓抑野性，達爾。現在我敢叫妳達爾了，因為妳就在我的腦海中。

沒有回應。

這些新的沙蟲體內也帶著雷托二世意識的珍珠嗎？她的弗瑞曼祖先堅持這種說法。

有人遞給她一個三明治。是瓦莉，高級侍祭助手，她現在擔任沙漠監測站的指揮官。

歐德雷迪提拔我進議會的時候，是在我的堅持下，瓦莉才得以擔下指揮官的重任。不只是因為瓦莉學會了我對於尊母性束縛技能的免疫力，也不是因為她總能敏銳地察覺我的需求，是因為我們說著同一種祕密語言，瓦莉和我。

瓦莉的大眼睛再不是她的靈魂之窗，它們已經蒙上了一層屏障，顯示出她已經知道如何阻擋刺探情報的凝視眼光。她眼中淺藍色的色素清晰可見，如果她能通過香料之痛，很快就將全部變成徹底的藍色。瓦莉幾乎可以算是有白化症，按育種計畫的要求來看，基因譜系的可靠性也值得商榷。她的皮膚更證實了這種判斷：蒼白且布滿雀斑，讓人覺得這皮膚的表面是透明的。人們會注意的不是皮膚本身，而是皮膚下面的東西：無法抵抗沙漠太陽的粉色血肉。只有在這個陰涼的地方，瓦莉才能把她那敏感的皮膚暴露在質疑的眼光之下。

為什麼選這樣的一個人來指揮我們？

因為對於我要做的事來說，她是我最信任的人。

什阿娜心不在焉地吃了三明治，同時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沙漠的景致上。未來整顆聖殿星都會變成這樣。另一顆沙丘？不……類似但不完全一樣。我們在這個無限的宇宙中創造了多少這樣的地方？這是毫無意義的問題。

遠處變幻莫測的沙漠出現了一個小黑點，什阿娜瞇起眼睛看去，是

撲翼機。黑點逐漸變大，然後又小了。它在沙地上逡巡，檢查著四周的情況。

我們在這裡創造的到底是什麼？

她看著慢慢侵占大地的沙丘，感到的是驕傲自大。

瞻仰我的傑作吧，渺小的人類，絕望吧。

但是是我們促成了這件事，我的姊妹和我。

是嗎？

「我感覺熱氣中有種新的乾燥感。」瓦莉說。

什阿娜同意她的說法。無須多說，她走到大型工作檯前，她可以趁著日光研究鋪在檯子上的地形圖：地形圖上按她的設計插著小小的旗子，圖釘上還連著綠色的線。

歐德雷迪曾經問過：「這真的比投影要好嗎？」

「我需要那種可以觸碰的感覺。」

歐德雷迪接受了她的觀點。

投影很乏味，它沒有一點土地的氣息，你沒法把手指放在投影上說：「我們要去那裡。」投影上的一根手指等同於空氣中的一根手指。

用眼睛看永遠都不夠。必須用身體去感受世界。

什阿娜發覺有男性汗液刺鼻的氣味，筋疲力盡、大汗淋漓後的黴味。她抬起頭，看見一個深色皮膚的年輕人站在門口，姿勢傲慢，表情也很傲慢。

「哦，」他說，「我以為妳會是自己一個人呢，瓦莉。我過一會兒再來。」

他用一種彷彿能把人看穿的眼神盯了一眼什阿娜，然後走了。

有很多事情，必須由身體感覺到才能了解。

「什阿娜，妳為什麼回來這裡？」瓦莉問。

妳在議會那麼忙，到這裡要找什麼？難道妳不信任我？

「我來這裡思考一下，還有什麼事是護使團需要我做的。她們看到了一件武器──沙丘的神話。有幾十億人向我禱告：『與分裂之神交談的神聖之人啊。』」

「幾十億這個數字還不夠。」瓦莉說。

「但它符合女修們在我身上看到的力量。那些崇拜者相信我和沙丘

一起死去了，我變成了『被壓迫者神廟中強大的魂靈』。」

「比一個教團還強大？」

「瓦莉，如果我出現在那個等待著我的宇宙中，身邊有一隻沙蟲，會發生什麼事？我的一些同儕滿腦子都是這念頭，她們覺得這種事可能發生，讓她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同時卻又疑慮重重。」

「我能理解她們的疑慮。」

確實如此。摩阿迪巴和他的暴君兒子正是將這種宗教植入釋放到了毫無戒心的人類當中。

「她們究竟為什麼要考慮？」瓦莉堅持說。

「如果有我做重要的支點，她們就能用這根槓桿撬動整個宇宙！」

「但是她們怎麼能控制這股力量？」

「問題就在這裡。有些事情的不穩定性根深柢固，難以更改。宗教從來都不能真正被人控制，但是有些女修認為她們可以引導以我為中心建立的宗教的方向。」

「如果她們引導的方向不正確呢？」

「她們說女人的宗教總是在更深處流動。」

「這句話正確嗎？」她對高層的話提出了質疑。

什阿娜只能點頭。他者記憶已經證實了。

「為什麼？」

「因為在我們的內部，生命會自我更新。」

「這就是全部原因？」她在公開質疑。

「女人經常背負著弱者的名聲。人類對身在底層的人事物懷有特殊的同情。我是個女人，如果尊母想要我死，那麼我必須得到祝福。」

「妳的話聽起來好像妳和護使團有同感。」

「如果妳是獵物之一，就會考慮任何可以逃跑的路線。人們崇敬我，我不能忽視那股潛在力量。」

也不能忽視危險。所以在受到尊母壓迫的一片黑暗中，我的名字變成了一盞閃亮的明燈。讓這盞明燈變成熊熊大火將會多麼容易！

不……她和鄧肯想出的計畫更好。從聖殿逃脫。這顆星球不僅是這裡居民的死亡陷阱，對貝尼．潔瑟睿德的夢想而言也一樣。

「我還是不明白妳為什麼來這裡。也許我們再也不會被獵殺了。」

「也許？」

「但是為什麼是現在？」

我不能公開說明，否則看門狗就會知道。

「我對那些蟲子很著迷。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一位先祖曾帶領人們遷到沙丘。」

這點妳還記得，瓦莉。有一次我們曾經在沙地上說過這件事，只有我們倆。現在妳知道為什麼我要來拜訪了。

「我記得妳說她是個純正的弗瑞曼人。」

「還是位禪遜尼大師。」

我也將引領我自己的遷徙，瓦莉。但我需要那些沙蟲，只有妳能提供的沙蟲。而且必須快，交叉點的報告也在催促著一切要加速進行。第一批航艦很快就將返回，就在今晚……或者明天。我很害怕他們帶來的消息。

「妳還有興趣帶幾條蟲子回中樞，以便妳就近研究嗎？」

哦，是的，瓦莉！妳記得。

「可能會很有趣。我沒多少時間做這樣的事，但我們能得到的任何知識都可能會產生幫助。」

「那邊可能對牠們來說有些太潮溼了。」

「平臺上無現星艦的巨籠可以改造成沙漠實驗室。有沙子，也有可控的氣候環境。將第一條沙蟲帶過來的時候，它就具備那些基本條件了。」

什阿娜看向西窗：「日落了，我想再下去在沙子上走走。」

第一批航艦今晚會返回嗎？

「好的，聖母大人。」瓦莉站到一邊，讓出通往門口的路。

什阿娜邊走邊說道：「沙漠監測站很快就需要搬遷。」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什阿娜從社區邊緣的拱形街面上出現時，太陽正落到地平線之下。她闊步走進星光下的沙漠，如同兒時那樣用她的感官探索。啊，空氣中浮動著肉桂精華的味道，沙蟲就在附近。

她暫停了一下，轉向東北方向，背對著最後一抹餘暉，把手掌平放在眼睛的上下，這是弗瑞曼人的古老方法，能夠限制視野和光線。她從

水平的框架內望出去，從天空落下的一切都必須經過這狹窄的縫隙。

今晚？他們天黑後就會來，這樣可以延後解釋的時間。有一整晚的時間用來思考。

她以貝尼．潔瑟睿德的耐心等待著。

一道火焰的弧線在北面的地平線上方劃出一道細線。又一道，又一道。它們降落的位置正是降落平臺。

什阿娜感覺她的心跳在加速。

他們來了！

他們會給女修會帶來什麼消息？回來的是凱旋的勇士還是難民？從歐德雷迪計畫的演變來看，這兩者也許沒什麼太大區別。

她在早晨到來前就會知道。

什阿娜放下雙手，發現自己在顫抖。她深呼吸，唸起制驚禱文。

不久後，她走在沙漠上，用記憶中沙丘特有的步伐走在沙漠上。她幾乎快忘了該怎麼拖行雙腳，就好像腳上增加了額外的重量一般。很少用到的肌肉也被喚醒，但一旦學會這種隨機行走法，就永遠也不會忘記。

曾經，我做夢都想不到有一天我還會再次這樣行走。

如果看門狗發現了這種想法，可能會對她們的什阿娜心生疑慮。

她想，這是她自己的失敗。她已經變得適應了聖殿的節奏，這顆星球曾以地表之下的層面與她對話，她能感受到土地、樹木、花朵和每個成長中的生物，就好像它們都是她的一部分。而現在，聖殿上有著令人不安的運動，這種語言彷彿來自另一顆星球。她感覺到沙漠在改變，而這種改變使用的也是陌生的語言。沙漠，不是全無生命，而是以一種與曾經草木蒼翠的聖殿完全不同的方式在活著。

生命更少，但更濃烈。

她聽到沙漠的聲音：小小的生物在沙上滑行，昆蟲唧唧咯咯地鳴叫，頭頂上狩獵的翅膀發出沙沙聲，還有沙地上最快的撲通聲──小更格盧鼠，那是期待沙蟲會再次統治這裡的人們帶來的。

瓦莉會記得將來自沙丘的動植物送過去的。

她在一座稍高些的沙坎上停下腳步。在她面前，黑暗模糊了邊界，那是一片陷入靜止的海洋，一朵陰影形成的浪花拍打在這片不斷變化的

暗影灘上，一望無垠的沙漠之海。它的起源很遙遠，而它要去的地方比這裡更加陌生。

如果我能做到，我將帶你去那裡。

夜晚的微風吹來，這是從乾旱的陸地向更溼潤的地方奔跑的風，在她身後拂起一層沙塵，落在她的臉頰和鼻子上，風吹過，撩起了她的髮梢。她被此時此景觸動，很傷心。

本來可能是另一副樣子的。

已經不再重要了。

現在的樣子──它們才更重要。

她深深吸了口氣。肉桂的香味更濃了。美藍極。香料和沙蟲都在附近，沙蟲知曉她的存在。還要多久，空氣才能足夠乾燥，讓沙蟲們可以長成龐然大物，開始取得牠們曾經在沙丘上那樣的收穫呢？

那顆星球和那片沙漠。

她把它們視為同一首史詩的兩半，就像貝尼．潔瑟睿德和她們所服務的人類，是相匹配的兩半。一方被消除，剩下那個就只是失去目的的空洞。雖然說不至於生不如死，但只會毫無目的地遊蕩。尊母獲勝可能就會帶來這種威脅，成為被盲目的暴力所瞄準的目標！

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宇宙中變得盲目。

這就是暴君讓女修會存留的原因。

他知道他只給了我們道路，卻沒有告訴我們該去向何方。他惡作劇般留下紙片讓我們追著跑，最後卻突然沒了線索。

不過他本身可以算個詩人。

她回憶起他那達艾斯巴拉特的〈記憶詩篇〉，那是貝尼．潔瑟睿德保存的一點殘存紀念品。

為什麼我們要保存那首詩？為了我現在能用它填滿我的大腦？為了暫時忘記我明天可能會面對的事情？

詩人美妙的夜晚，
被無瑕的星星盛滿。
獵戶座僅一步之遙。
他的凝望，洞察一切，

標記我們的基因，永恆久遠。

擁抱黑暗與凝視，

在餘暉中蒙上雙眼。

這就是貧瘠的永恆！

什阿娜猛地發覺她贏得了一個可以成為終極藝術家的機會，這種感覺滿溢，在她面前的是全新的空白表面，在那裡她可以隨心所欲地盡情創作。

一個不受限制的宇宙！

在她童年時期第一次接觸貝尼．潔瑟睿德的目標時歐德雷迪說過的話，現在又在她腦海中響起：「什阿娜，我們為什麼這麼看重妳？其實真的很簡單。在妳身上，我們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東西。妳來了，我們看到它發生了。」

「它？」我那時是多麼天真！

「地平線上升起的新事物。」

我的遷徙將去尋求那新事物。但是……我必須找一顆有月亮的星球。

44

從某種角度看，宇宙是布朗運動，你無法在元素層面預測任何事情。摩阿迪巴和他的暴君兒子關閉了運動發生的雲室。

——《伽穆故事集》



這段時間默貝拉的體驗很不協調。一開始她深受困擾，她會以多重視角看著自己的生活。是交叉點上的混亂事件激發了這種感覺，似乎有太多事情一下子湧來，雜亂無章又必須立刻處理，讓她一時手忙腳亂，就算返回聖殿，情況也沒有好轉。

別說我沒警告過妳，達爾。我說她們可能會讓我們轉勝為敗。看看妳扔給我的爛攤子！我盡力了，能救這麼多已經很幸運了。

內心的抗議讓她一直沉浸在這些把她推到了前臺的事件裡，如今她處在眾人矚目的位置，感覺卻很糟糕。

我還能怎麼辦？

記憶顯示斯特吉沒流一滴血就重重地跌倒在地板上死了。這一幕在無現星艦的繼視投影上播放過，像一齣虛構的戲劇。航艦指揮室投影儀的框架更增加了這種錯覺，彷彿這不是真的正在發生的事，像是演員會站起來鞠躬一樣。特格的攝影鏡頭蜂鳴著自動運行，不放過任何一幕，直到有人讓它們再也發不出聲音。

留給她的是一幅定格畫面，餘韻十分詭異：在尊母巢穴的地板上，特格成大字型倒在地上，歐德雷迪目瞪口呆。

默貝拉宣布她必須立刻趕赴現場時，引起了激烈的抗議。督察們很固執，直到她公開歐德雷迪這場賭局的細節並且質問：「妳們想要這一切變成徹底的災難嗎？」

他者記憶裡的歐德雷迪贏下了這場爭論。但妳從一開始就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不是嗎，達爾？這就是妳的計畫！

督察說：「還有什阿娜呢。」她們給了默貝拉一架單人輕型運輸機，把她一個人送去了交叉點。

雖然在抵達之前，她已經將自己的尊母身分傳送了過去，等到了降落平臺，事情還是很棘手。

她在一個仍在冒著煙的坑洞旁停下運輸機，從飛機裡走出來，一隊武裝尊母立刻攔住了她。那煙霧散發異域爆裂物的氣味。

那也是大聖母的運輸機被摧毀的位置。

帶隊的是位年邁的尊母，她的紅色長袍上有些汙點，一些裝飾性花紋已經不見了，左肩有一塊撕裂的痕跡。整個人看起來就像是某種乾涸的蜥蜴，仍然有毒，仍然會咬人，但她很大程度上是靠快要耗竭的憤怒支撐著行動，實際上她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精力。雜亂的頭髮就像剛挖出來的薑塊表皮。她體內住著惡魔。默貝拉看見它用橘色光斑閃耀的眼睛窺探著。

儘管有整支小隊支持著這位年老的尊母，她們兩人還是彼此面對面，彷彿被隔離在運輸機下的兩頭野生動物，小心翼翼地彼此嗅探，試著判斷彼此的危險程度。

默貝拉仔仔細細地看著這位老婦。這隻蜥蜴會迅速彈出一點舌頭，測試這裡的氛圍，發洩自己的情緒，但她對此事十分震驚，不得不按下性子聽聽默貝拉的話。

「我是默貝拉。我在伽穆被貝尼．潔瑟睿德俘虜了。我是霍穆團的好手。」

「妳為什麼穿著女巫的長袍？」年老的尊母和她的小隊都擺好了姿勢，準備痛下殺手。

「我已經學會了她們能教授的一切能力，現在我要把這個寶藏帶給我的姊妹。」

老婦對她上下研究了一番：「沒錯，我知道妳們這類人。妳是個洛克那邊來的人，我們為伽穆計畫選出來的。」

她身後的小隊稍稍放鬆了些。

「妳不是乘那架輕型運輸機大老遠飛過來的吧？」這位老婦人責問道。

「我是從她們的一艘無現星艦上逃出來的。」

「妳知道她們的老巢在哪裡嗎？」

「知道。」

這位老尊母咧開嘴笑了：「還真棒！妳真是塊寶！妳是怎麼逃出來的？」

「妳非得問嗎？」

老尊母考慮了一下。默貝拉能夠讀懂她臉上所表現出的想法，就像是在說：我們從洛克帶回來的這些人──很致命，她們所有人都是。她們可以用手、腳，或者任何身上能動的部位把人殺死。她們應該每個人都戴上個標誌：「任何部位都很危險。」

默貝拉從運輸機的位置走遠了一些，每個動作都展現著結實身體所體現的優雅，那是她身分的標誌。

速度和肌肉，姊妹。小心點。

小隊中的一些人往前推進，顯得有些好奇。她們熱切地問些聖母和尊母異同的問題，有些默貝拉不得不巧妙地避而不答。

「妳殺了許多女修會的人？她們的行星在哪裡？資源豐富嗎？妳在那裡是不是和很多男性交配，然後讓他們為妳服務？妳是在伽穆接受的訓練？」

「我在伽穆接受了第三階段訓練，跟隨哈卡受訓。」

「哈卡！我遇見過她。妳認識她的時候，她左腳就受傷了嗎？」

她還在試探我。

「是右腳，她受傷的時候我就和她待在一起！」

「哦，對，是右腳，我現在想起來了。她是怎麼受傷的？」

「踢一個不良少年的屁股，結果他的屁股口袋裡放了一把尖刀。哈卡氣壞了，就把他給殺了。」

小隊裡的人哄堂大笑。

「我們要去見大尊母。」這位老尊母說。

代表我已經通過了初步檢查。

不過，默貝拉感覺到了她的態度有所保留。

為什麼這個霍穆高手穿著敵人的長袍？而且她看起來有種奇怪的表情。

最好立刻面對那位大尊母。

「我接受了她們的訓練，她們也接受我了。」

「這些蠢貨！她們真的接受了嗎？」

「妳是在質疑我的話嗎？」回到老樣子，採用容易發怒的尊母行為模式是多麼容易。

老尊母大為惱怒。她沒收回傲慢的態度，卻向她的小隊做了一個警告的表情。她們所有人都花了點時間來消化默貝拉的話。

「妳變成了她們中的一員？」她身後有人問道。

「否則我要怎麼盜取她們的知識？都聽著！我可是她們那位大聖母親自教出來的學生。」

「她教得好嗎？」還是身後那個挑釁的聲音。

默貝拉辨認了一下那個提問的人：身處中層，野心勃勃，急於得到別人的注意和提拔。

這就是妳的末日，焦躁不安的傢伙。沒有妳對宇宙沒什麼損失。

她一招貝尼．潔瑟睿德虛晃，如羽毛一般飄向對手，讓對手落到了攻擊範圍內。接著是霍穆式的踢腿，她們都認得出來。提問的人已然倒在地上死了。

貝尼．潔瑟睿德與尊母能力的結合，妳們都應該見識見識它能有多危險，然後再躲在一邊羨慕好了。

「她把我教得很好，」默貝拉說，「還有別的問題嗎？」

「呃！」老尊母說。

「怎麼稱呼妳？」默貝拉問。

「我是高級女爵，霍穆的尊母。她們叫我艾爾佩克。」

「謝謝妳，艾爾佩克。妳可以叫我默貝拉。」

「我很榮幸，默貝拉。妳給我們帶來的財富真是寶貴。」

默貝拉用貝尼．潔瑟睿德的警惕技巧將她研究了一陣，然後冷漠地笑了笑。

還在互通姓名！妳穿著紅色長袍，把自己標榜成大尊母身邊的有力人物，但妳可知道妳剛剛把什麼帶入了妳的圈子嗎？

小隊成員仍然處在震驚的情緒中，都警惕地看著默貝拉。她的敏感度已經今非昔比，自然把這一切看在眼裡。「學姊學妹」關係網那一套在貝尼．潔瑟睿德中從來沒發揮過多少作用，但尊母的圈子大不一樣。

意識並流中的一片贊同聲把她逗樂了。能量的轉移多麼微妙：正確的學校、正確的朋友、畢業，然後就會轉移到權力之階的第一層──全都由親戚和她們的關係人加以引導，互相支持，形成聯盟，包括婚姻。意識並流告訴她，那條路通向深淵，但是在階梯之上的那些人，那些手握大權的人，從來不會擔憂什麼。

今天的麻煩已經夠多了，艾爾佩克就是這麼看我的。但她看不出我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只知道我很危險，但是有潛在的用處。

默貝拉一隻腳點地，慢慢地轉過身，研究著艾爾佩克的小隊。隊裡沒有被束縛的男性，這項任務過於敏感，只能交給信任的女人來做。很好。

「現在，妳們都聽我的，妳們所有人。如果妳們對姊妹們還存有忠誠，就會以我帶回來的東西為榮，我打算把它當作禮物送給那些值得我信任的人。當然，我還得看妳們的表現判斷妳們忠誠與否。」

「大尊母會很高興的。」艾爾佩克說。

但是默貝拉出現在眼前的時候，大尊母並沒有表現出很高興的樣子。

默貝拉認出了這座高塔。現在幾乎是日落時分，但斯特吉的屍體仍然在當初倒下的位置。特格的一些專家被殺了，多數都是操控攝影機的成員，身兼他的護衛。

對，我們尊母不喜歡別人監視我們。

她發現特格還活著，但是他被人用鯳迦藤綁住，被不屑地推到了角落裡。最令人驚奇的是，歐德雷迪沒有被剝奪行動，就站在大尊母身邊。這代表輕蔑。

默貝拉覺得她曾經歷過這樣的場景很多次──尊母勝利後的創傷：一堆敵人的屍體就這樣被棄置在他們當初倒下的地方。尊母用不流血的武器攻擊，迅捷又致命，此時屠殺已經沒有必要，因此這種殺戮是典型的邪惡。這種致命的逆轉讓她不寒而慄，她強行壓下了這段記憶。沒有任何警告，只有軍隊整排整排地倒下──一種骨牌效應，使得倖存者們震驚不已，而大尊母顯然很享受這種衝擊。

大尊母看著默貝拉說道：「這就是妳說的以妳的方式訓練的那個無禮的醜婦？」

歐德雷迪幾乎要對這種描述笑出了聲。

無禮的醜婦？

貝尼．潔瑟睿德會毫無敵意地接納她。而眼睛溼黏的大尊母此時面對著進退兩難的境地，而且無法召喚那無須流血就能殺人的武器。這是非常微妙的權力平衡。尊母間激動的對話已經顯示了她們的問題。

她們所有的祕密武器都已經耗盡，且無法重新裝彈，她們被驅趕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就失去了彈藥。

「我們最後的武器，卻被浪費了！」

勞格諾自認高人一等，如今卻被迫面對另一種戰鬥。她剛剛聽說默貝拉可以用一種可怕的輕鬆寫意殺死一位精英。

默貝拉對大尊母的隨從投去打量的一瞥，評估她們的潛力。當然，她們已經意識到了當前的情況。這情景似曾相識。她們投什麼票？

保持中立？

有些人很警惕，所有人都在觀望。

她們預期會有什麼轉移注意力的事。只要權力繼續向她們的方向流動，誰勝利就無所謂了。

默貝拉從鄧肯和督察那裡學會了如何處理眼前的情景，她讓自己的肌肉放鬆，保持準備戰鬥的姿態。她覺得鎮定自若，彷彿此時她就站在鍛鍊廳，演練著自己的反應。即便是做出反應之時依然頭腦清晰，歐德雷迪早已讓她為這一幕做好了準備，她知道她正是按計畫行動的──不管是心理、身體和感情上都是如此。

先發聲。讓她們先嘗嘗膽戰心驚的滋味。

「我知道妳對貝尼．潔瑟睿德的評價相當差。這些女人已經聽過太多次妳那些自以為是的觀點了，豈止是無聊。」

她控制嗓音，讓這句話以嚴厲呵斥的語調發聲，這種語調讓勞格諾的眼裡現出了橘斑，也讓她一動不動。

默貝拉還沒說完：「妳自覺強大又聰明。有一樣就可以生出另一樣，嗯？真是個白痴！妳只是個手段高明的騙子，自欺欺人而已。」

面對這種攻擊，勞格諾仍然一動不動，她身邊的人開始陸續躲開，空出了一片空間，彷彿在說「她是妳的了」。

「妳們的謊言說得流暢無比，但無法掩蓋其本質。」默貝拉說著，

用輕蔑的眼神掃過勞格諾身後的那些人，「就像我在他者記憶裡認識的那些人一樣，妳們走上了一條滅絕之路，問題是妳們如此可憎地花費了這麼長的時間走向死亡。結局已經無法避免，不過，哦，過程是多麼無聊。而妳膽敢叫自己大尊母！」她把注意力轉回勞格諾身上，「妳的一切就是個糞坑。妳沒有品格。」

勞格諾無法忍受這樣的羞辱，她發動了攻擊，左腳以幾乎肉眼難辨的速度刀一般向外砍去。默貝拉如同抓住風中的落葉般擒住了她的腳，順著慣性的走勢，把她猛地甩了出去，勞格諾的身體彷彿一根猛力揮動的棍子，一頭撞到地板上，腦漿迸裂而死。默貝拉沒有絲毫停頓，她腳尖點地，整個身子旋了起來，左腳將站在勞格諾右側的尊母的頭幾乎砍了下來，右手順勢將勞格諾左邊尊母的喉嚨一擊而碎。一切都只不過在兩次心跳間發生又結束了。

默貝拉心跳平穩、大氣不喘地檢查著現場（為了表現這是多麼輕鬆，姊妹們），她體驗到了周圍的震驚，也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不可避免之事。歐德雷迪躺在艾爾佩克身前的地板上，顯然艾爾佩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己的立場。歐德雷迪脖子扭曲的姿勢和身體癱軟的模樣顯示出她已喪命。

「她剛才試圖要干預。」艾爾佩克說。

艾爾佩克殺了個聖母，她期待默貝拉（現在已經證實，她確實是我們的姊妹！）為她鼓掌，但默貝拉的行動不如預期。她跪在歐德雷迪身旁，頭抵著屍體的頭，就那樣待了很久很久。

倖存的尊母們面面相覷，但是沒人敢動。

這是怎麼回事？

但她們被默貝拉恐怖的能力嚇得無法動彈。

收取了歐德雷迪最近的經歷，將所有新的記憶與之前分享的記憶合而為一後，默貝拉站起身。

艾爾佩克在默貝拉的眼裡看到了殺氣，在試圖自衛前，她不禁後退了一步。艾爾佩克本身也很危險，卻無法與這個穿著黑袍的惡魔相提並論。和剛才奪去勞格諾及其助手的生命一樣，其他尊母帶著同樣的震驚，一切突然發生，又突然結束了，一腳封喉。艾爾佩克橫屍在歐德雷迪身上。

默貝拉再次打量倖存者，然後站了一會兒，低頭看著歐德雷迪的屍體。

完成這些事的人，可以說是我。但達爾，還有妳也是！

她搖搖頭，努力接受這樣的結果。

歐德雷迪死了。大聖母萬歲！大尊母萬歲！願天堂護佑我們所有人。

然後她把注意力轉回目前必須做的事情上。這些死亡留下的是難以還清的血債。默貝拉深吸了口氣。這是另一個戈耳狄俄斯之結。[8]

「釋放特格，」她說道，「盡快將這裡打掃乾淨。來人，給我拿一套合適的長袍來！」

這是大尊母在發號施令，但那些迫不及待遵從命令的人在她身上還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

有人為她拿來一套紅色長袍，上面用蘇石繡著精美龍紋，那個人手捧長袍，在離她有一點距離的地方恭敬地站著。她身材高大，骨架粗壯，方臉，眼神殘忍。

「幫我先拿著，」默貝拉說，當這個女人想趁著接近的機會攻擊她的時候，默貝拉狠狠地把她摔了出去，「再試試看？」

這次再沒花招了。

「妳是我議會的第一個成員，」默貝拉說道，「名字？」

「安吉莉卡，大尊母。」看！我是第一個用正確的頭銜稱呼妳的。獎賞我。

「我給妳的獎勵就是提拔妳，還有允許妳活著。」

這是非常符合尊母的恰當回應，她只能接受。

特格邊揉著手臂邊來到她面前，�迦藤勒得很深，有些尊母試圖警告默貝拉：「您知道這個人能──」

「他現在為我服務。」默貝拉打斷了她，然後她以歐德雷迪的嘲諷語氣說道：「對不對，邁爾斯？」

他給了她一個悲傷的微笑，一個老人頂著一張孩子的臉：「很有意思的時刻，默貝拉。」

「達爾以前很喜歡蘋果，」默貝拉說，「別忘了這點。」

他點點頭。把她送回一座果園墓地。這不表示珍貴的貝尼．潔瑟睿

德果園可以再在沙漠中存活多久。可儘管如此，在能夠做到的時候，有些傳統還是值得延續下去。

8

戈耳狄俄斯之結：極為棘手的難解問題，需用直截了當且非常規的方法才能解開。—編注

45

從神聖意外中能學到什麼？要靈活、要堅強、要做好改變的準備，做好迎接新事物的準備。收集眾多經歷，再以我們堅定的信仰去做出判斷。

—忒萊素教義



按照特格原定的時間表，默貝拉挑選與她隨行的尊母，回到了聖殿。她知道會遇到問題，預先發送了訊息，為解決這些問題鋪平了道路。

「我帶了混合人來吸引馴獸師。尊母害怕在大離散中摧毀她們身心的生化武器，馴獸師也許就是源頭。」

「準備把拉比和他的人安排在無現星艦內。要尊重他們的祕密。把護艦雷都清除掉！」（由一位督察信使負責保管這一訊息。）

她很想要她的孩子們，但那不符合貝尼．潔瑟睿德的行為。有一天……也許。

返回後，她立刻就讓鄧肯來陪她，這讓尊母們很困惑。在這點上，她們和貝尼．潔瑟睿德一樣令人不悅：「一個男人有什麼特別的？」

他已經沒理由再留在艦上，但他拒絕離開。「我還有一幅精神拼圖需要完成：無法移動的一個棋子、非比尋常的行為，以及他們夢想中的參與意願。我必須找到極限，測試一下。這一塊不見了，但我知道如何找到。跟上節奏，不要思考，動手去做！」

這毫無道理。她遷就他，不過他已經變了。這個新鄧肯有種穩定性，她接受了這點，把它當成是自己的挑戰。但他有什麼權利自鳴得意？不……不是自鳴得意。更像是平和地接受了一項決定。但他拒絕分享！

「我學會接受一些事，妳必須也這樣。」

她不得不承認，這正是對她現在所做事情的恰當描述。

回來的第一天早上，她在黎明時分就起床進了工作室。她穿著紅色的長袍，坐在統御大聖母的椅子上，召來貝隆達。

貝爾站在工作檯的一端。她知道了。計畫在執行過程中變得很清楚。歐德雷迪也強加給她一筆債，於是她沉默著估算她必須如何償還。

為這位統御大聖母服務，貝爾！那就是妳償還的方式。在檔案紀錄上對這些事件做任何增減變化都無法讓人們正確評價她們。需要的是行動。

貝隆達終於開口了：「唯一能和這次相比的危機就是暴君降臨。」

默貝拉尖銳地回應道：「管住妳的嘴，貝爾，除非妳有什麼有用的事要說！」

貝隆達平靜地接受了訓斥（非典型回應）：「達爾一直計畫做改革。這就是她所期望看到的嗎？」

默貝拉的語氣緩和了些：「我們等一下再重新考慮古代史。這是個新開端。」

「壞消息。」這才是原來的貝隆達。

默貝拉說：「讓第一組人進來。小心點，她們是尊母的高級議會成員。」

貝爾轉身走了，去執行她的命令。

她知道我完全有權坐在這個位子上。她們都知道。不需要投票，也沒有投票的「餘地」！

她從歐德雷迪那裡學到了歷史上的政治藝術，如今是時候派上用場了。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妳必須顯得自己很重要。凡經過妳手的決定都不應該是小事，也有例外，就是在妳想悄悄給一些人一點『恩惠』，以換取忠誠的時候。」

每份獎勵都來自高層。這對貝尼．潔瑟睿德來說不是什麼好策略，但走進工作室的這組人不一樣，她們所熟知的大尊母永遠高高在上，是施捨別人的角色；她們會接受「新的政治需要」。暫時會接受。沒什麼是永久的，對於尊母來說更是如此。

貝爾和看門狗知道她要一段時間才能理出頭緒。即使擁有強化了的

貝尼．潔瑟睿德技能亦然。

她們所有人必須極其嚴格地關注她。而且首要任務是保持眼光既敏銳富洞察力，又純真不帶預設立場。

那就是尊母丟掉的事物，我們必須恢復，以免它們逐漸消失在「我們」所屬的背景中。

貝隆達引領議會成員進入，然後默默離開。

默貝拉等著她們都坐好。她們人員複雜，有些人野心勃勃，渴望得到至高權力。安吉莉卡在那裡笑得很得意。還有些人在觀望（目前甚至還不敢抱有希望），收集著她們能得到的資訊。

「我們的組織行事愚蠢，」默貝拉譴責說，她注意到有些人聽了變得怒氣沖沖，「妳們差一點就殺了那隻鵝！」

她們沒明白。她解釋了一下寓言故事，她們一直聚精會神地聽著，最後她補充說：「妳們難道還沒意識到，我們有多麼需要這裡的每一個女巫嗎？我們比她們數量多太多，以至於她們每個人都承載著巨大的教學負擔！」

她們考慮了一下，雖然痛苦，但還是被迫勉強接受了，因為這是她說的。

默貝拉清楚定調了整件事：「我不僅是妳們的大尊母……有人質疑這點嗎？」

沒人質疑。

「……而且我也是貝尼．潔瑟睿德的統御大聖母。她們除了確認我的地位也別無他法。」

有兩個尊母開始抗議，默貝拉乾脆俐落地打斷對話：「不！妳們還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可以將妳們的意志強加給她們，所以最後就會變成不得不把她們全部殺光。但她們會遵從我的命令。」

那兩個人還是嘟嘟囔囔，她厲聲制止：「與我從她們那裡獲取到的相比，妳們這些人只不過是可憐的弱者！有人要挑戰這點嗎？」

沒人挑戰，但橘色光斑說明了一切。

「妳們是對自己可能變成什麼一無所知的孩子，」她說，「妳們想毫無防備地回去面對幻臉人嗎？妳們想變成植物人？」

這句話引起了她們的興趣。她們習慣年長指揮官的這種語氣，現在

則是內容抓住了她們的心。很難接受如此年輕的……儘管如此……也考慮到了那些她做過的事。想想她是如何對付勞格諾和她的助手！

默貝拉看出她們喜歡這個誘餌。

肥料。這群人將帶著它離開。混合的活力。經過了培育，我們將變得更加強壯，然後開花。接著去播種？最好不要沉溺在那件事上。在尊母幾乎都成為聖母之前，她們不會懂得。等成了聖母，她們會像我當初一樣憤怒地回想，我們怎麼能那麼愚蠢？

她在議員的眼神中逐漸看到了屈服。接下來會有段蜜月期，尊母將會是糖果店裡的孩子。她們漸漸才會清楚地看見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然後就會被困住。

就像當初我被困住一樣。不要去問神諭你能得到什麼，那是陷阱。當心會真的說出預言的人！妳想要三千五百年的厭倦乏味嗎？

她內心的歐德雷迪提出了反對意見。

給暴君一點正面評價吧，不可能全都只有厭倦乏味。更像是宇航領航員精挑細選穿過摺疊空間的路線，只是這次是黃金之路。一位亞崔迪族人為妳的生命付出了代價，默貝拉。

默貝拉感到了沉重的負擔。暴君的付出重壓在她肩上。我沒要求他為我這麼做。

歐德雷迪不會放過這個勸說她的機會。不管怎樣，他還是做了。

對不起，達爾。他付出了代價。現在，到我付出代價的時候了。

妳終於是一名聖母了！

議員在她的注視下躁動不安起來。

安吉莉卡被推選為代表替她們發言。畢竟，我是第一個被選中的。

當心這人！野心勃勃的火焰在她的眼裡熊熊燃燒。

「您希望我們對這些女巫採取什麼樣的態度？」話一出口，她突然驚覺自己太魯莽了。大尊母現在不也是個女巫嗎？

默貝拉輕聲說道：「妳們要忍耐，不管怎樣不能用暴力對待她們。」

默貝拉的溫和口吻使安吉莉卡大膽了起來：「那是大尊母的決定，還是──」

「夠了！我可以用妳們血洗這間屋子！想試試嗎？」

她們不想試。

「那如果我說是統御大聖母在說話呢？妳就會問我是不是有政策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我會說：政策？啊，是的。不重要的事情是有政策的，比如昆蟲侵襲。不重要的事情需要有政策指引。對於那些看不出我決定中的智慧的人，我不需要政策。我很快就會處理掉妳們這類人。在妳還不知道自己已禁受傷的時候就已經死了！那就是我對垃圾的反應。這間屋子裡有垃圾嗎？」

她們認得這種說話方式：這是大尊母的鞭子，而背後則是她信手殺戮的能力。

「妳們是我的議會成員，」默貝拉說，「我希望能從妳們身上看到智慧。最起碼，妳們要裝作很明智。」

歐德雷迪幽默地表達同情：如果那是尊母發布和遵從命令的方式，貝爾就沒必要做太多深入分析了。

默貝拉的思緒溜到了別處。我不再是尊母了。

從上一步進到下一步才是前不久的事，因此她發現裝出尊母的姿態讓她頗不自在。她所做的調整預示著她過去的姊妹也要經歷同樣的事情。這是個新角色，她並沒有扮演好。他者記憶模擬了與這個新自己的長期關係。這不是神祕的變質，只是新的能力。

只是？

這種變化是很深刻的。鄧肯意識到了嗎？一想到他可能永遠也看不透這個新的默貝拉，她就感覺很痛苦。

那是我對他愛的殘餘嗎？

默貝拉從她的問題中抽身出來，她不想要知道答案。她覺得有什麼在阻止她尋找答案，那是藏在她心底最深處的東西，她不想去挖掘。

有些決定是與愛衝突的，但我必須那麼做。那些決定是為女修會下的，不是為我自己。那正是我的恐懼所指的方向。

她恢復了常態，還有事需要她立刻去做。她把議員打發走，向她們保證如果她們學不會克制的態度，必將遭致痛苦與死亡。

接下來，聖母必須學習一種新的外交手段：避免與任何人交好──即便是彼此之間也不行。隨著時間流逝，這一點會愈來愈容易。尊母會慢慢融入貝尼．潔瑟睿德的做法。總有一天將不再有尊母，只有提高了柔

韌度、增強了性知識的聖母。

默貝拉覺得自己一直被一些話所困擾，她曾聽過這些話，但直到此刻才接受：「為了讓貝尼．潔瑟睿德生存延續，我們所做的事是沒有極限的。」

鄧肯會注意到這點，我沒法對他隱瞞。他是位晶算師，不會死守著一個想法，不會一直覺得我還是那個經歷香料之痛前的我。對他來說，開放思想就像我打開一扇門一樣簡單。他會檢查他的那張網：「這次我抓到了什麼？」

這就是發生在潔西嘉女士身上的事？他者記憶把潔西嘉的經歷呈現在分享的基礎上，就像一條穿插在經緯之間的絲線。默貝拉揭開了一點點，讓自己在更古老的資訊中遨遊。

異端潔西嘉女士？在任期間瀆職？

就像歐德雷迪一頭栽進大海一樣，潔西嘉一下陷入了愛河，由此產生的滔天巨浪幾乎淹沒了女修會。

默貝拉感覺這種記憶正帶著她去往那些她不想去的地方。痛苦揪住她的胸口。

鄧肯！哦，鄧肯！她猛地把臉埋進手掌。達爾，幫幫我。我要怎麼做？

永遠也不要問妳為什麼是名聖母。

可我必須問！整個進程在我的記憶中清晰可見，而且……

那是個序列。把它想成因果會蒙蔽妳的雙眼，讓妳看不清整體格局。

道？

比道更簡單：妳在這裡。

但是他者記憶不斷往回延伸……

想像它是許多金字塔──緊密連接。

說起來容易！

妳的身體還都正常嗎？

我感到很受傷，達爾。妳已經沒有身體了，問這沒有用……

我們只是占據著不同的小角落。我感覺到的痛苦不是妳的痛苦，我的歡樂也不是妳的歡樂。

我不想要妳的同情！哦，達爾！我為什麼要出生？

妳出生就為了失去鄧肯嗎？

達爾，求妳了！

所以，事實是妳出生了，現在妳知道光是出生遠遠不夠。所以妳變成了一個尊母。妳還能做什麼？還是不夠？現在妳成了一名聖母。妳覺得那就夠了？只要妳還活著，就永遠沒有足夠的時候。

妳是在告訴我，我應該一直向著超越自己努力。

哼！不要以那個為基礎去做決定。妳沒聽到他說的話嗎？不要思考，動手去做！妳會選擇輕鬆的路嗎？妳為什麼要因為遇到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感到難過呢？如果那就是妳能夠看到的全部，那就把妳的目標限定在改善人種上！

該死！妳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怎麼對妳？

讓我從這個角度去看我自己和我以前的姊妹！

哪個角度？

該死！妳知道我是什麼意思！

妳說，以前的姊妹？

哦，妳很陰險。

所有的聖母都很陰險。

妳從來就沒停止過諄諄教導別人！

我是那樣的嗎？

我太天真了！還問妳到底要做什麼。

妳和我一樣清楚。我們等著人類成熟。暴君只給了他們時間成長，但現在他們需要人照顧。

暴君和我的痛苦有什麼關係？

妳這個愚蠢的女人！妳沒通過香料之痛嗎？

妳知道我通過了！

那就不要再糾結於這麼明顯的事了。

喔……妳這個婊子！

我更喜歡女巫。但每一個都比蕩婦強。

貝尼．潔瑟睿德和尊母的唯一區別就是市場。妳嫁給了我們的女修

會。

我們的女修會？

妳為權力生育！有區別嗎？這和……

不要曲解，默貝拉！把妳的目光放在生存延續上。

別告訴我說妳沒有權力。

我持有對人民臨時的權威，為了存續大計。

又是存續！

在促進別人生存機會的女修會裡存續。女修會就像懷了孩子的已婚婦女。

所以總歸起來又跟生育有關。

那是妳為自己所做的決定：家庭和使家庭團結在一起的東西。是什麼滿足生活，帶來幸福？

默貝拉開始大笑。她放下雙手，睜開雙眼，發現貝隆達站在那裡看著她。

「對於新聖母來說，和他者記憶交談總是個誘惑。」貝隆達說，「這次是誰？達爾？」

默貝拉點點頭。

「不要相信任何她們給妳的東西。那是傳說，妳要自己判斷。」

完全是歐德雷迪的話。透過死人的眼睛看那些早已不復存在的場景，真是場偷窺秀！

「迷失在他者記憶裡幾個小時都很稀鬆平常，」貝隆達說，「練習一下自我克制。確定好妳自己的立場，一手扶好自己，一手別忘了掌控船舵。」

又來了！將過去的比喻應用到現在。他者記憶讓每天的生活多麼豐富。

「誘惑會過去的，」貝隆達說，「過段時間就變成沒那麼新鮮的老帽子了。」她把一份報告放在默貝拉面前。

老帽子！一手扶好自己，一手掌控船舵。光是慣用語就有這麼多。

默貝拉向後靠在懸帶椅上，掃讀貝隆達的報告，突然想起自己正應了歐德雷迪的那句話：蜘蛛女王在我的網中心。目前這張網可能有點磨損，但它還在，依然在捕捉獵物以供消化。拉動其中一根蛛絲，貝爾就

會跑過來，預先繃緊了下頷。這拉動的詞就是「檔案部」和「分析」。

從這個角度去看貝隆達，默貝拉從歐德雷迪對自己的利用方式中看到了智慧，缺陷和優勢一樣有價值。默貝拉看完報告時，貝隆達還以那種獨特的態度站在那裡。

默貝拉意識到，在貝隆達眼裡，所有喚她去提供意見的人都不及格，這種人會為了瑣事造訪檔案部，必須糾正過來。無關痛癢的事，是貝隆達討厭的東西。默貝拉發現這一點很有意思。

默貝拉一邊欣賞著貝隆達鬱悶的樣子，一邊掩飾著自己感到好笑的心態。與她打交道的方法是要謹慎。不需要從優勢中再抽去什麼。這份報告是簡潔、觀點中肯的典範。她幾乎毫無修飾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所用文字恰好能夠揭示出自己的結論。

「召喚我讓妳覺得很有意思嗎？」貝隆達問。

她比以前更敏銳了！我召喚她了嗎？我沒說那麼多字，但她知道我什麼時候需要她。她在報告裡說我們的姊妹必須是恭順的模範。統御大聖母可以為形勢做出任何改變，但其他的姊妹並非如此。

默貝拉碰了碰報告：「這是個起點。」

「那我們應該在妳的朋友們發現攝影機中心之前開始。」貝隆達帶著熟悉的信心坐進她的犬椅裡，「塔瑪不在了，但我可以叫什阿娜過來。」

「她在哪裡？」

「在艦上。在大籠子研究一堆沙蟲，說我們任何人都可以學會控制那些蟲子。」

「如果是真的，那很有價值。不要打擾她。司凱特利呢？」

「還在艦上。妳的朋友們還沒發現他，我們把他藏起來了。」

「繼續保持。他是個不錯的備用談判籌碼。還有，她們不是我的朋友，貝爾。拉比和他的那群人怎麼樣了？」

「住得很舒服，不過也很擔心。他們知道尊母到這裡來了。」

「把他們藏起來。」

「真神奇。妳的聲音雖然不一樣，但是我好像聽到達爾在說話。」

「那是妳大腦裡的回音。」

貝隆達居然笑了出來。

「現在，妳需要在女修中散播這樣的消息：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要極度精緻優雅，同時要表現出我們自己是值得羨慕和效仿的人。『妳們尊母可能不會選擇像我們這樣生活，但是妳們可以學習我們的優勢。』」

「啊，原來如此。」

「這是所有權的問題。尊母是被物欲所支配的。『我想要那個地方，那件小首飾，那個人。』想要什麼自己拿，儘管去使用，直到厭倦了為止。」

「與此同時，我們繼續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欣賞沿途的風景。」

「我們的缺點也是這個。我們不輕易讓自己付出，害怕愛和情感！過於沉著冷靜也自是一種貪婪。『看到我有什麼了嗎？不跟著我走，妳就不會擁有！』永遠不要用那種態度對尊母。」

「妳是在說，我們必須愛她們？」

「不然的話，還有什麼辦法能讓她們羨慕我們？那是潔西嘉的勝利。當她付出的時候，毫無保留。有太多東西都被我們的做法所壓制，一旦那種難以阻擋的感覺襲來，最後就變成把一切奉獻出去。那是不可抗拒的。」

「我們沒那麼輕易妥協。」

「尊母也不比我們更容易妥協。」

「那正是她們的官僚主義出身在作祟！」

「然而，她們的作風像座訓練場，可以學會選擇阻力最小的道路去走。」

「妳把我弄糊塗了，達……默貝拉。」

「我有說我們應該妥協嗎？妥協會削弱我們，我們知道有些問題靠妥協是無法解決的，有些決定我們必須做，不管有多苦。」

「『假裝』去愛她們？」

「這是個開始。」

「貝尼．潔瑟睿德和尊母的結合，會是個血腥的組合。」

「我建議盡可能廣泛地分享記憶。尊母還在學習階段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損失一些人。」

「這是戰場上締結的盟約。」

默貝拉站了起來，她想著無現星艦上的鄧肯，想著上次她看見無現

星艦時的樣子。它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在那裡了，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無須隱藏。它看上去就是一塊奇怪的機械組合，似乎給人一種很荒誕的感覺。艦身恍如怪石嶙峋的山脊一般，到處可見巨大的凸起，雜亂無章又狂野地組合在一起，外表上也看不出這些凸起具體的功能。很難想像這個東西會以自己的力量騰空而起，帶著龐大的身軀消失在茫茫太空之中。

消失在太空中！

她看見了鄧肯心中那塊馬賽克的形狀了。

無法移動的一個棋子！跟上節奏……不要思考，動手去做！

她突然感到一陣寒意，她知道了他的決定。

46

當你想把命運的決定權放在自己手中時，就是你可能被壓垮的時刻。小心。要允許意外事件。當我們努力創造時，總有其他力量在起作用。

—達爾維．歐德雷迪



「行動時要萬分小心。」什阿娜曾警告過他。

艾德侯覺得自己無須警告，但不管怎樣，他還是對此心懷感激。

聖殿上有尊母讓他的任務簡單不少，她們讓艦上的督察和其他警衛十分緊張。默貝拉命令她過去的姊妹們遠離無現星艦，但每個人都知道敵人就在那裡。繼視掃描器顯示，一列列看起來無窮無盡的運輸機停在平臺上，尊母如潮水般湧出。新來的人大多對停泊在那裡的那艘大得駭人的無現星艦表現得很好奇，但沒人違抗大尊母的命令。

「只要她還活著，她們不敢，」艾德侯在督察能聽見他的地方嘟囔道，「但尊母有暗殺領袖、取而代之的傳統。默貝拉能堅持多久？」

攝影機為他做了工作。他知道他的喃喃自語會傳遍整艘航艦。

不久後，什阿娜來到他的工作室見他，表達了她的不同意見：「鄧肯，你這是在幹什麼？你讓人們很不安。」

「回去找妳的蟲子去！」

「鄧肯！」

「默貝拉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她是我們和災難之間的唯一屏障。」

他已經向默貝拉表達了擔憂。這對觀察者來說並不陌生，卻使每個聽到他的人更加煩躁不安—檔案部的攝影機監控者、艦上的警衛，人人莫不如此。

除了尊母之外。默貝拉不讓她們接觸貝隆達的檔案部。

「現在還不到接觸的時候。」她說。

什阿娜聽懂了她的暗示：「鄧肯，要麼就別再給我們增添煩惱，要麼告訴我們怎麼做。你是個晶算師，那就發揮你晶算師的作用。」

啊，偉大的晶算師將發揮作用給所有人看。

「妳們應該做的事顯而易見，但不取決於我。我不能離開默貝拉。」

但我可以被別人帶走。

現在就看什阿娜的了。她離開了鄧肯，去傳播她自己的改變理念。

「我們有大離散這個範例在前。」

到夜晚來臨之前，她已經使艦上的聖母對她的理念都不抱反對，然後對鄧肯做了個手勢，表示他們可以進行下一步了。

「她們會追隨我。」

雖然本意並非如此，但護使團恰好為什阿娜的崛起搭好了舞臺。多數女修都知道她潛在的力量。很危險，但這力量就在那裡。

未經使用的力量就像帶著可見牽線的木偶，沒人掌控它們。它是很有吸引力的誘惑：我能讓它起舞。

為了繼續培養這個假象，他聯繫默貝拉。

「我什麼時候能見妳？」

「鄧肯，求求你。」即便是投影中的影像，也能看出她顯得很痛苦，「我很忙，你知道現在的壓力有多大。幾天後我就能出去了。」

投影顯示，背景中的尊母對她們領袖的這一幕奇怪行為陰沉著臉。任何聖母都能讀出她們的表情。

「大尊母變軟弱了？那只不過是個男人！」

切斷連線時，艾德侯強調了艦上每臺監視器都看見的事：「她處於危險之中！她不知道嗎？」

而現在，什阿娜，一切都取決於妳。

什阿娜有恢復戰艦飛行控制的鑰匙。地雷已經清除，沒人能在最後一刻發信號點燃隱藏的炸藥，摧毀這艘星艦。現在需要考慮的只剩人員了，尤其是特格。

特格會了解我的選擇。其他人──拉比那群人和司凱特利──將不得不和我們一起看運氣了。

安全監牢內的混合人並不讓他擔心。牠們是有趣的動物，但目前並不重要。也因此，他對司凱特利的思考一閃而過。那個小個子忒萊素人還在警衛的眼皮底下，不管這些警衛自己有什麼其他擔憂的事，都從沒放鬆過警戒。

他焦慮地上了床，對檔案部的任何監察員來說，這都有現成的解釋。

他的寶貝默貝拉現在處於危險之中。

她處於危險中，他卻無法保護她。

我的存在本身對她來說就是個危險。

到了黎明時分，他起身返回軍械庫，去拆除一座兵工廠。什阿娜在那裡找到他，要求他陪同一起去警衛區。

幾個督察向他們致意。她們選擇的主管沒有讓他驚訝，是嘉瑞米。他聽說過她在評議會上的表現━懷疑，憂慮，準備好自己放手一搏。她是個面容嚴肅的女人，有人說她很少笑。

「我們已經對這個房間裡的攝影機動了手腳，」嘉瑞米說，「現在畫面顯示的是我們在邊吃零食邊向你詢問武器的事。」

艾德侯覺得胃裡彷彿打了一個結。貝爾的人很快就會識破模擬畫面，尤其是他自己的投影模型更容易被看穿。

嘉瑞米看到了他皺起的眉頭便回應道：「我們在檔案部有盟友。」

什阿娜說：「我們來這是要問你，在我們乘坐這艘戰艦逃跑前，你想不想離開。」

他的驚訝很真實。

留下來嗎？

他沒考慮過這個選項。默貝拉已經不再屬於他，兩個人的紐帶在她那邊被剪斷了。她沒有接受這個現實，目前還沒有。但是等到她第一次為了貝尼．潔瑟睿德的目標，需要做出將他置於危險之中的決定時，她會接受這個現實的。現在，她只是超過必要程度地躲著他。

「妳們要參與大離散？」他問道，眼睛看著嘉瑞米。

「我們要盡自己的力量去挽救更多東西。以前的人稱這行為是用摔門而出代替投票。默貝拉正在顛覆貝尼．潔瑟睿德。」

他相信還有些沒有說出的觀點也影響了她們。她們不同意歐德雷迪

孤注一擲的選擇。

艾德侯深吸一口氣：「我要和妳們一起走。」

「不要後悔！」嘉瑞米警告道。

「問得太愚蠢了！」他說著，讓自己壓抑的悲痛傾瀉而出。

如果這樣的反應來自一位女修，嘉瑞米不會驚訝。但艾德侯讓她很吃驚，她花了幾秒鐘恢復平靜，誠實的脾性讓她不由得開口：

「確實很愚蠢，對不起。你確定不想留下來？我們欠你一個自己做決定的機會。」

貝尼．潔瑟睿德對那些盡職盡忠的人太一絲不苟了！

「我要加入妳們。」

她們在他臉上看到的悲傷不是模擬出來的。返回他自己的控制臺時，他對此毫不掩飾。

我分配到的位置。

當他編寫戰艦的身分識別電路碼時，他沒有費力去掩飾自己的行動。

在檔案部有盟友。

電路在他的投影上閃爍──輸入飛行系統的彩色光帶，只是中間缺了一環。稍作研究後，他就看出怎麼繞過那個破損處了。晶算師觀察就是為了這樣的情況而準備的。

透過內核功能增強數倍！

艾德侯向後一靠，坐著等待。

升空是一段讓人心驚肉跳的空白時段，航艦會在離開地表夠遠的時候突然停止，然後開始接觸零域場並進入摺疊空間。

艾德侯看著他的投影。那對花園中的老夫妻，他們就在那裡！他看到他們身前的網閃閃發光，男人用手指著，圓臉上是滿足的笑容。他們在一張透明重疊層中移動，在他們身後可以看見艦體的電路。那張網變得愈來愈大──不再是線條，而是比投影電路更粗的光帶。

男人的嘴唇嚅動，像是在說話，卻沒有聲音。「我們知道你會來。」

艾德侯伸手去碰他的控制臺，他的手指在控制場中張開，抓住了電路控制所需的元素。沒時間去細緻擺弄了。嚴重中斷。他一秒內就進入

了核心，在核心區除掉整個區塊就易如反掌了。先關掉導航。他看見網開始變細，男人的臉上出現了驚訝的表情。接下來是零域場。艾德侯感覺到戰艦在摺疊空間踉蹌前行。網路傾斜，拉長，同時兩個觀察者開始縮短、變薄。艾德侯清除了星際儲存電路，連同自己的資料一併抹去。

網路和觀察者消失了。

我為什麼知道他們會在那裡？

除了重複出現在視野中的幻想引發的確信，他沒有答案。

他在警衛艙的臨時飛行控制板前找到什阿娜的時候，什阿娜沒有抬頭看他。她俯著身，驚慌失措地盯著面板。她上方的投影顯示他們已經離開摺疊空間，面前能看到的恆星圖案，艾德侯一個都不認識，但他已經料到了這一點。

什阿娜轉身看著站在身邊的嘉瑞米：「我們失去了所有儲存的資料！」

艾德侯用食指敲了敲他的太陽穴：「不，並沒有。」

「但是哪怕只是恢復那些最重要的資料也要花上好幾年！」什阿娜抗議說，「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的航艦無法被識別，我們也無法識別周圍的宇宙空間，」艾德侯說，「這不正是我們想要的結果嗎？」

47

平衡無他，只須感受波動即可。

——達爾維．歐德雷迪



默貝拉覺得，從她察覺鄧肯的決定後，似乎已經過去了一個時代。

消失在太空中！離開我！

香料之痛帶來的時間恆定感告訴她，從意識到他的意圖到現在僅僅過去了幾秒，可她覺得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了。

必須阻止他！

她已經伸手去碰控制板，這時中樞開始搖晃。震動持續了很久，然後慢慢平息了。

貝隆達站了起來：「怎麼……」

「平臺的無現星艦剛剛升空了。」默貝拉說。

貝隆達伸手去碰控制板，但是默貝拉攔住了她。

「已經走了。」

不能讓她看見我的痛苦。

「但是，誰……」貝隆達陷入了沉默。她自己評估了結果，看出了默貝拉察覺的事。

默貝拉發出了一聲嘆息。她有整個歷史的咒罵詞彙可供使用，但她一個都不想說。

「我想要在我的私人餐廳和議會成員一起吃午餐，我希望妳在場，」默貝拉說，「告訴杜納，今天還是吃燉牡蠣。」

貝隆達剛要抗議，卻只說了一聲：「又吃這個？」

「妳記得我昨晚是自己在樓下吃的嗎？」默貝拉重新坐了下來。

統御大聖母肩負著責任！

有地圖要改變，有河流要追蹤，還有尊母需要馴化。

有些浪花會拋甩妳，默貝拉。但是妳要爬起來，順應它行動。失敗七次，站起來八次，妳就能夠在奇怪的表面上保持平衡。

我知道，達爾。妳在夢中很想參與。

貝隆達盯著她，直到默貝拉開口說：「昨晚我讓議會成員在晚餐時和我保持距離。有點奇怪—整間餐廳只有兩張桌子。」

我為什麼還要繼續這種空洞的閒聊？我這不尋常的行為還有什麼藉口？

「我們在想為什麼不能允許我們在自己的餐廳用餐。」貝隆達說。

「為了救妳們的命！但是妳們應該看看她們流露的興趣。我會讀唇語。安吉莉卡說：『她在吃某種燉菜，我聽到她和廚師討論這件事了。我們這不是得到了一個絕佳的世界嗎？我們必須嘗嘗她點的那種燉菜。』」

「嘗嘗，」貝隆達說，「我明白了。」然後又說，「妳知道，是不是？什阿娜拿了那幅梵谷的畫，就從……從妳的寢室。」

為什麼我感覺很受傷？

「我有注意到那幅畫沒了。」

「她說是借用一下，準備放在她在艦上的房間裡。」

默貝拉抿緊了嘴唇。

這些該死的傢伙！鄧肯和什阿娜！特格、司凱特利……他們全都走了，也沒辦法追蹤。但還有從我們的孩子們身上提取的艾德侯細胞和再生箱。雖然不一樣……不過也差不多。他覺得他能跑得了嗎？

「妳沒事吧，默貝拉？」貝爾的聲音裡透著關切。

達爾，妳警告過我可能會發生這些瘋狂的事，但我沒聽進去。

「吃過飯後，我會帶議會成員參觀一下中樞。告訴我的侍祭，睡前我想要喝點蘋果酒。」

貝隆達嘟囔著離開了。那更像她的性格。

現在妳要如何指引我，達爾？

妳想要指引？指引妳的生活？我是為了這事死的嗎？

可是他們連梵谷的畫都拿走了！

妳懷念的是那個嗎？

達爾，他們為什麼要帶走它？

一陣刻薄的笑聲回答了問題，默貝拉很慶幸沒有別人聽到。

妳看不出來她打算幹什麼嗎？

護使團計畫！

哦，遠遠不止。是下一階段：從摩阿迪巴到暴君，到尊母，到我們，再到什阿娜……然後是什麼？妳看不出來嗎？應該已經在妳的頭腦裡呼之欲出了。就當是吞下苦汁，也要接受它。

默貝拉一陣戰慄。

看出來了嗎？一種苦口良藥般的什阿娜式未來？我們曾經以為所有的藥都只能是苦的，否則就沒什麼效果。甜味中沒有治療的力量。

達爾，這一定要發生嗎？

有些人會被這種藥噎住。但倖存者可能會創造出有趣的模式。

成對的對立定義你的渴望，而那些渴望會把你禁錮。

—禪遜尼警句



「你故意放他們走，丹尼爾！」

那位老婦人用她花園圍裙那帶著汙漬的前襬擦著手。她周圍是一副夏日清晨的模樣，鮮花盛開，鳥兒在附近的樹叢間鳴叫。天空似乎有些薄霧，地平線上閃著黃色的光芒。

「不，馬蒂，不是故意的。」丹尼爾說。他摘下他的捲邊帽，抹了抹短短的濃密灰髮，然後又把帽子戴回去：「他讓我吃了一驚。我知道他看到了我們，但是我沒想到他還看見了網。」

「我為他們挑了這麼好的一顆星球，」馬蒂說，「最好的一顆。對他們的能力來說是個挑戰。」

「現在埋怨這些沒什麼用，」丹尼爾說，「現在他們已經在我們碰不到的地方了。不過，他那時候已經焦頭爛額，我還以為能輕易抓住他。」

「他們還有個忒萊素尊主，」馬蒂說，「他們在網下的時候我看見他了。我本來很想再研究一個尊主的。」

「我不明白有什麼必要。他們總對著我們吹口哨，總是讓人不得不把他們踩在腳下。我不喜歡那樣對待尊主，妳知道的！要不是因為他們……」

「他們不是神，丹尼爾。」

「我們也不是。」

「我還是認為你把他們放走了。你太急著要剪你那些玫瑰了！」

「不管怎樣，妳要對尊主說什麼？」丹尼爾問道。

「他要是問我們是誰，我就開玩笑。他們總是會問這個。我就說：

『你以為呢，長著飄逸鬍鬚的上帝本人？』」

丹尼爾輕笑著：「那肯定會很有趣。他們很難接受幻臉人可以獨立於他們的事實。」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結果再自然不過了。他們給我們吸收別人記憶和經歷的力量，收集足夠以後……」

「我們拿來的是人格，馬蒂。」

「不管是什麼吧。那些尊主本來就應該猜到，有一天我們收集到足夠的記憶和經歷以後，就能夠自行對我們自己的未來做出決定。」

「還有他們的未來？」

「哦，原本把他放到他該在的位置上後，我會向他道歉的。操控別人是有個限度的，對不對，丹尼爾？」

「馬蒂，妳臉上露出那種表情的時候，我就要去修剪我的玫瑰了。」他退回一排灌木叢中，灌木葉子青翠，開著和他的腦袋一樣大的黑色花朵。

馬蒂在他身後叫他：「丹尼爾，收集過的人夠多，就得到了一個大知識庫！那就是我要告訴他的。還有艦上那些貝尼．潔瑟睿德！我會告訴她們我有她們中的多少人。有沒有注意到當我們窺視她們的時候，她們感覺有多疏遠？」

丹尼爾彎腰擺弄著他的黑玫瑰。

她在後面盯著他，手扠著腰。

「更別說晶算師了，」他說，「那艘艦上有兩個──都是甦亡人。妳想和晶算師玩玩？」

「尊主也老是想控制他們。」她說。

「那個尊主如果要對那個大個子的搞鬼，他會自食惡果的，」丹尼爾說著，邊從他的玫瑰根上剪掉了一個地面上的芽，「哎呀，這個真漂亮。」

「晶算師也一樣！」馬蒂叫道，「我本來要告訴他們，晶算師多得很，不值幾分錢。」

「幾分錢？我不認為他們會理解那個詞，馬蒂。聖母也許會，但那個大個子晶算師不會。他的記憶回溯不包含那麼久以前的事。」

「你知道你放走了什麼嗎，丹尼爾？」她質問道，在他身後跟了上

來，「那個尊主胸前有枚零熵膠囊，裡面也都是甦亡人細胞！」

「我看見了。」

「所以你才讓他們走的！」

「沒讓他們走。」他的剪刀窸窸作響，「甦亡人。讓他們去處理他吧。」

這本書，依然獻給貝芙，我的朋友、妻子、可靠的幫手，也是為本書命名的人。本書出版之時，斯人已逝，下面的話是在她去世後的凌晨寫下的，這段話應該可以告訴你她給我帶來的靈感。



關於貝芙，我能說的最美好的事之一，就是在我們一起度過的歲月中，沒什麼是需要忘記的，連她優雅離世的時刻也值得我銘記。在那一刻，她最後一次為我獻上了愛的禮物：寧靜平和地離去。她曾經無悲無懼地談起死亡，以消弭我的恐懼。向你展示無須害怕死亡，還有什麼比這更偉大的禮物？

正式的訃告將是這樣的：貝芙麗．安．斯圖爾特．福布斯．赫伯特，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生於華盛頓州西雅圖市，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下午五時五分卒於茂宜島的卡瓦拉。我知道她不喜歡太正式，這已經是她能忍受的極限。她要我保證不舉行那種「我的身體供人觀看，牧師在前面講道」的傳統葬禮。她說：「那時我已經不在身體裡了，但它應該擁有更多的尊嚴，而不是供人觀看。」

她堅持說我最多只能火化後把骨灰撒在她心愛的卡瓦拉：「在那裡，我感到了無盡的平和與愛。」唯一的儀式，就是親朋好友聽著〈惡水上的大橋〉，看著骨灰撒落。

她知道那時會有淚水，就如現在我寫下這段文字時一樣，但在她最後的那段日子裡，她常說流淚無益。她覺得眼淚來自我們的動物本性，狗失去主人也會哀嚎。

主導她的生活的，是人類意識的另一部分：精神。不是任何愚蠢的、宗教上的精神，也和多數靈媒口中的這個詞並無關聯。對貝芙來說，那是照耀她所遭逢的萬物的意識之光。正因為這樣，儘管心懷悲傷，甚至是沉浸在悲傷之中，我也可以說由於她給我的愛（而且她將繼續給予），喜悅充滿我的靈魂。她逝去所帶來的悲痛再怎麼深，與我們共同的愛相比都不算太高的代價。

她為撒落骨灰的時刻選的那首歌，是我們常常對彼此說的話──她是

我的橋，我也是她的橋。這是我們婚姻的縮影。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我們在西雅圖的一位牧師面前舉行了儀式，開始了這段彼此共享的旅途。在斯諾夸爾米國家森林遊樂區的凱利巴特自然區頂上有一座消防瞭望塔，我們的蜜月就是在那度過的。瞭望塔內只有一點多平方公尺，塔頂是半平方公尺的穹頂，大部分空間都被一個火災定位器占滿，只要看到有煙，我們就能用它來確定火災發生的地點。

在這狹窄的房間內，有臺發條式的維克多牌留聲機和兩臺攜帶式打字機，占去唯一一張桌子上很大的面積，我們一起把生活安排得相當愜意：用工作來支付音樂、寫作，還有其他生活帶來的樂事的開銷。

這不代表我們一直都興高采烈。完全不是這樣。我們也有無聊的時刻，有恐懼，有痛苦，但總還有歡樂。即便在最後時分，貝芙還是可以微笑著告訴我說，我幫她躺在枕頭上的位置非常好，說我的輕輕按摩幫她減輕了背痛，還有其他一些她自己已經無法做到的必要的事。

在她最後的日子裡，除了我，她不想讓任何人碰她。但我們的婚姻生活創造了愛和信任的紐帶，她經常說我為她做的事情就像她自己做的一樣。雖然我必須提供牽涉最私人領域的照顧，像照顧嬰兒一樣，但她沒有感到被冒犯，她的尊嚴也沒有受到打擊。當我抱著她讓她更舒服些，或是幫她洗澡的時候，貝芙的手臂總是環繞著我的肩膀，臉也像以前一樣依偎著我的脖頸。

要傳達出那時的愉悅之情是很困難的，但我向你保證，一切千真萬確。那是靈魂的愉悅，甚至是面對死亡時仍能感受的生命的愉悅。她離開的時候，我握著她的手，主治醫生的眼裡閃著淚光，說出了我和很多人談起她時都會說的話。

「她走得從容、優雅。」

許多目睹這種優雅的人都不理解。我還記得黎明前幾個小時，我們住進醫院，準備迎接第一個兒子的情景。我們一直笑著，醫護人員不以為然地看著我們。分娩是痛苦又危險的事，分娩時母親死亡的事也並不罕見，這些人笑什麼？

我們笑是因為想到新生命的誕生，那是我們兩人的一部分，讓我們充滿了幸福感。我們笑是因為這家醫院正是在貝芙出生那家醫院的原址

上建起來的。這種延續多麼奇妙！

笑是會傳染的，很快，在去產房的路上，我們遇到的其他人也都面帶微笑。不以為然變成了欣然接受。笑是她在面對壓力時的優雅音符。

她也為那些持續不斷誕生的新事物獻上笑容。她總能在遇到的一切中找到可以激發她感官的新發現。貝芙有種純真無邪的態度，是種獨特的成熟。她想在每件事、每個人身上發現美好，結果她總會在他人身上引發類似的回應。

「報復是孩子才做的事，」她說，「只有根本上還沒成熟的人才想報復。」

大家都知道，她會打電話給冒犯她的人，懇請他們放下破壞性的感情：「讓我們做朋友吧。」正因為如此，我一點都不驚訝在她去世後，慰問如潮水般湧來。

這是她的典型做法：她想讓我給一九七四年為她治療的放射科醫生打電話，這段治療很可能是她去世最主要的原因。她想讓我感謝他「給了我這十年的美好時光。一定要讓他明白，我知道，在我因為癌症將死之時，他已經為我做出了最大努力。他把工作做到了極致，我想讓他知道我的感激之情」。

當我回顧我們一起走過的日子，心裡滿是語言無法形容的幸福感。所以應該也不難理解，我不想也不需要去忘記任何一刻。多數人只是在她生活的周邊徘徊，我卻以最親密的方式與她共同分享，她做的每件事都給我力量。如果不是她在之前的歲月裡毫無保留，全心付出，在她生命的最後十年，我就不可能完成那些必須去做的事，給她力量，回報她。我認為那是我最幸運的事，是最神奇的特權。

法蘭克．赫伯特
華盛頓州，湯森港
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fiction 15

沙丘：聖殿

CHAPTERHOUSE:DUNE

作　　者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譯　　者　老光、甄春雨
校　　對　魏秋綢
責任編輯　楊琇茹
編輯協力　賴淑玲、聞若婷、賴書亞
內頁排版　黃暐鵬
行銷企畫　陳詩韻
總 編 輯　賴淑玲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8667-1065
劃撥帳號　19504465　戶名．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華洋法律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價　600元
ISBN　978-986-5562-20-5
ISBN　978-986-5562-30-4 (EPUB)

本簡體中文版翻譯由讀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權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僅代表作者言論，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與意見

Chapterhouse: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85.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反英雄敘事·生態文學·社會寓言·人類演化的交會

沙丘

DUNE

導讀別冊

沙丘　導讀別冊

沒有救主的世界：沙丘的存在、宗教與價值◎周偉航

你只能變成五千年沙漠裡的一粒砂◎龍貓大王通信

從此以後，你將永遠改變…… 法蘭克．赫伯特《沙丘》旅行指南◎陳栢青

香料與宗教的狂想曲◎謝金魚

古老的未來：歷久彌新的《沙丘》傳奇◎譚光磊

沒有救主的世界：沙丘的存在、宗教與價值

周偉航　倫理學研究者

「這世上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國際歌》中文版，第二段

《沙丘》系列小說本身即有驚人的「資訊量」，而隨著幾十年來愛好者的詮釋與各類衍生產品，這「沙丘宇宙」已複雜到需要專屬的維基資料庫才能釐清；「沙丘學」也成為科幻小說愛好者的起手式，少了相關知識，或許就不易掌握其後各類科幻作品中的深意。

而願意參考這篇導讀的讀者朋友，可能多半是首次接觸《沙丘》系列小說，因此在這個簡短的「推坑」部分，我將用普通人能理解的方式來解析《沙丘》的基本格局。

整體來看，《沙丘》是「倒吃甘蔗型」的小說，即便是忠實的粉絲。也認為最前頭的數十頁有如一團迷霧，繞來繞去的，不知作者想表達什麼。這是因為「沙丘宇宙」與我們現處的時空大不相同，若要掌握劇情進度，又要同時學習沙丘宇宙的基本知識，自然會像是突然穿越到「異世界」，連呼吸都覺得困難。

而要突破這層「考驗」，並不是靠「爆雷」，這故事劇情的部分，還是應該交給讀者來自行體驗；能在導論部分提供的協助，或許是以簡要方式來介紹《沙丘》世界觀，因此以下就由「存在」「宗教」與「價值」這三重結構來說明沙丘宇宙的運作模式。

存在結構

《沙丘》是發生在未來世界的故事。人類文明勉強在對抗人工智慧的大戰中獲勝，也因此決定不再使用電腦高科技。但人類為了滿足生命

需求，也演化出替代的解決方案；例如某些人類變成類似電腦的角色，擁有大量知識，也能高速運算，這些人在書中被稱為「晶算師」，可視為理性的象徵。

少數女性則發展出高度的心靈能力，是平民的宗教祭司，也是統治階級倚重的先知，她們在書中的代表團體是「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而掌握星際移動關鍵技術的是身型外表已不似人類的「宇航公會」成員。

有了這些高度變異人類的輔助，掌握資源的封建貴族得以向宇宙深處擴張。在《沙丘》故事開始時，人類是由單一帝國控制，也在多個星球上殖民，龐大的星際貿易財富掌握在「鉅貿聯會」手中，而該公司的股份則由各級貴族持有。而在貴族與特化人種之外，還有著大量的普通人類，他們如螻蟻般的生活在帝國的中下層。

因為資源的不均或不足，《沙丘》的世界充滿躁動與陰謀，而變動的關鍵推力並非金錢，而是「香料」。「香料」是目前地球上不存在的物質，在《沙丘》世界中，也只出產於一個地表全是沙的星球；不但需要透過人力開採，而且難以提高生產效率，產量相當有限。

而香料除了是生理上的良藥，也有類似成癮藥物的精神效果，亦是進行星際旅行的要素之一，因此從開採、運輸到持有，都不斷引發衝突和戰爭。《沙丘》系列就是橫跨數千年的宇宙衝突史，而「香料」就是歷史向前推進的燃料，各集主角都試圖建構新的分配原則，但後人搶佔香料的慾望又破壞一切的努力。新手讀者可先把「香料」理解成某種超級毒品，就更能體會初期主要角色的瘋狂舉動。

宗教結構

中文讀者在初次接觸《沙丘》時，可能會漏接某個作者預設的深層脈絡，那就是西方一神教（如基督教或伊斯蘭）的「救世主」概念。雖然《沙丘》在宗教內涵上並未緊貼一神教信仰，因此不算是宗教寓言，但全系列都在玩弄、批判救世主概念，更有許多用詞暗示主角與宗教經典中的救世主有關，因此讀者朋友們也最好先理解西方人對此概念的執

著。

華文故事中的英雄，通常都是在「人」的層次來解決「人」的問題，這些英雄也很少成為神權領袖；但在西方寓言或傳說中，很常出現人神合一、政治與宗教結合的「超級英雄」，而這英雄就與宗教經典中拯救萬民於水火之中的「救世主」的概念綁在一起。

宗教經典中的救世主，是在出生前就被預定救世任務，他擁有神聖血脈與神選許諾，也會經過一系列考驗與磨練，最終突破肉體與精神的限制而終結混亂的末世，並創造幸福的新世界。在這過程中，救世主將由人轉變為半人半神，甚至完全脫去人性而成為神。

而《沙丘》系列的每一集都可視為某位救世主的傳記，這些救世主們繼承了西方救世主的刻板印象，但也都開啟了某種新的可能性。各集的開端都充滿了威脅與挑戰，而註定成為救世主的主角則一路過關斬將，逐漸接受自己的使命，最後得以超凡入聖，強勢收斂該集的故事線。

各主角之間也有某種血源關聯性，因此《沙丘》也可說是救世主家族的故事，但每位主角所面臨的困境皆不盡相同，其所採取的具體解決方案也不太一樣，甚或完全矛盾。有些主角成王、成聖，有些主角歸於沉寂，甚或失去自我、不人不獸。因此《沙丘》批判了傳統宗教的救世主，也批判了它所創造出來的新救世主。

價值結構

若救世主都失敗了，那什麼是對的、好的、值得的？《沙丘》宇宙不存在普遍的價值原則，是非對錯由強者所決定。貴族們雖講求榮譽，重視與「晶算師」、「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及「宇航公會」的合作關係，但這些社群之間也不存在信用契約，之間的合作關係是暴力的相互抵消，即「賽局均衡」；若這均衡被打破，所有原則都在轉瞬間成為歷史。

就道德角度來看，多數英雄故事若非探討社會公義，就是為了報恩報仇，因此會與「正義」或「報償」這兩種道德要素緊密相關；但《沙

丘》就算觸及這些議題，最後也都是「存而不論」，不給答案。這或許會讓讀者覺得失落，甚或認定作者收尾失敗，但正如作者對救世主的批判，《沙丘》也對道德原則進行了多層次的批判，不斷質疑先前的主張，因此讀者最後能確定的，並非標準答案為何，而是「哪些答案不可行」。

而這正是倫理學探問（quest）的應有情狀。倫理學家認為，人頂多只能暫時解決眼前的道德衝突，但對於「幸福之定義」這類最終目標，除了一再探問以提升自我境界，不存在直接獲得答案的方法。

而由道德上綱到政治層次，《沙丘》也否定了多種政治經濟形式，而這種批判又再向外擴張至物種與環境倫理的思考。人類因為追逐「香料」，因此需要和「沙蟲」這種沙漠星球的外星巨獸搏鬥，而後又因為改變星球環境以利人類生存，反而造成沙蟲滅絕與香料短缺；人類也曾與沙蟲融為一體以建構無上權威，但這並未解決問題，反而使人類迷失自我。

作者於此運用了類似「正反合」的思維辯證法，主角人類和某種事物產生對抗，接著試圖整合以產生共識，而製造出新產物後，這產物又衍生出新的對立，人就只能再想辦法進行整合、提升、創造。這一路所得的產物，在精神上是越來越高階，但離人性與人心卻越來越遙遠。

這就進入了美感價值的探問。歷來都有許多影藝創作者意圖將《沙丘》的世界形像化，然而《沙丘》小說的文字之美，可能不在於帶來什麼特定的圖像衝擊，而是「忘情自我」的高階美感體驗。

正因為《沙丘》充斥著矛盾、統一與再分裂，在閱讀過程中，讀者也會經歷多種美感主張的衝突或對話：沙漠星球的蒼茫寂寥與沙漠子民的痛苦磨難，或綠色星球的繁盛豐美與富裕階級的安逸腐化。不論何者，在《沙丘》之中都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美的」，然而當你欣賞、崇拜其中一方，負面的衝擊也迎面而來；又或是覺得某頁描述是如此醜惡，卻在翻頁後覺得，那說不定正是自己想追求的欲望高峰。

最後要提示三個閱讀《沙丘》的建議。首先是《沙丘》無法速讀，也不應速讀。對於新入門來說，或許就慢慢品味前幾頁的細節描述，別急著處理自己頭上飄浮的問號；因為這書看得越透，那些問號只會越

大。

其次是建議讀者朋友想像自己是書中的無名角色。雖然不少小說會促使讀者設想自身為主角，但《沙丘》不適合這樣做。你不如假設自己是主角身邊的無名奴僕，總是默默的伴著主角，看他起落，看他是如何從人成為神，又如何從神成為獸。

最後要建議讀者朋友把閱讀體驗的重點放在「過程」。《沙丘》常被批評其結局無法回應粉絲的需求，但「虐粉」也是種創作的常態；若一開始就轉以享受閱讀過程為主，或許反倒能以旁觀者的角度，笑著欣賞作者對於「結果論者」的惡意。

你只能變成五千年沙漠裡的一粒砂

龍貓大王通信　影評

你去過沙漠嗎？可能很少人有過這種體驗：眼前是一片不可思議的金黃，延伸到無邊無際，甚至超出你的想像力之外。那壯大的視覺奇觀，很容易令你誤以為，整座星球早已經被這片沙漠覆蓋。這種震撼甚至強大到令你屏住呼吸……而當你的自主神經開始發揮機制時，隨著空氣順勢鑽進鼻孔的細砂，將會刺痛你的鼻腔。當你發現，這刺痛其實意味著你正呼吸著這奇觀的一部分時，也代表著你正在接觸、接納、與不由自主地化為沙漠的一部分。

也許你沒有去過沙漠，但你仍然可以透過眼睛「吸一口」沙漠──閱讀《沙丘》六部曲，你就能成為遙遠宇宙裡那顆沙漠行星的一部分，享受壯麗、華美、殘酷、失落與茫然，彷彿最終身心都變成了一粒砂，飄散在千年宇宙帝國的空氣中。

很難用文字或影像形容沙漠，而很難想像小說家法蘭克．赫伯特，是如何用文字構築這片虛構的宇宙沙漠。一九五○年代，美國政府農業部研究如何透過植被來防治沙漠化現象，而赫伯特原本要以此為題，寫篇分析論文，但是他研究地越深，卻對這個「植物vs.　沙漠」的概念越發著迷。最終這篇論文一直沒寫完，赫伯特倒是寫了一本新小說，描述遙遠星際裡的沙漠星球上，武裝勢力搶奪香料的浩瀚史詩。這個《沙丘》的誕生緣起有種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趣味，但是這片柳蔭卻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還有野心、還要漆黑。

江湖傳聞，喬治盧卡斯借用了《沙丘》的元素，寫成了《星際大戰》的故事。史詩人人會寫，卻不是每篇史詩都能輕易抄襲，更何況是無法用一句話形容的《沙丘》──上段「浩瀚史詩」云云只不過是極為浮面的形容。很難想像法蘭克．赫伯特的經歷，因為單從《沙丘》看來，這位小說家應該有地理學家背景、歷史學家背景（應該特別了解英國玫瑰戰爭時期的宮鬥歷史）、生物學家背景（了解沙漠動植物生態與演化）、宗教學家背景（對於政教合一制度時代與宗教如何影響宮闈知之

甚詳）等等，這讓《沙丘》描述的不止是一段冒險故事而已，而是一個栩栩如生、設定完備的宇宙，那裡有前所未見的珍奇異獸、特殊的風土民情、政治經濟宗教三方角力的社會氛圍。你能說《沙丘》是科幻小說、是戰爭小說、是歷史小說、是超能力少年冒險小說、是王子復仇記、是宇宙版的《冰與火之歌》與《三國志》……用一句話形容《沙丘》，誰都辦不到。

法蘭克．赫伯特曾說過：「有人說（《沙丘》）是一部宗教批判小說……很多人說這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一套哲學小說。以我的觀點，我能接受它被稱為科幻小說……但無論如何，我不關心他們怎麼稱呼《沙丘》、我不關心他們會不會把《沙丘》放在寫著『科幻類』的書架上。」赫伯特沒說的是，《沙丘》系列要說得更多。

好吧，我們可以很不禮貌地說，《沙丘》就是一部塞滿各種奇想設定──而且不像維基百科那麼枯燥、仍然很好看的小說。但這樣仍然代表著我們小看了《沙丘》，因為《沙丘》還有續集：《沙丘：救世主》。在前集法蘭克．赫伯特已經鋪陳好一個完美的沙丘宇宙，搬演一套亡族王子復國的傳統戲碼，但到了《沙丘：救世主》，已經成為銀河裡最有力量的皇帝保羅，卻仍然要與其他勢力拉扯，甚至與自己拉扯──以他偉大的形象為名，一場聖戰已經爆發，而渴望平凡生活的保羅，必須著思如何找到自己的接班人，並讓自己的帝國長長久久地延續下去，最終讓保羅不再是「保羅」。但是這個把沙丘星球扛到全銀河最高高度的偉人，怎麼能夠一走了之呢？而身邊他最親近最關心的人們，又怎麼能不受到波及呢？

這看來讓故事發展進入開國君主的治國困境裡，但是《沙丘：救世主》不只如此。換個角度，它同時也在分析服從與領導的議題：為什麼我們會死心塌地的服從一個被我們稱為「領導」、「皇上」的人？而為什麼我們願意為這個領導犧牲一切？而當領導做出了與我們價值觀截然不同的決策時，我們又該堅持這份忠誠到什麼時候？赫伯特從多個面向深入一個已經很複雜的故事架構，試著在這些角度裡解釋他對於現實社會議題的論述：如同他曾批評劃地為王的美國邪教教主吉姆．瓊斯──瓊斯讓自己的九百多名信徒集體自殺，釀成震驚社會的「瓊斯鎮慘案」。

《沙丘：救世主》的故事發生在《沙丘》的十二年後，而下一本小

說《沙丘之子》故事發生在《沙丘：救世主》的九年之後 ，再來的第四集《沙丘：神帝》發生在《沙丘之子》故事的三千五百年後……乃至第六集《沙丘：聖殿》結束為止，這六本由法蘭克．赫伯特撰寫的《沙丘》系列小說，講述了超過五千年的銀河歷史。赫伯特的創意從有形的社會文化與動植物設定，延伸到形而上的意識、概念、生死等等議題。儘管我們早在第一集的《沙丘》裡，就見識到保羅因為香料而啟發的超能力有多麼驚人：他可以看到無數個尚未發生的未來，他甚至可以心念一動就改變自己身體的分子結構。但如果讀者因此感到驚訝，那他們驚訝地太早了：《沙丘：救世主》出現了可以保存人類意識到永久的生化技術，甚至可以將已死之人的意識轉存到生化人身上，使他永遠地「活下去」；而《沙丘之子》裡，意識與肉體甚至可以穿越物種的隔閡，讓渺小的人類與巨大的沙蟲合為一體，成為擁有自由意志又刀槍不入的宇宙最強存在。

《星際大戰》、《冰與火之歌》、《時間之輪》或是《戰鎚四○○○○》這些由《沙丘》啟發而成的後世作品，都像是《沙丘》系列這條宇宙長河裡的一瓢江水而已。沒有小說能像這個系列涵蓋了這麼多的題材與議題，而且這個系列的六本小說，每一本都在顛覆或超越上一本小說的格局，更大、更壯觀、更虛無飄渺，它絕對能挑戰讀者想像力的極限，但另一方面也向讀者展示了人性的極限：《沙丘》系列展示人類的多樣情緒，而後分解與剖析這些情緒，將它們放進時間長流之中，看看這些能夠操控人類做出各種舉動的情緒，在時間無情的沖刷之下，如何變質、衰退、轉化成新的樣貌。我們曾經相信的愛、信任、與忠誠等等信念，也會在錯綜複雜的情節裡，合情合理地轉變成我們認不得的模樣。有人說，偉大的小說最終都會碰觸到佛家思想，而在《沙丘》系列裡，無論是多邪惡的詭計、多正直的信念、多麼難以割捨的愛情與親情，最終都如佛家說的：「如夢幻泡影、如霧亦如電」、「照見五蘊皆空」。

就像我們開頭提到的，「彷彿最終身心都變成了一粒砂」，閱讀《沙丘》系列很難不感受到如墜五里霧中的漂流感。赫伯特一定清楚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能陷入的無助感，他在《沙丘》裡留下了這句話，彷彿在安慰讀者們不用擔心，既來之則安之：「停下某一進程，將無法理

解該進程，理解必須與進程的發展同步，必須融入其中，與其一道前進。」赫伯特對自己設計的世界觀與文字功力的自信心可見一斑，而事實上也真的是這樣，第一次閱讀《沙丘》系列小說時，未必能夠很清楚每個橋段裡真正想要傳達的意義是什麼──你必須了解，要描述一個能看透未來、過去與無數平行宇宙的角色的心智是多麼困難。但是，後來的劇情幾乎都能穩穩地接住掉隊的讀者，至少讓你清楚這些橋段之間的因果脈絡，並且依然讓你得到該有的感動或心碎。

多年來，臺灣讀者一直沒有辦法親近這套赫伯特的曠世巨作：從來沒有臺灣出版社出齊全六本的《沙丘》系列──我還記得拿著《沙丘：神帝》原文小說一個字一個字查字典的痛苦回憶。如今，這片宇宙沙漠終於蔓延到了寶島，這當然是讀者之幸：因為我們有了一個放飛自我的機會。這片沙漠正在招呼著你，吸引你進入一片浩瀚的未知，引誘你拋開所有成見（還有大把時間），陷入、沉迷、困在《沙丘》系列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之中，然後樂不思蜀、然後想到赫伯特沒寫出第七本《沙丘》就離世，不禁哀痛莫名。

從此以後，你將永遠改變……
法蘭克．赫伯特《沙丘》旅行指南

陳栢青

沙丘魔堡 / 你不可以回頭看 / 沙丘魔堡 / 在記憶之中直到永遠

—小虎隊，〈沙丘魔堡〉一九八九

他們也許並不知道自己真的唱了什麼。一九八九年，台灣偶像團體始祖小虎隊發行第二張專輯《男孩不哭》，至今我仍然保留這卷錄音帶，翻到B面第九首，上世紀的磁帶捲動，少年稚嫩單薄的嗓音把〈沙丘魔堡〉唱成夏日海灘沙堡，腳趾間流逝的沙、貝殼裝飾的沙雕（但又要怎麼解釋歌詞裡的「紅色的大地閃爍著紫月亮」？），作為帶動整個台灣娛樂工業往前飛馳的火車頭，我好奇的是，如果，只是如果—像是《沙丘》作者法蘭克．赫伯特談到小說最初的版本起於一個如果：「如果有一個星球都佈滿沙漠怎麼辦？」—如果唱片公司真的把小說《沙丘》讀了個透，會選擇把「沙丘」以及其相關意象放入一張男孩團體的世紀大碟中嗎？小說裡是藥物改變心智、空氣裡子彈般交相射擊彷彿莎士比亞舞台劇式的陰沉唸白，世家大族充滿華誇與矯飾的氣音藏不住心底陰謀暗礁，誰都一臉死相惶惶不可終日（「再來就輪到我了」/「等等我就先下手為強」），一切與少年團體訴求的清新、陽光格格不入，真希望法蘭克．赫伯特能聽到這首歌，他老人家大概會樂得很—「那可不可以是小說主人翁保羅夢中的另一個選擇？宇宙作為歧路花園裡另一條花遮葉掩的命運小徑？」—青春偶像團體希望少年是一張白紙，是小帥虎，是乖乖虎，是霹靂虎，初生稚嫩充滿無限可能，而同樣身為偶像，小說《沙丘》裡的少年保羅與其子裔們腦袋裡卻住滿了幾百位他的祖先，一房難求，且未來已經被寫好了，他總能知道將發生什麼，白紙上早寫滿了字，他一個人便是人類的創世紀，以及默示錄。一個「沙丘」各自表述，台灣人挖空了沙丘底下的沙子，填充了自己的內涵，用

一首歌讓這座島嶼徹底滑動到沙丘星厄拉科斯的對立面，以其反面標記出「沙丘」座標的存在。

（只要朝著相反的方向……）

第一本《沙丘》發行於一九六五年。在小說家法蘭克．赫伯特離開世界前，共出版了六部曲。而小虎隊〈沙丘魔堡〉的錯位不是彈錯的音符，那顯示的正是這座島嶼半世紀以來對《沙丘》系列的接受史：一部八○年代的改編電影，鬼使神差在原先「沙丘」後加上「魔堡」成為譯名。一首借用其名卻滑行到大海旁沙灘的POP流行歌（這首歌足夠溺死小說裡全部的沙蟲。不是用口水，而是整首歌都關於夏日海岸）。以及幾款從大張碟片邁進光碟時代，我們會在大賣場九九元大甩賣花車上特價買到並永遠分不出來這是第幾代的即時戰略遊戲。和相比起來討論並不特別多的小說。

我覺得這份錯位是必要的。甚至你可以說，這部分也很「沙丘」。他顯示正是傳播的生態學。我們全盤接受了「沙丘」可以變成什麼，電影、影集、流行樂、遊戲……但我們並不知道他曾經是什麼，他的源頭長什麼樣子，「人可以變成他完全相反的東西，甚至讓你覺得，那本來就是這樣。」請記住這句話。小說裡頭，你會發現，那正是核心之一。

時間的小說，小說的時間

是時候重返《沙丘》了。當然，不理解《沙丘》並沒有關係。只是可惜。對我來說，一定要是小說才行。人一生該有這樣一次體驗，閱讀了法蘭克．赫伯特《沙丘》系列作後，世界就會改變。那也許就像艾伯特．霍夫曼第一次嘗試麥角酸二乙醯胺後的反應，他吃下了自己從真菌中分離出來的生物鹼造物，「我的自我懸在某處，看見肉身躺在沙發上，我已死去」、「光線清亮，照的萬物閃耀，世界彷彿新造」。那是後世稱之LSD誕生的一刻。《沙丘》裡則生產香料美藍極，但小說本身就是改變心智的藥品。只要使用這麼一次，你對時間以及科幻小說這個品種的認知將完全改觀。更棒的是，這一回，不需要含在舌下，你可以用眼睛吸收。

《沙丘》系列驅使我們想像遙遠的未來。但他的背景和氛圍卻是極其古典的。小說裡登場家族可以溯源到古希臘阿伽門農。人類登上星際，但沙丘宇宙卻由皇族統治，採采邑制度封疆晉爵，世家大族之間彼此結盟。活脫脫把星際爭霸戰變成中世紀馬車征伐騎士對決。而小說裡頭的科技樹配點也和我們常閱讀的科幻小說背道而馳，小說中描述，經歷巴特勒聖戰後，「汝等不得製造機器去假冒人類思維」，人工智能作為禁忌，小說家替科幻小說裡常見的科幻硬體和內載軟件設了天花板，與其說《沙丘》系列是一個望向星辰大海的望遠鏡，我以為它比較像是內視鏡，強迫讀者聚焦於人類文明與社會建構。要說這是一張航海圖，或是科幻電影裡常出現以手指在半空抓擬便能切換視角從多維角度觀看的全景星艦地圖（這背後暗藏一種地理大發現、「勇敢地航向人類足跡從未踏至的領域」的樂觀，人類世紀的開展），小說家迫使我們回到一幅宿命論、「上頭有一個更強大的意志決定一切」的古典繪畫中。籠罩其中是曾經統治西方繪畫的強力觀點：透視法。那是一種觀看的方法，也是一種繪畫的方式，畫家經由透視點往外望，縮攏構圖中的一切，體現出和諧的畫面，這其中運作的不只是審美，也是一種權力的運作。你以為它再自然不過，但連這份自然也是一種設計，其實一切被排序好了。無論是圖中的物件、風景遠近，還是背後隱藏的階級、事件或者命運。而上帝，或說更上方的意志便是宇宙的小畫家。

透視法的極致是，連未來都已經被預先排序了。那就是《沙丘》的故事。小說由第一章始，小說家便驅動各路人馬馬不停蹄要告訴你，陰謀要發生了、家族敗亡迫在眉睫。敲鑼打鼓，深怕你不知道，更透過各章節前的資料插敘──你會看到公主的手記、皇帝箴言錄、童謠、歷史學家手札……提前揭露一切。這些插敘非常重要，他不只是讓你「呷氣味」，感受到那股子氛圍，或是感到被一個龐大的世界觀包圍，主要是，他提供了一個宿命的論證。表示你現在看到的章節，只是重述，因為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早已經註定，在典律經藉上便已經記述，乃至於刀劍還未曾砍下，城牆上旌旗未曾調換，你已經看見旗面上潑灑的血痕，時不耳聞風中隱約的哀號。

這樣的設計在人類閱讀與寫作的生態學演進是不合理的。現代小說──尤其是大眾小說，具體而言是屬於時間的小說，他演化出一種廣為被

大眾接受的面貌，包括：敘述越短，轉折越多，製造更多情節的波瀾，意圖在每次翻轉之間造成閱讀者心理的驚訝、震撼與遺憾──怎麼可能？他竟然做到如此？──由此吸引更多讀者，製造黏著度和期待感。不然你以為為何人們總說「不要爆雷」？《沙丘》在這方面沒在怕的，他甚至讓自己成了地雷王。別人不爆，他自個兒拚命劇透。不該說的，他都先說了，甚至透過章前插敘逼迫你知道。

而形式就是內容。你可以說《沙丘》裡頭先知、救世主的能力正在於「爆雷」。如果《沙丘》裡宇宙全景圖存在一個畫家，那小說中主人公保羅便跟這位上帝一起站在繪製的透視點上，他能看到一切，借用保羅親妹妹的話：「時間之網越過了她兄長，就像光穿透了鏡頭。他很清楚，自己正站在焦點上……他已經將所有時間線都拉到自己身上，不允許未來逃離他的掌握或發生絲毫改變。」

一切都已經知道了。一切都能夠被預測。那時候，小說的藝術，或說，時間的奧祕──因為沒有發生，所以充滿可能──對保羅沒有任何意義。那就是作者對保羅作的，也是對吾等讀者做的。所以讀這本小說正需要慢。你忍受他裡頭人物叨叨敘述，你看小說家透過人物視點逐一描述細節，連看起來不重要的二線配角一分配到舞台聚光燈都忙不迭的朗誦起內心獨白。但你急什麼？反正未來你早就知道了。那何妨感受一切？何不延伸你感知的觸角去觸碰這幅畫作裡的邊角與線條，細細品味每一個細微的光影。

當然，我知道，身為一名讀者，你還是急啊，你想更往下翻，想知道命運被阻止沒？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在尾盤急煞來個大甩尾花式翻轉。這樣的急迫是必要的。而且大有必要，因為這就是小說中主人翁保羅和其子裔們的感覺。他總知道將發生什麼。而且他恐怕看得比你更遠，他試圖做出選擇，他想改變。那份焦急，那份當別人跟他說：「你都知道要發生什麼了，請你救救我們」，以及「但你們不知道，如果我選擇了此，接下來就會……」的孤獨恐懼，這一刻，都透過小說的文體成為讀者你的身體。你的感受和小說中主人公在閱讀中疊合。你可以說，《沙丘》小說本身就是一個裝置。他首先裝置了時間。把巨量的時間裝置在小說中，他透過敘述改變了你對時間的認知：時間被攤平了，一切已經發生了。然後，小說同時把你裝了起來。閱讀沙丘，你在閱讀時間，你

正成為先知。當你從書頁中抬起頭來，那時候，對時間的感知已經改變，眼睛曾在某一刻變得如書中人物湛藍。

我想成為什麼，什麼成為我

所以小虎隊〈沙丘魔堡〉唱錯了，這首歌並不真的指涉《沙丘》，「沙丘魔堡／你不可以回頭看／沙丘魔堡／在記憶之中直到永遠」，但在《沙丘》小說裡，主人翁始終是往前看的，甚至超前觀看。他總是可以看到所有選擇，但那就產生一個悖論，因為你終究沒有選擇。光是你選擇的本身，就擾動了原本的未來。真正的清楚反而變得混沌，而混沌中你又試圖清晰。所以小虎隊又唱對了。真希望小說中的保羅能聽到這首歌。畢竟，如果總是能看到未來，這時候，未來反而成了過去，而過去不可追，未來不可及，這意味的是，你將永遠失去現在。所以沙丘中救世主的悲哀之一正如保羅的屬下所勸誡：「您一直在準備面對下一個瞬間，拒絕活在當下。……您努力活在這個未來，這樣就能讓這樣的未來具有實質，變成現實嗎？」

同樣引用小說裡保羅之妹妹厄莉婭所說的話：「時間傷害了保羅，所以他想打擊時間？」時間在小說中是萬事萬物的答案。卻也成為謎團。救世主站在透視點上能看見一切時間，卻終究失去全部的時間，他成為全宇宙最自由的囚犯。看得見的瞎子──他連現在都沒有了。《沙丘》藉由對於時間的辯證，徹底開展了時間尺度，他讓我們重新思索時間。

而基於此，小說家提出一個更深刻的提問，也正是這一提問，讓《沙丘》多了一層深度。亦即，如果我看見，我的選擇，此刻所以能成就我的，卻足以帶來毀壞呢？

你該也知道了，這是小說家最初構思小說時的重點：「如果出現一個超人，他會造成什麼危害？」

《沙丘》裡出現讓人成為超人的工具──也就是香料。香料產生作用後，「無從逃避的種族意識。陡然的清明，大量湧現的資料，冷冰冰的精確」，但這不是一部頌揚毒品的小說，而在於，「香料」所引起的效

果與改變在小說中的設定是能說服讀者的，尤其小說誕生的年代正好和六零年代初興起的迷幻藥文化重疊，「它將徹底改變你的心智」，讀者能快速理解並接納。

《沙丘》提供讓超人大展手腳的情境，香料是資源。有資源便意味搶奪。那便出現了經濟，必須玩政治。在不同勢力對經濟和政治的擘劃與需求中，我們看見了陰謀、發現了人性，小說由此展示種種統御術和權力的斡旋、轉進。《沙丘》當然是權力的遊戲，是宮廷故事、是後宮祕聞、是最精妙的鬥爭故事，但又不僅止於此。小說家必須透過政治與權力，示現超人如何影響人類社會，你瞧他在小說中安排宗教與政治合一，「當宗教和政治同乘一輛馬車時，乘客相信，無論什麼也阻擋不了他們，他們會一路狂奔，越來越快，越來越快，他們腦中沒有任何阻礙，忘記斷崖並不會自行向盲目狂奔的人示警，直到一切都太晚。」於是主人翁保羅得以快速團結了外邦人，使他們成為自己的聖戰士。小說家在此展示他對人類制度和性格上的深入觀察，要知道，宗教帶來至高的善，而法律則是道德的最少標準。當兩者相加，卻造成一種減法，那就是良心的失去，以及罪惡感的喪失。畢竟，只要符合法律，也就符合了善。那時候，殺多少人都是無所謂的，你不必有愧疚，畢竟只要法律允許你殺人，那就符合道德，符合善。大屠殺因此誕生。那是無罪的大戮。

小說中的保羅成為小救主。當家族敗亡，宇宙的陰霾覆蓋一切，他發動這項能力將可以改寫一切。可正因為他能看見時間，看見更久以後的發展，所以他產生了掙扎。「如果我此刻的勝利，將帶來更大的毀滅呢？」那也許不是人們真正想要的未來，這時，你要遵從命運的安排，或是起而反抗他？那正是《沙丘》系列前三部曲的精華，也就是這篇文章開頭的這句話：「人可以變成他完全相反的東西，甚至讓你覺得，那本來就是這樣。」而如果是你，你會怎樣選擇？

選擇，以及不能選擇。勝利和失敗。《沙丘》系列的小說好看在於此。這是遠從希臘神話以來，文學和神話不停覆寫的主題：人真正對抗的，是自己。英雄抗衡的，不是命運，而是命運之下變形的自己。不是勝利使他們成為英雄，而恰恰是因為失敗，讓人類體會英雄所以為英雄。法蘭克．赫伯特讓他筆下的保羅與其子裔們站上沙丘，也就登上命

運的舞台，借用保羅那彷彿哈姆雷特的怒吼：「無人能躲—祖先的暴行，每個人都必須償還。」那時候，你會乖乖順服於命運嗎？莎士比亞是這樣說的：「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要讓冷酷的命運竊喜，命運既然來凌辱我們，我們就應該用處之泰然的態度予以報復。」於是法蘭克．赫伯特筆下的人物做出了他們的選擇。那並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如此，而恰恰是，他們不希望如此。他們對抗的，不只是檯面上的勢力，而是不可說之命運。是透視點的終端那個更高意志的創造者之眼，而無論成功或是失敗，無論他們獲得小說中其他人怎樣的評價，暴君？救主？惡魔？還是天使？真正意義上的「人」由此誕生。

這也正是《沙丘》在此刻閱讀的積極性意義，你瞧，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超級英雄盛世，迫切渴望出現一個超人拯救世界。而這座島嶼一直有一個迷信超人的傳統，從名字前面必須空一格的萬世領袖、到穿著灰夾克的經國先生、週期性出現的「一人救黨」之政治明星、乃至於坊間各種教主、心靈導師，他最新的稱謂是台灣之光……

時間的生態學

沙丘堂堂六部曲，時間的尺幅被極大化，幾千年幾千年的過。在被拉長的時間裡，人是多微小的存在，彷彿一粒沙。我們會看到許多人物被推上舞台，又匆匆下台。那角色們要追求什麼？在法蘭克．赫伯特筆下，一方面小說家刻劃的是小寫的「人」—具體而言是亞崔迪家族和其臣下，他們在沙漠、在帝國、在危境裡搏其生路。但另一方面，這裡頭有一個大寫的「人」存在—寫一個種、一個文明，如何延續。借用小說中人物所說：「我們這一代人是看不到了，我們的孩子也看不到，我們的孩子的孩子，甚至他們的孫子的孫子也可能看不到……但是，那一天總會到來的。」不論你閱讀小說哪一部曲，有哪些勢力，帝國？女修會？哪一個種族外星人？他們皆提供某一種與時間抗擊，也就是把文明之火把延續下去的方案—「想看到某一個未來誕生」，於是有些人透過香料，有些人透過科技力，有些人藉由育種計畫，他們或是複製記憶、或是死體復活、或是保存基因、或是傳承思想，思索物種存在的終極存

續方案。

為了種的生存。

正因為這樣的需求。我們獲得進入生態學的鑰匙。

《沙丘》系列具體創造了一個生態系。他不只是讓一個星球上都是沙漠，他詳盡描述沙漠的成因，還有沙漠上的生物沙蟲，以及作為宇宙中眾多勢力賴以為生的重要資產「香料」是如何生產，這便產生一個環環相扣的生態鏈，香料生產和沙蟲有關，而這牽涉到水的分配。水不能太多。會殺死沙蟲。但沙漠上其他生物又渴求水。

這產生一個閱讀其他小說沒有的體驗。亦即，小說中人物發生什麼，其實你都明瞭，因為未來都已經註寫了。而小說中唯一的未知反而指向「生態」，星球成為一個謎，「香料」怎麼生成的？沙蟲所從何來？他們又將變成什麼？那是閱讀《沙丘》的樂趣所在。甚至你可以說，沙丘星球本身是一個重要的主角。甚至是唯一的。當所有的角色死去又重來，只有他還在。他就是時間本身。

小說裡頭眾英雄的故事。其實和沙丘演變的故事很像。沙丘是舞台，是謎題，但也成為答案。你想要種的延續嗎？答案從一開始就在那裡，在你們腳下。當先知努力想看見未來，宇航公會需要香料好預測安全的航道。但這些不變都會產生改變，最終總帶來滅亡，「宇航的領航員獲得有限的預知力，卻做出毀滅性的決定：總是選擇暢通無阻的安全航道，而這樣的航道最終會把人帶往停滯不前的未來。」

宇宙唯一恆常不變的真理不是藉由救世主告知讀者，反而是透過生態學家凱恩斯由這塊大地領悟後所揭露：「只有意外和差錯，才是宇宙中最永恆的定律。」

沙丘帶來死亡。沙丘環境極度嚴苛。沙丘不停在改變。你看不見他的臉。但沙丘是一切。沙丘揭露最終真理，或者說，他指向生態學最重要的一環，意外和偏差帶來什麼？那就是多樣性的誕生。

「提出問題的，是這顆星球。」

「這顆星球訴說著創造。風在夜裡流動，這就是創造。」

去遭逢意外。去發現未知。那就是法蘭克．赫伯特筆下《沙丘》系列作帶給我們心智上最重要的啟迪。他可以總結為辛波絲卡的一首詩句，多適合留在沙上：「而變化無常更為美麗。」

香料與宗教的狂想曲

謝金魚　歷史作家

法蘭克．赫伯特的沙丘是科幻界的鉅作，龐大而繁複的設定建構出一個既古老又充滿現代感的宇宙，但是在台灣的討論比較少，許多人聽到沙丘，可能是因為大衛．林區野心勃勃卻無比失敗的改編電影，而我自己則是從Hallmark頻道翻拍的迷你影集中認識了這部神作，然後才回頭了解原著，不過在大學時只是匆匆翻過，直等到這次重出才又再次細細閱讀。

討論宇宙帝國、星球聯邦之類的故事多如繁星，但沙丘卻聰明地將故事放在一個看似孤立的星球厄拉科斯上，故事的一開始，讀者透過男主角保羅的眼睛，看見這顆古老星球上的景物與特異文化，引領著年輕氣盛的保羅一步步走入險境。而保羅之母潔西嘉女士提供了另一種母性的視角，她與她身後的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透過重重精算的基因培育計畫，既傳承著累代女性的記憶，又期望孕育出強大的未來。

然而，幼獅不能永遠待在巢穴，保羅也必須成長，故事透過一次次的預言告訴讀者，保羅所屬的亞崔迪家族必將毀滅。於是，潔西嘉與保羅母子逃入陌生的沙漠，開啟了他們的旅程。

在這趟旅程中，從沙漠深處產出的香料，成為牽引著保羅命運的鑰匙，甚至翻轉了整個宇宙的統治。赫伯特的沙丘世界相當立體，色彩鮮明的沙塵與花園，香料誘人的辛香、蒸餾服中的酸臭，都隨著文字隱隱浮動著。我自己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免猜想，引動作者奇想的香料會不會是一九六○年代之後流行的迷幻藥？在縹緲虛無的幸福感中，似乎能夠引發一些靈感，但不能自制的人大多無法自拔而傾家蕩產。故事的主線其實並不複雜，但作者不厭其煩地討論意識、宗教、天命與政治，有時難免陷入一種嗑了藥似的喃喃自語，同時，又揉合了許許多多的元素。等待著救世主降臨的設定似乎取材自基督教，而宗教狂熱與個人崇拜變成了帝國擴張，又似乎隱含著極權國家的影子，天命與母性的對話，對於熟悉東方哲學的讀者而言，也像是某種道家經典的詮釋。香料也象徵

著沙丘星球的一體兩面，荒蕪、險惡卻珍稀重要，在後面的故事中，作者也討論了環境的問題，當沙丘不再荒蕪，香料也將枯竭，那麼，究竟應該如何抉擇？

這些複雜的討論雖然燒腦，但對於故事的構成仍有推進的意義，有趣的是故事在每一個章節前面都有一段引言，像是從後世的角度回溯整個故事，這後設的立場牽連著保羅身不由己的悲嘆：「我是傀儡。當人被推上神壇，這個所謂的神，就控制不住局勢了。」

身為讀者，看著他一步步成長、壯盛，卻又走入了他無法控制的命運中，苦苦掙扎而不能自拔的保羅，最終如風暴一般消失，流下恆久綿長的故事。讀到這裡，我想：「也只能是如此了。」但他的離去，才只是故事的開端，作者意欲討論的一切，才正要展開。

龐大的沙丘世界，正等著你一探究竟。

古老的未來：歷久彌新的《沙丘》傳奇

譚光磊　版權經紀人

我們可能很難想像，像《沙丘》這樣公認的經典名作，曾經差點無法出版，竟是因為「寫太長」。

原來一九六○年代的科幻小說平均五到七萬字，雨果獎的「長篇」定義是四萬字以上，法蘭克．赫伯特的《沙丘》卻洋洋灑灑寫了二十一萬字。此外，這本書有別於當時流行的科幻小說，不見機器人與太空船，而是鉅細靡遺地建構出沙丘行星「厄拉科斯」的生態和文化，加上赫伯特是個無名新人，編輯更不敢冒險。

最奇怪的是，《沙丘》先前在《類比》科幻雜誌上連載八期，深受讀者喜愛，也得到傳奇主編約翰．坎伯（John W. Campbell）的認可，按理說是票房保證才對，怎料出版界偏偏不買單。歷經二十幾次退稿後，一家專做汽車維修手冊的出版社（Chilton Books）願意嘗試，《沙丘》才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出版單行本。

可是《沙丘》並沒有一炮而紅。事實上，剛開始的銷售成績平平，編輯還為此被炒魷魚，等到後來口碑傳開，加上平裝本推波助瀾，才一步步走向暢銷之路。之後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沙丘》成為史上第一部榮獲星雲獎和雨果獎雙料殊榮的科幻小說，總銷量突破兩千萬冊，還衍生出五本續集和大量影視、遊戲、漫畫改編。赫伯特過世後，留下大量手稿和筆記，由他的長子布萊恩和作家朋友凱文．安德森接棒，又寫了二十多本前傳、外傳和續集。

《沙丘》本質上是一個英雄旅程的故事：十五歲的貴族少年保羅．亞崔迪舉家前往沙丘行星「厄拉科斯」，那是全宇宙唯一產出神祕香料「美藍極」的地方，極具戰略價值，然而氣候極其惡劣，終年黃沙漫天，還有神出鬼沒的弗瑞曼人和巨大的沙蟲，因此開採香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沙丘行星受帝國管轄，由皇帝輪流指派不同氏族擔任統治者。過去八十年間，這裡是哈肯能氏族的領地，他們橫徵暴斂，用高壓手段對付弗瑞曼人。如今皇帝突然下令，要哈肯能家撤走，由他們的死

對頭亞崔迪氏族接管。這擺明是一場鴻門宴，但亞崔迪公爵雷托不能也不願拒絕所託，只能硬著頭皮走馬上任。公爵之子保羅一方面要適應空前的變局，還要面對自己神祕的夢境和預知能力。

我們可以從很多角度來談《沙丘》的重要性，例如它是第一部規模宏大的「生態系」科幻小說（出版時間和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相當）；又如它不寫太空冒險，而把心力花在人物和「創世」，厄拉科斯的栩栩如真、弗瑞曼人的信仰與文化、還有縱貫幾萬年的人類未來史，難怪科幻大師亞瑟．克拉克要說：「論及人物的深刻和世界建構的細膩，除了《魔戒》，我想不出另一部能和《沙丘》比肩的作品」。有趣的是，《魔戒》雖比《沙丘》早出版十年，但真正在美國走紅，還是因為一九六五年的一樁盜版事件，所以這兩部史詩級作品幾乎是同時在美國現身。直到今日，還有很多人以「科幻版的《魔戒》」來形容《沙丘》。

《沙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低科技」的世界觀。小說的故事發生在幾萬年後的未來，人類歷經與「思考機器」的生死存亡之戰，決定記取慘烈教訓，嚴禁高科技電腦和人工智慧，一切「以人為本」，也因此有了書中三大特殊組織：能處理繁複運算的人類電腦「晶算師」（mentat）；從香料獲取預知能力，進而引導太空船穿越摺疊宇宙，進行超空間旅行的「宇航公會」；還有全女性的神祕教團「貝尼．潔瑟睿德女修會」，藉由宗教和政治影響力，希冀透過基因配種，孕育出人類的救世主。

於是電腦和網路在故事中缺席，人們用刀劍和屏蔽場相搏，映襯著封建體制的帝國，關於貴族間的權謀鬥爭：正義的亞崔迪氏族遭到背叛，保羅母子在弗瑞曼人支持下展開王子復仇記，這豈不是未來版的《冰與火之歌》？小說中的沙漠行星、沙蟲、心智能力、星際帝國，難道不是《星際大戰》的重要元素？甚至有人開玩笑說，《駭客任務》的尼歐對抗母體，根本就是《沙丘》那場人與機器的「巴特勒聖戰」！

我們這才驚覺：無數重要的科幻／奇幻作品，都有著《沙丘》的影子。

那麼《沙丘》又源自哪裡呢？答案是美國西岸。一九五七年，赫伯特走訪俄勒岡國家公園，當地的沙丘地形受到太平洋強風吹拂，會大面

積位移，沙浪濤天吞噬房舍和農地。美國農業部為了防止這種災害，計畫種植草皮，以穩固沙丘地形。赫伯特對這個故事十分著迷，打算寫一篇專文報導，後來雖胎死腹中，卻在他心中埋下《沙丘》故事的種子。

之後七年間，赫伯特苦心孤詣建構他的「沙丘宇宙」，先寫了一部五萬字的小說《香料行星》，全部砍掉重練，然後才寫出《沙丘》。除了對沙漠和阿拉伯文化的著迷，赫伯特也把自己對迷幻香菇和禪宗佛教的興趣寫了進去，成就一部有著古典英雄神話內核，卻又充滿「非西方」和「反殖民」元素，而且「低科技」的奇特作品，它很像一部奇幻史詩，只是有著紮實的科學基礎支撐。

這種「復古的未來」，也是《沙丘》歷久彌新的原因之一：半個世紀後的現在閱讀，依然毫不過時。保羅的故事有著先知穆罕默德的影子，也像是科幻版「阿拉伯的勞倫斯」；既是伊斯蘭文化的正面挪用，白種人的救世主情結，但這位「彌賽亞」卻是人工配種而生，且時時刻刻想要反抗自己所預知的未來，如此複雜而衝突的設計，加上赫伯特刻意不回答所有問題，開放式的架構讓每一次重讀都有驚喜。

對臺灣讀者來說，《沙丘》的第一次接觸可能是大衛林區一九八四年功敗垂成的電影《沙丘魔堡》；我們要等到二○○七年──原著問世後四十二年──才首次讀到中譯本，比《魔戒》遲了整整十年，而且當時出版社只引進前三部，留下未能窺見《沙丘》傳奇全貌的遺憾。

不過，在那之前，《沙丘》早已藉由電玩的形式，成為臺灣一整個世代家喻戶曉的名字：一九九二年的《沙丘魔堡二》開創「即時戰略」（RTS）類型先河，製作團隊後來推出《終極動員令》，甚至用新的遊戲引擎重製《沙丘魔堡二○○○》，皆紅極一時；也催生了《魔獸爭霸》和《星海爭霸》等同類型經典。從這個角度來看，《沙丘》的境遇更像《獵魔士》：先因為遊戲走紅，再回頭譯介原著，影視改編是後來的錦上添花。

《沙丘》初次問世的時候，正值美國嬉皮運動風起雲湧，環保意識抬頭，讀者從中看到迷幻藥和自然反撲；到了七零年代，石油危機爆發，論者皆認為香料暗指石油，弗瑞曼人則象徵中東對美帝的反抗；九一一過後之後，阿拉伯世界與西方國家的對立越趨激烈，中俄成為地緣政治的新玩家，《沙丘》裡的權力鬥爭彷彿又有了新的隱喻。而在這個

疫情尚未結束，極端天氣層出不窮，塔利班政權席捲阿富汗的時刻，我們初讀或重讀《沙丘》，想必會有全新的體悟吧。